

攝大乘論釋論卷第一

與

世親菩薩造

隋天竺三藏笈多共行矩等譯

應知依止勝相勝語第一

無等聖教章第一

論曰阿毗達磨大乘修多羅中婆伽婆前善入大乘菩薩為顯揚大乘大體故說所謂為大乘故諸佛世尊有十種勝相勝語

釋曰問何為造論答為敷演應知甚深寬大法性故若除不承佛菩薩力何人有能於此解釋復以何義故此論作如此相說若離阿毗達磨言則不知是聖說為此義故又是出經名如言十地經今當釋彼經名為令不知者令知故言阿毗達磨修多羅者彼修多羅中明此阿毗達磨法門故亦為顯修多羅名故言大乘者簡異聲聞阿毗達磨故亦有非聖說阿毗達磨有人自以分別慧謂是佛說阿毗達磨或言聲聞所說或言世智者所作為此故言大乘修多羅即顯示異於聲聞等故復次言阿毗達磨

者顯示菩薩藏攝故復次藏攝者顯示調伏自煩惱故於大乘中是菩薩煩惱菩薩以分別為煩惱故阿毗達磨者甚深寬大為相此藏有三種謂修多羅阿毗達磨毗婆沙即此三上下乘別故為二謂聲聞藏菩薩藏復次此三及二何故名藏答由攝故謂攝一切所應知義云何成三有九因緣故對治諸疑者修多羅若人於義有疑為令彼人於彼義得決定故說對治著二邊者毗婆沙遮有罪過受用故謂著欲樂邊聽無罪過受用故遮自疲苦邊對治自見著者阿毗達磨由顯無倒相故復次說三學者修多羅具足增上戒增上心者毗婆沙由持戒故得不悔等次第得三磨提具足增上慧者阿毗達磨簡擇無倒義故復次說法及義者修多羅成就法義者毗婆沙若修行人調伏煩惱於中得通達故於法義決定善巧者阿毗達磨由此等九因緣故立三藏此等皆為解脫生死故復次云何得解脫熏知寂通故得解脫由聞故熏於

心由思故知於修中奢摩他故寂靜毗鉢舍那故通達此修多羅毗鉢耶阿毗達磨略說各有四義菩薩解此則得一切智聲聞隨解一偈義則得流盡去何各有四義一依二相三法四義貫穿此者修多羅於中依者依處依人依所為故說相者世諦相第一義諦相法者陰界入緣生諦念定无量無色解脫勝處一切處菩提分辯才无諍等義者隨順相續故一向二數一伏四普集應知此是阿毗達磨向者阿毗達磨是向无住處涅槃法說諦菩提分解脫等門故數者阿毗達磨是數法於一一法中決了其自相通相等若别有无量說故伏者阿毗達磨是伏他法能伏他論由具立宗等故普集者由阿毗達磨普集修多羅義故復次毗鉢耶四者一罪過二緣起三還淨四出離應知於中罪過者謂五篇罪緣起者起罪有四一无知二放逸三煩惱熾盛四不尊重還淨者由淨心非治罰法如禁戒攝持故出離者有七種一自說發露二

與學等治罰三一向禁斷立學句復以別道理故聽四已解謂衆僧同意共解故五轉身謂比丘比丘尼轉男女根若不共罪六真實觀由作法懺陀那勝觀故七法令得謂得見諦已小罪及隨小罪法令有故復次毗那耶有四義應知一人謂依此立學處二立制謂如所白彼人罪過大師集衆制學處三分別謂制學句已隨更解釋令分分差別四決判謂於彼分中云何得罪云何無罪今決定知故今當釋本文婆伽婆前者為顯恭敬无異言故善入大乘者謂得陀羅尼等功德顯示得彼功德已於文於義能正持正說故此菩薩名善入大乘何為而說為顯發大乘大體故顯發者廣說彼大體故所謂為大乘故者依於大乘故十種勝相勝語者十相勝故所以語勝由此故彼有十種勝相勝語復次勝言者兩相形故如此物勝過於彼寂上義是勝義復次由因體勝故彼果語勝今當說彼十種論曰諸佛世尊有應知依止勝相勝

語應知勝相勝語入應知勝相勝語
彼入因果勝相勝語彼因果修勝相
勝語於彼修差別中增上或勝相勝
語增上心勝相勝語增上慧勝相勝
語滅勝相勝語智勝相勝語如是等
所說修多羅句顯於大乘是佛語

釋曰應知依止勝相勝語者所可知
法名應知謂彼添淨等法即是三性
依止者是因義應知依止即是勝相
故言應知依止勝相由彼勝相故語
勝即是阿黎耶識如是等略釋義乃
至智勝相亦亦智即勝相故言智勝
相應知相者謂應知自性應知即是
相故言應知相即是三性入應知勝
相者此應知相中若所入及能入俱
名入即是唯識即此入名彼入言彼
入因果者唯識名入因者謂世間施
等諸波羅蜜即是加行時果體者即
此通達時為出世間體故彼因果修
差別者即是前因果於此因果中修
之差別修者謂數習故此數習於諸
地轉勝故名差別即是十地於此修
差別中增上或學者為或修學名增

上戒即是十地中所有菩薩禁戒於諸不善无復作心故增上心學者內觀心此心即是增上學謂三摩提故增上慧學者勝得慧名增上慧此慧即是增上學增上慧學即是無分別智故滅勝相者謂寂勝種類自體滅於煩惱障智障故即是无住處涅槃故智勝相勝語者无障尋智名智勝相彼无分別智有對治佛智者離一切睡眠障即是无分別智之殊勝論曰復次云何顯發此等所說十處聲聞乘中不說唯大乘中說故所謂阿黎耶識說為應知依止體三種自性分別依止他成就說為應知相體唯識說為入應知相體六波羅蜜說為入因果體菩薩十地說為入因果修差別體菩薩禁戒說為增上戒體健行及虛空器等三摩提說為增上心體无分別智說為增上慧體無住涅槃說為彼果滅體諸佛三身自性身共用身化身說為彼果智體由此等十處故與聲聞乘殊異殊異者寂上故由世尊為菩薩說是故言諸佛世尊

為大乘故有十種勝相勝語應知
釋曰云何顯發者謂有何相貌故六
波羅蜜為入彼因果體者謂唯識觀
得入三性即是清淨波羅蜜因雖是
世間能引出世間故入地已去即是
清淨為出世果體故菩薩十地為彼
因果修差別體者即是諸地中修習
三學果者即此三學果名果此果中
滅是滅果體謂滅煩惱障智障故无
分別智是增上慧學體者謂聲聞无
四倒分別故名無分別諸菩薩於一
切法无分別此是二無分別差別故
三種佛身為果智體者彼三學果名
彼果彼果即是智故言彼果智此體
即是彼果智體此中若離自性身即
無法身如眼若離此則无報身如眼
識此能依所依二法平等應知若離
報身已入大地諸菩薩受用法不成
若无受用法菩提資糧滿足亦不成
如見色化身亦尔若離此解行中諸
菩薩及諸聲聞廣淺解初發修行亦
不成是故決定應有三身故大乘與
聲聞乘殊異者聲聞乘中不說故取

上者顯示於大乘中亦殊勝故

論曰復次云何以此十種如來勝相勝語得顯大乘是佛語亦得遮聲聞乘異於大乘由此十處於聲聞乘中不見說故唯於大乘中說故引生大菩提此十處成就隨順不相違得一切智智故此中有偈

應知依相入 因果修差別 三學果滅智
上乘中殊勝 此說餘處無 見此勝覺因
故大乘佛語 由說十處勝

釋曰此義云何能引大菩提故顯示此義此十處成就隨順不相違者能引生大菩提故引生大菩提者為因故成就者於三學量中思量觀察如導師顯示道相故隨順者於勝得中起修行時隨順相應住故如導師所說於中隨順而住不相違者於諸地中障事不有故如所說道中無有賊等障事謂生死涅槃不相障事故十義次第二章第二

論曰復次此十處何故作如此次第說諸菩薩取初由於如是等諸法因中得善巧即於緣生中得善巧故彼

等次於緣所生法中得善知其相善知離增益損減二邊過故菩薩於如是等相善相應已次於彼善攝持相中應須通達即於障尋中心得解脫故通達彼應知相已昔加行中六波羅蜜之勝得應須成就依內心清淨故此內心清淨所攝六波羅蜜於十地中應須三阿僧祇劫分分令淨故次菩薩三學應須圓滿既圓滿已彼果涅槃及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應須正覺故十處作如是次第說於此說中一切大乘皆得究竟

釋曰何故作如此次第說者謂始從諸菩薩由於如是等諸法因中乃至彼果涅槃正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等此說由知諸法因故得於緣生善巧由有因故果生非自在天等是故得因果二智次於因所生法應知其相其相云何分別性无執以為有名為增益增益於无即是損減實有成就性離此二邊過失故名善巧次於所取應以唯識觀知其相由此觀故得无障尋次於隨順入唯識世間

六波羅蜜依世俗得已第一義者應
須得謂應修淨心所攝波羅蜜次於十
地中經三阿僧祇劫分分應修非如
聲聞勝得於三生中起對治便得解
脫次即於彼修中我等三學應令圓
滿次學果涅槃煩惱障滅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三身應得若大乘次第
應知齊此何以故若欲說緣生即入
阿黎耶識中若說相即入三性中若
說勝得即是唯識若說波羅蜜即入諸
波羅蜜中若說地即入地中若說學
即入學處若說滅及智即攝在無住
處涅槃及三身佛語如此故作如是
次第說復有別義引生大菩提等者
謂能生無戲論无分別智故成就者
相應故隨順者不違三量故不相違
者非先隨順後相違故如偈說
攝持求及悲亦隨順諸善非黑白我見
有益亦有損

得一切智智者謂於一切法中无間
一切種智生故此成就等復有別義
成就隨順不相違等前句為本後句
為釋云何成就謂隨順故云何隨順

謂不相違故如是展轉

衆名章第三

論曰於中即此取初應知依止說名阿黎耶識世尊於何處說此阿黎耶識名阿黎耶識世尊於阿毗達磨經偈中說

界體无始時諸法共依止由此有諸趣及涅槃勝得

釋曰世尊於阿毗達磨阿含中說阿黎耶識名阿黎耶識者即是此論初所說阿毗達磨修多羅此中界者是因義諸法共依止者由是因故一切法同共依止謂依止此以為因體有此一切法依止故諸趣果報由此得生於無量生中有力於善說惡說法中能解其義若復越次得於勝得又為煩惱依止體由此得有極重煩惱及牢固煩惱此等四種果報中勝者身有堪能翻此者無堪能應知一切者於生死中隨何趣非唯諸趣亦有涅槃勝得以有煩惱即有涅槃故此阿含顯應知依止是阿黎耶識彼何含復說

論曰即彼經復說偈

諸法所依住一切種子識故名黎耶識
我為勝人說

釋曰此偈第二句釋第一句勝人者
謂諸菩薩故論曰有此等阿含為證
然此識何因緣故說名阿黎耶一切
有生染法依住為果此識亦依彼法
為因故名阿黎耶識又衆生依住以
為自我故名阿黎耶識

釋曰此識名阿黎耶者謂諸法依住
故依住者共轉故有生者謂有生起
類皆名有生故染法者謂異於淨法
故衆生依住為自我者執取故

論曰此阿黎耶識復說名阿陀那識
於中有阿含如世尊解節經中說

阿陀那識甚深細一切種子轉如流

嬰兒凡夫我不說不令分別謂為我

釋曰復於解節阿含中佛告廣慧六
趣生死中彼彼衆生中隨彼彼衆生
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中
自身轉生於出生時彼時一切種子
心取初成熟便得和合麤大增長圓
滿有二種取所謂有依色根取故相

名分別世俗戲論等熏習取故於色界中有二種取无色界中無二種取廣慧此識或說名阿陀那於身普遍持故或說名阿黎耶於身隱藏普遍同衰利安否故或說名心以積聚增長色聲香味觸法故廣慧依阿陀那識為住處轉生六識身所謂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於中有識眼根及色為緣生眼識即彼眼識共行同時共境界有分別意識生若一一眼識生隨一一有分別意識與眼識共行同時共境界生隨一時一時若二若三若四若五識身轉生即彼一時一時一分別意識與五識身共行同時共境界生如大川流若有一起浪緣至則一浪生若二若多起浪緣至則多浪生彼川自流无斷無盡復次如淨鏡面若有一起像緣至則一像生若二若多起像緣至則多像生然此鏡面不轉成像亦无損減應知如是如是阿陀那識猶如大川依此而住若有隨一起眼識緣至則隨有一眼識生若乃至隨有起五識身緣至則

隨有五識身生如是廣慧菩薩住法
住智得心意識秘密善巧如來一切
種一切智不說菩薩齊此名心意識
秘密善巧廣慧若菩薩於內於外如
實不見阿陀那識不見阿黎
耶阿黎耶識不見滋長不見種種此二
謂心
不見眼色眼識不見耳聲耳識不見
鼻香鼻識不見舌味舌識不見身觸
身識廣慧若菩薩依法住智住法住
智得心意識善巧又復如此義者偈
中顯示阿陀那識甚深細者難知故
一切種子轉如流者謂一切種子次
第轉生猶如水流念念相續轉故阿
陀那者顯別名故不令分別謂為我
者一相轉故分別謂為我

論曰何因緣故說此識名阿陀那攝
持一切有色諸根故及一切自身取
依處故於彼色根攝持不失乃至命
在故又於相續受生時取生令得自
身故是故名阿陀那

釋曰攝持一切有色諸根故者謂此
諸色根為彼識攝持故乃至命在者
即以此句為釋何以故以眼等諸色
根阿黎耶識攝持故不如死身住青

瘕等相若至死時彼識捨離故即有
此諸青瘕等相是故定知由彼攝持
乃至壽限不壞故一切身取依處故
者即以相續受生時取生令得自身
故等解釋以相續受生識於彼相續
生處攝取故何以故能攝持自身具
足故由阿黎耶識中具足自身熏習住
故即彼生時名為轉生即彼生時取
名為轉生取由此取故取得自身以
是義故阿黎耶識說名阿陀那識
論曰亦說名心如世尊說心意識於
中意有二種一次第緣與作依處者
由識次第滅意識依此生故第二染
汙意與四煩惱常相應謂身見我慢
我愛無明此意即是餘識染汙依止
餘識由第一依止生由第二染汙由
了境義故次第義故念義故意有二
二種
釋曰復說名心者阿黎耶識即名為
心意及識二種有別義可見當知此
心亦有別義為顯示此故於中次第
緣與作依處故者謂識若次第滅
已得為意識因此是第一意復有第

二染汙意四種煩惱故於中身見者
印是我執由此執故則有我慢以取我
自高由此等於實無我中起我渴名
我愛此等三種皆以元明為因無明
者無智故餘識由第一依止生由第二
染汙者若識次第滅已名為意與當
生識處所為彼生依止故第二染汙
意為染汙依止何以故由善心中亦
有我故由了境義故次第義故念義
故意有二種者於中取境義故名為
識與處所義故名第一意我相等染
汙義故名第二意

論曰復次云何得知有染汙意此若
不有獨行無明亦不有此為過失五
識相似亦不有此為過失如五識身
有同時依止故得眼等名不有此為
過失無想定滅盡定無有差別此為
過失無想定染汙意得名滅盡定不
尔故有差別又即此無想一生元有
煩惱此為過失若彼天中無有我及
慢等者又一切時我執得行謂善惡
無記心者不如是唯不善心中得相
應我執是煩惱故不應與善無記心

共行是故若俱有而共行則无此過
若相應現行則有此過故此中有偈
若獨行無明 及相似五法 二種定差別
得名无是過 無想天中生 无我則有過
我執隨順轉 一切處不有 離染意不有
二三即相違 無此即亦无 一切處我執
心行實義時 常與為障身 一切時共行
名獨行无明

釋曰此第二染汙意識以何道理得成
立此意若不有則獨行无明不成何
者是獨行无明未起對治時障真如
智癡此與五識不相應於此處不為
障身故若起對治處則於彼為障亦
不在染汙意識若即是染汙意識則
有過失非染汙意識者以與餘煩惱共
行獨行名則不成又若欲令即是煩
惱染汙意識者則有常染汙過失云
何施等心得成善以常與彼相應故
若言有意與善相應生即建立此為
引生對治能治染汙意識此不成若
言有善心與染汙意共生此善心能
引生對治治滅餘識此滅則无過復
次與五識相似故如眼識等五識則

有眼等五根同時為依止此意識亦應有同時依止二定无差別者若言有染汙意彼無想定中則有滅心定中則无可得差別此二定中意識不行无差別故得名者由念自身故名為意若无體此名何所依若六識次第過已此識名意不應道理以其滅故又無想天中生一期應无我故若言彼處无染汙意者於彼生中則應无我諸聖人不應厭惡既厭惡故是故應知彼中生者應定有我我執隨順轉者以施等諸善皆與我相應故此我執若離无明則不成無明不離依止此依止離染汙意不可得故論曰此意染汙故是障碍无記恒與四煩惱相應如色無色界煩惱是障碍无記為色無色界奢摩他所藏此意一切時染著故心體第三離阿黎耶識不可得是故成就阿黎耶識為心由此為種子故意及意識等轉生何緣故說名為心種種諸法熏習種子聚集故

釋曰以見意及轉識以阿黎耶識為

因生故心體餘處不可得佛說識等
即是次第滅意所攝由彼識滅已說
為意故復次由種種法熏習種子聚
集故得名心於中種種者諸法各各
相故熏習種子者謂有功能為彼差
別因故聚集者密合積聚一搏相故
論曰復次何故聲聞乘中不說此心
名阿黎耶識阿陀那識微細心談所
攝故諸聲聞人不為知一切心談故
於彼雖離此說然得成就彼智令得
解脫是故不說諸菩薩等為欲知一
切心談是故為說由離此智不可得
一切智智故

釋曰微細心談所攝故者此亦微細
亦心談故名微細心談又入在微細
心談中以難得知故又諸聲聞不為
知一切心談故修行唯作自利故彼
等幾煩惱障唯以苦等智得滅故
菩薩為除自他煩惱障智障故修行
是故為說

論曰然於聲聞乘中亦以別道理說
阿黎耶識如增一阿含中說衆生盡
阿黎耶樂阿黎耶集阿黎耶求阿黎

耶為滅阿黎耶說正法時為聽聞故
應攝耳為欲知故應作意願滅阿黎
耶故受法順法如來出世故此希有
難得法世間顯現如來出生四種可
讚經中以如是別名阿黎耶識聲聞
乘中已顯現

釋曰衆生樂阿黎耶者此句為本後
以現在過去未來三時為釋餘三句
如文次第復有別義意阿黎耶者謂
現在世樂阿黎耶者謂過去世由前
世樂阿黎耶是故復集阿黎耶由意
阿黎耶集阿黎耶故復希求未來世
阿黎耶順法者如說行故

論曰摩訶僧祇阿含中亦以別道理
說此識名為根本識譬如樹依根
釋曰根本識如樹依根者彼根本識
為一切識因體故譬如樹根為枝莖
等衆物因若无根枝莖等不可得故
若有阿黎耶識為諸識根本亦余
論曰弥沙塞中亦以別道理說此識
名為窮生死聚有處有時見色心斷
絕阿黎耶識中種子无有斷絕
釋曰亦以別道理說為窮生死聚者

此識是窮生死聚體何以故有因緣故有處者界也謂無色界中色斷故有時者有住定時如无想定等阿黎耶識中種子不斷者色心熏習為因後時色心還從此生

論曰由此應知依止阿陀那識心阿黎耶識根本識窮生死聚等名此阿黎耶識已成大王之路

釋曰成大王路者寬大故

論曰復有餘師執心意識義一名異是義不然由見意及識義故彼心義亦須有異復有餘師執世尊所說衆生慧阿黎耶等諸句者此中五取聚是阿黎耶復有餘師執與欲俱諸受是阿黎耶復有餘師執身見是阿黎耶此等諸師迷阿含及修得故於阿黎耶識起如是等執此聲聞乘中成立道理彼等所成立道理不相應若人不迷阿黎耶體相以彼所成立名阿黎耶識即為寂勝云何寂勝若言五取聚是阿黎耶於惡趣一向苦受處生即起厭惡彼衆生一向不愛言是著處不當道理以其常求捨離故若

言諸樂受與欲俱是阿黎耶者第四
禪已上元有此受已得厭惡故是諸
衆生以彼為著處不當道理若言身
見是阿黎耶者佛法內人信解無我
於彼即生厭惡以彼為著處不當道
理然阿黎耶識中內我猶在故若於
一向苦受處生唯求離苦聚阿黎耶
識中我愛繫縛故未曾求離又四禪已
上生者雖厭惡欲俱樂受於阿黎耶
信解元我厭惡我見然阿黎耶識中
我愛繫縛亦在是故以彼所成立阿
黎耶成就阿黎耶識體則為最勝是
為安立阿黎耶識別道理

釋曰於中不迷者謂諸菩薩惡趣者
謂餓鬼畜生地獄等惡趣一向苦者
彼趣報體一向非愛故彼處若有樂
受生即是津液果彼處生者其報唯
苦諸樂受與欲俱是阿黎耶者第四
禪已上無有此受已得厭惡故彼處衆
生者謂四禪已上及即第四禪中故
彼處者謂於彼得生故內我猶在者
決定取此識以為內我故求離苦聚

者願捨苦受故阿黎耶識中我愛繫
縛者以阿黎耶識為自我由此渴愛
故成繫縛

攝大乘論釋論卷第一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攝大乘論釋論第一卷 第三十三張 與

攝大乘論釋論卷第二

與

世親菩薩造

隋天竺三藏笈多共行矩等譯

應知依止勝相勝語第一之二

相章第四

論曰成立此識相云何可見略說有三種一成立自相二成立自相三成
立果相於中阿黎耶識為自相一切
染法熏習已為彼生因攝持種子相
應故於中因相者是諸染法此阿黎
耶識如彼一切種子一切時現起為
因故於中成立果相者此阿黎耶識
以彼諸染法无始已來熏習力得生故
釋曰以如是等別名說阿黎耶識於
此別說未知其相故說阿黎耶識自
相因相果相等於中自相者一切染
法熏習緣故識有生彼功能勝異顯
示識體有此功能故攝持種子相應
者彼一切染法熏習已即為彼法生
因故言攝持種子彼熏習與彼勝能
合故名相應即此自相一切染法熏
習已為彼得生因攝持種子相應識
為諸染法熏習已得勝功能能為後

生因此是阿黎耶識因相於中始從成立果相乃至言无始來熏習力故得生者為諸法熏習已此識得生攝持無始熏習故名果相

熏習章第五

論曰復次何者熏習此熏習名復何所名與彼法共生共滅已能為彼法生因此是所因義譬如胡麻以華熏之胡麻與華同生同滅以胡麻中有彼華香生因故能生香又如欲等行熏習欲等與心同生同滅已後為欲等生因又如多聞有多聞熏習思念所聞與心同生同滅已為彼記錄生因由攝持熏習故說名持法者應知阿黎耶識有如此道理

釋曰彼法者即前染法同生同滅已後為彼生因者謂還與彼染法為因體

不一不異章第六

論曰復次阿黎耶識中彼染法種子為分分別住為无差別無別物體於識中住亦非不異然阿黎耶識如此而生有勝功能能生彼法說名一切

種子識

釋曰阿黎耶識中彼染法種子為分
分別住為无差別耶若尔何失此諸
種子若有分分差別阿黎耶識亦應
有分分差別又阿黎耶識剎那滅義
不成由分分差別故又善惡法所熏
習即成善惡種子體然此是无記故
若无分分云何言多此義不成是故
二俱有過無別物體於識中住亦非
不異乃至名一切種子識者於中言
非別非不別者為離如前所說過失
故如此而生者謂如其種類而生生
彼有勝能者生諸染法時與勝能相
應故亦以生彼有勝能故說名一切
種子識此中有譬如麦種子於生芽
有能得為種子若陳久若火損能生
麦果功能便壞麦相如本功力壞故
非復種子阿黎耶識亦尔有生一切法
功能由與功能相應故說名一切種
子識

更手為因果章第七

論曰復次阿黎耶識與諸染法同時
生為因云何可見譬如然燈焰及炷

生與燒同時為因又如蘆束更牙相持同時不倒故識與諸法亦尔更牙為因應知如成立阿黎耶識為染法因染法為阿黎耶識因亦尔餘因緣不可得故

釋曰復次阿黎耶識與諸染法同時牙為因云何可見者以譬喻顯示猶如然燈焰與炷一剎那同時牙為因以依炷故焰得生即炷為焰生因即彼剎那焰能燒炷即焰為炷燒因此即顯示俱有因義由因現住即見果生故從如阿黎耶識為染法因染法為阿黎耶識因亦尔乃至餘因緣不可得故者此言顯示阿黎耶識與諸染法更牙為因亦即顯示因緣故因果別不別章第八

論曰云何熏習无異無種種得為有異有種種諸法作因譬如以縷種種結衣當時无種種可見若入染器已則有無量種種雜色相貌於衣上顯現阿黎耶識亦尔為種種熏習所熏於熏时无種種異若生果染器現前時則有元量種種法相貌顯現

釋曰云何熏習无異無種種得為有異有種種作因者如此道理即以譬喻顯示如衣以縷多種結时无種種相貌可見若置染器已則有種種相可見阿黎耶識亦尔譬如衣生果如染器故名生果染器置者緣所攝故熏習時未有種種至於果時則為無量相貌因體諸法顯現如衣已染緣生章第九

論白此緣生於大乘中微細最深略說有二種緣生一自體分二愛非愛分於中由阿黎耶識故諸法生起此是自體分緣生與種種自體分為緣故復有十二支緣生是愛非愛分為善趣惡趣可愛不可愛種種身分緣故

釋曰此於大乘中微細最深者於中凡夫智不能知故微細阿羅漢等不能測故最深於中略說有二種者此是立門自體分愛非愛分以此二種緣生名解釋由阿黎耶識故者謂阿黎耶識為因故諸法得生此名自體分謂與種種類身分為因故若說無

明等此是愛非愛分何以故由為種種愛非愛身分因故

論曰若於阿黎耶識中迷第一緣生或執自性為因或執宿作為因或執自在天變化為因或執我為因或執无因緣復次若迷第二緣生執我作者受者譬如衆多生盲丈夫未曾見象或復有人以象示之有觸象鼻者有觸牙者有觸耳者有觸尾者有觸脚者有觸脊者有人問之象為何相或復荅言猶如犁柄或言如杵或言如箕或言如木桶或言如箒或言如石山作如此說如是如是不解二種緣生无明生盲者或執自性或說宿作或說自在變化或說我作或說無因或執作者或執受者由不識阿黎耶識體相及因相果相故如不識象體若略說阿黎耶識即果報識一切種子識是其體相由攝持三界中一切身一切趣故

釋曰或言宿作因者由不許有現在士夫力因故如是等生盲衆生以譬喻顯示无明生盲者謂十二支緣生

中最初无明由無明故名為生盲不解阿黎耶識體相因相果相故者如前所立阿黎耶識體相說名體相所立因相名因相所立果相名果相於此不解由无明力不解阿黎耶識自體分故執自性等五因為諸法因由不解第二愛非愛分故執我為作者受者於中因者一切法熏習於阿黎耶識中有故果者即是諸法所熏故果報識一切種子是其體相者由得身成熟名果報故一切法種子者即是熏習已名種子故一切趣者謂五趣故一切身者謂趣趣中同類不同類種種身故已說阿黎耶識為一切法種子欲明了彼種子體故以偈顯示論曰此中有偈

外內不明二世數第一義此一切種子當知有六種剎那及俱有與彼相隨轉決定及待緣亦引生自果堅无記可熏與能熏相合異此不可熏是為熏習相六識無相合三差別相違二念不俱有餘生例應尔此外內種子有生及有引枯死由引因自體後邊滅

釋曰以外內不明二等五偈顯之於中外者謂穀子等內謂阿黎耶識不明者外種子不可記義故二者阿黎耶識有善有不善故復有別義以染汙清淨為二世數者外法但以世數說為種子何以故亦以阿黎耶識變異有故第一義者唯阿黎耶識為彼諸法種子此諸法種子有六種刹那者此二種子无間生滅故若常則不得為種子以一切時如本無差別故俱有者非過去非未來非別處若此時種子有即此時果生故與彼相隨轉者阿黎耶識隨轉乃至對治道生外種子乃至根未壞及果熟決定者以種子決定故非一切故一切得生各自決定若此種子還此物生待緣者非一切時一切生故於何處何時得其生緣即彼處彼時生故亦引生自果者自種子能引生自果故如阿黎耶識還引生阿黎耶識穀等引生穀等如是等六種顯種子生果義此熏習相今當顯示堅者由堅故可熏不如風動風不能持熏習由熏習不

能隨風轉至一由旬故若瞻波迦華
所熏油香風隨轉至百由旬外無記
者謂无記氣如蒜不可熏以臭故香
亦如是不可熏故若无記物則可熏
可熏者若可熏物則受熏非不可熏
如金銀石等並不可熏若能攝持熏
習者乃可得熏謂衣等所應熏物與
能熏相合者若相合則可熏非不相
合故相合者謂无間共生故若異不
可熏者異者謂異阿黎耶識非此異
識能受熏以離阿黎耶識餘識不可
熏故以是阿黎耶識中具剎那等諸
義謂剎那滅故與生起識俱有故乃
至對治道生所有生死中相隨轉故
由決定為善惡等因故福非福不動
行待緣於善惡趣成熟故以阿黎識
與如是等功能相應故得受熏應須
成立諸生起識不合道理六識無相
合者諸識動轉故三差別相違者一
一識各各依止生各各攀緣各各作
意復有別義謂諸識各別相故譬喻
者說前念得熏後念為遮此義故
論云二剎那不俱无有二剎那並起

義若同生同滅熏習乃得住若言雖不相合然所生之識相類而生故得相熏者餘生例應尔故謂諸別相者亦應得尔如眼等諸根同以淨色為相應得相熏應作此說以眼根淨色與耳淨色其類同故彼諸淨色應更互相熏雖淨色是同處所各別不言說二種種子謂外及內俱有生因及引因於中外種子生因者乃至果熟內種子生因者乃至命盡外種子引因者熟已未種內種子引因者死後屍骸由引因故多時住若此二種子唯有生因既離彼因即應失滅无有多時相續住義若言剎那傳傳轉故前剎那為後剎那因者則无有滅時以有滅故當知必有引因此一種子引因者譬如引弓為箭遠至因論曰此內種子不類外種子故復說偈外種无熏習 內種則不然 聞等無熏習果生非道理 已作及未作 失得相違過外種內為緣 以內熏故生復次其餘生起識於一切身及趣為

受用者應知

釋曰於中一切身及趣為受用者者謂於彼中受用生故由於受用中有故名受用者此義以中邊差別阿含顯示論曰如中邊差別論說

第一謂緣識 第二受用識 諸心法所扶了別此受用

釋曰此二識復有更平為因果阿含謂阿毗達磨修多羅偈說

論曰此二種識亦更平為緣如阿毗達磨修多羅偈說

諸法依識住 識依法亦尔 各各平為因亦恒平為果

釋曰各各平為因者阿黎耶識於一切時為諸法生因亦恒平為果者若阿黎耶識為因則諸法為果諸法為因則阿黎耶識為果

四緣章第十

論曰於第一緣生中諸法與識更平為因緣者於第二緣生中復是何緣是增上緣又此六識幾緣所生謂增上緣緣緣次第緣如是等三種緣生謂窮生死愛非愛趣受用等具有

四緣

釋曰此三緣生窮生死愛非愛受用具有四緣等者於第一緣生中阿黎耶識與諸熏習法為因緣第二緣生中無明等是增上緣由无明增上故行得生如是等復次六種識說名受用緣生者具有三緣生於中眼識增上緣者謂眼緣緣者謂色次第緣者謂前滅識緣次第生識若前識不捨處則後識不得生耳等諸識類亦煩惱染章第十一

論曰如是成立阿黎耶識別名及相云何得知如此別名及相唯說阿黎耶識不說生起識若離所成立阿黎耶識染淨皆不得成所謂煩惱染業染生染並不成世出世淨亦不成云何煩惱染不成以六識身中煩惱及隨煩惱所熏習種子皆不得成如眼識與欲等煩惱隨煩惱共生共滅即此眼識為彼熏成種子非餘即此眼識若滅已餘識間生熏習及熏習所依止皆不可得以无有故眼識先滅餘識間生無有與欲俱生義以過去

故不得成如已謝之業果報生不成
就又修與欲俱生眼識所有熏習不
成此熏習亦不在欲中以欲依止於
識故又不堅住亦不在餘識中以諸
識各別依止故又不同生滅故亦不
在自體中以自體無二識俱生滅故
是故欲等煩惱隨煩惱熏習眼識不
得成識熏習識亦不成如眼識所餘
轉識亦不成如其相應知

釋曰如是已說阿黎耶識衆名及成
立其相今欲成立此二於阿黎耶識
中非餘識故以道理顯示如眼識與
欲等煩惱共生共滅即此眼識為彼
熏成種子非餘者於中即此者謂眼
識彼者謂貪等成種子者謂為因故
非餘者謂非耳識等故餘識所聞者
謂耳識等隔絕等熏習者謂貪等習
氣故熏習依止者謂眼識故與貪俱
生者謂與貪等同時生起以過去故
為因不成如已謝之業果報更生不
得成就此亦如是不可成就復有毗
婆沙師作此執欲令過去為有然彼
過去者但有名所目義不可得何以

故若法是有云何過去是故彼執果不成以无熏習故又彼眼識與欲俱生熏習不成者謂即此與欲俱生眼識自熏習尚不得成以此眼識持熏習生欲等云何可成亦不在欲中者謂眼識熏習在於欲中无有成義何以故以欲依止眼識故又不堅住故亦不在餘識中者謂耳識等由依止別異故正以依止別異故則不得有同生滅眼識自依眼耳識自依耳如是乃至意識自依止意以各各別處別識熏習別識不成亦不在自體中者謂眼識不得即熏彼眼識無二眼識俱生故既无二識同生则无同生同滅以如是道理故眼識中欲等煩惱隨煩惱熏習不成乃至眼識熏習眼識亦不得成

論曰復次从无想天以上彼地退此間生煩惱隨煩惱所染初識生時此無種子而生以熏習及依止並已過去无有故

釋曰初者謂最先起識无種子而生者謂无因生故熏習及依止者謂心

及煩惱習氣

論曰復次對治煩惱識生時一切世間識皆滅若无阿黎耶識煩惱隨煩惱種子生對治識中不成自體解脫不得與煩惱同生同滅若於後時世間識生離欲心不有彼依止及習氣久已謝滅若離阿黎耶識應无種子而生是故離阿黎耶識煩惱隨煩惱皆不成故

釋曰對治煩惱識生時一切世間識皆滅者謂六識皆滅故煩惱隨煩惱種子在對治識中不成者謂以對治識為因生世間識不成故彼於後時者謂於出世心後依止及熏習者謂依止即是識熏習即是煩惱隨煩惱所熏習等无種子者謂離阿黎耶无因而生於中煩惱即是染汙以是義故煩惱染不得成

業染章第十二

論曰云何業染不成行緣識不成此不有故取緣有亦不成釋曰今復顯業染不成相云何不成行緣識不成故福非福不動行生已

謝滅離阿黎耶識何處安置熏習六
識身不能攝持熏習此義煩惱染汙
中已說此不有故者謂行緣識不成
故取緣有亦不成何以故有因緣故
諸行熏識由取力故熏習成滿變為
有故於中業即染名為業染又由業
故有染名業染是故業染不成
生染章第十三

論曰云何生染不成結生不成故若
於不靜地墮住中有意以染汙意識
結生此染汙意識於中有中滅識於
母胎中與迦羅邏和合若唯是意識
和合受生和合生已依止此識於母
胎中意識轉生即是於母胎中二意
識同處並生彼和合受生意識不可
成立為意識一切時依止染汙故如
意識所緣境此不可得故設令此意
識與赤白和合為即此和合意識是
一切種子為依止此識生餘識為一切
種子若即彼和合識是一切種子者
即是阿黎耶識汝自安置別名以為
意識若以依止生識為一切種子者
不以彼所依因體為一切種子者無

有道理以是義故得成就此和合識
非意識但是果報識是一切種子故
釋曰離阿黎耶識生染汙不成今當
顯示此義結生不成者謂得自身不
成故不靜地者謂欲界墮者謂命終
染汙意識者意識與煩惱俱故受生
者攝取自身故彼染汙意識攀緣生
有故中有即滅和合者一相同成壞
故謂意識與赤白和合故依止和合
意識生餘意識二識俱有者謂一時
即有和合意識及依此所生別意識
二識一時俱有故又彼和合意識不
可成立為意識何以故一切時染汙
為依止故彼和合意識以欲等煩惱
染汙意為依止攀緣生有是染汙故
依止於此故名染汙為依止此已住
胎識不以染汙為依止以報體无記
故如意識所攀緣此不可得故者意
識攀緣則可得所謂諸法此和合識
无有攀緣是故不可成就此為意識
論曰復次結生已攝持色根若異果
報識无可得義其餘諸識各別依止
又不堅住故然諸色根无識不成

釋曰結生已者謂已得身故若異者
謂捨阿黎耶識已餘六識各別處故
動轉故如眼識唯定依止眼如是耳
等餘識各自依止耳等色根亦尔若
无阿黎耶識此諸識各各攝持自依
止根者此等諸識動轉故有時不在
無攝持眼等諸根即應爛壞
論曰識與名色更互相依如薑與相
依住此義不成故

釋曰今欲顯示此不成義如世尊說
識為名色緣名色為識緣於中識為
名緣者名謂六識身即說名非色四
聚色者即是迦羅邏名色所緣之識
若无阿黎耶識何者是耶由依止名
色故得剎那傳傳相續轉生不斷
論曰若離果報識所有衆生識食不
成離此果報識六識中隨一識於三
界所有衆生中食事不成故

釋曰此言顯示識食不成義世尊說
四種食一搏二觸三意思四識搏者
變成為相既變已能作攝持身利益
事觸者境界相如色等境界唯以見
等即能為身利益事意思者憶念為

相但以憶念為身利益事如渴者見水得不死故識者攝持為相由此攝持故身得住若无此識即同死屍臭爛是故應知識亦名食由能作身利益事故於中觸食者六識身意思者憶念心既說識食故知更有別識又如重睡无心及悶絕滅定等六識身滅尔更有何者持身得不爛壞阿黎耶識若捨離時身則爛壞故

論曰若從此退已於上靜地生以染汙不靜意識結彼生此不靜染汙心於彼地中若離阿黎耶識種子不可得

釋曰前已說不靜地結生不成靜地不成今當顯示此處以染汙識結彼生若於靜地亦以染汙不靜結彼生染汙者以彼地煩惱所染故彼地煩惱者謂著定味等此染汙即在不靜地此人於不靜地死既死已彼上地心云何現前既不現前云何得結彼生是故決定應有阿黎耶識由有元始時彼地熏習心在由此熏習彼心現前得結彼生故

論曰設令生无色界所有染汙及善心若離一切種子果報識此染汙及善心應无種子及住處故

釋曰生无色界者謂解脫色界染汙及善心者謂樂三摩提味无種子及無住處者謂无因及無依止更有別義若无種子何因而生若無住處云何得依止住彼心為阿黎耶識攝持故從自種子生即依止此識由有依止故得相續住

論曰若即於彼界中出世心現前所餘世間心滅盡便應滅離彼趣

釋曰即於彼中若出世心現前唯除此出世心其餘皆是世間心彼諸世間心皆不有故便斷彼趣即是不由功用得無餘涅槃既无此理故離阿黎耶識不成

論曰若生非想非非想中依无所有處出世間心現前即應捨離二趣此出世識不依止非想非非想趣亦不依止无所有處趣依止涅槃處亦不成釋曰若於非想非非想處生有時依无所有處出世心現前以彼處心明

利故非想非非想處心鈍故於明利
心處修出世心現前彼出世心依止
第一第二趣並不成以此二地皆世
間故又別地生別地心現前依止二
趣亦不成由身有餘故若此心以涅
槃為依止亦不成以如是等三種依
止既不成若離阿黎耶識此出世心
住於何處

論曰若人造善造惡於捨命時若離
阿黎耶識或上或下次第身冷不得
成是故若離一切種子果報識生染
汙亦不成

釋曰於中造善造惡則有從上從下
身冷不同以造善者上昇為惡者下
墜是故若不許有阿黎耶識為攝持
者云何得如此身即隨冷由阿黎耶
識為攝持者故或上或下次第放捨
隨所捨處則為死屍故得身冷

攝大乘論釋論卷第二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刺雕造

攝大乘論釋論卷第三

與

世親菩薩造

隋天竺三藏笈多共行埵等譯

應知依止勝相勝語第一之三

世間淨章第十四

論曰云何世間淨不成如未離欲界
欲未得色界心即以欲界善心修行
除欲界欲此欲界修行心與色界心
不得俱生俱滅故無熏習種子不成
无有色界心為過去無量生中餘心
隔故彼靜心種子不得成就已无有
故是故成就彼色界靜心由一切種
子果報識次第傳來得為因緣修行
善心為增上緣如是一切離欲地如
其相應知如是世間淨離一切種子
果報識亦不成

釋曰如世間淨不成今當顯示如為
離婬欲起修行時修行欲界善心於
色界心无有熏習以不同生同滅故
彼色界心即是无種子而生以彼過
去色界心无量生中餘識所隔已過
去無有不成故彼靜心種子為因緣
者從阿黎耶識中自種子生故彼方

便善心非无功力得為增上緣則為
功力但非因緣由彼增上故色界心
得生如是破色欲時亦尔故

出世間淨章第十五

論曰云何出世淨不成如世尊說從
他聞音及自正思惟由此二因正見
得生此他音聲及正思惟為熏耳識
為熏意識為熏耳意二識於彼法中
起正思時耳識不生意識亦為餘識
別攀緣所聞若於正思惟相應心生
時彼意識久滅過去聞所熏及熏習
皆不得有何處得種子於後時生正
思惟相應心與正思惟相應者是世
間心與正見相應者是出世間心无
有共生共滅義故不為彼所熏既不
被熏則為種子不成是故出世間淨
離一切種子果報識亦不成彼中攝
持聞熏習種不成故

釋曰如出世淨不成今當顯示於他
音聲及正思惟者謂正與聲相應思
惟此意識為餘識別攀緣所聞者謂
與正見相應出世心隔絕故若正思
惟相應心生者謂於後時正思惟彼

久滅過去者謂前意識已謝滅經無
量時聞所熏及熏習皆不得有云何
得以此為因生後正思惟相應意識
彼中者謂世間意識中間熏習者由
聞他音聲熏習意識中若作是念彼
攝持種子不成故謂攝持出世淨種
子不成故若有種子生義可成
論曰復次此一切種子果報識既為
染法因云何復成彼對治出世心種
子又此出世心昔未曾有故无熏習
既无熏習從何種子而生汝今應答
善清淨法界所流津液聞熏習為種
子得生

釋曰此果報識既為障導因體即不
成彼對治因體又此出世心初未曾
有者謂昔來未生故无熏習者由昔
來未生彼出世心熏習決定未有故
善清淨法界所流津液聞熏習為種
子得生者為別異聲聞故言善清淨
法界所流津液聞熏習由善清淨法
界滅智障煩惱障故名善清淨法界
所流津液者即是所說法謂修多羅
等於此法界所流津液修多羅聽聞

故名法界所流津液聞即此聞熏習
故名法界所流津液聞熏習又復聞
即是熏習故名聞熏習彼聞熏習住
阿黎耶識中為因生起出世心

論曰此聞熏習為是阿黎耶識自性
為非若是阿黎耶識自性云何得成
對治種子若非彼識自性此聞熏習
種子依止云何可見乃至佛菩提位
所有聞熏隨在何身中與果報識同
相而生猶如水乳然非阿黎耶識以
成彼對治種子故

釋曰所有聞熏習為是阿黎耶識自
性為非設今何失若是阿黎耶識自
性云何阿黎耶識還自成對治種子
若非彼識自性此聞熏習應別有依
止乃至佛菩提位所有聞熏習者即
是善清淨法界所流津液熏習力故
隨在何身中者隨於何身中同體而
生然非彼自性猶如水乳雖復一體
而生然此聞熏習非阿黎耶識以對
治阿黎耶識故

論曰於中依下熏習成中熏習依中
熏習成上熏習由聞思修數習故

釋曰於中下中上者應知聞慧思慧
修慧一一各有三等復有別義聞慧
為下思慧為中修慧為上聞思修數
習者於聞等中增上修行以下品為
因得中品中品為因得上品故

論曰彼聞熏習種子隨下中上應知
皆是法身種子是阿黎耶識對治故
非阿黎耶識所攝故出世善清淨法
界所流津液故雖是世間為出世心
種子體出世心未生時為現起煩惱
對治故惡趣對治故一切惡業朽壞
對治故能隨順得親近諸佛菩薩故
雖是世間初修行菩薩所得應知皆
法身攝聲聞緣覺所得解脫身攝
釋曰現起煩惱對治者謂欲等出生
為除滅因故由除滅煩惱故對治惡
趣應受後報惡道業為彼朽壞因與
要言之過去未來現在一切惡業對
治故於未來世自身得親近善友因
故初修行者謂凡夫法身攝者為法
身種子體故解脫身攝者謂為諸聲
聞解脫因體故何以故由聲聞唯得
解脫身不得法身故

論曰此非阿黎耶識法身解脫身可攝隨下中上次第增如是果報識漸減依止即轉依止一切轉已此一切種子果報識悉无種子即一切皆滅復次非阿黎耶識與阿黎耶識同處而生猶如水乳云何一切皆滅如鵝飲水中乳又如世間離欲不靜地熏習滅靜地熏習增依止即轉

釋曰如阿黎耶識與非阿黎耶識同處而生然阿黎耶識盡非阿黎耶識在如鵝飲水中乳乳盡水在以此顯示應知又如世間離欲於一阿黎耶識中不靜地煩惱熏習滅靜地善法熏習充滿依止得轉出世熏習亦尔故應知

順道理章第十六

論曰如入滅盡定說識不離身此成立果報識不離身以滅盡定不為對治此識故生亦非出定時此識復生此果報識斷已非結餘生不得更生釋曰滅盡定說識不離身者此為成就有阿黎耶識由世尊說識不離身者若離果報識餘識不成何以故以

滅盡定對治生起識故生見此定寂靜故若復執言出定時識更生由此意故名為識不離身者此義不成何以故以出定時識不更生此果報識相續斷已若離託生時不得更生論曰若人執以意識故說滅盡定有心者彼人所執心不成定義不成故攀緣相不可得故善根相應過故不善无記不相應故想受共行過故則有觸故三摩提中此有力故唯滅想是過故思惟即與信等善根俱起過故能依離所依不可得故有譬喻故非一切行者亦不有故

釋曰若人執以意識故說滅盡定中有心彼人所執不成心以定義不成故若欲令離如先所說自相阿黎耶識於生起識中隨一識滅盡定中有此心者此義不成何以故定義不成故未曾見心離於心法如餘心法未曾離心若想受不滅不得滅名則此定不復成定若存有阿黎耶識則無此過為寂靜住故對治彼怨其餘心及心法故滅定生阿黎耶識不分明

故不對治此識故生是故此定不得有餘心何以故攀緣相不可得故心及心法若相續不斷必有所緣相滅定若有心亦應不離所緣相此二俱不可得故此定无有餘心若立有阿黎耶識則无此過此識以攝持身得名故復次若滅定中有餘識生者餘識必有善等分謂善不善无記此心不得為善若善應與善根相應此即相違故亦非識自性是善以離善根相應无得善義故若定心是善則不許義至與无貪等善根相應此不可許即與一切處餘善心不異故亦不得為不善及无記與不善无記不相應故離欲界欲時一切不善根已滅不成不善亦非无記以此定是善故又不可以此心為善與想受共行過故若離善根不得為善但善必與善根相應如與善根相應必與想受相應无有別因故所治現行復有能治此義不成如欲等現行不得有不淨觀復次定中若離阿黎耶識有餘心者則有觸生過今當以住餘定為例

但有其餘善根相應定心生時必與觸俱謂因定生將為相若樂受觸若不苦不樂受觸以此觸為緣故則有樂受及不苦不樂受生何以故此觸於定中有力故以見此觸於餘定中不生二受有力故於滅定中亦應令无別障尋因故若令觸緣受則至此義不成何以故唯滅想是過患故若言有觸緣受修行此定唯為滅想此不可許以說受想俱滅故又復不應有觸於餘識中若有觸則有相應共有思惟信等善根共生過故經說若有識與觸相應生則有思惟俱生是故於定中思惟現行義得成若有思惟現行則是起作善心此必應與信等善根俱生此義不可許若欲離如前所說過失及離阿含相違過失故言拔去心法无有心法唯有心在為此亦不成何以故從所依中拔除能依不可得故心是所依心法是能依此能依所依心及心法无始生死已來更不相依未曾相離由此相引故必應與无貪等善根相應若汝言定

及定方便並與彼相違故无貪等不生唯善生者餘處未曾見此道理何以故若法相應生必有津液果相應生是故彼義不成復次更有不成如世尊說身行滅乃至言意行滅於中身行者謂出入息語言行者謂覺觀意行者謂思惟及想等如覺觀滅則語不得生如是意行滅則意不得生若汝言如身行滅住於定中身得不滅如是意行雖滅意猶得在此義不然何以故有因緣故更有別身行為身得住因如世尊說由飲食命根及識等故雖无出入息身亦得住意則不令更无餘意行所持故於彼定中不得以意識為心住如世尊說識不離身此說果報識何以故由有種子故後出定時生起識從此而生此能依所依一切時如是而生雖加功用不能令其相離何以故有譬喻故此於世間中從生至終更互不相離一切時共生无有能拔其能依令離所依譬如四大及四大所造心法亦尔无有道理令其相離留心獨在若言

從所依拔除能依不可得但以想受
是過患故唯此二法不現行非餘此
亦不成何以故非一切處行者此中
不有故經說滅盡定中識不離身者
即是成就阿黎耶識是有以世尊說
識不離身故若離果報識餘識不成
何以故由滅盡定對治生起識生以
是寂靜故若有執從定起已識還從
身生故言不離者此亦不成以出定
時識无更生義以彼報識若相續斷
已離結後生無更生義若復執離阿
黎耶識以意識故言滅盡定中有心
者彼心不得為善不善无記並不成
故由此定善故不可為不善亦不得
為威儀工巧變化等无記若言是果
報無記即是阿黎耶識以无第五无
記故若言此心是善即應與无貪等
善根相應又此心在時染汙意已滅
但住善中此善心即有所依止及有
所緣三事和合云何不生觸既生觸
云何不生受等若今則滅盡定義不
成於中心及心法不滅故若汝執言
善心勢力引此定生由方便善心勢

力故此定雖善然不與无貪等善根相應若和合有能得名和合是故此定雖善於三和合无有能故此不尔如津液果生故以彼方便心是善是故此定即與善根相應故

論曰若復執色心次第生為諸法種子此破如前復有不成於无色界及无想天退墮從滅盡定起此義不成阿羅漢寂後心亦不得成唯除次第緣義得成如是若離一切種子果報識染汙清淨皆不得成是故如前所說相阿黎耶識成就是有

釋曰若執色心相續生諸法前剎那色為後剎那色因得為種子初剎那識生後剎那識亦尔若從无色界退彼色久已斷絕云何得種子復生於色若從无想天退及從滅定起此心久滅云何得為後心生因若如是阿羅漢无有得无餘涅槃以色心因不盡故此前剎那色於後剎那色前剎那識於後剎那識應知但得為次第緣不得為因緣是故成就阿黎耶識為有若住生起識中轉依義不得成

此義今以三偈顯之

論曰此中有偈

菩薩善心中 則離於五識 無復有餘識
轉依何心作 對治為轉依 未滅故不成
果因無差別 於滅則有過 无種子無體
許此為轉依 彼无二無故 轉依則不成
釋曰菩薩善心中者謂善意識中即
是出世對治相應故則離於五識者
謂離眼識等五識无餘識者謂離染
汙意識及有流善識為離有流善識
故說善心已復說无餘識轉依何心
作者謂於阿黎耶識中一切染汙種
子无復種子如此作故若言對治生
為轉依者對治為轉依非滅不成故
煩惱滅故名為轉依非對治即是滅
何以故對治但是滅因故若今則是
果因无差別彼滅即有過故果者謂
滅名為涅槃因者謂對治名為道彼
對治與滅則成一體又對治生時即
是涅槃故若汝以無種子无體許此
為轉依者於生起識无種子及无體
如此為轉依彼无二無故轉依則不
成故於住出世定時諸生起識並不

有故今時无種子無及无體無是故轉依義不成若有阿黎耶識諸生起識雖不在彼種子在阿黎耶識中住則能作无種子及無體由轉依不成故應知有阿黎耶識

差別章第十七

論曰復次此阿黎耶識差別云何略說或三種或四種應知於中三種者由三種熏習差別故一名言熏習差別二我見熏習差別三有分熏習差別四種者一引生差別二果報差別三緣相差別四相貌差別於中引生差別者謂新生熏習若无此行緣識取緣有不得成果報差別者以行有為緣於諸趣成熟若无此则无種子後有諸法生不得成緣相差別者此即是意所取我相若无此則我取意念所緣不得成

釋曰如此成就阿黎耶識已今當顯示此識品類差別於此三種熏習差別中名言熏習分者所謂如眼名熏習在果報識中為彼眼生因後果報眼根生時由此眼名言說為因故生

耳等諸根一切名言差別亦如是我
見熏習差別者由染汙意中身見力
故取阿黎耶識為我熏習生已則有
此我彼他差別有分熏習差別者由
善不善不動行力故於諸趣中受生
如此差別此義如後應知相初廣說
引生差別者謂攝聚種類差別所有
新生熏習者謂初起熏習時若无此
阿黎耶識引生差別則諸行生滅所
熏習識由取所攝持故生有現起此
有不成能有後生故名此為有此有
即是善不善取之數習果報有差別
者由攝聚行有為緣於諸趣中成熟
若无此阿黎耶引攝分則無有因於
後有中諸法眼等色根生起不成此
即是報果故緣相差別者即此阿黎
耶識分與彼依止染汙意我見為我
取緣相若无此緣相阿黎耶識與染
汙意意俱身見為因此我執所緣境
不成此即是津液果

論曰於中相貌差別者此識有共相
有不共相无受生種子相有受生種
子相共相者是器世界種子故不共
相者是各別内入種子故此共相是

無受生種子若對治起時不共相障
尋滅故共相者他分別所持觀行者
於中見清淨如於一切物中種種樂
欲種種見成故此中有偈

難滅及難知 所謂共相結 觀行者心異
於外大相中 清淨者不滅 於中見清淨
諸佛見清淨 成嚴淨佛刹

復有別偈

隨種種欲樂 種種見得成 觀人於一物
隨種種欲樂 種種見得成 所取唯有識
此不共相是有受生種子此等若不
有器世界及衆生世界轉生差別
不成

釋曰相貌差別者有多種於中謂共
相不共相有受生種子相无受生種
子相此阿黎耶識為一切衆生所共
器世界因體即是无受生種子不共
相阿黎耶識者即是各各自身色等
諸入因體即是有受生種子若離如
是相類阿黎耶識則一切衆生所共
受用因器世界則不成如是若離第
二阿黎耶識衆生世界不成即如枯
木无所覺知

論曰復有麤惡相輕安相麤惡相者

是煩惱小煩惱種子輕安相者是有
流善法種子故若无此於果報身中
有堪能無堪能差別不成故

釋曰麁惡相者謂身无堪能故輕安
相者謂身有堪能故

論曰復有受用相不受用相受用相
者謂果報已熟善不善種子故不受
用相者謂言說熏習種子无始時戲
論生起種子故若无此數數所作善
惡業得果受用此義不成此新言說
熏習出生亦不成

釋曰受用相者若離此阿黎耶識數
數所作善惡業得果而盡不得成無
受用相謂言說熏習種子者如言說
熏習差別中說无始時戲論生起種
子故者謂無始已來俗數流布因故
若無此不受用相阿黎耶識則无本
新言說熏習生起不成何以故於世
間中无有現在言說離本得成若不
不有今亦不有故

論曰復有相似相謂似幻焰夢翳等
故若无此相似相阿黎耶識由虛妄
分別種子故成顛倒相此義不成
釋曰相似相者如幻事為因故即得

妄見象等相如是如是由阿黎耶識
相似相虛妄分別種子故有顛倒相
若無此彼顛倒相不成

論曰復有具相不具相具縛者是具
相世間離欲者損滅相有學聲聞及
諸菩薩一分拔離相阿羅漢辟支佛
如來煩惱障具拔離相煩惱障智障
具拔相者如其所應若无此次第滅
煩惱義不成何因緣故善惡法果報
唯是無障无記此果報是無障无記
故與善惡不相違善惡更不相違若
果報是善惡無有道理得滅煩惱是
故果報識唯是无障無記

釋曰无障無記者於中无障者謂無
染由無染无記故名為无障無記非
如色界生以煩惱不善為无記此果
報若是善不善則煩惱滅不得成何
以故若是善更生善若是不善更生
不善則生死无有盡義生死者即是
煩惱及有流善等釋應知依止竟

攝大乘論釋論卷第三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攝大乘論釋論卷第四

與

世親菩薩造

隋天竺三藏笈多共行苑生譯

應知勝相勝語第二之一

相章第一

論曰已說應知依止應知相去何可見此略說有三種謂依他相分別相成就相山中何者是依他相阿黎耶識為種子虛妄分別所攝諸識何者是諸識謂身識身者識受者識應受識正受識世識數識處識言說識自他差別識善惡兩道生死識此中身識身者識受者識應受識正受識世識數識處識言說識此等從言說熏習種子生自他差別識從我見熏習種子生善惡兩道生死識從有分熏習種子生此等諸識攝一切界趣及煩惱等依他相虛妄分別故得顯現此等諸識虛妄分別所攝唯是識量無所有不實義顯現依止此是依他相

釋曰今釋應知相中依他相略說者謂是要而說故虛妄分別所攝者虛

妄分別體性故此中身識者謂眼等
五界身者識者謂染汙意受者識者謂
意界應受識者謂色等六外界正受
識者謂六識界世識者謂生死相續
不斷數識者謂筭計處識者謂器世
界言說識者謂見聞覺知四種言說
此等九識皆是應知依止見聞等名
言熏習差別為因自他差別識者謂
依止身差別以我見熏習為因善惡
兩道生死識者謂生死趣无量種從
有分熏習種子生此等諸識者次前
所說諸識攝一切界趣煩惱者謂三
界五趣及煩惱等攝者彼識體性故
依他相者依他為體故此中虛妄分
別所攝者是彼體性故无所有不實
義顯現依止者是无所有不實義顯
現因故此中无所有者无實體故如
我塵无有實義於无所有中執取譬
如我即是无所有而有我相顯現此
所依止名顯現依止者因義故
即是依他相

論曰此中何者是分別相於唯是識
量無有義中有義顯現故

釋曰分別相中言無有義者譬如實無有我此唯有識量者於无有義中而顯現故譬如我唯相似顯現故為義顯現者為所取相顯現譬如無我而我相顯現故

論曰此中何者是成就相即此依他相中彼義相畢竟无所有故
釋曰成就相者此无所有不實義顯現因中彼不實義顯現无所有故如我相似相實无所有然无我是有論曰此中身識身者識受者識應知是眼等六內界應受識者應知是色等六外界正受識者應知是眼等六識界其餘識即是此等諸識差別應知如是等識唯是識量以无義故此中以何為譬以夢等譬喻顯示應知譬如夢中離義獨唯有識種種色聲香味觸舍林地山等義相似相顯現此中實无有義以如此譬應知一切處唯有識以此為首復有幻鹿渴翳等譬喻應知猶如夢等覺時一切處唯有識如夢唯是識者覺時何故不如是轉實智覺者亦如是轉如正夢

時此覺不生若夢覺已此智即生如是未得真實智覺此智不生若得真實智覺此智即生若未有真實智覺云何於唯識得起比知由阿含及道理阿含者如十地經中世尊說三界唯心故又解節經中世尊說時弥勒菩薩問世尊言所有三昧境像云何與定心為可說異為不可說異世尊言弥勒不異何以故定心所緣唯識所顯我說為識世尊若三昧境像不異定心云何彼心還取彼心弥勒无有一法能取餘法然彼心即如是生亦如是顯現譬如因面見影言我見影謂所見影異於自面彼心亦亦如是生起即於彼心謂有別物可見由此阿含及道理故得顯現

釋曰此唯有識者如十地經及解節經所說故此攀緣唯識所顯故我說唯識者此所攀緣唯識所顯此有何義為顯唯識離義故由是識所攝故佛言我說為識顯彼三昧境界是識故然如是生起者為彼相類而生故於中取為別義者於中謂於三昧境

界中取為別義者於彼識影謂有別物為所取體故

論曰如是於靜心中若見青等余焰影像即見自心無別青等義由此道理菩薩於一切識中應須比知唯是識量又此青等非憶持識以所見境界現前住故於聞思中所有憶持識攀緣過去但是彼影故成唯識以此比量雖未得真如智覺於唯識中則得比知

釋曰此三昧境界青等影像亦非憶持識何以故以非如昔所見即於彼方處如是念知故以現前故彼所有憶持識暗昧此現前住者所見明淨若言於聞思中數習故彼雖過去後思念時如昔而生此亦如是者彼聞思已過去今則无有於無有中若更生此即是識似彼而生非過去已滅間思是故此義於成唯識塵无所有即得成就

論曰如前所說種種識譬如夢等者此中眼識等識體唯識得成眼根等識體是色唯識道理復古何可見此

等由阿含及道理已如前說此等若是識體何故似色顯現一類堅住相續轉也顛倒等煩惱住持故若異此於无義中義顛倒則不成若無此煩惱障智障等染則不成若无此清淨亦不成是故眼等如是生起得成此中有偈

乱因及乱體 所謂色識體 及非色識體 前无後亦無

釋曰眼識等識體非色故唯識得成眼根等識體是色云何成唯識也此等如前阿含及道理中已具顯示一類堅住相續轉者一類者相似故堅住者多時住故由煩惱障智障顛倒煩惱為因故住持者即是因也若離如是等生起则无非義為義顛倒心若無此煩惱障染智障染則不有此義以偈顯示乱因及乱體者謂色識體及非色識體如其次第此中色識體為乱因非色識為乱體此因體色識若不有彼果體非色識亦無

差別章第二

論曰何故身識身者識受者識應受

識正受識於一切有身分共有和合
生顯生分受用滿足故何故世識等
諸識如前所說種種識生无始時生
死流轉不斷故无量衆生界故无量
世界故無量所作事更平言說故无
量攝取受用差別故無量受非愛業
受用果報差別故受无量生老死差
別故云何成立此等諸識令成唯識
略說有三相唯量義无所有故唯二
謂有相及見識故唯種種謂種種相
生起故此等諸識無有義故故名唯
量有相及見眼等諸識以色等為相
以彼等識為見乃至身識為見故意
識者以眼等一切識體乃至法識為
相以意識識為見意識能分別故又
似一切識生起故此中有偈
唯量二種種 觀行人能入得入唯心時
此心亦滅離

釋曰云何名具足身分受用此身識
身者識受者識等五識應知一切有
身者一時有故共有者一時生故所
顯者因體故成立三種唯識義如前
長行及此偈顯示於長行中言唯量

者唯是識量故一切所有諸識皆唯
識量何以故由所識義无所有故唯
二者成立有相及見故即此一識一
分成相第二分成見此是眼等識二
分故成立種種者還即此一識隨所
起一分種種相生第二分為能取故
若意識所取彼一切眼等識乃至法
識為相即此意識為見故種種者唯
意識為彼事以不定故其餘諸識有
定境界又不分別故是故若能分別
則名為見以如是道理得成唯識偈
言入唯量者無有義故入唯二者有
相及見識故入種種者由識種種相
貌生故觀行人能入者謂修行人相
應故何故得入唯心時此心亦滅離
也由正入唯心時則義无所有識亦
不有若无所取義云何得有能取心
也唯二及種種者但是說入唯量因
緣餘義如前所說

論曰一種諸師說即此意識彼彼依止
生得彼彼名如意思得身口業名此
意識於一切依止處生種種相貌似
二而生唯似義故似分別故一切處

亦似觸而生色界中意識依止身故
如餘色根依止身故

釋曰有諸菩薩欲令唯有一意識次第生起今當顯示譬如意思得身口業名者如意思於身門中生名身業於口門中生名口業意業亦尔如是一意識若依止眼生則得眼識名如是乃至依止身生得身識名此中離意識外更无餘識唯除阿黎耶識若汝言眼等根无分別若意識依止彼生亦應无分別如染汙意依止染汙故生起亦染汙此亦應尔者如論說於一切依止處生種種相貌似二而生唯似義故似分別故是故无妨於中一切依止處者謂依止眼等處故種種相貌似二而生者唯似義故似分別故由此二句故可得了知此二句所說即是一識一分似唯義而生第二分於彼似義中似分別而生是故前說无過又一切處亦似觸而生謂於有色處心在定中意識不行於色身中有內受生如餘色根依止於身者如眼等根依止於身此諸根由

依止身故即於自身能作損益意識亦尔依止身故令身損益應知復有別義如身根依止於身若有外緣未觸即於身根中似觸而生此似觸生時即於自依止身中為損為益意識亦尔依止身故似觸生時亦即於身為損為益

論曰此中有偈

遠去及獨行无身住空窟能伏難伏心
我說為梵行

釋曰彼諸菩薩成就所說故引諸阿含偈言遠去者攀緣一切境界故獨行者更無第二故无身者離色身故住空窟者隱在色身空窟中故能伏者自在作用故難調伏者鄙惡故論曰又如經說此五根等所行境界皆意能受用彼等亦依止於意

釋曰復有阿含說此等五根所行境界意能受用者若根所行處名為境界此意能分別一切法故一一境界各各受用故名能受用彼等亦依止於意者為彼等諸根生時此為因體故何以故若意有別緣則眼等不生

論曰又如經說十二入中說六識身為意入

釋曰復有阿含說六識身說名為意無別餘識名故佛說六識身名為意入是故得知唯獨有意

論曰若有安立阿黎耶識識體為義識體處彼中成立所餘一切識體為相識體意識識體及所依止成立為見應知彼等為相貌識體為彼見生因似義顯現為彼見生依止事

釋曰亦成立阿黎耶識為相見二識意識及依止是阿黎耶識見分眼等識體及一切法是相分此等即是阿黎耶識體故彼等為相貌識體者謂眼等為識生因體成彼所攀緣故為彼見生因者於彼中起見名彼見為彼所見義顯現故能為意識見相續住不斷因故名為能作見生依止事論曰如是等識體已成立為唯識諸義既現前可見云何得知非有如世尊說菩薩具足四法得隨順入一切識體无義一知相違識相如餓鬼畜生人天同於一切識體見有差別二

知無境界識生如攀緣過去未來及夢影等三知離功用應得無顛倒如於實有義中攀緣義識則應不成顛倒由不藉功用得真實智四知隨順三慧故如諸菩薩及得定者得心自在故隨其樂欲彼義顯現如有得奢摩他觀行者修法觀時唯以意念義即顯現又得无分別智者住无分別時一切義不顯現諸義由隨順三慧及前因緣故義无所有即得成就此義中應說六偈後於增上慧學勝相中說謂餓鬼畜生人等

釋曰一知相違識相者諸相違者識所緣義名為相於中知故知无境界識生者謂見無所攀緣而識得生如過去等知離功用應得无倒者若如所顯現義即如有者則不須起對治无倒得成如此解知故隨順三智者此智知諸義皆隨順三智故及得定者謂聲聞辟支佛等得心自在者謂已得隨心所作故隨心樂欲彼義顯現者若欲令地界成水如念即成火等亦如是故得奢摩他者謂已得

三摩提故修行法觀者於諸修多羅等中觀察修行故唯以意念義則顯現者於一義中隨種種作意則種種相顯現故已得无分別智者若如所顯現義是有則不得有无分別智此智實有故應知彼義決定非有分別章第三之初

論曰若唯有識義顯現所依止名依他性者去何依他何因緣說名依他從自熏習種子生是故依他依他為緣生已无功能過一剎那自住故說名依他

釋曰若唯有識義顯現所依止者謂離義唯有識體為義顯現因即此識體是依他若自所攝去何依他何因緣名依他為自因所生生已無力住故即此自攝說名為他故名依他論曰若分別性依止於他實無所有而義顯現者去何成分別何故說分別无量相貌意識分別顛倒生因故成分別无有自相唯見分別故名分別釋曰依止於他者謂依止依他性唯識故无所有者无自體故為義顯現

者有義可見故何因緣說名分別者如後次第說於中无量相者謂一切境界相故意識分別者即意識是分
別故顛倒生因者意識妄倒生時攀緣因故尤有自相者无體故唯見分別者唯見乱識故

論曰若成就性分別性畢竟無所有為相云何成成就何因緣說名成就體無變異故得成就清淨境界故一切善法中寂勝等故由是寂勝義故說名成就

釋曰彼畢竟无所有為相者以分別性無所有為性故云何及何因緣等者如前依他性說體不變異者不虛誑故如誠實臣由是清淨境界故一切善法中寂勝即此清淨境界體寂勝故名成就如已成就云

論曰復次有能分別有所分別有分別性於中何者能分別何者所分別何者分別性意識為能分別以是分
別者故此意識自名言熏習種子故一切識體名言熏習種子故是故有无量種分別生一切處分別故以是

能分別故說名能分別復次依他性是所分別復次由此因緣故令依他性成所分別此是分別性由此因緣故令依他性似義顯現者如義故復次云何分別能分別何所攀緣取何相貌云何執著云何起言云何流布云何增益攀緣於名故取依他性為相故執著於見故因覺觀起言故見等四種流布為流布故實无義中有義增益如此分別

釋曰云何分別作分別者意識名分別依他性是所分別由此因緣令成分別為顯示此故論云攀緣於名如是等取依他性為相者即是取依他性中眼等名字為相故何以故取彼相已而起分別故見為執著者謂於彼所取相決定如是故覺觀起言者如所執著以覺觀為因出言語故見等四種言說所言說者如所言說見聞覺知等四種流布共相流布實无有義以為有義是增益者如所流布實無有義取為有義故

論曰復次云何此等三性為有異體

為不異應言非異非不異此依他性
別道理故成依他別道理故即此成
分別別道理故即此成成就何等別
道理此成依他依他熏習種子生故
成依他何別道理即此成分別與分
別為因緣相故即此是分別故何別
道理即此成成就如所分別畢竟不
如是有故何別道理於一識體為一
切種種識體相貌也阿黎耶識識體
為彼餘生起識種種相貌應知為彼
緣相生起故

釋曰與分別為因緣相者意識名能
分別為此能分別所取境界體而生
故即此是分別故者即此意識分別
彼相取為所分別境界體以此義故
依他性成分別性如分別意識正分
別所分別時此分別畢竟无所有由
此義故依他性成成就性

論曰依他性幾種略說有二種依他
熏習種子故依他染淨性不成就故
由此二種依他故名依他分別性亦
二種自性分別故差別分別故是名
分別成就性亦二種本性成就故清

淨成就故是名成就性

釋曰染淨體不成就故名依他者由
此依他性為分別分成染為无分別
分成淨於此二分中一分不成就故
自性分別者如眼等有眼自性作此
分別故差別分別者如彼眼等自性
有无常等差別作此分別故自性成
就者謂有垢真如清淨成就者謂无
垢真如

論曰復有四種分別謂自性分別差
別分別有覺分別无覺分別有覺者
謂善知言說衆生無覺者謂不善知
言說衆生

釋曰善知言說者謂有言說智不善
知言說者如牛羊等雖有分別然於
名字無能故

論曰復更有五種分別一依名分別
義自性如此名有此義二依義分別
名自性如此義有此名三依名分別
名自性如不識義之名於中分別故
四依義分別義自性如不識名之義
於中分別故五依名義分別名義如
此義如是體如是名復次總攝一切

分別有十種一根本分別所謂阿黎
耶識二所緣相分別如色等識體三
似相分別所謂共依止眼識等識體
四相變異分別謂老等樂受等貪等
狂橫及時節變異等地獄趣等欲界
等此諸變異此中變異六他授分別
前所說變異此中變異六他授分別
謂聞非正法因緣聞正法因緣分別
七不正分別謂佛法外人聞非正法
因緣八正分別謂佛法內人聞正法
因緣九執著分別謂不正思惟因緣
身見為根本與六十二見處相應分
別十散乱分別謂諸菩薩十種分別
釋曰揔攝一切分別有十種分別為
說此故於中根本分別者為諸分別
根本自體亦分別即是阿黎耶識故
相分別者以相貌為相分別即是色
等識體故似相分別者於彼相種類
中若分別生於所分別中能分別故
得此名即是眼識等識體及依止故
相變異分別者謂彼緣相若變異即
此相變異體名為分別老等者謂身
衰朽四大變異於中分別故名相變

異分別等者攝病及死等樂受等謂
身有變異為相亦尔等者攝苦及不
苦不樂等貪等亦如是等者攝瞋癡
等枉橫及時節變異等者謂於如是
身變異相中若攀緣生分別故枉橫
者謂殺縛等時變者謂寒熱等時節
改變為相故地獄等者等言謂攝畜
生餓鬼等故欲界等者等言即是攝
色無色界等故似相變異分別者似
彼緣相眼識等所有變異於此似相
變異體起分別即是如前所說老等
中變異何以故以往彼老等時眼識
等亦變異生故他授分別者於他所
說有二種謂聞非正法因緣聞正法
因緣此二種分別諸法由聞法生善
不善亦如是解釋不正分別者即是
聞非正法為因此法外者謂諸出家
外道正分別者即是聞正法為因此
法內者謂佛法內人執著分別者不
正思惟為因故我見為依止六十二
見等如修多羅說與此見處相應分
別故散動分別者謂諸菩薩十種
分別

論曰一无有相散動二有相散動三
增益散動四損減散動五一執散動
六異執散動七自性散動八差別散
動九如名取義散動十如義取名散
動為對治此十種散動一切般若波
羅蜜中說无分別智此等障尋及對
治般若波羅蜜義中具足應知經云
菩薩云何行般若波羅蜜舍利弗此
菩薩即於菩薩不見菩薩不見菩薩
名不見般若波羅蜜不見修行不見
色不見受想行識何以故色自性空
非空故空若色空即非色亦非異空
故有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何以故
舍利弗唯有名所謂色自性不生不
滅无染無淨假立客名分別諸法以
此客名更相流布隨所流布隨起執
著菩薩於此名字一切不見以不見
故則无執著如色乃至識亦尔應知
以此般若波羅蜜文句故得通達此
等十種分別義

釋曰於中无有相散動者即緣此無
有為相名為散動為對治此散動故
般若波羅蜜經中說實有菩薩言實

有者顯示菩薩實有空體即空是體故名空體有相散動者緣有為相名為散動為對治此散動故彼經中說不見有菩薩謂不見以分別依他為體由此意故增益散動者為對治此故彼經中說色自性空為顯分別性色空故損減散動者為對治此故彼經中說不空謂色法如不空故一執色何以故若依他性與成就性是一者依他性亦應如成就性為清淨境界異執散動者為對治此故經言非色異空何以故若此二有異即法與法性亦應有異此異不成如无常法與無常不可有異約分別性故言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以分別性色無所有即是空此空即是色無所有非如依他與成就性自性散動者為對治此故經言舍利弗惟有名所謂色以色自性即是无所有故差別散動者為對治此故經言自性不生不滅無染无淨於中若生即有染若滅即有淨由不生不滅故即无染無淨此等

諸句其義如是如名取義散動者謂隨名取義即是散動為對治此故經言假立種種名字分別諸法種種者謂隨義取名即是散動為對治此故經言假立客名更相流布謂非義自性有如是名為對治此十種散動故說般若波羅蜜經由此說為因故云分別智生

論曰若由別道理依他性得成三性此三性云何得不成一也由別道理故成依他性不由此成分別及成就由別道理故成分別不由此成依他及成就由別道理故成成就不由此成依他及分別

攝大乘論釋論卷第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攝大乘論釋卷第五

與

世親菩薩造

隋天竺三藏笈多共行矩等譯

應知勝相勝語第三之三

分別章第三之餘

論曰復次云何得知依他性為分別性相顯現而住然非分別性體也於名前无智即體相違故多名有多體此相違故名不定雜體相違故此中有偈

於名前無智 多名反不定 同及多雜體
成就此相違 法无而可見 無染而有淨
應知如幻事 亦復似虛空

釋曰如依他性中雖分別一分可見然不成彼性顯示此故於名前无智同體相違故者若分別與依他是一體則離名於義中智生如瓶離瓶名於瓶義中瓶智不生若瓶名與瓶義是一相者則應智自生以不一相故若言名義同體即是相違此中成立名是依他義是分別何以故此依他由名力故成所分別又一義有多名若名義是一相如名有眾多義亦應

衆多若余此義則應有多體此一義
有多體即是相違是故兩性一體即
是第二相違又名不定如瞿名能目
九義若執名義是一即諸義同體此
執是第三相違以无量別相義皆成
牛等一體故偈中亦說此義於偈中
言成就者明依他與分別不同體義
成就法无而可見等此一偈為教諸
弟子幻等譬喻故弟子有二種相違
疑難法无而可見無染而有淨於此
有疑於中如幻事者如幻象實不有
而可見義亦如是雖不有而亦可見
又如虛空雲等不能染汙本性清淨
然雲等除時名為清淨諸法亦余无
有染汙本性清淨然除客塵障垢時
名為清淨應知

論曰復次如所顯現既不有此依他
性一切種悉無何故不成若无依他
成就性亦無一切无所有此義不成
若依他性及成就性俱无則無染汙
及清淨過現見染汙及清淨是故非
一切无此中有偈

若无依他性成就性亦无則亦恒不有

染汙及清淨

釋曰依他性如所顯現不如是有今為顯一切種悉無不成故說此依他若不有成就亦不有何以故由有染故則有淨是故若二種俱無即一切悉无此義不成今當顯示謗無染淨此是過失何以故現見有染有淨故此依他成就二法現見是有若執言无則是實有染淨而謗言無

論曰於佛世尊大乘方廣經中彼經中說云何應知分別性若說無所有門應知云何應知依他性若說幻焰夢像影響水月化等譬喻應知云何應知成就性若說四種清淨法應知四種清淨法者一本性清淨所謂真如空實際无相第一義法界等二離垢清淨謂即是離一切障垢三至得道清淨謂一切菩提分法波羅蜜等四道生境界清淨謂所說大乘正法此是清淨因故非分別性寂清淨法界所流津液故非依他性此等四法中攝得一切淨法此中有偈

幻等說於生一說无顯分別四種清淨法

此說成就性 清淨有本性 无垢道繫緣
一切清淨法 此四種所攝

釋曰本性清淨者是自體清淨此自
體即是真如一切衆生皆有以平等
相故由有此故說一切法為如來
藏離垢清淨者即此真如離煩惱障
智障垢已由此真如清淨故得名為
佛至得道清淨者得彼之道亦是清
淨即是菩提分念處等波羅蜜故道
生境界清淨者是諸菩提分法勝得
生緣此生緣亦是清淨故說道生境
界清淨即是修多羅等十二部言教
此言教若是分別即成染汙因若是
依他即成虛妄取清淨法界所流津
液故非虛妄由離此二性故得為成
就又此四種相於大乘中隨說一種
應知即是說成就性於中初二不變
異成就故名成就後二以不顛倒故
名成就於後偈中具明此義幻等說
於生者依他性說名為生隨於何處
說一切法如幻乃至如化等應知此
說依他性說無顯分別者若說無有
色无所有乃至一切法無所有應知

此說分別性

論曰復次何因緣故如經所說依他性譬幻事等為除他人於依他性中虛妄疑故又云何他人於依他性中妄中生疑他人作如是念云何實無有義而成境界為除此疑故說幻事譬若實无有義心及心法云何得生為除此疑故說焰譬若實无有義云何愛非愛受用得成為除此疑故說夢譬若實无有義善不善業愛非愛果云何得生為除此疑故說鏡像譬若實無有義種種識云何得生為除此疑故說光影譬若實无有義種種流布言說云何得生為除此疑故說嚮譬若實无有義取實三摩提中境界云何得成為除此疑故說水月譬若實无有義得自在菩薩以不顛倒心為作衆生利益事故生云何得成為除此疑故說變化譬

釋曰為顯示依他性故說幻等譬於中虛妄疑者於虛妄體中生疑故於依他性中以幻等譬喻顯示如幻像實无有義而成境界諸法亦亦為除

彼疑故作幻譬若无義則無所攀緣
心及心法云何得生為對治他人此
疑故說焰譬於中焰譬心及心法水
喻於義如焰動故水義識生實无有
水如是心及心法亦尔由動故實无
有義而生於識諸小凡夫又復有疑
若无有義云何愛非愛受用得成為
除此疑故以夢譬依他性如夢中實
無有義而愛非愛受用得成此中亦
尔受用得成又復有疑若善不善業
无義云何愛不愛果義得成為除此
疑故以鏡像譬喻依他性如鏡像實无
有義即於自面有像智生實无有像
義可得此亦如是愛非愛果義實无
所有然亦可見應知又復有疑若無
有義云何得有種種識生為對治此
故以光影譬依他性如人弄影隨種
種相貌則有多種影現然無實影義
可得識亦如是實无種種義然有種
種義可見又復有疑若無有義云何
無量種流布言說得生為除此疑故
以嚮譬依他性如嚮實無有義而亦可
聞如是流布言說實无有義而亦可

得又復有疑若无有義云何得定者
心及心法得見於義由經說得定心
者如實知如實見故為對治此故說
水月喻如水月實无有義而亦可見
以水潤滑澄清故定心亦尔實无境
界義而亦得見三摩提如水體潤滑
故又復有疑若无實衆生云何得如
實智諸菩薩等先以智慧觀察為
彼等衆生於諸趣受身為對治此疑
故以變化譬喻依他性如變化實無
有義隨化者心一切事成非無化事
可見如是雖無受身實義然為一切
衆生故受身此義可見應知復次為
何意故世尊說幻等八喻今當顯示
於中說幻喻者為對治眼等六內入
由眼等猶如幻像實無所有而亦可
見應知以此顯示焰譬喻者喻器世
間以體寬大是故如焰由動搖故實
无有水而見有水為對治受用色等
故說夢喻如夢中色等實無所有然
以此為因愛憎等受用得成以此顯
示為對治身業故說鏡像喻由善不
善身業為因緣故有餘色像生為對

治口業故說嚮譬由口業為因故得
口業果猶如嚮以此顯示意業有三
種一欲界二靜地三聞等生於中為
對治欲界意業故說光影譬由意
業果報猶如光影故以此顯示為對
治靜地意業故說水月譬由靜地意
業果如水月中月實无所有然於靜心
中有種種果顯現為對治聞等意業
故說變化譬於中間等者謂聞思熏
習顯示此聞等意生如化

論曰世尊依何義故於梵天問經中
說如來不見生死不見涅槃於依他
性中約分別性成就性故生死涅槃
體無差別義彼中即此依他性分別
分成生死成就分成涅槃

釋曰此等三性法相如修多羅所說
隨順相應今當顯示依何義故梵天
問經中說如來不見生死及涅槃依
生死涅槃无差別義故依他性非是
生死由成就分即是涅槃故亦非涅
槃由即彼分別分成生死故是故不可
偏說一分世尊見依他中无偏一性
由此意故於彼經中說不見生死不

見涅槃

論曰如世尊於阿毗達磨經中說三種法染汙分清淨分彼二分依何義故作如此說依他性中分別性是染汙分成就性是清淨分即此依他性是彼二分由此義故作如此說此義以何譬顯示以金土藏為譬如金土藏有三種可見謂一地界二土三金於地界中土非有而可見金實有而不可見若以火燒土則不現金則顯現復次於地界中土相現時是虛妄體現金體現時是真實體現是故地界有二分如是如是此識性未為无分別智火所燒時於識性中虛妄分別性顯現成就性不顯現此識性若為无分別智火所燒於識性中實有成就性顯現虛妄分別性不顯現是故此虛妄分別識體依他性有二分如金藏土中所有地界

釋曰如是阿毗達磨修多羅中說分別者染汙性成就者清淨性依他者彼二分體由此義故說三種法謂染汙分清淨分彼二分以此金藏土譬喻

顯示於中金藏者是金種子地界者是堅性土者是所造色於土顏色中則有三種可得彼地界中所有金但土相顯現彼金體以後時可得故知何以故若以火燒金則得現是故知金本來是有

論曰世尊有處說一切法常或說无常或說非常非无常為何義故說常於依他性中約成就性分故說常約分別性分故說无常約彼二分故說非常非无常為此義故說如常無常不二苦樂亦不二善不善亦不二空非空不二我无我不二寂靜非寂靜不二有自性无自性不二生無生不二滅无滅不二本寂非本寂不二本性涅槃非本性涅槃不二生死涅槃無二如是等差別諸佛世尊一切密語皆隨順三性如常无常門說此中有偈如法无所有而現無量種非法非非法故說無二義依一分顯示或有或非有依二分說言非有非非有如顯現非有是故說為无由如是顯現是故說為有自顯无所有自體不住故如取既不有

故成無自性 由无性故成 前為後依止
無生滅寂淨 及本性涅槃

釋曰如法无所有而現元量種者此
上半偈如其次第即是非法非非法
何以故以無所有故名非法以非無
顯現法故名非非法以非法非非法
故說即是无二義一分者一邊故或
有或非有者或於有邊或非有邊顯
示者說故依二分說言非有非非有
者由依他性具二體取此義故說為
非有非非有如顯現非有者如所見
法彼是非有以如是故說名為元是
故說為有者即以此義故說名為有今
當顯示說無自性意自不有者由一
切法无有離因緣能自有者此是一
種无自性意體不有者又是一種無
自性意若法滅已彼體不復更生是
故無自性自體不住故者諸法即於
生時无力能過一刹那住此亦是無
自性此等无自性法與聲聞共有如
取既不有者此不與聲聞共如凡夫
所取分別性不如是有故此意名為
大乘中无自性法又即以此無自性

故無生等一切皆得成就何以故由
无自性故無生由无生故無滅由無
生無滅故本來寂靜由本來寂靜故
自性涅槃前為後依止者即是前為
後因故

四意四合義章第四

論曰復有四種意四種合義一切佛
語應隨順入一平等意如言我於昔
時名毗婆尸正遍知二別時意如言
誦持多寶如來名決定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又如經說唯發願得生
極樂世界三別義意如經說親近恒
伽河沙等諸佛得解大乘法義四隨
入心意所謂或為以人讚歎布施後
復為此人毀訾布施如布施戒及餘
修亦如是是名四種意

釋曰如有人取同法故言彼即是我
世尊亦尔心在平等法身故說我於
彼時名毗婆尸等非毗婆尸即是釋
迦牟尼佛此中以平等為意故別時
意者此意非唯稱佛名決定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如言以一金錢得
十金錢豈一日得耶此意在別時得

故以彼一金錢得千金錢因故如是如是唯發願得生極樂世界意亦如是應知別義意中得解大乘法者謂於三性道理自覺其相若世尊意但以如文詞為解義者凡夫亦應正解彼解義者必由親近无量諸佛方乃得故此是佛意隨人心意者或於此人讚歎布施又於此人毀訾布施如是意者隨彼得成若人慳慊於彼讚施若此人於施已得勝欲即於彼所毀訾布施若元此意於一施中或讚或毀即是相違由有此意故若讚若毀皆恚相應或等亦今應知一分修者謂世間修故意與義異相者若世尊心有所在而說者為意由所說決定今入佛教中者名義

論曰四種合義者一今入義所謂如於聲聞乘中若大乘中依世諦道理說人法二種自性及差別二相義謂隨所說法相中皆以三性顯示三對治義所謂說八万四千諸對治行門故釋曰於中今入義者於人法二種約世諦道理或說自性或說差別為今

衆生入佛法故是名令入義相義者
於中應以相義說其相由說三性故
對治義者謂說衆生行對治即是說
諸衆生煩惱對治為安立衆生對治
煩惱處故

論曰四翻義如別義語字顯示別義
故此中有偈

阿婆犁娑羅末多耶 毗鉢唎耶斯
柘素恚顯他多者吉犁絕捺柘素僧
吉利瑟吒 羅睺佉菩提沒咎摩

釋曰於中阿婆犁者顯了義名不實
隱密義名不動即是定以不動故名
阿婆犁娑羅末多耶者翻名於定起
尊重意毗鉢唎耶斯柘者若顯了義名
顛倒隱密義名翻倒素恚顯多者謂
善住於翻倒中善住故無常謂常此
為顛倒翻彼元常謂常倒中善住故
吉犁絕捺柘者若顯了義名煩惱隱
密義名勤苦素僧吉利瑟吒者謂善
滿是故經說於生死中久滿勤苦羅
睺佉菩提沒咎摩者翻去當得勝菩
提此句可解

論曰若欲解釋大乘法略說應以三

種相解釋一解說緣生二解說因緣
所生法三解說言教中義於中解說
緣生者如偈說

言熏所生法 此於彼亦亦

此顯果報識及生起識更手為緣生
故彼因緣所生法者生起識為相有
相及見識體性彼以住持相分別相
法亦相即此得顯三性相如偈說

有相及有見是應知三相

復次云何解釋彼相謂分別相於依
他相中无體成就相於依他中是有
由此二故不有及有不可得可得不
見真實見真實此二同時又於依他
性中分別无所有成就是有故得彼
不得此不得彼得此如偈說

依他无分別 唯成就是有 不得及可得
於中二平等

釋曰言熏所生法者謂外分別熏習
阿黎耶識即於識中住以此熏習為
因生一切法即是生起識自性此於
彼亦亦者此分別熏習即以彼諸法
為因此顯示阿黎耶識與生起識更
手為因又彼生起識性所有諸法有

相有見識體為性者謂若識體有相
及有見即是彼體此諸法有三相所
謂任持相者即是依他相由此等所
說故三性所有相即得顯現如是等
義以偈義顯現有相有見是應知三
相者此等三相如論本解釋中顯示
不有及有不可得可得不見真實見
真實此二同時等者以顯示之此中
二者謂分別及成就於此二分一不
有一是有故說名有不有若得分別
則不得成就由不見真實故即於彼
時不得分別而得成就由見真實故
如是等義又以偈顯示偈中言平等
者謂一剎那故於中者謂依他性中
故二者謂見真實不見真實故故者
有因緣故由依他性中分別是无成
就是有故彼諸凡夫顛倒取故見諸
聖人正見故見

論曰解釋言教中義者如說初句為
太以餘句顯示其分或功德依止或
義依止功德依止者如說佛功德取
清淨覺无二法行无相法為勝道住
於佛住得一切佛平等至无障碍處

不退轉法无尋境界不可思議成立
入三世平等通行一切世界身一切
法无疑智一切行具足知於法智无
疑無分別身一切菩薩所受智到無
二佛住第一波羅蜜至究竟无差別
如來解脫智入无边无中佛地平等
法界第一盡虚空界等取清淨覺為
本其餘諸句是此句差別應知如是
等名為善解釋諸法體取清淨覺者
此佛世尊取清淨覺應知攝餘二十
一佛功德謂於應知中一向无障尋
轉功德令入有无无二相真如取清淨
功德无功用佛事不休息佛住功德
法身為依止心業無差別功德修對
治一切障功德降伏一切外道功德
生在世間不為世法所尋功德成立
法功德授記功德一切世界中示現
受用身化身功德斷疑功德令入種
種行功德未來法生智功德如所樂
欲為顯示功德无量身為教化衆
生事功德平等法身波羅蜜成就功
德佛刹无差別隨所信樂顯示功德
三種佛身无方所限分功德窮生死

際恒為利樂一切衆生功德無盡功德
釋曰顯示其分者如所應解釋今顯
示此義或功德所攝或義所攝於功
德所攝中寂清淨覺者此為初句所
餘諸句顯示其義於中無二行者二
行不可得是名无二行非如聲聞辟
支佛智亦有障碍亦無障碍有无无
二相第一清淨者謂清淨真如即是
无相法此真如非有相由一切法無
所有故亦非無相由有自體相故
此真如於無相法中為第一清淨入
處故言令入功德寂勝故名為道道
者入處義故名為道无功用佛事不
休息佛住功德者謂於所有佛事常
行不住故修對治一切障功德者以
切時恒修覺故能對治一切障碍
生在世間不為世法所碍功德者凡
生在世間必行世境界然雖生世間
不為世間利等八法所染成立法功
德者修多羅等諸法无量不可思議
以凡夫不能入故名寂清淨覺即此
寂清淨覺句一二句中皆相應未來
法生智功德者謂於未來世法如是

生皆能知故无量身為教化衆生相
應功德者謂无量諸菩薩身若作
教化衆生事諸佛得自他平等智故
彼智即為佛智所攝故即是佛教化
事平等法身波羅蜜成就功德者謂
法身无二故名平等以此無二法身
故名得最清淨波羅蜜至究竟无
差別解脫智者謂於如來無差別智
中解脫究竟故此中解脫者即是增
上解故三種佛身无方所限分功德
者謂法身於若干方處不能分限如
是受用身化身於諸世界亦尔法界
第一者最清淨法界第一故名法界
第一盡虚空界者佛智如虚空無盡
故是故名為最清淨覺

論曰復次義依止者如經說菩薩具
足三十二法者說名菩薩於一切衆
生起利樂意故令入一切智智故知我
何價故捨憍慢故牢固意故非有所
為作憐愍故於親非親平等心故究
竟親友乃至涅槃際故應量而語故
微笑先言故無限大悲故荷負重擔
无退屈故無疲憊意故聞義无厭故

自所作罪能見其過故於他罪失不嫌而誨故一切威儀中修菩提心故不求果報而行施故不依止一切有趣生而持戒故於一切衆生无尋行忍故攝取一切善法而行精進故捨離無色界而修禪故方便相應智慧故以四攝事為攝方便故持戒破戒慈愛无二故恭敬聽聞正法故恭敬住阿蘭若處故於世間雜事不樂著故於下乘中无怖欲故於大乘中見功德故遠離惡友故親近善友故淨修四梵行故遊戲五通故隨智行故於住正行不住正行諸衆生不棄捨故一向語故重真實故菩提心為首故如是諸句皆初句差別應知於一切衆生中利樂意者此利樂意句有十六業差別應知於中十六業者謂展轉起行業不顛倒業他不請作亦自行業不動壞業無所求業此有三句不求返報故於違順衆生无憎愛故生隨逐故即此類中身口業有二句於苦於樂及非二中平等業不界劣業不退轉業攝取方便業厭惡障導

業此有二句無間思惟業進勝業此有七句正修行六波羅蜜及修行四攝事修行成就方便業此有六句親近善丈夫故聽聞正法故住阿蘭若處故遠離惡覺故正思惟功德有二種共事功德有二種成就業有三種无量清淨故得大威德故得勝功德故安立彼業此有四句攝衆功德故決定教授故法財二攝為一故無染汙心故如是句皆句差別應知如經偈說

初句所攝故由功德句別初句所攝故由義別句別

釋曰義依止者謂一切衆生中利樂意此句義有十六業及餘句顯示此中利樂意作何等業令入一切智智者若令諸衆生入一切智智此是展轉行譬如一燈傳燃千燈即是顯示利樂意如是等諸句皆與利樂意相應自知我為何價者自有利樂意仍是顛倒如有人意欲利樂而以飲酒與之若如實自知稱已分量教示衆生不以憍慢故自元所知起心利益

反成无利捨憍慢者以捨憍慢心故
不待勸請自為說法牢固意者不以
衆生顛倒行故牢固利樂心動壞非
有所為作憊愍意者以不為利養作
利益衆生故此利樂愍意云何可知
以順行身口業故於中應量而語及
先言等是口業微笑及無限大悲等
是身業此中應量語者謂唯作法語
故无限悲者愍三苦故苦者苦苦故
樂者壞苦故不苦不樂者行苦故非
二者不苦不樂故不界劣業者不自
界劣云我不能成佛如此等類无厭
憊意者若不疲憊則能修佛道聞義
無厭者若不多聞则无教化衆生方
便智一切威儀中者此句義如淨行
修多羅中說進勝業者是利樂意趣
向增長因體故修成就方便業有六
句者若人親近此行即得成就恭敬
住阿蘭若處者由住彼處故能離惡
覺世間雜事者歌舞雜戲等成就業
者謂表彼成就相故威德者謂六神
通隨智慧行者謂隨智不隨識自智
慧生故由此智慧正證相應住諸法

中安立彼業者由有利樂意故能以
利樂安立衆生於中攝衆者於破戒
者不捨安立亦不駭憤令離不善令
與善合決定教授者由一向與立教
誡不自說已後復言我前所說不善
故聞者授教財法攝者由誠實告彼
等言以法及衣服等財利攝故如言
具攝无染汙心者由攝行菩提心作
衆生利益事非為自求供養但念云
何以此善令衆生正覺无上菩提如
此攝受故偈中義亦今釋應知相竟

攝大乘論釋論卷第五

冬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攝大乘論釋論卷第六

與

世親菩薩造

隋天生三藏及多共行經等譯

入應知勝相勝語第三

論曰如此已說應知相入應知相云何可見多聞所熏習依止非阿黎耶所攝如何黎耶成種子正思惟所攝似法似義所生似所取物有見意言釋曰如此等應知相如應得入顯示此故入應知相多聞熏習為依止者謂大乘法所熏身故非阿黎耶所攝者謂對治阿黎耶識故如何黎耶識成種子者如何黎耶識為染法因此為淨法因亦尔故正思惟所攝者謂正思惟自性故似法似義所生者謂為法義相而生故似所取物者謂如色等體故有見者亦似見體故即是成立相及見二識

論曰於中何人能入應知相大乘多聞熏習相續已故得親近无量出世諸佛故一向信解善集善相故善滿足福智資糧諸菩薩

釋曰何人能入應知相者如此相類
中若入所有方便今當顯示大乘多
聞所熏者為離聲聞乘等多聞故得
親近无量出世諸佛者過數量諸佛
出世皆得現前親近故一向信解者
於大乘中決定信解不為惡知識之
所動壞故即此次前所說三因緣中
善集善根故名為善集福智資糧菩
薩復次福智資糧云何得次第滿足
由因力善友力思惟力依持力故於
中前二句為二力如其數應知彼正
思惟力即是一向信解此以大乘熏
習為因此一向信解即是修行正行
由修行正行故則得聚集善根由此
正思惟力故得善具足福智資糧有
此次第由此善具足福智資糧故得
入菩薩初地此是依持力
論曰於何處入即於彼有見似法及
義意言大乘法相所生中故
釋曰入如是相此入行相今當顯示
意地分別名意言此意言種類以大
乘法為因生故大乘法相所生者等
緣所說法故

論曰信解行地中見道中修道中究竟道中一切法唯識隨聞信解故如理通達故對治一切障故无障寻故釋曰何處得入於信解地中得入由但聞一切法唯有識即起增上信解名為得入故於見道中得入今當顯示如理通達者於意言分別中如理通達故云何如理通達非法非義无能取无所取若如此名通達意言分別故於修道中得入今當顯示對治一切障故者觀此意言非法非義无能取无所取時能對治一切障此名修道中得入究竟道中得入今當顯示無障寻故者住寂清淨智處故寂微細障滅故名究竟道中得入故論曰何緣得入善根力持故三種練治心故滅除四惑故法義為所緣故奢摩他毗鉢舍那常修正修无放逸等故无量世界中無量人道衆生剎那剎那正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為第一練治心

釋曰何緣得入如所說善根力持等有八處相應於中若常修者一切時

作故善修者恭敬作故若作如此相
類即是不放逸於中對治三種退屈心
故有三種練治心菩薩聞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第一甚深寬大難可證
得心則退屈為對治此故有第一練
治心云云又云云故有第二練治心
論曰由專心故能行施等諸波羅蜜
我已得此專心由此故我修諸波羅
蜜當得圓滿不足為難是為第二練
治心

釋曰由此意故施等波羅蜜即得現
行者於中意者謂信及欲菩薩於波
羅蜜中信知實有故功德故可得故
此是菩薩信由信故喜樂修行名欲
菩薩得此信欲意故修行六波羅蜜
進趣圓滿不以為難

論曰雖彼有尋善者善法具足已即
於死時隨所念欲一切具足身彼時
得生況我此寂勝善无尋善於彼時
一切具足何為不得是名第三練治
心此中有偈

在於人道中 无量諸衆生 念念得菩提
故除退屈心 善心人專意 能行布施等

勝人得此意亦能行施等善人於死時
隨心得果報既有滅位善果報云何无
釋曰復次菩薩於諸佛甚深寬大言
教中起推尋時作思念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難可證得一剎那心斷已
乃得即生退屈為對治此故修第三
練治心況我此最勝善者況我於一
切十地中善具足福智資糧故无障
碍善者謂心煩惱微細難破如金剛
三摩提能破此障此三摩提後出離
一切障碍依止轉已於此云何不得
此顯出離障碍與死无異故一切具
足者謂得一切種智故善根力持故
三種練治心者善根不薄少故菩薩
由有此力則能三種練治心令不退
屈於中第二練治心如所練治今當
顯示由此念故離諸障碍慳等波羅
蜜障無故滿足波羅蜜不以爲難由
此滿足故得成菩提第三練治心今
當顯示於中有尋善者謂世間善故
名為有尋善我此无尋善此善不得
成佛无有是處此義以偈顯示偈言
故除退屈心者謂不令下劣心得住

云我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善心者謂非惡无記心故由有無記
施故如有人散湯心行施外道等以
不善心行施又復求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者此善寂勝勝人得此意亦
能行施等者於中得專心時有如是
相能修施等六波羅蜜謂得滅慳等
障導心勝人者寂上故謂諸菩薩施
等者謂攝取戒及智波羅蜜等隨心
得果報者乃至得非想非非想處果
報故滅善者滅障導故果報云何無
者謂得佛身故

論曰遠離聲聞辟支佛思惟故思惟
則滅於大乘中一切疑无疑故邪意
及疑則滅於聞思法中離我我所執
故法執則滅現前住安立一切相思
惟不分別故則滅分別此中有偈安
立及自住所所有現前相一切不分別
智人得勝覺

釋曰此中論本為顯四處滅故於中
滅思惟者謂滅聲聞等思惟故邪意
及疑滅者謂於大乘甚深寬大法中
邪意及疑應滅除故邪意者誹嫌意

及心動搖惑者疑心故一切疑无疑
故者於此大乘中為安立法相故說
有三性所謂一切法无性無生无滅
本來靜寂自性涅槃如是等一切法
无所有門此就分別性故若說幻焰
夢光影像響水月變化此就依他性
故若說真如實際无相第一義法界
空等門此依成就性故於此諸法中
一切邪意及惑不生故於聞思法離
我我所執故者此中為顯除滅法執
故滅除法執者謂於法中若聞若思
乃至不令我我所得入故現前住安
立一切相思惟不分別故者謂行者
修无分別智時在正思惟位滅此等
一切寂靜心分別也於現前住色等
及靜心所有安立骨鑠等於此一切
所緣相中不念不分別時名入無分
別方便若分別則不得入此現前安
立偈者為顯寂後滅義故

論曰因何入云何入聞熏習所生正
思惟所攝故似法及義顯現有見
意言

釋曰此中顯示以此入如此入故於

中間熏習所生者聞熏習為因故即此入道理如前所說即是大乘聞熏習所生應知成就性所攝故

論曰有四種求謂名義自性差別假說相求

釋曰此中為顯示如此入故四種求者如論本說謂名義自性差別等所說

論曰復有四種如實知謂名事自性差別假相說中如實知彼自性差別不可得故菩薩如是如實為入意言唯識故修行於彼似字義意言中知彼名字唯是意言知彼名所依義亦唯意言即知彼名自性及差別唯是假相說是時證得唯有意言則於名及義自性差別假相說中不見有性差別義相故由四種求及四種如實知於彼似名及義意言中得入唯識釋曰四如實知者如論說名事自性差別假說中如實知其自性及差別故者謂各有自性差別作如是假說故名自性差別假說者義不可得故即是知彼名自性及差別唯是假說

者以彼名字无有自性及差別故即能於彼名字自性及差別唯是假說中忍受故若如是知是謂求若知不可得名為如實知

論曰此唯識觀入何法似何法入謂入唯量故相及見為二故種種相故名義自性差別但假立自性差別六種事无事故為能取及所取體而住故一時似種種相事生故如闇中繩似繩如繩中繩是妄以不有故若見實義則无有妄繩智則滅唯繩智在若細分析繩亦不實以色香味觸相故於中依止色等智故繩智亦得除滅如是如是彼似字及義六種相意言如繩智以知彼六種相无實義此唯識智亦須除滅由成就性智故釋曰此中間所入法及入譬唯量者唯識量故有相及見為二者此顯相及見二識故此似相顯現為因為住處為相為影顯現故唯是一識種種相生非速疾故次第而生如此三種得入唯識一時似種種相義生故者謂似名句味身種種相義生故彼亦

似依名所目義種種相生故於中入三性觀以繩譬顯示六種義中自在者謂於名等六種義中自在言自在者謂除滅故

論曰此菩薩如是入似義相意言故得入分別性入唯識故得入依他性云何入成就性若滅離唯識想彼聞法熏習所生意言是時菩薩滅離義想似一切義无有生處故是故似唯識顯現亦不得生即住不分別一切義名中正證法界相應而住是時菩薩於能緣所緣平等平等无分別智生即是菩薩入成就性

釋曰入似義相意言故者謂所有義唯是分別故如是即入分別性入唯識故者此之意言唯識所攝得入依他性似一切義无有生處者謂無有似義生種類故唯識種類亦不得生何以故若起唯識分別時則成義故次後得證真如此如不可言說唯內自知故是時菩薩能取所取平等平等无分別智生者謂能緣智所緣真如二法其體平等猶如虛空謂无有

能取所取體而住以不分別能取所
取故名无分別即是得入成就性所
言住無分別一切義名中者謂有何
名有幾種此名差別以偈中顯示
論曰此中有偈

法人及法義 若廣若略性 不淨淨究竟
是名境差別

釋曰於中法名者謂色受及眼如是
等人名者謂佛法愛及信行法行如
是等復有法名者謂修多羅等義名
者謂依法所顯義惣名者如言衆生
別名者即彼衆生各各有名性名者
謂字本不淨名者謂凡夫等淨名者
謂學人至究竟名者謂所緣通相法
又略說十種名字是菩薩攀緣所謂
法名者眼等人名者我等復法名者
十二部言教義名者即彼十二部言
教義惣名者一切法有為無為等別
名者色受等及虛空等性名者阿字
為初訶為寂後不淨名者凡夫等淨
名者見諦等至究竟名者通相法為
境二智所緣謂出世智及彼後得智
緣一切法真如故一切法種種相故

如於十地中一切義通相緣智所緣
故如是等諸名是諸菩薩境界故
論曰此菩薩如是入唯識故得入應
知相由入應知相故即得入歡喜地
善通達法界得生如來家得一切衆
生平等心得一切菩薩平等心得一
切佛平等心此即是菩薩得見道
釋曰得生如來家者由佛種不斷故
得一切衆生平等心者如自身欲入
涅槃於一切衆生亦亦由此心故名
一切衆生平等心得一切菩薩平等
心者由同得深淨心故得一切佛平
等心者由住此位時得諸佛法身得
法身故即得一切佛平等心復次一
切衆生平等心者得自他平等故如
自身欲盡諸苦於彼亦亦一切菩薩
平等心者謂同諸菩薩得深淨心作
利益衆生事得一切佛平等心者見
諸佛法界與己无差別故
論曰復次何故入唯識觀為緣通相
法故出世奢摩他毗鉢舍那智故彼
後得種種相識智故滅有因相阿黎
耶識一切因相種子故增長得觸法

身種子故轉依止故出生一切佛法
故為得一切智智故入唯識觀

釋曰奢摩他毗鉢舍那智者即奢摩
他毗鉢舍那名為智故於中有因相
阿黎耶識一切因相種子滅者於中
有相者即是因緣謂阿黎耶識中所
有一切染法種子復言相者為顯示
即此種子為所緣相故如是說已即
得顯示此諸種子因果俱滅

論曰復次彼後得智於阿黎耶識所
生一切識性相中由見如幻等故自
然不復顛倒是故猶如幻師於幻事
中菩薩於諸相中設說因果一切時
亦得无倒

釋曰若无分別智滅障尋出生佛法
者此後得智復何所用无分別智不
能說彼因果法何以故無分別故是
故須後得智說彼因果法一切時不
顛倒如幻師於所幻事阿黎耶識一切
所生者此等皆以阿黎耶識為因一
切識性相中者謂以識性為因故如
所幻事後得智於中不顛倒說亦不倒
論曰於此入唯識觀中有四種三摩

提為四種通達分依止云何可見由四
種求義故下品無塵忍得明三摩提
為暖行通達分所依止若增上忍增
明三摩提為頂行通達分所依止由四
種如實知故得入唯識決定塵無所
有此入真實義一分三摩提是順諦
忍所依止此三摩提最後唯識想除
是无間三摩提世第一法所依止應
如是見此諸三摩提是正位邊應知
釋曰一切處入真實時得通達分今
此中亦顯示通達分善根依止者是
通達分因故言依止下品无塵忍得
明三摩提者謂於无塵中薄少樂欲
顯示无塵智所依止三摩提者顯
示无塵智所依止三摩提故增上無
塵忍者此中忍還是彼欲故明增三
摩提者顯示增上無塵智名明言三
摩提者顯示是无塵智所依止故順
諦忍所依止者法无我名諦於彼無
我隨順忍故此順諦忍云何成以決
定无别外物故能取亦不有應知住
疾利隨順忍時得此樂欲正位邊者
謂正位時

論曰如是入地菩薩入唯識故得見
道云何發起修道隨所成立說十地
一切修多羅攝取現住事通相法為
緣出世間及後得奢摩他毗鉢舍那
智无量百千俱脛那由他劫數習故
為轉依止得三種佛身故修行

釋曰隨所成立說者謂若為成立故
說十地經中諸地故通相法為緣者
謂一相緣非句別緣故出世者無分
別智故彼後得者謂成立智此亦不
可說為世間何以故非世間積習故
亦非一向出世間以隨順世間行故
是不可定說一相故為轉依止者由
此通相攀緣智故得轉依故為得三
種佛身者謂令我當得三種佛身故
修行

論曰聲聞入正位菩薩入正位此二有
何差別聲聞正位有十種差別與菩
薩正位異應知一所緣差別大乘法
為緣故二住持差別大福智資粮住
持故三通達差別通達人法無我故
四涅槃差別攝取無住著涅槃故五
地差別依十地出離故六清淨差別

煩惱斷及併淨刹收七得一切衆生
與自身平等心老別起成熟衆生行
不休息故八生老別生如來家故九
化現老別佛集輪中一切時化現所
攝故十果老別十力无畏不共佛法
等無量功德果成就故

釋曰涅槃老別者由菩薩攝取無住
著涅槃故聲聞不介清淨老別者由
菩薩滅煩惱及習并淨佛土故聲聞
不介

論曰此中有偈

推尋名及義 各各平為客 推尋二唯量
二施設亦然 從此生實知 三分別无義
若見彼非有 即入三無性

釋曰如真實入此中說偈推尋名及
義各各平為客者名於義為客義於
名亦為客各別相故推尋者謂應於
靜心中見故推尋二唯量二施設亦
然者義无有自性及老別故即應知
自性唯是施設老別唯是施設故從
此生實知者謂於此中如實知故由
四種尋思為因故得四種如實知三
分別无義中見者於三種分別無有

義中見故謂名分別自性分別差別
分別故彼非有即入三無性者義無
所有故分別亦无何以故若所分別義
是有分別可得緣彼而生由彼義不
有故分別亦不得有應知此義故入
三者謂入三性於中由見名義生為
客故得入名義各異分別性若見名
自性施設差別施設唯見分別即得
入依他性即此能分別識亦不見即
得入成就性此名三種入

論曰復有教授偈如觀行差別論說
菩薩靜心中 得見其心影 滅除於義想
但觀於自想 如是心住內 知所取非有
即無能取者 故證无所有

釋曰為令得入觀故復說此教授偈
菩薩見心影者見彼似法義影唯是
自心何人見謂菩薩何處見謂靜心
中滅除於義想但觀於自想者謂於
靜心中義想不起知唯是自心為法
義相顯現如是心住內者若心如是
得住於義無所有中即是心住於心
中知所取非有者謂解知所取義無
所有故即无能取者由所取義不有

故則能取心為能取者亦不可得故
證無所得者既無能取所取已即說
名為證真如以真如不可得故

論曰復有入正位別偈如大乘經莊
嚴論中所說

菩薩具滿无邊際 福德智慧之資糧
法中思量善決已 則了義類意言生
彼知諸義唯意言 即住似義唯心中
如是正證法界已 是故遠離二種相
以知心外無有他 故得知心亦非有
智者了知二俱无 即住無二法界中
智者无分別智力 平等順行常普遍
所依稠密罪惡聚 如大伽陀拔衆毒
牟尼善說諸正法 安心有根法界中
已知念行唯分別 智者疾至德海岸
釋曰復有入正位偈如線莊嚴論中
說若有取極難知者彼中顯示於中
无邊際者謂極難度彼岸故如言無
邊言說非无有邊但以多故得名无
邊此亦如是何者為資糧謂福德智
慧於中施等三波羅蜜是福德資糧
般若波羅蜜名智慧資糧精進波羅
蜜若為智慧精進是智慧資糧若為

福精進是福資糧如是禪波羅蜜亦二種於中若緣四无量禪名福資糧餘名智資糧誰有此資糧謂菩薩法中思量善波故者由依三摩提後力故思量諸法得善決定非餘則了義類意言生者謂了知諸義皆以意言為因故即住似義唯心中者由知彼諸義唯意言故即此自心似義而現故如是正證法界已是故遠離二種相者知自心似義而現已即於離能取所取真如中得證又復如所入證今當顯示以知心外無有他故得知心亦非有者謂離心外无有所攀緣義彼不有故能緣之心則亦不有菩薩知彼二不有故即住无二法界謂離心及義故无分別智力者離分別智力故平等順行者於平等中順行故見修多羅等一切諸法平等猶如虛空故普遍者於若內若外諸法中如是見故常者一切時故所依稠密罪惡聚者此諸染法因名稠密以難可觀解故罪惡聚者即是染法熏習自性為體故牟尼善說諸正法安心有

根法界中者謂以意安住有根心中
若攀緣彼心真如此是有根心謂緣
如來正說具足无闕惣為一相應知此
即是無分別智已知念行唯分別者
住此有根心已為欲正說故於彼後
得智中所憶念義亦知此憶念行唯
是分別故由此無分別智及後得二
種智故諸菩薩疾至佛果彼岸此等
諸偈惣集義者初偈明資糧道第二
偈義明方便道第三偈義明後見道
第四偈義明修道第五偈義明究竟
道此釋入應知相竟

攝大乘論釋論卷第六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攝大乘論釋論卷第七

與

世親菩薩造

隋天竺三藏笈多共行矩等譯

入因果勝相勝語第四

因果位章第一

論曰如是已說入應知相說彼因果
云何可見由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
定智慧等六波羅蜜云何由六波羅
蜜得入唯識復云何六波羅蜜得成
彼入果此菩薩不著福報不破禁戒
於苦不動修道无懈此等諸障尋因
不行故心得專一即能如理簡擇諸
法故得入唯識菩薩依六波羅蜜入
唯識已次第清淨深心所攝六波羅
蜜是故於中雖離六波羅蜜現起方
便由信解正說故起愛味隨喜慶悅
意一切時無間相應熏修六波羅蜜
便得圓滿
釋曰若入唯識已於清淨深心六波
羅蜜即得現行相應與此現行相應
故名現行相應信解正說者謂與六
波羅蜜相應言說於此甚深正說中
起信解故起愛味意者於諸波羅蜜

中見其功德愛味故起願得意者由
佛得到此淨心第一彼岸故我及一
切衆生亦應當得故生願得心此攝
諸波羅蜜清淨深心有何相故次以
偈文顯示此相

論曰此中有偈
圓滿白淨法 及得利疾忍 菩薩由自乘
深大正說中 覺知唯分別 得无分別智
樂欲信解淨 名為清淨意 前及此法流
皆得見諸佛 已知菩提近 得之不為難
釋曰於中始從信行地善集資糧故
圓滿白淨法及得利疾忍者忍有三
品謂軟中上此中住寂上忍故名疾
利此心由所緣故得清淨今當顯示
所謂大乘由說甚深寬大故即是菩
薩自乘於中甚深者謂法无我寬大
者謂虛空器等三摩提如所思惟淨
今當顯示由知一切法唯是分別故
淨心體相今當顯示欲及解此二淨
故名淨心於中欲者已得勝怖望故
解者信故淨心相今當顯示前者在
淨心前故及此者即此淨心中故得
見諸佛此是其相法流者謂住定心

時今當顯示此定心利益於住定時見菩提在近以得此能得方便故得之不足為難

論曰此等諸偈惣顯示淨心有七種相一資糧二忍三所緣四思惟五自體六勝相七利益如偈中次第句句說應知

釋曰此等偈中顯淨心有如是資糧如是忍如是攀緣如是思惟如是體性如是表相如是利益如偈顯示即是成立淨心體

成立六數章第二

論曰何故唯有六波羅蜜成立對治障身故一切佛法生起住處故隨順成熟一切衆生故對治不發行因緣故立施戒二波羅蜜不發行因緣有二謂著福報及著室家對治發行退轉因緣故立忍進二波羅蜜退轉因緣有二謂於生死衆生違背中生苦故於長時修善分中疲倦故對治發行不退中壞失因緣故立定智二波羅蜜壞失因緣有二謂散亂及惡智故對治此諸障身故立六數

釋曰於壞失因緣中惡智者顛倒取
故如諸外道以惡智故有所壞失餘
成立散乱等障尋對治義皆可知
論曰前四波羅蜜為不散乱因緣故
一波羅蜜不散乱成就由依止不散乱
故得如理正覺諸法實義故一切佛
法則得生起如是一切佛法生起處
故成立六數

釋曰一切佛法住處者一切佛法以
此為因故成立第二六數因緣波羅
蜜唯六不增由依止不散乱故得如
理正覺諸法實義故者由依止禪波
羅蜜故般若波羅蜜得如實覺了諸
義餘諸句義可知

論曰由施波羅蜜故攝受衆生由戒
波羅蜜故不損害衆生由忍波羅蜜
故能安受他損害由精進波羅蜜故
能作彼所應作事由此等攝受因緣
故令所成熟衆生得受調伏彼等未
得寂靜心者令得三摩提故已得寂
靜心者令得解脫故於教化時即得
成熟如是成熟衆生住處故成立六
數應如是知

釋曰第三成立六數因緣中一切衆生教化隨順者一切衆生中作教化成熟事隨順相應由此得成故唯有六為成立令出離故於心未寂靜者以禪波羅蜜令得寂靜心已寂靜者以般若波羅蜜令得解脫故得成熟於教化時者謂教誡教授時

相章第三

論曰此六波羅蜜相云何可見有六種寂勝故一依止寂勝菩提心為依止故二事寂勝具足修行故三所為寂勝為欲利益一切衆生故四方便善巧寂勝无分別智所攝故五迴向寂勝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六清淨寂勝煩惱障智障等滅平等出生故

釋曰此布施等以何相故得波羅蜜名由世間及聲聞等亦有布施等是故須說其相波羅蜜相有六種依止寂勝者由一切處一切時依止菩提心故事寂勝者无有一人於若內若外物具足現行唯菩薩能具足現行者謂行布施故所為寂勝者凡所布

施唯為利益安樂一切衆生故方便
善巧取勝者謂三輪清淨名善巧方
便由無施物及施者受者等分別故
如是無分別智所攝故得布施等名
迴向取勝者由此布施等迴向無上
菩提故清淨取勝者若至佛果施等
此時得清淨彼時離煩惱障智障得
具足出生故

論曰云何是施即波羅蜜波羅蜜即
是施耶自有施非波羅蜜應作四句
如施餘波羅蜜作四句亦尔如所應知
釋曰云何是施即是波羅蜜波羅蜜即
是施耶者此是問分也答中有布施
非波羅蜜謂遠離六種取勝故有波
羅蜜非布施者謂戒等波羅蜜為六
種取勝所攝故有施即波羅蜜者謂
施是六種取勝所攝故有非施非波
羅蜜者謂離六種取勝行持戒等如
是一切波羅蜜中四句皆尔應知
次第章第四

論曰此諸波羅蜜何故如此次第說
前波羅蜜生後波羅蜜隨順故

立名章第五

論曰復次此諸波羅蜜得名云何可見
為出過一切世間聲聞及辟支佛施等
善趣彼岸故名波羅蜜能破散慳悋
貧窮故名施得大果報及福德資糧
故名那施那能滅破戒及惡
趣故名尸得善趣及定故名羅是故
名尸羅能盡瞋忿及怨讎故名羂
得住自及他安隱故名提是故名羂
提能捨離懈怠及諸惡不善法故名
毗得出生无量善法令增長故名喇
耶是故名毗喇耶能捨散亂故名地
耶得引心住內故名那施是故名地耶
那能除遣一切見處惡智故名鉢邏
得知真如法及種類法故名賢穰是
名鉢邏賢穰

釋曰今顯示其名諸波羅蜜通名皆
以到彼岸故名波羅蜜度一切世間
及聲聞辟支佛等施等彼岸故稱波
羅蜜各各名者因時破慳何以故由
破慳故則能無尋布施果時除貧窮
故名施於果時得大果報及福德資
糧故名那施是為施那因時息惡戒果
時滅惡趣故名尸羅時得善趣及得

現前三摩提故名羅是為尸羅如是
諸波羅蜜釋名如其相應得住自他
安隱者由自身不為瞋恚過失所惱
故又不生他苦故他亦安隱

修習章第六

論曰修諸波羅蜜云何應見略說有五
種修應知一方便起行修二信解修
三思惟修四巧便修五作所應作修
於中四修如前說復次作所應作修
者諸佛至諸波羅蜜圓滿位已然以
無功用心不捨佛事修諸波羅蜜

釋曰於五種修中方便起行修者謂
於方便中發起正行故作所應作修
者諸佛住於法身无復功用然不捨
諸佛事已離現行諸波羅蜜但為攝
化衆生故由此修故得作所應作事
論曰復次思惟修者愛味隨喜願得
思惟故有六種深心所攝修一寬深
心二牢固深心三歡喜深心四荷恩
深心五大志深心六勝益深心若菩
薩齊尔所阿僧祇劫得正覺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於尔所時念念中捨
一切身及以滿恒伽河沙等世界七

寶奉諸如來乃至坐道場已來菩薩
施心无有厭足亦於介所時念念中
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熾火於中行四
威儀无有一切資生之具一心現行
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乃至坐道
場此菩薩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
心无有厭足此是菩薩寬深心復次
若此菩薩乃至坐道場不捨此無厭
足心此名牢固深心若此菩薩以六
波羅蜜攝化衆生時生勝歡喜過於
所攝化衆生是名菩薩歡喜深心若
此菩薩以六波羅蜜攝化時見衆生
於我有勝恩非我於衆生有恩是名
菩薩荷恩深心若此菩薩六波羅蜜
聚集善根迴與衆生令得可愛果報
是名菩薩大志深心若此菩薩以如
是六波羅蜜聚集善根與一切衆生
共之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
名菩薩勝益深心此等六種深心所
攝名為愛味思惟復次若此菩薩於
餘无量六種深心修習相應菩薩所
有善根而生隨喜此名菩薩六種深
心所攝隨喜思惟修復次若此菩薩

願令一切衆生皆得六種深心所攝
六波羅蜜亦願自身乃至坐道場常
不離六種深心所攝修六波羅蜜是
名菩薩六種深心所攝願得思惟修
若但聞此菩薩六種深心所攝思惟
修生一念淨信即得出生无量福德
朽壞一切極惡業障何況菩薩

釋曰於今所時念念中者假令三阿
僧祇時量為一念以如是念亦經今
所時得菩提於今所時念念中捨自
身等其義論本中次第可解亦如此
次第乃至今所時得菩提於今所時
或隨行尸羅等亦今三千大千世界
滿中熾火无有一切資生具者此言
顯示住處艱難及無供身之具朽壞
一切極惡業障者此中朽壞者由善
樂欲故无力能與果報故又對治趣
惡道故是名朽壞寬大心者即是此
中无厭足心即此等心長時不捨即
是牢固心此中牢固者謂長時故餘
心義可解

差別章第七

論曰此諸波羅蜜差別云何可見各

有三種應知謂法施財施無畏施守
護戒攝善法戒作利衆生戒受惡事
忍安苦忍法思惟忍被鎧精進發行
精進不怯弱不退轉无厭足精進安
樂住定出生定作所應作定无分別
方便智無分別智无分別後得智
釋曰說諸波羅蜜差別者顯示其體
故於中何故有法施等三種由法施
故增益他人善根由財施故增益他
身由无畏施故增益他心以此因緣
故顯示三種施戒三種中守護戒者
是依止戒餘二戒依止此住故由住
守護戒故攝善法戒得出生佛法及
菩提故名依止利衆生戒依止住故
得成熟衆生故名依止忍三種中受
惡事忍者若他作惡事能忍受之善
薩作衆生利益事時由此忍力故於
生死苦不能退轉安苦忍者由有忍
力故於生死中病等諸苦不能退轉
法思惟忍者由此忍故思惟法時能
忍受故此忍即是前二忍依止處於
精進中有三種體如世尊修多羅說
是勢力是精進是堪能是牢固超越

是不捨重輓此等五句即是解釋精進三種體於中被鎧精進故得勢力以此為初由發行精進故得正精進於發行時不怯弱不動轉無厭足精進等如其次第即是堪能牢固超越不捨重輓等以此三句釋之由有人初求无上菩提有勢力於發行時有精進但心下劣為對治此故須堪能若有堪能則心不退屈下劣即是退屈若人雖心不下劣然於生死苦中心則擾動則於佛果生退屈為對治此故須不動精進及牢固超越是故說此牢固超越由牢固超越故於苦不退有人雖於苦不退然於少生足不能得无上菩提是故說無厭足精進於少不生足故及即顯示不捨重輓精進由此義故說三種精進於定中亦三樂住者由現見法安樂而住故名樂住出生者由出生六神通故作所應作者由依止禪那故作衆生利益事故名作所應作由此等義故定立三種般若中成立三體其義可解

攝章第八

論曰此諸波羅蜜攝義云何可見此等攝一切善法故彼體相故彼隨順故彼津液故

釋曰此等攝義云何可見者問此等波羅蜜攝諸善法云何可見由應知所修善法為波羅蜜所攝彼所修善法攝波羅蜜亦尔此等攝一切善法者此中一切善法即是菩提分法彼體相故者是般若體相彼津液故者彼六神通十力等諸餘功德皆是此津液彼隨順故者謂信猗等與此相隨順故應如此知

對治章第九

論曰此諸波羅蜜障尋云何可見攝一切煩惱應知彼體相故彼因緣故彼果故

釋曰如所顯示諸波羅蜜攝一切善法如彼所治攝一切染法今當顯示於中彼體相故者是彼欲等體相彼因緣故者謂慳等因緣如不信邪見等故生慳彼果故者如慳怯破戒瞋恚故為果

功德章第十

論曰此諸波羅蜜功德云何可見菩薩於生死流轉中攝取自在故攝取大生故攝取大伴助大眷屬故攝取大事業方便成就故攝取無惱害少塵垢身故攝取善知一切工巧等明處論故此等果報無可譏嫌乃至坐道場作一切衆生一切利益事現前功德

釋曰諸波羅蜜功德菩薩果報元可譏嫌非如外果報有可譏嫌以染汙故以无常故波羅蜜果報則非无常何以故由說乃至坐道場故又彼唯是自為不為於他故說發起利益一切衆生事波羅蜜果即是一切波羅蜜果功德並元譏嫌

互顯章第十一

論曰此諸波羅蜜更互相顯云何可見世尊有處一切六波羅蜜或以施名說或以戒名說或以忍名說或以精進名說或以定名說或以智名說此中有何意諸波羅蜜中修一波羅蜜時諸餘波羅蜜皆來助成依此

意故此中有攝持偈

數相及次第 名字修功德 差別攝所治
功德更平顯

釋曰於三百偈般若波羅蜜中說一
波羅蜜即說一切波羅蜜此有何意
行一波羅蜜一切波羅蜜皆來助成
以此意故於布施時得守攝身口即
是戒波羅蜜事乃至知因果智是般若
波羅蜜事餘波羅蜜助成義如其
相應釋入因果竟

攝大乘論釋論修差別勝相勝語第五
對治章第一

論曰如是說應知相入因果已彼修
差別云何可見此修有菩薩十地何
者為十謂歡喜地離垢地照明地焰
地難勝地現前地遠行地不動地善
慧地法雲地此等諸地成立為十云
何可見對治十種障導无明故此等
十種應知法界亦有十種无明為障
住云何應知十種法界初地遍行義
故二地寂勝義故三地寂上津液所
流義故四地無攝義故五地體无差
別義故六地无染淨義故七地種種

法无差別義故八地不增減義故九地相自在依止義故及刹自在依止義故智自在依止義故十地業自在依止義故陀羅尼門三摩提門自在依止義故此中說偈

遍行寂勝義 寂上津液流 如是无攝義
及體無差別 无染無淨義 无種種差別
不增不減義 四自在依止 法界中无明
十障非染汙 於十地為障 對治說諸地
復次此无明於聲聞非染汙於菩薩
是染汙應知

釋曰今顯修差別云何十種應知法界謂遍滿義乃至三摩提陀羅尼自在義此十種應知法界於地地中各一種應知然无明力故不能知為對治彼无明十障故有十地何者為十
一凡夫性二邪行於衆生身等三闇鈍故於聞思修忘失四微細煩惱現行與身見等共生下品故意念所緣故遠去現行微細故應知此為微細
五下乘般涅槃六麤相行七微細相行八於无相作功用九不作衆生利益事十於諸法不得自在今當釋遍

行得義法界一切處通行何以故一切法无有一法非無我者故取勝義者知此義於一切法中取勝即是二地所流津液取勝者若知所有大乘正說是取勝所流津液即得三地於中无有所取如鬱單越人无有所證法界時即得如是無有所由此智故即得四地此即是體无差別非如眼色等隨諸衆生體異各各差別由此智得入五地亦无染本性不染故无染即是淨由此智故得入六地修多羅等種種義雖復差別成立然无有異由此智得入七地煩惱滅時不減淨法長時不增相自在依止刹自在依止故由此智得入八地於相中得自在由隨其所欲相即現前故於刹自在如欲令刹變為金即得成故名自在於中智自在者依止辯才智自在故得入九地身等業自在依止故陀羅尼三摩提門自在依止義故得入十地復次此無明於聲聞非染汙由不入是諸地故若入初地時即通達一切地者何故復次第安立諸地為釋此

難故隨所行行彼行所入成立為地
雖於初地一切通達然得成立諸地故
立名章第二

論曰復次何故初地名歡喜由寂初
得自他利成就功能故何故第二地
名離垢由遠離破戒垢故何故第三
地名照明由不退三摩地三摩鉢底
所依止大法光明所依止故何故第
四地名為焰以菩提分法焚一切障
故何故五地名為難勝真俗二智更
互相違極難而相應故何故六地名
為現前緣生智為依止令般若波羅
蜜行現前故何故七地名為速行至
功用行後邊故何故八地名為不動
一切相行不動故何故九地名為善
慧辯才智寂勝故何故十地名為法
雲由惣相緣一切法智為一切陀羅
尼三摩地門攝故如雲又廣重障如
虛空雲能覆障故又法身圓滿故
釋曰何故初地名歡喜者由於此時
寂初得自他利成就功能聲聞證真
實時唯得自利成就功能非作利他是
故不得如是歡喜同諸菩薩何故二

地名離垢者由於此地性戒成就非
如初地作意持戒由遠離破戒垢性
戒成就故何故三地名照明由於此
中與三摩地三摩鉢底常不相離以
不退故即於大乘法中得大光明何
故四地名焰者由於此地得菩提分
法行由此行故一切煩惱及隨煩惱
皆為灰燼何故五地名難勝者由於
此地出世真智是无分別世智工巧
論等是分別應須具修此二相違極
難然能具此二故名難勝何故六地名
現前者於此地中得緣生行由此智
力故无分別行般若波羅蜜得現前
故諸法无染無淨當得七地中有功
用行八地中無功用行何故七地名
遠行者於此地中由方便行究竟故
由於一切相中得決了有功用行故
何故八地名不動者於一切相及一切
法功用此中皆得不動无分別心自
然常流故何故九地名善慧者此慧
善故名善慧辯才智說名為慧由此
智故說名善慧何故十地名法雲者
一切法愍相緣智如雲隨羅尼三摩

提等門如水即以此智為藏如雲藏
水又如雲障覆虛空此一切法惣相
緣智覆諸義重障亦尔及圓滿法身
故者如雲普通虛空菩薩身中法身
圓滿亦尔圓滿者即是普遍義
得相章第三

論曰得此等諸地云何可見有四種
相一信解得謂信解諸地故二行得
謂得與地相應十種法行故三通達
得謂於初地中遙達法界時通達一
切地故四成就得謂修此諸地得究
竟故

釋曰於中成就得者若修此諸地至
究竟故是為成就應知

修相章第四

論曰修此等諸地云何可見此諸菩
薩於諸地中修奢摩他毗鉢舍那時
有五種修所謂總集修无相修無功
用修熾然修無厭足修出生菩薩五
種果所謂一念心中消滅一切染濁依
止故二得出離種種想遊於法樂故
三了知一切處無量无分限相法光
明故四所有清淨分因緣不分別相

而現行故法身圓滿成就五由展轉上上因所攝故

釋曰隨於一地中即有五種修今當顯示修奢摩他毗鉢舍那由五種修故並得成就念念中消滅一切染濁依止者何者名染濁謂煩惱障智障无始熏習種子彼障等聚由惣相緣奢摩他毗鉢舍那智故得念念損減此聚破散故名消滅又復損減即是消滅離種種相得法樂之樂者於種種體相成立修多羅等謂法中離種種想於法樂中得樂非謂餘樂此中樂者謂內樂故復有別釋奢摩他毗鉢舍那於法中若受若覺若觀非顯著麤淺領納順行然唯以憶念光明細領納細順行一切處無量無分限相者无十方分限了知一切光明者如善誦經書心即明了故於清淨分中无分別相現前者謂與所應成就相應此清淨分中无分別相而現前故佛果即是所應成就及法身圓滿成就最上上因所攝故者於中圓滿者謂第十地成就者第十一佛地此

中所有法身寂上上因所攝者由此一切因出生佛地是故得為寂勝論曰於十地中修十波羅蜜各有增上六地中六波羅蜜如前說後四地中有四波羅蜜方便善巧波羅蜜六波羅蜜所聚集善根與一切衆生共之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願波羅蜜者發起未來世種種願諸波羅蜜因緣此能引攝故力波羅蜜者由思量修習等力六波羅蜜得相續現行故智波羅蜜者此成立六波羅蜜智得自受用法樂及成就衆生故復次此四波羅蜜是般若波羅蜜中无分別智後所得智攝應知復次諸十地中一切波羅蜜非不修行此諸地法門為諸波羅蜜藏所攝

釋曰於十地中修十波羅蜜各有增上者於十地經中說初地檀波羅蜜增勝乃至十地智波羅蜜增勝是故以增勝故十地中說十波羅蜜於一切地中一切波羅蜜亦皆修習六地中六波羅蜜者如次第顯示初檀波羅蜜乃至第六般若波羅蜜如是等義如十地經中說此中不具足如前

說後四地中有四波羅蜜者由隨於何處說六波羅蜜即彼處方便善巧等四波羅蜜皆在其中若說十波羅蜜彼中唯以无分別智為般若波羅蜜後得智攝餘方便善巧等四波羅蜜是故於後四地中修四波羅蜜得成論說善巧方便波羅蜜中與一切衆生共者於中所有善得與衆生共今當顯示諸願求无上菩提者皆欲作一切衆生利益事要正覺菩提方得此欲是故諸有思量所有善根皆迴向為作一切衆生利益事此名與一切衆生共又善巧方便者即顯悲智六波羅蜜所聚集善根由悲故與一切衆生共由智故不迴向釋梵等果報是故由此智故不起煩惱及不捨生死於中不染得成方便善巧故名方便善巧波羅蜜由起種種願力故得種種波羅蜜因緣是名願波羅蜜未來中者未來世因相故名未來中住此因中為彼未來故作種種願有修多羅中說二種力謂思量力及修習力雖無修習力以思量力故與諸波羅蜜相應故得諸波羅蜜相續現行

此是力波羅蜜業事如所顯示諸波羅蜜皆是智所建立此是智波羅蜜即是無分別般若波羅蜜自性若為自受用法樂及為成就同法衆生故名成立諸波羅蜜此法門為諸波羅蜜藏所攝者此中波羅蜜藏者謂一切大乘法此十地法門是波羅蜜藏所攝非聲聞藏所攝故一切波羅蜜於諸地修習得成此諸地法門軍高大故一切諸佛遍一切佛剎中演說又此法門勝故於軍初時及於軍勝處說軍牢固住處說以其勝故故言勝

修時章第五

論曰復次於幾時修此諸地得圓滿有五種人於三阿僧祇劫中謂信行人初阿僧祇劫淨心行有相行无相行六種地及七地第二阿僧祇劫即此無相中无功用行已上乃至十地第三阿僧祇劫修行圓滿此中有偈

淨妙勝上方 牢固心轉勝 菩薩三僧祇
說名正修行

釋曰五種人三阿僧祇者於中信行

者謂於彼義中依信而行故此地初
阿僧祇滿此阿僧祇滿已得淨心地
通達真如故即此淨心行於十地中
六地已還有相行第七地無相有功用
行即得第二阿僧祇滿若入八地
得無功用行然未成就彼無功用行
九地十地得滿此無功用行此人是
第三阿僧祇劫即此一人成立五種
如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等隨位處
差別故如所說三阿僧祇滿得菩提
於無始生死中修行施等及逢值諸
佛齊何已來說為二阿僧祇劫此義
偈中顯示淨妙勝上力者謂得善根
力及願力於中善根力者散亂等不
能破壞應知願力者恒與善友同聚
應知牢固心轉勝者謂發起牢固心
及修行轉勝於中牢固心者善友力
故不捨菩提心應知行轉勝者謂現
在及後生生中善根增長無有退
減應知餘句可解釋因果修差別勝
相竟

攝大乘論釋論卷第七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部監奉
勅雕造

新大乘論釋論卷第八

與

世親菩薩造

隋天竺三藏笈多共行矩等譯

增上戒學勝相勝語第六

論曰如是說因果修老別已此中增上戒勝相云何可見如經說菩薩地中諸菩薩所受禁戒若略說有四種勝相故名勝相應知謂老別勝相共不共學處勝相曠大勝相甚深勝相此中老別勝相者謂守護戒攝善法戒利益衆生戒故於中守護或是餘二戒住處應知攝善法戒是出生佛法住處利益衆生戒是成熟衆生住處應知共學者聲聞及菩薩等性罪不行故不共學者謂遮罪不行故此學處或於聲聞是犯菩薩非犯或有於菩薩是犯聲聞非犯菩薩學處謂身口意聲聞學處謂唯身口是故菩薩心亦是犯非餘聲聞等略說但是攝受一切衆生无罪過身口意業菩薩一切所應行者於彼皆應學之即是共不共學處應知

釋曰云何得知菩薩學處與聲聞差別言品類差別者由聲聞等唯有一守護戒无攝善法戒及利益衆生戒共不共學處戒者於中性罪謂殺生等是為共掘地斷草等制罪是不共此後學處於聲聞有罪菩薩無罪如聲聞於夏中行是犯菩薩見有衆生利益事不去是犯攝受一切衆生無罪過者攝一切衆生而無罪過非如以女色等與之雖是攝受然非無罪過業為離此過故應說以無罪過攝故心亦是犯者如害覺等但起覺時即是菩薩罪非聲聞故此增上戒等三學即是波羅蜜體性何故復更建立三學此與波羅蜜差別義今當顯示由展轉相因故別立諸學處依戒故生定依定故生慧

論曰曠大差別者復有四種曠大故一種種無量學曠大二攝无量福德曠大三攝一切衆生利樂心曠大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住處曠大釋曰種種無量學處曠大者諸菩薩學處亦種種亦無量以於衆生行教

化及作攝事故攝无量福德者由攝諸菩薩福德資糧不可測量聲聞不尔攝一切衆生利樂意者於中勸令修善是利益意此人以此善故若於果時當得福報此名安樂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住處曠大者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住此戒而得聲聞戒不尔

論曰甚深差別者若菩薩以如是等方便善巧行殺生等十種惡業然不得罪生无量福疾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變化身口業應知是菩薩甚深戒或為國王顯示種種逼惱衆生事以此成立衆生於律行中又種種本生中示現故顯示逼惱衆生攝受餘衆生故先令他心生淨信然後教化成熟此名菩薩戒甚深勝相此四種勝相略說菩薩守護戒勝相應知如是等菩薩學處差別復有無量種差別如毗耶耶瞿沙方廣經中說

釋曰甚深差別中若菩薩以如是等善巧方便者此中如是菩薩得如是

善巧方便勢力今當顯示若如是知
此人以此不善與無間地獄相應菩
薩以知他心智知更无餘別方便能
轉其惡業令不決定墮惡道知決定
作此業已必墮地獄如是知已即起
此心設令我作業已墮於地獄去亦
何苦殺之雖現世少受苦惱未來當
受安樂是故猶如醫師菩薩以利益
心殺之無罪得大勝福由此福德故
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等
行寂為甚深又復菩薩有變化身口
業應知是甚深戒由此故或為國王
示現種種逼惱衆生事安立衆生於
律行中於中所化體相為變化如阿
那羅王為善財童子示所現事種種
本生中示現者如毗輪安怛囉王子
隋云多能即是須達等也本生經中說菩薩以兒施
婆羅門此兒是變化何以故論云顯
示不逼惱此衆生攝受餘衆生故以
菩薩終不以逼惱此衆生作攝受餘
衆生事此亦是甚深此等四種差別
即於毗那耶瞿沙十萬偈經中廣說
釋增上戒學竟

攝大乘論釋論增上心學勝相勝語第七

論曰如是已說增上戒學勝相增上
心學勝相云何可見略說有六種差
別應知一所緣差別二種種差別三
對治差別四功能差別五出生差別
六作業差別大乘法為所緣故大乘
光明一切福德聚三昧王賢護首楞
伽摩等三摩提種種無量故一切法
惣相緣智如以楔出楔方便推出阿
梨耶識中染濁障故遊禪定樂隨所
欲受生故於一切世界中出生无障
碍神通故謂振動故熾然故普遍故顯
現故轉變故往來故延促故聚散故
一切色像入身中故所往同類故隱
顯故所為自在故伏他神通故與辯
故與念故與樂故放光故出生如是
等大神通故

釋曰今顯增上心學勝相於中大乘
法為所緣者由諸菩薩以大乘法為
所緣非諸聲聞等大乘光明福聚三
摩提王等者顯三摩提名以諸聲聞
於此種種三摩提中无有一種故對
治差別者由能對治一切障事故如

以細物推出麤物如是煩惱種子於阿黎耶識中住名為熏習此說為麤對治道說為細推出彼麤故功能差別者由有此功能故遊禪定樂然有利益一切衆生處於彼受生亦不失禪定聲聞不介出生差別者於一切世界中得无障尋神通由禪定生故作業差別者於中振動者振動一切世界故燒然者即是燒然一切世界普遍者應知光明遍滿故顯現者若衆生隨所應見以菩薩神通力故得見無量世界及見彼世界中諸佛菩薩等故轉變者如轉地等為水等應知往來者一剎那間往無量世界於此剎那間即還來故聚者以无量世界入一微塵中然不增長故散者以此一微塵普遍无量世界故一切色像入身中者如於一身中一切無量種種色像顯現故所往同類者如往三十三天色像音聲皆與彼同為教化彼故如是往一切處皆介隱顯者即於一切處或現或不現故所為自在者如變魔王令作佛身等故伏他

神通者於一切神通中得最勝故與辯者令能答問故與念及與樂者由聽菩薩說法故得三摩提故得念得樂放光者放光令他世界住菩薩皆悉來集故出生如是等大神通者此前十所說神通大故此等神通聲聞所無故

論曰攝一切難行由出生十種難行故十種難行者所謂自受難行自受菩提願故不退難行於生死苦中不退轉故不背難行於一切顛倒行衆生不棄背故現前難行若諸衆生觸惱菩薩亦現前作一切利益事故不汙難行生在世間而不為世法所汙故信樂難行於大乘中雖復未解然於一切甚深廣大生信樂故通達難行通達人法二无我故隨覺難行於如來所說甚深秘密語中隨順覺知故不離不染難行不捨生死而不染故起作難行諸佛於一切障解脫中住以无功用盡生死際起作一切衆生一切利益事故

釋曰如經說菩薩有難行於中何者

是難行彼一切難行以此十種難行
顯示於中不離不染難行者不離者
不捨義若於生死不捨亦不染此為
甚難餘九種難行論本可解

論曰於隨覺難行中諸佛何等密語
中菩薩隨順覺知如說云何菩薩得
成布施若不施一物然於十方世界
中成就無量布施事云何得成布施
樂欲若於一切布施无所樂欲云何得
成施信若於諸如來不行信向云何
得成布施策發若自身於布施無所
策發云何得成布施遊戲若無有一
時布施一物云何得成布施廣大若
於布施生不牢想云何得成布施清
淨若生慳心云何得成布施究竟若
不住於究竟中云何得成施自在若
於施不得自在云何得成布施無盡
若不住無盡中如施如是持戒乃至
智慧皆令隨其相應應知

釋曰此中顯示密語意於中云何得
成布施者菩薩取一切衆生為已體
是故一切衆生行施即是菩薩行施
此是密意云何得成布施樂欲者謂

不樂欲有所得施但樂欲菩薩淨施
雜相及著相是名有所得是故經說
有雜相著相布施云何得成施信者
由自得施心故不藉他為緣云何得
成施榮發者此亦顯自性能施若自
身无所榮發由慳除故雖不榮發自
能行施云何得成布施遊戲者非一
時施常施故不施一物一切施故云
何得成布施寬大者於中不窄者若
取秘密義名為不乱此為顯定心施
及破貪欲施云何得成布施清淨者
於中生起者若取秘密義名為拔根
謂拔出慳根由迴慳首在下拔根在
上故名生起云何得成布施究竟者
究竟者名涅槃於中不住故非如聲
聞住究竟涅槃云何得成施自在者
若於施障中令不得自在故名於施
得自在以但於施障不得自在故名
云何得成施無盡者无盡即是涅槃為
顯不同聲聞住涅槃故

論曰云何得成殺生若斷衆生生死
云何得成不與取者若一切衆生無
有與者而自取之云何得成欲邪行

若於欲邪中行故云何得成妄語若於虛妄中說為虛妄云何得成破壞語若於第一空中行常行故云何得成麁惡語謂住應知彼岸故云何得成雜亂語若於差別種類法中如其相說故云何得成非分貪若於無上禪定數習令自得故云何得成瞋害心若於一切煩惱心已得殺害故云何得成邪見於一切處遍行邪體如其體見故

釋曰如經中說佛言比丘我為殺生者今當顯示此說意云何欲邪行者若念知此欲是邪如是行故住應知彼岸者謂於應知彼岸中住故云何邪見者於色等遍行邪體如其相見故即是見依他性中分別性是邪相餘十不善業道義如論可解

論曰甚深佛法者何者為甚深佛法今當解說常住法是佛法法身常住故斷滅法是佛法一切障皆斷滅故生起法是佛法化身生起故證見法是佛法衆生八万四千行并對治皆是佛證見故欲俱法是佛法欲俱衆生攝

同自體故如是瞋俱法是佛法癡俱法是佛法凡夫法是佛法應知無染法是佛法成就真如一切不汙故不汙法是佛法生在世間不為世法即汙故是故名為甚深佛法為修波羅蜜為成熟衆生為清淨佛刹為出生一切佛法等故是菩薩三摩提業差別應知

釋曰復有餘經中說常住法是佛法乃至無染法是佛法等者此中說意今當顯示常住者謂法身以此法故說為常住法斷滅法證見法不汙法者此等為顯出離一切障染真如以此法故說不汙法前不說作業差別是故今顯示菩薩三摩提業此中菩薩依止三摩提故得修諸波羅蜜亦以依止三摩提故成熟衆生由神通故攝引令入亦依止三摩提力清淨佛刹亦尔若心得自在即隨所欲令世界成金等如是等由三摩提力故出生佛法是名為業釋增上心學竟攝大乘論釋論增上慧學勝相勝語第八之一論曰如是已說增上心學勝相增上

慧學勝相云何可見謂無分別智若自性若依止若因緣若所緣若相貌若建立若釋難若住持若伴類若果報若津液若出離若至究竟若方便无分別後得等功德若差別若无分別智譬喻若無功用作所應作若甚深等此是無分別智增上慧差別應知

釋曰今當說增上慧學勝相此中顯無分別智是增上慧此智復有三種一方便无分別即是尋思二無分別三後得於中求欲智是初增上慧自內智是第二增上慧攝持智是第三增上慧於中唯成就無分別智為正體由於尋思因智即是彼果故由於後得果智即是彼因故若此智成就前後二智即得成就今應先釋無分別智自性自性即是體相諸菩薩无分別智自性應須離五種相今當說論曰此無分別智自性離五種相離非思惟故離過覺觀地故離滅受想定故離色自性故離計度真實義種種相故離此等五種相是无分別智

應知

釋曰五種相中若不作意是無分別者則重睡耽淫極醉等應是無分別智復次若過覺觀地是無分別者則二禪已上皆應是無分別智若余世間人亦應得無分別智復次若心及心法不行故是無分別智者住滅受想定等應是無分別智此智不成何以故以住滅定等時無有心故復次若智體性如色者如色頑鈍無知智亦如是頑鈍無知復次若於真實義中取種種相是無分別者此取即是分別以分別言此是真實故若智離此五種相緣真實義於真實義中若不起種種相言此是真實此是無分別智相故緣真實義時如眼識緣色無種種相此是其義

論曰此中為成立如所說無分別智故說偈

諸菩薩自性 出離五種相 是無分別智
於真不計度 諸菩薩依止 非思亦是思
是無分別智 非思議種類 諸菩薩因緣
有意言聞熏 是無分別智 正思惟相應

諸菩薩所緣 不可言說法 是無分別智
无我及真如 諸菩薩相貌 於彼所緣中
是無分別智 亦從無有相 相應自性義
所分別非餘 字字相應故 是為義相應
若離於言說 於義智不生 言說不同故
一切不可言 諸菩薩住持 即無分別智
後得智中行 得增長進趣 諸菩薩助伴
說為二種道 是無分別智 五度之種類
諸菩薩果報 諸佛二輪中 是無分別智
方便及正得 諸菩薩津液 於後生生中
是无分別智 自體轉勝故 諸菩薩出離
得成就相應 是無分別智 應知十地中
諸菩薩究竟 由得三身淨 是無分別智
得寂上自在 如虛空不染 此无分別智
種種極惡業 唯信決定故 如虛空不染
此無分別智 解脫一切障 得成就相應
如虛空不染 此無分別智 常行於世間
世間法不染 如癡求受塵 如癡正受塵
如非癡受塵 三智如是說 如愚求受塵
如愚正受塵 如非愚受塵 三智如是說
如五求受塵 如五正受塵 如意識受塵
三智如是說 如未解求解 如知法及義
三智次第介 當知方便等 如人正閉目

是无分別智 即彼開目時 是為後得智
此无分別智 應知如虛空 如空中色像
後得智亦尔 如摩尼天樂 作業離分別
諸佛種種業 亦常離分別 非此亦非餘
非智亦是智 與尔炎無別 是无分別智
由說一切法 自性離分別 所分別非有
无无分別智

釋曰此初偈中即顯此義即此所說
自性由依止故得生今當說由說此
智為无分別故此智必應依止心生
若依止心生由能思念故名為心若
依止思念生則無分別義不成又若
依止非心生則不成智為離此二過
故偈說諸菩薩依止等於中此智所
依止非思何以故以不思量義故又此
所依止亦非非思何以故以思所引生
故此所依止生時是思種類故得說
名思又此智由因所生起故次以偈
顯示其因諸菩薩因緣有意言聞熏
者由於他音聲正聞熏習以此熏習
為因生思惟意言名正思惟此智以
何為所緣復以偈顯示諸菩薩所緣
等者於中不可言法性謂於分別性
一切法不可言復次何法不可說謂

无我真如人法體分別性無我此無
體之體名為真如莫作斷取又此所
緣有何相貌次以偈顯示諸菩薩相
貌等者於中无相者此智與真如平
等而生无有別相為相此是相貌如
眼取色於中見青等相貌與色無異此
亦如是智與真如無異相貌若所有一
切法皆不可說何者為所分別相應
自性義所分別非餘故與彼不別故
名非餘復次此云何成為成就此故偈
言字字自相應是為義相應者若此
字與彼字相應說此中義名和合義如
斫菴二字不斷說故即有眼義和合
生斫菴隋云眼是所分別以何道理成就一

切法不可說若離於言說於義智不
生故如有人未識能說名於所說義
智則不生若汝言但得能說名則知所
說義者此義不成如偈言言說不同故
以能說名與所說義不同名與義各
別體故偈言一切不可說由此義故
能說與所說俱不可說復次此無分
別智何所住持偈言諸菩薩住持即
无分別智後得智中行若由無分別
後所得智故菩薩得修諸行即依此智

得增長進趣菩薩所有諸行此增長
義依无分別智住持故復次此智以
何為伴偈言諸菩薩伴助說為二種
道故此無分別智以五波羅蜜為助
伴於中道有二種謂資糧道及依止
道資糧道者謂施戒忍精進等諸波
羅蜜依止道者謂禪波羅蜜由如前
說諸波羅蜜所生善根及依止禪定
故无分別智得生此智即是般若波
羅蜜復次乃至未得佛果已來所有
无分別智能成熟果報偈言諸菩薩
果報諸佛二輪中是无分別智者何
者諸佛二輪謂受用身輪及化身輪
若修方便无分別能成熟化身果若
正得无分別能成熟受用身果為顯
示此義故偈言方便及正得復次何者
是无分別智津液諸菩薩津液於後
生生中者即於彼二輪中於後後生
處此无分別智體轉得勝進即此無
分別智轉勝進時此是津液果應知
復次云何出離諸菩薩出離者究竟
出離即是涅槃得成就相應此無分
別智者此智初得得相應從此經無

量百千劫得成就相應應知十地中者從初地乃至第十地如是次第初地中唯有得相應念後無量時得成就相應是故諸菩薩於三阿僧祇劫得涅槃由經念所時乃得究竟故何者無分別究竟即次前所說得者是偈言諸菩薩究竟由得三身淨是無分別智此中三身清淨者由此三身初地中唯有得於十地中得善清淨故得最上自在者此无分別智非唯清淨三身得究竟復有十種自在如後說彼亦是得應知復次無分別智有何功德於中有三種無分別一方便無分別二根本無分別三後得無分別此中方便无分別者由此人初於他所聞菩薩無分別已自未見其方便然生信樂依止此信樂修无分別觀此時名方便无分別由此觀行故无分別得生故得無分別名此方便無分別无染功德譬如何等偈言如虚空不染此無分別智故為顯示何法无染故說種種極惡業為顯示不染因故說唯信決定故由於此無分

別唯信決定故能對治惡趣此即顯示諸惡不染根本無分別功德復何所以偈言如虛空无染此无分別智故何法不染謂一切障尋何故不染得成就相應故顯示於諸地中由得相應及成就相應為因故此即顯示對治一切障无分別後得智功德復何所以偈言如虛空不染此无分別智常行於世間世法不能染故由此智力故見有利益衆生處隨念往生雖生世間然不為世法所染世法有八種謂得利不得利好名惡名毀讚苦樂等此即是无分別從无分別智生故今當顯示此三智差別其相應知如塵求受塵无有言說方便无分別亦尔如塵正受塵无有言說根本無分別亦尔如非塵受塵如所受塵即有言說无分別後得亦尔名字等名為言說如愚求受塵者未曾識知名愚此愚等譬三智如塵中說如五求受塵者無分別五種應知是眼等五數此等求覓及正受此譬三智一切如塵中說如意識受塵者如意識於塵

能分別亦受用後得亦尔於塵亦分別亦受用如未解論求解方便無分別亦尔如誦習論時但受用於法根本无分別亦尔法者謂文字如解論者於法於義皆受用後得亦尔應知復次為攝此法及義故顯示二智如人正閉目者此偈顯示无分別及後得二種差別相如虛空者如虛空無染無有分別亦不為他所分別無分別智亦尔遍在一切法一味空中一切法不能汙故名无染自體无分別故名無分別亦不為他分別成相貌故非所分別此智如是應知如空中色像後得智亦尔者如色顯現亦是能分別亦是所分別復次若以無分別智名為佛者既離分別衆生云何得成利益衆生事雖離分別如理得成故以摩尼天樂譬喻顯示如摩尼天樂者如如意珠離分別業隨衆生所欲作利益事又如天樂无有作者隨彼天所欲出種種聲諸佛亦尔離於分別而種種事成應知此無分別甚深說中云何為智緣依他性所分別物為

有別緣若尔何過若分別所攀緣則不得名无分別若言有別攀緣此別攀緣亦非有非此亦非餘者於中非此者以非分別所能緣以無分別故亦非餘者以即於依他性法中作法如攀緣故此法及法如二種不可說一不可說異故此亦尔不可說為分別所緣又不可說為異緣故復云何此為是智為非智若尔何過若是智既名為智云何不分別若非智自性云何說為无分別智故以非智亦是智倡顯示此不可為智何以故由方便有分別智自性中不生故亦非非智以方便有分別智為因生故復有別義非即亦非異非智亦是智者由非即緣分別中生故名非智亦非異由即緣法如中生故非非智即以前句釋後句與尔炎無別是無分別智者非如方便智有能取所取生故名無分別若於所取尔炎中无別異平等平等生是無分別此智不住能取所取中世尊於修多羅中說一切法無分別此中欲顯示此无分別故更說

偈由說一切法自性離分別者謂一切法即自性无分別何故如此偈言所分別非有以此顯示由所分別物非有故若所分別非有故即一切法自性无分別者何故一切衆生不即得解脫無无分別智者即以此句顯示不得解脫雖一切法自性無分別由一切法自性无分別故无有所分別若於此中通達智生證見此無分別故得解脫若通達智不生即不得解脫所說無分別智即此智有三分今當顯示

攝大乘論釋論卷第八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攝大乘論釋論卷第九

與

世親菩薩造

隋天竺三藏笈多共行矩等譯

增上慧學勝相勝語第八之二

論曰於方便无分別智中有三種謂因緣引攝數習等出生老別故無分別智亦有三種謂知足不顛倒無戲論等无分別故無分別後得智有五種謂通達憶念成立和合如意等顯示老別

釋曰因緣引攝數習等出生老別故者此是方便无分別三種由或以種性力或以現前數習力故得生於中種性力者即是從因得生數習力者即是現在身丈夫力作非從因生知足无顛倒不戲論无分別故者於中知足无分別者應知是聞思體究竟由滿足故不復分別故名知足無分別於聞思位究竟時自知得到究竟處此菩薩住在凡夫地生滿足心作是念聞思事只齊於此以是義故說為知足无分別復次應知有世間知

足无分別若得於有頂處見為涅槃
生知足心謂更无餘處故名知足無
分別不顛倒无分別者應知是聲聞
等由諸聲聞通達真實故得无常等
四无倒智於常等四倒相中不復顛
倒分別无戲論無分別者應知是諸
菩薩由諸菩薩知一切法乃至菩提
无戲論无分別故不復分別無戲論
者謂出語言道過世間智由此智非
言語所說亦非世智所知故復次無
分別後得智有五種差別應知謂通
達憶念成立和合如意等顯示差別
故者於中通達顯示憶念顯示成立
顯示和合顯示如意顯示等五種差
別此中通達顯示者若通達已即於
彼時顯示云我已通達作如是顯示
顯示者謂決定知故憶念顯示者若
出定已憶念言我已通達无分別也
成立顯示者如所通達為他解說和
合顯示者以一切法為一持相捉相
攀緣智由此觀智即得轉依如意顯
示者由此轉依故即得如意顯示由
隨心所念一切自在由此自在若以

地等為金等即得成就由顯示故為此如意故顯示故名如意顯示何以故由經說以顯示及如意故已成立无分別智未說成就因緣故復以偈顯示

論曰更有別偈成就无分別智

鬼畜人天等各隨其所應一切意有異故知義不成過去等及夢并餘二影像无有為攀緣然彼攀緣成若義成為境无无分別智此智若不有佛果无可得自在菩薩樂欲自在故如念地等成得定者亦尔成就觀行人智人得寂靜思惟一切法如其義顯現智行无分別一切義不現即知无有義識亦不得有釋曰此中鬼畜人天等各隨其所應者畜生以為水餓鬼為高原如人見糞為穢猪等畜生見為淨妙如人見飲食為淨於諸天見為不淨以此道理顯示於一物中各隨其意見有差別是故應知義无所有故彼等所取既不成就若尔義无所有故識應不緣境而生答亦有識不緣境而生如夢及過去未來等无實攀緣即自體

攀緣如鏡像及定境亦尔次以偈顯示過去等及夢此偈者於中後半偈釋前半偈如其次第應知由无實攀緣故无攀緣非無攀緣即自攀緣故謂自心為境而攀緣故即是過去未來及夢并二影像等次第相應若義成為境無無分別智者若義有自性則无无分別智若汝言無無分別智有何失者此智若不有佛果无可得若无分別智不有則不能得佛果是故決定應有應知得自在菩薩者謂已得自在力故勝解自在故者得樂欲自在故如念地等成者謂欲以地等諸物成金等相即能成故得定者亦尔者謂得定人及餘聲聞等故成就觀行人者謂成就毗鉢舍那故智人者即是諸菩薩得寂靜者謂得三摩提故思惟一切法如其義顯現者由諸菩薩於如是如是修多羅等法義思念時如念顯現若念佛時隨所思念於彼彼法中佛義顯現如是色受等義顯現亦尔故智行无分別一切義不現者智正行無分別時由一

切義不現故即知義无有由義無所有故識亦成无所有此識无所有今當顯示識亦不得有者所識既不有能識則不成是故應知无所有此義應知相中已具解釋

論曰般若波羅蜜與无分別智無有差別如經說菩薩住般若波羅蜜中已與不住相應故修餘波羅蜜得滿足云何不住相應而得滿足謂遠離五種住處故一遠離外道我執處故二遠離不見真實菩薩分別處故三遠離生死涅槃二邊處故四遠離唯斷煩惱障生知足處故五遠離捨衆生利益事住无餘涅槃界處故

釋曰此无分別智即是般若波羅蜜何以故由經說住般若波羅蜜中已與不住相應如是等為欲令知此義故以經文顯示如是住不住相應中滿足餘波羅蜜遠離外道我執處者如外道住般若中有我執念云我住般若中此是般若菩薩遠離如是外道住相故得住無住相應般若中遠離不見真實菩薩分別處者如不見真

實菩薩於无分別般若波羅蜜中分別言此是般若波羅蜜无如是分別故名不住相應遠離生死涅槃二邊處者如世間住生死邊聲聞等生涅槃邊菩薩不如是不住此二即是不住相應應知遠離唯斷煩惱障生知足菩薩者如聲聞唯斷煩惱障生知足菩薩不如是由此意故言諸菩薩不住相應行應知遠離捨衆生利益事住无餘涅槃界處者如聲聞捨利益衆生事於无餘涅槃而取涅槃菩薩不尔如是不住聲聞所住是名不住相應聲聞智與菩薩智有五種差別相今當顯示

論曰聲聞智與此菩薩智有何差別有五種差別應知一無分別差別謂陰等法无分別故二無分限差別謂通達真如入一切種應知為一切衆生无有分限故三無住差別謂入無住涅槃故四畢竟差別謂趣無餘涅槃界不盡故五无上差別謂寂為勝上无有餘乘勝過故

五種差別智大悲以為體世出世果報

當知不為遠

釋曰於中无分別差別者由諸聲聞
攀緣陰等生分別智諸菩薩智於陰
等不生分別故无分限差別者通達
人法二无我故應知無有分限由諸
菩薩於一切應知中智生故聲聞唯
知苦等諦為衆生亦无分限菩薩為
一切衆生故求菩提聲聞唯為自利
故無住差別者諸菩薩得无住處涅
槃非諸聲聞此差別畢竟差別者於
中言差別者於无餘涅槃界中聲聞
涅槃則有盡滅菩薩涅槃則不尔无
上差別者聲聞乘有上菩薩大乘則
无有上是故此為差別此義偈中顯
示五種差別智等中世出世果報者
謂色無色界是世間果報聲聞等是
出世果報

論曰若菩薩如是增上戒增上心增
上慧等功德果報具足已於一切義
利中得自在者何故現見有諸衆生
受諸貧苦由見是諸衆生於彼義利
業障故由見若與其樂果報於諸善
法中導其起善故由見其無有義利

則厭惡現前故由見其若得果報為聚集不善法因故由見其若得果報與餘无量衆生作逼惱因故以是義故現見衆生受諸苦惱此中有偈

見業尋現前 集惡逼惱他 當知是衆生 不得菩薩施

釋曰得自在菩薩以此因緣雖有大悲而不與衆生富樂今顯示此意於中見諸衆生業障故者是諸衆生於菩薩威力中有業障尋故由彼等於菩薩智有障尋所尋菩薩雖有堪能見此事故於其貧苦即生捨心此中顯餓鬼見河水為譬如河有水若欲飲時無人障尋然餓鬼由自罪業故不能得飲此亦如是河喻菩薩財物喻水餓鬼喻衆生猶如彼水是諸衆生於彼財物不能得受用其義亦介由見與樂尋其起善者復有餘人雖无業障然此人得見菩薩時於相續中生起善法若與此人果報以受富樂故於起善則斷絕菩薩作是思量平令貧苦隨順起善以此道理不與由樂由見其厭惡現前故者或復有

人厭惡現前菩薩見其貧苦而於善不善中勝上厭惡現前思量是已於彼衆生不與富樂由見其若受果報增長不善因者又復有人於貧窮時不得聚集不善法菩薩見已作是思量寧令貧窮莫令造作不善故於彼等不與富樂由見其若得果報與餘无量衆生作逼惱因故者又復有人得大果報則苦惱無量衆生是故寧令一身獨受貧苦於理為勝莫令苦惱无量衆生是故不與富樂如是等義偈中顯示此中業障導故生起善根故善現前故聚集不善故逼惱餘衆生故菩薩見其如此不與富樂即是偈中業及導現前集惡逼惱他以此顯示餘義可解釋增上慧學竟攝大乘論釋論寂滅勝相勝語第九論曰如是已說增上慧學勝相寂滅勝相云何可見諸菩薩寂滅即是無住處涅槃以捨離煩惱不捨生死共依止轉依為相此中生死者是依他性染汙分涅槃者即是依他性清淨分依止者即是依他性具二分轉依

者即是依他性對治起時染汙分滅
清淨分顯

釋曰无住處涅槃相者即是捨離煩惱不捨生死共依止轉依為相者住此轉時不令煩惱得住然不捨生死染分故名依他即此淨分故名涅槃二分故即是彼依止轉依亦即此中得成由此中對治起時染分不行淨分行故

論曰復次此轉略說有六種一盡力損能轉由信解力住聞熏習故有慙微煩惱行不行故二通達轉謂已入地諸菩薩真實不真實顯現在前故乃至六地三修習轉有障碍一切相不顯現真如顯現故乃至十地四果圓滿轉无障碍一切相不顯現寔清淨真如顯現得一切相自在故五下劣轉諸聲聞等通達人无我故一向背生死一向捨離生死六曠大轉諸菩薩通達法无我故見生死即是寂靜滅煩惱而不捨離故諸菩薩於下劣轉中有何過失不念利益衆生事故菩薩法應超過下乘同其解脫此是

過失諸菩薩於曠大轉中有何功德
於生死法中以自依止轉為依止故
得身自在於一切趣顯示一切身故
以種種調伏方便調伏安立於世間
果報及三乘中此為功德

釋曰此轉復有六種益力損能行者
阿黎耶識中染汙熏習損其能益對
治力是故得轉住解行地者住聞熏
習力已得轉依故若煩惱現行彼有
慙愧故現行煩惱熏習薄少通達轉
中真實不真實顯現者由正入地時
為真實顯現因故即於彼時得轉依
或時出觀此即為不真實顯現因乃
至六地修習轉者於應知障中有尋
此菩薩已一切相不復顯現故得轉
依此轉乃至十地果圓滿轉中一切
障不復障尋者此菩薩已一切相不
顯現无有一切障尋見最清淨真如
故得此於一切相中得自在故得
依止由得此相自在故能作隨意利
益衆生事曠大轉者由於生死見其
寂靜煩惱即滅非有所捨但煩惱不
染由處不染故不捨生死此有何

功待此曠大轉諸菩薩以自依止轉
依故於一切法得自在於一切趣中
顯示同一切身懽悵不調衆生以種
種調伏方便智調伏安立於富樂及
三乘中此為功德是中富樂者是世
間果報故

論曰為轉依此中有偈

凡夫覆真實一切虛妄現 諸菩薩離妄
一切真實現 應知現不現 真實不真實
此依止轉已 名解脫如意 生死及涅槃
若平等智生 生死即涅槃 彼人得如是
即得於生死 非捨非非捨 亦即於涅槃
非得非非得

釋曰為顯轉依故說偈如諸凡夫由
无明故覆障真實虛妄顯現即是衆
生等相如是諸聖人真實顯現故捨
離衆生等相由斷虛妄无明故得如
是應知現不現真實不真實者虛
妄分別不顯現真實成就性顯現是
名轉依於轉依中虛妄不現行真實
現行此即是解脫相應名解脫如意
者如意欲行皆得解脫非如聲聞畢
竟涅槃猶如斬首得如是解脫生死

及涅槃若平等智生者於生死涅槃
二種平等智生此二無有差別故者
若即於彼時故復次生死涅槃云何
得平等由煩惱為生死煩惱法无我
菩薩通達此法無我智生見彼諸法
皆无所有諸有生死即是涅槃見生
死法即是涅槃寂靜若如是有何所
得即得於生死非捨非非捨故非捨
者由諸有生死即是涅槃故非非捨
者捨故由於此中不染故見无所有
故若得如是亦即於涅槃非得非非
得由彼法不異涅槃是故非得由於
彼法見其寂靜與涅槃无有差別是
故非非得釋學果寂滅竟

攝大乘論釋論智勝相勝語第十之一
論曰如是已說寂滅勝相智勝相云
何可見三種佛身故應知是智勝相
謂自性身受用身變化身此中自性
身者即是如來法身一切法中自在
依止故受用身者此顯諸佛種種大
集輪法身為依止清淨佛剎中受用
大乘法果報故變化身者亦以法身
為依止處兜率陀宮故及降生受欲

樂出家往外道中修行苦行正覺菩
提轉法輪入大涅槃所顯示故
釋曰智勝相此中解說即以三身顯
智勝相自性身為一切法自在依止
受用身者即以前所說自性身為所
依種種諸佛大集輪故得顯於清淨
佛剎中大乘修多羅等法為因故得
受用法樂此為依止復有別義為受
用清淨佛剎故及受用法樂故以此
為依止變化身中始從兜率陀宮乃
至入涅槃等者為顯示同天人法以
此為依止

論曰此中有贊陀那

隋云攝持

相得及自在 依止與攝持 差別德甚深
念業等佛身

何者為相諸佛法身略說有五種相
應知一轉依相謂一切障染汙分依
他性滅處為解脫一切障於一切法
得自在現前清淨分依他性顯故二
白法自體相六波羅蜜滿足得十自
在謂命自在心自在衆具自在此陀
那波羅蜜滿足故業自在生自在尸
羅波羅蜜滿足故勝解自在星提洩
羅蜜滿足故願自在毗離耶波羅蜜

滿足故神力自在五通所攝禪波羅
蜜滿足故智自在法自在般若波羅
蜜滿足故三无二相謂有無無二相
故一切法無所有此空相不无故有
為无為無二為相非業煩惱所為然
似有所為自在顯示故一異無二相
於中一切諸佛依止無差別然无量
身相續證正覺故此中有偈

我取无有故 依止无差別 前後次第證
假名說差別 性行別非虛 具无初無別
非一亦非多 无垢依止故

四常相謂真如清淨為相本願所引
佛事不休息故五不思議相此真如
清淨唯自證知世間譬喻不可得非
分別所行故

釋曰此贊陀那偈中謂相得等此中
相者即法身相有五種應知轉依相
謂一切障染汙分依他性滅由染汙
分依他性滅故於一切障得解脫一
切法中自在現前清淨分依他性顯
者由於一切法得自在故依他性一
分清淨性即得顯現白法體相者謂
六波羅蜜圓滿故得法身十種自在

此是白法體於中命自在者欲得自
身齊幾許時住即能顯示應知心自
在者於念許時住不為生死所染汙
故衆具自在者謂食等十種衆具諸
佛如念即得應知此三由陀那波羅
蜜圓滿為因應知如偈說
諸菩薩思惟若淨若不淨一切皆成善
是為意自在

業自在生自在由尸羅波羅蜜滿故
者攝因及所生果故又以此故身口
業自在轉應知由隨欲所生即彼業
現前生自在者謂生處自在轉應知
由於善惡等趣隨意欲生即能生故
尸羅因名為業尸羅果名為生由此
道理即得顯其自在故信解自在由
忍波羅蜜圓滿故者諸法皆隨心轉
故得隨所樂欲如所樂欲一切事志
成就故願自在是毗離耶波羅蜜圓
滿果者由精進一切發行皆究竟一
切思量事志成就故五通所攝神力
自在是禪波羅蜜圓滿果者由心有
堪能出生神通故智自在法自在是
般若波羅蜜圓滿果者般若力故安

立陰等及得此後一切種智無二相
中非有相者一切法无有相故非無
相者有空自性故有為无為無二相
者謂非有為自性非无為自性故於
中非業煩惱所生故非有為相亦是
有為相者於有為中已得自在處
處顯示由此義故名有為相一異無
二為相者於法身中由依止无別是
故无異相由無量身得至故不得為
一相於此二中不可偏說故名無二
相此義以偈顯示我取无有故依止
無老別者於世中我取力故有身老
別於法身中无有我取故无老別若
身无老別云何有多佛前後次第證
假名說老別者由此無量身得故亦
有老別如此等義更以偈說性別者
諸菩薩有衆多由此老別故發行亦
異由發行差別故有衆多人菩提資
糧得圓滿是故若唯一佛餘人資糧
則應虛作具足者諸佛具作一切衆
生利益事謂安立於三乘中若諸佛
唯以佛乘安立衆生則所作佛事不
具足是故應有多佛如生死無初佛

亦如是若唯一佛即是有初是故非
一又彼依止無差別故亦不得為多
即是此無垢法界依止無差別此不
一異相由此道理即得顯示常相者
三因緣故此體常住為相真如清淨
以為佛體此即常住由此道理得顯
如來常住應知本願所引者由昔發
願作一切衆生利益事由此願所引
故佛體顯現是故彼願不虛此即常
住應知若謂如來作衆生利益事已
竟者此義不然以所作未究竟故即
於今時有無邊事謂一切衆生未般
涅槃故以此因緣故常住為相應知
雖如是等說已彼亦不可思議應知
此不可思議因緣今當顯示唯自證
知者諸佛自證彼體故由彼體唯自
證故非彼覺觀所能思量於世間中
亦无此比類以譬喻知故
論曰復次云何得取初證此法身惣
相大乘法為所緣故无分別智及彼
後得智故五相善修於一切地中善
集資糧故破微細難破障故金剛辟
三摩提次此三摩提後離一切障即

得轉依

釋曰此中說得最初得者由此體无生以无為故若生即是無常金剛辟三摩提者此三摩提猶如金剛能破微細難破障故即得轉依者謂由此金剛辟三摩提能轉依得法身

論曰復次法身有幾種自在而得至自在略說有五種自在一國土白身相好无邊聲无見頂自在由轉色聚依故二无譏嫌无量高大安樂行自在由轉受聚依故三說一切名身句身味身自在由轉想聚依故四變化變易引大衆引白法自在由轉行聚依故五鏡平等觀作所應作智自在由轉識聚依故

釋曰此中顯示自在由轉色等五聚依故得自在於中由轉色聚依故得佛刹自在謂顯示金銀等隨意顯示身自在謂於大衆輪隨諸衆生樂欲顯示身應知相好等自在謂隨所樂欲為彼顯示故即是無邊聲无見頂等自在由轉受聚依故得無譏嫌无量高大安樂行自在者謂於无譏嫌

無量高大等安樂行中得自在行故
於中无量者應知是種種故高大者
謂此樂超過三界樂故應知由轉想
聚依故於說名身等中得自在故由
取相想故緣於名言等而取其相轉
滅此想故由轉行聚依故於變化變
易引大眾引白法等故得自在於中
變化自在者謂隨意變化應知變易
者謂變易地等令成金等故引大眾
者應知隨其意引諸大眾謂引天夜
叉等衆故引白法者謂如意所欲則
白法現前應知由轉識聚依故得鏡
智平等智正觀智作所應作智於中
鏡智者所應知法雖不現前無忘失
如世間善習經書故平等智者於通
達時於一切衆生得平等心此即是
淨心應知正觀智者如典庫者於陀
羅尼三摩提門隨於何時何法作意
思惟於彼中智行无尋故作所應作
智者謂顯示如從堦率陀乃至涅槃
於中顯現佛事

論曰應知法身為幾法所依止略說
有三種一種種佛住依止此中有二偈

得受五種自體喜 諸佛由證自界故
遠離五喜由不證 是故為喜應須證
堪能事成無有量 法味義利功德具
諸佛恒常見无盡 故得歡喜寂无嫌
二種種受用身依止成熟諸菩薩故
三種種化身依止多為成熟諸聲聞
等故

釋曰應知有幾法依止法身於中種
種佛住依止者種種謂聖住天住梵
住等諸住所依止故或有人作是念
諸佛何須現化身以諸聲聞不證此
故離於五喜謂諸聲聞等不能證此
法身則遠離五種歡喜是故為喜應
須證者謂若欲求此歡喜取於證者
當勤修方便也此五種歡喜以第二
偈顯示堪能事成无有量法味義利
功德具者於中法身有堪能无量故
无量人得正覺者皆然堪能平等應
知由得見此堪能無量故生於歡喜
及事成亦無量者若一佛作衆生利
益事即是一切佛事由諸佛多故事
亦无量由見此故生於歡喜法味者
由見了修多羅祇夜等十二部經法
故生勝歡喜義利功德具者謂財利

具成及功德具成於中財利具成者
謂隨所思念即得具足應知功德具
成者謂十力十八不共法等具成應
知也故得歡喜寂无失者寂者過三
界歡喜故无失者及習氣煩惱滅故
應知諸佛恒常見無盡者見此次前
所說四種歡喜乃至窮生死後際无
有滅盡雖入無餘涅槃亦无盡是故
諸佛別得寂勝歡喜非餘聲聞法身
亦為受用身所依止何因緣得成受
用身依止若離此入地已上諸菩薩
不得成熟亦為化身所依止何因緣
得成化身依止多為成熟諸聲聞故
由下願樂諸聲聞等若離此不得成
熟故言多為者亦攝信行地諸菩薩
應知

論曰應知有幾佛法攝法身略說有
六種一清淨攝阿黎耶識轉已得此
法身故二果報攝色根轉已得果報
智故三樂攝轉欲行等樂已得無量
智樂故四自在攝種種業所攝自在
轉已得一切世界无碍神通智自在
故五世流布攝一切見聞覺知世流
布言說轉已得令一切衆生心喜正

說智自在故六拔濟攝拔濟一切世
橫過失轉已得拔濟一切衆生災橫
過失智故此等六種佛法攝取諸佛
法身

釋曰若有法能攝法身今當顯示轉
何法故得此法身阿黎耶識轉已得
法身故者謂得法身及清淨故此法
身清淨名清淨攝果報攝者即是果
報所攝佛法色根轉者謂眼等色根
轉故得果報智者謂轉彼色根得果
報智故樂攝中欲行等樂轉者謂世
間欲行轉已得佛法樂故得无量智
故者即是遊於種種樂故自在攝中
種種攝業轉者如世間種種業謂因
作興生等轉此已得於一切世界中
無障碍神通智故世流布攝者謂世
間見聞覺知等流布轉已於見聞等
中得自在由得歡悅一切衆生智故
拔濟攝者如世間王法苦惱事起或
以親友力財物力而得拔濟轉此已
得拔濟一切衆生一切苦惱智此拔
濟智離一切過失故

攝大乘論釋論卷第九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攝大乘論釋論卷第十

與

世親菩薩造

隋天竺三藏笈多共行矩等譯

智勝相勝語第十之二

論曰此諸佛法身為說差別為說无差別依止意用及業無異故不可說差別无量正覺故有差別如法身受用身亦尔意用及業不異故无差別依止有差別无量依止轉故變化身亦如受用身應知

釋曰无量依止轉故者諸菩薩有無量依止由此受用身顯現故是故意用及業无差別然身事有差別於中意用無差別者謂安樂一切衆生意應知業無差別者謂顯示證正覺般涅槃等業此業无別應知

論曰應知法身與幾功德相應與取清淨四無量解脫勝處一切處无諍願智四辯六通三十二大丈夫相八十種好四一切種清淨十力四无畏三不護三念處无忘失法拔除習氣大悲十八不共佛法一切種勝智等

相應與中有偈

憐愍諸衆生	捨離結縛意	不捨安樂心
歸命利益意	解脫一切障	牟尼勝世間
智遍滿今炎	歸命解脫心	能滅諸衆生
一切惑無餘	惑者共歸苦	歸命離惑人
無功用無著	无障尋寂靜	常解一切難
歸命釋難者	所依及能依	說言及說智
意常无障号	歸命善說者	隨彼等語言
行往還出離	知彼諸衆生	歸命善教者
諸衆生見佛	緣彼大人相	但見得生信
歸命生信者	執持住處捨	變化及變易
三昧智自在	歸命到彼岸	方便歸依淨
及大乘出離	障隔諸衆生	歸命摧魔者
能說智及斷	出離障事	外道不能壞
歸命自他利	說法制大衆	遠離二煩惱
无護無忘失	歸命攝衆者	利益諸衆生
所作不過時	所作常不虛	歸命無忘失
行住一切處	无非圓智業	一切時遍知
歸命實義者	於晝夜六時	觀察諸世間
興大悲相應	歸命利益意	修行及證得
智慧與作業	勝一切二乘	歸命取勝者
三身大菩提	具得一切種	歸命斷衆生
一切處疑惑	无畏無過失	无濁無住處

於諸法无動 歸命无戲論

諸佛法身與如是等功德相應復有
自性因果業相應行事等功德是故
諸佛法身是无上功德應知此中有偈
成就最勝義 出過一切地 至諸衆生上
解脫諸衆生 无盡無等德 相應世間見
衆輪亦不見 一切天人等

釋曰法身與如是等功德相應復有
自性因果業相應行事等功德者於
中法身自性者以成就最勝義顯示
成就最勝義者謂清淨真如此是佛
自性故因者顯示出過一切地謂以
修一切地得彼佛體故至諸衆生上
者此顯示果顯此果在一切衆生上
故解脫諸衆生者此顯示業佛是救
脫一切衆生故相應者无盡無等功
德相應以此顯示於中世間見者謂
見化身故諸大衆輪見者謂見受用
身故此等諸天人亦不見者謂此諸
大衆輪不見自性身此等顯示佛身
行事差別

論曰然此諸佛法身甚深最甚深此
甚深云何可見此中有偈

諸佛不生生 无住處為處 諸事无功用
受用第四食 無差別无量 無數量一業
不動及動業 諸佛三身具 无有證正覺
非不一切覺 念念不可量 有非有所顯
无欲無離欲 而亦與欲俱 既知欲非欲
得入欲法如 諸佛過諸陰 而亦住陰中
與彼不一異 不捨而寂滅 諸佛同事業
猶如大海水 我已現當作 他利无是思
諸罪者不見 如破器中月 普遍一切世
法光猶如日 或顯示正覺 或涅槃如火
不生亦不有 如來常住身 佛於非正法
人及惡趣中 於非梵行法 自住寂勝者
行於一切處 而亦无所行 一切衆生見
然非六根境 伏斷諸煩惱 如呪制諸毒
以惑至惑盡 佛具一切智 煩惱即菩提
生死寂滅體 有大方便故 如來不思議
此即是十二種甚深應知所謂生成
業住甚深安立數業甚深正遍覺甚
深離欲甚深滅陰甚深成熟甚深顯
現甚深顯示正遍覺般涅槃甚深住
甚深顯示自體甚深滅煩惱甚深不
思議甚深

釋曰今當顯示大乘甚深即是顯示

十二種甚深於中生成業住等甚深
以一偈顯示諸佛不生者此顯生
甚深諸佛以不生為生故无住處為
處者此顯成長甚深諸佛不住生死
涅槃處故所作无功用者此顯業甚
深諸佛以平等為業由无功用故所
作之業一切處平等受用第四食者
此顯住甚深由四種食是不淨身依
止住處諸佛非不淨身依止住處由
段等四食是欲界衆生不清淨身依
止而住故淨不淨身依止住處者謂
色無色界衆生此等於下地煩惱則
淨於上地煩惱則不淨此諸淨不淨
身唯有觸意思識等三食離於段食
彼身得住彼身唯以三食得住故淨
身住持者即是段等四食於聲聞緣
覺等此等淨身若住於世由此住持
故示現住持者即彼段等四食示現
即以此住持故諸佛食之此為第四
由示現以此為住持故諸佛世尊得
受衆生所施令生歡喜積聚福德故
无有食事復有說言諸佛食時諸天
接取施餘衆生以此因緣令彼衆生

當得善提故此等一偈同一甚深又
諸佛生相有十因緣應知一愚癡別
異故二種種別異故三攝持自在故
四位自在故五捨自在故六無二相
故七唯影像故八如幻故九無住為
住故十雲義成就故有十因緣故如
來不住生死涅槃應知一非知故二
非滅故三非有故四非有自性智故
五无得無分別故六離心故七得心
故八平等心故九不得於物故十非
不得故有十因緣故諸佛無功用而
佛事成就一滅離故二无依止故三
應作无功用故四作者無功用故五
作業無功用故六無所有无功用故
七本昔无差別故八所作究竟故九
作事未究竟故十由熟修一切法中
自在故有十因緣諸佛受用於食一
示現以食住持身故二令諸衆生聚
集福德故三為示現同衆生作故四
為令順學正食故五為令順學知足
故六為令他發起精進故七為成熟
善根故八為顯示自身无染著故九
為住持尊重業故十為圓滿本願故

次顯示安立數業甚深偈无差別無
量者此是安立甚深於中无差別者
法身无別異故无量者无量身證菩
提故無數量一業者此是數甚深乘
雖无量諸佛一業故不動及動業諸
佛二身具者諸佛雖三身相應然受
用身業則牢住化身業則不牢住此
即是甚深故次顯示證正覺甚深偈
無有證正覺者人及法无所有故非
不一切覺者由假名說一切覺故此
正覺云何偈言念念中无量以此顯
示由於念念中无量人得正覺故有
非有所顯者此顯真如於諸有非有
為義故

次顯離欲甚深偈无欲无離欲者欲
无所由故無所染既无染故亦無離
何以故欲若是有可有離欲故而亦
與欲俱者由唯斷上心欲留隨眠欲
故若不留隨眠欲即同聲聞入涅槃
故既知欲非欲得入欲法如者謂欲
分別中了知非欲即入欲法真如故
次顯示滅陰甚深偈諸佛過諸陰而
亦住陰中者謂已過色等五取聚但

住於无所得法如聚中故與彼不一
異者佛已捨彼分別聚然與彼非異
以即住彼法如中故又非不異由雖
是化身分別即成清淨境界故不捨
而寂滅者謂不捨真實性聚即是涅槃故

次顯成熟甚深偈諸佛同事業者諸
佛作業平等皆為成熟衆生故此何
所以猶如大海水如水入海為魚鼈
等受用如是既入法界同為成熟衆
生故我已現當作他利无是思者无
有一念思惟我於三時利益衆生然
似摩尼天樂无有功用而作衆生利
益事成次顯示顯現甚深偈若世間
不見諸佛又說諸佛是常住身既有
常住身何故不見偈言諸罪者不見
如破器中月故如器破水則不住以水
不住故月則不現如是諸衆生等无
有奢摩他滋潤故佛月不現水譬三
摩提體滋潤故普遍一切世法光猶
如日者雖不見佛亦為作佛事由說
修多羅等法猶如日光以此為佛事
示於世間得成熟衆生

次顯顯示正遍覺般涅槃甚深偈或
顯示正覺或涅槃如火者或示正遍
覺或示般涅槃其事如火譬如火或
時然或時滅諸佛亦念或有衆生應
以涅槃成熟即示涅槃應以正覺成
熟即示正覺為解脫故如火性不異
唯一法身亦念應如是知餘半偈義
可解

次顯住甚深偈佛於非正法人及惡
趣中於非梵行法自住寂勝者者自體
寂勝住亦寂勝住於聖住故此中聖
住者謂住於空故天住者謂住禪那
故梵住者謂住慈等四無量故非正
法者謂諸不善法諸佛於諸不善法
中住於空住是故佛住聖住於人道
及惡趣衆生攀緣而住入於禪那是
為天住於非梵行法中自體寂勝住
如是等空住者即是自體次顯顯現
自體甚深偈行於一切處而亦无所
行者後得智於善不善等中差別智
生若无分別智即无所行化身於一
切處行非餘身也第二義中一切衆
生見者謂即此化身一切處得見故

然非六根境界者即此化身若為地獄
衆生所見時為教化彼故生於彼處
非化身自性彼地獄衆生見時謂即
是地獄身是故非彼地獄等衆生六
根境界

次顯滅煩惱甚深偈伏斷諸煩惱如
呪制諸毒者謂現行煩惱在菩薩位
時不斷煩惱由有隨眠惑在如呪制
諸毒者譬如被毒呪力制之則不為
害煩惱亦尔以智知故則不為惱以
惑至惑盡者謂以留隨眠惑故不同
聲聞入般涅槃佛具一切智者謂諸
佛煩惱盡時即得一切智具故

次顯不思議甚深偈此等煩惱即是
彼菩提分是集諦故生死等苦諦即
是涅槃故如來一切所說皆不可思
議如前所說三種因緣謂唯自證知
等非思量境界

論曰諸菩薩念佛法身以幾種念而
念略說諸菩薩修習念佛有七種一
諸佛於一切法得自在應如是修習
念佛於一切世界得元障尋神通智
故此中有偈

障碍及闕因 衆生界普遍二種決定故
諸佛无自在

二如來身常住真如无間離垢故三
如來寂无譏嫌離一切煩惱障智障
故四如來无功用無有功用而不捨
一切佛事故五如來大受用清淨佛
土為大受用故六如來无染汙生在
世間不為一切世法所染故七如來
大義利顯示證正覺入涅槃等未成
熟衆生而成熟之已成熟者而解脫
之此中有偈

隨逐於自心 常具淨相應 无復諸功用
施與大法樂 無礙止遍行 平等於多人
一切一切佛 智人如是念

釋曰諸菩薩若念諸佛法身如七相
修念今當顯示此修義於中於一切
法得自在者以神通故於一切法得
自在由諸佛於一切世界中得无障
碍神通非如聲聞等有障碍故若諸
佛於一切法得自在者何故一切衆
生不得涅槃此義以偈顯示有因緣
故不能令得涅槃故說障碍及闕因
等偈此中障碍者由業障等所碍故

雖元量諸佛不能令其得涅槃是故諸佛於彼衆生无有如上自在闕因者謂无涅槃法性此為闕因由無彼性故二種決定故者決定有二種一作業決定二受報決定然於此二種決定諸佛无有自在於中報障者謂癡鈍等應知受報決定者謂決定趣地獄等報及受報有此差別常住身者即是真如无間離垢此如常住以此為身故名如來常住身也如來大受用者諸如來等即以清淨佛刹為體謂成熟解脫未成熟衆生以菩提涅槃而成熟之故應知餘四相念佛義可解此七種念佛更以二偈顯示隨逐於自心等偈中說七相成就諸菩薩軍初念諸佛果報皆隨逐自心此亦即是常淨相應者謂善是故寂无譏嫌無功用者以无功用作諸佛事故施與大法樂者即是清淨佛土應知无依止遍行者若有依止作行則苦是故諸佛無所依止而行教化以如是故利益多人由多人所共故

諸菩薩應念此果報

論曰復次云何應知諸佛剎土清淨
相如百千偈修多羅菩薩藏緣起中
說婆伽婆住於寂勝光明七寶莊嚴
故放大光明普照无量世界故住於
无量妙莊飾處故周圍無限故超過
三界行處故出世上上善根所生故
寂清淨自在識相故如來住持故諸
大菩薩所住故无量天龍夜叉乾闥
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
人非人等所行故大法味悅樂所持
故安住一切衆生一切利益事故離
一切煩惱逼迫故離一切魔故勝過
一切莊嚴如來莊嚴住持故大念慧
行出生故大奢摩他毗鉢舍那為乘
故大空无相無願入處故无量功德
衆莊嚴大寶蓮華王所建立故遊於
大宮殿中故如是等句顯清淨佛剎
所謂色類具足相貌具足量具足方
所具足因具足果具足主具足助伴
具足眷屬具足住持具足業具足順
攝具足无畏具足住止具足道路具
足乘具足門具足依持具足故如是

等皆得顯現又彼清淨佛剎中所有
果報一向淨妙一向樂一向无嫌一向
自在

釋曰如百千偈修多羅緣起中說佛
剎清淨彼清淨佛剎以何等勝功德
顯示前二句顯色具足謂七寶等七
寶中金銀琉璃珊瑚馬瑙並是石所
攝末邏羯多_{玉之類}_{綠色}亦是石所攝應知
赤寶者謂赤真珠從赤虫所出由於
中出珠故此珠寶於一切寶中最勝
故光明照无量世界者即前所說七
寶出生光明故此是色具足第二句
次一句顯莊嚴具足次一句顯量具
足次一句顯方所具足此等以何為
因出世无分別及彼出世无分別後
得二種善根所生諸善為因此即是
因具足此亦有一句次一句顯果具
足彼佛剎中以寂清淨識自在轉為
相故次一句顯主具足次一句顯伴
具足次一句顯眷屬具足於此眷屬
具足中所言摩睺羅伽亦攝在龍中
於淨土中若能住持身此是住持具
足亦以一句顯示以此為食已復作

何業但成就一切衆生一切利益事
亦以一句顯示順攝具足由淨土中
无煩惱无苦故亦以一句顯示彼中
無有怨對之怖由无魔故於彼佛土
中无陰魔煩惱魔死魔天子魔是故
无有怖畏此一句即是无畏具足次
一句顯住處具足復以何道得入彼
清淨佛刹於大乘中間思修智為體
即是大念慧行如其次第此一句顯
示道具足以何為乘於奢摩他毗鉢
舍那而趣於彼此一句顯乘具足以
何門得入彼土謂於大乘中空无相
无願為門故此一句顯門具足次一
句顯依持具足猶如大地以風輪為
依持彼清淨佛土以何為依持以無
量功德大寶蓮華為依持此句顯依
持具足彼淨土中果報一向淨妙者
由彼中无有真穢等不淨物故一向
樂者彼中唯有樂受無有苦及无記
等受一向无嫌者於彼中無有不善
及无記故一向自在者以自心力不
待因緣故

論曰復次此諸佛法界一切時有五

業應知一救護一切衆生逼惱中業
謂瞋盲狂等逼惱唯見即得救護故
二救護惡道業從不善處拔出安置
善處故三救護非方便業外道等以
非方便求於解脫開悟安置於佛正
教中故四救護我見業為令超過三
界教示以道以五救護衆業謂發行
餘乘諸菩薩及不定性聲聞等安立
令修行大乘故此五種業是一切諸
佛平等業應知此中說偈

導師无彼別

釋曰諸佛法界者即是法身彼有五
業應知救護一切衆生逼惱業者由
見佛故盲等即得眼等故救護惡道
業者此業為救護惡道故謂於不善
處移諸衆生置於善處故救護我
見業者說超過三界道名為救護世
間名為三界即說此為我見餘二句
義可解此等五業是一切諸佛平等
業應知此等義以偈顯示若諸佛
平等業世間衆生不平等業此等
因緣以因依事念行等一偈顯示

於世間中因異由地獄因別人天因別乃至餓鬼因別是故業有異依異者由依止身別異故作業有異事異者或有興生或種田此等業由此等事異故世間業體異念異者念名意欲由此意欲異故世間業亦有異行異者即是有為行由所作有為行業異故名為異誰有此異偈言世間有此異故導師无彼別者謂佛一切作事無復功用则无因等五異是故諸佛作業无有老別故

論曰如是諸佛法身功德具足相應不與聲聞辟支佛共若介者以何意故說一乘此中有偈

為引攝一分 及安住餘者 於此不定性說正覺一乘 法无我解脫等故性不同得二意涅槃 究竟唯一乘

釋曰此二偈顯說一乘意為引攝一分者謂不定性聲聞為引入大乘故云何令彼不定性人於大乘中而般涅槃故及安住餘者不定性菩薩為令彼安住大乘云何令彼不退捨大乘於聲聞乘而般涅槃為此義故佛

說一乘不定性二句義可解法无我
解脫一偈此中顯別意說一乘何者
別意法平等故无我平等故解脫平
等故於中法平等者法即是真如此
如平等一切聲聞等同趣彼如改名
為乘以平等故名一乘無我平等者
无有人我既無人我仍言此是聲聞
此是菩薩者不應道理由依此无我
意故說為一乘解脫平等者聲聞等
亦同解脫煩惱依此意故說為一乘
何以故由世尊說解脫與解脫等无
有各各相故性別者由根性有差別
故於乘不決定性聲聞亦得成佛由
此意故說為一乘二意得者得二種
意故平等意者由一切衆生一體攝
故我即是彼彼即是我如是攝已此
得正覺即是彼得正覺依此意故說
為一乘第二意者如法華經中為聲
聞授記得此意故謂但得諸佛法如
平等意不得法身由得此平等意故
作如是念諸佛法如即是我等法如
也復有別義於彼大衆中有諸菩薩
與諸聲聞同名授記得涅槃如佛說

我念過去无量百千數於聲聞乘般
涅槃由此意故說一乘以見諸衆生
應以聲聞乘而調伏者現於彼般
涅槃故究竟者此即是一乘以究竟
無有別趣故然有差別以聲聞乘等
異於佛乘由此意故世尊說為一乘
論曰如是一切諸佛同一法身而有
多佛此以何因緣可見此中有偈
一界无有二一時多成就次第非道理
故成有多佛

釋曰由此因緣一切諸佛平等法身
或一或多應須了知次當顯示於中
應知一者法界平等故諸佛以此為
體由法界平等故諸佛是一應知復
次應知一者於一時一世界中无有
二佛並出故是故唯一應知復次若
多若一如偈中顯示所謂一界等一
界无有二者此一句顯示一義謂於
一世界中无有二佛並出世故餘句
顯示衆多佛一時多成就者於一時
中有无量諸菩薩同修資糧成滿此
等若已福智資糧成滿而不得佛果
此等資糧則為虛棄由有衆多菩薩

同修資糧成滿故有多佛應知次第
非道理者无有次第得正覺義若修
菩提資糧時待次第成滿可得證正
覺時亦有次第然由衆多菩薩修資
糧无有次第故證正覺時亦无次第
是故有衆多佛

論曰於法身中諸佛非畢竟涅槃非
非畢竟涅槃云何可見此中有偈
解脫一切障 所作未究竟佛畢竟涅槃
亦不般涅槃

釋曰復有別部師說諸佛无有畢竟
涅槃有別部聲聞乘人則言有畢竟
涅槃有如是等二意以偈顯示解脫
一切障等者於中若解脫煩惱障智
障由此意故言諸佛畢竟涅槃由所
作事未畢竟未成熟者成熟之已成
熟者解脫之應作此等事由此意故
不畢竟涅槃若異於此則同聲聞涅
槃由畢竟涅槃故所作善願便則
无果

論曰何故受用身不即如是成自性
身有六因緣故一色身顯示故二無
量大眾輪中差別顯示故三隨彼欲

樂應現自體不定顯示故四隨異異
顯現自體變動顯示故五菩薩聲聞
天等種種大衆和雜處和雜顯示故
六阿黎耶識及生起識等轉依不相
應顯示故是故受用身非自性身
義成

釋曰今次顯示由此道理故自性身
不成受用身一色身顯示者謂佛色
身非即法身由所見色非即法身故
是故受用身不是法身又此受用身
有差別諸佛大衆輪差別故法身則
無如是差別由此道理不相應故受
用身不成自性身又隨其所欲現受
用身故如修多羅說有人見佛黃色
有人見佛青色如是等具說受用身
則有如是等體相不定若言自性身
體性有不定則不應道理自性身由
有如此不相應故非受用身即自性
身又復受用身有一衆生初見餘色
後即於彼身復見餘色若法身自性
動異則不相應是故受用身不成自
性身又復受用身常與天等諸衆和
雜自性身如是和雜則不相應是故

受用身不即自性身又復由阿黎耶識轉依已即得自性身若即此自性身是受用身者生起識轉依已復得何身是故受用身不即自性身由此六種不相應故不得成一

論曰何因緣故化身亦非自性身有八因緣故一諸菩薩從久遠已來得不退三摩提於兜率天及人中生不成故二於宿命書算數印工巧雜論等及受用欲行中无智不成故三已知邪說正說法教而往詣外道所不成故四善知三乘道而行苦行不成故五捨万億閻浮洲於一處證正覺轉法輪不成故六若離如是顯示證正覺等方便其餘皆以化身作佛事者則應於兜率天中證正覺七何不於一切閻浮洲中平等佛出既不如是以無阿含及道理可證八與一世界中无二如來出世不相違以有衆多化佛故言一世界者是一四洲世界如无二轉輪王並出此中有偈諸佛微細化平等入多胎一切種正覺為顯現受生

釋曰今次顯自性身即是變化身不
相應義有八種不相應於中初不相
應者諸菩薩從久遠无量劫來得不
退三摩提尚不生於梵率陀等諸天
中况復人間是故世間所見是所化
身非自性身復次諸菩薩已得宿命
智而不知書筭等事者无有道理
是故化身為教化衆生故應作此事
復次菩薩於三阿僧祇劫修行時不
知正說邪說去何於寂後證正覺時
乃能知也是故化身非自性身復次
捨万億閻浮洲唯於一處證正覺轉
法輪不應道理若化身得成由於一
切處同時現代是故化身非自性身
若言但一處證正覺餘處顯示化身
攝眷屬者何故不即於梵率陀天中
住證正覺於一切四洲中示現化身
也若言一切四洲中不證正覺者此
義不成以無有阿含及道理證說於
一佛刹中隨於一四洲中不證正覺
若汝言若余者與修多羅相違何以
故以經說无二佛並出者應知彼經
中所說以轉輪三為喻如無二轉輪

王並出者此說於一四洲中無並出
非一佛刹也二佛不並出亦亦所言
世界者謂一四洲也此中有偈顯示
正覺諸佛微細化等即是其義佛於
住兜率施天宮時若下入胎即於彼
時若與上座舍利弗等眷屬俱者應
知彼等皆是化所施設如是施設已
即得顯示於一切相中證正覺
論曰為一切衆生故發願及修行成
大菩提畢竟涅槃不應道理發願及
修行无果報是過失故

釋曰此中顯示畢竟涅槃不成義諸
佛為一切衆生故發大誓願及修行
既作如是利衆生意已隨諸衆生利
益事作之若於畢竟涅槃中而般涅
槃彼願及行便为无果若汝言如來
法身常住者受用身及化身无常云
何名常身今成就此義故

論曰受用身化身二身无常云何言
如來身常住依止常住法身故受用
身變化身此二身受報不捨故數數
化現故如常受樂如常施食佛身常
住應如是知

釋曰二身是常由依止常住法身故
此二身是常復次受用身者不捨受
用故是常化身者常顯示證正覺般
涅槃等相續不斷故是常於此二身
以譬喻顯示其常如世間言常受樂
非即得無間樂而得名為常受樂又
如言此人常施食非即是常施有時
不施故然得名為常施食者二身常
義亦尔

論曰有六因緣故諸佛世尊化身不
畢竟住一所作究竟謂已成熟解脫
衆生故二為轉樂欲涅槃意令求常
住佛身故三為轉於佛所起修修意
令於甚深法正說中生覺了故四為
生渴仰意若數見生无厭足故五為
生自精進由知說者不可得故六為
令得極速成熟自起精進不捨重軛
故此中有偈

所作事究竟 轉彼寂滅欲 為轉輕佛意
令生渴仰心 為發自精進 令其速成熟
是故佛化身 非畢竟住者

諸佛法身雖无始時無量為得彼故
不應不策勤也此中有偈

佛得无異無量因 衆生於此捨精進
此得一切非因果 如是因斷无道理
阿毘達磨大乘修多羅中攝大乘品
解釋竟阿闍黎阿僧伽造

釋曰此中有難若法身无始時无老
别无限量以是故堪能利益衆生者
何須為此故勤精進也為遮彼難故
以偈顯示彼諸佛所得無異无量以
此為因應起正勤是故言諸佛無始
時者一切有過何以故此得於一切
時不成因過失故如此斷因无有道
理諸菩薩大悲在心憐愍一切衆生
猶如一子於利益衆生事中餘人自
作非我所為此不應道理餘人作與
不作我皆為之應當如是攝大乘釋
論於大乘部中制述无量勝論者阿
闍黎婆藪那豆造竟

攝大乘論釋論卷第十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攝大乘論釋卷第一

敬

世親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總標綱要分第一

諸破所知障瞋暗	盡其所有如所有
諸法真俗理影中	妄執競興於異見
斯由永離諸分別	無垢清淨智光明
獲得最勝三菩提	惑障并習斷常住
能无功用於十方	隨諸有情意所樂
開示殊勝極廣大	三種解脫等方便
由無分別有大悲	生死涅槃俱不住
由攝妙慧巧方便	究竟至極自他利
如是世尊等所覺	等所開示微妙法
若能於此善修行	必獲寂然甘露迹
誹謗決定没无成	甚久無能大苦海
學无學僧居道果	普勝一切所餘僧
善逝無垢功德河	真實於中而沐浴
為世无上良福田	雖復投於微少善
而便廣大如地空	慧者由斯得解脫
故我至誠身語思	頻修無倒歸命礼
軌範諸師今減少	真法正理多渾濁
皆由聰敏邪慢人	依自寻思失教證

我師於此非前後 違事聖者大慈尊
依止無動出世間 放大法光三摩地
闡揚妙法流清譽 如日舒光遍十方
文光无垢寂甚深 諸了義經所隨順
廣大句義皆微妙 悉以綺飾自莊嚴
能令聰敏者歡心 無諂无憍生愛敬
極難通法慧无滯 不住利養稱譽中
於樂常無染著心 故名決定稱自德
諸賢聖者常親近 一切世間無不知
无著名稱普皆聞 功德顯然同所讚
無盡辯者等所雨 甘露文義微妙法
多從彼聞自力微 少受猶如乞雨鳥
徒廣決擇集少分 以言略釋攝大乘
願此所作遍饒益 佈於極大主海者
論曰阿毗達磨大乘經中薄伽梵前
已能善入大乘菩薩為顯大乘體大
故說謂依大乘諸佛世尊有十相殊
勝殊勝語

釋曰依止何義從何所因而作是說
廣博所知深大法性若離諸佛菩薩
威力誰於此中能造釋論復由何義
於此論初說如是事由若離舉阿毗
達磨大乘經言則不了知論是聖教

為此義故又為顯經名如言十地經故說如是阿毗達磨大乘經言復有餘義為顯彼經是聖教故初說如是阿毗達磨大乘經言今造此論有所用者為欲開曉無知者故為顯法門別名故舉阿毗達磨為顯通名故舉經言為簡聲聞阿毗達磨復舉大乘由今亦有非聖所說阿毗達磨如現有人自尋思慧謂是佛說阿毗達磨或聲聞說或世智造又言大乘素怛纁者為欲顯示異聲聞等為欲顯示菩薩藏攝故復舉其阿毗達磨又藏攝者謂入自宗素怛纁藏現滅自惑毗奈耶藏即大乘中菩薩煩惱以諸菩薩種種分別為煩惱故不違取勝阿毗達磨廣大甚深為其相故此中三藏者一素怛纁藏二毗奈耶藏三阿毗達磨藏如是三藏下乘上乘有差別故則成二藏一聲聞藏二菩薩藏此三及二何緣名藏由能攝故謂攝一切所應知義復由何緣建立三藏由九種緣謂為對治疑惑立素怛纁藏若於彼彼義

中有疑惑者即為決定宣說彼彼義故為對治二邊受用立毗奈耶藏謂遮有罪者欲樂邊受用故及開无罪不自苦邊受用故為對治自見取執立阿毗達磨藏顯照諸法無倒相故又能說三學故立素怛纜藏能成辦增上戒增上心故立毗奈耶藏謂具尸羅即無悔等漸次能得三摩地故能成辦增上慧故立阿毗達磨藏謂能決擇無倒義故又能說法義故立素怛纜藏能成滿法義故立毗奈耶藏謂為調伏煩惱勤修行者便於此二能通達故能於法義決擇善巧故立阿毗達磨藏由此九緣許立三藏又此皆為解脫生死此復云何能得解脫熏覺寂通故得解脫謂由聞熏習心故由思覺悟故由修奢摩他寂靜故由證毗鉢舍那通達故能得解脫又若略說此素怛纜毗奈耶阿毗達磨藏各有四義菩薩於此若具了知則能證得一切智性聲聞於此雖但解了一如他義亦得漏盡云何此三各有四義謂能貫穿依故相故法故

義故名素怛纁此中依者謂於是處
由此為此而有所說相者謂世俗諦
相勝義諦相法者謂蘊界處緣起諦
食靜慮無量元色解脫勝處遍覆等
提分无導解無諍等義者謂隨密意
對故數故伏故通故應知名阿毗達
磨謂阿毗達磨亦名對法此法對向
無住涅槃能說諦菩提分解脫門等
故阿毗達磨亦名數法於一一法數
數宣說訓釋言詞自相共相等無量
差別故阿毗達磨亦名伏法由此具
足論處所等能勝伏他論故阿毗達
磨亦名通法由此能釋通素怛纁義
故犯罪故等起故還淨故出離故應
知名毗奈耶此中犯罪者謂五衆罪
等起者謂無知故放逸故煩惱盛故
不尊敬故而犯諸罪還淨者謂由意
樂不由治罰如受律儀出離者有七
種一各各相對說悔所犯二摺受治
罰謂投學等三等有妨害先制學處
後由異門還復開許四別更止息謂
舊和合還捨所制五轉依謂苾芻苾
芻尼轉男女形故捨不共罪六由真

實觀謂作殊勝法毘陀南諸行相觀
七由法尔得謂由見諦法尔得無小
隨小罪應知毗奈耶復有四義一補
特伽羅故世尊依彼制所學處二制
立故謂告曰彼補特伽羅所犯過已
大師集僧制所學處三分別故謂制
學處已更廣解釋先所略說四決擇
故謂於此中決判所犯云何有罪云
何无罪

今當釋本文薄伽梵前者顯有所敬
故無異言善入大乘者是由已得陀
羅尼等勝功德義顯已得此諸功德
故於義於文能正任持能正開示如
是名菩薩為何義故說為顯大乘體
大故說所言顯者開發大乘實有大
體依大乘者依止大乘而起所說有
十相殊勝殊勝語者謂即由彼十種
殊勝所殊勝語名十相殊勝殊勝語
此殊勝言是差別義兩手相待如言
此義殊勝於彼又取上義是殊勝義
或是異類謂義因殊勝故語果是殊
勝今當說此十種別相
論曰一者所知依殊勝殊勝語二者

所知相殊勝殊勝語三者入所知相
殊勝殊勝語四者彼入因果殊勝殊
勝語五者彼因果修老別殊勝殊勝語
六者即於如是修老別中增上戒殊勝
殊勝語七者即於此中增上心殊勝
殊勝語八者即於此中增上慧殊勝
殊勝語九者彼果斷殊勝殊勝語十
者彼果智殊勝殊勝語由此所說諸
佛世尊契經諸句顯於大乘真是
佛語

釋曰此中所知依殊勝殊勝語者所
應可知故名所知所謂雜染清淨諸
法即三自性依是因義此所知依即
是殊勝故名所知依殊勝由此殊勝
故語殊勝此依即是阿賴耶識如是
持業釋乃至彼果智殊勝亦亦謂彼
果智即是殊勝故名彼果智殊勝等
所知相者是所知自性義所知即是
相故名所知相謂三自性入所知相
者謂於所知相若能入若正入即唯
識性彼入因果者謂能入彼故名彼
入即是悟入唯識理性因謂加行時
世間施等波羅蜜多果謂通達時出

世施等波羅蜜多彼因果修老別者
即彼因果故名彼因果即於此中修
之老別修謂數習即此數習於諸地
中展轉殊勝故名老別即是十地即
於如是修老別中增上戒者謂十地
中依戒而學故名增上戒即諸菩薩
所有律儀於諸不善無復作心增上
心者謂在內心或即依心而學故名
增上心即諸三摩地增上慧者謂趣
證慧故名增上慧或依慧而學故名
增上慧即是無分別智斷殊勝者謂
寂勝品別自內棄捨煩惱及所知障
即是無住涅槃智殊勝殊勝語者謂
无障智名智殊勝彼無分別智有所
對治今此佛智已離一切障及隨眠
是名於彼無分別智佛智殊勝

論曰復次云何能顯由此所說十處
於聲聞乘曾不見說唯大乘中處處見
說謂阿賴耶識說名所知依體三種
自性一依他起自性二遍計所執自
性三圓成實自性說名所知相體唯
識性說名入所知相體六波羅蜜多
說名彼入因果體菩薩十地說名彼

因果修老別體菩薩律儀說名此中增上戒體首楞伽摩虛空藏等諸三摩地說名此中增上心體無分別智說名此中增上慧體无住涅槃說名彼果斷體三種佛身一自性身二受用身三變化身說名彼果智體由此所說十處顯於大乘異聲聞乘又顯寂勝世尊但為菩薩宣說是故應知但依大乘諸佛世尊有十行相殊勝殊勝語

釋曰云何能顯者是問何緣義六波羅蜜多說名彼入因果體者謂由唯識性入三自性時世間施等波羅蜜多名清淨因由能引發出世間故入地已去即彼施等波羅蜜多成出世間名清淨果菩薩十地說名彼因果修老別體者謂菩薩十地是前所說波羅蜜多因果二位修老別性无分別智說名此中增上慧體者若諸聲聞離四顛倒分別名無分別若諸菩薩離一切法分別名无分別二無分別老別如是無住涅槃說名彼果斷體者謂三學果故名彼果彼果即斷名

彼果斷此性名為彼果斷體即是煩惱所知二障斷義三種佛身說名彼果智體者彼三學果故名彼果彼果即智名彼果智此性名為彼果智體此中若無自性身應无法身譬如眼根若无法身應無受用身譬如眼識應知此中所依能依為同法喻若无受用身已入大地諸菩薩衆應無受用法樂若無受用法樂菩提資糧應不圓滿譬如見色若无化身勝解行地諸菩薩衆諸聲聞等劣勝解者寂初發趣皆不應有是故決定應有三身顯於大乘異聲聞乘者聲聞乘中不說此故又顯寂勝者顯大乘中此亦寂勝

論曰復次云何由此十相殊勝殊勝如來語故顯於大乘真是佛語遮聲聞乘是大乘性由此十處於聲聞乘曾不見說唯大乘中處處見說謂此十處是寂能引大菩提性是善成立隨順無違為能證得一切智智此中二頌

所知依及所知相 彼入因果彼修異

三學彼果斷及智 取上乘攝是殊勝
此說此餘見不見 由此取勝菩提因
故許大乘真佛語 由說十處故殊勝
釋曰此復云何謂復顯此所說十處
是取能引大菩提性是善成立隨順
無違是取能引大菩提性者是大菩
提能引因義是善成立者謂由正理
等量思擇如見導師所說道相言隨
順者謂為證得勤修行時隨順住故
如隨導師所說正道隨順而住言无
違者謂諸地中無障導因如隨導師
所說道中无劫賊等所有障難或復
生死沮睺二種不相違復有異門
是取能引大菩提性者謂此能引无
戲論無分別智故是善成立者謂與
四理不相違故言隨順者謂與三量
不相違故言無違者非先隨順後相
違故如有頌言

初任持愛悲 後隨順不善非黑白我見
有益亦有損

為能證得一切智智者謂於一切法
中發生无上無間一切行相智故善
成立等復有餘義謂善成立隨順無

達展轉標釋云何善成立謂能隨順
故云何能隨順謂無達轉故

論曰復次云何如是次第說此十處謂
諸菩薩於諸法因要先善已方於緣
起應得善巧次後於緣所生諸法應善
其相善能遠離增益損減二邊過故
次後如是善修菩薩應正通達善所取
相令從諸障心得解脫次後通達所
知相已先加行位六波羅蜜多由證
得故應更成滿增上意樂得清淨故
次後清淨意樂所攝六波羅蜜多於
十地中分分差別應勤修習謂要經
三無數大劫次後於三菩薩所學應
令圓滿既圓滿已彼果涅槃及與無
上正等菩提應現等證故說十處如
是次第釋曰云何如是次第說者問
謂諸菩薩於諸法因要先善已廣說
乃至彼果涅槃及與無上正等菩提
應現等證故者答要先了知諸法因
已後於緣起方得善巧必有因因果
得生起非自在等由此能得因果兩
智次後於因所生諸法應了其相何
等為相謂實無有遍計所執定執為

有名為增益增益無故損減實有圓
成實性遠離如是二邊過失故名善
乃次於如是所取諸相由唯識性應
正通達得無障尋次於隨順入唯識
性世俗所證世間六種波羅蜜多由
勝義故應更證得是應修作清淨增
上意樂攝義次於十地分分差別應
勤修習謂要經三無數大劫非如聲
聞極疾三生勤修對治便證解脫次
後即於如是修由增上戒等菩薩三
學應令圓滿最後於彼學果涅槃煩
惱永斷及與无上正等菩提三種佛
身應現等證故說十處如是次第
論曰又此說中一切大乘皆得究竟
釋曰一切大乘齊此究竟何以故若
欲說緣起即入阿賴耶識攝若欲說
諸相即入三自性攝若欲說證得即
入唯識性攝若欲說波羅蜜多即入
波羅蜜多攝若欲說諸地即入諸地
攝若欲說諸學即入諸學攝若欲說
斷及智即入無住涅槃及三種佛身
攝齊是名為一切佛語是故但說如
此次第

攝大乘論釋所知依分第三之一

論曰此中最初且說所知依即阿賴耶識世尊何處說阿賴耶識名阿賴耶識謂薄伽梵於阿毗達磨大乘經如他中說

無始時來界一切法等依由此有諸趣及涅槃證得

釋曰此中能證阿賴耶識其體定是阿賴耶識阿笈摩者謂薄伽梵即初所說阿毗達磨大乘經中說如是頌界者謂因是一切法等所依止現見世間於金鑛等說界名故由此是因故一切法等所依止因體即是所依止義由此有者由一切法等所依有諸趣者於生死中所有諸趣趣者謂異熟果由此果故或是煩惱諸種類或有勢力能了善說惡說法義或能證得上勝證得又為煩惱所依止性由此故有猛利煩惱長時煩惱如是四種異熟差別所依止故无有堪能應知翻此名有堪能非唯諸趣由此而有亦由此故證得涅槃要由有雜染方得涅槃故

論曰即於此中復說頌言

由攝藏諸法一切種子識故名阿賴耶
勝者我開示

釋曰已引阿笈摩證阿賴耶識是所知依體復引阿笈摩證阿賴耶識名阿賴耶識於此頌中由第二句釋第一句勝者即是諸菩薩衆

論曰如是且引阿笈摩證復何緣故此識說名阿賴耶識一切有生雜染品法於此攝藏為果性故又即此識於彼攝藏為因性故是故說名阿賴耶識或諸有情攝藏此識為自我故是故說名阿賴耶識

釋曰今訓此識阿賴耶名一切有生者諸有生類皆名有生雜染品法者是遮清淨義我於中轉故名為攝藏或諸有情攝藏此識為自我者是執取義論曰復次此識亦名阿陀那識此中阿笈摩者如解深密經說

阿陀那識甚深細一切種子如瀑流我於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為我釋曰復引解深密經即此阿笈摩中佛告廣慧菩薩摩訶薩曰廣慧當知

於六趣生死彼彼有情墮彼彼有情
衆中或在卵生或在胎生或在濕生
或在化生身分生起於中最初一切
種子心識成熟展轉和合增長廣大
依二執受一者有色諸根及所依執
受二者相名分別言說戲論習氣執
受有色界中具二執受無色界中不
具二種廣慧此識亦名阿陀那識何
以故由此識於身隨逐執持故亦名
阿賴耶識何以故由此識於身攝受
藏隱同安危義故亦名為心何以故
由此識色聲香味觸等積集滋長故
廣慧阿陀那識為依止為建立故六
識身轉謂眼識耳鼻舌身意識此中
有識眼及色為緣生眼識與眼識俱
隨行同時同境有分別意識轉有識
耳鼻舌身及聲香味觸為緣生耳鼻
舌身識與耳鼻舌身識俱隨行同時
同境有分別意識轉廣慧若於今時
一眼識轉即於此時唯有一分別意
識與眼識同所行轉若於今時二三
四五識轉識身轉即於此時唯有一分
別意識與五識身同所行轉廣慧辭

如大瀑水流若有一浪生緣現前唯一浪轉若二若多浪生緣現前有多浪轉然此瀑水自類恒流無斷无盡又如善淨鏡面若有一影生緣現前唯一影起若二若多影生緣現前有多影起非此鏡面轉變為影亦無受用咸盡可得如是廣慧由似瀑流阿陀那識為依止為建立故若於尔時有一眼識生緣現前即於此時一眼識轉若於尔時乃至有五識身生緣現前即於此時五識身轉廣慧如是菩薩雖由法住智為依止為建立故於心意識秘密善巧然諸如來不齊於此施設彼為於心意識一切秘密善巧菩薩廣慧若諸菩薩於內各別如實不見阿陀那不見阿陀那識不見阿賴耶不見阿賴耶識不見積集不見心不見眼色及眼識不見耳聲及耳識不見鼻香及鼻識不見舌味及舌識是名勝義善巧菩薩如來施設彼為勝義善巧菩薩廣慧齊此名為於心意識一切秘密善巧菩薩如來齊

此施設彼為於心意識一切秘密善
巧菩薩此如他中重顯彼義阿陀那
識者所釋異名甚深細者難了知故
一切種子如瀑流者次第轉故一切
種子剎那展轉如瀑水流相續轉故
恐彼分別執為我者一行相轉故分
別執可得

論曰何緣此識亦復說名阿陀那識
執受一切有色根故一切自體取所
依故所以者何有色諸根由此執受
無有失壞盡壽隨轉又於相續正結
生時取彼生故執受自體是故此識
亦復說名阿陀那識

釋曰執受一切有色諸根故者所以
者何有色諸根由此執受盡壽隨轉
用此為釋謂由眼等有色諸根阿賴
耶識所攝受故非如死身青瘀等位
若至死時此捨離故彼即便有青瘀
等位是故定知此執受故乃至壽限
彼不失壞一切自體取所依故者又
於相續正結生時取彼生故執受自
體用此為釋謂由此識是相續識故
於相續正結生時能攝受生二期目

體亦為此識之所攝受由阿賴耶識
中一期自體熏習住故彼體起故說
名彼生受彼生故名取彼生由能取
故執受自體以是義故阿賴耶識亦
復說名阿陀那識

論曰此亦名心如世尊說心意識三
此中意有二種第一與作等无間緣
所依止性無間滅識能與意識作生
依止第二染汙意與四煩惱恒共相
應一者薩迦耶見二者我慢三者我
愛四者無明此即是識雜染所依識
復由彼第一依生第二離染了別境
義故等無間義故思量義故意成二種
釋曰此亦名心者阿賴耶識即是心
體意識二義差別可得當知心義亦
有差別顯示此故此中與作等无間
緣因性謂無間滅識與意識為因是
第一意由四煩惱常所染汙
是第二意此中薩迦耶見者謂執錢
性由此勢力便起我慢恃我我所而
自高舉於實无我起有我貪名為我
愛如是三種無明為因言无明者即
是无智識復由彼第一依生第二離

染者謂無間滅識說名為意與將生
識容受處所故作生依第二染汙意
為雜染所依以於善心中亦執有我
故了別境義故等無間義故思量義
故意成二種者謂於此中由取境義
說名為識由與處義名第一意由執
我等成雜染義名第二意

論曰復次云何得知有染汙意謂此
若無不共无明則不得有成過失故
又五同法亦不得有成過失故所以
者何以五識身必有眼等俱有依故
又訓釋詞亦不得有成過失故又無
想定與滅盡定差別無有成過失故
謂無想定染意所顯非滅盡定若不
尔者此二種定應無差別又无想天
一期生中應無染汙成過失故於中
若無我執我慢又一切時我執現行
現可得故謂善不善无記心中若不
尔者唯不善心彼相應故有我我所
煩惱現行非善無記是故若立俱有
現行非相應現行无此過失此中頌曰
若不共無明 及與五同法 訓詞二定別
无皆成過失 無想生應无 我執轉成過

我執恒隨逐一切種無有離染意无有
二三成相違無此一切處我執不應有
真義心當生常能為障尋俱行一切分
謂不共无明

此意染汙故有覆無記性與四煩惱
常共相應如色無色二經煩惱是其
有覆无記性攝色無色經為奢摩他
所攝藏故此意一切時微細隨逐故
釋曰此文復以餘道理成立染汙意
何等名為成立道理謂此若无不共
無明即不得有不共无明其相去何
謂未生對治能障真智愚此於五識
理不相應是處無容能為障故若處
有能治此處有所治亦不得在染汙
意識此非有者餘惑現行名不成故
若立此煩惱在染汙意識即應畢竟
成染汙性云何施等心得成善與此
煩惱恒相應故若說有意識與善法
俱轉此即與彼煩惱相應是染意識
引生能治不應道理若說染汙意俱
轉有善心即此善心引生能治此生
彼滅即無過失又五同法故所以者
何譬如眼等五識必有眼等五根為

俱有依如是意識亦應決定有俱有
依又訓釋詞故所以者何能思量故
說名為意此訓釋詞何所依止非彼
六識與無間識作所依止應正道理
已謝滅故又二定別故所以者何若
定說有染汙意者無想定中即有此
意餘定中无故有老別若異此者於
二定中第六意識並不行故應无老
別又無想中生應无我執故所以者
何若彼位中无染汙意彼一期生應
無我執若今不應聖所訶厭既被訶
厭是故定知彼有我執又我執隨故
所以者何施等位中亦決定有我執
隨故此我執隨若離無明不應道理
非此無明離所依止此所依止離染
汙意无別體故故定應許有染汙意
若不許者有上過失重顯彼故說四
伽他若不共無明等乃至廣說此中
不共無明者謂於一切善不善无記
煩惱隨煩惱位中染汙意相應俱生
無明彼若无者成大過失常於苦等
障智生是其業用此即顯无業用
過失五同法者第六意識與五識身

有相似法彼有五根阿賴耶識為俱
有依此亦如有是汚意阿賴耶識
為俱有依此五同法離汚意決定
無有此則顯无自性過失訓詞若無
成過失者取所緣相而思量故無間滅
時能取境故說名為意過去已滅无
所思量云何當有能思量性訓詞無
故成大過失二定別者滅盡定中无
汚意無想定中有汚意此若無
者如是二定差別應無成大過失又
汚意若無有者无想身中應無我
執非異生者於相續中暫離我執應
正道理如是諸過離汚意皆定應
得故應定許有汚意為顯此義故
復說言無有二等二者即是不共无
明五相似法三相違者謂訓釋詞二
定差別無想生中我執恒隨離汚
意如是三事皆成相違無此一切處
我執不應有者離汚意於一切種
善等位中我執恒隨不應得有故應
定許有汚意餘文易了不復須釋
論曰心體第三若離阿賴耶識无別
可得是故成就阿賴耶識以為心體由

此為種子意及識轉

釋曰心體第三若離阿賴耶識無別有性由此為因意及轉識皆得生起見取轉識當知亦即取第二意所以者何彼將滅時得意名故

論曰何因緣故亦說名心由種種法熏習種子所積集故

釋曰復欲釋名故作此問由種種法者由各別品類法熏習種子者功能差別因所積集故者是極積聚一合相義

論曰復次何故聲聞乘中不說此心名阿賴耶識名阿陀那識由此深細境所攝故所以者何由諸聲聞不於一切境智處轉是故於彼雖離此說然智得成解脫成就故不為說若諸菩薩定於一切境智處轉是故為說若離此智不易證得一切智智

釋曰由此深細境所攝者謂此境界即深細故名深細境此即深細境界中攝難了知故非諸聲聞為求一切境界智故正勤修行唯正希求自義利故彼由愚淺苦等正智便能永斷

煩惱障故若諸菩薩為利自他永斷
煩惱及所知障正勤修行是故為說

攝大乘論釋卷第一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攝大乘論釋卷第一

第三十五卷

攝大乘論釋卷第二

敬

世親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所知依分第二之三

論曰復次聲聞乘中亦以異門密意
已說阿賴耶識如彼增一阿笈摩說
世間衆生愛阿賴耶樂阿賴耶欣阿
賴耶意阿賴耶為斷如是阿賴耶故
說正法時恭敬攝耳住求解心法隨
法行如來出世如是甚奇希有正法
出現世間於聲聞乘如來出現四德
經中由此異門密意已顯阿賴耶識
於大衆部阿笈摩中亦以異門密意
說此名根本識如樹依根化地部中
亦以異門密意說此名窮生死蘊有
處有時見色心斷非阿賴耶識中被
種有斷

釋曰世間衆生愛阿賴耶者是揔標
句如其次第復以餘句約就現在過
去未來三時別釋復有別義謂於現
在愛阿賴耶於過去時樂阿賴耶由
先世樂阿賴耶故復於今世欣阿賴

耶由樂由欣阿賴耶故於未來世意
阿賴耶法隨法行者如教行故大眾部
中名根本識如樹依根者謂根本識
為一切識根本因故譬如樹根莖等
怒因若離其根莖等无有阿賴耶識
名根本識當知亦尔化地部中異門
說為窮生死蘊為釋此因說有處等
言有處者謂無色界无有諸色言有
時者謂無想等諸定位中无有諸心
非阿賴耶識中彼種有断者謂阿賴
耶識中色心熏習由此為因色心還有
論曰如是所知依說阿賴耶識為性
阿陀那識為性心為性阿賴耶為性
根本識為性窮生死蘊為性等由此
異門阿賴耶識成大王路
釋曰由此異門阿賴耶識成大王路
者是極廣義

論曰復有一類謂心意識義一文異
是義不成意識兩義若別可得當知
心義亦應有異復有一類謂薄伽梵
所說衆生愛阿賴耶乃至廣說此中
五取蘊說名阿賴耶有餘復謂貪俱
樂受名阿賴耶有餘復謂薩迦耶見

名阿賴耶此等諸師由教及證愚阿
賴耶故作此執如是安立阿賴耶名
隨聲聞乘安立道理亦不相應若不
愚者取阿賴耶識安立彼說阿賴耶
名如是安立則為寂勝云何寂勝若
五取蘊名阿賴耶生惡趣中一向苦
處寂可厭逆衆生一向不起愛樂於
中執藏不應道理以彼常求速捨離
故若貪俱樂受名阿賴耶第四靜慮
以上無有具彼有情常有厭逆於中
執藏亦不應理若薩迦耶見名阿賴
耶於此正法中信解無我者恒有厭
逆於中執藏亦不應理阿賴耶識內
我性攝雖生惡趣一向苦處求離苦
蘊然彼恒於阿賴耶識我愛隨縛未
嘗求離雖生第四靜慮以上於貪俱
樂恒有厭逆然彼恒於阿賴耶識我
愛隨縛雖於此正法信解无我者厭
逆我見然於藏識我愛隨縛是故安
立阿賴耶識名阿賴耶成就寂勝
釋曰不愚者者謂諸菩薩彼所宣說阿
賴耶識理成立故惡趣中者謂餓鬼
傍生及那落迦諸惡趣中一向苦處

者謂一向受非愛業果處於彼有時
樂受生者是等流果生彼所受異熟
果者唯是其苦第四靜慮以上无有
者謂即第四靜慮及上諸地具彼有
情者謂生所得阿賴耶識內我性攝
者謂諸衆生攝取此識為內我性求
離苦蘊者求離苦受然於藏識我愛
隨縛者謂於阿賴耶識執我起愛隨
縛不離

論曰如是已說阿賴耶識安立異門
安立此相云何可見安立此相略有
三種一者安立自相二者安立因相
三者安立果相此中安立阿賴耶識
自相者謂依一切雜染品法所有熏
習為彼生因由能攝持種子相應此
中安立阿賴耶識因相者謂即如是
一切種子阿賴耶識於一切時與彼
雜染品類諸法現前為因此中安立
阿賴耶識果相者謂即依彼雜染品
法無始時來所有熏習阿賴耶識相
續而生

釋曰如是已說阿賴耶識安立異門
莊說異門即了其相是故次說此識

自性因性果性此中安立自相者謂緣一切雜染品法所有熏習能生於彼功能老別識為自性為欲顯示如是功能故說攝持種子相應謂係一切雜染品法所有熏習即與彼法為能生因攝持種子者功能老別也相應者是修義是名安立此識自相此中安立因相者謂即次前所說品類一切種子阿賴耶識由彼雜染品類諸法熏習所成功能老別為彼生因是名安立此識因相此中安立果相者謂即依彼雜染品法無始熏習此識續生而能攝持无始熏習是名安立此識果相此中自相是依一切雜染品法無始熏習為彼生因攝持種子識為自性果性因性之所建立此中因相是彼雜染品類諸法熏習所成功能老別為彼生因唯是因性之所建立此中果相是依雜染品類諸法無始熏習阿賴耶識相續而生唯是果性之所建立是三老別論曰復次何等名為熏習熏習能詮何為所詮謂依彼法俱生俱滅此中

有能生彼因性是謂所詮如巨勝中有花熏習巨勝與花俱生俱滅是諸巨勝帶能生彼香因而生又如所立貪等行者貪等熏習依彼貪等俱生俱滅此心帶彼生因而生或多聞者多聞熏習依聞作意俱生俱滅此心帶彼記因而生由此熏習能攝持故名持法者阿賴耶識熏習道理當知亦尔

釋曰謂依彼法俱生俱滅此中有能生彼因性是謂所詮者謂即依彼雜染諸法俱生俱滅阿賴耶識有能生彼諸法因性是名熏習論曰復次阿賴耶識中諸雜染品法種子為別異住為無別異非彼種子有別實物於此中住亦非不異然阿賴耶識如是而生有能生彼功能若別名一切種子識釋曰阿賴耶識中雜染法種子為異為不異若尔何失若有異者彼諸種子應分分別阿賴耶識剎那滅義亦不應成有別異故由善不善熏習力故種子應成善不善性然許无記若不異者云何有多此不應理是故二

說似有過失非彼種子有別實物於此中住亦非不異乃至名一切種子識者為避如前所說過失故不定取異及不異如是而生者謂由如是品類而生有能生彼功能差別者謂有能生雜染品法功能差別相應道理由與生彼功能相應故名一切種子識於此義中有現譬喻如大麥子於生自芽有功能故有種子性若時陳久或火相應此大麥果功能損壞尔時麥相雖住如本勢力壞故無種子性阿賴耶識亦復如是生雜染諸法功能由此功能相應故說名一切種子識

論曰復次阿賴耶識與彼雜染諸法同時更平為因云何可見譬如明燈焰炷生燒同時更平又如蘆束平相依持同時不倒應觀此中更平為因道理亦尔如阿賴耶識為雜染諸法因雜染諸法亦為阿賴耶識因唯就如是安立因緣所餘因緣不可得故釋曰復次阿賴耶識與彼雜染諸法同時更平為因云何可見者欲以喻

顯故為此問。譬如明燈焰炷生燒。同時更手者。謂一剎那燈炷為依。發生燈焰。是則燈炷為焰生因。即此剎那焰復能燒所依燈炷。是則燈焰為炷燒因。餘喻亦尔。如是顯亦有俱有因。由因現在。住即見果生。故從如阿賴耶識為雜染諸法因。乃至所餘因緣不可得故者。此言顯亦阿賴耶識與雜染法更手為因。即是因緣。

論曰。云何熏習無異無雜而能與彼有異。有雜諸法為因。如眾顯具顯所顯衣當顯之時。雖復未有異雜。非一品類。可得入染器後。尔時衣上便有異雜。非一品類。染色紋絡文像顯現。阿賴耶識亦復如是。異雜能熏之所熏習於熏習時。雖復未有異雜。可得果生。染器現前已後。便有異雜。無量品類諸法顯現。釋曰。云何熏習无異無雜而能與彼有異。有雜諸法為因者。欲以譬喻顯斯道理。故為此問。如眾顯具顯所顯衣當顯之時。雖無異雜文像可見。入染器後。便有異雜文像可見。阿賴耶識如所染衣果生。即染器故。

名果生染器入者即是緣所攝義於
熏習時雖無異雜三果熟位便有非
一品類諸法因性顯現如已染衣
論曰如是緣起於大乘中極細甚深
又若略說有二緣起一者分別自性
緣起二者分別愛非愛緣起此中依
止阿賴耶識諸法生起是名分別自
性緣起以能分別種種自性為緣性
故復有十二支緣起是名分別愛非
愛緣起以於善趣惡趣能分別愛非
愛種種自體為緣性故

釋曰如是緣起於大乘中極細甚深
者異生覺慧難了知故名為極細阿
羅漢等難窮底故名為甚深又若略
說有二緣起者舉數一者分別自性
緣起二者分別愛非愛緣起者列名
此中依止阿賴耶識者謂阿賴耶識
為因諸法生起是名分別自性緣起
由能分別異類自性為因性故若無
明等是名分別愛非愛緣起由能分
別愛非愛種種自體為因性故
論曰於阿賴耶識中若愚第一緣起
或有分別自性為因或有分別宿作

為因或有分別自在變化為因或有分別實我為因或有分別無因无緣若愚第二緣起復有分別我為作者我為受者譬如衆多生盲士夫未曾見象復有以象說而示之彼諸生盲有觸象鼻有觸其牙有觸其耳有觸其足有觸其尾有觸脊梁諸有問言象為何相或有說言象如犁柄或說如杵或說如箕或說如臼或說如幕或有說言象如石山若不解了此二緣起無明生盲亦復如是或有計執自性為因或有計執宿作為因或有計執自在為因或有計執實我為因或有計執無因无緣或有計執我為作者我為受者阿賴耶識自性因性及果性等如所不了象之自性釋曰或有分別宿作為因者謂彼不許有士用因故成邪執為顯此等說生盲喻無明生盲者謂由无明故或生盲阿賴耶識自性因性及果性等如所不了象之自性者謂前所立此識自相說名自性所立因相說名因性所立果相說名果性由無明力不

了此等於阿賴耶識分別自性緣起
不解了故執自性等為諸法因於第
二分別愛非愛緣起不解了故執有
我為作者受者此中因謂阿賴耶識
諸法熏習於中持故果者即是阿賴
耶識即彼諸法所熏習故

論曰又若略說阿賴耶識用異熟識
一切種子為其自性能攝三界一切
自體一切趣等釋曰阿賴耶識用異
熟識一切種子為自性者謂得自體
異類熟故諸法種子熏在中故一切
趣等者謂五趣等一切自體者謂趣
趣中同分異分種種差別
論曰此中五頌

外內不明了 於二唯世俗 勝義諸種子
當知有六種 剎那滅俱有 恒隨轉應知
決定待眾緣 唯能引自果 豈無記可熏
與能熏相應 所熏非異此 是為熏習相
六識无相應 三差別相違 三念不俱有
類例餘成失 此外內種子 能生引應知
枯喪由能引 任運後滅故
為顯內種非如外種復說二頌
外或無熏習 非內種應知 聞等熏習无

果生非道理 作不作失得 過故成相違
外種內為緣 由依彼熏習

釋曰如是已說阿賴耶識為一切法
真實種子復欲顯示彼種子體說斯
五頌此中外者謂稻穀等內者即是
阿賴耶識不明了者謂外種子是無
記義言於二者阿賴耶識於善不善
二性明了通有記故復有別義謂於
雜深清淨明了唯世俗者謂外種子
唯就世俗說為種子所以者何彼亦
皆是阿賴耶識所變現故勝義即是
阿賴耶識所以者何是一切法真種
子故應知如是一切種子復有六義
剎那滅者謂二種子皆生無間定滅
壞故所以者何不應常法為種子體
以一切時其性如本無差別故言俱
有者謂非過去亦非未來亦非相離
得為種子何以故若於此時種子有
即於今時果生故恒隨轉應知者謂
阿賴耶識乃至治生外法種子乃至
根住或乃至熟言決定者謂此種子
各別決定不從一切一切得生從此
物種還生此物待眾緣者謂此種子

待自衆緣方能生果非一切時能生
一切若於是處是時遇自衆緣即於
此處此時自果得生唯能引自果者
謂自種子但引自果如阿賴耶識種
子唯能引生阿賴耶識如稻穀等唯
能引生稻穀等果如是且顯種果生
義今當更示熏習異相堅者堅住方
可受熏非如動風所以者何風性疎
動不能任持所有熏氣一踰膳那彼
諸熏氣亦不隨轉占博迦油能持香
氣百踰膳那彼諸香氣亦能隨轉言
無記者是不可記極香臭義由此道
理論不受熏以極臭故如是香物亦
不受熏以極香故若物非極香臭所
記即可受熏言可熏者謂應受熏方
可熏習非不受熏如金石等不應受
熏名不可熏若於此時能受熏習即
於尔時名為可熏如可熏物與能熏
相應者能熏相應方名可熏非不相
應當知即是无間生義言所熏者阿
賴耶識具上四德應受熏習故名所
熏非轉識等非異此者謂若離此阿
賴耶識餘非所熏是故所熏即此非

異之為熏習相者謂阿賴耶識有剎
那滅等是熏習相剎那滅故與諸轉
識俱時有故乃至對治恒隨轉故或
窮生死恒隨轉故定與善等為因性
故待福非福不動行緣於善惡趣異
類熟故如是等義於轉識中一切異
法皆應成立是故唯此阿賴耶識與
如是等勝德相應可受熏習六識无
相應者謂彼諸識有動轉故三差別
相違者謂彼諸識別別所依別別所
緣別別作意復有餘義別別行相一
一轉故譬喻論師欲令前念熏於後
念為遮彼故說言二念不得俱有无
二剎那一時而有俱生俱滅熏習住
故若謂此識種類如是雖不相應然
同識類亦得相熏如是例餘應成過
失謂餘種類例亦應尔以眼等根同
淨色類亦應展轉更互相熏此意說
言眼耳兩根同有淨法二淨展轉應
互相熏餘亦如是然法不許雖同淨
法異相續故不得相熏識亦應尔雖
同識法何得相熏如是所說二種種
子謂外及內應知皆有能生能引此

中外種乃至果熟為能生因內種乃
至壽量邊際為能生因外種能引枯
後相續內種能引喪後屍骸由引因
故多時續住若二種子唯有生因此
因既壞果即應滅應無少時相續住
義若謂剎那展轉相續前念為因後
念隨轉是則後邊不應都滅由此決
定應有引因此二種子譬如放弦彎
弓為因箭不墮落遠有所至

論曰復次其餘轉識普於一切自體
諸趣應知說名能受用者如中邊分
別論中說伽他曰

一則名緣識 第二名受者 此中能受用
分別推心法

釋曰此中受用是生起義受用中有
名受用者為顯此義故引中邊分別
論頌為阿笈摩論曰如是二識更平
為緣如阿毗達磨大乘經中說伽他曰
諸法於識藏 識於法亦尔 更平為果性
亦常為因性

釋曰阿賴耶識與一切法於一切時平
為因果展轉相生若於此時阿賴耶
識為諸法因即於今時諸法為果

若於此時阿賴耶識為諸法果即於
此時諸法為因

論曰若於第一緣起中如是二識
為因緣於第二緣起中復是何緣是
增上緣如是六識幾緣所生增上所
緣等無間緣如是三種緣起謂窮生
死愛非愛趣及能受用具有四緣
釋曰此中第一緣起謂阿賴耶識中
所有習氣與彼諸法平為因緣第二
緣起謂無明等為增上緣由無明等
增上勢力行等生故又六轉識名受
用緣起三緣所生謂眼識以眼為增
上緣以色為所緣緣等無間緣謂彼
無間此識生起所以者何若彼不與
客受處者此不生故餘識亦尔
論曰如是已安立阿賴耶識異門及
相復云何知如是異門及如是相
定唯在阿賴耶識非於轉識由若遠
離如是安立阿賴耶識雜染清淨皆
不得成謂煩惱雜染若業雜染若生
雜染皆不成故世間清淨出世清淨
亦不成故

釋曰如是已說阿賴耶識安立異門

及安立相今當顯示此二唯在阿賴
耶識應正道理非於餘處以理決擇
論曰云何煩惱雜染不成以諸煩惱
及隨煩惱熏習所作彼種子體於六
識身不應理故所以者何若立眼識
貪等煩惱及隨煩惱俱生俱滅此由
彼熏成種非餘即此眼識若已謝滅
餘識所聞如是熏習熏習所依皆不
可得從此先滅餘識所聞現无有體
眼識與彼貪等俱生不應道理以彼
過去現無體故如從過去現無體業
異熟果生不應道理又此眼識貪等
俱生所有熏習亦不成就然此熏習
不住貪中由彼貪欲是能依故不堅
住故亦不得住所餘識中以彼諸識
所依別故又無決定俱生滅故亦復
不得住自體中由彼自體決定無有
俱生滅故是故眼識貪等煩惱及隨
煩惱之所熏習不應道理又復此識
非識所熏如說眼識所餘轉識亦復
如是如應當知釋曰此中此者即此
眼識由彼熏者由貪等熏言成種者
謂成因性言非餘者非耳識等餘識

所聞者耳等識所聞如是熏習者貪等熏習熏習所依者謂即眼識眼識與彼貪等俱生等者謂從過去現無體因眼識與彼貪等俱生不應道理如從過去現無體業異熟果生不應道理者如彼果生不應道理此亦如是不應道理復有餘師執彼有體謂異論師欲令過去是實有性然過去能詮所詮不可得所以者何若法是實有云何名過去是故從彼異熟果生不應道理熏習無故又此眼識者謂與貪等俱生眼識所有熏習亦不成就者謂彼熏習尚不成就何況從彼後時眼識與貪俱生而當得成然此熏習不住貪中者謂眼識熏習在貪欲中不應道理何以故由彼貪欲依眼識故不堅住故亦不得住所餘識中者謂此熏習不得在於耳等識中何以故以彼諸識所依別故由所依別無有決定俱生滅義謂眼識依眼耳識依耳如是乃至意識依於末那所依遠故所餘熏習在所餘處不應道理亦復不得住自體中者謂此眼識

亦復不得熏習眼識无二眼識俱時起故以無二故決定无有俱生滅義由此道理是故眼識定不應為貪等煩惱及隨煩惱之所熏習亦非眼識眼識所熏

論曰復次從無想等上諸地沒來生此間亦時煩惱及隨煩惱所染初識此識生時應无種子由所依止及彼熏習並已過去現無體故

釋曰所染初識者謂來此間家初生識此識生時應無種子者謂初生識應無因生所依止者謂所依止彼熏習者煩惱熏習

論曰復次對治煩惱識若已生一切世間餘識已滅亦時若離阿賴耶識所餘煩惱及隨煩惱種子在此對治識中不應道理此對治識自性解脫故與餘煩惱及隨煩惱不俱生滅故復於後時世間識生亦時若離阿賴耶識彼諸熏習及所依止久已過去現無體故應無種子而更得生是故若離阿賴耶識煩惱雜染皆不得成釋曰對治煩惱識若已生一切世間

餘識已滅者謂六識已滅所餘煩惱
及隨煩惱種子在此對治識中不應
道理者謂對治識非後世間識生起
因復於後時者謂復從此出世心後
彼諸熏習者謂餘煩惱及隨煩惱所
有熏習及所依止者謂所依識應無
種子而更得生者謂若無有阿賴耶
識彼應无因而更得生此中煩惱即
是雜染是故說名煩惱雜染由上道
理煩惱雜染皆不得成

論曰云何為業雜染不成行為緣識
不相應故此若無者取為緣有亦不
相應

釋曰為辯業雜染不得成因緣故次
問云何業雜染不成業為緣識不相
應故者謂福非福及不動行生已謝
滅若不信有阿賴耶識當於何處安
立熏習如六識身不能任持所有熏
習於諸煩惱雜染事中已具顯示此
若無者謂若无有行為緣識取為緣
有亦不相應者謂亦無有取為緣有
此復何緣謂前諸行所熏習識由取
力故熏習增長轉成有故此中即業

是雜染性名業雜染或依於業而有
雜染名業雜染若不信有阿賴耶識
此業雜染亦不得成

攝大乘論釋卷第三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攝大乘論釋卷第三

敬

世親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所知依分第三之三

論曰云何為生雜染不成結相續時
不相應故

釋曰若不信有何賴耶識如生雜染
亦不得成今當顯示結相續時不相
應故者謂得自體不相應故

論曰若有於此非等引地沒已生時
依中有位意起染汙意識結生相續
此染汙意識於中有中滅於母胎中
識羯羅藍更相和合若即意識與彼
和合既和合已依止此識於母胎中
有意識轉若余即應有二意識於母
胎中同時而轉又即與彼和合之識
是意識性不應道理依染汙故時无
斷故意識所緣不可得故設和合識
即是意識為此和合意識即是一切
種子識為依止此識所生餘意識是
一切種子識若此和合識是一切種
子識即是阿賴耶識汝以異名立為

意識若能依止識是一切種子識是則所依因識非一切種子識能依果識是一切種子識不應道理是故成就此和合識非是意識但是異熟識是一切種子識

釋曰非等引地即是欲界沒者死也染汙意識即是煩惱俱行意識結生相續者謂攝受自體此染汙意識緣生有為境於中有中滅言和合者識與赤白同一安危若和合識即是意識依此復生所餘意識是則一時二意識轉謂所依止和合意識及能依止所餘意識又和合識是意識性不應道理何以故依染汙故時無斷故謂此意識貪等煩惱所染汙意為所依止緣生有境故是染汙即此為依名依染汙於此位中所依異熟不容染汙是無記故此和合識常无間斷任業轉故意識所緣不可得故者意識所緣明了可得所謂諸法此和合識無有如是明了所緣是故此識是意識性不應道理

論曰復次結生相續已若離異熟識

執受色根亦不可得其餘諸識各別
依故不堅住故是諸色根不應離識
釋曰結生相續已者謂已得自體若
離異熟識者謂離阿賴耶識其餘諸
識各別依故不堅住故者謂餘六識各
別處故易動轉故且如眼識眼為別
依如是其餘耳等諸識耳等色根為
各別依由此道理如是諸識但應執
受自所依根又此諸識易動轉故或時
無有若離阿賴耶識今時眼等諸根
無能執受便應爛壞

論曰若離異熟識識與名色更互相
依譬如蘆束相依而轉此亦不成

釋曰若離異熟識者謂離阿賴耶識
如不得成今當顯示謂世尊言識緣名
色名色緣識此中識緣名者謂六識
中非色四蘊識緣色者謂羯邏藍若不
說有阿賴耶識何等名為名色緣識由
依名色剎那展轉相似相續流轉不絕
論曰若離異熟識已生有情識食不
成何以故以六識中隨取一識於三
界中已生有情能作食事不可得故
釋曰此言顯示識食不成如世尊說

食有四種一者段食二者觸食三者
意思食四者識食此中段食者是能
轉變由轉變故饒益所依觸食者是
能取境由暫能見色等境界便令所
依饒益生故意思食者是能怖望由
怖望故饒益所依如遠見水雖渴不
死識食者是能執受由執受故所依
久住若不令者應同死屍不久爛壞
是故應許識亦是食能作所依饒益
事故此中觸食屬六識身意思食者
屬怖望意有何別識可說為食又若
无心睡眠悶絕入滅定等六識身滅
誰復有餘能執受身今不爛壞若有
棄捨阿賴耶識身必爛壞

論曰若從此沒於等引地正受生時
由非等引染汙意識結生相續此非
等引染汙之心彼地所攝離異熟識
餘種子體定不可得

釋曰如是已說非等引地結生相續
離異熟識不可得成如等引地亦不
得成今當顯示謂於此處由染汙識
結生相續於等引地由非等引染汙
意識結生相續言染汙者彼地煩惱

之所染汙彼地煩惱者謂飡定味等
此染汙心在不定地不定地沒從此
沒已即彼地心云何現前既不現前
云何當得結生相續由此道理定應
許有阿賴耶識無始時來恒有彼地
此心熏習由此熏習此心現行由此
心故結生相續

論曰復次生無色界若離一切種子
異熟識染汙善心應無種子染汙善
心應無依持

釋曰生无色界者謂已解脫色染汙
善心者謂能愛味及三摩地應無種
子者謂應無因應无依持者謂應無
依復有別義謂此二心若無種子從
何而生若無依持依何而轉阿賴耶
識所攝受故從自種生為所依故令
此能依相續而轉

論曰又即於彼若出世心正現在前
餘世間心皆滅盡故今時便應滅離
彼趣

釋曰即於彼界若出世心現在前時
除此所餘是世間心彼世間心今時
皆滅如是彼趣便應永斷不由功用

自然證得無餘。涅槃既無此理，不應撥无阿賴耶識。

論曰：若生非想，非非想處，無所有處，出世間心，現在前時，即應二趣悉皆滅離。此出世識，不以非想、非非想處為所依趣，亦不應以無所有處為所依趣，亦非涅槃為所依趣。

釋曰：若生非想、非非想處，或時起彼無所有處，出世間心，令現在前，由彼處心極明利，故又由非想、非非想處心闇鈍，故住於彼處。極明利心起，出世心令現在前，此出世心不應以彼第一、第二為所依趣，由彼二地皆世間故。又生餘地，起餘地心，現在前，故二所依趣俱不應理。又即此心不應涅槃為所依趣，有餘依故。如是三種為所依趣，既不得成，若不信有阿賴耶識，此出世心何所依趣？

論曰：又將沒時，造善造惡，或下或上，所依漸冷，若不信有阿賴耶識，皆不得成。是故若離一切種子異熟識者，此生雜染亦不得成。

釋曰：將捨命時，造善造惡，或下或上。

身分漸冷以造善者必定上昇若造惡者必定下墜若不許有阿賴耶識為能執受云何得有所依漸冷阿賴耶識能執受故或下或上如其次第隨所捨處身即有冷

論曰云何世間清淨不成謂未離欲纏貪未得色纏心者即以欲纏善心為離欲纏貪故勤修加行此欲纏加行心與色纏心不俱生滅故非彼所熏為彼種子不應道理又色纏心過去多生餘心間隔不應為今定心種子唯無有故是故成就色纏定心一切種子異熟果識展轉傳來為今因緣加行善心為增上緣如是一切離欲地中如應當知如是世間清淨若離一切種子異熟識理不得成釋曰如世間清淨理不得成今當顯示謂為遠離欲纏貪故以欲纏善心修加行時即此欲纏加行善心未曾為彼色纏善心之所熏習不俱生滅故今色纏心應無種子自然而生又過去世色纏善心多生所間餘識所隔唯無有故已過去故不得為今定心種

子展轉傳來為今因緣者阿賴耶識持彼種故今色經心從自種生加行善心非無功力言功力者但增上緣非是因緣由彼增上力生此色經心如是遠離色經貪等如應當知

論曰云何出世清淨不成謂世尊說依他言音及內各別如理作意由此為因正見得生此他言音如理作意為熏耳識為熏意識為兩俱熏若於彼法如理思惟令時耳識且不得起意識亦為種種散動餘識所間若與如理作意相應生時此聞所熏意識與彼熏習久滅過去定無有體云何復為種子能生後時如理作意相應之心又此如理作意相應是世間心彼正見相應是出世心曾未有時俱生俱滅是故此心非彼所熏既不被熏為彼種子不應道理是故出世清淨若離一切種子異熟果識亦不得成此中聞熏習攝受彼種子不相應故

釋曰如出世間清淨不成今當顯示此他言音如理作意者謂與言音相

應作意意識亦為種種散動餘識所
聞者是與正見相應出世間心被聞
隔義若與如理作意相應生時者謂
於後時此聞所熏意識與彼熏習久
滅過去定無有體者謂經長時已謝
隔越決定无體云何復為種子能生
後時如理作意相應之心者謂彼久
滅現無有體不能為因此中間熏習
攝受彼種子不相應故者謂在世間
意識之中故言此中間熏習者依他
言音正聞熏習攝受彼種子者在意
識中攝受出世清淨種子不相應故
者謂彼所計不應理故云何可說此
從彼生

論曰復次云何一切種子異熟果識
為雜染因復為出世能對治彼淨心
種子又出世心昔未曾習故彼熏習
決定應無既无熏習從何種生是故
應答從寂清淨法界等流正聞熏習
種子所生

釋曰云何等者謂異熟識是所治因
為能治因不應道理又出世心昔未
曾習者謂先未生故彼熏習決定應

無者由此因故彼出世心无有熏習
決定無疑從取清淨法界等流正聞
熏習種子所生者為顯法界異聲聞
等言取清淨由佛世尊所證法界永
斷煩惱所知障故從取清淨法界所
流經等教法名取清淨法界等流無
倒聽聞如是經等故名正聞由此正
聞所起熏習名為熏習或復正聞即
是熏習是故說名正聞熏習即此熏
習相續住在阿賴耶識為因能起出
世間心是故說言從取清淨法界所
流正聞熏習種子所生

論曰此聞熏習為是阿賴耶識自性
為非阿賴耶識自性若是阿賴耶識
自性云何是彼對治種子若非阿賴
耶識自性此聞熏習種子所依云何
可見乃至證得諸佛菩提此聞熏習
隨在一種所依轉處寄在異熟識中
與彼和合俱轉猶如水乳然非阿賴
耶識是彼對治種子性故

釋曰此聞熏習為是阿賴耶識自性
為非阿賴耶識自性若尔何過若是
阿賴耶識自性云何即為阿賴耶識

對治種子若非阿賴耶識自性此聞熏習種子即應別有所依乃至證得諸佛菩提者謂乃至得諸佛所證无上菩提此聞熏習者即是取清淨法界等流正聞熏習隨在一種所依轉處者謂隨在一相續轉處寄在異熟識中與彼和合俱轉猶如水乳者此聞熏習與異熟識雖不同性而寄識中猶如水乳和合俱轉然非阿賴耶識等者雖復和合似一性轉然非即是阿賴耶識是能對治阿賴耶識種子性故

論曰此中依下品熏習成中品熏習依中品熏習成上品熏習依聞思修多分修作得相應故

釋曰此中下中上品者應知依聞思修所成慧說由彼一一有三種故復有別義聞所成慧是下品思所成慧是中品修所成慧是上品依聞思修多分修作得相應故者謂依聞等數數猛利而修作故又於此中下品為因得成中品中品為因得成上品論曰又此正聞熏習種子下中上品

應知亦是法身種子與阿賴耶識相
這非阿賴耶識所攝是出世間取淨
法界等流性故雖是世間而是出世
心種子性又出世心雖未生時已能
對治諸煩惱纏已能對治諸嶮惡趣
已作一切所有惡業朽壞對治又能
隨順逢事一切諸佛菩薩雖是世間
應知初修業菩薩所得亦法身攝聲
聞獨覺所得唯解脫身攝又此熏習
非阿賴耶識是法身解脫身攝如如熏
習下中上品次第漸增如是如是異熟
果識次第漸減即轉所依既一切種所
依轉已即異熟果識及一切種子无種
子而轉一切種永斷釋曰已能對治諸
煩惱纏者謂是能斷增上貪等現起
轉因已能對治諸嶮惡趣者謂若能
斷諸煩惱纏即能對治諸嶮惡趣已
作一切所有惡業朽壞對治者謂若
雖有順後受業應墮惡趣而能為彼
作朽壞因舉要言之此聞熏習能治
一切過去未來現在惡業又能隨順
逢事一切諸佛菩薩者謂是當來逢
事善友自身得因雖是世間應知初

修業菩薩所得亦法身攝者謂諸異
生菩薩名初修業菩薩亦是法身種
子故說亦法身攝聲聞獨覺所得唯
解脫身攝者謂聲聞等正聞熏習唯
是解脫因唯得解脫身不得法身故
論曰復次云何猶如水乳非阿賴耶
識與阿賴耶識同處俱轉而阿賴耶
識一切種盡非阿賴耶識一切種增
譬如於水鵝所飲乳又如世間得離
欲時非等引地熏習漸減其等引地
熏習漸增而得轉依

釋曰非阿賴耶識與阿賴耶識雖同
處俱轉而阿賴耶識盡非阿賴耶識
在還即以前水乳和合鵝所飲時乳
盡水在譬喻顯示又如世間得離欲
時於一阿賴耶識中非等引地煩惱
熏習漸減其等引地善法熏習漸增
而得轉依此中轉依當知亦尔
論曰又入滅定識不離身聖所說故
此中異熟識應成不離身非為治此
滅定生故

釋曰引入滅定諍不離言為成定有
阿賴耶識世尊說識不離身者除異

熟識餘不得成以滅定生對治轉識
故觀此定為極寂靜

論曰又非出定此識復生由異熟識
既間斷已離結相續無重生故

釋曰若執出定此識還生由此意故
識不離身此不應理以從定出識不
復生異熟果識既間斷已離結相續
更託餘生無重生故

論曰又若有執以意識故滅定有心
此心不成定不應成故所緣行相不
可得故應有善根相應過故不善无
記不應理故應有想受現行過故觸
可得故於三摩地有功能故應有唯
滅想過失故應有其思信等善根現
行過故拔彼能依令離所依不應理
故有譬喻故如非遍行此不有故
釋曰又若有執以意識故滅定有心
此心不成者若有欲離前說自相阿
賴耶識以餘轉識滅定有心此不應
理何以故定不應成故未曾見心離
心法故如餘心法想受亦令俱應不
滅然此滅定俱滅所顯是故應至定
不應成若立唯有阿賴耶識則無此

過求靜住者為治彼怨餘心心法故
生此定不為對治不明了性阿賴耶
識又此定內無有餘心何以故所緣
行相不可得故諸心心法相續不斷
必不遠離所緣行相此滅定中若有
心者亦應不離所緣行相然此二種
俱不可得是故此定無有餘心若唯
立有阿賴耶識無此妨難執受所依
之所顯故又此定中若有轉識此識
必有善等差別謂或是善或是不善
或是無記然此中識且非是善應有
善根相應過故此則相違亦非此識
是自性善由此不離善根相應成善
性故由立定心是善性故至所不欲
與無貪等善根相應此不應許與餘
善心無差別故遍一切處應成此過
又於此中亦不得有不善无記不善
無記不應理故於離欲時諸不善根
皆永斷故不成不善亦非无記此定
善故又不可立此心是善應有想受
現行過故若離善根善心不有是故
應至善根現行此中如有善根現行
想受亦亦應至現行無別因故然不

應理所治現行能治無故譬如貪等
正現行時不淨觀等決定无有又此
定中離阿賴耶識餘心不容有必應
有觸可得過故如住餘定決無有疑
謂餘定中善根相應餘識轉時決定
有觸以定所生輕安為相或順樂受
或有隨順非苦樂受此觸為緣或生
樂受或復生於非苦樂受何以故於
餘三摩地有此功能故於餘定中見
此二觸於生二受必有功能此亦應
尔無障因故觸為緣受此中應至然
不應理何以故應有唯滅想過失故
若許此觸為緣生受於此定中唯應
想滅然不應許想受俱滅聖所說故
又此定中若有餘識必與其觸俱有
相應此不應理何以故若有觸者應
有其思信等善根現行過故若有其
識觸相應轉必有與此俱生思等聖
所說故此中應至有思現行若此定
中有思現行造作善心必有信等善
根現行然不應許若有欲避如前所
說種種過失及阿笈摩相違過失由
但厭離諸心法故唯拔心法於此定

中唯立有心無有心法此亦不然仁以故拔彼能依令離所依不應理故所依是心能依是心法所依能依心與心法无始生死來更不相離由此相引是故定應與無貪等善根相應若言此定及定方便與无貪等善根相違故於定中善根不轉唯善心轉此於餘處都未曾見若於因時彼法相應等流果時亦有相應故不應理又不應理有譬喻故謂世尊說諸身行滅諸語行滅諸意行滅此中身行謂入出息其語行者謂尋與伺其意行者謂思想等如尋伺滅語必不起意亦如是若意行滅亦應不起若汝意謂如身行滅安住定中身在不滅意亦如是雖意行滅應在不滅此亦不然何以故如非遍行此不有故如世尊說離身行外有身住因所謂飲食命根識等由此雖无入息出息而身安住意即不念離意行外更無別因持心令住由此應至无意識故名無心定異熟果識此中有故世尊說識不離於身即從此識一切種子後出

定時轉識還生故知定有阿賴耶識
論曰又此定中由意識故執有心者
此心是善不善無記皆不得成故不
應理

釋曰已廣廢立滅定有心今當略顯
第二頌義若有欲除阿賴耶識以意
識故滅定有心此心是善不善無記
皆不得成故不應理何以故由此滅
定是善性故且非不善無記亦尔威
儀工巧變化無記定不得有若說此
是異熟无記理即應至阿賴耶識除
此更無第五无記又此定中心若是
善應无貪等善根相應染汙意滅唯
善心在尔時善心所依所緣皆悉是
有三事和合云何此中不生其觸既
有其觸受等心法何得不生如是滅
定應不得成諸心心法皆不滅故又
若有執此定是善由心所引定前方
便能引善心力所引故定中善心非
無貪等善根相應又三和合若有堪
能亦能生受若三和合无有堪能唯
生其觸是故定中雖有善心非無貪
等善根相應亦無受等此義不然方

便善心既無貪等善根相應從此所引等流果心何故不尔又從所依拔除能依不應理故心與心法无始已來於一切時不相離今拔能依令離所依必不可得何以故有譬喻故謂於世間從生至壞於一切時不相離無有道理拔除能依令離所依譬如大種與所造色無有道理令其所造離於能造心法亦尔不可令其離所依心是故於此無心定中无有心法但有善心不應道理若有復謂今拔能依令離所依雖不應理然想及受能障此定於方便中默惠彼故唯二不行餘法不尔亦得現行不應道理何以故如非遍行此不有故非遍行者此中可滅二是遍行故不可滅遍行若滅心亦隨滅無別因故是故此中言有心者是異熟識定非意識論曰若復有執色心無間生是諸法種子此不得成如前已說又從无色無想天沒滅定等出不應道理又阿羅漢後心不成唯可容有等无間緣釋曰若復有執色心無間生是諸法

種子者謂若有執前剎那色能為種子後剎那色因彼而生前識後識相望亦尔此前已破又無色没色復生時色久斷滅何有種子無想天没或復從於滅定等出心復生時心久斷滅何有心因若如是者諸阿羅漢終不應得無餘涅槃色心兩因永无盡故前剎那色望於後色前剎那識望於後識應知容有等无間緣無有因緣論曰如是若離一切種子異熟果識雜染清淨皆不得成是故成就如前所說相阿賴耶識決定是有

釋曰由前所說無量道理是故成就阿賴耶識決定是有
論曰此中三頌

菩薩於淨心 遠離於五識 无餘心轉依
云何汝當作 若對治轉依 非斷故不成
果因無差別 於永斷成過 无種或無體
若許為轉依 无彼二無故 轉依不應理
釋曰如住轉識轉依不成三頌顯示
菩薩於淨心者是於出世對治相應
善意識義遠離於五識者謂此遠離
眼等五識言無餘者无善有漏雜染

意識已舉淨心復舉無餘為欲遮遣
善有漏識言心轉依云何作者若汝
信有阿賴耶識可作一切雜染種子
無種子義名心轉依若不尔者云何
當作若對治生名為轉依此不應理
何以故若對治轉依非斷故不成離
染永斷故名轉依非能對治即是永
斷由此但是永斷因故若必尔者便
至果因無差別過果是永斷說名涅
歸因是對治說名聖道若能對治即
是永斷應至果因一體之過纔生對
治應即涅槃無障或无體若許為轉
依者若於轉識作無種子或即无體
許為轉依無彼二无故轉依不應理
雜染轉識此定位中不得有故亦無
種子可令作無无二可無而名轉依
不應道理若決定有阿賴耶識雜染
轉識此定位中雖不得有而彼種子
一切住在阿賴耶識可能作其无種
無體由汝轉依不應道理故應信有
阿賴耶識

論曰復次此阿賴耶識差別云何略
說應知或三種或四種此中三種者

謂三種熏習老別故一名言熏習老別二我見熏習老別三有支熏習老別四種者一引發老別二異熟老別三緣相老別四相貌老別

釋曰如是已成立阿賴耶識今當顯此品類老別於三種熏習老別中名言熏習老別者謂眼名言熏習在異熟識中為眼生因異熟生眼從彼生時用彼為因還說名眼如是耳等一切名言老別亦尔我見熏習老別者由染汙意薩迦耶見力故於阿賴耶識中我執熏習生由此為因謂自為我異我為他各有老別有支熏習老別者由善不善不動行力故於諸趣中流轉老別此三如後所知相初當廣分別

論曰此中引發老別者謂新起熏習此若無者行為緣識取為緣有應不得成

釋曰引發老別者謂能引發品類老別謂新起熏習者謂彼取先所起熏習若此能引阿賴耶識老別無者諸行生滅熏習成識由取攝受生有現

前此所作有應不得成能有後生故名為有此所說取或善不善是串習果論曰此中異熟老別者謂行有為緣於諸趣中異熟老別此若无者則無種子後有諸法生應不成

釋曰異熟老別者謂行有為緣於諸趣中所引異熟若此所引阿賴耶識老別無者則无有因後有諸法眼等色根此等異熟生應不成當知此則是異熟果

論曰此中緣相老別者謂即意中我執緣相此若无者染汙意中我執所緣應不得成

釋曰緣相老別者謂此阿賴耶識即是染汙意中能依我見我執緣相若此緣相阿賴耶識老別無者染汙意中薩迦耶見為因我執此所緣境應不得成當知此則是等流果

論曰此中相貌老別者謂即此識有共相有不共相無受生種子相有受生種子相等

釋曰相貌老別有多品類謂於此中有共相有不共相無受生種子相有

受生種子相等者是略標舉後當
廣釋

論曰共相者謂器世間種子不共相
者謂各別內處種子共相即是无受
生種子不共相即是有受生種子對
治生時唯不共相所對治滅共相為
他分別所持但見清淨如瑜伽師於
一物中種種勝解種種所見皆得成
立此中二頌

難斷難遍知 應知名共結 瑜伽者心異
由外相大故 淨智雖不滅 而於中見淨
又清淨佛土 由佛見清淨
復有別頌對前所引種種勝解種種
所見皆得成立

諸瑜伽師於一物 種種勝解各不同
種種所見皆得成 故知所取唯有識
此若無者諸器世間有情世間生起
差別應不得成

釋曰此中若阿賴耶識為一切有情
共器世間因體即是無受生種子若
阿賴耶識為不共各別色等諸處因
體即是有受生種子若離如是品類
共相阿賴耶識一切有情共受用因

諸器世間應不得成如是若離第二
不共阿賴耶識有情世間亦應不成
由此應如木石等生

論曰復有愈重相及輕安相愈重相
者謂煩惱隨煩惱種子輕安相者謂
有漏善法種子此若无者所感異熟
无所堪能有所堪能所依差別應不
得成復有有受盡相無受盡相有受盡
相者謂已成熟異熟果善不善種子
無受盡相者謂名言熏習種子无始
時來種種戲論流轉種子故此若無
者已作已作善惡二業與果受盡應
不得成又新名言熏習生起應不得
成復有譬喻相謂此阿賴耶識幻炎
夢翳為譬喻故此若无者由不實遍
計種子故顛倒緣相應不得成復有
具足相不具足相謂諸具縛者名具
足相世間離欲者名損減相有學聲
聞及諸菩薩名一分永拔相阿羅漢
獨覺及諸如來名煩惱障全永拔相
及煩惱所知障全永拔相如其所應
此若無者如是次第雜染還滅應不
得成

糲曰魚重相者謂所依中無堪能性
輕安相者謂所依中有堪能性若无
有受盡相阿賴耶識數數已作善惡
二業與果受盡應不得成無受盡相
謂名言熏習種子者如名言熏習者
別中已說无始時來種種戲論流轉
種子故者謂無始時來共言說因故
若無如是阿賴耶識新起名言熏習
生起應不得成何以故若無舊熏習
今名言亦無故若於世間本來无者
本無今有不應道理譬喻相者如由
所作幻等因故得有象等顛倒緣相
阿賴耶識亦復如是由所說譬喻相
不實遍計種子故有顛倒緣相此若
無者顛倒緣相應不得成
論曰何因緣故善不善法能感異熟
其異熟果無覆无記由異熟果無覆
無記與善不善不相違善與不善
不相違故若異熟果善不善性雜染
還滅應不得成是故異熟識唯无覆
無記

擇曰无覆無記者此中无染談名無
覆即無染无記名無覆无記非如色

界生煩惱不善說為無記若異熟果
善不善性雜染還滅應不得成者以
從善更生善從不善更生不善故則
生死流轉無有邊際流轉雜染通有
漏善故

攝大乘論釋卷第三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攝大乘論釋卷第四

敬

世親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所知相分第三之一

論曰已說所知依所知相復云何應見此略有三種一依他起相二遍計所執相三圓成實相

釋曰依所知相說如是言略者要也論曰此中何者依他起相謂阿賴耶識為種子虛妄分別所攝諸識此復云何謂身身者受者識彼所受識彼能受識世識數識處識言說識此由名言熏習種子若自他老別識此由我見熏習種子若善趣惡趣死生識此由有支熏習種子由此諸識一切界趣雜染所攝依他起相虛妄分別皆得顯現如此諸識皆是虛妄分別所攝唯識為性は無所有非真實義顯現所依如是名為依他起相

釋曰虛妄分別所攝諸識者謂此諸識虛妄分別以為自性謂身身者受者識者身謂眼等五界身者謂塗汙意能受者謂意界彼所受識者謂色等六外界彼能受識者謂六識界世識者謂生死相續不斷性數識者謂算計性處識者謂器世間言說識者謂見聞覺知四種言說如是諸識皆用所知依中所說名言熏習老別為因自他老別識者謂依止老別此用前說我見熏習老別為因善趣惡趣死生識者謂生死趣種種老別此由前說有支熏習老別種子由此諸識者即由次前所說諸識一切界趣雜染所攝者謂墮三界五趣雜染是彼自性故名所攝依他起相者謂依他起為體虛妄分別皆得顯現如此諸識皆是虛妄分別所攝唯識為性者謂此諸識皆是虛妄分別自性故名所攝是無所有非真實義顯現所依者謂无所有非真實義顯現所因非真實故名無所有如所執我無所有故名非真實義者所取謂即彼我實

無所有似我顯現言所依者顯現所
依是所因義此即名為依他起相
論曰此中何者遍計所執相謂於无
義唯有識中似義顯現

釋曰於無義者謂无所取如實無我
唯有識中者謂无實義似義識中如
唯似我顯現識中似義顯現者似所
取義相貌顯現如實無我似我顯現
論曰此中何者圓成實相謂即於彼
依他起相由似義相永无有性
釋曰於無所有非真實義顯現因中
由實无有似義相現永無有性如似
我相雖永是无而無我有

論曰此中身身者受者識應知即是
眼等六内界彼所受識應知即是色
等六外界彼能受識應知即是眼等
六識界其餘諸識應知是此諸識若
別又此諸識皆唯有識都無義故此
中以何為喻顯示應知夢等為喻顯
示謂如夢中都無其義獨唯有識雖
種種色聲香味觸合林地山似義影
現而於此中都無有義由此喻顯應
隨了知一切時處皆唯有識由此等

言應知復有幻誑鹿愛瞋目眩等喻若於覺時一切時處皆如夢等唯有識者如從夢覺便覺夢中皆唯有識覺時何故不如是轉真智覺時亦如是轉如在夢中此覺不轉從夢覺時此覺乃轉如是未得真智覺時此覺不轉得真智覺此覺乃轉其有未得真智覺者於唯識中云何比知由教及理應可比知此中教者如十地經薄伽梵說如是三界皆唯有心又薄伽梵解深密經亦如是說謂彼經中慈氏菩薩問世尊言諸三摩地所行影像彼與此心當言有異當言無異佛告慈氏當言無異何以故由彼影像唯是識故我說識所緣唯識所現故世尊若三摩地所行影像即與此心無有異者云何此心還取此心慈氏无有少法能取少法然即此心如是生時即有如是影像顯現如質為緣還見本質而謂我今見於影像及謂離質別有所見影像顯現此心亦尔如是生時相似有異所見影現即由此教理亦顯現所以者何於定心中

隨所觀見諸青瘀等所知影像一切
無別青瘀等事但見自心由此道理
菩薩於其一切識中應可以知皆唯
有識無有境界又於如是青瘀等中
非憶持識見所緣境現前住故聞思
所成二憶持識亦以過去為所緣故
所現影像得成唯識由此比量菩薩
雖未得真智覺於唯識中應可以知
釋曰此唯有識由教顯示如十地經
言如是一切皆唯有心故解深密經
中我說識所緣唯識所現故者謂識
所緣唯識所現無別境義復舉識者
顯我所說定識所行唯識所現无別
有體然即此心如是生時者謂即由
此品類生時相似有異所見影現者
謂定所行相似離識別有所取分明
顯現又於如是青瘀等中非憶持識
見所緣境現前住故者謂青瘀等是
三摩地所行影像非憶持識由此不
即在彼方處如昔所受還如是憶此
住現前分明見故彼憶持識所見暗
昧此現前住所見分明若有復謂如
聞思慧由串習故境雖謝往纔作意

時如昔而生此亦尔者聞思兩慧境既謝往現無有體於无體中若更生時但識影現似彼而生故聞思慧不緣謝往曾所受境是故唯識由此弥彰所取義無理亦成就

論曰如是已說種種諸識如夢等喻即於此中眼識等識可成唯識眼等諸識既是有色亦唯有識云何可見此亦如前由教及理釋曰眼識等識皆非有色可成唯識眼等諸識既是有色云何唯識此亦如前由教及理者此眼等識如前所引理教顯示亦成唯識論曰若此諸識亦體是識何故乃似色性顯現一類堅住相續而轉與顛倒等諸雜染法為依處故若不尔者於非義中起義顛倒應不得有此若無者煩惱所知二障雜染應不得有此若无者諸清淨法亦應無有是故諸識應如是轉此中有頌亂相及亂體應許為色識及與非色識若無餘亦无

釋曰一類堅住相續轉者由相似故名為一類多時住故說名堅住諸有

色識相似多時相續而轉顛倒等者
即是等取諸雜染法與煩惱障及所
知障為因性故為依處者為彼因性
若彼諸識離如是轉於非義中起義
心倒應不得有此若無者若煩惱障
諸雜染法若所知障諸雜染法應不
得有於此頌中顯如是義乱相乱體
如其次第許為色識及非色識此中
乱相即是乱因色識為體乱體即是
諸無色識色識乱因若无有者非色
識果亦應無有

論曰何故身身者受者識所受識能
受識於一切身中俱有和合轉能圓
滿生受用所顯故何故如說世等諸
識老別而轉無始時來生死流轉無
斷絕故諸有情界無數量故諸器世
界無數量故諸所作事展轉言說无
數量故各別攝取受用老別無數量故
諸愛非愛業果異熟受用老別无數
量故所受死生種種老別無數量故
釋曰為令自身圓滿受用故身身者
受者三識一切身中許彼一時俱有
和合一時轉故說名俱有所顯故者
是彼因性

論曰復次云何安立如是諸識成唯
識性略由三相一由唯識元有義故
二由二性有相有見二識別故三由
種種種種行相而生起故所以者何
此一切識無有義故得成唯識有相
見故得成二種若眼等識以色等識
為相以眼識識為見乃至以身識識
為見若意識以一切眼為取初法為
取後諸識為相以意識識為見由此
意識有分別故似一切識而生起故
此中有頌
唯識二種種 觀者意能入 由悟入唯心
彼亦能伏離

釋曰此中長行及頌顯示由三種相
成立唯識於長行中由唯識者唯有
識故一切諸識皆唯有識由所識義
無所有故由二性者由於一識安立
相見即此一識一分成相第二成見
眼等諸識即於二性安立種種謂一
識上如其所應一分變似種種相生
第二變似種種能取若就意識即以
一切眼為取初法為取後諸識為相
意識識為見由此意識遍分別故似

一切識而生起故又於三中唯就意識以為種種所取境界不決定故其餘諸識境界決定又無分別意識分別故唯於此安立第三種種相見是故於此意識具足安立唯識於他中能入唯識者悟入所取義永無有故能入二者悟入此識有相見故能入種種者悟入此識似種種相而生起故觀者意者諸瑜伽師所有意趣問於何悟入答由悟入唯心彼亦能伏離若能悟入唯有其心都无有義是則於彼亦能伏離既無所取義何有能取心說入二性及入種種皆為成立入唯識因餘義相似

論曰又於此中有一類師說一意識彼彼依轉得彼彼名如意思業名身語業

釋曰一類菩薩欲令唯有一意識體彼復次第安立顯示如意思業名身語業者如一意思於身門轉得身業名於語門轉得語業名然是意業意識亦亦雖復是一依眼轉時得眼識名如是乃至依身轉時得身識名非

離意識別有餘識唯除別有阿賴耶識
論曰又於一切所依轉時似種種相
二影像轉謂唯似義影像及分別影
像又一切處亦似所觸影像而轉有
色界中即此意識依止身故如餘色
根依止於身

釋曰或有難言眼等諸根无有分別
是故意識依彼轉時應無分別如染
汙意為雜染依今雜染轉此亦應尔
故次解言又於一切所依轉時似種
種相二影像轉謂唯義影像及分別
影像此中一切所依者謂眼等所依
似種種相二影像轉者謂唯似義影
像及分別影像二句解釋由此二句
說唯一識一分唯義影像顯現第二
分別此義相生是故前說無有過失
又一切處亦似所觸影像而生謂有
色處於定位中無五識時在色身中
內領受起如餘色根依止於身者如
餘眼等有色諸根依止於身由此諸
根依止身故於自所依能起損益意
識亦尔依止身故應知於身能作變
異復有別義謂如身根依止於身若

有外緣所觸現前身根便似所觸相
起即此起時於自依身能作損益意
識亦亦依止身故似彼所觸影像生
時於所依身能作損益

論曰此中有頌

若遠行獨行 無身寐於窟 調此難調心
我說真梵志

釋曰彼諸菩薩為成此義引阿笈摩
伽他為證若遠行者能緣一切所緣
境故言獨行者無第二故言无身者
遠離身故寐於窟者於身窟中而居
止故言調此者作自在故難調心者
性暴惡故

論曰又如經言如是五根所行境界
意各能受意為彼依

釋曰復引餘教證成此義如是五根
所行境界意各能受者諸根所行名
為境界如是境界意各能受悉能分
別一切法故一一各各能領受故名
各能受意為彼依者是彼諸根能生
因故以意散乱彼不生故

論曰又如所說十二處中說六識身
皆名意處

釋曰復有聖教能證此義謂六識身
皆說名意無餘識名由六識身皆是
意處聖所說故是故得知唯有意識
論曰若處安立阿賴耶識識為義識
應知此中餘一切識是其相識若意
識識及所依止是其見識由彼相識
是此見識生緣相故似義現時能作
見識生依止事如是名為安立諸識
成唯識性

釋曰於阿賴耶識亦得安立相見二
識謂阿賴耶識以彼意識及所依止
為其見識眼等諸識為其相識以一
切法皆是識故由彼相識者謂眼等
諸識是此見識生緣相故者是見生
因由所緣性名見生因似義現時能
作見識生依止事者能於彼見故名
見識即此見識似義現時彼諸相識
與意見識能作相續不斷住因是故
說名生依止事

論曰諸義現前分明顯現而非是有
云何可知如世尊言若諸菩薩成就
四法能隨悟入一切唯識都無有義
一者成就相遠識相智如餓鬼傍生

及諸天人同於一事見彼所識有差別故二者成就无所緣識現可得智如過去未來夢影緣中有所得故三者成就應離功用無顛倒智如有義中能緣義識應无顛倒不由功用智真實故四者成就三種勝智隨轉妙智何等為三一得心自在一切菩薩得靜慮者隨勝解力諸義顯現二得奢摩他修法觀者纔作意時諸義顯現三已得無分別智者無分別智現在前時一切諸義皆不顯現由此所說三種勝智隨轉妙智及前所說三種因緣諸義無義道理成就

釋曰相違識相智者謂能了知相違者識所緣義相无所緣識現可得智者謂現見有雖无所緣而識得生如過去等應離功用无顛倒智者謂能了知若如是義如所顯現即是實有離起對治無顛倒智任運應成三種勝智隨轉妙智者謂能了知三種勝智境隨轉義得心自在者得心調順有所堪能得靜慮者謂諸聲聞及獨覺等已得靜慮隨勝解力諸義顯現

者謂若願樂地成其水如意則成火等亦尔得奢摩他者得三摩地修法觀者於契經等策勤觀察纔作意時諸義顯現者隨於一義如如作意如是如是非一品類境相顯現無分別智現在前時一切諸義皆不顯現者若如顯現義即如是實有應不得有無分別智无分別智若是實有決定應許諸義皆無

論曰若依他起自性實唯有識似義顯現之所依止云何成依他起何因緣故名依他起從自熏習種子所生依他緣起故名依他起生剎那後无有功能自然住故名依他起

釋曰實唯有識似義顯現之所依止者謂實无義唯有其識與彼似義顯現為因即此唯識名依他起云何成依他起者問自攝受何因緣故名依他起者問為他說從自因生生已無能暫時安住名依他起應自攝受亦為他說

論曰若遍計所執自性依依他起實無所有似義顯現云何成遍計所執

何因緣故名遍計所執無量行相意識遍計顛倒生相故名遍計所執自相實无唯有遍計所執可得是故說名遍計所執

釋曰依依他起者謂依唯識實无所
有者實無自體似義顯現者唯有似
義顯現可得云何何故等者如次前
說无量行相者所謂一切境界行相
意識遍計者謂即意識說名遍計顛
倒生相者謂是能生虛妄顛倒所緣
境相自相實無者實无彼體唯有遍
計所執可得者唯有乱識所執可得
論曰若圓成實自性是遍計所執永
無有相云何成圓成實何因緣故名
圓成實由無變異性故名圓成實又
由清淨所緣性故一切善法寂勝性
故由寂勝義名圓成實

釋曰是遍計所執永無有相者謂遍
計所執自性无性為性云何何故等
如前依他起中已說由無變異性故
者謂無虛誑性如不虛誑性又由清
淨所緣性故一切善法寂勝性故由
寂勝義名圓成實者謂由清淨所緣

性故取勝性故名圓成實

論曰復次有能遍計有所遍計遍計
所執自性乃成此中何者能遍計何
者所遍計何者遍計所執自性當知
意識是能遍計有分別故所以者何
由此意識用自名言熏習為種子及
用一切識名言熏習為種子是故意
識無邊行相分別而轉普於一切分
別計度故名遍計又依他起自性名
所遍計又若由此相令依他起自性
成所遍計此中是名遍計所執自性
由此相者是如此義復次云何遍計
能遍計度緣何境界取何相貌由何
執著由何起語由何言說何所增益
謂緣名為境於依他起自性中取彼
相貌由見執著由尋起語由見聞等
四種言說而起言說於无義中增益
為有由此遍計能遍計度
釋曰復次云何遍計能遍計度者謂
意識名能遍計依他起性名所遍計
為欲顯示由此品類能遍計度故又
說緣名為境等於依他起自性中取彼
相貌者謂即於此依他起中由眼等

名取彼相貌由取彼相能遍計度由見執著者如所取相如是執著者由尋起語者如所執著者由語因尋而發語言由見聞等四種言說而起言說者如語所說見聞覺知四種言說與餘言說於無義中增益為有者如所言說於元義中執有義故

論曰復次此三自性為異為不異應言非異非不異謂依他起自性由異門故成依他起即此自性由異門故成遍計所執即此自性由異門故成圓成實由何異門此依他起成依他起依他熏習種子起故由何異門即此自性成遍計所執由是遍計所緣相故又是遍計所遍計故由何異門即此自性成圓成實如所遍計畢竟不如是有故

釋曰由是遍計所緣相故者謂彼意識名為遍計此為所取所緣境性能生遍計是故亦名遍計所執又是遍計所遍計故者即彼意識名為遍計緣彼相貌為所取境為所遍計由此義故依他起性亦名遍計所執自性

如所遍計者如彼意識遍計所執畢竟不如是有故者所遍計上遍計所執畢竟無故由此義故即此自性成圓成實

論曰此三自性各有幾種謂依他起略有二種一者依他熏習種子而升起故二者依他雜染清淨性不成故由此二種依他別故名依他起遍計所執亦有二種一者自性遍計執故二者老別遍計執故由此故名遍計所執圓成實性亦有二種一者自性圓成實故二者清淨圓成實故由此故成圓成實性

釋曰雜染清淨性不成故者由即如是依他起性若遍計時即成雜染無分別時即成清淨由二分故一性不成是故說名依他起性自性遍計執故者如於眼等遍計執為眼等自性老別遍計執故者如即於彼眼等自性遍計執為常無常等无量老別自性圓成實故者謂有垢真如清淨圓成實故者謂無垢真如

論曰復次遍計有四種一自性遍計

二老別遍計三有覺遍計四无覺遍計有覺者謂善名言无覺者謂不善名言如是遍計復有五種一依名遍計義自性謂如是名有如是義二依三依名遍計名自性謂遍計度未了義名四依義遍計義自性謂遍計度未了名義五依二遍計二自性謂遍計度此名此義如是體性釋曰善名言者謂解名言不善名言者謂牛羊等雖有分別然於文字不能解了

論曰復次摠攝一切分別略有十種一根本分別謂阿賴耶識二緣相分別謂色等識三顯相分別謂眼識等并所依識四緣相變異分別謂老等變異樂受等變異貪等變異逼害時節代謝等變異捺落迦等諸趣變異及欲界等諸界變異五顯相變異分別謂即如前所說變異所有變異六他引分別謂聞非正法類及聞正法類分別七不如理分別謂諸外道闍非正法類分別八如理分別謂正法中聞正法類分別九執著分別謂不如

理作意類薩迦耶見為本六十二見
趣相應分別十散動分別謂諸菩薩
十種分別

釋曰撝攝一切分別略有十種者是
撝標舉後當別釋根本分別者謂阿
賴耶識是諸分別根本自體亦是分
別緣相分別者謂色等識為所緣相
所起分別顯相分別者謂眼識等并
所依識顯現似彼所緣境相所起分
別有所分別或能分別故名分別緣
相變異分別者謂即緣相所有變異
緣此緣相變異分別故名緣相變異分
別謂老等變異者身中大種衰朽改
易名老變異分別此故說名緣相變
異分別等者等取病死變異樂受等
變異亦亦謂由樂受身體改易等者
等取苦及不苦不樂貪等變異亦亦
等者等取瞋癡遍害時節代謝等變
異亦亦謂身變異為所緣境所起分
別遍害者謂殺縛等時節代謝者謂
寒時等時節改易捺落迦等諸趣變
異者等取傍生及餓鬼趣及欲界等
諸界變異亦亦等者等取色无色界

顯相變異分別者謂眼識等顯現似
彼所緣境相所有變異緣此顯相變
異分別此亦如前所說老等種種變
異由此亦於老等位中變異起故他
引分別者謂由他教所起分別此復
二種一聞非正法類二聞正法類此
復二種於法分別謂聞正法類或善
或不善聞非正法類亦是釋不如
理分別者謂諸外道及彼弟子聞非
正法類為因分別如理分別者謂正
法中諸佛弟子聞正法類為因分別
執著分別者謂不如理作意為因休
止我見起六十二諸惡見趣相應分
別如經廣說散動分別者謂諸菩薩
如後所說十種分別

論曰一無相散動二有相散動三增
益散動四損減散動五一性散動六
異性散動七自性散動八老別散動
九如名取義散動十如義取名散動
為對治此十種散動一切般若波羅
蜜多中說無分別智如是所治能治
應知具攝般若波羅蜜多義

釋曰此中无相散動者謂此散動即

以其無為所緣相為對治此散動故
般若波羅蜜多經言實有菩薩言實
有者顯示菩薩實有空體空即是體
故名空體有相散動者謂此散動即
以其有為所緣相為對治此散動故
即彼經言不見有菩薩此經意說不
見菩薩以遍計所執及依他起為體
增益散動者為對治此散動故即彼
經言色自性空由遍計所執色自性
空故損減散動者為對治此散動故
即彼經言不由空故謂法性色性不
空故一性散動者為對治此散動故
即彼經言色空非色何以故若依他
起與圓成實是一性者此依他起應
如圓成實是清淨境界性散動者為
對治此散動故即彼經言色不離空
何以故此二若異法與法性亦應有
異若有異性不應道理如无常法與
無常性若取遍計所執自性色即是
空空即是色何以故遍計所執色無
所有即是空性此空性即是彼无所
有非如依他起與圓成實不可說一
自性散動者為對治此散動故即彼

經言舍利子此但有名謂之為色何以故色之自性無所有故若別散動者為對治此散動故即彼經言自性無生无滅無染无淨生即有染滅即有淨無生滅故无染無淨如是諸句有如是義如名取義散動者謂如其名於義散動為對治此散動故即彼經言假立客名別別於法而起分別者如義於名而起散動為對治此散動故即彼經言假立客名隨起言說非義自性有如是名為對治此十散動故說般若波羅蜜多由此說為因无分別智生

論曰若由異門依他起自性有三自性云何三自性不成無若別若由異門成依他起不即由此成遍計所執不及圓成實若由異門成遍計所執不即由此成依他起及圓成實若由異門成圓成實不即由此成依他起及遍計所執釋曰此義如前道理解釋攝大乘論釋卷第四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攝大乘論釋卷第五

敬

世親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所知相分第三之二

論曰復次云何得知如依他起自性
遍計所執自性顯現而非稱體由名
前覺無稱體相違故由名有衆多多
體相違故由名不決定雜體相違故
此中有二頌

由名前覺無多名不決定成稱體多體
雜體相違故法無而可得无淨而有淨
應知如幻等亦復似虛空

釋曰如依他起自性遍計所執分雖
顯現可得而非稱彼體為顯此義故
說由名前覺無稱體相違故等若依
他起遍計所執同一相者應不待名
於義覺轉如執有瓶若離瓶名於瓶
義中无有瓶覺若此瓶名與彼瓶義
同一相者瓶覺應轉以非一相是故
不轉由此名義若體相稱則成相違
此中安立名為依他起義為遍計所
執以依他起由名勢力成所遍計故

又於一義有衆多名若名與義同一相者義應如名亦有多種若今此義應成多體一義多體則成相違是故兩性若同一相則成第二相違過失又名不決定以一瞿聲於九義轉若執名義同一相者多義相違應同一體則成第三相違過失由執牛等非一相義同一性故初一伽他重顯此義於中成者顯依他起遍計所執非一義成法無而可得等者此一伽他以幻等喻開悟弟子弟子有二相違疑問云何法無而現可得云何无染而有清淨此中兩喻釋此疑問如幻等者譬如幻象實無所有而現可得應知此中義亦如是雖現可得而非實有似虛空者譬如虛空雖非雲等所能染汙性清淨故而離彼時說名清淨當知諸法亦復如是雖實無染性清淨故然客障垢得滅離時說名清淨論曰復次何故如所顯現實無所有而依他起自性非一切一切都无所有此若無者圓成實自性亦無所有此若無者則一切皆无若依他起及

圓成實自性無有應成无有染淨過失既現可得雜染清淨是故不應一切皆無此中有頌

若无依他起 圓成實亦無一切種若无恒時無染淨

釋曰若依他起如所可得不如是有既尔何不一切一切都無所有此若无者圓成實性亦應无有何以故由有雜染清淨有故若二俱無則一切種皆無所有今當顯此非都无有有謗雜染清淨過故雜染清淨既現可得故此二性俱非不有若執為無則撥現有雜染清淨言無所有

論曰諸佛世尊於大乘中說方廣教彼教中言云何應知遍計所執自性應知異門說無所有云何應知依他起自性應知譬如幻炎夢像光影谷響水月變化云何應知圓成實自性應知宜說四清淨法何等名為四清淨法一者自性清淨謂真如空實際無相勝義法界二者離垢清淨謂即此離一切障垢三者得此道清淨謂一切菩提分法波羅蜜多等四者生

此境清淨謂諸大乘妙正法教由此法教清淨緣故非遍計所執自性寂淨法界等流性故非依他起自性如是四法總攝一切清淨法盡此中有二頌

幻等說於生說無計所執若說四清淨是謂圓成實自性與離垢清淨道所緣一切清淨法皆四相所攝

釋曰自性清淨者謂此自性本來清淨即是真如自性實有一切有情平等共相由有此故說一切法有如來藏離垢清淨者即此真如遠離煩惱所知障垢即由如是清淨真如顯成諸佛得此道清淨者謂能得此真如聖道即是清淨謂念住等菩提分法及以一切波羅蜜多生此境清淨者生此能證菩提分法所緣境界生此境界即是清淨故名生此境清淨即契經等十二分教何以故若此聖教是遍計所執應成雜染因若是依他起應成虛妄寂淨法界等流性故非是虛妄既離二自性故成圓成實又此四種於大乘中隨說一種應知是

說圓成實性於中初二無有變異同
成實故名圓成實後之二種無有顛
倒圓成實故名圓成實後伽他中具
頌此義幻等說於生者謂依他起此
中名生若於是處說一切法譬如幻
事乃至變化應知此說依他起性說
無計所執者若於是處說无有色乃
至說無一切諸法應知此說遍計所
執性

論曰復次何緣如經所說於依他起
自性說幻等喻於依他起自性為除
他虛妄疑故他復云何於依他起自
性有虛妄疑由他於此有如是疑云
何實無有義而成所行境界為除此
疑說幻事喻云何无義心心法轉為
除此疑說陽炎喻云何無義有愛非
愛受用老別為除此疑說所夢喻云
何無義淨不淨業愛非愛果老別而
生為除此疑說影像喻云何无義種
種識轉為除此疑說光影喻云何無
義種種戲論言說而轉為除此疑說
谷嚮喻云何无義而有實取諸三摩
地所行境轉為除此疑說水月喻云

何無義有諸菩薩无顛倒心為辨有情諸利樂事故思受生為除此疑說變化喻

釋曰為此義故於依他起說幻等喻今當顯示此中虛妄疑者謂於虛妄依他起性所有諸疑為除此疑說幻等喻顯依他起若實無義云何成境為治此疑說幻事喻顯依他起譬如幻象雖無實義而成境界義亦如是

他復生疑若元有義即無所緣諸心心法云何而轉為除此疑說陽炎喻顯依他起此中陽炎譬心心法水喻於義譬如陽炎有動搖故雖無有義而生水覺諸心心法亦復如是由動攝故雖無有義而生義覺是諸愚夫於此復疑若无有義諸愛非愛受用老別云何可得為除此疑說所夢喻顯依他起如於夢中雖无實義而見種種愛與非愛受用老別現前可得此亦如是於此復疑淨不淨業義既實無愛非愛果義云何起為除此疑說影像喻顯依他起譬如影像實无有義即於本質起影像覺然影像義

無別可得此亦如是應知雖无愛與
非愛真實果義而現可得於此復疑
若無有義云何得有種種識轉為除
此疑說光影喻顯依他起如拈影者
有其種種光影可得雖有多種光影
可得而光影義實無所有識亦如是
无種種義而有種種義現可得於此
復疑若無有義无量品類戲論言說
云何而轉為除此疑說谷響喻顯依
他起譬如谷響雖無有義而現可得
戲論言說亦復如是雖无實義而現
可得於此復疑若無有義云何世間
定心心法有義可得由說定心能如
實知如實見故為除此疑說水月喻
顯依他起譬如水月其義實無由水
潤滑澄清性故而現可得定心亦亦
所緣境義雖實元有而現可得水喻
其定以是潤滑澄清性故於此復疑
若有情義實無所有云何證真諸菩
薩等作彼利樂覺慧為先彼彼趣中
攝受自體為除此疑說變化喻顯依
他起譬如變化實無有義由化者力
一切事成非變化義而不可得應知

此中亦復如是所受自體其義雖无而有能作一切有情利益安樂所受自體義現可得

復有別義世尊意說幻等八喻今當顯示此中幻喻為除眼等六種內處應知顯示眼等六處譬如幻象雖實非有而現可得說陽炎喻為除器世間由彼大故於陽炎中實無有水動搖力故似水可得說所夢喻為除色等所受用境顯如所夢色等實无而能為因起愛非愛受用老別說影像喻為除身業果顯善不善身業為緣而有餘色影像生起說谷響喻為除語業果顯語業因感語業果猶如谷響意業三種一非等引地二等引地三聞種類說光影喻為除非等引地諸意業果顯此意業所得諸果猶如光影說水月喻為除等引地諸意業果顯等引地諸意業果猶如水月說變化喻為除聞種類意業聞種類者即是聞思之所熏習此即顯示聞種類意老別而轉猶如變化

論曰世尊依何密意於梵問經中說

如來不得生死不得涅槃於依他起
自性中依遍計所執自性及圓成實
自性生死涅槃無老別密意何以故
即此依他起自性由遍計所執分成
生死由圓成實分成涅槃故

釋曰如是三種自性相法所說契經
悉皆隨順今當顯示世尊依何密意
於梵問經中說如來不得生死不得
涅槃者問於依他起自性中依遍計
所執自性及圓成實自性生死涅槃
無老別密意者答次當廣釋依他起
自性非定生死由圓成實分成涅槃
故亦非定涅槃由遍計所執分成生
死故是故不可定說一性由此自性
若得一分餘分不異依此意趣於彼經
中說如來不得生死不得涅槃論曰
阿毗達磨大乘經中薄伽梵說法有
三種一雜染分二清淨分三彼二分
依何密意作如是說於依他起自性
中遍計所執自性是雜染分圓成實
自性是清淨分即依他起是彼二分
依此密意作如是說於此義中以何
喻顯以金土藏為喻顯示譬如世間

金土藏中三法可得一地界二土三
金於地界中土非實有而現可得金
是實有而不可得火燒鍊時土相不
現金相顯現又此地界土顯現時虛
妄顯現金顯現時真實顯現是故地
界是彼二分識亦如是無分別智火
未燒時於此識中所有虛妄遍計所
執自性顯現所有真實圓成實自性
不顯現此識若為無分別智火所燒
時於此識中所有真實圓成實自性
顯現所有虛妄遍計所執自性不顯
現是故此虛妄分別識依他起自性
有彼二分如金土藏中所有地界
釋曰阿毘達磨大乘經中由此密意
說有三法一雜染分謂遍計所執自
性是雜染故二清淨分謂圓成實自
性是清淨故三彼二分謂依他起自
性通彼二故為顯此義以金土藏為
其譬喻此中藏者是彼種子言地界
者是堅硬性土之與金是所造色於
此喻中三法可得謂此藏中先時有
土相貌顯現後時金相方乃可得為
顯金相後方可得說火燒鍊後可得

故金真實有

論曰世尊有處說一切法常有處說一切法無常有處說一切法非常非元常依何密意作如是說謂依他起自性由圓成實性分是常由遍計所執性分是無常由彼二分非常非無常依此密意作如是說如常无常無二如是苦樂无二淨不淨無二空不空無二我无我無二寂靜不寂靜无二有自性無自性无二生不生無二滅不滅无二本來寂靜非本來寂靜無二自性涅槃非自性涅槃無二生死涅槃無二亦尔如是等老別一切諸佛密意語言由三自性應隨文了如前說常無常等門此中有多頌如法實不有如現非一種非法非非法故說無二義依一分開顯或有或非有依二分說言非有非非有如顯現非有是故說為无由如是顯現是故說為有自然自體無自性不堅住如執取不有故許无自性由無性故成後後所依止無生滅本寂自性般涅槃

釋曰加他義中如法實不有如現非

一種者如其次第釋非法非非法因緣由實不有故非法由現非一種故非非法以非法非非法故說無二義依一分者謂依一邊開顯者說示也或有或非有者或是有性或是無性依二分說言非有非非有者取依他起具二分性說為非有及非非有如顯現非有者如現所得不如是有是故說為無者由此義故說之為無由如是顯現者由唯似有相貌顯現是故說為有者即由此義說之為有說一切法無自性意今當顯示自然无者由一切法無離衆緣自然有性是名一種無自性意自體无者由法滅已不復更生故无自性此復一種無自性意自性不堅住者由法纔生一剎那後無力能住故无自性如是諸法无自性理與聲聞共如執取不有故許無自性者此无自性不共聲聞以如愚夫所取遍計所執自性不如是有由此意故依大乘理說一切法皆無自性由無性故成者由一切法无自性故無生滅等皆得成就所以

者何由無自性故无有生由無生故亦无有滅無生滅故本來寂靜本來靜故自性涅槃後後所依止者是後後因此而得有義

論曰復有四種意趣四種秘密一切佛言應隨文了四意趣者一平等意趣謂如說言我昔曾於彼時彼分即名勝觀正等覺者二別時意趣謂如說言若誦多寶如來名者便於無上正等菩提已得決定又如說言由唯發願便得往生極樂世界三別義意趣謂如說言若已達事人所疏伽河沙等佛於大乘法方能解義四補特伽羅意樂意趣謂如為一補特伽羅先讚布施後還毀訾如於布施如是尸羅及一分修當知亦尔如是名為四種意趣四秘密者一令入秘密謂聲聞乘中或大乘中依世俗諦理說有補特伽羅及有諸法自性老別二相秘密謂於是處說諸法相顯三自性三對治秘密謂於是處說行對治八万四千四轉變秘密謂於是處以其別義諸言諸字即顯別義如有頌言

覺不堅為堅 善住於顛倒 極煩惱所惱
得最上菩提

釋曰意趣秘密有老別者謂佛世尊
先緣此事後為他說名意趣由此
決定令入聖教是名秘密平等意趣
者謂如有人取相似法說如是言彼
即是我世尊亦令平等法身置在心
中說言我昔曾於彼等非彼昔時毗
鉢尸佛即是今日釋迦牟尼依平等
義所起意趣作如是說別時意趣者
謂此意趣令懶惰者由彼彼因於彼
彼法精勤修習彼彼善根皆得增長
此中意趣顯誦多寶如來名因是果
進因非唯誦名便於無上正等菩提
已得決定如有說言由一金錢得千
金錢豈於一日意在別時由一金錢
是得千因故作此說此亦如是由唯
發願便得往生極樂世界當知亦令
別義意趣中於大乘法方能解義者
謂於三種自性義理自證其相若但
解了隨名言義是佛意者愚夫於此
亦應解了故知此中言解義者意在
證解要由過去逢事多佛補特伽羅

意樂意趣者謂如為一先讚布施後
還毀訾此中意者先多慍慍為讚布
施後樂行施還復毀訾令修勝行若
無此意於一施中先讚後毀則成相
違由有此意讚毀應理於尸羅等當
知亦尔一分修者謂世間修令入秘
密者謂若是處依世俗諦理說有補
特伽羅及一切法自性老別為令有
情入佛聖教是故說名令入秘密相
秘密者謂於宣說諸法相中說三自
性對治秘密者謂於是處宣說有情
諸行對治為欲安立有情煩惱行對
治故轉變秘密者謂於是處以說餘
義諸言諸字轉顯餘義於伽他中覺
不堅為堅者不堅謂定由不剛強馳
散難調故名不堅即於此中起尊重
覺名覺為堅善住於顛倒者是於顛
倒能顛倒中善安住義於無常等謂
是常等名為顛倒於無常等謂无常
等是能顛倒是於此中善安住義我極
煩惱所惱者精進劬勞名為煩惱為
衆生故長時劬勞精進所惱如有謂
言處生死久惱但由於大悲如是等

得取上菩提者其義易了

論曰若有欲造大乘法釋略由三相應造其釋一者由說緣起二者由說從緣所生法相三者由說語義

釋曰由此三相隨其所應應造一切大乘法釋

論曰此中說緣起者如說

言熏習所生諸法此從彼異熟與轉識更生為緣生

釋曰言熏習所生諸法者由外分別熏習在阿賴耶識中以此熏習為因一切法生即是轉識自性此從彼者此分別熏習用彼諸法為因此即顯示阿賴耶識與彼轉識更生為因論曰復次彼轉識相法有相有見識為自性又彼以依處為相遍計所執為相法性為相由此顯示三自性相如說

從有相有見應知彼三相

復次云何應釋彼相謂遍計所執相於依他起相中實無所有圓成實相於中實有由此二種非有及有非得及得未見已見真者同時謂於依

他起自性中無遍計所執故有圓成實故於此轉時若得彼即不得此若得此即不得彼如說

依他所執无 成實於中有故得及不得其中二平等

釋曰彼轉識相法有相有見識為自性者謂彼識有相有見以為其體又即彼相有其三種依處為相者謂依他起相由此所說三種自性顯示彼相於伽他中即顯此義從有相有見應知彼三相者如釋顯示由此二種非有及有非得及得未見已見真者同時者遍計所執及圓成實名為二種如是二種第一非有第二是有未見真者得遍計所執不得圓成實已見真者即此剎那得圓成實不得遍計所執於伽他中即顯此義謂依他謂依他起中二者謂未見真者及已見真者故者是由此因義謂於依他起中由遍計所執無故及由圓成實有故又諸愚夫顛倒執故如是見轉若諸聖者由正見故如是見轉

論曰說語義者謂先說初句後以餘句分別顯示或由德處或由義處釋曰由說語義如所造釋今當顯示或攝其德或攝其義

論曰由德處者謂說佛功德取清淨覺不二現行趣無相法住於佛住逮得一切佛平等性到无障處不可轉法所行無尋其所安立不可思議遊於三世平等法性其身流布一切世界於一切法智无疑滯於一切行成就大覺於諸法智無有疑惑凡所現身不可分別一切菩薩等所求智得佛無二住勝彼岸不相間雜如來解脫妙智究竟證無中邊佛地平等極於法界盡虛空性窮未來際取清淨覺者應知此句由所餘句分別顯示如是乃成善說法性取清淨覺者謂佛世尊寂清淨覺應知是佛二十一種功德所攝謂於所知一向無障轉功德於有無無二相真如寂勝清淨能入功德无功用佛事不休息住功德於法身中所依意樂作業无老別功德修一切障對治功德降伏一切外

道功德生在世間不為世法所尋功
德安立正法功德授記功德於一切
世界示現受用變化身功德斷疑功
德令入種種行功德當來法生妙智
功德如其勝解示現功德无量所依
調伏有情加行功德平等法身波羅
蜜多成滿功德隨其勝解示現老別
佛土功德三種佛身方處無分限功
德窮生死際常現利益安樂一切有
情功德無盡功德等

釋曰此中不二現行者謂二現行此
中無有是故說名不二現行即是於
所知一向無障轉功德非如聲聞獨
覺智亦有障亦无障故趣無相法者
謂清淨真如名無相法趣謂趣入即
是於有無無二相真如寂勝清淨能
入功德謂此真如非是有相諸法无
性以為相故亦非無相自相有故於
此無相真如寂勝清淨能入寂勝能
入故清淨能入故住於佛住者謂住
佛所住無所住處即是无功用佛事不
休息住功德謂此住中常作佛事无
有休息逮得一切佛平等性者即是

於法身中所依意樂作業无老别功德到無障處者即是修一切障對治功德謂一切時常修覺慧對治一切障故不可轉法者即是降伏一切外道功德所行無尋者即是生在世間不為世法所尋功德謂雖生世間行於世間所行之處不為利等世間八法所染汙故其所安立不可思議者即是安立正法功德由契經等正法無量不可思議非諸愚夫所能解故由此故名取清淨覺此取清淨覺句於句句中皆遍相應遊於三世平等法性者即是授記功德其身流布一切世界者即是於一切世界示現受用變化身功德於一切法智無疑滯者即是斷疑功德於一切行成就大覺者即是令入種種行功德於諸法智無有疑惑者即是當來法生妙智功德謂知當來如是法生如來妙智凡所現身不可分別者即是如其勝解示現功德一切菩薩等所求智者即是無量所依調伏有情加行功德謂无量菩薩所依能作調伏諸有情

事此非諸佛已得自他平等更求此
智唯有諸佛已作如是勝調伏事得
佛無二住勝彼岸者即是平等法身
波羅蜜多成滿功德謂无二法身名
平等法身即於如是無二法身得善
清淨波羅蜜多不相間雜如來解脫
妙智究竟者謂於無雜如來智中勝
解究竟此中勝解名為解脫即是隨
其勝解示現老別功德證無中邊佛
地平等者即是三種佛身方處无分
限功德謂佛法身不可分限尔所方
處受用變化亦不可說尔所世界極
於法界者謂極清淨法界是名極於
法界即是窮生死際常現利益安樂
一切有情功德盡虛空性者即是无
盡功德謂佛智無盡如虛空故窮未
來際者即是究竟功德等言等此佛
智究竟窮未來際無有間斷是故名
為最清淨覺

論曰復次由義處者如說若諸菩薩
成就三十二法乃名菩薩謂於一切
有情起利益安樂增上意樂故令入
一切智智故自知我今何假智故摧

伏慢故堅牢勝意樂故非假憐愍故
於親非親平等心故永作善友乃至
沮睺為後邊故應量而語故含笑先
言故無限大悲故於所受事无退弱
故无厭倦意故聞義無厭故於自作
罪深見過故於他作罪不瞋而誨故
於一切威儀中恒修治菩提心故不
怖異熟而行施故不依一切有趣受
持戒故於諸有情無有恚尋而行忍
故為欲攝受一切善法勤精進故捨
無色界修靜慮故方便相應修般若
故由四攝事攝方便故於持戒破戒
善友無二故以慈重心聽聞正法故
以慈重心住阿練若故於世雜事不
憂樂故於下劣乘曾不欣樂故於大
乘中深見功德故遠離惡友故親近
善友故恒修治四梵住故常遊戲五
神通故依趣智故於住正行不住正
行諸有情類不棄捨故言決定故重
諦實故大菩提心恒為首故如是諸
句應知皆是初句若別謂於一切有
情起利益安樂增上意樂
此利益安樂增上意樂句有十六業

老別應知此中十六業者一展轉加
行業二無顛倒業三不待他請自然
加行業四不動壞業五无求染業此
有二句老別應知謂無深繫故於恩
非恩無愛恚故於生生中恒隨轉故
六相稱語身業此有二句老別應知
七於樂於苦於無二中平等業八無
下劣業九无退轉業十攝方便業十
一獸惡所治業此有二句老別應知
十二無間作意業十三勝進行業此
有七句老別應知謂六波羅蜜多正
加行故及四攝事正加行故十四成
滿加行業此有六句老別應知謂親
近善士故聽聞正法故住阿練若故
離惡尋思故作意功德故此復有二
句老別應知助伴功德故此復有二
句老別應知十五成滿業此有三句
老別應知謂無量清淨故得大威力
故證得功德故十六安立彼業此有
四句老別應知謂御衆功德故決定
無疑教授教誡故財法攝一故無雜
深心故如是諸句應知皆是初句老
別釋曰由義處中於一切有情起利

益安樂增上意樂故者此句義由十六業餘句顯示由何等業顯示利益安樂增上意樂謂展轉加行業者即是令入一切智智故謂令諸有情入一切智智展轉化導譬如一燈傳然千燈此即顯示利益安樂增上意樂如是一切所餘句中皆應配屬利益安樂增上意樂無顛倒業者即是自知我今何假智故謂或雖有利益安樂增上意樂仍是顛倒如有發起利益安樂增上意樂勸飲酒等若有正智如實自知方能稱量教導有情非增上慢不如實知起饒益心勸他令作不饒益事不待他請自然加行業者即是摧伏慢故謂由摧伏憍慢心故不待勸請自為說法不動壞業者即是堅牢勝意樂故不以有情行邪行故動壞菩薩利益安樂增上意樂堅固之心無求染業者即是非假憍慙故於親非親平等心故永作善友乃至涅槃為後邊故謂後三句釋此三句非為利養恭敬等因作諸有情利益安樂是故說名無求染業利益

安樂增上意樂云何可知謂由相稱
語身業者即是應量而語故含笑先
言故此二句中應量而語及先言是
語業含笑是身業應量語者唯作法
語言含笑者舒顏往來作饒益事於
樂於苦於無二中平等業者即是无
限大悲故無限悲者愍三苦故於有
苦有情愍其苦苦於有樂有情愍其
壞苦於不苦不樂有情愍其行苦不
苦不樂故名無二无下劣業者即是
於所受事无退弱故謂不自輕云我
不能當得佛果如此等類無退轉業
者即是無厭倦意故謂勤精進修成
佛因心无厭倦攝方便業者即是聞
義無厭故謂由多聞成善巧智饒益
有情厭惡所治業者即是於自作罪
深見過故於他作罪不瞋而誨故由
此方便乃能如實調伏有情无間作
意業者即是於一切威儀中恒修治
菩提心故如是句義如所行清淨契
經廣說勝進行業者即是不怖異熟
而行施故乃至由四攝事攝方便故
謂即依前利益安樂增上意樂修此

加行以為增長趣向果因成滿加行
業者即是於持戒破戒善友无二故
乃至親近善友故謂後六句釋此八
句若有習近如是加行速得成滿以
懇重心住阿練若故者由住此處離
惡尋思世雜事者謂歌舞等成滿業
者即是恒修治四梵住故常遊戲五
神通故依趣智故謂後三句釋此三
句此成滿業所有相狀大威力者謂
六神通依趣智故者謂依趣智不依
趣識內智生故由此內智現見相應
安住於法安立彼業者即是於住正
行等謂後四句釋此四句由利益安
樂增上意樂故安立有情利益安樂
御衆功德故者由於破戒亦不棄捨
安立不損令出不善令住於善決定
無疑教受教誡故者由能一向與彼
教勅非自說已

還復說言我言不善由是因緣其言
威肅財法攝一故者由言誠諦以法
攝取衣服等財還如是施無雜染心
故者由善攝受大善提心饒益有情
非欲自求為給使故云何有情由此

善故速證無上正等菩提如此攝受
一切有情
論曰如說
由取初句故句別德種類由取初句故
句別義差別
釋曰此伽他中即為顯示前所說義
說如是言

攝大乘論釋卷第五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攝大乘論釋第五卷

第三十張敬

攝大乘論釋卷第六

敬

世親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所知相分第四

論曰知是已說所知相入所知相云
何應見多聞熏習所依非阿賴耶識所
攝如阿賴耶識成種子如理作意所
攝似法似義而生似所取事有見意言
釋曰如能悟入如是種類所應知相
今當顯說入所知相者謂能悟入所
知境義多聞熏習所依者謂大乘法
所熏自體非阿賴耶識所攝者謂能
對治阿賴耶識故如阿賴耶識成種
子者謂如阿賴耶識為一切雜染法
因此為一切清淨法因亦今如理作
意所攝者謂如理作意為自性似法
似義而生者謂似法義相而生起時
似所取事者謂似色等義有見者謂
似於見此即成立有相見識

論曰此中誰能悟入所應知相大乘
多聞熏習相續已得達事無量諸佛
出現於世已得一向決定勝解已善

積集諸善根故善俗福智資糧菩薩
釋曰如是品類如此方便而能悟入
今當顯示大乘多聞熏習相續者簡
聲聞等所有多聞熏習相續已得達
事無量諸佛出現於世者已得現前
逢事諸佛出現世間超過數量已得
一向決定勝解者謂於大乘所得勝
解非諸惡友所能動壞即由無間所
說三因已善積集諸善根故乃得名
為善俗福智資糧菩薩又即如是福
智資糧云何漸次而得圓滿謂由因
力由善友力由作意力由依持力此
中兩句即是二力如數應知作意力
者即是一向決定勝解此用大乘熏
習為因事佛為緣以有一向決定勝
解能修正行修正行故積集善根如
是名為由作意力善修福智二種資
糧由此漸次善修福智二資糧故能
入大地如是名為由依持力
論曰何處能入謂即於彼有見似法
似義意言大乘法相等所生起勝解
行地見道修道究竟道中於一切法
唯有識性隨聞勝解故如理通達故

治一切障故離一切障故

釋曰入如是類及入行相今當顯示
意地尋思說名意言如是意言以大
乘法為因而生此中顯示意言義別
大乘法相等所生者是此教法為緣
生義或有即於勝解行地名能悟入
由但聽聞一切諸法唯有識性深生
信解故名能入於見道中如是悟入
今當顯示如理通達故者謂於意言
如理通達云何於此如理通達謂此
意言非法非義非所取非能取如是
通達於修道中如是悟入今當顯示
治一切障故者謂觀此意言非法非
義非所取非能取時便能對治一切
障故究竟道中如是悟入今當顯示
離一切障故者謂善清淨妙智位中
最微細障亦無有故

論曰由何能入由善根力所任持故
謂三種相練磨心故斷四處故緣安
義境止觀恒常剋重加行無放逸故
釋曰由此能入今當顯示由何能入
由善根力所任持故謂三種相練磨
心故乃至恒常懇重加行无放逸故

者謂於如是所說八句善順相應名
善根力所任持故言恒常者无間修
故言懇重者恭敬修故若於如是品
類造修即於如是能無放逸

論曰無量諸世界无量人有情剎那
剎那證覺無上正等菩提是為第一
練磨其心由此意樂能行施等波羅
蜜多我已獲得如是意樂我由此故
少用功力修習施等波羅蜜多當得
圓滿是名第二練磨其心若有成就
諸有障善於命終時即便可愛一切
自體圓滿而生我有妙善无障尋善
云何今時不當獲得一切圓滿是名
第三練磨其心

釋曰此中對治三種退屈心故唯修
三種練磨心所以者何以諸菩薩聞
於無上正等菩提取勝甚深廣大難
可證得心便退屈對治此故修第一
練磨心又諸菩薩聞所修行波羅蜜
多最勝甚深廣大難可證得心便退
屈對治此故修第二練磨心由此意
樂能行施等波羅蜜多者此中意樂
謂信及欲菩薩於諸波羅蜜多真實

有性具功德性有堪能性深生信解
是名為信深信解已樂欲修行是名
為欲菩薩既得如是信欲自性意樂
少用功力修習六種波羅蜜多當得
圓滿又諸菩薩於佛甚深廣大言教
思議定擇善巧轉時如是思量如是
無上正等菩提難可證得瞋一念心
方可證得心便退屈對治此故修第
三練磨心我有妙善者我有一切十
種地中妙善積集福智資糧无障是
善者謂金剛喻定能破在骨魚重微
細極難破障此定無間得一切障離
繫轉依云何今時不當獲得一切圓
滿者此中意說於障離繫似彼命終
時一切種智如彼體圓滿又於此中
三種練磨心者謂諸菩薩善根无缺
善根力持由此力故則能三種練磨
其心心無退屈初當顯示第一練磨
心謂人趣中無量世界无量有情剎
那剎那能證无上正等菩提云何我
今獨不能證次當顯示第二練磨心
謂諸菩薩作是思惟我此意樂離諸
障身波羅蜜多慳等障身皆无有故

不由功用波羅蜜多當得圓滿此圓滿故證佛菩提後當顯示第三練磨心有障善者謂由世善而成其善此有障善尚命終時即便可愛一切自體圓滿而生況我今者由无障善而成其善不當成佛無上菩提無有是處論曰此中有頌

人趣諸有情處數皆无量念念證等覺故不應退屈諸淨心意樂能修行施等此勝者已得故能修施等善者於死時得隨樂自滿勝善由永斷圓滿云何無釋曰復以伽他顯如是義故不應退屈者由上因緣策持其心令不怯弱謂生是心我不能證無上菩提諸淨心者是非不善無記心義謂或有人以其散乱无記之心而行施等如是外道以不善心而行施等若求無上正等菩提是取勝善故名淨心此勝者已得故能修施等者取勝菩薩名為勝者此之意樂菩薩已得是故能修施等諸度即是已得能斷慳等所治心義等者取始從尸羅乃至般若波羅蜜多善者於死時得隨樂自滿

者是乃至得非想非非想處義勝善
由永斷圓滿云何無者是由永斷障
而成勝善圓滿佛果云何无義

論曰由離聲聞獨覺作意斷作意故
由於大乘諸慧離疑以能永斷異慧
疑故由離所聞所思法中我我所執
斷法執故由於現前現住安立一切
相中無所作意無所分別斷分別故
此中有頌
現前自然住 安立一切相 智者不分別
得取上菩提

釋曰今當顯示斷除四處斷作意故
者謂斷聲聞等諸作意故以能永斷
異慧疑故者謂於大乘甚深廣大能
永斷除異慧及疑此中異慧謂鄙惡
慧於理動搖疑謂猶豫由於大乘諸
疑離疑者謂於大乘安立法相三自性
教謂若說諸法皆無自性无生無滅本
來寂靜自性涅槃諸如是等永无異
門依遍計所執自性而說若說諸法
如幻陽炎夢相光影影像谷響水月
變化諸如是等虛妄異門依依他起
自性而說若說諸法真如實際無相

勝義法界空性諸如是等真實異門
依圓成實自性而說於此一切異意
及疑永無復轉由離所聞所思法中
我我所執者此中意說斷除法執斷
法執故者乃至所聞所思法中執我
我所終不於彼如實悟入由於現前
現住安立一切相中無所作意无所
分別者謂加行無分別智轉時如理
作意住一切定心諸相作意分別皆斷
斷分別故者謂於現前色等現住及
骨鎖等定所安立一切所緣諸境界
相皆不作意無所分別由无分別方
便能入若異分別終不能入現前自
然住等頌唯顯寂後所斷義

論曰由何云何而得悟入

釋曰為顯由此如是悟入故為此問

論曰由聞熏習種類如理作意所攝

似法似義有見意言

釋曰由此悟入今當顯示此中由聞

熏習種類者謂由聞熏習為因即前

所說悟入任持大乘熏習等所生故

應知是圓成實自性所攝

論曰由四尋思謂由名義自性差別

假立尋思及由四種如實遍智謂由
名事自性若別假立如實遍智如是
皆同不可得故以諸菩薩如是如實
為入唯識勤修加行師於似文似義
意言推求文名唯是意言推求依此
文名之義亦唯意言推求名義自性
若別唯是假立若時證得唯有意言
今時證知若名若義自性若別皆是
假立自性若別義相無故同不可得
由四尋思及由四種如實遍智於此
似文似義意言便能悟入唯有識性
釋曰如是悟入今當顯示由四尋思
者謂由名義自性等文之所顯說及
由四種如實遍智者謂由名事自性
若別假立等文之所顯說如實遍智
實義皆不可得是故說言如是皆同
不可得故又先推求若名若義自性
若別唯是假立後如實知如是真實
皆不可得於推求時名為尋思若如
實知不可得時即名四種如實遍智
論曰於此悟入唯識性中何所悟入
如何悟入入唯識性相見二性及種

種性若名若義自性若別假自性若別義如是六種義皆無故所取能取性現前故一時現似種種相義而生起故如闇中繩顯現似蛇譬如繩上蛇非真實以無有故若已了知彼義無者地覺雖滅繩覺猶在若以微細品類分析此又虛妄色香味觸為其相故此覺為依繩覺當滅如是於彼似文似義六相意言伏除非實六相義時唯識性覺猶如地覺亦當除遣由圓成實自性覺故

釋曰今於此中問所悟入及悟入譬唯識性者唯有識性相見二性者顯示有相有見之識顯現似因似所建立故名為相種種性者唯是一識顯現似有種種相生非速疾故別別而現於此悟入唯識性中如是三種為所悟入一時現似種種相義而生起故者謂似種種名句文相而生起故及似種種依止此義而生起故此中繩喻顯示悟入三種自性伏除非實六相義時者謂於遣滅六相義時此中遣滅名為伏除

論曰如是菩薩悟入意言似義相故
悟入遍計所執性悟入唯識故悟入
依他起性云何悟入圓成實性若已
滅除意言聞法熏習種類唯識之想
亦時菩薩已遣義想一切似義无容
得生故似唯識亦不得生由是因緣
住一切義無分別名於法界中便得
現見相應而住亦時菩薩平等平等
所緣能緣无分別智已得生起由此
菩薩名已悟入圓成實性

釋曰悟入意言似義相故悟入遍計
所執性者謂知諸義唯是遍計分別
所作由是故言悟入遍計所執自性
悟入唯識故悟入依他起性者舉其
唯識即取意言了知一切唯意言性
由此悟入依他起性一切似義无容
得生者謂無如是品類實義我可以其
生故似唯識亦不得生者謂唯識相
亦不得起何以故計有識時即有義
故從是已後現證真如此現證位不
可宣說內自證故亦時菩薩平等平
等所緣能緣無分別智已得生起者
所緣謂真如能緣謂真智此二平等

許如虛空即是不住所取能取二種性義由不分別所取能取是故說名無分別智如是悟入圓成實性論曰此中有頌

法補特伽羅法義略廣性不淨淨究竟名所行差別

釋曰如前所說住一切義無分別名何等為名幾品類義為答此問以頌顯示名類差別此中法名者謂色受眼耳等補特伽羅名者謂佛及隨信行等又法名者謂契經等義名者謂依此法義略名者謂有情等廣名者謂彼一一各別能詮姓名者謂諸字本母不淨名者謂諸異生淨名者謂有學等究竟名者謂一切法惣相所緣是諸菩薩所緣名類略有十種一法名謂眼等二補特伽羅名謂我等三法名謂十二分教四義名謂此十二分教所詮諸義五略名謂一切法為無為等六廣名謂色受等及虛空等七姓名謂阿字為初訶字為後八不淨名謂諸異生九淨名謂諸見諦十究竟名謂一切法惣相所緣即是

二智所緣境界謂出世智及後得智
以一切法真如實際為所緣故以一
切法種種相別為所緣故如十地等
此中意取於一切義惣相緣智所緣
境界如是品類是諸菩薩名所行別
論曰如是菩薩悟入唯識性故悟入
所知相悟入此故入極喜地善達法
界生如來家得一切有情平等心性
得一切菩薩平等心性得一切佛平
等心性此即名為菩薩見道

釋曰生如來家者由此能令諸佛種
性無斷絕故得一切有情平等心性
者由作是思如我自身欲般涅槃一
切有情亦如是故得一切菩薩平等
心性者由得菩薩等意樂故得一切
佛平等心性者由此位中得佛法身
證得此故得一切佛平等心性又得
一切有情平等心性者謂證自他平
等性故如於自身欲盡眾苦於他亦
亦得一切菩薩平等心性者謂與一
切菩薩意樂加行皆平等故得一切
佛平等心性者見彼法界與已法界
無差別故

論曰復次為何義故入唯識性由緣
總法出世止觀智故由此後得種種
相識智故為斷及相阿賴耶識諸相
種子為長能觸法身種子為轉所依
為欲證得一切佛法為欲證得一切
智智入唯識性又後得智於一切阿
賴耶識所生一切了別相中見如幻
等性無倒轉是故菩薩譬如幻師於
所幻事於諸相中及說因果常无顛倒
釋曰由緣總法出世止觀智故者謂
由止觀所顯智故為斷及相阿賴耶
識諸相種子者此中及相是及因義
於阿賴耶識中諸雜染法種子名阿
賴耶識諸相種子復舉相者為欲顯
示即彼種子是由緣相如是說已顯
彼種子因果俱斷若無分別智斷一
切障證得佛法此後得智復何所用
無分別智不能宣說諸因果法無分
別故由是因緣後得智宣說所有
諸因果法常無顛倒譬如幻師於所
幻事於一切阿賴耶識所生者謂阿
賴耶識為因一切了別相中者謂識
為因見相分中由後得智見如幻等

及宣說時皆無顛倒

論曰於此悟入唯識性時有四種三摩地是四種順決擇分依止云何應知應知由四尋思於下品無義忍中有明得三摩地是煖順決擇分依止於上品無義忍中有明增三摩地是頂順決擇分依止復由四種如實遍智已入唯識於無義中已得決定有入真義一分三摩地是諦順忍依止從此無間伏唯識想有無間三摩地是世第一法依止應知如是諸三摩地是現觀邊釋曰於一切處入真觀時皆有四種順決擇分故於此中亦應顯示是順決擇分依止者謂決擇分因所依止義於下品無義忍中有明得三摩地者謂於無義中起下品愛樂以其明名顯下品无義智三摩地名顯此無義智所依止定於上品無義忍中者謂於無義中起上品愛樂有明增三摩地者謂以明名顯上品无義智三摩地名顯此無義智所依止定諦順忍依止者法無我理名諦此忍順彼名諦順忍此云何成謂於外无中已

決定者於無能取亦深愛樂應知於利順忍轉時是現觀邊者謂現觀時義

論曰如是菩薩已入於地已得見道已入唯識於修道中云何修行於如所說安立十地攝一切經皆現前中由緣捨法出世後得止觀智故經於無量百千俱胝那由多劫數修習故而得轉依為欲證得三種佛身精勤修行

釋曰於如所說安立十地者謂於隨說安立菩薩十種地中由緣捨法者謂緣捨相非分別緣言出世者无分別智後得即是能成立智此不應說唯是世間由於世間未積習故亦不應說唯出世間由隨世間而現前故由是因緣不可定說而得轉依者由緣捨智故得轉依為欲證得三種佛身精勤修行者謂我當證三種佛身故勤修行
論曰聲聞現觀菩薩現觀有何差別謂菩薩現觀與聲聞異由十一種差別應知一由所緣差別以大乘法為

所緣故二由資持老別以大福智二種資糧為資持故三由通達老別以能通達補特伽羅法无我故四由涅槃老別攝受無住大涅槃故五由地老別依於十地而出離故六七由清淨老別斷煩惱習淨佛土故八由於自他得平等心老別成熟有情加行無休息故九由生老別生如來家故十由受生老別常於諸佛大集會中攝受生故十一由果老別十力無畏不共佛法無量功德果成滿故
釋曰由涅槃老別者以菩薩現觀攝受無住大般涅槃聲聞不介由清淨老別者以菩薩現觀永斷煩惱及諸習氣能淨佛土聲聞不介
論曰此中有二頌

名事生為客 其性應尋思 於二亦當推
唯量及唯假 實智觀元義 唯有分別三
彼無故此无 是即入三性

釋曰將入真觀故說二頌名事生為客
其性應尋思者謂名於事為客事於名為客非稱放體故由定而觀故名尋思於二亦當推唯量及唯假者應當推尋

義之自性老別並無唯有識量唯有自性老別假立言實智者應知即是如實遍智謂由四種尋思為因發生四種如實遍智所言觀無義唯有分別三者謂觀於義本无所有唯有三種虛妄分別謂名分別自性分別老別分別彼無故此无者謂義無故分別亦无何以故若有所分別義可有能緣分別由義無所有故當知分別亦無是即入三性者謂於此中悟入三性觀見名事平為客故即是悟入遍計所執性觀見二種本无有義唯有分別量唯有名自性老別假立故即是悟入依他起性亦不觀見此分別故即是悟入圓成實性如是名為悟入三性

論曰復有教授二頌如分別瑜伽論說菩薩於定位觀影唯是心義想既滅陰審觀唯自想如是住內心知所取非有次能取亦无後觸無所得

釋曰為入真觀授以正教於此義中說其二頌菩薩依定位觀影唯是心者謂觀似法以義影像唯是其心誰

能觀謂苦蘊在何位於定位義想既滅除審觀唯自想者謂此位中義想既這審觀似法似義之想唯是自心如是住內心者如攝自心住於無義即是令心住於內心知所取非有者謂了所取義无所有次能取亦無者由所取義既是非有故能取心能取之性亦不得成後觸無所得者謂從此後觸證真如由此真如无所得故名無所得

論曰復有別五現觀伽他如大乘經莊嚴論說

福德智慧二資糧 菩薩善備無邊際
於法思量善決已 故了義趣唯言類
若知諸義唯是言 即住似彼唯心理
便能現證真法界 是故二相悉蠲除
體知離心无別物 由此即會心非有
智者了達二皆無 等住二無真法界
慧者无分別智力 周遍平等常順行
滅依捺梗過失聚 如大良藥消衆毒
佛說妙法善成立 安慧并根法界中
了知念趣唯分別 勇猛疾歸德海岸
釋曰復有現觀伽他如經莊嚴論說

其中難解於此顯示福德智慧二資糧菩薩善徧無邊際者資糧有二種一福德資糧二智慧資糧謂施等三波羅蜜多是福德資糧第六般若波羅蜜多是智慧資糧精進波羅蜜多二資糧攝何以故若為智慧而行精進是智慧資糧若為福德而行精進是福德資糧如是靜慮波羅蜜多亦通二種若緣無量而修靜慮是福德資糧餘是智慧資糧如是資糧是誰所有謂諸菩薩長遠難度名無邊際如無邊語非无有邊但以多故得無邊稱此亦如是於法思量善決定者要由定後思惟諸法方善決定非餘所能故了義趣唯言類者謂了知諸義唯意言為因若知諸義唯是言即住似彼唯心理者謂若了知似義顯現唯是意言即住似義唯心正理便能現證真法界是故二相悉蠲除者謂從此後現證真如永離所取能取二相如入現證次當顯示體知離心無別物由此即會心非有者體知離心无所緣義彼無有故即會能緣心

亦非有智者了達二皆無者謂諸菩薩了達此二悉皆是平等住二無真法界者謂平等住離義離心真實法界意者無分別智力者謂諸菩薩无分別智所有勢力周遍平等常順行者於平等中隨順而行觀契經等一切諸法猶如虛空性平等故內外諸法皆如是觀故名周遍常者時恒滅依捺揔過失聚如大良藥消衆毒者滅謂除滅依謂所依即所依中雜染法因極難了故如溪谷林榛梗難入過失聚者是雜染法熏習自性佛說妙法善成立安慧并根法界中者謂由佛教善安其慧置真如中及能緣彼根本心中根本心者謂緣如來所有正教揔為一相應知即是無分別心了知念趣唯分別者謂彼安住根本心已為說正教由後得智念諸義趣知此念趣唯是分別勇猛疾歸德海岸者謂諸菩薩由無分別智及後得智巧方便故速趣佛果功德海岸如是五頌揔略義者謂第一頌顯寶糧道第二初半顯加行道後半第三

顯於見道第四一頌顯於修道第五
一頌顯究竟道

攝大乘論擇卷第六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新雕造

攝大乘論擇卷第六

第三十張

發

攝大乘論釋卷第七

歌

世親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彼入因果分第五

論曰如是已說入所知相彼入因果云何可見謂由施戒忍精進靜慮般若六種波羅蜜多云何由六波羅蜜多得多得入唯識復云何六波羅蜜多成彼入果謂此菩薩不著財位不犯尸羅於苦無動於修无懈於如是等散動因中不現行時心專一境便能如理簡擇諸法得入唯識菩薩依六波羅蜜多入唯識已證得六種清淨增上意樂所攝波羅蜜多是故於此設離六種波羅蜜多現起加行由於聖教得勝解故及由愛重隨喜欣樂諸作意故恒常無間相應方便修習六種波羅蜜多速得圓滿
釋曰若於今時得入唯識即於是時證得清淨增上意樂波羅蜜多現起加行者謂波羅蜜多現行加行由於聖教得勝解者謂即於此波羅蜜多相應聖

教雖極甚深而能信解受重作者謂
即於彼見勝功德深生愛味欣樂作
意者謂如已到取勝彼岸諸佛所得清
淨意樂願我及彼一切有情亦當證得
論曰此中有三頌

已圓滿白法及得利疾忍菩薩於自乘
甚深廣大教等覺唯分別得無分別智
希求勝解淨故意樂清淨前及此法流
皆得見諸佛了知菩提近以無難得故
由此三頌總顯清淨增上意樂有七
種相謂資糧故堪忍故所緣故作意
故自體故瑞相故勝利故如其次第
諸句伽他應知顯示

釋曰如是清淨增上意樂有何等相
而能攝彼波羅蜜多為答此問次說
三頌顯示其相已圓滿白法者謂先
於彼勝解行地善修資糧故於此中
白法圓滿及得利疾忍者忍有三品
謂軟中上此中取上名利疾忍由是
所緣而得清淨次當顯示菩薩於自
乘甚深廣大教者謂於大乘名於自
乘此中宣說無量甚深廣大事故法
無我性名甚深事虛空藏等諸三摩

地名廣大事由是作意而得清淨次
當顯示等覺唯分別得無分別智者
謂若覺知一切諸法唯有分別即能
獲得无分別智意樂自體次當顯示
希求勝解淨故意樂清淨者欲及勝
解俱清淨故意樂清淨應知此中欲
名希求信名勝解意樂瑞相次當顯
示前及此法流皆得見諸佛者前謂
意樂清淨位前此謂意樂清淨位中
皆得見佛是其瑞相言法流謂定位
中意樂勝利次當顯示了知菩提近
以無難得故者謂此位中見菩提近
得彼能得勝方便故得不為難此三
頌中顯示清淨增上意樂有如是資
糧如是堪忍如是所緣如是作意如
是自體如是瑞相如是勝利由此三
頌成立清淨增上意樂所有體相
論曰何因緣故波羅蜜多唯有六數
成立對治所治障故證諸佛法所依
處故隨順成熟諸有情故為欲對治
不發趣因故立施戒波羅蜜多不發
趣因謂著財位及著室家為欲對治
雖已發趣復退還因故立忍進波羅

蜜多退還因者謂處生死有情違犯
所生衆苦及於長時善品加行所生
疲怠為欲對治雖已發趣不復退還
而失壞因故立定慧波羅蜜多失壞
因者謂諸散動及邪惡慧如是成立
對治所治障故唯立六數又前四波
羅蜜多是不散動因次一波羅蜜多
不散動成就此不散動為依止故如
實等覺諸法真義便能證得一切佛
法如是證諸佛法所依處故唯立六
數由施波羅蜜多故於諸有情能正
攝受由戒波羅蜜多故於諸有情能
不毀害由忍波羅蜜多故雖遭毀害
而能忍受由精進波羅蜜多故能助
經營彼所應作即由如是攝利因緣
令諸有情於成熟事有所堪任從此
已後心未定者令其得定心已定者令
得解脫於開悟時彼得成熟如是隨
順成熟一切有情唯立六數應如是知
釋曰成立對治所治障中失壞因謂
邪惡慧者顛倒執取名邪惡慧如諸
外道由邪惡慧而失壞故餘義可知
證諸佛法所依處者謂證一切佛法

因故由此第二成立因緣波羅蜜多
其數唯六不增不減此不散動為依
止故如實等覺諸法真義者依止靜
慮波羅蜜多能起般若波羅蜜多如
實等覺諸法真義餘義可知第三成
立數因緣中隨順成熟諸有情者謂
為隨順成熟一切有情類故唯立六
數不增不減其心未定令得定者謂
得靜慮波羅蜜多心已得定令解脫
者謂得般若波羅蜜多於開悟時彼
得成熟者謂教授時令彼成熟

論曰此六種相云何可見由六種取
勝故一由所依取勝謂菩提心為所
依故二由事取勝謂具足現行故三
由處取勝謂一切有情利益安樂事
為依處故四由方便善巧取勝謂無
分別智所攝受故五由迴向取勝謂
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故六由清淨取
勝謂煩惱所知二障無障所集起故
若施是波羅蜜多耶設波羅蜜多是
施耶有施非波羅蜜多應作四句如
於其施如是於餘波羅蜜多亦作四
句如應當知

釋曰以何等相施等得名波羅蜜多
由諸世間及聲聞等亦有施等是故
決定應說其相謂六取勝為施等相
所依取勝者謂菩提心為所依止事
取勝者謂無有一於内外事具足現
行唯有菩薩能具現行處取勝者謂
以一切有情利益安樂為處方便善
巧取勝者謂三輪清淨是此中所取
方便善巧由無施物施者受者三分
別故如是无分別智所攝施等得名
波羅蜜多迴向取勝者謂以施等迴
求无上正等菩提清淨取勝者謂至
佛果施等方淨今時解脫煩惱所知
二種障導所集起故若施是波羅蜜
多耶設波羅蜜多是施耶者是問於
答中有施非波羅蜜多謂離六種取
勝而行布施有波羅蜜多非施謂六
種取勝所攝戒等有亦施亦波羅蜜
多謂六種取勝所攝布施有非施非
波羅蜜多謂離六種取勝而行戒等
如是一切處作四句應知

論曰何因緣故如是六種波羅蜜多
此次第說謂前波羅蜜多隨順生後

波羅蜜多故釋曰如是六種波羅蜜多依生前後說此次第

論曰復次此諸波羅蜜多訓釋名言云何可見於諸世間聲聞獨覺施等善根取為殊勝能到彼岸是故通稱波羅蜜多又能破裂慳慳貧窮及能引得廣大財位福德資糧故名為施又能息滅惡戒惡趣及能取得善趣等持故名為戒又能滅盡忿怒怨障及能善住自他安隱故名為忍又能遠離所有慳怠惡不善法及能出生無量善法令其增長故名精進又能消除所有散動及能引得內心安住故名靜慮又能除遣一切見趣諸邪惡慧及能直實見別知法故名為慧釋曰今當顯示訓釋名言且釋捨名由此一切能到彼岸是故說名波羅蜜多超諸世間聲聞獨覺施等彼岸是故通名波羅蜜多次釋別名以於因時破慳惠施果時能裂一切貧窮及於果時引大財位廣福資糧故名為施又於因時息諸惡戒果時能滅一切惡趣及於未來能取善趣於現

在世能得等持故名爲戒如是一切
波羅蜜多訓釋言詞如應當說及能
善住自他安隱者謂於自身不爲忿
怒過失所惱不生他苦故得安隱
論曰云何應知修習如是波羅蜜多
應知此修略有五種一現起加行修
二勝解修三作意修四方便善巧修
五成所作事修此中四修如前已說
成所作事修者謂諸如來任運佛事
無有休息於其圓滿波羅蜜多復更
修習六到彼岸又作意修者謂修六
種意樂所攝愛重隨喜欣樂作意一
廣大意樂二長時意樂三歡喜意樂
四荷恩意樂五大志意樂六純善意
樂若諸菩薩乃至若干無數大劫現
證無上正等菩提經尔所時一一剎
那假使頻捨一切身命及以琉璃河
沙等世界盛滿七寶奉施如來乃至
安坐妙菩提座如是菩薩布施意樂
猶無厭足經尔所時一一剎那假使
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熾火於四威儀
常乏一切資生衆具戒忍精進靜慮
般若心恒現行乃至安坐妙菩提座

如是菩薩所有戒忍精進靜慮般若
意樂猶無厭足是名菩薩廣大意樂
又諸菩薩即於此中无厭意樂乃至
安坐妙菩提座常無間息是名菩薩
長時意樂又諸菩薩以其六種波羅
蜜多饒益有情由此所作深生歡喜
蒙益有情所不能及是名菩薩歡喜
意樂又諸菩薩以其六種波羅蜜多
饒益有情見彼於已有大恩德不見
自身於彼有恩是名菩薩荷恩意樂
又諸菩薩即以如是六到彼岸所集
善根深心迴施一切有情今得可愛
勝果異熟是名菩薩大志意樂又諸
菩薩復以如是六到彼岸所集善根
共諸有情迴求無上正等菩提是名
菩薩純善意樂如是菩薩修此六種
意樂所攝愛重作意又諸菩薩於餘
菩薩六種意樂修習相應无量善根
深心隨喜如是菩薩修此六種意樂
所攝隨喜意樂又諸菩薩深心欣樂
一切有情六種意樂所攝六種到彼
岸修亦願自身與此六種到彼岸修
恒不相離乃至安坐妙菩提座如是

菩薩修此六種意樂所攝欣樂作意
若有聞此菩薩六種意樂所攝作意
修已但當能起一念信心尚當發生
無量福聚諸惡業障亦當消滅何況
菩薩

釋曰五種修中現起加行修者謂於
現起加行而修成所作事修者謂諸
如來安住法身有無功用所作佛事
常無休息於其六種波羅蜜多雖无
現行然為攝益諸有情故恒常現行
成所作事於今所時一一剎那者假
使以三無數劫量為一剎那如是剎
那積集時量乃至菩提經今所時一
剎那假使頻捨一切身命等其義
易了應隨本文如此次第積集時量
乃至菩提經今所時一一剎那假令
為起一戒等心處在三千大千世界
滿中熾火恒乏一切資生眾具此言
顯示住處艱難資緣乏少此中意樂無
有厭足當知即是廣大意樂即此長
時恒無間斷當知即是長時意樂長
者久也餘義易了諸惡業障亦當消
滅者此中意說滅彼能與異熟功能

或對治彼往惡趣力

論曰此諸波羅蜜多老別云何可見
應知一一各有三品施三品者一法
施二財施三無畏施戒三品者一律
儀戒二攝善法戒三饒益有情戒忍
三品者一耐怨害忍二安受苦忍三
諦察法忍精進三品者一被甲精進
二加行精進三無怯弱无退轉無喜
足精進靜慮三品者一安住靜慮二
引發靜慮三成所作事靜慮慧三品
者一無分別加行慧二元分別慧三
无分別後得慧

釋曰於此宜說波羅蜜多品老別中
顯示體性各三老別此中何故說法
施等三種老別謂由法施故資他善
根由財施故資益他身由无畏施故
資益他心以是因緣故說三施三種
戒中律儀戒者是依持戒為欲建立
其餘二戒是故安住所以者何住律
儀者便能建立攝善法戒由此修集
一切佛法證大菩提復能建立益有
情戒由此故能成熟有情三種忍中
耐怨害忍能忍受他所作怨害勤修

饒益有情事時由此忍力遭生死苦而不退轉安受苦忍能正忍受所遭衆苦由此忍力於生死中雖受衆苦而不退轉諦察法忍堪能審諦觀察諸法由此忍力建立次前所說二忍三精進中其體差別即薄伽梵契經中說有勢有勤有勇堅猛不捨善軌彼經五句即是此中三精進體之所解釋由被甲精進故初有勢由加行精進故於加行時能有精勤由无怯弱無退轉无喜足精進故如其次第於此後時有勇堅猛不捨善軌故由此三釋彼五句所以者何或有寂初為求無上正等菩提雖有勢力而加行時不能策勵故說有勤雖復有勤心或怯弱為對治彼故說有勇由有勇故心無退屈應知怯弱即是退屈心雖無怯逢生死苦心或退轉由此退失所求佛果為對治彼立无退轉无轉退者即是堅猛故無退轉顯示堅猛由堅猛故逢苦不退有雖逢苦能不退轉而得少善便生喜足由此不證無上菩提是故

次須說無喜足是不得少生喜足
義此即顯示不捨善軀由是義故說
三精進三靜慮中安住靜慮者由此
能安現法樂住引發靜慮者由此引
發六種神通成所作事靜慮者謂依
此故成立所作利有情事是故說名
成所作事由此義故靜慮有三安立
慧體有三種中其義易了

論曰如是相攝云何可見由此能攝
一切善法是其相故是隨順故是等
流故

釋曰如是相攝云何可見者此問如
是波羅蜜多與諸善法互相攝義云
何可見由此能攝一切善法者應知
由此波羅蜜多能具足攝一切善法
彼亦能攝波羅蜜多應知此中一切
善法即是一切菩提分法是其相故
者是般若相是隨順故者應知即是
信輕安等是等流故者謂六神通及
十力等諸餘功德

論曰如是所治攝諸雜染云何可見
是此相故是此因故是此果故
釋曰如到彼岸攝諸白法前已顯示

此所對治亦攝一切諸雜染法今當
顯示是此相故者是貪等相是此因
故者是慳等因所謂不信及邪見等是
此果故者謂慳犯戒忿等諸果論曰
如是六種波羅蜜多所得勝利云何
可見謂諸菩薩流轉生死富貴攝故
大生攝故大朋大屬之所攝故廣大
事業加行成就之所攝故无諸惱害
性薄塵垢之所攝故善知一切工論
明處之所攝故勝生無罪乃至安坐
妙菩提座常能現作一切有情一切
義利是名勝利

釋曰今當顯說波羅蜜多所得勝利
勝生无罪者非如外道雖得勝生而
名有罪雜染汙故又彼勝生皆是无
常波羅蜜多果非無常由說乃至安
坐妙菩提座故又彼勝生唯能自利
不能利他由不說彼常能現作有情
義利波羅蜜多所得勝果常能現作
一切有情一切義利如是名為諸到
彼岸得無罪等勝果義利

論曰如是六種波羅蜜多互相決擇
云何可見世尊於此一切六種波羅

蜜多或有處所以施聲說或有處所以戒聲說或有處所以忍聲說或有處所以勤聲說或有處所以定聲說意趣謂於一切波羅蜜多修如行中皆有一切波羅蜜多互相助成如是意趣

釋曰於三百頌般若波羅蜜多等經中本為說一波羅蜜多乃說一切波羅蜜多於如是說有何意趣於修一時一切相助應知此中有是意趣謂修施時防護身語由此有戒波羅蜜多而相助成乃至了知施之因果由此有慧波羅蜜多而相助成其餘相助如應當知

論曰此中有一盟陀南曰

數相及次第 訓詞修老別 攝所治功德 平決擇應知

釋曰次第頌前其文易了

攝大乘論釋彼修老別分第六

論曰如是已說彼入因果彼修老別云何可見由菩薩十地何等為十一極喜地二離垢地三發光地四焰慧

地五極難勝地六現前地七遠行地
八不動地九善慧地十法雲地如是
諸地安立為十云何可見為欲對治
十種無明所治障故所以者何以於
十相所知法界有十無明所治障住
云何十相所知法界謂初地中由遍
行義第二地中由寂勝義第三地中
由勝流義第四地中由無攝受義第
五地中由相續無老別義第六地中
由无雜染清淨義第七地中由種種
法無老別義第八地中由不增不減
義相自在依止義土自在依止義第
九地中由智自在依止義第十地中
由業自在依止義施羅尼門三摩地
門自在依止義此中有三頌
遍行寂勝義及與勝流義如是無攝義
相續无別義無雜染淨義種種无別義
不增不減義四自在依義法界中有十
不染汙無明治此所治障故安立十地
復次應知如是无明於聲聞等非染
汙於諸菩薩是染汙

釋曰依彼因果修位老別故問答言
云何十相所知法界謂初地中由遍

行義乃至第十地中由業自在依止
義陀羅尼門三摩地門自在依止義
由十種相法界可知故名十相所知
法界謂地地中各有一相所知法界
由無明力不能了知為欲對治如是
無明故立十地又所治障有其十種
故立十地何等名為所治十障一異
生性二於諸有情身等邪行三遲鈍
性於聞思修而有忘失四微細煩惱
現行俱生身見等攝此寂下品故不
作意緣故遠隨現行故應知是微細
五於下乘般涅槃六麤相現行七細
相現行八於無相作行九於饒益有
情事不作行十於諸法中未得自在
遍行義者謂此法界遍一切行以元
少法非無我故若如是知得入初地
寂勝義者謂此法界一切法中寂為
殊勝若如是知得入二地勝流義者
謂大乘教從此所流寂為殊勝若如
是知得入三地無攝受義者謂於此
中無計我所无攝我所如北洲人無
有繫屬於此法界若得證時其中都
无謂有所若如是知得入四地相

續無差別義者謂於此中體元有異
非如眼等隨諸有情相續差別各各
有異若如是知得入五地無雜染清
淨義者謂於此中本元雜染性無染
故既元雜染即無清淨若如是知得
入六地種種法元差別義者謂於此
中契經等法雖有種種差別安立而
無有異若如是知得入七地不增不
減義者謂於此中雜染減時而無有
義者謂此法界是相自在之所依止
於諸相中而得自在名相自在隨所
欲相即現前故土自在依止義者謂
此法界是土自在之所依止於所現
土而得自在名土自在如欲令土成
金等寶隨意成故若如是知得入八
地智自在依止義者謂此法界無尋
辯智自在所依若如是知得入九地
業自在等依止義者謂此法界是身
等業自在所依及陀羅尼三摩地門
自在所依若如是知得入十地如是
無明於聲聞等非染汙者由彼不欲
入諸地故於初地中已能通達一切

諸地何故次第復立諸地釋此難者
雖初地中達一切地然由此住而得
安住由此住力建立諸地

論曰復次何故初地說名極喜由此
寂初得能成辦自他義利勝功能故
何故二地說名離垢由極遠離犯戒
垢故何故三地說名發光由無退轉
等持等至所依止故大法光明所依
止故何故四地說名焰慧由諸菩提
分法焚滅一切障故何故五地名極
難勝由真諦智與世間智更互相違
合此難合令相應故何故六地說名
現前由緣起智為所依止能令般若
波羅蜜多現在前故何故七地說名
遠行至功用行寂後邊故何故八地
說名不動由一切相有功用行不能
動故何故九地說名善慧由得寂勝
無尋智故何故十地說名法雲由得
摠緣一切法智含藏一切陀羅尼門
三摩地門譬如大雲能覆如空廣大
障故又於法身能圓滿故

釋曰何故初地名為極喜由於此時
初得能辦自他俱利勝堪能故諸聲

聞等真現觀時唯得能辦自利堪能
不得他利故彼不生如是歡喜同諸
菩薩何故二地名為離垢由此地中
性戒成就非如初地思擇護戒性戒
成故諸犯戒垢已極遠離何故三地
名為發光由此地中與三摩地三摩
鉢底常不相離無退轉故於大乘法
能作光明何故四地名為焰慧由此
地中安住寂勝菩提分法由此故
能燒一切根本煩惱及隨煩惱皆為
灰燼何故五地名極難勝由此地中
知真諦智是無分別知諸世間工論
等智是有分別此二相違應修令合
能合難合今相應故名極難勝何故
六地名為現前謂此地中住緣起智
由此智力无分別住寂勝般若波羅
蜜多而得現前悟一切法無染无淨
於第七地當成有行第八地中當成
無行何故七地名為遠行謂此地中
於功用行得至究竟雖一切相不能
動擾而於無相猶名有行何故八地
名為不動由此地中所有諸相及一
切行皆不能動无分別智任運流行

何故九地名為善慧由此地中无碍
解智說名為慧此慧妙善故名善慧
何故十地名為法雲由此地中所有
總緣一切法智譬如大雲陀羅尼門
三摩地門猶如淨水此智所藏如雲
含水又如大雲能覆虛空如是總緣
一切法智普能覆滅諸廣大障又於
法身能圓滿者如大雲起周遍虛空
如是此智於諸菩薩所依法身悉能
周遍此中圓滿意說周遍

論曰得此諸地云何可見由四種相
一得勝解謂得諸地深信解故二得
正行謂得諸地相應十種正法行故
三得通達謂於初地達法界時遍能
通達一切地故四得成滿謂修諸地
到究竟故

釋曰得成滿者應知今時修習諸地
已至究竟

論曰修此諸地云何可見謂諸菩薩
於地地中修奢摩他毗鉢舍那由五
種相修何等為五謂集總修无相修無
功用修熾盛修無喜足修如是五修
令諸菩薩成辦五果謂念念中消融

一切塵重依止離種種想得法苑樂
能正了知周遍無量无分限相大法
光明順清淨分无所分別無相現行
為令法身圓滿成辦能正攝受後後
勝因

釋曰如一一地有五相修今當顯示
修奢摩他毗鉢舍那皆由五相並得
修習謂念念中消融一切塵重依止
者謂煩惱障及所知障无始時來熏
習種子說名塵重此二障聚由緣松
法止觀智力念念消融此中意取障
聚破壞故名消融或令羸損故名消
融離種種想得法苑樂者契經等法
住種種性遠離如是種種性想即是
證得法苑之樂於中可居故名為苑
復有餘義於隨所受尋伺法中不起
塵顯領納觀察但由止觀憶念光明
而起微細領納觀察能正了知周遍
無量无分限相大法光明者謂正了
達十方無邊无分限相如善習誦文
字光明名法光明順清淨分无所分
別無相現行者謂事成辦諸相應法
名順淨分无所分別无相現行此中

意取所得佛果名事成辦為令法身
圓滿成辦能正攝受後後勝因者謂
第十地法身說名圓滿第十一佛地
法身說名成辦一切因中生佛地者
最為殊勝是故說言能正攝受後後
勝因

論曰由增勝故說十地中別修十種
波羅蜜多於前六地所修六種波羅
蜜多如先已說後四地中所修四者
一方便善巧波羅蜜多謂以前六波
羅蜜多所集善根共諸有情迴求无
上正等菩提故二願波羅蜜多謂發
種種微妙大願引攝當來波羅蜜多
殊勝衆緣故三力波羅蜜多謂由思
擇修習二力令前六種波羅蜜多無
間現行故四智波羅蜜多謂由前六
波羅蜜多成立妙智受用法樂成熟
有情故又此四種波羅蜜多應知般
若波羅蜜多無分別智後得智攝又
於一切地中非不修習一切波羅蜜
多如是法門是波羅蜜多藏之所攝
釋曰由增勝故說十地中別修十種
波羅蜜多者謂十地中作如是說初

地布施波羅蜜多取為增勝其餘一切波羅蜜多非不修習隨力隨分乃至第十地智波羅蜜多取為增勝其餘一切波羅蜜多非不修習隨力隨分是故說言由增勝故說十地中別修十種波羅蜜多若總相說一切地中皆修一切波羅蜜多於前六地所修六種波羅蜜多如先已說者顯示次第別修十種波羅蜜多如次前經先說布施波羅蜜多取後說智波羅蜜多今此論中如先所說少不具足謂後四地所修四種波羅蜜多先所未說若於是處唯說六種波羅蜜多即於此處方便善巧等四波羅蜜多攝在其中若於是處宣說十種波羅蜜多此中唯說無分別智名為般若波羅蜜多其餘方便善巧等四波羅蜜多後得智攝是故於後四種地中修餘四種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波羅蜜多者謂後四中先說第一共諸有情者謂以此善共諸有情如所共有今當顯示謂以此善願求无上正等菩提作諸有情一切義利要證菩提

此意方遂是故若有如是思惟所有善根皆悉迴向無上菩提作諸有情一切義利如是名為共諸有情方便善巧顯示般若及以大悲謂以前六波羅蜜多所集善根共諸有情此由大悲迴求無上正等菩提不求帝釋等富樂果由了知故不起煩惱此即般若又由具足方便善巧不捨生死而無染汙是故說名方便善巧波羅蜜多謂發種種微妙大願引攝當來波羅蜜多殊勝衆緣者此顯示願波羅蜜多所作事業此願即是波羅蜜多是故名願波羅蜜多言當來者謂為當來此是所為第七轉聲為當來故發種種願餘契經說有二種力謂思擇力及修習力若雖未有修習力者由思擇力精進修習波羅蜜多故說由此波羅蜜多無間現行此顯示力波羅蜜多所作事業謂由前六波羅蜜多成立妙智受用法樂成熟有情者謂由般若波羅蜜多無分別智自性等故成立如是後得妙智復由此智成立前六波羅蜜多由此自為

與同法者受用法樂及為成熟一切有情如是法門是到彼岸藏所攝者此中一切大乘教法皆通說名到彼岸藏如是所引十地法門是彼藏攝非聲聞藏由彼攝故一切地中皆修一切波羅塞多如是諸地遍於一切諸佛國土一切諸佛同所宣說是故寂勝由此法門是寂勝故於寂初時寂勝處說此處高廣殊妙堅牢故名寂勝論曰復次凡經幾時修行諸地可得圓滿有五補特伽羅經三無數大劫謂勝解行補特伽羅經初無數大劫修行圓滿清淨增上意樂行補特伽羅及有相行无相行補特伽羅於前六地及第七地經第二無數大劫修行圓滿即此無功用行補特伽羅從此已上至第十地經第三無數大劫修行圓滿此中有頌

清淨增上力 堅固心昇進 名菩薩初修
無數三大劫

釋曰有五補特伽羅經三無數大劫者謂勝解行補特伽羅於解行地中經初無數大劫修行圓滿既圓滿已

通通真如故成清淨增上意樂行相
特伽羅此清淨增上意樂行遍十地
中此在六地名有相行補特伽羅在
第七地名無相有功用行補特伽羅
此經第二無數大劫修行圓滿入第
八地名无功用行補特伽羅此無功
用行猶未成滿若至第九第十地中
無功用行方得成滿此經第三无数
大劫修行圓滿如是唯一補特伽羅
位若別故建立五種譬如預流一來
不還如說經三無數大劫得佛菩提
無始生死數修施等數值諸佛齊於
何時名取初修三無數劫故以伽他
顯釋此問清淨增上力者謂善根力
及大願力由善根力應知所治不能
降伏由大願力應知常值諸善知識
堅固心昇進者謂發牢固心起增進
行牢固心者應知所發大菩提心諸
惡友力不能令捨增進行者應知現
在及生生中善法常增終无退減餘
義易了無煩重釋

七

攝大乘論釋卷第七

不空藏高麗國大藏部監奉
勅雕造

攝大乘論釋卷第八

敬

世親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增上戒學分第七

論曰如是已說因果修善別此中增上戒殊勝云何可見如菩薩地正受菩薩律儀中說復次應知略由四種殊勝故此殊勝一由善別殊勝二由共不共學處殊勝三由廣大殊勝四由甚深殊勝

釋曰此中間答辯諸菩薩所學尸羅於聲聞等有大善別故名殊勝又此增上戒等三學即前所說波羅蜜多自性所攝何故別立於先所說波羅蜜多別義建立今當顯示為顯展轉相因性故別立三學謂依尸羅發生靜慮復依靜慮發生般若

論曰善別殊勝者謂菩薩戒有三品別一律儀戒二攝善法戒三饒益有情戒此中律儀戒應知二戒建立義故攝善法戒應知修集一切佛法建立義故饒益有情戒應知成熟一切

有情建立義故

釋曰若別殊勝謂聲聞等唯有一種律儀戒無攝善法戒及饒益有情戒菩薩具三是故殊勝

論曰共不共學處殊勝者謂諸菩薩一切性罪不現行故與聲聞共相似遮罪有現行故與彼不共於此學處有聲聞犯菩薩不犯有菩薩犯聲聞不犯菩薩具有身語心戒聲聞唯有身語二戒是故菩薩心亦有犯非諸聲聞以要言之一切饒益有情无罪身語意業菩薩一切皆應現行皆應修學如是應知說名為共不共殊勝釋曰共不共中一切性罪謂煞生等記名為共相似遮罪謂掘生地斷生草等說名不共於此學處者謂後學處有聲聞犯菩薩不犯者如兩安居觀益有情輒行經宿有菩薩犯聲聞不犯者謂觀有益而故不行是故菩薩心亦有犯非諸聲聞者謂唯內起欲等尋思菩薩成犯非聲聞等一切饒益有情無罪身語意業菩薩一切皆應現行皆應修學者謂能饒益而

無有罪如是三業菩薩應修或雖饒益而非無罪如以女等非法之物授與他人為遮此事故說無罪

論曰廣大殊勝者復由四種廣大故一由種種無量學處廣大故二由攝受無量福德廣大故三由攝受一切有情利益安樂意樂廣大故四由建立無上正等菩提廣大故

釋曰種種元量學處廣大者謂諸菩薩所修學處亦是種種亦是無量由此於彼一切有情作成熟事及攝受事故攝受無量福德廣大者謂諸菩薩攝受無量福德資糧非聲聞故攝受一切有情利益安樂意樂廣大者謂於諸有情勸令修善名利益意樂若即於此補特伽羅願由彼善當得勝果冬安樂意樂建立無上正等菩提廣大者謂諸菩薩由此尸羅建立無上正等菩提非聲聞故

論曰甚深殊勝者謂諸菩薩由是品類方便善巧行煞生等十種作業而無有罪生無量福速證無上正等菩提又諸菩薩現行變化身語兩業應

知亦是甚深尸羅由此因緣或作國王亦行種種惱有情事安立有情毗奈耶中又現種種諸本生事亦行遍惱諸餘有情真實攝受諸餘有情先令他心深生淨信後轉成熟是名菩薩所學尸羅甚深殊勝

釋曰甚深殊勝中謂諸菩薩由是品類方便善巧者此中顯示如是菩薩如是方便善巧功能謂諸菩薩若如是知如是品類補特伽羅於此不善無聞等事將起加行以他心智了知彼心无餘方便能轉彼業如實了知彼由此業定退善趣定往惡趣如是知已生如是心我作此業當墮惡趣我寧自往必當脫彼於彼現在雖加少苦令彼未來多受安樂是故菩薩譬如良醫以饒益心雖復煞之而无少罪多生其福由多福故疾證無上正等菩提如是等戒寂甚深又諸菩薩現起變化身語二業當知亦是甚深尸羅由此道理或作國王現作種種惱有情事安立有情毗奈耶中變化自體名為變化此中應說无厭

足王化導善財童子等事又現種種諸本生事者如毗濕婆安呾羅等諸本生事此中菩薩以其男女施婆羅門皆是變化示行遍惱諸餘有情真實攝受諸餘有情者謂諸菩薩終不遍惱餘實有情攝受其餘實有情故如是亦名甚深殊勝

論曰由此略說四種殊勝應知菩薩尸羅律儀取為殊勝如是老別菩薩學處應知復有無量老別如毗奈耶瞿沙方廣契經中說釋曰如是四種略說老別於毗奈耶瞿沙經中廣說復有百千差別

攝大乘論釋增上心學分第八

論曰如是已說增上戒殊勝增上心殊勝云何可見略由六種老別應知一由所緣老別故二由種種老別故三由對治老別故四由堪能老別故五由引發老別故六由作業老別故釋曰為顯增上心學殊勝作此問答論曰所緣老別者謂大乘法為所緣故釋曰謂大乘法為所緣者諸菩薩定緣於大乘非聲聞定

論曰種種差別者謂大乘光明集福
定王賢守健行等三摩地種種無量故
釋曰大乘光明集福定王等者顯如
是等諸三摩地種種差別唯大乘有
聲聞乘等一種亦无

論曰對治差別者謂一切法捨相緣
智以楔出楔道理遣阿賴耶識中一
切障蔽重故

釋曰緣捨法智對治一切障碍而住
如以細楔除去底楔住本識中諸雜
染法熏習種子說名為底諸對治道
能除彼故是微細義論曰堪能差別
者謂住靜慮樂隨其所欲而受生故
釋曰由有堪能住靜慮樂隨有饒益
諸有情處即往彼生不退靜慮諸聲
聞等無如是事

論曰引發差別者謂能引發一切世
界無閼神通故

釋曰由此靜慮引發神通一切世界
皆无障閼

論曰作業差別者謂能振動熾然遍
滿顯示轉變往來卷舒一切色像皆
入身中所往同類或顯或隱所作自

在伏他神通施辯念樂放大光明引發如是大神通故

釋曰作業差別謂發神通所作事業此中能動一切世界故名振動即彼熾然故名熾然言遍滿者應知即是光明普照言顯示者由此威力令元所能餘有情類熾然能見無量世界及見其餘佛菩薩等言轉變者應知轉變一切地等令成水等言往來者謂一剎那普能往還无量世界言卷舒者謂卷十方無量世界入一極微極微不增舒一極微包于十方无量世界世界不減一切色像皆入身中者謂身中現無量種種一切事業所往同類者謂如往詣三十三天色像言音與彼同類為化彼故往一切處亦復如是顯謂顯現隱謂隱藏所作自在者如變魔王作佛身等伏他神通者謂能暎蔽一切神通於請問者施以辯才故名施辯於聽聞者施念施樂令得定故名施念樂放大光明者為欲召集遠住他方世界菩薩引發如是大神通者引前所說大神通故如

是一切聲聞所無是故殊勝

論曰又能引發攝諸難行十難行故
十難行者一自擔難行擔受无上菩
提願故二不退難行生死衆苦不能
退故三不背難行一切有情雖行邪
行而不棄故四現前難行怨有情所
現作一切饒益事故五不染難行生
在世間不為世法所染汙故六勝解
難行於大乘中雖未能了然於一切
廣大甚深生信解故七通達難行具
能通達諸特伽羅法無我故八隨覺
能隨覺故九不離不染難行不捨生
死而不染故十加行難行能修諸佛
安住解脫一切障闕窮生死際不作
功用常起一切有情一切義利行故
釋曰如說菩薩修諸難行此中何等
名為難行一切難行十種所顯於中
不離不染難行者不棄捨故名為不
離謂於生死不捨捨離亦不染汙此
甚為難餘九難行其義易了

論曰復次隨覺難行中於佛何等秘密
言詞彼諸菩薩能隨覺了謂如經言

釋曰為顯秘密言詞意趣故為此問
如經言者總答前問後當別釋

論曰云何菩薩能行惠施若諸菩薩
無少所施然於十方無量世界廣行
惠施云何菩薩樂行惠施若諸菩薩
於一切施都無欲樂云何菩薩於惠
施中深生信解若諸菩薩不信如來
而行布施云何菩薩於施策勵若諸
菩薩於惠施中不自策勵云何菩薩
於施耽樂若諸菩薩无有暫時少有
所施云何菩薩其施廣大若諸菩薩
於惠施中離娑洛想云何菩薩其施
清淨若諸菩薩殞波陀墜云何菩薩
其施究竟若諸菩薩不住究竟云何
菩薩其施自在若諸菩薩於惠施中
不自在轉云何菩薩其施无盡若諸
菩薩不住無盡如於布施於戒為初
於慧為後隨其所應當知亦尔
釋曰云何菩薩能行惠施等者謂諸
菩薩一切有情攝為自體是故彼施
即是已施是此意趣云何菩薩樂行
惠施等者謂諸菩薩不樂修行味著
等施但樂修行菩薩淨施言味著者

意說貪添或有餘處名來求施云何
菩薩於惠施中深生信解等者謂諸
菩薩自得施心而行惠施不藉他緣
云何菩薩於施策勵等者謂諸菩薩
性自能施慳慳斷故不待他策亦不
自策任運能施是此意趣云何菩薩
於施耽樂等者謂諸菩薩常行施故
無暫時施一切施故無少所施云何
菩薩其施廣大等者謂諸菩薩依定
行施即是離欲而行施義言婆洛耆
顯目堅實密詮流散今取密義離流
散想依定行施故成廣大云何菩薩
其施清淨等者謂諸菩薩拔除慳足
而行惠施殞波陀耆顯目生起密詮
拔足波陀名足殞名為拔今取密義
拔除慳足令面傾覆而行惠施是故
說名殞波陀慳云何菩薩其施究竟
等者謂諸菩薩不住究竟无餘涅槃
如聲聞等是故究竟常能行施云何
菩薩其施自在等者謂諸菩薩令施
等障不得自在而行惠施令所治障
不自在故施得自在云何菩薩其施
無盡謂諸菩薩不住涅槃常行惠施

此中無盡意取涅槃不同聲聞住涅槃故其施無盡

論曰云何能煞生若斷衆生生死流轉云何不與取若諸有情无有與者自然攝取云何欲邪行若於諸欲了知是邪而修正行云何能妄語若於妄中能說為妄云何具戒尼若能常居寂勝空住云何波魯師若善安住所知彼岸云何綺間語若正說法品類若別云何能貪欲若有數數欲自證得無上靜慮云何能瞋恚若於其心能正憎害一切煩惱云何能邪見若一切處遍行邪性皆如實見

釋曰如經中說苾芻我是能煞生等者此中顯彼所說意趣云何欲邪行者謂知諸欲皆是其邪而修正行云何具戒尼者此具戒尼顯目離間語密詮常勝空具者表勝戒者表空尼者表常今取密義與答相應是故答言若能常居寂勝空住云何波魯師者此波魯師顯目惡惡語密詮住彼岸波表彼岸魯師表住今取密義與答相應是故答言善安住所知彼岸

是到所知彼岸住義云何能邪見等者謂色等中如實觀見遍行邪性即是於彼依他起中如實觀見遍計所執是邪性義於十不善業道文中餘義易了

論曰甚深佛法者云何名為甚深佛法此中應釋謂常住法是諸佛法以其法身是常住故又斷滅法是諸佛法以一切障永斷滅故又生起法是諸佛法以變化身現生起故又有所得法是諸佛法八万四千諸有情行及彼對治皆可得故又有貪法是諸佛法自擔攝受有貪有情為已體故又有瞋法是諸佛法又有癡法是諸佛法又異生法是諸佛法應知亦尔又無染法是諸佛法成滿真如一切障垢不能染故又无汙法是諸佛法生在世間諸世間法不能汙故是故說名甚深佛法

釋曰復有餘處契經說言謂常住法是諸佛法廣說乃至又無汙法是諸佛法此中意趣今當顯示謂佛法身體是常住故說此法為常住法斷滅

法者所有障垢悉皆斷滅由此義故
即說此法為斷滅法有所得法是佛
法者有情諸行八万四千及彼對治
皆有可得故說此法名有所得无染
法者清淨真如一切障垢所不能染
故說此法名无染法餘義易了无煩
重釋

論曰又能引發修到彼岸成熟有情
淨佛國土諸佛法故應知亦是菩薩
等持作業老別釋曰

前所未說作業老別今於此中復顯
菩薩等持作業謂諸菩薩依三摩地
能修一切波羅蜜多又依此定能善
成熟一切有情發神通等種種方便
引諸有情入正法故又由此力能善
清淨一切佛土心得自在隨欲能成
金銀等寶諸佛土故又由此力能正
修集一切佛法是三摩地作業老別
攝大乘論釋增上慧學分第九之一

論曰如是已說增上心殊勝增上慧
殊勝云何可見謂無分別智若自性
若所依若因緣若所緣若行相若任
持若助伴若異熟若等流若出離若

至究竟若加行無分別後得勝利若
老別若無分別後得譬喻若无功用
作事若甚深應知无分別智名增上
慧殊勝

釋曰今正至說增上慧時此中意說
無分別智名增上慧此復三種一加
行无分別智謂尋思慧二根本無分
別智謂正證慧三後得无分別智謂
起用慧此中怖求慧是第一增上慧
内證慧是第二增上慧攝持慧是第
三增上慧今且成立無分別智由唯
此智通因果故其尋思智是此智因
其後得智是此智果所以成此薰成
餘二

論曰此中無分別智離五種相以為
自性一離无作意故二離過有尋有
伺地故三離想受滅寂靜故四離色
自性故五離於真義異計度故離此
五相應知是名無分別智

釋曰且應先說无分別智所有自性
此中體相說名自性謂諸菩薩無分
別智離五種相以為自性離五相者
若無作意是无分別智睡眠悶等應

成無分別智若過有尋有伺地是無分別智第二靜慮已上諸地應成无分別智若如是者世間應得無分別智若想受滅等位中心心法不轉是成無分別智減定等位無有心故智應不成若如色自性是元分別智如彼諸色頑鈍無思此智應成頑鈍無思復有餘義若如色性智不應成若於真義異計度轉无分別智應有分別謂分別言此是真義若智遠離如是五相於真義轉於真義中不異計度此是真義無分別智有如是相緣真義時辭如眼識不異計度此是其義論曰於如所說无分別智成立相中復說多頌

釋曰於上所說無分別智略成立中廣說多頌

論曰

諸菩薩自性遠離五種相 是無分別智不異計於真

釋曰由此初頌顯上所說無分別智初自性義如是已說此智自性依彼而轉次頌當說

論曰

諸菩薩所依非心而是心是無分別智
非思義種類

釋曰如是所說无分別智當言依心
為依非心若言依心能思量故說名
為心依心而轉是無分別不應道理
若依非心則不成智為避如是二種
過失故說此頌此智所依不名為心
不思義故亦非非心心所引故此生
所依是心種類亦名為心因彼而生
次頌當顯

卐

論曰

諸菩薩因緣有言聞熏習是无分別智
及如理作意

釋曰諸菩薩因緣者謂此智因有言
聞熏習者謂由他音正聞熏習及如
理作意者謂此熏習為因意言如理
作意無分別智因此而生復何所緣
次頌當顯

卐

論曰

諸菩薩所緣不可言法性是無分別智
無我性真如

釋曰不可言法性者謂由遍計所執

自性一切諸法皆不可言何等名為
不可言性謂无我性所顯真如遍計
所執補特伽羅及一切法皆無自性
名無我性即此無性所顯有性說名
真如勿取断滅故說此言又於所緣
所作行相次頌當顯

論曰

諸菩薩行相復於所緣中是无分別智
彼所知無相

釋曰菩薩行相於所緣中所現無相
謂即此智於真如中平等平等生起
無異无相之相以為行相如眼取色
見青等相非此青等與色有異此亦
如是智與真如无異行相即於此中
為釋疑難復說二頌

論曰

相應自性義所分別非餘字展轉相應
是謂相應義非離彼能詮智於所詮轉
非詮不同故一切不可言

釋曰若一切法皆不可言復以何等
為所分別為釋此故說如是言相應
自性義所分別非餘謂即相應為自
性義是所分別非離於此故言非餘

此云何成為重成立復說是言字展轉相應是謂相應義謂別別字相續宣傳以成其義是相應義如言斫斷二字不斷說成眼義是相應義為所分別又一切法皆不可言因何成立故復說言非離彼能詮智於所詮轉由若不了能詮之名於所詮義覺知不起故一切法皆不可言若言要待能詮之名於所詮義有覺知起為遮此故復說是言非詮不同故以能詮名與所詮義不相稱各異相故能詮所詮皆不可說由此因故說一切法皆不可言無分別智何所任持

論曰

諸菩薩任持是无分別智後所得諸行為進趣增長

釋曰由無分別後所得智得菩薩行此行即依无分別智為進趣增長者為令如是諸菩薩行得增長故无分別智是彼任持此智復以何為助伴

論曰

諸菩薩助伴說為二種道是无分別智五到彼岸性

釋曰二種道者一資糧道二依止道
資糧道者謂施戒忍及與精進波羅
蜜多依止道者即是靜慮波羅蜜多
由前所說波羅蜜多所生諸善及依
靜慮波羅蜜多无分別智即得生長
此智名慧波羅蜜多乃至未得佛果
已來無分別智於何處所感異熟果
論曰
諸菩薩異熟於佛二會中是無分別智
由加行證得

釋曰於佛二會中者謂受用身會中
及變化身會中若無分別加行轉時
於變化身會中受生受異熟果若已
證得無分別智於受用身會中受生
受異熟果為顯此義故復說由加行
證得無分別智誰為等流

論曰

諸菩薩等流於後後生中是無分別智
自體轉增勝

釋曰諸菩薩等流於後後生中者於
次前說二身大會後後生中是无分
別智自體轉增勝者即彼所修無分
別智展轉增勝應知即是彼等流果

无分別智出離云何

論曰

諸菩薩出離 得成辦相應 是無分別智
應知於十地

釋曰諸菩薩出離者進趣究竟故名
出離即是進趣大涅槃義得成辦相
應是無分別智者初獲此智名得相
應次後无量百千大劫成辦相應應
知於十地者謂從初地乃至第十如
是次第此智初地唯名為得尔後多
時乃名成辦是故菩薩經無數劫乃
證涅槃由尔所時方到究竟無分別
智誰為究竟而次前說次第獲得

論曰

諸菩薩究竟 得清淨三身 是無分別智
得最上自在

釋曰得清淨三身者是得如來淨三
身義言清淨者謂初地中唯得三身
至第十地乃善清淨得最上自在者
無分別智非唯證得清淨三身以為
究竟而復獲得十種自在在此如後說
應知其相無分別智有何勝利此中
三種无分別智一者加行無分別智

二者根本無分別智三者後得无分別智此中加行無分別智謂諸菩薩初從他聞無分別理次雖未能自見此理而生勝解次此勝解為所依止方便推尋無分別理是名加行无分別智由此能生无分別智是故亦得无分別名如是加行無分別智无染勝利其譬云何

論曰

如虛空無染是无分別智種種極重惡由唯信勝解

釋曰為欲顯示彼不能染故說種種極重惡言為欲顯示不能染因故說由唯信勝解言由唯信樂无分別理而起勝解故能對治種種惡趣此即顯示諸惡不染此中根本无分別智無染勝利其譬云何

論曰

如虛空無染是无分別智解脫一切障得成辦相應

釋曰從何解脫謂解脫一切障由何解脫謂成辦相應如是解脫由於諸地唯得相應成辦相應以為因故此

即顯示無分別智能治諸障此中後得無分別智无染勝利其辟云何

論曰

如虛空無染是无分別智常行於世間非世法所染

釋曰由此智力觀諸有情諸利樂事故思徃彼世間受生既受生已一切世法所不能染世法有八一利二衰三譽四毀五稱六譏七苦八樂從無分別智所生故此智亦得无分別名今當顯此三智差別

論曰

如聖求受義如聖正受義如非聖受義三智辟如是如愚求受義如愚正受義如非愚受義三智辟如是如五正受義如末那受義三智辟如是如未解於論求論受法義次第辟三智應知加行等

釋曰此中三智如其辟喻應知差別辟如聖人求受境義不能言說如是加行無分別智應知亦尔辟如聖人正受境義寂無言說如是根本无分別智應知亦尔如非聖人受境義已

如其所受而起言說如是後得无分別智應知亦尔此中意取能作文字名為言說如愚頌中無所了別說名為愚如前聖喻應正安立三智老別如五頌中五謂眼等五无分別應知此中求受正受俱無分別加行根本於真如義老別亦尔如意受義亦能分別如是後得亦能受義亦能分別如是三智如前聖喻安立老別於論頌中如未解論於論求解如是加行無分別智應知亦尔如溫習論但受於法如是根本无分別智應知亦尔此中法者意取文字如解論者於法於義皆能領受如是後得无分別智應知亦尔次第之言顯示三智似於法義領受老別次當顯示根本後得譬喻老別

論曰

如人正閉目是無分別智即彼復開目後得智亦尔應知如虛空是無分別智於中現色像後得智亦尔

釋曰初頌顯示二智老別其相可知如虛空者譬如虛空周遍无染非能

分別非所分別如是根本無分別智
應知亦尔遍一切法一味空性故名
周遍一切諸法所不能染故名無染
自無分別是故說名非能分別亦不
為他分別行相是故說名非所分別
如是應知无分別智譬如虛空現色
像者譬如空中所現色像是可分別
如是後得無分別智應知亦尔是所
分別亦能分別若以如是無分別智
修成佛果既離功用作意分別云何
能成利益安樂諸有情事

論曰

如末尼天樂無思成自事種種佛事成
常離思亦尔

釋曰如離分別所作事成於此頌中
末尼天樂譬喻顯示如如意珠雖无
分別而能成辦隨諸有情意所樂事
又如天樂無擊奏者隨生彼處有情
意樂出種種聲如是應知諸佛菩薩
無分別智雖離分別而能成辦種種
事業次當顯此无分別智所有甚深
此智為緣依他起性分別事轉為緣
餘境若尔何失若緣分別無分別性應

不得成若緣餘境餘境定無云何得緣
論曰

非於此非餘 非智而是智 與境无有異
智成无分別

釋曰非於此非餘者此智不緣分別
為境無分別故不緣餘境即緣依他
諸分別法真如法性為境界故法與
法性若一若異不可說故此說根本
無分別智不緣分別亦不緣餘又此
根本無分別智為智為非若亦何失
若是智者云何是智而是无分別若
非智者云何說為無分別智答此問
言非智而是智此顯根本无分別智
非定是智以於加行分別智中此不
生故亦非非智以徒加行分別智因
而得生故復有別義非於此非餘非
智而是智者以非於此分別轉故說
名非智以非於餘即於分別法性轉
故而亦是智前後二句互相解釋與
境無有異智成无分別者非如加行
无分別智有其所取能取性轉名無
分別與所取境無差別轉平等平等
名無分別此智不住所取能取二種

性中如薄伽梵餘契經中說一切法皆无分別為欲顯示無分別義復說頌言

論曰

應知一切法本性无分別所分別無故無分別智无

釋曰應知一切法本性無分別者是
一切法本来自性无分別義何以故所
分別無故此即顯示所分別事无所
有故諸法本性無有分別者所分別
无所有故諸法本性無分別者何故
本來一切有情不得解脫答此問言
無分別智无此顯彼無無分別智雖
一切法本来自性无有分別而不解
脫若於諸法無分別理真證智生現
見諸法无分別性即得解脫此未生
故未得解脫真證智者應知即是无
分別智今當顯此三智差別

攝大乘論釋卷第八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攝大乘論釋卷第九

敬

世親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增上慧學分第九之餘

論曰此中加行無分別智有三種謂因緣引發數習生老別故

釋曰此中加行無分別智三種老別謂或由種姓力或由前生引發力或由現在數習力而得生故或由種姓力者種姓為因而得生故前生引發力者由前生中數習為因而得生故現在數習力者由現在生士用力為因而得生故

論曰根本無分別智亦有三種謂喜足无顛倒無戲論无分別老別故

釋曰此中喜足無分別者應知已到聞思究竟由喜足故不復分別故名喜足無分別智謂諸菩薩住異生地若得聞思覺慧究竟便生喜足作是念言凡所聞思極至於此以是義故說名喜足無分別智復有餘義應知世間亦有喜足无分別智謂諸有情

至第一有見為涅槃便生喜足作是念言過此更無所應至處故名喜足無分別智无顛倒無分別者謂聲聞等應知彼等通達真如得無常等四无倒智無常等四顛倒分別名無顛倒無分別智无戲論無分別者謂諸菩薩應知菩薩於一切法乃至菩提皆無戲論應知此智所證真如過名言路超世智境由是名言不能宣說諸世間智不能了知

論曰後得無分別智有五種謂通達隨念安立和合如意思擇老別故

釋曰此後得智五種老別一通達思擇二隨念思擇三安立思擇四和合思擇五如意思擇此中通達思擇者謂通達時如是思擇我已通達此中思擇意取覺察隨念思擇者謂從此出隨憶念言我已通達無分別性安立思擇者謂為他說此通達事和合思擇者謂撻緣智觀一切法皆同一相由此智故進趣轉依或轉依已重起此智如意思擇者謂隨所思一切如意由此思擇能變地等令成金等

為得如意起此思擇是故說名如意
思擇如有說言由思擇故便得如意
雖已成立無分別智猶未宣說成立
因緣是故復說多頌顯示

論曰復有多頌成立如是無分別智
鬼傍生人天各隨其所應等事心異故
許義非真實於過去事等夢像二影中
雖所緣非實而境相成就若義義性成
無無分別智此若無佛果證得不應理
得自在菩薩由勝解力故如欲地等成
得定者亦亦成就簡擇者有智得定者
思惟一切法如義皆顯現無分別智行
諸義皆不現當知無有義由此亦無識
釋曰鬼傍生人天各隨其所應等者
謂於傍生見有水處餓鬼見是陸地
高原於人所見有糞穢處猪等傍生
見為淨妙可居室宅於人所見淨妙
飲食諸天見為臭穢不淨如是衆生
於等事中心見異故應知境義非真
實有若義實無識應无境有無境識
如緣去來如緣夢像如緣鏡等及三
摩地所行影像為顯此義說一伽他
謂於過去等此中前半由後半釋如

其次第應知其相由無別實境是故
說言有無境識由自變為境是故說
言境相成就即是自緣心影像義謂
緣去來夢像二影次第安立境相成
就若義義性成無無分別智者若義
實有義之自性是則應無無分別智
若謂雖無無分別智當有何失此若
無佛果證得不應理者若汝撥無無
分別智是則不應證得佛果故應決
定許有如是無分別智得自在菩薩
者謂已證得自在菩薩由勝解力故
者由願樂力如欲地等成者謂今地
等成金等相隨欲皆成得定者亦尔
者謂餘聲聞等成就簡擇者者謂已
成滿毗鉢舍那言有智者謂諸菩薩
得定者者得三摩地思惟一切法如
義皆顯現者謂菩薩等定慧成滿攝
心於內如如思惟經等法義如是如
是皆得顯現若念佛時隨所思念彼
彼法中佛義顯現思色受等應知亦
尔無分別智行諸義皆不現者謂无
分別智正現行時一切境義皆不顯
現當知無有義者謂由前說種種道

理當知境義實无所有欲顯其識如境亦無故言由此亦无識所識境義既無所有由此應知能識亦無此義如前所知相中分明已顯論曰般若波羅蜜多與無分別智无有差別如說菩薩安住般若波羅蜜多非處相應能於所餘波羅蜜多修習圓滿云何名為非處相應修習圓滿謂由遠離五種處故一遠離外道我執處故二遠離未見真如菩薩分別處故三遠離生死沮脛二邊處故四遠離唯斷煩惱障生喜足處故五遠離不願有情利益安樂住無餘依沮脛界處故釋曰無分別智即是般若波羅蜜多由彼經中說諸菩薩安住般若波羅蜜多非處相應能於所餘波羅蜜多修習圓滿為欲令知如是義故顯示彼文遠離外道我執處者謂如外道住般若中執我我所作如是念我能住般若般若是我所菩薩不尔遠離如是諸外道輩我執處故應知說名非處相應安住般若波羅蜜多遠離未見真如菩薩分別處者謂如未見

真如菩薩於无分別般若波羅蜜多
中分別此是般若波羅蜜多菩薩遠
離如是分別應知說名非處相應安
住般若波羅蜜多遠離生死涅槃二
邊處者謂如世間安住生死諸聲聞
等安住涅槃菩薩不尔遠離二邊應
知說名非處相應安住般若波羅蜜
多遠離唯斷煩惱障生喜足處者如
聲聞等唯斷煩惱障便生喜足菩薩
不尔由此意趣應知說名非處相應
安住般若波羅蜜多遠離不爾有情
利益安樂住無餘依涅槃界處者謂
如聲聞等不爾有情利益安樂於無
餘依般若涅槃界而般若涅槃菩薩不尔
不住聲聞所住之處應知說名非處
相應安住般若波羅蜜多

論曰聲聞等智與菩薩智有何差別
由五種相應知差別一由无分別差
別謂於蘊等法無分別故二由非少
分差別謂於通達真如入一切種所
知境界普為度脫一切有情非少分
故三由無住差別謂无住涅槃為所
住故四由畢竟差別謂無餘依涅槃

界中无断盡故五由無上老別謂於
此上無有餘乘勝過此故此中有頌
諸大悲為體 由五相勝智世出世滿中
說此最高遠

釋曰此中顯示聲聞等智與菩薩智
五相老別無分別老別者謂聲聞等
緣於蘊等分別識生非菩薩智分別
蘊等非少分老別者謂顯三種非少
分性一所達真如非少分性二所知
境界非少分性三所度有情非少分
性所達真如非少分性者謂菩薩智
具足通達補特伽羅法无我性聲聞
等智入真如時唯能通達補特伽羅
無我之性所知境界非少分性者謂
菩薩智普緣一切所知境生聲聞等
智唯緣苦等諸諦而生所度有情非
少分性者謂菩薩智普為度脫一切
有情勤趣菩提聲聞等智唯求自利
無住老別者謂菩薩智正為安住无
住涅槃非聲聞等是故老別畢竟老
別者謂聲聞等於无餘依涅槃界中
一切滅盡菩薩於此涅槃界中功德
無盡是故老別无上老別者謂聲聞

等上有大乘其菩薩乘無復有上是故老別為顯此義說一伽他世出世滿中者謂於色無色界世間滿中及於聲聞乘等出世滿中

論曰若諸菩薩成就如是增上尸羅增上質多增上般若功德圓滿於諸財位得大自在何故現見有諸有情匱乏財位見彼有情於諸財位有重業障故見彼有情若施財位障生善法故見彼有情若乏財位獸離現前故見彼有情若施財位即為積集不善法因故見彼有情若施財位即便作餘無量有情損惱因故是故現見有諸有情匱乏財位此中有頌

見業障現前積集損惱故現有諸有情不感菩薩施

釋曰此中顯示由是因緣菩薩雖得財位自在具足六悲而不施與有情財位見彼有情於諸財位有重業障故者謂諸有情有障菩薩神力惡業由彼惡業障尋菩薩無障尋智由見此故雖有堪能雖彼匱乏而便棄捨此中應引餓鬼江喻如江有水無障飲者

然諸餓鬼由自業過不能得飲此亦如是江喻菩薩財位喻水鬼喻有情如彼餓鬼不合飲用江中淨水如有情不合受用菩薩財位見彼有情若施財位障生善法或者謂復有餘補特伽羅雖無業障菩薩見彼於相續中當生善法若施財位受富樂故障彼生善作是思惟寧彼貧賤順生善法勿彼富貴障善法生由此道理雖得自在不施財位見彼有情若乏財位厭離現前故者謂復有餘補特伽羅菩薩見彼由貧賤故厭離現前作是思惟寧彼貧賤厭離現前隨順善法勿彼富貴不生厭離由此道理雖得自在不施財位見彼有情若施財位即為積集不善法因故者謂復有餘補特伽羅菩薩見彼乃至貧窮常不積集諸不善法作是思惟寧彼貧窮不造諸惡勿彼富貴集諸不善由此道理雖得自在不施財位見彼有情若施財位即便作餘無量有情損惱因故者謂復有餘補特伽羅菩薩見彼得大財位即便苦惱無量有情作是思惟寧彼一

身獨受貧賤勿彼富貴損惱其餘无量
有情由此道理雖得自在不施財位
為顯此義復說如他謂見有情有業
障故障生善故歆現前故積集惡故
損惱他故不感菩薩施彼財位是故
現有匱乏有情此略顯義餘廣易了
攝大乘論釋果斷分第十

論曰如是已說增上急殊勝彼果斷
殊勝云何可見斷謂菩薩無住涅槃
以捨雜染不捨生死二所依止轉依
為相此中生死謂依他起性雜染分
涅槃謂依他起性清淨分二所依止謂
通二分依他起性轉依謂即依他起
性對治起時轉捨雜染分轉得清淨分
釋曰無住涅槃以捨雜染不捨生死
二所依止轉依為相者謂住此轉依
時不容煩惱不捨生死是此轉依相
何者生死謂依他起雜染性分何者
涅槃謂依他起清淨性分何者依止
謂通二分所依自性何者轉依謂即
此性對治生時捨雜染分得清淨分
論曰又此轉依略有六種一損力益
能轉謂由勝解力聞熏習住故及由

有著耻令諸煩惱少分現行不現行
故二通達轉謂諸菩薩已入大地於
真實非真實顯現不顯現現前住故
乃至六地三修習轉謂猶有障一切
相不顯現真實顯現故乃至十地四
果圓滿轉謂永無障一切相不顯現
最清淨真實顯現於一切相得自在
故五下劣轉謂聲聞等唯能通達補
特伽羅空无我性一向背生死一向
捨生死故六廣大轉謂諸菩薩兼通
達法空無我性即於生死見為寂靜
雖斷雜染而不捨故若諸菩薩住下
劣轉有何過失不顧一切有情利益
安樂事故違越一切菩薩法故與下
劣乘同解脫故是為過失若諸菩薩
住廣大轉有何功德生死法中以自
轉依為所依止得自在故於一切趣
示現一切有情之身於寂勝生及三
乘中種種調伏方便善巧安立所化
諸有情故是為功德

釋曰又此轉依略有六種損力益能
轉者謂損減阿賴耶識中煩惱熏習
力故增益彼對治功能故得此轉依

謂由勝解力聞熏習住故者謂住勝解行地安立聞熏習力故得此轉依及由有慙著等者於此位中若煩惱現行即深著耻或少分現行或全不現行通達轉者謂入地時所得轉依於真實非真實等者謂此轉依乃至六地或時為真實顯現因或時出觀為非真實顯現因修習轉謂猶有障者由所知障說名有障一切相不顯現等者謂此轉依乃至十地一切有相不復顯現唯有無相真實顯現果圓滿轉謂永無障者由無一切障說名无障一切相不顯現者无一切障故寂清淨真實顯現者即由此故於一切相得自在者由此為依得相自在隨其所欲利樂有情下劣轉謂聲聞等等者等取獨覺唯能通達一空無我不能利他故是下劣廣大轉謂諸菩薩等者由並通達二空無我安住此中捨諸雜染不捨生死兼利自他故是廣大住下劣轉有何過失等者不願有情越菩薩法下劣乘同是為過失住廣大轉有何功德等者以

自轉依為所依止於一切法得自在
故於一切趣示現一切同分之身於
最勝生乃三乘中種種調伏方便
巧智安立所化難調有情是為四德
此中意取世間富貴為最勝生

論曰此中有多頌

諸凡失覆真一向顯虛妄 諸菩薩捨妄
一向顯真實 應知顯不顯 真義非真義
轉依即解脫 隨欲自在行 於生死涅槃
若起平等智 亦時由此證 生死即涅槃
由是於生死 非捨非不捨 亦即於涅槃
非得非不得

釋曰為顯轉依故說多頌如諸凡夫
由無明故覆障真實顯一切種所有
虛妄如是聖者無明斷故捨離虛妄
顯一切種所有真實由此道理應知
顯不顯真義非真義者通計所執非真
不轉圓成實相真義轉故言轉依者
此即轉依於此位中真義現行非真
實義不現行故即解脫者即此轉依
解脫相應隨欲自在行者謂此解脫
隨其所欲自在而行非如聲聞所得
解脫猶如斬首畢竟安住般涅槃故

於生死涅槃若起平等智等者謂於
生死及於涅槃起平等智由此二種
無別性故即於此時是亦時義又此
二種云何平等以諸雜染名為生死
即離染法无我之性名為涅槃菩薩
通達諸法無我平等智生見彼諸法
皆無自性諸有生死即是涅槃以於
其中見極寂靜即涅槃故若如是知
復何所得由是於生死非捨非不捨
等者諸有生死即是涅槃是故不捨
即是無別有可捨義即於其中見无
性故離諸雜染名非不捨既得如是
亦即於涅槃非得非不得離生死外
无別涅槃而可證得故名非得復於
其中見寂靜故雖无性別而證涅槃
名非不得

攝大乘論釋彼果智分第十之一

論曰如是已說彼果斷殊勝彼果智
殊勝云何可見謂由三種佛身應知
彼果智殊勝一由自性身二由受用
身三由變化身此中自性身者謂諸
如來法身一切法自在轉所依止故
受用身者謂依法身種種諸佛衆會

所顯清淨佛土大乘法樂為所受故
變化身者亦依法身從觀史多天宮
現沒受生受欲踰城出家往外道所
修諸苦行證大菩提轉大法輪入大
涅槃故

釋曰今當解說果智殊勝此由諸佛
三身所顯自性身者謂諸法界所流
法樂大自在轉之所依止受用身者
謂即依前所說法身種種諸佛衆會
所顯於諸清淨佛國土中受用一切
法界所流大乘經等種種法樂之所
依止復有餘義謂是受用清淨佛土
之所依止又是受用大乘法樂之所
依止變化身者謂依法身從觀史多
天宮現沒乃至入大涅槃故者謂現
人天同分之身之所依止
論曰此中說一盟拈南頌
相證得自在依止及攝持老別德甚深
念業明諸佛
釋曰為明諸佛所得之身故說相等
盟拈南頌
論曰諸佛法身以何為相應知法身
略有五相

釋曰應知法身有無量相今於此中略說五種

論曰一轉依為相謂轉滅一切障雜染分依他起性故轉得解脫一切障於法自在轉現前清淨分依他起性故

釋曰轉滅一切障雜染分依他起性故者謂轉滅依他起性雜染分轉得解脫一切障於法自在轉現前清淨分依他起性故者謂於一切法自在轉住故轉得依他起性清淨分

論曰二白法所成為相謂六波羅蜜多圓滿得十自在故此中壽自在心自在眾具自在由施波羅蜜多圓滿故業自在生自在由戒波羅蜜多圓滿故勝解自在由忍波羅蜜多圓滿故願自在由精進波羅蜜多圓滿故神力自在五通所攝由靜慮波羅蜜多圓滿故智自在由般若波羅蜜多圓滿故

釋曰白法所成為相等者謂由六波羅蜜多圓滿故證得法身十種自在是彼自性故名所成壽自在者應知

隨欲齊幾時住便能如意示現已身心自在者謂生死中能无染汙眾具自在者謂於食等十種眾具隨其所欲如意能得如有頌言

諸菩薩思惟若淨若不淨一切成美妙皆由慧自在

應知如是三種自在皆由布施波羅蜜多圓滿為因業自在生自在由戒波羅蜜多圓滿故者謂此能攝彼能生因及所生果故應知此中業自在者由身語業自在而轉隨所欲生業現前故生自在者應知於生自在而轉於諸趣等隨其所欲攝受生故由此道理顯修尸羅於其業因及於生果皆得自在勝解自在由忍波羅蜜多圓滿故者謂令諸法皆隨心轉隨逐勝解如所勝解一切事成如隨所欲轉變地等令成金等轉變水等令成火等以修忍時隨諸有情意所樂轉故今獲得於一切法皆隨心轉願自在由精進波羅蜜多圓滿故者謂修精進一切所作皆能究竟故所思事一切皆成應知在昔修精進時隨所

作事皆能究竟中無懸礙由此為因
今隨所願如意皆成神力自在五通
所攝由靜慮波羅蜜多圓滿故者謂
由靜慮心有堪能引發種種神通所
作非但由此陵空往來亦能了知他
心等事由是說言五通所攝智自在
法自在由般若波羅蜜多圓滿故者
謂遍了知一切小大智自在如其
所欲能正安立契經等法名法自在
又由慧力安立蘊等一切法體名智
自在此後所得一切種智名法自在
論曰三無二為相謂有無無二為相
由一切法無所有故空所顯相是實
有故有為无為無二為相由業煩惱
非所為故自在示現有為相故異性
一性無二為相由一切佛所依无差別
故無量相續現等覺故此中有二頌
我執不有故於中無別依隨前能證別
故施設有異種姓異非虛圓滿無初故
無垢依无別故非一非多

釋曰有無無二為相者謂一切法遍
計所執性相非有故非有相空所顯
亦圓成實性其體實有故非无相有

為無為无二為相者是非有為自性
非无為自性義非業煩惱之所生故
非有為相於有為中得大自在數數
示現名有為相由此意趣非無為相
異性一性無二為相者所依法身无
老別故非是異相無量依止所證得
故非是一相俱一无故名無二相復
以伽他顯如是義我執不有故於中
無別依者謂於世間我執力故有別
依身此中我執都無有故无別依身
若所依身無有老別云何而得許有
多佛隨前能證別故施設有異者由
多依身各所證得故有老別為顯此
義復說伽他種姓異故者謂諸菩薩
種姓老別有多種故非虛故者種姓
異故加行亦異加行異故資糧圓滿
亦有多種由是因緣若唯一佛餘者
資糧應虛無果圓滿故者諸佛具作
一切有情利益等事謂正安立於三
乘等若執如來不安有情置於佛乘
所作佛事應不圓滿由此道理應許
多佛无初故者如彼生死流轉无初
諸佛亦尔若唯有一即應有初是故

不一無垢依无別者由佛無垢法界
為依无老別故無有多種故非一非
多者由此道理顯示諸佛非一多相
論曰四常住為相謂真如清淨相故
本願所引故所應作事無竟期故

釋曰由三因緣願常住相真如清淨
相故者清淨真如體是常住顯成佛
故應知如來常住為相本願所引故
者謂昔發願常作一切有情利樂所
證佛身此願所引由此本願非空無
果應知如來常住為相若謂如來所
作一切有情利樂已究竟者此義不
然所應作事无竟期故以於今時猶
有無邊所應作事一切有情未涅槃
故由是因緣應知如來常住為相如
是說已應知諸佛不可思議由是因
緣不可思議今當顯示

論曰五不可思議為相謂真如清淨
自內證故無有世間喻能喻故非諸
尋思所行處故

釋曰自內證故者謂諸如來自內所
證由此真如自內證故非諸尋思所
思議處於諸世間亦无與此相似譬

喻可喻令知

論曰復次云何如是法身取初證得
謂緣起相大乘法境無分別智及後
得智五相善修於一切地善集資糧
金剛喻定破滅微細難破障故此定
無間離一切障故得轉依

釋曰今次應說法身證得取初證得
者顯此法身非所生起體無為故若
所生起應是無常金剛喻定者此三
摩地譬如金剛能破微細難破障故
故得轉依者由金剛喻三摩地故能
證轉依逮得法身

論曰復次法身由幾自在而得自在
略由五種一由佛土自身相好無邊
音聲无見頂相自在由轉色蘊依故
二由無罪无量廣大樂住自在由轉
受蘊依故三由辯說一切名身句身
文身自在由轉想蘊依故四由現化
變易引攝大衆引攝白法自在由轉
行蘊依故五由圓鏡平等觀察成所
作智自在由轉識蘊依故

釋曰今次應顯法身自在由轉色等
五蘊依故得五自在在此中由轉色蘊

依故證得示現佛土自在由此示現
金銀等寶淨妙佛國亦得示現隨其
所欲自身自在由此示現大集會中
隨諸有情勝解所樂種種色身又隨
所樂能現種種相好自在又現無邊
音聲自在又現無見頂相自在由轉
受蘊依故得無罪无量廣大樂住自
在謂得自在能住無罪无量廣大樂
住應知此中由眾多故說名無量菩
起一切三界樂故說名廣大樂住自
在由轉想蘊依故得於名身句身文
身辯說自在以能取相故名爲想由
名身等能取其相轉添想蘊還得如
是清淨想蘊由轉行蘊依故得現化
變易引攝大衆引攝白法自在應知
此中隨其所欲示現所作故名現化
改轉地等今成金等故名變易如意
所樂能引天龍藥叉等衆應知說名
引攝大衆隨意所樂引諸白法令現
在前應知說名引攝白法由轉識蘊
依故得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
智成所作智此中大圓鏡智者謂无
忘失法所知境界雖不現前亦能記

了如善習誦書論光明平等性智者
謂先通達真法界時得諸有情平等
心等應知此中究竟清淨妙觀察智
者謂如藏主如其所欲隨於何等隨
羅尼門三摩地門作意思惟即得自
在無尋智轉成所作智者謂能示現
從覩史多天宮而沒乃至涅槃種種
佛事皆得自在

論曰復次法身由幾種處應知依止
略由三處一由種種佛住依止此中
有二頌

諸佛證得五性喜皆由等證自界故
離喜都由不證此故求喜者應等證
由能无量及事成法味義德俱圓滿
得喜最勝無過失諸佛見常元盡故
二由種種受用身依止但為成熟諸
菩薩故三由種種變化身依止多為
成熟聲聞等故

釋曰應知法身幾法依止略有三種
廣說無量由種種佛住依止者謂佛
安住聖住天住及與梵住故言種種
法身為此諸住所依是故說名佛住
依止或謂何用諸佛涅槃以聲聞等

與諸如來解脫等故為顯諸佛解脫殊勝說二伽他諸佛證得五性喜皆由等證自界故者謂諸如來所得五喜由證法界離喜都由不證此者謂聲聞等離五種喜都由不證此真法界故求喜者應等證者是故欲求如此喜者應須於此勤求正證第二伽他顯此五喜由能無量及事成法味義德俱圓滿者應知此中能无量者依止法身有衆多佛成等正覺一切功能悉皆平等故能無量由見如是能無量故深生歡喜及事成者謂一如來所作利樂諸有情事即等一切如來所作由佛多故事亦無量是故言及由見此故深生歡喜由法味者由見契經應頌等法有勝滋味深生歡喜義德俱圓滿者謂義圓滿及德圓滿應知此中隨所思念所有諸事无不具足名義圓滿十力無畏不共法等無不具足名德圓滿得喜取勝无過失者此喜超過三界喜故名為取勝永斷煩惱并習氣故名無過失諸佛見常無盡故者謂諸如來見次前說

四種取勝無過失喜窮生死際常無有盡至无餘依大涅槃界亦無盡故生殊勝喜是故世尊證得五喜非聲聞等由種種受用身依止等者謂佛法身與受用身為所依止何故復須如是依止但為成熟諸菩薩故由若離此已入大地諸菩薩衆應不成熟由種種變化身依止等者謂佛法身與變化身為所依止何故復須如是依止多為成熟聲聞等故由若離此下劣信解諸聲聞等應不成熟言多為者應知攝取勝解行地諸菩薩衆論曰應知法身由幾佛法之所攝持略由六種一由清淨謂轉阿賴耶識得法身故二由異熟謂轉色根得異熟智故三由安住謂轉欲行等住得無量智住故四由自在謂轉種種攝受業自在得一切世界無尋神通智自在故五由言說謂轉一切見聞覺知言說戲論得令一切有情心喜辯說智自在故六由拔濟謂轉拔濟一切災橫過失得拔濟一切有情一切災橫過失智故應知法身由此所說

六種佛法之所攝持

釋曰由是佛法攝持法身今當顯示
由清淨者謂由清淨佛法攝持法身
如是法身證得清淨由轉何法謂轉
阿賴耶識得法身故者謂轉滅彼阿
賴耶識得法身清淨即法身清淨說
名清淨由異熟者謂由異熟佛法攝
持法身轉色根者謂轉眼等色根得
異熟智故者謂轉彼故得異熟智由
安住者謂由安住佛法攝持法身轉
欲行等住者謂轉世間欲行等住得
佛法住得無量智住故者謂由此故
住種種住由自在者謂由自在佛法
攝持法身轉種種攝受業自在等者
謂轉世間殉利務農種種事業自在
得一切世界無尋神通智自在故由
言說者謂由言說佛法攝持法身轉
一切見聞覺知言說戲論等者謂轉
世間見聞覺知言說戲論得於見聞
覺知自在由此證得能令一切有情
心喜智自在故由拔濟者謂由拔濟
佛法攝持法身轉拔濟一切灾橫過
失等者謂如世間有王家等逼惱事

起由親友力財寶力等而能拔濟由轉此故證得拔濟一切有情一切災橫過失智故由此智力能除一切災橫過失

論曰諸佛法身當言有異當言无異依止意樂業無別故當言无異無量依身現等覺故當言有異如說佛法身受用身亦尔意樂及業无老別故當言無異不由依止無老別故无量依止老別轉故應知變化身如受用身說

釋曰無量依止老別轉故者謂受用身无量依止老別而轉是故但由意樂及業無老別故當言無異依身事別當言有異此中意樂无老別者應知皆為利益安樂一切有情業無別者應知皆同現等正覺般涅槃等種種作業

論曰應知法身幾德相應謂取清淨四無量解脫勝處遍處无諍願智四无寻解六神通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隨好四一切相清淨十力四無畏三不護三念住拔除習氣无忘失法大

悲十八不共佛法一切相妙智等功
德相應此中有多頌

憐愍諸有情 起和合遠離 常不捨利樂
四意樂歸礼 解脫一切障 牟尼勝世間
智周遍所知 心解脫歸礼 能滅諸有情
一切惑無餘 害煩惱有深 常哀愍歸礼
無功用无著 無尋常寂定 於一切問難
能解釋歸礼 於所依能依 所說言及智
能說无尋慧 常善說歸礼 為彼諸有情
故現知言行 往來及出離 善教者歸礼
諸衆生見尊 皆審知善士 暫見便深信
開導者歸礼 攝受住持捨 現化及變易
等持智自在 隨證得歸礼 方便歸依淨
及大衆出離 於此諸衆生 摧魔者歸礼
能說智及斷 出離能障導 自他利非餘
外道伏歸礼 處衆能伏說 遠離二雜染
无護無忘失 攝御衆歸礼 遍一切行住
無非圓智事 一切時遍知 實義者歸礼
諸有情利樂 所作不過時 所作常无虛
无忘失歸礼 晝夜常六返 觀一切世間
與大悲相應 利樂意歸礼 由行及由證
由智及由業 於一切二乘 取勝者歸礼
由三身至得 具相大菩提 一切處他疑

皆能斷歸礼

諸佛法身與如是等功德相應復與
所餘自性因果業相應轉功德相應
是故應知諸佛法身無上功德此中
有二頌

尊成實勝義一切地皆出 至諸衆生上
解脫諸有情無盡元等德 相應現世間
及衆會可見 非見人天等

釋曰諸佛法身與此所說四無量等
功德相應復與其餘自性因果業相
應轉功德相應尊成實勝義者此顯
諸佛法身自性諸佛皆以成實勝義
清淨真如為自性故一切地皆出者
此顯其因修一切地得成佛故至諸
衆生上者此顯其果諸有情中此取
上故解脫諸有情者此顯其業以能
無倒令諸有情得解脫故无盡無等
德相應者此顯相應與其無盡元等
切德共相應故現世間可見者此說
變化身及衆會可見者此說受用身
非見人天等者此說自性身諸人天
等皆不能見此顯佛身三種差別說
名為轉

攝大乘論釋卷第九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攝大乘論釋卷第九 第三張 敬

攝大乘論釋卷第十

敬

世親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彼果智分第十一之餘

論曰復次諸佛法身甚深取其深此甚深相云何可見此中有多頌

釋曰於大乘中諸佛法身如甚深相今當顯示以十二頌顯示十二甚深之相

論曰

佛無生為生亦無住為住諸事无功用
第四食為食

釋曰此中一頌顯示生住業住甚深
佛无生為生者顯生甚深以諸如來
無業煩惱同諸凡愚所造作生故名
无生然有與此相違之生其相難了
名生甚深亦无住為住者顯住甚深
無住涅槃以為住處如是涅槃名住
甚深諸事无功用者顯業甚深以諸
如来无功用業一切等故名業甚深
第四食為食者顯住甚深以佛所食
是不清淨依止住等四種食中第四

食故四種食者一不清淨依止住食
謂段等四食令欲經有情不淨依止
而得住故二淨不淨依止住食謂觸
等三食令色無色經有情淨不淨依
止而得住故由此依止已離下地諸
煩惱故說名為淨未離上地諸煩惱
故說名不淨是故名淨不淨依止如
是依止由觸意思識食而住除其段
食三一向淨依止住食謂段等四食
令聲聞等清淨依止而得住故四唯
示現依止住食謂即四食諸佛示現
受之得住是故諸佛食此第四示現
住食為令能施諸有情類淨信為因
福德增長雖現受食不作食事如來
食時諸天受取施佛意許諸餘有情
由此因故彼有情類速證菩提如是
一切應知惣說為一甚深又由十因
應知諸佛生无生相一與愚癡不同
法故二與老別不同法故三於攝受
得自在故四於住持得自在故五於
棄捨得自在故六无二相故七唯似
光影故八同幻化故九住無住故十
成大事故復由十因應知如來不住

生死及以涅槃一非遍知故二非永
斷故三非修習故四知非有性故五
無所得无分別故六遠離心故七心
證得故八平等心故九事不可得故
十可證得故復由十因應知諸佛无
功用事而得成立一妙斷離故二無
所依故三所作無功用故四作者无
功用故五作業無功用故六無所有
无功用故七本來無老別故八所作
已辦故九所作未辦故十純熟修習
一切法中得自在故復由十因應知
諸佛實无所食而現受食一示現以
食住持身故二令諸有情福增長故
三為欲示現有同法故四為令隨學
正受用故五為令隨學廉儉行故六
為令發起精進行故七為令成熟諸善
根故八為顯自身无染著故九為恭
敬業助任持故十為欲圓滿本願生故
論曰

无異亦無量 無數量一業 不取業堅業
諸佛具三身

釋曰此頌顯示安立數業甚深无異
亦無量者顯安立甚深諸佛法身無

老別故說名無異无量依止現等覺
故說名无量無數量一業者顯數甚
深佛雖無量而同一業是故甚深不
堅業堅業諸佛具三身者謂諸如來
三身相應其受用身事業堅住其變
化身業不堅住如是事業名為甚深
論曰

現等覺非有一切覺非無一一念无量
有非有所顯

釋曰此頌顯示現等覺甚深現等覺
非有者補特伽羅法非有故一切覺
非无者由假名理說一切佛現等覺
故云何知佛現等正覺謂一一念无
量佛故此即顯示一一念中有無量
佛現等正覺有非有所顯者此顯真
如是有非有諸佛是此真如所顯
論曰

非染非離染由欲得出離了知欲无欲
悟入欲法性

釋曰此頌顯示離欲甚深非染非離
染者貪欲无故說名非染以無染故
離染亦無所以者何貪染若有可有
離染染既是無故无離染由欲得出

離者由伏斷貪纏留貪隨眠故得究竟出離若不留隨眠應同聲聞等入般涅槃故了知欲无欲悟入欲法性者了知遍計所執貪欲無貪欲性即能悟入欲法真如

論曰

諸佛過諸蘊安住諸蘊中與彼非一異不捨而善寂

釋曰此頌顯示斷蘊甚深諸佛過諸蘊安住諸蘊中者謂諸如來超過色等五種取蘊住無所得法性蘊中與彼非一異者雖已捨遍計所執諸蘊而與彼非異以即安住彼法性故亦復不一若是一者遍計所執應同法性成清淨境不捨而善寂者謂不棄捨圓成實蘊即是妙善涅槃體故

論曰

諸佛事相雜猶如大海水我已現當作他利无是思

釋曰此頌顯示成熟甚深諸佛事相雜者謂諸如來成熟有情一切事業悉皆平等其喻云何猶如大海水者譬如大海衆流所入其水相雜為魚

驚等同所受用諸佛亦同入法界所作事業和合無二等為成熟有情受用我已現當作者於三時中隨一時作他利无是思者不作是思我於他利已現當作然無切用能作一切利益安樂諸有情事譬如世間末尼天樂

論曰

衆生罪不現如月於破器遍滿諸世間由法光如日

釋曰此頌顯示顯現甚深若諸世間不見諸佛而說諸佛其身常住佛身既常何故不見衆生罪不現如月於破器者如破器中水不得住水不住故月則不現如有有情身中无有奢摩他水佛月不現水喻等持體清潤故遍滿諸世間由法光如日者謂今世間佛雖不現然遍一切施作佛事由說契經應頌等法譬如日光遍滿世間作諸佛事成熟有情

論曰

或現等正覺或涅槃如火此未曾非有諸佛身常故

釋曰此頌顯示示現等覺涅槃甚深
或現等正覺或涅槃如火者謂諸如
來或現成佛或現涅槃其事如火或
時燒然或時息滅諸佛亦尔或於未
熟諸有情類現成佛果為欲令彼得解脫
有情類現成佛果為欲令彼得解脫
故譬如一火性无差別法身亦尔應
知唯一餘半頌文其義易了

論曰

佛於非聖法 人趣及惡趣 非梵行法中
寂勝自體住

釋曰此頌顯示住甚深佛於非聖法
中人趣惡趣中非梵行法中由寂勝
自體住寂勝住由聖住等而安住故
此中聖住者謂空等住天住者謂諸
靜慮住梵住者謂慈等無量住非聖
法者謂不善法佛於其中住空等住
由此空等聖所住故名為聖住人趣
及惡趣者謂緣彼有情住諸靜慮所
住靜慮名為天住非梵行法者謂於
彼法住慈悲等四種梵住寂勝自體
住者謂由如是寂勝自體住寂勝住
此顯諸佛於諸住中安住寂勝自體

諸住

論曰

佛一切處行亦不行一處於一切身現
非六根所行

釋曰此頌顯示自體甚深佛一切
處行亦不行一處者謂後得智於
善不善无記等中分別而轉無分別
智不行一處第二義者謂變化身一
切處行其餘二身不行一處於一切
身現者即變化身遍於一切處處可見
非六根所行者即變化身為欲化彼
那落迦等現於彼生那落迦等受生
有情見化身時不如實見不能了知
但謂即是那落迦等是故化身決定
非彼那落迦等六根所行

論曰

煩惱伏不滅如毒呪所害留惑至惑盡
證佛一切智

釋曰此頌顯示斷煩惱甚深煩惱伏
不滅如毒呪所害者菩薩位中伏煩
惱經未滅煩惱有隨眠故譬如衆毒
呪力所害體雖猶在而不為害煩惱
亦尔智了知故體雖猶在而不為害

留惑至惑盡者以留隨眠諸煩惱故
不如聲聞速般涅槃得至究竟諸煩
惱盡證佛一切智者煩惱盡時得一
切智

論曰

煩惱成覺分生死為涅槃具大方便故
諸佛不思議

釋曰此頌顯示不可思議甚深謂諸
菩薩具大方便煩惱集諦轉成覺分
生死苦諦即為涅槃如是一切諸佛
聖教如前所說三因緣故不可思議
謂自內證故等

論曰應知如是所說甚深有十二種
謂生住業位甚深安立數業甚深現
等覺甚深離欲甚深斷蓋甚深成熟
甚深顯現甚深示現等覺涅槃甚深
住甚深顯示自體甚深斷煩惱甚深
不可思議甚深

釋曰此十二種皆難覺了故名甚深
一一別相如前已說

論曰若諸菩薩念佛法身由幾種念
應修此念略說菩薩念佛法身由七
種念應修此念一者諸佛於一切法

得自在轉應修此念於一切世界得
无碍通故此中有頌

有情界周遍具障而闕因二種決定轉
諸佛無自在

二者如來其身常住應修此念真如
無間解脫垢故三者如來寂勝无罪
應修此念一切煩惱及所知障並離
繫故四者如來无有功用應修此念
不作功用一切佛事無休息故五者
如來受大富樂應修此念清淨佛土
大富樂故六者如來離諸染汙應修
此念生在世間一切世法不能染故
七者如來能成大事應修此念示現
等覺般涅槃等一切有情未成熟者
能令成熟已成熟者令解脫故此中
有二頌

圓滿屬自心具常住清淨无功用能施
有情大法樂通行無依止平等利多生
一切佛智者應修一切念

釋曰今當顯示若諸菩薩念佛法身
由七種念應修其念於一切法得自
在轉者由得神通於一切法自在而
轉以諸如來於一切世界得无碍伸

通非如聲聞等猶有障尋故若諸如
來於一切法自在而轉何故一切有
情之類不得涅槃故今一頌顯由此
因諸有情類不能證得究竟涅槃有
情界周遍具障而闕因者謂諸有情
有業等障名為具障由具障故雖无
量佛出現於世不能令彼得般涅槃
諸佛於彼无有自在若諸有情無涅
槃法名為闕因此意說彼无涅槃因
無種性故諸佛於彼無有自在二種
決定轉者決定有二種一作業決定
二受異熟決定當知此中說名決定
諸佛於此二決定中无有自在頌愚
等身名異熟障決定當墮鄙落迦等
名受異熟決定應知此中二種差別
如來身常住真如无間解脫故者謂
真如理無間解脫一切障垢顯成法
身是故如來其身常住如來受大富
樂者應知如來清淨佛土名大富樂
如來能成大事者謂諸如來現等正
覺般涅槃等成大義利已成熟者令
得解脫未成熟者令其成熟餘修念
佛其義易了復以二頌顯釋如是七

種念佛於此頌中宣說諸佛七種圓滿今修念佛謂諸菩薩初念如來隨屬自心圓滿次念如來其身常住圓滿次念如來具足清善圓滿即是取勝無罪次念如來無功用圓滿謂作佛事无功用故次念如來施大法樂圓滿應知即於清淨佛土受大法樂次念如來離諸染汙圓滿即是遍行無所依止若有所依而遍行者即有苦難由無所依而遍行故佛常无苦離染遍行後念如來平等多利圓滿即是念佛能成大事成熟解脫諸有情故

論曰復次諸佛清淨佛土相云何應知如菩薩藏百千契經序品中說謂薄伽梵住寂勝光曜七寶莊嚴放大光明普照一切无边世界無量方所妙飾間列周圍無際其量難測超過三界所行之處勝出世間善根所起寂極自在淨識為相如來所都諸大菩薩衆所雲集无量天龍藥叉健達縛阿素洛揭路荼緊捺洛莫呼洛伽人非人等常所翼護廣大法味喜樂

所持作諸衆生一切義利蠲除一切煩惱災橫遠離衆魔過諸莊嚴如來莊嚴之所依處大念慧行以為遊路大止妙觀以為所乘大空无相無願解脫為所入門無量功德衆所莊嚴大寶花王之所建立大宮殿中如是現示清淨佛土顯色圓滿形色圓滿分量圓滿方所圓滿因圓滿果圓滿主圓滿輔翼圓滿眷屬圓滿任持圓滿事業圓滿攝益圓滿无畏圓滿住處圓滿路圓滿乘圓滿門圓滿依持圓滿

復次受用如是清淨佛土一向淨妙一向安樂一向无罪一向自在釋曰如菩薩藏百千頌經序品中說清淨佛土此淨佛土顯示何等殊勝功德謂初二句顯淨佛土顯色圓滿言七寶者一金二銀三琉璃四牟娑洛寶五遏濕摩揭娑寶舉此應知即舉末羅羯多等寶六赤真珠寶此赤真珠赤宝中出一切寶中最為殊勝七羯鷄怛諾迦寶放大光明普照一切无边世界者謂次前說七寶所放諸大

光明此上二句皆同顯示顯色圓滿
次有一句顯形色圓滿次有一句顯
分量圓滿次有一句顯方所圓滿次
有一句顯因圓滿此何所因謂出世間
无分別智及後得智此後得智說名為
勝此後得故從此二種善根所起即此
善根名因圓滿次有一句顯果圓滿謂
淨佛土以極自在淨識為相次有一
句顯主圓滿次有一句顯輔翼圓滿
次有一句顯眷屬圓滿前已舉龍今
此復舉莫呼洛伽為攝大鱗次有一
句顯任持圓滿即是飲食次有一句
顯事業圓滿謂食此食已辦諸衆生
一切義利次有一句顯攝益圓滿於
淨土中離諸煩惱无諸苦故次有一
句顯无畏圓滿若處無怨即无怖畏
怨謂四魔此淨土中諸煩惱魔溫魔
死魔及以天魔悉皆無有是故无畏
次有一句顯住處圓滿次有一句顯
路圓滿此淨佛土由何路入謂大乘
中間思修慧如其次第大念慧行為
遊入路次有一句顯乘圓滿乘奢摩
他毗鉢舍那而遊趣故次有一句顯

門圓滿謂此淨土由何門入謂大乘
中大空無相无願解脫為所入門次
有一句顯依持圓滿如大地等依風
輪住此淨佛土何所依持無量功德
衆所莊嚴大紅蓮華之所建立受用
如是清淨佛土一向淨妙者謂淨土
中無有不淨糞穢等事一向安樂者
謂淨土中唯有樂受無有苦受無無
記受一向无罪者謂淨土中無有不
善亦無無記一向自在者謂淨土中
不待外緣一切所欲隨自心故
論曰復次應知如是諸佛法界於一
切時能作五業一者救濟一切有情
灾橫為業於暫見時便能救濟盲聾
狂等諸灾橫故二者救濟惡趣為業
拔諸有情出不善處置善處故三者
救濟非方便為業令諸外道捨非方
便求解脫行置於如來聖教中故四
者救濟薩迦耶為業授與能超三界
道故五者救濟乘為業拯拔欲趣餘
乘菩薩及不定種性諸聲聞等安處
令修大乘行故於此五業應知諸佛
業用平等此中有頌

因依事性行別故許業異世間此力別無故非導師

釋曰應知如是諸佛法界於一切時能作五業者謂佛法身恒作五業救濟一切有情灾橫為業等者謂盲聾等暫見佛時便得眼等救濟惡趣為業等者謂拔惡處置於善處名救惡趣救濟薩迦耶為業等者謂為世間說能超出三界聖道即說三界為薩迦耶所餘二句其義可知於此五業應知諸佛諸業平等於此義中復說一頌謂因依等由是因緣一切如來諸業平等一切世間業不平等以一伽他摠略顯示世間因別故許業異者謂諸世間由別因故生鄰落迦別因生天別因生人乃至餓鬼由因別故許業有異世間依別故許業異者依謂身體由依別故許業有異世間事別故許業異者謂諸世間商賈事別營農事別此等事務有老別故許業有異世間性別故許業異者性謂意趣意趣別故許業有異世間行別故許業異者由作行業有老別故許業

有異諸佛作業皆無功用一切因等
差別力無是故導師非有業異

論曰若此功德圓滿相應諸佛法身
不與聲聞獨覺衆共以何意趣佛說
一乘此中有二頌

為引攝一類及任持所餘由不定種性
諸佛說一乘法无我解脫等故性不同
得二意樂化究竟說一乘

釋曰此中二頌辯諸佛說一乘意趣
為引攝一類者謂為引攝不定種性
諸聲聞等令趣大乘云何當今不定
種性諸聲聞等皆由大乘而般涅槃
及任持所餘者謂為任持不定種性
諸菩薩衆令住大乘云何當今不定
種性諸菩薩衆不捨大乘勿聲聞衆
而般涅槃為此義故佛說一乘由不
定等句義已說法无我解脫乃至唐
說此中復由別意趣加唯說一乘何
別意趣謂法等故等法等故者法謂
真如諸聲聞等同所歸趣所趣平等
故說一乘無我等故者謂聲聞等補
特伽羅我皆无有由無我故此是聲
聞此是菩薩不應道理由此无我平

等意趣故說一乘解脫等故者謂聲聞等於煩惱障同得解脫故說一乘如世尊言解脫解脫无有差別性不同故者種性差別故以不定性諸聲聞等亦當成佛由此意趣故說一乘得二意樂故者得二種意樂故一攝取平等意樂由此攝取一切有情言彼即是我我即是彼如是取已自既成佛彼亦成佛由此意趣故說一乘二法性平等意樂謂諸聲聞法華會上蒙佛授記得佛法性平等意樂未得法身由得如是平等意樂作是思惟諸佛法性即我法性復有別義謂彼衆中有諸菩薩與彼名同蒙佛授記由此法如平等意樂故說一乘言化故者謂佛化作聲聞乘等如世尊言我憶往昔无量百返依聲聞乘而般涅槃由此意趣故說一乘以聲聞乘所化有情由見此故得般涅槃故現此化究竟故者唯此一乘最為究竟過此更無餘勝乘故聲聞乘等有餘勝乘所謂佛乘由此意趣諸佛世尊宣說一乘

論曰如是諸佛同一法身而佛有多
何緣可見此中有頌

一界中无二同時無量圓次第轉非理
故成有多佛

釋曰今當顯示由此因緣應知諸佛
雖同法身而或成一或復成多應知
一者法界同故諸佛皆同法界為體
法界一故應知一佛又一佛者以於
一時一世界中無二佛現故知一佛
又加他中顯示諸佛或一或多一界
中無二者此句顯示唯有一佛一世
界中无有二佛俱時出現是故說言
唯有一佛餘句顯示諸佛有多同時
無量圓者无量菩薩同一時中資糧
圓滿若諸菩薩福智資糧同時圓滿
不得成佛如是資糧應空无果衆多
菩薩修集資糧同時圓滿是故應知
一時多佛次第轉非理者無有次第
轉成佛義若諸菩薩修資糧時觀待
次第前後成滿可得佛時前後次第
然諸菩薩修資糧時不待次第前後
成滿故得佛時亦無次第前後成義
是故同時有衆多佛

論曰云何應知於法身中佛非畢竟
有頌

一切障脫故所作无竟故佛畢竟涅槃
畢竟不涅槃

釋曰有餘部說諸佛无有畢竟涅槃
復有別部聲聞乘人說諸佛有畢竟
涅槃故此頌中顯二意趣一切障脫
故者由佛解脫一切煩惱所知障故
依此意趣說言諸佛畢竟涅槃所作
無竟故者由佛普於一切有情未成
熟者欲令成熟已成熟者欲令解脫
是所應作此事無有究竟之期故佛
畢竟不入涅槃若異此者應如聲聞
畢竟涅槃是則本願應空无果
論曰何故受用身非即自性身由六
因故一色身可見故二無量佛聚會
差別可見故三隨勝解見自性不定
可見故四別別而見自性變動可見
故五菩薩聲聞及諸天等種種聚會
間雜可見故六阿賴耶識與諸轉識
轉依非理可見故佛受用身即自性
身不應道理

釋曰今當顯示佛受用身即自性身不應正理色身可見故者佛受用身色身可見非佛法身由此非理故受用身非即法身又受用身有佛衆會差別可得法身無有如是差別由此非理故受用身非自性身又受用身隨勝解見如契經說或見佛身唯有黃色或見佛身唯有青色如是廣說若受用身即自性身此自性身應不決定體不決定名自性身不應正理由此非理故受用身非自性身又受用身一類有情先見別異即此後時復見別異非佛法身自性變動由此非理故受用身非自性身又受用身有諸天等種種衆會常相間雜非自性身有此間雜由此非理故受用身非自性身又轉阿賴耶識得自性身若受用身即自性身轉諸轉識復得何身由此非理故受用身非自性身由此六因不應理故二不成一論曰何因變化身非即自性身由八因故謂諸菩薩從久遠來得不退定於觀史多及人中生不應道理又諸菩薩

從久遠來常憶宿住書等數印工巧
論中及於受用欲塵行中不能正知
不應道理又諸菩薩從久遠來已知
惡說善說法教往外道所不應道理
又諸菩薩從久遠來已能善知三乘
正道修邪苦行不應道理又諸菩薩
捨百拘脰諸瞻部洲但於一處成等
正覺轉正法輪不應道理若離示現
成等正覺唯以化身於所餘處施作
佛事即應但於觀史多天成等正覺
何不施設遍於一切瞻部洲中同時
佛出既不施設无教無理雖有多化
而不違彼無二如來出現世言由一
四洲攝世界故如二輪王不同出世
此中有頌

佛微細化身 多處胎平等 為顯一切種
成等覺而轉

為欲利樂一切有情發願修行證大
菩提畢竟涅槃不應道理願行无果
成過失故

釋曰今當顯示佛變化身即自性身
不應正理由八因故此中寂初不應
理者謂諸菩薩從久遠來已无量劫

得不退定尚不應生覩史多天况於人中然此世間現受生者是變化身非自性身又諸菩薩從久遠來常憶宿住於書筭等不能正知不應道理但為調伏諸有情故化為此事又諸菩薩三無數劫勤修福慧不能正知惡說善說邪苦行事於最後身證菩提時何能頻悟由此道理是變化身非自性身又諸菩薩捨百拘脰諸贍部洲但於一處成等正覺轉正法輪不應道理若變化身遍一切處同時現化應正道理故變化身非自性身若諸異部作如是執佛唯一處真證等覺餘方現化施作佛事若尔何故不許但住覩史多天真證等覺遍於一切四大洲渚示現化身施作佛事又於一切四大洲中不現等覺无教無理故不應說此佛土中有四洲渚不現成佛若有說言縱有是事便違契經故經中說无二如來俱時出現應知此經同轉輪王如說輪王無二並出依一四洲非一佛土无二如來俱時出現當知亦尔此中意說一四大洲

名一世界今復以顯顯示諸佛化現等覺佛微細化身等者此中義說若於尔時佛現安住觀史多天示從彼没入母胎等即於彼時化作尊者舍利子等无量眷屬亦現入胎出生等事安立如是變化眷屬當知為顯一切種覺殊勝佛事今當顯示如來畢竟入般涅槃不應道理謂為化度一切有情先發大願及修大行常自誓言我當利樂一切有情勤修正行若始成佛已便般涅槃即所修慳行空無有果由此非理是變化身非自性身論曰佛受用身及變化身既是無常云何經說如來身常此二所依法身常故又等流身及變化身以恒受用無休廢故數數現化不永絕故如常受樂如常施食如來身常應知亦尔釋曰經說如來其身常住佛受用身及變化身皆是无常云何身常故次成立二身常義謂此二身依法身住法身常故亦說為常又受用身受用无廢故說為常其變化身恒現等覺般涅槃等相續不断故亦名常復以

譬喻顯此二身是常住義猶如世間
言常受樂雖所受樂非唯无間而得
說言此常受樂又如世間言常施食
非此施食恒無間斷而得說言此常
施食應知二身常義亦尔

論曰由六因故諸佛世尊所現化身
非畢竟住一所作究竟成熟有情已
解脫故二為令捨離不樂涅槃為求
如來常住身故三為令捨離輕毀諸
佛令悟甚深正法教故四為令於佛
深生渴仰恐數見者生厭念故五令
於自身發勤精進知正說者難可得
故六為諸有情極速成熟令自精進
不捨軀故此中有二頌

由所作究竟捨不樂涅槃離輕毀諸佛
深生於渴仰內自發正勤為極速成熟
故許佛化身而非畢竟住

釋曰如是六因直說及頌證佛化身
非畢竟住其文易了故不煩釋

論曰諸佛法身无始時來無別无量
不應為得更作功用此中有頌

佛得無別无量因有情若捨勤功用
證得恒時不成因斷如是因不應理

釋曰此中有難若佛法身无始時來
无別無量作證得因能辦有情諸利
樂事為證佛果不應更作正勤功用
為釋此難以頌顯示諸佛證得无始
時來无別無量若是有情為求佛果
捨精進因可有此難諸佛證得於得
佛果无始時來不成因故然佛證得
無始時來无別無量恒與有情作得
佛果勤精進因故不應難諸佛法身
无始時來無別无量作證得因為證
佛果不應更作正勤功用是故諸佛
證得法身非是有情為求佛果捨精
進因又佛證得无始時來無別无量
作求佛果勤精進因若諸有情捨勤
功用如是證得恒不成因故又斷此
因不應道理謂諸菩薩悲願縲心於諸
有情慙如一子諸有情類處大牢獄
具受艱辛是故菩薩於諸有情利益
安樂若作是心餘既能作我當不作
不應道理恒作是心餘於此事若作
不作我定當作是故不應斷如是因
論曰阿毗達磨大乘經中攝大乘品
我阿僧伽略釋究竟

釋曰正趣大乘製造无量殊勝論者
軌範世親略釋究竟

攝大乘論釋卷第十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新大乘論釋卷第一

孝

無性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總標綱要分第一

稽首大覺諸如來 無上正法真聖衆
為利自他法久住 故我略釋攝大乘
論曰阿毗達磨大乘經中薄伽梵
前已能善入大乘菩薩為顯大乘體
大故說

釋曰欲以十義惣攝大乘所有要義
彼義能顯此論體性是聖教故用此
為門而開發言阿毗達磨大乘經等
擇法因故或共了故阿毗達磨想為
慄懺大乘經言簡別餘處若略釋者
亦乘亦大故名大乘或乘大性故名
大乘因果大故業具運故果謂十地
若廣釋者七種大性共相應故謂菩
提分波羅蜜多學持相等貫穿縫綴
故名為經此中即是隨墮八時聞者
識上直非直說聚集顯現以為體性
若余云何菩薩能說非聞者識彼能
說故彼增上生故作是說譬如天等

增上力故令於夢中得論呪等若離
識者佛云何說諸契經句語為自性
且不應理由一一字能詮顯義不應
理故次第而生不俱時住無聚集故
如是不得彼之自性語無有轉故不
應理又非無字轉有少名能詮故諸
契經名為自性亦不應理是故決定
如所說經自性應理於此所說阿毗
達磨大乘經中薄伽梵者破諸魔故
能破四種大魔然故名薄伽梵四種
魔者一者煩惱魔二者蘊魔三者天
魔四者死魔依空三摩地能破煩惱
魔一切魔重轉依相住無量善根隨
順證得或復依止精進慧力能破蘊
魔依慈等持能破天魔依修神足能
破死魔能破如是四大魔故名薄伽
梵又自在等功德相應是故說佛名
薄伽梵所以者何以當宣說佛世尊
故於彼前者顯佛開許堪廣流通親
對大師無異言故如十地經已能善
入大乘者或依德迹或共了知謂彼
已能善入大乘或即於此已極善入
故名已能善入大乘顯此已得諸施

羅尼辯才功德於大乘義能持能闡
故依此義說如是名言菩薩者菩提
薩埵為所緣境故名菩薩依引誓語
立菩薩聲亦見餘處用所緣境而說
其名如不淨等為所緣境二三摩地
說名不淨說名為空或即彼心為求
菩提有志有能故名菩薩為顯大乘
體大故者甚深高廣無上故大體聲
即說自性作用如世說言火煖為體
毒害為體此體大故說名體大顯者
開示他所未了為者欲也

論曰謂依大乘諸佛世尊有十相殊
勝殊勝語一者所知依殊勝殊勝語
二者所知相殊勝殊勝語三者入所
知相殊勝殊勝語四者彼入因果殊
勝殊勝語五者彼因果修差別殊勝
殊勝語六者即於如是修差別中增
上戒殊勝殊勝語七者即於此中增
上心殊勝殊勝語八者即於此中增
上慧殊勝殊勝語九者彼果斷殊勝
殊勝語十者彼果智殊勝殊勝語由
此所說諸佛世尊契經諸句顯於大
乘真是佛語

釋曰謂聲即是略標所說十勝處義
依大乘者所為所說非聲聞衆亦非
世間復舉大乘為決定義顯所依者
即此非餘以依世間由餘相故異於
佛言如有頌言諦語而無念少施不
怖求如是等若依聲聞由餘相故異
於大乘如有頌言諸行無常有生滅
法如是等是故重舉大乘應理有十
等者以數顯數殊勝佛語安立論體
相者種也即此展轉差別無雜故名
殊勝或復望彼聲聞等法極懸遠故
又增上故名為殊勝以能引發大菩
提故由此十相是殊勝故彼語殊勝
是故說言有十相殊勝殊勝語佛世
尊者染汙不染汙二癡睡盡故於一
切所知智開發義故說名為佛如士
夫寤如蓮華開如有說言寤寤開發
義有時業佛界如是等

論曰復次云何能顯由此所說十處
於聲聞衆曾不見說唯大乘中處處
見說謂阿賴耶識說名所知依體三
種自性一依他起自性二遍計所執
自性三圓成實自性說名所知相體

唯識性說名入所知相體六波羅蜜
多說名彼入因果體菩薩十地說名
彼因果修差別體菩薩律儀說名此
中增上戒體首楞伽摩虛空藏等諸
三摩地說名此中增上心體無分別
智說名此中增上慧體無住涅槃說
名彼果斷體三種佛身一自性身二
受用身三變化身說名彼果智體由
此所說十處顯於大乘異聲聞乘又
顯寂勝世尊但為菩薩宣說是故應
知但依大乘諸佛世尊有十相殊勝
殊勝語

釋曰所應可知故名所知依謂所依
此所依聲簡取能依雜染清淨諸有
為法不取無為由彼無有所依義故
所依即是阿賴耶識是彼因故能引
彼故如其所應若余所知即所知依
由異熟識是所知性故不相違此所
知依即是殊勝此殊勝故語亦殊勝
即前所說諸佛世尊言一切處隨轉
所知相者所知自性是所相故依業
運說多置魯荼所知所斷所證等故
或依具運以遍計所執相無所相表

無性故圓成實性是其共相依他起性是其自相我有情義識展轉別異故如地界等以其堅等為能表相雖無異性而說為相又如宣說大士夫相經部等師生等諸相由此因緣或所知即相或所知之相故名所知相說無異性故異無異性故如其所應此亦如是入所知相者謂此能入所應知相或是所知相之能入入謂現觀入所知相即唯識性此即殊勝此殊勝故語亦殊勝彼入因果者謂唯識性說名彼入勝解行地修加行時世間未淨波羅蜜多名彼入因已證入時即出世間波羅蜜多清淨增上意樂攝故名彼入果彼入因果即是殊勝此殊勝故語亦殊勝彼因果修差別者謂即唯識性之因果數習此故說名為修分分不同故名差別彼入因果修差別性即是十地此即殊勝此殊勝故語亦殊勝即於諸地波羅蜜多修差別中為攝取後復勤修學即此為依安立三學一增上戒學謂依止戒正勤修學是故說名增上

戒學即諸地中菩薩律儀遠離諸惡
饒益有情攝一切善三種淨戒所受
尸羅防護過去已生住等身等諸業
如調御者極善調攝故名律儀如是
即依增上尸羅修學正行故名爲學
此增上戒即是殊勝此殊勝故語亦
殊勝二增上心學謂依止心正勤修
學是故說名增上心學此性即是虛
空藏等諸三摩地等者等取餘賢護
等三摩地王又於增上心學中言
即諸三摩地大師說爲心由心盡故
如所作事業

三增上慧學謂依止慧正勤修學是
故說名增上慧學此性即是無分別
智對治一切戲論分別此中加行无
分別智根本依止即此根本無分別
智後得依止如是依止非次所說如
是三種戒定慧學是道體性彼果二
種一斷二智此殊勝故語亦殊勝彼
果斷者彼諸學果名爲彼果彼果即
斷名彼果斷此性即是客障離繫真
如解脫無住涅槃見彼寂靜故生死
即涅槃即彼爲緣而無染著非无餘

依般涅槃界是故無住此即殊勝此殊勝故語亦殊勝彼果智者彼諸學果名為彼果彼果即智名彼果智此性即是三種佛身一自性身即是無垢无罣身智是法身義今此與彼無分別智有何差別如是二種所有分別俱不行故彼有對治當有所作此是彼果所作已辦如是差別二受用身即後得智即由此智殊勝力故與諸殊勝大菩薩衆共受不共微妙法樂成辦如是受用事故名受用身若無如是外清淨智菩薩所作所餘資糧應不圓滿三變化身即是後得智之差別即能變化名變化身此增上力之所顯現即智差別謂由此故摧伏他論與諸菩薩共受法樂無有斷絕成辦初業諸菩薩衆諸聲聞等所應作事譬如眼識了受諸色彼若无者此亦應無此則殊勝此殊勝故語亦殊勝由此所說十處者謂於此及餘總大乘義處是事義異聲聞乘者於彼不說故又顯寂勝者究竟宣說佛果道故世尊但為菩薩宣說者

此中應言菩薩但為菩薩宣說由佛現見佛所開許而宣說故名世尊說如十地等是故先說薄伽梵前

論曰復次云何由此十相殊勝殊勝如來語故顯於大乘真是佛語遮聲聞乘是大乘性由此十處於聲聞乘曾不見說唯大乘中處處見說謂此十處是寂能引大菩提性是善成立隨順無違為能證得一切智智此中二頌

所知依及所知相 彼入因果彼修異
三學彼果斷及智 寂上乘攝是殊勝
此說此餘見不見 由此寂勝菩提因
故許大乘真佛語 由說十處故殊勝
釋曰復次云何由此等者猶未信解
故設此難何以故非於聲聞乘中六
句義等曾未見說伏世師等論中處
處見說即令伏世師等論真是佛語
先答容他如是妨難故後通言謂此
十處是寂能引大菩提性等亦覺亦
大故名大菩提或覺大性故名大菩
提此大菩提智斷殊勝以為自相如
說煩惱所知障斷由彼斷故獲得無

垢無量身智如是四種總名菩提是
寂能引者謂此十處是能得性非六
句義或寂勝等是故彼論非真佛語
是善成立者謂如是十處正量所隨
故如廣當決擇言隨順者是能對向
是能順義言無違者无彼過故非如
六句義等邪智或聲聞乘有過失故
佛果相違此中二頌者謂頌已說及
當說義此說此餘見不見者謂此十
處殊勝語說於此大乘處處見說於
餘小乘曾不見說

論曰復次云何如是次第說此十處
謂諸菩薩於諸法因要先善已方於
緣起應得善巧次後於緣所生諸法
應善其相善能遠離增益損減二邊
過故次後如是善修菩薩應正通達
善所取相令從諸障心得解脫次後
通達所知相已先加行位六波羅蜜
多由證得故應更成滿增上意樂得
清淨故次後清淨意樂所攝六波羅
蜜多於十地中分分差別應勤修習
謂要經三無數大劫次後於三菩提
所學應令圓滿既圓滿已彼果涅槃

及與無上正等菩提應現等證故說
十處如是次第又此說中一切大乘
皆得究竟

釋曰為辯由此趣大菩提故復開示
次第方便及所須因謂諸菩薩要先
於因得善巧已方於緣起應得善巧
知從此因而有彼果復知彼果要從
此因是故非離此因言教能了知彼
因者即是阿賴耶識由說此故便捨
無因不平等因次後於緣所生諸法
應了其相遠離增益損減邊故於無
無因強立為有故名增益於有無因
強撥為無故名損減如是增益及與
損減俱說為邊是墜墮義此二轉時
失壞中道由善數習真實觀故於此
二邊遠離善巧於遍計所執唯有增
益而無損減都无有故以要於有方
起損減於依他起無有增益以有體
故要於非有方有增益亦無損減唯
妄有故於圓成實無有增益是實有
故唯有損減即由此故或復於此善
能遠離增益損減二邊過者謂於依
他起性增益實無遍計所執性損減

實有圓成實性又如大般若波羅蜜
多經中說慈氏於汝意云何諸遍計
所執中非實有性為色非色不也世
尊諸依他起中唯有名想施設言說
性為色非色不也世尊諸圓成實中
彼空無我性為色非色不也世尊慈
氏由此門故應如是知諸遍計所執
性決定非有諸依他起性唯有名想
施設言說諸圓成實空無我性是真
實有我依此故密意說言彼無二數
謂是色等如是解脫二邊過失於三
自性得善巧已由唯識性應善通達
所知之相入者即是通達作證或由
此故能順通達次後即於順唯識性
通達體入所修六種波羅蜜多由勝
義故應更證得清淨意樂應更攝受
欲及勝解名為意樂此二今時雖無
增數證淨攝故而說清淨次後即彼
於十地中由於三學勤修學故三無
數劫數修習故應令圓滿次後彼果
煩惱所知二障永斷及與無垢无有
罣碍一切智智應更證得如是不辨
次第方便及所須因顯是能順大菩

提性即由如是所說次第唯有十處
不增不减如是已釋主隨二論是故
當知聲聞乘道即佛乘道不應道理
若令其果應無差別又於一切聲聞
乘中曾未有處為諸菩薩廣說佛道
又亦不許佛與聲聞無有差別師資
建立應無有故由此說有二道差別
是故說此名攝大乘盡其所有大乘
綱要無別說故

攝大乘論釋所知依分第二之一

論曰此中取初且說所知依即阿賴
耶識世尊何處說阿賴耶識名阿賴
耶識謂薄伽梵於阿毗達磨大乘經
加他中說

無始時來界一切法等依由此有諸趣
及涅槃證得

釋曰此引阿笈摩證阿賴耶識名所
知依無始時者初際无故界者因也
即種子也是誰因種謂一切法此唯
雜染非是清淨故後當言多聞熏習
所依非阿賴耶識所攝如阿賴耶識
成種子如理作意所攝似法似義所
起等彼一切法等所依者能任持故

非因性故能任持義是所依義非因性義所依能依性各異故若不介者界聲已了無假依言由此有諸趣及涅槃證得者如決擇處當廣分別謂生雜染等那落迦等若離阿賴耶識皆不得有等生等雜染畢竟止息名為涅槃若離阿賴耶識不應證得論曰即於此中復說頌言
由攝藏諸法一切種子識故名阿賴耶勝者我開示

釋曰復引聖言所說證阿賴耶識名阿賴耶能攝藏諸法者謂是所熏是習氣義非如大等顯了法性藏寂勝中阿賴耶識攝藏諸法亦復如是為簡彼義是故復言一切種子識與一切種子俱生俱滅故阿賴耶識與諸轉識牙為緣故展轉攝藏是故說名阿賴耶識非如寂勝即顯了性顯自簡劣故復說言勝者我開示即大善薩有堪能故名為勝者為彼開示非餘劣者

論曰如是且引阿笈摩證復何緣故此識說名阿賴耶識一切有生雜染

品法於此攝藏為果性故又即此識於彼攝藏為因性故是故說名阿賴耶識或諸有情攝藏此識為自我故是故說名阿賴耶識

釋曰一切有生者謂諸有為雜染品法者簡清淨法非清淨法是雜染性一切雜染庫藏所治種子體性之所攝藏能治彼故非牙相違為因果性是正道理然得為所依若處有所治亦有能治故於此攝藏者顯能持習氣由非唯習氣名阿賴耶識要能持識為自我者是執取義

論曰復次此識亦名阿陀那識此中阿芟摩者如解深密經說

阿陀那識甚深細一切種子如瀑流我於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為我釋曰復引餘教所說異名開示建立阿賴耶識令極顯了言甚深者世聰叡者所有覺慧難窮底故言甚細者諸聲聞等難了知故是故不為諸聲聞等開示此識彼不求微細一切智智故一切種子如瀑流者剎那展轉

相續不斷如水瀑流我於凡愚不開
演者懷我見者不為開示恐彼分別
計執為我何容彼類分別計執窮生
死際行相一類無改易故

論曰何緣此識亦復說名阿陀那識
執受一切有色根故一切自體取所
依故所以者何有色諸根由此執受
無有失壞盡壽隨轉又於相續正結
生時取彼生故執受自體是故此識
亦復說名阿陀那識

釋曰執受一切有色根故等者顯聲
轉因以能執受一切眼等有色諸根
安危共同盡壽隨轉是故說名阿陀
那識若不介者應如死身即便失壞
一切自體取所依故等者謂是一切
若一若多所有自體取所依性若色
等根未已生起若無色界自體生起
名為相續攝受彼故名正結生受彼
生故精血合故非無阿賴耶識而有
執受一期自體譬如室宅院攝光明
是一期自體習氣所熏故

論曰此亦名心如世尊說心意識三此
中意有二種第一與作等無間緣所

依止性無間滅識能與意識作生
止第二染汙意與四煩惱恒共相應
一者薩迦耶見二者我慢三者我愛
四者無明此即是識雜染所依識復
由彼第一依生第二雜染了別境義
故等無間義故思量義故意成二種
釋曰此亦名心者復引餘教安立異
名今此堅固第二染汙意者由四煩
惱薩迦耶見等所染汙故此中薩迦
耶見者謂堅執著我我所性由此勢
力而起我慢恃我我所而自高舉此
二有故便起我貪說名我愛此三皆
用無明為因言元明者即是無智明
所治故此即是識雜染所依於定不
定善等位中皆不相違恒現行故其
如何等謂善心時亦執我故由第一
依生者由等無間滅意故由第二雜
染者由四煩惱相應意故以計我等
能作雜染了別境義故若是能取境
似境現義此釋識名等無間義故思
量義故意成二種者此釋意名若離
訓釋聲義道理終不能令他得解了
論曰復次云何得知有染汙意謂此

若無不共无明則不得有成過失故
又五同法亦不得有成過失故所以
者何以五識身必有眼等俱有依故
又訓釋詞亦不得有成過失故又無
想定與滅盡定差別無有成過失故
謂無想定染意所顯非滅盡定若不
尔者此二種定應無差別又无想天
一期生中應無染汙成過失故於中
若無我執我慢又一切時我執現行
現可得故謂善不善無記心中若不
尔者唯不善心彼相應故有我我所
煩惱現行非善無記是故若立俱
有現行非相應現行無此過失此中
頌曰

若不共無明及與五同法訓詞二定別
無皆成過失无想生應無我執轉成過
我執恒隨逐一切種無有離染意无有
二三成相違無此一切處我執不應有
真義我心當生常能為障尋俱行一切分
謂不共無明

此意染汙故有覆無記性與四煩惱
常共相應如色無色二纏煩惱是其
有覆無記性攝色无色纏為奢摩他

所攝藏故此意一切時微細隨逐故
釋曰為引正理成染汙意故復略舉
直說伽他謂此若無不共無明不得
有等若不說有染汙意者則不得有
不共無明不共无明當說其相謂能
障尋真智生愚此於五識無容說有
是處無有能對治故若處有能治此
處有所治非五識中有彼能治於此
見道不生起故非於不染意識中有
由彼此應成染性故亦非染汙意識
中有與餘煩惱共相應時不共無明
名不成故若立意識由彼煩惱成染
汙者即應畢竟成染汙性諸施等心
應不成善彼煩惱相恒相應故若復
有說善心俱轉有彼煩惱是即一向
與彼相應餘不得有此染意識引生
對治不應道理若有說言染汙意俱
有別善心能引對治能治生故所治
即滅應正道理若尔所立不共無明
亦不成就與身見等所餘煩惱恒相
應故汝難不平非我說彼與餘煩惱
不相應故名為不共然說彼惑餘處
所無故名不共譬如十八不共佛法

前說與餘煩惱相應名不成者觀他所立顯彼過故又五同法亦不得有成過失者此破唯立從六二緣六識轉義眼等五識與彼意識有同法性謂從二緣而得生起彼染汙意若無有者與此相違所謂俱生增上緣依無別有故又眼等識各具二緣皆是識性如是識性並有眼等俱轉別依唯增上緣非因緣等此為能喻意識亦尔應有如是差別所依阿賴耶識雖是意識俱生所依然不應立為此別依是共依故因緣性故經部所立色為意識俱生別依此不成就不應道理以就思擇隨念分別應一切時無分別故由此道理餘部所立曾中色物意識別依亦不成就如所說過恒隨逐故譬如依止色根諸識如是難通應廣決擇又訓釋詞亦不得有成過失者如前所說訓釋意名依思量性若不立有染汙意者此何所依六識已謝不應成意識滅無故又无想定與滅盡定差別無有成過失者右有定立有染汙意此有此無在

相續在聖相續如其次第第二定差別道理成就若不尔者俱想受滅等有識行應無差別不可說在第四靜慮在第一有地差別故出離靜住欲差別故二定差別由二自相無差別故心及心法俱滅何異今此次擇對經部師少相近故彼部所立不相应行非實物有何得二定實有差別又无想天一期生中無我執轉應成過失言無想者謂若生在无想天中心心法滅初續生時有彼暫起從此已後相續隨轉若不許彼有染汙意一期生中應無我執曾不見有具煩惱者一期生中都無我執又諸聖賢同訶厭故非生剎那現起意識我執所依為勢引故名有我執未永斷故如有癩等應正道理我執所依俱謝滅故勢引亦無餘所依故不應道理我執習氣在身相續亦不應理色法受熏不應理故無堪能故又經部師不說唯色名為心法等無間緣此所无故心及心法四緣定故若說別有常俱起心我執所依此無過失又一切時

我執隨逐不應道理謂若不說有染汙意於一切時義不符順施等善位亦有我執常所隨逐自謂我能修行施等非離無明我執隨逐非離依止而有無明是心法故此所依止離染汙意定無所有非即善心是无明依應正道理如說

如是染汙意是識之所依此未滅識縛終不得解脫

無有二者謂不共无明及與五同法三成相違者謂訓釋詞二定差別無想天生我執隨逐如是三種皆成相違前已略舉不共無明今為廣釋故說真義心當生等謂能障尋真實義見彼若現有此不生故俱行一切分者是善不善無記位中常隨轉義論曰心體第三若離阿賴耶識無別可得是故成就阿賴耶識以為心體由此為種子意及識轉

釋曰心體第三若離阿賴耶識無別可得者謂如意聲說染汙意無間意意識聲則說六種轉識如是心聲離彼二種無體可得非無有體而有能詮亦非異門意識二聲所詮異故此

中體聲意取所詮是故成就阿賴耶
識等者顯阿賴耶識是心聲所詮道
理決定論曰何因緣故亦說名心由
種種法熏習種子所積集故

釋曰由種種法者謂由種種品類轉
識所攝諸法熏習種子者謂所熏成
功能差別所積集者謂雜種類積集
其中故者即是門義依義此則顯示
心聲轉因

論曰復次何故聲聞乘中不說此心
名阿賴耶識名阿陀那識由此深細
境所攝故所以者何由諸聲聞不於
一切境智處轉是故於彼雖離此說
然智得成解脫成就故不為說若諸
菩薩定於一切境智處轉是故為說
若離此智不易證得一切智智

釋曰由此深細境所攝故者此顯阿
賴耶識亦是深細亦所知境由深細
故於諸聲聞不為宣說彼是處淺所
知境攝所應化故深細境智於彼無
思由諸聲聞不於一切境智處轉者
此則顯彼無有功能憍願處相是故
於彼雖離此說等者謂於聲聞雖離
為說阿賴耶識但由處淺色等境界

苦集等性無常等行正觀察時便能
永斷一切煩惱彼為此義依世尊所
勤修梵行言廣淺者謂諸色法體相
魚故受等諸法所緣行相易可分別
行相廣故與此相違如其所應阿賴
耶識說名深細如說我不說一法未
達未遍知等者此密意說不斷煩惱
以別相聲說總相處非諸煩惱有各
別斷或取共相無常等行故不為說
阿賴耶識亦無過失若諸菩薩定於
一切境智處轉者顯菩薩有種姓勢
力由與功能惔願處相具相應故一
切智性為所期處異此不能作他義
利所以者何非一切智無有堪能隨
順知他意樂隨眠界根勝劣有能無
能時分差別具作一切他之義利如
是等事菩薩所求是故為說阿賴耶
識若離此智等者若離阿賴耶識智
不能永斷於義遍計彼不斷故無分
別智則不得有執有遍計所執義故
由此因緣不易證得一切智智所以
者何能證一切所知共相是分別智
知遍計義自相分別展轉不同以無
邊故決定無能具證一切若知此唯

阿賴耶識能生習氣轉變力故義有情我顯現而轉今時覺知無所取義如是亦能知無能取由此證得无分別智次後得智如所串習通達法性由一切法共相所顯真如一味知一切法於一剎那亦易證得一切境智非無邊故然復說言要經於三無數劫者此顯積習廣大資糧方能證得廣大殊勝一切種相微妙果智如是所說妙智資糧不離能證法無我境故說頌言

非於一切所知境 不斷所執法分別而能證得一切智 是故宜說法無我不善通達如是理教故有頌言由彼相續有堪能 當知如火食一切如是應許一切智 能作一切知一切是故於此阿賴耶識知不知者易證難證一切智智定依此宗作如是說非知一切法無我者名一切智彼雖一切智非一切種智

攝大乘論釋卷第一

甲辰歲高麗國大茂都監奉

勅刪造

攝大乘論釋卷第二

孝

無性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所知依分第三之二

論曰復次聲聞乘中亦以異門密意已說阿賴耶識如彼增壹阿笈摩說世間衆生愛阿賴耶樂阿賴耶欣阿賴耶意阿賴耶為斷如是阿賴耶故說正法時恭敬攝耳住求解心法隨法行如來出世如是甚奇希有正法出現世間於聲聞乘如來出現四德經中由此異門密意已顯阿賴耶識於大衆部阿笈摩中亦以異門密意說此名根本識如樹依根化地部中亦以異門密意說此名窮生死蘊有處有時見色心斷非阿賴耶識中彼種有斷

釋曰聲聞乘中亦以異門密意已說阿賴耶識者此舉餘部共所成立顯阿賴耶識如大王路故先從序如彼增壹阿笈摩說者是說一切有部中說云阿賴耶者此句總說會著阿賴

耶識樂阿賴耶者樂現在世阿賴耶識
欣阿賴耶者欣過去世已生阿賴耶
識憂阿賴耶者憂未來世當生阿賴
耶識此性於彼極希願故由樂欣喜
是故摠名愛阿賴耶為斷如是阿賴
耶故者為永害彼說正法時者說正
教法恭敬者樂欲聞故攝耳者立願
聽故此則說其聞所成智住求解心
者如所聞義求決定故此則說其思
所成智法隨法行者所證名法道名
隨法隨順彼故又出世道名法世間
道名隨法行者行彼自心相續樹增
彼故今彼現前得自在故此則說其
修所成智如來出現四德經中由此
異門密意已顯阿賴耶識者謂此經
中宣說如來出現於世有其四種可
稱讚德於大衆部阿芟摩等者重成
此識於彼部中如大王路根本識者餘
識因故譬如樹根是豈等因化地部
等者於彼部中有三種蘊一者一念
頃蘊謂一剎那有生滅法二者一期
生蘊謂乃至死恒隨轉法三者窮
生死蘊謂乃至得金剛喻定恒隨轉

決此若除彼阿賴耶識餘不應有但
異名說阿賴耶識如名諸蘊決定無
有窮生死故彼問云何此答有處有
時見等有處於界有時於分於無色
界諸色間斷於無想天及二定分諸
心間斷非謂於阿賴耶識中色心種
子乃至對治道未生來有時間斷不
應計度隨所應有正義有故計度傍
義違越正義不應道理

論曰如是所知依說阿賴耶識為性
阿陀那識為性心為性阿賴耶為性
根本識為性窮生死蘊為性等由此
異門阿賴耶識成大玉路

釋曰等謂聖者上座部中以有分聲
亦說此識阿賴耶識是有因故如說
六識不死不生或由有分或由反緣
而死由異熟意識界而生如是等能
引發者唯是意識故作是言五識於
法無所了知唯所引發意界亦亦唯
等尋求見唯照曜等貫徹者得決定
智安立是能起語分別六識唯能隨
起威儀不能受善不善業道不能入
定不能出定勢用一切皆能起作由

能引發從睡而覺由勢用故觀所夢事如是等分別說部亦說此識名有分識由如是等諸部聖教為定量故阿賴耶識如大王路

論曰復有一類謂心意識義一文異是義不成意識兩義差別可得當知心義亦應有異復有一類謂薄伽梵所說衆生受阿賴耶乃至廣說此中五取蘊說名阿賴耶有餘復謂貪俱樂受名阿賴耶有餘復謂薩迦耶見名阿賴耶此等諸師由教及證愚於阿賴耶識故作此執如是安立阿賴耶名隨聲聞乘安立道理亦不相應若不愚者取阿賴耶識安立彼說阿賴耶名如是安立則為最勝云何最勝若五取蘊名阿賴耶主惡趣中一向苦處取可厭逆衆生一向不起愛樂於中執藏不應道理以彼常求遠捨離故若貪俱樂受名阿賴耶第四靜慮以上無有具彼有情常有厭逆於中執藏亦不應理若薩迦耶見名阿賴耶於此正法中信解無我者恒有厭逆於中執藏亦不應理阿賴耶

識內我性攝雖生惡趣一向苦處求
離苦蘊然彼恒於阿賴耶識我愛隨
縛未嘗求離雖生第四靜慮已上於
貪俱樂部有厭逆然彼恒於阿賴耶
識我愛隨縛雖於此正法信解無我
者厭逆我見然彼恒於阿賴耶識我
愛隨縛是故安立阿賴耶識名阿賴
耶成就寂勝

釋曰復有一類謂心意識義一文異
者此顯邪執謂如所說心意識名皆
同一義是義不成者是非理義意識
兩義差別可得者兩聲兩義能詮所
詮自相異故謂六識身無間過去說
名為意了別境界說名為識如意識
名義有差別如是心義亦應有異復
有一類謂薄伽梵所說等者此顯餘
師於愛阿賴耶等起異義執言五取
蘊名阿賴耶者謂諸衆生攝為我故
言貪俱樂部受名阿賴耶者謂貪受俱
行捨名阿賴耶此受是貪所隨增眠
故或復各別名阿賴耶者處異故言
薩迦耶見名阿賴耶者由此取彼為
我性故此等諸師由教及證愚阿賴

耶識故作此執者謂彼諸師有惡教
故有惡證故愚阿賴耶識或彼諸師
無親教故无自解故愚阿賴耶識隨
聲聞乘安立道理亦不相應者隨彼
自宗亦不應理如勝論等所立實等
彼非為勝有過失故如是安立則為
寂勝者無過失故有勝德故為欲顯
彼計執過失故復問言云何寂勝若
立五取蘊名阿賴耶生惡趣中一向
苦處者生捺落迦傍生餓鬼名生惡
趣唯有苦故似苦現故名一向苦處
由彼曾無有少樂故寂可厭逆於一
切時有多苦故衆生一向不起愛樂
非不愛義而有執藏與執藏義不相
應故於中執藏不應道理以彼常求
速捨離者是於苦蘊恒傷嘆義云何
當令我無苦蘊非求速離而復執藏
應正道理以相違故第四靜慮及上
無色貪俱樂受恒無所有常有厭逆
是厭因故可惡逆故言具彼者第四
靜慮已上有情具彼種類是故彼處
於中執藏亦不應理以無有故於此
正法中信解無我者常極厭逆薩迦

耶見是應斷故見無我者彼无有故
但取信解恒求斷故於中執藏亦不
應理如是已顯他執過失復當顯示
自宗勝德阿賴耶識內我性攝者衆
生妄執為內我體雖然兩聲為重遮
止他說妄計捺落迦等名生惡趣一
向苦處雖於苦蘊常求速離然彼恒
於阿賴耶識我愛羅索隨縛不離曾
不於中起無有愛由捨受相應非可
厭逆故所以者何彼雖希願去何當
令我諸苦蘊都無所有然於自我未
嘗求離我見對治未有故異趣更無
故若於諸蘊有所願樂此則是其阿
賴耶力非於意識有此我愛應正道
理以惡趣中與彼苦受恒相應故由
此道理於餘趣中於彼希願亦不相
應雖生第四靜慮已上於貪俱樂部
有厭逆然內我愛隨縛不離如是我
愛依他而轉依阿賴耶非於意識以
阿賴耶乃至對治道未生來無變易
轉意識不尔於無想定无想滅定有
間斷故非有意識而無有受俱成有
故於此正法中信解無我者雖恒厭

道分別我見然有俱生我見隨縛此於何處謂彼但於阿賴耶識率尔聞聲便執内我驚畏生故何緣不許即於諸蘊而有我愛以若於彼有我愛者此則是其阿賴耶識由可分別所緣行相四無色蘊於无想天二無心定不相續故若尔阿羅漢雖厭逆身見亦應得有如是我愛斷故無有以阿羅漢一切我見皆已永斷故无此失是故說言阿羅漢已轉於阿賴耶識更無此我愛是故安立阿賴耶識名阿賴耶識決定成就無諸過失有諸勝德是故說言成就寂勝

論曰如是已說阿賴耶識安立異門安立此相云何可見安立此相略有三種一者安立自相二者安立因相三者安立果相此中安立阿賴耶識自相者謂依一切雜染品法所有熏習為彼生因由能攝持種子相應此中安立阿賴耶識因相者謂即如是一切種子阿賴耶識於一切時與彼雜染品類諸法現前為因以此中安立阿賴耶識果相者謂即依彼雜染品

法無始時來所有熏習阿賴耶識相續而生

釋曰如是已說安立異門次安立相唯由其名未能了別此識自相故次須說自相應相略有三者分析此識自相應相以為二種因果異故依識所有熏習即貪瞋等名為一切雜染品法與彼能熏俱生滅故得成種子即此功能望彼當生能作生因由能攝持種子相應者於第五處說第三轉是能攝持種子相應義故此中攝持種子相應謂有生法俱生俱滅故成熏習如是熏習攝持種子應正道理此相應故能生於彼非寂勝等有如所說攝持種子相應亦非等無間緣等彼雖能攝受而非寂勝因攝持種子不相應故寂勝因者所謂種子阿賴耶識能攝持此故能與彼而作生因非唯攝受要由攝持熏習功能方為因故因相即是增盛作用熏習功能能為因性現前能生雜染法故果相即是由轉識攝貪等現行雜染諸

法熏習所持名為果相阿賴耶識因
果不定故當說言

言熏習所生諸法此從彼異熟與轉識
更互為緣生

論曰復次何等名為熏習熏習能詮
何為所詮謂依彼法俱生俱滅此中
有能生彼因性是謂所詮如苾芻中
有花熏習苾芻勝與花俱生俱滅是諸
苾芻勝能生彼香因而生又如所立
貪等行者貪等熏習依彼貪等俱生
俱滅此心帶彼生因而生或多聞者
多聞熏習依聞作意俱生俱滅此心
帶彼記因而生由此熏習能攝持故
名持法者阿賴耶識熏習道理當知
亦尔
釋曰復次何等名為熏習等者為欲
決了熏習自相鄭重徵責難了知故
謂依彼法俱生俱滅此中有能生彼
因性者謂此所熏與彼能熏同時生
滅因彼此有隨順能生能熏種類果
法習氣俱言為簡異時生滅為別常
住此顯熏習相異餘計依者因也於
因建立如是字緣如言依雲而有雨

等舉其因性為顯此中有能隨順生
果因體如苴勝中有花熏習等者舉
他共成喻自宗義由自所見苴勝與
花俱心變故如彼苴勝與諸香花俱
生俱滅由是為因隨順能生後後無
間帶花香氣苴勝剎那此亦如是又
如所立貪等行者貪等熏習等者此
舉餘部共成熏習喻自宗義

論曰復次阿賴耶識中諸雜染品法
種子為別異住為無別異非彼種子
有別實物於此中住亦非不異然阿
賴耶識如是而生有能生彼功能老
別名一切種子識

釋曰一切法種子是阿賴耶識功能
老別如法作用與諸法體非一非異
此亦復介

論曰復次阿賴耶識與彼雜染諸法
同時更互為因去何可見譬如明燈
焰炷生燒同時更互又如蘆束束相
依持同時不倒應觀此中更互為因
道理亦介如阿賴耶識為雜染諸法
因雜染諸法亦為阿賴耶識因唯就
如是安立因緣所餘因緣不可得故

釋曰譬如明燈於一時間燈炷燈焰
生焰燒炷亦為因果阿賴耶識與諸
轉識於一時間亦為因果其性亦亦
如是蘆束更亦依持今住不倒若於
余時此能持彼今住不倒即於余時
彼能持此今住不倒唯就如是安立
因緣者謂就前說攝持種子相應非
餘所餘因緣不可得故者謂所餘法
攝持種子不相應故若說五因為因
緣者即異門說阿賴耶識同類遍行
異熟三因若離任持熏習因性不相
應故熏習若離阿賴耶識無容有故
相應因者心與心法更亦相待受用
境界有自功能猶如商旅非離功能
阿賴耶識能依種起俱有因義即阿
賴耶與諸轉識若離如是俱有因攝
內外種子阿賴耶識所餘因緣定不
可得

論曰云何熏習無異无雜而能與彼
有異有雜諸法為因如眾纈具纈所
纈衣當纈之時雖復未有異雜非一
品類可得入染器後余時衣上便有
異雜非一品類染色紋絡文像顯現

阿賴耶識亦復如是異雜能熏之所
熏習於熏習時雖復未有異雜可得
果生染器現前已後便有異雜無量
品類諸法顯現

釋曰云何熏習無異等者就理為難
依理通言如衆纈具纈所纈等纈具
即是淡澁老別當纈衣時無異无雜
文像可得果生即染器故名果生染
器緣所攝受故名為入阿賴耶識如
所染衣如染衆像諸法顯現

論曰如是緣起於大乘中極細甚深
又若略說有二緣起一者分別自性緣
起二者分別愛非愛緣起此中依止
阿賴耶識諸法生起是名分別自性
緣起以能分別種種自性為緣性故
復有十二支緣起是名分別愛非愛
緣起以於善趣惡趣能分別愛非愛
種種自體為緣性故

釋曰如是緣起於大乘中極細者謂
諸世間難了知故甚深者謂聲聞等
難窮底故緣起者謂即是有因起
義應念於因後置訖攝緣故分別自
性者謂於分別有勢力故或於分別

有所須故說名分別即阿賴耶識能分別自性以能分析一切有生雜染法性令老別故分別愛非愛者謂無明等十二支分於能分析善趣惡趣若可欣樂不可欣樂種種自體老別生中為寂勝緣從阿賴耶識諸行等生時由無明等勢力令福非福不動等有差別故

論曰於阿賴耶識中若愚第一緣起或有分別自性為因或有分別宿作為因或有分別自在變化為因或有分別實我為因或有分別無因无緣若愚第二緣起復有分別我為作者我為受者譬如衆多生盲士夫未曾見象復有以象說而示之彼諸生盲有觸象鼻有觸其牙有觸其耳有觸其足有觸其尾有觸脊脰諸有問言象為何相或有說言象如犁柄或說如杵或說如箕或說如臼或說如箒或有說言象如石山若不解了此二緣起無明生盲亦復如是或有計執自性為因或有計執宿作為因或有計執自在為因或有計執實我為因

或有計執無因无緣或有計執我為作者我為受者阿賴耶識自性因性及果性等如所不了象之自性釋曰由於二種緣起義愚僻如生盲或有計執宿作為因者損減士用故成邪執

論曰又若略說阿賴耶識用異熟識一切種子為其自性能攝三界一切自體一切趣等

釋曰為顯本生了別自性故復說言又若略等謂生生中由善不善諸業熏習所取能取分別執著種子所生有情本事異熟為性阿賴耶識及與雜染諸法種子為其自相能攝三界者能攝欲色及無色經一切自體者能攝一切有情相續一切趣等者能攝天趣等言能攝者常相續相何以故如色轉識有處有時相續間斷阿賴耶識則不如是乃至治生恒持一切遍諸位故論曰此中五頌

外內不明了二種唯世俗勝義諸種子當知有六種剎那滅俱有恒隨轉應知

決定待衆緣唯能引自果堅無記可熏
與能熏相應所熏非異此是為熏習相
六識無相應三老別相違二念不俱有
類例餘成失此外內種子能生引應知
枯叟由能引如任運後滅

釋曰前已搃說一切種子為顯如是
種子老別復說五頌謂內外等稻穀
麥等名外種子阿賴耶識名內種子
不明了者是無記故言二種者謂外
及內或果與因此俱唯識由持因性
雜染清淨二法轉故有本頌言於二
者彼應於因於果執麥等外種說名
世俗阿賴耶識所變現故言勝義者
阿賴耶識是實種子是一切種子實
因緣性故及為彼體故此二種子六
種老別法老別故剎那滅者生已無
間即滅壞故無有常住得成種子於
一切時無老別故雖剎那滅然非已
滅何者俱有已滅生果不應理故如
死鷄鳴是故應許種子與果俱時而
住以此與果不相違故如蓮華根雖
復俱有然非一二三剎那住猶如電
光何者應知此恒隨轉剎那轉轉經

於多時恒隨轉故所以者何其根攬
益枝等同故若恒隨轉非許少分樂
為種子何因緣故不從一切一切俱
生為避此難故說決定雖恒隨轉以
諸種子功能定故不從一切一切俱
生雖亦何故不一切時常能生果為
避此失言待眾緣非一切時會遇眾
緣故無過失今此種子是誰種子答
此問言唯能引自果所言唯者若於
此時能生自果即於今時說名種子
種與有種並無始故由此唯言遮相
續等為種子體如所說種子法不相
應故要待所熏能熏相應種與有種
其性方立為辨所熏故說堅等若法
相續隨轉堅住如首勝等乃為所熏
非不堅住猶如聲等非唯堅住復無
記性方是所熏如平等香乃受熏習
非極香物如沉麝等非極臭物如蒜
薤等言可熏者若物可熏或能受熏
分分展轉更相和糅乃名可熏非金
石等能受熏習不可分分相和糅故
非唯可熏要復與彼能熏相應乃名
所熏非別異住同時同處不即不離

名曰相應具斯衆德可名所熏非異
於此非聲為遮一切轉識是所熏性
如上所說義相違故阿賴耶識其體
堅住乃至治生相續隨轉未曾斷故
性唯無記非善惡故性應可熏或能
受熏非常住故能熏相應俱生滅故
是為熏習相者是彼法故所熏為能相
熏習為所相又諸轉識定非所熏以
彼六識無定相應何以故以三老別
牙相違故若六轉識定俱有者不應
所依所緣作意三種各別以各別故
六種轉識不定俱生不俱生故無定
相應無相應故何有所熏能熏之性
若言前念熏於後念成熏習者此義
不然以其二念不俱有故此亦顯示
由二剎那不俱有故無定相應無相
應故無有所熏能熏之性若言依止
種類句義六種轉識或二剎那同一
識類或剎那類無有老別由異品故
或即彼識或彼剎那有相熏習非一
切者此不應理種類例餘成過失故
阿羅漢心不出識類彼亦應是不善
所熏一類法故或類例餘成過失者

是例餘類有過失義此義云何謂眼等根清淨色性皆根種類之所隨逐意根亦應成造色性根義等故且有介所熏習異計或說六識展轉相熏或說前念熏於後念或說熏識剎那種類如是一切皆不應理是故唯說阿賴耶識是所熏習非餘識者是為善說如是外內二種種子俱為生因及為引因若外種子親望於芽為能生因轉望望等為能引因阿賴耶識是內種子親望名色為能生因轉望六處乃至老死為能引因生因且介云何引因為答此問故說枯喪由能引言若二種子唯作生因非引因者收置倉等麥等種子不應久時相似相續喪後屍骸如青瘀等分位隨轉亦不應有何者纔死即應滅壞云何譬如任運後滅譬如射箭放弦行力為能生因今箭離弦不即墮落彎弓行力為箭引因令箭前行遠有所至非唯放弦行力能生應即墮故亦非動勢展轉相推應不墮故既離弦行遠有所至故知此中有二行力能生

能引有頌任運後滅故者彼直以理
增益引因非說譬喻所以者何油炷
都盡不待外緣燈焰任運後漸方滅
非初即滅由此道理決定應有能引
功力於今未盡內法諸行亦應如是
有種勢力展轉能引今不斷絕
論曰為顯內種非如外種復說二頌
外或無熏習非內種應知聞等熏習無
果生非道理作不作失得過故成相違
外種內為緣由依彼熏習

釋曰如是已辯外內種子其性應同
為顯不同復說外或無熏習等或者
分別不決定義謂外種子或有熏習
或無熏習如從其炭牛糞毛等隨其
次第生彼苴勝青蓮華根及以蒲等
非苴勝等與彼炭等俱生俱滅不相
熏習而從彼生如是外種或無熏習
如苴勝等與華鬚等俱生俱滅由熏
習故生香氣等如是外種或有熏習
如是分別外種不定是故說或內種
子即是阿賴耶識中一切法熏習如
是種子應知定由熏習故有何以故
若無所持聞等熏習多聞等果不見

有故又外種子若稻穀等或有雖種而復失壞若稊稗等或有不種而復得生云何內種非如外種有作不作生得過失故次答言故成相違以內種子與外種子不同法故名曰相違若外種子與內種子有差別者云何不違前文所說阿賴耶識是一切法真實種子為避此難故說外種內為緣等由稻穀等外法種子皆是衆生感受用業熏習種子依阿賴耶力所變現是故外種離內無別如有頌言天地風虛空陂池方大海皆真內所作分別不在外

如是等類有無量頌

論曰復次其餘轉識普於一切自體諸趣應知說名能受用者如中邊分別論中說伽他曰

一則名緣識 第二名受者 此中能受用分別推心法

釋曰諸趣謂天等趣能受用者即六轉識為受用故從緣而生所緣境界可分別故為顯此義故引中邊分別論頌為至教量言此中者此諸識中

能受用者謂受蘊能分別者謂想蘊
能推者謂行蘊思能推心於彼彼轉
寂勝故說如是三蘊皆能助心受用
境界故名心法

論曰如是二識更示為緣如阿毗達
磨大乘經中說伽他曰

諸法於識藏識於法亦亦更示為果性
亦常為因性

釋曰此中為顯阿賴耶識與諸轉識
更示為緣引阿笈摩令其堅固故說
諸法於識藏等又如瑜伽師地論攝
決擇分中說阿賴耶識與諸轉識作
二緣性一為彼種子故二為彼所依
故為種子者謂所有善不善無記轉
識轉時一切皆用阿賴耶識為種子
故為所依者謂由阿賴耶識執受色
根五種識身依之而轉非無執受又
由有阿賴耶識故得有末那由此末
那為依止故意識得轉譬如依止眼
等五根五識身轉非無五根意識亦
亦非無意根復次諸轉識與阿賴耶
識作二緣性一於現法中能長養彼
種子故二於後法中為彼得生攝殖

彼種子故於現法中長養彼種子者
謂如依止阿賴耶識善不善無記轉
識轉時如是如是於一依止同生同
滅熏習阿賴耶識由此因緣後後轉
識善不善無記性轉更增長轉更熾
盛轉更明了而轉於後法中為彼得
生攝殖彼種子者謂彼熏習種類能
引攝當來異熟無記阿賴耶識如是
為彼種子故為彼所依故長養種子
故攝殖種子故應知建立阿賴耶識
與諸轉識牙為緣性

論曰若於第一緣起中如是二識牙
為因緣於第二緣起中復是何緣是
增上緣如是六識幾緣所生增上所
緣等無間緣如是三種緣起謂窮生
死愛非愛趣及能受用具具有四緣

釋曰若於第一緣起中者謂於分別
目性緣起中如是二識牙為因緣者
如次前說於第二緣起中者謂於分
別愛非愛緣起中是增上緣者以取
勝故由無明等增上力故令其行等
於善惡趣感異熟果如是六識三緣
生者此中眼識眼為增上緣色為所

緣緣無間滅識為等无間緣如說眼識從三緣生如是耳等一一轉識各從別別三緣所生生義平等如前眼識分別自性唯因緣生其餘三緣非正有故如是三種緣起謂窮生死等具有四緣者此隨所應非各具四唯心心法具四應知

論曰如是已安立阿賴耶識異門及相復云何知如是異門及如是相決定唯在阿賴耶識非於轉識由若遠離如是安立阿賴耶識雜染清淨皆不得成謂煩惱雜染若業雜染若生雜染皆不成故世間清淨出世清淨亦不成故

釋曰已引自他聖教成立阿賴耶識當依正理鄭重成立故起如是略問略答聖教正理各有能故如有頌言聖教及正理各別有功能為生於信慧無一不成故

以若離此阿賴耶識欲於餘處安立如是異門及相雜染清淨皆不得有故知定有阿賴耶識言雜染者是渾是濁是不淨義言清淨者是鮮是潔

是掃除義雜染有三一煩惱所作二業所作三生所作清淨有二一世間清淨以有漏道暫時損伏現煩惱故二出世間清淨以無漏道畢竟斷滅彼隨眠故

論曰云何煩惱雜染不成以諸煩惱及隨煩惱熏習所作彼種子體於六識身不應理故所以者何若立眼識貪等煩惱及隨煩惱俱生俱滅此由彼熏成種非餘即此眼識若已謝滅餘識所間如是熏習熏習所依皆不可得從此先滅餘識所間現無有體眼識與彼貪等俱生不應道理以彼過去現無體故如從過去現無體業異熟果生不應道理又此眼識貪等俱生所有熏習亦不成就然此熏習不住貪中由彼貪欲是能依故不堅住故亦不得住所餘識中以彼諸識所依別故又無決定俱生滅故亦復不得住自體中由彼自體決定無有俱生滅故是故眼識貪等煩惱及隨煩惱之所熏習不應道理又復此識非識所熏如說眼識所餘轉識亦復

如是如應當和

釋曰且依轉識先辯煩惱雜染不成故說若立眼識等言即此眼識者謂即貪等所熏眼識餘識所聞者耳等識所聞如是熏習及所依識已謝滅故皆不可得眼識與彼貪等俱生者後時眼識與貪瞋癡相雜俱起由無因故不應道理以彼過去眼識無體不能為因如從過去現無體業異熟果生不應道理者如經部師過去無體其異熟果是現熏習之所引發毗婆沙師從過去業異熟果生此不應許所以者何過去無故由此譬喻貪等心生不應道理如是已說且許貪等俱生眼識貪等所熏餘識聞起後時眼識貪等俱生不應道理今當更辯即此貪等俱生眼識所有熏習亦不得成故說又此眼識等言然此熏習不住貪中者然聲是次第義然且此熏習不得住貪中以貪依識故貪繫屬識識不依貪非能依貪受所依熏應正道理是能熏故不堅住故者正遮貪欲是所熏性亦不得住所餘

識中者謂不得住耳等識中所依別故者所依謂耳等彼別故識別依眼根識云何能熏依耳等識又不俱故非不俱有得有所熏及能熏性此則顯亦無熏習相又復不得住自體中者謂非即眼識還熏於眼識能熏所熏作者作業相雜過故又復此識非識所熏者是此眼識非耳等識所熏習義所依別故如前已說唯有如是可立理趣彼一切種皆不應理如應當知者所餘轉識立破道理隨其所應一切當知

論曰復次從無想等上諸地沒來生此間今時煩惱及隨煩惱所染初識此識生時應無種子由所依止及彼熏習並已過去現無體故

釋曰從無想等上諸地沒來生此間者從上界沒來生欲界今時煩惱及隨煩惱者謂貪瞋等所染初識者謂續生時生有初識今時自地一切煩惱所染汙故非經部師欲經已斷煩惱及心過去是有可得從彼今復現行非彼沒心為此所依應正道理由

彼沒心亦不成故若今何故不即說
彼以彼不定是染汙故又此與彼無
差別故說彼說此竟有何異

論曰復次對治煩惱識若已生一切
世間餘識已滅今時若離阿賴耶識
所餘煩惱及隨煩惱種子在此對治
識中不應道理此對治識自性解脫
故與餘煩惱及隨煩惱不俱生滅故
復於後時世間識生今時若離阿賴
耶識彼諸熏習及所依止久已過去
現無體故應無種子而更得生是故
若離阿賴耶識煩惱雜染皆不得成
釋曰對治煩惱識若已生等者謂如
寢初預流果向見斷煩惱對治道生
一切世間餘識已滅今時若無阿賴
耶識修斷煩惱所有隨眠何所依住
非對治識帶彼種子應正道理由此
對治識自性解脫故即是自性極清
淨義與餘煩惱及隨煩惱不俱生滅
故者能治所治不相違故猶如明闇
此則顯示與彼種子不相應復於
後時者謂見道後修道位中久已過
去現無體故者此破過去立无實義

毗婆沙師煩惱得等經部諸師皆已
破訖故不重破然經部師熏習所依
並無有體過失所隨故不應理是故
若離阿賴耶識煩惱雜染皆不得成
者結上所論決擇道理
論曰云何為業雜染不成行為緣識
不相應故此若無者取為緣有亦不
相應

釋曰行為緣識不相應故者此說於
轉識業雜染不成謂行為緣貪等俱
生眼等諸識許為識支此不應理識
緣名色有聖言故所以者何眼等諸
識剎那速壞久已謝滅為名色緣不
應道理若畏此失許續生識為識支
者此亦不然於續生時福與非福及
不動行久已滅故非從久滅此復應
生又續生心非無記性愛恚俱故既
非無記以行為緣不應道理若說轉
識與行相應由此為緣阿賴耶識能
持熏習說名識支應正道理此若無
者取為緣有亦不相應者謂熏習位
諸業種子異熟現前轉名為有或復
轉得生果功能故說名有行所熏識

若不成就何處安立彼業種子而復
得言生果現前轉名為有是故若離
阿賴耶識此業雜染亦不得成

攝大乘論釋卷第二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攝大乘論釋卷第二 第三十強 孝

攝大乘論釋卷第三

孝

無性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所知依分第三之三

論曰云何為生雜染不成結相續時
不相應故

釋曰今為顯示若無阿賴耶識生雜
染體亦不得成故說結相續時不相
應故

論曰若有於此非等引地沒已生時
依中有位意起染汙意識結生相續
此染汙意識於中有中滅於母胎中
識羯羅藍更相和合若即意識與彼
和合既和合已依止此識於母胎中
有意識轉若尔即應有二意識於母
胎中同時而轉又即與彼和合之識
是意識性不應道理依染汙故時無
斷故意識所緣不可得故設和合識
即是意識為此和合意識即是一切
種子識為依止此識所生餘意識是
一切種子識若此和合識是一切種
子識即是阿賴耶識汝以異名立為

意識若能依止識是一切種子識是則所依因識非一切種子識能依果識是一切種子識不應道理是故成就此和合識非是意識但是異熟識是一切種子識

釋曰非等引地所謂欲界沒即是死依中有位意者謂依死生二有中間中有轉心起染汙者與愛恚俱有顛倒故言意識者餘識余時久已沒故連持生故名為相續攝受生故名為結生此染汙意識者緣生有故於中有中滅者此若不滅無生有故於母胎中識羯羅藍更相和合者謂此滅時於母胎中有異熟識與其赤白同一安危令相和雜成羯羅藍如世尊說阿難陀識若不入母胎者不應和合羯羅藍成羯羅藍之體性若即意識者謂此若非阿賴耶識既和合已者謂受生已依止此識者依異熟識有意識轉者有別轉識謂與信等貪等相應樂苦受俱分別意識後後位轉若尔即應有二意識於母胎中同時而轉者謂異熟體有情本事不待

今時加行而轉無記意識及可了知
所緣行相樂苦受等相應意識是二
意識應一身中一時而轉然不應許
經相違故如是頌言

無處無容 非前非後 同身同類
二識並生

又不應許此二是一自性別故又異
熟識不應間斷結相續已後應餘處
更結生故又異熟體唯恒相續更無
異趣又即與彼和合之識是意識性
不應道理依染汙故時無斷故者由
立宗門顯與彼法自相相違謂共決
定若是意識非一切處非一切種非
一切時依於染汙猶如後時所有意
識如是結生相續時識於一切處一
切種類一切時分皆依染汙即中有
攝後心為依此所依心生有為境於
一切處一切種類一切時分是染汙
故能依之識非是意識由此越於意
識法故或有說言與四煩惱恒相應
心名染汙依已相續心應成染汙此
已成立許為無記異熟性故由異熟
性時無間斷由此亦遮是意識性意

識所緣不可得故者此義重增遮意
識因若是意識決定可得自所緣境
謂可了知如中有位取後意識已相
續心所緣境界不可了知故非意識
不應以彼住滅定心為此妨難不許
彼是意識性故如是此中但說所緣
為不可得難了知故非全無有以於
今時非無有法雖是其有而不可知
從設和合識即是意識乃至但是異
熟識是一切種子識者雙關徵責立
正破邪結歸本義其文易了不須廣釋
論曰復次結生相續已若離異熟識
執受色根亦不可得其餘諸識各別
依故不堅住故是諸色根不應離識
釋曰結生相續已者謂已得自體若
離異熟識者謂離阿賴耶識言執受
者謂能攝持言色根者謂除意根亦
不可得者謂餘轉識皆不能得執受
色根何以故其餘諸識各別依故此則
顯示眼等六根無有一法能遍執受
且如眼識唯依於眼如是所餘耳等
諸識唯依耳等若是此所依唯此能
執受若非此所依此不能執受不堅

住故者此數數間斷彼獨生起故於
無想等有間斷故今時眼等無能執
故應無覺受有說身根為能執受由
遍體故此義不然身根亦是所執受
受此故亦不得成又佛應言捨離身
根今時名死不應說言壽暖及與識
若捨離身時如是等是故身根為能
執受不應道理

論曰若離異熟識識與名色更互相
依譬如蘆束相依而轉此亦不成

釋曰如世尊言識緣名色此中名者
非色四蘊色者即是羯羅藍性此二
皆用識為因緣識復依此剎那轉轉
相續而轉識者不離阿賴耶識所以
者何所舉名言已攝轉識復舉識言
更何所攝又如經說齊識退還識者
即是阿賴耶識自體為依無間轉故
是故說此名色為緣又如經說阿難
隨或男或女識若斷壞滅者名色得
增長廣大不不也世尊如是等此若
欲離阿賴耶識理不可成

論曰若離異熟識已生有情識食不

成何以故以六識中隨取一識於三界中已生有情能作食事不可得故釋曰已生有情識食不成者以諸轉識是善等性無恒長養諸有義故又於二定及無想天皆無有故所作食事不遍三界非入定等諸心心法可名為食經不說故已滅無故心心法滅亦非是食段食等數已決定故論曰若從此沒於等引地正受生時由非等引染汙意識結生相續此非等引染汙之心彼地所攝離異熟識餘種子體定不可得

釋曰如是已辯於欲界中若離阿賴耶識結生相續不成於色無色亦不得成今當顯示若從此沒於等引地正受生時者是欲界死上生時義由非等引染汙意識者謂與彼地貪定味等煩惱相應離異熟識餘種子體定不可得者非欲經沒心有彼種子體生滅不俱故非定地生心為彼種子體即於一心種有種性不相應故非餘生中先所獲得色經等心為種子體持彼熏習餘識無故非色相續為

種子體無因緣故是故定依阿賴耶
識於中恒有無始時來彼地所攝此
心熏習

論曰復次生無色界若離一切種子
異熟識染汙善心應無種子染汙善
心應無依持

釋曰生無色界者謂於彼界已得受
生染汙善心者謂能愛味及等至心
應無種子者是無種子識義應無依
持者是無異熟識義今時一切心及
心法皆應無有是故應許一切種子
及異熟識決定是有因及依持定應
有故

論曰又即於彼若出世心正現在前
餘世間心皆滅盡故今時便應滅離
彼趣

釋曰又即於彼者於無色界若出世
心者謂無漏心正現在前者謂生無
漏餘世間心者是無漏餘皆滅盡者
一切永滅今時便應滅離彼趣者彼
趣所攝異熟無故不由功用自然應
得無餘沮得能治現前一切所治皆
永斷故

論曰若生非想非非想處無所有處
出世間心現在前時即應二趣悉皆
滅離此出世識不以非想非非想處
為所依趣亦不應以無所有處為所
依趣亦非涅槃為所依趣

釋曰若生非想非非想處等者謂生
第一有欲斷彼地諸煩惱時想微劣
故自地無道無所有處地明利故起
彼無漏心現在前今時二趣俱應滅
離謂第一有無所有處二趣滅離今
時有情應成死滅二趣所依俱無有
故非無漏法是趣所攝是不繫故對
治趣故亦非涅槃為所依趣者住有
餘依涅槃界故又一切趣永滅離故
涅槃名為非趣之趣如是都無自體
異熟可為出世識之所依

論曰又將沒時造善造惡或下或上
所依漸冷若不信有阿賴耶識皆又
得成是故若離一切種子異熟識者
此生雜染亦不得成

釋曰將沒時者謂將死時若造善者
即於其身下分漸冷若造惡者與此
相違若不信有阿賴耶識此不成就

所以者何今時意識無處無有阿賴耶識有處無有以依處住變似方處相顯現故

論曰云何世間清淨不成謂未離欲經貪未得色經心者即以欲經善心為離欲經貪故勤修加行此欲經加行心與色經心不俱生滅故非彼所熏為彼種子不應道理又色經心過去多生餘心間隔不應為今定心種子唯無有故是故成就色經定心一切種子異熟果識展轉傳來為今自緣加行善心為增上緣如是一切離欲地中如應當知如是世間清淨若離一切種子異熟識理不得成

釋曰如是已辯三種雜染於諸轉識理不得成今欲更辯世間清淨亦不得成故說未離欲經貪等欲色二經加行善心無有俱生俱滅義故所熏能熏不應道理又欲經心非無記故亦非所熏繫地別故非彼因緣無始生死餘生所得色經善心非今色經善心種子過去多生欲經多心所間隔故經部諸師過去無體現無有體

能為色經善心種子不應道理是故成就等者結上徵責道理功能證決定有阿賴耶識為彼因緣於今欲經加行善心為增上緣不共因故威力勝故如其次第如是一切離欲地中如應當知者一切上地各別離欲加行善心皆隨所應破邪立正准上當知論曰云何出世清淨不成謂世尊說依他言音及內各別如理作意由此為因正見得生此他言音如理作意為熏耳識為熏意識為兩俱熏若於彼法如理思惟尔時耳識且不得起意識亦為種種散動餘識所間若與如理作意相應生時此間所熏意識與彼熏習久滅過去定無有體云何復為種子能生後時如理作意相應之心又此如理作意相應是世間心彼正見相應是出世心曾未有時俱生俱滅是故此心非彼所熏既不被熏為彼種子不應道理是故出世清淨若離一切種子異熟果識亦不得成此中間熏習攝受彼種子不相應故釋曰今欲更辯於六轉識出世清淨

亦不得成故說云何出世等言文皆易了無勞重釋攝受彼種子不相應故者如前所說攝受出世清淨種子不應理故

論曰復次云何一切種子異熟果識為雜染因復為出世能對治彼淨心種子又出世心昔未曾習故彼熏習決定應無既無熏習從何種生是故應答從寂清淨法界等流正聞熏習種子所生

釋曰復次云何乃至淨心種子者此顯畢竟無有道理未曾見有毒為甘露阿賴耶識猶如毒藥云何能生出世甘露清淨之心又出世心乃至從何種生者此顯淨心唯未曾得云何無因率尔得生從寂清淨乃至種子所生者此顯淨心有別種子決定不從阿賴耶識種子而生云何別種謂寂清淨法界等流正聞熏習寂清淨法界者諸佛法界永離一切客塵障故言等流者謂從法界所起教法無倒聽聞如是教法故名正聞依此正聞所起熏習是名熏習即此熏習能

生出世無漏之心名為種子如是種子非阿賴耶識是未曾得故

論曰此聞熏習為是阿賴耶識自性為非阿賴耶識自性若是阿賴耶識自性云何是彼對治種子若非阿賴耶識自性此聞熏習種子所依云何可見乃至證得諸佛菩提此聞熏習隨在一種所依轉處寄在異熟識中與彼和合俱轉猶如水乳然非阿賴耶識是彼對治種子性故

釋曰此聞熏習乃至所依云何可見者翻覆微難責別所依乃至證得諸佛菩提者謂乃至得無垢無尋智所依趣此聞熏習者無倒聽聞經等教法所引熏習隨在一種所依轉處者謂隨一種相續轉處寄在異熟識中與彼和合俱轉猶如水乳者此聞熏習雖非彼識而寄識中與識俱轉然非阿賴耶識者謂此聞熏習是出世心種子非阿賴耶識自性亦非彼種子但就俱轉不相離性許是唯識是彼對治種子性故者是阿賴耶識對治無分別智因性故義如種種物和

難處藏如種種毒所雜仙藥如有參
病服阿伽陀雖與穢毒多時俱轉然
此良藥非彼毒自性亦非毒種子此
聞熏習種子亦尔

論曰此中依下品熏習成中品熏習
依中品熏習成上品熏習依聞思修
多分修作得相應故

釋曰下中上品熏習等言分明易了
不須重釋

論曰又此正聞熏習種子下中上品
應知亦是法身種子與阿賴耶識相
違非阿賴耶識所攝是出世間寂淨
法界等流性故雖是世間而是出世
心種子性又出世心雖未生時已能
對治諸煩惱纏已能對治諸險惡趣
已作一切所有惡業朽壞對治又能
隨順達事一切諸佛菩薩雖是世間
應知初修業菩薩所得亦法身攝聲
聞獨覺所得唯解脫身攝又此熏習
非阿賴耶識是法身解脫身攝如如
熏習下中上品次第漸增如是如是
異熟果識次第漸減即轉所依既一
切種所依轉已即異熟果識及一切

種子無種子而轉一切種永斷

釋曰又此正聞乃至應知亦是法身種子者是略標舉自下廣釋與阿賴耶識相違非阿賴耶識所攝者非彼自性故雖是世間者似有漏故而是出世心種子性者是無漏心資糧性故此中證相說名法身依世間生名是世間阿賴耶識中相雜俱轉故為欲顯此熏習勝能故說出世心雖未生時等已能對治諸煩惱纏者此同類因展轉相續剎那勢力能為對治如火焚燒已能對治諸險惡趣者如有頌言

諸有成世間上品正見者 雖經歷千生而不墮惡趣

彼先所作惡行勢力或墮惡趣故次說言已作一切所有惡業朽壞對治無始時來所作惡業此間熏習損彼功能是故說名朽壞對治法身攝者是彼因故解脫身攝亦如是說此中法身與解脫身有差別者謂解脫身唯永遠離煩惱障縛如村邑人離枷鎖等所有禁繫息除衆苦而無殊勝

增上自在富樂相應其法身者解脫一切煩惱所知二種障縛并諸習氣力無畏等無量希奇妙功德衆之所莊嚴一切富樂自在所依證得第一寂勝自在隨樂而行譬如王子先蒙灌頂少有僇犯閉在囹圄纔得解脫即與第一寂勝自在富樂相應即轉所依者如服仙藥轉所依身雖無命殄受生而有捨劣得勝無種子而轉者應知異熟果識唯無一切雜染種子故說斷一切種永斷者一切種子品類斷故

論曰復次云何猶如水乳非阿賴耶識與阿賴耶識同處俱轉而阿賴耶識一切種盡非阿賴耶識一切種增譬如於水鵝所飲乳又如世間得離欲時非等引地熏習漸減其等引地熏習漸增而得轉依

釋曰譬如於水鵝所飲乳又如世間離欲轉依等其文易了不勞重釋論曰又入滅定識不離身聖所說故此中異熟識應成不離身非為治此滅定生故

釋曰如是已說雜染清淨不成道理
決定證有阿賴耶識復引滅定不成
因緣顯發前力故說又入滅定等言
除佛獨覺若阿羅漢若不還果及不
退位諸菩薩等餘不能入為顯滅定
與死老別故說此識不離身言識者
不離阿賴耶識何以故滅定不能對
治此故非為治此而生滅定所緣行
相難了知故非為對治不明了識而
入滅定不寂靜性難了知故是故滅
定不能對治阿賴耶識若無對治此
則不滅為治轉識故此定生所緣行
相不寂靜性易了知故是故此定唯
滅轉識於中不滅阿賴耶識

論曰又非出定此識復生由異熟識
既間斷已離結相續無重生故

釋曰有執定中諸識雖滅而出定時
識還生故言不離身為遮此義故說
又非出定等言其文易了不須重釋
論曰又若有執以意識故滅定有心
此心不成定不應成故所緣行相不
可得故應有善根相應過故不善無
記不應理故應有想受現行還故觸

可得故於三摩地有功能故應有唯
減想過失故應有其思信等善根現
行過故拔彼能依令離所依不應理
故有譬喻故如非遍行此不有故
釋曰又若有執以意識故滅定有心
此心不成者謂此定中不離身識決
非意識定不應成故者是想與受俱
不滅義由彼意識與諸大地決不相
離想受二種俱不滅故定不應成又
此中識決非意識所緣行相不可得
故一切意識不離所緣行相可得此
中無故彼不成有又此中識決非意
識應有善根現行過故由此定心決
非不善亦非無記何者唯善謂此善
心離無貪等決不得有相應故善是
彼宗故善根既有想受二種何不現
行又無貪等決不離觸故觸可得定
所生觸輕安為相順樂捨受故應有
受與觸俱生有受想等聖所說故應
無滅定或謂此中獸患想受如癰箭
等故生滅定於此定中唯想受滅為
遮此計故復說言於三摩地有功能
等三摩地中所能厭患非唯此滅何

以故無想定中由前方便三摩地力
應有唯滅想過失故若所厭患唯此
滅者無想定前唯厭患想無想定中
應唯想滅然汝不許又如若離所依
止滅決定無有能依止滅故於此中
心亦應滅如是滅定心若不滅應思
信等善根現行彼若滅者心定應滅
是故不應唯滅能依既有所依拔彼
能依不應理故有譬喻故者謂有無
想定是此中譬喻如彼拔除不應理
故此應俱滅或有大種所造譬喻如
彼更互不相離故又善等非遍行大
地是定異故可於一切心非遍有想
受二法是大地故決定安住遍行類
中是故有識此二不有不應道理為
顯斯意故復說言如非遍行此不有故
論曰又此定中由意識故執有心者
此心是善不善無記皆不得成故不
應理

釋曰又此定中不離身識決非意識
以善不善及無記性皆不成故謂若
意識決定或善或是不善或復無記
然此意識且非是善應有善根相應

過故如前已說云何善心離無貪等
此等云何應離於觸此復云何應離
遍行受等心法或復有執加行善心
所引發故定心是善不由善根相應
力故此與彼論由相應力心得成善
安立相違又於此中有何定緣其加
行心由無貪等相應故善非於此定
等流果心又非此心是自性善以自
性善唯善根等入其數故又此善心
非勝義善唯有解脫是決定故或有
復謂若能和合名和合觸非一切觸
皆能和合今此中觸於能生受無所
堪能定加行時於彼受等已厭患故
破此邪執已如前說謂彼即應唯滅
此等是故此中意識無受不應道理
又於此中有何因緣若尋伺語行滅
語則不轉想受等意行滅而意猶轉
不可例言如身行滅其身猶住故意
行滅意亦應住由薄伽梵離身行外
說有餘因令身安住所謂飲食命根
識等是故雖無入息出息身猶可住
離想受等曾未見說有別意行是故
此中離想受等安立有意不應道理

故此定中識非意識又此中識亦非不善定是善故無想定中尚不許有一切不善况趣解脫次第超越定中間行滅盡定內得有不善又於今時工巧等事無容得有故三無記此中皆無若許此中有異熟識則是成立阿賴耶識又若有說別有一種非異熟行轉名第五無記如是所執唯有名想如前說過皆不能離

論曰若復有執色心無間生是諸法種子此不得成如前已說又從無色無想天沒滅定等出不應道理又阿羅漢後心不成唯可容有等無間緣釋曰若復有執者謂經部師作如是執色心無間生者謂諸色心前後次第相續而生是諸法種子者是諸有為能生因性謂彼執言從前剎鄰色後剎鄰色無間而生從前剎鄰心後剎鄰心及相應法無間而生此中因果道理成就何用復計阿賴耶識是諸法因為遮此執故次說言此不得成如前已說如說二念不俱有等復有何過謂無色沒色界生時前色種

子能生今色理不得成久斷滅故從
無想沒心想生時及滅定等出心生
時前心種子能生後心皆不應理久
斷滅故又若離其俱生俱滅攝受種
子相應道理但執唯有前剎那心能
為種子引生無間後剎那心即阿羅
漢後心不成不應得入無有餘依妙
涅槃界由寂後心能為種子等無間
緣生餘心故如是即應無無餘依妙
涅槃界是故色心前後相生但應容
有等無間緣及增上緣無有因緣
論曰如是若離一切種子異熟果識
雜染清淨皆不得成是故成就如前
所說相阿賴耶識決定是有
釋曰如是若離一切種子異熟果識
如前所說種種過失之所隨逐雖無
欲樂自事重故然必應許阿賴耶識
決定是有如是名為反詰道理此中
亦有順成道理覆相顯示方便因故
以無虛誑正論揔相成立大乘真是
佛語謂大乘教真是佛語一切不違
補特伽羅無我性故阿賴耶識能詮
之教稱所詮義佛所說故如說剎那

速滅等言如佛餘言又諸大乘定是殊勝與法有法不相違故如說甚深緣起等教餘廣決擇釋難立難如理應知

論曰此中三頌

菩薩於淨心遠離於五識無餘心轉依云何汝當作若對治轉依非斷故不成果因無差別於永斷成過無種或無體若許為轉依無彼二無故轉依不應理釋曰復次若不信有阿賴耶識如住轉識轉依不成以結句頌三頌微難所謂菩薩於淨心等於淨心者謂於善識遠離於五識者謂於意識言無餘者除惡無記无餘有漏善意識故謂無漏中離餘有漏故說無餘非即能治中有所治隨眠心轉依者心之轉依云何汝當作者若不信有阿賴耶識汝當云何作此轉依若許對治即是轉依彼非斷故理不得成非能對治即是永斷何者斷因謂由永斷是能治果是轉依體若許能治即是永斷果之與因應無差別立能治因即斷果故無種或無體若許為轉依

者顯彼許別是故言或多雜染種積
集在心或彼無種許為轉依或種體
無許為轉依無彼二无故轉依不應
理者以若有彼可說無種或說無體
非無有彼可得說言無種无體非出
世心正現前時有彼可得云何可說
彼無種子或體斷滅

論曰復次此阿賴耶識老別云何略
說應知或三種或四種此中三種者
謂三種熏習老別故一名言熏習老
別二我見熏習老別三有支熏習老
別四種者一引發老別二異熟老別
三緣相老別四相貌老別

釋曰此阿賴耶識老別云何者謂已
信解阿賴耶識相成就義復問老別
答或三種或四種等名言熏習老別
者謂我法用名言多故有人天等我
眼色等法去來等用熏習老別由此
我法用影顯現諸識生起功能老別
我見熏習老別者謂四煩惱所染汙
意薩迦耶見力故於阿賴耶識中有
能執我熏習老別有支熏習老別者
謂福非福不動行增上力故於天等

諸趣中有無明等乃至老死熏習老別
論曰此中引發老別者謂新起熏習
此若無者行為緣識取為緣有應不
得成此中異熟老別者謂行有為緣
於諸趣中異熟老別此若無者則無
種子後有諸法生應不成此中緣相
老別者謂即意中我執緣相此若無
者染汙意中我執所緣應不得成
釋曰三種當釋且釋四種故說此中
引發等言引發老別謂新起熏習者
謂家初名言所生起熏習是名引發
差別由此熏習引發生故此若無者
行為緣識取為緣有應不得成者謂
即此阿賴耶識待諸煩惱隨眠力故
生現前住說名為有異熟老別謂行
有為緣於諸趣中異熟老別者謂彼
所引異熟老別此若無者則無種子
後有諸法生應不成者謂若離根即
無枝等緣相老別謂即意中我執緣
相者謂即此阿賴耶識染汙意中薩
迦耶見勢力所起緣執我時我執緣
相此若無者染汙意中我執所緣應
不得成者若此緣相阿賴耶識老別

無者意中我執所緣不成

論曰此中相貌差別者謂即此識有共相有不共相無受生種子相有受生種子相等共相者謂器世間種子不共相者謂各別內處種子共相即是無受生種子不共相即是有受生種子對治生時唯不共相所對治滅共相為他分別所持但見清淨如瑜伽師於一物中種種勝解種種所見皆得成立此中二頌

難斷難遍知應知名共結 瑜伽者心異由外相大故淨者雖不滅而於中見淨又清淨佛土由佛見清淨

復有別頌對前所引種種勝解種種所見皆得成立

諸瑜伽師於一物 種種勝解各不同種種所見皆得成 故知所取唯有識此若無者諸器世間有情世間生起差別應不得成

釋曰相貌差別多種不同謂共相等種種差別此中共相謂器世間種子者是器世間影現識因又共相者所謂相似自業異熟增上力故一切可

有能受用者皆有相似影現識生又不共相謂各別內處種子者我執所緣故名各別在內身中眼等諸處故名內處即是各別內處因義故名種子共相即是無受生種子者是能生起無苦樂等無損无益所依之山非器世間有苦樂等損益事故又不共相即是有受生種子者是能生起苦樂受等所依因故對治生時者謂道諦生時唯不共相所對治滅者各別內處諸種子滅以相違故共相為他分別所持但見清淨者由此共相是器世間故修行者雖復內處分別永滅而他相續分別所持但可於彼證見清淨觀彼清淨如淨虛空非水所爛非地所依非火所燒非風所吹云何於有義而得見清淨恐容他難故次說言如瑜伽師於一物等種種勝解者謂隨種種金銀草等老別勝解種種所見者唯所見事說名所見於業多說魚目混緣故皆得成立者謂隨所見種種金銀草木等別皆得成立難斷難遍知者謂所應斷故名為斷

所應遍知故名遍知斷與遍知極大
勤苦事猶不辦故說為難結者如結
難可斷故所以者何以共有故是共
因義言心異者種種勝解各不同故
由外相大故者是器世間大安布義
言淨者者謂已轉依雖不滅者謂即於
此其餘有情分別持故不可全滅又
清淨佛土由佛見清淨者謂即於彼
未斷色等分別異生所見淤泥沙石
瓦礫高下不平株杪毒刺不淨糞土
諸穢土中已斷色等分別如來見金
銀等衆寶所成清淨佛土如處穢磧
見淨園林此若無者者謂若無此共不
共相阿賴耶識諸器世間有情世間
生起差別應不得成者淨穢差別苦
樂差別皆不應成

論曰復有廣重相及輕安相廣重相
者謂煩惱隨煩惱種子輕安相者謂
有漏善法種子此若無者所成異熟
無所堪能有所堪能所依差別應不
得成復有有受盡相無受盡相有受
盡相者謂已成熟異熟果善不善種
子無受盡相者謂名言熏習種子無

始時來種種戲論流轉種子故此若無者已作已作善惡二業與果受盡應不得成又新名言熏習生起應不得成復有譬喻相謂此阿賴耶識幻焰夢翳為譬喻故此若無者由不實遍計種子故顛倒緣相應不得成復有具足相不具足相謂諸具縛者名具足相世間離欲者名損減相有學聲聞及諸菩薩名一分永拔相阿羅漢獨覺及諸如來名煩惱障全永拔相及煩惱所知障全永拔相如其所應此若無者如是次第雜染還滅應不得成

釋曰麤重相者惡故名麤得此沉沒故名麤重即是煩惱及隨煩惱所有種子此若無者所有麤重無堪能性不應得有輕安相者如說相違輕而安隱有堪能性是輕安相有受盡相謂已成熟異熟果等者善惡種子既成熟已不可重熟受用盡故猶如種子既生芽已不可重生無受盡相謂名言熏習種子者即彼種子隨緣增長能起名言戲論因故此若無者者

若無二相阿賴耶識已作已作者謂
已作善及已作惡與果受盡者是已
與果受用壞義此破若無有受盡相
又新名言熏習生起應不得成者謂
都無有本無今有世間名言一切名
言皆因本舊名言種子此破若無無
受盡相譬喻相者謂由幻等能譬喻
事顯所喻相如幻事等是能生起不
實見因阿賴耶識亦復如是此若無
者者謂若無有喻所喻相阿賴耶識
應無不實顛倒緣相唯應能作實見
緣相餘文易了不須重釋
論曰何因緣故善不善法能感異熟
其異熟果無覆無記由異熟果無覆
無記與善不善法不相違善與不善
法相違故若異熟果善不善性雜染
還滅應不得成是故異熟識唯無覆
無記

釋曰如是已釋阿賴耶識所有句義
異門訓詞體相決擇及與差別復欲
顯此能順正行故起問答何因緣等
無覆無記者是無染無記義由異熟
果等辨無記因緣無覆無記與善不

善才不相違者是共依故作無間業
等世間離欲等皆同有故是故異熟
識非善不善勿與此二因果相違

攝大乘論釋卷第三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攝大乘論釋卷第四

孝

無性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所知相分第三之一

論曰已說所知依所知相復云何應見此略有三種一依他起相二遍計所執相三圓成實相

釋曰已說所知依者謂不復當說此者此所知相略有二種者謂一切法要有所應知所應斷所應證若別故依他起相者謂依業煩惱所取能取遍計隨合他而得起故如是相者何所表知謂依他起相遍計所執相者謂永無相永無相者是遍計所執所取能取補特伽羅及法有性之所相故云何非有可為所相謂即如是而分別故由薄伽梵說如是言乃至實有不知實有乃至非有不知非有如是實有知為實有若非實有知非實有圓成實相者謂即於彼遍計所執所取能取或我或法無性之性用彼為量所了境性於彼遍知方能了別

遍計所執決定非有有相違性故非
為境性故

論曰此中何者依他起相謂阿賴耶
識為種子虛妄分別所攝諸識此復
云何謂身身者受者識彼所受識彼
能受識世識數識處識言說識自他
差別識善趣惡趣死生識此中若身
身者受者識彼所受識彼能受識世
識數識處識言說識此由名言熏習
種子若自他差別識此由我見熏習
種子若善趣惡趣死生識此由有支
熏習種子由此諸識一切界趣雜染
所攝依他起相虛妄分別皆得顯現
如此諸識皆是虛妄分別所攝唯識
為性是無所有非真實義顯現所依
如是名為依他起相此中何者遍計
所執相謂於無義唯有一識中似義顯
現此中何者圖成實相謂即於彼依
他起相由似義相永無有性
釋曰謂身身者受者識者如後當說
眼等六內界為性如其所應眼等五
識所依眼界名身者識第六意識所
依眼界名受者識彼所受識者如後

當說是色等六外界彼能受識者如
後當說是六識界世識者謂似三時
影現數識者謂似一等竿數影現處
識者謂似聚落園等影現言說識者
謂似見聞覺知言說影現自他差別
執我我所他他所等有差別故善趣
惡趣死生識者謂似天人及捺落迦
傍生餓鬼死生影現此中若身身者
等乃至言說識此由名言熏習種子
者謂彼身等皆由名言熏習種子識
所變現無別事故若自他差別識此
由我見熏習種子者謂染汙意我見
熏習為因變現若善趣惡趣死生識
此由有支熏習種子者謂由有支熏
習為因變現如此諸識皆是虛妄分
別所攝者如前所說身等諸識所取
能取虛妄分別安立為性唯識為性
者由邪分別二分顯現實唯是識善
等法中雖無邪執緣起力故二分顯
現亦唯是識是無所有非真實義顯
現所依者所取色等名無所有能取
識等名非真實此二皆是遍計所執

並名為義虛妄分別所攝諸識是此
二種顯現因緣故名所依如是名為
依他起相者如上所辨阿賴耶識為
種子等皆說名為依他起相謂於無
義唯有識中似義顯現者實無所取
及能取義唯有虛妄分別所攝種種
識中遍計所執似義顯現謂即於彼
依他起相由似義相永無有性者謂
於緣起心及心法所現影中由橫計
相永無所顯真如實性此即名為圓
成實相又一切法從因緣生唯識為
性當知皆名依他起相顛倒橫計似
義顯現當知皆名遍計所執相依他
起上遍計所執永無所顯真如實性
當知皆名圓成實相譬如鹿愛自相
續力安立似水所取能取邪遍計性
當知名為依他起相橫計實有水事
顯現當知名為遍計所執相即於如
是鹿愛事中橫計水相畢竟無性當
知是名圓成實相又遍計所執相即
是遍計所執自性依他起相即是依
他起自性亦名分別自性圓成實相
即是圓成實自性亦名法性自性如

是三種即是宣說應知應斷應證三
法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中亦說佛
告慈氏若於彼彼行相事中遍計為
色為受為想為行為識乃至為一切
佛法依止名想施設言說遍計以為
諸色自性乃至一切佛法自性是名
遍計所執色乃至遍計所執一切佛
法若復於彼行相事中唯有分別法
性安立分別為緣起諸戲論假立名
想施設言說謂之為色乃至謂為一
切佛法是名分別色乃至分別一切
佛法若諸如來出現於世若不出世
法性安立法界安立由彼遍計所執
色故此分別色於常常時於恒恒時
是真如性無自性性法無我性實際
之性是名法性色乃至由彼遍計所
執一切佛法故此分別一切佛法於
常常時於恒恒時乃至是名法性一
切佛法廣說如經

論曰此中身身者受者識應知即是
眼等六內界彼所受識應知即是色
等六外界彼能受識應知即是眼等
六識界其餘諸識應知是此諸識各別

釋曰此諸識者謂如前說身等為初能受為後言老別者是此諸識老別性故謂即於此有為識中皆有已行現行當行老別性故依之建立世影現識於此諸識皆有一等老別性故依之建立數影現識於所受識有上下等老別性故依之建立處影現識餘類應知

論曰又此諸識皆唯有識都無義故此中以何為喻顯示應知夢等為喻顯示謂如夢中都無其義獨唯有識雖種種色聲香味觸舍林地山似義影現而於此中都無有義由此喻顯應隨了知一切時處皆唯有識由此等言應知復有幻誑鹿愛翳眩等喻若於覺時一切時處皆如夢等唯有識者如從夢覺便覺夢中皆唯有識覺時何故不如是轉真智覺時亦如是轉如在夢中此覺不轉從夢覺時此覺乃轉如是未得真智覺時此覺不轉得真智覺此覺乃轉

釋曰一切唯識都無有義舉夢等喻以顯示者共成立故如夢中等其文

易了無勞重釋

論曰其有未得真智覺者於唯識中
云何比知由教及理應可比知此中教
者如十地經薄伽梵說如是三界皆
唯有心又薄伽梵解深密經亦如是
說謂彼經中慈氏菩薩問世尊言諸
三摩地所行影像彼與此心當言有
異當言無異佛告慈氏當言無異何
以故由彼影像唯是識故我說識所
緣唯識所現故世尊若三摩地所行
影像即與此心無有異者云何此心
還取此心慈氏無有少法能取少法
然即此心如是生時即有如是影像
顯現如質為緣還見本質而謂我今
見於影像及謂離質別有所見影
像顯現此心亦尔如是生時相似有
異所見影現即由此教理亦顯現所
以者何於定心中隨所觀見諸青瘀
等所知影像一切無別青瘀等事但
見自心由此道理菩薩於其一切識
中應可比知皆唯有識無有境界又
於如是青瘀等中非憶持識見所緣
境現前往故聞思所成二憶持識亦

以過去為所緣故所現影像得成唯
識由此比量菩薩雖未得真智覺於
唯識中應可比知

釋曰由教及理者由至教量及由比
量雖未證得唯識真智應可比知唯
識無境十地經者於彼經中宣說菩
薩十種地義此即安立十地行相名
句文身識所變現聚集為體謂彼聖
者金剛藏識所變影像為增上緣聞
者身中識上影現似彼法門如是展
轉傳來于今說名為教唯有心者心
識是一唯聲為遣所取境義由彼無
故能取亦無不遮心法由彼與心不
相離故如說若無心所有法心未曾
轉若介滅定何故唯心是彼宗過我
大乘宗若處有心必定亦有心相應
法若處無有心相應法心亦定無如
是三界皆唯有心此言顯示三界唯
識言三界者謂與欲等受結相應墮
在三界此唯識言成立唯有心諸心心
法無有三界橫計所緣此言不遣真
如所緣依他所緣謂道諦攝根本後
得二種所緣由彼不為愛所執故非

所治故非迷亂故非三界攝亦不離
識故不待說若尔應說如是二界無
色界中經部唯有心心法故此難不
然識所取義皆無義故非但色無說
名唯識何者亦無餘虛空等識所取
義經部諸師許無色界諸心心法是
無色相无體無實所取境義顯現所
依恐彼執為非心心法故說三界皆
唯有心解深密經所明意趣如十地
釋經謂教法三摩地者是能令心住
一境性心法為體此所緣境說名所
行本境名質似彼現者說名影像我
說識所緣唯識所現故者我說在外
識所緣境唯是內識之所顯現即是
所緣境識為自性義此意說言識所
緣境唯是識上所現影像無別有體
云何此心還取此心者此顯作用於
自相違慈氏无有少法能取少法者
此釋前難無作用故謂一切法作用
作者皆不成故如是生時者緣起諸
法威力大故即一體上有二影生更
互相望不即不離諸心心法由緣起
力其性法尔如是而生如質為緣還

見本質等者譬如依止自面等質於鏡等中還見本質由迷亂故謂我見影由鏡等緣威力大故雖無異影而似別有影像顯現此心亦尔如是生時等者謂心心法種種憶念分別等緣功能大故如是生時雖無有異三摩地等所行影像而似別有影像顯現即由此教理亦顯現者謂此教中亦即兼顯比量道理所以者何於定心中等者序述教中有別理義謂青瘀等不離於心隨所樂欲而顯現故譬如夢中所見青瘀等又於如是青瘀等中非憶持識等者恐彼異計故作此說謂若有人作如是計由彼先於淡泊路等見骨鏤等今猶憶持為三摩地所行影像為遮此計故言又於如是青瘀等中非憶持識見所緣境現前住故若此所緣即是昔日所憶持者如昔所見方處決定如昔所受應如是憶然不如是修所成智是真現量所見境界分明現前非憶持識有如是事若尔聞思所成兩慧相應之識憶持本事彼二所行應離於

識此亦不然由彼聞等二憶持識緣過去故過去無故所緣影像並唯是識譬如憶昔自己少年是故此識現所憶持並唯有識所念空故如觀行者所想現前不淨骨鏤女人影像由此比量等語義分明不須重釋

論曰如是已說種種諸識如夢等喻即於此中眼識等識可成唯識眼等諸識既是有色亦唯有識云何可見此亦如前由教及理

釋曰教即十地解深密經理即經中所說道理謂三摩地所行影像及夢等喻皆如前說

論曰若此諸識亦體是識何故乃似色性顯現一類堅住相續而轉與顛倒等諸雜染法為依處故若不介者於非義中起義顛倒應不得有此若無者煩惱所知二障雜染應不得有此若無者諸清淨法亦應無有是故諸識應如是轉此中有頌

亂相及亂體應許為色識及與非色識若無餘亦無

釋曰若此諸識亦體是識等者此問

色識一類堅住相續轉因言一類者是相似義前後一類無有變異亦無間斷故名堅住即此說名相續而轉與顛倒等諸雜染法為依處故者等即等取煩惱業生諸雜染法眼等諸識與顛倒等諸雜染法作所依處所依處者即是因義故者須也觀彼問意而作此答謂無義中顯現似於眼等諸識一類堅住相續而轉由此起彼顛倒等法若不尔者若不如是轉於非義中起義顛倒應不得有若無顛倒煩惱所知二障雜染應不得有無因緣故若無雜染清淨亦无要息雜染顯清淨故是故諸識應如是轉者眼等諸識應如是轉為不因力諸法得生非須力耶不尔隨問興答言故彼問所須不問因種由彼不執別有諸色但問何須阿賴耶識變作諸色不唯作識故作此答亂相許為似色變識亂體許為非色變識順結頌法故文隔越其義相属若無似色所變因識非色果識不應得有以若無境有境亦無

論曰何故身身者受者識所受識能
受識於一切身中俱有和合轉能圓
滿生受用所顯故

釋曰何故身身等如前為問能圓滿等
如前而答由此五識一切身中無不
具足受用所顯若闕一支即不圓滿
論曰何故如說世等諸識差別而轉
無始時來生死流轉无斷絕故諸有
情界無數量故諸器世界無數量故
諸所作事展轉言說無數量故各別
攝取受用差別無數量故諸愛非愛
業果異熟受用差別無數量故所受
死生種種差別無數量故

釋曰何故如說世等識等如前為問
等者等取數處言說自他差別善趣
惡趣及與死生六變現識無始時來
乃至所受死生差別無數量故者如
數次第顯世等識須說之果

論曰復次云何安立如是諸識成唯
識性略由三相一由唯識無有義故
二由二性有相有見二識別故三由
種種種種行相而生起故所以者何
此一切識無有義故得成唯識有相

見故得成二種若眼等識以色等識為相以眼識識為見乃至以身識識為見若意識以一切眼為最初法為取後諸識為相以意識識為見由此意識有分別故似一切識而生起故此中有頌

唯識二種種觀者意能入由悟入唯心彼亦能伏離

釋曰復次云何安立如是諸識等者謂依前理更以別理種種徵問由唯識者是無義義故次說言無有義故所說唯言專為遣義無義之理少分已說少分當說由二性者謂相及見於一識中有相有見二分俱轉相見二分不即不離始從眼識乃至身識隨類各別變為色等種種相識說名相分眼等諸識了別境界能見義邊說名見分又所取分名相能取分名見是名二性由種種者種種行相而生起故於一識中一分變異似所取相一分變異似能取見此之二分各有種種差別行相俱時而起若有不許一識一時有種種相應無一時覺

種種境若意識以一切眼為最初等者謂彼意識有能一時取一切義增上勢力眼識為初法識為後所安立相是其相分即此意識了別義邊說名見分由此意識遍分別故似一切識而生起故是故意識說名相名見亦名種種於伽陀中諸瑜伽師能入唯識二性種種遣外境界竟為伏離能取之心所緣無故能緣之識亦不得有了別無故了者亦無非无了別而有了者勿境界相無分別事亦名有境能分別心若出世心雖離分別能取所取然有內證聖智所依能緣所緣平等性在

論曰又於此中有一類師說一意識彼彼依轉得彼彼名如意思業名身語業

釋曰又於此中有一類師說一意識等者此顯諸師所見差別謂有一類菩提薩埵欲令唯有一意識性依於彼彼眼等生時得彼彼名所謂眼識乃至意識此中無別餘識種類此如何等如意思業如一意思在身處所

發動於身則名身業在語處所發動於語則名語業與意相應名為意業意識亦尔

論曰又於一切所依轉時似種種相二影像轉謂唯義影像及分別影像又一切處亦似所觸影像而轉有色界中即此意識依止身故如餘色根依止於身

釋曰或謂若尔如是意識應無分別所依鉗故如眼等識夫能依者皆順所依如染汙意為雜染依意識俱轉亦成雜染為解此難說於一切所依轉等一切所依者謂眼等所依轉時者生起時似種種相二影像轉者謂似種種所取能取二影像轉為釋此故次復說言謂唯義等唯一意識一分似義影像顯現第二於義分別而生是故無有無分別過又一切處亦似所觸影像而轉者謂於定中領納分別輕重等觸而非散亂隨順彼故有色界中者非於無色界何以故即此意識依止身故如餘色根依止於身者如餘眼等有色諸根依止身故

即於此身能作損益意識亦亦有色界中依止身故即於此身領納分別能作損益

論曰此中有頌

若迷行獨行無身寐於蜜調此難調心
我說真梵志

釋曰說一意識菩提薩埵引教證言若遠行等遊歷一切所識境故名為遠行為證此義復說獨行無第二故言無身者無形質故寐於蜜者居在內故言調此者於如是心作自在故難調心者性懶悞故

論曰又如經言如是五根所行境界意各能受意為彼依

釋曰復引第二聖教為證如是五根所行境界意各能受者謂此五根所行境界唯是意識二各別能領受義意為彼依者由此增上彼生起故論曰又如所說十二處中說六識身皆名意處

釋曰復引第三聖教為證說六識身皆名意處者所謂宣說意識事故論曰若處安立阿賴耶識識為義識

應知此中餘一切識是其相識若意識識及所依止是其見識由彼相識是此見識生緣相故似義現時能作見識生依止事如是名為安立諸識成唯識性

釋曰若處安立阿賴耶識識為義識者義是因義即是安立阿賴耶識以為因識餘一切識者謂身等識是其相識者是由緣相是所行故若意識識及所依止者謂第六識及所依止無間過去意及與漆汙意此二能作生起雜染所依性故是其見識者能分別故由彼相識是此見識生緣相故者謂阿賴耶識所變異相是二見識生緣相故似義現時者謂意見識似義現時能作見識生依止事者謂眼等識能與見識作生依事
論曰諸義現前分明顯現而非是有云何可知如世尊言若諸菩薩成就四法能隨悟入一切唯識都無有義一者成就相違識相智如餓鬼傍生及諸天人同於一事見彼所識有差別故二者成就無所緣識現可得智

如過去未來夢影緣中有所得故三者成就應離功用無顛倒智如有義中能緣義識應無顛倒不由功用知真實故四者成就三種勝智隨轉妙智何等為三一得心自在一切菩薩得靜慮者隨勝解力諸義顯現二得奢摩他修法觀者緣作意時諸義顯現三已得無分別智者無分別智現在前時一切諸義皆不顯現由此所說三種勝智隨轉妙智及前所說三種因緣諸義無義道理成就

釋曰復為成立無有境界義故引餘教及餘道理謂諸菩薩成四法等相達識相智者更相達反故名相達相達者識名相達識生此識因說名為相了知此相唯內心變外義不成故無有義說名為智如餓鬼傍生及諸天人等者謂於餓鬼自業變異增上力故所見江河皆悉充滿膿血等處魚等傍生即見舍宅遊從道路天見種種寶莊嚴地人見是處有清冷水波浪湍洄若入虛空無邊處定即於是處唯見虛空一物實有為牙相達非

一品類智生因性不應道理六何於此一江河中已有膿血屎尿充滿持刀杖入兩岸防守復有種種香潔舍宅清淨街衢衆寶嚴地清冷美水波浪湍洄虛空定境若許外物都無實性一切皆從內心變現衆事皆成如有頌言

於一端嚴姪女身 出家耽欲及餓狗

臭屍昌艷美飲食 三種分別各不同

無所緣識現可得智等者過去未來

皆非實有此與經部共許成就夢境

實無一切共了諸三摩地所行影像

已說非有亦非憶持水鏡等中面等

影像都無所有如前已說此中無境

而識得成應離功用無顛倒智本文

雖顯而少助說若有欲令如所得義

即真實有應不用功用自然解脫一切

有情皆見實故得心自在者得心謂

順堪有所作得靜慮者謂諸聲聞及

獨覺等若已證得清淨靜慮心一境

性樂靜思慮名靜慮者隨勝解力諸

義顯現者謂隨增上意解勢力如所

願樂欲令地等變成水等皆悉顯現

得奢摩他者謂已證得奢摩他定滋潤相續令心寂靜所言修者空境相應或四聖諦所緣相應止觀雙運故名相應與此相應故名爲修法觀者謂此後得觀契經等正法妙慧纔作意時諸義顯現者謂契經等正法教中隨於一種無常等義如如作意思惟剎那速滅等性如是如是非一品類境界顯現無分別智現在前時一切諸義皆不顯現者無分別智後當廣釋義若實有此智應無非有分別無分別成義若是實有無分別智生不應不顯現此智如實緣境義故由此無間所說道理及前所說三種因緣諸義皆無道理成就

論曰若依他起自性實准有識似義顯現之所依止云何成依他起何因緣故名依他起從自熏習種子所生依他緣起故名依他起生剎那後無有功能自然住故名依他起

釋曰云何成依他起者問所解法何因緣故名依他起者問所釋詞解不解品由此雙關能了義故餘二自性

兩問亦亦依此諸問兩兩酬答從自
熏習種子等者謂從遍計所執名言
熏習種生依自種子他所生故名依
他起此說彼體依他而生生剎那後
無有功能自然住者此說彼體依他
而住由此二因名依他起

論曰若遍計所執自性依依他起實
無所有似義顯現云何成遍計所執
何因緣故名遍計所執無量行相意
識遍計顛倒生相故名遍計所執自
相實無唯有遍計所執可得是故說
名遍計所執

釋曰依依他起者謂依唯識依他起
性實無所有似義顯現者謂實無體
但似其義相顯現若體實無云何
名義為遮此難是故說言似義顯現
謂由名言熏習種子雖無實體而似
有義相顯現是故名義如幻像等
似有顯現言顯現者是明了義無而
似有明了現前故名顯現即此似義
為彼自性如自性受無量行相者種
種我法境界影像意識遍計者謂即
意識說名遍計顛倒生相者謂是亂

識所取能取義相生因故名遍計所
執者謂即遍計所執義相名為遍計
所執自性自相實無唯有遍計所執
可得者謂於實無我及法中唯有遍
計所執影像相貌可得由此故名遍
計所執

論曰若圓成實自性是遍計所執永
無有相云何成圓成實何因緣故名
圓成實由無變異性故名圓成實又
由清淨所緣性故一切善法取勝性
故由取勝義名圓成實

釋曰由無變異性故名圓成實等者
應知此性常無變故又由清淨所緣
性故一切善法取勝性故圓滿成就
真實為性

論曰復次有能遍計有所遍計遍計
所執自性乃成此中何者能遍計何
者所遍計何者遍計所執自性當知
意識是能遍計有分別故所以者何
由此意識用自名言熏習為種子及
用一切識名言熏習為種子是故意
識無邊行相分別而轉普於一切分
別計度故名遍計又依他起自性名

所遍計又若由此相令依他起自性
成所遍計此中是名遍計所執自性
由此相者是如此義復次云何遍計
能遍計度緣何境界取何相貌由何
執著由何起語由何言說何所增益
謂緣名為境於依他起自性中取彼
相貌由見執著由尋起語由見聞等
四種言說而起言說於無義中增益
為有由此遍計能遍計度

釋曰復次有能遍計等者為欲分別
遍計所執故說此言當知意識是能
遍計有分別故者由有顯示隨念分
別所雜糅故用自名言熏習為種子
者無始生死所有意識戲論名言熏
習種子為此生因及用一切識名言
熏習為種子者謂用無邊色等影識
名言熏習種子為因似彼生故是故
一切無邊行相分別而轉又依他起
自性名所遍計者謂此一分眼等諸
相是所計業又若由此相令依他起
自性成所遍計此中是名遍計所執
自性者謂由此品類緣相是名遍計
所執自性是如此義者是如此品類

緣相義復次云何遍計能遍計度
者作問生起為欲宣說遍計所執自
性老別緣名為境者謂色受等天
與等名於義相應起諸遍計說異行
相為識其名非無有名能於其義
起諸分別於依他起自性中取彼
相貌者是執自相義由能取相說
名為想如其所想作是言說或於
依他起自性中取眼等相由見執
著者由五品類推求行轉起諸執
著取相貌已起執著故是於相貌堅
執著義由見推求於義決定起執
著已欲為他說由尋起語者如契經
說由尋由伺而說語言非无尋伺
能說語言由見聞等四種言說而起
言說者由見聞覺知四種言說而
起言說如緣似繩等相貌取盤
曲等種種相貌自執著已為覺悟
他說如是言我已見繩我已見繩此
亦如是他聞是已復更增益謂為
實有

論曰復次此三自性為異為不異應言
非異非不異謂依他起自性由異門故

成依他起即此自性由異門故成遍計所執即此自性由異門故成圓成實由何異門此依他起成依他起依他熏習種子起故由何異門即此自性成遍計所執由是遍計所緣相故又是遍計所遍計故由何異門即此自性成圓成實如所遍計畢竟不如是有故

釋曰非異者謂依他起性與遍計所執有非有故有望於有可得言異非望非有兔角等無非不異者有與非有不成一故依他起性與圓成實亦復如是性不清淨性清淨故今復依止異門意趣此三自性或成一性或成異性由是遍計所緣相故又是遍計所遍計故者由依他起是我色等遍計所執所依止故又依他起是我色等意識遍計所遍計故由此意趣假說依他起為遍計所執如所遍計畢竟不如是有故者於依他起如所顯現畢竟無故如是即說三種自性不全成異亦非不異觀待別故若時觀待熏習種子所生義邊成依他起

不即由此成餘二性若時觀待遍計
所緣成遍計執不即由此成餘二性
若時觀待遍計所執畢竟無邊成
圓成實不即由此成餘二性

論曰此三自性各有幾種謂依他起
略有二種一者依他熏習種子而生
起故二者依他雜染清淨性不成故
由此二種依他別故名依他起遍計
所執亦有二種一者自性遍計執故
二者差別遍計執故由此故名遍計
所執圓成實性亦有二種一者自性
圓成實故二者清淨圓成實故由此
故成圓成實性

釋曰依他熏習種子而生起故者由
託因緣而得生故名依他起依他雜
染清淨性不成故者由分別時成雜
染性無分別時成清淨性依二分故
名依他起自性遍計者謂惣執取眼
等有法事體差別遍計者謂別執取
常無常等義別法義自性圓成實者
謂有垢真如清淨圓成實者謂離垢
真如

論曰復次遍計有四種一自性遍計

二老別遍計三有覺遍計四無覺遍計有覺者謂善名言無覺者謂不善名言

釋曰善名言者謂自意趣在語前行領解具足故名有覺與此相違說名無覺

論曰如是遍計復有五種一依名遍計義自性謂如是名有如是義二依義遍計名自性謂如是義有如是名三依名遍計名自性謂遍計度未了義名四依義遍計義自性謂遍計度未了名義五依二遍計二自性謂遍計度此名此義如是體性

釋曰依名遍計名自性者謂如生在椰子洲人聞說牛聲不了其義數數分別如是牛聲依義遍計義自性者謂曾未習想與有想更不相應欸見牛身數數分別如是牛義依二遍計二自性者謂依假立能詮所詮分別二種

論曰復次搃攝一切分別略有十種一根本分別謂阿賴耶識二緣相分別謂色等識三顯相分別謂眼識等

并所依識四緣相變異分別謂老等
變異樂受等變異貪等變異遍害時
節代謝等變異捺落迦等諸趣變異
及欲界等諸界變異五顯相變異分
別謂即如前所說變異所有變異六
他引分別謂聞非正法類及聞正法
類分別七不如理分別謂諸外道聞
非正法類分別八如理分別謂正法
中聞正法類分別九執著分別謂不
如理作意類薩迦耶見為本六十二
見趣相應分別十散動分別謂諸菩
薩十種分別

釋曰根本分別者謂阿賴耶識是餘
分別根本自性亦是分別故名根本分
別緣相分別者謂分別色等有如是
緣相顯相分別者謂眼識等并所依
識顯現似彼所緣相故緣相變異分
別者謂似色等影識變異所起分別
老等變異者謂色等識似老等相起
諸變異何以故外內色等皆有老等
轉變相故等等者等取病死變異樂受
等變異者由樂受故身相變異如說
樂者面目端嚴等等者等取苦及不苦

不樂受貪等變異者謂由貪等身相
變異等者等取瞋癡忿等如說忿等
惡形色等逼害時節代謝等變異者
謂煞縛等令身相等生起變異時節
代謝亦令内外身樹色等形相改變
如說寒等所逼切時身等變異捺落
迦等諸趣變異者等即等取一切惡
趣彼處色等變異共了及欲界等諸
界變異者等取色界無色界中無似
色等影像識故於諸天中及靜慮中
亦有有情及器色等種種變異如末
尼珠威神力故種種淨妙光色變異
顯相變異分別者謂由眼等所依根
故今似色等影像顯現眼識等識種
種變異即於此中起諸分別即如前
說老等變異隨其所應而起變異何
以故如說眼等根有利鈍識明昧故
如無表色所依變異彼亦變異由樂
受等變異亦尔如說樂者心安定故
如說苦者心散動故貪等逼害時節
代謝變異亦尔捺落迦等及欲界等
依身變異識亦變異如應當知無色
界中亦有受等所作變異諸識分別

他引分別者謂善惡友親疏所起及
與聽聞正非正法為因分別即是外
道迦比羅等及正法中諸賢揭多所
有分別名不如理如理分別如是二
種隨其所應能生邪見正見相應二
種分別薩迦耶見為因所起六十二
見相應分別即梵網經中前際後際
中際分別謂我過去為曾有耶如是
等分別名執著分別言見趣者是品
類義散動分別者散亂擾動故名散
動此即分別是故說名散動分別此
即擾亂無分別智何以故由此擾亂
般若波羅蜜多故無分別智即是般
若波羅蜜多謂諸菩薩十種分別者
謂諸菩薩能發語言他引而轉不稱
真理十種分別何以故證會真理若
正現前不可說故

論曰一無相散動二有相散動三增
益散動四損減散動五一性散動六
異性散動七自性散動八差別散動
九如名取義散動十如義取名散動
為對治此十種散動一切般若波羅
蜜多中說無分別智如是所治能治

應知具攝般若波羅蜜多義

釋曰於一切般若波羅蜜多中具說如是十種散動對治且如說言世尊云何菩薩應行般若波羅蜜多舍利子是菩薩實有菩薩不見有菩薩何以故色自性空不由空故色空非色色不離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何以故舍利子此但有名謂之為色此自性無生無滅無染无淨假立客名別別於法而起分別假立客名隨起言說如如言說如是如是生起執著如是一切菩薩不見由不見故不生執著如說於色乃至於識當知亦余此中為對治無相散動故彼經說言實有菩薩等謂實有空為菩薩體為對治有相散動故即彼經言不見有菩薩等謂遍計所執自性永無有故為對治增益散動故即彼經言色自性空等謂即遍計所執自性永無有故為對治損減散動故即彼經言不由空故等謂彼法性是實有故為對治一性散動故即彼經言色空非色等淨不淨境性各別故為對治異性散

動故即彼經言色不離空等謂遍計
所執色自性無所有即是空故為對
治自性散動故即彼經言此但有名
謂之為色等為對治差別散動故即
彼經言無生无滅等為對治如名取
義散動故即彼經言假立客名別別
於法而起分別等為對治如義取名
散動故即彼經言假立客名隨起言
說如如言說如是如是生起執著如
是一切菩薩不見由不見故不生執
著此意說言於名於義如實了知無
妄執著

論曰若由異門依他起自性有三自
性云何三自性不成無差別若由異
門成依他起不即由此成遍計所執
及圓成實若由異門成遍計所執不
即由此成依他起及圓成實若由異
門成圓成實不即由此成依他起及
遍計所執

釋曰此義如前不須重釋

攝大乘論釋卷第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部監奉
勅雕造

無性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所知相分第三之三

論曰復次云何得知如依他起自性
遍計所執自性顯現而非稱體由名
前覺無稱體相違故由名有衆多多
體相違故由名不決定雜體相違故
此中有二頌

由名前覺無多名不決定 成稱體多體
雜體相違故 法無而可得 無染而有淨
應知如幻等 亦復似虛空

釋曰如依他起遍計所執分雖顯現
可得而非稱彼體為顯此義故說由
名前覺無等若依他起與遍計所執
同一相者離取其名於遍計所執應
生其覺如不可說自所領受現量所
得依他起中不待於名而生其覺既
無此事故依他起遍計所執其體相
稱與理相違由名有衆多多體相違
故者由意解力依他起中計度於義
於一義中立衆多名如尼捷茶書一

物立多名於一牛上立種種名非於一物有多自性而不相違故依他起遍計所執不同一相由名不決定雜體相違故者於多物類隨其所欲建立一名又一種名隨處隨時別目諸義若名與義同一相者義應相雜既無此事故不如名而有其義於伽他中初一伽他以句略攝上所說義易受持故後一伽他就遍計所執及圓成實釋通疑難

論曰復次何故如所顯現實無所有而依他起自性非一切一切都無所有此若無者則一切皆無若依他起及圓成實自性無有應成無有染淨過失既現可得雜染清淨是故不應一切皆無此中有頌

若無依他起圓成實亦無一切種若無恒時無染淨

釋曰非一切都無所有者非一切種顯現所依所緣根本都無所有又一切者謂一切時圓成實自性亦無所有者若無雜染清淨亦無問二性若

無圓成實性寧應成就何故言無答
自性清淨圓成實性可離垢清淨
圓成實性不尔頌文易了不須重釋
論曰諸佛世尊於大乘中說方廣教
彼教中言云何應知遍計所執自性
應知異門說無所有云何應知依他
起自性應知譬如幻焰夢像光影谷
響水月變化云何應知圓成實自性
應知宣說四清淨法何等名為四清
淨法一者自性清淨謂真如空實際
無相勝義法界二者離垢清淨謂即
此離一切障垢三者得此道清淨謂
一切菩提分法波羅蜜多等四者生
此境清淨謂諸大乘妙正法教由此
法教清淨緣故非遍計所執自性寧
淨法界等流性故非依他起自性如
是四法總攝一切清淨法盡此中有
二頌

幻等說於生說無計所執若說四清淨
是謂圓成實自性與離垢清淨道所緣
一切清淨法皆四相所攝

釋曰大乘教中欲方便說三種自性
故先為問應知異門說無所有者說

遍計所執即是異門說無所有畢竟
無故依他起性如幻焰等義之差別
次後當說自性清淨者謂此自性異
生位中亦是清淨謂真如者性無變
故是一切法平等共相即由此故聖
教中說一切有情有如來藏空者謂
於依他起上遍計所執永無所顯真
實理性言實際者真故名實究竟名
際際聲即是邊際言故如弓邊際言
無相者永離一切色等相故言勝義
者即是勝智所證義故言法界者謂
是一切淨法因故此法界聲是法界
因言如金界等離垢清淨其文易了
不須重釋得此道清淨者是能證得
離垢真如清淨道義言菩提者永斷
煩惱及所知障無垢元智為自性
隨順彼故說名為分即念住等三十
七品及與十種波羅蜜多波羅蜜多
後當廣說等者等取一切聖道生此
境清淨者此即此前菩提分等所說
聖道餘文二頌其義易了不須重釋
論曰復次何緣如經所說於依他起
自性說幻等喻於依他起自性為除

他虛妄疑故他復云何於依他起自性有虛妄疑由他於此有如是疑云何實無有義而成所行境界為除此疑說幻事喻云何無義心心法轉為除此疑說陽焰喻云何無義有愛非愛受用差別為除此疑說所夢喻云何無義淨不淨業愛非愛果差別而生為除此疑說影像喻云何無義種種識轉為除此疑說光影喻云何無義種種戲論言說而轉為除此疑說谷響喻云何無義而有實取諸三摩地所行境轉為除此疑說水月喻云何無義有諸菩薩無顛倒心為辨有情諸利樂事故思受生為除此疑說變化喻

釋曰虛妄疑者於虛妄義所起諸疑云何無義遍計度時分明顯現似所行境為遮此疑說幻事喻如實無象而有幻象所緣境界依他起性亦復如是雖無色等所緣六處遍計度時似有所緣六處顯現又如陽焰於飄動時實無有水而有水覺外器世間亦復如是又如夢中睡眠所起心心

法聚極成昧略雖無女等種種境義
有愛非愛境界受用覺時亦余又如
影像於鏡等中還見本質而謂我今
別見影像而此影像實無所有非等
引地善惡思業本質為緣影像果生
亦復如是又如光影由弄影者映蔽
其光起種種影定等地中種種諸識
於無實義義老別而轉又如谷響實無
有聲而令聽者似聞多種言說境界
種種言說語業亦余又如水月由水
潤滑澄清性故雖無有月而月可取
緣實義義境之所熏修潤漬為性諸三
摩地相應之意亦復如是雖無所緣
實義義境界而似有轉此與影像有何
老別定不定地而有老別有說面等
衆緣和合水鏡等中面等衆生分明
可取如衆彩力頗脰迦等種種色生
為不余耶所取老別如離水鏡月面
等影分明可得頗脰迦等所現衆色
則不如是故非同喻又非我等許有
水等種種實義有法不成故非比量
又如變化依此變化說名變化雖無
有實而能化者無有顛倒於所化事

勤作功用菩薩亦尔雖無遍計所執
有情於依他起諸有情類由哀愍故
而徃彼彼諸所生處攝受自體應知
此中唯有尔所虛妄疑事所謂内外
受用老別身業語業三種意業非等
引地若等引地若無顛倒於此八事
諸佛世尊說八種喻諸有智者聞是
所說於定不定二地義中能正解了
論曰世尊依何密意於梵問經中說
如來不得生死不得涅槃於依他起
自性中依遍計所執自性及圓成實
自性生死涅槃無老別密意何以故
即此依他起自性由遍計所執分成
生死由圓成實分成涅槃故

釋曰世尊依何密意乃至無老別密
意者若問若答兩段本文其義易了
不須重釋何以故下釋上生死涅槃
無老別密意若遣遍計永無復餘不
得生死不得此時便得觀見寂滅涅
槃然此中說偏一不成無老別性為
遣愚夫定性老別顛倒執著亦即顯
示依他起義依二自性不決定故
論曰阿毗達磨大乘經中薄伽梵說

法有三種一雜染分二清淨分三彼
二分依何密意作如是說於依他起
自性中遍計所執自性是雜染分圓
成實自性是清淨分即依他起是彼
二分依此密意作如是說於此義中
以何喻顯以金土藏為喻顯示譬如
世間金土藏中三法可得一地界二
土三金於地界中土非實有而現可
得金是實有而不可得火燒煉時土
相不現金相顯現又此地界土顯現
時虛妄顯現金顯現時真實顯現是
故地界是彼二分識亦如是無分別
智火未燒時於此識中所有虛妄遍
計所執自性顯現所有真實圓成實
自性不顯現此識若為無分別智火
所燒時於此識中所有真實圓成實
自性顯現所有虛妄遍計所執自性
不顯現是故此虛妄分別識依他起
自性有彼二分如金土藏中所有地界
釋曰金土藏中三法可得喻三自性
地界者用堅韌為性藏者即是金土
種子金土者是顯色形色如其次第
大種所造為三法體土顯現時虛妄

顯現者非彼性故金顯現時真實顯現者是彼性故是故地界是彼二分者是彼土金二種分故地界則喻依他起性土喻遍計所執自性金者則喻圓成實性識亦如是者以法合喻由唯識性是依他起遍計所執及圓成實是此性分無分別智火所燒時真實虛妄二種性分如其次第一則顯現一不顯現

論曰世尊有處說一切法常有處說一切法無常有處說一切法非常非無常依何密意作如是說謂依他起自性由圓成實性分是常由遍計所執性分是無常由彼二分非常非無常依此密意作如是說如常無常無二如是苦樂無二淨不淨無二空不空無二我无我無二寂靜不寂靜無二有自性無自性无二生不生無二滅不滅無二本來寂靜非本來寂靜無二自性涅槃非自性涅槃無二生死涅槃無二亦尔如是等差別一切諸佛密意語言由三自性應隨決了如前說常無常等門此中有多頌

如法實不有如現非一種非法非非法
故說無二義依一分開顯或有或非有
依二分說言非有非非有如顯現非有
是故說為無由如是顯現是故說為有
自然自體無自性不堅住如執取不有
故許無自性由無性故成後後所依止
無生滅本寂自性般涅槃

釋曰世尊有處說一切法常等者謂
依他起法性真如體是常住遍計所
執自性分邊體是無常此常無故此
性常無故名無常非有生滅故名無
常二分所依說為非常亦非無常是
無二性樂者即是圓成實分苦者即
是遍計所執分無二者是依他起分
如是淨不淨空不空我無我寂靜不
寂靜有自性無自性生不生滅不滅
本來寂靜非本來寂靜自性涅槃非
自性涅槃生死涅槃無二等如其所
應皆依三性以釋差別為今有情易
受持故復說如法實不有等長行結
句易可知故如所顯現非有性故非
法而顯現故非非法由此非法非非
法故說無二義如是應釋依一分開

顯或有或非有如所顯現不如是有
而有顯現故依二分說言非有亦非
非有無二性故如前應知如顯現非
有者我性法性所取能取如是等體
皆無有性非量所證故說為無由如
是顯現者如薩迦耶見實無我所
但由無始時來戲論熏習轉變力故
似有顯現此亦如是故說為有由靜
慮門無二聲轉非如異類若介為不
同離繫論豈有相似彼依邪見此依
正見彼執非一手相違性但不欲違
一切所見故說無二此佛法中依他
起性於二性中不定屬一故說無二
是故彼此其理極遠自然自體無者
依衆緣故名自然無前生剎那已故
非新名自體無自性不堅住者一剎
那後性滅壞故此無自性理共聲聞
如執取不有故許無自性者此是不
共無自性理如有顛倒執有我等如
是愚夫所執諸法都無所有故大乘
中許一切法皆無自性由無性故成
者由無自性无生滅等道理成立後
後所依止者由無自性故無有生由

無生故即無有滅无生滅故本來寂靜本寂靜故自性涅槃應知此中後後諸句依前前句而得解釋如是四種方便勝行隨順能入菩薩現觀譬如聲聞無常等行

論曰復有四種意趣四種秘密一切佛言應隨決了四意趣者一平等意趣謂如說言我昔曾於彼時彼分即名勝觀正等覺者二別時意趣謂如說言若誦多寶如來名者便於無上正等菩提已得決定又如說言由唯發願便得往生極樂世界三別義意趣謂如說言若已逢事人所號伽河沙等佛於大乘法方能解義四補持伽羅意樂意趣謂如為一補持伽羅先讚布施後還毀訾如於布施如是尸羅及一分修當知亦尔如是名為四種意趣四秘密者一今入秘密謂聲聞乘中或大乘中依世俗諦理說有補持伽羅及有諸法自性差別二相秘密謂於是處說諸法相顯三自性三對治秘密謂於是處說行對治八萬四千四轉變秘密謂於是處以

其別義諸言諸字即顯別義如有須言
覺不堅為堅 善住於顛倒 極煩惱所惱
得寂上菩提

釋曰遠觀於他欲作攝受名為意趣
近觀於他欲令悟入說名秘密平等
意趣者謂一切佛由資糧等乎相似
故說我昔曾於彼時等如有意緣乎
相似性作如是言彼即是我然非昔
時毗鉢尸佛即今世尊釋迦牟尼別
時意趣者謂觀懈怠不能於法精勤
學者故說是言若誦多寶如來名者
便得決定由唯發願便得往生極樂
世界此意長養先時善根如世間說
但由一錢而得於千別義意趣者謂
證相大乘法義與教相大乘法義甚
有差別由此意趣作如是言若已逢
事亦所殃伽河沙等佛於大乘法方
能解義極懸遠故於大乘法簡取聖
者自內所證簡去隨言所解了義補
持伽羅意樂意趣者先為慳貪讚歎
布施後為樂施毀訾布施先為犯戒
讚歎尸羅後為持戒毀訾尸羅為欲
令修勝品善故一分修者謂世間修

令入秘密者謂有處說補特伽羅及一切法自性差別為令悟入世俗諦理如聲聞乘中說有化生諸有情等如大乘中為化怖斷諸有情故說心常等相秘密者為令悟入所知相故對治秘密者謂為對治所治貪等諸行差別八萬四千轉變秘密者謂於字義轉變差別覺不堅為堅者對強流散說名為堅非此堅故說名不堅即是調柔無散亂定即於此中起堅固慧覺彼為堅善住於顛倒者謂於四顛倒善能安住知是顛倒決定無動極煩惱所惱者為化有情精進劬勞所疲倦故如有頌言處生死久惱但由於大悲如是等得取上菩提者是得諸佛三菩提義

論曰若有欲造大乘法釋略由三相應造其釋一者由說緣起二者由說從緣所生法相三者由說語義釋曰為欲開曉諸造釋者解釋道理故說略由三相等言

論曰此中說緣起者如說言熏習所生諸法此依彼異熟與轉識

更手為緣生

釋曰如是緣起及緣生法所知依處已辨其相已解三種緣起相故今於此中復略顯示阿賴耶識與其轉識手為因果故加他中說言熏習所生等言

論曰復次彼轉識相法有相有見識為自性又彼以依處為相遍計所執為相法性為相由此顯示三自性相如說

從有相有見應知彼三相

復次云何應釋彼相謂遍計所執相於依他起相中實無所有圓成實相於中實有由此二種非有及有非得及得未見已見真者同時謂於依他起自性中無遍計所執故有圓成實故於此轉時若得彼即不得此若得此即不得彼如說

依他所執無成實於中有故得及不得其中二平等

釋曰有相有見識為自性者此如先說相識自性謂色識等及眼識等見識自性謂根識識等又彼以依處為

相者謂依他起相是二自性所依處
故遍計所執為相者即是遍計所執
自性法性為相者謂即於此淨分安
立為顯此義說半頌言從有相有見
應知彼三相未見已見真者同時者
謂若尔時未見真者於依他起自性
中見圓成實無遍計所執有即於此
時已見真者見遍計所執無圓成實
有何處誰無依他所執無者於依他
起中遍計所執無故於中何有成實
於中有者於依他起中圓成實有故
此中妄見愚夫由顛倒見非有見有
有見非有真見聖者由無倒見有見
為有無見為无為顯此義下半頌言
故得及不得其中二平等

論曰說語義者謂先說初句後以餘
句分別顯示或由德處或由義處

釋曰如是不觀說者意趣釋諸義已
今當隨順說者意趣釋說語義或由
德處或由義處者謂由德意趣由義
意趣已得在已圓滿饒益故名為德
未得在已隨順趣求故名為義
論曰由德處者謂說佛功德寂清淨

覺不二現行趣無相法住於佛住遠
得一切佛平等性到無障處不可轉
法所行無導其所安立不可思議遊
於三世平等法性其身流布一切世
界於一切法智無疑滯於一切行成
就大覺於諸法智無有疑惑凡所現
身不可分別一切菩薩等所未智得
佛無二住勝彼岸不相間雜如來解
脫妙智究竟證無中邊佛地平等極
於法界盡虛空性窮未來際寂清淨
覺者應知此句由所餘句分別顯示
如是乃成善說法性

寂清淨覺者謂佛世尊寂清淨覺應
知是佛二十一種功德所攝謂於所
知一向無障轉功德於有無无二相
真如寂勝清淨能入功德無功用佛
事不休息住功德於法身中所依意
樂作業無老別功德修一切障對治
功德降伏一切外道功德生在世間
不為世法所尋功德安立正法功德
授記功德於一切世界示現受用變
化身功德斷疑功德令入種種行功
德當來法生妙智功德如其勝解示

現功德無量所依調伏有情加行功德平等法身波羅蜜多成滿功德隨其勝解示現差別佛土功德三種佛身方處無分限功德窮生死際常現利益安樂一切有情功德無盡功德等釋曰寂清淨覺者此是初句由所餘句開顯其義如是乃名善說法性謂以多德辯說一德謂於所知一向無障轉功德者此即開示不二現行謂佛一向無障等智於一切事品類差別無著無碍故非如聲聞等智有處有障有處無障二種或二處現行此中無有如是所說二種現行是故說名不二現行由此故名寂清淨覺有大功能智斷滿故後諸句中皆應如是乎相配屬於有無無二相真如寂清淨能入功德者此即開示趣無相法謂此真如有因成實相無遍計所執相由此道理名無二相无有無相是實有故無有有相所執無故寂勝清淨能入功德者謂即真如寂勝清淨一切法中寂第一故遠離一切客塵垢故於此真如自既能入亦令他

入是故說為寂勝清淨能入功德由此如前應當配屬自既清淨亦令他淨故無功用佛事不休息住功德者此即開示住於佛住謂不作功用於諸佛事有情等中能無間斷隨其所應恒正安住聖天梵住非如聲聞要作功用方能成辦利有情事非如外道雖有所住而非殊勝天住即是四種靜慮梵住即是悲等無量聖住即是空無相等於法身中所依意樂作事無差別功德者即是開示遠得一切佛平等性所依無差別者一切皆依清淨智故意樂無差別者一切皆有益安樂一切有情勝意樂故作業無差別者一切皆作受用變化利他事故非如聲聞等唯有所依故修一切障對治功德者即是開示到無障處謂已串習一切煩惱及所知障對治聖道一切種智定自在性已到永離一切障氣所依趣處降伏一切外道功德者即是開示不可轉法謂教證二法皆不為他所能動轉無有餘法勝過此故生在世間不為世法

所尋功德者即是開示所行無尋謂
若於中常所遊履說名所行雖行世
間而於其中非利衰等愛恚世法所
能拘尋如有頌言

諸佛常遊於世間 利樂一切有情類
八法熱風邪分別 不能傾動不拘尋
安立正法功德者即是開示其所安
立不可思議謂契經等十二分教名
所安立安立彼彼自相共相故如是
安立非諸愚夫覺所行故出世間故
不可思議此所安立不可思議即是
功德如前配屬授記功德者即是開
示遊於三世平等法性謂於三世平
等法性能遍遊涉以於三世平等性
中能隨解了過去未來曾當轉事皆
如現在而授記故於一切世界示現
受用變化身功德者此即開示其身
流布一切世界謂隨所化遍諸世界
示現兩身利樂彼故斷疑功德者即
是開示於一切法智無疑滯於一切
境善決定故非於諸法自不決定能
決他疑非離決定能斷疑故令入種
種行功德者即是開示於一切行成

就大覺當來法生妙智功德者即是
開示於諸法智無有疑惑謂聖聲聞
言此全無少分善根而棄捨者佛薄
伽梵知彼後時善法當生現證知彼
餘生微少善根種子所隨逐故如其
勝解示現功德者即是開示凡所現
身不可分別謂隨有情種種勝解現
金色等雖現此身而無分別如末尼
珠及簫笛等廣說如彼如來密經無
量所依調伏有情加行功德者即是
開示一切菩薩等所求智謂由無量
加行佛增上力聞法為先獲得妙智
異類菩薩攝受付囑展轉相續無間
而轉由此證得一切菩薩等所求智
平等法身波羅蜜多成滿功德者即
是開示得佛無二住勝彼岸謂無二
故名為平等依平等法身波羅蜜多
果位成滿故或平等者無減无增於
法身中波羅蜜多一切成滿其中無
有或增或減非如於彼菩薩地中波
羅蜜多有增有減隨其勝解示現老
別佛土功德者即是開示不相間雜

如來解脫妙智究竟謂觀衆生勝解
老別現金銀等種種佛土不相間雜
世尊勝解現在前時隨衆所樂悉皆
顯現無不了知是故說名如來解脫
妙智究竟此中勝解說為解脫三種
佛身方處無分限功德者即是開示
證無中邊佛地平等謂如世界無中
無邊佛地亦尔功德方處無有分限
或復世界方處無邊諸佛三身即於
其中稱世界量平等遍滿以法身等
即住如是諸世界中非餘處故或法
身等於佛地中平等遍滿無中无邊
無有分限此法身等遍一切處為諸
衆生現作饒益然非自性無中无邊
窮生死際常現利益安樂一切有情
功德者即是開示極於法界謂此法
界最清淨故能起等流契經等法極
此法界於當來世一切有情如其所
應常能現作利益安樂無盡功德者
即是開示盡虚空性謂彼虚空無障
為性於有對物不障為業性者界也
持自相故非諸間穴明闇為性窮盡
如是虚空自性如彼虚空無邊无際

無盡元滅無生元滅無有變易於一切時現前容受一切質身法身亦亦常現前作一切有情利樂為相盡一切界遍作衆生諸饒益事無有休息等者等取究竟功德即是開示窮未來際謂此功德窮未來際常無間斷窮於未來無際之際顯佛功德永無窮盡所化有情永無盡故

由此功德之所莊嚴寂清淨覺顯薄伽梵異諸聲聞獨覺菩薩覺寂勝故云何而得此寂勝覺故次說言不二現行諸聲聞等於所知境有二現行所謂正智不染無智佛無此故智德圓滿為顯如來斷德圓滿故次說言趣無相法不住生死涅槃相故以何方便得此涅槃故次說言住於佛住由薄伽梵於空大悲善安住故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如是佛住與餘為共為不共耶故次說言逮得一切佛平等性諸佛一切行相展轉和雜住故如是已說自利圓滿次當廣說利他圓滿為顯已得一切所化障等對治故次說言到無障處有諸魔等能退

轉法能轉有情所作義利今於此中
無有是事故次說言不可轉法於諸
所作有情利益安樂事中無有高下
能為拘導故次說言所作行無導依此
方便能作有情諸饒益事故次說言
其所安立不可思議如是加行諸佛
世尊為性平等為各差別不尔何者
遊於三世平等法性三世諸佛利有
情事皆相似故如是所作利有情事
為於二諸世界中次第作耶不尔
何者其身流布一切世界類於一切
諸世界中現成佛故為顯能斷於彼
彼處所生起疑故次說言於一切法
智無疑滯所化有情種性別故如其
所應方便化導為欲顯此巧方便智
故次說言於一切行成就大覺即依
如是所化有情有能無能善巧差別
故次說言於諸法智无有疑惑即於
所化有情邪正及俱行中所應現相
不可分別為現此事故次說言凡所
現身不可分別引發任持不定種性
聲聞菩薩故讚大乘為顯此事故次
說言一切菩薩等所求智為遮所化

諸有情類於大師所疑一切智非一切智故次說言得佛無二住勝彼岸聞一切佛得平等言即謂一切應同一性為遮此疑故次說言不相間雜如來解脫妙智究竟非一非異其相云何為答此問故次說言證無中邊佛地平等常無常等一切皆是二邊相攝云何無相為避此難故次說言極於法界謂寂清淨離諸戲論是法界相如是種類利衆生事為經幾時故次說言盡虛空性窮未來際

論曰復次由義處者如說若諸菩薩成就三十二法乃名菩薩謂於一切有情起利益安樂增上意樂故令入一切智智故自知我今何假智故摧伏慢故堅牢勝意樂故非假憐愍故於親非親平等心故永作善友乃至涅槃為後邊故應量而語故含笑先言故无限大悲故於所受事無退弱故無厭倦意故聞義無厭故於自作罪深見過故於他作罪不瞋而誨故於一切威儀中恒修治菩提心故不希異熟而行施故不依一切有趣受

持戒故於諸有情無有恚尋而行忍
故為欲攝受一切善法勤精進故捨
無色界修靜慮故方便相應修般若
故由四攝事攝方便故於持戒破戒
善友無二故以懇重心聽聞正法故
以懇重心住阿練若故於世雜事不
愛樂故於下劣乘曾不欣樂故於大
乘中深見功德故遠離惡友故親近
善友故恒修治四梵住故常遊戲五
神通故依趣智故於住正行不住正
行諸有情類不棄捨故言決定故重
諦實故大菩提心恒為首故如是諸
句應知皆是初句老別謂於一切有
情起利益安樂增上意樂

此利益安樂增上意樂句有十六業
老別應知此中十六業者一展轉加
行業二無顛倒業三不待他請自然
加行業四不動壞業五無求染業此
有三句老別應知謂無染繫故於思
非思無愛恚故於生生中恒隨轉故
六相稱語身業此有二句老別應知
七於樂於苦於無二中平等業八無
下劣業九無退轉業十攝方便業十

一獸惡所治業此有二句老別應知
十二無間作意業十三勝進行業此
有七句老別應知謂六波羅蜜多正
加行故及四攝事正加行故十四成
滿加行業此有六句老別應知謂親
近善士故聽聞正法故住阿練若故
離惡尋思故作意功德故此復有二
句老別應知助伴功德故此復有二
句老別應知謂無量清淨故得大威力
故證得功德故十六安立彼業此有
四句老別應知謂御衆功德故決定
無疑教授教誡故財法攝一故無雜染
心故如是諸句應知皆是初句老別
釋曰三十二法由十六業分別顯示
說彼業故利益安樂增上意樂故者
或有利益而非安樂如盛貪者強修
梵行或有安樂而非利益如樂欲者
受用種種有罪境界或有利益亦是
安樂如薄塵者樂修梵行此中菩薩
作如是心云何皆令一切有情當得
無上利益安樂言意樂者欲及勝解
以為自性此意樂勝故名增上意樂

令入一切智智故者是展轉加行業之所解釋譬如一燈轉然千燈由此業故利益安樂增上意樂則得顯現如是於後一切句中利益安樂增上意樂皆應配釋自知我今何假智故者是無顛倒業之所解釋或有利樂增上意樂而是顛倒故須自知我今何假由此智故說無倒業謂我唯有如是聞慧了知教證自有堪能起隨所應無倒加行如有頌言

諸有自稱量勤求所求處彼不逮劬勞而能到所到如是等頌應當廣說摧伏慢故者是不待他請自然加行業之所解釋他雖不請自然往彼為說正法堅牢勝意樂故者是不動壞業之所解釋生死衆苦不能動壞所發心故非假憐愍故於親非親平等心故永作善友乃至涅槃為後邊故者是無求染業三種老別之所解釋若有染繫由愛染因假作憐愍暫時攝受若無染繫非假憐愍於一切時恒不捨離若依愛染而作憐愍於親非親有愛有患

心不平等若無染心則於二品平等而轉若有愛染而作憐愍但至命終憐愍隨轉若無愛染而生憐愍於生中憐愍之心恒常隨轉是故菩薩乃至涅槃永作善友應量而語含笑先言故者此是二種利益安樂增上意樂相稱語身業之所解釋無限大悲故者是平等業之所解釋若唯於苦而起大悲非樂非捨非平等業一分轉故菩薩大悲於樂於苦於非苦樂所攝有情皆被生死衆苦隨逐平等憐愍無有差別是故說此名平等業於所受事無退弱故者是無下劣業之所解釋專為拔濟一切有情猶如重擔見此重擔心無怯懼不捨勤苦如擔而辦是故說名無下劣業無厭倦意故者是無退轉業之所解釋所化有情諸邪惡行不能退轉利益安樂增上意樂相應業故問義無厭故者是攝方便業之所解釋問謂所聞契經等法非汎所聞義謂即彼所詮之義於此聞義常無厭足此是能竭成熟有情巧方便性是故說名攝

方便業聞義無足如所堪能應正道
理而化導故於自作罪深見過故於
他作罪不瞋而誨故者是獸惡所治
業之所解釋此中所治謂貪瞋等欲
令遠離故名獸惡若於自罪深見過
失速疾獸離方能制他所不應作言
威肅故非餘能制如契經言

若自住邪行便受他譏論是人終不能
制止他過失

世俗亦言

若自犯愆過經時不觀察不如理遠離
慢不取其德

若懷瞋忿誨他所犯以非利益非方
便故言不威肅他轉違背起諸邪行
如有頌言

憐愍如一子誨舉他所犯決定令受持
後不復當犯

於一切威儀中恒修治菩提心故者
是無間作意業之所解釋普於一切
所作事中無間修治菩提心故如所
行清淨契經中說

若見坐時發如是心願諸衆生
坐菩提座

如是等頌不憚具熟而行施故乃至
由四攝事攝方便故者是勝進行業
七句老別之所解釋即六波羅蜜多
及四攝事離如所說所治過等於極
喜等後後地中轉得增勝趣向成滿
因名為業是所作故此中四種波羅
蜜多易故不釋有老別者今當略釋
捨無色界修靜慮故者菩薩不生無
色界中於彼不見能作利樂有情事
故亦不數入無色等至不見彼處有
多功德之所依故捨是離義方便相
應修般若者大悲相應修習妙慧能
作有情諸利樂事此若無者於諸有
情利益安樂此事應無專為此事求
佛果故如有頌言
雙修習慧悲能作他利樂利他行正道
一向趣菩提

四攝事者布施愛語利行同義由布
施故能攝受他由愛語故方便開解
為說法相由利行故隨其所應勸彼
修善由同義故於最後時令彼同得
不共功德或由布施故令成法器由
愛語故得法勝解由利行故依法勝

解發起正行由同義故今所起行轉得清淨轉復微妙由此具攝方便自性於持戒破戒善友無二故乃至親近善友故者是成滿加行業六句老別之所解釋由此加行能令成滿是故說名成滿加行此即是業由親近善士等六句釋經所說八句作意功德助伴功德各釋二故有善尸羅故名持戒有惡尸羅故名破戒於此二種能說法者為聞法故恭敬法故起善友想無有老別是故說言善友無二由是因緣於破戒者不應一向謂非善友如有頌言

若有戒足雖羸劣而能辯說利多人如佛大師應供養愛彼善說故相似以懇重心聽聞正法者謂如所說廣義等中由十六行應聽聞法以殷重心住阿練若者遠離聚落過俱盧舍名阿練若於中居止說名為住如應而住無有慢緩名殷重心於世雜事不愛樂者不愛世間歌笑憊等種種雜事即是遠離欲等相應不正尋思作意功德者捨愛聲聞獨覺乘故大

乘功德愛相應故助伴功德者遠惡友故近善友故恒修治四梵住故常遊戲五神通故依趣智故者是成滿業之所解釋謂成滿相名成滿業此中業聲是相別名無量清淨等三句釋前恒修治四梵住等三句慈悲喜捨四種無量名四梵住由此表知所有內德成滿清淨故得相聲遊戲五通名為威力漏盡智通是解脫智名大威力或取菩薩增上神通名大威力如是亦名成滿之相證得功德者謂已證得現前自在此即解釋依趣智故各別內證名依趣智不唯於義依趣於識非寂靜故於住正行不住正行等是安立彼業四句差別之所解釋由此安立利益安樂增上意樂此即是業是故說名安立彼業御衆功德者謂於持戒犯戒有情駢擯攝受俱欲令其出不善處安立善處名不棄捨言決定故者謂決定無疑教授教誡言威肅故言若不定即不成肅重諦實故者謂財法二攝合成一種積集財法無異分別平等分布如

先所許如是施與除現所無如有頌言
財供養能令衆生盡壽命法供養能令
究竟天寂靜

大菩提心恒為首故者是無離染心
之所解釋由菩提心所攝受故凡有
所作終不貪求他供事等唯求證得
無上菩提

論曰如說

由軍初句故句別德種類由軍初句故
句別義老別

釋曰此伽他中其義易解無勞重釋

攝大乘論釋卷第五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攝大乘論釋卷第六

孝

無性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入所知相分第四

論曰如是已說所知相入所知相云
何應見多聞熏習所依非阿賴耶識
所攝如阿賴耶識成種子如理作意
所攝似法似義而生似所取事有見
意言

釋曰菩薩修習如是業已如入現觀
所應知相今當顯說多聞熏習所依
者謂於大乘而起多聞聞法義已熏
心心法相續所依其少聞者無容得
入此現觀故如薄伽梵教授尊者羅
怛羅經說如是言唯願世尊教我現
觀世尊告曰汝已受持正法藏耶羅
怛羅言不也世尊世尊告曰汝今且
應受持法藏如是等非阿賴耶識所
攝者謂此所依從寂清淨法界流故
對治彼故非彼性攝彼相違故如阿
賴耶識成種子者如阿賴耶識能為
一切雜染法因此所依性能為一切

清淨法因唯因性同故得為喻非一切種如有頌言

為欲利益常放逸 生盲不觀自樂者
諸佛降靈現世間 為彼宣說微妙法
譬如無價末尼寶 能除眾毒不思議
言似法者謂契經等如十地等言似
義者謂彼所詮無我性等似彼行相
而生起故說為似法似義而生似所
取事者如彼所取而顯現故言有見
者謂耳識俱言意言者所謂意識或
與見分俱所取能取性此即安立所
取能取所依自性如前已說

論曰此中誰能悟入所應知相大乘
多聞熏習相續已得逢事無量諸佛
出現於世已得一向決定勝解已善
積集諸善根故善備福智資糧菩薩
釋曰用及用具皆待作者故問入者
誰能悟入答此問言大乘多聞熏習
相續等謂依大乘法而起多聞熏習
相續已得逢事無量諸佛出現於世
者由此相續故得現前逢事諸佛出
現於世已得一向決定勝解者由逢
事佛於大乘法深生信解非諸惡友

引令猶豫由此大乘多聞等三因緣故能善積集無量善根是則名為善備福智資糧菩薩

論曰何處能入謂即於彼有見似法似義意言大乘法相等所生起勝解行地見道修道究竟道中於一切法唯有識性隨聞勝解故如理通達故治一切障故離一切障故

釋曰何處能入者問所入境及能入位謂即於彼有見等者謂於大乘法相所生決定行相似法似義意言能入於此境界能入是用所入境界是業是持於此意言或有能入在勝解行地於一切法唯識性中但隨聽聞生勝解故或有能入在見道中如理通達此意言故此中如理而通達者謂通達彼非法非義非所取非能取故或有能入在修道中由此修習對治煩惱所知障故或有能入在究竟道中寂極清淨離諸障故如是四種是能入位

論曰由何能入由善根力所任持故謂三種相練磨心故斷四處故緣法

義境止觀恒常懇重加行無放逸故
釋曰由何能入者此問入因謂由何
因於此能入由善根力所任持故等
者謂雖有善根力而心或退屈故說
三種相練磨心故等

論曰無量諸世界無量人有情剎那
剎那證覺無上正等菩提是為第一
練磨其心由此意樂能行施等波羅
蜜多我已獲得如是意樂我由此故
少用功力修習施等波羅蜜多當得
圓滿是為第二練磨其心若有成就
諸有障善於命終時即便可愛一切
自體圓滿而生我有妙善無障尋善
去何今時不當獲得一切圓滿是名
第三練磨其心

釋曰無量諸世界等者此言顯示初
練磨心引他例已令心增盛無有退
屈由此意樂者顯示第二練磨其心
我已獲得如是意樂者顯此意樂離
諸弊縛謂此意樂遠離慳吝遠離欲
尋遠離恚尋遠離懈怠遠離惛沉及
以睡眠遠離無明我由此故少用功
力修習施等波羅蜜多當得圓滿者

謂已獲得殊勝意樂便能任運修行
施等速令圓滿若有成就等者顯示
第三練磨其心諸有障善者謂有成
就諸世間善未能永斷所治障故說
名有障我有妙善等者謂我能永斷
所對治障由無障善而成其善云何
當來而不證得圓滿佛果練磨心者
謂策舉心令其猛利對治退屈
論曰此中有頌

人趣諸有情處數皆無量 念念證等覺
故不應退屈 諸淨心意樂 能修行施等
此勝者已得故能修施等 善者於死時
得隨樂自滿勝善由永斷 圓滿云何無
釋曰復以加他攝如是義人趣諸有
情等者其心怯弱名為退屈勸彼不
應心生退屈謂我不能證覺無上正
等菩提名心怯弱今勸進彼不應於
已謂無功能故無退屈如有頌言

無量十方諸有情 念念已證善逝果
彼既丈夫我亦尔 不應自輕而退屈
諸淨心意樂能修行施等者謂非不
善及無記心而行施等唯是善心故
名淨心如有世間不善無記散亂心

中亦行施等希願諸有及財位故菩薩不尔唯求無上正等菩提言意樂者謂能無尋修施等因如先已說此勝者已得故能修施等者謂諸菩薩名為勝者先已得此殊勝意樂由此施等波羅蜜多任運而轉如說而修故名已得由此決定捨所對治捨所治故不由功用於其施等任運而轉等者等取戒乃至慧波羅蜜多善者於死時者謂由世間善而成善者於命終時得隨樂自滿者謂得世間隨所愛樂自圓滿果是乃至得有頂生義勝善由永斷者即是由彼永斷障善而成善義圓滿云何無者是隨所樂圓滿佛果云何無義

論曰由離聲聞獨覺作意斷作意故由於大乘諸疑離疑以能永斷異慧疑故由離所聞所思法中我我所執斷法執故由於現前現住安立一切相中無所作意無所分別斷分別故此中有頌

現前自然住安立一切相智者不分別得最上菩提

釋曰今當顯示斷除四處斷作意故
者斷除二乘分別作意以能永斷異
慧疑故者謂於大乘甚深廣大不起
異慧顛倒及疑斷法執故者謂於所
聞所思法中能永斷除我我所執謂
我能聞我能思覺我所聽文我所思
義如是執著一切皆無於其勝義證
現觀故斷分別故者謂於現前任運
而轉色等現住及作功用諸骨鎖等
淨定安立一切所緣諸境界相作意
分別恣能永斷乃至一切諸佛菩薩
波羅蜜多如是等相執著分別恣能
永離其頌義顯不須重釋

論曰由何云何而得悟入

釋曰此中雙問作具所作由有作者
入所作業應知定有能入之具自現
觀相是所作事決定應有如是如是
所作方便是故今當二俱解釋

論曰由聞熏習種類如理作意所攝
似法似義有見意言

釋曰此中先辨能入之具種類之聲
即因言說是為因義

論曰由四尋思謂由名義自性老別

假立尋思及由四種如實遍智謂由名事自性老別假立如實遍智如是皆同不可得故以諸菩薩如是如實為入唯識勤修加行即於似文似義意言推求文名唯是意言推求依此文名之義亦唯意言推求名義自性老別唯是假立若時證得唯有意言今時證知若名若義自性老別皆是假立自性老別義相無故同不可得由四尋思及由四種如實遍智於此似文似義意言便能悟入唯有識性釋曰由四尋思及由四種如實遍智者依如先說能悟入具發起如實所作方便於加行時推求行見假有實無方便因相說名尋思了知假有實智此中名者謂色受等亦攝名因名果句等尋思此名唯意言性唯假非實不離意言名名尋思義尋思者如名身等所詮表得蘊界處等推求此性唯假非實如有種類種類相應老別可得如是所詮能詮相應不應理故推求依此文名之義亦唯意言者

尋思依名所表外事唯意言性思惟此義似外相轉實唯在內推求名義自性老別唯是假立者尋思名義二種自性唯假立相謂色受等名義自性實無所有假立自性譬如假立補特伽羅尋思名義二種老別亦假立相謂無常等名義老別唯假立故若名若義自性老別皆是假立者證知四種虛妄顯現依他起攝自性老別義相無故同不可得者了達四種遍計執義皆不可得應知此中四種方便說名尋思四種果智說名四種如實遍智謂推求名唯是假立實不可得說名尋思若即於此果智生時決定了知假有實無名如實智如是於事自性老別假有實無推求決定說亦應尔

論曰於此悟入唯識性中何所悟入如何悟入入唯識性相見二性及種種性若名若義自性老別假自性老別義如是六種義皆無故所取能取性現前故一時現似種種相義而生起故如闇中繩顯現似蛇譬如繩上

地非真實以無有故若已了知彼義
無者地覺雖滅繩覺猶在若以微細
品類分析此又虛妄色香味觸為其
相故此覺為依繩覺當滅如是於彼
似文似義六相意言伏除非實六相
義時唯識性覺猶如地覺亦當除遣
由圓成實自性覺故

釋曰於此悟入唯識性中欲顯所入
及入譬喻故為此問若義無有於此
悟入唯識性中為何所入此意難言
此唯識性即是其義云何義無為遮
此難故先說言入唯識性謂此識義
亦無義性非唯外義是無所有若無
義性云何得有十二處教云何世間
有義言說為遮此難故次說言相見
二性雖無實義識似內外二義顯現
無始言說熏習力故識似義轉似了
別用說名為見故不相違為唯悟入
似相似見識別種類為不介耶為答
此問故說悟入及種種性謂唯一識
所取能取性差別故於一時間分為
二種又於一識似三相現所取能取
及自證分名為三相如是三相一識

義分非一非異如餘處辨於一識上
有多相現故名種種名等六相無有
義等釋前三種為答前問如何悟入
故復說言如閻中繩顯現似蛇由此
譬喻成立通達三種自性譬如繩上
蛇非真實以無有故如是似名似義
意言依他起上名等六種遍計所執
亦非真實以無有故又於此中如依
繩覺捨於蛇覺如是依止唯識顯現
依他起覺捨於六義遍計執覺如依
色等細分之覺除遣繩覺如是依止
圓成實覺遣依他起迷亂之覺如有
頌言

於繩謂蛇智 見繩了義無證見彼分時
知如蛇智亂

伏除非實六相義時者是非有義
六種非實義非有為相故

論曰如是菩薩悟入意言似義相故
悟入遍計所執性悟入唯識故悟入
依他起性云何悟入圓成實性若已
滅除意言聞法熏習種類唯識之想
亦時菩薩已遣義想一切似義無容
得生故似唯識亦不得生由是因緣

住一切義無分別名於法界中便得現見相應而住。今時菩薩平等平等所緣能緣無分別智已得生起。由此菩薩名已悟入圓成實性。

釋曰：悟入意言似義相，故悟入遍計所執性者謂了知意言似義相，現無有遍計所執實義，由此故名悟入遍計所執自性。悟入唯識故，悟入依他起性者謂了知唯識無明解，故於無義中似義相現。由此悟入依他起性，為顯悟入圓成實性，故復說言已遣義想，即是已能除義想。義一切似義，無容得生者，即是都無有能似義而生起義，故似唯識亦不得生者，所取無故能取亦無，即是唯識所成之義亦不轉義。住一切義無分別名者，謂一切法是契經等名，所依行處名，一切義名有十種，前九種名有所分別。其第十名於一切義無所分別安住，如是於一切義無分別名如說一切唯有其名，即如是名能起一切者，此中似名顯現識等假說為名於法界中，便得現見相應而住者，謂於法界

內證相應而起勝解平等平等者謂如
所緣都無所有如是能緣亦無所有
是故所緣能緣二種平等平等由此
菩薩名已悟入圓成實性者悟入遍
計所執自性依他起性是有餘故猶
有作者作用未息但名悟入今於此
中作者作用息滅究竟名已悟入
論曰此中有頌

法補特伽羅法義略廣性不淨淨究竟
名所行老別

釋曰如前所說住一切義無分別名
今以伽他顯示此名自境老別初法
名者謂色受等補特伽羅名者謂天
授等隨信行等佛教中名後法名者
謂契經應頌等義名者謂此所詮熟
害於父母誅國及隨行等略名者謂
一切法皆無我等廣名者謂色無我
等性名者謂阿等諸字是詞句因故
不淨名者謂諸異生為諸煩惱垢所
染故淨名者謂諸賢聖垢永斷故究
竟名者謂捨所緣即般若波羅蜜多
及十地等以總略義為所緣故
論曰如是菩薩悟入唯識性故悟入

所知相悟入此故入極喜地善達法界生如來家得一切有情平等心性得一切菩薩平等心性得一切佛平等心性此即名為菩薩見道

釋曰善達法界者於此法界深作證故生如來家者謂佛法界名如來家於此證會故名為生於此所緣勝智生故轉先所依生餘依故紹繼佛種令不斷絕如餘續生餘衆同分所生能生相續不斷託所生家如是般若波羅蜜多證佛法界名於中生名真佛子由此般若波羅蜜多於佛法界能正作證樹自相續自在現前故名為生如有說言

一切雄猛 樂利他者 生母養母 所生所育

得一切有情平等心性者遍見一切等無我故如有說言一切諸法皆如來藏如是等得一切菩薩平等心性者得彼意樂平等性故得一切佛平等心性者得彼法身平等性故此即名為菩薩見道者見先未見勝法界故譬如聲聞獨覺見道

論曰復次為何義故入唯識性由緣
摠法出世止觀智故由此後得種種
相識智故為斷及相阿賴耶識諸相
種子為長能觸法身種子為轉所依
為欲證得一切佛法為欲證得一切
智智入唯識性又後得智於一切阿
賴耶識所生一切了別相中見如幻
等性無倒轉是故菩薩辟如幻師於
所幻事於諸相中及說因果常無顛倒
釋曰復次為何義故等者問入唯識
所須次應答言為欲證得一切智智
而先方便如所說者為欲開示次第
言故為欲饒益堪受如是所化類故
由緣摠法者緣一切法摠相所顯真
如為境謂大乘教中所說一切法皆
真如為性故緣真如即是解了一切
法性若不介者雖經多時無分別智
亦應不生言出世者是無漏故無分
別故止觀智故者由三摩呬多無顛
倒智故種種相識者謂安立諸法因
性果性有上無上等即是所取能取
分義為斷及相阿賴耶識諸相種子
者為斷阿賴耶識中似色等相諸法

種子及能熏相此即說斷種子因果
為長能觸法身種子者為欲增長一
切大乘多聞熏習由此為先得法身
故為轉所依者通達真如諸心心法
離垢生故或復真如善清淨故為欲
證得一切佛法者為欲生起力無畏
等諸佛法故為欲證得一切智智者
為欲證得無垢無尋諸佛智故又後
得智者顯後得智有所作用於一切
阿賴耶識所生者此舉所生為取其
因一切了別相中者此顯其果即是
能取所取分中見如幻等性無倒轉
者如實觀見依他起性如幻事等無
迷亂故譬如幻師於所幻事者於草
木等幻惑因中無有顛倒如實見故
於象馬等幻惑相中亦無顛倒如實
見故如是菩薩見真實者如實現見
無有所取能取自性圓成實已起於
後得能發語言世俗淨智知因果時
及說法時常無顛倒其聽聞者雖有
顛倒而聞熏習熏相續故次第漸漸
得無顛倒由彼成辦所應作故以後
得智亦無老別無染汙故

論曰於此悟入唯識性時有四種三摩地是四種順決擇分依止云何應知應知由四尋思於下品無義忍中有明得三摩地是煖順決擇分依止於上品無義忍中有明增三摩地是頂順決擇分依止復由四種如實遍智已入唯識於無義中已得決定有入真義一分三摩地是諦順忍依止從此無間伏唯識想有無間三摩地是世第一法依止應知如是諸三摩地是現觀邊

釋曰於一切處入現觀時皆有四種順決擇分是前相故現觀已顯故不重釋由四尋思者謂如前說推求名義自性差別假立為體於下品無義忍中者謂於下品覺慧愛樂諸義無所有中明謂能照无有義智所未果遂故名為得此定創得無義智明故得明得三摩地名辭如審初求得火等煖者即是煖品善根辭如鑽火煖為前相此亦如是真智前相言依止者謂是因義言決擇者即是現觀此分即是法無我忍引此善根說名為

順寂居其上故名爲頂復由四種如實遍智者謂如先說於名事等不可得中已得決定如是轉時悟入唯識似名等現決定了知都無有義入真義一分三摩地者唯能通達所取無故名入一分由於此中了達義無未能伏彼能取行相唯識今無是故說此名諦順忍所依止定順謂親近依所取無今能取無應知如是諸三摩地是現觀邊者當知即是近彼轉義論曰如是菩薩已入於地已得見道已入唯識於修道中去何修行於如所說安立十地攝一切經皆現前中由緣揔法出世後得止觀智故經於無量百千俱胝那由多劫數修習故而得轉依爲欲證得三種佛身精勤修行

釋曰於如所說安立十地者謂隨彼彼戲論言說自相共相十種地中由緣揔法者相雜緣故無緣別法而修正智若不介者無分別智所集資糧不應得有出世者是無分別智後得即是清淨世間能安立智此後得故

清淨有相境故世間而得轉依者謂經多劫修無分別後得智故而得轉依謂心心法相續清淨為欲證得三種佛身精勤修行者後當廣說

論曰聲聞現觀菩薩現觀有何老別謂菩薩現觀與聲聞異由十一種老別應知一由所緣老別以大乘法為所緣故二由資持老別以大福智二種資糧為資持故三由通達老別以能通達補特伽羅法無我故四由涅槃老別攝受無住大涅槃故五由地淨老別斷煩惱習淨佛土故八由於自他得平等心老別成熟有情加行無休息故九由生老別生如來家故十由受生老別常於諸佛大集會中攝受生故十一由果老別十力無畏不共佛法無量功德果成滿故

釋曰聲聞菩薩現觀老別略有十種或十一種所緣老別中菩薩現觀以大乘法為聞慧等三種所緣聲聞現觀聲聞乘法為其所緣資持老別中福資糧者謂施戒忍三種加行智資

糧者謂稍進靜慮及聞慧等言資糧
者經無量劫所運集故通達老別中
聲聞現觀唯能通達補特伽羅空無
我理菩薩現觀俱能通達補特伽羅
法空無我涅槃老別中菩薩現觀攝
受悲慧方便資糧生死涅槃無所住
著以為涅槃聲聞現觀唯住無為以
為涅槃地老別中菩薩現觀依於十
地而得出離聲聞乘中無有如是諸
地建立清淨老別中菩薩現觀永斷
煩惱并諸習氣及能清淨眾寶佛土
聲聞現觀雖斷煩惱未除習氣全不
能淨眾寶佛土言習氣者雖無煩惱
然其所作似有煩惱自他平等心老
別中菩薩現觀證得自他平等法性
成熟有情加行無絕聲聞現觀分別
自他唯修自利不修他利生老別中
菩薩現觀於如來家法界中生是佛
真子如輪王家生有相子非如聲聞
同於下賤無智婢子受生老別中菩
薩現觀常於諸佛大集會中蓮花臺
上結加趺坐乃至成佛恒受化生所
言諸佛大集會者謂無漏界諸佛國

土非如聲聞處母胎等果老別者菩
薩現觀力無畏等無量功德衆所莊
嚴能無功用起作一切利有情事證
得法身以為勝果餘用無漏轉生為果
論曰此中有二頌

名事平為客 其性應尋思 於二亦當推
唯量及唯假 實智觀無義 唯有分別三
彼無故此無 是即入三性

釋曰以二伽他撻攝尋思及尋思果
令易解了名事平為客其性應尋
思者謂名於事為客事於名亦亦非
如一類謂聲與義相稱而生乎相繫
屬於二亦當推唯量及唯假者謂於自
性及老別中亦當推尋唯有分別唯
有假立其事云何謂此二種唯有分
別唯有假立老別言說都無真實自
性老別言實智者謂從尋思所生四
種如實遍智觀無義者謂觀其義本
來無有唯有分別三者觀見唯有三
種分別謂名分別自性假立分別老
別假立分別彼無故此無者謂義無
故觀此三種分別亦無是即入三性
者如上所說即是悟入三種自性謂

初頌前半觀名與事更互為客即是
悟入遍計所執自性初頌後半觀彼
二種自性若別唯有分別唯有假立
即是悟入依他起自性第二頌中即
是悟入圓成實自性此中但遣遍計
所執各別心境伏除分別不無其事
若不尔者繫縛解脫俱不應成淨與
不淨皆無有故

論曰復有教授二頌如分別瑜伽論說
菩薩於定位觀影唯是心義想既滅除
審觀唯自想如是住內心知所取非有
次能取亦無後觸無所得

釋曰誰能如是尋思得果如是教授
當復為誰為答此問說於二頌菩薩
於定位觀影唯是心者謂觀所有似
法似義定所行影唯是內心如經言
我說識所緣唯識所現故言菩薩者
即說能觀於定位者心住一境義想
既滅除者謂由彼影遣其義想審觀
唯自想者謂審觀察如是似法似義
之相唯我定心之所變現如是住內
心者是心於尔時即住自心義知所
取非有次能取亦無者謂先已了所

取是無如所取性既無所有所取性
上能取之性亦不得成後觸無所得
者謂從此後證無二性所得真如
論曰復有別五現觀伽他如大乘經
莊嚴論說

福德智慧二資糧 菩薩善備無邊際
於法思量善決已 故了義趣唯言類
若知諸義唯是言 即住似彼唯心理
便能現證真法界 是故二相悉蠲除
體知離心無別物 由此即會心非有
智者了達二皆無 等住二無真法界
慧者無分別智力 周遍平等常順行
滅依榛梗過失聚 如大良藥銷衆毒
佛說妙法善成立 安慧并根法界中
了知念趣唯分別 勇猛疾歸德海岸
釋曰福德智慧二資糧菩薩善備
無邊際者謂施等三波羅蜜多名福
資糧第六般若波羅蜜多名智資糧
精進俱修故通二種靜慮亦尔若緣
無量屬福資糧其餘屬智福智積
集故名資糧言善備者是圓滿義經
無數時差別圓滿名無邊際於法思
量善決已者謂於一切契經等法由

定後智極善決定得無猶豫故了義趣唯言類者是故能了一切義趣唯用意言分別為因若知諸義唯是言即住似彼唯心理者謂若了知一切義相唯是意言即能安心住似義相種種變現唯心理中得決定故此第二頌初半顯示菩薩在順決擇分位初頌顯示此位加行便能現證真法界是故二相悉蠲除者由先了達義无所住唯心故能除所取能取二相現證無二真實法界善決定智依此生故此前半頌及後第三顯見道位如所現證次當顯示體知離心無別物由此即會心非有者謂知離心無別一切所緣境界由彼無故能緣心性亦不得成智者了達二皆無者勝慧相應故名智者於二無性能決定知故名了達遍計所執所緣能緣本來無性名二皆無等住二無真法界者平等安住故名等住所取能取悉皆遠離故言二無如是現證法界非虛名真法界慧者無分別智力者謂諸菩薩無分別智所有功能周遍平

等常順行者謂捨內外故名周遍如
所取無能取亦尔故名平等隨順觀
察契經等法其性平等譬如虛空故
名順行時恒故常滅者除也依謂一
切雜染法因難可悟入喻於榛梗諸
雜染法名為過失習氣積集故名為
聚如大良藥銷衆毒者其義易了能
除遠入諸過失故如阿揭陀此第四
頌顯示修道佛說妙法善成立者謂
牟尼尊所說正法極善成立安慧并
根法界中者謂安其慧置佛所說善
成立法并其根本真法界中根者謂
此是覺因故或捨緣法名為根本謂
一切經皆以十地為根本故法依彼
轉故名法界即諸法空了知念趣唯
分別者謂後得智依法界轉了知念
趣唯是分別離分別外無所念法謂
彼所念契經等法及所應念波羅蜜
多并彼果等遍計所執性皆無故勇
猛疾歸德海岸者謂諸菩薩由先漸
次修習現觀無分別智後得智故速
能證獲一切功德圓滿佛果謂如來
地超度無邊因位功德名德海岸如

有頌言

證三菩提時頓成圓滿果度無邊德海
至無等等位

疾者速也經無量劫乃成佛果時既
長久云何言疾此義不然時劫長遠
唯分別故如有頌言

處夢謂經年寤乃須臾頃故時雖無量
攝在一剎那

又佛精進極熾然故雖經多劫而謂
少時如有頌言

愚修雖少時怠心疑已久佛於無量劫
勤勇謂須臾

言勇猛者即智慧力成無分別後得
智故無所怯憚故名勇猛此頌顯示
至第一義寂勝尊高究竟道位

攝大乘論釋卷第六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攝大乘論釋卷第七

孝

無性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彼入因果分第五

論曰如是已說入所知相彼入因果
云何可見謂由施戒忍精進靜慮般
若六種波羅蜜多云何由六波羅蜜
多得入唯識復云何六波羅蜜多成
彼入果謂此菩薩不著財位不犯尸
羅於苦無動於修無懈於如是等散
動因中不現行時心專一境便能如
理簡擇諸法得入唯識菩薩依六波
羅蜜多入唯識已證得六種清淨增
上意樂所攝波羅蜜多是故於此設
離六種波羅蜜多現起加行由於聖
教得勝解故及由愛重隨喜欣樂諸
作意故恒常無間相應方便修習六
種波羅蜜多速得圓滿
釋曰入唯識因謂加行時世間六種
波羅蜜多今當顯示謂此菩薩不著
財位者無所貪求故名不著貪著即
是捨所對治此即是施波羅蜜多所

對治障後五亦不犯尸羅者毀犯
是戒波羅蜜多所對治障於苦無動
者忿動是忍波羅蜜多所對治障於
修无懈者懈是精進波羅蜜多所對
治障心專一境者謂於靜慮波羅蜜
多所對治障散動因中遠離不轉持
心令定便能如理簡擇諸法者即是
般若波羅蜜多由此六種波羅蜜多
得入唯識既得入已證得清淨增上
意樂所攝殊勝果分六種波羅蜜多
是故設離波羅蜜多現起加行恒常
無間修習六種波羅蜜多速得圓滿
為不介耶若於尸羅波羅蜜多不起
加行應是犯戒此義不然不起勉勵
加行故若於尸羅不起加行應有此
失非不發起勉勵加行而有此失由
於聖教得勝解等任運加行是故無
失此中於聖教得勝解者謂於波羅
蜜多相應聖教雖極甚深而能信解愛
重作意者謂於已得波羅蜜多受功
德味隨喜作意者謂於十方一切世
界他相續中或於各別自相續中波
羅蜜多深心慶喜欣樂作意者謂於

未來 我與此恒不相離及轉殊勝
論曰此中有三頌

已圓滿白法 及得利疾忍 菩薩於自乘
其深廣大教 等覺證分別 得無分別智
怖求勝解淨 故意樂清淨 前及此法流
皆得見諸佛 了知菩提近 以無難得故
由此三頌 於顯清淨 增上意樂 有八
種相 謂資糧故 堪忍故 所緣故作意
故 對治故 自體故 瑞相故 勝利故 如
其次第 諸句 伽他 應知 顯示

釋曰 此中 顯說 清淨 增上 意樂 所有
資糧 堪忍 所緣 作意 對治 自體 瑞相
勝利 已圓滿 白法 者 謂 先於 彼勝 解
行地 善修 資糧 白法 圓滿 是謂 資糧
及得利 疾忍 者 謂 簡軟 中唯 取上品
諦察 法忍 此忍 轉時 即是 堪忍 菩薩
於自乘 甚深 廣大 教者 謂緣 大乘 深
廣聖教 其義 微細 名為 甚深 即法 無
我殊勝 威德 相應 名為 廣大 即是 虛
空藏 等諸 三摩地 是謂 所緣 等覺 唯
分別者 覺一切 法唯 有分別 是謂 作
意得無 分別 智者 即是 對治 怖求 勝
解淨 故意 樂清淨 者 即是 自體 由此

意樂以信及欲為自體故前及此法
流皆得見諸佛者即是瑞相前謂意
樂清淨位前此謂於此三摩地中法
流即說在三摩地處於定中見諸佛
故了知菩提近以無難得故者謂因
見佛知菩提近釋此義言無難得故
即是勝利於此位中見菩提近得此
能得勝方便故得不為難修集資糧
勢力成熟有堪能故如是三頌惣釋
清淨增上意樂八相差別

論曰何因緣故波羅蜜多唯有六數
成立對治所治障故證諸佛法所依
處故隨順成熟諸有情故為欲對治
不發趣因故立施戒波羅蜜多不發
趣因謂著財位及著室家為欲對治
雖已發趣復退還因故立忍進波羅
蜜多退還因者謂處生死有情違犯
所生衆苦及於長時善品加行所生
疲怠為欲對治雖已發趣不復退還
而失壞因故立定慧波羅蜜多失壞
因者謂諸散動及邪惡慧如是成立
對治所治障故唯立六數又前四波
羅蜜多是不散動因次一波羅蜜多

不散動成就此不散動為依止故如
實等覺諸法真義便能證得一切佛
法如是證諸佛法所依處故唯立六
數由施波羅蜜多故於諸有情能正
攝受由戒波羅蜜多故於諸有情能
不毀害由忍波羅蜜多故雖遭毀害
而能忍受由情進波羅蜜多故能助
經營彼所應作即由如是攝利因緣
令諸有情於成熟事有所堪任從此
已後心未定者令其得定心已定者
令得解脫於開悟時彼得成熟如是
隨順成熟一切有情唯立六數應如
是知

釋曰次當開示寂後頌中數相等義
先依立數說如是言成立對治所治
障等謂三因緣波羅蜜多數唯有六
不多不少先當開示成立對治所治
障故為欲對治不發起因故立施戒
波羅蜜多乃至為欲對治而失壞因
故立定慧波羅蜜多失壞因者謂諸
散動及邪惡慧如諸外道是失壞因餘句
名邪惡慧如諸外道是失壞因餘句
如大分明易了證諸佛法所依處者

第二建立六數因緣以是一切佛法
因故波羅蜜多唯有六數不增不減
其義云何謂前四波羅蜜多是不散
動因能令所治散動無故靜慮波羅
蜜多不散動成就令不散動得圓滿
故依此靜慮波羅蜜多如實等覺諸
法真義能於所緣正遍知故諸佛法
者謂十力等證謂成辦隨順成熟諸
有情者第三成立六數因緣由施波
羅蜜多於諸有情能正攝受由戒波
羅蜜多於諸有情能不毀害不生惱
故由忍波羅蜜多雖遭毀害而能忍
受能忍受故能饒益他不及報故由
精進波羅蜜多助彼所作由靜慮波
羅蜜多心未定者令其得定由慧波
羅蜜多心已定者令得解脫開悟時
者謂教授彼令於境界得悟入時彼
得成熟者彼於境界已得成熟言成
熟者謂所治障消融潰散如癰已熟
或能對治成滿可用如食已熟

論曰此六種相云何可見由六種寂
勝故一由所依寂勝謂菩提心為所
依故二由事寂勝謂具足現行故三

由處取勝謂一切有情利益安樂事
為依處故四由方便善巧取勝謂無
分別智所攝受故五由迴向取勝謂
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故六由清淨取
勝謂煩惱所知二障無障所集起故
若施是波羅蜜多耶設波羅蜜多是
施耶有施非波羅蜜多應作四句如
於其施如是於餘波羅蜜多亦作四
句如應當知

釋曰依所立相說如是言謂由六種
取勝故等六種取勝其言易了不須
別釋具足現行故者於內外事一切
種類皆能捨故無分別智所攝受故
者謂三輪清淨施者受者施物分別
皆遠離故餘文易了有是施非波羅
蜜多者謂離六種取勝而修布施有
是波羅蜜多非施者謂六種取勝所
集戒等有亦施亦波羅蜜多者謂六
種取勝所集布施有非施非波羅蜜
多者謂離六種取勝而修戒等如於
施中作是四句如是於餘戒等五中
如其所應皆善安立故有頌言
麟角喻無有六波羅蜜多 唯我取勝尊

上品到彼岸

論曰何因緣故如是六種波羅蜜多
此次第說謂前波羅蜜多隨順生後
波羅蜜多故

釋曰隨順生後波羅蜜多故者謂於
財位不貪著已能守尸羅具尸羅已
便能忍受能忍受已堪耐乖違故發
精進發精進已心便得定心得定已
能如實知故此六種如是次第

論曰復次此諸波羅蜜多訓釋名言
云何可見於諸世間聲聞獨覺施等
善根寂為殊勝能到彼岸是故通稱
波羅蜜多又能破裂慳慳貧窮及能
引得廣大財位福德資糧故名為施
又能息滅惡戒惡趣及能取得善趣
等持故名為戒又能滅盡忿怒怨讎
及能善住自他安隱故名為忍又能
遠離所有懈怠惡不善法及能出生
無量善法令其增長故名精進又能
消除所有散動及能引得內心安住
故名靜慮又能除遣一切見趣諸邪
惡慧及能真實品別知法故名為慧
釋曰釋總名者於諸世間聲聞獨覺

施等善根取為殊勝能到彼岸是故
通名波羅蜜多到彼岸名是取勝義
釋別名者謂於因時能破怪恠亦能
引廣福德資糧及於果時能裂貧窮
得大財位故名為施餘釋別名其文
易了

論曰云何應知修習如是波羅蜜多
應知此修略有五種一現起加行修
二勝解修三作意修四方便善巧修
五成所作事修此中四修如前已說
成所作事修者謂諸如來任運佛事
無有休息於其圓滿波羅蜜多復更
修習六到彼岸又作意修者謂修六
種意樂所攝愛重隨喜欣樂作意一
廣大意樂二長時意樂三歡喜意樂
四荷恩意樂五大志意樂六純善意
樂若諸菩薩乃至若干無數大劫現
證無上正等菩提經余所時一一剎
那假使頻捨一切身命以殘伽河沙
等世界盛滿七寶奉施如來乃至安
坐妙菩提座如是菩薩布施意樂猶
無厭足經余所時一一剎那假使三
千大千世界滿中熾火於四威儀常

之一切資生衆具戒忍精進靜慮般若心恒現行乃至安坐妙菩提座如是菩薩所有戒忍精進靜慮般若意樂猶无厭足是名菩薩廣大意樂又諸菩薩即於此中無厭意樂乃至安坐妙菩提座常無間息是名菩薩長時意樂又諸菩薩以其六種波羅蜜多饒益有情由此所作深生歡喜蒙益有情所不能及是名菩薩歡喜意樂又諸菩薩以其六種波羅蜜多饒益有情見彼於已有大恩德不見自身於彼有恩是名菩薩荷恩意樂又諸菩薩即以如是六到彼岸所集善根深心迴施一切有情令得可愛勝果異熟是名菩薩大志意樂又諸菩薩復以如是六到彼岸所集善根共諸有情迴求無上正等菩提是名菩薩純善意樂如是菩薩修此六種意樂所攝愛重作意又諸菩薩於餘菩薩六種意樂修習相應无量善根深心隨喜如是菩薩修此六種意樂所攝隨喜意樂又諸菩薩深心欣樂一切有情六種意樂所攝六種到彼岸

修亦願自身與此六種到彼岸修恒
不相離乃至安坐妙菩提座如是菩
薩修此六種意樂所攝欣樂作意若
有聞此菩薩六種意樂所攝作意修
已但當能起一念信心尚當發生无量
福聚諸惡業障亦當消滅何況菩薩
釋曰修謂數習現起修等若別有五
現起加行修者謂於施等無顛倒轉
如有頌言

施者殊勝 信等具足 恭敬應時
自手施等

又如頌言

利他加行於有情 不簡有力若無力
於一切時一切施 隨力所能廣饒益
勝解修者謂由信欲而生勝解於佛
聖教深印順故生樂欲故如有頌言
雖於利業無功用 而於佛教生勝解
由信及欲共相應 意樂常修無懈廢
作意修者謂愛重隨喜欣樂作意所
攝修習如前已說方便善巧修者謂
無分別智攝受修習亦如前說成所
作事修者謂諸如來到彼岸法雖極
圓滿為饒益他本願力故不作功用

隨彼所能現行施等所應作事此即是修為彼修故亦名為修又聲欲說前作意修有差別義謂修六種意樂所攝乃至意樂猶無厭等其言易了少處少說無厭足者謂無疲倦經介所時二剎那或有說言經介所時為一剎那謂經於三無數劫量為一剎那如是剎那積集乃至得大菩提經介所時一一剎那其義易了滿中熾火者顯乏少勝處常乏一切資生眾具者顯無苦對治資生眾具為治諸苦而攝受故於四威儀者顯志廣大雖乏勝處及資生具而於一切四威儀中修行戒等到彼岸心常現前故長時意樂者謂於久時無間息故荷恩意樂者謂深信解諸來求者是善友故此即信彼諸來求者施已可愛妙果具熟是故荷恩大志意樂者謂此意樂大志相應為欲利益諸有情故迴已善根施與一切如是意樂寂為殊勝是故說名大志意樂純善意樂其義是一立別名者若以施等迴求三有財位圓滿如是意樂怖求

苦具似有罪故不名純善若以施等
共諸有情迴求佛果如是意樂不求
苦具都無罪故說名純善修此六種
意樂所攝三種作意其言易了無煩
重釋諸惡業障亦當消滅者謂令無
果故或治惡趣故

論曰此諸波羅蜜多差別云何可見
應知一一各有三品施三品者一法
施二財施三無畏施戒三品者一律
儀戒二攝善法戒三饒益有情戒忍
三品者一耐怨害忍二安受苦忍三
諦察法忍精進三品者一被甲精進
二加行精進三無怯弱無退轉無喜
足精進靜慮三品者一安住靜慮二
引發靜慮三成所作事靜慮慧三品
者一無分別加行慧二無分別慧三
無分別後得慧
釋曰由此一二波羅蜜多各有三品
顯示差別言法施者謂無染心如實
宣說契經等法言財施者謂無染心
捨資生具無畏施者謂止損害濟拔
驚怖又法施者為欲資益他諸善根
財施為欲資益他身無畏施為欲資

益他心律儀戒者謂於不善能遠離
法防護受持由能防護諸惡不善身
語等業故名律儀此即是戒此能建
立後二尸羅由自防護能修供養佛
等善根及能饒益諸有情故攝善法
戒能令證得力無畏等一切佛法饒
益有情戒能助有情如法所作平等
分布無罪作業成熟有情耐怨害忍
是諸有情成熟轉因安受苦忍是成
佛因寒熱飢渴種種苦事皆能忍受
無退轉故諦察法忍是前二忍所依
止處堪忍甚深廣大法故被甲精進
謂寂初時自勵我當作如是事即是
解釋契經所說初有勢句加行精進
謂加行時如所意樂勤修加行即是
解釋契經所說次有勤句無怯弱无
退轉無喜足精進謂隨意樂所作善
事乃至安坐妙菩提座終不放捨於
自疲苦心不退屈名無怯弱於他逼
惱心不移動名無退轉乃至菩提於
其中間進修善品嘗無懈怠名无喜
足如是三句如數解釋契經所說有
勇堅猛於諸善法不捨軛句安住靜

慮為得現法樂住離慢見愛得清淨
故引發靜慮為能引發六神通等殊
勝功德成所作事靜慮為欲饒益諸
有情類以能止息飢饉疾疫諸怖畏
等苦惱事故無分別加行慧謂真觀
前勝方便智無分別慧謂真觀智无
分別後得慧謂現觀邊諸世俗智能
起種種說法等事

論曰如是相攝云何可見由此能攝
一切善法是其相故是隨順故是等
流故

釋曰由此能攝一切善法者此答非
理不如問故前搃問言如是相攝云
何可見無此過失說此能攝一切善
法其義已說彼亦攝此一切善法者
謂施等信等諸念住等力等為後是
其相故者是攝體相謂此施等與彼
施等更互相攝是隨順故者是攝隨
順信等善法施等善心彼所修故於
施等中彼隨轉故信等即是諸善大
施及念住等菩提分法是等流故者
是攝等流謂無諍等及十力等是到
彼岸等流果故如有頌言

此及到彼岸諸佛法所依轉依法身等
諸功德為果

論曰如是所治攝諸雜染云何可見
是此相故是此因故是此果故

釋曰如是所治慳慳犯戒忿恚懈怠
散動惡慧云何能攝一切雜染是此
相故者謂攝慳等差別自性離他性
故是此因故者謂不信等邪見為後
慳等因故

論曰如是六種波羅蜜多所得勝利
云何可見謂諸菩薩流轉生死富貴
攝故大生攝故大明大屬之所攝故
廣大事業加行成就之所攝故无諸
惱害性薄塵垢之所攝故善知一切
工論明處之所攝故勝生無罪乃至
安坐妙菩提座常能現作一切有情
一切義利是名勝利

釋曰今當顯說波羅蜜多勝利功德
富貴攝故者是施波羅蜜多所得勝
利勝生無罪乃至是名勝利於一切
處應遍配屬大生攝故者是戒波羅
蜜多所得勝利勝善趣攝故名大生
大明大屬之所攝故者是忍波羅蜜

多所得勝利朋謂親族屬謂奴婢廣
大事業加行成就之所攝故者是精
進波羅蜜多所得勝利廣大事業謂
輪王等於中策勵名為加行所作皆
辦故名成就由此所攝無所罣碍無
諸惱害性薄塵垢之所攝故者是靜
慮波羅蜜多所得勝利由靜慮故感
此威力善知一切工論明處之所攝
故者是慧波羅蜜多所得勝利勝生
無罪者雖同世間得寂勝生不如世
間勝生有罪既無有罪時又無邊無
間相續乃至菩提非如世間唯自利
益常能現作一切有情一切義利
論曰如是六種波羅蜜多互相決擇
云何可見世尊於此一切六種波羅
蜜多或有處所以施聲說或有處所
以戒聲說或有處所以忍聲說或有
處所以勤聲說或有處所以定聲說
或有處所以慧聲說如是所說有何
意趣謂於一切波羅蜜多修加行中
皆有一切波羅蜜多互相助成如是
意趣

釋曰謂於一切波羅蜜多修加行中

皆有一切波羅蜜多互相助成如是
意趣者謂於一一修加行中即有一
切更互相助謂修施時禁防忍受策
勵專心能善了知業果相屬如是施
中即有餘轉若修戒時遠離慳恚忿
恚懈怠散動邪見如是或中即有餘
轉修習所餘波羅蜜多亦是說如
有頌言

施時無貪無犯戒 無嫉無恚起慈心
諸來求者便施與 無倦無亂無異見
復有頌言

施性中現有六波羅蜜多 財施無畏施
法施所攝故

論曰此中有一盟陀南頌

數相及次第 訓詞修老別攝所治功德
平決擇應知

釋曰惣攝前文義如上釋

攝大乘論釋彼修老別分第六

論曰如是已說彼入因果彼修老別
云何可見由菩薩十地何等為十一
極喜地二離垢地三發光地四焰慧
地五極難勝地六現前地七遠行地
八不動地九善慧地十法雲地如是

諸地安立為十云何可見為欲對治
十種無明所治障故所以者何以於
十相所知法界有十無明所治障住
云何十相所知法界謂初地中由遍
行義第二地中由寂勝義第三地中
由勝流義第四地中由無攝受義第
五地中由相續無老別義第六地中
由無雜染清淨義第七地中由種種
法無老別義第八地中由不增不減
義相自在依止義土自在依止義第
九地中由智自在依止義第十地中
由業自在依止義施羅尼門三摩地
門自在依止義此中有三頌

遍行寂勝義及與勝流義如是無攝義
相續无別義無雜染淨義種種無別義
不增不減義四自在依義法界中有十
不染汙無明治此所治障故安立十地
復次應知如是無明於聲聞等非染
汙於諸菩薩是染汙

釋曰為欲顯示入所知相因果所攝
波羅蜜多隨其所應善修習已能除
見修所應斷障故辯因果修位老別
由菩薩十地者謂諸菩薩於此地中

修習現觀離過離貪修菩提分觀察
諸諦觀察緣起於無相中若有功用
若無功用得勝辯才逮真灌頂除滅
所知煩惱障等故此修位有十地別
以於十相者謂遍行等所知法界者
謂由十相所顯法界有十無明所治
障住者謂於十相有十無明十所治
障為障而住為斷此障修十相智由
十相智得入十地法無我智分位名
地謂初地中由遍行義者即初地中
一切法空無有少法而非是空故名
遍行了知此義得入初地第二地中
由寂勝義者謂此空理一切法中寂
為殊勝如說離欲寂為殊勝了知此
義得入二地第三地中由勝流義者
謂此所流教法寂勝故捨身命求此
善說不以為難了知此義得入三地
第四地中由無攝受義者謂契經等
法愛斷故不計我所觀此非自非他
所攝了知此義得入四地第五地中
由相續無老別義者謂了知此非如
色等相續老別了知此義得入五地
第六地中由無雜染清淨義者謂知

自性本無雜染亦無清淨雜染為先
後可淨故了知此義得入六地第七
地中由種種法無老別義者如契經
等種種法別此不如是了知此義得
入七地第八地中由不增不減義者
謂法外無用所以不增諸法不壞所
以不減或染法減時此無有減淨法
增時此無有增相自在依止義土自
在依止義者謂即於此第八地中所
證法界是二自在所依止處隨所求
相欲令現前如其勝解即能現前名
相自在隨所希求金等寶土如其勝
解則能現前名土自在前諸地中雖
亦得此無老別住然作功用後乃得
成於此地中能無功用隨欲即成故
名自在在了知此義入第八地第九地
中由智自在依止義者謂此地中得
無尋辭所依止故分證得智波羅蜜
多於一切法不隨其言善能了知諸
意趣義如實成熟一切有情受勝法
樂了知此義得入九地第十地中由
業自在等依止義者謂隨所欲得身
語意業用自在依五神通隨自作業

皆能成辦得文義持諸隨羅尼自在
力故能持一切佛所宣說文義無忘
得三摩地自在力故於諸等至能持
能斷隨其所欲虛空藏等諸三摩地
三摩鉢底而能現前第十地中所證
法界是如此等自在所依了知此義
得入十地如是無明於聲聞等非染
汙者非所斷故非所斷者不為入彼
能治地故於其涅槃不為障故於諸
菩薩是染汙者是所斷故是所斷者
正為入彼能治地故菩薩所未一切
種智如是無明能為障故入初地時
已得通達一切法界何故復立後後
差別為欲顯示諸住現行故立後後
諸地差別謂為安住如其所得法界
勝佳品別現行非唯證得便生喜足
坦然而住

論曰復次何故初地說名極喜由此
寂初得能成辦自他義利勝功德故
何故二地說名離垢由極遠離犯戒
垢故何故三地說名發光由無退轉
等持等至所依止故大法光明所依
止故何故四地說名焰慧由諸菩提

分法焚滅一切障故何故五地名極
難勝由真諦智與世間智更不相違
合此難合令相應故何故六地說名
現前由緣起智為所依止能令般若
波羅蜜多現在前故何故七地說名
速行至功用行寂後邊故何故八地
說名不動由一切相有功用行不能
動故何故九地說名善慧由得寂勝
無尋智故何故十地說名法雲由得
惣緣一切法智含藏一切陀羅尼門
三摩地門譬如大雲能覆如空廣大
障故又於法身能圓滿故

釋曰依聲轉因故作是說由此寂初
得能成辦自他義利勝功能故謂如
菩薩入現觀時得能成辦自他義利
寂勝功能生極歡喜非聲聞等入現
觀時唯得成辦自利功能生如是喜
故不說彼名極喜地若初地中不相
應者自後諸地亦不相應此為先故
由極速離犯戒垢者謂此地中性戒
成故速離一切毀戒穢垢由無退轉
等持等至所依止者謂此地中證希
有定能發智光照了諸法故名發光

得已不失名無退轉諸靜慮定說名
等持諸無色定說名等至或等持者
心一境相言等至者正受現前大法
光明所依止者謂此地中與定相應
無退轉故於諸大乘契經等法得智
光明此地是彼所依因故名為發光
言焰慧者謂此地中有慧焰故名為
焰慧此即一切菩提分法皆名為焰
燒諸障故此菩提分多安住時令諸
煩惱皆成灰燼極難勝者寂難可勝
謂真諦智是無分別世間書印工論
等智是有分別真俗諦智更互相違
難可引發令其相應此能和合令不
相違故極難勝言現前者寂勝般若
到彼岸住現在前故謂此地中證緣
起住緣起智力令無分別寂勝般若
到彼岸住自在現前知一切法無染
無淨言遠行者至功用行寂後邊故
謂此地中諸功用行寂為究竟一切
法相雖不能動而於無相猶有功用
言不動者謂一切相及一切行皆悉
不能動彼心故第七地中雖一切相
所不能動不現行故然不自在任運

而轉有加行故第八地中任運而轉
不作加行無功用故是名七八二地
老別言善慧者謂得寂勝四無尋解
無尋解智於諸智中寂為殊勝智即
是慧故名善慧四無尋者法義詞辯
由法無尋自在知一切法句由義
無尋自在通達一切義理由詞無尋
自在分別一切言詞由辯無尋遍於
十方隨其所宜自在辯說於此地中
寂初證得先未曾得無尋解智故名
善慧言法雲者由得惣緣一切法智
惣緣一切契經等法不離真如此一
切法共相境智譬如大雲陀羅尼門
三摩地門猶如淨水智能藏彼如雲
含水有能生彼勝功能故又如太雲
覆隱虛空如是惣緣一切法智覆隱
如空廣大無邊惑智二障言覆隱者
瞢義斷義又如大雲澍清冷水充滿
虛空如是惣緣一切法智出生無量
殊勝功德充滿所證所依法身
論曰得此諸地云何可見由四種相
一得勝解謂得諸地深信解故二得
正行謂得諸地相應十種正法行故

三得通達謂於初地達法界時遍能通達一切地故四得成滿謂修諸地到究竟故

釋曰依得諸地說如是言由四種相一得勝解謂得諸地深信解者於地教法決定印可真實如是二得正行謂得諸地相應十種正法行者得於教法十種法行謂於諸地相應教法書寫供養轉施聽聞披讀受持開示諷誦思惟修習三得通達謂於初地達法界時遍能通達一切地者若於初地正通達時速能通達後一切地此種類故如有頌言

如竹破初節餘節速能破得初地真智諸地疾當成

四得成滿謂修諸地到究竟者謂地地中果分成滿或最後滿

論曰修此諸地云何可見謂諸菩薩於地地中修奢摩他毗鉢舍那由五相修何等為五謂集惣修無相修無功用修熾盛修無喜足修如是五修令諸菩薩成辦五果謂念念中銷融一切麁重依止離種種想得法苑樂

能正了知周遍無量无分限相大法
光明順清淨分無所分別无相現行
為令法身圓滿成辦能正攝受後後
勝因

釋曰於地地中者謂諸地非一故作
重言奢摩他者謂能對治諸散動定
毗鉢舍那者謂能對治諸顛倒慧於
地地中修此二種皆由五相數數修
習五相即是集惣修等集惣修者謂
集一切惣為一聚簡要修習餘骨鎖
等事境界觀亦集一切惣為一聚要
略修習為簡彼故說無相修於離衆
相真法界中遺事老別而修習故雖
無相修或有功用為顯此修不藉功
力任運而轉故次復說無功用修離
作功用任運轉故雖無功用任運而
修或勝或劣二種不定故復第四說
熾盛修言熾盛者即是增勝雖熾盛
修或少所得便生喜足謂且修此餘
何用為故寂後說無喜足修非但无
相及無功用熾盛而修何者為證寂
上佛果應勤修習銷融一切塵重依
止者阿賴耶識名塵重依止損壞彼

聚故名銷融如大良藥銷諸病塊離種種想得法苑樂者離我離法佛等和想苑謂於中可以遊翫法謂法界法即是苑故名法苑於此喜悅名法苑樂證此故名得法苑樂如王宮外上妙苑園遊戲其中受勝喜樂法界亦尔能正了知周遍無量无分限相大法光明者謂正通達十方無邊无分量相顯照行故名法光明如善誦習文字光明順清淨分無所分別无相現行者當來佛果名清淨分此能引彼故名為順無所分別无相現行如佛輪王鮮白蓋等為令法身圓滿成辦能正攝受後後勝因者謂第十地說名圓滿若在佛地說名成辦感此之因寂為殊勝說名勝因前前諸因所招集故說名後後如是五修隨其數量得五種果

論曰由增勝故說十地中別修十種波羅蜜多於前六地所修六種波羅蜜多如先已說後四地中所修四者一方便善巧波羅蜜多謂以前六波羅蜜多所集善根共諸有情迴求無

上正等菩提故二願波羅蜜多謂發
種種微妙大願引攝當來波羅蜜多
殊勝衆緣故三力波羅蜜多謂由思
擇修習二力令前六種波羅蜜多無
間現行故四智波羅蜜多謂由前六
波羅蜜多成立妙智受用法樂成熟
有情故又此四種波羅蜜多應知般
若波羅蜜多無分別智後得智攝又
於一切地中非不修習一切波羅蜜
多如是法門是波羅蜜多藏之所攝
釋曰由增勝故說十地中別修十種
波羅蜜多者謂決定說修老別義為
不忒耶一一地中具修十種波羅蜜
多是故不應但決定說此地修此波
羅蜜多由增勝言無此過失此中但
說增勝修義不遮修餘如契經說初
地布施波羅蜜多寂為增勝其餘一
切波羅蜜多非不修習隨力隨分乃
至廣說於前六地所修六種波羅蜜
多如先已說者謂極喜等前六地中
修布施等六到彼岸後四地中所修
四者謂速行等後四地中修方便等
四到彼岸方便善巧者謂不捨生死

而求涅槃是則說名方便善巧若以前六波羅蜜多所集善根共諸有情為欲饒益諸有情故不捨有情當知即是不捨生死若以此善迴求無上正等菩提為證無上佛菩提故當知即是希求涅槃謂發種種微妙大願引攝當來波羅蜜多殊勝眾緣者求未來世到彼岸緣亦為饒益諸有情故及為速證佛果涅槃作是願言若是處有到彼岸緣願我未來當生於彼如是等願無量無邊故言種種謂由思擇修習二力者於此力中且說二種其餘諸力亦攝在中謂由前六波羅蜜多成立妙智受用法樂成熟有情者由施等六成立此智復由此智成立六種謂數相等種種品類是則名為受用法樂由此妙智能正了知此施此戒此忍進等如所聞法饒益一切有情之類是則名為饒益有情又此四種波羅蜜多乃至後得智攝者謂此所說方便等四是無分別後得智攝若立十種波羅蜜多第六般若唯是根本無分別智若立六種

波羅蜜多第六般若無分別智及後得智二智所攝後得智中四到彼岸亦在第六般若攝故如是法門是波羅蜜多藏所攝者一切大乘教法皆名波羅蜜多藏如是十地法門是彼藏所攝由一一地皆是一切到彼岸藏之所攝故以此證知一切地中具修一切波羅蜜多

論曰復次凡經幾時修行諸地可得圓滿有五補特伽羅經三無數大劫謂勝解行補特伽羅經初無數大劫修行圓滿清淨增上意樂行補特伽羅及有相行無相行補特伽羅於前六地及第七地經第二無數大劫修行圓滿即此無功用行補特伽羅從此已上至第十地經第三無數大劫修行圓滿此中有頌

清淨增上力 堅固心昇進 名菩薩初修
無數三大劫

釋曰有五補特伽羅經三無數大劫者應知唯一補特伽羅位若別故建立五種謂後所說勝解行等勝解行者未證真如但依勝解勤修諸行此

經第一無數大劫修行圓滿清淨增
上意樂行者謂得清淨增上意樂勤
修諸行此在六地名有相行在第七
地名無相行如是二種補特伽羅經
於第二無數大劫修行圓滿已上乃
至第十地中即此轉名無功用行經
於第三無數大劫修行圓滿第八地
中無功用行猶未成滿第九第十地
中此行方得成滿此唯是一補特伽
羅異位相應差別成五如預流等從
無始來生死流轉齊何當言三無數
劫寂初修行為答此問故說伽他清
淨增上力者謂善根力名清淨力此
即說有善根力者若大願力名增上
力此意說有大願力者有善根力
故能降伏所治有大願力故常值善
知識堅固心昇進者雖遇惡友方便
破壞終不棄捨大菩提心現世當來
所修善法運運增長終無退減如是
若時具善根力及大願力大菩提心
堅固不退所修善法念念增進不生
喜足順舊而已齊是名為寂初修行
三無數劫

攝大乘論釋增上戒學分第七

論曰如是已說因果修老別此中增上戒殊勝云何可見如菩薩地正受菩薩律儀中說復次應知略由四種殊勝故此殊勝一由老別殊勝二由共不共學處殊勝三由廣大殊勝四由甚深殊勝

釋曰依增上戒而學故名增上戒學如菩薩地正受菩薩律儀中說者謂如彼尸羅波羅蜜多品中廣說復次應知略由四種殊勝故此殊勝等如後廣釋

論曰老別殊勝者謂菩薩戒有三品別一律儀戒二攝善法戒三饒益有情戒此中律儀戒應知二戒建立義故攝善法戒應知修集一切佛法建立義故饒益有情戒應知成熟一切有情建立義故

釋曰老別殊勝謂諸菩薩具三種戒即律儀戒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聲聞乘等唯有一種律儀尸羅是故菩薩望彼殊勝律儀戒者謂正受遠離一切品類惡不善法攝善法戒者謂

正修集力無畏等一切佛法饒益有情戒者謂不顧自樂隨所堪能令入三乘捨生死苦證涅槃樂律儀戒應知二戒建立義故者是二戒因故謂若防守身語意者便能無倒修集一切清淨佛法亦能成熟一切有情令入三乘餘則不尔

論曰共不共學處殊勝者謂諸菩薩一切性罪不現行故與聲聞共相似遮罪有現行故與彼不共於此學處有聲聞犯菩薩不犯有菩薩犯聲聞不犯菩薩具有身語心戒聲聞唯有身語二戒是故菩薩心亦有犯非諸聲聞以要言之一切饒益有情無罪身語意業菩薩一切皆應現行皆應修學如是應知說名為共不共殊勝釋曰煞盜婬等貪等所生名為性罪斷生草等非貪等生說名遮罪菩薩於中觀有利益而無罪者一切應修聲聞不尔又諸菩薩心亦有犯非諸聲聞謂唯內起欲恚害等諸惡尋思不為發起身語二業一切饒益有情無罪身語意業者謂能利益安樂有

情不發自他貪等煩惱如是一切菩薩應修

論曰廣大殊勝者復由四種廣大故一由種種無量學處廣大故二由攝受無量福德廣大故三由攝受一切有情利益安樂意樂廣大故四由建立無上正等菩提廣大故

釋曰種種無量學處廣大者謂諸菩薩所學尸羅種種品類無量差別所以廣大攝受無量福德資糧所以廣大攝受一切有情利益安樂意樂廣大者謂此尸羅能攝無量福德資糧所以廣大攝受一切有情利益安樂意樂廣大者謂此出世間捨惡攝善若因若果饒益意樂所以廣大建立無上正等菩提廣大者謂此尸羅建大菩提所以廣大諸聲聞等無如是事是故殊勝

論曰甚深殊勝者謂諸菩薩由是品類方便善巧行煞生等十種作業而無有罪生無量福速證無上正等菩提又諸菩薩現行變化身語兩業應知亦是甚深尸羅由此因緣或作國王示行種種惱有情事安立有情毗

奈耶中又現種種諸本生事示行逼惱諸餘有情真實攝受諸餘有情先令他心深生淨信後轉成熟是名菩薩所學尸羅甚深殊勝

釋曰由是品類方便善巧者謂諸菩薩悲願相應後得妙智行煞生等十種作業而無有罪等者謂愛樂善法憎惡不善見諸邪性說名後三依止此故行煞等七而無有罪生無量福速證菩提或行前七不起後三大數言十或已伏除為試彼力故心暫起不能招苦故無有罪能助道故生無量福現行變化身語兩業者謂依化身發起兩業或依實身由化心發身語二業意業無形不可變化或雖現有貪瞋等事於化有情無大義利是故不說安立有情毗奈耶中者謂作國王制諸法律示行逼惱令住其中或一切善能滅衆惡或大涅槃滅除生死名毗奈耶又現種種諸本生事者謂諸菩薩諸本生事化心所現或久成佛復示現行諸本生事饒益有情令菩薩學故後說言是名菩薩所

學尸羅

論曰由此略說四種殊勝應知菩薩尸羅律儀實為殊勝如是老別菩薩學處應知復有無量老別如毗奈耶瞿沙方廣契經中說

釋曰今於此中略說四種殊勝之相於毗奈耶瞿沙經中廣說復有無量殊勝此經即是菩薩藏攝故名方廣攝大乘論釋卷第七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攝大乘論釋卷第八

孝

無性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增上心學分第八

論曰如是已說增上戒殊勝增上心殊勝去何可見略由六種老別應知一由所緣老別故二由種種老別故三由對治老別故四由堪能老別故五由引發老別故六由作業老別故釋曰如增上戒與聲聞異其增上心亦應有異故為此問六種老別略答此問如後別釋

論曰所緣老別者謂大乘法為所緣故釋曰大乘法者菩薩藏中所有甚深廣大教等聲聞等定非所能緣是故殊勝

論曰種種老別者謂大乘法光明集福定王賢守健行等三摩地種種無量故釋曰菩薩所得諸三摩地老別無量此中略說為上首者等餘一切聲聞乘等尚不聞名何況能得

論曰對治老別者謂一切法惣相緣

智以楔出楔道理遣阿賴耶識中一切障麤重故

釋曰無分別智所緣真如是一切法共相所顯故說此智名惣相緣定能發此能對治智亦名對治聖道微妙故如細楔所治種子其性麤重故如麤楔

論曰堪能老別者謂住靜慮樂隨其所欲而受生故

釋曰由此靜慮其性調順有所堪能隨欲饒益諸有情處不退靜慮而往受生聲聞乘中無如是事所以殊勝論曰引發老別者謂能引發一切世界無尋神通故

釋曰由此定力引發種種一切世界無尋神通

論曰作業老別者謂能振動熾然遍滿顯示轉變往來卷舒一切色像皆入身中所往同類或顯或隱所作自在伏他神通施辯念樂放大光明引發如是大神通故

釋曰由此定力引發種種神通所作顯謂顯現隱謂隱藏所作自在謂變

魔王作佛身等伏他神通謂能映奪他神通力無辯才者施以辯才無念樂者施以念樂為召他方遠住菩薩放大光明引發如是大神通者引前所說種種神通如是等類聲聞等無是故殊勝

論曰又能引發攝諸難行十難行故十難行者一自誓難行誓受無上菩提願故二不退難行生死衆苦不能退故三不背難行一切有情雖行邪行而不棄故四現前難行怨有情所現作一切饒益事故五不染難行生在世間不為世法所染汙故六勝解難行於大乘中雖未能了然於一切廣大甚深生信解故七通達難行具能通達補特伽羅法無我故八隨覺難行於諸如來所說甚深秘密言詞能隨覺故九不離不染難行不捨生死而不染故十加行難行能修諸佛安住解脫一切障尋窮生死際不作功用常起一切有情一切義利行故釋曰如說菩薩修諸難行一切難行十種所願自誓難行誓受無上菩提

願者不願自樂誓受饒益一切有情
甚為難故不退難行生死衆苦不能
退者久處生死風寒等苦所不能退
甚為難故不背難行一切有情雖行
邪行而不棄者於父母等行邪惡行
或無所用戲求眼睛雙足踐踏不觀
其過而作饒益甚為難故現前難行
怨有情所現作一切饒益事者雖有
重怨而現饒益甚為難故不染難行
生在世間不為世法所染汙者常處
世間利等八法所不能染甚為難故
勝解難行等者於微妙義殊勝神力
雖未能了而深信解甚為難故通達
難行等者通達現觀等覺一義能具
通達遍計所執補特伽羅一切法性
皆無所有甚為難故隨覺難行等者
於佛所說秘密言詞捨隨聞義覺不
聞義甚為難故不離不染難行等者
不捨生死不染彼過甚為難故加行
難行等者已斷已脫一切煩惱及所
知障而恒現前起作一切利有情事
盡未來際常無休息欣修此行甚為
難故

論曰復次隨覺難行中於佛何等私
密言詞彼諸菩薩能隨覺了謂如經言
釋曰第八難行其義未了故須重釋
論曰云何菩薩能行惠施若諸菩薩
無少所施然於十方無量世界廣行
惠施云何菩薩樂行惠施若諸菩薩
於一切施都無欲樂云何菩薩於惠
施中深生信解若諸菩薩不信如來
而行布施云何菩薩於施策勵若諸
菩薩於惠施中不自策勵云何菩薩
於施耽樂若諸菩薩無有暫時少有
所施云何菩薩其施廣大若諸菩薩
於惠施中離娑洛想云何菩薩其施
清淨若諸菩薩殞波陀怪云何菩薩
其施究竟若諸菩薩不住究竟云何
菩薩其施自在若諸菩薩於惠施中
不自在轉云何菩薩其施無盡若諸
菩薩不住無盡如於布施於戒為初
於慧為後隨其所應當知亦尔
釋曰若諸菩薩無少所施等者謂諸
菩薩一切有情攝為已體通達自他
平等性故彼行施時即菩薩施故無
少施名能行施又以一切所有財物

施於一切是故說名無少所施又所施物施者受者皆不可得三輪清淨是故說名無少所施若諸菩薩於一切施都無欲樂者此既遮言是不樂義於來求施當施我施先施我施此等一切皆無欲樂唯樂攀緣安住涅槃而行惠施者諸菩薩不信如來而行布施者謂證法性自了自信而行惠施非唯信他若諸菩薩於惠施中不自策勵者謂能任運常行施故不須自策而能策他勸令施故若諸菩薩無有暫時少有所施者是一切時一切施義若諸菩薩於惠施中離娑洛想者此娑洛言顯目堅實密詮流散今取密義離流散想即三摩地是心住定而行施義若諸菩薩殞波陀慳者殞波陀言顯目生起密詮拔足今取密義拔除慳足而行惠施若諸菩薩不住究竟者不同一向趣寂聲聞安住究竟無餘涅槃若諸菩薩於惠施中不自在轉者謂令慳等施所治障不自在轉若諸菩薩不住無盡者謂得圓滿無盡增上究竟佛果而

不安住何者起化為饒益他常行惠
施如於布施於戒乃至當知亦尔者
類通餘五謂如經言云何菩薩能具
尸羅若諸菩薩不護少戒謂見自他
平等性故他護淨戒即是自己具足
尸羅

論曰云何能煞生若斷衆生生死流
轉云何不與取若諸有情無有與者
自然攝取云何欲邪行若於諸欲了
知是邪而修正行云何能妄語若於
妄中能說為妄云何具戒尼若能常
居寂勝空住云何波魯師若善安住
所知彼岸云何綺間語若正說法品
類若別云何能貪欲若有數數欲自
證得無上靜慮云何能瞋恚若於其
心能正憎害一切煩惱云何能邪見
若一切處遍行邪性皆如實見
釋曰如經中說苾芻我是能煞等者
此中顯彼所說意趣若斷衆生生死
流轉者斷是煞義與問相應無有與
者自然攝取者是無他求自攝益義
若於諸欲了知是邪而修正行者謂
如實知若境界欲若分別欲唯是邪

亂如有頌言

佛說貪恚癡皆從分別起淨不淨顛倒此亦為緣生淨不淨顛倒為緣而有者彼自性皆無故欲非真實

若於妄中能說為妄者說妄為妄故名妄語如有頌言

一切虛妄法世尊如實說於虛妄法中諸行寂虛妄

若能常居寂勝空住者依世訓釋文詞道理答上所問具成尼言此具成尼顯目離間語密詮常勝空具表勝義或表空義尼表常義今取密義問答相應顯則不尔波魯師等訓釋文詞道理亦尔此波魯師顯目義惡語密詮住彼岸今取密義是故說言若善安住所知彼岸所知彼岸是一切智佛於其中能善安住名波魯師若正說法品類老別者釋綺間語其義易了若有數數欲自證得無上靜慮者如上訓釋文詞道理諸佛身中所有靜慮說為無上若於其心能正憎害一切煩惱者已滅已斷是憎害義若一切處遍行邪性皆如實見者謂見

一切虛妄分別邪亂為性

論曰甚深佛法者云何名為甚深佛法此中應釋謂常住法是諸佛法以其法身是常住故又斷滅法是諸佛法以一切障永斷滅故又生起法是諸佛法以變化身現生起故又有所得法是諸佛法八萬四千諸有情行及彼對治皆可得故又有貪法是諸佛法自誓攝受有貪有情為已體故又有瞋法是諸佛法又有癡法是諸佛法又異生法是諸佛法應知亦余又無染法是諸佛法成滿真如一切障垢不能染故又無汚法是諸佛法生在世間諸世間法不能汙故是故說名甚深佛法

釋曰甚深佛法契經所說其義云何謂餘經說若常住法是諸佛法廣說乃至又無汙法是諸佛法此中密意今當顯示以其法身是常住者法身即是轉依為相離一切障常住真如無變易故或無垢穢無有罣碍無上妙智如無色界而非異熟是無漏故此亦常住法身所攝無差別故非業

煩惱所能為故八万四千諸有情行
及彼對治皆可得者八万四千法蘊
能治有貪有瞋有癡等分有情行故
四種各有二万一千又無染法是諸
佛法者善淨真如一切障垢不能染
故餘義易了不須重釋佛說如是秘
密言詞復有何果謂今說者易可安
立惣括義故易為他說即此因故能
令聞者易可受持資糧易滿受持教
故易達法性資糧滿故得佛證淨得
大我故法僧亦尔並取勝故由此證
得現法樂住覺知彼故於智者前論
義決擇入聰敏數為斯十利說秘密
言聲聞乘中亦說煞害於父母等密
意言詞十利亦尔
論曰又能引發修到彼岸成熟有情
淨佛國土諸佛法故應知亦是菩薩
等持作業差別
釋曰菩薩所得諸三摩地復有四種
作業差別謂依此定能修一切波羅
蜜多成熟一切諸有情類發神通等
方便引令入正法故能淨佛土隨欲
能成金等寶故能正修集力無畏等

一切佛法非離如是所說等持能辦
修集到彼岸等四種作業如聲聞等
攝大乘論釋增上慧學分第九

論曰如是已說增上心殊勝增上慧
殊勝云何可見謂無分別智若自性
若所依若因緣若所緣若行相若任
持若助伴若異熟若等流若出離若
至究竟若加行無分別後得勝利若
差別若無分別後得譬喻若無功用
作事若甚深應知無分別智名增上
慧殊勝

釋曰心既在定能如實知故等持無
間說增上慧學為不尔耶攝取其明
即名為學慧之與學應無有異若如
是者依同處釋謂增上慧即是其學
若尔此中應無依義謂依餘慧而起
於學是故說名增上慧學如前二學
依戒而學依定而學非於此中依慧
而學慧即學故應如是說其加行慧
依根本學其根本慧依後得學其後
得慧依二無間而起修學何等名為
增上慧學謂無分別智今於此中寂
初自性寂後甚深廣釋此智

論曰此中無分別智離五種相以為自性一離無作意故二離過有尋伺地故三離想受滅寂靜故四離色自性故五離於真義異計度故離此五相應知是名無分別智

釋曰依智自性說離五相由遮詮門說智體相以表詮門不可說故遣分別門無分別智其相可了若異此智應有分別何等分別謂後廣說無作意等若無作意是無分別智熟眠醉等無所作意應成無分別智然不應許由離功用應得無顛倒故若過尋伺地是無分別智第二靜慮已上諸地一切異生及聲聞等應成無分別智然彼無有無分別智若想受滅是無分別智此智體相難可成立無想等中離心無有諸心法故由意識滅說彼無心如前已說若如其色是無分別智應不得成無分別智譬如大種所造色故若於真義異相計度是無分別智此智不成無分別性以於真義異相計度言此是真是無分別有分別故

論曰於此所說無分別智成立相中復說多頌

初頌

論曰

正

諸菩薩自性遠離五種相是無分別智不異計於真

釋曰於此頌中由前三句遮五種相方便顯示無分別智由第四句正說自性不異計於真者謂於真義不異計度以為自性自性自體義無差別如說環釧金為自體次後一頌說智所依

佛

論曰

諸菩薩所依非心而是心是無分別智非思義種類

釋曰智是心法故應依心依止於心而無分別不應道理心聲即是思量相故若依非心譬如衆色不應成智為解如是雙結過失故說半頌非思義種類者謂無分別智所依非心非思義故亦非非心為所依止心種類

故以心為因數習勢力引得此位名
心種類此即顯示智所依心出過一
切思量分別次有一頌顯智因緣

論曰

諸菩薩因緣有言聞熏習是無分別智
及如理作意

釋曰因緣與能作因緣義一有言聞
熏習者謂有於他大乘言音故名有
言聞謂聽聞即彼非餘由此所引功
能老別說名熏習及如理作意者謂
此為因所生意言如理作意順理清
淨故名如理智必有境故次一頌說
智所緣

論曰

出

諸菩薩所緣不可言法性は無分別智
無我性真如

釋曰不可言法性者謂可言法無自
性性是離可言遍計所執自性性義
無我性真如者為成此義令其明了
即是一切補特伽羅諸法無性所顯
真如解脫增益損減二邊無分別智
所緣境界有所緣法定有行相故次
一頌顯智行相

論曰

諸菩薩行相復於所緣中是無分別智
彼所知無相

釋曰於所緣中相似而行故名行相無
分別智於真如境相似而行彼所知
無相者謂說此智於真如境所作行
相此意說言無分別智緣真如境離
一切相作意行相以為行相次說二
頌於上所緣及智行相釋通疑難

論曰

相應自性義所分別非餘字展轉相應
是謂相應義非離彼能詮智於所詮轉
非詮不同故一切不可言

釋曰若實無有所分別義何所分別
故說是言相應自性義所分別非餘
等謂諸文字展轉相應宣唱不絕遍
計心等緣此假立成遍計義為所分
別無別實義為所分別故言非餘若
無文字相續宣唱分別無故云何諸
法皆不可言為顯此理故說是言非
離彼能詮智於所詮轉等若實有義
可言說者離能詮名於彼應有似言
智起非未解了能詮名言於所詮義

有此智起故不可言或謂外義雖定實有要待能詮所詮智起為遮此故說如是言非詮不同故謂相異故非實能詮以能詮名與所詮義別相取故其相各異云何得成定實詮表一切不可言者由此道理所有一切能詮所詮皆不可言無分別智何所任持論曰諸菩薩任持是無分別智後所得諸行為進趣增長

釋曰後所得諸行者謂無分別後得智中所得種種菩薩諸行此行皆以智為所依為進趣增長者謂為增長菩薩諸行此說任持有要所用無顛倒故能持諸行無分別智誰為助伴若唯有一應無所能

論曰

諸菩薩助伴說為二種道是無分別智五到彼岸性

釋曰二種道者一資糧道二依止道五到彼岸以為自性此中前四波羅蜜多是資糧道第五靜慮波羅蜜多是依止道若在定心前說四種波羅

蜜多諸善資助便能生長無分別智
此智名慧波羅蜜多乃至未得佛果
已來無分別智當於何處感異熟果
論曰

諸菩薩異熟於佛二會中 是無分別智
由加行證得

釋曰二會中者謂於諸佛變化受用二
身會中由加行證得者謂顯能感異
熟果義此非異熟因能對治彼故即
增上果假名異熟由此資熏餘有漏
業令感異熟故立此名若修加行無
分別時生在諸佛所現變化身衆會
中若時證得無分別智便生諸佛所
現受用身衆會中無分別智誰為等流
論曰

諸菩薩等流於後後生中 是無分別智
自體轉增勝

釋曰前前生中無分別智後後生處
展轉增勝是等流果無分別智出離
去何

論曰

諸菩薩出離得成辦相應 是無分別智
應知於十地

釋曰初極喜地入見道時見一切地無分別理初得出離後修道中方得諸地成辦相應無分別智誰為究竟論曰諸菩薩究竟得清淨三身是無分別智得寂上自在

釋曰清淨三身者謂初地中雖得三身而未清淨至第十地乃得清淨方名究竟故說今時得淨三身得寂上自在者謂於今時無分別智非但獲得清淨三身亦得寂上十種自在故名究竟無分別智如何從何由何無染論曰如虛空無染是無分別智種種極重惡由唯信勝解

釋曰初問如何得無染者答如虛空無染次問從何得無染者答種種極重惡後問由何得無染者答曰唯信勝解謂唯由信由慧勝解以為因故而得無染

論曰如虛空無染是無分別智解脫一切障得成辦相應

釋曰解脫一切障者解脫煩惱及所知障得成辦相應者謂在初地與得相應乃至佛地成辦相應

論曰

如虛空無染是無分別智常行於世間非世法所染

釋曰常行於世間非世法所染者此顯遍生一切生處利等世間八法不染如紅蓮華出世間攝如三頌顯示三智所得勝利加行根本後得三種無分別智有何差別

論曰

如癡求受義如癡正受義如非癡受義三智辟如是如愚求受義如愚正受義如非愚受義三智辟如是如五正受義如未部受義三智辟如是如未解於論求論受法義次第辟三智應知加行等

釋曰為顯三智行相差別說如是喻如癡求受義者辟如癡人求受境界而未能受亦不能說如是加行無分別智求證真如而未能證寂無言說當知亦余如癡正受義者辟如癡人

正受境界無所言說如是根本無分別智正證真如離諸戲論當知亦尔如非癡受義者如不癡人受諸境界亦起言說如是後得無分別智又照真如現證境界能起言教當知亦尔由此道理釋如愚頌如五求受義者譬如五識求受境界雖有所求而無分別如是加行無分別智當知亦尔如五正受義者譬如五識正受境界離諸分別如是根本無分別智當知亦尔如末那受義者譬如意識能受境界亦能分別如是後得無分別智當知亦尔如未解於論求論受法義者如未解論求誦於論而未能誦如是加行無分別智當知亦尔如溫習論領受文字如是根本無分別智當知亦尔如已聽習通達法義如是後得无分別智當知亦尔由如是等衆多譬喻如數次第喻加行等三智差別次顯根本後得二智譬喻老別論曰

如人正閉目 是無分別智 即彼復開目後得智亦尔 應知如虛空 是無分別智

於中現色像後得智亦尔

釋曰由此二頌顯示根本後得老別
閉目開目虛空色像俱顯二智是無
分別是有分別是其平等是不平等
其加行智未有所證故略不說又加
行智是本智因其後得智是本智果
是故且辨無分別智成所作事無分
別智修成佛果既無分別云何能作
利有情事

論曰

如末尼天樂無思成自事種種佛事成
常離思亦尔

釋曰今此頌中引彼末尼天樂兩喻
成立所得無分別智雖無分別不作
功用成種種事如如意珠及以天樂
雖無是念我當放光我當出聲並無
思故然由生彼有情福業意樂勢力
不待擊奏放種種光出種種聲諸佛
菩薩無分別智當知亦尔雖離分別
不作功用而能隨彼所化有情福力
意樂現作種種利樂事轉次當顯示
無分別智所有甚深無分別智境界
云何為緣分別依他起性為緣餘境

自體亦亦為智非智若亦何失若緣分別依他起性云何得成無分別智若緣餘境餘境定無當何所緣若是其智應有所知若是非智云何得名無分別智為離如是一切過失故說頌言

論曰

非於此非餘非智而是智與境無有異智成無分別

釋曰無分別智不緣分別依他起性無分別故非緣分別成無分別亦不緣餘以為境界以即緣此分別法性為境界故法與法性若一若異俱不可說是故此智不可定說緣分別境非分別境自體亦亦不可說言決定是智如加行智及後得智分別無故亦不可說決定非智以加行智為先因故與境無有異智成無分別者不可分別此是能知此是所知能取所取分別無故此智與境無差別相譬如虛空與虛空中所有光明是故此智成無分別餘契經中說一切法性無分別今當解釋

論曰

應知一切法本性無分別所分別無故無分別智無

釋曰所分別無故者由所分別遍計所執義永無故餘契經中說一切法性無分別若一切法本來自性無分別者何不一切有情之類從本已來不作功用自然解脫無分別智彼無有故由彼有情於一切法無分別性現證真智本來未生諸菩薩等於一切法無分別性種性為因證智已生由此道理諸菩薩等能得解脫非餘有情次當顯示加行智等各有三種五種差別

論曰此中加行無分別智有三種謂因緣引發數習生差別故

釋曰此加行智生起差別由三種力一因緣力二引發力三數習力因緣力者謂種性力或有種性會遇強緣速起加行如是加行種性為因而得生起言種性者謂無始來六處殊勝能得佛果法尔功能引發力者謂前生中已習為因發起加行數習力者

謂現在生數數修習由士用力發起
加行

論曰根本無分別智亦有三種謂喜
足無顛倒無戲論無分別老別故

釋曰喜足無分別者謂於下劣義而
生喜足於後勝進不悵求故名無分
別如得世間間思兩智於少分義或
已信解或已決了便生喜足或如已
得世間修慧證第一有麤煩惱息於
中執為究竟解脫便生喜足如是等
類皆名喜足無分別智無顛倒無分
別者謂聖弟子等彼由修慧於苦等
諦起無常等四無倒行不起常等顛
倒分別名無顛倒無分別智無戲論
無分別者謂諸菩薩於無常等亦不
分別乃至菩提亦離戲論由一切法
無分別理出過一切名言道故超度
一切世智境故由戲論名是世俗聲
世俗智攝遠離此故名無戲論無分
別智

論曰後得無分別智有五種謂通達
隨念安立和合如意思擇老別故
釋曰此後得智所作別故有其五種

謂通達等思擇之聲一一皆有通達
思擇者於真決定於真現觀故名通
達由後得智思擇如是所得通達謂
即於中自內審察此事如是是故說名
通達思擇隨念思擇者謂於後時隨
念通達念言我曾通達是事是故說
名隨念思擇安立思擇者謂從此出
如所通達為他宣說是故說名安立
思擇和合思擇者謂惣相觀緣一切
法由此觀故進趣轉依或轉依已重
起此觀是故說名和合思擇如意思
擇者謂智現前隨所思惟一切如意
如今地等變成金等是故說名如意
思擇此思擇聲意說其智前說一切
法本性無分別所分別無故云何得
知所分別義實無所有為欲成立彼
無所有故說多頌

論口

鬼傍生人天 各隨其所應等事心異故
許義非真實於過去事等 夢像二影中
雖所緣非實而境相成就 若義義性成
無無分別智 此若無佛果證得不應理
得自在菩薩由勝解力故如欲地等成

得定者亦亦成就簡擇者有智得定者
思惟一切法如義皆顯現無分別智行
諸義皆不現當知無有義由此亦無識
辨曰鬼傍生人天等者謂於人等見
有水處餓鬼見是陸地高原於人所
見有真獺處傍生見為淨妙飲食於
人所見不淨物中餓鬼畜生見為清
淨於人所見淨妙飲食諸天見為臭
獺不淨非相違事同一處有故知遍
計所執義无若無有義云何無境識
得現行何故詰問汝經部師過去未
來境界非有云何於中得有智轉又
於夢中夢像實無云何智起非隘室
中偃卧一處容有夢智所緣真實山
河象等又未曾經自斷其首云何夢
見非不得通憶宿住事又於鏡等三
摩地中所行二影非真實有云何了
然當心顯現故知自緣心之影像而
境相成就者惣結過去未來等境雖
非實有而於自心境相成就若義義
性成無無分別智者若諸境義義性
成實無分別智應不得成分別有故
此若無佛果證得不應理者此無分

別智體若無證得佛果不應道理是則應成害本過失是故應知所分別義定非成實又此境義定非實有何以故得自在菩薩者謂諸菩薩得大自在由勝解力故者由意解力如欲地等成者謂變地等令成金等得定者亦尔者謂除菩薩餘聲聞等得靜慮者成就簡擇者者謂慧成滿者言有智者謂與成滿正智相應是故菩薩名有智者得定者者得三摩地思惟一切法者謂正思惟一切契經應頌等法如義皆顯現者謂以種種無我等行如如思惟契經等法如是如是其義顯現是故應知即此如理作意之心似其所取能取相現一切外義都無所有无分別智行諸義皆不現者此中應續前說許義非真實二由諸菩薩無分別智現起行時一切境義皆不顯現是故應知所有境義皆非實有當知無有義由此亦无識者結勸應知無有境義由此能識亦无所有非無所識而有能識應正道理前於廣釋所知相中已具辯析如是

道理

論曰般若波羅蜜多與無分別智无有老別如說菩薩安住般若波羅蜜多非處相應能於所餘波羅蜜多修習圓滿云何名為非處相應修習圓滿謂由遠離五種處故一遠離外道我執處故二遠離未見真如菩薩分別處故三遠離生死涅槃二邊處故四遠離唯斷煩惱障生喜足處故五遠離不願有情利益安樂住無餘依涅槃界處故

釋曰般若波羅蜜多與無分別智无有老別者性相等故謂諸所有無分別智即是般若波羅蜜多故彼經中作如是說菩薩安住般若波羅蜜多非處相應能於所餘波羅蜜多修習圓滿此義云何謂由遠離五種處故即是遠離外道我執處等五處老別此中可居故名為處遠離外道我執處者謂諸外道安住我執作是念言我能了知此是我慧菩薩遠離如是處所不計執我及以我所而起波若菩薩遠離如是處所是故說名非

要相應遠離未見真如菩薩分別處
者謂未見真諸菩薩衆於其般若波
羅蜜多無分別智起諸分別此是般
若波羅蜜多菩薩遠離如是處所是
故說名非要相應如有頌曰

若有所見 汝為彼縛 若無所見
便得解脫

遠離生死涅槃二邊處者謂如世間
住生死邊有我執故如聖弟子住涅
槃邊煩惱斷故菩薩不尔是故說名
遠離二邊非要相應遠離唯斷煩惱
障生喜足處者謂聲聞等計修習力
斷煩惱障即為一切所作已辦菩薩
遠離如是處所以能障尋利益安樂
諸有情故如有頌言

非往諸惡趣 極障大菩提 如住於聲聞
及以獨覺地

菩薩遠離如是處所是故說名非要
相應遠離不顧有情利益安樂住無
餘依涅槃界處者如聲聞等不顧有
情利益安樂住無餘依涅槃界中如
火燒薪畢竟寂滅菩薩遠離如是處
而般若大悲皆具足故能正安住無

代涅槃由捨此處是故說名非處相應
論曰聲聞等智與菩薩智有何差別
由五種相應知差別一由無分別老
別謂於蘊等法無分別故二由非少
分差別謂於通達真如入一切種所
知境界普為度脫一切有情非少分
故三由無住差別謂無住涅槃為所
住故四由畢竟差別謂無餘依涅槃
界中無斷盡故五由无上差別謂於
此上無有餘乘勝過此故此中有頌
諸大悲為體由五相勝智世出世滿中
說此最高遠

釋曰此中顯示聲聞等智與菩薩智
五相差別無分別差別者謂聲聞等
智就四顛倒名無分別諸菩薩智於
一切法乃至菩提皆無分別非少分
差別復有三種一通達真如非少分
差別謂聲聞等入真觀時唯能通達
補特伽羅空無我理是諸菩薩入真
觀時具足通達補特伽羅及一切法
空無我理二所知境界非少分差別
謂聲聞等唯於苦等諦中智生即名
修習所作已辦是諸菩薩普於一切

所知境界無倒智生乃名修習所作
已辨三所度有情非少分老別謂聲
聞等唯求自利盡無生智正勤修行
是諸菩薩普為濟度一切有情求大
菩提於此三種非少分別聲聞菩薩
智有老別無住老別者謂聲聞等唯
住涅槃是諸菩薩具足悲慧增上力
故無住涅槃以為住處畢竟老別者
顯聲聞等與諸菩薩於涅槃中有大
老別謂聲聞等住無餘依涅槃界中
身智永盡如燈焰滅是諸菩薩得成
佛時所證法身窮生死際無有斷盡
如無色界相續不壞由此老別智有
老別無上老別者謂聲聞乘上有獨
覺獨覺乘上復有大乘其菩薩乘即
是佛乘更無有上由此五相應知聲
聞與諸菩薩智有老別復以伽陀攝
如是義言五相者即前所說五相老
別世出世滿中者靜慮無色名世間
滿聲聞乘等所得涅槃名出世滿此
皆勝彼故說高遠

論曰若諸菩薩成就如是增上尸羅
增上質多增上般若功德圓滿於諸

財位得大自在何故現見有諸有情
匱乏財位見彼有情於諸財位有重
業障故見彼有情若施財位障生善
法故見彼有情若乏財位厭離現前
故見彼有情若施財位即為積集不
善法因故見彼有情若施財位即便
作餘無量有情損惱因故是故現見
有諸有情匱乏財位此中有頌
見業障現前積集損惱故現有諸有情
不感菩薩施

釋曰今當顯說由是因緣菩薩雖有
財位自在而不施他見彼有情於諸
財位有重業障故者謂諸菩薩見彼
有情於其財位有重業障故不施與
勿令惠施空無有果設復施彼亦不
能受何用施為如有頌言

如母乳嬰兒一經月無倦嬰兒喉若閉
乳母欲何為

見彼有情若施財位障生善法故者
謂諸菩薩見彼有情雖於財位無重
業障而彼若得財位圓滿便多放逸
不起善法作是思惟寧彼現法少時
貧賤勿彼來生多時貧賤故不施彼

所有財位見彼有情者乏財位厭離
現前故者謂諸菩薩見彼有情者
財位厭生死心便現在前求欲出離
若得富貴即生憍逸故不施彼所有
財位作是思惟寧被貧賤永離生死
心常現前勿彼富貴受樂放逸不厭
生死不起善法見彼有情者施財位
即為積集不善法因故者謂諸菩薩
見彼有情者當施彼滿足財位即便
放逸積集種種惡不善業故不施彼
所有財位如有頌言

寧使貧乏於財位 遠離惡趣諸惡行
勿彼富貴亂諸根 令感當來衆苦器
見彼有情者施財位即便作餘無重
有情損惱因故者謂諸菩薩見彼有
情若得富貴即便損惱無量有情故
不施彼所有財位作是念言寧被一
身受貧賤苦勿令損惱餘多有情復
以伽他攝如是義故說見業障現前
等其文易了無煩重釋

攝大乘論釋卷第八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攝大乘論釋卷第九

考

無性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果斷分第十

論曰如是已說增上慧殊勝彼果斷殊勝云何可見斷謂菩薩無住涅槃以捨雜染不捨生死二所依止轉依為相此中生死謂依他起性雜染分涅槃謂依他起性清淨分二所依止謂通二分依他起性轉依謂即依他起性對治起時轉捨雜染分轉得清淨分

釋曰無分別智能治既生一切所治決定應斷故彼無間說斷殊勝無住涅槃者不同世間聲聞獨覺安住生死或涅槃故以捨雜染不捨生死者害彼勢力如彼呪蝕雖不棄捨而無染故二所依止轉依為相者或依主擇或持業釋住此轉依如無色界若依自利與殊勝慧共相應故不容煩惱若依利他由與大悲共相應故現處生死而不棄捨此中何者生死涅槃

昧修止轉依皆應顯說生死謂依他起性雜染分者謂心心法煩惱迷亂生死過失相續不絕遍計所執分涅槃謂依他起性清淨分者謂畢竟轉遍計所執圓成實分二所依止謂通二分依他起性者謂二所依依他起性轉依謂即依他起性者謂心心法依他起性是諸雜染轉滅所依又是一切佛法所依如有說言此是一切佛法諸地波羅蜜多果所依等云何轉依何者轉依謂即於此依他起性對治起時者無分別智起時轉捨雜染分者轉滅一切所取能取諸迷亂分轉得清淨分者捨彼所取能取性故轉得遠離所取能取自內所證絕諸戲論寂清淨分

論曰又此轉依略有六種一損力益能轉謂由勝解力聞熏習住故及由有者耻令諸煩惱少分現行不現行故二通達轉謂諸菩薩已入大地於真實非真實顯現不顯現現前住故乃至六地三修習轉謂猶有障一切相不顯現真實顯現故乃至十地四

果圓滿轉謂永無障一切相不顯現
寂清淨真實顯現於一切相得自在
故五下劣轉謂聲聞等唯能通達補
特伽羅空無我性一向背生死一向
捨生死故六廣大轉謂諸菩薩兼通
達法空無我性即於生死見為寂靜
雖斷雜染而不捨故若諸菩薩住下
劣轉有何過失不願一切有情利益
安樂事故違越一切菩薩法故與下
劣乘同解脫故是為過失若諸菩薩
住廣大轉有何功德生死法中以自
轉依為所依止得自在故於一切趣
示現一切有情之身於寂勝生及三

乘中種種調伏方便善巧安立所化
諸有情故是為功德

釋曰損力益能轉等者謂由勝解力
及聞熏習力損減依附異熟識中煩
惱熏習增益所習淨法功能又由勝
解聞熏習住有著耻故令諸煩惱少
分現行或不現行通達轉等者謂已
證入菩薩大地於真非真或現不現
無分別智有間无間而現行故或時
真現謂入觀時或非真現謂出觀時

非真與真於此二時如其次第說現不現此現不現乃至六地修習轉等者由所知障說名有障此轉依位乃至十地諸相不現唯真顯現果圓滿轉等者由一切障說名無障以一切障永無有故得一切相皆不顯現得寂清淨真實顯現依此轉依於一切相得大自在以於諸相得自在故隨其所樂利樂有情下劣轉等其言易了無煩重釋廣大轉等者謂於雜染斷而不捨於生死中達無我故斷諸雜染即於其中見寂靜故而不棄捨住下劣轉有何過失等其文易解住廣大轉有何功德等者於一切法得自在故於一切趣示顯一切同分之身種種調伏方便善巧安立所化有感有情置寂勝生及三乘中最勝生者謂諸世間安樂生處應知此是說法功德

論曰此中有多頌

諸凡夫覆真一向顯虛妄諸菩薩捨妄一向顯真實應知顯不顯真義非真義轉依即解脫隨欲自在行於生死涅槃

若起平等智。亦時由此證。生死即涅槃。
由是於生死。非捨非不捨。亦即於涅槃。
非得非不得。

釋曰。為顯轉依復說。多頌諸凡夫。覆
真等者。謂如凡夫無明未斷。真義不
顯。故說名覆。無明力故。一切虛妄。皆
悉顯現。菩薩不尔。無明斷。故通達虛
妄。皆無所有。故名捨妄。唯有真義。一
向顯現。由此道理。應知顯不顯。真義
非真義者。謂圓成實。真義顯現。遍計
所執。非真實義。皆不顯現。言轉依者。
謂非真義。皆不顯現。所有真義。皆悉
顯現。故名轉依。即解脫者。謂即轉依
名為解脫。隨欲自在行者。謂此轉依
解脫自在。於諸世間。得隨欲行。由隨
所欲。所作自在。故名解脫。非如斬首。
捨離身命。名為解脫。於生死涅槃。若
起平等智等者。謂遍計所執。自性名
為生死。此即無性。无性即空空。即涅
槃。圓成實性。由是於生死。非捨非不
捨等者。謂即生死。是涅槃。故說名非
離生死。別得涅槃。故名非得。即於此。

中證涅槃故名非不得

攝大乘論釋彼果智分第十一之一

論曰如是已說彼果斷殊勝彼果智殊勝云何可見謂由三種佛身應知彼果智殊勝一由自性身二由受用身三由變化身此中自性身者謂諸如來法身一切法自在轉所依止故受用身者謂依法身種種諸佛衆會所顯清淨佛土大乘法樂為所受故變化身者亦依法身從觀史多天宮現沒受生受欲踰城出家往外道所修諸苦行證大菩提轉大法輪入大涅槃故

釋曰由斷所斷獲得無垢无罣智故斷殊勝無間次說果智殊勝自性身中非假所立故名自性是所依止故名為身法性即身故名法身或是諸法所依止處故名法身言一切法自在轉所依止者謂於一切法得自在轉亦所依止故名一切法自在轉所依止或依持業釋受用身中依法身者由有彼故而得有此種種諸佛衆會所顯者謂有佛土諸大菩薩衆

所雲集由此了知故名所顯即是西方極樂土等清淨佛土大乘法樂為所受故者謂於清淨佛國土中受用種種大乘法樂領解義故或於清淨佛國土中受用種種金銀等寶諸佛菩薩展轉受用妙色身等及受經等種種法義安立自相及共相故何者所依復是誰依謂前無垢无罣碍智由此妙智增上力故能令安住不可思議解脫已入大地諸大菩薩清淨佛土大乘法樂相現智生變化身中依法身者如前已說謂由果智殊勝力故從觀史多天宮現沒乃至沮洳此即能令餘相續中與人同分識相生起

論曰此中說一盟在兩頌

相證得自在依止及攝持差別德甚深念業明諸佛

釋曰略標於義名盟在兩相證得等是所標義

論曰諸佛法身以何為相應知法身略有五相

釋曰初標標相復有五種下轉依等

別釋五相

論曰一轉依為相謂轉滅一切障雜
染分依他起性故轉得解脫一切障
於法自在轉現前清淨分依他起性故
釋曰轉滅一切障雜染分依他起性
故者謂轉雜染分依他起性似所取
相及能取相令永不生故轉得解脫
一切障於法自在轉現前清淨分依
他起性故者謂轉得所取能取無性
所顯離垢真如圓成實性及得於一
切法自在而轉現在前因極清淨分
依他起性故

論曰二白法所成為相謂六波羅蜜
多圓滿得十自在故此中壽自在心
自在衆具自在由施波羅蜜多圓滿
故業自在生自在由戒波羅蜜多圓
滿故勝解自在由忍波羅蜜多圓滿
故願自在由精進波羅蜜多圓滿故
神力自在五通所攝由靜慮波羅蜜
多圓滿故智自在由般若波羅蜜
羅蜜多圓滿故

釋曰白法所成為相等者謂諸聲聞
所得轉依唯是煩惱永斷所顯無有

白法所成為相若諸菩薩所得轉依修習六種波羅蜜多極圓滿故白法自性十種自在以為其相於此時中無有一念是无記分況染汙分此中已下釋十自在壽自在者謂隨所欲能捨命故心自在者謂於生死無染汙故又隨意樂能正為他引攝眾具於中自在運轉其心名心自在眾具自在者謂飲食等諸資生具隨意所樂能積集故眾具資財其義是一由施波羅蜜多圓滿故者謂由法施無畏施財施圓滿如其所應得此果故業自在者謂於諸業得大自在唯作善業非惡無記及於其中勸他作故生自在者謂於一切應所生處如其所欲現受生故由戒波羅蜜多圓滿故者謂二自在是尸羅果由具戒者唯造善業故又具戒者所願皆成故勝解自在者謂於地等發起勝解令成金等如所勝解地等金等隨勝解轉由忍波羅蜜多圓滿故者謂此自在是其忍果如昔因時樂修忍故隨諸有情心所樂轉故今獲得地等金

等隨勝解轉願自在者謂隨所感一切事成由精進波羅蜜多圓滿故者謂此自在是精進果由昔因時修精進故於諸有情諸利樂事無有懈怠故於今時所願自在神力自在五通所攝者謂隨意樂引發種種寂勝神通由靜慮波羅蜜多圓滿故者謂此自在是靜慮果由昔因時樂修定故隨諸有情所應作事證入種種靜慮等至故於今時得定所作神通自在智自在者謂隨所有種種言音智現前故法自在者謂隨意樂宣說契經應頌等故由般若波羅蜜多圓滿故者謂此自在是般若果由昔因時樂修慧故隨其類音為說正法故今證得殊勝般若妙達言音巧說正法論曰三無二為相謂有無无二為相由一切法無所有故空所顯相是實有故有為無為无二為相由業煩惱非所為故自在示現有為相故異性一性無二為相由一切佛所依無差別故無量相續現等覺故此中有二頌我執不有故於中無別依隨前能證別

故施設有異種性異非虛圓滿無初故
無垢依无別故非一非多

釋曰有無无二為相者謂非有相以
一切法遍計所執皆無有故亦非无
相以空所顯自性有故有為無為无
二為相者以業煩惱非所為故非有
為相於能示現似有為法得大自在
數數示現似有為故非無為相異性
一性無二為相者以佛法身體是其
一故非異相無量依止各別證得故
非一相俱一無故名无二相復以二
頌攝如是義令其易了所謂我執不
有故等若於是處有其我執計自為
我執外為他即於其中分別自他此
彼各異於法身中無有我執故无分
別此彼有異若尔云何說有多佛隨
前能證有老別故施設有異謂隨菩
薩能證位別施設有異隨順世間名
言故說此是釋迦牟尼此是勝觀佛
等種性異故者謂本因性有老別故
非唯一佛種性有二一本性住種性
謂無始來六處殊勝展轉相續法尔
所得二習所成種性謂從先來善友

力等數習所成。本性住性有差別。故習所成性有其多種。種性多。故執唯一佛更無餘佛。不應道理。非虛故者。有多菩薩依前種性。各別修集菩提資糧。若唯一佛一證菩提。餘無所證。彼集資糧。應空無果。不應道理。圓滿故者。謂諸如來遍於各別所化有情。成立利益安樂正事。謂於三乘如應安立。若唯一佛是。則不可安立。有情置於佛乘。以更無有第二佛。故是則如來所作佛事。應不圓滿。是故定應許有多佛。無初故者。謂諸如來前前出世。猶如生死。無有寧初。離集資糧。自然成佛。不應理。故離違事。佛能集資糧。不應理。故由此決定。非唯一佛。又不應執定有多佛。無垢所依。无差別。故無漏法界名无垢。依由智殊勝。畢竟遣除客塵垢。故於此無漏真法界中。不可定執諸佛有異。是故諸佛非一非多。

論曰。四常住為相。謂真如清淨相。故本願所引。故所應作事。無竟期。故釋曰。恒無變易相續无斷。是故說言。

常住為相由三因緣成立此相真如清淨相故者此顯真如性常無變顯成佛果說為法身性若變易即非真如是故常住本願所引故者謂諸如來皆先發起如是大願我當度脫無量有情令般涅槃諸有情類未般涅槃願所引果相續不絕是故常住此事無竟期故者謂先大願所應作事無究竟期諸有情類量無邊故乃至有情相續不斷佛所作事恒無斷故說名為常

論曰五不可思議為相謂真如清淨自內證故無有世間喻能喻故非諸尋思所行處故

釋曰言思議者謂依道理審諦思惟起分別智尋思所攝譬喻所顯諸佛非此所行處故不可思議超過一切尋思地故唯應信解不應思議

論曰復次云何如是法身取初證得謂緣捻相大乘法境無分別智及後得智五相善修於一切地善集資糧金剛喻定破滅微細難破障故此定

無間離一切障故得轉依

釋曰信解亦名初得法身法行亦名
為簡彼故說現證得但言證得非生
起者體是常故緣起相等其義易了
五相善修者謂無生无滅本来寂靜
自性涅槃及無自性名為五相又集
摠等五相善修成辦五果謂念念中
銷融一切麤重依止離種種想得法
苑樂能正了知周遍無量无分限相
大法光明順清淨分無所分別无相
現行為令法身圓滿成辦能正攝受
後後勝因破滅微細難破障故者顯
示此定喻金剛因譬如金剛其性堅
固能破難破如是此定起諸下類能
破難破不染無知能發无上清淨智
道故譬金剛此定無間離一切障故
得轉依者由無分別及後得智故證
轉依得佛法身

論曰復次法身由幾自在而得自在
略由五種一由佛土自身相好無邊
音聲無見頂相自在由轉色蘊依故
二由無罪无量廣大樂住自在由轉
受蘊依故三由辯說一切名身句身

文身自在由轉想蘊依故四由現化
變易引攝大眾引攝白法自在由轉
行蘊依故五由圓鏡平等觀察成所
作智自在由轉識蘊依故

釋曰由轉五蘊依故得五自在諸聲
聞等怖畏苦故永斷諸蘊如愚癡人
自捨身命若諸菩薩攝巧方便轉滅
有罪色等諸蘊轉起無罪色等諸蘊
如智癡人求諸良藥轉有病身成無
病身此中由轉色蘊依故得能示現
佛土自在如其所欲現金銀等諸佛
土故得能示現自身自在隨心所思
皆能示現於其種種大集會中隨諸
所化有情機宜各別現故得能示現
相好自在隨所受樂示現種種妙相
好故得能示現無邊音聲无見頂相
二種自在現佛音聲量無邊故現佛
頂相無能見故由轉受蘊依故得无
罪無量廣大樂住自在應知此中離
煩惱故名為無罪有衆多故名為无
量超過一切三界樂故名為廣大由
轉想蘊依故得能辯說一切名身句
身文身自在以能取相是想自性由

攝如是資糧為因轉得如是功能差別由此能於名身等事隨其所欲自在能住由轉行蘊依故得能現化變易引攝大眾引攝白法自在謂行蘊中思取為勝由此思故於現化等自在能轉現化自在者如其所欲能現化故變易自在者如其所欲轉變地等成金等故引攝大眾自在者如意所樂引攝天等諸大眾故引攝白法自在者如意所樂令無漏法現在前故由轉阿賴耶識等八事識蘊得大圓鏡智等四種妙智如數次第或隨所應當知此中轉阿賴耶識故得大圓鏡智雖所識境不現在前而能不忘不限時處於一切境常不愚迷無分別行能起受用佛智影像轉染汙未挪故得平等性智初現觀時先已證得於修道位轉復清淨由此安住無住涅槃大慈大悲恒與相應能隨所樂現佛影像轉意識故得妙觀察智具足一切陀羅尼門三摩地門猶如寶藏於大會中能現一切自在作用能斷諸疑能雨法雨轉五識故得

成所作智普於十方一切世界能現
變化從觀史多天宮而沒乃至涅槃
能現住持一切有情利樂事故
論曰復次法身由幾種處應知依止
略由三處一由種種佛住依止此中
有二頌

諸佛證得五性喜 皆由等證自界故
離喜都由不證此 故求喜者應等證
由能無量及事成 法味義德俱圓滿
得喜寂勝無過失 諸佛見常無盡故
二由種種受用身依止但為成熟諸
菩薩故三由種種變化身依止多為
成熟聲聞等故

釋曰由幾種處應知依止者此問法
身與幾種法為所依止略由三處者
廣即無量功德依止今且略說但由
三處由種種佛住依止者由諸如來
所得法身與所安住種種天住聖住
梵住為所依止諸天住中如來多住
第四靜慮諸聖住中如來多住空解
脫門諸梵住中多住其悲如是種種
如來所住勝聲聞等為顯如來所證
涅槃勝聲聞等所得涅槃故說諸佛

證得五性喜等證自界者證自法界
於此修治正作證故名為等證言離
喜者謂諸如來證自法界安住五喜
諸聲聞等證如斬首永滅涅槃遠離
如是寂勝歡喜故求喜者應等證者
謂諸菩薩勤求五喜應正求證此真
法界何等為五所求勝喜故次說言
由能無量及事成等由因別故余所
喜異能謂堪能言無量者謂過无量
殞伽沙數諸佛如來所有堪能同依
法身一切和雜平等無異由見如是
能無量故生大歡喜及者集義事者
所作一切有情諸利樂事隨彼所能
無倒安立於三乘等成謂成辦經无
量時此所作事無旱轉故由見堪能
所應作事亦無量故生大歡喜言法
味者謂契經等無上法味謂證真諦
所得理味義圓滿者謂契經等法所
詮義皆得圓滿隨自意樂現在前故
德圓滿者謂神通等功德圓滿由見
法味亦無量故見義圓滿亦无量故
見德圓滿亦無量故生大歡喜復有
說言義謂涅槃德謂隨樂所起功德

俱圓滿故並生大喜得喜寂勝无過
失諸佛見常無盡故者謂諸如來見
自身中真如一味能無量等所生大
喜雖入涅槃亦常無盡是故寂勝無
有過失出三界故名爲寂勝煩惱所
知二障并習皆永斷故名無過失由
種種受用身依止等者謂由法身為
增上緣彼得轉故說名依止非如曰
光依曰道理與變化身為所依止其
義亦尔言多爲者攝取勝解行地菩
薩以劣信解諸聲聞等雖見佛身不
應成熟初業菩薩當知亦尔已入大
地諸菩薩衆不由化身方得成熟通
達甚深廣大法故

論曰應知法身由幾佛法之所攝持
略由六種一由清淨謂轉阿賴耶識
得法身故二由異熟謂轉色根得異
熟智故三由安住謂轉欲行等住得
無量智住故四由自在謂轉種種攝
受業自在得一切世界無尋神通智
自在故五由言說謂轉一切見聞覺
知言說戲論得令一切有情心喜辯
說智自在故六由拔濟謂轉拔濟一

切災橫過失得拔濟一切有情一切
災橫過失智故應知法身由此所說
六種佛法之所攝持

釋曰就自性攝以顯攝持法身自性
由清淨者謂由清淨佛法攝持法身
自性以其法身體清淨故淨誰轉誰
而得清淨為答此問說如是言轉阿
賴耶識得法身故由阿賴耶識執持
一切雜染種子對治起時轉滅如是
一切染種轉得隨順一切無罪圓滿
功德譬如世間阿揭陀藥能變有毒
令成無毒故說名轉由異熟者謂由
異熟佛法攝持法身自性轉色根者
謂轉眼等有色諸根得異熟智者謂
所轉捨是異熟故假說轉得亦名異
熟如昔所得異熟諸根今得善智假名
異熟由安住者謂由安住佛法攝持
法身自性轉欲行等者謂等取勝解
行等由轉彼故證得息滅一切有情
諸災患智由自在者謂由自在佛法
攝持法身自性攝受業者謂諸世間
商賈營農事王等業由轉彼故證得
無碍神通自在由言說者謂由言說

佛法攝持法身自性由轉世間見等
言說證得見聞覺知自在由此逮得
一切有情心喜妙智由拔濟者謂由
拔濟佛法攝持法身自性災橫等者
謂如世間國王家等所生憂苦或親
友力或財寶力而能息除由轉此故
證得息除一切有情一切災橫過失
妙智轉捨如是六種世法轉得如是
六種佛法

論曰諸佛法身當言有異當言無異
依止意樂業無別故當言无異無量
依身現等覺故當言有異如說佛法
身受用身亦尔意樂及業無差別故
當言無異不由依止无差別故無量
依止差別轉故應知變化身如受用
身說

釋曰諸佛法身依止意樂作業無別
故無有異諸佛真如无有異故依止
無別一切皆為利益安樂一切有情
意樂同故意樂無別一切皆同利他
為勝現等正覺般涅槃等種種作業
故業無别无量依身現等覺故當言
有異者謂由無量別別依身菩提薩

埵現成佛故非無有異如前廣說如說法身受用亦尔此說意樂及業無別不說依止無有老别无量依止老別轉故謂於一切别世界中諸佛國土衆會名号身量相好受法樂等各不同故佛變化身應知亦尔

論曰應知法身幾德相應謂取清淨四无量解脫勝處遍處無諍願智四無尋解六神通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隨好四一切相清淨十力四無畏三不護三念住拔除習氣無忘失法大悲十八不共佛法一切相妙智等功德相應

釋曰此中顯說諸佛世尊共聲聞等所有清淨殊勝功德取清淨者顯此功德永斷煩惱及所知障身中起故如是所說取清淨言應知遍在二一功德四無量者謂緣无量有情為境慈悲喜捨言解脫者謂八解脫所謂有色觀諸色等言勝處者謂八勝處言遍處者謂十遍處無諍願智更无老别四無尋解者謂法無尋解義无尋解訓无尋解辯說无尋解六神

通者謂如意通為初漏盡智為後三
十二大士相者謂妙輪相印手足等
八十隨好者謂鼻脩直等四一切相
清淨者謂所依清淨所緣清淨心清
淨智清淨言十力者謂度非處智力
業異熟智力靜慮解脫等持等至
智力根勝劣智力種種勝解智力種
種界智力遍趣行智力宿住隨念智
力死生智力漏盡智力四無畏者謂
佛世尊自發誠言我是真實正等覺
者若有難言於如是法不正等覺我
於彼難正見無緣是第一无畏又發
誠言我是真實諸漏盡者若有難言
如是如是諸漏未盡我於彼難正見
無緣是第二无畏又發誠言我為弟
子說出離道若有難言脩如是道非
正出苦我於彼難正見無緣是第三
无畏又發誠言我為弟子誦障身法
染必為障若有難言雖染彼法不能
為障我於彼難正見無緣是第四无
畏於此四中皆應廣說正見彼難无
有緣故得大安隱得安隱故都無所
畏三不護者謂諸如來所有身業清

淨現行無不清淨現行身業慮恐他知可須嚴護如是名為第一不護如說身業語業意業亦如是說是三不護三念住者謂諸如來說正法時一類弟子恭敬屬耳住奉教心精進修行法隨法行如來於彼無悅无喜心不踊躍一類弟子不生恭敬翻前廣說如來於彼不生恚恨不生不忍非不保任一類弟子亦生恭敬亦不恭敬乃至廣說如來於彼其心無二謂不喜悅亦不恚恨於彼一切遍住妙捨拔除習氣者謂永拔除雖無煩惱而有煩惱相似所作騰躍等事无忘失法者謂於利樂諸有情事正念正知不過時分言大悲者謂於有情利樂意樂大義當說十八不共佛法者謂不同義是不共義即諸如來無有誤失如阿羅漢雖盡諸漏為乞食故出遊城邑或於一時與惡象惡馬惡牛惡狗等共同遊止或於一時足踐棘刺諸惡地等齊足趾躑或於一時入如是舍與諸母邑不依正理而作語言或於林野捨弃好道而行惡路

或與怨賊師子猛獸及他妻等同共遊止如是等類諸阿羅漢所有誤失諸佛皆無又諸如來无卒暴音如阿羅漢或於一時遊行林野迷失道路或不染習氣過失聚屑露齒而現大笑如是等類諸阿羅漢卒暴音聲諸佛皆無又諸如來无忘失念如阿羅漢有不染汙久遠所作久遠所說諸忘失念諸佛皆無又諸如來无種種想如阿羅漢於有餘生死一向起極歡逆想於無餘涅槃一向起極寂靜想如來於彼有餘生死無餘涅槃无差別想住寂勝捨又諸如來無不定心如阿羅漢斂心方定出即不定如來於彼一切分位無不定心又諸如來無不擇捨如阿羅漢不以智慧簡擇有情諸利樂事而便弃捨如來無有如是等類不擇而捨又諸如來無有欲等六種退失如阿羅漢於能永淨所知障中有未得退謂志欲退精進退念退定退慧退解脫退如是六退諸佛皆無又諸如來身語意業智

為前導隨智而轉如阿羅漢或於一時善身業轉或於一時無記業轉語業意業當知亦亦如來三業智前導故隨智轉故無有无記智等起故名智前導智俱行故名隨智轉又諸如來於三世境若知若見无著無尋如阿羅漢於三世事非暫起心即能解故知見有著不能一切忘了知故知見有尋如來於彼三世事中暫起心時即遍解知一切境界是故知見無著无尋由是因緣此十八種一一皆名不共佛法一切相妙智者謂於一切蘊界處中善能了知一切行相等者等餘無量功德法身相應

論曰此中有多頌

釋曰於此法身能依不共諸功德中以讚頌門結句道理分別開示

論曰

憐愍諸有情起和合遠離常不捨利樂四意樂歸禮

釋曰今此頌中顯四無量憐愍諸有情者是揔句起和合意樂者顯慈无量欲令有情樂和合故起遠離意樂

若顯悲無量欲令有情遠離苦故起
常不捨意樂者顯喜無量欲令有情
不捨樂故起利樂意樂者顯捨无量
欲令有情獲得利益及安樂故捨謂
棄捨欲令有情捨樂受等煩惱隨眠
不捨有情又處中住說名為捨緣此
功德歸依敬礼諸佛法身故名歸礼
餘頌准此一切應知

論曰

解脫一切障牟尼勝世間智周遍所知
心解脫歸礼

釋曰解脫一切障者此句顯示諸佛
解脫勝聲聞等牟尼勝世間者此句
顯示諸佛勝處勝聲聞等智周遍所
知者此句顯示諸佛遍處勝聲聞等
非如聲聞乘等唯有八種解脫八種
勝處十種遍處解脫為先而有勝處
勝處為先而有遍處由此門故作意
思惟解脫一切障勝一切世間智周
一切境心解脫者具上三德心離繫縛
論曰

能滅諸有情一切惑無餘 言煩惱有染
常哀愍歸礼

釋曰此頌顯無諍世俗智為性不同
聲聞所得無諍將入城邑先審觀察
若一有情當緣我身隨起一種煩惱
諍者即便不入如來觀見雖諸有情
當緣佛身起諸煩惱若彼堪任受佛
化者即便徃彼方便調伏令滅煩惱
能滅諸有情一切惑無餘者非如聲
聞住無諍定方便遠離不令自身作
少有情生煩惱緣唯伏欲界有事煩
惱非餘煩惱諸佛不尔方便能滅一
切有情一切煩惱令無有餘害煩惱
者唯害煩惱不害有情有染常衰慙
者若諸有情有煩惱染佛常衰慙而
不訶害如有頌言

如呪鬼良醫治諸鬼所魅但訶害鬼魅
非鬼所魅者如是大悲尊治煩惱所魅
但訶害煩惱不訶害有情

論曰

無功用无著無尋常寂定於一切問難
能解釋歸礼

釋曰此頌顯願智勝聲聞等由五相故
謂無功用故无著故無尋故常寂定
故一切疑難能解釋故諸聲聞等所

得願智隨其所願而入於定唯能知此不知其餘佛即不尔由無功用智不作功用如末尼天樂隨願能知一切境界由無著智於所知境皆无滯故由無尋智斷煩惱障并習氣故由常寂定定障斷故如有頌言

那伽行寂定 那伽住寂定 那伽坐寂定 那伽卧寂定

由此所發微妙願智於一切時善能解釋一切問難

論曰

於所依能依 所說言及智能說無尋慧常善說歸礼

釋曰此頌顯示四無尋解言所依者謂諸教法即契經等言能依者謂所詮義如是二種皆名所說所作業故言智二種皆是能說作者作具等所起故無尋慧者謂於此中无退轉智常善說者由具四種無尋解故常能善說若於所依無尋覺慧名法无尋於法異門無罣尋故若於能依无尋覺慧名義無尋於一切法自相共相無罣尋故或於諸法別義意趣无罣

導故若於其言無導覺慧名訓詞无
導於諸國土各別境界種種言詞隨
自展轉異想隨說無罣導故或於諸
法訓釋言詞無罣導故若於分析諸
法智中無導覺慧名辯說無導於能
辯析諸法智中無罣導故

論曰

為彼諸有情故現知言行往來及出離
善教者歸札

釋曰此頌顯示六種神通為彼諸有
情者此是捻句善教者言一一皆有
善者妙也教者言也為令勝進說微
妙言名善教者故現善教者是如意
通隨所應化故往其所現大神變善
教彼故知言善教者是天耳通聽聞
遠住有義言詞一切音聲如其所應
為說法故知行善教者是心差別通
知心勝劣善教彼故知往善教者是
宿住隨念智通了達過去善教彼故
知來善教者是死生智通了達未來
善教彼故知出離善教者是漏盡智
通知斷煩惱善教彼故

論曰

諸衆生見尊皆審知善士暫見便深信
開導者歸礼

釋曰此頌顯示諸相隨好法身是現
相好所依故就相好歸礼法身諸衆
生見尊皆審知善士者一切世間由
見世尊具相隨好皆悉審知是大善
士諸衆生者通攝當時及於後時堪
受化者暫見便深信者暫見世尊具
相隨好便深淨信知是世間善開導者
論曰

攝受住持捨現化及變易等持智自在
隨證得歸礼

釋曰此頌顯示四一切相清淨攝受
住持捨者顯所依清淨依止靜慮如
其所欲隨樂長短能於自身攝受住
持弃捨自在現化及變易者顯所緣
清淨化作種種未曾生色名為現化
轉變種種已曾生色成金銀等名為
變易於此一切變化品類皆得自在
等持自在者顯心清淨隨其所欲三
摩地門自在而轉一一剎那如其意
樂能入諸定智自在者顯智清淨如
其所欲陀羅尼門任持自在隨證得

者隨順證得上四清淨

論曰

方便歸依淨及大乘出離於此誑衆生
摧魔者歸礼

釋曰此頌顯十力謂於善趣惡趣方便
諸業歸依世出世淨大乘出離四種
義中魔誑衆生此中顯說能摧彼魔
十力業用言方便者善趣方便謂諸
善業惡趣方便謂不善業宣說如是
趣方便時魔於其中誑惑而住言不
如是與是相違說不善業為善趣方
便說諸善業為惡趣方便或說一切
皆無有因或說一切自在天等以為
其因處非處力能摧彼說訓釋詞者
處名所以有所容受若無所以无所
容受說名非處謂無處無容諸衆生
類無因惡因而當得有此復云何由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謂無明緣
行等非自在天等今次第得生言歸
依者所謂諸業如說世間皆由自業
業為依止業作歸依說此業時魔於
其中誑惑而住廣如前說由第二業
異熟智力能摧彼說無所望尋謂諸

有情業所分別高下勝劣不由無因自在天等廣如前說所言淨者謂世間淨及出世淨暫時畢竟伏諸煩惱永害隨眠由諸靜慮等持等至及聖道故說此淨時魔於其中誑惑而住廣如前說由靜慮等持等至智力能摧彼說無所罣碍及大乘出離者此顯餘力所作業用謂說大乘究竟出離佛果德時魔於其中誑惑而住言此無上正等菩提極難可得宜求聲聞究竟出離由餘七力能摧彼說無所罣碍

論曰

能說智及斷出離能障碍自他利非餘外道伏歸禮

釋曰此頌顯示四無所畏能說智者謂佛誠言我是真實正等覺者即是遍知一切法智能說斷者謂佛誠言我是真實諸漏盡者即是煩惱諸漏永盡如是二種依自利說能說出離者謂佛誠言我為弟子說出離法真實出離能說能障碍者謂佛誠言我為弟子說能障法真實能碍如是二種

依利他說如是四種名自他利非餘
外道伏者願離怖畏釋無畏義非餘
外道所能降伏是故無畏

論曰

處衆能伏說遠離二雜染無護无忘失
攝御衆歸礼

釋曰此頌顯示不護念住處衆能伏
說者謂處大衆能伏他說以身業等
及諸威儀皆無醜惡可須藏護恐彼
譏嫌是故處衆能伏他說如是即明
三種不護遠離二雜染者謂恭敬聽
不恭敬聽弟子衆中善住念故遠離
愛恚如是即明三種念住由此無護
无忘失故能善攝御諸弟子衆

論曰

遍一切行住無非圓智事一切時遍知
實義者歸礼

釋曰此頌顯示拔除習氣遍一切行住
者謂於聚落或於城邑為乞食故往
送經行於樹下等身四威儀寂然而
住無非圓智事者謂聲聞等雖盡煩
惱猶有習氣隨縛所作掉舉等事如
彼尊者大目犍連五百生中常作獅

猴由彼習氣所隨縛故雖離煩惱而
聞樂時作獼猴跳踴有一獨覺昔多生
中曾作婬女今餘習故時莊飾面如
是等類非一切智所應作事世尊皆
無是名如來不共功德一切時遍知實
義者者非如外道耜刺拏等非是真
實一切智者故說如來是其實義一
切智者順結頌法故顛倒說或此句
義前後各別一切時遍知者此顯佛
是一切智者實義者者此顯佛是有
實義者如人有杖說為杖者

論曰

諸有情利樂所作不過時所作常無虛
无忘失歸礼

釋曰此頌顯示無忘失法諸有情利
樂所作不過時者謂佛世尊若有所
化若於余時應有所作即便為彼即
於余時作所應作終不失時如有頌言
譬如大海水奔潮必應時佛哀愍衆生
赴感常無失

所作常無虛者謂佛所作不空无果
无忘失者所作應時常無忘失

論曰

晝夜常六返觀一切世間與大悲相應
利樂意歸礼

釋曰此顯大悲利益安樂意樂為體
此言大者福智資糧圓滿證故令脫
三苦為行相故三界有情為所緣故
於諸有情心平等故決定無有勝此
者故晝夜常六返觀一切世間者此
顯大悲所作業用謂佛世尊於晝夜
分各三時觀一切世間誰善法增誰
善法減誰善根熟誰根未熟誰是堪
受勝生法器誰是堪受定勝法器誰
是佛乘器誰是餘乘器如是等

論曰

由行及由證由智及由業於一切三乘
寂勝者歸礼

釋曰此顯十八不共佛法言由行者
此說行時一切事業即是如來無有
誤失乃至無有不擇而捨及由證者
即是住時六種無退謂欲无退乃至
第六解脫無退言由智者謂於三世
無著无尋智見而轉及由業者即是
如來身語意業智為前導隨智而轉
於一切三乘寂勝者者此顯佛於一

初聲聞及獨覺乘取為殊勝由與十
八不共功德具相應故

論曰

由三身至得具相大菩提一切處他疑
取勝者歸礼

釋曰此頌顯示一切相妙智性一切
行相皆正了知名一切相妙智此妙
智體名一切相妙智性即是一切所
知境界一切行相殊勝智體言三身
者謂自性等由此三身至得具相無
垢無尋妙智自性大菩提果言具相
者具一切相有說無常等十六種行
相名一切相菩提用彼為先因故有
餘復說即此及餘一切諸法皆无自
性无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无
所得相名一切相有餘復說非於此
中說治所治諸品類相然說一切義
利圓滿如如意珠具一切相我今觀
此一切相者即是一切障斷品類所
以者何永斷一切障品類故謂斷一
切所知障品及斷一切習氣品故又
此具相大菩提者即是正知一切境
相是故能斷一切他疑一切處者一

身出現世間及受用身處大衆會二
皆可見非見人天等者謂佛法身非
人天等之所能見此說世尊三身老
別以顯轉義轉謂體性轉變老別於
三身中二身可見一非可見

攝大乘論釋卷第九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攝大乘論釋卷第十

孝

無性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果智分第十一之餘

論曰復次諸佛法身甚深寂甚深此甚深相云何可見此中有多頌

釋曰諸佛法身甚深者說此法身自性難覺世聰明者所有覺慧尚不解故寂甚深者說此法身老別難覺諸聲聞等所有覺慧不能行故如是甚深以十二頌略當顯示

論曰

佛無生為生亦無住為住諸事無功用第四食為食

釋曰此頌顯生住業住甚深佛無生為生者諸佛無生而現有生名生甚深亦無住為住者生死涅槃無住為住此即安住無住涅槃名住甚深諸事無功用者不由功用作一切事猶如世間末尼天樂名業甚深第四食為食者食有四種一不清淨依止住食謂具縛者由段等食令身安住二

淨不淨依止住食謂若生在色無色界由觸意思識食安住已離欲故无有段食預流向等是有學故亦淨不淨依止住食彼由四食自體安住三一向淨依止住食謂由四食阿羅漢等自體安住四唯示現依止住食謂佛世尊示現受用段等四食如來食時實不受食亦不假食自身安住然順世間示現受食示現假食其身安住現受第四食得住故名住甚深

論曰

無異亦无量無數量一業不堅業堅業諸佛具三身

釋曰此頌顯示安立數業甚深无異者顯安立甚深以無差別而安立故亦无量者顯數甚深此顯安立其數無量无數量一業者雖有无量而無別業何者一業變化受用業无差別成他利故不堅業堅業者自性身業是其堅住餘二身業是不堅住如是一切名業甚深

論曰

現等覺非有一切覺非無一一念无量

有非有所顯

釋曰此頌顯示現等覺甚深現等覺
非有者依他起中遍計所執性非有
故一切覺非無者依他起中圓成實
性是真有故二念無量者謂過无量
殑伽沙數諸世界中念念俱時有無
量佛現等覺故有非有所顯者謂諸
如來是有非有空性所顯成尊位故
論曰

非染非離染由欲得出離了知欲无欲
悟入欲法性

釋曰此頌顯示離欲甚深云何非染
斷貪纏故非離染者非速永斷貪隨
眠故由欲得出離者由留如是隨眠
貪故得大菩提若斷如是貪隨眠者
應同聲聞等疾入涅槃故了知欲無
欲者了知遍計所執貪欲无欲性故
悟入欲法性者悟入作證欲法真如
論曰

諸佛過諸蘊安住諸蘊中與彼非一異
不捨而善寂

釋曰此頌顯示斷蘊甚深諸佛過諸
蘊者謂諸如來超過一切遍計所執

色等諸聚如實觀見遍計所執不可得故安住諸蘊中者謂佛安住法性蘊中與彼非一異者謂法性蘊與彼遍計所執諸蘊不可說異遍計所執性本無故不可說一遍計所執順雜染故法與法性非一非異不捨而善寂者謂不棄捨法性諸蘊即是妙善永寂滅故

七

論曰

諸佛事相雜猶如大海水我已現當作他利無是思

釋曰此頌顯示成熟甚深諸佛事相雜者謂諸如來所作一切利益安樂有情事業展轉和同合成一味不可分別問此事如何等答猶如大海水謂如大海衆流所歸水同一味不可分別一切同作魚等饒益我已現當作他利無是思者離功用心思惟他利三時差別而能任運起利他事如帝釋等未足天樂雖元思慮而有作用論曰

衆生罪不現如月於破器遍滿諸世間白法光如日

釋曰此頌顯示顯現甚深問若如來身是常住者於一切時何故不現答衆生罪不現如月於破器如破器中水不得住月影不現此非月過是器之失衆生身中無奢摩他清潤定水佛影不現非如來過是衆生失水喻等持清潤性故如說如來是真妙善無漏法影有感斯現若无感者猶如生盲不能覩見遍滿諸世間由法光如日者謂諸佛日放契經等正法言光遍照一切有情世間有緣斯見餘不見者是其自過非如來失如世間日流光遍照有目者覩盲者不見

論曰

或現等正覺或涅槃如火此未曾非有諸佛身常故

釋曰此頌顯示現等覺涅槃甚深或現等正覺或涅槃如火者如世間火有處燒然有處息滅諸佛亦尔於諸善根未成熟者現等正覺令其成熟速得解脫於諸善根已得成熟已解脫者現般涅槃無所為故此未曾非有等其義易了

論曰

佛於非聖法人趣及惡趣非梵行法中
寂勝自體住

釋曰此頌顯示住甚深於非聖法寂
勝自體住者謂於不善由寂勝自體
住寂勝住即空無願及無相住緣不
善法而安住故於人趣及惡趣寂勝自
體住者謂於人趣及諸惡趣由寂勝
自體住寂勝住即諸靜慮諸等至住
由緣彼趣而安住故非梵行法中寂
勝自體住者謂於非梵行法中由寂
勝自體住寂勝住即四無量名為梵
住緣非梵行而安住故

論曰

十

佛一切處行亦不行一處於一切身現
非六根所行

釋曰此頌顯示自體甚深言自體者
即是如來常住法界及所成德總名
自體佛一切處行者謂後得智遍行
一切於何遍行謂善不善無記有漏
無漏有為無為等老別境界亦不行
一處者謂無分別智無分別故不行
一切老別境界於一切身現者謂變

化身於一切處現受生故非六根所行者謂第一義常住法身非諸生處部落迦等同分有情所能取故

論曰

煩惱伏不滅如毒呪所害 曾感至惑盡證佛一切智

釋曰此頌顯示斷煩惱甚深煩惱伏不滅者謂菩薩位中伏諸煩惱而未永斷如毒呪所害者譬如衆毒為神驗呪之所損害體雖未滅而不為患煩惱亦尔由念智力伏現行纏隨眠猶在何故煩惱隨眠猶在恐同聲聞乘速般涅槃故由此道理煩惱為因至煩惱盡得一切智如有頌言

念智力所制煩惱盡菩提如毒呪所持過失成功德

論曰

出

煩惱成覺分生死為涅槃具大方便故諸佛不思議

釋曰此頌顯示不可思議甚深謂諸煩惱轉成覺分生死苦惱即為涅槃如是因果非世間理可得思議論曰應知如是我所說甚深有十二種

謂生住業住甚深安立數業甚深現
等覺甚深離欲甚深斷蘊甚深成熟
甚深顯現甚深示現等覺涅槃甚深
住甚深顯示自體甚深斷煩惱甚深
不可思議甚深

釋曰此十二種皆難覺了故名甚深
二別相如前已說

論曰若諸菩薩念佛法身由幾種念
應修此念略說菩薩念佛法身由七
種念應修此念一者諸佛於一切法
得自在轉應修此念於一切世界得
無尋通故此中有頌
有情界周遍具障而闕因二種決定轉
諸佛無自在

二者如來其身常住應修此念真如
無間解脫垢故三者如來寂勝無罪
應修此念一切煩惱及所知障並離
繫故四者如來無有功用應修此念
不作功用一切佛事无休息故五者
如來受大富樂應修此念清淨佛土
大富樂故六者如來離諸染汙應修
此念生在世間一切世法不能染故
七者如來能成大事應修此念示現

等覺般涅槃等一切有情未成熟者能令成熟已成熟者令解脫故此中有二頌

圓滿屬自心具常住清淨無功用能施有情大法樂遍行無依止平等利多生一切佛智者應修一切念

釋曰此顯菩薩修念諸佛法身功德於一切法自在轉者謂諸如來於一切法由串習故得自在轉暫起欲樂一切功德皆能圓滿現在前故若諸如來普於一切無量無邊諸世界中神通無尋何因緣故一切有情不般涅槃由彼有障及無因故前總明佛於一切法得自在轉今別顯示佛於有情不得自在故說如他有情界周遍具障而闕因者謂具煩惱業異障故名具障猛利煩惱諸無間業愚戇頑嚚如其次第無涅槃因无種性故名爲闕因二種決定轉者謂作重業決定受異熟決定作重業決定者謂數串習令同類因與等流果決定相續如未生怨害父王等受異熟決定者謂作決定感異熟業決定當受

諸異熟果如諸釋種決定應為毗盧
宅迦王所煞害諸佛於上所說有情
皆無自在今得涅槃是故前雖摠說
如來於一切法得自在轉今須別說
不得自在如來身常住者寂清淨真
如為自體故無改轉故无變異故如
來寂勝無罪者謂諸煩惱及所知障
罪永斷故如來無功用者謂如天樂
其義易了如來受大富樂者受用廣
大清淨佛土功德莊嚴大法樂故如
來離染汙者如紅蓮花其義易了如
來能成大事者謂現等覺般涅槃等
成辦有情廣大義利如所堪能令彼
成熟得解脫故如是七種所修念佛
復以二頌略攝其義初圓滿言貫通
一切屬自心圓滿者此攝第一於一
切法自在轉相具常住圓滿者此攝
第二身常住相具清淨圓滿者此攝
第三寂勝無罪相无功用圓滿者此
攝第四無功用相能施有情大法樂
圓滿者此攝第五大法樂相遍行無
依止圓滿者此攝第六一切世法不
能染相平等利多生圓滿者此攝第

七能成大事相能作廣大利樂事故
一切佛者謂諸如來圓滿功德言智
者者謂大菩薩應修一切念者應修
如是七種隨念憶持明記令不忘失
是其念義

論曰復次諸佛清淨佛土相云何應
知如菩薩藏百千契經序品中說謂
薄伽梵住最勝光曜七寶莊嚴放大
光明普照一切無邊世界无量方所
妙飾間列周圍無際其量難測超過
三界所行之處勝出世間善根所起
寂極自在淨識為相如來所都諸大
菩薩衆所雲集無量天龍藥叉健達
縛阿素洛揭路荼緊捺洛莫呼洛伽
人非人等常所翼從廣大法味喜樂
所持作諸衆生一切義利蠲除一切
煩惱災橫遠離衆魔過諸莊嚴如來
莊嚴之所依處大念慧行以為遊路
大止妙觀以為所乘大空無相无願
解脫為所入門無量功德衆所莊嚴
大寶花王之所建立大宮殿中如是顯
示清淨佛土顯色圓滿形色圓滿分
量圓滿方所圓滿因圓滿果圓滿主圓

滿輔翼圓滿眷屬圓滿任持圓滿事
業圓滿攝益圓滿無畏圓滿住處圓
滿路圓滿乘圓滿門圓滿依持圓滿
復次受用如是清淨佛土一向淨妙
一向安樂一向無罪一向自在

釋曰此依諸佛清淨佛土說薄伽梵
住寂勝光曜七寶莊嚴等言寂勝光
曜七寶莊嚴者謂佛淨土光曜寂勝
用七妙寶綺飾莊嚴或即七寶寂勝
光曜言七寶者一金二銀三瑠璃四
牟娑洛寶五遏淫摩揭娑寶此後
何等所謂帝青大青等寶六赤真珠
寶謂赤虫所出名赤真珠七羯難怛
諾迦寶放大光明普照一切無邊世
界者謂即寂勝光曜七寶放大光明
遍照一切無邊世界或淨佛土放大
光明普照一切無邊世界其體亦遍
无边世界此上二句顯佛淨土顯色
圓滿無量方所妙飾間列者謂佛淨
土無量方所妙飾間列如慧為先安
布間飾此句顯示形色圓滿周圍無
際其量難測者謂佛淨土其量周圍
無際難測或復其量无边際故周圍

難測此句顯示分量圓滿超過三界
所行之處者謂佛淨土方處超過三
界行處非三界受之所行故非諸繫
業果熟果故此句顯示方所圓滿勝
出世間善根所起者謂出世間善根
為因及後得勝善根為因淨土生起
非自在等為淨土因此句顯示因圓
滿寂極自在淨識為相者謂佛淨土
寂極自在清淨心識以為體相唯有
識故非離識外別有實等即淨心識
如是變現似衆寶等此句顯示果圓
滿如來所都者謂佛為主都此非餘
此句顯示主圓滿諸大菩薩衆所雲
集者唯有已入大地菩薩止住其中
輔翼如來非聲聞等此句顯示輔翼
圓滿無量天龍藥叉等者謂諸天等
止住其中以爲眷屬此化非實莫呼
洛伽者此攝大鱗此句顯示眷屬圓
滿廣大法味喜樂所持者謂淨土中
大乘法味喜樂為食此句顯示任持
圓滿食能任持諸身命故作諸衆生
一切義利者食此食已作諸有情諸
利樂事此句顯示事業圓滿徧除一

切煩惱災橫者謂淨土中無諸煩惱
所作災橫此句顯示攝益圓滿遠離
衆魔者謂離煩惱蘊死天魔四種怨
敵此句顯示無畏圓滿過諸莊嚴如
來莊嚴之所依處者謂過一切菩薩
莊嚴如來莊嚴之所依處此句顯示
住處圓滿於諸住處寂為勝故大念
慧行以為遊路者思所成慧名為大
念聞所成慧名為大慧修所成慧名
為大行此句顯示路圓滿遊路即是
道之異名大止妙觀以為所乘者乘
奢摩他毘鉢舍那遊三慧路往所趣
園勝諸聲聞獨覺菩薩所乘止觀故
名為大此句顯示乘圓滿大空無相
無願解脫為所入門者三解脫門為
趣入處門者通也大義如前此句顯
示門圓滿無量功德衆所莊嚴大寶
花王之所建立者譬如世間寶莊嚴
具衆寶莊嚴此佛淨土所依大寶紅
蓮花王無量功德衆所莊嚴如地輪
等依風輪住如是淨土无量功德衆
所莊嚴大寶花王之所建立此紅蓮
花於衆花中寂為殊勝是故說名大

寶花王或即如來說名大王大法王
故此紅蓮花是佛依處從主為名所
建立者謂佛淨土依此花王長時相
續無有間絕此句顯示依持圓滿
受用如是清淨佛土一向淨妙者無
不淨故離真穢故一向安樂者无有
苦受及處中受故一向無罪者无有
不善及無記故一向自在者不待外
緣故暫起於心衆事辦故

論曰復次應知如是諸佛法界於一
切時能作五業一者投濟一切有情
災橫為業於暫見時便能投濟盲聾
在等諸災橫故二者投濟惡趣為業
拔諸有情出不善處置善處故三者
投濟非方便為業今諸外道捨非方
便求解脫行置於如來聖教中故四
者投濟薩迦耶為業投與能超三界
道故五者救濟衆為業拯拔欲趣餘衆
菩薩及不定種性諸聲聞等安處令
修大乘行故於此五業應知諸佛業
用平等此中有頌

因依事性行別故許業異世間此別力
無故非導師

釋曰諸佛法界即是法身應知恒時
能作五業投濟一切有情災橫為業
者因緣所生病等憂苦說名災橫於
暫見時便能投濟盲聾狂等諸災橫
者如契經言若見佛時盲者得眼聾
者得耳狂者得念如是等問如說法
身非六根境云何今說盲得眼等能
見法身為法身業答見法身者由昔
大願引發勢力成滿法身次第發起
變化身用由此能令盲得眼等由昔
資糧引發勢力證得法身任運起用
如機關輪以未歸本言見法身實唯
見化投濟惡趣為業等者拔不善處
置於善處方名投濟其因若無果亦
无故投濟非方便為業等言其文顯
了投濟薩迦耶為業等者迦耶名身
虛為名薩其身虛為名薩迦耶謂於
其中為身見轉即是三界有漏諸法
於彼說授出離法故名為投濟投濟
乘為業等者為令不定種性菩薩及
聲聞等證大菩提安立彼於大乘正
行應知諸佛於此五業悉皆平等為
顯此義復說頌言因依事等世間因

別故許業異者謂天因別人鬼等因
各各老別故業有異諸佛不尔因無
別故非業有異世間依別故許業異
者依謂身體彼老別故其業有異如
彼天授與彼祠授依身別故其業各
異諸佛不尔法身無別故業非異世
間事別故許業異者事謂所作所用
老別事各別故其業有異如彼凡夫
營農事別商賈事別如是一切諸佛
不尔利衆生事無老別故非業有異
世間性別故許業異者性謂意樂如
彼世間利益意樂安樂意樂境界老
別故業有異諸佛不尔利益安樂一
切有情意樂無別故業非異世間行
別故許業異者行謂功用如小功用
能起小業若大功用便起大業功用
別故其業有異諸佛不尔一切所作
皆無功用故業非異此別力無故非
導師者此因等五別力无故非世導
師五業老別

論曰若此功德圓滿相應諸佛法身
不與聲聞獨覺乘共以何意趣佛說
一乘此中有二頌

為引攝一類及任持所餘由不定種性
諸佛說一乘法無我解脫等故性不同
得二意樂化究竟說一乘

釋曰依此密意佛說一乘二頌顯示
為引攝一類者了知不定種性聲聞
趣彼解脫方便引攝令依大乘而般
涅槃故說一乘及任持所餘者為欲
任持其餘不定種性菩薩恐於大乘
精進退壞故說一乘任持令住勿彼
菩薩依聲聞乘而般涅槃法等故者
法謂真如諸聲聞等乘雖老別同趣
真如所趣真如無有老別故說一乘
无我等故者補特伽羅無我同故若
實有異補特伽羅可有乘別此是聲
聞此是菩薩既無實異補特伽羅故
說一乘解脫等故者謂彼三乘於煩
惱障解脫無異如世尊言解脫解脫
無有老別由此意趣故說一乘性不
同故者謂諸聲聞不定種性有老別
故謂迴向菩提聲聞身中具有聲聞
種性及佛種性由此道理故說一乘
得二意樂故者謂得二種意樂一者
諸佛於一切有情得同自體意樂言

彼即是我我即是被由是因緣此既成佛彼亦成佛是故名得第一意樂二者世尊法花會上與諸聲聞舍利子等授佛記別為令攝得如是意樂我等與佛平等无二又此會上有諸菩薩與彼名同得授記別故佛一言含二種益謂諸聲聞攝得同佛自體意樂及諸菩薩得授記別由此道理故說一乘言化故者如世尊言汝等茲當我憶往昔無量百返依聲聞乘而般涅槃云何已成佛復依聲聞而般涅槃是故此中有別意趣謂為調伏聲聞種性所化有情自化其身同彼乘類現般涅槃由此義故若聲聞乘若獨覺乘即是大乘故成一乘究竟故者依究竟理故說一乘非無歸別由過此外無別勝乘唯此一乘寂為勝故佛說一乘

論曰如是諸佛同一法身而佛有多何緣可見此中有頌

一界中無二同時无量圓次第轉非理故成有多佛

釋曰一界中無二者一世界中无有

二佛是故當言唯有一佛同時无量
圓者無量菩薩修集資糧同時圓滿
多世界中現成佛果是故諸佛當言
有多或有說言一世界中前後次第
無量菩薩成等正覺非多世界同時多
佛為破此執復言次第轉非理故無
有因緣无量菩薩修集資糧同時圓
滿展轉相待次第成佛是故諸佛同
時有多

論曰云何應知於法身中佛非畢竟
入於涅槃亦非畢竟不入涅槃此中
有頌

一切障脫故所作無竟故佛畢竟涅槃
畢竟不涅槃

釋曰有大乘人謂佛畢竟不般涅槃
就無餘依涅槃界說餘復謂佛畢竟
涅槃就有餘依涅槃界說此二意趣
定執非理若正說者應言諸佛非定
畢竟入於涅槃亦非畢竟不入涅槃
佛一切障得解脫故畢竟涅槃所應
作事無竟期故諸佛畢竟不入涅槃
論曰何故受用身非即自性身由六
因故一色身可見故二無量佛衆會

差別可見故三隨勝解見自性不定
可見故四別別而見自性變動可見
故五菩薩聲聞及諸天等種種衆會
間雜可見故六阿賴耶識與諸轉識
轉依非理可見故佛受用身即自性
身不應道理

釋曰色身可見故者謂受用身有色
可見非自性身有色可見故受用身
非自性身又受用身無量衆會受用
色法差別可見非自性身有此差別
故受用身非自性身又受用身隨勝
解見自性不定如契經言或有一類
見受用佛或有一類見是少年或有
一類見為童子如是廣說非自性身
有此不定故受用身非自性身又受
用身自性變動差別可見一能見者
先於一時見受用身形相別異後於
一時復見別異非自性身其體變動
故受用身非自性身又受用身菩薩
聲聞及諸天等種種衆會常所間雜
非自性身應有如是衆會間雜故受
用身非自性身又見轉依非道理故
謂轉阿賴耶識得自性身轉諸轉識

得受用身故受用身非自性身由此
六種不應正理故受用身非自性身
論曰何因變化身非即自性身由八
因故謂諸菩薩從久遠來得不退定
於觀史多及人中生不應道理又諸
菩薩從久遠來常憶宿住書算數印
工巧論中及於受用欲塵行中不能
正知不應道理又諸菩薩從久遠來
已知惡說善說法教徃外道所不應
道理又諸菩薩從久遠來已能善知
三乘正道修邪苦行不應道理又諸
菩薩捨百拘脰諸賸部洲但於一處
成等正覺轉正法輪不應道理若離
示現成等正覺唯以化身於所餘處
施作佛事即應但於觀史多天成等
正覺何不施設遍於一切瞻部洲中
同時佛出既不施設無教无理雖有
多化而不違彼無二如來出現世言
由一四洲攝世界故如二輪王不同
出世此中有頌

佛微細化身 多處胎平等為顯一切種
成等覺而轉

為欲利樂一切有情發願修行證大

菩提畢竟涅槃不應道理願行无果
成過失故

釋曰由八因故證變化身即自性身
不應正理謂諸菩薩從久遠來得不
退定曾無退失生於欲界覩史多天
尚不應理況生人中非經多劫修不
退定得欲界果應正道理故變化身
異自性身道理成就又諸菩薩從久
遠來常憶宿住廣說乃至修邪苦行
不應道理其文易了無煩重釋又諸
菩薩捨百拘脰諸瞻部洲但於一處
成等正覺轉正法輪不應道理此一
切處皆相似故由此道理是變化身
非自性身若謂遠離餘瞻部洲現成
等覺唯獨於此瞻部洲中真證正覺
以變化身遍於餘處施作佛事何故
不許覩史多天真證等覺化身來此
諸四大洲施作佛事若汝意謂一瞻
部洲成等正覺餘處現化非不應理
若唯住在覩史多天成等正覺一切
四洲瞻部洲內示現化身何不應理
若定不許一切四洲現等正覺无教
無理故不可說有瞻部洲无佛出世

為不與彼契經相違如契經說無處
無容非前非後於一世界有二如來
出現於世若許一切瞻部洲中同時
多佛出現於世與彼相違為避此難
是故復言雖有多化而不違彼無二
如來出現世等彼契經說一四大洲
名一世界非千洲等即彼經說如二
輪王不同時出若不許佛多四大洲
同時俱出亦不應許有多輪王多四
大洲同時俱出若許唯一四大洲中
無二輪王同時並出非千洲等亦應
許佛一四洲中无二並出非十洲等
復以伽他現多化身顯具相覺佛微
細化身等者如佛化身現入母胎如
是化作舍利子等多聲聞眾其相各
異入自母胎同時平等為欲顯發一
切種覺是尊勝故佛作是化次顯如
來畢竟涅槃不應道理謂為利樂一
切有情發願修行證大菩提此願此
行唯欲利樂一切有情事猶未訖即
便依彼畢竟涅槃而般涅槃不應道
理行願二種應無果故現涅槃者是
變化身非自性身

論曰佛受用身及變化身既是無常
云何經說如來身常此二所依法身
常故又等流身及變化身以恒受用
無休廢故數數現化不永絕故如常
受樂如常施食如來身常應知亦尔
釋曰有契經說如來身常佛受用身
及變化身既是無常云何如來其身
常住謂此二身雖是無常然依法身
法身常故亦說為常言身常者或體
是常或依常身故名身常此顯等流
及變化身是異門常非自性常又受
用身以恒受用無休廢故如常受樂
猶如世間言常受樂雖非受樂常无
間斷而得說言此常受樂佛受用身
當知亦尔雖非常住而或言常以於
彼彼菩薩衆中受大法樂無休廢故
佛變化身數數現化不永斷絕別意
言常如常施食猶如世間言常施食
雖非施食能常无間然數數施期心
不絕名常施食佛變化身當知亦尔
非無生滅說名為常隨所化生數數
示現不永絕故密意言常

論曰由六因故諸佛世尊所現化身

非畢竟住一所作究竟成熟有情已
解脫故二為令捨離不樂涅槃為求
如來常住身故三為令捨離輕毀諸
佛令悟甚深正法教故四為令於佛
深生渴仰恐數見者生厭怠故五令
於自身發勤精進知正說者難可得
故六為諸有情極速成熟令自精進
不捨軀故此中有二頌
由所作究竟捨不樂涅槃離輕毀諸佛
深生於渴仰內自發正勤為極速成熟
故許佛化身而非畢竟住

釋曰為令捨離不樂涅槃為求如來
常住身故者此顯如來入涅槃意以
如來身是無常故應樂涅槃若求如
來常住身時便背涅槃世尊現滅顯
身無常令樂畢竟常涅槃故為令捨
離輕毀諸佛令悟甚深正法教故者
若謂諸佛其身常住便於悟解甚深
法教不勤方便謂今不悟後定當悟
若數檢問諸弟子眾便生輕毀自執
已見作如是言我由此故定免彼問
若不住世彼於何處當生輕毀咸言
我等未得彼意世尊涅槃誰能无倒

開悟我等是故於法勤未覺悟令於
自身發勤精進知正說者難可得故
者謂知世尊將般涅槃便於自身發
勤精進佛是世間正說法者彼若无
有世間無依如是知已發勤精進為
諸有情極速成熟令自精進不捨輒
故者為修精進離捨善輒乃至世尊
未滅度來我諸善根定須成熟由是
六因佛變化身非畢竟住為攝如是
上所說義故說伽他由所作等
論曰諸佛法身無始時來无別无量
不應為得更作功用此中有頌

佛得無別无量因 有情若捨勤功用
證得恒時不成因 斷如是因不應理
釋曰此中有難諸佛法身無始時來
無別无量作證得因為求佛果何須
功用復有難言諸佛法身無始時來
無別无量一佛即能具足成辦一切
有情諸利樂事不應為得更作功用
為答此難說佛得等諸佛證得无始
時來無別无量若是有情為求佛果
捨正勤因如是證得恒不成因由佛
證得非諸有情為求佛果捨正勤因

故無此難若離正勤得佛果者一切有情本應皆得是故不應斷正勤因又佛法界無始時來无別无量普為一切作證得因令諸菩薩悲願纏心勤求佛果為作一切有情利樂故求佛果發勤功用

論曰阿毗達磨大乘經中攝大乘品我阿僧伽略釋究竟

釋曰我已略釋攝大乘竟復說頌曰我無性已發求佛果妙願於淨境理教悲慧積于心從諸師正聞如實深信解專念現前故已述造斯釋於甚深廣大十義勤生福願一切世間得具相妙智

攝大乘論釋卷第十

卅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性論卷第一

當

天親菩薩造

陳天竺三藏真諦譯

緣起分第一

問曰佛何因緣說於佛性答曰如來
為除五種過失生五功德故說一切
衆生悉有佛性除五種過失者一為
令衆生離下劣心故二為離慢下品
人故三為離虛妄執故四為離誹謗
真實法故五為離我執故一為令衆
生離下劣心者有諸衆生未聞佛說
有佛性理不知自身必當有得佛義
故於此身起下劣想不能發菩提心
今欲令其發心捨下劣意故說衆生
悉有佛性二為離高慢心者若有人
曾聞佛說衆生有佛性故因此發心
既發心已便謂我有佛性故能發心
作輕慢意謂他不能為破此執故佛
說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三為離虛妄
執者若人有此慢心則於如理如量
正智不得生顯故起虛妄虛妄者是衆
生過失過失有二一本無二是客一本

無者如如理中本無人我作人我執此執無本由無本執故起無明等由無明起業由業起果報如此三種無實根本所執是無故知能執皆成虛妄故由於此執所起無明諸業果報並是虛妄故無受者作者而於中執有是虛妄故言本無二是客者有為諸法皆念念滅無停住義則能罵所罵二無所有但初剎那為舊次剎那為客能罵所罵起而即謝是則初剎那是怨次則非怨以於客中作於舊執此執不實故名虛妄若起此執正智不生為除此執故說佛性佛性者即是人法二空所顯真如由真如故無能罵所罵通達此理離虛妄執四為除誹謗真實法者一切衆生過失之事並是二空由解此空故所起清淨智慧功德是名真實言誹謗者若不說佛性則不了空便執實有違謗真如淨智功德皆不成就五離我執者若不見虛妄過失真實功德於衆生中不起大悲由聞佛說佛性故知虛妄過失真實功德則於衆生中起大悲心無有彼

此故除我執為此五義因緣佛說佛性生五種功德五功德者一起正勤心二生恭敬事三生般若四生聞解五生大悲由五功德能翻五失由正勤故翻下劣心由恭敬故翻輕慢意由般若故翻妄想執由生聞解智能顯實智及諸功德故翻謗真法由大悲心慈念平等故翻我執翻我執者由佛性故觀一切衆生二無所有息自愛念觀諸衆生二空所攝一切功德而得成就是故於他而生愛念由般若故滅自愛念由大悲故生他愛念由般若故捨凡夫執由大悲故捨二乘執由般若故不捨涅槃由大悲故不捨生死由般若故成就佛法由大悲故成熟衆生由二方便住無住處無有退轉速證菩提滅五過失生五功德是故佛說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佛性論破執分第二中破小乘執品第一復次佛性有無成破立義應知破有三種一破小乘執二破外道執三破菩薩執初破小乘執者佛為小乘人說有衆生不住於性永不般涅槃故

於此生疑起不信心釋曰所以生疑者由佛說故小乘諸部解執不同若依分別部說一切凡聖衆生並以空為其本所以凡聖衆生皆從空出故空是佛性佛性者即大涅槃若依毗曇薩婆多等諸部說者則一切衆生無有性得佛性但有修得佛性分別衆生凡有三種一定無佛性永不得涅槃是一闍提犯重禁者二不定有無若修時即得不修不得是賢善共位以上人故三定有佛性即三乘人一聲聞從苦忍以上即得佛性二獨覺從世法以上即得佛性三者菩薩十迴向以上是不退位時得於佛性所以然者如經說有衆生不住於性永無般涅槃故又阿含說佛十力中性力所照衆生境界有種種性乃至微妙等界不同故稱性力所以者何一切衆生有性無性異故有佛性者則修種種妙行無佛性者則起種種麤惡是故學小乘人見此二說皆有道理未知何者為定故起疑心復次生不信心者於二說中各偏一執故不

相信何者若徒分別部說則不信有無性衆生若薩婆多等部說則不信皆有佛性故明有佛性者問執無性曰汝云何有無性衆生永一般涅槃答曰衆生既有種種麤妙不同故知理有性無性汝若不信有無性衆生永不涅槃而信有衆生有種種麤妙等界者是義不然何以故執不平等故問曰汝信有衆生種種麤妙等界即今信有無性衆生者亦應信有無根衆生耶何以故衆生由有根無根故有種種麤妙等界汝若不信有無根衆生者云何信有麤妙等界若謂有麤妙等界不關有根無根者我亦信有麤妙等界不關有性無性之義有何過失若汝言無有無根衆生者我亦說無有無性衆生答曰汝以有根無根例我有性無性是義不然何以故汝謂無根者為是衆生為非衆生若是衆生有二過失一者泰過過失若無六根而是衆生者則一切無情草木石等皆是衆生同無根故二者不及過失今說六根以為衆生既無六根

更說何物為衆生耶而汝說無根衆生是義不然故知不為有根無根說。應妙等界正為有性無性說。應妙耳。難曰若汝謂我立無根衆生有二過。失者汝立犯重一闡提人無有佛性。永不得涅槃亦有二失。一者秦過。過失衆生本以我見無明為凡夫法。尋此無明由違人空故起。既起無明故有業報。若不違人空則無無明業報。既無無明業報等三輪若今應是聖人作於凡夫。若謂衆生無佛性者。但聖為凡。无凡得聖。此成秦過。二者不及。過失若汝謂有衆生無佛性者。既無空性則無无明。若無无明則无業報。既無業報衆生豈有故成不及而汝謂有衆生無佛性者是義不然。何以故。汝既不信有無根衆生。那忽信有無性衆生。以二失同。故問曰。汝說有衆生无佛性者。如剎底利種為具有四性及地獄人天等性。為不具有。若言不具有者。人應常人永無作諸道義。若具足有者。則違經。如經中說。如來性力能了種種應妙等界。此衆生

性既其平等經不證故又若汝謂有衆生永不般涅槃者義亦不然如人先為剎底利後作婆羅門或人或天无決定相故若汝說不具足者則與立辟相違何以故俱不具故汝說無佛性衆生永不得佛如人无天性則應永無天報若無天性而得天報者亦應有無佛性衆生而得涅槃復次若具足性與辟相似者则无佛性衆生應具有佛性若有有無二性為相違不若相違者則應一有一無是義不可若无涅槃性衆生則不應有涅槃性汝言具二性者義亦不然何以故如剎底利無婆羅門性二性相違決定无故後則不得為婆羅門幸世道故又若俱有性義者後時決得若不具性義者後決不得若一人具此二義定何所屬又問汝立無佛性衆生始終定無為不定無辟如大地初無金性後時或有有已更無汝立无佛性亦如是不若如此者則應得二乘性竟後更不得得大乘性竟後應更失得定性已後更不定雖修得通

達解脫等功德後還更失則修道无
用決定立性並成无用故又問汝立
无定性衆生如地或時轉為金寶等
物无佛性衆生住於下性是人性不
定故能轉為涅槃者為今生轉為未
來轉若汝謂今生轉者云何得轉為
值三寶得解脫三善根故轉為不值
而能得轉若言修功德分故現在轉
者何謂无佛性衆生永住下性是義
自壞若汝謂今世雖修善根終不得
轉未來方轉故名住下性者此性於
未來中為修善故轉不修故轉若修
故轉今修何故不轉若言未來不修
善自然轉者現在未修何故不轉又
若汝謂無佛性是定無者如火定熱
性不可轉為水冷性佛性亦尔有无
應定皆不可轉若不可轉者汝立此
定為由因故定不由因故定若由因
故定此定不成定何以故本時未是
定由因方定故若說不由因而定者
則无窮過失是故我說此性亦復不
定不由因故是義應成如汝說定等
共无因若尔非理之事並應得成二

者不平等過失如人謂石女生兩兒
一白一黑亦如兔有兩角一利一鈍
若人不由因說此不平等義亦應得
成如汝所說此若不成汝亦不立三
者失同外道有本定有无本定无有
不可滅无不可生此等過失由汝邪
執無性義生故

問曰若余云何佛說衆生不住於性
永无般涅槃耶

答曰若憎背大乘者此法是一闡提
因為令衆生捨此法故若隨一闡提
因於長時中輪轉不滅以是義故經
作是說若依道理一切衆生皆悉本
有清淨佛性若永不得般涅槃者無
有是處是故佛性決定本有離有離
無故

佛性論破執分第二中破外道品第二
復次為外道不識佛性故彼立義應
知有外道說一切諸法皆有自性等
有不空性各異故若諸法悉空无自
性者則水火色心生死涅槃並無自
性自性既无應可轉火為水轉於涅
槃更作生死何以故等无自性故現

見火性定熱不可為水水性定濕不可為火涅槃生死亦復如是不可互相轉作如此二法並有自性故若牙可轉則修道无用故知諸法各有自性是故不空復次為破外道自性義應知難曰汝說諸法各有自性不空性定異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自性決定不可得故決定者離此泰近泰遠八種不可見因外若物定有則應可見若物定无則不可見譬如兔角及蛇耳等以使定智依道理覓決不可得定永无故諸法自性亦復如是故知諸法无自性故空若汝說瓶等諸物更于各異如瓶異衣等者是義不然何以故瓶與色等為即自性為離自性若定即離者義皆不可若是一者則不應有八瓶與數相違故一義不立若定異者緣色則不應得瓶如人緣牛曾不見馬故瓶等即離自性皆不可得若汝說有性有故諸法有自性不空者是義不然何以故有性无自性故有性若是自性有者則不離空有二處若有中有者則二有相

並無能所用法既以有何勞復須自
性有耶若無中有者都不能令兔角
龜毛等有故知二處不立復次問曰
汝說自性與瓶等為一為異若一者
則不應有八性若有八者一數即乖
若言異者則不通有便無言智何以故
汝言由自性有故有言說及生智慧今
既是異故知無言說無言說故智慧不
生有无即離皆不可得故自性定无
又若汝說汝言亦空是故一切諸法
不空者此義不然何以故如是語言
入諸法攝故語言亦空故知諸法皆
空若汝說語言可聞故不空者是義
不然何以故語言自性不可得故語
言因緣種種異故異相者有八事一
覺二觀三功用四風氣五八處八處
者臍膺喉舌根項齒鼻脣六音聲七
名字八開閉具此八義故言聲得生
分別語言並入一切諸法攝故知同
皆是空又汝言若汝說空平等者云
何於八種因緣但生語言不生餘法
是義不然何以故汝不識他義本故
若有人立不從因緣能出語言汝對

此人可施此難我今說因果決定不無因緣因果定者如從因生果若果不從因生則應本來有果若因不生果果何緣有若因果俱无性者則自他同无云何自生不生於他為自果生他果不生故不得无性由因生故不可說有從他生故不可說无以是義故我說因果決定汝難不成如中論偈言

一切處諸法從自不得生 從他二亦亦從无因亦然

初言一切處諸法者明處有三一約四生處謂三界生處及无流界生處此四攝一切内外處盡四中所有一切諸法攝法亦盡二約内道外道攝一切所有法處通世出世皆盡三約有情无情攝一切法皆盡處通三世攝有皆盡故言一切處諸法次三句以四種因緣覓諸法實生皆不可得一從自二從他三俱從自他四不從自他尋此四句皆无生義故知諸法悉非性有一不從自生者若從自生則无用自既以有何勞復生故文

言從自不得生二若從他生何不生
於異果同皆是無故故言從他不得
生三若俱從自他生者亦復不然前
約異體相續立自他義如兩物相望
故牙為自他以張望王張即為自王
即為他以王望張王自張他義亦如
是此二他性為一為異若兩他性是
一者則無自他義非兩相望故若彼
他義異此他義者彼即不成他以異他
性故彼他既非他此他亦復失本由他
望我故我有他義他既非他我他亦
失本由他故有自他義既空自性理
失竟何俱從自他生耶故言二亦然
次約同類因果相望論自他者本由
種子為因能生芽果芽必由因故名
為果種必生果故得名因因之與果
為一為異若定一者則無生義本已
是有復何用生若定異者則應生異
果既俱是異因何故但生自果不生
餘果既自他一異俱不可得故知不
俱從自他生所以文言二亦亦故四
不從自他生者是無因義若汝謂諸
法不從因緣而自有者則一切諸法

水能相生火應生水水能生火等无
因緣故若不尔者无因生義即不得
成故文言从无因亦然於四句中求
覓生相並不可得是故當知決定无
法无實性者則能所皆不可得聲不
至耳耳不得聲我現見聲耳相對所
以得聞故知不空者是義不然何以
故是能所及證量自性皆不可得故
汝言由自性得成故不空者是義不
然何以故此自性於根塵證量中一
異有無等皆不可得故自性不成若汝
說去何不可得由多因成故若法有
自性即不由因得成已成物者更生
无用故若汝言多因各生聲自性譬
如鼓聲必由手桴等因緣隨此手等
各自分有得聲義者是義不然何以
故前自他等四句中覓生不可得由
性空以顯故若一性不成者多性去
何成若汝立自性者是因不勞立何
以故自性自是有何復用因為若汝說
一果由一因得成果以因為體故若
尔但應一人得聞何以故由一人擊

鼓但一人應聞餘人那並得聞若多人共聞則知因果不得一體若汝說有多果即從多因生隨至而取如人散種田中人田是一而種子衆多所生芽等亦復不少亦如一人打鼓鼓聲衆多故人聞亦多者是義不然何以故本不可取故若本已有自性何得稱言現見因打鼓已後方聞聲若汝說聲自性本有由八種不了故未得者是義不然何以故雖近遠等亦不得聞故知本无自性若汝說一聲轉作多聲者是義不然何以故一多數相違故倒義應成汝義本壞一多數相違者汝所立義聲有三種一但與果相違二雙與因果相違三但與因相違初剎那聲但與第二剎那聲相違寂後剎那聲但與因相違无更有別果中間无数聲前後相望有无量因果自俱相違以是義故一聲生无量聲者是義不可何以故一時俱聞故若前後生多聲者則應前後而聞不前後聞一時俱聞者故知非一聲生无量聲復次倒義得成故者若汝

謂一能生多我亦言多能生一汝若不信多能生一我亦不信一能生多復次汝義本壞故者汝義云有物德事等三種唯於物中可說有德有事不於德中更復立德而汝今於聲德中分別有數量德寧不自乘本執耶若汝說是數量但依名句味不依於聲譬如劫來燒屋實是火燒以火與劫相應故非是劫燒由火依劫故故云劫燒數量亦亦實是名句味家德此名句味與聲相應故數量德依聲而說故我義本不失者是義不然何以故名句味耳根所得故此名句味為是聲非聲耶若是聲者不應有德諸德无體故若非聲者聞聲之時則不應得於名句味若一時得云何復言名句味等有於數量而聲无耶故知汝義自乖於本

此前破鞞世師

復次破僧伽義應知內曰汝義云聲有自性與自性不異故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若聲有自性則聲應為耳本故若說聲是耳耳即是聲可說自性

即聲聲即自性若不許耳即是聲者亦不許汝聲即自性若汝說聲是所聞耳不介者是義不然何以故汝聲與耳為一為異若汝說聲是所聞與耳異者已所聞故與自性亦異若說聲與耳不異者何故不說聲能聞耳若汝說德如耳者是亦不然何以故若聲滅時耳應俱滅聲耳是一故如耳聲一物不成似餘成不成亦介故知諸法決无自性悉皆是空若汝說證量云何成者是義不然何以故今我立證量顯了二空諸法空故自性不可得如見幻事幻物者證量所見不如實有諸法亦介不如所見而有所見由體不實故不有由證量故不无由體无故空義得成以證量故假有不失復次一切諸法无有自性何以故依因緣生故譬如火依他而生離燄即不可見亦如螢火若火有自性則應離燄空中自燃若自燃有則應離於燃具為更生事則无有用火成无事一切諸水所不能滅若汝說有自性故是故可滅若无自性如幻化火

无有實性无對治故水不能滅者是
義不然何以故責汝此火為本有性
為是无性若本有性者末亦是有本
末既有則應是常不應可滅復次自
性各各自不同可相壞故譬如作事
後作事成前事則壞如火為水所滅
若一切法各有自性何能相滅若汝
說若无自性則火與樵不得異者是
義不然何以故多有過失能所不異
故若二不異者有何能所火樵二物
亦可說言樵為能照火為所照若不
尔者則汝義本立一不成外曰若汝
說火離一異者云何說火從因緣生
耶內曰如樵中色等五塵是時不成
樵即於一時並成熟性故四大四微
等八物皆不一不異若言冷熱等八
物一異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若是一
者冷應至熱即墮常見若言異者簡
空而生即是斷見緣冷生熱故若異
者應有八火火若有八一火不生並
如前說是故諸法悉依緣生何以故
相續不度故相續故不斷不度故不常
以是義故斷常見滅不一不異隨世

間故亦說一異復次若汝說能量所
量二法成就所以諸法各有自性故
不空者是義不然何以故量從自生
故不緣所量境而能量智自成者无
有是處既无所量能量之名對何而
立則量何所量耶若汝說由觀所量
故得成能量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若
前境未有即量何所緣所量者是所
緣境能量者是能緣智若所量已成
能量何用所本由能故得所名若能
量未有已成所量則能量无用若所
量不關能量自得成者有何能所若
沒說能量所量更互相成是二各有
自性而更互相合故一名能量一名
所量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若未相對
時兩法已成而後時得名者有四過
失一者相對元用何以故一切諸法
未被緣時已成所量智亦如是未能
緣時已成能量既自性已成何用相
對二者為何事未足復須相對若為
立名須相對者體既已立何故无名
若汝謂體本自性是有但未相對故
未有名者是義不可既未有名去何

有體三者所量前成能量後成者若
所量已成故得所量能量未成復何
所對而名所量四者若能所俱時成
者則能所義壞如牛角並生則无能
所既前後俱時求覓自性皆不可得
故知諸法悉空復次若汝說譬如燈
為能照瓶為所照燈瓶二物本性是
有但相對時名能所照故量義得成
者是義不然何以故燈譬未成故與
量不相似豈得為譬耶若汝說云何
未成者燈中无暗故不照自體若
照自體體是所照如瓶等譬瓶既須
別燈來照燈亦應更有別燈照之此
則照照无窮過故而不然者汝謂證
量相似故取燈為譬者我明不相似
故不得為譬何以故燈但照他决不
照自若體有暗可須自他來照體既
无暗何勞自他照耶不如瓶等物體
暗不自顯故須燈照若燈復須照則
應更有別燈來照而不尔者定知燈
但為能照非是所照量即不尔是能是
所能緣前境名為能量即自智緣及
為他智緣故名所量即自緣者如眼

識為證量直對前色不能分別作是青意若作是青意解即是意識是則二心俱起眼識取色不能自取意識分別青黃即是取眼識不能取自見色境故但分別眼識所得者即是所量分別眼識即是能量是故證量由他分別故得成立燈則不尔但是能照非是所照不由他照故得成立以是因緣不得舉此譬於證量若燈能自照不更須別燈照者瓶等亦應自照不更須別燈來照若燈體暗故應照自體而不須別燈照者瓶亦應尔瓶體有暗則應自照自體亦不勞別燈來照瓶應自照故是則瓶燈一種俱應自照並不由他則瓶與燈復有何異若燈不應照者云何能照自體若體无暗不須照者復何勞照若照自體者則有二失一者體應有暗故須照者此則與瓶為一瓶有暗故既不能自照燈亦有暗云何能照二者能所照一既是一體竟誰為能所照耶汝燈譬既不成證量義亦壞又不但用一色為瓶而合八物為瓶者唯

見一色云何得瓶若見一色即是瓶者唯色是瓶故知證色不證於瓶又色亦不可證何以故隣虛色不成就故汝謂隣虛微塵常不可空故聚衆多成塵色義則亦者為當就一塵中有六方不若有六方即成六分若无六方非謂為色既有六分即可分析若有方无分是則六塵共入一塵无量諸塵並應如是則无成大義又如一塵日光照時為照一邊為東西俱達若唯照一邊則有六分若東西俱達色則非有故知方分不實恚併是空有何證見既无有證量比等諸量理當自失又如自性離色等諸塵不可得比瓶亦如是若汝云先須證見後則比知如先曾證見火與烟相應有火比烟後時見烟雖不見火而由於前曾見火故比度前時知有火者是義不然何以故汝謂由色等塵能比知自性先來未見云何由色等而得比知瓶亦如是知先來未曾證見云何見色能比知瓶是則由證量故有比量此義不成證既不成比譬聖言

等量皆失又有過失因果无差別故
比智不成若汝謂自性生五唯等自
性為因五唯為果因中已有果果時
亦有因至五唯時自性終不失五唯
自性即並本有故自性五唯其體則
一若尔因果无差云何說五唯能比
知自性此即自體以比自體義何謂
乎復次破辯世師義應知若汝謂併
等與色等異者云何得證若離色等
諸德是物可證者應如石女有兒用
炎水浴被龜毛衣著兔角屣戴空華
鵝入闍婆城共化女戲是等亦應可
證若此不可證者併等亦尔色等既
无併云何有如併一切諸量亦皆不
成如是自性悉不可得故知諸法一
切皆空復次為破僧佉執應知若汝
說因中有果故諸量不成如諸法有
自性者是義不然何以故因果一體
故汝謂自性因中即有果諸法中即
有自性故得比知若尔因果為一為
異若一者一體无有異故不可相比
若汝說因果不一者則自違汝義若
因中定有於果即成二失一者以因

即果則失於因自性一故只得是果
云何有因二者若已有果因則何用
本由因生果既已有何復用因若汝
說是因有故自性不失者是義不然
何以故自性處所无故若汝說由密
空處故云何无處所者是義不然何
以故密空處並未有故密者謂四大
四塵八物空者謂空大聲塵二物如
此五大五塵二處並未有者自性云
何得立自性未變異時五大並
未有故空大是空處四大是密處二
處昔未有時汝立自性為在何處若
汝說先自性未有空密者是義不然
何以故生因違本故若變異前未有
空密則无因用當變異時始有空密
方有因用者是則變異應能生自性
若汝說是時此二未有者是義不然
何以故因不成就故何物為先耶若
汝謂无物先自性者是義不然自性
无住處故若无處所則違汝聖言故
迦毗羅仙為阿修利婆羅門說昔初
唯有一暗冥此中但有智由處所既
无法引聖言即自相違自性及我並

不成就復以何辟得立自性若汝說
第三是其辟喻者亦復不然何以故
有二過失故一者自失本義二者因
性不成若汝說无異即是辟者是義
不然第三不成故若汝說由无異故
第三得成者是亦不然但有數故若
汝說數有即乖義本若汝所說義本
若有數數即義者是亦不然何以故
數滅時義亦壞故變異與自性則為
无異如不如並皆不立自性及變異
无老別故則因與果為一並亦不成
若汝說若因果一者则无言語故汝
難亦无若因果異者一義不然何以
故有三過失故一自違汝義二成自
顛倒三言語无因一自違義本者云
何如此今我取汝義還難汝汝為信
為不信汝若信我難汝義即壞若不
信我難者汝難亦非難何以知然由
我難故汝語義得成者我義亦立汝
所立義是何時中為在我難前為後
為俱時若在前者我未有難汝對破
誰若在我難後我義已成汝義那立
若俱時者则无能所如江海水一時

和合云何辯異汝我二義便无差別
即成我義二自顛倒者汝取生義難
我顯義此非難處若我立生義汝可
以三時為難難我生者不離三時故
若三時不立是生不成可尔顯義者
由道理故立若有道理則三时无異
若无道理則不能顯義是故不成不
由三時故是故難生須依三時今所
難者須依道理汝將時節難道理義
故自成顛倒三言語无因者言語由
義得成若无義者語言不立因果一
體異義不成故无語言若汝說是因
是果者是義不然何以故有无常過
故果既無常因亦應尔若因无常則違
汝義本汝因是常果是无常果色等
變異不可得故若汝說由色所比故
非不可得者義亦不然所比无有故
並如前破證量不成故比量亦不成
未有空密處故因无住所故不得成
若汝說若无可比比量亦得成如比
有四句一有比无二无比有三有比
有无比无者是義不然石女兒兔
角等並應可比色等可證非可證此

義何用是因无道理故不可得成若汝說如隣虛空塵以果比因自性亦尔者是義不然以隣虛不成故因果異故離色等塵不可得故故辭不得成立若汝說取非證比非所證如地下水不可知見比自性我亦如是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若汝能因石女兒比龜毛者我則信汝因隣虛塵得比自性若汝說如燈自成比量亦尔者是義不然何以故離色等八物燈不見故如隣虛塵離色等亦不可得所比自性亦不可得故知无自性若汝說憶知有故故證量比量並成若无證比復何所憶者是義不然若隣三種知外方有憶知證比不成故三種知者一異境知二能別知三一知異境知者如人見餅後時憶衣此非謂憶汝義亦尔色即異物已見色時便憶於餅故義不可二能別知者譬如張即見餅王即後憶者无有是處汝義亦尔覺能取境我能憶知此兩別類不同是覺前見我後憶知无是義故三一知者如人正看餅時不得生

憶若有憶知則二過失一者兩知一時不得俱起以心是一故心取色時不得取聲二者根正對境未捨那復得憶餘境汝覺亦尔唯是一知无念念滅從變異初至解脫前際恒是一故是憶知中无有憶知若翻此三知憶知得成謂境界同類能知同類知念念滅不得一時備此三義憶知得成汝憶知不成故證比等量亦不得成以是緣故自性義壞若汝說憶知由自性所以得成一異有无等造初念取境則備三義一境二人三智並一時俱有至第二念時前三已滅後三續起前後同類是為一義前後各一亦是一義前无後有是為異義前能生後是其有義前滅後生是其无義備此諸義故有憶知由自性故憶知得成者内曰若尔我大喜翻成我義有何損失我今由此義故說无自性譬如前種能生後穀此前後穀不一不二不有不无若一者則无前後若異者則前穀後豆故无一異自性不有不无者因滅果生故因滅故

不有果生故不无因時未有果故不
可說有果生時必由因故不可說无
以是義故因果憶知並得成就故說
元自性如穀前後不一不異能作種
種諸事憶知亦尔前後不一不異故
能憶知種種諸境若汝聞憶知若是
无常云何修習者荅曰已无常故則
有修習譬如劫波婆種子種植於地
以佉陀羅汁而溉灌之後時出生芽莖
枝葉是其自相无有異色唯果熟時
即成佉陀羅色為相紅赤異劫波婆
自相本色如是心者作法非法是法
次第前心熏習後心如是方便熏習
不失故不一異至果熟時苦樂等果
即各顯現是故从无自性心諸業得
生如劫波種子後同佉陀羅色若作
此執有自性心是名憶知或有人說
壽者亦是憶知若作此執即无憶知
心及壽者有自性故则无忘失若汝
說有忘失者有二過失一者憶知若
有自性則无忘失若有忘失則无憶
知如此忘失為有自性為无自性若
有自性與憶知性為相違不若不相

違於一物中便應一時俱有憶忘兩
心並起若相違者但有自性忘失則
无憶知憶知既無何所忘失若汝說
是知先生後滅故說忘失若尔者自
性則不成若有憶知自性作具无用
憶知恒有故若汝說由作具故得成
者则无自性有過失故若作者與具
一體则无憶知知恒有故若知无者
心或时无則無自性心或時有則无
憶知若無憶知心則應滅若汝說有
別物故心得是常者證知之時應不
憶知即以證知當憶知處是故不失
憶知體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若物常
住則无數習同類相似乃可數習若
無自性似義可成若有自性則應恒
守一物一事故無相似无相似故則
无數習无數習故則无憶知若汝立
自性憶知者比量等並不成就以一
體故一切疑心應是决智欲即離欲
偷即是施即婦是母是覺若與自性
不異為當先有為當後有若先有者
所覺既无覺何所覺若後有者則因
中果義即自壞若汝說本有者所覺

何物若言我是所覺者是義不然以證
比二量我不可得故物若是有不離
二量所得譬如五塵五根五塵者智
不重生故是名證量比量者智重生
故先見識生後比知有根以識不離
根故如先見烟後知有火我者則不
亦不如色等可證過根境故不如諸
根可比无有相應事故故我非所覺
是故覺若在前則不成覺故知一切
法如實无自性唯真實空是其體性
佛性論破執分第二中破大乘見品第三
復次為破大乘中學有偏執者應知
若汝說一切有皆由俗諦一切无皆
由真諦應作此問善友何者是真實
何者是俗諦答曰一切諸法无有自
性是為真實於无自性法中說有自
性是名俗諦以於无中假說有故問
曰是執无有自性為當依世俗言故
有為當唯是語言若依世俗言有此
執者此執則不可說何以故執是
无故若此執唯是語言则无所詮世
俗語言不成就故若不成就就是世俗
者是義不然又若汝謂於无自性中

執有自性是名為俗若執有者云何
是无答曰為顛倒品類故故无中說
有乃至於无常樂我等諸法說言皆
有常等諸德其體實无但假說有如
此執者為四倒攝是故雖執是有而
得是无問曰如此顛倒為有為无若
是有者一切諸法无有自性是義不
然若是无者此執顛倒亦不得成若
无性中執有自性為俗諦者是義不
然何以故二諦不可說有不可說无
非有非无故真諦不可說有不可說
无者无人法故不可說有顯二空故
不可說无俗諦亦亦分別性故不可
說有依他性故不可說无復次真諦
不定有無人法无无二空有不有
俗諦亦亦分別性故非決定无依他
性故非決定有

佛性論卷第一

壬寅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性論卷第二

當

天親菩薩造

陳天竺三藏真諦譯

顯體分第三中三因品第一

復次佛性體有三種三性所攝義應知三種者所謂三因三種佛性三因者一應得因二加行因三圓滿因應得因者二空所現真如由此空故應得菩提心及加行等乃至道後法身故稱應得加行因者謂菩提心由此心故能得三十七品十地十波羅蜜助道之法乃至道後法身是名加行因圓滿因者即是加行由加行故得因圓滿及果圓滿因圓滿者謂福慧行果圓滿者謂智新思德此三因前一則以无為如理為體後二則以有為願行為體三種佛性者應得因中具有三性一住自性性二引出性三至得性記曰住自性者謂道前凡夫位引出性者從發心以上窮有學聖位至得性者无學聖位

佛性論顯體分第三中三性品第二

復次三性所攝者所謂三无性及三
自性三无性者一无相性二无生性
三无真性此三性攝如來性盡何以
故以此三性通為體故无相性者一
切諸法但名言所顯自性无相自故
名无相性无生性者一切諸法由因
緣生故不由自能生自他並不成就
故名无生性无真性者一切諸法離
真相故无更别有實性可得故名无真
實性復次三種性者一分別二依他
三真實別有十種義應知何等為十
一分別名二緣成三攝持四體相五
應知六因事說七依境八通達九若
无等十依止一分別名者為隨名言
假說故立分別性若无此名言則分
別性不成故知此性但是名言所顯
實无體相是名分別性依他性者是
十二因緣所顯道理為分別性作依
止故故立依他性真實性者一切諸
法真如聖人无分別智境為清淨二
性為解脫三或為引出一切諸德故
立真實性是名分別名二緣成者
問曰分別性緣何因故而得顯現

答曰由緣相名相應故得顯現
問曰依他性緣何因故得成耶

答曰緣執分別性故得顯現

問曰真實性緣何因得成

答曰由分別依他二性極无所有故
得顯現故名緣成三攝持者性有三
種法有五分言三性者所謂分別依
他真實五法者一相二名三分別思
惟四聖智五如如前三是世間智聖
智是出世智如如是无為境為明此
五法攝前三性故 問曰於五法中
幾法攝第一性 答曰五法並不可
攝何以故為无體故 問曰第二性
幾法能攝 答曰有四法攝 問曰
第三性幾法能攝 答曰唯如如一
法能攝 問曰若依他性為聖智所
攝者云何說依他性緣分別性得成
答曰依他有二種一染濁依他二清
淨依他染濁依他緣分別得成清淨
依他緣如如得成故四體相者有二
一通二別通者由此三性通能成就
一切諸餘真諦或二三四七諦等法
故諸真諦不出三性是以三性為諸

真諦通體二別體者於三性中各有實義何者實義一者分別性體恒無所有而此義於分別性中非不為實何以故名言無倒故二者依他性體有而不實由亂識根境故是有以非真如故不實何以故因緣義无倒故是以對分別性故名為有對後真性故非實有是名有不真實三者真實性體有無皆真如如之體非有非無故

問曰是三性實相云何

答曰分別性實相者人法增益及損減由解此性故此執不生是分別相人法者是分別所作若依真諦觀此人法為有名增益執若依俗諦觀此人法是无名損減執若通達此分別性則增益減損二執不生是名分別實性相復次依他實性相者能執所執增益及損減由解此性故此執不生是名依他性相此能執所執若見真為有則是增益名為常見若見俗定无則是損減名為斷見若通此一性斷常二執並不得生是名依他

實性相唯有似塵識故則无能所无能所故无增益執由有似塵識故无損減執復次真實性相者有无及增益損減執由解此性故執不得生所以者何若執空為有名增益謗若執空為无名損減謗若通達此性則二執不生是名真實性相五應知等等者問曰是三性幾應知幾不應知

答曰一切應知何以故由知三性能通達三解脫門能除三障故知分別性能通達空解脫門能除肉煩惱知依他性通達无願解脫門能除皮煩惱知真實性能通達无相解脫門能除心煩惱又初解脫障次禪定障後一切智障故 問曰三性中幾性不可滅幾性可滅耶 答曰二性不可滅一性可得滅何以故分別性本來是无故不可滅真實性本來是真故不可滅依他性雖有不真實是故可滅以是義故說應知等六因事說諸佛說法有二種一了義經二不了義經不了義經者由此三性是故佛說不了義經如緣有燈故知物在暗中後時因燈

能得了現暗中之物。如來亦由有
著三性者。故說不了義經。達三性者
自然顯了名了義經。如經中說。若人
已得无生法忍。則不退墮。問曰。此
言云何成立。答曰。由有三性。故則
得成立。如來約分別性。故說本來无
生忍。約依他性。故說自性无生忍。約
真實性。故說惑垢苦本性无生忍。
問曰。如來約何性說如此義。言一切諸
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耶。
答曰。約无相性說。如是言。問曰。如
來約何法說一切諸法。譬如幻化耶。
答曰。約无生性說。問曰。如來約何
法說如是言。一切諸法。譬如虛空。
答曰。約真實性說。是故佛因三性說
故。有了不了義經。七依境者。問曰。
此三性為何智境。答曰。分別性者
唯是凡惑境。非聖智境。何以故。无體
相。故依他性者為聖。凡俗智境是俗。
有故真實性者唯為无分別聖智境。
如量如理。故如量則攝一切如理。則
无顛倒是名依境。八通達者。問曰。
修觀行人若通達分別性者為當可

說行執相中為不可說行執相中耶
答曰若由世俗智分別可說行執相
中若由出世无分別智通達者可說
不行於執相中是故依他與分別同
一无相如分別依他真實亦如是
問曰修觀行人能如真實理入分別
性照了何性耶 答曰了真實性
問曰修觀行人如真實理入真實性
照了何性 答曰了依他性故然後
得真實性是名通達九若无等者
問曰若分別性无有何過失 答曰
若无分別性則名言不立名言不立
故則依他性不得成就乃至淨不淨
品並皆不立 問曰若无依他性有
何過失 答曰若无依他性一切煩
惱不由功用應自能滅若尔淨品亦
不得成 問曰若真實性無有何過
失 答曰若无真實性則一切一切
種清淨境不得成故一切者別攝真
俗盡一切種者通攝真俗故 問曰
是真實性者為可立淨為立不淨
答曰不可得說定淨不淨若定淨者
則一切衆生不勞修行自得解脫故若

定不淨者一切衆生修道即无果報
若定淨者則无凡夫法若定不淨者
則无聖人法何以故淨不淨品皆以
如為本故若其定淨不即无明若其
不淨不即般若此兩處如性不異故
此真如非淨非不淨何以故欲顯真
如異眼等諸根異禪定心等故異眼
等諸根者諸根既不被染亦應得同
如理清淨而不然者以有漏業為因
故從本不淨真如不尔在於佛地本
性清淨无有從本是不淨義故異諸
根異定心等者定體本性自淨可得
同真而為四惑所蔽故轉成不淨真
如之理本來清淨則不如是雖復在
无明殼中終不為彼所汙 問曰此
三性幾性无體能生有體 答曰唯
分別一性无體能生依他性體 問
曰此幾性有體能生有體 答曰唯
是依他一性有不實體還能生依他
性猶如无明生諸行等 問曰此三
性幾性有體能生无體 答曰真實
一性能滅依他令其无體故是名若
無等十依止者 問曰分別性依何

法得成 答曰依三法故成何者三一相二名三思惟依此三故分別性立 問曰依他性依何得成 答曰依四法成四法者謂相名分別聖智等依此四法故依他性成 問曰真實性依何法得成 答曰此性無住無著無有依處境無分別

佛性論顯體分第三中如來藏品第三復次如來藏義有三種應知何者為三一所攝藏二隱覆藏三能攝藏一所攝名藏者佛說約住自性如如一切衆生是如來藏言如者有二義一如如智二如如境並不倒故名如如言來者約從自性來來至至得是名如來故如來性雖因名應得果名至得其體不二但由清濁有異在因時為違二空故起无明而為煩惱所雜故名染濁雖未即顯必當可現故名應得若至果時與二空合无復惑累煩惱不染說名為清果已顯現故名至得譬如水性體非清濁但由穢不穢故有清濁名若泥滓濁乱故不澄清雖不澄清而水清性不失若方便澄

滄即得清淨故知淨不淨名由有穢
无穢故得非關水性自有淨穢應得
至是二種佛性亦復如是同一真如
无有異體但違空理故起惑著煩惱
染乱故名為濁若不違二空與如一
相則不起無明煩惱不染所以假号
為清所言藏者一切衆生悉在如來
智內故名為藏以如如智稱如如境
故一切衆生决无有出如如境者並
為如來之所攝持故名所藏衆生為
如來藏復次藏有三種一顯正境无
比離如如境無別一境出此境故二
顯正行无比離此智外无別勝智過
此智故三為現正果無比無別一果
過此果故故曰無比由此果能攝藏
一切衆生故說衆生為如來藏二隱
覆為藏者如來自隱不現故名為藏
言如來者有二義一者現如不顛倒
義由妄想故名為顛倒不妄想故名
之為如二者現常住義此如性從住
自性性來至至得如體不變異故是
常義如來性住道前時為煩惱隱覆
衆生不見故名為藏三能攝為藏者

謂果地一切過恒沙數功德住如來應得性時攝之已盡故若至果時方言得性者此性便是无常何以故非始得故故知本有是故言常

佛性論辯相分第四中自體相品第一

復次佛性一切種相有十義應知言十相者一自體相二因相三果相四事能相五總攝相六分別相七階位相八遍滿相九无變異相十無差別相一自體相者有二種一者別相二者通相別相有三種何者為三一者如意功德性二者无異性三者潤滑性所言如意功德相者謂如來藏有五種何等為五一如來藏自性是其藏義一切諸法不出如來自性无我為相故故說一切諸法為如來藏二者正法藏因是其藏義以一切聖人四念處等正法皆取此性作境未生得生已生得滿是故說名為正法藏三者法身藏至得是其藏義此一切聖人信樂正性信樂願聞由此信樂心故令諸聖人得於四德及過恒沙數等一切如來功德故說此性名法身

藏四者出世藏真實是其藏義世有三失一者對治可滅盡故名爲世此法則無對治故名出世二不靜住故名爲世由虛妄心果報念念滅不住故此法不介故名出世三由有倒見故心在世間則恒倒見如人在三界心中更不得見苦法忍等以其虛妄故名爲世此法能出世間故名真實爲出世藏五者自性清淨藏以秘密是其藏義若一切法隨順此性則名爲內是正非邪則爲清淨若諸法違逆此理則名爲外是邪非正名爲染濁故言自性清淨藏故勝鬘經言世尊佛性者是如來藏是正法藏是法身藏是出世藏是自性清淨藏由說此五藏義故如意功德而得顯現佛爲顯此義故說如意寶譬如人以宿業故感得如意寶珠得此珠已隨其意所樂事自然得成佛性亦介由伏事善知識修諸福慧感得此性便隨修行者意各各自得三乘之果故如意功德是其別相二無別異性者凡夫聖人及諸佛无分別心性過失功德

究竟清淨處平等遍滿譬如虛空
又如土銀金器此三雖異而其性等
皆是空空處不別故名無別異性

釋曰言過失者謂凡夫功德者即有
學聖人究竟清淨者即諸佛此三處
雖殊而其性不異此即以土喻凡夫
銀喻學者金喻諸佛雖復三器有異
而其空性一種故又是有清淨遍滿等
三義有者顯无為義清淨顯无染義
遍滿顯無碍義故佛告舍利弗衆生
界不異法身法身不異衆生界由此
義故无二无別唯有名字如是佛性
於三位中平等遍滿由淨不淨品无
變異故故說如虛空性三潤滑性者
辯如來性於衆生中現因果義由大
悲於衆生軟滑為相故大悲者有三
義一體二大三別異一體義者以般
若為體般若若有二一无分別真智二
有分別俗智今取有分別智為大悲
體以大悲緣衆生起故二大義者有
五一為資糧二為相三為行處四為
平等五為寂極一資糧者能作大福
德智慧二行資糧故二為相者能觀

三苦衆生悉濟拔故三為行處者通
三界衆生為境界故四為平等者為
於一切衆生處起平等心故五寂極
者過此修外无更勝行故三別異義
者有八種一為自性差別悲无量者
以无瞋為性大悲者以无癡為性二
為相差別悲者以苦苦為相大悲者
以三苦為相三為行處差別悲者以
欲界為境界大悲者通三界為境界
四為地差別悲者以第四禪為其地
大悲者以无源如來果為其地五境
界差別悲者以凡夫及二乘為境界
大悲者唯菩薩與佛為境界六為德
差別悲者以離欲欲界德大悲者離欲
三界德七為救濟有差別悲者但有
拔苦之心無拔苦事大悲者有心有
事八為究竟不究竟差別悲者能小
暫救濟不能真實救大悲者能永救
濟恒不捨離故潤滑者潤以顯其
能攝義滑者顯其背失向德義譬如
水界亦有二態一則能攝散物唯滑
不澁故由潤故能攝由滑故不澁故
以潤者為因以滑者為果故曰現因

果義復次自性清淨是其通相義者
如前實空水界等譬並自性清淨是
其通相故如來性在煩惱中无所染汙
故此四相為四惑障故為非四人所得
故為四德作本故為離四倒故為滅
生死對治故故說四相通一別三一
通相者唯有自性清淨相三別相者
一不可思惟二應得三无量功德是
名自體相

佛性論辯相分第四中明因品第二
復次有四種因能除四障得如來性
義應知四因者一信樂大乘二无分
別般若三破虛空三昧四菩薩大悲
四障者一憎背大乘二身見計執三
怖畏生死四不樂觀利益他事初障
闡提二障外道三障聲聞四障獨覺
由此四惑能令四人不能得見自性
清淨法身若略說世間有三種衆生
一樂生死恒有二樂滅生死有三兩
俱不樂有滅並忘一樂生死有者復
有二種一憎背解脫道无涅槃性次
樂生死不樂涅槃二已墮定位定位
者非聖非凡進退无取而是佛法內

人背大乘法因此人故佛說是言我
非是其師其非我弟子舍利弗此人
從輕暗入重暗復從重暗入於盲暗
取暗為友復取闇提為友是故我說
此人如是二樂滅生死有者有二種
一墮非方便二墮方便中就墮非方
便復有二一外道謂九十六種二是
佛法內人與外道同執約正法起邪
執我見故於正教義不能了達因此
人故佛說是言若不信樂真空則與
外道無異復次有增上慢人取空為
見是真空實解脫門約此空解脫門
起於空執謂一切有無並皆是空此
空執者即无所有无所有故因果二
諦道理並失執此空過故即墮邪无
是等執者由空而起故成邪執一切
邪執莫不由空故能滅除此執既依
空起故不可治因此人故故佛語迦
葉若人起我見執如須弥山大我亦
許之何以故以可滅故若此增上慢
人所起空執猶如髮端四分之一我
急呵責決定不許二墮方便中有二
一聲聞人自利修行但為自度不為

利他二獨覺人於利他心无樂无事但起捨心无樂者不樂利他无事者了无度人之事唯為自覺自利故但起捨心者捨是平等住心不願利人亦无所損獨自覺悟故言獨覺墮方便聲聞亦尔如未田地及阿斯那二比丘佛涅槃時其皆不往後至迦葉集法藏時被召方出迦葉呵責之言汝為從佛得聖道不答云實尔又呵責言汝大過失今去當以佛法付汝任持若不如法罪失屬汝其人甘失懺悔受旨奉行三俱不樂者謂修行大棄寂利根人既不同闍提樂生死有亦不墮非方便中同外道執亦不墮方便中如二乘人是故此人具行生死涅槃平等之道住无住處雖行生死而不染雖行涅槃亦非淨但為大悲故不捨生死為般若故不捨涅槃不離涅槃者異聲聞執永住无為不捨生死者異一闍提樂於生死若樂者生死者名一闍提佛法內人墮定但者亦同闍提如是二人墮在邪定聚中若樂滅生死有者是人墮非了

便中則在不定聚若人樂滅生死有是人墮方便中及俱不樂得前二者修平等道是人在正定聚中離發行大乘修習无障道人之外所餘闍提外道聲聞獨覺等四人有四種障故不見佛性何者四障一憎背大乘是闍提障為對治此故佛說菩薩修習信樂大乘之法二於諸法中起我見執是外道障為對治此故佛說菩薩修習般若波羅蜜三於生死中定執苦想及厭怖心是聲聞障為對治此故佛說菩薩修習破空三昧空三昧者從初地以上能得此三昧則破虛空等執入觀之時不即有无不離有无喻如八地真俗雙觀而異八地者八地以上无出入觀初地入時則同出時則異四背衆生利益事作捨衆生意是獨覺障為對治此故佛說修習菩薩大悲菩薩大悲利他為事明獨覺人但自觀因緣无度他意故无大悲聲聞亦亦為滅此四障故以信樂等四種為因令諸菩薩修習此因得至无上法身清淨波羅蜜是名佛性清淨因如

是之人得名佛子是故佛子有於四
義一因二緣三依止四成就初言因
者有二一佛性二信樂此兩法佛性
是无為信樂是有為信樂約性得佛
性為了因能顯了正因性故信樂約
加行為生因能生起衆行故二緣者
謂般若波羅蜜能生菩薩身是无為
功德家緣故三依止者破空定等樂
有之人執斷无處有樂淨等故菩薩
修破空三昧能除彼執由此定力是
故菩薩法身堅固則不羸弱四成就
者菩薩大悲利益他事无盡故由真
如不盡衆生無數故利益事亦復无
盡是佛性為應得家因故一因如父
身分二緣如母三依止如胞胎四成就
如乳母故諸菩薩由此四義名為佛子
佛性論辯相分第四中顯果品第三
復次果相義應知果相者有二處一
者地前凡聖二位不得四德二者十地
諸位地前有如是信樂等四德為清
淨佛性因為對治四倒如來法身四
相功德波羅蜜是其果應知四倒者
於色等五陰實是无常起於常見實

苦起樂見實无我起我見實不淨起
淨見是名四倒倒者有三義一見所滅
二修所滅三非二所滅見真諦時能
除見倒定破思惑能除想倒非二所
滅能除心倒為對治此四說四无倒
何者為四於色等五陰未有有已有
應滅故實无常如實起无常解苦時
苦故樂滅時苦故捨三時苦故故實是
由因果得成以依他執故果不自在
因亦如是未有有已有還无既由前
因是故依他亦不自在離因果外无
別餘法為我是故无我為實生无我
解不淨有二種一色二非色色不淨
有三謂初中後初者始入胎和合種
子不淨中者出胎已後飲食資養多
諸不淨後者捨身已後身體壞時種
種不淨故非色者或喜或憂或惡或
无記或不離欲諸繫縛等故非色由
此等法故不淨是以聖人通觀三界
皆是不淨如是五陰如實不淨生不
淨解此四皆實是故非倒若約佛性
常等四德此四无倒還成顛倒為對

此倒是故安立如來法身四德四德者一常波羅蜜二樂波羅蜜三我波羅蜜四淨波羅蜜如勝鬘經說世尊是諸衆生生顛倒心於內五取陰元常見常苦中見樂无我見我不淨見淨世尊一切聲聞獨覺由空解未嘗見一切智智境如來法身應修不修故若大乘人由信世尊故於如來法身便作常樂我淨等解是人則不名倒名得正見云何如此世尊如來法身是常樂我淨諸波羅蜜若人作是見者名為正見是如來身子曾子者恒在佛心曾故復次如來四德波羅蜜由因次第漸深應知逆說翻後為前謂淨我樂常由一闡提憎背大乘為翻彼樂住生死不淨故修習菩薩信樂大乘法得淨波羅蜜是其果應知由一切外道色等五陰无我性類計執為我而是色等法與汝執我相相違故恒常无我諸佛菩薩由真如智至得一切法无我波羅蜜是无我波羅蜜與汝所見无我相不相違故如來說是相恒常无我是一切法真

體性故故說无我波羅蜜是我如經
偈說

二空已清淨 得无我勝我 佛得淨性故
无我轉成我

諸外道等於五取陰中執見有我為
翻其我執虛妄故修習般若波羅蜜
至得寂勝无我即我波羅蜜是其果
應知由諸聲聞人怖畏生死苦樂住
生死苦滅靜中為翻此樂意故修習
破虛空三昧一切相世出世法樂波
羅蜜是其果應知由獨覺聖人者不
觀衆生利益等事但樂獨處靜住為翻
此意故修習菩薩大悲為利益衆生事
乃至窮於生死常所持護常波羅蜜
是其果應知如是信樂大乘般若波
羅蜜破虛空三昧菩薩大悲等四因
能成就如來法身四功德波羅蜜是
故佛說由此四德一切如來唯法界
為勝由如虛空取虛空為邊際極後
際之後如是四句現何等義由修習
信樂大乘法故諸佛至得寂極清淨
波羅蜜故佛說唯法界為勝為上內
修習般若波羅蜜故至得衆生世界

器世界極无我波羅蜜五陰名衆生
世間即人空國土四大名器世界即
是法空是二空所顯故故說由如虛
空為修習破空三昧等故一切處諸
法自在如意應得故取虛空為邊際
由修習菩薩大悲故於諸衆生常起
悲心護持无有邊際故說極後際之
後後際之後者假令後際有後菩薩
大悲亦能過之是故通辯地前聖凡
二位不得四德復次十地由四障故
未得極果四德金剛後心方乃得之
應知何以故以出三界外有三種聖人
謂聲聞獨覺大力菩薩住无流界有
四種愁障由此四愁障故不得如來
法身四種功德波羅蜜四愁障者一
方便生死二因緣生死三有有生死
四無有生死一方便生死者是无明
住地能生新无漏業譬如无明生行
或因煩惱方便生同類果名為因緣
如无明生不善行善生不同類果但
名方便如无明生善行不動行故今
无明住地生新无漏業亦尔或生同
類或不同類生福行名為同類以同

緣俗故生智慧行名不同類以智是
真慧故是名方便生死二因緣生死
者是无明住地所生无漏業是業名
為因緣生死譬如无明所生行是業
但感同類不生不同類果善行但生
樂果不善但招苦報故名因緣生死
方便生死譬凡夫位因緣生死譬須
陀洹以上但用故業不生新業三有
有生死者是无明住地為方便无漏
業為因三種聖人是意所生身譬如
四取為緣有漏業為因三界内生身
有有者未來生有更有一生名為有
有如上流阿那含人於第二生中般
涅槃者餘有一生故故名有有四无
有生死者是二聖意生寂後身為緣是
不可思惟退墮譬如生為緣老死等
為過失是故无明住地為一切煩惱
所依止處而一切煩惱通名无明者
以无明為衆惑根本根本既未滅盡
由為一切煩惱垢臭穢熏習故阿羅
漢辟支佛及自在菩薩不能至得无
所染汙大淨波羅蜜復次依此緣此
无明住地微細妄想相遊行未息故

極不能至得无行无想大我波羅蜜
因此無明住地為緣及微細妄想所
起无漏業為因得起三種意生身故
不能至得極離因果苦大樂波羅蜜
若未證得業難生難滅盡无餘如來
甘露界及未證得不可思惟退墮界
未滅謝故不能至得極無別異老死
等大常波羅蜜復次應知无明住地
如煩惱難无漏業如業難三種意生
身如果報難不可思惟退墮如過失
難若在三種意生身中則無常樂我
淨波羅蜜故如來法身是常等四波
羅蜜以如來法身一切煩惱習氣皆
滅盡故是名極淨一切我無我虛妄
執滅息故故名大我意所生身因果
究竟盡故故名大樂生死涅槃平等
通達故故名大常復次四德各有二
緣義應知初有二因緣故說如來法
身有大淨波羅蜜一者本性清淨名
為通相二者無垢清淨故名別相本
性清淨通聖凡有故名為通无垢清
淨但佛果有所以名別復有二種因
緣說如來法身有大我波羅蜜一由

遠離外道邊見執故无有我執二由
遠離二乘所執无我邊故則無无我
妄執兩執滅息故說大我波羅蜜復
有二種因緣說如來法身有大樂波
羅蜜一由一切苦集相滅盡无餘故
拔除習氣相續盡故二由一切苦滅
相證得故三種意生身滅不更生故
苦滅无餘是名大樂波羅蜜復有二
種因緣說如來法身有大常波羅蜜
一無常生死不損減者遠離斷邊二
常住涅槃無增益者遠離常邊由離
此斷常二執故名大常波羅蜜故勝
鬘經說若見諸行无常是名斷見不名
正見若見涅槃常住是名常見非是
正見是故如來法身離於二見名為
大常波羅蜜由此如實法界道理門
故即是涅槃即是生死不可分別即
是得入不二法門亦不一不二住無
住處故由滅諸惑不住生死由本願
故不住涅槃由般若故諸惑得滅由
大悲故本願得成故不可思量經偈
中說

諸惑成覺分 生死成涅槃 修習大方便

諸佛叵思議

佛性論辯相分第四中事能品第四
復次事能相義應知此清淨性事能
有二一於生死苦中能生厭離二於
涅槃欲求樂願若无清淨之性如是
二事則不得成故經中說世尊若无
如來藏於生死苦無厭離意亦无欲
求樂願之心故不定聚衆生起此二
事為用一於生死苦觀於過失為依
止處生不定聚衆生厭離心故二於
涅槃樂觀於功德為依止處生不定
聚衆生欲求樂願欲求願樂是四種心
云何為異初欲者名信信有四種一
信有二信不可思議三信應可得四
信有無量功德具是四義故名為欲
二求者為至得此法心恒勤求无有
退悔名之為求三樂者思擇不如
方便如方便者謂涅槃不如方便謂
生死思擇涅槃不求速證思擇生死
不求捨離故名為樂四願者從今發
願窮未來際恒以願攝一切衆生未
曾捨離隨所行道並入菩提願海所
攝以自利故不捨涅槃為利他故不

捨生死故有二觀一於生死觀苦過失
二於涅槃觀樂功德故淨分人由清
淨性此觀得成言淨分者一福德分
二解脫分三通達分福德分者宿世
善根能感此身具足諸根為受法器
解脫分者已下功德種子能感未來
世中解脫果報通達分者由聖道故
能通達真如是名淨分是人由淨分
為緣淨性為因故成此觀非无因緣
若不由於此二事成觀無因緣如闍
提人无涅槃性應得此觀而一闍提
既无此觀故知定須因緣觀方可現
是清淨性不為客塵之所染汙隨三
乘中未起一乘信樂又復未能親事
善知識等乃至四種聖輪亦未相應
言四輪者一住如法國土二依善知識
三調伏自身四宿植善根輪有三義
一者未得令得得令不失二者能度
從此至彼從他相續至自相續從自
相續復至於他三者能載為能從生
死得至涅槃一住善處者即是能修
正行善人所住之處若於中住恒見
此人故得覺意覺見者覺悟意者善心因

此受持善法等事故佛說偈言

無知无善識惡友損正行蜘蛛落乳中
是乳轉成毒

是名應住如法國土二近善友善友
者有七分如偈言

能施重可信能說能忍受說深為善友
安弟子善處

七分者一能施由能施故令他怜愛受
故尊重重故可信可信故能說由能
說故能忍受外難能忍受故能說深
理利於善友由說深法故能安善友
置於善處若有能修此七德者可堪
依止為善知識若按論此七不出三
義一樂怜愍二聰明三堪忍三義若
少一種則非善友若但怜愍不能聰
明譬如父母雖念子病不能救治若
但聰明無慈愍者如怨家師不治他
疾若不能堪忍則自行不足怜愍聰
明亦不成就故離雖七種合不出三
能施尊重可信此三屬怜愍攝能說
及說深理此二屬聰明攝能忍屬堪
忍攝安善處並通三種其聰明者表
離愚癡能堪忍者表異凡夫三怜愍

者表異二乘唯佛世尊備此三德故
堪為衆生真善知識三調伏自身心
者如正教行關時无散乱心思時無
輕慢心修時无顛倒心若不自調伏
身心者善處善友則无所用四宿植
善根者以為解脫分故修善根善根
者謂信戒聞捨智信者不離三寶正
念戒者為不離善道聞者自聞令他
聞不令他倒聞不障他聞因四聞故
今世得聞及思修等可為法器三慧
具足捨者有二一由昔捨物施他今
則損於貪愛二由昔捨法施人今則
輕滅無明由此捨故貪愛无明並稍
輕薄以是因緣得解脫果智者是人
先世已曾思擇三寶四諦故於此生
得世正見乃至盡智及无生智如是
之人雖具三輪若无宿善今生五根
則不具足便是生於八難等處故知
若無宿世善根則前三輪无所復用
揔此四義譬之為輪四若少一輪則
不成解脫之名无由得立由此四法
和合故能得解脫道者如輪能運能
轉至解脫時無復此能如聖王輪脩

有四物所謂轂輞輞輻軸若無此四輪則不成以是義故若未與四輪相應者是時歇離生死觀及涅槃功德觀並不得成故經中說一闡提人墮邪定聚有二種身一本性法身二隨意身佛日慧光照此二身法身者即真如理隨意身者即從如理起佛光明為憐愍闡提二身者一為令法身得生二為令加行得長修菩提行故觀得成復有經說闡提衆生決無般涅槃性若尔二經便自相違會此二說一了一不了故不相違言有性者是名了說言无性者是不了說故佛說若不信樂大乘名一闡提欲令捨離一闡提心故說作闡提時決无解脫若有衆生有自性清淨永不得解脫者無有是處故佛觀一切衆生有自性故後時決得清淨法身故經偈言聰明人次第 數數細細修 除滅自身垢如金師鍊金

聰明人次第者明此人有解不倒修能如次學數數者時无暫捨恒自研求細細者從微至著如聞思修慧細

細而習除滅自垢者稍除无明重輕
諸惑令清淨本性永得顯現故說猶
如金師能鍊於金除諸滓璞金得淨
光明

佛性論卷第二

王寅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性論卷第三

當

天親菩薩造

陳天竺三藏真諦譯

辯相分第四中摠攝品第五

復次摠攝義應知攝有二種一者由
因二者由果由因攝者是如來性清
淨有四種因三種法與三譬相似故
取海為喻三法者一法身清淨因二
佛智德生因三佛恩德因法身清淨
因者修習信樂大乘應知佛智德生
因者修習般若及禪定應知恩德因
者修習菩薩大悲應知修習信樂大
乘者與器相似此中有无量定慧大
寶所遍滿故說與器相似修習般
若禪定與寶相似者般若无分別故
禪定不可思惟功德所依止故般若
如淨寶禪定如如意寶修習菩薩大
悲如清淨水於一切世間衆生潤滑
一味故譬如大海唯一鹹味菩薩大
悲潤諸衆生亦復如是故此三法於
因地中為所依能依故說摠攝名如
來法海是名因攝次由果攝者明如

來法身有三種法與三譬相似故能
摠攝三譬相似者如日有三一體二
光三明此與三身相似故三法者一
神通二流滅三顯淨一神通者譬日
有明能除障自境界元明之暗以為
事用故與日明相似二流滅者謂盡
无生智能燒除業煩惱令无餘以為
事用故與日光相似所言滅者即是
真智正能除惑故與滅名盡者即惑
无時名為解脫故與盡稱三顯淨者
謂盡无生境名轉依極清淨故无垢
故澄靜故與日輪相似清淨者解脫
障滅故无垢者一切智障滅故澄靜
者客塵所不能染以本性清淨故轉
依者勝聲聞獨覺菩薩三人所依止
法故又有四種相應知一者為生依
二滅依三善熟思量果四法界清淨
相一生依者佛无分別道相續依止
若不緣此法无分別道即不得生以
依緣此故名此法為道生依二滅依
者一切諸惑及習氣究竟滅不生无
所依止故若不依此轉依法究竟滅
惑者則聲聞獨覺與佛滅惑不異由不

同故故知此法為究竟滅惑依止三
善熟思量果者善正通達長時恭敬
无間无餘等修習所知真如是轉依
果若在這中轉依為因若在這後即
名為果若轉依非是善熟思量果者
則諸佛自性應更熟思量更滅更淨
而不然者故知轉依為善熟思量之
果四法界清淨相者一切妄想於中
滅盡故此法界過思量過言說所顯
現故故以法界清淨為相此即心行
處滅言語道斷不可詮詔方是得无
所得真如理故復次如來轉依有八
種法攝持應知八法者一不可思量
二無二三无分別四清淨五照了因
六對治七離欲八離欲因此八合有
二意一離欲是滅諦二離欲因即是
道諦前不可思量等三句屬滅諦攝
次清淨等三句屬道諦攝初離欲有
三句一者云何不可思量於有无等
四句覺觀思量不能通達故一切衆
生言語名句味等不能詮辯故唯聖
人无分別智所證知故故名不可思
量二无二者如經中說舍利弗諸佛

法身无二法无分別法所言二者煩惱及業是名為二如來法身無此二法故名无二三无分別分別者煩惱業家習不正思惟由不正思惟故起二由通達自性故滅二是二及分別不應不行不應者上心煩惱不相應共行不行者隨眠煩惱不共隨行既不應不行此二處故說如來法身苦滅究竟永无生起云何如此非為除滅一法故名為滅以本來不生故名為滅如无上依經中說阿難於无生无滅法中心意及識決定不生故釋曰心者即六識心意者阿陀那識識者阿梨耶識於此三中不得生故此中若无三識则无分別分別既无亦无不正思惟等既无三識則不得起无明是以如來法身離不正思惟故則不起无明若不起无明十二有分不為生緣故名不生又勝鬘經說是苦滅者非滅壞法名為苦滅壞者破三界見諦得有餘涅槃滅者除四種生死思惟煩惱得无餘涅槃故言滅壞由苦滅名无始時節非作非生

无滅離盡常住恒寂湛然自性清淨
解脫一切煩惱穀功德過恒沙數相
攝非相離不捨離智不可思惟與如
來法相應如來法身諸佛所說是如
來法身說名離欲二離欲因者為得
此法身見諦道修道所攝由境界故
說无分別智有三義與日相似无流
清淨故與日輪相似能照了一切境
界故與日明相似能對治一切真見
暗障故與日光相似

釋曰真見暗障者謂具足想煩惱難
業難果報難具足想者以隨眠煩惱
為因五塵欲為緣不正思惟為俱起
因具此三故名為具足想是暗障如
實不見不知離欲法身一界故即得
生起如此應見應知如來法身離欲
云何見知謂如實思量不見想及不
見境界者名分別性想名依他不見
分別依他二性故名為真實見知一
界又想者人境者法不見此人法想
境故名三空如是一切諸法如來悉見
悉知由平等平等已通達如真實故境
智等无增減是名平等觀此觀能除

真實見暗障是如來法身至得家因
見修二道所攝故以是義故此離欲
因不離二修而得成就二修者一如
理修二如量修故世間所知唯有二
種一人二法若能通達此二空者則
為未得應如實際是故名為如理如
量際者窮源達性究法界源故名為
際如理修者不壞人法何以故如此
入法本來妙極寂靜為性故无增无
減離有離无寂靜相者自性清淨諸
惑本來无生見此二空名寂靜相自
性清淨心名為道諦惑本无生淨心
不執名為滅諦是心有自性清淨及
有煩惱惑障如此兩法无流界中善
心惡心獨自行故於一念中兩心不
相應故此兩法難可通達如勝鬘經
說世尊善心心念念滅不住諸惑不能
染惡心心念念滅諸惑亦不染世尊煩
惱不觸心心不觸煩惱云何无觸法
而能得染心如此而知名如理智如
量智者究竟窮知一切境名如量智
若見一切衆生乘如境智則成生死
若扶從境智則得涅槃一切如來法

以是義故名為如量至初地菩薩得此二智以通達遍滿法界理故生死涅槃二法俱知又此兩智是自證智見由自得解不從他得但自得證知不令他知故名自證知見又此二智有二種相一者无著二者无碍言无著者見衆生界自性清淨名為无著是如理智相无碍者能通達觀无量无边界故是名无碍是如量智相又此二智有二義如理智為因如量智為果言如理為因者能作生死及涅槃因如量為果者由此理故知於如来真俗等法具足成就又如理智者是清淨因如量智者是圓滿因清淨因者由如理智三惑滅盡圓滿因者由如量智三德圓滿故前不可思量无二无分別等三名為離欲以清淨照了對治等三名離欲因是名如来轉依攝持八種功德

復次轉依法身有六種名應知一沉沒沉沒取陰故二寂靜諸行无生故三棄捨棄捨諸餘伴故四過度出二苦故五拔除拔除本識故六濟度濟

度五怖畏故七斷斷於六道果報故
釋曰言沉沒取陰者取名貪愛有四
種一欲取二見取三戒取四我語取
取有二義一受取二受資糧受取者
如因受生受受資糧者為貪此受故
取四種資糧四資糧者即四取也一
欲取者貪欲界六塵二見取者於欲
界中唯除戒取與常見二種所餘四
見名之為見貪愛此見名為見取三
戒取者於三界中取世間邪正二道
為離苦得樂是名為戒貪著此戒故
名為取四我語取我語者緣內身故
一切內法為我語貪著內法名我語
取色无色界定緣內法成故名我語
貪著此定名之為取此四取前二屬
斷見但執現在謂无未來後二屬常
見執有未來故又前二是在家人起
後二是在家人執又前二在家出家
間諍因後二為在家出家修行因又
前二欲取為所成見取為能成後二
戒語為能成戒取為所成復次陰者
有衆多義如別釋今略明有二義一
能生取凡夫五陰能為取因緣故二

從取生則此五陰是取家果故故言
取陰而言沉沒者於法身中因果俱
无故稱沉沒取為對治故沉陰為報
盡稱沒故說法身約取陰末无是名
沉沒二寂靜諸行者一切有為法名
行與四相相應故四相者一生二異
三住四滅一切有為法約前際與生
相相應約後際與滅相相應約中與
異住相相應行役不息故名為行如
來法身則不如是約前无生約後无
滅中無病老湛然常住无生故說寂
无滅故說靜約前不更生離意生身
故約後不更死已過不可思惟退墮
故約前後際不被損汙過无明住地
煩惱病故三棄捨諸餘諸餘者二乘
人有三種餘一煩惱餘謂无明住地
二業餘即无漏業三果報餘謂意生
身一煩惱餘應滅二道餘應修三虛
妄餘應除如來已離虛妄說名无餘二
乘未離故名為餘如來轉依法身已
度四種生死故一切煩惱虛妄已滅
盡故一切道已修故棄生死捨道諦
故此二無四德故唯法身獨住四德

圓滿故是名棄捨諸餘四過度二苦者苦違逆為義逆有二一違聖人意是聖人怨能惱聖故二聖意違逆以聖能除之故二苦者一凡夫苦樂二受二聖人行苦即捨受又二者一身苦二心苦又二者一名苦二色苦又二者一二乘界內苦二菩薩界外苦故法身地中无二乘麤苦故名為過无菩薩四種生死細苦故名為度是名過度二苦五拔除阿梨耶阿梨耶者依隱為義是生死本能生四種末故四末者煩惱有二業一果報一初煩惱本二者一者一切諸見以無明為本无相解脫門為治道二者離諸見外一切煩惱以貪愛為本无願解脫為對治道次業本一者以凡夫性為本凡夫性者即是身見故次果報本一者一切生死果報依阿梨耶識為本故以未離此識果報不斷於法身中由兩道故二世滅盡故說拔除言兩道者一无分別智能除拔現在虛妄能清淨法身即名盡智二元分別後智能令未來虛妄永不得起圓滿

法身即无生智拔者清淨滅現在惑
除者圓滿斷未來惑故名拔除六濟
五怖畏五怖畏者一自責畏二畏他
責三畏治罰四畏惡道五畏衆集一
自責畏者如人作諸罪惡晝夜怖畏
二他責畏者既自作惡恒恐他及冥
中天神見之而懷怖畏三治罰畏者
身所作惡恒懼王治四惡道畏者既
有罪自隨畏生惡道五衆集畏者三
業不淨兼知解不深恒怖畏德衆若
人已證見法身則離此五畏故說法
身為濟五怖畏七斷六道果報者道
義衆多略說二種一行處故名爲道
五陰爲所行處三世爲能行又以生
老病死四苦所遊處故名爲道二者
六種同異故名爲道如人同人異於
五道餘亦如是是同異類云何名道
有二一衆生所輪轉處二業所行處
故以此二義立名爲道如來法身无
復此道若有餘涅槃業盡衆生輪轉
果未盡无餘涅槃因果一種俱盡故
名斷滅六道若有處說如來法身當
知與此七名相應是說名竟復次說

法身相者諸苦靜息是法身相為靜
苦緣故復次說法身味味者有二一
不退墮故名為味二安樂故名為味
衆生在生死中乃至夢中並未曾見
若修正行人求見此法得見之時即
得不退安樂故以安樂為味復次說
法身事事者以无相為事五陰相於
中盡无餘故又以无戲論為事戲論
有三一貪愛二我慢三諸見是三戲
論如來滅之已盡故以無戲論為事
戲論者有三義一能違身實理二名
虛誑世間三障隔解脫初違正境次
違正行後違正得合此三義名為戲
論又戲論有九種一通計我二的計
是我三計我應生四計我不更生五
計我有色應生六計我无色應生七
計我有想應生八計我无想應生九
計我非想非非想應生一通計我者
於五陰中通執有我而不能分別即
離但湯執故二是我者於現世五陰
中隨取一陰為我而言是者是的是別
義定是二處一定在現世有二定在
一陰上執故名為是三計我應生者

一切諸見不出有无二種由有見故
所以執常於无見中復有二種一邪
見者謂一切无因无果並撥三世故
二斷見者謂唯有現在不信未來故
四計我不更生者此計因斷見起五
計我有色應生者於欲色二界中以
色為我此執則因常見故起六計我
无色應生者於无色界中計受心法
為我觀色壞滅此三法不滅因常見
故起七計我有想應生者於三界中
除無想及非想天所餘諸處並計有
想為我因常見起八計我无想應生
者計无想天及草木等為我以同无
想心故由因常見起九計我非想非
非想應生者此計有頂處為我以觀
想為繫縛計涅槃為抗禦若不除想
无由解脫有繫縛故若併除想復恐
失我墮涅槃何以及故想與於我不
得相離故不得棄及與不棄為繫縛
故欲除於想故名非想恐失我故不
敢併除故名非非想由此散乱心不
得涅槃故說此等名為戲論若能觀
證法身一切戲論並不復生外曰於

法身中何用立此相等諸義如汝所
立法身應決定是無不可執故若物非
六識所得決定是無如鬼用鬼用者非
六識所得決定是無故法身亦亦是故
法身決定是無何用諸義答曰汝言
非六識所見故法身无者是義不然
何以故以由方便能證涅槃故想稱
正行是名方便由此方便是故法身
可知可見譬如由他心通故則能得
見出世聖心 釋曰他心通者有三
種因緣所得兩是方便一是正道方
便二者一因天耳二由天眼因天耳
故聞覺觀聲由此聲故得知他心依
天眼能見他肉心孔中有水水相若
黑則知癡生黃則知貪赤則知瞋青
白則知善見縹色時知是无記因於
耳目方便故比知他心次正道者若
欲得他心通須緣自心先修觀行不
用現在心觀現世心自體不得一時
見故以現在心能觀過去心何以故
可追緣故從遠至近次第向後初則
觀无量念如是漸漸至一剎那乃至
滅一剎那於自心觀中而得自在然

後取前人心作自境界以修觀行初入
觀時須作願心起要期意先須假想觀
前人身身相具足如是遣指除皮肉
骨三相都盡唯餘心在細細修習緣
前人心隨其利鈍遠近奢促自能徹
見如彼所得我皆能見種種諸心故
如他聖心雖過大根境亦能得見如
來法身亦復如是雖非六識所見由
方便正行所以能見故知是有不得
同无復次更有別義知法身不无何
以故若法身无者則諸正行皆應空
失以正見為先行攝戒定慧等善法
故所修正行不空无果由此正行能
得果故故知法身非无若汝說法身
定无而正行能令至五陰入等滅盡
故當知正行不无果者是義不然何
以故涅槃不有故若五陰等无是涅
槃者則去來二世陰等並無應是涅
槃而此二世陰等无處既非涅槃故
知不取陰無之處名為涅槃又若汝
取此為涅槃者狂醉等人應有涅槃
而其無者故知陰等无處非涅槃也
又若汝言現世五陰无為涅槃者是

我不然何以故无是无故若法現在則非是无更不相違故若法已滅則非現在若現在則不滅以有无不得涅槃故八聖道者依現在五陰得成是時現世五陰實有未无此中未无得涅槃義云何如此汝立計言現世五陰无處名為涅槃依現五陰修八聖道得於涅槃是故汝執現世五陰无名涅槃者是義不然若汝言是時煩惱非現在故无過失者是亦不然若汝言修八聖道時五陰現在者則諸煩惱非是現世是時煩惱不得生故由八聖道得證得見是故現世得涅槃者是義不然何以故煩惱先非現世故修道則无用修聖道時是諸煩惱未除滅故汝見非相應便言非現世若隨逆添初修行時煩惱已不相應此不相應則非現世此即是汝所計涅槃若汝執此是涅槃者聖道未起時已應滅惑已得涅槃故後修聖道則无復用是八聖道能滅諸惑及得涅槃者是義不可故知煩惱滅

處不名涅槃若汝說由聖言故欲等滅盡名為涅槃如吉祥經偈說

滅盡及離欲无死墮微妙若人見此經成佛得寂滅无法與此等若證则无憂是眞妙法寶由是義吉祥

若汝言欲等諸惑非現世非有是盡由此三義名滅諦者是義不然何以故第四果同此義故佛經中說何者名阿羅漢果以三界惑盡名羅漢果但以欲等滅為果此果實不如此正以出世果報四陰戒等五身為羅漢果但由此惑滅羅漢果得成故於果中說此因名涅槃亦由涅槃故諸惑得滅是故因中說於果名是故汝說由八聖道能得涅槃道不空者是義不然復次法身住時短促有為法相非切用得是三過失於汝義則壞若汝所說欲等惑滅說名法身汝所立義中則有三失一是住時短促短促者諸法念念不住是名滅盡以滅盡故不得暫住汝云何立此滅盡義為法身耶以短促時故失法身常義二有為法相過失者若此滅盡是法身

法身則是有為法相法身若是有為相者無有是處三有非功用過失者此一切諸法依因緣滅則是自性何以故滅為本故若滅非功用得法身亦不因功用而得既无功用而得者睡眠狂醉等亦應皆得涅槃以此三失故汝義不成復次若滅盡為涅槃者則與有為諸法相應以滅有同動苦二法故夫有為法皆為欲等惑火所燃故恒散動不住則為生老死等所壞是故恒苦如佛說言比丘生老死等是有為法故一切有為恒燃恒苦是死者即是滅盡此滅盡即有為若是有為故知汝立法身不得是常既非常者汝義寧立何以故則汝義計寂靜為動寂樂為苦是故不然若汝說從此一滅永无復生為涅槃者是義不然何以故不離前諸過失故汝言永滅者生與死滅不異故是義不可若汝說永滅為涅槃者道亦應成涅槃何以故无有一滅永不復生无有此法我今隨汝意說我願有此滅若有此滅終不能離前諸失故

又道滅後煩惱亦復不生若謂永滅是涅槃者是道用滅應是涅槃又若汝說能滅為涅槃者无別涅槃以為能滅唯以道用正為能滅故知道體應能為滅若汝說煩惱不生為涅槃者是義不然何以故不免二種失故若煩惱不生即與滅盡同體如前死滅等五難過失故是不生者為在道前為在道後若在道前未修道時已應得之修道无用若在道後則屬未來過三世義則不成立又汝立无生其義去何為是有惑故无生為是无惑故无生若煩惱有則无无生何以故有无二法不得一時同處故譬如一人行時不住住時不行以二法相違行住不得俱故故知煩惱在時則不得立以无生故若无煩惱立无生者是時煩惱既无約誰而辯无生耶譬如人說石女之女不能生兒復次汝立煩惱无生者為是物有為非物有是物有者如四大等有實法有假名此等是有物非物有者如空花兔角等了自无故故言非物有若言是有

物者則由四緣所成四緣所成故无生
義則不立以是義故有為无為則无
差別若汝說是物有不為四緣成者
即同邪見外道所執自性隣虛我時
方等故若非有物是涅槃者但有名
字便如人說兔角尖利若介即同前
破則修道无用外曰若不取无生為涅
槃者云何佛說无生滅盡為涅槃耶
荅曰道依涅槃能使煩惱未來不生
現在者滅因中說果故名涅槃為无
生滅盡外曰何故果說因名而不直
取果體自名 荅曰極微細故一切
法中无有能細涅槃之者是故若得
此法一切欲等諸惑滅不更生故假
此虛名顯以細理理相可知故此經
中作此說也 問曰云何知此涅槃
極微細耶 荅曰大仙不樂說法故
无分別聖智所知故大師觀涅槃極
微細故觀衆生根性不相攝故是故
佛心迴向寂靜入於涅槃不欲說法
故經言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故
无分別聖智所知者如摩健持經說
世尊若涅槃是有我今自有聰明利

智云何不見佛言涅槃實有汝今未
得无分別聖智故不得見以微細故
非聞慧所得以真實故非思慧所得
思慧雙能通達真俗諦故不得同於
妙理无思之界以甚深故非世間修
慧所得修慧但得淺理未能通達甚
深之理以此微細非言語能說故借
廣名顯於妙理由无分別聖智所見
故故言微細得成 外曰若涅槃是
修道所得者與未能修道之人不得
相應既不相應是故不共若不共則
是元常答曰若從此向前是无向後
是有者可說无常无此義故前際无
有故說无生若汝說未修道時不能
得故无无生者是義不然何以故非
道所生故此法必須因道得至非道
能生是故未修時不得言无是故无
生義立无後際故是故无滅中際无
業煩惱等故无變異以无生異滅等
三失故說常住不同外道以无因故
一名常住也正義者不取因為常住
法如涅槃不由因故有汝謂隣虛等
亦不由因故有无如是義何以故涅槃

睽離有離无四謗不及以不由因故
得是常汝計隣虛既有有故不得无
因是有因即无常故若汝說涅槃无
三失故常住隣虛等亦无三失故常
住者是義不然何以故汝證義相不
成就故涅槃常住不與隣虛同相異
相隣虛等是有分別故无有證義得
成涅槃是无分別故涅槃常住隣虛
等常住則不得立復次隣虛等亦不
成就何以故以獨聚不成故獨者義
不成以四大不相離故若聚者亦不
成就以相麤故並非隣虛塵故若離
涅槃无有一法是常住故以涅槃實
有常住依方便得解脫故修道不空
過故故有涅槃前際等无故故知常
住過色等相故故說非色不離清涼
等色相故故說非非色大功用无分
別智所得故故說真有因出世大精
進所成就道佛所得故故知實有如
經中說比丘是法實有不生不起不
作无為故知涅槃實常住此法是如
來轉依是故名捨攝竟亦云相應
佛性論辯相分第四中分別品第六

復次分別相義應知分別者是如來性明一切法如如清淨是其通相如般若等經中所說一切法者卽三性法如如者俗如卽真如真如卽俗如真俗二如无別異故清淨者有二種一者因中如如未得无垢果地如如无復垢穢故二者因果俱淨因中是无染清淨至果无垢清淨故如如等義是佛性通相為顯此義故佛說般若波羅蜜等諸經是佛性中分別衆生自有三種一者不證見佛性名為凡夫二者能證見佛性名為聖人三者證至此理究竟清淨說名如來復次約此佛性衆生事用有三一者顛倒為事二者无顛倒為事三者无顛倒无散乱有別法為正事顛倒者一切凡夫无倒者一切有學聖人无倒散者道後法身有別法為正事者是應化二身為度衆生皆由大悲本願力故言顛倒者一切凡夫有三倒謂想見心卽皮肉心等三煩惱故二无顛倒者无惑无行二種倒故卽一切菩薩有學聖人惑倒者違逆真如故

起一切煩惱名為惑倒行倒者二乘人應修常等四德翻四顛倒行菩提道而今不修但修无常苦等為解脫因故名行倒此明是无小乘偏修之行離此兩倒故說大乘有學聖人三无倒散有别法為正事者是滅除禪定解脫一切智等三障故法界澄淨澄故靜寂淨故无垢不捨正事大悲本願恒化衆生名為如來故約此性分別衆生是名分別相

佛性論辯相分第四中階位品第七復次階位相義應知階位義者於種種法門中若有分別廣說无派法界不出六種一自性二因三果四事五總攝六分別為顯无派界自體故先說自性依止此性故起信樂等四種勝因由此因故得常住等四德之果由佛性故起厭惡生死樂求涅槃事用得成由此自性故得離欲得離欲因名為總攝約佛性故故得分別三種衆生如來所說八萬四千法門為六種所攝次第在三位中三位者一不淨位謂衆生界二者淨位謂菩

薩地三者寂清淨位即是佛地故無
上依經說阿難是如來法界无量无
邊諸煩惱聲之所隱蔽隨生死流漂沒
六道无始輪轉我說名衆生界阿難
是衆生界於生死苦而起厭離除六
塵欲依八萬四千法門諸波羅蜜所
攝修菩提道我說名菩薩阿難是衆
生界已得出離諸煩惱聲過一切苦
洗除垢穢究竟法然清淨澄潔為諸
衆生之所願見微妙上地一切智地
一切无碍入此中住至无以能已得
法王大自在力我說名如來

佛性論辯相分第四中遍滿品第八

復次遍滿相應知遍滿者凡夫聖人
及諸如來无分別性次第三位中一
顛倒虛妄二無倒聖道三四德究竟
清淨此三處平等通達相並隨道理
遍滿故譬如土銀金等器中虛空遍
滿平等无差別如來法界遍滿三位
中亦復如是是故從位次第說此遍
滿如无上依經說阿難是如來界於
三位中一切處等悉无罣碍本來寂靜
譬如虛空一切色種不能覆不能塞

若土銀金器虛空處等法无罣碍是
名遍滿

佛性論卷第三

壬寅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性論卷第三 第三十六張

當

佛性論卷第四

當

天親菩薩造

陳天竺三藏真諦譯

辯相分第四中無變異品第九

復次无變異義應知離有六義合則成三離有六種者一无前後際變異二无染淨異三无生異四无轉異五无依住異六无滅異言无前後際變異者如佛為海智菩薩說解節經偈言客塵相應故有自性德故如前後亦尔是无變異相

復次釋不淨位中有九種客塵非所染汚故不淨淨位中常樂我淨四德及如來恒沙功德恒相應故故說如來性前後无變異若略說一切煩惱客塵凡有九種一者隨眠貪欲煩惱二隨眠瞋三隨眠癡四貪瞋癡等極重上心惑五无明住地六見諦所滅七修習所滅八不淨地九淨地惑若煩惱在世間離欲衆生相續中為不勤業增長家因能生色无色界為出世無分別智所滅是名隨眠欲瞋癡

等三毒釋曰言煩惱在者有二一有體說在二无體約因在故說在言體在者即見諦隨眠未得治道故言在約因在者即思惟隨眠已得治道故以思惟用見諦為因思惟雖滅由有見諦為思惟因故言因在思惟必由見諦而生若除思惟因有根本見諦惑在後更能生思惟之惑故言思惟因在不動業增長家因者一思惟能成業二見諦能得果何以故斷思惟盡業不成故斷見諦盡不感果故說不動業為增長家因能生色无色界故為出世无分別智所滅者有二種滅一者性滅二治道滅一性滅者有二謂念念滅及相違滅相違滅又有二種一等類相違如貪違瞋等二不等類相違如正思惟違欲瞋等是名性滅二治道滅者有二種一通二別通道者謂觀真如滅三界煩惱二別道者如不淨觀等能滅貪瞋等煩惱如苦諦觀滅苦諦惑不滅集諦惑故名隨眠欲瞋癡等四三毒極重上心惑者有諸煩惱在欲行衆生相續

中為罪福兩行增長家因但生欲界
修不淨觀等所破是名貪瞋癡極重
上心煩惱五无明住地惑者在阿羅
漢相續中為无流業生家因能生意
所生身為如来菩提所破是名无明
住地惑故阿羅漢約安立諦觀能破
諸煩惱此无明住地非安立諦觀所
能破故猶在羅漢相續中為无流業
生家因无流業生家因者流有三義
一者流入三界生死二者退失如失欲
界流往色界或失色界流下欲界則
隨生死不定一處故名為流三者流
脫功德善根失戒定慧譬如破塘水
則不住无此三流故名无流業者作
意為義此意業能生四種生死如来
菩提破者如来菩提非安立諦觀是
名如来菩提因此道故能滅此惑故
名无明住地六見諦所滅惑者有二
種學人一凡夫二聖人此惑在學道
凡夫相續中无始已來未曾見理因
初出世聖道所破名為見諦釋曰學
道凡夫相續中者若小乘則從燼頂
忍世法此四是學道凡夫位无諦隨

賦其未能滅故言在中元始時節未見者從无始以來迄至此道所未曾見安立聖諦故言未曾得見初出世聖道所破者始自苦法忍初念之道能破煩惱名為見諦自此後去並屬思惟平等觀者有利有鈍若利根人於一念中則等觀四諦八十八惑一時俱斷皆名見諦若鈍根人於次第觀者則初念觀苦不見餘三諦但斷苦下四諦名為見諦餘未斷者皆屬思惟是名見諦所滅惑若大乘則十信等諸位聖人者初地以上七修理所滅惑者在學道聖人相續中昔已曾見出世聖道所破是名由修道所滅惑八不淨地惑者在未究竟行菩薩相續中對障菩薩七地為无相无功用道所破對障故釋曰七地者即前七地已還故无相无功用道者即八地以上无相者即真如境无功用者即自然昇進道是名不淨地惑九淨地惑者在究竟行菩薩相續中能障八地以上三地譬金剛定慧所破言究竟者八地以上見境皆周无更

別境所未見者故名究竟但方便由有淺深故諸地為別故分別煩惱有此九種約此煩惱立衆生有四種一凡夫二羅漢三有學四菩薩此四種衆生依无流界由四煩惱故不淨第一衆生由四煩惱故不淨第二衆生由一煩惱故不淨第三衆生由兩煩惱故不淨第四衆生由兩煩惱故不淨第一凡夫由四惑者前三是隨眠貪瞋癡等後一即上心煩惱由此四故不淨二由一惑者即羅漢由无明住地故不淨三由二惑者謂見諦思惟即有學聖凡夫學道凡夫由見諦煩惱故不淨有學聖人由思惟煩惱故不淨是名由二惑四由二惑者謂淨不淨即是從初地已上至七地菩薩由不淨地惑故不淨若從八地已上三地由淨地惑故不淨是名由二惑故言不淨

復次為現此九種煩惱故立九譬者一為顯貪欲煩惱故立蓮花化佛譬譬如蓮花初開之時甚可愛樂後時萎悴人厭惡之貪欲亦尔初依塵成

後依塵壞故以華譬貪而華壞時化
佛出世如貪覆法身二為瞋煩惱故
以蜂為譬者如蜂若為他所觸放毒
螫人瞋亦如是若心起瞋即能自害
復能害他而有甘蜜即譬法身為瞋
所覆故三為无明惑故立穀中粳糠
譬譬如白米為糠所覆不得受用法
身亦尔為无明聲所隱覆故不得現
四為上心三種煩惱立金墮不淨譬
譬如淨紫金寶為糞所塗違逆人心
離欲之人亦復如是為上心煩惱違
逆其意故說此譬法身本淨為上心
惑所覆故言不淨五為顯无明住地
故立貧女寶藏譬譬如貧女宅中地
下有金寶藏為地覆故受貧窮苦二
乘亦尔為无明所覆不見佛果故受
四種生死之苦六為顯見諦惑立菴
羅樹子譬譬如菴羅子生芽之時必
破其皮然後得出皮譬見諦芽譬法
身見諦亦尔初見真理即破此惑法
身顯現故七為顯思惟惑故立弊帛裹
金寶譬譬如敗衣不堪服用身見真
實先來已破聖道對治數數習故思

惟煩惱无復勢力譬彼敗衣金如法
身為思惑所障八為顯不淨地惑立
貧女懷王子譬譬如轉輪王子在貧
女腹中胎不能汙七地以還煩惱亦
尔雖名煩惱而有三德一者无汚濁
智慧慈悲所含養故二者无過失以
不損自他故三者无重切德能成熟
佛法及衆生故若長煩惱即成凡夫
不能成熟佛法若斷煩惱即成二乘
摸中金像譬譬如鑄金像未開摸時
像已成熟水等泥物不能破唯芥等
乃能破故八地以上惑亦如是唯金
剛心能破究竟故因三種自性為顯
心清淨界名如來藏故說九種如蓮
花等譬三種自性者一者法身二如如
三佛性合此九譬為三初三譬法身
次一譬如如後五譬佛性云何如此
明諸佛法身有二種一正得二正說
言正得法身者寂清淨法界是无分
別智境諸佛當體是自所得法二正
說法身者為得此法身清淨法界正
流從如所化衆生識生名為正說法

身正說法身又有二種一深妙二麤
淺為安立此二道理一深妙者為安
大乘道理二麤淺為二乘人說此道理
復次第一義諦為安立菩薩甚深法
藏約真俗二諦安立二乘十二部等
種種法藏

釋曰一正得法身者體是真如世間
無物可為譬者故還取花中佛像為
譬二正說深妙法身者以真如一味
故故取蜂家蜜為譬三麤淺正說法
身者以顯真俗種種義味故故取糠
中米為譬由此三譬顯諸佛正得法
身正說法身是三法身遍滿攝藏一
切衆生界无餘故故經說无一衆生
出如來法身外者如无一色出虛空
外者故次金墮不淨一譬譬如如者
如如有三義故取金為譬一者性无
變異二者功德无窮三者清淨无二
自性亦如无變異故功德亦如无增
減故清淨亦如无染汙故故曰如如
是真如如在一切邪定衆及一闍提
諸衆生中本无差別若至客塵滅後
說名如來藏故說一切衆生為如來

藏能藏如來不得顯現為顯此清淨
无二故佛說此經文殊師利諸佛已
出離於我取根本由此自性清淨應一
切衆生清淨是自性清淨與衆生清淨
无有二故為顯此如故說金寶譬後
五譬佛性者佛性有二種一者住自
性性二者引出性諸佛三身因此二
性故得成就為顯住自性故說地中
寶藏譬此住自性佛性者有六種德
故如寶藏一者寂難得佛性亦尔於
无數時節起正勤心因福德智慧滿
足莊嚴方始顯現故譬如意寶藏由
勝因乃感二者清淨无垢由佛性與
煩惱不相染故是故譬如意寶不為
不淨所汙三者威神无窮明六神通
等功德圓滿故如意寶亦尔隨意能
辨故說寶藏譬四者能莊嚴一切世
間功德善根於一切處相稱可故如
意寶亦尔能為世間種種莊嚴具五
者寂勝於一切法中无與等故亦如
如意寶物中寂勝故說寶藏為譬六
者八種世法中无有變異為十種常
住因故真實寶亦尔雖燒打磨不能改

其自性故取寶藏以譬住自性佛性
二者引出佛性從初發意至金剛心此
中佛性名為引出言引出者凡有五
位一能出闍提位二能出外道位三
出聲聞位四出獨覺位五出菩薩无
明住地位此法身能破煩惱歸其體
顯現故第六說菴羅樹芽為譬如彼
樹芽能破皮肉得出生為大樹王故
說引出佛性如菴羅樹芽能生大樹
王故為約此兩因故佛說三身果一
者因住自性佛性故說法身法身有
四種功德是故第七說敗帛裏真金
譬四功德者一自性有如金本有非
所造作二清淨如金本淨塵垢不能
染汙三為一切功德所依處如金能
感種種貴物故四平等所得謂一切
衆生並同應得如金无的主衆人共
有隨其功力修者即得故說法身猶
如真金二者因引出佛性故說應身
應身有四種功德是故第八說如貧
賤女人有轉輪王胎四功德者一依
止依止者三十七道品是所依止二
者正生謂欲得應得即是未知欲知

根三者正住謂正得即是知根四正受用即知己根合此四義名為應身如胎中轉輪王子亦有四義一以宿業為依止二未得王位欲得如初生三正得王位如住四得已不失如受用是故應身以胎中轉輪王為譬三者因引出佛性復出化身化身者有三事一有相如水月中月以影相為體故二由功力以宿願所作故三有始有終故第九立摸中佛像為譬釋曰三義者一有相與譬如月影但似而不真實化身亦令非實體故二由人工造作者譬化身宿願所起三明有始有終者譬化身隨緣變化故能有始有終復次以三義故顯此三身初甚深義顯於法身甚深者體微細故故此法身具足五相五種功德五相者一者無為相離生老等四相過失故二者無一異相真與俗諦不一不異復有二種一約法辯二就人論約法辯不一不異者為真通故不可言異以俗別故不得言一如螺白色螺之與色不一不二若言異者見取螺白色

時不應得於螺解若言一者不應有香味觸異但應是色二約人論真俗不一不異者若真與俗一凡人見俗則應通真若通真者應是聖人以不見真故故知不一若言異者聖人見俗不應通真若不通真即是凡夫以聖人見故不得為異是故不一不異三離二邊相者有六種中道故能出離六種二邊何者為六一者執可滅滅二者執可畏畏三者執可執執四者執正與邪五者執有作无作六者執不生同生一執可滅與滅者有人謂言一切諸法畢竟可滅是名一邊畢竟滅盡是名為空復是一邊因此二邊偏執而生怖畏為離此二邊偏執故佛說諸法不有故非可滅不无故非不滅非滅非不滅是名中道故佛立虛空譬所以寶頂經云迦葉譬如有人怖畏虛空椎脊叫呼作如是言善友汝等為我除此虛空除此虛空迦葉於汝意云何此空為可除不迦葉言不可世尊佛言迦葉若有如是沙門婆羅門怖畏性空我說是人失

心狂乱所以者何迦葉一切諸法並是說空方便若畏此空云何不畏一切諸法若惜諸法云何不惜此空問曰此經為顯何義答曰為示一切諸法本性非有故說法空非闕法滅然後得空故於空性不應生怖是名離可滅滅二邊顯非能滅所滅中道二執可畏畏二邊者以分別性所起色等六塵執為實苦是為一邊生怖畏心復為一邊此是因依他性執分別性於中計有實苦而生怖畏為離此二邊偏執欲顯中道故佛以畫師為譬迦葉譬如畫師作羅刹像像甚可畏畫師見像自生怖畏覆面不敢看失心顛狂迦葉如是凡夫由自所作色等諸塵流轉生死於如是法不能通達如實道理此譬為顯何義為明色等諸塵非是實有但以妄想分別所作如彼畫師自分別作羅刹惡像見還生怖是人亦尔自於空中而生怖畏釋曰初一譬約聲聞小乘說此第二譬約大乘說云何如此以小乘人於真如中不數習故故生怖畏大

乘人能數數習空故不生畏如師子子
聞師子吼不生怖畏若不了分別依
他二性執為實有故被染汙三可執
執二邊者分別可執與能執以為實
有為離此二邊故經中佛以幻師為譬
迦葉譬如幻師作諸幻像所作虜等
還食幻師迦葉如是觀行比丘隨觀
一境顯現唯空故實無所有虛无真
實云何能得離此二邊由依意識生
唯識智唯識智者即无塵體智是
唯識智若成則能還滅自本意識何
以故以塵无體故意識不生意識不
生故唯識自滅故意識如幻師唯識智
如幻虜以意識能生唯識故唯識觀
成還能滅於意識何以故由塵等无
故意識不生譬如幻虜還食幻師如
提婆法師說偈言
意識三有本 諸塵是其因 若見塵无體
有種自然滅

四邪正二邊者正者通達位中真實
觀行分別為正未通達前分別為邪
為離此二邊故以兩木生火為譬如
經中說迦葉譬如二木相揩即能生

火火生之時還自燒木如是正相真實觀行與邪相治生聖智根智根若成還除邪正二分別故譬如火生還燒兩木兩木若盡火亦无依邪正不二故言中道五有作無作二邊者有作者有人執言欲修智慧必先作意然後事成無作者有人執言智慧无事無能何以故由解惑相對由解生故惑自然滅非解能除故說智慧无事無能為離此二是故立於油燈為譬如經迦葉譬如燃燈燈光既起黑暗即滅而彼燈光雖不作意言能滅暗暗由我滅而必因於光起暗方得滅是故燈光雖不作意不无事能智慧亦尔不作是意我能滅惑而亦非不由智慧生惑便除滅故知智慧无無事能若說作意我能滅惑是名增益即有作邊若說智慧起時无明白滅不由智慧是名損滅即无作邊為離此二邊故說智慧生不作意非不作意非作故不增非不作故不減是名中道六不生同生二邊者一不生執者譬如凡夫相續中煩惱恒起來

曾生道由惑導故未來亦尔故知永
不解脫即是一邊二同生者明諸惑
於無始長時本有若對治道與惑同
時起者可能滅惑若道始生此道力
弱不能滅惑故知永不解脫為離此
二邊是故佛說第二燈譬迦葉如嶮
暗山巖及廟堂房舍無數千年暗
在其中未曾有人燃燈照了設有人
能於中燃燈得成以不荅言得成迦
葉此中諸暗得作念言我住此已久
我今不去是暗能作此意以不不可
世尊何以故燈光既成不得不去迦
葉如是煩惱及業從無數劫來在衆
生相續中若能生一念正思惟者則
久劫煩惱悉皆自滅迦葉是燈光者
即譬聖無分別智黑暗者即譬衆生
煩惱業由此燈譬破道不生執何以
故以道依因緣生故若因緣未合道
不得生因緣具者道即得生由如燃
燈後方暗滅暗滅譬者破同生執以
暗分羸弱故可滅是無顛倒境界故
以白淨寂強有真實境无顛倒故是
名離六種二邊顯六種中道四離障

相者障有三種一煩惱障能離此障得慧解脫阿羅漢二禪定障由離此障故得俱解脫阿羅漢及獨覺等三一切智障是菩薩道所破離此障故得成正覺如來法身在三位中雖有三障非所染汙五法身界清淨相者凡有四辟辟各四義初四義者法身不改如金如如清淨如水第一義諦无相如空大般涅槃顯了如覺二四義者神通轉變如金慈悲潤澤如水自性不捨衆生如空般若解淨如覺三四義者因本清淨无染如金勝道洗浣如水解脫無累如空界體顯現如覺四四義者樂性利益如金淨體清潔如水常德无壞如空我義無著如覺 問曰此五相各顯何義 答曰初无為相者為顯種類義何以故如來法身以無為為種類相故二无別異者為顯相義明如來相者應知不一不二為相故三離二邊相者為顯足跡義足者即菩薩一切聖道趺者聖道所依止處捨離二邊能依中道之理得至法身故四離一切障相者

為顯法身功德無諸染汙智障永度
故五清淨法身相者顯法身果无垢
澄寂故復次五相次第義應知初无
為相者顯常住二無別異相者顯真
實義三離二邊相者顯對治義四離
一切障相者顯解脫義五法界清淨
者顯自性清淨義如是相生亦得從
前向後從後向前故復次五義次第
者一自性故說无為二無分別故說
不一不二三聖智境界故說離二邊
四自性清淨故說離一切障五究竟
成就故說法界清淨是名五相復次
五德者一不可量二不可數三不可
思四無與等五究竟清淨一不可量
者有四義一由時節久故不可量二
功用大故不可量三無餘不足故
不可量四無中間故不可量如佛問
舍利弗汝能如量通達如來功德不
舍利弗言不能世尊又問汝云何得
信如來功德舍利弗言我今依聲聞
能觀見如來戒等功德无處不生希
有譬如有人行天園路見寶莊嚴樹
生希有心我今亦尔世尊譬如有人

在大城外見彼諸人出入无不可怜
作如是計此城中人皆應可怜我亦
如是依聲聞故能觀如來戒等功德
無非希有以信知故二不可數者是
不可量功德為一為多其數无窮過
恒沙數如馬先行經中說偈

若人有千頭 頭頭有百口 口口百言舌
舌舌百言聲 十力等一分 窮劫說不盡
三不可思者非覺觀境界故四無與
等者不與聲聞獨覺菩薩三乘等共
得故五究竟清淨者無明住地永滅
无餘故是名法身五德復次應身者
勢用廣大故此身本有三德一大般
若二大禪定三大慈悲大般若者无
分別聖智是其體相大禪定者无作
意是其體相已離出入意故大慈悲者
能拔能救是其體相如衆生意令得
圓滿故湏此三一為法樂二為六通
三為拔濟是故大悲為拔三惡道苦
安置人天大定能顯六通令生信樂
般若為受法樂能成熟解脫是名應
身復次化身者大悲為本禪定為變
現般若能令有五種能一令生厭怖

二令入聖道三令捨昔執四令信樂
大法五令受大菩提記此三大法在
因地中熏修如如安立本願由此本
願至道後時隨於三身能作利益衆
生之事是故出現五濁世中事有十
四一現本生事二現生兜率天三從
天下處中陰四入胎五出胎六學校
能七童子遊戲八出家九苦行十誦
菩提樹十一破魔軍十二成佛十三
轉法輪十四般涅槃此十四事現五
濁世至衆生盡此十四事為五因緣
一為說无常苦無我空涅槃時寂靜由
此正說音聲能令衆生於三有中而
生怖畏二生怖畏已令入二乘聖道
三入聖道已生究竟涅槃心為破如
此增上慢心故說大乘法花等真實
法教令諸衆生捨本所執攝取慈悲
般若方便四攝已於无上乘中而成
熟之五成熟已授其无上菩提道記
是名化身事復次依此三身隨一一
身各有一德法身微細故甚深是其
德應身威神具足故廣大是其德化
身能濟度凡夫等諸衆生故和善是

其德復次此三身者恒能生起世間
利益等事故說常住常住者依十種
因緣十者一因緣無邊二衆生界無
邊三大悲無邊四如意足無邊五無
分別智無邊六恒在禪定無散七安
樂清涼八行於世間八法不染九甘
露寂靜遠離死魔十本性法然无生
无滅一因緣無邊故常者无量劫來
捨身命財為攝正法正法既無邊際無
窮无盡還以无窮之因感無窮果果
即三身故得是常二衆生无邊故常
者初發心時結四弘誓起十无盡大
願若衆生不可盡我願无盡衆生若
盡我願乃盡衆生既其無盡是故化
身常在世間教導衆生无有窮盡
三大悲无邊故常者若諸菩薩分有
大悲尚能恒救衆生心无齊限久住
生死不入涅槃何況如來衆德圓滿
常在大悲救拔恒恩豈有邊際是故
言常四四如意无邊故常者世間有
得四神足者尚能住壽四十小劫何
況如來為大神足師而當不能住壽
自在億百千劫廣化衆生是故名常

五無分別慧无邊故常者遠離生死
涅槃二執一向與第一義諦相應不
動不出故知是常六恒在禪定故常
者世間有人得禪定者尚能不為水
火燼溺刀箭所傷何況如來常在禪
定而應可壞是故名常七安樂清涼
故常者安樂即是金剛心能除无明住
地寂後念无常苦以无苦故故名安
樂佛果顯成故名清涼是解脫道
故名為常八行於世間八法不染故
常者佛身雖復在於道前生死相應
而不為彼煩惱所染无妄想緣故是
常住九甘露寂靜遠離死魔故常者
甘露令人長仙不死金剛之心能除無
明寂後念惑故得佛果常樂故寂
靜寂靜故遠離死魔離死魔故是常住
法十性无生滅故是常者法身非本
無今有本有今无雖行三世非三世
法何以故此是本有非始今有過三
世法是故名常 問曰佛說大乘諸
經一向皆言顯諸法空如雲夢幻煩
惱能障故以雲為譬一切諸業不真
實故以夢為譬一切五陰果報煩惱

業所起故故以幻為譬前說此經顯
於此義云何更說一切衆生皆有佛
性 答曰已如初說五種功德除五
過失明有佛性是故言有復次此九
種譬為顯佛性有五義應知五義者
一真實有二依方便則可得見三得
見已功德无窮四無初不應相應聲
釋曰无初者謂煩惱業報並皆无始
故言无初不應者由此三故違逆法
身故言不應相應者由依法身得起
此三故說相應聲者此三能藏法身
故名為聲五无初相應善性為法者
釋曰無初者以性得般若大悲禪定
法身並本有故故言无初體用未曾
相離故言相應是名无初相應善性
為法者法身自性无改由般若故性
有威德由禪定故性能潤滑由大悲
故故稱善性為法如是九譬釋无前
後際變異義竟二无染淨變異者法
身不為生死陰界入等所汙故言无
染非智數所作故言无淨三无生變
異者法身无生故非起成非起成故
非是始有不論變異四無老變異者

法身无動轉故无所改異故言无老
五无依住變異者若法有依有住即
有變異法身不由他故无依无所的
在故言無住六无滅變異者法身常住
不可破壞故言无滅變異是名无變
異六種別義究竟復次合六為三者
一前後寂靜謂无前後際異二无派
即无染淨異三无為謂無四相生住
滅等故无有變異是故一切妄想諸
法有三變異一果報盡故變異二對
治所破故變異三剎那念念滅故變
異法身不介離三過失故一前後寂
靜故无果報盡變異二无派故無對
治破變異三非有為法故无念念壞
變異故名无變異

佛性論辯相分第四中無差別品第十
復次无差別義應知无差別者此如
來性已至極清淨位若略說是无派
界中約如來性有四義因此四義故
立四名約於四人顯以四德四義者
一者一切佛法前後不相離二者一
切處皆如三者非妄想倒法四者本
性寂靜 釋曰一切佛法前後不相

離者如勝鬘經說世尊如來藏不空過恒沙數等不相離不捨智不可思惟諸佛功德故知如來藏由如來功德故不空不空者即明佛具足一切功德故此性一切處皆如者一切諸法无自性故如无上依經說一切衆生有陰界入勝負種類内外所現无始時節相續流轉法然所得至明妙善以是義故故知一切處皆如非妄想顛倒法者如解節經中說佛告无盡意菩薩善男子如來性者是真實諦若如來出世及不出世性相常然非虛妄法由此經故知无妄想倒法名真實諦本性寂靜者如文殊師利遍行經說佛言文殊師利諸佛如來本性自般涅槃不生不滅以是義故故知本來自性寂靜復次立四名者一由佛法不相離故說名法身二由性一切處如故名如來三由无虛妄顛倒故名真實諦四由本來寂靜故名般涅槃是四義四名於如來性无有差別故說无差別相復次約四人者一者非身見衆生境界由此真性

是邪執對治故為身見人說名法身
問曰云何對此人以真如名法身
答曰是諸凡夫色等諸陰无有此性
強橫執有我及有我所由此人法二
執染汙其心身見滅處是甘露界不
能信樂何能通達如來法界若見此
界身見執滅雖後身見已除未除此
界恒尔是故此界乃名真身凡夫所
執既非真實故不俱在不得名身為
對如是身見凡夫立名為身二者對
顛倒人說名如來顛倒人者謂二乘
人如來常住應修應行而翻倒修无
常想等何以故此修依於虛妄境起
故名倒修樂我淨等亦復如是由倒
行故一切二乘不能進修得與如來
道果相稱是故常等真如非其境界
此真如者不如无常等世間對治故
此真如非如中有如无非如亦如二
乘如若是非如中如无非如中非如
云何如此二乘之人約虛妄觀无常
等相以為真如此虛妄觀唯因中有
果地則无是故此如或成或壞因中
則成果地則壞菩薩如者離於虛妄

約真性以觀真故如此如於因果中
二處無異故唯成不壞是故二乘人
如逐其定滅去而不來菩薩如者因
果恒有去來不異捨因到果故稱如
去從果出用故曰如來是故如來非
二乘境界故對二乘立如來名三者
對散動心人說名真諦真如者是
無增減法散動心人者始行大乘
菩薩迷如來藏有二種人一者唯信
滅除諸法名之為空一切諸法未分
指時是名為有若分指竟乃名為空
二者謂有實法名之為空我今應修
應得此二人者迷如來藏前則執无
故迷後入執有故迷如來藏者道理
何相如偈說言

无一法可損 无一法可增 應見實如寶
見實得解脫 由客塵故空 與法界相離
无上法不空 與法界相隨

如來性者自清淨故能染客塵者自
性空故故言无一法可損真如者與
清淨因不相離過恒沙數等不捨智
不可思惟諸佛功德恒相應故故言
无一法可增若法无因此無法觀真

如空以餘法有故觀如不空故言真如亦空不空何以故以離增減二邊故无一法可損故是空無一法可增故非空若作是觀名真實觀故得遠離增減二邊為始行菩薩不能得見此藏理故為對此人說真實諦從初地至十地是其境界觀於此理行十地行是故非開始行境界四者對十地菩薩說名涅槃唯佛一人能得涅槃餘諸菩薩不能至故如勝鬘經說世尊由得涅槃故世尊成就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得一切無量不可思惟究竟清淨諸佛功德是故涅槃四種功德无差別相復次四功德者一一切功德二无量功德三不可思惟功德四究竟清淨功德由得涅槃故成如來是故如來與於涅槃无有差別何以故若離佛者无得涅槃若離涅槃无得佛故 釋曰功德者初一切功德即是第八不動地位無分別无穿漏无中間自然成菩薩聖道恒相應故諸佛如來无流界中一切功德皆得成就二无量功德者

是第九善慧地位無數禪定陀羅尼
門海能攝无量功德智所依止故无
量功德皆得成就三不可思惟功德
是第十法雲地位一切如來秘密法
藏證見明了智慧所依故故不可思
惟皆得成就四究竟清淨者一切惑
及習氣一切智障已滅盡故由滅盡
智障故究竟清淨功德圓滿成就涅
槃與此四功德相攝不相離故唯佛
得涅槃餘人未得是故如來性於此
四義四名四人四德无有差別故言
无差別德以是因緣此自性等十相
為顯三義一顯本有不可思議境界
二顯依道理修修行可得三顯得已能
令无量功德圓滿究竟故造斯論

佛性論卷第四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中邊分別論卷上

當

天親菩薩造

陳天竺三藏真諦譯

相品第一

恭敬善行子能造此正論為我等宣說
今當顯此義

初立論體

相障及真實
研習對治道修住而得果
無上乘唯亦

此七義是論所說何者為七一相二
障三真實四研習對治五修住六得
果七無上乘今依相說此偈言

虛妄分別有彼處无有二彼中唯有空
於此亦有彼

此中虛妄分別者謂分別能執所執
有者但有分別彼處者謂虛妄分別
無有二者謂能執所執此二永无彼
中者謂分別中唯有空者謂但此分
別離能執所執故唯有空於此者謂
能所空中亦有彼者謂有虛妄分別
若法是處无由此法故是處空其所
餘者則名為有若如是知即於空相

智無顛倒次說偈言

故說一切法非空非不空 有无及有故
是名中道義

一切法者謂有為名虛妄分別无為
名空非空者謂由空由虛妄分別非
不空者謂由能執所執故有者謂虛
妄分別有故無者謂能所執无故及
有者謂於虛妄中有真空故於真空
中亦有虛妄分別故是名中道義者
謂一切法非一向空亦非一向不空
如是等文不違般若波羅蜜等如經
說一切法非空非不空如是已說虛
妄分別有相无相竟今當次說其自
體相故說偈言

塵根我及識本識生似彼但識有无彼
彼无故識無

似塵者謂本識顯現相似色等似根
者謂識似五根於自他相續中顯現
似我者謂意識與我見无明等相應
故似識者謂六種識本識者謂阿梨
耶識生似彼者謂似塵等四物但識
有者謂但有乱識无彼者謂無四物
何以故似塵似根非實形識故似我

似識顯現不如境故彼无故識無者
謂塵既是无識亦是無是識所取四
種境界謂塵根我及識所攝實无體
相所取既无能取乱識亦復是無如
是說體相已今當顯名義故說偈言
乱識虛妄性由此義得成非實有無故
滅彼故解脫

乱識虛妄性由此義得成者謂一切
世間但唯乱識此乱識云何名虛妄
由境不實故由體散乱故非實有者
謂顯現似四物四物永无故非實無
故者謂非一切永無由乱識生故云
何不許乱識永無故偈言滅彼故解
脫若執永無繫縛解脫皆不成就則
起邪見撥淨不淨品如是說虛妄體
相已今當次說虛妄攝相若言唯是
虛妄云何能攝三性故說偈言

分別及依他真實唯三性由塵與乱識
及二無故說

分別性者謂是六塵永不可得猶如
空華依他性者謂唯乱識有非實故
猶如幻物真實性者謂能取所取二
无所有真實有無故猶如虚空說虛

妄攝相已今當說入虛妄無所有方便相故說偈言

由依唯識故境无體義成以塵無有體本識即不生

一切三界但唯有識依如此義外塵體相決无所有此智得成由所緣境無有體故能緣唯識亦不得生以是方便即得入於能取所取无所有相是故識成就非識為自性

所識諸塵既无有體是故識性無理得成

疏本六塵
知識不識

由是義平等

不識者由自性不成就是故非識此法真實無所有性而能顯現似非實塵故說為識說入虛妄无所有方便相已今當顯虛妄捨相故說偈言

虛妄捨類者三界心心法

不識者疏
本無不字

虛妄者若約界立謂欲色無色界若約生立謂心及心法是捨類相說捨相已別相今當說

唯塵智名心差別名心法

心者但了別塵通相若了塵別相說名為心法謂受想行等說捨別相已

次顯生起相

第一名緣識第二是用識於塵受分別引行謂心法

緣識者謂阿黎耶識餘識生緣故用識者謂因梨耶識於塵中起名為用識於塵受者謂領塵苦等說名受陰分別者謂選擇塵差別是名想陰引行者能令心捨此取彼謂欲思惟及作意等名為行陰如是受等名為心法說生起相已當說虛妄染汙相故說偈言

覆藏及安立將導與攝持圓滿三分成
領觸并牽引執著及現前苦故惱世間
三種二種難亦七由虛妄

覆藏者由无明能障如實見故安立者由諸行能安立業熏習於本識中故將導者由本識及意識能令衆生往受生處故攝持者謂由色能攝持自體五聚故圓滿者謂由六入能生長故三分成者依根塵識諸觸成故領觸者由樂苦等為損益故牽引者由貪愛令業能牽後生故執著者由四取能令諸識染著欲等四處隨

從得生故現前者由業有謂已作諸業趣向來生為與果報故苦者由生老死故惱世間者謂三界由无明乃至老死等所逼惱恒受苦難故三種二種難亦七由虛妄者三種難者謂煩惱業生等煩惱難者謂无明貪愛取業難者謂行及有生難者謂所餘七分二種難者所謂因果因難者謂煩惱業分果難者謂所餘分七難者謂七種因一顛倒因謂無明二牽引因謂諸行三將因謂本意二識四攝因謂名色六入五受用因謂觸受六引由虛妄者如是苦難從虛妄生集虛妄義有九種相所謂有相無相自相攝相入无相方便相差別相衆名相生緣相捺相義現於前

說虛妄已當說方便為顯空義由此相應故說偈言

體相及衆名 其義與分別 成立理應知 略解空如是

去何應知空相偈言

無二有此无 是二名空相 故非有非无

不異亦不一

無二者謂无所取能取有此無者謂
但有所取能取无是二名空相者謂
無及有无是名空相此顯真空無有
二相是法以二元為性不可說有不
可說無去何非有是二元故去何非
無是二无有故故偈言非有非無是
名真空相不異亦不一者與虛妄分
別不異相亦不一相若異者謂法性
與法異是義不然譬如五陰與无常
性及苦性若一者清淨境界智及通
相不成就如是道理顯現空與虛妄
離一異相是故說不有非不有非一
非異相

去何衆名應知

如如及實際 无相與真實 法界法身等
略說空衆名

去何衆名義應知

非變異不到 相滅聖境界 聖法因及依
是衆名義次

无異為義故是故名如如恒如是不
捨故無顛倒為義故說實際非顛
倒種類及境界故相滅為義故說無

相離一切相故无分別聖智境界故
第一義智為體故說真實聖法因
為義故是故說法界聖法依此境生
此中因義是界義攝持法身為義
故說法身如是空衆名義已顯去何
空分別應知

亦染亦清淨如是空分別

何處位空不淨何處位空淨
有垢亦無垢

若在此位中是諸垢法未得出離與
共相應是位處說不淨若在此位出
離諸垢此位處說淨若已與垢相應
後時无垢不離變異法故去何不無
常為此問故答

水界金空靜法界淨如是

客塵故離滅故不是自性變異故復
有分別此空有十六一內空二外空
三內外空四大空空五空空六第一義
空七有為空八無為空九畢竟空十
無前後空十一不捨空十二性空十
三相空十四一切法空十五非有空
十六非有性空如是略說空應知
食者所食空身及依處空能見及如理
所求至得空

此中能食空者依內根故說所食空者依外塵故說身者是能食所食者依處是重空故說內外空大空者世器遍滿故說名大此空說大空內入身及世器此法是空無分別智能見此空此无分別智空故名空空如道理依第一義相觀此法空是名第一義空為得此菩薩修行空是此法空為何修行為至得二善一有為善二無為善此空是名有為无為空為常利益他為一向恒利益他故修此空故說畢竟空為不捨生死此生死無前後諸衆生不見其空疲厭故捨離生死此空是名无前後空為善無窮盡諸佛入无餘涅槃因此空不捨他利益事是名不捨空為清淨界性性義者種類義自然得故故立名性此空名性空為得大相好是大人相及小相為得此二相修行此空是名相空為清淨佛法故菩薩行彼十力四無畏等諸佛不共法為清淨令出菩薩修此空是名一切法空如是十四種空已安立應知分別此相是

十四中何法名空

人法二皆無此中名為空彼无非是無此中有別空

人法二無有是法名空是无有法決定有亦空如上說能食等十四處此二法是名空為顯空真實相故是故最後安立二空一非有空二非有性空立二空何所為為離人法增益為離人法空毀謗如次第如是空分別應知云何空成立義應知

若言不淨者衆生無解脫若言无垢者功用无所施

若諸法空對治未起時為客塵不染故自然清淨煩惱障無故不因功力一切衆生應得解脫若對治已起自性故不淨為得解脫修道功用無果報故作如是果故說

不染非不染非淨非不淨心本清淨故煩惱客塵故

云何不不染非不染心本自性清淨故云何非淨非不淨煩惱客塵故如是空分別略說已安立空衆義者應知有二種一為體相二為安立何者為

體相為有相故無有相故是有相者
雖有離无相離一離異相安立者衆
名等四義應知分別中邊論相品為
解釋偈已究竟

障品第二

遍及一方重 平等及取捨今說二種障
此中遍障者煩惱障及一切智障為
菩薩種性諸人二障圓滿故一方障
者煩惱障為聲聞性等諸人重障者
是前諸人欲等諸行中隨一處煩惱
平等障者平等諸行中隨行中隨一
生死取捨障者菩薩性諸人為障无
住處涅槃故如理相應二種人障已
說一菩薩性人二聲聞等性人復有
煩惱相九種 九結名惑障

九種諸惑結此中說煩惱障此諸煩
惱障為障誰

獸離及除捨 實見

愛欲結者障獸離心心堅尋障者障
除捨心因此惑違逆尋境界中不能
生捨除心諸餘結者覆障真實見云
何起障是諸煩惱次第

及身見

身見所依法 滅道三寶障 利養恭敬等

輕財知止足

是諸餘煩惱是此五處障我慢障者
欲滅離身見時障對正觀智有異品
無異品無異品我慢數行故此身見
不得滅無明結者欲遠離身見依處
時為真實見障因此不得遠離取陰
故見結者欲通達滅諦時為作障身
見及邊見於滅諦生怖畏故邪見於
滅諦起誹謗故取結者是通達道諦
時為作障依別道理思擇求得清淨
故疑結者欲通達三寶時為作障不
信受三寶功德故嫉妬結者欲遠離
利養恭敬時為作障不見此過失故
慳恡結者欲行輕財知足時為作障
令貪著財物等故

善法障復十復有別障十種善法等
處應知何者為十處

不行非處所所行不如理不生不思量
資糧不具足性友不相稱心疲故厭離
修行不相稱惡怨人共住魔惑三隨一
般若不成就自性重煩惱懈怠與放逸
著有及欲塵下劣心亦尔不信無願樂
如言思量義不敬法重利於衆生无悲
聞災及少聞三昧資糧減

如是諸障何者為善法

善菩提攝取有智无迷障迴向不怖嫉自在善等十

如是善等諸法中何者被障何者為障應知答

此十各三障十事中應知

善法有三障一者不修行二非處修行三修行不如理

菩提有三種障一者不生善二不生正思量三資糧不圓滿

攝取菩提者發菩提心是名攝取菩提此心有二種一與性不相应行二朋友不相应三心疲極厭離有智者是菩薩體性為知此法有三障一修行不相稱二惡友共住三與惡人共住此中惡人者愚癡凡人惡人者身菩薩功德觀菩薩過失无迷者心不散乱有三障一顛倒應失二煩惱等三障中隨一有餘三令成熟解脫般若未熟未滿无障者滅離諸障是名无障此有三障一自性應惑二懈怠三放逸菩提迴向有三障令心迴向餘處不得一向迴向無上菩

提一貪著諸有二貪著有資糧法三
下劣品心无怖畏有三障一於人不
生信重心二於正法中不生願欲三
如名字言語思量諸義樂嫉妬者有
三障一不尊重正法二尊重利養恭
敬三於衆生中不起大悲心不自在
者有三障因此三不得自在一无聞
慧無聞者生起業惑正法灾故二聞
慧少弱三者三昧事不成熟還復是
此障善等諸法中十種隨一分作因
依此義故應知障中何者為十因第
一生因譬如眼入為眼識作生因二
住因譬如四種食為一切衆生三持
因如所持能攝持譬器世界為衆生
生世界四明了因如光明為色五變
異因如火等為成熟等諸事六相離
因如鏤等為刈等七迴轉因如金銀
師為迴轉諸金銀令成鐸釧八必比
因譬如烟為火等必比知九令信因
譬如立證因分為所立義十至得因
如道等為涅槃等諸果作因如是生
障善處應知此應令生故住障者苦
提處此不應壞動故持障者善提攝

取處菩提心能持故明了障者有智處
此應顯了故變異障者无迷處迷轉
滅故有變異相離障者无障處此障
相離為體故迴轉障者迴向處菩提
心迴向為體相故必比障者無怖畏
處為不信故怖畏令信障者无嫉妬
處於法不嫉妬令人信故至得障者
自在處無所繫屬至得為體相故
助道十度地復有餘別障

助道品法處者

處不明懈怠三昧少二種 不種及羸弱
諸見處惡過

念處者依處不明了為障四正勤處
懈怠四如意足處禪定少二種為不
圓滿欲精進心思量四種隨一不具
足為修習不具足成資糧八法隨一
不具故五根處不下解脫分善法種
子故力處是五根羸弱與非助道相
雜起故覺分處諸見過失見道所顯
故道分處應惡過失此修道所顯現
故波羅蜜障者

富貴及善道不捨衆生障 增減功德失
令諸衆生入解脫无盡量 令善無有間

所作常決定同用令他熟

此十種波羅蜜能生此法此法是波羅蜜果為障波羅蜜果故是故顯說障波羅蜜檀波羅蜜者何法為障自在增上障尸羅波羅蜜者障善道為障羣提波羅蜜障不捨離衆生毗梨耶波羅蜜障增益功德損減過失禪波羅蜜者障受化衆生令入正位四十

位般若波羅蜜者障令他解脫遍起拘舍羅波羅蜜障檀等波羅蜜无盡無減為迴向善提故諸波羅蜜无盡無減波提陀那波羅蜜者障一切生處善法中无間生起依願力故能攝持隨從善法生處波羅蜜者障善法決定事思擇修習力弱故不能拏伏非助道故闍那波羅蜜者障自身及他同用法樂及成熟兩處不如聞言通達義故於十種地中復有次第障遍滿取勝義勝流第一義無所繫屬義身無差別義无染清淨義法門无異義不減不增義四自在依義此法界无明此染是十障非十地扶助諸地是對治法界中十種義遍一切處等无染濁

無明此无明十種菩薩地中次第應知是障非地助道故法界中何者為十種義一者遍滿義依菩薩初地法界義遍滿一切處菩薩入觀得通達因此通達得見自他平等一分二者寂勝義依第二地觀此法已作是思惟若依他共平等出離一切種治淨出離應化勤行三者勝流義因三地法界傳流知所聞正法第一為得此法廣量三千大千世界火坑能自擲其中四無所繫屬義因此四地因此觀法愛一向不生五身无差別義因第五地十種心樂清淨平等六无染清淨義因第六地十二生因處無有一法可染可淨如此通達故七法門无異義因第七地無相故修多羅等法別異相不行不顯故八不减不增義因八地得滿足无生法忍故若不淨淨品中不見一法有减有增故 此中復有四種自在何者為四一無分別自在二淨土自在三智自在四業自在此中法界是第一第二自在依處八地中通達智自在依義因九地得四

無尋辯故業自在依義因十地如意
欲變化作衆生利益事復有略說
已說煩惱障及一切智障是攝一切障
盡彼得解脫

此二種障滅盡無餘故得出離解脫
一切障障捨義者一大障是遍滿故
二小障者一方障故三修行障者重
惑四至得障平等煩惱五至得勝負
障取捨障六正行障者是九種煩惱
結七因障善等處由十種因義故八
入真實障者是助道障九无上善障
者十波羅蜜障十勝負捨離障十地
障攝集障略說有二種一解脫障二
一切智障中邊分別論障品第二竟
真實品第三

此品真實應說何者真實

根本相真實元顛倒真實果因俱真實
細麤等真實成就清淨境攝取分破實
勝智實十種為對治我見

如是十種真實何者為十一根本真
實二相真實三无顛倒真實四果因
真實五細麤真實六成就真實七清
淨境界真實八攝取真實九分破真

實十勝智真實勝智又十種真實
為對治十種我執應知何者為十一
陰勝智二界勝智三入勝智四生緣
勝智五處非處勝智六根勝智七世
勝智八諦勝智九乘勝智十有為无
為勝智

此中何者根本真實三種自性一分
別自性二依他自性三真實自性一
切餘真實此中所立故三性中何法
名真實可信受

性三一恒無二有不真實三有元真實
此三本真實

分別性相者恒常不有此相分別性
中是真實无顛倒故依他性相者有
不實唯有散乱執起故此相依他性
中是真實性真實性相者有元真實
此相真實性中是真實何者相真實
增益損減謗於法於人中 所取及能取
有无中諸見 知常見不生 是真實寂相
人等及法等有增益謗見有損減謗
見不得起為知見此法故此法分別
性中是真實相能執所執增益損減
謗見不得起為知見此法故此法依

他性中是真實相有中无中增益損減見不得起為知見此法故此法真實性中是真實相如是根本真實相說名相真實无顛倒真實无顛倒真實者為對治常等顛倒故有四種一無常二苦三空四无我此四云何根本真實所立此中無常云何應知無常義有三无義生滅義有垢无垢義本實中次第

根本真實中有三種性此性中次第應知三種无常義一無有物為義故說无常二生滅為義三有垢無垢為義苦三一取苦二相三相應

根本真實中次第三種苦一取苦人法執著所取故相苦者三受三苦為相故相應苦者與有為相應故為有為法通相故此三苦於次第性中應立

無空不如空性空合三種

分別性者无別道理今有無有物是其空依他性相者無有如所分別不一向无此法不如是有是空真實性相者二空自性是故說名自性空

無相及異相自相三元我

分別性者相體无有是故此無相是其无我依他性者有相不如所分別不如相者是其無我真實性者是二无我是故自體是其無我如是三種根本真實中顯說

有三種無常一无物無常二生滅無常三有垢无垢無常

三種苦一取苦二相苦三相應苦三種空一无有空二不如空三自性空三種无我一無相無我二異相无我三自性無我果因真實此根本真實中應立何者果因苦諦集諦滅諦道諦云何根本真實得立

苦相等已說

苦諦如前說無倒真實中如三苦三无常等因此四無倒應知苦諦三種集諦應知何者為三

集諦復有三熏習與發起及不相離等熏習集諦者執著分別性熏習發起集諦者煩惱及業不相離集諦者如如與惑障不相離三種滅義故應知滅諦何者為三

體滅二種滅 垢淨前後滅

自性無生能執所執二法不生垢寂
滅二種一數緣滅二法如如是三種
滅一无體滅二二滅三自性滅道諦
有三於三根本真實中去何得安立
觀智及除滅證至道有三

說道諦如是一者觀察分別性二為
觀察除滅依他性三為觀察證至真
實性如是此中為觀察為除滅為證
至故安立道諦應知麤細真實者俗
諦及真諦此二諦根本真實中去何
得立

麤義有三種 立名及取行 顯了名俗諦
俗諦有三種 一立名俗諦二取行俗
諦三顯了俗諦因此三義根本真實
中應安立三種俗諦次第應知
真諦三中一

勝境諦者一真實性中應知此勝境
云何真實

一義二正修 三至得真實

義真實者法如如真實智境界故至
得真實者涅槃功德究竟故正行真
實者聖道无勝境故云何有為無為

法共得真實性所攝答
无變異無倒成就二真實

無為法者无變異成就得入真實性攝
一切有為法道所攝無顛倒成就故
境界品類中无顛倒故成就真實者
於根本真實中云何安立成就者
一處世俗成

分別性中得立是物處共立印定數
習故因此所立印定起世智一切世
間人一處同一世智如此物是地非
火此物是色非聲如是等此俗成就
属一性離名无體故

三處道理成

即三性上品諸人於義於理中聰明
在於覺觀地中依三量四道理中依
一道理若物若事得成就此二名道
理成就清淨境真實有二種一清淨
煩惱障智境二清淨智障智境如是
清淨智境真實

清淨境二種攝在於一處

一處者真實性云何如此无別性作
清淨智境故三種根本真實性中五
攝真實云何安立

相及於分別名字二性攝

如義相應依五種攝品類根本性中
云何得立相及分別依他性中攝名
者分別性中攝

聖智與如如此二性攝

如如及聖智依真實性中攝三種根
本性中分破真實云何得立分破真
實有七種何者為七

生實二性攝 處邪行亦亦相識及清淨
正行真性攝

一者生起真實二相真實三識真實
四依處真實五邪行真實六清淨真
實七正行真實此中生起真實者於
根本真實中在二處應知分別依他
性處如生起真實依處及邪行真實
亦如是根本性中二性攝相識清淨
正行四法一真實性攝此四種云何
一性攝聖境聖智所顯故勝智真實
者為對治十種我見故說何者陰等
處十種我見

一因及食者作者及自在增上義及常
垢染清淨依觀者及縛解此處生我見
如是十種我邪執於陰等諸法中起

為對治十種邪執故說十種勝智何
者十種我邪執一者一執二因執三
者受者執四作者執五自在執六增
上執七常住執八染者淨者執九觀
者執十縛解作者執云何十種勝智
根本真實中得立三種性中五陰等
諸法如義道理被攝故云何得在三
性中

分別種類色 法然色等三

色陰有三種一分別色色處分別性二
種類色色處依他性種類云何名依
他此立五法中體性不同故立別種類
名色三法然色色處真實性色通相
故如色受等諸陰亦如是及界入諸
法如是三性中應等被攝故十種勝
智真實根本真實中應知如是已說
為對治十種我見五陰等勝智五陰
等義未說此義今說

不一及捨舉差別是陰義

立陰義有三初立義者是陰名字有
三義一道路義二燒熱義三重擔義
復有聚義是陰義聚有三義一者多
義如經中說若色過去現在未來若

遠若近若麤若細等經中廣說此色多故名聚如是等色攝在一處此言顯摠舉色等諸陰體相種種故更言无相攝故說有差別此三義一多二摠三異是名聚義聚即是陰義因此義相似世間中聚

能取所取取種子是界義

復有別攝名界界名顯何義顯種子義能取種子者名眼等諸界所取種子者色等諸界取種子者識等諸界受塵分別用入門故名入

復有別法名入此中三受為受用三受門故說六內入分別塵境及受用門故六種說外入何者十二因緣義因果及作事不增損為義

因果及事業不增益不損減義是名十二因緣義增益因者行等諸分別立不平等因故損減因者分別立无因義故增益果者行等諸分別有我依無明得生如是分別損減果者无行等諸法从无明生增益事者無明等諸因生行等諸果時節分別有作意事損減事者分別无功用故因果事中

離此二執此義無增益元損減應知
十二因緣義

不欲欲清淨同生及增上 至得及起行
繫屬他為義

處非處有七種繫屬他義故應知此
中一不欲繫屬他者因惡行若不欲
決入惡道二欲繫屬他者因善行入
善道若不欲決入善道三清淨繫屬
他者不離滅五蓋不修七覺分不得
至苦邊際四同生繫屬他者兩如來無
前後兩轉輪王一世界中不得共生
五及增上繫屬他者女人不得作轉
輪王六至得繫屬他者女人不得作辟
支佛及佛七起行繫屬他者已見四
諦人不得造煞等諸行凡夫能造行
故如多界經中廣說如是隨思擇根
者二十二種因六義佛立二十二根
復有六義何者為六

取住及相安受用二清淨

能取為義故乃至二種清淨為義故
此六事中為增上故說二十二法名
根為能取六塵事增上故眼等六法
說為根為攝相續令住增上乃至生

死說壽命為根為處世相接續增上
說男女二根受用增上故五受說為
根意等業被受用故世間清淨增上
故說信等五法為根為出世清淨增
上故說未知欲知等三無漏為根
果因已受用有用及未用

復有別名三世如義相應果因已用
故立過去世果因未用故立未來世
因已用謝果未謝故立現在世
受及受資糧為生彼行因滅彼及對治
為此不淨淨

復有別名四諦何者為四一者苦諦
何法名苦受及受資糧如經中說一
切諸受皆是苦受資糧受生緣根塵
等諸法應知
為生彼行因

何者集諦為感諸苦一切邪行
滅彼及對治為此不淨淨

為此因果二法寂滅故說滅諦為對
治此二名道諦因此世諦說不淨因
此真諦說淨

得失无分別智依他出離因智自出離
復有別名三乘如義相應應知涅槃

及生死功德過失觀智從他聞依他
得出離因果故立名聲聞乘因此智
慧如前說自不從他不依他行出離
因果名辟支佛乘依无分別智自出
離因果是名大乘應知

有言說有因有相有為法寂靜義及境
後說無為法

有別名有為無為言說者名句味等
因者種子所攝阿黎耶識相者世器
身及所受用生起識所攝心及取分
別如此等法有言說有因有相有相
應法是名說有為法此中說心者是
法恒起識相解相取者五識分別意
識此有三分別故无為法者寂靜義
及寂靜境寂靜義者滅諦寂靜境者
道諦如如此中道諦云何得寂靜名
此法若緣境界若顯果依寂靜因此
義五陰等十處聖智及聖智方便說
名十種勝智應知

此十名真實

合真實義者若略說真實有二種一
能顯真實譬如鏡二所顯真實譬如
影何者能顯真實三根本真實所餘

真實得顯現故所顯真實有九種一
無增上慢所顯真實二對治顛倒所
顯真實三聲聞乘出離所顯真實四
辟支乘出離所顯真實五大乘出離
所顯真實因此處真實成就衆生及
法微細真實者解脫衆生及法六諸
說墮負處所顯真實者依正辟喻依
正道理能令諸說墮下負處七顯了
大乘所顯真實八一切種所知攝一
切法所顯真實九顯了不如及如所
顯真實十我執依處法一切義意入
所顯真實中邊分別大乘論真實品
說竟

中邊分別論卷上

校曰標云有九種列有十者元曉疏
云此三及四同是第四果因俱真實
直是譯時執筆者誤從此始誤後數
皆錯

壬寅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中邊分別論卷下

當

天親菩薩造

陳天竺三藏真諦譯

對治修住品第四

修習對治者三十七道品修習今當

說此論中初說

心者我執總類
又去相塵識也

麤行貪因故種故不迷故為入四諦故
修四念處觀

由身故麤行得顯現思擇麤行故得
入苦諦此身者麤大諸行為相故麤
大者名行苦因此行苦一切有漏諸
法於中聖人觀苦諦受者貪愛依處
思擇諸受故得入集諦心者我執依
處為思擇此心得入滅諦離我斷怖
畏故法者不淨淨二品為思擇此法
離不淨淨品无明故得入道諦是故
初行為令入四諦中修習四念處所
安立次修習正勤

已知非助道一切種對治為上二種故
修習四正勤

為修習四念處究竟故非助道黑法
及助道品白法一切種已明了所見
故為滅離非助道法為生起助道法

四種正勤得起第一為滅已生非善

惡法如經中廣說

為滅為塞
為生為長

隨事住於彼為成就所須捨離五失故

修習八資糧

為離為得黑白二種法修習正勤已
心者无障有助故得住此心住有四
能四能者一隨教得成就隨教得成
就者說名四如意足一切所求義成就
因緣故此中住者心住名三摩提應
知是故四正勤後次第說四如意足隨
事隨教住者為滅五種過失為修習
八種資糧故應知何者名失耶

懈怠忘尊教及下劣掉起不作意作意
此五失應知

懈怠者沒顚惡處忘尊教者如師所
立法名句味等不憶不持故下劣掉
起者兩障合為一憂喜為體故沉浮
是其事此位中沉時不作意是第四過
失若无此二而作意是第五過失為
滅此五失安立八種禪定資糧為滅
懈怠何者為四一欲二正勤三信四
猗復有四法次第應知
依處及能依此因緣及果

欲者正勤依處能依者正勤此依處
名欲有何因是名信若有信即生欲
此能依者名正勤果此果名猗若作
正勤得所求禪定故餘四種資糧一
念二智三作意四捨滅餘四種失如
次第對治此念等四法次第應知
緣境界不迷 高下能覺知 滅彼心功用
寂靜時放捨

念者不忘失境界智者不忘失境界
時覺知沉浮兩事覺知已為滅此作
功用意是名作意此沉浮二法寂滅
已起放捨心放流相續名捨滅四如
意足後次第說修習五根此五根去
何得立

已下解脫種欲事增上故 境界不迷沒
不散及思擇

此中增上次第五處流為修四勤故
心已隨教得住因此心已下解脫分
善根種子一欲增上故二勤修增上
故三不忘境界增上故四不散動增
上故五思擇法增上故如次第信等
五根應知

說力損惑故前因後是果

信等五法如前所說為有勝力故說
名勝力者何義能損離非助惑故
若五法非信等諸對治惑不相障故
故說根力有次第云何信等五法前
後次第說五種法如前後為因果故
云何如此若人信因信果為求得此
果故決勤行因此勤行已守境不移
若念止住心得三昧

事畢住不高不下
一三受故二一境

故入有五
種住未說

若心得定觀知如實境因此義是故五
法立次第若人已下種解脫分善根
已說五根是其位若人已下通達分善
根者為在五根位中為當在力位中
二二通達分五根及五力

煇位及頂位立行五根忍位及世第
一法立行五力若人下解脫善根種
此二二位決定通達分若未不如此
力次說覺分此云何安立

依分自體分第三出離分第四功德分
三種滅惑分

見道位中顯立覺分覺者何義无分
別如如智是名覺分者何義同事法
明是名分義此七法中覺依止分者

是名念覺自性分者是名擇法覺出
離分者名正勤覺功德分者名喜覺无
染无障分三法謂猗定捨去何說
三法為無染障分

因緣依處故 自性故言說

无障無染因者猗惑障為重行作因
故此猗與慮重因對治故依止者是
禪定自性者是捨覺分次說道分此
法去何安立

分決及令至 令他信三種 對治不助法
說道有八分

修習道位中顯立道分見道分決分
是正見此見世間正見出世正見後
得因此智自所得道及果決定分別
令他至分者正思惟及正言因有發
起語言能令他知及得令他信分者
有三種正言正業正命此三法次第
見戒及知足 應知令他信

令他信分者三處依正言說言語共
相難正義共思擇義時他得信是人
有智是故令他信智依正業他得信
持戒不作不如法事故依正命者他
得信輕財知足如法如量行見衣服

等四命緣故是故令他信知足輕財知足煩惱對治分者三種正勤正念正定此三法如次第

大惑及小惑自在障對治

非助道煩惱有三一修習道所斷煩惱是名大惑二心沉沒掉起煩惱是名小惑三自在障者能障尋顯出勝品功德第一煩惱者正勤是其對治云何如此因正勤修道得成故若道得成思惟煩惱滅第二煩惱者正念是其對治寂靜相處若正念正寂靜相處沉沒及掉起滅故第三煩惱者正定是其對治依止禪定故能顯出六神通功德故此修習對治若略說有三種應知

隨不倒有倒隨顛倒不倒无倒无隨倒修對治三種

修習對治有三何者三一者隨應无倒法與倒相雜二者顛倒所隨逐无見倒三者無顛倒无倒法隨逐如次第凡夫位中有學聖位中无學聖位中菩薩修對治者有別異何者別境界及思惟至得有差別

聲聞及辟支自相續身等念處諸法
是其境界若菩薩自他相續身等念處
諸法是其境界聲聞及辟支由无常等
諸相思惟身等諸法若諸菩薩無生
得道理故思惟觀察若聲聞及緣覺
修習四念處等諸法為滅離身等諸
法若菩薩修習此等法不為滅離故
修習諸法非不為滅離故修習諸法
但為至得无位處涅槃修習對治已
說修住者何者

修住品第五

修住有四種 因入行至得 有作不作意
有上亦无上 願樂位入位 出位受記位
說者位灌位 至位功德位 作事位已說
修住位有十八何者十八一因位修
住若人已住自性中二入位修住已
發心三行位修住從發心後未至果
四果位修住已得時五有功用位修
住有學聖人六无功用位修住无學
聖人七勝德位修住求行得六神通
人八有上位修住過聲聞等位未入
初地菩薩人九無上位修住諸佛如
來此位後无別位故十願樂位修住

諸菩薩人一切願樂行位中十一入位修住者初菩薩地十二出離位修住初地後六地十三受記位修住第八地十四能說師位修住第九地十五灌頂位修住第十地十六至得位修住諸佛法身十七功德位修住諸佛應身十八作事位修住諸佛化身一切諸住无量應知今但略說法界復有三不淨不淨淨清淨如次第若略說此位有三一不淨位住者從因位乃至行住二不淨淨位住者有學聖人三清淨位住无學聖人此中安立人應知如道理

因此住別異故如道理應知諸凡聖別異安立此人者自性中住此人已入位如是等修住已說何者得果得果品第六

器果及報果 此是增上果 愛樂及增長清淨果次第

器果者果報與善根相應報果者器果增上故善根取上品愛樂果者宿世數習故愛樂善法增長果者現世數習功德善根故善根圓滿清淨果

者滅離諸障此位果有五種次第應知一者報果二者增上果三者隨流果四功用果五相離果

上上及初果 數習究竟果 隨順及對治相離及勝位 有上无上故 略說果如是若略說果有十種一者上上果從自性發心乃至修行應知後後次第二初果者初得出世諸法數習果者從初果後有學位中究竟果者無學諸法隨順果者為因緣故應知上上果對治果者是滅道因此得初果此中初道名對治果相離果數習果圓滿果為遠離惑障故如次第有學无學諸聖人果勝位果者神通等諸功德有上果者菩薩地為勝餘乘故无上果者諸如來地如是四種果為分別圓滿果故為略說如是多若廣說則无量此中修習對治合集眾義覺悟修習令薄修習熟治修習上事修習密合修習智到境一家故上品修勝品得修初發修中行修最後修有上修无上修者境界無勝思量无集至得無勝故修住合集眾義應成修住住

者此人住自性中作事修住者徒發
心乃至修行位名寂淨住寂淨位住
有莊嚴位住遍滿十地故无上位住
果合集衆義一攝持果二寂勝果三
宿習果四上上引出果五略果六廣
果此中攝持果者五種果餘果是五
種果別異宿世所集故名果報果上
上引出故有四種餘果若略說上上
果有四種若廣說隨順果有六是四
種果分別廣說故中邊分別論中此
處有四三品一對治品二修住品三
得果品已廣說究竟

清淨果攝
一切果盡

一寂果二果報果三
受樂果四增長果五

無上乘品第七

無上乘今當說

无上乘三處修行及境界亦說聚集起
无上有三種大乘中因此三義乘成
無上何者三義一修行无上二境界
無上三集起得无上此中何者名修
行无上十波羅蜜修行中應知
修行復六種

此十波羅蜜中隨一有六種何者六
无比及思擇隨法與離邊別及通六修

如是六修一无比修二思擇修三隨法修四離邊修五別修六通修此中无比十二種何者為十二廣大及長時增上體无盡无間及無難自在及攝治極作至得流究竟无比知此處無比義知十波羅蜜

如是十二種無比修行一廣大無比二長時无比三增上四無盡五无間六無難七自在八攝治九極作十至得十一勝流十二究竟何者廣大无比不欲樂一切世間及出世富樂故是故廣大无比應知何者長時無比一一處三阿僧祇劫修習得成故何者增上無比一切衆生遍滿利益事故何者无盡無比由迴向無上菩提故取極无窮無盡故何者无間修無比由得自他平等樂修故因一切衆生施等功德能圓滿成就十波羅蜜故何者无難無比隨喜他所行諸波羅蜜自波羅蜜得圓滿故何者自在无比由破虚空等諸禪定力故施等波羅蜜得滿足成就何者攝治无比由一切波羅蜜无分別智所攝治護故何

者極作無比地前方便願樂行地中
寂上法忍及道品隨一所成故何者
至得無比於初地中得未曾見出世
法故何者勝流無比離初地應知餘
八種上地中何者究竟無比第十地
及佛地中應知何以故菩薩道及佛
果圓滿故此處無比義知十波羅蜜
者如是十二無比義於十法中皆悉
具有是故十法通得名波羅蜜多何
者名十波羅蜜為顯此十法別名故
說偈言

施戒忍精進 定般若方便 願力及闍那
此十无比度

此十波羅蜜別事云何

財利不損害 安受增功德 除惡及令入
解脫與無盡 常起及決定 樂法成熟事
如是十波羅蜜次第事應知由施故
菩薩能利益衆生由持戒故不損害
衆生壽命財物及眷屬等由忍辱故
若他起損惱等事安心忍受由精進
故生長他功德損滅他罪障等由禪
定故因神通等諸功德令他衆生背
惡歸善得入正位由般若故顯說正

教令他解脫由方便故迴向善思起
大菩提施等功德令流無盡由願力
故能受住捨隨樂生處於彼生中能
事諸佛及聞正法於施等中恒行不
息利益衆生由思擇修習力故伏滅
對治決定能行施等諸度利益衆生
由智故滅離如言法無明施等諸行
乃施等增上緣法得共受用此二菩
薩能成熟衆生無比修行已說何者
思量修行

如言說正法 思量大乘義是菩薩常事
依三種般若

依十種施等波羅蜜如諸佛所安立
所說修多羅等諸法大乘中如理思
惟數數聽聞思量修習故聞思修慧
恒思惟行者因三慧修行思惟生何
功德

為長養界入為得事究竟

若人因聞慧修行思惟者一切善根界
性得增長若因思慧修行思惟者如
所聞名句義此理得入意得生顯現
故若因修慧修行思惟者如所未正
事得成就為入地為治淨故此修行

思惟有伴應知

十種正行法共相應應知

此思惟修行者十種正法行所攝持
應知何者十種法行

書寫供養施聽讀及受持 廣說及讀誦
思惟及修習

大乘法修行有十一書寫二供養三
施與他四若他讀誦一心聽聞五自
讀六自如理取名句味及義七如道
理及名句味顯說八正心聞誦九空
處如理思量十已入意為不退失故
修習

无量功德聚 是十種正行

此十種正行有三種功德一无量功
德道二行方便功德道三清淨功德
道云何大乘中佛說寂極大果報聲
聞乘等法不如是說云何如此有二
種因

寂勝无盡故利他不息故

寂勝者小乘經但為自利故大乘自
利利他平等是故寂勝第一為自利
故第二為利他故是故有下有上是
故說勝大菩提者至无餘涅槃他利

益事如因地中无息故故說无盡無
盡故勝小乘思惟修行已說何者隨
法修行

隨法有二種不散動顛倒

隨法修行者如是二種一无散動修
行二無顛倒變異修行此中散動有
六種滅除此六種散動故說无散動
何者六種散動一自性散動二外緣
散動三內散動四相散動五麤惑散
動六思惟散動此六散動何者為相
應知故說

起觀行六塵貪味下掉起无定意於定
思量處我慢下劣心散乱智者應當知
如是為相六種散動菩薩應知應離
何者六相一從禪定起散動由五識
故是名性散動六塵中若心行動是
名外散動是禪定貪味憂悔掉起是
名內散動下地意未決未息是名相
散動因此相入定故有我執思惟定
中所起名急散動因此急思惟生我
慢起行故下劣品思惟名思惟散動
下乘思惟起行故前兩散動未得今
不得次兩已得今退第五今不得解

脫第六令不得无上菩提應知此中
無倒十種處應知何者十

言辭義思惟不動二相處 不淨及淨客
无畏及无高

此中何法名无倒無倒者如理如量
知見此無倒十種處一者名句味无
倒如偈說

聚集數習故有義及无義 是言辭無倒
若名句味若有相應名言无聞不相
離說故此物是其名數數習故名句等
有義若翻此三无義若有如此知見
名名句味无倒何者義無倒

顯現似二種 如顯不實有 是名義无倒
遠離有无邊

諸義顯現有二一顯所執二顯能執
由二相生故如是无所有如所顯現
義中若生如此知見是名義无倒去
何如此義者遠離有相能執所執無
有故遠離无相似能似所散亂有故
何者思惟無倒

此言熏言思彼依思无倒 為顯二種因
所執能執言所熏習言語思惟是能
執所執虛妄分別依處若起如此知

見一切處是名思惟无倒何者思惟
為能執所執虛妄作顯現因此思惟
言語名句味兩法所生故為二法作
依處離此思惟无倒境故何者不動
無倒

如幻等不有亦有義應知是不動无倒
有無不散故

是義亦有亦无如前已說此有無譬
如幻化幻化者為象馬等實體故
无有非無唯似象等散乱有故義亦
如是不有如所顯現能執所執故非
不有唯相似散乱相有故等者如野
馬夢幻水月等譬如是道理應知已
見幻等譬義故心不僻行是名不動
无倒因此無倒心有无執中心不散
動故何者二相无倒

一切唯有名為分別不起是別相无倒
一切諸法唯有名言何者名一切眼
及色乃至心及法如此知見

一切虛妄分別為對治故說名別相
无倒何者名別相為虛妄為真實
此相名真實真實別相中是无倒去
何如此若為俗諦故一切諸法不但

有名如是執故何者通相无倒
出離於法界更无有一法故法界通相
此智是無倒

无有別法離無我真實有體是故法
界一切通相體平等故如是知見是
名通相无倒何者淨不淨無倒

顛倒邪思惟未滅及已滅此不淨及淨
是彼不顛倒

顛倒不正思惟在及未盡是名法界
不清淨若不在及盡是名法界清淨
若有此知見是名不淨及淨无倒如
次第何者客無倒

法界性淨故譬之如虛空此二種是客
是彼不顛倒

復有法界如真虛空自性淨故是二
種法非舊法故名客先不淨後及淨
若有此知見是名客相无倒何者無
怖及无高無倒

染汙及清淨法人二俱无无故無怖慢
是二處无倒

人者無染汙无清淨法亦如是先无
染汙後無清淨云何如此人及法非
實有故是故二中無有一物是淨品

及不淨品不淨品時无有一法被損
減清淨品時无有一物被增益為此
二法生怖畏生高慢若有如此知見
是名無怖畏无高慢無倒如是十種
无倒十種金剛足中如次第應安立
何者名十種金剛足一有无無倒二
依處无倒三幻化譬無倒四无分別
无倒五自性清淨無倒六不淨无倒
七淨無倒八如真空譬无倒九不滅
無倒十不增无倒已說隨法修行何
者遠離二邊修行如寶頂經中佛為
迦葉等說无相中道何者二邊為遠
離此故此中道應知

別異邊一邊外道及聲聞增益與損減
二種人及法非助對治邊斷常名有邊
能取及所取染淨有二三分別二種邊
應知有七種有无及應止能止可畏畏
能取所取邊正邪事无事不生及俱時
有無分別邊

色等諸陰立我別異一邊立我與色
一一邊為離此二邊佛說中道不見
我不見人不見衆生及不見壽者云
何如此若人執我見者不離此二邊

壽者別異身亦別異若不取執異即是壽名即是身此二見決定有為此中道此二執不得起色等常住是外道邊无常是聲聞邊為離此二邊故佛說中道色等諸法不觀常及无常故是名中道有我者增益邊毀謗无我者損減邊毀謗有假名人故為離此二邊故佛說中道有我无我二彼中間非二所觸無分別故心實有是增益法邊不實有損減法邊為離此二邊故佛說中道此處无意無心无識無作意一切不善法名不淨品名非助道一切善法等是淨品名對治邊為離此二邊故佛說中道佛說此二種邊不去不來无譬無言有者名常邊人及法无者名斷邊人及法離此二邊故佛說中道是二種中間名中道如前說无明者所取一邊能取第二邊如無明明亦如是一切有為法所取一邊能取一邊无為法亦如是如無明乃至老死所取能取老死滅所取一邊能取第二邊是滅道者所取能取如是所取能取二邊由

黑分白分別異故為離此二邊故佛說中道佛說无明及明此二無二无如經廣說云何如此无明及明等所取能取體無故染汙有三種一煩惱二業三生染汙煩惱染汙復有三一者諸見二者欲瞋癡起相三更有生願為對治此三佛說知空解脫門知无相解脫門知无願解脫門業染汙者善惡造作為對治此業佛說智慧无造作生染汙者更有中生已生意心及心法念念生有生相續不斷為對治此佛說智慧无生智慧無起智慧无自性如是三種染汙滅除名清淨知空等者及染汙空等是名境界清淨智及一切對治名行清淨因此行煩惱除不更起名果清淨此三種清淨染汙空等如三種清淨所作空等諸法自性無故法界自性无別異故復有智慧空等諸法非染汙所造及非智所造作云何如是空等諸法自性有故法界自性无染汙故若人思惟分別法界有時染汙有時清淨是邊自性無染汙法自體无染淨故此執

成邊為遠離此邊故佛說此中道非
二空作空今諸法空諸法自體空如
是等如寶頂經廣說復有七種分別
二邊何者七一有中分別一邊二无
中分別一邊有真實人為滅此人是
故立空有真實無我為滅此法是故
立不空因此二分別起有執无執為
離此二邊故佛說中道空者不滅人
等何所為无所為一切諸法自然性
故如經廣說一切無明等諸惑應止令
滅明等諸法道應生能令止滅如此
分別應止及能止故空中生怖畏為
離此二種分別邊佛說空辟可怖畏分
別一邊因此可畏起怖畏復是一邊
分別所作色等諸塵起怖畏及起苦
怖畏為離此二種怖畏分別邊佛說
盡師辟前辟者依小乘人說今辟依
菩薩說所取分別一邊能取分別一
邊為離此二邊佛說幻師辟云何如
此唯識智所作无塵智無塵智者滅
除唯識智塵无體故識亦不生此中
是相似正位分別一邊邪位分別一
邊分別真實見為正位分別邪位為

離此二邊佛說兩木截火辟辟如兩
木无火相從此起火火起成還燒兩
木如是不正位相及正位相真實見
正通達為相聖智根起成已是真實
見相正位復有了滅此中辟與其相
似真實見邪位相无有邪位相邪位
亦无隨順真實位故分別有事一邊
分別無事一邊有事者智慧先分別
作意復有分別无功用為離此二種
功德邊佛說燈光辟分別无生一邊
分別等時一邊若分別對治道无生
分別煩惱長時為離此二邊佛說第
二燈光辟離十四二邊修行已說云
何勝有等修行

勝有等修行 應知於十地

何者勝有等修行十地中隨一此中
波羅蜜最勝无比此波羅蜜名勝修
行若一切處同無差別是名有等修
行修行无上已說何者境界无上
安立及性界 所成能成就 持決定依止
通達及廣大 品行及生界 最勝等應知
如是境界有十二何者十二一安立
法名境界二法性境界三所成就境

界四能成境界五持境界六決持境界七定依止境界八通達境界九相續境界十勝得境界十一生境界十二寂勝境界此中第一者波羅蜜等諸法如佛所安立第二法如如第三第四此二如前次第通達法界故得行波羅蜜等諸法故第五聞慧境界第六思慧境界去何名決持已知此法能持故第七修慧境界依內依體得持故第八初地中見境界第九修道境界乃至七地中第十是七種地中世及出世道如品類諸法得成故第十一八地中第十二九地等三處是第一第二境界如前說處處位中平等境界所餘境界者前二所顯差別境界已說何者習起

具足及不毀 避難令圓滿 生起及堅固 隨事无住處 無障及不捨 十習起應知 如是習起有十種此中因緣具足名性習起不毀謗大乘法是名願樂習起避下乘法是名發心習起修行圓滿波羅蜜名修行習起生起聖道名入正位習起堅固善根長時數習故

名成熟衆生習起心隨事得成名淨
土習起不住生死涅槃中得不退位
授記不退墮生死涅槃故滅盡諸障名
佛地習起不捨此等事名顯菩薩習起
如是此論名中邊分別了中道故復
有分別中道及二邊故是中兩邊能
現故離初後此中兩處不著如理分
別顯現故故名中邊分別論
此論分別中甚深真實義大義一切義
除諸不吉祥

此中邊分別論名義如前說甚深秘
密義非覺觀等境界故真實堅義諸
說不可破故无上菩提果故大義自
他利益事為義故一切義因此論三
乘義得顯現故能除一切不吉祥不
吉祥者三品煩惱及三品生死能離
滅此生死及煩惱不吉祥故能滅四
德障故能攝持四德故故說除不吉
祥无上衆義者略說無上有三種一
正行二正依持三正行果此修行如
品類無比如方便如佛所立諸法大
乘中思惟等如前說如道理无散動
无倒若修奢摩他無散動若修毗婆

舍那无顛倒變異如所為為出離隨
中道故如處十地中如勝有等行无
倒衆義者名句無倒故通達禪定相
義无倒故通達智慧相思惟無倒故
得遠離顛倒因緣故无不散動顛倒
故是中道相分明所得令成就別相
无倒故依此起對治得生死分別道
通相无倒故得通達淨品自性不淨
及淨無倒故惑障未滅及滅得智各
无倒故不淨及淨如實見無怖畏无
高慢无倒故滅除諸障得出離故
空涅槃一路佛日言光照聖衆行純熟
盲者不能見已知佛正教壽命在喉邊
諸惑力盛時求道莫放逸
此中邊分別論无上乘品究竟婆藪
槃豆釋迦道人大乘學所造
我今造此論為世福慧行普令一切衆
如願得菩提

中邊分別論卷下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決定藏論卷上

當

梁天竺三藏真諦譯

心地品第一之一

智慧靡不通於淨更无治濟世論世盡
頂礼取勝尊法如所說者靜地道為道
未解此三法世轉如輪轉聖僧住於法
過縛過餘衆十分八分八果道道果故
若諸大士夫欲造論益无知人倒見
疑者所言利益從正智生言正智者出
決定藏論曰本已說地今廣分別解
此地義善答問難五識地心地經言
阿羅耶識普為種本云何知有此是
如來藏說故解節經偈云
咸識普種本深細深如溢不為凡人說
恐生我見故

鬱庵南

梁言持散

執持本分明種本非是事身受无識定
亦非氣絕者

以此八種因緣知有阿羅耶識若離
此識根有執持實无此理執持有五
一者阿羅耶識持先世業復從現因
後諸識生如佛阿毘曇說因根塵心

業諸識得生二者善不善等六識得生三者於六識中若有一无記識而獨是執所攝持者无有是處四者諸識各依根生隨生一識根有執持餘根應無五者諸根數執持義則不然以此五義因阿羅耶識是故諸根名有執持本者從初諸識不得俱生亦無是處若人問言有阿羅耶識諸識俱生答曰如是汝言无者則為過失何以故有實義故如阿舍故二識俱生何以知之如有一人欲得見聞乃至於知諸識各各自根塵心欲无異根塵无異一識得生餘者何妨此為實義阿舍後說分明者諸識不俱取境不了若以心識與眼識等為伴取境是則分明何以故曾行諸塵然後追思多不明了識識不俱意獨緣故不如緣現則易明了識識俱故故知俱生種本者若離阿羅耶識眼等六識牙為本者则无是處云何知耶善識滅時不善心生不善識滅善心復生善不善滅無記心生下界心滅中界識生中界心滅上識即生上識亦

滅下心還生有漏識滅无漏心生無
漏心滅有漏還生故知六識不本為
本如次第心滅於無數劫還更得生
故知阿羅耶識以為種本非是事者
諸識不俱則无此事何以故此有四
事一者器事二者捉身事三者言是
我事四者於塵事如此四事念念俱
生若言一識於一念中知四事者无
有是處言身受者若離阿羅耶識有
身受者則無此義云何知耶猶如
有人若實心作不實心作要先思惟
若定心不定心諸受於身種種多生諸
受得生故知有阿羅耶識有无識定
亦無此義何以知之若入无想定入
无識定者六識皆滅此人應死如佛
所說入無心定而識不滅言非氣絕
者若離阿羅耶識有氣絕者无有是
處云何知耶如善惡二人臨命終時
善人足冷煖上至頂頂若冷時人命
即滅惡人死時從頂冷至足煖氣滅
時此人命終意識常在身阿羅耶識
持身故阿羅耶識滅而身即冷便不
覺觸此冷煖二事不由意識故知有

阿羅耶識

瞿陀南

境界相賴起
與煩惱俱滅

更互為因緣得共相應生

略說四義知有阿羅耶識事一種現
有滅境界者阿羅耶識因二境生一
者在內持事故二者在外持器不能
分別諸相貌故此內持者執著邪我
見習勢力與根色俱時而執持者即
為境界此欲色界有无色界中唯有
執著邪我見習勢力二者在外持器
不分像貌者在內為阿羅耶識所持
即持外界譬燈持炷油在於內而有
外照阿羅耶識事內外亦余此境界
者甚深妙細若以世中多聞智人亦
不能了此境是恒而有異去何无異
從初一念來被持境乃至於死生一
味事阿羅耶識於境界中念念生滅
在欲界中取境微小於色界中取境
廣大於無色界无量空處无量識處
取無量境於无所有處取微細境於
非有想非无想取境甚深微妙此兩
境故微妙故一味故念念滅故微小

境故廣大境故无量境故微細境故甚深微妙境故知有阿羅耶識事相賴起者阿羅耶識與五心數法相賴得生思觸受想及於作意此五大地是報所攝五法微細世中智人所不能了同緣一境无有別異共不苦不樂無記受俱餘四亦尔大地心數法相賴故同報相賴故微細相賴故同緣一境故非苦非樂相賴故无記相賴故知有阿羅耶識相賴而起更牙為因緣者阿羅耶識與餘諸識牙為因緣此義有二一者種本二者依託云何種本諸善不善无記等識皆因阿羅耶識以為種本依託者阿羅耶識持諸色根五識得生不持不生有阿羅耶識時意識得生六識二事為阿羅耶識更牙因緣一者現轉增長種本二者未來欲生之時令受報故增長種本者諸識生善不善无記念念熏修阿羅耶識亦復如是所以者何後生諸識漸增長善惡轉勝令受報者有識於善不善有力者未來世今阿羅耶識受果報種本故依託故

能增長故令受報故知有阿羅耶識
與諸識牙為作因緣得共相應生者
阿羅耶識或共一識相應得生如說
於心心有我見憍慢為相於有意識
於元意識阿羅耶識恒相應生此我
慢心取阿羅耶識為境言是我言有
我為相或二識俱生謂於意識或三
識共生謂於意意識於五識中隨取
一識或四識相應生於五識取二識
乃至於五六七識共生六塵現在前
故此意識依心得立因心未滅之時
意識不解縛故因心若滅意識則解
意識有二境界他塵境界自塵境界
他塵者謂取五識塵為境自境界者
謂取於法而此意識於餘七識有異
義故阿羅耶識與六識三受相應共
生謂苦樂不苦不樂於欲界人天畜
生餓鬼少分有三受與自不苦不樂
受共生地獄道苦受不離託阿羅耶
受共生三禪地唯有樂受託阿羅耶
識受共生四禪乃至非想非非想地
唯有不苦不樂受託阿羅耶識受共
生如是六識中善不善无記法與阿

羅耶識相應共生又阿羅耶識與諸識相應共生與客三受客善不善无記諸識相應得生不得相雜何以故不同境界生故猶如眼識俱生不與眼雜阿羅耶識與諸識俱生不得相雜亦復如是如諸心數同是心法有種種相相應俱生无有妨碍阿羅耶識而與七識相應俱生亦復如是譬如流水與波俱生无有妨碍又如明鏡諸像俱生不相妨碍於阿羅耶識而與諸識相應得生无有妨碍亦復如是復如眼識或取一色一種一相或取多色多種多相耳識於聲鼻識於香舌識於味身識於觸亦復如是意識遍取種種諸相无有妨碍分別六識其義如此心界於前已說至於滅時與四煩惱共相雜生我見憍慢我欲無明此四煩惱於定不定地於善不善无記法中无有妨碍即是穢汙無記之法是故阿羅耶識而與諸識相應生故復與三受相應生故亦與善等相應生故以是義故是故知有阿羅耶識相應共生與煩惱俱滅者

阿羅耶識即是一切煩惱根本云何
知耶能起衆生世間根本能生五根
及於六識亦起國土世界根本一切
業起諸因緣故亦是交牙牽報根本
云何知耶无有見他衆生不生三受
是故佛說衆生通牙為增上緣是以
阿羅耶識為一切本現在世中是苦
諦體未來世中能生集諦是為一切
煩惱根本問曰若言阿羅耶識為一
切法而作根本解脫分善通達分善
是諸善根以此與集諦應有妨碍答
曰阿羅耶識不為達分諸善根本世
間諸善得增長達分善根轉更明勝
達分善根轉明勝故世間諸善得報
亦勝世尊依阿羅耶識為一切種本
故說此言謂眼界色界眼識界乃至
意界法界意識界阿羅耶識中有種
種性故故說種本積聚譬喻如是阿
羅耶識而是一切煩惱根本修善法
故此識則滅言修善者諸凡夫人起
善思惟而取諸識以為境界進行安
心初觀諸諦若證四諦得眼智明慧
則能破壞阿羅耶識未見四諦則不

能破何時能見阿羅耶識如是進行
若諸聲聞入不退地又諸菩薩入不
退地得通達法界則能得見於此識
中即見一切諸煩惱聚於內於外即
見己身為煩惱縛於內見身而為三
界塵惡煩惱諸苦所縛一切行種煩
惱攝者聚在阿羅耶識中得真如境
智增上行故修習行故斷阿羅耶識
即轉凡夫性捨凡夫法阿羅耶識滅
此識滅故一切煩惱滅阿羅耶識對
治故證阿摩羅識阿羅耶識是元常
是有漏法阿摩羅識是常是元漏法
得真如境道故證阿摩羅識阿羅耶
識為塵惡苦果之所追逐阿摩羅識
無有一切塵惡苦果阿羅耶識而是
一切煩惱根本不為聖道而作根本
阿摩羅識亦復不為煩惱根本但為
聖道得道得作根本阿摩羅識作聖
道依因不作生因阿羅耶識於善无
記不得自在阿羅耶識滅時有異相
貌謂來世煩惱不善因滅以因滅故
則於來世五盛陰苦不復得生現在
世中一切煩惱惡因滅故則凡夫陰

滅此身自在即便如化捨離一切貪
惡果報得阿摩羅識之因緣故此身
壽命便得自在壽命因緣能滅於身
亦能斷命盡滅无餘一切諸受皆得
清淨乃至如經廣說一切煩惱相故
入通達分故修善思惟故證阿摩羅
識故知阿羅耶識與煩惱俱滅如是
分別真實解釋心意識義因此解釋
心意識故於三界中得知一切煩惱之
法諸清淨法餘處所說心意識者為
欲教化諸衆生故為諸衆生未有深
智易生信解但說六識問曰有人有
阿羅耶識有六識不有人有六識无
阿羅耶識不答曰此有四句一者如
人无心眠時迷悶心時入無想定生
无想天阿那含人入滅盡定此五種
人有阿羅耶識則无六識二者阿羅
漢及辟支佛不退菩薩如來世尊此
四種人以有心處有於六識无阿羅
耶識三者凡夫之人須陀洹斯陀含
阿那含以有心處有六識有阿羅耶
識四者諸阿羅漢及辟支佛菩薩世
尊入滅盡定又世尊入无餘涅槃無

阿羅耶亦无六識一切内外法各有
定性於相不動何故從十八界唯說
六識有定性故所餘諸界是根是塵
是伴侶故此諸識等日夜半咭羅羅
婆剎那過故種種因緣眼等諸根色
等諸塵心數為伴種種緣生隨所生
處得名不同如火燒物隨所燒處得
種種名謂草火木火糞火因眼因色
隨識得生皆名眼識乃至心識亦復
如是眼等諸界從始至終皆是果報
无記有異相識則不尔是故分別識
界不明餘界若有比丘欲知識聚修
習此行令心清淨多種相貌能了心
者略說有三樂著煩惱故染心為過
故斷惑方便故六何比丘知於煩惱
作是思惟此心久來樂著煩惱樂煩
惱故縱復拔心置无欲處為欲所牽
不樂暫住速疾退還更入欲處如是
貪欲處瞋恚處愚癡處睡眠處乃至
放逸之處縱復拔心置无放逸處速
疾退還入放逸處亦復如是如是比
丘知於煩惱云何當知染心為過此
心有染其既自損亦復損他現世起

惡來世亦亦從其所作憂悲苦惱諸
惡因緣乃至放逸有過患故受種種
苦亦復如是知於自心有諸過患云
何當知斷惑方便知於自心有如是
過憂悲苦惱我今不應隨如是心受
諸苦惱應制自心隨逐於我我不逐
心如是思量知心有欲拔有欲心置
元欲處即令自心見於福利乃至拔
放逸心亦復如是如是修行積習善
根是時此心無更餘緣於諸善法修
習增長而得安住憎惡煩惱見先過
患是故比丘修心清淨已知樂著煩
惱故已知染心過患故已知斷惑方
便故即得速證无上清淨无漏之心
又別知心亦說轉心謂為假名又別
知心亦說轉心謂為他因所治心善
有二功德得功德得果之時心則快
樂修習善法自在无尋有三種失染
濁於心一者不正思惟二者結使未
斷三者現起煩惱比丘有三處住因
於六行能受佛教云何三處一者住
於解脫二者住解脫門三者住解脫至
因緣法因於六行一者无有異行二

者攝心一處三者善根得生四者思
度見諦不嘗餘味五者无增上慢六
者正用信施施有二種一受者施二
施者施施果亦二一大富果報二慶
悅果報為應來就故何者為應來就
為未來法無以未有故如是應生行
相云何得住若未來法有行相生若
度故生從未來已度於現在終此生
彼從未來世終者現世受生因未來
法現世法生如是住者无有變異因
未來法餘現法生於未來世現世諸
法而未來世現世諸法而未有業於
現世中即有事生已生具相於未來
世未有具相於現世中具相而生若
異相生於未來世因未來性故因因
性故此兩性故已生異相於現世中
現世性故以果性故異相而生以此
六種未來世法无義得生何以故其
未有處從於此處度於彼處无有是
義既自未生豈容有沒諸現世法若
因未來法現世法生未來諸法不應
未生一切諸法无有動相離自相故
無有別業未來現在若同有相現世

中法獨偏有業无有是處唯業未生
而今得生諸行不介如佛正說諸行
無常是說則破今演業无常若如汝
說諸行應常僧佉所云是法未有无
義得生已生諸法无義得滅此說應
是如佛所說是法未生應即受生生
已應滅若如汝說此義應非以此諸
法若同一相云何分別若可分別是
則无窮未生得生豈有於相未來法
性從色等相應无別異果未來者以
即未有現世法者言即是果无有此
義為應成就故有此實說可為證信
未來諸法未有行相言未有者而即
得生如未來法過去亦然何者過去
行法是滅相者從生已過何者現在
行法是未滅相從生未過唯生時住
何者未來行法乃現有因未生自相
未受已身問曰未來諸法既本无有
能得受生虛空華等石女兔角云何
不生答曰此無生因未來行法有正
生因問曰若未來法有正生因何故
不得一時俱生答曰乃有生因待緣
不同是諸行法有近緣者因即能生

是故不俱何者因緣佛說有四一者
因緣二者次第三者緣緣四者增上
初一亦因亦緣餘三但緣非因何者
因緣根有色者有依者是以是識者
此二種法為一切種一切色根種一
切色法種一切心心法種悉依色根
亦依於識除四大色此四大色有二
種依一四大種二十一種是種相續
依於諸法所說者即是因緣若有色
根心心法種而不依耶若入滅定入
无想定生無想天未來世識不應更
生會當有生是故色根心心法因若
有此識不隨色種諸凡夫人生无色
界壽命盡故以業盡故從彼沒已來
生下界此色无種不應更生會應更
生是故諸識是色根本從世俗道入
初禪定生初禪地欲界不淨及諸淨
法已破種本未悉斷除何以故從初
禪定後更退還起不淨法從初禪處
退生欲界斷有四種一者避斷二者
壞斷三者定斷四者本永拔斷何者
避斷如有一人著於欲樂為斷欲故
受離欲戒堅持不犯令得增長以增

長故不復著欲欲因煩惱不更得生
是名遮斷何者壞斷猶如一人有過
失想及不淨想青瘀等想及善思惟
即壞貪欲未盡欲者不隨於欲於塵
境界心不貪著是名壞斷何者定斷
猶如一人隨世俗道離於欲染及離
色染得證寂定持心相續於欲及色
不復更著是名定斷何者本永拔斷
猶如聖人修出世道離三界染而即
得證於三界中諸煩惱本不復得生
何以故於現世中已證无欲畢竟不
退已生上界決不更退還生下界譬
如稻麥及諸種子種虛空中及乾燥
地永不得生非不是種若火焚之皆
悉燒滅失於種相諸煩惱本於斷於
滅亦復如是聖人若入无餘涅槃是
善无記種本悉伏問曰若言是伏而
不都滅何不生報答曰已斷不善種
本於未來世不能生報亦不自生是
名本永拔斷具縛人者是心有生有苦
有樂不苦不樂此一切心為三種本
善與不善无記等法亦為種本諸學
人者有世善心及染汙无記修道斷

惑以為種本世善心等復為餘法而作根本无學人者斷惑已盡有世善心若屬世間若出世間及无記者以一切諸煩惱惑不作根本一切善法及無記法即為根本如是分別諸法根本是處不說阿羅耶識有處說者諸世俗法阿羅耶識悉為根本一切諸法出世間者无斯道法阿摩羅識以為種本如佛所說比丘諸阿羅漢為學心法依於四禪現安樂住亦從此心我說退墮還一一處問曰若如此者諸阿羅漢永斷煩惱云何下地煩惱更生若不更生云何退墮答曰退有二種一者失退二者住退失退者是凡夫人住退者通於凡聖依世俗道煩惱已離後復更起名退失退亦住退退依出世道煩惱已斷心著作務不作心故以此中間不能更起現安樂住如前後亦是亦不更起下地諸惑此住處退非退失退諸阿羅漢一切惑盡若不善法未斷種本云何羅漢心善解脫諸漏已盡若不善法種本已斷云何羅漢於心相

續不正思惟豈復更生云何諸惑而得生耶是故依出世道已斷惑盡知无退失已說因緣復有二種一者生因二方便因次第緣者諸心數法以從次第餘法得生此心數法為生者緣一是識為識作次第緣亦名為意亦名意入亦名心界是次第緣復有二種一者已滅二者移處緣緣者此五種識色等諸塵是其緣緣復於心識內外諸入即是緣緣是說緣緣亦有二種一者猗證二不猗證增上緣者眼等內入俱時生者與眼識等為增上緣能使心作於境界中若俱時生心心數法更互為緣過去所造善不善業於未來世如意不如意所生果報為增上緣田水糞等為諸種子作增上緣世間工巧及諸雜業此等諸智為增上緣是增上緣復有二種一者不離二者有空此因緣者能生者是所餘緣者唯能增長以是行緣俱時同至是行種本能生諸行是故諸行不俱時生以依四緣了知十因如菩薩地如佛所說緣過去行而心得

生緣未來行亦生於心若過去行及未來无何法為心而作境界言因此境佛說生心以是此心即无為境問曰若心境無是佛所說正分明者因雙雙對諸識得生雙雙對者眼色耳聲乃至心法此正佛說去何不妨荅曰此是法塵不為五識而作境界佛說是塵即名為法緣心緣法夫言心識以方便生佛說此義復何所為以此心識不取過去識以為境界亦不取未來諸識為境去來諸識法塵不攝若有法者有法相聚若无法者無法相聚以此心識隨有法者有法義取隨无義者无義法取以是義故信知諸識無者為境若以此識不取有无二種境界即不能取一切法義若有說言心識不取有无為境是人即妨恚檀多義問曰此識若取无法為境識亦應無荅曰去來故无識現在故有問曰眼識不得取無為境心識去何能取无耶荅曰三世境故復應廣說有五種義以現心識取无為境如佛所說離内外入無有我義是我

無者非有為法非无為法以是諸識
是取无我為境界者於有智人知捨
相法則無不信此是一義色香味觸
離此四塵了不能得殿堂輦輿飲食
衣服及餘衆具殿堂等法是其所无
非有為法非無為法以是諸識取无
殿等為境界者於有智人知捨相法
則无不信此是二義是諸邪見誹謗
一切無因无果無縛无解是諸法无
若隨義理有此諸法則非邪見此實
都无於邪見人取无為境無不生識
此是三義復於諸行无有常住此无
常住亦非有為亦非無為而此諸識
亦非不取无常為境於有智人知捨相
法非不生識常無境識若不得生於
一切行不見於常无有義者依正智
慧則不生默无染亦亦無解脫不
得涅槃若以此義一切衆生諸煩惱
惑永縛不脫此是四義諸未來行未
有生義豈容言滅然諸聖人於未來
行亦無不觀生滅之義此是五義以
是義故定知諸識取无為境如佛所
說若過去業了無有者則无有苦受

樂受此義何謂於過去生已作已滅善不善業為未來世受愛不愛果是行相續業種所生為此義故如佛所說有過去業復有二義是諸人說不正因者遮其執故其有說言有自在天梵釋諸天自性神我時節微塵言因此法衆生苦樂皆悉得生復為諸人說無因者為遮其執故有衆多人說言无因亦說無緣為諸衆生有淨不淨不從因緣木石等物或有尊重或有輕慢現此事故是故佛說有過去行諸賢聖人不著此處安樂而住此說何義過去諸行生果故有未來諸行為因故有去何信知現在諸行三相顯現過去果故未來因故自相相續不斷絕故復依兩義現此二法謂於過去及未來行除實執故若去來行其相實有則非去來諸无見人謂去来无現在亦無如是見等斷此執故如佛所說有去來界有現在界此義何謂種子相續已生於果故說此義是名過去欲生之者種子相續是名未來現在諸種果未斷者是現在界

故說此意比丘知於種子相續是无
量法非一種界是名知界何以故從
色等陰生老住滅无更別法亦非實
有諸未來行遮實有故無有生者斷
於實義云何知耶於未來生既自未
生云何能生生於他法現世諸生亦
不能生生於現法此言生相是諸行
成是諸行生是諸行起諸行現在此
明一義而有多名離此多名復有生
相諸有智人不說此名以為生相於
此諸法各定種因何用別生此生羸
劣而是假名云何知耶夫有生者即
行生耶能生行耶若生自行能生行
法於有生者行法得起是義不然若
能起者是名行生於一行中應有二
生謂能生者諸行自生此亦不然如
說生義餘三亦介於現在因先所未
有諸行起相是名為生不以先者是
行異相即名為老起而未滅即名為
住是剎那生諸行壞相是名為滅若
此四法是有為相何故佛說唯有三
相謂生滅住異一切行法三世所現
從未來世未生得生是故依未來世

是生起者是有為相此未生故不可著處已生之者於過去世悉皆已滅依過去世此言滅者是有為相亦不可著已過去故現世所現是住之者依於現世是有為相是可著處以此住者亦復有異多有過失此是生者誰敢求之如於吉祥不吉相隨是故住異合為一相以是義故三世所現有為法相若此三相是諸聖人之所思量何故佛於諸陰中觀起滅相依法而住復更不觀於住異相生及住異此兩種相是起所現是故生及住異此二種相合而為一說於起邊故言觀起而住所餘一相於第二分安置一邊故說此言觀滅相住復有別義依此相故便證无添為厭患故得證解脫唯觀二相是所思惟以見无常於諸行法故生厭患所无無常未生者生是名為生生而即壞是名為滅是名无常生復多種謂剎那生謂受生生謂起生生謂別心生謂不如意生謂如意生謂下中上生有上生無上生剎那起者剎那剎那諸行生

起是名剎那生受生生者具縛及不
具縛從處處墮於處處中諸陰生起
名受生生起生生者從於嬰兒乃至
壯老名起生生別心生者依種種緣
與種種受種種善等及種種道若證
解脫及未解脫無量種心名別心生
不如意生者地獄畜生餓鬼於三惡
趣受諸苦惱是名不如意生如意生
者於人天道受快樂報下生者生於
欲界中生者生於色界上生者生无
色界又第一受胎是名下生第二第
三是名中生第四受胎是名上生又
受諸惡果是名下生諸無記法除起
善果是名中生一切善法一切善果
是名上生有上生者從欲界處乃至
无不用處无上生者非想非非想處又
有上生者謂阿羅漢從於入胎未至
取後一剎那陰取後一念名无上生
分別老義復有多種何者身老心老
壽老變異老陰老身老者髮白齒落
皮緩面皺乃至如經身有諸相心老
者與樂受應變異生者若以善心轉
為不善於所樂物生愛著處復生變

異是處无果是名心老壽老者日夜
剎那羅婆牟呾羅過故壽轉減少乃
至次第一切轉促是名壽老變異老
者一切自在富貴榮華无病色力
轉減少夫故陰異老者以生人天陰
轉增長從此處没生於惡道下賤之
處名陰異老又別一老緣此一老前
所說老而便得生何者諸行剎那剎
那所生異異名別一老分別住義亦
復多種剎那住相續住依緣住一心
住如制法住剎那住者唯生時住相
續住者隨處已生諸陰衣食乃至壽
盡復外世器乃至劫盡名相續住依
緣住者苦樂等受善惡等法各各緣
現隨是特住名依緣住一心住者正
定心人住現前定名一心住如制法
住者隨處境界王領治化國邑聚落
於四種姓依先制事而立住止名如
制法住無常義者復不一種何者壞
无常變異无常別離無常當生无常
來至無常壞無常者諸有已生即便
失滅名壞无常變異无常者可愛行
生不似前者名變異无常別離无常

者於可愛物分散別離此三無常於
未來世是名當生起於現世是名來
至无常受五欲樂不能自持脫有零落
受別離至思惟是事憂悲苦惱乃至
如經不肯厭患於行法中諸外道輩
多所思惟是等无常亦生厭離唯離
欲界於諸行法分生厭離若諸聲聞
具足思惟是等無常究竟厭離得證
无染乃至解脫

決定藏論卷上

壬寅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決定藏論卷中

當

心地品之二

梁天竺三藏真諦譯

略說生緣所攝自因具足是名為至
何者為至似因略故因緣具足是以
得生故名為至如是選擇知假名有
至若實有則有二種謂生因有不離
因有若生因有如未得法從前以來
无至為因豈義得生若如是者永不
得生不離法因有以是善法不善无
記一時得至復故尋法亦應共生是
故兩因皆悉不然復法生因各現諸
緣所攝自種如之因即此種子故名
為至餘別因緣在現前故名離餘緣
在此牽緣以此自在假名為至此自
在以諸人者諸法被生被滅更樂現
前速牽生緣是故名至略有二義一
者種子成就二者自在成就三者現
前成就種子成就者一切惡法諸无
記法及生得善無功用生此諸種子
未有定破聖道拔斷諸善種子未為
邪見之所破壞是名種子成就六何

知耶諸法種子乃至未壞與不善法
若現不現如此等人悉名成就以諸
善法功力所造有諸无記生緣所攝
諸因具足是名自在成就諸現在法
在於現前自相故生是名現前成就
何者命根依過去業處處受身為業
所牽有量時住以此牽命即名命根
又復命根分別有二謂定不定有隨
不隨有少有多有後无後有得自在
有不自在閻浮提人難其壽命餘有
決定數閻浮提中或壽无量或復短
促乃至十歲鬱單越人定壽千年是
處隨命无餘緣死餘處不隨於閻浮
提壽十歲人是名短促有諸畜生於
一日中七死七生乃至一日一夜非
想非非想諸天壽命八萬大劫羅漢
壽命亦復有後若諸學人於現在世
定入涅槃諸凡夫人取後生身壽命
有後其餘諸人無復有後自在命根
諸阿羅漢菩薩及佛能延壽命其餘
壽命不得自在何者衆生種類似分
略說處處受生諸衆生類同界同道
同生同類同年同姓長短等行以依

此分是諸相似是名衆生種類似分
有諸衆生依是界分各有似分於一
界中衆生受生以依五道各有似分
一一道中諸衆生有諸衆生依生分
生一一生生依類分生一一姓生有
諸衆生色聲高廣事業似分有諸衆
生善惡似分各有似分如煞生人共
諸煞生乃至邪見共邪見人如離煞
人共諸離煞乃至正見共正見人須
陀洹人共須陀洹乃至辟支佛共辟支
佛菩薩共菩薩佛共佛名相似分一切
衆生皆是假名云何衆生似分而是實
法凡夫性者三界見苦所斷煩惱種子
未斷名凡夫性又凡夫性復有四種
一者無涅槃性二者聲聞性攝三者
辟支佛性攝四者佛性所攝離十煩
惱无有別性名凡夫性何者和合性
因緣具足諸法得生種種因緣種種
法生名共作因和合性者復有六種
受和合入生和合六入住和合工巧
智和合淨和合相從和合受和合者
因内外入及思惟等諸識得生三種
和合故觸得生因觸和合故得生受

入生和合者无明緣行乃至老死六
入住和合者依於四食及以命根工
巧智相應業作具人力是名工巧和
合淨和合者十二難得自他功力相
從和合者如有一人為大國主如法
治化衆生荷賴四海安寧離如是分
無別和合字和合者依法性相而立
假名依如是義是名為字句和合者
已說依自相法善法惡法淨法不淨
法選擇分別以名合為句是句和合
味和合者名與句合字義具足是味
和合於諸略義悉皆是名於處中義
是名為句於廣說義稱之為味唯依
於名唯得知名不知於義若依於句
知諸法性亦知於鳴不得知廣選諸
法依於味身知諸法義以此名身句
味身為五學處得知假名隨方俗語
立名不同若於鳴中无處不同耳相
聞故何者五學處一者內學二者因
學三者聲學四者醫方學五者世工
巧學何者起生諸行因果相續未斷
是名起生復次起生有種子生猶如
諸法有種現起復有起生種子果生

如有種子未滅種本現前起生如菩薩地有名派生四非色陰有色派生如內外十入於法入中无作色生有逐流生如次第法十二因緣有逆次第十二因緣以此起生即是相續无別有法何者齊法依無始時各各分齊種子因果法不相雜諸佛出世及不出世法常然故有滅分齊猶如逆順十二因緣有正法齊謂如五陰及十二入十八界等无有增減有受分齊如三受法亦無增減有住分齊謂一切身乃至壽命諸外法住至一大劫有變分齊如諸衆生已生色界退生欲界有限量齊如諸衆生生有色處身有限量外法世界亦有限量何者應令為說諸法為安諸法為正知法此中方便即名為應分別有四一者見應二者因應三者論義應四者法尔應如聲聞地後當廣說何者遷疾諸行生滅遷疾不住有行遷疾即是生滅有力勢遷疾謂地行象馬及以人等又空行天鳥諸夜叉等有迅疾如摩出時有水遷疾如江河流有火

迅疾如火猛焰焚燒乾草村迅疾者
如人善射箭去迅速智迅疾者謂諸
聖人簡擇修行速知諸義通迅疾者
謂大神通運身速疾意速疾者依心
速疾神通迅速何者次第各相對諸
行相續依次第生是名次第有生次
第如十二因緣有滅次第如逆因緣
无明滅故乃至至死滅老死滅故憂
悲苦惱一切皆滅又有道俗法用次
第於晨朝起料理身體著衣營務嬉
戲試藝洗浴塗香著華嚴身食諸
飲食眠卧消息是俗次第何者道法
次第亦晨朝起次第如前乃至著衣
持鉢次第乞食得飯便還安坐而食
洗手拭鉢淨足坐禪講說讀誦作善思
惟於晝日中經行立坐此二種事治
心障治法於夜半時眠卧消息於後
夜分速疾而起著衣等事於大眾中
隨其大小恭敬問訊依次第坐如法
行籌并受卧具有生次第從少至老
則有八時又有見諦次第先觀苦諦
次集滅道又九定次第又學次第以
依戒學生於心學次生意學何者名

時依日出入識時分齊依諸行法有生滅故立三世名以名為時如年時節一月半月日夜刹那羅婆等忽多過去現在未來等法此名時者離諸行法无有別時何者名數數諸異法令知多少是名為數復次數者從一二法乃至多數復至數後名阿僧祇以從此後無復數名何者種子離諸行法无別種子以此行法如是起生如是進入是名種子亦名為果子果別異不可雜觀何故不雜依現在果知過去因依現在因知未來果以此因亦名為果因果不雜如穀麥等芽蒺藜枝節未開已開離此諸法無別種子如是觀察一切行法是種子相已說斷壞惡法種子何者斷壞善法種子一者恆事惡法與善相違斷壞善根二者著邪見故邪見重故亦斷善根如諸外道三者以邪見故誹謗一切作五逆罪亦斷善根四者已斷不善惡法種子善根即斷如阿那含登地菩薩復次一切諸法種子以為一聚與果已竟而至於果謂更中上復

更略說諸種子相而得在於阿羅耶識
中一切諸法著妄想習以此習氣亦
名實法亦名假名從此諸法无別有
相無不別相如真如法復次習氣遍
一切處諸惡罪法若依此習而攝一
切諸法種子諸出世法何者為本而
得生耶諸惡法種不為其因此出世
法真如境界作緣得生若不取習為
緣得生何故演說三涅槃性復說有
人无涅槃性有如此義一切衆生有
真如境而為緣生障無障故解脫各
異有諸衆生永障種本不能通達真
如境界說此衆生無涅槃性有諸衆
生不依此義說涅槃性諸智慧障永
依於本亦非解脫為障種本明於此
義有聲聞性辟支佛性不如前義是
名佛性是故無失說出世法所生相續
依阿摩羅識而能得住以此相續與
阿羅耶識而為對治自无住處是無
漏界无惡作務離諸煩惱何者為作
略說有三一不淨法二者善法三无
記法不淨作者是則十不善業道身
口意生受行不離為增上緣此身口

業使他令知是名不淨作善法者離此十惡而不修習此身口業使他令知是名善作无記者以此威儀如諸工巧此身口業是無記作復有諸業不令他知唯自發心以是心中覺言語依善不淨無記等法是名心作唯身生起此无異法是名身作非是動轉何以故一切行法剎那滅故无至處唯是言語是謂口業如是心行此思惟法即是心作何以故剎那滅故從此至彼是義不然離行生起更無餘業眼耳心等亦不能取是故作者亦假名有若有諸人隨惡眷屬彼處得生漸以長大其自思惟依此事業我得壽命如是業行樂忍而行是時得知其無覆護依不善根无諸覆護所攝勇猛甚深不正思惟勢力攝故是人即得大不善根此人未得煞生不善餘不善道所生不善亦未得證乃至未作從作之時隨其有犯逐業隨時復生不善猶如前人生惡友處各隨其類增長惡業亦復如是乃至不離无護思事則無覆護以日月中思增

長故作是業故諸不善根皆得增長
以安邪思不信嬾墮懈怠忘攀緣惡智
共行使習是業使作是業從此向後
有種本故以習作故於相續中是現
世者名不覆護以依捨因乃至未捨
諸不信智此中惡業不信後世有惡
果報即名不信嬾墮者此惡法中隨
意而住不能捨離是名嬾墮懈怠者
諸有過失智人所謗如實不現是名
憍忘攀緣者心惱散亂此心相續恒
生不住是名攀緣惡智者以此顛倒謂
惡為善謂善為惡是名惡智以作惡
戒為增上緣此不善等諸不善法惡
思為伴而生不住是惡戒不依前者
如實道理則名善法如此分別若有
諸人堪受戒者以授善戒如有諸人
從他得戒亦從自得自得自戒不從
他得唯比丘戒何以故諸比丘戒皆
不可得一切人受若比丘戒不從他
受堪受戒者不堪受者以此一切若
自能得出家戒者如來法制便不得
住法律制戒正說難知是故比丘戒
法非自受得若有諸戒離比丘戒自

能得者何故從他而受此戒守護
禁戒有二種分自著者他欲自犯戒
則者於他如此禁戒從他而得自著
者我自護持无有缺犯是名得戒有
自著者則有他著有著他者未必自
著是故自著於法力勝是自受者若
善護持所生功德无有差別若從他
受有此別異應先發心親觀請師作
礼等事威儀如法思惟言說令知所
作名身口意業作前方便若自受得
唯是心作是思離者則非覆護信等
五根以取思離為增上緣則名覆護
復受持戒有百種相以從十種不善道
法依受遠離不然生中唯受一分乃
至邪見亦受片分是名十種不煞戒
中所受多分乃至邪見此別十種復
別十種不煞生戒而具足受乃至邪
見此更十種若依少時一日一夜若
半月日乃至一年受離煞戒乃至邪
見是名十種若依多時過度不至壽
盡受不煞戒乃至邪見復是十種乃
至壽盡受不煞戒乃至邪見更別十
種只受不煞見生不煞乃至邪見是

名十種自受善戒更勸他受此更十種以善言辭讚歎禁戒此復十種已受不煞乃至邪見自生歡喜是名十種此十十種受戒相貌合成一百所生功德隨戒多少以此覆護復有八種一者能生覆護二者攝受覆護三者守持覆護四者治犯覆護五者更覆護六者中覆護七者上覆護八者清淨覆護未受先思我今欲受離惡禁戒是名能生正受之時是名攝受已受戒竟思離諸惡乃增上緣五根所攝時共種本間間善持如所受戒守護思惟近惡友故若煩惱故生起惡作即自著慙則不缺犯莫令有失應墮惡趣是名守持若意忘失造作諸惡速疾生念以此過失發露懺悔慙愧自改後不更犯名治犯相若復善道少分之中少時受持唯自守護不勸於他善說言辭不為讚嘆見同善行不生隨喜亦不意樂是名為下若復多分善持禁戒不至壽盡已自持戒又勸於他巧說言辭不為讚嘆見同行善不生愛樂是中覆護若復具

足受持禁戒乃至小罪皆悉不犯是
名為上若以依此清淨禁戒无恨心
故乃至初禪破戒根本即永斷除依
舍摩他故是定覆護如初禪中第二
第三乃至第四亦復如是復別有異
此破戒本遠離對治所攝定道甚深
斷除此是第一清淨持戒依此淨戒依
定覆護得見真諦即證阿那含果於
是時中諸破戒本悉永斷除依未來
禪若得初果於是時中惡道生本皆
悉斷除此又有戒皆悉清淨聖人所
樂以此第二清淨禁戒是名无漏持
戒覆護此無漏戒得羅漢時對治淨
異於滅惑果此八種戒已合為一更
分為三一者受行覆護二者捻持覆
護三者清淨覆護前三種戒是受行
覆護次有二種是捻持覆護下中上
戒是方便行是禪定戒及无漏戒是
名清淨覆護此三覆護次第轉勝何
故如來說此三戒謂比丘戒優婆塞
戒及以八戒三因緣故諸受化人能
離惡行復離貪欲此中佛說是比丘
戒有諸受化唯離惡行不離貪欲此

中佛說優婆塞戒何以故在家迫近
生煩惱處恒被繫鎖具足戒品難可
受持有諸受化惡行貪欲皆不能離
是故如來為說八戒何以故此受化
人二不能故為前二戒而作因緣其
自思惟不堪重禁此前三分現離惡行
後有四分現離貪欲不媼一分現二
處離比丘戒者四分義攝一者受具
足分二者隨具足戒受制戒律三者
護他心戒四者具足守戒受具足分
者白四羯磨如受大制從初依此比
立禁戒是名比丘受具足分從此向
後隨比丘戒於波羅提木叉謂正命
等此一切處恒持覆護是名隨具足
戒受制戒律有此二分威儀具足是
名護他心戒威儀行處如聲聞地後
自當說於小罪中見畏不犯同於重
戒若有犯者皆悉發露是則名為具
足守戒依於五力得生四分為有信
力解脫戒滿依精進力具正命分依
於念力守護諸根依於慧力因緣分
滿依於定力四分具足何以故若无
五力則無四分有三分攝優婆塞戒

何者為三一者他所貴重離破壞分
二者有犯過失改悔清淨三者受持
不破不棄他命不盜他財不得邪淫
是名初分遠離妄語是第二分遠離
飲酒是第三分又五分攝於八戒何
者為五一者離破壞他二者離壞自
他三者有犯改悔四者為不失戒憶
念護持五者念分不散離於棄命及
離偷盜是名初分離於淫欲是第二
分何以故遠離淫欲不壞自身自妻
妾故不壞他身離淫他故離於妄語
名第三分次離三處是第四分何以
故當習歌俳華香嚴身高廣牀座飲
食非時漸漸習知觀身空无我受此
戒憶念不犯離於飲酒是第五分何
以故恒自憶念我今有戒以依此分
醉酒狂逸都不得發比丘尼戒式又
摩尼沙弥沙弥尼戒此等悉屬出家
戒故依比丘戒而得此戒優婆塞戒
者屬在家故戒相似故如優婆塞禁戒
无異何故佛制諸比丘戒亦沙弥戒
說此二部比丘尼戒又說三部謂比
丘尼式又摩尼沙弥尼戒以諸女人

多煩惱故次第應受比丘尼戒是故佛制比丘尼戒說為三部若沙彌尼住於小戒依次更受式叉摩尼戒若能得住式叉摩戒戒品轉多不得速為受具足戒決須二歲學行六法若樂住此便授具戒如是多時漸持小戒次第轉久能持具戒何故沙彌戒中制捉金寶八戒不遮以此沙彌住出家戒出家之人而此二品極不相應謂五欲樂嚴身嬉戲隨意放逸二者用舉陳宿遮前品故說離三種謂歌儻作樂香華嚴身高廣牀座及非時食遮第二品離捉金寶以此金寶一切陳宿為作根本從一切物以此為勝何故沙彌歌儻嚴身分為二戒於八戒中合而為一於出家人不相應故重制為二於在家人非不相應輕故作一脫若有犯唯一懺悔若出家人犯此二戒應二種懺何故黃門及不能男不得出家受具足戒此黃門等若作比丘能作女罪作比丘尼摩觸身故能作男罪此二種處不堪住故不得出家受具足戒以此黃門及不能

男多煩惱故煩惱障故不能發此正
思惟力依於此力數數思惟精勤修
習清淨梵行何況能得過人聖法是
故不得出家受戒何以故難得善人
生於是處不可分別何故黃門及不
能男乃受三歸及於五戒亦不得名
稱優婆塞優婆夷者親近比丘及比
丘尼名優婆塞及優婆夷此黃門等
善攝諸根若比丘比丘尼等亦不可
得常相親近比丘比丘尼獨處屏覆
不得親近及按摩等皆不得如優婆
塞等親近比丘故不得稱名優婆塞
此黃門等若善持戒得福皆同何者
非戒非戒離前所說戒及非戒隨所
造作善不善業從身口意以此一切
可知非戒及非非戒以是禁戒自可
受所從他受此兩種戒所生功德有
差別不受戒之時若心意同亦同護
持生福无異幾種因緣不得具足比
丘禁欲得不得略說有六一者心破
壞故二者身根不具三者人根不具
四者斷善根故五者繫屬他故六者
護他心故若王縛錄怖畏賊難負他

財物畏不得活作是思惟我今苦惱
難得活命為我在家有是等苦諸出
家人安樂得活是故我今出家入衆
現同行道得活不難依此思惟便即
出家為怖畏故受持禁戒有處律制
莫令比丘知我犯禁衆僧和合驅逐
出衆其心壞故故非比丘具足禁戒
是名心破壞故復更思惟在家難活
若其出家資身為易求生不難及至
盡壽得修梵行亦如他人修行不異
如是思惟即便出家如此出家非破
壞心雖得具戒而非清淨若癭癩癰
狂痛等病如遮法說是名第二身根
不具是破壞身若得出家不能敬重
供養師長如是不能供養於他便復
受他清淨梵行師友信施衣食卧具
受此重施不易可銷復亦不能增長
善法先所修善並皆退失是故身根
不具不得出家受具足戒若是黃門及
不能男人根壞故不得出家受具足
戒如前所說諸因緣等不能男人有
三種異一者具足不能二者有時非
時三者毀傷損害出生以來本无男

根是名具足不能人又半月能男謂
前十四日不能唯第十五日能又使
他摩觸則能不觸不能又見他行慾
則能不見不能是名有時非時又復
刀杖傷損病壞墮落值毒觸火呪術
所斷先有男根後則失壞恙不能男
是名毀傷損害不能男人一者本是
黃門而不能男二者本非黃門而不
能男三者本是黃門非不能男使他
觸身則能生樂是名人根不具斷善
根者作諸逆罪汙比丘尼破内外道
賊住種種不共住无住壞善根故而
不得受具足禁戒何以故是人不着
於自他故不淨染故無慙愧故善法
損滅繫屬他者謂是王人陰謀王家
王所識將負他債息及他人奴他家
使人荷任他債自身質債父母不聽
繫屬他故不得出家受具足戒護他
心者謂諸化人護他心故不得授戒
何以故諸龍化身以為人形求欲出
家欲聞正法求受具戒若得具戒眠
卧之時還復龍身睡眠逼故已成比
丘言是比丘諸阿監弥諸優婆塞叅

承修評便見龍身於諸比丘皆生疑心謂諸比丘並非實人誰敢供養諸龍諸鬼護他心故不受具戒此六因緣不得出家受具足戒若離諸師及以和上戒不具足僧數不滿界不清淨亦不得戒幾種因緣優婆塞戒而不得受略說有二一者心破壞故二者人根不具故心破壞者永不得受一切禁戒不能男者得受五戒而不得名為優婆塞如前所說諸因緣事復次八戒者心破壞而不得受隨從他故為利養故心不清淨口說受戒如前所說有諸因緣不得受戒離此諸緣得三種戒復幾種因失比丘戒一者捨戒二者犯重三者失根及二根生四者斷於善根五者命終若已善受諸比丘戒五緣則失佛法滅盡未受戒者欲受不得已受不失何以故於是時中末世已至无有一人心不破壞而求受戒何況能得四種道果優婆塞戒生悔心故善根滅故壽命盡故佛法滅故如比丘戒五戒亦亦復次八戒至明晨朝又心破壞是日

命終則失八戒何者无想定離遍淨
欲未離上欲作心思惟謂是解脫唯
斷於心及心數法如是寂靜名无想
定此是假名非別有法略說有三
下中上修以下修故於現世退不
能速疾還更修習生無想天身光狹
劣不同諸天壽命不具中間得退中
修者若退失時還習速得生無想天
光明轉勝壽命未盡亦得中退上修
者勤修習故不得退失若得生彼光
明壽命悉皆具足不得中死所以者
何生得心滅數亦滅名无想生何者
滅盡離不用處欲未離非想非非想欲
作心思惟求寂靜處无受无想於受
想中而見過患即生厭離受體四禪
想體四空於八禪定悉皆厭離正滅
於心及心數法即入滅定滅六識故
是名滅定非滅阿羅耶識故此亦假
名非實有法亦有三種下中上修亦
如前說唯不說生以諸學人得入滅
定謂阿那含名身證者无學人得入滅
定二分解脫於無想定學无學人並
不修何以故以諸聖人有所生處不

見解脫聖人知見不生彼處雖於此處別有勝處以生此處永不能得修習善法是障難處何者虛空唯无色處顯現虛空何故空處無一切色說名虛空是故假名說空非是實法何者非數滅以因緣自得現前故生諸法離此生因餘法不生究竟寂滅名非數滅是時諸法即不得生過此生時不復更生未來未起不得言有若未來法因緣應生和合則生為誰所遮而令不生名之為常是故无別一法名非數滅是諸學人已見真諦外生濕生薺單越生無想天生女人黃門及不能男无根二根復有愛願不更得生名非數滅同一種相何以故是諸學人復生受染能作生業无有是處未拔種本故業受生何以故是諸色心不相應法從於生相至非數滅於心法中非是心數若於色中非是可見非不可見以是義故名不相應色及不如意及有捨處名色分別聲分別者衆生數因非衆生因衆生非衆生因事分別者是口所作住分

別者如前說香分別者謂根莖皮心
葉華果是香分別香味觸中无事分
別住分別者如前色說味相分別者
謂甜苦等住亦如前觸有多種分別
如前第三境者於十方中即可得知
第四境者三世分別第五境者實不
實取分別可知第六境者於一邊處
得取具足如是自分諸有色塵明了
分別何者思惟能生識者於共於諸
根不破壞者與明了塵同興發心如
此思惟能生諸識是名色陰境分思惟
雜思惟者於欲界陰入住是處色界
色生於此身云何上界諸色與下界
共別處而住不別處耶答曰不別處
住猶如沙水是名色陰雜分思惟色
陰分別思惟究竟

決定藏論卷中

壬寅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決定藏論卷下

當

梁天竺三藏真諦譯

心地品之三

如經中說六種勝智謂陰入界四諦
因緣二十二根如是勝智云何分別
鬱陀南

相義及分別 次第攝受依 依此六種法
了知陰入等

何者色相謂十一種眼等及觸法入中
色有依四大有是四大皆是尋相何者
受相謂有六種眼等觸生又三種受有
二種依謂色及心依色身受何以故五
根色故若根有色依眼等受是名身
受何故五根不名為身答曰根自相
故用各異故若異相故不同身相是
故根受不名身受答曰不離身故有
眼等根依根生受故名身受此說无過
若說不離言無過者心不離身是故心
受亦名身受凡一切受皆名身受答
曰身與諸根不得相離心不如是如
有衆生生无色處離身有心是故根
受得名身受心得離身故名心受是

一切受得有二名謂一切受皆是用
相三種因緣一者是塵勝力二者思
惟勝力三者自在勝力

何者想想相六種如前又六種生有相
想无想想小想大想無量想无用想
此一切想得二種異一者世間二出
世間緣於欲界是名小想緣於色界
是名大想緣空識處名无量想緣無
所用處是无用想此欲界等是名有
想想非想想非想是无想想出世間想
謂諸學人及无學人是一切相分別想想
何者行相如前六種復五種事一者
為與諸塵二者得共俱故三者有為
遠離四者起煩惱業五者心得自在
略說三種善不善無記一切牽果是
名行相

何者識相亦有六種所謂眼識乃至
意識是識相分復有三種一者用分
二者緣多分境三者住諸異分用分
有三境分有六住分亦三如此等分
分別十八取塵為相是五陰相

何者陰義色者過去未來現在乃至
近遠一切諸色總名陰義如是等色

乃至於識如是摠攝一切和合皆名
陰義何故佛說和合陰義以此諸陰
唯是和合元有實我是故佛說名為陰
義何者色陰分別有六一者隨類二者
隨相三者識依不依四者離識不離
識五者想塵六者色究竟處此一切
色所謂四大及依四大是名隨類色
相三種一者淨色二者淨塵三者心
塵共相者皆是質尋一切諸色皆是
共相何者識依不依是衆生數名之
為依復有色處識初入乃至生受是
名識依離如是色名為不依何者離
識不離識色不離說名自分共識同
用故又復離識名不自分相似相續能
生於觸名為自分雖相似相續不生於
觸名不自分有三種想名為色塵一
者色想二者尋想三者種種想色想
者三相一者顯現色二者尋色三者
聚色此三相塵如次第故取青黑等
名為色想妨人遊行名為尋想取於
男女田宅等相名種種想塵色色究
竟者略說有二下界墮欲界色界業
增上緣若四空處依於作業則无有

色依自在定有妙光色何故一切色
種得自在智修現定故是妙定色何
者受陰分別有五一者受類二者自
相三者生處四者思惟分別五者滅
處何者受類用處法何者自相苦樂
不苦不樂樂受者生樂住樂壞苦受
著因緣苦受者生苦住苦壞樂離愛
因緣不苦不樂者行苦故苦解脫愛
緣此一切受皆悉是苦名受共相何
者生處從十六觸受陰得生何者十
六謂六根觸礙觸依言觸苦觸樂觸
不苦不樂觸欲觸瞋觸无明觸明觸非
明無明觸依根取塵名六根觸依塵思
惟生於尋觸依心出言名依言觸三種
受觸依縛依解欲瞋癡觸則依於縛
明非明无明觸依於解脫何者思惟
分別一切諸佛八種分別幾種受何
者受集何者受滅何者受集行道何
者受滅行道何者受味何者受過何
者受滅處生相分別有三種受有觸
集故則有受集廣說如經是八種相
分別受陰一者自相分別二者現因
分別三者因滅分別四者現在未來

分別五者受滅道分別六者濁用分別七者清淨分別八者受滅處分別名分別何者滅處初禪滅憂根二禪滅苦根三禪滅喜根四禪滅樂根滅盡定滅捨根是名受滅處分別

何者想陰分別有五一者隨類二者隨相三者顛倒四者不顛倒五者決定取境別相能生想法是名隨類隨相有六已如前釋取境雖異皆想共相名為隨相凡夫无智無明覆心起邪思惟依二見半出四顛倒依於無常謂以為常是修常想為依見取出二顛倒謂苦中計樂不淨計淨依於身見出我顛倒於无我中取法我相復有在家名心顛倒如出家人名見顛倒分別又有異想顛倒於四種類生決定邪修想名想顛倒於四種類生決定智起信分別名見顛倒何者不顛倒想諸有智人无有無明起正思惟於无常境見於無常於苦見苦於不淨境見於不淨於无我境見於無我起正修想名不顛倒想於此四種能起信樂是名心不顛倒於此四種正見

正知名見不顛倒是名想不顛倒何者決定分別有五一塵決定二用決定三者假名決定四者不實決定五者實義決定取塵自相取似相是塵決定於塵生受取別異相名用決定依於自他是名是生是姓等相隨世俗語作想境界是名假名決定顛倒取塵名不實決定如實取塵是名實義決定

何者行陰分別有五一者謂塵二者別住三者不淨四者清淨五者事六種思聚勝力牽果是名行塵生老住等不相應行和合積聚名別住行何以故各各異故名別住行三毒等行名為不淨信等善根名為淨行如前五種知與塵等是名為事

何者識陰分別亦五一者入處二者不淨三者依故四者住故五者多種欲界中識依外色入名為入處色界淨天依於自陰是為名色識入處則有二入四空處識依自四陰說名入處是入處分別此凡夫識依二種樂生於不淨依現塵用樂故不淨依於

未來生老等苦樂故不淨名不淨識
依有六種是生識依眼等六入識依
得生故得六名譬如依糠火牛糞等
火亦復如是是名依故分別四識住
處如經中說陰依境界為心住處有
色中識住廣說如經乃至我說識不
至東餘方亦介於現世中不樂涅槃
自至寂靜清涼得梵自在我說如是
此如來說經中所攝四識住處後當
廣說復略說三有緣住處究竟有緣
住靜佛說此三顯四識住煩惱境類
煩惱依住是說名為煩惱執著以此
二種名執著境一者是境二者取境
者煩惱緣愛言是我物即是執境我
見煩惱思惟是我又有四種貪等身
結是業因緣即是取境如上所執是
心住處何以故諸煩惱境依心得住
猶如濕衣諸塵易住如肥田中種子
增長諸凡夫人未得厭離愛欲對治
受所牽識未來世中即得受生悉令
具足乃至未捨凡夫之性此所受生
令具足者是名能住此相續生是名
生死所餘如前說於住緣如此一切

名有緣住處有色界中諸識來去无
色界中說心没生此三處住乃至壽
遣如前二處得生增長及於壯大如
是量故得知諸識住處究竟若有說
言異於此義唯文字殊理則無別何
以故文字義别无分別故若有問者
則不能答即便思惟我去何對脫若
有答後更思惟我實愚癡自不知解
而答他問是故智人從一切色乃至
行陰愛等諸結盡伏故無能生業結
有智慧故根本永盡何以知之諸在
家人依貪瞋結則能作業塵味因緣
恐憎因緣於出家人戒取實結而能
生業戒取煩惱與貪同相願求生天
實結煩惱與瞋同相故謗涅槃如此
諸結依於心地從思惟生此諸煩惱
對治滅故欲取色等以為境者即得
永滅以此滅故諸識有感於四住處
則不復住諸對治識實清淨故如是
得知住處寂靜以緣滅故於未來世
當生具足應得相續不復更生是名
有緣住靜阿摩羅識對治世識甚深
清淨說名不住復次此識不為緣生

空解脫門善修習故不能生業无願
解脫門善修習故則能知足無相解
脫門善修習故住於不動如前四義得
正解脫觀行於塵於我我所無所取
著是故色等諸塵滅壞心无渴愛如
此諸相心極清淨識清淨故不自滅
壞亦復不為他緣所滅無相續故於
十方處不更入生於命於死无貪欲
故說無末欲心譬如樹受喻如影於
時二無是故无樹是故無影世心滅故
說現盡滅是无漏心學解脫故前次
第說得寂靜無學解脫故得清淨四
餘滅故得梵自在問何故不說識識
住處答曰言不自相故識得不淨何以
故如來說心自相清淨四處不尔一
切煩惱極不淨故知貪欲等微細難
見色等不尔非煩惱因不如色等无
有衆生於一識處而起愛著如於色
等是故佛說識非住處是名識陰住
處分別多種分別者此說有三一者
有欲心无欲心有瞋無瞋廣說如經
乃至未得解脫及正解脫此如來說
則名第一是離分別界分別故於欲

界中心有四種有善不善染汙不染
汙於色界中心有三種除去不善无
色亦尔無漏有二謂學无學欲界善
心分別有二生得學得不染汙四果
報威儀工巧變化欲界變化一種生
得如天龍鬼无修慧果於色界中無
有工巧无色界中但有果報善心如
下登高是名第二依界分別又有異
心多種分別煩惱種故欲界中五苦
集滅道修道破故色无色界五種亦
尔則有十五及無漏心復有十六是
名第三滅故分別第一是離復更分
別三品助分為三摩提一者使動二
不使動一不得定二者得定一不正淨
二者正淨於第一品有染心人欲等障
心又於一時有善心人无記心人欲
等不起如是分別有欲等心无欲等
心於第二品或復有時依內於定女
心一處境念滅故而於五塵心生散
乱極令沒故顛覆覆障為滅顛覆於
喜樂境不正安故一時浮動正取境
故心不浮動沉沒浮動為煩惱障心
不寂靜沉等滅故即得寂靜正思惟

故得根本禪是名心定離前定相是不定心至究竟道是故正修至滅究竟故正解脫離前二相不正修習不正解脫取諸定相知第三品是名識陰分別何者說陰次第有八種陰一者生作二者治道三者染因所作四者住作五者分別作六者如處作七者如塵作八者如器等作何者生作依根依色生於眼識依意依法亦皆如是如次第經前說色陰心數所依後說識陰受等心數在於中說是名生作次第何者治道次第除四顛倒說四念處於色不淨橫計為淨說身念處於受計樂說受念處依於想行無我計我說法念處依心无常橫計為常說心念處何者染因所作次第男見女色起於愛染何故受味受故受味愛者依想顛倒想顛倒者依行煩惱行煩惱者依於識陰依於根塵塵用生受取多種塵是名為想現世塵用生諸煩惱名之為行依諸煩惱生不淨識善不善業於未來處生等苦故更得不淨說識在後何者住作次第識住四

處一者色二者受三者想四者行何以故欲界中色是色住處於欲界中具足色故於色界中說為受住何以故受顯現故於三无色說想住處何以故想顯現故於第四空說行住處何以故大思現故八万大劫是思果故說住四處是名住作次第分別作次第者以色陰故見色聽聲則知他人以受陰故心有高下生於苦樂以想陰故知名生姓以行陰故分別愚智以識陰故陰中計我是名分別作次第如處作次第者如在家人色受因緣起於聞諍若出家人想行因緣亦生聞諍識於二處並為因緣如處作次第者色寂為處六識境故次明受陰有三受故男女等相相可知故貪瞋癡等自可知故離受想行識難知故如器等作次第者色譬如器盛三受故受譬飲食損益身故想譬鮭鯉取異受故行喻食至與苦樂故識譬食者用受等故何者攝受幾陰幾入幾界幾因緣分幾處非處幾根攝受如色陰等乃至識陰色陰一陰十入十界法入

法界說於少分六緣少分於處非處亦說少分根則有七受陰攝受者一陰法入法界各說少分一因緣分三緣少分處非處分根中有五想陰攝受者一陰法入法界亦說少分四因緣分五緣少分處非處分根中具六三根少分識陰攝受者一陰一入七界二因緣分三緣少分處非處分根中說一三根少分如是陰入乃至於根交互相攝又異攝有十陰等諸法攝自種子名異攝陰等諸法自共相攝是名相攝陰等諸法遍一切處是名生攝陰等諸法樂受等住名別住攝如陰等一時俱起名不離攝諸陰等法在於三世名為時攝諸陰等法依處得生名為處攝諸陰等法五種等故名具足攝諸陰等法分分不具名少分攝陰等諸法如如相故是名真攝如陰至根合十六攝又有三種攝一切法色陰法界意入

何者陰依幾種色色陰得生依幾種

處名攝陰生依於六處色陰得生一
者依處二者住處三者卧具處四者根
處五者根依處六者如行能故諸定地
處識依七處名攝陰生一者欲二者
色三者塵四者覺五者觀察六者淨
行方便七者清淨欲等四處說在家
人觀察之處則是出家精勤持戒淨
行方便者得未來禪七者清淨得根
本禪為四種人說七為四色陰分別
後當廣說依色分別

鬱陀南

物種及隣虛生形與相續業等剎那獨
境雜說有十

復有幾物色陰攝眼攝根一物眼識
所依是色清淨不離攝故則有七物
謂眼身地色香味觸三界攝故說有
十物七種如前及水火風如眼物等
耳鼻及舌亦復如是離四種根身根
九物何以故離四根故身得獨生復
有聲界不久住故是故別說有處有
聲則有十一色等塵物分別如細滑
等至健皆是觸入依四大地制於別
名依四大淨說於滑觸依堅生重不

淨不堅生於廉輕為淨不合生於軟
觸依風水雜則生冷觸持因不具生
於飢渴亦生羸劣持因具足依大平
等力飽觸生依大不適飲食難消生
諸病觸依身轉變四大不調生於老
觸命根轉變四大不調生於死觸依
血不等生過患故食飲毒惡有暫死
觸地水相雜則生濁觸去來動轉心
起煩惱生疲倦觸離上因緣生消息
觸四大調和身色不減生休健觸和
合諸觸四大別住說有六種謂淨四大
共不淨大堅共不堅不攝及雜不等
平等一切諸塵色等至觸以二識知
自識心識或同時知或不同時於色
界中現无香味非無種本无有搏食
離食欲故香味二塵得食攝故鼻舌
二識无現用故亦有種本色陰攝色
則有九物四大依大五塵一切他色假
名說陰法入中色得有二種物有假有
依定自在定中觀色名為物有是定果
化定共識塵戒非戒色皆是假名又定
塵色處果定處色相應故依於定大得
生世法依有漏定及无漏定色是世

法非出世法何以故有相思惟定因緣故一切定人有能生色不能生色猶如化生若不思惟依前自在无有閻障得淨光明自然而至現在世生是名物有思惟思惟解脫力故得見諸色色未現前是假名有非出世定境界之塵出世定色不可思惟欲色界色云何為異色界中色極大清淨出光明故極妙微細非下根塵无有苦受過苦受故不可思惟住隣虛塵無妨碍故隨於心想得有塵細是五種異略說色陰有六種相自相共相依依者相関相用相業相妙相地水等大堅潤熱動四大自相眼等諸根淨是自相是名白相皆有障碍是色共相四大是依依者五塵是相関相内入有色用增上故外塵得生多種有一色聚得名堅觸有潤有熱有動有雜為内入用是名用相地等四大依攝熟牽是事業相復有別業後當廣說隣虛細色是名妙相妙相三種分破極細有生極細自在極細分破故隣虛極微生極細故風等諸微至

中陰色色界中色无色界色自在細
故得名極微如佛經說人生住得
平等心修學自心莊嚴自心作自在
於此後生色究竟大梵自在是其生
處下閻浮提為聽法故破一毛頭作
十六分地如一分衆天共住無相妨
碍名自在極微如是色陰物種思惟
隣虛色相幾種分別略說有五後當
廣說如經本地智分破故種分別故
獨自分故共伴分故無方分故指色
究竟智決定故是隣虛分非身量故
是故隣虛不生不滅是故色聚非隣
虛生分別隣虛有十五種眼等五根
色等五塵四大法色自相分別是名
獨分和合隣虛是共伴分何以故地
等隣虛不相離故何故有障碍法不
離一處共伴住故不无障碍如心大
地合根相似故諸事用生為相似業
增上緣故諸色和合共為根用故得
生起若不如是非諸和合眼識等塵
根塵無用是故共伴不得相離有一
種色或尋不尋如中陰等乃至梵色名

共伴分色究竟故諸隣虛色元有方分
不和合故和合諸色隣虛方分離一方
處無隣虛色如前所說五種隣虛有五
種眼肉天聖慧法眼似佛眼五種隣
虛幾眼境界肉天二眼所不能見餘
三眼見何以故唯色和合天眼得見
內外上下前後明闇不見隣虛智分
別故隣虛色相非體別故何故隣虛
不生不滅可知可說答具足和合前
得生故未至後時未得別體於中滅
故譬如水滲五種相故隣虛思惟得
知不正於色和合以自體故隣虛得
住是為第一不正思惟隣虛生滅是
為第二隣虛色住共伴離伴是名第
三唯隣虛中色和合住是名第四隣
虛和合能生他色他色得生異於隣
虛如是隣虛不正思惟如正心人又
取諸相離前五種不正思惟隣虛
思惟正故得起五種功德和合色處
隣虛分故用行修道於諸境界無疑
惑因所作自在是一切德身見滅道
漸漸增勝是二功德我慢滅道方便
得生是三功德諸煩惱起起而暫止

心得清淨是四功德為空无相二解
脫門便得修慧是五功德

生者略說色物有五種生依生種生牽
生長生壞生何者依生於四大依造
色得生是故四大不名造色是四大
虛造色得生此色和合是四大依知
色自相於和合中得知有色復更有
虛不見自相知无別色略說得知有
相非有相若虛不見而言有者譬喻
得知若有共依為得同物為不同物
義有二種量故力故若不同量應得
小知小知不得則无是義若有力故依
物不同離自相故则无別力此力不同
亦无是義是名依生何者種生從自種
生譬如穀子至多因緣芽肉等界地灰
等生遇諸因緣堅物得軟軟物得堅不
熱得熱熱得不熱不動得動動得不動
如是好色及不好色有自相故為自種
子多種得生是名種生何者牽生內
入業增不動外物而能得生譬如世
器宿業牽故內入得生譬如為業五
道入生外諸色物三種業牽一者如
鬱單越依報自生四天王天至第四

天二者現業自牽外色得生如第五
天三者依他念業外色得生如第六
天是名牽生何者增長生具足因緣
多種得生謂色增長漸漸具足水雨
溉灌芽等增長是名長生離增長
生是名壞生造色生者如多種物石
磨和合不可分別知別相故不如麻
豆麥等諸物一處積聚種別可知何
以故猶如生相能生事用為因增上
造色得生若一切行從自種本後便
得生何故依四大色說造色生答四
大增減造色隨大亦有損益猶如眼識
離於四大不別生故譬如大地四大
持故如繩持衣三因緣故大地增減方
便能令造色增減工用因故業因緣
故定自在故地大能造色增減三種
力故何者三種能破增力能受器力
能生因力水大者能潤力故火能熟故
風能燥故是功用故四大增減能令
造色增減前業相似諸四大生而得
相似是故造色似於四大是名業因
緣故定自在者前至大地後時能令造
色增減如能轉變四大造色以地為

水以水為地是定自在又復略說五
種因緣異相四大使生異果四大力
故切用力故呪術力故神通力故業
行力故從於此後未至生處於中陰
中諸色和合何因何緣自種子因能
牽生業是增上緣以何義故有中陰
生去何可信於後无依心心數法更
生他處不可至故若如思惟喻於聲
響是義不然根乱故有如見二月若
如思惟無中陰者譬鏡中影是亦不
然面不減故影譬不然若復思惟如
心取境无中間識汝喻不然心不去
故若是等譬破無中陰是義不然是
故中陰實有可信是名色陰生分思
惟已生色陰何者前去取於生處他
色處生答四大在前向受生處四大
依故於處造色與大共生四大處生
處障故生又復造色自相遍故不離
大故能障生處地等四大處細可知
如次第說地界持故能作事業得說
有果水火風界流燒吹等是三大業
一切諸聲唯生滅於色和合不久相
續於內外二處得知依一時生處處

得聞悉皆遍滿如焰光至无前後無
遲疾故此風二種謂動不動輪者不
動空行則動行於物者恒為隨順持於
幻化持幻化者則是不動異此皆動
虛空界者明闇所攝皆是造色是名
空界離明闇等空界別相不可知故
亦是不動於衆生處有恒光明有恒
闇冥此中不動若異此處則名為動
依色和合清淨虛朗光明所攝不清
朗者亦是色攝形者謂長短等為是
實法為假名耶答此是假名何以故
以聚集故言此是處言此是形唯言
語故唯度量故於八相中无別義故
若以看視於可視者體性雜故猶如
車等慧有異故故說假名復於法入
禪定果色唯得有色何以故餘香味觸
生因無故无復用故如是於空行風
諸香等塵无共生者以相近故風中
有香復於光中出輪外者若諸大法
及香等塵不復得現禪定果色於法
入中依禪定生非四大生似本色故
亦說造色不依四大從色陰中有幾
種法是可見者有障碍者答一者二

種眼識行處離法入色所餘諸色皆不可見亦有障導如是分者於色陰中是形思惟相續者於色陰中有幾種流答有三種一者依二者報生三者長養依者有四報依長養依不等依體性依報依者二種一者前品二者相續前品是報等所牽故次報後生是名相續長養有二滿處長養相增長養滿處者有色增長飲食眠卧梵行禪定依此增長復相增者從依飲食依滿處故恒受樂故依時熟故而得增長諸有色法依此二種而得增長於無色法唯相增故而得增長欲界諸色四食長養何者為四思識搏觸前二種食未牽牽故是生因緣後二種食是住因緣觸食是受陰等住緣所餘眠等亦能增長於色界色不依搏食不依眠卧不依梵行而得增長諸有色根而隨二流離此二種无別依流果報相續增長壯大有時得見何故是報所攝不名長養答此果報色如安置處不增不減而得住故養相續者依報相續有違從故

有增有減非根色者皆有三流心心數法依於依流依於報流若依相增而有增長於法入色无有報生所餘諸法如心心數而可得知於欲界中香味餘者是報復欲界中諸根不具亦是果報於色界中諸根具足皆是果報是聲界者亦是果報非是聲故是名色陰相續思惟

業者色陰中攝持界幾業乃至風界一切四大有五種業於此地界開發轉業處所持業為作依業不相違業平等增業水界業者流攝濕潤違及增長是為五種火界業者光熟破壞違及增長亦有五種風界業者輕動冷煖違及增長是名風業又有四大於造色生亦有五業何者為五一者能生二者與依三者住處四者勝持五者增長何以故於開發生前得至故是名能生已得生者不離處故是名與依於增壞等相似性故是名住處如量不減能勝持故是名勝持令增長故是名增長何故眼耳塵色有善

不善餘塵不念答略說有三軟中上
思何者為軟思惟時思決定時思作
業時思為善不善身口業生依極上
思二色生故是故業色有善不善是
故餘塵不得如此從色和合動搖異
相為不異相答說不異相何以故於
此物處已生未生已壞未壞動義不
然若動已生而後得動无有自相若
未生者則無有動若已壞者不能得
動未生同故若不壞者则无行相分
明別體至彼因緣是義不然是故動
搖无別實有是名色陰剎鄰剎滅故
鄰者此具足故色陰剎鄰剎滅故
何以故行法得生滅無障故此時生
因即是滅因是義不然而何以故一因
異果不得生故已生住因別相不現
故是故行法自滅不緣於他行念滅
無有障碍如火等物為破壞因若是
思惟此義不然共行人等同生滅故
不似前生唯因能造是火等事滅者
滅因是義不然而何以故滅者與行不
共俱故滅若已有於行滅中諸行相
續已斷滅故以是義故不得共俱滅

者滅无為體能作滅因是故不然若滅為滅因不得一時滅作滅因前後无異故諸相續法永應不生若滅異體從滅異義別有滅相即不可得是故不然復次若與火等滅伴能滅作是思惟是故心心數等諸燈焰等有自體滅即應不有是故不然復次若力更牙相成二能滅故此是所滅此是能滅則无分別是故不然復次若二種法各有能分共滅具足而此二種各有半能各有半不能是故不然如是等分於色陰中剎那思惟自體滅故諸大等法遮滅因故遮二種滅因故何以知之一切諸行心為果故如心可知皆有剎那

獨者從諸四大造色別相為當不別答曰有別何以故見別相故如此別相謂異根境餘根大境餘造色境度不度故從諸花香度於麻中等不度變不變故如蘊等中煎煮和合色味等變堅等不然是故知有別相造色四大造色有於別相而體是一譬如見株起於二智取相有異而體是一

一者決智境故二者決智境故是喻不然雖有別相而作一體於四大中亦應如是何以知之是諸四大各自別相若定如是四大一體不應有四此義不然是故造色與大別體是名獨不獨義思惟境者一切諸法色所攝者幾根幾塵答五色是根六色是塵云何根者諸塵成境根不破者廣說如經於初地中幾種因緣諸根破壞不破壞者答有二種一者羸劣二者皆失不如此義皆是成根略說有四變異因緣一者從外緣生云何知之用諸外塵有逆從故他損傷故治損傷故是名外緣二者從於內緣如在於內不善思惟所生欲等諸根損減從正思惟三摩提等諸根增益三者業緣得生如昔業緣有強弱故諸可愛及不可愛四者從自體生一切諸根依自相故時損時益復次心根破壞有幾答曰有四一者從蓋所作於五蓋中隨一覆心亂心所作亂心作者如著鬼等所求未得如四空定及六神通未得之時自謂言得起邪心

故名求未得未了所作如未多聞及諸工巧依是四義心得破壞復次云何色等諸塵於根明了色不至眼於眼明了不極微細見亦明了及可見色无覆障者有光明處又不過遠對眼前塵於眼明了有諸衆生於閻室中亦得了色唯一種不可見色如前諸塵肉眼不見皆天眼見聲者不至无障若有至者若光聞中不過微細住於境處即得明了香味及觸至於自根住境處者是諸天眼可見色者雖復微細有障及遠至住境處皆得明了不住境處不能得見復諸聖人聖慧眼者一切種色皆悉明了如初地說六種境界云何解釋第一境者諸色皆得入衆生世及於世器二者依三種性皆有分別一者相分別二者事分別三者住分別如是分別青赤白等乃至廣說事分別者作无作色戒非戒色非戒非非戒色住分別者是如意色及不如意及有捨處名色分別聲分別者衆生數因非衆生因衆生非衆生因事分別者是口所作

住分別者如前說香分別者謂根莖皮心葉華果是香分別香味觸中无事分別住分別者如前色說味相分別者謂甜苦等住亦如前觸有多種分別如前第三境者於十方中即可得知第四境者三世分別第五者實不實取分別可知第六境者於一邊處得取具足如是自分諸有色塵明了分別何者思惟能生識者於共於諸根不破壞者與明了塵同與發心如此思惟能生諸識是名色陰境分思惟

雜思惟者於欲界陰人住是處色界色生於此身去何上界諸色與下界共別處而住不別處也答曰不別處住猶如沙水是名色陰離分思非色陰分別思惟究竟

決定藏論卷下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辯中邊論頌一卷

當

弥勒菩薩說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辯相品第一

唯相障真實及修諸對治即此修分位
得果无上乘虛妄分別有於此二都無
此中唯有空於彼亦有此故說一切法
非空非不空有無及有故是則契中道
識生變似義有情我及了此境實非有
境无故識無虛妄分別性由此義得成
非實有全无許滅解脫故唯所執依他
及圓成實性境故分別故及二空故說
依識有所得境無所得生依境无所得
識无所得生由識有得性亦成無所得
故知二有得无得性平等三界心心所
是虛妄分別唯了境名心亦別名心所
一則名緣識第二名受者此中能受用
分別推心所覆障及安立將導攝圓滿
三分別受用引起并連縛現前苦果故
唯此惱世間三二七難捺由虛妄分別
諸相及異門義差別成立應知二空性
略說唯由此无二有無故非有亦非無

非異亦非一 是說為空相 略說空異門
謂真如實際 无相勝義性 法界等應知
由无變無倒 相滅聖智境 及諸聖法因
異門義如次 此雜染清淨 由有垢无垢
如水界全空 淨故許為淨 能食及所食
此依身所住 能見如此理 所求二淨空
為常益有情 為不捨生死 為善无窮盡
故觀此為空 為種性清淨 為得諸相好
為淨諸佛法 故菩薩觀空 補特伽羅法
實性俱非有 此无性有性 故別立二空
此若無雜染 一切應自脫 此若无清淨
切用應无果 非染非不染 非淨非不淨
心性本淨故 由客塵所染

辯障品第二

具分及一分 增盛與平等 於生死取捨
說障二種性 九種煩惱相 謂愛等九結
初二障狀捨 餘七障直見 謂能障身見
彼事滅道實 利養恭敬等 遠離遍知故
無加行非處 不如理不生 不起正思惟
資糧未圓滿 闕種性善友 心挫疲厭性
及關於正行 鄙惡者同居 倒意重三餘
般若未成就 及本性廣重 懈怠放逸性
著有著資財 及心性下劣 不信无勝解

如言而取義輕法重名利於有情无悲
匱聞及少聞不修治妙定善善提攝受
有慧无乱障迴向不怖慳自在名善等
如是善等十各有前三障於覺分度地
有別障應知於事不善巧懈怠定減二
不植羸劣性見慮重過失障富貴善趣
不捨諸有情於失德減增令趣入解脫
障施等諸善无盡亦無間所作善決定
受用法成熟遍行與靈勝勝流及无攝
相續無差別無雜染清淨種種法无別
及不增不減并无分別等四自在依義
於斯十法界有不染无明障十地功德
故說為十障已說諸煩惱及諸所知障
許此二盡故一切障解脫

辯真實品第三

真實唯有十謂根本與相无顛倒因果
及虛細真實極成淨所行攝受并差別
十善巧真實皆為除我見許於三自性
唯一常非有一有而不真一有无真實
於法數取趣及所取能取有非有性中
增益損減見知此故不轉是名真實相
無性與生滅垢淨三无常所取及事相
和合苦三種空亦有三種謂无異自性

无相及異相 自相三無我 如次四三種
依根本真實 苦三相已說 集亦有三種
謂習氣等起 及相未離繫 自性二不生
始寂二三滅 遍知及永斷 證得三道諦
應知世俗諦 差別有三種 謂假行顯了
如次依本三 勝義諦亦三 謂義得正行
依本一无變 無倒二圓實 世極成依一
理極成依三 淨所行有二 依一圓成實
名遍計所執 相分別依他 真如及正智
圓成實所攝 流轉與安立 邪行依初二
實相唯識淨 正行依後一 於蘊等我見
執一因受者 作者自在轉 增上義及常
雜染清淨依 觀縛解者性 此所執分別
注性義在彼 非一及捨略 分段義名蘊
能所取彼取 種子義名界 能受所了境
用門義名處 緣起義於因 果用无增減
於非愛愛淨 俱生及勝主 得行不自在
是處非處義 根於取住續 用二淨增上
因果已未用 是世義應知 受及受資糧
彼所因諸行 二寂滅對治 是諦義應知
由功德過失 及无分別智 依他自出離
是乘義應知 有為无為義 謂若假若因
若相若寂靜 若彼所觀義

辯修對治品第四

以意重愛因 我事无迷故 為入四聖諦
修念住應知 已遍知障治 一切種差別
為遠離修集 勤修四正斷 依住堪能性
為一切事成 滅除五過失 勤修八斷行
懈怠忘聖言 及昏沉掉舉 不作行作行
是五失應知 為斷除懈怠 修欲勤信安
即所依能依 及所因能果 為除餘四失
修念智思捨 記言覺沉掉 伏行滅等流
已種順解脫 復修五增上 謂欲行不忘
不散乱思擇 即損障名力 因果立次第
順決擇二二 在五根五力 覺支略有五
謂所依自性 出離并利益 及三无染支
由因緣所依 自性義差別 故輕安定捨
說為无染支 分別及誨示 令他信有三
對治障亦三 故道支成八 表見戒遠離
令他深信受 對治本隨惑 及自在障故
有倒順无倒 無倒有倒隨 無倒无倒隨
是修治差別 菩薩所修習 由所緣作意
證得殊勝故 與二乘差別
辯修分位品第五

所說修對治 分位有十八 謂因入行果
作無作殊勝 上无上解行 入出離記說

灌頂及證得勝利成所作應知法界中
略有三分位不淨淨不淨清淨隨所應
依前諸位中所有差別相隨所應建立
諸補特伽羅

將得果品第六

器說為異熟力是彼增上愛樂增長淨
如次即五果復略說餘果後後初數習
究竟順障滅離勝上无上
辯無上乘品第七

總由三无上說為无上乘謂正行所緣
及修證無上正行有六種謂取勝作意
隨法離二邊差別无差別取勝有十二
謂廣大長時依處及无盡無間无難性
自在攝發起得等流究竟由斯說十度
名波羅蜜多十波羅蜜多謂施戒安忍
精進定般若方便願力智饒益不害受
增德能入脫无盡常起定受用成熟他
菩薩以三慧恒思惟大乘如所施設法
名作意正行此增長善界入義及事成
此助伴應知即十種法行謂書寫供養
施他聽披讀受持正開演諷誦及思修
行十法行者獲福聚无量勝故無盡故
由攝他不息隨法行二種謂諸无散乱

无顛倒轉變諸菩薩應知出定於境流
味沉掉矯示我執心下劣諸智者應知
智見於文義作意及不動二相染淨客
無怖高无倒知但由相應串習或翻此
有義及非有是於文無倒似二性顯現
如現實非有知離有非有是於義无倒
於作意無倒知彼言熏習言作意彼依
現似二因故於不動无倒謂知義非有
非無如幻等有无不動故於自相無倒
知一切唯名離一切分別依勝義自相
以離真法界无別有一法故通達此者
於共相無倒知顛倒作意未滅及已滅
於法界雜染清淨無顛倒知法界本性
清淨如虛空故染淨非主是於客无倒
有情法无故染淨性俱無知此无怖高
是於二無倒異性與一性外道及聲聞
增益損減邊有情法各二所治及能治
常住與斷滅所取能取邊染淨二三種
分別二邊性應知復有七謂有非有邊
所能寂怖畏所能取正邪有用并无用
不起及時等是分別二邊差別无差別
應知於十地十波羅蜜多增上等修集
所緣謂安界所能立任持印內持通達

增證運策勝修證謂无闕不毀動圓滿
起堅固調柔不住無障息此論辯中邊
深密堅實義廣大一切義除諸不吉祥

辯中邊論頌

壬寅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辯中邊論頌

第八卷

當

究竟一乘寶性論卷第一

竭

教化品第一

後魏中印度三藏勒那摩提譯

我今悉歸命

切無上尊 為開法王藏

廣利諸群生

諸佛勝妙法

謗以為非法 愚癡無智慧

迷於邪正故

具足智慧人 善分別邪正

如是作論者

不違於正法 順三乘菩提

對三界煩惱

雖是弟子造 正取邪則捨

善說名句義

初中後功德 智者聞是義

不取於餘法

如我知佛意 堅住深正義

如實修行者

取同於佛語 雖無善巧言

但有真實義

彼法應受持 如取金捨石

妙義如真金

巧語如瓦石 依名不依義

彼人無明盲

依自罪業障 謗諸佛妙法

如是諸人等

則為諸佛呵 或有取他心

謗諸佛妙法

如是諸人等 則為諸佛呵

為種種供養

謗諸佛妙法 如是諸人等

則為諸佛呵

愚癡及我慢 樂行於小法

謗法及法師

則為諸佛呵 外現威儀相

不識如來教

謗法及法師 則為諸佛呵

為求名聞故

起種種異說 謗法及法師

則為諸佛呵

說非修多羅 言是真實義

謗法及法師則為諸佛呵 求利養攝眾
誑惑無智者謗法及法師則為諸佛呵
佛觀如是等極惡罪眾生慈悲心自在
為說法除苦深智大慈悲能如是利益
我說不求利為正法久住

究竟一乘實性論佛寶品第二

佛體無前際及無中間際亦復無後際
寂靜自覺知既自覺知已為欲令他知
是故為彼說無畏常恒道佛能執持彼
智慧慈悲刀及妙金剛杵割截諸苦芽
摧碎諸見山覆藏顛倒意及一切稠林
故我今敬礼

究竟一乘實性論法寶品第三

非有亦非無亦復非有無亦非即於彼
亦復不離彼不可得思量非聞慧境界
出離言語道內心知清涼彼真妙法曰
清淨無塵垢大智慧光明普照諸世間
能破諸瞋障覺觀貪瞋癡一切煩惱等
故我今敬礼

究竟一乘實性論僧寶品第四

正覺正知者見一切眾生清淨無有我
寂靜真實際以能知於彼自性清淨心
見煩惱無實故離諸煩惱無障淨智者
如實見眾生自性清淨性佛法僧境界

無閼淨智者見諸衆生性遍無量境界
故我今敬礼

問曰依何等法有此三寶答曰偈言
真如有雜垢及遠離諸垢佛無量功德
及佛所作業如是妙境界是諸佛所知
依此妙法身出生於三寶

究竟一乘寶性論一切衆生有如來藏第五

問曰云何得知一切衆生有如來藏
答曰偈言

一切衆生界不離諸佛智以彼淨無垢
性體不二故依一切諸佛平等法性身
知一切衆生皆有如來藏
又復略說偈言

體及因果業相應及以行時差別遍處
不變無差別彼妙義次第第一真法性
我如是略說汝今應善知

此偈明何義偈曰

自性常不染如寶空淨水信法及般若
三昧大悲等淨我樂常等彼岸功德果
獸苦求涅槃欲願等諸業大海器寶水
無量不可盡如燈明觸色性功德如是
見實者說言凡夫聖人佛衆生如來藏
真如無差別有不淨雜淨及以善淨等

如是次第說衆生菩薩佛如空遍一切而空無分別自性無垢心亦遍無分別如虛空遍至體細塵不染佛性遍衆生諸煩惱不染如一切世間依虛空生滅依於無漏界有諸根生滅火不燒虛空若燒無是處如是老病死不能燒佛性地依於水住水復依於風風依於虛空空不依地等如是陰界根住煩惱業中諸煩惱業等住不善思惟不善思惟行住清淨心中自性清淨心不住彼諸法陰入界如地煩惱業如水不正念如風淨心界如空依性起邪念念起煩惱業依因煩惱業能起陰界入依止於五陰界入等諸法有諸根生滅如世界成壞淨心如虛空無因復无緣及無和合義亦無生住滅如虛空淨心常明無轉變為虛妄分別客塵煩惱染菩薩摩訶薩如實知佛性不生亦不滅又無老病等菩薩如是知得離於生死憐愍衆生故示現有生滅佛身不變異以得無盡法衆生所歸依以無邊際故常住不二法以離妄分別恒不執不作清淨心力故法身及如來聖諦與涅槃功德不相離

如光不雜曰

究竟一乘實性論無量煩惱所纏品第六

萎花中諸佛 泉蜂中美蜜 皮糲等中實
糞穢中真金 地中珍寶藏 諸果子中芽
朽故弊壞衣 經裏真金像 貧賤醜陋女
懷轉輪聖王 焦黑泥摸中 有上妙寶像
衆生貪瞋癡 妄想煩惱等 塵勞諸垢中
皆有如來藏 華蜂捨糞穢 地果故弊衣
貧賤女泥摸 煩惱垢相似 佛蜜實真金
寶牙金像王 上妙寶像等 如來藏相似
問曰華佛譬喻為明何義 答曰言萎
華者喻諸煩惱言諸佛者喻如來藏
偈曰

功德莊嚴佛 住於萎華中 淨天眼者見
去花顯諸佛 佛眼觀自法 遍一切衆生
下至阿鼻獄 具足如來藏 自處常住際
以慈悲方便 令一切衆生 遠離諸障罣
如朽故華中 有諸佛如來 天眼者見知
除去萎華葉 如來亦如是 見貪煩惱垢
不淨衆生中 具足如來藏 以大慈悲心
憐愍世間故 為一切衆生 除煩惱花葉
問曰蜂蜜譬喻為明何義 答曰言群
蜂者喻諸煩惱言美蜜者喻如來藏

如人行遠路遺金糞穢中經百千歲住
如本不變異淨天眼見已遍告衆人言
此中有真金汝可取受用佛觀衆生性
沒煩惱糞中為欲拔濟彼雨微妙法雨
如於不淨地漏失真金寶諸天眼了見
衆生不能知諸天既見已語衆悉令知
教除垢方便得淨真金用佛性金亦亦
墮煩惱穢中如來觀察已為說清淨法
問曰地寶譬喻為明何義答曰地譬
喻者諸煩惱相似寶藏譬喻者如來
藏相似偈言

譬如貧人舍地有珍寶藏彼人不能知
寶又不能言衆生亦如是於自心舍中
有不可思議無盡法寶藏雖有此寶藏
不能自覺知以不覺知故受生死貧苦
譬如珍寶藏在彼貧人宅人不言我貧
寶不言我此如是法寶藏在衆生心中
衆生如貧人佛性如寶藏為欲令衆生
得此珍寶故彼諸佛如來出現於世間
問曰果芽譬喻為明何義答曰果皮
譬喻者諸煩惱相似子芽譬喻者如
來藏相似偈言

如種種果樹子芽不朽壞種地中水灌

生長成大樹一切諸衆生種種煩惱中
皆有如來性無明皮所纏種種諸善根地
生彼菩提芽次第漸增長成如來樹王
依地水火風空時日月緣多羅等種內
出生大樹王一切諸衆生皆亦復如是
煩惱果皮內有正覺子牙依白淨等法
種種諸緣故次第漸增長成佛大法王
問曰衣像譬喻為明何義答曰弊衣
譬喻者諸煩惱相似金像譬喻者如
來藏相似偈言

弊衣纏金像在於道路中諸天為人說
此中有金像種種煩惱垢纏裹如來藏
佛無障眼見下至阿鼻獄皆有如來身
為令彼得故廣設諸方便說種種妙法
金像弊衣纏墮在曠野路有天眼者見
為淨示衆人衆生如來藏煩惱爛衣纏
在世間險道而不自覺知佛眼觀衆生
皆有如來藏為說種種法令彼得解脫
問曰女王譬喻為明何義答曰賤女
譬喻者諸煩惱相似歌羅邏四大中
有轉輪王身喻者生死歌羅邏藏中
有如來藏轉輪王相似偈言
譬如孤獨女住在貧窮舍身懷轉輪王

而不自覺知如彼貧窮舍三有亦如是
懷胎女人者喻不淨衆生如彼藏中胎
衆生性亦尔內有無垢性名為不孤獨
貧女垢衣纏極醜陋受苦處於孤獨舍
懷妊王重擔如是諸煩惱染汙衆生性
受無量苦惱無有歸依處實有歸依處
而無歸依心不覺自身中有如來藏故
問曰摸像譬喻為明何義答曰泥摸
譬喻者諸煩惱相似寶像譬喻者如
來藏相似偈言

如人辭真金鑄在泥摸中外有焦黑泥
內有真實像被人量已冷除去外泥障
開摸令顯現取內真實像佛性常明淨
客垢所染汙諸佛善觀察除障令顯現
離垢明淨像在於穢泥中鑄師知無熱
然後去泥障如來亦如是見衆生佛性
儼然處煩惱如像在摸中能以巧方便
善用說法椎打破煩惱摸顯發如來藏
究竟一乘實性論為何義說品第七

問曰餘條多羅中皆說一切空此中
何故說有真如佛性偈言

處處經中說內外一切空有為法如雲
及如夢幻等此中何故說一切諸衆生

皆有真如性 而不說空寂
答曰偈言

以有怯弱心 輕慢諸衆生 執著虛妄法
謗真如實性 計身有神我 為今如是等
遠離五種過 故說有佛性

究竟一乘實性論身轉清淨成菩提品第八
淨得及遠離 自他利相應 依止深快大
如彼所為義

初說佛菩提及得菩提方便偈言

向說佛法身 自性清淨體 為諸煩惱垢
客塵所染汙 譬如虛空中 離垢淨日月
為彼厚密雲 羅網之所覆 佛功德無垢
常恒及不變 不分別諸法 得無漏真智
次說無垢清淨體偈言

如清淨池水 無有諸塵濁 種種雜花樹
周匝常圍繞 如月離羅睺 日無雲翳等
無垢功德具 顯現即彼體 蜂王美味蜜
堅實淨真金 寶藏大果樹 無垢真金像
轉輪聖王身 妙寶如來像 如是等諸法
即是如來身

次說成就自利利他偈言

無漏及遍至 不滅法與恒 清涼不變異
不退寂靜處 諸佛如來身 如虛空無相

為諸勝智者作六根境界示現微妙色
出乎妙音聲令嗅佛戒香與佛妙法味
使覺三昧觸令知深妙法細思惟稠林
佛離虛空相

次說第一義相應偈言

如空不思議常恒及清涼不變與寂靜
遍離諸分別一切處不著離閼廐遊觸
亦不可見取佛淨心無垢

次說佛法身偈言

非初非中後不破壞不二遠離於三界
無垢无分別此甚深境界非二乘所知
具勝三昧慧如是人能見出過於恒沙
不思議功德唯如來成就不與餘人共
如來妙色身清淨無垢體遠離諸煩惱
及一切習氣種種勝妙法光明以為體
令衆生解脫常無有休息所作不思議
如摩尼寶王能現種種形而彼體非實
為世間說法示現寂靜處教化使淳熟
授記令入道如來鏡像身而不離本體
猶如一切色不離於虛空

次說如來常住身偈言

世尊體常住以修無量因衆生界不盡
慈悲心如意智成就相應法中得自在

降伏諸魔然體寂靜故常
次說不可思議體偈言

非言語所說第一義諦攝離諸覺觀地
無譬喻可說最上勝妙法不取有涅槃
非三乘所知唯是佛境界

究竟一乘實性論如來功德品第九

自利亦利他第一義諦身依彼真諦身
有此世諦體果遠離淳熟此中具足有
六十四種法諸功德差別
略說偈言

佛力金剛杵破無智者障如來無所畏
處衆如師子如來不共法清淨如虛空
如彼水中月衆生二種見
初說十力偈言

處非處果報業及於諸根性信至處道
離垢諸禪定憶念過去世天眼寂靜智
如是等諸句說名十種力
如金剛杵者偈言

處非處業性衆生諸信根種種隨修地
過宿命差別天眼漏盡等佛力金剛杵
能剋摧散破癡鎧山牆樹
次說四無畏偈言

如寶覺諸法遮諸閼道障說道得無漏

是四種無畏於所知境界畢竟知自他
自知教他知此非遮障道能證勝妙果
自得令他得說自他利諦是諸處無畏
如師子王者偈言

譬如師子王諸獸中自在常在於山林
不怖畏諸獸佛人王亦尔處於諸群衆
不畏及善住堅固奮迅等

次說佛十八不共法偈言

佛無過無諍無妄念等失無不定散心
無種種諸想無作意護心欲精進不退
念慧及解脫知見等不退諸業智為本
知三世無障佛十八功德及餘不說者
佛身口無失若他來破壞內心無動相
非作心捨心世尊欲精進念淨智解脫
知見常不失示現可知境一切諸業等
智為本展轉三世無障身廣大智行常
是名如來體大智慧相應覺彼大菩提
最上勝妙法為一切衆生轉於大法輪
無畏勝妙法令彼得解脫

次說虛空不相應義偈言

地水火風等彼法空中無諸色中亦无
虛空無閼法諸佛無閼障猶如虛空相
如來在世間如地水火風而諸佛如來

所有諸功德乃至無一法共餘世間有
次說三十二大人相偈言

足下相平滿具足千輻輪跟臍趺上隆
伊尼鹿王踰手足悉柔軟諸指皆纖長
鵝王網縵拍臂肘上下臍兩肩前後平
左右俱圓滿立能手過膝馬王陰藏相
身臍相洪雅如尼拘樹王體相七處滿
上半如師子威德勢堅固猶如那羅延
身色新淨妙柔軟金色皮淨軟細平密
一孔一毛生毛柔軟上靡微細輪右旋
身淨光圓匝頂上相高顯頂如孔雀王
頤方若師子嚴淨金精色喻如因陀羅
額上白毫相通面淨光明口含四十齒
二牙白踰雪深密內外明上下齒平齊
迦陵頻伽聲妙音深遠聲所食無完過
得味中上味細薄廣長舌二目淳紺色
眼睞若牛王功德如蓮華如是說人尊
妙相三十二一一不雜亂普身不可嫌
次說如水中月偈言

秋空無雲翳月在天及水一切世間人
皆見月勢力清淨佛輪中具功德勢力
佛子見如來功德身亦尔
究竟乘寶性論自然不休息佛業品第十

於可化衆生以教化方便起化衆生業
教化衆生界諸佛自在人於可化衆生
常待時待處自然作佛事遍覺知大乘
最妙功德聚如大海水寶如來智亦尔
菩提廣無邊猶如虛空界放無量功德
大智慧日光遍照諸衆生有佛妙法身
無垢功德藏如我身無異煩惱障智障
雲霧羅網覆諸佛慈悲風吹令散滅盡
次說大乘業喻略說偈言
帝釋妙鼓雲梵天日摩尼響及虛空地
如來身亦尔

初說帝釋鏡像譬喻偈言

如彼毗琉璃清淨大地中天主帝釋身
於中鏡像現如是衆生心清淨大地中
諸佛如來身於中鏡像現帝釋現不現
依地淨不淨如是諸世間鏡像現不現
如來有起滅依濁不濁心如是諸衆生
鏡像現不現天主帝釋身鏡像有生滅
不可得說有不可得說無如來身亦尔
鏡像有生滅不可得說有不可得說無
如地普周遍遠離高下穢大琉璃明淨
離垢功德平以彼毗琉璃清淨無垢故
天主鏡像現及莊嚴具生若男若女等

於中見天主及妙莊嚴具作生彼處願
衆生為生彼修行諸善行持戒及布施
散花捨珍寶後時功德盡地滅彼亦滅
心琉璃地淨諸佛鏡像現諸佛子菩薩
見佛心歡喜為求菩提故起願修諸行
不生不滅者即是如來偈言

如毗琉璃滅彼鏡像亦滅無可化衆生
如來不出世琉璃寶地淨示現佛妙像
彼淨心不壞信根芽增長白淨法生滅
佛像亦生滅如來不生滅猶如帝釋王
此業自然有見是等現前法身不生滅
盡諸際常住

次說天中妙鼓譬喻偈言

天妙法鼓聲依自業而有諸佛說法音
衆生自業聞如妙聲遠離功用受身心
令一切諸天離怖得寂靜佛聲亦如是
離功用身心令一切衆生得證寂滅道
於彼戰鬪時為破修羅力因鼓出畏聲
令修羅退散如來為衆生滅諸煩惱苦
為世間說法亦勝禪定道

一切世間人不覺自過失偈言
聾不聞細聲天耳聞不遍唯智者境界
以聞心不染

次說雲雨辭喻偈言

知有起悲心遍滿世間處定持無垢藏
佛雨淨榮因世間依善業依風生雲雨
依悲等增長佛妙法雲雨

依止器世間雨水味變壞偈言

譬如虛空中雨八功德水到鹹等佳處
生種種異味如來慈悲雲雨八聖道水
到衆生心處生種種解味

無差別心偈言

信於妙大乘及中謗法者人遠多鳥鬼
此三聚相似正定聚衆生習氣不定聚
身見邪定聚邪見流生死秋天無雲雨
人空鳥受苦夏天多雨水燒鬼令受苦
佛現世不現悲雲雨法雨信法器能得
謗法有不聞
不護衆生偈言

天雨如車軸澍下衝大地雹及礮礮石
金剛爆火等不護微細虫山林諸果樹
草穀稻稈等行人故不雨如來亦如是
於廣細衆生相應諸方便般若悲雲雨
諸煩惱習氣我邪見衆生如是種類等
一切智不護
為滅苦火偈言

知病離病因取無病修樂苦因彼滅道
知離觸修等無始世生死波流轉五道
五道中受樂猶如臭爛糞寒熱惱等觸
諸苦畢竟有為令彼除滅降大妙法雨
知天中退苦人中追求苦有智者不求
人天自在樂慧者信佛語已信者知苦
亦復知苦因觀滅及知道
次說梵天譬喻偈言

梵天過去願依諸天淨業梵天自然現
化佛身亦尔梵宮中不動常現於欲界
諸天見妙色失五欲境界佛法身不動
而常現世間衆生見歡喜不樂諸有樂
有現不現偈言

從天退入胎現生有父母在家示嬰兒
習學諸伎藝戲樂及遊行出家行苦行
現就外道學降伏於天魔成佛轉法輪
示道入涅槃諸薄福衆生不能見如來
次說日譬喻偈言

如日光初出普照諸蓮華有同一時開
亦有一時合佛日亦如是照一切衆生
有智如華開有罪如華合如日照水華
而日無分別佛日亦如是照而無分別
次第偈言

日初出世間千光次第照先照高大山
後照中下山佛日亦如是次第照世間
先照諸菩薩後及餘衆生
光明輪不同偈言

色智身二法大悲身如空遍照諸世間
故佛不同日日不能遍照諸國土虛空
不破無明闇不示可知境放種種諸色
光明雲羅網示大慈悲體真如妙境界
佛入城聚落無眼者得眼見佛得大利
亦滅諸惡法無明沒諸有邪見黑闇障
如來日光照見慧未見處
次說摩尼珠譬喻偈言

一時同處住滿足所求意摩尼寶無心
而滿衆生願自在大法王同住於悲心
衆生種種聞佛心無分別
次說響譬喻偈言

譬如諸響聲依他而得起自然無分別
非內非外住如來聲亦尔依他心而起
自然無分別非內非外住
次說虛空譬喻偈言

無物不可見無觀無依止過眼識境界
無色不可見空中見高下而空不如是
佛中見一切其義亦如是

次說地譬喻偈言

一切諸草木依止大地生地無分別心
而增長成就衆生心善根依止佛地生
佛無分別心而增廣成就佛聲猶如響
以無名字說佛身如虛空遍不可見常
如依地諸法一切諸妙藥遍為諸衆生
不限於一人依佛地諸法白淨妙法藥
遍為諸衆生不限於一人

究竟乘寶性論校量信功德品第十二

佛性佛菩提佛法及佛業諸出世淨人
所不能思議此諸佛境界若有能信者
得無量功德勝一切衆生以求佛菩提
不思議果報得無量功德故勝諸世間
若有人能捨摩尼諸珍寶遍布十方界
無量佛國土為求佛菩提施與諸法王
是人如是施無量恒沙劫若復有人聞
妙境界一句聞已復能信過施福無量
若有智慧人奉持無上戒身口意業淨
自然常護持為求佛菩提如是無量劫
是人所得福不可得思議若復有人聞
妙境界一句聞已復能信過戒福無量
若人入禪定焚三界煩惱過天行彼岸
無菩提方便若復有人聞妙境界一句

聞已復能信過禪福無量無慧人能捨
唯得富貴報修持禁戒者得生人天中
修行斷諸障非慧不能除慧除煩惱障
亦能除智障聞法為慧因是故聞法勝
何況聞法已復能生信心我此所說法
為自心清淨依諸如來教修多羅相應
若有智慧人聞能信受者我此所說法
亦為攝彼人依燈燄摩尼日月等諸明
一切有眼者皆能見境界依佛法光明
慧眼者能見以法有是利故我說此法
若一切所說有義有法句能令修行者
遠離於三界及示寂靜法最勝無上道
佛說是正經餘者顛倒說雖說法句義
斷三界煩惱無明覆慧眼貪等垢所縛
又於佛法中取少分說者世典善言說
彼三尚可受何況諸如來遠離煩惱垢
無漏智慧人所說修多羅以離於諸佛
一切世間中更無勝智慧如實知法者
如來說了義彼不可思議思者是謗法
不識佛意故謗聖及壞法此諸邪思惟
煩惱愚癡人妄見所計故故不應執著
邪見諸垢法以淨衣受色垢膩不可染
問曰以何因緣有此謗法答曰偈言

愚不信白法邪見及憍慢過去謗法障
執著不了義著供養恭敬唯見於邪法
遠離善知識親近謗法者樂著小乘法
如是等衆生不信於大乘故謗諸佛法
智者不應畏怨家蛇火毒因陀羅礮礮
刀杖諸惡獸虎狼師子等彼但能斷命
不能令人入可畏阿鼻獄應畏謗深法
及謗法知識決定令人入可畏阿鼻獄
雖近惡知識惡心出佛血及殺害父母
斷諸聖人命破壞和合僧及斷諸善根
以繫念正法能解脫彼處若復有餘人
誹謗甚深法彼人無量劫不可得解脫
若人令衆生覺信如是法彼是我父母
亦是善知識彼人是智者以如來滅後
迴邪見顛倒令入正道故三寶清淨性
菩提功德業我略說七種與佛經相應
依此諸功德願於命終時見無量壽佛
無邊功德身我及餘信者既見彼佛已
願得離垢眼成無上菩提
論曰第一教化品如向偈中已說應
知此論廣門有十一品中則七品略
唯一品初釋一品具攝此論法義體
相應知偈言

佛法及衆僧性道功德業略說此論體
七種金剛句

此偈明何義言金剛者猶如金剛難
可沮壞所證之義亦復如是故言金
剛所言句者以此論句能與證義為
根本故此明何義內身證法無言之
體以聞思智難可證得猶如金剛名
字章句以能詮彼理中證智隨順正
道能作根本故名為句此復何義有
二義故何謂二義一難證義二者因
義是名為義金剛字句應如是知
又何謂為義何謂為字義者則有七
種證義何謂七義一者佛義二者法
義三者僧義四者衆生義五者菩提
義六者功德義七者業義是名為義
是故經言又第一義諦者所謂心緣
尚不能知何況名字章句故所言字
者隨以何等名字章句言語風聲能
表能說能明能示此七種義是名為
字是故經言又世諦者謂世間中所
用之事名字章句言語所說故又此
七種金剛句義如諸經中廣說應知
應云何知依佛義故如采經中告阿

難言阿難所言如來者非可見法是故
眼識不能得見故依法義故如來經
中告阿難言阿難所言法者非可說
事以是故非耳識所聞故依僧義故
如來經中告阿難言阿難所言僧者
名為無為是故不可身心供養禮拜
讚歎故依衆生義故如來經中告舍
利弗言舍利弗言衆生者乃是諸佛
如來境界一切聲聞辟支佛等以正
智慧不能觀察衆生之義何況能證
毛道凡夫於此義中唯信如來是故
舍利弗隨如來信此衆生義舍利弗
言衆生者即是第一義諦舍利弗言
第一義諦者即是衆生界舍利弗言
衆生界者即是如來藏舍利弗言如
來藏者即是法身故依菩提義故經
中說言世尊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者名涅槃界世尊言涅槃界者即
是法身故依功德義故如來經中告
舍利弗言舍利弗如來所說法身義
者過於恒沙不離不脫不思議佛法
如來智慧功德舍利弗如世間燈明
色及觸不離不脫又如摩尼寶珠明

色形相不離不脫舍利弗法身之義亦復如是過於恒沙不離不脫不思議佛法如來智慧功德故依業義故如來經中告文殊師利言文殊師利如來不分別不分別無分別而自然無分別如所作業自然行故如是等名略說七種金剛字句惣攝此論體相應知是故偈言

七種相次第惣持自在王菩薩修多羅序分有三句餘殘四句者在菩薩如來智慧差別分應當如是知

此偈明何義以是七種金剛字句惣攝此論一切佛法廣說其相如陀羅尼自在王經序分中三句餘四句在彼修多羅菩薩如來法差別分應知云何序分有初三句彼修多羅序分中言婆伽婆平等證一切法善轉法輪善能教化調伏無量諸弟子衆如是三種根本字句次第示現佛法僧寶說彼三寶次第生起成就應知餘四句者說隨順三寶因成就三寶因應知此明何義以諸菩薩於八地中十自在為首具足得一切自在是故

菩薩坐於道場勝妙之處於一切法
中皆得自在是故經言婆伽婆平等
證一切法故以諸菩薩住九地時於
一切法中得為無上最大法師善知
一切諸衆生心到一切衆生根機第
一彼岸能斷一切衆生煩惱習氣是
故菩薩成大菩提是故經言善轉法
輪故以諸菩薩於第十地中得住無
上法王位後能於一切佛所作業自
然而行常不休息是故經言善能教
化調伏無量諸弟子衆故彼善能教
化調伏無量諸弟子衆即彼經中次
後示現是故經言與大比丘衆俱如
是乃至復有無量菩薩衆俱如是次
第善能教化聲聞位地及佛菩提善
能調伏一切煩惱如是畢竟有無量
功德又說聲聞菩薩諸功德已次說
諸佛如來不可思議三昧境界又說
諸佛如來三昧境界已次說無垢大
寶莊嚴寶殿成就又說大寶莊嚴寶
殿成就已次說大衆雲集種種供養
讚歎如來雨種種衣雨種種華雨種
種香如是等示現佛寶不思議事應

知又復次說妙法莊嚴法座又說妙法莊嚴法座已次說法門名字及示現功德此明法寶功德差別應知又復次說諸菩薩摩訶薩迭共三昧行境界示現種種功德此明僧寶功德差別應知又復次說如來放大光明授諸菩薩摩訶薩太子法王位職又復次說與大無畏不怯弱辯才又復讚歎諸佛如來第一功德又復次說寂上第一大乘之法示現如實修行彼大乘故於法中證果即彼三寶無上功德次第差別序分中義大都已竟應如是知已說自在王菩薩修多羅序分中三寶次說佛性義有六十種法清淨彼功德何以故以有彼清淨無量功德性為清淨彼性修六十種法為此義故十地經中數數說金以為譬喻為清淨彼佛性義故又復即於此陀羅尼自在王經中說如來業已次說不清淨大毗琉璃摩尸寶喻是故經言善男子譬如善巧摩尸寶師善知清淨大摩尸寶向大摩尸寶性山中取未清淨諸摩尸寶既取

彼寶以嚴灰洗嚴灰洗已然後復持
黑頭髮衣以用揩磨不以為足勤未
休息次以辛味飲食汁洗食汁洗已
然後復持衣纏裹木以用揩磨不以
為足勤未休息次後復以大藥汁洗
藥汁洗已次後復更持細軟衣以用
揩磨以細軟衣用揩磨已然後遠離
銅鐵等鑛毗琉璃垢方得說言大琉
璃寶善男子諸佛如來亦復如是善
知不淨諸衆生性知已乃為說無常
苦無我不淨為驚怖彼樂世衆生令
厭世間入聲聞法中而佛如來不以
為足勤未休息次為說空無相无願
令彼衆生少解如來所說法輪而佛
如來不以為足勤未休息次復為說
不退法輪次說清淨波羅蜜行謂不
見三事令衆生入如來境界如是依
種種因依種種性入佛法中入法中
已故名無上取大福田又復依此自
性清淨如來性故經中偈言

譬如石鑛中真金不可見能清淨者見
見佛亦如是

向說佛性有六十種淨業功德何謂

六十所謂四種菩薩莊嚴八種菩薩
光明十六種菩薩摩訶薩大悲三十
二種諸菩薩業

已說佛性義次說佛菩提有十六種
無上菩提大慈悲心

已說佛菩提次說諸佛如來功德所
謂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

已說功德次說如來三十二種無上大
業如是七種金剛句義彼修多羅廣
說體相如是應知問曰此七種句有
何次第答曰偈言

從佛次有法次法復有僧僧次無導性
從性次有智十力等功德為一切衆生
而作利益業有如是次第

已說一品具攝此論法義體相次說
七品具攝此論法義體相解釋偈義
應知歸敬三寶者此明何義所有如
來教化衆生彼諸衆生歸依於佛尊
敬如來歸依於法尊敬如來歸依於
僧依於三寶說十二偈初明佛寶故
說四偈
究竟一乘實性論卷第一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究竟一乘實性論卷第二

竭

後魏中印度三藏勒那摩提譯

佛寶品第二

佛體無前際及無中間際亦復無後際
寂靜自覺知既自覺知已為欲令他知
是故為彼說無畏常恒道佛能執持彼
智慧慈悲刀及妙金剛杵割截諸苦芽
摧碎諸見山覆藏顛倒意及一切稠林
故我今敬礼

此偈示現何義偈言

無為體自然不依他而知智悲及以力
自他利具足

此偈略明佛寶所攝八種功德何等
為八一者無為體二者自然三者不
依他知四者智五者悲六者力七者
自利益八者他利益偈言

非初非中後自性無為體及法體寂靜
故自然應知唯內身自證故不依他知
如是三覺知慈心為說道智悲及力等
拔苦煩惱刺初三句自利後三句利他
此偈明何義遠離有為名為无為應
知又有為者生住滅法無彼有為是

故佛體非初中後故得名為無為法
身應知偈言佛體無前際及無中間
際亦復無後際故又復遠離一切戲
論虛妄分別寂靜體故名為自然應
知偈言寂靜故不依他知者不依他
因緣證知故不依他因緣證知者不
依他因緣生故不依他因緣生者自
覺不依他覺故如是依於如來無為
法身相故一切佛事無始世來自然
而行常不休息如是希有不可思議
諸佛境界不從他聞不從他聞者不
從師聞自自在智無言之體而自覺知
偈言自覺知故既自覺知已然後為他
生盲衆生今得覺知為彼證得無為法
身說無上道是故名為無上智悲應知
偈言既自覺知已為欲令他知是故為
彼說無畏常恒道故無畏常恒道者明
道無畏是常是恒以出世間不退轉
法如是次第又拔他苦煩惱根本如
來智慧慈悲及神力如是三句刀金
剛杵譬喻示現又以何者為苦根本
略說言之謂三有中生名色是又何
者為煩惱根本謂身見等虛妄邪見

疑戒取等又名色者是彼所攝所生
苦芽應知如來智慧慈悲心等能割
彼芽以是義故說刀譬喻偈言佛能
執持彼智慧慈悲刀故割截諸苦芽
故又邪見疑所攝煩惱見道遠離以
世間智所不能知稠林煩惱不能破
壞如世間中樹林牆等彼相似法以
如來力能破壞彼以是故說金剛杵
喻偈言及妙金剛杵故摧碎諸見山
覆藏顛倒意及一切稠林故此六種
句如來莊嚴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
界經中次第顯說應知應云何知彼
經中言文殊師利如來應正遍知不
生不滅者此明如來無為之相又復
次說無垢清淨琉璃地中帝釋王身
鏡像現等如是乃至九種譬喻皆明
如來不生不滅又言文殊師利如來
應正遍知清淨法身亦復如是不動
不生心不戲論不分別不分別無分
別不思無思不思議無念寂滅寂靜
不生不滅不可見不可聞不可嗅不
可嘗不可觸無諸相不可覺不可知
如是等句皆說寂靜差別之相此明

何義明佛一切所作事中遠離一切戲論分別寂靜自然次說餘殘修多羅彼中說言如實覺知一切法門者此明如來不依他故證大菩提又復次說如來菩提有十六種是故經言文殊師利如來如是如實覺知一切諸法觀察一切衆生法性不淨有垢有點奮迅於諸衆生大悲現前此明如來無上智悲應知文殊師利如來如是如實覺知一切法者如向前說無體為體如實覺知者如實無分別佛智知故觀察一切衆生法性者乃至邪聚衆生如我身中法性法體法界如來藏等彼諸衆生亦復如是無有差別如來智眼了了知故不淨者以諸凡夫煩惱障故有垢者以諸聲聞辟支佛等有智障故有點者以諸菩薩摩訶薩等依彼二種習氣障故奮迅者能如實知種種衆生可化方便入彼衆生可化方便種種門故大悲者成大菩提得於一切衆生平等大慈悲心為欲令彼一切衆生如佛證智如是覺知證大菩提故次於一

切衆生平等轉大法輪常不休息如是三句能作他利益故名爲力應知又此六句次第初三種句謂無爲等功德如來法身相應示現自利益餘三種句所謂智等示現他利益又復有義以有智慧故證得第一寂靜法身是故名爲自利益又依慈悲力等二句轉大法輪示現他利益已說佛寶次明法寶

究竟一乘寶性論法寶品第三

論曰依彼佛寶有真法寶以是義故次佛寶後示現法寶依彼法寶故說四偈

非有亦非無 亦復非有無 亦非即於彼 亦復不離彼 不可得思量 非聞慧境界 出離言語道 內心知清涼 彼真妙法曰 清淨無塵垢 大智慧光明 普照諸世間 能破諸障障 覺觀貪瞋癡 一切煩惱等 故我今敬礼 此偈示現何義偈言

不思議不二 無分淨現對 依何得何法 離法二諦相

此偈略明法寶所攝八種功德何等

為八一者不可思議二者不二三者無分別四者淨五者顯現六者對治七者離果八者離因離者偈言

滅諦道諦等二諦攝取離彼各三功德次第說應知

此偈明何義前六功德中初三種功德不思議不二及無分別等示現彼滅諦攝取離煩惱應知餘殘有三句淨顯現對治示現彼道諦攝取斷煩惱因應知又證法所有離名為滅諦以何等法修行斷煩惱名為道諦以此二諦合為淨法以二諦相名為離法應知偈言

不思量無言智者內智知以如是義故不可得思議清涼不二法及無分別法淨顯現對治三句猶如日

此偈明何義略明滅諦有三種法以是義故不可思議應知以何義故不可思議有四義故何等為四一者為無二者為有三者為有無四者為二偈言非有亦非無亦復非有無亦非即於彼亦復不離彼故滅諦有三種法應知者此明何義滅諦非可知有

三種法何等為三一者非思量境界
故偈言不可得思量非聞慧境界故
二者遠離一切聲響名字章句言語
相貌故偈言出離言語道故三者聖
人內證法故偈言內心知故又滅諦
云何不二法者及云何無分別者如
不增不減經中如來說言舍利弗如
來法身清涼以不二法故以無分別
法故偈言清涼故何者是二而說不
二所言二者謂業煩惱言分別者所
謂集起業煩惱因及邪念等以知彼
自性本來寂滅不二無二行知苦本
來不生是名苦滅諦非滅法故名苦
滅諦是故經言文殊師利何等法中
無心意意識行彼法中無分別以無
分別故不起邪念以有正念故不起
無明以不起無明故即不起十二有
支以不起十二有支故即名無生是
故聖者勝鬘經言世尊非滅法故名
苦滅諦世尊所言苦滅者名無始無
作無起無盡離盡常恒清涼不變自
性清淨離一切煩惱藏所經世尊過
於恒沙不離不脫不異不思議佛法

畢竟成就說如來法身世尊如是如
來法身不離煩惱蔽所經名如來蔽
如是等勝鬘經中廣說滅諦應知又
以何因得此滅諦如來法身謂於見
道及修道中無分別智三種日相似
相對法應知偈言彼真妙法日故何
等為三一者日輪清淨相似相對法
以遠離一切煩惱垢故偈言清淨無
塵垢故二者顯現一切色像相似相
對法以一切種一切智能照知故偈言
大智慧光明故三者對治闇相似相
對法以起一切種智對治法故偈言
普照諸世間故又以何者是所治法
所謂依取不實事相虛妄分別念生
貪瞋癡結使煩惱此明何義愚癡凡
夫依結使煩惱取不實事相念故起於
貪心依瞋恚故起於瞋心依於無明
虛妄念故起於癡心又復依彼貪瞋
癡等虛妄分別取不實事相念起邪
念心依邪念心起於結使依於結使
起貪瞋癡以是義故身口意等造作
貪業瞋業癡業依此業故復有生生
不斷不絕如是一切愚癡凡夫依結

使煩惱集起邪念依邪念故起諸煩惱依煩惱故起一切業依業起生如是此一切種諸煩惱染業染生染是癡凡夫不如實知不如實見一實性界如彼如實性觀察如實性而不取相以不取相故能見實性如是實性諸佛如來平等證知又不見如是虛妄法相如實知見如實有法真如法界以見第一義諦故如是二法不增不減是故名為平等證智是名一切種智所治障法應如是知以起真如智對治法故彼所治法畢竟不復生起現前偈言能破諸障障覺觀貪瞋癡一切煩惱等故又此得滅諦如來法身因於見道中及修道中無分別智廣說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等修多羅中言須菩提真如如來真如平等無差別如是等應知已說法寶次說僧寶

究竟一乘寶性論僧寶品第四

論曰依大乘法寶有不退轉菩薩僧寶以是義故次法寶後示現僧寶依彼僧寶故說四偈

正覺正知者見一切衆生清淨無有我
寂靜真實際以能知於彼自性清淨心
見煩惱無實故離諸煩惱無障淨智者
如實見衆生自性清淨性佛法僧境界
無閼淨智眼見諸衆生性遍無量境界
故我今敬礼

此偈示現何義偈言

如實知內身以智見清淨故名無上僧
諸佛如來說

此偈明何義偈言

如實見衆生寂靜真法身以見性本淨
煩惱本來無

此偈明何義以如實見本際以來我
空法空應知偈言正覺正知者見一
切衆生清淨無有我寂靜真實際故
又彼如實知無始世來本際寂靜無
我無法非滅煩惱證時始有此明何
義此見自性清淨法身略說有二種
法何等為二一者見性本來自性清
淨二者見諸煩惱本來寂滅偈言以
能知於彼自性清淨心見煩惱無實
故離諸煩惱故又自性清淨心本來
清淨又本來常為煩惱所染此二種

法於彼無漏真如法界中善心不善心俱更無第三心如是義者難可覺知是故聖者勝鬘經言世尊剎尼迦善心非煩惱所染剎尼迦不善心亦非煩惱所染煩惱不觸心心不觸煩惱云何不觸法而能得染心世尊然有煩惱有煩惱染心自性清淨心而有染者難可了知如是等聖者勝鬘經中廣說自性清淨心及煩惱所染應知又有二種修行謂如實修行及遍修行難證知義如實修行者謂見衆生自性清淨佛性境界故偈言無障淨智者如實見衆生自性清淨性佛法身境界故遍修行者謂遍十地一切境界故見一切衆生有一切智故又遍一切境界者以遍一切境界依出世間慧見一切衆生乃至畜生有如來藏應知彼見一切衆生有真如佛性初地菩薩摩訶薩以遍證一切真如法界故偈言無閼淨智眼見諸衆生性遍無量境界故如是內身自覺知彼無漏法界無障无閼依於二法一者如實修行二者遍修行此

明何義謂出世間如實內證真如法
智不共二乘凡夫人等應知此明何
義菩薩摩訶薩出世間清淨證智略
說有二種勝聲聞辟支佛證智何等
為二一者無障二者無尋無障者謂
如實修行見諸衆生自性清淨境界
故名無障無閼者謂遍修行以如實
知無邊境界故名无閼此明何義
偈言

如實知見道見清淨佛智故不退聖人
能作衆生依

此偈明何義又依初地菩薩摩訶薩
證智清淨見道不退地乘能作見彼
無上菩提清淨勝因應知偈言如實
知見道見清淨佛智故此初地證智
勝餘菩薩摩訶薩布施持戒等波羅
蜜功德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依如
實見真如證智是故能與一切衆生
天龍八部聲聞辟支佛等作歸依處
偈言不退聖人能作衆生依故
問曰以何義故不明歸依聲聞僧寶
答曰菩薩僧寶功德無量是故應供
以應供故合應礼拜讚歎供養無間

之人無如是義以是義故不明歸依
聲聞僧寶此明何義偈言

境界諸功德證智及涅槃諸地淨無垢
滿足大慈悲生於如來家具足自在通
果勝軍無上是勝歸依義

此偈明何義略說菩薩十種勝義過
諸聲聞辟支佛故何等為十一者觀
勝二者功德勝三者證智勝四者涅
槃勝五者地勝六者清淨勝七者平
等心勝八者生勝九者神力勝十者
果勝觀勝者謂觀真如境界是名觀
勝偈言境界故功德勝者菩薩修行
無厭足不同二乘少欲等是名功德
勝偈言功德故證智勝者證二種無
我是名證智勝偈言證智故涅槃勝
者教化衆生故是名涅槃勝偈言涅
槃故地勝者所謂十地等是名地勝
偈言諸地故清淨勝者菩薩遠離智
障是名清淨勝偈言淨無垢故平等
心勝者菩薩大悲遍覆是名平等心
勝偈言滿足大慈悲故生勝者諸菩
薩生無生故是名生勝偈言生於如來
家故神力勝者謂三昧自在神通等力
勝是名神力勝偈言具足三昧自在通

故果勝者究竟無上菩提故是名果勝
得言果勝寂無上故此明何義有默慧
人知諸菩薩功德無量修習菩提無量
无邊廣大功德有大智慧慈悲圓滿為
照知彼無量衆生性行稠林猶如初
月唯除諸佛如來滿月菩薩摩訶薩
知諸聲聞乃至證得阿羅漢道少智
慧人無大悲心為照自身猶如星宿
既如是知欲取如來大滿月身修菩
提道而當棄捨初月菩薩起心礼拜
供養其餘星宿聲聞辟支佛者無有
是處此復何義明為利益一切衆生
初始發起菩提之心諸菩薩等已能
降伏不為利益他衆生身為自利益
修持無漏清淨禁戒乃至證得阿羅
漢果聲聞之人何況其餘得十自在
等無量無邊功德菩薩摩訶薩而同
聲聞辟支佛等少功德人無有是處
以是義故經中偈言

若為自身故修行於禁戒遠離大慈心
捨破戒衆生以為自身故護持禁戒財
如是持戒者佛說非清淨若為他人故
修行於禁戒能利益衆生如地水火風

以為他衆生起第一悲心是名淨持戒
餘似非清淨

問曰依何等義為何等人諸佛如來
說此三寶答曰偈言

依能調所證弟子為三乘信三供養等
是故說三寶

此偈明何義略說依三種義為六種
人故說三寶何等為三一者調御師
二者調御師法三者調御師弟子偈
言依能調所證弟子故六種人者何
等為六一者大乘二者中乘三者小
乘四者信佛五者信法六者信僧偈
言為三乘信三供養等故初釋第一
義第一第四人歸依兩足中最勝第
一尊佛示現調御師大丈夫義故偈
言依能調故為取佛菩提諸菩薩人
故偈言為大乘故為信供養諸佛如
來福田人故偈言信佛供養故以是
義故說立佛寶偈言是故說佛寶故
已釋第一義第一第四人次釋第二
義第二第五人歸依離煩惱中最勝
第一法示現調御師所證功德法故
偈言依所證故為自然知不依他知

深因緣法辟支佛人故偈言為中乘
故為信供養第一妙法福田人故偈
言信法供養故以是義故說立法寶偈
言是故說法寶故已釋第二義第二
第五人次釋第三義第三第六人歸
依諸衆中最勝第一諸菩薩僧示現
調御師弟子於諸佛如來所說法中
如實修行不相違義故偈言依弟子
故為從他聞聲聞人故偈言為小乘
故為信供養第一聖衆福田人故偈
言信僧供養故以是義故說立僧寶
偈言是故說僧寶故是名略說依三
種義為六種人故諸佛如來說此三寶
偈言依能調所證弟子為三乘信三
供養等是故說三寶故又為可化衆
生今次第八以是義故依於世諦示現
明說立三歸依此明何義偈言
可捨及虛妄無物及怖畏二種法及僧
非究竟歸依

此偈明何義法有二種何等為二一
所說法二所證法所說法者謂如來
說修多羅等名字章句身所攝故彼
所說法證道時滅如捨軀杖偈言可

捨故所證法者復有二種謂依因果
二種差別以依何法證何法故此明
何義所謂有道有為相攝若為有為
相所攝者彼法虛妄偈言及虛妄故
若虛妄者彼法非實若非實者彼非
真諦非真諦者即是無常若無常者非
可歸依又復若依彼聲聞道所得滅
諦彼亦無物猶如燈滅唯斷少分諸
煩惱若若如是者則是無物若無物
者云何為他之所歸依偈言無物故
僧者凡有三乘之人三乘人中伏聲
聞僧常有怖畏常求歸依諸佛如來
求離世間此是學人所應作者未究
竟故猶進趣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故所言怖畏者云何怖畏以阿羅
漢雖盡有漏而不斷一切煩惱習氣
彼於一切有為行相極怖畏心常現
在前是故聖者勝鬘經言阿羅漢有恐
怖何以故阿羅漢於一切無行怖畏
想住如人執劍欲來害已是故阿羅
漢無究竟樂何以故世尊依不求依
如衆生無依彼彼恐怖以恐怖故則
求歸依如是阿羅漢有怖畏以恐怖

故歸依如來故彼若如有怖畏者
彼人畢竟為欲遠離彼怖畏處求无
畏處以是義故依遠離彼怖畏之處
名為學者當有所作欲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無畏之處是故聲聞法
僧二寶是少分歸依非究竟歸依偈
言二種法及僧非究竟歸依故此明
何義偈言

衆生歸一處佛法身彼岸依佛身有法
依法究竟僧

此偈明何義如向所說諸佛如來不
生不滅寂靜不二離垢法身故以唯
一法身究竟清淨處故又三乘之人
無有救者無歸依者以唯有彼岸無始
本際畢竟無盡是可歸依恒可歸依所
謂唯是諸佛如來故如是常恒清涼
不變故可歸依聖者勝鬘經中廣說
應知問曰以何義故佛法衆僧說名
為寶答曰偈言

真實世希有明淨及勢力能莊嚴世間
最上不變等

此偈明何義所言寶者有六種相似依
彼六種相似相對法故佛法衆僧說

名為實何等為六一者世間難得相
似相對法以無善根諸衆生等百千
萬劫不能得故偈言真實世希有故
二者無垢相似相對法以離一切有
漏法故偈言明淨故三者威德相似
相對法以具足六通不可思議威德
自在故偈言勢力故四者在嚴世間
相似相對法以能莊嚴出世間故偈
言能莊嚴世間故五者勝妙相似相
對法以出世間法故偈言最上故六
者不可改異相似相對法以得無漏
法世間八法不能動故偈言不變故
問曰依何等法有此三寶而依此法
得有世間及出世間清淨生起三寶
答曰為彼義故說兩行偈
真如有雜垢及遠離諸垢佛無量功德
及佛所作業如是妙境界是諸佛所知
依此妙法身出生於三寶
此偈示現何義偈言
如是三寶性唯諸佛境界以四法次第
不可思議故

此偈明何義真如有雜垢者謂真如
佛性未離諸煩惱所纏如來藏故及

遠離諸垢者即彼如來藏轉身到佛地得證法身名如來法身故佛無量功德者即彼轉身如來法身相中所有一切諸佛法自然常作無上佛業常不休息常不捨離常授諸菩薩記彼處次第有四種法不可思議是故名為如來境界何等四處偈言
染淨相應處不染而清淨不相捨離法自然無分別

此偈明何義真如有雜垢者同一時中有淨有染此處不可思議不可思議者信深因緣法聲聞辟支佛於彼非境界故

是故聖者勝鬘經中佛告勝鬘言天女自性清淨心而有染汙難可了知有二法難可了知謂自性清淨心難可了知彼心為煩惱所染亦難了知天女如此二法汝及成就大法菩薩摩訶薩乃能聽受諸餘聲聞辟支佛等唯依佛語信此二法故偈言染淨相應處故及遠離諸垢者真如非本

有染後時言清淨此處不可思議是故
經言心自性清淨自性清淨心本來
清淨如彼心本體如來如是知是故
經言如來一念心相應慧得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故偈言不染而清淨
故佛無量功德者謂前際後際於一
向染凡夫地中常不捨離真如法身
一切諸佛法無異無差別此處不可思
議是故經言復次佛子如來智慧無
處不至何以故以於一切衆生界中
終無有一衆生身中而不具足如來
功德及智慧者但衆生顛倒不知如
來智遠離顛倒起一切智無師智無
尋智佛子譬如有一極大經卷如一
三千大千世界大千世界一切所有
無不記錄若與二千世界等者悉記
二千世界中事若與小千世界等者
悉記小千世界中事四天下等者悉記
一切四天下事須彌山王等者悉記須
彌山王等事地天宮等者悉記地天宮
殿中事欲天宮等者悉記欲天宮殿中
事色天宮等者悉記色天宮殿中事若
與無色天宮等者悉記一切無色界

天宮殿中事彼等三千大千世界極大經卷在一極細小微塵內一切微塵皆亦如是時有一人出興於世智慧聰達具足成就清淨天眼見此經卷在微塵內作如是念云何如此廣大經卷在微塵內而不饒益諸衆生耶我今應當勤作方便破彼微塵出此經卷饒益衆生作是念已

尔時彼人即作方便破壞微塵出此經卷饒益衆生佛子如來智慧無相智慧無閼智慧具足在於衆生身中但愚癡衆生顛倒想覆不知不見不生信心尔時如來以無障闍清淨天眼觀察一切諸衆生身既觀察已作如是言奇哉奇哉云何如來具足智慧在於身中而不知見我當方便教彼衆生覺悟聖道悉令永離一切妄想顛倒垢縛令具足見如來智慧在其身內與佛無異如來即時教彼衆生修八聖道捨離一切虛妄顛倒離顛倒已見如來智與如來等饒益衆生故偈言不相捨離法故及佛所作業者同一時一切處一切時自然無分

別隨順衆生心隨順可化衆生根性
不錯不謬隨順作佛業此處不可思
議是故經言善男子如來為令一切
衆生入佛法中故無量如來業作有
量說善男子如來所有實作業者於
彼一切世間衆生不可量不可數不
可思議不可知不可以名字說何以
故以難可得與前衆生故以於一切
諸佛國土不休息故以一切諸佛悉
平等故以過一切諸世間心所作事
故以無分別猶如虛空悉平等故以
無異無差別法性體故如是等廣說
已又說不淨大毗琉璃摩尼寶珠譬
喻言善男子汝依此譬喻應知如來
業不可思議故平等遍至故一切處
種故諸佛如來雖如是住不可思議
業中而不捨離虛空法身雖不捨離
虛空法身而於衆生隨所應聞名字
章句為之說法雖為衆生如是說法而
常遠離一切衆生心所念觀何以故
以如實知一切衆生諸心行故偈言
自然無分別故依此妙法身出生於

三寶者偈言

所覺菩提法依菩提分知菩提分教化
衆生覺菩提初句為正因餘二為淨緣
前二自利益後二利益他

此偈明何義此四種句惣攝一切所知境界此明何義初一句者謂所證法應知以彼證法名為菩提偈言所覺菩提法故第二句菩提依菩提分知者以諸佛菩提功德能作佛菩提因故偈言依菩提分知故第三句菩提分教化者以菩提分令他覺故第四句衆生覺菩提者所化衆生覺菩提故此四種句次第不取相依此行故清淨菩提出生三寶應知偈言所覺菩提法依菩提分知菩提分教化衆生覺菩提故以一句因三句緣故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得菩提者十力等諸佛如來法三十二種諸佛如來作業依如來業衆生聞聲依彼法故得清淨因緣出生三寶應知是故偈言初句為正因餘三為淨緣故究竟一乘寶性論卷第三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究竟一乘寶性論卷第三

竭

後魏中印度三藏勒那摩提譯

一切衆生有如來藏品第五

論曰自此已後餘殘論偈次第依彼四句廣差別說應知此以何義向前偈言

真如有雜垢及遠離諸垢佛無量功德及佛所作業如是妙境界是諸佛所知依此妙法身出生於三寶

此偈示現何義如向所說一切衆生有如來藏彼依何義故如是說偈言佛法身遍滿真如無差別皆實有佛性是故說常有

此偈明何義有三種義是故如來說一切時一切衆生有如來藏何等爲三一者如來法身遍在一切諸衆生身偈言佛法身遍滿故二者如來真如無差別偈言真如無差別故三者一切衆生皆悉實有真如佛性偈言皆實有佛性故此三句義自此下論依如來藏修多羅我後時說應知如得本言

一切衆生界不離諸佛智以彼淨無垢性體不二故依一切諸佛平等法性身知一切衆生皆有如來藏體及因果業相應及以行時差別遍處不變無差別彼妙義次第第一真法性我如是略說汝今應善知

此偈示現何義略說此偈有十種義依此十種說第一義實智境界佛性差別應知何等為十一者體二者因三者果四者業五者相應六者行七者時差別八者遍一切處九者不變十者無差別初依體因故說一偈自性常不染如寶空淨水信法及般若三昧大悲等

此初半偈示現何義偈言

自在力不變思實體柔軟寶空水功德相似相對法

此偈明何義向說三種義彼三種義次第依於自相同相如來法身三種清淨功德如如意寶珠虛空淨水相似相對法應知此明何義思者依如來法身所思所修皆悉成就故後半偈者示現何義偈言

有四種障尋謗法及著我怖畏世間苦捨離諸衆生

此偈明何義偈言

闡提及外道聲聞及自覺信等四種法清淨因應知

此偈明何義略說一切衆生界中有三種衆生何等為三一者求有二者遠離求有三者不求彼二求有有二種何等為二一者謗解脫道無涅槃性常求住世間不求證涅槃二者於佛法中闡提同位以謗大乘故是故不增不减經言舍利弗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若起一見若起二見諸佛如來非彼世尊如是等人非我弟子舍利弗是人以起二見因緣從閻入閻從冥入冥我說是等名一闡提故偈言謗法故闡提故遠離求有者亦有二種何等為二一者無求道方便二者有求道方便無求道方便者亦有二種何等為二一者多種外道種種邪計謂僧佉衛世師尼捷陀若提子等無求道方便二者於佛法中同外道行雖信佛法而顛倒

取彼何者是謂犢子等見身中有我等不信第一義諦不信真如法空佛說彼人無異外道復有計空為有以我相憍慢故何以故以如來為說空解脫門令得覺知而彼人計唯空無實為彼人故實積經中佛告迦葉寧見計我如須弥山而不用見憍慢眾生計空為有迦葉一切邪見解空得離若見空為有彼不可化令離世間故得言及著我故及外道故有方便求道者亦有二種何等為二一者聲聞偈言怖畏世間苦故聲聞故二者辟支佛偈言捨離諸衆生故及自覺故不求彼二者所謂第一利根衆生諸菩薩摩訶薩何以故以諸菩薩不求彼有如一闍提故又亦不同無方便求道種種外道等故又亦不同有方便求道聲聞辟支佛等故何以故以諸菩薩見世間涅槃道平等故以不住涅槃心故以世間法不能染故而修行世間行堅固慈悲涅槃心故以善住根本清淨法中故又彼求有衆生一闍提人及佛法中同闍提位

名為邪定聚衆生又遠離求有衆生
中墮無方便求道衆生名為不定聚
衆生又遠離求有衆生中求離世間
方便求道聲聞辟支佛及不求彼二
平等道智菩薩摩訶薩名為正定聚
衆生又除求於無障尋道大乘衆生
餘有四種衆生何等為四一者闍提
二者外道三者聲聞四者辟支佛彼
四衆生有四種障故不能證故不能
會故不能見如來之性何等為四一
者謗大乘法一闍提障此障對治謂
諸菩薩摩訶薩信大乘故偈言信法
故二者橫計身中有我諸外道障此
障對治謂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
波羅蜜故偈言及般若故三者怖畏
世間諸苦聲聞人障此障對治謂諸
菩薩摩訶薩修行虛空藏首楞嚴等
諸三昧故偈言三昧故四者背捨利
益一切衆生捨大悲心辟支佛障此
障對治謂諸菩薩摩訶薩修行大悲
為利益衆生故偈言大悲故是名四
種障障四種衆生為對治彼四種障
故諸菩薩摩訶薩信修行大乘等四

種對治法得無上清淨法身到第一
彼岸何以故依此四種清淨法界修
習善法此是諸佛隨順法子於佛家
生是故偈言

大乘信為子 般若以為母 禪胎大悲乳
諸佛如實子

偈言信等四種法清淨因應知故又
依果業故說一偈

淨我樂常等 彼岸功德果 默苦求涅槃
欲願等諸業

此初半偈示現何義偈言

略說四句義 四種顛倒法 於法身中倒
修行對治法

此偈明何義彼信等四法如來法身
因此能清淨彼向說四種法彼次第
略說對治四顛倒如來法身四種功
德波羅蜜果應知偈言略說四句義
故此明何義謂於色等無常事中起
於常想於苦法中起於樂想於無我
中起於我想於不淨中起於淨想是
等名為四種顛倒應知偈言四種顛
倒法故為對治此四種顛倒故有四
種非顛倒法應知何等為四謂於色

等無常事中生无常想苦想無我想
不淨想等是名四種不顛倒對治應
知偈言修行對治法故如是四種顛
倒對治依如來法身後是顛倒應知
偈言於法身中倒故對治此倒說有
四種如來法身功德波羅蜜果何等
為四所謂常波羅蜜樂波羅蜜我波
羅蜜淨波羅蜜應知偈言修行對治
法故是故聖者勝鬘經言世尊凡夫
衆生於五陰法起顛倒想謂無常常
想苦有樂想無我我想不淨淨想世
尊一切阿羅漢辟支佛空智者於一
切智境界及如來法身本所不見若
有衆生信佛語故於如來法身起
常想樂想我想淨想世尊彼諸衆生
非顛倒見是名正見何以故唯如來
法身是常波羅蜜樂波羅蜜我波羅
蜜淨波羅蜜世尊若有衆生於佛法
身作是見者是名正見世尊正見者
是佛真子從佛口生從正法生從法
化生得法餘財如是等故又此四種
如來法身功德波羅蜜從因向果次
第而說淨我樂常應知云何次第從

因向果謂誹謗大乘一闡提障實無有淨而心樂者取世間淨此障對治謂諸菩薩摩訶薩信大乘修行證得第一淨波羅蜜果應知於五陰中見有神我諸外道障實無神我而樂者取我此障對治謂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證得第一我波羅蜜果應知此明何義一切外道執著色等非真實事以為有我而彼外道取著我相無如是我相虛妄顛倒一切時無我以是義故說言如來如實智知一切法無我到第一彼岸而如來無彼我無我相何以故以一切時如實見知不虛妄故非顛倒故此以何義以即無我名為有我即無我者無彼外道虛妄神我名有我者如來有彼得自在我是故偈言

如清淨真空得第一無我 諸佛得淨體是名得大身

此偈明何義得大身者謂如來得第一清淨真如法身彼是諸佛如來實我以得自在體以得第一清淨身偈言諸佛得淨體故以是義故諸佛名

得清淨自在偈言是名得大身故以
是義故依於此義諸佛如來於無漏
界中得為第一最自在我又復即依
如是義故如來法身不名為有以無
我相無法相故以是義故不得言有
以如彼相如是無故又復即依如是
義故如來法身不名為無以唯有彼
真如我體是故不得言無法身以如
彼相如是有故依此義故諸外道問
如來死後為有身耶為無身耶有如
是等是故如來不記不答諸聲聞人
畏世間苦為對治彼畏世間苦諸菩
薩摩訶薩修行一切世間出世間諸
三昧故證得第一樂波羅蜜果應知
辟支佛人棄捨利益一切衆生樂住
寂靜為對治彼棄捨衆生諸菩薩摩
訶薩修行大悲住無限齊世間常利
益衆生證得第一常波羅蜜果應知
是名諸菩薩摩訶薩信及般若三昧
大悲四種修行如是次第得如來身
淨我樂常四種功德波羅蜜果應知
又復有義依此四種如來法身名為
廣大如法界究竟如虛空盡未來際

此明何義信修行大乘是故諸佛如來常得清淨法界到第一彼岸是故說言廣大如法界修行般若波羅蜜是故諸佛如來成就虛空法身以器世間究竟無我以修行虛空藏等無量三昧以是義故於一切處一切法中皆得自在是故說言究竟如虛空以修行大悲於一切衆生無限齊時得慈悲心平等是故說言盡未來際又此四種波羅蜜等住無漏界中聲聞辟支佛得大力自在菩薩為證如來功德法身第一彼岸有四種障何等為四一者緣相二者因相三者生相四者壞相緣相者謂無明住地即此無明住地與行作緣如無明緣行無明住地緣亦如是故因相者謂無明住地緣行即此無明住地緣行為因如行緣識無漏業緣亦如是故生相者謂無明住地緣依無漏業因生三種意生身如四種取緣依有漏業因而生三界三種意生身生亦如是故壞相者謂三種意生身緣不可思議變易死如依生緣故有老死三種

意生身緣不可思議變易死亦如是
故又一切煩惱染皆依無明住地根
本以不離無明住地聲聞辟支佛大
力菩薩未得遠離無明住地垢是故
未得究竟無為淨波羅蜜又即依彼
無明住地緣以細相戲論習未得永
滅是故未得究竟無為我波羅蜜又
即緣彼無明住地有細相戲論集因
無漏業生於意陰未得永滅是故未
得究竟無為樂波羅蜜以諸煩惱染
業染生染未得永滅是故未證究竟
甘露如來法身以未遠離不可思議
變易生死常未究竟是故未得不變
異體是故未得究竟無為常波羅蜜
又如煩惱染無明住地亦如是如業
染無漏業行亦如是如生染三種意
生身及不可思議變易死亦如是
如聖者勝鬘經言世尊譬如取緣有
漏業因而生三有如是世尊依無明
住地緣無漏業因生阿羅漢辟支佛
大力菩薩三種意生身世尊此三乘
地三種意生身生及無漏業生依無
明住地有緣非無緣如是等勝鬘經

中廣說應知

復次以聲聞辟支佛大力菩薩三種
意生身中無淨我樂常波羅蜜彼岸
功德身是故聖者勝鬘經言唯如來
法身是常波羅蜜樂波羅蜜我波羅
蜜淨波羅蜜如是等故此明何義以
如來法身自性清淨離一切煩惱障
智障習氣故名為淨是故說言唯如
來法身是淨波羅蜜以得寂靜第一
自在我故離無我戲論究竟寂靜故
名為我是故說言唯如來法身是我
波羅蜜以得遠離意生陰身因故名
為樂是故說言唯如來法身是樂波
羅蜜以世間涅槃平等證故名為
常是故說言唯如來法身是常波羅
蜜又復略說有二種法依此二法如
來法身有淨波羅蜜應知何等為二
一者本來自性清淨以因相故二者
離垢清淨以勝相故有二種法依此
二法如來法身有我波羅蜜應知何
等為二一者遠離諸外道邊以離虛
妄我戲論故二者遠離諸聲聞邊以
離無我戲論故有二種法依此二法

如來法身有樂波羅蜜應知何等為
二一者遠離一切苦二者遠離一切
煩惱習氣此以何義云何遠離一切
苦以滅一切種苦故以滅一切意生
身故云何遠離煩惱習氣以證一切
法故有二種法依此二法如來法身
有常波羅蜜應知何等為二一者不
滅一切諸有為行以離斷見邊故二
者不取無為涅槃以離常見邊故以
是義故聖者勝鬘經中說言世尊見
諸行無常是斷見非正見見涅槃常
是常見非正見妄想見故作如是見
故以是義故依如是向說法界法門
第一義諦說即世間法名為涅槃以
此二法不分別故以證不住世間涅
槃故是故偈言

無分別之人 不分別世間 不分別涅槃
涅槃有平等

後半偈者示現何義偈言

若無佛性者 不得厭諸苦 下求涅槃樂
亦不欲不願

以是義故聖者勝鬘經言世尊若無
如來藏者不得厭苦樂求涅槃亦無

欲涅槃亦不願求如是等此明何義
略說佛性清淨正因於不定聚衆生
能作二種業何等為二一者依見世
間種種苦惱厭諸苦故生心欲離諸
世間中一切苦惱偈言若無佛性者
不得厭諸苦故二者依見涅槃樂怖
寂樂故生求心欲心願心偈言若無
佛性者不求涅槃樂亦不欲不願故
又欲者求涅槃故求者怖涅槃故怖
者於怖求法中不怯弱故欲得者於
所求法中方便追求故及諮問故願
者所期法中所期法者心心相行是
故偈言

見苦果樂果此依性而有若無佛性者
不起如是心

此偈明何義凡所有見世間苦果者
凡所有見涅槃樂果者此二種法善
根衆生有一切依因真如佛性非離
佛性無因緣故起如是心偈言見苦
果樂果此依性而有故若無因緣生
如是心者一聞提等無涅槃性應發
菩提心偈言若無佛性者不起如是
心故以性未離一切客塵煩惱諸垢

於三乘中未曾修習一乘信心又未
親近善知識等亦未修習親近善知
識因緣是故華嚴性起中言次有乃
至邪見聚等衆生身中皆有如來日
輪光照作彼衆生利益作未來因善
根增長諸白法故向說一闡提常不
入涅槃無涅槃性者此義云何為欲
示現謗大乘因故此明何義為欲迴
轉誹謗大乘心不求大乘心故依無
量時故如是說以彼實有清淨性故
不得說言彼常畢竟無清淨性又依
相應義故說一偈

大海器寶水 無量不可盡 如燈明觸色
性功德如是

此初半偈示現何義偈言

佛法身慧定 悲攝衆生性 海珍寶水等
相似相對法

此偈明何義以有三處故次第有三
種大海相似相對法於如來性中依
因畢竟成就相應義應知何等三處
一者法身清淨因二者集佛智因三
者得如來大悲因法身清淨因者信
修行大乘器相似相對法以彼無量

不可盡故偈言佛法身故海相似相
對法故集佛智因者般若三昧珍寶
相似相對法偈言慧定故珍寶相似
相對法故得如來大悲因者大慈悲
心水相似相對法偈言悲攝衆生性
故水相似相對法故又修行智慧三
昧門寶相似相對法以彼無分別不
可思議有大勢力功德相應故又修
行菩薩大悲水相似相對法以於一
切衆生柔軟大悲得一味等味相行
故如是彼三種法此三種因和合畢
竟不相捨離故名相應後半偈者示
現何義偈言

通智及無垢 不離於真如如燈明燭色
無垢界相似

此偈明何義有三處次第三種燈相
似相對法於如來法界中依果相應
義應知何等三處一者通二者知漏
盡智三者漏盡此以何義通者有五
通光明相似相對法以受用事能
散滅彼與智相違所治闇法能治相
似相對法故偈言通故明故知漏盡
智者無漏智燭相似相對法以能

燒業煩惱無有餘殘能燒相似相對
法故偈言智故燼故漏盡者轉身漏
盡色相似相對法以常無垢清淨光
明具足相無垢相似相對法故偈言
無垢故色故又無垢者以離煩惱障
故清淨者以離智障故光明者如自
性清淨體彼二是客塵煩惱如是略
說六種無漏智離煩惱無學身所攝
法於無漏法界中彼此迭共不相捨
離不差別法界平等畢竟名相應義
應知又依行義故說一偈

見實者說言 凡夫聖人佛 衆生如來藏
真如無差別
此偈示現何義偈言

凡夫心顛倒 見實異於彼如實不顛倒
諸佛離戲論

此偈明何義向明如來法界中一切
法真如清淨明同相依般若波羅蜜
無分別智法門等為諸菩薩摩訶薩
說此以何義略明依三種人何等為
三一者不實見凡夫二者實見聖人
三者畢竟成就如來法身是名三種
行應知應云何知謂取顛倒離顛倒

離戲論如是次第此以何義取顛倒者謂諸凡夫三種虛妄想心見故偈言凡夫心顛倒故離顛倒者以聖人遠離虛妄想心見故偈言見實異於彼故離戲論者正離顛倒及諸戲論以煩惱障智障及煩惱習氣諸佛如來根本永盡故偈言如實不顛倒諸佛離戲論故自此以下即依此行餘四種義廣差別說應知又復即依彼三種人依時差別故說一偈有不淨有淨及以善淨等如是次第說衆生菩薩佛

此偈示現何義偈言

體等六句義略明法性體次第三時中說三種名字

此偈明何義謂向所明無漏法性如來廣說種種法門彼諸法門略說依於六種句義所謂攝聚體因果業相應及行偈言體等六句義略明法性體故於三時中次第依彼三種名字畢竟應知偈言次第三時中說三種名字故此以何義謂不淨時名為衆生得言有不淨故不淨淨時名為菩薩

偈言有淨故於善淨時名為如來偈
言及以善淨故以是義故不增不减
經言舍利弗即此法身過於恒沙无
量煩惱所纏從無始來隨順世間生
死濤波去來生退名為衆生舍利弗
即此法身猷離世間生死苦惱捨一
切欲行十波羅蜜攝八万四千法門
修善提行名為菩薩舍利弗即此法
身得離一切煩惱使纏過一切苦離
一切煩惱垢得淨得清淨得住彼岸
清淨法中到一切衆生所觀之地於
一切境界中更無勝者離一切障離
一切碍於一切法中得自在力名為
如來應正遍知故偈言如是次第說衆
生菩薩佛故自此以下即依彼三時
明如來法性遍一切處故說一偈
如空遍一切而空無分別自性無垢心
亦遍無分別

此偈示現何義偈言

過功德畢竟遍至及同相下中勝衆生
如虛空中色

此偈明何義所有凡夫聖人諸佛如
來自性清淨心平等無分別彼清淨

心於三時中次第於過失時於功德時於功德清淨畢竟時同相無差別猶如虛空在瓦銀金三種器中平等無異無差別一切時有以是義故經中說有三時次第如不增不減經言舍利弗不離衆生界有法身不離法身有衆生界衆生界即法身法身即衆生界舍利弗此二法者義一名異故自此已下即依此三時明如來法性遍至一切處依染淨時不變不異有五偈此等諸偈略說要義應知偈言諸過客塵來性功德相應真法體不變如本後亦尔

此偈明何義偈言

十一偈及二次第不淨時煩惱客塵過第十四十五於善淨時中過恒沙佛法不離脫思議佛自性功德本際中間際及以後際等如來真如性體不變不異初依不淨時不變不異十一偈者

如虛空遍至體細塵不染佛性遍衆生諸煩惱不染如一切世間依虛空生滅依於無漏界有諸根生滅火不燒虛空若燒无是處如是老病死不能燒佛性

地依於水住 水復依於風 風依於虛空
空不依地等 如是陰界根住煩惱業中
諸煩惱業等住不善思惟 不善思惟行
住清淨心中 自性清淨心不住彼諸法
陰入界如地 煩惱業如水 不正念如風
淨心界如空 依性起邪念念起煩惱業
依因煩惱業 能起陰入界 依止於五陰
界入等諸法 有諸根生滅如世界成壞
淨心如虛空 無因復無緣及無和合義
亦無生住滅如虛空 淨心常明无轉變
為虛妄分別 客塵煩惱染

此虛空譬喻 偈示現何義 我明如來性
依不淨時法體 不變偈言

不正思惟風 諸業煩惱水 自性心虛空
不為彼二生 自性清淨心 其相如虛空
邪念思惟風 所不能散壞 諸業煩惱水
所不能濕爛 老病死熾火 所不能燒燃
此偈明何義 如依邪念風 輪起業煩
惱水聚 依業煩惱水 聚生陰界入 世
間而自性心 虛空不生不起 偈言不
正思惟風 諸業煩惱水 自性心虛空
不為彼二生 故如是依邪念風 災業
行煩惱水 災老病死等火 災吹浸燒

壞陰入界世間而自性清淨心虛空
常住不壞如是於不淨時中器世間
相似相對法諸煩惱染業染生染有
集有滅諸佛如來無為之性猶如虛
空不生不滅常不變易示現法體此
自性清淨法門虛空譬喻如陀羅尼
自在王菩薩修多羅中廣說應知彼
經中言諸善男子煩惱本無體真性
本明淨一切煩惱羸薄毗婆舍那有
大勢力一切煩惱客塵自性清淨心
根本一切諸煩惱虛妄分別自性清
淨心如實不分別諸佛子譬如大地
依水而住水依風住風依空住而彼
虛空無依住處諸善男子如是四大
地大水大風大空大此四大中唯虛
空大以為最勝以為大力以為堅固
以為不動以為不作以為不散不生
不滅自然而住諸善男子彼三種大
生滅相應無實體性剎那不住諸佛
子此三種大變異無常諸佛子而虛
空界常不變異諸佛子如是陰界入
依業煩惱住諸煩惱業依不正思惟
住不正思惟依於佛性自性清淨心

住以是義故經中說言自性清淨心
客塵煩惱染諸善男子所有邪念所
有煩惱業所有陰界入如是諸法從
於因緣和合而生以諸因緣壞散而滅
諸善男子彼自性清淨心無因無緣
故無和合不生不滅諸善男子如虛
空界自性清淨心亦復如是如風大
界不正思惟亦復如是如水大界諸
業煩惱亦復如是如地大界陰界入
等亦復如是是故說言一切諸法皆
無根本皆無堅實無住无住本根本
清淨無根本故已說不淨時中依无
分別相自性清淨心虛空界相似相
對法已說依彼起不正念風界相似
相對法已說依不正念諸業煩惱因
相水界相似相對法已說依彼生陰
界入果相轉變地相似相對法未說
彼焚燒死病老等諸過患相火相似
相對法是故次說偈言

有三火次第 劫燒人地獄 能作種種苦
能熟諸行根

此偈明何義明此三法老病死火於
不淨時中不能變異彼如來藏是故

聖者勝鬘經言世尊生死者依世諦故說有生死世尊死者諸根壞世尊生者新諸根起世尊而如來藏不生不死不老不變何以故世尊如來藏者離有為相境界世尊如來藏者常恒清涼不變故已說依不淨時不變不異次說依淨不淨時不變不異故

說二偈

菩薩摩訶薩如實知佛性不生亦不滅復無老病等菩薩如是知得離於生死憐愍衆生故示現有生滅此偈示現何義偈言

老病死諸苦聖人永滅盡依業煩惱生諸菩薩無彼

此偈明何義明此老病死等苦火於不淨時依業煩惱今生如世間火依薪本生以諸菩薩得生意生身於淨不淨時畢竟永滅盡以是義故諸業煩惱等常不能燒然而依慈悲力故示現生老病死而遠離生等以見如實故以是義故諸菩薩摩訶薩依善根結使生非依業煩惱結使生以依心自在力生依大悲力現於三界示

有生示現老示現病示現死而彼無
如佛性不生不滅是名不淨淨時如
修多羅中依受無漏業根本煩惱廣
說應知如如來於大海慧菩薩經中
說言大海慧何者能住世間善根相
應煩惱所謂集諸善根無有厭足故
以心願生攝取諸有故求見一切諸
佛如來故教化一切衆生心不疲倦
故攝取一切諸佛妙法故於諸衆生
常作利益故常不捨離樂貪諸法結
使故常不捨離諸波羅蜜結使故大
海慧是名諸菩薩摩訶薩世間善根
相應煩惱依此煩惱諸菩薩摩訶薩
生於三界受種種苦不為三界煩惱
過患之所染汙大海慧菩薩白佛言
世尊此諸善根以何義故說名煩惱
佛告大海慧菩薩言大海慧如是煩
惱諸菩薩摩訶薩能生三界受種種
苦依此煩惱故有三界非染煩惱三
界中生大海慧菩薩以方便智力依
善根力故心生三界是故名為善根
相應煩惱而生三界非染心生大海

慧譬如長者若居士等唯有一子甚愛甚念見者歡喜而彼一子依愚癡心因戲樂故墮在極深糞廁井中時彼父母及諸親屬見彼一子墮在大廁深坑糞中見已歔歔悲泣啼哭而不能入彼極深廁糞屎器中而出其子

尔時彼處衆中更有一長者子或一居士子見彼小兒墮在深廁糞屎井中見已疾疾生一子想生愛念心不起惡心即入深廁糞屎井中出彼一子大海慧為顯彼義說此譬喻大海慧何者彼義大海慧言極深井糞屎坑者名為三界大海慧言一子者一切衆生諸菩薩等於一切衆生生一子想大海慧尔時父母及諸親者名為聲聞辟支佛人以二乘人見諸衆生墮在世間極大深坑糞屎井中既見彼已悲泣啼哭而不能拔彼諸衆生大海慧彼時更有一長者子一居士子者名為菩薩摩訶薩離諸煩惱清淨無垢以離垢心現見無為真如法界以自在心現生三界為教化彼

諸衆生故大海慧是名菩薩摩訶薩
大悲畢竟遠離諸有畢竟遠離諸縛
而迴生於三界有中以依方便般若
力故諸煩惱火不能焚燒欲令一切
諸衆生等遠離諸縛而為說法大海
慧我今說此修多羅句依諸菩薩心
為利益一切衆生得自在力而生三
有依諸善根慈悲心力依於方便般
若力故是名示現淨不淨時又菩薩
摩訶薩以如實智知如來法身不生
不滅故得如是菩薩摩訶薩功德法
體此修多羅句向前已說自下次說
大毗琉璃摩尼寶喻佛言大海慧譬
如無價大毗琉璃摩尼寶珠善治善
淨善光明墮在泥中住一千年被摩
尼寶經千年後乃出彼泥出已水洗
洗已極淨極淨洗已然後極明即不
失本清淨無垢摩尼寶體大海慧善
薩摩訶薩亦復如是如實知見一切
衆生自性清淨光明淨心而為客塵
煩惱所染大海慧諸菩薩等生如是
心彼諸煩惱不染衆生自性淨心是
諸煩惱客塵虛妄分別心起而被諸

菩薩復生是心我今畢竟令諸衆生
遠離客塵諸煩惱垢為之說法如是
菩薩不生怯弱心轉於一切衆生生
增上力我要畢竟令得解脫菩薩今
時復生是心此諸煩惱無有少體菩
薩今時復生是心諸煩惱無體諸煩
惱羸薄是諸煩惱無有住處如是菩
薩如實知諸煩惱虛妄分別而有依
邪見念而有以正見者諸煩惱垢不
能得起菩薩今時復生是心我應如
實觀諸煩惱更不復生以不生煩惱
故生諸善法菩薩今時復生是心我
若自起諸煩惱者云何而得為諸煩
惱所縛衆生說法令離諸煩惱縛菩
薩今時復生是心以我不著諸煩惱
故是故得為諸煩惱縛衆生說法我
應修行諸波羅蜜結使煩惱相應善
根為欲教化諸衆生故又復云何名
為世間以三界相似鏡像法故此明
何義依無漏法界中有三種意生身
應知彼因無漏善根所作名為世間
以離有漏諸業煩惱所作世間法故
亦名涅槃依此義故聖者勝鬘經言

世尊有有為世間有無為世間世尊
有有為涅槃有無為涅槃故又有為
無為心心數法相應法故故說名為
淨不淨時此義於第六菩薩現前地
說彼諸漏盡無障尋般若波羅蜜解
脫現前修行大悲以為救護一切衆
生故不取證如寶鬘經中依漏盡故
說入城喻彼經中言善男子譬如有
城縱廣正等各一由旬多有諸門路
嶮黑闇甚可怖畏有人入者多受安
樂復有一人唯有一子愛念甚重遙
聞彼城如是快樂即便捨子欲往入
城是人方便得過嶮道到彼城門一
足已入一足未舉即念其子尋作是
念我唯一子來時云何竟不與俱誰
能養護今離衆苦即捨樂城還至子
所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為
憐愍故修集五通既修集已垂得盡
漏而不取證何以故愍衆生故捨漏
盡通乃至行於凡夫地中善男子城
者喻於大般涅槃多諸門者喻於八
万諸三昧門路嶮難者喻諸魔業到
城門者喻於五通一足入者喻於智

慧一足未入者喻諸菩薩未證解脫
言一子者喻於五道一切衆生願念
子者喻大悲心還子所者喻調衆生
能得解脫而不證者即是方便善男
子菩薩摩訶薩大慈大悲不可思議
如是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大方便力
發大精進起堅固心修行禪定得證
五通如是菩薩依禪通業善修心淨
無漏滅盡定現前如是菩薩即得生
於大悲之心為救一切諸衆生故現
前無漏智通而迴轉不取寂滅涅槃
以為教化諸衆生故迴取世間乃至
示現凡夫人地於第四菩薩焰地中
為自利益善起精進為利益他善起
堅固心漏盡現前於第五菩薩難勝
地中依止五通自利利他善熟心行
無漏滅盡定現前是故於第六菩薩
地中無障導般若波羅蜜起漏盡現
前是故於第六菩薩現前地中得漏
盡自在說名清淨是菩薩如是自身
正修行教化衆生令置彼處得大慈
悲心於顛倒衆生生救護心不著寂
滅涅槃善作彼方便現前世間門為

衆生故現前涅槃門為菩提分滿足
故修行四禪迴生欲界以為利益地
獄畜生餓鬼凡夫種種衆生示現諸
身以得自在故已說依不淨淨時不
變不異次說依善淨時不變不異故
說二偈

佛身不變異以得無盡法衆生所歸依
以無邊際故常住不二法以離妄分別
恒不熱不作清淨心力故

此偈示現何義偈言

不生及不死不病亦不老以常恒清涼
及不變等故

此偈明何義偈言

以常故不生離意生身故以恒故不死
離不思議退清涼故不病無煩惱習故
不變故不老無漏行故

此偈明何義明如來性於佛地時无
垢清淨光明常住自性清淨以本際
來常故不生以離意生身故以未來
際恒故不死以離不可思議變易死
故以本後際來清涼故不病以離无
明住地所攝故若如是者不墮三世
彼則不變是故不老以離無漏業迴

轉故又復偈言

有二復有二復有二二句次第如常等無漏境界中

此偈明何義常恒清涼及不變等此四種句於無漏法界中次第一二句二二本二二釋義差別如不增不減修多羅中說言舍利弗如來法身常以不異法故以不盡法故舍利弗如來法身恒以常可歸依故以未來際平等故舍利弗如來法身清涼以不二法故以無分別法故舍利弗如來法身不變以非滅法故以非作法故已說不變異次說無差別无差別者即依此善淨時本際以來畢竟究竟自體相善淨如來藏無差別故說一偈

法身及如來聖諦與涅槃功德不相離如光不離日

此初半偈示現何義偈言

略明法身等義一而名異依無漏界中四種義差別

此偈明何義略說於無漏法界中依如來藏有四種義依四種義有四種

名應知何等四義偈言

佛法不相離 及彼真如性 法體不虛妄
自性本來淨

此偈明何義佛法不相離者依此義
故聖者勝鬘經言世尊不空如來藏
過於恒沙不離不脫不思議佛法故
及彼真如性者依此義故六根聚經
言世尊六根如是從無始來畢竟究
竟諸法體故法體不虛妄者依此義
故經中說言世尊又第一義諦者謂
不虛妄涅槃是也何以故世尊彼性本
際來常以法體不變故自性本來淨者
依此義故經中佛告文殊師利如來應
正遍知本際以來入涅槃故又復依
此四義次第有四種名何等為四一
者法身二者如來三者第一義諦四
者涅槃以是義故不增不減經言舍
利弗言如來藏者即是法身故又復
聖者勝鬘經言世尊不離法身有如
來藏世尊不離如來藏有法身世尊
依一苦滅諦說名如來藏世尊如是
說如來法身無量無邊功德世尊言
涅槃者即是如來法身故後半偈者

示現何義偈言

覺一切種智離一切習氣佛及涅槃體
不離第一義

此四種名於如來法身無漏界中一
味一義不相捨離是故雖復有四種
名而彼四義不離一法門不離一法
體此以何義所證一切法覺一切智
及離一切智障煩惱障習氣此二種
法於無漏法界中不異不差別不斷
不相離以是義故大般涅槃經中偈言
無量種功德一切不思議不差別解脫
解脫即如來

以是義故聖者勝鬘經言世尊言聲
聞辟支佛得涅槃者是佛方便故此
明何義言聲聞辟支佛有涅槃者此
是諸佛如來方便見諸衆生於長道
曠野遠行疲倦恐有退轉為止息故
造作化城如來如是於一切法中得
大自在大方便故故明如是義世尊
如來應正遍知證平等涅槃一切功
德無量無邊不可思議清淨畢竟究
竟此明何義依四種義畢竟功德諸
佛如來無差別涅槃相無上果中佛

及涅槃一切功德不相捨離若離佛地果中證智更無餘人有涅槃法示現如是義依一切種智於諸佛如來無漏法界中譬喻示現此明何義寶鬘經中畫師譬喻示現具足一切功德應知偈言

如種種畫師所知各差別彼一人知分第二人不知有自在國王勅諸畫師言於彼標畫處具足作我身國中諸畫師一切皆下手若不闕一人乃成國王像畫師受勅已畫作國王像彼諸畫師中一人行不在由無彼一人國王像不成以其不滿足一切身分故所言畫師者譬種戒等行言國王像者示一切種智一人不在者示現少一行王像不成者空智不具足

此偈明何義以是義故寶鬘經言善男子諦聽諦聽我今為汝說此譬喻善男子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衆生悉善知畫其中或有善能泥塗或能磨彩或曉畫身不曉手足或曉手足不曉面目時有國王以一張疊與是諸人而告之言凡能畫者皆悉聚

集於此疊上盡吾身像尔時諸人悉
來集聚隨其所能而共作之有一盡
師以緣事故竟不得來諸人盡已持
共上王善男子可言諸人悉集作不
不也世尊善男子我說此喻其義未
顯善男子一人不來故不得言一切
集作亦不得言像已成就佛法行者
亦復如是若有一行不成就者則不名
具足如來正法是故要當具足諸行
名為成就無上菩提故又此檀等諸
波羅蜜一一差別唯是如來所知境
界如來知彼種種差別無量無邊應
知以彼竿數自在力等不能思議故
以對治彼慳等諸垢是故得成清淨
檀等諸波羅蜜又以修行一切種一
切空智及種種三昧門於第八菩薩
不動地中不分別一切菩薩地無間
無隔自然依止道智修行得無生法
忍成就具足如來無漏戒成就一切
功德於第九菩薩善慧地中依阿僧
祇三昧隨羅尼海門攝取無量無邊
諸佛之法依止解一切衆生根智成
就無量無邊功德空智得無生法忍

於第十菩薩法雲地中依止一切如
來現前蜜智智成就無量无邊功德
聚得無生空法忍次後得諸三昧斷
一切煩惱障智障依止諸解脫門智
成就清淨彼岸功德具足得一切種
一切空智以如是等四種地智中非
聲聞辟支佛地以彼聲聞辟支佛等去
之甚遠以是義故說彼四種成就不
差別涅槃界是故偈言

慧智及解脫不離法界體無差涅槃界
日相似相對

此偈明何義以何等慧以何等智以
何等解脫彼三不離法界實體明彼
四種功德成就無差別涅槃界偈言
無差別涅槃界故為彼四種義次第
故有四種相似相對法應知何等為
四一者佛法身中依出世間無分別
慧能破第一無明黑暗彼光明照相
似相對法應知偈言慧故日相似相
對故二者依智故得一切智智知一
切種照一切事放光明羅網相似相
對法應知偈言智故日相似相對故
三者依止彼二自性清淨心解脫无

垢離垢光明輪清淨相似相對法應
知偈言解脫故曰相似相對法故四
者即此三種不離法界不離實體不
相捨離相似相對法應知偈言不離
法界體故曰相似相對故是故偈言
不證諸佛身涅槃不可得如棄捨光明
日不可得見

此偈明何義以如向說無漏法界中
無始世界來諸佛法身中無漏諸法
一切功德不相捨離以是義故遠離
如來無障无碍法身智慧離一切障
涅槃體相不可得見不可得證如離
日光明無日輪可見以是義故聖者
勝鬘經言法無優劣故得涅槃知諸
法平等智故得涅槃平等智故得涅
槃平等解脫故得涅槃平等解脫知見
故得涅槃是故世尊說涅槃界一味
等味謂明解脫一味故

究竟乘寶性論卷第三

卅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究竟無實性論卷第四

竭

後魏中印度三藏勒那摩提譯

無量煩惱所纏品第六

論曰偈言

向說如來藏十種義示現次說煩惱經以九種譬喻

此偈明何義向依如來藏說無始世界來彼法恒常住法體不轉變明如來藏有十種義自此以下依無始世界來煩惱藏所纏說無始世界來自性清淨心具足法身以九種譬喻明如來藏過於恒沙煩惱藏所纏如修多羅說應知九種譬喻者如偈說言萎華中諸佛衆蜂中美壑皮糲等中寶糞穢中真金地中珍寶藏諸果子中芽朽故弊壞衣經裏真金像貧賤醜陋女懷轉輪聖王焦黑泥摸中有上妙寶像衆生貪瞋癡妄想煩惱等塵勞諸垢中皆有如來藏

此偈示現何義自此以下依此略說四偈句義餘殘譬喻五十四偈廣說應知此四行偈惣略說彼廣偈中義

應知又依彼義略說二偈

華蜂糞穢地果故壞衣 貧賤女泥摸
煩惱垢相似 佛密寶真金 寶牙金像玉
上妙寶像等 如來藏相似

此偈示現何義偈言

華蜂等諸喻明衆生身中 無始世界來
有諸煩惱垢 佛密等諸喻明衆生身中
無始來具足 自性無垢體

又復略說此如來藏修多羅中明一
切衆生界從無始世界來客塵煩惱
染心從無始世界來淨妙法身如來
藏不相捨離是故經言依自虛妄染
心衆生染依自性清淨心衆生淨去
何自心染依自心染有九種喻謂萎
華等應知偈言

貪瞋癡相續及結使熏集 見修道不淨
及淨地有垢 萎華等諸喻說九種相對
無邊煩惱經故說差別相

此偈明何義略說有九種煩惱於自
性清淨如來法身界中如萎華等九
種譬喻於諸佛等常外客相諸煩惱
垢亦復如是於真如佛性常客塵相
何等以為九種煩惱一者貪使煩惱

二者瞋使煩惱三者癡使煩惱四者
增上貪瞋癡結使煩惱五者無明住
地所攝煩惱六者見道所斷煩惱七
者修道所斷煩惱八者不淨地所攝
煩惱九者淨地所攝煩惱此如是等
九種煩惱以彼九種譬喻示現應知
此明何義世間貪等衆生身中所攝
煩惱能作不動地業行緣成就色界
無色界果報出世間智能斷名為貪
瞋癡使煩惱偈言貪瞋癡相續故又
增上貪瞋癡衆生身中所攝煩惱能
作福業罪業行緣但能成就欲界果
報唯有不淨觀智能斷名為增上貪
瞋癡等結使煩惱偈言及結使故又
阿羅漢身中所攝煩惱能作無漏諸
業行緣能生無垢意生身果報唯如
來菩提智能斷名為無明住地所攝
煩惱偈言熏集故又有二種學人何
等為二一者凡夫二者聖人凡夫身
中所攝煩惱初出世間心見出世間
法智能斷名為見道所斷煩惱偈言
見道故聖人身中所攝煩惱如先見
出世間法修道智能斷名為修道所

斷煩惱偈言修道故又不究竟菩薩
謂從初地乃至七地所攝煩惱七住
地中所對治法八地已上三住地中
修道智能斷名為不淨地所攝煩惱
偈言不淨故又畢竟究竟菩薩身中
所攝煩惱八地已上三地修道智所
對治法金剛三昧智能斷名為淨地
所攝煩惱偈言及淨地有垢故是名
略說九種煩惱次第萎華等九種譬
喻我已廣說應知又復即此九種煩
惱依八万四千衆生行故有八万四
千煩惱差別如如來智無量無邊故
有如是無量無邊煩惱經如來藏故
言無量煩惱藏所經如來藏是故
偈言

愚癡及羅漢諸學及大智次第四種后
及一二復二如是次第說四凡一聖人
二學二大智名為不淨地

此偈明何義此九種譬喻於無漏界
中如是次第四種譬喻及第五譬喻
後時二二煩惱諸垢依煩惱垢染故
言不清淨又復云何知此九種貪等
煩惱於萎華等九種譬喻相似相對

又云何知如來藏於諸佛等九種譬
喻相似相對偈言

依佛神力故有彼衆妙華初榮時則愛
後萎變不愛如華依榮悴有愛有不愛
貪煩惱亦尔初樂後不樂群蜂為成蜜
瞋心啗諸花瞋恚心起時生種種苦惱
稻等内堅實外為皮糠覆如是癡心經
不見内堅實猶如臭穢糞智觀貪亦尔
起欲心諸相結使如穢糞群如彼地中
種種珍寶藏衆生無天眼是故不能見
如是自在智為無明地覆衆生无智眼
是故不能見如子離皮糠次第生芽等
見道斷煩惱次第生諸地以害身見等
攝取妙聖道修道斷煩惱故說弊壞衣
七地中諸垢猶如胎所經遠離胎藏智
無分別淳熟三地知諸垢如泥摸所泥
大智諸菩薩金剛定智斷萎華至泥摸
如是九種喻示貪瞋癡等九種煩惱垢
垢中如來藏佛等相對法如是九種義
以三種體攝

此偈明何義謂依法身自性清淨心
如來藏等三種實體有諸佛等九種
譬喻相似相對法應知三種實體者

偈言

法身及真如如來性實體三種及一種
五種喻示現

此偈明何義初三種喻示現如來法
身應知三種譬喻者所謂諸佛美
堅固示現法身偈言法身故一種譬
喻者所謂真金示現真如偈言真如
故又何等為五種譬喻一者地藏二
者樹三者金像四者轉輪聖王五者
寶像能生三種佛身示現如來性偈
言如來性故又法身者偈言

法身有二種清淨真淨及依彼習氣
以深淺義說

此偈明何義諸佛如來有二種法身
何等為二一者寂靜法界身以無分
別智境界故如是諸佛如來法身唯
自內身法界能證應知偈言清淨真
法界故二者為得彼因謂彼寂靜法
界說法依可化衆生說彼說法應知
以依真如法身有彼說法名為習氣
偈言及依彼習氣故彼說法者復有
二種一細二麤細者所謂為諸菩薩
摩訶薩演說甚深秘密法藏以依第

一義諦說故廣者所謂種種修多羅祇夜和伽羅那伽陀憂陀那尼陀那等名字章句種種差別以依世諦說故是故偈言

以出世間法世中無譬喻是故依彼性還說性譬喻如美蜜一味微細法亦亦修多羅等說如種種異味

此偈明何義諸佛美蜜及堅固等三種譬喻此明如來真如法身有二種義一者遍覆一切衆生二者遍身中有無有餘殘示現一切衆生有如來藏此以何義於衆生界中無有一衆生離如來法身在於法身外離於如來智在如來智外如種種色像不離虛空中是故偈言

譬如諸色像不離於虛空如是衆生身不離諸佛智以如是義改說一切衆生皆有如來藏如虛空中色以性不改變體本來清淨如真金不變故說真如喻此偈明何義明彼真如如來之性乃至邪聚衆生身中自性清淨心無異無差別光明明了以離客塵諸煩惱故後時說言如來法身如是以一真

金譬喻依真如無差別不離佛法身故說諸衆生皆有如來藏以自性清淨心雖言清淨而本來無二法故是故經中佛告文殊師利言文殊師利如來如實知見自身根本清淨智以依自身根本智故知諸衆生有清淨身文殊師利所謂如來自性清淨身乃至一切衆生自性清淨身此二法者無二無差別是故偈言

一切諸衆生平等如來藏真如清淨法名為如來體依如是義故說一切衆生皆有如來藏應當如是知又復偈言

佛性有二種一者如地藏二者如樹果無始世界來自性清淨心修行無上道依二種佛性得出三種身依初譬喻故知有初法身依第二譬喻知有二佛身真佛法身淨猶如真金像以性不改變攝功德實體證大法王位如轉輪聖王依止鏡像體有化佛像現

此偈明何義餘五種譬喻所謂藏樹金像轉輪聖王寶像譬喻示現生彼三佛法身以依自體性如來之性諸

衆生藏是故說言一切衆生有如來藏此示何義以諸佛如來有三種身得名義故此五種身能作三種佛法身因以是義故說如來性因此以何義此中明性義以為因義以是義故經中偈言

無始世來性 作諸法依止 依性有諸道及證涅槃果

此偈明何義無始世界性者如經說言諸佛如來依如來藏說諸衆生无始本際不可得知故所言性者如聖者勝鬘經言世尊如來說如來藏者是法界藏出世間法身藏出世間上上藏自性清淨法身藏自性清淨如來藏故作諸法依止者如聖者勝鬘經言世尊是故如來藏是依是持是住持是建立世尊不離不離智不斷不脫不異無為不思議佛法世尊亦有斷脫異外離離智有為法亦依亦持亦住持亦建立依如來藏故依性有諸道者如聖者勝鬘經言世尊生死者依如來藏世尊有如來藏故說生死是名善說故及證涅槃果者如

聖者勝鬘經言世尊依如來藏故有
生死依如來藏故證涅槃世尊若無
如來藏者不得厭苦樂求涅槃不欲
涅槃不願涅槃故此明何義明如來
藏究竟如來法身不差別真如體相
畢竟定佛性體於一切時一切衆生
身中皆無餘盡應知此云何知依法
相知是故經言善男子此法性法體
性自性常住如來出世若不出世自
性清淨本來常住一切衆生有如來
藏此明何義依法性依法體依法相應
依法方便此法為如是為不如是不可
思議一切處依法依法量依法信得
心淨得心定彼不可分別為實為不
實唯依如來信是故偈言
唯依如來信 信於第一義 如無眼目者
不能見日輪

此偈明何義略說一切衆生界中有
四種衆生不識如來藏如生盲人何
等為四一者凡夫二者聲聞三者辟
支佛四者初發菩提心菩薩如聖者
勝鬘經中說言世尊如來藏者於身
見衆生非其境界世尊如來藏者於

取四顛倒衆生非其境界世尊如來
藏者於散亂心失空衆生非其境界
故此明何義身見衆生者謂諸凡夫
以彼凡夫實無色等五陰諸法而取
以為有我我所虛妄執著我我所慢
於離身見等滅諦無漏性甘露之法
信亦不能何況出世間一切智境界
如來藏能證能解無有是處又取四
顛倒諸衆生者所謂聲聞辟支佛人
以彼聲聞辟支佛等應修行如來藏
常而不修行如來藏以為常以顛倒
取一切法無常修行如來藏無常樂
無常修行以不知不覺故應修行如
來藏樂而不修行如來藏以為樂以
顛倒取一切法皆苦修行如來藏苦
樂苦修行以不知不覺故應修行如
來藏我而不修行如來藏以為我以
顛倒取一切法無我修行如來藏無
我樂無我修行以不知不覺故應修
行如來藏淨而不修行如來藏以為
淨以顛倒取一切法不淨修行如來
藏不淨樂不淨修行以不知不覺故
如是聲聞辟支佛等一切不能如實

隨順法身修行以是義故第一彼岸
常樂我淨法非彼聲聞辟支佛等所
知境界如是樂顛倒無常苦無我不
淨相等彼如來藏非其境界如是之
義大般涅槃修多羅中池水譬喻廣
明此義應知彼經中言迦葉譬如春
時有諸人等在大池浴乘船遊戲失
琉璃寶沒深水中是時諸人悉共入
水求覓是寶覓捉瓦石草木沙礫各
各自謂得琉璃珠歡喜持出乃知非
真是時寶珠猶在水中以珠力故水
皆澄清於是大衆乃見寶珠故在水
下猶如仰觀虛空月形是時衆中有
一智人以方便力安徐入水即便得
珠汝等比丘不應如是修集無常苦
無我想不淨想等以為真實如彼諸
人各以瓦石草木沙礫而為寶珠汝
等應當善學方便在在處處常修我
想常樂淨想復應當知先所修集四
法相貌悉是顛倒欲得真實修諸想
者如彼智人巧出寶珠所謂我想常
樂淨想故又散亂心失空衆生者謂
初發心菩薩離空如來藏義以失變

壞物修行名為空解脫門此以何義
初發心菩薩起如是心實有法斷滅
後時得涅槃如是菩薩失空如來藏
修行又復有人以空為有物我應得
空又生如是心離色等法別更有空
我應修行令得彼空彼人不知空以
何等法是如來藏偈言

不空如來藏謂無上佛法不相捨離相
不增減一法如來無為身自性本來淨
客塵虛妄染本來自性空

此偈明何義不減一法者不減煩惱
不增一法者真如性中不增一法以
不捨離清淨體故偈言不相捨離相
不增減一法故是故聖者勝鬘經言世
尊有二種如來藏空智世尊空如來
藏若離若脫若異一切煩惱藏世尊
不空如來藏過於恒沙不離不脫不
異不思議佛法故如是以何等煩惱
以何等處無如是如實見知名為空
智又何等諸佛法何處具足有如是
如實見知名不空智如是明離有无
二邊如實知空相此二偈中明如是
義又衆生若離如是空智彼人則是

佛境界外名不相應不得定不得一心
以是義故名散亂心失空衆生何以
故以離第義空智門無分別境界
不可得證不可得見是故聖者勝踐
經言世尊如來藏智名為空智世尊
如來藏空智者一切聲聞辟支佛等
本所不見本所不得本所不證本所
不會世尊一切苦滅唯佛得證壞一
切煩惱藏修一切滅苦道故如是此
如來藏以法界藏故身見等衆生不
能得見已說以身見相對治真實法
界未現前故又如是出世間法身如
來藏非顛倒衆生境界已說以無常
等世間法對治出世間法界未現前
故又如是自性清淨法界如來藏
非散亂心失空衆生境界已說以煩
惱垢客塵染空自性清淨功德法不
相捨離出世間法身得名故此明何
義又依一味等味法界無差別智門
觀察出世間自性清淨法身是名如
實知見真如是故經說十住菩薩唯
能少分見如來藏何況凡夫二乘人
等是故偈言

譬如薄雲中見虛空有日淨慧諸聖人見佛亦如是聲聞辟支佛如無眼目者不能觀如來如盲不見日所知一切法有無量無邊遍虛空法界無量智能見諸如來法身充滿一切處佛智慧能見以無量智故

究竟乘實性論為何義說品第七

問曰真如佛性如來藏義住無障閼究竟菩薩地菩薩第一聖人亦非境界以是一切智者境界故若如是者何故乃為愚癡顛倒凡夫人說答曰以是義故略說四偈

處處經中說內外一切空有為法如雲及如夢幻等此中何故說一切諸衆生皆有如來性而不說空寂以有怯弱心輕慢諸衆生執著虛妄法謗真如佛性計身有神我為今如是等遠離五種過故說有佛性

此四行偈以十一偈略釋應知偈言諸修多羅中說有為諸法謂煩惱業等如雲等虛妄煩惱猶如雲所作業如夢如幻陰亦尔煩惱業生故先已如是說此究竟論中為離五種過說有真如性

以衆生不聞不發菩提心或有怯弱心
欺自身諸過未發菩提心生起欺慢意
見發菩提心我勝彼菩薩如是憍慢人
不起正智心是故虛妄取不知如實法
妄取衆生過不知客染心實無彼諸過
自性淨功德以取虛妄過不知實功德
是故不得生自他平等慈聞彼真如性
起大勇猛力及恭敬世尊智慧及大悲
生增長五法不退轉平等無一切諸過
唯有諸功德取一切衆生如我身無異
速疾得成就無上佛菩提

究竟乘寶性論身轉清淨成菩提品第八
論曰已說有垢如自此以下說無垢如
應知無垢如者謂諸佛如來於無漏
法界中遠離一切種種諸垢轉離穢
身得淨妙身依八句義略差別說彼
真如性無漏法身應知何等為八偈言
淨得及遠離自他利相應依止深快大
時數如彼法

是名八種句義次第一偈示現八種
義者何謂八種一者實體二者因三
者果四者業五者相應六者行七者
常八者不可思議實體者向說如來

藏不離煩惱藏所經以遠離諸煩惱
轉身得清淨是名為實體應知偈言
淨故是故聖者勝鬘經言世尊若於
無量煩惱藏所經如來藏不疑惑者
於出無量煩惱藏法身亦無疑惑故
因者有二種無分別智一者出世間
無分別智二者依出世間智得世間
出世間依止行智是名為因偈言得
故果者即依此得得證智果是名為果
偈言遠離故業者有二種遠離一者
遠離煩惱障二者遠離智障如是次
第故名遠離如是遠離自利利他成
就是名為業偈言自他利故相應者
自利利他得無量功德常畢竟住持
是名相應偈言相應故行常不思議
者謂三種佛法身無始世界來作衆
生利益常不休息不可思議偈言依
止深快大故以是義故略說偈言
實體因果業 及以相應行 常不可思議
名佛地應知

又依實體依因於佛地中及得彼方
便因故說三偈

向說佛法身自性清淨體 為諸煩惱垢

客塵所染汙。譬如虛空中。離垢淨日月。
為彼厚密雲羅網之所覆。佛功德無垢。
常恒及不變。不分別諸法。得無漏真智。
此三行偈。以四行偈略釋。應知偈言。
佛身不捨離。清淨真妙法。如虛空日月。
智離染不二。過恒沙佛法。明淨諸功德。
非作法相應。不離彼寶體。煩惱及智障。
彼法實無體。常為客塵染。是故說雲喻。
遠離彼二因。向二無分別。無分別真智。
及依彼所得。

此偈明何義。向說轉身實體清淨。又
清淨者。略有二種。何等為二。一者自
性清淨。二者離垢清淨。自性清淨者。
謂性解脫。無所捨離。以彼自性清淨。
心體不捨一切客塵煩惱。以彼本來
不相應。故離垢清淨者。謂得解脫。又
彼解脫不離一切法。如水不離諸塵垢。
等而言清淨。以自性清淨。心遠離客
塵諸煩惱。垢更無餘。故又依彼果離
垢清淨。故說四偈。

如清淨池水。無有諸塵濁。種種雜花樹。
周匝常圍繞。如月離羅睺。日無雲翳等。
無垢功德具。顯現即彼體。蜂王美味蜜。

堅實淨真金 寶藏大果樹 無垢真金像
轉輪聖王身 妙寶如來像 如是等諸法
即是如來身

此四行偈以八行偈略釋應知偈言
貪等客煩惱 猶如濁水塵 無分別上智
果法如池水 示現佛法身 一切諸功德
依彼證智果 是故如是說 貪如濁水塵
淨法離垢染 可化諸衆生 如遠池藕花
禪定習氣潤 遠離瞋羅睺 以大慈悲水
遍益諸衆生 如十五日月 遠離雲羅網
光明照衆生 能除諸幽闇 佛無垢日月
離癡雲羅網 智光照衆生 除滅諸黑闇
得無等等法 能與妙法味 諸佛如蜜堅
遠離蜂糖障 真實妙功德 除斷諸貧窮
能與解脫勢 故說金樹喻 法寶真實身
增上兩足尊 勝色畢竟成 故說後三喻
又向說以二種智依自利利他業何者
為二一者出世間無分別智二者依
出世間無分別智轉身得身行因遠
離煩惱得證智果故又何者是成就
自利謂得解脫遠離煩惱障遠離智
障得無障尋清淨法身是名成就自
身利益又何者是成就他利益既得

成就自身利己無始世来自然依彼
二種佛身示現世間自在力行是名
成就他身利益又依自利利他成就
業義故說四偈

無漏及遍至不滅法與恒清涼不變異
不退寂靜處諸佛如來身如虛空無相
為諸勝智者作六根境界示現微妙色
出於妙音聲令嗅佛戒香與佛妙法味
使覺三昧觸令知深妙法細思惟稠林
佛離虛空相

此四行偈以八行偈略釋應知偈言
略說二種法業智應當知滿足解脫身
清淨真法身解脫身法身二及一應知
謂無漏遍至及究竟無為煩惱盡無漏
及習氣滅故無閑及無障智遍至應知
無為以不滅實體不失故不名為本
恒等句解釋對於恒等句有四失應知
死無常及轉不可思議退以無死故恒
以常故清涼不轉故不變寂靜故不退
彼究竟足跡淨智白法體具足色聲等
示現於諸根如虛空無相而現色等相
法身亦如是具六根境界
此偈明何義經中說言如虛空相諧

佛亦尔者此依第一義諸佛如來清淨法身自體相不共法故作如是說以是義故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言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大人相成就得見如來不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說義者不以相成就得見如來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不以相成就得見如來須菩提若以相成就觀如來者轉輪聖王應是如來是故非以相成就得見如來故此明何義以依如來第一義諦清淨法身明如是義又依相應義故說二偈

如空不思議常恒及清涼不變與寂靜
遍離諸分別一切處不著離閑處澁觸
亦不可見取佛淨心無垢

此二行偈以八行偈略釋應知偈言
解脫身法身示自利利他依自利利他
彼處相應義一切諸功德不思議應知
以非三慧境一切種智知諸衆生佛體
細故非聞境第一非思思以出世深密
世修慧不知諸愚癡凡夫本來不曾見
如盲不瞞色二乘如嬰兒不見日月輪
以不生故常以不滅故恒離二故清涼

法性住不變證滅故寂靜一切覺故遍
不住不分別離煩惱不著無智障離閼
柔軟離震溢無色不可見離相不可取
以自性故淨離染故無垢

此偈明何義虛空譬喻者明諸佛如
來無為諸功德不離佛法身於所有
諸有得不可思議勝大方便業勝大
悲業勝大智業為與一切衆生樂相
無垢清淨三種佛身所謂實佛受法
樂佛及化身佛常不休息常不斷絕
自然修行以為利益一切衆生應知
以不其餘人唯諸佛如來法身相應
故此明何義以依此身相應諸行差
別故說八偈

非初非中後不破壞不二遠離於三界
無垢无分別此甚深境界非二乘所知
具勝三昧慧如是人能見出過於恒沙
不思議功德唯如來成就不與餘人共
如來妙色身清淨無垢體遠離諸煩惱
及一切習氣種種勝妙法光明以為體
令衆生解脫常無有休息所作不思議
如摩尼寶王能現種種形而彼體非實
為世間說法示現寂靜處教化使淳熟

授記令入道如來鏡像身而不離本體
猶如一切色不離於虛空

此八行偈以二十五偈略釋應知偈言
向說佛法身及一切種智自在與涅槃
及第一義諦不可思議法應供等功德
唯自身內證應當如是知彼三身差別
實法報化等所謂深快大無量功德身
明實體身者謂諸佛法身略說五種相
五功德應知無為无差別遠離於二邊
出離煩惱障智障三昧障以離一切垢
故聖人境界清淨光明照以法性如是
無量阿僧祇不可數思議無等諸功德
到第一彼岸實法身相應以快不可數
非思量境界及遠離習氣无邊等佛法
次第不離報受種種法味示現諸妙色
淨慈悲習氣無虛妄分別利益諸衆生
自然無休息如如意寶珠滿足衆生心
受樂佛如是神通力自在此神力自在
略說有五種說法及可見諸業不休息
及休息隱沒示現不實體是名要略說
有五種自在如摩尼寶珠依種種諸色
異本生諸相一切皆不實如來亦如是
方便力示現從兜率陀退次第入胎生

習學諸伎藝 嬰兒入王宮 厭離諸欲相
出家行苦行 推問諸外道 往詣於道場
降伏諸魔衆 成大妙覺尊 轉無上法輪
入無餘涅槃 於不清淨國 現如是等事
世間無休息 宣說無常苦 无我寂靜名
方便智慧力 令彼諸衆生 厭離三界苦
後入於涅槃 以入寂靜道 諸聲聞人等
有是虛妄相 言我得涅槃 法華等諸經
皆說如實法 般若方便攝 迴先虛妄心
令淳熟上乘 授妙菩提記 微細大勢力
令愚癡衆生 過嶮難惡道 深快及以大
次第說應知 初法身如來 第二色身佛
譬如虛空中 有一切色身 於初佛身中
最後身亦尔

自此以下即依如是三種佛身為樂
衆生利益衆生略說二偈

世尊體常住 以修無量因 衆生界不盡
慈悲心如意 智成就相應 法中得自在
降伏諸魔怨 體寂靜故常

此二行偈以六行偈略釋應知偈言
棄捨身命財 攝取諸佛法 為利益衆生
究竟滿本願 得清淨佛身 起大慈悲心
修行四如意 依彼力住世 以成就妙智

雖有涅槃心常得心三昧成就樂相應
常在於世間不為世法染得淨甘露處
故離一切魔諸佛本不生本來寂靜故
以常可歸依故言歸依我初七種譬喻
如來色身常後三種譬喻善道法身常
此偈明何義諸佛如來依法身轉得
無上身不可思議應知依不可思議
故說二偈

非言語所說第一義諦攝離諸覺觀地
無譬喻可說最上勝妙法不取有涅槃
非三乘所知唯是佛境界

此二行偈以五行偈略釋應知偈言
不可得思議以離言語相離言語相者
以第一義攝第一義攝者非思量境界
非思量境者以無譬喻知無譬喻知者
以最勝無上最勝無上者不取有涅槃
不取是二者不取功德過前五種譬喻
微細不思議如來法身常第六譬喻者
以得自在故如來色身常

究竟一乘實性論如來功德品第九

論曰已說無垢真如法身次說依彼
無垢真如法身一切功德如摩尼寶
不離光明形色諸相如來法身无量

無邊自性清淨無垢功德亦復如是
以是義故依佛功德次說二偈

自利亦利他第一義諦身依彼真諦身
有此世諦體果遠離淳熟以中具足有
六十四種法諸功德差別

此偈示現何義偈言

於自身成就住持諸佛法故攝第一身
為他身住持諸如來世尊故有世諦體
佛無量功德初身攝應知十力四無畏
大丈夫相等彼受樂報體第二佛身攝
此偈明何義明十力等六十四種佛
身功德此云何知依彼義故略說二偈
佛力金剛杵破無智者障如來無所畏
慶衆如師子如來不共法清淨如虛空
如彼水中月衆生二種見

自此已下功德品中餘殘論偈依此
二偈次第示現彼十力等六十四種
如來功德如陀羅尼自在王經廣說
應知初依十力故說二偈

慶非慶果報業及於諸根性信至慶道
離垢諸禪定憶念過去世天眼寂靜智
如是等諸句說十種力名

又依四無畏故說三偈

如實覺諸法 遠諸閼道障 說道得無漏
是四種無畏 於所知境界 畢竟知自他
自知教他知 此非遮障道 能證勝妙果
自得令他得 說自他利諦 是諸處無畏
又依十八不共佛法故說八偈

佛無過无諍 無妄念等失 无不定散心
無種種諸想 無作意護心 欲精進不退
念慧及解脫 知見等不退 諸業智為本
知三世無障 佛十八功德 及餘不說者
佛身口無失 若他來破壞 內心無動相
非作心捨心 世尊欲精進 念淨智解脫
知見常不失 示現可知境 一切諸業等
智為本展轉 三世無障閼 廣大智行常
是名如來體 大智慧相應 覺彼大菩提
最上勝妙法 為一切衆生 轉於大法輪
無畏勝妙法 令彼得解脫

又依三十二大人相故說十一偈

足下相平滿 具足千輻輪 跟腠趺上隆
伊尼鹿王蹲 手足悉柔軟 諸指皆纖長
鵝王網縵指 臂肘上下肅 兩肩前後平
左右俱圓滿 立能手過膝 馬王陰藏相
身臍相洪雅 如尼拘樹王 體相七處滿
上半如師子 威德勢堅固 猶如那羅延

身色新淨妙柔軟金色皮淨軟細平密
一孔一毛生毛柔軟上靡微細輪右旋
身淨光圓市頂上相高顯項如孔雀王
頤方若師子髮淨金精色喻如因陀羅
額上白毫相通面淨光明口含四十齒
二牙白踰雪深密內外明上下齒平齊
迦陵頻伽聲妙音深遠聲所食至喉現
得味中上味細薄廣長舌二目淳紺色
瞬眼若牛王功德如蓮華如是說人尊
妙相三十二一一不雜亂普身不可嫌
此佛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三
十二大人相略集一處是名六十四
種功德應知偈言

六十四功德 修因及果報 一一各差別
實經次第說

此偈明何義向說諸佛如來六十四
種功德因果差別依此次第實女經
中廣說應知又復依此四處次第有
四種喻謂金剛杵及師子王虛空譬
喻水中月等有九行偈依彼九偈略
說偈言

衝過無慈心 不共他無心 故說犍師子
空水中月喻

又依十力金剛杵喻故說二偈

處非處果性衆生諸信根種種道修地
過宿命差別天眼漏盡等佛力金剛杵
能判碎散斫癡鎚山牆樹

此偈示現何義略說偈言

諸如來六力次第三及一所知境界中
離三昧諸障及離餘垢障譬如破散截
鎚牆及樹等亦重亦堅固亦不可破壞
如來十種力猶如彼金剛故說金剛杵
又依四無畏師子王喻故說二偈

譬如師子王諸獸中自在常處於山林
不怖畏諸獸佛人王亦尔處於諸群衆
不畏及善住堅固善住等

此偈示現何義略說偈言

知病苦知因遠離彼苦因說聖道妙藥
為離病癰滅遠離諸怖畏善住善住城
佛王在大衆無畏如師子以知一切法
是故能善住一切處不畏離愚癡凡夫
二乘及清淨以見我無等於一切法中
心常定堅固何故名善住過無明住地
自在無閑處是故名善住

又依十八不共法虛空譬喻故說
三偈

地水火風等 彼法空中無諸色中亦无
虚空無閼法 諸佛無障碍 猶如虚空相
如來在世間 如地水火風 而諸佛如來
所有諸功德 乃至無一法 其餘世間有
此偈示現何義略說偈言

聲聞及空行 智者及自在 上上微細法
故示現五大 諸衆生受用 如地水火風
離世離出世 故說虚空大 三十二功德
依止法身有 如世間燈炷 明燭及色相
相應無差別 諸如來法身 一切諸功德
無差別亦尔

又依三十二大丈夫相 水中月喻故
說二偈

秋空無雲曠 月在天及水 一切世間人
皆見月勢力 清淨佛輪中 具功德勢力
佛子見如來 功德身亦尔

此偈示現何義略說偈言

三十二功德 見者生歡喜 依法報化身
三種佛而有 法身淨無垢 遠離於世間
在如來輪中 衆生見二處 如清淨水中
見於月影像 是三十二相 依色身得名
如摩尼寶珠 不離光色相 色身亦如是
不離三十二

究竟無實性論自然不休息佛業品第十

論曰已說無垢諸佛功德次說諸佛
如來作業彼諸佛業自然而行常不
休息教化衆生應知此依略說有二
種法自然而行以是義故依諸佛業
自然而行常不休息常作佛事故說
六偈

於可化衆生以教化方便起化衆生業
教化衆生界諸佛自在人於可化衆生
常待處待時自然作佛事遍覺知大衆
最妙功德聚如大海水寶如來智亦亦
菩提廣無邊猶如虛空界於無量功德
大智慧日光遍照諸衆生有佛妙法身
無垢功德藏如我身無具煩惱障智障
雲霧羅網覆諸佛慈悲風吹令散滅盡
此六行偈義以十四偈略釋應知偈言
以何等性智何者何處時作業無分別
是故業自然以何等根性諸衆生可度
以何等智慧能度諸衆生又以何者是
化衆生方便衆生以何處何時中可化
進趣及功德為果為攝取彼障及斷障
諸緣不分別進趣謂十地功德因二諦
果謂大菩提攝菩提眷屬彼障謂無邊

煩惱及習氣 斷障謂大慈 及大悲心等
是名一切時 常種種因緣 如是等六度
次第說應知 如大海水實 空日地雲風
諸地如大海 智水功德實 菩提如空界
廣無中後邊 為利益衆生 二種業如日
能悉遍照知 一切衆生界 皆有如來性
如地中伏藏 猶如彼大地 體安固不動
為利益衆生 見彼我無別 客塵煩惱等
本自無體性 一切皆虛妄 如雲聚不實
起大慈悲心 猶如猛風吹 煩惱智障盡
如彼雲聚散 化事未究竟 故常在世間
從本際以來 自然不休息

問曰如向所說諸佛如來不生不滅
若如是者即無為法無為法者不修
行業云何自然不休息常教化衆生
事答曰為示現彼諸佛大事斷諸疑
惑是故依彼不可思議無垢清淨諸
佛境界示現大事故以譬喻說一行偈
帝釋妙鼓雲 梵天日摩尼 響及虛空地
如來身亦尔

依此一行修多羅攝取義偈九種譬
喻自此以下廣說偈義九種譬喻略說
又復依彼廣說偈義九種譬喻略說

彼義及以次第廣說如來無上利益
一切衆生修行究竟以十九偈解釋
應知偈言

遠離一切業未曾見有果為一切疑人
除諸疑網故說九種譬喻彼修多羅名
廣說此諸法彼修多羅中廣說九種喻
彼名智境界快妙智莊嚴有智者速入
具足佛境界說彼天帝釋琉璃鏡像等
九種諸譬喻應知彼要義見說及遍至
以離諸相智身口意業密大慈悲者得
離諸功用心無分別寂靜以智故無垢
如大毗琉璃帝釋等譬喻智究竟滿足
故究竟寂靜以有淨智慧是故無分別
為成種種義故說釋等喻為成彼義者
說九種見等離生離神通諸佛現是事
是名為略說種種義譬喻先喻解異後
後喻解異前佛體如鏡像如彼琉璃地
人非不有聲如天妙法鼓非不作法事
如彼大雲雨非不作利益而亦非不生
種種諸種子如梵天不動而非不淳熟
如彼大日輪非不破諸闇如彼如意寶
而非不希有猶如彼聲響非不因緣成
猶如彼虛空非不為一切衆生作依止

猶如彼大地而非不住持一切種種物以依彼大地荷負諸世間種種諸物故依諸佛菩提出世間妙法成就諸白業諸禪四無量及以四空定諸如來自然常住諸世間有如是諸業一時非前後作如是妙業

究竟一乘實性論校量信功德品第十一
論曰向說四種法自此已下明有慧人於彼法中能生信心依彼信者所得功德說十四偈

佛性佛菩提佛法及佛業諸出世淨人所不能思議此諸佛境界若有能信者得無量功德勝一切衆生以求佛菩提不思議果報得無量功德故勝諸世間若有人能捨摩尼珠珍寶遍布十方界無量佛國土為求佛菩提施與諸法王是人如是施無量恒沙劫若復有人聞妙境界一句聞已復能信過施福无量若有智慧人奉持無上戒身口意業淨自然常護持為求佛菩提如是無量劫是人所得福不可得思議若復有人聞妙境界一句聞已復能信過戒福無量若人入禪定焚三界煩惱過天行彼岸

無菩提方便。若復有人聞妙境界一句。聞上復能信。過禪福無量。無慧人能捨。唯得富貴報。修持禁戒者。得生人天中。修行斷諸障。非慧不能除。慧除煩惱障。亦能除智障。聞法為慧因。是故聞法勝。何況聞法已。復能生信心。

此十四偈。以十一偈略釋。應知偈言身及彼所轉。功德及成義。示此四種法。唯如來境界。智者信為有。及信畢竟得。以信諸功德。速證無上道。究竟到彼岸。如來所住處。信有彼境界。彼非可思議。我等可得彼。彼功德如是。唯深信勝智。亦精進念定。修智等功德。無上菩提心。一切常現前。以常現前故。名不退佛子。彼岸淨功德。畢竟能成就。五度是功德。以不分別三。畢竟及清淨。以離對治法。施唯施功德。持戒唯持戒。餘二度修行。謂忍辱禪定。精進遍諸處。慳等所治法。名為煩惱障。虛分別三法。是名為智障。遠離彼諸障。更無餘勝因。唯真妙智慧。是故般若勝。彼智慧根本。所謂聞慧。是以聞慧生智。是故聞為勝。又自此已下。明向所說義依何等法。

說依何等義我說依何等相說初依彼法故說二偈

我此所說法為自心清淨後諸如來教修多羅相應若有智慧人聞能信受者我此所說法亦為攝彼人

自此已下次依彼義故說二偈

依燈雷摩尼日月等諸明一切有眼者皆能見境界依佛法光明慧眼者能見以法有是利故我說此法

自此已下次依彼相故說二偈

若一切所說有義有法句能令修行者遠離於三界及示寂靜法最勝無上道佛說是正經餘者顛倒說

自此已下次依護法方便故說七偈

雖說法句義斷三界煩惱無明覆慧眼貪等垢所纏又於佛法中取少分說者世典善言說彼三尚可受何況諸如來遠離煩惱垢無漏智慧人所說修多羅以離於諸佛一切世間中更無勝智慧如實知法者如來說了義彼不可思議思者是謗法不識佛意故謗聖及壞法此諸邪思惟煩惱愚癡人妄見所計故故不應執著邪見諸垢法以淨衣受色

垢膩不可染

自此已下依謗正法故說三偈

愚不信白法邪見及憍慢過去謗法障
執著不了義著供養恭敬唯見於邪法
遠離善知識親近謗法者樂著小乘法
如是等衆生不信於大乘故謗諸佛法
自此已下依謗正法得惡果報故說
六偈

智者不應畏怨家蛇火毒因墮羅霹靂
刀杖諸惡獸師子虎狼等彼但能斷命
不能令人入可畏阿鼻獄應畏謗深法
及謗法知識決定令人入可畏阿鼻獄
雖近惡知識惡心出佛血及殺害父母
斷諸聖人命破壞和合僧及斷諸善根
以繫念正法能解脫彼處若復有餘人
誹謗甚深法彼人無量劫不可得解脫
自此已下依於說法法師生敬重心
故說二偈

若人令衆生學信如是法彼是我父母
亦是善知識彼人是智者以如來威後
迴邪見顛倒令入正道故

自此已下依彼說法所得功德以用
迴向故說三偈

三寶清淨性菩提功德業我略說七種
與佛經相應依此諸功德願於命終時
見無量壽佛無邊功德身我及餘信者
既見彼佛已願得離垢眼成無上菩提
自此已下略說句義偈言

依何等法說依何等義說依何等相說
如彼法而說如彼義而說如彼相而說
彼一切諸法六行偈示現護自身方便
以七行偈說明誹謗正法故有三行偈
六偈示彼因以二偈示現於彼說法人
深生敬重心大衆聞忍受得彼大菩提
略說三種法示現彼果報

究竟乘寶性論卷第四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辯中邊論卷上

竭

世親菩薩造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辯相品第一

稽首造此論善逝體所生及教我等師
當勤顯斯義

此中最初安立論體頌曰

唯相障真實及修諸對治即此修分位
得果無上乘

論曰此論唯說如是七義一相二障
三真實四修諸對治五即此修分位
六得果七無上乘今於此中先辯其
相頌曰

虛妄分別有於此二都無此中唯有空
於彼亦有此

論曰虛妄分別有者謂有所取能取
分別於此二都無者謂即於此虛妄
分別永無所取能取二性此中唯有
空者謂虛妄分別中但有離所取及
能取空性於彼亦有此者謂即於彼
二空性中亦但有此虛妄分別若於
此非有由彼觀為空所餘非無故如

實知為有若如是者則能無倒顯示
空相復次頌曰

故說一切法 非空非不空 有無及有故
是則契中道

論曰一切法者謂諸有為及無為法
虛妄分別名有為二取空性名無為
依前理故說此一切法非空非不空
由有空性虛妄分別故說非空由無
所取能取性故說非不空有故者謂
有空性虛妄分別故無故者謂無所
取能取二性故及有故者謂虛妄分
別中有空性故及空性中有虛妄分
別故是則契中道者謂一切法非一
向空亦非一向不空如是理趣妙契
中道亦善符順般若等經說一切法
非空非有如是已顯虛妄分別有相
無相此自相今當說頌曰

識生變似義 有情我及了 此境實非有
境無故識無

論曰變似義者謂似色等諸境性現
變似有情者謂似自他身五根性現
變似我者謂染末那與我癡等恒相
應故變似了者謂餘六識了相應故

此境實非有者謂似義似根無行相故似我似了非真現故皆非實有境無故識無者謂所取義等四境無故能取諸識亦非實有復次頌曰

虛妄分別性由此義得成非實有全無許滅解脫故

論曰虛妄分別由此義故成非實有如所現起非真有故亦非全無於中少有亂識生故如何不許此性全無以許此滅得解脫故若異此者繫縛解脫則應皆無如是便成撥無雜染及清淨失已顯虛妄分別自相此攝相今當說但有如是虛妄分別即能具攝三種自性頌曰

唯所執依他及圓成實性境故分別故及二空故說

論曰依止虛妄分別境故說有遍計所執自性依止虛妄分別性故說有依他起自性依止所取能取空故說有圓成實自性已顯虛妄分別攝相當說即於虛妄分別入無相方便相頌曰

依識有所得境無所得生依境無所得

識無所得生

論曰依止唯識有所得故先有於境無所得生復依於境無所得故後有於識無所得生由是方便得入所取能取無相復次頌曰

由識有得性亦成無所得故知二有得無得性平等

論曰唯識生時現似種種虛妄境故名有所得以所得境無實性故能得實性亦不得成由能得識無所得故所取能取二有所得平等俱成無所得性顯入虛妄分別無相方便相已此差別異門相今次當說頌曰

三界心心所 是虛妄分別唯了境名心亦別名心所

論曰虛妄分別差別相者即是欲界色無色界諸心心所異門相者唯能了境惣相名心亦了差別名為受等諸心所法今次當說此生起相頌曰一則名緣識第二名受者此中能受用分別推心所

論曰緣識者謂藏識是餘識生緣故藏識為緣所生轉識受用主故名為

受者此諸識中受能受用想能分別
思作意等諸相應行能推諸識此三
助心故名心所今次當說此雜染相
頌曰

覆障及安立將導攝圓滿三分別受用
引起并連縛現前若果故唯此世間
三二七雜染由虛妄分別

論曰覆障故者謂由無明覆如實理
障真見故安立故者謂由諸行植本
識中業熏習故將導故者謂有取識
引諸有情至生處故攝故者謂名色
攝有情自體故圓滿故者謂六內處
令諸有情體具足故三分別故者謂
觸能分別根境識三順三受故受用
故者謂由受支領納順違非二境故
引起故者謂由愛力令先業所引後
有得起故連縛故者謂取令識緣順
欲等連縛生故現前故者謂由有力
令已作業所與後有諸異熟果得現
前故苦果故者謂生老死性有逼迫
酬前因故唯此所說十二有支逼惱
世間令不安隱三雜染者一煩惱雜
染謂無明愛取二業雜染謂行有三

生雜染謂餘支二雜染者一因雜染
謂煩惱業二果雜染謂所餘支七雜
染者謂七種因一顛倒因謂無明二
牽引因謂行三將導因謂識四攝受
因謂名色六處五受用因謂觸受六
引起因謂愛取有七耽怖因謂生老
死此諸雜染無不皆由虛妄分別而
得生長此前惣顯虛妄分別有九種
相一有相二無相三自相四攝相五
入無相方便相六差別相七異門相
八生起相九雜染相如是已顯虛妄
分別今次當說所知空性頌曰
諸相及異門 義差別成立應知二空性
略說唯由此

論曰應知所取能取空性略說但由
此相等五所知空性其相云何頌曰
無二有無故非有亦非無 非異亦非一
是說為空相

論曰無二謂無所取能取有無謂有
二取之無此即顯空無性為性故此
空相非有非無云何非有無二有故
云何非無有二無故此顯空相非有
非無此空與彼虛妄分別非異非一

若異應成法性異法便違正理如苦等性若一則應非淨智境亦非共相此即顯空與妄分別離一異相所知空性異門云何頌曰

略說空異門 謂真如實際 無相勝義性法界等應知

論曰略說空性有此異門云何應知此異門義頌曰

由無變無倒相滅聖智境及諸聖法因異門義如次

論曰即此中說所知空性由无變義說為真如真性常如無轉易故由無倒義說為實際非諸顛倒依緣事故由相滅義說為無相此中永絕一切相故由聖智境義說為勝義性是最勝智所行義故由聖法因義說為法界以一切聖法緣此生故此中界者即是因義無我等義如理應知云何應知空性差別頌曰

此雜染清淨 由有垢無垢 如水界全空淨故許為淨

論曰空性差別略有二種一雜染二清淨此成染淨由分位別謂有垢位

說為雜染出離垢時說為清淨雖先
雜染後成清淨而非轉變成無常失
如水界等出離客塵空淨亦然非性
轉變此空差別復有十六謂內空外
空內外空大空空勝義空有為空
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無散空本性
空相空一切法空無性空無性自性
空此等略義云何應知頌曰

能食及所食此依身所住 能見此如理
所求二淨空為常益有情 為不捨生死
為善無窮盡故觀此為空 為種性清淨
為得諸相好 為淨諸佛法故菩薩觀空
論曰能食空者依內處說即是內空
所食空者依外處說即是外空此依
身者謂能所食所依止身此身空故
名內外空諸器世間說為所住此相
寬廣故名為大所住空故名為大空
能見此者謂智能見內處等空空智
空故說名空空如理者謂勝義即如
實行所觀真理此即空故名勝義空
菩薩修行為得二淨即諸有為無為
善法此二空故名有為空及無為空
為於有情常作饒益而觀空故名畢

竟空生死長遠無初後際觀此空故名無際空不觀為空便速默捨為不默捨此生死故觀此無際生死為空為所修善至無餘依般涅槃位亦無散捨而觀空故名無散空諸聖種姓自體本有非習所成說名本性菩薩為此速得清淨而觀空故名本性空菩薩為得大士相好而觀空故名為相空菩薩為令力無畏等一切佛法皆得清淨而觀此空故名一切法空是十四空隨別安立此中何者說名為空頌曰

補特伽羅法實性俱非有此無性有性故別立二空

論曰補特伽羅及法實性俱非有故名無性空此无性空非無自性空以無性為自性故名無性自性空於前所說能食空等為顯空相別立二空此為遮止補特伽羅法增益執空損減執如其次第立後二空如是已顯空性差別此成立義云何應知頌曰此若無雜決一切應自脫此若無清淨功用應無果

論曰若諸法空未生對治無客雜染者一切有情不由功用應自然解脫若對治已生亦不清淨則應求解脫勤勞無果既介頌曰

非染非不染非淨非不淨心性本淨故由客塵所染

論曰云何非染非不染以心性本淨故云何非淨非不淨由客塵所染故是名成立空差別義此前空義惣有二種謂相安立相復有二謂無及有空性有相離有離無離異離一以為其相應知安立即異門等

辯障品第二

已辯其相障今當說頌曰

具分及一分增盛與平等於生死取捨說障二種性

論曰具分障者謂煩惱障及所知障於諸菩薩種性法中具為障故一分障者謂煩惱障障聲聞等種性法故增盛障者謂即彼貪等行平等障者謂即彼等分行取捨生死能障菩薩種性所得無住涅槃名於生死有取捨障如是五障隨其所應說障菩薩

及聲聞等二種種性復次頌曰

九種煩惱相謂愛等九結初二障猒捨
餘七障真是謂能障身見彼事滅道實
利養恭敬等遠離遍知故

論曰煩惱障相略有九種謂愛等九
種結愛結障猒由此於順境不能猒
離故志結障捨由此於違境不能棄
捨故餘七結障真是見於七遍知如次
障故謂慢結能障偽身見遍知修現
觀時有聞無聞我慢現起由此勢力
彼不斷故無明結能障身見事遍知
由此不知諸取蘊故見結能障滅諦
遍知由薩迦耶及邊執見怖畏滅故
由邪見謗滅故取結能障道諦遍知
取餘法為淨故疑結能障三寶遍知
由此不信受三寶功德故嫉結能障
利養恭敬等遍知由此不見彼過失
故慳結能障遠離遍知由此貪著資
生具故復有別障能障善等十種淨
法其相云何頌曰

無加行非處不如理不生不起正思惟
賴未圓滿闕種性善友心極疲猒性
及開於正行鄙惡者同居倒處重三餘

般若未成熟及本性嚴重懈怠放逸性
者有著資財及心性下劣不信無勝解
如言而思義輕法重名利於有情無悲
置聞及少聞不修治妙定

論曰如是名為善等法障所障善等
其相云何頌曰

善菩提攝受有慧無亂障迴向不怖慳
自在名善等

論曰如是善等十種淨法誰有前說
幾種障耶頌曰

如是善等十各有前三障

論曰善有三障一無加行二非處加
行三不如理加行菩提有三障一不
生善法二不起正思惟三資糧未圓
滿發菩提心名為攝受此有三障一
闕種性二闕善友三心極疲厭性有
慧者謂菩薩於此性有三種障一
闕正行二鄙者共住三忍者共住此
中鄙者謂愚癡類樂毀壞他名為惡
者無亂有三障一顛倒嚴重二煩惱
等三障中隨一有餘性三能成熟解
脫慧未成熟性障斷滅名無障此有
三障一俱生嚴重二懈怠性三放逸

性迴向有三障令心向餘不向無上
正等菩提一貪著諸有二貪著資財
三心下劣性不怖有三障一不信重
補特伽羅二於法無勝解三如言而
思義不慳有三障一不尊重正法二
尊重名譽利養恭敬三於諸有情心
無悲愍自在有三障令不得自在一
匱聞生長能感匱法業故二少聞三
不修治勝三摩地

復次如是諸障於善等十隨餘義中
有十能作即依彼義應知此名十能
作者一生起能作如眼等於眼識等
二安住能作如四食於有情三任持
能作謂能任持如器世間於有情世
間四照了能作如光明於諸色五變
壞能作如火等於所熟等六分離能
作如鏤等於所斷等七轉變能作如
金師等轉變金等成鏤釧等八信解
能作如烟等於火等九顯了能作如
因於宗十至得能作如聖道等於涅槃
等依如是義故說頌言

能作有十種 謂生住持照 變分離轉變
信解顯至得 如識因食地 燈火鏤工巧

烟因聖道等於識等所作

於善等障應知亦然一生起障謂於其善以諸善法應生起故二安住障謂於菩提以大菩提不可動故三任持障謂於攝受以菩提心能任持故四照了障謂於有慧以有慧性應照了故五變壞障謂於無亂轉滅迷亂名變壞故六分離障謂於無障此於障離繫故七轉變障謂於迴向以菩提心轉變相故八信解障謂於不怖無信解者有怖畏故九現了障謂於不慳於法無慳者為他顯了故十至得障謂於自在此是能得自在相故所障十法次第義者謂有欲證無上菩提於勝善根先應生起勝善根力所任持故必得安住無上菩提為令善根得增長故次應發起大菩提心此菩提心與菩薩性為所依止如是菩薩由已發起大菩提心及勝善根力所持故斷諸亂倒起無亂倒由見道中無亂倒故次於修道斷一切障既斷障已持諸善根迴向無上正等菩提由迴向力所任持故於深廣法便

無怖畏既無怖畏便於彼法見勝功德能廣為他宣說開示菩薩如是種種功德力所持故疾證無上正等菩提於一切法皆得自在是名善等十義次第雖善等法即是覺分波羅蜜多諸地功德而惣別異今應顯彼菩提分等諸障差別頌曰

於覺分度地有別障應知
論曰復於覺分波羅蜜多諸地功德各有別障於菩提分有別障者頌曰於事不善巧 懈怠定減二 不植羸劣性見羸重過失

論曰於四念住有於諸事不善巧障於四正斷有懈怠障於四神足有三摩地減二事障一於圓滿欲勤心觀隨減一故二於修習八斷行中隨減一故於五根有不植圓滿順解脫分勝善根障於五力有羸劣性障謂即五根由障所雜有羸劣性於七等覺支有見過失障此是見道所顯示故於八聖道支有羸重過失障此是修道所顯示故於到彼岸有別障者頌曰障富貴善趣 不捨諸有情於失德減增

令趣入解脫障施等諸善無盡亦無間所作善決定受用法成熟

論曰此說十種波羅蜜多所得果障以顯十種波羅蜜多自性之障謂於布施波羅蜜多說富貴自在障於淨戒波羅蜜多說善趣障於安忍波羅蜜多說不捨有情障於精進波羅蜜多說減過失增功德障於靜慮波羅蜜多說令所化趣入法障於般若波羅蜜多說解脫障於方便善巧波羅蜜多說施等善無窮盡障由此迴向無上菩提令施等善無窮盡故於願波羅蜜多說一切生中善無間轉障由大願力攝受能順善法生故於力波羅蜜多說所作善得決定障由思擇力及修習力能伏彼障非彼伏故於智波羅蜜多說自他受用法成熟障不如聞言而覺義故於地功德有別障者頌曰

遍行與取勝勝流及無攝相續無差別
無雜染清淨種種法無別及不增不減
并無分別等四自在依義於斯十法界
有不染無明障十地功德故說為十障

論曰於遍行等十法界中有不染無
知障十地功德如次建立為十地障
謂初地中所證法界名遍行義由通
達此證得自他平等法性第二地中
所證法界名最勝義由通達此作是
思惟是故我今於同出離一切行相
應遍修治是為勤修相應出離第三
地中所證法界名勝流義由通達此
知所聞法是淨法界最勝等流為求
此法設有火坑量等三千大千世界
投身而取不以為難第四地中所證
法界名無攝義由通達此乃至法愛
亦皆轉滅第五地中所證法界名為
相續無差別義由通達此得十意樂
平等淨心第六地中所證法界名無
雜染無清淨義由通達此知緣起法
無染无淨第七地中所證法界名種
種法無差別義由通達此知法無相
不行契經等種種法相中第八地中
所證法界名不增不減義由通達此
圓滿證得無生法忍於諸清淨雜染
法中不見一法有增有減有四自在
一無分別自在二淨土自在三智自

在四業自在法界為此四種所依名
四自在所依止義第八地中唯能通
達初二自在所依止義第九地中亦
能通達智自在所依義圓滿證得無
尋解故第十地中復能通達業自在
所依義隨欲化作種種利樂有情事
故復略頌曰

已說諸煩惱及諸所知障許此二盡故
一切障解脫

論曰由此二種攝一切障故許此盡
時一切障解脫前障惣義有十一種
一廣大障謂具分障二狹小障謂一
分障三加行障謂增盛障四至得障
謂平等障五殊勝障謂取捨生死障
六正加行障謂九煩惱障七因障謂
於善等十能作障八入真實障謂覺
分障九無上淨障謂到彼岸障十此
差別趣障謂十地障十一攝障謂略
二障

辯中邊論卷上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辯中邊論卷中

卅

竭

世親菩薩造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辯真實品第三

已辯其障當說真實頌曰

卅

真實唯有十謂根本與相無顛倒因果
及麤細真實極成淨所行攝受并差別
十善巧真實皆為除我見

論曰應知真實唯有十種一根本真
實二相真實三無顛倒真實四因果
真實五麤細真實六極成真實七淨
所行真實八攝受真實九差別真實
十善巧真實此復十種為欲除遣十
我見故十善巧者一蘊善巧二界善
巧三處善巧四緣起善巧五處非處
善巧六根善巧七世善巧八諦善巧
九乘善巧十有為無為法善巧此中
云何根本真實謂三自性一遍計所
執自性二依他起自性三圓成實自
性依此建立餘真實故於此所說三
自性中許何義為真實頌曰

許於三自性唯一常非有一有而不真

一有無真實

論曰即於如是三自性中遍計所執相常非有唯常非有於此性中許為真實無顛倒故依他起相有而不真唯有非真於依他起許為真實有亂性故圓成實相亦有非有唯有非有於此性中許為真實有空性故云何相真實頌曰

於法數取趣及所取能取有非有性中增益損減見知此故不轉是名真實相論曰於一切法補特伽羅所有增益及損減見若知此故彼便不轉是遍計所執自性真實相於諸所取能取法中所有增益及損減見若知此故彼便不轉是名依他起自性真實相於有非有所有增益及損減見若知此故彼便不轉是名圓成實自性真實相此故彼便不轉是名圓成實自性真實相此於根本真實相中無顛倒故名相真實无顛倒真實者謂無常若空無我性由此治彼常等四倒云何應知此無常等依彼根本真實立耶頌曰

無性與生滅垢淨三无常所取及事相

和合苦三種空亦有三種謂無異自性
無相及異相自相三無我如次四三種
依根本真實

論曰無常三者一無性無常謂遍計
所執此常無故二生滅無常謂依他
起有起盡故三垢淨無常謂圓成實
位轉變故苦三種者一所取苦謂遍
計所執是補特伽羅法執所取故二
事相苦謂依他起三苦相故三和合
苦謂圓成實苦相合故空有三者一
無性空謂遍計所執此無理趣可說
為有由此非有說為空故二異性空
謂依他起如妄所執不如是有非一
切種性全無故三自性空謂圓成實
二空所顯為自性故無我三者一無
相無我謂遍計所執此相本無故名
無相即此無相說為無我二異相無
我謂依他起此相雖有而不如彼遍
計所執故名異相即此異相說為無
我三自相無我謂圓成實無我所顯
以為自相即此自相說為無我如是
所說無常苦空無我四種如其次第
依根本真實各分為三種四各三種

如前應知因果真實謂四聖諦云何
此依根本真實頌曰

苦三相已說集亦有三種謂習氣等起
及相未離繫自性二不生垢寂二三滅
遍知及永斷證得三道諦

論曰苦諦有三謂無常等四各三相
如前已說集諦三者一習氣集謂遍
計所執自性執習氣二等起集謂業
煩惱三未離繫集謂未離障真如滅
諦三者一自性滅謂自性不生故二
二取滅謂所取能取二不生故三本
性滅謂垢寂二即擇滅及真如道諦
三者一遍知道二永斷道三證得道
應知此中於遍計所執唯有遍知於
依他起有遍知及永斷於圓成實有
遍知及證得故依此三建立道諦麤
細真實謂世俗勝義諦云何此依根
本真實頌曰

應知世俗諦差別有三種謂假行顯了
如次依本三勝義諦亦三謂義得正行
依本一無變無倒二圓實

論曰世俗諦有三種一假世俗二行
世俗三顯了世俗此三世俗如其次

第依三根本真實建立勝義諦亦三種一義勝義謂真如勝智之境名勝義故二得勝義謂涅槃此是勝果亦義利故三正行勝義謂聖道以勝法為義故此三勝義應知但依三根本中圓成實立此圓成實惣有二種無為有為有差別故無為惣攝真如涅槃無變異故名圓成實有為惣攝一切聖道於境無倒故亦名圓成實極成真實略有二種一者世間極成真實二者道理極成真實云何此二依彼根本真實立耶頌曰
世極成依一理極成依三

論曰若事世間共所安立串習隨入覺慧所取一切世間同執此事是地非火色非聲等是名世間極成真實此於根本三真實中但依遍計所執而立若有理義聰睿賢善能尋思者依止三量證成道理施設建立是名道理極成真實此依根本三真實立淨智所行真實亦略有二種一煩惱障真實云何此二依彼根本真實而立

頌曰

淨所行有二依一圓成實

論曰煩惱所知二障淨智所行真實
唯依根本三真實中圓成實立餘二
非此淨智境故云何應知相名分別
真如正智攝在根本三真實耶頌曰
名遍計所執相分別依他真如及正智
圓成實所攝

論曰相等五事隨其所應攝在根本
三種真實謂名攝在遍計所執相及
分別攝在依他圓成實攝真如正智
差別真實略有七種一流轉真實二
實相真實三唯識真實四安立真實
五邪行真實六清淨真實七正行真
實云何應知此七真實依三根本真
實立耶頌曰

流轉與安立邪行依初二實相唯識淨
正行依後一

論曰流轉等七隨其所應攝在根本
三種真實謂彼流轉安立邪行依根
本中遍計所執及依他起實相唯識
清淨正行依根本中圓成實立善巧
真實謂為對治十我見故說有十種

云何於蘊等起十我見耶頌曰

於蘊等我見執一因受者 作者自在轉
增上義及常 雜染清淨依 觀縛解者性
論曰於蘊等十法起十種我見一執
一性二執因性三執受者性四執作
者性五執自在轉性六執增上義性
七執常性八執染淨所依性九執觀
行者性十執縛解者性為除此見修
十善巧云何十種善巧真實依三根
本真實建立以蘊等十無不攝在三
種根本自性中故如何攝在三自性
中頌曰

此所執分別 法性義在彼

論曰此蘊等十各有三義且色蘊中
有三義者一所執義色謂色之遍計
所執性二分別義色謂色之依他起
性此中分別以為色故三法性義色
謂色之圓成實性如色蘊中有此三
義受等四蘊界等九法各有三義隨
應當知如是蘊等由三義別无不攝
入彼三性中是故當知十善巧真實
皆依根本三真實而立如是雖說為
欲對治十種我見故修蘊等善巧而

未說此蘊等別義且初蘊義云何應知頌曰

非一及惣略 分段義名蘊

論曰應知蘊義略有三種一非一義如契經言諸所有色等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劣若勝若遠若近二惣略義如契經言如是一切略為一聚三分段義如契經言說名色蘊等各別安立色等相故由斯聚義蘊義得成又見世間聚義名蘊已說蘊義界義云何頌曰

能所取彼取 種子義名界

論曰能取種子義謂眼等六內界所取種子義謂色等六外界彼取種子義謂眼識等六識界已說界義處義云何頌曰

能受所了境 用門義名處

論曰此中能受受用門義謂六內處若所了境受用門義是六外處已說處義緣起義云何頌曰

緣起義於因果用無增減

論曰於因果用若無增益及無損減是緣起義應知此中增益因者執行

等有不平等因損減因者執彼無因
增益果者執有我行等緣無明等生
損減果者執無明等無行等果增益
用者執無明等於生行等有別作用
損減用者執無明等於生行等全無
功能若無如是三增減執應知彼於
緣起善巧已說緣起義處非處義云
何頌曰
於非愛愛淨俱生及勝主得行不自在
是處非處義

論曰處非處義略由七種不得自在
應知其相一於非愛不得自在謂由
惡行雖無愛欲而墮惡趣二於可愛
不得自在謂由妙行雖無愛欲而昇
善趣三於清淨不得自在謂不斷五
蓋不修七覺支決定不能作苦邊際
四於俱生不得自在謂一世界无二
如來二轉輪王俱時出現五於勝主
不得自在謂女不作轉輪王等六於
證得不得自在謂女不證獨覺無上
正等菩提七於現行不得自在謂見
諦者必不現行害生等事諸異生類
容可現行多界經中廣說此等應隨

決了是處非處如是已說處非處義
根義云何頌曰

根於取住續用二淨增上

論曰二十二根依於六事增上義立
謂於取境眼等六根有增上義命根
於住一期相續有增上義男女二根
於續家族有增上義於能受用善惡
業果樂等五根有增上義於世間淨
信等五根有增上義於出世淨未知
等根有增上義已說根義世義云何
頌曰

因果已未用是世義應知

論曰應知因果已未受用隨其所應
三世義別謂於因果俱已受用是過
去義若於因果俱未受用是未來義
若已受用因未已受用果是現在義
已說世義諦義云何頌曰

受及受資糧彼所因諸行二寂滅對治
是諦義應知

論曰應知諦者即四聖諦一苦聖諦
謂一切受及受資糧契經中說諸所
有受皆是苦故受資糧者謂順受法
二集聖諦謂即彼苦所因諸行三滅

聖諦謂前二種究竟寂滅四道聖諦
謂即若集能對治道已說諦義乘義
云何頌曰
由功德過失及無分別智 依他自出離
是乘義應知

論曰應知乘者謂即三乘此中如應
顯示其義若從他聞涅槃功德生死
過失而起此智由斯智故得出離者
是聲聞乘不從他聞涅槃功德生死
過失自起此智由斯智故得出離者
是獨覺乘若自然起無分別智由斯
智故得出離者名無上乘已說乘義
云何有為無為法義頌曰

有為無為義 謂若假若因 若相若寂靜
若彼所觀義

論曰應知此中假謂名等因謂種子
所攝藏識相謂器身并受用具及轉
識攝意取思惟意謂恒時思量性識
取謂五識取現境故思惟即是第六
意識以能分別一切境故如是若假
若因若相及相應法惣名有為若寂
靜者謂所證滅及能證道能寂靜故
彼所觀義謂即真如是寂靜道所緣

境故如有所說若諸寂靜若所觀義
惣名無為應知此中緣蘊等十義所
起正知名蘊等善巧

真實惣義略有二種謂即能顯所顯
真實能顯真實謂即最初三種根本
能顯餘故所顯真實謂後九種是初
根本所顯示故所顯九者一離增上
慢所顯真實二對治顛倒所顯真實
三聲聞乘出離所顯真實四無上乘
出離所顯真實由鹿能成熟細能解
脫故五能伏他論所顯真實依喻導
理降伏他故六顯了大乘所顯真實
七入一切種所知所顯真實八顯不
虛妄真如所顯真實九入我執事一
切秘密所顯真實

辯修對治品第四

已辯真實今次當辯修諸對治即修
一切菩提分法此中先應說修念住
頌曰

以鹿重愛因 我事無迷故為入四聖諦
修念住應知

論曰鹿重由身而得顯了故觀察此
入苦聖諦身以有鹿重諸行為相故

以諸麤重即行苦性由此聖觀有漏
皆苦諸有漏受說為愛因故觀察此
入集聖諦心是我執所依緣事故觀
察此入滅聖諦怖我斷滅由斯離故
觀察法故於染淨法遠離愚迷入道
聖諦是故為入四聖諦理最初說修
四念住觀已說修念住當說修正斷
頌曰

已遍知障治一切種差別 為遠離修集
勤修四正斷

論曰前修念住已能遍知一切障治
品類差別今為遠離所治障法及為
修集能對治道於四正斷精勤修習
如說已生惡不善法為令斷故乃至
廣說已說修正斷當說修神足頌曰
依住堪能性 為一切事成滅除五過失
勤修八斷行

論曰依前所修離集精進心便安住
有所堪能為勝事成修四神足是諸
所欲勝事因故住謂心住此即等持
故次正斷說四神足此堪能性謂能
滅除五種過失修八斷行何者名為
五種過失頌曰

懈怠忘聖言 及惛沉掉舉 不作行作行
是五失應知

論曰應知此中惛沉掉舉合為一失
若為除滅惛沉掉舉不作加行或已
滅除惛沉掉舉復作加行俱為過失
為除此五修八斷行云何安立彼行
相耶頌曰

為斷除懈怠 修欲勤信安 即所依能依
及所因能果 為除餘四失 修念智思捨
記言覺沉掉 伏行滅等流

論曰為滅懈怠修四斷行一欲二正
勤三信四輕安如次應知即所依等
所依謂欲勤所依故能依謂勤依欲
起故所因謂信是所依欲生起近因
若信受彼便希聖故能果謂安是能
依勤近所生果勤精進者得勝定故
為欲對治後四過失如數修餘四種
斷行一念二正知三思四捨如次應
知即記言等記言謂念能不忘境記
聖言故覺沉掉者謂即正知由念記
言便能隨覺覺惛沉掉舉二過失故伏
行謂思由能隨覺沉掉失已為欲伏
除發起加行滅等流者謂彼沉掉既

斷滅已心便住捨平等而流已說修神足當說修五根所修五根云何安立頌曰

已種順解脫復修五增上謂欲行不忘不散亂思擇

論曰由四神足心有堪能順解脫分善根滿已復應修習五種增上一欲增上二加行增上三不忘境增上四不散亂增上五思擇增上此五如次第即信等五根已說修五根當說修五力何者五力次第云何頌曰

即損障名力因果立次第

論曰即前所說信等五根有勝勢用復說為力謂能伏滅不信障等亦不為彼所陵雜故此五次第依因果立以依前因引後果故謂若決定信有因果為得此果發勤精進勤精進已便住正念住正念已心則得定心得定已能如實知既如實知無事不辦故此次第依因果立如前所說順解脫分既圓滿已復修五根何位修習順決擇分為五根位五力位耶頌曰順決擇二三在五根五力

論曰順決擇分中暖頂二種在五根位忍世第一法在五力位已說修五力當說修覺支所修覺支去何安立頌曰

覺支略有五 謂所依自性 出離并利益 及三無染支

論曰此支助覺故名覺支由此覺支位在見道廣有七種略為五支一覺所依支謂念二覺自性支謂擇法三覺出離支謂精進四覺利益支謂喜五覺無染支此復三種謂安定捨何故復說無染為三頌曰

由因緣所依 自性義差別 故輕安定捨 說為無染支

論曰輕安即是無染因緣麤重為因生諸雜染輕安是彼近對治故所依謂定自性即捨故此無染義別有三說修覺支已當說修道支所修道支去何安立頌曰

分別及誨示 令他信有三 對治障亦三 故道支成八

論曰於修道位建立道支故此道支廣八略四一分別支謂正見此雖是

世間而出世後得由能分別見道位
中自所證故二誨示他支謂正思惟
正語一分等起發言誨示他故三令
他信支此有三種謂正語正業正命
四對治障支亦有三種謂正精進正
念正定由此道支略四廣八何緣後
二各分為三頌曰
表見戒遠離令他深信受對治本隨惑
及自在障故

論曰正語等三如次表已見戒遠離
令他信受謂由正語論議決擇令他
信知已有勝慧由正業故不作邪業
令他信知已有淨戒由正命故應量
應時如法乞求衣鉢等物令他信已
有勝遠離正精進等三如次對治本
隨二煩惱及自在障此所對治略有
三種一根本煩惱謂修所斷二隨煩
惱謂惛沉掉舉三自在障謂障所引
勝品功德此中正精進別能對治初
為對治彼勤修道故正念別能對治
第二繫念安住止等相中遠離惛沉
及掉舉故正定別能對治第三依勝
靜慮速能引發諸神通等勝功德故

修治差別云何應知頌曰

有倒順無倒 無倒有倒隨 無倒無倒隨
是修治差別

論曰此修對治略有三種一有顛倒
順無顛倒二無顛倒有顛倒隨三無
顛倒無顛倒隨如是三種修治差別
如次在異生有學無學位菩薩二乘
所修對治有差別相云何應知頌曰
菩薩所修習 由所緣作意 證得殊勝故
與二乘差別

論曰聲聞獨覺以自相續身等為境
而修對治菩薩通以自他相續身等
為境而修對治聲聞獨覺於身等境
以無常等行相思惟而修對治若諸
菩薩於身等境以無所得行相思惟
而修對治聲聞獨覺修念住等但為
身等速得離繫若諸菩薩修念住等
不為身等速得離繫但為證得無住
涅槃菩薩與二乘所修對治由此三
緣故而有差別

修對治惣義者謂開覺修損減修瑩
飾修發上修隣近修謂隣近見道故
證入修增勝修初位修中位修後位

修有上修無上修謂所緣作意至得殊勝

辯修分位品第五

記

記

已說修對治修分位云何頌曰

所說修對治分位有十八謂因入行果作無作殊勝上無上解行入出離記說灌頂及證得勝利成所作

論曰如前所說修諸對治差別分位有十八種一因位謂住種性補特伽羅二入位謂已發心三加行位謂發心已未得果證四果位謂已得果五有所作位謂住有學六無所作位謂住無學七殊勝位謂已成就諸神通等殊勝功德八有上位謂超聲聞等已入菩薩地九無上位謂已成佛從此以上無勝位故十勝解行位謂勝解行地一切菩薩十一證入位謂極喜地十二出離位謂次六地十三受記位謂第八地十四辯說位謂第九地十五灌頂位謂第十地十六證得位謂佛法身十七勝利位謂受用身十八成所作位謂變化身此諸分位差別雖多應知略說但有三種其三

者何頌曰

應知法界中略有三分位 不淨淨不淨
清淨隨所應

論曰於真法界位略有三隨其所應
攝前諸位一不淨位謂從因位乃至
加行二淨不淨位謂有學位三清淨
位謂無學位云何應知依前諸位差
別建立補特伽羅頌曰

依前諸位中所有差別相隨所應建立
諸補特伽羅

論曰應知依前諸位別相如應建立
補特伽羅謂此住種性此已發心等
修分位惣義者謂堪能位即種性位
發起位即入加行位下淨位淨不淨
位清淨位有莊嚴位遍滿位謂遍滿
十地故無上位

辯中邊論卷中

卅

卅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辯中邊論卷下

竭

世親菩薩造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辯得果品第六

已辯修位得果云何頌曰

器說為異熟力是彼增上 愛樂增長淨
如次即五果

論曰器謂隨順善法異熟力謂由彼
器增上力令諸善法成上品性愛樂
謂先世數修善力今世於善法深生
愛樂增長謂現在數修善力令所修
善根速得圓滿淨謂障斷得永離繫
此五如次即是五果一異熟果二增
上果三等流果四士用果五離繫果
復次頌曰

復略說餘果後後初數習 究竟順障滅
離勝上無上

論曰略說餘果差別有十一後後果
謂因種性得發心果如是等果展轉
應知二最初果謂最初證出世間法
三數習果謂從此後諸有學位四究
竟果謂無學法五隨順果謂因漸次

應知即是後後果攝六障滅果謂能
斷道即最初果能滅障故說為障滅
七離繫果謂即數習及究竟果學無
學位如次遠離煩惱繫故八殊勝果
謂神通等殊勝功德九有上果謂菩
薩地超出餘乘未成佛故十無上果
謂如來地此上更無餘勝法故此中
所說後六種果即究竟等前四老別
如是諸果但是略說若廣說即無量
果惣義者謂攝受故老別故宿習故
後後引發故標故釋故此中攝受者
謂五果老別者謂餘果宿習者謂異
熟果後後引發者謂餘四果標者謂
後後等四果釋者謂隨順等六果分
別前四果故

辯無上乘品第七

已辯得果無上乘今當說頌曰

惣由三無上 說為無上乘 謂正行所緣
及修證無上

論曰此大乘中惣由三種無上義故
名無上乘三無上者一正行無上二
所緣無上三修證無上此中正行無
上者謂十波羅蜜多行此正行相云

何應知頌曰

正行有六種 謂最勝作意 隨法離二邊
差別無差別

論曰即於十種波羅蜜多隨修差別
有六正行一最勝正行二作意正行
三隨法正行四離二邊正行五差別
正行六無差別正行最勝正行其相
云何頌曰

最勝有十二 謂廣大長時依處及無盡
無間無難性自在攝發起得等流究竟
由斯說十度名波羅蜜多

論曰最勝正行有十二種一廣大最
勝二長時最勝三依處最勝四無盡
最勝五無間最勝六無難最勝七自
在最勝八攝受最勝九發起最勝十
至得最勝十一等流最勝十二究竟
最勝此中廣大最勝者終不欣樂一
切世間富樂自在志高遠故長時最
勝者三無數劫熏習成故依處最勝
者普為利樂一切有情為依處故無
盡最勝者迴向無上正等菩提無窮
盡故無間最勝者由得自他平等勝
解於諸有情發起施等波羅蜜多速

圓滿故無難最勝者於他有情所修善法但深隨喜令自施等波羅蜜多速圓滿故自在最勝者由虛空藏等三摩地力令所修施等速圓滿故攝受最勝者無分別智之所攝受能令施等極清淨故發起最勝者在勝解行地最上品忍中至得最勝者在極喜地等流最勝者在次八地究竟最勝者在第十地及佛地中菩薩如來因果滿故由施等十波羅蜜多皆有如斯十二最勝是故皆得到彼岸名何等名為十到彼岸頌曰

十波羅蜜多 謂施戒安忍 精進定般若 方便願力智

論曰此顯施等十度別名施等云何各別作業頌曰

饒益不害受 增德能入脫 無盡常起定 受用成熟他

論曰此顯施等十到彼岸各別事業如次應知謂諸菩薩由布施波羅蜜多故於諸有情普能饒益由淨戒波羅蜜多故於諸有情不為損害由安忍波羅蜜多故他損害時深能忍受

由精進波羅蜜多故增長功德由靜
慮波羅蜜多故起神通等能引有情
令入正法由般若波羅蜜多故能正
教授教誡有情令得解脫由方便善
巧波羅蜜多故迴向無上正等菩提
能令施等功德無盡由願波羅蜜多
故攝受隨順施等勝生一切生中恒
得值佛恭敬供養常起施等由力波
羅蜜多故具足思擇修習二力伏滅
諸障能令施等常決定轉由智波羅
蜜多故離如聞言諸法迷謬受用施
等增上法樂無倒成熟一切有情如
是已說最勝正行作意正行其相云
何頌曰

菩薩以三慧 恒思惟大乘 如所施設法
名作意正行

論曰若諸菩薩以聞思修所成妙慧
數數作意思惟大乘依布施等如所
施設契經等法如是名為作意正行
此諸菩薩以三妙慧思惟大乘有何
功德頌曰

此增長意界入義及事成

論曰聞所成慧思惟大乘能令善根

界得增長思所成慧思惟大乘能正
悟入所聞實義修所成慧思惟大乘
能令所求事業成滿謂能趣入修治
地故作意正行有何助伴頌曰
此助伴應知即十種法行

論曰應知如是作意正行由十法行
之所攝受何等名為十種法行頌曰
謂書寫供養施他聽披讀受持正開演
諷誦及思修

論曰於此大乘有十法行一書寫二
供養三施他四若他誦讀專心諦聽
五自披讀六受持七正為他開演文
義八諷誦九思惟十修習行十法行
獲幾所福頌曰

行十法行者獲福聚無量

論曰修行如是十種法行所獲福聚
其量無邊何故但於大乘經等說修
法行獲最大果於聲聞乘不如是說
頌曰

勝故無盡故由攝他不息

七

論曰於此大乘修諸法行由二緣故
獲最大果一最勝故二無盡故由能
攝益他諸有情是故大乘說為最勝

由雖證得無餘涅槃利益他事而恒
不息是故大乘說為無盡如是已說
作意正行隨法正行其相云何頌曰
隨法行二種 謂諸無散亂 無顛倒轉變
諸菩薩應知

論曰隨法正行略有二種一無散亂
轉變二無顛倒轉變菩薩於此應正
了知此中六種散亂無故名無散亂
六散亂者一自性散亂二分散亂三
內散亂四相散亂五麤重散亂六作
意散亂此六種相云何應知頌曰

出定於境流味沉掉矯示我執心下劣
諸智者應知

論曰此中出定由五識身當知即是
自性散亂於境流者馳散外緣即外
散亂味沉掉者味著等持惛沉掉舉
即內散亂矯示者即相散亂矯現相
已修定加行故我執者即麤重散亂
由麤重力我慢現行故心下劣者即
作意散亂依下劣乘起作意故菩薩
於此六散亂相應遍了知當速除滅
如是已說無散亂轉變無顛倒轉變
云何應知頌曰

智見於文義作意及不動二相深淨客
無怖高無倒

論曰依十事中如實智見應知建立
十無倒名此中云何於文無倒頌曰
知但由相應串習或翻此有義及非有
是於文無倒

論曰若於諸文能無間斷次第宣唱
說名相應共許此名唯目此事展轉
憶念名為串習但由此二成有義文
與此相違文成無義如實知見此二
文者應知是名於文無倒於義無倒
其相云何頌曰

似二性顯現如現實非有知離有非有
是於義無倒

論曰似二性顯現者謂似所取能取
性現亂識似彼行相生故如現實非
有者謂如所顯現實不如是有離有
者謂此義所取能取性非有故離非
有者謂彼亂識現似有故如實知見
此中義者應知是名於義無倒於作
意無倒者頌曰

於作意無倒知彼言熏習言作意彼依
現似二因故

論曰所取能取言所熏習名言作意
即此作意是所能取分別所依是能
現似二取因故由此作意是戲論想
之所熏習名言作意如實知見此作
意者應知是於作意無倒於不動無
倒者頌曰

於不動無倒謂知義非有非無如幻等
有無不動故

論曰前說諸義離有非有此如幻等
非有無故謂如幻作諸爲馬等彼非
實有爲馬等性亦非全無亂識似彼
諸爲馬等而顯現故如是諸義無如
現似所取能取定實有性亦非全無
亂識似彼所取能取而顯現故等聲
顯示陽焰夢境及水月等如應當知
以能諦觀義如幻等於有無品心不
動散如實知見此不動者應知是於
不動無倒於二相無倒者謂於自相
及共相中俱無顛倒於自相無倒者
頌曰

於自相無倒知一切唯名離一切分別
依勝義自相

論曰如實知見一切眼色乃至意法

皆唯有名即能對治一切分別應知是於自相無倒此依勝義自相而說若依世俗非但有名可取種種差別相故於共相无倒者頌曰

以離真法界無別有一法故通達此者於共相無倒

論曰以無一法離法無我者故真法界諸法共相攝如實知見此共相者應知是於共相無倒於染淨無倒者頌曰

知顛倒作意未滅及已滅於法界雜染清淨無顛倒

論曰若未斷滅顛倒作意余時法界說為雜染已斷滅時說為清淨如實知見此染淨者如次是於染淨無倒於客無倒其相云何頌曰

知法界本性清淨如虛空故染淨非主是於客無倒

論曰法界本性淨若虛空由此應知先染後淨二差別相是客非主如實知見此客相者應知是名於客无倒於無怖無高俱无顛倒者頌曰有情法無故染淨性俱無知此無怖高

是於二無倒

論曰有情及法俱非有故彼染淨性亦俱非有以染淨義俱不可得故染淨品無減無增由此於中无怖無慢如寶知見無怖高者應知是名於二無倒

無倒行惣義者謂由文無倒能正通達止觀二相由義無倒能正通達諸顛倒相由作意無倒於倒因緣能正遠離由不動無倒善取彼相由自相無倒修彼對治无分別道由共相無了知未斷及已斷障由客無倒如實了知染淨二相由無怖無高二種無倒諸障斷滅得永出離此十無倒如次安立於彼十種金剛句中何等名為十金剛句謂有非有無顛倒所依幻等喻無分別本性清淨雜染清淨虛空喻無減無增為攝如是十金剛句有二頌言

應知有非有 無顛倒所依 幻等無分別
本性常清淨 及雜染清淨 性淨喻虛空
無減亦无增 是十金剛句

且初安立十金剛句自性者謂自性
故所緣故無分別故釋難故自性故
者謂三自性即圓成實遍計所執及
依他起是初三句如次應知所緣故
者即三自性無分別故者謂由此无
分別即無分別智及於此無分別即
本性清淨如次應知安立境智謂三
自性及無分別釋難故者謂所餘句
且有難言遍計所執依他起相若實
是無云何可得若實是有不應諸法
本性清淨為釋此難說幻等喻如幻
事等雖實是無而現可得復有難言
若一切法本性清淨如何得有先染
後淨為釋此難說有染淨及虛空喻
謂如虛空雖本性淨而有雜染及清
淨時復有難言有無量佛出現於世
二能度無量有情今出生死入於
涅槃云何生死無斷滅失涅槃界中
無增益過為釋此難說染及淨無減
無增又有情界及清淨品俱無量故
第二安立彼自性者如有頌言
亂境自性因 無亂自性境 亂無亂二果
及彼二邊際

如是已說隨法正行離二邊正行去
何應知如寶積經所說中道行此行
遠離何等二邊頌曰

異性與一性外道及聲聞增益損減邊
有情法各二所治及能治常住與斷滅
所取能取邊染淨二三種分別二邊性
應知復有七謂有非有邊所能寂怖畏
所能取正邪有用并無用不起及時等
是分別二邊

論曰若於色等執我有異或執是一
各為一邊為離此執說中道行謂觀
無我乃至儒童見有我者定起此執
我異於身或即身故若於色等執為
常住是外道邊執無常者是聲聞邊
為離此執說中道行謂觀色等非常
無常定執有我是增益有情邊定執
無我是損減有情邊彼亦撥無假有
情故為離此執說中道行謂我无我
二邊中智定執心有實是增益法邊
定執心無實是損減法邊為離此執
說中道行謂於是處無心无思無意
無識執有不善等諸雜染法之所治
邊執有善等諸清淨法是能治邊為

離此執說中道行謂於二邊不隨觀
說於有情法定執為有是常住邊定
執非有是斷滅邊為離此執說中道
行謂即於此二邊中智執有無明所
取能取各為一邊若執有明所取能
取各為一邊如是執有所治諸行能
治無為乃至老死及能滅彼諸對治
道所取能取各為一邊此所能治所
取能取即是黑品白品差別為離此
執說中道行謂明與無明无二無二
分乃至廣說明無明等所取能取皆
非有故雜染有三謂煩惱雜染業雜
染生雜染煩惱雜染復有三種一諸
見二貪瞋癡相三後有願此能對治
謂空智無相智無願智業雜染謂所
作善惡業此能對治謂不作智生雜
染有三種一後有生二生已心心所
念念起三後有相續此能對治謂無
生智無起智無自性智如是三種雜
染除滅說為清淨空等智境謂空等
法三種雜染隨其所應非空等智令
作空等由彼本性是空性等法界本
來性無染故若於法界或執雜染或

執清淨各為一邊本性無染非染淨故為離此執說中道行謂不由空能空於法法性自空乃至廣說

復有七種分別二邊何等為七謂分別有分別非有各為一邊彼執實有補特伽羅以為壞滅立空性故或於無我分別為無為離如是二邊分別說中道行謂不為滅補特伽羅方立空性然彼空性本性自空前際亦空後際亦空中際亦空乃至廣說分別所寂分別能寂各為一邊執有所斷及有能斷怖畏空故為離如是二邊分別說虛空喻分別所怖分別從彼所生可畏各為一邊執有遍計所執色等可生怖故執有從彼所生苦法可生畏故為離如是二邊分別說盡師喻前虛空喻為聲聞說今盡師喻為菩薩說分別所取分別能取各為一邊為離如是二邊分別說幻師喻由唯識智無境智生由無境智生復捨唯識智境既非有識亦是無要託所緣識方生故由斯所喻與喻同法分別正性分別邪性各為一邊執如

實觀為正為邪二種性故為離如是
二邊分別說兩木生火喻謂如兩木
雖無火相由相鑽截而能生火火既
生已還燒兩木此如實觀亦復如是
雖無聖道正性之相而能發生正性
聖慧如是正性聖慧生已復能除遣
此如實觀由斯所喻與喻同法然如
實觀雖無正性相煩正性故亦無邪
性相分別有用分別無用各為一邊
彼執聖智要先分別方能除染或全
無用為離如是二邊分別說初燈喻
分別不起分別時等各為一邊彼執
能治畢竟不起或執與染應等時長
為離如是二邊分別說後燈喻如是
已說離二邊正行差別無差別正行
云何頌曰

差別無差別應知於十地十波羅蜜多
增上等修集

論曰於十地中十到彼岸隨一增上
而修集者應知說為差別正行於一
切地皆等修集布施等十波羅蜜多
如是正行名無差別六正行惣義者
謂即如是品類最勝由此思惟如所

施設大乘法等由如是品無亂轉變
修奢摩他及無倒轉變修毗鉢舍那
為如是義修中道行而求出離於十
地中修習差別無差別行如是已說
正行無上所緣無上其相云何頌曰
所緣謂安界所能立任持印內持通達
增證運最勝

論曰如是所緣有十二種一安立法
施設所緣二法界所緣三所立所緣
四能立所緣五任持所緣六印持所
緣七內持所緣八通達所緣九增長
所緣十分證所緣十一等運所緣十
二最勝所緣此中最初謂所安立到
彼岸等差別法門第二謂真如第三
第四如次應知即前二種到彼岸等
差別法門要由通達法界成故第五
謂聞所成慧境任持文故第六謂思
所成慧境印持義故第七謂修所成
慧境內別持故第八謂初地中見道
境第九謂修道中乃至七地境第十
謂即七地中世出世道品類差別分
分證境第十一謂第八地境第十二
謂第九第十如來地境應知此中即

初第二隨諸義位得彼彼名如是已
說所緣無上修證無上其相云何頌曰
修證謂無闕不毀動圓滿起堅固調柔
不住無障息

論曰如是修證惣有十種一種性修
證緣無關故二信解修證不謗毀大
乘故三發心修證非下劣乘所擾動
故四正行修證波羅蜜多得圓滿故
五入離生修證起聖道故六成熟有
情修證堅固善根長時集故七淨土
修證心調柔故八得不退地受記修
證以不住著生死涅槃非此二種所
退轉故九佛地修證無二障故十示
現菩提修證無休息故無上乘惣義
者略有三種無上乘義謂正行無上
故正行持無上故正行果无上故何
故此論名辯中邊頌曰

此論辯中邊深密堅實義廣大一切義
除諸不吉祥

論曰此論能辯中邊行故名辯中邊
即是顯了處中二邊能緣行義又此
能辯中邊境故名辯中邊即是顯了
處中二邊所緣境義或此正辯離初

後邊中道法故名辯中邊此論所辯
是深密義非諸尋思所行處故是堅
實義能摧他辯非彼伏故是廣大義
能辯利樂自他事故是一切義普能
決了三乘法故又能除滅諸不吉祥

永斷煩惱所知障故

我辯此論諸功德 咸持普施群生類
令獲勝生增福慧 疾證廣大三菩提

辯中邊論卷下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業成就論翻譯之記

竭

大國將寧必感靈瑞以為嘉兆鄴隍
方盛聖降神寶以為祥徵天親菩薩
造業成就論出於今世以示太平此
乃大魏都鄴安固之兆也

法行有時寄必得人興和三年歲次
大梁七月辛未朔二十五日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御史中尉渤海
高仲密衆聖加持法力資發誠心敬
請三藏法師為長國人毗目智仙共
天竺國婆羅門人瞿曇流支釋曇林
等在鄴城內金華寺譯四千八百七十
二字

業成就論

天親菩薩造

元魏天竺三藏毗目智仙譯

業有三種所謂身業口業意業此是
修多羅有人說言身所作業是名身
業口言說業是名口業此二皆有作
與無作意相應業是名意業此業是
思彼今思量意是何法所有身意皆
有形相彼緣身生是何形相是身形

相若身形相何用說名身所作業是
身惣分為身攝故緣身大生名身作
業別中之語於惣中說譬如人言於
城中住於林中住

彼攀緣生何故言彼遮脣等動及形
相故彼心非緣脣等動生非緣形生
緣語生故

不取前願彼心不緣前願而生異報
因緣是故心生何故言意起業心轉
他人知故

何者形相所謂長等何者長等謂見
長等是何入攝色入所攝

長等為是微塵色耶為如微塵共聚
集耶為是一物遍色等耶長等若是
微塵色者則彼長等可分分取如色
分取若如微塵共聚集者彼色微塵與
彼聚集為有何異彼微塵集無異長
者若是一物遍色等者則彼一物遍
在長等若一物遍於分分中皆應可
取以一切處皆具有故若非一者應
分分取阿含十入微塵和集佛法則
壞又迦那陀異法則成微塵取集一
面見長則生長知局見短知正見方

知周見圓知中出而見則生高知卑
見下知齊見正知種種面見則參差
知見遷轉錦如如而見則生彼彼形
相等知彼異異物不得一具如色
差別

若復意謂一切方處一切形相是義
不然如是形相無有異物色亦如是
於方處住見長短等如樹鳥蟻義成
無過

若如是者云何闇遠而不見色見集
形相云何皆見未見形相如樹行等
見彼行聚不見形相彼無異物
於聚集中若闇若遠不見二種雖見
不了為是何物彼見何物雖見彼色
而不明了應如是知此意形相義不
成就

復有人言心緣彼生往故名意攀緣
彼生為是何義遮脣等動何故名往
謂向彼方是何入攝謂色入攝
云何知此往彼方去以不見見如彼
火雪苦酒日等變熟因緣入已即出
未見變異然非不異如然可然傭草
木等不見異焰焰非不異初入之時

若不變者後亦不變以彼因緣不別異故若薪草等應細不均焰量明熱皆異不同以不同見向彼方義則不相應

若無滅因何故不得心心數法聲燈等滅有何因緣餘亦如是彼滅因緣自因緣壞餘法因緣何故不尔又如彼法無有因緣餘亦如是若初入火草木等色如本不異後亦如是不應有異云何燈明鈴等音聲風手初觸即滅即止非此能滅非此能止若如火等木等燒等色等滅等初入出時何故不異以外因緣不別異故熟物不應有微中上初變熟物何因得變因緣唯一能生能滅此非道理非以一因能成二法如是中間更有滅因如前取捨異相續轉應如是知若滅有因無法無因如心等生滅法不成以一切法皆有因故滅則無因如彼火雪苦酒日等熟變因緣若滅有因應滅如色如是無法有因緣滅生亦無因見彼異法謂是此法生實有因前心後心如心中間熟變

熟變如乳為酪蒲萄汁酒酒為苦酒
如是無有少法住相住物無行無行
則住若如是見彼見何物見此處物
豈非見彼處方新彼處方新而見如
草然影非彼方影於此處見如日所
住如是日者近遠迴轉如影增減迴
轉而見日在方處映障不見

若復有人如是難言此何處物是彼
前物轉向此方答彼人曰此何處物
向義今說如是住物則無有行若不
行物則是住等外因緣壞後則異見
念念異知若不異知彼物不別知非
彼物何不言異如是二種俱不可見如
是行往義則不成

實無行往有為法體念念自壞方中
生因起心為因手足等動得言行意
日出弟子作如是說是何入攝色入
所攝彼何以故眼所不見如青等色
若他人見可得言意他人不見云何
言意云何知有云何身中異處動行
心風界生此風界動所謂異方因緣
而生云何草葉隨風界傾行亦如是
異方處生行力不成何用分別

彼如是身。方生因者。心生風界如是。
名意云何。非意而得言。意釋迦子法。
觸入非善。亦非不善。彼如是心。異方。
身生。此生名意。若如是者。意唯相貌。
無有實物。身則多分。意亦非意味等。
他人釋迦子法。則不如是。味等非善。
亦非不善。心生色。故彼得言。意非彼。
心生。自風種生。釋迦子法。則不如是。
色入非善。亦非不善。

色彼方生意。不可得。若有彼物供養。
天得。若彼物無。天不能與。則不可得。
生物無異。誰能成異。彼不可得。如是。
色等。如眼能見生。則不尔。既不可見。
云何言。意是先。已說。如生不尔。色亦。
已說。

唯有無作。是身之業。何名無作法。入。
所攝怖畏等色。云何無作。得言無作。
若是欲界與心合轉。則知色界是。則。
異心及無心時。怖與不怖。共心俱失。
若受時。勢力後常不失。戒經中說。比。
丘默然云何。妄語又無記業。則不可。
成。無作二種。謂善不善。彼剎那間。無。
作合轉。如彼分別身口業色。若善不。

吾二俱不成何以故捨身則斷於未來世愛不愛果則不可得復有人言過去業有何故不成若過去業於未來世得愛不愛二種果報此則癱上復生癱子過去業有過去者名前有後無若如來說

雖復經百劫而業常不失得因緣和合今時果報熟

此偈云何能與果報是不失義如是已釋初半偈竟何人不信久遠得果得果何義若相續轉如稻種子若住自相應如是知若住自相能與果者則不失壞應常與果彼無自相故名失壞又不如是作已不作云何不作果不重與何故不與以與竟故不可與已復更重與如物生已不復更生彼同類果何不更與云何果報皆悉與竟生法因緣无如是力盡漏之人後念盡漏不與果報云何後時而得言滅非如是力能成果報若種子因於果有力得言因力能與果報若何等人有過去者則有未來何故未來不與果報一切時有有何等物於何

時無彼如是說若得和合果報則熟此則不然若何人力於何時力是何物力此人此果究竟不成有過去業於未來世得果報者如是不成

復有人言彼善不善身口等業陰相續中離心法熏若說名集若名不失後世則得愛不愛果若意業異心生滅轉若不熏心云何後世而得果報若人讀誦久時憶念彼見等物如是習者以何法熏若念何物彼見誦等後時何處憶念心生滅盡三昧初心既滅後時何處有心生起以紫鑽汁塗彼摩登隆伽樹華彼二共滅如是中間何物染菓後赤瓠生法中間思亦復如是心相續力熏力轉變後世得果應如是知如紫鑽汁染彼摩登隆伽樹華果中赤瓠

身業如是相續熏心故故不得如是彼心與善不善而共相對若其此人作善不善彼人如是愛不愛果與力相應非異相應若復業滅心相續故後世得果云何無心滅盡三昧及無想心相續心斷前業果報即彼身上

於後時生

復有人言彼熏於心相續而得彼滅
三昧何處相續三摩跋提初心因緣
云何久滅云何因緣我先已說過去
得果何處如是心中間生復有人言
色根種子彼種上得心心數種二處
依止謂心身中色根身中如是次第
如心緣法而生意識中間無心彼云
何生復有種子得言意相應如是知
說因為果如飢渴觸心心數法云何
皆有一種種子一種子中無二種芽
不見如是一因緣中不見多主彼過
亦云無心三昧無想心斷云何業果
於後時得此一箱過是何物箱隨何
等人無心三昧復有人言有心三昧
若毗婆沙五百羅漢和合衆中婆修
塞多大德說言若何等人滅定無心
彼得此過我滅三昧是有心故引修
多羅以為證言身行則滅諸根不轉
識不離身又復彼人信受何識有人
意識如來說意因緣法而生意識三
種和合故名為觸觸共受想思等俱
生云何有意識非三事和合或有和

合而非是觸或復有觸而非受想若
想受滅得言滅盡云何如來修多羅
說受皆緣愛非一切受皆因緣愛觸
亦應尔非一切觸皆因緣受如來亦
於修多羅中別說彼義無明生觸觸
生於受受因緣愛無處說觸離於受
想如是不說彼過則成而不可遮
三事具足得言和合無彼三事想受
不生若不如是三摩提中尚無彼觸
何處受想復有人言唯一意識彼何
者識為善為染穢汙無記此義今說
若是善者則無貪等善根相應善无
貪等云何無觸若善即時因緣勢力
若是善者與善等心則不相離三種
心生善等勢力心迴無因若是染者
云何不與煩惱相應若染煩惱云何
無觸又復如來於彼十難修多羅說
若有受陰想陰行陰彼一切陰皆觸
因緣無想三昧猶尚無染况滅三昧
如其彼是不穢汙無記彼復云何為
是報生為是威儀為是工巧為是變
化今當問彼若是報生云何有頂三
摩提心下至八地中間懸絕欲界報

識與心相續如是復有不動心起云
何相續如摩訶拘締羅修多羅中間
如來言起滅三昧幾觸所觸如來答
言慧命拘締羅三觸所觸所謂无動
無相無所有前要期力入滅三昧前
心要期不過時起此義云何云何皆
緣滅盡三昧有頂心終前欲界業熏
心得報何故非是前心得報何以故
若前報色於彼斷絕不相續者云何
後心而復相續若威儀等彼處無觸
云何以心緣威儀等彼有為善九次
第定及八解脫則不相應彼無染心
及無記心則不相續有頂三昧依止
滅定憶念攀緣入想受滅若入滅定
有心識者何所攀緣若緣滅定云何
非善若善則與不貪相應若相應者
云何不得是觸因緣若異攀緣入滅
三昧云何中間乱心相應自心分別
謂是无記如是二種皆不相應如是
不知阿含實義彼論師者踊躍而言
滅三昧中猶有意識如是分別
云何彼是有心三昧如修多羅法師
信說修多羅師云何信說說彼報識

一切種子密繫縛業行不斷絕彼彼
處生報識壞相相續而行乃至涅槃
而不斷絕彼若如是得言有心異六識
身是故不轉初入滅定心增上力彼
時種子皆悉隱閉故名無心有二種
心一者聚集諸種子心二者種種攀
緣壞心離第二心故名無心如一脚
牀以無餘脚名無脚牀彼種子閉報
識念轉有濡中上如水如熱放箭等
勢從此到彼彼種子識期至復生隨
何因緣後時別異種種種子報識是
藏彼彼異識對法共生善不善熏如
彼次第種子力熏若相續轉如彼力
熏於未來身則得彼彼愛不愛果此
識因緣故如是說

此心識種子無邊相續行自心中因緣
彼彼種力生彼次第不失時至則得果
如摩登隆伽塗花瓢時現

如是之義如來於彼深密解脫大乘
經中有偈說言

阿陀那種子深細稠爾行不為愚夫說
畏分別我故

此偈明何義彼復有中密縛取身是

故名爲阿陀那識是一切法種子依處是故名爲阿梨耶識前生業報故名報識若無彼識身以何覺身未盡來遍身不離更無異識若更無對何物對治煩惱根本煩惱根合云何對治無二法故

染行善行無漏心行如是相續無色界生彼何者行依何物報若亦無報亦應得行彼不相應

如彼修集有頂漏盡阿那含人无所

有處無漏現前有何我所有頂不退

衆分和合名爲命根更無異物彼法

唯有報陰相似勢力轉行非有異物

相似勢力猶如稻稈相似勢力應如

是知更有異識如說有識

彼何所緣不決定緣云何識緣言不決定復說異識如滅三昧如彼大德銅色弟子說有分識復有人言是根本識何取陰攝如是之義識取陰攝此修多羅文字章句云何而說何識取陰謂六識身如行緣識是何者識六識身故憶此法說如彼行陰何者行陰六思身故不攝異法復何所憶

深密解脫修多羅等如來皆說愚凡夫我不為說畏分別我

復何因緣如是分別彼有為行處處流轉恐人不知若說如是依止攀緣種種了知增上勝心若彼煩惱對治相應染淨等說彼種子識若以果比說如是識不說因識彼顛倒說如是要故此有身識復有身識如次第說此義相應非見一切修多羅說義相應故如是非諸修多羅說莫以一切修多羅中皆不說故便謂無有阿梨耶識

如是二種心識並流一處皆有所謂報識及以異識若如是者有何等過若有二種識身相續如是則應有二衆生如身中識

不得如是彼種子果共相應轉報識流故能熏異識身識中間不如是法若如是者此則無過復有種子種子所生異異壞見如奢盧迦優鉢羅等根根所生若見不見如是不尔若如是說彼則無過如是實有阿梨耶識六識何故不依止我得何者識若如

阿梨耶識相續因緣而轉彼有何異
彼若是一畢竟不動云何識等而得
成熏如紫鑽汁熏彼摩登伽樹華
若無熏者無轉勝法云何先知如習
欲等久時憶知欲等生長我中無心
而於何處後時心生若無我者心有
何力而於彼我依止分別若有我者
彼心云何次第而生若共因緣彼異
生力云何可知若是彼力生住念轉
為是何法若如是者不相似物而共
依止則違阿含說一切法皆無我義
如是非理自意分別思量計我是故
思熏阿梨耶識相續不斷後身得果
義則成就非如說相身口之業
又復如是身口業無違修多羅有三
業說此義云何此義不違如來所說
如是無過如是能說云何無過此義
今說以何義故說三種業何者為身
何者為業何義名身何義名業何者
身業如是口業亦如是說
以何義故說身等業不說眼業以何
義故說如是義十善業道三業攝示
多說恐人如毗離支子學三種戒為

說三種是身所作非口非意唯分別一復為餘人說身業相身復攝根大

大所成集故名身業者是思集義名身大大所成微塵聚集

復有人言不淨名身以不淨物和合集故彼天人身不得言身

意所作行是名意業身動集業是名身業思有三種所謂思量決定進趣若以身動彼身相續方中生因風界所吹是名身業除中間句如娑羅油或如風塵說三業道殺盜邪行彼云何思彼身數攝彼身業動殺盜邪行彼身動轉身相續作彼得言作如賊燒村薪草熟飯

思復云何得言業道行惡道業故言業道或身動轉故名業道三種思業得說為業彼思住持則得殺生竊盜邪行復依世諦而說身業有善不善復說彼門以彼思故世間往返相應之義若思如是善不善業修多羅中云何說言身三種作思業集作不善生苦得苦報故彼門住持彼攀緣者佛如是意

彼思異故說思意業唯意相應身口
不轉何故如來說思思業如前所說
思有三種彼二種思第三進趣

彼思是業語言是響響言者可解彼業
趣思名字相說故名言語憶念義說
故名言語業如前說言語起業故名
口業除中間語識意名意意處處生
境界亦心餘如前說

若身業中要有思者異心無心亦時
無思云何而得有怖不怖思熏不壞
得怖不怖思議寂勝若怖不怖意起
分別

彼意所熏云何破壞如自證知遮與
不遮思復無因彼何者壞若捨怖畏
捨不怖畏思是其因意起分別復有
捨因眼語等業

已說覺業非造作業何者覺業謂作
意行何者造作眼等何處次第力轉
如來說三業 依法義成就我解業成福
願衆生成佛

業成就論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乘成業論一卷

七

竭

世親菩薩造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如處處經中世尊說三業謂身業語業意業此中有說身所造業故名身業語即是業故名語業此二皆用表與無表為其自性意相應業故名意業此業但以思為自性今於此中何法名表且身表業形色為性緣此為境心等所生誰之形色謂身形色若身形色何故前言身所造業故名身業謂惣名身一分攝故名身形色依身大種而發生故名身所造以惣身言於別亦轉如世間說居邑住林何緣復說緣此為境心等所生為欲簡彼脣等形色彼非緣彼心等所生以緣言音心等生故又為簡彼宿願心等所引形色彼非緣彼心等所生餘異熟因心等生故何故名表此能表亦自發業心令他知故為顯此義故說頌言

由外發身語表內心所思 譬彼潛淵魚

鼓波而自表

形色者何謂長等性何者長等謂於彼生長等名想此攝在何處謂色處所攝今應思擇長等為是極微差別猶如顯色為是極微差別積聚為別一物遍色等聚設尔何失長等若是極微差別應如顯色諸色聚中一一細分長等可取若是極微差別積聚此與顯色極微積聚有何差別即諸顯色積聚差別應成長等若別一物遍色等聚一故遍故一一分中應全可取於一切分皆具有故或應非一於諸分中各別住故又據自宗十處皆是極微積聚又應明助食米齊宗執實有分遍諸分故即於和合諸聚色中見一面多便起長覺見一面少便起短覺見四面等便起方覺見諸面滿便起圓覺見中凸出便起高覺見中凹凹便起下覺見面齊平起於正覺見面參差起不正覺如旋轉輪觀錦繡時便生種種異形類覺不應實有異類形色同在一處如諸顯色若許尔者應於一一處起一切形覺然

無是事是故形色無別有體即諸顯色於諸方面安布不同起長等覺如樹蟻等行列無過若介云何於遠闇處不了顯色了形色耶如何不了樹等形色而能了彼行列形耶然離樹等無別行列或於遠闇諸聚色中若顯若形俱不能了雖復能取而不分明疑是何物此何所見由是應知但取顯色由遠闇故見不分明故表是形理不成立

有說身表行動為性緣此為境心等所生何緣復說緣此為境心等所生為欲簡彼屑等搖動彼非緣彼心等所生以緣言音心等生故云何名行動謂轉至餘方此攝在何處謂色處所攝何緣知此轉至餘方謂差別相不可知故此理不然如熟變物雖繞觸火光雪酢等諸熟變緣即有差別而不可知彼差別相然彼前後非無有異此亦應然如長薪草衆分相似各別生焰雖有差別而不可知彼差別相然彼衆分非無有異此亦應然若熟變物纔觸緣時諸熟變相不即生者彼於

後時亦應不生緣無異故若長薪草
衆分相似非分分中別生焰者彼焰
應無由彼別故形量照明焰熱差別
是故不應以差別相不可知故便謂
即此轉至餘方應審了知彼差別相
若謂滅因不可得故知即此法轉至
餘方此亦非理如心心所聲燈焰等
有何滅因而念念滅餘亦應尔滅不
待因若言心等亦有滅因謂唯各別
自無常相若尔何故餘不許然餘既
不然此云何尔故知心等滅不待因
心等既然餘亦應尔若餘法滅不待
因者薪等未與火等合前彼色等性
應不可取如合後位後亦應如前位
可取如何風手未觸未執燈鈴已前
燈焰鈴聲分明可取非於後位然焰
聲滅不待風手薪等亦然不應為難
又若薪等由火等滅彼色等性不可
取者纔觸無間應不可取彼纔觸時
有差別故又彼外緣無差別故諸熟
變物下中上品諸熟變相差別生時
由彼為因後後生起前前滅壞誰復
為因不應此法由彼故生即此復由

彼法故滅二相違法非共一因世極成立故有為法不待滅因任運自滅如前可取不可取者應知相續隨轉滅壞差別之相有微增故又若滅法亦有因者是則應無无因滅法心心所等如待因生滅亦應尔非離心等別有無常世共成立又因異故滅應差別如火光雪酢等異故熟變差別又已滅法應更可滅許有因故猶如色等是故滅法決定無因滅無因故纔生即滅故知無有轉至餘方若謂生因不可得故知即此法轉至餘方此亦非理有生因故謂前與後而作生因如前念心與後念心前念熟變與後熟變乳與其酪葡萄汁與酒酒復與酢等故無少法轉至餘方轉相既無何有行動又若有住則無行動既無行動彼應常住法若無住亦無行動纔生即滅無動義故若尔現見行動者何餘方所見非即本物何緣知彼非本物耶由彼彼方新新生故如草火焰及如影行非此方影餘方可見形質不動日等光明遠近迴轉

便見彼影或長或短或移轉故又障
光明少分生故有反詰言何緣微難
至餘方義且如何知餘方所見非即
本物此亦應引前理為證謂若有住
則無動等又外火等緣無差別而於
後時差別可取由此證知念念各別
又若以證異因無故謂餘所見還是
本物既無有因證即本物何緣不謂
非本物耶由此二義應俱不定故至
餘方義不成立

日出論者作如是言諸行實無至餘
方義有為法性念念滅故然別有法
心差別為因依手足等起此法能作
手足等物異方生因是名行動亦名
身表此攝在何處謂色處所攝若亦
何緣不許眼見如諸顯色既非所見
不表亦他如何名表復云何知此法
實有云何此法能令自身轉趣餘方
別異而起若言由心差別所生風界
即應如是風界其性是動足能為彼
異方生因何乃離風執有動法又草
葉等離外風界無別動法云何移轉
然諸風界搖觸等生其性能動即應

許彼能令手等轉餘方生何勞別執
若體若用俱不極成能動法生

若不尔者即心差別所生風界能為
手等異方生因應是身表如是風界
無所表示云何名表又許觸處是善
不善便非釋子

若不尔者即心差別能令自身餘方
生起即身生起應是身表是則身表
應假非實自身多法合為體故又無
表示云何名表香等不能表示他故
又許香等是善不善便非釋子若不
尔者即心差別所生顯色應是身表
顯色非心差別所起自種子風差別
生故又許顯色是善不善便非釋子
若此顯色體非身表此餘方生應是
身表天愛任汝於此表業盡力所能
勤加轉計然此非用功力能成何乃
於中徒生勞倦誰能成立生別有體
此所執生非如色等是所現見非如
眼等是能現見何緣知有又不可見
云何名表前說不能表示他故又若
顯色是善不善可說此生為身表業
然諸顯色非善不善前已說故生亦

應然是故定無身實表業若尔身業
應唯無表此無表名為目何法謂法
處攝律儀色等云何欲界有善無表
離表而發若欲界中有此無表復有
何過應隨心轉如在色界是則餘心
及無心位應無律儀不律儀等若謂
受時要期發語所引發故無斯過者
說戒經時默無所說亦無要期如何
獲得虛誑語罪又應無有無記身業
以無表業唯二種故又亦應無一剎
那頃善惡身業以諸無表定相續故
謂若輕心不發無表重心所發決定
相續雖彼隨情計度實有身語業色
而不應成善不善性所以者何彼說
色業於命終位必皆捨故如何由此
能得當來愛非受果有作是言此何
非理謂過去業其體實有能得當來
所感果故此於癱上更復生癱謂執
過去業體實有先有後無名為過去
如何可執其體實有若尔世尊何故
自說
業雖經百劫而終無失壞遇衆緣合時
要當酬彼果

無失壞言為顯何義顯所作業非无
果義由後半頌證此義成誰不信受
善不善業雖經久遠而能得果但應
思擇如何得果為由相續轉變差別
如稻種等而得果耶為由自相經久
遠時安住下壞而得果耶若由相續
轉變差別而得果者義且可然若由
自相經久遠時安住不壞而得果者
應言此業經久遠時體不謝滅而能
得果若謂此業非自相無名為謝滅
然由此業無復作用名謝滅者如何
此業無復作用由更不能引當果故
何緣不能更引當果此於彼果已曾
引故不可於果引而復引如法已生
不重生故何緣不引餘等流果以等
流果無分限故豈不此果亦現在時
已曾引故不須重引業體不滅常應
現在何不常引所得果耶豈不前言
不可於果引而復引如法已生不重
生故如何復難前雖有言而未釋難
業體恒有應如中際常名現在常能
引果應如初際恒復可生若謂過去
業體雖有而無作用故非現在非現

在故不能引果此亦不然既恒有體應如現在恒有作用又汝所宗過去諸法有與果用何非現在若謂現在唯依諸法取果用說理亦不然用義同故應俱現在過去諸法無取果用名過去者有與果用應名現在此用盡時應名謝滅是則諸法滅而復滅如是亦應生而復生故彼宗義理不成立又法如何名能引果謂安立彼今當生故諸漏盡者寂後剎那應不引果後不生故是則此念應非現在不應更滅入於過去初現在時已无作用如何後時說名謝滅若雖無用而更滅者是則過去復應湏滅若滅已復滅應生已更生便有自違前所說過若謂此念雖有能生後果作用而緣闕故後果不生此亦非理果必不生如何知有能生作用應言此念違順二緣有非有故雖從因生而无作用能生後果是故彼宗如是種類能引果義理必不成由此但應於果種子能長養故名能引果又彼宗說過去未來體皆實有未來何故非如

現在能引果耶若一切時一切物有
何時何物體非有故而經言過衆緣
合時當酬彼果又彼應說誰於何位
於誰有能言安立彼今當生故名能
引果以一切時一切有故是故所言
謂過去業其體實有能得當來所感
果者理定不成

若今應許由善不善身語二業蘊相
續中引別法起其體實有心不相應
行蘊所攝有說此法名為增長有說
此法名不失壞由此法故能得當來
愛非愛果意業亦應許有此法若不
今者餘心起時此便斷滅心相續中
若不引起如是別法云何能得當來
世果是故定應許有此法若於先時
誦習文義後經久遠復生憶念又於
先時於諸境界數見聞等後經久遠
於彼境中還生憶念於何剎那引起
何法由此後時還生憶念
又先趣入滅定等心引起何法由此
後時還從定起生出定心又紫礦汁
漆拘櫟花彼二俱滅引起何法後結
果時蘊生赤色故離彼計身語二業

所引別法但應由思差別作用熏心
相續今起功能由此功能轉變差別
當來世果差別而生如紫礦汁染拘
縲花相續轉變至結果時其瓢色赤
內法熏習應知亦尔又何不許身語
二業熏心相續以身語業由心引成
善不善故不應由心成善不善於異
相續能與當來愛非愛果非餘造業
餘受果故若所作業體雖謝滅由所
熏心相續功能轉變差別能得當來
愛等果者處無心定及無想天心相
續斷如何先業能得當來愛非愛果
有作是說於此生中先所熏心必還
相續故得當來愛非愛果既已間斷
何因能續入定心作等無間緣故能
令續彼久謝滅云何能作等無間緣
如破過去業能得果此亦同彼應如
理破故出定心不應續起
有作是說依附色根種子力故後心
還起以能生心心所種子依二相續
謂心相續色根相續隨其所應豈不
經說意法為緣生於意識云何離意
而意識生應知意種或時名意以於

因中立果名故如於所觸立飢渴名如何一一心心所法從二種子相續而生不見芽等從種生法有如是事可藉多緣生於一果無從二種有一果生若尔還應不免前過謂無心定及無想天心相續斷如何先業能得當來愛非愛果是彼宗過何謂彼宗謂執此位全無心者若說此位是有心者即無斯過如尊者世友所造問論中言若執滅定全無有心可有此過我說滅定猶有細心故無此失彼復引經證成此義如契經言處滅定者身行皆滅廣說乃至根無變壞識不離身今此位中許有何識

有說此有第六意識豈不經說意法為緣生於意識三和合觸與觸俱起有受想思云何此位得有意識而無三和或有三和而無有觸或復有觸而無受想由是說名滅受想定有作是釋如何世尊說受緣愛而一切受非皆愛緣觸亦應尔非一切觸皆受等緣世尊餘經自簡此義謂元明觸所生諸受為緣生愛曾無有處簡觸

生受無簡別故非為善釋有別釋言
三和觸者三事有力合故觸生於此
位中三事無力可能生觸及生受想
由入定心所歇壞故正在定位尚無
有觸況有受想故此位中唯餘意識
無諸心所若今此位意識是何為善
為染為無記性設今何失若善性者
如何善性非無貪等善根相應設無
貪等善根相應如何無觸若謂由善
等無間緣所引發故此識善者理不
應然善心無間生三心故又善根力
所引善心無因能遮無貪等故又無
善相應不成善然此滅定如滅是善
若染性者如何染性不與貪等煩惱
相應設與貪等煩惱相應如何無觸
如佛於彼十問經中自作是說所有
受蘊想蘊行蘊皆觸為緣又无想定
尚不許染況滅盡定若是無覆无記
性者為異熟生為威儀路為工巧處
為能變化設今何失若異熟生如何
有頂定心無間此下八地中間懸隔
而起欲界異熟生心如何復從此心
無間而得現起不動等心如摩訶俱

毘社羅契經中作如是問出滅定時
當觸幾觸答言具壽當觸三觸謂不
動觸無所有觸及無相觸又異熟心
宿業所引有何道理由滅定前要期
勢力令彼出定時限不過復有何緣
要於有頂緣滅為境定心邊際欲界
宿業習氣所引異熟果心方得現起
非於前位又以何緣於此所起異熟
生色斷已不續異熟生心斷而更續
若威儀路或工巧處或能變化如何
此心緣威儀等無觸而能有所造作
又許所修九次第定及八解脫體皆
是善不應此位現起染汙或無記心
又用有頂緣滅為境寂靜思惟定為
依止方能現入滅受想定如摩訶俱
瑟社羅契經中依滅盡定作如是問
幾因幾緣為依能入無相界定答言
具壽二因二緣為依能入無相界定
謂不思惟一切相及正思惟無相界
若滅定中有意識者此緣何境作何
行相若緣滅境作靜行相如何非善
設是善者如何不許與無貪等善根
相應設許相應如何不許觸為緣起

若緣餘境作餘行相如何入滅定心
無間起散亂心而不違理設自計度
有餘無記由此二因亦不應理是故
汝等不如實知阿笈摩義縱情妄計
第六意識滅定等有由是而執此位
有心

若尔云何許滅定等諸無心位亦有
心耶應如一類經為量者所許細心
彼位猶有謂異熟果識具一切種子
從初結生乃至終沒展轉相續曾无
間斷彼彼生處由異熟因品類差別
相續流轉乃至涅槃方畢竟滅即由
此識無間斷故於無心位亦說有心
餘六識身於此諸位皆不轉故說為
無心由滅定等加行入心增上力故
今六識種暫時損伏不得現起故名
無心非無一切心有二種一集起心
無量種子集起處故二種種心所緣
行相差別轉故滅定等位第二心闕
故名無心如一足牀闕餘足故亦名
無足彼諸識種被損伏位異熟果識
剎那剎那轉變老別能損伏力漸劣
漸微乃至都盡如水熱箭引燒發力

漸劣漸微至都盡位識種今時得生
果便初從識種意識還生後位隨緣
餘識漸起即前所說異熟果識攝藏
種種諸法種子彼彼餘識及俱有法
善不善性數熏發時隨其所應種力
增盛由此相續轉變差別隨種力熟
隨遇助緣便感當來愛非愛果依如
是義有說頌言

心與無邊種俱相續恒流遇各別熏緣
心種便增盛種力漸次熟緣合時與果
如染拘~~攣~~花果時瓢色赤

世尊依此於解深密大乘經中說如
是頌

阿陀那識甚深細一切種子如暴流
我於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為我
能續後有能執持身故說此名阿陀
那識攝藏一切諸法種子故復說名
阿賴耶識前生所引業異熟故即此
亦名異熟果識若不許有此異熟識
復有何識能執持身非有餘識能遍
持身乃至命終恒不捨故又何處蘊
煩惱隨眠對治生時可名能斷若言
蘊在能對治心此不應理如何隨眠

煩惱隨逐可為能治又諸有情生无
色界染善無漏心正起時有何趣攝
異熟法在或應許趣通非異熟及不
繫法便與理違又不還果生有頂處
為盡餘漏修對治道無所有處無漏
起時於有頂處有何別物自體猶存
而不名死非衆同分或復命根離色
心等別有實物此二唯於異熟諸蘊
相似勢分而假建立相似勢分無別
實體如稻稈等相似勢分故定應許
異六識身有如上說持種識體

即依此識赤銅鑠部經中建立有分
識名大衆部經名根本識化地部說
窮生死蘊云何此識緣境行相此境
行相不可了知云何名識而得如是
如執滅定等位有餘識者境界行相
難知此亦應尔此識攝在何取蘊中
理實應言識取蘊攝若尔經句當云
何通如說云何名識取蘊謂六識身
又說云何識緣名色識謂六識應知
此經別有密意如契經說云何行蘊
謂六思身非行蘊中更無餘法此亦
應尔說六非餘有何密意且如世尊

解深密說我於凡愚不開演者恐彼分別執為我故何緣愚夫執此為我此無始來窮生死際行相微細無改變故又以六識所依所緣行相品類應易了故與諸煩惱及對治道有相應故建立雜染清淨品故體是果識由此比知有種識故諸契經中隨所宜說不說因識與上所說皆相違故是名說六非餘密意由此已釋餘部經中唯說六識身為有分識等隨其所應皆無違害又於今時一一部內無量契經皆已隱沒如釋軌論廣辯應知故不應計阿賴耶識定非經說理必有故若今一身應有二識俱時而轉謂異熟識及餘轉識如何過若一身中二識俱轉應俱時立二有情身如餘身中二識俱轉此無有失因果二識展轉為依不相離故又異熟識是餘轉識所熏習故非異身中二識俱轉有如是事故無此失頗有現見種與種果相續異耶現見世間青蓮花等根與莖等相續各異而為種果此亦應然又縱世間見與不見

若不許有阿賴耶識便有如前所說
過難故應定許阿賴耶識離六識身
其體實有

何緣不許我體實有與六識身為所
依止汝所執我其相云何而說能為
六識依止若許我如阿賴耶識生滅
相續隨緣轉變與識何殊而執為我
若執我體是一是常畢竟無變如何
可說受識等熏為所依止夫熏習者
令彼所熏相續變成功能差別如紫
礦汁熏拘~~羅~~花令彼相續功能轉變
若無熏習則無轉變差別功能如何
先時領智貪等數習異故後經久時
念智貪等生起差別又無心位與彼
後時我體無別今既無識後意識等
從何而生又於識等我有何能而執
我為識等依止若言識等因我故生
我體恒時既無差別如何識等漸次
而生非於一時一切頻起若謂更待
餘因緣助方能生者離餘因緣如何
知有我能生用若言識等依我而轉
諸法纔生無間即滅既無住義何容
有轉故不應執我體實有與六識身

為所依止又執有我違阿笈摩說一切法皆無有我故汝所執一常實我都無正理但率妄情

由此證成但思差別熏習同時阿賴耶識令其相續轉變差別能引當來愛非愛果非如彼說身語業相

若不許有身語二業豈能遺謗三業契經不能遺謗然能如理解釋此經令無過失如何無失解釋此經應除執毒當為廣說何為契經說有三業何者是身何者是業何義名身何義名業復以何義名為身業語業意業問亦如是復以何緣契經唯說身等三業非眼等耶何為契經說三業者為顯三業攝十業道勸怖多所作者故如略說三學授佛栗氏子有執諸業唯身所造非語非意為顯彼二亦有所造故說三業身謂諸根大造和合差別為體業即是思差別為性積集所成是為身義大造極微積集成故有說種種穢惡集成是為身義身是種種諸不淨物所依處故若介天趣應無有身隨作者意有所造作

是為業義能動身思說名身業思有三種一審慮思一決定思三動發思若思能動身即說為身業此思能引令身相續異方生因風界起故具足應言動身之業除動之言但名身業如益力之油但名力油如動塵之風但名塵風此亦如是十業道中初三業道許身業攝謂煞生不與取欲邪行如何思業而得彼名由此思業能動其身令行煞盜及邪行故思力動身今有所作即名思作如世間說狂賊燒村薪草熟飯思復云何得名業道思有造作故名為業復與善趣惡趣為道通生彼故得業道名或所動身是思業道三種思業依他轉故又煞盜婬由思業起依身而生隨世俗故亦名身業然此實非善不善性亦隨世俗假立其名為令世間依此門故於善惡思勤修止作是故假說善不善名若唯思業是善不善何故業道契經中言由身三種故思造業作及增長是不善故能生苦果及苦異熟此經意說能動於身以身為門身

為依處緣然盜姪為境思業為因能
感苦果異熟名身三種故思造業除
此餘思名為意業意相應故不能動
發身及語故若今何緣經說二業所
謂思業及思已業即前所說三種思
中初二種思名為思業第三一思名
思已業無違經過語謂語言音聲為
性此能表了所欲說義故名為語能
發語思說名語業或復語者字等所
依由帶字等能詮表義故名為語具
足應言發語之業除發之言但名語
業喻說如前意者謂識能思量故趣
向餘生及境界故說名為意作動意
思說名意業今意造作善不善等種
種事故具足應言作意之業除作之
言但名意業或意相應業名意業除
相應言但名意業喻說如前若三種
業但思為體於散亂心及無心位今
時無思如何得有名具律儀不律儀
者由思差別所熏成種不損壞故名
具律儀不律儀者故無有過思差別
者簡取勝思能發律儀不律儀表由
此思故熏成二種殊勝種子依二種

子未損壞位假立善惡律儀無表齊
何當言損壞如是由思差別所熏成
種謂從此後不作因生遮不遮思如
先所受誰能損壞如是種子謂若有
思能發於表因此棄捨善惡律儀及
餘捨因亦能損壞所以不說眼等業
者由此經中但說有情加行之業不
說諸法作用之業何謂有情加行之
業謂隨作者意所造作何謂諸法作
用之業謂眼耳等各別功能

佛說三業義深細 我依理教妙辯成
願乘此福濟群生 咸使速證清淨覺
大棄成業論一卷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因明正理門論本

竭

大城龍菩薩造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為欲簡持能立能破義中真實故造
斯論

宗等多言說能立 是中唯隨自意樂
為所成立說名宗 非彼相違義能違
宗等多言說能立者由宗因喻多言
辯說他未了義故此多言於論我等
說名能立又以一言說能立者為顯
惣成一能立性由此應知隨有所關
名能立過言是中者起論端義或簡
持義是宗等中故名是中所言唯者
是簡別義隨自意願不願論宗隨自
意立樂為所立謂不樂為能成立性
若異此者說所成立似因似喻應亦
名宗為顯離餘立宗過失故言非彼
相違義能違若非違義言聲所違如
立一切言皆是妄或先所立宗義相
違如獐狐子立聲為常又若於中由
不共故無有比量為極成言相違義
遣如說懷兔非月有故又於有法即

彼所立為此極成現量比量相違義
這如有成立聲非所聞瓶是常等諸
有說言宗因相違名宗違者此非宗
過以於此中立聲為常一切皆是無
常故者是喻方便惡立異法由合喻
顯非一切故此因非有以聲攝在一
切中故或是所立一分義故此義不
成名因過失喻亦有過由異法喻先
顯宗無後說因無應如是言無常一
切是謂非非一切義故然此倒說一
切無常是故此中喻亦有過

如是已說宗及似宗因與似因多是
宗法此差別相今當顯示

宗法於同品 謂有非有俱 於異品各三
有非有及二

豈不愬以樂所成立合說為宗云何
此中乃言宗者唯取有法此無有失
以其惣聲於別亦轉如言燒衣或有
宗聲唯詮於法此中宗法唯取立論
及敵論者決定同許於同品中有非
有等亦復如是何以故今此唯依證
了因故但由智力了所說義非如生
出由能起用若尔既取智為了因是

言便失能成立義此亦不然今彼憶
念本極成故是故此中唯取彼此俱
定許義即為善說由是若有彼此不同
許定非宗法如有成立聲是無常眼
所見故又若敵論不同許者如對顯
論所作性故又若猶豫如依烟等起
疑惑時成立大種和合火有以現烟
故或於是處有法不成如成立我其
體周遍於一切處生樂等故如是所
說一切品類所有言詞皆非能立於
其同品有非有等亦隨所應當如是
說於當所說因與相違及不定中唯
有共許決定言詞說名能立或名能
破非乎不成猶豫言詞復待成故夫
立宗法理應更以餘法為因成立此
法若即成立有法為有或立為無如
有成立寂勝為有現見別物有惣類
故或立為無不可得故其義云何此
中但立別物定有一因為宗不立寂
勝故無此失若立為無亦假安立不
可得法是故亦無有有法過若以有
法立餘有法或立其法如以烟立火
或以火立觸其義云何今於此中非

以成立火觸為宗但為成立此相應
物若不尔者依烟立火依火立觸應
成宗義一分為因又於此中非欲成
立火觸有性共知有故又於此中觀
所成故立法有法非德有德故無有
過重說頌言

有法非成於有法 及法此非成有法
但由法故成其法 如是成立於有法
若有成立聲非是常業等應常故常
應可得故如是云何名為宗法此說
彼過由宗因門以有所立說應言故
以先立常無形等故後但立宗斥彼
因過若如是立聲是無常所作非常
故常非所作故此復云何是喻方便
同法異法如其次第宣說其因宗定
隨逐及宗無處定無因故以於此中
由合顯示所作性因如是此聲定是
所作非非所作此所作性定是宗法
重說頌言

說因宗所隨 宗無因不有 依第五顯喻
由合故知因

由此已釋反破方便以所作性於無
常見故於常不見故如是成立聲非

是常應非作故是故順成反破方便
非別解因如破數論我已廣辯故應
且止廣諍傍論

如是宗法三種差別謂同品有非有
及俱先除及字此中若品與所立法
鄰近均等說名同品以一切義皆名
品故若所立無說名異品非與同品
相違或異若相違者應唯簡別若別
異者應無有因由此道理所作性故
能成無常及無我等不相違故若法
能成相違所立是相違過即名似因
如無違法相違亦亦所成法無定无
有故非如瓶等因成猶豫於彼展轉
無中有故以所作性現見離瓶於衣
等有非離無常於無我等此因有故
云何別法於別處轉由彼相似不說
異名言即是此故無有失若不說異
云何此因說名宗法此中但說定是
宗法不欲說言唯是宗法若亦同品
應亦名宗不然別處說所成故因必
無異方成比量故不相似又此二各
有三種謂於一切同品有中於其異
品或有非有及有非有於其同品非

有及俱各有如是三種差別若無常
宗全無異品對不立有虛空等論云
何得說彼處此無若彼無有於彼不
轉全無有疑故無此過如是合成九
種宗法隨其次第略辨其相謂立聲
常所量性故或立無常所作性故或
立勤勇無間所發無常性故或立為
常所作性故或立為常所聞性故或立
為常勤勇無間所發性故或非勤勇
無間所發無常性故或立無常勤勇
無間所發性故或立為常無觸對故
如是九種二頌所攝

常無常勤勇恒住堅牢性非勤遷不變
由所量等九所量作無常作性聞勇發
無常勇無觸依常性等九

如是分別說名為因相違不定故本
頌言

於同有及二在異無是因翻此名相違
所餘皆不定

此中唯有二種名因謂於同品一切
遍有異品遍無及於同品通有非有
異品遍無於初後三各取中一復唯
二種說名相違能倒立故謂於異品

有及二種於其同品一切遍無第二
三中取初後二所餘五種因及相違
皆不決定是疑因義又於一切因等
相中皆說所說一數同類勿說二相
更手相違共集一處猶為因等或於
一相同作事故成不遍因理應四種
名不定因二俱有故所聞云何由不
共故以若不共所成立法所有差別
遍攝一切皆是疑因唯彼有性彼所
攝故一向離故諸有皆共無簡別因
此唯於彼俱不相違是疑因性若於
其中俱分是有亦是定因簡別餘故
是名差別若對許有聲性是常此應
成因若於此時無有顯示所作性等
是無常因容有此義然俱可得一義
相違不容有故是猶豫因又於此中
現教力勝故應依此思求決定攝上
頌言

若法是不共共決定相違遍一切於彼
皆是疑因性邪證法有法自性或差別
此成相違因若無所違害觀宗法審察
若所樂違害成躊躇顛倒異此無似因
如是已辨因及似因喻及似喻我今

說因宗所隨 宗無因不有 此二名譬喻
餘皆此相似

喻有二種同法異法同法者謂立聲
無常勤勇無間所發性故以諸勤勇
無間所發皆見無常猶如瓶等異法
者謂諸有常住見非勤勇無間所發
如虛空等前是遮詮後唯止濫由合
及離比度義故由是雖對不立實有
太虛空等而得顯示無有宗處無因
義成復以何緣第一說因宗所隨逐
第二說宗無因不有不說因无宗不
有耶由如是說能顯示因同品定有
異品遍無非顛倒說又說頌言

應以非作證其常 或以無常成所作
若尔應成非所說 不適非樂等合離
如是已說二法合離順反兩喻餘此
相似是似喻義何謂此餘謂於是處
所立能立及不同品雖有合離而顛
倒說或於是處不作合離唯現所立
能立俱有異品俱無如是二法或有
隨一不成不遣或有二俱不成不遣
如立聲常無觸對故同法喻言諸無
觸對見彼皆常如葉如極微如瓶等

異法喻言謂諸無常見有觸對如極微如葉如虛空等由此已說同法喻中有法不成謂對不許常虛空等為要具二譬喻言詞方成能立為如其因但隨說一若就正理應具說二由是具足顯示所立不離其因以具顯示同品定有異品遍無能正對治相違不定若有於此一分已成隨說一分亦成能立若如其聲兩義同許俱不須說或由義准一能顯二又比量中唯見此理若所比處此相審定於餘同類念此定有於彼無處念此遍無是故由此生決定解故本頌言

如自決定已 悟他決定生說宗法相應所立餘遠離

為於所比顯宗法性故說因言為顯於此不相離性故說喻言為顯所比故說宗言於所比中除此更無其餘支分由是遮遣餘審察等及與合結若余喻言應非異分顯因義故事雖實亦然此因言唯為顯了是宗法性非為顯了同品異品有性無性故須

別說同異喻言若唯因言所詮表義說名為因斯有何失復有何德別說喻分是名為德應如世間所說方便與其因義都不相應若今何失此說但應類所立義無有功能非能立義由彼但說所作性故所類同法不說能立所成立義又因喻別此有所立同法異法終不能顯因與所立不相離性是故但有類所立義然无功能何故無能以同喻中不必宗法宗義相類此復餘譬所成立故應成无窮又不必定有諸品類非異品中不顯無性有所簡別能為譬喻故說頌言若因唯所立或差別相類譬喻應無窮及遮遣異品

世間但顯宗因異品同處有性為異法喻非宗無處因不有性故定无能若唯宗法是因性者其有不定應亦成因云何具有所立能立及異品法二種譬喻而有此失若於今時所立異品非一種類便有此失如初後三各取後喻故定三相唯為顯因由是道理雖一切分皆能為因顯了所立

然唯一分且說為因如是略說宗等
及似即此多言說名能立及似能立
隨其所應為開悟他說此能立及似
能立

為自開悟唯有現量及與比量彼聲
喻等攝在此中故唯二量由此能了
自共相故非離此二別有所量為了
知彼更立餘量故本頌言

現量除分別 餘所說因生

此中現量除分別者謂若有智於色
等境遠離一切種類名言假立無異
諸門分別由不共緣現現別轉故名
現量故說頌言

有法非一相 根非一切行 唯內證離言
是色根境界

意地亦有離諸分別唯證行轉又於
貪等諸自證分諸修定者離教分別
皆是現量又於此中無別量果以即
此體似義生故似有用故假說為量
若於貪等諸自證分亦是現量何故
此中除分別智不遮此中自證現量
無分別故但於此中了餘境分不名
現量由此即說憶念比度情求疑智

惑亂智等於虛愛等皆非現量隨其所受分別轉故如是一切世俗有中瓶等數等舉等有性瓶性等智皆似現量於實有中作餘行相假令餘義分別轉故

已說現量當說比量餘所說因生者謂智是前智餘從如所說能立因生是緣彼義此有二種謂於所比審觀察智從現量生或比量生及憶此因與所立宗不相離念由是成前舉所說力念因同品定有等故是近及遠比度因故俱名比量此依作具作者而說如是應知悟他比量亦不離此得成能立故說頌言

一事有多法相非一切行唯由簡別餘表定能隨逐如是能相者亦有衆多法唯不越所相能表示非餘

何故此中與前現量別異建立為現二門此處亦應於其比果說為比量彼處亦應於其現因說為現量俱不遮止

已說能立及似能立當說能破及似能破頌曰

能破關等言 似破謂諸類

此中能破關等言者謂前所說關等
言詞諸分過失彼一一言皆名能破
由彼一一能顯前宗非善說故
所言似破謂諸類者謂同法等相似
過類名似能破由彼多分於善比量
為迷惑他而施設故不能顯示前宗
不善由彼非理而破斥故及能破處
而施設故是彼類故說名過類若於
非理立比量中如是施設或不了知
比量過失或即為顯彼過失門不名
過類

示現異品故由同法異立 同法相似餘
由異法分別差別名分別 應一成無異
顯所立餘因名可得相似 難義別疑因
故說名猶豫 說異品義故非愛名義准
此中示現異品故由同法異立同法相
似者顛倒成立故名異立此依作異
作者而說同法即是相似故名同法
相似一切攝立中相似過類故言相
似者是不男聲能破相應故或隨結
頌故云何同法相似能破於所作中
說能作故轉生起故作如是說後隨

所應亦如是說今於此中由同法喻顛倒成立是故說名同法相似如有成立聲是無常勤勇無間所發性故此以虛空為異法喻有顯虛空為同法喻無質等故立聲為常如是即此所說因中瓶應為同法而異品虛空說為同法由是說為同法相似餘由異法者謂異法相似是前同法相似之餘示現異品由異法喻顛倒而立二種喻中如前安立瓶為異法是故說為異法相似分別差別名分別者前說示現等故今說分別差別故應知分別同法差別謂如前說瓶為同法於彼同法有可燒等差別義故是則瓶應无常非聲聲應是常不可燒等有差別故由此分別顛倒所立是故說名分別相似所言應一成無異者示現同法前已說故由此與彼應成一故彼者是誰以更不聞異方便故相鄰近故應知是宗成無異者成無異過即由此言義可知故不說其名是誰與誰共成無異不別說故即此一切與彼一切如有說言若見

瓶等有同法故即令餘法亦無別異一切瓶法聲應皆有是則一切更亦法同應成一性此中抑成無別異過亦為顯示瓶聲差別不甚異前分別相似故應別說若以勤勇無間所發成立無常欲顯俱是非畢竟性則成宗因無別異過抑此令成無別異性是故說名無異相似有說此因如能成立所成立法亦能成立此相違法由無別異是故說名無異相似顯所立餘因名可得相似者謂若顯示所立宗法餘因可得是則說名可得相似謂有說言如前成立聲是無常此非正因於電光等由現見等餘因可得無常成故以若離此而得彼此此非彼因有餘於此別作方便謂此非彼無常正因由不遍故如說叢林皆有思慮有睡眠故

難義別疑因故說名猶豫者過類相應故女聲說此中分別宗義別異因成不定是故說名猶豫相似或復分別因義別異故名猶豫相似過類謂有說言如前成立聲是無常勤勇无

間所發性故現見勤勇無間所發或顯或生故成猶豫今所成立為顯為生是故不應以如是因證無常義說異品義故非愛名義准者謂有說言若以勤勇無間所發說無常者義准則應若非勤勇無間所發諸電光等皆應是常如是名為義准相似應知此中略去後句是故但名猶豫義准復由何義此同法等相似過類異因明師所說次第以破同故由此同法等多疑故似彼

多言為顯或有異難及為顯似不成因過此中前四與我所說譬喻方便都不相應且隨世間譬喻方便雖不顯因是決定性然攝其體故作是說由用不定同法等因成立自宗方便說他亦有此法由是便成似共不定或復成似相違決定若言唯為成立自宗云何不定得名能破非即說此以為能破難不定言說名不定於能詮中說所詮故無有此過餘處亦應如是安立若所立量有不定過或復決定同法等因有所成立即名能破

是等難故若現見力比量不能遮遣
其性如有成立聲非所聞猶如瓶等
以現見聲是所聞故不應以其是所
聞性遮遣無常非唯不見能遮遣故
若不介者亦應遣常第二無異相似
是似不成因過彼以本無而生增益
所立為作宗因成一過故此以本無
而生趣成因法證滅後無若即立彼
可成能破第三無異相似成立違害
所立難故成似由可燒等不決定故
若是決定可成相違可得相似所立
不定故成其似若所立因於常亦有
可成能破第二可得雖是不遍餘類
無故似不成過若所立無可名能破
非於此中欲立一切皆是無常猶豫
相似謂以勤勇無間所得成立滅壞
若以生起增益所立作不定過此似
不定若於所立不起分別但簡別因
生起為難此似不成由於此中不欲
唯生成立滅壞若生若顯悉皆滅壞
非不定故義准相似謂以顛倒不定
為難故似不定若非勤勇無間所發
立常無常或唯勤勇無間所發无常

非餘可成能破

若因至不至三時非愛言至非至无
是名似因關

若因至不至三時非愛言至非至无
因者於至不至作非愛言若能立因
至所立宗而成立者無差別故應非
所立如池海水相合無異又若不成
應非相至所立若成此是誰因若能
立因不至所立不至非因無差別故
應不成因是名為至非至相似又於
三時作非愛言若能立因在所立前
未有所立此是誰因若言在後所立
已成復何須因若俱時者因與有因
皆不成就如牛兩角如是名為无因
相似此中如前次第異者由俱說名
似因關故所以者何非理誹撥一切
因故此中何理唯不至同故雖因相
相應亦不名因如是何理唯在所立
前不得因名故即非能立又於此中
有自害過遮遣同故如是且於言因
及慧所成立中有似因關於義因中
有似不成非理誹撥諸法因故如前
二因於義所立俱非所作能作性故

不應正理若以正理而誹撥時可名能破

說前無因故應無有所立名無說相似生無生亦然所作異少分顯所立不成名所作相似多如似宗說

說前因無故應無有所立名無說相似者謂有說言如前所立若由此因證無常性此未說前都無所有因无有故應非無常如是名為无說相似生無生亦然者生前無因故无所立亦即說名無生相似言亦然者類例聲前因無有故應無所立今於此中如無所立應知亦有所立相違謂有說言如前所立若如是聲未生已前無有勤勇無聞所發應非无常又非勤勇無聞所發故應是常如是名為無生相似所作異少分顯所立不成名所作相似者謂所成立所作性故猶如瓶等聲無常者若瓶有異所作性故可是無常何豫聲事如是名為所作相似

多如似宗說者如是無說相似等多分如似所立說謂如不成因過多言

為顯或如似餘今於此中無說相似
增益比量謂於論者所說言詞立無
常性難未說前因無有故此似不成
或似因闕謂未說前益能立故若於
此中顯義無有又立量時若無言說
可成能破無生相似聲未生前增益
所立難因無故即名似破若成立時
顯此是無可成能破若未生前以非
勤勇無間所發難令是常義准分故
亦似不定所作相似乃有三種若難
瓶等所作性於聲上無此似不成若
難聲所作性於瓶等無此似相違若
難即此常上亦無是不共故便似不
定或似喻過引同法故何以故唯取
惣法建立比量不取別故若取別義
決定異故比量應無

俱許而求因名生過相似此於喻設難
名如似喻說

俱許而求因名生過相似者謂有難
言如前所立瓶等無常復何因證此
於喻設難名如似喻說者謂瓶等無
常俱許成就而言不成似喻難故如
似喻說

無常性恒隨 名常住相似 此成常性過
名如宗過說

謂有難言如前所立聲是無常此應
常與無常性合諸法自性恒不捨故
亦應是常此即名為常住相似是似
宗過增益所立無常性故以此中
都無有別實無常性依此常轉即此
自性本無今有暫有還無故名無常
即此分位由自性緣名無常性如果
性等

如是過類足目所說多分說為似能
破性寂極成故餘論所說亦應如是
分別成立即此過類但由少分方便
異故建立無邊差別過類是故不說如
即此中諸有所說增益損減有顯無
顯生理別喻品類相似等由此方隅
皆應諦察及應遮遣諸有不善比量
方便作如是說展轉流湯此於餘論
所說無窮故不更說又於負處舊因
明師諸有所說或有墮在能破中攝
或有極應或有非理如詭語類故此
不錄餘師宗等所有句義亦應如是
分別建立如是遍計所執分等皆不

應理達所說相皆名無智理極遠故
又此類過失言詞我自明屬論或等
中多已制伏又此方隅我於破古因
明論中已具分別故應且止

為開智人慧毒藥 啓斯妙義正理門
諸有外量所迷者 令越邪途契真義

因明正理門論本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因明論本

第三十二卷

竭

金

大唐龍興三藏聖教序

力

應天神龍皇帝御製

蓋聞蒼蒼者天列星辰而著象茫茫者地奠川岳以成形仰觀天文既如彼也俯循地理又若斯焉夫以妙旨幽微名言之路攸絕真如湛寂性相之義都捐然則發啓心韻資法雷之激響聳導迷衆俟覺首以司方故知假名不壞於常名樂說乃詮於無說至若象外之象獨稱三界之尊天中之天要著六通之聖法王利見乃育於七十二君梵帝乘時牢籠於萬八千歲周星闕彩言符降誕之徵漢曰流祥載叶通神之夢故能威揚沙劫化被塵區玉毫舒耀而除昏金口弘宣而遣滯破煩惱之賊詎藉干戈壞生死之軍唯憑慧力闢圓明之界廣納於無邊開常樂之門普該於有識縱使浮天慾浪境風息而俄澄漲日情塵法雨露而便廓歸依者銷殃而致福迴向者去危而獲安可謂巍巍乎其有成功蕩蕩乎而无能名者矣

但四生蠢蠢未悟無常六趣悠悠俱
纏有結詐知空花不實水月非堅馳
逐於五陰之中播遷於三界之域納
諸品彙終俟法門自白馬西來玄言
東被世尊則隨類敷演衆生乃逐性
開迷馬鳴擅美於瓊編龍樹騰芳於
寶偈於是遙通震旦遠布閭閻半滿
之教區分大小之乘並驚澄安後德接
武於勝場琳遠高人駢蹤於法宇遂
使微言著範歷千古而暢英聲至蹟
流規周十方而騰茂實頃屬後周膺
運大扇魔風遂使天下招提咸從毀
廢象中法侶並混編氓嗟乎聞寂禪
居空留宴坐之處荒涼慧苑無復經
行之蹤爰洎開皇重將修建旋逢大
業又遇分崩鬼哭神吟山鳴海沸既
遭塗炭寧有加藍正法消淪邪見增
長於是人迷覺路還迴於苦集之區
俗蔽真宗羈絆於蓋纏之內我
大唐之有天下也上凌巢燧俯視羲軒
三聖重光萬邦一統威加有截澤被
無垠掩坤絡以還溥亘軋維而獻款
再懸佛日重補梵天龍宮將八柱齊

安驚嶺共五峯爭峻大弘
釋教諒屬

皇朝者焉大福先寺讎經三藏法師
義淨者范陽人也俗姓張氏五代相
韓之後三台仕晉之前朱紫分輝貂
蟬合彩高祖為東齊郡守仁風逐扇
甘雨隨車化闡六條政行十部爰祖
及父俱厭俗榮放曠一丘逍遙三徑
含和體素養性怡神摘芝秀於東山
挹清流於南澗可謂幽尋丹嶠棲偃
白雲舉鶴於是吞聲塲駒以之熱影
法師幼挺明晤夙彰聰敏纔踰辯李
之歲心樂出家甫過遊洛之年志乘
西國業談經史學洞古今摠三藏之
玄樞明一乘之奧義既而閑居習靜
息慮安禪託彼山林遠茲塵累三十
有七方遂雅懷以咸亨二年行至廣
府發蹤結契數乃十人鼓棹昇舩唯
存一已巡南溟以遐逝指西域以長
駢歷巖岫之千重凌波濤之萬里漸
屆天竺次至王城 佛說法華靈峯
尚在 如來成道 聖蹟仍留吠舍
城中獻蓋之蹤不泯給孤園內布金

之地猶存三道寶階居然目覩八大
靈塔邈矣親觀所經三十餘國凡歷
二十餘載菩提樹下屢攀折以淹留
阿耨池邊幾濯纓而澡鑒法師慈悲
作室忍辱為衣長齋則一食自資長
坐則六時無倦又古來翻譯之者莫
不先出梵文後資漢譯擬詞方憑於
學者詮義別稟於僧徒今茲法師不
如是矣既開五天竺語又詳二諦幽
宗譯義綴文咸由於己出指詞定理
匪假於傍求超漢代之摩騰跨秦年
之羅什所將梵本經近四百部合五
十萬頌

金剛座真容一鋪舍利三百粒以證
聖尤年夏五月方屆都焉

則天大聖皇帝出震膺期乘軋握紀
紹隆為務弘濟為心爰命百寮兼整
四衆虹幡撻日鳳吹遏雲香散六銖
花飄五色鏘鏘濟濟煒煒煌煌迎于
上東之門置于授記之寺共于闡三
藏及大福先寺寺主沙門復禮西崇
福寺主法藏等翻花嚴經後至大福
先寺與天竺三藏寶思末多及授記

寺主惠表沙門勝莊慈訓等譯根本
部律其大德等莫不四禪凝慮六度
冥懷懸法鏡於心臺朗戒珠於性海
詞林挺秀將覺樹而連芳慧炬揚輝
澄桂輪而合影渾金璞玉諒屬其人
誠梵宇之棟梁寔法門之龍象已翻
諸雜經律二百餘卷繕寫去畢尋並
進內其餘戒律諸論方俟後詮五篇
之教具明八法之因備曉鵝珠尚護
蟲命無傷浮囊必取於不虧油鉢終
期於靡覆崇聖教之綱紀啓含生之
耳目伏願上資先聖長隆七廟之
基下逮微躬恒佐九天之命遷懷生
於壽域致薄俗於淳源歲稔時和遠
安迓肅顧以萬機務愍四海事殷爰
憑乙夜之餘式贊弥天之德課虛扣
寂聊題序云

成唯識寶生論卷第一

一名三十唯識順釋論

護法菩薩造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有情恒為衆苦逼熾燃猛火燒內心
善上意樂起慈悲譬如自身皆自受
敬札善慧諸佛種於衆煩惱皆除滅

與無依者作歸依能令極怖心安隱
微笑降伏大魔軍明智覺了除衆欲
於此大乘能善住深識愛源唯自心
論曰謂依大乘成立三界但唯是識
釋曰此復何意輒名大乘本契弘心
堅持禁戒遍諸生品拔濟有情普令
出離獲得難勝无罪之行極妙吉祥
是諸善逝去而隨去無邊大路并所
獲果圓滿尊極餘不能知由此義故
名為大乘如經所說言大乘者謂是
菩提薩埵所行之路及佛勝果為得
此故修唯識觀是無過失方便正路
為此類故顯彼方便於諸經中種種
行相而廣宣說如地水火風并所持
物品類難悉方處無邊由此審知自
心相現遂於諸處捨其外相遠離欣
感復觀有海誼靜无差棄彼小途絕
大乘望及於諸有耽著之類觀若險
崖深生怖畏正趣中道若知但是自
心所作無邊資糧易為積集不待多
時如少用功能成大事善逝行處猶
若掌中由斯理故所有願求當能圓
滿隨意而轉縱如所許有其外事然

由內心意樂慙重弘誓力故能到無邊六度之岸若異此者所捨之物盡持行施及所遺生何能惣遍令其歡喜愜順求心此即便成無邊際境所為施事無有竟期又復所有廣為利益有情戒等於諸無障有情之類隨彼樂欲恣能稱意起彼希望正行施等速便收集正覺資糧由斯但自心復何須外境若許外事復與正理義有相違故知境無斯成勝妙如仗自心妄生分別作色等解起身見等無實不待外諸有情而作所緣因生離染然於施等各隨其事而能獲果實不假藉識外境事

若其識外有別境者遂便依彼起諸煩惱既被執取隨轉而住見此過已心捨離生深懷猒棄不怖大覺既捨有情界如何欲弘益由非攝取諸有生類小心自度大行難成然諸覺情依斯而轉方能長養菩提資糧謂於客塵有為之事厭背心故證無為法由無為法體不生長故希餘小寂偏證一邊無上覺山遂便淪退若无外

境愛厭俱亡正覺之虜斯成易得豈
非大悲常存於念菩提薩埵極果方
成唯識之言便為違害然而大悲要
託他身為緣性故既除外境但緣自
識此則便成怜自身故利他為意大
行方豎唯顧己身寔乖弘度雖陳雅
責因斯無過藉外相續為增上緣於
自識中現有情相緣此為境起大悲
心於有情處而作弘益此無相違決
定如是應起信心假令於彼色聲等
處一一推求彼無其我設使和集我
亦不成然而本性不可捨故既同所
許無我為宗當於何處欲興悲念於
世共許當情妄執為所緣相以為有
情亦不應言情所執事即是外境由
此應知假令不樂理必許然但於自
識現有情相依仗斯事色相生焉是
故定知无其外境若離於識必不可
得是顛倒故何謂顛倒本無外境見
為實物非妄執故終能獲得無上之
處可為應理唯識之見是真實故為
彼方便深成稱理

如何得知斯為實見三界唯心是詮

說故凡有諍事欲求決定須藉二門
一順阿笈摩二符正理謂欲為彼信
證聖人無倒宜說所有傳教引阿笈
摩若為此餘不信之者應申正理或
可為彼二人俱陳兩事如所信事今
安住故陳其正理又為顯其所論正
理有依仗處說阿笈摩由其正理不
依傳教未見真者所有言說无非謬
故名強思搆是故應知阿笈摩者便
成正理所託之處或於自部有力用
故為此先陳阿笈摩教今來據義依
大乘說即第七聲目其所為謂欲證
得彼大乘理說唯識觀是真實故此
不虛性以阿笈摩善成立故又若唯
據言說大乘猶如於義假名乘者依
第七聲所說聲也謂即依託大乘言
教聚集之處真實句義而成立之但
唯是識為欲明其所立宗義於大乘
教而引一隅顯所立宗不於自教有
相違背
此復何故名阿笈摩輒自引證說斯
言耶謂從能說如理教者假彼相續
為增上緣此教方生於其聽者識之

差別體有功能現前而住或是親聞
或復傳說於所詮事當情相狀次第
而生猶如筆畫章句形段顯然明現
從他來故名阿笈摩若復有時自生
憶念隨順本相識方生者從彼生故
得阿笈摩名猶如自說名為佛語德
者義相為智因故名智資糧豈非一
切但唯有識此違所許故及自語相
違理固不然非由於色有別異故依
識差別而為建立如無色界所有差
別如無色界實无其色但依於識分
為四種立空處等餘界亦然設復說
三於識何妨猶若有情雖無差異然
而安立欲色界殊據其所繫色差別
故色雖無異別立无過

豈不詮教言唯有心今此立宗言唯
有識說違本教諒在憑虛義有所歸
誠無斯過由其先許心意識了是名
差別由同體事名不俱陳故以異名
而宣其義即此唯了之言非衆共許
欲令解義取共知聲更陳餘号復更
顯與經不相違重說意識二聲况彼
二義知體不別即是其果若欲要明

不違經者心了二聲同其一義明不違教釋妨已周何須更說意與識耶若說了聲心異名者心望心所是別有體猶如於境同生之類念昔睡等便成是无此則前後理相違背實無此過有所由故此中心言許有相應即是了言兼攝於彼若如是者識外之境心意詮故於其心處更置唯聲意有取遮以為其果境若無者遂成無用唯聲不遮可如來責現遮所緣境如何言無用若如斯解由同生法及所緣境俱是離心別有其體一便遮止一乃見留豈得事無由緒而空談自愛若无別意誠如所詰然由於境心聚共緣次断等事同類性故於心所處假說心聲復為遮其非所許事故於心處更置唯聲縱有所談此還非理便成亦是不取心言非一處顯真假二事俱能彰顯有力用故如牛等聲於心所處置此心言說心聲時真事便捨如於邊鄙假說為牛垂胡等事理定應棄有言本意二事俱說亦應更作一種異聲用表斯義或

可攝聲擷略而顯依俗論法猶如欲聲而為辯釋非唯自意能為巧釋尤其緒系生決定耶亦復不由有染等言蘇咀囉中有染等說於其遮遣无有力用於彼亦有有境言故境亦不遮所說唯聲便成無用若言外境非理須遮無阿笈摩摩咀囉聲二處同故隨遮一事無決定因是故須依異宗之見心心所法體不相離但位有別即此唯聲能遮外事同生之法无不遮故凡物相聲所有詮名於其自事必不差別非為決定而並現前由其不遮理便惣攝為欲迷曉如斯道理故說心言許有相應若離心所獨心非有故不應難亦違同遮作是釋時唯遮外境實有功能述已義成故說唯言以理准餘但遮境事豈非所引有此中言明知於餘有除心所復是容有如六識身名為識聚若言此中說識蘊時兼攝心所理定不然想受及思諸心所法餘蘊无故若言猶如於色蘊者由如取其什喏那分立為色蘊想等同然非相似故若言許

取由色差別便以識聲說其識蘊非色等法是心位差猶如於想若以位差簡有差時隨其色類為簡別已以色等聲於識而立此亦非理斯乃便成撥其識聚由彼被斯色受等聲割其分故非位差外別可得故離此若鄰位差之外別有色位猶如樂等所現相狀憂愁苦惱於斯相處安置識聲隨牛犢理若如是者識六識身為其識蘊義乃相違眼等諸識色等相現故由其並是色聚所收復更有餘雜亂之過若其青等相現之時或違或順色行二蘊便成雜亂如是復成於樂等位受等相雜准斯道理亦是破其惣別之義有說識能遍故是惣和聲猶如初相此之別相謂是色等彼乃是其現相位差之因性故此亦如前受等便有雜亂之過是故除其心所性言猶如成立所有色聚唯心之聲表唯識耳此亦不能於其心所及以所緣令疑斷絕言唯字者有何所遮雖言心所不離於心此成虛言由其相狀體各別故所言識者唯觀

現境雜染等性但是受著體非照察如何能見此即於彼體成殊別及以更乎上來所述道理既多然於本宗未為的要且息傍論應辯正宗心及心所設令體別以其心字亦得相权應知此義共成已久若於其處諸心所法不以自名而顯說者應知此中即是惣目所有心聚如調心等但道其心此謂共成故知唯聲但遮其境若無境者如何於青及甜味等而了別之由理不能撥現見故誰言撥其現見之境但於自識境相生焉由自識相領受之時遂即計執所有青等如外而住但為是其邪妄之解猶如眩目見髮蠅等斯乃但是識之相別現其蠅相即便妄執為有蠅耶然而在外曾無蠅等目性可得如何作境令識別生此若無境如何得之識似於彼相狀生耶要有本相似彼相生可於此時得言似彼如斯之事世皆共許如於陽炎謂言似水非無其境亦能見故如於薩埵有覺相生而非離於色等體外有別薩埵實事可得

亦非色等或惣或別有其自性變壞等性而簡別故於心實事亦復不能捨其本性或可薩埵是覆俗有如斯道理我亦同然於色等處謂從於識生差別性是覆俗故如依色處執為車等然而但由情所計執於其色等覆障實性於衆緣處作自相狀而安置之如在於外即於是處見車等故未審覆俗是何義耶是覆障義順俗情故由彼於其車乘等處計執自性是覆俗有覆其實體生蘊執故故彼妄情施設其相先於斯事而執取之雖无實相妄生境想又如常等情所現相何有本相而隨順之是故雖無識外實境識所現相其理善成或可此中言似相者乃是隨順顛倒事義如陽炎處翻作水解便作水想識亦於其色等相處生起倒情故言現相此不相違有說其顛倒境亦依實事方始生心此亦同前悉皆徵責

復有外律作斯異執離色等外別有我體此復依何而生於倒經云依内此亦無違謂於俱生所起身見密而

說故故云於我正可用心當見現見
如其親近惡友等人即云於我故作
是說然彼凡小妄生其識遂起顛倒
為外境相或可隨順他共成事而為
言說即如世間所共許事將為境者
即於其事唯識生起是故由斯似境
相故緣色等識不取外境如眩瞶人
見髮蠅等此外境空但唯有識是其
宗義即由此義而為難曰此喻不成
於光明分妄生髮想斯由其眼根虧
力故有說有別大種生而可見遂令
情執為其髮等若如是立似境相現
但唯識者處時等定便成非理如其
所有色等諸境離識別有即於色等
定其方所所現形量分局之處其識
於彼形量決斷方隅決定似彼相生
斯成應理若如所許不由外境但唯
內識起妄所執色相生者於餘無處
如何不隨形量決定處時現識相耶
隨於方處見其處定如隨處有非一
切處境既無定即於餘處亦應可見
或不可見然彼所立定不取其外境
生識於非有境所生之覺曾無決定

處時可得有其實事說境空故決定
時處所現之相便成非有然不如是
此既無定見色等心與彼乃是不相
離性是故不應執境空无既無重執
有有分者此顯立宗有相違過若言
其喻有成理者身不定屬理有相違
相應時處和會共觀不偏屬一由觀
斯境此不應理許境无故此既境無
或復異類言異類者見異相時此是
根壞為其緣故如眩瞶人亦不應有
諸能觀者咸皆患瞶然於時處現相
應者於諸身處不定而生并於色等
能見識生准此應知外境无故於所
量事在不定身不見生故此則同前
難斥宗過又諸事用亦不應理諸實
髮等現見能為磨鏡等用何不用此
識之髮相雖无真實事而作用轉生
此亦非理無功能故若其識分有功
能者眩目所覲何无髮用此之同有
似髮相故斯亦同前所量之境作用
功能不可見故出其宗過三喻為依
三事不同於不實境而作三喻由依
根境功能差別應知根有二種一是

色根二非色根即此初根由闇損故
妄見其事故為初喻次第二根於彼
夢中見有差別述第二喻由其彼境
有功力故能生倒見引第三喻此則
是其一家異釋有餘復言處時決定
故緣色等心心是依託非內現事而
為其境猶如緣彼章句之心然於心
內據最初起隨現有事而執取故又
且諸覺客有定時然而於心如何定
處非無方處物有方處定及不定故
此據境上所有之法於其心處而假
談之斯亦無過此處能作現相事故
說為定處凡由彼事心得生者即名
為境此謂成立別有外境取共許者
將以為喻於其相應時處住者咸共
生其无異相故緣色等心以外一事
而為其因如同學類依教者心依增
上識此得生起隨其自相作用生故
故知離識別有色等此不應有更應
成立无疑等用彼相之覺猶如夢覺
是覺性故上來所述衆多成立相違
道理意欲障他不定之過有餘復言
謂即於斯時處二種有其實義即於

此處時處決定應成非有仁既不許
有其境事依彼差別亦不許故何勞
為他作便成過此若非有便即相符
如賊被捉唱瘡痛言強作前宗誠為
麤淺不應理故若言於識所現相狀
為所許者不應道理雖呈雅思不異
前釋或復隨於時處差別所有之事
即於此處見其時處許為決定縱於
所許有實外境然而色等永為定者
此亦非理異時異處有時見故設令
於此常時見有然他不許如何於他
不共許境此之能別決定道理可遣
許耶故但於識而現其相復有別作
相違因難而為詰責猶如成立境是
空无我還成立時處決定令非有故
若其時處是共許者便成共許而遮
遣之由其無違方可得作相違之言
若言不是衆所共許斯乃全無我所
不愛由斯理故成无力難

復有自許但用遮遣於无境處緣空
之識無定時處故彼之決定於色等
處共見有故成立外境是其實有此
亦應知離彼隨成但有遮遣不應理

故但用此一不能令他生其正解斯
非真實且如前宗所立之義由成蜜
攤之所損故於眼睛上有其疎膜如
羅網目外觀白色於彼隙中明相斯
顯便生妄解將為髮等即此之喻於
其所立隨成理闕今應問彼若光明
相髮等形狀此不應理此光明相有
見為黃或見為赤然於髮等見為絳
黑或見衆彩如鑠羯羅弓等然其明
目惣能見者於彼光邊不觀異相如
事見之能作斯語在隙光處倒為髮
解此即便成見髮等心境空無性光
明支分非髮相性故及此似髮等相
現故非但為因能為生者遂令作其
所緣性故勿令緣其色等諸識便成
緣彼眼等諸根因義同故或可更有
如斯別意託實事因方生顛倒餘則
不尔斯言是實此亦便依在內安布
種子成就不待外境凡論境者要須
自相安布在心然後方得成所緣性
其光明分起不開心如何得作所緣
之性此亦未堪發生歡悅次有計云
其患目人大種失度睛生翳眩損其

眼分由彼損力便生異相令於外境
別大種生依損根識便能見彼是故
定知剋蜜梨迦所有覺慧緣實外境
如斯計者有大過失凡邪倒事所起
覺心皆來設難於樂等倒託誰為緣
而生是相作其境耶雖無外境然有
妄見此則顛倒便成非有若言世俗
不共許事我即將此以為邪倒還有
大過苦空等見緣薩帝時是彼類故
此則不勞功力能見非倒諸具縛者
咸是悟真如來出世宣揚正法此即
便成空无果利何處得有如是定判
偏令瞽目獨受邪迷又復於彼情有
相狀見其有情飛行往還令諸覺者
觀其搖颺此諸薩埵許大種生何不
計命設復百千群瞽同聚遂於一處
各觀別形此時如何有對尋物而不
更相共為排擯若言此亦由其瞽力
則底蜜羅多用其功於所學門善修
幻術能令諸法自性遷移或應見許
彼非質尋非質尋故如无貪等便非
色性斯乃何殊唯識論者
又復何勞非處呈力彼許大種於其

一一非青等性。但由種合。因緣力。故眼等諸識緣彼相生。此本宗義。凡是聚合。非實物。有即此之識緣。非實物不勞深搆。无違諍。故詎煩辛苦而為成立。

成唯識寶生論卷第一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成唯識寶生論卷第二

五十二唯識頌釋論力

七

護法菩薩造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論曰復言處時定如夢者謂如諸覺雖無其境共許有定若時決定而有方處見村園等復有定時現前可得然非彼有斯言為顯雖有決定時處之覺而無境故彼於他成因无用故即彼因去諸无境者便成時處不決定故由斯道理既有其定故知所言彼之決定非顯有言欲令成彼境无非有不應道理此即全無宗之過也又成立時能有功能有功能說所立既無能立非有能遍无故所遍亦無方能與他出其宗過猶如於秤无其重故無別有分此既共許說無重故便捨別物然非於此翻彼便成時處定故能得成立今境是有無隨成故猶如耳識所聽聞性不能成立聲是其常雖无不聞性然不遮無常他所成立外境是有今欲顯其是不定因縱非外事於情亦復見其時處有決定義

有談由心惑亂遂乃便生時處定解
然於夢中无其實境決定可得故世
共許如何將此比餘定事為作過耶
若此夢想欲同覺者理應夢心便是
錯解斯則但是判在自應而為嚼咽
實不能知他之本意非是他不許事
於此更令置其差別而難於他成正
理故此已於前善為通訖由此所有
時處定心外境非有不應致難心帶
相生何不合理又向所談應言惑亂
為定解者許離識外無定時處曾無
非假遂令簡彼安能別言望所餘事
斯為應理然許如斯色類咸非外境
何須非處今安能別為出其過念者
於彼夢中實亦无其實境決定相狀
在心由何得知如有頌言

若眠於夜裏見日北方生 參差夢時處
如何有定心

此但不委前後所述朋黨言趣空愛
巧詞由於時處不許但言唯於此處
故不應詰處時決定於他所許不相
應故如前已述復有立言夢心有境
是其念故准知處等是其決定此即

緣彼曾境起故於其夢中多有所見
設在空中見其流水或於宏海都大
火然此亦是其昔時曾見若水若空
或炎或海各於別處觀斷事物夢中
起念為一處解執為空河若不介者
應許生盲憶青等故若不許此於其
夢中是憶念者生盲之人應憶青菴
凡為憶念是曾受故此輩於青不能
生想應成道理又復夢中自觀斬首
此亦是念合其餘事而有功能如向
陳說或中有位親見自身被他斫截
觀彼前身作自心解曾受而捨今時
尚憶此固無違豈不如先所經之物
名為憶念彼便夢中生其異見非同
昔時所觀之物非不定故非唯一向
曾所領事生憶念耶即如多年曾所
學業所有書跡後起憶時或倒次第
或復增言或於其文而有忘失若介
此之憶念便成非有憶念之境遂是
空无非餘實物別事相屬於其決定
實事想心而為施設如於馬首曾不
觀角然於憶時見其境事如曾領受
為自解相於其念處生其異解不緣

外境然於夢中見馬有角如牛角者
唯此應知於寤所見遂在夢中起顛
倒想成立空河生其憶念此亦如是
縱有非倒之見於彼夢內相續識中
而生其執所見之相固非識外是故
當知夢中憶念有真實境道理不成
然復夢者所見之事如在目前觀江
山等然非寤時所有憶念能得如斯
分明顯著既无異相何意不同於其
夢內被睡乱心所生憶念於境分明
見在目前然非於夢覺寤之後平善
心中得有斯見由如是故而於夢中
分明顯現彼此决斷猶如覺時見境
明白唯彼夢心所見之物非関憶念
先於夢中曾見有物後時夢內憶前
夢事然斯夢憶如彼覺人雖念其境
狀似障隔處遙遠時不能顯著觀其
色等又如所言生盲之類於其夢中
无所覩見雖有巧詞理應不成此亦
隨其自種功能至成就位遂於心上
夢觀青等然此未曾而作計會如餘
流類雖夢青等遂令言說啓發无由
又夢所見多是今生不曾經事而現

在前是故夢心不閑憶念縱令是念緣過境故此則成立念境空無過去未來非現在故猶如非有據實事故此中意言其能緣覺境雖非有然而時處決定可得故知所許以境為先方能見者未能於我作無利事有餘復言由夢障心有力用故於其別事整時生起識體清淨无導現前猶如定者三摩地力清淨光明觀无導故如於小室夢覲爲群及覲諸餘廣大之物又夢見自身於別界趣等在彼託生然不能言於彼餘體非執受身為我身解如非夢時受用之體然非不捨此趣之身更執餘處得有斯理復非此時有其生死便成見有亡屍之過

又復縱許有其生死然於重生有其違害後時覺悟其舊體曾无毫釐虧損處又於卧時傍人不曾見身有異然此漸頓於受生時有相違失由此應知但唯是識於彼熏習功能現時即便觀見種種相貌分明在心斯為應理又復縱於平田廣石藤蔓虛懸

寢卧於斯觀大境此亦非色无質早
故猶如受等又此所許於地水等是
其色性體應質早若不許者失對礙
性復非無表有不定過由斯與彼道
理同故此之夢心有何奇異營大功
業不假外形而能巧利攝茲壯麗或
見崇墉九仞飛甍十丈碧條霍靡紅
花璀璨匠人極思亦未能雕若言於
他同斯難者彼无此過不假外色功
力起故但由種熟仗識為緣即於此
時意識便現又未曾見有經論說於
彼夢中生其別色是故定知畏難巧
說於已所宗蓋其穴隙縱為方便終
亦不能令其夢中有別色起是故理
善成處時定如夢

身不定如鬼者實是清河无外異境
然諸餓鬼悉皆同見膿滿而流非唯
一觀然於此處實无片許膿血可得
何容得有溢岸而流雖無實境決定
属一理定不成此即應知觀色等心
雖無外境不決定性於身非有遮却
境無即彼成立有境之因有不定過
於无境處亦有多身共觀不定如何

實无膿流之事而諸餓鬼不別觀之
由其同業成於此位俱見膿流慳怯
業熟同見此苦由昔同業各熏自體
此時異熟皆並現前彼多有情同見
斯事實實無外境為思益故准其道理
仁亦於斯共同造作所有熏習成熟
之時便無別相色等相分從識而生
是故定知不由外境識方得起豈非
許此同一趣生然非決定彼情同業
由現見有良家賤室貧富等異如是
便成見其色等應有差別同彼異類
見成非等故知斯類與彼不同彼亦
不由外境力故生色等境然諸餓鬼
雖同一起見亦差別由業異相所見
亦然彼或有見大熱鐵團融煮迸瀆
或時見有屎尿橫流非相似故雖同
人趣薄福之人金帶現時見為鐵鐮
赫熱難近或見是純吐其毒火是故
定知雖在人趣亦非同見若如是類
無別見性由其皆有同類之業然由
彼類有同分業生同分趣復有別業
各別而見此二功能隨其力故令彼
諸人有同異見彼以此義亦答餘言

有談別趣有情鬼傍生等應非一處
有不別見由別作業異熟性故此雖
成趣業有差別同觀之業還有不異
即諸有情自相續中有其別異業種
隨故彼任其緣各得生起

有餘復言諸餓鬼等同見事時非无
外境由此器界是諸有情共增上業
之所生故要假現有河水澄流方於
此處見膿流等由其薄福慳貪垢故
遂見如此不可愛事若其彼類不見
水者即諸有情同增上力感得共果
理便闕失故知此類有其實境膿血
等識要假其事此方有故如於相續
身邪倒執執為我解由无別事同見
膿等是故不定屬一身生者此由不
能善了所緣故有斯見要待心心所
了前境相故說為所緣然非餓鬼見
其流水如何不見得作所緣若以別
相即於水處觀膿流者何處得有如
斯定判觀其本水然於水相曾無片
許為所觀察但觀其相而為境界有
說由似相狀識許此名為境膿血之
識无彼相故方知不緣水等為境猶

如軍覺亦非為因成所緣性有大過
失前已申述然此外境於所緣心曾
無思益若但為因亦大過失前已說
故又如所言由共相業之所感故必須
見者此亦不然未生失眠及以遠方
不能觀故生无色者亦應得見若言
非彼業力生者轉向餘生亦應不見
若言後時是所湏者我亦同然如無
色界趣餘生時非無益故然於餓鬼
理亦同然又復緣我所生邪見即如
次前所引道理不緣色等有為之事
不緣彼相故如無為覺是故定知自
不曉了必不令他能為解悟然諸論
文極分明故如有頌云

縱使河流鬼不見 設有所見別為形
明知彼皆由故業 業障瞠人壞明睛
境雖非有由業過故而令眼見體是
現有而不能見斯即自許故所見物
便有別形由此應知實無膿血便有
妄見有餘復言然諸餓鬼由其非愛
惡業力故遂令其眼見如是相雖同
一時餘有福類所不見物此遂諦觀
可厭之境由此故知諸餓鬼心緣其

實境今應問彼為由眼根作斯妄見
雖無前境見非愛事為當前境實有
斯事眼識依此生了別耶初且非理
許不受境無妄心成故若言此見由
想差別實不相違前境空元是所許
故其第二計如何彼境能現此形若
言由其惡業生者如何一處衆多同
類得共居耶不許導物此得共餘同
一處故如石與瓦許有同居故知膿
水體是別方今同處見是其應理質
導性故猶如樂等成非導性若言膿
等是質導性不應一處可見如石由
此故知一處見者與理相違若言聚
物多有間隙於彼空處共相涉入多
者曠餘設令相似不可別見猶如水
乳遍皆合故又極堅硬金剛石等火
分入中是相違故又復定者業力眼
藥所發眼根決定能觀前境之事遠
近廣細不論可意及不可意隨其力
用若能見之應有誠說由此不能作
如是說於彼隙中更相涉入雖在一
處除可念水見非愛膿此則許有外
境實事餘人所觀曾无緣導及其觀

水應見餘形鬼亦同然俱瞻於水如
煮香油成皆共饒若言雖彼无別因
緣但由其業不能於境水膿俱見斯
固是其整違共許非理受膿然仗自
識一類同業自種熟時隨緣現前起
諸相貌斯之妙理何不信耶又復更
有諸防護者容像可畏懾膽摧心按
利刀執罽索見便駢逐不令得近縱
使此時遭其巨難亦不能得強作分
疎言此生類由彼惡業為勝緣故雖
復先無忽然而有此即便成扶助唯
識共立真宗由此道理識所現相固
无違害如是應知不定屬身雖無外
境在識成就

如夢有損用雖无外境理亦得成由
於夢內男女兩交各以自根更互相
觸雖无外境觸而有作用成現流不
淨但是識相自與合會為其動作此
既如是於餘亦然惡毒刀兵霜雹傷
害雖無外境但依其識有毒刀等何
理不成此作用事既無外境成共許
故寧容得有宗之過耶彼定不能成
作用者此亦於其相離之處差別之

觸於識分上現斯相狀便於自宗有
不定過然唯於識精流事成復有說
云憶如斯位諸有生類於一切時不
見有故然此所述不能成因有不定
過覺情於事作用亦成流泄之因於
識轉故又復彼定不成作用之因為
當但據揔相之識言不能成為識差
別此之初見即無同喻由此所云識
能為用其增上識亦能生故若第二
計其識能為所有作用便與不能成
事之因有不定過若今何處得有如
斯定事同無有境或時有緣能為事
用非一切耶功能別故由彼諸緣功
能各異隨其功能而為作用又復與
汝執外境師其理相似境既同有何
不諸事一切時成是故應許於別別
事各有功能作用之時呈其異相此
即便同唯識者見

有餘復言理實不由觸著女形能生
不淨覺時亦亦然由極重染愛現前
便致如斯流溢之相由於夢有等無
間緣差別力故遂便引起非理作意
以此為因便見流泄如於夢中雖无

實境能流不淨服毒嚴食觸女形等
身體煩疼提充足力生男女等於其
夢中事應成有是故定知如於夢泄
無境有用覺之如是雖用无境非為
應理雖無其境識用成者若於覺時
縱境非有許是唯識作用得成此即
豈非善符唯識无境論者有何不受
若言別有如斯意趣諸有觸等成仗
外事方成作用但唯有識理不能成
如枓檀木磨作香泥用塗身體能除
熱悶使得清涼然此流泄但依識生
此還於理未為的當依觸等境而有
作用非所許故由非不許有外觸者
而欲令他依斯觸事作用起故由此
不應與他作用便成非有之過也由其
成立唯有識者但是事物所有作用
差別皆從識處生故於此乍可作如
斯難既无外境如何離識能有作用
而成事耶既有此徵便申雅喻由如
夢內損害事成此於唯識能有作用
並且如前頗具申述若今夢食毒等
應成身病此亦由其唯識有用猶如
於境而有定屬還將後答用杜先疑

或復有時見其毒等雖元實境而有作用由見不被蝕之所整然有疑毒能令悶絕流汗心迷若遭蝕整亦於夢中由呪天等增上力故遂令飽食氣力充強又復聞乎為求子息事隱牀人夢見有人共為交集便得其子如何得知於彼夢內被毒等傷是為非有睡覺之後不覩見故今此所論還同彼類於現覺時將為實事見毒藥等執為非謬真智覺時便不見故同彼夢中體非是實然於夢中許實色者彼亦獲斯非所愛事毒等果用便成實有若言无者但有毒相毒等用無此去毒狀便成違害許毒相等固成无益於其識上藥體無故是故定知實無外境但於覺心生其作用猶如於夢覺亦同然斯乃真成稱契道理上來且隨如所說事將別夢喻及別鬼等如彼所陳四種之難各為喻訖今更復以捺洛迦喻答彼諸難其事善成由極惡情極惡卒等有定處時不定皆見咸不離識而有別形并拘烏等所生慘害猛利之苦隨極

持事至受罪終可將斯喻隨言難詰
凡諸釋答如上應思

復次理實无有極惡率等如所說事
有定不定因何得生然亦於彼起作
用心生此之因當時有用獲得生故
即此所觀衆多相異假藉功能並由
內心相續隨轉業力差別而為正因
復更假於取等順緣共相助故隨事
而起見等轉成異熟等果悉皆顯現
由此雖无實有獄卒然於彼中要藉
相似自造惡業增上力故共於此中
見處定等亦復於彼生作用心此等
即是於彼色等非外實有顯從識生
為明此義作斯成立然由不待離識
之境是能遍故出相違過若觸等境
是色自性即是所立若言但是實事
定執謂立已成由將出彼過失之言
為方便故應知即是顯已自宗成立
之相於中所立隨順之因以夢等識
為其喻故即此執言顯如斯義決定
處時所有事體當情顯現諸相賴
故如於夢內遍昧其心既夢覺後分
明之想觀色等時實亦不緣非識之

色未必要須色等境現然由同業異
熟所感共受用時於自相續不定屬
一而生起故猶如飢渴諸餓鬼輩有
同惡業見膿河等或復如於極惡之
處皆見猛卒於此宜應兩皆成立如現
見境有其作用而顯現故如於夢中
但唯識相見與女人為交涉事如獄
卒等皆共覩其苦害之事並可述之
豈非要須極惡卒等成非有已方可
將為能立之事此既不成便成無有
同喻之過因无如是便成之失由斯
等物亦復將為有情猶如无說離於
執受非受事故然此亦非是執受事
猶如瓦木亦如鐵封由其不是有情
數故有何意故不許獄卒及拘鳥等
是有情數然此同見有情形勢及有
動搖亦不假藉外緣力故如餘薩埵
若介斯乃便為諸因不成此難非理
諸那洛迦所有動作不待外緣彼那
洛迦先罪惡業為任持者作搖動故
如木影舞同衆生相

復由彼定不是有情於五趣中所不
攝故猶如木石由此故知彼定不應

同惡生類如餘惡生生於此處同受
於此所有共苦然彼不受此之苦故
彼趣有情所有共苦不同受故如持
鴈等非那洛迦而諸惡生同受斯苦
由彼共業俱生此處若異此者生尚
難得况受害耶雖有斯理其獄平等
不受彼苦不是共成此非正說彼生
不受同害苦故由非能害者還如彼
害生一種焦然同受於苦若也轉計
道為更牙共相害惱故許彼生有時
受苦此亦非理由其展轉相害之時
此是那洛迦此是波羅者此之行伍
便為亡失以其能害可有作用為緣
由故說為獄卒如一既余餘亦應然
此則兩皆成獄卒性即那洛迦體性
不離遂成乖失由此非是獄卒性故
如三十三天意欲顯說其那洛迦非
被害者若許更牙為害理齊彼此
相陵知已有力形量壯等更牙相欺
不應生怖設令見彼極大形軀忖已
驍勇便生勝想如是知已寧容有怖
豈如那洛迦見於獄卒等何況形量
氣力不殊見彼之時令興怯念又復

俱為獄典形量是同身力既齊此无
強弱理應別有形量不等勇健塚列
見便生怖如是計時那洛迦類正受
苦時見彼卒來便生大怖憂火內發
胃臆全燒相續苦生形骸戰越惡業
生類受如斯惱縱令善巧明智之徒
亦復未能揔知其事此之階位理因
相違由於世間亦見斯事有生惡意
懷鴆毒心欲害於他今生怯畏雖即
在於極重可畏怖懼之處被拘類時
不同怯者生其怖畏然而彼類懷堅
硬心多見有故彼那洛迦受苦之類
多懷恐怖身若鎔銷故此那洛迦非
為能害者由如屠所繫柱之歟然此
是彼生怖因故非受彼苦

成唯識寶生論卷第二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成唯識寶生論卷第三一名三摩識顯經論力

護法菩薩造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論曰捺洛迦波羅如獵鹿者如是應知非但不受相害之苦然於器處共相之苦亦復不受此之獄卒能害彼故若異此者彼在熱鐵融沸地上受燒然苦不能忍時如何此除能逼害他於此熱地身動轉時捺洛迦類自身支節尚不能持豈況更能有所為作然而但可於熱鐵中洋沸騰湧身由他制无片自在然彼獄卒勇健害他是故定知不受彼苦猶若厨人逼執鐵鏟於熱油內轉彼煎魚或將獄卒為捺洛迦以其相害無功能故介者便成違獄卒義然由捺洛迦類受燒害時不能相害若介便成不是獄卒言捺洛迦捺洛迦波羅立為宗者有違宗過又復若言受彼熱鐵極苦觸故諸捺洛迦不能害彼知以生命置炎炭中或可斯類不需此苦如覩火大此顯獄卒非捺洛迦即於此見

外人別釋引經為證極成乖失然而
暫是為少慧之輩顯其僻見略舉疏條
彼便難曰於地獄處獄卒之流不受
苦者我不許故如經說云汝等苾芻
有捺洛迦名六觸處若諸有情生在
彼中彼若以眼覩諸色時咸恚了見
不可愛事實彼有情有如斯事獄卒
非情何所觀見對執不許有情論者
便是共聚咀嚼虛空彼設難云諸那
洛迦受彼苦時有其差別得異身故
如一無間多无間罪此亦未能閑他
意趣如前所云生捺洛迦有情之類
受苦切時簡於餘趣所有苦毒然彼獄
中所有共苦咸恚同受然於彼處由
重業風驚颶猛烈身遭極苦一无間
者則不受之望彼多種無間猛苦不
同受故便成不定為顯斯事除彼獄
卒諸那洛迦無斯差別彼趣同苦咸
恚受故即所立宗无異宗處轉生道
理何成不定然一无間受同苦故有
外難云由其獄卒不受苦者斯非正
答有不定故然且不應作斯定判見
一受苦令餘亦然現見世間共覩斯

事如羊駱駝被蠍螫時遂便致死鳥
之一分將以為食且據傍生有斯差
異於人趣中亦復見有一不受苦如
患瘰者醫人遂便蹈熱鐵上即以熱
脚蹋于病處病人雖受極苦醫足曾
無痛處然而有情實无差別此亦由
其捺洛迦趣俱生苦法以不見故遂
不名此為捺洛迦見螫毒等能斷命
根此亦但是呈其廣見巧識俗途非
關所論契理之事若云但據趣之相
似是彼趣收於斯宗處即彼趣中見
有不受彼趣之苦顯他宗有不定過
者此亦未解我成立義當趣所有決
定之苦彼不共受是前作用能立義
故然非人畜在彼趣生准彼法式須
定受者而不受之所云羊等遭蠍毒
時有斷命苦或被熱足所生之痛若
全不受彼趣苦故非彼趣性可有斯
慙有異執云然而獄卒由自他業增
上所生不被害故互相苦刻他不許
也我今謂汝而於自見樂著昏心設
在虛空步步顛蹶捺洛迦波羅非他
所害故他逼所生所有苦痛必定不

受是其所許然而執云不受彼處形
害苦者與詐助力此轉難曰雖復有
斯更互相害由作用別致使位殊猶
如所縛能縛之異介者還將自語返
破已宗由匪同時能縛所縛更互容
為繫絆之事若言彼二次第而為此
亦非理由非受繫名為被縛及其縛
彼為能縛者然而此二縱令苦次於
解洛迦亦不能立若受慘毒極苦之
時非解洛迦若被他害遭彼惱時是
解洛迦是不應許一相續形有生有
死成大過故同在一時更互相害不
容成故由非一念是平還非能為此
計若救轉計雖同一趣由作用別名
号便異一名解洛迦一号獄卒猶如
人趣非與獄者有被枷者此亦非理不
託彼故由非仗託作用差別說解洛
迦如被縛者然此但由趣為因故斯
乃如何捨其獄卒是故定知位有差別
由非趣同作斯緣緒能所縛殊由作
用別之所為故理應隨彼而作分位誠
無有違若時許樂階位別者應須共
許諸解洛迦非獄卒也於我所宗唯介

是要由此與前能立之義善符順故
若許實有剎洛迦性由作用別有時名
作掌獄者故斯之執見所有階位便
成无失然則許有階級殊途如有頌云
多瞋為墜業好行罪惡事見苦心歡悅
當生坎摩率

由非此相剎洛迦有若此伽他是實
義者如何輒令作如是言其獄率等
非有情數隨剎洛迦所見之相作如
斯說理復何違諸近見者由覩於他
舉動差別為所量故測度彼心然本
在識種子熟時隨有如是相狀差別
而起分別隨彼所見佛作斯說欲令
波跋惡業有情斷除罪見於捺洛迦
極惡之處彰顯惡業所生苦報隨彼
情見於其識外說非愛事確論實理
咸是內緣似相而現固无違也
有異執大雖復更相俱為苦害此等
階級不越常途由非此時有其定位
被害之者名剎洛迦能害之人号波
羅天是故定知諸剎洛迦正被害時
無有便成獄率之過
執此計時於我所成獄率事用曾无

片許令愛樂耶有說此由業力有斯
異狀隨逐有情還非一准由此先曾
更相惱害復於獄處共為刑戮彼此
逼害遭諸痛苦若有生命自无身力
能害於他但知忍苦更無餘暇由彼
有情先共為怨故使今時更相苦害
彼皆是此鄰洛迦者而彼展轉共相
害事非他所許隨其自業識相生故
而去非是獄率性故彼非能害此出
過言全無意況若被害者許是鄰洛
迦然能害者即不受斯苦有說於同
一趣諸獄率類未必要須同形量等
然與彼率塚毒可畏見便生怖高大
形軀非常威壯設有形量可容相似
然彼身形含毒可畏如夢中車見便
悚懼是能害者設使此類軀貌矮小
由其稟性是猛利故縱令敵者形狀
偉大情不比數事同草芥陵蔑彼徒
力有容裕此亦未能開他意趣幽深
深義然彼疎失我且恕之諸鄰洛迦
更互相害事亦不殊形量力等必須
相似有時雖復作如斯說乘茲語勢
遂即難言未必要須形量相似此欲

共誰而為擊難諸有忖度自身勇力
於他決勝便無怖心如是許時由其
搽害或復威嚴者斯乃誠為元義言
也由切逼迫生極怖故非能害者作
成立時道其極怖作便成過方便顯
斯差別之相仁今更復成立搽害及
以威嚴此則便成大為愚造能為善
伴增我光輝如上所言得差別體地
獄器苦不同受之或諸猛火由業力
故便无燒苦斯則自非善友誰能輒
作斯說凡是密友性善之人不論夷
險常為思益為欲顯其不受燒苦故
致斯言然於此時助成立義即是顯
出善友之意由其不受彼之苦故意
欲成立非鄉洛迄今復更去由其業
力說有大火言不燒者斯則真成立
唯識義由无實火但唯業力能壞自
性既定不受如斯苦故便成此火自
性元無然有實性是宗所許若也許
其是識現相事體元無此由業力故
无實火斯成應理由其先業為限齊
故若異此者彼增上業所招之果既
現在彼如何不見如無智者欲求火

滅更復澆酥令唯識宗轉益光熾由斯衆理證此非成那洛迦類

設今不成那洛迦類是鬼是畜理亦何傷今者既非那洛迦如何生惡處由非得餘趣生於捺洛迦若今既生彼處已應同那洛迦又復如何而許彼處得有生理若生於彼當趣同分彼初生時必應非有有情數性非所許故復由於彼同趣有情無不定故若執此見名為生者諸大威神亦有於茲捺洛迦處為救有情應濟之苦此則雖非那洛迦類亦見有故便成不定非即擄斯恒決定見作斯說故此意欲論唯於惡趣捺洛迦中而見有故當今之時諸琰摩王侍從使者王若出行此必隨逐是時彼王并及侍從不出於界若其彼界无差別類云何天上亦有傍生如天象等雖非天趣而生彼故如是琰摩王界諸獄率類及狗鳥等然非彼類亦生其中由此道理同那洛迦諸獄率等生地獄時即彼趣攝何以故同處生故即由斯理能成決定應受彼苦此救不

然雖生地獄非解洛迦何以故不同
受故如天上傍生地獄中不介者諸
有傍生及諸天等處不差別如解洛
迦等自業能感差別不同彼所作業
隨自業力而受彼苦是故定知天上
傍生必有能感天上樂業方乃生天
同受彼樂由順樂業之所生故
所執傍生鬼不受彼苦故者諸有傍
生及餓鬼等彼所生趣受種種苦不
介云何諸獄卒等不受彼苦由是故
知解洛迦苦非生報業趣所受故由
如解刺陀等若介非無業者而生彼
故此亦如前已廣分別如彼業力之
所感者而於中現此非同喻然彼所
立決定不成非我所許然於此中如
鐵山等下離下合有所作故有餘師
說彼獄卒等亦受彼苦然則所說因
喻不同前後相違故應更說所依別
故或由增上火異業力而不受苦何
以故如不受時斯言有失有餘復說
猶如無色界苦受樂受亦有受處然
彼受者有所受故此亦如是斯見非
坦然无色界有情生者非是器故彼

界無處受等及行云何方界攝取彼等方分爲因有方分者以爲因故如是應知實無方分但唯有生欲色二界有情生者有因積集是故彼生應有方分猶如色界有方分故欲界亦然彼界因故不念以無色故無住處故猶如不和合者此不如理若尔應許彼那洛迦業增上力生異大種非是有情之所攝故地等大種於地獄中起別形顯量力差別如有情像顏色等異手足身分量力差別長短大小於彼作用方名平等若尔非有情者云何平等不待外緣手足身分種種作用欲令彼等生大怖畏變現種種增勝威力動手足等此由風界令動手足種種作用別別示現彼之風力如人意樂隨念所作諸那洛迦亦復如是纔見此時便生怖畏彼地獄中那洛迦等由業力故生大怖畏猶如木人能有所作種種示現大種和合雖无思覺業力因緣遂見如是動手足等相狀有異示現所作諸無情等道理許成彼之地處諸那洛迦業

增上力便令自見羖羊山等乍來乍去斯非有情而亦見有此則住處地等差別及獄平等非是有情理得成立無勞致惑今者非無所緣是獄平等意樂生故彼諸平等及以地等處所不同形相表示那洛迦等許由業力於地獄中地等大種生是形色差別變異手足動等處及大種或有无斯諸繫縛等以業力故理應不成何緣不許識由業力如是轉變如夢所見色等和合外有影生種種相現理應共許轉變作用識由業力如是轉變與處相違若許由業力何用異大種者諸獄卒等由四大種種種種轉變動手足等作用別故如夢所見色等處故彼等形狀无體用故或非地等差別相故如前所說羖羊山等他不許成色相變故變化亦然形狀等異由他力故此由識變種種異相轉轉形儀差別不同離識之外更無一物而有可見此中外難若但由識轉變別異種種形儀獄平等想自識變故同苦因故諸那洛迦非獄平等此四

大種出增上果同業生故於受苦時
不同受故是故方須說四大種如是
所說不善他宗云何不善但說有情
自識變現見獄平等能為慘毒由自
識現各見平等諸苦害具乎不相違
然如自識見苦害等同類影現彼因
同故苦受用俱師與弟子所作事業
有同不同於不同事而強說同及孤
地獄互不相見苦不同故所立大種
理謂不成

業熏習餘處者謂有執郝洛迦由自
業力差別因生彼業熏習理應許在
識相續中彼由業力不在餘處積集
力故唯地等處業所作時合因果故
此乃是為彼習果處平等影像識緣
差別和合得生種種色類如應分別
不尔是諸大種和合積集因業力故
由業相續差別果成如是應知自身
相續得定果故習之憶念緣於種子
亦無殊異有情相續如是知已所以
取少分一人等顯示所取相續內熏
心及心所相差異果五趣所攝自業
熏習之所成故如無色界熏習之果

離心心所無別不相應行此中唯說
名言差別體事无異故是密意或不
離心心所體事不同及以生處未離
欲者色之熏習如如自力生處得生
行安立故如無色界熏習之業或心
心所不離色處大種所生業力和合
方能生故或識相續住熏習果故如
念愛憎等亦復如是大所造色影像
識變亦不離識彼之形狀差別所說
執餘處有果所熏識有果者彼所習
果此為因故有餘師說唯自體力變
為果也欲色界生業力熏習識依止
故如无色界積集生業所熏習故彼
說無記識所依止熏習及餘識聚俱
相應果此不應有是故說依止者遍
於一切有情所攝或不用力便應得
之復有餘說自身業果於一身上而
有因果故如異熟識所安置業是老
別故說身大種別別安布果不應有彼
若如是餘人身識能依所依同一作
業亦無差別有情施設故同一流注
俱異熟識今者非平等想差別大種
和合建立地獄有情是故相續有其

差別个者若時相續无間之識增上
因故能生別識種種異類此時應有
相續別異因果轉生不个云何此即
欲說因差別故如心相續和合種子
是安立因此中所說唯因能立不說
識增上緣是依止故從斯種子無間
相續識之差別然由種子自體相續
方得轉生言增上者如彼地等唯能
為緣能造四大亦應如是此亦不然
從自種子生時說此唯緣不个從識
相續別有四大種子猶如無色界沒
生色界時彼增上果是異熟業之所
感得受用資具猶如異熟果此可愛
樂自業相續所感此之正理順阿笈
摩識所變果

何因不許者此由自見非理僻執強
思構畫誰能輒說唯識之果違阿笈
摩因何个許阿笈摩經不立唯識離
唯識外更無色等不應別說有十二
處雖个不離其識并十二處立善等
法如是應知有色等處是佛說故若
離色等所立不成違佛語故或色等
處體實有故猶如意處是佛說故識

與色等亦非別有猶如法處斯理不應此中所說不遮唯識何以故依彼所化生世尊密意趣說有色等處如化生有情者如佛世尊說有化生有情但唯依心相續不斷能往後世是其密意不說實有化生有情此言密意謂欲調伏一類有情是故佛言有化生有情是密意說也謂彼斷見所害有情隨自樂為者無後世者无善惡因果者為欲洗除此之惡見是故說心相續不斷心相續言顯當生故此死彼生猶斯理故相續不斷說有化生是為密意離識之外更無別我云何知然如契經說無我无衆生但有法因故契經不尔彼經不說有情亦有亦無是故契經不相違故心相續言顯其不斷能往後世如是應知如色等處此為成熟一類有情說斯密意是故所立亦無自教相違之過如斯所立因亦不定何以故依世俗諦佛說別有化生有情元亦不說離識蘊已有善不善及彼果等別有有情是因不定是故佛說為除斷

見無後世者如來世心相續不斷於其識蘊假立有情於略詮中而說有故離心無境有其四意何謂為四一者密意二者境界三者顯果四者密意義分別所縛如是因緣說十二處此之一切當應建立次第發起如理問答云何密意說十二處而有衆生如心相續相續不斷說有情能詮所詮於心安立執形像事此中如是色等聲境當應分別

識從自種生似境相而轉為成內外處佛說彼為十者從彼眼等處生彼色等處如理應知於彼二處說斯種子相及彼識如世尊說為成處等說共許聲眼等差別此欲成立說其青等分明顯現彼同類色從彼識起未離欲者識之種子殊勝安立故得出生彼等種子雖且安立果未現受乃至未得相應緣力無間生滅剎剎鄰相續等中獲得微細體性巧妙差別轉變得殊勝者如粳麥等地等為緣和合增長體性不同轉轉安立芽等出現如斯法性外之種子內亦如

是此之內心相續現前相對無間剎
剎之頃能生青等體性差別然此種
子說為眼界如次現為彼彼果性心
及心所安立此色為其眼處彼亦如
是若如是色差別顯現識體和合警
覺青等種子在阿賴耶識由未顯現
識能警覺影像變異自體差別如頗
脰迦琉璃雲母等以薄物裹隨其本
色影現識生此乃世尊如理分拈說
為色處然自教中說彼意識形狀不
同住利益故所以此色說為色處如
是乃至堅濕煖等識之影像所依所
緣力用最勝是異熟識之所生事種
子相狀出生影現聲及名等變異差
別之所取故如是應成色之分段功
能不同之所安立阿賴耶識諸有智
者分分覺了而分別之說內外處安
布差別是密意也如安立界此立識
界依止意界依六出生如是意界自
性差異然亦說彼十八界耶如異熟
識與眼等識次第為種名眼等處別
別顯現何故名種由能出生芽等衆
物別異體性如能造大及所造色共

許出生自類芽等生差別故猶如稻
麥等諸種子世間共許彼之體性異
類非一乃能出生眼及眼識并與第
二剎那相應從此二界生得彼緣隨
順所立警覺之性非為一事一時能
生如一心所別別能生無量色性故
此亦如是異熟之識於眼等處或同
或異識所生時自體別故異熟之識
為眼等處彼色微細眼等諸根識生
種種功能不同極難見故亦不如此
有別眼等或緣色等清淨四大介者
別阿笈摩佛說肉眼等處清淨四大
所造色有見有對如是乃至身等亦
復如是此不如理識之影像密意說
故由是四大不離識之相分斯亦不
取緣青等識而為種子以熏習識執
著相故識之種子由彼熏習是異熟
識之所持故此亦不然有清淨色有
見有對不介若有對等識之顯現非
眼等識所熏習故然爛壞種依止所
緣安立表示此亦不了阿笈摩中安
布分析由是阿賴耶識無始時來因
果展轉無量功力能含藏故別別發

起體色相待彼彼界處生等別現非一切時一時摠生如是廣說眼等差別乃至身相亦復如是彼識種子欲示現力體性殊勝此契經中佛說安立阿陀那識即如地等影像所現緣等相應彼所安立種種芽性體无損壞然彼形狀芽等顯現和合力故堅等體性隨緣現生以阿賴耶識所有因果色處和合或由地等影現變異不同能造四大在於色處然此假立語業所詮於无色界語業雖轉言詮不及於彼界中色不現故或色斷故不作是說雖有色之種子非眼境故此之色種影緣力故建立果色故由此因故質礙不成諸有眼根映所損者非此所取種之清淨方堪所用如是乃至身不雜亂所依所緣他所安立如彼斷壞及爛性等彼之所立理應合有是故此中若隨色類一分別轉轉无窮有餘復言說十二處為欲成熟一類有情此說無力亦无義故人無性理極妙甚深難解難入亦令悟入由是

佛說立唯識義復今如是無力之人
亦令易入於其色處無量過失是故
此門執我之者令捨離故如說苦諦
身之苦故如是說處色等狂亂增上
愛著所住種子之密意者因立果名

成唯識寶生論卷第三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成唯識寶生論卷第三 第三張力

成唯識寶生論卷第四 一名二十唯識順釋論力

護法菩薩造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論曰識從自種生者以因性同故非有質礙所依所緣五識身境識之相故猶如意識或不離心心所體性彼眼等識同共作業能生因故猶如意處法處此說表示獲咀羅意經但說意不立宗故彼所破者亦不成立斯之所立唯少分義若立此義不應更說廣造衆論此云何知猶密意等說成立果及以境界入人無性說十二處亦復如是若離眼等色自性已即能趣入人無我性何以故此從二六内外差別謂即眼等色等六境如是轉生亦不從彼差別見者乃至眼觸眼等作用離此自性不應別更有其作者若依眼等而作事業自在受用斯說為我我執所縛今於此中唯内外處和合自在眼等作用有生滅故斯亦非我眼等為因无觸對故常與有情不相捨離但說為因然能作者

於眼等處義亦如前是故從彼別類
不生由是能悟人無性理若人無性
能調伏者趣寂之人此亦能入何以
故由於生死見衆苦逼以苦無常於
生死中心生厭離无我見力頓能棄
捨怖我斷者次第因盡故猶如薪盡
火即滅故是故佛言為斯等類說十
二處有說是中不為人无性理說十
二處此之二相等無差別有物性故
我見顛倒以對治故此說如理如以
顛倒對治顛倒此非所許亦不善了
我之所立此之處等寧無差別心及
心所體相差別若此志樂心心所時
然彼眼處非耳等處由是此說相差
別故此亦如是同時非一識生於彼
是眼等處自性樂欲然而色等性金
性時非銀等性相無差別此之金等
離色等已不能異說有其別物如是
道理此無差別不於體性說有色等
若如所說相顛倒故不能對治此與
前執有情性同如彼有情於無我處
而見我者是顛倒性斯見顛倒此能
除遣如色等處除我倒故若心相續

不斷無顛倒者此亦非理是中自性
樂欲相似不顛倒者斯亦不善了前
後故若有說云方便悟入人無自性
說色等處有其體性猶如意處法處
若心心所我之自性彼愛樂者便无
諍論若離心心所別有我體實无有
喻此之言論如所分別物相類故非
第一義若說方便趣我无性是亦不
然如應觀察安立此之巧妙方便說
色等處然佛所說但有如斯所應作
事謂欲令入我無自性何煩更別說
唯有心此既非有如何得云說十二
處是密意耶此亦非理由其更說法
無自性是極重事欲令悟入世尊遂
說色等諸法而无自性欲使諸餘諸
大菩薩得彼如來殊勝妙位周遍生
界為大勝益此如何作謂色等諸法
相似現前但唯是心除識已外曾無
片物為色等性是可見事由是故知
色等諸法無有自性斯言意顯諸事
自性由自識力變現生起理成決定
隨其所知所有諸事並皆離識无別
可取但唯是此而現相狀是以故知

實無自性便能悟入法无性理有說
若為悟入法无性者此據能勝作是
說耶所見之境唯是錯乱據勝義理
本性空無作此宣揚善符中觀所見
境无識非有故斯固未閑作何意趣
且說如是心心所法所見之境不攝
其事妄為領納取不實相名為錯乱
豈非但說而唯有識若言諸法一亦
無者今復如何有所宣說境既是無
識非有故將夢等喻善為曉之如上
所陳无勞致惑不得外境但唯識現
此復古何識義非理若是具義由於
業邊親益果故即以此言便成答難
亦復不由體有別故能成方異有說
能持自體此中復古是自性義此亦
同前已分指訖此義不然離其作具
要有別事方為作用猶如自己還持
自身故不應也為欲令生悟法無性
說唯有識將為契當若言惣无一切
諸法皆無有我由此名為我無自性
斯即共許我之自性悉皆非有如是
便成法無自性諸法非有由是故知
識亦同今性既非有如何於此欲為

安立為彼諸法並非有者猶如假我
更連趣性無自體者此是所許更連
趣體全無性也此則便成法無性者
謂一切法皆无性故是故應知識亦
同今此既非有如何依此欲使迷人
入法無性由无有我遂令證入諸法
無性共許如斯為善方便今者如何
欲為建立成彼方便說十二處證人
无性實非全無一切諸法方始名為
法無自性是故應知法无性聲非詮
諸法皆無自體更連趣言亦同於此
不欲總詮一切非有然而意說諸緣
生法无有我性彼即是有此我無性
其相云何謂喚我作無自性故是故
名為人无自性非是全無諸法自性
色等諸法隨據一分說無自性非謂
全无是故應知言法無性非全无體
若言諸法事皆無者即不應名法無
自性理應云說諸法惣无余者但由
所執法无自性緣有功能獲得差別
離他自性簡別彼之實我自體恒時
不有所詮之相此謂諸法无自性義
非是豁脫惣撥為空然所執者是何

言耶所謂先明倒見迷執從其自心
種子成熟由他而轉現相不同執於
外境有別自性由如倒見作外相解
於自所見生定執時此則名為所執
之事

此復云何謂無一物如何无物名所
執耶由此故然

若於此執有片實物體不虛者即不
應名是情所執然由於此義有相應
由其計執實事自體不相忤故若有
實物不名計執由此分齊近見之境
此則悉皆說為所執假使用識以為
斯境作所量時此亦還成所執之義
是故應知所執之識亦是無性即唯
識性是能悟入所有諸法皆無自體
微妙方便但是本識隨處現相然无
外境少許可得從色至識悉皆如是
非是能現相分之識體亦无也若言
異此但遣遮色說此唯聲唯識之言
便不成就緣識之識有其境故復更
便成緣色之識是為有境何者是其
體離於彼不可說事諸佛世尊方能
了察云何了察此義後時我當宣釋

此即是其心心生法有真實事越言詮道是有性故亦不便成一切諸法悉皆非有同豁脫空是故應知證悟真理善入方便說唯識教斯為稱理由其次第漸能斷烈諸分別網所有正緣為生因性故今者若許安立離言詮處是實有事此即還成於彼色等亦同荷負有真自性猶如於識若今還應問彼何處得有如斯道理見他許有非所詮識亦令色等同遣如斯未曾見有如是之事以由愛蜜酪亦令貪若復轉計言彼有斯不相離性事同芽者能有隨生果之因用彼若言有不相離性幸示方隅以理推徵定無共許若言如識將為境時由所執體名為所執實事相賴作彼生因色亦同斯是執性故亦應合有緣生之事與作因緣猶如識者此乃便成無片非愛於彼五聚皆依他起是所許故遍計分別法性之義可由於此理同於彼現有如斯正教言故若言其色亦有離識實依他起猶如受等如斯意趣有不定僣所執之分亦

有識故即此受等緣生之分斯則是為四聚體性然此現其影相之分即是依於心心生聚而施設故由斯道理其喻必成而於所立無隨合義亦復更有立已成過緣起之色亦是受等自性性故因此遂令而於因處置差別言（圓）獨其過而云於識現所執相差別生故此即除其不定之過仍在相中然共所許受等自體是自證性境无有故既有斯理實可依憑然色別有无別因由以義推尋固非齊致若尔一切諸識皆忘無有所知境者此如何知又云若有餘識得與餘識而為境耶亦如有云諸佛境界其法是有并餘識境若於佛境不以自心取為境者斯即無容能有宣說如此說者並成妄說如有思度發言詮故由其言義所表之相即是唯識現多種相雖无外境似觸其事而識得生此即是為言論因也如云生已即滅之聲假令息教博士絕聲應聽其響固非於彼情有所得然即於中共申言論但可許業能為造作領納是

受彼即便成許有實我豈復當時別有真我而可得耶不許同時二識生者餘識无間體是滅壞如斯切難亦不相應餘識領此不相應故亦以此言無遮後難如彼說去如知境有何以得知此亦於其共相之境而為攝畫說之為知復亦與彼同招詰責如彼所說詮表如來有諸勝德汝亦應成證知勝德由此便非是佛之境固亦不同如食米_齋此之共相是實有物是故定知不由外境現前力故方能了察此中但由心聚攝畫而便生起既有斯理於佛境界為難不成此則因論生論傍義且周然密意果其因應說此之密意有其二因一謂餘教相違二於正理有害說唯識教即是相違此阿笈摩不言成故又復於彼幻網經中如佛為於色等境處生分別者作如是說即此眼識所知之色不見實有及以定住但於妄情起邪分別作決定解而生言論唯斯是實餘義成非如是廣陳乃至於法次第說云多聞聖弟子應如是學我觀

過去未來現在眼識觀彼所有諸色
然於彼處无有常定無妄无異實事
可得或如所有或無倒性悉皆非有
唯除聖者出過世間斯成真實世尊
說此皆虛妄等違阿笈摩正理相違
宜且為說方興問緒發起疑情如何
復知如是說者此非是實猶如說識
是如言義說十二處由其一性及
非一性思察之時將以為境無堪能
故是故定知不如所說即是其義故
於今者試作商量此色聲等所應生
處各隨自體由於其識作生相貌色
等事相是識之境色識名色聲識名
聲餘皆准此此色聲等應无支分體
是其一如有分色由此便於自所依
處無支分性故然此色等是有事物
體是質礙有所斷割於其同類多處
性故能生識等不同處故此中開極微義由量
力故決斷有無於諸量中現量為勝
若无外境如何能起如是覺情此事
是我別根之所知也

別根如夢等雖無外境然亦得有此
已如前細為分別

此若後緣時所見境已亡如何許現
量於諸量為取者若其當時生現量
覺此是我之別根所了今時於境遂
無所見唯是意識所刊定故眼識當
時已謝滅故義既如是如何彼境許
成現量耶况復是為殊異論者許一
切法剎那不住此覺起時色等諸境
亦皆已滅現量之理斯何得成雖復
如前善開釋已仍為於斯甚深法義
不能窺測更設難言由量力故斷為
有者或復此由違比量故於色等處
適使成无縱實由量刊定有無然由
於彼別根比知及正教等諸量之中
別根最勝由親證境是果性故要於
此處无違害已方於餘量而成立之
此即別根於色等處既親證會豈能
令彼比量相違輒欲遮其色等有性
如何外色成別根境由若無境不能
於此生如是覺此事是我別根知也
此言意道各別自證領受相生重起
心緣而宣說故猶如曾領苦樂染等
此固不然於餘亦亦別根如夢等見
有如斯前已具說於夢等位亦有現

見色等諸境即如所言覆察之心是有故者顯此立因有不定過然由夢覺及罪逆心之所損故如似別根現前明見雖無實境而有見事復亦不越識之體性於所領事現前納受為斷割故由斯道理意欲成立色等實境是離識者有相違過徒事慢心此復更有因不成過此覺後緣時所見境已亡如何許現量眼等諸識見色等時彼實不能生斯斷割此但由其各別內證相分性故因此為先意識隨後取其定相惣集思攝方能決斷又復當時識不俱起設今有其色等諸境眼等識滅後何能見能見非有所鑒豈成正於此時何所怖望從其滅識寧能有見況於色等共識同亡是故應知此不能見色等諸境藉彼見力重審之心觀於色等如何許成別根量性復於彼時意識斷割不共許為現量性故由无能見及俱謝故有餘師云於此取初領受其境非分別垢之所染故彼定緣於外色實境此亦非理是不成故由非他許離於言

詮色等外境是識所知然由內有自證之事當今之時不起思構便緣諸境相貌差別彼但許有如斯內緣此亦隨其相貌現時但依於識猶如共成苦樂染等然由將彼色等外境為別根量此但是為虛妄情執猶如彼此數量業等還將此難用拓餘疑於夢見事從夢覺已後覆緣想雖復當時無境然有上心之知現量亦今由因此故後時意識決了非無彼亦无無撥別根量於自內證心心所生不離自證而有現量是所許故然於外境將為現量斯妄增益即是所遮如前為出不成之過未見解詞但事空言寔無的當彼全不許有外色等更欲仗之明有現量然所成立不能遠離所斥之過故若也不曾領受前境意識不能生憶念也決定應許於彼外境曾領受之由斯能見於色等境許別根性斯乃不成曾領受境方能憶者所以云何由有理故已說如相識者雖无外境如境相現眼等諸識遂得生起如前已說次復

云何從此生憶念者從此識後與念相應即於此相分別意識而生起也由領其境念方起故其義不成若今於色等處以現量性決定了知所有相貌生憶念性故猶如樂等於憶念上安置形像而領取之決斷前相內自證解然非不領猶如石等有其焰等生意識時亦不能生此之憶念由斯決定依比量力於色等境應必定有親領受之若異此者所許憶念便成非有復由於此受領之境成現量故世間言論名之為見若於色等是憶念性如共成者可有斯過即由於此外色等處領受憶念理不許成由有理故如離於境得有其見憶念同然為其能立不共成故宗及於喻欲曉悟他於境領受全無力用

成唯識寶生論卷第四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成唯識寶生論卷第五

卷五 唯識頌釋論

力

護法菩薩造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論曰如何不與色等諸境而相關涉
名作見耶若遣斯難此不勞言由斯
識體自現形相雖無色等而境得成
此前已說夢獄醫等為能喻事隨其
所應廣陳比量

從此生憶念者不待外境而現前故
見之自性方始得生雖无實義念與
意俱由現見識所有功能安置力故
隨其次第假藉餘緣為能牽引覺想
方生當念之時名為憶念如何復知
見之與憶兩體差殊若此見憶俱並
不藉外境有故能生自體由似境者
為性邪疑說分別識見之為用不生
計度前境相狀但有自證體性生起
念之相也取其言相安布之差了相
不明分別生也以見為先熏習所遣
即此自性由他故生見不然也見之
與念條然別故為此定須許如斯理
假令雖復有其外境二皆有境緣相

不殊見之與憶自體不同如有異途
幸應為說彼設雖緣現在之境名之
為見如緣過去說之為念由無境者
彼雖境異有无之相所緣別故斯之
與相緣亦不能而於見念為片思也
宜應說為自體別故斯成異相今者
此境是其識所現相若為決定知如
是耶由於前境決知見已與彼相似
所起之識分明不忘取彼事時即名
斯事而為似相猶如決了丈夫相類
方名此作似丈夫耶似相了知非不
曾見然非曾見能有如斯決斷之理
為由不許有外境故斯亦非理由彼
自證心心所生解相不同是所許故
斯固於他全不成難汝既分別於事
善巧我聊致問理復如何同時自證
既不許有如何此見能決定耶非過
去事能有憶念由彼非是自證性故
又非自證如所說事違道理故先當
援已後乃擊他所有陳謀方能獲勝
斯即念託境生不共成也復於夢處
領納外境令共成託後時自可道彼
元無成非理故猶如樂等領受樂事

若其外境元有可領但有似相錯亂現前當尔之時外境非有自然決斷猶如夢者覺乃知非

夢者見非有覺已乃知非若也覺時亦不領境猶如夢中彼是非有世人自知然不如是是故定知於正覺時然色等境有真領受不同夢中識无力用此亦不能而為曉喻令於色等領受義成由作夢者處夢中時不能了境是為非有若由遠離於睡眠時得分明慧隨其所有別別曾緣熏成念種然於夢位所領之境憶令上心方生決斷此事非有彼既如是此亦還然雖非外色可為領受便即翻作見外色心起妄分別重重現前數數緣慮生此類性所有功能熏習成種令其上心即此熏習更欲彰其不實事故後起餘緣彰見真義由有睡眠相似法故雖於覺位亦曰睡也為此熏習恒隨逐故世間睡眠猶如餘睡但有妄情離識別見色聲等境而被纏縛極受艱辛漂泊生津淪迴欲海由未正得熏習斷故猶如夢中不能

覺了色等境元未能稱事於非起故
不了是無為境所誑縱有聞思所生
之智為由分別熏習隨故未現證真
不能正起亦名誑妄當今之時名為
不覺及由於彼熏習種子對治已生
畢竟拔除深有力用於創起時非世
先有由此名為出世間智正斷一切
分別性故无分別智獲得現行能除
熏習無知睡故證悟真覺于時藉此
无分別智以為因故由此之力方便
起故決能截除色等諸義固執熏習
名為清淨由涉計度諸境相故号曰
世間彼智現已但唯是識隨其色類
緣會力故生起之時唯於自識現其
相分妄執諸境而作生因然非離識
有自性故色聲等境而生了知其所
立量若據物惣相不知彼境是為无者
許能立因有不成過若言差別覺時
不知還有不成與前相似覺悟之位
了境无無宗所許故既有斯過理固
不能以斯能立成其前境有可領納
或有於此不成之過申述解詞猶若
元來不為境解此無之智理不應成

要先知境方於此事能生此心說為非有若余的知前境是有如何能得更復言無觀相是有復乃云无現是相違若為通釋彼諸宗等撥為非有固不相違如諸外論謂為常等生前滅後恙並非無或於方所或此非餘有境無餘何過之有若時於我將為无者由非不了可撥為無於无起知非所許故此不如文於茲色等說我為無然於色等造作之處無真實我非據我也若余於色等聚乍可无憊說識我無如何免難由不許有第二之識於餘識處了我為無亦非不領於前而能憶念於後設令生念境已三故是故應許但唯有識而現於相即如所許然於識處知我是无撥無其我識若生時此智尔時知無我體然由離境了唯有識隨此相貌緣若生時解境为无豈非齊致然於色等了無我時於色等處是為共相非是自相由此各依以為定性自體異故然非相似所有相貌是實事有欲令於餘而作簡別有其異相附識而生

猶如實事有集心分於識自體轉起現前世俗言論因斯生起了知外境但是自心所生領受本非居外斯乃是為取勝修習所獲性故此由无明盖覆於慧如在外轉觀斯共相即如所見時俗言成隨世俗情於言說路令得明解於諸論處似事而轉別以形相而宣說之於所餘事作其遮遣於此事中應有形段若惣相是實即是惣相應如色等自體各異而於別事體不相應此則色等成非異體如色似聲又復如彼一異非言所許共相此但覆俗當情顯現無所諍也此既不許將為實事斯乃便成於色聲等成非異體又復色等一一便成有多體故共相之狀體無邊故此則合有多種體性便成諸事皆為一體如隨自緣所帶相像斷割前境此之體相亦是假立衆多相貌為俗言論而分別之由此便成於色聲等無我之智亦是共相斷割性故取其无境更成光顯唯識之宗然於色等无我解時有別相分復由前後分段本無故

斯乃是為先取別相分明決斷於異
決了隨而攝取事境性故若青蓮也
簡去其白識緣蓮體決斷是青言無
我者理亦同然凡起決斷謂即於他
所執我相仗此思攝方生決斷无別
我體縱雖無境而智得生理既齊衡
何有未諍

若諸有情由自相續者若言於此自
相體中各有无量功能不同於自識
中變現別故至成熟時由自種力識
現在前不由外境而得興起非離自
識從外境生然由親近善惡友故為
益及損此不得成由於真妄損益之
中但以言聲說為境故既緣聲義兩
種皆無於斯斷割便成非有由彼有
其理非理行可令善惡逐彼而行彼
行既無可取隨學寧容有故此則曾
不依託外境而識得生違所許過必
定依託外色等境緣色等心猶如有
事无事聲心復如觀他所有行跡是
能於境決斷性故亦復由如色等諸
識定緣外境如聖量言但是於內似
相現故此固無力破唯識義由展轉

增上識互決定成者由其展轉識相
假故即此二識更互相依本不待聲
及於色等由所立喻不順於宗亦復
全無違教之失有他相續為別識故
他識為因自識生故善惡二友作用
理成外境引夢撥使成無目擊友人
何不同睡而遣為非有何勞强立展
轉相因夢聞善惡非由別識生如何
現在隨他識行復如何知但由餘識
分別得生於他言事隨順情起此識
生時更有餘識功能差別為因現故
且聞者識如結契時唯聲現相有老
別體識乃得生不依外境方能了事
仗自功能所有差別託已內緣為聲
相解即於前境而有了知此時但是
自識熟位功能轉起但有聲相共識
俱生詳觀斯理又復聖者威神至極
無其文字離取聲相為間隙時成說
方便然則但由勝差別故能作斯事
遂令餘識殊別相生是共許故斯即
是為唯識功力然則曾無聲之自相
能至餘識是他共許以將為喻縱許
如是但依他識聲覺得生斯乃便成

恒常聽響此之聲覺惣被生津雖住
迷方及耳根壞並應聞說無有廢時
若其許覺由外聲起有時聞聽耳識
方行分別因起仍須處在相應耳根
復無損壞方能於境覺察是非由此
全無便成並見物聽之過非獨如此
識待有能差別性故事判於聲猶如
於聲自性各異能生此覺非餘相心
亦如於聲非聞一切緣此聲相但返
緣斯唯生此覺於覺有時但生如此
差別之緣有力用故為因非餘即如
於聲在相應處於自相續生其相像
且如此事種子現前隨自用果方能
生起如是便成无相似過復次諸字
咸有支分分排至窮非根取性猶若
極微非同時生不合聚故既不和聚
有其決斷計一常聲處處虚空者不應
是理緣此聲心不可得故又彼許其
所有細分體相似故及是非根所行
性故然非功能有其差別及以造作
容有安置勢力道理復如外聲隨所
依緣差別之響有其自相為緣之因
識亦如是何有非愛豈非所云由展

轉增上者即是許其取餘識故此識
便成有於外境如不取境喻分便違
斯難非理此識由其餘識現相為所
緣故喻乃共成如餘宗立猶如於彼
非現在聲隨以一相而為成立但有
彼相識生而已其宗許成我喻亦然
何成有過何故如來之識差別於餘
分別之境並除不異相續而轉無邊
差別所化有情在彼多心相若為起
如彼一聲體無差異隨自樂相識從
生起但由如來威神之力極修所致
令彼得生於別功能非一之境不同
色類多而無雜一時興用分別事成
猶如燈寶鏡等現相復以如來諸化
用事難思威力超尋思境是共學故
強為斯難非成妙說若言夢覺兩位
不差由並許其無實境性隨其差別
咸引於果夢中所見或善或惡是惣
標也及於覺位心亦无境此亦便應
俱時獲果或應如夢亦皆無果无境
性故或復翻此斯難不然由有理故
心由睡眠壞夢覺果不同者然則夢
心由睡壞故性不分明即此善惡能

招劣果如於覺時或緣別事不為恭敬或時餘思亂心於彼惠施雖行果不增大識雖无境界亦同然隨種差別能招當果愛非愛事由斯夢覺體有差殊得果不同非乖道理復非由境善等體殊所作業用招勝劣果然由自性及相應等自體增故及以相違此即夢等有其差別以此為緣非閑有境或時生已便於斯境能起害心造於極惡復於此處能招勝報種下中上善不善業以此而言實不藉其外境有故植果差殊或時有緣過去羅漢身福等事實无其境猶如夢獲果不同有不定過後於夢中翹誠慶悅如來出世雖无實境大果當招此喻便成於宗不順有餘師云雖被夢損情斷前境而不闇昧如睡初覺尚有餘昏未足眠時強起情瞢身體沉重見不分明即此之損於彼夢中相應之識誠固難有由於夢內心心生法當尔之時明白觀境憂愁恐怖極思惟心縱使覺時未能同此由此要須是有情數於共見境取相分故

然於夢中七色之業不立業道由其
夢色非見无對是不共境不堪為世
言論事故所云色業非業道者斯乃
便成不察由緒然此所論於彼夢識
見不分明獲果微劣醒覺之位亦應
如此既有斯過而使答曰由夢損故
獲其少果如若不損與覺何殊即如
所云夢識於境了事分明便招勝果
此若為通由於夢中心明斷割許其
招得上妙果報七色業道不建立者
本為評章招果差別遂論業道由緒
何從由非招果要須假斯業道方就
於方便位被極重經害斯意樂遂令
招得寂惡之果輕薄煩惱縱造根本
亦未能同極清淨心於修善位方便
根本類此應知

唯識論者亦由於他相續興害隨心
所生成其業道有餘師說由他知故
方成罪者此非正答何意要須待於
共境方建立斯非由他力始成業道
然藉堪為世言論事由如苾芻斷青
流穢犯斯等罪豈在情邊及由共境
假他知故若於夢中實有青等為所

了事由大師制便成有罪或可翻餘
非由其事是有是无此成應理者也
生界但唯識者便成無有語身業耶
然由大種及從種生名為身也語業
即是從種生色此二營為成煞妄等
兩種若無事便非有諸屠獵者但唯
自識轉變顯現便招煞罪豈不相違
由非前生命根自斷遂令他得煞生
罪耶此違所許身語二業不尔云何
死由他識別者屠贍等識猶如屠者
既興方便彼遂分離此亦如是但由
自識能有作用差別現時便與彼命
為煞害因尔乃但由自識功力妄現
身相藉此勢故立為業道自餘業道
准此應知由斯道理復有共許識之
差別遂與他身作壞因性即如鬼神
及健連縛等其所嫌惡念便生由
鬼等識變現為因遂令前生得失念
等復由聖者專心念時由他識力為
勝緣故遂於夢中屏除睡昧便觀彼
彼差異形儀識於衆像而領納之言
命根者謂是隨應順彼趣業力所招
引異熟識流注時限齊如所攝引事

便轉變令彼一業所招連續同分之
報斷絕相違非謂一切流皆斷絕如
他所許於其六處據同分斷說名為
絕識與命辭假言其斷但由自他兩
識為緣所有作用命根斷滅

猶如於隱者獲得勝上定及由作用
力差別功能成者今生變異但是內
心差別性故如是雖无身語二業煞
盜等事理得善成於彼經中定說隱
者意發真火緣斯力故隨便煞彼無
量有情此亦由心令彼斷故必如前
理應可推徵決定須許成就隱者意
樂害力今无量生成致命斷若異此
者樂欲是其意害大罪事乃不成故
知引證成意罪大若也非人知彼意
趣當時為作煞害事者此亦便成明
顯身業罪中取大有時不假餘相續
識便遭石墜煙炭雨等損害有情誰
增上力令軀命斷固非此識現如是
相還為煞害便有自縛相違過故此
難非理即由斯識相續无能與斯命
斷隨順性故猶如疑毒令心悶乱但
是隨順自內相續識無力用更為連

住由此名為壽命斷也然而許有石等相現亦匪成違但由增上識故令他命終者隣次之後何不壽終及其死時彼便非有既不現前如何成罪及於斷命為因性耶雖呈雅難應返問之彼行煞時所招業道若於當時結業道者何不于時遂便率命若於緣時彼死方結如何此得煞生過耶若言相合得煞罪者此二別時有無體異如何能作共合事耶然則此事作論尊者已詳定斷於能害者自相續中有其差別業性流注然我於斯有如是見由能煞者增上識故斷彼相續更于相因決定由此不假別事後致終云當被傷時成其煞業由斷他命此有功能決定由斯取云沒故然能害者但有此力於斷彼命與作親因或時即死或復後終由增上識能與他識展轉為害令他後識剎那為障更不相續亦非害者但唯以意便成煞業由此有其退轉之義於彼行害事乖離故以理言之他更不藉餘緣致死由斯必定而取命終乘此

為因命乃斷故由斯即立煞生業道
此成無過如是賊等隨事應知若異
此途彼能害者於彼後時有何力用
他死之時方招煞罪更復容成越理
之失不假能害自身之中有其差別
而但據彼被害者身有殊異故後死
之時方成罪者由此加功彼命斷故
此即已言當余之時何不死等合以
當時方便煞業當時即得煞生之罪
死由彼故然於後時更無異相是可
得故還將此理用遣餘疑余者猶如
夢中能害所害身等无故斯乃便成
無業道過此由夢內識亦不能害他
相續是故於斯不成業道翻此覺時
便成於業已廣成立但唯是心中無
間事能成害業

且縱如斯廣陳異見仍須執理更詰
殊端如唯有識彼他心智為知他心
為不了耶若言不知者何謂了他心
此名由智了他心故如其不了便成
誑妄即此能誑於焉有失如其知者
於離識境而領受故所成唯識理致
便乖二事相違如何遣難所以云何

有深義故他心智云何知境不如實者意取極深所證會處彼曰他心若有許識便傷他智如无誠違自教若他心智緣於外境如觀心外有境為緣斯難避各了境非實固无僣尤如何知境不稱其實而得名作他心智耶此中意言如所證事前境不虛由此方名是他心智余者知於前境既不如實於此豈得名曰他心理不如是未開本意雖於他心不緣為境似彼相狀識上現耶是故離心無境可得生似彼相然不如境斯成本意立作他心此中但是領彼似相由此名為不如實性雖不同彼似彼相生離心无境已共成故能知之者隨境相生如知自心智者二心同時不共聚故固非現在決定應許已滅未生但可得一而為其境體復是無但唯自識還緣過現諸心聚法為彰顯相領納自心於此事中世咸共許了他心事理亦應知余者若於自心親能了別如何復說不如實知為由於境不實知故名為不實為是無事將以為有

而得名為稱實知也若今如何得說
不如其境所有領納皆是其無由彼
不能了實境故此亦不然不知如佛
境者此他心智他緣青等了彼所緣
即是稱實何以便將佛知心體自性
清淨而云不知凡云了他心以他心
為緣了自心相假說知他即被他心
自性真體是何境界此亦不然不今
云何佛知他心自性即是離心知有
設有離心之色佛了何傷此即心是
實有兩共許成離心實色與理違背
故不同也若今佛了他心應不知境
由境妄故佛依妄知亦復何損如入
觀幻豈不知虛佛同虛知何過之有
若今諸佛境界有何相狀諸佛境界
非餘所知若佛不知心何名一切智
即彼无倒所有自性无知時盡而得
明覺正曉了時諸有覺了自他心者
彼之真性不能了故故言彼智不稱
境知復云何通時盡之智能正了斯
由此覺知无言境性超過語路但自
證知是故不能以言詮及然於此識
所有自性非是餘識之所能知既非

所知非言能及彼但惣相為其境故
然斯唯有妄搆畫性即此搆畫於自
證性識之實相極遼遠故唯於識處
了不實相此二皆成不稱實境所以
者何於非實事作實事解而為決斷
由於彼識現虛妄相故

成唯識寶生論卷第五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因明正理門論一卷

力

大域龍菩薩造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論曰為欲簡持能立能破義中真實
故造斯論頌曰

宗等多言說能立是中唯隨自意樂
為所成立說名宗非彼相違義能遣
論曰能立過義即真實義此論今作
宗等多言說能立如是等此言為顯
由緒所詮所為言由緒者為由利益
諸有情等為緣緒故言所詮者謂所
詮義即宗等也所為事者為欲印定
實義故也若其為顯由緒等果於此
論初置斯言者由於餘處已顯此義
故猶如現量何謂餘顯解論後時由
此於初不應說故若亦非論分故猶
若餘言由於餘處已顯此義此因不
成解論後時方曉義者覺慧先聞於
由緒等若不了知初便不轉由斯解
故方契後時非論分故此亦不成誤
如斯意既非經故復非其釋必非支
分誰釋此經誰經此釋是故當知如

天授語非其支分諸論由緒亦成分
故此因有故遠離非成餘復難言勿
造斯論無由緒等故如狂人言為顯
此因不成答曰所謂能立能過義等
若言如是勿造斯論述已顯義故如
第二理門悉又波拖已說宗等相此
因彼言顯不成故豈非能立等有即
實義然此論等不印實義故不成過
上來已辯論主標宗自下本文隨次
當釋宗等多言說能立者由宗因喻
多言辯說他未了義為開示故此之
多言於論式等說名能立又以一言
說能立者為顯搃成一能立性由此
應知隨有所闕名能立過言是中者
起論端義或簡持義是宗等中故名
是中所言唯者是簡別義隨自意願
不願論宗隨自意立樂為所立謂不
樂為能成立性若異此者說所成立
似因似喻應亦名宗為顯離餘立宗
過失故言非彼相違義能違若非違義
言聲所違如立一切言皆是妄或先
所立宗義相違如獠狐子立聲為常
又若於中由不共故無有比量為極

成言相違義遣如說懷兔非月有故
又於有法即彼所立為此極成現量
比量相違義遣如有成立聲非所聞
瓶是常等諸有說言宗因相違名宗
違者此非宗過以於此中立聲為常
一切皆是無常故者是喻方便惡立
異法由合喻顯非一切故此因非有
以聲攝在一切中故或是所立一分
義故此義不成名因過失喻亦有過
由異法喻先顯宗無後說因無應如
是言無常一切是謂非非一切故義
然此倒說一切無常是故此中喻亦
有過如是已說宗及似宗因與似因
多是宗法此差別相今當顯示頌曰
宗法於同品 謂有非有俱於異品各三
有非 二

論曰豈不捻以樂所成立合說為宗
云何此中乃言宗者唯取有法此無
有失以其揔聲於別亦轉如言燒衣
或有宗聲唯詮於法此中宗法唯取
立論及敵論者決定同許於同品中
有非有等亦復如是何以故今此唯
依證了因故但由智力了所說義非

如生因由能起用若尔既取智為了
因是言便失能成立義此亦不然令
彼憶念本攝成故是故此中唯取彼
此俱定許義即為善說由是若有彼
此不同許定非宗法如有成立聲是
无常眼所見故又若敵論不同許者
如對顯論所作性故又若猶豫如依
烟等起疑惑時成立大種和合火有
以現烟故或於是處有法不成如成立
我其體周遍於一切處生樂等故如
是所說一切品類所有言詞皆非能
立於其同品有非有等亦隨所應當
如是說於當所說因與相違及不定
中唯有共許決定言詞說名能立或
名能破非乎不成猶豫言詞復待成
故夫立宗法理應更以餘法為因成
立此法若即成立有法為有或立為
無如有成立最勝為有現見別物有
惣類故或立為無不可得故其義云
何此中但立別物定有一因為宗不
立軍勝故无此失若立為無亦假安
立不可得法是故亦无有有法過若
以有法立餘有法或立其法如以烟

立火或以火立觸其義云何今於此
中非以成立火觸為宗但為成立此
相應物若不介者依烟立火依火立
觸應成宗義一分為因又於此中非
欲成立火觸有性共知有故又於此
中觀所成故立法有法非德有德故
無有過重說頌言

有法非成於有法及法此非成有法
但由法故成其法如是成立於有法
論曰若有成立聲非是常業等應常
故常應可得故如是云何名為宗法
此說彼過由因宗門以有所立說應
言故以先立常无形導故後但立宗
斥彼因過若如是立聲是無常所作
非常故常非所作故此復云何是喻
方便同法異法如其次第宣說其因
宗定隨逐及宗無處定无因故以於
此中由合顯亦所作性因如是此聲
定是所作非非所作此所作性定是
宗法重說頌言

說因宗所隨宗無因不有依第五顯喻
由合故知因

論曰由此已釋及破方便以所作性

於无常見故於常不見故如是成立
聲非是常應非作故是故順成反破
方便非別解因如破數論我已廣辯
故應且止廣諍傍論

如是宗法三種差別謂同品有非有
及俱先除及字此中若品與所立法
隣近均等說名同品以一切義皆名
品故若所立無說立異品非與同品
相違或異若相違者應唯簡別若別
異者應无有因由此道理所作性故
能成無常及无我等不相違故若法
能成相違所立是相違過即名似因
如無違法相違亦念所成法無定无
有故非如瓶等因成猶豫於彼展轉
無中有故以所作性現見離瓶於衣
等有非離无常於無我等此因有故
云何別法於別處轉由彼相似不說
異名言即是此故無有失若不說異
云何此因說名宗法此中但說定是
三法不欲說言唯是宗法若念同品
應亦名宗不然別處說所成故因必
无異方成比量故不相似又此一
合有三種謂於一切同品有中於其

異品或有非有及有非有於其同品
非有及俱各有如是三種差別若無
常宗全無異品對不立有虛空等論
云何得說彼處此無若彼无有於彼
不轉全無有疑故無此過如是合成
九種宗法隨其次第略辯其相謂立
聲常所量性故或立無常所作性故
或立勤勇無間所發无常性故或立
為常所作性故或立為常所聞性故
或立為常勤勇無間所發性故或非
勤勇无間所發無常性故或立無常
勤勇無間所發性故或立為常無觸
對故如是九種二頌所攝頌曰

常无常勤勇恒住堅牢性非勤遷不變
由所量等九所量作無常作性聞勇發
無常勇无觸依常性等九

論曰如是分別說名為因相違不定
故本頌言

於同有及二在異無是因翻此名相違
所餘皆不定

此中唯有二種名因謂於同品一切
遍有異品遍無及於同品通有非有
異品遍無於初後三各取中一復唯

二種說名相違能倒立故謂於異品
有及二種於其同品一切遍無第二
三中取初後二所餘五種因及相違
皆不決定是疑因義又於一切因等
相中皆說所說一數同類勿說二相
更互相違共集一處猶為因等或於
一相同作事故成不遍因理應四種
名不定因二俱有故所聞云何由不
共故以若不共所成立法所有差別
遍攝一切皆是疑因唯彼有性彼所
攝故一向離故諸有皆共无簡別因
此唯於彼俱不相違是疑因性若於
其中俱分是有亦是定因簡別餘故
是名差別若對許有聲性是常此應
成因若於念時無有顯示所作性等
是无常因容有此義然俱可得一義
相違不容有故是猶豫因又於此中
現教力勝故應依此思求決定攝上
頌言

若法是不共 共決定相違 遍一切於彼
皆是疑因性 邪證法有法 自性或差別
此成相違因 若无所違害 觀宗法審察
若所樂違害 成躊躇顛倒 異此無似因

諭曰如是已辯因及似因喻及似喻我
今當說頌曰

說因宗所隨宗无因不有此二名譬喻
餘皆此相似

論曰喻有二種同法異法同法者謂
立聲无常勤勇无間所發性故以諸
勤勇無間所發皆見無常猶如瓶等
異法者謂諸有常住見非勤勇無間
所發如虛空等前是遮詮後唯止濫
由合及離比度義故由是雖對不立
實有太虛或二等而得顯示無有宗處
无因義成復以何緣第一說因宗所
隨逐第二說宗无因不有不說因無
宗不有耶由如是說能顯示因同品
定有異品遍無非顛倒說又說頌言
應以非作證其常或以無常成所作
若尔應成非所說不遍非樂等合離
論曰如是已說二法合離順反兩喻
餘此相似是似喻義我何謂此餘謂於
是處所立能立及不同品雖有合離
而顛倒說或於是處不作合離唯現
所立能立俱有異品俱無如是二法
或有隨一不成不遣或有二俱不成

不遣如立聲常无觸對故同法喻言
諸無觸對見彼皆常如業如極微如
瓶等異法喻言謂諸無常見有觸對
如極微如業如虛空等由此已說同
法喻中有法不成謂對不許常虛空
等為要具二譬喻言詞方成能立為
如其因但隨說一若就正理應具說
二由是具足顯示所立不離其因以
具顯示同品定有異品遍無能正對
治相違不定若有於此一分已成隨
說一分亦成能立若如其聲兩義同
許俱不須說或由義准一能顯二又
比量中唯見此理若所比處此相審
定於餘同類念此定有於彼无處念
此遍無是故由此生決定解故本頌言
如自決定已 悌他決定生 說宗法相應
所立餘遠離

論曰為於所比顯宗法性故說因言
為顯於此不相離性故說喻言為顯
所比故說宗言於所比中除此更無
其餘支分由是遮遣餘審察等及與合
結若介喻言應非異分顯因義故事
雖實亦然此因言唯為顯了是宗法

性非為顯了同品異品有性無性故
須別說同異喻言若唯因言所詮表
義說名為因斯有何失復有何得別
說喻分是名為得應如世間所說方
便與其因義都不相應若令何失此
說但應類所立義无有功能非能立
義由彼但說所作性故所類同法不
說能立所成立義又因喻別此有所
立同法異法終不能顯因與所立不
相離性是故但有類所立義然無功
能何故无能以同喻中不必宗法宗
義相類此復餘譬所成立故應成無
窮又不必定有諸品類非異品中不顯
无性有所簡別能為譬喻故說頌言
若因唯所立或差別相類譬喻應无窮
及遮遣異品

論曰世間但顯宗因異品同處有性
為異法喻非宗無處因不有性故定
无能若唯宗法是因性者其有不定
應亦成因云何具有所立能立及異
品法二種譬喻而有此失若於余時
所立異品非一種類便有此失如初
後三各取後喻故定三相唯為顯因

由是道理雖一切分皆能為因顯了
所立然唯一分且說為因如是略說
宗等及似即此多言說名能立及似
能立隨其所應為開悟他說此能立
及似能立為自開悟唯有現量及與
比量彼聲喻等攝在此中故唯二量
由此能了自共相故非離此二別有
所量為了知彼更立餘量故本頌言
現量除分別餘所說因生

論曰此中現量除分別者謂若有智
於色等境遠離一切種類名言假立
無異諸門分別由不共緣現現別轉
故名現量故說頌言

有法非一相根非一切行唯內證離言
是色根境界

論曰意地亦有離諸分別唯證行轉
又於貪等諸自證分諸修定者離教
分別皆是現量又於此中無別量果
以即此體似義生故似有用故假說
為量若於貪等諸自證分亦是現量
何故此中除分別智不遮此中自證
現量無分別故但於此中了餘境分
不名現量由此即說憶念比度尋求

疑智惑亂智等。於塵愛等皆非現量。隨先所受分別轉故。如是一切世俗。有中瓶等數等舉等。有性瓶性等智。皆似現量。於實有中作餘行相假合。餘義分別轉故。

已說現量當說比量。餘所說因生者。謂智是前智餘從如所說能立因生。是緣彼義。此有二種。謂於所比審觀。察智從現量生。或比量生及憶此。因與所立宗不相離。念由是成。前舉所說力念因同品定有等故。是近及遠。比度因故。俱名比量。此依作者。而說如是應知。悟他比量亦不離此。得成能立故。說頌言。

一事有多法。相非一切行。唯由簡別餘。表定能隨逐。如是能相者。亦有衆多法。唯不越所相。能表示非餘。

論曰。何故此中與前現量別異。建立為現二門。此處亦應於其比果說為比量。彼處亦應於其現因說為現量。俱不適止。已說能立及似能立。當說能破及似能破。頌曰。

能破闕等言。似破謂諸類。

論曰此中能破闍等言者謂前所說
闍等言詞諸分過失彼一一言皆名
能破由彼一一能顯前宗非善說故
所言似破謂諸類者諸同法等相似
過類名似能破由彼多分於善比量
為迷惑他而施設故不能顯示前宗
不善由彼非理而破斥故及能破處
而施設故是彼類故說名過類若於
非理立比量中如是施設或不了知
比量過失或即為顯彼過失門不名
過類頌曰

示現異品故由同法異立同法相似餘
由異法分別差別名分別應一成無異
顯所立餘因名可得相似難義別疑因
故說名猶豫說異品義故非愛名義准
論曰此中示現異品故由同法異立
同法相似者顛倒成立故名異立此
依作具作者而說同法即是相似故
名同法相似一切攝立中相似過類
故言相似者是不男聲能破相應故
或隨結頌故云何同法相似能破於
所作中說能作故轉生起故作如是
說後隨所應亦如是說今於此中由

同法喻顛倒成立是故說名同法相
似如有成立聲是無常勤勇无間所
發性故此以虛空為異法喻有顯虛
空為同法喻无實等故立聲為常如
是即此所說因中瓶應為同法而異品
虛空說為同法由是說為同法相似
餘由異法者謂異法相似是前同法
相似之餘示現異品由異法喻顛倒
而立二種喻中如前安立瓶為異法
是故說為異法相似分別差別名分
別者前說示現等故今說分別差別
故應知分別同法差別謂如前說瓶
為同法於彼同法有可燒等差別義
故是則瓶應无常非聲聲應是常不
可燒等有差別故由此分別顛倒所
立是故說名分別相似所言應一成
無異者示現同法前已說故由此與
彼應成一故彼者是誰以更不聞異
方便故相隣近故應知是宗成無異
者成無異過即由此言義可知故不
說其名是誰與誰共成無異不別說
故即此一切與彼一切如有說言若
見瓶等有同法故即合餘法亦無別

異一切瓶法聲應皆有是則一切更
平法同應成一性此中抑成无別異
過亦為顯示瓶聲差別不甚異前分
別相似故應別說若以勤勇無間所
發成立无常欲顯俱是非畢竟性則
成宗因無別異過抑此令成無別異
性是故說名無異相似有說此因如
能成立所成立法亦能成立此相違
法由無別異是故說名無異相似顯
所立餘因名可得相似者謂若顯
亦所立宗法餘因可得是則說名可
得相似謂有說言如前成立聲是無
常此非正因於電光等由現見等餘
因可得無常成故以若離此而得有
彼此非彼因有餘於此別作方便謂
此非彼無常正因由不遍故如說蘂
林皆有思慮有睡眠故難義別疑因
故說名猶豫者過類相應故女聲說
此中分別宗義別異因成不定是故
說名猶豫相似或復分別因義別異
故名猶豫相似過類謂有說言如前
成立聲是無常勤勇无間所發性故現
見勤勇无間所發或顯或生故成猶

豫今所成立為顯為生是故不應以如是因證無常義說異品義故非受名義准者謂有說言若以勤勇无間所發說無常者義准則應若非勤勇无間所發諸電光等皆應是常如是名為義准相似應知此中略去後句是故但名猶豫義准復由何義此同法等相似過類異因明師所說次第似破同故頌曰

由此同法等 多疑故似彼

論曰多言為顯或有異難及為顯似不成因過此中前四與我所說譬喻方便都不相應且隨世間譬喻方便雖不顯因是決定性然攝其體故作是說由用不定同法等因成立自宗方便說他亦有此法由是便成似其不定或復成似相違決定若言唯為成立自宗云何不定得名能破非即說此以為能破難不定言說名不定於能詮中說所詮故無有此過餘處亦應如是安立若所立量有不定過或復決定同法等因有所成立即名能破是等難故若現見力以量不能

遮遣其性如有成立聲非所聞猶如
瓶等以現見聲是所聞故不應以其
是所聞性遮遣无常非唯不見能遮
遣故若不尔者亦應遣常第二無異
相似是似不成因過彼以本无而生
增益所立為作宗因成一過故此以
本無而生極成因法證滅後无若即
立彼可成能破第三無異相似成立
違害所立難故成似由可燒等不決
定故若是決定可成相違可得相似
所立不定故成其似若所立因於常
亦有可成能破第二可得雖是不遍
餘類無故似不成過若所立無可名
能破非於此中欲立一切皆是无常
猶豫相似謂以勤勇无聞所發得成立
滅壞若以生起增益所立作不定過
此似不定若於所立不起分別但簡
別因生起為難此似不成由於此中
不欲唯生成立滅壞若生若顯悉皆
滅壞非不定故義准相似謂以顛倒
不定為難故似不定若非勤勇无聞
所發立常無常或唯勤勇無聞所發
无常非餘可成能破頌曰

若因至不至三時非愛言至非至無因
是名似因闕

論曰若因至不至三時非愛言至非
至無因者於至不至作非愛言若能
立因至所立宗而成立者无差別故
應非所立如池海水相合無異又若
不成應非相至所立若成此是誰因
若能立因不至所立不至非因無差
別故應不成因是名為至非至相似
又於三時作非愛言若能立因在所
立前未有所立此是誰因若言在後
所立已成復何須因若俱時者因與
有因皆不成就如牛兩角如是名為
无因相似此中如前次第異者由俱
說名似因闕故所以者何非理誹撥
一切因故此中何理唯不至同故雖
因相應亦不名因如是何理唯在
所立前不得因名故即非能立又於
此中有自害過遮遣同故如是且於
言因及慧所成立中有似因關於義
因中有似不成非理誹撥諸法因故
如前二因於義所立俱非所作能作
性故不應正理若以正理而誹撥時

可名能破頌曰

說前無因故應无有所立名無說相似
生无生亦然所作異少分顯所立不成
名所作相似多如似宗說

論曰說前因無故應无有所立名無
說相似者謂有說言如前所立若由
此因證無常性此未說前都無所有因
無有故應非无常如是名為無說相
似生无生亦然者生前無因故无所
立亦即說名無生相似言亦然者類
例聲前因無有故應无所立今於此
中如無所立應知亦有所立相違謂
有說言如前所立若如是聲未生已
前無有勤勇无閒所發應非無常又
非勤勇無閒所發故應是常如是名
為無生相似所作異少分顯所立不
成名所作相似者謂所成立所作性故
猶如瓶等聲無常者若瓶有異所作
性故可是無常何豫聲事如是名為
所作相似多如似宗說者如是無說
相似等多分如似所立說謂如不成
因過多言為顯或如似餘今於此中
無說相似增益比量謂於論者所說

言詞立無常性難未說前因无有故
此似不成或似因闕謂未說前益能
立故若於此中顯義无有又立量時
若無言說可成能破無生相似聲未
生前增益所難曰无故即名似破若
成立時顯此是無可成能破若未生
前以非勤勇无間所發難令是常義
唯分故亦似不定所作相似乃有三
種若難瓶等所作性於聲上無此似
不成若難聲所作性於瓶等無此似
相違若難即此常上亦無是不共故
便似不定或似喻過引同法故何以
故唯取揔法建立比量不取別故若
取別義決定異故比量應无頌曰
俱許而求因 名生過相似此於喻設難
名如似喻說
論曰俱許而求因名生過相似者謂
有難言如前所立瓶等无常復何因
證此於喻設難名如似喻說者謂瓶
等無常俱許成就而言不成似喻難
故如似喻說頌曰
無常性恒隨 名常住相似此成常性過
名如宗過說

論曰謂有難言如前所立聲是無常此應常與无常性合諸法自性恒不捨故亦應是常此即名為常住相似是似宗過增益所立無常性故以於此中都無有別實无常性依此常轉即此自性本無今有暫有還无故名無常即此分位由自性緣名无常性如果性等如是過類足目所說多分說為似能破性最極成故餘論所說亦應如是分別成立即此過類但由少分方便異故建立無邊差別過類是故不說如即此中諸有所說增益損減有顯無顯生理別喻品類相似等由此方隅皆應諦察及應遮遣諸有不善比量方便作如是說展轉流湯此於餘論所說無窮故不更說又於負處舊因明師諸有所說或有墮在能破中攝或有極廣或有非理如詭語類故此不錄餘師宗等所有句義亦應如是分別建立如是遍計所執分等皆不應理違所說相皆名無智理極遠故又復此類過失言詞我自朋屬論式等中多已制伏又此方

隅我於破古因明論中已具分別故
應且止頌曰

為開智人慧毒藥啓斯妙義正理門
諸有外量所迷者令越邪途契真義
因明正理門論一卷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因明入正理論一卷

力

商羯羅主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詒譯

能立與能破及似唯悟他現量與比量
及似唯自悟

如是摠攝諸論要義此中宗等多言
名為能立由宗因喻多言開示諸有
問者未了義故此中宗者謂極成有
法極成能別差別為性隨自樂為所
成立性是名為宗如有成立聲是無
常因有三相何等為三謂遍是宗法
性同品定有性異品遍無性云何名
為同品異品謂所立法均等義品說
名同品如立無常瓶等无常是名同
品異品者謂於是處無其所立若有
是常見非所作如虛空等此中所作
性或勤勇无間所發性遍是宗法性
同品定有性異品遍無性是无常等
因喻有二種一者同法二者異法同
法者若於是處顯因同品決定有性
謂若所作見彼無常譬如瓶等異法
者若於是處說所立無因遍非有謂

若是常見非所作如虛空等此中常
言表非無常非所作言表無所作如
有非有說名非有已說宗等如是多
言開悟他時說名能立如說聲无常
者是立宗言所作性故者是宗法言
若是所作見彼無常如瓶等者是隨
同品言若是其常見非所作如虛空
者是遠離言唯此三分說名能立
雖樂成立由與現量等相違故名似
立宗謂現量相違比量相違自教相
違世間相違自語相違能別不極成
所別不極成俱不極成相符極成此
中現量相違者如說聲非所聞比量
相違者如說瓶等是常自教相違者
如勝論師立聲為常世間相違者如
說懷兔非月有故又如說言人頂骨
淨衆生分故猶如螺貝自語相違者
如言我母是其石女能別不極成者
如佛弟子對數論師立聲滅壞所別
不極成者如數論師對佛弟子說我
是思俱不極成者如勝論師對佛弟
子立我以為和合因緣相符極成者
如說聲是所聞如是多言是違諸法

自相門故不容成故立無果故名似立宗過

已說似宗當說似因不成不定及與相違是名似因不成有四一兩俱不成二隨一不成三猶豫不成四所依不成如成立聲為無常等若言是眼所見性故兩俱不成所作性故對聲顯論隨一不成於霧等性起疑惑時為成大種和合火有而有所說猶豫不成虛空實有德所依故對无空論所依不成不定有六一共二不共三同品一分轉異品遍轉四異品一分轉同品遍轉五俱品一分轉六相違決定此中共者如言聲常所量性故常无常品皆共此因是故不定為如瓶等所量性故聲是无常為如空等所量性故聲是其常言不共者如說聲常所聞性故常無常品皆離此因常无常外餘非有故是猶豫因此所聞性其猶何等同品一分轉異品遍轉者如說聲非勤勇无間所發無常性故此中非勤勇無間所發宗以電空等為其同品此無常性於電等有

於空等無非勤勇无間所發宗以瓶等為異品於彼遍有此因以電瓶等為同法故亦是不定為如瓶等無常性故彼是勤勇无間所發為如電等無常性故彼非勤勇无間所發異品一分轉同品遍轉者如立宗言聲是勤勇無間所發无常性故勤勇无間所發宗以瓶等為同品其無常性於此遍有以電空等為異品於彼一分電等是有空等是無是故如前亦為不定俱品一分轉者如說聲常无質尋故此中常宗以虚空極微等為同品無質尋性於虚空等有於極微等無以瓶樂等為異品於樂等有於瓶等無是故此因以樂以空為同法故亦名不定相違決定者如立宗言聲是無常所作性故譬如瓶等有立聲常所聞性故譬如聲性此二皆是猶豫因故俱名不定相違有四謂法自相相違因法差別相違因有法自相相違因有法差別相違因等此中法自相相違因者如說聲常所作性故或勤勇無間所發性故此因唯於異

品中有是故相違法差別相違因者如說眼等必為他用積聚性故如卧具等此因如能成立眼等必為他用如是亦能成立所立法差別相違積聚他用諸卧具等為積聚他所受用故有法自相相違因者如說有性非實非德非業有一實故有德業故如同異性此因如能成遮實等如是亦能成遮有性俱決定故有法差別相違因者如即此因即於前宗有法差別作有緣性亦能成立與此相違作非有緣性如遮實等俱決定故已說似因當說似喻

似同法喻有其五種一能立法不成二所立法不成三俱不成四無合五倒合似異法喻亦有五種一所立不遣二能立不遣三俱不遣四不離五倒離能立法不成者如說聲常无質尋故諸無質尋見彼是常猶如極微然彼極微所成立法常性是有能成立法無質尋無以諸極微質尋性故所立法不成者謂說如覺然一切覺能成立法无質尋有所成立法常住

性無以一切覺皆无常故俱不成者
復有二種有及非有若言如瓶有俱
不成若說如空對無空論無俱不成
無合者謂於是處无有配合但於瓶
等雙現能立所立二法如言於瓶見
所作性及無常性倒合者謂應說言
諸所作者皆是无常而倒說言諸無
常者皆是所作如是名似同法喻品
似異法中所立不遣者且如有言諸
无常者見彼質尋譬如極微由於極
微所成立法常性不遣彼立極微是
常性故能成立法無質尋无能立不
遣者謂說如業但遣所立不遣能立
彼說諸業无質尋故俱不遣者對彼
有論說如虛空由彼虛空不遣常性
無質尋性以說虛空是常性故無質
尋故不離者謂說如瓶見無常性有
質尋性倒離者謂如說言諸質尋者
皆是无常如是等似宗因喻言非正
能立復次為自開悟當知唯有現比
二量此中現口里謂無分別若有正智
於色等義離名種等所有分別現現
別轉故名現量言比量者謂藉眾相

而觀於義相有三種如前已說由彼為因於所比義有正智生了知有火或無常等是名比量於二量中即智名果是證相故如有作用而顯現故亦名為量有分別智於義異轉名似現量謂諸有智了瓶衣等分別而生由彼於義不以自相為境界故名似現量若似因智為先所起諸似義智名似比量似因多種如先已說用彼為因於似所比諸有智生不能正解名似比量

復次若正顯示能立過失說名能破謂初能立缺減過性立宗過性不成因性不定因性相違因性及喻過性顯示此言開曉問者故名能破若不實顯能立過言名似能破謂於圓滿能立顯示缺減性言於無過宗有過宗言於成就因不成因言於決定因不定因言於不相違因相違因言於無過喻有過喻言如是言說名似能破以不能顯他宗過失彼無過故且止斯事

已宣少句義為始立方隅其閒理非理

妙辯於餘處

因明入正理論一卷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因明入正理論

第八張 力

唯識二十論一卷

力

世親菩薩造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安立大乘三界唯識以契經說三界
唯心心意識了名之差別此中說心
意兼心所唯遮外境不遣相應內識
生時似外境現如有眩翳見髮蠅等
此中都無少分實義即於此義有誤
難言頌曰

若識无實境則處時決定相續不決定
作用不應成

論曰此說何義若離識實有色等外
法色等識生不緣色等何因此識有
處得生非一切處何故此處有時識
起非一切時同一處時有多相續何
不決定隨一識生如眩翳人見髮蠅
等非無眩翳有此識生復有何因諸
眩翳者所見髮等無髮等用夢中所
得飲食刀杖毒藥衣等无飲等用鼻
香城等無城等用餘髮等物其用非
無若實同無色等外境唯有內識似
外境生定處定時不定相續有作用

物皆不應成非皆不成頌曰

處時定如夢身不定如鬼同見膿河等如夢損有用

論曰如夢意說如夢所見謂如夢中雖无實境而或有處見有村園男女等物非一切處即於是處或時見有彼村園等非一切時由此雖无離識實境而處時定非不得成說如鬼言顯如餓鬼河中膿滿故名膿河如說酥瓶其中酥滿謂如餓鬼同業異熟多身共集皆見膿河非於此中定唯一見等言顯亦或見糞等及見有情執持刀杖遮捍守護不令得食由此雖無離識實境而多相續不定義成又如夢中境雖無實而有損失精血等用由此雖无離識實境而有虛妄作用義成如是且依別別譬喻顯處定等四義得成復次頌曰

一切如地獄同見獄平等能為逼害事故四義皆成

論曰應知此中一地獄喻顯處定等一切皆成如地獄言顯在地獄受逼害苦諸有情類謂地獄中雖无真實

有情數攝獄平等事而彼有情同業異熟增上力故同處同時衆多相續皆共見有獄率猶烏鐵山等物來至其所為逼害事由此雖無離識實境而處定等四義皆成何緣不許獄平等類是實有情不應理故且與不應那落迦攝不受如彼所受苦故乎相逼害應不可立彼那落迦此獄平等形量力既等應不極相怖應自不能忍受鐵地炎熱猛焰恒燒然苦云何於彼能逼害他非那落迦不應生彼如何天上現有傍生地獄亦然有傍生鬼為獄率等此救不然頌曰如天上傍生地獄中不尔所執傍生鬼不受彼苦故

論曰諸有傍生生天上者必有能感彼器樂業生彼定受器所生樂非獄率等受地獄中器所生苦故不應許傍生鬼趣生那落迦若尔應許彼那落迦業增上力生異大種起勝形顯量力差別於彼施設獄率等名為生彼怖變現種種動手足等差別作用如羖羊山乍離乍合剛鐵林刺或似或

昂非事全無然不應理頌曰

若許由業力有異大種生起如是轉變
於識何不許

論曰何緣不許識由業力如是轉變
而執大種復次頌曰

業熏習餘處執餘處有果所熏識有果
不許有何因

論曰執那落迦由自業力生差別大
種起形等轉變彼業熏習理應許在
識相續中不在餘處有熏習識汝便
不許有果轉變無熏習處翻執有果
此有何因有教為因謂若唯識似色
等現无別色等佛不應說有色等處
此教非因有別意故頌曰

依彼所化生世尊密意趣說有色等處
如化生有情

論曰如佛說有化生有情彼但依心
相續不斷能往後世密意趣說不說
實有化生有情說無有情我但有法
因故說色等處契經亦余依所化生
且受彼教密意趣說非別實有依何
密意說色等十頌曰

識從自種生似境相而轉為成內外處

佛說彼為十

論曰此說何義似色現識從自種子緣合轉變差別而生佛依彼種及所現色如次說為眼處色處如是乃至似觸現識從自種子緣合轉變差別而生佛依彼種及所現觸如次說為身處觸處依斯密意說色等十此密意說有何勝利頌曰

依此教能入數取趣無我所執法無我復依餘教入

論曰依此所說十二處教受化者能入數取趣無我謂若了知從六二法有六識轉都无見者乃至知者應受有情無我教者便能悟入有情无我復依此餘說唯識教受化者能入所執法無我謂若了知唯識現似色等法起此中都無色等相法應受諸法無我教者便能悟入諸法無我若知諸法一切種無入法無我是則唯識亦无乃得名為入法無我然達愚夫遍計所執自性差別諸法无我如是乃名入法無我非諸佛境界離言法性亦

都無故名法无我餘識所執此唯識性
其體亦無名法无我不念餘識所執境
有則唯識理應不得成許諸餘識有實
境故由此道理說立唯識教普令悟
入一切法無我非一切種撥有性故
復云何知佛依如是密意趣說有色
等處非別實有色等外法為色等識
各別境耶頌曰
以彼境非一亦非多極微又非和合等
極微不成故

論曰此何所說謂若實有外色等處
與色等識各別為境如是外境或應
是一如勝論者執有分色或應是多
如執實有衆多極微各別為境或應
多極微和合及和集為境且彼外境
極微皆共和合和集為境理應非一
有分色體異諸分色不可取故理亦
非多極微各別不可取故又理非和
合或和集為境一實極微理不成故
云何不成頌曰

極微與六合一應成六分若與六同處
聚應如極微

論曰若一極微六方各與一極微合

應成六分一處無容有餘處故一極微處若有六微應諸聚色如極微量展轉相望不過量故則應聚色亦不可見加濕弥羅國毗婆沙師言非諸極微有相合義无方分故離如前失但諸聚色有相合理有方分故此亦不然頌曰

極微既无合聚有合者誰或相合不成不由無方分

論曰今應詰彼所說理趣既異極微無別聚色極微無合聚合者誰若轉救言聚色展轉亦無合義則不應言極微無合無方分故聚有方分亦不許合故極微无合不由無方分是故一實極微不成又許極微合與不合其過且余若許極微有分無分俱為大失所以者何頌曰

極微有方分理不應成一無應影障无聚不異無二

論曰以一極微六方分異多分為體云何成一若一極微無異方分日輪纔舉光照觸時大何餘邊得有影現以无餘分光所不及又執極微無方分

者云何此彼展轉相障以無餘分他所不行可說此彼展轉相礙既不相尋應諸極微展轉處同則諸色聚同一極微量過如前說云何不許影障屬聚不屬極微豈異極微許有聚色發影為障不尔若尔聚應无二謂若聚色不異極微影障應成不屬聚色安布差別立為極微或立為聚俱非一實何用思擇極微聚為猶未能遮外色等相此復何相謂眼等境亦是青等實色等性應共審思此眼等境青等實性為一為多設尔何失二俱有過多過如前一亦非理頌曰

一應無次行俱時至未至及多有間事并難見細物

論曰若無隔別所有青等眼所行境執為一物應無漸次行大地理若下一足至一切故又應俱時於此於彼無至未至一物一時理不應有得未得故又一方處應不得有多為馬等有間隙事若處有一亦即有餘云何此彼可辯差別或二如何可於一處有至不至中間見空又亦應無小水虫等

難見細物彼與麤物同一處所量應等故若謂由相此彼差別即成別物不由餘義則定應許此差別物展轉分析成多極微已辯極微非一實物是則離識眼等色等若根若境皆不得成由此善成唯有識義諸法由量判定有無一切量中現量為勝若無外境寧有此覺我今現證如是境耶此證不成頌曰

現覺如夢等已起現覺時見及境已無寧許有現量

論曰如夢等時雖無外境而亦得有如是現覺餘時現覺應知亦尔故彼引此為證不成又若尔時有此現覺我今現證如是色等尔時於境能見已無要在意識能分別故時眼等識必已謝故剎那論者有此覺時色等現境亦皆已滅如何此時許有現量要曾現受意識能憶是故決定有曾受境見此境者許為現量由斯外境實有義成如是要由先受後憶證有外境理亦不成何以故頌曰

如說似境識從此生憶念

論曰如前所說雖无外境而眼識等似外境現從此後位與念相應分別意識似前境現即說此為憶曾所受故以後憶證先所見實有外境其理不成若如夢中雖無實境而識得起覺時亦然如世自知夢境非有覺時既今何不自知既不自知覺境非有寧如夢識實境皆無此亦非證頌曰未覺不能知夢所見非有

論曰如未覺位不知夢境非外實有覺時乃知如是世間虛妄分別串習惛熟如在夢中諸有所見皆非實有未得真覺不能自知若時得彼出世對治無分別智乃名真覺此後所得世間淨智現在前位如實了知彼境非實其義平等若諸有情由自相續轉變差別似境識起不由外境為所緣生彼諸有情近善惡友聞正邪法二識決定既無友教此云何成非不得成頌曰

展轉增上力二識成決定

論曰以諸有情自他相續諸識展轉為增上緣隨其所應二識決定謂餘

相續識差別故令餘相續差別識生
各成決定不由外境若如夢中境雖
无實而識得起覺識亦然何緣夢覺
造善惡行受非受果當受不同頌曰
心由睡眠壞夢覺果不同

論曰在夢位心由睡眠壞勢力羸劣
覺心不介故所造行當受異熟勝劣
不同非由外境若唯有識無身語等
羊等云何為他所殺若羊等死不由
他害屠者云何得殺生罪頌曰

由他識轉變有殺害事業如鬼等意力
令他失念等

論曰如由鬼等意念勢力令他有情
失念得夢或者魅等變異事成具神
通者意念勢力令他夢中見種種事
如大迦多衍那意願勢力令娑剌拏
王等夢見異事又如阿練若仙人意
憤勢力令吠摩質咀利王夢見異事
如是由他識轉變故令他違害命根
事起應知死者謂衆同分由識變異
相續斷滅復次頌曰

彈咤迦等空云何由仙忿意罰為大罪
此復云何成

論曰若不許由他識轉變增上力故
他有情死去何世尊為成意罰是大
罪故返問長者邬波離言汝頗曾聞
何因緣故彈咤迦林末蹬伽林羯陵
伽林皆空閑寂長者白佛言高峇摩
我聞由仙意憤恚故若執神鬼敬重
仙人知嫌為殺彼有情類不但由仙
意憤恚者云何引彼成立意罰為大
罪性過於身語由此應知但由仙忿
彼有情死理善成立若唯有識諸他
心智知他心不設今何失若不能知
何謂他心智若能知者唯識應不成
雖知他心然不如實頌曰

他心智云何 知境不如實 如知自心智
不知如佛境

論曰諸他心智云何於境不如實知如
自心智此自心智云何於境不如實知
由無知故二智於境各由無知所覆蔽
故不知如佛淨智所行不可言境此二
於境不如實知由似外境虛妄顯現
故所取能取分別未斷故唯識理趣
無邊決擇品類差別難度甚深非佛
誰能具廣決擇頌曰

我已隨自能略成唯識義此中一切種
難思佛所行

論曰唯識理趣品類無邊我隨自能
已略成立餘一切種非所思議超諸
尋思所行境故如是理趣唯佛所行
諸佛世尊於一切境及一切種智無
尋故

唯識二十論一卷

丹藏此論有後序三十餘行沙門
靖邁製者今檢之彼乃慈恩述記
之後序耳非爲論本所製故今不取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唯識三十論頌

力

世親菩薩造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護法等菩薩約此三十頌造成唯識
今略標所以謂此三十頌中初二十
四行頌明唯識相次一行頌明唯識
性後五行頌明唯識行位就二十四
行頌中初一行半略辯唯識相次二
十二行半廣辯唯識相謂外問言若
唯有識云何世間及諸聖教說有我
法舉頌訓答頌曰

由假說我法有種種相轉 彼依識所變
此能變唯三謂異熟思量及了別境識
次二十二行半廣辯唯識相者由前
頌文略標三能變今廣明三變相且
初能變其相云何頌曰

初阿賴耶識異熟一切種不可知執受
處了常與觸作意受想思相應唯捨受
是无覆無記觸等亦如是恒轉如瀑流
阿羅漢位捨

已說初能變第二能變其相云何頌曰
次第二能變是識名末那 依彼轉緣彼

思量為性相 四煩惱常俱 謂我癡我見
并我慢我愛 及餘觸等俱 有覆無記攝
隨所生所繫 阿羅漢滅定 出世道無有
如是已說第二能變第三能變其相
云何頌曰

次第三能變 差別有六種 了境為性相
善不善俱非 此心所遍行 別境善煩惱
隨煩惱不定 皆三受相應 初遍行觸等
次別境謂欲 勝解念定慧 所緣事不同
善謂信慚愧 元貪等三根 勤安不放逸
行捨及不害 煩惱謂貪瞋 癡慢疑惡見
隨煩惱謂念 恨覆惱嫉慳 誑諂與害惱
无慚及無愧 掉舉與昏沉 不信并懈怠
放逸及失念 散乱不正知 不定謂悔眠
尋伺二各二

已說六識心所相應云何應知現起
分位頌曰

依止根本識 五識隨緣現 或俱或不俱
如濤波依水 意識常現起 除生無想天
及無心二定 睡眠與悶絕

已廣分別三能變相為自所變二分
所依云何應知依識所變假說我法
非別實有由斯一切唯有識耶頌曰

是諸識轉變分別所分別由此彼皆無故一切唯識

若唯有識都无外緣由何而生種種分別頌曰

由一切種識如是如是變以展轉力故彼彼分別生

雖有內識而無外緣由何有情生死相續頌曰

由諸業習氣二取習氣俱前異熟既盡復生餘異熟

若唯有識何故世尊處處經中說有三性應知三性亦不離識所以者何頌曰

由彼彼遍計遍計種種物此遍計所執自性无所有依他起自性分別緣所生圖成實於彼常遠離前性故此与依他非異非不異如無常等性非不見此彼若有三性如何世尊說一切法皆無自性頌曰

即依此三性立彼三無性故佛密意說一切法无性初即相無性次无自然性後由遠離前所執我法性此諸法勝義亦即是真如常如其性故即唯識實性

後五行頌明唯識行位者論曰如是
所成唯識性相誰依幾位如何悟入
謂具大乘二種種性一本性種性謂
無始來依附本識法尔所得无漏法
因二謂習所成種性謂聞法界等流
法已聞所成等熏習所成具此二性
方能悟入何謂五位一資糧位謂修
大乘順解脫分依識性相能深信解
其相云何頌曰
乃至未起識求住唯識性於二取隨眠
猶未能伏滅

二加行位謂修大乘順決擇分在加
行位能漸伏除所取能取其相云何
現前立少物謂是唯識性以有所得故
非實住唯識

三通達位謂諸菩薩所住見道在通
達位如實通達其相云何

若時於所緣智都無所得念時住唯識
離二取相故

四修習位謂諸菩薩所住修道修習
位中如實見理數數修習其相云何
無得不思議是出世間智捨二麤重故
便證得轉依

五究竟位謂住無上正等菩提出障
圓明能盡未來化有情類其相去何
此即無漏界不思議善常安樂解脫身
大千层名法

唯識三十論頌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唯識三十論頌

第五張

力

大乘唯識論一卷

力

天親菩薩造

陳天竺三藏真諦譯

修道不共他能說無等義頂礼大乘理
當說立及破无量佛所修除障及根本
唯識自性靜昧劣人不信

於大乘中立三界唯有識如經言佛
子三界者唯有心心意識等是惣名
應知此心有相應法唯言者為除色
塵等

實無有外塵似塵識生故猶如瞽眼人
見毛二月等

大乘中立義外塵實无所有若尔云
何見有外塵為證此義故言似塵識
生故由識似塵現故衆生於無塵中
見塵為顯此識故立斯譬如眼有病
及眼根乱於元物中識似二月及塵
渴等而現唯識義亦如是是故三界
實無外塵識轉似塵顯三性二諦同
無性性名非安立

處時恙无定無相續不定作事恙不成
若唯識无塵

此偈欲顯何義若離六塵色等識生
不從塵生何因此識有處得生非一
初處生於此處中或生不生而不恒
生若衆人同在一時一處是識不定
相續生非隨一人如人眼有瞽見毛
二月等餘人則不見復有何因瞽眼人
所見髮蠅等塵不能作髮蠅等事餘
塵能作又夢中所得飲食衣服毒藥
刀杖等不能作飲食等事餘物能作
又乳闍婆城實非有不能作城事餘
城能作若同無塵是四種義云何不
同是故離塵定處定時不定相續及
作事是四義悉不成非不成定處等
義成如夢云何夢中離諸塵有處或
見國園男女等非一切處或是處中
有時見有時不見而不恒見是故離
塵定處定時得成立如餓鬼續不定
如餓鬼相續不定得成云何得成一
切同見膿河等膿遍滿河故名膿河
猶如酥甕餓鬼同業報位故一切悉
見膿等遍滿河中非一如見膿河餘
真穢等河亦尔或見有人捉持刀杖
遮護不令得近如此唯識相續不定

離塵得成如夢害作事

如夢離男女交會出不淨為相夢害得成作事亦尔如此喻各各辟處時定等四義得成

復次如地獄一切由地獄辟四義得成立云何得成見獄卒及共受逼害如地獄中諸受罪人見獄卒等定處定時見狗烏山等来平等見非一受逼害亦尔實無獄卒等由同業報增上緣故餘處亦如是由此通辟四義得成何故獄卒狗烏等不許是實衆生無道理故是獄卒不成地獄道受罪人故如地獄苦不能受故若彼地獄人更互相害云何得分別此是地獄人彼是獄卒若同形貌力量无更互相怖畏義於赤鐵地火焰恒起彼自不能忍受燒燃苦云何於中能逼害他彼非地獄人云何得生地獄中云何畜生得生天上如是地獄畜生及餓鬼別類等生地獄中名為獄卒是事不然

如畜生生天地獄無雜道地獄中苦報由彼不能受

若畜生生天由雜業能感起世界樂
生中受天樂報獄平等不尔不受地
獄苦報故是故畜生及餓鬼無道理
得生地獄中

由罪人業故似獄平等生若許彼變異
於識何不許

田地獄人業報故四大別類生獄平
等種種差別顯現色形量異說名獄
平等變異亦尔或顯現動搖手足等
生彼怖畏作煞害事或有兩山相似
羶羊乍合乍離鐵樹林中鐵樹利刺
或伍或豎彼言不無此事何故不許
由識起業識有變異而說是四大有
此變異復次

業熏習識內執果生於外何因熏習處
於中不說果

是罪人業於地獄中能見如此等事
四大聚及其變異此業熏習在地獄
人識相續中不在餘處此熏習處是
識變異似獄平等是業果報而不許
在本處非熏習處而許業果生何因
作如此執阿含是因若但識似色等
塵生無色等外塵佛世尊不應說實

有色等諸入此阿含非因以非阿含
意故

色等入有教為化執我人由隨別意說
如說化生生

如佛世尊說有化生衆生由別意故
說幻相續不斷乃至來生復次佛說
無衆生及我但法有因果

由此別說知是別教佛世尊說色等
諸入亦如是為度宜聞說入衆生此
說依教意別教意云何

識自種子生顯現起似塵為成内外入
故佛說此二

此偈欲顯何義似塵識從自種子勝
類變異生是種子及似塵顯現為似
色識生方便門故佛世尊次第說眼
入色入乃至似觸識從自種子至變
異差別生是種子及似觸顯現為觸
識生方便門故佛世尊說為身入及
觸入若約此義說入有何利益

若他依此教得入人無我由別教能除
分別入法空

若佛世尊由此義說諸入受化弟子
得入人空從唯六隻但六識生無一

法為見者乃至為觸者若知此義說人空所化弟子得入人我空由別說者由說唯識教得入法我空云何得入法空一切法唯識生似色塵等無有一法色等為相若知如此得入法空若一切法一向无是唯識亦應無云何得成立非一切法一向無說為法空非知此義名入法空若云何得入法空由除分別性相故得入法空如凡夫分別所有法相由此法相一切法空無所有是名法空不由不可言體諸佛境界說諸法空如此唯識由別識所分別體無所有故空若入此理得成立唯識入法我空不由撥一切法無若不如此別識應成別識境唯識義則不成識塵實有故此云何可信由此義佛世尊說色等入是有不由實有色等入為眼識等境界由如此理是義可信
外塵與隣虛不一亦不異彼聚亦非塵隣虛不成故

此偈欲顯何義是色等入各各是眼識等境為當與隣虛一如有分色輯

世師所執為當不一由隣虛各別故為當是隣虛聚色入與隣虛成一作眼識境是義不然是有分色於分中不可見異體故亦非多隣虛各各不可見故亦非多隣虛聚集成塵由隣虛不成一物故云何不成

一時六共聚隣虛成六方若六同一處聚量如隣虛

有六隣虛從六方來與一隣虛共聚是一隣虛不成一物有六方分故是一隣虛處他方隣虛不得住故若一隣虛處即是六處一切同一處故則一切聚物量同隣虛更不相過故如隣虛量聚亦不應可見若汝言隣虛不得聚集无方分故此過失不得起是隣虛聚更互相應剎賓國毗婆沙師作如此說則應問之如汝所說隣虛聚物此聚不異隣虛

若隣虛不合聚中誰和合復次無方分隣虛聚不成

若隣虛无和合於聚中此和合屬何法若汝言隣虛更手得和合此義不然何以故隣虛无方分故若和合不

成何況有假名聚應如此說聚有方分若和合義不可立無方分隣虛去何和合得成是故隣虛不成一物隣虛和合若可然若不可然今所不論若物有方分不應成一物

隣虛東方分其餘五方乃至下方分亦如是若分有異隣虛取分為體去何得成一物影障復去何

若一隣虛无有方分日正出時去何一邊有影何故作如此問是隣虛无有别分正為日所照復次此隣虛與彼隣虛若並無方分去何相障何以故此隣虛無有餘分是處相合他來則障若无有障一切六方隣虛同一處故則一切聚同隣虛量此義已如前說是影及障屬聚不屬隣虛去何不許此義汝今許聚是有異隣虛不故說影障屬聚耶不也若同則無二若聚不異隣虛此影及障則不屬聚何以故但形相分別謂之為聚何用作此思量是色等諸塵體相未破何者為其體眼等境界及青等類此義

即應共思量此眼等境界及青等類
汝執為塵體為是多物為是一物若
尔有何失若多者其失如前若一者
亦有過如偈言

若一無次行俱无已未得及別類多事
亦無細難見

若一切青黃等无有隔別是眼境界
執為一物於地則無次第行若一下
足應遍行一切此間已得彼處未得
於一時中此二不成何以故一時中
一物不應有已得未得不應有多別
類如鳥馬等軍亦不應有多別事何
以故是一物處多物則在其中此彼
差別云何得成復次云何為一是二
所至中間則空復次是窠細水蟲與
大同色無不可見義若汝由相差別
色等諸塵執有別物不由別義若尔
決定約隣虛別類應分別塵差別則
隣虛不成一物色等五塵非眼等境
界是故唯識義得成諸塵者謂識及
識法為體離能取所取故無增立正
因果故不減无無因及不平等因二
空及十二緣生即是其自性如偈言

是有是無由依諸量可決是非一切
量中證量取勝若塵實元如此證智
六何得起所謂我證如此

證智如夢中

如夢時離塵見山樹等色元有外塵
證智亦如此

是時如證智是時不見塵云何塵可證
如汝所說證智起時謂我如此證此
時中汝不得見塵但意識分別眼識
已滅故是塵云何可證若人說剎那
滅此人是時執色乃至觸已謝問若
非五識所量意不能憶持是故五塵
決定是五識所量量者是名見是故
色等六塵說是所證答是義不然謂
先已證塵後方憶持何以故

如說似塵識

離色等六塵眼等六識似六塵起此
義如前說

從此生憶持

從此似塵識有分別意識與憶持相
應似前所起之塵後時得生是故不
可執由憶持起謂先以識證塵若如
夢中識元塵得起覺時若介如世人

目知夢識无塵亦應自知覺識无塵
既無此事故知覺時所見塵異夢中
所見復次夢有更起義覺時則不尔
非一切無塵答此言非證

夢見塵非有未覺不能知

如是虛妄分別串習惛熟世人見非
實塵如夢所見謂為實有覺則不尔
如實能解夢塵非有如是若觀行人
修出世治道得无分別智入非安立
聖諦見位得覺悟是時無分別智後
得清淨世智如理見六塵實無所有
此義平等若由自相續轉異勝故衆
生六識似六塵起實不從塵生者由
事善惡友聽受正邪二法衆生有正
邪二定云何得成若所親近及說實無
更增上故二識正邪定

一切衆生由更平識增上故有二種
識定成或正定或邪定更平者自他共
成自他事是故別識相續勝能故別
識相續勝能生不從外塵起若如夢
識無境界覺識亦如此者云何夢覺
二人行善作惡愛憎兩果未來不同
夢識由眠壞未來果不同

是正因能令夢心无有果報謂惛睡
所壞故心弱不能成善惡業問若一
切唯有識則無身及言云何牛羊等
畜生非屠兒所害而死若彼死非屠
兒所作屠兒云何得煞生罪荅曰
由他識變異死事於此成如他失心等
因鬼等心力

猶如鬼神等心變異故令他或失念
或得夢或者鬼等諸變異得成復次
有神通人心願故有如此事如婆羅
鄰王等得夢由大迦旃延心願故復
次阿蘭若仙人瞋心故毗摩質多羅
王見怖畏事如是由他識變異能斷
他命根因此事故同類相續斷說名
為死此義應知復次

云何檀陀林空寂由仙瞋

若由他識變異增上不許衆生死世
尊成立心重罰取為大罪問優波離
長者長者汝曾聞不云何檀陀柯林
迦陵伽林摩登伽林空寂清淨長者
荅言瞿曇曾聞由仙人瞋心

心重罰大罪若尔云何成
若汝執有諸鬼神受敬仙人故煞害

此中衆生不由仙人瞋心若尔云何
由此業心重罰大罪劇於身口重罰
由仙人瞋心故如是多衆生死故心
重罰成大罪若一切唯識他心通人
為知他心為不知若尔有何所以若
不知云何得他心通若知云何言識
無境

他心通人智不如境云何如知自心故
不知如佛境

是他心智境云何不如由无智故如不
可言體他心則成佛境如此不能知
故此二境界不如非是如此顯現故
能取所取分別未滅故此唯識理无
窮簡擇品類甚深無底

成就唯識理我造隨自能如理及如量
難思佛等境

我等作一切功用不能思度此理此
理非覺觀所緣故何人能遍通達此
境是佛境界何以故諸佛世尊於一
切法知無礙故如量如理此境唯佛
所見

婆藪槃豆菩薩造唯識論竟
菩提留支法師先於北翻出唯識論

慧愷以陳天嘉四年歲次癸未正月十六日於廣州制旨寺請三藏法師拘羅那他重譯此論行翻行講至三月五日方竟此論外國本有義疏翻得兩卷三藏法師更釋本文慧愷注記又得兩卷末有僧忍法師從晉安賣舊本達番禺愷取新文對讎校舊本大意雖復略同偈語有異長行解釋詞繁義闕論初無歸敬有識君子宜善尋之今謹別抄偈文安於論後庶披閱者為易耳此論是佛法正義外國咸弘

沙門慧愷記

修道不共他能說無等義 頂礼大乘理
當說立及破 无量佛所修 除障及根本
唯識自性靜 昧劣人不樂 實无有外塵
似塵識生故 猶如瞽眼人 見毛兩月等
處時悉無定 无相續不定 作事悉不成
若唯識无塵 定處等義成 如夢如餓鬼
續不定一切 同見膿河等 如夢害作事
復次如地獄 一切見獄卒 及共受通害
如畜生生天 地獄无雜道 地獄中苦報
由彼不能受 由罪人業故 似獄平等生
若許彼變異 於彼何不許 業熏習識內

執果生於外何因熏習處於中不說果
色等入有教為化執我人由隨別意說
如說化生生識自種子生顯現起似塵
為成內外入故佛說此二若他依此教
得人人無我由別教能除分別入法空
外塵與隣虛不一亦不異彼聚亦非塵
隣虛不成故一時六共聚隣虛成六方
若六同一處聚量如隣虛若隣虛不合
聚中誰和合復次無方分隣虛聚不成
若物有方分不應成一物影障復云何
若同則無二若一無次行俱无已未得
及別類多事亦無細難見證智如夢中
是時如證智是時不見塵云何塵可證
如說似塵識從此生憶持夢見塵非有
未覺不能知更平增上故二識正邪定
夢識白眠壞未來果不同由他識變異
死事於此成如他失心等因鬼等心力
云何檀陀林空寂由仙瞋心重罰大罪
若余云何成他心通人智不如境云何
如知自心故不知如佛境成就唯識理
我造隨自能如理及如量難思佛等增
大乘唯識論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顯識論一卷

從無相論出 力

真諦三藏譯

一切三界但唯有識何者是耶三界有二種識一者顯識二者分別識顯識者即是本識此本識轉作五塵四大等何者分別識即是意識於顯識中分別作人天長短大小男女樹藤諸物等分別一切法此識聚分別法塵名分別識譬如依鏡色影色得起如是緣顯識分別識得起是分別若起安立熏習力於阿梨耶識由此熏力本識未來得生緣此未來顯識未來分別識得起以此因義是故生死無有前後為顯此義佛於解節經中說偈言

顯識起分別 分別起熏習 熏習起顯識 故生死輪轉

所言熏習者一執著分別性二觀習真實性以此二義故名熏習第一熏習者增長阿梨耶識阿梨耶識被增長具足諸能能生六道受生諸識以是義故生死圓滿第二熏習者名觀習真實性此熏習能除執著分別性是第一

熏習被損壞故阿梨耶識亦被損阿梨耶識既被損受生識亦被損以阿梨耶識能生三界由被損故得三界轉依此轉依義具五種如滅差別相中解說顯識者有九種一身識二塵識三用識四世識五器識六數識七四種言說識八自他異識九善惡生死識其次分別識有二種一有身者識二受者識前九識中 第一身識者謂轉作似身是故識名身識所言似者如所執身相貌似身而非真實故名似身此識能作相似身名為身識即是五根餘塵等八種識亦如是即是唯識義也所言身識者有五種即眼根界等是名身識通是五根第二塵識有六種色界等乃至識塵通名應受識 第三用識者六種眼識界等即是六識大論名為正受識第四世識者有三種即三世過去未來現在也又生死相續不斷故名世第五器識者大論名處識也略即器世界謂外四大五塵廣即十方三界等第六數識者筭計量度 第七四種

言說識者謂見聞覺知四種一切言說不出此四若不說見即說聞覺知亦尔 第八自他異識者謂依處各異六趣不同依處者身也六趣身謂自他異識 第九善惡趣生死識者一切生死不離兩道善者人天惡者四趣此善惡道不離生死即生即滅無停住故 又有身者識者我見所覆此識為我見貪愛所覆故受六趣生此識為生死身若有此識即有身識此識若盡則生死身盡我見生一切實感貪愛生一切皮實煩惱若無身若離愛我見即无皮實煩惱若無皮實煩惱即无三界身故身識受生死也二受者識境界名受者識即三種意識一謂阿梨耶識是細品意識恒受果報不遍善惡但是無覆无記二陀那識是中品意識但受凡夫身果報三者謂常所明意識是麤品意識通受善惡无記三性果 五識亦尔此三品意識通能受用果報但今據興廢為言故呼梨耶識為受者識又梨耶識是凡夫所計我處由陀那

執梨耶識作我境能執正是陀那故
七識是我見體故分別識有二種一
有身識二身者識合名意根大本染汙
根即陀那識二次第緣意根體即緣
本識作我境自出彼緣相章顯識有
九種如上顯識唯是梨耶若是分別
識則是陀那及意識陀那分別我意
識分別万法意識有三種分別五識
但有自性分別熏習有四種方便一
忍二名三相四世第一法一忍有二
一廣二略一切衆生皆迷真實性今
修習先作廣觀次作略觀得入真
實所言廣者即觀四諦苦集即是凡
夫俗諦滅道即聖人真諦各有九
種觀苦九分即三界各有三世成
九又欲界一有色界四有无色界四
有故為九種集諦九分即是九結分
者滅此九結為九滅諦道諦九分者
九次第三摩提即九次第定次略觀
先觀苦諦為八種者觀四大四名四
大即色陰四名即四陰以為八種苦
集有八者即八邪乖八聖道滅諦八
種者滅八邪即名八種滅道諦八者

修八聖道以為道諦次復略觀苦為
七六趣及中陰集七者即是七使七
使者貪瞋癡慢疑見欲界欲名欲使色
无色界名為有使合為七種使滅七
使名七種滅道諦七者即七覺分次
略觀苦為六種謂六種內八集六種
謂六種貪愛即六塵生六種貪滅六
貪為六滅道六者六種出離界一出
離煞他瞋修慈界二出離逼惱瞋修
悲界三出離嫉妬瞋修喜界四出離
貪欲修捨界五出離覺觀熏修念出
入息界六出離无明惑修無我界修
此六種名出離界次略觀苦為五即
五陰集為五即五蓋滅此五蓋為五
種滅道五者即五根五即五力等次
略觀苦四種即四念處謂身受心法集
四者即四取亦即四流四取者取只
是貪有四種貪即是取有四種一欲
取二見取三戒取四我語取我語取
者是內取緣內五陰貪色無色八禪
定內法名我語取於中取名我語取
若貪欲界塵名外法名為欲取欲
取者是斷見衆生我語取是常見

衆生此兩法緣事起見取戒取常
見緣理起此四取是受資糧明受愛
有三種一遠離貪愛即一切三塗衆
生二求得貪愛即人天至三空三安
住貪愛即非想非非想謂為涅槃如
四種取名集諦滅四取名四滅諦道
諦四者謂四念處即是四種般若觀
身通達苦諦觀受通達集諦觀心通
達滅諦觀法通達道諦觀身為麤觀
三界身麤為苦觀欲界身寒熱等為
苦觀色界身四威儀為苦觀无色界
心心念念不住苦觀受通達集諦者衆
生一切貪愛緣受故起若无受貪不
生故觀受通達集諦若觀心通達滅
諦者一切衆生安立我見於心中是故
衆生執我見則不信有滅只由陀那
識執梨耶是一是常故我躰非滅觀
心非我故信有滅以捨我見觀人法
二無我故觀心通達滅諦觀法通達
道諦者法有二一淨品二不淨品觀
不淨品為苦集淨法為滅道又不淨
品即一切諸惑淨品者一切治道於
應須通達道諦次略觀苦三種即觀三

界為苦觀欲界為苦苦觀色界為壞苦生住不停樂壞時即苦故壞苦觀無色界為行苦生住壞三時皆苦但衆生有二道惡道為苦善道為樂捨此二邊謂為涅槃此心有行有動是故无常故苦也集有三者即三毒又三種身見戒取疑身見者衆生著身見執有常樂我淨故住生死不修出世道戒取者不肯修正道疑者疑不決了滅諦滅此三種煩惱即為三滅道三者謂戒定慧次略觀苦為二謂身心又名色亦是集二者十二因緣中謂无明貪愛滅此二種為二種滅道諦二者即定慧次略觀苦為一謂无常為苦集者謂不正思惟滅此思惟為滅道謂身念處即惣觀四念處名為身念處又義若自思惟為道諦不正思惟為集諦欲令實慧分明故作廣略二種觀觀苦一切法作九分乃至一分餘三諦亦然 語言及分別熏習有四種方便處語言熏習者從忍名乃至自性法處所言處者即名為所及境界為處分別熏習從相至第一一

切修得法一切修得法處者從下品
至上品相第一一切為處若人依名
為思擇是名語言熏習若人離名句
等直思擇義是名分別熏習是顯識
顯後兩識 兩識者一四種言說識
二自他差別識顯此兩識餘七種識
及分別識此八種識緣語言熏習得
起又兩識一身識二受者識及自他
異識此三識緣身見熏習得生又善
惡生死識緣有分熏習得起如是諸
識是名一切三界唯有識也

義疏九識第三合簡文義有兩一明識體二明識用一識體者出唯識論論曰

一切三界唯有識 問曰一切法只

是三界何用二言 答兩義一者

分段是三界變易是界外四種生

死是一切也二者廣言一切是何謂

十方十方非三界故云一切三界也

今唯有識者上七種死唯識所顯現

離識無別體故言三界唯有識也界

者自性義自性有兩一者不雜義欲

性異色色非無色也二者性是不改

不轉為義欲為欲色為色无色為無

色善惡亦尔三性不改為義唯有識者離識無有別境也由識見有似塵離識塵無體也論曰何者為識所謂三界釋曰前明離識无三界此明離三界無識又前明二識用論曰識有二種一顯識二分別識釋曰初一是本識本識顯六塵也次一是六識六識分別此異彼也又前一明所緣後一明能緣就顯識有二種迴轉一迴轉作六塵二迴轉作五根次分別識迴轉作似我如是意執二識計我也即施那與意識共作我見施那執本識起我體相意識分別計我有種種差別用故一切法不有不無由六塵有六識不可定無也離六識無六塵不可定有又一切法不可定說有亦不可定說无也人法二我不實故不可說有有人法二空真實故不可言無又義一切法決定有決定無人法決定无此人法二空是決定有此三悉共顯俗是有顯真是無二明識用論曰此分別識若起安立熏習力於阿梨耶識中釋曰熏習力

者譬如燒香熏習衣香體滅而香氣猶在衣中名為熏衣此香不可言有香體滅故不可言無香氣在故故名為熏如六識起善惡留在熏力於本識中能得未來報名為種子若小乘義正量部名為無失譬如券約故佛說偈諸業不失無數劫中至聚集時與衆生報摩訶僧祇柯部名為攝識即是不相應行譬如誦經初一遍未得第二遍誦攝前第一如是乃至第十遍誦通利時即通攝前九如是初識能變異在第一如是乃至第九變異在第十中第十能攝前九即此第十變異之用名為攝識有前九用故不朱前九也薩婆多部名同隨得同者與數處時等相應長隨者與三性不相妨而得者不失義同亦不失隨亦不失譬如摩斗樓此言榆花取洛柯汁謂赤色汁點摩斗樓花鬚花鬚與赤色俱後結實成熟則有赤色出是名同時修得赤色至果不失故名同同前有赤色出是名同修得赤色至果不失故名同前來至後不失名隨隨取

後顯故名得也若是他毗梨部名有分識有者三有即三界也亦有七有一中有二生有三業有四死有通前三有為七有也慾色二界具四有若無色界无中有中有者正辯名為向生處處者有因緣名處也如十二因緣有支是事有故是事有是事生故是事生有者是因因有二前因二同時因如橘子生芽是前時因芽生則有並橘同時因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受等是同時所以言是事有故是事有者為破外道生有義外義云一切衆生從自在天我有故生死是有言內義同今破由前因生故得生汝自在天無有非生生死有是生故不得是有故不得是有故是有也故佛立義是事有即有生汝自在天是有非是生生不同內義乃至從世性微塵等生亦尔又外道立無因有果果自然生故破外道此物有是因有故果事是也所以明二義者為明因緣具故得生若此物有故此物有是緣若此物生故此物生是明

因義有分者生處即是生因生緣此有分識體是果報法決是自性无記也四有者從識支至六歲是生有從七歲已上能分別生熟起貪至未捨命是業有死有者唯一念中有即中陰就業有中六識起三種業善不善不動等三業有為有為有分識所攝持六識自謝滅由有分識攝持力用在問曰何故立有分識一期生中常緣一境若生人天此識見樓觀等事報若起六識用麤覆障則不覺此識用若生惡道此識但緣火車等若報起六識用強則不覺此識緣也若欲界六識緣欲境凡夫不能覺乃至無色亦然若無色諸識滅此有分識用則顯如梨耶及意識也言種子者此相續變異能感未來果報是名種子相續無變異亦非種子若但變異无相續亦非種子相續變異不相離故成種子如螺白色非一非異若白色是螺螺則無三塵若白色異螺則見白色不得螺故不可言定異以不異故名白螺也相續變異亦尔故成種子緣此

熏習力本識未來得生者釋曰緣熏
習力種子若成本識得生緣未來顯識
未來分別六識得生也是故生死無
前後者若離煩惱業則不得生若生死
有前分則別有前分衆生處起煩惱業
感前分處既無前分衆生起業則無
有前分生死故知生死無始无初四
義明无初一非本若衆生初無後有者
此無不作有本有二種過失一者若
无不能生後若能生有則非無二者
平等過失若虛空花生有事者可得
從無生有二者不見離欲衆生生故
生死无初也若生死初無貪欲等後
方有貪欲等者離欲阿羅漢等无欲
亦應生欲以是羅漢更不生欲故知
生死無初三者修行梵行無用故故
生死無初一切聖人修八聖行為滅
今不生修梵行離欲人更不生滅故
故知生死無初四者生死有二種一
惡報二善道是善惡由善惡二因不
得無因是生死初為善道為惡道若
善道者未有善因若惡道者未有惡
因離善惡二道更無第三道故知无

初也難曰初者自然不用因緣後者
須因緣若介者是義不然有二過一
即理不平等故二因果不相似若沒
說生死不由因後由因者則不平等
初後皆是生死何故一由因一不由
因二不相似者果亦有因因亦有因
因果皆有因故得相似若相似能生
同類汝若前無因故後亦應无因若
前無因後有因者則不能生若能生
者豈應生麥麥亦應生豆而不然者故
知汝前為後果作因前因不成因也
佛說偈初句顯識即是梨耶梨耶則果
報識分別識即是煩惱識是從果報
識起煩惱識煩惱識即陀那等次句
明從煩惱起識識起熏習熏習即是
業功能能轉變本識成種子識也次句
從業起果報次句總結生死輪轉輪
轉者以不定故或因轉作果或果轉
作因也所言熏習有二種者下為顯
二義一顯生死方便名為邪亦名違
逆二顯涅槃方便名正亦名隨順執著
分別性者一切諸法有三種性一分
別性二依他性三真實性分別性者

名言所顯諸法依他性者一切諸法
因果道理所顯真實性者一切諸法
如如性分別者無相為其性依他者
无生是其性所言性者自有五義一者
自性種類義一切瓶衣等不離四大
種類義同是四大性是自性義二者
因性義一切四念處聖法所緣道理
緣此道理能生聖法亦是因義三者
生義若物无生則性不可見生義可
見故性訓生五分法身是生性義如
來正說衆生信樂生三種信一信有
真實道理二信得五分法身功德三自
利利他德倍修五分身五分身生則
顯至得性故故五分法身生以此為
性義四不壞義此性在凡夫不染在
聖不淨故名不壞五秘密藏義親近則
行淨乖違則遠離此法難得幽隱故
名秘密即名藏義生有四種一觸生
如男女交會有子二嗅生如牛羊等
類雌雄有欲心雄以鼻嗅雌等根則
便有子三沙生如雞雀等雌雀起欲
心以身全塵沙之中而有卵等生子
四聲生如鶴孔雀等類有欲心聞雄

鳴聲亦生卵生子一切出外不可食
皆有子也分別性是无有空分別无
法可得故依他性是不如空如是破
所執真實性是自性空无人法二我
是自性空也復次分別性如空花是
極无依他性異空花似幻化非空有
無觀依他性不有不无故能得道成聖
空無是斷觀空无不能得道成聖一
切煩惱別執著分別性一切諸法欲
樂觀習真實性執著觀習此二屬依
他性此二種法是名熏習一煩惱種
子熏習二道種子熏習也第二熏習
增長本識者以同類故本識緣如如
起四謗是虛妄熏習種子煩惱同是
虛妄是故熏習能增長本識譬如甜
物能增長淡淡亦是甜性同性故能
增長具足諸能者明業有四種一被
作不被長如利智人遇惡知識起不
善業是作復即追悔故不被長二被
長不被作如畜慚人隨人修行此
善被增轉廣不能自起若心故不作
三亦作亦長者如人作善業復恒數
習此善業轉廣大也四不作不長者

即無漏善業者轉增長生死報名為作者無漏能除生死作者故不長前
三是業後一分非就前三中取第三
句亦作亦長故云具足諸法能生六
趣者即能得六趣生死果報生阿梨
耶識因此生死圓滿身因熏習方便
故生死得成故云此因義生死圓滿
第二觀習真實性觀三種无性是名
觀習真實性觀有四用一者除觀二
滅觀三證觀四修觀觀如如是苦諦
性性三諦亦然觀四諦如如具四用
觀如如滅苦滅集觀如如即證滅會
如如即修道也能除執著分別性者
分別於無中作有真實觀者顯有无
與自性相違故云除分別性是第一
熏習被損壞者現在被損未來被壞
若損集諦苦亦被損阿梨耶識被損
者本有七重苦諦三界即為三重三
重被損竟阿梨耶識是受果報本雖
无感業所引不復入三界生而在無
流界中四種生死內受生如是乃至
無有生死位也梨耶被損故受生亦
被損何以故顯識是分別識因顯識

被損故知分別識亦被損此分別人
我及六塵等識又已滅盡何止被損耶
今言被損者據淨品為語此與本識
俱盡也是阿梨耶能下者可滅除也

顯識論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顯識論

第六卷

力

轉識論

從無相論出

力

陳代真諦譯

識轉有二種一轉為衆生二轉為法
一切所緣不出此二此二實無但是
識轉作二相貌也次明能緣有三種
一果報識即是阿梨耶識二執識即
阿陀那識三塵識即是六識果報識者
為煩惱業所引故名果報亦名本識
一切有為法種子所依止亦名宅識
一切種子之所栖處亦名藏識一切
種子隱伏之處問此識何相何境答
相及境不可分別一躰無異問若尔
云何知有答由事故知有此識此識
能生一切煩惱業果報事譬如无明
當起此無明相境可分別不若可分
別非謂无明若不可分別則應非有
而是有非無亦由有欲瞋等事知有
無明本識亦尔相境无差別但由事
故知其有也就此識中具有八種異謂
依止處等具如九識義品說又與五種
心法相應一觸二作意三受四思惟五
想以根塵識三事和合生觸心恒動

行名為作意受但是捨受思惟等量
可行不可行令心成邪成正名為思
惟作意如馬行思惟如騎者馬但直
行不能避就是非由騎者故令其離
非就是思惟亦不能令作意離湯行
也此識及心法但是自性無記念念
恒流如水流浪本識如流五法如浪
乃至得羅漢果此流浪法亦猶未滅
是名第一識依緣此識有第二執識
此識以執著為躰與四惑相應一無
明二我見三我慢四我愛此識名有
覆无記亦有五種心法相應名字同
前而前細此麤此識及相應法至羅
漢位究竟滅盡及入無心定亦皆滅
盡若見諦害煩惱識及心法得出世道
十六行究竟滅盡餘殘未盡但屬思
惟是名第二識第三塵識者識轉似
塵更成六種識轉似塵已如前說躰
通三性與十種心法相應及十善惡
并大小惑具三種受十種心法者觸
等五種如前但此為取麤也後五者
一欲二了三念四定五慧此中言了
者即舊所明解脫數也十善者一信

二羞三慚四無貪五无瞋六精進七
猗八無放逸九无逼惱十捨此十遍
一切三界心及無流心數名大地此
是自性善翻此十為自性惡大惑有
十種者一欲二瞋三癡四慢五五見
十疑小惑者有二十四種一念恨二
結怨三覆藏四不捨惡五嫉妬六恡
惜七欺誑八諂曲九極醉十逼惱十
一無著十二無慚十三不猗十四掉
戲十五不信十六懈怠十七放逸十
八忘念十九散乱二十不了二十一
憂悔二十二睡眠二十三覺二十四
觀此小惑中有二種一作意遍行二
不遍行五識於第六意識及本識執
識於此三根中隨因緣或時俱起或
次第起以作意為因外塵為緣故識
得起若先作意欲取色聲二塵後則
眼耳二識一時俱起而得二塵若作
意欲至某處看色聽聲取香後亦一
時三識俱起得三塵乃至一時具五
識俱起亦尔或前後次第而起唯起
一識但得一塵皆隨因緣是故不同
也如是七識於阿梨耶識中盡相應

起如衆像影俱現鏡中亦如衆浪同集
一水問此意識於何處不起答離無
想定及無想天熟眠不夢醉悶絕
心斃死離此六處餘處恒有如此識
轉不離兩義一能分別二所分別所
分別既无能分別亦无無境可取識
不得生以是義故唯識義得成何者
立唯識義意本為遣境遣心今境
界既無唯識又泯即是說唯識義成
也此即淨品煩惱及境界並皆無故
又說唯識義得成者謂是一切法種
子識如此如此造作迴轉或於自於
他手相隨逐起種種分別及所分別
由此義故離識之外諸事不成此即
不淨品但遣前境未無識故
釋曰謂是一切種子識者是阿梨耶
識為諸法種子及所餘七識種子及
所餘七識種子並能生自類無量諸
法故通名一切法種子識也如此如
此者由此等識能迴轉造作無量識
法或轉作根或轉作塵或轉作我或
轉作識如此種種不同唯識所作云
如此造作迴轉也或於自於他手相

隨逐者於自則轉為五陰或為色陰
乃至識陰於他則轉為怨親中人種
種不同望自五陰故稱為他如是自
他互相轉作前後不同故云互相隨
逐也種種所作並皆是識無別境界
起種種分別等者一一識中皆具能
所能分別即是識所分別即是境能
即依他性所即分別性故云起種種
分別及所分別也由如此義離識之
外無別境但唯有識義成既未明遣
識惑亂未除故名不淨品也問遣境在
識乃可稱唯識義既境識俱遣何識
可成答立唯識乃一往遣境留心卒
終為論遣境為欲空心是其正意是
故境識俱泯是其義成此境識俱泯
即是實性實性即是阿摩羅識亦可
卒終為論是摩羅識也記曰由二種
宿業熏習及二種習氣能為集諦成
立生死二種宿業熏習者即是諸業
種子一宿業熏習二宿業熏習執宿
業熏習即是所分別為分別性宿業
熏習執即是能分別為依他性所即
為境能即為識此二種業名相似集

諦能得五陰生二種習氣者即諸煩惱一相習氣二麤重習氣相即煩惱體是依他性能攝前相貌麤重即煩惱境是分別性境界麤顯故也此二煩惱名真諦能集今未來五陰由此報能安立生死釋曰二種宿業熏習者一一種子備有兩義所分別即是宿業熏習能分別即是宿業熏習執所即分別性能作生起種子法門故說此法門名為宿業熏習有名而無體也能即依他性正是起業種子名宿業熏習執有體而不真實也二種習氣亦爾一一煩惱皆有兩義所分別即麤重習氣作起煩惱法門有名而無體能分別正是煩惱體亦有而不真實是依他性然此中所明分別依他與三無性中名字不同三無性中說分別名相類依他性名麤重以分別性當體有其相類能作煩惱法門說名煩惱也依他性正是煩惱體能得生死報故名麤重今此中為明分別性相類麤顯故名麤重依他

性能執前相類故名為相各自有意
若欲轉此中自三無性中名亦好也
記曰如是如是分別若分別如是如
是類此類類名分別性此但唯有名
名所顯體實無此所顯體實無此分
別者因他故起立名依他性此前後
兩性未曾相離即是實實性若相離
者唯識義不成有境識異故由不相
離故唯識無境界無境界故識亦成
無由境無識無故立唯識義是乃成
立是故前性於後性不一不異若定
一異則有過失何耶分別與依他定
一者分別性決定永無不為五法藏
所攝依他性亦應永無若尔便無生
死解脫善惡律戒法此為不可既不
如此故分別性與依他性不得定一
若定異者則分別性便不能遣依他
性既由觀分別性是無所有方見依
他性亦無所有故不得定異又若分
別性定異依他性者分別性體應定
是有非謂永無有可異無何所論異
是故但說不一不異不可定說一異
也如無常與有為法亦不得定說一

異前無後無是無常義五陰是有為法若無常與有為法定一者無常是無一切諸法並皆是無既不並無故不得定一若定異者觀無常時不應通有為法以其通故不得定異此亦是不一不異也如是一切諸法皆爾如色等與瓶亦不一不異若色與瓶定一香等不成瓶瓶則真實若色定異瓶見色不應通瓶是故不定一異也兩說亦爾若不見分別性則不見依他性是故不一不異然一切諸法但有三性攝法皆盡如來為衆生說諸法無性亦有三種三性如前說前二是俗諦後一是真諦真俗二諦攝一切法皆盡三無性者即不離前三性分別性名無相性無體相故依他性名無生性體及因果無所有體似塵相塵即分別性分別既無體亦是無也因亦無者本由分別性為境能發生識果境界既無云何生果如種子能生芽種子既無芽從何出是故無生也真實性名無性性無有性無無性約人法故無有性約二空故無

無性即是非有性非無性故重稱無性性也此三無性是一切法真實以其離有故名常欲顯此三無性故明唯識義也若人修道智慧未住此唯識義者二執隨眠所生衆惑不得滅離根本不滅故由此義故立一乘皆今學菩薩道若謂但唯有識現前起此執者若未離此執不得入唯識中若智者不更緣此境二不顯現是時行者名入唯識何以故由修觀熟執盡是名無所得非心非境是智名出世無分別智即是境智無差別名如如智亦名轉依捨生死依但依如理故麁重及執二俱盡故麁重即分別性執即依他性二種俱盡也是名無流界是名不可思惟是名真實善是名常住果是名出世樂是名解脫身於三身中即法身釋曰二執隨眠所生果或不得滅離者即是見思二執隨眠煩惱能作種子生無量上心或皆以本識為其根本根本未滅支未盡如勝鬘經說無明住地不斷不究竟無邊四住地不斷不究竟也若智

者不更緣此境二不顯現故者此境
即此唯識境唯識散亂由無境故識
無此識既無能緣唯識之心亦無故
云二不顯現此二但談二識所現前
境前境先已無故是名識轉品究竟
也

轉識論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唯識論一卷

一名破色心論

力

天親菩薩造

後魏瞿曇般若流支譯

唯識无境界以無塵妄見如人目有翳
見毛月等事若但心無塵離外境妄見
處時定不定人及所作事處時等諸事
无色等外法人夢及餓鬼依業虛妄見
如夢中無動身失不淨獄中種種主
為彼所逼惱畜生生天中地獄不如是
以在於天上不受畜生苦若依衆生業
四大如是變何故不依業心如是轉變
業熏於異法果去何異處善惡熏於心
何故離心說說色等諸入為可化衆生
依前人受法說言有化生依彼本心智
識妄取外境是故如來說有內外諸入
觀虛妄无實如是入我空觀於諸異法
入諸法無我彼一非可見多亦不可見
和合不可見是故无塵法六塵同時合
塵則有六廂若六唯一處諸大是一塵
若微塵不合彼合何所成言微塵無廂
能成則有廂有法方所別彼不得言一
影障若非大則彼二非彼若一行不次

取捨亦不同差別無量處微細亦應見
現見如夢中見所見不俱見時不分別
云何言現見先說虛妄見則依彼虛境
見虛妄夢者未寤則不知迭共增上因
彼此心緣合無明覆於心故夢寤果別
死依於他心亦有依自心及種種因緣
破失自心識經說檀拏迦迦陵摩燈國
仙人瞋故空是故心業重諸法心為本
諸法心為勝離心无諸法唯心身口名
他心知於境不如實覺知以非離識境
唯佛如實知作此唯識論非我思量義
諸佛妙境界福德施群生

問曰此初偈者明何等義答曰凡作
論者皆有三義何等為三一者立義
二者引證三者譬喻立義者如偈言
唯識无境界故引證者如偈言以無
塵妄見故譬喻者如偈言如人目有
翳見毛月等事故又復有義如大乘
經中說三界唯心唯是心者但有內
心无色香等外諸境界此云何知如
十地經說三界虛妄但是一心作故
心意與識及了別等如是四法義一
名異此依相應心說非依不相應心

說心有二種何等為二一者相應心
二者不相應心相應心者所謂一切
煩惱結使受想行等諸心相應以是
故言心意與識及了別等義一名異
故不相應心者所謂第一義諦常住
不變自性清淨心故言三界虛妄但是
一心作是故偈言唯識无境界故已明
立義次辯引證 問曰以何事驗得知
色等外境界无但有內心能虛妄見
前境界也答曰偈言以無塵妄見故
无塵妄見者明畢竟无色等境界但
有內心妄生分別能見色等外諸境界
已明引證次顯譬喻 問曰若無色
等外境界者為但有言說為亦有譬
况答曰偈言如人目有翳見毛月等事
故此明何義譬如人目或有翳翳熱
氣病等是故妄見種種諸事於虛空
中覩見毛炎等見第二月及以夢幻
乾闥婆城如是等法實无前事但虛
妄見而有受用色香味等外諸境界
皆亦如是无始以來內心倒惑妄見有
用實無色等外諸境界 問曰偈言
若但心无塵 離外境妄見 處時定不定

人及所作事

此偈明何義若離色等外諸境界虛妄見者以何義故於有色處眼則見色餘無色處則不見色又復有難若无色等外諸境界虛妄見者以何義故即彼見處於有色時眼則見色於無色時則不見色又復有難若无色等外諸境界虛妄見者如是則應一切時見若不如是應一切時悉皆不見是故偈言若但心無塵離外境妄見處時定不定故又復有難若無色等外諸境界虛妄見者以何義故多人共集同處同時於有色處則同見色於無色處則同不見又復有難若無色等外諸境界虛妄見者以何義故眼瞽之人妄見日月毛輪蠅等淨眼之人則不妄見又復有難若等無有色香味等外諸境界虛妄見者以何義故眼瞽之人所見日月毛輪蠅等皆悉无用淨眼之人有所見者皆悉有用又復有難若等无有色香味等外諸境界虛妄見者以何義故夢中所見飲食飢飽刀杖毒藥如是等

事皆悉無用寤時所見飲食飢飽刀
杖毒藥如是等事皆悉有用又復有
難若等无有色香味等外諸境界
妄見者以何義故乳闍婆城實无有
城而无城用自餘城者皆實有城而
有城用以是義故色香味等外諸境
界皆悉實有不同譬夢乳闍婆城等
是故處時人所作業皆是實有不同夢
等是故偈言處時定不定人及所作
事故答曰偈言

處時等諸事无色等外法人夢及餓鬼
依業虛妄見

此偈明何義汝言以何義故於有色
處眼則見色餘无色處不見色者此
義不然何以故以彼夢中於無色處
則見有色於有色處不見色故又汝
言以何義故即彼見處於有色時眼
則見色若無色時不見色者汝以何義
故於彼夢中一處見有聚落城邑及
男女等或即彼處聚落城邑及男女
等皆悉不見或時有見或時不見非
是常見又汝言若无色等外諸境界
虛妄見者如是則應一切時見若不
如是應一切時不見者此義不然何

以故有於處時无色香等外諸境界
亦有同處同時同見亦有同處同時
不見是故偈言人夢及餓鬼依業虛
妄見故此明何義以汝向言若無色
等外諸境界云何有時處等見不見
者此義不成是虛妄說何以故以
應離色等外諸境界時處等事皆
悉成故又汝言以何義故多人共集
同處同時於有色處則同見色於無
色處則同不見又汝言眼瞽之人妄
見日月毛輪繩等淨眼之人不妄見者
此義不然何以故如餓鬼等離色香
等外諸境界處時人等一切皆成此
義去何如餓鬼等或百同業或千同
業同見河中皆悉是膿或皆見血或
見小便或見大便或見流鐵或見流
水而兩岸邊多有衆人執持刀杖守
掌防護不令得飲此則遠離色聲香
等外諸境界而虛妄見是故偈言人
夢及餓鬼依業虛妄見故又汝言
以何義故眼瞽之人所見日月毛
輪繩等皆悉無用淨眼之人皆悉
有用夢中所見飲食飢飽刀杖毒
藥如是等事皆悉元用一語時所見飲

食飢飽刀杖毒藥如是等皆悉有用
又汝言以何義故輒闢婆城實无有
城而無城用自餘城者皆實有城而
有城用者此義不然何以故又偈言
如夢中无女動身失不淨獄中種種主
為彼所逼惱

此偈明何義如人夢中實無女人而
見女人與身交會屈失不淨衆生如
是无始世來虛妄受用色香味等外
諸境界皆亦如是實無而成以如是
等種種譬喻離色香等外諸境界
有處時人所作業等四種事成又復
更有一種譬喻離色香等外諸境界
四種事成皆虛妄不實是故偈言獄
中種種主為彼所逼惱故此明何義彼
四種事離色香等外諸境界一切皆
成云何皆成如地獄中無地獄主而
地獄衆生依自罪業見地獄主彼地
獄主與種種苦而起心見此是地獄
此是地獄處此是地獄時此是夜時
此是晝時此中前時此中後時彼是
地獄主我是作罪人以惡業故見狗
見鳥或見鐵鈎或見兩羊或見兩山
從兩邊來逼罪人身或見劍樹罪人

上時劒刃向下罪人下時劒刃向上
周匝而有何以故以業同故同共聚
集皆悉同見同受果報若業不同則
不同集亦不同見不同受苦以是義
故汝言處時定不定人及所作事應
有色等外諸境界處時及人所作業等
皆是實者彼亦虛妄以是義故處時及
身所作業等此四種事唯以一種地
獄譬喻皆成虛妄應如是知 問曰
地獄中主鳥狗羊等為是衆生為非
衆生 答曰非是衆生

問曰以何義故非是衆生 答曰以不
相應故此以何義有五種義彼地獄
主及鳥狗等非是衆生何等為五一
者如地獄中罪衆生等受種種苦地
獄主等若是衆生亦應如是受種種
苦而被一向不受如是種種苦惱以
是義故彼非衆生二者地獄主等若
是衆生應迭相煞害不可分別此是
罪人此是主等而實不共通相煞害
可得分別此是罪人此是獄主以是
義故彼非衆生三者地獄主等若是
衆生形體力等應迭相煞害不應偏

為受罪人畏而實偏為罪人所畏以是義故彼非衆生四者彼地獄地常是熱鐵地獄主等是衆生者不能忍苦云何能害彼受罪人而實能害彼受罪人以是義故彼非衆生五者地獄主等若是衆生非受罪人不應於彼地獄中生而實生於彼地獄中以是義故彼非衆生此以何義彼地獄中受苦衆生造五逆等諸惡罪業於彼中生地獄主等不造惡業云何生彼以如是等五種義故名不相應

問曰若彼主等非是衆生不作罪業不生彼者云何天中得有畜生此以何義如彼天中有種種鳥諸畜生等生在彼處於地獄中何故不令畜生餓鬼種種雜生令彼為主答曰偈言畜生生天中地獄不如是以在於天上不受畜生苦

此偈明何義彼畜生等生天上者彼於天上器世間中有少分業是故於彼器世間中受樂果報彼地獄主及鳥狗等不受諸苦以是義故彼地獄中無有實主及鳥狗等除罪衆生

問曰若如是者地獄衆生依罪業故外
四大等種種轉變形色力等勝者名
主及烏狗等云何名為四大轉變彼
處四大種種轉變動手脚等及口言
說今受罪人生於驚怖如有兩羊從
兩邊來共煞害彼地獄衆生見有諸
山或來或去煞害衆生見鐵樹林見
棘林等罪人上時樹刺向下罪人下
時樹刺向上以是義故不得說言唯
有內心無外境界答曰偈言
若依衆生業 四大如是變何故不依業
心如是轉變

此偈明何義汝向言依罪人業外四
大等如是轉變何故不言依彼衆生
罪業力故內自心識如是轉變而心
虛妄分別說言外四大等如是轉變
又偈言

業熏於異法果云何異處善惡熏於心
何故離心說

此偈明何義以汝虛妄分別說言依彼
衆生罪業力故外四大等如是轉變
生彼罪人種種怖等以何義故不如
是說依彼衆生罪業力故內自心識

如是轉變是故偈言業熏於異法果
云何異處故此以何義彼地獄中受
苦衆生所有罪業依本心作還在心
中不離於心以是義故惡業熏心還
應心中受苦果報何以故以善惡業
熏於心識而不熏彼外四大等以四
大中无所熏事云何虛妄分別說言
四大轉變於四大中受苦果報是故
偈言 善惡熏於心何故離心說

問曰如汝向說何故不言依彼衆生罪
業力故內自心識如是轉變而心
虛妄分別說言外四大等如是轉變者
此以何義以有阿含證驗知故言阿
含者謂佛如來所說言教此以何義若
但心識虛妄分別見外境界不從色等
外境界生眼識等者以何義故如來
經中說眼色等十二種入以如來說
十二入故明知應有色香味等外境
界也答曰偈言

說色等諸入為可化衆生 依前人受法
說言有化生

此偈有何義以汝向言以有阿含證

驗知故色香味等十二入外諸境界皆悉是有若如是者彼所引經義則不然何以故以復有餘修多羅中如來依彼心業相續不斷不絕是故說有化生衆生又復有餘修多羅中說言无我無衆生无壽者唯因緣和合有諸法生是故偈言依前人受法說言有化生故如來如是說色等入為令前人得受法故以彼前人未解因緣諸法體空非謂實有色香味等外諸境界是故偈言說色等諸入為可化衆生故 問曰若實無有色等入者以何義故如來經中作如是說答曰偈言

依彼本心智識妄取外境是故如來說有内外諸入

此偈明何義唯是內心虛妄分別見有色等外諸境界此依无始心意識等種子轉變虛妄見彼色香味等外諸境界是故如來依此虛妄二種法故作如是說何者為二一者本識種子二者虛妄外境界等依此二法如來說有眼色等入如是次第乃至身

觸以虛妄心依無始來心意識等種子轉變虛妄見彼色香味等外諸境界是故如來依此虛妄二種法故作如是說何者為二一者本識種子二者虛妄外境界等依此二法如來說有身觸等入如是次第是故偈言依彼本心智識妄取外境是故如來說有內外諸入故

問曰若依如是義說有何功德利益
答曰偈言

觀虛妄无實如是入我空 觀於諸異法入諸法無我

此得明何義為令聲聞解知因彼六根六塵生六種識眼識見色乃至身識覺觸無有一法是實見者乃至無有一法是實覺者為令可化諸衆生等作是觀察入人無我空是故偈言觀虛妄无實如是入我空故觀於諸異法入諸法无我者此下半偈復明何義觀於諸異法者菩薩觀察唯有內識云何觀察謂菩薩觀无外六塵唯有內識虛妄見有內外根塵而實無有色等外塵一法可見乃至實

無一觸可覺如是觀察得入因緣諸法體空 問曰若一切法畢竟无者何故向言唯有識等若尔彼識等亦應是無何故說言唯有內識答曰我不說言一切諸法皆畢竟無如是則入諸法無我 問曰若尔云何入法无我答曰為遮虛妄法故遮虛妄法者以諸外道一切凡夫虛妄分別實有色等一切法體為欲遮彼虛妄分別故說色等一切諸法畢竟空無非无言處皆悉空無無言處者所謂諸佛如來行處如是唯有真識更无餘識不能如是分別觀察入於識空如是依識說入一切諸法無我非謂一向謗真識我說言无有佛性實識 問曰如汝向言唯有內識無外境界若尔內識為可取為不可取若可取者同色香等外諸境界若不可取者則是无法云何說言唯有內識無外境界答曰如來方便漸令衆生得入我空及法空故說有內識而實無有內識可取若不如是則不得說我空法空以是義故虛妄分別此心知彼心彼心知

此心 問曰又復有難云何得知諸
佛如來依此義故說有色等一切諸
入而非實有色等諸入又以識等能
取境界以是義故不得說言无色等
入答曰偈言

彼一非可見 多亦不可見 和合不可見
是故无塵法

此偈明何義汝向說言色等諸入皆
是實有何以故以識能取外境界者
此義不然何以故有三義故無色等
入何等為三一者為實有一微塵如
彼外道衛世師等虛妄分別離於頭
目身分等外實有神我微塵亦亦離
色香等實有不耶二者為實有多微
塵差別可見不耶三者為多微塵和
合可見不耶此明何義若實有彼一
微塵者則不可見如彼外道衛世師
等虛妄分別離於頭目身分等外有
一神我不可得見微塵亦亦離色香
等不可得見是故無一實塵可見是
故偈言彼一非可見故若實有多微
塵差別者應一二微塵歷然可見而不
可見以是義故多塵差別亦不可見

是故偈言多亦不可見故若多微塵和合可見者此亦不然何以故以一微塵實無有物故云何和合是故不成是故偈言和合不可見是故無塵法故問曰云何不成答曰偈言

六塵同時合塵則有六廂若六唯一處諸大是一塵

此偈明何義若諸微塵從六方來六塵和合若如是者塵有六方若有六方則有六廂又若微塵有六處所者不容餘塵是故偈言六塵同時合塵則有六廂故若六微塵唯一處者一微塵處有六微塵若如是者六塵一處若一處者則六微塵不可得見何以故彼此微塵无差別故若如是者一切塵物山河等事亦不可見是故偈言若六唯一處諸大是一塵故一塵者無物如向前答一多和合不可得見故須賓國毗婆沙問曰我無如是過失何以故以我微塵無六方廂以離色香味觸而與塵物和合成四大等一切塵物答曰偈言

若微塵不合彼合何所成言微塵無廂

能成則有廂

此偈明何義為微塵和合成四大等
為離微塵別成四大此明何義若以
微塵成四大者不得說言微塵無廂
不相和合若離微塵成四大者彼四
大是誰家四大若如是者不得說言微
塵無六廂是故偈言若微塵不合彼
合何所成故此明何義若彼微塵不
相和合成四大者不得說言塵無六
廂與麤物合成四大等汝言與麤物
合成四大者但有言說都无實事是
故微塵不成一物若彼微塵不成一
物說言成彼四大等物悉皆虛妄是
故偈言微塵无六廂能成則有廂故
又偈言

有法方所別彼不得言一影障若非大
則彼二非彼

此偈明何義汝向說言微塵和合此
義不然何以故偈言有法方所別彼
不得言一故有法方所別者東方所
有微塵方處異於西方微塵方處西
方所有微塵方處異於東方微塵方
處如是乃至上方下方微塵方處皆

亦如是若微塵體如是差別云何言
一是故偈言有法方所別彼不得言
一故影障若非大者此明何義若一一
微塵無方處者以何義故東方日出
西方有影日在西方東方有影若微
塵無東西方相以何義故日照一廂
不照餘廂是故微塵不成諸大是故
偈言影障若非大故則彼二非彼者
何者為二一光照處二影障處此明
何義若彼微塵不障此塵則不得言
塵有方所何以故以微塵無方所分
處十方差別以彼東方微塵來者不
能障於西方微塵西方微塵亦不能
障於東方微塵若彼此塵不相障者
則一切塵聚在一處若一切塵聚在一
處者是則無處以是義故一切四大
皆是微塵皆微塵者則不可見如向
所說 問曰何故不說四大影障乃
言微塵有影障耶答曰我還問汝為
離微塵別有四大但說四大有影障耶
問曰難者釋云不離微塵而有影
障答曰不離微塵有四大者則非四
大有影障也以何義故不言微塵

自有影障非四大等有影障耶

問曰為是微塵有影障為是四大有影障耶且置是事不須分別而色等八相不全令無答曰我還問汝以何等法是諸入相 問曰難者釋言眼等境界青黃赤白如是等法此是諸入相答曰我意正為思惟此事欲益衆生何故眼等內入取青黃等外諸境界為是一物為是多物若是多物向已說多不可得見若是一物亦不可取偈言若一行不次取捨亦不同差別无量處微細亦應見

此偈明何義若純一青物不雜黃等若人分別眼境界者行於地中不得說言有次第行是故偈言若一行不次故此句明何義若純一青是一物者舉一足時即應遍躡一切青處以不遍躡是故非一取捨亦不同者此句明何義若純一青物者舉足步時何故唯當足所躡處足未躡處及步中間所有空處以何義故不一時躡而有到處有不到處又若一物則不得言足躡此處不躡彼處是故偈言

取捨亦不同故差別無量處者此句明何義若純青一段是一物者以何義故有多差別爲馬車等不共一處若是一者白爲住處亦應有馬住者亦不應有爲馬等住處差別又若一者以何義故爲所到處馬等不到又若一者爲馬中間何故有空是故偈言差別无量處故微細亦應見者此句明何義若彼青等是一物者於彼水等諸青物中有青色等麤細諸虫以何義故但見麤虫不見細虫是故偈言微細亦應見故 問曰以何義故意識思惟彼青黃等答曰以汝向言虛妄分別諸入等相青等境界以爲實有是故我觀微塵差別而彼微塵不成一物不成一故色等境界眼等不取是故成我唯有內識无外境界問曰依信說有信者有四種一者現見二者比知三者譬喻四者阿舍此諸信中現信最勝若無色等外境界者云何世人言我現見此青等物答曰偈言

現見如夢中見所見不俱見時不分別

去何言現見

此偈明何義我已先說夢見虛妄諸
凡夫人煩惱夢中有所見事皆亦如
是是故偈言現見如夢中故見所見
不俱者此句明何義如現見色不知
色義此明何義如彼現見青色等時
作如是念我雖現見青黃色等彼時
不見青色等義何以故以於後時意
識分別然後了知意識分別時無眼
等識以眼等識於先滅故去何說言
我現見彼青黃色等於佛法中無如
是義何以故以一切法念念不住故以
見色時无彼意識及以境界意識起
時無彼眼識及以境界以是義故不
得說言於四信中現信寂勝是故偈
言見所見不俱見時不分別去何言
現見故 問曰此義不然何以故以凡
所見外境界者先眼識見後時意識
憶念了知是故必有色香味等外諸
境界以是義故不得言無彼外境界
何以故以見青等外諸境界名為現
見青等境界答曰此義不然何以故汝
向說言先眼識見後時意識憶念了

知此義不成何以故我已先說內自
心識虛妄分別有外境界而無色等
外諸境界向說眼識虛妄分別如談
夢中一切所見依彼前時虛妄分別
後時意識思惟憶念此以何義依彼
前時虛妄分別色等境界虛妄眼識
起心相應虛妄意識虛妄分別作是
思惟我分別知青等境界故不得言
眼見境界意識分別以是義故眼識
見色後時憶念此義不成 問曰如
夢見色虛妄憶念寤時亦尔虛妄分
別若如是者以何義故世人見夢皆
知虛妄寤時所見皆不虛妄是故寤
時所見色等不同夢時虛妄所見答
曰偈言

先說虛妄見則依彼虛憶見虛妄夢者
未寤則不知

此偈明何義汝向說言如夢見色皆
是虛妄寤時所見皆不如是此比次
者義不相應何以故以夢見者當未
寤時皆謂為實及至寤時方知虛妄
是故偈言見虛妄夢者未寤則不知故
如是世間諸凡夫人為無始來虛妄

顛倒分別集熏元明睡夢夢中不實
虛妄分別見外境界謂以為實以夢
寤者見彼境界皆是虛妄此以何義
以得出世對治實智無有分別如實
覺知一切世間色等外法皆是虛妄
依彼出世清淨實智便得世間及出
世間勝智現前如實知見一切境界
皆悉虛妄如是義者與夢不異問曰
若但自心如是轉變虛妄分別見外
境界彼无實者以何義故遇善知識
聞說善法值惡知識聞說惡法若無
一切外境界者彼云何說若不說者
云何得聞若不聞者此云何成答曰
偈言
迭共增上因彼此心緣合無明覆於心
故夢寤果別

此偈明何義一切衆生虛妄分別思
惟憶念彼說我聞依彼前人說者意識
於此聽人間者意識起如是心彼說
我聞而實無有彼前境界是故偈言
迭共增上因彼此心緣合故問曰若
如夢中虛妄心識无實境界寤亦亦
者以何義故夢中寤中行善惡法愛

與不愛果報不等 答曰偈言無明
覆於心故夢寤果別故此明何義
我已先說唯有內心無外境界以夢
寤心差別不同是故不依外境界等
成就善業不善業故問曰若彼三界
唯是內心无有身口外境界者以何
義故屠獍師等煞害猪羊及牛馬等
若彼非是屠獍師等煞害猪羊牛馬
等者以何義故屠獍師等得煞生罪
是故應有外色香等身口境界答曰
偈言

死依於他心亦有依自心依種種因緣
破失自心識

此偈明何義如人依鬼毗舍闍等是
故失心或依自心是故失心或有憶
念愛不愛事是故失心或有夢見鬼
著失心或有聖人神通轉變前人失
心如經中說大迦梅延比丘令娑羅
鄰王見惡夢等又毗尼中有一比
丘夜蹈瓜皮謂煞蝦蟇死入惡道是
故偈言依種種因緣破失自心識故
死依於他心亦有依自心者此云何知
以依仙人瞋心瞋毗摩質多羅阿修羅

王故煞餘衆生此依他心他衆生心
虛妄分別命根謝滅以彼身命相續
斷絕應如是知又偈言

經說檀拏迦迦陵摩燈國仙人瞋故空
是故心業重

此偈明何義若有死者不依他心不
依自心若如是者以何義故如來欲
成心業為重是故經中間優波離長
者言長者汝頗曾聞以何因緣檀拏
迦國迦陵伽國摩燈伽國曠野空寂无
有衆生及草木等優波離長者白佛言
瞿曇我昔曾聞依仙人瞋心煞害如
是無量衆生是故得知唯有意業若
不介者如來何故於諸經中作如是
說是故偈言經說檀拏迦迦陵摩燈
國仙人瞋故空故 問曰依仙人瞋
心信仙人鬼煞害如是三國衆生非
依仙人瞋心而死 答曰如來於汝
外道經中間久學足軋子言於三業
中何業為重久學足軋子答如來言
身業為重佛言足軋子此彼城中所
有衆生為多為少久學外道言无量
無邊不可數知佛言足軋子若有惡

人欲煞害此諸衆生者幾日可煞
軋子言非是一年二年可煞佛告久
學是軋子言摩燈伽等三國衆生汝
頗曾聞云何而死為身業煞為意業
煞是軋子言瞿曇我昔曾聞仙人瞋
心以意業煞今數衆生佛言是軋子
若如是者云何而言身業為重是軋
子言如是如是我不審諦認聞而說
以是義故證成我義三界唯心無身
口業此以何義如世人言賊燒山林
聚落城邑不言火燒此義亦今唯依
心故善惡業成以是義故經中偈言
諸法心為本 諸法心為勝離心无諸法
唯心身口名

唯心身口名者但有心識無身口業
身口業者但有名字實是意業身口
名說問曰若但有心無外境界此義
不然何以故他心智者觀察他心他
衆生心是外境界云何說言無外境
界又復有難他心智者為實知心為
不實知若不知者云何說言知於他
心若實知者云何說言無外境界答
曰偈言

他心知於境不如實覺知以非離識境
唯佛如實知

此偈明何義他心智者不如實知何以
故以自內心虛妄分別以為他心不能
了知何以故以自心意意識雜故是故
偈言他心知於境不如實覺知以非離
識境故 問曰為一切聖人皆不能
知他衆生心為有知者 答曰偈言
唯佛如實知故此明何義如彼佛
地如實果體無言語處勝妙境界唯
佛能知餘人不知以彼世間他心智
者於彼二法不如實知以彼能取可
取境界虛妄分別故彼世間人虛妄
分別此唯是識无量無邊甚深境界
非是心識可測量故偈言

作此唯識論非我思量義諸佛妙境界
福德施群生

此偈明何義此是諸佛甚深境界非是
我等思量所知何以故以彼非是心
意意識思量境界故若如是者是誰
境界偈言諸佛妙境界故此明何義
唯諸佛如來以一切種智於一切所
知境界皆如實而知故

唯識論一卷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唯識破色心論 第三八卷 力

成唯識論卷第一

忠

護法等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稽首唯識性 滿分清淨者 我今釋彼說
利樂諸有情

今造此論為於二空有迷謬者生正
解故生解為斷二重障故由我法執
二障具生若證二空彼障隨斷斷障
為得二勝果故由斷續生煩惱障故
證真解脫由斷尋解所知障故得大
菩提又為開示謬執我法迷唯識者
令達二空於唯識理如實知故復有
迷謬唯識理者或執外境如識非無
或執內識如境非有或執諸識用別
體同或執離心無別心所為遮此等
種種異執今於唯識深妙理中得如
實解故作斯論若唯有識云何世間
及諸聖教說有我法頌曰
由假說我法 有種種相轉 彼依識所變
此能變唯三 謂異熟思量 及了別境識
論曰世間聖教說有我法但由假立非
實有性我謂主宰法謂軌持彼二俱

有種種相轉我種種相謂有情命者
等預流一來等法種種相謂實德業
等蘊處界等轉謂隨緣施設有異如
是諸相若由假說依何得成彼相皆
依識所轉變而假施設識謂了別此
中識言亦攝心所定相應故變謂識
體轉似二分相見俱依自證起故依
斯二分施設我法彼二離此無所依
故或復內識轉似外境我法分別熏
習力故諸識生時變似我法此我法
相雖在內識而由分別似外境現諸
有情類無始時來緣此執為實我實
法如患夢者患夢力故心似種種外
境相現緣此執為實有外境愚夫所
計實我實法都無所有但隨妄情而
施設故說之為假內識所變似我似
法雖有而非實我法性然似彼現故
說為假外境隨情而施設故非有如
識內識必依因緣生故非無如境由
此便遮增減二執境依內識而假立
故唯世俗有識是假境所依事故亦
勝義有

云何應知實無外境唯有內識似外

境生實我實法不可得故如何實我
不可得耶諸所執我略有三種一者
執我體常周遍量同虛空隨處造業
受苦樂故二者執我其體雖常而量
不定隨身大小有卷舒故三者執我
體常至細如一極微潛轉身中作事
業故初且非理所以者何執我常遍
量同虛空應不隨身受苦樂等又常
遍故應無動轉如何隨身能造諸業
又所執我一切有情為同為異若言
同者一作業時一切應作一受果時
一切應受一得解脫時一切應解脫
便成大過若言異者諸有情我更相
遍故體應相雜又一作業一受果時
與一切我處無別故應名一切所作
所受若謂作受各有所屬無斯過者
理亦不然業果及身與諸我合屬此
非彼不應理故一解脫時一切應解
脫所修證法一切我合故中亦非理
所以者何我體常住不應隨身而有
舒卷既有舒卷如橐籥風應非常住
又我隨身應可分拈如何可執我體
一耶故彼所言如童豎戲後亦非理

所以者何我量至小如一極微如何能令大身遍動若謂雖小而速巡身如旋火輪似遍動者則所執我非一非常諸有往來非常一故又所執我復有三種一者即蘊二者離蘊三者與蘊非即非離初即蘊我理且不然我應如蘊非常一故又內諸色定非實我如外諸色有質尋故心心所法亦非實我不恒相續待衆緣故餘行餘色亦非實我如虛空等非覺性故中離蘊我理亦不然應如虛空無作受故後俱非我理亦不然許依蘊立非即離蘊應如瓶等非實我故又既不可說有為無為亦應不可說是我非我故彼所執實我不成又諸所執實有我體為有思慮為無思慮若有思慮應是無常非一切時有思慮故若無思慮應如虛空不能作業亦不受果故所執我理俱不成又諸所執實有我體為有作用為無作用若有作用如手足等應是無常若無作用如兔角等應非實我故所執我二俱不成又諸所執實有我體為是

我見所緣境不若非我見所緣境者汝等云何知實有我若是我見所緣境者應有我見非顛倒攝如實知故若尔如何執有我者所信至教皆毀我見稱讚無我言無我見能證涅槃執著我見沉淪生死豈有邪見能證涅槃正見翻令沉淪生死又諸我見不緣實我有所緣故如緣餘心我見所緣定非實我是所緣故如所餘法是故我見不緣實我但緣內識變現諸蘊隨自妄情種種計度然諸我執略有二種一者俱生二者分別俱生我執無始時來虛妄熏習內因力故恒與身俱不待邪教及邪分別任運而轉故名俱生此復二種一常相續在第七識緣第八識起自心相執為實我二有間斷在第六識緣識所變五取蘊相或捻或別起自心相執為實我此二我執細故難斷後修道中數數修習勝生空觀方能除滅分別我執亦由現在外緣力故非與身俱要待邪教及邪分別然後方起故名分別唯在第六意識中有此亦

二種一緣邪教所說蘊相起自心相
分別計度執為實我二緣邪教所說
我相起自心相分別計度執為實我
此二我執應故易斷初見道時觀一
切法生空真如即能除滅如是所說
一切我執自心外蘊或有或無自心
內蘊一切皆有是故我執皆緣無常
五取蘊相妄執為我然諸蘊相從緣
生故是如幻有妄所執我橫計度故
決定非有故契經說必當知世間
沙門婆羅門等所有我見一切皆緣
五取蘊起實我若無云何得有憶識
誦習恩怨等事所執實我既常無變
後應如前是事非有前應如後是事
非無以後與前體無別故若謂我用
前後變易非我體者理亦不然用不
離體應常有故體不離用應非常故
然諸有情各有本識一類相續任持
種子與一切法更互為因熏習力故
得有如是憶識等事故所設難於汝
有失非於我宗若無實我誰能造業
誰受果耶所執實我既無變易猶如
虛空如何可能造業受果若有變易

應是無常然諸有情心心所法因緣力故相續無斷造業受果於理無違我若實無誰於生死輪迴諸趣誰復厭苦求趣涅槃所執實我既無生滅如何可說生死輪迴常如虛空非苦所惱何為厭捨求趣涅槃故彼所言常為自害然有情類身心相續煩惱業力輪迴諸趣厭患苦故求趣涅槃由此故知定無實我但有諸識無始時來前滅後生因果相續由妄熏習似我相現愚者於中妄執為我

如何識外實有諸法不可得耶外道餘乘所執外法理非有故外道所執云何非有且數論者執我是思受用薩埵剌闍荅摩所成大等二十三法然大等法三事合成是實非假現量所得彼執非理所以者何大等諸法多事成故如軍林等應假非實如何可說現量得耶又大等法若是實有應如本事非三合成薩埵等三即大等故應如大等亦三合成轉變非常為例亦今又三本事各多功能體亦應多能體一故三體既遍一處變時

餘亦應尔體無別故許此三事體相各別如何和合共成一相不應合時變為一相與未合時體無別故若謂三事體異相同便違已宗體相是一體應如相冥然是一相應如體顯然有三故不應言三合成一又三是別大等是摠摠別一故應非一三此三變時若不和合成一相者應如未變如何現見是一色等若三和合成一相者應失本別相體亦應隨失不可說三各有二相一摠二別摠即別故摠亦應三如何見一若謂三體各有三相和雜難知故見一者既有三相寧見為一復如何知三事有異若彼一一皆具三相應一一事能成色等何所闢少待三和合體亦應各三以體即相故又大等法皆三合成展轉相望應無差別是則因果唯量諸大諸根差別皆不得成若尔一根應得一切境或應一境一切根所得世間現見情與非情淨穢等物現比量等皆應無異便為大失故彼所執實法不成但是妄情計度為有勝論所

執實等句義多實有性現量所得彼
執非理所以者何諸句義中且常住
者若能生果應是無常有作用故如
所生果若不生果應非離識實有自
性如兔角等諸無常者若有質尋便
有方分應可分指如軍林等非實有
性若無質尋如心心所應非離此有
實自性又彼所執地水火風應非有
尋實句義攝身根所觸故如堅濕煖
動即彼所執堅濕煖等應非無尋德
句義攝身根所觸故如地水火風地水
火三對青色等俱眼所見准此應責
故知無實地水火風與堅濕等各別
有性亦非眼見實地水火又彼所執
實句義中有尋常者皆有尋故如塵
地等應是無常諸句義中色根所取
無質尋法應皆有尋許色根取故如
地水火風又彼所執非實德等應非
離識有別自性非實攝故如石女兒
非有實等應非離識有別自性非有
攝故如空花等彼所執有應離實等
無別自性許非無故如實德等若離
實等應非有性許異實等故如畢竟

無等如有非無無別有性如何實等有別有性若離有法有別有性應離無法有別無性彼既不然此云何介故彼有性唯妄計度又彼所執實德業性異實德業理定不然勿此亦非實德業性異實等故如德業等又應實等非實等攝異實等性故如德業實等地等諸性對地等體更相徵詰准此應知如實性等無別實等性實等亦應無別實性等若離實等有實等性應離非實等有非實等性彼既不尔此云何然故同異性唯假施設又彼所執和合句義定非實有非有實等諸法攝故如畢竟無彼許實等現量所得以理推徵尚非實有况彼自許和合句義非現量得而可實有設執和合是現量境由前理故亦非實有然彼實等非緣離識實有自體現量所得許所知故如龜毛等又緣實智非緣離識實句自體現量智攝假合生故如德智等廣說乃至緣和合智非緣離識和合自體現量智攝假合生故如實智等故勝論者實等句

義亦是隨情妄所施設有執有一大自在天體實遍常能生諸法彼執非理所以者何若法能生必非常故諸非常者必不適故諸不適者非真實故體既常遍具諸功能應一切處時頻生一切法待欲或緣方能生者違一因論或欲及緣亦應頻起因常有故餘執有一大梵時方本際自然虛空我等常住實有具諸功能生一切法皆同此破有餘偏執明論聲常能為定量表詮諸法有執一切聲皆是常待緣顯發方有詮表彼俱非理所以者何且明論聲許能詮故應非常住如所餘聲餘聲亦應非常聲體如瓶衣等待衆緣故有外道執地水火風極微實常能生麤色所生麤色不越因量雖是無常而體實有彼亦非理所以者何所執極微若有方分如纖行等體應非實若無方分如心心所應不共聚生麤果色既能生果如彼所生如何可說極微常住又所生果不越因量應如極微不名麤色則此果色應非眼等色根所取便違白

執若謂果色量德合故非麤似麤色
根能取所執果色既同因量應如極
微無麤德合或應極微亦麤德合如
麤果色處無別故若謂果色遍在自
因因非一故可名麤者則此果色體
應非一如所在因處各別故既尔此
果還不成麤由此亦非色根所取若
果多分合故成麤多因極微合應非
細足成根境何用果為既多分成應
非實有則汝所執前後相違又果與
因俱有質尋應不同處如二極微若
謂果因體相受入如沙受水藥入鎔
銅誰許沙銅體受水藥或應離變非
一非常又麤色果體若是一得一分
時應得一切彼此一故彼應如此不
許違理許便違事故彼所執進退不
成但是隨情虛妄計度然諸外道品
類雖多所執有法不過四種一執有
法與有等性其體定一如數論等彼
執非理所以者何勿一切法即有性
故皆如有性體無差別便違三德我
等體異亦違世間諸法差別又若色
等即色等性色等應無青黃等異二

執有法與有等性其體定異如勝論等彼執非理所以者何勿一切法非有性故如已滅無體不可得便違實等自體非無亦違世間現見有物又若色等非色等性應如聲等非眼等境三執有法與有等性亦一亦異如無慙等彼執非理所以者何一異同前一異過故二相相違體應別故一異體同俱不成故勿一切法皆同一體或應一異是假非實而執為實理定不成四執有法與有等性非一非異如邪命等彼執非理所以者何非一異執同異一故非一異言為遮為表若唯是表應不雙非若但是遮應無所執亦遮亦表應乎相違非表非遮應成戲論又非一異違世共知有一異物亦違自宗色等有法決定實有是故彼言唯矯避過諸有智者勿課許之

餘乘所執離識實有色等諸法如何非有彼所執色不相應行及諸無為理非有故且所執色總有二種一者有對極微所成二者無對非極微成

彼有對色定非實有能成極微非實
有故謂諸極微若有質尋應如瓶等
是假非實若無質尋應如非色如何
可集成瓶衣等又諸極微若有方分
必可分指便非實有若無方分則如
非色云何和合承光發影日輪繞舉
照柱等時東西兩邊光影各現承光
發影處既不同所執極微定有方分
又若見觸壁等物時唯得此邊不得
彼分既和合物即諸極微故此極微
必有方分又諸極微隨所住處必有
上下四方老別不尔便無共和集義
或相涉八應不成處由此極微定有
方分執有對色即諸極微若無方分
應無障隔若尔便非障尋有對是故
汝等所執極微必有方分有方分故
便可分指定非實有故有對色實有
不成五識豈無所依緣色雖非無色
而是識變謂識生時內因緣力變似
眼等色等相現即以此相為所依緣
然眼等根非現量得以能發識比知
是有此但功能非外所造外有對色
理既不成故應但是內識變現發眼

等識名眼等根此為所依生眼等識
此眼等識外所緣緣理非有故決定
應許自識所變為所緣緣謂能引生
似自識者汝執彼是此所緣緣非但
能生勿因緣等亦名此識所緣緣故
眼等五識了色等時但緣和合似彼
相故非和合相異諸極微有實自體
分指彼時似彼相識定不生故彼和
合相既非實有故不可說是五識緣
勿第二月等能生五識故非諸極微
共和合位可與五識各作所緣此識
上無極微相故非諸極微有和合相
不和合時無此相故非和合位與不
合時此諸極微體相有異故和合位
如不合時色等極微非五識境有執
色等一一極微不和集時非五識境
共和集位展轉相資有麤相生為此
識境彼相實有為此所緣彼執不然
共和集位與未集時體相一故瓶甌
等物極微等者緣彼相識應無別故
共和集位一一極微各各應捨微圓
相故非麤相識緣細相境勿餘境識
緣餘境故一識應緣一切境故許有

極微尚致此失况無識外真實極微
由此定知自識所變似色等相為所
緣緣見託彼生帶彼相故然識變時
隨量大小頓現一相非別變作衆多
極微合成一物為執麤色有實體者
佛說極微令其除指非謂諸色實有
極微諸瑜伽師以假想慧於麤色相
漸次除指至不可指假說極微雖此
極微猶有方分而不可指若更指之
便似空現不名為色故說極微是色
邊際由此應知諸有對色皆識變現
非極微成餘無對色是此類故亦非
實有或無對故如心心所定非實色
諸有對色現有色相以理推究離識
尚無况無對色現無色相而可說為
真實色法表無表色豈非實有此非
實有所以者何且身表色若是實有
以何為性若言是形便非實有可分
指故長等極微不可得故若言是動
亦非實有繞生即滅無動義故有為
法滅不待因故滅若待因應非滅故
若言有色非顯非形心所引生能動
手等名身不業理亦不然此若是動

義如前破若是動因應即風界風無表示不應名表又觸不應通善惡性非顯香味類觸應知故身表業定非實有然心為因今識所變手等色相生滅相續轉趣餘方似有動作表示心故假名身表語表亦非實有聲性一剎那聲無詮表故多念相續便非實故外有對色前已破故然因心故識變似聲生滅相續似有表示假名語表於理無違表既實無無表寧實然依思願善惡分限假立無表理亦無違謂此或依發勝身語善惡思種增長位立或依定中止身語惡現行思立故是假有世尊經中說有三業撥身語業豈不違經不撥為無但言非色能動身思說名身業能發語思說名語業審決二思意相應故作動意故說名意業起身語思有所造作說名為業是審決思所遊履故通生苦樂異熟果故亦名為道故前七業道亦思為自性或身語表由思發故假說為業思所履故說名業道由此應知實無外色唯有內識變似色生

不相應行亦非實有所以者何得非
得等非如色心及諸心所體相可得
非異色心及諸心所作用可得由此
故知定非實有但依色等分位假立
此定非異色心心所有實體用如色
心等許蘊攝故或心心所及色無為
所不攝故如畢竟無定非實有或餘
實法所不攝故如餘假法非實有體
且彼如何知得非得異色心等有實
體用契經說故如說如是補特伽羅
成就善惡聖者成就十無學法又說
異生不成就聖法諸阿羅漢不成就
煩惱成不成言顯得非得經不說此
異色心等有實體用為證不成亦說
輪王成就七寶豈即成就他身非情
若謂於實有自在力假說成就於善
惡法何不許然而執實得若謂七寶
在現在故可假說成寧知所成善惡
等法離現在有離現實法理非有故
現在必有善種等故又得於法有何
勝用若言能起應起無為一切非情
應永不起未得已失應永不生若俱
生得為因起者所執二生便為無用

又具善惡無記得者善惡無記應頻現前若待餘因得便無用若得於法是不失因有情由此成就彼故諸可成法不離有情若離有情實不可得故得於法俱為無用得實無故非得亦無然依有情可成諸法分位假立三種成就一種子成就二自在成就三現行成就翻此假立不成就名此類雖多而於三界見所斷種未永害位假立非得名異生性於諸聖法未成就故復如何知異色心等有實同分契經說故如契經說此天同分此人同分乃至廣說此經不說異色心等有實同分為證不成若同智言因斯起故知實有者則草木等應有同分又於同分起同智言同分復應有別同分彼既不尔此云何然若謂為因起同事欲知實有者理亦不然宿習為因起同事欲何要別執有實同分然依有情身心相似分位差別假立同分復如何知異色心等有實命根契經說故如契經說壽煖識三應知命根說名為壽此經不說異色

心等有實壽體為證不成又先已成色不離識應此離識無別命根又若命根異識實有應如受等非實命根若尔如何經說三法義別說三如四正斷住無心位壽煖應無豈不經說識不離身既尔如何名無心位彼滅轉識非阿賴耶有此識因後當廣說此識足為界趣生體是遍恒續異熟果故無勞別執有實命根然依親生此識種子由業所引功能老別住時決定假立命根復如何知二無心定無想異熟異色心等有實自性若無實性應不能遮心心所法令不現起若無心位有別實法異色心等能遮於心名無心定應無色時有別實法異色心等能尋於色名無色定彼既不尔此云何然又遮寻心何須實法如堤塘等假亦能遮謂修定時於定加行歇患慮動心心所故發勝期願遮心心所令心心所漸細漸漸微微心時熏異熟識成極增上歇心等種由此損伏心等種故慮動心等暫不現行依此分位假立二定此種善故

定亦名善無想定前求無想果故所熏成種招彼異熟識依定處動想等不行於此分位假立無想依異熟立得異熟名故此三法亦非實有

成唯識論卷第一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成唯識論卷第一 第五張忠

成唯識論卷第二

忠

護法等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復如何知諸有為相異色心等有實
自性契經說故如契經說有三有為
之有為相乃至廣說此經不說異色
心等有實自性為證不成非第六聲
便表異體色心之體即色心故非能
相體定異所相勿堅相等異地等故
若有為相異所相體無為相體應異
所相又生等相若體俱有應一切時
齊興作用若相違故用不頻興體亦
相違如何俱有又住異滅用不應俱
能相所相體俱本有用亦應然無別
性故若謂彼用更待因緣所待因緣
應非本有又執生等便為無用所相
恒有而生等合應無為法亦有生等
彼此異因不可得故又去來世非現
非常應似空花非實有性生名為有寧
在未來滅名為無應非現在滅若非
無生應非有又滅違住寧執同時住
不違生何容異世故彼所執進退非

理然有為法因緣力故本無今有暫
有還無表異無為假立四相本無今
有有位名生生位暫停即說為住住
別前後復立異名暫有還無無時名
滅前三有故同在現在後一是無故
在過去如何無法與有為相表此後
無為相何失生表有法先非有滅表
有法後是無異表此法非凝然住表
此法暫有用故此四相於有為法雖
俱名表而表有異此依剎那假立四
相一期分位亦得假立初有名生後
無名滅生已相似相續名住即此相
續轉變名異是故四相皆是假立復
如何知異色心等有實詮表名句文
身契經說故如契經說佛得希有名句
文身此經不說異色心等有實名等
為證不成若名句文異聲實有應如
色等非實能詮謂聲能生名句文者
此聲必有音韻屈曲此足能詮何用
名等若謂聲上音韻屈曲即名句文
異聲實有所見色上形量屈曲應異
色處別有實體若謂聲上音韻屈曲
如絃管聲非能詮者此應如彼聲不

別生名等又誰說彼定不能詮聲若能詮風鈴聲等應有詮用此應如彼不別生實名句文身若唯語聲能生名等如何不許唯語能詮何理定知能詮即語寧知異語別有能詮語不異能詮人天共了孰能詮異語天愛非餘然依語聲分位差別而假建立名句文身名詮自性句詮差別文即是字為二所依此三離聲雖無別體而假實異亦不即聲由此法詞二無尋解境有差別聲與名等遍處界攝亦各有異且依此土說名句文依聲假立非謂一切諸餘佛土亦依光明妙香味等假立三故有執隨眠異心心所是不相應行蓋所攝彼亦非理名貪等故如現貪等非不相應執別有餘不相應行准前理趣皆應遮止諸無為法離色心等決定實有理不可得且定有法略有三種一現所知法如色心等二現受用法如瓶衣等如是二法世共知有不待因成三有作用法如眼耳等由彼彼用證知是有無為非世共知定有又無作用如

眼耳等設許有用應是無常故不可
執無為定有然諸無為所知性故或
色心等所顯性故如色心等不應執
為離色心等實無為性又虛空等為
一為多若體是一遍一切處虛空容
受色等法故隨能合法體應成多一
所合處餘不合故不尔諸法應互相
遍若謂虛空不與法合應非容受如
餘無為又色等中有虛空不有應相
雜無應不遍一部一品結法斷時應
得餘部餘品擇滅一法緣闕得不生
時應於一切得非擇滅執彼體一理
應尔故若體是多便有品類應如色
等非實無為虛空又應非遍容受餘
部所執離心心所實有無為准前應
破又諸無為許無因果故應如兔角
非異心等有然契經說有虛空等諸
無為法略有二種一依識變假施設
有謂曾聞說虛空等名隨分別有虛
空等相數習力故心等生時似虛空
等無為相現此所現相前後相似無
有變易假說為常二依法性假施設
有謂空無我所顯真如有無俱非心

言路絕與一切法非一異等是法真
理故名法性離諸障碍故名虛空由
簡擇力滅諸雜染究竟證會故名擇
滅不由擇力本性清淨或緣闕所顯
故名非擇滅苦樂受滅故名不動想
受不行名想受滅此五皆依真如假
立真如亦是假施設名遮撥為無故
說為有遮執為有故說為空勿謂虛
幻故說為實理非妄倒故名真如不
同餘宗離色心等有實常法名曰真
如故諸無為非定實有

外道餘乘所執諸法異心心所非實
有性是所取故如心心所能取彼覺
亦不緣彼是能取故如緣此覺諸心
心所依他起故亦如幻事非真實有
為遣妄執心心所外實有境故說唯
有識若執唯識真實有者如執外境
亦是法執然諸法執略有二種一者
俱生二者分別俱生法執無始時來
虛妄熏習內因力故恒與身俱不
待邪教及邪分別任運而轉故名俱
生此復二種一常相續在第七識
緣第八識起自心相執為實法二有

聞斷在第六識緣識所變蘊處界相或捨或別起自心相執為實法此二法執細故難斷後十地中數數修習勝法空觀方能除滅分別法執亦由現在外緣力故非與身俱要待邪教及邪分別然後方起故名分別唯在第六意識中有此亦二種一緣邪教所說蘊處界相起自心相分別計度執為實法二緣邪教所說自性等相起自心相分別計度執為實法此二法執麤故易斷入初地時觀一切法法空真如即能除滅如是所說一切法執自心外法或有或無自心內法一切皆有是故法執皆緣自心所現似法執為實有然似法相從緣生故是如幻有所執實法妄計度故決定非有故世尊說慈氏當知諸識所緣唯識所現依他起性如幻事等如是外道餘乘所執離識我法皆非實有故心心所決定不用外色等法為所緣緣緣用必依實有體故現在彼聚心心所法非此聚識親所緣緣如非所緣他聚攝故同聚心所亦非

親所緣自體異故如餘非所取由此
應知實無外境唯有內識似外境生
是故契經伽他中說

如愚所分別 外境實皆無 習氣擾濁心
故似彼而轉

有作是難若無離識實我法者假亦
應無謂假必依真事似事共法而立
如有真火有似火人有猛赤法乃可
假說此人為火假說牛等應知亦然
我法若無依何假說無假說故似亦
不成如何說心似外境轉彼難非理
離識我法前已破故依類依實假說
火等俱不成故依類假說理且不成
猛赤等德非類有故若無共德而假
說彼應亦於水等假說火等名若謂
猛等雖非類德而不相離故可假說
此亦不然人類猛等現見亦有牙相
離故類既無德又牙相離然有於人
假說火等故知假說不依類成依實
假說理亦不成猛赤等德非共有故
謂猛赤等在火在人其體各別所依
異故無共假說有過同前若謂人火
德相似故可假說者理亦不然說火

在人非在德故由此假說不依實成
又假必依真事立者亦不應理真謂
自相假智及詮俱非境故謂假智詮
不得自相唯於諸法共相而轉亦非
離此有別方便施設自相為假所依
然假智詮必依聲起聲不及處此便
不轉能詮所詮俱非自相故知假說
不依真事由此但依似事而轉似謂
增益非實有相聲依增益似相而轉
故不可說假必依真是故彼難不應
正理然依識變對遣妄執真實我法
說假似言由此契經伽他中說
為對遣愚夫所執實我法故於識所變
假說我法名

識所變相雖無量種而能變識類別
唯三一謂異熟即第八識多異熟性
故二謂思量即第七識恒審思量故
三謂了境即前六識了境相魚故及
言顯六合為一種此三皆名能變識
者能變有二種一因能變謂第八識
中等流異熟二因習氣等流習氣由
七識中善惡無記熏令生長異熟習
氣由六識中有漏善惡熏令生長二

果能變謂前三種習氣力故有八識
生現種種相等流習氣為因緣故八
識體相差別而生名等流果果似因
故異熟習氣為增上緣感第八識酬
引業力恒相續故立異熟名感前六
識酬滿業者從異熟起名異熟生不
名異熟有間斷故即前異熟及異熟
生名異熟果果異因故此中且說我
受執藏持雜染種能變果識名為異
熟非謂一切雖已略說能變三名而
未廣辯能變三相且初能變其相云
何頌曰

初阿賴耶識異熟一切種不可知執受
處了常與觸作意受想思相應唯捨受
是無覆無記觸等亦如是恒轉如瀑流
阿羅漢位捨

論曰初能變識大小乘教名阿賴耶
此識具有能藏所藏執藏義故謂與
雜染法為緣故有情執為自內我故
此即顯示初能變識所有自相攝持
因果為自相故此識自相分位雖多
藏識過重是故偏說此是能引諸界
趣生善不善業異熟果故說名異熟

離此命根衆司分等恒時相續勝異
熟果不可得故此即顯示初能變識
所有果相此識果相雖多位多種異
熟寬不共故偏說之此能執持諸法
種子令不失故名一切種離此餘法
能遍執持諸法種子不可得故此即
顯示初能變識所有因相此識因相
雖有多種持種不共是故偏說初能
變識體相雖多略說唯有如是三相
一切種相應更分別此中何法名為
種子謂本識中親生自果功能老別
此與本識及所生果不一不異體用
因果理應今故雖非一異而是實有
假法如無非因緣故此與諸法既非一
異應如瓶等是假非實若今真如應
是假有許則便無真勝義諦然諸種
子唯依世俗說為實有不同真如種
子雖依第八識體而是此識相分非
餘見分恒取此為境故諸有漏種與
異熟識體無別故無記性攝因果俱
有善等性故亦名善等諸無漏種非
異熟識性所攝故因果俱是善性攝
故唯名為善若今何故決擇分說二

十二根一切皆有異熟種子皆異熟
生雖名異熟而非無記依異熟故名
異熟種異性相依如眼等識或無漏
種由熏習力轉變成熟立異熟名非
無記性所攝異熟此中有義一切種
子皆本性有不從熏生由熏習力但
可增長如契經說一切有情無始時
來有種種界如惡又聚法尔而有界
即種子差別名故又契經說無始時
來界一切法等依界是因義瑜伽亦
說諸種子體無始時來性雖本有而
由染淨新所熏發諸有情類無始時
來若般涅槃法者一切種子皆悉具
足不般涅槃法者便闕三種菩提種
子如是等文誠證非一又諸有情既
說本有五種性別故應定有法尔種
子不由熏生又瑜伽說地獄成就三
無漏根是種非現又從無始展轉傳
來法尔所得本性住性由此等證無
漏種子法尔本有不從熏生有漏亦
應法尔有種由熏增長不別熏生如
是建立因果不乱有義種子皆熏故
生所熏能熏俱無始有故諸種子無

始成就種子既是習氣異名習氣必
由熏習而有如麻香氣花熏故生如
契經說諸有情心染淨諸法所熏習
故無量種子之所積集論說內種定
有熏習外種熏習或有或無又名言
等三種熏習惣攝一切有漏法種彼
三既由熏習而有故有漏種必藉熏
生無漏種生亦由熏習說聞熏習聞
淨法界等流正法而熏起故是出世
心種子性故有情本來種姓差別不
由無漏種子有無但依有障無障建
立如瑜伽說於真如境若有畢竟二
障種者立為不般涅槃法性若有畢
竟所知障種非煩惱者一分立為聲
聞種性一分立為獨覺種性若無畢
竟二障種者即立彼為如來種性故
知本來種性差別依障建立非無漏
種所說成就無漏種言依當可生非
已有體有義種子各有二類一者本
有謂無始來異熟識中法尔而有生
蘊處界功能差別世尊依此說諸有
情無始時來有種種界如惡義聚法
尔而有餘所引證廣說如初此即名

為本性住種二者始起謂無始來數
數現行熏習而有世尊依此說有情
心染淨諸法所熏習故無量種子之
所積集諸論亦說染淨種子由染淨
法熏習故生此即名為習所成種若
唯本有轉識不應與阿賴耶為因緣
性如契經說
諸法於識藏 識於法亦尔 更于為果性
亦常為因性

此頌意言阿賴耶識與諸轉識於一
切時展轉相生于為因果攝大乘說
阿賴耶識與雜染法于為因緣如性
與焰展轉生燒又如束蘆于相依住
唯依此二建立因緣所餘因緣不可
得故若諸種子不由熏生如何轉識
與阿賴耶有因緣義非熏令長可名
因緣勿善惡業與異熟果為因緣故
又諸聖教說有種子由熏習生皆違
彼義故唯本有理教相違若唯始起
有為無漏無因緣故應不得生有漏
不應為無漏種勿無漏種生有漏故
許應諸佛有漏復生善等應為不善
等種分別論者雖作是說心性本淨

客塵煩惱所染汙故名為雜染離煩
惱時轉成無漏故無漏法非無因生
而心性言彼說何義若說空理空非
心因常法定非諸法種子以體前後
無轉變故若即說心應同數論相雖
轉變而體常一惡無記心又應是善
許則應與信等相應不許便應非善
心體尚不名善況是無漏有漏善心
既稱雜染如惡心等性非無漏故不
應與無漏為因勿善惡等字為因故
若有漏心性は無漏應無漏心性
若是無漏則異生位無漏現行應名
聖者若異生心性雖無漏而相有染
不名無漏無斯過者則心種子亦非
無漏何故汝論說有異生唯得成就
無漏種子種子現行性相同故然契
經說心性淨者說心空理所顯真如
真如是心真實性故或說心體非煩
惱故名性本淨非有漏心性は無漏
故名本淨由此應信有諸有情無始
時來有無漏種不由熏習法亦成就
後勝進位熏令增長無漏法起以此

為因無漏起時復熏成種有漏法種
類此應知諸聖教中雖說內種定有
熏習而不定說一切種子皆熏故生
寧全撥無本有種子然本有種亦由
熏習令其增盛方能得果故說內種
定有熏習其間熏習非唯有漏聞正
法時亦熏本有無漏種子令漸增盛
展轉乃至生出世心故亦說此名聞
熏習聞熏習中有漏性者是修所斷
感勝異熟為出世法勝增上緣無漏
性者非所斷攝與出世法正為因緣
此正因緣微隱難了有寄處顯勝增
上緣方便說為出世心種依障建立
種姓別者意顯無漏種子有無謂若
全無無漏種者彼二障種永不可害
即立彼為非涅槃法若唯有二乘無
漏種者彼所知障種永不可害一分
立為聲聞種姓一分立為獨覺種姓
若亦有佛無漏種者彼二障種俱可
永害即立彼為如來種姓故由無漏
種子有無障有可斷不可斷義然無
漏種微隱難知故約彼障顯性差別
不尔彼障有何別因而有可害不可

害者若謂法亦有此障別無漏法種
寧不許然若本全無無漏法種則諸
聖道永不得生誰當能害二障種子
而說依障立種姓別既彼聖道必無
生義說當可生亦定非理然諸聖教
處處說有本有種子皆違彼義故
唯始起理教相違由此應知諸法種
子各有本有始起二類然種子義略
有六種一剎那滅謂體纔生無間必
滅有勝功力方成種子此遮常法常
無轉變不可說有能生用故二果俱
有謂與所生現行果法俱現和合方
成種子此遮前後及定相離現種異
類乎不相違一身俱時有能生用非
如種子自類相生前後相違必不俱
有雖因與果有俱不俱而現在時可
有因用未生已滅無自體故依生現
果立種子名不依引生自類名種故
但應說與果俱有三恒隨轉謂要長
時一類相續至究竟位方成種子此
遮轉識轉易間斷與種子法不相應
故此顯種子自類相生四性決定謂
隨因力生善惡等功能決定方成種

子此遮餘部執異性因生異性果有
因緣義五待衆緣謂此要待自衆緣
合功能殊勝方成種子此遮外道執
自然因不待衆緣恒頻生果或遮餘部
緣恒非無顯所待緣非恒有性故種
於果非恒頻生六引自果謂於別別
色心等果各各引生方成種子此遮
外道執唯一因生一切果或遮餘部
執色心等乎為因緣唯本識中功能
差別具斯六義成種非餘外穀麥等
識所變故假立種名非實種子此種
勢力生近正果名曰生因引遠殘果
令不頻絕即名引因內種必由熏習
生長親能生果是因緣性外種熏習
或有或無為增上緣辦所生果必以
內種為彼因緣是共相種所生果故
依何等義立熏習名所熏能熏各具
四義令種生長故名熏習何等名為
所熏四義一堅住性若法始終一類
相續能持習氣乃是所熏此遮轉識
及聲風等性不堅住故非所熏二無
記性若法平等無所違逆能容習氣
乃是所熏此遮善染勢力強成無所

容納故非所熏由此如來第八淨識
唯帶舊種非新受熏三可熏性若法
自在性非堅密能受習氣乃是所熏
此遮心所及無為法依他堅密故非
所熏四與能熏共和合性若與能熏
同時同處不即不離乃是所熏此遮
他身剎那前後無和合義故非所熏
唯異熟識具此四義可是所熏非心
所等何等名為能熏四義一有生滅
若法非常能有作用生長習氣乃是
能熏此遮無為前後不變無生長用
故非能熏二有勝用若有生滅勢力
增減能引習氣乃是能熏此遮異熟
心心所等勢力羸劣故非能熏三有增
減若有勝用可增可減攝植習氣乃
是能熏此遮佛果圓滿善法無增無
減故非能熏彼若能熏便非圓滿前
後佛果應有勝劣四與所熏和合而
轉若與所熏同時同處不即不離乃
是能熏此遮他身剎那前後無和合
義故非能熏唯七轉識及彼心所有
勝勢用而增減者具此四義可是能
熏如是能熏與所熏識俱生俱滅熏

習義成今所熏中種子生長如熏苗
蔕故名熏習能熏識等從種生時即
能為因復熏成種三法展轉因果同
時如炷生焰焰生焦炷亦如蘆束更
手相依因果俱時理不傾動能熏生
種種起現行如俱有因得土用果種
子前後自類相生如同類因引等流
果此二於果是因緣性除此餘法皆
非因緣設名因緣應知假說是謂略
說一切種相

此識行相所緣云何謂不可知執受
處了了謂了別即是行相識以了別
為行相故處謂處所即器世間是諸
有情所依處故執受有二謂諸種子
及有根身諸種子者謂諸相名分別
習氣有根身者謂諸色根及根依處
此二皆是識所執受攝為自體同安
危故執受及處俱是所緣阿賴耶識
因緣力故自體生時內變為種及有
根身外變為器即以所變為自所緣
行相仗之而得起故此中了者謂異
熟識於自所緣有了別用此了別用
見分所攝然有漏識自體生時皆似

所緣能緣相現彼相應法應知亦尔
似所緣相說名相分似能緣相說名
見分若心心所無所緣相應不能緣
自所緣境或應一一能緣一切自境
如餘餘如自故若心心所無能緣相
應不能緣如虚空等或虛空等亦是
能緣故心心所必有二相如契經說
一切唯有覺所覺義皆無能覺所覺分
各自然而轉

執有離識所緣境者彼說外境是所
緣相分名行相見分名事是心心所
自體相故心心所同所依緣行相
相似事雖數等而相各異識受想等
相各別故達無離識所緣境者則說
相分是所緣見分名行相相見所依
自體名事即自證分此若無者應不
自憶心心所法如不曾更境必不能
憶故心心所同所依根所緣相似行
相各別了別領納等作用各異故事
雖數等而相各異識受等體有老別
故然心心所一生時以理推徵各有
三分所量能量量果別故相見必有
所依體故如集量論伽他中說

似境相所量 能取相自證 即能量及果
此三體無別

又心心所若細分別應有四分三分
如前復有第四證自證分此若無者
誰證第三心分既同應皆證故又自
證分應無有果諸能量者必有果故
不應見分是第三果見分或時非量
攝故由此見分不證第三證自體者
必現量故此四分中前二是外後二
是內初唯所緣後三通二謂第二分
但緣第一或量非量或現或比第三
能緣第二第四證自證分唯緣第三
非第二者以無用故第三第四皆現
量攝故心心所四分合成具所能緣
無無窮過非即非離唯識理成是故
契經如他中說

衆生心二性 內外一切分 所取能取經
見種種差別

此頌意說衆生心性二分合成若內
若外皆有所取能取纏縛見有種種
或量非量或現或比多分差別此中
見者是見分故如是四分或攝為三
第四攝入自證分故或攝為二後三

俱是能緣性故皆見分攝此言見者是能緣義或攝為一體無別故如入楞伽伽他中說

由自心執著心似外境轉彼所見非有是故說唯心

如是處處說唯一心此一心言亦攝心所故識行相即是了別了別即是識之見分所言處者謂異熟識由共相種成熟力故變似色等器世間相即外大種及所造色雖諸有情所變各別而相相似處所無異如眾燈明各遍似一誰異熟識變為此相有義一切所以者何如契經說一切有情業增上力共所起故有義若余諸佛菩薩應實變為此雜穢土諸異生等應實變為他方此界諸淨妙土又諸聖者欲離有色生無色界必不下生變為此土復何所用是故現居及當生者彼異熟識變為此界經依少分說一切言諸業同者皆共變故有義若余器將壞時既無現居及當生者誰異熟識變為此界又諸異生欲離有色生無色界現無色身預變為土此

復何用設有色身與異地器。魚細懸隔不相依持。此變為彼。亦何所益。然所變土本為色身依持受用。故若於身可有持用。便變為彼。由是設生他方。自地彼識。亦得變為此土。故器世界將壞初成。雖無有情。而亦現有。此說一切共受用者。若別受用。准此應知。鬼人天等所見異故。諸種子者。謂異熟識所持一切有漏法種。此識性攝。故是所緣。無漏法種。雖依附此識。而非此性攝。故非所緣。雖非所緣。而不相離。如真如性不違。唯識有根身者。謂異熟識不共相種成熟力。故變似色根。及根依處。即內大種及所造色。有共相種成熟力。故於他身處亦變似彼。不尔應無受用他義。此中有義。亦變似根。辯中邊說。似自他身五根現。故有義。唯能變似依處。他根於己非所用。故似自他身五根現者。說自他識各自變義。故生他地。或般涅槃。被餘尸骸。猶見相續前來。且說業力所變外器。內身界地。若別若定等力所變器身界地。自他則不決定所

變身器多恒相續變聲光等多分暫時隨現緣力擊發起故略說此識所變境者謂有漏種十有色處及墮法處所現實色何故此識不能變似心所等為所緣耶有漏識變略有二種一隨因緣勢力故變二隨分別勢力故變初必有用後但為境異熟識變但隨因緣所變色等必有實用若變心等便無實用相分心等不能緣故須彼實用別從此生變無為等亦無實用故異熟識不緣心等至無漏位勝慧相應雖無分別而澄淨故設無實用亦現彼影不令諸佛應非遍知故有漏位此異熟識但緣器身及有漏種在欲色界具三所緣無色界中緣有漏種獸離色故無業果色有定果色於理無違彼識亦緣此色為境不可知者謂此行相極微細故難可了知或此所緣內執受境亦微細故外器世間量難測故名不可知云何是識取所緣境行相難知如滅定中不離身識應信為有然必應許滅定有識有情攝故如有心時無想等

位當知亦尔

七

成唯識論卷第二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成唯識論卷第二 第三十五張 忠

成唯識論卷第三

忠

護法等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此識與幾心所相應常與觸作意受
想思相應阿賴耶識無始時來乃至
未轉於一切位恒與此五心所相應
以是遍行心所攝故觸謂三和分別
變異今心心所觸境為性受想思等
所依為業謂根境識更相隨順故名
三和觸依彼生今彼和合故說為彼
三和合位皆有順生心所功能說名
變異觸似彼起故名分別根變異力
引觸起時勝彼識境故集論等但說
分別根之變異和合一切心及心所
今同觸境是觸自性既似順起心所
功能故以受等所依為業起盡經說
受想行蘊一切皆以觸為緣故由斯
故說識觸受等因二三四和合而生
瑜伽但說與受想思為所依者思於
行蘊為主勝故舉此攝餘集論等說
為受依者以觸生受近而勝故謂觸
所取可意等相與受所取順益等

相極相隣近引發勝故然觸自性是實非假六六法中心所性故是食攝故能為緣故如受等性非即三和作意謂能警心為性於所緣境引心為業謂此警覺應起心種引令趣境故名作意雖此亦能引起心所心是主故但說引心有說令心迴趣異境或於一境持心令住故名作意彼俱非理應非遍行不異定故受謂領納順違俱非境相為性起受為業能起合離非二欲故有作是說受有二種一境界受謂領所緣二自性受謂領俱觸唯自性受是受自相以境界受共餘相故彼說非理受定不緣俱生觸故若似觸生名領觸者似因之果應皆受性又既受因應名因受何名自性若謂如王食諸國邑受能領觸所生受體名自性受理亦不然違自所執不自證故若不捨自性名自性受應一切法皆是受自性故彼所說但誘嬰兒然境界受非共餘相領順等相定屬已者名境界受不共餘故想謂於境取像為性施設種種名言為業

謂要安立境分齊相方能隨起種種
名言思謂令心造作為性於善品等
侵心為業謂能取境正因等相駁侵
自心令造善等此五既是遍行所攝
故與藏識決定相應其遍行相後當
廣釋此觸等五與異熟識行相雖異
而時依同所緣事等故名相應此識
行相極不明了不能分別違順境相
微細一類相續而轉是故唯與捨受
相應又此相應受唯是異熟隨先引
業轉不待現緣住善惡業勢力轉故
唯是捨受苦樂二受是異熟生非真
異熟待現緣故非此相應又由此識
常無轉變有情恒執為自內我若與
苦樂二受相應便有轉變寧執為我
故此但與捨受相應若余如何此識
亦是惡業異熟既許善業能招捨受
此亦應然捨受不違苦樂品故如無
記法善惡俱招如何此識非別境等
心所相應等相違故謂欲希望所樂
事轉此識任運無所希望勝解印持
決定事轉此識昏昧無所印持念在
明記曾習事轉此識時亦不能明記

定能令心專注一境此識任運剎那
別緣慧唯簡擇德等事轉此識微昧
不能簡擇故此不與別境相應此識
唯是異熟性故善染汙等亦不相應
惡作等四無記性者有間斷故定非
異熟法有四種謂善不善有覆無記
無覆無記阿賴耶識何法攝耶此識
唯是無覆無記異熟性故異熟若是
善染汙者流轉還滅應不得成又此
識是善染依故若善染者牙相違故
應不與二俱作所依又此識是所熏
性故若善染者如極香臭應不受熏
無熏習故染淨因果俱不成立故此
唯是無覆無記覆謂染法障聖道故
又能蔽心令不淨故此識非染故名
無覆記謂善惡有愛非愛果及殊勝
自體可記別故此非善惡故名無記
觸等亦如是者謂如阿賴耶識唯是
無覆無記性攝觸作意受想思亦亦
諸相應法必同性故又觸等五如阿
賴耶亦是異熟所緣行相俱不可知
緣三種境五法相應無覆無記故說
觸等亦如是言有義觸等如阿賴耶

亦是異熟及一切種廣說乃至無覆
無記亦如是言無簡別故彼說非理
所以者何觸等依識不自在故如貪
信等不能受熏如何同識能持種子
又若觸等亦能受熏應一有情有六
種體若今果起從何種生理不應言
從六種起未見多種生一芽故若說
果生唯從一種則餘五種便為無用
亦不可說次第生果熏習同時勢力
等故又不可說六果頓生勿一有情
一剎那頃六眼識等俱時生故誰言
觸等亦能受熏持諸種子不尔如何
觸等如識名一切種謂觸等五有似
種相名一切種觸等與識所緣等故
無色觸等有所緣故親所緣緣定應
有故此似種相不為因緣生現識等
如觸等上似眼根等非識所依亦如
似火無能燒用彼救非理觸等所緣
似種等相後執受處方應與識而相
例故由此前說一切種言定目受熏
能持種義不尔本頌有重言失又彼
所說亦如是言無簡別故咸相例者
定不成證勿觸等五亦能了別觸等

亦與觸等相應由此故知亦如是者
隨所應說非謂一切阿賴耶識為斷
為常非斷非常以恒轉故恒謂此識
無始時來一類相續常無間斷是界
趣生施設本故性堅持種今不失故
轉謂此識無始時來念念生滅前後
變異因滅果生非常一故可為轉識
重成理故恒言遮斷轉表非常猶如
瀑流因果法亦如瀑流水非斷非常
相續長時有所漂溺此識亦亦從無
始來生滅相續非常非斷漂溺有情
今不出離又如瀑流雖風等擊起諸
波浪而流不斷此識亦亦雖遇眾緣
起眼識等而恒相續又如瀑流漂水
下上魚草等物隨流不捨此識亦亦
與內習氣外觸等法恒相隨轉如是
法喻意顯此識無始因果非斷常義
謂此識性無如時來剎那剎那果生
因滅果生故非斷因滅故非常非斷
非常是緣起理故說此識恒轉如流
過去未來既非實有非常可亦非斷
如何斷豈得成緣起正理過去未來
若是實有可許非斷如何非常常亦

不成緣起正理豈斥他過已義便成
若不摧邪難以顯正前因滅位後果
即生如秤兩頭位昂時等如是因果
相續如流何假去來方成非斷因現
有位後果未生因是誰因果現有時
前因已滅果是誰果既無因果誰離
斷常若有因時已有後果果既本有
何待前因因義既無果義寧有無因
無果豈離斷常因果義成依法作用
故所詰難非預我宗體既本有用亦
應然所待因緣亦本有故由斯汝義
因果定無應信大衆緣起正理謂此
正理深妙離言因果等言皆假施設
觀現在法有引後用假立當果對說
現因觀現在法有酬前相假立曾因
對說現果假謂現識似彼相現如是
因果理趣顯然遠離二邊契會中道
諸有智者應順修學有餘部說雖無
去來而有因果恒相續義謂現在法
極迅速者猶有初後生滅二時生時
酬因滅時引果時雖有二而體是一
前因正滅後果正生體相雖殊而俱
是有如是因果非假施設然離斷常

又無前難誰有智者捨此信餘彼有
虛言都無實義何容一念而有二時
生滅相違寧同現在滅若現在生應
未來有故名生既是現在無故名滅
寧非過去滅若非無生應非有生既
現有滅應現無又二相違如何體一
非苦樂等見有是事生滅若一時應
無二生滅若異寧說體同故生滅時
俱現在有同依一體理必不成經部
師等因果相續理亦不成彼不許有
阿賴耶識能持種故由此應信大乘
所說因果相續緣起正理

此識無始恒轉如流乃至何位當究
竟捨阿羅漢位方究竟捨謂諸聖者
斷煩惱障究竟盡時名阿羅漢今時
此識煩惱麤重永遠離故說之為捨
此中所說阿羅漢者通攝三乘無學
果位皆已永害煩惱賊故應受世間
妙供養故永不復受分段生故云何
知然決擇分說諸阿羅漢獨覺如來
皆不成就阿賴耶故集論復說若諸
菩薩得菩提時頻斷煩惱及所知障
成阿羅漢及如來故若今菩薩煩惱

種子未永斷盡非阿羅漢應皆成就
阿賴耶識何故即彼決擇分說不退
菩薩亦不成就阿賴耶識彼說二乘
無學果位迴心趣向大菩提者必不
退起煩惱障故趣菩提故即復轉名
不退菩薩彼不成就阿賴耶識即攝
在此阿羅漢中故彼論文不違此義
又不動地已上菩薩一切煩惱永不行
故法駛流中任運轉故能諸行中起
諸行故剎那剎那轉增進故此位方
名不退菩薩然此菩薩雖未斷盡異
熟識中煩惱種子而緣此識我見愛
等不復執藏為自內我由斯永捨阿
賴耶名故說不成阿賴耶識此亦說
彼名阿羅漢有義初地已上菩薩已
證二空所顯理故已得二種殊勝智
故已斷分別二重障故能一行中起
諸行故雖為利益起諸煩惱而彼不
作煩惱過失故此亦名不退菩薩然
此菩薩雖未斷盡俱生煩惱而緣此
識所有分別我見愛等不復執藏為
自內我由斯亦捨阿賴耶名故說不
成阿賴耶識此亦說彼名阿羅漢故

集論中作如是說十地菩薩雖未永
斷一切煩惱然此煩惱猶如呪藥所
伏諸毒不起一切煩惱過失一切地
中如阿羅漢已斷煩惱故亦說彼名
阿羅漢彼說非理七地已前猶有俱
生我見愛等執藏此識為自內我如
何已捨阿賴耶名若彼分別我見愛
等不復執藏說名為捨則預流等諸
有學位亦應已捨阿賴耶名許便違
害諸論所說地上菩薩所起煩惱皆
由正知不為過失非預流等得有斯
事寧可以彼例此菩薩彼六識中所
起煩惱雖由正知不為過失而第七
識有漏心位任運現行執藏此識寧
不與彼預流等同由此故知彼說非
理然阿羅漢斷此識中煩惱盡重究
竟盡故不復執藏阿賴耶識為自內
我由斯永失阿賴耶名說之為捨非
捨一切第八識體勿阿羅漢無識持
種今時便入無餘涅槃然第八識雖
諸有情皆悉成就而隨義別立種種
名謂或名心由種種法熏習種子所
積集故或名阿陀那執持種子及諸

色相今不壞故或名所知依能與染
淨所知諸法為依止故或名種子識
能遍任持世出世間諸種子故此等
諸名通一切位或名阿賴耶攝藏一
切雜染品法令不失故我見愛等執
藏以為自內我故此名唯在異生有
學非無學位不退菩薩有雜染法執
藏義故或名異熟識能引生死善不
善業異熟果故此名唯在異生二乘
諸菩薩位非如來地猶有異熟無記
法故或名無垢識寂極清淨諸無漏
法所依止故此名唯在如來地有菩
薩二乘及異生位持有漏種可受熏
習未得善淨第八識故如契經說
如來無垢識是淨無漏界解脫一切障
圓鏡智相應

阿賴耶名過失重故寂初捨故此中
偏說異熟識體菩薩將得菩提時捨
聲聞獨覺入無餘依涅槃時捨無垢
識體無有捨時利樂有情無盡時故
心等通故隨義應說然第八識捨有
二位一有漏位無記性攝唯與觸等
五法相應但緣前說執受處境二無

漏位唯善性攝與二十一心所相應
謂遍行別境各五善十一與一切心
恒相應故常樂證智所觀境故於所
觀境恒印持故於曾受境恒明記故
世尊無有不定心故於一切法常決
擇故極淨信等常相應故無染汙故
無散動故此亦唯與捨受相應任運
恒時平等轉故以一切法為所緣境
鏡智遍緣一切法故

云何應知此第八識離眼等識有別
自體聖教正理為定量故謂有大乘
阿毗達磨契經中說

無始時來界一切法等依由此有諸趣
及涅槃證得

此第八識自性微細故以作用而顯
示之頌中前半顯第八識為因緣用
後半顯與流轉還滅作依持用界是
因義即種子識無始時來展轉相續
親生諸法故名為因依是緣義即執
持識無始時來與一切法等為依止
故名為緣謂能執持諸種子故與現
行法為所依故即變為彼及為彼依
變為彼者謂變為器及有根身為彼

依者謂與轉識作所依止以能執受
五色根故眼等五識依之而轉又與
末那為依止故第六意識依之而轉
末那意識轉識攝故如眼等識依俱
有根第八理應是識性故亦以第七
為俱有依是謂此識為因緣用由此
有者由有此識有諸趣者有善惡趣
謂由有此第八識故執持一切順流
轉法令諸有情流轉生死雖惑業生
皆是流轉而趣是果勝故偏說或諸
趣言通能所趣諸趣資具亦得趣名
諸惑業生皆依此識是與流轉作依
持用及涅槃證得者由有此識故有
涅槃證得謂由有此第八識故執持
一切順還滅法令修行者證得涅槃
此中但說能證得道涅槃不依此識
有故或此但說所證涅槃是修行者
正所求故或此雙說涅槃與道俱是
還滅品類攝故謂涅槃言顯所證滅
後證得言顯能得道由能斷道斷所
斷惑究竟盡位證得涅槃能所斷證
皆依此識是與還滅作依持用又此
頌中初句顯示此識自性無始恒有

後三顯與雜染清淨二法揔別為所
依止雜染法者謂苦集諦即所能趣
生及業惑清淨法者謂滅道諦即所
能證涅槃及道彼二皆依此識而有
依轉識等理不成故或復初句顯此
識體無始相續後三顯與三種自性
為所依止謂依他起遍計所執圓成
實性如次應知今此頌中諸所說義
離第八識皆不得有即彼經中復作
是說

由攝藏諸法 一切種子識故名阿賴耶
勝者我開示

由此本識具諸種子故能攝藏諸雜
染法依斯建立阿賴耶名非如勝性
轉為大等種子與果體非一故能依
所依俱生滅故與雜染法互相攝藏
亦為有情執藏為我故說此識名阿
賴耶已入見道諸菩薩眾得真現觀
名為勝者彼能證解阿賴耶識故我
世尊正為開示或諸菩薩皆名勝者
雖見道前未能證解阿賴耶識而能
信解求彼轉依故亦為說非諸轉識
有如是義解深密經亦作是說

阿陀那識甚深細 一切種子如瀑流
我於凡愚不開演 恐彼分別執為我
以能執持諸法種子及能執受色根
依處亦能執取結生相續故說此識
名阿陀那無性有情不能窮底故說
甚深趣寂種性不能通達故名甚細
是一切法真實種子緣擊便生轉識
波浪恒無間斷猶如瀑流凡即無性
愚即趣寂恐彼於此起分別執墮諸
惡趣障生聖道故我世尊不為開演
唯第八識有如是相入楞伽經亦作
是說

如海遇風緣 起種種波浪 現前作用轉
無有間斷時 藏識海亦然 境等風所擊
恒起諸識浪 現前作用轉

眼等諸識無如大海恒相續轉起諸
識浪故知別有第八識性此等無量
大乘經中皆別說有此第八識諸大
乘經皆順無我違數取趣棄背流轉
趣向還滅讚佛法僧毀諸外道表蓋
等法遮勝性等樂大乘者許能顯示
無顛倒理契經攝故如增壹等至教
量攝又聖慈氏以七種因證大乘經

真是佛說一先不記故若大乘經佛滅度後有餘為壞正法故說何故世尊非如當起諸可怖事先預記別二本俱行故大小乘教本來俱行寧知大乘獨非佛說三非餘境故大乘所說廣大甚深非外道等思量境界彼經論中曾所未說設為彼說亦不信受故大乘經非非佛說四應極成故若謂大乘是餘佛說非今佛語則大乘教是佛所說其理極成五有無有故若有大乘即應信此諸大乘教是佛所說離此大乘不可得故若無大乘聲聞乘教亦應非有以離大乘決定無有得成佛義誰出於世說聲聞乘故聲聞乘是佛所說非大乘教不應正理六能對治故依大乘經勤修行者皆能引得無分別智能正對治一切煩惱故應信此是佛所說七義異文故大乘所說意趣甚深不可隨文而取其義便生誹謗謂非佛語是故大乘真是佛說如莊嚴論頌此義言先不記俱行非餘所行境極成有無有對治異文故

餘部經中亦密意說阿賴耶識有別
自性謂大衆部阿笈摩中密意說此
名根本識是眼識等所依止故譬如
樹根是莖等本非眼等識有如是義
上坐部經分別論者俱密意說此名有
分識有謂三有分是因義唯此恒遍
為三有因化地部說此名窮生死蘊
離第八識無別蘊法窮生死際無間
斷時謂無色界諸色間斷無想天等
餘心等滅不相應行離色心等無別
自體已極成故唯此識名窮生死蘊
說一切有部增壹經中亦密意說此
名阿賴耶謂愛阿賴耶樂阿賴耶欣
阿賴耶喜阿賴耶謂阿賴耶識是貪
捨別三世境故立此四名有情執為
真自內我乃至未斷恒生愛著故阿
賴耶識是真愛著處不應執餘五取
蘊等謂生一向苦受處者於餘五取蘊
不生愛著彼恒厭逆餘五取蘊念我
何時當捨此命此衆同分此苦身心
令我自在受快樂故五欲亦非真愛
著處謂離欲者於五妙欲雖不貪著
而愛我故樂受亦非真愛著處謂離

第三靜慮染者雖厭樂受而愛我故身見亦非真愛者處謂非無學信無我者雖於身見不生貪著而於內我猶生愛故轉識等亦非真愛者處謂非無學求滅心者雖厭轉識等而愛我故色身亦非真愛者處離色染者雖厭色身而愛我故不相應行離色心等無別自體是故亦非真愛者處異生有學起我愛時雖於餘蓋有愛非愛而於此識我愛定生故唯此是真愛者處由是彼說阿賴耶名定唯顯此阿賴耶識

已引聖教當顯正理謂契經說雜染清淨諸法種子之所集起故名爲心若無此識彼持種心不應有故謂諸轉識在滅定等有間斷故根境作意善等類別易脫起故如電光等不堅住故非可熏習不能持種非染淨種所集起心此識一類恒無間斷如甘蔗等堅住可熏契當彼經所說心義若不許有能持種心非但違經亦違正理謂諸所起染淨品法無所熏故不熏成種則應所起唐捐其功染淨

起時既無因種應同外道執自然生色不相應非心性故如聲光等理非染淨內法所熏豈能持種又彼離識無實自性寧可執為內種依止轉識相應諸心所法如識間斷易脫起故不自在故非心性故不能持種亦不受熏故持種心理應別有有說六識無始時來依根境等前後分位事雖轉變而類無別是所熏習能持種子由斯染淨因果皆成何要執有第八識性彼言無義所以者何執類是實則同外道許類是假便無勝用應不能持內法實種又執識類何性所攝若是善惡應不受熏許有記故猶如擇滅若是無記善惡心時無無記心此類應斷非事善惡類可無記別類必同別事性故又無心位此類定無既有間斷性非堅住如何可執持種受熏又阿羅漢或異生心識類同故應為諸染無漏法熏許便有失又眼等根或所餘法與眼等識根法類同應手相熏然汝不許故不應執識類受熏又六識身若事若類前後二念既

不俱有如隔念者非乎相熏能熏所
熏必俱時故執唯六識俱時轉者由
前理趣既非所熏故彼亦無能持種
義有執色心自類無間前為後種因
果義立故先所說為證不成彼執非
理無熏習故謂彼自類既無熏習如
何可執前為後種又間斷者應不更
生二乘無學應無後蘊死位色心為
後種故亦不應執色心展轉生為種
生轉識色等非所熏習前已說故有
說三世諸法皆有因果感赴無不皆
成何勞執有能持種識然經說心為
種子者起染淨法勢用強故彼說非
理過去未來非常非現如空花等非
實有故又無作用不可執為因緣性
故若無能持染淨種識一切因果皆
不得成有執大乘遣相空理為究竟
者依似比量撥無此識及一切法彼
特違害前所引經知斷證修染淨因
果皆執非實成大邪見外道毀謗染
淨因果亦不謂全無但執非實故若
一切法皆非實有菩薩不應為捨生
死精勤修集善提資糧誰有智者為

除幻敵求石女兒用為軍旅故應信
有能持種心依之建立染淨因果彼
心即是此第八識

又契經說有異熟心善惡業感若無
此識彼異熟心不應有故謂眼等識
有間斷故非一切時是業果故如電
光等非異熟心異熟不應斷已更續
彼命根等無斯事故眼等六識業所
感者猶如聲等非恒續故是異熟生
非真異熟定應許有真異熟心酬牽
引業遍而無斷變為身器作有情依
身器離心理非有故不相應法無實
體故諸轉識等非恒有故若無此心
誰變身器復依何法恒立有情又在
定中或不在定有別思慮無思慮時
理有衆多身受生起此若無者不應
後時身有怡適或復勞損若不恒有
真異熟心彼位如何有此身受非佛
起餘善心等位必應現起真異熟心
如許起彼時非佛有情故由是恒有
真異熟心彼心即是此第八識
又契經說有情流轉五趣四生若無
此識彼趣生體不應有故謂要實有

恒遍無雜彼法可立正實趣生非異
熟法趣生雜乱住此起餘趣生法故
諸異熟色及五識中業所感者不遍
趣生無色界中全無彼故諸生得善
及意識中業所感者雖遍趣生起無
雜乱而不恒有不相應行無實自體
皆不可立正實趣生唯異熟心及彼
心所實恒遍無雜是正實趣生此心
若無生無色界起善等位應非趣生
設許趣生攝諸有漏生無色界起無
漏心應非趣生便違正理勿有前過
及有此失故唯異熟法是正實趣生
由是如來非趣生攝佛無異熟無記
法故亦非界攝非有漏故世尊已捨
苦集諦故諸戲論種已永斷故正實
趣生既在異熟心及心所彼心心所
離第八識理不得成故知別有此第
八識

又契經說有色根身是有執受若無
此識彼能執受不應有故謂五色根
及彼依處唯現在世是有執受彼定
由有能執受心唯異熟心先業所引
非善染等一類能遍相續執受有色

根身眼等轉識無如是義此言意顯
眼等轉識皆無一類能遍相續執受
自內有色根身非顯能執受唯異熟
心勿諸佛色身無執受故然能執受
有漏色身唯異熟心故作是說謂諸
轉識現緣起故如聲風等彼善染等
非業引故如非擇滅異熟生者非異
熟故非遍依故不相續故如電光等
不能執受有漏色身諸心識言亦攝
心所定相應故如唯識言非諸色根
不相應行可能執受有色根身無所
緣故如虛空等故應別有能執受心
彼心即是此第八識

又契經說壽煖識三更牙依持得相
續住若無此識能持壽煖令久住識
不應有故謂諸轉識有間有轉如聲
風等無恒持用不可立為持壽煖識
唯異熟識無間無轉猶如壽煖有恒
持用故可立為持壽煖識經說三法
更牙依持而壽與煖一類相續唯識
不然豈符正理雖說三法更牙依持
而許唯煖不遍三界何不許識獨有
間轉此於前理非為過難謂若是處

具有三法無間轉者可恒相持不介
便無恒相持用前以此理顯三法中
所說識言非詮轉識舉煖不遍豈壞
前理故前所說其理極成又三法中
壽煖二種既唯有漏故知彼識如壽
與煖定非無漏生無色界起無漏心
今時何識能持彼壽由此故知有異
熟識一類恒遍能持壽煖彼識即是
此第八識

又契經說諸有情類受生命終必住
散心非無心定若無此識生死時心
不應有故謂生死時身心惛昧如睡
無夢極悶絕時明了轉識必不現起
又此位中六種轉識行相所緣不可
知故如無心位必不現行六種轉識
行相所緣有必可知如餘時故真異
熟識極微細故行相所緣俱不可了
是引業果一期相續恒無轉變是散
有心名生死心不違正理有說五識
此位定無意識取境或因五識或因
他教或定為因生位諸因既不可得
故受生位意識亦無若介有情生無
色界後時意識應永不生定心必由

散意識引五識他教彼界必無引定
散心無由起故若謂彼定由串習力
後時率亦能現在前彼初生時寧不
現起又欲色界初受生時串習意識
亦應現起若由昏昧初未現前此即
前因何勞別說有餘部執生死等位
別有一類微細意識行相所緣俱不
可了應知即是此第八識
極成意識不如是故又將死時由善
惡業下上身分冷觸漸起若無此識
彼事不成轉識不能執受身故眼等
五識各別依故或不行故第六意識
不住身故境不定故適寄身中恒相
續故不應冷觸由彼漸生唯異熟心
由先業力恒遍相續執受身分捨執
受處冷觸便生壽煖識三不相離故
冷觸起處即是非情雖變亦緣而不
執受故知定有此第八識
又契經說識緣名色名色緣識如是
二法展轉相依譬如蘆束俱時而轉
若無此識彼識自體不應有故謂彼
經中自作是釋名謂非色四蘊色謂
羯邏藍等此二與識相依而住如二

蘆束更牙為緣恒俱時轉不相捨離
眼等轉識攝在名中此識若無說誰
為識亦不可說名中識蘊謂五識身
識謂第六羯邏藍時無五識故又諸
轉識有間轉故無力恒時執持名色
寧說恒與名色為緣故彼識言顯第
八識

成唯識論卷第三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成唯識論卷第四

忠

護法等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又契經說一切有情皆依食住若無此識彼識食體不應有故謂契經說食有四種一者段食變壞為相謂欲界繫香味觸三於變壞時能為食事由此色處非段食攝以變壞時色無用故二者觸食觸境為相謂有漏觸纔取境時攝受喜等能為食事此觸雖與諸識相應屬六識者食義偏勝觸魚顯境攝受喜樂及順益捨資養勝故三意思食希望為相謂有漏思與欲俱轉希可愛境能為食事此思雖與諸識相應屬意識者食義偏勝意識於境希望勝故四者識食執持為相謂有漏識由段觸思勢力增長能為食事此識雖通諸識自體而第八識食義偏勝一類相續執持勝故由是集論說此四食三蘊五處十一界攝此四能持有情身命令不壞斷故名為食段食唯於欲界有用觸意

思食雖遍三界而依識轉隨識有無
眼等轉識有間有轉非遍恒時能持
身命謂無心定睡眠悶絕無想天中
有間斷故設有心位隨所依緣性界
地等有轉易故於持身命非遍非恒
諸有執無第八識者依何等食經作
是言一切有情皆依食住非無心位
過去未來識等為食彼非現常如空
花等無體用故設有體用非現在攝
如虛空等非食性故亦不可說入定
心等與無心位有情為食住無心時
彼已滅故過去非食已極成故又不
可說無想定等不相應行即為彼食
段等四食所不攝故不相應法非實
有故有執滅定等猶有第六識於彼
有情能為食事彼執非理後當廣破
又彼應說生上二界無漏心時以何
為食無漏識等破壞有故於彼身命
不可為食亦不可執無漏識中有有
漏種能為彼食無漏識等猶如涅槃
不能執持有漏種故復不可說上界
有情身命相持即平為食四食不攝
彼身命故又無色無身命無能持故

衆同分等無實體故由此定知異諸
轉識有異熟識一類恒遍執持身命
令不壞斷世尊依此故作是言一切
有情皆依食住唯依取蘊建立有情
佛無有漏非有情攝說為有情依食
住者當知皆依亦現而說既異熟識
是勝食性彼識即是此第八識
又契經說住滅定者身語心行無不
皆滅而壽不滅亦不離煖根無變壞
識不離身若無此識住滅定者不離
身識不應有故謂眼等識行相麤動
於所緣境起必勞慮歇惠彼故暫求
止息漸次伏除至都盡位依此位立
住滅定者故此定中彼識皆滅若不
許有微細一類恒遍執持壽等識在
依何而說識不離身若謂後時彼識
還起如瞿日瘧名不離身是則不應
說心行滅識與想等起滅同故壽煖
諸根應亦如識便成大過故應許識
如壽煖等實不離身又此位中若全
無識應如瓦礫非有情數豈得說為
住滅定者又異熟識此位若無誰能
執持諸根壽煖無執持故皆應壞滅

猶如死屍便無壽等既今後識必不
還生說不離身彼何所屬諸異熟識
捨此身已離識餘身無重生故又若
此位無持種識後識無種如何得生
過去未來不相應法非實有體已極
成故諸色等法離識皆無受熏持種
亦已遮故然滅定等無心位中如有
心位定實有識具根壽煖有情攝故
由斯理趣住滅定者決定有識實不
離身若謂此位有第六識名不離身
亦不應理此定亦名無心定故若無
五識名無心者應一切定皆名無心
諸定皆無五識身故意識攝在六轉
識中如五識身滅定非有或此位識
行相所緣不可知故如壽煖等非第
六識若此位有行相所緣可知識者
應如餘位非此位攝本為止息行相
所緣可了知識入此定故又若此位
有第六識彼心所法為有為無若有
心所經不應言住此定者心行皆滅
又不應名滅受想定此定加行但猒受
想故此定中唯受想定滅受想二法資
助心強諸心所中獨名心行說心行

滅何所相違無想定中應唯想滅但
獸想故然汝不許既唯受想資助心
強此二滅時心亦應滅如身行滅而
身猶在寧要責心令同行滅若尔語
行尋伺滅時語應不滅而非所許然
行於法有遍非遍遍行滅時法定隨
滅非遍行滅法或猶在非遍行者謂
入出息見息滅時身猶在故尋伺於
語是遍行攝彼若滅時語定無故受
想於心亦遍行攝許如思等大地法
故受想滅時心定隨滅如何可說彼
滅心在又許思等是大地法滅受想
時彼亦應滅既尔信等此位亦無非
遍行滅餘可在故如何可言有餘心
所既許思等此位非無受想應然大
地法故又此定中若有思等亦應有
觸餘心所法無不皆依觸力生故若
許有觸亦應有受觸緣受故既許有
受想亦應生不相離故如受緣受非
一切受皆能起愛故觸緣受非一切
觸皆能生受由斯所難其理不成彼
救不然有老別故謂佛自簡唯無明
觸所生諸受為緣生受曾無有處簡

觸生受故若有觸必有受生受與想俱其理決定或應如餘位受想亦不滅執此位中有思等故許便違害心行滅言亦不得成滅受想定若無心所識亦應無不見餘心離心所故餘遍行滅法隨滅故受等應非大地法故此識應非相應法故許則應無所依緣等如色等法亦非心故又契經說意法為緣生於意識三和合觸與觸俱起有受想思若此定中有意識者三和合故必應有觸觸既定與受想思俱如何有識而無心所若謂餘時三和有力成觸生觸能起受等由此定前獸患心所故在定位三事無能不成生觸亦無受等若亦應名滅心所定如何但說滅受想耶若謂獸時唯獸受想此二滅故心所皆滅依前所獸以立定名既亦此中心亦應滅所獸俱故如餘心所不亦如何名無心定又此定位意識是何不應是染或無記性諸善定中無此事故餘染無記心必有心所故不應獸善起染等故非求寂靜翻起散故若謂是善

相應善故應無貪等善根相應此心不應是自性善或勝義善違自宗故非善根等及涅槃故若謂此心是等起善加行善根所引發故理亦不然違自宗故如餘善心非等起故善心無間起三性心如何善心由前等起故心是善由相應力既尔必與善根相應寧說此心獨無心所故無心所心亦應無如是推徵眼等轉識於滅定位非不離身故契經言不離身者彼識即是此第八識

入滅定時不為止息此極寂靜執持識故無想等位類此應知

又契經說心雜染故有情雜染心清淨故有情清淨若無此識彼染淨心不應有故謂染淨法以心為本因心而生依心住故心受彼熏持彼種故然雜染法略有三種煩惱業果種類別故若無此識持煩惱種界地往還無染心後諸煩惱起皆應無因餘法不能持彼種故過去未來非實有故若諸煩惱無因而生則無三乘學無學果諸已斷者皆應起故若無此識

持業果種界地往還異類法後諸業
果起亦應無因餘種餘因前已遮故
若諸業果無因而生入無餘依涅槃
界已三界業果還復應生煩惱亦應
無因生故又行緣識應不得成轉識
受熏前已遮故結生染識非行感故
應說名色行為緣故時分懸隔無緣
義故此不成故後亦不成諸清淨法
亦有二種世出世道斷果別故若無
此識持世出世清淨道種異類心後
起彼淨法皆應無因所執餘因前已
破故若二淨道無因而生入無餘依
涅槃界已彼二淨道還復應生所依
亦應無因生故又出世道初不應生
無法持彼法亦種故有漏類別非彼
因故無因而生非釋種故初不生故
後亦不生是則應無三乘道果若無
此識持煩惱種轉依斷果亦不得成
謂道起時現行煩惱及彼種子俱非
有故染淨二心不俱起故道相應心不
持彼種自性相違如涅槃故去來得
等非實有故餘法持種理不成故既
無所斷能斷亦無依誰由誰而立斷

果若由道力後惑不生立斷果者則
初道起應成無學後諸煩惱皆已無
因永不生故許有此識一切皆成唯
以能持染淨種故證此識有理趣無
邊恐猒繁文略述綱要別有此識教
理顯然諸有智人應深信受如是已
說初能變相第二能變其相云何頌曰
次第二能變是識名末那 依彼轉緣彼
思量為性相 四煩惱常俱 謂我癡我見
并我慢我愛及餘觸等俱 有覆無記攝
隨所生所繫 阿羅漢滅定 出世道無有
論曰次初異熟能變識後應辯思量
能變識相是識聖教別名末那恒審
思量勝餘識故此名何異第六意識
此持業釋如藏識名識即意故彼依
主釋如眼識等識異意故然諸聖教
恐此濫彼故於第七但立意名又標
意名為簡心識積集了別劣餘識故
或欲顯此與彼意識為近所依故但
名意依彼轉者顯此所依彼謂即前
初能變識聖說此識依藏識故有義
此意以彼識種而為所依非彼現識
此無間斷不假現識為俱有依方得

生故有義此意以彼識種及彼現識俱為所依雖無間斷而有轉易名轉識故必假現識為俱有依方得生故轉謂流轉顯示此識恒依彼識取所緣故

諸心心所皆有所依然彼所依捨有三種一因緣依謂自種子諸有為法皆託此依離自因緣必不生故二增上緣依謂內六處諸心心所皆託此依離俱有根必不轉故三等無間緣依謂前滅意諸心心所皆託此依離開導根必不起故唯心心所具三所依名有所依非所餘法初種子依有作是說要種滅已現果方生無種已生集論說故種與芽等不俱有故有義彼說為證不成彼依引生後種說故種生芽等非勝義故種滅芽生非極成故焰炷同時牙為因故然種自類因果不俱種現相生決定俱有故瑜伽說無常法與他性為因亦與後念自性為因是因緣義自性言顯種子自類前為後因他性言顯種與現行牙為因義攝大乘論亦作是說

藏識染法牙為因緣猶如束蘆俱時
而有又說種子與果必俱故種子依
定非前後設有處說種果前後應知
皆是隨轉理門如是八識及諸心所
定各別有種子所依次俱有依有作
是說眼等五識意識為依此現起時
必有彼故無別眼等為俱有依眼等
五根即種子故二十唯識伽他中言
識從自種生似境相而轉為成內外處
佛說彼為十

彼頌意說世尊為成十二處故說五
識種為眼等根五識相分為色等境
故眼等根即五識種觀所緣論亦作
是說

識上色功能 名五根應理功能與境色
無始牙為因

彼頌意言異熟識上能生眼等色識
種子名色功能說為五根無別眼等
種與色識常牙為因能熏與種遮為
因故第七八識無別此依恒相續轉
自力勝故第六意識別有此依要託
末那而得起故有義彼說理教相違
若五色根即五識種十八界種應成

雜亂然十八界各別有種諸聖教中
處處說故又五識種各有能生相見
分異為執何等名眼等根若見分種
應識蘊攝若相分種應外處攝便違
聖教眼等五根皆是色蘊內處所攝
又若五根即五識種五根應是五識
因緣不應說為增上緣攝又鼻舌根
即二識種則應鼻舌唯欲界繫或應
二識通色界繫許便俱與聖教相違
眼耳身根即三識種二界五地為難
亦然又五識種既通善惡應五色根
非唯無記又五識種無執受攝五根
亦應非有執受又五色根若五識種
應意識種即是末那彼以五根為同
法故又瑜伽論說眼等識皆具三依
若五色根即五識種依但應二又諸
聖教說眼等根皆通現種執唯是種
便與一切聖教相違有避如前所說
過難明附彼執復轉救言異熟識中
能感五識增上業種名五色根非作
因緣生五識種妙符二頌善順瑜伽
彼有虛言都無實義應五色根非無
記故又彼應非唯有執受唯色蘊攝

唯內處故鼻舌唯應欲界繫故三根不應五地繫故感意識業應末那故眼等不應通現種故又應眼等非色根故又若五識皆業所感則應一向無記性攝善等五識既非業感應無眼等為俱有依故彼所言非為善救又諸聖教處處皆說阿賴耶識變似色根及根依處器世間等如何汝等撥無色根許眼等識變似色等不許眼等藏識所變如斯迷謬深違教理然伽他說種子功能名五根者為破離識實有色根於識所變似眼根等以有發生五識用故假名種子及色功能非謂色根即識業種又緣五境明了意識應以五識為俱有依以彼必與五識俱故若彼不依眼等識者彼應不與五識為依彼此相依勢力等故又第七識雖無間斷而見道等既有轉易應如六識有俱有依不尔彼應非轉識攝便違聖教轉識有七故應許彼有俱有依此即現行第八識攝如瑜伽說有藏識故得有末那末那為依意識得轉彼論意言現行

藏識為依止故得有末那非由彼種
不尔應說有藏識故意識得轉由此
彼說理教相違是故應言前五轉識
一一定有二俱有依謂五色根同時
意識第六轉識決定恒有一俱有依
謂第七識若與五識俱時起者亦以
五識為俱有依第七轉識決定唯有
一俱有依謂第八識唯第八識恒無
轉變自能立故無俱有依有義此說
猶未盡理第八類餘既同識性如何
不許有俱有依第七八識既恒俱轉
更何為依斯有何失許現起識以種
為依識種亦應許依現識能熏異熟
為生長住依識種離彼不生長住故
又異熟識有色界中能執持身依色
根轉如契經說阿賴耶識業風所飄
遍依諸根恒相續轉瑜伽亦說眼等
六識各別依故不能執受有色根身
若異熟識不遍依止有色諸根應如
六識非能執受或所立因有不定失
是故藏識若現起者定有一依謂第
七識在有色界亦依色根若識種子
定有一依謂異熟識初熏習位亦依

能熏餘如前說有義前說皆不應理
未了所依與依別故依謂一切有生
滅法仗因託緣而得生住諸所仗託
皆說為依如王與臣牙相依等若法
決定有境為主令心心所取自所緣
乃是所依即內六處餘非有境定為
主故此但如王非如臣等故諸聖教
唯心心所名有所依非色等法無所
緣故但說心所心為所依不說心所
為心所依彼非主故然有處說依為
所依或所依為依皆隨宜假說由此
五識俱有所依定有四種謂五色根
六七八識隨闕一種必不轉故同境
分別染淨根本所依別故聖教唯說
依五根者以不共故又必同境近相
順故第六意識俱有所依唯有二種
謂七八識隨闕一種必不轉故雖五
識俱取境明了而不定有故非所依
聖教唯說依第七者染淨依故同轉
識攝近和順故第七意識俱有所依
但有一種謂第八識藏識若無定不
轉故如伽他說

阿賴耶為依 故有末那轉 依止心及意

餘轉識得生

阿賴耶識俱有所依亦但一種謂第七識彼識若無定不轉故論說藏識恒與末那俱時轉故又說藏識恒依染汙此即末那而說三位無末那者依有覆說如言四位無阿賴耶非無第八此亦應尔雖有色界亦依五根而不定有非所依攝識種不能現取自境可有依義而無所依心所所依隨識應說復各加自相應之心若作是說妙符理教後開導依有義五識自他前後不相續故必第六識所引生故唯第六識為開導依第六意識自相續故亦由五識所引生故以前六識為開導依第七八識自相續故不假他識所引生故但以自類為開導依有義前說未為究理且前五識未自在位遇非勝境可如所說若自在位如諸佛等於境自在諸根不用任運決定不假尋求彼五識身寧不相續等流五識既為決定染淨作意勢力引生專注所緣未能捨頃如何不許多念相續故瑜伽說決定心後方有

染淨此後乃有等流眼識蓋不善轉而彼不由自分別力乃至此意不趣餘境經尔所時眼意二識或善或染相續而轉如眼識生乃至身識應知亦尔彼意定顯經尔所時眼意二識俱相續轉既眼識時非無意識故非二識于相續生若增盛境相續現前通棄身心不能暫捨時五識身理必相續如熱地獄戲忘天等故瑜伽言若此六識為彼六識等無間緣即施設此名為意根若五識前後定唯有意識彼論應言若此一識為彼六識等無間緣或彼應言若此六識為彼一識等無間緣既不如是故知五識有相續義五識起時必有意識能引後念意識今起何假五識為開導依無心睡眠悶絕等位意識斷已後復起時藏識末那既恒相續亦應與彼為開導依若彼用前自類開導五識自類何不許然此既不然彼云何尔平等性智相應末那初起必由第六意識亦應用彼為開導依圓鏡智俱第八淨識初必六七方便引生又異

熟心依染汙意或依悲願相應善心
既亦必應許第八識亦以六七為開
導係由此彼言都未究理應說五識
前六識內隨用何識為開導依第六
意識用前自類或第七八為開導依
第七末那用前自類或第六識為開
導依阿陀那識用前自類及第六七
為開導依皆不違理由前說故有義
此說亦不應理開導依者謂有緣法
為主能作等無間緣此於後生心心
所法開避引導名開導依此但屬心
非心所等若此與彼無俱起義說此
於彼有開導力一身八識既容俱起
如何異類為開導依若許為依應不
俱起便同異部心不並生又一身中
諸識俱起多少不定若容牙作等無
間緣色等應亦便違聖說等無間緣
唯心心所然攝大乘說色亦容有等
無間緣者是縱奪言謂假縱小乘色
心前後有等無間緣奪因緣故不亦
等言應成無用若謂等言非遮多少
但表同類便違汝執異類識作等無
間緣是故八識各唯自類為開導依

淨契教理自類必無俱起義故心所
此依應隨識說雖心心所異類並生
而手相應和合似一定俱生滅事業
必同一開導時餘亦開導故展轉作
等無間緣諸識不然不應為例然諸
心所非開導依於所引生無主義故
若心心所等無間緣各唯自類第七
八識初轉依時相應信等此緣使開
則違聖說諸心心所皆四緣生無心
睡眠悶絕等位意識雖斷而後起時
彼開導依即前自類開斷五識應知
亦然無自類心於中為隔名無間故
彼先滅時已於今識為開導故何煩
異類為開導依然聖教中說前六識
互相引起或第七八依六七生皆依
殊勝增上緣說非等無間故不相違
瑜伽論說若此識無間諸識決定生
說此為彼等無間緣又此六識為彼
六識等無間緣即施設此名意根者
言總意別亦不相違故自類依深契
教理傍論已了應辯正論此能變識
雖具三所依而依彼轉言但顯前二
為顯此識依緣同故又前二依有勝

用故或開導依易了知故

如是已說此識所依所緣云何謂即緣彼彼謂即前此所依識聖說此識緣藏識故有義此意緣彼識體及相應法論說末擲我我所執恒相應故謂緣彼體及相應法如次執為我及我所然諸心所不離識故如唯識言無違教失有義彼說理不應然曾無屢言緣觸等故應言此意但緣彼識見及相分如次執為我及我所相見俱以識為體故不違聖說有義興說亦不應理五色根境非識蘊故應同五識亦緣外故應如意識緣共境故應生無色者不執我所故狀色生彼不變色故應說此意但緣藏識及彼種子如次執為我及我所以種即是彼識功能非實有物不違聖教有義前說皆不應理色等種子非識蘊故論說種子是實有故假應如無非因緣故又此識俱薩迦耶見任運一類恒相續生何容別執有我我所無一心中有斷常等二境別執俱轉義故亦不應說二執前後此無始來一味

轉故應知此意但緣藏識見分非餘
彼無始來一類相續似常一故恒與
諸法為所依故此唯執彼為自內我
乘語勢故說我所言或此執彼是我
之我故於一見義說二言若作是說
善順教理多處唯言有我見故我我
所執不俱起故未轉依位唯緣藏識
既轉依已亦緣真如及餘諸法平等
性智證得十種平等性故知諸有情
勝解老別示現種種佛影像故此中
且說未轉依時故但說此緣彼藏識
悟迷通局理應今故無我我境遍不
遍故如何此識緣自所依如有後識即
緣前意彼既極成此亦何咎頌言思
量為性相者雙顯此識自性行相意
以思量為自性故即復用彼為行相
故由斯義釋所立別名能審思量名
末那故未轉依位恒審思量所執我
相已轉依位亦審思量無我相故
此意相應有幾心所且與四種煩惱
常俱此中俱言顯相應義謂從無始
至未轉依此意任運恒緣藏識與四
根本煩惱相應其四者何謂我癡我

見并我慢我愛是名四種我癡者謂
無明愚於我相迷無我理故名我癡
我見者謂我執於非我法妄計為我
故名我見我慢者謂倨傲恃所執我
令心高舉故名我慢我愛者謂我
貪於所執我深生耽著故名我愛并
表慢愛有見慢俱遮餘部執無相
應義此四常起擾濁內心令外轉識
恒成雜染有情由此生死輪迴不能
出離故名煩惱彼有十種此何唯四
有我見故餘見不生無一心中有二
慧故如何此識要有我見二取邪見
但分別生唯見所斷此俱煩惱唯是
俱生修所斷故我所邊見依我見生
此相應見不依彼起恒內執有我故
要有我見由見審決疑無容起愛著
我故瞋不得生故此識俱煩惱唯四
見慢愛三如何俱起行相無違俱起
何失瑜伽論說貪令心下慢令心舉
寧不相違分別俱生外境內境所陵
所恃麤細有殊故彼此文義無乖迤
此意心所唯有四耶不尔及餘觸等
俱故有義此意心所唯九前四及餘

觸等五法即觸作意受想與思意與
遍行定相應故前說觸等異熟識俱
恐謂同前亦是無覆顯此異彼故置
餘言及是集義前四後五合與末部
恒相應故此意何故無餘心所謂欲
希望未遂合事此識任運緣遂合境
無所希望故無有欲勝解印持曾未
定境此識無始恒緣定事無所印持
故無勝解念唯記憶曾所習事此識
恒緣現所受境無所記憶故無有念
定唯繫心專注一境此識任運剎那別
緣既不專一故無有定慧即我見故
不別說善是淨故非此識俱隨煩惱
生必依煩惱前後分位若別建立此
識恒與四煩惱俱前後一類分位無
別故此識俱無隨煩惱惡作追悔先
所造業此識任運恒緣現境非悔先
業故無惡作睡眠必依身心重昧外
衆緣力有時暫起此識無始一類內
執不假外緣故彼非有尋伺俱依外
門而轉淺深推度麤細發言此識唯
依內門而轉一類執我故非彼俱有
義彼釋餘義非理頌別說此有覆攝

故又開意俱隨煩惱故煩惱必與隨煩惱俱故此餘言顯隨煩惱此中有義五隨煩惱遍與一切染心相應如集論說悟況掉舉不信懈怠放逸於一切染汙品中恒共相應若離無堪任性等染汙性成無是處故煩惱起時心既染汙故染心位必有彼五煩惱若起必由無堪任器動不信懈怠放逸故掉舉雖遍一切染心而貪位增但說貪分如眠與悔雖遍三性心而癡位增但說為癡分雖餘處說有隨煩惱或六或十遍諸染心而被俱依別義說遍非彼實遍一切染心謂依二十隨煩惱中解通處細無記不善通障定慧相顯說六依二十二隨煩惱中解通處細二性說十故此彼說非不相遠然此意俱心所十五謂前九法五隨煩惱并別境慧我見雖是別境慧攝而五十一心所法中義有差別故開為二何緣此意無餘心所謂念等十行相應動此識審細故非彼俱無慙無愧唯是不善此無記故非彼相應散亂令心馳流外境此恒

內執一類境生不外馳流故彼非有
不正知者謂起外門身語意行違越
軌則此唯內執故非彼俱無餘心所
義如前說有義應說六隨煩惱遍與
一切染心相應瑜伽論說不信懈怠
放逸忘念散亂惡慧一切染心皆相
應故忘念散亂惡慧若無心必不能
起諸煩惱要緣曾受境界種類發起
忘念及邪簡擇方起貪等諸煩惱故
煩惱起時心必流蕩皆由於境起散
亂故惛沉掉舉行相手違非諸染心
皆能遍起論說五法遍染心者解通
麤細違唯善法純隨煩惱通二性故
說十遍意義如前說然此意俱心所
十九謂前九法六隨煩惱并念定慧
及加惛沉此別說念在前慧釋并有
定者專注一類所執我境曾不捨故
加惛沉者謂此識俱無明尤重心惛
沉故無掉舉者此相違故無餘心所
如上應知有義復說十隨煩惱遍與
一切染心相應瑜伽論說放逸掉舉
惛沉不信懈怠邪欲邪勝解邪念散
亂不正知此十一一切染汙心起通一

切處三界繫故若無邪欲邪勝解時
心必不能起諸煩惱於所受境要樂
合離即持事相方起貪等諸煩惱故
諸疑理者於色等事必無猶豫故疑
相應亦有勝解於所緣事亦猶豫者
非煩惱疑如疑人枉餘處不說此二
遍者緣非愛事疑相應心邪欲勝解
非慮顯故餘牙有無義如前說此意
心所有二十四謂前九法十隨煩惱
加別境五准前理釋無餘心所如上
應知有義前說皆未盡理且疑他世
為有為無於彼有何欲勝解相煩惱
起位若無惛沉應不定有無堪任性
掉舉若無應無躍動便如善等非染
汙位若染心中無散乱者應非流蕩
非染汙心若無失念不正知者如何
能起煩惱現前故染汙心決定皆與
八隨煩惱相應而生謂惛沉掉舉不
信懈怠放逸忘念散乱不正知忘念
不正知念慧為性者不遍染心非諸
染心皆緣曾受有簡擇故若以無明
為自性者遍染心起由前說故然此
意俱心所十八謂前九法八隨煩惱

并別境慧無餘心所及論三文准前
應釋若作是說不違理教

成唯識論卷第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成唯識論卷第四 第三十七張 忠

成唯識論卷第五

忠

護法等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此染汙意何受相應有義此俱唯有
喜受恒內執我生喜愛故有義不然
應許喜受乃至有頂違聖言故應談
此意四受相應謂生惡趣憂受相應
緣不善業所引果故生人欲天初二
靜慮喜受相應緣有喜地善業果故
第三靜慮樂受相應緣有樂地善業
果故第四靜慮乃至有頂捨受相應
緣唯捨地善業果故有義彼說亦不
應理此無始來任運一類緣內執我
恒無轉易與變異受不相應故又此
末那與前藏識義有異者皆別說之
若四受俱亦應別說既不別說定與
彼同故此相應唯有捨受未轉依位
與前所說心所相應已轉依位唯二
十一心所俱起謂遍行別境各五善
十一如第八識已轉依位唯捨受俱
任運轉故恒於所緣平等轉故末那
心所何性所攝有覆無記所攝非餘

此意相應四煩惱等是染法故障導
聖道隱蔽自心說名有覆非善不善
故名無記如上二界諸煩惱等定力
攝藏是無記攝此俱染法所依細故
任運轉故亦無記攝若已轉依唯是
善性末那心所何地繫耶隨彼所生
彼地所繫謂生欲界現行末那相應
心所即欲界繫乃至有頂應知亦然
任運恒緣自地藏識執為內我非他
地故若起彼地異熟藏識現在前者
名生彼地染汙末那緣彼執我即繫
屬彼名彼所繫或為彼地諸煩惱等
之所繫縛名彼所繫若已轉依即非
所繫

此染汙意無始相續何位永斷或暫
斷耶阿羅漢滅定出世道無有阿羅
漢者捨顯三乘無學果位此位染意
種及現行俱永斷滅故說無有學位
滅定出世道中俱暫伏滅故說無有
謂染汙意無始時來微細一類任運
而轉諸有漏道不能伏滅三乘聖道
有伏滅義真無我解違我執故後得
無漏現在前時是彼等流亦違此意

真無我解及後所得俱無漏故名出世道滅定既是聖道等流極寂靜故此亦非有由未永斷此種子故從滅盡定聖道起已此復現行乃至未滅然此染意相應煩惱是俱生故非見所斷是染汙故非非所斷極微細故所有種子與有頂地下下煩惱一時頓斷勢力等故金剛喻定現在前時復起二乘無學迴趣大乘從初發心至未成佛雖實是菩薩亦名阿羅漢應義等故不別說之此中有義未那唯有煩惱障俱聖教皆言三位無故又說四惑恒相應故又說為識雜染依故有義彼說教理相違出世未那經說有故無染意識如有染時定有俱生不共依故論說藏識決定恒與一識俱轉所謂未那意識起時則二俱轉所謂意識及與未那若五識中隨起一識則三俱轉乃至或時頓起五識則七俱轉若住滅定無第七識亦時藏識應無識俱便非恒定一識俱轉住聖道時若無第七亦時藏識

應一識俱如何可言若起意識尔時
藏識定二俱轉顯揚論說末那恒與
四煩惱相應或翻彼相應恃舉為行
或平等行故知此意通染不染若由
論說阿羅漢位無染意故便無第七
應由論說阿羅漢位捨賴耶故便無
第八彼既不尔此云何然又諸論言
轉第七識得平等智彼如餘智定有
所依相應淨識此識無者彼智應無
非離所依有能依故不可說彼依六
轉識許佛恒行如鏡智故又無學位
若無第七識彼第八識應無俱有依
然必有此依如餘識性故又如未證
補特伽羅無我者彼我執恒行亦應
未證法無我者法我執恒行此識若
無彼依何識非依第八彼無慧故由
此應信二乘聖道滅定無學此識恒
行彼未證得法無我故又諸論中以
五同法證有第七為第六依聖道起
時及無學位若無第七為第六依所
立宗因便俱有失或應五識亦有無
依五恒有依六亦應尔是故定有無
染汙意於上三位恒起現前言彼無

者依深意說如說四位無阿賴耶非
無第八此亦應介

此意差別略有三種一補特伽羅我
見相應二法我見相應三平等性智
相應初通一切異生相續二乘有學
七地以前一類菩薩有漏心位彼緣
阿賴耶識起補特伽羅我見次通一
切異生聲聞獨覺相續一切菩薩法
空智果不現前位彼緣異熟識起法
我見後通一切如來相續菩薩見道
及修道中法空智果現在前位彼緣
無垢異熟識等起平等性智補特伽
羅我見起位彼法我見亦必現前我
執必依法執而起如要迷執等方謂
人等故我法二見用雖有別而不相
違同依一慧如眼識等體雖是一而
有了別青等多用不相違故此亦應
然二乘有學聖道滅定現在前時類
悟菩薩於修道位有學漸悟生空智
果現在前時皆唯起法執我執已伏
故二乘無學及此漸悟法空智果不
現前時亦唯起法執我執已斷故八
地以上一切菩薩所有我執皆永不

行或已永斷或永伏故法空智果不現前時猶起法執不相違故如契經說八地以上一切煩惱不復現行唯有所依所知障在此所知障是現非種不令煩惱亦應在故法執俱意於二乘等雖名不染於諸菩薩亦名為不染障彼智故由此亦名有覆無記於二乘等說名無覆不障彼智故是異熟生攝從異熟識恒時生故名異熟生非異熟果此名通故如增上緣餘不攝者皆入此攝云何應知此第七識離眼等識有別自體聖教正理為定量故謂薄伽梵處處經中說心意識三種別義集起名心思量名意了別名識是三別義如是三義雖通八識而隨勝顯第八名心集諸法種起諸法故第七名意緣藏識等恒審思量為我等故餘六名識於六別境塵動間斷了別轉故如入楞伽他中說藏識說名心思量性名意能了諸境相是說名為識

又大乘經處處別說有第七識故此別有諸大乘經是至教量前已廣說

故不重成解脫經中亦別說有此第七識如彼頌言

染汙意恒時諸惑俱生滅若解脫諸惑非曾非當有

彼經自釋此頌義言有染汙意從無始來與四煩惱恒俱生滅謂我見我愛及我慢我癡對治道生斷煩惱已此意從彼便得解脫今時此意相應煩惱非唯現無亦無過去未來無自性故如是等教諸部皆有恐猥廣文故不繁述

已引聖教當顯正理謂契經說不共無明微細恒行覆蔽真實若無此識彼應非有謂諸異生於一切分恒起迷理不共無明覆真實義障聖慧眼如伽他說

真義心當生常能為障礙俱行一切分謂不共無明

是故契經說異生類恒處長夜無明所盲惛醉纏心曾無醒覺若異生位有暫不起此無明時便違經義俱異生位迷理無明有行不行不應理故此依六識皆不得成應此間斷彼恒

染故許有未那便無此失染意恒與
四惑相應此俱無明何名不共有義
此俱我見慢愛非根本煩惱名不共
何失有義彼說理教相違純隨煩惱
中不說此三故此三十六煩惱攝故
處處皆說染汙未那與四煩惱恒
相應故應說四中無明是主雖三俱
起亦名不共從無始際恒內昏迷
曾不省察癡增上故此俱見等應名
相應若為主時應名不共如無明
故許亦無失有義此癡名不共者如
不共佛法唯此識有故若余餘識相
應煩惱此識中無應名不共依殊勝
義立不共名非于所無皆名不共謂
第七識相應無明無始恒行障真義
智如是勝用餘識所無唯此識有故
名不共既今此俱三亦應名不共無
明是主獨得此名或許餘三亦名不
共對餘癡故且說無明不共無明總
有二種一恒行不共餘識所無二獨
行不共此識非有故瑜伽說無明有
二若貪等俱者名相應無明非貪等
俱者名獨行無明是主獨行唯見所

斷如契經說諸聖有學不共無明已
永斷故不造新業非主獨行亦修所
斷忿等皆通見修所斷故恒行不共
餘部所無獨行不共此彼俱有又契
經說眼色為緣生於眼識廣說乃至
意法為緣生於意識若無此識彼意
非有謂如五識必有眼等增上不共
俱有所依意識既是六識中攝理應
許有如是所依此識若無彼依寧有
不可說色為彼所依意非色故意識
應無隨念計度二分別故亦不可說
五識無有俱有所依彼與五根俱時
而轉如牙影故又識與根既必同境
如心心所決定俱時由此理趣極成
意識如眼等識必有不共顯自名處
等無間不攝增上生所依極成六識
隨一攝故又契經說思量名意若無
此識彼應非有謂若意識現在前時
等無間意已滅非有過去未來理非
有故彼思量用定不得成既尔如何
說名為意若謂假說理亦不然無正
思量假依何立若謂現在曾有思量
尔時名識寧說為意故知別有第七

未卽恒審思量正名為意已滅依此
假立意名又契經說無想滅定染意
若無彼應無別謂彼二定俱滅六識
及彼心所體數無異若無染意於二
定中一有一無彼二何別若謂加行
界地依等有差別者理亦不然彼老
別因由此有故此若無者彼因亦無
是故定應別有此意又契經說無想
有情一期生中心心所滅若無此識
彼應無染謂彼長時無六轉識若無
此意我執便無非於餘處有具縛者
一期生中都無我執彼無我執應如
涅槃便非聖賢同所訶厭初後有故
無如是失中間長時無故有過去來
有故無如是失彼非現常無故有過
所得無故能得亦無不相應法前已
遮破藏識無故熏習亦無餘法受熏
已辯非理故應別有染汙末卽於無
想天恒起我執由斯賢聖同訶厭彼
又契經說異生善染無記心時恒帶
我執若無此識彼不應有謂異生類
三性心時雖外起諸業而內恒執我
由執我故令六識中所起施等不能

亡相故瑜伽說染汙末那為識依止
彼未滅時相了別縛不得解脫末那
滅已相縛解脫言相縛者謂於境相
不能了達如幻事等由斯見分相分
所拘不得自在故名相縛依如是義
有伽他言

如是染汙意是識之所依 此意未滅時
識縛終不脫

又善無覆無記心時若無我執應非
有漏自相續中六識煩惱與彼善等
不俱起故去來緣縛理非有故非由
他惑成有漏故勿由他解成無漏故
又不可說別有隨眠是不相應現相
續起由斯善等成有漏法彼非實有
已極成故亦不可說從有漏種生彼
善等故成有漏彼種先無因可成有
漏故非由漏種彼成有漏勿學無漏
心亦成有漏故雖由煩惱引施等業
而不俱起故非有漏正因以有漏言
表漏俱故又無記業非煩惱引彼復
如何得成有漏然諸有漏由與自身
現行煩惱俱生俱滅互相增益方成
有漏由此熏成有漏法種後時現起

有漏義成異生既然有學亦亦無學
有漏雖非漏俱而從先時有漏種起
故成有漏於理無違由有末那恒起
我執令善等法有漏義成此意若無
彼定非有故知別有此第七識證有
此識理趣甚多隨攝大乘略述六種
諸有智者應隨信學然有經中說六
識者應知彼是隨轉理門或隨所依
六根說六而識類別實有八種如是
已說第二能變第三能變其相云何
頌曰

次第三能變老別有六種了境為性相
善不善俱非

論曰次中思量能變識後應辯了境
能變識相此識老別揔有六種隨六
根境種類異故謂名眼識乃至意識
隨根立名具五義故五謂依發屬助
如根雖六識身皆依意轉然隨不共
立意識名如五識身無相濫過或唯
依意故名意識辯識得名心意非例
或名色識乃至法識隨境立名順識
義故謂於六境了別名識色等三識
准了色等法識通能了一切法或能

了別法獨得法識名故六識名無相
濫失此後隨境立六識名依五色根
未自在說若得自在諸根用一根
發識緣一切境但可隨根無相濫失
在嚴論說如來五根一一皆於五境
轉者且依麤顯同類境說佛地經說
成所作智決擇有情心行老別起三
業化作四記等若不遍緣無此能故
然六轉識所依所緣麤顯極成故此
不說前隨義便已說所依此所緣境
義便當說次言了境為性相者雙顯
六識自性行相識以了境為自性故
即復用彼為行相故由斯兼釋所立
別名能了別境名為識故如契經說
眼識云何謂依眼根了別諸色廣說
乃至意識云何謂依意根了別諸法
彼經且說不共所依未轉依位見分
所了餘所依了如前已說此六轉識
何性攝耶謂善不善俱非性攝俱非
者謂無記非善不善故名俱非能為
此世他世順益故名為善人天樂果
雖於此世能為順益非於他世故不
名善能為此世他世違損故名不善

惡趣苦果雖於此世能為違損非於
他世故非不善於善不善益損義中
不可記別故名無記此六轉識若與
信等十一相應是善性攝與無慙等
十法相應不善性攝俱不相應無記
性攝有義六識三性不俱同外門轉
牙相違故五識必由意識導引俱生
同境成善染故若許五識三性俱行
意識今時應通三性便違正理故定
不俱瑜伽等說藏識一時與轉識相
應三性俱起者彼依多念如說一心
非一生滅無相違過有義六識三性
容俱率尔等流眼等五識或多或少
容俱起故五識與意識雖定俱生而善
性等不必同故前所設難於此唐指
故瑜伽說若遇聲緣從定起者與定
相應意識俱轉餘耳識生非唯彼定
相應意識能取此聲若不尔者於此
音聲不領受故不應出定非取聲時
即便出定領受聲已若有希望後時
方出在定耳識率尔聞聲理應非善
未轉依者率尔堕心定無記故由此
誠證五俱意識非定與五善等性同諸

處但言五俱意識亦緣五境不說同性雜集論說等引位中五識無者依多分說若五識中三性俱轉意隨偏注與彼性同無偏注者便無記性故六轉識三性容俱得自在位唯善性攝佛色心等道諦攝故已永滅除戲論種故六識與幾心所相應頌曰此心所遍行別境善煩惱隨煩惱不定皆三受相應

論曰此六轉識揔與六位心所相應謂遍行等恒依心起與心相應繫屬於心故名心所如屬我物立我所名別相助成心事得心所名如畫師資作摸填彩故瑜伽說識能了別事之揔相作意了此所未了相即諸心所所取別相觸能了此可意等相受能了此攝受等相想能了此言說因相思能了此正因等相故作意等名心所法此表心所亦緣揔相餘處復說欲亦能了可樂事相勝解亦了決定事相念亦能了串習事相定慧亦了德失等相由此於境起善染等諸心所

法皆於所緣兼取別相雖諸心所名義無異而有六位種類差別謂遍行有五別境亦五善有十一煩惱有六隨煩惱有二十不定有四如是六位合五十二一切心中定可得故緣別別境而得生故唯善心中可得生故性是根本煩惱攝故唯是煩惱等流性故於善染等皆不定故然瑜伽論合六為五煩惱隨煩惱俱是染故復以四一切辯五差別謂一切性及地時俱五中遍行具四一切別境唯有初二一切善唯有一謂一切地染四皆無不定唯一謂一切性由此五位種類差別此六轉識易脫不定故皆容與三受相應皆領順違非二相故領順境相適悅身心說名樂受領違境相逼迫身心說名苦受領中容境相於身於心非違非悅名不苦樂受如是三受或各分二五識相應說名身受別依身故意識相應說名心受唯依心故又三皆通有漏無漏苦受亦由無漏起故或各分三謂見所斷修所斷非所斷又學無學非二為三

或搃分四謂善不善有覆無覆二無記受有義三受容各分四五識俱起任運貪癡純苦趣中任運煩惱不發業者是無記故彼皆容與苦根相應瑜伽論說若任運生一切煩惱皆於三受現行可得若通一切識身者遍與一切根相應不通一切識身者意地一切根相應雜集論說若欲界繫任運煩惱發惡行者亦是不善所餘皆是有覆無記故知三受各容有四或搃分五謂苦樂憂喜捨三中苦樂各分二者逼迫悅身心相各異故由無分別有分別故尤重輕微有差別故不苦不樂不分二者非逼非悅相無異故無分別故平等轉故諸適悅受五識相應恒名為樂意識相應若在欲界初二靜慮近分名喜但悅心故若在初二靜慮根本名喜悅身心故若在第三靜慮近分根本名樂安靜尤重無分別故諸逼迫受五識相應恒名為苦意識俱者有義唯憂逼迫心故諸聖教說意地感受名憂根故瑜伽論說生地獄中諸有情類

異熟無間有異熟生苦憂相續又說
地獄尋伺憂俱一分鬼趣傍生亦尔
故知意地尤重感受尚名為憂况餘
輕者有義通二人天中者恒名為憂
非尤重故傍生鬼界名憂名苦雜受
純受有輕重故捺落迦中唯名為苦
純受尤重無分別故瑜伽論說若任運
生一切煩惱皆於三受現行可得廣
說如前又說俱生薩迦耶見唯無記
性彼邊執見應知亦尔此俱苦受非
憂根攝論說憂根非無記故又瑜伽
說地獄諸根餘三現行定不成就純
苦鬼界傍生亦尔餘三定是樂喜憂
根以彼必成現行捨故豈不容捨彼
定不成寧知彼文唯說容受應不說
彼定成意根彼六容識有時無故不
應彼論唯說容受通說意根無異因
故又若彼論依容受說如何說彼定
成八根若謂五識不相續故定說憂
根為第八者死生閻絕寧有憂根有
執苦根為第八者亦同此破設執一形
為第八者理亦不然形不定故彼惡
業招容無形故彼由惡業令五根門

恒受苦故定成眼等必有一形於彼何用非於無間大地獄中可有希求婬欲事故由斯第八定是捨根第七八識捨相應故如極樂地意悅名樂無有喜根故極苦處意迫名苦無有憂根故餘三言定憂喜樂餘處說彼有等流樂應知彼依隨轉理說或彼通說餘雜受處無異熟樂名純苦故然諸聖教意地感受名憂根者依多分說或隨轉門無相違過瑜伽論說生地獄中諸有情類異熟無間有異熟生苦憂相續又說地獄尋伺憂俱一分鬼趣傍生亦尔者亦依隨轉門又彼苦根意識俱者是餘憂類假說為憂或彼苦根損身心故雖苦根攝而亦名憂如近分喜益身心故雖是喜根而亦名樂顯揚論等具顯此義然未至地定無樂根說彼唯有十一根故由此應知意地感受純受苦處亦苦根攝此等聖教老別多門恐文增廣故不繁述有義六識三受不俱皆外門轉手相違故五俱意識同五所緣五三受俱意亦應尔便違正理

故必不俱瑜伽等說藏識一時與轉識相應三受俱起者彼依多念如說一心非一生滅無相違過有義六識三受容俱順違中境容俱受故意不定與五受同故於偏注境起一受故無偏注者便起捨故由斯六識三受容俱得自在位唯樂喜捨諸佛已斷憂苦事故前所略標六位心所今應廣顯彼老別相且初二位其相云何頌曰

初遍行觸等 次別境謂欲勝解念定慧所緣事不同

論曰六位中初遍行心所即觸等五如前廣說此遍行相云何應知由教及理為定量故此中教者如契經言眼色為緣生於眼識三和合觸與觸俱生有受想思乃至廣說由斯觸等四是遍行又契經說若根不壞境界現前作意正起方能生識餘經復言若於此作意即於此了別若於此了別即於此作意是故此二恒共和合乃至廣說由此作意亦是遍行此等聖教誠證非一理謂識起必有三和彼定

生觸必由觸有若無觸者心心所法
應不和合觸一境故作意引心令趣
自境此若無者心應無故受能領納
順違中境令心等起歡感捨相無心
起時無隨一故想能安立自境分齊
若心起時無此想者應不能取境分
齊相思令心取正因等相造作善等
無心起位無此隨一故必有思由此
證知觸等五法心起必有故是遍行
餘非遍行義至當說次別境者謂欲
至慧所緣境事多分不同於六位中
次初說故云何為欲於所樂境希望
為性勤依為業有義所樂謂可欣境
於可欣事欲見聞等有希望故於可
厭事希彼不合望彼別離豈非有欲
此但求彼不合離時可欣自體非可
厭事故於可厭及中容境一向無欲
緣可欣事若不希望亦無欲起有義
所樂謂所求境於可欣厭求合離等
有希望故於中容境一向無欲緣欣
厭事若不希求亦無欲起有義所樂
謂欲觀境於一切事欲觀察者有希
望故若不欲觀隨因境勢任運緣者

即全無欲由斯理起欲非通行有說
要由希望境力諸心心所方取所緣
故經說欲為諸法本彼說不然心等
取境由作意故諸聖教說作意現前
能生識故曾無處說由欲能生心心
所故如說諸法愛為根本豈心心所
皆由愛生故說欲為諸法本者說欲
所起一切事業或說善欲能發正勤
由彼助成一切善事故論說此勤依
為業云何勝解於決定境印持為性
不可引轉為業謂邪正等教理證力
於所取境審決印持由此異緣不能
引轉故猶豫境勝解全無非審決心
亦無勝解由斯勝解非遍行攝有說
心等取自境時無拘礙故皆有勝解
彼說非理所以者何能不礙者即諸
法故所不礙者即心等故勝發起者
根作意故若由此故彼勝發起此應
復待餘便有無窮失去何為念於曾
習境令心明記不忘為性定依為業
謂數憶持曾所受境令不忘失能引
定故於曾未受體類境中全不起念
設曾所受不能明記念亦不生故念

必非遍行所攝有說心起必有念俱
能為後時憶念因故彼說非理勿於
後時有疑信等前亦有故前心心所
或想勢力足為後時憶念因故云何
為定於所觀境令心專注不散為性
智依為業謂觀德失俱非境中由定
令心專注不散依斯便有定擇智生
心專注言顯所欲住即便能住非唯
一境不尔見道在觀諸諦前後境別
應無等持若不繫心專注境位便無
定起故非遍行有說尔時亦有定起
但相微隱應說誠言若定能令心等
和合同趣一境故是遍行理亦不然
是觸用故若謂此定令剎那頃心不
易緣故遍行攝亦不應理一剎那心
自於所緣無易義故若言由定心取
所緣故遍行攝彼亦非理作意令心
取所緣故有說此定體即是心經說
為心學心一境性故彼非誠證依定
攝心令心一境說彼言故根力覺支
道支等攝如念慧等非即心故云何
為慧於所觀境簡擇為性斷疑為業
謂觀德失俱非境中由慧推求得決

定故於非觀境愚昧心中無簡擇故
非遍行攝有說今時亦有慧起但相
微隱天愛寧知對法說為大地法故
諸部對法展轉相違汝等如何執為
定量唯觸等五經說遍行說十非經
不應固執然欲等五非觸等故定非
遍行如信貪等有義此五定乎相資
隨一起時必有餘四有義不定瑜伽
說此四一切中無後二故又說此五
緣四境生所緣能緣非定俱故應說
此五或時起一謂於所樂唯起希望
或於決定唯起印解或於曾習唯起
憶念或於所觀唯起專注謂愚昧類
為止散心雖專注所緣而不能簡擇
世共知彼有定無慧彼加行位少有
聞思故說等持緣所觀境或依多分
故說是言如戲忘天專注一境起貪
瞋等有定無慧諸如是等其類寔繁
或於所觀唯起簡擇謂不專注馳散
推求或時起二謂於所樂決定境中
起欲勝解或於所樂曾習境中起欲
及念如是乃至於所觀境起定及慧
合有十二或時起三謂於所樂決定

曾習起欲解念如是乃至於曾所觀起念定慧合有十三或時起四謂於所樂決定曾習所觀境中起前四種如是乃至於定曾習所觀境中起後四種合有五四或時起五謂於所樂決定曾習所觀境中具起五種如是於四起欲等五摠別合有三十一句或有心位五皆不起如非四境率尔堕心及藏識俱此類非一第十八識此別境五隨位有無如前已說第六意識諸位容俱依轉未轉皆不遠故有義五識此五皆無緣已得境無希望故不能審決無印持故恒取新境無追憶故自性散動無專注故不能推度無簡擇故有義五識容有此五雖無於境增上希望而有微劣樂境義故於境雖無增上審決而有微劣印境義故雖無明記曾習境體而有微劣念境類故雖不作意繫念一境而有微劣專注義故遮等引故說性散動非遮等持故容有定雖於所緣不能推度而有微劣簡擇義故由此聖教說眼耳通是眼耳識相應智

性餘三准此有慧無失未自在位此
五或無得自在時此五定有樂觀諸
境欲無減故印境勝解常無減故憶
習曾受念無減故又佛五識緣三世
故如來無有不定心故五識皆有作
事智故此別境五何受相應有義欲
三除憂苦受以彼二境非所樂故除
四通四唯除苦受以審決等五識無
故有義一切五受相應論說憂根於
無上法思慕愁感求欲證故純受苦
處希求解脫意有苦根前已說故論
說貪愛憂苦相應此貪愛俱必有欲
故苦根既有意識相應審決等四苦
俱何答又五識俱亦有微細印境等
四義如前說由斯欲等五受相應此
五復依性界學等諸門分別如理
應思

成唯識論卷第五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成唯識論卷第六

忠

護法等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已說通行別境二位善位心所其相
云何頌曰

善謂信慙愧無貪等三根勤安不放逸
行捨及不害

論曰唯善心俱名善心所謂信慙等
定有十一云何為信於實德能深信
樂欲心淨為性對治不信樂善為業
然信老別略有三種一信實有謂於
諸法實事理中深信忍故二信有德
謂於三寶真淨德中深信樂故三信
有能謂於一切世出世善深信有力
能得能成起希望故由斯對治彼不
信心愛樂證修世出世善忍謂勝解
此即信因樂欲謂欲即是信果確陳
此信自相是何豈不適言心淨為性
此猶未了彼心淨言若淨即心應非
心所若令心淨慙等何別心俱淨法
為難亦然此性澄清能淨心等以心
勝故立心淨名如水清珠能清濁水

慙等雖善非淨為相此淨為相無濫
彼失又諸法各別有相唯有不信
自相渾濁復能渾濁餘心心所如極
穢物自穢穢他信正翻彼故淨為相
有說信者受樂為相應通三性體應
即欲又應苦集非信所緣有執信者
隨順為相應通三性即勝解欲若印
順者即勝解故若樂順者即是欲故
離彼二體無順相故由此應知心淨
是信云何為慙依自法力崇重賢善
為性對治無慙止息惡行為業謂依
自法尊貴增上崇重賢善羞耻過惡
對治無慙息諸惡行云何為愧依世
間力輕拒暴惡為性對治無愧止息
惡行為業謂依世間訶毀增上輕拒
暴惡羞耻過罪對治無愧息諸惡業
羞耻過惡是二通相故諸聖教假說
為體若執羞耻為二別相應慙與愧
體無差別則此二法定不相應非受
想等有此義故若待自他立二別者
應非實有便違聖教若許慙愧實而
別起復違論說十遍善心崇重輕拒
若二別相所緣有異應不俱生二失

既同何乃偏責誰言二法所緣有異
不尔如何善心起時隨緣何境皆有
崇重善及輕拒惡義故慙與愧俱遍
善心所緣無別豈不我說亦有此義
汝執慙愧自相既同何理能遮前所
設難然聖教說願自他者自法名自
世間名他或即此中崇拒善惡於己
益損名自他故無貪等者等無瞋癡
此三名根生善勝故三不善根近對
治故云何無貪於有有具無著為性
對治貪著作善為業云何無瞋於苦
苦具無恚為性對治瞋恚作善為業
善心起時隨緣何境皆於有等無著
無恚觀有等立非要緣彼如前慙愧
觀善惡立故此二種俱遍善心云何
無癡於諸理事明解為性對治愚癡
作善為業有義無癡即慧為性集論
說此報教證智決擇為體生得聞思
修所生慧如次皆是決擇性故此雖即
慧為顯善品有勝功能如煩惱見故
復別說有義無癡非即是慧別有自
性正對無明如無貪瞋善根攝故論
說大悲無瞋癡攝非根攝故若彼無

癡以慧為性大悲如力等應慧等根攝又若無癡無別自性如不害等應非實物便違論說十一善中三世俗有餘皆是實然集論說慧為體者舉彼因果顯此自性如以忍樂表信自體理必應亦以貪瞋癡六識相應正煩惱攝起惡勝故立不善根斷彼必由通別對治通唯善慧別即三根由此無癡必應別有勤謂精進於善惡品修斷事中勇悍為性對治懈怠滿善為業勇表勝進簡諸染法悍表精純簡淨無記即顯精進唯善性攝此相老別略有五種所謂被甲加行無下無退無足即經所說有勢有勤有勇堅猛不捨善軌如次應知此五別者謂初發心自分勝進自分行中三品別故或初發心長時無間懇重無餘修老別故或資糧等五道別故二乘究竟道欣大菩提故諸佛究竟道樂利樂他故或二加行無間解脫勝進別故安謂輕安遠離麤重調暢身心堪任為性對治惛沉轉依為業謂以伏除能障定法令所依上得安道

故不放逸者精進三根於所斷修防修
為性對治放逸成滿一切世出世間
善事為業謂即四法於斷修事皆能
防修名不放逸非別有體無異相故
於防惡事修善事中離四功能無別
用故雖信慙等亦有此能而方彼四
勢用微劣非根遍策故非此依豈不
防修是此相用防修同異精進三根
彼要待此方有作用此應復待餘便
有無窮失勤唯遍策根但為依如何
說彼有防修用汝防修用其相云何
若普依持即無貪等若遍策錄不異
精進止惡進善即摠四法令不散亂
應是等持令同取境與觸何別令不
忘失即應是念如是推尋不放逸用
離無貪等竟不可得故不放逸定無
別體云何行捨精進三根令心平等
正直無功用住為性對治掉舉靜住
為業謂即四法令心遠離掉舉等障
靜住名捨平等正直無功用住初中後
位辯捨差別由不放逸先除雜染捨
復令心寂靜而住此無別體如不放
逸離彼四法無相用故能令寂靜即

四法故所令寂靜即心等故云何不
害於諸有情不為損惱無瞋為性能
對治害悲愍為業謂即無瞋於有情
所不為損惱假名不害無瞋翻對斷
物命瞋不害正違損惱物害無瞋與
樂不害拔苦是謂此二為相若別理
實無瞋實有自體不害依彼一分假
立為顯慈悲二相別故利樂有情彼
二勝故有說不害非即無瞋別有自
體謂賢善性此相云何謂不損惱無
瞋亦尔寧別有性謂於有情不為損
惱慈悲賢善是無瞋故及顯十一義
別心所謂欣厭等善心所法雖義有
別說種種名而體無異故不別立欣
謂欲俱無瞋一分於所欣境不憎恚
故不忿恨惱嫉等亦然隨應正翻瞋
一分故厭謂慧俱無貪一分於所厭
境不染著故不慳慍等當知亦然隨
應正翻貪一分故不覆誑無貪癡
一分隨應正翻貪癡一分故有義不
覆唯無癡一分無處說覆亦貪一分
故有義不慢信一分攝謂若信彼不
慢彼故有義不慢捨一分攝心平等

者不高慢故有義不慢慙一分攝若
崇重彼不慢彼故有義不疑即信所
攝謂若信彼無猶豫故有義不疑即
正勝解以決定者無猶豫故有義不
疑即正慧攝以正見者無猶豫故不
散亂體即正定攝正見正知俱善慧
攝不思念者即是正念悔眠尋伺通
染不染如觸欲等無別翻對何緣諸
染所翻善中有別建立有不介者相
用別者便別立之餘善不然故不應
責又諸染法遍六識者勝故翻之別
立善法慢等忿等唯意識俱害雖亦
然而數現起損惱他故障無上柔勝
因悲故為了知彼增上過失翻立不
害失念散亂及不正知翻入別境善
中不說染淨相翻淨寧少染淨勝染
劣少敵多故又解理通說多同體迷
情事局隨相分多故於染淨不應齊
責此十一法三是假有謂不放逸捨
及不害義如前說餘八實有相用別
故有義十一四遍善心精進三根遍
善品故餘七不定推尋事理未決定
時不生信故慙愧同類依處各別隨

起一時第二無故要世間道斷煩惱
時有輕安故不放逸捨無漏道時方
得起故悲愍有情時乃有不害故論
說十一六位中起謂決定位有信相應
止息染時有慙愧起願自他故於善
品位有精進三根世間道時有輕安起
於出世道有捨不放逸攝衆生時有
不害故有義彼說未為應理推尋事
理未決定心信若不生應非是善如染
心等無淨信故慙愧類異依別境同
俱遍善心前已說故若出世道輕安
不生應此覺支非無漏故若世間道
無捨不放逸應非寂靜防惡修善故
又應不伏掉放逸故有漏善心既具
四法如出世道應有二故善心起時
皆不損物邊能損法有不害故論說
六位起十一者依彼彼增作此此說
故彼所說定非應理應說信等十一
法中十遍善心輕安不遍要在定位
方有輕安調暢身心餘位無故次擇
分說十善心所定不定地皆遍善心
定地心中增輕安故有義定加行亦
得定地名彼亦微有調暢義故由斯

欲界亦有輕安不介便違本地分說
信等十一通一切地有義輕安唯在
定有由定滋養有調暢故論說欲界
諸心心所由闕輕安名不定地說一
切地有十一者通有尋伺等三地皆
有故此十一種前已具說第七八識
隨位有無第六識中定位皆具若非
定位唯闕輕安有義五識唯有十種
自性散動無輕安故有義五識亦有
輕安定所引善者亦有調暢故成所
作智俱必有輕安故此善十一何受
相應十五相應一除憂苦有逼迫受
無調暢故此與別境皆得相應信等
欲等不相違故十一唯善輕安非欲
餘通三界皆學等三非見所斷瑜伽
論說信等六根唯修所斷非見所斷
餘門分別如理應思如是已說善位
心所煩惱心所其相云何頌曰

煩惱謂貪嗔 癡慢疑惡見

論曰此貪等六性是根本煩惱攝故
得煩惱名云何為貪於有有具染著
為性能障無貪生苦為業謂由愛力
取蘊生故云何為瞋於苦苦具憎恚

為性能障無瞋不安隱性惡行所依
為業謂瞋必令身心熱惱起諸惡業
不善性故云何為癡於諸理事迷闇
為性能障無癡一切雜染所依為業
謂由無明起疑邪見貪等煩惱隨煩
惱業能招後生雜染法故云何為慢
恃已於他高舉為性能障不慢生苦
為業謂若有慢於德有德心不謙下
由此生死輪轉無窮受諸苦故此慢
老別有七九種謂於三品我德處生
一切皆通見修所斷聖位我慢既得
現行慢類由斯起亦無失云何為疑
於諸諦理猶豫為性能障不疑善品
為業謂猶豫者善不生故有義此疑
以慧為體猶豫簡擇說為疑故毗助
末底是疑義故末底般若義無異故
有義此疑別有自體令慧不決非即
慧故瑜伽論說六煩惱中見世俗有
即慧分故餘是實有別有性故毗助
末底執慧為疑毗助若南智應為識
界由助力義便轉變是故此疑非慧
為體云何惡見於諸諦理顛倒推度
染慧為性能障善見招苦為業謂惡

見者多受苦故此見行相差別有五
一薩迦耶見謂於五取蘊執我我所
一切見趣所依為業此見差別有二
十句六十五等分別起攝二邊執見
謂即於彼隨執斷常障處中行出離
為業此見差別諸見趣中有執前際
四通常論一分常論及計後際有想
十六無想俱非各有八論七斷滅論
等分別起攝三邪見謂謗因果作用
實事及非四見諸餘邪執如增上緣
名義遍故此見差別諸見趣中有執
前際二無因論四有邊等不死矯亂
及計後際五現涅槃或計自在世主
釋梵及餘物類常恒不易或計自在
等是一切物因或有橫計諸邪解脫
或有妄執非道為道諸如是等皆邪
見攝四見取謂於諸見及所依蘊執
為最勝能得清淨一切聞諍所依為
業五戒禁取謂於隨順諸見戒禁及
所依蘊執為最勝能得清淨無利勤
苦所依為業然有處說執為最勝名
為見取執能得清淨名戒取者是影
略說或隨轉門不介如何非滅計滅

非道計道說為邪見非二取攝

如是惣別十煩惱中大通俱生及分別起任運思察俱得生故疑後三見唯分別起要由惡友或邪教力自審思察方得生故邊執見中通俱生者有義唯斷常見相麤惡友等方引生故瑜伽等說何邊執見是俱生耶謂斷見攝學現觀者起如是怖今者我我何所在耶故禽獸等若遇邊緣皆恐我斷而起驚怖有義彼論依麤相說理實俱生亦通常見謂禽獸等執我常存熾然聚集長時資具故顯揚等諸論皆說於五取蘊執斷計常或是俱生或分別起此十煩惱誰幾相應貪與瞋疑定不俱起愛憎二境必不同故於境不決無染著故貪與慢見或得相應所愛所陵境非一故說不俱起所染所恃境可同故說得相應於五見境皆可愛故貪與五見相應無失瞋與慢疑或得俱起所瞋所恃境非一故說不相应所幾所憎境可同故說得俱起初猶豫時未憎彼故說不俱起久思不決便憤發故說

得相應疑順違事隨應亦尔瞋與二
取必不相應執為勝道不憎彼故此
與三見或得相應於有樂蘊起身常
見不生憎故說不相應於有苦蘊起
身常見生憎恚故說得俱起斷見翻
此說瞋有無邪見誹撥惡事好事如
次說瞋或無或有慢於境定疑則不
然故慢與疑無相應義慢與五見皆
容俱起行相展轉不相違故然與斷
見必不俱生執我斷時無陵恃故與
身邪見一分亦尔疑不審決與見相
違故疑與見定不俱起五見展轉必
不相應非一心中有多慧故癡與九
種皆定相應諸煩惱生必由癡故此
十煩惱何識相應藏識全無末那有
四意識具十五識唯三謂貪瞋癡無
分別故由稱量等起慢等故此十煩
惱何受相應貪瞋癡三俱生分別一
切容與五受相應貪會違緣憂苦俱
故瞋遇順境喜樂俱故有義俱生分
別起慢容與非苦四受相應恃苦劣
蘊憂相應故一有義俱生亦苦俱起
意有苦受前已說故分別慢等純苦

趣無彼無邪師邪教等故然彼不造
引惡趣業要分別起能發彼故疑後
三見容四受俱欲疑無苦等亦喜受
俱故二取若緣憂俱見等今時得與
憂相應故 有義俱生身邊二見但
與喜樂捨受相應非五識俱唯無記
故分別二見容四受俱執苦俱蘊為
我我所常斷見翻此與憂相應故
有義二見若俱生者亦苦受俱純受
苦處緣極苦蘊苦相應故論說俱生
一切煩惱皆於三受現行可得廣說
如前餘如前說此依實義隨處相者
貪慢四見樂喜捨俱瞋唯苦憂捨受
俱起癡與五受皆得相應邪見及疑
四俱除苦貪癡俱樂通下四地餘七
俱樂除欲通三疑獨行癡欲唯憂捨
餘受俱起如理應知此與別境幾牙
相應貪瞋癡慢容五俱起專注一境
得有定故疑及五見各容四俱疑除
勝解不決定故見非慧俱不異慧故
此十煩惱何性所攝瞋唯不善損自
他故餘九通二上一二界者唯無記攝
定所伏故若欲界繫分別起者唯不

善攝發惡行故若是俱生發惡行者亦不善攝損自他故餘無記攝細不障善非極損惱自他處故當知俱生身邊二見唯無記攝不發惡業雖數現起不障善故此十煩惱何界繫耶瞋唯在欲餘通三界生在下地未離下染上地煩惱不現在前要得彼地根本定者彼地煩惱容現前故謂有漏道雖不能伏分別起惑及細俱生而能伏除俱生麤惑漸次證得上根本定彼但迷事依外門轉散乱蠢動正障定故得彼定已彼地分別俱生諸惑皆容現前生在上地下地諸惑分別俱生皆容現起生第四定中有中者由謗解脫生地獄故身在上地將生下時起下潤生俱生愛故而言生上不起下者依多分說或隨轉門下地煩惱亦緣上地瑜伽等說欲界繫貪求上地生味上定故既說瞋恚憎嫉滅道亦應憎嫉離欲地故惣緣諸行執我我所斷常慢者得緣上故餘五緣上其理極成而有處言貪瞋慢等不緣上者依麤相說或依別緣不

見世間執他地法為我等故邊見必
依身見起故上地煩惱亦緣下地說
生上者於下有情恃已勝德而陵彼
故惣緣諸行執我我所斷常愛者得
緣下故疑後三見如理應思而說上
或不緣下者彼依多分或別緣說此
十煩惱學等何攝非學無學彼唯善
故此十煩惱何所斷耶非非所斷彼
非染故分別起者唯見所斷處易斷故
若俱生者唯修所斷細難斷故見所
斷十實俱頓斷以真見道惣緣諦故
然迷諦相有惣有別惣謂十種皆迷
四諦苦集是彼因依處故滅道是彼
怖畏處故別謂別迷四諦相起二唯
迷苦八通迷四身邊二見唯果處起
別空非我属苦諦故謂疑三見親迷
苦理二取執彼三見戒禁及所依蓋
為勝能淨於自他見及彼眷属如次
隨應起貪恚慢相應無明與九同迷
不共無明親迷苦理疑及邪見親迷
集等二取貪等准苦應知然瞋亦能
親迷滅道由怖畏彼生憎嫉故迷諦
親踈處相如是委細說者貪瞋慢三

見疑俱生隨應如彼俱生二見及彼相應愛慢無明雖迷苦諦細難斷故修道方斷瞋餘愛等迷別事生不違諦觀故修所斷雖諸煩惱皆有相分而所仗質或有或無名緣有事無事煩惱彼親所緣雖皆有漏而所仗質亦通無漏名緣有漏無漏煩惱緣自地者相分似質名緣分別所起事境緣滅道諦及他地者相分與質不相似故名緣分別所起名境餘門分別如理應思已說根本六煩惱相諸隨煩惱其相云何頌曰

隨煩惱謂忿恨覆惱嫉慳誑諂與害憍無慙與無愧掉舉與惛沉不信并懈怠放逸及失念散亂不正知

論曰唯是煩惱分位差別等流性故名隨煩惱此二十種類別有三謂忿等十名別起故名小隨煩惱無慙等二遍不善故名中隨煩惱掉舉等八遍染心故名大隨煩惱云何為忿依對現前不饒益境憤發為性能障不忿執杖為業謂懷忿者多發暴惡身表業故此即瞋恚一分为體離瞋無

別忿相用故云何為恨由忿為先懷
惡不捨結忍為性能障不恨熱惱為
業謂結恨者不能舍忍恒熱惱故此
亦瞋恚一分為體離瞋無別恨相用
故云何為覆於自作罪恐失利譽隱
藏為性能障不覆悔惱為業謂覆罪
者後必悔惱不安隱故有義此覆癡
一分攝論唯說此癡一分故不懼當
苦覆自罪故有義此覆貪癡一分攝
亦恐失利譽覆自罪故論據應顯唯
說癡分如說掉舉是貪分故然說掉
舉遍諸染心不可執為唯是貪分云
何為惱忿恨為先追觸暴熱恨戾為
性能障不惱蛆螫為業謂追往惡觸
現違緣心便恨戾多發踴暴凶鄙應
言蛆螫他故此亦瞋恚一分為體離
瞋無別惱相用故云何為嫉徇自名
利不耐他榮妬忌為性能障不嫉憂
感為業謂嫉妬者聞見他榮深懷憂
感不安隱故此亦瞋恚一分為體離
瞋無別嫉相用故云何為慳耽著財
法不能慧捨秘慳為性能障不慳鄙
畜為業謂慳慳者心多鄙吝畜積財

法不能捨故此即貪愛一分為體離
貪無別慳相用故云何為誑為獲利
譽矯現有德詭詐為性能障不誑邪
命為業謂矯誑者心懷異謀多現不
實邪命事故此即貪癡一分為體離
二無別誑相用故云何為諂為網他
故矯設異儀險曲為性能障不諂教
誨為業謂諂曲者為網帽他曲順時
宜矯設方便為取他意或藏己朱不
任師友正教誨故此亦貪癡一分為
體離二無別諂相用故云何為害於
諸有情心無悲愍損惱為性能障不
害逼惱為業謂有害者逼惱他故此
亦瞋恚一分為體離瞋無別害相用
故瞋害別相准善應說云何為憍於
自盛事深生染著醉傲為性能障不
憍染依為業謂憍醉者生長一切雜
染法故此亦貪愛一分為體離貪無
別憍相用故云何無慙不顧自法輕
拒賢善為性能障尋慙生長惡行為
業謂於自法無所顧者輕拒賢善不
耻過惡障慙生長諸惡行故云何無
愧不顧世間崇重暴惡為性能障尋

愧生長惡行為業謂於世間無所顧者崇重暴惡不耻過罪障愧生長諸惡行故不耻過惡是二通相故諸聖教假說為體若執不耻為二別相則應此二體無差別由斯二法應不俱生非受想等有此義故若待自他立二別者應非實有便違聖教若許此二實而別起復違論說俱遍惡心不善心時隨緣何境皆有輕拒善及崇重惡義故此二法俱遍惡心所緣不異無別起失然諸聖教說不顧自他者自法名自世間名他或即此中拒善崇惡於已益損名自他故而論說為貪等分者是彼等流非即彼性云何掉舉令心於境不寂靜為性能障行捨奢摩他為業有義掉舉貪一分攝論唯說此是貪分故此由憶昔樂事生故有義掉舉非唯貪攝論說掉舉遍染心故又掉舉相謂不寂靜說是煩惱共相攝故掉舉離此無別相故雖依一切煩惱假立而貪位增說為貪分有義掉舉別有自性遍諸染心如不信等非說他分體便非實勿

不信等亦假有故而論說為世俗有者如睡眠等隨他相說掉舉別相謂即顛動令俱生法不寂靜故若離煩惱無別此相不應別說障奢摩他故不寂靜非此別相云何惛沉令心於境無堪任為性能障輕安毗鉢舍那為業有義惛沉癡一分攝論唯說此是癡分故惛昧沉重是癡相故有義惛沉非但癡攝謂無堪任是惛沉相一切煩惱皆無堪任離此無別惛沉相故雖依一切煩惱假立而癡相增但說癡分

有義惛沉別有自性雖名癡分而是等流如不信等非即癡攝隨他相說名世俗有如睡眠等是實有性惛沉別相謂即瞋重令俱生法無堪任故若離煩惱無別惛沉相不應別說障毗鉢舍那故無堪任非此別相此與癡相有差別者謂癡於境迷闇為相正障無癡而非瞋重惛沉於境瞋重為相正障輕安而非迷闇云何不信於實德能不忍樂欲心穢為性能障淨信慍依為業謂不信者多懈怠故

不信三相翻信應知然諸染法各有別相唯此不信自相渾濁復能渾濁餘心心所如極穢物自穢穢他是故說此心穢為性由不信故於實德能不忍樂欲非別有性若於餘事邪忍樂欲是此因果非此自性云何懈怠於善惡品修斷事中懶惰為性能障精進增染為業謂懈怠者滋長染故於諸染事而策勤者亦名懈怠退善法故於無記事而策勤者於諸善品無進退故是欲勝解非別有性如於無記忍可樂欲非淨非染無信不信云何放逸於染淨品不能防修縱蕩為性障不放逸增惡損善所依為業謂由懈怠及貪瞋癡不能防修染淨品法惣名放逸非別有體雖慢疑等亦有此能而方彼四勢用微劣障三善根遍策法故推究此相如不放逸云何失念於諸所緣不能明記為性能障正念散亂所依為業謂失念者心散亂故

有義失念念一分攝說是煩惱相應念故有義失念癡一分攝瑜伽說此

是癡分故癡令念失故名失念有義
失念俱一分攝由前二文影略說故
論復說此遍染心故云何散乱於諸
所緣令心流蕩為性能障正定惡慧
所依為業謂散乱者發惡慧故

有義散乱癡一分攝瑜伽說此是癡
分故有義散乱貪瞋癡攝集論等說
是三分故說癡分者遍染心故謂貪
瞋癡令心流蕩勝餘法故說為散乱
有義散乱別有自體說三分者是彼
等流如無慙等非即彼攝隨他相說
名世俗有散乱別相謂即躁擾令俱
生法皆流蕩故若離彼三無別自體
不應別說障三摩地掉舉散乱二用
何別彼令易解此令易緣鉅一剎那
解緣無易而於相續有易義故染汙
心時由掉乱力常應念念易解易緣
或由念等力所制伏如繫猿猴有暫
時住故掉與乱俱遍染心云何不正
知於所觀境謬解為性能障正知毀
犯為業謂不正知者多所毀犯故
有義不正知慧一分攝說是煩惱相
應慧故有義不正知癡一分攝瑜伽

說此是癡分故令知不正名不正知有義不正知俱一分攝由前二文影略說故論復說此遍染心故與并及言顯隨煩惱非唯二十雜事等說貪等多種隨煩惱故隨煩惱名亦攝煩惱是前煩惱等流性故煩惱同類餘染汙法但名隨煩惱非煩惱攝故唯說二十隨煩惱者謂非煩惱唯染益故此餘染法或此分位或此等流皆此所攝隨其類別如理應知如是二十隨煩惱中小十大三定是假有無慙無愧不信懈怠定是實有教理成故掉舉惛沉散亂三種

有義是假有義是實所引理教如前應知二十皆通俱生分別隨二煩惱勢力起故此二十中小十展轉定不俱起平相違故行相嚴猛各為主故中二一切不善心俱隨應皆得小中俱起論說大八遍諸染心展轉小中皆容俱起有處說六遍染心者惛掉增時不俱起故有處但說五遍染者以惛掉等違唯善故此唯染故非第八俱第七識中唯有大八取捨差別

如上應知第六識俱容有一切小十
處猛五識中無中大相通五識容有
由斯中大五受相應有義小十除三
念等唯喜憂捨三受相應諂誑憍三
四俱除苦

有義念等四俱除樂諂誑憍三五受
俱起意有苦受前已說故此受俱相
如煩惱說實義如是若隨處相忿恨
惱嫉害憂捨俱覆慳喜捨餘三增樂
中大隨處亦如實義如是二十與別
境五皆容俱起不相違故染念染慧
華非念慧俱而癡分者亦得相應故
念亦緣現曾習類境念亦得緣剎那
過去故念與念亦得相應染定起時
心亦躁擾故乱與定相應無失中二大
八十煩惱俱小十定非見疑俱起此
相處動彼審細故念等五法容憍癡
俱非貪恚並是瞋分故慳癡憍俱非
貪瞋並是貪分故憍唯癡俱與憍解
別是貪分故覆誑與諂貪癡憍俱行
相無違貪癡分故小十中二唯不善攝
小三大八亦通無記小十中二唯欲
界攝誑諂欲色餘通三界生在下地

容起上十一就定於他起憍誑諂故
若生上地起下後十邪見愛俱容起
彼故小十生上無由起下非正潤生
及謗滅故中二大八下亦緣上上緣
貪等相應起故

有義小十下不緣上行相廕近不遠
取故有義嫉等亦得緣上於勝地法
生嫉等故大八諂誑上亦緣下下緣
慢等相應起故梵於釋子起諂誑故
憍不緣下非所恃故二十皆非學無
學攝此但是染彼唯淨故後十唯通
見修所斷與二煩惱相應起故見所
斷者隨迷諦相或慳或別煩惱俱生
故隨所應皆通四諦迷諦親疎等皆
如煩惱說前十有義唯修所斷緣處
事境任運生故

有義亦通見修所斷依二煩惱勢力
起故緣他見等生忿等故見所斷者
隨所依緣慳別惑力皆通四諦此中
有義忿等但緣迷諦惑生非親迷諦
行相廕淺不深取故

有義嫉等亦親迷諦於滅道等生嫉
等故然忿等十但緣有事要託本質

方得生故緣有漏等唯上應知

成唯識論卷第六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成唯識論卷第六 第二十七張

成唯識論卷第七

忠

七

護法等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已說二十隨煩惱相不定有四其相
云何頌曰

不定謂悔眠尋伺二各二

論曰悔眠尋伺於善染等皆不定故
非如觸等定遍心故非如欲等定遍
地故立不定名悔謂惡作惡所作業
追悔為性障止為業此即於果假立
因名先惡所作業後方追悔故悔先
不作亦惡作攝如追悔言我先不作
如是事業是我惡作眠謂睡眠令身
不自在昧略為性障觀為業謂睡眠
位身不自在在心裡闇劣一門轉故昧
簡在定略別寤時令顯睡眠非無體
用有無心位假立此名如餘蓋纏心
相應故有義此二唯癡為體說隨煩
惱及癡分故有義不然亦通善故應
說此二染癡為體淨即無癡論依染
分說隨煩惱及癡分攝有義此說亦
不應理無記非癡無癡性故應說惡

作思慧為體明了思擇所作業故睡眠合用思想為體思想種種夢境相故論俱說為世俗有故彼染汙者是癡等流如不信等說為癡分有義彼說理亦不然非思想經彼性故應說此二各別有體與餘心所行相別故隨癡相說名世俗有尋謂尋求令心念遽於意言境微轉為性伺謂伺察令心念遽於意言境細轉為性此二俱以安不安住身心分位所依為業並用思慧一分為體於意言境不深推度及深推度義類別故若離思慧尋伺二種體類老別不可得故二各二者有義尋伺各有染淨二類老別有義此釋不應正理悔眠亦有染淨二故應說如前諸染心所有是煩惱隨煩惱性此二各有不善無記或復各有纏及隨眠有義彼釋亦不應理不定四後有此言故應言二者顯二種二一謂悔眠二謂尋伺此二二種種類各別故一二言顯二二種此各有二謂不染非如善染各唯一故或唯簡染故說此言有亦說為隨

煩惱故為顯不定義說二各二言故
置此言深為有用

四中尋伺定是假有思慧合成聖所
說故悔眠有義亦是假有瑜伽說為
世俗有故有義此二是實物有唯後
二種說假有故世俗有言隨他相說
非顯前二定是假有又如內種體雖
是實而論亦說世俗有故四中尋伺
定不相應體類是同處細異故依於
尋伺有染離染立三地別不依彼種
現起有無故無雜亂俱與前二容牙
相應前二亦有牙相應義四皆不與
第七八俱義如前說悔眠唯與第六
識俱非五法故有義尋伺亦五識俱
論說五識有尋伺故又說尋伺即七
分別謂有相等雜集復言任運分別
謂五識故有義尋伺唯意識俱論說
尋求伺察等法皆是意識不共法故
又說尋伺憂喜相應曾不說與苦樂
俱故捨受遍故可不待說何緣不說
與苦樂俱雖初靜慮有意地樂而不
離喜惣說喜名雖純苦處有意地苦
而似憂故惣說為憂又說尋伺以名

身等義為所緣非五識身以名身等
義為境故然說五識有尋伺者顯多
由彼起非說彼相應雜集所言任運分
別謂五識者彼與瑜伽所說分別義
各有異彼說任運即是五識瑜伽說
此是五識俱分別意識相應尋伺故
彼所引為證不成由此五識定無尋
伺有義惡作憂捨相應唯感行轉通
無記故睡眠喜憂捨受俱起行通歡
感中庸轉故尋伺憂喜捨樂相應初
靜慮中意樂俱故有義此四亦苦受
俱純苦趣中意苦俱故四皆容與五
別境俱行相所緣不相違故睡眠但
與十善容俱此唯在欲無輕安故尋
伺容與十一善俱初靜慮中輕安俱
故悔但容與無明相應此行相應貪
等細故睡眠尋伺十煩惱俱此彼展
轉不相違故悔與中大隨惑容俱非
忿等十各為主故睡眠尋伺二十容
俱眠等位中皆起彼故此四皆通善
等三性於無記業亦追悔故有義初
二唯生得善行相應鄙及昧略故後
二亦通加行善攝聞所成等有尋伺

識等心所依心勢力生故說似彼現
非彼即心又識心言亦攝心所恒相
應故唯識等言及現似彼皆無有失
此依世俗若依勝義心所與心非離
非即諸識相望應知亦是謂大乘
真俗妙理已說六識心所相應云何
應知現起分位頌曰

依止根本識 五識隨緣現 或俱或不俱
如濤波依水 意識常現起 除生無想天
及無心二定 睡眠與悶絕

論曰根本識者阿陀那識染淨諸識
生根本故依止者謂前六轉識以根
本識為共親依五識者謂前五轉識
種類相似故惣說之隨緣現言顯非
常起緣謂作意根境等緣謂五識身
內依本識外隨作意五根境等眾緣
和合方得現前由此或俱或不俱起
外緣合者有頻漸故如水濤波隨緣
多少此等法喻廣說如經由五轉識
行相魚動所藉眾緣時多不具故起
時少不起時多第六意識雖亦魚動
而所藉緣無時不具由違緣故有時
不起第七八識行相微細所藉眾緣

故有義初二亦加行善聞思位中有
悔眠故後三皆通染淨無記惡作非
染解處猛故四無記中悔唯中二行
相處猛非定果故眠除第四非定引
生異熟生心亦得眠故尋伺除初彼
解微劣不能尋察名等義故惡作睡
眠唯欲界有尋伺在欲及初靜慮餘
界地法皆妙靜故悔眠生上必不現
起尋伺上下亦起下上下上尋伺能
緣上下有義悔眠不能緣上行相處
近極昧略故有義此二亦緣上境有
邪見者悔修定故夢能普緣所更事
故悔非無學離欲捨故睡眠尋伺皆
通三種求解脫者有為善法皆名學
故學究竟者有為善法皆無學故悔
眠唯通見修所斷亦邪見等勢力起
故非無漏道親所引生故亦非如憂
深求解脫故若已斷故名非所斷則
無學眠非所斷攝尋伺雖非真無漏
道而能引彼從彼引生故通見修非
所斷攝有義尋伺非所斷者於五法
中唯分別攝瑜伽說彼是分別故有
義此二亦正智攝說正思惟是無漏

故彼能令心尋求等故又說彼是言
說因故未究竟位於藥病等未能遍
知後得智中為他說法必假尋伺非
如佛地無功用說故此二種亦通無
漏雖說尋伺必是分別而不定說唯
屬第三後得正智中亦有分別故餘
門准上如理應思

如是六位諸心所法為離心體有別
自性為即是心分位差別設尔何失
二俱有過若離心體有別自性如何
聖教說唯有識又如何說心遠獨行
深淨由心士夫六界莊嚴論說復云
何通如彼頌言

許心似二現 如是似貪等 或似於信等
無別染善法

若即是心分位差別如何聖教說心相
應他性相應非自性故又如何說心
與心所俱時而起如日與光瑜伽論
說復云何通彼說心所非即心故如
彼頌言

五種性不成分位差別過失 因緣無別故
與聖教相違

應說離心有別自性以心勝故說唯

一切時有故無緣尋令惣不行又五
識身不能思慮唯外門轉起藉多緣
故斷時多現行時少第六意識自能
思慮內外門轉不藉多緣唯除五位
常能現起故斷時少現起時多由斯
不說此隨緣現五位者何生無想等
無想天者謂修彼定厭想力生彼
天中違不恒行心及心所想滅為首
名無想天故六轉識於彼皆斷有義
彼天常無六識聖教說彼無轉識故
說彼唯有有色支故又說彼為無心地
故有義彼天將命終位要起轉識然
後命終彼必起下潤生愛故瑜伽論
說後想生已是諸有情從彼沒故然
說彼無轉識等者依長時說非謂全
無有義生時亦有轉識彼中有必起
潤生煩惱故如餘本有初必有轉識
故瑜伽論說若生於彼唯入不起其
想若生從彼沒故彼本有初若無轉
識如何名入先有後無乃名入故決
擇分言所有生得心心所滅名無想
故此言意顯彼本有初有異熟生轉
識麤起宿因緣力後不復生由斯引

起異熟無記分位差別說名無想如
善引生二定名善不令轉識一切不
行如何可言唯生得滅故彼初位轉
識麤起彼天唯在第四靜慮下想處
動難可斷故上無無想異熟處故即
能引發無想定思能感彼天異熟果
故及無心二定者謂無想滅盡定俱
無六識故名無心無想定者謂有異
生伏遍淨貪未伏上染由出離想作
意為先今不恒行心心所滅想滅為
首立無想名令身安和故亦名定修
習此定品別有三下品修者現法必
退不能速疾還引現前後生彼天不
甚光淨形色廣大定當中天中品修
者現不必退設退速疾還引現前後
生彼天雖甚光淨形色廣大而不取
極雖有中天而不決定上品修者現
必不退後生彼天取極光淨形色廣
大必無中天窮滿壽量後方殞沒此
定唯屬第四靜慮又唯是善彼所引
故下上地無由前說故四業通三除
順現受有義此定唯欲界起由諸外
道說力起故人中慧解極猛利故有

義欲界先修習已後生色界能引現
前除無想天至究竟故此由厭想欣
彼果入故唯有漏非聖所起滅盡定
者謂有無學或有學聖已伏或離無
所有貪上貪不定由止息想作意為
先令不恒行恒行染汙心心所滅立
滅盡名令身安和故亦名定由偏厭
受想亦名滅彼定修習此定品別有
三下品修者現法必退不能速疾還
引現前中品修者現不必退設退速
疾還引現前上品修者畢竟不退此
定初修必依有頂遊觀無漏為加行
入次第定中取居後故雖屬有頂而
無漏攝若修此定已得自在餘地心
後亦得現前雖屬道諦而是非學非
無學攝似涅槃故此定初起唯在人
中佛及弟子說力起故人中慧解極
猛利故後上二界亦得現前鄔陀夷
經是此誠證無色亦名意成天故於
藏識教未信受者若生無色不起此
定恐無色心成斷滅故已信生彼亦得
現前知有藏識不斷滅故要斷三界
見所斷惑方起此定異生不能伏滅

有頂心心所故此定微妙要證二空
隨應後得所引發故有義下八地修
所斷惑中要全斷欲餘伏或斷然後
方能初起此定欲界惑種二性繁雜
障定強故唯說不還三乘無學及諸
菩薩得此定故彼隨所應生上八地
皆得後起有義要斷下之四地修所
斷惑餘伏或斷然後方能初起此定
變異受俱煩惱種子障定強故彼隨
所應生上五地皆得後起若伏下惑
能起此定後不斷退生上地者豈生
上已却斷下惑斷亦無失如生上者
斷下末那俱生惑故然不還者對治
力強正潤生位不起煩惱但由惑種
潤上地生雖所伏惑有退不退而無
伏下生上地義故無生上却斷下失
若諸菩薩先二乘位已得滅定後迴
心者一切位中能起此定若不尔者
或有乃至七地滿心方能永伏一切
煩惱雖未永斷欲界修惑而如已斷
能起此定論說已入遠地菩薩方能
現起滅盡定故有從初地即能永伏
一切煩惱如阿羅漢彼十地中皆起

此定經說菩薩前六地中亦能現起滅盡定故無心睡眠與悶絕者謂有極重睡眠悶絕令前六識皆不現行疲極等緣所引身位違前六識故名極重睡眠此睡眠時雖無彼體而由彼似彼故假說彼名風熱等緣所引身位亦違六識故名極重悶絕或此俱是觸處少分除斯五位意識恒起正死生時亦無意識何故但說五位不行有義死生及與言顯彼說非理所以者何但說六時名無心故謂前五位及無餘依應說死生即悶絕攝彼是寧極悶絕位故說及與言顯五無雜此顯六識斷已後時依本識中自種還起由此不說入無餘依此五位中異生有四除在滅定聖唯後三於中如來自在菩薩唯得有一無睡眠故是故八識一切有情心與末那二恒俱轉若起第六則三俱轉餘隨緣合起一至五則四俱轉乃至八俱是謂略說識俱轉義若一有情多識俱轉如何說彼是一有情若立有情依識多少汝無心位應非有情又他

分心現在前位如何可說自分有情
然立有情依命根數或異熟識俱不
違理彼俱恒時唯有一故一身唯一
等無間緣如何俱時有多識轉既許
此一引多心所寧不許此能引多心
又誰定言此緣唯一說多識俱者許
此緣多故又欲一時取多境者多境
現前寧不須取諸根境等和合力齊
識前後生不應理故又心所性雖無
差別而類別者許多俱生寧不許心
異類俱起又如浪像依一起多故依
一心多識俱轉又若不許意與五俱
取彼所緣應不明了如散意識緣久
滅故如何五俱唯一意識於色等境
取一或多如眼等識各於自境取一
或多此亦何失相見俱有種種相故
何故諸識同類不俱於自所緣若可
了者一已能了餘無用故若尔五識
已了自境何用俱起意識了為五俱
意識助五令起非專為了五識所緣
又於彼所緣能明了取異於眼等識
故非無用由此聖教說彼意識名有
分別五識不尔多識俱轉何不相應

非同境故設同境者彼此所依體數異故如五根識牙不相應八識自性不可言定一行相所依緣相應異故又一滅時餘不滅故能所熏等相各異故亦非定異經說八識如水波等無差別故定異應非因果性故如幻事等無定性故如前所說識差別相依理世俗非真勝義真勝義中心言絕故如伽他說

心意識八種 俗故相有別 真故相無別相所相無故

已廣分別三能變相為自所變二分所依云何應知依識所變假說我法非別實有由斯一切唯有識耶頌曰是諸識轉變分別所分別由此彼皆無故一切唯識

論曰是諸識者謂前所說三能變識及彼心所皆能變似見相二分立轉變名所變見分說名分別能取相故所變相分名所分別見所取故由此正理彼實我法離識所變皆定非有離能所取無別物故非有實物離二相故是故一切有為無為若實若假

皆不離識唯言為遮離識實物非不
離識心所法等或轉變者謂諸內識
轉似我法外境相現此能轉變即名
分別虛妄分別為自性故謂即三界
心及心所此所執境名所分別即所
妄執實我法性由此分別變似外境
假我法相彼所分別實我法性決定
皆無前引教理已廣破故是故一切
皆唯有識虛妄分別有極成故唯既
不遮不離識法故真空等亦是有性
由斯遠非增減二邊唯識義成契會
中道由何教理唯識義成豈不已說
雖說未了非破他義已義便成應更
確陳成此教理如契經說三界唯心
又說所緣唯識所現又說諸法皆不
離心又說有情隨心垢淨又說成就
四智菩薩能隨悟入唯識無境一相
違識相智謂於一處鬼人天等隨業
老別所見各異境若實有此云何成
二無所緣識智謂緣過未夢境像等
非實有境識現可得彼境既無餘亦
應尔三自應無倒智謂愚夫智若得
實境彼應自然成無顛倒不由功用

應得解脫四隨三智轉智一隨自在者智轉智謂已證得心自在者隨欲轉變地等皆成境若實有如何可變二隨觀察者智轉智謂得勝定修法觀者隨觀一境衆相現前境若是實寧隨心轉三隨無分別智轉智謂起證實無分別智一切境相皆不現前境若是實何容不現菩薩成就此四智者於唯識理決定悟入又伽他說心意識所緣皆非離自性故我說一切唯有識無餘

此等聖教誠證非一極成眼等識五隨一故如餘不親緣離自色等餘識識故如眼識等亦不親緣離自諸法此親所緣定非離此二隨一故如彼能緣所緣法故如相應法決定不離心及心所此等正理誠證非一故於唯識應深信受我法非有空識非無離有離無故契中道慈尊依此說二頌言

虛妄分別有於此二都無此中唯有空於彼亦有此故說一切法非空非不空有無及有故是則契中道

此頌且依染依他說理實亦有淨分依他若唯內識似外境起寧見世間情非情物處時身用定不定轉如夢境等應釋此疑何緣世尊說十二處依識所變非別實有為入我空說六二法如遮斷見說續有情為入法空復說唯識令知外法亦非有故此唯識性豈不亦空不尔如何非所執故謂依識變妄執實法理不可得說為法空非無離言正智所證唯識性故說為法空此識若無便無俗諦俗諦無故真諦亦無真俗相依而建立故撥無二諦是惡取空諸佛說為不可治者應知諸法有空不空由此慈尊說前二頌若諸色處亦識為體何緣乃似色相顯現一類堅住相續而轉名言熏習勢力起故與染淨法為依處故謂此若無應無顛倒便無雜染亦無淨法是故諸識亦似色現如有頌言乱相及乱體應許為色識及與非色識若無餘亦無

色等外境分明現證現量所得寧撥為無現量證時不執為外後意分別

妄生外想故現量境是自相分識所
變故亦說為有意識所執外實色等
妄計有故說彼為無又色等境非色
似色非外似外如夢所緣不可執為是
實外色若覺時色皆如夢境不離識
者如從夢覺知彼唯心何故覺時於自
色境不知唯識如夢未覺不能自知
要至覺時方能追覺覺時境色應知
亦尔未真覺位不能自知至真覺時
亦能追覺未得真覺恒處夢中故佛
說為生死長夜由斯未了色境唯識
外色實無可非內識境他心實有寧
非自所緣誰說他心非自識境但不
說彼是親所緣謂識生時無實作用
非如手等親執外物日等舒光親照
外境但如鏡等似外境現名了他心
非親能了親所了者謂自所變故契
經言無有少法能取餘法但識生時
似彼相現名取彼物如緣他心色等
亦尔既有異境何名唯識奇哉固執
觸處生疑豈唯識教但說一識不尔
如何汝應諦聽若唯一識寧有十方
凡聖尊卑因果等別誰為誰說何法

何求故唯識言有深意趣識言惣顯一切有情各有八識六位心所所變相見分位差別及彼空理所顯真如識自相故識相應故二所變故三分位故四實性故如是諸法皆不離識惣立識名唯言但遮愚夫所執定離諸識實有色等若如是知唯識教意便能無倒善脩資糧速入法空證無上覺救拔含識生死輪迴非全撥無惡取空者違背教理能成是事故定應信一切唯識若唯有識都無外緣由何而生種種分別頌曰
由一切種識如是如是變以展轉力故
彼彼分別生

論曰一切種識謂本識中能生自果功能差別此生等流異熟士用增上果故名一切種除離繫者非種生故彼雖可證而非種果要現起道斷結得故有展轉義非此所說此說能生分別種故此識為體故立識名種離本識無別性故種識二言簡非種識有識非種種非識故又種識言顯識中種非持種識後當說故此識中種

餘緣助故即便如是如是轉變謂從生位轉至熟時顯變種多重言如是謂一切種攝三熏習共不共等識種盡故展轉力者謂八現識及彼相應相見分等彼皆互有相助力故即現識等惣名分別虛妄分別為自性故分別類多故言彼彼此頌意說雖無外緣由本識中有一切種轉變差別及以現行八種識等展轉力故彼彼分別而亦得生何假外緣方起分別諸淨法起應知亦然淨種現行為緣生故所說種現緣生分別去何應知此緣生相緣且有四一因緣謂有為法親辦自果此體有二一種子二現行種子者謂本識中善染無記諸界地等功能老別能引次後自類功能及起同時自類現果此唯望彼是因緣性現行者謂七轉識及彼相應所變相見性界地等除佛果善極劣無記餘熏本識生自類種此唯望彼是因緣性第八心品無所熏故非簡所依獨能熏故極微圓故不熏成種現行同類展轉相望皆非因緣自種生

故一切異類展轉相望亦非因緣不
親生故有說異類同類現行展轉相
望為因緣者應知假說或隨轉門有
唯說種是因緣性彼依顯勝非盡理
說聖說轉識與阿賴耶展轉相望為
因緣故二等無間緣謂八現識及彼
心所前聚於後自類無間等而開導
令彼定生多同類種俱時轉故如不
相應非此緣攝由斯八識非于為緣
心所與心雖恒俱轉而相應故和合
似一不可施設離別殊異故得手作
等無間緣入無餘心寂極劣無開
導用又無當起等無間法故非此緣
云何知然論有誠說若此識等無間
彼識等決定生即說此是彼等無間
緣故即依此義應作是說阿陀那識
三界九地皆容于作等無間緣下上
死生相關導故有漏無間有無漏生
無漏定無生有漏者鏡智起已必無
斷故善與無記相望亦然此何界後
引生無漏或從色界或欲界後謂諸
異生求佛果者定色界後引生無漏
彼必生在淨居天上大自在宮得菩

提故二乘迴趣大菩提者定欲界後
引生無漏迴趣留身唯欲界故彼雖
必往大自在宮方得成佛而本願力
所留生身是欲界故有義色界亦有
聲聞迴趣大乘願留身者既與教理
俱不相違是故聲聞第八無漏色界
心後亦得現前然五淨居無迴趣者
經不說彼發大心故第七轉識三界
九地亦容于作等無間緣隨第八識
生處繫故有漏無漏容于相生十地
位中得相引故善與無記相望亦然
於無記中染與不染亦相關導生空
智果前後位中得相引故此欲色界
有漏得與無漏相生非無色界地上
菩薩不生彼故第六轉識三界九地
有漏無漏善不善等各容于作等無
間緣潤生位等更相引故初起無漏
唯色界後決擇分善唯色界故眼耳
身識二界二地鼻舌兩識一界一地
自類于作等無間緣善等相望應知
亦亦有義五識有漏無漏自類于作
等無間緣未成佛時容于起故有義
無漏有漏後起非無漏後容起有漏

無漏五識非佛無故彼五色根定有漏
故是異熟識相分攝故有漏不共必
俱同境根發無漏識理不相應故此
二於境明昧異故三所緣緣謂若有
法是帶已相心或相應所慮所託此
體有二一親二疎若與能緣體不相
離是見分等內所慮託應知彼是親
所緣緣若與能緣體雖相離為質能
起內所慮託應知彼是疎所緣緣親
所緣緣能緣皆有離內所慮託必不
生故疎所緣緣能緣或有離外所慮
託亦得生故第八心品有義唯有親
所緣緣隨業因力任運變故有義亦
定有疎所緣緣要仗他變質自方變
故有義二說俱不應理自他身土可
互受用他所變者為自質故自種於
他無受用理他變為此不應理故非
諸有情種皆等故應說此品疎所緣
緣一切位中有無不定第七心品未
轉依位是俱生故必仗外質故亦定
有疎所緣緣已轉依位此非定有緣
真如等無外質故第六心品行相猛
利於一切位能自在轉所仗外質或

有或無疎所緣緣有無不定前五心
品未轉依位麤鈍劣故必仗外質故
亦定有疎所緣緣已轉依位此非定
有緣過來等無外質故四增上緣謂
若有法有勝勢用能於餘法或順或
違雖前三緣亦是增上而今第四除
彼取餘為顯諸緣差別相故此順違
用於四處轉生住成得四事別故然
增上用隨事雖多而勝顯者唯二十
二應知即是二十二根前五色根以
本識等所變眼等淨色為性男女二
根身根所攝故即以彼少分為性命
根但依本識親種分位假立非別有
性意根惣以八識為性五受根如應
各自受為性信等五根即以信等及
善念等而為自性未知當知根體位
有三種一根本位謂在見道除後剎
鄰無所未知可當知故二加行位謂
煖頂忍世第一法近能引發根本位
故三資糧位謂從為得諦現觀故發
起決定勝善法欲乃至未得順決擇
分所有善根名資糧位能遠資生根
本位故於此三位信等五根意喜樂

捨為此根性加行等位於後勝法求
證愁感亦有憂根非正善根故多不
說前三無色有此根者有勝見道傍
修得故或二乘位迴趣大者為證法
空地前亦起九地所攝生空無漏彼
皆菩薩此根攝故菩薩見道亦有此
根但說地前以時促故始從見道家
後剎那乃至金剛喻定所有信等無
漏九根皆是已知根性未離欲者於
上解脫求證愁感亦有憂根非正善
根故多不說諸無學位無漏九根一
切皆是具知根性有頂雖有遊觀無
漏而不明利非後三根二十二根自
性如是諸餘門義如論應知

成唯識論卷第七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成唯識論卷第八

忠

護法等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如是四緣依十五處義若別故立為
十因云何此依十五處立一語依處
謂法名想所起語性即依此處立隨
說因謂依此語隨見聞等說諸義故
此即能說為所說因有論說此是名
想見由如名字取相執著隨起說故
若依彼說便顯此因是語依處二領
受依處謂所觀待能所受性即依此
處立觀待因謂觀待此令彼諸事或
生或住或成或得此是彼觀待因三
習氣依處謂內外種未成熟位即依
此處立牽引因謂能牽引遠自果故
四有潤種子依處謂內外種已成熟
位即依此處立生起因謂能生起近
自果故五無間滅依處謂心心所等
無間緣六境界依處謂心心所所緣
緣七根依處謂心心所所依六根八
作用依處謂於所作業作具作用即
除種子餘助現緣九士用依處謂於

所作業作者作用即除種子餘作現緣十真實見依處謂無漏見除引自種於無漏法能助引證惣依此六立攝受因謂攝受五辨有漏法具攝受六辨無漏故十一隨順依處謂無記染善現種諸行能隨順同類勝品諸法即依此處立引教因謂能引起同類勝行及能引得無為法故十二老別功能依處謂有為法各於自果有能起證老別勢力即依此處立定異因謂各能生自界等果及各能得自乘果故十三和合依處謂從領受乃至老別功能依處於所生住成得果中有和合力即依此處立同事因謂從觀待乃至定異皆同生等一事業故十四障尋依處謂於生住成得事中能障尋法即依此處立相違因謂彼能違生等事故十五不障尋依處謂於生住成得事中不障尋法即依此處立不相違因謂彼不違生等事故如是十因二因所攝一能生二方便菩薩地說牽引種子生起種子名能生因所餘諸因方便因攝此說牽

引生起引發定異同事不相違中諸
因緣種未成熟位名牽引種已成熟
位名生起種彼六因中諸因緣種皆
攝在此二位中故雖有現起是能生
因如四因中生自種者而多間斷此
略不說或親辨果亦立種名如說現
行穀麥等種所餘因謂初二五九及
六因中非因緣法皆是生熟因緣種
餘故惣說為方便因攝非此二種唯
屬彼二因餘四因中有因緣種故非
唯彼八名所餘因彼二因亦有非因
緣種故有尋等地說生起因是能生
因餘方便攝此文意說六因中現種
是因緣者皆名生起因能親生起自
類果故此所餘因皆方便攝非此生
起唯屬彼因餘五因中有因緣故非
唯彼九名所餘因彼生起因中有非
因緣故或菩薩地所說牽引生起種
子即彼二因所餘諸因即彼餘八雖
二因內有非能生因而因緣種勝顯故
偏說雖餘因內有非方便因而增上
者多顯故偏說有尋等地說生起因
是能生因餘方便者生起即是彼生

起因餘因應知即彼餘九雖生起中
有非因緣種而去果近親顯故偏說
雖牽引中亦有因緣種而去果遠親
隱故不說餘方便攝准上應知所說
四緣依何處立復如何攝十因二因
論說因緣依種子立依無間滅立等
無間依境界立所緣依所餘立增上
此中種子即是三四十十一二十三
十五六依處中因緣種攝雖現四處
亦有因緣而多間斷此略不說或彼
亦能親辦自果如外麦等亦立種名
或種子言唯屬第四親疎隱顯取捨
如前言無間滅境界處者應知惣顯
二緣依處非唯五六餘依處中亦有
中間二緣義故或唯五六餘處雖有
而少隱故略不說之論說因緣能生
因攝增上緣性即方便因中間二緣
攝受因攝雖方便內具後三緣而增
上多故此偏說餘因亦有中間二緣
然攝受中顯故偏說初能生攝進退
如前所說因緣必應有果此果有幾
依何處得果有五種一者異熟謂有
漏善及不善法所招自相續異熟生

無記二者等流謂習善等所引同類
或似先業後果隨轉三者離繫謂無
漏道斷障所證善無為法四者士用
謂諸作者假諸作具所辦事業五者
增上謂除前四餘所得果瑜伽等說
習氣依處得異熟果隨順依處得等
流果真見依處得離繫果士用依
處得士用果所餘依處得增上果習
氣處言顯諸依處感異熟果一切功
能隨順處言顯諸依處引等流果一
切功能真見處言顯諸依處證離繫
果一切功能士用處言顯諸依處招
士用果一切功能所餘處言顯諸依
處得增上果一切功能不尔便應太
寬太狹或習氣者唯屬第三雖異熟因
餘處亦有此處亦有非異熟因而異
熟因去果相遠習氣亦尔故此偏說
隨順唯屬第十一處雖等流果餘處
亦得此處亦得非等流果而此因招
勝行相顯隨順亦尔故偏說之真見
處言唯詮第十雖證離繫餘處亦能
此處亦能得非離繫而此證離繫相
顯故偏說士用處言唯詮第九雖士

用果餘處亦招此處亦能招增上等
而名相顯是故偏說所餘唯屬餘十
一處雖十一處亦得餘果招增上果
餘處亦能而此十一多招增上餘已
顯餘故此偏說如是即說此五果中
若異熟果牽引生起定異同事不相
違因增上緣得若等流果牽引生起
攝受引發定異同事不相違因初後
緣得若離繫果攝受引發定異同事
不相違因增上緣得若士用果有義
觀待攝受同事不相違因增上緣得
有義觀待牽引生起攝受引發定異
同事不相違因除所緣緣餘三緣得
若增上果十因四緣一切容得傍論
已了應辯正論

本識中種容作三緣生現分別除等
無間謂各親種是彼因緣為所緣緣
於能緣者若種於彼有能助力或不
障尋是增上緣生淨現行應知亦亦現
起分別展轉相望容作三緣無因緣
故謂有情類自他展轉容作二緣除
等無間自八識聚展轉相望定有增
上緣必無等無間所緣緣義或無或有

八於七有七於八無餘七非八所仗質
故第七於六五無一有餘六於彼一
切皆無第六於五無餘五於彼有五
識唯託第八相故自類前後第六容
三餘除所緣取現境故許五後見緣
前相者五七前後亦有三緣前七於
八所緣容有能熏成彼相見種故同
聚異體展轉相望唯有增上諸相應
法所仗質同不相緣故或依見分說
不相緣依相分說有相緣義謂諸相
分牙為質起如識中種為觸等相質
不亦無色彼應無境故設許變色亦
定緣種勿見分境不同質故同體相
分為見二緣見分於彼但有增上見
與自證相望亦亦餘二展轉俱作二
緣此中不依種相分說但說現起牙
為緣故淨八識聚自他展轉皆有所
緣能遍緣故唯除見分非相所緣相
分理無能緣用故既現分別緣種現
生種亦理應緣現種起現種於種能
作幾緣種必不由中二緣起待心所
立彼二故現於親種具作二緣與非
親種但為增上種望親種亦具二緣

於非親種亦但增上依斯內識示為緣起分別因果理教皆成所執外緣設有無用况遠理教何因執為雖分別言惣顯三界心及心所而隨勝者諸聖教中多門顯示或說為二三四五等如餘論中具廣分別雖有內識而無外緣由何有情生死相續頌曰由諸業習氣二取習氣俱前異熟既盡復生餘異熟

論曰諸業謂福非福不動即有漏善不善思業業之眷屬亦立業名同招引滿異熟果故此雖纔起無間即滅無義能招當異熟果而熏本識起自功能即此功能說為習氣是業氣分熏習所成簡曾現業故名習氣如是習氣展轉相續至成熟時招異熟果此顯當果勝增上緣相見名色心及心所本末彼取皆二取攝彼所熏發親能生彼本識上功能名二取習氣此顯來世異熟果心及彼相應諸因緣種俱謂業種二取種俱是疎親緣手相助義業招生顯故頌先說前異熟者謂前前生業異熟果餘異熟者

謂後後生業異熟果雖二取種受果無窮而業習氣受果有盡由異熟果性別難招等流增上性同易感由感餘生業等種熟前異熟果受用盡時復別能生餘異熟果由斯生死輪轉無窮何假外緣方得相續此頌意說由業二取生死輪迴皆不離識心心所法為彼性故

復次生死相續由諸習氣然諸習氣惣有三種一名言習氣謂有為法各別親種名言有二一表義名言即能詮義音聲老別二顯境名言即能了境心心所法隨二名言所熏成種作有為法各別因緣二我執習氣謂虛妄執我我所種我執有二一俱生我執即修所斷我我所執二分別我執即見所斷我我所執隨二我執所熏成種令有情等自他老別三有支習氣謂招三界異熟業種有支有二一有漏善即是能招可愛果業二諸不善即是能招非愛果業隨二有支所熏成種令異熟果善惡趣別應知我執有支習氣於老別果是增上緣此頌

所言業習氣者應知即是有支習氣
二取習氣應知即是我執名言二種
習氣取我我所及取名言而熏成故
皆說名取俱等餘文義如前釋

復次生死相續由惑業苦發業潤生
煩惱名惑能惑後有諸業名業業所引
生衆苦名苦惑業苦種皆名習氣前
二習氣與生死苦為增上緣助生苦
故第三習氣堅生死苦能作因緣親
生苦故頌三習氣如應當知惑苦名
取能所取故取是著義業不得名俱
等餘文義如前釋此惑業苦應知惣
攝十二有支謂從無明乃至老死如
論廣釋然十二支略攝為四一能引
支謂無明行能引識等五果種故此
中無明唯取能發正惑後世善惡業
者即彼所發乃名為行由此一切順
現受業別助當業皆非行支二所引
支謂本識內親生當來異熟果攝識
等五種是前二支所引發故此中識
種謂本識因除後三因餘因皆是名
色種攝後之三因如名次第即後三種
或名色種惣攝五因於中隨勝立餘

四種六處與識惣別亦然集論說識亦是能引識中業種名識支故異熟識種名色攝故經說識支通能所引業種識種俱名識故識是名色依非名色攝故識等五種由業熏發雖實同時而依主伴惣別勝劣因果相異故諸聖教假說前後或依當來現起分位有次第故說有前後由斯識等亦說現行因時定無現行義故復由此說生引同時潤未潤時必不俱故三能生支謂愛取有近生當來生老死故謂緣迷內異熟果愚發正能招後有諸業為緣引發親生當來生老死位五果種已復依迷外增上果愚緣境界受發起貪愛緣愛復生欲等四取愛取合潤能引業種及所引因轉名為有俱能近有後有果故有處唯說業種名有此能正感異熟果故復有唯說五種名有親生當來識等種故四所生支謂生老死是愛取有近所生故謂從中有至本有中未衰變來皆生支攝諸衰變位惣名為老身壞命終乃名為死老非定有附死

立支病何非支不遍定故老雖不定
遍故立支諸界趣生除中天者將終
皆有衰朽行故名色不遍何故立支
定故立支胎卵濕生者六處未滿定
有名色故又名色支亦是遍有有色
化生初受生位雖具五根而未有用
亦時未名六處支故初生無色雖定
有意根而不明了未名意處故由斯
論說十二有支一切一分上二界有
愛非遍有寧別立支生惡趣者不愛
彼故定故別立不求無有生善趣者
定有愛故不還潤生愛雖不起然如
彼取定有種故又愛亦遍生惡趣者
於現我境亦有愛故依無希求惡趣
身愛經說非有非彼全無何緣所生
立生老死所引別立識等五支因位
難知老別相故依當果位別立五支
謂續生時因識相顯次根未滿名色
相增次根滿時六處明盛依斯發觸
因觸起受亦時乃名受果究竟依此
果位立因為五果位易了老別相故
惣立二支以顯三苦然所生果若在
未來為生歎故說生老死若至現在

為今了知分位相生說識等五何緣
發業惣立無明潤業位中別立愛取
雖諸煩惱皆能發潤而發業位無明
力增以具十一殊勝事故謂所緣等
廣如經說於潤業位愛力偏增說愛
如水能沃潤故要數溉灌方生有芽
且依初後分愛取二無重發義立一
無明雖取支中攝諸煩惱而愛潤勝
說是愛增諸緣起支皆依自地有所
發行依他無明如下無明發上地行
不尔初伏下地深者所起上定應非
行支彼地無明猶未起故從上下地
生不上者彼緣何受而起愛支彼愛
亦緣當生地受若現若種於理無違
此十二支十因二果定不同世因中
前七與愛取有或異或同若二三七
各定同世如是十二一重因果足顯
輪轉及離斷常施設兩重實為無用
或應過此便致無窮此十二支義門
別者九實三假已潤六支合為有故
即識等五三相位別名生等故五是一
事謂無明識觸受愛五餘非一事三
唯是添煩惱性故七唯不添異熟果故

七分位中容起染故假說通二餘通三種無明愛取說名獨相不與餘支相交雜故餘是雜相六唯非色謂無明識觸受愛取餘通二種皆是有漏唯有為攝無漏無為非有支故無明愛取唯通不善有覆無記行唯善惡有通善惡無覆無記餘七唯是無覆無記七分位中亦起善染雖皆通三界而有分有全上地行支能伏下地即塵苦等六種行相有求上生而起彼故一切皆唯非學無學聖者所起有漏善業明為緣故遠有支故非有支攝由此應知聖必不造感後有業於後苦果不迷求故雜修靜慮資下故業生淨居等於理無違有義無明唯見所斷要迷諦理能發行故聖必不造後有業故愛取二支唯修所斷貪未當有而潤生故九種命終心俱生愛俱故餘九皆通見修所斷有義一切皆通二斷論說預流果已斷一切一分有支無全斷者故若無明支唯見所斷寧說預流無全斷者若愛取支唯修所斷寧說彼已斷一切支一分

又說全界一切煩惱皆能結生往惡趣行唯分別起煩惱能發不言潤生唯修所斷諸感後有行皆見所斷發由此故知無明愛取三支亦通見修所斷然無明支正發行者唯見所斷助者不定愛取二支正潤生者唯修所斷助者不定又染汙法自性應斷對治起時彼永斷故一切有漏不染汙法非性應斷不違道故然有二義說之為斷一離縛故謂斷緣彼雜彼煩惱二不生故謂斷彼依令永不起依離縛斷說有漏善無覆無記唯修所斷依不生斷說諸惡趣無想定等唯見所斷說十二支通二斷者於前諸斷如應當知十樂捨俱受不與受共相應故老死位中多分無樂及容捨故十一苦俱非受俱故十一少分壞苦所攝老死位中多無樂受依樂立壞故不說之十二少分苦苦所攝一切支中有苦受故十二全分行苦所攝諸有漏法皆行苦故依捨受說十一少分除老死支如壞苦說實義如是諸聖教中隨彼相增所

說不定皆苦諦攝取蓋性故五亦集諦攝業煩惱性故諸支相望增上定有餘之三緣有無不定契經依定唯說有一愛望於取有望於生有因緣義若說識支是業種者行望於識亦作因緣餘支相望無因緣義而集論說無明望行有因緣者依無明時業習氣說無明俱故假說無明實是行種瑜伽論說諸支相望無因緣者依現受取唯業有說無明望行愛望於取生望老死有餘二緣有望於生受望於愛無等無間有所緣緣餘支相望二俱非有此中且依隣近順次不相雜亂實緣起說具此相望為緣不定諸聰慧者如理應思惑業苦三攝十二者無明愛取是惑所攝行有一分是業所攝七有一分是苦所攝有處說業全攝有者應知彼依業有說故有處說識業所攝者彼說業種為識支故惑業所招獨名苦者唯苦諦攝為生歟故由惑業苦即十二支故此能令生死相續

復次生死相續由內因緣不待外緣

故唯有識因謂有漏無漏二業正感
生死故說為因緣謂煩惱所知二障
助感生死故說為緣所以者何生死
有二一分段生死謂諸有漏善不善
業由煩惱障緣助勢力所感三界廣
異熟果身命短長隨因緣力有定齊
限故名分段二不思議變易生死謂
諸無漏有分別業由所知障緣助勢
力所感殊勝細異熟果由悲願力改
轉身命無定齊限故名變易無漏定
願正所資感妙用難測名不思議或
名意成身隨意願成故如契經說如
取為緣有漏業因續後有者而生三
有如是無明習地為緣無漏業因有
阿羅漢獨覺已得自在菩薩生三種
意成身亦名變化身無漏定力轉令
異本如變化故如有論說聲聞無學
永盡後有云何能證無上菩提依變
化身證無上覺非業報身故不還理
若所知障助無漏業能感生死二乘
定性應不永入無餘涅槃如諸異生
拘煩惱故如何道諦實能感苦誰言
實感不尔如何無漏定願資有漏業

今所得果相續長時展轉增勝假說
名感如是感時由所知障為緣助力
非獨能感然所知障不障解脫無能
發業潤生用故何用資感生死苦為
自證菩提利樂他故謂不定性獨覺
聲聞及得自在大願菩薩已永斷伏
煩惱障故無容復受當分段身恐廢
長時修菩薩行遂以無漏勝定願力
如延壽法資現身因令彼長時與果
不絕數數如是定願資助乃至證得
無上菩提彼復何須所知障助既未
圓證無相大悲不執菩提有情實有
無由發起猛利悲願又所知障障大
菩提為永斷除留身久住又所知障
為有漏依此障若無彼定非有故於
身住有大助力若所留身有漏定願
所資助者分段身攝二乘異生所知
境故無漏定願所資助者變易身攝
非彼境故由此應知變易生死性是
有漏異熟果攝於無漏業是增上果
有聖教中說為無漏出三界者隨助
因說頌中所言諸業習氣即前所說
二業種子二取習氣即前所說二障

種子俱執著故俱等餘文義如前釋
變易生死雖無分段前後異熟窮盡
別生而數資助前後改轉亦有前重
餘復生義雖亦由現生死相續而種
定有頌偈說之或為顯示真異熟因
果皆不離本識故不說現現異熟因
不即與果轉識間斷非異熟故前中
後際生死輪迴不待外緣既由內識
淨法相續應知亦然謂無始來依附
本識有無漏種由轉識等數數熏發
漸漸增勝乃至究竟得成佛時轉捨
本來雜染識種轉得始起清淨種識
任持一切功德種子由本願力盡未
采際起諸妙用相續無窮由此應知
唯有內識若唯有識何故世尊處處
經中說有三性應知三性亦不離識
所以者何頌曰

由彼彼遍計 遍計種種物 此遍計所執
自性無所有 依他起自性 分別緣所生
圓成實於彼 常遠離前性 故此與依他
非異非不異 如無常等性 非不見此彼
論曰周遍計度故名遍計品類衆多
說為彼彼謂能遍計虛妄分別即由

彼彼虛妄分別遍計種種所遍計物
謂所妄執蘊處界等若法若我自性
差別此所妄執自性差別惣名遍計
所執自性如是自性都無所有理教
推徵不可得故或初句顯能遍計識
第二句示所遍計境後半方申遍計
所執若我若法自性非有已廣顯彼
不可得故初能遍計自性云何有義
八識及諸心所有漏攝者皆能遍計
虛妄分別為自性故皆似所取能取
現故說阿賴耶以遍計所執自性妄
執種為所緣故有義第六第七心品
執我法者是能遍計唯說意識能遍
計故意及意識名意識故計度分別
能遍計故執我法者必是慧故二執
必與無明俱故不說無明有善性故
癡無癡等不相應故不見有執導空
智故執有達無不俱起故曾無有執
非能熏故有漏心等不證實故一切
皆名虛妄分別雖似所取能取相現
而非一切能遍計攝勿無漏心亦有
執故如來後得應有執故經說佛智
現身上等種種影像如鏡等故若無

緣用應非智等雖說藏識緣遍計種而不說唯故非誠證由斯理趣唯於第六第七心品有能遍計識品雖二而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等遍計不同故言彼彼次所遍計自性云何攝大乘說是依他起遍計心等所緣緣故圓成實性寧非彼境真非妄執所緣境故依展轉說亦所遍計遍計所執雖是彼境而非所緣緣故非所遍計遍計所執其相云何與依他起復有何別有義三界心及心所由無始來虛妄熏習雖各體一而似二生謂見相分即能所取如是二分情有理無此相說為遍計所執二所依體實託緣生此性非無名依他起虛妄分別緣所生故云何知然諸聖教說虛妄分別是依他起二取名為遍計所執有義一切心及心所由熏習力所變二分從緣生故亦依他起遍計依斯妄執定實有無一異俱不俱等此二方名遍計所執諸聖教說唯量唯唯種種皆名依他起故又相等四法十一識等論皆說為依他起攝故

不尔無漏後得智品二分應名遍計
所執許應聖智不緣彼生緣彼智品
應非道諦不許應知有漏亦尔又若
二分是遍計所執應如兔角等非所
緣緣遍計所執體非有故又應二分
不熏或種後識等生應無二分又諸
習氣是相分攝豈非有法能作因緣
若緣所生内相見分非依他起二所
依體例亦應然無異因故由斯理趣
衆緣所生心心所體及相見分有漏
無漏皆依他起依他衆緣而得起故
頌言分別緣所生者應知且說染分
依他淨分依他亦圓成故或諸染淨
心心所法皆名分別能緣慮故是則
一切染淨依他皆是此中依他起攝
二空所顯圓滿成就諸法實性名圓
成實顯此遍常體非虛謬簡自共相
虛空我等無漏有為離倒究竟勝用
周遍亦得此名然今頌中說初非後
此即於彼依他起上常遠離前遍計
所執二空所顯真如為性說於彼言
顯圓成實與依他起不即不離常遠
離言顯妄所執能所取性理恒非有

前言義顯不空依他性顯二空非圓
成實真如離有離無性故由前理故
此圓成實與彼依他起非異非不異
異應真如非彼實性不異此性應是
無常彼此俱應淨非淨境則本後智
用應無別云何二性非異非一如彼
無常無我等性無常等性與行等法
異應彼法非無常等不異此應非彼
共相由斯喻顯此圓成實與彼依他
非一非異法與法性理必應然勝義
世俗相待有故非不證見此圓成實
而能見彼依他起性未達遍計所執
性空不如實知依他有故無分別智
證真如已後得智中方能了達依他
起性如幻事等雖無始來心心所法
已能緣自相見分等而我法執恒俱
行故不如實知衆緣所引自心心所
虛妄變現猶如幻事陽焰夢境鏡像
光影谷響水月變化所成非有似有
依如是義故有頌言

其不見真如而能了諸行皆如幻事等
雖有而非真

此中意說三種自性皆不遠離心心

所法謂心心所及所變現衆緣生故
如幻事等非有似有誑惑愚夫一切
皆名依他起性愚夫於此橫執我法
有無一異俱不俱等如空花等性相
都無一切皆名遍計所執依他起上
彼所妄執我法俱空此空所顯識等
真性名圓成實是故此三不離心等
虛空擇滅非擇滅等何性攝耶三皆
客攝心等變似虛空等相隨心生故依
他起攝愚夫於中妄執實有此即遍
計所執性攝若於真如假施設有虛
空等義圓成實攝有漏心等定屬依
他無漏心等客二性攝衆緣生故攝
屬依他無顛倒故圓成實攝如是三
性與七真如云何相攝七真如者一
流轉真如謂有為法流轉實性二實
相真如謂二無我所顯實性三唯識
真如謂染淨法唯識實性四安立真
如謂苦實性五邪行真如謂集實性
六清淨真如謂滅實性七正行真如
謂道實性此七實性圓成實攝根本
後得二智境故隨相攝者流轉苦集
三前二性攝妄執雜染故餘四皆是

圓成實攝三性六法相攝云何彼六法中皆具三性色受想行識及無為皆有妄執緣生理故三性五事相攝六何諸聖教說相攝不定謂或有處說依他起攝彼相名分別正智圓成實性攝彼真如遍計所執不攝五事彼說有漏心心所法變似所詮說名為相似能詮現施設為名能變心等立為分別無漏心等離戲論故但惣名正智不說能所詮四從緣生皆依他攝或復有處說依他起攝相分別遍計所執唯攝彼名正智真如圓成實攝彼說有漏心及心所相分名相餘名分別遍計所執都無體故為顯非有假說為名二無倒故圓成實攝或有處說依他起性唯攝分別遍計所執攝彼相名正智真如圓成實攝彼說有漏心及心所相見分等惣名分別虛妄分別為自性故遍計所執能詮所詮隨情立為名相二事復有處說名屬依他起性義屬遍計所執彼說有漏心心所法相見分等由名勢力成所遍計故說為名遍計所執

隨名撰計體實非有假立義名諸聖
教中所說五事文雖有異而義無違
然初所說不相雜亂如瑜伽論廣說
應知又聖教中說有五相此與三性
相攝云何所詮能詮各具三性謂安
所計屬初性攝相名分別隨其所應
所詮能詮屬依他起真如正智隨其
所應所詮能詮屬圓成實後得變似
能詮相故二相屬相唯初性攝妄執義
名定相屬故彼執著相唯依他起虛
妄分別為自性故不執著相唯圓成
實無漏智等為自性故又聖教中說
四真實與此三性相攝云何世間道
理所成真實依他起攝三事攝故二
障淨智所行真實圓成實攝二事
攝故辯中邊論說初真實唯初性
攝共所執故第二真實通屬三性理
通執無執雜染清淨故後二真實唯
屬第三三性四諦相攝云何四中一
一皆具三性且苦諦中無常等四各
有三性無常三者一無性無常性常
無故二起盡無常有生滅故三垢淨
無常位轉變故若有三者一所取苦

我法二執所依取故二事相苦三苦
相故三和合苦苦相合故空有三者
一無性空性非有故二異性空與妄
所執自性異故三自性空二空所顯
為自性故無我三者一無相無我我
相無故二異相無我與妄所執我相
異故三自相無我無我所顯為自相
故集諦三者一習氣集謂遍計所執
自性執習氣執彼習氣假立彼名二
等起集謂業煩惱三未離繫集謂未
離障真如滅諦三者一自性滅自性
不生故二二取滅謂擇滅二取不生
故三本性滅謂真如故道諦三者一
遍知道能知遍計所執故二永斷道
能斷依他起故三作證道能證圓成
實故然遍知道亦通後二七三三性
如次配釋今於此中所配三性或假
或實如理應知三解脫門所行境界
與此三性相攝云何理實皆通隨相
各一空無願相如次應知緣此復生
三無生忍一本性無生忍二自然無
生忍三惑苦無生忍如次此三是彼
境故此三云何攝彼二諦應知世俗

具此三種勝義唯是圓成實性世俗
有三一假世俗二行世俗三顯了世
俗如次應知即此三性勝義有三一
義勝義謂真如勝之義故二得勝義
謂涅槃勝即義故三行勝義謂聖道
勝為義故無變無倒隨其所應故皆
攝在圓成實性如是三性何智所行
遍計所執都非智所行以無自體非
所緣緣故愚夫執有聖者達無亦得
說為凡聖智境依他起性二智所行
圓成實性唯聖智境此三性中幾假
幾實遍計所執妄安立故可說為假
無體相故非假非實依他起性有實
有假聚集相續分位性故說為假有
心心所色從緣生故說為實有若無
實法假法亦無假依實因而施設故
圓成實性唯是實有不依他緣而施
設故此三為異為不異耶應說俱非
無別體故妄執緣起真義別故如是
三性義類無邊恐猒繁文略示綱要

成唯識論卷第八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成唯識論卷第九

忠

護法等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若有三性如何世尊說一切法皆無自性頌曰

即依此三性立彼三無性故佛密意說一切法無性初即相無性次無自然性後由遠離前所執我法性此諸法勝義亦即是真如常如其性故即唯識實性論曰即依此前所說三性立彼後說三種無性謂即相生勝義無性故佛密意說一切法皆無自性非性全無而有愚夫於彼增益妄執實有我法自性此即名為遍計所執為除此執故佛世尊於有及無捨說無性云何依此而立彼三謂依此初遍計所執立相無性由此體相畢竟非有如空華故依次依他立生無性此如幻事託衆緣生無如妄執自然性故假說無性非性全無依後圓成實立勝義無性謂即勝義由遠離前遍計所

執我法性故假說無性非性全無如太虛空雖遍衆色而是衆色無性所顯雖依他起非勝義故亦得說為勝義無性而盤第二故此不說此性即定諸法勝義是一切法勝義諦故然勝義諦略有四種一世間勝義謂蘊處界等二道理勝義謂苦等四諦三證得勝義謂二空真如四勝義勝義謂一真法界此中勝義依寂後說是寂勝道所行義故為簡前三故作是說此諸法勝義亦即是真如真謂真實顯非虛妄如謂如常表無變易謂此真實於一切位常如其性故曰真如即是湛然不虛妄義亦言顯此復有多名謂名法界及實際等如餘論中隨義廣釋此性即是唯識實性謂唯識性略有二種一者虛妄謂遍計所執二者真實謂圓成實性為簡虛妄說實性言復有二性一者世俗謂依他起二者勝義謂圓成實為簡世俗故說實性三頌揔顯諸契經中說無性言非極了義諸有智者不應依之揔撥諸法都無自性

如是所成唯識相性誰於幾位如何
悟入謂具大乘二種姓者略於五位
漸次悟入何謂大乘二種種姓一本
性住種姓謂無始來依附本識法介
所得無漏法因二習所成種姓謂聞
法界等流法已聞所成等熏習所成
要具大乘此二種姓方能漸次悟入
唯識何謂悟入唯識五位一資糧位
謂修大乘順解脫分二加行位謂修
大乘順決擇分三通達位謂諸菩薩
所住見道四修習位謂諸菩薩所住
修道五究竟位謂住無上正等菩提
云何漸次悟入唯識謂諸菩薩於識
相性資糧位中能深信解在加行位
能漸伏除所取能取引發真見在通
達位如實通達修習位中如所見理
數數修習伏斷餘障至究竟位出障
圓明能盡未來化有情類復令悟入
唯識相性初資糧位其相云何頌曰
乃至未起識求住唯識性於二取隨眠
猶未能伏滅

論曰從發深固大菩提心乃至未起
順決擇識求住唯識真勝義性齊此

皆是資糧位攝為趣無上正等菩提
修集種種勝資糧故為有情故勤求
解脫由此亦名順解脫分此位菩薩
依因善友作意資糧四勝力故於唯
識義雖深信解而未能了能所取空多
住外門修菩薩行故於二取所引隨
眠猶未有能伏滅功力令彼不起二取
現行此二取言顯二取取執取能取
所取性故二取習氣名彼隨眠隨逐
有情眠伏藏識或隨增過故名隨眠
即是所知煩惱障種煩惱障者謂執
遍計所執實我薩迦耶見而為上首
百二十八根本煩惱及彼等流諸隨
煩惱此皆擾惱有情身心能障涅槃
名煩惱障所知障者謂執遍計所執
實法薩迦耶見而為上首見疑無明
愛恚慢等覆所知境無顛倒性能障
菩提名所知障此所知障決定不與
異熟識俱彼微劣故不與無明慧相
應故法空智品與俱起故七轉識內
隨其所應或少或多如煩惱說眼等
五識無分別故法見疑等定不相應
餘由意力皆容引起此障但與不善

無記二心相應論說無明唯通不善
無記性故癡無癡等不相應故煩惱
障中此障必有彼定用此為所依故
體雖無異而用有別故二隨眠隨聖
道用有勝有劣斷或前後此於無覆
無記性中是具熟生非餘三種彼威
儀等勢用薄弱非覆所知障菩提故
此名無覆望二乘說若望菩薩亦是
有覆若所知障有見疑等如何此種
契經說為無明住地無明增故摠名
無明非無見等如煩惱種立見一處
欲色有愛四住地名豈彼更無慢無
明等如是二障分別起者見所斷攝
任運起者修所斷攝二乘但能斷煩
惱障菩薩俱斷永斷二種唯聖道能
伏二現行通有漏道菩薩住此資糧
位中二處現行雖有伏者而於細者
及二隨眠止觀力微未能伏滅此位
未證唯識真如依勝解力修諸勝行
應知亦是解行地攝所修勝行其相
云何略有二種謂福及智諸勝行中
慧為性者皆名為智餘名為福且依
六種波羅蜜多通相皆二別相前五

說為福德第六智慧或復前三唯福德攝後一唯智餘通二種復有二種謂利自他所修勝行隨意樂力一切皆通自他利行依別相說六到彼岸菩提分等自利行攝四種攝事四無量等一切皆是利他行攝如是等行老別無邊皆是此中所修勝行此位二障雖未伏除修勝行時有三退屈而能三事練磨其心於所證修勇猛不退一聞無上正等菩提廣大深遠心便退屈引他已證大菩提者練磨自心勇猛不退二聞施等波羅蜜多甚難可修心便退屈省已意樂能修施等練磨自心勇猛不退三聞諸佛圓滿轉依極難可證心便退屈引他愈善況已妙因練磨自心勇猛不退由斯三事練磨其心堅固熾然修諸勝行次加行位其相去何頌曰現前立少物謂是唯識性以有所得故非實住唯識

論曰菩薩先於初無數劫善脩福德智慧資糧順解脫分既圓滿已為入見道住唯識性復修加行伏除二取

謂煖頂忍世第一法此四捨名順決
擇分順趣真實決擇分故近見道故
立加行名非前資糧無加行義煖等
四法依四尋思四如實智初後位立四
尋思者尋思名義自性差別假有實
無如實遍知此四離識及識非有名
如實智名義相異故別尋求二二相
同故合思察依明得定發下尋思觀
無所取立為煖位謂此位中創觀所
取名等四法皆自心變假施設有實
不可得初獲慧日前行相故立明得
名即此所獲道火前相故亦名煖修
明增定發上尋思觀無所取立為頂
位謂此位中重觀所取名等四法皆
自心變假施設有實不可得明相轉
盛故名明增尋思位極故復名頂依
即順定發下如實智於無所取決定
即持無能取中亦順樂忍既無實境
離能取識寧有實識離所取境所取
能取相待立故即順忍時捨立為忍
印前順後立印順名忍境識空故亦
名忍依無間定發上如實智印二取
空立世第一法謂前上忍唯印能取

空今世第一法二空雙印從此無間
必入見道故立無間名異生法中此
最勝故名世第一法如是煖頂依能
取識觀所取空下忍起時印境空相
中忍轉位於能取識如境是空順樂
忍可上忍起位印能取空世第一法
雙印空相皆帶相故未能證實故說
菩薩此四位中猶於現前安立少物
謂是唯識真勝義性以彼空有二相
未除帶相觀心有所得故非實安
住真唯識理彼相滅已方實安住依
如是義故有頌言

菩薩於定位觀影唯是心義相既滅除
嘗觀唯自想如是住內心知所取非有
次能取亦無後觸無所得

此加行位未遣相縛於塵重縛亦未
能斷唯能伏除分別二取違見道故
於俱生者及二隨眠有漏觀心有所
得故有分別故未全伏除全未能滅此
位菩薩於安立諦非安立諦俱學觀
察為引當來二種見故及伏分別二
種障故非安立諦是正所觀非如二
乘唯觀安立菩薩起此煖等善根雖

方便時通諸靜慮而依第四方得成
滿託取勝依入見道故唯依欲界善
趣身起餘慧厭心非殊勝故此位亦
是解行地攝未證唯識真勝義故次
通達位其相云何頌曰

若時於所緣智都無所得今時住唯識
離二取相故

論曰若時菩薩於所緣境無分別智
都無所得不取種種戲論相故今時
乃名實住唯識真勝義性即證真如
智與真如平等平等俱離能取所取
相故能所取相俱是分別有所得心
戲論現故有義此智二分俱無說無
所取能取相故有義此智相見俱有
帶彼相起名緣彼故若無彼相名緣
彼者應色智等名聲等智若無見分
應不能緣寧可說為緣真如智勿真
如性亦名能緣故應許此定有見分
有義此智見有相無說無相取不取
相故雖有見分而無分別說非能取
非取全無雖無相分而可說此帶如
相起不離如故如自證分緣見分時
不變而緣此亦應今變而緣者便非

親證如後得智應有分別故應許此
有見無相加行無間此智生時體會
真如名通達位初照理故名見道
然此見道略說有二一真見道謂即
所說無分別智實證二空所顯真理
實斷二障分別隨眠雖多剎那事方
究竟而相等故總說一心有義此中
二空二障漸證漸斷以有淺深麤細
異故有義此中二空二障頻證頻斷
由意樂力有堪能故二相見道此復
有二一觀非安立諦有三品心一內
遣有情假緣智能除軟品分別隨眠
二內遣諸法假緣智能除中品分別
隨眠三遍遣一切有情諸法假緣智
能除一切分別隨眠前二名法智各
別緣故第三名類智總合緣故法真
見道二空見分自所斷障無間解脫
別總建立名相見道有義此三是真
見道以相見道緣四諦故有義此三
是相見道以真見道不別緣故二緣
安立諦有十六心此復有二一者依
觀所取能取別立法類十六種心謂
於苦諦有四種心一苦法智忍謂觀

三界苦諦真如正斷三界見苦所斷二十八種分別隨眠二苦法智謂忍無間觀前真如證前所斷煩惱解脫三苦類智忍謂智無間無漏慧生於法忍智各別內證言後聖法皆是此類四苦類智謂此無間無漏智生審定印可苦類智忍如於苦諦有四種心集滅道諦應知亦尔此十六心八觀真如八觀正智法真見道無間解脫見自證分老別建立名相見道二者依觀下上諦境別立法類十六種心謂觀現前不現前界苦等四諦各有二心一現觀忍二現觀智如其所應法真見道無間解脫見分觀諦斷見所斷百一十二分別隨眠名相見道若依廣布聖教道理說相見道有九種心此即依前緣安立諦二十六種止觀別立謂法類品忍智合說各有四觀即為八心八相應止揔說為一雖見道中止觀雙運而於見義觀順非止故此觀止開合不同由此九心名相見道諸相見道依真假說世第一法無間而生及斷隨眠非實如是

真見道後方得生故非安立後起安
立故分別隨眠真已斷故前真見道
證唯識性後相見道證唯識相二中
初勝故頌偏說前真見道根本智攝
後相見道後得智攝諸後得智有二
分耶有義俱無離二取故有義此智
見有相無說此智品有分別故聖智
皆能親照境故不執著故說離二取
有義此智二分俱有說此思惟似真
如相不見真實真如性故又說此智
分別諸法自共相等觀諸有情根性
差別而為說故又說此智現身土等
為諸有情說正法故若不變現似色
聲等寧有現身說法等事轉色蘊
依不現色者轉四蘊依應無受等又
若此智不變似境離自體法應非所
緣緣色等時應緣聲等又緣無法等
應無所緣緣彼體非實無緣用故由
斯後智二分俱有此二見道與六現
觀相攝云何六現觀者一思現觀謂
取上品喜受相應思所成慧此能觀
察諸法共相引生煖等加行道中觀
察諸法此用取猛偏立現觀煖等不

能廣分別法又未證理故非現觀二信
現觀謂緣三寶世出世間決定淨信此
助現觀令不退轉立現觀名三戒現
觀謂無漏戒除破戒垢令觀增明亦
名現觀四現觀智諦現觀謂一切種
緣非安立根本後得無分別智五現
觀邊智諦現觀謂現觀智諦現觀後
諸緣安立世出世智六究竟現觀謂
盡智等究竟位智此真見道攝彼第
四現觀少分此相見道攝彼第四第
五少分彼第二三雖此俱起而非
自性故不相攝菩薩得此二見道時
生如來家住極喜地善達法界得諸
平等常生諸佛大集會中於多百門
已得自在自知不久證大菩提能盡
未來利樂一切次修習位其相云何
頌曰

無得不思議是出世間智捨二應重故
便證得轉依

論曰菩薩從前見道起已為斷餘障
證得轉依復數修習無分別智此智
遠離所取能取故說無得及不思議
或離戲論說為無得妙用難測名不

思議是出世間無分別智斷世間故名出世間二取隨眠是世間本唯此能斷獨得出名或出世名依二義立謂體無漏及證真如此智具斯二種義故獨名出世餘智不然即十地中無分別智數修此故捨二塵重二障種子立塵重名性無堪任違細輕故令彼永滅故說為捨此能捨彼二塵重故便能證得廣大轉依依謂所依即依他起與染淨法為所依故染謂虛妄遍計所執淨謂真實圓成實性轉謂二分轉捨轉得由數修習無分別智斷本識中二障塵重故能轉捨依他起上遍計所執及能轉得依他起中圓成實性由轉煩惱得大涅槃轉所知障證無上覺成立唯識意為有情證得如斯二轉依果或依即是有唯識真如生死涅槃之所依故愚夫顛倒迷此真如故無始來受生死苦聖者離倒悟此真如便得涅槃畢竟安樂由數修習無分別智斷本識中二障塵重故能轉滅依如生死及能轉證依如涅槃此即真如離雜染性

如雖性淨而相雜染故離染時假說
新淨即此新淨說為轉依修習位中
斷障證得雖於此位亦得菩提而非
此中頌意所顯頌意但顯轉唯識性
二乘滿位名解脫身在大牟尼名法
身故

云何證得二種轉依謂十地中修十
勝行斷十重障證十真如二種轉依
由斯證得言十地者一極喜地初獲
聖性具證二空能益自他生大喜故
二離垢地具淨尸羅遠離能起微細
毀犯煩惱垢故三發光地成就勝定
大法持持能發無邊妙慧光故四焰
慧地安住寂勝菩提分法燒煩惱薪
慧焰增故五極難勝地真俗兩智行
相不違合令相應極難勝故六現前
地住緣起智引無分別寂勝般若令
現前故七遠行地至無相住功用後
邊出過世間二乘道故八不動地無
分別智任運相續相用煩惱不能動
故九善慧地成就微妙四無闕解能
遍十方善說法故十法雲地大法智
雲含衆德水蔽如空應重充滿法身

故如是十地攝攝有為無為功德以
為自性與所修行為勝依持令得生
長故名為地十勝行者即是十種波
羅蜜多施有三種謂財施無畏施法
施戒有三種謂律儀戒攝善法戒
饒益有情戒忍有三種謂耐怨害忍
安受苦忍諦察法忍精進有三種謂
被甲精進攝善精進利樂精進靜慮
有三種謂安住靜慮引發靜慮辦事
靜慮般若有三種謂生空無分別慧
法空無分別慧俱空無分別慧方便
善巧有二種謂迴向方便善巧拔濟
方便善巧願有二種謂求菩提願利
樂他願力有二種謂思擇力修習力
智有二種謂受用法樂智成熟有情
智此十性者施以無貪及彼所起三
業為性戒以受學菩薩戒時三業為性
忍以無瞋精進審慧及彼所起三業
為性精進以勤及彼所起三業為性
靜慮但以等持為性後五皆以擇法
為性說是根本後得智故有義第八
以欲勝解及信為性願以此三為自
性故此說自性若并眷屬一二皆以

一切俱行功德為性此十相者要十
取勝之所攝受方可建立波羅蜜多
一安住取勝謂要安住菩薩種性二
依止取勝謂要依止大菩提心三意
樂取勝謂要悲愍一切有情四事業
取勝謂要具行一切事業五巧便取
勝謂要無相智所攝受六迴向取勝
謂要迴向無上菩提七清淨取勝謂
要不為二障間雜若非此七所攝受
者所行施等非到彼岸由斯施等十
對波羅蜜多一一皆應四句分別此
但有十不增減者謂十地中對治十
障證十真如無增減故復次前六不
增減者為除六種相違障故漸次修
行諸佛法故漸次成熟諸有情故此
如餘論廣說應知又施等三增上生
道感大財體及眷屬故精進等三決
定勝道能伏煩惱成熟有情及佛法
故諸菩薩道唯有此二又前三種饒
益有情施彼資財不損惱彼堪忍彼
慚而饒益故精進等三對治煩惱雖
未伏滅而能精勤修對治彼諸善加
行永伏永滅諸煩惱故又由施等不

住涅槃及由後三不住生死為無住處
涅槃資糧由此前六不增不減後唯
四者為助前六令修滿足不增減故
方便善巧助施等三願助精進力助
靜慮智助般若令修滿故如解深密
廣說應知十次第者謂由前前引發後
後及由後後持淨前前又前前應後
後細故易難修習次第如是釋惣別名
如餘處說此十修者有五種修一依
止任持修二依止作意修三依止意
樂修四依止方便修五依止自在修
依此五修修習十種波羅蜜多皆得
圓滿如集論等廣說其相此十攝者
謂十一一皆攝一切波羅蜜多手相
順故依修前行而引後者前攝於後
必待前故後不攝前不待後故依修
後行持淨前者後攝於前持淨前故
前不攝後非持淨故若依純雜而修
習者展轉相望應作四句此實有十
而說六者應知後四第六所攝開為
十者第六唯攝無分別智後四皆是
後得智攝緣世俗故此十果者有漏
有四除離繫果無漏有四除異熟果

而有處說具五果者或于相資或二
合說十與三學于相攝者戒學有三
一律儀戒謂正遠離所應離法二攝
善法戒謂正修證應修證法三饒益
有情戒謂正利樂一切有情此與二
乘有共不共甚深廣大如餘處說定
學有四一大乘光明定謂此能發照
了大乘理教行果智光明故二集福
王定謂此自在集無邊福如王勢力
無等雙故三賢守定謂此能守世出
世間賢善法故四健行定謂佛菩薩
大健有情之所行故此四所緣對治
堪能引發作業如餘處說慧學有三
一加行無分別慧二根本無分別慧
三後得無分別慧此三自性所依因
緣所緣行等如餘處說如是三慧初
二位中種具有三現唯加行於通達
位現二種三見道位中無加行故於
修習位七地已前若種若現俱通三
種八地以去現二種三無功用道達
加行故所有進趣皆用後得無漏觀
中任運起故究竟位中現種俱二加
行現種俱已捨故若自性攝戒唯攝

戒定攝靜慮慧攝後五若并助伴皆具相攝若隨用攝戒攝前三資糧自體眷屬性故定攝靜慮慧攝後五精進三攝遍策三故若隨顯攝戒攝前四前三如前及守護故定攝靜慮慧攝後五此十位者五位皆具修習位中其相取顯然初二位須悟菩薩種通二種現唯有漏漸悟菩薩若種若現俱通二種已得生空無漏觀故通達位中種通二種現唯無漏於修習位七地已前種現俱通有漏無漏八地以去種通二種現唯無漏究竟位中若現若種俱唯無漏此十因位有三種名一名遠波羅蜜多謂初無數劫尅時施等勢力尚微被煩惱伏未能伏彼曰斯煩惱不覺現行二名近波羅蜜多謂第二無數劫尅時施等勢力漸增非煩惱伏而能伏彼由斯煩惱故意方行三名大波羅蜜多謂第三無數劫尅時施等勢力轉增能畢竟伏一切煩惱由斯煩惱永不現行猶有所知微細現種及煩惱種故未究竟此十義類老別無邊恐猒繁文略

亦綱要十於十地雖實皆修而隨相
增地地修一雖十地行有無量門而
皆攝在十到彼岸十重障者一異生
性障謂二障中分別起者依彼種立
異生性故二乘見道現在前時唯斷
一種名得聖性菩薩見道現在前時
具斷二種名得聖性二真見道現在
前時彼二障種必不成就猶明與闇
定不俱生如秤兩頭伍昂時等諸相
違法理必應然是故二性無俱成失
無間道時已無惑種何用復起解脫
道為斷惑證滅期心別故為捨彼品
愈重性故無間道時雖無惑種而未
捨彼無堪任性為捨此故起解脫道
及證此品擇滅無為雖見道生亦斷
惡趣諸業果等而今且說能起煩惱
是根本故由斯初地說斷二愚及彼
塵重一執著我法愚即是此中異生
性障二惡趣雜染愚即是惡趣諸業
果等應知愚品惣說為愚後准此釋
或彼唯說利鈍障品俱起二愚彼愈
重言顯彼二種或二所起無堪任性
如入一定說斷苦根所斷苦根雖非

現種而名處重此亦應然後處重言
例此應釋雖初地所斷實通二障而
異生性障意取所知說十無明非染
汙故無明即是十障品愚二乘亦能
斷煩惱障彼是共故非此所說又十
無明不染汙者唯依十地修所斷說
雖此位中亦伏煩惱斷彼處重而非
正意不斷隨眠故此不說理實初地
修道位中亦斷俱生所知一分然今
且說寂初斷者後九地斷准此應知
在滿地中時既淹久理應進斷所應
斷障不令三時道應無別故說菩薩
得現觀已復於十地修道位中唯修
永滅所知障道留煩惱障助願受生
非如二乘速趣圓寂故修道位不斷
煩惱將成佛時方須斷故二邪行障
謂所知障中俱生一分及彼所起悞
犯三業彼障二地極淨尸羅入二地
時便能永斷由斯二地說斷二愚及
彼處重一微細悞犯愚即是此中俱
生一分二種種業趣愚即彼所起悞
犯三業或唯起業不了業愚三闇鈍
障謂所知障中俱生一分今所聞思

修法忘失彼障三地勝定捨持及彼
所發殊勝三慧入三地時便能永斷
由斯三地說斷二愚及彼魚重一欲
貪愚即是此中能障勝定及修慧者
彼昔多與欲貪俱故名欲貪愚今得
勝定及修所成彼既永斷欲貪隨伏
此無始來依彼轉故二圓滿聞持陀
羅尼愚即是此中能障捨持聞思慧
者四微細煩惱現行障謂所知障中
俱生一分第六識俱身見等攝取下
品故不作意緣故遠隨現行故說名
微細彼障四地菩提分法入四地時
便能永斷彼昔多與第六識中任運
而生執我見等同體起故說煩惱名
今四地中既得無漏菩提分法彼便
永滅此我見等亦永不行初二三地
行施戒修相同世間四地修得菩提
分法方名出世故能永害二身見等
寧知此與第六識俱第七識俱執我
見等與無漏道性相違故八地以去方
永不行七地已來猶得現起與餘煩
惱為依持故此魚彼細伏有前後故
此但與第六相應身見等言亦攝無

始所知障攝定愛法愛彼定法愛三地尚增入四地時方能永斷菩提分法特違彼故由斯四地說斷二愚及彼虛重一等至愛愚即是此中定愛俱者二法愛愚即是此中法愛俱者所知障攝二愚斷故煩惱二愛亦永不行五於下乘般涅槃障謂所知障中俱生一分令獸生死樂趣涅槃同下二乘獸苦欣滅彼障五地無老別道入五地時便能永斷由斯五地說斷二愚及彼虛重一統作意背生死愚即是此中獸生死者二統作意向涅槃愚即是此中樂涅槃者六虛相現行障謂所知障中俱生一分執有染淨虛相現行彼障六地無染淨道入六地時便能永斷由斯六地說斷二愚及彼虛重一現觀察行流轉愚即是此中執有染者諸行流轉染分攝故二相多現行愚即是此中執有淨者取淨相故相觀多行未能多時住無相觀七細相現行障謂所知障中俱生一分執有生滅細相現行彼障七地妙無相道入七地時便

能永斷由斯七地說斷二愚及彼塵
重一細相現行愚即是此中執有生
者猶取流轉細生相故二純作意求
無相愚即是此中執有滅者尚取還
滅細滅相故純於無相作意勤求未
能空中起有勝行八無相中作加行
障謂所知障中俱生一分令無相觀
不任運起前之五地有相觀多無相
觀少於第六地有相觀少無相觀多
第七地中純無相觀雖恒相續而有
加行由無相中有加行故未能任運
現相及土如是加行障八地中無功
用道故若得入第八地時便能永斷
彼永斷故得二自在由斯八地說斷
二愚及彼塵重一於無相作功用愚
二於相自在愚今於相中不自在故
此亦攝土相一分故八地以上純無漏
道任運起故三界煩惱永不現行第
七識中細所知障猶可現起生空智
果不違彼故九利他中不欲行障謂
所知障中俱生一分令於利樂有情
事中不欲勤行樂修已利彼障九地
四無閔解入九地時便能永斷由斯

九地說斷二愚及彼龜重一於無量
所說法無量名句字後後慧辯陀羅
尼自在愚於無量所說法陀羅尼自
在者謂義無閑解即於所詮捻持自
在於一義中現一切義故於無量名
句字陀羅尼自在者謂法無閑解即
於能詮捻持自在於一名句中現
一切名句字故於後後慧辯陀羅尼
自在者謂詞無閑解即於言音展轉
訓釋捻持自在於一音聲中現一切
音聲故二辯才自在愚辯才自在者
謂辯無閑解善達機宜巧為說故愚
能障此四種自在皆是此中第九障
攝十於諸法中未得自在障謂所知
障中俱生一分令於諸法不得自在
彼障十地大法智雲及所含藏所起
事業入十地時便能永斷由斯十地
說斷二愚及彼龜重一大神通愚即
是此中障所起事業者二悟入微細
秘密愚即是此中障大法智雲及所
含藏者此地於法雖得自在而有餘障
未名最極謂有俱生微所知障及有
任運煩惱障種金剛喻定現在前時

彼皆頻斷入如來地由斯佛地說斷
二愚及彼處重一於一切所知境極
微細著愚即是此中微所知障二極
障種故集論說得菩提時頻斷煩惱
及所知障成阿羅漢及成如來證
涅槃大菩提故

成唯識論卷第九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成唯識論卷第十

忠

護法等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此十一障二障所攝煩惱障中見所
斷種於極喜地見道初斷彼障現起
地前已伏修所斷種金剛喻定現在
前時一切煩惱斷彼障現起地前漸伏
初地以上能煩惱盡令永不行如阿
羅漢由故意力前七地中雖暫現起
而不為失八地以上畢竟不行所知
障中見所斷種於極喜地見道初斷
彼障現起地前已伏修所斷種於十
地中漸次斷滅金剛喻定現在前時
方永斷盡彼障現起地前漸伏乃至
十地方永伏盡八地以上六識俱者
不復現行無漏觀心及果相續能違
彼故第七俱者猶可現行法空智果
起位方伏前五轉識設未轉依無漏
伏故障不現起雖於修道十地位中
皆不斷滅煩惱障種而彼嚴重亦漸
斷滅由斯故說二障嚴重一一皆有
三位斷義雖諸位中皆斷嚴重而三

位顯是故偏說斷二障種漸頓六何
第七識俱煩惱障種三乘將得無學
果時一剎那中三界頓斷所知障種
將成佛時一剎那中一切頓斷任運
內起無慮細故餘六識俱煩惱障種
見所斷者三乘見位真見道中一切
頓斷修所斷者隨其所應一類二乘
三界九地二漸次九品別斷一類二
乘三界九地合為一乘九品別斷菩
薩要起金剛喻定一剎那中三界頓
斷所知障種初地初心頓斷一切見
所斷者修所斷者後於十地修道位
中漸次而斷乃至正起金剛喻定一
剎那中方皆斷盡通緣內外微細境
生品類若別有衆多故二乘根鈍漸
斷障時必各別起無間解脫加行勝
進或別或惣菩薩利根漸斷障位非
要別起無間解脫剎那剎那能斷證
故加行等四剎那剎那前後相望皆
容具有

十真如者一遍行真如謂此真如二
空所顯無有一法而不在故二寂勝
真如謂此真如具無邊德於一切法

寂為勝故三勝流真如謂此真如所
流教法於餘教法極為勝故四無攝
受真如謂此真如無所繫屬非我執
等所依取故五類無別真如謂此真
如類無老別非如眼等類有異故六
無染淨真如謂此真如本性無染亦
不可說後方淨故七法無別真如謂
此真如雖多教法種種安立而無異
故八不增減真如謂此真如離增減
執不隨淨染有增減故即此亦名相
土自在所依真如謂若證得此真如
已現相現土俱自在故九智自在所
依真如謂若證得此真如已於無等
解得自在故十業自在等所依真如
謂若證得此真如已普於一切神通
作業於持定門皆自在故雖真如性
實無老別而隨勝德假立十種雖初
地中已達一切而能證行猶未圓滿
為令圓滿後後建立
如是菩薩於十地中勇猛修行十種
勝行斷十重障證十真如於二轉依
便能證得轉依位別略有六種一損
力益能轉謂初二位由習勝解及慙

愧故損本識中添種勢力益本識內
淨種功能雖未斷障種實證轉依而
漸伏現行亦名為轉二通達轉謂通
達位由見道力通達真如斷分別生
二障處重證得一分真實轉依三修
習轉謂修習位由數修習十地行故
漸斷俱生二障處重漸次證得真實
轉依攝大乘中說通達轉在前六地
有無相觀通達真俗間雜現前今真
非真現不現故說修習轉在後四地
統無相觀長時現前勇猛修習斷餘
處重多今非真不顯現故四果圓滿
轉謂究竟位由三大劫阿僧企耶修
集無邊難行勝行金剛喻定現在前
時永斷本來一切處重頓證佛果圓
滿轉依窮未來際利樂無盡五下劣
轉謂二乘位專求自利厭苦欣寂唯
能通達生空真如斷煩惱種證真擇
滅無勝堪能名下劣轉六廣大轉謂
大乘位為利他故趣大菩提生死涅
槃俱無欣厭具能通達二空真如雙
斷所知煩惱障種頓證無上菩提涅
槃有勝堪能名廣大轉此中意說廣

大轉依捨二蘊重而證得故轉依義別略有四種一能轉道此復有二一能伏道謂伏二障隨眠勢力令不引起二障現行此通有漏無漏二道加行根本後得三智隨其所應漸須伏彼二能斷道謂能永斷二障隨眠此道定非有漏加行有漏曾習相執所引未泯相故加行趣求所證所引未成辦故有義根本無分別智親證二空所顯真理無境相故能斷隨眠後得不然故非斷道有義後得無分別智雖不親證二空真理無力能斷迷理隨眠而於安立非安立相明了現前無倒證故亦能永斷迷事隨眠故瑜伽說修道位中有出世斷道世出世斷道無純世間道能永害隨眠是曾習故相執引故由斯理趣諸見所斷及修所斷迷理隨眠唯有根本無分別智親證理故能正斷彼餘修所斷迷事隨眠根本後得俱能正斷二所轉依此復有二一持種依謂本識由此能持染淨法種與染淨法俱為所依聖道轉令捨染得淨餘依他起

性雖亦是依而不能持種故此不說
二迷悟依謂真如由此能作迷悟根
本諸染淨法依之得生聖道轉令捨
染得淨餘雖亦作迷悟法依而非根
本故此不說三所轉捨此復有二一
所斷捨謂二障種真無間道現在前
時障治相違彼便斷滅永不成就說
之為捨彼種斷故不復現行妄執我
法所執我法不對妄情亦說為捨由
此名捨遍計所執二所棄捨謂餘有
漏劣無漏種金剛喻定現在前時引
極圓明純淨本識非彼依故皆永棄
捨彼種捨已現有漏法及劣無漏畢
竟不生既永不生亦說為捨由此名
捨生死劣法有義所餘有漏法種及
劣無漏金剛喻定現在前時皆已棄
捨與二障種俱時捨故有義今時猶
未捨彼與無間道不相違故菩薩應
無生死法故此位應無所熏識故住
無間道應名佛故後解脫道應無用
故由此應知餘有漏等解脫道起方
棄捨之第八淨識非彼依故四所轉
得此復有二一所顯得謂大涅槃此

雖本来自性清淨而由客障覆令不顯真聖道生斷彼障故令其相顯名得涅槃此依真如離障施設故體即是清淨法界

涅槃義別略有四種一本来自性清淨涅槃謂一切法相真如理雖有客染而本性淨具無數量微妙功德無生無滅湛若虛空一切有情平等共有與一切法不一不異離一切相一切分別尋思路絕名言道斷唯真聖者目內所證其性本寂故名涅槃二有餘依涅槃謂即真如出煩惱障雖有微苦所依未滅而障永寂故名涅槃三無餘依涅槃謂即真如出生死苦煩惱既盡餘依亦滅衆苦永寂故名涅槃四無住處涅槃謂即真如出生死涅槃利樂有情窮未來際用而常寂故名涅槃一切有情皆有初二乘無學容有前三唯我世尊可言具四如何善逝有有餘依雖無實依而現似有或苦依盡說無餘依非苦依在說有餘依是故世尊可言具

四若聲聞等有無餘依如何有處說
彼非有有處說彼都無涅槃豈有餘依
彼亦非有然聲聞等身智在時有所
知障苦依未盡圓寂義隱說無涅槃
非彼實無煩惱障盡所顯真理有餘
涅槃今時未證無餘圓寂故亦說彼
無無餘依非彼後時滅身智已無苦
依盡無餘涅槃或說二乘無涅槃者
依無住處不依前三又說彼無無餘
依者依不定性二乘而說彼纔證得
有餘涅槃決定迴心求無上覺由定
願力留身久住非如一類入無餘依
謂有二乘深樂園寂得生空觀親證
真如永滅感生煩惱障盡顯依真理
有餘涅槃彼能感生煩惱盡故後有
異熟無由更生現苦所依任運滅位
餘有為法既無所依與彼苦依同時
損捨顯依真理無餘涅槃今時雖無
二乘身智而由彼證可說彼有山位
唯有清淨真如離相湛然寂滅安樂
依斯說彼與佛無差但無菩提利樂
他業故復說彼與佛有異諸所知障
既不感生如何斷彼得無住處彼能

隱覆法空真如令不發生大悲無若
窮未來際利樂有情故斷彼時顯法
空理此理即是無住涅槃令於二邊
俱不住故若所知障亦障涅槃如何
斷彼不得擇滅擇滅離縛彼非縛故
既尔斷彼寧得涅槃非諸涅槃皆擇
滅攝不尔性淨應非涅槃能縛有情
住生死者斷此說得擇滅無為諸所
知障不感生死非如煩惱能縛有情
故斷彼時不得擇滅然斷彼故法空
理顯此理相寂說為涅槃非此涅槃
擇滅為性故四圓寂諸無為中初後
即真如中二擇滅攝若唯斷縛得擇
滅者不動等二四中誰攝非擇滅攝
說暫離故擇滅無為唯究竟滅有非
擇滅非永滅故或無住處亦擇滅攝
由真擇力滅障得故擇滅有二一滅
縛得謂斷惑生煩惱得者二滅障得
謂斷餘障而證得者故四圓寂諸無
為中初一即真如後三皆擇滅不動
等二暫伏滅者非擇滅攝究竟滅者
擇滅所攝既所知障亦障涅槃如何
但說是菩提障說煩惱障但障涅槃

豈彼不能為菩提障應知聖教依勝
用說理實俱能通障二果如是所說
四涅槃中唯後三種名所顯得二所
生得謂大菩提此雖本來有能生種
而所知障導故不生由聖道力斷彼
障故今從種起名得菩提起已相續
窮未來際此即四智相應心品
云何四智相應心品一大圓鏡智相
應心品謂此心品離諸分別所緣行
相微細難知不惑不愚一切境相性
相清淨離諸雜染純淨圓德現種依
持能現能生身土智影無間無斷窮
未來際如大圓鏡現衆色像二平等
性智相應心品謂此心品觀一切法
自他有情悉皆平等大慈悲等恒共
相應隨諸有情所樂亦現受用身土
影像差別妙觀察智不共所依無住
涅槃之所建立一味相續窮未來際
三妙觀察智相應心品謂此心品善
觀諸法自相共相無尋而轉攝觀無
量惣持定門及所發生功德珍寶於
大衆會能現無邊作用差別皆得自
在雨大法雨斷一切疑令諸有情皆

獲利樂口咸所作智相應心品謂此
心品為欲利樂諸有情故普於十方
示現種種變化三業成本願力所應
作事如是四智相應心品雖各定有
二十二法能變所變種現俱生而智
用增以智名顯故此四品總攝佛地
一切有為功德皆盡此轉有漏八七
六五識相應品如次而得智雖非識
而依識轉識為主故說轉識得又有
漏位智劣識強無漏位中智強識劣
為勸有情依智捨識故說轉八識而
得此四智大圓鏡智相應心品有義
菩薩金剛喻定現在前時即初現起
異熟識種與極微細所知障種俱時
捨故若圓鏡智今時未起便無能持
淨種識故有義此品解脫道時初成
佛故乃得初起異熟識種金剛喻定
現在前時猶未頓捨與無間道不相
違故非障有漏劣無漏法但與節果
定相違故金剛喻定無所熏識無漏
不增應成佛故由斯此品從初成佛
盡未來際相續不斷持無漏種令不
失故平等性智相應心品菩薩見道

初現前位違二執故方得初起後十地
中執未斷故有漏等位或有間斷法
雲地後與淨第八相依相續盡未來
際妙觀察智相應心品生空觀品二
乘見位亦得初起此後展轉至無學
位或至菩薩解行地終或至上位若
非有漏或無心時皆容現起法空觀
品菩薩見位方得初起此後展轉乃
至上位若非有漏生空智果或無心
時皆容現起成所作智相應心品有
義菩薩修道位中後得引故亦得初
起有義成佛方得初起以十地中依
異熟識所變眼等非無漏故有漏不
共必俱同境根發無漏識理不相應
故此二於境明昧異故由斯此品要
得成佛依無漏根方容現起而數間
斷作意起故此四種性雖皆本有而
要熏發方得現行因位漸增佛果圓
滿不增不減盡未來際但從種生不
熏成種勿前佛德勝後佛故大圓鏡
智相應心品有義但緣真如為境是
無分別非後得智行相所緣不可知
故有義此品緣一切法莊嚴論說大

圓鏡智於一切境不愚迷故佛地經
說如來智鏡諸處境識衆像現故又
此決定緣無漏種及身土等諸影像
故行緣微細說不可知如阿賴耶亦
緣俗故緣真如故是無分別緣餘境
故後得智攝其體是一隨用分二了
俗由證真故說為後得餘一分二准
此應知平等性智相應心品有義但
緣第八淨識如染第七緣藏識故有
義但緣真如為境緣一切法平等性
故有義遍緣真俗為境佛地經說平
等性智證得十種平等性故莊嚴論
說緣諸有情自他平等隨他勝解示
現無邊佛影像故由斯此品通緣真
俗二智所攝於理無違妙觀察智相
應心品緣一切法自相共相皆無障
碍二智所攝成所作智相應心品有義
但緣五種現境莊嚴論說如來五根
一一皆於五境轉故有義此品亦能
遍緣三世諸法不違正理佛地經說
成所作智起作三業諸變化事決擇
有情心行差別領受去來現在等義
若不遍緣無此能故然此心品隨意

樂力或緣一法或二或多且說五根於
五境轉不言唯今故不相違隨作意
生緣事相境起化業故後得智攝此
四心品雖皆遍能緣一切法而用有
異謂鏡智品現自受用身淨土相持
無漏種平等智品現他受用身淨土
相成事智品能現變化身及土相觀
察智品觀察自他功能過失兩大法
兩破諸疑網利樂有情如是等門老
別多種此四心品名所生得此所生
得惣名菩提及前涅槃名所轉得雖
轉依義惣有四種而今但取二所轉
得頌說證得轉依言故此修習位說
能證得非已證得因位攝故後究竟
位其相云何頌曰

此即無漏界不思議善常 安樂解脫身
大手尾名法

論曰前修習位所得轉依應知即是
究竟位相此謂此前二轉依果即是
究竟無漏界攝諸漏永盡非漏隨增
性淨圓明故名無漏界是藏義此中
舍容無邊希有大功德故或是因義
能生五乘世出世間利樂事故清淨法

界可唯無漏攝四智心品如何唯無漏
道諦攝故唯無漏攝謂佛功德及身
土等皆是無漏種性所生有漏法種
已永捨故雖有示現作生死身業煩
惱等似苦集諦而實無漏道諦所攝
集論等說十五界等唯是有漏如來
豈無五根五識五外界等有義如來
功德身土甚深微妙非有非無離諸
分別絕諸戲論非界處等法門所攝
故與彼說理不相違有義如來五根
五境妙定生故法界色攝非佛五識
雖依此變然麤細異非五境攝如來
五識非五識界經說佛心恒在定故
論說五識性散亂故成所作智何識
相應第六相應起化用故與觀察智
性有何別彼觀諸法自共相等此唯
起化故有差別此二智品應不並生
一類二識不俱起故許不並起於理
無違同體用分俱亦非失或與第七
淨識相應依眼等根緣色等境是平
等智作用差別謂淨第七起他受用
身土相者平等品攝起變化者成事
品攝豈不此品轉五識得非轉彼得

體即是彼如轉生死言得涅槃不可
涅槃同生死攝是故於此不應為難
有義如來功德身土如應攝在蘊處
界中彼三皆通有漏無漏集論等說
十五界等唯有漏者彼依二乘處淺
境說非說一切謂餘成就十八界中
唯有後三通無漏攝佛成就者雖皆
無漏而非二乘所知境攝然餘處說
佛功德等非界等者不同二乘劣智
所知界等相故理必應尔所以者何
說有為法皆蘊攝故說一切法界處
攝故十九界等聖所遮故若絕戲論
便非界等亦不應說即無漏界善常
安樂解脫身等又處處說轉無常蘊
獲得常蘊界處亦然寧說如來非蘊
處界故言非者是密意說又說五識
性散乱者說餘成者非佛所成故佛
身中十八界等皆悉具足而統無漏
此轉依果又不思議超過尋思言議
道故微妙甚深自內證故非諸世間
喻所喻故此又是善白法性故清淨
法界遠離生滅極安隱故四智心品
妙用無方極巧便故二種皆有順益

相故違不善故俱說為善論說處等
八唯無記如來豈無五根三境此中
三釋廣說如前一切如來身土等法
皆滅道攝故唯是善聖說滅道唯善
性故說佛土等非苦集故佛識所變
有漏不善無記相等皆從無漏善種
所生無漏善攝此又是常無盡期故
清淨法界無生無滅性無變易故說
為常四智心品所依常故無斷盡故
亦說為常非自性常從因生故生者
歸滅一向記故不見色心非無常故
然四智品由本願力所化有情無盡
期故窮未來際無斷無盡此又安樂
無逼惱故清淨法界衆相寂靜故名
安樂四智心品永離惱害故名安樂
此二自性皆無逼惱及能安樂一切
有情故二轉依俱名安樂二乘所得
二轉依果唯永遠離煩惱障縛無殊
勝法故但名解脫身大覺世尊成就
無上寂默法故名大牟尼此牟尼尊
所得二果永離二障亦名法身無量
無邊力無畏等大功德法所莊嚴故
體依聚義惣說名身故此法身五法

為性非淨法界獨名法身二轉依果
皆此攝故如是法身有三相別一自
性身謂諸如來真淨法界受用變化
平等所依離相寂然絕諸戲論具無
邊際真常功德是一切法平等實性
即此自性亦名法身大功德法所依
止故二受用身此有二種一自受用
謂諸如來三無數劫修集無量福慧
資糧所起無邊真實功德及極圓淨
常遍色身相續湛然盡未來際恒自
受用廣大法樂二他受用謂諸如來
由平等智示現微妙淨功德身居純
淨土為住十地諸菩薩衆現大神通
轉正法輪決衆疑網令彼受用大乘
法樂合此二種名受用身三變化身
謂諸如來由成事智變現無量隨類
化身居淨穢土為未登地諸菩薩衆
二乘異生稱彼機宜現通說法令各
獲得諸利樂事以五法性攝三身者
有義初二攝自性身經說真如是法
身故論說轉去阿賴耶識得自性身
圓鏡智品轉去藏識而證得故中二
智品攝受用身說平等智於純淨土

為諸菩薩現佛身故說觀察智大集
會中說法斷疑現自在故說轉諸轉
識得受用身故後一智品攝變化身
說成事智於十方土現無量種難思
化故又智殊勝具攝三身故知三身
皆有實智有義初一攝自性身說自
性身本性常故說佛法身無生滅故
說證因得非生因故又說法身諸佛共
有遍一切法猶若虛空無相無為非
色心故然說轉去藏識得者謂由轉
滅第八識中二障盡重顯法身故智
殊勝中說法身者是彼依止彼實性
故自性法身雖有真實無邊功德而
無為故不可說為色心等物四智品
中真實功德鏡智所起常遍色身攝
自受用平等智品所現佛身攝他受
用成事智品所現隨類種種身相攝
變化身說圓鏡智是受用佛轉諸轉
識得受用故雖轉藏識亦得受用然
說轉彼顯法身故於得受用略不說
之又說法身無生無滅唯證因得非
色心等圓鏡智品與此相違若非受
用屬何身攝又受用身攝佛不共有

為實德故四智品實有色心皆受用攝又他受用及變化身皆為化他方便示現故不可說實智為體雖說化身智殊勝攝而似智現或智所起假說智名體實非智但說平等成所作智能現受用三業化身不說二身即是二智故此二智自受用攝然變化身及他受用雖無真實心及心所而有化現心心所法無上覺者神力難思故能化現無形質法若不尔者云何如來現貪瞋等久已斷故云何聲聞及傍生等知如來心如來實心等覺菩薩尚不知故由此經說化無量類皆令有心又說如來成所作智化作三業又說變化有依他心依他實心相分現故雖說變化無根心等而依餘說不依如來又化色根心心所法無根等用故不說有如是三身雖皆具足無邊功德而各有異謂自性身唯有真實常樂我淨離諸雜染眾善所依無為功德無色心等差別相用自受用身具無量種妙色心等真實功德若他受用及變化身唯具無

邊似色心等利樂他用化相功德又自性身正自利攝寂靜安樂無動作故亦兼利他為增上緣令諸有情得利樂故又與受用及變化身為所依止故俱利攝自受用身唯屬自利若他受用及變化身唯屬利他為他現故又自性身依法性土雖此身土體無差別而屬佛法相性異故此佛身土俱非色攝雖不可說形量小大然隨事相其量無邊譬如虛空遍一切處自受用身還依自土謂圓鏡智相應淨識由昔所修自利無漏純淨佛土因緣成熟從初成佛盡未來際相續變為純淨佛土周圍無際衆寶莊嚴自受用身常依而住如淨土量身量亦尔諸根相好二無邊無限善根所引生故功德智慧既非色法雖不可說形量大小而依所證及所依身亦可說言遍一切處他受用身亦依自土謂平等智大悲悲力由昔所修利他無漏純淨佛土因緣成熟隨住十地菩薩所宜變為淨土或小或大或劣或勝前後改轉他受用身依之而

住能依身量亦無定限若變化身依
變化土謂成事智大慈悲力由昔所
修利他無漏淨穢佛土因緣成熟隨
未登地有情所宜化為佛土或淨或
穢或小或大前後改轉佛變化身依
之而住能依身量亦無定限自性身
土一切如來同所證故體無差別自受
用身及所依土雖一切佛各變不同
而皆無邊不相障礙餘二身土隨諸
如來所化有情有共不共所化共者
同處同時諸佛各變為身為土形狀
相似不相障礙展轉相雜為增上緣
令所化生自識變現謂於一土有一
佛身為現神通說法饒益於不共者
唯一佛變諸有情類無始時來種性
法亦更相繫屬或多屬一或一屬多
故所化生有共不共亦多佛久住
世間各事勛勞實為無益一佛能益
一切生故此諸身土若淨若穢無漏
識上所變現者同能變識俱善無漏
純善無漏因緣所生是道諦攝非苦
集故蘊等識相不必皆同三法因緣
雜引生故有漏識上所變現者同能

變識皆是有漏純從有漏因緣所生
是苦集攝非滅道故善等識相不必
皆同三性因緣雜引生故蘊等同異
類此應知不尔應無五十二等然相
分等依識變現非如識性依他中實
不尔唯識理應不成許識內境俱實
有故或識相見等從緣生俱依他起
虛實如識唯言遣外不遮內境不尔
真如亦應非實內境與識既並非虛
如何但言唯識非境識唯內有境亦
通外恐濫外故但言唯識或諸愚夫
迷執於境起煩惱業生死沉淪不解
觀心勤求出離哀愍彼故說唯識言
令自觀心解脫生死非謂內境如外
都無或相分等皆識為性由熏習力
似多分生真如亦是識之實性故除
識性無別有法此中識言亦說心所
心與心所定相應故此論三分成立唯
識是故說為成唯識論亦說此論名
淨唯識顯唯識理極明淨故此本論
名唯識三十由三十頌顯唯識理乃
得圓滿非增減故

已依聖教及正理分別唯識性相義

所獲功德施羣生願共速登無上覺

成唯識論卷第十

成唯識論後序

吳興沈玄明撰

原夫覺海微玄涵萬流而濬宗極神
幾闡妙被衆象而凝至真朗慧日而
鏡六幽洩慈雲而清八寓演一音而
慈解逸三乘以遐鶩體陳如之半器
津有有於鹿園照善現之滿機繹空空
於鷲嶺雖絕塵於常斷詎遺筌於有
空顯無上之靈宗凝中道於茲教逮金
河減景派淳源而不追玉牒霏華緒
澆風而競扇於是二十八見迷桑鴈
於五天一十六師亂雲牛於四主半
千將聖茲惟世親寔賢劫之應真臨
生知以提化飛光毓彩誕暎資靈曜
常明於八蘊藻初情於六足秀談芝
於俱舍標說有之餘宗攝玄波於大
乘資研空之至理化方昇而照極湛
冲一於斯頌唯識三十偈者世親歸
根之遺製也理韜淵海泛淨境於榮
河義鬱蔚烟颺麗紅章於玄圃言含万

象字也千訓妙旨天遙邃彩星華幽
結未宣冥神絕境孤明殷映秘思潛
津後有護法安慧等十大菩薩觀玄
珠於八藏聳層構於四圍宅照二因
接清三觀外暉十地澄智水以潤寶
林隣幾七覺皎行月而開重夜優柔
芳烈景躅前修箭涌泉言風飛寶思
咸觀本頌各裁斯輝名曰成唯識論
或名淨唯識論空心外之二取息滯
有之迷塗有識內之一心遣歸空之妄
執晦斯心境苦海所以長淪悟彼有
空覺岸於焉高蹈九十外道亂風轍
而靡星旗十八小乘初號軒而扶龍
轂窮神體妙誦曠探機精貫十支洞
談九分願十翼而搏仙羽振九流以
濬瓊波盡遷聖之希微闡法王之奧
典稱謂雙絕蓋象義忘體盡景於西
申閔虹光於震且濟物如道助歸宗德
粵若大和上三藏法師玄奘體膺含
真履仁親慧九門禪宴證靜於華山
八万玄津騰流於委海疊金牆而月
曜峻玉宇而霞竊執芳粹於澄蘭孕
風華於龍翼憚微言之匿彩嘆大義

之淪暉用啓指言肆茲遙臨冰祥河
之輟水攀寶樹之伍枝循鏤杠以神
遊躡雲峯而安步昇紫階而證道瞰
玄影以嚴日採奧觀奇從蒼龍於二
紀絨檀篆貝旋白馬於三秦我
大唐慶表金輪植寶樞電奄大千而
光宅御六辯以天飛神化潛通九仙
寶實玄猷旁闡百靈贊職凝旒遂
拱杳通夢於宵暉披組摘華煥騰文
以幽贊爰降綸旨溥令翻譯

勅尚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
令高陽公許敬宗等潤色沙門釋神
素等證義沙門釋靖邁等質文摩
自貞觀十九年終于顯慶之末部將
六十卷出一千韜軼蓮菜池涅槃教
載隆法寶大啓群迷頌德序經並行
宸藻玄風之盛未之前聞粵以顯慶
四年龍接叶洽玄英應序厥閏惟陽
糅茲十釋四千五百頌彙聚群分各
遵其本合為一部勒成十卷月窮于
紀銓綜玄畢精括詰訓研詳夷夏調
驚韶律藻挾天遶白鳳甄奇紫微呈
瑞遂使文同義異若一師之製焉斯

則古聖今賢其揆一也三藏弟子基
鼎族高門玉田華胄壯年味道綺日
參玄業峻林遠識清雲鏡閑儀玉筵
陵道邃而澄明逸韻蘭芳掩法汰而
飛辯緒傳音於八梵舞宵鶴以翔棲
摘麗軌於九章影桐鸞而絢藻昇光
譯侶俯潛叡而點暉登彩義徒顧猷
暢而高視秀初昕之璇景晉燭玄儒
矯弥天之純翰騰邁真俗親承四辯
言獎三明疏發戶牖液導津涉績功
資素通理寄神綜其綱領甄其品第
兼撰義疏傳之後學庶教誨菁陸躋今
壁於龜壽祥浮紫宮掩連珠於麟
籍式罄膚謏叙其宗致云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丈夫論卷上

刪

提婆羅菩薩造

北涼沙門道泰譯

施勝品第一

敬礼等正覺大悲哀世尊因彼起正法
 三界中真濟衆中第一尊无量功德藏
 菩薩本所行我當說少分我今哀愍彼
 開演妙施門一切諸賢士應當歡喜聽
 菩薩行施時大地皆震動巨海涌衆寶
 慧雲雨妙花无心猶如是况有情識者
 菩薩施廣大猶如虛空界假使五通仙
 充滿十方刹聽聞猶尚難况復分別說
 無有地方所而不以求施淨水浸大地
 无有不遍處无有一切物菩薩所未施
 無有一衆生不曾受施者論者語大地
 一切應礼汝何故礼大地菩薩行施處
 菩薩一日施種種衆雜物辟支佛百劫
 不能知邊際所以不能知大悲為施體
 能成種智果施因為最大此是智者說
 施能到彼岸若一到彼岸諸度悉具足
 波羅蜜義者名為和集聲譬如多人處
 名之為大衆菩提之種子能成大智果

一切衆事具莫不由施成施是生天道
出世之胞胎無相施為妙平等為最勝
身及物皆施无有所吝惜一切處皆施
无有方所者一切時皆施无有不施時
於此四施中心智常不動如是行施者
名不思議施若施一衆生一切盡蒙樂
若不如是施是名為欺詐雖名施一人
是為施一切所以名一切大悲心普故
大悲所以普為求種智故施佛及羅漢
世名良福田大悲平等施是為最勝施
无量財寶施不步暫止息悲心施一人
功德如大地為已施一切得報如芥子
救一厄難人勝餘一切施衆星雖有光
不如一月明衆生若心重所施恒為已
菩薩悲心施如灰去衆微救濟慈悲施
普為群生類如是慈悲施功德无窮盡
如此微妙施安樂諸衆生貪求佛智慧
心无有厭足如是悲心施能除光明障
開導愚冥者使得智慧眼終滅諸結使
消伏老病死施與悲心俱衆生之甘露
施勝味品第二

大悲所起施意願成菩提如是知見人
能成一切施如是一切施終成一味智

大悲心為體 能起種種施 種種救衆生
得到於智處 能除諸愛結 及以无明垢
能令一切衆 悉皆得安樂 如是悲心施
誰不生愛樂 大悲心所起 功德之施利
不能生愛樂 背離於救濟 是人為愛繫
菩提甚難得 諸欲求佛者 愛樂施甘味
智人喜惠施 甘樂菩提味 深見三有過
涅槃味甚樂 速疾欲遠離 一念頃不住
又見於施樂 復過於涅槃 愛樂施自在
心則忘菩提 心既忘菩提 謂菩提難得
自觀樂施心 由悲衆生故 不覺施味樂
施有三樂味

一者求報施味二者求解脫施味三
者求大悲心施味此三種味者名增
長樂味施

施主體品第三

受者得无量珍寶心大歡喜施者行
少施時心大歡喜過於受者百千万
倍能如是施者是為第一行

成就救濟者 飲大悲甘露 菩薩行此行
永除慳病者

菩薩修悲心以施為體世間衆生以結
使為體純以衆苦以為一味為得樂

故行悲心施日以照明為用月以清涼為性菩薩以悲為體智慧及財施安樂於一切如從歌羅邏乃至老時十時差別雖至於老不捨嬰孩之相菩薩虛渴施心救濟衆生亦不捨凡夫離欲至於非想不離凡夫之相菩薩不捨施心救濟衆生亦復如是欲除施渴當飲大施之水施渴暫息餘渴不已愛樂施故一切衆生依食而存大悲亦依施而存菩薩法身不依飲食而得存濟大悲為食菩薩身存悲心如火欲施如飢施與好食菩薩樂與无有厭足悲如大海施如沃焦救濟心為水如沃焦吞流欲向菩提以衆生為伴悲心為體施無厭足如海吞衆流無有止息

一切衆生來各各索異物菩薩皆施與心無有疲倦諸苦惱衆生盡皆為除滅設有未除者心无有厭足

施主乞者增長品第四

有大悲者能度生死種種施與滅衆生苦若能如此善住生死

福德善丈夫悲心施惠手拔貧窮於淫

不能自出者

悲心為體能行大施滅衆生苦如盛
熱時興大雲雨起大悲雲雨於施電
摧破貧窮如壞山石拯貧窮者无限
齊施令彼窮者永離貧苦以大施雨
普益一切衆生貧窮永无住處菩薩
為救衆生修行施時魔及眷屬皆生
嫉妬愁憂苦惱菩薩修行无量財施
法施之時慳貪嫉妬恚皆驚蹙莫不
愁怖

慈心端嚴身悲心為千眼施為金剛杵
菩薩如帝釋恚皆能摧壞貧窮阿修羅
菩薩悲心弓種種施為箭破貧窮恚賊
永无有住處悲心堅固根愛語以為莖
忍辱為枝條布施以為果求者為鳥鹿
乞者如大風能吹施果落貧者得滿足
菩薩出時夜慈心如滿月淨施以為光
求如拘牟頭以淨施光明令彼得開敷
乞者既得滿足歡喜悅豫轉相施與
亦如菩薩施乞求者展轉相聞亦如
菩薩菩薩布施流聞一切諸貧窮者
皆來歸向如曠野樹行人熱時皆往
歸趣菩薩愛樂名勝得解脫何以故

能使乞求者來使我得施福故以施福故名得勝處一切衆生皆來歸集如是大士志應敬禮菩薩心喜即覺身輕以此相故當知必有來乞求者若有人來語菩薩言有乞者來菩薩歡喜即以財物而賞使者菩薩即以餘物而與乞者見乞者來歡喜愛敬求者言乞作此語時懷憐愍心若有乞者不知菩薩

體性樂施菩薩執手歡喜與語猶如親友壞彼不知使生知相彼乞求者得財歡喜傍人見之亦復歡喜願此救濟我者長存於世此乃乞者真濟菩薩見乞者時身心歡喜面如滿月使彼乞者歡喜悅豫如甘露塗心菩薩和顏悅色用慈心眼視於前人如飲甘露譬如有人盜竊他物至市賣之若得速集心大歡喜菩薩得施乞者物時心大歡喜復過於是如巨富人多饒財寶千子具足隨意恣興愛念歡喜不及菩薩於乞者心大歡喜菩薩見乞者時心大歡喜勝於他人見所親者若見前人得多財寶隨心恣意而

自矜高菩薩見之倍生歡喜若見乞者發言時菩薩施渴心重耳聞乞言如飲甘露若聞乞言心生愛重無能壞者若聞具足則壞其愛心菩薩於乞求者常生愛念若聞其足聲則壞其愛味菩薩觀前受施福田頗有共我等者遂見貪愛衆生則與我等所以者何彼貪心无足我施心无厭彼貪心者愛大施主菩薩見多乞者亦深生愛敬貪求者常求施主欲乞施者常求乞者所欲與之菩薩常與世人相乞者皆就施者而乞菩薩就乞者而施乞者聞施者財物匱盡生大苦惱菩薩求乞者不得之時心生憂惱復過於彼百千万倍於求乞者菩薩思惟佛言求不得苦真復如是菩薩於乞求者生難遣想所以者何若无乞者檀波羅蜜則不滿足無上菩提則不可得是故於乞求者深生悲愍若有乞者无上菩提便為手執不難菩薩聞乞者言與我與我心生歡喜此今即便與我无上菩提世間愚癡衆生若聞乞財則生輕慢不生

愛敬菩薩念言所以名為乞者多是
愚癡衆生以慳心故與作惡名如是
人者乃可名為施者雖有財物復无
施心雖有財施心復無受者若具足
三事是大福德人如有貧人得大寶
藏心生恐懼或王賊水火來見侵奪
遇值親友而語之言我今為汝作諸
方便令无喪失即大歡喜菩薩得乞
者以為善伴心大歡喜亦復如是菩
薩悲心遍一切處於彼乞者特生憐
愍菩薩悲心見乞者和顏悅色使彼
乞者生必得之想乞者見菩薩顏色
和悅之時即生決定必得之想菩薩
見乞者時語言汝來欲須何等隨意
而取安慰之言善來賢者莫生恐怖
我當為汝作依止處如是種種安慰
乞者常以愛語使彼乞者心得清涼
種種財寶隨意而與請乞求者貪火
熾盛菩薩常以施乳滅貪求火若能
如是種種施者名為生人若不如是
名為死人受施者大得財物餘人見
之歡喜讚歎菩薩亦時菩提之果如
在掌中悲心淨則施淨若无悲心施

不清淨菩薩作是思惟善調順意者
敬悲心勝能使施淨菩薩見貧窮者
悲心極重衆生極貧得菩薩施便成巨
富譬如有人得如意珠所欲皆得諸
貧窮者得值菩薩一切貧苦悉皆除
滅菩薩先行財施次捨所親又捨手
足復捨身命如是漸漸次第而捨菩
薩往乞者所與其財寶喚其乞者與
其諸親若乞者自來現求索相與其手
足若發言求索便捨身命若不来者
自往施之有來求者尚捨身命况復
財物而不施與菩薩成就悲心如自
已體未曾捨離見來求者於已身所
生於他想菩薩身中生其惱熱云何
愚癡乃於我身生於他想語乞者言
一切財物先皆與汝都是汝物汝今
但取云何言乞諸求者言何時見與
菩薩報言我先於三界尊前發弘誓
願是時與汝汝今云何方從我乞菩
薩發心願一切衆生於我財物生已
有想如辛頭河飛鳥走獸往至其所
隨意而飲无遮護者與以不與先以
捨離更不言與亦復不生歡喜之心

何以故先以與竟以一切所捨使諸
衆生皆當得樂菩薩於一切衆生是
走使者一切衆生皆是施主諸貧窮
者心充足時菩薩令時檀波羅蜜志
得滿足檀波羅蜜滿足之時知功德
滿足慳貪者見乞者時則背其面修
功德者見乞者時歡喜瞻視親近乞
者則得菩薩施時見受施者展轉相
施便生歡喜一切衆生讚歎歡喜菩
薩聞其讚歎心大歡悅勝得解脫之
樂菩薩悲心施時見一切衆生多得
財寶充足快樂諸衆生等得快樂已
而發願言我當久處生死修諸功德
不求解脫菩薩既見衆生能久處生
死心大歡喜我今便為得現果報設
當不得菩提亦為具足

勝解脫品第五

菩薩思惟常所愛勝解脫者來覺悟
我彼來者不為財寶為欲成就我大
事故來菩薩或為人王修諸功德孝
來而白王言有乞者來王即念言此
言乞者乃是勝解脫來我今得之王自
念言我今不為貪著王位為欲利益

一切衆生不應空居王位應修施果
滿足而彼使者乃是覺悟我者凡為
乞者甚難為顏心懷慙耻言色變異
菩薩即知其意而安慰言若有所須
隨意而求乞者既得財物心大歡喜
施者受者二俱歡喜如涅槃樂三有
生死熾然大苦菩薩處之如涅槃樂何
以故為欲救濟諸衆生故菩薩念言
悲衆生者即是我解脫以大施惠救
濟衆生衆生得樂即是我解脫雖復大
施若無悲心不名為施若有悲心施
即是解脫菩薩思念我於往昔三界
尊前聞解脫極樂我今已證何以故
稱意而施即是解脫若阿羅漢解脫
樂與悲心所起施樂相似者我則愛
之若不相似我則不愛唯愛施樂以
為解脫悲心起施所得快樂无有比
類无悲心施解脫之樂百千万分不
得為喻悲心起施所得喜樂若當可
以喻為喻寂寂為極大是故不可為喻
施主增長品第六

悲心起施能與衆生樂聚如是施主
與衆生樂者勝於解脫名為寂勝施

主成他樂曰修悲者於一切衆生得
平等心如是者名為檀越不能如是
施者名為乞者若行施時使聞者悲
泣是名善施若不如是不名善主若
行布施能使受者子孫恣意受用歡
喜讚歎名健施主若乞而與不名施
主自往而與名善施主若捨一切財
物愛心而與不名施主有悲心雖不
與物名大施主諸來求欲皆使隨意
使稱本望名善施主不能稱彼本望
雖復大富名貧窮者富者雖與无悲
慙心名曰與不名施主悲慙心施是
名施主若不食報无有果報施雖與
不名為施无悲心施雖與不名為施
有悲心者雖復不施名之為施若求
報施者名為施者商賈之人亦可名
施若求報施果報猶尚无量況有悲
心不求報施果報何可稱計若求報
施唯可自樂不能救濟徒自疲勞悲
心施者能有救濟後得果時能大利
益貧窮者不如如有財者有財者不
能食能食者不如能施者悲心施者
善一切衆生富者應施施者應富者

能施富得堅牢施者能悲施得堅牢
修施者得富修定者得解脫修悲心
者得无上菩提果中寂勝

恭敬乞者品第七

菩薩思惟因彼乞者得證菩提我當
以此菩提迴與一切衆生以報恩故
我今因施衆生得无比樂因此樂故
得成菩提如此菩提我當施與乞者
我今因施乞者得於快樂勝解脫樂
因中施樂猶尚如是況無上菩提我
當捨之施諸乞者如是乞者其恩甚
重無以可報如此乞者乃能與我作
大樂因若以財寶不足報恩當以所
得无上菩提而施與之以我福故願
使乞者於將來世亦如我今成大施
主菩薩內自思惟因於乞者得施快
樂使乞者得无上菩提為法施檀越
諸乞求者見菩薩大施而問之言為
求何等而等行大施菩薩各答言我
今不求人天果報聲聞涅槃願得无
上菩提拔濟一切衆生諸慳貪者而
作念言菩薩云何能行大施心不疲
厭菩薩答言我師三界尊悲念一切

衆生我今无以報師恩故施無疲厭
一切之樂無勝解脫樂者我愛衆生勝
愛解脫我以愛念衆生欲令得解脫
故修種種施若生死不極苦者我施
終不求苦提以生死苦故我施求苦
提拔生死苦者誰之所作煩惱以業
之所造作使一切衆生以悲心為體
常樂惠施

施慳品第八

不念恩人无有悲心若無悲心不能
行施若不施者不能濟渡衆生生死无
悲心者无復親友有悲心者能有親友
計我者以愛為體救濟者以悲為體
心有重愛无有知者有重悲心者亦
无能知若不行施覆蔽悲心如以盡
石乃知真偽若見苦厄者能行大施
則知有悲心慳心多者正使所親從
乞則成惡憎悲心多者假使惡家亦如
親友慳心多者雖施金玉輕於草木慳心
悲心多者雖施金玉輕於草木慳心
多者喪失財寶心大憂惱悲心多者
雖有財寶无施處時心懷悲苦復過
於彼捨財物者凡有二種一者命終

時捨二者布施時捨死時捨者一切都捨无有毫釐至後世布施捨者捨於少物得大果報何有知者見此過患而不行施若行施時令受者喜悅自亦喜悅若人不能深生喜悅便自欺誑若有乞者有所求索為求有故施與少物心則歡喜復有施者自往施與不求果報而行大施餘有少許心中快樂不可為喻設有美食若不施與而食噉者不以為美設令惡食得行布施然後食者心中歡喜以為極美若行施竟有餘自食善丈夫者心生喜樂如得涅槃无信心者誰信是語設有美食有飢者在前不能施與是人食尚不能施與况勝解脫能施與人設令多有財物有來乞者尚无施心况施少物不見是人於生死中有少樂處適可住於涅槃若人於大水邊不能以少水施與生死之中苦惱无量汝莫在中住適可速入般涅槃如有大水欲施人不以為難如有悲心欲取涅槃亦不為難世間糞土易得於水慳貪之人聞乞糞土猶懷怯惜况復

財物

財物施品第九

如有二人一則大富一則貧窮有乞者來如是二人俱懷苦惱有財物者懼其求索无財物者我當云何得少財物與之如是二人憂苦雖同果報各異悲惱念者生天人中受無量樂慳貪者生餓鬼中受无量苦若菩薩有悲愍心於前衆生便為具足况復與少物如人大富多有財寶隨意而用心生歡樂菩薩悲心念施憂惱過於是人百千万倍有悲心者无有財物見人乞時不忍言无悲苦墮淚見苦惱者不能墮淚何得名為修行悲者勝者設聞他苦尚不能堪忍况復眼見他苦惱而不救濟者无有是處有悲心者見貧苦衆生無財可與悲苦歎息无可為喻救衆生者見衆生受苦悲泣墮淚以墮淚故知其心軟菩薩體淨悉皆顯現何以故知其顯現見苦衆生時眼中墮淚以是故知菩薩其體淨軟菩薩悲心猶如雪聚雪聚見日則皆融消菩薩悲心見苦衆生

悲心雪聚故眼中流淚菩薩有三時
一者見修功德人以愛敬故為之墮淚
二者見苦惱衆生無功德者以悲愍
故為之墮淚三者修大施時悲喜踊
躍亦復墮淚計菩薩墮淚已來多四
大海水世間衆生捨於親屬悲泣墮
淚不及菩薩見貧苦衆生無財施時
悲泣墮淚菩薩入救衆生禪極樂心
相應無盡寶藏自然而出一切乞者
自然而至善丈夫者能以財物大施乞
者乞者得財物已亦行大施菩薩能以
財物施於衆生使其富足以等悲心聞
乞者聲為之雨淚乞者見菩薩雨淚
雖不言與當知必得菩薩見乞者來
時極生悲苦乞者得財物時心生歡
喜得滅悲苦菩薩聞乞言時悲泣墮
淚不能自止乞者言足今時方止菩薩
修行種種施已衆生滿足便入山林
修行禪定云何滅除諸衆生三毒苦
患菩薩財物倍多无乞者可施我今
何為守之而住今當捨之出家
捨一切品第十

菩薩大有財物无有乞者嘆之不索

菩薩思惟故當斷諸結使无有來者
菩薩悲心一切衆生衆苦圍繞發願
度諸衆生菩薩諸有所索一切皆捨
无物不與欲求佛智最上救濟一切
衆生尊有勝悲心欲行救濟何物不
捨有悲心者為他故涅槃尚捨况復
捨身捨身命財有何難也捨財物者
不如捨身捨身者不如捨於涅槃涅
槃尚捨有何不捨悲心徹髓得自在
悲作救濟者大菩薩施都无難也是
一切衆生家親與他作向樂因悲者
一切都捨離諸疲勞一切衆生真濟
怨親平等身命尚與何物不捨一切
衆生極重財利樂愛命重於財物一
切衆生捨財為易捨命為難菩薩捨
一切財物歡喜不如捨身命時得勝
歡喜種種施味志知以施為食因之
得存與他樂者欲知施身氣味故施
身見他乞支體者心中歡喜勝於捨
財歡喜如樂施者得歡喜樂不如菩
薩捨身時得勝歡喜閻浮提人乞財
物者无我福德故得乞身者來捨財
者財物由他或不稱意捨身者我得

自在隨意捨與不由於他此身不牢
不定速朽之物可愛念者可速疾取
諸食肉者語菩薩言汝今以熟肉血
施我我當何以報恩菩薩報言若欲
報恩者更語餘人有悲心者能施身
肉可往取之若能如是便是報恩語
乞者言汝今為我取不堅身使我得
堅牢身汝恩極重何以可報未來世
中捨身之果即用施汝我為救濟一
切衆生故捨於身命捨身者得於法
身得法身者得一切種智使一切衆
生皆得此果捨此身者得於法身法
身者能與一切衆生利樂能如此思
惟云何不生喜樂速捨此身菩薩捨
身時作是思惟我為衆生作親友者
我以度生死應度一切衆生脫於生
死以是故我今捨身菩薩作是思惟
我此捨身功德不屬悲衆生數還以
養我功德法身若心如是決定之時
捨身无有難相菩薩捨身所以不難
以當成法身故是故歡喜貪愛重者
多得財時歡喜无量不及菩薩捨身
歡喜百千万倍菩薩以智慧悲心為

體為衆生故求於法身菩薩捨身時
樂勝於世人得轉輪聖王自在快樂
如剎利種若壞敵陣能捨身命得生
天上捨身命時歡喜无量菩薩以智
慧悲心捨於身命時歡喜寂勝復過
於彼凡愚衆生為財利故在於敵陣
捨於身命或為解脫投巖赴火喪身
無數况復菩薩以智慧悲心為一切
而不捨身命愚癡衆生以愛著心為
國土故捨於身命菩薩智慧悲心為
物而捨身命何足為難菩薩發誓願時
一切皆捨雖有是語一切衆生實未
得利修行布施令時一切衆生得利
益受用菩薩捨身不足為難知身无
常苦空不淨為衆生故而不捨難是
則為難菩薩悲心為衆生捨身不足為
難樂捨无有厭足此則為難假設使
一凡夫令返大地力不能就益生受
惱菩薩見苦衆生未度脫時心懷悲
憫復過於是以悲心故菩薩觀身輕
於草土為衆生捨身何足為難若人
為已身故一念中受不煞戒是人命
終必生天上菩薩為衆生捨於身命

所有功德生死之中無有受處唯至
菩提乃能容受菩薩若聞有人來乞
身時即時生念我已久捨此身而不
自取方從我索必當謂我有慳惜心
而試我耳

捨陰受陰品第十一

阿羅漢捨後邊身得涅槃樂不及菩
薩為衆生捨身時樂阿羅漢得解脫
不如菩薩為衆生故受身時樂菩薩
生念我以不取涅槃為衆生故得受
是身是寂為妙菩薩念言我捨身命用
施復更受身不入解脫是為取勝我樂
聞如來濟度衆生功德我得救衆生
悲心氣味不取涅槃甚愛樂此事菩
薩為衆生捨身施時雖不證涅槃
得涅槃者以不得為衆生捨身氣味
故菩薩受是陰身極是大苦如為衆
生捨身時樂等无有異世間凡人為
貧窮病苦之所纏逼不能捨離樂欲
捨身衆生厭患陰身不能救濟者欲
速入涅槃菩薩思惟涅槃甚樂生死
陰身極為大苦我當代一切衆生受
此陰身之苦使得解脫阿羅漢身盡

佛亦身盡身盡雖同不能救濟佛滅身為善

捨身命品第十二

菩薩為一切種智故大悲心為衆生故捨身捨命得果報不空若一切捨身不得果報名空捨身菩薩捨身為著財衆生欲使生著耻故菩薩為衆生捨身命者易於慳貪者捨一團飯菩薩捨於身命為慳貪者生其著耻菩薩所以施命為護他命故何以故他命即是我命菩薩雖捨身命不濟他者為觀陰身過故為益衆生復更受身若非大悲何有智者而樂陰身若无大悲施味者不能樂處生死菩薩常樂行施大悲自在隨受生死身如涅槃樂

現悲品第十三

菩薩悲心極大在於身中无有知者菩薩捨身命時一切天人所以得知菩薩悲心極以深大遍一切衆生無有見者以財施法施無畏施悉得知見一切衆生身者无不是病无有知者以三事故知其有病何者為三飲

食水服湯藥即是病相菩薩悲心以三事得顯何者為三即是財法无畏施也菩薩與一切衆生作樂為滅一切衆生苦故捨身救之菩薩不求果報視如芻草菩薩大悲作種種方便猶如乳聚以血施人易於世人以水用施如菩薩昔日五處出血施諸夜叉鬼踊躍歡喜无可為喻為欲救濟一切諸衆生故有餘人問菩薩言大悲者有何氣味能使捨血易於捨水大悲心菩薩答言以不求果報為他得樂故捨身命何以故樂无相為首入悲心樂有人見菩薩大悲疑之為是悲體以大施故知是悲體世人生疑為當悲來入菩薩身中菩薩往入悲中菩薩捨身者一切所不能共唯大悲者能得一切種智時一切衆生所得无有難者決定得空心欲利益衆生大悲常在心者无上菩提便如在手无異得住无生忍者能顯現陀羅尼得住十地自在當知如佛法施品第十四

財施者人道中有百千万財施果報
能得法施唯大悲者能得法施財施
果報後身得无量樂悲者法施現證
涅槃樂施歡喜甘露滿足菩薩悲一
味以是因緣无一剎那欲趣解脫種
種法施竟請諸聽法者我得法施果時
必受我請菩薩時施名為欲施非根
本施成佛時施名根本法施
佛智處虛空大悲為密雲法施如甘雨
充滿陰界地四攝為方便安樂解脫因
修治八正道能得涅槃果

財施除衆生身苦法施除衆生心苦
无量劫財施為得法施果法施能與
衆生无畏施極厭患生死智者求涅槃
悲救衆生者求於法施菩薩受錢
財為修施故修行施時為得法施見
衆生有二種貪愛愚癡貪愛多者施
財寶愚癡多者施與其法施財者為
其作無盡錢財施法者為得無盡智
故財施者為得身樂法施者為得心樂
隨所化衆生所欲得義稱意滿足稱
之无疲倦意得大功德法施歡喜
增益端正如秋滿月常為衆生心眼

不離財施者為衆生所愛法施者常
為世間之所敬重財施者與愚人所愛
法施者為智者所愛財施壞財貧窮
法施壞功德貧窮者此二種施誰不
敬重財施者能與現樂法施者能與
天道涅槃之樂樂受悲者能受一切
衆生愛一切衆生即是愛已阿羅漢
捨於衆生入涅槃去尚不為智者所
愛況苦衆生者誰當愛樂常行惠施
遠離十惡恭敬父母若如是者是報
我恩若欲續佛種者當以悲心為首
饒益於他常能思念成就衆生事

大丈夫論卷上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丈夫論卷下

則

提婆羅菩薩造

北涼沙門道泰譯

發菩提心品第十五

施事已足為一切衆生親者未曾一念不與悲心相應菩薩悲心遍緣一切無不緣者以悲心遍故後成佛時得一切種智無有障導以悲心故捨聲聞解脫發菩提心此初一念之心唯佛知其邊量况菩提行解脫樂方初一念發菩提心猶如大地金大地土不相方喻初發心時以能淨諸結使招一切功德菩提是發心果為一切衆生求樂菩薩發菩提心竟未發願者問解脫云何以何因緣故問以發心者如從解脫中來是故問言云何為解脫相為往到解脫故知為解脫來耶已發願者答言發菩提心時歡喜快樂猶如解脫是故得知欲供養一切佛者當發菩提之心欲報佛恩者當發堅牢菩提之心除發菩提心更无有法能至菩提若无菩提心

則不得佛果若不得佛果則不能救度衆生欲與一切衆生無量大樂當發菩提之心何以故菩提心者是一切衆生樂因一切諸色不離四大一切樂事不離菩提心性哉云何迺不長生死之苦乃畏無畏菩提之心若欲止息一切衆生苦者无過發菩提之心發菩提心者是初止息因初止息得无上止息得財寶利不如得功德利得功德利不如得智慧利得智慧利不如得菩提心利若放逸廢忘不念菩提心者如禽獸無異汝今云何不發悲心當知悲心者即是大菩提欲趣向佛智應發菩提之心為結使所障者不能發解脫之心為業報障者不能發菩提之心云何邪趣云何正趣為有愛所牽以四空為解脫者名為邪趣發菩提心修八正道名為正趣為得富報者修行於施為得樂報者修行悲心為欲救濟安樂衆生者當堅發菩提之心不修福者有三事難得一者不得親近善友二者不能悲心厭離三者不能敬尚佛慧

未發菩提心者應當發心若發菩提心者得一切種智

功德勝品第十六

有人等以財物施一福田心不同故得報有種種有得三有樂者有得寂滅樂者有得利他樂者思領勝故得報不同以愛心作福者受報時愚闇悲心修福者受果時得於智慧不敗壞菩提心為饒益衆生作福者當知此福為福中取勝其餘修福名相似福非第一福修一味智慧當知此福為取第一饒益世間故三寶種不斷知業知果知歸依佛慈悲計我行福知行惡者甚可慚愧善丈夫者見人天世間无救終不為已修福生死中苦尚不可聞况復眼見衆生受身極可患歎云何為我修福作業悲者所不能作一剎那頃不離悲心為衆生親友去何為我作福有嘗功德味者得自在修福得他報恩勝氣味夢中尚不為已修福况復覺時以智能見過終不求有造福悲心者終不為解脫修福智者棄求有業悲者棄解脫業所以者何悲者為利益他故無勝

智慧平等造作因福一果福无與等者從十力得智為已得樂捨利他樂名背恩者唯我能知從佛得知故一切衆生是我修福之伴設當得果而獨受用名背恩者極難得樂豈得獨受其如是丈夫為一切所棄設得千涅脉樂不為饒益不如救一衆生苦勝得千涅脉樂解脫樂尚不獨受何以故見世間衆生无歸無救故尚不獨受解脫樂况復無上菩提

勝解脫品第十七

更有餘三昧定慧境界衆生皆志作佛以有此三昧故不欲取於解脫頭陀除一切過惡寂滅如在口中真濟者為衆生苦故而不證取定慧悲自生見世間衆苦世間真濟者終不越度去

如海潮終不過限修悲者百劫苦行若能度於一人終不出生死力能得解脫為衆生故處於生死於三種施一切時常如節會不樂已樂為他作樂日夜於生死中而不處歡喜快樂如處涅脉菩薩常為衆生作利益業歡

喜樂味智菩薩乃於夢中得歡喜樂
勝於解脫菩薩得為他作樂歡喜氣味
諸有衆生不得氣味證於解脫智人
若得解脫知利他樂歡喜氣味者必
當還來利益衆生畏於生死為自利
益求於解脫以為極樂者不如菩薩
受陰身時歡喜快樂為利他故若自
一己受逼迫苦者乃可入於涅槃一
切衆生受逼迫苦云何捨於衆生入
於涅槃見自己苦者入於涅槃悲者
見一切衆生苦皆住己心云何捨於
衆生入於涅槃若能為他作樂歡喜
即是涅槃若不如是即是生死於衆
生有平等悲者為他作樂歡喜即是
涅槃佛所讚說若解脫如利益一人
歡喜樂者為智者所愛若與他重樂
不計功者即是解脫悲者為他作樂
不望果報若能如是即是解脫若不
如是即是生死若為己求樂者即是
苦也捨於己樂為他求樂即是涅槃世
間衆生以破苦故名為解脫終悲者
能破他苦即是勝解脫也破他苦者
二俱得樂何有智者捨二解脫取一

解脫世間人言有智者得於解脫菩薩作是思惟我不信是語何有智人捨救他樂取於解脫自己得樂能與他作樂三有中樂勝解脫樂菩薩為衆生受苦勝於他人為已得解脫樂饒益他品第十八

世間衆生為已樂故於生死中身心疲勞菩薩心得休息悲心作饒益他生死中除對治法更无有樂菩薩除利益他更无有樂菩薩得作利他歡喜樂知利他者即是自利捨自己利愛利他樂知利己樂即是利他樂知利他樂即是利己樂知利他樂時即自己樂故人有上中下愚人者見他得樂心生苦惱中人者已自苦時知苦上人者見他樂時心生快樂見他苦時如自己苦菩薩四攝法中與他同利云何同利他苦則苦他樂則樂是名同利悲心平等无有他想菩薩與衆生同苦同樂菩薩自己身持生苦惱何以故不能救衆生苦故不觀過去不觀未來隨衆生意作滅苦對治菩薩自意亦如他意世間衆生與

他利樂還望返報菩薩與他利樂不
望其報菩薩雖悲心平等愛一切衆
生然於怨憎中倍與利樂於怨憎邊
與利樂時心中歡喜如捨身命時歡
喜者名為平等若不如是名不平等
於怨憎中倍與利樂者名稱悲心所
作菩薩於一切衆生等生悲心然於
惡行衆生倍生怜愍譬如大富長者
唯有一子愛念之心徹於骨髓菩薩
愛念一切衆生亦復如是如有惡子
不欲父得勝已事者是名背恩一切
怨憎衆生於菩薩所同一味惡菩薩
於怨憎人生同一味悲心世間衆生
得報恩者生其歡喜若菩薩於怨憎
人所與其利樂心生歡喜倍過於
世間衆生若罵時他不還報便大歡
喜菩薩得他罵時心大歡喜有愛心
者於三界中忠皆普遍菩薩悲心亦
普遍三界菩薩悲地獄衆生不如悲
受著三界愚癡衆生衆生樂於已樂
為无量大苦之所繫縛菩薩為利他
樂故為无量大苦之所繫縛一切衆
生皆同一事皆欲離苦得樂與他利

樂為勝有為利向己者亦是悲因亦是喜因為利向他者見之生於悲喜自為己利所以生悲見其得樂所以歡喜四无量心者內心欲修緣四攝法者為衆生利樂名為寂勝修四無量者能與世法及出世法因世法出世法及四无量心都是同一境界何以故同一利益衆生同得一无上菩提果故悲者能利他智者能捨不生希有心不生高下心
勝施他苦品第十九

菩薩見他苦時即是菩薩極苦見他樂時即是菩薩大樂以是故菩薩恒為利他凡愚衆生見他苦時自己為樂見他苦不以為苦賢人者自苦以樂樂他不以己苦凡愚衆生為己少樂而大苦他賢人者為與他少樂自受大苦惡行者修少樂因得大樂時雖生歡喜不及菩薩以少樂利他人時心大歡喜倍過於此菩薩見他受苦以身代之身雖受苦不以為苦心
中快樂生大歡喜菩薩悲心得自在樂不為三有諸苦之所逼惱菩薩飲

悲甘露故不為諸苦所苦不為苦所苦
故能為他受苦凡愚衆生見他苦時
心中生樂見他樂時心中生苦苦薩
見他苦時則苦樂時則樂无悲心者
見他苦時如月極冷有悲心者見他
受苦如夏盛日不問愚智見他苦時
皆生厭離生憂惱因有悲心者深生
憐愍作決定心一切衆生苦即是我苦
菩薩作念若不能發大精進者何由
能壞此大苦苦薩與一切衆生同利
苦樂皆同須勤勞得成菩提菩薩作
念我得菩提已捨與一切衆生還於
生死之中從初發心還至菩提復捨
與衆生然不可得菩薩為利他故行
四攝法終不疲厭猶如大地持一切
物終不疲厭為己身者自受其樂尚
生疲厭菩薩為他作樂不生疲厭菩
薩為他作樂見阿鼻苦如涅槃樂於
餘苦邊有何疲厭若為一衆生受樂
自受无量地獄常作勇猛與他作樂
不生疲厭以何因緣為他作樂不生
疲厭菩薩觀一切衆生不見他想都
如自己衆生為結使所著於一切處

皆欲害他為悲所持者於一切苦無不欲受菩薩為他受逼迫苦如苦者樂解脫樂菩薩樂代他受逼迫苦時即大悲心淨智慧觀他受苦悲心即在中住悲心住處則苦不得住雖復悲者為一切衆生苦之所經如是為他利樂心生歡喜勝解脫樂菩薩見他受苦如自己苦自己得樂欲與他苦與他樂悲之與苦不得一刹那頃而得共住行惡者見他苦時欲得遠避見他得樂心不熹悅菩薩見他苦時不欲遠離无愛者無一切苦業何以故除他人苦生大歡喜故菩薩與他大樂不必歡喜見他與人少樂心大歡喜何以故體性尔故菩薩見他得樂自己亦樂菩薩見人與他少樂云何不生歡喜

愛悲品第二十

若人不知身心常為極苦所縛則不能知他心中苦無悲者无惡不作若見他衰禍心不調軟此人名為極惡行者若有重恩者何時能念臨死之

人雖有美藥以為極苦為極行惡无
福德者得慈悲甘藥作極苦想若人
巨富多饒財寶但自食噉不與他人
為人所呵雖有智慧多聞若无悲心
亦為人之所譏呵若見苦惱衆生難
得悲心者非功德器猶如破器不任
盛水有悲心者見苦衆生雖不能救
濟可不能歎言苦哉衆生見衆生為
貪欲瞋恚愚癡所病生老病死之苦
常為衆苦之所惱逼恠哉衆生墮是
大苦世間衆生身苦心苦常為結業
之所破壞嗚呼恠哉世間衆生逼迫
之苦何有菩薩而不生悲身住於歇
流没生死無窮可畏大苦海衆生常
為苦苦所苦行苦所苦壞苦所苦若
見一苦足生悲因况復具足三苦愚
癡衆生常為百千諸苦所苦若見一
苦應生悲心况復百千諸苦應當了
知世間諸苦於一一苦中未生悲心
者應當生悲已生悲心應當增長况
復无量若聞世間種種无量諸苦石
尚應軟况有心者而不生悲若聞世
間悲呼之聲枯樹猶應生華况有心

者而不生悲世間苦一味心柔軟者
易生悲心有悲心者苦提之果便在
掌中

覺悟傳大夫品第二十二

悲心極豐富利他已生樂貧窮悲心人
不能貪此樂嬰愚愛自在悲心則背去

悲心已背去衆苦皆來集

愛自在者處生死中欲分苦與他共迴
流生死悲心者於世間衆生分寂滅
樂共之而去有愛心者樂於三有知愛
過者則樂涅槃作利益他者則樂悲
心愛自在者常樂世間受身為已樂
故悲自在者常樂受身為樂他故愛
自在者常樂已樂以為自縛悲心者
恒為欲與他樂而為自縛愛自在者
常為已樂无有疲厭悲心者為與他樂
而无疲厭愚愛小者不受自己亦不
愛他菩薩亦愛自己愚癡衆生常為
我者實是為他

大丈夫品第二十二

菩薩悲心唯有一事之所逼迫常為
他事苦來逼迫更无餘事是名成就
悲聚棄於涅槃如棄其苦受於有身

如取解脫與世間利樂者名此為悲
知涅槃功德生死過患然不捨有為
如是一切盡是大悲功德一切處離
欲以涅槃為體而不取涅槃名勇健
者大悲因緣故能入生死周旋往返
觀諸有盡滅知衆生是苦為救為依
心持大悲厭惡己身求十力身大悲
之處得處悲處功德如轉輪聖王雖
有千子然愛相好具者佛亦如是於
一切衆生愛有悲心者唯能作福無
智无悲名為丈夫有福有智名善文
夫若修福修悲修智名大丈夫應看
悲者有悲者應共語說敬禮悲者具
一切功德

說悲品第二十三

世間人天阿修羅等受身有種種苦
唯有菩薩徹隨悲者知一切善法以
悲為首智人當知如似一切諸字悉
曇為首一切善法皆入悲中如似一
舍衆色皆入若見虛空淨即見大悲
淨見虛空无边大悲亦無邊佛說若
欲現前見我當恭敬大悲若欲見我
當觀三界皆悉受苦苦无边故大悲

亦無邊苦住故大悲亦住大悲住在何處住在一切衆生貪欲瞋恚愚癡生老病死種種苦聚與諸眷屬在中而住有大悲心能知他苦此名與佛共住有三種施一切功德養身猶如乳母是名大悲

施悲淨品第二十四

猶如雪山生一切藥大悲雪山生三種施一切功德除悲更無有法能與世間作樂施作悲體能為世間作種種樂无上果報為三施所成悲是三施之因衆生祖母能生如來一切衆生无上寂勝歸依誰不恭敬能生三施是名大悲菩薩大悲功德極多在中住唯有一事而不遠離无有染著常作利益他事无有疲厭世間出世間樂及利他樂皆從悲生是以我今恭敬於悲能利益世間大悲者我亦恭敬種種功德實如所說有二功德寂勝能利益他及自淨悲悲能淨於施是以我今愛敬施能莊嚴於悲我亦愛敬悲諸有同悲音者亦復愛敬悲能淨心體施能淨業道能淨心體

能淨業道即能淨涅脤道能淨无上
菩提道悲能淨捨无悲者垢汙於捨
施能淨悲悲能淨施是名世間端正
大悲亦復如是世間衆生為煩惱日
之所燒逼得悲心者皆生涼樂猶如
夏熱之時得清涼風皆得止息

愛悲勝品第二十五

施緣取取緣愛有愛則有取无愛則
无取有悲必有捨無悲亦无捨愛故
取增長捨故悲增長愛恩者生愛是
過患惡則增長悲心愛增長為自己
樂則害他悲增長能與他樂自己則
苦愛增長而害他者則非希有悲心
者捨己身命而與他人是為希有
愛著者名愚賤人常在貧窮受諸苦
惱有悲功德者常處富貴貪愛者可
得斷絕有止足時得智慧則能斷絕
止足得悲心者无有止足常施他故
愛心者能招集一切諸苦成大苦聚
悲心者能生一切功德若悲不捨不
淨業者我所不欲設悲不能救濟我
亦不欲若悲不樂求菩提亦非我

所欲愛心者能生一切苦悲心者能生一切樂從悲起身口業者名為勝業悲心者能為一切衆生作無盡樂智悲解脫品第二十六

智悲二事何者為勝智者唯能自歸依悲者能使他人歸依無上之道有悲无智非智者所愛有智无悲亦非智者所愛能障无上道智不與悲心相應能障无上道智菩薩以為无智一念不樂生死悲不欲解脫解脫味如甘露悲者以為无味如美食無益以為无味解脫雖甘若无悲心菩薩以為無味若大悲與解脫別解脫皆應敬礼以大悲是諸佛母故解脫者名永無餘滅一切事悲心如善呪能呪死者還活若受有相續不斷身者是常過若取解脫是斷過離二邊故名之為佛救一切衆生若无佛者則无解脫若無悲者亦无得佛悲能生解脫以是事故菩薩取悲悲體一事能作二事一能救衆生二能生佛種智發願品第二十七

菩薩思惟一切衆生共有无量種苦

我當發於悲心成一切種智滅一切衆
生無量種共有之苦菩薩見一切衆
生沉沒無量無邊生死苦海得平等
悲心嬰愚元知樂解脫者生放捨心
世間大苦聚生我勝悲心菩薩思惟
我有悲心觀苦衆生未得菩提道我
云何使衆生得解脫道菩薩思惟一
切世間我取少福我今不能救濟衆
生菩薩思惟我於三界衆生作大親
友而衆生常為身苦心苦逼惱我今
名為空惡活者菩薩思惟我生不能
破世間苦不能利益衆生我用受是
身為菩薩思惟我是一切衆生親友
我當養育於怨家所作大利益菩薩思
惟一切衆生能為我作端嚴業不使
一衆生作不端嚴意菩薩作是思惟
言利他者求他人之相都不可得都
如自己何者為他即是利己菩薩思
惟若有可願處使一切衆生身心之
苦一時俱集我身常為受之使衆生
得樂不以為苦菩薩思惟我菩提道
中住一切所有諸苦我皆能堪忍所
以者何衆生沒溺生死苦海我不能

度脫菩薩思惟雖有重結使然菩提
道難得如是但有悲智二事為伴心
終不疲厭菩薩思惟善逝所行道我
今從中去我今於世間悲心施衆生
當思惟我如彼无異菩薩思惟我今
為世間依救當發弘誓願修大莊嚴
智慧為善伴我今佛慧牙將生菩薩
思惟我欲滅衆生苦使一切衆生得
樂欲作一切事我常為悲心之所教
詔菩薩思惟生死之苦聞尚疲厭悲
者能得堪忍世間苦故為悲心尚向
生死門菩薩思惟生死苦極可厭惡
欲入涅槃大悲語言苦惱衆生未度
大何捨棄而去菩薩思惟有為苦具
足涅槃出世樂我今知生死有為苦
涅槃元為樂悲心常樂三種施菩薩
思惟我甚畏諸有以悲心救衆生故
樂處諸有悲心語菩薩言我使汝處
生死終不放汝何以故為報恩故菩
薩思惟解脫樂為度衆生尚不欲食
悲心遮我使不得食況生死不堅牢
樂苦菩薩思惟一切樂中第一佛說涅
槃是涅槃雖樂我智不欲去所以智

不欲去者悲和合故菩薩思惟我今
敬尚涅槃所以者何涅槃中無生老
病死故涅槃雖樂悲心所牽為衆生
故而不得去悲心是諸佛之母是以
不捨向於涅槃若涅槃就我猶尚不
證況棄衆生而向涅槃菩薩思惟我
欲向涅槃悲是佛母就我與乳云何
捨去无上菩提設當不與衆生利樂
我亦不求况復涅槃菩薩思惟不應
向涅槃捨无歸依衆生故悲心故使
我不證涅槃涅槃是盡生邊若无生
者何能救拔衆生菩薩思惟受生者
有二種樂一者救衆生樂二者解脫
樂我去何捨二種樂取一種樂菩薩
思惟一切凡夫盡共有一切種智性
一切種智凡夫易得以是故我愛凡
夫不愛解脫菩薩思惟隨有苦衆生
處悲心得生悲得增長以是故我愛
有中菩薩語悲心言汝使我得清淨
增長使一切衆生盡得清淨盡得增
長菩薩語悲心言衆生在苦為百千衆
苦之所逼迫今日使衆生必得安樂
與我成辦此事菩薩語悲心言衆生

為愛所縛為死所攝見世間無歸無
依為救衆生故受種種苦菩薩思惟
我愛大丈夫見有衆生墮在苦中捨
涅槃樂為安樂衆生自勉勵此事菩
薩思惟向救衆生得无生忍決定智
得授記別得授記別者我今供養恭
敬菩薩思惟佛得遍淨眼使我現前
合掌請佛願授我記

等同發願品第二十八

十方諸佛現在前者為救衆生事我
今作發菩提願一切衆生所作事我
已堪任為作諸佛大悲皆稱我等善
哉我所有若智若福使我一切無歸
依為作解脫世尊使我常莫樂小智
之心世尊使我如世尊具足十力若
衆生結使熾火燒心使我以法水滅
衆生結使熾火摧破魔怨得賢智得
轉法輪壞一切衆生衰惱隨有一切
衆生我皆一時為轉法輪一切所作
福皆用為是以此福德使我得最勝
法身猶如虛空遍一切處得二種身
教化世間以我此福與諸佛和合无
救衆生使得解脫種種煩惱異相作

苦能為苦因我所有福以智慧力滅
衆生苦使我以此福一切衆生滿虛
空界為作一味樂使我常滿所願陰
蓋賊衆能劫功德世間畏死使我以
此福救截一切衆生隨世間幾時而
住我善法亦住以我善故一切世間
出世間悉皆離苦得樂常一時和合
一切衆生菩薩思惟自今已去常從
乞者請受教令從今以往常於我身
所深生體信莫生他想種種所欲隨
其給使滿足菩薩思惟使我從今乃
至菩提無有一身不見佛時菩薩思
惟使我從今生死長遠設我不見佛
時莫一剎那頃離於悲心菩薩思惟
使我迫至成佛見外衆生所受諸苦
極逼惱我身我皆代受使我身得徹
髓悲心使我身身得使佛智解脫苦
薩思惟使我悲心猶如虛空一切山
河樹木飛鳥走獸皆依空住一切衆
生一切時皆入我悲中我依一切衆
生得立善根以我此善迴與一切衆
生得解脫果一切道路橋船方所皆
是衆生共有使我一切諸善亦一切

衆生共有菩薩思惟地水火風一切
衆生共有使我所修諸善亦一切衆
生共有我因一切衆生所得善根迴
與一切衆生得无罣智菩薩思惟我
所作諸善使一切衆生得離魔界入
於佛界使我得智恒十波羅蜜佛智
現前使一切衆生得安隱樂得不動
心一切衆生所有衰惱使互相救濟
菩薩語福德言一切衆生為无明所
障不知自苦他苦汝當開解菩薩布
施行淨水時使一切衆生除有愛結
渴得无上道慈我施水時願使一切
衆生免恩愛僮僕恒得自在得法財
富使我福如河慈心无垢花持戒
以為底施如駛流水除衆生渴苦使
我悲心恒如大河菩薩思惟我悲心
如海淨戒如海潮忍辱如波浪智如
海重動慈心如一味水凡我所施者
使成慈心海使施福得悲甘露除衆
生生孝病死

勝發願品第二十九

若我於一衆生起於悲心與利樂時
願使大悲堅固以悲滅衆生苦使一

切衆生苦皆來逼我我今以此无畏
施福使一切衆生皆得大悲我今所
有忍辱功德於將來世刀兵劫時以
我悲心滅一切衆生瞋以施食功德
飢饉劫時使得飲食充足一切衆生
以水施衆生功德使成就悲心住一
切衆生心中以衣施衆生功德使一
切衆生得慚愧心以燈明施佛因緣
功德使我將來得於佛日滅一切闇
以施眼功德使我將來世願一切衆
生速得佛眼以我捨頭功德使一切
衆生向菩提心以我藥施因緣功德
使一切衆生除生老病死以我走
使供給衆生功德因緣使一切衆生
得無上无漏成菩提道以我華幢蓋
供養佛塔因緣功德使一切衆生得
高勝福以我幡供養舍利功德因緣
使一切衆生除闇得明以鈴聲供養
因緣使一切衆生得梵音聲以香華
瓔珞供養因緣功德使一切衆生除
諸結使垢煩惱臭穢以供養三寶因
緣功德使一切衆生常值三寶不曾
空缺以我於嶮道中為諸商賈除嶮

道畏功德因緣使一切衆生出生死
畏以我度衆生海難功德因緣使一
切衆生度生死海以我所有淨善因
緣功德使一切衆生摧破四魔得成
正覺我當得三菩提我於衆生雖道
是語為欲安慰衆生故說是語以此
功德使一切衆生得无上菩提一切
衆生菩提即是我菩提一切衆生為
癡所障使得无上菩提以此因緣功
德使一切衆生於前成佛我最後成以
我於生死中往返因緣功德使一切
衆生皆得作佛以我發善心功德因
緣使一切衆生皆得勝智若有見聞
受持讀誦者皆作无上菩提之因我
欲滿一切衆生欲願我願故未滿若
我見苦衆生悲吟之聲以此功德使
一切衆生皆得作佛歡喜瞻觀設我
修諸善行不使一切衆生作佛者我
尚不喜聞况復履行菩薩語功德言
汝若不能擁護衆生作依止者我亦
不欲於汝及以果報何以故為衆生
修福不自為己故若衆生盡我善如
虛空於三時中與衆生樂施以菩提

心勝丈夫悲發願此名說悲心亦名
五種說亦名救眾生總名大丈夫行
賢偈有五百古書有八百阿闍梨攢
子部提波羅大菩薩生在南方是所
作竟

大丈夫論卷下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丈夫論卷下

第三十五張 則

大乘起信論一卷

則

馬鳴菩薩造

梁西印度三藏法師真諦譯

歸命盡十方寂勝業遍知色無罣自在
救世大悲者及彼身體相法性真如海
無量功德藏如實修行等為欲令衆生
除疑捨耶執起大乘正信佛種不斷故
論曰有法能起摩訶衍信根是故應
說說有五分云何為五一者因緣分
二者立義分三者解釋分四者修行
信心分五者勸修利益分
初說因緣分

問曰有何因緣而造此論 答曰是
因緣有八種云何為八一者因緣起
相所謂為令衆生離一切苦得究竟
樂非求世間名利恭敬故二者為欲
解釋如來根本之義令諸衆生正解
不謬故三者為令善根成熟衆生於
摩訶衍法堪任不退信故四者為令
善根微少衆生修習信心故五者為
示方便消惡業障善護其心遠離癡
慢出邪網故六者為示修習止觀對

治凡夫二乘心過故七者為示專念
方便生於佛前必定不退信心故八
者為示利益勸修行故有如是等因
緣所以造論問曰修多羅中具有此
法何須重說 答曰修多羅中雖有
此法以衆生根行不等受解緣別所
謂如來在世衆生利根能說之人色
心業勝圓音一演異類等解則不須
論若如來滅後或有衆生能以自力
廣聞而取解者或有衆生亦以自力
少聞而多解者或有衆生無自心力
因於廣論而得解者自有衆生復以
廣論文多為煩心樂捻持少文而攝
多義能取解者如是此論為欲捻攝
如來廣大深法無邊義故應說此論
已說因緣分
次說立義分

摩訶衍者按說有二種云何為二一
者法二者義所言法者謂衆生心是
心則攝一切世間法出世間法依於此
心顯示摩訶衍義何以故是心真如
相即示摩訶衍體故是心生滅因緣
相能示摩訶衍自體相用故所言義

者則有三種云何為三一者體大謂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減故二者相大謂如來藏具足無量性功德故三者用大能生一切世間出世間善因果故一切諸佛本所乘故一切菩薩皆乘此法到如來地故已說立義分次說解釋分

解釋分有三種云何為三一者顯示正義二者對治邪執三者分別發趣道相顯示正義者依一心法有二種門云何為二一者心真如門二者心生滅門是二種門皆各攝攝一切法此義云何以是二門不相離故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所謂心性不生不滅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妄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是故一切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真如以一切言說假名元實但隨妄念不可得故言真如者亦元有相謂言說之極因言遣言此真如體無有可遣以一切法悉皆真故亦無可立

以一切法皆同如故當知一切法不可說不可念故名為真如 問曰若如是義者諸衆生等云何隨順而能得入 答曰若知一切法雖說無有能說可說雖念亦無能念可念是名隨順若離於念名為得入 復次真如者依言說分別有二種義云何為二一者如實空以能究竟顯實故二者如實不空以有自體具足无漏性功德故所言空者從本已來一切染法不相應故謂離一切法差別之相以無虛妄心念故當知真如自性非有相非無相非非有相非非无相非有無俱相非一相非異相非非一相非非異相非一異俱相乃至揔說依一切衆生以有妄心心念念分別皆不相應故說為空若離妄心實无可空故所言不空者已顯法體空无妄故即是真心常恒不變淨法滿足故名不空亦無有相可取以離念境界唯證相應故心生滅者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所謂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為阿梨耶識此識有二

種義能攝一切法生一切法云何為
二一者覺義二者不覺義所言覺義
者謂心體離念離念相者等虛空界
無所不遍法界一相即是如來平等
法身依此法身說名本覺何以故本
覺義者對始覺義說以始覺者即同
本覺始覺義者依本覺故而有不覺
依不覺故說有始覺又以覺心源故
名究竟覺不覺心源故非究竟覺此
義云何如凡夫人覺知前念起惡故
能止後念令其不起雖復名覺即是
不覺故如二乘觀智初發意菩薩等
覺於念異念元異相以捨麤分別執
著相故名相似覺如法身菩薩等覺
於念住念無住相以離分別麤念相
故名隨分覺如菩薩地盡滿足方便
一念相應覺心初起心無初相以遠
離微細念故得見心性心即常住名
究竟覺是故修多羅說若有衆生能
觀无念者則為向佛智故又心起者
無有初相可知而言知初相者即謂
无念是故一切衆生不名為覺以從
本來念念相續未曾離念故說無始

無明若得無念者則知心相生住異滅以無念等故而實元有始覺之異以四相俱時而有皆無自立本來平等同一覺故 復次本覺隨染分別生二種相與彼本覺不相捨離云何為二一者智淨相二者不思議業相智淨相者謂依法力熏習如實修行滿足方便故破和合識相滅相續心相顯現法身智淨淨故此義云何以一切心識之相皆是無明無明之相不離覺性非可壞非不可壞如大海水因風波動水相風相不相捨離而水非動性若風止滅動相則滅濕性不壞故如是衆生自性清淨心因無明風動心與无明俱無形相不相捨離而心非動性若無明滅相續則滅智性不壞故不思議業相者以依智淨能作一切勝妙境界所謂无量功德之相常無斷絕隨衆生根自然相應種種而見得利益故 復次覺體相者有四種大義與虛空等猶如淨鏡云何為四一者如實空鏡遠離一切心境界相无法可現非覺照義故

二者因熏習鏡謂如實不空一切世間境界志於中現不出不入不失不壞常住一心以一切法即真實性故又一切染法所不能染智體不動具足无漏熏衆生故三者法出離鏡謂不空法出煩惱尋智尋離和合相淨明故四者緣熏習鏡謂依法出離故遍照衆生之心令修善根隨念示現故所言不覺義者謂不如實知真如法一故不覺心起而有其念念无自相不離本覺猶如迷人依方故迷若離於方則无有迷衆生亦尔依覺故迷若離覺性則無不覺以有不覺妄想心故能知名義為說真覺若離不覺之心則無真覺自相可說復次依不覺故生三種相與彼不覺相應不離云何為三一者无明業相以依不覺故心動說名為業覺則不動動則有苦果不離因故二者能見相以依動故能見不動則无見三者境界相以依能見故境界妄現離見則无境界以有境界緣故復生六種相云何為六一者智相依於境界心

起分別愛與不愛故二者相續相依
於智故生其苦樂覺心起念相應不
斷故三者執取相依於相續緣念境
界住持苦樂心起著故四者計名字
相依於妄執分別假名言相故五者
起業相依於名字尋名取著造種種
業故六者業繫苦相以依業受果不
自在故當知無明能生一切染法以
一切染法皆是不覺相故 復次
覺與不覺有二種相云何為二一者
同相二者異相同相者譬如種種瓦
器皆同微塵性相如是无漏無明種
種業幻皆同真如性相是故修多羅
中依於此真如義故說一切衆生本
來常住入於涅槃菩提之法非可修
相非可作相畢竟无得亦无色相可
見而有見色相者唯是隨染業幻所
作非是智色不空之性以智相無可
見故異相者如種種瓦器各各不同
如是無漏无明隨染幻差別性染幻
差別故 復次生滅因緣者所謂衆
生依心意意識轉故此義云何以依
阿梨耶識說有无明不覺而起能見

能現能取境界起念相續故說為意
此意復有五種名云何為五一者名
為業識謂无明力不覺心動故二者
名為轉識依於動心能見相故三者
名為現識所謂能現一切境界猶如
明鏡現於色像現識亦尔隨其五塵
對至即現无有前後以一切時任運
而起常在前故四者名為智識謂分
別染淨法故五者名為相續識以念
相應不斷故住持過去無量世等善
惡之業令不失故復能成熟現在未
來苦樂等報无差違故能令現在已
經之事忽然而念未來之事不覺妄
慮是故三界虛偽唯心所作離心則
無六塵境界此義云何以一切法皆
從心起妄念而生一切分別即分別
自心心不見心無相可得當知世間
一切境界皆依衆生無明妄心而得
住持是故一切法如鏡中像无體可
得唯心虛妄以心生則種種法生心
滅則種種法滅故復次言意識者
即此相續識依諸凡夫取著轉深計
我我所種種妄執隨事攀緣分別六

塵名為意識亦名分離識又復說名分別事識此識依見愛煩惱增長義故依无明熏習所起識者非凡夫能知亦非二乘智慧所覺謂依菩薩從初正信發心觀察若證法身得少分知乃至菩薩究竟地不能知盡唯佛窮了何以故是心從本已来自性清淨而有无明為無明所染有其染心雖有染心而常恒不變是故此義唯佛能知所謂心性常無念故名為不變以不達一法界故心不相應忽然念起名為无明染心者有六種云何為六一者執相應染依二乘解脫及信相應地遠離故二者不斷相應染依信相應地修學方便漸漸能捨得淨心地究竟離故三者分別智相應染依具戒地漸離乃至無相方便地究竟離故四者現色不相應染依色自在地能離故五者能見心不相應染依心自在地能離故六者根本業不相應染依菩薩盡地得入如來地能離故不了一法界義者從信相應地觀察學斷入淨心地隨分得離乃

至如來地能究竟離故言相應義者
謂心念法異依染淨差別而知相緣
相同故不相應義者謂即心不覺常
无別異不同知相緣相故又染心義
者名為煩惱尋能障真如根本智故
無明義者名為智尋能障世間自然
業智故此義云何以依染心能見能
現妄取境界違平等性故以一切法
常靜无有起相無明不覺妄與法違
故不能得隨順世間一切境界種種
智故復次分別生滅相者有二種
云何為二一者麤與心相應故二者
細與心不相應故又麤中之麤凡夫
境界麤中之細及細中之麤菩薩境
界細中之細是佛境界此二種生滅
依於无明熏習而有所謂依因緣
依因者不覺義故依緣者妄作境界
義故若因滅則緣滅因滅故不相應
心滅緣滅故相應心滅問曰若心
滅者云何相續若相續者云何說究
竟滅答曰所言滅者唯心相滅非
心體滅如風依水而有動相若水滅
者則風相斷絕無所依止以水不滅

風相相續唯風滅故動相隨滅非是
水滅無明亦依心體而動若心體
滅則衆生斷絕无所依止以體不滅
心得相續唯癡滅故心相隨滅非心
智滅 復次有四種法熏習義故染
法淨法起不斷絕云何為四一者淨
法名為真如二者一切染因名為无
明三者妄心名為業識四者妄境界
所謂六塵熏習義者如世間衣服實
无於香若人以香而熏習故則有香
氣此亦如是真如淨法實无於染但
以無明而熏習故則有染相无明染
法實無淨業但以真如而熏習故則
有淨用云何熏習起染法不斷所謂
以依真如法故有於无明以有無明
染法因故即熏習真如以熏習故則
有妄心以有妄心即熏習无明不了
真如法故不覺念起現妄境界以有
妄境界染法緣故即熏習妄心令其
念著造種種業受於一切身心等苦
此妄境界熏習義則有二種云何為
二一者增長念熏習二者增長取熏
習妄心熏習義則有二種云何為二

一者業識根本熏習能受阿羅漢辟支佛一切菩薩生滅苦故二者增長分別事識熏習能受凡夫業繫苦故無明熏習義有二種云何為二一者根本熏習以能成就業識義故二者所起見愛熏習以能成就分別事識義故云何熏習起淨法不斷所謂以有真如法故能熏習无明以熏習因緣力故則令妄心歇生死苦樂求涅槃以此妄心有歇求因緣故即熏習真如自信已性知心妄動無前境界修遠離法以如實知无前境界故種種方便起隨順行不取不念乃至久遠熏習力故无明則滅以無明滅故心无有起以無起故境界隨滅以因緣俱滅故心相皆盡名得涅槃成自然業妄心熏習義有二種云何為二一者分別事識熏習依諸凡夫二乘人等歇生死苦隨力所能以漸趣向無上道故二者意熏習謂諸菩薩發心勇猛速趣涅槃故真如熏習義有二種云何為二一者自體相熏習二者用熏習自體相熏習者从无始世

來具无漏法備有不思議業作境界之性依此二義恒常熏習以有力故能令衆生厭生死苦樂求涅槃自信已身有真如法發心修行 問曰若如是義者一切衆生悉有真如等皆熏習云何有信无信無量前後差別皆應一時自知有真如法勤修方便等入涅槃 答曰真如本一而有无量无邊無明從本已來自性差別厚薄不同故過恒沙等上煩惱依无明起差別我見愛染煩惱依无明起差別如是一切煩惱依於无明而起前後无量差別唯如來能知故又諸佛法有因有緣因緣具足乃得成辦如木中火性是火正因若無人知不假方便能自燒木无有是處衆生亦余雖有正因熏習之力若不值遇諸佛菩薩善知識等以之為緣能自斷煩惱入涅槃者則无是處若雖有外緣之力而内淨法未有熏習力者亦不能究竟厭生死苦樂求涅槃若因緣具足者所謂自有熏習之力又為諸佛菩薩等慈悲願護故能起厭苦之心

信有涅槃修習善根以修善根成熟
故則值諸佛菩薩示教利喜乃能進
趣向涅槃道用熏習者即是衆生外
緣之力如是外緣有元量義略說二
種云何為二一者差別緣二者平等
緣差別緣者此人依於諸佛菩薩等
從初發意始求道時乃至得佛於中
若見若念或為眷屬父母諸親或為
給使或為知友或為怨家或起四攝
乃至一切所作無量行緣以起大悲
熏習之力能令衆生增長善根若見
若聞得利益故此緣有二種云何為
二者者近緣速得度故二者遠緣久
遠得度故是近遠二緣分別復有二
種云何為二一者增長行緣二者受
道緣平等緣者一切諸佛菩薩皆願
度脫一切衆生自然熏習恒常不捨
以同體智力故隨應見聞而現作業
所謂衆生依於三昧乃得平等見諸
佛故此體用熏習分別復有二種云
何為二一者未相應謂凡夫二乘初
發意善菩薩等以意意識熏習依信力
故而能修行未得无分別心與體相應

故未得自在業修行與用相應故二者已相應謂法身菩薩得无分別心與諸佛智用相應唯依法力自然修行熏習真如滅无明故 復次染法從無始已來熏習不斷乃至得佛後則有斷淨法熏習則无有斷盡於未來此義云何以真如法常熏習故妄心則滅法身顯現起用熏習故無有斷 復次真如自體相者一切凡夫聲聞緣覺菩薩諸佛無有增減非前際生非後際滅畢竟常恒從本已來性自滿足一切功德所謂自體有大智慧光明義故遍照法界義故真實識知義故自性清淨心義故常樂我淨義故清涼不變自在義故具足如是過於恒沙不離不斷不異不思議佛法乃至滿足无有所少義故名為如來藏亦名如來法身 問曰上說真如其體平等離一切相云何復說體有如是種種功德 答曰雖實有此諸功德義而无差別之相等同一味唯一真如此義云何以无分別離分別相是故無二復以何義得

說差別以依業識生滅相示此云何
示以一切法本來唯心實元於念而
有妄心不覺起念見諸境界故說无
明心性不起即是大智慧光明義故
若心起見則有不見之相心性離見
即是遍照法界義故若心有動非真
識知無有自性非常非樂非我非淨
熱惱衰變則不自在乃至具有過恒
沙等妄染之義對此義故心性无動
則有過恒沙等諸淨功德相義示現
若心有起更見煎法可念者則有
所少如是淨法無量功德即是一心
更無所念是故滿足名為法身如來
之藏 復次真如用者所謂諸佛如來
本在因地發大慈悲修諸波羅蜜攝
化衆生立大誓願盡欲度脫等衆生
界亦不限劫數盡於未來以取一切
衆生如已身故而亦不取衆生相此
以何義謂如實知一切衆生及與已
身真如平等无別異故以有如是大
方便智除滅無明見本法身自然而
有不思議業種種之用即與真如等
遍一切處又亦無有用相可得何以

故謂諸佛如來唯是法身智相之身
第一義諦無有世諦境界離於施作
但隨衆生見聞得益故說為用此
用有二種云何為二一者依分別事
識凡夫二乘心所見者名為應身以
不知轉識現故見從外來取色分齊
不能盡知故二者依於業識謂諸菩
薩從初發意乃至菩薩究竟地心所
見者名為報身身有无量色色有无
量相相有无量好所住依果亦有無
量種種莊嚴隨所示現即无有邊不
可窮盡離分齊相隨其所應常能住
持不毀不失如是功德皆因諸波羅
蜜等无漏行熏及不思議熏之所成
就具足无量樂相故說為報身又為
凡夫所見者是其麤色隨於六道各
見不同種種異類非受樂相故說為
應身 復次初發意菩薩等所見者以
深信真如法故少分而見知彼色相
莊嚴等事无來無去離於分齊唯依
心現不離真如然此菩薩猶自分別
以未入法身位故若得淨心所見微
妙其用轉勝乃至菩薩地盡見之究

竟若雜業識則无見相以諸佛法身
無有彼此色相迭相見故

問曰若諸佛法身離於色相者云何
能現色相 答曰即此法身是色體
故能現於色所謂從本已來色心不
二以色性即智故色體無形說名智
身以智性即色故說名法身遍一切
處所現之色无有分齊隨心能示十
方世界无量菩薩無量報身无量
莊嚴各各差別皆无分齊而不相妨
此非心識分別能知以真如自在用
義故 復次顯示從生滅門即入真如
門所謂推求五陰色之與心六塵境
界畢竟无念以心無形相十方求之
終不可得如人迷故謂東為西方實
不轉衆生亦尔無明迷故謂心為念
心實不動若能觀察知心無念即得
隨順入真如門故 對治邪執者一
切邪執皆依我見若離於我則无邪
執是我見有二種云何為二一者人
我見二者法我見人我見者依諸凡
夫說有五種云何為五一者聞修多
羅說如來法身畢竟寂實猶如虛空

以不知為破著故即謂虛空是如來性云何對治明虛空相是其妄法體无不實以對色故有是可見相令心生滅以一切色法本來是心實無外色若無色者則无虛空之相所謂一切境界唯心妄起故有若心離於妄動則一切境界滅唯一真心無所不遍此謂如來廣大性智究竟之義非如虛空相故二者聞修多羅說世間諸法畢竟體空乃至涅槃真如之法亦畢竟空從本已來自空離一切相以不知為破著故即謂真如涅槃之性唯是其空云何對治明真如法身自體不空具足無量性功德故三者聞修多羅說如來之藏元有增減體備一切功德之法以不解故即謂如來之藏有色心法自相差別云何對治以唯依真如義說故因生滅染義示現說差別故四者聞修多羅說一切世間生死染法皆依如來藏而有一切諸法不離真如以不解故謂如來藏自體具有一切世間生死等法云何對治以如來藏從本已來唯有

過恒沙等諸淨功德不離不斷不異
真如義故以過恒沙等煩惱染法唯
是妄有性自本無從無始世未未曾
與如來藏相應故若如來藏體有妄
法而使證會永息妄者則无是處故
五者聞修多羅說依如來藏故有生
死依如來藏故得涅槃以不解故謂
衆生有始以見始故復謂如來所得
涅槃有其終盡還作衆生云何對治
以如來藏無前際故無明之相亦无
有始若說三界外更有衆生始起者
即是外道經說又如來藏無有後際
諸佛所得涅槃與之相應则无後際
故法我見者依二乘銚根故如來但
為說人無我以說不究竟見有五陰
生滅之法怖畏生死妄取涅槃云何
對治以五陰法自性不生則無有滅
本來涅槃故復次究竟離妄執者
當知染法淨法皆悉相待無有自相
可說是故一切法從本已來非色非
心非智非識非有非無畢竟不可說
相而有言說者當知如來善巧方便
假以言說引導衆生其旨趣者皆為

離念歸於真如以念一切法令心生
滅不入實智故分別發起道相者謂
一切諸佛所證之道一切菩薩發心
修行趣向義故略說發心有三種云
何為三一者信成就發心二者解行
發心三者證發心信成就發心者依
何等人修何等行得信成就堪能發
心所謂依不定聚衆生有熏習善根
力故信業果報能起十善厭生死苦
欲求無上菩提得值諸佛親承供養
修行信心經一万劫信心成就故諸
佛菩薩教令發心或以大悲故能自
發心或因正法欲滅以護法因緣能
自發心如足信心成就得發心者入
正定聚畢竟不退名住如來種中正
因相應若有衆生善根微少久遠已
來煩惱深厚雖值於佛亦得供養然
起人天種子或起二乘種子設有求
大乘者根則不定若進若退或有供
養諸佛未經一万劫於中遇緣亦有
發心所謂見佛色相而發其心或因
供養衆僧而發其心或因二乘之人
教令發心或學他發心如足等發心

悉皆不定遇惡因緣或便退失四三
乘地復次信成就發心者發何等
心略說有三種云何為三一者直心
正念真如法故二者深心樂集一切
諸善行故三者大悲心欲拔一切衆
生苦故問曰上說法界一相佛體
无二何故不唯念真如復假求學諸
善之行答曰譬如大摩尼寶體性
明淨而有鑛穢之垢若人雖念寶性
不以方便種種磨治終无得淨如是
衆生真如之法體性空淨而有无量
煩惱染垢若人雖念真如不以方便
種種熏修亦无得淨以垢无量遍一
切法故修一切善行以為對治若人
修行一切善法自然歸順真如法故
略說方便有四種云何為四一者行
根本方便謂觀一切法自性无生離
於妄見不住生死觀一切法因緣和
合業果不失起於大悲修諸福德攝
化衆生不住涅槃以隨順法性無住
故二者能止方便謂慙愧悔過能止
一切惡法不令增長以隨順法性離
諸過故三者發起善根增長方便謂

勤供養禮拜三寶讚歎隨喜勸請諸
佛以愛敬三寶淳厚心故信得增長
乃能志求无上之道又因佛法僧力
所護故能消業障善根不退以隨順
法性離癡障故四者大願平等方便
所謂發願盡於未來化度一切衆生
使无有餘皆令究竟无餘涅槃以隨
順法性无斷絕故法性廣大遍一切
衆生平等無二不念彼此究竟寂滅
故菩薩發是心故則得少分見於法
身以見法身故隨其願力能現八種
利益衆生所謂從兜率天退入胎住
胎出胎出家成道轉法輪入於涅槃
然是菩薩未名法身以其過去无量
世來有漏之業未能決斷隨其所生
與微苦相應亦非業繫以有大願自
在力故如修多羅中或說有退墮惡
趣者非其實退但為初學菩薩未入
正位而懈怠者恐怖令使勇猛故又
是菩薩一發心後遠離怯弱畢竟不
畏墮二乘地若聞无量無邊阿僧祇
劫勤苦難行乃得涅槃亦不怯弱以
信知一切法從本已來自涅槃故解

行發心者當知轉勝以是菩薩從初正信已來於第一阿僧祇劫將欲滿故於真如法中深解現前所修離相以知法性體无慳貪故隨順修行檀波羅蜜以知法性无染雜五欲過故隨順修行尸波羅蜜以知法性无苦離瞋惱故隨順修行羼提波羅蜜以知法性无身心相離懈怠故隨順修行毗梨耶波羅蜜以知法性常定體无乱故隨順修行禪波羅蜜以知法性體明離无明故隨順修行般若波羅蜜證發心者從淨心地乃至菩薩究竟地證何境界所謂真如以依轉識說為境界而此證者无有境界唯真如智名為法身是菩薩於一念頃能至十方无餘世界供養諸佛請轉法輪唯為開導利益衆生不依文字或示超地速成正覺以為怯弱衆生故或說我於无量阿僧祇劫當成佛道以為憊惛衆生故能示如是无量方便不可思議而實菩薩抱性怒等發心則等所證亦等无有超過之法以一切菩薩皆經三阿僧祇劫故但

隨衆生世界不同所見所聞根欲性異故示所行亦有差別又是菩薩發心相者有三種心微細之相云何為三一者真心无分別故二者方便心自然遍行利益衆生故三者業識心微細起滅故又是菩薩功德成滿於色究竟處示一切世間取高大身謂以一念相應慧无明頓盡名一切種智自然而有不思議業能現十方利益衆生 問曰虛空无邊故世界无邊世界無邊故衆生无邊衆生无邊故心行差別亦復无邊如是境界不可分齊難知難解若无明斷無有心想云何能了名一切種智 答曰一切境界本來一心離於想念以衆生妄見境界故心有分齊以妄起想念不縛法性故不能決了諸佛如來離於是怨無所不遍心真實故即是諸法之性自當顯照一切妄法有大智用无宜方便隨諸衆生所應得解皆能開示種種法義是故得名一切種智又問曰若諸佛有自然業能現一切處利益衆生者一切衆生若見其身

若觀神變若聞其說无不得利云何
世間多不能見 答曰諸佛如來法
身平等遍一切處无有作意故而說
自然但依衆生心現衆生心者猶如
於鏡鏡若有垢色像不現如是衆生
心若有垢法身不現故已說解釋分
次說修行信心分

是中依未入正定衆生故說修行信
心何等信心云何修行略說信心有
四種云何為四一者信根本所謂樂
念真如法故二者信佛有无量功德
常念親近供養恭敬發起善根願求
一切智故三者信法有大利益常念
修行諸波羅蜜故四者信僧能正修
行自利利他常樂親近諸菩薩衆求
學如實行故修行有五門能成此信
云何為五一者施門二者戒門三者
忍門四者進門五者止觀門 云何
修行施門若見一切衆生索者所有
財物隨力施與以自捨慳貪令彼歡
喜若見厄難恐怖危逼隨已堪任施
與無畏若有衆生來求法者隨已能
解方便為說不應貪求名利恭敬唯

念自利利他迴向菩提故云何修行
戒門所謂不煞不盜不婬不兩舌不
惡口不妄言不綺語遠離貪嫉欺詐
諂曲瞋恚邪見若出家者為折伏煩
惱故亦應遠離愆慢常處寂靜修習
少欲知足頭陀等行乃至小罪心生
怖畏慙愧改悔不得輕於如來所制
禁戒當護譏嫌不令衆生妄起過罪
故云何修行忍門所謂應忍他人之
惱心不懷報亦當忍於利衰毀譽稱
譏苦樂等法故云何修行進門所謂
於諸善事心不懈退立志堅強遠離
怯弱當念過去久遠已來虛受一切
身心大苦无有利益是故應勤修諸
功德自利利他遠離衆苦 復次若
人雖修行信心以從先世來多有重
罪惡業障故為魔邪諸鬼之所惱亂
或為世間事務種種牽纏或為病苦
所惱有如是等衆多障罣是故應當
勇猛精勤晝夜六時禮拜諸佛誠心
懺悔勸請隨喜迴向菩提常不休廢
得免諸障善根增長故云何修行止
觀門所言止者謂止一切境界相隨

順奢摩他觀義故所言觀者謂分別
因緣生滅相隨順毗鉢舍那觀義故
云何隨順以此二義漸漸修習不相
捨離雙現前故若修止者住於靜處
端坐正意不依氣息不依形色不依
於空不依地水火風乃至不依見聞
覺知一切諸想隨念皆除亦遣除想
以一切法本來无相念念不生念念
不滅亦不得隨心外念境界後以心
除心心若馳散即當攝來住於正念
是正念者當知唯心无外境界即復
此心亦无自相念念不可得若從坐
起去來進止有所施作於一切時常
念方便隨順觀察久習淳熟其心得
住以心住故漸漸猛利隨順得入真
如三昧深伏煩惱信心增長速成不
退唯除疑惑不信誹謗重罪業障我
慢懈怠如是等人所不能入 復次
依如是三昧故則知法界一相謂一
切諸佛法身與衆生身平等无二即
名一行三昧當知真如是三昧根本
若人修行漸漸能生无量三昧或有
衆生无善根力則為諸魔外道鬼神

之所惑亂若於坐中現形恐怖或現
端正男女等相當念唯心境界則滅
終不為惱或現天像菩薩像亦作如
來像相好具足若說陀羅尼若說布
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或說平
等空無相无願無怨无親無因无果
畢竟空寂是真溫暾或令人知宿命
過去之事亦知未來之事得他心智
辯才无尋能令衆生貪著世間名利
之事又令使人數瞋數喜性无常准
或多慈愛多睡多寢其心憊怠或卒
起精進後便休廢生於不信多疑多
慮或捨本勝行更修雜業若著世事
種種牽纏亦能使人得諸三昧少分
相似皆是外道所得非真三昧或復
令人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乃至七
日住於定中得自然香美飲食身心
適悅不飢不渴使人愛著或亦令人
食无分齊乍多乍少顏色變異以是
義故行者常應智慧觀察勿令此心
墮於邪網當勤正念不取不著則衆
遠離是諸業障應知外道所有三昧
皆不離見愛我慢之心貪著世間名

利恭敬故真如三昧者不住見相不
住得相乃至出定亦无憊慢所有煩
惱漸漸微薄若諸凡夫不習此三昧
法得入如來種性无有是處以修世
間諸禪三昧多起味著依於我見繫
屬三界與外道共若離善知識所護
則起外道見故 復次精勤專心修
學此三昧者現世當得十種利益云
何為十一者常為十方諸佛菩薩之
所護念二者不為諸魔惡鬼所能恐
怖三者不為九十五種外道鬼神之
所惑亂四者遠離誹謗甚深之法重
罪業障漸漸微薄五者滅一切疑諸
惡覺觀六者於如來境界信得增長
七者遠離憂悔於生死中勇猛不怯
八者其心柔和捨於憍慢不為他人
所惱九者雖未得定於一切時一切
境界處則能減損煩惱不樂世間十
者若得三昧不為外緣一切音聲之
所驚動 復次若人唯修於止則心
沉沒或起憊怠不樂衆善遠離大悲
是故修觀修習觀者當觀一切世間
有為之法无得久停須臾變壞一切

心行念念生滅以是故苦應觀過去
所念諸法恍惚如夢應觀現在所念
諸法猶如電光應觀未來所念諸法
猶如於雲忽尔而起應觀世間一切
有身悉皆不淨種種穢汙无一可樂
如是當念一切衆生從无始世來皆
因无明所熏習故令心生滅已受一
切身心大苦現在即有無量逼迫未
來所苦亦无分齊難捨難離而不覺
知衆生如是甚為可愍作此思惟即
應勇猛立大誓願願令我心離分別
故遍於十方修行一切諸善功德盡
其未來以无量方便救拔一切苦惱
衆生令得涅槃第一義樂以起如是
願故於一切時一切處所有衆善隨
已堪能不捨修學心无懈怠唯除坐
時專念於止若餘一切念當觀察應
作不應作若行若住若卧若起皆應
止觀俱行所謂雖念諸法自性不生
而復即念因緣和合善惡之業苦樂
等報不失不壞雖念因緣善惡業報
而亦即念性不可得若修止者對治
凡夫住著世間能捨二乘怯弱之見

若修觀者對治二乘不起大悲狹劣心過遠離凡夫不修善根以此義故是止觀二門共相助成不相捨離若止觀不具則无能入菩提之道

復次衆生初學是法欲求正信其心怯弱以住於此娑婆世界自畏不能常值諸佛親承供養懼謂信心難可成就意欲退者當知如來有勝方便攝護信心謂以專意念佛因緣隨願得生他方佛土常見於佛永離惡道如修多羅說若人專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修善根迴向願求生彼世界即得往生常見佛故終无有退若觀彼佛真如法身常勤修習畢竟得生住正定故已說修行信心分次說勸修利益分

如是摩訶訶衍諸佛秘藏我已捻說若有衆生欲於如來甚深境界得生正信遠離誹謗入大乘道當持此論思量修習究竟能至无上之道若人聞是法已不生怯弱當知此人定紹佛種必為諸佛之所授記假使有人能化三千大千世界滿中衆生令行十

善不如有人於一食頃正思此法還
前功德不可為喻復次若人受持此
論觀察修行者一日一夜所有功德
无量無邊不可得說假令十方一切
諸佛各於無量无邊阿僧祇劫歎其
功德亦不能盡何以故謂法性功德
无有盡故此人功德亦復如是無有
邊際其有衆生於此論中毀謗不信
所獲罪報經无量劫受大苦惱是故
衆生但應仰信不應誹謗以深自害
亦害他人斷絕一切三寶之種以一切
如來皆依此法得涅槃故一切菩薩
因之修行入佛智故當知過去菩薩
已依此法得成淨信現在菩薩今依
此法得成淨信未來菩薩當依此法
得成淨信是故衆生應勤修學
諸佛甚深廣大義 我今隨分莊持說
迴此功德如法性 普利一切衆生界

大乘起信論一卷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寶行王正論一卷

則

陳天竺三藏真諦譯

安樂解脫品第一

解脫一切障圓德听莊嚴礼一切智尊
衆生真善友正法決定善為愛法大王
我當說由法流注法器人先說樂因法
後辯解脫法衆生前安樂次後得解脫
善道具名樂解脫謂惑盡略說此二因
唯信智二根因信能持法由智如實了
二中智寂勝先藉信發行由癡貪瞋怖
而能不壞法當知是有信吉祥樂名器
已能熟簡擇身口意三業恒利益自他
說為有智人然生盜邪姪妄言及兩舌
惡罵不應語貪瞋與邪見此法名十惡
翻此即十善離酒清淨命无過惱心施
供養所應敬略說法當尔若但行苦行
决不生善法以離智悲故若唯有苦行
不能除損他與救濟利益施戒終所明
正法大夷路若棄行邪道自苦受牛罰
是生死曠澤无飲食樹陰或狼所食噉
長遠於中行因煞生短壽過惱招多病
由盜致乏財侵他境多怨妄語遭誹謗

兩古親愛離惡口聞不受綺語他憎嫉
由貪害所求瞋恚受驚怖邪見生僻執
飲酒心訥亂不施故貧窮邪命逢欺誑
不恭生卑賤嫉妬无威德恚恨形色醜
不問聰故癡此報在人道先已受惡趣
煞生等罪法如所說果報無貪等及業
說名善習因惡修及諸苦皆從邪法生
諸善道安樂皆因善法起常離一切惡
恒行一切善由身口意業應知此二法
由一法能脫地獄等四趣第二法能感
人天王富樂由定梵住空得受梵等樂
如是略說名樂因及樂果復次解脫法
微細深難見无耳心凡夫聞則生驚怖
我无當不生現來我所無凡人思此畏
智者怖永盡世間我見生他事執所繫
佛由至道證依悲為他說我有及我所
此二實皆虛由見如實理二執不更生
諸陰我執生我執由義虛若種子不實
芽等云何真若見陰不實我見則不生
由我見滅盡諸陰不更起如人依淨鏡
得見自面影此影但可見一向不真實
我見亦如是依陰得顯現如實檢非有
猶如鏡面影如人不執鏡不見自面影

如此若指陰我見即不有因聞如是義
大淨命阿難即得淨法眼恒為他說此
陰執乃至在我見亦恒存由有我見故
業及有恒有生死輪三節无初中後轉
譬如旋火輪生起于相由從自他及二
三世不有故證此我見滅次業報亦然
如此見因果生起及滅盡故不執實有
世間有及無愚人聞此法能盡一切苦
由无智生怖於无怖畏處惛惛處无此
汝云何生怖如所說實空云何令汝怖
解脫无我陰汝若受此法捨我及諸陰
汝云何不樂無尚非惛惛何況當是有
有无執淨盡佛說名涅槃若略說邪見
謂撥无因果此今非福滿惡道因取重
若略說正見謂信有因果能令福德滿
善道因取上由智有无寂超度福非福
故離善惡道佛說名解脫若見生有因
智人捨无執由見滅共因是故捨有執
先俱生二因實義則非因假名无依故
及生非實故若此有彼有譬如長及短
由此生彼生譬如燈與光先長後為短
不然非性故光明不生故燈亦非實有
如此因果生若見不執無已信世真實

由亂心所生見滅非虛故即證得真如是故不執有不依二解脫色是遠所見若近取分明鹿渴若實已云何近不見若遠於實智即見世間有證實則不見无相如鹿渴如鹿渴似水非水非實物如此陰似人非人非實法計鹿渴為水往彼若飲此若无執為水如此人愚癡世間如鹿渴若執實有无此即是无明癡故无解脫執无墮志趣執有生善道若能知如實不二依解脫不樂有无執由擇真實義若墮於无執何不說墮有若言由破有義至故墮无如此破无故云何不墮有无言行及心白依菩提故若說彼墮无何因不墮有僧伽鞞世師且捷說人陰約世汝問彼若說過有无是不可言法以過有无故汝應知甚深佛正教甘露如曉无去来亦无一念住若體過三世何世為實有二世无去来現在實不住世生及住滅此言云何實若恒有變異何法不念滅若無念念滅云何有變異若言念念滅分具分滅故不等證見故此二无道理若念滅皆盡云何有故物若堅无念滅故物云何成

如剎那後際前中際亦有由剎那三分
故世念无住是一念三際應擇際如念
前中後三際不由自他成非一念分故
若無分何有離一多云何離有何法无
由滅及對治若言有成无此无及對治
何法有無故是故世涅槃由義不成有
世間有後際他問佛默然足尊一切智
故智人識佛由此甚深法不說非器處
如此解脫法甚深无繫攝諸佛一切智
故說无依底於无依著法過有无二邊
世人受依著由癡驚怖失彼自失壞他
怖畏无依處王願汝不動莫由彼自壞
為汝成不壞我當說真理由依无倒合
離有无二執此過福非福甚深義明了
非身見怖空二人境當說四大及空識
一聚俱非人若合離非人云何執人有
如六界非人聚故虛非實一一界同然
由聚故非實陰非我我所離陰我不顯
不如薪火雜何依陰成我地界非三大
地中亦无三三中亦无地相離乎不成
地水火風大各自性不成一離三不成
三離一亦尔一三及三一相離若不成
各各自不成彼相離云何若各離自成

離薪何无火 動身及相聚 水風地亦然
若火不自成 三云何各立 三大緣生義
相違云何成 若彼各自成 云何更可有
若各自不成 云何事成有 若言不相離
諸大各自成 不雜則不共 若雜非獨成
諸大非各成 云何各性相 各成无偏多
故相假名說 色聲香味觸 簡擇義如大
眼色識元明 業生擇亦尔 作者業及事
數合因果世 短長及名想 非想擇亦然
地水風火等 長短及小大 善惡言識智
智中滅无餘 如識處无形 无邊遍一切
此中地等大 一切皆滅盡 於此无相智
短長善惡業 名色及諸陰 如此滅无餘
如此等於識 由无明先有 共識若起智
此等後皆盡 如是等世法 是然識火薪
由實量火光 世識薪燒盡 由癡別有无
後簡擇真如 尋有既不得 无云何可得
由无色所成 故空但名字 離大何為色
故色亦唯名 受想行及識 應思如四大
四大如我虛 六界非人法
寶行王正論雜品第二

但六界名法 決判實無我 我无我二義
如實檢不得 是故如來遮 我无我二邊
見聞覺知言 佛說无實虛 二相待成故
此二如實無 如實檢世間 過實亦過虛
則世間依實 故墮於有元 若法遍不如
云何佛得說 有邊及无邊 有二與无二
過去佛无量 現來過竿數 過數衆生邊
三世由佛顯 世間無長因 此際約世顯
世間過有无 云何佛記邊 由法如此深
於凡秘不說 說世如幻化 是佛甘露教
譬如幻化像 生滅尚可見 此像及生滅
實義檢非有 世間如幻化 生滅可見尔
世間及生滅 約實義皆虛 幻像无從來
去亦无有處 但迷衆生心 由實有不住
世體過三世 若尔世何實 誰言說有无
有无實無義 故佛約四句 不記說世間
由有无皆虛 此虛不虛故 是身不淨相
鹿證智境界 恒數數所見 尚不入心住
況正法微細 甚深无依底 難證於散心
云何可易入 故佛初成道 捨說欲涅槃
由見此正法 甚深故難解 若法非正了
即害不聰人 由不如執此 墮邪見穢坑
人識法不明 由自高輕法 起謗壞自身

下首墮地獄 辟如勝飲食 偏用遭危害
若如理量食 得壽力強樂 若偏解正法
遭苦亦如此 若能如理解 感樂及菩提
智人於正法 捨謗及邪執 於正智起用
故成如意事 由不了此法 人起長我見
因此造三業 次生善惡道 乃至未證法
能除滅我見 恒敬起正勤 於戒施忍等
作事法為先 及法為中後 謂无虛真理
現來汝不沉 因法現好名 樂臨死无怖
來生受富樂 故應恒事法 唯法是正治
因法天下愛 若主感民愛 現來不被誑
若非法治化 主遭尸獸惡 由世間憎惡
現來不歡喜 王法欺誑他 是大難惡道
惡智邪命論 云何說為正 若人專誑他
云何說正事 因此於万生 恒遭他欺誑
若欲使恣憂 捨失取其德 已利由此圖
即令恣憂惱 約施及愛語 利行與同利
願汝攝世間 因此弘正法 王若一實語
如生民堅信 此如尊妄語 不起他安信
實意起无違 流靡能利他 是說名實語
翻此為妄言 一捨財若明 如能隱王失
如此主恠賄 能害王衆德 若王靜諸惡
德深人愛重 因此教明王 故應事寂靜

由智王難動 自了不信他 永不遭欺誑
故決應修智 依諦捨靜智 王則具四善
如四德正法 人天所讚歎 能伏說清淨
由智悲无垢 恒共智人集 王法智生長
善說人難得 聽善言亦難 第三人寂勝
能疾行善教 若善非所愛 已知應疾修
如藥味雖苦 樂差應強服 壽无病王位
恒應思无常 次生獸怖想 後專心行法
見決定應死 死從惡見苦 智人為現樂
故不應作罪 見一念无怖 若見後時畏
若一念心安 去何後不畏 由酒遭他輕
損事減身力 由癡行非事 故智人斷酒
圍碁等嬉戲 生貪瞋憂詭 誑妄惡口因
故應恒遠離 姪逆過失生 由想女身淨
尋思女身中 實无一毫淨 女口涎唾器
齒舌垢臭穢 鼻臭由淡派 日次種類處
腹屎尿膈噎 餘身骨肉聚 癡人迷可厭
故貪著此身 根門寂臭穢 是獸惡身因
於中若生愛 何緣得離欲 譬如屎尿噎
猪好在中戲 於身不淨門 多欲戲亦尔
此門所以生 為棄身土穢 癡人邪愛著
不顧己善利 汝自見一分 屎尿等不淨
此聚說名身 云何汝生愛 赤白為生種

廁汁所滋養如知身不淨何意苦生愛
穢聚可憎惡臭濕皮纏裹若能處中卧
則愛著女身若可愛可憎衰老及童女
女身皆不淨汝何處生欲設糞聚好色
軟滑相端正起愛則不應愛女身亦尔
内臭極不淨外皮所覆藏是死屍種性
云何見不知皮不淨如衣不可暫解浣
云何穢聚皮可揩時汰淨盡瓶滿糞穢
外飾若汝憎此身穢種滿云何汝不厭
若汝憎不淨云何不惡身香花鬘飲食
本淨而能汙如汝併憎惡於自他糞穢
云何汝不厭自他不淨身如女身不淨
自身穢亦尔是故離欲人於内外相稱
九門流不淨自證自浣濯若不知不淨
而造愛欲論希有極无知無慙及輕他
於寂不淨身何方利益汝多衆生因此
无明覆其心為塵欲結怨如狗鬪爭糞
如搔癢謂樂不癢寂安樂如此有欲樂
无欲人寂樂若汝思此義離欲不得成
由思欲輕故不遭婬逸過從獵感短壽
怖苦重逼惱未來決受此故應堅行悲
何人若他見生彼極驚怖辟糞穢汙身
流出毒惡地是人若至彼衆生得安樂

辟夏月大雲田夫見欲雨故汝捨惡法
決心修善行為自他俱得无上菩提果
是菩提根本心堅如山王因十方際悲
及無二依智大王汝諦聽此因我今說
感三十二相能莊嚴汝身支提聖尊人
供養恒親侍手足實相輪當成轉輪王
手足滑柔軟身大七處高由施美飲食
於他等豐足身圓滿端直指足跟圓長
汝當感長壽由悲濟死囚大王堅持法
令清淨久住由此足安平當得成菩薩
行布施愛語利行及同利由此指細密
手足八十文脚踏高可愛旋毛端向上
由長不棄背本所受持法由恭敬施受
明處及工巧故得鹿王膊及聰明大智
他求自有物我疾能惠施由此臂膺大
得為世化主親愛若別離菩薩今和集
此感陰藏相恒服慙著衣常施樓殿具
細軟可愛色故感天色身潤滑光微妙
由施无上護如理順尊長感一孔一毛
白毫端嚴面常說善愛語又能順正教
上身如師子頭圓喻甘淨者病給醫藥
或令他養護故得腋下滿千脉別百味
於自他法事常能為端首頂骨鬱足沙

橫堅頓匿瞿由長時巧說實美滑善言
得八相梵音及舌根脩廣已知事實利
數數為他說得好如師子面門方可愛
由尊他不輕隨順行正理齒白齊必勝
譬若真珠行由數習此言謂實不兩舌
故具四十齒平滑堅道淨由瞻視衆生
滑无貪瞋癡眼珠青滑了瞋瞋如牛王
由如此略說大人相及因轉輪王菩薩
美飾汝應知隨相有八十從慈悲流生
大王我不說為避多文辭雖諸轉輪王
同有此相好淨明及可愛終不逮如來
從菩薩善心一念中一分輪王相好因
尚不能等此一人萬億劫修善根生長
於佛一毛相此因亦不感諸佛與輪王
相中一分等譬如瑩與日於光微有似
實行王正論菩提資糧品第三
諸佛大相好從難思福生我今為汝說
依大乘阿舍一切緣覺福有學无學福
及十方世福福如世難量此福更十倍
感佛一毛相九万九千毛一一福皆尔
如此衆多福生佛一切毛復更百倍增
方感佛一好如是如是多二好得成
乃至滿八十隨飾一大相如是福德聚

能感八十好 合更百倍增 感佛一大相
如是多福德 能感三十相 復更百倍增
感毫如滿月 能感白毫福 復更千倍增
此福感難見 頂上鬱尸沙 如此无量福
方便說有量 於一切十方 如說十倍世
諸佛色身因 尚如世無量 況佛法身因
而當有邊際 世間因雖小 若果大難量
佛因既无量 果量云何思 諸佛有色身
皆從福行起 大王佛法身 由智慧行成
故佛福慧行 是菩提正因 故願汝恒行
菩提福慧行 於成菩提福 汝莫墮沉憂
有理及阿舍 能令心安信 如十方无邊
空及地水火 有苦諸衆生 彼无邊亦尔
此无邊衆生 菩薩依大悲 從苦而拔濟
願彼般涅槃 從發此堅心 行住及卧覺
或時小放逸 无量福恒流 福量如衆生
恒流无間隙 因果既相稱 故菩提不難
時節及衆生 菩提與福德 由此四無量
菩薩堅心行 菩提雖无量 因前四无量
修福慧二行 云何難可得 福慧二種行
如此无邊際 菩薩身心苦 故疾得消除
惡道飢渴等 身苦惡業生 菩薩永離惡
行善苦不生 欲瞋怖畏等 心苦從癡生

由依无二智 菩薩離心苦 有苦時老促
難忍何況多 无苦時長遠 有樂去何難
身苦永不有 假說有心苦 悲世間二苦
故恒住生死 故菩提長時 智人心不沉
為滅惡生善 是时无間修 貪瞋及无明
願汝識捨離 无貪等衆善 知應恭敬修
由貪生鬼道 由瞋墮地獄 由癡入畜生
翻此感人天 捨惡及修善 此法是樂因
若是解脫法 由智捨二執 佛像及支提
殿堂并寺廟 寂勝多供具 汝應敬成立
坐寶蓮花上 好色微妙盡 一切金寶種
汝應造佛像 正法及聖衆 以命色事護
金寶網繖蓋 奉獻覆支提 金銀衆寶花
珊瑚琉璃珠 帝釋青大青 金剛貝支提
能說正法人 以四事供養 六和敬等法
常應勤修行 於尊恭敬聽 勤事而侍護
菩薩必應行 亡後亦供養 於天外道衆
不應親事礼 因无知邪信 莫事惡知識
佛阿含及論 書寫讀誦施 亦惠紙筆墨
汝應修此福 於國起學堂 雇師供學士
興建永基業 汝行為長慧 解醫巧曆數
皆為立田疇 潤老小病苦 於國有濟益
起諸道伽藍 園塘湖亭屋 於中給生具

草蓐飲食薪於小大國土應起寺亭館
遠路乏水漿造井池施飲病苦无依貧
下姓怖畏等依慈悲攝受勤心安立彼
隨時新飲食果菜及新穀大衆及湏者
未施莫先用屣繖瓶鈎鐺針縫及扇等
釜提寢息具應施寺亭館三果及三辛
蜜糖酥眼藥恒應安息省書呪及藥方
塗首身藥油澡盤燈麩果水器及刀斧
應給亭館中米穀麻飲食糖膏等相應
恒置陰涼處及淨水滿器於蟻鼠穴門
飲食穀糖等願令可信人日日分布散
如意前後食恒施於餓鬼狗鼠鳥蟻等
願汝恒施食灾疫飢餓時水旱及賊難
國敗湏濟度願汝恒拯恤田夫絕農業
願給糧種具隨時蠲租稅輕微受調餒
施物濟貧債出息不長輕直防許休偃
以時接賓客境內外劫盜方便斷令息
隨時遺賁侶平物價鈎調八座等判事
自如理觀察事能利万姓恒恭敬修行
應作何自利如汝恒敬思利他云何或
如此汝意思地水風火等草藥及野樹
如此或暫時受他无尋策七步須起心
為捨門外財菩薩福德成難量如虚空

童女好色嚴惠施求得者故獲陀羅尼
能持一切法愛色具莊嚴并一切生具
施八万童女釋迦佛昔時光明種種色
衣服莊嚴具花香等應施依悲惠求者
若人離此緣於法无安行則應施與之
過此後莫患毒亦許施彼若此能利他
甘露不許施若此損害他若地齒人指
佛亦聽則除或佛教利他逼惱亦可
固謹持正法及能說法人恭敬聽受法
或以法施他莫愛世讚歎恒樂出俗法
如立自體德於他亦如此於聞莫知足
及思修實義於師報恩施應敬行莫悛
莫讀外邪論但起諍慢故不應讚自德
然德亦可讚莫顯他密事及惡心兩舌
自於他有過如理觀悔露若由此過失
智者訶責他自須離此失有能拔濟他
他辱已莫瞋即觀宿惡業莫報對他惡
為後不受苦於他應作恩莫希彼報答
唯自應受苦共求衆受樂若得大富貴
自高不應作遭枉如餓鬼莫起下悲行
假設失王位或死由實言亦恒說此語
无實利默然如言如此行願汝堅行善
因此好名遍自在成勝量應作熟簡擇

後則依理行 莫由信他作 須自了實義
若依理行善 好名遍十方 三侯續不斷
王富樂轉大 死緣百一種 壽命因不多
此因或死緣 故恒應修善 若人恒行善
是所得安樂 於自他若等 此善樂圓足
依法為性人 卧覺常安樂 夢中見善事
由內无過惡 若人養父母 恭奉自家尊
恭善人用財 忍辱有大度 軟語不兩舌
實言同止樂 此九天帝因 盡壽應修行
由昔行九法 天主感帝位 時時處法堂
至今恒說此 一日三時施 美食三百器
福不及剎那 行慈百分一 天人等愛護
日夜受喜樂 免然火毒故 是行慈現果
无功用獲財 後生於色界 得慈十功德
若人未解脫 教一切衆生 堅發菩提心
菩薩德如山 菩提心牢固 由信離八難
因戒生善道 數修真如空 得善无放逸
无諂得念根 恒思得慧根 恭敬得義理
護法感宿命 布施聽聞法 或不障他間
疾得如所愛 與佛相值遇 無貪作事成
不慳財物長 離慢相上品 法忍得捨持
由行五實施 及惠无怖畏 非諸罵能辱
故感大勝力 支提列燈行 幽闇秉火燭

布施續明油 故得淨天眼 供養支提時
即設鼓聲樂 鬘鬘等妙音 故獲淨天耳
於他失默然 不談人德闕 隨順護彼意
故得他心智 由施從舟乘 運致羸乏人
恭謹瞻尊長 故獲如意通 令他憶法事
及正法句義 或淨心施法 故感宿命智
由知真實義 謂諸法无性 故得第六通
寂勝是流盡 平等悲相應 由修如實智
故自得成佛 恒解脫衆生 由種種淨願
故佛土清淨 衆寶獻文提 故放无邊光
如此業及果 已知義相應 故應修利他
即菩薩自利

實行王正論正教王品第四

王若行非法 或作非道理 事王人亦讚
故好惡難知 亦有世間人 非愛善難教
何況大國王 能受善人語 我今愍念汝
及悲諸世間 故我善教汝 實益若非愛
真消有義利 依時由慈悲 佛令教弟子
故我為汝說 若聽聞實語 應住於无瞋
可取必須受 如浴受淨水 我今說善言
現來有利益 汝知應受行 為自及於世
由昔施貧苦 故今感富財 因貪不知恩
廢施无更得 世間唯路糧 不雇无人負

由施供下品 未來荷百倍 願汝發大心
恒興建大事 若行大心事 是人得大果
小意陞劣王 心願未曾觸 好名吉祥事
三寶依應作 望王后等毛 若事非汝法
死亦起惡名 王不作寂勝 廣大事能起
大人希有用 能障下人願 以命成此事
无自在棄物 隻身入未來 若於法安財
前至逆相待 先帝諸產業 棄本属新王
能為前三生 法樂好名不 用財受現喜
若施感來樂 非此二唐失 唯生苦无歡
將終欲行施 臣号失自在 柞絕故捨愛
隨新王樂欲 若捨一切物 汝今安弘法
亦常在死緣 譬如風中燈 先諸王所起
平等功德處 謂天神廟堂 願如本修理
離彼常行善 持戒愛客舊 巧增財无諍
勤力恒修善 清淨无積聚 不捨於他事
安立為導首 受彼功德藏 盲痴根不具
可悲句无依 於唐不得遮 平等與彼食
道德无求人 或住餘王界 供事亦相似
應作无此彼 於一切法事 應立勤力人
無貪聰智善 不侵法畏罪 了正論行善
親愛四親淨 美語不怯弱 上姓能持戒
識恩知他苦 如理巧決斷 八人牙相著

為國立八座 柔和有大度 膽勇甚愛王
堅實能用財 无放逸恒善 熟思所作事
能別十二輪 常行四方便 應立為大臣
持法戒清淨 了事有幹用 能生長護財
解義巧書竿 於他心事等 畏罪親愛三
富財多眷屬 宜立為職掌 月月應問彼
一切財出入 問已法事等 喜心善教誨
為法處王位 不求名欲塵 王位勝有利
異此則不如 大王即世間 多手相食噉
立法王位義 汝諦聽我說 長老於三處
上族解是非 畏惡多相順 願彼看王事
罰繫鞭杖等 若彼依理行 王恒潤大悲
於彼更施恩 為利一切人 應恒起慈心
若彼取重惡 亦應主大悲 重惡極害心
必於彼行悲 彼即是悲器 正行人悲境
貧人若被駐 五日須放散 餘人亦如理
隨一莫拘留 若於一人所 起長繫駐心
隨人生不護 因此惡恒流 乃至彼未散
雖繫亦安樂 莊飾浣飲食 藥扇等相應
王欲他成器 依悲立善教 善惡人皆同
不由瞋及欲 熟思實知己 人增起又逆
不煞不過彼 願王擯他上 看自家如怨
由叅人淨眼 恒念无放逸 願作如法事

賞重加供養有恩人令得如忍德勝負
報償亦如是將接為饒花賞施為大果
王樹忍辱影民鳥遍依事王持戒能施
有威得物心譬如沙糖丸香刺味相雜
若王依道理愚法則不行无難無非法
恒有法歡樂不從昔世引不可將入來
王位從法得為位莫壞法王位如肆家
若傳如所價為不更求得此用汝應行
王位如肆家王傳如所價為欲更求得
此用應修行轉輪王得地或具四天下
但身心二樂餘富貴皆虛但對治衆苦
謂身喜樂受心樂是想類皆分別所作
對治苦為體及分別為類世間一切樂
虛故无真實洲處土居止坐處及衣等
飲食卧具乘妻為馬用一若心隨一緣
即由彼生樂餘境非緣故是時虛无用
五根緣五塵若心不分別雖復得成塵
不由此生樂此塵根所緣餘則非能所
故所餘根塵真實无有義此塵根所緣
心取過去相分別起淨想於彼生樂受
一塵心所緣心塵不同世既離心非塵
離塵亦非心以父母為因汝說有子生
如此緣眼色說有識等生去來世根塵

不成由无義 不出二世故 現塵根无義
如眼見火輪 由根到亂故 於現在塵中
根緣塵亦尔 五根及境界 是四大塵類
一一大虛故 塵根亦不有 若大各離成
離薪火應然 若離无別體 塵亦同此判
四大二義虛 故不成和同 既實无和同
故色塵不成 識受想及行 一一體不成
不合乘緣生 非有故无合 如分別喜樂
緣苦對治成 如此所計苦 因樂壞故成
於樂和合愛 緣无相則滅 於苦遠離貪
由此觀不生 若依世言說 心為能見者
不然離前見 能見不成故 觀行觀世間
如幻實不有 无取無分別 般涅槃如火
菩薩見如此 於菩提不退 由大悲引故
後相續至佛 諸菩薩修道 佛說於大乘
无智憎嫉人 自害撥不受 不識功德失
於德起失想 或憎嫉勝利 故人謗大乘
若知罪損他 功德能利益 故說誹謗人
不識憎嫉善 由不觀自利 一味利益他
大乘眾德器 故謗人灰粉 信人由僻執
不信由嫉憎 信人謗尚燒 何況瞋妬者
合毒為治毒 如醫方所說 苦滅惡亦尔
此言何相違 諸法心先行 以心為上首

以苦滅他惡 善心人何過 苦來若能利
應取何況樂 或於自及他 此是本首法
由能棄小樂 後若見大樂 智人捨小樂
觀於後大樂 若不忍此言 醫師施苦樂
犯罪不可恕 故汝義不然 或見事不宜
智者由義行 或制或開許 此義處處有
諸菩薩威儀 悲為先智成 大乘說如此
何因可誹謗 无知故沉沒 上乘廣深義
故誹謗大乘 成自他怨家 施戒忍精進
定智慧為體 佛說大乘介 有何邪說漏
由施戒利他 忍進為自利 定慧脫自他
略攝大乘義 略說佛正教 謂解脫自他
此六度為藏 何人能撥此 福慧為種類
佛說菩提道 立此名大乘 癡盲不能忍
如空難思量 福慧行成故 諸佛德難思
於大乘願忍 大德舍利弗 佛戒非其境
故佛德難思 云何不可忍 於大乘无生
小乘說空滅 无生滅一體 自義莫違反
真空及佛德 若如法簡擇 大小兩乘教
於智人何諍 佛不了義說 非下人易解
一三乘說中 護自體莫傷 若捨无非福
若憎惡无善 若欲愛自身 大乘不應謗
菩薩願及行 迴向等彼無 若依小乘介

云何成菩薩 菩薩道四依於小乘不說
何法佛所修而說能勝彼約依諦助道
佛與彼若同修因既不異云何果殊越
菩提行捨別小乘中不說於大乘具辯
故智應信受如毘伽羅論先教學字母
佛立教如此約受化根性有處或說法
今彼離眾惡或為成福德或具依前二
或為遣此二甚深怖劣人或深悲為上
為他成菩提是故聰明人應捨憎大乘
當起勝信受為得无等覺由信受大乘
及行大乘教故成无上道中間種種樂
施戒及忍辱多為在家說此法悲為上
願汝修成性由世不平等王位若乘法
為好名及法事及出家勝

實行王正論出家正行品第五

初學出家人敬心修禁戒於木叉毗尼
多學破立義次起正勤心捨離屢類惑
數有五十七諦聽我當說恠謂心相違
恨是結他失覆惡罪名秘及著惡顯善
張他名欺誑諂謂曲心續嫉於他德憂
恠心怖畏捨無著及无慙於自他無耻
不下不敬他動亂瞋方便醉謂不計他
放逸不修善慢類有七種我今當略說

若人起分別從下下等從下及等勝
說此惑為慢下人計自身不如於等人
說此名下慢由自下等類下人高自身
與勝人平等此惑名高慢由自高等勝
下人計自己勝於勝類人說此名過慢
如癰上起泡於五種取陰自性空无人
由癡故計我說此名我慢實未得聖道
計自身已得由修偏道故說名增上慢
若人由作惡而計自身勝兼復撥他德
說此名邪慢我今无復用或能下自體
此亦名下慢但緣自體起為求利養讚
故守攝六根能隱貪欲意此惑名貢高
為得利供養於他起愛語此惑緣世法
說此名謝言為欲得彼物若讚美此財
說名為現相能示自心故為欲得所求
現前非撥他說名為訶責能伏彼令順
由施欲求利或讚彼先德說名利求利
此五邪命攝若人緣他失心數種種誦
說名為惜隘此或習恨心驚怖不能安
由无知及病於下履自具毀訾及懈著
欲瞋癡汙想說名種種相不如現觀察
說名非思惟於正事懈怠說名不恭敬
於師无尊心說名不尊重上心欲所起

於外名堅著 上心堅欲生 取重名遍著
自財生長欲 无足心名貪 受著於他物
是名不等欲 於非境女人 求得非法欲
自无德顯德 說名為惡欲 離知足恒求
說此名大欲 願他知我德 說名為識欲
不能安苦受 說名為不忍 於師尊正事
邪行名不貴 如法善言教 輕慢名難語
於親人愛著 思惟名親覺 由欲於方處
思得名土覺 不慮死怖畏 說名不死覺
由真實功德 願他尊重我 此思緣他識
說名順覺覺 由愛及憎心 思自益損他
緣自及餘人 說名害他覺 憂憶染汙心
无依名不安 身沉說名極 遲緩名懈怠
由隨上心惑 由發身名頻 身乱不節食
說名為食醉 身心極疲羸 說名為下劣
貪愛於五塵 說名為欲欲 於他損害意
從九因緣生 三時疑灾橫 說名為瞋恚
由身心重故 事无能名弱 心晦說名睡
身心掉名動 由惡事生悔 憂後焦然名
於三寶四諦 猶豫說名疑 若出家菩薩
須離此麤類 若能免此惡 對治德易生
此中諸功德 菩薩應修治 謂施戒及忍
勤定慧悲等 捨自物名施 起利他名戒

解脫瞋名忍 攝善名精進 心寂靜名定
通真義名智 於一切衆生 一味利名悲
施生富戒樂 忍愛勤焰熾 定靜智解脫
悲生一切利 此七法若成 俱得至究竟
難思智境界 今到世尊位 如於小乘中
說諸聲聞地 於大乘亦介 說菩薩十地
初地名歡喜 於中喜希有 由三結滅盡
及生在佛家 因此地果報 現前修施度
於百佛世界 不動得自在 於剎浮等洲
為大轉輪王 於世間恒轉 寶輪及法輪
第二名无垢 身口意等業 十種皆清淨
自性得自在 因此地果報 現前修戒度
於千佛世界 不動得自在 仙人天帝釋
能除天愛欲 天魔及外道 皆所不能動
第三名明焰 寂慧光明生 由定及神通
欲瞋惑滅故 因此地果報 現前修忍辱
於万佛世界 不動得自在 作夜摩天帝
滅身見習氣 一切邪師執 能破能正教
第四名燒然 智火光焰生 因此地果報
精進度現前 多修習道品 為滅惑生道
塊率随天主 除外道見戒 由得生自在
於十方佛土 往還无障碍 餘義如前地
第五名難勝 魔二乘不及 聖諦微細義

證見所生故 因此地果報 定度得現前
為化樂天主 迴二乘向大 第六名現前
正向佛法故 由數習定慧 證得滅圓滿
因此地果報 般若度現前 他化自在天
能教真俗諦 第七名遠行 遠行數相續
於中念念得 无生及無滅 因此地果報
方便智現前 得為大梵王 能通第一義
證方便勝智 六度生无間 於三乘世俗
為寂第一師 童子地不動 由不出真觀
无分別難思 非身口意境 因此地果報
願度常現前 勝遍光梵王 淨土等自在
二乘等不及 於真俗一義 俱修動靜故
行二利无間 第九名善慧 法王太子位
此中智寂勝 由通達四辯 因此地果報
力度常現前 為遍淨梵王 四荅難无等
第十名法雲 能雨正法雨 沸光水灌身
受佛灌頂位 因此地果報 智度常現前
為淨居梵王 大自在天王 智慧境難思
諸佛秘密藏 得具足自在 後生補處位
如此菩薩地 十種我已說 佛地與彼異
具勝德難量 此地但略說 十力等相應
隨此一一力 難量如虛空 如此等可言
諸佛无量德 如十方虛空 及地水火風

諸佛无量德於餘人難信若不見此因
難量如此果為此因及果現前佛支提
日夜各三遍願誦二十偈諸佛法及僧
一切諸菩薩我頂礼歸依餘可尊敬
我離一切惡攝持一切善衆生諸善行
隨喜及順行頭面礼諸佛合掌勸請住
願為轉法輪窮生死後際從此行我德
已作及未作因此願衆生皆發菩提心
度一切障難圓滿无垢根具淨命相應
願彼自在事一切具无邊與寶手相應
窮後際无盡願衆生如此願一切女人
皆成勝丈夫恒於一切時明足得圓滿
勝形貌威德好色他愛見无病力辦具
長壽願彼然解脫諸苦畏一向歸三寶
於方便善巧佛法為大財慈悲喜淨
恒居四梵住施戒忍精進定智所莊嚴
圓滿福慧行相好光明照願彼難思量
行十地无尋與此德相應餘德所莊嚴
解脫一切過願我愛衆生圓滿一切善
及衆生所樂能除他衆苦願我恒如此
若他有怖畏一切時及處由唯憶我名
得脫一切苦敬信我及瞋若見及憶持
乃至聞我名願彼定菩提願我得五通

恒隨一切生願我恒能生衆生善及樂
若他欲作惡於一切世界願遍斷彼惡
如理令修善如地水火風野藥及林樹
如他欲受用願我自忍受願我所愛
如念自壽命願我念衆生万倍勝自愛
願彼所作惡於我果報熟是我所行善
於彼果報熟一人未解脫於有隨生道
願我為彼住不先取菩提能如此修行
福德若有體於恒沙世界其功不可量
佛世尊自說如此因難量衆生界无量
利益願亦尔此法我略說能生自他利
願汝愛此法如愛念自身若人愛此法
是實愛自身是所愛應憎此憎由法成
故事法如身事行如事法如行事慧然
如慧事智者淨順有智慧伏他說正理
由自惡疑他此人損自事是諸善知識
汝應知略相知足慈悲戒智慧能滅惡
善友應教汝汝知敬順行由内外勝德
汝必至勝處實誓說愛言樂性不可動
正事增諂曲願汝自易教已捨无有悔
有焰熾心寂无懈緩掉動不貢高和同
願清涼如月有熾盛如日甚深如大海
堅住如山王一切果所離衆德所莊嚴

衆生所受用願汝一切智我不但為王
說如此善法如理為餘人由欲利一切
大王此正論汝日日諦聽為令自及他
得无上菩提勝戒敬尊長忍辱无嫉妬
不恡財知足救濟墮難事能行善惡人
攝持及制伏弘護佛正法求菩提應行

寶行王正論一卷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寶行王正論 第三張則

大乘五蘊論一卷

則

世親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如薄伽梵略說五蘊一者色蘊二者受蘊三者想蘊四者行蘊五者識蘊云何色蘊謂四大種及四大種所造諸色云何四大種謂地界水界火界風界云何地界謂堅強性云何水界謂流濕性云何火界謂溫燥性云何風界謂輕等動性云何四大種所造諸色謂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色聲香味所觸一分無表色等云何眼根謂色為境清淨色云何耳根謂聲為境清淨色云何鼻根謂香為境清淨色云何舌根謂味為境清淨色云何身根謂所觸為境清淨色云何為色謂眼境界顯色形色及表色等云何為聲謂耳境界執受大種因聲非執受大種因聲俱大種因聲云何為香謂鼻境界好香惡香及所餘香云何為味謂舌境界甘味酢味鹹味辛味苦味淡味

云何為所觸一分謂身境界除四大種餘所造觸滑性涩性重性輕性冷飢渴等云何名為無表色等謂有表業及三摩地所生色等無見无對云何受蘊謂三領納一苦二樂三不苦不樂樂謂滅時有和合欲苦謂生時有乖離欲不苦不樂謂无二欲云何想蘊謂於境界取種種相云何行蘊謂除受想諸餘心法及心不相應行

云何名為諸餘心法謂彼諸法與心相應彼復云何謂觸作意受想思欲勝解念三摩地慧信慙愧无貪善根无瞋善根无癡善根精進輕安不放逸捨不害貪瞋慢无明見疑忿恨覆惱嫉慳誑諂憍害无慙無愧昏沉掉舉不信懈怠放逸忘念散亂不正知惡作睡眠尋伺

是諸心法五是遍行五是別境十一是善六是煩惱餘是隨煩惱四是不決定

云何為觸謂三和合分別為性云何作意謂能令心發悟為性云何為思

謂於功德過失及俱相違令心造作
意業為性云何為欲謂於可愛事希
望為性云何勝解謂於決定事即如
百了印可為性云何為念謂於串習事
令心不忘明記為性云何三摩地謂
於所觀事令心一境不散為性云何
為慧謂即於彼擇法為性或如理所
引或不如理所引或俱非所引
云何為信謂於業果諸諦實中極正
符順心淨為性云何為慙謂自增上及
法增上於所作罪者耻為性云何為愧
謂世增上於所作罪者耻為性云何
无貪謂貪對治令深厭患无著為性
云何无瞋謂瞋對治以慈為性云何
无癡謂癡對治以其如實正行為性
云何精進謂懈怠對治心於善品勇
悍為性云何輕安謂嚴重對治身心
調暢堪能為性云何不放逸謂放逸
對治即是无貪乃至精進依止此故
捨不善法及即修彼對治善法云何
為捨謂即无貪乃至精進依止此故
獲得所有心平等性心正直性心無
發悟性又由此故於已除遺染汙法

中無染安住云何不害謂害對治以悲為性

云何為貪謂於五取蘊染愛耽著為性
云何為瞋謂於有情樂作損害為性
云何為慢所謂七慢一慢二過慢三慢
過慢四我慢五增上慢六卑慢七邪
慢云何慢謂於劣計已勝或於等計
已等心高舉為性云何過慢謂於等
計已勝或於勝計已等心高舉為性
云何慢過慢謂於勝計已勝心高舉
為性云何我慢謂於五取蘊隨觀為
我或為我所心高舉為性云何增上
慢謂於未得增上殊勝所證法中謂
我已得心高舉為性云何卑慢謂於
多分殊勝計已少分下劣心高舉為
性云何邪慢謂實无德計已有德心
高舉為性云何无明謂於業果及諸
實中無智為性此復二種所謂俱生
分別所起又欲經貪瞋及欲經無明
名三不善根謂貪不善根瞋不善根
癡不善根云何為見所謂五見一薩
迦耶見二邊執見三邪見四見取五
戒禁取云何薩迦耶見謂於五取蘊

隨觀為我或為我所染汙慧為性云
何邊執見謂即由彼增上力故隨觀
為常或復為斷染汙慧為性云何邪
見謂或謗因或復謗果或謗作用或
壞善事染汙慧為性云何見取謂即
於三見及彼所依諸蘊隨觀為寂為
上為勝為極染汙慧為性云何戒禁
取謂於戒禁及彼所依諸蘊隨觀為
清淨為解脫為出離染汙慧為性云
何為疑謂於諦等猶豫為性諸煩惱
中後三見及疑唯分別起餘通俱生
及分別起

云何為忿謂遇現前不饒益事心損
惱為性云何為恨謂結怨不捨為性
云何為覆謂於白罪覆藏為性云何
為惱謂發暴惡言尤蛆為性云何為
嫉謂於他盛事心妬為性云何為慳
謂施相違心慳為性云何為誑謂為
誑他詐現不實事為性云何為諂謂
覆藏自過方便所攝心曲為性云何
為憍謂於自盛事染著倨傲心恃為
性云何為害謂於諸有情損惱為性
云何無慙謂於所作罪不自羞耻為

性云何無愧謂於所作罪不羞耻他
為性云何惛沉謂心不調暢无所堪
能蒙昧為性云何掉舉謂心不寂靜
為性云何不信謂信所對治於業累
等不正信順心不清淨為性云何懈
怠謂精進所治於諸善品心不勇猛
為性云何放逸謂即由貪瞋癡懈怠
故於諸煩惱心不防護於諸善品不
能修習為性云何失念謂染汙念於
諸善法不能明記為性云何散亂謂
貪瞋癡分心流蕩為性云何不正知
謂於身語意現前行中不正依住
為性

云何惡作謂心變悔為性云何睡眠謂
不自在轉心極昧略為性云何為尋
謂能尋求意言分別思慧差別令心
麁為性云何為伺謂能伺察意言分
別思慧差別令心細為性云何心不
相應行謂依色心心法分位但假建
立不可施設決定異性及不異性彼
復云何謂得无想等至滅盡等至无
想所有命根眾同分生老住無常名
身句身文身異生性如是等類

云何為得謂若獲老成就此復三種
謂若種子若自在若現前如其所應
云何無想等至謂已離遍淨貪未離
上貪田出離想作意為先不恒現行
心心法滅為性

云何滅盡等至謂已離无所有處貪
從第一有更求勝進由止息想作意
為先不恒現行及恒行一分心心法
滅為性云何無想所有謂无想等至
果無想有情天中生已不恒現行心
心法滅為性云何命根謂於眾同分
中先業所引住時決定為性云何眾
同分謂諸有情自類相似為性云何
為生謂於眾同分中諸行本无今有
為性云何為老謂即如是諸行相續
變異為性云何為住謂即如是諸行
相續隨轉為性云何無常謂即如是
諸行相續謝滅為性云何名身謂諸
法自性增語為性云何句身謂諸法
差別增語為性云何文身謂諸字為
性以能表章前二種故亦名為顯由
與名句為所依止顯了義故亦名為
字非差別門所變易故云何異生性
謂於諸聖法不得為性如是等類已

說行蘊

云何識蘊謂於所緣境了別為性亦名心意由採集故意所攝故取勝心者謂阿賴耶識何以故由此識中諸行種子皆採集故又此行緣不可分別前後一類相續隨轉又由此故從滅盡等至無想等至无想所有起者了別境名轉識還生待所緣緣差別轉故數數間斷還復轉故又令生死流轉旋還故阿賴耶識者謂能攝藏一切種子故又能攝藏我慢相故又復緣身為境界故即此亦名阿陀那識能執持身故取勝意者謂緣阿賴耶識為境恒與我癡我見我慢及我愛等相應之識前後一類相續隨轉除阿羅漢果及與聖道滅盡等至現在前位

問以何義故說名為蘊答以積聚義說名為蘊謂世相續品類趣處差別色等總略攝故

復有十二處謂眼處色處耳處聲處鼻處香處舌處味處身處觸處意處法處眼等五處及色聲香味處如前

已釋言觸處者謂四大種及前所說
所觸一分言意處者即是識蘊言法處
者謂受想行蘊无表色等及與無為
云何无為謂虛空无為非擇滅无為
擇滅无為及真如等云何虛空謂若
容受諸色云何非擇滅謂若滅非離
繫此復云何謂離煩惱對治而諸蘊
畢竟不生云何擇滅謂若滅是離繫
此復云何謂由煩惱對治故諸蘊畢
竟不生云何真如謂諸法法性法無
我性

問以何義故名為處耶答諸識生長
門義是處義

復有十八界謂眼界色界眼識界耳
界聲界耳識界鼻界香界鼻識界
舌界味界舌識界身界觸界身識界
意界法界意識界

眼等諸界及色等諸界如處中說六
識界者謂依眼等根緣色等境了別
為性言意界者謂即彼无間滅等為
欲顯示第六意識及廣建立十八界故
此是色蘊即十處十界及法處法界一
分識蘊即意處及七心界餘三蘊及

色蘊一分并諸無為即法處法界
問以何義故說名為界答以能任持
無作用性自相義故說名為界
問以何義故宣說蘊等答為欲對治
三種我執如其次第三種我執者謂
一性我執受者我執作者我執
復次此十八界幾有色謂十界一少
分即色蘊自性

幾無色謂所餘界

幾有見謂一色界

幾無見謂所餘界

幾有對謂十有色界若彼於是處有
所障尋是有對義

幾無對謂所餘界

幾有漏謂十五界及後三少分由於
是處煩惱起故現所行處故

幾無漏謂後三少分

幾欲界繫謂一切

幾色界繫謂十四除香味鼻舌識

幾無色界繫謂後三

幾不繫謂即彼無漏界

幾蘊所攝謂除無為

幾取蘊所攝謂有漏

幾善幾不善幾無記謂十通三種七心界及色聲法界八无記

幾是內謂十二除色聲香味觸及法界幾是外謂六即所除

幾有緣謂七心界及法界少分心有所法

幾無緣謂餘十及法界少分

幾有分別謂意界意識界法界少分幾執受謂五內界及四界少分謂色香味觸

幾非執受謂餘九四少分

幾同分謂五內有色界由與自識等境界故

幾彼同分謂即彼自識空時與自類等故

大乘五蘊論一卷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大唐新譯聖教序

則

皇太后御製

朕聞真空無象非象教無以譯其真
實際無言非言緒無以筌其實是以
龍宮法鏡圓照而於三千鷲嶺玄門
方廣周於百億師無師之智必藉修
多學無學之宗終資祇夜自金人感
夢寶偈方傳貝葉靈文北天之訓逾
遠貫花微旨西秦之譯更新大乘小
乘逗根機而演教半字滿字逐權實
而相曉 敬唐之御寓載叶昌期
代傳 三聖年將七十舜河與定
水俱清堯燭與慈燈並照緇衣西上
寧唯法顯之派白馬東來豈直摩騰
之輩大弘釋教諒屬茲辰朕爰自幼
齡歸心彼岸務廣三明之路思崇八
正之門往者夙邁閑凶遠違嚴蔭近
以孝誠無感復背慈顏露草之悞日
深風樹之悲鎮切凡是二親之所蓄用
兩京之所舊居莫不惣結招提之宇
咸充無盡之藏仍集京城大德等凡有
十人共中天竺國三藏法師地波訶羅
於西太原寺同譯經論法師等並業

隣初地道架弥天為佛法之棟梁乃
慧海之舟楫前後翻譯凡有十部以
垂拱元年歲次大梁月旅夷則汗青
方就裝縑畢切甘露之旨既深大雲
火之義自明寫瓶之辯逾濶朕以虛
昧欽承 願託常願紹隆三寶安大
寶之鴻基發揮八聖國先聖之不業
所以四句微言極提河之深致一音妙
義盡菴園之奧旨擊大法鼓響振於
無間吹大法蠶聲通於有頂為閤室
之明炬實昏衢之慧月菩提了義其
在茲乎部帙條流列之於後
大乘廣五蘊論一卷

安慧菩薩造

大唐中天竺國三藏地婆訶羅奉譯

佛說五蘊謂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識
蘊云何色蘊謂四大種及大種所造
色云何四大種謂地界水界火界風
界此復云何謂地堅性水濕性火煖
性風輕性界者能持自性所造色故
云何四大所造色謂眼根耳根鼻根
舌根身根色聲香味及觸一分無表

色等造者因義根者寂勝自在義主義增上義是為根義所言主義與誰為主謂即眼根與眼識為主生眼識故如是乃至身根與身識為主生身識故

云何眼根謂以色為境淨色為性謂於眼中一分淨色如淨醍醐此性有故眼識得生无即不生

云何耳根謂以聲為境淨色為性謂於耳中一分淨色此性有故耳識得生无即不生

云何鼻根謂以香為境淨色為性謂於鼻中一分淨色此性有故鼻識得生无即不生

云何舌根謂以味為境淨色為性謂於舌上周遍淨色有說此於舌上少不遍如一毛端此性有故舌識得生无即不生

云何身根謂以觸為境淨色為性謂於身中周遍淨色此性有故身識得生无即不生

云何色謂眼之境顯色形色及表色等顯色有四種謂青黃赤白形色謂

長短等

云何聲謂耳之境執受大種因聲非執受大種因聲俱大種因聲

諸心心法是能執受蠢動之類是所執受執受大種因聲者如手相擊語言等聲非執受大種因聲者如風林駛水等聲俱大種因聲者如手擊鼓等聲

云何香謂鼻之境好香惡香平等香好香者謂與鼻合時於蘊相續有所順益惡香者謂與鼻合時於蘊相續有所違損平等香者謂與鼻合時无所損益

云何味謂舌之境甘醋鹹辛苦淡等云何觸一分謂身之境除大種謂滑性澀性重性輕性冷飢渴等

滑謂細軟澀謂麤強重謂可稱輕謂反是煖欲為冷觸是冷因此即於因立其果稱如說諸佛出世樂演說正法樂衆僧和合樂同修精進樂精進勤苦雖是樂因即說為樂此亦如是欲食為飢欲飲為渴說亦如是已說七種造觸及前四大十一種等

云何無表色等謂有表業三摩地所
生无見無對色等有表業者謂身語
表此通善不善无記性所生色者謂
即從彼善不善表所生之色此不可
顯示故名无表三摩地所生色者謂
四靜慮所生色等此无表色是所造
性名善律儀不善律儀等亦名業亦
名種子如是諸色略為三種一者可
見有對二者不可見有對三者不可
見無對是中可見有對者謂顯色等
不可見有對者謂眼根等不可見无
對者謂无表色等

云何受蘊受有三種謂樂受苦受不
苦不樂受樂受者謂此滅時有和合
欲苦受者謂此生時有乖離欲不苦
不樂受者謂无二欲無二欲者謂无
和合及乖離欲受謂識之領納

云何想蘊謂能增勝取諸境相增勝
取者謂勝力能取如大力者說名勝力
云何行蘊謂除受想諸餘心法及心
不相應行云何餘心法謂與心相應
諸行觸作意思欲勝解念三摩地慧
信慚愧无貪無瞋无癡精進輕安不

放逸捨不害貪瞋慢无明見疑無慚
无愧昏沉掉舉不信懈怠放逸失念
散乱不正知惡作睡眠尋伺是諸心
法五是遍行此遍一切善不善無記
心故名遍行

五是別境

此五一一於差別境展轉決定性不
相離是中有一必有一切

十一為善六為煩惱餘是隨煩惱四
為不定此不定四非正隨煩惱以通
善及无記性故觸等體性及業應當
解釋

云何觸謂三和合分別為性

三和謂眼色識如是等此諸和合心
心法生故名為觸與受所依為業
云何作意謂令心發悟為性令心心
法現前警動是憶念義任持攀緣心
為業

云何思謂於功德過失及以俱非令
心造作意業為性

此性若有識攀緣用即現在前猶如
磁石引鐵令動能推善不善无記心
為業

云何欲謂於可愛樂事希望為性愛

樂事者所謂可愛見聞等事是願樂希求之義能與精進所依為業

云何勝解謂於決定境如所了知印可為性決定境者謂於五蘊等如日親說色如聚沫受如水泡想如陽焰行如芭蕉識如幻境如是決定或如諸法所住自相謂即如是而生決定言決定者即印持義餘无引轉為業此增勝故餘所不能引

云何念謂於慣習事心不忘失明記為性慣習事者謂曾所習行與不散乱所依為業

云何三摩地謂於所觀事心一境性所觀事者謂五蘊等及无常苦空無我等心一境者是專法義與智所依為業由心定故如實了知

云何慧謂即於彼擇法為性或如理所引或不如理所引或俱非所引

即於彼者謂所觀事擇法者謂於諸法自相共相由慧簡擇得決定故如理所引者謂佛弟子不如理所引者謂諸外道俱非所引者謂餘衆生斷疑為業慧能簡擇於諸法中得決定故

云何信謂於業果諸諦實等深正符
順心淨為性

於業者謂福非福不動業於果者謂
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果於
諦者謂苦集滅道諦於實者謂佛法
僧寶於如是業果等極相符順亦名
清淨及希求義與欲所依為業

云何慚謂自增上及法增上於所作
罪著耻為性罪謂過失智者所厭患
故著耻者謂不作眾罪防息惡行所
依為業

云何愧謂他增上於所作罪著耻為
性他增上者謂怖畏責罰及譏論等
所有罪失著耻於他業如慚說

云何无貪謂貪對治令深厭患无著
為性謂於諸有及有資具染著為貪
彼之對治說為无貪此即於有及有
資具无染著義遍知生死諸過失故
名為厭患惡行不起所依為業

云何无瞋謂瞋對治以慈為性謂於
眾生不損害義業如无貪說

云何無癡謂癡對治如實正行為性
如實者略謂四聖諦廣謂十二緣起

於彼加行是正知義業亦如無貪說
云何精進謂懈怠對治善品現前勤
勇為性謂若被甲若加行若无怯弱
若不退轉若无喜足是如此義圓滿
成就善法為業

云何輕安謂麤重對治身心調暢堪
能為性謂能棄捨十不善行除障為
業由此力故除一切障轉捨麤重
云何不放逸謂放逸對治依止無貪
乃至精進捨諸不善修彼對治諸善
法故謂貪瞋癡及以懈怠名為放逸對
治彼故是不放逸謂依无貪無瞋無
癡精進四法對治不善法修習善法
故世出世間正行所依為業

云何捨謂依如是无貪無瞋乃至精
進獲得心平等性心正直性心無功
用性又復由此離諸雜染法安住清
淨法謂依无貪無瞋无癡精進性故
或時遠離昏沉掉舉諸過失故初得
心平等或時任運无勉勵故次得心
正直或時遠離諸雜染故最後獲得
心無功用業如不放逸說

云何不害謂害對治以悲為性謂由悲

故不害群生是无瞋分不損惱為業
云何貪謂於五取蘊染愛耽著為性
謂此纏縛輪迴三界生苦為業由愛
力故生五取蘊

云何瞋謂於群生損害為性住不安
隱及惡行所依為業不安隱者謂損
害他自住苦故

云何慢慢有七種謂慢慢過慢慢
我慢增上慢慢卑慢慢邪慢慢云何慢慢謂於
劣計已勝或於等計已等如是心高
舉為性云何過慢慢謂於等計已勝或
於勝計已等如是心高舉為性云何
過過慢慢謂於勝計已勝如是心高舉
為性云何我慢謂於五取蘊隨計為
我或為我所如是心高舉為性云何
增上慢慢謂未得增上殊勝所證之法
謂我已得如是心高舉為性增上殊
勝所證法者謂諸聖果及三摩地三
摩鉢底等於彼未得謂我已得而自
矜倨云何卑慢慢謂於多分殊勝計已
少分下劣如是心高舉為性云何邪
慢慢謂實无德計已有德如是心高舉
為性不生敬重所依為業謂於尊者

及有德者而起倨傲不生崇重

云何无明謂於業果諦實无智為性此有二種一者俱生二者分別又欲界貪瞋及以无明為三不善根謂貪不善根瞋不善根癡不善根此復俱生不俱生分別所起俱生者謂禽獸等不俱生者謂貪相應等分別者謂諸見相應與虛妄決定疑煩惱所依為業

云何見見有五種謂薩迦耶見邊執見邪見見取戒禁取云何薩迦耶見謂於五取蘊隨執為我或為我所染慧為性薩謂敗壞義迦耶謂和合積聚義即於此中見一見常異蘊有我蘊為我所等何故復如是說謂薩者破常想迦耶破一想无常積集是中無我及我所故染慧者謂煩惱俱一切見品所依為業

云何邊執見謂薩迦耶見增上力故即於所取或執為常或執為斷染慧為性常邊者謂執我自在為遍常等斷邊者謂執有作者丈夫等彼死已不復生如瓶既破更无盛用障中道

出離為業

云何邪見謂謗因果或謗作用或壞善事染慧為性謗因者因謂業煩惱性合有五支煩惱有三種謂无明愛取業有二種謂行及有有者謂依阿賴耶識諸業種子此亦名業如世尊說阿難若業能與未來果彼亦名有如是等此謗名為謗因謗果者果有七支謂識名色六處觸受生老死此謗為謗果或復謗无善行惡行名為謗因謗无善行惡行果報名為謗果謗无此世他世無父无母無化生衆生此謗為謗作用謂從此世往他世作用種子任持作用結生相續作用等謗无世間阿羅漢等為壞善事斷善根為業不善根堅固所依為業又生不善不生善為業

云何見取謂於三見及所依蘊隨計為取為上為勝為極染慧為性三見者謂薩迦耶邊執邪見所依蘊者即彼諸見所依之蘊業如邪見說

云何戒禁取謂於戒禁及所依蘊隨計為清淨為解脫為出離染慧為性

戒者謂以惡見為先離七種惡禁者
謂牛狗等禁及自拔踐執三支杖僧
法定慧等此非解脫之因又計大自
在或計世主及入水火等此非生天
之因如是等彼計為因所依蓋者謂
即戒禁所依之蓋清淨者謂即說此
无間方便以為清淨解脫者謂即以
此解脫煩惱出離者謂即以此出離
生死是如此義能與無果唐勞疲苦
所依為業無果唐勞者謂此不能獲
出苦義

云何疑謂於諦實等為有為元猶預
為性不生善法所依為業諸煩惱中
後三見及疑唯分別起餘通俱生及
分別起

云何忿謂依現前不饒益事心憤為
性能與暴惡執持鞭杖所依為業
云何恨謂忿為先結怨不捨為性能
與不忍所依為業

云何覆謂於過失隱藏為性謂藏隱
罪故他正教誨時不能發露是癡之
分能與追悔不安隱住所依為業
云何惱謂發暴惡言陵犯為性忿恨

為先心起損害暴惡言者謂切害廣
猶能與憂苦不安隱住所依為業又
能發生非福為業起惡名稱為業
云何嫉謂於他盛事心妬為性為名
利故於他盛事不堪忍耐如忌心生
自住憂苦所依為業

云何慳謂施相違心慳為性謂於財
等生慳惜故不能惠施如是為慳心
適執著利養眾具是貪之分與无厭
足所依為業無厭足者由慳慳故非
所用物猶恒積聚

云何誑謂矯妄於他詐現不實功德
為性是貪之分能與邪命所依為業
云何諂謂矯設方便隱已過惡心曲
為性謂於名利有所計者是貪癡分
障正教誨為業復由有罪不自如實
發露歸懺不任教授

云何憍謂於盛事染著倨傲能盡為
性盛事者謂有漏盛事染著倨傲者
謂於染愛悅豫矜恃是貪之分能盡
者謂此能盡諸善根故

云何害謂於眾生損惱為性是瞋之分
損惱者謂加鞭杖等即此所依為業

云何無慚謂所作罪不自著耶為性一切煩惱及隨煩惱助伴為業

云何無愧謂所作罪不著他為性業如元慚說

云何昏沉謂心不調暢无所堪任蒙昧為性是癡之分與一切煩惱及隨煩惱所依為業

云何掉舉謂隨憶念喜樂等事心不寂靜為性應知憶念先所遊戲歡笑等事心不寂靜是貪之分障奢摩他為業

云何不信謂信所治於業果等不正信順心不清淨為性能與懈怠所依為業

云何懈怠謂精進所治於諸善品心不勇進為性能障勤修眾善為業

云何放逸謂依貪瞋癡懈怠故於諸煩惱心不防護於諸善品不能修習為性不善增長善法退失所依為業云何失念謂染汙念於諸善法不能明記為性染汙念者謂煩惱俱於善不明記者謂於正教授不能憶持義能與散乱所依為業

云何散亂謂貪瞋癡分令心心法流散為性能障離欲為業

云何不正知謂煩惱相應慧能起不正身語意行為性違犯律行所依為業謂於去來等不正觀察故而不能知應作不應作致犯律儀

云何惡作謂心變悔為性謂惡所作故名惡作此惡作體非即變悔由先惡所作後起追悔故此即以果從因為目故名惡作譬如六觸處說為先業此有二位謂善不善於二位中復各有二若善位中先不作善後起悔心彼因是善悔亦是善若先作惡後起悔心彼因不善悔即是善若不善位先不作惡後起悔心彼因不善悔亦不善若先作善後起悔心彼因是善悔是不善

云何睡眠謂不自在轉昧略為性不自在者謂令心等不自在轉是癡之分又此自性不自在故令心心法極成昧略此善不善及無記性能與過失所依為業

云何尋謂思慧差別意言尋求令

心麤相分別為性意言者謂是意識是中或依思或依慧而起分別麤相者謂尋求瓶衣車乘等之麤相樂觸苦觸等所依為業

云何伺謂思慧差別意言伺察令心細相分別為性細相者謂於瓶衣等分別細相成不成等差別之義

云何心不相應行謂依色心等分位假立謂此與彼不可施設異不異性此復云何謂得无想定滅盡定无想天命報衆同分生老住无常名身句身支身異生性如是等

云何得謂若獲若成就此復三種謂種子成就自在成就現起成就如其所應云何無想定謂離遍淨染未離上染以出離想作意為先所有不恒行心心法滅為性

云何滅盡定謂已離無所有處染從第一有更起勝進暫止息想作意為先所有不恒行及恒行一分心心法滅為性不恒行謂六轉識恒行謂攝藏識及染汙意是中六轉識品及染汙意滅是滅盡定

云何无想天謂無想定所得之果生
彼天已所有不恒行心心法滅為性
云何命根謂於衆同分先業所引住
時分限為性

云何衆同分謂諸群生各各自類相
似為性

云何生謂於衆同分所有諸行本无
今有為性

云何老謂彼諸行相續變壞為性

云何住謂彼諸行相續隨轉為性

云何無常謂彼諸行相續謝滅為性

云何名身謂於諸法自性增語為性
如說眼等

云何句身謂於諸法差別增語為性
如說諸行无常等

云何文身謂即諸字此能表了前二
性故亦名顯謂名句所依顯了義故
亦名字謂无異轉故前二性者謂詮
自性及以差別顯謂顯了

云何異生性謂於聖法不得為性
云何識蘊謂於所緣了別為性亦名
心能採集故亦名意意所攝故若竅
勝心即阿賴耶識此能採集諸行種

子故又此行相不可分別前後一類相續轉故又由此識從滅盡定无想定无想天起者了別境界轉識復生待所緣緣差別轉故數數間斷還復生起又令生死流轉迴還故阿賴耶識者謂能攝藏一切種子又能攝藏我慢相故又復緣身為境界故又此亦名阿陀那識執持身故取勝意者謂緣藏識為境之識恒與我癡我見我慢我愛相應前後一類相續隨轉除阿羅漢聖道滅定現在前位如是六轉識及染汙意阿賴耶識此八名識蘊

問蘊為何義答積聚是蘊義謂世間相續品類趣處差別色等總略攝故如世尊說比丘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廣若細若勝若劣若近若遠如是總攝為一色蘊復有十二處謂眼處色處耳處聲處鼻處香處舌處味處身處觸處意識處法處眼等五處及色聲香味處如前已釋觸處謂諸大種及一分觸意識即是識蘊法處謂受想行蘊并无

表色等及諸元為云何元為謂虛空
無為非擇滅無為擇滅元為及真如
等虛空者謂容受諸色非擇滅者謂
若滅非離繫云何非離繫謂離煩惱
對治諸蘊畢竟不生云何擇滅謂若
滅是離繫云何離繫謂煩惱對治諸
蘊畢竟不生

云何真如謂諸法法性法元我性問
處為何義答諸識生長門是處義復
有十八界謂眼界色界眼識界耳界
聲界耳識界鼻界香界鼻識界舌
界味界舌識界身界觸界身識界意
界法界意識界眼等諸界及色等諸
界如處中說六識界者謂依眼等根
緣色等境了別為性意識界者即彼示
間滅等為顯第六識依止及廣建立
十八界故如是色蘊即十處十界及
法處法界一分識蘊即意識處及七心
法處法界

問界為何義答任持元作用性自相
是界義問以何義故說蘊界處等答對
治三種我執故所謂一性我執受者

我執作者我執如其次第

復次此十八界幾有色謂十界一少分即色蘊自性幾無色謂所餘界幾有見謂一色界幾無見謂所餘界幾有對謂十色界若彼於此有所尋故幾無對謂所餘界

幾有漏謂十五界及後三少分謂於是處煩惱起故現所行處故幾无漏謂後三少分幾欲界繫謂一切幾色界繫謂十四除香味及鼻舌識幾无色界繫謂後三幾不繫謂即彼无漏幾蘊所攝謂除无為幾取蘊所攝謂有漏幾善幾不善幾无記謂十通三性七心界色聲及法界一分八无記性幾是内謂十二除色聲香味觸及法界幾是外謂所餘六

幾有緣謂七心界及法界少分心所法性幾无緣謂餘十及法界少分

幾有分別謂意識界意界及法界少分

幾有執受謂五内界及四界少分謂色香味觸幾非執受謂餘九及四少分

幾同分謂五內有色界與彼自識等
境界故
幾彼同分謂彼自識空時與自類
等故

大乘廣五蘊論一卷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乘掌珍論卷上

別

清辯菩薩造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晉為饒益一切有情正發無上菩提
大願等觀世間常為種種不正尋伺
紛擾暴風亂心相續邪見羅網之所
羅網生死樊籠之所樊籠無量憂苦
毒箭所射諸有所行皆離明慧故我
依止如淨虛空絕諸戲論寂靜安樂
勝義諦理悲願迴心不忍見彼衆苦
所集為欲解脫自他相續煩惱固縛
住无起壞喻於金剛堅固輪圓增上
意樂擔處无邊生死大海不憚其中
所受无量衆苦灾損發金剛喻不壞
精進為正開覺如是觀察要證出世
無分別智方能正知先所未了一切
有情聚根勝解界行差別及能破裂
自他相續所起一切有習无習衆苦
根本煩惱羅網亦能為他起真擔願
堅固受持大士戒行然證出世无分
別智要須積習能壞一切邪見眼瞋
無倒觀空安膳鄰樂如是積習无倒

觀空安膳那藥要藉能遣一切所緣
自性聞慧由是或有依廣文義正決
擇門已入法性數復勤修勝進加行
於廣文義決擇現前甚大劬勞心生
懈倦或有雖復未入法性而是對根
為欲令彼易證真空速入法性故略
製此掌珎論

真性有為空如幻緣生故無為元有實
不起似空花

於自他宗計度差別雖有衆多遍計
所執然所知境略有二種一者有為
二者无為以諸愚夫不正覺了勝義
諦理有為无為無顛倒性妄執諸法
自性差別增益種種邪見羅網如世
有一无智畫師畫作可畏藥叉鬼像
或女人像眩目亂意謂為實有執實
有故自起驚怖或生貪染於彼境界
衆多計度增長分別諸見羅網若正
覺知勝義諦理有為无為無顛倒性
今時如世有智畫師不執彼有真實
自性非如前說有為无為境界差別
邪見羅網以自纏裹如墜處置彼非
有故無分別慧趣入行成

為顯斯義先辯有為以諸世間於此境上多起分別故說是言真性有為空如幻緣生故此中世間同許有者自亦許為世俗有故世俗現量生起因緣亦許有故眼等有為世俗諦攝牧牛人等皆共了知眼等有為是實有故勿違如是自宗所許現量共知故以真性簡別立宗真義自體說名真性即勝義諦就勝義諦立有為空非就世俗衆緣合成有所造作故名有為即十二處唯除法處一分虛空擇非擇滅及真如性此中復除他宗所許虛妄顯現幻等有為若立彼為空立已成過故若他過計所執有為就勝義諦實有自性今立為空且如眼處一種有為就勝義諦辯其體空空與无性虛妄顯現門之差別是名立宗衆緣所起男女羊鹿諸幻事等自性實无顯現似有所立能立法皆通有為同法喻故說如幻隨其所應假說所立能立法同假說同故不可一切同喻上法皆難令有如說女面端嚴如月不可難令一切月法皆面

上有隨結頌法說此同喻如是次第由此半頌是略本處故元有失所立有法皆從緣生為立此因說緣生故因等衆緣共所生故說名緣生即緣所起緣所現義為遮異品立異法喻異品无故遮義已成是故不說於辯釋時假說異品建立比量亦无有過云何此中建立比量謂就真性眼處性空衆緣生故諸緣生者皆就真性其自性空牧牛女等尚所共了如有威神呪術藥力加彼草木塊塼等物衆緣所現男女為馬宮殿園林水火等相謔惑愚夫種種幻事若彼自性少有實者應非顛倒

故世尊言一切法性非眼所見諸緣生法皆無自性諸有智者若知緣生即知法性若知法性即知空性若知空性即見智者又作是言諸緣生者皆是無生由彼都无生自性故若說緣生即說空性知空性者即无放逸此中一切不空論者皆設難言若立一切有為皆空便無色等如緣壳角現量智生理不成就似色等緣諸現

量覺亦應不生然彼實有各別內證
是故汝宗憎背法性便有違害現量
過失及有違害共知過失撥無一切
牧牛人等同所了知眼等體故諸有
智者今當遣除朋黨執毒佳處中意
應共思議我所立宗為當違害自相
續中所生現量為當違害他相續中
所生現量若言違害自相續中所生
現量諸現量覺就勝義諦自性皆空
衆緣生故如睡夢中諸現量覺非實
現量是故我宗且不違害自相續中
所生現量若言違害他相續中所生
現量非淨眼者顯彼衆多眼瞽眩者
所見不實跋蠅月等是虛妄現違害
現量應正道理是故我宗亦不違害
他相續中所生現量若摠相說如愚
夫等一切世俗所生現量今此不違
世俗有故无容違害言有違害共知
過失此亦不然若言違害自論共知
不應道理自論許故設違自論是違
自宗非是違害共知過失若言違害
他論共知亦不應理一切論與皆為
破遣他共知故若言違害牧牛人等

共听了知亦不應理諸佛弟子立一切行皆剎却滅諸法元我亦無有情諸勝論者實具色等有異實等諸數論者覺體非思已滅未生皆是實有如是等類廣顯自宗所有道理皆應說名違害共知然不應許以於此中就勝義諦觀察諸法非閑牧牛人等共知又立宗中以勝義諦簡別所立故定无容如說違害由此亦無違自宗過

有餘復言性空論者就勝義諦眼等處空便有有法不成宗過亦有所依不成因過此不應理牧牛人等共听了知極成眼等摠為宗故即說彼法以為因故此似有法不成宗過亦似所依不成因過

有諸不善正理論者作是難言若就真性眼等皆空衆緣生故眼等既空云何緣生若緣生者云何體空如是宗因更相違故便成與宗相違過失此若矯舉立宗過失方便顯因無同法喻或不成過如說聲是常一切無常故此方便顯非一切故不明了因有

不成過以聲攝在一切中故亦無同
喻如何是常而非一切此不應理緣
生故因及如幻喻皆共知故因喻並
成是故汝難終不能令智者意悅有
性論者復作是言汝應信受眼根有
性有所作故諸無性者非有所作如
石女兒眼有所作謂生眼識如所說
因有勢用故眼定有性此若就彼非
學所成牧牛等慧所知自性依世俗
說成立眼等有為有性便立已成若
就勝義元同法喻唯遠異品所愛義
成不應道理如計音聲常住論者說
聲是常所聞性故瓶等元常非所聞
性聲既所聞是故性常又依世間共
知同喻有所作故成相違因能立眼
等皆是世俗言說所攝自性有故
餘復難言有為空者若因若喻皆攝
在中種類同故闕比量過今此頌中
摠說量果於觀察時及立量時眼等
一一別立為宗故無此過摠立一切
有為為宗亦無此過緣生故因二宗
皆許非不成故若說眼空其性空故
此所說因可有是過亦非無喻幻等

有故若立所說喻中幻等以為宗者
便有重立已成過故有少智者作是
難言若立一切有為性空因有為故
其性亦空是則此因有不成過此似
不成非真不成如佛弟子立一切行
皆无有我由有因故有難此因諸行
中攝亦无我故有不成過又數論者
立諸顯事以苦樂癡為其自性與思
別故有難此因顯事中攝亦以樂等
為其性故有不成過又勝論者立聲
無常所作性故有難此因用聲為體
亦無常故有不成過如是等類諸敵
論者雖廣勤求立論者過如所說理
畢竟无能破壞他論若有此理何處
誰能建立比量壞我所樂所說道理
復有難言緣生故因終不能立所應
立義以性空故如石女兒所發音聲
此因於自有不成過若說他宗所許
為因亦不應理以就他宗說性空故
其義未了若非有義是因義者此因
不成非非有故若是虛妄顯現有義
是因義者石女兒聲畢竟无故此喻
則无能立之法又由化聲有不定過

彼能成辨元量有情利樂事故又非他宗獨所許因能立所立一不成故猶如他宗所不成因相違比量所損害故有太過失所隨逐故如立慧等非心相應行蘊攝故如名身等立虛空等皆非是常德所依故猶如地等立我非思非顯事故猶如取勝如是等類壞一切宗過失隨逐故定應信二宗共許方名為因由此道理如所說過無容得者

有餘不善正理論者為顯宗過復作是言若自性空所立能立皆不成就如石女兒所發言聲能立攝在有為中故同彼所立其性亦空以俱空故所立能立並不成就彼遣所立能立法體即是遣於有法自相顯立宗過彼因自他乎不成故不決定故喻有過故如次前說亦不應理雖設異端終不能掩自宗過失有餘復設別異者便掩自宗過作如是言所說真性有為空者此立宗言其義未了若就真性一切有為皆無有實是立宗義此所說言亦復攝在有為中故同諸有

為亦應无實若所說言非无實者有
為亦應皆非无實此言破自所立義
故名違自言立宗過失如立一切言說
皆妄若就真性一切有為都无所有
是立宗義即謗一切皆无所有如是
所立便墮邪見此中如說我定依於
我誰言他是依智者我善調故得昇天
樂彼就世俗說心為我就勝義諦立
為非我無違自言立宗過失此亦如
是此是就世俗性說有眼等就勝義
諦立彼皆空故无過失復如有說一
切生法皆歸於死卒云所言定無虛
妄自身既生亦應歸死不相離故彼
所立宗雖能證自亦歸於死是所許
故无違自言立宗過失此亦如是說
就真性有為皆空衆緣生故所立宗
言既衆緣生亦應性空不相離故此
立宗言雖能證自言說性空是所許
故无有自破所立義失如梵志言世
尊一切我皆不忍佛言梵志忍此事
不此中梵志固忍此事而言一切我
皆不忍彼言違自所許事故可有違
害自所言過非一切處皆有此失世

尊餘處說一切行皆无有我又餘處說諸行無常有生滅法若不尔者既說諸行无我無常佛亦應有如所說過然无彼失如遮諸行我性常性此立宗言亦許同彼無我常故此亦如是說有為空所立宗言亦許性空此則順成自所許義是故汝說此言破自所立義故此因不成又如數論立諸顯事樂等為性雖有難言顯事若以樂等為性所立宗言亦應用彼樂等為性所立宗言若非彼性顯事亦應非彼為性然所立宗無如是過如立有為无常無我亦无如彼所說宗失此亦如是無所說過意所許故又彼論者不救所立而返難言若就真性有為元實所說有為無實之言亦應无實此難不能免自宗過妄說他宗同彼有失如世癡賊既被推徵不能自雪而立道理誣詞他言汝亦是賊此非審察所出言詞又彼所言若就真性一切有為都无所有是立宗義即謬一切皆無所有如是所立墮邪見者此中宗義如前廣說謂空无

性虛妄顯現門之差別非一切種皆謗為无故汝不應作如是難

復有餘師懷聰歡暢作是難言若諸有為就勝義諦猶如幻等空无自性即是非有執非有故便為无見彼欲覆障自宗過難矯設謗言寧俱有過勿空論者所立量成謗勝義諦過失大故此非有言是遮詮義汝執此言表彰為勝我說此言遮止為勝此非有言唯遮有性功能斯盡无有勢力更詮餘義如世間說非白絹言不可即執此言詮黑與能說者作立宗過非白絹言唯遮白絹功能斯盡更無餘力詮表黑絹赤絹黃絹今此論中就勝義諦於有為境遮常見邊且遮有性如是餘處遮斷見邊遮於無性雙遮二邊遮有无性為遮所餘妄執過失乃至一切心之所行悉皆遮止所行若滅心正隨滅又於餘處說阿難陀若執有性即墮常邊若執无性即墮斷邊如是餘處說迦葉波有是一邊无是第二由如是等阿笈摩故及當所說諸道理故我所立宗无觸

如糞無見過失

有不忍見自宗道理過難所集為欲
隱映復作是言性空論者雖常欣求
无分別意而恒分別一切有為無為
空性即是成立遍計所執虛妄分別
失自樂宗如是亦遠故无此過有餘
復言所說空因若就世俗或就勝義
於自於他因義不成二宗共許不顯
差別揔相法門明正理者許為因故
決所立難似不成過非真不成如勝
論者立聲无常所作性故聲常論者
說彼過言分別因義咽喉等作或杖
等作如是分別因義不成如數論者
立能聞等五有情根非所造色是根
性故猶如意根眼等五根造色論者
說彼過言根性故因若大造性或樂
等性於自於他如是分別因義不成
彼二種說似不成過非真不成故不
應理此亦如是

復有餘師以聰明慢貪自宗愛昧乱
意目不能觀察善說殊實自論鄙穢
德失差別妄顯所立譬喻過言呪術
藥力加被花果塊埵等物令其種種

為馬兔等色相顯現我宗不許彼自
性空同喻便闕所立無故若言如幻
為馬等相无有他實為馬等性說名
為空眼等亦无他性故立為空者
便有宗過立已成故彼難不然呪術
藥力加被花果塊塼等物衆緣所生
為馬等相為等性空說為喻故所立
義成若汝復謂幻術所作為馬等事
雖无他實為馬等性然不可說彼性
空故此性亦空豈非如彼相狀顯現
即有如是諸物自性如汝所許花果
等物若尔即應幻術所作為馬等事
實有如是為馬等性然實无有故知
一切幻術所作為馬等事自性皆空
是故實有如所說喻所立義成亦無
成立已成過失就自性空成立眼等
有為空故

復有諸餘異空慧者別顯喻過雖諸
幻士非實士故說名為空然彼幻士
自性不空有虛妄現士相體故由此
道理如先所立句義不成喻不成故
今應詰彼此虛妄現幻士相體從緣
生不彼作是答此從緣生若尔何故

復名虛妄以如所顯現不如是有故
豈非眼等亦從緣生如所顯現不如
是有同喻成故性空義成汝應信受
彼作是言不應信受以諸幻士非如
實士堪審觀察待彼實士此虛妄故
說名為空非汝等立離前所說眼等
有為別有眼等堪審觀察待彼說此
眼等性空可令信受雖无離此所說
眼等別有眼等然有如是性空緣生
所立能立二法成就但由此喻足能
證成所喻義故汝今分別法喻別故便
成分別相似過類顯敵論者自慧輕
微如勝論者說聲无常所作性故譬
如瓶等不應難言瓶等泥團輪等所
成可燒可見棒所擊破可是无常聲
既不尔應非无常此亦分別法喻別
故故成分別相似過類故應信受眼
等性空性空不離緣生因故又如相
現即有自性先已破故此亦應尔故
汝等言不能解雪自宗過難
有數論師作如是難我立大等諸轉
變聚是所顯性緣生故因有不成過
一切皆有一切體故諸根遍在一

處故彼幻士中亦有此體立此性空
無同法喻此中且依色覺觀察謂諸
色覺非緣所顯隨彼別緣有轉異故
如隨泥團輪杖陶師心欲樂等差別
衆緣有瓶盆等或大或小如是眼等
衆緣差別色覺隨彼種種轉異隨眼
明昧覺利鈍故隨青等色境界差別
覺似青等顯現異故世間現見是所
顯物不隨彼緣差別轉變猶如明燈
藥珠日等所顯種種環釧等物色覺
不尔如觀色覺眼等亦然此義成實
世間共了故所說因無不成過又汝
所言一切皆有一切體等為據顯事
為據隱用若據顯事執一切有一切
體者如於瓶處有瓶顯事於盆等處
亦應遍有此瓶顯事遍有體故如是
一瓶即應遍滿无量百千踰膳那處
於瓶等處亦應具有盆等顯事非瓶
顯事被隱映故盆等顯事亦被隱映
形量大故形量大者應為轉大形量
隱映瓶等顯事盆等顯事所隱映故
一切處時應不可得是故汝宗據其
顯事一切皆有一切體者不應道理

若據隱用執一切有一切體者如是
所執要廣觀察方可正知是實非實
恐文煩過不廣觀察汝宗亦許幻土
顯處實土顯空我所立喻无不成過
是故所立性空義成汝數論師非處
投寄亦非諸根遍一切處有所因故
如根依處如是能為樂苦癡覺生因
故等多種證因亦應廣說由破諸根
遍一切處故幻土中無諸根體非所
立空无同法喻是故汝成虛妄分別
翹翹所魅作如是計

相應論師有作是說汝就真性立有
為空緣生故者若此義言諸有為法
從衆緣生非自然有就生无性立彼
為空是則迷成相應師義符會正理
又如是說由彼故空彼實是無依此
故空此實是有如是空性是天人師
如實所說此教意言遍計所執依他
起上自性本无非彼性故以非如能
詮有所詮性亦非如所詮有能詮性
故依他起自性有上遍計所執自性
本无由彼故空即妄計事彼自性无
依此故空即緣生事此自性有此若

無者則為斷滅於何事上說誰為空
此緣生事即說名為依他起性依此
得有色受想等自性差別假立性轉
此若無者假法亦無便成无見不應
與言不應共住自墮惡趣亦令他墮
如是成立遍計所執自性為空及依
他起自性為有契當正理若此義言
依他起性亦無所有故立為空汝便
墮落如上所說過失深坑亦復成就
誹謗世尊聖教過失此中尚與發趣
餘乘及諸外道欣求善說離慳嫉者
廣興諍論何況同趣一乘諸師論時
至故少共決擇此事廣如金具甘露
已具分別故不重辨怖廣文者不欣
樂故言有為法從衆緣生非自然有
就生无性說彼為空此有何義若此
義言眼等有為依他起上不從因生
常无滅壞眼等自性畢竟无故說名
為空便立已成同類數論勝論等宗
皆共許故然說眼等非所作宗自性
空故應言无生無性故空不應說言
就生無性說彼為空若彼起時就勝
義諦有自性生云何說為生无自性

若實無生此體无故不應說有唯識
實性若尔則有違自宗過若依他起
自然生性空无有故說之為空是則
還有立已成過既許依他衆緣而生
實不空故應不名空我則不尔云何
迷成相應師義又如所說由彼故空
彼實是元依此故空此實有等若因
緣力所生眼等一切世間共許實有
是諸愚夫覺慧所行世俗似有自性
顯現以勝義諦覺慧尋求猶如幻土
都无實性是故說言由彼故空彼實
是无為欲遮墮常邊過故如為棄捨
墮常邊過說彼為元亦為棄捨墮斷
邊過說此為有謂因緣力所生眼等
世俗諦攝自性是有不同空華全无
有物但就真性立之為空是故說言
依此故空此實是有如是空性是天
人師如實所說若就此義說依他起
自性是有則為言說如是自性我亦
許故隨順世間言說所攝福德智慧三
資糧故世俗假立所依有故假法亦
有然復說言此若無者假法亦无便
成無見不應與語如是等過皆不成

就又若建立依他起性世俗故有便
立已成若立此性勝義諦有无同法
喻如已遮遣執定有性亦當遮遣執
定无性是故不應謗言增益損減所
說依他起性若言我宗立有幻等離
言實性同喻无故非能立者離言實
性道理不成故无有過若外道所
執離言實性我等誰能遮破彼亦說
有實性我等非慧非言之所行故若
衆緣力所生一切依他起性就勝義
諦有自性者幻土應有實土自性若
有他性亦不應理牛上不應有驢性
故作非作性實有實无有性無性二
俱攝受如此所立無同法喻或立已
成二過所滌故不應理又從緣生諸
有為法就勝義諦若許有性所作故
因證彼性空遣彼性有故所立宗違
比量過諸從緣生皆共了知世俗有
性若有定執勝義諦有應以此理遮
破彼宗又彼不應攝受此論就勝義
諦二種分別不應理故又如所說非
如能詮有所詮性非如所詮有能詮
性諸敵論者於此无疑故遮止言立

已成過又如所說故依他起自性有
上遍計所執自性本無此亦他論於
是无疑故遮止言立已成過若言由
執能詮所詮遍計所執自性有力生
諸煩惱故須遮止此亦不然諸禽獸
等不了能詮所詮相應亦於境界不
如理執生煩惱故具有種種堪能意
樂亦有種種微妙聖言遍計所執自
性空教唯益少分不遍一切故我不
獨立之為空且止傍論應辯正論如
是如前所說道理已具成立眼自性
空復有餘師作如是難此能遮破有
自性言若是實有失所立宗因成不
定若非實有即無自性不成能破此
亦不然如世尊說梵志嘗知一切所
說實非實言我皆說為非實非妄由
此聖教及諸已說當說道理就勝義
諦實與不實皆不建立是故元有如
所說過又如汝意所說道理所遮無
故能遮亦元非能遮無所遮便有但
由所遮本性無故能遮亦无能遮唯
能辯了所遮本無自性非能破壞所
遮自性如說菩薩不能以空空一切

法然一切法本性自空乃至廣說又如能照照所照時不應說言瓶衣等物所照無故能照亦无亦不應言所照物性本無今有又我所立能遮所遮能立能破有倒无倒皆世俗有若汝遮破所立能立即違自宗此能遮言應非能立性非實故如石女兒所發音聲汝既許有能立比量我亦應今世俗有故如前已說且止廣諍諸有猷怖廣文義者難受持故如是如前所說比量無諸障難故所立宗謂就真性眼處性空道理成就又所立因緣生故者略舉名相為遮所說眼等自性復有餘因謂可壞故隨緣別故可生起故有時能起邪正智故由此等因如其所應隨所對治應正遮破復有說言眼實有性彼相因果皆現有故非實性空現有相等現見眼等相等現有是故眼等非實性空此就勝義無同喻故有性不成若就世俗共知實性便立已成又依同喻因成相違同喻唯有世俗性故如就真性眼處性空如是耳鼻舌身

與意色聲香味觸處法處性空亦尔
修觀行者亦應如是悟入性空又應
捨別就其真性成立蘊界緣起念住
正斷神足根力覺支波羅蜜多諸三
摩地陀羅尼門諸元尋解十力无畏
不共法等一切智智皆自性空修觀
行者亦應如是悟入性空又諸外道
遍計所執大及我執唯量根大實德
業等有為句義悉皆攝在十二處中
是彼相故修觀行者亦應如是悟入
性空

如是雖由思擇力故悟入性空闕修
習力譬如衆鳥翅羽初生未能作用
故復精勤習修習力如眩瞽者領能
遣除眩瞽藥故眼得清淨離諸塵大
疑鼓繩等明見境界如是勤習修習
力故除遣執取有為相垢疑惑邪智
修真觀行初現前時不由他緣受妙
喜樂不取一切有為相故不取一切
施物施者及受者故不取一切施者
受者及施果故二種三輪皆得清淨
乃能正勤攝受无量福智資糧二種
重擔終不貪求現非現果亦不受樂

現事當果親近供養所愛有德種種
天神亦不妄執德為作者或為作者
大自在天極微性等常修大捨如是
等事皆由已說當說正理證得一切
有為無為所破能破法性空故如世
尊言菩薩不應安住諸事行於布施
都无所住應行布施乃至廣說又世
尊言若諸菩薩有情想轉不應說名
真實菩薩又世尊言無有少法名能發
趣菩薩乘者是諸菩薩尚不怖求般
涅槃故勤修梵行况復欣樂三界生
死如是正修一切有為性空觀已復
應正觀若自性空即無有生若無有
生即無過去未來現在於其三世無
有罣碍正觀三世皆清淨相依前所
說無顛倒理三輪清淨趣大菩提如
有問言曷殊室利云何菩薩趣大菩
提答言梵志應如菩提復問云何名
為菩提答曰梵志此非過去亦非未
來及以現在是故菩薩應觀三世皆
清淨相三輪清淨趣大菩提
大乘掌珍論卷上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乘掌珠論卷下

則

清辯菩薩造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如是已說修觀行者總相悟入有為性空而未悟入無為性空若不開示無由悟入若不悟入無分別慧能趣入行終不得成為開示故復說是言無為无有實不起似空花此中簡別立宗言詞即上真性須簡別意如前應知就真性故立无為空非就世俗非有為故說名無為翻對有為是無為義即是虛空擇非擇滅及真如性謂前所除法處一分先顯悟入虛空性空易開示故唯就空无有實事物世間共立名虛空故由此為門悟入所餘無為空性即此世間所知虛空就真性故空无有實是名立宗即此所立就真性故无實虛空二宗皆許為不起故或假立為不起法故說名為因空花無實亦不起故立為同喻不說遮止異品立為不同法喻如前應知云何此中建立比量謂就真性虛

空無實以不起故諸不起者愚智同知其性无實猶如空花此所立因不起故者略舉名相復有餘因非所作故非能作故无滅壞故如是等因能遮所說无為空性是故如應皆得為因如說汝當守掌此酥勿令烏近為令所守無損汙故亦應遮彼猫鼠等類

毗婆沙師咸作是難若所立宗无為無實是无有義空處等至即无所緣云何得有然无障碍是虚空相此若方便立比量言空處等至實有所緣或境實有是等至故如是等至所緣境故如餘等至或如彼緣其餘等至及彼所緣是有為故已辯性空则无同喻此就勝義辯虚空相若就世俗所立虚空亦非實有以不起故猶如空花由此比量彼所建立實有不成又即由此我所說因汝言等至所緣境故因有決定相違過失是故我先所立義成无障難故

自部他部有作是言若就真性虚空无實以不起故此言義准起者皆實

為言起者亦无有實是則此因不遍
同品因性不成此是義准相似過類
似不成過此審定言諸不起者皆无
有實非審定言諸无實者悉皆不起
雖復勤勇无間所發不遍同品亦許
為因故此無過

有餘難言虚空有性世共知故花亦
有性喟鉢羅等世現見故空花二種
雖不相應非无自性故空花喻所立
不成此難不然此空花喻就第六轉
依士訓釋空之花故說名空花此既
非有故喻非無

由此道理修觀行者應正悟入虚空
性空於擇滅等三種無為性空道理
亦當悟入

毗婆沙師不忍遠破擇滅無為復作
是難佛說擇滅對治有為故名出離
若謗言无汝等便有違宗過失又世
尊說喜貪俱行諸愛盡滅名為涅槃
寂靜微妙云何言无此中世尊欲令
所化於有為境勤修厭離於无為境
隨順欣樂故就世俗說有擇滅出離
涅槃寂靜微妙如佛說有化生有情

說有无為涅槃亦不許此有故無違
宗過但就真性遠破擇滅故世尊言
諸有尋求涅槃有性我說癡人外道
弟子乃至廣說又言如來不見生死
及以涅槃言涅槃者如來假立此中
都无涅槃自性乃至廣說亦无誹謗
聖諦過失以就世俗說有愛苦畢竟
不生出離涅槃寂靜微妙无顛倒故
非就勝義說有愛苦畢竟不生本性
寂滅名為滅諦由此聖教及所說理
就真性故說無擇滅无此過失有餘
不善正理論者作如是難所立宗言
無為无實無為既无所立不成所依
不成空花无故有法不成立宗因喻
皆有過失此難不然想施設力於唯
无有有實尋物立為虚空由慧簡擇
於唯無有煩惱生起立為擇滅由關
界緣於唯无有諸法生起立非擇滅
於唯无有一切所執立為真如想施
設力許有假立虚空等故不顯差別
由共許力摠立有法差別遮遣非所
共知立為宗法彼不起等共所了知
立為因法是故無有立宗因過所說

空花雖无有事是不起等法之有法
無性性故由是能成所成立義故無
有法不成過失

毗婆沙師復作是說此亦不然擇滅
實有道所緣故導煩惱故非无實法
可有是事此言唯有遮異品故如遮
虛空實有性故前已具破不應重執
經部諸師咸作是說立虛空等皆非
實有如是比量立已成過若此義言
有尋色等无性為體非立已成釋彼
无故所立宗言無為无實此言正遣
執實有性亦復傍遣執實无性銅鑠
部師復作是說諸間隙色說名虛空
我宗立彼是有為故汝遣无為立已
成過有為自性如前已遣故亦不然
毗婆沙師與犢子部所執多同應如
彼破

相應論師有作是說於勝義上更無
勝義真如即是諸法勝義故就勝義
說真如空此言稱理而言真如非實
有者此不稱理云何出世无分別智
及此後得清淨世智緣无為境是應
正理實不應理如說世智緣无為境

不應正理如是此智緣有為境亦不應理非執真如實有應理此實有性難成立故緣真如智非真出世无分別智有所緣故及有為故如世緣智是故經言易殊室利慧眼何見答言慧眼都无所見又說云何名勝義諦答言此中智尚不行況諸名字又說梵志如來菩提非能現觀又契經言易殊室利云何見諦答言此中无法可見憶持此等諸契經者不應許此无分別智是能現觀及緣真如又彼真如非真勝義是所緣故猶如色等又汝所說於勝義上更无勝義如是等言若於此上空无此故說名為空諸衣綃上更无衣綃牧羊人等亦共了知彼亦應名見真理者又為對治諸惡見故說如是空於勝義上更有勝義此類惡見曾未有故不應遮彼說如是空又彼真如非實有性違如前說比量理故如說如來不見生死及以涅槃已正了知非有顛倒所起煩惱本性畢竟無生自性如是正知本性畢竟非是正知非不正知由此聖

教應知真如唯是一切分別永滅非
實有性非離非有實性真如轉依為
相法身成就由得觀空真對治道一
切分別遍計所執種子所依異熟識
中分別等種无餘永斷因緣无故異
竟不生本性無生本性常住是名如
來轉依法身如契經說昇殊室利言
如來者即是畢竟本无生句常无生
法是名如來乃至廣說若言真如雖
離言說而是實有即外道我名想差
別說為真如如彼真如雖是實有而
就勝義有非有等分別不成我亦如
是彼亦計我雖是實有周遍常住作者
受者而離分別以非語言所行處故
分別覺慧所不緣故名離分別彼教
中說言說不行心意不證故名為我
我相既介而復說言緣真如智能得
解脫非緣我智此有何別並无言說
有實性故唯執朋黨說如是言故我
不能信受如是似我真如實有非有
且止廣諍諸有獸怖廣文義者難受持
故入真甘露已具分別復有同類乘
劣乘者作如是言十二處攝有為无

為定有自性以有苦等十六聖行觀
四聖諦精勤修習見修二道能滅見
修所斷一切三界所攝煩惱熾火及
令三界果苦息故若不開示諸法性
空誰當能捨如是過失誰復能修如
是功德三乘雖有資糧根性勝解差
別現觀聖道應无差別如是一切我
皆信受為欲斷除煩惱障故依世俗
理彼道差別若離證入法无我性不
能永斷所知障故大師應成少分解
脫為不說言解脫解脫无差別耶實有
此說皆同解脫煩惱障故作如是言
非一切種譬如毛孔與其太虛空性
雖同非无差別若不令者應不能發
勝果作用如意神通所證應非真實
究竟且止傍論應辯正論

修觀行者如已悟入自宗所計虛空
等空亦當悟入他宗所計自性士夫
極微自在時方命等諸句義空

此中自性士夫論者作是難言我宗
三界一切皆似空花轉變非无空花
由彼是有同喻不成違所立故今應
詰問汝言三界一切皆似空花轉變

如是三界為是空花為非空花若言
三界皆是空花違害自宗及共知故
不應道理若言三界非是空花是則
為无同喻成就失汝本宗若言不失
空花无聲所說三界有性故者且應
審察汝為謂我說空花无為同法喻
為說空花為同法喻若汝謂我說空
花无為同法喻是惡審察我說空花
為同法喻故若說空花為同法喻即
非三界不應說言三界有故彼亦是
有此言顯汝自慧輕微又遮詮言遮
止為勝遮所遮已功能即盡无能更
表所遮差別如是難辭前已具釋故
非智者心所信受

諸數論師復作是說我雖不能親現
成立寧勝士夫然就共知諸變異聚
方便成立彼體實有謂諸顯事有性
為因有種類故諸有種類一切皆見
有性為因如檀片等顯事既是有種
類故有性為因如是顯事有能受者
所受用故諸所受用一切皆見有能
受者如婆羅門所受飲食顯事既是
所受用故有能受者前說比量便為

敵量之所違害此就世俗若以摠相
立諸顯事有性為因不辯差別便立
已成若立顯事樂等為因即元同喻
因亦不成樂等種類非共許故若以
比量成立因言四蘊皆是苦樂癡性
是蘊性故如受蘊者此所說癡非受
蘊攝同喻不成又汝士夫多體相違
有積聚義即是蘊義由此士夫因成
不定又汝樂等各別无能一一立宗
是蘊性故因義不成若就勝義有實
檀片有性為因非共許故同喻不成
又就世俗若以摠相立諸顯事有能
受者不辯差別便立已成世所共知
受者有故若立顯事有實受者常住
同遍思為自性同喻不成如是體相
諸婆羅門非共許故若就勝義同喻
不成受者飲食皆實有性非共許故
前說比量无有敵量能為違害
諸勝論師復作是說諸入出息開目
開目令意行動根變等相定有所相
是能相故如見煙等此就世俗若以
摠相立彼諸相定有所相不辯差別
便立已成世俗共知我非无故若立

彼相有所相我常住周遍樂等所依
便无同喻違所立故若就勝義亦有
如是喻不成過時方空等由此道理
亦應遮破

諸勝論師復作是難極微與意我立
无為成立空因不起故者自不成因
若謂此二是有為攝成立空因緣生
故者他不成因應成少分悟入空性
若意極微世俗亦許是无為者可有
此難然所立意且非无為智生因故
猶如色等如是句義同異性故念生
因故此等餘因如應當說又諸極微
亦非无為能成因故猶如縷等如是
其餘有合離數同異等因隨應當說
或二極微所成魚物非常為因是所
成故猶如瓶等如是其餘是所作故
可滅壞故是有因故此等諸因隨應
當說由此道理他所妄執意與極微
皆自性空是故无有如所說過
如上所說遮破數論勝論句義種種
道理无衣等論所執句義亦隨所應
當立為空

如是遣除諸過難已修觀行者正比

量力悟入自他二宗所執无為性空
雖聞所成智階梯力已入性空開勝
修力未能永斷所應除障故復精勤
習勝修力若於此中隨有一種為无
為相有間无間復現行時即應如理
觀彼性空遣除彼相令不顯現悟入
諸法離自性故其性本空由性空故
相不成實則是无相由无相故無所
願求則是无願由離相垢故成遠離
又離性故緣彼煩惱畢竟不生故成
寂靜自性无起故成無生由无生故
則无無常亦無有苦亦無无我又無
生故則無有相由無相故能以无相
一相之行觀一切法悟入無二由此
行相勤習勝修增長如是勝修力故
遣除塵相令不顯現由此令无所行
行相謂取有為无為行相如眩瞶者
離塵眩瞶眼得清淨不見先未所取
諸相雖於此中已得无住然由空等
分別現行有切用心猶相續住未得
無動了知空等分別現行障尋出世
无分別慧為欲棄捨勇猛正勤如是
觀察就勝義故空性境上空等分別

亦非實有從緣生故猶如幻等如是
勤修復能除遣空等分別除遣彼故
空不空等二邊遠離不更以其空等
行相觀察諸法如說般若波羅蜜多
正現行時於其色上不觀為常不為
無常不觀為樂亦不為苦不觀為我
亦非无我不觀寂靜非不寂靜不觀
為空亦非不空不觀為相亦非无相
不觀為願亦非無願不觀遠離非不
遠離如是於其受想行識一切色聲
香味觸法所有眼耳鼻舌身意布施
持戒忍辱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
念住正斷神足根力覺支道支靜慮
無色等至神通十力无畏諸无碍解
不共佛法諸三摩地陀羅尼門一切
智上不觀為常亦非無常乃至廣說
既能如是遠離二邊即能生長處中
妙行此離二邊處中道理由如上說
二種比量有為無為色類无故說名
無色由无色故亦無有等諸分別故
無有少法可相表示言彼既然此亦
如是故名無示由無性故所依能依
皆不成就無有住持故名無住若有

為相或无為相若所分別非所分別
若能分別非能分別如是等相覺慧
不行故名无現遠離一切有相無相
此境界識皆不生故名无了別由無
色故無形質故方維慄懣皆无有故
名无慄懣如世尊告迦葉波言常為
一邊無常第二此二中間無色无示
無住無現无所了別無有慄懣是則
名為處中妙行如實觀察一切法性
廣說乃至有為一邊无為第二乃至
廣說又如佛告迦葉波言明與無明
皆无有二無二差別此中正智是則
名為處中妙行既能如是遠離二邊
於能安住无二想上所起分別无二
之想亦能了知障尋出世无分別慧
寂靜安住如所說因遠能永斷永斷
彼故即無如是如是分別語意二言
並皆止息證得无動無現无相離諸
戲論諸法實性於其所緣無動證入
自相妙智相續安住雖勤修習无倒
空觀而於空性終不作證如是名為
勝義靜慮如世尊言雖修靜慮然不依
色而修靜慮如是不依受想行識而修
靜慮不依眼耳鼻舌身意而修靜慮

不依色聲香味觸法而修靜慮不依
於身分別安住而修靜慮不依於心
分別安住而修靜慮不依於地水火
與風而修靜慮不依於空日月星宿
而修靜慮不依帝釋梵王世主而修
靜慮不依欲界色无色界而修靜慮
不依此世及以他世而修靜慮不高
不下證住无動而修靜慮不依我見
而修靜慮如是不依有情命者養育
士夫補特伽羅及以意生摩納婆見
而修靜慮不依斷常有元有見而修
靜慮不為漏盡而修靜慮不為趣入
正性離生而修靜慮不為證果而修
靜慮不為畢竟无所造作而修靜慮
雖為修習无倒空觀而修靜慮然於
空性不為作證而修靜慮

相應論者有定執言一切所取能取
分別悉皆遠離是出世間无分別智
即於其中起堅實想精勤修習有餘
於此正審察言如是智生雖无如上所
說分別而随无相境相起故自性分
別所隨逐故是有為故如餘現量有
分別覺不成出世無分別智又彼所

計離相離言真如勝義是所緣故如
餘所緣不成勝義即由此因俱非寂
勝如契經言云何此中名勝義諦謂
於其中智亦不行又如問言易殊室
利言慧眼者當何所觀答言若有少
所觀者即非慧眼由此慧眼无分別
故不觀有為亦復不能觀於无為以
諸无為非此慧眼所應行故由此理
教彼亦應斷於此定執復審察言就
勝義諦如是出世無分別智亦非實
有從緣生故猶如幻士於中所有妨
難過失如理觀見當正遣除若智能
斷如是定執此亦如彼有過失故不
復精勤審察開示如是等執既滅除
已於所應知无相境性亦無行解因
緣開故餘智不生由无行解是故說
名真實行解如世尊言云何名為真
實行解謂於諸法都无行解是則名
為真實行解又如經言如來菩提都
無現觀又如問言易殊室利諸見諦
者當何所見答言無有少法可見所
以者何凡有所見皆是虛妄若無所
見乃名見諦又如問言云何精勤應

修現觀答言若知無有少法思惟分別如是精勤應修現觀復問云何已證現觀答言若能觀一切法皆平等性復問有能見一切法平等性耶答言無能見平等性若有所見是則應成不平等見真實行解見諦現觀皆同一義修觀行者今時心意識智不行說名正行无分別慧若能如是行无所行則得如來應正等覺真實授記如契經言世尊菩薩云何修行於其无上正等菩提得諸如來應正等覺真實授記梵志菩薩若於是時不行於生不行於滅不行於善不行不善不行世間不行出世不行有漏不行無漏不行有罪不行无罪不行有為不行无為不行相應及不相應不行於斷及以不斷不行生死及以涅槃不行於見及聞覺知不行於施及以棄捨不行於戒及以律儀不行於忍不行精進不行靜慮不行等持不行於慧不行於解不行於智不行於證菩薩如是行无所行於其無上正等菩提得諸如來應正等覺真實

授記

如是慧行名聖默然如契經言於三十七菩提分法如佛所說如實開示是名說法復於是法雖以身證而不觀察離身有法亦不觀察離法有身如是觀察謂觀无二亦無不二如是觀時不隨觀察現量智見不觀察故名聖默然

由是理教審觀察時一切有為无為自性无有能為若心若慧若有分別若无分別境界自性如是知已明慧日光能除一切愚癡黑闇

諸心慧境現智者由不取慧行无分別无所行而行

此中能集諸行種子或為諸行種子所集故名為心能持勝德或由彼持令不流散故名為慧心慧所行名心慧境境地所行是名差別心境即是有為無為所有諸相慧境即是有為無為所有空性如契經言无相分別慧終不轉現謂顯現即似心慧所行境界性相現義諸謂地等隨其一類或總或別如是眼等及以色等隨其

一類或摠或別如是色受想行與識隨其一類或摠或別如是念住及以正斷神足根力覺支道支波羅蜜多一切神通十力無畏不共佛法諸三摩地陀羅尼門預流一來及以不還若阿羅漢所有道果隨其一類或摠或別廣說乃至一切智智於一切法能正了知無顛倒性故名智者由者謂說捨相因緣言不取者无執無見即是覺慧不計度義由不取因為何所證慧行无分別无所行而行慧者即是无分別智雖復永離一切分別覺慧增益假名為智以无影像无相无言境界起相自性分別亦无有故名无分別雖無住者而就異位假名建立如言燈滅阿羅漢滅覺慧增益依俗言說於此相續名無分別如分別智名有分別此中意取智无生行說名為行由此智行自他法性一切種相非所見故不名能見即非能見說名真見如所證故非非所見作所見相或有分別或無分別真見得成真如若所見性者不應說為非可

見性雖依世俗有平等見說名真見
不應執此不平等見說名真見諸可
見者皆非真實起解因故如陽焰水
一切可見皆非真實真如若可見
性者可見相取不成真見若非可見
不應說言證見真如見非可見豈名
平等又智有為真如无為性不平等
若見應成不平等見又諸法性皆非
能見見亦應令俱以無生為自性故
如是非見假名為見非不平等又一
剎那證一切法皆无現觀名真現觀
不應難言返照自體難成立故智應
不證智之實性二種俱非可見境性
無差別故同時俱證若就勝義似境
相智本性无生故無現觀亦无證得
如契經言汝不應以現觀證得觀於
如來體是无為出過一切眼所行故
如是梵志如來安坐菩提座時證一
切法皆無所得永斷一切虛妄顛倒
所起煩惱如是等經悉皆隨順且止
傍論應辯正論遊履名行无遊履故
名无所行是无行解無生起義無分
別慧以不行相而為行故即無所行

說名為行此則略說如前正勤所成
立果修觀行者如是慧行无分別故
不行而行行即不行遠離一切所緣
作意於一切法都無所住猶如虛空
棄捨一切遍計分別淡泊寂然如入
滅定觀諸法性諸佛法身不可思議
不可了別無二無藏无相無見不可
表示無生无滅無有起盡淡泊寂然
无有差別无相無影離諸瑕穢超過
一切覺慧語言境界道路雖如是觀
而無所見不見而見見即不見如是
妙見所攝受故能正增長无量福聚
能感無邊微妙樂果清淨一味能滅
他苦如藥樹王饒益一切正所求願
如是正觀如來法身不見諸法有无
相故名為正見以息一切遍計分別
名正思惟由證諸法離諸戲論一切
語言悉皆靜息名為正語由一切法
非所作性不造彼因身語意業名為
正業以一切法皆是無增无減法性
所有增減皆永不生名為正命以一
切法皆无發起無有造作勇猛方便
名正精進以於諸法畢竟不證境性

有無無有憶念无所思惟名為正念
以一切種不取諸法無所依住名為
正定如是正觀能修如此八支聖道
此義廣如菩薩藏中處處宣說

如是正觀非但能修八支聖道亦能
圓滿略說六種波羅蜜多雖无加行
而有是事其義云何謂能棄捨一切
種相及能棄捨一切煩惱是名為施
波羅蜜多能息一切所緣作意修無
所得是名為戒波羅蜜多於諸所緣
能不忍受是名為忍波羅蜜多无取
无捨離一切行是名精進波羅蜜多
一切作意皆不現行都無所作是
名靜慮波羅蜜多於一切法不起戲
論遠離二相是名般若波羅蜜多此
義廣如梵問經等處處宣說

如是妙住有無量門無量經中世尊
廣說有大義利多所饒益諸有智者
應如實知離諸放逸當勤修學

大乘掌珍論卷下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入大乘論卷上

本元闍第
一品名目

則

堅意菩薩造

北涼三藏法師道泰等譯

今欲解入大乘義問曰何故說入大乘義答曰我為衆生欲遮苦因故汝今當知或復有人近惡知識為惡所誤偏執已法專著邪見顛倒思惟不解實義不順佛智誹謗聖說者則壞正法壞正法者得大罪報如世尊說謗法之罪重於五逆惡道長遠久受苦報如偈說曰

誹謗大乘法決定趣惡道此人受業報
實智之所說生墮地獄中大火熾然身
焚燒甚苦痛業報罪信令熾然大鐵犁
具滿五百數而耕其舌上遍碎身苦惱
若使地獄出復受餘惡報諸根常缺漏
永不聞法音設使得聞者復生於謗法
以謗法因緣還墮於地獄
謗法衆生聞如是說於大乘中便生
疑心如尊者提婆所說偈
薄福之人不生於疑能生疑者
必破諸有

若有疑者皆應聽法聞已意解便得
開悟得開悟已即生信心生信心已
便生喜樂生喜樂已如是次第生聞
思修乃至具足得一切種智因謗大
乘而墮惡道亦由大乘起諸善業如
人因地故倒還依地而起又因於智
趣菩提道亦與衆生共和合有若離
衆生則无有得菩提道者從衆生界
出生一切諸佛菩提如尊者龍樹所
說偈

不從虛空有 亦非地種生但從煩惱中
而證成菩提

問曰汝說善入摩訶衍論如是功德
云何名為摩訶衍耶答曰菩薩藏處
名摩訶衍問曰佛不說三乘亦摩訶
衍乎答曰如是此大乘中亦說三乘
即名三藏如菩薩藏經中說佛告阿
闍世王族姓子藏有三種何等為三
謂聲聞藏辟支佛藏菩薩藏族姓子
非以聲聞乘故名為三藏亦非以辟
支佛乘故名為三藏唯諸菩薩所學
大乘得名三藏何以故夫說法者具
足三乘乃名三藏以菩薩說法能具

三乘故是故我說名三藏耶族姓子
有三種學人聲聞學辟支佛學菩薩
學聲聞乘者不學辟支佛乘何以故
非所解故辟支佛乘者不學菩薩乘
何以故亦非所解故族姓子唯諸菩
薩雖學聲聞辟支佛乘而不證於
聲聞辟支佛道學菩薩乘深知菩薩
所行之法常樂隨順以是義故菩薩
乘者名為三藏非謂聲聞辟支佛乘
於餘經中以具分別是故我今但略
說耳如汝意謂非三藏者汝今但以
增一阿含中阿含長阿含雜阿含百
千等偈以為一藏毗尼阿毗曇二百
千偈名為二藏盡具修習名為三藏
若如是說不名三藏所以者何諸餘
經等則非佛說有如是過阿含毗尼
阿毗曇等亦是三藏雜藏舍頭羅經
胎經諫王本生辟支佛因緣如是八
万四千法藏尊者阿難從佛受持者
如是一切皆有非佛語過若元過者
當知一切盡是佛說如是所說若皆
是藏此則便有百千等藏汝言三藏
是語自壞復有阿難所不受者佛及

道二十年後方於僧中自言我年老
大須供給人若能為我作給侍者當
自言能尔時大眾和合即差阿難為
佛侍者阿難便語同梵行人如來有
八万四千法聚我今恁能受持唯先
二十年中有一比丘所受持者皆恁
不了以是義故當知阿難所受持者
不名多聞佛所說法中阿難實有不
任器者如中阿含說釋提桓因語鬱
多羅言尊者我得他心智觀閻浮提
一切衆生无有盡能受持佛法唯除
尊者餘不能了以是因緣當知阿難
非恁能持一切佛法聲聞弟子及以
阿難不任法器諸大乘經已具廣說
如首楞嚴經中佛為淨月藏天子說
阿難所持少不足言不受持者乃有
無量我所知法百千億分不說其一
阿難於我所說法中百千億分不持
其一善男子我於一日一夜十方世
界梵釋四天王天龍夜叉乾闥婆及
諸菩薩一切來集為說智慧修多羅
偈頌章句衆生所行諸波羅蜜及說
聲聞辟支佛乘歎惡生死讚歎涅槃

滿足諸波羅蜜乃至為諸天子廣演
說法一日一夜假使滿閻浮提如微
塵數多聞智慧皆如阿難於一日一
夜百千億分亦不能持具足一分乃
至復滿十方微塵世界皆如阿難不
能盡持亦復如是處處經中亦說阿
難不任法器以是義故當知阿難不
能盡持一切佛法問曰如來世尊不
說阿難於多聞中為第一耶答曰佛
於聲聞衆中假說阿難以為第一非
謂菩薩又復汝等於阿難所持尚不
盡聞況於大乘具足深義汝意若謂
是聲聞乘即大乘者此事不然何以
故因果異故若聲聞乘因與大乘因
而不異者果亦應不異現見果異故
當知因亦異何以故聲聞學者但斷
結障觀无常行從他聞法菩薩所斷
微細諸習乃至究竟觀一切法不從
他聞得自然智元師智以是義故非
以聲聞乘同大乘也問曰佛不說解
脫无異也答曰聲聞解脫時頗能令
使須弥山等盡向道場悉皆曲躬光
明遍照十方世界八十由旬一切魔

衆志來降不菩薩解脫如上所說志
能為之以是義故佛於餘經雖說解
脫相等无異大小寶珠猶如虫齒芥
子中空雖有空名當與十方世界中
空得為一不空雖不異大小有別又
如熒火欲等日月亦如蚊子比金翅
鳥如婆留枝比丘說佛本行偈
一切諸光明 燈焰與掣電 星月照差別
日光最第一 飛行諸禽獸 蚊蟻及與蜂
衆鳥飛各異 金翅最不同

以是故雖少相似大小有殊當知因
既有異果豈同耶汝言解脫无異如
是觀察解脫不同聲聞解脫名愛盡
解脫非一切解脫但為鈍根少智衆
生假分別說大乘解脫斷煩惱習一
切都盡為利根菩薩廣分別說如汝
今說聲聞解脫即大乘解脫者如來
則非一切種智有如是過如佛小疾
遣目連詣耆耄所當須何藥是時耆
耄已亡七日生忉利天目連即便詣
彼天所尔時耆耄將入後園即便問
言如來有疾當須何藥荅曰用酥如
來身者猶如金剛諸惡已滅豈有疾

乎而問耆耄如婆拘羅比丘於九十
劫前以一樂果施同梵行者於九十
劫中身常无病於最後身年至八十
初无微病正以此一訶梨勒果微施
因緣尚得无病况復如来億百千万
阿僧祇劫具足檀波羅蜜備諸功德
乃至截身手足髓腦血肉而施病者
以是因緣豈得疾耶如經所說則現
如来非一切智如来又時入城乞食
空鉢還歸為度於提婆達多令使出
家如枯樹經說見大火聚令時諸比
丘中便有生退心者為度馬師滿宿
故數數罵婆羅門棄賴闍薩遮且
乾孫陀利等於九十日中受食馬麦
目連舍利弗入於陶室乃有如是等
事汝意若謂有餘業者此則不然何
以故如来已盡一切諸惡具滿一切
无量功德有餘惡業則有大過汝曾
不聞諸經中說如来永斷一切煩惱
業結習耶如摩訶遮離所說偈讚
一切結習盡唯有救世者一切智所有
功德悉成滿

有三種習所謂業習煩惱習威儀習

此三種習如來永盡以是因緣若有
餘業此則大過汝今若謂是方便者
此亦不然何以故汝意先謂佛身是
實不言方便及與應化汝常自言佛
身是一何得復有方便應化汝於何
經聞說方便及應化耶汝經中說唯
有後邊身不言別有法身與應化方
便身異而我十住經中所說別有法
身不與方便應化身同是故大乘經
中說佛是一切智則无有過汝小乘
中說一切智則有大失若謂聲聞乘
即是大乘此事不然大乘者與聲聞
乘則有差別以廣大故汝意若謂聲
聞乘中顯示大乘是亦不然何以故
理相違故聲聞乘者從他聞法大仙
之乘紹三寶種不斷絕故如畎畝瓊
寶終不出於水精之中體差別故是
故大乘微妙甚深其心廣大菩薩摩
訶薩次第修學始從初地乃至十地
具足一切功德智業是故佛說名為
摩訶衍乘若聲聞乘從摩訶衍出則
有是理是故菩薩修學十地具滿一
切諸波羅蜜故能出生三乘善法如

十地經說金剛藏菩薩語解脫月菩薩
言佛子譬如字章字本為初一切文
字皆出字本如是佛子一切佛法亦
復如是以地為初亦從於地而得究
竟成自然智是故大乘名曰甚深出
生一切聲聞功德非謂小乘能出大
也佛說十地猶如金聚具足无失去
何不受如來以慈悲力為鉗根故說
聲聞乘而汝信受便自偏執受行小
法不信大乘平等正教是故當知佛
說大乘名寂告勝問曰世尊昔說於
我滅後當來世中多有衆生起諸諍
論此是佛說此非佛說是故如來以
法印印之若義入修多羅隨順毗尼
不違法相是名佛說答曰佛亦不言
聲聞乘者非是我說乃至菩薩大乘
亦復如是佛說不異等一相故以法
印印汝言入者為是義入修多羅為
文字入耶若以文字入者无有是處
何以故十二部經一切文偈章句各
異是故當知非文字入若以義入理
不相違義者若順修多羅義與法相
相應其義顯現是故名為順修多羅

耶若顯示聲聞法名聲聞乘隨順入
修多羅若顯示辟支佛法名辟支佛
乘隨順入修多羅若顯示菩薩法名
菩薩乘隨順入修多羅若我顯示十
地功德明菩薩行是名真說隨順入
於大乘但汝意偏黨獨謂入小乘三
藏大乘三藏中我已說入是故三藏
即是大乘何以故十二部中說毗佛
略即是大乘如中阿含說云何名比
丘所謂知法以能善解十二部經修
多羅乃至憂婆提舍毗佛略者是摩
訶衍何以故毗佛略經為諸衆生說
修對治法故名毗佛略亦有衆多乘
故名毗佛略亦以多莊嚴具故名毗
佛略亦能出生无量果報故名毗
佛略非是稱量所能知故名毗佛略
除斷一切諸邪見故名毗佛略若汝
意謂我聲聞法中廣說修多羅偈頌
章句亦名毗佛略者元有是處何以
故汝依阿含說為毗佛略但有言語
若但言語此非可信若阿含經中必
有斯義何處章句為聲聞說是毗佛
略若无定文是故當知毗佛略者顯

發大乘非謂聲聞小乘說也汝聲聞
經一部所說終无百千偈讚文句况
復當有億萬廣說如來世尊教諸聲
聞唯示无常令獸生死使知苦本速
求涅槃從初如是乃至奉行句味甚
少則无甚深廣大之義大乘經說菩
薩所為其事深廣如大喻經賢劫三
昧經解脫經華首經如是等志是摩
訶衍皆名毗佛略如結解脫經中善
財童子詣善知識海幢比丘所十二
年中入大海三昧白海幢言此三昧
中深廣无邊更有法門大此三昧不
說是語已於大海三昧中見大蓮華佛
從中出即以右手摩海幢頂讚言善哉
善哉善男子更有普眼法門汝當受
持海幢即受普眼法門章句次第為
他廣說告善財言善男子我於一剎
那頃所可受持普眼法門用大海水
盡以磨墨積大紙聚猶如須弥山天
下草木持以為筆三千世界水陸衆
生悉為書師於一剎那頃所受法門
百千分中猶不能書盡其一分况復
一日一夜乃至十二年中所受甚深

無量無邊大分要義善財童子於一
善知識所從聞法已能如是無量無
邊過億千數况復諮問微塵世界諸
佛等邊及善知識所受教法以是因
緣具足大乘名毗佛略無量無邊非
聲聞耶此義甚深是故一切聲聞所
修行法悉入摩訶衍道寂為大吉是
名隨順修多羅義今當復說隨順比
丘三乘聖道皆同斷貪欲瞋恚愚癡
名為比丘修多羅者分別因果時毗
曇者分別法相亦斷煩惱摩訶衍者
亦說斷除貪欲瞋恚愚癡煩惱一切
惡法佛教聲聞淨已三業名為比丘
為菩薩說淨已三業乃至成佛兼及
衆生滿足一切尸波羅蜜菩薩所持
是自性戒發菩提心得真實果是故
當知摩訶衍行者隨順比丘不違法相
者三乘經說不違十二因緣大乘亦
不違十二因緣善觀察者能知大乘
即三法印若不善觀察則無大乘亦
不具三乘若誹謗摩訶衍者是大過
罪汝今若言此是魔說佛所不說然
諸經中實無此語若但口言為大乘

者是魔所說終不可信汝意若謂是佛說者猶如師子身中生虫則還食師子三乘皆尔不獨大乘是故當知摩訶衍者非魔所及唯佛能說問曰汝非魔說我是魔乎答曰我與汝等俱非魔耶問曰若謂我與汝等俱非魔說言魔說者此則應遮答曰我大乘法利及與衆生順於法相故多魔事是故如來於大乘中說言遮魔汝小乘法唯能自度魔不擾惱何須遮乎是以如來昔於法華及般若經中說於當來世多有衆生喜起嫉妬故遮誹謗墮於惡趣汝所誦習於何部經中言摩訶衍是魔所說若汝經中不言摩訶衍魔所說者自言魔說此亦叵信汝意若謂聲聞法中亦有遮斷但事已久滅難可證據此亦不然何以故非魔所故若假令遮佛以神力則能守護此法經劫亦不墜沒是故當知汝言久者但有言語假令魔說能除惑障不違正法雖曰魔說即是正法與佛語不異何以故如佛所說依法不依於是以此我今但從正

理不取名字又我等所求能滅智障
煩惱障者即是世尊若實魔者終不
能說菩薩之法何以故魔不能知菩
薩從禪定生聞思修慧厭離欲惡不
善之法是大乘義唯佛能說從於初
地乃至十地如是次第四禪四元量
心四無色定滅受想定菩提心諸波
羅蜜隨宜方便成熟攝衆生法十善
道戒聞智慧不放逸離世八法八聖
道轉法輪堅持頭陀具足功德苦空
無常无我寂滅十二因緣出入諸禪
三解脫門諸陀羅尼三十七品助道
之法諸神通門實諦四辯禪智二輪
以自在嚴皆悉和合遊戲諸法而於
生死涅槃等中不背生死亦不向涅
槃心常厭惡正觀諸地出離諸地不
墮聲聞辟支佛地淨佛國土隨順法
畏无生法忍不退轉地受正位地无
生不死順轉決定轉隨順不轉決定不
轉如是等因果次第法不共法非覺
法魔不能說非魔境界故魔有四種
若言陰魔作是說者我終不說佛有

如是等物亦急應遮問曰比舍師計異有何過耶答曰若作與作者異亦有大過問曰云何為過唯願說之答曰若瓶與泥異作瓶時應取縷作甃時應取泥以作瓶不取縷故當知不異復次泥團因微塵成瓶因泥團成若瓶異泥團者瓶則无體泥團成瓶故不得為異泥團於微塵為作者於瓶為作若作與作者異泥於微塵瓶但名異不應有二以是故作與作者不得為異因縷成甃因蒲成席皆亦同是說復次若有一瓶異則一切法壞何以故若有一非瓶離應有瓶若有一是瓶則為多瓶有一非故異亦應非是則无瓶以是義故汝計異者即壞一切法問曰如此說者非壞一切法何以故有一依瓶立是故有一瓶等皆成答曰若有一與瓶合有一應是瓶若瓶與有一合瓶亦應名有一以有一合故不得為異復次有一異者猶如白甃此亦有過何以故白則非甃甃亦非白白與甃異餘物亦然如燒甃時白不應燒若甃燒時

白亦燒者不得為異汝今以言物異相異此事不然汝先言六事各異此則應遮問曰且健陀先言一異有何過耶荅曰汝所謂一異者或說作以作者一或說作以作者異此亦多過問曰有何過耶荅曰若作即是作者事則不成若作與作者異事亦不成何以故因果各異云何為一以衆緣成果故不得為異作相作者相亦皆如是問曰如瓶相破而體不破以體不破故亦得為異以見體在而相破故若破瓶時本成體无不得為異荅曰若言一同僧佉破若言異同比舍師破如荼青氎白亦皆俱破問曰若提子計不一不異有何過耶荅曰前三計者各有所執汝說不一應當是異若說不異即應是一何所執故而言不一不異若无所執妄有所說則壞法相問曰汝說大乘亦无所執汝亦應壞一切法相荅曰我之所執世間現見是因緣法汝之所說但是顛倒不順法相故問曰何者是法相而說我壞法相耶荅曰无體相者即是體

相問曰云何无體相為體相耶答曰
空名无體相問曰云何名空以有為
空以無為空耶答曰我不以有義故
名空亦不以无義故名空以離於有
無故名為空如尊者龍樹所說偈
執有名為常計无則為斷若離於有无
是名真實空

復次如龍樹中論中說偈

執有取體相執無著无體不存於有无
是名真實觀

以是故以離有无名空離斷常故名
為中道若能覺悟如是法相故名為
佛是故十二因緣義名之為空間曰
十二因緣以何為證而知為空答曰
譬如瓶泥團輪繩及以陶師眾緣和
合然後成瓶非即泥團是瓶亦非離
泥團有瓶但假名說瓶為眾因緣无
有體相无體相故无生無生故體相
寂滅因緣所成是故无體若諸法定
有自體不假因緣则无是處以無自
相故無瓶瓶無故一切法亦无如尊
者提婆所說偈

一法若有體諸法亦復然一切法本無

因緣皆悉空真實觀一法諸法不二相諦了是空已則見一切空

問曰因緣生法即是體相答曰是事不然何以故若有體相若无體相非汝所及如汝所說以因緣為體相者因緣從他生故云何有體言體相者自性而起不屬因緣若屬因緣則元自性譬如假借非自有也是故因緣假他而成无有自體如尊者龍樹所說偈

因緣所生法是即元自性若无自性者云何有體相

問曰諸法體相世間現見云何无耶答曰是事不然凡愚妄見此非可信生滅之法皆悉是空生滅流速无暫停時相似相續故妄見為實猶如燈炎念念生滅凡夫愚人謂為一炎亦如駛流影響幻炎如佛所說幻及幻者都无所有而妄見者謂之為實若是實者餓鬼不應見水為火沙石膿血而諸衆生以善惡故隨業所見若有淨心利根衆生則能見空夜叉餓鬼遠見其水近則見火便生疑惑若

物有實不應二見以二見故則知非實但妄見故當知一切諸法皆无體相以无體相故都无生滅問曰若一切法无生無滅云何得有來去計斷常過荅曰以見種子故便計來去若得法空則離斷常如因種子有芽莖枝葉花果次第而見芽生故種子滅是以不斷乃至果生故花滅亦无常過如尊者提婆所說偈

諸法相續有則非是斷滅因滅故果生不得名為常

以是故見因緣空即離斷常問曰癡因緣行云何而得離於斷常荅曰因无明故有善惡行乃至因生故有老死凡夫不解因緣相續妄計為實无明體空故行亦體空乃至生體空故老死體空以世間假名有相續故无斷滅過念念不住元有常過以凡夫衆生死此生彼相似相續故如佛所說第一義中无有衆生死此生彼但以世諦假名說故識為種子行業為田以慢土覆无明為糞愛水為潤父母精氣衆緣和合生名色芽是故名

色無有自體猶如牀脚相假而用初
名歌羅羅二名安浮陀三名肉段四
名堅實五名諸炮開張六名為觸生
法次第相假而有不名為斷菩薩善
解因緣法故即知其空以因緣空故
一切法空解法空故无斷常過如出
胎經中佛所說偈
隨假名字 而得諸法 名中无法
是則真實

以是故非言說故有法若隨名字有
諸法者法則多體猶如空法无一無
多問曰若一切法无體汝言有過現
見有故答曰若法是有言无則過法
既非有云何言過以是故諸法如初
後亦復然若諸法定有體相後涅槃
時應是斷滅若先非是空後言空者
則是邪見壞於正法亦无解脫如尊
者提婆所說偈

不空而見空 我應得涅槃 邪見非涅槃
如來之所說

諸法本空故恒見是空如過去佛所
見空相今亦復然是故我說因緣法
空是則无過如是先立第一義諦後

分別世諦我及衆生作與作者乃至一異則无過失如尊者龍樹所說偈不說分別諦不得於實諦若不得實諦則无得涅槃

復次說偈

諸佛演說法常依於二諦分別於世諦及與第一義若不能分別真俗二聖諦如是則不知佛法甚深義

是故因緣法空名為真如法性實際是名修習第一義禪見因緣空即是空解脫門若見空者則不見諸法相是名无相解脫門見无相故無所願求是名無願解脫門安住如是三解脫門識種子於三界內則更不生名色等芽識无取著滅三有苦三有滅故得寂滅涅槃如尊者提婆所說偈識是種子義遊行於六處若見諸塵空有芽則斷滅

問曰菩薩度空出於生死云何能得勝於聲聞答曰菩薩得世間利出世間利度小災地故雖出世間能住世間教化衆生聲聞不然怖畏生死求速滅度以出世間道見於法界見法

界已到涅槃岸菩薩不介何以故菩薩見衆生苦起大悲心為欲度彼堅住莊嚴於阿僧祇劫修行出世間道於一念頃觀一切法界觀法界已衆生緣故不取果證乃能度脫如佛阿耨大池經中說譬如二人欲墮山頂一人有力善巧方便以巧便故雖墮還起得昇山頂一人力少復无方便即住墮墮不能復起菩薩於无為法中不證不著如善巧人得昇山頂聲聞之人以證著无為故如少方便者墮而不起譬如長者唯有一子以飢儉故遠至他國經數十年長者後時住一大城其家巨富多積珠玕漸得傭力故還來本國菩薩有无量無邊阿僧祇功德到介炎地向於涅槃以愍衆生故還入生死於阿僧祇劫久受勤苦菩薩摩訶薩乘大苦乘求無上果不可思議出過一切聲聞辟支佛上具足一切功德智慧是故起度介炎之地云何菩薩乘大苦乘譬如有人乘舩入海遇大惡風濤波如山有如是等无量衆難諸伴心急生大

恐怖是時船師巧持帆故能度衆難
有福德人得度難已獲大珍寶菩薩
摩訶薩處生死海亦復如是為惡知
識不信所難趣向惡道第一阿僧祇
劫修治淨地行求淨解脫第二阿僧
祇劫修淨禪定行第三阿僧祇劫修
淨智慧行除尔炎地障是故菩薩名
垂苦垂滿足十地得无疑無障一切
行具足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是故以尔炎智得成大果

入大乘論卷上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入大乘論卷下

則

堅意菩薩造

北涼三藏法師道泰等譯

譏論空品第二

問曰汝先說調順乘大苦乘得妙果
報菩薩所得境界甚難了知答曰菩
薩行處微妙甚難於三阿僧祇劫乃
可成就無量百千万億那由他劫在
凡夫中無有出世之法如尊者提婆
所說偈

無量億劫中常在凡夫地汝今應當知
未來亦如是

是故菩薩行處甚大亦復難得散亂
衆生得聞甚難能說亦難况復修行
如尊者提婆所說偈

生得值法難聽說亦復難生死雖无際
聽法故有邊

問曰尊者先所說十地願時為我分
別演說何等為菩薩十地答曰初歡
喜地二離垢地三名明地四名焰地
五難勝地六現前地七深遠地八不
動地九善慧地十法雲地云何名歡

喜地出過凡夫得不思議出世間道
心生歡喜故名歡喜地云何名為離
垢地離破戒垢故名為離垢地云何
名明地依十二門禪得明智慧故名
為明地云何名焰地得增上覺意分
別道品燒煩惱新功德熾然故名焰
地云何名難勝地修習十智雖伏煩
惱未能勝故名為難勝地云何名現
前地能逆順觀十二因緣得法現前
故名為現前地云何名深遠地受佛
功德智慧次第不聞餘心深入法相
故名深遠地云何名不動地離色等
相堅固難動故名為不動地云何名
善慧地入四辯才解一切音聲隨其
所問於一剎那頃悉皆能答故名善
慧地云何名法雲地能受一切佛法
猶如大雲能注法雨故名法雲地是
名菩薩具足十地如是十地是菩薩
安住行處亦能滿足一切智慧如十
地經中之所廣說若能如是知菩薩
十地者是名善知安住行處亦名善
知菩薩廣大功德處所亦能善知如
來無量功德廣大處所若不能如是

知者我今立決定擔當知是人於菩薩法及如來法皆悉不了菩薩摩訶薩從初發意乃至十地常修四行如寶頂經中說善知無明行諸波羅蜜行分別道品行成熟衆生行如是四行惣入二輪所謂福輪智輪菩薩諸地志具二種智果福果問曰云何成就二果答曰初地福果為闍浮提王第二地福果為轉輪聖王主四天下第三地福果為天帝釋第四地福果為焰魔天王第五地福果為兜率陀天王第六地福果為化樂天王第七地福果為他化自在天王第八地福果為千世界梵第九地福果為二千世界梵第十地福果為三千大千世界淨居天王如花嚴經廣說如來出生果報及攝受世界是名菩薩福輪云何名菩薩智輪初地菩薩於一剎那須得百三昧見百諸佛神通能過百佛國土能動百佛世界光明遍照百佛世界能成就百衆生能知過去百劫未來百劫能入百法門能現百身復為一身以百菩薩莊嚴眷屬苦

以願力復過於此百千万億无量無邊亦非竿數譬喻所知若身力若光明力若神通力若眼力若聲力若行力若莊嚴力若住持力若解脫力造衆善業是名初住菩薩於剎那須成就如是無量功德二住菩薩得千三昧如是廣說三住菩薩得十万三昧餘亦如初住廣說四住菩薩得億三昧餘亦如初住廣說五住菩薩得千億三昧餘亦如初住廣說六住菩薩得万億三昧餘亦如初住廣說七住菩薩得億百千那由他三昧餘亦如初住廣說八住菩薩得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三昧餘亦如初住廣說九住菩薩得十佛世界百千阿僧祇微塵數三昧諸餘功德如初住廣說十住菩薩得十佛世界不可說不可說億百千那由他微塵數諸佛如初住菩薩於一剎那須見百佛世界乃至成就百衆生十住菩薩亦復如是問曰如佛

所說一世界中元二佛出云何菩薩
見十佛世界不可說不可說億百千
那由他微塵數諸佛答曰諸佛說言
一世界中元二佛者為彼鉢瓶小心
衆生不為利根大心者說如汝經中
說一世界无二轉輪聖王无二佛出
然諸四天下實有衆多轉輪聖王諸
佛出世亦復如是問曰釋迦牟尼佛
亦能遍一切佛國何必餘佛答曰若
如汝言但一佛能遍滿一切世界者
不應有過去大釋迦牟尼佛七佛出
世得成正覺是以我言多佛无過假
使釋迦牟尼佛神力能遍一切世界
今无量諸菩薩等廣修万行功德滿
足當當成佛无有一人獨成正覺而
障諸菩薩使不成佛无有是處如阿
含枯樹法輪及餘諸經說是經時有
六十比丘渴盡意解俱得阿羅漢果
菩薩亦尔功行齊等同時成佛當知
十方有无量諸佛又金沙阿含二部
經說有佛始成有佛現在有佛滅度
復次說偈

過去无量佛 未來亦復然 及今成佛者

皆滅於愁憂 一切尊重法 今本皆修行
未來亦復然 正覺法如是
曇無讎多亦說是偈

頂礼一切佛 漏盡无有上 無量諸佛身
正覺寂勝尊 正覺所生處 并及得菩提
能轉正法輪 入无漏涅槃 若住若經行
如來之所坐 卧如師子王 我今皆悉礼
上下諸世尊 方面及四維 法身與舍利
敬礼諸佛塔 東方及北方 在世兩足尊
厥名曰難勝 彼佛所說偈 若以此偈誦
常讚於世尊 生死百劫中 終不墮惡道
如佛為尊者 目連說言非汝退神足
但是舍利弗 以神通力用其衣帶繫
難勝坐如是 等佛而汝經中自作此
說况摩訶行 辯明諸佛无量無邊等
於法界同虛空界 諸佛世界悉有諸
佛初地菩薩身行清淨 雖有結使而
不能擾七住菩薩 不名斷結亦不名
有結云何名不有結 不斷結以不為
結使所擾故名 為无結愛佛功德故
名為有結 第二阿僧祇劫 滿足得於
八地一切行具足 无有所作一切結
使盡故得成 菩提空靜住處得滅盡

定如阿羅漢如是得无生法忍若諸佛不勸請者即於彼定入无餘涅槃如經中說得无生法忍離煩惱障如阿羅漢得寂滅无餘離於生死得十自在何等為十壽命自在得心自在衆具自在作業自在生處自在解脫自在神通自在願自在法自在智自在得如是自在善修如意足故降伏四魔何等為四陰魔煩惱魔死魔天魔為衆生故皆志一味得无緣慈猶如如意藥樹隨衆生所願皆使成就問曰云何菩薩自身作業能令衆生隨願令得答曰菩薩以慈心為體猶如見毒而能煞人衆生見菩薩故便得利益問曰八住菩薩以盡結使云何取後身菩薩生羅睺羅答曰誠如所言若取後身菩薩有實欲者乃至无佛可得况羅睺羅問曰云何无佛答曰若毀戒无尸波羅蜜若無尸波羅蜜則无諸波羅蜜如佛所說若无戒則无施無施則無忍无忍則无精進无精進則無禪定无禪定則无智慧无智慧則無一切諸功德无一切諸

功德則无佛無佛則无羅睺羅汝何
以疑生羅睺羅有結无結八住菩薩
无諸煩惱如阿羅漢以方便力故現
受五欲作諸過惡捨四天下轉輪王
位令使衆生得厭離心猶如婆留枝
比丘說佛本行偈

一身為多身作已極為勝非實亦非虛
各各令喜悅放恣生欲意盛壯狂所乱
現同行於欲引令到彼岸禪智能燒滅
欲界諸結使欲結甚狂逸能示現其心
菩薩觀欲知如幻夢是故以此令轉
其意大悲菩薩作諸幻術而化其心
問曰云何作此幻術誑惑衆生答曰
菩薩常以四攝法方便教化一切衆
生同事利益為破結使故如翅燒菩
薩本事因緣以欲狂心搭負死尸走
嘍歌舞菩薩方便亦現同彼為除彼
女熾欲憂患故現同事不名妄語一
切菩薩方便同事皆非妄語世間幻
術少有利益菩薩得无量解脫如幻
三昧門諸有所為能大利益成就衆
生故无有過問曰羅睺羅為是應化
為真實耶答曰二俱无過菩薩身者

即是天身如本起經說佛告阿難如
來為衆生故出現於世不以天身轉
於法輪何以故欲令衆生不懈怠故
佛以天身得成正覺非我凡夫之所
能成以是故天中天為憐愍衆生故
示現世間有其父母妻子眷屬若是
幻化現有羅睺羅此亦无過若是實
人亦无有過菩薩方便得不思議解
脫住於大地成就衆生牙為化生父
母兄弟妻子

問曰羅睺羅是菩薩耶答曰不但羅
睺羅獨是菩薩住迦毗羅衛城諸釋
種童子阿難難陀提婆達多阿菟樓
駄等皆是大力不退轉菩薩如婆羅
樓志於本行經中所說偈

或是大丈夫或是佛所化提婆達多者
大仙之同伴或復為父子常作內眷屬
菩薩有大力權變能為此共佛及餘人
菩薩諸大仙阿難難陀等 那律釋摩南
跋陀與桎沙 憂波桎釁等作父子眷屬
咸皆共圍繞

問曰提婆達多於五百身中常與菩
薩而作大怨云何復言名菩薩耶答

曰提婆達多非佛怨耶何以故若提婆達多是佛怨者菩薩修善提婆達多恒造諸惡云何世世得與菩薩俱相值以是義故提婆達多非菩薩怨譬如二人各行一人趣東一人向西步步相遠而常違背云何為伴得相值耶若提婆達多是菩薩怨者如來世尊應有大過問曰有何過耶答曰若尔者佛非一切智亦无神力是為愚癡則不能得擁護衆生非金剛身如來便應有餘業不能斷盡云何知佛非一切智如來在耆闍崛山為提婆達多推石所壓而不覺知是故當知如來非一切智云何名為无有神力提婆達多持杵打害不能禁制以是當知无有神力云何名為愚癡現見害至而不知避是以當知為愚癡也云何名為不能擁護衆生提婆達多作五逆罪而不救度以是當知不能擁護衆生云何名非金剛身轉輪聖王以少福報而无怨害何況如來轉法輪王為石所壓身血流現當知如來非金剛身云何名有餘作業不能

斷盡為他所打當知如來餘業不盡
若欲令佛无是過者如來便應志滅
怨敵但以善巧方便欲令衆生起厭
惡心現作逆害墮於地獄欲示業報
不可壞故又復欲為墮地獄者歸依
如來請佛教護又為來世豪貴之人
入佛法中若有恃其勢力復以鞭杖
加打於人令此衆生便作是念如來
之身猶被毀害況我凡夫薄福德者
汝言逆罪但是菩薩善權方便如是
逆罪名雖有五而實有二破僧害佛
如是等業世間所无提婆達多是大
賓伽羅菩薩為逆衆生起逆罪故現
作二業墮於地獄菩薩摩訶薩隨所
應作以化衆生乃至現同魔業令魔
波旬以三玉女顯現如來無欲之相
又兩刀劒一切鋒稍顯現如來无瞋
恚相亦无貪愛及愚癡相問曰天魔
來意欲壞如來正覺之心汝云何言
欲顯如來无貪瞋耶答曰不為遮斷
何以故若如來出過魔界猶為魔遮
者大梵天王亦出魔界云何不遮菩
提是道之妙果无能奪者亦无與者

故不可壞言魔擾亂凡有二義何等
為二一者實有惡業為魔所擾二者
為進新學令心堅固為魔逼試實是
菩薩真善知識現作魔來增益功德
譬如道路以恐畏故疾度嶮難猶如
好牛以少鞭杖則得調利問曰天魔
亦有是菩薩耶答曰非但此世界魔
是菩薩十方世界魔王者多是菩薩
如維摩詰經中所說十方世界作魔
王者多是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能
乞手足頭目髓腦如是言者皆是住
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何以故若非菩
薩者未堪斯事譬如香鳥蹴躡非驢
所及唯諸菩薩乃能行耳如彼廣說
以是義故當知菩薩善知衆生種種
所行為欲顯其功德智慧方便力故
或現作煞煞者作乞乞者問曰若羅
睺羅實是菩薩者云何復言聲聞阿
羅漢耶答曰菩薩亦名聲聞亦名阿
羅漢何以故令一切衆生聞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故名聲聞於一切天
人阿修羅應受供故名為應供菩薩
摩訶薩為化衆生故現作聲聞阿羅

漢問曰諸餘聲聞亦是菩薩耶答曰
諸餘聲聞亦有是菩薩者如法華經
中舍利弗等五百弟子悉是菩薩皆
當作佛一切聲聞皆是阿鞞跋致菩
薩如不退轉法輪經中廣說以是故
當知菩薩皆現為聲聞問曰一切聲
聞皆成佛不答曰聲聞成佛此亦无
過問曰云何无過答曰先斷結障後
斷智障淨治諸地向一切智是以無
過問曰燒滅結使如焦穀芽云何得
佛答曰若如汝言斷滅結使不得成
佛者汝及一切衆生皆具諸煩惱即
應是佛汝意若謂具煩惱人非是佛
者離煩惱者應當得佛汝言燒煩惱
結如焦穀芽而不成佛亦无是處我
不欲令具煩惱種生佛法芽汝癡无
智顛倒解故謂煩惱為佛法種阿羅
漢初斷煩惱後除智障修菩提道得
成正覺阿羅漢中有少斷智障者有
不斷者有得无諍三昧者有不得无
諍三昧者有得五神通者有不得五
神通者有得四辯者有不得四辯者
有得禪出入自在者有不得禪出入

自在者何以故不斷一切智障故問
曰云何名為智障答曰出世間无明
名為智障猶如娑羅留枝本行中
說偈

无明有二種世間出世間世間无明行
賢聖已遠離愚癡无妙解不能如實知
依止此心識法界諸驗處未能及本原
云何決定出法身證涅槃唯佛能了知
佛婆伽婆乃能知其體性智慧及大
悲斷結是名聲聞所斷智障聲聞有
二種一者勤修禪定是鉢根人二者
迴向菩提能斷智障是利根人樂行
禪者如寶良經說猶如水精終不能
成摩尼寶珠聲聞修禪亦復如是終
不能成菩提果也此是諸佛境界非
我所知一乘多乘今但略舉其義以
明佛教不相違背我未能了譬如長
者遠行疲極現作化城此經中說但
有一乘實无有三佛亦自說唯有一
乘更无二三問曰如來以何行得斷
結使而成佛耶答曰經中說言佛告
阿難能修四如意足者若住一劫若
住多劫乃盡生死一切諸經皆同是

說若汝言无煩惱者我亦如是若有
親愛信歸於我當為汝說問曰云何
住壽答曰阿羅漢无煩惱與八住菩
薩同善修如意足故能隨意住世乃
至盡於生死羅睺羅賓頭盧等盡住
於世為以此身住世為更有餘身住
若以實身而住世者则无其義若變
化身住壽多劫斯有是處亦如僧祇
中說青眼如來等為化菩薩故在光
音天與諸聲聞衆无量百千億那由
他劫住如彼天中聲聞住壽多劫當
知此界亦有聲聞能如是住聲聞无
結能如是住者當知八地菩薩亦能
如是盡生死住問曰佛言弥勒菩薩
一生補處以是因緣當知菩薩有生
耶云何得名無生乎答曰言有生者
是戲論法菩薩摩訶薩以方便力示
現受生非是真實如維摩詰語弥勒
菩薩言无生可得云何如來授仁者
記一生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為過去生未來生現在生若以過去
生過去生已滅未來生未來生未至
現在生亦無住故如觀過去未來現

在生皆不可得是故我說八住菩薩
於第二阿僧祇劫盡有作行住無作
行如阿羅漢斷結使而說偈言

從初發意來 方便行諸地 得到第八地
自在盡諸結

順修諸行品第三

問曰如向所說八地菩薩善斷煩惱一
切結使云何成佛得一切智答曰菩
薩摩訶薩除身諸惡寂滅結使離於
生死遊戲自在金剛力士常隨護助
獲得清淨金剛之身如如來藏經中
廣說得四辯智淨治第九地於二千
梵中得自在力能善說法為大法師
能入如來秘密之藏淨治第十地得
無量無邊禁呪方術能令一切自在
無尋作摩醯首羅天子亦為一切世
間依止問曰所言摩醯首羅者為同
世間摩醯更有異耶答曰是淨居自
在非世間自在汝言摩醯首羅者名
字雖同而人非一有淨居摩醯首羅
有毗舍闍摩醯首羅其淨居者如是
菩薩隣於佛地猶如羅穀障於一剎
鄰須十方世界微塵數法志能了知

能以口吹十方世界皆大震動又以
一身遍一切佛國亦如皇太子初受
職時以已業力故大寶蓮華自然化
出受一切種智位坐寶蓮華王座有
无量菩薩亦坐蓮花上而自圍遶坐
寶蓮花已十方世界諸佛放大光明
照此菩薩受灌頂位如轉輪聖王長
子受王位時受灌頂已即於彼座斷
除智境微細之障得首楞嚴三昧毗
楞嚴三昧法華三昧得一切實法次
定三昧不可思議解脫三昧甚深无
畏海水三昧微妙清淨離垢三昧諸
法平等无言說三昧乃至金剛三昧
得如是諸三昧已悉無障碍一切行
滿足覺一切智境成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成正覺已得如來十力得四
辯智十八不共法能遍至一切佛國
得一切諸佛不壞法身遍滿一切法
界一切身口意業相皆悉除滅得无
為寂滅處登如來地有二因緣一於一
切世間顯現色身悉以本願无作業
力二以衆生分別想異是故能作種
種色像皆悉應之是名如來无碍法

身問曰如經中說從初出家能住佛法名為法身答曰此事不然汝若以是名為法身唯法无佛则无三歸若欲令具三歸依者始從初地乃至十地在淨居天成於正覺自在應化名為法身具足三寶問曰若以如是名法身者虛誑无實何以故如來具足功德捨兜率天降閻浮提生於王宮居天得成佛道名為法身耶答曰非閻浮提成佛十地功德非欲界法况於閻浮提得成正覺我先不言八住菩薩盡一切結漏能作千世界梵王九住菩薩作二千世界梵王十住菩薩作三千大千世界梵王以指願力故生淨居天斯有是處於閻浮提實身成佛者則非其義以是義故當知淨居天成佛非閻浮提乎問曰假使生於閻浮提得成佛者亦能於三千大千世界而得自在答曰此事不然何以故福德果報決定有處汝不知故而作是說若釋迦牟尼佛生閻浮提於三千大千世界得自在者於一

切十方世界亦應自在問曰縱令十方皆使自在復有何過答曰若尔者但是一佛世界十方諸佛則無依果復次如諸經說皆謂釋迦如來王領三千大千世界不言乃至十方世界若如汝語則无因果如經中說諸佛出世國土衆生皆是依報各有齊限是故當知在淨居天成於正覺領三千大千世界非閻浮提問曰若佛非閻浮提成正覺者如來四塔則无利益答曰我先不已說耶若以結使因緣受身則无成道無尸波羅蜜若无尸波羅蜜則無諸波羅蜜若无諸波羅蜜則无佛若無佛則无四塔問曰汝之所說皆非義理何以故一切諸部論師皆說一切諸佛皆從閻浮提出而釋迦如來生於林弥且園在伽耶城坐於道場成等正覺於波羅捺而轉法輪拘尸那城入般涅槃是故汝言非也答曰此事不然何以故我意不欲令諸如來於此而出在首陀會天而成正覺若首陀會成正覺者則无王宮生亦無出家亦无成道何

以故若令如来便无親族亦无生處
亦无有滅如法華經智照經如来出
生經皆廣說如来不生不滅迦葉亦
自說言我依一切種智出家當知此
義即是示現如来不生於金棺內而
出其腳迦葉致礼則明如来不滅是
故當知如来法身不生不滅問曰如
来都无少生滅耶答曰我今依理正
說如来實无生滅非為虛妄如来但
以方便示現生滅皆是不可思議為
化衆生故如佛於修禪經中說我於
娑婆世界若以實身現者則無一人
而受我化是故此處竅為甚深亦是
秘密亦名顯現皆為下根衆生智慧
微淺不能得知甚深之法是故方便
為現斯事以偈頌曰

大乘甚深廣顯現易可說
鈍智心狹劣聞則懷驚疑
真是佛子者能知其甚深
今乃真實說但為求佛者
成就於二乘人天諸利根
受福乘此乘是名大乘道
大乘能出生聲聞緣覺道
若遠大乘者云何得諸果
猶如諸字本離本則无字
若離摩訶衍亦无一切乘
鈍根少智者

不信於大乘以不能信故則无一切乘
自利而兼他是名无上乘是故當親近
乃至成佛道

是義甚深難可顯現不應處處而為
人說問曰雖不得一切處說應為能
解者說若發大心增長智慧應為是
人具足分別如前所說答曰有四不
思議所謂佛不思議禪定不思議龍
神不思議業報不思議佛不思議應
顯現法唯有利根衆生從盧舍那佛
以來所說諸法悉能堪受問曰云何
得從彼佛以為次第乃至今耶答曰
如來法身為化衆生有四方便何等
為四一者多檀多羅波羅比地二者
多檀多羅尼比致三者阿亶多波羅
比致四者阿亶多羅比致此四深妙
秦言無以譯之故存梵本耳問曰若
如來法身常是寂滅无相無為云何
而得隨順有相答曰以本願力故如
入滅盡定比丘雖无心相以先要心
若打捷提聲發至耳隨其聲發即得
出定菩薩亦復如是發菩提心本誓
願力若使我得寂滅法身尔時心識

雖復无相以無作力故教化衆生是
故如來无相法身便能普應隨順有
相如三千大千世界百億堯率天百
億炎摩天皆悉俱時示現色身現色
身已或復捨壽或現入胎或現初生
或作釋梵四天王等接事左右或現
行七步或現師子吼或復自言天上
人間寂尊寂上是後邊身斷生老病
死或現童子或現入宮或現出家或
現苦行或現坐道場或現降魔或現
初成佛或現覺悟衆生或現久成佛
或現釋梵請轉法輪或現成熟不成
熟衆生或現度脫已成熟者或現當
入涅槃或現已入涅槃或現閻浮提
全身舍利分身舍利或現兜率下來
乃至現度脫成熟衆生隨應所見皆
為現形或復數數示現或復暫時示
現如是說者名真實義終不三阿僧
祇劫修行諸波羅蜜而成四十五十
年果便滅盡耶云何當說因如須弥
只羅山等果如芥子微塵分許是故
汝說即是顛倒如我法中乃可令使
因如芥子果如須弥只羅大山此合

斯義是故三阿僧祇因得盡一切生死果報應化衆生法身常存如法花壽量所明亦如文殊師利授記品中說也彼云何名為多但多羅尼比致如佛所說我作佛事已竟語諸比丘我涅槃時到如是十方諸佛亦復如是為化衆生故作如是語其實不滅一切佛國神通變化皆與虛空法界齊等是故當知法身是常色身應化故无常若以色身觀佛者不名見如來如佛說偈

若以色見佛 音聲求如來 是人行邪道 不名為見佛

以是義故以法身觀佛名真見如來如蓮花比丘見佛色身便作是念我最先見佛佛言汝不先見我唯須菩提識於法身已先見我是故當知位階十住名見法身若礼法身即礼一切色身如佛於法華經中說若人稱名供養觀世音法身者勝供養六十二億諸佛色身何以故以其位階十地得佛法身亦名菩薩亦名為佛以是故知法身為本无量色身皆依

法身而現化出是故佛便假說六十
二億恒河沙色身不如供養一法身
乎如佛於寶積經中所說

如是迦葉如世間入月初出時恭敬
禮拜至其盛滿而不恭敬何以故從
初以至滿故如是迦葉若善男子欲
恭敬我者先當敬礼菩薩何以故以
佛從菩薩地得滿足故乃至經歷生
死變化色像利益衆生以是義故彼
已得佛果是佛實說非虛妄也問曰
若未入菩薩地者受具戒比丘得為
礼不答曰得礼以初發心菩薩勝於
一切聲聞辟支佛故如尊者羅睺所
說偈

若發深心 必生菩提 故為一切
之所恭敬

問曰云何受具足戒比丘而礼不具
足戒未入正位菩薩耶答曰應礼菩
薩何以故聲聞戒要須受得盡壽便
捨菩薩發心成就自性第一義戒解
脫戒是故聲聞雖受具足戒猶應礼
彼未入正位菩薩以菩薩體性不煞
遠離刀杖乃至重鐵盡无煞心而有

慚愧如是廣說體性不盜乃至體性
不邪見如波羅提木叉戒命終時捨
羅道時捨菩薩大士性戒成就乃至
道場終不中捨以是義故雖受具戒
應為作札問曰成就體性戒者乃可
供養不應禮拜答曰不然以有戒功
德故亦應禮拜豈但供養汝言不受
戒菩薩不應向札我今復當為汝廣
說不但以白四羯磨故而受具足戒
如比丘毗婆沙中說有十種受具足
戒菩薩有種種受戒何等為十如佛
自言善來比丘自然已得受具足戒
如摩訶迦葉自捨因緣受具足戒如
憍陳如見諦故受具足戒如波闍波
提比丘以八法受具足戒如達摩
提比丘以遺使受具足戒如須陀
丘等善來受具足戒如拔陀羅波楞
伽三歸受具足戒如邊地第五律師
受具足戒中國白四羯磨受具足戒
是以菩薩常受具足戒未曾捨離問
曰若被法服菩薩得禮白衣菩薩不
答曰菩薩方便具足五通隨順衆生

一切形相而同其服亦隨一切衆生入於諸趣同其狀類大菩薩等隨衆生業報變化受身如尊者拘摩羅陀所說偈言

諸趣悉變化唯除淨居天隨業種種轉无處不受生

以是故知諸菩薩常同利益隨其受生而化導之以方便力但為衆生不隨煩惱業報所繫如尊者提婆所說偈

或現作師長或復為弟子以種種方便為化諸凡愚自在於諸趣常為衆恭敬若不恭敬者是大憍慢業

是以菩薩雖形服在俗應得恭敬猶如如來為化衆生作若干種形亦如化弗迦沙王作老比丘形作瓦師形作力士形作琴瑟伎術師形亦現種種在家人形雖為種種无量形狀一切皆應恭敬禮拜是故雖同俗服應加恭敬如佛所說偈

嚴飾諸行而寂滅調伏決定修梵行於諸衆生捨刀杖是名沙門婆羅門是以於諸菩薩不應取其形狀相貌

而生分別菩薩但為三界衆生作大
舍宅或化為佛或化為天人乃至化
為種種畜生一切皆應禮彼菩薩功
德妙衆不應作心禮其狀貌如彼世
人致禮形像遠敬法身豈在金石泥
團土木而尊事乎是故菩薩以諸方
便作内外形利益衆生礼无各耶是
以如來非是涅槃非不涅槃如羅睺
羅所說偈

生死苦長遠 應當入涅槃 以大慈悲力
久住而不捨

是故當知隨生死久遠法身常住色
身應現猶如燈滅是故菩薩法身勝於
諸佛色身諸佛色身於欲界而成正
覺菩薩法身住於淨居菩薩法身住
於諸佛一切種智諸佛色身為化衆
生令諸釋梵四天王等皆悉恭敬是
以佛說供養六十二億恒河沙諸佛
色身不如供養菩薩一法身也如集
一切福德三昧經中所說喜樂正法
終不說佛入於涅槃如法華經中說偈
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處凡愚无智者
雖在而不見

如入一切世界大莊嚴三昧經中說
告善男子汝見如來法身不白言世
尊唯然已見於一毛孔見億百那由
他諸佛世界身口業等遍滿一切諸
佛世界又如來密藏中說持速疾菩
薩觀如來頂上至無量諸佛世界猶
不能見如目連尋如來說法音聲乃
至野馬世界猶不能盡於佛音聲如
首楞嚴經中所說如來處於宮中而
現無量世界初生轉法輪入涅槃如
密藏經中說如來法身住於一切衆
生身中光影外現猶如淨絲裹摩尼
珠无所障蔽亦復如是是故當知如
來法身遍在一切諸衆生中如佛所
說乃至枯樹樵木亦悉皆人不應生
害况復餘類是故不應稱量衆生除
諸如來無能知者如維摩詰所說一
切佛土皆悉嚴淨此娑婆世界亦是
大心衆生有如來藏故釋迦如來以
善方便令諸聲聞大弟子等現五濁
世諸外道等雖計一異如是人等一
切身中亦有法身悉從菩薩善方便
生皆為顯發摩訶行道是故當知菩

薩於三千大千世界教化衆生故種種不同若利根衆生為讚大乘而无譏嫌令心易解若鈍根衆生入邪見林著惡癡網得見諸佛菩薩因緣故滅諸邪見乃入大乘是故摩訶衍於諸乘中取為根本若有衆生受持信解此大乘者當知是人業報煩惱皆悉消除如世尊為阿闍世王解諸疑悔經中所說光相勿作是言何以故汝於餘佛世界十劫修諸禪定不如於此娑婆世界能一食頃修行慈心何以故於餘世界斷除煩惱亦復不如於此娑婆世界一食頃中修習善業如與文殊師利授記中說及餘諸經皆具分別若有衆生誹謗正法如般若經及法花中廣說其謗法過逆罪若能受持信解大乘乃至五無間等皆悉消盡如佛所說偈

所作重惡業能深自悔責敬信大乘法拔除諸罪根

佛說如是真實法相信心次第相續連注皆悉空寂先所造惡即能消滅如世尊解除疑悔經中說也大王觀

察汝心以何心煞父為過去心未來
心現在心耶若過去心過去心已滅
若心已滅則無方所亦无住處若未
來心未來心未至若現在心現在心
不住譬如幻化非青黃赤白紫頗梨
色體性純淨乃至非相非可見如是
廣說即得勝趣是故當知摩訶衍者
是根本染如弥勒在嚴經中說發菩
提心事解菩提心住菩提心得大利
益不墮惡趣解菩提心淨菩提心從
地至地漸漸增益而得法身能現神
通如盧舍那佛所作變化而說偈言
若得无垢身色像則无量或出於閻浮
或處於兜率從於定光佛乃盡生死際
知時與非時當知定光化非是形色處
亦復非无相悉由於本行亦如水中月
身口意皆密悉是不共法一切諸世界
色身現解脫持世諸天人欲覩見佛頂
无邊不思議過於億世界口連諸弟子
至心求佛聲亦過百千界尋聲无邊際
法身功德業一切無能知不可以形類
言辯巧宣說見聞唯佛力非我之境界
念報佛恩者頂戴信奉行今我所說法

迴施諸衆生悉滅煩惱結得證無上道

入大乘論卷下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入大乘論卷下

第三十二張 則

三無性論卷上

漸無相論

卷上

真諦三藏於廣州制旨寺翻經

論曰立空品中人空已成未立法空
為顯法空故說諸法无自性品釋曰
前說空品後說無性品欲何所為
答曰前說空品為顯人空但除煩惱
障是別道故後說無性品為顯法空
通除一切智障及煩惱障是通道故
復有別用為除世間三虛妄論一聞
諍為勝論如露伽耶鞞迦及僧佉等
論二多聞為勝論如四韋陀及伊鞞
訶婆等論三正行為勝論如二乘教
等今說二空除此三論先說人空為
除前外道兩論次說法空為除後一
二乘偏執乃至外道邪執論顯真實
正行依因此行得究竟无比故復次
說人空為破邪法說法空為立正法
若廣明論用如十八部為顯此用故
說斯論此即第一明用分也
論曰外問於何法中立此無性應先
安立是法若說如是則无相理有所
相應實虛兩境即便可見

答曰一切諸法不出三性一分別性
二依他性三真實性分別性者謂名
言所顯諸法自性即似塵識分依他
性者謂依因依緣顯法自性即亂識
分依因內根緣內塵起故真實性者
謂法如如法者即是分別依他兩性
如如者即是兩性无所有分別性以
无體相故無所有依他性以無生故
無所有此二無所有皆无變異故言
如如故呼此如如為真實性此即第
二相應分即是立名次約此三性說
三元性由三無性應知是一無性理
約分別者由相无性說名無性何以
故如所顯現是相實无是故分別性
以无相為性約依他性者由生無性
說名无性何以故此生由緣力成不
由自成緣力即是分別性分別性體
既無以无緣力故生不得立是故依
他性以无生為性約真實性者由真
實无性故說無性何以故此理是真
實故一切諸法由此理故同一無性
是故真實性以无性為性

釋曰約真實性由真實无性故說無

性者此真實性更無別法還即前兩性之无是真實性真實是無相无生故一切有為法不出此分別依他兩性此二性既真實无相無生由此理故一切諸法同一無性此一无性真實是无真實是有真實无此分別依他二有真實有此分別依他二無故不可說有亦不可說無不可說有如五塵不可說无如兔角即是非有性非無性故名無性性亦以無性為性名无性性即是非安立諦若是三性並是安立前兩性是安立世諦體實是无安立為有故真實性即是安立真諦對遣二有安立二無名為真諦還尋此性離有離無故非安立三無性皆非安立也此即第三相分明三種體相也

論曰此三種性如是無性已說其相今須說成立道理分別性者无有體相何以故此性非五藏所攝故若法是有不出五藏五藏者一相二名三分別四如如五無分別智一相者謂諸法品類為名句味所依止名者即

是諸法品類中名句味也分別者謂二界心及心法如如者謂法空所顯聖智境界无分別智者由此智故一切聖人能通達如如此五法中前三是世諦後二是真如一切諸法不出此五若分別性體是有法則應為此五攝以不攝故故知體無也

外曰此法若无體相云何分別答曰但有名无義何以故如世間於義中立名凡夫執名分別義性謂名即義性此為顛倒是故但有分別無有實體外曰云何知此分別是虛妄執答曰此名及義皆是客故所以然者名於義中是客非義類故義於名中亦客非名類故外曰云何得知兩字為客答曰由三義故此理可知一者先於名智不生如世所立名若此名即是義體性者未聞名時則不應得義既見未得名時先已得義又若名即是義得義之時即應得名无此義故故知是客二者一義有多名故若名即是義性或有一物有多種名隨多名故應有多體若隨多名即

有多體則相違法一處得立此義證
量所違无此義故故知是客三者名
不定故若名即是義性名既不定義
體亦應不定何以故或此物名目於
彼物故知名則不定物不如此故知
但是客復次汝言此名在於義中在
義去何為在有義為在无義若在有
義前三難還成若在无義則名義俱
客此定成立 外曰義及名非分別
所作何以故實名能顯實義故如實
有燈照實瓶等是故名義俱非分別
答曰是義不然何以故照了不平等
故若如汝言義實有者用名顯義如
燈照色是義不成何以故要先得義
後立名故未得義時不得立名既由
先取義後方立名取尚不能了義何
况其名而能了耶以燈照物義則不
尔要因於燈故能了物无先了物然
後須燈是故照義不平等也
釋曰言取尚不能了義者如識先得
義次取青黃或是非等從取後方立
名若取能了義則不應未取之時識
已得義是故不因於取能得了義名

在取後豈能了也又若名能了義餘人未識名時則不應聞名不得其義譬如由燈照色此人因燈能顯了色而餘人因此不能見色無有此義決定因照能顯色故由名顯義則不如是是故照義不平等也

論曰外曰若汝謂由名分別義實無所分別義是故名中无義義中无名二俱客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若人執名異於義義異於名此人既無顛倒則於義中应无僻執不應聞說好惡生憂喜心名義不相關故聞好惡名即生憂喜心故知名義相應不得是客當知客義是汝顛倒

荅曰是義不然何以故由久時數習顛倒故有此僻執不聞名義相應若人已執名異義異由名於義亦未免僻執何以故由長時數習名言熏習故必由此法門生分別心起虛妄僻執如凡夫正見人亦知此身但唯色等行聚由其數習我執堅固故於自他相續中不免人我僻執如此名義分別是法僻執即是顛倒增益无物

故如人我僻執故知名義僻執是法顛倒既是顛倒云何生此顛倒而非繫縛是故由僻執熏習本識成於種子能生起依他性為未來果此僻執即是分別性能為未來依他因也又因此未來依他性果更生未來法執顛倒即是由依他性為因能生未來分別性為果如此更互相因故生死恒起相續不斷此即第四成立三性分說分別性成立義已

別有六種差別次說此性品類差別然此分別性差別有六種一者自性分別謂分別色等諸陰體相但以證量所取五識但能直取五塵乃至意識直能取法不於一中種種分別故名自性分別直取體性故二者差別分別謂有色可見不可見等色則可見香味五塵非眼所見如是隨於一自性中更種種分別不同故稱差別分別也三者覺知分別謂見前法即識其名字能為他說既自識名字復能令他得識故稱覺知分別四者隨眠分別謂見前物不識名字不能宣

說故稱隨眠分別五者加行分別又有五種一隨愛分別二憎憶分別三和合分別四遠離分別五隨捨分別由此五分別生三毒煩惱故稱加行合此五就前四並是約義分別六名分別又有二種一有名字二无名字有名字謂此物實如是或色乃至及識或有為无為有常无常善惡无記如是等執皆有名字分別無名字者謂此何物為此去何何所以去何如此此四句分別初一覓體性次一求因謂何因緣故有如此三覓體差別四求因差別此四皆是無名字分別此依名分別義自性五種又有五種所分別自性一依名分別義自性二依義分別名自性三依名分別名自性四依義分別義自性五依名義分別名義自性一依名分別義自性者謂此類是色由色體性而得成就乃至此類是受想行識等由識體性而得成就也

擇曰謂此人先未得義前得色名聞說色相如此有形尋可捉持有壞滅

如此等相名之為色此人後見色體
品類相類如昔所聞知其是色即是
由名字能分別色體性乃至識陰亦
亦先得其名未見其體後時得體如
昔所聞即知是受乃至識也

論曰二依義分別名自性者謂此類
可名為色彼類不可名色乃至此類
可名為識彼類不可名識由先得義
然後分別立其名也三依名分別名
自性者謂此色名如人雖得其名未
識此名品類更復思量學其訓釋是
名依名分別名乃至識名求其所訓
品類亦亦四依義分別義自性者謂
未得色名因不定名分別色類如人
未識物名但見物體而分別此體異
於餘物不知定是何物不得其定名
故但名依義分別義亦如小兒所見
未識名字及无分別識位所得境界
如五識等並緣義不緣名也五依名
義分別名義者謂此類以色為體此
色即是名如人先已識名識義後重
分別前所識名義謂此為色體此即
色名乃至此類以識為體此識即是

名如是等皆名依名義分別名義
此五分別即是廣前六中寂初自性
分別前略明故但云自性分別後廣
明故分別五種自性也如是前六後
五皆名分別性品類差別已說分別
性品類差別竟次說分別性功用此
分別性能分別前六後五今為顯此
六五分別性功用差別有八種分別
能作三種事類三事類者一戲論類
二我見我慢類三欲等惑類八種分
別者一自性分別謂色等類色即色
陰等即餘四陰類即是前依名分別
義等五種分別自性及前六中寂初
自性如是等皆名自性分別也二差
別分別謂於色等類可見不可見尋
元尋如是等無量差別分別皆依止
自性分別是名差別分別也三聚中
執一分別謂於色等陰執我衆生命
者受者如是等名共期所立執此而
起分別又於多法聚中執聚為因謂
屋軍車衣食飲等如是等名皆是共
期所立執此而起分別是名聚中執
一分別也此兩即是內外分別前執

有人後執有法

釋曰共期者世派布所立名字皆共期契所作欲令同作一解也

論曰四我分別謂此類是有流有取長時我執數依串習從此僻執串習緣身見所依止類起虛妄分別是我分別也

釋曰此類是有流有取者類即是阿黎耶識為諸惑本有流即是元明有取即是貪愛過去煩惱十使以滅不可分別為諸惑名但惣稱元明能障智明故此元明能為諸惑因能流轉生死故稱有流如數人說流注生死故心漏連注故非人所持故故說有流取者即是有流家果因謝過去故名有流果來在現相續中故名為取即是現相續中隨眠貪欲種子也若諸煩惱並在現相續中說流說取者流即四流取即四取如此別說此流取等皆不離本識故言此類是有元始來有此流取等惑故說長時也我執有三種一隨眠二上心三習氣

言數者即明隨眠我執數數依止本
識言串者即上心我執數數串起言
習者即明習氣我執數數而起隨眠
上心是內煩惱得見諦道此惑便滅
習氣為久習所成非正煩惱故得羅
漢時此猶未滅得法如如方能稍遣
此三我執皆依本識也緣身見所依
止類起虛妄分別者明本識有二義
是三種身見所依止一能作種子生
於身見二作身見所緣境界令起虛
妄我執正談緣此本識作境界起故
稱我分別也

論曰五我所分別謂此類是有流取
長時我所執數依串習從此僻執串
習緣我所見所依止類起虛妄分別
是名我所分別也所執境界義不異
第四但能分別有我執及我所執為
異耳六愛分別謂緣可愛淨類虛妄
分別名愛分別也七憎憶分別謂緣
可憎不淨類虛妄分別名憎憶分別
也八非愛非憎分別謂緣非可愛憎
類翻前二分別名非愛非憎分別也
若略說分別唯有兩種一分別依止

一分別境界於八種分別中自性及老
別并辨聚中一執此三分別能作戲
論分別依止及作戲論分別境界何
以故依止此類名想言所起分別名
想言所熏習分別名戲論分別於三
類中由緣三名故數數起行種種相
貌如是分別名為戲論以三類為依
止三名為境界戲論為分別體依止
境界即是分別性戲論分別即依他性
釋曰八分別中前三分別名為戲論
分別此三各各即為依止即為境界
即為戲論體何以故於三分別中各
有能所故能即是戲論體所中則有
二謂類及名類即是三種義類名即
是三類種種名是故以義為依止以名
為境界緣此名字為法門取於義類
故正以所取為依止所緣為境界故
云依止此類緣名想言所起分別云
想言者謂心想此名言說此名故云
想言此則分別為想言所依止今此
中立想言者並是名字欲顯名字有
麤細名則為細想則小麤言為寂麤
是故用此三名目三分別初自性今

別直明色等法體此義為細故立名
名次差別分別明體差別則小為麤
故立想名後聚中一執分別謂瓶屋
等此取為麤故從言名也名想言所
熏習分別名戲論分別者由緣此三
名為境界起於分別所分別即有熏
習能分別義能分別即是戲論分別
於三類中緣三名數數起行種種相
貌者明依止三類緣三名為法門而
數數生起種種相貌分別依止境界
戲論體唯是一有三義用

論曰次我及我所以二分別能作身見
及諸見本能作我慢及諸慢本

釋曰此兩分別例前亦應明即為依
止境界及分別體前既已明例自可
解故不須辨故但明能生後我見及
作諸見本由執有我故生諸見我所
執能作我慢本及諸慢 論曰後愛
憎對二此三分別能生欲瞋及无明等
釋曰此三分別即是三毒是故能生
一切三毒也

論曰如是八種分別能作三種事用
品類前三即作戲論類次兩即作我

見我慢類後三即作欲等惑類初六種分別顯攝法義一切分別不出此六凡攝三義自性及差別此二是分別依止覺知睡眠加行此三是分別體後一名字是分別境界是故六種攝法皆盡覺知睡眠通三性加行唯不善是上心惑離有五種隨愛生貪隨憎起瞋隨捨生无明此三是煩惱體和合遠離是煩惱用由貪故和合由瞋故遠離由无明故通成此兩不立別能貪是引境故和合瞋是棄境故遠離由有无明故有引棄是故通成二用次依名分別義等五種分別為顯分別依止及境界差別依止及境界但分別性攝後八種分別為顯三種障事謂自性差別聚中一執此三分別能生心煩惱為一切智障我及我所此兩分別能生肉煩惱為解脫障可愛可憎及翻前二此三分別能生皮煩惱為禪定障此三煩惱即三事類心煩惱即戲論事類肉煩惱即我慢事類皮煩惱即是欲等惑事類此三事類是依他性若略說今

別不出三種一分別依止二分別體
三分別境界若說分別體謂三界心
及心法依止及境界更無別體以似
塵義類為依止以似塵義類之名為
境界耳次辨相惑麤重惑若分別性
起能為二惑繫縛衆生一者相惑二
者麤重惑相惑即分別性麤重惑即
依他性此二惑所以得立者於依他
性中執為分別性故得立

釋曰呼分別性為相惑者相謂相貌
說相貌為惑能為惑緣故說為惑但
依他性是正惑而說輕重者分別性
但是惑緣說惑故說為輕依他性正
是惑體故說麤重由相惑故能障无
分別智不合无分別境分別相貌故
由麤重惑正惑後生得諸苦等兩必
相由而有故言二惑繫縛衆生也
論曰若人不得見此二性從此二
惑即得解脫言不得者謂不得分別
性此性永无有體故无所得言不見
者謂不見依他性依他性雖有體以
心不緣相故此性亦不有故云不見
此性所以不得見由二種道一見

道二除道由見道故分別即无故言不得由除道故依他性即滅故言不見
釋曰昔由未見理故起邪分別非有
謂有呼曰邪見由此邪見能障治道
今既見理即達昔所見非有故云分別性即无由此正道能除昔邪見故
云依他性即滅昔分別依他更無
兩體今見除二道亦一而無兩也
論曰是名分別性功用成立分別性
有四義畢此次明成立依他性此性
體相已如前說今為成就此性故說
成立道理此性不但以言說為體何
以故言說必有所依故若不依乱識
品類名言得立无有是處若不尔所
依品類既無有所說名言則不得立
若尔則无二性無二性故則無惑品
无惑品故則有二過一不由功用自
然解脫二則生死涅槃不可顯現由无
此二過失故是故應知决有依他性
釋曰此中言名言决有所依止以依
他性為所依由有依他性故得立名
言若无此性則无能立是故此中明
所依品類異前前則以分別性品類

為名言所依也 論曰此性體相云何
答曰唯是相類及麤重惑類 問曰
此類云何說為依他也 答曰牙為因緣
共相成故所以然者由緣相故麤重
得成由緣麤重相類得成故說此兩
類名依他性何以故无異體故並名
依他性約義終不同也

問曰若尔云何此性由無生故名无
生性 答曰所以得名无生者由他
力故生他既無體自無能生以无因
无體是故无生也 問曰此性云何不

知為有為无耶 答曰此性如所分
別不如是有故不可言有不一向是
无亦不可說無不如是有故非有不
一向無故非无若解意者則一切種
名並皆可說亦可說有亦可說無亦
可說亦有亦无亦可說非有非无皆
不相違 問曰此言有者為是物有
為假名有 答曰具有兩義故可說
有不如是有名假名有非一向無故
名物有謂有物也 問曰既說為有
為是俗有為是真有 答曰皆是俗
有何以故非无分別境界故

問曰俗諦何相

答曰俗諦有三相謂我說法說事說
我說者謂我衆生壽者行者人天男
女等法說者謂色受想行識等事說
者謂見聞生滅等此等名為俗俗成
立此依他性類前分別性亦有四種
一成立有二成立體相三成立事用
四成立差別廣明體相已如前說具
明事用後別更說今此中在光明有依
他性為欲顯有此性故舉惑品等事
用所以事用在體相前略舉也

論曰此性體云何下更略說體相
問俗諦何相下明此性差別也七種
如如甚多義生如如中明分別依他
用因果生滅无前後義真諦者謂七
種如如一生二相三識四依止五邪
行六清淨七正行一生如如者謂有
為法无前無後有為法者但兩性攝
謂分別依他此法无前無後凡有三
種一約二性辨无前後若說依他性
在前無有分別性依他不成若說分
別性在前無有依他性分別性不成
是故二性遞互相須无有前後以明

生故分別性既無依他性不有二俱
無故即是如如也二約因果辨無前
後若因定在前更無所因則不成因
若无因緣自然有因者因則無量若
果定在前既無有因則不成果若无
因緣自然有果果則無窮是故因果
无定前後轉轉相望望前則為果望
後則為因故生死無初如是因果體
即分別依他分別既無依他不有即
是如如也三約生滅辨無前後若生
在前滅在後者有二過失一則未有
老死已便得生二則未捨此生便得
彼生若尔又有兩失一者生則无用
此既已生何用彼生未捨報故二者
生則無窮已生復生轉轉而討豈得
有窮也若尔復有兩失一者但生不
滅則應是常二者若有多生是多衆
生若尔則因果无有相發生義又若
恒生則无涅槃也若滅在前生在後
者既未有生滅何所滅又應先涅槃
後受生死先有滅故是則解脫已還
受繫縛是故生滅無有前後亦不離
分別依他故曰如如也二相如如者

足則道用圓滿故說正行在第四也
此七如如即是真實性

三無性論卷上

七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三無性論上卷 第三十七張盡

三無性論卷下

出無相論

三

問曰此七云何入真實性攝

答曰此七如如是可讚寂極二智境界故二智者即是如量如理智此智是无流過凡夫故可讚出二乘故寂極又是菩薩智故可讚是佛智故寂極此顯无倒義是无倒智境界故復次无戲論故名為真實无戲論者於相等離一異虛妄故相等者謂相名分別正智等四攝即是五法藏中四法藏也云何不可說一異皆有過失故若真如異相等有三過失一者此真如則非相等實體二者修觀行人則不依相等為方便得通達真如三者覺真如已則應未達相等諸法不相關故也 若真如與相等是一亦有三過一者真如既無差別相等亦應無有差別二者若見相等即見真如三者若見真如不能清淨如見相等則无有聖人無得解脫无有涅槃世出世異是故由離一異等或戲論故

無變異無變異故即是真實性也
問曰此性若離一異者為有為无
答曰此性不可說無若无此性者一
切種清淨不可得何以故相結成真
實故是故不得無此性也一切種即
如理如量智相結即是分別性依他
性也復次此性實有由清淨境界故
何以故若心緣此境即得清淨故復
次此性實有故名常住清淨境界故
名為善常住故名為樂真實无性故
說无性何以故此性是一切戲論法
真實體性故離无故名无真性
此真實性是極智境故離戲論故是
故應知真實性也次於依他中約別
道理分別真實無性若於真實性中
則具得說真實及无性兩義何以故
體是真實是無性故若於依他分別
兩性中則但得說無性不得說真實
何以故分別依他非真實故兩體是
无性若不無性則分別依他成真實
有若說分別依他是真實則无无性
義是故不得具說真實無性兩義也
若說無性真實性義可然若說依他

分別真實无性此即不可真實之名
濫分別依他故 問曰經中說有五
相一名言相二所言相三名義相四
執著相五非執著相 又說三相謂分
別相依他相真實相此二處相攝云
何為五攝三為三攝五 答曰今約三
相分別五相應知五相中前二相通
為三相所攝第三相偏為分別相攝
第四相但為依他相攝第五相唯為
真實相攝 釋曰初二相所以通為三
相所攝者初名言相即是諸法名字
及說此名言是識所作識似名言相
起即是分別性能分別識即依他性
所分別名言既無所有能分別識亦
无所有即是真實性是故初相即三
性攝第二相亦三性攝者所言相即
是名言所目義謂一切諸物亦是識
所作但識有似物相起即是分別性
能分別識即是依他性亦二俱無所
有即是真實性第三相但為分別性
所攝者此名義相應相謂為物立名
令與物相應因名得顯物此名義實
無所有无相義故但是分別性第四

相但為依他性攝者此執著名義二
相辨其能執故但是依他性不明所
執故非分別前但出所分別不出能
攝者此不執著名義二相即是境智
无差別阿摩羅識故第四第三亦不
離真實性但其所立正為偏顯一義耳
論曰分別各有五種事用復次此三
性應知一一性中皆有三事分別性
具五事用者一能生依他性二於依
他性中能立名言三能起人法兩執
四能成立二執麤重五能作入真實
性依止事 釋曰初即能生義體次
能生義上名言第三即能生起人法
二相第四即能生煩惱第五即能解
脫前三明能作起惑得解方便第四
正明起惑第五明得解有此次第者
必有體故立名言由有名言故所以
起人法兩執由人法兩執故增長起
諸煩惱前唯起人法兩執此則輕微
由此後起无量惑由此以後久久輪
轉方能依止此分別依他得入真實
性故得解脫也 論曰依他性五事者

一生成煩惱體二能為分別真實兩性依止三能起人法兩執名言依止四能為人法兩執麤重依止五能為入真實性依止 釋曰一生成煩惱體者謂依他性有體異於分別性无體故能為煩惱體也 二能為分別真實二性依止者謂依他性執為人法我者即為分別性作依止若知依他性由分別起分別既無性相故依他性不生不生故即為真實性依止也 三能起人法兩執名言依止者謂名言必有所依依他性起故言能起人法兩執名言依止也 四能為人法兩執麤重依止者謂能生上心麤重人法兩執也 五能為入真實性依止者謂依他性不生即知分別无相為入真實性方便也 亦得言前解分別性无相即達依他无生為入真實性依止也夫入真實性初在聞思慧中必須具解分別性無相依他性无生然後見真實性

論曰約前分別依他有五事合成十種所以然者能為二性五事對治依

止緣緣三乘聖道是能對治能除前
二性五事故能除前分別性五事者
一由觀分別性無相故依他性不生
二由依他不生故名言則无依三由
名不起故人法兩執則不得生四由
兩執不生相類及處重二惑則不起
五由二惑不起故即是見真不勞更
修方便入真實性也由得聖道故分
別性五事永不復起也除依他五事
者一由聖道故依他煩惱體除滅二
由體滅故不作分別及真實兩性依
止三由體無故不能為人法兩執名
言依止四由體无故不能為兩執處
重上心依止五已見真如故不勞更
覓入分別性依止也
釋曰依止處緣緣者於无分別境智
中說智為依止說境為緣緣即是佛
菩薩轉依義故名依止緣緣
論曰問曰立空品中破人我執此品
中破法我此兩執並從何因生
答曰人我執從法我執生何以故此
人我執要由上心人我執滅後方能
覺了諸法故

釋曰身見人未能見諸陰故於諸陰上橫計人我及我所若得人我及所空時始不見我及所方能覺了但是諸陰法由覺了諸法故法我即滅覺了法者謂見分別元相依他無生真實無性也以法執滅故隨眠我見念滅故知人我執從法我執生

論曰問曰云何未滅人法兩執立不淨品兩執滅已方立淨品

答曰於依他性中執我是分別性之所熏習名不淨品若於依他中修真實性之所熏習名為淨品若說不淨品謂有流界若說淨品謂无流界此无流界以轉依為體也此轉依不可思惟復有二種言轉依者約位有五種一者一分轉依謂二乘人依我見我愛滅故無流相續異於凡夫所以名轉迴轉異前凡夫所依有流也二者具分轉依謂初地菩薩具得人法兩空也三者有動轉依謂七地已還者出入觀故名之為動四者有用轉依謂十地已還事未辦故不捨功用故名有用五者究竟轉依謂如來地

至得圓滿故名究竟是名轉依也言不可思惟者自有四種一者成就不可思惟謂一切感一切苦不能違害一向清淨常住无變故名成就也二者自性不可思惟謂此轉依即色為自性離色為自性皆不可思惟如是乃至識及六入四大三界六道十方等若即若離皆不可思惟如佛性中廣解三者寂靜不可思惟謂此轉依於樂住中不可思惟於靜住中不可思惟如是乃至有心住无心住聖住天住梵住佛住等皆不可思惟也四者功德不可思惟謂此轉依略說如來功德有六種一圓滿二無垢三无動四無等五利他為事六勝能釋曰八住中一樂住者謂三禪以還也二靜住者四禪以上也三有心住者謂有心定也四無心住者謂無想定及滅盡定也五聖住者謂一切無流觀也六天住者謂初禪至非想也七梵住者梵言无量謂四無量定也八佛住者謂佛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住无住處涅槃也

論曰有四種道能得轉依何等為四
一四聖行二四種尋思三四種如實
智四四種境界初四聖行者一波羅
蜜謂十波羅蜜惣說為一波羅蜜行
趣向大乘故此明利他因亦名緣因
緣波羅蜜義如中邊論障品釋也
二道行謂三十七品惣說為助道行
能覺了境界真實義故此名自利因
亦名緣廣明道品如中邊論修對治
品說也三神通行謂六神通惣說為
一神通行能令受化衆生歸向尊重
入真理故此六通即是三輪一身通
即身通輪能輕舉遠至轉變隱顯令
衆生起歸向心二記心輪謂天眼天
耳他心能見彼思惟覺觀如實記說
令起尊重三正教輪即流盡通令辭
苦斷集證滅修道宿命一通通有後
兩輪也四成熟衆生行謂四攝法惣
說為一成熟衆生行此明為已入理
衆生更以財法兩施攝令成熟財攝
者是利益方便為令成熟法攝者真
悟起行隨順方便為令成熟
釋曰布施攝令其成熟成熟者總任

淺深也愛語攝令其覺悟利行攝令其起行同利攝令其隨順

論曰復次此四攝約五種攝名為攝類五者一攝成自家謂以財施攝為中人令捨憎恚成已親屬故名一家二令受教攝謂以愛語攝自家人令受正教三起正勤攝謂以利行攝受教人未起正行令如理勤行四成熟善攝謂重以利行攝正行者令未捨令捨未得令得五解脫善攝謂以同利攝第四人令解脫惑障及一切智障釋曰解脫惑障即二乘人脫一切智障即大乘佛菩薩也論曰第二四種尋思者一尋思名言二尋思義類三尋思自性假四尋思差別假一尋思名言者謂菩薩於名中尋思但見名言不見名體何以故名本能顯色等諸義此色等義約相約生既不成就此名則无所顯名既不能顯義與不名何異故名不成名而此名與色等類為同為異若同者色等既無名亦同无若異者世界则无如兔角等何以故有物不出分別依他二性故是

菩薩尋思聞名言不見名體此言體者即指名為體也 二尋思義類者謂菩薩尋思義類但見唯類不見餘義何以故菩薩尋思於義此義如所顯不如是有但有乱識无名無相名為見類此類所緣既無能緣不起故菩薩尋思義類但見無相无生真實義類也 釋曰尋思義類者所言義者如五陰中各有別義為名所顯名之為義如色以對眼為義也所言類者若指色等氣類亦得名類今則不尔菩薩觀此五陰是分別所作但是乱識即名識類若始終作語正取此乱識家无名無相名之為類此類是所緣既無能緣不起故云菩薩尋思此類但見無相无生真實義類也 論曰三尋思自性假者謂菩薩尋思自性但見唯假不見餘物何以故此色等自性假名於乱識中不可安立無相无名故於真實性亦不可安立離相離生故此假名者但加增所作法體無增无減故菩薩尋思但見自性假不見自性也 釋曰尋思自性

似者安立三陰名為自性菩薩尋思
唯見自性家假不見自性故言不見
餘物餘物即是自性也何以故下釋
此色陰等假名於乱識中不可安立
即是不可安立分別故言離相離生
離相者離分別性離生者離依他性
也此假名但增一加所作者若究尋
陰體唯一如如體无增減若立為乱
識已是一重增加就乱識中更復分
別立為五陰復是兩重增加菩薩尋
思唯見自性家假不見假家自性也
論曰四尋思差別假者謂菩薩尋思
但見差別假不見餘物何以故此假
无名無相故无相無生故菩薩觀名
類相貌異亦見不異見異者謂名義
俱客不異者如十元倒中解名句來
有義無義无倒中釋也

釋曰老別假者於五陰中更復分別
立諸法名如於色陰中開為根大等
菩薩尋思唯見老別家假不見假家
老別故言不見物何以故下釋此老
別若指乱識為老別即无名無相若
以真實性為老別則體是无相也菩

若觀名類相貌異亦見不異言名類者名是能顯類是所顯義類也若名類牙不相是是名為客此則為異亦見不異者如十元倒中解若名與義相應說依次第數數修習此名即能顯類名為不異也又菩薩尋思名類若異者一切世間法不出此名類菩薩已各尋思名不成名類不成類此二根本既不成就合為自性亦不成就就二自性中離為差別亦不成就論曰故論云菩薩見名類異亦見不異見異者約離名類不同見不異者約自性及差別合名類所成故此四種是菩薩所尋思境界也

釋曰境界不出四種一名二類三自性四差別名但分別性類及自性差別寄通二性也名本名類類既不成名亦不立合此名類以為自性自性亦不立離此自性以為差別差別亦不成依他不立也論曰第三四種如實智者一尋思名得如實智二尋思類得如實智三尋思自性得如實智四尋思差別得如實智一尋思名得

如實智者菩薩尋思名但得名不得
名體菩薩如實知此名世間於類中
安立此名凡為三義一為想二為見
三為說於色等類中世間若不立色
等名者則無人能想此物名色若不
能想則不能起增益見執若無見无
執則不能宣說以是義故世間立名
菩薩如實知此名是名尋思名得如
實智也 釋曰如實知此名者有兩
種如實知一約世間如實知為三義
故立名二約出世如實觀此名約類
故起類不可得故名亦不可得也

論曰二尋思類得如實智者菩薩尋
思義類離一切言說不可言說見色
等類離一切言說者菩薩觀依他類但
亂識不見分別性故云離一切言說
也不可言說者尋此亂識由分別起
分別既無亂識亦滅即是真如絕於
言語故云不可言說是名菩薩尋思
義類得如實智也三尋思自性得如
實智者菩薩於色等類尋思自性
假此類无有自性由自性假似有自
性菩薩如實見此自性如幻化影響

水月像等體實非有而似有顯現如此等尋思自性得如實智以其深義為境何以故俱遣名類一時空故釋曰前一尋思但遣於名此則為淺第二尋思次遣於類可得居中今第三尋思能名類俱遣故言甚深義為境也論曰四尋思差別得如實智者菩薩尋思差別假於色等類中見差別假无二何以故此色等類非有非无故如所言體不成就故非有由不可言為體決成就故非无由真諦故无色由俗諦故非無色於中假說色故如有非有如色非色如是可見不可見有寻无寻諸餘差別道理應知菩薩若知此假難有難無二性是名尋思義老別得如實智也是名尋思得四種如實智在聞思慧中也第四四種境界者一遍滿境界二治行境界三勝智境界四淨感境界遍滿境界者復有四種一有分別相二無分別相三種類究竟四正事成就有分別相及无分別相者謂境界類亦名等分是靜定位境即毗鉢舍那緣緣也

境界類者所謂唯識何以故一切世
出世境不過唯識是如量境界故由
此如量是故遍滿亦名等分者此唯識
由外境成外境既無唯識亦无境無
相識无生是一切諸法平等通以如
理故故名等分稱為遍滿也是靜定
境界者過凡夫二乘所得定故名為
靜非散心所緣境故名為定若菩薩
入甚深觀方見此理故言靜定位境
也此中若毗鉢舍那勝立名分別若
奢摩他勝立名无分別此言分別者
非分別性但說無分別智名分別第
三種類究竟者於前分別无分別境
如量如理二種品類攝一切真俗究
竟皆盡故名遍滿第四正事成就者謂
菩薩諸佛轉依无分別智所緣名為
正事不可更治故名成就攝境智皆
盡故名遍滿境界也第二治行境界
者自有五種一不淨觀二无量心三
因緣觀四分別界五出入息念初不
淨觀者除四種欲謂色相貌威儀觸
欲也無量心者即四无量觀除四種
瞋謂殺害逼惱嫉妬不安也因緣觀

者即十二因緣觀除三世元明也分別界者即界入觀除我所也出入息念者除覺觀也廣解如諸義科釋也 第三勝智境界者自有五種一陰勝智為除聚中執一我見陰有三義一多謂三世不一二異謂色等差別三和合謂聚集一處是故若多者異和合為一世間說名為集外道執我有三義一執我常故以三世義破二執我一以差別義破三執我實有以和合義破若人見此三義則於聚中不起一我執也二者界勝智為除執我為因界有十八所立界者顯種子義眼等六界是能執種子於自類中為似分因故如前眼等根生後眼等根也色等六界是所執種子於自類中生似分因故如前色等生後眼識等也為除三種元明故於身中顯三種種子三元明者一除作者故說能執種子二除業元明故說所執種子何以故但是色等為所作業離

色等無別業故三為除事无明故說
執種子何以故但以眼等六識為作
業事離此識等无有別事若人如是
了別於界則不執我為諸法生因故
界勝智能除執我為因也三者入勝
智為除受者我執入有十二種所言
入者為受用入門義何以故眼等六
根能為受用苦樂捨三受入門色等
六塵能為受用怨親中人三想入門
所言受用者是因義入門者是根塵
是故六根能為受用受門六塵能為
受用想門者也此根塵更无別法名
之為門若人了達此入則不執我為
受者也問曰外道執我為受者何相
答曰執別有一我能受用根塵覺知
苦樂等故佛破此受者明藉內根外
塵能作因緣受用於受覺知苦樂也
四者緣生勝智為除執我為作者見
緣生有十二種謂无明乃至老死緣
生有兩義亦有三義兩者一不增二
不減謂於因果及事三種不增不減
也三義者謂无常無事有能此三為
因緣相增因者謂執常位法為行等

因乃至一切不平等因謂微塵自性自在天等能生於行乃至老死是名增因言不平等者彼執因常果无常因不從他生但能生果因果不相似故不平等也減因者謂執諸行自然而有不從因生是名減因通名增減者若論因用波瀾无常無事有能三種不可增減若外道執別有常等法乃至微塵能為行因長此三義故名為增又外道執行等自然而有不從因生則三義頻闕是名減因增果者謂執行等本來有體緣无明等生是名增果減果者謂執無有行等從无明等生是名減果增事者謂執无明等由別有功用異於無明亦異於行別有此用故無明方能生行等是名增事減事者謂執無明等有功能能生行等何以故但由無明在故說名行因不由功能是名減事若離此三處增減是名无增無減十二緣生也問口何故但據行由因生不由因生不說無明由因等耶

答曰行既有因故偏言此行義至无

明也無常元事有能為因緣相者无
常者謂法未有有已有滅若以此為
因能破不平等因及无因執何以故
未有有者破無因執已有滅者破常
因執故此無常名為有因及平等因
也無事者謂一切有法同類因聚集
從此聚集先未有果而今得生此同
類因唯有聚集能生後果无別功用
是名无事以此為因破別有事執所
言同類者謂因果相似因無常故果
亦無常也有能者由此有故彼有由
此生故彼生然彼有彼生彼由此不
由自不由他決定由此故故此於彼
決有功能是名有能如此无明生彼
行等行不自生由无明生故言彼由
此不由自也不由自在等生故言不
由他也由此有故彼有破无因執由
此生故彼生破常因執常法無生故
由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故知此
於彼不作別事即破有別事執離此
彼不成故此於彼不无任運功能即
破无功能執若人得此勝智即除作
者我執也

五處非處勝智者為除我自在執所言處非處者謂繫屬他不自在為義是所繫屬說名為處非所繫屬說名非處處非處有七種一非愛二愛三清淨四同生五增上六至得七行衆生繫屬此七處不得自在也一非愛者謂衆生繫屬惡道二愛者謂衆生繫屬善業雖不屬生善道而必生善道三清淨者謂衆生未修七覺不除五蓋則不能得盡於苦邊繫屬煩惱於清淨法不得自在也四同生者謂二如來與轉輪王決不得一時同一處生於同生不得自在繫屬无等生故五增上者謂女人不得作轉輪王繫屬自在故六至得者謂女人不得作緣覺及佛是所至得繫屬大丈夫故七行者謂具正見人不作殺等惡行但凡夫能作何以故繫屬見諦故此七略說有三繫屬謂業惑生初兩繫屬業次一繫屬惑後四繫屬生若人了達此七處非處者即能除我自在執故名處非處勝智此五名為勝智境界也勝智者即是人空智也此五

法門為顯五種人我空義也

第四淨惑境界者有二種一世間道境界二出世道境界世間道境界復有二種一者下地有三相謂麤動憂逼厚障二者上地亦有三相謂寂靜微妙遠離也二出世道境界亦有二種一為離煩惱障修四諦觀二為離一切智障修非安立諦觀此二境界能除三障前觀世間道境界除凡夫障即皮煩惱次觀四諦除二乘障即肉煩惱後觀非安立諦除菩薩障即心煩惱故名淨惑境界也如此所明聖行四尋思四如實智四境界由此四道能得轉依也復有三種轉依者三乘轉依二乘者且約聲聞自有二種一一向寂靜二迴向菩提

問曰盡後生人云何受得無上菩提答曰住於化身修菩提道非住報身也聲聞轉依背於生死修元流道獨覺亦亦並修習所得菩薩轉依者由修正方便及依止無二智正方便何自有五種一通達无上法界即般若以如如為境二遍滿法界即大悲緣

一切衆生為境三正勤功用自有二
種一伏惑攝惑二修智伏智伏惑者
為異凡夫若惑多不能自利何況利
他故勤伏惑攝惑者為異二乘若无
惑人一向涅槃則不能成熟佛法教
化衆生是故菩薩勤攝留惑修智者
為異凡夫若无智人則被染汙入於
生死故勤修智伏智者為異二乘若
修偏智則捨生死不能自利利他故
起正勤伏二乘智是名正勤差別功
用也四由觀衆生事滅除生死者若
菩薩但觀自利滅除生死則同二乘
若菩薩但觀衆生不滅除生死則同
世間凡夫父母等若翻此兩行則通
能自他俱利是名觀衆生事也五為
求無比無上智无比者謂如來智此
智非有為以真如為體故非元為以
知見為體故

釋曰非元為知見為體故者異於小
乘教佛入涅槃後元復知見無所為
作也無上智者於信比證至三智中
最究竟故故菩薩方便異於二乘此
五方便即有五意第一方便真實諦為

體第二方便俗諦為體此二並據境能生智取能生之境為方便體也第三方便正行為體第四方便共利為體第五方便依止為體雖有五意亦不出四義前兩是方便緣緣次一是正方便第四是方便果由此方便得自他兩利故第五是方便依止亦名為因因依此智方便得成故依止無二智者因在因位中於生死涅槃二處无尋何以故由愛衆生不愛生死故在果位中入涅槃有更起心如小乘說佛入无心定還更起心也此智於因果兩位无著不著無在不在无著不著者異凡夫二乘故不著生死涅槃无在不在者據於果地二乘所在有餘无餘涅槃涅槃故不在有更起心故非不在是故應知佛智无等何以故餘人智者或著生死或著涅槃佛則不尔此智能利益一切衆生何以故能成就自利利他故餘人智者或但自利或不兩利以是義故佛智不可思惟二處不著故為利益自他功能為解脫涅槃不般涅槃故三

無性品究竟

三無性論卷下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三無性論卷下 第五十五張 盡

新譯大乘起信論序

盡

夫聲同則應道合自隣是以法雄命
宗賴宣揚乎法子素王垂範假傳述
乎素臣蓋德必不孤聖元虛應矣起
信論者大乘之秘典也佛滅度後五
百餘年有馬鳴菩薩出興于世時
稱四日道王五天轉不退輪建無生
忍銘惣持之智印宅畢竟之真空受
波奢付囑蒙釋尊遠記善說法要大
啓迷津欲使羣生殖不壞之信根下
難思之佛種故造斯論其為論也示
无價寶詮寂上乘演恒沙之法門惟
在方寸開諸佛之秘藏本自一心遣
執而不喪其真存修而亦忘其相少
文而攝多義假名而會深旨落落實
咬智月於淨天滔滔焉注禪河於性
海返迷歸極莫不由之此論東傳惣
經二譯初本即西印度三藏法師波
羅末陀此云真諦以梁武帝承聖三
年歲次癸酉九月十日於衡州始興
郡建興寺共揚州沙門智愷所譯此
本即于闐國三藏法師實叉難陀賁

梵文至此又於西京慈恩塔內獲舊
梵本與義學沙門荊州弘景崇福法
藏等以大周聖曆三年歲次癸亥十
月壬午朔八日己丑於授記寺與花
嚴經相次而譯沙門復禮筆受開為
兩卷然與舊翻時有出沒蓋譯者之
意又梵文非一也夫理幽則信難道
尊則魔盛況當劫濁尤更倍增故使
偏見之流執成唯識誹毀此論真妄
牙熏既形於言遂彰時聽方等甘露
翻為毒藥故經云唯佛與佛乃能究
盡諸法實相豈可輒以凡心貶量聖
旨夫真如者物之性也徧難思之業
用蘊不空之勝德內熏妄法令起獸
求故勝鬘經云由有如來藏令獸生
死苦樂求涅槃又經云闡提之人未
來以佛性力故善根還生如彼淨珠
能清濁水是勝義之常善異太虛之
无記故經云佛性常故非三世攝虛
空无故非三世攝豈執事空以齊真
理夫論妄者依理故迷真性隨流為
妄漂動故經云隨其流處有種種味
又楞伽經云如來藏為无始虛偽惡

習所熏名為識藏密嚴經云佛說如
來藏以為阿賴耶惡慧不能知藏即
賴耶識雖在經而體淨不變性而成
迷故經云然樂真味停留在山猶如
滿月又云雖處五道受別異身而此
佛性常恒不變若言真不熏妄妄不
熏真真妄兩殊豈會中道故梁攝論
云智慧極盲暗謂真俗別執今則真
為妄體妄假真成性相俱融一異雙
遣故密嚴經云如來清淨藏世間阿
賴耶如金與指環展轉無差別聖教
明白何所致疑良由滯相而乘真尋
末而弃本言越規矩動成戲論自貽
聖責深可悲哉余少小以來專心斯
論翫味不已諷誦忘疲課拙傳揚二
十餘遍雖未究深旨而麤識文意以
為大乘明鏡莫過於此幸希宗心之
士時覽斯文庶曰進有功聊為序引
云尔

大乘起信論卷上

馬鳴菩薩造

大周于闐三藏實叉難陀奉制譯

歸命盡十方 普作大饒益 智无限自在

救護世間尊 及彼體相海 無我句義法
無邊德藏僧 勤求正覺者 為欲令衆生
除疑去邪執 起信紹佛種 故我造此論
論曰為欲發起大乘淨信斷諸衆生
疑暗邪執令佛種性相續不斷故造
此論有法能生大乘信根是故應說
說有五分一作因二立義三解釋四
修信五利益此中作因有八一惣相
為令衆生離苦得樂不為貪求利養
等故二為顯如來根本實義令諸衆
生生正解故三為令善根成熟衆生
不退信心於大乘法有堪任故四為
令善根微少衆生發起信心至不退
故五為令衆生消除業障調伏自心
離三毒故六為令衆生修正止觀對
治凡小過失心故七為令衆生於大
乘法如理思惟得生佛前究竟不退
大乘信故八為顯信樂大乘利益勸諸
舍識令歸向故此諸句義大乘經中
雖已具有然由所化根欲不同待悟
緣別是故造論此復云何謂如來在世
所化利根佛色心勝一音開演無邊
義味故不須論佛涅槃後或有能以

自力少見於經而解多義復有能以
自力廣見諸經乃生正解或有自无
智力因他廣論而得解義亦有自无
智力怖於廣說樂聞略論攝廣大義
而正修行我今為彼輩後人故略攝
如來寂勝甚深无邊之義而造此論
云何立義分謂摩訶衍略有二種有
法及法言有法者謂一切衆生心是
心則攝一切世間出世間法依此顯
示摩訶衍義以此心真如相即示大
乘體故此心生滅因緣相能顯示大
乘體相用故所言法者略有三種一
體大謂一切法真如在染在淨性恒
平等无增無減无別異故二者相大
謂如來藏本來具足无量無邊性功
德故三者用大能生一切世出世間
善因果故一切諸佛本所乘故一切
菩薩皆乘於此入佛地故

云何解釋分此有三種所謂顯示實
義故對治邪執故分別修行正道相
故此中顯示實義者依於一心有二
種門所謂心真如門心生滅門此二
種門各攝一切法以此展轉不相離

故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
門體以心本性不生不滅相一切諸
法皆由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妄念則
无境界差別之相是故諸法從本已
來性離語言一切文字不能顯說離
心攀緣无有諸相究竟平等永无變
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說名真如以
真如故從本已來不可言說不可分
別一切言說唯假非實但隨妄念無
所有故言真如者此亦無相但是一
切言說中極以言遣言非其體性有
少可遣有少可立問曰若如是者衆
生云何隨順悟入答曰若知雖說一
切法而无能說所說雖念一切法而
无能念所念今時隨順妄念都盡名
為悟入

復次真如者依言說建立有二種別
一真實空究竟遠離不實之相顯實
體故二真實不空本性具足無邊功
德有自體故復次真實空者從本已
來一切染法不相應故離一切法老
別相故无有虛妄分別心故應知真
如非有相非無相非有元相非非有

無相非一相非異相非一異相非非
一異相略說以一切衆生妄分別心
所不能觸故立為空據實道理妄念
非有空性亦空以所遮是无能遮亦
无故言真實不空者由妄念空无故
即顯真心常恒不變淨法圓滿故名
不空亦无不空相以非妄念心所行
故唯離念智之所證故

心生滅門者謂依如来藏有生滅心
轉不生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
阿賴耶識此識有二種義謂能攝一
切法能生一切法復有二種義一者
覺義二者不覺義言覺義者謂心第
一義性離一切妄念相離一切妄念
相故等虚空界无所不遍法界一相
即是一切如来平等法身依此法身
說一切如来為本覺以待始覺立為
本覺然始覺時即是本覺无別覺起
立始覺者謂依本覺有不覺依不覺
說有始覺又以覺心源故名究竟覺
不覺心源故非究竟覺如凡夫人前
念不覺起於煩惱後念制伏令不更
生此雖名覺即是不覺如二乘人及

初業菩薩覺有念无念體相別異以捨鹿分別故名相似覺如法身菩薩覺念无念皆无有相捨中品分別故名隨分覺若超過菩薩地究竟道滿足一念相應覺心初起始名為覺遠離覺相微細分別究竟永盡心根本性常住現前是為如來名究竟覺是故經說若有衆生能觀一切妄念无相則為證得如來智慧又言心初起者但隨俗謗求其初相終不可得心尚無有何况有初是故一切衆生不名為覺以无始來恒有無明妄念相續未曾離故若妄念息即知心相生住異滅皆忘無相以於一心前後同時皆不相應无自性故如是知已則知始覺不可得以不異本覺故復次本覺隨染分別生二種差別相一淨智相二不思議用相淨智相者謂依法熏習如實修行功行滿足破和合識滅轉識相顯現法身清淨智故一切心識相即是無明相與本覺非一非異非是可壞非不可壞如海水與波非一非異波因風動非水性

動若風止時波動即滅非水性滅衆生亦亦自性清淨心因无明風動起識波浪如是三事皆无形相非一非異然性淨心是動識本無明滅時動識隨滅智性不壞不思議用相者依於淨智能起一切勝妙境界常无斷絕謂如來身具足无量增上功德隨衆生根示現成就无量利益

復次覺相有四種大義清淨如虛空明鏡一真實空大義如虛空明鏡謂一切心境界相及覺相皆不可得故二真實不空大義如虛空明鏡謂一切法圓滿成就无能壞性一切世間境界之相皆於中現不出不入不滅不壞常住一心一切染法所不能染智體具足無邊无漏功德為因熏習一切衆生心故三真實不空離障大義如虛空明鏡謂煩惱所知二障永斷和合識滅本性清淨常安住故四真實不空示現大義如虛空明鏡謂依離障法隨所應化現如來等種種色聲令彼修行諸善根故不覺義者謂從无始来不如實知真

法一故不覺心起而有妄念然彼妄念自无實相不離本覺猶如迷人依方故迷迷无自相不離於方衆生亦依於覺故而有不覺妄念迷生然彼不覺自无實相不離本覺復待不覺以說真覺不覺既無真覺亦遣復次依於覺故而有不覺生三種相不相捨離一無明業相以依不覺心動為業覺則不動動則有苦果不離因故二能見相以依心動能見境界不動则无見三境界相以依能見妄境相現離見則無境以有虛妄境界緣故復生六種相一智相謂緣境界生愛非愛心二相續相謂依於智苦樂覺念相應不斷三執著相謂依苦樂覺念相續而生執著四執名等相謂依執著分別名等諸安立相五起業相謂依執名等起於種種諸老別業六業繫苦相謂依業受苦不得自在是故當知一切染法悉无有相皆因无明而生起故

復次覺與不覺有二種相一同相二異相言同相者如種種瓦器皆同土

相如是無漏无明種種幻用皆同真相是故佛說一切衆生无始已來常入涅槃菩提非可修相非可生相畢竟无得無有色相而可得見見色相者當知皆是隨染幻用非是智色不空之相以智相不可得故廣如彼說言異相者如種種瓦器各各不同此亦如是无漏無明種種幻用相差別故復次生滅因緣者謂諸衆生依心意識轉此義云何以依阿賴耶識有无明不覺起能見能現能取境界分別相續說名為意此意復有五種異名一名業識謂无明力不覺心動二名轉識謂依動心能見境相三名現識謂現一切諸境界相猶如明鏡現衆色像現識亦尔如其五境對至即現無有前後不由功力四名智識謂分別染淨諸差別法五名相續識謂恒作意相應不断任持過去善惡等業令无失壞成熟現未苦樂等報使無違越已曾經事忽然憶念未曾經事妄生分別是故三界一切皆以心為自性離心則無六塵境界何以故一

切諸法以心為主從妄念起凡所分別皆分別自心心不見心無相可得是故當知一切世間境界之相皆依衆生無明妄念而得建立如鏡中像无體可得唯從虛妄分別心轉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故言意識者謂一切凡夫依相續識執我所種種妄取六種境界亦名分別識亦名分別事識以依見愛等熏而增長故无始無明熏所起識非諸凡夫二乘智慧之所能知解行地菩薩始學觀察法身菩薩能少分知至究竟地猶未知盡唯有如來能憇明了此義云何以其心性本來清淨元明力故染心相現雖有染心而常明潔無有改變復以本性无分別故雖復徧生一切境界而無變易以不覺一法界故不相應无明分別起生諸染心如是之義甚深難測唯佛能知非餘所了此所生染心有六種別一執相應染聲聞緣覺及信相應地諸菩薩能遠離二不斷相應深信地菩薩勤修力能少分離至淨心地永盡无

餘三分別智相應。染從具戒地乃至具慧地能少分離。至无相行地方得永盡。四現色不相應。染此色自在。地之所除。滅五見心不相應。染此心自在。地之所除。滅六根本業不相應。染此從菩薩究竟地入如來地之所除。滅不覺一法界者。始從信地觀察起行。至淨心地能少分離。入如來地方得永盡。相應義者。心分別異。染淨分別異。知相緣相同。不相應義者。即心不覺常无分別異。知相緣相不同。染心者是煩惱障。能障真如根本智。故无明者。是所知障。能障世間業自在智。故此義云。何以依染心執著。無量能取所取。虛妄境界。邊一切法平等之性。一切法性平等寂滅。无有生相。無明不覺妄與覺違。是故於一切世間種種境界。差別業用。皆悉不能如實而知。

復次分別心生滅。相者有二種。別一麤。謂相應心。二細。謂不相應心。麤中之麤。凡夫智境。麤中之細。及細中之麤。菩薩智境。此二種相。皆由无明熏

習力起然依因依緣因是不覺緣是
妄境因滅則緣滅緣滅故相應心滅
因滅故不相應心滅問若心滅者云何
相續若相續者云何言滅答實然今
言滅者但心相滅非心體滅如水因
風而有動相以風滅故動相即滅非
水體滅若水滅者動相應斷以無所
依无能依故以水體不滅動相相續
衆生亦亦以无明力令其心動无明
滅故動相即滅非心體滅若心滅者
則衆生斷以无所依無能依故以心
體不滅心動相續

復次以四種法熏習義故染淨法起
無有斷絕一淨法謂真如二染因謂
无明三妄心謂業識四妄境謂六塵
熏習義者如世衣服非臭非香隨以
物熏則有彼氣真如淨法性非是染
无明熏故則有染相無明染法實无
淨業真如熏故說有淨用云何熏習
染法不斷所謂依真如故而起无明
為諸染因然此無明即熏真如既熏
習已生妄念心此妄念心復熏无明
以熏習故不覺真法以不覺故妄境

相現以妄念心熏習力故生於種種
差別執著造種種業受身心等衆苦
果報妄境熏義有二種別一增長分
別熏二增長執取熏妄心熏義亦二
種別一增長根本業識熏令阿羅漢
辟支佛一切菩薩受生滅苦二增長
分別事識熏令諸凡夫受業繫苦無
明熏義亦二種別一根本熏成就業
識義二見愛熏成就分別事識義去
何熏習淨法不斷謂以真如熏於無
明以熏習因緣力故令妄念心歇生
死苦求涅槃樂以此妄心歇求因緣
復熏真如以熏習故則自信已身有
真如法本性清淨知一切境界唯心
妄動畢竟无有以能如是如實知故
修遠離法起於種種諸隨順行无所
分別無所取著經於無量阿僧祇劫
慣習力故无明則滅無明滅故心相
不起心不起故境界相滅如是一切
染因染緣及以染果心相都滅名得
涅槃成就種種自在業用妄心熏義
有二種別一分別事識熏令一切凡
夫二乘厭生死苦隨已堪能趣無上

道二意熏令諸菩薩發心勇猛速疾趣入無住涅槃真如熏義亦二種別一體熏二用熏體熏者所謂真如從无始來具足一切無量元福亦具難思勝境界用常无間斷熏衆生心以此力故令諸衆生厭生死苦求涅槃樂自信已身有真實法發心修行問若一切衆生同有真如等皆熏習云何而有信不信者從初發意乃至涅槃前後不同无量差別如是一切悉應齊等答雖一切衆生等有真如然无始来无明厚薄無量差別過恒沙數我見愛等纏縛煩惱亦復如是唯如來智之所能知故令信等前後差別又諸佛法有因有緣因緣具足事乃成辦如木中火性是火正因若无火知或有雖知而不施功欲令出火焚燒木者无有是處衆生亦尔雖有真如體熏因力若不過佛諸菩薩等善知識緣或雖不修勝行不生智慧不斷煩惱能得涅槃無有是處又復雖有善知識緣儻内无真如熏習因力必亦不能厭生死苦求涅槃樂要

因緣具足乃能如是云何具足謂白
相續中有熏習力諸佛菩薩慈悲攝
護乃能厭生死苦信有涅槃種諸善
根修習成熟以是復值諸佛菩薩示
教利喜令修勝行乃至成佛入于涅
槃用熏者即是衆生外緣之力有无
量義略說二種一差別緣二平等緣
差別緣者謂諸衆生從初發心乃至成
佛蒙佛菩薩等諸善知識隨所應化
而為現身或為父母或為妻子或為
眷屬或為僕使或為知友或作怨家
或復示現天王等形或以四攝或以
六度乃至一切菩提行緣以大悲柔
軟心廣大福智藏熏所應化一切衆
生令其見聞及以憶念如來等形增
長善根此緣有二一近緣速得菩提
故二遠緣久遠方得故此二差別復
各二種一增行緣二入道緣

平等緣者謂一切諸佛及諸菩薩以
平等智慧平等志願普欲拔濟一切
衆生任運相續常无斷絕以此智願
熏衆生故令其憶念諸佛菩薩或見
或聞而作利益入淨三昧隨所斷障

得无寻眼於念念中一切世界平等
現見无量諸佛及諸菩薩此體用熏
復有二別一未相應二已相應未相
應者謂凡夫二乘初行菩薩以意忘
識熏唯依信力修行未得无分別心
修行未與真如體相應故未得自在
業修行未與真如用相應故已相應
者謂法身菩薩得无分別心與一切
如來自體相應故得自在業與一切
如來智用相應故唯依法力任運修
行熏習真如滅无明故復次染熏習
從无始來不斷成佛乃斷淨熏習盡
於未來畢竟无斷以真如法熏習故
妄心則滅法身顯現用熏習起故無
有斷

復次真如自體相者一切凡夫聲聞
緣覺菩薩諸佛无有增減非前際生
非後際滅常恒究竟從无始來本性
具足一切功德謂大智慧光明義遍
照法界義如實了知義本性清淨心
義常樂我淨義寂靜不變自在義
如是等過恒沙數非同非異不思議
佛法无有斷絕依此義故名如來藏

亦名法身

問上說真如離一切相云何今說具足一切諸功德相

答雖實具有一切功德然无差別相彼一切法皆同一味一真離分別相无二性故以依業識等生滅相而立彼一切差別之相此云何立以一切法本來唯心實无分別以不覺故分別心起見有境界名為无明心性本淨无明不起即於真如立大智慧光明義若心性見境則有不見之相心性无見則无不見即於真如立遍照法界義若心有動則非真了知非本性清淨非常樂我淨非寂靜是變異不自在由是具起過於恒沙虛妄雜染以心性無動故即立真實了知義乃至過於恒沙清淨功德相義若心有起見有餘境可分別求則於內法有所不足以无邊功德即一心自性不見有餘法而可更求是故滿足過於恒沙非異非一不可思議諸佛之法无有斷絕故說真如名如來藏亦復名為如來法身

復次真如用者謂一切諸佛在因地時發大慈悲修行諸度四攝等行觀物同已普皆救脫盡未來際不限劫數如實了知自他平等而亦不取衆生之相以如是大方便智滅无始無明證本法身任運起於不思議業種種自在差別作用周遍法界與真如等而亦无有用相可得何以故一切如來唯是法身第一義諦无有世諦境界作用但隨衆生見聞等故而有種種作用不同

此用有二一依分別事識謂凡夫二乘心所見者是名化身此人不知轉識影現見從外來取色分限然佛化身无有限量二依業識謂諸菩薩從初發心乃至菩薩究竟地心所見者名受用身身有无量色色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所住依果亦具无量功德莊嚴隨所應見无量無邊无际無斷非於心外如是而見此諸功德皆因波羅蜜等无漏行熏及不思議熏之所成就具无边喜樂功德相故亦名報身又凡夫等所見是其麁用隨

六趣異種種老別无有無邊功德樂
相名為化身初行菩薩見中品用以
深信真如故得少分見知如來身無
去无來無有斷絕唯心影現不離真
如然此菩薩猶未能離微細分別以
未入法身位故淨心菩薩見微細用
如是轉勝乃至菩薩究竟地中見之
方盡此微細用是受用身以有業識
見受用身若離業識則无可見一切
如來皆是法身无有彼此老別色相
手相見故問若佛法身无有種種老
別色相云何能現種種諸色

答以法身是色實體故能現種種色
謂從本已來色心无二以色本性即
心自性說名智身以心本性即色自
性說名法身依於法身一切如來所
現色身遍一切處无有間斷十方菩
薩隨所堪任隨所願樂見無量受用
身无量莊嚴土各各老別不相障尋
無有斷絕此所現色身一切衆生心
意識不能思量以是真如自在甚深
用故

復次為令衆生從心生滅門入真如

門故令觀色等相皆不成就云何不
成就謂分析麤色漸至微塵復以方
分析此微塵是故若麤若細一切諸
色唯是妄心分別影像實无所有推
求餘蘊漸至剎那求此剎那相別非
一無為之法亦復如是離於法界終
不可得如是十方一切諸法應知悉
然猶如迷人謂東為西方實不轉衆
生亦尔无明迷故謂心為動而實不
動若知動心即不生滅即得入於真
如之門

大乘起信論卷上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乘起信論卷下

盡

馬鳴菩薩造

大周于闐三藏實叉難陀奉制譯

對治邪執者一切邪執莫不皆依我見而起若離我見則元邪執我見有二種一人我見二法我見人我見者依諸凡夫說有五種一者如經中說如來法身究竟寂滅猶如虛空凡愚聞之不解其義則執如來性同於虛空常恒遍有為除彼執明虛空相唯是分別實不可得有見有對待於諸色以心分別說名虛空色既唯是妄心分別當知虛空亦無有體一切境界相滅唯真如心無所不遍此是如來自性如虛空義非謂如空是常是有二者如經中說一切世法皆畢竟空乃至涅槃真如法亦畢竟空本性如是離一切相凡愚聞之不解其義即執涅槃真如法唯空无物為除彼執明真如法身自體不空具足無量性功德故

三者如經中說如來藏具足一切諸性功德不增不減凡愚聞已不解其義則執如來藏有色心法自相差別為除此執明以真如本無染法差別立有無邊功德相非是染相四者如經中說一切世間諸雜染法皆依如來藏起一切法不異真如凡愚聞之不解其義則謂如來藏具有一切世間染法為除此執明如來藏從本具有過恒沙數清淨功德不異真如過恒沙數煩惱染法唯是妄有本无自性從无始來未曾暫與如來藏相應若如來藏染法相應而今證會息妄染者无有是處

五者如經中說依如來藏有生死得涅槃凡愚聞之不知其義則謂依如來藏生死有始以見始故復謂涅槃有其終盡為除此執明如來藏无有初際无明依之生死无始若言三界外更有衆生始起者是外道經中說非是佛教以如來藏无有後際證此永斷生死種子得於涅槃亦无後際依人我見四種見生是故於此安立

彼四

法我見者以二乘鈍根世尊但為說人無我彼人便於五蘊生滅畢竟執著怖畏生死妄取涅槃為除此執明五蘊法本性不生不生故亦无有滅不滅故本來涅槃若究竟離分別執著則知一切染法淨法皆相待立是故當知一切諸法從本已來非色非心非智非識非无非有畢竟皆是不可說相而有言說示教之者皆是如來善巧方便假以言語引導衆生令捨文字入於真實若隨言執義增妄分別不生實智不得涅槃

分別修行正道相者謂一切如來得道正因一切菩薩發心修習今現前故略說發心有三種相一信成就發心二解行發心三證發心信成就發心者依何位修何行得信成就堪能發心當知是人依不定聚以法重習善根力故深信業果行十善道厭生死苦求無上覺值遇諸佛及諸菩薩承事供養修行諸行經十千劫信乃成就從是已後或以諸佛菩薩教

力或以大悲或因正法將欲壞滅以護法故而能發心既發心已入正定聚畢竟不退住佛種性勝因相應或有衆生久遠已來善根微少煩惱深厚覆其心故雖值諸佛及諸菩薩承事供養唯種人天受生種子或種二乘善提種子或有雖求大善提道然根不定或進或退或有值佛及諸菩薩供養承事修行諸行未得滿足十千大劫中間遇緣而發於心遇何等緣所謂或見佛形相或供養衆僧或二乘所教或見他發心此等發心皆志未定若遇惡緣或時退墮二乘地故

復次信成就發心略說有三一發正直心如理正念真如法故二發深重心樂集一切諸善行故三發大悲心願拔一切衆生苦故問一切衆生一切諸法皆同一法界无有二相據理但應正念真如何假復修一切善行救一切衆生

答不然如摩尼寶本性明潔在鑛穢中假使有人勤加憶念而不作方便

不施功力欲求清淨終不可得真如之法亦復如是體雖明潔具足功德而被無邊客塵所染假使有人勤加憶念而不作方便不修諸行欲求清淨終无得理是故要當集一切善行救一切衆生離彼无邊客塵垢染顯現真法

彼方便行略有四種一行根本方便謂觀一切法本性无生離於妄見不住生死又觀一切法因緣和合業果不失起於大悲修諸善行攝化衆生不住涅槃以真如離於生死涅槃相故此行隨順以為根本是名行根本方便二能止息方便所謂慙愧及以悔過此能止息一切惡法令不增長以真如離一切過失相故隨順真如止息諸惡是名能止息方便三生長善根方便謂於三寶所起愛敬心尊重供養頂礼稱讚隨喜勸請正信增長乃至志求无上菩提為佛法僧威力所護業障清淨善根不退以真如離一切障具一切功德故隨順真如修行善業是名生長善根方便四大

願平等。方便謂發摠願盡未來際平等救拔一切衆生令其安住无餘涅槃以知一切法本性無二故彼此平等故究竟寂滅故隨願真如。此三種相發大摠願是名大願平等方便。菩薩如是發心之時則得少分見佛法身能隨願力現八種事。謂從梵率天宮來下入胎住胎出胎出家成佛轉法輪般涅槃然猶未得名為法身。以其過去无量世來有漏之業未除斷故。或由惡業受於微苦願力所持非久被繫有經中說信成就發心菩薩或有退墮惡趣中者。此為初學心多懈怠不入正位。以此語之令增勇猛。非如實說。

又此菩薩一發心後自利利他修諸苦行心無怯弱尚不畏墮二乘之地况於惡道若聞无量阿僧祇劫勤修種種難行苦行方始得佛不驚不怖何况有起二乘之心及墮惡趣以決定信一切諸法從今已來性涅槃故解行發心者當知轉勝初无数劫將欲滿故於真如中得深解故修一切

行皆無著故此菩薩知法性離堅貪相是清淨施度隨順修行檀那波羅蜜知法性離五欲境無破戒相是清淨戒度隨順修行尸羅波羅蜜知法性無有苦惱離瞋害相是清淨忍度隨順修行羼提波羅蜜知法性離身心相无有懈怠是清淨進度隨順修行毗梨耶波羅蜜知法性无動無乱是清淨禪度隨順修行禪那波羅蜜知法性離諸癡闇是清淨慧度隨順修行般若波羅蜜

證發心者從淨心地乃至菩薩究竟地證何境界所謂真如以依轉識說為境界而實證中无境界相此菩薩以无分別智證離言說真如法身故能於一念遍往十方一切世界供養諸佛請轉法輪唯為衆生而作利益不求聽受美妙音詞或為怯弱衆生故示大精進超無量劫速成正覺或為懈怠衆生故經於无量阿僧祇劫久修苦行方始成佛如是示現無數方便皆為饒益一切衆生而實菩薩種性諸根發心作證皆悉同等无起

過法決定皆經三元數劫成正覺故
但隨衆生世界不同所見所聞根欲
性異示所修行種種差別此證發心
中有三種心一真心无有分別故二
方便心任運利他故三業識心微細
起滅故

又此菩薩福德智慧二種莊嚴悉圓
滿已於色究竟得一切世間最尊勝
身以一念相應慧頓拔無明根具一
切種智任運而有不思議業於十方
无量世界普化衆生

問虛空無邊故世界無邊世界无邊
故衆生无邊衆生無邊故心行差別
亦復無邊如是境界无有齊限難知
難解若無明斷永无心相云何能了
一切種成一切種智

答一切妄境從本已來理實唯一心
為性一切衆生執著妄境不能得知
一切諸法第一義性諸佛如來无有
執著則能現見諸法實性而有智慧
顯照一切染淨差別以无量無邊善
巧方便隨其所應利樂衆生是故妄
念心滅了一切種成一切種智

問若諸佛有无邊方便能於十方任運利益諸衆生者何故衆生不常見佛或覩神變或聞說法

答如來實有如是方便但要待衆生其心清淨乃為現身如鏡有垢色像不現垢除則現衆生亦尔心未離垢法身不現離垢則現云何修習信分此依未入正定衆生說何者為信心云何而修習信有四種一信根本謂樂念真如法故二信佛具足無邊功德謂常樂頂礼恭敬供養聽聞正法如法修行迴向一切智故三信法有大利益謂常樂修行諸波羅蜜故四信正行僧謂常供養諸菩薩衆正修自利利他行故修五門行能成此信所謂施門戒門忍門精進門止觀門云何修施門謂若見衆生來從乞求以己資財隨力施與捨自悭著令其歡喜若見衆生危難逼迫方便救濟令无怖畏若有衆生而來求法以己所解隨宜為說修行如是三種施時不為名聞不求利養亦不貪著世間果報但念自他利益安樂迴向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

云何修戒門所謂在家菩薩當離殺生偷盜邪淫妄言兩舌惡口綺語慳貪瞋嫉諂誑邪見若出家者為欲折伏諸煩惱故應離憤內常依寂靜修習止足頭陀等行乃至小罪心生大怖慙愧悔責護持如來所制禁戒不令見者有所譏嫌能使衆生捨惡修善云何修忍門所謂見惡不嫌遭苦不動常樂觀察甚深句義

云何修精進門所謂修諸善行心不懈怠當念過去無數劫來為求世間貪欲境界虛受一切身心大苦畢竟無有少分滋味為令未來遠離此苦應勤精進不生懈怠大悲利益一切衆生其初學菩薩雖修行信心以先世來多有重罪惡業障故或為魔邪所惱或為世務所纏或為種種病緣之所逼迫如是等事為難非一令其行人廢修善品是故宜應勇猛精進晝夜六時禮拜諸佛供養讚歎懺悔勸請隨喜迴向无上菩提發大誓願无有休息令惡障銷滅善根增長

云何修止觀門謂息滅一切戲論境界是止義明見因果生滅之相是觀義初各別修漸次增長至于成就任運雙行其修止者住寂靜處結加趺坐端身正意不依氣息不依形色不依虛空不依地水火風乃至不依見聞覺知一切分別想念皆除亦遣除想以一切法不生不滅皆無相故前心依境次捨於境後念依心復捨於心以心馳外境攝住內心後復起心不取心相以離真如不可得故行住坐卧於一切時如是修行恒不斷絕漸次得入真如三昧究竟折伏一切煩惱信心增長速成不退若心懷疑惑誹謗不信業障所纏我慢懈怠如是等人所不能入復次依此三昧證法界相知一切如來法身與一切衆生身平等无二皆是一相是故說名一相三昧若修習此三昧能生无量三昧以真如是一切三昧根本處故或有衆生善根微少為諸魔外道鬼神惑亂或現惡形以怖其心或示美色以迷其意或現天形或菩薩形

乃至佛形相好莊嚴或說惣持或說
諸度或復演說諸解脫門无恐無親
无因無果一切諸法畢竟空寂本性
涅槃或復令知過去未來及他心事
辯才演說無滯无断使其貪著名譽
利養或數瞋數喜或多悲多愛或恒
樂昏寐或久不睡眠或身嬰痼疾或
性不勤策或卒起精進即便休廢或
情多疑惑不生信受或捨本勝行更
修雜業愛著世事溺情從好或令證
得外道諸定一日二日乃至七日住
於定中得好飲食身心適悅不飢不
渴或復勸令受女等色或令其飲食
乍少乍多或使其形容或好或醜若
為諸見煩惱所乱即便退失往昔善
根是故宜應審諦觀察當作是念此
皆以我善根微薄業障厚重為魔鬼
等之所迷惑如是知已念彼一切皆唯
是心如是思惟剎那即滅遠離諸相
入真三昧心相既離真相亦盡從於
定起諸見煩惱皆不現行以三昧力
壞其種故殊勝善品隨順相續一切
障難悉皆遠離起大精進恒无断絕

若不修行此三昧者无有得入如來
種性以餘三昧皆是有相與外道共
不得值遇佛菩薩故是故菩薩於此
三昧當勤修習令成就究竟修此三
昧現身即得十種利益一者常為十
方諸佛菩薩之所護念二者不為一
切諸魔惡鬼之所惱亂三者不為一
切邪道所惑四者令誹謗深法重罪
業障皆悉微薄五者滅一切疑諸惡
覺觀六者於如來境界信得增長七
者遠離憂悔於生死中勇猛不怯八
者遠離憍慢柔和忍辱常為一切
世間所敬九者設不住定於一切時
一切境中煩惱種薄終不現起十者
若住於定不為一切音聲等緣之所
動亂

復次若唯修止心則沉沒或生懈怠
不樂衆善遠離大悲是故宜應兼修
於觀云何修耶謂當觀世間一切諸
法生滅不停以无常故苦苦故無我
應觀過去法如夢現在法如電未來
法如雲忽尔而起應觀有身悉皆不
淨諸蟲穢汙煩惱和雜觀諸凡愚所

見諸法於无物中妄計為有觀察一切從緣生法皆如幻等畢竟无實觀第一義諦非心所行不可譬喻不可言說觀一切衆生从无始來皆因無明熏習力故受於无量身心大苦現在未來亦復如是無邊无限難出難度常在其中不能覺察甚為可愍如是觀已生決定智起廣大悲發大勇猛立大誓願願令我心離諸顛倒斷諸分別親近一切諸佛菩薩頂礼供養恭敬讚歎聽聞正法如說修行盡未來際无有休息以無量方便拔濟一切苦海衆生令住涅槃第一義樂作是願已於一切時隨已堪能修行自利利他之行行住坐卧常勤觀察應作不應作是名修觀

復次若唯修觀則心不止息多生疑惑不隨順第一義諦不出生无分別智是故止觀應並修行謂雖念一切法皆无自性不生不滅本來寂滅自性涅槃而亦即見因緣和合善惡業報不失不壞雖念因緣善惡業報而亦即見一切諸法无生無性乃至涅槃

睖然修行止者對治凡夫樂著生死亦治二乘執著生死而生怖畏修行觀者對治凡夫不修善根亦治二乘不起大悲狹劣心過是故止觀兩相助成不相捨離若止觀不具必不能得无上菩提

復次初學菩薩住此娑婆世界或值寒熱風雨不時飢饉等苦或見不善可畏衆生三毒所纏邪見顛倒棄背善道習行惡法菩薩在中心生怯弱恐不可值遇諸佛菩薩恐不能成就清淨信心生疑欲退者應作是念十方所有諸佛菩薩皆得大神通无有障尋能以種種善巧方便救拔一切險厄衆生作是念已發大誓願一心專念佛及菩薩以生如是決定心故於此命終必得往生餘佛刹中見佛菩薩信心成就永離惡趣如經中說若善男子善女人專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以諸善根迴向願生決定得生常見彼佛信心增長永不退轉於彼聞法觀佛法身漸次修行得入正位

云何利益分如是大乘秘密句義今
已略說若有衆生欲於如來甚深境
界廣大法中生淨信覺解心入大乘
道無有障碍於此略論當勤聽受思
惟修習當知是人決定速成一切種
智若聞此法不生驚怖當知此人定
紹佛種速得授記假使有人化三千
大千世界衆生令住十善道不如於
須臾頃正思此法過前功德无量無
邊若一日一夜如說修行所生功德
无量無邊不可稱說假令十方一切
諸佛各於无量阿僧祇劫說不能盡
以真如功德無邊際故修行功德亦
復無邊若於此法生誹謗者獲无量
罪於阿僧祇劫受大苦惱是故於此
應決定信勿生誹謗自害害他斷三
寶種一切諸佛依此修行成無上智
一切菩薩由此證得如來法身過去
菩薩依此得成大乘淨信現在今成
未來當成是故欲成自利利他殊勝
行者當於此論勤加修學
我今已解釋甚深廣大義功德施羣生
令見真如法

大乘起信論卷下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起信論下卷 第十七張 盡

發菩提心經論卷上

天親菩薩造

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

勸發品第一

敬禮無邊際 去來現在佛 等空不動智
救世大悲尊

有大方等最上妙法摩得勒伽藏菩
薩摩訶薩之所修行所謂勸樂修集
尤上菩提能令衆生發深廣心建立
誓願畢定莊嚴捨身命財攝伏貪恡
修五聚戒化導犯禁行畢竟忍調伏
瞋尋發勇精進安止衆生集諸禪定
為知衆心修行智慧滅除無明入如
實門離諸執著宣示甚深空無相行
稱讚功德使佛種不斷有如是等無
量方便助菩提法清淨之門當為一
切上上善欲分別顯示悉令究竟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諸佛子若佛子
受持佛語能為衆生演說法者應先
稱揚佛之功德衆生聞已乃能發心
求佛智慧以發心故佛種不斷若以
凡比丘居優婆塞優婆夷念佛念法

念如來行菩薩道時為求法故阿僧祇
劫受諸勤苦以如是念為菩薩說法
乃至一偈菩薩得聞是法示教利喜
當種善根修習佛法得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為斷无量衆生无始生死
諸苦惱故菩薩摩訶薩欲成無量身
心勤修精進深發大願行大方便起大
慈悲求大智慧无見頂相求如是等
諸佛大法當知是法無量无边法无
量故福德果報亦復无量如來說言
如諸菩薩初發心下劣一念福德
果報百千万劫說不能盡况復一日一
月一歲乃至百歲所習諸心福德果
報豈可說盡何以故菩薩所行無盡
欲令一切衆生皆住無生法忍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故諸佛子菩薩初
始發菩提心譬如大海初漸起時當
知皆為下中上價乃至无價如意寶
珠作所住處此寶皆從大海生故菩
薩發心亦復如是初漸起時當知便
為人天聲聞緣覺諸佛菩薩一切善法
禪定智慧之所生處復次又如三千大
千世界初漸起時當知便為二十五

有其中所有一切衆生悉皆荷負作
依止處菩薩發菩提心亦復如是初
漸起時普為一切無量衆生所謂六趣
四生正見邪見修善習惡護持淨戒
犯四重禁尊奉三寶謗毀正法諸魔
外道沙門梵志剎利婆羅門毗舍首
陀一切荷負作依止處復次菩薩發
心慈悲為首菩薩之慈無邊无量是
故發心无有齊限等衆生界譬如虛
空无不普覆菩薩發心亦復如是一
切衆生无不覆者如衆生界无量無
邊不可窮盡菩薩發心亦復如是無
量无边無有窮盡虚空无盡故衆生
無盡衆生无盡故菩薩發心等衆生
界衆生界者无有齊限我今當承聖
旨說其少分東方盡千億恒河沙阿
僧祇諸佛世界南西北方四維上下
各千億恒河沙阿僧祇諸佛世界盡
未為塵此諸微塵皆不與肉眼作
對百万億恒河沙阿僧祇三千大千
世界所有衆生悉共聚集共取一塵
二百万億恒河沙阿僧祇三千大千
世界所有衆生共取二塵如是展轉

取十方各千億恒河沙阿僧祇諸佛
世界所有地種微塵都盡是衆生界
猶不可盡譬如有人拊破一毛以為
百分以一分毛滯大海水我今所說
衆生少分亦復如是其不說者如大
海水假使諸佛於无量無邊阿僧祇
劫廣演譬喻說亦不盡菩薩發心志
能遍覆如是衆生云何諸佛子是菩
提心豈可盡也若有菩薩聞如是說
不驚不怖不退不沒當知是人決定
能發菩提之心假令无量一切諸佛
於无量阿僧祇劫讚其功德亦不可
盡何以故是菩提心無有齊限不可
盡故有如是等无量利益是故宣說
為令衆生普得受行發菩提心

發菩提心經論發心品第二

菩薩云何發菩提心以何因緣修集
菩提若菩薩親近善知識供養諸佛
修集善根志求勝法心常柔和遭苦
能忍慈悲淳厚深心平等信樂大乘
求佛智慧若人能具如是十法乃能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復有四
緣發心修集无上菩提何謂為四一

者思惟諸佛發菩提心二者觀身過患發菩提心三者慈愍衆生發菩提心四者求取勝果發菩提心思惟諸佛復有五事一者思惟十方過去未來現在諸佛初始發心具煩惱性亦如我今終成正覺為無上尊以此緣故發菩提心二者思惟一切三世諸佛發大勇猛各各能得無上菩提若此菩提是可得法我亦應得緣此事故發菩提心三者思惟一切三世諸佛發大明慧於无明殼中建立勝心積集苦行皆能自拔超出三界我亦是當自拔濟緣此事故發菩提心四者思惟一切三世諸佛為人中雄替度生死煩惱大海我亦丈夫亦當能度緣此事故發菩提心五者思惟一切三世諸佛發大精進捨身命財求一切智我今亦當隨學諸佛緣此事故發菩提心觀身過患發菩提心復有五事一者自觀我身五陰四大俱能興造无量惡業欲捨離故二者自觀我身九孔常流臭穢不淨生狀離故三者自觀我身有貪瞋癡无

量煩惱燒然善心欲除滅故四者自
觀我身如泡如沫念念生滅是可捨
法欲棄捐故五者自觀我身无明所覆
常造惡業輪迴六趣無利益故求取
勝果發菩提心復有五事一者見諸
如來相好莊嚴光明清徹遇者除惱
為修集故二者見諸如來法身常住
清淨无染為修集故三者見諸如來
有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清淨法聚為
修集故四者見諸如來有十力四無
所畏大悲三念處為修集故五者見
諸如來有一切智憐愍衆生慈悲普
覆能為一切愚迷正道為修集故慈
愍衆生發菩提心復有五事一者見
諸衆生為无明所縛二者見諸衆生
為衆苦所纏三者見諸衆生集不善
業四者見諸衆生造極重惡五者見
諸衆生不修正法無明所縛復有四
事一者見諸衆生為癡愛所感受大
劇苦二者見諸衆生不信因果造作
惡業三者見諸衆生捨離正法信受
邪道四者見諸衆生沒煩惱河四派
所漂衆苦所纏復有四事一者見諸

衆生畏生老病死不求解脫而復造業二者見諸衆生憂悲惱苦而常造作无有休息三者見諸衆生愛別離苦而不覺悟方便染著四者見諸衆生怨憎會苦常走嫌嫉更復造怨集不善業復有四事一者見諸衆生為愛欲故造作諸惡二者見諸衆生知欲生苦而不捨欲三者見諸衆生雖不樂苦造苦不息造極重惡復有四事一者見諸衆生毀犯重戒雖復憂懼而猶放逸二者見諸衆生興造極惡五无間業凶頑自敵不生慚愧三者見諸衆生謗毀大乘方等正法專愚自執方起憍慢四者見諸衆生雖懷恥抬而具斷善根反自貢高永无改悔不修正法復有四事一者見諸衆生生於八難不聞正法不知修善二者見諸衆生值佛出世間說正法不能受持三者見諸衆生染習外道苦身修業永離出要四者見諸衆生修得非想非非想定謂是涅槃善報既盡還墮三塗善障見諸衆生无明

造業長夜受苦捨離正法迷於出路
為是等故發大慈悲志求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如救頭燃一切衆生有
苦惱者我當拔濟令無有餘諸佛子
我今略說初行菩薩緣事發心善廣
說者无量無邊

發菩提心經論願誓品第三

菩薩云何發起菩提以何業行成就
菩提發心菩薩住乾慧地先當堅固
發於正願攝受一切无量衆生我求
无上菩提救護度脫令無有餘皆令
究竟无餘涅槃是故初始發心大悲
為首以悲心故能發轉勝十大正願
何謂為十願我先世及以今身所種
善根以此善根施與一切无边衆生
悉共迴向无上菩提令我此願念念
增長世世所生常繫在心終不忘失
為陀羅尼之所守護願我迴向大菩
提已以此善根於一切生處常得供養
一切諸佛永必不生无佛國土願我得
生諸佛國已常得親近隨侍左右如
影隨形无刹那頃遠離諸佛願我得
親近佛已隨我所應為我說法即得

成就菩薩五通願我成就菩薩五通
已即能通達世諦假名流布解了第
一義諦如真實性得正法智願我得正
法智已以無厭心為衆生說示教利
喜皆令開解願我能開解諸衆生已
以佛神力遍至十方無餘世界供養
諸佛聽受正法廣攝衆生願我於諸
佛所受正法已即能隨轉清淨法輪
十方世界一切衆生聽我法者聞我
名者即得捨離一切煩惱發菩提心
願我能令一切衆生發菩提心已常
隨將護除无利益與无量樂捨身命
財攝受衆生荷負正法願我能負荷
正法已雖行正法心無所行如諸菩
薩行於正法而无所行亦无不行為
化衆生不捨正願是名發心菩薩十
大正願此十大願遍衆生界攝受一
切恒沙諸願若衆生盡我願乃盡而
衆生實不可盡我此大願亦无有盡
復次布施是菩提因攝取一切諸衆
生故持戒是菩提因具足衆善滿本
願故忍辱是菩提因成就三十二相
八十隨形好故精進是菩提因增長

善行於諸衆生勤教化故禪定是善
提因菩薩善自調伏能知衆生諸心行
故智慧是善提因具足能知諸法性
相故取要言之六波羅蜜是善提正
因四无量心三十七品諸万善行共
相助成若菩薩修集六波羅蜜隨其
所行漸漸得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諸佛子求善提者應不放逸放逸
之行能壞善根若菩薩制伏六根不
放逸者是人能修六波羅蜜菩薩發
心先建至誠立決定誓立誓之人終
不放逸懈怠怠慢緩何以故立決定誓
有五事持故一者能堅固其心二者
能制伏煩惱三者能遮放逸四者能
破五蓋五者能勤修行六波羅蜜如
佛所讚如來大智尊顯說功德證忍
慧福業力擔願力取勝云何立誓若
有人來種種求索我於余時隨有施
與乃至不生一念慳慳之心若生惡
心如彈指頃以施因緣求淨報者我
即欺十方世界无量無邊阿僧祇現
在諸佛於未來世亦當必定不成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我持戒乃至

失命建立淨心擔无改悔若我修忍
為他侵害乃至割截常生慈愛擔无
恚尋若我修精進遭逢寒暑王賊水
火師子虎狼无水穀處要必堅強其
心擔无退沒若我修禪為外事所嬈
不得攝心要繫念在境擔无暫起非
法乱想若我修集智慧觀一切法如
實性隨順受持於善不善有為无為
生死涅槃不起二見若我心悔恚尋
退沒乱想起於二見如彈指頃而以
戒忍精進禪智求淨報者我即欺十方
世界无量无边阿僧祇現在諸佛於
未來世亦當必定不成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菩薩以十大願持正法行
以六大擔制放逸心必能精勤修集
六波羅蜜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發菩提心經論檀波羅蜜品第四

云何菩薩修行布施布施若為日利
他利及二俱利如是布施則能莊嚴
菩提之道菩薩為欲調伏衆生令離
苦惱是故行施修行施者於已財物
常生捨心於來求者起尊重心如父
母師長善知識想於貧窮下賤起憐

慇心如一子想隨所須與心喜恭敬
是名菩薩初修施心修布施故善名
流布隨所生處財寶豐盈是名自利
能令衆生心得滿足教化調伏使無慳
恡是名利他以已所修无相大施化諸
衆生令同已利是名俱利因修布施獲
得轉輪王位攝受一切無量衆生乃至
得佛无盡法藏是名莊嚴菩提之道
施有三種一以法施二無畏施三財
物施以法施者勸人受戒修出家心
為壞邪見說斷常四倒衆惡過患令
別開示真諦之義讚精進功德說放
逸過惡是名法施若有衆生怖畏王
者師子虎狼水火盜賊菩薩見已能
為救護名无畏施自於財物施而不
怯上至珍寶象馬車乘繒帛穀麥衣
服飲食下至麤糲一縷之絰若多若
少稱求者意隨所須與是名財施財
施復有五種一者至心施二者信心施
三者隨時施四者自手施五者如法
施所不應施復有五事非理求財不
以施人物不淨故酒及毒藥不以施
人亂衆生故罝羅機網不以施人惱
衆生故刀杖弓箭不以施人害衆生

故音樂女色不以施人壞淨心故取
要言之不如法物惱亂衆生不以施
人自餘一切能令衆生得安樂者名
如法施樂施之人復獲五種名聞善
利一者常得親近一切賢聖二者一
切衆生之所樂見三者入大衆時人
所宗敬四者好名善譽流聞十方五
者能為菩提作上妙因菩薩之人名
一切施一切施者非謂多財謂施心
也如法求財持以布施名一切施以
清淨心无諂曲施名一切施見貧窮
者憐愍心施名一切施見厄苦者慈
悲心施名一切施居貧少財而能用
施名一切施愛重寶物開意能施名
一切施不觀持戒毀戒田非田施名
一切施不求人天妙善樂施名一切施
志求无上大菩提施名一切施欲施
施時施已不悔名一切施若以華施
具施羅刹七覺華故若以香施具戒
定慧熏塗身故若以果施具足成就
无漏果故若以食施具足命辯色力
樂故以衣服施具清淨色除無慚愧故
以燈明施具足佛眼照了一切諸法

性故以象馬車乘施得无上乘具足神通故以纓絡施具足八十隨形好故以珍寶施具足大人三十二相故以勸力僕使施具佛十力四無畏故取要言之乃至國城妻子頭目手足舉身施與心无恡惜為得无上菩提度衆生故菩薩摩訶薩修行布施不見財物施者受者以无相故是則具足檀波羅蜜

發菩提心經論尸羅波羅蜜品第五

云何菩薩修行持戒持戒若為自利他利及二俱利如是持戒則能莊嚴菩提之道菩薩為欲調伏衆生令離苦惱是故持戒修持戒者志淨一切身口意業於不善行心能捨遠善能呵嘖惡行毀禁於小罪中心常恐怖是名菩薩初持戒心修持戒故遠離一切諸惡過患常生善處是名自利教化衆生令不犯惡是名利他以己所修向菩提戒化諸衆生令同己利是名俱利因修持戒獲得離欲乃至漏盡成寂正覺是名莊嚴菩提之道戒有三種一者身二者口三者心持

身戒者永離一切殺盜婬行不奪物
命不侵他財不犯外色又亦不為殺
等因緣及其方便不以杖木凡石傷
害衆生若物屬他他所受用一草一葉
不與不取又亦未嘗眴眯細色於四
威儀恭謹詳審是名身戒持口戒者
斷除一切妄語兩舌惡口綺語常不
欺誑離間和合誹謗毀譽文飾言辭
及造方便惱觸於人言則至誠柔軟
忠信言常饒益勸化修善是名口戒
持心戒者除滅貪欲瞋恚邪見常修
軟心不作過罪信是罪業得惡果報
思惟力故不造諸惡於輕罪中生極
重想設誤作者恐怖憂悔於衆生所
不起瞋惱見衆生已生愛念心知恩
報恩心无慳恡樂作福德常以化人
常修慈心憐愍一切是名心戒是十
善業戒有五事利益一者能制惡行
二者能作善心三者能遮煩惱四者
成就淨心五者能增長戒若人善修
不放逸行具足正念分別善惡當知
是人決定能修十善業戒八万四千
無量戒品悉皆攝在十善戒中是十

善戒能為一切善戒根本斷身口意
惡能制一切不善之法故名為戒戒
有五種一者波羅提木又戒二者定
共戒三者无漏戒四者攝根戒五者
無作戒白四羯磨從師而受名波羅
提木又戒根本四禪未到禪是名
定共戒根本四禪初禪未到名无漏戒
收攝諸根修正念心見聞覺知色聲
香味觸不生放逸名攝根戒捨身後
世更不作惡名无作戒菩薩修戒不
與聲聞辟支佛共以不共故名善持
戒善持戒故則能利益一切衆生持
慈心戒救護衆生令安樂故持悲心
戒忍受諸苦拔危難故持喜心戒歡
樂修善不懈怠故持捨心戒慈親平
等離愛恚故持惠施戒教化調伏諸
衆生故持忍辱戒心常柔軟无恚辱
故持精進戒善業日增不返還故持
禪定戒離欲不善長禪支故持智慧
戒多聞善根无厭足故持親近善知
識戒助成菩提无上道故持遠離惡
知識戒捨離三惡八難處故菩薩之
人持淨戒者不依欲界不近色界不

住无色界是清淨戒捨離欲塵除瞋
恚尋滅無明障是清淨戒離斷常二
邊不逆因緣是清淨戒不著色受想
行識假名之相是清淨戒不繫於因
不起諸見不住疑悔是清淨戒不住
貪瞋癡三不善根是清淨戒不住我慢
憍慢增上慢慢大慢柔和善順是
清淨戒利衰毀譽稱譏苦樂不以傾
動是清淨戒不染世諦虛妄假名順
於真諦是清淨戒不惱不熱寂滅離
相是清淨戒取要言之乃至不惜身
命觀无常想生於厭離勤行善根勇
猛精進是清淨戒菩薩摩訶薩修行
持戒不見淨心以離想故是則具足
尸羅波羅蜜

發菩提心經論羣提波羅蜜品第六

云何菩薩修行忍辱忍辱若為自利
他利及二俱利如是忍辱則能生嚴
菩提之道菩薩為欲調伏衆生令離
苦惱故修忍辱修忍辱者心常謙下
一切衆生剛強憍慢捨而不行見麤
惡者起憐愍心言常柔濡勸化修善
能分別說瞋恚和忍果報差別是名

菩薩初忍辱心修忍辱故遠離衆惡
身心安樂是名自利化導衆生皆令
和順是名利他以已所修无上大忍
化諸衆生令同已利是名俱利因修
忍辱獲得端政人所尊敬乃至得佛
上妙相好是名莊嚴菩提之道忍辱
有三謂身口意云何身忍若他加惡
侵毀搗打乃至傷害悉能忍受見諸
衆生危逼恐懼以身代之而無疲怠
是名身忍云何口忍若見罵者默受
不報若見非理來呵嘖者當濡語附
順若有加誣橫生誹謗皆當忍受是
名口忍云何意忍見有瞋者心不懷恨
若有觸惱其心不乱若有譏毀心亦
無怨是名意忍世間打者有二種一
者實二者橫若有罪過若人懷疑為
彼所打自應忍受如服甘露於彼人
所應生恭敬所以者何善能教誡調
伏於我令我得離諸過罪故若橫加
惡傷害於我當自思惟我今无罪當
是過去宿業所招是亦應忍復應思
念四大假合五衆緣會誰受打者又
觀前人如癡如狂我當慰之云何不

忍又罵者亦有二種一實二虛若說實者我應生慙若說虛者无豫我事猶如響聲亦如風過無損於我是故應忍又瞋者亦尔他来瞋我我當忍受若瞋彼者於未來世當墮惡道受大苦惱以是因緣我身若被所截分離不應生瞋應當深觀往業因緣當修慈悲憐愍一切如是小苦不能忍若我即不能自調伏心云何當能調伏衆生令得解脫一切惡法成无上果若有智人樂修忍辱是人常得顏貌端正多饒財寶人見歡喜敬仰伏從復當觀察若人形殘顏色醜惡諸根不具乏於財物當知皆是瞋因緣得以是因緣智者應當深修忍辱生忍因緣有十事一者不觀於我及我所相二者不念種姓三者破除憍慢四者惡來不報五者觀无常想六者修於慈悲七者心不放逸八者捨於飢渴苦樂等事九者斷除瞋恚十者修習智慧若人能成如是十事當知是人能修於忍菩薩摩訶薩修於清淨畢竟忍時若入空無相无願無作

不與見覺願作和合不待著空無相
无願無作是諸見覺願作皆空如是
忍者是无二相是名清淨畢竟忍也
若入盡結若入寂滅不與結生死合
不待盡結寂滅諸結生死皆空如是
忍者是无二相是名清淨畢竟忍也
若性不自生不從他生不和合生亦
无有出不可破壞不可壞者是不可
盡如是忍者是无二相是名清淨畢
竟忍也無作非作无所待著無分別
无莊嚴無修治无發進終不造生如
是忍者是无生忍如是菩薩修行是
忍得受記忍菩薩摩訶薩修行忍辱
性相盡空无衆生故是則具足辱接
波羅蜜

發菩提心經論卷上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部監奉
勅雕造

發菩提心經論卷下

盡

天親菩薩造

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

毗梨耶波羅蜜品第七

云何菩薩修行精進精進若為自利
他利及二俱利如是精進則能莊嚴
菩提之道菩薩為欲調伏衆生令離
苦惱故修精進修精進者於一切時
常勤修集清淨梵行捨離怠慢心
不放逸於諸艱難不饒益事心常精
勤終不退沒是名菩薩初精進心修
精進故能得世間出世間上妙善法
是名自利教化衆生令勤修善是名
利他以已所修菩提正因化諸衆生
令同已利是名俱利因修精進獲得
轉勝清淨妙果超越諸地乃至速成
正覺是名莊嚴菩提之道精進有二
種一者為求無上道故二者廣欲拔
濟衆苦而起精進菩薩成就十念乃
能發心勤行精進云何十念一者念佛
無量功德二者念法不思議解脫三
者念僧清淨无染四者念行大慈安

立衆生五者念行大悲拔濟與苦六者念正定聚勸樂修善七者念邪定聚拔令反本八者念諸餓鬼飢渴熱惱九者念諸畜生長受衆苦十者念諸地獄備受燒煮菩薩如是思惟十念三寶功德我當修集慈悲正定我當勸勵邪定衆生三惡道苦我當拔濟如是思惟專念不乱日夜勤修無有休廢是名能起正念精進菩薩精進復有四事所謂修行四正勤道未生惡法遮令不起已生惡法速令除斷未生善法方便令生已生善法修滿增廣菩薩如是修四正勤道而無休息是名精進是勤精進能壞一切諸煩惱界增長无上菩提正因菩薩若能受於一切身心大苦為欲安立諸衆生故而不疲倦是名精進菩薩遠離惡時諛曲邪精進已修正精進所謂修信施戒忍定慧慈悲喜捨欲作已作當作至心常行精進无悔於諸善法及拔濟衆苦如救頭然心不退沒是名精進菩薩雖復不惜身命然為拔濟衆苦救護正法當應受

惜不捨威儀常修善法修善法時心
无懈怠失身命時不捨如法是名菩
薩修菩提道勤行精進懈怠之人不
能一時一切布施不能持戒忍於衆
苦勤行精進攝心念定分別善惡是
故說言六波羅蜜因於精進而得增長
若菩薩摩訶薩精進增上則能疾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菩薩發大莊
嚴而起精進復有四事一者發大莊
嚴二者積集勇健三者修諸善根四
者教化衆生云何菩薩發大莊嚴於
諸生死心能堪忍不計劫數於无量
無邊百千萬億那由他恒河沙阿僧
祇劫當成佛道心不疲倦是名不懈
莊嚴精進菩薩積集勇健而起精進
若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盛火為見佛
故為聞法故為安止衆生於善法故
要當從是火中而過為調伏衆生心
善安止於大悲中是名勇健精進菩
薩修習善根而起精進云何發起一
切善根志以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為欲成就一切智故是名修習
善根精進菩薩教化衆生而起精進

衆生之性不可稱計無量無邊同虛
空界菩薩立誓我當度之无有遺餘
為欲化度勤行精進是名教化精進
取要言之菩薩修助道功德助無上
智慧修集佛法而起精進諸佛功德
无量無邊菩薩摩訶薩發大莊嚴所
行精進亦復如是无量無邊菩薩摩
訶薩修行精進无離欲心拔衆苦故
是則具足毗梨耶波羅蜜

發菩提心經論禪那波羅蜜品第八

云何菩薩修習禪定禪定若為自利
他利及二俱利如是禪定則能莊嚴
菩提之道菩薩為欲調伏衆生令離
苦惱故修禪定修禪定者善攝其心
一切亂想不令妄干行住坐卧係念
在前逆順觀察鬻髀項脊臂肘胷脇
髀髀胫踝安般數息是名菩薩初修
定心修禪定故不受衆惡心常悅樂
是名自利教化衆生令修正念是名
利他以已所修清淨三昧離惡覺觀
化諸衆生令同已利是名俱利因修
禪定獲得八解乃至首楞嚴金剛三
昧是名莊嚴菩提之道禪定由三法

生云何為三一從聞慧二從思慧三從修慧從是三法漸漸而生一切三昧云何聞慧如所聞法心常愛樂復作是念无尋解脫等諸佛法要因多聞而得成就作是念已於一切求法時轉加精勤日夜常樂聽法无有厭足是名聞慧云何思慧思念觀察一切有為法如實相所謂无常苦空無我不淨念念生滅不久敗壞而諸眾生憂悲苦恼憎愛所繫但為貪恚癡火所然增長後世苦惱大聚无有實性猶如幻化見如是已於一切有為法即生厭離轉加精勤趣佛智慧思惟如來智慧不可思議不可稱量有大勢力无能勝者能至无畏安隱大城不復轉還能救无量苦惱眾生如是知見佛无量智見有為法无量苦惱志願進求無上大乘是名思慧云何修慧從初骨觀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名修慧離欲不善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入初禪滅覺觀內清淨心一處无覺无觀定生喜樂入二禪離喜故行捨心念安慧身受樂

諸賢聖能說能捨常念受樂入三禪所
苦斷樂故先滅憂喜故不苦不樂行
捨念淨入四禪過一切色相滅一切有
對相不念一切別異相故知無邊虛
空即入虛空无色定處過一切虛空
相知無邊識即入無色識定處過一
切識相知无所有即入無所有無色
定處過一切无所有處知非有想非
无想安隱即入无色非有想非无想
處但隨順諸法行故而不樂著求无
上乘成取正覺是名修慧菩薩從是
聞思修慧精勤攝心則能成就通明
三昧禪那波羅蜜

復次菩薩修定復有十法行不與聲
聞辟支佛共何等十一者修定無有
吾我具足如來諸禪定故二者修定
不味不著捨離染心不求已樂故三
者修定具諸通業為知衆生諸心行
故四者修定為知衆心度脫一切諸
衆生故五者修定行於大悲斷諸衆生
煩惱結故六者修定諸禪三昧善知
入出過於三界故七者修定常得自
在具足一切諸善法故八者修定其

心寂滅勝於二乘諸禪三昧故九者
修定常入智慧過諸世間到彼岸故
十者修定能興正法紹隆三寶使不
斷絕故如是定者不與聲聞辟支佛
共復次為知一切衆生煩惱心故是
故修集諸禪定法助成住心令此禪
定住平等心是名為定如是等定則
等於空无相無願无作空無相无願
无作等者則衆生等衆生等者則諸
法等入如是等是名為定復次菩薩
雖隨世行不雜於世捨世八法滅一
切結遠離憤內樂於獨處菩薩如是
修行禪定心安止住離世所作復次
菩薩修定具諸通智方便慧故云何
為通云何為智若見色相若聞音聲
若知他心若念過去若能遍至諸佛
世界是名為通若知色即法性解了
音聲心行性相寂滅三世平等知諸
佛界同虛空相而不證滅盡是名為
智云何方便云何為慧入禪定時生
大慈悲不捨捨願心如金剛觀諸佛
世界莊嚴菩提道場是名方便其心
寂寂无我無衆生思惟諸法本性然

亂見諸佛界同於虛空觀所莊嚴同
於寂滅是名為慧是名菩薩修行禪
定通智方便慧故老別四事俱行得
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菩薩摩訶
薩修行禪定無餘惡心以不動法故
是則具足禪那波羅蜜

發菩提心經論般若波羅蜜品第九

云何菩薩修習智慧智慧若為自利
他利及二俱利如是智慧則能莊嚴
菩提之道菩薩為欲調伏衆生令離
苦惱故修智慧修智慧者志學一切
世間之事捨貪瞋癡建立慈心憐愍
饒益一切衆生常念拔濟為作將導
能分別說正道邪道及善惡報是名
菩薩初智慧心修智慧故遠離無明
除煩惱障及智慧障是名自利教化
衆生令得調伏是名利他以己所修
無上菩提化諸衆生令同己利是名
俱利因修智慧獲得初地乃至薩婆
若智是名莊嚴菩提之道菩薩修行
智慧有二十心能漸建立何謂二十
當發善欲親近善友心捨離憍慢不
放逸心隨順教誨樂聽法心聞法無

猒善思惟心行四梵行修正智心觀
不淨行生猒離心觀四真諦十六聖
心觀十二因緣修明慧心聞諸波羅
蜜念欲修集心觀无常苦無我寂滅
心觀空无相無願无作心觀陰界入
多過患心降伏煩惱非伴侶心護諸
善法自伴侶心抑制惡法令除斷心
修習正法令增廣心雖修二乘常捨
離心聞菩薩藏樂奉行心自利利他
隨順增進諸善業心持真實行求一
切佛法心復次菩薩修行智慧復有
十法善思惟心不與聲聞辟支佛共
何謂為十思惟分別定慧根本思惟
不捨斷常二邊思惟因緣生起諸法
思惟无衆生我人壽命思惟无三世
去來住法思惟无發行而不斷因果
思惟法空而殖善不懈思惟无相而
度衆生不廢思惟无願而求菩提不
離思惟无作而現受身不捨復次菩
薩復有十二善入法門何謂十二善
入空等三昧而不取證善入諸禪三
昧而不隨禪生善入諸通智而不證
无漏法善入內觀法而不證決定善

入觀一切衆生空寂而不捨大慈善
入觀一切衆生無我而不捨大悲善
入生諸惡趣而非業故生善入離欲
而不證離欲法善入捨所欲樂而不
捨法樂善入捨一切戲論諸覺而不
捨方便諸觀善入思量有為法多過
患而不捨有為善入無為法清淨遠
離而不住無為菩薩能修一切善入
法門即能善解三世空无所有若作
是觀觀三世空智慧力故若於三世
諸佛所種无量功德志以迴向無上
菩提是名菩薩善觀三世方便復次
雖見過去盡法不至未來而常修善
精進不懈觀未來法雖无生出不捨
精進願向善菩提觀現在法雖念念滅
其心不忘發趣菩提是名菩薩觀三
世方便過去已滅未來未至現在不
住雖如是觀心心數法生滅散壞而
常不捨聚集善根助菩提法是名菩
薩觀三世方便復次菩薩觀一切善
不善我无我實不實空不空世諦真
諦正定邪定有為無為有漏無漏界
法白法生死涅槃如法界性一相無

相此中无法可名無相亦无有法以
為無相是則名為一切法印不可壞
印於是印中亦无印相是名真實智
慧方便般若波羅蜜發菩提心菩薩
摩訶薩應如是學應如是行如是行
者即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菩薩
摩訶薩修行智慧心无所行法性淨
故是則具足般若波羅蜜

發菩提心經論如實法門品第十

若善男子善女人修習六波羅蜜求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應離七法
何等為七一者離惡知識惡知識者
所謂教人捨離上信上欲上精進集
眾雜行二者離於女色貪著嗜欲狎
習世人而與執事三者離於惡覺自
觀形容貪惜愛重染著守護謂可久
保四者離於瞋恚暴慢嫉忌興起諍
訟壞亂善心五者離於放逸憍慢懈
怠自恃小善輕蔑於人六者離於外
道書論及世俗文頌綺飾言辭非佛
所說不應讚誦七者不應親近邪見
惡見如是七法所應遠離如來說言
不見更有餘法深障佛道如此七法

是故菩薩應當遠離若欲獲得无上
菩提當修七法何謂為七一者菩薩
當親近善知識善知識者所謂諸佛
及諸菩薩若聲聞人能令菩薩住深
法藏諸波羅蜜亦是菩薩善知識也
二者菩薩應當親近出家亦當親近
阿蘭若法離於女色及諸嗜欲不與
世人而共從事三者菩薩應當自觀
形如糞土但盛臭穢風寒熱血無可
貪著曰當就死宜思厭離精勤修造
四者菩薩應當常行和忍恭敬柔順
亦勸化他人令住忍中五者菩薩應
當修集精進常生慙愧敬奉師長憐
愍窮下見厄苦者以身代之六者菩
薩應當修習方等大乘諸菩薩藏佛
所讚法受持讀誦七者菩薩應當親
近修習第一義諦所謂實相一相无
相若諸菩薩欲疾速得无上菩提
應當親近如是七法復次若人發菩
提心以有所得故於无量阿僧祇劫
修集慈悲喜捨布施持戒忍辱精進
禪定智慧當知是人不能離生死不向
菩提何以故有所得心及諸得見陰

界入見我見人見衆生見壽命見慈
悲喜捨施戒忍進定智等見取要言
之佛法僧見及涅槃見如是有所得
見即是執著心執著者是名邪見所
以者何邪見之人輪轉三界永離出
要是執著者亦復如是永離出要終
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人
發菩提心應當觀察是心空相何等
是心云何空相心名意識即是識陰
意入意界心空相者心無心相亦无作
者何以故是心相空无有作者無使
作者若無作者则无作相若菩薩解
了如是法者於一切法即無執著无
執著故於諸善惡解无果報於所習
慈了无有我於所習悲了无衆生於
所習喜了无有命於所習捨了无有
人雖行布施不見施物雖行持戒不
見淨心雖行忍辱不見衆生雖行精
進无離欲心雖行禪定无除惡心雖
行智慧心无所行於一切緣皆是智
慧而不著智慧不得智慧不見智慧
行者如是修行智慧而无所修亦無
不修為化衆生現行六度而内清淨

行者如是善修其心於一念頃所種
善根福德果報无量無邊百千萬億
阿僧祇劫不可窮盡自然得近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

發菩提心經論空無相品第十一

往昔一時佛在迦蘭陀竹林與諸大
衆无量集會尔時世尊班宣正法告
諸大衆如來所說諸法无性空无所
有一切世間所難信解何以故色无
縛無解受想行識无縛無解色无相
離諸相受想行識无相離諸相色无
念離諸念受想行識无念離諸念眼
色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亦復如
是无取無捨无垢無淨无去無來无
向無背无闇無明无癡無慧非此岸
非彼岸非中流是名无縛無縛故空
空名无相無相亦空是名為空空名
無念无念亦空是名為空空念亦空
是名為空空空中无善無惡乃至亦无
空相是故名空菩薩若如是知陰界
入性即不取者是名法忍菩薩如是
忍故得授記忍諸佛子譬如菩薩仰
言虚空志寫如來十二部經經无量

初佛法已滅求法之人無所見聞衆生顛倒造惡无邊復有他方淨智慧人憐愍衆生廣求佛法行到於此見空中字文畫分明即便識之讀誦受持如所說行廣演分別利益衆生此書空者識空字人可思議不而得宣傳修習受持引導衆生令離繫縛諸佛子如來說言過去世時求菩提道得值三十三億九万八千諸佛尔時皆為轉輪聖王以一切樂具供養諸佛及弟子衆以有所得故不得授記於後復值八万四千億九万辟支佛亦以四事盡形供養過是以後復值六百二十万一千二百六十一佛尔時皆為轉輪聖王以一切樂具盡形供養諸佛滅後起七寶塔供養舍利後佛出世奉迎勸請轉正法輪供養如是百千万億諸佛是諸如來皆於空法中說諸法相以有所得故亦不得授記如是展轉乃至得值然燈佛興見佛聞法即得一切无生法忍得是忍已乃得授記然燈如來於空法中說諸法相度脫無量百千衆生而

无所說亦無所度半已世尊興出於
世於空法中說有文字示教利喜普
得受行而无所示亦無受行當知是
法性相盡空書者亦空識者亦空說
者亦空解者亦空從本來空未來亦
空現在亦空而諸菩薩積集万善方
便力故精勤不懈功德成滿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此實甚難不可思
議於无法中說諸法相於无得中說
有得法如此之事諸佛境界以无量
智乃可得解非是思量所能得知新
發意菩薩誠心敬仰愛樂菩提信佛
語故漸能得入云何為信信觀四諦
除諸煩惱妄見結縛得阿羅漢信觀
十二因緣滅除無明生起諸行得辟
支佛信修四無量心六波羅蜜得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信忍衆生
於无始生死取相執著不見法性當
先觀察自身五陰假名衆生是中无
我无有衆生何以故若有我者我應
自在而諸衆生常為生老病死之所
侵害不得自在當知无我無我即无
作者無作者亦无受者法性清淨如

實常住如是觀察未能究竟是名順
忍菩薩修信順忍已不久當成取上
法忍

發菩提心經論功德持品第十二

菩薩具足修無相心而心未曾住於
作業是菩薩於諸業相知而故作為
修善根求菩提故不捨有為為諸衆
生修大悲故不住无為為一切佛真
妙智故不捨生死為度無邊衆生令
无餘故不住涅槃是名菩薩摩訶薩
深心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諸佛
子菩薩成就十法終不退失无上菩
提何謂為十一者菩薩深發無上菩
提之心教化衆生亦令發心二者常
樂見佛以已所珍奉施供養深種善
根三者為求法故以尊敬心供養法
師聽法无厭四者若見比丘僧壞為
二部乎起諍訟共相過惡勤求方便
令其和合五者若見國土邪惡增上
佛法欲壞能讀誦說乃至一偈令法
不絕專心護法不惜身命六者見諸
衆生恐畏苦惱為作救護施以无畏
七者發勤修行求如是等方等大乘

甚深經法諸菩薩藏八者得是法已
受持讀誦如所說行如所說住九者
自住於法亦能勸導令多衆生入是
法中十者入法中已能為解說示教
利喜開悟衆生菩薩成就如是十法
於无上菩提終不退失菩薩應當如
是修行此經如是經典不可思議所
謂能生一切大慈悲種是經能開悟
引導具縛衆生令其發心是經能為
向菩提者而作生因是經能成一切
菩薩無動之行是經能為過去未來
現在諸佛之所護念若有善男子善
女人欲勤修集无上菩提當廣宣流
布如是經典於閻浮提使不斷絕令
无量無邊衆生得聞是經若有善男
子善女人聞是經者是諸人等悉得
猛利不可思議大智慧聚不可稱量
福德果報所以者何是經能開無量
清淨慧眼能令佛種相續不斷能救
无量苦惱衆生能照一切無明癡闇
能破四魔及諸魔業能壞一切外道
邪見能滅一切煩惱大火能消因緣
生起諸行能斷慳貪破戒瞋恚解怠

乱意思癡六極重病能除業障報
障法障煩惱障諸見障无明障智障
背障取要言之此經能令一切惡法
消滅無餘能令一切善法熾然增長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經已歡喜
愛樂生希有心當知是人已曾供養
无量諸佛深種善根所以者何此經
是三世諸佛之所履行是故行者得
聞是經當自慶幸獲大善利若有書
寫讀誦此經當知此人所獲福報无
量無邊所以者何此經所緣无邊故
興發無量大誓願故攝受一切諸衆
生故莊嚴无上大菩提故所獲福報
亦復如是无有限量若能解其義趣
如說修行一切諸佛於阿僧祇劫以
无盡智說其福報亦不能盡若有法
師說是經處當知是中便應起塔何
以故是真實正法所出生處故是經
隨在國土城邑聚落寺廟精舍當知
是中即有法身若人供養香花伎樂
懸繒幡蓋歌唄讚歎合掌恭敬當知
是人已紹佛種况復具足受持經者
是諸人等成就功德智慧莊嚴於未

末世當得授記決定當成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

發菩提心經論卷下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刻雕造

觀所緣論釋

盡

護法菩薩造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若言能令毒智人 為令其慧極明了
及為消除於罪惡 稽首敬已觀其義
論曰諸許眼等識者於所棄事及所
收事或捨或取是觀察果故所捨事
體及顛倒因是所顯示此中等言謂
攝他許依其色根五種之識由他於
彼一向執為緣實事故意識不然非
一向故許世俗有緣事等故縱許意
識緣實事境有其片分亦能將識
相似之相離無其境於眼等識境不
相離得成就已方為成立是故於此
不致慙慙又復於串修果智所了色
誠非咀迦所行境故及如所見而安
立故今此但觀聞思生得智之境也
如斯意識所緣之境全成非有此於
自聚不能緣故復緣過未非實事故
猶若无為為此等言攝五識身若余
根識引生所有意識斯乃如何非此
共其根識同時或復无間皆滅色等

為所緣故或緣現在此非根識曾所
領故斯乃意識自能親緣外境體性
此則遂成无瞢盲等復違比量知有
別根此遮增色是所欲故然於意識
不復存懷眼等諸識色為依緣而方
有故无表但是不作性故自許是無
本意如此此於所緣將為現量是所
取性故深履邪途故為此正意遮所
緣性因便方遮斯所依性同時之根
功能之色將設許之言外境者彼執
離斯而有別境此顯其倒顯彼執有
異事可取故言境也如何當說或緣
惣聚由非惣聚實事應理誠如來難
彼自前後道理相違余復何失緣其
實事及緣惣聚是所許故將欲叙其
別過為此且放斯僣或許極微雖復
極微唯共聚已而見生滅然而實體
一一皆緣不緣惣聚猶如色等設自
諸根悉皆現前境不雜乱彼根功能
各決定故而於實事斷割有能二
極微成所緣境彼因性故彼眼等識
之因性故是彼生起親支分義然而
有說其所緣境是識生因在諸緣故

或復於彼為惣聚者彼諸論者執衆極微所有合聚為此所緣相識生故由於惣聚而生其智是故定知彼為所緣如有說云若識有彼相彼是此之境此二論者咸言彼相應斯理故若不言因此因無喻猶如因等成因等性極微惣相是所緣性而成立之又若自許不於識外緣其實事應有有法自相違過然法稱不許斯乃於他亦皆共許即以為喻若但如所說應於所立義而屬當之前量意云論本二因但是明因所以不即是因以無共成之喻為此須出彼相應因何以如此

次復顯已所論之理是无謬妄明他共許置第五聲設許為因猶如共許諸非有事非有性故非因極微而且縱許諸極微體是其因性但說不合是所緣性由非彼相極微相故此云根識極塵非境如根者言猶如於根縱實是識親依之因无根相故非彼之境極微亦尔諸无其相彼非斯境者何謂也為此說其名境者等言

自性者謂自共相了者定也如何此復名為了耶如彼相生故此言意者同彼相貌而識生起由隨彼體故此則說名了彼境也而實離識無別所了可與其識為因性耶然而但有前境相狀於其自己猶如鏡像而安布之共許名斯為了其境然非極微一自體識隨彼狀由此極微而為境體縱有因性由非因義所緣如根雖是因性不為所緣若由因性許作所緣根亦同斯應成彼也斯言前說彼相應理故因有不成過然而意顯非唯因性即是其根所緣之相若如所說因將為能立者則彼因性故為所緣性耶於根亦有成不定過若如是者由非彼相其義何也為明成立自己之宗由非但述他宗過故已義便成此言為章非即能生自識相故境非極微猶如眼等若其是彼因性之言將為論主前立他宗明他共許此時意在遮他顯已能破義成置斯言矣宗許定彼不定他宗恐其不許向者與他出不定成即是能破何假自宗

更由比量凡言不定未必決定不成恐致疑惑是故更須立量或可由斯非彼相者於諸極微非定了性如相識生是謂決了既彼非故明知決了此亦无由應可說非決了性故惟出此因不是所緣如根極微有餘復作諸識老別顯其成立眼識不能了極微色無彼相故如餘根識如是餘識翻此應言如根之言誠為乘也其喻別須義准而出

又復縱是因性之言為無用矣彼雖因用非所緣性此亦如是實為有用然非聲等所有極微可是餘根之識生因有說於識自體无聚現故非是所緣如根衆微由境相狀安布於識是彼相性此非有故理即說其無有聚現如是且述鉢囉摩怒不是所緣彼之能立不相應故及非境性量善成故若尔惣聚是境然由所說諸有能立若望謨阿宗皆有不成性理實如此然而惣聚實有彼相可是所緣无因性故由彼相識不能生其惣聚相識惣聚不生彼既不生此識如何

令此緣彼所緣之相不相應故非所緣義由此前去彼相應理斯乃不成若今何謂所緣之相凡是境者理須生其似自相識隨境之識彼是能生彼是所緣有說凡為境者理必須是心及心生起之因也此既生已隨境領受而興言論于時名此為所緣境若義具斯二種相者此乃方合名為所緣是能生性所緣之境引阿笈摩此即便是說生緣性由是生因彼識生緣共許是其所緣之境自體相現此中無益故不言之能非惣聚是能生者非實事故由其惣聚不是實事此於有聚一異二性不可說故又復無有不實之事能有生起果用功能猶如二月如第二月不能生識第二月相若今何因有斯相現根損害故若時眼根由瞽等害損其明德遂即從斯損言根處見二月生非實境故由此二月縱有彼相然非斯境如第二月縱令此識有彼相狀由不生故不名斯境此由非實事有性等惣聚不是識之生因非實性故如第二月

由斯方立非因性故不是所緣還如
二月又復將此第二月喻於彼相因
應知說其不定之過復由識義理成
就故過是相違

復緣眼識不緣青等聚集極微為由
彼體非生性故如餘根識此喻共許
故不別言第二月喻非實事故應知
此是於非因性而成立之如所說之
縱有相性然非彼境斯言復是非彼
因義若言无有第二月者如何現見
有二相生謂從内布功能差別均其
次已似相之識而便轉生猶如夢時
見有境起由此令似妄作斯解於其
月處乘更觀餘諸有說云而於眼識
雙現之時此二次第難印定故將作
同時於斯二種相貌之後意識便云
我見月之第二月也或復有云於共
許曰數有錯乱由根損故若望不許
外境之宗如斯衆見但是妄執由非
眼識所緣无間引生意識能於一時
雙緣兩相作如斯解見二月耶又於
聲等緣彼之識不知其次應有二聲
等見同時起耶好眼之人意識次第

尚多難解何況依於色根之識測其
老別便成多有二相等見一旃達羅
若時離識許實有者斯乃何勞妄增
二月而言於數有其錯亂離識之外
執有二種極微惣聚此皆闕其一分
義故又如所說能立能斥道理力故
以之為境成不相應闕一分故自體
相現及能生性具斯二分方是所緣
於極微處即闕初支於第二邊便亡
第二若如是者如向所論二種過失
重更收攝令使无老有說集相者於
諸極微處各有集相即此集塵而有
相現隨其所有多少極微此皆實有
在極微處有惣聚相生自相識實有
性故應是所緣斯乃雙支皆是有故
此即於前所有成立求達无由為聚
集相即是極微為不尔耶由諸境義
有眾多相即此諸微許有微狀亦有
集相如何得令兩相共居一事為應
理乎有眾多相凡諸有色合聚之物
皆以地等四大為性彼皆自性有勝
功能青黃等相隨事隨根而為了別
即此於其眾多相處極微之處有惣

集相即將此相為眼等識所行境故
是現量性若如是者於諸微處識有
聚相何不言之塵有聚相何不言識
有聚相耶所以復云然於微處有惣
聚相即以此言為其方便亦顯識有
極微惣相若今二極微有此相者
何故復云惣集相也色聚眾多極微
分別是論所許此即是其惣聚性故
不是實有如前已陳何勞重述有別
意趣縱令實事別別體殊然此相狀
但於集處更相藉故而可了知說觀
集相更无餘矣又復設使諸有極微
合聚為性然而一事有其勝劣隨事
觀之且如蒼色是其地界如是等說
識為應理縱許如是如極赤物初生
起時多事皆強遂無容矣依容有處
作此壽識若尔如何說諸極微非根
所見又復如何唯有如知能見極微
由其塵相非是識義非是依根識之
境界故曰非根非根之義獨是如知
之所觀察復如何理現見極微塵形
不覩如堅性等如堅潤等於彼青等
縱有其事非是眼等識之境界根之

功能各決定故塵亦如是無違共許
豈非顯微无其堅性由別體故此對
宗法許其十處但是大種斯言无過
然此已陳汝瓊等覺者汝如是證
者於瓊及瓊便成根覺相似而觀於
其自境識不差故復由根覺隨現有
境而相生故識境不別如何得知由
匪於其瓊瓊等處衆微有別而此言
說然諸極微以惣聚相而為其境固
非於彼瓊等自體了別之時於衆多
聚體有片別彼之實事相貌之外無
別積聚體可得故緣彼根識便成相
狀無有差殊由此方成於塵自體是
所緣性復非於彼無別相處覆審之
緣異解性故如緣青等若相殊故所
言殊者相謂形狀布置有殊於其瓊
瓊咽腹底等殊異狀故由境有別覺
乃遂殊識為應理無如是事非於根
識所觀境處極微有殊然此惣聚是
三佛栗底而此惣聚非根識境此已
斥破復非非境有別而令識相有殊
可為應理復如何知諸極微處別狀
非有極微形相無別異故凡諸事物

有支分者必有別狀於方處轉然諸極微體無方分至窮極處斯即何曾得有形別於瓠甌等縱令事別而極圓性曾无有殊斯乃一體無增減故是故定知於惣聚處非實物有凡有方隅布列形狀皆非根識所行之境上來如此衆多詰責意欲顯其有別相故現甌等覺非以別事為所緣境猶若蘇佉毒佉情矣然而極微是不別境即是彰其非彼境性若相殊故方言殊者此言意願向去非以不別之事而為境者是立已成彼意說言極微為境其實无殊然為形相別故別也極微無殊我亦共許是立已成由諸極微量无別故此顯殊事是其別境答非已成或可此明諸根之識於瓠甌等无有極微相狀性故非是所緣猶如餘識餘識謂意或餘根識但緣青时无黃相故於諸極微雖體衆多无差別故而諸根識是別相故斯乃共成非塵狀性頌於極微是別之言同前問答若其惣聚許覆相已形非實境理方可成如斯勝理是應

成立若言離極微如是等如離彼者
彼覺便無故猶如軍等此言現等是
非實義由非實事此顯餘宗諸非不
實皆非捨彼相違事也如於聲等青
覺非有此形相別是覆相有以其現
等為境性故雖引衆多異見道理而
竟不能顯其極微實事之體有其差
別據內境體謂立自宗所緣之事若
也撻撥無所緣境便有違世自許宗
過四種緣性於經說故此中內聲為
顯不離於識而有所緣言境體者是
所取分是識變為境相之義然在識
外別分而住將以為境違世之過如前
尚在由諸世俗共許於境在外而住
應云如外此不離識其所取分如外
而現云我見境生其妄想寔此為因
如於眼識現其驗等外境雖无謂實
无其在外之境非了性故以理究尋
不可了其自體定在於外縱令許彼
實有外相然非識緣非彼相性故非
極微相現如似外相顯現之時此即
是其所緣緣也彼相相應故由若與
相理相應故者此即是此如因性

由與自相理相應故復顯所緣差別
體相如云識有彼相故等明不假藉
外事為境如情所計境相隨生又情
所計若離於識非外有故此之境相
元不離識由此名為內境相也此中
內聲言不離識本无其外望誰為內
及從此生有此方生或可從此由第
七五義有別故由非離境得有其識
是故有此方乃識生不言第五二法
合故明其所緣道理合故顯能立也
此即但以共相之境為其能立若老
別者其此若南不緣外事於其夢位
以為顯示如說二種為一能立識有
彼相復是識生緣此二用方成一量
且復縱許有其內相但觀外境妄有
相故言无地相如情計境生其領受
境之相狀列在於內將為應理如何
是彼一分得作同生之緣其所取分
離識無故斯之一分復還生識便成
自體相違之過復還是彼一分性故
如能取分斯乃便成匪能生性但由
外相染識而生此即相分與識同起
非二同時有因果性如牛兩角又雁

於其不異之事同在一時以同伴聲
而合說之亦非於識別說有境斯乃
如何名同伴性理實如是然由相狀
差別力故猜卜為異而表宣之由有
見分相分之殊遂將此識而有差別
若如是者緣性亦應但是所執非分
別事有自性體斯乃應成非真緣性
此因相違由其緣義於餘所執差別
之境亦共許之如等无間滅同分之
識為斷割時此識亦以四種多緣而
為緣也

觀所緣論釋一卷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如實論及質難品一卷

盡

陳天竺三藏真諦譯

及質難品中無道理難品第一

論曰汝稱我言說無道理若如此者
汝言說亦无道理若汝言說無道理
我言說則有道理若汝言說有道理
稱我言說無道理者是義不然復次
無道理者自體中有道理是故无有
无道理若自體中无道理者無道理
亦應无是故汝說我无道理是義不
然又若汝稱我言說無道理自顯汝
無智何以故无道理者則無所有言
說者與无道理為一為異若一者言
說亦无汝云何稱我言說無道理若
異者言說有道理汝復何故稱我言
說無道理耶復次言說自相破故汝
難言說共我言說為同時為不同時
同時者則不能破我言說譬如牛角
馬耳同時生故不能相破若不同者
汝難在前我言在後我言未出汝何
所難是故不成難若我言在前汝難
在後我言已成復何所難若同時者

我言汝難是難是可難不可分別譬
如江水海水同時和合不可分別又
汝難為難自義為不難自義若難自
義自義自壞我言自成若不難自義
難則不成就何以故於自義中不成
就難故若成就者自義則壞他義則
成復次汝稱我言說無道理者非是
言說若是言說不得无道理有言說
无道理此二相違譬如童女有兒若
是童女不得有兒若有兒則非童女
童女有兒此二相違是故稱有言說
無道理是義不然復次與證智相違
故汝聞我言說而稱无道理者若汝
已聞則為證智所成就證智力大汝
言則壞譬如有人說聲不為耳識得
耳識既得聲為證智所成就證智力
大此言則壞復次與比智相違故若
汝稱我有言說比智所得則知有道
理若无道理言說亦无若有言說知
有道理譬如有人說聲常住從因生
故一切從因生者则无常住譬如无
器從因生故不得常住聲若從因生
不得常住若常住者不得從因生無

常住者比智所成就比智力大常住則壞有道理者若言說則有道理有道理者比智所成就无道理者則壞復次與世間相違故汝稱我言說无道理是語與世間相違何以故於世間中立四種道理一因果道理二相待道理三成就道理四如如道理因果道理者如種子與芽相待道理者如長短父子成就道理者如五分言成就義如如道理者有三種一無我如如二元常如如三寂靜如如於世間中言說為果道理為因世間中若見果則知有因若見言說則知有道理汝稱我言說無道理是義與世間相違若有言說無道理者无有是處汝稱我言說異不相應故我今共汝辯決是處若人說異則有過失汝自立義與我義異則是自說則是異說是故汝得過失若汝義異我自說則異過失在汝不關於我若不異汝則同我則无有異汝說我異此是邪語復次異與異无異是故无異若異與異異則不是異譬如人與牛異人

不是牛若異與異无異則是一若一則无有異汝何故說我為異復次是道理者我於汝道理中共諍故我說有異若汝與我不異者則不與汝共諍我說汝義故若一切所說異者汝亦有所說是故汝說異過失在汝若汝說不說異者我亦說不說異汝言我說異是義不然汝是邪語餘義如前說汝稱我說義不成就我今共汝辯決是處若說不成就者是說不成就說若所說不成就則不得說若不說者汝云何說我所說不成就若得說所說則應成就汝說不成就就是義不然若一切所說不成就者汝說難難我是難則不成就若汝說難非不成就者我說亦如是非不成就汝說我不成就是義不然不成就者於自體中成就是故无不成就若不成就於自體中无有成就者亦應无有不成就者若有成就則无有不成就是故汝說我不成就無有是處若汝說不誦我難則不得我意若不得我意則不得難我我今共汝辯決是處

若未誦我難則不得說汝難汝為誦
難能難為未誦難而難若汝不誦而
得說難者我亦不誦而得說難若汝
誦難得說難者則恒誦難何以故難
中復生難難則无窮無有不誦難時
無有得說難時復次從難名更有難
名若誦此難名故得說難名不誦不
得說難名者但得後誦前難名次難
名未得誦第三方得誦第二難名第
四方得誦第三難名如是則恒誦無
盡若汝今不誦而得說難名者初難
名亦應不誦而得說難名若初難名
不誦不得說難名者第二亦應不誦
難名得說難名第二不誦難名得說
難名者初亦應不誦難名得說難名
而今初難名必須誦方得說難名第
二難名亦應必須誦方得說難名不
應不誦而說復次若不誦難而說難
則墮負處汝不誦自難汝說難亦墮
負處若汝不誦難而說難說難不墮
負處者我亦不誦難而說難亦不墮
負處復次若汝言說難我我皆當誦
我難難汝汝皆當誦唯得手相領誦

則不得別立難若恒相領誦則失正義譬如兩船相繫大水若至相牽去來復次汝言皆是音聲出口則失滅云何得誦我語音聲既是失滅之法不得重還故不得重誦若音聲在則不能誦以其常聲故若言失滅則無所誦以其无故若音聲已失滅汝令我誦稱是汝言是邪思惟汝說我語前破後我今共汝辯決是處若我說前破後是道理何以故我語前汝語後若我語破後語我義則勝汝語則壞復次若汝說一切語前破後汝亦出語前應破後若汝語前不破後我自體无前破後若於自體有前破後則前後俱無是故汝說前破後是語不然若於自體无前破後无有因故前破後亦是无汝說我語前破後是邪思惟汝說我說別因我今共汝辯決是處若人捨前因立別因墮負處者汝則墮負處

何以故汝亦捨前因立別因故若汝立別因不墮負處我亦如是復次我

所說因與汝所說因異若我說異因
則是我道理若不說異因我則說汝
因非是對治相違便同汝說汝說我
說異因是邪思惟若我同汝立因汝
破我因則破汝自因復次若一切語
是別因汝亦出語則是別因是故汝
墮負處若汝出語不墮負處汝說我
立因墮負處是義不然若汝說我說
別義今共汝辯決是處我所立義與汝
義異即是道理我今與汝對治相違
是故說別義若汝思惟我義與汝義
不異我義則不與汝義對治相違若
汝破我義則是自破復次異義於自
體中无異義異義則是无若異義於
自體中有異義異義亦是无是故汝稱
我說異義是義不然復次若一切所
說是異義汝有所說亦應是異義若
汝有所說不說是異義汝說一切所
說是異義是義不然汝說我今語猶
是前語无異語者我今共汝辯決是
處我立義與汝立義對治相違若我
說自立義對治汝義是正道理何以
故我一切處說為破汝義是故我說

无有異若我應說異義者汝立義與我義異若我說異義則說汝義則不共汝相違汝難我則是難自義復次如我前說聲无常此語自滅自盡今更別出語汝說我說前語是邪思惟復次若汝說我所說無異若我說異則是異若我說無異則是不異若我說是不得成是汝說我无異是義不然若汝言一切所說我皆不許我今共汝辯決是處汝說不許一切此說為入一切數為不入一切數若入一切數汝則自不許汝所說若自不許者我義則是汝所許我義自成汝言便壞若不入一切數者则无一切若無一切汝不許一切若不許一切我義便非汝不許我義亦成汝言終壞

反質難品中道理難品第二

論曰難有三種過失一顛倒難二不實義難三相違難若難有此三種過失則墮負處一顛倒難者立難不與正義相應是名顛倒難顛倒難有十種一同相難二異相難三長相難四

无異難五至不至難六無因難七顯
別因難八疑難九未說難十事異難
一同相難者對物同相立難是名同
相難論曰聲無常因功力生无中間
生故譬如凡器因功力生生已破滅
聲亦如是故聲无常是義已立外曰
若聲无常與器同相者聲即常住與
空同相故是故如空聲亦常住同相
者同无身故論曰

復次聲无常因功力生無中間生故
若物常住不因功力生譬如虛空常
住不因功力生聲不如此是故聲无
常此義已立外曰若聲與常住空不
同相故是故聲无常則何所至若與
空同相聲即是常同相者是无身是
故常論曰此兩難志是顛倒不成難
何以故決定一味法立為因顯一切
物因功力生故无常是顯无常因決
定一味是故无常不動欲顯其同類
故說凡器等譬外依不決定一味立
難云若汝依同相立聲无常義我亦
依同相立聲常義若汝義成就我義
亦成就論曰汝難不如何以故汝立

因不決定常无常遍顯故我立因三種相是根本法同類所攝異類相離是故立因成就不動汝因不如是故汝難顛倒若汝立因同我因者汝難則成正難若无常立義難常義是難成就何以故立常因難立無常因極不能顯无常顛倒過失常因不決定一味故无常因決定一味故二異相難者對物不同相立難是名異相難論曰聲无常何以故因緣所生故若有物依因緣生即是无常譬如虛空虛空者常住不依因緣生聲不如是是故聲无常外曰若聲與常住空不同相故无常復何所至若與凡器不同相聲即常住不同相者聲无身凡器有身是故凡器无常聲則是常論曰聲無常依因緣生故譬如凡器依因緣生故无常聲亦如是外曰若汝立聲無常與凡器同相者復何所至聲即常住與凡器不同相故不同相者聲无身凡器有身故論曰此兩難悉顛倒何以故我立无常因決定一味故汝立常因不決定一味常无常

遍顯故是故不定因不能難決定因
我立因者是依因緣生故聲无常是
因是根本法同類所攝異類相離具
足三相故不可動汝立因者是无身
故聲常住是因根本法同類異類所
攝是故不成因三長相難者於同相
顯別相是名長相難論曰聲无常因
功力生故譬如凡器是故聲无常外
別有所以一可燒熟不可燒熟二為
眼所見不為眼所見等如是別聲與
凡器各有所以聲因功力生常住凡
器因功力生无常是故聲常住論曰
是難顛倒何以故我立因與无常不
相離與常相離顯此因為無常比智
譬如為火比智顯烟烟者與火不相
離是故我立因成就不可動汝顯別
聲不可燒熟是故常者欲瞋苦樂風
等不可燒熟而是无常是故不可燒
熟不可立為常因不為眼所見者亦
不可立為常因何以故欲瞋苦樂風
等亦不為眼所見而是無常汝因同
類異類所攝是故不成若汝因與我

因同能難我立義我立義者依三種
相因是故不同不同者汝說同是故
汝難顛倒四无異難者顯一同相故
立一切无所以是名無異難論曰聲
無常依因緣異故聲即異譬如燈若
炷大明大炷小明小是義已立外曰
若依同相凡器等无常聲亦如是者
則一切物與一切物無異何以故一
切物與異物有同相故何者同相有
一可知等是名同相若有同相一切
物與別物異者聲亦如是與凡器等
有同相聲是常凡器等无常何以故
一切於有等同相中有自性異故如
聲聲人馬若依同相比知則不成就
論曰是難顛倒何以故於一切物有
等同相我亦不捨我檢有別同相具
足三相者立无常義說此為无常因
不取唯同相若不如是思擇道理則
無別有道理何以故無有一物與異
物不同不別是故若有同相則同類
所攝一切異類相離若取此立因是
因成就唯同相立因則不成就就是故
顛倒復次論曰聲无常依因緣生故

譬如尺器等是故聲无常外曰因與立義二無無異何以故依因生是何義因未和合聲未生未生故无有是其義聲无常是何義聲未生得生生已即滅滅故无有是其義因與立義同无有故論曰是難顛倒何以故我立義無有是壞滅无有我立因無有是未生无有未生無有者一切世間多信故成就立為无常因滅壞無有者借佞等不信故不成就為今成就故立為義若取成就立義不成就為因汝難則勝不顛倒我說一切物前世未有後世見無是故聲前世是无後世亦無若前世無汝不信者汝自思惟若前世有聲而无尋者何故耳不聞耶是故汝知前世无猶如地足有人覓勝心不能成就義意欲成就而無道理是義應捨五至不至難者因為至所立義為不至所立義若因至所立義則不成因因若不至所立義亦不成因是名至不至難外曰若因至所立義共所立義雜則不成立義譬如江水入海水无復江水因亦

如是故不成因若所立義未成就因不能至若至所立義已成就用因何為是故因不成就若因不至所立義者則同餘物不能成因是故因不成就若因不至則元所能譬如火不至不能燒刀不至不能斫論曰是難顛倒因有二種一生因二顯不相離因汝難若依生因則成難若依顯因則是顛倒何以故我說因不為生所立義為他得信能顯所立義不相離故立義已有於立義中如義智未起何以故愚癡故是故說能顯因譬如已有色用燈顯之不為生之是故難生因於顯因中是難顛倒六無因難者於三世說無因是名无因難外曰因為在所立義前世為在後世為同世耶若因在前世立義在後世者立義未有因何所因若在後世立義在前世者立義已成就復何用因為若同世俱生則非是因譬如牛角種芽等一時而有不得言左右相生是故是同時則无有因論曰是難顛倒何以故前世已生依因為生譬如然燈為顯

已有物不為生未有物汝以生因難
我顯因是難顛倒不成就若汝難言
是因若是顯因智慧未有是因是因
是誰因是故不成顯因若作如此難
者未得因名乃至事未有若事成有
即得因名是能顯事是時得因名是
言在前未得因名在後方得因名若
說因前事後則無過失有人難言若
如此者事不從因生此亦不成難何
以故是前物於後得因名若物已滅
後事生者此難成就既不如此前有
未得名後有方得名是故果從因生
七顯別因難者依別因无常法顯故
此則非因是名顯別因難外曰若依
功力聲无常者若無功力處即應是
常如電光風等不依功力生亦為无
常所攝是故立無常不須依功力功
力非因故若是因者離功力餘處應
无无常譬如離火立烟烟是火正因
烟與火不相離故功力則不如此是
故不成因復次功力不能立无常義
何以故不遍故依功力生若遍者得
立无常若不遍者則不得立无常譬

如有人立義一切樹有神識何以故
樹能眠故譬如尸利沙樹有人難言
樹神識不成就何以故因不遍故一
尸利沙樹眠餘樹不眠是眠不遍
一切樹是故眠不能立一切樹有神識
依功力生亦如是不遍一切无常故
是故不能立无常

論曰是難顛倒我說不如此不說
依功力生是因能顯一切無常餘
因不能若有別因能顯无常我則
歡喜我事成故我立因亦能顯餘因
亦能顯我立義成就譬如依烟知火
若言見光大亦成就我義亦如是依
功力生能顯无常若別有因能顯無
常无常義亦成就是故汝難顛倒不
如我意難故若我說一切無常依功
力生者汝可難言依功力生是因不
遍故不成就此難則勝我說聲等有
常皆依功力生是故汝難顛倒八疑
難者於異類同相而說疑難論曰聲
无常依功力生故若有物依功力生
是物無常譬如凡器是義已立外曰

已生依功力得顯譬如根水等依功力得顯非依功力得生聲亦如是是故立依功力因不定未生已生中有故故依此因於聲起疑此聲定如何為如凡器未生得生為如根水已有得顯故非決定若依此生因起疑當知非是立義因何以故能生能顯故論曰是難顛倒何以故我不說聲依功力得顯我說聲依功力得生是故聲无常汝何所難若汝言功力事有二種一生二顯生者凡器等顯者根水等聲是功力事是故於中起常无常疑是義不然何以故根水等非是功力事故若汝言根水顯了功力事是亦不難我義何以故顯了未生依功力得生是故功力事一種同是無常故汝難不然若汝又顯功力事有二種无常凡器生是無常凡器滅是常聲亦如是是疑亦不然何以故不成就故若汝凡器滅是有於滅中有有故滅義則无有若滅中无有即是滅无有何以故無體故若汝說如暗暗中无光故有暗滅亦如是滅中無

有故有滅是義不然空華石女兒兔
角等中无有是則應有若汝不許空
華等有凡器滅亦如是不可說有是
故功力事一種同是無常故汝疑不
然汝不信為汝得信故我說了因聲
無常何以故前世无障依功力得顯
生故是故知聲无有辟如凡器汝立
依功力所得功力所造二義有異是
義不然何者為義一切依功力所得
即是无常何以故未生得生已生滅
故是故根水等亦如是無常何用汝
立顯了為常九未說難者未說之前
未有无常是名未說難論曰義本如
前外曰若說依功力言語為因聲无
常者則何所至未說依功力言語前
聲是常是義得至前世聲已常云何
今無常論曰是難顛倒何以故我立
因為顯義不為生不為滅若我立因
壞滅汝難則勝若汝難我未說前未
了聲无常是難相似若以壞滅因難
我是難顛倒十事異難者事異故如
凡器聲不如是是名事異難論曰聲
無常依因緣生故辟如凡器是義已

立外曰聲事異凡器事異在事既異
不得同是无常論曰是難顛倒何以
故我不說與器同事故聲无常我說
一切物同依因得生故无常不閑同
事譬如凡器故聲无常烟是異物而
能顯火凡器亦如是能顯聲无常復
次他人說事異難有利所以說聲常
住依空故空是常住若別有物依空
物即常住譬如隣虛圓隣虛常住圓修
隣虛圓即常住聲亦如是依空故常
住復次聲常住何以故耳所聞故譬
如聲同異性耳所執故常住聲亦如
是是故常住是異立義韓世師曰若
常住由因得立因事故即无常是故
聲無常論曰是難顛倒何以故我不
說因生无常我說因顯無常他人未
知為他得知我立因是了因非是生
因汝依生因難是難顛倒復次論曰
汝所說是立義亦是難於我不許何
以故我等不信樂常住義是故我說
是義此十種名同相等顛倒難故以
顛倒立其過失若有難與此相似即
墮顛倒難中二不實義難者妄語故

不實妄語者不如義元有義是名不實義難不實義難有三種一顯不許義難二顯義至難三顯對辟義難一顯不許義難者於證見處更覓因是名顯不許義難論曰聲元常何以故依因緣生故辟如凡器是義已立外曰我見凡器依因緣生何因令其元常若无因立凡器無常者聲亦應不依常因得常論曰是難不實何以故已了知不須更以因成就現見凡器有因非恒有何須更覓無常因是故此難不實二顯義至難者於所對義此義義至是名義至難論曰無我何以故不可顯故辟如石女兒此義已立外曰是義義至若可顯定有不可顯定无者可顯或有或無不可顯亦應如是辟如火輪陽焰乾闥婆城是可顯而不能立有若可顯不能定立有則不可顯不能定立无論曰是難不實有何道理是義義至不可顯物畢竟不有是義不至可顯物者有二種有義至有非義至有義至者若有雨必無雲若有雲則不定或有雨或無雨

由烟知火於此中不必有義至若見
烟知有火无烟知無火是義不至何
以故於赤鐵赤炭見有火无烟是故顯
物義至難不實復次唯有色名火輪
名陽焰名乳闍婆城以根迷心倒故
於現世有後世无惟色實有根迷心
倒或時見有汝說可顯物不定有是
難不實復次我以石女兒為喻定判
此義處不可顯畢竟不動是物決定
無有譬如石女兒處不可顯動非是
我譬不可顯者於隣虛等處或顯或
不顯對汝義至我說義至處可顯畢
竟不動是物定有於火輪等異唯輪
不定輪不定者轉時有住時无是故
非是義至汝取非義至作義至難是
難不實復次有餘人說義至難若聲
與凡器同相故聲无常以義至故若
不同相則應是常不同者聲耳所執
无身凡器眼所執有身既不同相故
聲是常論曰若如此難同相難義至
難无別體故我不許三顯對譬義難
者對譬力故成就義是名對譬義難
外曰若无常器同相故聲无常者我

亦顯常住辟常住空同相故聲常住
若常同相不得常者无常同相何故
无常論曰是難不實何以故唯无有
物名空若有物常住此辟則成難亦
是實既无有物常住空無有物不可
說常不可說无常此難不成辟非辟
為辟故此難不實若人信有物名空
即是常住是顛倒難非實義難何以
故无身不定故空無身常住心苦樂
欲等无身而是無常聲既無身為如
空是常為如心等是无常即無身不
定不得成因故此難顛倒復次聲無
常有因故若物有因即知無常辟如
凡器等是義已立外曰是義可疑何
以故器生有因是无常器滅有因是
常聲既有因故於聲起疑為同器生
有因无常為同器滅有因是常論曰
是難不實何以故无有實物而名滅
者皆從杖等打物壞滅故得常名復
次聲无常何以故根所執故辟如凡
器是義已立外曰此亦可疑根所執
如同異性則應是常聲根所執如同
異性聲應是常若如同異性非是常者

若如凡器不應无常論曰是難不實
何以故牛等同異性若實有離牛等
應有別體可執可見離牛同異性不
可執不可見無別體故知无常復次
無我何以故不可顯故譬如繩耳是
義已立外曰海水滴量雪山斤兩是
有而不可顯我亦如是是有而不可
顯是故不可顯因不得立無我論曰
數量與聚无別體是可數量聚次第
而現有若干若干是數量為攝持念
故作一十百千万等名水滴量山斤
兩既無別體故非實有若有別難與
此難同相者立其過失名不實義難
三相違難者義不並立名為相違譬
如明暗坐起等不並立是名相違難
相違難有三種一未生難二常難三
自義相違難一未生難者前世未生
時不聞功力則應是常是未生難外
曰若依功力聲无常者夫生時未依
功力聲應是常

論曰是難相違何以故未生時聲未
有未有云何常若有人說石女男兒
黑女兒白此義亦應成就若不有不

得常若常不得不有不有而常則自
相違此難與義至難不實難相似何
以故非是實難故依功力聲无常是
義已立是義義至得若不依功力則
應是常此義不實何以故不依功力
者有三種常無常不有常者如虛空
无常者如雷電等不有者如空華等
此三種悉不依功力而汝偏用一種為
常是故不實二常難者常无常故是
聲常是名常難外曰於無常處常有
无常一切法不捨性故無常中有常
依无常故得常

論曰是義相違何以故若已無常去
何得常若有人說暗中有光此語亦
應成就若不尔汝難則相違不實何
以故无有別法名無常於无常處相
應更立為常无常者無別體若物未
生得生已生而滅名為無常若无常
不實依无常立常常亦不實三自義
相違難者若難他義而自義壞是名
自義相違難論曰聲无常依因緣生
故譬如芽等是義已立外曰若因至
无常則同無常若不至无常不能成

就無常此因則不成因論曰汝難若
至我立義與我立義同則不能破我
義若不至我立義亦不能破我義汝
難則還破汝義復次外曰若因在前
立義在後立義未有此是何因若立
義在前因在後立義已成因何所用
此亦不成因論曰若汝難在前我立
義在後我義未有汝何所難若我立
何用若汝言汝已信我難故取我難
更難我若作此說是亦不然何以故
我顯汝難還破汝義不依汝難以立
我義若有別難與此難同相者立其
過失名相違難論曰正難有五種一
破所樂義二顯不樂義三顯倒義四
顯不同義五顯一切無道理得成就
義外曰有我何以故聚集為他故
譬如卧具等為他聚集眼等根亦如
是為他聚集他者我故知有我論曰
无我何以故定不可顯故若有物定
不可顯是物則無譬如非自在人第
二頭第二頭者於色香等頭相貌中
不可思惟分別是故定無我亦如是

於眼等根中分別不顯是故定無汝
說我有是義不然是名破所樂義復
次若汝說我相不可分別而是有者
第二頭不可分別亦應是有若汝不
信第二頭是有我亦如是汝不應信
是名顯不樂義復次汝若意謂二種
同不可分別不依道理說我是有不
說第二頭是有者我亦不依道理說
第二頭是有不說我是有是義應成
若我義不成汝義亦不成是名顯倒
義復次若汝言我與第二頭同不可
分別而不同無不同過失墮汝頂上
譬如有人說如是言石女兒有莊嚴
具石女兒無莊嚴具此語亦應成
就若作此說墮不同過失中汝亦如
是是名顯不同義復次若汝言不依
道理定有我不依道理定無第二頭
此言得成就者一切顛狂小兒無道
理語亦應成就譬如虛空可見火冷
風可執等並是顛狂之言不依道理
如汝所立亦得成就若不成就汝義
亦如是是名顯一切无道理得成就義
反質難品中墮負處品第三

論曰墮負處有二十二種一壞自立
義二取異義三因與立義相違四捨
自立義五立異因義六異義七無義
八有義不可解九無道理義十不至
時十一不具足分十二長分十三重
說十四不能誦十五不解義十六不
能難十七立方便避難十八信許他
難十九於墮負處不顯墮負二十非
處說墮負二十一為志擅多所違二
十二似因是名二十二種墮負處若
人墮一一負處則不須復與論義一壞
自立義者於自立義許對義是名壞
自立義外曰聲常何以故無身故譬
如虛空是義已立論曰若聲與空同
相故是常者若不同相則應无常不
同相者聲有因空无因聲根所執空
非根所執是故聲无常外曰若同相
若不同相我悉不檢我說常同相若
有常同相則是常論曰常同相者不
定无身物亦有無常如苦樂心等是
故汝因不成就不同相者定顯一切
無常與常相離是故能立無常外曰
我亦信无常有因常無因是名壞自

立義墮負處二取異自立義者自義
已為他所破更思惟立異法為義是
名取異自立義外曰聲常何以故無
觸故譬如虛空是義已立論曰若汝
立聲常依无觸因无觸因者不定心
欲瞋等並無觸而是無常聲亦无觸
是故不可定如虛空等常不如心等
無常无觸既不定汝因則不成就因
若不成就立義亦不成就就是義已破
外曰聲及常並非我義我所立義常
與聲相攝聲與常相攝我所說聲為
除色等我所說常為除无常等常不
離聲離色等聲不離常離耳所執等
不相離名相攝是我立義不立聲亦
不立常汝難聲難常並不難我義是
名取異自立義墮負處三因與立義
相違者因與立義不得同是名因與
立義相違外曰聲常住何以故一切
无常故譬如虛空是義已立論曰汝
說一切无常是故聲常者聲為是一
切所攝為非一切所攝若是一切所
攝一切无常聲應無常若非一切所
攝一切則不成就何以故不攝聲故

若汝說因立義則壞若說立義因則壞是故汝義不成就名因與立義相違墮負處四捨自立義者他已破自所立義捨而不救是名捨自立義外曰聲常住何以故根所執故譬如同異性者根所執故常聲亦根所執是故常住是義已立論曰汝說聲根所執故常住根所執者與元常相攝譬如凡器等凡器等根所執故元常聲應元常汝說如同異性常是義不然何以故牛等同異性為與牛一為與牛異若一牛是實同異性不實若異離牛同異性自體應可顯離牛既不見同異性不成常住譬汝立義不得成就是義已破外曰誰立此義是名捨自立義墮負處五立異因義者已立同相因義後時說異因是名立異因義外曰聲常住何以故不兩時顯故一切常住皆一時顯譬如虚空等聲亦如是是義已立論曰汝說聲常住不兩時顯譬如虚空等是因不然何以故不兩時顯者不定常住譬如風與觸一時顯而風無常聲亦

如是外曰聲與風不同相風身之所
執聲耳根所執是故聲與風不同相
論曰汝前說不兩時顯故聲常住汝
今說聲與風不同相別根所執故汝
捨前因立異因是故汝因不得成就
是名立異因義墮負處六異義者說
證義與立義不相關是名異義外曰
聲常住何以故色等五陰十因緣是
名異義七无義者欲論義時誦呪是
名无義八有義不可解者若三說聽
衆及對人不解是名有義不可解若
人說法聽衆及對人欲得解三說而
悉不解譬如有人說塵无身生歡喜
生憂惱不至而有損益捨弥多不捨
則滅聲常住何以故此常常故是名
有義不可解墮負處九無道理義者
有義前後不攝是名無道理義譬如
有人說言食十種果三種甌一種飲
食是名无道理十不至時者立義已
破後時立因是名不至時外曰聲
常住何以故譬如隣虛圓依常住故
因常住聲亦如是論曰汝立常義不
說因立五分言不具足汝義則不成

說此義已破外曰我有因但不說名何者為因依常住空故論曰譬如屋被燒竟更求水救之非時立因救義亦如是是名不至時十一不具足分者五分義中一分不具是名不具足分五分者一立義言二因言三譬如言四合譬言五決定言譬如有人言聲无常是第一分何以故依因生故是第二分若有物依因生是物無常譬如凡器依因生故无常是第三分聲亦如是是第四分是故聲无常是第五分是五分若不具一分是名不具足墮負處十二長分者說因多說譬多是名長分譬如有人說聲无常何以故依功力生無中間生故根所執故生滅故作言語故是名長因復次聲無常依因生故譬如凡器譬如衣服譬如屋舍譬如業是名長譬論曰汝說多因多譬若一因不能證義何用說一因若能證義何用說多因多譬亦如是多說則无用是名長分十三重說者有三種重說一重聲二重義三重義至重聲者如說帝釋帝

輝重義者如說眼目重義至者如說生死實苦涅槃實樂初語應說第二語不須說何以故前語已顯義故若前語已顯義後語何所顯若元所顯後語則无用是名重說十四不能誦者若說立義大眾已領解三說有人不能誦持是名不能誦十五不解義者若說立義大眾已領解三說有人不解義是名不解義十六不能難者見他如理立義不能破是名不能難論曰不解義不能難是二種非墮負處何以故若人不解義不能難不應與其論義論曰是二種極惡墮負處何以故於餘墮負處若言說有過失可以別方便救之此二種非方便能救是人前時起聰明慢後時不能顯聰明相是愚夫可耻是名不能難十七立方便避難者知自立義有過失方便隱避說餘事相或言我自有疾或言欲看他疾此時不去事則不辦遮他立難何以故畏失親善愛念故是名立方便避難墮負處十八信許他難者於他立難中信許自義過失

是名信許他難若有人已信許自義
過失信許他難如我過失汝過失亦
如是是名信許他難十九於墮負處
不顯墮負者若有人已墮負處而不
顯其墮負更立難欲難之彼義已壞
付用難為此難不成就名於墮負
處不顯墮負二十非處說墮負者他
不墮負處說言墮負是名非處說墮
負復次他墮壞自立義處若取自立
異義顯他墮負而非其處是名非處
說墮負處二十一為恚檀多所違者
先已共攝持四種恚檀多後不如恚
檀多理而說是名為恚檀多所違若
自攝持明巧書射與生因律沙門恚
檀多不如理說是名為恚檀多所違
墮負處二十二似因者如前說有三
種一不成就二不定三相違是名似
因一不成就者譬如有人立馬來何
以故見有角故馬無角角為因不成
就不能立馬來二不定者譬如有人
立秦牛來何以故見有角故有角不
定牛羊鹿等亦有角角為因不定
不能立秦牛來三相違者譬如有人

立晝時是夜何以故曰新出故曰新
出與夜相違日出為因不能立夜若
人立此三種為因是名似因墮負處

如實論反質難品一卷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如實論

第三十四張盡

方便心論一卷

盡

後魏西域三藏吉迦夜譯

明造論品第一

若能解此論則達諸論法如是深遠義
今當廣宣說

問曰不應造論所以者何凡造論者
多起恚恨憍逸貢高自擾亂心少柔
和意顯現他惡自歎已善如斯衆過
智者所呵是故一切諸賢聖人无量
方便斷諍論者常樂遠離如捨毒器
又造論者內實調柔外觀多過是以
若欲自利利人應當捨此諍論之法
答曰不然今造此論不為勝負利養
名聞但欲顯示善惡諸法故造此論
世若無論迷惑者衆則為世間邪智
巧辯所共誑惑起不善業輪迴惡趣
失真實利若達論者則自分別善惡
空相衆魔外道邪見之人无能惱壞
作障尋也故我為欲利益衆生造此
正論又欲令正法流布於世如為修
治菴婆羅果而外廣植荆棘之林為
防果故今我造論亦復如是欲護正

法不求名聞故汝前說長評論者是
事不然為護法故故應造論問曰汝
先言解此論者達諸論法當說其相
答曰此論分別有八種義若有能通
達解其義趣則能廣為其餘諸論如
種稻麥以水溉灌則嘉苗滋茂不去
稊稗善穀不生若人雖聞此八不解
其義則於諸論皆生疑惑設有明解
斯八義者決定能達一切論法問曰
汝言解此論者決了論法今諸外道
有論法不耶答曰有如衛世師有六
諦所謂陀羅驃求那揔諦別諦作諦
不作諦如斯等比皆名論法雖善通
達猶不了別諸餘經論如此八種深
妙論法我當略說為開諸論門為斷
戲論故一曰譬喻二隨所執三曰語
善四曰言失五曰知因六應時語七
似因非因八隨語難喻有二種一具
足喻二少分喻隨所執者名究竟義
語善者謂語順於義言失者謂言乖
於理知因者能知二因一生因二了因
語應時者若先說界入後說五陰名不
應時若善通達言語次第是則名曰

應時語也似因者如焰似水而實非水若有論者嚴飭言辭以為水者是名似因隨言難者如言新衣即便難曰衣非是時云何名新如是等名隨言難也我已略說此八種義今當次第廣明其相問曰汝前言喻今立喻者作何方便答曰若說喻者凡聖同解然後可說如言是心動發猶如迅風一切凡夫知風動故便得決了心為輕躁若不知者不得為喻問曰何故不但說正義而說喻耶答曰凡說喻者為明正義問曰汝先言凡聖同解方得為喻何者名同云何為異答曰如前風喻名之為同聖得涅槃而凡不得是名為異問曰已說喻相執相云何答曰隨其所執廣引因緣立義堅固名為執相問曰執法有幾答曰有四一切同二一切異三初同後異四初異後同問曰汝今應當說此四相答曰凡欲立義當依四種知見何等為四一者現見二者比知三以喻知四隨經書一切同者如說者言无我我所問者亦說无我我所名一切同

初異者說者言異問則說一是名俱異初同後異者如說者曰現法皆有神非現見亦復是有問者或言現見之法可名為有神若非現何得有耶若言比知而有神者要先現見後乃可比神非現法云何得比若復以喻明神有者有相似法然後得喻神類何等而為喻乎若隨經書證有神者是事不可經書意亦難解或時言有或時言无云何取信是名初同後異初異後同者如說者言无我無所而問者曰有我有入此二論者俱信涅槃是名初異後同復次執法隨義有无量相如十二因緣苦習滅道三十七品四沙門果如是等法名佛正義如說晨朝禮敬殺生祭祠然衆香木獻諸油燈如是四種名事火外道六十三字四句之義是言聲外道明藥有六一藥名二藥德三藥味四藥勢力五和合六成熟是名醫法如六諦等衛世師有冥初一義多我異解是僧伽有八微所謂四大空意明无明八自在一能小二為大三輕舉四遠

到五隨所欲六分身七尊勝八隱沒
是名踰伽外道有命元命罪福漏無漏
老成具足縛解五智聞智思智自覺
智慧智義智六障不見障苦受障
愚癡障命盡障性障名障四濁瞋慢
貪誑是皆名為丘軋陀法又有說言
一切諸法盡是有故當知是一又一切
法盡有求那亦名為一又一切法從
冥初生根本一故當知是一又頭足
等成身與身為一又依者是空當知
是一如是等名計一外道又言一切
法異所以者何如頭足等與身為異
又衆相老別如牛非馬等故知法異
如是等名計異外道若言一切法有
故一者有法二種一有覺二元覺云
何為一因不同故如是等法皆已惣
破論者言若有人說苦習滅道十二
因緣有无等法為一異者皆非正因
所以者何若言一者則墮苦邊若言
異者則墮樂邊是故有說若一若異
必墮二邊非佛法義復次如有說言
涅槃之性无苦無樂何以知之凡一
切法以有覺故故有苦樂涅槃无覺

云何言樂復有說者而言有樂所以者何樂有三種一樂受樂二无惱害三无怖求涅槃之中无所求故是故得名涅槃為樂又有問言我先已知涅槃是常今與諸行為異不耶答曰汝若先知涅槃常者云何謂為同諸行耶諸行之性流轉敗壞涅槃之體是常是樂誰有智者言同於行復有問言神我之性雖有形色而未分別常與无常答曰若一切法有對尋者皆悉無常如瓶有尋則可破壞我若如是必亦无常然我有形非經所載无有道理如取沙磔名為珍寶汝亦如是言多虛妄問曰汝何故言我無形耶答曰我先已說瓶有形礙故可毀壞我若如是亦應磨滅云何復問何故而說我无形耶復次復有不定執相如或問言以物為聲常无常乎答曰為分成者皆悉无常聲亦分成豈獨常也問曰何名聲物答曰若未分別云何為問問曰我身與命於未來世獨受苦樂共身受耶答曰此身滅已我餘身受問曰何者是我於未

來世受苦樂乎答曰汝前言我云何復問有我不耶此非道理問曰已說執義云何名為語善相耶答曰不違於理不增不減善解章句應相說法所演譬喻而无違背無能輕訶以是因緣名為語善問曰不違於理其事云何答曰有人計識是我以諸行空无我故非一切行皆是於識此非道理行是識因因無我故識云何我問曰一切諸法皆悉无常聲非一切是故為常答曰汝言一切聲有何義非一切耶此說非因又一切法有造作者皆悉无常如火傳等聲亦如是是故无常是則名為不相違相

問曰云何名為言不增減答曰我當先說增減之相減有三種一因減二言減三喻減若言六識无常猶如瓶等不說因緣是名因減若言是身無我衆緣成故聲亦无我從緣而有是名喻減若言四大无常如瓶造作是名言減與上相違名為具足又具足者若人言我應當問言汝所說我為常无常若无常者則同諸行便是

斷滅若令常者即是涅槃更何須求
是則名為具足之相問曰何名言增
答曰增亦三種一因增二喻增三言
增若言聲法无常和合成故如瓶造
作則為無常又言聲是空之求那空
非對尋聲是色法云何相依是名因
增若言五根无常如呼聲響造作法
故聲亦如是何以知之為屑口等之
所出故是名喻增如言微塵細小虛
空遍大如此二法則名為常聲不如
是故曰無常是名喻增又說聲是無
常衆緣成故若言常者是事不然所
以者何有二種因一從形出二為根
了云何言常又同異法皆无常故是
名言增問曰何語能令世人信受答
曰若為愚者分別深義所謂諸法皆
悉空寂無我無人如幻如化无有真
實如斯深義智者乃解凡夫若聞迷
沒墮落是則不名應時語也若言諸
法有業有報及縛解等作者受者淺
智若聞即便信受如鑽燧和合則火
得生若所演說應前衆生則皆信樂
如是名為隨時而語問曰何名言證

答曰雖多所說善能憶念若宣諸義
深得其相所立堅固令人愛樂如言
諸法皆空無主現見万物衆緣成故
是名言證問曰何名言失答曰與上
相違名為言失又二種語亦名為失
何等為二一義無異而重分別二辭
无異而重分別云何一義而重分別
如言憍尸迦亦言天帝釋亦言富蘭
陀那是一名義一名異而重分別名義
同者如言因陀羅又言因陀羅是名
義无異而重分別復次凡所言說但
飭文辭无有義趣皆名為失又雖有
義理而无次第亦名言失如偈說
如人讚歎 天帝釋女 名曰金色
足手殊勝 而便說於 釋提桓因
壞阿修羅 三種之城 如是名為
無次第語

問曰何名知因答曰知因有四一現
見二比知三喻知四隨經書此四知
中現見為上問曰何因緣故現見上
耶答曰後三種知由現見故名之為
上如見火有烟後時見烟便知有火
是故現見為勝又如見焰便得喻水

故知先現見故然後得喻後現見時
始知真實問曰已知三事由現故知
今此現見何者取實答曰五根所知
有時虛偽唯有智慧正觀諸法名為
寂上又如見熱時焰旋火輪輒闍婆
城此雖名現而非真實又相不明了
故見錯謬如夜見杙疑謂是人以指
按目則覩二月若得空智名為實見
問曰已知現相比相云何

答曰前已分別今當更說比知有三
一曰前比二曰後比三曰同比前比
者如見小兒有六指頭上有瘡後見
長大聞提婆達即便憶念本六指者
是今所見是名前比後比者如飲海
水得其鹹味知後水者皆悉同鹹是
名後比同比者如即此人行至於彼
天上日月東出西沒雖不見其動而
知必行是名同比

問曰聞見云何答曰若見真實者舊
長宿諸佛菩薩從諸賢聖聽受經法
能生知見是名聞見譬如良醫善知
方藥慈心教授是名善聞又諸賢聖
證一切法有大智慧從其聞者是名

吾聞 問曰喻相云何

答曰若一切法皆空寂滅如幻如化想如野馬行如芭蕉貪欲之相如瘡如毒是名為喻如是四事名之為因能通達者名為知因問曰何名似因答曰凡似因者是論法中之大過也應當覺知而速捨離如此似因我當宣說似因隨相有无量義略則唯一隨其言橫為生過二就同異而為生過三疑似因四過時語五日類同六日說同七名言異八日相違

問曰如此八法當廣分別

答曰言那婆者凡有四名一名新二名九三名非汝所有四名不著如有人言我所服者是那婆衣難曰今汝所著唯是一衣云何言九

答曰我言那婆乃新衣耳非謂九也難曰何名為新

答曰以那婆毛作故名新

問曰實无量毛云何而言那婆毛耶答曰我先已說新名那婆非是數也難曰今知此衣是汝所有云何乃言非我衣乎

答曰我言新衣不言此物非汝所有
難曰今現見汝身著此衣去何而言
不著衣耶

答曰我言新衣不言不著是名似因
亦名隨言而為生過又復隨言而生
過者如說燒山難曰實焚草木云
何燒山是名隨言生過乃至諸法皆
亦如是復次隨言生過凡有二種一
如前說二於同異而為生過如言有
為諸法皆空寂滅猶如虛空難曰若
尔二者皆是空无无性之法便同虛
空如是名為同異生過

問曰何故名生

答曰有故名生如泥有瓶性故得生
瓶難曰若泥有瓶性泥即是瓶不應
假於陶師輪繩和合而有若泥是有
故生瓶者水亦是有應當生瓶若水
是有不生瓶者泥云何得獨生瓶耶
是名同異尋言生過

問曰生疑似因其相云何

答曰如有樹杙似於人故若夜見之便
作是念杙耶人耶是則名為生疑似因
問曰云何名為過時似因

答曰如言聲常聿隨經典從聲出故亦名為常難曰汝今未立聲常因緣云何便言聿隨常乎

答曰如虛空无形色故常聲亦无形是故為常言雖後說義亦成就難曰此語過時如舍燒已盡方以水救汝亦如是是名過時 問曰類同云何 答曰我與身異故我是常如瓶異虛空故瓶無常是名類同

難曰若我異身而名常者瓶亦異身瓶應名為常若瓶異身猶无常者我雖異身云何常乎是名同類

問曰說同云何

答曰如言虛空是常無有觸故意識亦亦是名說同 問曰何名言異

答曰如言五塵無常為根覺故四大亦亦是故无常 難曰龜毛監杏

是无所有而為意識所得豈无常耶是名言異 問曰相違云何

答曰相違二種一喻相違二理相違如言我常无形尋故如牛是名喻違理違者如婆羅門統理王業作屠犒等教刹利種坐禪念定是名理違如

此二法愚者不解謂為真實是名相違
問曰何者名為不相違耶

答曰異上二法名不相違是名似因
明負處品第二

論者言已說如上八種論法復有衆
多負法今當宣說 問曰何名語法

答曰如言四大是假名所以者何為
色等法之所成故復有人言四大實
有何以知之堅是地性乃至動是風
性故知為實更相違返便生諍訟如
有言地是成身因緣餘大亦尔

難曰地等亦能成一切物云何而言唯
成身乎是名非語若不如是是名是語
問曰何為名負

答曰如言聲常无形色故如空

難曰聲雖無形而為根覺有對有尋
如瓶造作而虛空性非是作法何得
為喻此名負義立曰瓶是有形可為
无常聲无形法何得為喻

難曰聲雖異瓶而為根覺為耳所聞
是故无常 問曰何等之義不墮負處
答曰諸行與識作故無常涅槃非作
故常如此之言句味真正名非負處

問曰何者之言而可難耶

答曰若語顛倒立因不正引喻不同此則可難如言想能斷結問者曰云何以想便斷結耶以不先言智從想發直言想故此語顛倒則為可難

問曰何因緣故重說此語

答曰欲令人知立无執義必墮負處故說復次應問不問應答不答三說法要不令他解自三說法而不別知皆名負處又共他論彼義短闕而不覺知餘人語曰此義錯謬汝不知乎即墮負處又他正義而為生過亦墮負處又有說者衆人悉解而獨不悟亦墮負處問亦如是如此負處是議論之大棘刺為深過患應當覺知速宜遠離

問曰問有幾種

答曰有三種一說同二義同三因同若諸論者不以此三為問答者名為違錯此三答中若少其一則不具足若言我不廣通如此三問隨我所解復當相問是亦无過說同者如言無我還依此語後方為問是名語同義

同者但取其意是名義同因同者知他意趣之所因起是名因同若能如是名非負處若言輕疾聽者不悟亦墮負處 問曰唯有此等更有餘耶 答曰有所謂語少語多無義語非時語義重捨本宗等忘名負處若以此等為前人說亦墮負處

問曰云何名為違本宗耶

答曰如言識是常法所以者何識體二種一識體生二識體用瓶亦二種一瓶體生二瓶體用然識生時即有用故故名為常瓶體生已後方有用故是无常

難曰若以生便有別名為常者燈生時即用應當是常

答曰燈為眼見聲為耳聞云何為驗是捨本宗名墮負處復次有說神常何以知之非根覺故如虛空不為根覺故常

難曰微塵不為根得而是无常

答曰神非作故常微塵造作故無常 難曰汝前言非覺今言不作是違本宗 答曰汝言我違汝非我言豈不違乎

難曰如此之相可有斯理我言違者
汝之所說自乖前義故言違耳又汝
前言不大分別故我生疑非我違汝
如是以疑為違亦隨負處

記

辯正論品第三

論者言若人說有衆生乃至亦有壽
者命者何以知之為根覺故如無餘
涅槃不為根覺故无衆生不尔故知
是有神是常法何以故如阿羅漢果
唯當時有而前後无故知為無如第
二頭第三手等本无今有故知前無
有已還滅故知後無神不如是是以
為常

難曰如樹根地下水不見言無阿羅
漢者亦復如是非是无法汝自不證
立目不然水以地障是故不見今阿
羅漢有何障尋而不見乎是以知無
難曰汝以第二頭第三手不可具故
明无羅漢是事不然雖无二頭非無
第一言無羅漢乃是恚無何得為論
又汝言以無覺知无涅槃者是亦不
然如大海水不知幾滴可言无耶若
不知滴數而猶有海涅槃亦然雖不

可覺實自有之而言无者應說曰緣
若不能說汝義自壞是則名為如法
論也

復次若以无覺明無涅槃他則生疑
如夜見樹心便生疑杌耶人耶當知
此樹非定人因非定杌因若令无覺
定與涅槃為無因者不應生疑又諸
業報不可毀滅故有涅槃所以者何
譬如火焚燒山林故火是滅因今
此業報是何滅因而得滅耶若得涅
槃則便散壞立曰實有滅因障故不
見難曰亦有涅槃但以癡障故不見
耳復次汝今若分別諸業有滅因
者汝義自壞若滅因无故而不說者
亦无障尋何須說耶以是等緣知業
不滅是則名為如法論也立者曰汝
若以海水有故成有涅槃豈復能令
二頭有耶若設二頭不可為有涅槃
云何獨得有耶汝海水喻尚不能立
涅槃為有何能成於二頭有乎難曰
汝意若謂涅槃无者為有是无為當
無無若无无者云何覺知無涅槃耶
若有此無云何而言都无所所有若言

雖有是无涅槃之法猶自无者尚有
是无何故不得有涅槃耶當說因緣
若不能說當知涅槃決定實有是亦
名為如法論也

問曰神為是常為无常乎立曰神非
造作故常瓶等作法故是无常難曰
若以無作明神常者是事不然何以
知之生人疑故若非造作神即常者
不應生疑為常元常以生疑故當知
有過立曰此過非但唯獨我有一切
論者皆有斯過如言聲常元形色故
有過去身以宿命智知故如是立義
如前生疑故一切處皆有是過難曰
喻者決疑汝所引喻令我生疑是不
成喻喻不成者義則自壞即墮負處
而汝乃言一切有過非獨我有斯則
自咎非餘過也所以者何如人被誣
而不自明而言一切皆恚是盜當知
此人即自為盜汝亦如是故墮負處
今汝若欲自宣明者理極於先必欲
復說則墮多過汝第一立第二已破
第三之義我又為難欲以第五而止
過者不出於初及汝後義是則為重

若有重過即墮負債處

尼

問曰設第六人更可問乎

答曰第五之人已成於過何有第六得為問耶若必說之則同前過問既有過答應默然復次第六人過而第五者不得詰之所以者何由第五故是第六人便得為問既自有過何由過彼如是等名正法論也

相應品第四

問曰汝已分別如法正論云何名為相應義耶

答曰問答相應有二十種若人能以此二十義助發正理是人則名解真實論若不如是不名通達議論之法此二十種要則有二一異二同以同顯義名同以異顯義名異凡為義者必依此二故此二者通二十法云何名同如言煩惱盡處是无所有虛空之性亦无所有是名為同云何名異如說涅槃非作故常則知諸行作故無常是名為異

問曰此同異義云何為難

答曰欲難同者作如是言色以眼見

聲為耳聞云何言同若色異聲色自
元常聲應是常若難異者以色根覺
故元常我非根覺故常瓶我俱有有
若同者瓶既元常我亦應尔若說瓶
有異我有者可言我常而瓶無常常
有既同我應元常如斯難者有二十
種一曰增多二曰損減三說同異四
問多答少五答多問少六曰因同七
曰果同八曰遍同九不遍同十日時同
十一不到十二名到十三相違十四不
違十五疑十六不疑十七喻破十八
聞同十九聞異二十不生是名二十
問答之法

問曰此二十法應分別說

答曰增多者如言我常非根覺故虛
空非覺是故為常一切不為根所覺
者盡皆是常而我非覺得非常乎難
曰虛空无知故常我有知故云何言
常若空有知則非道理若我無知可
同於虛空如其知者必為元常是名增
多損減者若空無知而我有知云何以
空喻於我乎是名損減同異者如立
我常引空為喻空我一者一法何得

以空喻我若其異者不得相喻是名
同異復次汝立我常言非根覺如虛
空非根覺故常然非根覺不必盡常
何得為證是名問多答少復次汝立
我常言非根覺非根覺法凡有二種
微塵非覺而是无常虛空非覺而是
常法汝何得言非覺故常是名第五
問少答多復次汝以非覺為因故知
我常者空與我異云何俱以非覺為
因是名因同復次五大成者皆悉無
常虛空與我亦五大成云何言常是
名果同復次汝以虛空非覺故常然
虛空者遍一切處一切處物豈非覺
也是名遍同復次微塵非遍而非根
覺是无常法我非根覺云何為常是
不遍同復次汝立我常言非根覺為是
現在過去未來若言過去過去已滅
若言未來未來未有若言現在則不
為因如二角並生則不得相因是名
時因復次汝立我常以非根覺到故
為因為不到乎若不到則不成因如
大不到則不能燒如刀不到則不能
割不到於我云何為因是名不到復

次若到因者到便即是无有因義是
名為到復次汝以一切無常我非一
切故常者我即是有故應无常如豔
少燒以多不燒應名不燒是名相違
復次汝以我非根覺同於虛空虛空
不覺我亦應尔若我覺者虛空亦應
覺於苦樂虛空與我无有異故是不相
違復次我同有故不定為常容可生
疑為常无常是名為疑復次汝言有
我非根所覺則可生疑有何障故非
根覺耶當說因緣若无因緣我義自
壞是名不疑復次汝以我非根覺故
為常者樹根地下水亦非根覺而是
无常我云何常是名喻破復次汝
以經說我非覺故知是常者經中亦
說无我我所尼乾法中明我非常我
定常者諸經不應有異有同是名聞
同復次若汝信一經以我為常亦應
信餘經我為无常若二信者一我便
應亦常无常是名聞異復次汝以有
因知有我者娑羅樹子既是有故應
生多羅若以无故而知無者多羅子
中无樹形相不應得生若有亦不生

無亦不生我亦如是若定有者不須以根不覺為因我若定無以根不覺不可令有是名不生若復有人立聲是常亦以如上二十種法同異破之問曰此二十種更有因緣自解說耶答曰自有應當問言由有我故汝破於我若无我者汝何所破以有能破故有所破

難曰理實无我汝橫計為有故我難汝汝言以有所破故有我者以有能破故知无我若言汝執我義以明無我是事不然非用汝義今汝自用我所執耳立曰汝云何知我執汝義應說因緣難曰我前已言非執汝義汝執他立何故復問云何知我執汝義耶汝言自違即墮負處又汝初以根不覺故知實有我後以衆法而為證明立因不定違失義宗亦墮負處汝義已壞我若更說不出於初受言多過凡問答者答極至於五過此更言皆名為過若有智慧思惟深理廣說譬喻能解於義然其所論不出此法論者言已說如上諸說法要此論要者

諸論之本由此論故廣生問答增長
智慧譬如種子若遇良地根莖滋茂
若種惡田無有果實此法亦尔若有
智慧能善思量則廣生諸論若愚癡
人少於智慧雖習此論不能通達是
則不名真善知見是故諸有欲生實
智分別善惡當勤修習此正法論

方便心論一卷

莊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方便心論

第二十五卷

觀所緣緣論

盡

陳那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諸有欲令眼等五識以外色作所緣緣者或執極微許有實體能生識故或執和合以識生時帶彼相故二俱非理所以者何極微於五識設緣非所緣彼相識无故猶如眼根等

所緣緣者謂能緣識帶彼相起及有實體令能緣識託彼而生色等極微設有實體能生五識容有緣義然非所緣如眼根等於眼等識无彼相故如是極微於眼等識无所緣義

和合於五識設所緣非緣彼體實无故猶如第二月

色等和合於眼識等有彼相故設作所緣然無緣義如眼錯亂見第二月彼无實體不能生故如是和合於眼等識无有緣義故外二事於所緣緣互闕一支俱不應理有執色等各有多相於中一分是現量境故諸極微

相資各有一和集相此相實有各能
發生似已相識故與五識作所緣緣
此亦非理所以者何

和集如堅等 設於眼等識是緣非所緣
許極微相故

如堅等相雖是實有於眼等識容有
緣義而非所緣眼等識上无彼相故
色等極微諸和集相理亦應尔彼俱
執為極微相故執眼等識能緣極微
諸和集相復有別失

瓶甌等覺相 彼執應无別非形別故別
形別非實故

瓶甌等物大小等者能成極微多少
同故緣彼覺相應无差別若謂彼物
形相別故覺相別者理亦不然頂等
別形唯在瓶等假法上有非極微故
彼不應執極微亦有差別形相所以
者何

極微量等故 形別惟在假指彼至極微
彼覺定捨故

非瓶甌等能成極微有形量別捨微
圓相故知別形在假非實又形別物
指至極微彼覺定捨非音等物指至

極微彼覺可捨由此形別唯世俗有
非如青等亦在實物是故五識所緣
緣體非外色等其理極成彼所緣緣
豈全不有非全不有若尔云何

內色如外現為識所緣緣許彼相在識
及能生識故

外境雖無而有內色似外境現為所
緣緣許眼等識帶彼相起及從彼生
具二義故此內境相既不離識如何
俱起能作識緣

決定相隨故俱時亦作緣或前為後緣
引彼功能故

境相與識定相隨故雖俱時起亦作
識緣因明者說若此與彼有无相隨
雖俱時生而亦得有因果相故或前
識相為後識緣引本識中生似自果
功能令起不違理故若五識生唯緣
內色如何亦說眼等為緣

識上色功能名五根應理功能與境色
无始乎為因

以能發識比如有根此但功能非外
所造故本識上五色功能名眼等根
亦不違理功能發識理無別故在識

在餘雖不可說而外諸法理非有故
定應許此在識非餘此根功能與前
境色從无始際展轉為因謂此功能
至成熟位生現識上五內境色此內
根境二色與識一異或非一異隨樂
應說如是諸識惟內境相為所緣緣
理善成立

觀所緣緣論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無相思塵論

盡

陳那菩薩造

陳西印度三藏法師真諦譯

若說隣虛是根本因不似起故
非境如根識似聚起不從彼生
聚無有體譬如二月由此二義
外物非塵有說隣虛聚成万物
識似彼起故立為塵隣虛體相
若是實有識不似故非境如塵
隣虛若塵則識無別若言相異
則識不同異相在假故體非真
隣虛體量衆處无別若除隣虛
万識不起是故万物悉是假名
於內塵相如外而顯立為識塵
識似現故是識緣緣隨生決定
共立功能令次第起二根共生
勝能為根於識無尋更不為因
勝能為塵平生無始
若有人執眼等六識緣外境起是人
或分別隣虛為境是識因故或分別
隣虛聚為境似聚識起故塵者何相
若識能了別其體相如其體相識起

是故說此名塵隣虛元此事若隣虛
實是識因譬如五根是故隣虛非塵
若尔隣虛聚應是境如聚識起故雖
復如此如其相起識不從此生是故
聚亦非塵何以故若塵能生識似其
體相可信為塵何以故可說此塵為
識生緣故聚者則不如此非實有故
譬如二月由眼根乱識似二月起二
月非識境界實元有故聚亦如此離
隣虛元有實體故聚非識境界是故
外塵由此二義非識境界一分不
具故有諸師說是隣虛聚集成万物
有多種相具足立此為境界何以故
有別相能生證智非但隣虛及隣虛聚
是故於隣虛及隣虛聚中有相為六
識作境隣虛相者非塵譬如堅等隣
虛中有堅濕熱動觸此物實有非眼
識境界眼識不如其起故隣虛中万
物亦如此何以故隣虛者於万物中
若生識是識則无差別以万物中隣
虛無有異故若汝言由相差別故生
識異瓶等諸物相貌不同緣此相故
起識有異是義不然何以故如此相

猶差別於瓶等假名物中不无於隣
虛實物中則无隣虛體量不異故於
万物中隣虛體量所謂圓細無有差
別是故万物相貌非是實有是假名
有是假名相者謂瓶等諸物若除隣
虛似瓶等識不生故實物者若析相
應法似實物識不滅如未析時於瓶
中五塵識生析竟五塵識亦不滅故
五塵等是實有由此隣虛及聚万物
不能生識是故外塵非識境界若余
何法名塵於內塵相如外顯現是名
識塵外塵實无所有於內識中衆生
乱心分別故起六塵分別此分別如
在於外如此顯現是四緣中名識緣
緣以是識體相故由此識生故所以
者何是識作內塵相從內塵生具二
法故是故內塵名境界問曰如塵起
識是亦可然內塵是識一分共一時
起云何得作緣緣答曰立緣緣者識
緣此生无有二故緣者或一時共起能
成餘法從他生決定隨逐生不生故
問若次第生所緣能緣相云何答曰
若因在前果在後果隨因因不隨果

若因有果必有若因无果必無果隨
因或有或無是名因果相復次為安
置功能次第故立所緣能緣是似塵
識次第起為生似果起功能生識相
續問曰若內塵是識緣緣是緣生經
當云何釋經言依根緣色眼識得生
廣說如經答曰功能體相能共造果說
名為根問根者體用云何答勝能為
體此體因何法可比度知有由生自
果故是其勝能可得了別非有四大
色此功能於識中无有妨碍此功能
在識中離識其體不可顯示如我所
立根與汝所立根同功能為體此有
何異如此功能及似塵相更互為因
如此功能及似塵相生從无始來處
亦依功能說名根緣內塵相名境是
亂識不可言其相得生此法更互為
因亦無有始何以故或功能成熟故
起似塵識或似塵識故功能得成識
者或異二或不異二或不可說如此
內塵與二法故可為識境
無相思塵論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序迴諍論翻譯之記

命

迴諍論者龍樹菩薩之所作也數舒
盧迦三十二字此論正本凡有六百
大魏都鄴興和三年歲次大梁建辰
之月朔次癸酉辛卯之日爲長國人
刹利王種三藏法師毗目智仙共天
竺國婆羅門人瞿曇流支在鄴城內
金華寺譯時日所費二十餘功大數
凡有一万一千九十八字對譯沙門
曇林之筆受縣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御史中尉勃海高仲密啓請供養
且記時事以章以聞今樂法者若見
若聞同崇翻譯矣

迴諍論偈初分第一

龍樹菩薩造

後魏三藏毗目智仙共瞿曇流支譯

問曰偈言

若一切無體 言語是一切 言語自無體
何能遮彼體 若語有自體 前所立宗壞
如是則有過 應更說勝因 汝謂如勿聲
是義則不然 聲有能遮聲 无聲何能遮
汝謂遮所遮 如是亦不然 如是汝宗相

自壞則非我 若彼現是有 汝可得有迴
彼現亦是無 云何得取迴 說現比阿舍
譬喻等四量 現彼阿舍成 譬喻亦能成
智人知法說 善法有自體 世人知有體
餘法亦如是 出法出法體 是聖人所說
如是不出法 不出法自體 諸法若無體
無體不得名 有自體有名 唯名云何名
若離法有名 於彼法中無 說離法有名
彼人則可難 法若有自體 可得遮諸法
諸法若無體 竟為何所遮 如有瓶有壑
可得遮瓶壑 見有物則遮 見無物不遮
若法無自體 言語何所遮 若無法得遮
無語亦成遮 如愚癡之人 妄取炎為水
若汝遮妄取 其事亦如是 取所取能取
遮所遮能遮 如是六種義 皆患是有法
若無取所取 亦無有能取 則無遮所遮
亦無有能遮 若無遮所遮 亦無有能遮
則一切法成 彼自體亦成 汝因則不成
無體云何因 若法無因者 云何得言成
汝若無因成 諸法自體迴 我亦無因成
諸法有自體 若有因無體 是義不相應
世間無體法 則不得言有 前遮後所遮
如是不相應 若後遮及並 如是知有體

迴諍論偈上分第二

我語言若離因緣和合法是則空義成
諸法無自體若因緣法空我今說此義
何人有因緣彼因緣無體化人於化人
幻人於幻人如是遮所遮其義亦如是
言語無自體所說亦無體我如是無過
不須說勝因汝言勿聲者此非我譬喻
我非以此聲能遮彼聲故如或有丈夫
妄取化女身而生於欲心此義亦如是
同所成不然響中無因故我依於世諦
故作如是說若不依世諦不得證真諦
若不證真諦不得涅槃證若我宗有者
我則是有過我宗無物故如是不得過
若我取轉迴則須用現等取轉迴有過
不尔云何過若量能成法彼復有量成
汝說何處量而能成此量若量離量成
汝諍義則失如是則有過應更說勝因
猶如火明故能自照照他彼量亦如是
自他二俱成汝語言有過非是火自照
以彼不相應如見闇中瓶又若汝說言
火能自他照如火能燒他何故不自燒
又若汝說言火能自他照闇亦應如是
自他二俱覆於火中無闇何處自他住

彼闇能然明 火去何有明 如是火生時
即生時能照 火生即到闇 義則不相應
若火不到闇 而能破闇者 火在此處住
應破一切闇 若量能自成 不待所量成
是則量自成 非待他能成 若不待所量
而汝量得成 如是則無人 用量量諸法
若所量之物 待量而得成 是則所量成
待量然後成 若物无量成 是則不待量
汝何用量成 彼量何所成 若汝彼量成
待所量成者 是則量所量 如是不相離
若量成所量 若所量成量 汝若如是者
二種俱不成 量能成所量 所量能成量
若義如是者 云何能相成 所量能成量
量能成所量 若義如是者 云何能相成
為是父生子 為是子生父 何者是能生
何者是所生 為何者是父 為何者是子
汝說此二種 父子相可疑 量非自能成
非是自他成 非是異量成 非無因緣成
若法師所說 善法有自體 此善法自體
法應分分說 若善法自體 從於因緣生
善法是他體 云何是自體 若少有善法
不從因緣生 善法若如是 無住梵行處
非法非非法 世間法亦無 有自體則常

常則無因緣 善不善无記 一切有為法
如汝說則常 汝有如是過 若人說有名
語言有自體 彼人汝可難 語名我不實
若此名無者 則有亦是無 若言有言無
汝宗有二失 若此名有者 則无亦是有
若言無言有 汝諍有二失 如是我前說
一切法皆空 我義宗如是 則不得有過
若別有自體 不在於法中 汝慮我故說
此則不須慮 若有體得遮 若空得言成
若无體无空 云何得遮成 汝為何所遮
汝所遮則空 法空而有遮 如是汝諍失
我無有少物 是故我不遮 如是汝無理
枉橫而難我 汝言語法別 此義我今說
無法得說語 而我則無過 汝說鹿愛喻
以明於大義 汝聽我能說 如譬喻相應
若彼有自體 不須因緣生 若須因緣者
如是得言空 若取自體實 何人能遮迴
餘者亦如是 是故我無過 此無因說者
義我前已說竟 三時中說因 彼平等而說
若說三時因 前如是平等 如三時因
與說空相應 若人信於空 彼人信一切
若人不信空 彼不信一切 空自體因緣
三一中道說 我歸命札彼 無上大智慧

迴諍論釋初分第三

釋曰論初偈言

若一切無體 言語是一切 言語目無體
何能遮彼體

此偈明何義若一切法皆是因緣則
是因緣因緣和合離諸因緣是則更
無一切自體如是一切諸法皆空如
芽非是種子中有非地非水非火非
風非虛空等因緣中有非是一二因
緣中有非諸因緣和合中有非離因
緣因緣和合餘處別有若此等中一
切皆無如是得言芽无自體若如是
無一切自體彼得言空若一切法皆
悉空者則無言語若無言語則不能
遮一切諸法若汝意謂言語不空言
語所說一切法空是義不然何以故
汝言一切諸法皆空則語亦空何以
故以因中無四大中無一中無和
合中無因緣和合不和合中一切皆
無如是言語咽喉中無脣舌齒根斷
鼻頂等一一皆無和合中無二處俱
無唯有因緣因緣和合若離如是因
緣和合更無別法若如是者一切言

語皆無自體者如是無言語自體則一切法皆無自體若此言語無自體者唯有遮名不能遮法譬如無火則不能燒亦如無刀則不能割又如無水則不能濶如是無語云何能遮諸法自體既不能遮諸法自體而心憶念遮一切法自體迴者義不相應又復有義偈言

若語有自體 前所立宗壞 如是則有過 應更說勝因

此偈明何義若此言語有自體者汝前所立義宗自壞是則有過若尔便應更說勝因若汝意謂語有自體餘法空者如是則違諸法空語汝宗亦壞又復有義言語不離一切法數若一切法皆悉空者言語亦空若言語空則不能遮一切諸法若如是者於六種中諍論相應彼復云何汝不相應汝說一切諸法皆空則語亦空何以故言語亦是一切法故言語若空則不能遮彼若遮言一切法空則不相應又若相應言語能遮一切法體一切法空語則不空語若不空遮

切法則不相應若諸法空言語不空
語何所遮又若此語入一切中喻不
相當若彼言語是一切者一切既空
言語亦空若語言空則不能遮若語
言空諸法亦空以空能遮諸法令空
如是則空亦是因緣是則不可又若
汝畏喻不相當一切法空能作因緣
如是空語則不能遮一切自體又復
有義一邊有過以法有空亦有不空
彼若有過更說勝因若一邊空一邊
不空如是若說一切法空無自體者
義我不相應又復有義偈言

汝謂如勿聲 是義則不然聲有能遮聲
無聲何能遮

此偈明何義若汝意謂聲能遮聲如
有人言汝莫作聲彼自作聲而能遮
聲如是如是一切法空空語能遮此
我今說此不相應何以故以此聲有
能遮彼聲汝語非有則不能遮諸法
自體汝所立義語亦是無諸法亦無
如是若謂如勿聲者此則有過偈言
汝謂遮所遮 如是亦不然如是汝宗相
自壞則非我

此偈明何義若汝意謂遮與所遮亦如是者彼不相應若汝說言我語能遮一切諸法有自體者彼不相應此我今說是義不然何以故知如是宗相汝過非我汝說一切諸法皆空如是汝義前宗有過各不在我若汝說言汝遮所遮不相應者是義不然又復有義偈言

若彼現是有 汝可得有迴 彼現亦是無 云何得取迴

此偈明何義若一切法有現可取汝得迴我諸法令空而實不尔何以知之現量入在一切法數則亦是空若汝分別依現有比現比皆空如是無現比何可得現之與比是二皆無云何得遮汝言一切諸法空者是義不然若汝復謂或比或喻或以阿含得一切法如是一切諸法自體我能迴者此義今說偈言

說現比阿含 譬喻等四量 現比阿合成 譬喻亦能成

此偈明何義比喻阿含現等四量若現能成比阿含等皆亦能成如一切

法皆悉是空現量亦空如是比喻亦空彼量所成一切諸法皆悉是空以四種量在一切故隨何等法若為比成亦譬喻成亦阿合成彼所成法一切皆空汝以比喻阿含等三量一切法所量亦空若如是者法不可得量所量無是故無遮如是若說一切法空無自體者義不相應又復有義偈言

智人知法說善法有自體世人知有體餘法亦如是

此偈明何義法師說善法善法一百一十有九謂心一相一者受二者想三者覺四者觸五者觀察六者欲七者信解脫八者精進九者憶念十者三摩提十一者慧十二者捨十三者修十四者合修十五者習十六者得十七者成十八者辯才十九者適二十者勤二十一者思二十二者求二十三三者勢力二十四者不嫉二十五者自在二十六者善辯才二十七者不悔二十八者悔二十九者少欲三十者不少欲三十一者捨三十二者

不思三十三者不求三十四者不顧
三十五者樂說三十六者不著境界
三十七者不行三十八者生三十九
者住四十者滅四十一者集四十二
者老四十三者熱惱四十四者悶四
十五者疑四十六者思量四十七者
愛四十八者信四十九者樂五十者
不順五十一者順取五十二者不畏
大衆五十三者恭敬五十四者作勝
法五十五者敬五十六者不敬五十
七者供給五十八者不供給五十九
者定順六十者宿六十一者發動六
十二者不樂六十三者覆六十四者
不定六十五者愁惱六十六者求不
得六十七者荒亂六十八者慇懃六
十九者憂憤七十者希淨七十一者
內信七十二者畏七十三者信七十
四者慚七十五者質直七十六者不
誑七十七者寂靜七十八者不驚七
十九者不錯八十者柔軟八十一者
開解八十二者嫌八十三者燒八十
四者惺八十五者不貪八十六者不
瞋八十七者不癡八十八者不一切

知八十九者放捨九十者不有九十
一者愧九十二者不自隱惡九十三
者悲九十四者喜九十五者捨九十
六者神通九十七者不執九十八者
不如九十九者心淨一百者忍辱一
百一者利益一百二者能用一百三
者福德一百四者無想定一百五者不
一切智一百六者無常三昧少十三法
經家訪本如
是如是善法一百一十有九如彼善法
善法自體彼不善法不善法自體如
是無記無記本性無記本性無記欲
界欲界色界色界無色界無色界無
漏无漏苦集滅道苦集滅道修定修
定如是如是見有無量種種諸法皆
有自體如是若說一切諸法皆無自
體如是無體得言空者義不相應此
復有義偈言

出法出法體 是聖人所說 如是不出法
不出法自體

此偈明何義如說出法出法自體如
是不出法不出法自體覺分覺分自
體菩提分菩提分自體非菩提分非
菩提分自體如是餘法皆亦如是若

如是見彼无量種種諸法自體而如是
說一切諸法皆無自體以無自體名
為空者義不相應又復有義偈言

諸法若無體無體不得名有自體有名
唯名去何名

此偈明何義若一切法皆無自體說
無自體言語亦無何以故有物有名
無物無名以一切法皆有名故當知
諸法皆有自體法有自體故不得言
一切法空如是若說一切法空無自
體者義不相應偈言

若離法有名於彼法中無說離法有名
彼人則可難

此偈明何義若汝意謂有法有名離
法有名如是一切諸法皆空無自體
成非物無名有物有名此我今說若
如是者有何等人說離法體別有名
字若別有名別有法者則不得亦彼
不可亦如是汝心分別別有諸法別
有名者是義不然又復有義偈言

法若有自體可得遮諸法諸法若無體
竟為何所遮如有餅有濕可得遮餅濕
見有物則遮見無物不遮

此偈明何義有物得遮無物不遮如
無餅塗則不須遮有餅得遮無餅不
遮如是如是法無自體則不須遮法
有自體可得有遮無云何遮若一切
法皆無自體而便遮言一切諸法無
自體者義不相應汝何所遮若有遮
體能遮一切諸法自體偈言
若法无自體言語何所遮若無法得遮
無語亦成遮

此偈明何義若法無體語亦无體云
何遮言一切諸法皆无自體若如是
遮不說言語亦得成遮若如是者火
冷水堅如是等過又復有義偈言
如愚癡之人妄取炎為水若汝遮妄取
其事亦如是

此偈明何義若汝意謂如愚癡人取
炎為水於無水中虛妄取水有點慧
人為迴彼心而語之言汝妄取水如
是如是於無自體一切法中取法自
體為彼衆生妄心迴故說一切法皆
無自體此我今說偈言

取所取能取遮所遮能遮如是六種義
皆悉是有法

此偈明何義若當如是有衆生者有
取所取有能取者得言虛妄遮所遮
等如是六種義成若六義成而說諸
法一切空者是義不然偈言

若無取所取 亦無有能取 則無遮所遮
亦無有能遮

此偈明何義若汝意謂無如是過非
取所取非能取者彼若如是虛妄取
遮一切諸法無自體者彼遮亦無所
遮亦無能遮亦無偈言

若無遮所遮 亦無有能遮 則一切法成
彼自體亦成

此偈明何義若非有遮非有所遮非
有能遮是則不遮一切諸法則一切
法皆有自體偈言

汝因則不成 無體云何因 若法無因者
云何得言成

此偈明何義若一切法空无自體如
是義中說因不成何以故一切諸法
空無自體何處有因若法無因一切
法空以何因成是故汝說一切法空
無自體者是義不然偈言

汝若無因成 諸法自體迴 我亦無因成

諸法有自體

此偈明何義若汝意謂我無因成法無自體如汝無因自體迴成我自體法亦無因成偈言

若有因無體是義不相應世間元體法則不得言有

此偈明何義若汝意謂我有因成因無自體若如是者無自體義則不相應何以故一切世間元自體者不得言有偈言

前遮後所遮如是不相應若後遮及並如是知有體

此偈明何義若遮在前所遮在後義不相應未有所遮遮何所遮若遮在後所遮在前亦不相應所遮已成遮何能遮若遮所遮二法同時不相因緣遮不因所遮所遮不因遮皆有自體故則不得言遮如角並生各不相因左不因右右不因左如是若說一切諸法無自體者是義不然釋初分竟迴諍論釋上分第四

釋曰如汝所說我今答汝汝說偈言若一切無體言語是一切言語自元體

何能遮彼體

此偈我今答偈言

我語言者離因緣和合法是則空義成
諸法無自體

此偈明何義若彼言語因中大中和
合中無離散中無咽喉唇舌齒根斷
鼻頂等諸處皆各有力如是二處和
合中無若離如是因緣和合更無別
法以如是故無有自體無自體故我
言一切皆無自體空義則成如此言
語无自體空諸法如是無自體空是
故汝言汝語空故不能說空是義不
然又復有義偈言

若因緣法空我今說此義何人有因緣
彼因緣無體

此偈明何義汝不能解一切法空不
知空義何能各我如汝所言汝語言
空語無自體無自體故不能遮法此
法若是因緣生者生故得言一切法
空得言一切皆無自體以何義故知
因緣生法無自體若法一切皆因緣
生則一切法皆無自體法無自體則
須因緣若有自體何用因緣若離因

緣則無諸法若因緣生則無自體以
無自體故得言空如是我語亦因緣
生若因緣生則無自體以無自體故
得言空以一切法因緣生者自體皆
空如與餅衣菴等諸物彼法各各自
有因緣世間薪草土所作器水蜜乳
等將來將去及舉掌等又復寒熱風
等障中諸受用法因緣生故皆無自
體如是如是我語因緣和合而生如
是得言無有自體若無自體如是得
言無自體成如是空語世間受用是
故汝言無自體故汝語亦空則不能
遮諸法自體是義不然又復有義偈言
化人於化人幻人於幻人如是遮所遮
其義亦如是

此偈明何義如化丈夫於異化人見
有去來種種所作而便遮之如幻丈
夫於異幻人見有去來種種所作而
便遮之能遮化人彼則是空若彼能
遮化人是空所遮化人則亦是空若
所遮空遮人亦空能遮幻人彼則是
空若彼能遮幻人是空所遮幻人則
亦是空若所遮空遮人亦空如是如

是我語言空如幻化空如是空語能遮一切諸法自體是故汝言汝語空故則不能遮一切諸法有自體者汝彼語言則不相應若汝說言彼六種諍彼如是遮如是我語非一切法我語亦空諸法亦空非一切法皆悉不空又復汝說偈言

若語有自體 前所立宗壞 如是則有過 應更說勝因

此偈我今答偈言

言語無自體 所說亦無體 我如是無過 不須說勝因

此偈明何義我此語言以因緣生非有自體如前所說自體不生故得言空如是得言此語言空餘一切法悉皆是空如是空故我則無過若我說言此語不空餘一切法悉皆空者我則有過我不如是是故无過理實不得語言不空餘一切法皆悉是空我以是故不說勝因若語不空餘一切法皆悉空者可說勝因是故汝言沒諍論壞語則有過應說勝因是義不然又復汝說偈言

若謂如勿聲是義則不然聲有能遮聲
無聲何能遮

此偈我今答偈言

汝言勿聲者此非我譬喻我非以此聲
能遮彼聲故

此偈明何義此非我喻如何人言莫
作聲者彼自作聲以聲遮聲聲非不
空我則不空語言亦空遮法亦空何
以故譬如彼聲能迴此聲我不如是
我如是說一切諸法皆無自體以無
自體故得言空何以故若無體語迴
無自體則一切法皆成自體如言勿
聲聲能遮聲如是如是無自體語遮
無體法若如是遮無自體者則一切
法皆成自體若有自體則一切法皆
急不空我說法空不說不空譬喻如
是偈言

如或有丈夫妄取化女身而生於欲心
此義亦如是

此偈明何義如化婦女實自體空如
或丈夫於化女身生實有想起於欲
心彼虛妄取諸法亦尔彼或如來如
來弟子聲聞之人為迴彼人虛妄取

心或是如來威神之力如來弟子聲聞威力化作化人如是如是語空如化如化婦女無自體空法如是空取法自體能遮今迴如是如是以此空喻能成空義我則相應非汝相應偈言同所成下然響中無因故我依於世諦故作如是說

此偈明何義若汝或謂如勿聲者因同所成何以故以因不離一切諸法無自體故非彼聲響而有自體以因緣生故無自體若無自體汝說聲有能遮聲者彼義則壞又我所說不違世諦不捨世諦依世諦故能說一切諸法體空若離世諦法不可說佛說偈言若不依世諦不得證真諦若不證真諦不得涅槃證

此偈明何義如是諸法非是不空一切諸法皆無自體此二無異又復汝說偈言

汝謂遮所遮如是亦不然如是汝宗相自壞則非我

此偈我今答偈言

若我宗有者我則是有過我示無物故

如是不得過

此偈明何義若我宗有則有宗相若
我有宗有宗相者我則得汝向所說
過如是非我有宗如是諸法實寂靜
故本性空故何處有宗如是宗相為
於何處宗相可得我無宗相何得各
我是故汝言汝有宗相得過各者是
義不然又復汝說偈言

若彼現是有汝可得有迴彼現亦是無
云何得取迴說現比阿含譬喻等四量
現比阿合成譬喻亦能成

此偈我今答偈言

若我取轉迴則須用現等取轉迴有過
不尔云何過

此偈明何義我若如是少有法物則
須現比阿含譬喻如是四量復有四
量我若如是取轉迴者我則有過我
既不取少法轉迴若我如是不轉不
迴汝若如是與我過者是義不然若
現等量復有量成量則無窮汝如是
義我不能答我又復有義偈言

若量能成法被復有量成汝說何處量
而能成此量

此偈明何義若汝意謂量能成物如
量所量現比阿含喻等四量復以何
量成此四量若此四量更无量成量
自不成若自不成能成物者汝宗則
壞若量復有異量成者量則無窮若
無窮者則非初成非中後成何以故
若量能成所量物者彼量復有異量
來成彼量復有異量成故如是無初
若無初者如是無中若無中者何處
有後如是若說彼量復有異量成者
是義不然偈言

考量離量成汝諍義則失如是則有過
應更說勝因

此偈明何義若汝意謂量離量成所
量之物為量成者若如是諍量成所
量汝則有過有物量成有不量成若
如是者應說勝因若說勝因則可得
知何者量成何者不成汝不能亦如
是分別義不相應此我今說如有人
言我所說量自他能成而說偈言
猶如火明故能自照照他彼量亦如是
自他二俱成

此偈明何義如火自照亦能照他量

亦如是自成成他我今答彼偈言

汝語言有過非是火自照以彼不相應如見闇中餅

此偈明何義彼量如火自他能成難不相應何以故非火自照如初未照闇中餅等不可得見以火照已然後得見如是如是若火自照初火應闇後時乃明如是得言火能自照若初火明則不得言火能自照如是分別火自他照義不相應又復有義偈言又若汝說言火自他能照如火能燒他何故不自燒

此偈明何義若汝說言如火自照亦能照他如是如是自照照他如是如是既能燒他亦應自燒而實不見有如是事若說彼火自他能照義不相應又復有義偈言

又若汝說言火能自他照闇亦應如是自他二俱覆

此偈明何義若汝說言火自他照能却闇者闇何以不自他皆覆而實不見有如是事若說彼火自他照者義不相應又復有義偈言

於火中無闇何處自他住彼闇能照明
火去何有明

此偈明何義火中無闇火處無闇太
何名為明能破闇若彼火中如是無
闇何處有闇火能破闇若當无闇可
破滅者云何而得自他俱照此我今
說若如是者非火中闇非火處闇如
是如是火自他照彼火生時即能破
闇如是火中無闇火處無闇如是火
生能照自他此我今說偈言
如是火生時即生時能照火生即到闇
義則不相應

此偈明何義若火生時能自他照義
不相應何以知之如是初火不能到
闇何以知之若未到闇不能破闇若
不破闇不得有明偈言

若火不到闇而能破闇者火在此處住
應破一切闇

此偈明何義若汝意謂火不到闇能
破闇者火此處住則應能破一切世
間所有處闇何以故俱不到故而實
不見有如是事若俱不到云何唯能
破此處闇不破世間一切處闇若汝

意謂火不到闔而能破闔義不相應
又復有義偈言

若量能自成不待所量成是則量自成
非待他能成

此偈明何義若汝意謂量與所量如火成者量則自成不待所量何以故
若自成者則不待他若待他者非自成故此我今說若不相待何不自成
若待於他則非自成此我今說若量不待所量之物為有何過此我今說
偈言

不待所量物若汝量得成如是則無人
用量量諸法

此偈明何義若汝意謂不待所量而
量得成則無有人用量量法有如是
過若何等人須用量者不待所量而
得有量若不待成彼得何過則一切
法皆不待量若一切法不待量成彼
得何過成得言成未成叵成以無待
故若汝復謂待所量物量得成者如
是四量皆有待成何以故若物未成
云何相待物若已成不須相待天得
未成則不待物若已成者更不待成

如物已作無作因緣又復有義偈言
若所量之物待量而得成是則所量成
待量然後成

此偈明何義若所量物待量而成是
則以量成彼所量何以故所成非成
重成所量又復有義偈言

若物無量成是則不待量汝何用量成
彼量何所成

此偈明何義若汝意謂不待彼量所
量成者汝今何用求量而成何以故
彼量義者為何所求彼所量物離量
成者彼量何用又復有義偈言

若汝彼量成待所量成者是則量所量
如是不相離

此偈明何義若汝意謂待所量物是
故有量畏有前過汝若如是量所量
一不得相離汝若如是量即所量何
以知之所量成量所量即量量成所
量量所量一偈言

若量成所量若所量成量汝若如是者
二種俱不成

此偈明何義若汝意謂量成所量見
待量故所量成量見待所量汝若如

是二俱不成何以故偈言

量能成所量 所量能成量 若義如是者
云何能相成

此偈明何義若量能成所量之物彼
所量物能成量者量自未成因緣不
成云何能成所量之物又復有義偈言
云何能相成

此偈明何義若所量物能成彼量彼
量能成所量之物所量未成因緣不
成云何成量偈言

為是父生子 為是子生父 何者是能生
何者是所生

此偈明何義如有人言父能生子彼
若如是子亦生父汝今為說何者能
生何者所生汝如是說量能成所量所
量能成量汝今為說何者能成何者所
成又復有義偈言

為何者是父 為何者是子 汝說此二種
父子相可疑

此偈明何義前說二種所謂父子何
者為父何者為子父子二相若相待
生彼則可疑何者為父何者為子如

是如是若汝說此量與所量彼何者
量何者所量此之二種若能成物可
得言量若物可成得言所量則不疑
云何者是量何者所量如是能成可
得言量如是可成得言所量此則不
疑何者是量何者所量偈言

量非能自成非是自他成非是異量成
非無因緣成

此偈明何義如是量非自成現非現
成比非比成喻非喻成阿含亦尔非
阿合成非是自他迭乎相成現非比
喻阿含等成比非現喻阿含等成喻
非現比阿含等成阿含非現比喻等
成非異現比譬喻阿含别有現比譬
喻阿含異量來成如量自分和合不
成自他境界和合不成非無因成非
聚集成此之因緣如先所說二十三
十或四五六二十三十四十五十或
有六十若汝所說以有量故得言所
量有量所量證一切法皆有自體義
不相應又復汝說偈言

智人知法說善法有自體世人知有體
餘法亦如是出法出自體是聖人所說

如是不出法不出法自體

此偈我今答偈言

若法師所說善法有自體此善法自體
法應分分說

此偈明何義若彼法師謂彼善法有
自體者應分分說此善自體此之善
法如彼善心善心自體如是如是一
切諸法不如是見若如是說亦法自
體義不相應又復有義偈言

若善法自體從於因緣生善法是他體
云何是自體

此偈明何義若善法體從於因緣和
合而生彼是他體善法云何得有自
體如善法體餘亦如是若汝說言如
彼善法善法自體如是不善不善體
等義不相應又復有義偈言

若少有善法不從因緣生善法若如是
無住梵行處

此偈明何義若汝意謂少有善法不
因緣生如是不善不善自體無記無記
自體若當如是無住梵行何以故汝若
如是是則捨離十二因緣若當捨離
十二因緣是則捨見十二因緣若如

是無十二因緣則不得見十二因緣
如其不見十二因緣不得見法世尊
說言若比丘見十二因緣彼則見法
若不見法不住梵行若離如是十二
因緣則離苦集十二因緣是苦集故
若離苦集是則離苦若無集者何處
有苦若無苦者云何有滅若無苦滅
當於何處修苦滅道若如是者無四
聖諦無四聖諦則亦無有聲聞道果
見四聖諦如是則證聲聞道果無聲
聞果無住梵行又復有義偈言

非法非非法 世間法亦無有自體則常
常則無因緣

此偈明何義若當如是離於因緣和
合生者汝得多過以不得法及非法
故一切世間法皆不可得何以故因
緣和合生一切法以一切法皆從因
緣和合而生若無因緣和合生者則
一切法皆不可得又復自體不從因
緣和合而生無因緣有則是常法何
以故無因緣法則是常故彼若如是
無住梵行又復汝法自有過失何以
故世尊所說一切有為皆悉无常彼

何自體皆悉無常偈言

善不善無記一切有為法如汝說則常
汝有如是過

此偈明何義若說善法有法自體不
善無記亦如是說若如是者汝說一
切有為法常何以故法若無因無生
住滅無生住滅非有為法則一切法
皆是無為若說善等一切諸法皆有
自體則一切法皆悉不空義不相應
又復汝說偈言

諸法若無體無體不得名有自體有名
唯名云何名

此偈我今答偈言

若人說有名語言有自體彼人汝可難
語名我不實

此偈明何義若何人說名有自體彼
人如是汝則得難彼人說言有體有
名無體无名我不如是說有名體何
以知之一切諸法皆無自體若無自
體彼得言空彼若空者得言不實若
汝有名有自體者義我不相應又復有
義偈言

若此名無者則有亦是無若言有言無

汝宗有二失 若此名有者 則無亦是有
若言無言有 汝諍有二失

此偈明何義 若此名無如是宗失如
其是有如是諍失我宗不介有物有
名無物無名如是諸法有自體者義
不相應又復有義偈言

如是我前說 一切法皆空 我義宗如是
則不得有過

此偈明何義 我前已說一切法空亦
說名空汝取空名而有所說若一切
法皆無自體名亦無體我如是說義
宗無過我不說名有自體故又復汝
說偈言

若離法有名 不在於法中 說離法有名
彼人則可難

此偈我今答偈言

若別有自體 不在於法中 汝慮我故說
此則不須慮

此偈明何義 彼不須慮汝妄難我我
則不遮諸法自體我不離法別有物
取何人取法 彼人須慮我不取法故
不遮法云何有過 若我取法有自體
者則可難言 汝不相應我不如是汝

難大賒全不相當又復汝說偈言

法若有自體可得遮諸法諸法無自體
竟為何所遮如有餅有泥可得遮餅泥
見有物則遮見無物不遮

此偈我今答偈言

若有體得遮若空得言成若無體無空
云何得遮成

此偈明何義法若有者則可得遮法
若無者則不得遮汝難我言一切諸
法皆無自體實如汝言一切諸法皆
無自體何以知之以汝遮法無自體
成若遮諸法無自體成得言一切諸
法皆空偈言

汝為何所遮汝所遮則空法空而有遮
如是汝諍失

此偈明何義若一切法遮有自體若
無自體彼得言空彼空亦空是故汝
言有物得遮無物不遮義不相應又
復有義偈言

我無有少物是故我不遮如是汝無理
枉橫而難成

此偈明何義若我如是少有物遮汝
得難我我無物遮如是無物我無所

遮如是無遮一切法空如是無物遮
與所遮是故汝向如是難言何所遮
者此汝無理枉橫難我又復汝說偈言
若法無自體言語何所遮若無法得遮
無語亦成遮

此偈我今答偈言

汝言語法別此義我今說無法得說語
而我則無過

此偈明何義若汝說言無有言語亦
成遮者隨何等法彼一切法皆無自
體說彼諸法無自體語非此言語作
無自體此我今答若說諸法無自體
語此語非作無自體法又復有義以
無法體知無法體以有法體知有法
體譬如屋中實無天得有人問言有
天得不答者言有復有言無答言無
者語言不能於彼屋中作天得無但
知屋中空無天得如是若說一切諸
法無自體者此語不能作一切法無
自體無但知諸法自體无體若汝說
言若無物者則不得言法無自體以
無語故不得成法無自體者義不相
應又復汝說偈言

如愚癡之人妄取炎為水若汝遮妄取其事亦如是取所取能取遮所遮能遮如是六種義皆志是有法若無取所取亦無有能取則無遮所遮亦無有能遮若無遮所遮亦無有能遮則一切法成彼自體亦成

此四行偈我今答汝偈言

汝說鹿愛喻以明於大義汝聽我能答如譬喻相應

此偈明何義汝若說此鹿愛譬喻以明大義汝聽我答如喻相應偈言

若彼有自體不須因緣生若須因緣者如是得言空

此偈明何義若鹿愛中妄取水體非因緣生汝喻相當鹿愛因緣彼顛倒見顛倒見者以不觀察因緣而生如是得言因緣而生若因緣生彼自體空如是之義如前所說又復有義偈言若取自體實何人能遮迴餘者亦如是是故我無過

此偈明何義若鹿愛中取水體實何人能迴若有自體則不可迴如火熱水濕空無障尋見此得迴如是取自

體空如是如是餘法中義應如是知如是等如取無實餘五亦尔若汝說彼六法是有如是得言一切諸法皆不空者義我不相應又復汝說偈言

汝因則不成 無體云何因 若法無因者 云何得言成 汝若無因成 諸法自體迴 我亦無因成 諸法有自體 若有因無體 是義不相應 世間無體法 則不得言有 此偈我今答偈言

此無因說者 義前已說竟 三時中說因 彼平等而說

此偈明何義 如是大義於前已說此 則無因應如是知如是論義前因已 說遮六種迴彼前論義今於此說又 復汝說偈言

前遮後所遮 如是不相應 後遮若俱立 如是知有體

此偈我今答偈言

若說三時因 前如是平等 如是三時因 與說空相應

此偈明何義 若遮此因三時言語此 先已答應如是知何以故因平等故如 遮三時彼不相應彼語亦在遮所遮中

若汝意謂無遮所遮猶故得遮我已
遮竟此三時因與說空人言語相應
又復云何先已說竟如向偈言

我無有少物是故我不遮如是汝無理
枉橫而難我

若汝復謂三時遮成見前時因見後
時因見俱時因彼前時因如父以子
後時因者如師弟子俱時因者如燈
以明此我今說此不如是前說三種
彼三種中一一復有三種過失此前
已說復次第遮汝立宗失如是等
自體遮成偈言

若人信於空彼人信一切若人不信空
彼不信一切

此偈明何義若人信空彼人則信一
切世間出世間法何以故若人信空
則信因緣和合而生若信因緣和合
而生則信四諦若信四諦彼人則信
一切勝證若人能信一切勝證則信
三寶謂佛法僧若信因緣和合而生
彼人則信法因法果若人能信法因
法果彼人則信非法因果若人能信
法因法果信非法因信非法果則信

煩惱煩惱和合煩惱法物彼人如是
一切皆信如是前說彼人則信善行
惡行若人能信善行惡行彼人則信
善惡行法若人能信善惡行法則知
方便過三惡道彼人如是能信一切
世間諸法如是無量不可說盡

空自體因緣 三一中道說 我歸命礼彼
無上大智慧

釋迦諍論偈義已竟

作此論者阿闍梨龍樹菩薩摩訶薩
一切論義皆能解釋

迦諍論一卷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刪造

迦諍論 第三十九張 命

百字論一卷

命

提婆菩薩造

後魏北印度三藏菩提流支譯

我今歸依聽歡師 厥名提婆有大智
能以百字演實法 除諸邪見向實相
說曰何故造論為破我見等一切諸
法各有自相

僧佉曰一切法一相是我要擔說以
何因緣立一切法一相以盡同共有
一故喻如瓶衣等物體各有一以是
義故當知一切法名為一相是故一
義成內曰非一何以故汝要擔言立
一相義為一為二若是一者唯有要
擔不應有一以是因緣汝所立一此
義即破毗舍師曰汝言一破我今立
異捨一過故內曰汝若立異我還立
一何以故汝若離因立異我亦離因
立一毗舍師曰我要立異所以者何
諸法差別各異相故喻如馬驢鹿馬
如是等類其相各異以是故諸法相
異一切法皆異是故異義成內曰汝
以此彼相不同故言異義成者以相

別故法各是一汝所立異要言則壞
要言壞故則知異相不立外曰以一
異相不成故我今立有相以法各有
相故當知有相義成有相成故當知
一異亦成內曰汝今立有必應有因
若無因而立有我亦無因而立無外
曰我要言立一切法有何以故現見
諸法各有相故喻如虛空中花無有
體相故不可得瓶衣等物現有用故
當知一切法皆是有相以是因緣故
有義得成內曰汝立有者因有相故
有因無相故有此二俱有過若以現
相故成有義者現相是有有亦是
二有理不相成若言因無要擔則壞
有無俱非因故有義則破外曰若破
我有汝則立無無義得成有還得立
喻如世人飲食先因塵澀故有美好
以是故汝破我有當知是無內曰汝
立無者因何而成汝若無因而成無
我亦無因而成有外曰云何而知以
無體相故喻如熱時炎自無體相何
況而有少水可得以是因緣故一切
法無一塵相可得是故我立無義成

內曰汝所立無為有因為元因若言
元因空有要擔若言有因要擔則壞
汝若無元亦不成外曰一切法有因
汝破有無者此義則不然何以故如
有涅槃蒲蓐等故知一切法皆有因
內曰无因汝言有因故有有因則是
無若涅槃中先有瓶涅槃縹等皆非是
因何以故因中先有故若因中先無
亦非是因喻如沙中無油沙非油因
若言亦有亦無義亦不成何以故有
二過故復次有亦不生無亦不生若
從無因生因復何用為若從有因生
要擔言則壞汝先言一切法皆有因
生者此事則不然外曰現有瓶衣等
用故則知一切法皆從因生不相形
故成內曰汝言有果故有因此義不
成何以故相形有故若以見果有用
故言有因者果亦是因果若是因則
無果無果故則無因是故因果俱壞
若言從意自在時方如是等因生則
是相形因便是有為法有為則无常
自在時方相形而有則不因成外曰
我所言真實先舊諸仙作如是說此

法決定終無有異內曰汝言法亦此非正說如我所說與汝法異汝法中所有我法中則無我法中所有汝法中則無何以故汝言我法亦故汝法若亦則但自是自是而說則無理趣若無理趣則無所知若有所知更說勝因若無勝因而言法亦則無道理外曰此是我家法內曰汝言我家法其法則不成汝法不自成去何能成法若當離因者終無有所成自是其法者此則非正理外曰無法非因生如兔角龜毛石女兒虛空花等如是無法終不可得以因緣生如見壓油求麻作瓶求涅槃非以一法為因能生多法而物各有因如涅槃能成瓶不為疊因縷能成疊不為瓶因以此類求餘法亦亦內曰汝言因能生者因不能生此因為有所成為有所壞若因有所成汝亦成我若因有所壞壞我亦壞汝以何為喻如火能燒物燒汝亦燒我若於彼處熱在此亦復然復次更明此義若言有因而成汝亦成我因雖有所生因法不俱成汝

立聲法是常作要擔說以何為因無身是因以何為喻虛空為喻虛空者無身而常以是故名聲作常復有異說名聲無常以何故聲是作法故無常以何為喻如瓶因泥輪繩人切水等而成瓶以作因生故瓶無常如聲從唇齒喉舌衆緣生故聲亦無常非此二因能有所成汝言真實其義有成妄說虛因理則不立汝說要擔有要時無擔有擔時無要二字不俱要擔則壞如因法未生非為因以滅亦非因如子未生不名為生以滅亦非生以是故無因外曰汝雖破因果我說有我法故因果則還成內曰汝言有我法以何為體若以知識為我知識則無常知瓶智以滅知疊智始生若知識非我我則無知我若無知則無苦樂如是之我則無體相若言我與知合故我有知知與我合故知亦非知外曰有我所以者何瓶衣等物是我所故當知有我內曰有一過故瓶與有一不異故有一若瓶非瓶有一亦應是瓶是則多瓶若有一非瓶

是則無瓶外曰有一瓶一故有過我
今立異捨一過故內曰汝說異則無
瓶有無故無瓶喻如異比丘婆羅
門當知無比丘婆羅門若瓶異有則
是無如刀與鞘有異可見瓶有一異
亦應可見今有一異不可見故異義
不成外曰一異雖壞現見有瓶喻如
虛空中花無故不可見瓶現見故當
知有瓶內曰不見何故不見汝言現
見為眼見為識見若眼見者死人有
眼亦應見若識見者盲人有識亦應
見若根識一一別不見和合亦不見
喻如一盲不能見衆盲亦不見外曰
有瓶有色故有瓶內曰汝言有色故
有瓶色與瓶為一為異瓶色若一見
餘色時亦應見瓶若色異瓶瓶非可
見則無瓶若以見為瓶瓶在障處眼
不見時瓶應非瓶若色與瓶一瓶壞
時餘色亦應壞外曰我法不生不滅
見亦不壞不見亦不壞何以故我法
常有故因中有果微細不現以先有
故後得成大以是故知有因果內曰
先有不須作如埴有瓶不須陶師如

有疊不須織師以瓶疊待巧正成
故知因中無果若因中已有果者則
無未來法若無未來法則无生滅無
生滅亦无善惡無善惡亦無作業罪
福果報如是則一切法無復次若因
中先有微細果而無麤者是麤便先
無而後有是則生滅違汝先說又若
微細先有則非生法非生法故則壞
三世三世若無當知一切法亦無若
因中先有果乳中已有酪若言先無
而後有者當知是作法以是故一切
法因中先有更不須作外曰若因中
先有果是過者今說因中先無而後
果生離無生滅是故無過有生滅
故亦有亦無內曰無生有生非一時
故若瓶涅中已有不須輪繩人功等
成若無如龜毛不可紡織今使有用
以是故有亦不生無亦不生又受身
為自生從他生二俱有過若自生更
何用生以是故自生無身若不從自
生云何而從他生若言自他生是亦俱
有過以是故一切法無生外曰若無
身不應有生住滅有為三相若有有

為則有無為有為無為成故一切法亦成內曰無有為法汝言三相為次第生為一時生次第亦有過一時亦有過若次第生生時無住滅住時無生滅滅時無生住以是故不得次第生又若生有住生自無體住何所住生體自無住云何有無生無住如石女兒是則無法若有生住為滅所滅生住既無滅何能滅如壞兔角空有壞名外曰汝言生住滅次第不可得有為相如二頭三手不可得三相亦不可得若三相一時亦不可得何以故若生中有滅生則非生若滅中有生滅則非滅住中生滅破亦如是生滅相違云何一時以是故三相次第生不可得一時生亦不可得又汝言三相為與有為作相為與无為作相若與有為作相生是有為應有三相住滅亦尔如是之相則為無窮相若無窮汝不應說有為法但有三相要捨則壞若相相無為云何有為相而能相無為外曰汝若不欲令作有為相應作無為相何以故無為遍一切

處無方所故是故應與無為作相由
曰無為有方所我今問汝虛空為有
方所為無方所虛空若有方所應在
汝身邊亦在彼身邊若尔便是有分
有分則有邊若言虛空無方所為汝身
遍虛空虛空遍汝身若虛空遍汝身
汝身遍虛空是則有邊際如瓶衣疊
等有邊故無常虛空亦者亦是無常
又復常因能生常果因若無常果去
何常如因湮生瓶湮無常故瓶亦無
常有方所故名為無常又復汝所言
常有因故常無因故常二俱有過若
言從因生是常者如瓶衣等物從因
生故皆亦無常汝若以離因生法是
常我亦以離因生法是無常若必有
離因生法而常者為是稱理言為是
偏黨說今應分明更說其因外曰因
有二種作因了因從作因生是無常
如瓶衣等物作因生故無常從了因生
法是常如燈能照闇中衆物闇去物
現非作法故是常以是故從作因生
者是無常從了因生者是常內曰如
瓶等物現見故是有無為非現見故是

無何以故無為無體相故無法捨有
捨無二俱捨故能斷我見及我所見
便得涅槃如經中說如智境見一切
法空識無所取故心識滅種子滅外
曰若有為法無體相云何而有實內
曰如夢世諦法皆如夢夢非實有又
非是無亦非無因如世諦法非有相
非無相非無因如似屋宅若有體相
未作時應見若言無不應得見假梁
椽基壁故而有成用非是無因以是
故一切法非是有非是無亦非無因
是故如夢外曰若一切法如夢老少
中年取瓶時何故不取壘等取壘時
何不亦取瓶等今見取瓶不取餘物
以名有定故當知一切法不如夢內
曰名非是體若名是體如有瓶名即
應便有盛乳酪等用如世智人言但
瓶空名已有用者不應復須陶師造
作出價市瓶如身有三名若男若女
非男非女以身取名則統於三若以
名求名則三不相攝是故名體有異
復次如瓶有聲可聞有色可見瓶嗅
觸亦得如是則有多瓶又瓶有口咽

底腹是名非一復應多辨以此觀察
名字虛假當知無實如佛所說偈
世間有假名 相如熱時炎 音聲猶如響
世間相如夢

外曰汝雖種種破法是有若言有法
則壞汝說若言是無無何所破內曰
汝法有體相我則有所破若本無體
者則我無所破說曰

大人平等相心無有染著 亦無有不染
都無有止住 諸有體相者 有欲及斷欲
成就不壞信 而捨諸邪見 蠲除邪見細
衆穢悉滅盡 能棄三毒刺 勤行修正道
善察如是法 深生信敬心 信心求實法
不趣向三有 不取於無有 得證寂滅道
一切法無一 如是法無異 云何是有相
因法則無體 非相形而有 自是法不然
汝法則不成 如此不用因 汝當說體相
一則是有過 若尔則無體 五情不取塵
色法有名字 所見亦無體 以有不須作
彼法無有生 有為法無體 如此亦有方
等如夢元異 相亦無有異 此是百字論
提婆之所說

百字論一卷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百字論

第三張

命

壹翰盧迦論一卷

命

龍樹菩薩造

後魏瞿曇般若流支雒陽譯

體自體無常 如是體無體 自體性無體
故說空無常

問曰以何義故造此一偈論說何等
義破何等人答曰為讀誦者於廣大
部生慙倦心又為聰叡先已廣習無
量諸論於如來法海義中思惟而生
慙倦於无常自體空不異義中生異
相疑為斷此疑故造斯論說何義者
今當說謂一切法無常自體空自體
空不離無常一切法自性自體空是
故無有常一切諸佛緣覺聲聞於空
法中而得出離非於諸行斷常法中
而得解脫偈言

滅空住有體 則成於常見 若謂後時滅
則成於斷見

以此義故說一切法自體空諸佛緣
覺聲聞羅漢於此義中得利益故
破何等入者今當說若有所得人離
於諸行說有无常則非正見若無常

剎有為無常則常猶如虛空若如是者則有為無為體無差別若有為與无為合無為合故則併不可破若無為與有為合有為合故則涅槃可壞若不異者則一切法不可破壞如涅槃常非緣生故若諸行非因緣生不異虛空涅槃者則有為法不名无常若諸行非因緣生是无常者則虛空涅槃不名為常若如是者則有為無為無有勝法若無常離有為猶名無常者則有為離常應名為常但是事不然若如是者何等修多羅中作如是說以何義說汝今所說以何義說汝今所說義不相應非汝邪思之所汝今所說義不相應非汝邪思之所能量是故汝說非為正見若人有所得謂過去未來現在法自體成者當知是人則非正見何以故無因生見故若言未來體非因緣生自體成者則現在法亦非因緣生自性體成以未來現在自性平等無差別故若性平等者現在有法皆從緣生未來法何故非緣生汝今此義為以修多羅說為依義說說不相應則無理趣若

無理趣則不可信若未來法無因緣
生自性成者未來之法猶如虛空無
有因緣離因緣故非因緣生則無實
未來體無未來故現在過去亦無現
在過去无故三世無體若有體者則
是常見無因生故若佛弟子有所得
見則與外道迦毗羅等無差別此論
非為迦毗羅憂樓迦諸外道等為汝
等輩同見之人故造斯論向說破何
等人為今汝等有所得人斷除邪見
故作斯論一輸盧迦偈句義今當釋
偈言自體性無常者自體名有生有
法故名為體有所得人於此法中心
取為體此法於陰界入中有聲緣轉
如說一體二體多體如彼此人一二
眾多各有自體故名自體如地水火
風堅濕熱動各有自性如是各各自
相自體故言自體有所得人謂生住
滅同相者是義不然自體性無常故
彼體名有所得人分別故生是故離
諸法無無常體以自相無常故如佛
告比丘一切諸行皆悉无常以此說
故離法有無常自相者是事不然若

汝不了云何無常我今當說偈言如
是體無體故體無體者汝所分別無
常者彼无常無體是故體无體自性
无體故言無體偈言自體性無體者
離無體更無別體故言自體无體若
汝意謂離無體而有體者是義不然
以汝此法非修多羅說故若謂無體
是自體者是亦不然以修多羅所不
說故世尊於何等修多羅中說如此
法於佛世尊修多羅中都無此義以
非經說故不成就非大聖修多羅所
說之義則不應信是故非唯言說而
得取證偈言故說空无常者如調伏
三蜜提經中說佛告三蜜提眼空無
常無不動无不壞無不變何以故性
如是故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世尊
於此修多羅中說空說无常以是義
故知諸法空无常無常無體是故諸
法性自無體則无體義成若能如是
入修多羅義其義則成若不入修多
羅其義則壞以我所說入修多羅其
義則成是故性自無體其義成就一
輸盧迦論一卷凡諸法體性法物事

有名異義同是故或言體或言性或
言法或言有或言物莫不皆是有之
差別正音云私婆婆或譯為自體體
或譯為無法有法或譯為無自性性

壹輸盧迦論一卷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六門教授習定論一卷

命

無著菩薩本世親菩薩釋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今欲利益一切有情令習世定及出世定速能捨離諸煩惱故述此方便頌曰

求脫者積集於住勤修習得三圓滿已
有依修定人

釋曰此初一頌惣標六門言求脫者謂是求解脫人積集者謂能積集勝行資糧於住勤修習者於所緣處令心善住名之為定由不散亂不動搖故問云何修習謂得三圓滿已有依修定人圓滿有三一師資圓滿二所緣圓滿三作意圓滿有依謂是三定一有尋有伺定二無尋唯伺定三無尋無伺定修定人者謂能修習奢摩他毗鉢舍那若人能於解脫起願樂心復曾積集解脫資糧心依於定有師資等三而為依止有依修習由習定故能獲世間諸福及以殊勝圓滿之果先作如是安立次第故名惣標

頌曰

於三乘樂脫名求解脫人二種障全除
斯名為解脫應知執受識是二障體性
惑種一切種由能縛二人已除煩惱障
習氣未盡除此謂聲聞乘餘唯佛能斷
若彼惑雖無作儀如有惑是習氣前生
若除便異此

釋曰此之四頌釋求解脫者謂於聲
聞乘等有差別故於三乘中心樂解
脫名求解脫云何解脫二種障全除
斯名為解脫何者是二障除之名脫
應知執受識是二障體性識者即是
阿賴耶識執受者是依止義謂是煩
惱所知二障體性此復云何惑種即
是煩惱障自性一切種即是所知障
自性又一切種者即是二障種子能
縛二人煩惱障種子能縛聲聞一切
種子能縛菩薩由與聲聞菩薩為繫
縛故云何此二解脫差別謂聲聞人
習氣未除斷煩惱障而證解脫唯佛
世尊能斷除故云何習氣彼惑雖無
所作形儀如有惑者是名習氣此中
應言若惑雖無令彼作相如有惑者

此言作儀如有惑者即是於因說果名故彼謂聲聞獨覺未知此是誰之習氣謂是前生所有串習之事尚有餘氣今雖惑盡所為相狀似染而儀名為習氣若能除斷與此不同應云若彼習皆無不作儀如惑頌曰

種植諸善根 無疑除熱惱 於法流清淨
是名為積集 能持樂聽法 善除其二見
但聞心喜足 是四事應知

釋曰此之二頌釋積集義如經中說此人先應修習多聞復聽正法諸見熱惱已正蠲除心之蓋纏能正降伏依此文義故說初頌云何積集所有善根謂能持正法故以此為先令其信等善法增故云何無疑謂樂聽法故由知法故已生未生所有疑惑悉能除滅云何除熱惱謂除二見故二見云何一者欲令他識知見二者自起高舉見謂作是念如何令他得知我是具德之人是則名為令他識見依此見故自欲高舉名自高見此二能令心焦熱故名為熱惱云何法流清淨謂能除遣但聞法時心生喜足

故上之除字流入於此於法流清淨者謂聽法時心無散亂相續而流心清淨故蓋經止息若聽法無厭更能進思勤修不息方得名為法流清淨當知此據聞思修位如次應知

次有十六頌釋於住勤修習初一惣標餘是別釋頌曰

所緣及自體差別并作意 心亂住資糧
修定出離果

言所緣者有其三種

外上及以內 此三所緣生 應知住有三
自體心無亂

釋曰言三種者一外緣二上緣三內緣外緣謂白骨等觀所現影像是初學境界上緣謂未至定緣靜等相內緣謂從其意言所現之相為所緣境自體謂是心無亂相名之為住心無亂者於外等處三種緣時隨其所緣心無動亂頌曰

第一住相應 定心者能見 於境無移念
相續是明人 第二住相應 厭離心寂靜
專意无移念 相續是明人 第三住相應
於前境凝住 定意無移念 相續是明人

釋曰此之三頌如其次第配外上內言於境無移念者謂於餘境心無散亂故名無移相續者堅守持心令不斷絕言明人者或因自思或從他教於靜慮法而起加行是謂明人應知如次是隨法行及隨信行種性言獸離心寂靜專意無移念者謂於其境生獸離心前唯觀境未能生獸今時專注心生獸離而不散動於前境疑住者謂於意言所現之境緣此境時其心疑定故云定意無移念相續是明人頌曰

堅執及正派 并覆審其意 轉得心歡喜
對治品生時 惑生能息除 加行常無間
能行任運道 不散九應知

釋曰於彼住中差別有九謂最初住正念住覆審住後別住調柔住寂靜住降伏住功用住任運住

此等並依阿笈摩經隨句次第而為修習若於最初學緣境時其心堅執名最初住次於後時令其正念源注不斷名正念住若依託此有亂心生更覆審察緣境而住名為覆審住次

於後時轉得差別名後別住次於後時對治生起心得自在生歡喜時名謫柔住於此喜愛以無愛心對治生時無所愛樂其心安靜名寂靜住次於後時所有已生未生重障煩惱為降伏故名降伏住次於後時以加行心於所緣境無間隨轉一緣而住名為功用住次於後時於所緣境心無加行任運隨流無間入定緣串習道名任運住此之九種心不流散名之為住應知以此不散之言與堅執等皆相配屬頌曰

勵力并有隙有用及無用 此中一六二
四作意應知 謂外內邪緣 塵重并作意
此乱心有五 與定者相違 於彼住心緣
不靜外散乱 掉沉心味著 內散乱應知
應識邪緣相 謂思親族等 生二種我執
是名塵重乱 見前境分明 分別觀其相
是作意散乱 異斯唯念心 於作意乱中
復有其乱相 於乘及靜慮 初二應除遣
釋曰應知作意有其四種一勵力荷
負作意二有間荷負作意三有功用
荷負作意四無功用荷負作意此中

堅執不散是勵力荷負作意初用功
力而荷負故次正流等六種不散是
有間荷負作意中間數有乱心起故
無間加行是有功用行荷負作意入
串習道是無功用行荷負作意如是
攝已謂一六二應知即是四種作意
又心散乱有其五種一外心散乱二
內心散乱三邪緣心散乱四麁重心
散乱五作意心散乱外心散乱者於
住心境起緣之時遂緣餘事心流散
故內心散乱者謂掉舉等三於所緣
境中間乱起故邪緣散乱者於修定
時諸有尋求親識等事而生願戀塵
重心散乱者有二我執令其心乱於
修定時有此二事謂益及損若身安
隱名之為益身體羸弱即是其損或
云我今得樂或云我今有苦或云是
我之樂或云是我之苦此中我者是
執取義言作意心散乱者有其三種
於所緣相分明而住是思察性或從
此乘更趣餘乘或從此定更趣餘定
謂極分別思察定時遂使心乱名心
散乱異斯唯念心者此能對治初作

意散乱由不分別而緣於境但有念心此明成就心不忘念此三散乱初二應捨第三由是從定趣定希勝上故亦非是過頌曰

住戒戒清淨 是資糧住處 善護諸根等
四淨因應知 正行於境界 與所依相扶
於善事勤修 能除諸過失 寂初得作意
次得世間淨 更增出世住 三定招三界
釋曰住資糧者謂戒即是无邊功德
所依止處必先住戒戒行清淨無有
缺犯若求戒淨有四種因一善護諸
根二飲食知量三初夜後夜能自警
覺與定相應四於四威儀中正念而
住何故善護諸根等令戒清淨由正
行於境與所依相扶善事勤修能除
於過初因即是於所行境行清淨故
二於所依身共相扶順於受飲食離
多少故三於善事發起精勤故四能
除過失進止威儀善用心故由此四
因戒得清淨如是應知由三種定得
三出離緣外境時得作意住緣上境
時得世清淨緣內心時得出世淨住
者即是永得出離必趣涅槃更不退

轉已釋於住勤修習頌曰

多聞及見諦善說有慈悲常生歡喜心
此人堪教定盡其所有事如所有而說
善解所知境斯名善教人由聞生意言
說為寂滅因名寂因作意是謂善圓滿
釋曰圓滿有三一師資圓滿二所緣
圓滿三作意圓滿此中初頌說師資
圓滿意顯其人善教圓滿證悟圓滿
善語圓滿無染心圓滿相續說法加
行圓滿此顯教授師衆德圓滿由此
師故得聞正法有所證悟次明所緣
圓滿說第二頌盡所有事如事而說
善所知境名為善說此明師資能說
諸事窮盡无怯故名所緣圓滿次明
作意圓滿說第三頌此顯以聞為因
所起意言能與聖道涅槃為正因故
緣此意言所有作意皆得圓滿此中
因言顯聞即是意言之因言寂滅者
即是涅槃及以道諦自體寂滅及能
趣滅故惣言之寂因作意者明此作
意緣寂滅因何謂所緣了法無性如
是緣時即是其因亦是寂滅故此作
意名為寂因是一體釋又緣此作意

亦名寂因此別句釋頌曰

准如是釋應云寂因作意

舊云如理作意者非正翻也

謂尋求意言 此後應細察 意言無即定
靜慮相有三 無異緣無相 心緣字而住
此是心寂處 說名奢摩他 觀彼種種境
名毗鉢舍那 復是一瑜伽 名一二分定
產重障見障 應知二種定 能為此對治
作長善方便

釋曰次明有依諸修定者必有依託
謂依三定說尋求等言尋求者顯是
有尋既言有尋准知有伺言細察者
顯無尋唯伺意言無者欲顯無尋无
伺尋伺皆以意言為性此據奢摩他
法明其定義說無異緣等此明無差
異義但緣其字而心得住名無異緣
亦名無相但緣其字於觀義相所有
作意非彼相故此住名奢摩他奢摩
是寂止義他是處義非獨奢摩得盡
於事謂據其心寂止之處心得疑住
依止於定此定即是疑心住處故名
奢摩他異此便無次據毗鉢舍那法
明其定義說次一頌謂依多境名為
衆觀所言彼者謂與彼二俱相屬著

即奢摩他及所緣字是依奢摩他得毗鉢舍那依於字處所有諸義起諸觀故於寂止處所有衆義依仗於字謂緣衆義而起觀察名為衆觀名一二分定者或時但有寂處而無衆觀或有衆觀而非寂處或時俱有應知即是止觀雙運又奢摩他毗鉢舍那有二種障謂麤重障及見障應知二定是此對治如次應配何故此二名長善方便能長善法之方便故云何令方便法得善清淨耶頌曰

此清淨應知 謂修三種相 寂止策舉捨
隨次第應知 若心沉恐沒 於妙事起緣
若掉恐舉生 厭背令除滅 遠離於沉掉
其心住於捨 無功任運流 恒修三種相
定者修三相 不獨偏修一 為遮沉等失
復為淨其心

釋曰為答前問求淨定者修三種相云何為三謂止舉捨復云何修隨次第應知隨其惑障生起之時應次修習在於何時復修何相且辯策舉相若心沉恐沒定者修三相如下當知若心沉沒可修策舉相何者是耶於

妙事起緣令心喜為相又寂止相者
若心掉舉或恐掉舉應修寂處此云
何修默背今除滅於所緣境極生默
惡於自內心令過止息捨相者謂離
沉掉於何心中謂心住捨此捨相者
即是無功任運流恒修三種相如是
次第修三相時諸習定者得清淨相
又奢摩他等即是定者於此三相不
獨修一何以故為遮沉等失復為淨
其心若但修止內心沉沒既沉沒時
便應策舉若因策舉心掉散者觀
不淨境令生厭離於此捨相正修習
時名為正定能盡有漏由此遂令心
極清淨應知此中皆是隨順正經文
句如理應思頌曰
出離并愛樂 正住有堪能 此障惑皆除
定者心清淨

釋曰此明清淨之益依去塵經說佛
告諸苾芻若人欲求內心淨時有惑
障現前不能除滅欲斷除者先於不
善業道勿造大過息罪惡見而求出
家希求出離若處中煩惱欲瞋害意
起惡尋思障勝愛樂能除此障說愛

樂言若有微細眷屬尋思世間尋思不死尋思障其正住對治此故說正住言若有用方入定者此定即非堪任之性若能除此顯有堪任能除於惑說堪能言此顯淨定之人得四種勝益云何修定人果頌曰

於此定門中 所說正修習 俗定皆明了 亦知出世定

此頌意願修習奢摩他毗鉢舍那者獲現果故若人能依所說定相修習之時得諸世間勝果圓滿及出世果如前已說

問曰如上所說欲明何事答曰

顯意樂依處 本依及正依 世間定圓滿并了於出世

釋曰略說義周為會前事故說斯頌如寂初云求脫者為顯意樂圓滿積集者依處圓滿此明有心修定必須依託積集資糧故於住勤修習者顯本依圓滿如經中說佛告諸苾芻汝等先當依定能盡有漏是我所說若欲求出生死海者離於正定無別方便得三圓滿者顯正依圓滿明師資

承稟決定可依有依修定人者此顯
修習圓滿諸有智者如前所說遠離
放逸正修行時世間諸定悉皆圓滿
及出世間咸能證悟顯得果圓滿

六門教授習定論一卷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六門教授論

第五張 命

手杖論一卷

命

尊者釋迦稱造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詔譯

世間一類有情為無慧解便生邪執
由彼沉淪生憐愍故今造斯論頌曰
設於平坦道有步步顛蹶為此等愚蒙
談茲手杖論

論曰一世尊出現於世而便寂滅
阿僧企耶諸有情類然諸有情無有
終際猶若虛空无邊性故此是世親
菩薩之所述理邊謂斷割尔許數量
是一義故為遮此故故曰無邊所言
終者是盡了義為此便無所立能立
不相離過宗言無終因去无邊是宗
一分過也有異論者作如是說許未
曾有新生有情猶如神村如彼計去
如林薄等雖有眾多斫伐等費見摧
殘已而更新生因無窮盡由斯定許
別有未曾新起有情略詮述故如略
詮中作如是說因問致答命藥軍曰
有舊有情有新衆生如是廣說是故決
定應如是許若異此者如油麻等聚

無新添數而損減必定見其有終盡
故尔者如若許有未曾有情今始新
起此即便成許其生死有軍初也若
許有始彼即便有無因之過既許無
因一切皆應無因而有此是阿遮利
耶之本意也彼復於此而為答曰由
有於子造相屬業善不善二法等種
子阿陀郵識羯刺羅等事此謂軍初
而得生起既屬著已由近善惡自造
諸業而入流轉或出涅槃斯乃善順
緣生道理即是僧塞迦羅八底也毗若
南婆薄八底也杜底既有斯義如何
強逼許有新生有情論者便成生死
有軍初失有別論者曰此非雅答何
為也若容有新生彼便有增剎由增
待其減初者是無因若云此新有情
曾不了知生死意趣但由他業為緣
力故忽尔得生若如是者彼諸有情
今受流轉二剎那展轉相生便成
增剎由斯道理彼新生論便應許有
初一有情由許增者待其減故一切
時中許有新生衆多有情是諸情數
定有其增前前剎那待其減故若如

此者能減轉少乃至將終成唯獨一
然此寂初不待餘業便成寂初是无
因有斯固不能辨無因過若言必定
有增剎者可指此過有加無費是增
剎因如慳人物然諸有情有其減理
何者一一佛圖盟波拖而令無等衆
多有情入於圓寂亦不如是頌曰
佛出難遭故信教亦難逢生因既易得
脫理相不同

論曰由佛出世實是難逢如論中說
於初無數劫中已曾承事五個七十
千佛第二六個七十千佛第三七個
七十千佛成佛資糧極難得故如有
頌云

無數百苦行 無數善根生 進無數長時
斷無數煩障 得一切種智 淨除諸障惱
成無上世尊 如開篋觀寶

縱許或時逢如知出世彼之所演清
淨法律敬信之者誠復難得由彼信
心於八暇處方能具足然彼寂是難
得性故然生起因是極易得謂惑及
業此之因緣隨在何時多現前故此
之煩惱有三種緣一睡眠未斷二纏

境現前三於彼起不如理思此為凡
愚多所樂著然而諸業但由能造屬
著因者亦非難得或可有時而得解
脫欲將少費答彼新增固亦未能免
便成過理不相應頌曰
器界無增數 容成有減時 生死既無初
此應成大途

論曰若容有新生應流至此由非器
世界如有情世界而有增理橫豎世
界安布定數容有減時如劫壞時有
界空故如有說云猶如天雨注若伊
沙無間無缺從空注墮如是東方無
間無缺有諸世界或成或壞如是等
然非有情新生新長有其限齊然而
墮墻增多數無窮極理不相容更乎
逼迫受途苦耶今更設問新生論者
所許未曾有情忽起藉餘業力識乃
得生為是熏耶為不熏耶若言熏者
從其屬著新生識熏便成體是一多
過起凡論熏習須共雜染及清淨法
同生同滅依止此已作彼生因非彼
有情先有生因令彼二法可共生滅
依止此已作彼生因耶然而能為屬

著者識與前二法同生同滅為彼生
因頗無違失若余初識許熏習其
屬著者如前剎那_{是此}因故次後剎
那亦應如是若異此者熏習之法理
不成故由斯道理其父用功而得解
脫或復多聞子不施勞應同其父或
時如子父亦應然如斯等類過失轉
多悉皆招得

若言不由熏多種功能自起若轉救
云為無染淨同生滅故依彼作因有
如前過而今但取能屬著者因緣合
故為增上緣為無根源彼得生起此
義固無不生果失若余功能與果滅
猶若業功能彼諸貪等所有功能既
酬果已並皆息滅如異熟業自有功
能既生果已隨即淪_亡若異此者便
成無盡之憊此亦如是縱余何失以
不許投餘種解脫不勞動故貪等功
能既其滅已離此所有貪等功能墜
自自果更不許其投新種子由種斷
故縱不修習聖道便成圓寂此便符
順善見天言苟出私懷讚揚非法如
彼言曰

我觀群衆類

歸心并歸身

雖證空年欲

別求除苦因

但須耽妙樂

何勞作餘具

即將貪染心

便招涅槃理

轉復生過業無用故如略詮云有三

種福業事所謂施性戒性修性於此

發起勤勞修習誠無用耶何故如是

以和合功能果自起故若諸福事將

欲滅時於阿賴耶識置異熟熏後時

此熏隨其自用得助生因和合當生

未來異熟今者所用劬勞營彼福事

果不虛也若也於先不修善業藉彼

屬者為其緣故異熟功能忽然生起

從此能生現法生後所有異熟苦身

勤修同前無用

又二種業思及思作善不善及以無

記如斯等類並成虛設若言已後熏

及除阿陀那識取初剎那乃至違緣

未生已來於自相續熏其貪等如是

便無所徵諸過若如是者先時熏亦

亦將其自熏習此併盡成陳若不亦

者如何與彼作生因耶出世之智雖

不曾得但以墮在自相續中所有似

說二無性智并許從此熏習之處而

作生因此聞之熏是極清淨法界等
流之體性故法界即是如來法身或
法二無性解是法界所流果法謂法
身界即因也是出世間諸法之界謂
能持彼熏習性故及斷煩惱所知二
障所有餘習名極清淨其聞熏習是
似彼果彼為增上緣而得生起故同
彼體性故如有說云諸初發心菩提
薩埵所有正聞熏習種子雖曰世間
應知即是法身所攝室羅縛迦鉢鞞
迦佛陀應知即是解脫身攝是故定
知雖是世間而能親作出世間心之種
子也說法之義似相分識雖現是無
而從其章依其句義顯彼所有相屬
道理示以一篇頌諸餘頌咸亦同耳
於此斷章雖無支分今解了若介
何過此併成陳如於其後先亦同然
但是墮在自相續中以其貪等而熏
者之若如是者即從先生種子而得
生起彼復從先彼更由先斯乃薩婆
石揭盡從陳種而生所執新生便成
無氏據此便能立有先世

天授初眼識定從餘識來識性故應知

初心於後識假今滅定起心彼亦攝在
宗內以理性同無不定過諸心心起法
共許四緣生今立取初心何謂等元間
心心起法從四緣生阿毗達磨理成
決定今者汝之所許取初起心何者
是其同無間緣亦非在他相續之中
所有心聚與自心聚為緣應理少多
不同故更有定理諸生有染論自地
煩惱今汝所許生有染心便非自地
煩惱縱於三世境生理不能成且非
過去不曾經故亦非未來由想曾經
起願求故復非現在由其意識自在
而起便成無有瞢盲等故復為五根
及諸趣命根皆是異熟汝便非異熟
奇異善談經然而說云內互有熟養
故知眼等五根異熟性成五趣亦是
異熟體性略詮為量故有說具壽諸
那洛迦由其漏出出現前力故遂便造
作生捺洛迦業今數增長具壽謂身
語意由穢濁業命終便於可惡惡處
令其異熟色受想行識被極煎責異
熟生已名那洛迦具壽此中離彼法
外無別那洛迦而可得也言彼法者

即是異熟生塞建陀義此處聚言非
無差別此義即是遮其實我能馳諸
趣義准應知意但攝取別異聚也所
云異熟生者有情名體雖不差殊為
明有異熟者謂五聚內善惡無記不
是趣性非是熟報若彼亦是趣體者
即應現造生捺洛迦諸不善業或數
增長此即應名那洛迦為此諸識趣
之體性但是無覆無記名為有情於
對法中亦如是說又云命根是毗播
迦思擇命根必定但唯是其異熟然
瑜伽論要立諸法皆異熟識曾無一
法越異熟性故然汝新起有情論者
便成根等不是異熟彼新有情生受
後受所有諸業先非有故現法受業
當余之時弗容有故由殊勝等因乃
無故亦復便成餘所作業今他招報
故奇異善談經者將斯歲謂意欲道
果不善經論呈自曾應遮阿笈摩故

手校論一卷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牒附送

三才論

第九卷

命

觀惣相論頌一卷

命

陳那菩薩造

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諸有樂略者 彼已顯方隅 若有愛煩文
為彼說惣相 由聲及義智 俗言為本者
是觀惣相言 此頌聲及義 謂聲并義二
此中二種智 名聲兼義智 彼為根本者
謂即於因義 由諸世間說 以聲義智本
是故勒為頌 聲義及智義 故略造斯論
問名義連屬 是俗說為本 何以故今去
但唯辨聲義 答曰不如此 縱有連屬聲
唯名與義二 諸有許共相 所詮及能詮
此中理印持 咸攝入於此 謂不相離性
方許相連屬 故今不別說 由能詮名等
唯局連屬門 了彼所詮義 故以惣相性
方得解了者 後當以廣說 故唯聲義智
連屬道理成 有餘復意樂 此中名義二
有三種差別 謂聲并義二

觀惣相論頌一卷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取因假設論一卷

命

陳那菩薩造

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論曰為遮一性異性非有邊故大師
但依假施設事而宣法要欲令有情
方便趣入如理作意遠離邪宗永斷
煩惱如是三邊皆有過故我當開釋
此中取因假設略有三種一者惣聚
二者相續三者分位差別言惣聚者
謂於一時有多法聚隨順世間以一
性說如身林等言相續者謂於異時
因果不絕以一性說如羯羅羅等位
名之為人芽等轉異名之為穀言分
位差別者謂於一事有其多性異不
異時而為建立如色生位異无常性
有見有對業具性故等由此三義密
意說有補塲揭羅及證圓寂然此三
義但是假設不可說為一性異性及
惣無性有過失故此中且辨惣聚有
聚無異性言事唯二種為當許有此
二自性遮其性別謂於有聚惣聚不
別名無異耶為但無餘說名無異此

有何過頌曰

若無異性體無別 有聚更不成無異
或於惣聚別事殊 此復便成多種體
論曰若許手等自性與身是一名無
異者此即於身無別性故手等更手
成無差別手便成足違世間故或復
說彼別別支分非身自性於聚集時
說為身者此即全無惣聚自體少分
可得為異前義故置或言若於別事
非是惣聚自性者即是自性差別由
別性故於聚集時云何與彼無別自
性得成應理不由惣聚捨自性故此
復便成多種體性惣聚於多無異性
故若別若惣是無異性由非惣別捨
自性故若頻若漸皆成多性望彼諸
事無異性故如是且辨二計過失頌曰
若言唯遮餘有性 二種非有汝成過
若一有性之所遮 非無別故兩相似
論曰若言唯遮餘有性二種非有汝
成過者若於有聚無別惣聚名无異
者此即更互相待成無異性若於一
處有無異義第二亦尔云何汝得免
斯過失如無惣聚有聚亦無若異此

者無異之言便成無用若一有性是
所遮者縱許如是於他所執有分實
事唯遮於此名無異者此亦不然事
無別故兩處相似由無異言一處既
亦於餘亦然如初無異言故汝不應
但遮一處若言意許唯遮彼者應可
但言無其有分勿言無異彼之有性
是不樂故若其許彼體性是有不許
異者說無異言方成應理又有異義
非無別故兩相似者如離手等更無
別身是有分故如是手等亦待指等
成其有分手等如身亦成非有如是
乃至極微待於聲等聲等復待薩埵
等薩埵等復待喜等待異功能此即
分與有分同有分性故汝所執便成
非有如是且辨許無異性有二種過
頌曰

異性亦亦以一邊於支分處別別轉
一邊便有元窮過或非是一及全無
論曰異性亦亦者有二過言流至於
此由彼於自支分轉時或別別轉或
復遍轉此中且辨別別轉義若以一
邊於手等處有分轉時彼亦一邊猶

如手等復更應有一邊隨起如是展轉有無窮過或非是一者異元窮過故置或言若言身分一邊更不轉者此即應無一有分義便成有分唯有一邊若尔應許唯有手等何煩黨執於已支分有分轉耶及全無者一邊無窮及更有過故置及言以此一邊於分轉時此即全無有分可得由非有分如手足等有其一邊若言有分離手等時無別支分有分體一故若如是者便成於彼別支分處各各遍轉唯此二計更無第三分別執故頌曰若遍彼成多種性 及於手等手無差或此非彼故便成 諸事皆同一微性論曰若言遍者所許有分與支分量同於二處皆同遍故彼即便成多種體性更有異義故置及言由於一處遍皆有故由不許彼別處性故及餘支分更手無差由彼和合同一處時事無別故此則手處應許有足便違世間共許道理或此非彼者更有異計故置或言為避前過去有分體於足轉時非於手等有分別轉此則

無有於餘支分同處過者此同捺癭反
出眼睛若如是者一切有分成一實
事是故諸事成一極微由彼有分於
自支分展轉起時乃至唯有一實極
微住處可得此一支分便與有分同
一極微此有分執理成無用及違自
宗若言離於色等別有極微即無如
前所說之過由彼不於色等處轉故
無此失理亦不然於此亦有二執過
故故應許此有別方分或無方分若
余何過頌曰

有方分性非極微 為遮一性異性故
或無方分多不聚 或復衆同於一微
論曰由非如是所執極微理得成就
有方分故由此方分更成轉細又復
彼遮一異性故由此於彼自支分處
或同或異唯此二種無第三計已斥
其過非諸極微有方分故既無方分
假令共聚亦不和雜設許同處皆同
一微然此極微不得和聚一與諸微
相障礙故即諸微體共成於一由同
處故如是已說惣聚有聚一異之過
頌曰

相續若一捨嬰孩 漸次乃至童年位
應失自身非不異 若言不失便相雜
論曰若許相續於有續事无異性者
應許自性有其二種由此說為相續
自性或但遮餘此之二種同前惣聚
已斥其過於中別者今更決擇若別
別位領受之時為捨前位而領於後
為當不捨斯有何過若捨嬰孩至童年
位應失自身汝若許此於嬰兒位是
不異者彼移易時自體應失於此位
中無異性故故汝宗云凡諸實事有
別法起有別法生為轉變者無如是
理然非不異移轉位別安危異故言
不異者此即是彼如是且論轉捨之
過若不失者法相和雜不捨嬰孩領
童年位孩童等位體相和雜應成無
別然不見有如斯之事已說不異性
過頌曰

若是異性身不安 為欲求安勞妄設
轉不相應及生滅 若言體別成實事
論曰相續有續體若異者諸有先病
後時求差所有劬勞皆成妄設流轉
之理不相應故曾不見有別體之物

如牛馬等得相續故若言不可說事亦不見者此難非理是所成立故由離二邊於世間事因果之處見有斯事非於餘處又如酸酒欲轉成美心散乱人修今寂定所設勸勞並應無益由體異故若異性者生滅之理亦不相應諸有生滅相續起者應於現在支分處轉過未現在云何轉耶一分全遍並如前破又性異者相續體殊不應生滅此復何過若言別者有為相異所許相續成實事有此不應理次後當說相續一異已彰其過復次分位差別於果性等其事云何頌曰於果性等分位處取彼事已施言說若異彼者事無體不異二過辨如前論曰於果性等分位之處取彼事已而興言說異彼無體謂於色等說為因果一異性自他性有見有對性等若言彼事異於此者此即便成非因果等亦無自體白無一事不待於德於自體處可成言說此不異性有二種失如前惣聚已彰其過於隨有處應可思之若於有法說無異性捨不

捨性亦如前辨或此於身相續轉時
有差別性譬如牛味於熱病者能為
止息復能於此為發動因已說三種
假設之事異不異性所有過失惣撥
無者次當辨釋頌曰

若不許身是實有 無倒說法應無益
又復應無邪見人 亦無差別作用事
論曰如於身處顛倒說為常樂我淨
無倒為說四念住法若無身者應成
無用又若不許有相續者能治所治
便成差別如於餘身執以為常為對
治彼便於餘身為說無常此成無用
復次若無分位差別者說无常等法
亦為無用又邪見人說無施無受等
及諸惣聚所有福事應非邪見然衣
食等所有施物皆是惣聚如有說言
風不能吹河不流等言無相續亦非
邪見然非佛教許彼風等有實業用
雖有風吹等用然而不許彼能向餘
方相續生起若無相續皆無如是邪
見之事若無分位差別者於一色處
苦集二相撥無之時邪見差別應成
非有色無別故亦無差別作業之事

又若不許有惣聚者於毗訶羅率堵波等福德差殊應皆非有又相續別故其福亦殊如世尊告勇健長者曰若有苾芻受食食已入無量意定正念而住於如是等福德差別應成非有若不許有分位差別者此差別故業用差別亦成非有事雖不殊勢力有異其用亦別是共許故猶如毒藥和餘物時便為害命療病用故如是等類撥無其事皆有過失若有如是衆過失者何不許彼是實物有此不應理有過失故何者是耶頌曰

由遮一性異性故 非是展轉藉因成

自體亦是可說故 似境唯從於識起

論曰由於色等是實有故更互相望一異之性是可說故其惣聚等是不可說若如是者身望餘身云何名異此由非是更互相因凡諸事物若捨於彼而心取此者斯則不名取因假設由不取彼以為因故然於身等更互相待若捨彼時意不取此此乃方名取因假設若捨色等無其惣聚是故應知但於自事一異之性是不可

說非於一切然分位差別於異性等
更乎名異說之為假若如是者於色
等處亦不取故說為異性應非實有
理不應介由彼自體是可說故亦是
可得體相別故非於餘事不棄捨故
然此似境亦從識起於彼所有一切
境相若離識者即不能知所有自性
亦是假設故無有過如有頌言
鬼傍生人天各隨其所應同處心異故
許境非實有

又惣聚等非實物有非是有為無為
性故一切諸法皆是有為無為性攝
此且非是有為之相頌曰

相不相應非有為 若言有說是密意
於數取趣亦見說 若是無為應不壞
論曰若是有為應如識等有生住等
有為之相此不如是於惣聚等二微
聚時相乃無邊有無窮過亦非假事
有如是相一事便有无邊相故然於
現有假施設事聚集等時便有生滅
可了知故若言有說者實有此言說
惣聚等有為之相如有頌曰

積聚皆消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終別離

有命皆歸死

此謂三謨訶等說有滅相於毗訶羅等說有生相雖有此說皆是密意非於勝義有如是相此生等相世人皆知於假處有即如其事而為說法此由隨順離欲事故雖非勝義順清淨故為欲利益諸有情故作如是說佛告諸苾芻若見女人與母狀同者應為母想如是等言皆是假說寧知生等是密意說非勝義耶於補盟揭羅說有生等故如有一人出現世間能多利益等又說一切有情皆依食住又說吾今衰老須供侍人一切有情皆歸死等然非於人有生等事如是且辨於惣聚等非有為性若尔應許是無為性若是無為應不滅壞由無為法無滅壞故諸惣聚等應是常住如虛空等非惣聚等可成實事有為無為皆不應理豈復世間於現事處一異性等不可說耶有如是說現見世人於衣等處於絳縷等不曾思量一異性等而皆共為賣買等事世尊為欲利益世間方便宣說亦不言

其一性異性頌曰

世尊欲令斷煩惱 同彼世間可思事
不言一性及異性 方便說法化衆生
論曰諸佛世尊不壞世間如其所有
離難思事於諸衆生隨其意樂差別
之性於被經迫隨眠位中為欲斷彼
諸煩惱故宣說法要佛告諸苾芻汝
等勿同世人作無益思慮我說能知
能見盡諸有漏非不知見乃至如理
作意非不如理如是應知如理作意
是斷煩惱之正因也不如理思能生
衆苦當遣邪思宜順正念頌曰
一切義成由此本 易為方便極難遇
色命漬更不暫停 智者宜應速修習
取因假設論一卷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掌中論一卷

命

陳那菩薩造

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論曰謂於三界但有假名實無外境
由妄執故今欲為彼未證真者決擇
諸法自性之門今無倒解故造斯論
頌曰

於繩作地解 見繩知境無 若了彼分時
知如地解謬

論曰如於非遠不分明處唯見繩地
相似之事未能了彼差別自性彼惑
亂故定執為地後時了彼差別法已
知由妄執誑亂生故但是錯解無有
實事復於繩處支分差別善觀察時
繩之自體亦不可得如是知已所有
繩解猶如地覺唯有妄識如於繩處
有惑亂識亦於彼分毫釐等處知相
假藉無實可得是故緣繩及分等心
所有相狀但唯妄識頌曰

諸有假設事 詳觀自性時 從他皆假名
乃至世俗境

論曰如於繩等支分之處別別分析

審觀察時知無實體唯是妄心如是應知一切諸法但是假名如瓶衣等物藉涅槃縷等成乃至言說識所行境未至破壞名為瓶等言從他者謂從世俗言說而有非於勝義頌曰無分非見故至極同非有但由惑亂心智者不應執

論曰若復執云諸有假事至極微位不可分析復無方分是實有者此即猶如空花及兔角等不可見故無力能生緣彼識故所執極微定非實有所以須說不可見因由彼不能安立極微成實有故所以者何由有方分事差別故猶如現見有瓶衣等物東西北等方分別故斯皆現有支分可得若言極微是現有者必有方分別異性故是則應許東西西北等支分別故此實極微理不成就亦非一體多分成故見事別故一實極微定不可得如是應捨極微之論是故智者了知三界咸是妄情欲求妙理不應執實頌曰

妄有非實故與所見不同由境相虛妄

能緣亦非有

論曰若言我亦於彼瓶衣等事許彼自性是不可得皆是妄識之所分別然而緣彼相狀亂識是其實有觀健達婆城及幻人等其識是有設有此識亦非實故與所見事不相應故此惑亂識於所緣境作有性解彼事自性已明非有境既是無能緣妄識亦非實有云何令彼妄識有耶然於世間不曾見有無能生種子有所生芽等由斯汝說幻城等喻道理不成頌曰斯皆是假設善覺者能知智人斷煩惱易若除地怖

論曰如說三界但有假名瓶等鹿覺既除遣已知從名言而有其事善觀察者能了知已即於繩處地怖除遣復審思惟了彼差別於繩等處妄執亦無如是觀時一切能生雜染之法易速蠲除煩惱羅網及諸業果自當斷滅有別頌曰

智人觀俗事當隨俗所行欲求煩惱斷要明真勝義

猶如世人於諸俗事瓶衣等處以為

實有名瓶衣等智者亦尔當順世間
而興言說知非實有若樂觀察煩惱
過失求解脫者宜於如是真勝義中
周遍推尋如理作意於諸境處及能
緣妄識煩惱繫縛不復生長

掌中論一卷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止觀門論頌一卷

命

世親菩薩造

三藏法師義淨奉詔譯

若見女形相 及以艷嬌姿 愚人不了知
妄生婬染意 佛說墮脹等 蠲除婬欲念
能隨世尊教 得勝果非餘 戒淨有聞思
策勵常修習 繫念觀諸境 斯為解脫因
若人有瞋恚 及昏沉睡眠 掉惡作并疑
此五遮修定 少聞與衆居 鄙事情欣樂
愛身并受用 亦能遮定心 心乱有五緣
情隨衆境散 味著并沉掉 我慢重名聞
苾芻依聖教 有過應說除 善取住心緣
是為取初行 次依寂靜處 妨難並皆無
然後息邪思 是苾芻初業 應可住屍林
著糞掃衣服 常求靜息事 斷除婬染心
乞食見女人 應觀為不淨 攝眼除邪意
正心當取食 多言多事務 此皆須遠離
愆乱緣來逼 慧力應須忍 樹下草叢中
或居崖窟內 觀時應住此 寂靜可修心
習定緣境時 不太高太下 不應極近遠
於境使相應 善取所緣境 子細善觀察
閉目住心時 猶如開眼見 根門皆攝照

住念疑內心緣境現前觀念念今相續
於前所取相形貌用心觀腫脹女根邊
可畏可嫌賤猶如濁池水風吹令動搖
觀諸樹影時不善分明住心垢煩惱水
乱情風所吹澄念觀察時闇昧不能住
心沉應策舉可觀勝妙事如蛭飲血困
水澆令使甦還應速收斂於舊境安心
令意有堪能調善皆隨念若其心掉舉
應思默忘事令心寂靜住如鉤斷烏頭
遠離於沉掉應平等運心隨情住捨中
此時無過各從此漸得住取相影心安
明了中道行正念燈持照此時用尋伺
次第應觀察定影即便生分明現前住
不動搖明淨如大丈夫形此影望前觀
是為差別相此相既生已欲愛等便除
即是繫心人初定方便相次知瞋恚體
本由貪染發欲愛既已除得離於瞋恚
次以勤策念遣除昏睡心既觀差別相
疑情即便息次當除惡作善行安隱路
寂靜無障礙能防於掉舉應知用麤尋
觀其所取相即於心影內以伺細推求
見差別心喜由此得輕安次證於樂定
定支次如是即是根本定善安於念心

猶如欲至村 及至村中者 既獲根本定
更復作餘修 得他心宿住 神通天眼耳
於此有伺時 心未能靜住 猶如河有浪
非上地應知 既得初定已 仍於所緣住
次依二靜慮 尋伺皆止息 雖得住此位
尚有喜水漂 入第三定時 其心便靜住
由其心有樂 未能令住念 既證四靜慮
衆過並皆除 退分勝進分 住分決擇分
靜慮有四種 修定者初知 若定順煩惱
此名為退分 後勝為勝分 自住住應知
由先善分別 是決擇道因 此定能招彼
名為決擇分 於無常等相 作苦等行解
若得此定者 是煇等道分 於青腫等相
觀事有多途 如聖教修行 差別宜應識
死屍風鼓腹 穴處有膿流 連跨並皆鹿
說名為腫脹 不愛身塵分 唯貪細滑身
對此染心人 今修如是觀 若於死屍分
少有白膿流 餘肉並多青 說此為青腫
觀色而生愛 斯名愛色人 對治以青腫
日親之所說 死屍膿遍出 是謂膿流相
對彼愛香人 今觀染心息 死屍腰爛斷
名為斷壞相 對彼愛全身 大仙尊為說
屍骸狐貉取 鳥豕有殘筋 對治愛肌膚

為說食殘相 手足諸支骨 隨處皆分散
對貪支分人 說骨邪亂相 即於骨亂相
刀杖斫分離 亦為愛全身 令觀打亂相
屍骸被刀斫 或由鉞箭傷 流血遍殘軀
名為血塗相 淨潔香塗體 新莊著彩衣
於此起貪人 用斯為妙藥 於境唯獨愛
不許外人看 多垂啞死屍 令觀除惡念
骸肉皆銷散 但唯牙骨存 於齒生貪者
令觀齒骨相 若見新死者 識去有殘形
樂著衆生貪 令除嬌態欲 屎尿及涕唾
合聚共成身 三十二種物 皮囊喚作人
髮毛并爪齒 肝肚等相因 內扶三百骨
橫經九百筋 九孔流不淨 垢汙穢難陳
審觀真可惡 智者不應親 既觀他女體
亦復察己形 於斯貪染因 理應常繫念
不出三界獄 咸由欲染心 是故明智者
極善思其事 經多地獄苦 幸會得人身
豈得縱狂心 不修殊勝行 姪貪有多種
隨生愛不同 一觀並能除 謂是白骨觀
色觸形嬌態 衣纓生染著 何藥能除此
無過白骨觀 先於足大指 定心緣作瘡
破壞既膿流 肉皆隨墮落 即觀指骨形
白如白鴿色 其瘡既漸大 膚肉盡皆除

作如是次第身肉皆除盡正念勝解成
但觀其骨鏤若有片肉在即名為亂意
况復縱心猿馳求趣諸境於多時繫想
自知能善住次漸及餘人惣觀為骨鏤
漸寬至海際滿中皆白骨此定既成已
捨廣復令狹略時從外捨乃至唯身骨
還觀足指端是定心次第或時片片捨
極至於頂骨應知寂後心眉間攝令住
若作此修習常生勝梵宮不落墮三塗
得生於五淨人間散心善還流生死河
智人修定心如救身衣火即可捨諸緣
宜居靜林處勿使無常逼虛死散心中
以般若淨心終獲可愛果如不願後有
於勝道應修剝髮著袈裟宜應修聖道
自餘誼雜事咸為生死因

止觀行門七十頌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止觀門論頌

第五張 命

大乘法界無差別論一卷

一名妙
未藏論

命

堅慧菩薩造

大唐于闐三藏提雲般若譯

法界不生亦不滅 無老病死無渴過
由彼發勝菩提心 是故我今稽首礼
有情菩提心具足 能生聖者及自然
一切善法所依處 由如地海種子等
彼種含在母胎中 亦如乳母共長養
信心勝智菩提本 大定大悲育應知
性淨覺心常無垢 猶如大寶太虛空
如藕迷盧超衆岳 一切白法寶生處
貪嗔癡等皆斷盡 不為煩惱過所牽
過於琉璃沙伎能 萬法圓滿光映徹
淨我樂常波羅蜜 得成應供十方尊
因時即是菩提心 果滿德圓名正覺
彼體能含法界相 智光朗徹淨無瑕
菩提心法不思議 諸佛如來皆讚歎
無始以來非造作 無有質碍亦無終
以空無相慧了知 諸佛如來之境界
彼性一切法所依 遠離斷常二種見
法身與彼衆生界 是故佛說本無差
不淨及與淨非淨 極淨次第應當知

初即衆生次菩薩
塵垢所汙性不明
煩惱雲網皆解脫
劫火熾盛在空中
如是法性不被燒
一切世間生滅法
如是無為法界中
如燈明煖色和合
如是佛法與體俱
客塵煩惱性非有
不空無垢法相應
如蓮開已葉所蓋
亦如滿月羅睺吞
如清池水妙華敷
如淨空中星月滿
譬如旭日照世間
如地如海穀寶滿
恒處生死發智慧
禪定惣持清淨水
斯即法身是如來
如水與冷不相離

或後如來極清淨
喻若重雲掩麗日
日輪光照滿虛空
太虛本無有燒相
老病死火無能壞
皆悉不離於虛空
諸根依此而生滅
離此三法更無燈
離此法外無別體
與彼淨體先相離
無有斷脫常隨轉
如金性淨沒微中
不能照世煩惱覆
金山涅槃無能汙
解慧圓照垢消除
千光晃耀普周遍
得脫生死養衆生
常無常等無住著
牟尼王雲善穀因
亦名聖帝真圓寂
佛果涅槃亦復然

論攝頌曰

果因及自性 異名與差別 異相不染性

亦名常和合 有無義一性略說有十二
菩提心之名 應知其次第

釋曰 此是論體

其中先亦菩提心果次明功能從彼
因起因既起已即自性施設相貌異
名差別隨受身處不被汙染故說為
常和合無別善法相應住煩惱中名
為無義出經清淨名為有義亦名一
性俱涅槃故十二種義次第應知於
中何者是菩提心果所謂諸佛寂滅
涅槃是也亦非餘者何以故微細習
氣悉已斷故言無生者意成諸蘊本
不生故言無老者寂滅功能增長殊
勝至邊際故言無病者一切煩惱習
障及所知障俱永斷故言無死者不
思議變易無終盡故言無蘊者無始
無明住地悉以斷故言無過者一切
身口意業無過失故亦能超過一切
諸功能故彼由何得從菩提心寂勝
方便不退失因而能證得涅槃果故
何者名涅槃界所謂諸佛不可思議
法界之性轉依法身是涅槃界也是
故我今頂禮彼不思議菩提之心因

果增長漸漸明盛如初月故

復次菩提心種子者一切世間善法穀生所依住處如大地故一切聖者法寶出處如大海故一切諸佛道樹之所從生次第之因如種子故此是菩提心之果也

復次何以得知彼因相應如轉輪王子言淨信者即是菩提心種言勝智者即寂勝般若能了一切名之為母三摩地者以定為胎一切善法安住其中安樂為體言大悲者於諸衆生起大悲故於生死中不疲倦故及能圓滿一切種智養菩提心為乳母故復次彼因和合菩提之心應知有何者為二一謂煩惱所染汙相二謂白法自性之相於中染者彼自性清淨當心不染而為客塵煩惱覆障染汙猶如火等自性清淨為灰塵雲塵等障蔽譬如火與寶珠虛空及水自性不染若離灰等火等自性皆得清淨一切衆生亦復如是自性之心皆同清淨為貪等煩惱之所染汙若離貪等則心得清淨復云何知白法之

相亦皆清淨自性清淨一切白法之所依止一切白法亦從彼生如藕絲
廬山出生寶故菩提之心亦復如是
一切技藝皆得圓滿獲得四種大波
羅蜜多是故說為如來法身如經中
說世尊如來法身是常波羅蜜樂波
羅蜜我波羅蜜淨波羅蜜彼如來法
身為煩惱隨煩惱之所染汙自性清
淨心是異名說如經中說舍利弗此
善法如實真如法界自性清淨心相
應法體我依此自性清淨心為衆生
故說為不可思議

復次彼心於諸衆生為十種事無差
別相所謂無作故無始不生故無終
不滅故無尋自性光明故以空智知
一切法一味相猶無性故無性即無
相離諸相境界故是聖者所行諸佛
境界故一切法所依染淨諸法所依
止故遠離於常染法無常故遠離於
斷白法不斷故此復差別略有三相
言不淨者即初說名為衆生界淨不
淨者即次說名為菩薩也極清淨者
說為如來如經所說舍利弗即此法

界過於恒沙無邊煩惱繫所纏裹無
始世來常為生死波浪漂流往來生
滅恒處中流說名衆生舍利弗即此
法界無邊厭離生死不住涅槃一切
欲界中住行十波羅蜜攝八万四千
法門行菩提行時名為菩薩舍利弗
即此法界一切俱厭煩惱解脫度一
切苦遠離一切煩惱隨眠纏垢證得
清淨寂極清淨法性中住一切衆生
之所瞻仰住一切介焰地得大勢力
無障無著於一切法得自在力說名
如來應正等覺是故舍利弗无別衆
生界無別法身衆生界即法身法身
即衆生界此無二義文字差別
此復云何在不淨時煩惱所染猶如
重雲掩覆麗日自性清淨心無有染
客塵煩惱既除遣已日輪晃曜遍滿
虛空既有生老病死云何復說此性
為常猶如火劫燒太虛空空界無為
本無燒相法界無為亦復如是老病
死火無能燒壞是故經說世尊世間
言說有死有生非如來藏有生死也
世尊死者舊諸根壞生者新諸根起

世尊如來藏雖有為境界和常住寂靜此之藏性既常住不變未能發起云何得與佛法相應猶如燈明及與煖色更無別相法與法身亦復如是如佛說言舍利弗譬如燈無二法功能無異所為光明及煖色等不相離故或如寶珠光明形色如是如是舍利弗如來所說法身不相離法智慧功能所為過殫伽沙如來之法如說世尊有二種如來藏空不空智何者為二世尊所謂空如來藏與煩惱繫和合無別不了解脫不空者過恒河沙不離不脫不異不思議佛法成就說如來法身何故法身萬德圓滿功德具足衆生因何不得解脫喻若蓮花邪見羅網業所覆故亦如真金墮於疑惑不淨穢故猶如滿月我憊羅睺之所吞故如清池水貪欲塵垢之故如太虛空愚癡之雲遍滿遮故如日未出無明住地之所障故六處大蘊胎藏中住如器世間相未成故如是無雨緣未合故

蓮花金滿月 池水金山空 如日大地雲
佛性客塵深 煩惱覆功能 佛事無由作
略說九譬喻 深淨翻應知

由此如來法身亦復如是一切煩惱
客塵離障盡故自性功能具足故得
成應供一切衆生同共受用證得常
住寂靜清涼不思議涅槃界所謂說
如來應正等覺非異如來法身外別
有涅槃又如所說衆生界得清淨時
應知即是法身法身即是涅槃界涅
槃即是如來如經中說世尊無上正
等覺者即是涅槃世尊涅槃界者即
是如來法身世尊法身之外無別如
來世尊如來者即是法身此無有異
也即是苦滅等是故經言世尊非壞
法故名爲苦滅然苦滅者無始無作
無生無起無滅無盡離盡常住不動
寂靜自性清淨破一切煩惱聲過死
伽河沙不離不脫不思議佛法具足
說如來法身世尊此是如來藏未脫
煩惱聲名如來藏世尊如來藏者是
諸如來空智世尊如來藏一切聲聞
緣覺所不能見先未曾見昔未曾得

唯有如來得證及破一切煩惱繫修習一切苦滅道是故如水與冰覺性與涅槃無二無別故或說一乘性欲或不涅槃又說同一法界或小涅槃或中涅槃或大涅槃不介下中上因中轉果應為一也因既差別果亦差別是故言世尊無有下中上者得涅槃世尊平等法者平等智者平等解脫者解脫知見者證得涅槃是故世尊涅槃界一味等味所謂明解脫味

大乘法界無差別論一卷

此是國宋藏所謂法界無差別論提雲般若譯者今按開元錄及賢首疏則彼丹本五言二十四頌者真是提雲般若所譯而賢首疏所釋者又此論錄及疏中並為單譯而國宋兩本與彼丹本文雖有異義則無殊必是開元之後後代重譯但未知何代何人之譯此須待勘而二藏直以此為提雲般若譯者錯也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法界無量論 第十卷 命

大乘法界無差別論

命

堅慧菩薩造

大唐于闐國三藏法師玄奘等譯

譯

稽首菩提心 能為勝方便 得離生老死
病苦依過失

菩提心略說有十二種義是此論體
諸聰慧者應如次知所謂果故因故
自性故異名故無差別故分住故無
染故常恒故相應故不作義判故作
義判故一性故此中最初顯示菩提
心果令見勝利次即說彼所起之因
然後安立此出生相及顯異名而無
差別於一切位無有染著常與淨法
而共相應不淨位中無諸功用於清
淨位能作利益一性涅槃應知如是
十二種義今此論中次第開闡何者
名為菩提心果謂最寂靜涅槃界此
唯諸佛所證非餘能得所以者何唯
佛如來能永滅盡一切微細煩惱熱
故於中無生永不復生意生諸蘊故
無老此功德增上殊勝圓滿究竟無
衰變故無死永捨離不思議變易死
故無病一切煩惱所知障病及與習

氣皆永斷故無苦依無始時來無明
住地所有習氣皆永除故無過失一
切身語意誤犯不行故此則由菩提
心為最上方便不退失因一切功德
至於究竟而得彼果彼果者即涅槃
界何者為涅槃界謂諸佛所有轉依
相不思議法身以菩提心是不思議
果因如白月初分故今頂礼復次頌
曰

能益世善法 聖法及諸佛 所依寶處如
如地海種子

復次菩提心如地一切世間善苗生
長所依故如海一切聖法珍寶積聚
處所故如種子一切佛樹出生相續
之因故如是已說菩提心果云何此
因頌曰

信為其種子 般若為其母 三昧為胎藏
大悲乳養人

復次云何此因積集應知如轉輪王
子其中於法深信為菩提心種子智
慧通達為母三昧為胎藏由定樂住
一切善法得安立故大悲為乳母以
哀愍眾生於生死中無有厭倦一切

種智得圓滿故云何自性頌曰

自性無染著 如火寶空水 白法所成就
猶如大山王

復次應知此菩提心因積集已有二
種相謂離染清淨相白法所成相離
染清淨相者謂即此心自性不染又
出客塵煩惱障得清淨譬如火摩尼
寶虛空水等為灰垢雲土所覆翳時
雖其自性無所染著然猶遠離灰等
故令火等得清淨如是一切衆生自
性無差別心雖貪等煩惱所不能染
然猶遠離貪等故其心得清淨白法
所成相者謂如是自性清淨心為一
切白法所依即一切白淨法而成
其性如說須弥山衆寶所依即以衆
寶而合成故云何異名頌曰

至於成佛位 不名菩提心 名為阿羅訶
淨我樂常度 此心性明潔 與法界同體
如來依此心 說不思議法

復次此菩提心永離一切客塵過惡
不離一切功德成就得四種最上波
羅蜜名如來法身如說世尊如來法
身即是常波羅蜜樂波羅蜜我波羅

塞淨波羅塞如來法身即是客塵煩惱所染自性清淨心差別名字又如說舍利弗此清淨法性即是法界我作此自性清淨心說不思議法云何無差別頌曰

法身衆生中 本無差別相 無作無初盡
亦無有染濁 法空智所知 無相聖所行
一切法依止 斷常皆悉離

復次此菩提心在於一切衆生身中有十種無差別相所謂無作以無為故無初以無起故無盡以無滅故無染濁以自性清淨故性空智所知以一切法無我一味相故無形相以無諸根故聖所行以是佛大聖境界故一切法所依以染淨諸法所依止故非常以是難染非常法性故非斷以是清淨非斷法性故云何分位頌曰
不淨衆生界 染中淨菩薩 最極清淨者
是說為如來

復次此菩提心無差別相故不淨位中名衆生界於染淨位名為菩薩最清淨位說名如來如說舍利弗即此法身為本際無邊煩惱藏所纏從無

始來生死趣中生滅流轉說名衆生
界復次舍利弗即此法身歟雖生死
漂流之苦捨於一切諸欲境界於十
波羅密及八万四千法門中為求菩
提而修諸行說名菩薩復次舍利弗
即此法身解脫一切煩惱藏遠離一
切苦永除一切煩惱隨煩惱垢清淨
極清淨最極清淨住於法性至一切
衆生所觀察地盡一切所知之地昇
無二丈夫處得無障身無所著一切
法自在力說名如來應正等覺是故
舍利弗衆生界不異法身法身不異
衆生界衆生界即是法身法身即是
衆生界此但名異非義有別云何無
染頌曰

譬如明淨日 為雲之所翳 煩惱雲若除
法身日明顯

此復云何於不淨位中現有無量諸
煩惱而不為染譬如日輪為雲所覆
而性常清淨此心亦尔彼縛煩惱但
為客故云何常恒頌曰

譬如劫盡火 不能燒虛空 如是老病死
不能燒法界 如一切世間 依虛空起盡

諸根亦如是 依無為生滅

復次云何於此現有生老死而言是常譬如虛空雖劫災火起不能為害法界亦亦是故經言世尊生死者但隨俗說有世尊死者諸根隱沒生者諸根新起非如來藏有生老死若沒若起世尊如來藏過有為相寂靜常住不變不斷故云何相應頌曰

如光明熱色 與燈無異相 如是諸佛法
於法性亦然 煩惱性相離 空彼客煩惱
淨法常相應 不空無垢法

復次云何未成正覺而言於此佛法相應譬如光明熱色等與燈無有異相諸佛法於法身亦如是如說舍利弗諸佛法身有功德法譬如燈有光明熱色不離不脫摩尼寶珠光色形狀亦復如是舍利弗如來所說諸佛法身智功德法不離不脫者所謂過恒河沙如來法也復次如說有二種如來藏空智何等為二所謂空如來藏一切煩惱若離若脫智不空如來藏過恒河沙不思議諸佛法不離不脫智云何不作義利頌曰

煩惱截纏覆 不能益衆生 如蓮花未開
如金在糞中 亦如月盛滿 阿脩羅所蝕
復次衆生法身即與如是功德相應
何故無有如來德用應知此如蓮未
開諸惡見業共包裹故如金墮廁在
於覺觀糞穢中故如滿月被蝕我慢
羅睺所執取故如池水被濁貪欲塵
土所混雜故如金山被翳瞋恚泥垢
所封著故如虛空被覆癡愚重雲之
所蔽故如日未出在無明習氣地中
故如世界未成在六塵水大藏中故
如雲無雨相連緣現前故惣為頌曰
如蓮金等未開顯 佛體客塵翳尸然
是時功德不自益 反此則能為大利
云何作義剎頌曰

如池無垢濁 如蓮大開敷 亦如上真金
洗除衆糞穢 如虛空清淨 朗月星圍繞
離欲解脫時 功德亦如是 譬如日明現
威光遍世間 如地生衆穀 如海出衆寶
如是益衆生 令從諸有脫 了知諸有性
而起於大悲 若盡若不盡 斯皆無所著
佛心如大雲 住於實際空 三昧惣持法
甘雨隨時降 一切諸善苗 因此而生長

此偈中義與前相反應知則是清淨
法身遠離客塵衆患故成就自性功
德故誼斯法者則名如來應正等覺
於常住寂靜清涼不思議涅槃界恒
受安樂為一切衆生之所歸仰云何
一性頌曰

此即是法身 亦即是如來 如是亦即是
聖諦第一義 涅槃不異佛 猶如冷即水
功德不相離 故無異涅槃

若如來法身異涅槃者經中不應作
如是說如彼頌曰

衆生界清淨 應知即法身 法身即涅槃
涅槃即如來

復次如有經言世尊即此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名涅槃界即此涅槃界
名如來法身世尊無異如來無異法
身言如來者即法身也

復次應知此亦不異苦滅諦是故經
言非以苦壞名苦滅諦言苦滅者以
從本已來無作無起無生無滅無盡
離盡常恒不變無有斷絕自性清淨
遠離一切煩惱藏具足過恒河沙不
離不脫智不思議諸佛法是故說名

如來法身世尊即此如來法身未離
煩惱藏說名如來藏世尊如來藏智
是如來空智世尊如來藏者一切聲
聞獨覺本所不見本所不證唯佛世
尊永壞一切煩惱藏具修一切苦滅
道之所證得是故當知佛與涅槃無
有差別譬如冷觸不異於水復次應
知唯有一乘道若不念者異此應有
餘涅槃故同一法界豈有下劣涅槃
勝妙涅槃耶亦不可言由下中上勝
劣諸因而得一果以現見因差別果
亦差別故是故經言世尊實無勝劣
差別法證得涅槃世尊平等諸法證
於涅槃世尊平等智平等解脫平等
解脫見證得涅槃是故世尊涅槃界
者名為一味所謂平等味解脫味也
大乘法界無差別論

此論丹藏與國宋二藏不同此則丹
本有五字四句二十四頌間按七言
一偈離為十二段段各釋吾祖賢
首疏所釋者此本也按彼國宋兩本

有七字四句二十偈一舉並出後方次第釋之其初偈曰法界不生亦不滅無老病死無蘊過由彼發勝菩提心是故我今稽首礼者是也今接開元錄及賢首疏並以此論為單譯而國宋兩本與此丹本文雖有異義則無殊必是開元之後後代重譯也但未詳何代何人之譯此須待勘二藏直以彼為提雲般若譯者錯耳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法華經卷第四 華嚴會集

緣生論

命

聖者轉楞迦造

大隋南印度三藏達磨笈多譯

從一生於三 從三轉生六 六二二更六
從六亦生六 從六有於三 此三復有三
三復生於四 四復生於三 從三生於一
彼一復生七 於中所有苦 半屈說皆攝
十二種差別 善淨說為空 緣生分力故
應知十二法 無智與業識 名色根三和
知渴及以取 集出熟後邊 初八九煩惱
第二第十業 餘七皆是苦 三攝十二法
初二過去 後二未來時 餘八是現在
此謂三時法 惱起業感報 報還生煩惱
煩惱復生業 亦由業有報 離惱何有業
業壞亦無報 無報則離惱 此三各自滅
五分因生果 名為煩惱業 七分以為果
七種苦應念 因中空無果 因中亦無因
果中空無因 果中亦无果 因果二俱空
智者與相應 梵本一偈今為一偈半

世中四種分 因果合故有 煩惱業果合
念欲為六分 有節所攝故 二節及三略
因果雜為節 三四節惣略 二二三三二

苦時有五法 作者胎境界 發轉生流行
迷惑發起果 報流果為二 相應根分中
一二三二分 執惱貧乏果 轉出津液果
相應他分中 二二二一法 此有十二種
等力緣自生 無衆生無命 無動以慧知
無我無我所 無我無我因 四種無智空
餘分亦如是 斷常二邊離 此即是中道
若覺已成就 覺體是諸佛 覺已於衆中
仙聖說無我 曾於城喻經 導師說此義
迦耨延經說 正見及空見 破邏見惑經釋名也
亦說殊勝空 緣生若正知 彼知空相應
緣生若不知 亦不知彼空 於空若起慢
則不厭受衆 若有彼無見 則迷緣生義
緣生不迷故 難慢彼知空 及厭受衆故
不迷業果合 業作緣續生 亦非不緣此
空緣當有此 業報受用具 十二分差別
前已說緣生 彼煩惱業苦 三中如法攝
三中生於二 二中生於七 七中復生三
有輪如是轉 因果諸生世 無別有衆生
唯是於空法 還自生空法 藉緣生煩惱
藉緣亦生業 藉緣亦生報 無一不有緣
誦燈印鏡音 日光種子酢 衆續不超到
智應觀彼二

緣生三十論本竟

緣生三十論我當隨順次第解釋

從一生於三從三轉生六六二二更六從六亦生六

從一生於三者一謂無智此無智者說名無明於苦集滅道中不覺知故名為无智由無智故則有福非福不動說名三行及身行口行心行等從其轉生從三轉生六者從彼三行生六識身所謂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六二者彼六識身轉生二種所謂名色二更六者名色二種轉生六入所謂眼入耳入鼻入舌入身入意入從六亦生六者從彼六入轉生六觸所謂眼觸耳觸鼻觸舌觸身觸意觸

從六有於三此三復有二三復生於四四復生於三

從六有於三者從彼六觸轉生三受所謂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此三復有三者還從彼等三受轉生三種渴愛所謂欲渴愛有渴愛無有渴愛三復生於四者從彼三種渴愛轉生四

取所謂欲取見取戒苦行取我語取
四復生於三者從彼四取轉生三有
所謂欲有色有無色有

從三生於一彼一復生七於中所有苦
半居說皆攝

從三生於一者還以彼等三有作緣
生當來一種生彼一復生七者還從
彼一當有老死憂悲苦惱困等七種
於中所有苦半居說皆攝者於中無
明為始因為終无量種苦世尊略說
皆此所攝

十二種差別善淨說為空緣生分力故
應知十二法

十二種差別善淨說為空者此無智
等各別不雜有十二分又彼皆自性
空應當正見如此所說唯是空法自
生空法緣生分力故應知十二法者
若以次第生分力故彼十二法如是
應知彼中迷惑相者是無明彼行句
處積集當有相者是行彼識句處次
受生分轉出相者是識彼名色句處
名身色身和合相者是名色彼六入
句處相安置相者是六入彼觸句處

眼色識共聚相者是觸彼受句處愛
不愛受用相者是受彼渴愛句處無
厭足相者是渴愛彼取句處執持攝
取相者是取彼有句處名身色身相者
是有彼生句處五眾出生相者是生
彼老句處成熟相者是老彼死句處
命根斷者是死彼憂句處高舉相者
是憂彼悲句處哭聲者是悲彼苦句
處身燒熱相者是苦彼惱句處心逼
惱相者是惱彼因句處極疲乏相者
是困

無智與業識 名色根三和 知渴及以取
集出熟後邊

於中無智者是無明業者是行識者是
解名色者是五眾總聚根者是入三
和者是觸知者是受渴者是渴愛取
者是執持集者是有出者是生熟者
是老後邊者是死

又此等差別相攝我當次第說之於
中業煩惱報差別

初八九煩惱 第二第十業 餘七皆是苦
三攝十二法

三煩惱者無明渴愛取二業者行有

七報者識名色六入觸受生老死等
此十二法三種所攝

又時差別

初二是過去後二未來時餘八是現在
此謂三時法

無明行初二種過去時中生老死後
二種未來時中識名色六入觸受渴
愛取有八種現在時中
又此等各各次第相生

惱起業感報報還生煩惱煩惱復生業
亦由業有報

煩惱業報三種如前所說由彼煩惱
故有業由業故有報還由報故有煩
惱由煩惱故有業由業故有報

問曰由煩惱盡各各寂滅其義云何
答曰

離惱何有業業壞亦無報無報則離惱
此三各自滅

若其此心無煩惱染則不集業若不
作業則不受報若滅報者亦不生煩
惱如是此三各各自滅

又此等有因果分

五分曰生果名為煩惱業七分以為果

七種苦應念

五種因名為煩惱業者如前所說無明行渴愛取有是也七種果轉生者亦如前所說七種苦所謂識名色六入觸受生老死是也又此因果二種空因中空無果 因中亦無因 果中空無因果中亦無果 因果二俱空 智者與相應梵本本一偈今為一偈半

若此所說因果二種於中若因空果果亦空因如是因亦空因果亦空果於此四際當與相應又此更有別分

世中四種分因果合故有煩惱業果合念欲為六分

世中四種分因果合故有者

道中五種因及七種果和合故慙略為四種次第有四種分於中無明行過去時中二法為第一分識名色六入觸受現在時中為第二分渴愛取有亦是現在時中為第三分生老死未來時中二法為第四分此謂四種分也煩惱業果合念欲為六分者煩惱業報三種和合以次第故於二根

本有六種分於中無明所攝乃至受以無明為根渴愛所攝乃至老死以渴愛為根無明根中無明是煩惱分行是業分識名色六入觸受是報分渴愛根中渴愛取是煩惱分有是業分生老死是報分

又節分惣略

有節所攝故二節及三略 因果雜為節三四節惣略

有節為本發起二節所謂有生兩間為第一節行識兩間是第二節此二並為業果節受渴愛中因果共雜是第三節此之三節復為四種惣略無明行二種是第一惣略識名色六入觸受五種是第二惣略渴愛取有三種是第三惣略生老死二種是第四惣略此謂三節及四惣略

又此等法中住時差別

二二三三二苦時有五法 作者胎境界發轉生流行

二二法者無明行說為二種識名色說為二種三三者六入觸受說為三種渴愛取有說為三種又二者生老

死說為二種此等五法是苦時中作者胎藏境界發轉出生於中流行如數當知於中無明行二種說為苦時中作者應如是見識名色二種說為苦時中胎藏應如是見六入觸受三種說為苦時中境界渴愛取有三種說為苦時中發轉生老死二種說為苦時中出生

又果差別

迷惑發起果 報流果為二相應根分中
一二三三分

如前所說此無明根及渴愛根於無明根第一分中迷惑發起報流名四種果一二三三數分之中隨其次第當與相應於中無明是迷惑果行是發起果識名色六入是報果觸受是津流果復有餘殘果

熱惱貪之果 轉出津流果 相應他分中
二二二一法

如前所說第二渴愛根分中熱惱貪之轉生津流果等隨其數分二二一一於此法中當與相應於中渴愛取是熱惱果有是貪之果生是轉出果

老死是津流果如是此等則有八果
此有十二種等力緣自生無衆生無命
無動以慧知

如是無明為初老死為邊有十二分
平等勝故各各緣生而無衆生無壽
命無動作以慧應知於中無衆生者
以不牢固故無壽命者以无我故無
動作者以無作者故

無我無我所无我无我因 四種無智空
餘分亦如是

於無我中無智无我所中無智无我
中无智無我因中無智此中以無我
故四種无智空如四種次第无智空
如是行等餘分亦皆是空應當知之
斷常二邊離此即是中道若覺已成就
覺體是諸佛

有是常攝無是斷攝如此二邊彼作
緣彼處彼處諸有轉生離此二邊即
是中道若無智諸外道則墮於邊若
已覺悟諸佛世尊則為覺體於此世
間獨能成就餘人悉無此義

覺已於衆中 仙聖說無我曾於城喻經
導師說此義

彼亦是此中道覺已於諸衆中佛說
無我所謂比丘有我我所小兒凡夫
無聞之類順墮假名於中無復我及
我所比丘生時但苦生滅時但苦滅
如城喻經中導師已說此義又

迦梅延經說正見及空見破邏具臆經

張翕名也

亦說殊勝空

此等三經及以餘處如是之相世尊
已說彼亦是此

緣生若正知彼知空相應緣生若不知
亦不知彼空

於前所說緣生若有正知彼知無異
彼復何知謂知於空緣生若不知亦
不知彼空者於此緣生若其不知亦
於彼空不能解入應當知之

於空若起憊則不厭受衆者若起空
則迷緣生義

於空若起憊則不厭受衆者若起空
憊則於五受衆中不生厭離若有彼
無見則迷緣生義者若復由於無見
迷此緣生義故則於四種見中隨取
何見一者斷見二者常見三者自在
化語四者唯依宿世所作

緣生不迷故離慢彼知空及厭受衆故
不迷業果合

緣生不迷故離慢彼知空者於前所
說各各緣生中若無迷心及於攝取
我我所中若得離慢彼則如法能入
於空及厭受衆故不迷業果合者五
受衆中攝取我我所故則遍世間輪
轉不息於彼受衆起厭離故於此業
果相續則無顛倒亦不迷惑

又問此義云何

業作緣續生亦非不緣此空緣當有此
業報受用具

業作緣續生亦非不緣此者煩惱業
漆如前所說彼以如是淨不淨業推
遣衆生傍及上下相續而生若非此
業則不作緣若不然者則未作竟而
來及已作竟而失

來謂業未作竟其果即來
失謂業已作竟其果便失

空緣當有此業報受用具者若由此
等淨不淨業有報受用則自性是空
本無有我作緣發生彼自性空亦應當
知彼義今更略說

十二分差別前已說緣生彼煩惱業苦
三中如法攝

無明為初老死為邊是十二分緣生差別如前所說彼中三是煩惱二是業七是苦皆已攝入

三中生於二二中生於七七中復生三有輪如是轉

無明渴愛取三種所生行有二種彼二所生識名色六入觸受生老死七分彼七分中如前所說還生三種彼三復二其二更七是故二種次第不斷此之有輪如是普轉

因果諸生世無別有衆生唯是於空法還自生空法

因果諸生世無別有衆生者無明行渴愛取有五種名因識名色六入觸受生老死七種名果此等所有普遍世間若我若衆生若壽若生者若丈夫若人若作者是等為首次第分別其唯虛誑應當知之彼云何生唯是於空法還自生空法謂自性空中假名煩惱業果唯有別空假名煩惱業果法生此是其義

藉緣生煩惱藉緣亦生業藉緣亦生報無一不有緣

若有煩惱則有種種无量種業及種種業所生果報彼皆共因共緣應當知之無有一處無因緣者

又為明彼義今更說譬喻

誦燈印鏡音 日光種子酢 衆續不超到智應觀彼二

如誦有教誦者受誦者所有教誦不
到受誦何以故教誦者仍安住故其
教誦者亦不相續何以故自不生故
如燈次第生非是初燈超到亦非第
二無因而生如是印與像二種面與
鏡二種音與響二種日與火二種種
子與芽二種酢與舌涎二種此等所
有皆不超到亦非不生亦非無因而
生彼二種五受衆相續到時非是初
受衆超到而第二受衆亦非不生亦
非無因而生智者於此受衆相續不
超而次第到應當正觀

又外內受用俱有十種皆應當見於
中外十種者一者非常故二者非斷
故三者不超到故四者無中間故五
者非彼體故六者非別異故七者無
作者故八者非無因故九者念念空

故十者同類果相繫故彼外所有種子滅無餘故非常芽出生故非斷種子滅無餘已其芽本無今有生故不超到彼所相續無有斷絕因果相繫故無中間種子芽差別故非彼體從彼出生故非別異因緣和合故無作者種子為因故非無因種子芽莖枝葉花果等傳傳相生故念念空甜酢鹹苦辛澀隨因差別果轉出故同類果相繫於中內十種者一者死邊受衆滅無餘故非常二者得次生分受衆故非斷三者死邊受衆滅無餘已次生分受衆本無今有生故不超到四者受衆相續無有斷絕因果相繫故無中間五者死邊次生分受衆差別故非彼體六者從彼出生故非別異七者因緣和合故無作者八者煩惱業為因故非無因九者迦羅邏頽浮陀算尸伽那奢佉出胎嬰孩童子少年長宿等傳傳相生故念念空十者善不善熏隨因差別果轉出故同類果相繫

又有三偈

如燈炎轉生 識身亦如是 先際與後際
亦無有聚集 無生亦有生 破壞無相著
生已亦無住 而此作業轉 若於彼緣生
而能觀知空 為其施設教 彼亦是中道
於中無明行渴愛取有是為集諦 識
名色六入觸受生老死是為苦諦 彼
等十二分滅是為滅諦 若於緣生如
實能知是為道諦

緣生論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緣生論

第十六張

命

提婆菩薩釋楞伽經中外道小乘涅槃論命

提婆菩薩造

後魏北印度三藏菩提流支 譯

問曰何者外道所謂涅槃

答曰外道所說涅槃有二十種是諸外道等虛妄分別如是等因能生六道如來為遮是等邪見故說涅槃因果正義何等二十一者小乘外道論師二者方論師三者風論師四者遠陀論師五者伊闍那論師六者裸形外道論師七者毗世師論師八者苦行論師九者女人眷屬論師十者行苦行論師十一者淨眼論師十二者摩陀羅論師十三者尼犍子論師十四者僧伽論師十五者摩醯首羅論師十六者無因論師十七者時論師十八者服水論師十九者口力論師二十者本生安荼論師 問曰何者外道說諸受陰盡如燈火滅種壞風止名涅槃 答曰第一小乘外道論師說 問曰何等外道說方名涅槃 答曰第二外道方論師說取初生諸

方從諸方生世間人從人生天地天地滅沒還入彼處名為涅槃是故方論師說方是常名涅槃因 問曰何等外道說風為涅槃因 答曰第三外道風仙論師說風能生長命物能煞命物風造万物能壞万物名風為涅槃是故風仙論師說風為常是涅槃因 問曰何等外道說梵天是涅槃因 答曰第四外道園陀論師說從那羅延天脍中生大蓮華從蓮華生梵天祖公彼梵天作一切命無命物從梵天口中生婆羅門兩臂中生剎利兩臂中生毗舍從兩脚跟生首陀一切大地是修福德戒場生一切華草以為供養化作山野禽獸人中猪羊驢馬等於界場中煞害供養梵天得生彼處名涅槃是故園陀論師說梵天名常是涅槃因 問曰何等外道說不見分別見常無常是涅槃 答曰第五外道伊闍那論師眷屬作如是說伊闍那論師尊者形相不可見遍一切處以無形相而能生諸有命無命一切萬物名為涅槃是故伊

賒那論師眷屬作如是說伊賒那是
常名涅槃因 問曰何等外道分別
見種種異相名涅槃 答曰第六偈
形外道論師說 問曰何等外道說
見一切法自相同相名涅槃 答曰
第七外道毗世師論師作如是說謂
地水火風虛空微塵物功德業勝等
十種法常故和合而生一切世間知
無知物從二微塵次第生一切法無
彼者無和合者無和合者即是離散
散者即是涅槃是故毗世師論師說
微塵是常能生一切物是涅槃因
問曰何等外道說身盡福德盡名為
涅槃 答曰第八苦行論師說
問曰何等外道說自性人命轉變名
涅槃 答曰第九外道女人眷屬論
師說摩醯首羅作八女人一名阿提
儼二名提儼三名蘇羅婆四名毗那
多五名迦毗羅六名摩菟七名伊羅
八名歌頭阿提儼生諸天提儼作阿
修羅蘇羅婆生諸龍毗那多生諸鳥
迦毗羅生四足摩菟生人伊羅生一
切穀子歌頭生一切蛇蝎蚊虻蠅蚤

蚰蜒百足等如是知者名為涅槃是
故女人眷屬論師說女人是常名涅
槃因 問曰何等外道說罪福盡德
亦盡故名涅槃 答曰第十外道行
苦行論師說 問曰何等外道說煩
惱盡故依智名涅槃 答曰第十一
外道淨眼論師作如是說 問曰何
等外道說見自在天造作衆生名
涅槃 答曰第十二外道摩陀羅論
師言那羅延論師說我造一切物我
於一切衆生中最勝我生一切世間
有命無命物我是一切山中大須弥
山王我是一切水中大海我是一切
藥中穀我是一切仙人中迦毗羅
王若人至心以水草華果供養我我
不失彼人彼人不失我摩陀羅論師
說那羅延論師言一切物從我作生
還沒彼處名為涅槃是故名常是涅
槃因 問曰何等外道說衆生遍共
因生名涅槃 答曰第十三外道
毘子論師作如是說初生一男共一
女彼二和合能生一切有命無命等
物後時離散還沒彼處名為涅槃是

故居捷子論師說男女和合生一切物名涅槃因 問曰何等外道說證諦道名涅槃因 答曰第十四外道僧伽論師說二十五諦自性因生諸衆生是涅槃因自性是常故從自性生大從大生意從意生智從智生五分從五分生五知根從五知根生五業根從五業根生五大是故論中說隨何等何等性修行二十五諦如實知從自性生還入自性能離一切生死得涅槃如是從自性生一切衆生是故外道僧伽說自性是常能生諸法是涅槃因 問曰何等外道說有作所作而共和合名涅槃 答曰第十五外道摩醯首羅論師作如是說果是都羅延所作梵天是因摩醯首羅一體三分所謂梵天都羅延摩醯首羅地是依處地主是摩醯首羅天於三界中所有的一切命非命物皆是摩醯首羅天生摩醯首羅身者虛空是頭地是身水是尿山是糞一切衆生是腹中虫風是命火是煖罪福是業是八種是摩醯首羅身自在天是生

滅因一切從自在天生從自在天滅
名為涅槃是故摩醯首羅論師說自
在天常生一切物是涅槃因 問曰
何等外道說一切物自然而生名涅槃
答曰第十六外道無因論師作如是
說無因無緣生一切物無染因無淨
因我論中說如棘刺針無人作孔雀
等種種盡色皆無人作自然而有不
從因生名為涅槃是故無因論師說
自然是常生一切物是涅槃因

問曰何等外道說諸物皆是時作名
涅槃 答曰第十七外道時散論師作
如是說時熟一切大時作一切物時散
一切物是故我論中說如被百箭射
時不到不死時到則小草觸即死一切
物時生一切物時熟一切物時滅時不
可過是故時論師說時是常生一切物
名涅槃因 問曰何等外道說見有物
名涅槃 答曰第十八外道服水論師
作如是說水是万物根本水能生天
地生有命無命一切物下至阿鼻地
獄上至阿迦尼吒天皆水為主水能
主物水能壞物名為涅槃是故外道

服水論師說水是常名涅槃因

問曰何等外道說見無物名涅槃因
答曰第十九外道口力論師說虛空
是万物因最初生虛空從虛空生風
從風生火從火生燄燄生水水即凍
凌堅作地從地生種種藥草從種種
藥草生五穀從五穀生命是故我論
中說命者是食後時還沒虛空名涅
槃是故外道口力論師說虛空是常
名涅槃因 問曰何等外道說見有
無物是涅槃因 答曰第二十外道
本生安荼論師說本無日月星辰虛
空及地唯有大水時大安荼生如雞
子周匝金色時熟破為二段一段在
上作天一段在下作地彼二中間生
梵天名一切衆生祖公作一切有命
無命物如有命無命等物散沒彼
處名涅槃是故外道安荼論師說大
安荼出生梵天是常名涅槃因

提婆菩薩釋楞伽經中外道小乘涅槃論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解捲論一卷

命

陳那菩薩造

陳西印度三藏真諦譯

三界者難以言名為體由強分別非實有法故不得真由簡擇門諸法自性為生不顛倒智故立此論

於藤起地知 見藤則無境

昏昧時中在非遠處於藤色形見似地相為境所誑未見差別謂彼是地生決定解若見藤異相不如分別故虛妄生故昔解但是亂知則無有境若見藤分已 藤知如地知

若分分思量析此藤境藤體不可得若無體此藤知如地知但是亂知於藤諸分中亦如是思量分析體相不可得故此知緣藤及藤分悉是亂知一切假名類 簡擇自性時 假名從他起乃至俗知境

依分分析觀察藤等不見自體故如地知此藤等知但是亂知實無有境一切假名有法餅衣人等若觀瓦等諸分乃至俗智境在及取後分此中

餅等假名從他而起寂後無分析難
顯離皆無一切假名類寂後分無分
析唯一隣虛若離一大餘大及一大
並不可顯現無有體故如兔角等其
異云何隣虛者不可立為一物若有
物必有方異猶如餅等餅等諸物是
世間有有六方異是故有分不成一物
若隣虛是有應有六方則是有分不
成一物若不成一物則為多物所成
與餅不異亦無實體

智人於俗境 勿起真實意

由此三界唯有散乱若智人欲求解
脫不應起真實計問曰有乱識答若
汝言我信餅等外物自性不可得故
但有分別乱識緣無境起何以故幻
化人乾闥婆城等實非有乱識似幻
等起而非無是義不然以不成就故
云何不成就如所見不如是有故此
乱識似無物由物無體云何識得有
如所緣塵自性能緣自性亦如是所
緣塵既无此乱識不能自起由他功
力他既不成起義何在以是義故乱
識有義云何得立於世間無如此法

種子等生因若無所生芽等果是有則无是處是故說幻化等譬亦不可立一切假名物若細心思量智人欲等惑能除如蛇怖

猶如是說已識三界但假名除餅等塵識習微細心如世間所立餅衣等物由假名有約世俗心不違此事後為遣此俗心方起簡擇心但見唯有乱識無有外塵此乱識因不成就故似無物故體則不成就内外既無所有得會法空一切分別所作欲等諸惑智人易除譬如於藤妄起蛇想而生怖畏若見差別定知是藤能除蛇怖由思量能起欲等諸塵自性速易能滅欲等惑妄亦復如是

智人不違世隨說世間法若欲滅惑障依真應觀察

如世間餅衣等物信有不違或說亦他如此智人先隨此事後若求解脫應修真理簡擇世法自性若如理簡擇現起惑滅未起不生是立論用解捲論一卷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乘百法明門論本事分中略錄名數命

天親菩薩造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如世尊言一切法無我何等一切法
云何為無我一切法者略有五種一
者心法二者心所有法三者色法四
者心不相應行法五者無為法一切
寂勝故與此相應故二所現影故三
分位差別故四所顯示故如是次第
第一心法略有八種一眼識二耳識
三鼻識四舌識五身識六意識七末
那識八阿賴耶識

第二心所有法略有五十一種分為
六位一遍行有五二別境有五三善
有十一四煩惱有六五隨煩惱有二
十六不定有四一遍行五者一作意
二觸三受四想五思二別境五者一
欲二勝解三念四定五慧三善十一
者一信二精進三慤四愧五無貪六
無瞋七無癡八輕安九不放逸十行
捨十一不害四煩惱六者一貪二瞋
三慢四无明五疑六不正見五隨煩

慙二十者一念二恨三慙四覆五誑
六諂七憍八害九嫉十慳十一無慙
十二無愧十三不信十四慳怠十五
放逸十六憒沉十七掉舉十八失念
十九不正知二十散亂六不定四者
一睡眠二惡作三尋四伺

第三色法略有十一種一眼二耳三
鼻四舌五身六色七聲八香九味十
觸十一法處所攝色

第四心不相應行法略有二十四種
一得二命根三衆同分四異生性五
無想定六滅盡定七無想報八名身
九句身十文身十一生十二老十三
住十四無常十五流轉十六定異十
七相應十八勢速十九次第二十方
二十一時二十二數二十三和合性
二十四不和合性

第五無為法者略有六種一虛空無
為二擇滅無為三非擇滅無為四不
動滅無為五想受滅無為六真如
無為

言無我者略有二種一補特伽羅無
我二法無我

大乘百法明門論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百法明門論

第三卷 命

提婆菩薩破楞伽經中外道小乘四宗論命

提婆菩薩造

後魏北印度三藏菩提流支譯

問曰外道所立四宗法非佛法者何
者是答曰謂一異俱不俱 問曰云
何言一異俱不俱答曰有諸外道言
一切法一有諸外道言一切法異有
諸外道言一切法俱有諸外道言一
切法不俱是諸外道於虛妄法中文
各執著以為實有物故 問曰何等
外道說一切法一答曰言一切法一
者外道僧佉論師說言一切法異者
外道毘世師論師說言一切法俱者
外道尼犍子論師說言一切法不俱
者外道若提子論師說 問曰云何
僧佉人說一切法一答曰僧佉外道
言我覺二法是一何以故二相差別
不可得故 問曰云何二相差別不
可得答曰如牛馬異法二相差別可
見可取言此是牛此是馬而我離覺
我不可得離我覺不可得如我經中
說我覺體相如火與熱二法差別不

可得 問曰云何差別不可得答曰
彼法不可說異故譬如白疊不可說
言此是白此是疊二法差別如白疊
一切法因果亦如是 問曰云何毗
世師外道說一切法異答曰所言異
者我與覺異何以故以說異法

問曰云何名說異法答曰如說此是
白此是疊此是天德此是天德疊我
與覺異亦如是此是我此是智故
問曰有何差別彼法不可說一答曰
譬如白疊此是白此是疊如是一切
因果各異不可說一故 問曰云何
居軋子說一切法俱答曰言一切法
俱者如我與覺不可說一不可說異
復有異義可說一可說異故 問曰
云何不一不異亦一亦異答曰如我
與命用相有異方便異故言如貪瞋
癡等得言有異譬如燈明得說言一
得說言異以有此有彼无此無彼得
言一燈異處明異處故得言異如燈
明因果白疊一切法亦如是亦得說
一亦得說異故言俱也 問曰云何
若提子外道說一切法不俱答曰不

俱者謂一切法不可說一不可說異以二邊見過故以說一異俱論師等皆有過失故智者不立如是三法一問曰云何過失答曰若離白別無疊者白滅疊亦應滅若異白更有疊者應有疊非白有白非疊是故一異俱等法我俱不立雖然一異俱等一切法不可得言無答曰此諸外道虛妄分別是邪見相非是智相皆是不善此義云何又一等法虛妄分別以不得言即彼法彼法一不得言餅餅一以餅即是餅故亦不得異法異法一以不得言餅共疊一以餅相異疊相異以異法離異法異法不得一不得異以異法不成異法以異法不得言異法若二法說一說異彼二法應說一應說異若不說一不說異者此是虛妄分別若彼二法是一者不得言彼法是異若無二者云何言一以彼法相待成故依世諦虛妄分別第一義諦中無彼外道虛妄分別戲論過故此是惣答四種外道邪見之相自此已下別答四義如是一一觀察迦毗

羅憂樓佉等外道虛妄分別義不成
就此義云何言一切法一者此義不
然以滅應滅不滅不應滅俱滅俱不
滅此義云何汝向說我與覺相差別
不可得如白疊我破此義何以故以
此義不與諸經論相應故汝說諸法
差別不可得者此義不然如手爪彼
法二相差別不可得故此明何義如
爪指掌名之爲手若異此法手不可
得如是白疊一不可得何以故無異
法故我覺一不可得如是白疊一不
可得如手與拍掌若此滅者彼亦應
滅此義云何若白滅者疊應滅故如
截手即截拍掌汝意若謂白滅疊不
滅者此義不然若疊不滅白亦不應
滅如截於手指掌應在如截拍掌手
亦應在故汝意若謂青黃赤等唯滅
白色不滅疊者云何言一若不尔者
青黃赤等色不應滅不尔疊不滅者
青黃白等色亦不應滅 問曰我青
黃赤等覆白色而不滅白此義云何
答曰疊亦如是覆疊而不滅疊又此
義不然洗疊已還見白色故疊亦如

是覆疊不滅疊是故白即是疊疊即
是白若疊滅者青黃赤白等色云何
見若汝意謂白滅覆非滅疊應滅覆
疊不應滅白若尔有法滅覆有法不
滅不覆云何言一是故一義不成已
答外道僧佉論師一切法一竟
問曰迦那陀外道論師言一切法異
者我與覺異以說異法故此是我此
是覺如白疊此是白此是疊故答曰
此義不然以無譬喻故如人說言此
是手此是指掌彼人雖說此語不能
說異法是故不得言我覺異如白疊
以見世間有二種差別故一者相二
者處相差別者色香味觸不異相有
異相故處差別者如穀豆等有白疊
不異相有差別如彼色香味觸若不
尔者有四種過此義云何白滅疊亦
滅如彼色香味觸譬如火和合燒餅
成赤色已又為青色香味亦尔若不
尔者色香味觸亦不應滅如彼白疊
異不可得若白滅者疊亦應滅疊不
滅者白亦不應滅 問曰此義不然
依彼法有此法譬如畫壁依壁有畫

壁滅盡亦滅盡滅壁不滅我白滅疊
不滅義亦如是答曰汝此譬喻事不
相似壁是先有盡是後作而彼白疊
起無前後不可得言此白先有疊是
後作已答外道衛世師論師一切法
異義竟 問曰尼捷子外道論師言
一切法俱迦毗羅等論師皆有過失
以說一異故是故我說俱而不俱譬
如燈明有此有彼有彼有此無此无
彼無彼无此如有燈有明有明有燈
无燈無明无明無燈異者能照所照
以燈異處明異處是故說異如我覺
白疊等亦得說一亦得說異譬如白
於疊中別處不可得言此是白此是
疊如世間此是牛此是馬等白疊不
亦是故我不說異亦不說一若一者
白滅疊應滅又若一者亦不應說亦
疊黑疊等是故我言得說一得說異
此義云何答曰此義不然如向說僧
佉毗世師等過失與此無異以何等
義僧佉一如向說以何等義毗世師
異如向說云何向說如向說言燈明
一者燈即是明明即是燈此唯有別

數而無別義若尔燈亦應明明亦應燈若此二法一者云何異處如手與拍掌無差別脚手有差別手指掌无差別若一者云何言異是故不得言一言異此一異義不成已答外道屈捷子論師一切法俱竟 問曰若提子論師言僧佉等論師說一切法一異俱皆有過失我若提子不說一切法一異俱如我論中不許此義唯許不俱是故我無僧佉等過失雖然不得說言無不俱此義云何答曰此義不然以無譬喻故以无譬喻者我說世諦有如是法第一義諦中無如是相是故此成我所說義此明何義以无彼法即无此法無彼法體亦无此法體以此法不成彼法彼法不成此法以此法畢竟非彼法彼法亦畢竟非此法以白非疊以疊非白以滅不應滅以一者即白是疊疊即是白不尔者滅是滅不滅者不滅若尔云何虚妄分別彼法是一異俱不俱若尔疊亦應非疊非不疊白亦應非白非不白以疊即是疊白即是白是故疊

非疊白非白是故非白不得白如是
一異俱不俱皆是虛妄分別唯有言
說無有實義如是我覺因果等義六
如是故已答外道若提子論師一切
法不俱竟

提婆菩薩破楞伽經中外道小乘四宗論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提婆破四宗論

男誦 命

十二因緣論一卷

命

淨意菩薩造

後魏北印度三藏菩提流支譯

歸命牟尼尊妙法比丘僧略作因緣論
為義顯現故牟尼所演說十二勝上分
因緣所生法彼為三所攝煩惱業及苦
次說應當知煩惱初八九業二及以十
餘七說為苦三攝十二法從三故生二
從二故生七從七復生三
是故如輪轉一切世間法
唯因果無人但從諸空法
唯生於空法誦燈印鏡響日珠種子水
諸陰轉不轉智者善思量
有弟子成就隨所聞法堪能受持令
不忘失於如來法謂事非事及性相
等如是義中心懷疑惑為得知故問
言尊者

牟尼所演說十二勝上分因緣所生法
彼為三所攝如是等諸事今為知請問
願為我解釋除斷我疑網師見弟子意
於法生渴仰恭敬請示故即荅言汝聽
十二勝上分彼為三所攝煩惱業及苦
次說應當知是中十及二故曰為十二

以彼不異分故名為勝分如車輿分故說勝分應知

言半屋者名為寂滅亦名無分別亦名為定亦名無言說彼半屋所演宣暢辯說是名假名然彼非是大人丈夫自在定時性相所生但唯因緣所生成故彼十二分於煩惱業及以苦處三法迭乎共作因緣如拊珣案如是三處所攝應知問曰何者為煩惱何者為業何者為苦而得有此諸因緣法勝分攝成答曰於此十二勝上分中初為無明第八為愛第九為取此三勝分是煩惱所攝第二為行第十為有此二勝分是業所攝餘七勝分是苦所攝此是煩惱業苦等三攝十二分應知言餘七者謂識名色六入觸受及生老死恩愛別離怨憎合會所求不得如是等法生一切苦如是諸分於向所說煩惱業苦以為根本應知攝十二分唯有三事更無餘法一切經中但有此分更無有餘問曰已知此等諸勝分義為我解釋煩惱業苦在於何處復云何成一切諸事

答曰從三生二三是煩惱二是業謂從煩惱而生於業從二生七七者是苦謂從於業而生於苦從七生三者謂從於苦而生煩惱此說煩惱業苦三種迭相生是故生有輪轉不定所言有者所謂欲色無色界等彼中不住喻如輪轉以彼有故一切世間凡夫衆生次第上下猶如輪轉有中不定以不定故說有三處問曰彼造一切身自在衆生何者是彼作事云何 答曰偈言一切世間法唯因果無人除假說故有此是正思量彼非說性是故見作衆生不成問曰若如是者云何得從現在世間而取未來世間 答曰乃至無有一毫等法從現在世間而取未來世間是故偈言但從諸空法唯生於空法此明自我我所空謂煩惱業處此五法行性離無我應如是取 問曰若性無我法中而行性無我者今說何為證 答曰偈言誦燈印鏡響日珠種子水如是等諸喻為證可取信無自體性假名故有言現在世未來世

者如師所誦實不從師轉至弟子雖不從師轉至弟子豈可不成授弟子義可言弟子無因而得遮護妄計無因患故如是臨命終時心識不至未來世間防常患故非未來身從餘處來遮護妄計無因患故如師誦為因令弟子得彼不可說以為即是亦不可說為一向異如是臨命終時心識為因是故得生後身心識而彼心識不可說一不可說異亦不離彼亦不即彼如是從燈生燈從印生印從鏡生像從聲有響從日從珠出生於火從子生芽如安石榴菴羅果等口生涎水如是等法不名即彼不名異彼如是一切諸因緣法轉不轉事諸有智者善思量應知是中陰者所謂說色受想行識彼託生者此諸陰滅因彼滅陰後相似生然實無有一毫等法從此至彼此是世間漸次之義以是義故一切世間无常不淨苦無我等以能觀察如是事故於諸法中不生疑惑不疑惑故則不生染不生染故則不生著不生著故則不虛渴不虛渴故則不造業

以無業故則不取事不取事故不造
有為行無有為行故則不復生以不
生故無有一切身心等苦如是不造
五種因故則於彼處無七種果以無
果故名為解脫如是作故則是釋成
不生不滅不常不斷有邊无邊如是
等句於中有偈

不見無緣生決定是正義於諸寂妙事
是故不成斷於中無所減亦復無所增
應見如諦實隨狀及如彼

十二因緣論一卷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一

臨

後秦弘始年佛胞耶舍共竺佛念譯

第一分初大本經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花林窟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時諸比丘於乞食後集花林堂各共議言諸賢比丘唯無上尊為最奇特神通遠達威力弘大乃知過去無數諸佛入於涅槃斷諸結使消滅戲論又知彼佛劫數多少名号姓字所生種族其所飲食壽命脩短所更苦樂又知彼佛有如是戒有如是法有如是慧有如是解有如是住云何諸賢如來為善別法性知如是事為諸天來語乃知此事今時世尊在閑靜處天耳清淨聞諸比丘作如是議即從座起詣花林堂就座而坐今時世尊知而故問謂諸比丘汝等集此何所語議時諸比丘具以事答
今時世尊告諸比丘善哉善哉汝等以平等信出家修道諸所應行凡有二業一曰賢聖講法二曰賢聖默然

汝等所論正應如是如來神通威力
弘大盡知過去無數劫事以能善解法
性故知亦以諸天來語故知佛時頌曰
比丘集法堂講說賢聖論如來處靜室
天耳盡聞知佛日光普照分別法界義
亦知過去事三佛般泥洹名号姓種族
受生分亦知隨彼之處所淨眼皆記之
諸天大威力容貌甚端嚴亦來啓告我
三佛般泥洹記生名号姓哀鸞音盡知
無上天人尊記於過去佛

又告諸比丘汝等欲聞如來識宿命
智知於過去諸佛因緣不我當說之時
諸比丘白言世尊今正是時願樂欲
聞善哉世尊以時講說當奉行之佛
告諸比丘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
為汝分別解說時諸比丘受教而聽
佛告諸比丘過去九十一劫時世有佛
名毗婆尸如來至真出現于世復次
比丘過去三十一劫有佛名尸棄如
來至真出現於世復次比丘即彼三
十一劫中有佛名毗舍婆如來至真
出現於世復次比丘此賢劫中有佛
名拘樓孫又名拘那含又名迦葉我

今亦於賢劫中成最正覺佛時頌曰
過九十一劫有毗婆尸佛次三十一劫
有佛名尸棄即於彼劫中毗舍如來出
今此賢劫中無數那維歲有四大仙人
愍衆生故出拘樓孫那舍迦葉釋迦文
沒等當知毗婆尸佛時人壽八萬歲
尸棄佛時人壽七萬歲毗舍婆佛時
人壽六萬歲拘樓孫佛時人壽四萬
歲拘那含佛時人壽三萬歲迦葉佛
時人壽二萬歲我今出世人壽百歲
少出多減佛時頌曰

毗婆尸時人壽八萬四千尸棄佛時人
壽命七萬歲毗舍婆時人壽命六萬歲
拘樓孫時人壽命四萬歲拘那含時人
壽命三萬歲迦葉佛時人壽命二萬歲
如我今時人壽命不過百

毗婆尸佛出剎利種姓拘利若尸棄
佛毗舍婆佛種姓亦尔拘樓孫佛出
婆羅門種姓迦葉拘那含佛迦葉佛
種姓亦尔我今如來至真出剎利種
姓名曰瞿曇佛時頌曰
毗婆尸如來尸棄毗舍婆此三等正覺
出拘利若姓自餘三如來出于迦葉姓

我今無上尊 導御諸衆生 天人中第一
勇猛姓瞿曇 前三等正覺 出於剎利種
其後三如來 出婆羅門種 我今無上尊
勇猛出剎利

毗婆尸佛坐波波羅樹下成最正覺
尸棄佛坐分陀利樹下成最正覺
毗舍婆佛坐婆羅樹下成最正覺
拘樓孫佛坐尸利沙樹下成最正覺
拘那含佛坐烏暫婆羅門樹下成最正覺
迦葉佛坐尼拘律樹下成最正覺
我今如來至真坐鉢多樹下成最正覺
佛時頌曰

毗婆尸如來 往詣波羅樹 即於彼處所
得成最正覺 尸棄分陀樹 成道滅有原
毗舍婆如來 坐婆羅樹下 獲解脫知見
神足無所碍 拘樓孫如來 坐尸利沙樹
一切智清淨 無染無所著 拘那含無尼
坐烏暫樹下 即於彼處所 滅諸貪憂惱
迦葉如來坐 尼拘樓樹下 即於彼處所
除滅諸有本 我今釋迦文 坐於鉢多樹
如來十力尊 斷滅諸結使 摧伏衆魔怨
在衆演大明 七佛精進力 放光滅闇冥
各各坐諸樹 於中成正覺

毗婆尸如來三會說法初會弟子有
十六萬八千人二會弟子有十萬人
三會弟子有八萬人尸棄如來亦三
會說法初會弟子有十萬人二會弟
子有八萬人三會弟子有七萬人毗
舍婆如來二會說法初會弟子有七
萬人次會弟子有六萬人拘樓孫如
來一會說法弟子四萬人拘那含如
來一會說法弟子三萬人迦葉如來
一會說法弟子二萬人我今一會說
法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佛時頌曰

毗婆尸名觀智慧不可量遍見無所畏
三會弟子衆尸棄光無動能滅諸結使
無量威德無能測量者彼佛亦三會
弟子普共集毗舍婆斷結大仙人要集
名聞於諸方妙法大名稱二會弟子衆
普演深奧義拘樓孫一會哀愍療諸苦
導師化衆生一會弟子衆拘那含如來
無上亦如是紫磨金色身容顏志具足
一會弟子衆普演微妙法迦葉一一毛
一心無亂想一語不煩重一會弟子衆
能仁意寂滅釋種沙門上天中天最尊
我一會弟子彼會我現義演布清淨教

心常懷歡喜漏盡盡後有毗婆尸棄三
毗舍婆佛二四佛各各一仙人會演說
時毗婆尸佛有二弟子一名騫茶二
名提舍諸弟子中最為第一尸棄佛
有二弟子一名阿毗浮二名三婆婆
諸弟子中最為第一毗舍婆佛有二
弟子一名扶遊二名鬱多摩諸弟子
中最為第一拘樓孫佛有二弟子一
名薩尼二名毗樓諸弟子中最為第
一拘那含佛有二弟子一名舒膝那二
名鬱多樓諸弟子中最為第一迦葉
佛有二弟子一名提舍二名婆羅婆
諸弟子中最為第一今我二弟子一
名舍利弗二名目犍連諸弟子中最
為第一佛時頌曰

騫茶提舍等毗婆尸弟子阿毗浮三婆
尸棄佛弟子扶遊鬱多摩弟子中第一
二俱降魔怨毗舍婆弟子薩尸毗樓等
拘樓孫弟子舒膝鬱多樓拘那含弟子
提舍婆羅婆迦葉佛弟子舍利弗目連
是我第一子

毗婆尸佛有執事弟子名曰無憂尸
棄佛執事弟子名曰忍行毗舍婆佛

有執事弟子名曰寂滅拘樓孫佛有執事弟子名曰善覺拘鄰舍佛有執事弟子名曰安和迦葉佛有執事弟子名曰善友我執事弟子名曰阿難佛時頌曰

無憂與忍行寂滅及善覺安和善友等阿難為第七此為佛侍者具足諸義趣晝夜無放逸自利亦利他此七賢弟子侍七佛左右歡喜而供養寂然歸滅度毗婆尸佛有子名曰方膺尸棄佛有子名曰無量毗舍婆佛有子名曰妙覺拘樓孫佛有子名曰上勝拘鄰舍佛有子名曰導師迦葉佛有子名曰集軍今我有子名曰羅睺羅佛時頌曰方膺無量子妙覺及上勝導師集軍等羅睺羅第七此諸豪貴子紹繼諸佛種愛法好施惠於聖法無畏

毗婆尸佛父名睺頭剎利王種母名睺頭婆提王所治城名曰睺頭婆提佛時頌曰遍眼父睺頭母睺頭婆提睺頭婆提城佛於中說法

尸棄佛父名曰明相剎利王種母名

光曜王所治城名曰光相佛時頌曰
尸棄父明相母名曰光曜於明相城中
威德降外敵

毗舍婆佛父名善燈剎利王種母名
稱戒王所治城名曰無喻佛時頌曰
毗舍婆佛父善燈剎利種母名曰稱戒
城名曰無喻

拘樓孫佛父名祀得婆羅門種母名
善枝三名安和隨王名故城名安和
佛時頌曰

祀得婆羅門母名曰善枝王名曰安和
居在安和城

拘部舍佛父名大德婆羅門種母名
善勝是時王名清淨隨王名故城名
清淨佛時頌曰

大德婆羅門母名曰善勝王名曰清淨
居在清淨城

迦葉佛父名曰梵德婆羅門種母名
曰財主時王名汲毗王所治城名波
羅捺佛時頌曰

梵德婆羅門母名曰財主時王名汲毗
在波羅捺城

我父名淨飯剎利王種母名大清淨

妙王所治城名迦毗羅衛佛時頌曰
父剎利淨飯母名大清淨土廣民豐饒
我從彼而生

此是諸佛因緣名号種族所出生處
何有智者聞此因緣而不歡喜起愛
樂心尔時世尊告諸比丘吾今欲以
宿命智說過去佛事汝欲聞不諸比
丘對曰今正是時願樂欲聞佛告諸
比丘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
分別解說比丘當知諸佛常法毗婆
尸菩薩從兜率天降神母胎從右脇
入正念不乱當於尔時地為震動放
大光明普照世界日月所不及處皆
蒙大明幽冥衆生各相覩見知其所
趣時此光明復照魔宮諸天釋梵沙
門婆羅門及餘衆生普蒙大明諸天
光明自然不現佛時頌曰

密雲聚虛空電光照天下毗婆尸降胎
光明照亦然日月所不及莫不蒙大明
處胎淨無穢諸佛法皆然

諸比丘當知諸佛常法毗婆尸菩薩
在母胎時專念不乱有四天子執戈
矛侍護其人人與非人不得侵燒此

是常法佛時頌曰

四方四天子 有名稱威德 天帝釋所遣
善守護菩薩 手常執戈矛 衛護不去離
人非人不燒 此諸佛常法 天神所擁護
如天女衛天 眷屬懷歡喜 此諸佛常法
又告比丘諸佛常法 毗婆尸菩薩從
兜率天降神母胎 專念不乱 母身安
隱 無衆惱患 智慧增益 母自觀胎 見
菩薩身 諸根具足 如紫磨金 無有瑕
穢 猶如有目之士 觀淨琉璃 內外清
徹 無衆障翳 諸比丘 此是諸佛常法
今時世尊而說偈言

如淨琉璃珠 其明如日月 仁尊處母胎
其母無惱患 智慧為增益 觀胎如金像
母懷妊安樂 此諸佛常法

佛告比丘 毗婆尸菩薩從兜率天降
神母胎 專念不乱 母心清淨 無衆欲
想 不為煙火之所燒然 此是諸佛常
法 今時世尊而說偈言

菩薩住母胎 天終天福成 其母心清淨
無有衆欲想 捨離諸婬欲 不染不親近
不為欲火燃 諸佛母常淨

佛告比丘 諸佛常法 毗婆尸菩薩從

毘率天降神母胎專念不乱其母奉持五戒梵行清淨篤信仁愛諸善成就安樂無畏身壞命終生忉利天此是常法尔時世尊而說偈言

持人中尊身精進戒具足後必受天身此緣名佛母

佛告比丘諸佛常法毗婆尸菩薩當其生時從右脇出地為震動光明普照始入胎時闇冥之處無不蒙明此是常法尔時世尊而說偈言

太子生地動大光靡不照此界及餘界上下與諸方放光施淨目具足於天身以歡喜淨音轉稱菩薩名

佛告比丘諸佛常法毗婆尸菩薩當其生時從右脇出專念不乱時菩薩母手攀樹枝不坐不卧時四天子手奉香水於母前立言唯然天母今生聖子勿懷憂感此是常法尔時世尊而說偈言

佛母不坐卧住戒修梵行生尊不懈忘天人所奉侍

佛告比丘諸佛常法毗婆尸菩薩當其生時從右脇出專念不乱其身清

淨不為穢惡之所汙染猶如有目之士以淨明珠投白繒上兩不相汙二俱淨故菩薩出胎亦復如是此是常法今時世尊而說偈言

猶如淨明珠投繒不染汙菩薩出胎時清淨無染汙

佛告比丘諸佛常法毗婆尸菩薩當其生時從右脇出專念不亂從右脇出墮地行七步無人扶持遍觀四方舉手而言天上天下唯我為尊要度衆生生老病死此是常法今時世尊而說偈言

猶如師子步遍觀於四方墮地行七步人即子亦然又如大龍行遍觀於四方墮地行七步人龍亦復然兩足尊生時安行於七步觀四方舉聲當盡生死苦當其初生時無等等與等自觀生死本此身最後邊

佛告比丘諸佛常法毗婆尸菩薩當其生時從右脇出專念不亂二泉湧出一溫一冷以供澡浴此是常法今時世尊而說偈言

兩足尊生時二泉自涌出以供菩薩用

遍眼浴清淨二泉自涌出其水甚清淨
一溫三清冷以浴一切智

太子初生父王睎頭召集相師及諸
道術令觀太子知其吉凶時諸相師
受命而觀即前披衣見有具相占曰
有此相者當趣二處必然無疑若在
家者當為轉輪聖王王四天下四兵
具足以正法治無有偏枉恩及天下
七寶自至千子勇健能伏外敵兵杖
不用天下太平若出家學道當成正
覺十号具足時諸相師即白王言王
所生子有三十二相當趣二處必然
無疑在家當為轉輪聖王若其出家
當成正覺十号具足佛時頌曰

百福太子生相師之所記如典記所載
趣二處無疑若其樂家者當為轉輪王
七寶難可獲為王寶自至真金千輻具
周匝金輞持轉能飛遍行故名為天輪
善調七牙住高廣白如雪能善飛虛空
名第二為寶馬行周天下朝去暮還食
朱毳孔雀咽名為第三寶清淨琉璃珠
光照一由旬照夜明如晝名為第四寶
色聲香味觸無有興等者諸女中第一

名為第五寶 獻王琉璃寶 珠玉及衆珍
歡喜而貢奉 名為第六寶 如轉輪王念
軍衆速來去 健疾如王意 名為第七寶
此名為七寶 輪爲馬純白 居士珠女寶
與兵寶爲七 觀此無有厭 五欲自娛樂
如爲斷鞿絆 出家成正覺 王有如是子
二足人中尊 處世轉法輪 道成無懈怠
是時父王慙懃再三重問相師汝等
更觀太子三十二相斯名何等時諸
相師即披太子衣說三十二相一者
足安平足下平滿蹈地安隱二者足
下相輪千輻成就光光相照三者手
足綢繆猶如鵝王四者手足柔軟猶
如天衣五者手足指纖長無能及者
六者足跟充滿觀視無厭七者鹿膊
膊上下臄直八者鈎鏤骨骨節相鈎猶
如鏤連九者陰馬藏十者平立垂手
過膝十一二孔一毛生其毛右旋紺
琉璃色十二毛生右旋紺色仰靡十
三身黃金色十四皮膚細軟不受塵
穢十五兩肩齊亭充滿圓好十六臂
有万字十七身長倍人十八七處平
滿十九身長廣等如尼拘盧樹二十

頰車如師子二十一口膚方整如師
子二十二口四十齒二十三方整齊平
二十四齒密無間二十五齒白鮮明
二十六咽喉清淨所食衆味無不稱
適二十七廣長舌左右欲耳二十八
梵音清徹二十九眼紺青色三十眼
如牛王眼上下俱眇三十一眉間白
毫柔軟細澤引長一尋放則右旋螺
如真珠三十二頂有肉髻是為三十
二相即說頌曰

善住柔軟足不蹈地跡現千輻相莊嚴
光色靡不具如尼俱類樹縱廣正平等
如來未曾有秘密馬陰藏金寶莊嚴身
衆相互相映雖順俗流行塵土亦不汙
天色極柔軟天蓋自然覆梵音身紫金
如華始出池王以問相師相師敬報王
稱讚菩薩相舉身光明具手足諸支節
中外靡不現食味盡具足身正不傾斜
足下輪相現其音如哀鸞臍脰形相具
宿業之所成臂肘團滿好眉目甚端嚴
人中師子尊威力最第一其頰車方整
卧脇如師子齒方整四十齊密中無間
梵音未曾有遠近隨緣到平立不傾身

二手摩捫膝手齊整柔軟人尊美相具
一孔一毛生手足綢繆相肉唇目紺青
眼上下俱明兩肩圓充滿三十二相具
足跟無高下鹿膊腸纖膈天中天來此
如鳥絕鞿絆解脫衆生苦處生老病死
以慈悲心故為說四真諦開演法句義
令衆奉至尊

佛告比丘毗婆尸菩薩生時諸天在
上於虛空中手執白蓋寶扇以障寒
暑風雨塵土佛時頌曰

人中未曾有生於二足尊諸天懷敬養
奉寶蓋寶扇

今時父王給四乳母一者乳哺二者
澡浴三者塗香四者娛樂歡喜養育
無有懈倦於是頌曰

乳母有慈愛子生即付養一乳哺一浴
二塗香娛樂世間最妙香以塗人中尊
為童子時舉國士女視無厭足於是
頌曰

多人所敬愛如金像始成男女共諦觀
視之無厭足

為童子時舉國士女衆共傳抱如觀
寶華於是頌曰

二足尊生時 多人所敬愛 展轉共傳抱
如觀寶花香

菩薩生時其目不眴如忉利天以不
眴故名毗婆尸於是頌曰

天中天不眴 猶如忉利天 見色而正觀
故号毗婆尸

菩薩生時其聲清徹柔軟和雅如迦羅
頻伽鳥聲於是頌曰

猶如雪山鳥 飲華汁而鳴 其彼二足尊
聲清徹亦然

菩薩生時眼能徹視見一由旬於是
頌曰

清淨業行報 受天妙光明 菩薩目所見
周遍一由旬

菩薩生時年漸長大在天正堂以道
開化恩及庶民名德遠聞於是頌曰
童幼處正堂 以道化天下 決斷衆事務
故号毗婆尸 清淨智廣博 甚深猶大海
悅可於群生 使智慧增廣

於時菩薩欲出遊觀告勅御者嚴駕
寶車詣彼園林巡行遊觀御者即便
嚴駕訖已還白今正是時太子即乘
寶車詣彼園觀於其中路見一老人

頭白齒落面皺身僕拄杖羸步喘息而行太子顧問侍者此為何人荅曰此是老人又問何如為老荅曰夫老者生壽向盡餘命無幾故謂之老太子又問吾亦當不免此患耶荅曰然生必有老無有豪賤於是太子悵然不悅即告侍者迴駕還宮靜默思惟念此老苦吾亦當有佛於是頌曰見老命將盡拄杖而羸步菩薩自思惟吾未免此難

尔時父王問彼侍者太子出遊歡樂不耶荅曰不樂又問其故荅曰道逢老人是以不樂尔時父王默自思念昔日相師占相太子言當出家今者不悅得無尔乎當設方便使處深宮五欲娛樂以悅其心令不出家即便嚴飾宮館簡擇姝女以娛樂之佛於是頌曰

父王聞此言方便嚴宮館增益以五欲欲使不出家

又於後時太子復命御者嚴駕出遊於其中路逢一病人身羸腹大面目顰黑獨卧糞除無人瞻視病甚苦毒

口不能言願問御者此為何人答曰
此是病人問曰何如為病答曰病者衆
痛迫切存亡無期故曰病也又曰吾
亦當尔未免此患耶答曰然生則有
病無有貴賤於是太子悵然不悅即
告御者迴車還宮靜默思惟令病
苦吾亦當尔佛於是頌曰
見彼久病人 顏色為衰損 靜默自思惟
吾未免此患

尔時父王復問御者太子出遊歡樂
不耶答曰不樂又問其故答曰道逢
病人是以不樂於是父王默然思惟
昔日相師占相太子言當出家今日
不悅得無尔乎吾當更設方便增諸
伎樂以悅其心使不出家即復嚴飾
宮館簡擇姝女以娛樂之佛於是
頌曰

色聲香味觸 微妙可悅樂 菩薩福所致
故娛樂其中

又於異時太子復勅御者嚴駕出遊
於其中路逢一死人雜色繒幡前後
導引宗族親里悲號哭泣送之出城
太子復問此為何人答曰此是死人

問曰何如為死答曰死者盡也風先火次諸根壞敗存亡異趣室家離別故謂之死太子又問御者吾亦當尔不免此患耶答曰然生必有死無有貴賤於是太子悵然不悅即告御者迴車還宮靜默思惟念此死苦吾亦當然佛時頌曰
始見有人死 知其復更生 靜默自思惟 吾未免此患

尔時父王復問御者太子出遊歡樂不耶答曰不樂又問其故答曰道逢死人是故不樂於是父王默自思念昔日相師占相太子言當出家今日不悅得無尔乎吾當更設方便增諸伎樂以悅其心使不出家即復嚴飾宮館簡擇姝女以娛樂之佛於是頌曰童子有名稱 姝女衆圍遶 五欲以自娛 如彼天帝釋

又於異時復勅御者嚴駕出遊於其中路逢一沙門法服持鉢視地而行即問御者此為何人御者答曰此是沙門又問何謂沙門答曰沙門者捨離恩愛出家修道攝御諸根不染外

欲慈心一切無所傷害逢苦不感遇
樂不欣能忍如地故号沙門太子曰
善哉此道真正永絕塵累微妙清虛
惟是為快即勅御者迴車就之尔時
太子問沙門曰剝除鬚髮法服持鉢
何所志求沙門荅曰夫出家者欲調
伏心意永離塵垢慈育群生無所侵
燒虚心靜寞唯道是務太子曰善哉
此道最真尋勅御者賣吾寶衣并及
乘輦還白大王我即於此剝除鬚髮
服三法衣出家修道所以然者欲調
伏心意捨離塵垢清淨自居以求道
術於是御者即以太子所乘寶車及
與衣服還歸父王太子於後即剝除
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佛告比丘
太子見老病人知世苦惱又見死人
戀世情滅及見沙門廓然大悟下寶
車時步步中間轉遠縛著是真出家
是真遠離時彼國人聞太子剝除鬚
髮法服持鉢出家修道咸相謂言此
道必真乃令太子捨國榮位捐棄所
重于時國中八万四千人往就太子
求為弟子出家修道佛時頌曰

探擇深妙法 彼聞隨出家 離於思愛獄
無有衆結縛

于時太子即便納受與之遊行在在
教化從村至村從國至國所至之處
無不恭敬四事供養菩薩念言吾與
大衆遊行諸國人間憤吏此非我宜
何時當得離此群衆閑靜之處以求
道真尋獲志願於閑靜處專精修
道復作是念衆生可愍常處闇冥受
身危脆有生有老有病有死衆苦所
集死此生彼從彼生此緣此苦陰流
轉無窮我當何時曉了苦陰滅生老
死復作是念生死何從何緣而有即
以智慧觀察所由從生有老死生是
老死緣生從有起有是生緣有從取
起取是有緣取從愛起愛是取緣愛
從受起受是愛緣受從觸起觸是受
緣觸從六入起六入是觸緣六入從
名色起名色是六入緣名色從識起
識是名色緣識從行起行是識緣行
從癡起癡是行緣是為緣癡有行緣
行有識緣識有名色緣名色有六入
緣六入有觸緣觸有受緣受有愛緣

愛有取緣取有有緣有有生緣生有
老病死憂悲苦惱此苦盛陰緣生而
有是為苦集菩薩思惟苦集陰時生
智生眼生覺生明生通生慧生證於
時菩薩復自思惟何等無故老死無
何等滅故老死滅即以智慧觀察所
由生無故老死無生滅故老死滅有
無故生無有滅故生滅取無故有無
取滅故有滅愛無故取無愛滅故取
滅受無故愛無受滅故愛滅觸無故
受無觸滅故受滅六入無故觸无六
入滅故觸滅名色無故六入無名色
滅故六入滅識無故名色無識滅故
名色滅行無故識無行滅故識滅癡
無故行無癡滅故行滅是為癡滅故
行滅行滅故識滅識滅故名色滅名
色滅故六入滅六入滅故觸滅觸滅
故受滅受滅故愛滅愛滅故取滅取
滅故有滅有滅故生滅生滅故老死
憂悲苦惱滅菩薩思惟苦陰滅時生
智生眼生覺生明生通生慧生證介
時菩薩逆順觀十二因緣如實知如
實見已即於座上成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佛時頌曰

此言衆中說汝等當善聽過去菩薩觀
本所未聞法老死從何緣因何等而有
如是正觀已知其本由生生本由何緣
因何事而有如是思惟已知生從有起
取彼取彼已展轉更增有是故如來說
取是有因緣如衆穢惡聚風吹惡流演
如是取相因因愛而廣普愛由於受生
起苦羅網本以染著因緣苦樂共相應
受本由何緣因何而有受以是思惟已
知受由觸生觸本由何緣因何而有觸
如是思惟已觸由六入六入本何緣
因何有六入如是思惟已六入名色生
名色本何緣因何有名色如是思惟已
名色從識生識本由何緣因何而有識
如是思惟已知識從行生行本由何緣
因何而有行如是思惟已知行從癡生
如是因緣者名為實義因智慧方便觀
能見因緣根苦非賢聖造亦非無緣有
是故變易苦智者所斷除若無明滅盡
是時則無行若無有行者則亦無有識
若識永滅者亦無有名色名色既已滅
即無有諸入若諸入永滅則亦無有觸
若觸永滅者則亦無有受若受永滅者

則亦無有愛 若愛永滅者 則亦無有取
若取永滅者 則亦無有有 若有永滅者
則亦無有生 若生永滅者 無老病苦陰
一切都永盡 智者之所說 十二緣甚深
難見難識知 唯佛能善覺 因是有是無
若能自觀察 則無有諸入 深見因緣者
更不外求師 能於陰界入 離欲無染者
堪受一切施 淨報施者恩 若得四辯才
獲得決定證 能解衆結縛 斷除無放逸
色受想行識 猶如朽故車 能諦觀此法
則成等正覺 如鳥遊虛空 東西隨風逝
菩薩斷衆結 如風靡輕衣 毗婆尸閑靜
觀察於諸法 老死何緣有 從何而得滅
彼作是觀已 生清淨智慧 知老死由生
生滅老死滅

毗婆尸佛初成道時多修二觀一曰
安隱觀二曰出離觀佛於是頌曰
如來無等等 多修於二觀 安隱及出離
仙人度彼岸 其心得自在 斷除衆結使
登山觀四方 故号毗婆尸 大智光除冥
如以鏡自照 為世除憂惱 盡生老死苦
毗婆尸佛於閑靜處復作是念我今
已得此無上法甚深微妙難解難見
息滅清淨智者所知非是凡愚所能

及也斯由衆生異忍異見異受異學
依彼異見各樂所求各務所習是故
於此甚深因緣不能解了然愛盡涅
脞倍復難知我若為說彼必不解更
生觸擾作是念已即便默然不復說
法時梵天王知毗婆尸如來所念即
自思惟念此世間便為敗壞甚可哀
愍毗婆尸佛乃得知此深妙之法而
不欲說辭如力士屈伸臂頃從梵天
宮忽然來下立於佛前頭面礼足却
住一面時梵天王右膝著地叉手合
掌白佛言唯願世尊以時說法今此
衆生塵垢微薄諸根猛利有恭敬心
易可開化畏怖後世無救之罪能滅
惡法出生善道佛告梵王如是如是
如汝所言但我於閑靜處默自思念
所得正法甚深微妙若為彼說彼必
不解更生觸擾故我默然不欲說法
我從無數阿僧祇劫勤苦不懈修無
上行今始獲此難得之法若為姪怒
癡衆生說者必不承用徒自勞疲此
法微妙與世相反衆生染欲愚冥所
覆不能信解梵王我觀如此是以默

然不欲說法時梵天王復重勸請懇
懃懇惻至于再三世尊若不說法今
此世間便為壞敗甚可哀愍唯願世
尊以時敷演勿使衆生墜落餘趣今
時世尊三聞梵王懇懃勸請即以佛
眼觀視世界衆生垢有厚薄根有利
鈍教有難易易受教者畏後世罪能
滅惡法出生善道辭如優鉢羅花鉢
頭摩華鳩勿頭華分陀利華或有始
出汗泥未至水者或有已出與水平
者或有出水未敷開者然皆不為水
所滌著易可開敷世界衆生亦復如
是今時世尊告梵王曰吾愍汝等今
當開演甘露法門是法深妙難可解
知今為信受樂聽者說不為觸擾無
益者說今時梵王知佛受請歡喜踊
躍遶佛三匝頭面禮足忽然不現其
去未久是時如來靜默自思我今先
當為誰說法即自念言當入睺頭城
內先為王子提舍大臣子騫茶開甘
露法門於是世尊如力士屈伸臂頃
於道樹忽然不現至睺頭城睺頭王
鹿野苑中敷座而坐佛於是頌曰

如師子在林 自恣而遊行 彼佛亦如是
遊行無量事

毗婆尸佛告守苑人曰汝可入城語
王子提舍大臣子騫茶寧欲知不毗
婆尸佛今在鹿野苑中欲見卿等宜
知是時時彼守苑人受教而行至彼
二人所具宣佛教二人聞已即至佛
所頭面礼足却坐一面佛漸為說法
示教利喜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惡
不淨上漏為患讚歎出離為最微妙
清淨第一尔時世尊見此二人心意
柔軟歡喜信樂堪受正法於是即為
說苦聖諦教演開解分布宣釋苦集
聖諦苦滅聖諦苦出要諦尔時王子
提舍大臣子騫茶即於座上遠離塵
垢得法眼淨猶若素質易為受染是
時地神即唱斯言毗婆尸如來於睢
頭城鹿野苑中轉無上法輪沙門婆
羅門諸天魔梵及餘世人所不能轉
如是展轉聲徹四天王乃至他化自
在天須臾之頃聲至梵天佛時頌曰
歡喜心踊躍 稱讚於如來毗婆尸成佛
轉無上法輪 初從樹王起 徃詣睢頭城

為塞茶提舍轉四諦法輪時塞茶提舍
受佛教化已於淨法輪中梵行無有上
彼初利天衆及以天帝釋歡喜轉相告
諸天無不聞佛出於世間轉無上法輪
增益諸天衆減損阿須倫昇仙名普聞
善智離世邊於諸法自在智慧轉法輪
觀察平等法息心無垢穢以離生死扼
智慧轉法輪滅苦離諸惡出欲得自在
離於恩愛獄智慧轉法輪正覺人中尊
二足尊調御一切縛得解智慧轉法輪
教化善導師能降伏魔怨彼離於諸惡
智慧轉法輪無漏力降魔諸根定不懈
盡漏離魔縛智慧轉法輪若學決定法
知諸法無我此為法中上智慧轉法輪
不以利養故亦不求名譽愍彼衆生故
智慧轉法輪見衆生苦厄老病死逼迫
為此三惡趣智慧轉法輪斷貪瞋恚癡
拔愛之根原不動而解脫智慧轉法輪
難勝我已勝勝已自降伏已勝難勝魔
智慧轉法輪此無上法輪唯佛乃能轉
諸天魔釋梵無有能轉者親近轉法輪
饒益天人衆此等天人師得度于彼岸
是時王子提舍大臣子塞茶見法得

果真實無欺成就無畏即白毗婆尸
佛言我等欲於如來法中淨修梵行
佛言善來比丘吾法清淨自在修行
以盡苦際今時二人即得具戒具戒
未久如來又以三事示現一曰神足
二曰觀他心三曰教誡即得無漏心
解脫生死無疑智今時睺頭城內衆多
人民聞二人出家學道法服持鉢淨
修梵行皆相謂曰其道必真乃使此
等捨世榮位捨棄所重時城內八萬
四千人往詣鹿野苑中毗婆尸佛所
頭面禮足却坐一面佛漸為說法示
教利喜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惡不
淨上漏為患讚歎出離為最微妙清
淨第一個時世尊見此大衆心意柔
軟歡喜信樂堪受正法於是即為說
苦聖諦敷演開解分布宣釋苦集聖
諦苦滅聖諦苦出要諦時八萬四千
人即於座上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猶
如素質易為受色見法得果真實無
欺成就無畏即白佛言我等欲於如來
法中淨修梵行佛言善來比丘吾法
清淨自在修行以盡苦際時八萬四

千人即得具戒具戒未久世尊以三事教化一曰神足二曰觀他心三曰教誡即得無漏心解脫生死無疑智現前八万四千人聞佛於鹿野苑中轉無上法輪沙門婆羅門諸天魔梵及餘世人所不能轉即詣脩頭城毗婆尸佛所頭面礼足却坐一面佛時頌曰如人救頭燃速疾求滅處彼人亦如是速詣於如來

時佛為說法亦復如是尔時脩頭城有十六万八千大比丘衆提舍比丘鴛荼比丘於大衆中上昇虚空身出水火現諸神變而為大衆說微妙法尔時如來默自念言今此城内乃有十六万八千大比丘衆宜遣遊行各二人俱在在處處至於六年還來城内說具足戒時首陀會天知如來心辟如力士屈伸臂頃從彼天沒忽然至此於世尊前頭面礼足却住一面須臾白佛言如是世尊此脩頭城内比丘衆多宜各分布處處遊行至於六年乃還此城說具足戒我當擁護令無伺求得其便者尔時如來聞此

天語默然可之時首陀會天見佛默然許可即礼佛足忽然不現還至天上其去未久佛告諸比丘今此城內比丘衆多宜各分布遊行教化至六年已還集說戒時諸比丘受佛教已執持衣鉢礼佛而去佛時頌曰
佛悉無亂衆 無欲無戀著 威如金翅鳥 如鶴捨空池

時首陀會天於一年後告諸比丘汝等遊行已過一年餘有五年汝等當知訖六年已還城說戒如是至于六年天復告言六年已滿當還說戒時諸比丘聞天語已攝持衣鉢還脰頭城至鹿野苑毗婆尸佛所頭面礼足却坐一面佛時頌曰

如爲善調 隨意所之 大衆如是隨教而還

尔時如來於大衆前上昇虚空結加趺坐講說戒經忍辱為第一佛說涅槃最不以除穢褻害他為沙門時首陀會天去佛不遠以偈頌曰

如來大智 微妙獨尊 止觀具足 成最正覺 愍群生故 在世成道

以四真諦

為聲聞說

苦與苦因

滅苦之諦

賢聖八道

到安隱處

毗婆尸佛

出現于世

在大眾中

如日光曜

說此偈已

忽然不現

尔時世尊告諸比丘我自思念昔一

時於羅閱城耆闍崛山時生是念我

所生處無所不遍唯除首陀會天設生

彼天則不還此我時比丘復生是念

我欲至無造天上時我如壯士屈伸

臂頃於此間沒現於彼天時彼諸天

見我至彼頭面作礼於一面立而白

我言我等皆是毗婆尸如來弟子從

彼佛化故來生此具說彼佛因緣本

末又尸棄佛毗沙婆佛拘樓孫佛拘

那舍佛迦葉佛釋迦牟尼佛皆是我

師我從受化故來生此亦說諸佛因

緣本末至生阿迦尼吒諸天亦復如

是佛時頌曰

譬如力士

屈伸臂頃

我以神足

至無造天

第七大仙

降伏二魔

無熱無見

叉手敬礼

如畫度樹

釋師遠聞

相好具足

到善見天

猶如蓮華

水所不著

世尊無濟

至大善見	如日初出	淨無塵翳
明若秋月	詣一究竟	此五居處
衆生所淨	心淨故來	詣無煩惱
淨心而來	為佛弟子	捨離染取
樂於無取	見法決定	毗婆尸子
淨心善來	詣大仙人	尸棄佛子
無垢無為	以淨心來	詣離有尊
毗沙婆子	諸根具足	淨心詣我
如日照空	拘樓孫子	捨離諸欲
淨心詣我	妙光煥盛	拘鄰含子
無垢無為	淨心詣我	光如月滿
迦葉弟子	諸根具足	淨心詣我
不乱大仙	神足第一	以堅固心
為佛弟子	淨心而來	為佛弟子
禮敬如來	具啓人尊	所生成道
名姓種族	知見深法	成無上道
比丘靜處	離于塵垢	精勤不懈
斷諸有結	此是諸佛	本末因緣
釋迦如來	之所演說	
佛說此大因緣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二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長阿含經卷第二

第三十四卷

臨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二

臨

後秦弘始年佛臨耶舍共竺佛念譯

第一分遊行經第二初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羅閱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是時摩竭王阿闍世欲伐跋耆王自念言彼雖勇健人衆豪強以我取彼未足為有時阿闍世王命婆羅門大臣禹舍而告之曰汝詣耆闍崛山至世尊所持我名字礼世尊足問說世尊起居輕利遊步強耶又白世尊跋耆國人自恃勇健民衆豪強不順伏我我欲伐之不審世尊何所誡勅若有教誡汝善憶念勿有遺漏如所聞說如來所言終不虛妄大臣禹舍受王教已即乘寶車詣耆闍崛山到所止處下車步進至世尊所問訊畢一面坐白世尊曰摩竭王阿闍世稽首佛足敬問慇懃起居輕利遊步強耶又白世尊跋耆國人自恃勇健民衆豪強不順伏我我欲伐之不審世尊何所誡勅尔時阿闍世王後執扇

爾佛佛告阿難汝聞跋耆國人數相
集會講議正事不答曰聞之佛告阿
難若能令者長幼和順轉更增盛其
國久安無能侵損阿難汝聞跋耆國
人君臣和順上下相敬不答曰聞之
阿難若能令者長幼和順轉更增盛
其國久安無能侵損阿難汝聞跋耆
國人奉法曉忌不違禮度不答曰聞
之阿難若能令者長幼和順轉更增
盛其國久安無能侵損阿難汝聞跋
耆國人孝事父母敬順師長不答曰
聞之阿難若能令者長幼和順轉更
增上其國久安無能侵損阿難汝聞
跋耆國人恭於宗廟致敬鬼神不答
曰聞之阿難若能令者長幼和順轉
更增上其國久安無能侵損阿難汝
聞跋耆國人閭門真正潔淨無穢至
於戲笑言不及邪不答曰聞之阿難
若能令者長幼和順轉更增盛其國
久安無能侵損阿難汝聞跋耆國人
宗事沙門敬持戒者瞻視護養未嘗
懈倦不答曰聞之阿難若能令者長
幼和順轉更增盛其國久安無能侵

損時大臣禹舍白佛言彼國人民若行一法猶不可量況復具七國事多故今請辭還歸佛言可宜知是時時禹舍即從座起遶佛三匝揖讓而退其去未久佛告阿難汝勅羅閱祇左右諸比丘盡集講堂對曰唯然即詣羅閱祇城集諸比丘盡會講堂白世尊曰諸比丘已集唯聖知時

尔時世尊即從座起詣法講堂就座而坐告諸比丘我當為汝說七不退法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時諸比丘白佛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佛告諸比丘七不退法者一曰數相集會講論正義則長幼和順法不可壞二曰上下和同敬順無違則長幼和順法不可壞三曰奉法曉忌不違制度則長幼和順法不可壞四曰若有比丘力能護衆多諸知識宜敬事之則長幼和順法不可壞五曰念護心意孝敬為首則長幼和順法不可壞六曰淨修梵行不隨欲態則長幼和順法不可壞七曰先人後己不貪名利則長幼和順法不可壞佛告比丘復有七

法令法增長無有損耗一者樂於少
事不好多為則法增長無有損耗二
者樂於靜默不好多言三者少於睡
眠無有昏昧四者不為群黨言無益
事五者不以無德而自稱譽六者不
與惡人而為伴黨七者樂於山林閑
靜獨處如是比丘則法增長無有損
耗佛告比丘復有七法令法增長無
有損耗何謂為七一者有信信於如
來至真正覺十号具足二者知慚耻
於己闕三者知愧羞為惡行四者多
聞其所受持上中下善義味深奧清
淨無穢梵行具足五者精勤苦行滅
惡修善勤習不捨六者昔所學習憶念
不忘七者修習智慧知生滅法趣賢
聖要盡諸苦本如是七法則法增長
無有損耗佛告比丘復有七法令法
增長無有損耗何謂為七一者敬佛
二者敬法三者敬僧四者敬戒五者
敬定六者敬順父母七者敬不放逸
如是七法則法增長無有損耗佛告
比丘復有七法則法增長無有損耗
何謂為七法一者觀身不淨二者

觀食不淨三者不樂世間四者常念
死想五者起無常想六者無常苦想
七者苦無我想如是七法則法增長
無有損耗佛告比丘復有七法則法
增長無有損耗何謂為七一者修念
覺意閑靜無欲出要無為二者修法
覺意三者修精進覺意四者修喜覺
意五者修猗覺意六者修定覺意七
者修護覺意如是七法則法增長無
有損耗佛告比丘有六不退法令法
增長無有損耗何謂為六一者身常
行慈不害衆生二者口宣仁慈不演
惡言三者意念慈心不懷壞損四者
得淨利養與衆共之平等無二五者
持賢聖戒無有闕漏亦無垢穢必定
不動六者見賢聖道以盡苦際如是
六法則法增長無有損耗佛告比丘
復有六不退法令法增長無有損耗
一者念佛二者念法三者念僧四者
念戒五者念施六者念天修此六念
則法增長無有損耗尔時世尊於羅
閱祇隨宜住已告阿難言汝等皆嚴
吾欲詣竹園對曰唯然即嚴衣鉢與

諸大衆侍從世尊路由摩竭次到竹園往堂上坐與諸比丘說戒定慧修戒獲定得大果報修定獲智得大果報修智心淨得等解脫盡於三漏欲漏有漏無明漏已得解脫生解脫智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今時世尊於竹園隨宜住已告阿難曰汝等皆嚴當詣巴陵弗城對曰唯然即嚴衣鉢與諸大衆侍從世尊路由摩竭次到巴陵弗城巴陵樹下坐時諸清信士聞佛與諸大衆遠來至此巴陵樹下即共出城遙見世尊在巴陵樹下容貌端正諸根寂定善調第一辟猶大龍以水清澄無有塵垢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見已歡喜漸到佛所頭面礼足却坐一面今時世尊漸為說法示教利喜諸清信士聞佛說法即白佛言我欲歸依佛法聖衆唯願世尊哀愍聽許為優婆塞自今已後不殺不盜不姪不欺不飲酒奉戒不忘明欲設供唯願世尊與諸大衆垂愍屈願今時世尊默然許可諸清信士見佛默然即

從座起遶佛三匝作禮而歸尋為如
來起大堂舍平治處所掃灑燒香嚴
敷寶座供設既辦往白世尊所設已
具唯聖知時於是世尊即從座起著
衣持鉢與大眾俱詣彼講堂澡手洗
足處中而坐時諸比丘在左面坐諸
清信士在右面坐尔時世尊告諸清
信士曰凡人犯戒有五衰耗何謂為
五一者求財所願不遂二者設有所
得日當衰耗三者在所至處眾所不
敬四者醜名惡聲流聞天下五者身
壞命終當入地獄又告諸清信士凡
人持戒有五功德何謂為五一者諸
有所求輒得如願二者所有財產增
益無損三者所往之處眾人敬愛四
者好名善譽周聞天下五者身壞命
終必生天上時夜已半告諸信士宜
各還歸諸清信士即承佛教遶佛三
匝禮足而歸尔時世尊於後夜明相
出時至閑靜處天眼清徹見諸大天
神各封宅地中神下神亦封宅地是
時世尊即還講堂就座而坐世尊知
時故問阿難誰造此巴陵弗城阿難

白佛此是禹舍大臣所造以防禦跋
枉佛告阿難造此城者正得天意吾
於後夜明相出時至閑靜處以天眼
見諸大神天各封宅地中下諸神亦
封宅地阿難當知諸大神天所封宅
地有人居者安樂熾盛中神所封中
人所居下神所封下人所居功德多
少各隨所止阿難此處賢人所居商
賈所集國法真實無有欺因以此城最
勝諸方所推不可破壞此城久後若
欲壞時必以三事一者大水二者大
火三者中人與外人謀乃壞此城時
已陵弗諸清信士通夜供辦時到白
餅食具已辦唯聖知時時清信士即
便施設手自斟酌食訖行水別取小
數在佛前坐今時世尊即示之曰今
汝此處賢智所居多持戒者淨修梵
行善神歡喜即為呪願可敬知敬可
事知事博施兼愛有慈愍心諸天所
稱常與善俱不與惡會今時世尊為
說法已即從座起大眾圍遶侍送而
還大臣禹舍從佛後行時作是念今
沙門瞿曇出此城門即名此門為瞿

曇門又觀如來所渡河處即名此處
為瞿曇河今時世尊出巴陵弗城至
于水邊時水岸上人民衆多中有乘
船渡者或有乘筏或有乘桴而渡河
者今時世尊與諸大衆譬如力士屈
伸臂頃忽至彼岸世尊觀此義已
即說頌曰

佛為海船師 法橋渡河津 大衆道之輦
一切渡天人 亦為自解結 渡岸得昇仙
都使諸弟子 縛解得涅槃

今時世尊從跋耆遊行至拘利村在
一林下告諸比丘有四深法一日聖
戒二曰聖定三曰聖慧四曰聖解脫
此法微妙難可解知我及汝等不曉
了故久在生死流轉無窮今時世尊
觀此義已即說頌曰

戒定慧解上 唯佛能分別 離苦而化彼
令斷生死習

今時世尊於拘利村隨宜住已告阿
難俱詣那陀村阿難受教即著衣持
鉢與大衆俱侍從世尊路由跋耆到
那陀村止捷推處今時阿難在閑靜
處默自思惟此那陀村十二居士一

名伽伽羅二名伽陵伽三名毗伽陀
四名伽利輸五名遮樓六名婆耶樓
七名婆頭樓八名藪婆頭樓九名陀
梨舍菟十名藪達利舍菟十一名耶
輸十二名耶輸多樓此諸人等今者
命終為生何處復有五十人命終又
復有五百人命終斯生何處作是念
已從靜處起至世尊所頭面礼足在
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向靜處默自
思惟此鄉陀村十二居士伽伽羅等
命終復有五十人命終又有五百人
命終斯生何處唯願解說佛告阿難
伽伽羅等十二人斷五下分結命終
生天於彼即般涅槃不復還此五十
人命終者斷除三結婬怒癡薄得斯
陀舍還來此世盡於苦本五百人命
終者斷除三結得須陀洹不墮惡趣
必定成道往來七生盡於苦際阿難
夫生有死自世之常此何足怪若一
一人死來問我者非擾乱耶阿難答
曰信今世尊實是擾乱佛告阿難今
當為汝說於法鏡使聖弟子知所生
處三惡道盡得須陀洹不過七生必

盡苦際亦能為他說如是事阿難法
鏡者謂聖弟子得不壞信歡喜信佛
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十号具足歡喜
信法真正微妙自恣所說無有時節
示涅槃道智者所行歡喜信僧善共
和同所行質直無有諛諂道果成就
上下和順法身具足向須陀洹得須
陀洹向斯陀含得斯陀含向阿那含
得阿那含向阿羅漢得阿羅漢四雙
八輩是謂如來賢聖之衆甚可恭敬
世之福田信賢聖戒清淨無穢無有
缺漏明喆所行獲三昧定阿難是
為法鏡使聖弟子知所生處三惡道
盡得須陀洹不過七生必盡苦際亦
能為他說如是事今時世尊隨宜住
已告阿難俱詣毗舍離國即受教行
著衣持鉢與大眾俱侍從世尊路由
跋耆到毗舍離坐一樹下有一婬女
名菴婆娑梨聞佛將諸弟子來至毗
舍離坐一樹下即嚴駕寶車欲往詣
佛所礼拜供養未至之間遙見世尊
顏貌端正諸根特異相好備足如星
中月見已歡喜下車步進漸至佛所

頭面礼足却坐一面尔時世尊漸為說法示教利喜聞佛所說發歡喜心即白佛言從今日始歸依三尊唯願聽許於正法中為優婆夷盡此形壽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又白佛言唯願世尊及諸弟子明受我請即於今暮止宿我國尔時世尊默然受之女見佛默然許可即從座起頭面礼足遶佛而歸其去未久佛告阿難當與汝等詣彼園觀對曰唯然佛即從座起攝持衣鉢與衆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俱詣彼園時毗舍離諸隸車輦聞佛在菴婆婆梨園中止住即便嚴駕五色寶車或乘青車青馬衣蓋幢幡官屬皆青五色車馬皆亦如是

時五百隸車服色盡同欲往詣佛菴婆婆梨辭佛還家中路逢諸隸車時車行驕疾與彼寶車共相鈎撥損折幢蓋而不避道隸車責曰汝恃何勢行不避道衝撥我車損折麾蓋報曰諸貴我已請佛明日設食歸家供辦是以行速無容相避諸隸車即語女

曰且置汝請當先與我我當與汝百
千兩金女尋荅曰先請已定不得相
與時諸緣車又語女曰我更與汝十
六倍百千兩金必使我先女猶不肯
我請已定不可尔也時諸緣車又語
女曰我今與尔中分國財可先與我
女又報曰設使舉國財寶我猶不取
所以然者佛住我國先受我請此事
已了終不相與諸緣車等各振手歎
宅今由斯女闕我初福即便前進徑
詣彼園令時世尊遙見五百緣車車
馬數万填道而來告諸比丘汝等欲
知初利諸天遊戲園觀威儀容飾與
此無異汝等比丘當自攝心具諸威
儀云何比丘自攝其心於是比丘內
身身觀精勤不懈憶念不忘捨
憂外身身觀精勤不懈憶念不忘捨
世貪憂內外身觀精勤不懈捨世貪
憂受意法觀亦復如是云何比丘具
諸威儀於是比丘可行知行可止知
止左右顧視屈伸俯仰攝持衣鉢食
飲湯藥不失宜則善設方便除去塵
蓋行住坐卧覺寤語默攝心不乱是

謂比丘具諸威儀。今時五百餘車往
至菴婆娑梨園。欲到佛所。下車步進
頭面。禮足却坐。一面如來在座。光相
獨顯。蔽諸大衆。譬如秋月。又如天
地清明。淨無塵翳。日在虛空。光明獨
照。今時五百餘車。圍遶侍坐佛於衆
中。光相獨明。是時坐中有一梵志名
曰并鑒。即從座起。偏袒右臂。右膝著
地。叉手向佛。以偈讚曰。

摩竭鷲伽王。為快得善利。身被寶珠鎧。
世尊出其土。威德動三千。名顯如雪山。
如蓮花開敷。香氣甚微妙。今覩佛光明。
如日之初出。如月遊虛空。無有諸雲翳。
世尊亦如是。光照於世間。觀如來智慧。
猶聞覩錠錄。施衆以明眼。決了諸疑惑。
時五百餘車聞此偈。已復告并鑒。汝
可重說。今時并鑒。即於佛前。再三重
說。時五百餘車聞重說偈。已各脫寶
衣。以施并鑒。并鑒即以寶衣奉。上如
來佛。愍彼故。即為納受。今時世尊告
毗舍離諸耆車曰。世有五寶。甚為難
得。何等為五。一者如來至真出現於
世。甚為難得。二者如來正法能演說。

者此人難得三者如來演法能信解
者此人難得四者如來演法能成就
者此人難得五者嶮危救厄知反復
者此人難得是謂五寶為難得也時
五百隸車聞佛示教利喜已即白佛
言唯願世尊及諸弟子明受我請佛
告隸車卿已請我我今便為得供養
已菴婆婆梨女先已請訖時五百隸
車聞菴婆婆梨女已先請佛各振手
而言吾欲供養如來而今此女已奪
我先即從座起頭面礼佛遶佛三匝
各自還歸時菴婆婆梨女即於其夜
種種供辦明日時到世尊即與千二
百五十比丘整衣持鉢前後圍遶詣
彼請所就座而坐時菴婆婆梨女即
設上饌供佛及僧食訖去鉢并除机
案時女手執金瓶行澡水畢前白佛
言此毗耶離城所有園觀我園最勝
今以此園貢上如來哀愍我故願垂
納受佛告女曰汝可以此園施佛為
首及招提僧所以然者如來所有園
林房舍衣鉢六物正使諸魔釋梵大
神力天無有能堪受此供者時女受

教即以此園施佛為首及招提僧佛
愍波故即為受之而說偈言

起塔立精舍園果施清涼橋船以渡人
曠野施水草及以堂閣施其福日夜增
戒具清淨者彼必到善方

時菴婆娑梨女取一小牀於佛前坐
佛漸為說法示教利喜施論戒論生
天之論欲為大患穢汙不淨上漏為
尋出要為上今時世尊知彼女意柔
軟和悅陰蓋微薄易可開化如諸佛
法即為彼女說苦聖諦苦集苦滅苦
出要諦時菴婆娑梨女信心清淨譬
如淨潔白氎易為受色即於座上遠
塵離垢諸法眼生見法得法決定
正住不墮惡道成就無畏而白佛言
我今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如是再
三唯願如來聽我於正法中為優婆
夷自今已後盡壽不殺不盜不邪淫
不欺不飲酒時彼女從佛受五戒已
捨本所習穢垢消除即從座起礼佛
而去今時世尊於毗舍離隨宜住已
告阿難言汝等皆嚴吾欲詣竹林藁
對曰唯然即嚴衣鉢與大眾侍從世

尊路由跋耆至彼竹林時有婆羅門
名毗沙陀耶聞佛與諸大衆詣此竹
林默自思念此沙門瞿曇名德流布
聞於四方十号具足於諸天釋梵若
魔若魔天沙門婆羅門中自身作證
為他說法上中下言皆悉真正義味
深奧梵行具足如此真人宜往瞻覩
時婆羅門出於竹葉往詣世尊問訊
託一面坐世尊漸為說法示教利喜
婆羅門聞已歡喜即請世尊及諸大
衆明日舍食時佛默然受請婆羅門
知已許可即從座起遶佛而歸即於
其夜供設飲食明日時到唯聖知之
今時世尊者衣持鉢大衆圍遶往詣彼
舍就座而坐時婆羅門設種種甘饌
供佛及僧食訖去鉢行澡水畢取一
小牀於佛前坐今時世尊為婆羅門
而作頌曰
若以飲食 衣服卧具 施持戒人
則獲大果 此為真伴 終始相隨
所至到處 如影隨形 是故種善
為後世糧 福為根基 衆生以安
福為天護 行不危嶮 生不遭難

死則上天

尔時世尊為婆羅門說微妙法示教
利喜已從座而去于時彼土穀貴飢
饉乞求難得佛告阿難勅此國內現
諸比丘盡集講堂對曰唯然即承教
宣令遠近普集講堂是時國內大眾
皆集阿難白佛言大眾已集唯聖知
時尔時世尊即從座起詣於講堂就
座而坐告諸比丘此土飢饉乞求難
得汝等宜各分部隨所知識詣毗舍
離及越祇國於彼安居可以無乏吾
獨與阿難於此安居所以然者恐有
短乏是時諸比丘受教即行佛與阿
難獨留於後夏安居中佛身疾生舉
體皆痛佛自念言我今疾生舉身痛
甚而諸弟子悉皆不在若取涅槃則
非我宜今當精勤自力以留壽命
尔時世尊於靜室出坐清涼處阿難
見已速疾往詣而白佛言今觀尊顏
疾如有損阿難又言世尊有疾我心
惶懼憂結荒迷不識方面氣息未絕
猶少醒悟默思如來未即滅度世眼
未滅大法未損何故今者不有教令

於衆弟子乎佛告阿難衆僧於我有
所須耶若有自言我持衆僧我攝衆
僧斯人於衆應有教命如來不言我
持於衆我攝於衆豈當於衆有教令
乎阿難我所說法內外已訖終不自
稱所見通達吾已老矣年粗八十臂
如故車方便修治得有所至吾身亦
然以方便力得少留壽自力精進忍
此苦痛不念一切想入無想定時我
身安隱無有惱患是故阿難當自熾
燃熾燃於法勿他熾燃當自歸依歸
依於法勿他歸依云何自熾燃熾燃
於法勿他熾燃當自歸依歸依於法
勿他歸依阿難比丘觀內身精勤无
懈憶念不忘除世貪憂觀外身觀
內外身精勤不懈憶念不忘除世貪
憂受意法觀亦復如是是謂阿難自
熾燃熾燃於法勿他熾燃當自歸依歸
依於法勿他歸依佛告阿難吾滅度
後能有修行此法者則為真我弟子
第一學者佛告阿難俱至遮婆羅塔
對曰唯然如來即起著衣持鉢詣一
樹下告阿難較座吾患背痛欲於此

止對曰唯然尋即敷座如來坐已阿
難敷一小座於佛前坐佛告阿難諸
有修四神足多修習行常念不忘在
意所欲可得不死一劫有餘阿難佛
四神足已多修行專念不忘在意所
欲如來可止一劫有餘為世除冥多
所饒益天人獲安今時阿難默然不
對如是再三又亦默然是時阿難為
魔所蔽矇矇不悟佛三現相而不知
請佛告阿難宜知是時阿難承佛意
言即從座起禮佛而去去佛不遠在
一樹下靜意思惟其間未久時魔波
旬來白佛佛意無欲可般涅槃今正
是時宜速滅度佛告波旬且止且止
我自知時如來今者未取涅槃須我
諸比丘集又能自調勇捍無怯到安
隱處逮得已利為人導師演布經教
顯於句義若有異論能以正法而降
伏之又以神變自身作證如是弟子
皆悉未集又諸比丘尼優婆塞優
婆夷普皆如是亦復未集今者要當
廣於梵行演布覺意使諸天人普
見神變時魔波旬復白佛言佛昔

於鬱鞞羅居連禪水邊阿遊波居俱
律樹下初成正覺我時至世尊所勸
請如來可般涅槃今正是時宜速滅
度今時如來即報我言止止波旬我
自知時如來今者未取涅槃須我諸
弟子集乃至天人見神變化乃取滅
度佛今弟子已集乃至天人見神變
化今正是時何不滅度佛言止止波
旬佛自知時不久住也是後三月於
本生處拘尸那謁娑羅園雙樹間當
取滅度時魔即念佛不虛言今必滅
度歡喜踊躍忽然不現魔去未久佛
即於遮婆羅塔定意三昧捨命住壽
當此之時地大震動舉國人民莫不
驚怖衣毛為豎佛放大光徹照无窮
幽冥之處莫不蒙明各得相見今時
世尊以偈頌曰

有無二行中 吾今捨有為 內專三昧定
如鳥出於卵

今時賢者阿難心驚毛豎疾行詣佛
頭面礼足却住一面白佛言恠哉世
尊地動乃尔是何因緣佛告阿難凡
世地動有八因緣何等八夫地在水

上水止於風風止於空空中大風有
時自起則大水擾大水擾則普地動
是為一也復次阿難有時得道比丘
比丘尼及大神尊天觀水性多觀地
性少欲知試力則普地動是為二也
復次阿難若始菩薩從堯率天降神
母胎專念不亂地為大動是為三也
復次阿難菩薩始出母胎從右脇生
專念不亂則普地動是為四也復次
阿難菩薩初成無上正覺當於此時
地大震動是為五也復次阿難佛初
成道轉無上法輪魔若魔天沙門婆
羅門諸天世人所不能轉則普地動
是為六也復次阿難佛教將畢專念
不亂欲捨性命則普地動是為七也
復次阿難如來於無餘涅槃界般涅
槃時地大振動是為八也以是八因
緣今地大動今時世尊即說偈言
無上二足尊 照世大沙門 阿難請天師
地動何因緣 如來演慈音 聲如迦毗陵
我說汝等聽 地動之所由 地因水而出
水因風而住 若虛空風起則地為大動
比丘比丘尼 欲試神足力 山海百草木

六地皆震動釋梵諸尊天意欲動於地
山海諸鬼神大地為震動菩薩二足尊
百福相已具始入母胎時地則為大動
十月處母胎如龍卧首尊初從右脇生
時地則大動佛為童子時消滅使緣縛
成道勝無量地則為大動昇仙轉法輪
於鹿野苑中道力降伏魔則地大為動
天魔頻來請勸佛般涅槃佛為捨性命
地則為大動人尊大導師神仙盡後有
難動而取滅時地則大動淨眼說諸緣
地動八事動有此亦有餘時地皆震動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二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三

臨

遊行經第二中

後秦弘始年佛臨耶舍共著金

佛告阿難世有八衆何謂八一日刹
利衆二曰婆羅門衆三曰居士衆四
曰沙門衆五曰四天王衆六曰忉利
天衆七曰魔衆八曰梵天衆我自憶
念昔者往來與刹利衆坐起言語不
可稱數以精進定力在所能現彼有
好色我色勝彼彼有妙聲我聲勝彼
彼辭我退我不辭彼彼所能說我亦
能說彼所不能我亦能說阿難我廣
為說法示教利喜已即於彼沒彼不
知我是天是人如是至梵天衆往返
無數廣為說法而莫知我誰阿難白
佛言甚奇世尊未曾有也乃能成就
如是佛言如是微妙希有之法阿難
甚奇甚特未曾有也唯有如來能成
此法又告阿難如來能知受起住滅
想起住滅觀起住滅此乃如來甚奇
甚特未曾有法汝當受持今時世尊
告阿難俱詣香塔在一樹下敷座而

坐佛告阿難香塔左右現諸比丘普
勅令集講堂阿難受教宣令普集阿
難白佛大眾已集唯聖知時

小時世尊即詣講堂就座而坐告諸
比丘汝等當知我以此法自身作證
成最正覺謂四念處四意斷四神足
四禪五根五力七覺意賢聖八道洪
等宜當於此法中和同敬順勿生諍
訟同一師受同一水乳於我法中宜
勤受學共相熾然共相娛樂比丘當
知我於此法自身作證布現於彼謂
貫經祇夜經受記經偈經法句經相
應經本緣經天本經廣經未曾有經
證喻經大教經汝等當善受持稱量
分別隨事修行所以者何如來不久
是後三月當般泥洹諸比丘聞此語
已皆悉愕然殞絕迷荒自投於地舉
聲大呼曰一何歎哉佛取滅度一何
痛哉世間眼滅我等於此已為長喪
或有比丘悲泣躃踊宛轉嗟不能
自勝猶如斬地宛轉迴遑莫知所奉
佛告諸比丘曰汝等且止勿懷憂悲
天地人物無生不終欲使有為不廢

易者無有是處我亦先說思愛無常
合會有離身非已有命不久存今時
世尊以偈頌曰

我今自在 到安隱處 和合大眾
為說此義 吾年老矣 餘命無幾
所作已辦 今當捨壽 念無放逸
比丘戒具 自攝定意 守護其心
若於我法 無放逸者 能滅苦本
盡生老死

又告比丘吾今所以誡汝者何天魔
波旬向來請我佛意無欲可般涅槃
今正是時宜速滅度我言止止波旬
佛自知時須我諸比丘集乃至諸天
普見神變化波旬復言佛告於瞿鞞羅
尼連禪河水邊阿迦波尼俱律樹下初
成佛道我時白佛佛意無欲可般泥
洹今正是時宜速滅度余時如來即
報我言止止波旬我自知時如來今
者未取滅度須我諸弟子集乃至天
人見神變化乃取滅度今者如來弟
子已集乃至天人見神變化今正是
時宜可滅度我言止止波旬佛自知
時不久住也是後三月當般涅槃時

魔即念佛不虛言今必滅度歡喜踊躍忽然不現魔去未久即於遮波羅塔定意三昧捨命住壽當此之時地大震動天人驚怖衣毛為豎佛放大光徹照無窮幽冥之處莫不蒙明各得相見我時頌曰

有無二行中 吾今捨有為內專三昧定如鳥出於卵

今時賢者阿難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長跪叉手白佛言唯願世尊留住一切勿取滅度慈愍衆生饒益天人今時世尊默然不對如是三請佛告阿難汝信如來正覺道不對曰唯然實信佛言汝若信者何故三來觸燒我為汝親從佛聞親從佛受諸有能修四神足多修習行常念不忘在意所欲可得不死一切有餘佛四神足已多習行專念不忘在意所欲可止不死一切有餘為世除冥多所饒益天人獲安今汝方言豈不愚不滅度再聞尚可乃至三聞猶不勸請留住一切一切有餘為世除冥多所饒益天人獲安今汝方言豈不愚

耶吾三現相汝三默然汝於今時何不報我如來可止一切一切有餘為世除冥多所饒益且止阿難吾已捨性命已棄已吐欲使如來自違言者無有是處譬如豪貴長者吐食於地寧當復有肯還取食不對曰不也如來亦然已捨已吐豈當復自還食言乎佛告阿難俱詣菴婆羅村即嚴衣鉢與諸大眾侍從世尊路由跋祇到菴婆羅村在一山林今時世尊為諸大眾說戒定慧修戒獲定得大果報修定獲智得大果報修智心淨得等解脫盡於三漏欲漏有漏無明漏已得解脫生解脫智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今時世尊於菴婆羅村隨宜住已佛告阿難汝等皆嚴當詣瞻婆村提舍村婆梨婆村及詣負弥城對曰唯然即嚴衣鉢與諸大眾侍從世尊路由跋祇漸至他城於負弥城北止尸舍婆林佛告諸比丘當與汝等說四大教法諦聽諦聽善思念之諸比丘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何謂為四若有比丘作如是

言諸賢我於彼村彼城彼國躬從佛
聞躬受是教從其聞者不應不信亦
不應毀當於諸經推其虛實依律依
法究其本末若其所言非經非律非
法當語彼言佛不說此汝謬受耶所
以然者我依諸經依律依法汝先所
言與法相違賢士汝莫受持莫為人
說當捐捨之若其所言依經依律依
法者當語彼言汝所言是真佛所說
所以然者我依諸經依律依法汝先
所言與法相應賢士汝當受持廣為
人說慎勿捐捨此為第一大教法也
復次比丘作如是言我於彼村彼城
彼國和合衆僧多聞耆舊親從其
聞親受是法是律是教從其聞耆
不應不信亦不應毀當於諸經推其
虛實依法依律究其本末若其所言
非經非律非法者當語彼言佛不說
此汝於彼衆謬聽受耶所以然者我
依諸經依律依法汝先所言與法相
違賢士汝莫持此莫為人說當捐捨
之若其所言依經依律依法者當語
彼言汝所言是真佛所說所以耆何

我依諸經依律依法汝先所言與法相應賢士汝當受持廣為人說慎勿捐捨此為第二大教法也復次比丘作如是言我於彼村彼城彼國衆多比丘持法持律持律儀者親從其聞親受是法是律是教從其聞者不應不信亦不應毀當於諸經推其虛實依法依律究其本末若其所言非經非律非法者當語彼言佛不說此汝於衆多比丘謬聽受耶所以然者我依諸經依律依法汝先所言與法相違賢士汝莫受持莫為人說當捐捨之若其所言依經依律依法者當語彼言汝所言是真佛所說所以然者我依諸經依律依法汝先所言與法相應賢士汝當受持廣為人說慎勿捐捨是為第三大教法也復次比丘作如是言我於彼村彼城彼國一比丘持法持律持律儀者親從其聞親受是法是律是教從其聞者不應不信亦不應毀當於諸經推其虛實依法依律究其本末若所言非經非律非法者當語彼言佛不說此汝於一

比丘所譟聽受耶所以然者我依諸
經依法依律汝先所言與法相違賢
士汝莫受持莫為人說當捐捨之若
其所言依經依律依法者當語彼言
汝所言是真佛所說所以然者我依
諸經依律依法汝先所言與法相應
賢士當勤受持廣為人說慎勿捐捨
是為第四大教法也今時世尊於貢
弥城隨宜住已告賢者阿難俱詣波
婆城對曰唯然即嚴衣鉢與諸大眾
侍從世尊路由末羅至波婆城閤頭
園中時有工師子名曰周那聞佛從
彼末羅來至此城即自嚴服至世尊
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時佛漸為周
那說法正化示教利喜周那聞佛說
法信心歡喜即請世尊明日舍食時
佛默然受請周那知佛許可即從座
起礼佛而歸尋於其夜供設飯食明
日時到唯聖知時今時世尊法服持
鉢大眾圍遶往詣其舍就座而坐是
時周那尋設飲食供佛及僧別煮梅
檀樹耳世所奇珍獨奉世尊佛告周
那勿以此耳與諸比丘周那受教不

敢輒與時彼衆中有一長老比丘晚
暮出家於其座上以餘器取今時周
那見衆食訖并除鉢器行澡水畢即
於佛前以偈問曰

敢問大聖智 正覺二足尊 善御上調伏
世有幾沙門

今時世尊以偈答曰

如汝所問者 沙門凡有四 志趣各不同
汝當識別之 一行道殊勝 二善說道義
三依道生活 四為道作穢 何謂道殊勝
善說於道義 依道而生活 有為道作穢
能度恩愛刺 入涅槃無疑 超越天人路
說此道殊勝 善解第一義 說道無垢穢
慈仁決衆疑 是為善說道 善敷演法句
依道以自生 遠望無垢場 名依道生活
內懷於善邪 外像如清白 虛誑無成實
此為道作穢 云何善惡俱 淨與不淨雜
相似現外好 如銅為金塗 俗人遂見此
謂聖智弟子 餘者不盡 勿捨清淨信
一人持大衆 內濁而外清 現閑善邪迹
而實懷放蕩 勿視外容貌 卒見便親敬
現閑善邪迹 而實懷放蕩

余時周那取一小座於佛前坐漸為

說法示教利喜已大衆圍遶侍從而
還中路止一樹下告阿難言吾患背
痛汝可敷座對曰唯然尋即敷座世
尊止息時阿難又敷一小座於佛前
坐佛告阿難向者周那無悔恨意耶
設有此意為何生阿難白佛言周
那設供無有福利所以者何如來最
後於其舍食便取涅槃佛告阿難勿
作是言勿作是言今者周那為獲大
利為得壽命得色得力得善名譽生
多財寶死得生天所欲自然所以者
何佛初成道能施食者佛臨滅度能
施食者此二功德正等無異汝今可
往語彼周那我親從佛聞親受佛教
周那設食今獲大利得大果報時阿
難承佛教旨即詣彼所告周那曰我
親從佛聞親從佛受教周那設食今
獲大利得大果報所以然者佛初得
道能飯食者及臨滅度能飯食者此
二功德正等無異

周那舍食已始聞如此言如來患甚篤
壽行今將訖雖食梅檀耳而患猶更增
抱病而涉路漸向拘夷城

今時世尊即從座起小復前行詣一樹下又告阿難吾背痛甚汝可敷座對曰唯然尋即敷座如來止息阿難礼佛足已在一面坐時有阿羅漢弟子名曰福貴於拘夷那竭城向波婆城中路見佛在一樹下容貌端正諸根寂定得上調意第一寂滅譬如大龍亦如澄水清淨無穢見已歡喜善心生焉即到佛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而白佛言世尊出家之人在清淨處慕樂閑居甚奇特也有五百乘車經過其邊而不聞見我師一時在拘夷那竭城波婆城二城中間道側樹下靜默而坐時有五百乘車經過其邊車聲轟轟覺而不聞是時有人來問我師向群車過寧見不耶對曰不見又問聞耶對曰不聞又問汝在此耶在餘處耶答曰在此又問汝醒悟耶答曰醒悟又問汝為覺寐答曰不寐彼人默念是希有也出家之人專精乃今車聲轟轟覺而不聞即語我師曰向有五百乘車從此道過車聲振動尚自不聞豈他聞哉即為

作札轍喜而去佛告福貴我今問汝
隨意所答群車振動覺而不聞雷動
天地覺而不聞何者為難福貴白佛
言千万車聲豈等雷電不聞車聲未
足為難雷動天地覺而不聞斯乃為
難佛告福貴我於一時遊阿越村在
一草廬時有異雲暴起雷電霹靂殺
四特牛耕者兄弟二人人衆大聚時
我出草廬仿佯經行被大衆中有一人
來至我所頭面札足隨我經行我知而
故問彼大衆聚何所為耶其人即問
佛向在何所為覺寐耶答曰在此時
不寐也其人亦歎希聞得定如佛者
也雷電霹靂聲聒天地而獨寂定覺
而不聞乃白佛言向有異雲暴起雷
電霹靂殺四特牛耕者兄弟二人彼
大衆聚其正為此其人心悅即得法
喜札佛而去今時福貴被二黃疊價
直百千即從座起長跪叉手而白佛
言今以此疊奉上世尊願垂納受佛
告福貴汝以一疊施我一施阿難今
時福貴承佛教言一奉如來一施阿
難佛愍彼故即為納受時福貴札佛
足已於一面坐佛漸為說法示教利

喜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大患不
淨穢汙上漏為尋出要為上時佛知
福貴意歡喜柔軟無諸蓋經易可開
化如諸佛常法即為福貴說苦聖諦
苦集苦滅苦出要諦時福貴信心清
淨辟如淨潔白疊易為受色即於座
上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見法得法
決定正住不墮惡道成就無畏而白
佛言我今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唯
願如來聽我於正法中為優婆塞自
今已後盡壽不殺不盜不婬不欺不
飲酒唯願世尊聽我於正法中為優
婆塞又白佛言世尊遊化若詣波婆
城唯願屈意過貧聚中所以然者欲
盡有家飲食牀卧衣服湯藥奉獻世
尊世尊受已家內獲安佛言汝所言
善今時世尊為福貴說法示教利喜
已即從座起頭面礼足歡喜而去其
去未久阿難尋以黃疊奉上如來如
來哀愍即為受之被於身上
今時世尊顏貌縱容威光熾盛諸根
清淨面色和悅阿難見已默自思念
自我得侍二十五年未曾見佛面色

光澤發明如金即從座起右膝著地
叉手合掌前白佛言自我得侍二十
五年未曾見佛光色如金不審何緣
願聞其意佛告阿難有二因緣如來
光色有殊於常一者佛初得道成無
上正真覺時二者臨欲滅度捨於性
命般涅槃時阿難以此二緣光色殊
常亦時世尊即說頌曰
金色衣光悅細軟極鮮淨福貴奉世尊
如雪白毫光

佛命阿難吾渴欲飲汝取水來阿難
白言向有五百乘車於上涼渡水濁
未清可以洗足不中飲也如是三勅
阿難汝取水來阿難白言今拘孫河
去此不遠清冷可飲亦可澡浴時有
鬼神居在雪山篤信佛道即以鈴盛
八種淨水奉上世尊佛慰彼故尋為
受之而說頌曰

佛以八種音勅阿難取水吾渴今欲飲
飲已詣拘尸柔軟和雅音所言悅衆心
給侍佛左右尋白於世尊向有五百車
截流渡彼岸渾濁於此水飲恐不便身
拘留河不遠水美甚清冷往彼可取飲

亦可澡浴身 雪山有鬼神 奉上如來水
飲已威勢強 衆中師子步 其水神龍居
清澄無濁穢 聖顏如雪山 安詳度拘孫
尔時世尊即詣拘孫河飲已澡浴與
衆而去中路止息在一樹下告周那
曰汝取僧伽梨四牒而敷吾患背痛
欲暫止息周那受教敷置已訖佛坐
其上周那礼已於一面坐而白佛言
我欲般涅槃我欲般涅槃佛告之曰
宜知是時於是周那即於佛前便般
涅槃佛時頌曰

佛趣拘孫河 清涼無濁穢 人中尊入水
澡浴度彼岸 大衆之原首 教勅於周那
吾今身疲極 汝速敷卧具 周那尋受教
四牒衣而敷 如來既止息 周那於前坐
即白於世尊 我欲取滅度 無愛無憎處
今當到彼方 無量功德海 最勝告彼曰
汝所作已辦 今宜知是時 見佛已聽許
周那倍精勤 滅行無有餘 如燈盡火滅
時阿難即從座起前白佛言佛滅度
後葬法云何佛告阿難汝且默然思
汝所業諸清信士自樂為之時阿難
復重三啓佛滅度後葬法云何佛言

欲知葬法者當如轉輪聖王阿難又
白轉輪聖王葬法云何佛告阿難聖
王葬法先以香湯洗浴其體以新劫
貝周遍纏身以五百張疊次如纏之
內身金棺灌以麻油畢舉金棺置於
第二大鐵槨中拊檀香擗次重於外
積衆名香厚衣其上而闍維之訖叔
舍利於四衢道起立塔廟表刹懸繒
使國行人皆見法王塔思慕正化多
所饒益阿難汝欲葬我先以香湯洗
浴用新劫貝周遍纏身以五百張疊
次如纏之內身金棺灌以麻油畢舉
金棺置於第二大鐵槨中拊檀香擗
次重於外積衆名香厚衣其上而闍
維之訖叔舍利於四衢道起立塔廟
表刹懸繒使諸行人皆見佛塔思慕
如來法王道化生獲福利死得上天
於時世尊重觀此義而說頌曰
阿難從坐起 長跪白世尊如來滅度後
當以何法葬 阿難汝且默思惟汝所行
國內諸清信 自當樂為之 阿難三請已
佛說轉輪葬 欲葬如來身 疊裹內棺擗
四衢起塔廟 為利益衆生 諸有札敬者

皆獲無量福

佛告阿難天下有四種人應得起塔
香花繒蓋伎樂供養何等為四一者如
來應得起塔二者辟支佛三者聲聞
人四者轉輪王阿難此四種人應得
起塔香華繒蓋伎樂供養尔時世尊
以偈頌曰

佛應第一塔 辟支佛聲聞 及轉輪聖王
典領四域主 斯四應供養 如來之所記
佛辟支聲聞 及轉輪王塔

尔時世尊告阿難俱詣拘尸城末羅
雙樹間對曰唯然即與大眾圍遶世
尊在道而行有一梵志從拘尸城趣
波婆城中路遙見世尊顏貌端正諸
根寂定見已歡喜善心自生前至佛
所問訊訖一面住而白佛言我所居
村去此不遠唯願瞿曇於彼止宿清
旦食已然後趣城佛告梵志且止且
止汝今便為供養我已時梵志慙懃
三請佛答如初又告梵志阿難在後
汝可語意時梵志聞佛教已即詣阿
難問訊已於一面立白阿難言我所
居村去此不遠欲屈瞿曇於彼止宿

清旦食已然後趣城阿難報曰止止
梵志汝今已為得供養已梵志復請
慇懃至三阿難答曰時既暑熱彼村
遠迥世尊疲極不足勞憊今時世尊
觀此義我已即說頌曰

淨眼前進路疲極向雙樹梵志遙見佛
遠詣而稽首我村今在近哀愍留一宿
清旦設微供然後向彼城梵志我身倦
道遠不能過監藏者在後汝可住語意
承佛教言已即詣阿難所唯願至我村
清旦食已去阿難曰止止時熱不相赴
三請不遂願憂惱不悅樂咄此有為法
流遷不常住今於雙樹間滅我無漏身
佛辟支聲聞一切皆歸滅無常无撰擇
如火焚山林

今時世尊入拘尸城向本生處末羅
雙樹間告阿難曰汝為如來於雙樹
間敷置牀座使頭北首面向西方所
以然者吾法流布當久住北方對曰
唯然即敷座令北首今時世尊自四
膝僧伽梨偃右脇如師子王累足而
卧時雙樹間所有鬼神篤信佛者以
非時花布散于地今時世尊告阿難

曰此雙樹神以非時華供養於我此
非供養如來阿難自言云何名為供
養如來語阿難人能受法能行法者
斯乃名曰供養如來佛觀此義而說
頌曰

佛在雙樹間偃卧心不乱樹神心清淨
以花散佛上阿難白佛言齊何名供養
受法而能行覺華而為供紫金華如輪
散佛未為供陰界人无我乃名第一供
小時梵摩那在於佛前執扇扇佛佛
言汝却勿在吾前時阿難默自思念
與梵摩那常在佛左右供給所須當
尊敬如來視無厭足今者末後須其
瞻視乃命使却意將何因於是阿難
即整衣服前白佛言此梵摩那常在
佛左右供給所須當尊敬如來視無
厭足今者末後須其瞻視而命使却
將有何因佛告阿難此拘尸城外有
十二由旬皆是諸大神天之所居宅
無空缺處此諸大神皆嫌此比丘當
佛前立今佛末後垂當滅度吾等諸
神其一奉觀而此比丘有大威德光
明映蔽使我曹等不得親近禮拜供

養阿難我以是緣故命使却阿難白
佛此尊比丘本積何德修何行業今
者威德乃如是乎佛告阿難乃往過
去久遠九十一劫時世有佛名毗婆
尸時此比丘以歡喜心手執草炬以
照彼塔由此因緣使今威光上徹二
十八天諸天神光所不能及
余時阿難即從座起偏袒右肩長跪
叉手而白佛言莫於此鄙陋小城荒
毀之土取滅度也所以者何更有大
國瞻婆大國毗舍離國王舍城婆祇
國舍衛國迦維羅衛國波羅捺國其
土人民衆多信樂佛法佛滅度已必
能恭敬供養舍利佛言止止勿造斯
觀無謂此土以為鄙陋所以者何昔
者此國有王名大善見此城時名拘
舍婆提大王之都城長四百八十里
廣二百八十里是時穀米豐賤人民
熾盛其城七重遶城欄楯亦復七重
彫文刻鏤間懸寶鈴其城下基深三
仞高十二仞城上樓觀高十二仞柱
圍三仞金城銀門銀城金門琉璃城
水精門水精城琉璃門其城周圍四

寶莊嚴間錯欄楯亦以四寶金樓銀
鈴銀樓金鈴寶璽七重中生蓮花優
鉢羅花鉢頭摩花俱物頭花分陀利
花下有金沙布現其底俠道兩邊生
多隣婆樹其金樹者銀葉花寶其銀
樹者金葉花寶水精樹者琉璃花寶
琉璃樹者水精花寶多隣樹間有衆
浴池清流深潭潔淨無穢以四寶博
間砌其邊金梯銀蹬銀梯金蹬琉璃
梯金蹬琉璃梯陞水精為蹬水精梯
陞琉璃為蹬周匝欄楯遶遶相承其
城覆覆生多隣樹其金樹者銀葉花
寶其銀樹者金葉花寶水精樹者琉
璃花寶琉璃樹者水精花寶樹間亦
有四種寶池生四種花街巷齊整行
伍相當風吹衆花紛紛路側微風四
起吹諸寶樹出柔軟音猶如天樂其
國人民男女大小共遊樹間以自娛
樂其國常有十種聲貝聲鼓聲波羅
聲歌聲舞聲吹聲爲聲馬聲車聲飲
食戲笑聲今時大善見王七寶具足
王有四德主四天下何謂七寶一金
輪寶二白鳥寶三紺馬寶四神珠寶

五王女寶六居士寶七主兵寶八何
善見大王成就金輪寶王常以十五日
月滿時沐浴香湯昇高殿上妹女圍
遶自然輪寶忽現在前輪有千輻光
色具足天匠所造非世所有真金所
成輪徑丈四大善見王默自念言我
曾從先宿諸舊聞如是語剎利王水
澆頭種以十五日月滿時沐浴香湯
昇寶殿上妹女圍遶自然金輪忽現
在前輪有千輻光色具足天匠所造
非世所有真金所成輪徑丈四是則
名為轉輪聖王今此輪現將無是耶
今我寧可試此輪寶時大善見王即
以四兵向金輪寶偏露右臂右膝著地
以右手摩按金輪語言汝向東方如
法而轉勿違常則輪即東轉時善見
王即將四兵隨其後行金輪寶前有
四神引導輪所住處王即止駕令時東
方諸小國王見大王至以金鉢盛銀
粟銀鉢盛金粟來趣王所拜首白言
善來大王今此東方土地豐樂人民
熾盛志性仁和慈孝中順唯願聖王
於此治政我等當給使左右承受所宜

當時善見大王語小王言止止諸賢
汝等則為供養我已但當以正法治
勿使偏枉無令國內有非法行此即
名曰我之所治時諸小王聞此教已
即從大王巡行諸國至東海表次行
南方西方北方隨輪所至其諸國王
各獻國土如東方諸小王此時善見
王既隨金輪周行四海以道開化安
慰民庶已還本國拘舍婆城時金輪
寶在宮門上虛空中住大善見王踊
躍而言此金輪寶真為我瑞我今真
為轉輪聖王是為金輪寶成就云何
善見大王成就白為寶時善見大王
清旦在正殿上坐自然為寶忽現在
前其毛純白七處平住力能飛行其
首雜色六牙纖膺真金間填時王見
已念言此為賢良若善調者可中御
乘即試調習諸能悉備時善見大王
欲自試為即乘其上清旦出城同行
四海食時已還時善見王踊躍而言
此白為寶真為我瑞我今真為轉輪
聖王是為為寶成就云何善見大王
成就馬寶時善見大王清旦在正殿

上坐自然馬寶忽現在前紺青色朱
尾尾頭頸如爲力能飛行時王見已
念言此馬賢良若善調者可中御乘
卽試調習諸能悉脩時善見王欲自
試馬寶卽乘其上清旦出城周行四
海食時已還時善見王踊躍而言此
紺馬寶真爲我瑞我今真爲轉輪聖
王是爲紺馬寶成就云何善見大王
神珠寶成就時善見大王於清旦在
正殿上坐自然神珠忽現在前質色
清徹無有瑕穢時王見已言此珠妙
好若有光明可照宮內時善見王欲
試此珠卽召四兵以此寶珠置高幢
上於夜冥中寶幢出城其珠光明照諸
軍衆猶如晝日於軍衆外周匝復能照
一由旬現城中人皆起作務謂爲是
晝時王善見踊躍而言今此神珠真
爲我瑞我今真爲轉輪聖王是爲神
珠寶成就云何善見大王成就王女
寶時王女寶忽然出現顏色從容面
貌端正不長不短不疾不細不白不
黑不剛不柔冬則身溫夏則身涼舉
身毛孔出梅檀香口出優鉢羅華香
言語柔軟舉動安詳先起後坐不

失宜則時王善見清淨無著心不暫
念況復親近時王善見踊躍而言此
王女寶真為我瑞我今真為轉輪聖
王是為王女寶成就去何善見大王
居士寶成就時居士丈夫忽然自出
寶藏自然財富無量居士宿福眼能
徹視地中伏藏有主無主皆悉見知
其有主者能為擁護其無主者取給
王用時居士寶往白王言大王有所
給與不足為憂我自能辦時善見王
欲試居士寶即勅嚴舡於水遊戲告
居士曰我須金寶汝速與我居士報
曰大王小待須至岸上王尋逼言我
停須用正今得來時居士寶被王嚴
勅即於舡上長跪以右手內著水中
水中寶瓶隨手而出如垂綠樹彼居
士寶亦復如是內手水中寶綠平出
充滿船上而白王言向須實用為須
幾許時王善見語居士言止止吾無
所須向相試耳汝今便為供養我已
時彼居士聞王語已尋以寶物還投
水中時善見王踊躍而言此居士寶
真為我瑞我今真為轉輪聖王是為

居士寶成就云何善見大王主兵寶
成就時主兵寶忽然出現智謀雄猛
英略獨決即詣王所自言大王有所討
罰王不足憂我自能辦時善見大王
欲誡主兵寶即集四兵而告之曰汝
今用兵未集者集已集者放未嚴者
嚴已嚴者解未去者去已去者住時
主兵寶聞王語已即令四兵未集者
集已集者放未嚴者嚴已嚴者解
未去者去已去者住時善見王踴躍
而言此主兵寶真為我瑞我今真為
轉輪聖王阿難是為善見轉輪聖王
成就七寶何謂四神德一者長壽不
夭無能及者二者身強無患無能及
者三者顏貌端正無能及者四者寶
藏盈溢無能及者是為轉輪聖王成
就七寶及四功德阿難時善見王久
乃命駕出遊後園尋告御者汝當善
御安詳而行所以然者吾欲諦觀國
土人民安樂無患時國人民路次觀
者復語侍人汝且徐行吾欲諦觀聖
王威顏阿難時善見王慈育民物如
父愛子國民慕王如子仰父所有珍

奇盡以貢王願垂納受在意所與時
王報曰且止諸人吾自有寶汝可自
用復於異時王作是念我今寧可造
作宮觀適生是意時國人民詣王善
見各白王言我今為王造作宮殿王
報之曰我今以為得汝供養我有寶
物自足成辦時國人民復重啓王我
欲與王造立宮殿王告人民隨汝等
意時諸人民承王教已即以八万四
千兩車載金而來詣拘舍婆城造立
法殿時第二忉利妙匠天子默自思
念唯我能堪與善見王起正法殿阿
難時妙匠天造法殿長六十里廣三
十里四寶莊嚴下基平整七重寶塼
以砌其階其法殿柱有八万四千金
柱銀樞銀柱金樞琉璃水精樞柱亦
然逮殿周匝有四欄楯皆四寶成又
四階陛亦四寶成其法殿上有八万
四千寶樓其金樓者銀為戶牖其銀
樓者金為戶牖水精琉璃樓戶亦然
金樓銀牀銀樓金牀統絰細軟金縷
織成布其座上水精琉璃樓牀亦然
其殿光明眩曜人目猶日盛明無能

視者時善見王自生念言我今可於
是殿左右起多隣園池即造園池縱
廣一由旬又復自念於法殿前造一
法池尋即施造縱廣一由旬其水清
澄潔淨無穢以四寶磚砌其下遠
池四邊攔楯周匝皆以黃金白銀水
精琉璃四寶合成其池中水生衆雜
華優鉢羅華波頭摩華俱物頭華分
陀利華出微妙香芬馥四散其池四
面陸地生華阿醯物多華瞻蔔華波
羅羅華華須臾陀華娑師迦華檀俱
摩梨華使人典池諸行過者將入洗
浴遊戲清涼隨意所欲須漿與漿須
食與食衣服車馬香華財寶不逆人
意阿難時善見王有八万四千爲金
銀校飾絡用寶珠齊爲王為第一八
万四千馬金銀校飾絡用寶珠力馬
王為第一八万四千車師子革絡四
寶莊嚴金輪寶為第一八万四千珠
神珠寶為第一八万四千玉女玉女
寶為第一八万四千居士居士寶為
第一八万四千刹利主兵寶為第一
八万四千城拘尸婆提城為第一八

万四千殿正法殿為第一八万四千
樓大正樓為第一八万四千牀皆以
黃金白銀衆寶所成氍毹毼毯統絰
細軟以布其上八万四千億衣初摩
衣迦尸衣劫波衣為第一八万四千
種食日日供設味味各異阿難時善
見王八万四千爲乘齊爲上清旦出
拘尸城案行天下周遍四海須臾之
間還入城食八万四千馬乘力馬寶
清旦出遊案行天下周遍四海須臾
之間還入城食八万四千車乘金輪
車駕力馬寶清旦出遊案行天下周
遍四海須臾之間還入城食八万四
千神珠以神珠寶照於宮內晝夜
常明八万四千玉女玉女寶善賢給
侍左右八万四千居士有所給與任
居士寶八万四千剎利有所討罰任
主兵寶八万四千城常所治都在
拘尸城八万四千殿王所常止在
正法殿八万四千樓王所常止在大
正樓八万四千座王所常止在頓梨
座以安禪故八万四千億求上妙寶
飾隨意所服以慚愧故八万四千檀

食王所常食食自然飯以知足故時
八万四千爲來現王時踴躍衝突傷
害衆生不可稱數時王念言此爲數
來多所損傷自今而後百年聽現一
爲如是轉次百年現一周而復始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三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部監奉
勅雕造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四

疏

遊行經第二後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

尔時佛告阿難時王自念我本積何
功德修何善本今獲果報巍巍如是
復自思念以三因緣致此福報何謂
三一日布施二日持戒三日禪思以
是因緣今獲大報王復自念我今已
受人間福報當復進修天福之業宜
自抑損去離憤內隱處閑居以崇道
術時王即命善賢寶女而告之曰我
今已受人間福報當復進修天福之
業宜自抑損去離憤內隱處閑居以
崇道術女言唯諾如大王教即勅內
外絕於侍覲時三即昇法殿入金樓
觀坐銀御牀思惟貪婬欲惡不善有
覺有觀離生喜樂得第一禪除滅覺
觀內信歡悅檢心專一無覺無觀定
生喜樂得第二禪捨喜守護專念不
亂自知身樂賢聖所求護念樂行得
第三禪捨滅苦樂先除憂喜不苦不
樂護念清淨得第四禪時善見王起

銀御牀出金樓觀詣大正樓坐琉璃
牀修習慈心遍滿一方餘方亦令周
遍廣普無二无量除衆結恨心無嫉
惡靜默慈柔以自娛樂悲喜捨心亦
復如是時玉女寶璽自念言久違顏
色思一侍覲今者寧可奉現大王時
寶女善賢告八万四千諸姊妹曰汝
等宜各沐浴香湯嚴飾衣服所以然
者我等久違顏色宜一奉覲諸女聞
已各嚴衣服沐浴澡潔時寶女善賢
又告主兵寶臣集四種兵我等久違
朝覲宜一奉現時主兵臣即集四兵
白寶女言四兵已集宜知是時於是
寶女將八万四千姊妹四兵導從詣
金多鄰園大衆震動聲聞于玉王聞
聲已臨臨而觀寶女即前戶側而立
時王見女尋告之曰汝止勿前吾將
出觀時善見王起頗梨座出大正樓
下正法殿與玉女寶璽多鄰園就座
而坐時善見王容顏光澤有踰於常
善賢寶女即自念言今者大王色勝
於常是何異瑞時女尋白大王今者
顏色異常將非異瑞欲捨壽耶今此

八万四千爲白鳥寶爲第一金銀交飾珞用寶珠自王所有願少留意共相娛樂勿便捨壽孤棄万民又八万四千馬力馬王爲第一八万四千車輪寶爲第一八万四千珠神珠寶第一八万四千女玉女寶第一八万四千居士居士寶第一八万四千剎刹主兵寶第一八万四千城拘尸城第一八万四千鍛正法殿第一八万四千樓大正樓第一八万四千座寶飾第一八万四千億衣柔軟第一八万四千種食味味珍異凡此衆寶皆王所有願少留意共相娛樂勿便捨壽孤棄万民時善見王答寶女曰自汝昔來恭奉於我慈柔敬順言无差漏今者何故乃作此語女白王曰不審所白有何不順王告女曰汝向所言爲馬寶車金輪宮觀名服饒饒斯皆無常不可久保而勸我留豈是順耶女白王言不審慈順當何以言王告女曰汝若能言爲馬寶車金輪宮觀名服饒饒斯皆無常不可久保願不戀著以勞神思所以然者王命未

幾當就後世夫生有死合會有離何
有生此而永壽者宜割恩愛以存道
意斯乃名曰敬順言也阿難時玉女
寶聞王此教悲泣號啼捫淚而言爲
馬寶車金輪宮觀名服餽饌斯皆無
常不可久保願不戀著以勞神思所以
然者王壽未幾當就後世夫生有死
合會有離何有生此而永壽者宜割
恩愛以存道意阿難彼玉女寶撫此
言頃時善見王忽然命終猶如壯士
美飯一食無有苦惱魂神上生第七
梵天其王善見死七日後輪寶珠寶
自然不現爲寶馬寶玉女寶居士寶
主兵寶同日命終城池法殿樓觀寶
飾金多鄰園皆變爲土木佛告阿難
此有爲法無常變易要歸磨滅貪欲
無厭消散人命戀著恩愛無有知足
唯得聖智諦見道者尔乃知足阿難
我自憶念曾於此處六返作轉輪聖
王終捐骨於此今我成無上正覺復捨
性命捐身於此自今已後生死永絕
無有方土捐吾身處此最後邊更不
受有

今時世尊在拘尸那竭城本所生處
娑羅園中雙樹間臨將滅度告阿難
曰汝入拘尸那竭城告諸末羅諸賢
當知如來夜半於娑羅園雙樹間當
般涅槃汝等可往諮問所疑面受教
誡宜及是時無從後悔是時阿難受
佛教已即從座起禮佛而去與一
比丘垂淚而行入拘尸城見五百末
羅以少因緣集在一處時諸末羅見
阿難來即起作禮於一面立白阿難
言不審尊者今入此城何其晚暮欲
何作為阿難垂淚言吾為汝等欲相
饒益故來相告卿等當知如來夜半
當般涅槃汝等可往諮問所疑面受
教誡宜及是時無從後悔時諸末羅
聞是言已舉聲悲號宛轉躄地絕而
復甦譬如大樹根拔枝條摧折同舉
聲言佛取滅度何其駛哉佛取滅度
何其速哉群生長衰世間眼滅是時
阿難慰勞諸末羅言止止勿悲天地
万物無生不終欲使有為而常存者
無有是處佛不去乎合會有離生必
有盡時諸末羅各相謂言吾等還歸

將諸家屬并持五百張白疊共詣雙
樹時諸末羅各歸舍已將諸家屬并
持白疊出拘尸城詣雙樹間至阿難
所阿難遙見默自念言彼人衆多若
二見佛恐未周聞佛先滅度我今
寧可使於前夜同時見佛即將五百
末羅及其家屬至世尊所頭面礼足
在一面立阿難前白佛言某甲某甲
諸末羅等及其家屬問訊世尊起居
增損佛報言勞汝等來當使汝等壽
命延長無病无痛阿難乃能將諸末
羅及其家屬使見世尊時諸末羅頭
面礼足於一面坐今時世尊為說無常
示教利喜時諸末羅聞法歡喜即以
五百張疊奉上世尊佛為受之諸末
羅即從座起礼佛而去是時拘尸城
內有一梵志名曰須跋年百二十耆
舊多智聞沙門瞿曇今夜於雙樹間
當取滅度自念言吾於法有疑唯有
瞿曇能解我意今當及時自力而行
即於其夜出拘尸城詣雙樹間至阿
難所問訊已一面立白阿難曰我聞
瞿曇沙門今夜當取滅度故來至此

求一相見我於法有疑願見瞿曇
決我意寧有閑暇得相見不阿難報
言止止須跋佛身有疾无勞擾也須
跋固請乃至再三吾聞如來時一出
世如優曇鉢花時時乃出故來求現
欲決所疑寧有閑暇暫相見不阿難
答如初佛身有疾无勞擾也時佛告
阿難汝勿遮止聽使來入此欲決疑
無燒乱也設聞我法必得開解阿難
乃告須跋汝欲覲佛宜知是時須跋
即入問說已一面坐而白佛言我於
法有疑寧有閑暇一決所滯不佛言
恣汝所問須跋即問云何瞿曇諸有
別衆自稱爲師不蘭迦葉末伽梨憍
舍利阿浮陀翅舍金披羅波浮迦旃
薩若毗耶梨弗屈捷子此諸師等各
有異法瞿曇沙門能盡知耶不盡知
耶佛言止止用論此爲吾悉知耳今
當爲汝說深妙法諦聽諦聽善思念
之須跋受教佛告之曰若諸法中無
八聖道者則無第一沙門果第二第
三第四沙門果須跋以諸法中有八
聖道故便有第一沙門果第二第三

第四沙門果須跋今我法中有八聖道有第一沙門果第二第三第四沙門果外道異衆無沙門果亦時世尊為須跋而說頌曰

我年二十九出家求善道須跋我成佛今已五十年戒定智慧行獨處而思惟今說法之要此外無沙門

佛告須跋若諸比丘皆能自攝者則此世間羅漢不空是時須跋白阿難言諸有從沙門瞿曇已行梵行今行當行者為得大利阿難汝於如來所修行梵行亦得大利我得面覲如來諮問所疑亦得大利今者如來則為以弟子薊而別我已即白佛言我今寧得於如來法中出家受具戒不佛告須跋若有異學梵志於我法中修梵行者當試四月觀其人行察其志性具諸威儀無漏失者則於我法得受具戒須跋當知在人行耳須跋復白言外道異學於佛法中當試四月觀其人行察其志性具諸威儀无漏失者乃得具戒今我能於佛正法中四歲使役具諸威儀無有漏失乃受

具戒佛告須跋我先已說在人行耳
於是須跋即於其夜出家受戒淨修
梵行於現法中自身作證生死已盡
梵行已立所作已辦得如實智更不
受有時夜未久即成羅漢是為如來
最後弟子便先滅度而佛後焉是時
阿難在佛後立撫牀悲泣不能自勝
歔歔而言如來滅度何其駛哉世尊
滅度何其疾哉大法淪墮何其速哉
群生長衰世間眼滅所以者何我蒙
佛恩得在學地所業未成而佛滅度
尔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比丘今為
所在時諸比丘白如來曰阿難比丘
今在佛後撫牀悲泣不能自勝歔歔
而言如來滅度何其駛哉世尊滅度
何其疾哉大法淪墮何其速哉群生
長衰世間眼滅所以者何我蒙佛恩
得在學地所業未成而佛滅度佛告
阿難止止勿憂莫悲泣也汝待我以
來身行有慈無二無量言行有慈意
行有慈無二無量阿難汝供養我功
德甚大若有供養諸天魔梵沙門婆
羅門無及汝者汝但精進成道不久

尔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諸佛給侍
弟子亦如阿難未來諸佛給侍弟子
亦如阿難然過去佛給侍弟子語然
後知今我阿難舉目即知如來須是
世尊須是此是阿難未曾有法汝等
持之轉輪聖王有四奇特未曾有法
何等四聖王行時舉國民庶皆來奉
迎見已歡喜聞教亦喜瞻仰威顏無
有厭足轉輪聖王若住若坐及與卧
時國內臣民盡來王所見王歡喜聞
教亦喜瞻仰威顏無有厭足是為轉
輪聖王四奇特法今我阿難亦有此
四奇特之法何等四阿難默然入比
丘衆衆皆歡喜為衆說法聞亦歡喜
觀其儀容聽其說法無有厭足復次
阿難默然至比丘衆中優婆塞衆
中優婆夷衆中見俱歡喜若與說法
聞亦歡喜觀其儀容聽其說法無有
厭足是為阿難四未曾有奇特之法
尔時阿難偏露右肩右膝著地而白
佛言世尊現在四方沙門耆舊多智明
解經律清德高行者來覲世尊我因
得札敬親覲問評佛滅度後彼不復

來無所瞻對當如之何佛告阿難汝勿
憂也諸族姓子常有四念何等四一
日念佛生處歡喜欲見憶念不忘生
處慕心二日念佛初得道處歡喜欲
見憶念不忘生處慕心三日念佛轉
法輪處歡喜欲見憶念不忘生處慕
心四日念佛般泥洹處歡喜欲見憶
念不忘生處慕心阿難我般泥洹後
族姓男女念佛生時功德如是佛得
道時神力如是轉法輪時度人如是
臨滅度時遺法如是各詣其處遊行
扎敬諸塔寺已死皆生天除得道者
佛告阿難我般涅槃後諸釋種來求
為道者當聽出家授具足戒勿使留
難諸異學梵志來求為道亦聽出家
受具足戒勿試四月所以者何彼有
異論若小稽留則生本見
今時阿難長跪叉手前白佛言闍怒
比丘虜愧自用佛滅度後當如之何
佛告阿難我滅度後若彼闍怒不順
威儀不受教誡汝等當共行梵檀罰
勅諸比丘不得與語亦勿往返教授
從事是時阿難復白佛言佛滅度後

諸女人輩未受誨者當如之何佛告
阿難莫與相見阿難又白設相見者
當如之何佛言莫與共語阿難又白
設與語者當如之何佛言當自檢心
阿難汝謂佛滅度後無復覆護失所
持耶勿造斯觀我成佛來所說經戒
卽是汝護是汝所持阿難自今日始
聽諸比丘捨小小戒上下相呼當順
禮度斯則出家敬順之法佛告諸比
丘汝等若於佛法衆有疑於道有疑
者當速諮問宜及是時無從後悔及
吾現存當為汝說時諸比丘默然无
言佛又告曰汝等若於佛法衆有疑
於道有疑當速諮問宜及是時無從
後悔及吾現存當為汝說時諸比丘
又復默然佛復告曰汝等若自慚愧
不敢問者當因知識速來諮問宜及
是時無從後悔時諸比丘又復默然
阿難白佛言我信此衆皆有淨信無
一比丘疑佛法衆疑於道者佛告阿
難我亦自知今此衆中最小比丘皆
見道跡不趣惡道極七往返必盡苦
際尔時世尊卽記莧千二百弟子所

得道果時世尊披鬱多羅僧出金色臂告諸比丘汝等當觀如來時時出世如優曇鉢花時一現耳尔時世尊重觀此義而說偈言

右臂紫金色 佛現如靈瑞 去來行無常 現滅無放逸

是故比丘無為放逸我以不放逸故自致正覺無量衆善亦由不放逸得一切万物無常存者此是如來末後所說於是世尊即入初禪定從初禪起入第二禪從第二禪起入第三禪從第三禪起入第四禪從四禪起入空處定從空處定起入識處定從識處定起入不用定從不用定起入有想無想定從有想無想定起入滅想定是時阿難問阿那律世尊已般涅槃耶阿那律言未也阿難世尊今者在滅想定我昔親從佛聞從四禪起乃般涅槃於時世尊從滅想定起入有想無想定從有想無想定起入不用定從不用定起入識處定從識處定起入空處定從空處定起入第四禪從第四禪起入第三禪從三禪起入

第二禪從二禪起入第一禪從第一禪起入第二禪從二禪起入第三禪從三禪起入第四禪從四禪起佛般涅槃當於尔時地大震動諸天世人皆大驚怖諸有幽冥日月光明所不照處皆蒙大明各得相見迭相謂言彼人生此彼人生此其光普遍過諸天光時忉利天於虛空中以文陀羅花優鉢羅波頭摩拘摩頭分陀利花散如來上及散衆會又以天末栴檀而散佛上及散大衆佛滅度已時梵天王於虛空中以偈頌曰

一切昏萌類皆當捨諸陰佛為無上尊
世間無等倫如來大聖雄有無畏神力
世尊應久住而今般涅槃
尔時釋提桓因復作頌曰

陰行無有常但為興衰法生者無不死
佛滅之為樂

尔時毗沙門王復作頌曰

福樹大叢林無上福娑羅受供之良田
雙樹間滅度

尔時阿那律復作頌曰

佛以無為住不用出入息本由寂滅來

靈曜於是沒

尔時梵摩那比丘復作頌曰

不以懈怠心約已修上慧無著無所染
離愛無上尊

尔時阿難比丘復作頌曰

天人懷恐怖衣毛為之豎一切皆成就
正覺取滅度

尔時金毗羅神復作頌曰

世間失覆護群生永盲冥不復覩正覺
人雄釋師子

尔時密迹力士復作頌曰

今世與後世梵世諸天人更不復覩見
人雄釋師子

尔時佛母摩耶復作頌曰

佛生樓毗圍其道廣流布還到本生處
永棄無常身

尔時雙樹神復作頌曰

何時當復以非時花散佛十力功德具
如來取滅度

尔時娑羅園林神復作頌曰

此處最妙樂佛於此生長即此轉法輪
又於此滅度

尔時四天王復作頌曰

如來無上智 常說無常論 解群生苦縛
究竟入寂滅

余時忉利天王復作頌曰

於億千萬劫 求成无上道 解群生苦縛
究竟入寂滅

余時焰天王復作頌曰

此是最後衣 經裹如來身 佛既滅度已
衣當何處施

余時兜率陀天王復作頌曰

此是末後身 陰界於此滅 無憂无喜想
无復老死患

余時化自在天王復作頌曰

佛於今後夜 偃右脇而卧 於此娑羅園
釋師子滅度

余時他化自在天王復作頌曰

世間永衰冥 星王月寶墜 無常之所覆
大智日永翳

余時異比丘而作頌曰

是身如泡沫 危脆誰當樂 佛得金剛身
猶為無常壞 諸佛金剛體 皆亦歸無常
速滅如少雪 其餘復何異

佛般涅槃已 時諸比丘悲慟殞絕 自
投於地宛轉號咷 不能自勝歔歔而

言如來滅度何其駛哉世尊滅度何
其疾哉大法淪翳何其速哉群生長
衰世間眼滅譬如大樹根拔枝條摧
折又如斬地宛轉迴遑莫知所奉時
諸比丘亦復如是悲慟殞絕自投於
地宛轉號咷不能自勝歔歔而言如
來滅度何其駛哉世尊滅度何其疾
哉大法淪翳何其速哉群生長衰世
間眼滅今時長老阿那律告諸比丘
止止勿悲諸天在上儻有恠責時諸
比丘問阿那律上有幾天阿那律言
充滿虛空豈可計量皆於空中徘徊
騷擾悲號蹣跚垂淚而言如來滅度
何其駛哉世尊滅度何其疾哉大法
淪翳何其速哉群生長衰世間眼滅
譬如大樹根拔枝條摧折又如斬地
宛轉迴遑莫知所奉是時諸天亦復
如是皆於空中徘徊騷擾悲號蹣跚
垂淚而言如來滅度何其駛哉世尊
滅度何其疾哉大法淪翳何其速哉
群生長衰世間眼滅時諸比丘竟夜
達曉講法語已阿那律告阿難言汝
可入城語諸末羅佛已滅度所欲施

作宜及時為是時阿難即起禮佛足
已將一比丘涕泣入城遙見五百末
羅以少因緣集在一處諸末羅見阿
難來皆起奉迎禮足而立白阿難言
今來何早阿難答言我今為欲饒益
汝故晨來至此汝等當知如來昨夜
已取滅度汝欲施作宜及時為時諸
末羅聞是語已莫不悲慟捫淚而言
一何駛哉佛般涅槃一何疾哉世間
眼滅阿難報曰止止諸君勿為悲泣
欲使有為不變易者無有是處佛
已先說生者有死合會有離一切思
愛無常存者時諸末羅各相謂言宜
各還歸辦諸香花及衆伎樂速詣雙
樹供養舍利竟一日已以佛舍利置
於牀上使末羅童子舉牀四角擎持
幡蓋燒香散華伎樂供養入東城門
遍諸里巷使國人民皆得供養然後
出西城門詣高顯處而闍維之時諸
末羅作此論已各自還家供辦香華
及衆伎樂詣雙樹間供養舍利竟一
日已以佛舍利置於牀上諸末羅等
衆來舉牀皆不能勝時阿那律語諸

末羅汝等且止勿空疲勞今者諸天
欲來舉牀諸末羅曰天以何意欲舉
此牀阿那律曰汝等欲以香花伎樂
供養舍利竟一日已以佛舍利置於
牀上使末羅童子舉牀四角擎持幡
蓋燒香散花伎樂供養入東城門遍
諸里巷使國人民皆得供養然後出
西城門詣高顯處而閻維之而諸天
意欲留舍利七日之中香花伎樂禮
敬供養然後以佛舍利置於牀上使
末羅童子舉牀四角擎持幡蓋散花
燒香作衆伎樂供養舍利入東城門
遍諸里巷使國人民皆得供養然後
出城北門渡熙連禪河到天冠寺而
閻維之是上天意使牀不動末羅曰
諾快哉斯言隨諸天意時諸末羅自
相謂言我等宜先入城街里街里平
治道路掃灑燒香還來至此於七日
中供養舍利時諸末羅即共入城街
里街里平治道路掃灑燒香訖已出
城於雙樹間以香花伎樂供養舍利
訖七日已時日向暮舉佛舍利置於
牀上末羅童子奉舉四角擎持幡蓋

燒香散花作衆伎樂前後導從安詳而行時忉利諸天以文陀羅花優鉢羅花波頭摩花拘物頭花分陀利花天末栴檀散舍利上充滿街路諸天作樂鬼神歌詠時諸末羅自相謂言且置人樂請設天樂供養舍利於是末羅奉牀漸進入東城門止諸街巷燒香散花伎樂供養時有路夷末羅女篤信佛道手擎金花大如車輪供養舍利時有一老母舉聲讚曰此諸末羅為得大利如來末後於此滅度舉國士民快得供養時諸末羅設供養已出城北門渡熙連禰河到天冠寺置牀於地告阿難曰我等當復以何供養阿難報曰我親從佛聞親受佛教欲葬舍利者當如轉輪聖王葬法又問阿難轉輪聖王葬法云何答曰聖王葬法先以香湯洗浴其身以新劫貝周遍纏身五百張疊次如纏之內身金棺灌以麻油畢舉金棺置於第二大鐵槨中栴檀香擲次重於外積衆名香厚衣其上而闍維之收拾舍利於四衢道起立塔廟表刹懸繒使國行人皆見王塔思慕正化多所饒益阿

難汝欲葬我先以香湯洗浴用新劫
貝周匝纏身以五百張疊次如經之
內身金棺灌以麻油畢舉金棺置於
第二大鐵槨中梅檀香槨次重於外
積衆名香厚衣其上而闍維之叔撿
舍利於四衢道起立塔廟表剎懸繒
使諸行人皆見佛塔思慕如來法王
道化生獲福利死得上天除得道者
時諸末羅各相謂言我等還城供辦
葬具香花劫貝棺槨香油及與白疊
時諸末羅即共入城供辦葬具已還
到天冠寺以淨香湯洗浴佛身以新
劫貝周匝纏身五百張疊次如經之
內身金棺灌以香油奉舉金棺置於
第二大鐵槨中梅檀木槨重衣其外
以衆名香而積其上時有末羅大臣
名曰路夷執大炬火欲燃佛積而火
不燃又有大末羅次前燃其積火又
不燃時阿那律語諸末羅言止止諸
賢非汝所能火滅不燃是諸天意末
羅又問諸天何故使火不燃阿那律
言天以大迦葉將五百弟子從波婆
國來今在半道及未闍維欲見佛身

天知其意故火不燃末羅又言願遂此意尔時大迦葉將五百弟子從波婆國來在道而行過一丘乳子手執文隨羅花時大迦葉遙見丘乳子就徃問言汝從何來報言吾從拘尸城來迦葉又言汝知我師問乎答曰知又問我師存耶答曰滅度已來已經七日吾從彼來得此天華迦葉聞之悵然不悅時五百比丘聞佛滅度皆大悲泣宛轉號咷不能自勝捫淚而言如來滅度何其駛哉世尊滅度何其疾哉大法淪翳何其速哉群生長衰世間眼滅譬如大樹根拔枝葉摧折又如斬蛇宛轉迴遑莫知所奉時彼衆中有釋種子字拔難陀止諸比丘言汝等勿憂世尊滅度我得自在彼者常言當應行是不應行是自今已後隨我所為迦葉聞已悵然不悅告諸比丘曰速嚴衣鉢時詣雙樹及未闍維可得見佛時諸比丘聞大迦葉語已即從座起侍從迦葉詣拘尸城渡屋連禪河水到天冠寺至阿難所問評已一面住語阿難言我等欲一

面覲舍利及耒闍維寧可見不阿難
答言雖耒闍維難復可見所以然者
佛身既洗以香湯經以劫貝五百張
疊次如經之藏於金棺置鐵擲中梅
檀香擲重衣其外以為佛身難復可
覲迦葉請至三阿難答如初以為佛
身難復得見時大迦葉適向香積於
時佛身從重擲內雙出兩足足有異
色迦葉見已恠問阿難佛身金色是
何故異阿難報曰向者有一老母悲
哀而前手撫佛足淚墮其上故色異
耳迦葉聞已又大不悅即向香積札
佛舍利時四部衆及上諸天同時俱
禮於是佛足忽然不現時大迦葉遶
香積三匝而作頌曰

諸佛無等等 聖智不可稱 無等之聖智
我今稽首禮 無等等沙門 最上無瑕穢
牟尼絕愛枝 大仙天人尊 人中第一雄
我今稽首禮 苦行無等侶 離著而教人
無染無垢塵 稽首無上尊 三垢垢已盡
樂於空寂行 無二無疇匹 稽首十力尊
遠逝為最上 二足尊中尊 覺四諦止息
稽首安隱智 沙門中無上 迴邪令入正

世尊施寂滅稽首湛然迹無熱无取郤
其心常寂定練除諸塵穢稽首無垢尊
慧眼無限量甘露滅名稱希有難思議
稽首無等倫吼聲如師子在林無所畏
降魔越四姓是故稽首礼

大迦葉有大威德四辯具足說此偈
已時彼佛積不燒自燃諸末羅等各
相謂言今火猛熾焰威難止閻維舍
利或能消盡當於何所求水滅之時
佛積側有娑羅樹神寫信佛道尋以
神力滅佛積火時諸末羅復相謂言
此拘尸城左右十二由旬所有香花
盡當採取供佛舍利尋詣城側取諸
香花以用供養時波婆國末羅民衆
聞佛於雙樹滅度皆自念言今我宜
往求舍利分自於本土起塔供養時
波婆國諸末羅即下國中嚴四種兵
爲兵馬兵車兵步兵到拘尸城遣使
者言聞佛衆祐止此滅度彼亦我師
敬慕之心來請骨分當於本國起塔
供養拘尸王答曰如是如是誠如所
言但爲世尊垂降此土於茲滅度國
內士民當自供養遠勞諸君舍利分

不可得時速羅頗國諸跋離民衆及
羅摩伽國拘利民衆毗留提國婆羅
門衆迦維羅衛國釋種民衆毗舍離
國離車民衆及摩竭王阿闍世聞如
來於拘尸城雙樹間而取滅度皆自
念言今我宜往求舍利分時諸國王
阿闍世等即下國中嚴四種兵爲兵
馬兵車兵步兵進渡恒水即勅婆羅
門香姓汝持我名入拘尸城致問諸
末羅等起居輕利遊步強耶吾於諸
賢每相宗敬鄰境義和曾無諍訟我
聞如來於君國內而取滅度唯無上
尊寶我所天故從遠來求請骨分欲
還本土起塔供養設與我者舉國重
寶與君共之時香姓婆羅門受王教
已即詣彼城語諸末羅曰摩竭大王
致問無量起居輕利遊步強耶吾於
諸君每相宗敬鄰境義和曾無諍訟
我聞如來於君國內而取滅度唯無
上尊寶我所天故從遠來求請骨分
欲還本土起塔供養設與我者舉國
重寶與君共之時諸末羅報香姓曰
如是如是誠如君言但爲世尊垂降

此土於茲滅度國內士民自當供養
遠勞諸君舍利分不可得時諸國王
即集群臣衆共立議作頌告曰
吾等和議 遠來拜首 遜言求分
如不見與 四兵在此 不惜身命
義而弗獲 當以力取
時拘尸國即集群臣衆共立議以倡
答曰

遠勞諸君 屈辱拜首 如來遺形
不敢相許 彼欲舉兵 吾斯亦有
畢命相控 未之有畏

時香姓婆羅門曉衆人曰諸賢長夜
受佛教誡口誦法言心眼仁化一切
衆生常念欲安寧可諍佛舍利共相
殘害如來遺形欲以廣益舍利現在
但當分取衆咸稱善尋復議言誰堪
分者皆言香姓婆羅門仁智平均可
使分也時諸國王即命香姓汝為我
等分佛舍利均作八分於時香姓聞
諸王語已即詣舍利所頭面礼畢徐
前取佛上牙別置一面尋遣使者責
佛上牙詣阿闍世王所語使者言汝
以我聲上白大王起居輕利遊步強

耶舍利未至傾遲無量耶今付使者
如來上牙並可供養以慰企望明星
出時分舍利訖當自奉送時彼使者
受香姓語已即詣阿闍世王所自言
香姓婆羅門致問無量起居輕利遊
步強耶舍利未至傾遲無量耶今付
使者如來上牙並可供養以慰企望
明星出時分舍利訖當自奉送今時
香姓以一瓶受一石許即分舍利均
為八分已告衆人言願以此瓶衆議
見與自欲於舍起塔供養皆言智哉
是為知時即共聽與時有畢鉢村人
白衆人言乞地煇炭起塔供養皆言
與之時拘尸國人得舍利分即於其
土起塔供養波婆國人遮羅國羅摩
伽國毗留提國迦維羅衛國毗舍離
國摩竭國阿闍世王等得舍利分已
各歸其國起塔供養香姓婆羅門持
舍利瓶歸起塔廟畢鉢村人持地煇
炭歸起塔廟當於今時如來舍利起
於八塔第九瓶塔第十炭塔第十一
生時爇塔何等時佛生何等時成道
何等時滅度沸星出時生沸星出出

家沸星出成道沸星出滅度

丹本注云問中應有

何等時出家
諸本並闕

何等生二足尊

何等出叢林苦

何等得最上道

何等入涅槃城

沸星生二足尊

沸星出叢林苦

沸星得最上道

沸星入涅槃城

八日如來生八日佛出家八日成菩提

八日取滅度

八日生二足尊

八日出叢林苦

八日成最上道

八日入涅槃城

二月如來生二月佛出家二月成菩提

八日取涅槃 二月生二足尊

二月出叢林苦

二月得最上道

八日入涅槃城

娑羅花熾盛

種種光相照於其本生處

如來取滅度

大慈般涅槃多人稱讚礼

盡度諸忍畏決定取滅度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五

臨

後秦弘始年佛貍耶舍共竺佛念譯

第一分世尊經第三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羅閱祇者閼崛山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時執樂天般遮翼子於夜靜寂無人之時放大光明照耆闍崛山來至佛所頭面礼佛足已在一面立時般遮翼白世尊言昨梵天王至忉利天與帝釋共議我親從彼聞今者寧可向世尊說不佛言汝欲說者便可說之般遮翼言一時忉利諸天集法講堂有所講論時四天王隨其方面各當位坐提帝賴吒天王在東方坐其面西向帝釋在前毗樓勒天王在南方坐其面北向帝釋在前毗樓博叉天王在西方坐其面東向帝釋在前毗沙門天王在北方坐其面南向帝釋在前時四天王皆先坐已然後我坐復有餘大神天皆先於佛所淨修梵行於此命終生忉利天使彼諸天增益五福一者天壽二者天色三者天

名稱四者天樂五者天威德時諸忉
利天皆踊躍歡喜言增益諸天衆咸
損阿須倫衆尔時釋提桓因知諸天
人有歡喜心即為忉利諸天而作頌曰
忉利諸天人 帝釋相娛樂 礼敬於如來
最上法之王 諸天受影福 壽色名樂威
於佛修梵行 故來生此間 復有諸天人
光色甚巍巍 佛智慧弟子 生此復殊勝
忉利及因提 思惟此自樂 礼敬於如來
最上法之王

尔時忉利諸天聞此偈已倍復歡喜
不能自勝增益諸天衆咸損阿須倫
衆釋提桓因見忉利天歡喜悅豫即
告之日諸賢汝等頗欲聞如來八無
等法不時忉利諸天言願樂欲聞帝
釋報言諦聽諦聽善思念之諸賢如
來至真等正覺十号具足不見過去
未來現在有如來至真十号具足如
佛者也佛法微妙善可講說智者所
行不見過去未來現在有微妙法如
佛者也佛由此法而自覺悟通達無
碍以自娛樂不見過去未來現在能
於此法而自覺悟通達無碍以自娛

樂如佛者也諸賢佛以此法自覺悟
已亦能開示涅槃徑路親近漸至入
於寂滅譬如恒河水尖摩水二水並
流入於大海佛亦如是善能開示涅
槃徑路親近漸至入于寂滅不見過
去未來現在有能開示涅槃徑路如
佛者也諸賢如來眷屬成就刹利婆
羅門居士沙門有智慧者皆是如來
成就眷屬不見過去未來現在眷屬
成就如佛者也諸賢如來大衆成就
所謂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不
見過去未來現在大衆成就如佛者
也諸賢如來言行相應所言如行所
行如言如是則為法法成就不見過
去未來現在言行相應法法成就如
佛者也諸賢如來多所饒益多所安
樂以慈愍心利益天人不見過去未
來現在多所饒益多所安樂如佛者
也諸賢是為如來八無等法時切利
天作是說言若使世間有八佛出者
當大增益諸天衆減損阿須倫衆時
切利天言且置八佛正使七佛六佛
乃至二佛出世者亦大增益諸天衆

減損阿湏倫衆何況八佛時釋提桓
因告忉利天言我從佛聞親從佛受
欲使一時二佛出世無有是處但使
如來久存於世多所慈愍多所饒益
天人獲安則大增益諸天減損阿湏
倫衆時般遮翼白佛言世尊忉利諸
天所以集法講堂上者共議思惟稱
量觀察有所教令然後為四天王四
天王受教已各當位而坐其坐未久
有大異光照于四方時忉利天見此
光已皆大驚愕今此異光將有何怪
諸大神天有威德者亦皆驚怖今此
異光將有何怪時大梵王即化為童
子頭五角髻在大衆上虛空中立顏
貌端正與衆超絕身紫金色蔽諸天
光時忉利天亦不起迎亦不恭敬又
不請坐時梵童子隨所詣坐坐生欣
悅辭如剎利水澆頭種登王位時踊
躍歡喜來坐未久復自變身作童子
像頭五角髻在大衆上虛空中坐辭
如力士坐於安座巖然不動而作
頌曰

忉利諸天人 帝釋相娛樂 礼敬於如來

最上法之王 諸天受影福 壽色名樂威
於佛修梵行 故來生此間 復有諸天人
光色甚巍巍 佛智慧弟子 生此復殊勝
忉利及因提 思惟此自樂 敬礼於如來
最上法之王

時諸忉利天語童子曰吾等聞天帝
釋稱說如來八無等法歡喜踊躍不
能自勝時梵童子語忉利天言何等
如來八無等法吾亦樂聞時天帝釋
即為童子說如來八無等法忉利諸
天童子聞說已倍復歡喜不能自勝
增益諸天衆咸損阿須倫衆是時童
子見天歡喜復增欣躍即告忉利天
曰汝等欲聞一無等法不天曰善哉
願樂欲聞童子告曰汝樂聞者諦聽
諦受當為汝說告諸天曰如來往昔
為菩薩時在所生處聰明多智諸賢
當知過去久遠時世有王名曰地主
第一太子名曰慈悲王有大臣名曰
典尊大臣有子名曰焰鬚太子慈悲
有朋友其朋亦與六剎利大臣而為
朋友地主大王欲入深宮遊戲娛樂
時即以國事委付典尊大臣然後入

宮作倡伎樂五欲自娛時典尊大臣
欲理國事先問其子然後決斷有所
處分亦問其子其後典尊忽然命終
時地主王聞其命終慙念哀傷撫膺
而曰咄哉何辜失國良幹太子慈悲
默自念宮王失典尊以為憂苦今我
宜往諫於大王無以彼喪而生憂苦
所以然者典尊有子名曰焰鬚聰明
多智乃過其父今可徵召以理國事
時慈悲太子即詣王所具以上事白其
父王聞太子語已即召焰鬚而告之
曰吾今以汝補御父處授汝相印彼
時焰鬚受相印已王欲入宮復付後
事時相焰鬚明於治理父先所為焰
鬚亦知父所不及焰鬚亦知其後名
稱流聞海內天下咸稱為大典尊時
大典尊後作是念今王地主年已朽
邁餘壽未幾若以太子紹王位者未
為難也我今寧可先往語彼六剎利
大臣今王地主年已朽邁餘壽未幾
若以太子紹王位者未為難也君等
亦當別封王土居位之曰勿相忘也
時大典尊即往詣六剎利大臣而告

之曰諸君當知今王地土年已朽邁
餘壽未幾若以太子紹王位者未為
難也汝等可往白太子此意我等與
尊生小知舊尊苦我若尊樂我樂今
王衰老年已朽邁餘壽未幾今者太
子紹王位者未為難也尊設登位當
與我封時六剎剎大臣聞其語已即
詣太子說如上事太子報言設吾登
位列土封國當更與誰時王未久忽
然而崩國中大臣尋拜太子補王正
位王居位已默自思念今立宰相宜
准先王復自思念誰堪此舉正當即
任大典尊位時王慈悲即告大典尊
我今使汝即於相位授以印信汝當
勤憂綜理國事時大典尊聞王教已
即受印信王每入宮輒以後事付大
典尊大典尊復自念言吾今宜往六
剎剎所問其寧憶昔所言不即尋往詣
語剎剎曰汝今寧憶昔所言不今者
太子以登王位隱處深宮五欲自娛
汝等今者可往問王王居天位五欲
自娛寧復能憶昔所言不時六剎剎
聞是語已即詣王所白大王言王居

天位五欲自娛寧復能憶昔所言不
列土封邑誰應居之王曰不忘昔言
列土封邑非卿而誰王復自念此閭
浮提地內廣外狹誰能分此以為七
分復自念言唯有大典尊乃能分介
即告之曰汝可分此閭浮提地使作
七分時大典尊即尋分之王所治城
村邑郡國皆悉部分六刹刹國亦與
分部王自慶言我願已果時六刹刹
復自慶幸我願已果得成此業大典尊
力也六刹刹王復自思念吾國初建
當須宰輔誰能堪任如大典尊即當
使之通領國事今時六刹刹王即命
典尊而告之曰吾國須相卿當為吾
通領國事於是六國各授相印時大
典尊受相印已六王入宮遊觀娛樂
時皆以國事付大典尊大典尊理七
國事無不成辦時國內有七大大居士
典尊亦為處分家事又能教授七百
梵志誦誦經典七王敬視大典尊相
猶如神明國七居士視如大三千百
梵志視如梵天時七國王七大大居士
七百梵志皆自念言大典尊相常與

梵天相見言語坐起親善時大興尊
默識七王居士梵志意謂我常與梵
天相見言語坐起然我實不見梵天
不與言語不可餐默虛受此稱我亦
曾聞諸先宿言於夏四月閑居靜處
修四無量者梵天則下與共相見今我
寧可修四無量使梵天下共相見不於
是興尊至七王所而白王言唯願大王
願臨國事我欲於夏四月修四無量
七王告曰宜知是時大興尊相又告
七居士汝等各勤已務吾欲夏四月修
四無量居士曰諾宜知是時又告七
百梵志卿等當勤諷誦轉相教授我
欲於夏四月修四無量梵志曰諾今
者大師宜知是時時大興尊於彼城
東造閑靜室於夏四月即於彼止修
四無量然彼梵天猶不來下興尊自
念我聞先宿舊言於夏四月修四無
量梵天下現今者寂然聊無騷騷時
大興尊以十五日月滿時出其靜室
於露地坐坐未久頃有大光現興尊
默念今此異光將無是梵欲下瑞
耶時梵天王即化為童子頭五角髻
在興尊上虛空中坐興尊見已即說

經曰

此是何天像 在於虛空中 光照於四方
如大火積然

時梵童子以偈報曰

唯梵世諸天 知我梵童子 其餘人謂我
祀祠於大神

時大典尊以偈報曰

今我當諮承 奉誨致恭敬 設種種上味
願天知我心

時梵童子復以偈報曰

典尊汝所修 為欲何志求 今設此供養
當為汝受之

又告大典尊汝若有所問 自恣問之

當為汝說時大典尊即自念言我今
當問現在事耶問未然事耶復自念言
今世現事用復問為當問未然幽冥
之事即向梵童子以偈問曰

今我問梵童 能決疑無疑 應何住何法
得生於梵天

時梵童子以偈報曰

當捨我人想 獨履修慈心 除欲無臭穢
乃得生梵天

時大典尊聞是偈已即自念言梵童

子說偈宜除臭穢我不解此今宜更問時大典尊即以偈問曰

覺偈言臭穢願今為我說誰開世間門墮惡不生天

時梵童子以偈報曰

欺妄懷嫉妬習慢增上慢貪欲瞋恚癡自恣藏於心此世間臭穢今說令汝知此開世間門墮惡不生天

時大典尊聞此偈已復自念言梵童子所說臭穢之義我今已解但在家者無由得除今我寧可捨世出家剃除鬚髮法服修道耶時梵童子知其志念以偈告曰

汝能有勇猛此志為勝妙智者之所為死必生梵天

於是梵童子忽然不現時大典尊還詣七王白言大王唯願垂神善理國事今我意欲出家離世法服修道所以者何我親於梵童子聞說臭穢心甚惡之若在家者無由得除彼時七王即自念言凡婆羅門多貪財寶我今寧可大開庫藏恣其所須使不出家時七國王即命典尊而告之曰設

有所須吾盡相與不足出家時大典
尊尋白王曰我今以為蒙王賜已我
亦大有財寶今者盡留以上大王願
聽出家遂我志願時七國王復作是
念凡婆羅門多貪美色今我寧可出
宮嫁女以滿其意使不出家王即命
典尊而告之曰若須嫁女吾盡與汝
不足出家典尊報曰我今已為蒙王
賜已家內自有嫁女衆多今盡放遣
求離恩愛出家修道所以然者我親
從梵童子聞說臭穢心甚惡之若在
家者無由得除時大典尊向慈悲王
以偈頌曰

王當聽我言王為人中尊 賜財寶嫁女
此寶非所樂

時慈悲王以偈報曰

檀特伽陵城 阿婆布和城 阿睺大天城
鴛伽瞻婆城 數弥薩羅城 西施路樓城
婆羅伽尸城 盡汝典尊造 五欲有所少
吾盡當相與 且共理國事 不足出家去
時大典尊以偈報曰

我五欲不少 自不樂世間已聞天所語
無心復在家

時慈悲王以偈報曰

大典尊所言為從何天聞捨離於五欲
今問當答我

時大典尊以偈答曰

昔我於靜處獨坐自思惟時梵天王來
普放大光明我從彼聞已不樂於世間
時慈悲王以偈告曰

小住大典尊共弘善法化然後俱出家
汝即為我師譬如虛空中清淨琉璃滿
令我清淨信充遍佛法中

時大典尊復作頌曰

諸天及世人皆應捨五欲蠲除諸穢行
淨修於梵行

今時七國王語大典尊曰汝可留住
七歲之中極世五欲共相娛樂然後
捨國各付子弟俱共出家不亦善耶
如汝所獲我亦當同時大典尊報七
王曰世間無常人命逝速喘息之間
猶亦難保乃至七歲不亦遠耶七王
又言七歲遠者六歲五歲乃至一歲
留住靜宮極世五欲共相娛樂然後
捨國各付子弟俱共出家不亦善耶
如汝所得我亦宜同時大典尊復報

王曰此世間無常人命逝速喘息之間猶亦難保乃至一歲尚亦久尔如是七月至于一月猶復不可王又語言可至七日留住深宮極世五欲共相娛樂然後捨國各付子弟俱共出家不亦善耶大典尊答曰七日不遠自可留尔唯願大王勿違信誓過七日已王若不去我自出家時大典尊又至七居士所語言汝等各理已務吾欲出家修無為道所以然者我親從梵天聞說臭穢心甚惡之若在家者無由得除時七居士報大典尊曰善哉斯志宜知是時我等亦欲俱共出家如汝所得我亦宜同時大典尊復詣七百梵志所而告之曰卿等當勤諷誦廣探道義轉相教授吾欲出家修無為道所以然者我親從梵天聞說臭穢心甚惡之若在家者無由得除時七百梵志白大典尊曰大師勿出家也夫在家安樂五欲自娛多人侍從心無憂苦出家之人獨在空野所欲悉無無可貪取大典尊報曰吾若以在家為樂出家為苦終不出家吾以

在家為苦出家為樂故出家尔梵志
告曰大師出家我亦出家大師所行
我亦盡當行時大典尊至諸妻所而
告之曰卿等隨宜欲住者住欲歸者
歸吾欲出家求無為道具論上事明
出家意時諸婦告曰大典尊在一如
我夫一如我父設今出家亦當隨從
大典尊所行我亦宜行過七日已時大
典尊即剃除鬚髮服三法衣捨家而
去時七國王七大臣七居士七百梵志及
四十夫人如是展轉有八万四千人
同時出家從大典尊時大典尊與諸
大眾遊行諸國廣弘道化多所饒益
尔時梵王告諸天衆曰時大典尊大臣
豈異人乎莫道斯觀今釋迦文佛即
其身也世尊尔時過七日已出家修
道將諸大眾遊行諸國廣弘道化多
所饒益汝等若於我言有餘疑者世
尊今在耆闍崛山可往問也如佛所
言當受持之般遮翼言我以是緣故
來詣此唯然世尊彼大典尊即世尊
是耶世尊尔時過七日已出家修道
與七國王乃至八万四千人同時出

家遊行諸國廣弘道化多所饒益耶
佛告般遮翼曰今時大典尊豈異人
乎莫造斯觀即我身是也今時舉國
男女行來舉動有所破損皆尋舉聲
曰南無大典尊大王大相南無大典
尊七王大相如是至三般遮翼時大
典尊有大德力然不能為弟子說究
竟道不能使得究竟梵行不能使至安
隱之處其所說法弟子受行身壞命
終得生梵天其次行淺者生他化自
在天次生化自在天兜率陀天焰天
忉利天四天王剎利婆羅門居士大
家所欲自在般遮翼彼大典尊弟子
皆無疑出家有果報有教誡然非究
竟道不能使得究竟梵行不能使至
安隱之處其道勝者極至梵天今今
我為弟子說法則能使其得究竟道
究竟梵行究竟安隱終歸涅槃我所
說法弟子受行者捨有漏成無漏心
解脫慧解脫於現法中自身作證生
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
有其次行淺者斷五下結即於天上
而般涅槃不復還此其次三結盡薄

姪怒癡一來世間而般涅槃其次斷
三結得須陀洹不墮惡道極七往返必
得涅槃般遮翼我諸弟子不疑出家
有果報有教誡究竟道法究竟梵行
究竟安隱終歸滅度尔時般遮翼聞
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長阿含第一分閼厘沙經第四

如是我聞一時佛遊那提捷稚佳處
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時
尊者阿難在靜室坐默自思念甚奇
甚特如來授人記別多所饒益彼伽
伽羅大臣命終如來記之此人命終
斷五下結即於天上而取滅度不來
此世第二迦陵伽三毗伽陀四伽利
輸五遮樓六婆耶樓七婆頭樓八數
婆頭九他梨舍窻十數達梨舍窻十
一耶輸十二耶輸多樓諸大臣等命
終佛亦記之斷五下結即於天上而
取滅度不來生此復有餘五十人命
終佛亦記之斷三結姪怒癡薄得斯
陀含一來此世便盡苦際復有五百
人命終佛亦記之三結盡得須陀洹
不墮惡趣極七往返必盡苦際有佛

弟子處處命終佛皆記之某生某處
某生某處壽伽國摩竭國迦尸國居
薩羅國拔祇國末羅國支提國拔沙
國居樓國般闍羅國頗濕波國阿睺
提國婆蹉國蘇羅婆國軋施羅國劒
泝沙國彼十六大國有命終者佛悉
記之摩竭國人皆是王種王所親任
有命終者佛不記之今時阿難於靜
室起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而白佛言我向於靜室默自思念甚
奇甚特佛授人記多所饒益十六大
國有命終者佛悉記之唯摩竭國人
王所親任有命終者獨不蒙記唯願
世尊當為記之唯願世尊當為記之
饒益一切天人得安又佛於摩竭國
得道其國人命終獨不與記唯願世
尊當為記之唯願世尊當為記之又
摩竭國餅沙王為優婆塞篤信於佛
多設供養然後命終由此王故多人
信解供養三寶而今如來不為授記
唯願世尊當與記之饒益衆生使天
人得安今時阿難為摩竭人勸請世
尊即從座起禮佛而去今時世尊著

衣持鉢入那伽城乞食已至大林處
坐一樹下思惟摩竭國人命終生處
時去佛不遠有一鬼神自稱已名白
世尊曰我是閼厘沙我是閼厘沙佛
言汝因何事自稱已名為閼厘沙
閼厘沙秦言勝結使汝因何法自以妙
言稱見道迹閼厘沙言非餘處也我
本為人王於如來法中為優婆塞一
心念佛而取命終故得生為毗沙門
天王太子自從是來常照明諸法得
須陀洹不墮惡道於七生中常名閼
厘沙時世尊於大林處隨宜住已詣
那伽捷稚處就座而坐告一比丘汝
持我聲喚阿難來對曰唯然即承佛
教往喚阿難阿難尋來至世尊所頭
面禮足在一面住而白佛言今觀如
來顏色勝常諸根寂定住何思惟容
色乃尔今時世尊告阿難曰汝向因
摩竭國人來至我所請記而去我尋
於後著衣持鉢入那羅城乞食乞食
訖已詣彼大林坐一樹下思惟摩竭
國人命終生處時去我不遠有一鬼
神自稱已名而白我言我是閼厘沙

我是閼厘沙阿難汝曾聞彼閼厘沙
名不阿難白佛言未曾聞也今聞其
名乃至生怖畏衣毛為豎世尊此鬼
神必有大威德故名閼厘沙尔佛言
我先問彼汝因何法自以妙言稱見
道迹閼厘沙言我不於餘處不在餘
法我昔為人王為世尊弟子以篤信
心為優婆塞一心念佛然後命終為
毗沙門天王作子得須臾不墮惡
趣極七往返乃盡苦際於七生名中
常名閼厘沙一時世尊在大林中一
樹下坐我時乘天千輻寶車以少因
緣欲詣毗樓勒天王遙見世尊在一
樹下顏貌端正諸根寂定辟如深淵
澄靜清明見已念言我今寧可往問
世尊摩竭國人有命終者當生何所
又復一時毗沙門王自於衆中而說
偈言

我等不自憶過去所更事今遭遇世尊
壽命得增益

又復一時忉利諸天以少因緣集在一
處時四天王各當位坐提頭賴吒
在東方坐其面西向帝釋在前毗樓

勒又天在南方坐其面北向帝釋在
前毗樓博叉天王在西方坐其面東
向帝釋在前毗沙門天王在北方坐
其面南向帝釋在前時四天王皆先
坐已然後我坐復有餘諸大神天皆
先於佛所淨修梵行於此命終生忉
利天增益諸天受天五福一者天壽
二者天色三者天名稱四者天樂五
者天威德時諸忉利天皆踊躍歡喜
言增益諸天衆減損阿須倫衆尔時
釋提桓因知忉利諸天有歡喜心即
作頌曰

忉利諸天人 帝釋相娛樂 礼敬於如來
最上法之法 諸天受影福 壽色名樂威
於佛修梵行 故來生此間 復有諸天人
光色甚巍巍 佛智慧弟子 生此復殊勝
忉利及因提 思惟此自樂 礼敬於如來
最上法之法

闍厘沙神復言所以忉利諸天集法
堂者共議思惟觀察稱量有所教令
然後勅四天王四王受教已各當位
而坐其坐未久有大異光照于四方
時忉利天見此異光皆大驚愕今此

異光將有何恠餘大神天有威德者
皆亦驚恠今此異光將有何恠時大
梵王即化作童子頭五角髭在天衆
上虛空中立顏貌端正與衆超絕身
紫金色蔽諸天光時忉利天亦不起
迎亦不恭敬又不請坐時梵童子隨
所詣座座生欣悅譬如剎利水澆頭
種登王位時踊躍歡喜其坐未久復
自變身作童子像頭五角髭在大衆
上虛空中坐譬如力士坐於安座巖
然不動而作頌曰

調伏無上尊 教世生明處 大明演明法
梵行無等侶 使清淨衆生 生於淨妙天
時梵童子說此偈已告忉利天曰其
有音聲五種清淨乃名梵聲何等五
一者其音正直二者其音和雅三者
其音清徹四者其音深滿五者周遍
遠聞具此五者乃名梵音我今更說
汝等善聽如來弟子摩竭優婆塞命
終有得阿那含有得斯陀含有得須
陀洹者有生他化自在天者有生化
自在兜率天焰天忉利天四天王者有
生剎利婆羅門居士大家五欲自然

者時梵童子以偈頌曰

摩竭優婆塞 諸有命終者 八万四千人
吾聞俱得道 成就須陀洹 不復墮惡趣
俱乘平正路 得道能救濟 此等群生類
功德所扶持 智慧捨恩愛 慚愧離欺妄
於彼諸天衆 梵童記如是 言得須陀洹
諸天皆歡喜

時毗沙門王聞此偈已歡喜而言世
尊出世說真實法甚奇甚特未曾有
也我本不知如來出世說如是法於
未來世當復有佛說如是法能使初
利諸天發歡喜心時梵童子告毗沙
門王曰汝何故作此言如來出世說
如是法為甚奇甚特未曾有也如來
以方便力說善不善具足說法而無
所得說空淨法而有所得此法微妙
猶如醍醐時梵童子又告初利天曰
汝等諦聽善思念之當更為汝說如
來至真善能分別說四念處何謂為
四一者內身觀精勤不懈專念不忘
除世貪憂外身觀精勤不懈專念不
忘除世貪憂受意法觀亦復如是精
勤不懈專念不忘除世貪憂內身觀

已生他身智內觀受已生他受智內
觀意已生他意智內觀法已生他法
智是為如來善能分別說四念處復
次諸天汝等善聽吾當更說如來善
能分別說七定具何等為七正見正
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是為
如來善能分別說七定具復次諸天
如來善能分別說四神足何等謂四
一者欲定滅行成就修習神足二者
精進定滅行成就修習神足三者意
定滅行成就修習神足四者思惟定
滅行成就修習神足是為如來善能
分別說四神足又告諸天過去諸沙
門婆羅門以無數方便現無量神足
皆由四神足起正使當來沙門婆羅
門無數方便現無量神足亦皆由是
四神足起如今現在沙門婆羅門無
數方便現無量神足者亦皆由是四
神足起時梵童子即自變化形為三
十三身與三十三天二同坐而告之
曰汝今見我神變力不荅曰唯然已
見梵童子曰我亦修四神足故能如
是無數變化時三十三天各作是念

今梵童子獨於我坐而說是語而彼
梵童一化身語餘化亦語一化身默
餘化亦默時彼梵童還攝神足處帝
釋坐告忉利天曰我今當說汝等善
聽如來至真自以已力開三徑路自
致正覺何謂為三或有衆生親近貪
欲習不善行彼人於後近善知識得聞
法言法法成就於是離欲捨不善行
得歡喜心恬然快樂又於樂中復生
大喜如人捨於麤食食百味飯食已
充足復求勝者行者如是離不善法
得歡喜樂又於樂中復生大喜是為
如來自以已力開初徑路成最正覺
又有衆生多於瞋恚不捨身口意惡
業其人於後遇善知識得聞法言法
法成就離身惡行口意惡行生歡喜
心恬然快樂又於樂中復生大喜如
人捨於麤食食百味飯食已充足復
求勝者行者如是離不善法得歡喜
樂又於樂中復生大喜是為如來開
第二徑路又有衆生愚冥無智不識
善惡不能如實知苦習盡道其人
於後遇善知識得聞法言法法成就

識善不善能如實知苦習盡道捨不善行生歡喜心恬然快樂又於樂中復生大喜如人捨於麤食食百味飯食已充足復求勝者行人如是離不善法得歡喜樂又於樂中復生大喜是為如來開第三徑路時梵童子於忉利天上說此正法毗沙門天王復為眷屬說此正法閻厘沙神復於佛前說是正法世尊復為阿難說此正法阿難復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說是正法是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六

臨

後秦弘始年佛說耶舍共坐佛會譯

第二分初小緣經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清信園林鹿母講堂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有二婆羅門以堅固信往詣佛所出家為道。一名婆悉吒二名婆羅墮。爾時世尊於靜室出在講堂上。仿佯經行時婆悉吒見佛經行即尋速疾詣婆羅墮而語之言。汝知不耶。如來今者出於靜室堂上經行我等可共詣世尊所。儻聞如來有所言說時婆羅墮聞其語已即共詣世尊所。頭面礼足隨佛經行。爾時世尊告婆悉吒曰。汝等二人出婆羅門種以信堅固於我法中出家修道耶。答曰。如是。佛言婆羅門今在我法中出家為道諸婆羅門得無嫌責汝耶。答曰。唯然。蒙佛大恩出家修道實自為彼諸婆羅門所見嫌責。佛言彼以何事而嫌責汝。尋白佛言彼言我婆羅門種最為第一。餘者卑劣我種清白。

餘者黑冥我婆羅門種出自梵天從
梵口生於現法中得清淨解後亦清
淨汝等何故捨清淨種入彼瞿曇異
法中耶世尊彼見我於佛法中出家
修道以如此言而呵責我佛告婆悉
吒汝觀諸人愚冥無識猶如禽獸虛
假自稱婆羅門種最為第一餘者卑
劣我種清白餘者黑冥我婆羅門種
出自梵天從梵口生現得清淨後亦
清淨婆悉吒今我無上正真道中不
須種姓不恃吾我憍慢之心俗法須
此我法不尔若有沙門婆羅門自恃
種姓懷憍慢心於我法中終不得成
無上證也若能捨離種姓除憍慢心
則於我法中得成道證堪受正法人
惡下流我法不尔佛告婆悉吒有四
姓種善惡居之智者所舉智者所責
何謂為四一者刹利種二者婆羅門
種三者居士種四者首陀羅種婆悉
吒汝聽刹利種中有殺生者有盜竊
者有淫亂者有欺妄者有兩舌者有
惡口者有綺語者有慳貪者有嫉妬
者有邪見者婆羅門種居士種首陀

羅種亦皆如是雜十惡行婆志吒夫不善行有不善報為黑冥行則有黑冥報若使此報獨在刹利居士首陀羅種不在婆羅門種者則婆羅門種應得自言我婆羅門種最為第一餘者卑劣我種清白餘者黑冥我婆羅門種出自梵天從梵口生現得清淨後亦清淨若使行不善行有不善報為黑冥行有黑冥報必在婆羅門種刹利居士首陀羅種者則婆羅門不得獨稱我種清淨最為第一婆志吒若刹利種中有一不殺者有一不盜不姪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不慳貪不嫉妬不邪見婆羅門種居士首陀羅種亦皆如是同修十善夫行善法必有善報行清白行必有白報若使此報獨在婆羅門種不在刹利居士首陀羅者則婆羅門種應得自言我種清淨最為第一若使四姓同有此報者則婆羅門不得獨稱我種清淨最為第一梵種從梵口生現得清淨後亦清淨婆志吒汝今當知今我弟子種姓不

同所出各異於我法中出家修道若
有人問汝誰種姓當答彼言我是沙
門釋種子也亦可自稱我是婆羅門
種親從口生從法化生現得清淨後
亦清淨所以者何大梵名者即如來
号如來為世間眼法為世間智為世
間法為世間梵為世間法輪為世間
甘露為世間法主婆悉吒若刹利種
中有篤信於佛如來至真等正覺十
号具足篤信於法信如來法微妙清
淨現可修行說無時節示涅槃要智
者所知非是凡愚所能及教篤信於
僧性善質直道果成就眷屬成就佛
真弟子法法成就所謂衆者戒衆成
就定衆慧衆解脫衆解脫知見衆成
就向須陀洹得須陀洹向斯陀含得
斯陀含向阿那含得阿那含向阿羅
漢得阿羅漢四雙八輩是為如來弟
子衆也可敬可尊為世福田應受人
供篤信於戒聖戒具足無有缺漏無
諸瑕隙亦無點汙智者所稱具足善
寂婆悉吒諸婆羅門種居士首陀羅
種亦應如是篤信於佛信法信衆成

就聖戒婆悉吒刹利種中亦有供養
羅漢恭敬礼拜者婆羅門居士首陀
羅亦皆供養羅漢恭敬礼拜佛告婆
悉吒今我親族釋種亦奉波斯匿王
宗事礼拜波斯匿王復來供養礼拜
於我彼不念言沙門瞿曇出於豪族
我姓卑下沙門瞿曇出大財富大威
德家我生下窮鄙陋小家故致供養
礼拜敬如來也波斯匿王於法觀法明
識真偽故生淨信致敬如來耳婆悉
吒今當為汝說四姓本緣天地始終
劫盡壞時衆生命終皆生光音天自
然化生以念為食光明自照神足飛
空其後此地盡變為水無不周遍當
於今時無復日月星辰亦無晝夜年
月歲數唯有大冥其後此水變成天
地光音諸天福盡命終來生此間雖
來生此猶以念食神足飛空身光自
照於此住久各自稱言衆生衆生其
後此地甘泉湧出狀如酥蜜彼初來
天性輕易者見此泉已默自念言此
為何物可試嘗之即內指泉中而試
嘗之如是再三轉覺其美便以手抄

自恣食之如是樂著遂無厭足其餘衆生復効食之如是再三復覺其美食之不已其身轉麤肌肉堅韌失天妙色無復神足履地而行身光轉滅天地大冥婆悉吒當知天地常法大冥之後必有日月星像現於虛空然後方有晝夜晦明日月歲數今時衆生但食地味久住世間其食多者顏色麤醜其食少者色猶悅澤好醜端正於是始有其端正者生憍慢心輕醜陋者其醜陋者生嫉惡心憎端正者衆生於是各共諍訟是時甘泉自然枯涸其後此地生自然地肥色味具足香潔可食是時衆生復取食之久住世間其食多者顏色麤醜其食少者色猶悅澤其端正者生憍慢心輕醜陋者其醜陋者生嫉惡心憎端正者衆生於是各共諍訟是時地肥遂不復生其後此地復生麤厚地肥亦香美可食不如前者是時衆生復取食之久住世間其食多者色轉麤醜其食少者色猶悅澤端正醜陋迭相是非遂生諍訟地肥於是遂不復

生其後此地生自然粳米無有糠粃色味具足香潔可食是時衆生復取食之久住於世便有男女子共相視漸有情欲轉相親近其餘衆生見已語言汝所為非汝所為非即排擯驅遣出於人外過三月已然後還歸佛告婆悉吒昔所非者今以為是時彼衆生習於非法極情恣欲無有時節以慙愧故遂造屋舍世間於是始有房舍翫習非法姪欲轉增便有胞胎因不淨生世間胞胎始於是也時彼衆生食自然粳米隨取隨生無可窮盡時彼衆生有懈怠者默自念言朝食朝取暮食暮取於我勞動今欲併取以終一日即尋併取於後等但喚共取米其人荅曰我已併取以供一日汝欲取者自可隨意彼人復自念言此人黠慧能先儲積我今亦欲積糧以供三日其人即儲三日餘糧有餘衆生復來語言可共取米荅言吾已先積三日餘糧汝欲取者可往自取彼人復念此人黠慧先積餘糧以供三日吾當効彼積糧以供五日即

便往取時彼衆生覓儲積已粳米荒穢轉生糠粃刈已不生時彼衆生見此不悅遂成憂迷各自念言我本初生以念為食神足飛空身光自照於世久住其後此地甘泉涌出狀如酥蜜香美可食我等時共食之食之轉久其食多者顏色廣醜其食少者色猶悅澤由是食故使我等顏色有異衆生於是各懷是非迭相憎嫉是時甘泉自然枯竭其後此地生自然地肥色味具足香美可食時我曹等復取食之其食多者顏色廣醜其食少者顏色悅澤衆生於是復懷是非迭相憎嫉是時地肥遂不復生其後復生麤厚地肥亦香美可食時我曹等復取食之多食色麤少食色悅復生是非共相憎嫉是時地肥遂不復現更生自然粳米無有糠粃時我曹等復取食之久住於世其懈怠者覓共儲積由是粳米荒穢轉生糠粃刈已不生今當如何復自相謂言當共分地別立標幟即尋分地別立標幟婆悉吒猶此因緣始有田地名生彼時

衆生別封田地各立壇畔漸生盜心
竊他禾稼其餘衆生見已語言汝所
為非汝所為非自有田地而取他物
自今已後勿復尔也其彼衆生猶盜
不已其餘衆生復重呵責而猶不已
便以手加之告諸人言此人自有田
稼而盜他物其人復告此人打我時
彼衆人見二人諍已愁憂不悅懊惱
而言衆生轉惡世間乃有此不善生
穢惡不淨此是生老病死之原煩惱
苦報墮三惡道由有田地致此諍訟
今者寧可立一人為主以治理之可
護者護可責者責衆共減米以供給
之使理諍訟時彼衆中自選一人形
體長大顏貌端正有威德者而語之
言汝今為我等作平等主應護者護
應責者責應遣者遣當共集米以相
供給時彼一人聞衆人言即與為主
斷理諍訟衆人即共集米供給時彼
一人復以善言慰勞衆人衆人聞已
皆大歡喜皆共稱言善哉大王善哉
大王於是世間便有王名以正法治
民故名刹刹於是世間始有刹刹名

生時彼衆中獨有一人作如是念家
為大患家為毒刺我今寧可捨此居
家獨在山林閑靜修道即捨居家入
於山林寂默思惟至時持器入村乞
食衆人見已皆樂供養歡喜稱讚善
哉此人能捨家居獨處山林靜默修
道捨離衆惡於是世間始有婆羅門
名生彼婆羅門中有不樂閑靜坐禪
思惟者便入人間誦習為業又自稱
言我是不禪人於是世人稱不禪婆
羅門由入人間故名為人間婆羅門
於是世間有婆羅門種彼衆生中有
人好營居業多積財寶因是衆人名
為居士彼衆生中有多機巧多所造
作於是世間始有首陀羅工巧之名
婆悉吒今此世間有四種名第五有
沙門衆名所以然者婆悉吒剎利衆
中或時有人自厭已法剎除鬚髮而披
法服於是始有沙門名生婆羅門種居
士種首陀羅種或時有人自厭已法
剎除鬚髮法服修道名為沙門婆悉
吒剎利種中身行不善口行不善意
行不善身壞命終必受苦報婆羅門

種居士種首陀羅種身行不善口行不善意行不善身壞命終必受苦報婆志吒刹利種中有身行善口意行善身壞命終必受樂報婆羅門居士首陀羅種中身行善口意行善身壞命終必受樂報婆志吒刹利衆中身行二種口意行二種身壞命終受苦樂報婆志吒刹利種中有剃除鬚髮法服修道修七覺意道成不久所以者何彼族姓子法服出家修無上梵行於現法中自身作證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復受有婆羅門居士首陀羅種中有剃除鬚髮法服修道修七覺意道成不久所以者何彼族姓子法服出家修無上梵行於現法中自身作證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復受有婆志吒此四種中皆出明行成就羅漢於五種中為最第一佛告婆志吒梵天王頌曰生中刹利勝能捨種姓去明行成就者世間最第一

佛告婆悉吒此梵善說非不善說此
梵善受非不善受我時即印可其言
所以者何今我如來至真亦說是義
生中剎利勝能捨種姓去明行成就者
世間最第一

今時世尊說此法已婆悉吒婆羅墮
無漏心解脫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長阿含第二分轉輪聖王修行經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摩羅醯搜人間
遊行與千二百五十比丘漸至摩樓
國今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當自熾
燃熾燃於法勿他熾燃當自歸依歸
依於法勿他歸依云何比丘當自熾
燃熾燃於法勿他熾燃當自歸依歸
依於法勿他歸依於是比丘內身身
觀精勤無懈憶念不忘除世貪憂外
身身觀內外身身觀精勤無懈識念
不忘除世貪憂受意法觀亦復如是
是為比丘自熾燃熾燃於法不他熾
燃自歸依歸依於法不他歸依如是
行者魔不能燒功德日增所以者何
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王名堅固念
剎利水澆頭種為轉輪聖王領四天

下時王自在以法治化人中殊特七
寶具足一者金輪寶二者白爲寶三
者紺馬寶四者神珠寶五者玉女寶
六者居士寶七者主兵寶千子具足
勇健雄猛能伏怨敵不用兵杖自然
太平堅固念王久治世已時金輪寶
即於虛空忽離本處時典輪者速往
白王大王當知今者輪寶離於本處
時堅固王聞已念言我曾於先宿者
舊所聞若轉輪聖王輪寶移者王壽
未幾我今已受人中福樂宜更方便
受天福樂當立太子領四天下別封
一邑與下級師命下驥駿服三法衣
出家修道時堅固念王即命太子而
告之曰卿爲知不吾曾從先宿者舊
所聞若轉輪聖王金輪離本處者王
壽未幾吾今已受人中福樂當更方
便遷受天福今欲剝除驥駿服三法
衣出家爲道以四天下委付於汝宜
自勉力存恤民物是時太子受王教
已時堅固念王即剝除驥駿服三法
衣出家修道時王出家過七日已彼
金輪寶忽然不現其典輪者往白王

言大王當知今者輪寶忽然不現時
王不悅即往詣堅固念王所到已白
王父王當知今者輪寶忽然不現時
堅固念王報其子曰汝勿懷憂以為
不悅此金輪寶者非汝父產汝但勤
行聖王正法行正法已於十五日
滿時沐浴香湯姝女園遶昇正法殿
上金輪神寶自然當現輪有千輻光
色具足天匠所造非世所有子白父
王轉輪聖王正法云何當云何行王
告子曰當依於法立法具法恭敬尊
重觀察於法以法為首守護正法又
當以法誨諸姝女又當以法護視教
誡諸王子大臣群寮百官及諸人民
沙門婆羅門下至禽獸皆當護視又
告子曰又汝土境所有沙門婆羅門
履行清真功德具足精進不懈去離
憍慢忍辱仁愛閑獨自修獨自止息
獨到涅槃自除貪欲化彼除貪自除
瞋恚化彼除瞋自除愚癡化彼除癡
於染不染於惡不惡於愚不愚可著不
著可住不住可居不居身行質直口
言質直意念質直身行清淨口言清淨

意念清淨正念清淨仁慈無厭衣食
知足持鉢乞食以福衆生有如是人
者汝當數詣隨時諮問凡所修行何
善何惡云何為犯云何非犯何者可
親何者不可親何者可作何者不可
作施行何法長夜受樂汝諮問已以
意觀察宜行則行宜捨則捨國有孤
老當拯給之貧窮困劣有來取者慎
勿違逆國有舊法汝勿改易此是轉
輪聖王所修行法汝當奉行佛告諸
比丘時轉輪聖王受父教已如說修
行後於十五日月滿時沐浴香湯昇
高殿上妹女圍遶自然輪寶忽然在
前輪有千輻光色具足天匠所造非
世所有真金所成輪徑丈四時轉輪
王默自念言我曾從先宿耆舊所聞
若刹利王水澆頭種以十五日月滿
時沐浴香湯昇寶殿上妹女圍遶自
然金輪忽現在前輪有千輻光色具
足天匠所造非世所有真金所成輪
徑丈四是則名為轉輪聖王今此輪
現將無是耶今我寧可試此輪寶時
轉輪王即召四兵向金輪寶偏露右

臂右膝著地復以右手摩捫金輪語
言汝向東方如法而轉勿違常則輪
即東轉時王即將四兵隨從其後金
輪寶前有四神導輪所住處王即止
駕余時東方諸小國王見大王至以
金鉢盛銀粟銀鉢盛金粟來趣王所
拜首白言善來大王今此東方土地
豐樂人民熾盛志性仁和慈孝忠順
唯願聖王於此治正我等當給使左
右承受所當時轉輪大王語小王言
止止諸賢汝等則為供養我已但當
以正法治勿使偏枉無令國內有非
法行此即名曰我之所治時諸小王
聞此教已即從大王巡行諸國至東
海表次行南方西方北方隨輪所至
其諸國王各獻國土亦如東方諸小
國比時轉輪王既隨金輪周行四海
以道開化安慰民庶已還本國時金
輪寶在宮門上虛空中住時轉輪王
踊躍而言此金輪寶真為我瑞我今
真為轉輪聖王是為金輪寶成就其
王久治世已時金輪寶即於虛空忽
離本處其典輪者速往白王大王當

知今者輪寶離於本處時王聞已即
自念言我曾於先宿耆舊所聞若轉
輪聖王輪寶移者王壽未幾我今已
受人中福樂宜更方便受天福樂當
立太子領四天下別封一邑與下賤
師令下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時
王即命太子而告之曰卿為知不吾
曾從先宿耆舊所聞若轉輪聖王金
輪寶離本處者王壽未幾吾今已受
人中福樂當設方便速受天樂今欲
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以四
天下委付於汝宜自勉力存恤民物
今時太子受王教已王即剃除鬚髮
服三法衣出家修道時王出家過七
日已其金輪寶忽然不現典金輪者
往白王言大王當知今者輪寶忽然
不現時王聞已不以為憂亦復不往
問父王意時彼父王忽然命終自此
以前六轉輪王皆展轉相承以正法
治唯此一王自用治國不承舊法其
政不平天下怨訐國土損減人民凋
落時有一婆羅門大臣往白王言大
王當知今者國土損減人民凋落轉

不如常王今國內多有知識聰慧博達明於古今備知先王治政之法何不命集問其所知彼自當荅時王即召群臣問其先王治政之道時諸智臣具以事荅王聞其言即行舊政以法護世而由不能拯濟孤老施及下窮時國人民轉至貧困遂相侵奪盜賊滋甚伺察所得將詣王所白言此人為賊願王治之王即問言汝實為賊耶荅曰實余我貧窮飢餓不能自存故為賊耳時王即出庫物以供給之而告之曰汝以此物供養父母并恤親族自今已後勿復為賊餘人轉聞有作賊者王給財寶於是復行劫盜他物復為伺察所得將詣王所白言此人為賊願王治之王復問言汝實為賊耶荅曰實余我貧窮飢餓不能自存故為賊耳時王復出庫財以供給之復告之曰汝以此物供養父母并恤親族自今已後勿復為賊復有人聞有作賊者王給財寶於是復行劫盜他物復為伺察所得將詣王所白言此人為賊願王治之王復問

言汝實為賊耶答曰實矣我貧窮飢餓不能自存故為賊耳時王念言先為賊者吾見貧窮給其財寶謂當止息而餘人聞轉更相効盜賊日滋如是無已我今寧可相械其人令於街巷然後載之出城刑於曠野以誡後人耶時王即勅左右使収繫之聲鼓唱令遍諸街巷訖已載之出城刑於曠野國人盡知彼為賊者王所収繫謂言我等設為賊者亦當如是與彼無異於是國人為自防護遂造兵杖刀劍弓矢迭相殘害攻劫掠奪自此王來始有貧窮有貧窮已始有劫盜有劫盜已始有兵杖有兵杖已始有殺害有殺害已則顏色憔悴壽命短促時人正壽四万歲其後轉少壽二万歲然其衆生有壽有夭有苦有樂彼有苦者便生邪婬貪取之心多設方便圖謀他物是時衆生貧窮劫盜兵杖殺害轉轉滋甚人命轉減壽一万歲一万歲時衆生復相劫盜為伺察所得將詣王所白言此人為賊願

王治之王問言汝實作賊耶答曰我不作便於衆中故作妄語時彼衆生以貧窮故便行劫盜以劫盜故便有刀兵以刀兵故便有殺害以殺害故便有貪取邪姪以貪取邪姪故便有妄語有妄語故其壽轉減至于千歲千歲之時便有口三惡行始出于世一者兩舌二者惡口三者綺語此三惡業展轉熾盛人壽稍減至五百歲五百歲時衆生復有三惡行起一者非法姪二者非法貪三者邪見此三惡業展轉熾盛人壽稍減三百二百我今時人乃至百歲少出多減如是展轉為惡不已其壽稍減當至十歲十歲時人女生五月便行嫁是時世間酥油石蜜黑石蜜諸甘美味不復聞名粳糧禾稻變成草莽繒綃錦綾劫貝白疊今世名服時悉不現纖麗毛縷以為上衣是時此地多生荊棘毒蟲蠅虱地旣蜂蛆毒虫衆多金銀琉璃珠璣名寶盡沒於地遂有瓦石沙礫出於地上當於今時衆生之類永不復聞十善之名但有十惡充滿世間是時

乃無善法之名其人何由得修善行
是時衆生能為極惡不孝父母不敬師
長不忠不義叛逆無道者便得尊敬
如今能修善行孝養父母敬順師長
忠信懷義順道修行者便得尊敬尔
時衆生多修十惡多墮惡道衆生相
見常欲相殺猶如獵師見於群鹿時
此土地多有溝坑谿澗深谷土曠人
希行來恐懼尔時當有刀兵劫起手
執草木皆成戈鉞於七日中展轉相
害時有智者遠逃叢林依倚坑坎於
七日中懷怖畏心發慈善言汝不害
我我不害汝食草木子以存性命過
七日已從山林出時有存者得共相
見歡喜慶賀言汝不死耶汝不死耶
猶如父母唯有一子久別相見歡喜
無量彼人如是各懷歡喜迭相慶賀
然後推問其家其家親屬死亡者衆
復於七日中悲泣號咷啼哭相向過
七日已復於七日中共相慶賀娛樂
歡喜尋自念言吾等積惡弘廣故遭
此難親族死亡家屬覆沒今者宜當
少共修善宜修何善當不殺生尔時

衆生盡懷慈心不相殘害於是衆生色
壽轉增其十歲者壽二十歲二十時
人復作是念我等由少修善行不相
殘害故壽命延長至二十歲今者寧
可更增少善當修何善已不殺生當
不竊盜已修不盜則壽命延長至四
十歲四十時人復作是念我等由少
修善壽命延長今者寧可更增少善
何善可修當不邪淫於是其人盡不
邪淫壽命延長至八十歲八十歲人
復作是念我等由少修善壽命延長
今者寧可更增少善何善可修當不
妄語於是其人盡不妄語壽命延長
至百六十百六十時人復作是念我
等由少修善壽命延長我今寧可更
增小善何善可修當不兩舌於是其
人盡不兩舌壽命延長至三百二十
歲三百二十歲時人復作是念我等由
少修善故壽命延長今者寧可更增少
善何善可修當不惡口於是其人盡
不惡口壽命延長至六百四十六百
四十時人復作是念我等由修善故
壽命延長今者寧可更增少善何善

可修當不綺語於是其人盡不綺語
壽命延長至二千歲二千歲時人復
作是念我等由修善故壽命延長今
者寧可更增少善何善可修當不慳
貪於是其人盡不慳貪而行布施壽
命延長至五千歲五千歲時人復作
是念我等由修善故壽命延長今者
寧可更增少善何善可修當不嫉妬
慈心修善於是其人盡不嫉妬慈心
修善壽命延長至於萬歲萬歲時人
復作是念我等由修善故壽命延長
今者寧可更增少善何善可修當行
正見不生顛倒於是其人盡行正見
不起顛倒壽命延長至二萬歲二萬
歲時人復作是念我等由修善故壽
命延長今者寧可更增少善何善可
修當滅三不善法一者非法慳二者
非法貪三者邪見於是其人盡滅三
不善法壽命延長至四萬歲四萬歲
時人復作是念我等由修善故壽命
延長今者寧可更增少善何善可修
當孝養父母敬事師長於是其人即
孝養父母敬事師長壽命延長至八

萬歲八萬歲時人女年五百歲始出行嫁時人當有九種病一者寒二者熱三者飢四者渴五者大便六者小便便七者欲八者饕餮九者老時此大地坦然平整無有溝坑丘墟荊棘亦無蚊蚋蛇虺毒虫瓦石沙礫變成琉璃人民熾盛五穀平賤豐樂無極是時當起八萬大城村城隣比雞鳴相聞當於今時有佛出世名為弥勒如來至真等正覺十号具足如今如來十号具足彼於諸天釋梵魔若魔天諸沙門婆羅門諸天世人中自身作證證亦如我今於諸天釋梵魔若魔天沙門婆羅門諸天世人中自身作證彼當說法初言亦善中下亦善義味具足淨修梵行如我今日說法上中下言皆悉真正義味具足梵行清淨彼衆弟子有無數千万如我今日弟子數百彼時人民稱其弟子号曰慈子如我弟子号曰釋子彼時有王名曰儼伽剎利水澆頭種轉輪聖王典四天下以正法治莫不靡伏七寶具足一金輪寶二白馬寶三紺馬寶四

神珠寶五玉女寶六居士寶七主兵
寶王有千子勇猛雄烈能却外敵四
方敬順不加兵杖自然太平今時聖
王建大寶幢圍十六尋上高千尋千
種雜色嚴飾其幢幢有百觚觚有百
枝寶縷織成衆寶間廁於是聖王壞
此幢已以施沙門婆羅門國中貧者
然後剝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
修無上行於現法中自身作證生死
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
佛告諸比丘汝等當勤修善行以修
善行則壽命延長顏色增益安隱快
樂財寶豐饒威力具足猶如諸王順
行轉輪聖王舊法則壽命延長顏色
增益安隱快樂財寶豐饒威力具足
比丘亦如是當修善法壽命延長顏
色增益安隱快樂財寶豐饒威力具
足云何比丘壽命延長如是比丘修
習欲定精勤不懈滅行成就以修神
足修精進定意定思惟定精勤不懈
滅行成就以修神足是為壽命延長
何謂比丘顏色增益於是比丘戒律
具足成就威儀見有小罪生大怖畏

等學諸戒周滿備忘是為比丘顏色
增益何謂比丘安隱快樂於是比丘
斷除姪欲去不善法有覺有觀離生
喜樂行第一禪除滅覺觀內信歡悅
捨心專一無覺無觀定生喜樂行第
二禪捨喜守護專心不乱自知身樂
賢聖所求護念樂行第三禪捨滅苦
樂先除憂喜不苦不樂護念清淨行
第四禪是為比丘安隱快樂何謂比
丘財寶豐饒於是比丘修習慈心遍
滿一方餘方亦尔周遍廣普無二元
量除衆結恨心無嫉惡靜默慈柔以
自娛樂悲喜捨心亦復如是是為比
丘財寶豐饒何謂比丘威力具足於
是比丘如實知苦聖諦習盡道諦亦
如實知是為比丘威力具足佛告比
丘我今遍觀諸有力者無過魔力然
漏盡比丘力能勝彼尔時諸比丘聞
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六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新雕造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七

臨

後秦弘始年佛臨耶舍共坐佛念經

第二分弊宿經第三

爾時童女迦葉與五百比丘遊行拘
薩羅國漸詣斯波醯婆羅門村時童
女迦葉在斯波醯村北尸舍婆林止
時有婆羅門名曰弊宿止斯波醯村
此村豐樂民人衆多樹木繁茂波斯
匿王別封此村與婆羅門弊宿以為
梵分弊宿婆羅門常懷異見為人說
言無有他世亦無更生無善惡報時
斯波醯村人聞童女迦葉與五百比
丘徒拘薩羅國漸至此尸舍婆林自
相謂言此童女迦葉有大名聞已得
羅漢耆舊長宿多聞廣博聰明睿智
辯才應機善於談論今得見者不亦
善哉時彼村人日日次第往詣迦葉
爾時弊宿在高樓上見其村人隊隊
相隨不知所趣即問左右持蓋者言
彼人何故群隊相隨侍者答曰我聞
童女迦葉將五百比丘遊拘薩羅國
至尸舍婆林又聞其人有大名稱為

得羅漢耆舊長宿多聞廣博聰明睿
智辯才應機善於談論彼諸人等群
隊相隨欲詣迦葉共相見耳時弊宿
婆羅門即勅侍者汝速往語諸人且
住當共俱行往與相見所以者何彼
人愚惑欺誑世間說有他世言有更
生言有善惡報而實無他世亦無更
生無善惡報時使者受教已即往語
彼斯婆醯村人言婆羅門語汝等且
住當共俱詣往與相見村人荅曰善
哉善哉若能來者當共俱行使還尋
白彼人已住可行者行時婆羅門即
下高樓勅侍者嚴駕與彼村人前後
圍遶詣舍婆林到已下車步進詣迦
葉所問評訖一面坐其彼村人婆羅
門居士有礼拜迦葉然後坐者有問
評已而坐者有白稱名已而坐者有
叉手已而坐者有默而坐者時弊宿
婆羅門語童女迦葉言今我欲有所
問寧有閑暇見聽許不迦葉報言隨
汝所問聞已當知婆羅門言今我論
者無有他世亦无更生無罪福報汝
論云何迦葉荅曰我今問汝隨汝意

答今上日月為此世耶為他世耶為人
為天耶婆羅門答曰日月是他世非此
世也是天非人迦葉答曰以此可知
必有他世亦有更生有善惡報婆羅
門言汝雖云有他世有更生及善惡
報如我意者皆悉無有迦葉問曰頗
有因緣可知無有他世无有更生無
善惡報耶婆羅門答曰有緣迦葉問
曰以何因緣言無他世婆羅門言迦
葉我有親族知識遇患困病我往問
言諸沙門婆羅門各懷異見言諸有
殺生盜竊邪淫兩舌惡口妄言綺語貪
取嫉妬邪見者身壞命終皆入地獄
我初不信所以然者初未曾見死已
來還說所墮處若有人來說所墮處
我必信受汝今是我所親十惡亦備
若如沙門語者汝死必入大地獄中
今我相信從汝取定若審有地獄者
汝當還來語我使知然後當信迦葉
彼命終已至今不來彼是我親不應
欺我許而不來必無後世迦葉報曰
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今當為汝引
喻解之譬如盜賊常懷姦詐犯王禁
法伺察所得將詣王所白言此人

為賊願王治之王即勅左右收繫其人遍令街巷然後載之出城付刑人者時左右人即將被賊付刑人者彼賊以柔軟言語守衛者汝可放我見諸親里言語辭別然後當還云何婆羅門彼守衛者寧肯放不婆羅門答曰不可迦葉又言彼同人類俱存現世而猶不放況汝所親十惡備足身死命終必入地獄獄鬼無慈又非其類死生異世彼若以軟言求於獄鬼汝暫放我還到世間見親族言語辭別然後當還寧得放不婆羅門答曰不可迦葉又言以此相方自足可知何為守迷自生邪見耶婆羅門言汝雖引喻謂有他世我猶言無迦葉復言汝頗更有餘緣可知無他世耶婆羅門報言我更有餘緣知無他世迦葉問曰以何緣知答曰迦葉我有親族遇患薦重我往語言諸沙門婆羅門各懷異見說有他世言不殺不盜不姪不欺不兩舌惡口妄言綺語貪取嫉妬邪見者身壞命終皆生天上我初不信所以然者初未曾見死已

米還說所墮處若有人來說所墮生
我必信耳今汝是我所親十善亦備
若如沙門語者汝今命終必生天上
今我相信從汝取定若審有天報者
汝當必來語我使知然後當信迦葉
彼命終已至今不來彼是我親不應
欺我許而不來必無他世迦葉又言
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我今當復為
汝說喻譬如有人墮於深廁身首沒
溺王勅左右挽此人出以竹為篋三
刮其身澡豆淨灰次如洗之後以香
湯沐浴其體細末衆香分塗其身上勅
除髮師淨其鬚髮又勅左右重將洗
沐如是至三洗以香湯塗以香末名
衣上服莊嚴其身百味甘饌以恣其
口將詣高堂五欲娛樂其人復能還
入廁不答曰不能彼處臭惡何可還
入迦葉言諸天亦尔此閻浮利地臭
穢不淨諸天在上去此百由旬遙聞
人臭甚於廁溷婆羅門汝親族知識
十善具足然必生天五欲自娛快樂
無極寧當復肯還來入此閻浮廁不
答曰不也迦葉又言以此相方自足

可知何為守迷自生邪見婆羅門言
汝雖引喻言有他世我猶言無迦葉
復言汝頗更有餘緣可知無他世耶
婆羅門報言我更有餘緣知無他世
迦葉問曰以何緣知答曰迦葉我有
親族遇患篤重我往語言沙門婆羅
門各懷異見說有後世言不殺不盜
不婬不欺不飲酒者身壞命終皆生
忉利天上我亦不信所以然者初未
曾見死已來還說所墮處若有人來
說所墮生我必信耳今汝是我所親
五戒具足身壞命終必生忉利天上
今我相信從汝取定若審有天福者
汝當還來語我使知然後當信迦葉
彼命終已至今不來彼是我親不應
有欺許而不來必無他世迦葉答言
此間百歲正當忉利天上一日一夜耳
如是亦三十日為一月十二月為一
歲如是彼天壽千歲云何婆羅門汝
親族五戒具足身壞命終必生忉利
天上彼生天已作是念言我初生此
當二三日中娛樂遊戲然後來下報
汝言者寧得見不答曰不也我死久

矣何由相見婆羅門言我不信也誰
來告汝有忉利天壽命如是迦葉言
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我今更當為
汝引喻譬如有人從生而盲不識五
色青黃赤白麤細長短亦不見日月
星象丘陵溝壑有人問言青黃赤白
五色云何盲人答曰無有五色如是
麤細長短日月星象山陵溝壑皆言
無有云何婆羅門彼盲人言是正答
不答曰不也所以者何世間現有五
色青黃赤白麤細長短日月星象山
陵溝壑而彼言無婆羅門汝亦如是
忉利天壽命實有不虛汝自不見便言
其無婆羅門言汝雖言有我猶不信
迦葉又言汝復作何緣而知其無答
曰迦葉我所封村人有作賊者伺察所
得將詣我所語我言此人為賊唯願
治之我答言叔縛此人著大釜中煮
盖厚泥使其牢密勿令有泄遣人圍
遶以火煮之我時欲觀知其精神所
出之處將諸侍從遶釜而觀都不見
其神去來處又發釜看亦不見神有
往來之處以此緣故知無他世迦葉

又言我今問汝若能答者隨意報之
婆羅門汝在高樓息寢卧時頗曾夢
見山林江河園觀浴池國邑街巷不
答曰夢見又問婆羅門汝當夢時居
家眷屬侍衛汝不答曰侍衛又問婆
羅門汝諸眷屬見汝識神有出入不
答曰不見迦葉又言汝今生存識神
出入尚不可見況於死者乎汝不可以
目前現事觀於衆生婆羅門有比立
初夜後夜捐除睡眠精勤不懈專念
道品以三昧力脩淨天眼以天眼力
觀於衆生死此生彼從彼生此壽命
長短顏色好醜隨行受報善惡之趣
皆悉知見汝不可以穢濁肉眼不能
徹見衆生所趣便言無也婆羅門以此
可知必有他世婆羅門言汝雖引喻
說有他世如我所見猶無有也迦葉
又言汝頗更有因緣知無他世耶婆
羅門言有迦葉言以何緣知婆羅門
言我所封村人有作賊者伺察所得
將詣我所語我言此人為賊唯願治
之我勅左右收縛此人生剝其皮求
其識神而都不見又勅左右齧割其

肉以求識神又復不見又勅左右截其筋脉骨間求神又復不見又勅左右打骨出髓髓中求神又復不見迦葉我以此緣知無他世迦葉復言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我今復當為汝引喻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一國壞荒毀未復時有商賈五百乘車經過其上有一梵志奉事火神常止一林時諸商人皆往投宿清旦別去時事火梵志作是念言向諸商人宿此林中今者已去儻有遺漏可試往看尋詣彼所都無所見唯有一小兒始年一歲獨在彼坐梵志復念我今何忍見此小兒於我前死今者寧可將此小兒至吾所止養活之耶即抱小兒往所住處而養育之其兒轉大至十餘歲時此梵志以少因緣欲遊人間語小兒曰我有少緣欲暫出行汝善守護此火慎勿使滅若火滅者當以鑽鑽木取火燃之具誠勅已出林遊行梵志去後小兒貪戲不數視火火遂便滅小兒戲還見火已滅懊惱而言我所為非我父去時具約勅我守護此火

慎勿令滅而我貪戲致使火滅當如之
何彼時小兒吹灰求火不能得已便
以斧劈薪求火復不能得又復斬薪
置於曰中搗以求火又不能得尔時
梵志於人閒還詣彼林所問小兒曰吾
先勅汝使守護火火不滅耶小兒對
曰我向出戲不時護視火今已滅復
問小兒汝以何方便更求火耶小兒
報曰火出於木我以斧破木求火不
得火復斬之令碎置於曰中杵搗求火
復不能得時彼梵志以鑽鑽木出火
積薪而燃告小兒曰夫欲求火法應
如此不應破折杵碎而求婆羅門汝
亦如是無有方便皮剥死人而求識
神汝不可以目前現事觀於衆生婆
羅門有比丘初夜後夜捐除睡眠精
勤不懈專念道品以三昧力修淨天
眼以天眼力觀於衆生死此生彼從
彼生此壽命長短顏色好醜隨行受
報善惡之趣皆悉知見汝不可以穢
濁肉眼不能徹見衆生所趣便言無
也婆羅門以此可知必有他世婆羅
門言汝雖引喻說有他世如我所見

猶無有也迦葉復言汝頗更有因緣
知無他世耶婆羅門言有迦葉言以
何緣知婆羅門言我所封村人有作
賊者伺察所得將詣我所語我言此
人為賊唯願治之我勅左右將此人
以稱稱之侍者受命即以稱稱又告
侍者汝將此人安徐殺之勿損皮肉
即受我教殺之無損我復勅左右更
重稱之乃重於本迦葉生稱彼人識
神猶在顏色悅豫猶能言語其身乃
輕死已重稱識神已滅無有顏色不
能語言其身更重我以此緣知无他
世迦葉語婆羅門吾今問汝隨意答
我如人稱鐵先冷稱已然後熱稱何
有光色柔軟而輕何無光色堅韌而
重婆羅門言熱鐵有色柔軟而輕冷
鐵無色剛強而重迦葉語言人亦如
是生有顏色柔軟而輕死無顏色剛
強而重以此可知必有他世婆羅門
言汝雖引喻說有他世如我所見必
無有也迦葉言汝復有何緣知無他
世婆羅門答言我有親族遇患篤重
時我到彼語言扶此病人今右脇卧

視瞻屈伸言語如常又使左卧反覆宛轉屈伸視瞻言語如常尋即命終吾復使人扶轉左卧右卧反覆諦觀不復屈伸視瞻言語吾以是知必無他世迦葉復言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今當為汝引喻昔有一國不聞貝聲時有一人善能吹貝往到彼國入一村中執貝三吹然後置地時村人男女聞聲驚動皆就往問此是何聲哀和清徹乃如是耶彼人指貝曰此物聲也時彼村人以手觸貝曰汝可作聲汝可作聲貝都不鳴其主即取貝三吹置地時村人言向者美聲非是貝力有手有口有氣吹之然後乃鳴人亦如有壽有識有息出入則能屈伸視瞻語言無壽無識無出入息則無屈伸視瞻語言又語婆羅門汝今宜捨此惡邪見勿為長夜自增苦惱婆羅門言我不能捨所以然者我自生來長夜諷誦歌習堅固何可捨耶迦葉復言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我今當更為汝引喻乃往久遠有一國土其土邊墻人民荒壞彼國有二

人一智一愚自相謂言我是汝親共汝出城採侶求財即尋相隨詣一空聚見地有麻即語愚者共取持歸時彼二人各取一擔復過前村見有麻縷其一智者言麻縷成功輕細可取其一人言我已取麻繫縛牢固不能捨也其一智者即取麻縷重擔而去復共前進見有麻布其一智者言麻布成功輕細可取彼一人言我以取麻繫縛牢固不能復捨其一智者即捨麻縷取布自重復共前行見有刼貝其一智者言刼貝價貴輕細可取彼一人言我已取麻繫縛牢固賣來道遠不能捨也時一智者即捨麻布而取刼貝如是前行見刼貝縷次見白疊次見白銅次見白銀次見黃金其一智者言若無金者當取白銀若無白銀當取白銅乃至麻縷若無麻縷當取麻耳今者此村大有黃金衆寶之上汝宜捨麻我當捨銀共取黃金自重而歸彼一人言我取此麻繫縛牢固賣來道遠不能捨也汝欲取者自隨汝意其一智者捨銀取金重

擔而歸其家親族遙見彼人大得金
寶歡喜奉迎時得金者見親族迎復
大歡喜其無智人負麻而歸居家親
族見之不悅亦不起迎其負麻者倍
增憂愧婆羅門汝今宜捨惡習邪見
勿為長夜自增苦惱如負麻人執意
堅固不取金寶負麻而歸空自疲勞
親族不悅長夜貧窮自增憂苦也婆
羅門言我終不能捨此見也所以者
何我以此見多所教授多所饒益四
方諸王皆聞我名亦盡知我是斷滅
學者迦葉復言諸有智者以譬喻得
解我今當更為汝引喻乃往久遠有
一國土其土邊壇人民荒燥時有商
人有千乘車經過其土水穀薪草不
自供足時商主念言我等伴多水穀
薪草不自供足今者寧可分為二分
其一分者於前發引其前發導師見
有一人身體龐大目赤面黑泥塗其
身遙見遠來即問汝從何來報言我
從前村來又問彼言汝所來處多有
水穀薪草不耶其人報言我所來處
豐有水穀薪草無乏我於中路逢天

暴雨其處多水亦豐薪草又語商主
汝曹車上若有穀草盡可捐棄彼自
豐有不須重車時彼商主語衆商言
吾向前行見有一人目赤面黑泥塗
其身我遙問言汝從何來即答我言
我從前村來我尋復問汝所來處豐
有水穀薪草不也答我言彼大豐耳
又語我言向於中路逢天暴雨此處
多水又豐薪草復語我言君等車上
若有穀草盡可捐棄彼自豐有不須
重車汝等宜各棄諸穀草輕車速進
即如其言各共捐棄穀草輕車速進
如是一日不見水草二日三日乃至
七日又復不見時商人窮於曠澤為
鬼所食其後一部次復進路商主時
前復見一人目赤面黑泥塗其身遙
見問言汝從何來彼人答言從前村
來又問汝所來處豐有水穀薪草不
耶彼人答曰大豐有耳又語商主吾
於中路逢天暴雨其處多水亦豐薪
草又語商主君等車上若有穀草便
可捐棄彼自豐有不須重車時商主
還語諸商人言吾向前行見有一人

道如此事君等車上若有穀草可盡
捐棄彼自豈有不須重車時商主言
汝等穀草慎勿捐棄須得新者然後
當棄所以者何新陳相接然後當得
度此曠野時彼商人重車而行如是
一日不見水草二日三日至于七日
又亦不見但見前人為鬼所食骸骨
狼藉婆羅門彼赤眼黑面者是羅刹
鬼也諸有隨汝教者長夜受苦亦當
如彼前部商人無智慧故隨導師語
自沒其身婆羅門諸有沙門婆羅門
精進智慧有所言說承用其教者則
長夜獲安如彼後部商人有智慧故
得免危難婆羅門汝今寧可捨此惡
見勿為長夜自增苦惱婆羅門言我
終不能捨所見也設有人來強諫我
者生我忿耳終不捨見迦葉又言諸
有智者以譬喻得解我今當復為汝
引喻乃昔久遠有一國土其土邊墮
人民荒壞時有一人好喜養猪詣他
空村見有乾糞尋自念言此處饒糞
我猪豚飢今當取草裹此乾糞頭戴
而歸即尋取草裹糞而戴於其中路

逢天大雨糞汁流下至于足跟衆人見已皆言狂人糞除臭處正使天晴尚不應戴况於雨中戴之而行其人方怒逆罵詈言汝等自癡不知我家腊豚飢餓汝若知者不言我癡婆羅門汝今寧可捨此惡見勿守迷惑長夜受苦如彼癡子戴糞而行衆人訶諫逆更瞋罵謂他不知婆羅門語迦葉言汝等若謂行善生天死勝生者汝等則當以刀自刎飲毒而死或五縛其身自投高岸而今貪生不能自殺者則知死不勝生迦葉復言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我今當更為汝引喻昔者此斯波醯村有一梵志耆舊長宿年百二十彼有二妻一先有子一始有娠時彼梵志未久命終其大母子語小母言所有財寶盡應與我汝無分也時小母言汝為小待須我分娠若生男者應有財分若生女者汝自嫁娶當得財物彼子慙慙再三索財小母荅如初其子又逼不已時彼小母即以利刀自決其腹知為男女語婆羅門言母今自殺復害胎子

汝婆羅門亦復如是既自殺身復欲
殺人若沙門婆羅門精勤修善戒德
具足久存世者多所饒益天人獲安
吾今末後為汝引喻當使汝知惡見
之殃昔者此斯波醯村有二伎人善
於持丸二人角伎一人得勝時不如
者語勝者言今日且停明當更共試
其不如者即歸家中取其戲丸塗以
毒藥暴之使乾明持此丸詣勝者所
語言更可角伎即前共戲先以毒丸
授彼勝者勝者即吞其不如者復授
毒丸得已隨吞其毒轉行舉身戰動
時不如者以偈罵曰

吾以藥塗丸而汝吞不覺小伎汝為吞
久後自當知

迦葉語婆羅門言汝今當速捨此惡
見勿為專迷自增苦毒如彼伎人吞
毒不覺時婆羅門白迦葉言尊者初
誤月喻我時已解所以以往返不時受
者欲見迦葉辯才智慧生牢固信耳
我今信受歸依迦葉迦葉報言汝勿
歸我如我所歸無上尊者汝當歸依
婆羅門言不審所歸無上尊者今為

所在迦葉報言今我師世尊滅度未
久婆羅門言世尊若在不避遠近其
當親見歸依礼拜今聞迦葉言如來
滅度今即歸依滅度如來及法衆僧
迦葉聽我於正法中為優婆塞自今
已後盡壽不殺不盜不婬不欺不飲
酒我今當為一切大施迦葉語言若
汝宰殺衆生搗打僮僕而為會者此
非淨福又如磽确薄地多生荆棘於
中種植必無所獲汝若宰殺衆生搗
打僮僕而為大會施邪見衆此非淨
福若汝大施不害衆生不以杖楚加
於僮僕歡喜設會施清淨衆則獲大
福猶如良田隨時種植必獲果實迦
葉自今已後常淨施衆僧不令斷絕
時有一年少梵志名曰摩頭在弊宿
後立弊宿願語曰吾欲設一切大施
汝當為我經營處分時年少梵志聞
弊宿語已即為經營為大施已而作
是言願使弊宿今世後世不獲福報
時弊宿聞彼梵志經營施已有如是
言願使弊宿今世後世不獲果報即
命梵志而告之曰汝當有是言耶答

曰如是實有是言所以然者今所設
食糲澁弊惡以此施僧若以示王王
尚不能以手暫向況當食之現在所
設不可喜樂何由後世得淨果報王
施僧衣純以麻布若以示王王尚不
能以足暫向況能自著現在所施不
可喜樂何由後世得淨果報時婆羅
門又告梵志自今已後汝以我所食
我所著衣以施衆僧時梵志即承教
言以王所食王所著衣供養衆僧時
婆羅門設此淨施身壞命終生一下
劣天中梵志經營會者身壞命終生
初刹天今時弊宿婆羅門年少梵志
及斯婆醯婆羅門居士等聞童女迦
葉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七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八

臨

後秦弘始年佛隨耶舍共竺佛念譯

第二分散陀那經第四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羅閱祇毗訶羅
山七葉樹窟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
十人俱時王舍城有一居士名散陀
那好行遊觀日日出城至世尊所時
彼居士仰觀日時默自念言今往觀
佛非是時也今者世尊必在靜室三
昧思惟諸比丘衆亦當禪靜我今寧
可往詣烏暫婆利梵志女林中須日
時到當詣世尊禮敬問訊并詣諸比
丘所致敬問訊時梵志女林中有一
梵志名居俱陀與五百梵志子俱止
彼林時諸梵志衆聚一處高聲大論
俱說遮道濁亂之言以此終日或論
國事或論戰鬪兵杖之事或論國家
義和之事或論大臣及庶民事或論
車馬遊園林事或論坐席衣服飲食
婦女之事或論山海龜鼈之事但說
如是遮道之論以此終日時彼梵志
遙見散陀那居士來即勅其衆令皆

靜默所以然者彼沙門瞿曇弟子今從
外來沙門瞿曇白衣弟子中此為最
上彼必來此汝宜靜默時諸梵志各
自默然散陀那居士至梵志所問評
已一面坐語梵志曰我師世尊常樂
閑靜不好憤吏不如汝等與諸弟子
處在人中高聲大論但說遮道無益
之言梵志又語居士言沙門瞿曇頗
曾與人共言論不衆人何由得知沙
門有大智慧汝師常好獨處邊地猶
如瞎牛食草偏逐所見汝師瞿曇亦
復如是偏好獨見樂無人處汝師若
來吾等當稱以為瞎牛彼常自言有
大智慧我以一言窮彼能使默然如
龜藏六謂可無患以一箭射使無
逃處

尔時世尊在閑靜室以天耳聞梵志
居士有如是論即出七葉樹窟詣烏
暫婆利梵志女林時彼梵志遙見佛
來勅諸弟子汝等皆默瞿曇沙門欲
來至此汝等慎勿起迎恭敬礼拜亦
勿請坐取一別座與之令坐彼既坐
已卿等當問沙門瞿曇汝從本來以

何法教訓於弟子得安隱定淨修梵
行尔時世尊漸至彼園時彼梵志不
覺自起漸迎世尊而作是言善來瞿
曇善來沙門久不相見今以何緣而
來至此可前小坐尔時世尊即就其
座嬉怡而笑默自念言此諸愚人不
能自專先立要令竟不能全所以然
者是佛神力令彼惡心自然敗壞時
散陀那居士礼世尊足於一面坐居
俱陀梵志問評佛已亦一面坐而白
佛言沙門瞿曇從本以來以何法教
訓誨弟子得安隱定淨修梵行世尊
告曰且止梵志吾法深廣從本以來
誨諸弟子得安隱處淨修梵行非汝
所及又告梵志正使汝師及汝弟子
所行道法有淨不淨我盡能說時五
百梵志弟子各各舉聲自相謂言瞿
曇沙門有大威勢有大神力他問已
義乃開他義時居俱陀梵志白佛言
善哉瞿曇願分別之佛告梵志諦聽
諦聽當為汝說梵志荅言願樂欲聞
佛告梵志汝所行者皆為卑陋離眼
裸形以手障蔽不受現食不受盂食

不受兩壁中間食不受二人中間食
不受兩刀中間食不受兩盂中間食
不受共食家食不受懷妊家食見狗
在門則不受其食不受多蠅家食不
受請食他言先識則不受其食不食
魚不食肉不飲酒不兩器食一餐一
咽至七餐止受人益食不過七益或
一日一食或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
日七日一食或復食果或復食莠或
食飯汁或食麻米或食糲稻或食牛
糞或食鹿糞或食樹根枝葉果實或
食自落果或被衣或被莎衣或衣樹
皮或草檐身或衣鹿皮或留頭髮或
被毛編或著塚間衣或有常舉手者
或不坐牀席或有常蹲者或有剃髮
留鬚鬚者或有卧荆棘者或有卧果
蔬上者或有裸形卧牛糞上者或一
日三浴或有一夜三浴以無數衆苦
苦侵此身云何居俱隨如此行者可
名淨法不梵志答曰此法淨非不淨
也佛告梵志汝謂為淨吾當於汝淨
法中說有垢穢梵志曰善哉瞿曇便
可說之願樂欲聞佛告梵志彼苦行者
常自計念我行如此當得供養恭敬礼

事是即垢穢彼苦行者得供養已樂著
堅固愛染不捨不曉遠離不知出要
是為垢穢彼苦行者遙見人來盡共
坐禪若無人時隨意坐卧是為垢穢
彼苦行者聞他正義不肯印可是為
垢穢彼苦行者他有正問恡而不答
是為垢穢彼苦行者設見有人供養
沙門婆羅門則訶止之是為垢穢彼
苦行者若見沙門婆羅門食更生物
就呵責之是為垢穢彼苦行者有不
淨食不肯施人若有淨食貪著自食
不見已過不知出要是為垢穢彼苦
行者自稱已善毀訾他人是為垢穢
彼苦行者為殺盜婬兩舌惡口妄言
綺語貪取嫉妬邪見顛倒是為垢穢
彼苦行者懈惰懈怠忘不習禪定無有
智慧猶如禽獸是為垢穢彼苦行者
貴高憍慢慢增上慢是為垢穢彼苦
行者無有信義亦無反復不持淨戒
不能精勤受人訓誨常與惡人以為
伴黨為惡不已是為垢穢彼苦行者
多懷瞋恨好為巧偽自怙已見求人
長短恒懷邪見與邊見俱是為垢穢

云何尼俱陀如此行者可言淨不耶
答曰是不淨非是淨也佛言今當於
汝垢穢法中更說清淨無垢穢法梵
志言唯願說之佛言彼苦行者不自
計念我行如是當得供養恭敬礼事
是為苦行無垢法也彼苦行者得供
養已心不貪著曉了遠離知出要法
是為苦行無垢法也彼苦行者禪有
常法有人無人不以為異是為苦行
無垢法也彼苦行者聞他正義歡喜
印可是為苦行無垢法也彼苦行者
他有正問歡喜解說是為苦行離垢
法也彼苦行者設見有人供養沙門
婆羅門代其歡喜而不呵止是為苦
行離垢法也彼苦行者若見沙門婆
羅門食更生之物不呵責之是為苦行
離垢法也彼苦行者有不淨食心不
恠惜若有淨食則不染著能見已過
知出要法是為苦行離垢法也彼苦
行者不自稱譽不毀他人是為苦行
離垢法也彼苦行者不殺盜婬兩舌
惡口妄言綺語貪取嫉妬邪見是為
苦行離垢法也彼苦行者精勤不忘

好習禪行多修智慧不愚如獸是為
苦行離垢法也彼苦行者不為高貴
憍慢自大是為苦行離垢法也彼苦
行者常懷信義修反復行能持淨戒
勤受訓誨常與善人而為伴黨積善
不已是為苦行離垢法也彼苦行者
不懷瞋恨不為巧偽不恃已見不求
人短不懷邪見亦無邊見是為苦行
離垢法也云何梵志如是苦行為是
清淨離垢法耶答曰如是實是清淨
離垢法也梵志白佛言齊有此苦行
名為第一堅固行耶佛言未也始是
皮耳梵志言願說樹節佛告梵志汝
當善聽吾今當說梵志言唯然願樂
欲聞梵志彼苦行者自不殺生不教
人殺自不偷盜不教人盜自不邪淫
不教人淫自不妄語亦不教人為彼
以慈心遍滿一方餘方亦念慈心廣
大無二無量無有結恨遍滿世間悲
喜捨心亦復如是齊此苦行名為樹
節梵志白佛言願說苦行堅固之義
佛告梵志諦聽諦聽吾當說之梵志
曰唯然世尊願樂欲聞佛言彼苦行

者自不殺生教人不殺自不偷盜教人不盜自不邪淫教人不淫自不安語教人不妄語彼以慈心遍滿一方餘方亦尔慈心廣大無二無量無有結恨遍滿世間悲喜捨心亦復如是彼苦行者自識往昔無數劫事一生二生至無數生國土成敗劫數終始盡見盡知又自見知我曾生彼種姓如是名字如是飲食如是壽命如是所受苦樂從彼生此從此生彼如是盡憶無數劫事是為梵志彼苦行者牢固無壞梵志白佛言云何為第一佛言梵志諦聽諦聽吾當說之梵志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佛言彼苦行者自不殺生教人不殺自不偷盜教人不盜自不邪淫教人不淫自不安語教人不欺彼以慈心遍滿一方餘方亦尔慈心廣大無二無量无有結恨遍滿世間悲喜捨心亦復如是彼苦行者自識往昔無數劫事一生二生至無數生國土成敗劫數終始盡見盡知又自知見我曾生彼種姓如是名字飲食壽命如是所經苦樂從

彼生此從此生彼如是盡憶無數劫
事彼天眼淨觀衆生類死此生彼類
色好醜善惡所趣隨行所墮盡見盡
知又知衆生身行不善口行不善意
行不善誹謗賢聖信邪倒見身壞命
終墮三惡道或有衆生身行善口意
亦善不謗賢聖見正信行身壞命終
生天人中行者天眼清淨觀見衆生
乃至隨行所墮無不見知是為苦行
第一勝也佛告梵志於此法中復有
勝者我常以此法化諸聲聞彼以此
法得修梵行時五百梵志弟子各大
舉聲自相謂言今觀世尊為最尊上
我師不及時彼散陀鄰居士語梵志
曰汝向自言瞿曇若來吾等當稱以
為賠半世尊今來汝何不稱又汝向
言當以一言窮彼瞿曇能使默然如
龜藏六謂可無患以一箭射使無逃
處汝今何不以汝一言窮如來耶佛
問梵志汝憶先時有是言不答曰實
有佛告梵志汝豈不從先宿梵志聞
諸佛如來獨處山林樂閑靜處如我
今日樂於閑居不如汝法樂於憤矣

說無益事以終日耶梵志曰聞過去
諸佛樂於閑靜獨處山林如今世尊
不如我法樂於憤吏說無益事以終
日耶佛告梵志汝豈不念瞿曇沙門
能說菩提自能調伏能調伏人自得
止息能止息人自度彼岸能使人度
自得解脫能解脫人自得滅度能滅
度人時彼梵志即從座起頭面作礼
手捫佛足自稱已名曰我是居俱陀
梵志我是居俱陀梵志今者自歸礼
世尊足佛告梵志止止且住使汝心
解便為礼敬時彼梵志重礼佛足在
一面坐佛告梵志汝將無謂佛為利
養而說法耶勿起是心若有利養盡
以施汝吾所說法微妙第一為滅不
善增益善法又告梵志汝將無謂佛
為名稱為尊重故為導首故為眷屬
故為大衆故而說法耶勿起此心今
汝眷屬盡屬於汝我所說法為滅不
善增長善法又告梵志汝將無謂佛
以汝置不善聚及黑冥聚中耶勿生是
心諸不善聚及黑冥聚汝但捨去吾
自為汝說善淨法又告梵志汝將無

謂佛黜汝於善法聚清白聚耶勿起
是心汝但於善法聚清白聚中精勤
修行吾自為汝說善淨法滅不善行
增益善法尔時五百梵志弟子皆端
心正意聽佛所說時魔波旬作此念
言此五百梵志弟子端心正意從佛
聽法我今寧可往壞其意尔時惡魔
即以已力壞亂其意尔時世尊告散
陀那曰此五百梵志子端心正意從
我聽法天魔波旬壞亂其意今吾欲
還汝可俱去尔時世尊以右手接散
陀那居士置掌中乘虛而歸時散陀
那居士俱隨梵志及五百梵志子聞
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長阿含第三分衆集經第五

如是我聞一時佛於末羅遊行與千
二百五十比丘俱漸至波婆城闍頭
菴婆園尔時世尊以十五日月滿時
於露地坐諸比丘僧前後圍遶世尊
於夜多說法已告舍利弗言今者四
方諸比丘集皆共精勤捐除睡眠吾
患背痛欲暫止息汝今可為諸比丘說
法對曰唯然當如聖教尔時世尊即

四隣僧伽梨偃右脇如師子累足而
卧時舍利弗告諸比丘今此波婆城
有左軋子命終未久其後弟子分為
二部常共諍訟相求長短迭相罵詈
各相是非我知此法汝不知此汝在
邪見我在正法言語錯亂無有前後
自稱已言以為真正我所言勝汝所
言負我今能為談論之主汝有所問
可來問我諸比丘時國人民奉左軋
者厭患此輩鬪訟之聲皆由其法不
真正故法不真正無由出要譬如打
塔不可復巧此非三耶三佛所說諸比
丘唯我釋迦無上尊法最為真正可
得出要譬如新塔易可嚴飾此是三
耶三佛之所說也諸比丘我等今者
宜集法律以防諍訟使梵行久立多
所饒益天人獲安諸比丘如來說一
正法一切衆生皆仰食存如來說
復有一法一切衆生皆由行徑是為
一法如來說當共集之以防諍訟
使梵行久立多所饒益天人獲安諸
比丘如來說二正法一名二色復有
二法一癡二愛復有二法有見無見

復有二法一無慚二無愧復有二法
一有慚二有愧復有二法一盡智二
無生智復有二法二因二緣生於欲
愛一者淨妙色二者不思惟復有二
法二因二緣生於瞋恚一者怨憎二
者不思惟復有二法二因二緣生於
邪見一者從他聞二者邪思惟復有
二法二因二緣生於正見一者從他
聞二者正思惟復有二法二因二緣
一者學解脫二者無學解脫復有二
法二因二緣一者有為界二者無為
界諸比丘是為如來所說當共撰集
以防諍訟使梵行久立多所饒益天
人獲安諸比丘如來說三正法謂三
不善根一者貪欲二者瞋恚三者愚
癡復有三法謂三善根一者不貪二
者不恚三者不癡復有三法謂三不
善行一者不善身行二者不善口行
三者不善意行復有三法謂三不善
行身不善行口不善行意不善行復
有三法謂三惡行身惡行口惡行意
惡行復有三法謂三善行身善行口
善行意善行復有三法謂三不善想

欲想瞋想害想復有三法謂三善想
無欲想無瞋想無害想復有三法謂
三不善思欲思恚思害思復有三法
謂三善思無欲思無恚思无害思復
有三法謂三福業施業平等業思惟
業復有三法謂三受樂受苦受不苦
不樂受復有三法謂三愛欲愛有愛
無有愛復有三法謂三有漏欲漏有
漏無明漏復有三法謂三火欲火恚
火愚癡火復有三法謂三求欲求有
求梵行求復有三法謂三增盛我增
盛世增盛法增盛復有三法謂三界
欲界恚界害界復有三法謂三界出
離界無恚界無害界復有三法謂三
界色界无色界盡界復有三法謂三
聚戒聚定聚慧聚復有三法謂三戒
增盛戒增盛意增盛慧復有三法謂
三三昧空三昧無願三昧无相三昧
復有三法謂三相止息相精勤相捨
相復有三法謂三明自識宿命智明
天眼智明漏盡智明復有三法謂三
變化一者神足變化二者知他心隨
意說法三者教誡復有三法謂三欲

生本一者由現欲生人天二者由化
欲生化自在天三者由他化欲生他
化自在天復有三法謂三樂生一者
衆生自然成辦生歡樂心如梵光音
天初始生時二者有衆生以念為樂
自唱善哉如光音天三者得止息樂
如遍淨天復有三法謂三苦行苦苦
苦變易苦復有三法謂三根未知欲
知根知根知已根復有三法謂三堂
賢聖堂天堂梵堂復有三法謂三發
見發聞發疑發復有三法謂三論過
去有如此事有如是論未來有如此
事有如是論現在有如此事有如是
論復有三法謂三聚正定聚邪定聚
不定聚復有三法謂三憂身憂口憂
意憂復有三法謂三長老年耆長老
法長老作長老復有三法謂三眼肉
眼天眼慧眼諸比丘是為如來所說
正法當共撰集以防諍訟使梵行久
立多所饒益天人獲安諸比丘如來
說四正法謂口四惡行一者妄語二
者兩舌三者惡口四者綺語復有四
法謂口四善行一者實語二者軟語

三者不綺語四者不兩舌復有四法
謂四不聖語不見言見不聞言聞不
覺言覺不知言知復有四法謂四聖
語見則言見聞則言聞覺則言覺知
則言知復有四法謂四種食搏食觸
食念食識食復有四法謂四受有現
作苦行後受苦報有現作苦行後受
樂報有現作樂行後受苦報有現作
樂行後受樂報復有四法謂四受欲
受我受戒受見受復有四法謂四縛
貪欲身縛瞋恚身縛戒盜身縛我見
身縛復有四法謂四剎欲剎恚剎見
剎慢剎復有四法謂四生卵生胎生
濕生化生復有四法謂四念處於是
比丘內身身觀精勤不懈憶念不忘
捨世貪憂外身身觀精勤不懈憶念
不忘捨世貪憂內外身身觀精勤不
懈憶念不忘捨世貪憂受意法觀亦
復如是復有四法謂四意斷於是比
丘未起惡法方便使不起已起惡法
方便使滅未起善法方便使起已起
善法方便思惟使其增廣復有四法
謂四神足於是比丘思惟欲定滅行

成就精進定意定思惟定亦復如是
復有四法謂四禪於是比丘除欲惡
不善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入於初
禪滅有覺觀內信一心無覺無觀定
生喜樂入第二禪離喜修捨念進自
知身樂諸聖所求憶念捨樂入第三
禪離苦樂行先滅憂喜不苦不樂捨
念清淨入第四禪復有四法謂四梵
堂一慈二悲三喜四捨復有四法謂
四無色定於是比丘越一切色想先
盡瞋恚想不念異想思惟無量空處
捨空處口入識處捨識處已入不用
處捨不用處已入有想無想處復有
四法謂四法足不貪法足不瞋法足
正念法足正定法足復有四法謂四
賢聖族於是比丘衣服知足得好不
喜遇惡不憂不染不著知所禁忌知
出要路於此法中精勤不懈成辦其
事無關無減亦能教人成辦此事是
為第一知足住賢聖族從本至今未
常惱亂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天及
世間人無能毀罵飲食牀卧具病瘦
醫藥皆悉知足亦復如是復有四法

謂四攝法惠施愛語利人等利復有
四法謂四須陀洹支比丘於佛得無
壞信於法於僧於戒得無壞信復有
四法謂四受證見色受證身受滅證
念宿命證知漏盡證復有四法謂四
道苦遲得苦速得樂遲得樂速得復
有四法謂四聖諦苦聖諦苦集聖諦
苦滅聖諦苦出要聖諦復有四法謂
四沙門果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
含果阿羅漢果復有四法謂四處實
處施處智處止息處復有四法謂四
智法智未知智等智知他人心智復
有四法謂四辯才法辯義辯詞辯應
辯復有四法謂四識住處色識住緣
色住色與愛俱增長受想行識中亦
如是住復有四法謂四扼欲扼有扼
見扼無明扼復有四法謂四無扼无
欲扼無有扼無見扼無无明扼復有
四法謂四淨戒淨心淨見淨度疑淨
復有四法謂四知可受知受可行知
行可樂知樂可捨知捨復有四法謂
四威儀可行知行可住知住可坐知
坐可卧知卧復有四法謂四思惟少

思惟廣思惟無量思惟无所有思惟
復有四法謂四記論決定記論分別
記論詰問記論止住記論復有四法
謂佛四不護法如來身行清淨無有
闕漏可自防護口行清淨意行清淨
命行清淨亦復如是是為如來所說
正法當共撰集以防諍訟使梵行久
立多所饒益天人獲安又諸比丘如
來說五正法謂五入眼色耳聲鼻香
舌味身觸復有五法謂五受陰色受
陰受想行識受陰復有五法謂五蓋
貪欲蓋瞋恚蓋睡眠蓋掉戲蓋疑蓋
復有五法謂五下結身見結戒盜結
疑結貪欲結瞋恚結復有五法謂五
上結色愛無色愛無明慢掉復有五
法謂五根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
根復有五法謂五力信力精進力念
力定力慧力復有五法謂滅盡枝一
者比丘信佛如來至真等正覺十号
具足二者比丘無病身常安隱三者
質直無有諛諂能如是者如來則示
涅槃徑路四者自專其心使不錯亂
昔所誦誦憶持不忘五者善於觀察

法之起滅以賢聖行盡於苦本復有五法謂五發非時發虛發非義發虛言發無慈發復有五法謂五善發時發實發義發和言發慈心發復有五法謂五憎嫉住處憎嫉擅越憎嫉利養憎嫉色憎嫉法憎嫉復有五法謂五趣解脫一者身不淨想二者食不淨想三者一切行無常想四者一切世間不可樂想五者死想復有五法謂五出要界一者比丘於欲不樂不動亦不親近但念出要樂於遠離親近不息其心調柔出要離欲彼所因欲起諸漏纏亦盡捨滅而得解脫是為欲出要瞋恚出要嫉妬出要色出要身見出要亦復如是復有五法謂五喜解脫入若比丘精勤不懈樂閑靜處專念一心未解得解未盡得盡未安得安何謂五於是比丘聞如來說法或聞梵行者說或聞師長說法思惟觀察分別法義心得歡喜得歡喜已得法愛得法愛已身心安隱身心安隱已則得禪定得禪定已得實知見是為初解脫入於是比丘聞

法喜已受持諷誦亦復歡喜為他人
說亦復歡喜思惟分別亦復歡喜於
法得定亦復如是復有五法謂五人
中般涅槃生般涅槃無行般涅槃有
行般涅槃上流阿迦尼吒諸比丘是
為如來所說正法當共撰集以防諍
訟使梵行久立多所饒益天人獲安
又諸比丘如來說六正法謂內六入
眼入耳入鼻入舌入身入意入復有
六法謂外六入色入聲入香入味入
觸入法入復有六法謂六識身眼識
身耳鼻舌身意識身復有六法謂六
觸身眼觸身耳鼻舌身意觸身復有
六法謂六受身眼受身耳鼻舌身意
受身復有六法謂六想身色想聲想
香想味想觸想法想復有六法謂六
思身色思聲思香思味思觸思法思
復有六法謂六愛身色愛身聲香味
觸法愛身復有六法謂六淨本若比
丘好瞋不捨不敬如來亦不敬法亦
不敬衆於戒穿漏染汙不淨好於衆
中多生諍訟人所憎惡燒亂淨衆天
人不安諸比丘汝等當自內觀設有

瞋恨如彼燒亂者當集和合衆廣設
方便拔此諍本汝等又當專念自觀
若結恨已滅當更方便遮止其心勿
復使起諸比丘俱矣不諦慍恚嫉妬
巧偽虛妄自因已見譟受不捨迷於
邪見與邊見俱亦復如是復有六法
謂六界地界火界水界風界空界識
界復有六法謂六察行眼察色耳聲
鼻香舌味身觸意察法復有六法謂
六出要界若比丘作是言我修慈心
更生瞋恚餘比丘語言汝勿作此言
勿謗如來如來不作是說欲使修慈
解脫更生瞋恚想無有是處佛言除
瞋恚已然後得慈若比丘言我行悲
解脫生憎嫉心行喜解脫生憂惱心
行捨解脫生憎愛心行無我行生狐
疑心行無想行生衆亂想亦復如是
復有六法謂六無上見無上聞無上
利養無上戒無上恭敬無上憶念无
上復有六法謂六思念佛念法念僧
念戒念施念天念是為如來所說正
法當共撰集以防諍訟使梵行久立
多所饒益天人獲安諸比丘如來說

七正法謂七非法無信無慙无愧少
聞懈怠多忘無智復有七法謂七正
法有信有慙有愧多聞精進惣持多
智復有七法謂七識住或有衆生若
千種身若干種想天及人是是初識
住或有衆生若干種身而一想者梵
光音天最初生時是是二識住或有
衆生一身若干種想光音天是是三
識住或有衆生一身一想遍淨天是
是四識住或有衆生空處住識處住
不用處住復有七法謂七勤法一者
比丘勤於戒行二者勤減貪欲三者
勤破邪見四者勤於多聞五者勤於
精進六者勤於正念七者勤於禪定
復有七法謂七想不淨想食不淨想
一切世間不可樂想無想無常想
無常苦想苦無我想復有七法謂七
三昧具正見正思正語正業正命正
方便正念復有七法謂七覺意念覺
意法覺意精進覺意喜覺意猗覺意
定覺意護覺意是為如來所說正法
當共撰集以防諍訟使梵行久立多
所饒益天人獲安諸比丘如來說八

正法謂世八法利衰毀譽稱譏苦樂
復有八法謂八解脫色觀色一解脫
內無色想觀外色二解脫淨解脫三
解脫度色想滅瞋恚想住空處解脫
四解脫度空處住識處五解脫度識
處住不用處六解脫度不用處住有
想無想處七解脫度有想無想處住
想知滅八解脫復有八法謂八聖道
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
念正定復有八法謂八人須陀洹向
須陀洹斯陀含向斯陀含阿那含向
阿那含阿羅漢向阿羅漢是為如來
所說正法當共撰集以防諍訟使梵
行久立多所饒益天人獲安諸比丘
如來說九正法所謂九衆生居或有
衆生若干種身若干種想天及人是
是初衆生居復有衆生若干種身而
一想者梵光音天最初生時是是二
衆生居復有衆生一身若干種想光
音天是是三衆生居復有衆生一身
一想遍淨天是是四衆生居復有衆
生無想無所覺知無想天是是五衆
生居復有衆生空處住是六衆生居

復有衆生識處住是七衆生居復有
衆生不用處住是八衆生居復有衆
生住有想無想處是九衆生居是為
如來所說正法當共撰集以防諍訟
便梵行久立多所饒益天人獲安諸
比丘如來說十正法所謂十無學法
無學正見正思正語正業正命正念
正方便正定正智正解脫是為如來
所說正法當共撰集以防諍訟使梵
行久立多所饒益天人獲安今時世
尊印可舍利弗所說時諸比丘聞舍
利弗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八

世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九

臨

後秦弘始年佛臨耶舍共梵佛念譯

第二分十上經第六

如是我聞一時佛遊鵝伽國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詣瞻婆城止宿伽伽池側以十五日月滿時世尊在露地坐大衆圍遶竟夜說法告舍利弗今者四方諸比丘集皆各精勤捐除眠睡欲聞說法吾患背痛欲小止息卿今可為諸比丘說法時舍利弗受佛教已尔時世尊即四牒僧伽梨偃右脅卧如師子累足而卧尔時耆年舍利弗告諸比丘今我說法上中下言皆悉真正義味具足梵行清淨汝等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時諸比丘受教而聽舍利弗告諸比丘有十上法除衆結縛得至涅槃盡於苦際又能具足五百五十法今當分別汝等善聽諸比丘有一成法一修法一覺法一滅法一退法一增法一難解法一生法一知法一證法云何一成法謂於諸善法能不放逸云何

一修法謂常自念身云何一覺法謂有漏觸云何一滅法謂是我慢云何一退法謂不惡露觀云何一增法謂惡露觀云何一難解法謂無間定云何一生法謂有漏解脫云何一知法謂諸衆生皆仰食存云何一證法謂無身心解脫又有二成法二修法二覺法二滅法二退法二增法二難解法二生法二知法二證法云何二成法謂知慙知愧云何二修法謂止與觀云何二覺法謂名與色云何二滅法謂無明愛云何二退法謂毀戒破見云何二增法戒具見具云何二難解法有因有緣衆生生垢有因有緣衆生得淨云何二生法盡智無生智云何二知法謂是處非處云何二證法謂明與解脫又有三成法三修法三覺法三滅法三退法三增法三難解法三生法三知法三證法云何三成法一者親近善友二者耳聞法音三者法法成就云何三修法謂三三昧空三昧無相三昧無作三昧云何三覺法謂三受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云

何三滅法謂三愛欲愛有愛無有愛
云何三退法謂三不善根貪不善根
恚不善根癡不善根云何三增法謂
三善根無貪善根無恚善根無癡善
根云何三難解法謂三難解賢聖難
解聞法難解如來難解云何三生法
謂三相息止相精進相捨離相云何
三知法謂三出要界欲出要至色界色
界出要至無色界捨離一切諸有為
法彼名為盡云何三證法謂三明宿
命智天眼智漏盡智諸比丘是為三
十法如實無虛如來知已平等說法
復有四成法四修法四覺法四滅法
四退法四增法四難解法四生法四
知法四證法云何四成法謂四輪法
一者住中國二者近善友三者自謹
慎四者宿植善本云何四修法謂四
念處比丘內身身觀精勤不懈憶念
不忘捨世貪憂外身身觀精勤不懈
憶念不忘捨世貪憂內外身身觀精
勤不懈憶念不忘捨世貪憂受意法
觀亦復如是云何四覺法謂四食搏
食觸食念食識食云何四滅法謂四

受欲受我受戒受見受云何四退法
謂四扼欲扼有扼見扼無明扼云何
四增法謂四無扼無欲扼無有扼無
見扼無無明扼云何四難解法謂有
四聖諦苦諦集諦盡諦道諦云何四
生法謂四智法智未知智等智知他
心智云何四知法謂四辯才法辯義
辯辭辯應辯云何四證法謂四沙門
果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
羅漢果諸比丘是為四十法如實無
虛如來知已平等說法復有五成法
五修法五覺法五滅法五退法五增
法五難解法五生法五知法五證法
云何五成法謂五滅盡枝一者信佛
如來至真十号具足二者無病身常
安隱三者質直無有諛諂直趣如來
涅槃徑路四者專心不亂諷誦不忘
五者善於觀察法之起滅以賢聖行
盡於苦本云何五修法謂五根信根
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云何五覺法
謂五受陰色受陰受想行識受陰云
何五滅法謂五蓋貪欲蓋瞋恚蓋眠
睡蓋掉戲蓋疑蓋云何五退法謂五

心尋結一者比丘疑佛疑佛已則不
親近不親近已則不恭敬是為初心
尋結又比丘於法於衆於戒有穿漏
行不真正行為汙染行不親近戒亦
不恭敬是為四心尋結又復比丘於
梵行人生惡向心心不喜樂以麤惡
言而毀罵之是為五心尋結云何五
增法謂五喜本一悅二念三猗四樂
五定云何五難解法謂五解脫入若
比丘精勤不懈樂閑靜處專念一心
未解得解未盡得盡未安得安何謂
五若比丘聞佛說法或聞梵行者說
或聞師長說思惟觀察分別法義心
得歡喜得歡喜已便得法愛得法愛
已身心安隱身心安隱已則得禪定
得禪定已得如實智是為初解脫入
於是比丘聞法歡喜受持諷誦亦復
歡喜為他人說亦復歡喜思惟分別
亦復歡喜於法得定亦復如是云何
五生法謂賢聖五智定一者修三昧
現樂後樂生內外智二者賢聖無愛
生內外智三者諸佛賢聖之所修行
生內外智四者猗寂滅相獨而無侶

而生內外智五者於三昧一心入一心起生內外智云何五知法謂五出要界一者比丘於欲不樂不念亦不親近但念出要樂於遠離親近不怠其心調柔出要離欲因欲起漏亦盡捨滅而得解脫是為欲出要瞋恚出要嫉妬出要色出要身見出要亦復如是云何五證法謂五無學聚無學戒聚定聚慧聚解脫聚解脫知見聚是為五十法如實無虛如來知已平等說法復有六成法六修法六覺法六滅法六退法六增法六難解法六生法六知法六證法云何六成法謂六重法若有比丘修六重法可敬可重和合於衆無有諍訟獨行無雜復次比丘口慈意慈以法得養及鉢中餘與人共之不懷彼此復次比丘聖所行戒不犯不毀無有涂汙智者所稱善具足持成就定意復次比丘成就賢聖出要平等盡苦正見及諸梵行是名

重法可敬可重和合於衆無有諍訟
獨行不雜云何六修法謂六念念佛
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云何六覺
法謂六內入眼入耳入鼻入舌入身
入意入云何六滅法謂六愛色愛聲
愛香味觸法愛云何六退法謂六不
敬法不敬佛不敬法不敬僧不敬戒
不敬定不敬父母云何六增法謂六
敬法敬佛敬法敬僧敬戒敬定敬父
母云何六難解法謂六無上見無上
聞無上利養無上戒無上恭敬無上
念無上云何六生法謂六等法於是
比丘眼見色無憂無喜住捨專念耳
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不喜不憂住
捨專念云何六知法謂六出要界若
比丘作是言我修慈心更生瞋恚餘
比丘言汝勿作此言勿謗如來如來
不作是說欲使修慈解脫更生瞋恚
者無有是處佛言除瞋恚已然後得
慈若比丘言我行悲解脫生憎嫉心
行喜解脫生憂惱心行捨解脫生憎
愛心行無我行生狐疑心行無想行
生衆亂想亦復如是云何六證法謂

六神通一者神足通證二者天耳通證三者知他心通證四者宿命通證五者天眼通證六者漏盡通證是為六十法諸比丘如實無虛如來知已平等說法復有七成法七修法七覺法七滅法七退法七增法七難解法七生法七知法七證法云何七成法謂七財信財戒財慙財愧財聞財施財慧財為七財云何七修法謂七覺意於是比丘修念覺意依無欲依寂滅依遠離修法修精進修喜修荷修定修捨依無欲依寂滅依遠離云何七覺法謂七識住處若有衆生若干種身若干種想天及人是是初識住復有衆生若干種身而一想者梵光音天最初中生時是是二識住復有衆生一身若干種想光音天是是三識住復有衆生一身一想遍淨天是是四識住或有衆生空處住是五識住或識處住是六識住或不用處住是七識住云何七滅法謂七使法欲愛使有愛使見使慢使瞋恚使無明使疑使云何七退法謂七非法是比丘無信無慙無

愧少聞懈墮多忘無智云何七增法
謂七正法於是比丘有信有慚有愧
多聞不懈墮強記有智云何七難解
法謂七正善法於是比丘好義好法
好知時好知足好自攝好集衆好分
別人云何七生法謂七想不淨想食
不淨想一切世間不可樂想死想無
常想無常苦想苦無我想云何七知
法謂七勤勤於戒行勤滅貪欲勤破
邪見勤於多聞勤於精進勤於正念
勤於禪定云何七證法謂七漏盡力
於是漏盡比丘於一切諸苦集滅味
過出要如實知見觀欲如火坑亦如
刀劍知欲見欲不貪於欲心不住欲
漏盡比丘逆順觀察如實覺知如實
見已世間貪嫉惡不善法不漏不起
修四念處多修多行五根五力七覺
意賢聖八道多修多行諸比丘是為
七十法如實不虛如來知已平等說
法復有八成法八修法八覺法八滅
法八退法八增法八難解法八生法
八知法八證法云何八成法謂八因
緣不得梵行而得智得梵行已智增

多云何為八於是比丘依世尊住或依師長或依智慧梵行者住生慙愧心有愛有敬是謂初因緣未得梵行而得智得梵行已智增多復次依世尊住隨時請問此法云何義何所趣時諸尊長即為開演甚深義理是為二因緣既聞法已身心樂靜是為三因緣既樂靜已不為遽道無益雜論彼到衆中或自說法或請他說猶復不捨賢聖默然是為四因緣多聞廣博守持不忘諸法深奧上中下善義味諦誠梵行具足聞已人心見不流動是為五因緣修習精勤滅惡增善勉力堪任不捨斯法是為六因緣有以智慧知起滅法賢聖所趣能盡苦際是為七因緣觀五受陰生相滅相此色色集色滅此受想行識識集識滅是為八因緣未得梵行而有智得梵行已智增多云何八修法謂賢聖八道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云何八覺法謂世八法利衰毀譽稱譏苦樂云何八滅法謂八邪邪見邪思邪語邪業邪命邪方

便邪念邪定云何八退法謂八懈怠
法何謂八懈怠比丘乞食不得食便
作是念我於今日下村乞食不得身
體疲極不能堪任坐禪經行今宜卧
息懈怠比丘即便卧息不肯精勤未
得欲得未獲欲獲未證欲證是為初
懈怠懈怠比丘得食既足復作是念
我朝入村乞食得食過足身體沉重
不能堪任坐禪經行今宜寢息懈怠
比丘即便寢息不能精勤未得欲得
未獲欲獲未證欲證懈怠比丘設少
執事便作是念我今日執事身體疲
極不能堪任坐禪經行今宜寢息懈
怠比丘即便寢息懈怠比丘設欲執
事便作是念明當執事必有疲極今
者不得坐禪經行當豫卧息懈怠比
丘即便卧息懈怠比丘設少行來便
作是念我朝行來身體疲極不能堪
任坐禪經行我今宜當卧息懈怠比
丘即便卧息懈怠比丘設欲少行便
作是念我明當行必有疲極今者不
得坐禪經行當豫寢息懈怠比丘即
尋寢息不能精勤未得欲得未獲欲

獲未證欲證是為六懈怠比丘設遇
小患便作是念我得重病困篤羸瘦
不能堪任坐禪經行當須寢息懈怠
比丘即尋寢息不能精勤未得欲得未
獲欲獲未證欲證懈怠比丘所患已
差復作是念我病差未久身體羸瘦
不能堪任坐禪經行宜自寢息懈怠比
丘即尋寢息不能精勤未得欲得未
獲欲獲未證欲證云何八增法謂八
不怠云何八精進比丘入村乞食不
得食還即作是念我身體輕便少
於睡眠宜可精進坐禪經行未得者
得未獲者獲未證者證於是比丘即
便精進是為初精進比丘乞食得足
便作是念我今入村乞食飽滿氣力
充足宜勤精進坐禪經行未得者得
未獲者獲未證者證於是比丘即尋
精進精進比丘設有執事便作是念
我向執事廢我行道今宜精進坐禪
經行未得者得未獲者獲未證者證
於是比丘即尋精進精進比丘設欲
執事便作是念明當執事廢我行道
今宜精進坐禪經行未得者得未獲

者獲未證者證於是比丘即便精進
精進比丘設有行來便作是念我朝
行來廢我行道今宜精進坐禪經行
未得者得未獲者獲未證者證於是
比丘即尋精進精進比丘設欲行來
便作是念我明當行廢我行道今宜
精進坐禪經行未得者得未獲者獲
未證者證於是比丘即便精進精進
比丘設遇患時便作是念我得重病
或能命終今宜精進未得者得未獲
者獲未證者證於是比丘即便精進
精進比丘患得小差復作是念我病
初差或更增動廢我行道今宜精進
坐禪經行未得者得未獲者獲未證
者證於是比丘即便精進坐禪經行
是為八云何八難解法謂八不閑妨
修梵行云何八如來至真出現於世
說微妙法寂滅無為向菩提道有人
生地獄中是為不閑慮不得修梵行
如來至真出現於世說微妙法寂滅
無為向菩提道而有衆生在畜生中
餓鬼中長壽天中邊地無識無佛法
處是為不閑慮不得修梵行如來至

真等正覺出現於世說微妙法寂滅
無為向菩提道或有衆生生於中國
而有邪見懷顛倒心惡行成就必入
地獄是為不閑處不得修梵行如來
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說微妙法寂
滅無為向菩提道或有衆生生於中
國聾盲瘖瘂不得聞法修行梵行是
為不閑如來至真等正覺不出世間無
有能說微妙法寂滅無為向菩提道而
有衆生生於中國彼諸根具足堪受
聖教而不值佛不得修行梵行是為
八不閑云何八生法謂八大人覺道
當少欲多欲非道道當知足無厭非
道道當閑靜樂衆非道道當自守戲
笑非道道當精進懈怠非道道當專
念多忘非道道當定意亂意非道道
當智慧愚癡非道云何八知法謂八除
入內有色想觀外色少若好若醜常
觀常念是為初除入內有色想觀外
色無量若好若醜常觀常念是為二
除入內無色想外觀色少若好若醜
常觀常念是為三除入內無色想外
觀色無量若好若醜常觀常念是為

四除入內無色想外觀色青青色青光青見譬如青蓮華亦如青波羅捺衣純一青色青光青見作如是想常觀常念是為五除入內無色想外觀色黃黃色黃光黃見譬如黃華黃波羅捺衣黃色黃光黃見常念常觀作如是想是為六除入內無色想觀外色赤赤色赤光赤見譬如赤華赤波羅捺衣純一赤色赤光赤見常觀常念作如是想是為七除入內無色想外觀色白白色白光白見譬如白華白波羅捺衣純一白色白光白見常觀常念作如是想是為八除入內何八證法謂八解脫色觀色一解脫內有色想觀外色二解脫淨解脫三解脫度色想滅瞋恚想住空處四解脫度空處住識處五解脫度識處住不用處六解脫度不用處住有想無想處七解脫度有想無想處住想知滅八解脫諸比丘是為八十法如實無虛如來知已平等說法復有九成法九修法九覺法九滅法九退法九增法九難解法九生法九知法九證

法云何九成法謂九淨滅枝法戒淨
滅枝心淨滅枝見淨滅枝度疑淨滅
枝分別淨滅枝道淨滅枝除淨滅枝
無欲淨滅枝解脫淨滅枝云何九修
法謂九喜本一喜二愛三悅四樂五
定六如實知七除捨八無欲九解脫
云何九覺法謂九衆生居或有衆生
若干種身若干種想天及人是是初
衆生居或有衆生若干種身而一想
者梵光音天最初生時是是二衆生
居或有衆生一身若干種想光音天
是是三衆生居或有衆生一身一想
遍淨天是是四衆生居或有衆生無
想無所覺知無想天是是五衆生居
復有衆生空處住是六衆生居復有
衆生識處住是七衆生居復有衆生
不用處住是八衆生居復有衆生住
有想無想處是九衆生居云何九滅
法謂九愛本因愛有求因求有利因
利有用因用有欲因欲有著因著有
嫉因嫉有守因守有護云何九退法
謂九惱法有人已侵惱我今侵惱我
當侵惱我我所愛者已侵惱今侵惱

當侵惱我所憎者已愛敬今愛敬當
愛敬云何九增法謂無惱彼已侵我
我惱何益已不生惱今不生惱當不
生惱我所愛者彼已侵惱我惱何益
已不生惱今不生惱當不生惱我所
憎者彼已愛敬我惱何益已不生惱
今不生惱當不生惱云何九難解法
謂九梵行若比丘有信而不持戒則
梵行不具比丘有信有戒則梵行具
足若比丘有信有戒而不多聞則梵
行不具比丘有信有戒有多聞則梵
行具足若比丘有信有戒有多聞不
能說法則梵行不具比丘有信有戒
有多聞能說法則梵行具足若比丘
有信有戒有多聞能說法不能養衆
則梵行不具若比丘有信有戒有多
聞能說法能養衆則梵行具足若比
丘有信有戒有多聞能說法能養衆
不能於大衆中廣演法言則梵行不
具若比丘有信有戒有多聞能說法
能養衆能於大衆廣演法言則梵行
具足若比丘有信有戒有多聞能說
法能養衆能在大衆廣演法言而不

得四禪則梵行不具若比丘有信有戒有多聞能說法能養衆能於大衆廣演法言又得四禪則梵行具足若比丘有信有戒多聞能說法能養衆在大衆中廣演法言具足四禪於八解脫逆順遊行則梵行具足若比丘有信有戒有多聞能說法能養衆在大衆中廣演法言得四禪於八解脫逆順遊行然不能盡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於現法中自身作證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有則梵行不具若比丘有信有戒有多聞能說法能養衆能在大衆廣演法言成就四禪於八解脫逆順遊行捨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於現法中自身作證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有則梵行具足云何九生法謂九想不淨想觀食想一切世間不可樂想死想無常想無常苦想苦無我想盡想無欲想去何九知法謂九異法生果異因果異生觸異因觸異生受

異因受異生想異因想異生集異因
集異生欲異因欲異生利異因利異
生求異因求異生煩惱異因煩惱異
云何九證法謂九盡若入初禪則聲
刺滅入第二禪則覺觀刺滅入第三
禪則喜刺滅入第四禪則出入息刺
滅入空處則色想刺滅入識處則空
想刺滅入不用處則識想刺滅入有
想無想處則不用想刺滅入滅盡定
則想受刺滅諸比丘是為九十法如
實不虛如來知已平等說法復有十
成法十修法十覺法十滅法十退法
十增法十難解法十生法十知法十
證法云何十成法謂十教法一者比
丘二百五十戒具威儀亦具見有小
罪生大怖畏平等學戒心無傾邪二
者得善知識三者言語中正多所含
受四者好求善法分布不恡五者諸
梵行人有所施設輒往佐助不以為
勞難為能為亦教人為六者多聞聞
便能持未曾有忘七者精進滅不善
法增長善法八者常自尊念無有他
想憶本善行若在目前九者智慧成
就觀法生滅以賢聖律而斷苦本十

者樂於閑居專念思惟於禪中間
無有調戲云何十修法謂十正行正
見正思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
正定正解脫正知云何十覺法謂十
色入眼入耳入鼻入舌入身入色入
聲入香入味入觸入云何十滅法謂
十邪行邪見邪思邪語邪業邪命邪
方便邪念邪定邪解脫邪智云何十
退法謂十不善行迹身殺盜婬口兩
舌惡罵妄言綺語意貪取嫉妬邪見
云何十增法謂十善行身不殺盜婬
口不兩舌惡罵妄言綺語意不貪取
嫉妬邪見云何十難解法謂十賢聖
居一者比丘除滅五枝二者成就六
枝三者捨一四者依四五者滅異譚
六者勝妙求七者無濁想八者身行
已立九者心解脫十者慧解脫云何
十生法謂十稱譽處若比丘自得信
已為他人說亦復稱歎諸得信者自
持戒已為他人說亦復稱歎諸持戒
者自少欲已為他人說亦復稱歎諸
少欲者自知足已為他人說亦復稱
歎諸知足者自樂閑靜為他人說亦

復稱歎樂閑靜者自多聞已為他人
說亦復稱歎諸多聞者自精進已為
他人說亦復稱歎諸精進者自專念
已為他人說亦復稱歎諸專念者自
得禪定為他人說亦復稱歎得禪定
者自得智慧為他人說亦復稱歎得
智慧者云何十知法謂十滅法正見
之人能滅邪見諸緣邪見起無數惡
亦盡除滅諸因正見生無數善盡得
成就正思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
念正定正解脫正智正智之人能滅
邪智諸因邪智起無數惡惡皆除滅
諸因正智起無數善法盡得成就云
何十證法謂十無學法無學正見正
思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
正解脫正智諸比丘是為百法如實
無虛如來知已平等說法今時舍利
弗佛所印可諸比丘聞舍利弗所說
歡喜奉行

佛說長阿含第二分增一經第七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
俱今時世尊告諸比丘我與汝等說

微妙法上中下言皆悉真正義味清
淨梵行具足謂一增法也汝等諦聽
善思念之當為汝說時諸比丘受教
而聽佛告比丘一增法者謂一成法
一修法一覺法一滅法一證法云何
一成法謂不捨善法云何一修法謂
常自念身云何一覺法謂有漏觸云
何一滅法謂有我慢云何一證法謂
無尋心解脫又有二成法二修法二
覺法二滅法二證法云何二成法謂
知慚知愧云何二修法謂止與觀云
何二覺法謂名與色云何二滅法謂
無明有愛云何二證法謂明與解脫
又有三成法三修法三覺法三滅法
三證法云何三成法一者親近善友
二者耳聞法音三法法成就云何三
修法謂三三昧空三昧無想三昧無
作三昧云何三覺法謂三受苦受樂
受不苦不樂受云何三滅法謂三愛
欲愛有愛無有愛云何三證法謂三
明宿命智天眼智漏盡智又有四成
法四修法四覺法四滅法四證法云
何四成法一者住中國二者近善友

三者自謹慎四者宿殖善本云何四
修法住四念處比丘內身身觀精勤
不懈憶念不忘捨世貪憂外身身觀
精勤不懈憶念不忘捨世貪憂內外
身身觀精勤不懈憶念不忘捨世貪憂
受意法觀亦復如是云何四覺法謂
四食搏食觸食念食識食云何四滅
法謂四受欲受我受戒受見受云何
四證法謂四沙門果須陀洹果斯陀
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又有五成
法五修法五覺法五滅法五證法云
何五成法謂五滅盡支一者信佛如
來至真十号具足二者無病身常安
隱三者質直無有諛諂真趣如來涅
槃徑路四者專心不亂誦誦不忘五
者善於觀察法之起滅以賢聖行盡
於苦本云何五修法謂五根信根精
進根念根定根慧根云何五覺法謂
五受陰色受陰受想行識受陰云何
五滅法謂五蓋貪欲蓋瞋恚蓋睡眠
蓋掉戲蓋疑蓋云何五證法謂五無
學聚無學戒聚無學定聚慧聚解脫
聚解脫知見聚復有六成法六修法

六覺法六滅法六證法云何六成法
謂六重法若有比丘修六重法可敬
可重和合於衆無有諍訟獨行無雜
云何六於是比丘身常行慈及修梵
行住仁愛心名曰重法可敬可重和合
於衆無有諍訟獨行無雜復次比丘
口慈意慈以已供養及鉢中餘與人
共之不懷彼此復次比丘聖所行戒
不犯不毀無有染汙智者所稱善具
足持戒成就賢聖出要平等盡苦正
見及諸梵行是名重法可敬可重和
合於衆無有諍訟獨行不雜云何六
修法謂六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
念天念云何六覺法謂六內入眼入
耳入鼻入舌入身入意入云何六滅
法謂六愛色愛聲愛香味觸法愛云
何六證法謂六神通一者神足通證
二者天耳通證三者知他心通證四
者宿命通證五者天眼通證六者漏
盡通證復有七成法七修法七覺法
七滅法七證法云何七成法謂七財
信財戒財慙財愧財聞財施財惠財
為七財云何七修法謂七覺意於是

比丘修念覺意依無欲依寂滅依遠離修法修精進修喜修猗修定修捨依無欲依寂滅依遠離云何七覺法謂七識住處若有衆生若干種身若干種想天及人此是初識住復有衆生若干種身而一想者梵光音天最初生時是是二識住復有衆生一身若干種想光音天是是三識住復有衆生一身一想遍淨天是是四識住處復有衆生空處住是五識住或識處住是六識住或不用處是七識住云何七滅法謂七使法欲愛使有愛使見使慢使瞋恚使無明使疑使云何七證法為七漏盡力於是漏盡比丘於一切諸苦集滅味過出要如實知見觀欲如火坑亦如刀劍知欲見欲不貪於欲心不住欲於中復善觀察如實得知如實見已世間貪婬惡不善法不起不漏修四念處多修多行五根五力七覺意賢聖八道多修多行復有八成法八修法八覺法八滅法八證法云何八成法謂八因緣未得梵行而得智得梵行已智增多云

何為八如是比丘依世尊住或依師長
或依智慧梵行者住生慚愧心有愛
有敬是為初因緣未得梵行而得智
得梵行已智增多復次依世尊住隨
時請問此法云何義何所趣尊長
即為開演深義是為二因緣既聞法
已身心樂靜是為三因緣不為遮道
無益雜論彼到衆中或自說法或請
他說猶復不捨賢聖默然是為四因緣
多聞廣博守持不忘諸法深奧上中下
善義味誠諦梵行具足聞已入心見
不流動是為五因緣修習精勤滅不
善行善行日增勉力堪任不捨斯法
是為六因緣又以智慧知起滅法賢
聖所趣能盡苦際是為七因緣又觀
五受陰生想滅想此色色集色滅此
受想行識識集識滅是為八因緣未
得梵行而有智已得梵行智增多云
何八修法謂賢聖八道正見正志正
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云何
八覺法謂世八法利衰毀譽稱譏苦
樂云何八滅法謂八邪邪見邪志邪
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云何

八證法謂八解脫色觀色一解脫內
有色想外觀色二解脫淨解脫三解
脫度色想滅瞋恚想住空處四解脫
度空處住識處五解脫度識處住不
用處六解脫度不用處住有想無想
處七解脫度有想無想處住想知滅
八解脫復有九成法九修法九覺法
九滅法九證法云何九成法謂九淨
滅枝法戒淨滅枝心淨滅枝見淨滅
枝度疑淨滅枝分別淨滅枝道淨滅
枝除淨滅枝無欲淨滅枝解脫淨滅
枝云何九修法謂九喜本一喜二愛
三悅四樂五定六如實知七除捨八
無欲九解脫云何九覺法謂九衆生
居或有衆生若干種身若干種想天
及人是是初衆生居或有衆生若干種
身而一想者梵光音天最初生時是是
二衆生居或有衆生一身若干種想
光音天是是三衆生居或有衆生二
身一想遍淨天是是四衆生居無想
無所覺知無想天是是五衆生居
復有衆生空處住是六衆生居復
有衆生識處住是七衆生居復有
衆生不用處住是八衆生居復有衆

生住有想無想處是九衆生居云何
九減法謂九愛本因愛有求因求有
利因利有用因用有欲因欲有著因
著有嫉因嫉有守因守有護云何九
證法謂九盡若入初禪則聲剋滅入
第二禪則覺觀剋滅入第三禪則喜
剋滅入第四禪則出入息剋滅入空
處則色想剋滅入識處則空想剋滅
入不用處則識想剋滅入有想無想
處則不用想剋滅入滅盡定則想受
剋滅復有十成法十修法十覺法十
減法十證法云何十成法謂十救法
一者比丘二百五十戒具威儀亦具
見有小罪生大怖畏平等學戒心無
傾邪二者得善知識三者言語中正
多所堪忍四者好求善法分布不恡
五者諸梵行人有所施設輒往佐助
不以為勞難為能為亦教人為六者
多聞聞便能持未曾有忘七者精勤
減不善法增長善法八者常自尊念
無有他想憶本善行如在目前九者
智慧成就觀法生滅以賢聖律斷於
苦本十者樂於閑居專念思惟於禪

中間無有調戲云何十修法謂十正
行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
念正定正解脫正智云何十覺法謂十
色入眼入耳入鼻入舌入身入色入
聲入香入味入觸入云何十滅法謂
十邪行邪見邪志邪語邪業邪命邪
方便邪念邪定邪解脫邪智云何十
證法謂十無學法無學正見正志正
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正
解脫正智諸比丘此名一增法我
今為汝等說如是法吾為如來為諸
弟子所應作者皆已備悉慈愍慙
訓誨汝等汝等亦宜勤奉行之諸比
丘當在閑居樹下空處精勤坐禪勿
自放恣今不勉力後悔何益此是我
教勤受持之今時諸比丘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九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十

臨

後秦弘始年佛臨耶舍共竺佛念譯

第二分三聚經第八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
俱舍時世尊告諸比丘我與汝等說
微妙法義味清淨梵行具足謂三聚
法汝等諦聽思惟念之當為汝說時
諸比丘受教而聽佛告比丘三法聚
者一法趣惡趣一法趣善趣一法趣
涅槃云何一法趣于惡趣謂無仁慈
懷毒害心是謂一法將向惡趣云何
一法趣于善趣謂不以惡心加於衆
生是為一法將向善趣云何一法趣
于涅槃謂能精勤修身念處是為一
法將向涅槃復有二法趣向惡趣復
有二法趣向善趣復有二法趣向涅
槃云何二法趣向惡趣一謂毀戒二
謂破見云何二法趣向善趣一謂戒
具二謂見具云何二法趣向涅槃一
謂為止二謂為觀復有三法趣向惡
趣三法向善趣三法向涅槃云何三

法向惡趣謂三不善根貪不善根恚不善根癡不善根云何三法向善趣謂三善根無貪善根無恚善根無癡善根云何三法趣向涅槃謂三三昧空三昧無相三昧無作三昧又有四法趣向惡趣四法向善趣四法向涅槃云何四法向惡趣謂受語恚語怖語癡語云何四法向善趣謂不受語不恚語不怖語不癡語云何四法向涅槃謂四念處身念處受念處意念處法念處復有五法向惡趣五法向善趣五法向涅槃云何五法向惡趣謂破五戒殺盜婬逸妄語飲酒云何五法向善趣謂持五戒不殺不盜不婬不欺不飲酒云何五法趣向涅槃謂五根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又有六法向惡趣六法向善趣六法向涅槃云何六法向惡趣謂六不敬不敬佛不敬法不敬僧不敬戒不敬定不敬父母云何六法向善趣謂六敬法敬佛教法敬僧敬戒敬定敬父母云何六法向涅槃謂六念念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又有七法

向惡趣七法向善趣七法向涅槃云
何七法向惡趣謂殺生不與取婬逸
妄語兩舌惡口綺語云何七法向善
趣謂不殺生不盜不婬不欺不兩舌
不惡口不綺語云何七法向涅槃謂七
覺意念覺意擇法覺意精進覺意猗
覺意定覺意喜覺意捨覺意又有
八法向惡趣八法向善趣八法向涅
槃云何八法向惡趣謂八邪行邪見
邪志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
定云何八法向善趣謂世正見正志
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云
何八法向涅槃謂八賢聖道正見正
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
又有九法向惡趣九法向善趣九法
向涅槃云何九法向惡趣謂九惱有
人已侵惱我今侵惱我當侵惱我我
所愛者已侵惱今侵惱當侵惱我所
憎者已愛敬今愛敬當愛敬云何九
法向善趣謂九無惱彼已侵我我惱
何益已不生惱今不生惱當不生惱
我所愛者彼已侵惱我惱何益已不
生惱今不生惱當不生惱我所憎者

彼已愛敬我惱何益已不生惱當不生惱今不生惱云何九法向涅槃謂九善法一善二愛三悅四樂五定六實知七除捨八無欲九解脫又有十法向惡趣十法向善趣十法向涅槃云何十法向惡趣謂十不善身殺盜姪口兩舌惡罵妄言綺語意貪取嫉妬邪見云何十法向善趣謂十善行身不殺盜姪口不兩舌惡罵妄言綺語意不貪取嫉妬邪見云何十法向涅槃謂十直道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正解脫正智諸比丘如是十法得至涅槃是名三聚微妙正法我為如來為眾弟子所應作者無不周脩憂念汝等故演經道汝等亦宜自憂其身當處閑居樹下思惟勿為懈怠今不勉力後悔無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長阿含第二分大緣方便經第九如是是我聞一時佛在拘流沙國劫摩沙住處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時阿難在閑靜處作是念言甚奇甚特世尊所說十二因緣法之光

明甚深難解如我意觀猶如目前以何為深於是阿難即從靜室起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白世尊言我向於靜室默自思念甚奇甚特世尊所說十二因緣法之光明甚深難解如我意觀如在目前以何為深今時世尊告阿難曰止止勿作此言十二因緣法之光明甚深難解阿難此婆羅門未見緣者若欲思量觀察分別其義者則皆荒迷無能見者阿難我今語汝老死有緣若有問言何等是老死緣應答彼言生是老死緣若復問言誰是生緣應答彼言有是生緣若復問言誰是有緣應答彼言取是有緣若復問言誰是取緣應答彼言言愛是取緣若復問言誰是愛緣應答彼言受是愛緣若復問言誰是受緣應答彼言觸是受緣若復問言誰為觸緣應答彼言六入是觸緣若復問言誰為六入緣應答彼言名色是六入緣若復問言誰為名色緣應答彼言識是名色緣若復問言誰為

識緣應答彼言行是識緣若復問言誰為行緣應答彼言癡是行緣阿難如是緣癡有行緣行有識緣識有名色緣名色有六入緣六入有觸緣觸有受緣受有愛緣愛有取緣取有有緣有有生緣生有老死憂悲苦惱大患所集是為此大苦陰緣佛告阿難緣生有老死此為何義若使一切衆生無有生者寧有老死不阿難答曰無也是故阿難以此緣知老死由生緣生有老死我所說者義在於此又告阿難緣有有生此為何義若使一切衆生無有欲有色無色有者寧有生不答曰無也阿難我以此緣知生由有緣有有生我所說者義在於此又告阿難緣取有有此為何義若使一切衆生無有欲取見取戒取我取者寧有有不答曰無也阿難我以此緣知有由取緣取有有我所說者義在於此又告阿難緣愛有取此為何義若使一切衆生無有欲愛有愛無有愛者寧有取不答曰無有阿難我以此緣知取由愛緣愛有取我所說

者義在於此又告阿難緣受有受此
為何義若使一切衆生無有樂受苦
受不苦不樂受者寧有受不答曰無
也阿難我以此緣知愛由受緣受有
愛我所說者義在於此阿難當知因
受有求因求有利因利有用因用有
欲因欲有著因著有嫉因嫉有守因
守有護阿難由有護故有刀杖諍訟
作無數惡我所說者義在於此阿難
此為何義若使一切衆生無有護者
當有刀杖諍訟起無數惡不答曰無
也是故阿難以此因緣知刀杖諍訟
由護而起緣護有刀杖諍訟阿難我
所說者義在於此又告阿難因守有
護此為何義若使一切衆生無有守
者寧有護不答曰無也阿難我以此
緣知護由守因守有護我所說者義
在於此阿難因嫉有守此為何義若
使一切衆生無有嫉者寧有守不答
曰無也阿難我以此緣知守由嫉因
嫉有守我所說者義在於此阿難因
著有嫉此為何義若使一切衆生无
有著者寧有嫉不答曰無也阿難我

以此緣知嫉由著因著有嫉我所說者義在於此阿難因欲有著此為何義若使一切衆生無有欲者寧有著不答曰無也阿難我以此緣知著由欲因欲有著我所說者義在於此阿難因用有欲此為何義若使一切衆生無有用者寧有用不答曰無也阿難我以此義知用由利因利有用我所說者義在於此阿難因求有利此為何義若使一切衆生無有求者寧有利不答曰無也阿難我以此緣知利由求因求有利我所說者義在於此阿難因愛有求此為何義若使一切衆生無有愛者寧有求不答曰無也阿難我以此緣知求由愛因愛有求我所說者義在於此又告阿難因愛有求至於守護受亦如是因受有求至於守護佛告阿難緣觸有受此為何義阿難若使無眼無色無眼識者寧有觸不答

曰無也若無耳聲耳識鼻香鼻識舌
味舌識身觸身識意法意識者寧有
觸不答曰無也阿難若使一切衆生
無有觸者寧有受不答曰無也阿難
我以是義知受由觸緣觸有受我所
說者義在於此阿難緣名色有觸此
為何義若使一切衆生無有名色者
寧有心觸不答曰無也若使一切衆
生無形色相貌者寧有身觸不答曰
無也阿難若無名色寧有觸不答曰
無也阿難我以是緣知觸由名色緣
名色有觸我所說者義在於此阿難
緣識有名色此為何義若識不入母
胎者有名色不答曰無也若識入胎
不出者有名色不答曰無也若識出
胎嬰孩壞敗名色得增長不答曰無
也阿難若無識者有名色不答曰無
也阿難我以是緣知名色由識緣識
有名色我所說者義在於此阿難緣
名色有識此為何義若識不住名色
則識無住處若無住處寧有生老病
死憂悲苦惱不答曰無也阿難若無
名色寧有識不答曰無也阿難我以

此緣知識由名色緣名色有識我所
說者義在於此阿難是故名色緣識
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
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
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大苦陰集阿難
齊是為語齊是為應齊是為限齊
此為演說齊是為智觀齊是為衆生
阿難諸比丘於此法中如實正觀無
漏心解脫阿難此比丘當名為慧解
脫如是解脫比丘如來終亦知如來
不終亦知如來終不終亦知如來非
終非不終亦知何以故阿難齊是為
語齊是為應齊是為限齊是為演說
齊是為智觀齊是為衆生如是盡知
已無漏心解脫比丘不知不見如是
知見阿難夫計我者齊幾名我見名
色與受俱計以為我有人言受非我
我是受或有言受非我我非受受
法是我或有言受非我我非受受法
非我但愛是我阿難彼見我者言受
是我當語彼言如來說三受樂受苦
受不苦不樂受當有樂受時無有苦
受不苦不樂受有苦受時無有樂受

不苦不樂受有不苦不樂受時無有
苦受樂受所以然者阿難樂觸緣生
樂受若樂觸滅受亦滅阿難苦觸緣
生苦受若苦觸滅受亦滅不苦不樂
觸緣生不苦不樂受若不苦不樂觸
滅受亦滅阿難如兩木相攢則有火
生各置異處則無有火此亦如是因
樂觸緣故生樂受若樂觸滅受亦俱
滅因苦觸緣故生苦受若苦觸滅受
亦俱滅因不苦不樂觸緣生不苦不
樂受若不苦不樂觸滅受亦俱滅阿
難此三受有為無常從因緣生盡法
滅法為朽壞法彼非我有我非彼有
富以正智如實觀之阿難彼見我者
以受為我彼則為非阿難彼見我者
言受非我我是受者當語彼言如來
說三受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若樂
受是我者樂受滅時則有二我此則
為過若苦受是我者苦受滅時則有
二我此則為過若不苦不樂受是我
者不苦不樂受滅時則有二我此則
為過阿難彼見我者言受非我我是
受彼則為非阿難彼計我者作是說

受非我我非受受法是我當語彼言
一切無受汝云何言有受法汝是受
法耶對曰非是是故阿難彼計我者
言受非我我非受受法是我彼則為
非阿難彼計我者作是言受非我我
非受受法非我但受是我者當語彼
言一切無受云何有受汝是受耶對
曰非也是故阿難彼計我者言受非
我我非受受法非我愛是我者彼則
為非阿難齊是為語齊是為應齊是
為限齊是為演說齊是為智觀齊是
為衆生阿難諸比丘於此法中如實
正觀於無漏心解脫阿難此比丘當
名為慧解脫如是解脫心比丘有我
亦知無我亦知有我無我亦知非有
我非無我亦知何以故阿難齊是為
語齊是為應齊是為限齊是為演說
齊是為智觀齊是為衆生如是盡知
已無漏心解脫比丘不知不見如是
知見佛語阿難彼計我者齊已為定
彼計我者或言少色是我或言多色
是我或言少無色是我或言多無色
是我阿難彼言少色是我者定少色

是我我所見是餘者為非多色是我
者定多色是我我所見是餘者為非
少無色是我者定言少無色是我我
所見是餘者為非多無色是我者定
多無色是我我所見是餘者為非佛
告阿難七識住二入處諸有沙門婆
羅門言此處安隱為救為護為舍為
燈為明為歸為不虛妄為不煩惱六
何為七或有衆生若干種身若干種
想天及人此是初識住處諸沙門婆
羅門言此處安隱為救為護為舍為
燈為明為歸為不虛妄為不煩惱阿
難若比丘知初識住知集知滅知味知
過知出要如實知者阿難彼比丘言
彼非我我非彼如實知見或有衆生
若干種身而一想梵光音天是或有
衆生一身若干種想光音天是或有
衆生一身一想遍淨天是或有衆生
住空處或有衆生住識處或有衆生
住不用處是為七識住處或有沙門
婆羅門言此處安隱為救為護為舍
為燈為明為歸為不虛妄為不煩惱
阿難若比丘知七識住知集知滅知味

知過知出要如實知見彼比丘言彼
非我我非彼如實知見是為七識住
云何二入處無想入非想非無想入
是為阿難此二入處或有沙門婆羅
門言此處安隱為救為護為舍為燈
為明為歸為不虛妄為不煩惱阿難
若比丘知二入處知集知滅知味知
過知出要如實知見彼比丘言彼非
我我非彼如實知見是為二入阿難
復有八解脫云何八色觀色初解脫
內色想觀外色二解脫淨解脫三解
脫度色想滅有對想不念雜想住空
處四解脫度空處住識處五解脫度
識處住不用處六解脫度不用處住
有想無想處七解脫滅盡定八解脫
阿難諸比丘於此八解脫逆順遊行
入出自在如是比丘得俱解脫今時
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長阿含第二分釋提桓因問經第十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摩竭國菴婆羅
村北毗陀山因陀婆羅窟中今時釋
提桓因發微妙善心欲來見佛今我
當往至世尊所時諸忉利天聞釋提

桓因發妙善心欲詣佛所即尋詣帝
釋白言善哉帝釋發妙善心欲詣如
來我等亦樂侍從詣世尊所時釋提
桓因即告執樂神般遮翼曰我今欲
詣世尊所汝可俱行此忉利諸天亦
當與我俱詣佛所對曰唯然時般遮
翼持琉璃琴於帝釋前忉利天衆中
鼓琴供養時釋提桓因忉利諸天及
般遮翼於法堂上忽然不現譬如力
士屈伸臂頃至摩竭國北毗陀山中
尔時世尊入火焰三昧彼毗陀山同
一火色時國人見自相謂言此毗陀山
同一火色將是如來諸天之力時釋
提桓因告般遮翼曰如來至真甚難
得覩而能垂降此閑靜處寂默無聲
禽獸為侶此處常有諸大神天侍衛
世尊汝可於前鼓琉璃琴娛樂世尊
吾與諸天尋於後往對曰唯然即受
教已持琉璃琴於先詣佛去佛不遠
鼓琉璃琴以偈歌曰

跋陀札汝父汝父甚端嚴生汝時吉祥
我心甚愛樂本以小因緣欲心於中生
展轉遂增廣如供養羅漢釋子專四禪

常樂於閑居 正意求甘露 我專念亦不
能仁發道心 必欲成正覺 我今求彼女
必欲會亦不 我心生染著 愛好不捨離
欲捨不能去 如鳥為鈎制 如熱遇涼風
如渴得冷泉 如取涅槃者 如水滅於火
如病得良醫 飢者得美食 充足生快樂
如羅漢遊法 如鳥被深鈎 而猶不肯伏
駢突難禁制 放逸不自止 猶如清涼池
衆花覆水上 疲熱為沐浴 舉身得清涼
我前後所施 供養諸羅漢 世有福報者
盡當與彼供 汝死當共死 汝無我活為
寧使我身死 不能無汝存 忉利天之主
釋今與我願 稱汝札節具 汝善思察之
今時世尊從三昧起告般遮翼言善
哉善哉般遮翼汝能以清淨音和琉
璃琴稱讚如來琴聲汝音不長不短
悲和哀婉感動人心汝琴所奏衆義
偈有亦說欲縛亦說梵行亦說沙門
亦說涅槃今時般遮翼白佛言我念
世尊昔鬱鞞羅在連禪水邊阿遮波
陀尼俱律樹下初成佛道時有尸漢
隨天大將子及執樂天王女共於一
處但設欲樂我於今時見其心亦即

為作頌頌說欲縛亦說梵行亦說沙
門亦說涅槃時彼天女聞我得已舉
目而笑語我言般遮翼我未見如來
我曾於忉利天法講堂上聞彼諸天
稱讚如來有如是德有如是力汝常
懷信親近如來我今意欲與汝共為
知識世尊我時與一言之後不復與
語時釋提桓因作是念此般遮翼已
娛樂如來說我今寧可念於彼人時
天帝釋即念彼人時般遮翼復生念
言今天帝釋乃能念我即持琉璃琴
詣帝釋所帝釋告曰汝以我名并稱
忉利天意問評世尊起居輕利進步
強耶時般遮翼承帝釋教即詣世尊
所頭面礼足於一面住白世尊言釋
提桓因及忉利諸天故遣我來問評
世尊起居輕利進步強耶世尊報曰
使汝帝釋及忉利天壽命延長快樂
無患所以然者諸天世人及阿須輪
諸衆生等皆貪壽命安樂無患今時
帝釋復自念言我等宜往礼覲世尊
即與忉利諸天往詣佛所頭面礼足
却住一面時帝釋白佛言不審我今

去世尊遠近可坐佛告帝釋曰汝天衆多但近我坐時世尊所止因陀羅窟自然廣博無所障碍今時帝釋與忉利諸天及般遮翼皆礼佛足於一面坐帝釋白佛言一時佛在舍衛國婆羅門舍舍時世尊入火焰三昧我時以少因緣乘千輻寶車詣毗樓勒天王所於空中過見一天女叉手在世尊前立我尋語彼女言若世尊三昧起者汝當稱我名字問評世尊起居輕利遊步強耶不審彼女後竟為我達此心不世尊寧能憶此事不佛言憶耳彼女尋以汝聲致問於我吾從定起猶聞汝車聲帝釋白佛言昔者我以少緣與忉利諸天集在法堂彼諸舊天皆作是言若如來出世增益諸天衆減損阿湏輪衆今我躬見世尊躬身自知躬自作證如來至真出現於世增益諸天衆減損阿湏輪衆此有瞿夷釋女於世尊所淨修梵行身壞命終生忉利天宮即為我子忉利諸天皆稱言瞿夷大天子有大功德有大威力復有餘三比丘於世尊

所淨修梵行身壞命終生於卑下執
樂神中常日日来為我給使瞿夷見
已以偈觸燒曰

汝為佛弟子我本在家時以衣食供養
礼拜致恭恪汝等名何人躬受佛教誠
淨眼之所說汝不觀察之我本礼敬汝
從佛聞上法生三十三天為帝釋作子
汝等何不觀我所有功德本為女人身
今為帝釋子汝等本俱共同修於梵行
今獨處卑賤為吾等給使本為弊惡行
今故受此報獨處於卑賤為吾等給使
生此處不淨為他所觸燒聞已當患厭
此處可厭患從今當精勤勿復為人使
二人勤精進思惟如來法捨彼所戀著
觀欲不淨行欲縛不真實誑惑於世間
如為離羈絆超越忉利天釋及忉利天
集法講堂上彼已勇猛力超越忉利天
釋歎未曾有諸天亦見過此是釋迦子
超越忉利天患厭於欲縛瞿夷說此言
摩竭國有佛名曰釋迦文彼子大失意
其後還得念三人中一人故為執樂神
二人見道諦超越忉利天世尊所說法
弟子不懷疑俱共同聞法二人勝彼一

自見殊勝已皆生光音天我觀見彼已
故來至佛所

帝釋白佛言願開閑暇一決我疑佛
言隨汝所問吾當為汝二演說今
時帝釋即白佛言諸天世人乾沓和
阿須羅及餘衆生等盡與何結相應
乃至怨讎刀杖相向佛告釋言怨結
之生皆由貪嫉故使諸天世人阿須
羅餘衆生等刀杖相加今時帝釋即
白佛言實尔世尊怨結之生由貪嫉
故使諸天世人阿須羅餘衆生等刀
杖相加我今聞佛所說疑網悉除無
復疑也但不解此貪嫉之生何由而
起何因何緣誰為原首從誰而有從
誰而無佛告帝釋貪嫉之生皆由愛
憎愛憎為因愛憎為緣愛憎為首從
此而有無此則無尔時帝釋即白佛
言實尔世尊貪嫉之生皆由愛憎愛
憎為因愛憎為緣愛憎為首從此而
有無此則無我今聞佛所說迷惑悉
除無復疑也但不解愛憎復何由而
生何因何緣誰為原首從誰而有從
誰而無佛告帝釋愛憎之生皆由於

欲因欲緣欲欲為原首從此而有無
此則無今時帝釋白佛言實今世尊
愛憎之生皆由於欲因欲緣欲欲為
原首從此而有無此則無我今聞佛
所說迷惑悉除無復疑也但不知此
欲復何由生何因何緣誰為原首從
誰而有從誰而無佛告帝釋愛由想
生因想緣想想為原首從此而有無
此而無今時帝釋白佛言實今世尊
愛由想生因想緣想想為原首從此
而有無此則無我今聞佛所說無復
疑也但不解想復何由而生何因何
緣誰為原首從誰而有從誰而無佛
告帝釋想之所生由於調戲因調緣
調調為原首從此而有無此則無帝
釋若無調戲則無想無想則無欲無
欲則無愛憎無愛憎則無貪嫉若無
貪嫉則一切衆生不相傷害帝釋但
緣調為本因調緣調調為原首從此
有想從想有欲從欲有愛憎從愛憎
有貪嫉以貪嫉故使群生等共相傷
害帝釋白佛言實今世尊由調有想
因調緣調調為原首從此有想由調

而有無調則無若本無調者則無想
無想則無欲無欲則無愛憎無愛憎
則無貪嫉無貪嫉則一切群生不相
傷害但想由調生因調緣調調為原
首從調有想從想有欲從欲有愛憎
從愛憎有貪嫉從貪嫉使一切衆生
共相傷害我今聞佛所說迷惑悉除
無復疑也尔時帝釋復白佛言一切
沙門婆羅門盡除調戲在滅迹耶為
不除調戲在滅迹耶佛告帝釋一切
沙門婆羅門不盡除調戲在滅迹也
所以然者帝釋世間有種種界衆生
各依已界堅固守持不能捨離謂已
為實餘者為虛是故帝釋一切沙門
婆羅門不盡除調戲而在滅迹尔時
帝釋白佛言實尔世尊世間有種種
衆生各依已界堅固守持不能捨離
謂已為是餘為虛妄是故一切沙門
婆羅門不盡除調戲而在滅迹我聞
佛言疑惑悉除無復疑也帝釋復白
佛言齊幾調在滅迹耶佛告帝釋調
戲有三一者口二者想三者求彼口
所言自害害他亦二俱害捨此言已

如所言不自害不害他不二俱害知
時比丘如口所言專念不乱想亦自
害害他亦二俱害捨此想已如所想
不自害不害他二俱不害知時比丘
如所想專念不乱帝釋求亦自害害
他亦二俱害捨此求已如所求不自
害不害他不二俱害知時比丘如所
求專念不乱尔時釋提桓因言我聞
佛所說無復狐疑又白佛言齊幾名
賢聖捨心佛告帝釋捨心有三一者
喜身二者憂身三者捨身帝釋彼喜
身者自害害他亦二俱害捨此喜已
如所喜不自害害他二俱不害知時
比丘專念不忘即名受具足戒帝釋
彼憂身者自害害他亦二俱害捨此
憂已如所憂不自害害他二俱不害
知時比丘專念不忘即名受具足戒
復次帝釋彼捨身者自害害他亦二
俱害捨此身已如所捨不自害不害
他二俱不害知時比丘專念不忘是
即名為受具足戒帝釋白佛言我聞
佛所說無復狐疑又白佛言齊幾名
賢聖律諸根具足佛告帝釋眼知色

我說有二可親不可親耳聲鼻舌
味身觸意法我說有二可親不可親
今時帝釋白佛言世尊如來略說未
廣分別我以具解眼知色我說有二
可親不可親耳聲鼻舌味身觸意
法有二可親不可親世尊如眼觀色
善法損減不善法增如此眼知色我
說不可親耳聲鼻舌味身觸意知
法善法損減不善法增我說不可親
世尊如眼見色善法增長不善法減
如是眼知色我說可親耳聲鼻舌
味身觸意知法善法增長不善法減
我說可親佛告帝釋善哉善哉我是名
賢聖律諸根具足帝釋白佛言我聞
佛所說無復狐疑復白佛言齊幾比
丘名為究竟究竟梵行究竟安隱究
竟無餘佛告帝釋為愛所苦身得減
者是為究竟究竟梵行究竟安隱究
竟無餘帝釋白佛言我本長夜所懷
疑網今者如來開發所疑佛告帝釋
汝昔頗曾詣沙門婆羅門所問此義
不帝釋白佛言我自憶念昔者曾詣
沙門婆羅門所諮問此義昔我一時

曾集講堂與諸天衆共論如來為當出世為未出世時共推求不見如來出現于世各自還宮五欲娛樂世尊我復於後時見諸大神天自恣五欲已漸各命終時我世尊懷大恐怖衣毛為豎時見沙門婆羅門處在閑靜去家離欲我尋至彼所問言云何名究竟我問此義彼不能報彼既不知逆問我言汝為是誰我尋報言我是釋提桓因彼復問言汝是何釋我時答言我是天帝釋心有所疑故來相問耳時我與彼如所知見說於釋義彼問我言更為我弟子我今是佛弟子得須陀洹道不墮餘趣極七往返必成道果唯願世尊記我為斯陀舍說此語已復作頌曰

由彼深微想故生我狐疑長夜與諸天推求於如來見諸出家人常在閑靜處謂是佛世尊故往稽首言我今故來問云何為究竟問已不能報道迹之所趣今日無等尊是我久所宗已觀察已行心已正思惟唯聖先已知我心之所行長夜所修業願淨眼記之雖命人中上

三界無極尊能斷恩愛判今礼日光尊
佛告帝釋汝憶本得喜樂念樂時不
帝釋荅曰如是世尊憶昔所得喜樂
念樂世尊我昔曾與阿須輪共戰我
時得勝阿須輪退我時則還得歡喜
念樂計此歡喜念樂離有微惡刀杖
喜樂鬪訟喜樂今我於佛所得喜念
樂無有刀杖諍訟之樂佛告帝釋汝
今得喜樂念樂於中欲求何功德果
尔時帝釋白佛言我於喜樂念樂中
欲求五功德果何等五即說偈言
我後若命終捨於天上壽慶胎不懷患
使我心歡喜佛度未度者能說正真道
於三佛法中我要修梵行以智慧身居
心自見正諦得達本所起於是長解脫
但當勤修行習佛真實智設不獲道證
功德猶勝天諸有神妙天阿迦尼吒等
下至末後身必當生彼處我今於此處
受天清淨身復得增壽命淨眼我自知
說此偈已白佛言我於喜樂念樂中
欲得如是五功德果尔時帝釋語忉利
諸天曰汝於忉利天上梵童子前恭
敬礼事今於佛前復設此敬者不亦

善哉其語未久時梵童子忽然於虛空中天衆上立向天帝釋而說偈曰
天王清淨行多利益衆生 摩竭帝釋主
能問如來義

時梵童子說此偈已忽然不現是時
帝釋即從座起礼世尊足遶佛三匝
却行而退忉利諸天及般遮翼亦礼
佛足却行而退時天帝釋少復前行
願語般遮翼曰善哉善哉汝能先於
佛前鼓琴娛樂然後我及諸天於後
方到我今知汝補汝父位於軋沓和
中最為上首當以彼拔陁軋沓和王
女與汝為妻世尊說此法時八万四
千諸天遠塵離垢諸法眼生時釋
提桓因忉利諸天及般遮翼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十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十一

臨

後秦弘始年佛施耶舍共竺佛念譯

第二分阿菟夷經第十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莫寧國阿菟夷
土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
時世尊者末持鉢入阿菟夷城乞食
尔時世尊默自念言我今乞食於時
如早今宜往詣房伽婆梵志園觀比
須時至然後乞食尔時世尊即詣彼
園時彼梵志遙見佛來即起奉迎共
相問訊言善來瞿曇不面來久今以
何緣乃能屈顧唯願瞿曇就此處坐
尔時世尊即就其坐時彼梵志於一
面坐白世尊言先夜隸車子善宿比
丘來至我所語我言大師我不於佛
所修梵行也所以然者佛疏外我彼
人見向說瞿曇過雖有此言我亦不
受佛告梵志彼善宿所言知汝不受
耳昔我一時在毗舍離獼猴池側集
法堂上時此善宿來至我所語我言
如來外我我不於如來所修梵行也
我時告曰汝何故言我不於如來所

修梵行如來外我耶善宿報我言如來
不爲我現神足變化時我語言吾可
請汝於我法中淨修梵行當爲汝現
神足耶復當語我如來當爲我現神
足變化然後我當修梵行耶時善宿
報我言不也世尊佛告善宿我亦不
語汝言汝於我法中淨修梵行當爲
汝現神足變化汝亦不言爲我現神
足者當修梵行云何善宿如汝意者
謂如來能現神足爲不能現耶我所
說法彼法能得出要盡苦際不耶善
宿白佛言如是世尊如來能現神足
非爲不能所可說法能得出要盡諸
苦際非爲不盡是故善宿我所說法
修梵行者能現神足非爲不能出要
離苦非不能離汝於此法欲何所求
善宿言世尊不能隨時教我我父秘
術世尊盡知慍不教我佛言善宿我
頗曾言汝於我法中修梵行者教汝
父術耶汝頗復言教我父術者當於
佛所修梵行耶答曰不也是故善宿
我先無此言汝亦無言今者何故作
此語耶云何善宿汝謂如來能說汝

父秘術為不能說耶所可說法能得出要盡苦際不耶善宿報言如來能說父之秘術非為不能說法出要能盡苦際非為不能佛告善宿若我能說汝父秘術亦能說法出要離苦汝於我法中復欲何求又告善宿汝先於毗舍離跋闍土地無數方便稱歎如來稱歎正法稱歎衆僧譬如有人八種稱歎彼清涼池使人好樂一冷二輕三柔四清五甘六無垢七飲無饑八便身汝亦如是於毗舍離跋闍土稱歎如來稱歎正法稱歎衆僧使人信樂善宿當知今汝退者世間當復有言善宿比丘多有知識又是世尊所親亦是世尊弟子不能盡形淨修梵行捨戒就俗處卑陋行梵志當知我時偕語不順我教捨戒就俗梵志一時我在祿猴池側法講堂上時有尼軋子字伽羅樓在彼處止人所宗敬名稱遠聞多有知識利養備具時善宿比丘著衣持鉢入毗舍離城乞食漸漸轉到尼軋子所今時善宿以深遠義問尼軋子彼不能答便生瞋

患善宿自念我觸燒此人將無長夜有
苦惱報耶梵志當知時善宿比丘於
乞食後執持衣鉢來至我所頭面礼
足在一面坐善宿亦時亦不以此緣
告我我語之曰愚人汝寧可自稱為
沙門釋子耶善宿尋報我言世尊何
故稱我為愚不應自稱為釋子耶我
告之曰愚人汝曾往至尼乾子所問
深遠義彼不能報便生瞋恚汝時自
念我今觸此尼乾將無長夜有苦惱
報耶汝有是念不善宿白佛言彼是
羅漢何緣乃有此嫉恚心我時答曰
愚人羅漢何緣有嫉恚心非我羅漢
有嫉恚心汝今自謂彼是羅漢彼有
七苦行長夜執持何謂七一盡形壽
不著衣裳二盡形壽不飲酒食肉而
不食飯及與麴麵三盡形壽不犯梵
行四盡形壽毗舍離有四石塔東名
憂園塔南名象塔西名多子塔北名
七聚塔盡形不離四塔為四苦行而
彼後當犯此七苦行已於毗舍離城
外命終譬如野干疥癩衰病死丘塚
間彼尼乾子亦復如是自為禁法後

盡犯之本自誓言盡形不著衣服後
還著衣本自誓言盡形壽不飲酒噉
肉不食飯及麤麵而後盡食本自誓
言不犯梵行而後亦犯本言不越四
塔東憂園塔南象塔西多子塔北七
聚塔今盡遠離不復親近彼人自違
此七誓已出毗舍離城塚間命終佛
告善宿曰愚人汝不信我言汝自往
觀自當知耳佛告梵志一時比丘善
宿著衣持鉢入城乞食乞食已還出
城於空塚間見屋軋子在彼命終見
已來至我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不
以此事而語我言梵志當知我今時
語善宿曰云何善宿我先所記屋軋
子如我語不對曰如是如世尊言梵
志當知我與善宿現神通證而彼言
世尊不為我現又一時我在冥寧國
白土之邑時有屋軋子名究羅帝在
白土住人所宗敬名稱遠聞多得利
養時我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時善宿
比丘隨我後行見究羅帝屋軋子在
糞堆上伏舐糠糟梵志當知時善宿
比丘見此屋軋子在糞堆上伏舐糠

糟已作是念言世間諸有阿羅漢向
阿羅漢道者無有及此此屋軋子其
道最勝所以者何此人苦行乃能如
是除捨憍慢於糞堆上伏舐糠糟梵
志時我右旋告善宿曰汝意思人寧
可自稱為釋子耶善宿白佛言世尊
何故稱我為愚不應自稱為釋子耶
佛告善宿言汝愚人觀此究羅帝蹲
糞堆上伏食糠糟汝見已作是念諸
世間阿羅漢及向羅漢者此究羅帝
最為尊上所以者何今此究羅帝乃
能苦行除捨憍慢蹲糞堆上伏舐糠
糟汝有是念不答我言實尔善宿又言
何故世尊於阿羅漢所生嫉妬心佛
告愚人我不於羅漢所生嫉妬心何
為於羅漢所生嫉妬心汝今愚人謂
究羅帝真阿羅漢此人却後七日當
腹脹命終生起屍餓鬼中常苦飢餓
其命終後以韁索繫拙於塚間汝若
不信者可先往語之時善宿即往詣
究羅帝所語言彼沙門瞿曇記汝却
後七日當腹脹命終生起屍餓鬼中
死已以韁索繫拙於塚間善宿復白

汝當省食勿使彼言當也梵志當知時究羅帝至滿七日腹脹而死即生起屍餓鬼中死屍以葦索繫拙於塚間今時善宿聞佛語已屈指計日至七日巳時善宿比丘即往至裸形村中到巳問其村人曰諸賢究羅帝今何所在報曰巳取命終問曰何患命終耶荅曰腹脹問曰云何殯送荅曰以葦索繫拙於塚間梵志時善宿聞此語已即往塚間欲至未至時彼死屍並動膝脚忽尔而蹲時彼善宿故前到死屍所語言究羅帝汝命終耶死屍荅言我已命終問曰汝以何患命終死屍荅言瞿曇記我七日後腹脹命終我如其言至滿七日腹脹命終善宿復問汝生何處死屍即報言彼瞿曇所記當生起屍餓鬼中我今日生起屍餓鬼中善宿問曰汝命終時云何殯送死屍荅曰瞿曇所記以葦索繫拙於塚間實如彼言以葦索繫拙於塚間時死屍語善宿曰汝雖出家不得善利瞿曇沙門說如此事汝常不信作是語已死屍還卧梵志時善

宿比丘未至我所頭面礼足在一面
坐不以此緣語我我尋語曰如我所
記究羅帝者實尔以不答曰實尔如
世尊言梵志我如是數數為善宿比
丘現神通證而彼猶言世尊不為我
現神通佛告梵志我於一時在獼猴
池法講堂上時有梵志名曰波梨子
在彼處止人所宗敬名稱遠聞多有
利養於毗舍離大衆之中作如是說
沙門瞿曇自稱智慧我亦智慧沙門
瞿曇自稱神足我亦有神足沙門瞿
曇得超越道我亦得超越道我當與
彼共現神足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沙
門現二我當現四沙門現八我現十
六沙門現十六我現三十二沙門現
三十二我現六十四隨彼沙門所現
多少我盡當倍梵志時善宿比丘著
衣持鉢入城乞食見波梨梵志於大
衆中作如是說沙門瞿曇自稱智慧
我亦智慧沙門瞿曇自稱神足我亦
有神足沙門瞿曇得超越道我亦得
超越道我當與彼共現神足沙門現
一我當現二沙門現四我當現八乃至

隨沙門所現多少我盡能倍時善宿
比丘乞食已來至我所頭面礼一面坐
語我言我於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
食時聞毗舍離波梨子於大眾中作
是說言沙門瞿曇有大智慧我亦有
大智慧沙門瞿曇有神足我亦有神
足瞿曇現一我當現二乃至隨瞿曇
所現多少我盡能倍具以此事而來
告我我語善宿言彼波梨子於大眾
中不捨此語不捨此見不捨此慢來
至我所者終無是處若彼作是念我
不捨此語不捨此見不捨此慢而至
沙門瞿曇所者彼頭即當破為七分
欲使彼人不捨此語不捨見慢而能
來者無有是處善宿言世尊護口如
來護口佛告善宿汝何故言世尊護
口如來護口善宿言彼波梨子有大
威神有大德力脫當來者將無現世
尊虛耶佛告善宿如來所言頗有二
耶對曰無也又告善宿若無二者汝
何故言世尊護口如來護口善宿白
佛言世尊為自知見彼波梨子為諸
天來語佛言我亦自知亦諸天來語

故知此毗舍離阿由大將身壞命終
生忉利天彼來語我言波梨梵志子
不知耆慙犯戒妄語在此舍離於大
衆中作如是誹謗言阿由隨大將身
壞命終生起屍鬼中然我實身壞命
終生忉利天波梨子我先自知亦諸
天來語故知佛告愚人善宿汝不信
我言者入毗舍離隨汝唱之我食後
當往詣波梨梵志子所佛告梵志時
彼善宿過其夜已耆衣持鉢入城乞
食時彼善宿向毗舍離城中衆多婆
羅門沙門梵志具說此言波梨梵志
子於大衆中說如此言沙門瞿曇有
大智慧我亦有大智慧沙門瞿曇有
大威力我亦有大威力沙門瞿曇有
大神足我亦有大神足沙門現一我
當現二乃至沙門隨所現多少我盡
當倍而今沙門瞿曇欲詣彼波梨子
所汝等衆人盡可詣彼時波梨梵志
在道而行善宿見已速詣其所語言
汝於毗舍離大衆中作如是言沙門
瞿曇有大智慧我亦有大智慧乃至
沙門瞿曇隨所現神足多少我盡當

倍瞿曇聞此言今欲來至汝所汝可
速歸報言我當歸耳我當歸耳作此
語已尋自惶懼衣毛為豎不還本處
乃詣道頭波梨梵志林中坐繩牀上愁
悶迷亂佛告梵志我於食後與衆多
隸車沙門婆羅門梵志居士詣波梨
子住處就座而坐於彼衆中有梵志
名曰遮羅時衆人喚彼遮羅而告之
曰汝詣道頭林中語波梨子言今衆
多隸車沙門婆羅門梵志居士盡集
汝林衆共議言梵志波梨於大衆中
自唱此言沙門瞿曇有大智慧我亦
有大智慧乃至瞿曇隨現神足多少
我盡能倍沙門瞿曇故來至汝林中
汝可來看於是遮羅聞衆人語已即
詣道頭林語波梨子言彼衆多隸車
沙門婆羅門梵志居士盡集在汝林
衆共議言梵志波梨子於大衆中自
唱此言沙門瞿曇有大智慧我亦有
大智慧乃至沙門瞿曇現神足隨現
多少我盡能倍瞿曇今在彼林中波
梨今者寧可還也今時波梨梵志即
報遮羅曰當歸當歸作是語已於繩

牀上轉側不安。今時繩牀復著。其足
彼乃不能得離繩牀。況能行步。至世
尊所。時遮羅語波梨言。汝自無智。但
有空聲。為言當歸。當歸尚自不能離
此繩牀。何由能得至大衆所。呵責波
梨子。已即還詣大衆所。報言。我以持
衆人聲。往語波梨子。彼報我言。當歸
當歸。即於繩牀上動轉其身。牀即著
足。不能得離。彼尚不能離其繩牀。何
由能得。來到此衆。今時有一頭摩隸
車子。在衆中坐。即從座起。偏露右臂。
長跪叉手。白彼衆言。大衆小待我。今
自往將彼人來。佛言。我今時語頭摩
隸車子言。彼人作如是語。懷如是見。
起如是慢。欲使此人來至佛所。無有
是處。頭摩子正使汝以草繩重繫群
牛。共挽至彼身。碎彼終不能捨。如是
語如是見如是慢。來至我所。若不信
我言。汝往自知。今時頭摩隸車子故
往至波梨子所。語波梨子言。衆多隸
車沙門。婆羅門。梵志。居士。盡集汝林。
衆共議言。梵志。波梨子於大衆中。口
自唱言。沙門。瞿曇。有大智慧。我亦有

大智慧乃至沙門瞿曇現其神足隨
所現多少我盡能倍瞿曇沙門今在
彼林汝可還歸今時波梨子即報言
當歸當歸作是語已於繩牀上動轉
其身今時繩牀復者其足彼乃不能
自離繩牀况復行步至世尊所時頭
摩語波梨子言汝自無智但有空聲
為言當歸當歸尚自不能離此繩牀
何由能得至大衆所頭摩復語波梨
子曰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乃往久
遠有一師子獸王在深林中住師子
清旦初出窟時四向願望奮迅三吼
然後遊行擇肉而食波梨子彼師子
獸王食已還林常有一野干隨後食
殘氣力充足便自言彼林師子竟是
何獸能勝我耶今寧可獨擅一林清
旦出窟四向願望奮迅三吼然後遊
行擇肉而食耶彼尋獨處一林清旦
出窟奮迅三吼然後遊行欲師子吼
作野干鳴波梨子汝今亦尔蒙佛威
恩存生於世得人供養而今更與如
來共覓時頭摩子以偈責數曰
野干稱師子自謂為獸王欲作師子吼

還出野干聲獨處於空林自謂為獸王
欲作師子吼還出野干聲跪地求穴鼠
穿塚覓死屍欲作師子吼還出野干聲
頭摩子告曰汝亦如是蒙佛恩力存生
於世得人供養而今更與如來共覓
時彼頭摩子以四種喻面呵責已還
詣大衆報言我以持衆人聲喚波梨
子彼報我言當歸當歸即於繩牀上
動轉其身牀即著足不能得離彼尚
不能自離繩牀何由能得來到此衆
今時世尊告頭摩子言我先語汝欲
使此人來至佛所無有是處正使汝
以草繩重繫群牛共挽至身碎壞彼
終不肯捨如是語如是見慢來至我
所梵志時我即與彼大衆種種說法
示教利喜於彼衆中三師子吼身昇
虛空還詣本處佛告梵志或有沙門
婆羅門言一切世間梵自在天所造
我問彼言一切世間實梵自在天所
造耶彼不能報還問我言瞿曇此事
云何我報彼言或有此世間初壞敗
時有餘衆生命盡行盡從光音天命終
乃更生餘空梵處於彼起愛生樂著心

復欲使餘衆生來生此處其餘衆生
命盡行盡復生彼處時彼衆生自作
是念我今是大梵王忽然而有無作
我者我能盡達諸義所趣於千世界
最得自在能作能化微妙第一為人
父母我先至此獨一無侶由我力故
有此衆生我作此衆生彼餘衆生亦
復順從稱為梵王忽然而有盡達諸
義於千世界最得自在能作能化微
妙第一為人父母先有是一後有我
等此大梵王化作我等此諸衆生隨
彼壽終來生此間其漸長大剝除鬚
髮服三法衣出家為道彼入定意三
昧隨三昧心憶本所生彼作是語此
大梵天忽然而有無有作者盡達諸
義於千世界最得自在能作能化微
妙第一為人父母彼大梵天常住不
移無變易法我等梵天所化是以無
常不得久住為變易法如是梵志彼
沙門婆羅門以此緣故各言彼梵自
在天造此世界梵志造此世界者非
彼所及唯佛能知又過此事佛亦盡
知雖知不著苦集滅味過出要如實

知之以平等觀無餘解脫名曰如來
佛告梵志或有沙門婆羅門作是言
戲笑懈怠是衆生始我語彼言云何
汝等實言戲笑懈怠是衆生始耶彼
不能報逆問我言瞿曇此事云何時
我報言或有光音衆生喜戲笑懈怠
身壞命終來生此間漸漸長大剃除
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便入心定
三昧以三昧力識本所生便作是言
彼餘衆生不喜戲笑常在彼處永住
不變由我等數喜戲笑致此無常為
變易法如是梵志彼沙門婆羅門以
是緣故言戲笑是衆生始如是佛盡
知之過是亦知知而不著已不著苦
集滅味過出要如實知之已平等觀
無餘解脫名曰如來佛告梵志或有
沙門婆羅門言失意是衆生始我語
彼言汝等實言失意是衆生始耶彼
不知報還問我言瞿曇此事云何我
語彼言或有衆生展轉相看已便失
意由是命終來生此間漸漸長大剃
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便入心
定三昧以三昧力識本所生便作是

言如彼衆生以不展轉相看不失意
故常住不變我等於彼數數相看已
便失意致此無常為變易法如是梵
志彼沙門婆羅門以是緣故言失意
是衆生始如此唯佛知之過是亦知
知已不著苦集滅味過出要如實知
之知已平等觀無餘解脫故名如來佛
告梵志或有沙門婆羅門言我無因
而出我語彼言汝等實言本無因出
耶彼不能報逆來問我我時報曰或
有衆生無想无知若彼衆生起想則
便命終來生此間漸漸長大剝除鬚
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便入心定三
昧以三昧力識本所生便作是言我
本無有今忽然有此世間本無今有
此實餘虛如是梵志沙門婆羅門以
此緣故言無因出唯佛知之過是亦
知知已不著苦集滅味過出要如實
知之已平等觀無餘解脫故名如來
佛告梵志我所說如是或有沙門婆
羅門於屏處誹謗我言沙門瞿曇自
稱弟子入淨解脫成就淨行彼知清
淨不遍知淨然我不作是說我弟子

入淨解脫成就淨行彼知清淨不遍
知淨梵志我自言我弟子入淨解脫
成就淨行彼知清淨一切遍淨是時
梵志白佛言彼不得善利毀謗沙門
瞿曇言沙門自言我弟子入淨解脫
成就淨行彼知清淨不遍知淨然世
尊不作是語世尊自言我弟子入淨
解脫成就淨行彼知清淨一切遍淨
又白佛言我亦當入此淨解脫成就
淨行一切遍知佛告梵志汝欲入者
甚為難也汝見異忍異行異欲依餘
見入淨解脫者難可得也但使汝好
樂佛心不斷絕者則於長夜常得安
樂今時房伽婆梵志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佛說長阿含第三分善生經第十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羅閱祇耆闍崛
山中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
今時世尊時到著衣持鉢入城乞
食時羅閱祇城內有長者子名曰善
生清旦出城詣園遊觀初沐浴訖舉
身皆濕向諸方礼東西南北上下諸
方皆悉周遍今時世尊見長者善生

詣園遊觀初沐浴訖舉身皆濕向諸方礼世尊見已即詣其所告善生言汝以何緣清旦出城於園林中舉身皆濕向諸方礼尔時善生白佛言我父臨命終時遺勅我言汝欲礼者當先礼東方南方西方北方上方下方我奉承父教不敢違背故澡浴訖先叉手東面向東方礼南西北方上下諸方皆悉周遍尔時世尊告善生曰長者子有此方名耳非為不有然我賢聖法中非礼此六方以為恭敬善生白佛言唯願世尊善為我說賢聖法中礼六方法佛告長者子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善生對曰唯然願樂欲聞佛告善生若長者長者子知四結業不於四處而作惡行又復能知六損財業是謂善生長者長者子離四惡行礼敬六方今世亦善後獲善報今世根基後世根基於現法中智者所稱獲世一果身壞命終生天善處善生當知四結行者一者殺生二者盜竊三者婬逸四者妄語是四結行云何為四處一者欲二者恚三

者怖四者癡若長者長者子於此四處而作惡者則有損耗佛說是已復作頌曰

欲瞋及怖癡有此四法者名譽日損減如月向于晦

佛告善生若長者長者子於此四處不為惡者則有增益今時世尊重作頌曰

於欲恚怖癡不為惡行者名譽日增廣如月向上滿

佛告善生六損財業者一者耽湎於酒二者博戲三者放蕩四者迷於伎樂五者惡友相得六者懈墮是為六損財業善生若長者長者子解知四結行不於四處而為惡行復知六損財業是為善生於四處得離供養六方今善後善今世根基後世根基於現法中智者所譽獲世一果身壞命終生天善處善生當知飲酒有六失一者失財二者生病三者聞諍四者惡名流布五者恚怒暴生六者智慧日損善生若彼長者長者子飲酒不已其家產業日日損減善生博戲有

六失六何為六一者財產日耗二者雖勝生怨三者智者所責四者人不敬信五者為人疎外六者生盜竊心善生是為博戲六失若長者長者子博戲不已其家產業日日損減放蕩有六失一者不自護身二者不護財貨三者不護子孫四者常自驚懼五者諸苦惡法常自纏身六者喜生虛妄是為放蕩六失若長者長者子放蕩不已其家財產日日損減善生迷於伎樂復有六失一者求歌二者求舞三者求琴瑟四者波內早五者多羅睺六者首呵那是為伎樂六失若長者長者子伎樂不已其家財產日日損減惡友相得復有六失一者方便生欺二者好喜屏處三者誘他家人四者圖謀他物五者財利自向六者好發他過是為惡友六失若長者長者子習惡友不已其家財產日日損減懈惰有六失一者富樂不肯作務二者貧窮不肯勤修三者寒時不肯勤修四者熱時不肯勤修五者時早不肯勤修六者時晚不肯勤修是

為懈墮六失若長者長者子懈墮不
已其家財業日日損減佛說是已復
作頌曰

迷惑於酒者還有酒伴黨財產正集聚
隨已復散盡飲酒無節度常喜歌舞戲
晝則遊他家因此自陷墜隨惡友不改
誹謗出家人邪見世所嗤行穢人所黜
好惡著外色但論勝負事親要無返復
行穢人所黜為酒所荒迷貧窮不自量
輕財好奢用破家致禍患擲博群飲酒
共伺他姪女翫習卑鄙行如月向於晦
行惡能受惡與惡友同事今世及後世
終始無所獲晝則好睡眠夜覺多惺惺
獨昏無善友不能修家務朝夕不肯作
寒暑復懈墮所為事不究亦復毀成功
若不計寒暑朝夕勤修務事業無不成
至終無憂患

佛告善生有四然如親汝當覺知何
謂為四一者畏伏二者美言三者敬
順四者惡友佛告善生畏伏有四事
云何為四一者先與後奪二者與少
望多三者畏故強親四者為利故親
是為畏伏四事佛告善生美言親復

有四事云何為四一者善惡斯順二
者有難捨離三者外有善來密止之
四者見有危事便排濟之是為美言
親四事敬順親復有四事云何為四
一者先誑二者後誑三者現誑四者
見有小過便加杖之是為敬順親四
事惡友親復有四事云何為四一者
飲酒時為友二者博戲時為友三者
姪逸時為友四者歌舞時為友是為
惡友親四事世尊說此已復作頌曰
畏伏而強親美言親亦令敬順虛誑親
惡友為惡親此親不可恃智者當覺知
宜速遠離之如避于嶮道

佛告善生有四親可親多所饒益為
人救護云何為四一者止非二者慈
愍三者利人四者同事是為四親可
親多所饒益為人救護當親近之善
生彼止非有四事多所饒益為人救
護云何為四一者見人為惡則能遮
止二者亦人正直三者慈心愍念四
者示人天路是為四止非多所饒益
為人救護復次慈愍有四事一者見
利代喜二者見惡代憂三者稱譽人

德四者見人說惡便能抑制是為四
慈愍多所饒益為人救護利益有四
去何為四一者護彼不令放逸二者
護彼放逸失財三者護彼使不恐怖
四者屏相教誡是為四利人多所饒
益為人救護同事有四去何為四一
者為彼不惜身命二者為彼不惜財
寶三者為彼濟其恐怖四者為彼屏
相教誡是為四同事多所饒益為人
救護世尊說是已復作頌曰

制非防惡親慈愍在他親利人益彼親
同事齊已親此親乃可親智者所附近
親中無等親如慈母親子若欲親可親
當親堅固親親者戒具足如火光照人
佛告善生當知六方去何為六方父
母為東方師長為南方妻婦為西方
親黨為北方僮僕為下方沙門婆羅
門諸高行者為上方善生夫為人子
當以五事敬順父母去何為五一者
供奉能使無乏二者凡有所為先白
父母三者父母所為恭順不逆四者
父母正令不敢違背五者不斷父母
所為正業善生夫為人子當以此五

事敬順父母父母復以五事敬親其子云何為五一者制子不聽為惡二者指授示其善處三者慈愛入骨髓四者為子求善婚娶五者隨時供給所須善生子於父母敬順恭奉則彼方安隱無有憂畏善生弟子敬奉師長復有五事云何為五一者給侍所須二者札敬供養三者尊重戴仰四者師有教勅敬順無違五者從師聞法善持不忘善生夫為弟子當以此五法敬事師長師長復以五事敬視弟子云何為五一者順法調御二者誨其未聞三者隨其所問令善解義四者示其善友五者盡以所知誨授不悵善生弟子於師長敬順恭奉則彼方安隱無有憂畏善生夫之敬妻亦有五事云何為五一者相待以禮二者威嚴不嬖三者衣食隨時四者莊嚴以時五者委付家內善生夫以此五事敬待於妻妻復以五事恭敬於夫云何為五一者先起二者後坐三者和言四者敬順五者先意承旨善生是為夫之於妻敬待如是則

彼方安隱無有憂畏善生夫為人者
當以五事親敬親族云何為五一者
給施二者善言三者利益四者同利
五者不欺善生是為五事親敬親族
親族亦以五事親敬於人云何為五
一者護放逸二者護放逸失財三者
護恐怖者四者屏相教誡五者常相
稱歎善生如是敬視親族則彼方安
隱無有憂畏善生主於僮使以五事
教授云何為五一者隨能使役二者
飲食隨時三者賜勞隨時四者病與
醫藥五者縱其休假善生是為五事
教授僮使僮使復以五事奉事其主
云何為五一者早起二者為事周密
三者不與不取四者作務以次五者
稱揚主名是為主待僮使則彼方安
隱無有憂畏善生檀越當以五事供
奉沙門婆羅門云何為五一者身行
慈二者口行慈三者意行慈四者以
時施五者門不制止善生若檀越以
此五事供奉沙門婆羅門沙門婆羅
門當復以六事而教授之云何為六
一者防護不令為惡二者指授善處

三者教懷善心四者使未聞者聞五者已聞能使善解六者開示天路善生如是檀越恭奉沙門婆羅門則彼方安隱無有憂畏世尊說已重說偈曰

父母為東方師長名南方妻婦為西方親族為北方僮僕為下方沙門為上方諸有長者子札敬於諸方敬順不失時死皆得生天惠施及軟言利人多所益同利等彼已所有與人共此四多負荷任重如車輪世間無此四則無有孝養此法在世間智者所撰擇行則獲大果名稱遠流布嚴飾於牀座供設上飲食供給所當得名稱遠流布親舊不相遺示以利益事上下常和同於此得善譽先當習伎藝然後獲財業財業既已具宜當自守護出財未至奢當撰擇前人欺誑觔突者寧乞未舉與積財從小起如蜂集衆花財寶日滋息至終無損耗一食知止足二修業勿怠三當先儲積以擬於空乏四耕田商賈澤地而置牧五當起塔廟六立僧房舍在家勤六業善修勿失時如是修業者則家無損減

財寶日滋長如海吞衆流

尔時善生白世尊言甚善世尊實過
本望踰我父教能使覆者得仰閑者
得開迷者得悟冥室燃燈有目得覩
如來所說亦復如是以無數方便開
悟愚冥現清白法所以者何佛為如
來至真等正覺故能開示為世明導今
我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唯願世尊
聽我於正法中為憂婆塞自今日始
盡形壽不殺不盜不婬不欺不飲酒
尔時善生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十一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十二

深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

第二分清淨經第十三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迦維羅衛國細
祇優婆塞林中與大比丘衆千二百
五十人俱時有沙彌周都波在波波國
夏安居已執持衣鉢漸詣迦維羅衛
細祇園中至阿難所頭面礼足於一
面立白阿難言波波城內有居軋子
命終未久其諸弟子分為二分各共
諍訟面相毀罵無復上下迭相求短
覓其知見我能知是汝不能知我行
真正汝為邪見以前著後以後著前
顛倒錯亂無有法則我所為妙汝所
言非汝有所疑當諮問我大德阿難
時彼國人民事及軋者聞諍訟已生
歡患心阿難語周都沙彌曰我等有
言欲啓世尊今共汝往宣啓此事若
世尊有所戒勅當共奉行今時沙彌
周都聞阿難語已即共詣世尊頭面
礼足在一面立今時阿難白世尊曰
此沙彌周都在波波國夏安居已執

持衣鉢漸來至此。我足語我言。波
波國有丘軋子。命終未久。其諸弟子
分為二分。各共諍訟。面相毀罵。無復
上下迭相求短。覓其知見。我能知是
汝不能知。我行真正。汝為邪見。以前
著後。以後著前。顛倒錯亂。無有法則。
我所言是。汝所言非。汝有所疑。當諮
問我。時彼國人民。事丘軋者。聞諍訟
已生。歡患心。世尊告周那沙彌曰。如
是周那。彼非法中。不足聽聞。此非三
耶三佛所說。猶如朽塔。難可汙色。彼
雖有師。盡懷邪見。雖復有法。盡不真
正。不足聽採。不能出要。非是三耶三
佛所說。猶如故塔。不可汙也。彼諸弟
子。有不順其法。捨彼異見。行於正見。
周那。若有人來語彼弟子。諸賢。汝師
法正當於中行。何以捨離其彼弟子。
信其言者。則二俱失道。獲無量罪。所
以者何。彼雖有法。然不真正。故周那。
若師不邪見。其法真正善。可聽採。能
得出要。三耶三佛所說。譬如新塔。易
可汙色。然諸弟子於此法中。不能勤
修。不能成就。捨平等道。入於邪見。若

有人來語彼弟子諸賢汝師法正當於中行何以捨離入於邪見其彼弟子信其言者則二俱見真正獲無量福所以者何其法真正佛告周那彼雖有師然懷邪見雖復有法盡不真正不足聽採不能出要非三耶三佛所說猶如朽塔不可汙色彼諸弟子法成就隨順其行起諸邪見周那若有人來語其弟子言汝師法正汝所行是今所修行勤苦如是應於現法成就道果彼諸弟子信受其言者則二俱失道獲無量罪所以者何以法不真正故周那若師不邪見其法真正善可聽採能得出要三耶三佛所說譬如新塔易為汙色又其弟子法成就隨順修行而生正見若有人來語其弟子言汝師法正汝所行是今所修行勤苦如是應於現法成就道果彼諸弟子信受其言二俱正見獲無量福所以者何法真正故周那或有導師出世使弟子生憂或有導師出世使弟子無憂云何導師出世使弟子生憂周那導師新出世間成

道未久其法具足梵行清淨如實真要而不布現然彼導師速取滅度其諸弟子不得修行皆愁憂言師初出世成道未久其法清淨梵行具足如實真要竟不布現而今導師便速滅度我等弟子不得修行是為導師出世弟子愁憂云何導師出世弟子不憂謂導師出世其法清淨梵行具足如實真要而廣流布然後導師方取滅度其諸弟子皆得修行不懷憂言師初出世成道未久其法清淨梵行具足如實真要而不布現而今導師便速滅度使我弟子不得修行如是周鄒導師出世弟子無憂佛告周鄒此支成就梵行謂導師出世出家未久名聞未廣是謂梵行支不具足周鄒導師出世出家既久名聞廣遠是謂梵行支具足滿周鄒導師出世出家既久名聞亦廣而諸弟子未受訓誨未具梵行未至安處未獲己利未能受法分布演說有異論起不能如法而往滅之未能變化成神通證是為梵行支不具足周鄒導師出世出

家既久名聞亦廣而諸弟子盡受教訓梵行具足至安隱處已獲已利又能受法分別演說有異論起能如法滅變化具足成神通證是為梵行支具足滿周部導師出世出家亦久名聞亦廣諸比丘未受訓誨未至安處未獲已利未能受法分布演說有異論起不能以法如實除滅未能變化成神通證是為梵行支未具足周部導師出世出家亦久名聞亦廣諸比丘且盡受教訓梵行具足至安隱處已獲已利復能受法分別演說有異論起能如法滅變化具足成神通證是為梵行支具足滿周部諸優婆塞優婆夷廣修梵行乃至變化具足成神通證亦復如是周部若導師不在世無有名聞利養損減則梵行支不具足滿若導師在世名聞利養皆悉具足無有損減則梵行支為具足滿若導師在世名聞利養皆悉具足而諸比丘名聞利養不能具足是為梵行支不具足若導師在世名聞利養具足無損諸比丘衆亦復具足則梵行支

為具足滿比丘居眾亦復如是周那
我出家久名聞廣遠我諸比丘已受
教誡到安隱處自獲已利復能受法
為人說法有異論起能如法滅變化
具足成神通證諸比丘比丘居優婆
塞優婆夷皆亦如是周那我以廣流
布梵行乃至變化具足成神通證周
那一切世間所有導師不見有得名聞
利養如我如來至真等正覺者也周
那諸世間所有徒眾不見有名聞利
養如我眾也周那若欲正說者當言
見不可見云何見不可見一切梵行清
淨具足宣示布現是名見不可見今時
世尊告諸比丘鬱頭藍子在大眾中
而作是說有見不見云何名見不見
如刀可見刃不可見諸比丘彼子乃
引凡夫無識之言以為譬喻如是周
那若欲正說者當言見不見云何
見不見汝當正欲說言一切梵行清淨
具足宣示流布是不可見周那彼相
續法不具足而可得不相續法具足
而不可得周那諸法中梵行酪酥中
醍醐今時世尊告諸比丘我於是法

躬自作證謂四念處四神足四意斷
四禪五根五力七覺意賢聖八道汝
等盡共和合勿生諍訟同一師受同
一水乳於如來正法當自熾然快得
安樂得安樂已若有比丘說法中有
作是言彼所說句不正義理不正比
丘聞已不可言是不可言非當語彼
比丘言云何諸賢我句如是汝句如
是我義如是汝義如是何者為勝何
者為負若彼比丘報言我句如是我
義如是汝句如是汝義如是汝句亦
勝汝義亦勝彼比丘說此亦不得非
亦不得是當諫彼比丘當呵當止當
共推求如是盡共和合勿生諍訟同
一受同一師同一乳於如來正法當
自熾然快得安樂得安樂已若有比
丘說法中有比丘作是言彼所說句
不正義正比丘聞已不可言是不可
言非當語彼比丘言云何比丘我句
如是汝句如是何者為是何者為非
若彼比丘報言我句如是汝句如是
汝句亦勝彼比丘說此亦不得言是
不得言非當諫彼比丘當呵當止當

共推求如是盡共和合勿生諍訟同
一師受同一水乳於如來正法當自
熾然快得安樂得安樂已若有比丘
說法中有比丘作是言彼所說句正
義不正比丘聞已不可言是不可言
非當語彼比丘言云何比丘我義如
是汝義如是何者為是何者為非若
彼報言我義如是汝義如是汝義而
勝彼比丘說此已亦不得言是亦不
得言非當諫彼比丘當呵當止當共
推求如是比丘盡共和合勿生諍訟
同一師受同一水乳於如來正法當
自熾然快得安樂得安樂已若有比
丘說法中有比丘作如是言彼所說
句正義正比丘聞已不得言非當稱
讚彼言汝所言是汝所言是是故比
丘於十二部經自身作證當廣流布
一曰貫經二曰祇夜經三曰受記經
四曰偈經五曰法句經六曰相應經
七曰本緣經八曰天本經九曰廣經
十曰未曾有經十一曰譬喻經十二
曰大教經當善受持稱量觀察廣演
分布諸比丘我所制衣若塚間衣若

長者衣麤賤衣此衣足障寒暑蚊虻足
蔽四體諸比丘我所制食若乞食若
居士食此食自足若身苦惱衆患切
已恐遂至死故聽此食知足而已諸
比丘我所制住處若在樹下若在露
地若在房內若樓閣上若在窟內若
在種種住處此處自足為障寒暑風
雨蚊虻下至閑靜懸息之處諸比丘
我所制藥若大小便酥油蜜黑石蜜
此藥自足若身生苦惱衆患切已恐
遂至死故聽此藥

佛言或有外道梵志來作是語沙門
釋子以衆樂自娛若有此言當如是
報汝等莫作此言謂沙門釋子以衆
樂自娛所以者何有樂自娛如來呵
責有樂自娛如來稱譽若外道梵志
問言何樂自娛瞿曇呵責設有此
語汝等當報五欲功德可愛可樂人
所貪著云何為五眼知色可愛可樂
人所貪著耳聞聲鼻知香舌知味身
知觸可愛可樂人所貪著諸賢猶是
五欲緣生喜樂此是如來至真等正
覺之所呵責也猶如有人故煞衆生

自以為樂此是如來至真等正覺之
所呵責猶如有人私竊偷盜自以為
樂此為如來之所呵責猶如有人犯
於梵行自以為樂此是如來之所
呵責猶如有人故作妄語自以為樂
此是如來之所呵責猶如有人放蕩
自恣此是如來之所呵責猶如有人
行外苦行非是如來所說正行自以
為樂此是如來之所呵責諸比丘呵責
五欲功德人所貪著云何為五眼知
色可愛可樂人所貪著耳聞聲鼻知
香舌知味身知觸可愛可樂人所貪
著如此諸樂沙門釋子無如此樂猶
如有人故煞衆生以此為樂沙門釋
子無如此樂猶如有人公為盜賊自
以為樂沙門釋子無如是樂猶如有
人犯於梵行自以為樂沙門釋子無
如是樂猶如有人故作妄語自以為
樂沙門釋子無如是樂猶如有人放
蕩自恣自以為樂沙門釋子無如是
樂猶如有人行外苦行自以為樂沙
門釋子無如是樂若外道梵志作如
是問何樂自娛沙門瞿曇之所稱譽

諸比丘彼若有此言汝等當答彼言
諸賢有五欲功德可愛可樂人所貪
著云何為五眼知色乃至意知法可
愛可樂人所貪著諸賢五欲因緣生
樂當速除滅猶如有人故煞衆生自
以為樂有如此樂應速除滅猶如有人
公為盜賊自以為樂有如此樂應速除
滅猶如有人犯於梵行自以為樂有如
是樂應速除滅猶如有人故為妄語自
以為樂有如此樂應速除滅猶如有
人放蕩自恣自以為樂有如此樂應
速除滅猶如有人行外苦行自以為
樂有如是樂應速除滅猶如有人去
離貪欲無復惡法有覺有觀離生
喜樂入初禪如是樂者佛所稱譽猶
如有人滅於覺觀內喜一心無覺无
觀定生喜樂入第二禪如是樂者佛
所稱譽猶如有人除喜入捨自知身
樂賢聖所求護念一心入第三禪如
是樂者佛所稱譽樂盡苦盡憂喜
先滅不苦不樂護念清淨入第四禪
如是樂者佛所稱譽若有外道梵志
作如是問汝等於此樂中求幾果功

德應答彼言此樂當有七果功德六
何為七於現法中得成道證正使不
成臨命終時當成道證若臨命終復
不成者當盡五下結中間般涅槃生
彼般涅槃行般涅槃無行般涅槃上
流阿迦尼吒般涅槃諸賢是為此樂有
七功德諸賢若比丘在學地欲上求安
隱處未除五蓋云何為五貪欲蓋瞋恚
蓋睡眠蓋掉戲蓋疑蓋彼學比丘方欲
上求求安隱處未滅五蓋於四念處不
能精勤於七覺意不能勤修欲得上
人法賢聖智慧增盛求欲知欲見者
無有是處諸賢學地比丘欲上求求
安隱處能滅五蓋貪欲蓋瞋恚蓋睡
眠蓋掉戲蓋疑蓋於四念處又能精
勤於七覺意如實修行欲得上人法
賢聖智慧增上求欲知欲見者則有
是處諸賢若有比丘漏盡阿羅漢所
作已辦捨於重擔自獲己利盡諸有結
使正智解脫不為九事云何為九一
者不煞二者不盜三者不婬四者不
妄語五者不捨道六者不隨欲七者
不隨恚八者不隨怖九者不隨癡諸

賢是為漏盡阿羅漢所作已辦捨於
重擔自獲已利盡諸有結正智得解
遠離九事或有外道梵志作是說言
沙門釋子有不住法應報彼言諸賢
莫作是說沙門釋子有不住法所以
者何沙門釋子其法常住不可動轉
譬如門閭常住不動沙門釋子亦復
如是其法常住無有移動或有外道
梵志作是說言沙門瞿曇盡知過去
世事不知未來事彼比丘彼異學梵
志智異智觀亦異所言虛妄如來於
彼過去事若在目前無不知見於未
來世生於道智過去世事虛妄不實
不足喜樂無所利益佛則不記或過
去事有實無可喜樂無所利益佛亦
不記若過去事有實可樂而無利益
佛亦不記若過去事有實可樂有所
利益如來盡知然後記之未來現在
亦復如是如來於過去未來現在應
時語實語義語利語法語律語無有
虛也佛於初夜成取正覺及末後夜
於其中間有所言說盡皆如實故名
如來復次如來所說如事事如所說

故名如來以何等義名等正覺佛所知
見所滅所覺佛盡覺知故名等正覺
或有外道梵志作如是說世間常
存唯此為實餘者虛妄或復說言此
世無常唯此為實餘者虛妄或復有
言世間有常無常唯此為實餘者虛
妄或復有言此世間非有常非無常唯
此為實餘者虛妄或復有言此世間有
邊唯此為實餘者為虛妄或復有言世
間無邊唯此為實餘者虛妄或復有
言世間有邊無邊唯此為實餘者虛
妄或復有言世間非有邊非無邊唯
此為實餘者虛妄或復有言是命是
身此實餘虛或復有言非命非身此實
餘虛或復有言命異身異此實餘虛
或復有言非異命非異身此實餘虛
或復有言如來終此實餘虛或復有
言如來不終此實餘虛或復有言如
來終不終此實餘虛或復有言如來
非終非不終此實餘虛諸有此見名
本生本見今為汝記謂此世常存乃
至如來非終非不終唯此為實餘者
虛妄是為本見本生為汝記之所謂

未見未生者我亦記之何者未見未
生我所記者色是我從想有終此實
餘虛無色是我從想有終亦有色亦
無色是我從想有終非有色非無色
是我從想有終我有邊我无邊我有
邊無邊我非有邊非無邊從想有終
我有樂從想有終我無樂從想有終
我有苦樂從想有終我無苦樂從想
有終一想是我從想有終種種想是
我從想有終少想是我從想有終無
量想是我從想有終此實餘虛是為
邪見本見本生我之所記或有沙門
婆羅門有如是論有如是見此世常
存此實餘虛乃至無量想是我此實
餘虛彼沙門婆羅門復作如是說如
是見此實餘者虛妄當報彼言汝實
作此論云何此世常存此實餘虛耶如
此語者佛所不許所以者何此諸見中
各有結使我以理推諸沙門婆羅門
中無與我等者况欲出過此諸邪見
但有言耳不中共論乃至無量想是
我亦復如是或有沙門婆羅門作是
說此世間自造復有沙門婆羅門言

此世間他造或復有言自造他造或復有言非自造非他造忽然而有彼沙門婆羅門言世間自造者是沙門婆羅門皆因觸因緣若離觸因而能說者無有是處所以者何由六入身故生觸由觸故生受由受故生愛由愛故生取由取故生有由有故生生由生故有老死憂悲苦惱大患陰集若無六入則无觸無觸則无受無受則無愛无愛則無取無取則无有無有則无生無生則無老死憂悲苦惱大患陰集又言此世間他造又言此世間自造他造又言此世間非自造非他造忽然而有亦復如是因觸而有無觸則無佛告諸比丘若欲滅此諸邪惡見者於四念處當修三行云何比丘滅此諸惡於四念處當修三行比丘謂內身身觀精勤不懈憶念不忘除世貪憂外身身觀精勤不懈憶念不忘除世貪憂內外身身觀精勤不忘除世貪憂受意法觀亦復如是是為滅衆惡法於四念處三種修行有八解脫云何為八色觀色初解脫

內有色想外觀色二解脫淨解脫三
解脫度色想滅有對想住空處四解
脫捨空處住識處五解脫捨識處住
不用處六解脫捨不用處住有想無
想處七解脫滅盡定八解脫今時阿
難在世尊後執扇扇佛即偏露右肩
右膝著地叉手白佛言甚奇世尊此
法清淨微妙第一當云何名云何奉
持佛告阿難此經名為清淨汝當清
淨持之今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長阿含第二分自歡喜經第十四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郵難陀城波波
利菴婆林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
人俱時長老舍利弗於閑靜處默自
念言我心決定知過去未來現在沙
門婆羅門智慧神足功德道力無有
與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等者時舍利
弗從靜室起往至世尊所頭面礼足
在一面坐白佛言向於靜室默自思
念過去未來現在沙門婆羅門智慧
神足功德道力無有與如來無所著
等正覺等者佛告舍利弗善哉善哉
汝能於佛前說如是語一向受持正

師子吼餘沙門婆羅門無及汝者云
何舍利弗汝能知過去諸佛心中所
念彼佛有如是戒如是法如是智慧
如是解脫如是解脫堂不對曰不知
云何舍利弗汝能知當來諸佛心中
所念有如是戒如是法如是智慧如
是解脫如是解脫堂不答曰不知云
何舍利弗如我今如來至真等正覺
心中所念如是戒如是法如是智如
是解脫如是解脫堂汝能知不答曰
不知又告舍利弗過去未來現在如
來至真等正覺心中所念汝不能知
何故決定作是念因何事生是念一
向堅持而師子吼餘沙門婆羅門若
聞汝言我決定知過去未來現在沙
門婆羅門智慧神足功德道力无有
與如來无所著等正覺等者當不信
汝言舍利弗白佛言我於過去未來
現在諸佛心中所念我不能知佛勸
相法我則能知如來為我說法轉高
轉妙說黑白法緣無緣法照無照法
如來所說轉高轉妙我聞法已知一
一法於法究竟信如來至真等正覺

信如來法善可分別信如來衆苦滅成就諸善法中此爲寂上世尊智慧無餘神通無餘諸世間所有沙門婆羅門無有能與如來等者況欲出其上世尊說法復有上者謂制法制法者謂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四禪五根五力七覺意八賢聖道是爲无上制智慧無餘神通無餘諸世間所有沙門婆羅門皆無有與如來等者況欲出其上者世尊說法又有上者謂制諸入諸入者謂眼色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如過去如來至真等正覺亦制此入所謂眼色乃至意法正使未來如來至真等正覺亦制此入所謂眼色乃至意法今我如來至真等正覺亦制此入所謂眼色乃至意法此法無上无能過者智慧無餘神通無餘諸世間沙門婆羅門無能與如來等者況欲出其上世尊說法又有上者謂識入胎入胎者一謂亂入胎亂住亂出二者不亂入亂住亂出三者不亂入不亂住而亂出四者不亂入不亂住不亂出彼不亂入不亂

住不乱出者入胎之上與法無上智慧無餘神通無餘諸世間沙門婆羅門無能與如來等者況欲出其上如來說法復有上者所謂道也所謂道者諸沙門婆羅門以種種方便入定慧意三昧隨三昧心修念覺意依欲依離依滅盡依出要法精進喜猗定捨覺意依欲依離依滅盡依出要此法最上智慧無餘神通無餘諸世間沙門婆羅門無能與如來等者況欲出其上如來說法復有上者所謂為滅滅者謂苦滅遲得二偈卑陋苦滅速得唯苦卑陋樂滅遲得唯遲卑陋樂滅速得然不廣普以不廣普故名卑陋如今如來樂滅速得而復廣普乃至天人見神變化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所說微妙第一下至女人亦能受持盡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中自身作證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是為如來說無上滅此法無上智慧無餘神通無餘諸世間沙門婆羅門無能與如來等者況欲出其上如來說法復有

上者謂言清淨言清淨者世尊於諸沙門婆羅門不說無益虛妄之言言不求勝亦不朋黨所言柔和不失時節言不虛發是為言清淨此法無上智慧無餘神通無餘諸世間沙門婆羅門無有與如來等者况欲出其上如來說法復有上者謂見定彼見定者謂有沙門婆羅門種種方便入定意三昧隨三昧心觀頭至足觀足至頭皮膚內外但有不淨髮毛爪甲肝肺腸胃脾腎五臟汗肪髓腦屎尿涕淚鼻處不淨無一可貪是初見定諸沙門婆羅門種種方便入定意三昧隨三昧心除去皮肉外諸不淨及白骨唯觀心識在何處住為在今世為在後世今世不斷後世不斷今世不解脫後世不解脫是為三見定諸沙門婆羅門種種方便入定意三昧隨三昧心除去皮肉外諸不淨及白骨復重觀識識在後世不在今世今世斷後

世不斷今世解脫後世不解脫是為
四見定諸有沙門婆羅門種種方便
入定意三昧隨三昧心除去皮肉外
諸不淨及除白骨復重觀識不在今
世不在後世二俱斷二俱解脫是為
五見定此法無上智慧無餘神通无
餘諸世間沙門婆羅門無與如來等
者况欲出其上如來說法復有上者
謂說常法常法者諸沙門婆羅門種
種方便入定意三昧隨三昧心憶識世
間二十成劫敗劫彼作是言世間常存
此為真實餘者虛妄所以者何由我
憶識故知有此成劫敗劫其餘過去我
所不知未來成敗我亦不知此人朝暮
以無智說言世間常存唯此為實餘
者為虛是為初常法諸沙門婆羅門
種種方便入定意三昧隨三昧心憶
識四十成劫敗劫彼作是言此世間
常此為真實餘者虛妄所以者何以我
憶識故知成劫敗劫我復能過是知
過去成劫敗劫我不知未來劫之成
敗此說知始不說知終此人朝暮以
無智說言世間常存唯此真實餘者

虛妄此是三常法諸沙門婆羅門種種方便入定意三昧隨三昧心意識八十成劫敗劫彼言此世間常餘者虛妄所以者何以我意識故知有成劫敗劫復過是知過去成劫敗劫未來劫之成敗我亦悉知此人朝暮以無智說言世間常存唯此為實餘者虛妄是為三常存法此法無上智慧無餘神通無餘諸世間沙門婆羅門無有能與如來等者況欲出其上如來說法復有上者謂觀察觀察者謂有沙門婆羅門以想觀察他心今趣此心今趣彼心作是想時或虛或實是為一觀察諸沙門婆羅門以想觀察或聞諸天及非人語而語彼言汝心如是汝心如是此亦或實或虛是二觀察或有沙門婆羅門以想觀察亦不聞諸天及非人語自觀己身又聽他言語彼人言汝心如是汝心如是此亦有實有虛是為三觀察或有沙門婆羅門不以想觀察亦不聞諸天及非人語又不自觀觀他除覺觀已得定意三昧觀察他心而語彼言汝心

如是汝心如是如是觀察則為真實
是為四觀察此法無上智慧無餘神
通無餘諸世間沙門婆羅門無有與
如來等者況欲出其上如來說法復
有上者所謂教誡教誡者或時有人
不違教誡盡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智
慧解脫於現法中自身作證生死已
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復受有是
為初教誡或時有人不違教誡盡五
下結於彼滅度不還此世是為二教
誡或時有人不違教誡三結盡薄婬
怒癡得斯陀含還至此世而取滅度
是為三教誡或時有人不違教誡三
結盡得須陀洹極七往返必成道果
不墮惡趣是為四教誡此法無上智
慧無餘神通無餘諸世間沙門婆羅
門無有與如來等者況欲出其上如
來說法復有上者為他說法使戒清
淨戒清淨者有諸沙門婆羅門所語
至誠無有兩舌常自敬肅扣除睡眠
不懷邪諂口不妄言不為世人記於
吉凶不自稱說從他所得以示於人
更求他利坐禪修智辯才無尋專念

不乱精勤不怠此法無上智慧無餘
神通無餘諸世間沙門婆羅門無有
與如來等者況欲出其上如來說法
復有上者謂解脫智謂解脫智者世
尊由他因緣內自思惟言此人足須
陀洹此是斯陀舍此是阿那舍此是
阿羅漢此法無上智慧無餘神通無
餘諸世間沙門婆羅門無有與如來
等者況欲出其上如來說法復有上
者謂自識宿命智證諸沙門婆羅門
種種方便入定意三昧隨三昧心自
憶往昔無數世事一生二生乃至百
千生成劫敗劫如是無數我於某處
生名字如是種姓如是壽命如是飲
食如是苦樂如是從此生彼從彼生
此若干種相自憶宿命無數劫事晝
夜常念本所經歷此是色此是無色
此是想此是無想此是非无想盡憶
盡知此法無上智慧無餘神通无餘
諸世間沙門婆羅門無與如來等者
况欲出其上如來說法復有上者謂
天眼智天眼智者諸沙門婆羅門種
種方便入定意三昧隨三昧心觀諸

衆生死者生者善色惡色善趣惡趣
若好若醜隨其所行盡見盡知或有
衆生成就身惡行口惡行意惡行誹
謗賢聖信邪倒見身壞命終墮三惡
道或有衆生身行善口言善意念善
不謗賢聖見正信行身壞命終生天
人中以天眼淨觀諸衆生如實知見
此法無上智慧無餘神通無餘諸世
間沙門婆羅門無與如來等者况欲
出其上如來說法復有上者謂神足
證神足證者諸沙門婆羅門以種種
方便入定意三昧隨三昧心作無數
神力能變一身為無數身以無數身
合為一身石壁無碍於虛空中結加
趺坐猶如飛鳥出入於地猶如在水
履水如地身出烟火如火積燃以手
捫日月立至梵天若沙門婆羅門稱
是神足者當報彼言有此神足非為
不有此神足者卑賤下劣凡夫所行
非是賢聖之所修習若比丘於諸世
間愛色不染捨離此已如所應行斯
乃名為賢聖神足於無喜色亦不憎
惡捨離此已如所應行斯乃名曰賢

聖神足於諸世間愛色不愛色二俱捨已修平等護身念不忘斯乃名曰賢聖神足猶如世尊精進勇猛有大智慧有知有覺得第一覺故名等覺世尊今亦不樂於欲不樂卑賤凡夫所習亦不勞勤受諸苦惱世尊若欲除弊惡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遊於初禪如是便能除弊惡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遊於初禪二禪三禪四禪亦復如是精進勇猛有大智慧有知有覺得第一覺故名等覺佛告舍利弗若有外道異學來問汝言過去沙門婆羅門與沙門瞿曇等不汝當云何答彼復問言未來沙門婆羅門與沙門瞿曇等不汝當云何答彼復問言現在沙門婆羅門與沙門瞿曇等不汝當云何答時舍利弗白佛言設有是問過去沙門婆羅門與佛等不當答言有設問未來沙門婆羅門與佛等不當答言有設問現在沙門婆羅門與佛等不當答言無佛告舍利弗彼外道梵志或復問言汝何故或言有或言無汝當云何答舍利

弗言我當報彼過去三耶三佛與如
來等未來三耶三佛與如來等我
躬從佛聞欲使現在有三耶三佛與
如來等者無有是處世尊我如所聞
依法順法作如是答將無各耶佛言
如是答依法順法不違也所以然者
過去三耶三佛與我等未來三耶三
佛與我等欲使現在有二佛出世無
有是處今時尊者鬱陀夷在世尊後
執扇扇佛佛告之曰鬱陀夷汝當觀
世尊少欲知足今我有大神力有大
威德而少欲知足不樂在欲鬱陀夷
若餘沙門婆羅門於此法中能勤苦
得一法者彼便當豎幡告四遠言如
來今者少欲知足今觀如來少欲
知足如來有大神力有大威德不
用在欲今時尊者鬱陀夷正衣服偏
露右臂右膝著地叉手白佛言甚奇世
尊少有少欲知足如世尊者世尊有大
神力有大威德不用在欲若復有餘
沙門婆羅門於此法中能勤苦得一
法者便能豎幡告四遠言世尊今者
少欲知足舍利弗當為諸比丘比丘

丘優婆塞優婆夷數說此法彼若於
佛法僧於道有疑者聞說此法無復
疑網尔時世尊告舍利弗汝當為諸
比丘比丘丘優婆塞優婆夷數說此
法所以者何彼於佛法僧於道有疑
者聞汝所說當得開解對曰唯然世
尊時舍利弗即便數數為諸比丘比
丘丘優婆塞優婆夷說法以自清淨
故故名清淨經尔時舍利弗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

佛說長阿含第二分大會經第十五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釋翅提國迦維
林中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盡是羅
漢復有十方諸神妙天皆來集會禮
敬如來及比丘僧時四淨居天即於
天上各自念言今者世尊在釋翅提
迦維林中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盡
得阿羅漢復有十方諸神妙天皆來
集會禮敬如來及比丘僧我等今者
亦可往共詣世尊所各當以偈稱讚
如來時四淨居天猶如力士屈伸臂
頃於彼天沒至釋翅提迦維林中介
時四淨居天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

立時一淨居天即於佛前以偈讚曰
今日大衆會諸天神普集皆為法故來
欲禮無上衆

說此偈已退一面立時一淨居天復
作頌曰

比丘見衆穢端心自防護欲如海吞流
智者護諸根

說是偈已退一面立時一淨居天復
作頌曰

斷剎平愛坑及填無明塹獨遊清淨場
如善為調御

說此偈已退一面立時一淨居天復
作頌曰

諸歸依佛者終不墮惡趣捨此人中形
受天清淨身

今時四淨居天說此偈已世尊印可
即禮佛足遶佛三匝忽然不現其去
未久佛告諸比丘今者諸天大集今
者諸天大集十方諸神妙天無不來
此禮觀如來及比丘僧諸比丘過去
諸如來至真等正覺亦有諸天大集
如我今日當來諸如來至真等正覺
亦有諸天大集如我今日諸比丘今

者諸天大集十方諸神妙天無不來此礼覲如來及比丘僧亦當稱彼名号為其說偈比丘當知

諸依地山谷 隱藏見可畏身著純白衣
潔淨無垢穢 天人聞此已皆歸於梵天
今我稱其名 次第無錯謬 諸天眾今來
比丘汝當知 世間凡人智 百中不見一
何由乃能見鬼神七万眾若見十万鬼
猶不見一邊 何況諸鬼神 周遍於天下
地神有七千悅又若干種皆有神足
形貌色像名稱懷歡喜心來到比丘
眾林中時有雪山神將六千鬼悅又
若干種皆有神足形貌色像名稱懷
歡喜心來到比丘眾林中有一舍羅
神將三千鬼悅又若干種皆有神足
形貌色像名稱懷歡喜心來到比丘
眾林中此万六千鬼神悅又若干種
皆有神足形貌色像名稱懷歡喜心
來到比丘眾林中復有毗波塞神住
在馬國將五百鬼皆有神足威德復
有金毗羅神住王舍城毗富羅山將
無數鬼神恭敬圍遶復有東方提頭
賴吒天王領乾沓耆神有大威德有九

十一子盡字因陀羅皆有大神力南方毗樓勒天王領諸龍王有大威德有九十一子亦字因陀羅有大神力西方毗樓博叉天王領諸鵝豚茶鬼有大威德有九十一子亦字因陀羅有大神力北方天王名毗沙門領諸悅叉鬼有大威德有九十一子亦字因陀羅有大神力此四天王護持世者有大威德身放光明來詣迦維林中今時世尊欲降其幻爲虛妄之心故結呪曰

摩拘樓羅摩拘樓羅毗樓羅毗樓羅
梅陀那加摩世致迦尼延豆 尼延豆
波那檀嗚呼奴奴主提婆菴暮摩頭羅
支多羅斯那 乳杏波 那羅主閻尼
沙尸呵無蓮陀羅鼻波塞多羅樹塵
陀羅那閻尼呵斗浮樓輸支婆迦婆
如是諸王乳杏婆及羅刹皆有神足
形顏色像懷歡喜心來詣比丘衆林
中今時世尊復結呪曰

阿醯那陀瑟那頭毗舍離沙呵 帶叉
地婆提提頭賴吒 帝婆沙呵 若刹耶
加毗羅 攝波那伽 阿陀伽摩 天提伽

伊羅婆陀摩呵那伽毗摩那伽多陀伽
陀餘那伽羅闍婆呵沙呵又奇提婆
提羅帝婆提羅帝毗拔大迹闍毗呵
四婆嚩阿婆婆四質多羅速和居那求
四多阿婆由那伽羅除阿四修跋羅薩
帝奴阿伽佛陀灑失羅嚩婆耶曼羅
頭婆延樓素脰菟佛頭舍羅菟伽類樓
介時世尊為阿修羅而結呪曰

祇陀跋闍呵諦三物第阿修羅阿失
陀婆延地婆三婆四伊弟阿陀提婆
摩天地伽梨妙摩呵秘摩阿修羅
陀那秘羅陀鞞摩質兜樓修質諦臘
婆羅呵梨無夷連那婆舍梨阿細跋
梨弗多羅那薩鞞鞞樓耶那那迷
薩那迷諦婆梨細如羅耶跋兜樓伊
呵菴婆羅迷三

摩由伊陀那跋陀若比丘那三彌涕
泥拔

今時世尊復為諸天而結呪曰

阿浮提婆^摩梨醯陞提豫婆由多

陀菟跋樓菟婆樓居世帝撫那耶舍

阿頭

弥多羅婆伽羅那移婆阿邏提婆摩

天梯與陀舍提舍伽子薩鞞那難多
羅婆跋那伊地豚大讎地豚那豚大
耶舍卑菟

暮陀婆那阿醯捷大比丘那婆朱弟
婆尼鞞弩提步舍伽利阿醯地勇迷
那刹帝隸富羅息幾大阿陀蔓陀羅
婆羅鞞梅大蘓婆尼捐提婆阿陀梅
陀富羅翅支大

蘓梨耶蘓婆尼捐提婆阿陀蘓提耶
富羅翅大摩伽陀婆蘓因舍攬阿頭
釋拘富羅大攬村伽伽羅摩羅那阿
大鞞摩尼婆鳴婆提奇呵波羅無呵
鞞婆羅微阿尼薩陀摩多阿呵黎弥
沙阿尼鉢讎菟歎奴阿攬余提舍阿
醯跋沙

餘摩摩呵餘摩摩菟沙阿摩菟疏
多摩乞陀波頭灑阿陀摩菟波頭灑
阿醯阿羅夜提婆阿陀黎陀夜婆私
波羅摩訶波羅阿陀提婆摩天梯夜
差摩兜率陀夜摩伽沙尼阿尼藍鞞
藍婆折帝樹提那摩伊灑念摩羅提
阿陀醯波羅念弥大阿醯提婆提婆闍
蘭提阿奇尸吁波摩阿栗咤攬耶鳴

摩浮浮尼婆私遮婆陀暮阿周陀阿
尼輸豆檀耶^克阿頭阿邏毗沙門
伊濕 此是六十種天
今時世尊復為六十八五通婆羅門
而結呪曰

羅耶梨沙耶何醯捷大婆尼伽毗羅
跋兜鞞地閻菟阿頭耆暮薩提耆祇
鞞地牟尼阿頭閑犂耶耆伽尸梨沙
婆呵若菟阿頭梵摩提婆提那婆鞞
地牟尼阿頭拘薩梨伊尼攪摩閻邏
耆祇邏野般閻阿樓鳴狻頭

摩訶羅野阿拘提樓枳菟阿頭六閑
俱薩梨阿樓伽陵倚伽夷羅檀醯罪
否符野福都盧梨濕先陀步阿頭提
郵伽否婆

呵移伽耶羅野多陀阿伽度婆羅蔓陀
菟迦牧羅野阿頭因陀羅樓迷迦符陀
攪暮摩伽醯阿勒傷俱卑子阿頭醯蘭
若伽否鞞梨味余梨多他阿伽度阿醯
婆好羅子弥都盧多陀阿伽度婆斯佛
離首陀羅羅子多陀阿伽度伊犁耶
耆摩訶羅子先阿步多陀阿伽度般
闍婆子婆梨地翅阿羅子多陀阿
伽度

變阿蘭摩訶羅子便被婆梨摩梨輸
婆醯大部摩阿毘地苦摩梨羅子
阿貝斯利陀那婆地阿頭翅鞞羅子
尸伊昵弥昵摩訶羅子復婆樓多陀
阿伽
度跋陀婆利摩訶羅子俱薩梨摩提
輸尸漢提苦婆梨羅子修陀羅樓多他
阿伽度阿訶因頭樓阿頭摩羅子余蕪
利與他鞞地提步阿訶鞞利四阿頭恒
阿耶樓婆羅目遮耶暮阿夷菟阿頭
一摩耶舍批那婆婆摩羅子何梨
捷度余杖度鉢支余是數波那路摩
蕪羅子耶賜多由醯蘭若蕪睺那秘
愁度致夜數羅舍波羅鞞陀鬱陀婆
呵婆灑婆訶婆婆謀娑訶沙貪覆賒
大賒法閻沙麗羅陀那摩般枝癡多
哆羅軋沓婆沙訶婆薩多提蕪鞞羅
子阿醯捷癡比丘三弥地婆尸地
婆尸

尔時復有千五通婆羅門如來亦為
結呪時此世界第一梵王及諸梵天
皆有神通有一梵童子名曰提舍有
大神力復有十方餘梵天王各與眷

屬園遶而來復越千世界有大梵王
見諸大衆在世尊所尋與眷屬園遶
而來今時魔王見諸大衆在世尊所
懷毒害心即自念言我當將諸鬼兵
往壞彼衆園遶盡取不令有遺時即
召四兵以手拍車聲如霹靂諸有見
者無不驚怖放大風雨雷電霹靂向
迦維林園遶大衆佛告諸比丘樂此
衆者汝等當知今日魔衆懷惡而來於
是頌曰

汝今當敬順建立於佛法當滅此魔衆
如爲壞花菓專念無放逸具足於淨戒
定意自念惟善護其志意若於正法中
能不放逸者則度老死地永盡諸苦本
諸弟子聞已當勤加精進超度於衆欲
一毛不傾動此衆爲軍勝有大智名聞
弟子皆勇猛爲衆之所敬

今時諸天神鬼五通仙人皆集迦維
園中見魔所爲恠未曾有佛說此法
時八万四千諸天遠塵離垢得法眼
淨諸天龍鬼神阿修羅迦樓羅真陀
羅摩睺羅伽人與非人聞佛所說歡
喜奉行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十三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長阿含經卷第十三 第三十八張深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十三

深

後秦弘始年佛隨耶舍共生佛念譯

第三分阿摩晝經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遊俱薩羅國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至伊車能伽羅俱薩羅婆羅門村即於彼伊車林中止宿時有沸伽羅婆羅婆羅門止郁伽羅村其村豐樂人民熾盛波斯匿王即封此村與沸伽羅婆羅婆羅門以為梵分此婆羅門七世已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之所輕毀三部舊典誦誦通利種種經書皆能分別又能善解大人相法祭祀儀禮有五百弟子教授不廢其第一摩訶弟子名阿摩晝七世以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之所輕毀三部舊典誦誦通利種種經書皆能分別亦能善解大人相法祭祀儀禮亦有五百摩訶弟子教授不廢與師無異時沸伽羅婆羅婆羅門聞沙門瞿曇釋種子出家成道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至伊車能伽羅俱薩羅婆羅門村止伊車林

中有大名稱流聞天下如來至真等
正覺十号具足於諸天世人魔若魔
天沙門婆羅門中自身作證為他說
法上中下善義味具足梵行清淨如
此真人應往親覲我今寧可觀沙門
瞿曇為定有三十二相名聞流布為
稱實不當以何緣得見佛相復作是
念言今我弟子阿摩晝七世以來父
母真正不為他人之所輕毀三部舊
典諷誦通利種種經書盡能分別又
能善解大人相法祭祀儀禮唯有此
人可使觀佛知相有無時婆羅門即
命弟子阿摩晝而告之曰汝往觀彼
沙門瞿曇為定有三十二相為虛妄
耶時阿摩晝尋白師言我以何驗觀
瞿曇相知其虛實師即報曰我今語
汝其有具足三十二大人相者必趣
二處無有疑也若在家當為轉輪聖
王王四天下以法治化統領民物七
寶具足一金輪寶二白鳥為寶三紺馬
寶四神珠寶五玉女寶六居士寶七
典兵寶王有千子勇猛多智降伏怨
敵兵杖不用天下泰平國內民物无

所畏懼若其不樂世間出家求道當
成如來至真等正覺十号具足以此
可知瞿曇虛實時阿摩晝受師教已
即嚴駕寶車將五百摩納弟子清旦
出村往詣伊車林到已下車步進詣
世尊所佛坐彼立佛立彼坐於其中
間共談義理佛告摩納曰汝曾與諸
耆舊長宿大婆羅門如是論耶摩納
白佛此為何言佛告摩納我坐汝立
我立汝坐中間共論汝師論法當如
是耶摩納白佛言我婆羅門論法坐
則俱坐立則俱立卧則俱卧今諸沙
門毀形鰥獨卑陋下劣習黑冥法我
與此輩共論義時坐起無在余時世
尊即語彼言卿摩納未被調伏時摩
納聞世尊稱卿又聞未被調伏即生
忿恚毀謗佛言此釋種子好懷嫉惡
無有義法佛告摩納諸釋種子何過
於卿摩納言昔我一時為師少緣在
釋迦迦維羅越國時有眾多諸釋種
子以少因緣集在講堂遙見我來輕
慢戲弄不順儀法不相敬待佛告摩
納彼諸釋子還在本國遊戲自恣猶

如飛鳥自於櫟林出入自在諸釋種子自於本國遊戲自在亦復如是摩納白佛言世有四姓刹利婆羅門居士首陀羅其彼三姓常尊重恭敬供養婆羅門彼諸釋子義不應令彼釋廝細卑陋下劣而不恭敬我婆羅門今時世尊默自念言此摩納子數數毀罵言及廝細我今寧可說其本緣調伏之耶佛告摩納汝姓何等摩納荅言我姓聲王佛告摩納汝姓今者則為是釋迦奴種時彼五百摩納弟子皆舉大聲而語佛言勿說此言謂此摩納為釋迦奴種所以者何此大摩納真族姓子顏貌端正辯才應機廣博多聞足與瞿曇往返談論今時世尊告五百摩納若汝師盡不如汝言者當捨汝師共汝論義若汝師有如上事如汝言者汝等宜默當共汝師論時五百摩納白佛言我等盡默聽共師論時五百摩納盡皆默然今時世尊告阿摩晝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王名聲摩王有四子一名面光二名爲食三名路指四名莊嚴其

王四子少有所犯王擯出國到雪山
南住直樹林中其四子母及諸家屬
皆追念之即共集議詣聲摩王所白
言大王當知我等與四子別久欲往
看視王即告曰欲往隨意時母眷屬
聞王教已即詣雪山南直樹林中到
四子所時諸母言我女與汝子汝女
與我子即相配足遂成夫婦後生男
子容貌端正時聲摩王聞其四子諸母
與女共為夫婦生子端正王即歡喜
而發此言此真釋子真釋童子能自
存立因此名釋釋秦言能在直樹林故聲
摩王即釋種先也王有青衣名曰方面
顏貌端正與一婆羅門交通遂便有娠
生一摩納子墮地能言尋語父母當洗
浴我除諸穢惡我年大已自當報恩以
其初生能言故名聲王如今初生有
能言者人皆怖畏名為可畏彼亦如
是生便能言故名聲王從此已來婆
羅門種遂以聲王為姓又告摩納汝
頗從先宿耆舊大婆羅門聞此種姓
因緣已不時彼摩納默然不對如是

再問又復不對佛至三問語摩納言
吾問至三汝宜速答設不答者密迹
力士手執金杵在吾左右即當破汝
頭為七分時密迹力士手執金杵當
摩納頭上虛空中立若摩納不時答
問即下金杵碎摩納首佛告摩納汝
可仰觀摩納仰觀見密迹力士手執
金杵立虛空中見已恐怖衣毛為豎
即起移坐附近世尊依恃世尊為救
為護白世尊言世尊當問我今當答
佛即告摩納汝曾於先宿者舊大婆
羅門聞說如是種姓緣不摩納答言
我信曾聞實有是事時五百摩納弟
子皆各舉聲自相謂言此阿摩晝實
是釋迦奴種也沙門瞿曇所說真實
我等無狀懷輕慢心今時世尊便作
是念此五百摩納後必懷慢稱彼為
奴今當方便滅其奴名即告五百摩
納曰汝等諸人慎勿稱彼為奴種也
所以者何彼先婆羅門是大仙人有
大威力伐聲摩王索女王以畏故即
以女與由佛此言得免奴名今時世
尊告阿摩晝曰云何摩納若剎利女

七世已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之所
輕毀若與一婆羅門為妻生子摩納
容貌端正彼入刹利種得坐受水誦
刹利法不答曰不得得父財業不答
曰不得得嗣父職不答曰不得云何
摩納若婆羅門女七世以來父母真
正不為他人之所輕毀與刹利為妻
生一童子顏貌端正彼入婆羅門眾
中得坐起受水不答曰得得誦婆羅門
法得父遺財嗣父職不答曰得云何
摩納若婆羅門擯婆羅門投刹利種
者寧得坐起受水誦刹利法不答曰
不得得父遺財嗣父職不答曰不得
若刹利種擯刹利投婆羅門寧得坐
起受水誦婆羅門法得父遺財嗣父
職不答曰得是故摩納女中刹利女
勝男中刹利男勝非婆羅門也梵天
躬自說偈言

刹利生中勝種姓亦純真明行志具足
天中最勝

佛告摩納梵天說此偈實為善說非
不善也我所然可所以者何我今如來
至真等正覺亦說此義

刹利生中勝種姓亦純真明行志具足
天人中最勝

摩訶白佛言瞿曇何者是無上士明行
具足佛告摩訶諦聽諦聽善思念之
當為汝說對曰唯然願樂欲聞佛告
摩訶若如來出現於世應供正遍知
明行足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
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於一切諸天世
人沙門婆羅門天魔梵王中獨覺自
證為人說法上語亦善中語亦善下
語亦善義味具足開清淨行若居士
居士子及餘種姓聞正法者即生信
樂以信樂心而作是念我今在家妻
子繫縛不得清淨純修梵行今者寧
可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彼
於異時捨家財產捐棄親族剃除鬚
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與出家人同
捨飾好具諸戒行不害衆生捨於刀
杖懷慙愧心慈念一切是為不煞捨
竊盜心不與不取其心清淨無私竊
意是為不盜捨離婬欲淨修梵行慙
憊精進不為欲染潔淨而住是為不
婬捨離妄語至誠無欺不誑他人是

為不妄語捨離兩舌若聞此語不傳
至彼若聞彼語不傳至此有離別者
善為和合使相親敬凡所言說和順
知時是為不兩舌捨離惡口所言盡
獲喜惱他人今生念結捨如是言言則
柔濡不生怨害多所饒益衆人敬愛
樂聞其言是為不惡口捨離綺語所
言知時誠實如法依律滅諍有緣而
言言不虛發是為捨離綺語捨于飲
酒離放逸處不著香華瓔珞歌儂倡
伎不往觀聽不坐高牀非時不食金
銀七寶不取不用不要妻妾不畜奴
婢爲馬車牛雞犬猪羊田宅園觀不
爲虛詐斗秤欺人不以手拳共相牽
扯亦不解債不誣同人不爲詐捨如
是惡滅於諍訟諸不善事行則知時非
時不行量腹而食無所藏積度身而
衣趣足而已法服應器常與身俱猶
如飛鳥羽翮隨身比丘無餘亦復如
是摩納如餘沙門婆羅門受他信施
更求餘積衣服飲食無有厭足入我
法者無如此事摩納如餘沙門婆羅
門食他信施自營生業種植樹木鬼

神所依入我法者無如是事摩納如
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更作方便
求諸利養爲平雜寶高廣大牀種種
文繡統縊被褥入我法者無如是事
摩納如餘沙門婆羅門受他信施更
作方便求自在嚴酥油摩身香水洗
沐香末自塗香澤梳頭著好華鬘添
目紺色拭面莊飾鏤紉澡潔以鏡自
照雜色草屣上服純白刀杖侍從寶
蓋寶扇莊嚴寶車入我法者無如此
事摩納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
專為嬉戲碁局博弈八道十道百
道至一切道種種戲笑入我法者無
如此事摩納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
信施但說遮道無益之言王者戰鬪
軍馬之事群僚大臣騎乘出入遊園
觀事及論卧起行步女人之事衣服
飲食親口之事又說入海採寶之事
入我法者無如此事摩納如餘沙門
婆羅門食他信施無數方便但作邪
命諂諛美辭現相毀訾以利求利入
我法者無如此事摩納如餘沙門婆
羅門食他信施但共諍訟或於園觀

或在浴池或於堂上手相是非言我知經律汝無所知我趣正道汝向邪徑以前著後以後著前我能忍汝汝不能忍汝所言說皆不真正若有所疑當來問我我盡能答入我法者無如此事摩訶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更作方便求為使命若為王王大目婆羅門居士通信使從此詣彼從彼至此持此信授彼持彼信授此或自為或教他為入我法者無如此事摩訶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但習戰陣鬪諍之事或習刀杖弓矢之事或鬪鷄犬賭羊犢馬牛馳諸畜或鬪男女及作衆聲貝聲鼙聲歌聲儼聲緣幢倒絕種種伎戲入我法者無如是事摩訶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瞻相男女吉凶好醜及相畜生以求利養入我法者無如是事摩訶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召喚鬼神或復驅遣或能令住種種檄禱無數方道恐嚇於人能聚能散能苦能樂又能為人安胎出衣亦能

呪人使作驢馬亦能使人盲聾瘖瘂
現諸技術又手向日月作諸苦行以
求利養入我法者無如是事摩納如
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行遮道法
邪命自活為人呪病或誦惡術或為
善呪或為醫方鍼灸藥石療治衆
病入我法者無如是事摩納如餘沙
門婆羅門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
自活或呪水火或為鬼呪或誦利利
呪或誦鳥呪或支節呪或是安宅符
呪或火燒鼠齒能為解呪或誦別死
生書或讀夢書或相手面或誦天文
書或誦一切音書入我法者無如是
事摩納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
行遮道法邪命自活瞻相天時言雨
不雨榮貴榮賤多病少病恐怖安隱
或說地動彗星日月薄蝕或言星蝕
或言不蝕如是善瑞如是惡徵入我
法者無如是事摩納如餘沙門婆羅
門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或
言此國勝彼彼國不如或言彼國勝
此此國不如瞻相吉凶說其盛衰入
我法者無如是事但修聖戒無染著

心內懷喜樂目雖見色而不取相眼
不為色之所拘繫堅固寂然無所貪
著亦無憂患不漏諸惡堅持戒品善
護眼根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善御
六觸護持調伏令得安隱猶如平地
駕四馬車善調御者執鞭持控使不
失轍比丘如是御六根馬安隱無失
彼有如是聖戒得聖眼根食知止足
亦不貪味趣以養身令無苦患而不
貢高調和其身令故苦滅新苦不生
有力無事令身安樂猶如有人以藥
塗瘡趣使瘡差不求飾好不以自高
摩納比丘如是食足支身不懷慢恣又
如膏車欲使通利以用運載有所至
到比丘如是食足支身欲為行道摩
納比丘如是成就聖戒得聖諸根食
知止足初夜後夜精進覺悟又於晝
日若行若坐常念一心除衆陰蓋彼
於初夜若行若坐常念一心除衆陰
蓋乃至中夜偃右脅而卧念當時起繫
想在明心無錯亂至於後夜便起思
惟若行若坐常念一心除衆陰蓋比
丘有如是聖戒具足得聖諸根食知

止足初夜後夜精勤覺悟常念一心
無有錯亂云何比丘念無錯亂如是
比丘內身身觀精勤不憊憶念不忘
除世貪憂外身身觀內外身身觀精
勤不憊憶念不忘捨世貪憂受意法
觀亦復如是是為比丘念無錯亂云
何一心如是比丘若行步出入左右
顧視屈伸俯仰執持衣鉢受取飲食
左右便利睡眠覺悟坐立語默於一
切時常念一心不失威儀是為一心
譬如有人與大眾行若在前行若在
中後常得安隱無有怖畏摩納比丘
如是行步出入至於語默常念一心
無有憂畏比丘有如是聖戒得聖諸
根食知止足初夜後夜精勤覺悟常
念一心無有錯亂樂在靜處樹下塚
間若在山窟或在露地及糞聚間至
時乞食還洗手足安置衣鉢結跏趺
坐端身正意繫念在前除去慳貪心
不與俱滅瞋恨心無有怨結心住清
淨常懷慈愍除去睡眠繫想在明念
無錯亂斷除掉戲心不與俱內行寂
滅滅掉戲心斷除疑惑已度疑網其

心專一在於善法譬如僮僕大家賜
姓安隱解脫免於僥使其心歡喜無
復憂畏又如有人舉財治生大得利
還還本主物餘財足用彼自念言我
本舉財恐不如意今得利還還主本
物餘財足用無復憂畏發大歡喜如
人久病從病得差飲食消化色力充
足彼作是念我先有病而今得差飲
食消化色力充足無復憂畏發大歡
喜又如人久閉牢獄安隱得出彼自
念言我先拘閉今已解脫無復憂畏
發大歡喜又如人多持財寶經大曠
野不遭賊盜安隱得過彼自念言我
持財寶過此嶮難無復憂畏發大歡
喜其心安樂摩訶比丘有五蓋自覆
常懷憂畏亦復如奴如負債人久病
在獄行大曠野自見未離諸陰蓋心
覆蔽闇冥慧眼不明彼即精勤捨欲
惡不善法與覺觀俱離生喜樂得入
初禪彼已喜樂潤漬於身周遍盈溢
無不充滿如人巧浴器盛衆藥以水
漬之中外俱潤無不周遍比丘如是
得入初禪喜樂遍身無不充滿如是

摩訶是為寂初現身得樂所以者何
斯由精進念無錯亂樂靜閑居之所
得也彼於覺觀便生為信專念一心
無覺無觀定生喜樂入第二禪彼已
一心喜樂潤漬於身周遍盈溢無不
充滿猶如山頂涼泉水自中出不從
外來即此池中出清淨水還自浸漬
無不周遍摩訶比丘如是入第二禪
定生喜樂無不充滿是為第二現身
得樂彼捨喜住護念不錯亂身受快
樂如聖所說起護念樂入第三禪彼身
無喜以樂潤漬周遍盈溢無不充滿
譬如優鉢花鉢頭摩華拘頭摩花分
陀利花始出淤泥而未出水根莖枝
葉潤漬水中無不周遍摩訶比丘如
是入第三禪雖喜住樂潤漬於身無
不同遍此是第三現身得樂彼捨喜
樂憂喜先滅不苦不樂護念清淨入
第四禪身心清淨具滿盈溢無不周
遍猶如有人沐浴清潔以新白疊被
覆其身舉體清淨摩訶比丘如是
入第四禪其心清淨充滿於身無不
周遍又入第四禪心無增減亦不傾

動住無愛恚無動之地譬如密室內
外塗治堅閉戶嚮無有風塵於內燃
燈無觸燒者其燈焰上怙然不動摩
納比丘如是入第四禪心無增減亦
不傾動住無愛恚無動之地此是第
四現身得樂所以者何斯由精勤不懈
念不錯乱樂靜閑居之所得也彼得
定心清淨無穢柔濡調伏住無動地
自於身中起變化心化作異身支節
具足諸根無聞彼作是觀此身色四
大化成彼身此身亦異彼身亦異從
此身起心化成彼身諸根具足支節
無聞譬如有人鞘中拔刀彼作是念
鞘異刀異而刀從鞘出又如有人合
麻為繩彼作是念麻異繩異而繩從
麻出又如有人篋中出地彼作是念
篋異地異而地從篋出又如有人從
簾出衣彼作是念簾異衣異而衣從
簾出摩納比丘亦如是此是最初所得
勝法所以者何斯由精進念不錯乱樂
靜閑居之所得也彼已定心清淨無
穢柔濡調伏住無動地從已四大色
身中起心化作化身一切諸根支節

具足彼作是觀此身是四大合成彼身從化而有此身亦異彼身亦異此心在此身中依此身住至他身中譬如琉璃摩尼瑩治甚明清淨無穢若以青黃赤纒貫之有目之士置掌而觀知珠異纒異而纒依於珠從珠至珠摩納比丘觀心依此身住至彼化身亦復如是此是比丘第二勝法所以者何斯由精勤念不錯亂樂獨閑居之所得也彼以定心清淨無穢柔濡調伏住無動地一心修習神通智證能種種變化變化一身為無數身以無數身還合為一身能飛行石壁無尋遊空如鳥履水如地身出烟焰如大火積手捫日月立至梵天譬如陶師善調和泥隨意所造在作何器多所饒益亦如巧匠善能治木隨意所造自在能成多所饒益又如牙師善治馬牙亦如金師善煉真金隨意所造多所饒益摩納比丘如是定心清淨住無動地隨意變化乃至手捫日月立至梵天此是比丘第三勝法彼以心定清淨無穢柔濡調伏住無動

地一心修習證天耳智彼天耳淨過
於人耳聞二種聲天聲人聲譬如城
內有大講堂高廣顯敞有聰聽人居
此堂內堂內有聲不勞聽巧種種忘
聞比丘如是以心定故天耳清淨聞
二種聲摩納此是比丘第四勝法彼
以定心清淨無穢柔濡調伏住無動
地一心修習證他心智彼知他心有
欲無欲有垢無垢有癡無癡廣心狹
心小心大心定心亂心縛心解心上
心下心至無上心皆悉知之譬如有
人以清水自照好惡必察比丘如
是以心淨故能知他心摩納此是比
丘第五勝法彼以心定清淨無穢柔
濡調伏住無動地一心修習宿命智
證便能憶識宿命無數若干種事能
憶一生至無數生劫數成敗死此生
彼名姓種族飲食好惡壽命長短所
受苦樂形色相貌皆悉憶識譬如有
人從己村落至他國邑在於彼處若
行若住若語若默復從彼國至於餘
國如是展轉便還本土不勞心力盡
能憶識所行諸國從此到彼從彼到

此行住語默皆悉憶之摩訶比丘如是能以定心清淨無穢住無動地以宿命智能憶宿命無數劫事此是比丘得第一勝無明永滅大明法生闇冥消滅光曜法生此是比丘宿命智明所以者何斯由精勤念無錯亂樂獨閑居之所得也彼以定心清淨無穢柔濡調伏住無動處一心修習見生死智證彼天眼淨見諸衆生生死此生彼從彼生此形色好醜善惡諸果尊貴卑賤隨所造業報應因緣皆悉知之此人身行惡口言惡意念惡誹謗賢聖信邪倒見身敗命終墮三惡道此人身行善口言善意念善不謗賢聖見正信行身壞命終生天人中以天眼淨見諸衆生隨所業緣往來五道譬如城內高廣平地四交道頭起大高樓明目之士在上而觀見諸行人東西南北舉動所為皆悉見之摩訶比丘如是以定心清淨住無動處見生死智證以天眼淨盡見衆生所為善惡隨業受生往來五道皆悉知之此是比丘得第二明斷除無明

生於慧明捨離闇冥出智慧光此是見衆生生死智證明也所以者何斯由精勤念不錯乱樂獨閑居之所得也彼以定心清淨無穢系濡調伏住不動地一心修習無漏智證彼如實知苦聖諦如實知有漏集如實知有漏盡如實知趣漏盡道彼如是知如是見欲漏有漏無明漏心得解脫得解脫智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辟如清水中有木石魚鱉水性之屬東西遊行有目之士明了見之此是木石此是魚鱉摩訶比丘如是以定心清淨住無動地得無漏智證乃至不受後有此是比丘得第三明斷除無明生於慧明捨離闇冥出大智光是為無漏智明所以者何斯由精勤念不錯乱樂獨閑居之所得也摩訶是為無上明行具足於汝意云何如是明行為是為非佛告摩訶有人不能得無上明行具足而行四方便云何為四摩訶或有人不得無上明行具足而持斫負籠入山求藥食樹木根是為摩訶不得无上

明行具足而行第一方便云何摩納
此第一方便汝及汝師行此法不答
曰不也佛告摩納汝自昇微不識真
爲而便誹謗輕罵釋子自種罪根長
地獄本復次摩納有人不能得無上
明行具足而手執澡瓶持杖等術入
山林中食自落果是爲摩納不得無
上明行具足而行第二方便云何摩
納汝及汝師行此法不答曰不也佛
告摩納汝自早微不識真爲而便誹
謗輕慢釋子自種罪根長地獄本復
次摩納不得無上明行具足而捨前
採藥及拾落果還來向村依附人間
起草菴舍食草木菜摩納是爲不
得明行具足而行第三方便云何摩
納汝及汝師行此法不答曰不也佛
告摩納汝自昇微不識真爲而便誹
謗輕慢釋子自種罪根長地獄本是
爲第三方便復次摩納不得無上明
行具足不食藥草不食落果不食草
菜而於村城起大堂閣諸有東西南
北行人過者隨力供給是爲不得無
上明行具足而行第四方便云何摩

納汝及汝師行此法不答曰不也佛告摩納汝自卑微不識真爲而便誹謗輕慢釋子自種罪根長地獄本云何摩納何摩納諸舊婆羅門及諸仙人多諸伎術讚嘆稱說本所誦習如今婆羅門所可諷誦稱說一阿宅摩二婆塞三婆摩提婆四鼻波密多五伊兜漈悉六耶婆提伽七婆婆婆悉宅八迦葉九阿樓那十瞿曇十一首夷婆十二損陀羅如此諸大仙婆羅門皆掘塹建立堂閣如汝師徒今所居止不答曰不也彼諸大仙頗起城墉圍遶舍宅居止其中如汝師徒今所止不答曰不也彼諸大仙頗以金銀瓔珞雜色花鬘美女白娛如汝師徒不彼諸大仙頗駕乘寶車持鐵導引白蓋自覆手執寶拂著雜色寶屣又著金白疊如汝師徒今所服不答曰不也摩納汝自卑微不識真爲而便誹謗輕慢釋子自種罪根長地獄本云何摩納如彼諸大仙舊婆羅門讚嘆稱說本

所諷誦如今婆羅門所可稱說諷誦
阿宅摩等若傳彼所說以教他人欲
望生梵天者無有是處猶如摩納王
波斯匿與人共議或與諸王或與大
臣婆羅門居士共論餘細人聞入舍
衛城遇人便說波斯匿王有如是語
云何摩納王與是人共言議不答曰
不也摩納此人諷誦王言以語餘人
寧得為王作大目不答曰無有是處
摩納汝等今日傳先宿大仙舊婆羅
門諷誦教人欲至生梵天者無有是
處云何摩納汝等受他供養能隨法
行不答曰如是瞿曇受他供養當如
法行摩納汝師弗伽羅婆羅門受王封
封而與王波斯匿共論議時說王不
要論無益之言不以正事共相諫曉
汝今自觀及汝師過且置是事但當
求汝所來因緣摩納即時舉目觀如
來身求諸相好盡見餘相唯不見二
相心即懷疑尔時世尊默自念言今
此摩納不見二相以此生疑即出廣
長舌相舐耳覆面時彼摩納復疑一
相世尊復念今此摩納猶疑一相即

以神力使彼摩納獨見陰馬藏尔時
摩納盡見相已乃於如來無復狐疑
即從座起遶佛而去時沸伽羅婆羅
門立於門外遙望弟子見其遠來逆
問之言汝觀瞿曇實具相不功德神
力實如所聞不即白師言瞿曇沙門
三十二相皆悉具足功德神力實如
所聞師又問曰汝頗與瞿曇少語議
不荅曰實與瞿曇言語往返師又問
曰汝與瞿曇共論何事時摩納如共
佛論具以白師師言我遂得聰明弟
子致使如是者我等將入地獄不久
所以者何汝語諸欲勝毀此瞿曇使
之不悅於我轉踈汝與聰明弟子致
使如是使我入地獄不久於是其師
懷忿結心即蹴摩納令墮師自乘車
時彼摩納當墮車時即生白癩時沸
伽羅婆羅婆羅門仰觀日已然自念
言今觀沙門瞿曇非是時也須待明
日當往觀問於明日旦嚴駕寶車從
五百弟子前後圍遶詣伊車林中下
車步進到世尊所問訊已一面坐仰
觀如來身具見諸相唯不見二相時

婆羅門疑於二相佛知其念即出廣
長舌相舐耳覆面時婆羅門又疑一
相佛知其念即以神力使見陰馬藏
時婆羅門具見如來三十二相心即
開悟無復狐疑尋白佛言若我行時
中路遇佛少停止乘當知我已礼敬
世尊所以昔何我受他村封設下乘
者當失此封惡聲流布又白佛言若
我下乘解劍退蓋并除幢麾澡瓶履
屐當知我已礼敬如來所以者何我
受他封故有五威儀若礼拜者即失
所封惡名流布又白佛言若我在衆
見佛起者若偏露右臂自稱姓字則
知我已敬礼如來所以者何我受他
封若礼拜者則失封邑惡名流布又
白佛言我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聽我
於正法中為優婆塞自今已後不煞不
盜不婬不欺不飲酒唯願世尊及諸
大衆當受我請今時世尊默然受請
時婆羅門見佛默然知以許可即從
坐起不覺礼佛遶三匝而去歸設飯
食供饌既辦還白時到今時世尊著
衣持鉢與諸大衆千二百五十人往

詣其舍就坐而坐時婆羅門手自斟酌以種種甘饍供佛及僧食訖去鉢行深水畢時婆羅門右手執弟子阿摩晝偕至世尊前言唯願如來聽其悔過唯願如來聽其悔過如是至三又白佛言猶如善調烏馬猶有蹶倒還復正路此人如是雖有漏失願聽悔過佛告婆羅門當使汝受命延長現世安隱使汝弟子白癩即除時婆羅門取一小座於佛前坐世尊即為婆羅門說法示教利喜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穢汙上漏為患出要為上演布清淨今時世尊知婆羅門心已調柔清淨無垢堪受道教如諸佛常法說苦聖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出要諦時婆羅門即於座上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猶如淨潔白疊易為受染滂加婆羅婆羅門亦復如是見法得法決定道果不信餘道得無所畏即白佛言我今甯三歸依佛法及比丘僧聽我於正法中為優婆塞盡形壽不煞不盜不淫不欺不飲酒唯願世尊及諸大眾

哀愍我故受七日請今時世尊默然
許之時婆羅門即於七日中種種供
養佛及大眾今時世尊過七日已遊
行人間佛去未久沸伽羅婆羅婆羅門
遇病命終時諸比丘聞此婆羅門於
七日中供養佛已便取命終各自念
此命終為生何趣今時眾比丘往至世
尊所禮佛已一面坐白佛言彼婆羅
門於七日中供養佛已身壞命終當
生何處佛告比丘此族姓子諸善普
集法法具足不違法行斷五下結於
彼般涅槃不來此世今時諸比丘聞
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十三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十四

深

後秦和始年佛陀耶舍共注佛念譯

第三分梵動經第二

如是我聞一時佛遊摩竭國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遊行人間詣竹林止宿在王堂上時有梵志名曰善念善念弟子名梵摩達師徒常共隨佛後行而善念梵志以無數方便毀謗佛法及比丘僧其弟子梵摩達以無數方便稱讚佛法及比丘僧師徒二人各懷異心共相違背所以者何斯由異習異見異親近故今時衆多比丘於乞食後集會講堂作如是論甚奇甚特世尊有大神力威德具足盡知衆生志意所趣而此善念梵志及其弟子梵摩達隨逐如來及比丘僧而善念梵志以無數方便毀謗佛法及與衆僧弟子梵摩達以無數方便稱讚如來及法衆僧師徒二人各懷異心異見異習異親近故今時世尊於靜室中以天淨耳過於人耳聞諸比丘有如是論世尊於淨室起詣講

堂所大衆前坐知而故問諸比丘汝等以何因緣集此講堂何所論說時諸比丘白佛言我等於乞食後集此講堂衆共議言甚奇甚特如來有大神力威德具足盡知衆生心志所趣而今善念梵志及弟子梵摩達常隨如來及與衆僧以無數方便毀謗如來及法衆僧弟子梵摩達以無數方便稱讚如來及法衆僧所以者何以其異見異習異親近故向集講堂議如是事今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方便毀謗如來及法衆僧者汝等不得懷念結心害意於彼所以者何若誹謗我法及比丘僧汝等懷念結心起害意者則自陷溺是故汝等不得懷念結心害意於彼比丘若稱譽佛及法衆僧者汝等於中亦不足以爲歡喜慶幸所以者何若汝等生歡喜心即爲陷溺是故汝等不應生喜所以者何此是小緣威儀戒行凡夫索聞不達深義直以所見如實讚嘆云何小緣威儀戒行凡夫索聞直以所見如實稱讚彼讚嘆言沙門瞿曇滅

慈除慈捨於刀杖懷慙愧心慈愍一切此是小緣威儀戒行彼眾聞凡夫以此嘆佛又嘆沙門瞿曇捨不與取滅不與取無有盜心又嘆沙門瞿曇捨於婬欲淨修梵行一向護戒不習婬逸所行清凈又嘆沙門瞿曇捨滅妄語所言至誠所說真實不誑世人沙門瞿曇捨滅兩舌不以此言壞亂於彼不以彼言壞亂於此有諍訟者能令和合已和合者增其歡喜有所言說不離和合誠實入心所言知時沙門瞿曇捨滅惡口若有虛言傷損於人增彼結恨長於憎者如此虛言盡皆不為常以善言悅可人心衆所愛樂聽無厭足但說此言沙門瞿曇捨滅綺語知時之語實語利語法語律語止非之語但說是言沙門瞿曇捨離飲酒不著香花不觀歌舞不坐高牀非時不食不執金銀不畜妻息僮僕婢使不畜爲馬賸羊雞犬及諸鳥獸不畜爲兵馬兵車兵步兵不畜田宅殖殖五穀不以手拳與人相加不以斗秤欺誑於人亦不販賣希要

斷當亦不取受。飢債橫生無端亦不陰謀。面背有異。非時不行。為身養壽。量腹而食。其所至屢衣鉢。隨身辟如飛鳥。羽翮身俱。此是持戒小小因緣。彼窻聞凡夫。以此嘆佛。如餘沙門。婆羅門。受他信施。更求儲積。衣服飲食。無有厭足。沙門瞿曇。無有如此事。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自營生業。殖殖樹木。鬼神所依。沙門瞿曇。無如此事。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更作方便。求諸利養。為牙雜寶。高廣大牀。種種文繡。毼毼毼毯。統綻被褥。沙門瞿曇。無如此事。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更作方便。求自莊嚴。酥油摩身。香水洗浴。香末自塗。香澤梳頭。著好華鬘。漆目紺色。拭面莊飾。鐸細澡。潔以鏡。自照。著寶革屣。上服純白。戴蓋執拂。幢麾莊飾。沙門瞿曇。無如此事。如餘沙門。婆羅門。專為嬉戲。碁局博奕。八道十道。至百千道。種種戲法。以自娛樂。沙門瞿曇。無如此事。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但說遮道無益之言。王者戰鬪軍馬之事。群僚

大目犍子乘出入遊戲園觀及論卧起
行步女人之事衣服飲食親里之事
又說入海採寶之事沙門瞿曇無如
此事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無
數方便但作邪命詖諛美辭現相毀
訾以利求利沙門瞿曇無如此事如
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但共諍訟
或於園觀或在浴池或於堂上牙相
是非言我知經律汝無所知我趣正
道汝趣邪徑以前著後以後著前我
能忍汝不能忍汝所言說皆不真正
若有所疑當來問我我盡能答沙門
瞿曇無如是事如餘沙門婆羅門食
他信施更作方便求為使命若為王
王大目婆羅門居士通信使從此詣
彼從彼至此持此信授彼持彼信授此
或自為或教他為沙門瞿曇無如是
事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但習
戰陣鬪諍之事或習刀杖弓矢之事
或鬪雞犬猪羊馬牛馳諸獸或鬪
男女或作衆聲吹聲鼓聲歌聲舞聲
緣幢倒絕種種伎戲無不耽習沙門
瞿曇無如是事如餘沙門婆羅門食

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瞻相男
女吉凶好醜及相畜生以求利養沙
門瞿曇無如是事如餘沙門婆羅門
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召喚
鬼神或復驅遣種種揶揄無數方道
恐熱於人能聚能散能苦能樂又能
為人安胎出衣亦能呪人使作驢馬
亦能使人聾盲瘖瘂現諸技術又手
向日月作諸苦行以求利養沙門瞿
曇無如是事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
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或為人呪
病或誦惡呪或誦善呪或為醫方鍼
灸藥石療治衆病沙門瞿曇無如此
事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行遮
道法邪命自活或呪水火或為鬼呪
或誦剎利呪或誦烏呪或支節呪或
安宅符呪或火燒鼠齒能為解呪或
誦知死生書或誦夢書或相手面或
誦天文書或誦一切音書沙門瞿曇
無如此事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
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瞻相天時言
雨不雨榮貴榮賤多病少病恐怖安
隱或說地動彗星月蝕日蝕或言星

銍或言不蝕方面所在皆能記之沙
門瞿曇無如此事如餘沙門婆羅門
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或言
此國當勝彼國不如或言彼國當勝
此國不如晤相告因說其盛衰沙門
瞿曇無如是事諸比丘此是持戒小
小因緣彼窻聞凡夫以此嘆佛佛告
諸比丘更有餘法甚深微妙大法光
明唯有賢聖弟子能以此言讚嘆如
來何等是甚深微妙大光明法賢聖
弟子能以此法讚嘆如來諸有沙門
婆羅門於本劫本見末劫末見種種
無數隨意所說盡入六十二見中本
劫本見末劫末見種種無數隨意所
說盡不能出過六十二見中彼沙門
婆羅門以何等緣於本劫本見末劫
末見種種無數各隨意說盡入此六
十二見中齊是不過諸沙門婆羅
門於本劫本見種種無數各隨意說
盡入十八見中本劫本見種種無數
各隨意說盡不能過十八見中彼沙
門婆羅門以何等緣於本劫本見
種種無數各隨意說盡入十八見中齊

此不過諸沙門婆羅門於本劫本見起常論言我及世間常存此盡入四見中於本劫本見言我及世間常存盡入四見齊是不過彼沙門婆羅門以何等緣於本劫本見起常論言我及世間常存此盡入四見中齊是不過或有沙門婆羅門種種方便入定意三昧以三昧心憶二十成劫敗劫彼作是說我及世間是常此實餘虛所以者何我以種種方便入定意三昧以三昧心憶二十成劫敗劫其中衆生不增不減常聚不散我以此知我及世間是常此實餘虛此是初見沙門婆羅門因此於本劫本見計我及世間是常於四見中齊是不過或有沙門婆羅門種種方便入定意三昧以三昧心憶四十成劫敗劫彼作是說我及世間是常此實餘虛所以者何我以種種方便入定意三昧以三昧心憶四十成劫敗劫其中衆生不增不減常聚不散我以此知我及世間是常此實餘虛此是二見諸沙門婆羅門因此於本劫本見計我及世間是

常於四見中齊是不過或有沙門婆羅門以種種方便入定意三昧以三昧心憶八十成劫敗劫彼作是言我及世間是常此實餘虛所以者何我以種種方便入定意三昧以三昧心憶八十成劫敗劫其中衆生不增不減常聚不散我以此知我及世間是常此實餘虛此是三見諸沙門婆羅門因此於本劫本見計我及世間是常於四見中齊是不過或有沙門婆羅門有捷疾相智善能觀察以捷疾相智方便觀察謂為審諦以已所見以已辯才作是說言我及世間是常此是四見沙門婆羅門因此於本劫本見計我及世間是常於四見中齊是不過此沙門婆羅門於本劫本見計我及世間是常如此一切盡入四見中我及世間是常於此四見中齊是不過唯有如來知此見處如是持如是執亦知報應如來所知又復過是雖知不著已不著則得寂滅知受集滅味過出要以平等觀無餘解脫故名如來是為餘甚深微妙大法光明使

賢聖弟子真實平等讚嘆如來復有
餘甚深微妙大法光明使賢聖弟子
真實平等讚嘆如來何等是諸沙門
婆羅門於本劫本見起論言我及世
間半常半無常彼沙門婆羅門因此
於本劫本見計我及世間半常半無
常於此四見中齊是不過或過或有
是時此劫始成有餘衆生福盡命盡
行盡從光音命終生空梵天中便於
彼處生愛著心復願餘衆生共生此
處此衆生既生愛著願已復有餘衆
生命行福盡於光音天命終來生空
梵天中其先生衆生便作是念我於此
處是梵大梵我自然有無能造我者
我盡知諸義典千世界於中自在最
為尊貴能為變化微妙第一為衆生
父我獨先有餘衆生後來後來衆生我
所化成其後衆生復作是念彼是大
梵彼能自造無造彼者盡知諸義典
千世界於中自在最為尊貴能為變
化微妙第一為衆生父彼獨先有後
有我等我等衆生彼所化成彼梵衆
生命行盡已來生世間年漸長大剝

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入定意
三昧隨三昧心自識本生便作是言
彼大梵者能自造作無造彼者盡知
諸義典千世界於中自在最為尊貴
能為變化微妙第一為衆生又常住
不變而彼梵化造我等我等無常變
易不得久住是故當知我及世間半
常半無常此實餘虛是謂初見沙門
婆羅門因此於本劫本見起論半常
半無常於四見中齊是不過或有衆
生喜戲笑懈怠數數戲笑以自娛樂
彼戲笑娛樂時身體疲極便失意以
失意便命終來生世間年漸長大剝
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彼入定
意三昧以三昧心自識本生便作是
言彼餘衆生不數生不數戲笑娛樂常
在彼處永住不變由我數戲笑故致
此無常為變易法是故我知我及世
間半常半無常此實餘虛是為第二
見沙門婆羅門因此於本劫本見起
論我及世間半常半無常於四見中
齊此不過或有衆生展轉相看已便
失意由此命終來生世間漸漸長大

剗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入定
意三昧以三昧心識本所生便作是
言如彼衆生以不展轉相者不失意
故常住不變我等於彼數相看數相看
已便失意致此無常為變易法我以
此知我及世間半常半無常此實餘
虛是第三見諸沙門婆羅門因此於
本劫本見起論我及世間半常半無
常於四見中齊此不過或有沙門婆
羅門有捷疾相智善能觀察彼以捷
疾觀察相智以已智辯言我及世間
半常半無常此實餘虛是為第四見
諸沙門婆羅門因此於本劫本見起
論我及世間半常半無常於四見中
齊是不過諸沙門婆羅門於本劫本見
起論我及世間半常半無常盡八四見
中齊是不過唯佛能知此見處如是
持如是執亦知報應如來所知又復
過是雖知不著以不著則得寂滅知
受集滅味過出要以平等觀無餘解
脫故名如來是為餘甚深微妙大法
光明使賢聖弟子真實平等讚嘆如
來復有餘甚深微妙大法光明使賢

聖弟子真實平等讚嘆。如果何等法
是諸沙門婆羅門於本劫本見起論
我及世間有邊無邊。彼沙門婆羅門
因此於本劫本見起論我及世間有
邊無邊於此四見中齊。是不過或有
沙門婆羅門種種方便入定意三昧
以三昧心觀世間起邊想。彼作是說
此世間有邊。是實餘虛。所以者何。我
以種種方便入定意三昧。以三昧心
觀世間有邊。是故知世間有邊。此實
餘虛。是謂初見沙門婆羅門。因此於
本劫本見起論我及世間有邊於四
見中齊。是不過或有沙門婆羅門以
種種方便入定意三昧。以三昧心觀
世間起無邊想。彼作是言。世間無邊。
此實餘虛。所以者何。我以種種方便入
定意三昧。以三昧心觀世間無邊。是
故知世間無邊。此實餘虛。是第二見
沙門婆羅門。因此於本劫本見起論
我及世間無邊於四見中齊。此不過
或有沙門婆羅門以種種方便入定
意三昧。以三昧心觀世間謂上方有
邊。四方無邊。彼作是言。世間有邊無

這此實餘虛所以者何我以種種方便入定意三昧以三昧心觀上方有邊四方無邊是故我知世間有邊無邊此實餘虛是為第三見諸沙門婆羅門因此於本劫本見起論我及世間有邊無邊於此四見中齊是不過或有沙門婆羅門有捷疾相智善於觀察彼以捷疾觀察智以已智辯言我及世間非有邊非無邊此實餘虛是為第四見諸沙門婆羅門因此於本劫本見起論我及世間有邊無邊此實餘虛於四見中齊是不過此是諸沙門婆羅門於本劫本見起論我及世間有邊無邊盡入四見中齊是不過唯佛能知此見處如是持如是執亦知報應如來所知又復過是雖知不著已不著則得寂滅知受集滅味過出要以平等觀無餘解脫故名如來是為餘甚深微妙大法光明使賢聖弟子真實平等讚嘆如來復有餘甚深微妙大法光明使賢聖弟子真實平等讚嘆如來何者是諸沙門婆羅門於本劫本見異問異答彼

彼問時異問異答於四見中齊是不
過沙門婆羅門因此於本劫本見異
問異答於四見中齊是不過或有沙
門婆羅門作如是論作如是見我不
見不知善惡有報無報耶我以不見
不知故作如是說善惡有報耶無報
耶世間有沙門婆羅門廣博多聞聰
明智慧常樂閑靜機辯精微世所尊
重能以智慧善別諸見設當問我諸
深義者我不能答有愧於彼於彼有
畏當以此答以為歸依為洲為舍為
究竟道彼設問者當如是答此事如
是此事實此事異此事不異此事非
異非不異是為初見沙門婆羅門因
此問異答異於四見中齊是不過或
有沙門婆羅門作如是論作如是見
我不見不知為有他世耶無他世耶
諸世間沙門婆羅門以天眼知他心
智能見遠事已雖近他他人不見如
此人等能知有他世無他世我不知
不見有他世無他世若我說者則為
妄語我惡覺妄語故以為歸依為洲
為舍為究竟道彼設問者當如是答

此事如是此事實此事實此事異此事不異此
事非異非不異是為第二見諸沙門婆
羅門因此問異答異於四見中齊是不
過或有沙門婆羅門作如是見作如
是論我不知不見何者為善何者不
善我不知不見如是說是善是不善
我則於此生愛從愛生患有愛有患則
有受生我欲滅受故出家修行彼惡
畏受故以此為歸依為洲為舍為究
竟道彼設問者當如是答此事如是
此事實此事異此事不異此事非異
非不異是為第三見諸沙門婆羅門
因此問異答異於四見中齊是不過
或有沙門婆羅門愚冥闇鈍他有問
者彼隨他言答此事如是此事實此
事異此事不異此事非異非不異是
為四見諸沙門婆羅門因此問異
答於四見中齊是不過或有沙門婆
羅門於本劫本見異問異答盡入四
見中齊是不過唯佛能知此見處如
是持如是執亦知報應如來所知又
復過是雖知不著已不著則得寂滅
知受集滅味過出要以平等觀無餘

解脫故名如來是為甚深微妙大法
光明使賢聖弟子真實平等讚嘆如
來復有餘甚深微妙大法光明使賢
聖弟子真實平等讚嘆如來何等
是或有沙門婆羅門於本劫本見謂
無因而出有此世間彼盡入二見中
於本劫本見無因而出有此世間於
此二見中齊是不過彼沙門婆羅門
因何事於本劫本見謂無因而有於
此二見中齊是不過或有衆生無想
無知若彼衆生起想則便命終來生
世間漸漸長大剎除鬚髮服三法衣
出家修道入定意三昧以三昧心識
本所生彼作是語我本無今有忽然
有此世間本無今有此實餘虛是為
初見諸沙門婆羅門因此於本劫本
際謂無因有於二見中齊是不過或
有沙門婆羅門有捷疾相智善能觀
察彼已捷疾觀察智觀以已智辯能
如是說此世間無因而有此實餘虛
此第二見諸有沙門婆羅門因此於
本劫本見無因而有有此世間於二
見中齊是不過諸有沙門婆羅門於本

劫本見無因而有盡入二見中齊是
不過唯佛能知亦復如是諸有沙門
婆羅門於本劫本見無數種種隨意
所說彼盡入是十八見中本劫本見
無數種種隨意所說於十八見齊是
不過唯佛能知亦復如是復有餘甚
深微妙大法光明何等是諸有沙門
婆羅門於末劫末見無數種種隨意
所說彼盡入四十四見中於末劫末
見種種無數隨意所說於四十四見
齊是不過彼有沙門婆羅門因何事
於末劫末見無數種種隨意所說於
四十四見齊此不過諸有沙門婆羅
門於末劫末見生有想論說世間有
想彼盡入十六見中於末劫末見生
想論說世間有想於十六見中齊是
不過彼沙門婆羅門因何事於末劫
末見生想論說世間有想彼盡入十
六見中齊是不過諸有沙門婆羅門
作如是論如是見言我此終後生有色
有想此實餘虛是為初見諸沙門婆羅
門因此於末劫末見生想論說世間
有想於十六見中齊是不過有言我

此終後生無色有想此實餘虛有言
我此終後生有色無色有想此實餘
虛有言我此終後生非有色非無色
有想此實餘虛有言我此終後生有
邊有想此實餘虛有言我此終後生
無邊有想此實餘虛有言我此終後
生有邊無邊有想此實餘虛有言我
此終後生非有邊非無邊有想此實
餘虛有言我此終後生而一向有樂
有想此實餘虛有言我此終後生而
一向有苦有想此實餘虛有言我此
終後生有樂有苦有想此實餘虛有
言我此終後生不苦不樂有想此實
餘虛有言我此終後生有一想此實
餘虛有言我此終後生有若干想此
實餘虛有言我此終後生少想此實
餘虛有言我此終後生有無量想此
實餘虛是為十六見諸有沙門婆羅
門於末劫末見生想論說世間有想
於此十六見中齊是不過唯佛能知
亦復如是復有餘甚深微妙大法光
明何等法是諸有沙門婆羅門於末
劫末見生無想論說世間無想彼盡

入八見中於末劫末見生無想論於
此八見中齊此不過彼沙門婆羅門
因何事於末劫末見生無想論說世
間無想於八見中齊此不過諸有沙
門婆羅門作如是見作如是論我此
終後生有色無想此實餘虛有言我
此終後生無色無想此實餘虛有言
我此終後生有色無色无想此實餘
虛有言我此終後生非有色非无色
無想此實餘虛有言我此終後生有
邊無想此實餘虛有言我此終後生
无邊無想此實餘虛有言我此終後
生有邊无邊無想此實餘虛有言我
此終後生非有邊非无邊無想此實
餘虛是為八見若沙門婆羅門因此
於末劫末見生無想論說世間無想
彼盡入八見中齊是不過唯佛能知
亦復如是復有餘甚深微妙大法光
明何等法是或有沙門婆羅門於末
劫末見生非想非非想論說此世間
非想非非想彼盡入八見中於末劫
末見作非想非非想論說世間非想非
非想於八見中齊是不過彼沙門婆

羅門因何事於末劫末見生非想非
非想論說世間非想非非想於八見
中齊是不過諸沙門婆羅門作如是
論作如是見我此終後生有色非有
想非無想此實餘虛有言我此終後
生無色非有想非無想此實餘虛有
言我此終後生有色無色非有想非
無想此實餘虛有言我此終後生非
有色非無色非有想非無想此實餘
虛有言我此終後生有邊非有想非
無想此實餘虛有言我此終後生無
邊非有想非無想此實餘虛有言我
此終後生有邊無邊非有想非無想
此實餘虛有言我此終後生非有邊
非無邊非有想非無想此實餘虛是
為八見若沙門婆羅門因此於末劫
末見生非有想非無想論說世間非
有想非無想盡入八見中齊是不過唯
佛能知亦復如是復有餘甚深微妙
大法光明何等法是諸有沙門婆羅
門於末劫末見起斷滅論說衆生斷
滅無餘彼盡入七見中於末劫末見
起斷滅論說衆生斷滅無餘於七見

中齊是不過彼沙門婆羅門因何事
於未劫未見起斷滅論說衆生斷滅
無餘於七見中齊是不過諸有沙門
婆羅門作如是論作如是見我身四
大六入從父母生乳哺養育衣食成
長摩捫擁護然是無常必歸磨滅齊
是名為斷滅第一見也或有沙門婆
羅門作是說言此我不得名斷滅我
欲界天斷滅無餘齊是為斷滅是為
二見或有沙門婆羅門作是說言此
非斷滅色界化身諸根具足斷滅無
餘是為斷滅有言此非斷滅我無色
空處斷滅有言此非斷滅我無色識
處斷滅有言此非斷滅我无色有想
无想處斷滅是第七斷滅是為七見
諸有沙門婆羅門因此於未劫未見
言此衆生類斷滅無餘於七見中齊
此不過唯佛能知亦復如是復有餘
甚深微妙大法光明何等法是諸有
沙門婆羅門於未劫未見現在生泥
洹論說衆生現在有泥洹彼盡入五
見中於未劫未見說現在有泥洹

於五見中齊是不過彼沙門婆羅門
因何事於未劫未見說衆生現有泥
洹於五見中齊是不過諸有沙門婆
羅門作是見作是論說我於現在五
欲自恣此是我得現在泥洹是第一
見復有沙門婆羅門作是說此是現
在泥洹非不是復有現在泥洹微妙
第一汝所不知獨我知耳如我去欲
惡不善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入初
禪此名現在泥洹是第二見復有沙
門婆羅門作如是說此是現在泥洹
非不是復有現在泥洹微妙第一汝
所不知獨我知耳如我滅有覺觀內
喜一心無覺無觀定生喜樂入第二
禪齊是名現在泥洹是為第三見復
有沙門婆羅門作是說言此現在泥
洹非不是復有現在泥洹微妙第一
汝所不知獨我知耳如我除念捨喜
住樂護念一心自知身樂賢聖所說
入第三禪齊是名現在泥洹是為第
四見復有沙門婆羅門作是說言此
是現在泥洹非不是現在泥洹復有
微妙第一汝所不知獨我知耳如我

樂滅苦滅先除憂喜不苦不樂護念
清淨入第四禪此名第一涅槃是為
第五見若沙門婆羅門於末劫未見
生現在涅槃論於五見中齊是不過
唯佛能知亦復如是諸有沙門婆羅
門於末劫未見無數種種隨意所說
於四十四見中齊是不過唯佛能知
此諸見處亦復如是諸有沙門婆羅
門於本劫本見末劫未見無數種種
隨意所說盡入此六十二見中於本
劫本見末劫未見無數種種隨意所
說於六十二見中齊此不過唯如來
知此見處亦復如是諸有沙門婆羅
門於本劫本見生常論說我世間是
常彼沙門婆羅門於此生智謂異信
異欲異聞異緣異覺異見異定異忍
因此生智彼以希現則名為受乃至
現在涅槃亦復如是諸有沙門婆羅
門生常論言世間是常彼因受緣起
愛生愛而不自覺知染著於愛為愛
所伏乃至現在涅槃亦復如是諸有
沙門婆羅門於本劫本見生常論言
世間是常彼因觸緣故若離觸緣而

立論者無有是處乃至現在涅槃亦復如是諸有沙門婆羅門於本劫本見末劫未見各隨所見說彼盡入六十二見中各隨所見說盡依中在中齊是不過猶如巧捕魚師以細目網覆小池上當知池中水性之類皆入網內無逃避處齊是不過諸沙門婆羅門亦復如是於本劫本見末劫未見種種所說盡入六十二見中齊是不過若比丘於六觸集滅味過出要如實而知則為寂勝出彼諸見如來自知生死已盡所以有身為欲福度諸天人故若其無身則諸天世人無所恃怙猶如多羅樹斷其頭者則不復生佛亦如是已斷生死永不復生當佛說此法時大千世界三返六種震動今時阿難在佛後執扇扇佛偏露右臂長跪叉手白佛言此法甚深當以何名云何奉持佛告阿難當名此經為義動法動見動魔動梵動今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十四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十五

深

後秦弘始年佛隨耶舍共竺佛念譯

第三分種德經第三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耆伽國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遊行人間止宿瞻婆城伽伽池側時有婆羅門名曰種德佳瞻婆城其城人民衆多熾盛豐樂波斯匿王即封此城與種德婆羅門以為梵分此婆羅門七世以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之所輕毀異學三部諷誦通利種種經書盡能分別世典幽微靡不綜練又能善於大人和法瞻候吉凶祭祀儀礼有五百弟子教授不廢時瞻婆城內諸婆羅門長者居士聞沙門瞿曇釋種子出家成道從耆伽國遊行人間至瞻婆城伽伽池側有大名稱流聞天下如來至真等正覺十号具足於諸天世人魔若魔天沙門婆羅門中自身作證為他說法上中下言皆悉真正義味具足梵行清淨如此真人應往覲現今我寧可往與相見作此言已即

共相率出瞻婆城隊隊相隨欲往詣
佛時種德婆羅門在高臺上遙見衆
人隊隊相隨故問侍者彼諸人等以
何因緣隊隊相隨欲何所至侍者白
言我聞沙門瞿曇釋種子出家成道
於鴛伽國遊行人間至瞻婆城伽伽
池側有大名稱流聞天下如來至真
等正覺十号具足於諸天世人魔若
魔天沙門婆羅門中自身作證為他
人說上中下言皆悉真正義味具足
梵行清淨此瞻婆城諸婆羅門長者
居士衆聚相隨欲往問評瞿曇沙門
耳時種德婆羅門即勅侍者汝速持
我聲往語諸人卿等小住須我往至
當共俱詣彼瞿曇所時彼侍者即以
種德聲往語諸人言諸人且住須我
往到當共俱詣彼瞿曇所時諸人報
侍者言汝速還白婆羅門言今正是
時宜共行也侍者還白諸人已住言
今正是時宜共行也時種德婆羅門
即便下臺至中門立時有餘婆羅門
五百人以少因緣先集門下見種德
婆羅門來皆悉起迎問言大婆羅門

欲何所至種德報言有沙門瞿曇釋
種子出家成道於耆闍伽國遊行人間
至瞻婆城伽伽池側有大名稱流聞
天下如來至真等正覺十号具足於
諸天世人魔若魔天沙門婆羅門中
自身作證為他說法上中下言皆悉
真正義味具足梵行清淨如是真人
宜往觀現我今欲往至彼相見時五
百婆羅門即白種德言勿往相見所
以者何彼應詣此此不應往今大婆
羅門七世以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
之所輕毀若成就此法者彼應詣此
此不應詣彼又大婆羅門異學三部
諷誦通利種種經書皆能分別世典
幽微靡不綜練又能善於大人相法
瞻相吉凶祭祀儀礼成就此法者彼
應詣此此不應詣彼又大婆羅門頗
貌端正得梵色像成就此法者彼應
詣此此不應詣彼又大婆羅門戒德
增上智慧成就此法者彼應詣此
此不應詣彼又大婆羅門所言柔和辯
才具足義味清淨成就此法者彼應
詣此此不應詣彼又大婆羅門為大

師弟子衆多成就此法者彼應詣此
此不應詣彼又大婆羅門常教授五
百婆羅門成就此法者彼應詣此此
不應詣彼又大婆羅門四方學者皆
來請受問諸技術祭祀之法皆能具
答成就此法者彼應詣此此不應詣
彼又大婆羅門為波斯匿王及瓶沙
王恭敬供養成就此法者彼應詣此
此不應詣彼又大婆羅門富有財寶
庫藏盈溢成就此法者彼應詣此此
不應詣彼又大婆羅門智慧明達所
言通利無有怯弱成就此法者彼應
詣此此不應詣彼今特種德告諸婆
羅門曰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我具有
此德非不有也汝當聽我說沙門瞿
曇所有功德我等應往彼彼不應來
此沙門瞿曇七世已來父母真正不為
他人之所輕毀彼成就此法者我等
應往彼彼不應來此又沙門瞿曇顏貌
端正出刹利種成就此法者我應詣
彼彼不應來此又沙門瞿曇生尊貴
處出家為道成就此法者我應詣彼
彼不應來此又沙門瞿曇光色具足

種姓真正出家修道成就此法者我
應詣彼彼不應來此又沙門瞿曇生
財富家有大威力出家為道成就此
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此又沙門
瞿曇具賢聖戒智慧成就此法
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此又沙門瞿
曇善於言語柔軟和雅成就此法者
我應詣彼彼不應來此又沙門瞿曇
為衆導師弟子衆多成就此法者我
應詣彼彼不應來此又沙門瞿曇永
滅欲愛無有卒暴憂畏已除衣毛不
豎歡喜和悅見人稱善善說行報不
毀餘道成就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
應來此又沙門瞿曇恒為波斯匿王及
瓶沙王禮敬供養成就此法者我應
詣彼彼不應來此又沙門瞿曇為沸
伽羅婆羅婆羅門禮敬供養亦為
梵婆羅門多利遮婆羅門鋸齒婆羅
門首迦摩納都耶子所見供養成就
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此又沙
門瞿曇為諸聲聞弟子之所宗奉禮
敬供養亦為諸天餘鬼神衆之所恭
敬釋種俱利冥寧跋祇末餘酥摩皆

志宗奉成就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
應來此又沙門瞿曇授波斯匿王及
瓶沙王受三歸五戒成就此法者我
應詣彼彼不應來此又沙門瞿曇授
滹伽羅婆羅婆羅門等三歸五戒成就
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此又沙
門瞿曇弟子受三自歸五戒諸天釋
種俱利等皆受三歸五戒成就此法
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此又沙門瞿
曇遊行之時為一切人恭敬供養成
就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此又
沙門瞿曇所至城郭聚落為人供
養成就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
此又沙門瞿曇所至之處非人鬼神
不敢觸燒成就此法者我應詣彼彼
不應來此又沙門瞿曇所至之處其
處人民皆見光明聞天樂音成就此
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此又沙門
瞿曇所至之處若欲去時衆人戀慕
涕泣而送成就此法者我應詣彼彼
不應來此又沙門瞿曇初出家時父
母涕泣愛惜戀恨成就此法者我應
詣彼彼不應來此又沙門瞿曇少壯

出家捨諸飾好爲馬寶車五欲瓔珞
成就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此
又沙門瞿曇捨轉輪王位出家爲道
若其在家當居四天下統領民物我
等皆屬成就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
來此又沙門瞿曇明解梵法能爲人
說亦與梵天往返言語成就此法者
我應詣彼彼不應來此又沙門瞿曇
三十二相皆悉具足成就此法者我
應詣彼彼不應來此又沙門瞿曇智
慧通達無有怯弱成就此法者我應
詣彼彼不應來此彼瞿曇今來至此
瞻婆城伽伽池側於我爲尊又是貴
客宜往親觀時五百婆羅門白種德
言甚奇甚特彼之功德乃如是耶若
彼於諸德中能成一者尚不應來況
今盡具宜盡相率共往問許種德答
言汝欲行者宜知是時時種德即嚴
駕寶車與五百婆羅門及瞻婆城諸
婆羅門長者居士前後圍遶詣伽伽
池去池不遠自思惟言我設問瞿曇
或不可彼意彼沙門瞿曇當呵我言
應如是問不應如是問衆人聞者謂

我無智損我名稱設沙門瞿曇問我
義者我答或不稱彼意彼沙門當呵
我言應如是答不應如是答衆人聞
者謂我無智損我名稱設我默然於
此還者衆人當言此無所知竟不能
至沙門瞿曇所損我名稱若沙門瞿
曇問我婆羅門法者我答瞿曇足合
其意耳時種德於伽池側作是念
已即便前行下車步進至世尊所問
評已一面坐時瞻婆城諸婆羅門長
者居士或有禮佛而坐者或有問評
而坐者或有稱名而坐者或叉手向
佛而坐者或有默然而坐者衆坐既
定佛知種德婆羅門心中所念而告
之曰汝所念者當隨汝願佛問種德
汝婆羅門成就幾法所言誠實能不
虛妄忝時種德默自念言甚奇甚特
沙門瞿曇有大神力乃見人心如我
所念而問我義時種德婆羅門端身
正坐四顧大衆熙怡而笑方答佛言
我婆羅門成就五法所言至誠無有
虛妄云何為五一者婆羅門七世已
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之所輕毀二

者異學三部諷誦通利種種經書盡
能分別世典幽微靡不綜練又能善
於大人相法明察吉凶祭祀儀禮三
者顏貌端正四者持戒具足五者智
慧通達是為五瞿曇婆羅門成就此五
法所言誠實無有虛妄佛言善哉種德
頗有婆羅門於五法中捨一成四亦
所言誠實無有虛妄得名婆羅門耶
種德白佛言有所以者何瞿曇何用
生為若婆羅門異學三部諷誦通利
種種經書盡能分別世典幽微靡不
綜練又能善於大人相法明察吉凶
祭祀儀禮顏貌端正持戒具足智慧
通達有此四法則所言誠實無有虛
妄名婆羅門佛告種德善哉善哉若
於此四法中捨一成三者亦所言誠
實無有虛妄名婆羅門耶種德報言
有所以者何何用生誦為若婆羅門顏
貌端正持戒具足智慧通達成此三
者所言真誠無有虛妄名婆羅門佛
言善哉善哉云何若於三法中捨一
成二彼亦所言至誠無有虛妄名婆
羅門耶答曰有所以者何何用生誦

及端正為今時五百婆羅門各各舉聲語種德婆羅門言何故呵止生誦及與端正謂為無用今時世尊告五百婆羅門曰若種德婆羅門容顏醜陋無有種姓誦誦不利無有辯才智慧善答不能與我言者汝等可語若種德顏貌端正種姓具足誦誦通利智慧辯才智善於問答足堪與我共論義者汝等且默聽此人語今時種德婆羅門白佛言唯願瞿曇且小停止我自以法往訓此人今時種德尋告五百婆羅門曰耆伽摩納今在此眾中是我外甥汝等見不今諸大眾普共集此唯除瞿曇顏貌端正其餘無及此摩納者而此摩納煞生偷盜婬逸無礼虛妄欺誑以火燒人斷道為惡諸婆羅門此耆伽摩納眾惡悉備然則諷誦端正竟何用為時五百婆羅門默然不對種德白佛言若持戒具足智慧通達則所言至誠無有虛妄得名婆羅門也佛言善哉善哉云何種德若於二法中捨一成一亦所言誠實無有虛妄名婆羅門耶答曰

不得所以者何戒即智慧智慧即戒
有戒有智然後所言誠實無有虛妄
我說名婆羅門佛言善哉善哉如汝
所說有戒則有慧有慧則有戒戒能
淨慧慧能淨戒種德如人洗手左右
相湏左能淨右右能淨左此亦如是
有慧則有戒有戒則有慧戒能淨慧
慧能淨戒婆羅門戒慧具者我說名
比丘今時種德婆羅門白佛言云何
為戒佛言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
為汝一一分別對曰唯然願樂欲聞
今時世尊告婆羅門曰若如來出現
於世應供正遍知明行成善逝世間
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於
諸天世人沙門婆羅門中自身作證為
他人說上中下言皆悉真正義味具足
梵行清淨若長者長者子聞此法者
信心清淨信心清淨已作如是觀在
家為難辟如桎梏欲修梵行不得自
在今我寧可剷除鬚髮服三法衣出
家修道彼於異時捨家財業棄捐親
族服三法衣去諸飾好諷誦比丘具
足戒律捨然不熱乃至心法四禪現

得觀樂所以者何斯由精勤專念不
忘樂獨閑居之所得也娑羅門是為
具戒又問云何為慧佛言若比丘以
三昧心清淨無穢柔軟調伏住不動
處乃至得三明除去無明生於慧明
滅於闇冥生大法光出漏盡智所以
者何斯由精勤專念不忘樂獨閑居
之所得也娑羅門是為智慧具足時
種德婆羅門白佛言今我歸依佛法
聖衆唯願聽我於正法中為優婆塞
自今已後盡形壽不煞不盜不婬不
欺不飲酒時種德婆羅門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

佛說長阿含第三分究羅檀頭經第四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俱薩羅國與大
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遊行人閒
至俱薩羅佉菟婆提娑羅門村北止
宿尸舍婆林中時有娑羅門名究羅
檀頭止佉菟婆提村其村豐樂人民
熾盛園觀浴池樹木清涼波斯匿王
即封此村與究羅檀頭娑羅門以為
梵分此娑羅門七世已來父母真正
不為他人之所輕毀異學三部諷誦

通利種種經書盡能分別世典幽微
靡不綜練又能善於大人相法瞻候
吉凶祭祀儀禮有五百弟子教授不
廢時婆羅門欲設大祀辦五百特牛
五百特牛五百特犢五百特犢五百
殺羊五百羯羊欲以供祀時佉菟婆
提村諸婆羅門長者居士聞沙門瞿
曇釋種子出家成道從俱薩羅國人
間遊行至佉菟婆提村北尸舍林止
有大名稱流聞天下如來至真等正
覺十号具足於諸天世人魔若魔天
沙門婆羅門中自身作證為他說法
上中下言皆悉真正義味具足梵行
清淨如此真人應往觀現今我等寧
可往共相見作此語已即便相率出
佉菟婆提村隊隊相隨欲詣佛所時
究羅檀頭婆羅門在高樓上遙見衆
人隊隊相隨顧問侍者彼諸人等以
何因緣隊隊相隨欲何所至侍者白
言我聞沙門瞿曇釋種子出家成道
於俱薩羅國遊行人聞詣佉菟婆提
村北尸舍婆林中止有大名稱流聞
天下如來至真等正覺十号具足於

諸天世人魔若魔天沙門婆羅門中
自身作證為他說法上中下言皆悉
真正義味具足梵行清淨此村諸婆
羅門長者居士衆聚相隨欲往問評
沙門瞿曇耳時究羅檀頭婆羅門即
勅侍者汝速持我聲往語諸人言卿
等小住須待我往當共俱詣沙門瞿
曇時彼侍者即承教命往語諸人言
且住須我往到當共俱詣沙門瞿曇
所諸人報使者言汝速還白婆羅門
今正是時宜共行也侍者還白諸人
已住言今正是時宜共行也時婆羅
門即便下樓出中門立時有餘婆羅
門五百人在中門外坐助究羅檀頭
施設大祀見究羅檀頭皆悉起迎問
言大婆羅門欲何所至報言我聞有
沙門瞿曇釋種子出家成道於俱薩
羅國人間遊行詣佉菟婆提村北尸
舍婆林有大名稱流聞天下如來至
真等正覺十号具足於諸天世人沙
門婆羅門中自身作證為人說法上
中下言皆悉真正義味具足梵行清
淨如此真人宜往覲現諸婆羅門我

又聞瞿曇知三種祭祀十六祀具今
我衆中先學舊識所不能知我今欲
大祭祀牛羊已備欲詣瞿曇問三種
祭祀十六祀具我等得此祭祀法已
功德具足名稱遠聞時五百婆羅門
白究羅檀頭言大師勿往所以者何
彼應來此此不應往大師七世已來
父母真正不為他人之所輕毀若成
此法者彼應來此此不應詣彼又言
大師異學三部諷誦通利種種經書
盡能分別世典幽微無不綜練又能
善於大人相法瞻相吉凶祭祀儀禮
成此法者彼應詣此此不應詣彼又
大師顏貌端正得梵色像成此法者
彼應詣此此不應詣彼又大師戒德
增上智慧成就成就此法者彼應詣
此此不應詣彼又大師所言柔和辯才
具足義味清淨成此法者彼應詣此
此不應詣彼又大師為衆導首弟子
衆多成此法者彼應詣此此不應詣
彼又大師常教授五百婆羅門成此
法者彼應詣此此不應詣彼又大師
四方學者皆來請受問諸技術祭祀

之法皆能具答成此法者彼應詣此此
不應詣彼又大師為波斯匿王及瓶
沙王恭敬供養成此法者彼應詣此
此不應詣彼又大師富有財寶庫藏
盈溢成此法者彼應詣此此不應詣
彼又大師智慧明達所言通利無有
怯弱成此法者彼應詣此此不應詣
彼大師若具足此十一法彼應詣此
此不應詣彼時究羅檀頭言如是如
是如汝等言我實有此德非不有也
汝當復聽我說沙門瞿曇所成功德
我等應詣彼彼不應來此沙門瞿曇
七世已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之所
輕毀彼成此法者我等應詣彼彼不
應來又沙門瞿曇顏貌端正出剎利
種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
門瞿曇生尊貴家出家為道成此
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此又沙門
瞿曇光明具足種姓真正出家修道
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
門瞿曇生財富家有大威力出家修
道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
沙門瞿曇具賢聖戒智慧成就成此

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善於言語柔軟和雅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為衆導師弟子衆多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永滅欲愛無有平暴憂畏已除衣毛不豎歡喜和悅見人稱善善說行報不毀餘道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常為波斯匿王及瓶沙王礼敬供養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為涕伽羅婆羅婆羅門礼敬供養亦為梵婆羅門多利遮婆羅門種德婆羅門首伽摩納兜耶子恭敬供養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為諸聲聞弟子之所宗奉礼敬供養亦為諸天及諸鬼神之所恭敬釋種俱梨冥寧跋祇末羅蘓摩皆悉宗奉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波斯匿王及瓶沙王受三歸五戒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涕伽羅婆羅婆羅門等受三歸五戒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弟

子受三歸五戒諸天釋種俱梨等受
三歸五戒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
應來又沙門瞿曇所遊行處為一切
人恭敬供養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
不應來又沙門瞿曇所至城郭村邑
無不傾動恭敬供養成此法者我應
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所至之
處非人鬼神不敢觸燒成此法者我
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所至
之處其處人民皆見光明聞天樂音
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
門瞿曇所至之處若欲去時衆人戀
慕涕泣而送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
不應來又沙門瞿曇初出家時父母
宗親涕泣戀恨成此法者我應詣彼
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少壯出家捨
諸飾好爲馬寶車五欲瓔珞成此法
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
捨轉輪王位出家修道若其在家王
四天下統領民物我等皆屬成此法
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
明解梵法能爲人說亦與梵天往返
語言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

又沙門瞿曇明解三種祭祀十六祀
具我等宿舊所不能知成此法者我
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三十
二相具足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
應來又沙門瞿曇智慧通達無有怯
弱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彼
瞿曇來至此佉菟婆提村於我為尊
又是貴客宜往覲現時五百婆羅門
白究羅檀頭言甚奇其特彼之功德
乃如是耶若使瞿曇於諸德中成就
一者尚不應來况今盡具宜盡相率
共往問評究羅檀頭言欲行者宜知
是時時婆羅門即嚴駕寶車與五百
婆羅門及佉菟婆提諸婆羅門長者
居士前後圍遶詣尸舍婆林到已下
車步進至世尊所問評已一面坐時
諸婆羅門長者居士或有礼佛而坐
者或問評而坐者或有稱名而坐者
或有叉手向佛而坐者或有默然而
坐者衆坐已定究羅檀頭白佛言欲
有所問若有閑暇得見聽者乃敢請
問佛言隨意所問時婆羅門白佛言
我聞瞿曇明解三種祭祀及十六種

祭具我等先宿耆舊所不能知我等
今者欲為大祭祀已辦五百特牛五
百牂牛五百特犢五百牂犢五百殺
羊五百羯羊欲以祭祀今日願來問
三祭法及十六祭具若得成此祀者
得大果報名稱遠聞天人所敬今時
世尊告究羅檀頭婆羅門曰汝今諦
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婆羅門
言唯然瞿曇願樂欲聞今時佛告究
羅檀頭曰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利
利王水澆頭種欲設大祀集婆羅門
大臣而告之曰我今大有財寶具足
五欲自恣年已朽邁士衆強盛無有
怯弱庫藏盈溢今欲設大祀汝等說
祀法斯何所湏時彼大目即白王言
如是大王如王所言國富兵強庫藏
盈溢但諸民物多懷惡心習諸非法
若於此時而為祀者不成祀法如遺
盜逐盜則不成使大王勿作是念言
此是我民能伐能煞能可止諸近
王者當給其所湏諸治生者當給其
財寶諸修田業者當給其牛犢種子
使彼各各自營王不逼迫於民則民

人安隱養育子孫共相娛樂佛告究
羅檀頭時王聞諸臣語已諸親近者
給其衣食諸有商賈給其財寶修農
田者給牛種子是時人民各各自營
不相侵惱養育子孫共相娛樂佛言
時王復白諸臣語言我國富兵強庫
藏盈溢給諸人民使無所乏養育子
孫共相娛樂我今欲設大祀汝說祀
法悉何所須諸臣白王如是如是如
王所說國富兵強庫藏盈溢給諸人
民使其無乏養育子孫共相娛樂王
欲祀者可語宮內使知時王即如目
言入語宮內我國富兵強庫藏盈溢
多有財寶欲設大祀時諸夫人尋白
王言如是如是如大王言國富兵強
庫藏盈溢多有珍寶欲設大祀今正
是時王出報諸臣言我國富兵強庫
藏盈溢給諸人民使其無乏養育子
孫共相娛樂今欲大祀已語宮內汝
盡語我斯須何物時諸大臣即白王
言如是如是如王所說欲設大祀已
語宮內而未語太子皇子大臣將士
王當語之時王聞諸臣語已即語太

子皇子羣臣將士言我國富兵強庫藏盈溢欲設大祀時太子皇子及諸羣臣將士即白王言如是如是大王今國富兵強庫藏盈溢欲設祀者今正是時時王復告大臣曰我國富兵強多有財寶欲設大祀已語宮內太子皇子乃至將士今欲大祀斯何所須諸臣白王如大王言欲設祀者今正是時王聞語已即於城東起新堂舍王入新舍被鹿皮衣以香酥油塗摩其身又以鹿角戴之頭上牛屎塗地坐卧其上及第一夫人婆羅門大臣選一黃犢牛一乳王食一乳夫人食一乳大臣食一乳供養大眾餘與犢子時王成就八法大臣成就四法云何王成就八法彼刹利王七世以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所見輕毀是為成就初法彼王顏貌端正刹利種族是為二法彼王戒德增盛智慧具足是為三法彼王習種種技術乘馬馬車刀牟弓矢戰鬪之法無不具知是為四法彼王有大威力攝諸小王無不靡伏是為五法彼王善於言語

所說柔軟義味具足是為六法彼王
多有財寶庫藏盈溢是為七法彼王
智謀勇果無復怯弱是為八法彼刹
利種王成此八法云何大臣成就四
法彼婆羅門大臣七世以來父母真
正不為他人所見輕毀是為初法復
次彼大臣異學三部諷誦通利種種經
書皆能分別世典幽微靡不綜練又
能善於大人相法瞻察吉凶祭祀儀
禮是為二法復次大臣善於言語所
說柔和義味具足是為三法復次大
臣智謀勇果無有怯弱凡祭祀法無
不解知是為四法時彼王成就八法
婆羅門大臣成就四法彼王有四援
助三祭祀法十六祀具時婆羅門大
臣於彼新舍以十六事開解王意除
王疑想云何十六大臣白王或有人
言今刹利王欲為大祀而七世以來
父母不正常為他人所見輕毀設有
此言不能汙王所以者何王七世以
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之所輕毀或
有人言今刹利王欲為大祀而顏貌
醜陋非刹利種設有此言不能汙王

所以者何王顏貌端正剌利種族或
有人言今剌利王欲為大祀而無增
上戒智慧不具設有此言不能汙王
所以者何王戒德增上智慧具足或
有人言今剌利王欲為大祀而不善
諸術乘爲馬車種種兵法不能解知
設有此言不能汙王所以者何王善
諸技術戰陣兵法無不解知或有人
言王欲為大祀而無大威力攝諸小
王設有是言不能汙王所以者何王
有大威力攝諸小王或有人言王欲
大祀而不善於言語所說虛穢義味
不具設有此言不能汙王所以者何
王善於言語所說柔軟義味具足或
有人言王欲大祀而無多財寶設有
是言不能汙王所以者何王庫藏盈
溢多有財寶或有人言王欲大祀而
無智謀志意怯弱設有是言不能汙
王所以者何王智謀勇果无有怯弱
或有人言王欲大祀不語宮內設有
是語不能汙王所以者何王欲祭祀
先語宮內或有人言王欲大祀而不
語太子皇子設有此言不能汙王所

以者何王欲祭祀先語太子皇子或有人言王欲大祀不語羣臣設有此言不能汙王所以者何王欲大祀先語羣臣或有人言王欲大祀不語將士設有此言不能汙王所以者何王欲祭祀先語將士或有人言王欲大祀而婆羅門大臣七世以來父母不正常為他人之所輕毀設有是語不能汙王所以者何我七世以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所見輕毀或有人言王欲大祀而大目於異學三部諷誦不利種種經書不能分別世典幽微亦不綜練不能善於大人相法瞻察吉凶祭祀儀禮設有此言不能汙王所以者何我於三部異典諷誦通利種種經書皆能分別世典幽微靡不綜練又能善於大人相法瞻察吉凶祭祀儀禮或有人言王欲大祀而大目不善言語所說魚獮義味不具設有此言不能汙王所以者何我善言語所說柔和義味具足或有人言王欲大祀而大目智謀不具志意怯弱不解祀法設有是言不能汙王所以者

何我智謀勇果無有怯弱凡祭祀法
無不解知佛告究羅檀頭彼王於十
六處有疑而彼大目以十六事開解
王意佛言時大目於彼新舍以十事
行示教利喜於王云何為十大目言
王祭祀時諸有煞生不煞生來集會
者平等施與若有煞生而來者亦施
與彼自當知不煞而來者亦施與為
是故施如是心施若復有偷盜邪姪
兩舌惡口妄言綺語貪取嫉妬邪見
來在會者亦施與彼自當知若有不
盜乃至正見來者亦施與為是故施
如是心施佛告婆羅門彼大目以此
十行示教利喜又告婆羅門時彼刹
利王於彼新舍生三悔心大臣滅之
云何為三王生悔言我今大祀已為
大祀當為大祀今為大祀多損財寶
起此三心而懷悔恨大目語言王已
為大祀已施當施今施於此福祀不
宜生悔是為王入新舍生三悔心大
臣滅之佛告婆羅門今時刹利王水
澆頭種以十五日月滿時出彼新舍
於舍前露地然大火積手執油瓶注

於火上唱言與與時彼王夫人聞王以十五日月滿時出新舍於舍前然大火積手執油瓶注於火上唱言與與彼夫人嫫女多持財寶來詣王所而白王言此諸雜寶助王為祀婆羅門彼王尋告夫人嫫女言止止汝便為供養已我自大有財寶足以祭祀諸夫人嫫女自生念言我等不宜將此寶物還於宮中若王於東方設大祀時當用佐助婆羅門其後王於東方設大祀時夫人嫫女即以此寶物助設大祀時太子皇子聞王十五日月滿時出新舍於舍前然大火積手執油瓶注於火上唱言與與彼太子皇子多持財寶來詣王所白王言以此寶物助王大祀王言止止汝便為供養已我自大有財寶足以祭祀諸太子皇子自生念言我等不宜持此寶物還也王若於南方設大祀者當以佐助如是大目持寶物來願已助王祭祀西方將士持寶物來願已助王祭祀北方佛告婆羅門彼王大祭祀時不煞牛羊及諸衆生唯用酥乳

麻油蜜黑蜜石蜜以為祭祀佛告婆
羅門彼刹利王為大祀時初喜中喜
後亦喜此為成辦祭祀之法佛告婆
羅門彼刹利王為大祀已剃除鬚髮
服三法衣出家為道修四無量心身
壞命終生梵天上時王夫人為大施
已亦復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行
四梵行身壞命終生梵天上婆羅門
羅門時王為三祭祀法十六祀具而
成大祀於汝意云何時究羅檀頭聞
佛言已默然不對時五百婆羅門語
究羅檀頭言沙門瞿曇所說微妙大
師何故默然不答究羅檀頭答言沙
門瞿曇所說微妙我非不然可所以
默然者自思惟耳沙門瞿曇說此事
不言從他聞我默思惟沙門瞿曇將
無是彼刹利王耶或是彼婆羅門大
臣耶今時世尊告究羅檀頭曰善哉
善哉汝觀如來正得其宜是時刹利
王為大祀者豈異人乎勿造斯觀即

吾身是也我於今時極大施慧究羅
檀頭白佛言齊此三祭祀及十六祀
具得大果報復有勝者耶佛言有問
曰何者是佛言於此三祭祀及十六
祀具若能常供養衆僧使不斷者功
德勝彼又問於三祭祀及十六祀具
若能常供養衆僧使不斷者為此功
德寂勝復有勝者耶佛言有又問何
者是佛言若以三祭祀及十六祀具并
供養衆僧使不斷者不如為招提僧
起僧房堂閤此施寂勝又問為三祭
祀及十六祀具并供養衆僧使不斷
絕及為招提僧起僧房堂閤為此福
寂勝復有勝者耶佛言有又問何者
是佛言若為三種祭祀十六祀具供
養衆僧使不斷絕及為招提僧起僧
房堂閤不如起歡喜心口自發言我
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此福最勝又
問齊此三歸得大果報耶復有勝者
佛言有又問何者是佛言若以歡喜
心受行五戒盡形壽不煞不盜不婬不
欺不飲酒此福寂勝又問齊此三祀
至於五戒得大果報耶復有勝者佛

言有又問何者是佛言若能以慈心
念一切衆生如搗牛乳頃其福最勝又
問齋此三祀至於慈心得大果報耶
復有勝者佛言有又問何者是佛言
若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有人
於佛法中出家修道衆德悉備乃至
具足三明滅諸癡冥具足慧明所以
者何以不放逸樂閑靜故此福最勝
究羅檀頭又白佛言瞿曇我為祭祀
具諸牛羊各五百頭今盡放捨任其
自遊隨逐水草我今歸依佛歸依法
歸依僧聽我於正法中為優婆塞自
今以後盡形壽不煞不盜不淫不欺
不飲酒唯願世尊及諸大衆時受我
請今時世尊默然受之時婆羅門見
佛默然受請已即起礼佛繞三匝而
去還家供辦種種餽饌明日時到今
時世尊著衣持鉢與大比丘衆十二
百五十人俱詣婆羅門舍就座而坐時
婆羅門手自斟酌供佛及僧食訖去
鉢行澡水畢佛為婆羅門而作頌曰
祭祀火為上 調誦詩為上 人中王為上
衆流海為上 星中月為上 光明日為上

上下及四方諸有所生物天及世間人
唯佛為最上欲求大福者當供養三寶
今時究羅檀頭婆羅門即取一小座
於佛前坐今時世尊漸為說法示教
利喜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大患
上漏為尋出要為上分布顯示諸清
淨行今時世尊觀彼婆羅門心意柔
軟陰蓋輕微易可調伏如諸佛常法
為說苦諦分別顯示說集聖諦集滅
聖諦出要聖諦時究羅檀頭婆羅門
即於座上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猶如
淨潔白疊易為受染檀頭婆羅門亦
復如是見法得法獲果定住不由他
信得無所畏而白佛言我今重再三
歸依佛法聖眾願佛聽我於正法中為
優婆塞自今已後盡形壽不煞不盜
不婬不欺不飲酒重白佛言唯願世
尊更受我七日請今時世尊默然受
之時婆羅門即於七日中手自斟酌
供佛及僧過七日已世尊遊行人間
佛去未久時究羅檀頭婆羅門得病
命終時眾多比丘聞究羅檀頭供養
佛七日佛去未久得病命終即自念

言彼人命終當何所趣時諸比丘詣
世尊所頭面礼足於一面坐彼究羅
檀頭今者命終當生何所佛告諸比
丘彼人淨修梵行法法成就亦不於
法有所觸燒以斷五下分結於彼現
般涅槃不來此世今時諸比丘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十五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長阿含經卷第十五 第三十二張深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十六

深

後秦弘始年佛臨耶舍共竺佛念譯

第三分堅固經第五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毘舍離城波婆利掩次林中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今時有長者子名曰堅固來詣佛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時堅固長者子白佛言善哉世尊唯願今者勅諸比丘若有婆羅門長者子居士來當為現神足顯上人法佛告堅固我終不教諸比丘為婆羅門長者居士而現神足上人法也我但教弟子於空閑處靜默思道若有功德當自覆藏若有過失當自發露時堅固長者子復白佛言唯願世尊勅諸比丘若有婆羅門長者居士來當為現神足顯上人法佛復告堅固我終不教諸比丘為婆羅門長者居士而現神足上人法也我但教弟子於空閑處靜默思道若有功德當自覆藏若有過失當自發露時堅固長者子白佛言我於上人法無有疑也但此毘舍離城國土豐樂人民熾盛若於中現神足者多所

饒益佛及大眾善弘道化佛復告堅
固我終不教比丘為婆羅門長者子
居士而現神足上人法也我但教弟
子於空閑處靜默思道若有功德當
自覆藏若有過失當自發露所以者
何有三神足云何為三一曰神足二
曰觀察他心三曰教誡云何為神足
長者子比丘習無量神足能以一身
變成無數以無數身還合為一若遠
若近山河石壁自在無碍猶如行空
於虛空中結加趺坐猶如飛鳥出入
大地猶如在水若行水上猶如履地
身出烟火如大火聚手捫日月立至
梵天若有得信長者居士見此比丘現
無量神足立至梵天當復詣餘未得
信長者居士所而告之言我見比丘
現無量神足立至梵天彼長者居士
未得信者語得信者言我聞有瞿羅
呪能現如是無量神變乃至立至梵
天佛復告長者子堅固彼不信者有
如此言豈非毀謗言耶堅固白佛言
此實是毀謗言也佛言我以是故不
勅諸比丘現神變化但教弟子於空
閑處靜默思道若有功德當自覆藏

若有過失當自發露如是長者此即是我諸比丘所現神足云何名觀察他心神足於是比丘現無量觀察神足觀諸衆生心所念法限屏所為皆能識知若有得信長者居士見比丘現無量觀察神足觀他衆生心所念法限屏所為皆悉識知便詣餘未得信長者居士所而告之曰我見比丘現無量觀察神足觀他衆生心所念法限屏所為皆悉能知彼不信長者居士聞此語已生毀謗言有軋陀羅呪能觀察他心限屏所為皆悉能知云何長者子此豈非毀謗言耶堅固白佛言此實是毀謗言也佛言我以是故不勅諸比丘現神變化但教弟子於空閑處靜默思道若有功德當自覆藏若有過失當自發露如是長者子此即是我比丘現觀察神足云何為教誡神足長者子若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十号具足於諸天世人魔若魔天沙門婆羅門中自身作證為他說法上中下言皆悉真正義味清淨梵行具足若長者居士聞已

於中得信得信已於中觀察自念我
不宜在家若在家者鈎鎖相連不得
清淨修於梵行我今寧可剝除鬚髮
服三法衣出家修道具諸功德乃至
成就三明滅諸闇冥生大智明所以
者何斯由精勤樂獨閑居專念不忘
之所得也長者子此是我比丘現教
誡神足今時堅固長者子白佛言頗
有比丘成就此三神足耶佛告長者子
我不說有數多有比丘成此三神足者
長者子我有比丘在此衆中自思念
此身四大地水火風何由永滅彼比
丘倏趣天道往至四天王所問四天
王言此身四大地水火風由何永滅
長者子彼四天王報比丘言我不知
四大由何永滅我上有天名曰忉利
微妙第一有大智慧彼天能知四大
由何而滅彼比丘聞已即倏趣天道
往詣忉利天上問諸天言此身四大
地水火風何由永滅彼忉利天報比
丘言我不知四大何由滅上更有天
名焰摩微妙第一有大智慧彼天
能知即往就問又言不知如是展轉

至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皆
言我不知四大何由而滅上更有天
微妙第一有大智慧名梵迦夷彼天
能知四大何由永滅彼比丘即修趣
梵道詣梵天上問言此身四大地水
火風何由永滅彼梵天報比丘言我
不知四大何由永滅今有大梵天王
無能勝者統千世界富貴尊豪最
得自在能造化物是衆生父母彼能
知四大由何永滅長者子彼比丘尋
問彼大梵王今為所在彼天報言不
知大梵今為所在以我意觀出現不
久未久梵王忽然出現長者彼比丘
詣梵王所問言此身四大地水火風
何由永滅彼大梵王告比丘言我梵
天王無能勝者統千世界富貴尊豪
最得自在能造万物衆生父母時彼
比丘告梵王曰我不問此事自問四
大地水火風何由永滅長者子彼梵
王猶報比丘言我是大梵天王無能
勝者乃至造作万物衆生父母比丘
又復告言我不問此我自問四大何
由永滅長者子彼梵天王如是至三

不能報彼比丘四大何由永滅時大
梵王即執比丘右手將詣屏處語言
比丘今諸梵王皆謂我為智慧第一
無不知見是故我不得報汝言不知
不見此四大何由永滅又語比丘汝
為大愚乃捨如來於諸天中推問此
事汝當於世尊所問如此事如佛所
說善受持之又告比丘今佛在舍衛
國給孤獨園汝可往問長者子時比
丘於梵天上忽然不現譬如壯士屈
申臂頃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來
至我所頭面礼足一面坐白我言世
尊今此四大地水火風何由而滅時
我告言比丘猶如商人辭鷹入海於
海中放彼鷹飛空東西南北若得陸
地則便停止若無陸地更還歸船比
丘汝亦如是乃至梵天問如是義竟
不成就還來歸我今當使汝成就此
義即說偈言

何由無四大 地水火風滅 何由無龜細
及長短好醜 何由無名色 永滅無有餘
應答識無形 無量自有光 此滅四大滅
應細好醜滅 於此名色滅 識滅餘亦滅

時堅固長者子白佛言世尊此比丘名何等云何持之佛告長者子此比丘名阿室已當奉持之今時堅固長者子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長阿含第三分憍形梵志經第六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委若國金豚底野林中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時有憍形梵志姓迦葉詣世尊所問訊已一面坐憍形迦葉白佛言我聞沙門瞿曇呵責一切諸祭祀法罵諸苦行人以為弊穢瞿曇若有言沙門瞿曇呵責一切諸祭祀法罵苦行人以為弊穢作此言者是為法語法法成就不誹謗沙門瞿曇耶佛言迦葉彼若言沙門瞿曇呵責一切諸祭祀法罵苦行人以為弊穢者彼非法言非法法成就為誹謗我非誠實言所以者何迦葉我見彼等苦行人有身壞命終墮地獄中者又見苦行人身壞命終生天善處者或見苦行人樂為苦行身壞命終生地獄中者或見苦行人樂為苦行身壞命終生天善處者迦葉我於此二趣所受報處

盡知盡見我寧可呵責諸苦行者以
為弊穢耶我正說是彼則言非我正
說非彼則言是迦葉有法沙門婆羅
門同有法沙門婆羅門不同迦葉彼
不同者我則捨置以此法不與沙門
婆羅門同故迦葉彼有智者作如是
觀沙門瞿曇於不善法重濁黑冥非
賢聖法彼異衆師於不善法重濁黑
冥非賢聖法誰能堪任滅此法者
迦葉彼有智者作是觀時如是知見
唯沙門瞿曇能滅是法迦葉彼有智
者作如是觀如是推求如是論時我
於此中則有名稱復次迦葉彼有智
者作如是觀沙門瞿曇弟子於不善
法重濁黑冥非賢聖法彼異衆師弟
子於不善法重濁黑冥非賢聖法誰
能堪任滅此法者迦葉彼有智者作
如是觀如是知見唯沙門瞿曇弟子
能滅是法迦葉彼有智者作如是觀
如是推求如是論時我弟子則得名
稱復次迦葉彼有智者作如是觀沙
門瞿曇於諸善法清白微妙及賢聖
法彼異衆師於諸善法清白微妙及

賢聖法誰能堪任增長修行者迦葉
彼有智者作如是觀如是知見唯有
沙門瞿曇堪任增長修行是法迦葉
彼有智者作如是觀如是推求如是
論時我於此中則有名稱迦葉彼有
智者作如是觀沙門瞿曇弟子於諸
善法清白微妙及賢聖法彼異眾師
弟子於諸善法清白微妙及賢聖法
誰能堪任增長修行者迦葉彼有智
者作如是觀如是知見唯有沙門瞿
曇弟子能堪任增長修行是法迦葉
彼有智者作如是觀如是推求如是
論時於我弟子則有名稱迦葉有道有
迹比丘於中修行則自知自見沙門
瞿曇時說實說義說法說律說迦葉
何等是道何等是迹比丘於中修行
自知自見沙門瞿曇時說實說義說
法說律說迦葉於是比丘修念覺意
依止息依無欲依出要修法精進喜
猗定捨覺意依止息依無欲依出要
迦葉是為道是為迹比丘於中修行
自知自見沙門瞿曇時說實說義說
法說律說迦葉言瞿曇唯有是道是

迹比丘於中修行自知自見沙門瞿
曇時說實說義說法說律說但苦行
穢汙有得婆羅門名有得沙門名何等
是苦行穢汙有得婆羅門名有得沙
門名瞿曇離服褓形以手自障蔽不
受夜食不受朽食不受兩壁中間食
不受二人中間食不受兩刀中間食
不受兩朽中間食不受共食家食不
受懷妊家食狗在門前不食其食不
受有蠅家食不受請食他言先識則
不受其食不食魚不食肉不飲酒不
兩器食一食一咽至七食止受人益
食不過七益或一日一食或二日三
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一食或復食
果或復食莠或食飯汁或食麻米或
食穢稻或食牛糞或食廐糞或食樹
根枝葉花實或食自落果或披衣或
披莎衣或衣樹皮或草檐身或衣廐
皮或留髮或被毛編或著塚間衣或
有常舉手者或不坐牀席或有常蹲
者或有剃髮留鬚鬚者或有卧荆棘
上者或有卧果旅上者或有褓形卧
牛糞上者或一日三浴或一夜三浴

以無數苦苦侵此身瞿曇是為苦行
穢汙或得沙門名或得婆羅門名佛
言迦葉離服褓形者以無數方便苦
侵此身彼戒不具足見不具足不能
勤修亦不廣普迦葉白佛言云何為
戒具足云何為見具足過諸苦行微
妙第一佛告迦葉諦聽善思念之當
為汝說迦葉言唯然瞿曇願樂欲聞
佛告迦葉若如來至真出現於世乃
至四禪於現法中而得快樂所以者
何斯由精勤專念一心樂於閑靜不
放逸故迦葉是為戒具足見具足勝諸
苦行微妙第一迦葉言瞿曇瞿曰戒具
足見具足過諸苦行微妙第一但沙門
法難婆羅門法難佛言迦葉此是世
間不共法所謂沙門法婆羅門法難
迦葉乃至優婆夷亦能知此法離服
褓形乃至無數方便苦侵此身但不
知其心為有恚心為無恚心有恨心
無恨心有害心無害心若知此心者
不名沙門婆羅門為已不知故沙門
婆羅門為難今時迦葉白佛言何等
是沙門何等是婆羅門戒具足見具

足為上為勝微妙第一佛告迦葉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迦葉言唯然瞿曇願樂欲聞佛言迦葉彼比丘以三昧心乃至得三明滅諸癡冥生智慧明所謂漏盡智生所以者何斯由精勤專念不忘樂獨閑靜不放逸故迦葉此名沙門婆羅門戒具足見具足取勝取上微妙第一迦葉言瞿曇雖言是沙門婆羅門見具足戒具足為上為勝微妙第一但沙門婆羅門法甚難甚難沙門亦難知婆羅門亦難知佛告迦葉優婆塞亦能修行此法自言我從今日能離服保形乃至以無數方便苦役此身不可以此行名為沙門婆羅門者當以此行名為沙門婆羅門者不得言沙門甚難婆羅門甚難不以此行為沙門婆羅門故言沙門甚難婆羅門甚難佛告迦葉我昔一時在羅閱祇於高山七葉窟中曾為尸俱陀梵志說清淨苦行時梵志生歡喜心得清淨信供養我稱讚我第一供養稱讚於我迦葉言瞿曇誰於瞿曇不生第一歡

喜淨信供養稱讚者我今於瞿曇亦
生第一歡喜得清淨信供養稱讚歸
依瞿曇佛告迦葉諸世間諸所有戒無
有與此增上戒等者况欲出其上諸
有三昧智慧解脫見解脫慧無有與
此增上三昧智慧解脫見解脫慧等
者况欲出其上迦葉所謂師子者是
如來至真等正覺如來於大眾中廣
說法時自在無畏故号師子云何迦
葉汝謂如來師子吼時不勇捍耶勿
造斯觀如來師子吼勇捍無畏迦葉
汝謂如來勇捍師子吼時不在大眾
中耶勿造斯觀如來在大眾中勇捍
師子吼迦葉汝謂如來在大眾中作
師子吼不能說法耶勿造斯觀所以
者何如來在大眾中勇捍無畏作師
子吼善能說法云何迦葉汝謂如來
於大眾中勇捍無畏為師子吼善能
說法衆會聽者不一心耶勿造斯觀
所以者何如來在大眾中勇捍無畏
為師子吼善能說法諸來會者皆一
心聽云何迦葉汝謂如來在大眾中勇
捍無畏為師子吼善能說法諸來會

者皆一心聽而不歡喜信受行耶勿造斯觀所以者何如來在大衆中勇捍多力能師子吼善能說法諸來會者皆一心聽歡喜信受迦葉汝謂如來在大衆中勇捍無畏為師子吼善能說法諸來會者歡喜信受而不供養耶勿造斯觀如來在大衆中勇捍無畏為師子吼善能說法諸來會者皆一心聽歡喜信受而設供養迦葉汝謂如來在大衆中勇捍無畏為師子吼乃至信敬供養而不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耶勿造斯觀所以者何如來在大衆中勇捍無畏乃至出家修道而不究竟梵行至安隱處無餘沮洳耶勿造斯觀所以者何如來於大衆中勇捍無畏乃至出家修道究竟梵行至安隱處無餘沮洳時迦葉白佛言云何瞿曇我得於此法中出家受具戒不佛告迦葉若異學欲來入我法

中出家修道者當留四月觀察稱可
衆意然後當得出家受戒迦葉雖有
是法亦觀其人耳迦葉言若有異學
欲來入佛法中修梵行者當留四月
觀察稱可衆意然後當得出家受戒
我今能於佛法中四歲觀察稱可衆
意然後乃出家受戒佛告迦葉我已
有言但觀其人耳今時迦葉即於佛
法中出家受具足戒時迦葉受戒未
久以淨信心修無上梵行現法中自
身作證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
辦不受後有即成阿羅漢今時迦葉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長阿含第三分三明經第七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俱薩羅國人間
遊行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
詣伊車能伽羅俱薩羅婆羅門村止
宿伊車林中時有婆羅門名沸伽羅
婆羅婆羅門名多梨車以小緣詣伊
車能伽羅村此沸伽羅婆羅婆羅
門七世以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之
所輕毀異典三部諷誦通利種種經

書善能分別又能善於大人相法觀察吉凶祭祀儀札有五百弟子教授不廢其一弟子名婆悉咤七世以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之所輕毀異學三部諷誦通利種種經書盡能分別亦能善於大人相法觀察吉凶祭祀儀札亦有五百弟子教授不廢多梨車婆羅門亦七世已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之所輕毀異學三部諷誦通利種種經書盡能分別亦能善於大人相法觀察吉凶祭祀儀札亦有五百弟子教授不廢其一弟子名頗羅墮七世已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之所輕毀異學三部諷誦通利種種經書盡能分別亦能善於大人相法觀察吉凶祭祀儀札亦有五百弟子教授不廢時婆悉咤頗羅墮二人於清旦至園中遂共論義更相是非時婆悉咤語頗羅墮我道真正能得出要至於梵天此是大師沸伽羅婆娑羅婆羅門所說頗羅墮又言我道真正能得出要至於梵天此是大師多梨車婆羅門所說如是婆悉咤再三自稱己道真正頗羅墮亦再三自

稱已道真正二人共論各不能決時
婆悉咤語頗羅墮曰我聞沙門瞿曇
釋種子出家成道於拘薩羅國遊行
人間今在伊車能伽羅林中有大名
稱流聞天下如來至真等正覺十号
具足於諸天世人魔若魔天沙門婆
羅門中自身作證為他說法上中下
言皆悉真正義味具足梵行清淨如
是真人宜往覲現我聞彼瞿曇知梵
天道能為人說常與梵天往還言語
我等當共詣彼瞿曇共決此義若沙
門瞿曇有所言說當共奉持今時婆
悉咤頗羅墮二人相隨到伊車林中
詣世尊所問評已一面坐今時世尊
知彼二人心中所念即告婆悉咤曰
汝等二人清旦至園中作如是論共
相是非汝一人言我法真正能得出
要至於梵天此是大師沸伽羅婆羅
所說彼一人言我法真正能得出要
至於梵天此是大師多梨車所說如
是再三更相是非有如此事耶時婆
悉咤頗羅墮聞佛此言皆悉驚愕衣
毛為豎心自念言沙門瞿曇有大神
德先知人心我等所欲論者沙門瞿

曇已先說訖時婆志宅白佛言此道
彼道皆稱真正皆得出要至於梵天
為沸伽羅婆羅婆羅門所說為是為
多梨車婆羅門所說為是耶佛言正
使婆志宅此道彼道真正出要得至
梵天汝等何為清旦園中共相是非
乃至再三耶時婆志宅白佛言諸有
三明婆羅門說種種道自在欲道自
作道梵天道此三道者盡向梵天瞿
曇辟如村營所有諸道皆向於城諸
婆羅門雖說種種諸道皆向梵天佛
告婆志宅彼諸道為盡趣梵天不答
曰盡趣佛復再三重問種種諸道盡
趣梵天不答曰盡趣今時世尊定其
語已告婆志宅曰云何三明婆羅門
中頗有一人得見梵天者不答曰無有
見者云何婆志宅曰三明婆羅門先師
頗有得見梵天者不答曰無有見者
云何婆志宅乃往三明仙人舊婆羅
門諷誦通利能為人說舊諸讚誦歌
詠詩書其名阿吒摩婆羅門婆摩提
婆婆羅門毗婆審宅婆羅門伊尼羅
斯婆羅門地婆提伽婆羅門婆婆志
婆羅門迦葉婆羅門阿樓那婆羅門

瞿曇摩娑婆羅門首胎婆羅門婆羅門
陀婆羅門彼亦得見梵天不耶答曰
無有見者佛言若彼三明婆羅門無
有一見梵天者若三明婆羅門先師無
有見梵天者又諸舊大仙三明婆羅
門阿咤摩等亦不見梵天者當知三
明婆羅門所說非實又告婆悉咤如
有姪人言我與彼端正女人交通稱
嘆姪法餘人語言汝識彼女不為在
何處東方西方南方北方耶答曰不
知又問汝知彼女所止土地城邑村
落不答曰不知又問汝識彼女父母
及其姓字不答曰不知又問汝知彼
女為是刹利女為是婆羅門居士首
陀羅女耶答曰不知又問汝知彼女
為長短藍細黑白好醜耶答曰不知
云何婆悉咤彼人讚嘆為是實不答
曰不實如是婆悉咤三明婆羅門所
說亦亦無有實也云何婆悉咤汝三
明婆羅門見日月遊行出沒處所又
手供養能作是說此道真正當得出
要至日月所不報曰如是三明婆羅
門見日月遊行出沒處所又手供養
而不能言此道真正當得出要至白

月所也如是婆悉宅三明婆羅門見
日月遊行出沒之處又手供養而不
能說此道真正當得出要至日月所
而常又手供養恭敬豈非虛妄耶答
曰如是瞿曇彼實虛妄佛言譬如
人立梯空地餘人問言立梯用為答
曰我欲上堂又問堂何所在東西南北
耶答云不知云何婆悉宅此人立梯
欲上堂者豈非虛妄耶答曰如是彼
實虛妄佛言三明婆羅門亦復如是
虛誑無實婆悉宅五欲繫淨甚可愛
樂云何為五眼見色甚可愛樂耳聲
鼻香舌味身觸甚可愛樂於我賢聖
法中為著為縛為是鈎鑊彼三明婆
羅門為五欲所染愛著堅固不見過失
不知出要彼為五欲之所繫縛正使
奉事日月水火唱言扶接我去生梵
天者無有是處譬如阿夷羅河其水
平岸鳥鳥得飲有人在此岸身被重
繫空喚彼岸言來渡我去彼岸寧來
渡此人不答曰不也婆悉宅五欲繫
淨甚可愛樂於賢聖法中猶如鈎鑊
彼三明婆羅門為五欲所染愛著堅
固不見過失不知出要彼為五欲之

所繫縛正使奉事日月水火唱言扶
接我去生梵天上亦復如是終無是
處婆悉吒辭如阿夷羅河其水平
岸鳥鳥得飲有人欲渡不以手足身
力不因船楫能得渡不答曰不能婆
悉吒三明婆羅門亦復如是不修沙
門清淨梵行更修餘道不清淨行欲
求生梵天者無有是處婆悉吒猶如
山水暴起多漂人民亦無船楫又無
橋梁有行人來欲渡彼岸見山水暴
起多漂人民亦無船楫又無橋梁彼
人自念我今寧可多集草木牢堅縛
拽自以身力渡彼岸耶即尋縛拽自
以身力安隱得渡婆悉吒此亦如是
若比丘捨非沙門不清淨行行於沙門
清淨梵行欲生梵天者則有是處云
何婆悉吒梵天有慧心耶無慧心耶
答曰無慧心也又問三明婆羅門有
慧心無慧心耶答曰有慧心婆悉吒梵
天無慧心三明婆羅門有慧心有慧心
無慧心不共同不俱解脫不相趣向是
故梵天婆羅門不共同也云何婆悉
吒梵天有瞋心無瞋心耶答曰無瞋

心又問三明婆羅門有瞋心無瞋心
耶答曰有瞋心佛言梵天無瞋心三
明婆羅門有瞋心有瞋心無瞋心不
同趣不同解脫是故梵天婆羅門不
共同也云何婆志宅梵天有恨心無
恨心耶答曰無恨心又問三明婆羅
門有恨心無恨心耶答曰有恨心佛
言梵天無恨心三明婆羅門有恨心
有恨心無恨心不同趣不同解脫是
故梵天婆羅門不共同也云何婆志
宅梵天有家屬產業不答曰無又問
三明婆羅門有家屬產業不答曰有
佛言梵天無家屬產業三明婆羅門
有家屬產業有家屬產業無家屬產
業不同趣不同解脫是故梵天婆羅
門不共同也云何婆志宅梵天得自
在不得自在耶答曰得自在又問三
明婆羅門得自在不得自在耶答曰
不得自在佛言梵天得自在三明婆
羅門不得自在不得自在得自在不
同趣不同解脫是故梵天婆羅門不
共同也佛言彼三明婆羅門設有人
來問難深義不能具答實如是不答

曰如是時婆悉吒頗羅隨二人俱白
佛言且置餘論我聞沙門瞿曇明識
梵道能為人說又與梵天相見往來
言語唯願沙門瞿曇以慈愍故說梵
天道開示演布佛告婆悉吒我今問
汝隨意報我云何婆悉吒彼心念國
去此遠近答近若使有人生長彼國
有餘人問彼國道徑云何婆悉吒彼
人生長彼國答彼道徑寧有疑不答
曰無疑所以者何彼國生長故佛言
正使彼人生長彼國或可有疑若有
人來問我梵道無疑也所以者何我
常數數說彼梵道故時婆悉吒頗羅
隨俱白佛言且置此論我聞沙門瞿
曇明識梵道能為人說又與梵天相
見往來言語唯願沙門瞿曇以慈愍
故說於梵道開示演布佛言諦聽善
思當為汝說答言唯然願樂欲聞
佛言若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
十号具足乃至四禪於現法中而自
娛樂所以者何斯由精勤專念不忘
樂獨閑靜不放逸故彼以慈心遍滿
一方餘方亦尔廣布無際無二无量無

恨無害遊戲此心而自娛樂悲喜捨
心遍滿十方餘方亦亦廣布無際無二
元量無有結恨無惱害意遊戲此心以
自娛樂云何婆志吒梵天有志心無
志心耶答曰無志心也又問行慈比
丘有志心無志心耶答曰無志心
佛言梵天無志心行慈比丘無志心
無志心无志心同趣同解脫是故梵
天比丘俱共同也云何婆志吒梵天
有瞋心耶无瞋心耶答曰無也又問
行慈比丘有瞋心无瞋心耶答曰无
佛言梵天無瞋心行慈比丘無瞋心
无瞋心无瞋心同趣同解脫是故梵
天比丘俱共同也云何婆志吒梵天
有恨心无恨心耶答曰無又問行慈
比丘有恨心無恨心耶答曰無佛言梵
天無恨心行慈比丘無恨心無恨心
無恨心同趣同解脫是故比丘梵天
俱共同也云何婆志吒梵天有家屬
產業不答曰無也又問行慈比丘有
家屬產業不耶答曰無也佛言梵天
無家屬產業行慈比丘亦無家屬產
業無家屬產業無家屬產業同趣同

解脫是故梵天比丘俱共同也云何
婆悉咤梵天得自在不耶答曰得自
在又問行慈比丘得自在耶答曰得
自在佛言梵天得自在行慈比丘得
自在得自在得自在同趣同解脫是
故梵天比丘俱共同也佛告婆悉咤
當知行慈比丘身壞命終如發箭之
頃生梵天上佛說是法時婆悉咤頗
羅墮即於座上速塵離垢諸法法眼
生今時婆悉咤頗羅墮聞佛所說歡
喜奉行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十六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新雕造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十七

深

後秦弘始年佛臨耶舍共坐佛念譯

第三分沙門果經第八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羅閱祇耆舊童子菴婆園中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舍時王阿闍世奉提希子以十五日月滿時命一夫人而告之曰今夜清明與晝無異當何所為作夫人白王言今十五日夜月滿時與晝無異宜沐浴澡浴與諸姝女五欲自娛時王又命第一太子優耶婆陁而告之曰今夜月十五日月滿時與晝無異當何所施作太子白王言今夜十五日月滿時與晝無異宜集四兵與共謀議伐於邊逆然後還此共相娛樂時王又命勇健大將而告之曰今十五日月滿時其夜清明與晝無異當何所為作大將白言今夜清明與晝無異宜集四兵案行天下知有逆順時王又命雨舍婆羅門而告之曰今十五日月滿時其夜清明與晝無異當詣何等沙門婆羅門所能開悟

我心時雨舍自言今夜清明與晝無異有不蘭迦葉於大衆中而為導首多有知識名稱遠聞猶如大海多所容受衆所供養大王宜往詣彼問評王若見者心或開悟王又命雨舍弟須臾施而告之曰今夜清明與晝無異宜詣何等沙門婆羅門所能開悟我心須臾施自言今夜清明與晝無異有末伽梨瞿舍利於大衆中而為導首多有知識名稱遠聞猶如大海無不容受衆所供養大王宜往詣彼問評王若見者心或開悟王又命典作大目而告之曰今夜清明與晝無異當詣何等沙門婆羅門所能開悟我心典作大目自言有阿耨多翅舍鉢婆羅於大衆中而為導首多有知識名稱遠聞猶如大海無不容受衆所供養大王宜往詣彼問評王若見者心或開悟王又命典或開悟王又命伽羅守門將而告之曰今夜清明與晝無異當詣何等沙門婆羅門所能開悟我心伽羅守門將自言有婆浮施伽旃那於大衆中而為導首多有知識名稱遠聞猶如大

海無不容受衆所供養大王宜往詣
彼問評王若見者心或開悟王又命
優陀夷漫提子而告之曰今夜清明
與晝無異當詣何等沙門婆羅門所
能開悟我心優陀夷自言有散若夷
毗羅梨涕於大衆中而為導首多所
知識名稱遠聞猶如大海無不容受
衆所供養大王宜往詣彼問評王若
見者心或開悟王又命弟無畏而告
之曰今夜清明與晝無異當詣何等
沙門婆羅門所能開悟我心弟无畏
自言有尸軀子於大衆中而為導首
多所知識名稱遠聞猶如大海無不
容受衆所供養大王宜往詣彼問評
王若見者心或開悟王又命壽命童
子而告之曰今夜清明與晝無異當
詣何等沙門婆羅門所能開悟我心壽
命童子自言有佛世尊今在我菴婆
園中大王宜往詣彼問評王若見者
心必開悟王勅壽命言嚴我所乘寶鳥
及餘五百白鳥者舊受教即嚴王鳥及
五百象訖白王言嚴駕已脩唯願知時
阿闍世王自乘寶鳥使五百夫人乘

五百牝為手各執炬現王威嚴出羅
閱祇欲詣佛所小行進路告壽命曰
汝今誑我陷固於我引我大衆欲與
冤家壽命自言大王我不敢欺王不
敢陷固引王大衆以與冤家王但前
進必獲福慶時王小復前進告壽命
言汝欺誑我陷固於我欲引我衆持
與冤家如是再三所以者何彼有大
衆千二百五十人寂然無聲將有謀
也壽命復再三自言大王我不敢欺
誑陷固引王大衆持與冤家王但前
進必獲福慶所以者何彼沙門法常
樂閑靜是以無聲王但前進園林已
現阿闍世王到園門下爲解劍退蓋
去五威儀步入園門告壽命曰今佛
世尊為在何所壽命報言大王今佛
在彼高堂上前有明燈世尊處師子
座南面而坐王小前進自見世尊尔
時阿闍世王往詣講堂所於外洗足
然後上堂默然四顧生歡喜心口自
發言今諸沙門寂然靜默止觀具足
願使我太子優婆耶亦止觀成就與
此無異

今時世尊告阿闍世王曰汝念子故
口自發言願使太子優婆耶亦止觀
成就與此無異汝可前坐時阿闍世
王即前頭而礼佛足於一而坐而白
佛言今欲有所問若有閑暇乃敢請
問佛言大王欲有問者便可問也阿
闍世王白佛言世尊如今人乘爲馬
車習刀牟劍弓矢兵仗戰鬪之法王
子力士大力士僮使皮師剃髮師織
屨師車師瓦師竹師葦師皆以種種
伎術以自存生自恣娛樂父母妻子
奴僕僮使共相娛樂如此營生現有
果報今諸沙門現在所修現得果報
不佛告王曰汝頗曾詣諸沙門婆羅
門所問如此義不王白佛言我曾詣
沙門婆羅門所問如是義我念一時
至不蘭迦葉所問言如人乘爲馬車
習於兵法乃至種種營生現有果報
今此衆現在修道現得果報不彼不
蘭迦葉報我言王若自作若教人作
斫伐殘害煮炙切割惱乱衆生愁憂
啼哭煞生偷盜婬逆妄語踰牆劫奪
放火焚燒斷道爲惡大王行如此事

非為惡也大王若以利劍鬻割一切衆生以為肉聚充滿世間此非為惡亦無罪報於恒水北岸為大施會施一有惡報於恒水北岸為大施會施一切衆利人等利亦無福報王白佛言猶如有人問瓜報李問李報瓜彼亦如是我問現得報不而彼答我無罪福報我即自念言我是刹利王水澆頭種無緣煞出家人繫縛驅遣時我懷念結心作此念已即便捨去又白佛言我於一時至末伽梨拘舍梨所問言如今人乘馬馬車習於兵法乃至種種營生皆現有果報今者此衆現在修道現得報不彼報我言大王無施无與無祭祀法亦无善惡無善惡報無有今世亦無後世无父無母无天無化無衆生世無沙門婆羅門平等行者亦無今世後世自身作證布現他人諸言有者皆是虛妄世尊猶如有人問瓜報李問李報瓜彼亦如是是我問現得報不彼乃以无義答我即自念言我是刹利王水澆頭種無緣煞出家人繫縛驅遣時我懷念結

心作此念已即便捨去又白佛言我於一時至阿夷陀翅舍欽婆羅所問言大德如人乘爲馬車習於兵法乃至種種營生皆現有果報今者此衆現在修道現得報不彼報我言受四大人取命終者地大還歸地水還歸水火還歸火風還歸風皆悉壞敗諸根歸空若人死時牀舉舉身置於塚間火燒其骨如鷄色或變爲灰土若愚若智取命終者皆悉壞敗爲斷滅法世尊猶如有人問李爪報彼亦如是我問現得報不而被答我以斷滅我即念言我是剎利王水澆頭種无緣煞出家入繫縛驅遣時我懷忿結心作此念已即便捨去又白佛言我昔一時至彼浮陀伽旃延所問言大德如人乘爲馬車習於兵法乃至種種營生皆現有果報今者此衆現在修道得報不彼答我言大王無力无精進人无力無方便无因无緣衆生染著無因无緣衆生清淨一切衆生有命之類皆悉無力不得自在无有冤讎定在數中於此六生中受諸苦樂

猶如問李瓜報問瓜李報彼亦如是
我問現得報不彼已無力答我我即
自念言我是刹利王水澆頭種無緣
煞出家人繫縛驅遣時我懷忿結心
作此念已即便捨去又白佛言我昔
一時至散若毗羅梨子所問言大德
如人乘為馬車習於兵法乃至種種
營生皆現有果報今者此衆現在修
道現得報不彼答我言大王現有沙
門果報問如是答此事如是此事實
此事異此事非異非不異大王現无
實此事異此事非異非不異大王現有
無沙門果報問如是答此事如是此事
實此事異此事非異非不異大王現非
有非无沙門果報問如是答此事如是
此事實此事異此事非異非不異世尊
猶如人問李瓜報問瓜李報彼亦如
是我問現得報不而彼異論答我我
即自念言我是刹利王水澆頭種无
緣煞出家人繫縛驅遣時我懷忿
結心作是念已即便捨去又白佛言
我昔一時至厓軋子所問言大德猶

如人乘爲馬車乃至種種營生現有果報今者此衆現在修道現得報不彼報我言大王我是一切智一切見人盡知無餘若行若住坐卧覺悟無餘智常現在前世尊猶如人問李瓜報問瓜李報彼亦如是我問現得報不而彼答我以一切智我即自念言我是剎利王水澆頭種無緣煞出家人繫縛驅遣時我懷忿結心作此念已即便捨去是故世尊今我来此問如是義如人乘爲馬車習於兵法乃至種種營生皆現有果報今者沙門現在修道現得報不

佛告阿闍世王曰我今還問王隨意所答云何大王王家僮使内外作人皆見王於十五日月滿時沐髮澡浴在高殿上與諸婢女共相娛樂作此念言咄哉行之果報乃至是乎此王阿闍世以十五日月滿時沐髮澡浴於高殿上與諸婢女五欲自娛誰能知此乃是行報者彼於後時剎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行平等法云何大王大王遇見此人來寧復起念

言是我僕使不耶王白佛言不也世尊
若見彼來當起迎請坐佛言此豈非
沙門現得報耶王言如是世尊此是現
得沙門報也復次大王若王界內寄
居客人食王廩賜見王於十五日
滿時沐髮澡浴於高殿上與諸姝女
五欲自娛彼作是念咄哉彼行之報
乃如是耶誰能知此乃是行報者彼
於後時剝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
道行平等法云何大王大王若遇見
此人來寧復起念言是我客民食我
廩賜耶王言不也若我見其遠來當
起迎禮敬問訊請坐云何大王此非
沙門現得果報耶王言如是現得沙
門報也復次大王如來至真等正覺
出現於世入我法者乃至三明滅諸闇
冥生大智明所謂漏盡智證所以者
何斯由精勤專念不忘樂獨閑靜不
放逸故云何大王此非沙門現在果
報也王報言如是世尊實是沙門現
在果報今時阿闍世王即從坐起頭
面禮佛足白佛言唯願世尊受我悔
過我為狂愚癡冥無識我父摩竭瓶

沙王以法治化無有偏枉而我迷惑
五欲實害父王唯願世尊加哀慈悲
受我悔過佛告王曰汝愚冥無識但
自悔過汝迷於五欲乃害父王今於賢
聖法中能悔過者即自饒益吾愍汝
故受汝悔過今時阿闍世王禮世尊
足已還一面坐佛為說法示教利喜
王聞佛教已即白佛言我今歸依佛
歸依法歸依僧聽我於正法中為優
婆塞自今已後盡形壽不煞不盜不
婬不欺不飲酒唯願世尊及諸大衆
明受我請今時世尊默然許可時王
見佛默然受請已即起禮佛遶三匝
而還其去未久佛告諸比丘言此阿
闍世王過罪損減已拔重咎若阿闍
世王不煞父者即當於此坐上得法眼
淨而阿闍世王今自悔過罪各損減
已拔重咎時阿闍世王至於中路告
壽命童子言善哉善哉汝今於我多
所饒益汝先稱說如來指授開發然
後將我詣世尊所得蒙開悟深識汝
恩終不遺忘時王還宮辦諸餽饌種
種飲食明日時到唯聖知時今時世

尊者衣持鉢與眾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俱往詣王宮就座而坐時王手自斟酌供佛及僧食訖去鉢行澡水畢禮世尊足白言我今再三悔過我為狂愚癡冥無識我父摩竭瓶沙王以法治化無有偏枉而我迷於五欲實害父王唯願世尊加哀慈愍受我悔過佛告王曰汝愚冥無識迷於五欲乃害父王今於賢聖法中能悔過者即自饒益吾今愍汝受汝悔過時王禮佛足已取一小座於佛前坐佛為說法示教利喜王聞佛教已又自佛言我今再三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唯願聽我於正法中為優婆塞自今已後盡形壽不煞不盜不婬不欺不飲酒亦時世尊為阿闍世王說法示教利喜已從坐起而去亦時阿闍世王及壽命童子聞佛所說歡喜奉行佛說長阿含第三分布吒婆樓經第九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亦時世尊清旦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時世尊念言今日乞食於時

為早今我寧可往至布吒婆樓梵志
林中觀者須時至當乞食今時世尊
即詣梵志林中時布吒婆樓梵志遙
見佛來即起迎言善來沙門瞿曇久
不來此今以何緣而能屈願可前就
座今時世尊即就其座告布吒婆樓
曰汝等集此何所作為為何講說梵
志白佛言世尊昨日多有梵志沙門
婆羅門集此婆羅門堂說如是事相
違逆論瞿曇或有梵志作是說言人
無因无緣而想生無因無緣而想滅
想有去来来則想生去則想滅瞿曇
或有梵志作是說由命有想生由命
有想滅彼想有去来来則想生去則想
滅瞿曇或有梵志作是說如先所言
無有是處有大鬼神有大威力彼持
想去彼持想来彼持想去則想滅彼
持想来則想生我因是故生念念沙
門瞿曇先知此義必能善知想知滅
定今時世尊告梵志曰彼諸論者皆
有過各言無因無緣而有想生無因
无緣而有想滅想有去来来則想生
去則想滅或言因命想生因命想滅

想有去來則想生去則想滅或有
言無有是處有大鬼神彼持想来彼
持想去持來則想生持去則想滅如
此言者皆有過咎所以者何梵志有
因緣而想生有因緣而想滅若如來
出現於世至真等正覺十号具足有
人於佛法中出家為道乃至滅五蓋
覆蔽心者除去欲惡不善法有覺有
觀離生喜樂入初禪先滅欲想生喜
樂想梵志以此故知有因緣想生有
因緣想滅滅有覺觀內喜一心無
覺無觀定生喜樂入第二禪梵志
彼初禪想滅二禪想生以是故知
有因緣想滅有因緣想生捨喜修
護專念一心自知身樂賢聖所求
護念清淨入三禪梵志彼二禪想滅
三禪想生以是故知有因緣想滅有
因緣想生捨苦捨樂先滅憂喜護念
清淨入第四禪梵志彼三禪想滅四
禪想生以是故知有因緣想滅有因
緣想生捨一切色想滅志不念異想
入空處梵志一切色想滅空處想生
以是故知有因緣想滅有因緣想生
越一切空處入識處梵志彼空處想

滅識處想生故知有因緣想滅有因緣想生越一切識處入不用處梵志彼識處想滅不用處想生以是故知有因緣想滅有因緣想生捨不用處入有想無想處梵志彼不用處想滅有想無想處想生以是故知有因緣想滅有因緣想生彼捨有想无想處入想知滅定梵志彼有想無想處想滅入想知滅定以是故知有因緣想生有因緣想滅彼得此想已作是念有念為惡無念為善彼作是念時彼微妙想不滅更處想生彼復念言我今寧可不為念行不起思惟彼不為念行不起思惟已微妙想滅處想不生彼不為念行不起思惟微妙想滅處想不生時即入想知滅定云何梵志汝從本已來頗曾聞此次第滅想因緣不梵志白佛言從本已來信自不聞如是次第滅想因緣又白佛言我今生念謂此有想此無想或復有想此想已彼作是念有念為惡无念為善彼作是念時微妙想不滅處想更生彼復念言我今寧可不為念行不起

思惟彼不為念行不起思惟已微妙
想滅魚想不生彼不為念行不起思
惟微妙想滅麤想不生時即入想知
滅定佛告梵志言善哉善哉此是賢
聖法中次第想滅想定梵志復白佛
言此諸想中何者為無上想佛告梵
志不用憂想為無上梵志又白佛言
諸想中何者為第一無上想佛言諸
想諸言无想於其中間能次第得想
知滅定者是為第一無上想梵志又
問為一想為多想佛言有一想無多
想梵志又問先有想生然後智先有
智生然後想為想智一時俱生耶佛
言先有想生然後智由想有智梵志
又問想即是我耶佛告梵志汝說何
等人是我梵志白佛言我不說人是
我我自說色身四大六入父母生育
乳舖成長衣服莊嚴無常磨滅法我
說此人是我佛告梵志汝言色身四
大六入父母生育乳舖長成衣服莊
嚴無常磨滅法說此人是我想梵志且
置此我但人想生人想滅梵志言我
不說人是我我說欲界天是我佛言

且置欲界天是我但我人想生人想滅
梵志言我不說人是我我自說色界
天是我佛言且置色界天是我但我
想生人想滅梵志言我不說人是我
我自說空處識處不用處有想无想
處無色天是我佛言且置空處識處
无所有處有想无想處无色天是我
但我人想生人想滅梵志白佛言云何
瞿曇我寧可得知人想生人想滅不
佛告梵志汝欲知人想生人想滅者
甚難甚難所以者何汝見異習異
忍異受依異法故梵志白佛言如是
瞿曇我見異習異忍異受依異法
故欲知人想生人想滅者甚難甚難
所以者何我世間有常此實餘虛我
世間無常此實餘虛我世間有常無
常此實餘虛我世間非有常非无常
此實餘虛我世間有邊此實餘虛我
世間無邊此實餘虛我世間有邊無
邊此實餘虛我世間非有邊非無邊
此實餘虛是命是身此實餘虛命異
身異此實餘虛身命非異非不異此
實餘虛無命无身此實餘虛如來終

此實餘虛如來不終此實餘虛如來
終不終此實餘虛如來非終非不終
此實餘虛佛告梵志世間有常乃至
如來非終非不終我所不記梵志白
佛言瞿曇何故不記我世間有常乃
至如來非終非不終盡不記耶佛言
此不與義合不與法合非梵行非無
欲非無為非寂滅非止息非正覺非
沙門非涅槃是故不記梵志又問云
何為義合法合云何為梵行初云何
無為云何無欲云何寂滅云何止息
云何正覺云何沙門云何涅槃云何
名記佛告梵志我記苦諦苦集苦滅
苦出要諦所以者何此是義合法合
梵行初首無欲无為寂滅止息正覺
沙門涅槃是故我記今時世尊為梵
志說法示教利喜已即從坐而去佛
去未久其後諸餘梵志語布吒婆樓
梵志曰汝何故聽瞿曇沙門所說語
語即可瞿曇言我及世間有常乃至
如來非終非不終不與義合故我不
記汝何故即可是言我等不可沙門
瞿曇如是所說布吒婆樓報諸梵志

言沙門瞿曇所說我世間有常乃至
如來非終非不終不與義合故我不
記我亦不印可此言但彼沙門瞿曇
依法住以法而言以法出離我當何
由違此智言沙門瞿曇如此微妙法
言不可違也時布吒婆樓梵志又於
異時共為首舍利弗詣世尊所問評已
一面坐為首舍利弗札佛而坐梵志
白佛言佛先在我所時去未久其後
諸餘梵志語我言汝何故聽沙門瞿
曇所說語語印可瞿曇言我世間常
乃至如來非終非不終不合義故不
記汝何故印可是言我等不可沙門
瞿曇如是所說我報彼言沙門瞿曇
所說我世間有常乃至如來非終非
不終不與義合故我不記我亦不印
可此言但彼沙門瞿曇依法住法以
法而言以法出離我等何由違此智
言沙門瞿曇微妙法言不可違也佛
告梵志曰諸梵志言汝何故聽沙門
瞿曇所說語語印可此言有各所以
者何我所說法有決定記不決定記去
何名不決定記我世間有常乃至如來

非終非不終我亦說此言而不決定記
所以然者此不與義合不與法合梵
行初非無欲非無為非寂滅非止息
非正覺非沙門非涅槃是故梵志我
雖說此言而不決定記云何名為決
定記我記苦諦苦集苦滅苦出要諦
所以者何此與法合義合是梵行初
首無定无記梵志或有沙門婆羅門
於一處世間無欲无為寂滅止息正
覺沙門涅槃是故我說決定記梵志
或有沙門婆羅門於一處世間一向
說樂我語彼言汝等審說一處世間
一向樂耶彼報我言如是我又語彼
言汝知見一處世間一向樂耶彼答
我言不知不見我復語彼言一處世
間諸天一向樂汝曾見不彼報我言
不知不見又問彼言彼一處世間諸
天汝頗共坐起言語精進修定不耶
答我言不我又問彼言彼一處世間
諸天一向樂者頗曾來語汝言汝所
行質直當生彼一向樂天我以所行
質直故得生彼共受樂耶彼答我言
不也我又問彼言汝能於己身起心

化作他四大身身體具足諸根無闕
不彼答我言不能云何梵志彼沙門
婆羅門所言為是誠實為應法不梵
志白佛言此非誠實為非法言佛告
梵志如果有人言我與彼端正女人交
通稱讚姪女僉人問言汝識彼女不
為在何處東方西方南方北方耶答
曰不知又問汝知彼女所止土地城
邑村落不答曰不知又問汝識彼女
父母及其姓字不答曰不知又問汝
知彼女為剎利女為是婆羅門居士
首陀羅女耶答曰不知又問汝知彼
女為長短虛細黑白好醜耶答曰不
知云何梵志此人所說為誠實不答
曰不也梵志彼沙門婆羅門亦復如
是無有真實梵志猶如有人立梯空
地餘人問言立梯用為答曰我欲上
堂又問堂何所在答曰不知云何梵
志彼立梯者豈非虛妄耶答曰如是
彼實虛妄佛言諸沙門婆羅門亦復
如是虛妄無實佛告布吒婆樓汝言
我身色四大六入父母生育乳哺成
長衣服莊嚴無常磨滅以此為我者

我說此為染汙為清淨為得解汝意
或謂染汙法不可滅清淨法不可生
常在苦中勿作是念何以故染汙法
可滅盡清淨法可出生處安樂地歡
喜愛樂專念一心智慧增廣梵志我
於欲界天空處識處不用處有想无
想處天說為染汙亦說清淨亦說得
解汝意或謂染汙法不可滅清淨法
不可生常在苦中勿作是念所以者
何染汙可滅淨法可生處安樂地歡
喜愛樂專念一心智慧增廣今時為
首舍利弗白言世尊當有欲界人身
四大諸根時復有欲界天身色界天
身空處識處不用處有想無想處天
身一時有不世尊當有欲界天身時
復有欲界人身四大諸根及色界天
身空處識處無所有處有想無想處
天身一時有不世尊當有色界天身
時復有欲界人身四大諸根及色界
天身空處識處無所有處有想无想
處天身一時有不如是至有想无想
處天身時有欲界人身四大諸根及
欲界天身色界天身空處識處無所

有處天身一時有不佛告為首舍利
弗若有欲界人身四大諸根今時正
有欲界人身四大諸根非欲界天身
色界天身空處識處無所有處有想
无想處天身如是乃至有有想無想
處天身時今時正有想無想處天身
無有欲界人身四大諸根及欲界天
身色界天身空處識處無所有處天
身為首譬如牛乳乳變為酪酪為生
酥生酥為熟酥熟酥為醍醐醍醐為第
一為首當有乳時唯名為乳不名為酪
酥醍醐如是展轉至醍醐時唯名醍
醐不名為乳不名酪酥為首此亦如
是若有欲界人身四大諸根時無有
欲界天身色界天身乃至有想无想
處天身如是展轉有有想无想處天
身時唯有有想无想處天身無有欲
界人身四大諸根及欲界天身色界
天身乃至無所有天身為首於汝意
云何若有人問汝言若有過去身時
有未來現在身一時有不有未來身
時有過去現在身一時有不有現在
身時有過去未來身一時有不設有

此問者汝云何報爲首言設有如是
問者我當報言有過去身時唯是過
去身無未來現在有未來身時唯是
未來身無過去現在有現在身時唯
是現在身無過去未來身爲首此亦
如有欲界人身四大諸根時無欲
界天身色界天身乃至有想无想處
天身如是展轉至有想無想處天身
時無有欲界人身四大諸根及欲界
天身色界天身至不用處天身復次
爲首若有人問汝言汝曾有過去已
滅不未來當生不現在今有不設有
是問者汝當云何答爲首白佛言若
有是問者當答彼言我曾有過去已
滅非不有也有未來當生非不有也
現在今有非不有也佛言爲首此亦
如有欲界人身四大諸根時無欲
界天身乃至有想无想天身如是展
轉至有想無想天身時無有欲界人
身四大諸根及欲界天身乃至無所
有處天身今時爲首白佛言世尊我
今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聽我於正
法中爲優婆塞自今已後盡形壽不

然不盜不淫不欺不飲酒時布吒婆
樓梵志白佛言我得於佛法中出家
受戒不佛告梵志若有異學欲於我
法中出家為道者先四月觀察稱衆
人意然後乃得出家受戒雖有是法
亦觀人耳梵志白佛言諸有異學欲
於佛法中出家受戒者先當四月觀
察稱衆人意然後乃得出家受戒如
我今者乃能於佛法中四歲觀察稱
衆人意然後乃望出家受戒佛告梵
志我先語汝雖有是法當觀其人時
彼梵志即於正法中得出家受戒如
是不久以信堅固淨修梵行於現法
中自身作證生死已盡所作已辦不
受後有即成阿羅漢今時布吒婆樓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長阿含第三分露遮經第十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拘薩羅人闍維
行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往
詣婆羅婆提婆羅門村北尸舍婆
林中止宿時有婆羅門名曰露遮住
婆羅林中其村豐樂人民熾盛波斯
匿王即封此村與婆羅門以為梵分

此婆羅門七世已來父母真正不為
他人之所輕毀異典三部諷誦通利
種種經書盡能分別又能善於大人
相法瞻候吉凶祭祀儀禮聞沙門瞿
曇釋種子出家成道於拘薩羅國人
間遊行至尸舍婆林中有大名稱流
聞天下如來至真等正覺十号具足於
諸天世人魔若魔天沙門婆羅門衆
中自身作證與他說法上中下善義
味具足梵行清淨如此真人宜往覲
現我今寧可往共相見時婆羅門即
出彼村詣尸舍婆林中至世尊所問
評已一面坐佛為說法示教利喜婆
羅門聞法已白佛言唯願世尊及諸
大衆明受我請今時世尊默然受請
彼婆羅門見佛默然知已許可即從
坐起遶佛而去去佛不遠便起惡見
言諸沙門婆羅門多知善法多所證
成不應為他人說但自知休與他說
為辭如有人壞故獄已更造新獄斯
是貪惡不善法耳時婆羅門還至婆
羅林已即於其夜具辦種種餽饍飲
食時到語剃頭師言汝持我聲詣尸

舍婆林中白沙門瞿曇日時已到宜知
是時剃頭師受教即行往到佛所礼
世尊足白時已到宜知是時尔時世
尊即著衣持鉢從諸弟子千二百五
十人俱詣婆羅林剃頭師侍從世尊
偏露右臂長跪叉手白佛言彼露遮
婆羅門去佛不遠生惡見言諸有沙
門婆羅門多知善法多所證者不應
為他人說但自知休與他說為辟如
有人壞故獄已更造新獄斯是貪惡
不善法耳唯願世尊除其惡見佛告
剃頭師曰此是小事易開化耳尔時
世尊至婆羅門舍就座而坐時婆羅
門以種種甘饌手自斟酌供佛及僧
食訖去鉢行澡水畢取一小牀於佛
前坐佛告露遮汝昨去我不遠生惡
見言諸沙門婆羅門多知善法多所
證者不應為他人說乃至貪惡不善
法實有是言耶露遮言尔實有此事
佛告露遮汝勿復尔生此惡見所以
者何世有三師可以自誠云何為三
一者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
於現法中可以除煩惱又可增益得

上人法而於現法中不除煩惱不得
上人法已業未成而為弟子說法其
諸弟子不恭敬承事由復依止與共
同住露遮彼諸弟子語師言師今剃
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於現法
中可得除衆煩惱得上人勝法而
今於現法中不能除煩惱不得上
人勝法已業未成而為弟子說法
使諸弟子不復恭敬承事供養但共
依止同住而已佛言露遮猶如有人
壞故獄已更造新獄斯則名為貪濁
惡法是為一師可以自誠是為賢聖
戒律戒儀戒時戒又告露遮第二師
者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於
現法中可得除衆煩惱不可增益得
上人法而於現法中不能除衆煩惱
雖復少多得上人勝法已業未成而
為弟子說法其諸弟子不恭敬承事
由復依止與共同住露遮彼諸弟子
語師言師今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出
家修道於現法中得除衆煩惱得上
人法而今於現法中不能除衆煩惱

雖復少多得上人法已利未成而為弟子說法使諸弟子不復恭敬承事供養但共依止同住而已佛言露遮猶如有人在他後行乎摩他背此則名為貪濁惡法是為二師可以自誠是為賢聖戒律戒儀戒時戒又告露遮第三師者剗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於現法中可除煩惱又可增益得上人法而於現法中不能除衆煩惱雖復少多得上人法已利未成而為弟子說法其諸弟子恭敬承事依止同住露遮彼諸弟子語師言師今剗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於現法中可得除衆煩惱少多得上人法而今於現法中不能除衆煩惱雖復少多得上人法已利未成而為弟子說法諸弟子恭敬承事共止同住佛言露遮猶如有人捨已禾稼鋤他田苗此則名為貪濁惡法是為三師可以自誠是為賢聖戒律戒儀戒時戒露遮有一世尊不在世間不可傾動云何為一若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乃至得三明除滅無明生智

慧明去諸闇冥出大法光所謂漏盡
智證所以者何斯由精勤專念不忘
樂獨閑居之所得也露遮是為第一
世尊不在世間不可傾動露遮有四
沙門果何者四謂須陀洹果斯陀含
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云何露遮有
人聞法應得此四沙門果若有人遮
言勿為說法設用其言者彼人聞法
得果以不答曰不得又問若不得果
得生天不答曰不得又問遮他說法
使不得果不得生天為是善心為不
善心耶答曰不善又問不善心者為
生善趣為墮惡趣答曰生惡趣露遮
猶如有人語波斯匿王言王所有國
土其中財物王盡自用勿給餘人云
何露遮若用彼人言者當斷餘人供
不答曰當斷又問斷他供者為是
善心為不善心答曰不善心又問不
善心者為生善趣為墮惡道耶答曰
墮惡道露遮彼亦如是有人聞法應
得四沙門果若有人言勿為說法設
用其言者彼人聞法得果不答曰不

得又問若不得果得生天不答曰不得又問遮他說法使不得道果不得生天彼為是善心為不善心耶答曰不善又問不善心者當生善趣為墮惡道耶答曰墮惡道露遮若有人語汝言彼波羅婆提村封貯有財物露遮自用勿給人物當自用與他何為云何露遮設用彼言者當斷餘人供不答曰當斷又問教人斷他供者為是善心為不善心耶答曰不善又問不善心者為生善趣為墮惡道耶答曰墮惡道露遮彼亦如是有人聞法應得四沙門果若有人言勿為說法設用其言者彼人聞法得果不答曰不得又問若不得果得生天不答曰不得又問遮他說法使不得果不得生天為是善心為不善心耶答曰不善又問不善心者為生善趣為墮惡道耶答曰墮惡道今時露遮婆羅門白佛言我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願聽我於正法中為優婆塞自今已後盡形壽不煞不盜不婬不欺不飲酒佛說法

已時露遮婆羅門闍佛所說歡喜
奉行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十七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長阿含經卷第十七 第三十二張深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十八

深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

第四分世記經閻浮提州品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俱利窟中與大比丘衆千二
百五十人俱時衆比丘於食後集講堂
上議言諸賢未曾有也今此天地何
由而敗何由而成衆生所居國土云
何今時世尊於閑靜處天耳徹聽聞
諸比丘於食後集講堂上議如此言
余時世尊於靜窟起詣講堂坐知而
故問問諸比丘向者所議議何等事
諸比丘白佛言我等於食後集法講
堂議言諸賢未曾有也今是天地何
由而敗何由而成衆生所居國土云何
我等集堂議如是事佛告諸比丘言
善哉善哉凡出家者應行二法一賢聖
默然二講論法語汝等集在講堂亦
應如此賢聖默然講論法語諸比丘
汝等欲聞如來記天地成敗衆生所
居國邑不耶時諸比丘白佛言唯然
世尊今正是時願樂欲聞世尊說已

當奉持之佛言比丘諦聽諦聽善思
念之當為汝說佛告諸比丘如一日月
周行四天下光明所照如是千世界
千世界中有千日月千須弥山王四
千天下四千大天下四千海水四千
大海四千龍四千大龍四千金翅鳥
四千大金翅鳥四千惡道四千大惡
道四千王四千大王七千大樹八千
大涅槃十千大山千閻羅王千四天
王千忉利天千焰摩天千兜率天千
化自在天千他化自在天千梵天是
為小千世界如一小千世界余所小
千千世界是為中千世界如一中千
世界余所中千千世界是為三千大
千世界如是世界周匝成敗衆生所
居名一佛剎佛告比丘今此大地深
十六万八千由旬其邊无際地止於
水水深三千三十由旬其邊无際水
止於風風深六千四十由旬其邊無
際比丘其大海水深八万四千由旬
其邊無際須弥山王入海水中八万
四千由旬出海水上高八万四千由
旬下根連地多固地分其山直上无

有阿曲生種種樹樹出衆香香遍山林多諸賢聖大神妙天之所居止其山下基純有金沙其山四面有四埵出高七百由旬雜色間廁七寶所成四埵斜亙曲臨海上須弥山王有七寶階道其下階道廣六十由旬挾道兩邊有七重寶牆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金牆銀門銀牆金門水精牆琉璃門琉璃牆水精門赤珠牆馬瑙門馬瑙牆赤珠門車渠牆衆寶門其欄楯者金欄銀栳銀欄金栳水精欄琉璃栳琉璃欄水精栳赤珠欄馬瑙栳馬瑙欄赤珠栳車渠欄衆寶栳其欄楯上有寶羅網其金羅網下懸銀鈴其銀羅網下懸金鈴琉璃羅網懸水精鈴水精羅網懸琉璃鈴赤珠羅網懸馬瑙鈴馬瑙羅網懸赤珠鈴車渠羅網懸衆寶鈴其金樹者金根金枝銀葉華實其銀樹者銀根銀枝金葉華實其水精樹水精根枝琉璃華葉其琉璃樹琉璃根枝水精華葉其赤珠樹赤珠根枝馬瑙華葉其馬瑙樹者馬瑙根枝赤珠華葉車渠樹

者車渠樹枝衆寶華葉其七重牆牆
有四門門有欄楯七重牆上皆有樓
閣臺觀周四圍遠有園觀浴池生衆
寶華葉寶樹行列花果繁茂香風四
起悅可人心鳬鴈鸞鳥異類奇鳥無
數千種相和而鳴又須弥山王中級階
道廣四十由旬挾道兩邊有七重寶
牆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七重乃
至無數衆鳥相和而鳴亦如下階
上級階道廣二十由旬挾道兩邊有
七重寶牆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
七重乃至無數衆鳥相和而鳴亦如
中階佛告比丘其下階道有鬼神住
名曰伽樓羅足其中階道有鬼神住
名曰持鬚其上階道有鬼神住名曰
喜樂其四埵高四万二千由旬四天
大王所居宮殿有七重寶城欄楯七
重羅網七重行樹七重諸寶鈴乃至
無數衆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須弥
山頂有三十三天宮寶城七重欄楯
七重羅網七重行樹七重乃至無數
衆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過三十三
天由旬一倍有焰摩天宮過焰摩天
宮由旬一倍有兜率天宮過兜率天

宮由旬一倍有化自在天宮過化自在天宮由旬一倍有他化自在天宮過他化自在天宮由旬一倍有梵加夷天宮於他化自在天梵加夷天中間有魔天宮縱廣六千由旬宮牆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七重乃至無數衆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過梵加夷天宮由旬一倍有光音天宮過光音天由旬一倍有遍淨天宮過遍淨天由旬一倍有果實天宮過果實天由旬一倍有無想天宮過無想天由旬一倍有無造天宮過無造天由旬一倍有無熱天宮過無熱天由旬一倍有善見天宮過善見天由旬一倍有大善見天宮過大善見天由旬一倍有色究竟天宮過色究竟天上有空處智天識處智天無所有處智天有想無想處智天齊以名衆生邊際衆生世界一切衆生生老病死受陰受有齊此不過佛告比丘須弥山北有天下名鬱單曰其土正方縱廣一万由旬人面亦方像彼地形須弥山東有天下名弗于逮其土正圓縱廣九千由旬人

面亦圓像彼地形須弥山西有天下
名俱耶尼其土形如半月縱廣八千
由旬人面亦余像彼地形須弥山南
有天下名閻浮提其土南狹北廣縱
廣七千由旬人面亦余像此地形須
弥山北面天金所成光照北方須弥
山東面天銀所成光照東方須弥山
西面天水精所成光照西方須弥山南
面天琉璃所成光照南方鬱單曰有
大樹王名菴婆娑羅圍七由旬高百由
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弗于逮有大
樹王名伽藍浮圍七由旬高百由旬
枝葉四布五十由旬俱耶尼有大樹
王名曰斤提圍七由旬高百由旬枝
葉四布五十由旬又其樹下有石牛
犢高一由旬閻浮提有大樹王名曰
閻浮提圍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
五十由旬金翅鳥王及龍王樹名俱
利睺婆羅圍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
四布五十由旬阿修羅王有樹名善畫
圍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
由旬忉利天有樹名曰晝度圍七由
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須
弥山邊有山名伽陀羅高四万二千

白旬縱廣四万二千由旬其邊廣遠
雜色間廁七寶所成其山去須弥山
八万四千由旬其間純生優鉢羅花
鉢頭摩花俱物頭花分陀利花蘆葦
松竹叢生其中出種種香香亦充遍
去佉陀羅山不遠有山名伊沙陀羅
高二万一千由旬縱廣二万一千由
旬其邊廣遠雜色間廁七寶所成去
佉陀羅山四万二千由旬其間純生
優鉢羅花鉢頭摩花俱勿頭花分陀
利花蘆葦松竹叢生其中出種種香
香氣充遍去伊沙陀羅山不遠有山
名樹巨陀羅高万二千由旬縱廣万
二千由旬其邊廣遠雜色間廁七寶
所成去伊沙陀羅山二万一千由旬
其間純生四種雜花蘆葦松竹叢生
其中出種種香香氣充遍去樹巨陀
羅山不遠有山名善見高六千由旬
縱廣六千由旬其邊廣遠雜色間廁
七寶所成去樹巨陀羅山万二千由
旬其間純生四種雜花蘆葦松竹叢
生其中出種種香香氣充遍去善見
山不遠有山名馬食上高三千由旬

縱廣三千由旬其邊廣遠雜色間廁
七寶所成去善見山六千由旬其間
純生四種雜花蘆華松竹叢生其中
出種種香香氣充遍去馬食山不遠
有山名尸民陀羅高千二百由旬縱
廣千二百由旬其邊廣遠雜色間廁
七寶所成去馬食山三千由旬其間
純生四種雜花蘆華松竹叢生其中
出種種香香氣充遍去尸民陀羅山
不遠有山名調伏高六百由旬縱廣
六百由旬其邊廣遠雜色間廁七寶
所成去尸民陀羅山千二百由旬其
間純生四種雜花蘆華松竹叢生其
中出種種香香氣充遍去調伏山不
遠有山名金剛圍高三百由旬縱廣
三百由旬其邊廣遠雜色間廁七寶
所成去調伏山六百由旬其間純生四
種雜花蘆華松竹叢生其中出種種
香香氣充遍去大金剛山不遠有大
海水海水北岸有大樹王名曰閼浮
圍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
由旬其邊空地復有叢林名菴婆羅
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曰閼婆
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曰婆羅

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曰多羅
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曰都多
羅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曰為
男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曰為
女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曰男
女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曰散
那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曰樹
檀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曰佉
訓羅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曰
波捺婆羅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
名曰毗羅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
名曰香捺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
名曰為梨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
名曰安石留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
林名曰為甘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
林名曰呵梨勒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
林名毗醯勒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
林名阿摩勒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
林名阿摩犁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
林名捺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
甘蔗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華
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竹縱廣
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舍羅縱廣五

十由旬復有叢林名舍羅業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木瓜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大木瓜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解脫華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瞻婆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婆羅羅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修摩那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婆師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多羅梨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伽耶縱廣五十由旬復有叢林名葡萄縱廣五十由旬過是地寧其空地中復有花池縱廣五十由旬復有鉢頭摩池俱物頭池分陀利池毒地滿中各縱廣五十由旬過是地寧其空地中有大海水名鬱禪那此水下有轉輪聖王道廣十二由旬挾道兩邊有七重牆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閭浮提地轉輪聖王出于世時水自然去其道平現去海不遠有山名鬱禪其山端嚴樹木繁茂花果熾盛衆香芬馥異類禽獸靡所不有去鬱禪山不遠有山名金壁中有八万

巖窟八万爲王止此窟中其身純白
頭有雜色口有六牙齒間金填過金
壁山已有山名雪山縱廣五百由旬
深五百由旬東西入海雪山中間有
寶山高二十由旬雪山崋出高百由
旬其山頂上有阿耨達池縱廣五十
由旬其水清冷澄淨無穢七寶砌壘
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種種
異色七寶合成其欄楯者金欄銀梳
銀欄金梳琉璃欄水精梳水精欄琉
璃梳赤珠欄馬瑙梳馬瑙欄赤珠梳
車渠欄衆寶所成金網銀鈴銀網金
鈴琉璃網水精鈴水精網琉璃鈴車
渠網七寶所成金多羅樹金根金枝
銀葉銀果銀多羅樹銀根銀枝金葉
金果水精樹水精根枝琉璃花果赤
珠樹赤珠根枝馬瑙葉馬瑙花果車
渠樹車渠根枝衆寶花果阿耨達池
側皆有園觀浴池衆花積聚種種樹葉
花果繁茂種種香風芬馥四布種種異
類諸鳥哀鳴相和阿耨達池底金沙
充滿其池四邊皆有梯陛金梳銀陛
銀梳金陛琉璃梳水精陛水精梳琉

瑤陞赤珠枕馬瑤陞馬瑤枕赤珠陞
車渠枕衆寶陞達池周匝皆有欄楯
生四種花青黃赤白雜色參間華如
車輪根如車轂花根出汁色白如乳
味甘如蜜阿耨達池東有恒伽河從
牛口出從五百河入于東海阿耨達
池南有新頭河從師子口出從五百
河入于南海阿耨達池西有婆叉河
從馬口出從五百河入于西海阿耨
達池北有斯陀河從為口中出從五
百河入于北海阿耨達宮中有五柱
堂阿耨達龍王恒於中止佛言何故
名為阿耨達阿耨達其義云何此閻
浮提所有龍王盡有三患唯阿耨達
龍無有三患云何為三一者舉閻浮
提所有諸龍皆被熱風熱沙著身燒
其皮肉及燒骨髓以為苦惱唯阿耨
達龍無有此患二者舉閻浮提所有
龍宮惡風暴起吹其宮內失寶飾衣
龍身自現以為苦惱唯阿耨達龍王
無如是患三者舉閻浮提所有龍王
各在宮中相娛樂時金翅大鳥入宮
搏掠或始生方便欲取龍食諸龍怖

懼常懷熱惱唯阿耨達龍無如此患
若金翅鳥生念欲往即便命終故名

阿耨達

阿耨達秦言無惱熱

佛告比丘雪山右面有城名毗舍離其
城北有七黑山七黑山北有香山其山
常有歌唱伎樂音樂之聲山有二窟一
名為畫二名善畫天七寶成柔濡香
潔猶如天衣妙音乳闍婆王從五百
乳闍婆在其中止畫善畫窟北有娑
羅樹王名曰善住有八千樹王圍遶
四面善住樹王下有萬王亦名善住
止此樹下身體純白七處平住力能
飛行其頭赤色雜色毛間六牙纖腴
金為間填有八千萬圍遶隨從其八
千樹王下八千為亦復如是善住樹
王北有大浴池名摩陀延縱廣五十
由旬有八千浴池周匝圍遶其水清
涼無有塵穢以七寶塹周匝砌壘遶
池有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
皆七寶成金欄銀栴銀欄金栴水精
欄琉璃栴琉璃欄水精栴赤珠欄馬
瑙栴馬瑙欄赤珠栴車渠欄眾寶栴
其金羅網下垂銀鈴其銀羅網下垂

金鈴水精羅網垂琉璃鈴琉璃羅網
垂水精鈴赤珠羅網垂馬瑙鈴馬瑙
羅網垂赤珠鈴車渠羅網垂衆寶鈴
其金樹者金根金枝銀葉花實其銀
樹者銀根銀枝金葉花實水精樹者
水精根枝琉璃花實琉璃樹者琉璃
根枝水精花實赤珠樹者赤珠根枝
馬瑙花實馬瑙樹者馬瑙根枝赤珠
花實車渠樹者車渠根枝衆寶花實
又其池底金沙布散遶池周匝有七
寶階道金陛銀陛銀陛金陛水精陛琉
璃陛琉璃陛水精陛赤珠陛馬瑙陛
馬瑙陛赤珠陛車渠陛衆寶陛挾陛
兩邊有寶欄楯又其池中生四種華
青黃赤白衆色衆間華如車輪根如
車轂花根出汁色白如乳味甘如蜜
遶池四面有衆園觀叢林浴池生種
種花樹木清涼花果豐盛無數衆鳥相
和而鳴亦復如是善住爲王念欲遊
戲入池浴時即念八千爲王時八千
爲王復自念言善住爲王今以念我
我等宜往至爲王所於是衆鳥即往
前立時善住爲王從八千爲王至摩陀

延池其諸為中有為王持蓋者有執
寶扇扇為王者中有作倡伎樂前導
從者時善住為王入池洗浴作倡伎樂
共相娛樂或有為為王洗鼻者或有
洗口洗頭洗牙洗耳洗腹洗背洗尾
洗足者中有拔華根洗之與王食者
中有取四種花散王上者今時善住
為王洗浴飲食共相娛樂已即出岸上
向善住樹立其八千為然後各自入
池洗浴飲食共相娛樂訖已還出至
為王所時為王從八千為前後導從
至善住樹王所中有持蓋覆為王者
有執寶扇扇為王者中有作倡伎樂
在前導者時善住為王詣樹王已坐
卧行步隨意所遊餘八千為各自在
樹下坐卧行步隨意所遊其樹林中
有圍八尋者有圍九尋至十尋十五尋
者唯善住為王婆羅樹王圍十六尋其
八千婆羅樹枝葉墮落時清風遠吹
置於林外又八千為大小便時諸夜叉鬼
除之林外佛告比丘善住為王有大
神力功德如是雖為畜生受福如是
佛說長阿含第四分世記經鬱單曰品第二

佛告比丘鬱單曰天下多有諸山其
彼山側有諸園觀浴池生衆雜花樹
木清涼花果豐茂無數衆鳥相和而
鳴又其山中多衆流水其水洋順無
有卒暴衆花覆上汎汎徐流挾岸
兩邊多衆樹木枝條柔弱花果繁熾
地生濡草腴繁右旋色如孔雀香如
婆師濡若天衣其地柔濡以足蹈地
地凹四寸舉足還復地平如掌無有
高下比丘彼鬱單曰土四面有四阿
耨達池各縱廣百由旬其水澄清無
有垢穢以七寶塹廁砌其邊乃至無
數衆鳥相和悲鳴與摩陀延池嚴飾
無異彼四大池各出四大河廣十由
旬其水洋順無有卒暴衆花覆上
汎汎徐流挾岸兩邊多衆樹木枝條
柔弱花果繁熾地生濡草腴繁右旋
色如孔雀香猶婆師濡若天衣其地
柔濡以足蹈地地凹四寸舉足還復
地平如掌無有高下又彼土地無有
溝澗坑坎荆棘株杪亦無蚊虻蛇
蜂蝎虎豹惡獸地純衆寶无有石沙
陰陽調柔四氣和順不寒不熱無衆

憫患其地潤澤塵穢不起如油塗地
無有遊塵百草常生无有冬夏樹木
繁茂花果熾盛地生濡草縣紫右
旋色如孔雀香猶婆師濡若天衣其
地柔濡以足蹈地地凹四寸舉足還
復地平如掌無有高下其土常有自
然粳米不種自生無有糠粃如白花
粟猶忉利天食衆味具足其土常有
自然金鎔有摩尼珠名曰焰光置於
鎔下飯熟光滅不假樵火不勞人功
其土有樹名曰曲躬葉葉相次天雨
不漏被諸男女止宿其下復有香樹
高七十里花果繁茂其果熟時皮殼
自裂自然香出其樹或高六十里或
五十四十極小高五里皆花果繁茂
其果熟時皮殼自裂自然香出復有
衣樹高七十里花果繁茂其果熟時
皮殼自裂出種種衣其樹或高六十
里五十四十極小高五里皆花果繁
茂出種種衣復有莊嚴樹高七十里
華果繁茂其果熟時皮殼自裂出種
種嚴身之具其樹或高六十里五十四
十里極小高五里皆花果繁茂出種

種嚴身之具復有花瓊樹高七十里
花果繁茂其果熟時皮殼自裂出種
種瓊樹或高六十里五十四十里極
小高五里亦皆花果繁茂出種種瓊
復有器樹高七十里花果繁茂其果
熟時皮殼自裂出種種器其樹或高
六十里五十四十極小高五里皆花
果繁茂出種種器復有果樹高七十
里花果繁茂其果熟時皮殼自裂出
種種果樹或高六十里五十四十極
小高五里皆花果繁茂出種種果復
有樂器樹高七十里花果繁茂其果
熟時皮殼自裂出種種樂器其樹或
高六十里五十四十極小高五里皆
花果繁茂出種種樂器其土有池名
曰善見縱廣百由旬其水清澄無有
垢穢以七寶塹廟砌其邊遶池四面
有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乃
至無數衆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其
善見池北有樹名菴婆羅周圍七里
上高百里枝葉四布過五十里其善
見池東出善道河廣一由旬其水徐
流無有洄復種種雜花覆蔽水上挾

岸兩邊樹木繁茂枝條柔弱花果熾
盛地生漚草脈紫右旋色如孔雀香
如婆師濡若天衣其地柔濡足踏地
時地凹四寸舉足還復地平如掌無
有高下又其河中有泉寶船彼方人
民欲入中洗浴遊戲時脫衣岸上乘
船中流遊戲娛樂訖已度水遇衣便
著先出先著後出後著不來本衣次
至香樹樹為曲躬其人手取種種雜
香以自塗身次到衣樹樹為曲躬其
人手取種種雜衣隨意所著次到莊
嚴樹樹為曲躬其人手取種種莊嚴
以自嚴飾次到瓊樹樹為曲躬其人
手取種種華鬘以著頭上次到器樹
樹為曲躬其人手取種種寶器取寶
器已次到果樹樹為曲躬其人手取
種種美果或取食者或口含者或漉
汁飲者次到樂器樹樹為曲躬其人
手取種種樂器調絃鼓之並以妙聲
和絃而行詣於園林隨意娛樂或一
日二日至于七日然後復云無有定
處善見池南出妙體河善見池西出
妙味河善見池北出光影河亦復如

是善見池東有園林名善見縱廣百
由旬遶園四邊有七重欄施七重羅
網七重行樹華色間廁七寶旣成其
園四面有四大門周匝欄楯皆七寶
成園內清淨無有荆棘其地平正無
有溝澗坑坎陵阜亦無蚊虻蠅蚤虱坑
池蜂蝎虎狼惡獸地純衆寶無有石
沙陰陽調柔四氣和順不寒不熱无
衆惱患其地潤澤無有塵穢如油塗
地遊塵不起百草常生無有冬夏樹
木繁茂花果熾盛地生濡草盤縈右
旋色如孔雀香如婆師漏若天衣其
地柔濡足蹈地時地凹四寸舉足還復
其園常生自然粳米無有糠粃如白
花聚衆味具足如忉利天食其園常
有自然金鍍有摩尼珠名曰焰光置
於鍍下飯熟光滅不假樵火不勞人
功其園有樹名曰曲躬葉葉相次天
雨不漏使諸男女止宿其下復有香
樹高七十里花果繁茂其果熟時皮
殼自裂出種種香樹有高六十里五
十四十至高五里花果繁茂出種種
香乃至樂器樹亦復如是其土人民

至彼園中遊戲娛樂一日二日至于
七日其善見園無人守護隨意遊戲
然後復去善見池南有園林名大善
見善見池西有園林名曰娛樂善見
池北有園林名曰等花亦復如是其
土中夜後夜阿耨達龍王數數隨時
起清淨雲周遍世界而降甘雨如搗
牛頭以八味水潤澤普洽水不留停
地無涸渟猶如幾師以水灑華使不
萎枯潤澤鮮明時彼土於中夜後
無有雲翳空中清明海出涼風清淨
柔和微吹人身舉體快樂其土豐饒
人民熾盛設須食時以自然粳米著
於釜中以焰光珠置於釜下飯自然
熟珠光自滅諸有來者自恣食之其
主不起飯終不盡若其主起飯則盡
賜其飯鮮潔如白花聚其味具足如
初利天食彼食此飯無有衆病氣力
充足顏色和悅無有衰耗又其土人
身體相類形貌同等不可分別其貌
少壯如閭浮提二十許人其人口齒
平正潔白密緻無間髮紺青色無有
塵垢髮垂八指齊眉而止不長不短

若其土人起欲心時則熟視女人而捨之去彼女隨後往詣園林若彼女人是彼男子父親母親骨肉中表不應行欲者樹不由蔭各自散去若非父親母親骨肉中表應行欲者樹則曲躬迴蔭其身隨意娛樂一日二日或至七日乃散去彼人懷妊七日八日便產隨生男女置於口衢大交道頭捨之而去諸有行人經過其邊出指令嗽指出甘乳充適兒身過七日已其兒長成與彼人等男向男衆女向女衆彼人命終不相失泣在嚴死屍置四衢道捨之而去有鳥名憂慰禪加接彼死屍置於他方又其土人大小便時地即為開便利訖已地還自合其土人民無所繫戀亦無畜積壽命常定死盡生天彼人何故壽命常定其人前世修十善行身壞命終生鬱單曰壽命千歲不增不減是故彼人壽命正等復次煞生者隨惡趣不然者生善趣如是竊盜邪淫兩舌惡口妄言綺語貪取嫉妬邪見者墮惡趣中不盜不姪不兩舌惡口妄言

綺語不貪取嫉妬邪見者則生善趣
若有不煞不盜不婬不兩舌惡口妄
言綺語不貪取嫉妬邪見身壞命終
生鬱單曰壽命千歲不增不減是故
彼人壽命正等復次慳恡貪取不能
施惠死墮惡道開心不恡能為施惠
者則生善處有人施沙門婆羅門及
施貧窮乞兒瘡病因苦者給其衣服
飯食乘輦花鬘塗香油搗房舍又造
立塔廟燈燭供養其人身壞命終生
鬱單曰壽命千歲不增不減是故彼
人壽命正等何故稱鬱單曰為勝其
土人民不受十善舉動自然與十善
合身壞命終生天善處是故彼人得
稱為勝鬱單曰鬱單曰者其義云何
於三天下其土最上最勝故名鬱單

曰鬱單曰奉
言軍上

佛說長阿含第四分世記經轉輪聖王第三
佛告比丘世間有轉輪聖王成就七
寶有四神德云何轉輪聖王成就七
寶一金輪寶二白為寶三紺馬寶四
神珠寶五玉女寶六居士寶七主兵
寶云何轉輪聖王金輪寶成就若轉

輪聖王出閭浮提地利利水澆頭種
以十五日月滿時沐浴香湯上高殿
上與妹女衆共相娛樂天金輪寶忽
現在前輪有千輻其光色具足天金
所成天匠所造非世所有輪徑丈四
轉輪聖王見已默自念言我曾從先
宿諸舊聞如是語若刹刹王水澆頭
種以十五日月滿時沐浴香湯昇法
殿上妹女圍遶自然金輪忽現在前
輪有千輻光色具足天匠所造非世
所有輪徑丈四是則名為轉輪聖王
今此輪現將無是耶今我寧可試此
輪寶時轉輪王即召四兵向金輪寶
偏露右臂右膝著地以右手摩捫金
輪語言汝向東方如法而轉勿違常
則輪即東轉時轉輪王即將四兵隨
其後行金輪寶前有四神導輪所住
處王即止駕今時東方諸小國王見
大王至以金鉢盛銀粟銀鉢盛金粟來
詣王所拜首白言善哉大王今此東
方土地豐樂多諸珍寶人民熾盛志
性仁和慈孝忠順唯願聖王於此治
政我等當給使左右承受所當時轉

輪王語小王言止止諸賢汝等則為
供養我已但當以正法治化勿使偏
枉無令國內有非法行身不煞生教
人不煞生偷盜邪淫兩舌惡口妄言
綺語貪取嫉妬邪見之人此即名為
我之所治時諸小王聞是教已即從
大王巡行諸國至東海表次行南方
西方北方隨輪而至其諸國王各獻
國土亦如東方諸小王以此閻浮提
所有名曰上沃野豐多出珍寶林水
清淨平廣之處輪則周行封盡畜度
東西十二由旬南北十由旬天神於
中夜造城塼其城七重七重欄楯七
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七寶所
成乃至無數衆鳥相和而鳴造此城
已金輪寶復於其城中畜度封地東
西四由旬南北二由旬天神於中夜
造宮殿宮牆七重七寶所成乃至無
數衆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造宮殿
已時金輪寶在宮殿上虛空中住完
具而不動轉轉輪聖王踊躍而言此
金輪寶真為我瑞哉今真為轉輪聖
王是為金輪寶成就云何白為寶成

就轉輪聖王清旦於正殿上坐自然
爲寶忽現在前其毛純白七處平住
力能飛行其首雜色六牙纖牖真金
間填時王見已念言此爲賢良若善
調者可中御乘即試調習諸能悉備
時轉輪王欲自試爲即乘其上清旦
出城周行四海食時以還時轉輪王
踊躍而言此白爲寶真爲我瑞我今
真爲轉輪聖王是爲爲寶成就云何
轉輪聖王紺馬寶成就時轉輪聖王
清旦在正殿上坐自然馬寶忽現在
前紺青色朱驥尾頭頸如爲力能飛
行時王見已念言此馬賢良若善調
者可中御乘即試調習諸能悉備時
轉輪聖王欲自試馬寶即乘其上清
旦出城周行四海食時已還時轉輪
王踊躍而言此紺馬寶真爲我瑞我
今真爲轉輪聖王是爲紺馬寶成
就云何神珠寶成就時轉輪聖王於
清旦在正殿上坐自然神珠忽現在
前質色清徹無有瑕穢時王見已言
此珠妙好若有光明可照宮內時轉
輪王欲試此珠即召四兵以此寶珠

置高幢上於夜冥中寶幢出城其珠
光明照一由旬現城中人皆起作務
謂為是晝時轉輪聖王踊躍而言今
此神珠真為我瑞我今真為轉輪聖
王是為神珠寶成就云何玉女寶成
就時玉女寶忽然出現顏色溶溶面
貌端正不長不短不麤不細不白不
黑不剛不柔冬則身溫夏則身涼舉
身毛孔出栴檀香口出優鉢羅花香
言語柔濡舉動安詳先起後坐不失
宜則時轉輪聖王見已無著心不暫
念况復親近時轉輪聖王見已踊躍
而言此玉女寶真為我瑞我今真為轉
輪聖王是為玉女寶成就云何居士
寶成就時居士丈夫忽然自出寶藏
自然財富無量居士宿福眼能徹視
地中伏藏有主無主皆悉見知其有
主者能為擁護其無主者取給王用
時居士寶往白王言大王有所給與
不足為憂我自能辦轉輪聖王欲試
居士寶即勅嚴船於水遊戲告居士
曰我須金寶汝速與我居士報曰大
王小待須至岸上王尋逼言我今須

用正介得來時居士寶被王嚴勅即於船上長跪以右手內著水中水中寶瓶隨手而出如垂綵樹彼居士寶亦復如是內手水中寶綵手出充滿船上而白王言向須寶用為須幾許時轉輪聖王語居士言止止吾無所須向相試耳汝今便為供養我已時居士聞王語已尋以寶物還沒水中時轉輪聖王踴躍而言此居士寶真為我瑞我今真為轉輪聖王是為居士寶成就云何主兵寶成就時主兵寶忽然出現智謀雄猛英略獨步即詣王前白言大王有所討罰不足為憂我自能辦時轉輪聖王欲試主兵寶即集四兵而告之曰汝今用兵未集者集已集者放未嚴者嚴已嚴者解未去者去已去者住時主兵寶聞王語已即令四兵未集者集已集者放未嚴者嚴已嚴者解未去者去已放未嚴者嚴已嚴者解未去者去已去者住時轉輪聖王見已踴躍而言此主兵寶真為我瑞我今真為轉輪聖王是為轉輪聖王七寶成就謂四神德一者長壽不夭無能及者二者

身強無患无能及者三者顏貌端正
無能及者四者寶藏盈溢無能及者
是為轉輪聖王成就七寶及四功德
時轉輪聖王久乃命駕出遊後園尋
告御者汝當善御而行所以然者吾
欲諦觀國土人民安樂無患時國人
民路次觀者復語侍人汝且徐行吾
欲諦觀聖王威顏時轉輪聖王慈育
民物如父愛子國民慕王如子仰父
所有珍琦盡以貢王願垂納受在意
所與時王報曰且止諸人吾自有寶
汝可自用轉輪聖王治此閭浮提時
其地平正無有荆棘坑坎堆阜亦無
蚊虻蜂蝎蠅蝻蛇虺惡虫石沙瓦礫
自然沈沒金銀寶玉現於地上四時
和調不寒不熱其地柔濡無有塵穢
如油塗地潔淨光澤無有塵穢轉
輪聖王治於世時地亦如是地出流
泉清淨無竭生柔濡草冬夏常青樹
木繁茂花果熾盛地生濡草色如孔
翠香若婆師濡如天衣足蹈地時地
凹四寸舉足還復無空缺處自然粳
米無有糠粃衆味具足時有香樹花

果茂盛其果熟時果自然裂出自然
香香氣馥薰復有木樹花果茂盛其果
熟時皮殼自裂出種種衣復有莊嚴
樹花果熾盛其果熟時皮殼自裂出
種種莊嚴具復有曼樹花果茂盛
其果熟時皮殼自裂出種種曼復有
器樹花果茂盛其果熟時皮殼自裂
出種種器復有果樹花果茂盛其果
熟時皮殼自裂出種種果復有樂器
樹花果茂盛其果熟時皮殼自裂出
衆樂器轉輪聖王治於世時阿耨達
龍王於中夜後起大密雲弥滿世界
而降大雨如搗牛頭雨八味水潤澤
周普地無停水亦無涘渟潤澤沾洽
生長草木猶如變師水灑花變使花
鮮澤今不萎枯時雨潤澤亦復如是
又時於中夜後空中清明淨無雲暄
海出涼風清淨調柔觸身生樂聖王
治時此閻浮提五穀豐賤人民熾盛
財寶豐饒無所匱乏當時轉輪聖王
以正治國無有阿枉修十善行亦時
諸人民亦修正見具十善行其王久
久身生重患而取命終時猶如樂人

食如小過身小不適而便命終生梵
天上時玉女寶居士寶主兵寶及國
土民作倡伎樂葬聖王身其王玉女
寶居士寶主兵寶國內士民以香湯
洗浴王身以刳貝經五百張疊次如
經之奉舉王身置金棺裏以香油
灌置鐵槨裏復以木擲重衣其外積
衆香薪重衣其上而耶維之於四衢
道頭起七寶塔縱廣一由旬雜色衆
間以七寶成其塔四面各有一門周
匝欄楯以七寶成其塔四面空地縱
廣五由旬圍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
羅網七重行樹金牆銀門銀牆金門
琉璃牆水精門水精牆琉璃門赤珠
牆馬瑙門馬瑙牆赤珠門車渠牆衆
寶門其欄楯者金欄銀枕銀欄金枕
水精欄琉璃枕琉璃欄水精枕赤珠
欄馬瑙枕馬瑙欄赤珠枕車渠欄衆
寶枕其金羅網下懸銀鈴其銀羅網下
懸金鈴琉璃羅網懸水精鈴水精羅
網懸琉璃鈴赤珠羅網懸馬瑙鈴馬
瑙羅網懸赤珠鈴車渠羅網懸衆寶
鈴其金樹者銀葉花寶其銀樹者金

業花實其琉璃樹水精花業水精樹
琉璃花業赤珠樹者碼瑤花業馬瑤樹
赤珠花業車渠樹衆寶花業其四圍
牆復有四門周匝欄楯又其牆上皆
有樓閣寶臺其牆四面有樹木園林
流泉浴池生種種花樹木繁茂花果
熾盛衆香芬馥異鳥哀鳴其塔成已
玉女寶居士寶典兵寶舉國士民皆
來供養此塔施諸窮乏須食與食須
衣與衣爲馬寶衆給衆所須隨意所
興轉輪聖王威神功德其事如是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十八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十九

深

後秦弘始年佛隨耶舍共竺佛念譯

第四分世記經地獄品第四

佛告比丘此四天下有八千天下圍遶其外復有大海水周匝圍遶八千天下復有大金剛山遶大海水金剛山外復有第二大金剛山二山中間窈窈冥冥日月神天有大威力不能以光照及於彼彼有八大地獄其一地獄有十六小地獄第一大地獄名想第二名黑繩第三名堆壓第四名叫喚第五名大叫喚第六名燒炙第七名大燒炙第八名無間其想地獄有十六小獄小獄縱廣五百由旬第一小獄名曰黑沙二名沸屎三名五百丁四名飢五名渴六名一銅釜七名多銅釜八名石磨九名膿血十名量火十一名灰河十二名鐵丸十三名鉞斧十四名豺狼十五名劍樹十六名寒氷七何名想地獄其中衆生手生鐵爪其爪長利迭相瞋忿懷毒害想以爪相蹴應手肉墮想為已死

冷風來吹皮肉還生尋活起立自想
言我今已活餘衆生言我想汝活以
是想故名想地獄復次想地獄其中
衆生懷毒害想共相觸燒手執自然
刀劊刀劊鋒利迭相斫刺剝剝割
身碎在地想謂為死冷風來吹皮肉
更生尋活起立彼自想言我今已活
餘衆生言我想汝活以此因緣故名
想地獄復次想地獄其中衆生懷毒
害想迭相觸燒手執刀劊刀劊鋒利
共相斫刺剝剝割想謂為死冷風
來吹皮肉更生尋活起立自言我活
餘衆生言我想汝活以此因緣故名
想地獄復次想地獄其中衆生懷毒
害想迭相觸燒手執小刀其刀鋒利
更相斫刺剝剝割想謂為死冷風
來吹皮肉更生尋活起立自言我活
餘衆生言我想汝活以此因緣故名
想地獄復次想地獄其中衆生懷毒
害想迭相觸燒手執小刀其刀鋒利
更相斫刺剝剝割想謂為死冷風
來吹皮肉更生尋活起立自言我活
餘衆生言我想汝活以此因緣故名

想地獄其中衆生久受罪已出想地獄憶惶馳走求自救護宿罪所牽不覺忽到黑沙地獄時有熱風暴起吹熱黑沙來著其身舉體盡黑猶如黑雲熱沙燒皮盡肉徹骨罪人身中有黑焰起遶身迴旋還入身內受諸苦惱燒炙焦爛以罪因緣受此苦報其罪未畢故使不死於此久受苦已出黑沙地獄憶惶馳走求自救護宿罪所牽不覺忽到沸屎地獄其地獄中有沸屎鐵丸自然滿前驅迫罪人使抱鐵丸燒其身手至其頭面無不周遍復使採撮舉著口中燒其脣舌從咽至腹通徹下過無不焦爛有鐵嘴虫咬食皮肉徹骨達髓苦毒辛酸憂惱無量以罪未畢猶復不死於沸屎地獄久受苦已出沸屎地獄憶惶馳走求自救護到鐵釘地獄到已獄卒撲之令墮偃熱鐵上舒展其身以釘釘手釘足釘心周遍身體盡五百釘苦毒辛酸號咷呻吟餘罪未畢猶復不死久受苦已出鐵釘地獄憶惶馳走求自救護到飢餓地獄獄卒來問

汝等來此欲何所求報言我餓獄卒
即捉撲熱鐵上舒展其身以鐵鈎鈎
口使開以熱鐵丸著其口中焦其脣
舌從咽至腹通徹下過無不焦爛苦
毒辛酸悲號啼哭餘罪未盡猶復不
死久受苦已出飢地獄憊惶馳走求
自救護到渴地獄獄卒問言汝等來
此欲何所求報言我渴獄卒即捉撲
熱鐵上舒展其身以熱鐵鈎鈎口使
開消銅灌口燒其脣舌從咽至腹通
徹下過無不焦爛苦毒辛酸悲號啼
哭餘罪未盡猶復不死久受苦已出
渴地獄憊惶馳走求自救護宿罪所
牽不覺忽到一銅鑊地獄獄卒怒目
捉罪人足倒投鑊中隨湯涌沸上下
迴旋從底至口從口至底或在鑊腹
身體爛熟辟如煮肉且隨湯涌沸上下迴
轉中外爛壞罪人在鑊隨湯上下亦
復如是號咷悲叫万毒普至餘罪未
盡故復不死久受苦已出一銅鑊地獄
憊惶馳走求自救護宿罪所牽不覺
忽至多銅鑊地獄多銅鑊地獄縱廣
五百由旬獄鬼怒目捉罪人足倒投

鎗中隨湯涌沸上下迴旋從底至口
從口至底或在鎗腹舉身爛壞辟如
煮豆隨湯涌沸上下迴轉中外皆爛
罪人在鎗亦復如是隨湯上下從口
至底從底至口或手足現或腰腹現
或頭面現獄卒以鐵鈎鈎取置餘鎗
中號咷悲叫苦毒辛酸餘罪未畢故
使不死久受苦已出多銅鎗地獄悖
惶馳走求自救護宿對所牽不覺忽
至石磨地獄石磨地獄縱廣五百由
旬獄卒大怒捉彼罪人撲熱石上舒
展手足以大熱石壓其身上迴轉指
磨骨肉糜碎膿血流出苦毒切痛悲
號辛酸餘罪未盡故使不死久受苦
已出石磨地獄悖惶馳走求自救護
宿對所牽不覺忽至膿血地獄膿血
地獄縱廣五百由旬其地獄中有自
然膿血熱沸涌出罪人於中東西馳
走膿血沸熱湯其身體手足頭面皆
悉爛壞又取膿血而自食之湯其脣
舌從咽至腹通徹下過無不爛壞苦
毒辛酸衆痛難忍餘罪未畢故使不
死久受苦已乃出膿血地獄悖惶馳

走求自救護宿罪所牽不覺忽至量
火地獄量火地獄縱廣五百由旬其
地獄中有大火聚自然在前其火焰
熾獄卒瞋怒馳迫罪人手執鐵斗使量
火聚彼量火時燒其手足遍諸身體
苦毒熱痛呻吟號哭餘罪未畢故使
不死久受苦已乃出量火地獄悵惶馳
走自求救護宿對所牽不覺忽到灰
河地獄灰河地獄縱廣五百由旬深
五百由旬灰湯涌沸惡氣燒灼迴波
相搏聲響可畏從底至上鐵刺縱廣
鋒長八寸其河岸邊生長刀劍其邊
皆有獄卒狐狼又其岸上有劍樹林
枝葉花實皆是刀劍鋒刃八寸罪人
入河隨波上下迴覆沉沒鐵刺刺身
內外通徹皮肉爛壞膿血流出苦痛
万端悲號酸毒餘罪未畢故使不死
久受苦已乃出灰河地獄至彼岸上
岸上利劍割刺身體手足傷壞今時
獄卒問罪人言汝等來此欲何所求
罪人報言我等飢餓獄卒即捉罪人
撲熱鐵上舒展身體以鐵鉤擗口洋
銅灌之燒其脣舌從咽至腹通徹下

過無不焦爛復有豺狼牙齒長利來
噬罪人生食其肉於是罪人為灰河
所煮利刺所刺洋銅灌口豺狼所食
已即便躡馳走上劍樹上劍樹時劍
刃下向下劍樹時劍刃上向手攀手
絕足蹬足絕劍刃刺身中外通徹皮
肉墮落膿血流出遂有白骨筋脉相
連時劍樹上有鐵嘴鳥啄頭骨壞咬
食其腦苦毒辛酸號咷悲叫餘罪未
畢故使不死還復來入灰河獄中隨
波上下迴覆沉沒鐵刺刺身內外通
徹皮肉爛壞膿血流出唯有白骨浮
漂於外冷風來吹肌肉還復尋便起
立惺惺馳走求自救護宿對所牽不
覺忽至鐵丸地獄鐵丸地獄縱廣五
百由旬罪人入已有熱鐵丸自然在
前獄鬼驅捉手足爛壞舉身火然苦
痛悲號萬毒並至餘罪未畢故使不
死久受苦已乃至出鐵丸地獄惺惺
馳走求自救護宿對所牽不覺忽至
釘斧地獄釘斧地獄縱廣五百由旬
彼入獄已獄卒瞋怒捉此罪人撲熱
鐵上以熱鐵釘斧破其手足耳鼻身

體苦毒辛酸悲號叫喚餘罪未盡猶復不死久受罪已出針芥地獄悻悻馳走求自救護宿罪所牽不覺忽至豺狼地獄豺狼地獄縱廣五百由旬罪人入已有群豺狼覓來齧掣齧齒拖拽肉墮傷骨膿血流出苦痛萬端悲號酸毒餘罪未畢故使不死久受苦已乃出豺狼地獄悻悻馳走求自救護宿對所牽不覺忽至劍樹地獄劍樹地獄縱廣五百由旬罪人入彼劍樹林中有大暴風起吹劍樹葉墮其身上著手手絕著足足絕身體頭面無不傷壞有鐵嘴鳥立其頭上啄其兩目苦痛萬端悲號酸毒餘罪未畢故使不死久受苦已乃出劍樹地獄悻悻馳走求自救護宿罪所牽不覺忽至寒氷地獄寒氷地獄縱廣五百由旬罪人入已有大寒風來吹其身舉體凍瘝皮肉墮落苦毒辛酸悲號叫喚然後命終佛告比丘黑繩大地獄有十六小地獄周匝圍遶各各縱廣五百由旬從黑繩地獄至寒氷地獄何故名為黑繩地獄其諸獄率

捉彼罪人撲熱鐵上舒展其身以熱鐵繩絀之使直以熱鐵斧逐繩道斫斫彼罪人作百千段猶如工匠以繩絀木利斧隨斫作百千段治彼罪人亦復如是苦毒辛酸不可稱計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是名為黑繩地獄復次黑繩地獄獄卒捉彼罪人撲熱鐵上舒展其身以鐵繩絀以鋸鋸之猶如工匠以繩絀木以鋸鋸之治彼罪人亦復如是苦痛辛酸不可稱計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是故名為黑繩地獄復次黑繩地獄捉彼罪人撲熱鐵上舒展其身以熱鐵繩置其身上燒皮徹肉焦骨涕髓苦毒萬端不可稱計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故名黑繩地獄獄卒懸熱鐵繩交橫無數驅迫罪人使行繩間惡風暴起吹諸鐵繩歷落其身燒皮徹肉焦骨涕髓苦毒萬端不可稱計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故名黑繩地獄獄卒以熱鐵繩衣繫罪人被之燒皮徹肉焦骨涕髓苦毒萬端不可稱計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故名黑繩其彼罪人

久受苦已乃出黑繩地獄悼惶馳走
求自救護宿對所牽不覺忽至黑沙
地獄乃至寒冰地獄然後命終亦復
如是

佛告比丘堆壓大地獄有十六小地
獄周匝圍遶各各縱廣五百由旬何
故名為堆壓地獄其地獄中有大石
山兩兩相對罪人入中山自然合堆
壓其身骨肉糜碎山還故處猶如以
木擲木彈却還難治彼罪人亦復如
是苦毒万端不可稱計餘罪未畢故
使不死是故名曰堆壓地獄復次堆
壓地獄有大鐵鳥舉身火然嗥呼而
來蹴踏罪人宛轉其上半身體糜碎膿
血流出苦毒辛酸號咷悲叫餘罪未
畢故使不死故名堆壓復次堆壓地
獄其中獄卒捉諸罪人置於磨石中
以磨磨之骨肉糜碎膿血流出苦毒
辛酸不可稱計其罪未畢故使不死
故名堆壓復次堆壓獄卒捉彼罪人
卧大石上以大石壓骨肉糜碎膿血
流出苦痛辛酸万毒並至餘罪未畢
故使不死故名堆壓復次堆壓獄卒

取彼罪人卧鐵臼中以鐵杵擣從足至
頭皮肉糜碎膿血流出苦痛辛酸萬毒
並至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故名堆壓
其彼罪人久受苦已乃出堆壓地獄
惴惶馳走求自救護宿罪所牽不覺
忽至黑沙地獄乃至寒氷地獄然後
命終亦復如是

佛告比丘叫喚大地獄有十六小地
獄周匝圍遶各各縱廣五百由旬何
故名爲叫喚地獄其諸獄卒捉彼罪
人擲大鑊中熱湯涌沸煮彼罪人踰
咤叫喚苦痛辛酸萬毒並至餘罪未
畢故使不死故名叫喚地獄復次叫
喚地獄其諸獄卒取彼罪人擲大鐵
盆中熱湯涌沸而煮罪人號咤叫喚
苦切辛酸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故名
叫喚復次叫喚地獄其諸獄卒取彼
罪人置大鐵鑊中熱湯涌沸煮彼罪
人號咤叫喚苦痛辛酸餘罪未畢故
使不死故名叫喚復次叫喚地獄其
諸獄卒取彼罪人擲小鑊中熱湯涌
沸煮彼罪人號咤叫喚苦痛辛酸餘
罪未畢故使不死故名叫喚地獄復

次叫喚地獄其諸獄卒取彼罪人擲大鐵上反覆煎熬號咷叫喚苦痛辛酸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故名喚久受苦已乃出叫喚地獄惺惶馳走求自救護宿對所牽不覺忽至黑沙地獄乃至寒水地獄今乃至終

佛告比丘大叫喚地獄有十六小獄周匝圍遶何故名為大叫喚地獄其諸獄卒取彼罪人著大鐵釜中熱湯涌沸而煮罪人號咷叫喚大叫喚苦痛辛酸万毒並至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故名大叫喚地獄復次大叫喚地獄其諸獄卒取彼罪人擲大鐵釜中熱湯涌沸而煮罪人號咷叫喚大叫喚苦切辛酸万毒並至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故名大叫喚地獄復次大叫喚地獄卒取彼罪人置鐵鑊中熱湯涌沸煮彼罪人號咷叫喚苦毒辛酸万毒並至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故名大叫喚地獄復次大叫喚地獄其諸獄卒取彼罪人擲小鎮中熱湯涌沸煮彼罪人號咷叫喚大叫喚苦痛辛酸万毒並至故名大叫喚復次大叫喚地

獄其諸獄卒取彼罪人擲大鐵上反覆煎熬號咷叫喚大叫喚苦痛辛酸万毒並至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故名大叫喚久受苦已乃出大叫喚地獄悼惶馳走求自救護宿對所牽不覺忽至黑沙地獄乃至寒水地獄尔乃命終

佛告比丘燒炙大地獄有十六小獄周匝圍遶何故名為燒炙大地獄尔時獄卒將諸罪人置鐵城中其城火然内外俱赤燒炙罪人皮肉焦爛苦痛辛酸万毒並至餘罪未畢故死是故名為燒炙地獄復次燒炙地獄其諸獄卒將彼罪人入鐵室內其室火然内外俱赤燒炙罪人皮肉焦爛苦痛辛酸万毒並至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是故名為燒炙地獄復次燒炙地獄其諸獄卒取彼罪人著鐵樓上其樓火然内外俱赤燒炙罪人皮肉焦爛苦痛辛酸万毒並至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是故名為燒炙地獄復次燒炙地獄其諸獄卒取彼罪人擲著大鐵陶中其陶火然内外俱赤燒

炙罪人皮肉焦爛苦痛辛酸萬毒並
至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是故名為燒
炙地獄復次燒炙地獄其諸獄卒取彼
罪人擲大鐵上其鐵火然中外俱赤
燒炙罪人皮肉焦爛苦痛辛酸萬毒
並至餘罪未畢故使不死久受苦已
乃出燒炙地獄悼惶馳走来自救護
宿罪所牽不覺忽至黑沙地獄乃至
寒氷地獄然後命終亦復如是

佛告比丘大燒炙地獄有十六小獄
周匝圍遶各各縱廣五百由旬云何
名大燒炙地獄其諸獄卒將諸罪人
置鐵城中其城火然內外俱赤燒炙
罪人重大燒炙皮肉焦爛苦痛辛酸
萬毒並至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是故
名為大燒炙地獄復次大燒炙地獄
其諸獄卒將諸罪人入鐵室中其室
火燃內外俱赤燒炙罪人重大燒炙
皮肉焦爛苦痛辛酸萬毒並至餘罪
未畢故使不死是故名為大燒炙地獄
復次大燒炙地獄其諸獄卒取彼罪
人著鐵樓上其樓火然內外俱赤燒
炙罪人重大燒炙皮肉焦爛苦痛辛

酸万毒並至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是故名曰大燒炙地獄復次大燒炙地獄其諸獄卒取彼罪人著大鐵陶中其陶火然内外俱赤燒炙罪人重大燒炙苦痛辛酸万毒並至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是故名曰大燒炙地獄復次大燒炙地獄復焰熾盛其坑兩岸有大火山其諸獄卒捉彼罪人貫鐵叉上豎著火中燒炙其身重大燒炙皮肉焦爛苦痛辛酸万毒並至餘罪未畢故使不死又受苦已然後乃出大燒炙地獄悵惶馳走求自救護宿對所牽不覺忽至黑沙地獄乃至寒氷地獄今乃命終亦復如是

佛告比丘無間大地獄有十六小獄周匝圍遶各各縱廣五百由旬云何名無間地獄其諸獄卒捉彼罪人剥其皮從足至頂即以其皮纏罪人身著火車輪疾駕火車輾熱鐵地周行往返身體碎爛皮肉墮落苦痛辛酸万毒並至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是故名曰無間地獄復次無間大地獄有

大鐵城其城四面有大火起東焰至
西西焰至東南焰至北北焰至南上
焰至下下焰至上焰熾迴遶無間空
處罪人在中東西馳走燒炙其身皮
肉焦爛苦痛辛酸万毒並至餘罪未
畢故使不死是故名爲無間地獄復
次無間大地獄中有鐵城火起洞然
罪人在中火焰燎身皮肉焦爛苦痛
辛酸万毒並至餘罪未畢故使不死
是故名爲無間地獄復次大無間地
獄罪人在中久乃門開其諸罪人驕
走往趣彼當走時身諸肢節皆火焰
出猶如力士執大草炬逆風而走其
焰熾然罪人走時亦復如是走欲至
門門自然閉罪人踴躍伏熱鐵地燒
炙其身皮肉焦爛苦痛辛酸万毒並
至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是故名爲無間
地獄復次無間地獄其中罪人舉目
所見但見惡色耳有所聞但聞惡聲
鼻有所聞但聞臭惡身有所觸但觸
苦痛意有所念但念惡法又其罪人
彈指之頃無不苦時故名無間地獄
其中衆生久受苦已從無間出悼惶

馳走來自救護宿對所牽不覺忽到
黑沙地獄乃至寒水地獄今乃命終
亦復如是今時世尊即說頌曰
身為不善業口意亦不善斯墮想地獄
怖懼衣毛豎惡意向父母佛及諸聲聞
則墮黑繩獄苦痛不可稱但造三惡業
不修三善行墮堆壓地獄苦痛不可稱
瞋恚懷毒害煞生血汙手造諸雜惡行
墮叫喚地獄常習眾邪見為愛網所覆
造此卑陋行墮大叫喚獄常為燒炙行
燒炙諸眾生墮燒炙地獄長夜受燒炙
捨於善果業善果清淨道為眾弊惡行
墮大燒炙獄為極重罪行必生惡趣業
墮無間地獄受罪不可稱想及黑繩獄
堆壓二叫喚燒炙大燒炙無間為第八
此八大地獄洞然火光色斯由宿惡殃
小獄有十六

佛告比丘彼二大金剛山間有大風
起名為增佉若使此風來至此四天下
及八千天下者吹此大地及諸名山
須弥山王去地十里或至百里飛颺
空中皆悉糜碎辟如壯士手把輕糠
散於空中彼大風力若使來者吹此

天下亦復如是由有二大金剛山遮止此風故使不來比丘當知此金剛山多所饒益亦是衆生行報所致又彼二山間風焰熾猛熱若使彼風來至此四天下者其中衆生山河江海草木叢林皆當焦枯猶如盛夏斷生濡草置於日中尋時萎枯彼風如是若使來至此世界熱氣燒炙亦復如是由此二金剛山遮止此風故使不來比丘當知此金剛山多所饒益亦是衆生行報所致又彼二山間風臭麁不淨腥穢酷烈若使來至此天下者熏此衆生皆當失目由此二大金剛山遮止此風故使不來比丘當知此金剛山多所饒益亦是衆生行報所致又彼二山中間復有十地獄一名厚雲二名無雲三名呵呵四名奈何五名羊鳴六名須臾提七名優鉢羅八名拘物頭九名分陀利十名鉢頭摩云何厚雲地獄其獄罪人自然生身譬如厚雲故名厚雲云何名曰無雲其彼獄中受罪衆生自然生身猶如段肉故名無雲云何名呵呵其

地獄中受罪衆生苦痛切身皆稱呵
呵故名呵呵云何名奈何其地獄中
受罪衆生苦痛酸切無所歸依皆稱
奈何故名奈何云何名羊鳴其地獄
中受罪衆生苦痛切身欲舉聲語
舌不能轉直如羊鳴故名羊鳴云何
名須臾提其地獄中舉獄皆黑如須
臾提華色故名須臾提云何名優鉢
羅其地獄中舉獄皆青如優鉢羅華
故名優鉢羅云何名俱物頭其地獄
中舉獄皆紅如俱物頭華色故名俱
物頭云何名分陀利其地獄中舉獄
皆白如分陀利華色故名分陀利云
何名鉢頭摩其地獄中舉獄皆赤如
鉢頭摩華色故名鉢頭摩佛告比丘
譬如有一人受六十四斛滿中胡麻有
人百歲持一麻去如是至盡厚雲地
獄受罪未竟如二十厚雲地獄壽與
一無雲地獄壽等如二十無雲地獄
壽與一呵呵地獄壽等如二十呵呵
地獄壽與一奈何地獄壽等如二十
奈何地獄壽與一羊鳴地獄壽等如
二十羊鳴地獄壽與一須臾提地獄

壽等如二十須臾提地獄壽與一優鉢羅地獄壽等如二十優鉢羅地獄壽與一拘物頭地獄壽等如二十拘物頭地獄壽與一分陴利地獄壽等如二十分陴利地獄壽與一鉢頭摩地獄壽等如二十鉢頭摩地獄壽名一中劫如二十中劫名一大劫鉢頭摩地獄中火焰熱熾盛罪人去火一百由旬火已燒炙去六十由旬兩耳已聾無所聞知去五十由旬兩目已盲無所復見瞿波梨比丘已懷惡心謗舍利弗目犍連身壞命終墮此鉢頭摩地獄中今時梵王說此偈言

夫士之生 芥在口中 所以斬身 由其惡口 應毀者譽 應譽者毀 口為惡業 身受其罪 技術取財 其過薄少 毀謗賢聖 其罪甚重 百千無量壽 四十一雲壽 謗聖受斯殃 由心口為惡

佛告比丘彼梵天說如是偈為真正言佛所印可所以者何我今如來至真等正覺亦說此義

夫士之生 芥在口中 所以斬身

由其惡言 應毀者譽 應譽者毀
口為惡業 身受其罪 技術取財
其過薄少 毀謗賢聖 其罪甚重
百千無量壽 四十一雲壽 謗聖受斯殃
由心口為惡

佛告比丘閻浮提南大金剛山內有
閻羅王宮王所治處縱廣六千由旬
其城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
行樹乃至無數衆鳥相和悲鳴亦復
如是然彼閻羅王晝夜三時有大銅
鑊自然在前若鑊出宮內王見畏怖
捨出宮外若鑊出宮外王見畏怖捨
入宮內有大獄卒捉閻羅王卧熱鐵
上以鐵鈎擗口使開洋銅灌之燒其
脣舌從咽至腹通徹下過無不焦爛
受罪訖已復與諸姝女共相娛樂彼
諸大日同受福者亦復如是佛告比
丘有三使者云何為三一者老二
病三者死有衆生身行惡口言惡心
念惡身壞命終墮地獄中獄卒將此
罪人詣閻羅王所到已自言此是天
使所召也唯願大王善問其辭王問
罪人言汝不見初使耶罪人報言我

不見也王復告曰汝在人中時頗見
老人頭白齒落日視矇矇皮緩肌胝
僂脊拄杖呻吟而行身體戰掉氣力
衰微見此人不罪人言見王復告曰
汝何不自念我亦如是彼人報言我
時放逸不自覺知王復語言汝自放
逸不能修身口意改惡從善今當令
汝知放逸苦王又告言今汝受罪非
父母過非兄弟過亦非天帝亦非先
祖亦非知識僮僕使人亦非沙門婆
羅門過汝自有惡汝今自受時閻羅
王以第一天使問罪人已復以第二
天使問罪人言云何汝不見第二天
使耶對曰不見王又問言汝本為人
時頗見人疾病困篤卧著床褥屎
尿臭處身卧其上不能起居飲食湏
人百節酸疼流淚呻吟不能言語汝
見是不答曰見王又報言汝何不自
念如此病苦我亦當令罪人報言我
時放逸不自覺知王又語言汝自放
逸不能修身口意改惡從善今當令
汝知放逸苦王又告言今汝受罪非
父母過非兄弟過亦非天帝過亦非

先祖亦非知識僮僕使人亦非沙門
婆羅門過汝自為惡汝今自受時間
羅王以第二天使問罪人已復以第
三天使問罪人言云何汝不見第三
天使耶答言不見王又問言汝本為
人時頗見人死身壞命終諸根永滅
身體挺直猶如枯木捐棄塚間鳥
獸所食或衣棺擲或以火燒汝見是
不罪人報曰實見王又報言汝何不
自念我亦當死與彼無異罪人報言我
時放逸不自覺知王復語言汝自放
逸不能修身口意改惡從善今當令
汝知放逸苦王又告言汝今受罪非
父母過非兄弟過亦非天帝亦非先
祖亦非知識僮僕使人亦非沙門婆
羅門過汝自為惡汝今自受時間羅
王以三天使具詰問已即付獄平時
彼獄卒即將罪人詣大地獄其大地
獄縱廣百由旬下深百由旬今時世
尊即說偈言

四方有四門巷陌皆相當以鐵為獄牆
上覆鐵羅網以鐵為下地自然火焰出
縱廣百由旬安住不傾動黑焰燄燄起

赫烈難可觀小獄有十六火熾由行惡
佛告比丘時閻羅王自生念言世間
衆生迷惑無識身為惡行口意為惡
其後命終少有不愛此苦世間衆生
若能改惡修身口意為善行者命終
受樂如彼天神我若命終生人中者
若遇如來當於正法中剷除鬚髮服
三法衣出家修道以清淨信修淨梵
行所作已辦斷除生死於現法中自
身作證不受後有今時世尊以偈
頌曰

畢見天使者而猶為放逸其人常懷憂
生於卑賤處若有智慧人見於天使者
親近賢聖法而不為放逸見受生恐懼
由生老病死無受則解脫生老病死盡
彼得安隱處現在得無為已渡諸憂畏
決定般涅槃

佛說長阿含第四分世記經龍鳥品第五

佛告比丘有四種龍何等為四一者
卵生二者胎生三者濕生四者化生
是為四種有四種金翅鳥何等為四
一者卵生二者胎生三者濕生四者
化生是為四種大海水底有婆竭龍

王宮縱廣八万由旬宮牆七重七重
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嚴飾
皆七寶成乃至無數衆鳥相和而鳴
亦復如是須弥山王與佉陀羅山二
山中間有難陀婆難陀二龍王宮各
各縱廣六千由旬宮牆七重七重欄
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
七寶成乃至無數衆鳥相和而鳴亦
復如是大海北岸有一大樹名究
羅睺摩羅龍王金翅鳥共有此樹其
樹下圍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
五十由旬此大樹東有兜生龍王宮
兜生金翅鳥宮其宮各各縱廣六千
由旬宮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
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乃至
無數衆鳥相和悲鳴亦復如是其究
羅睺摩羅樹南有胎生龍王宮胎生
金翅鳥宮其宮各各縱廣六千由旬
宮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
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
衆鳥相和悲鳴亦復如是究羅睺摩
羅樹西有濕生龍宮濕生金翅鳥宮
其宮各各縱廣六千由旬宮牆七重
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

校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衆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究羅睺摩羅樹北有化生龍王宮化生金翅鳥宮其宮各各縱廣六千由旬宮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衆鳥相和悲鳴亦復如是若卵生金翅鳥欲搏食龍時從究羅睺摩羅樹東枝飛下以翅搏大海水海水兩披二百由旬取卵生龍龍食之隨意自在而不能取胎生濕生化生諸龍若胎生金翅鳥欲搏食卵生龍時從樹東枝飛下以翅搏大海水海水兩披二百由旬取卵生龍食之自在隨意若胎生金翅鳥欲食胎生龍時從樹南枝飛下以翅搏大海水海水兩披四百由旬取胎生龍食之隨意自在而不能取濕生化生諸龍食也濕生金翅鳥欲食卵生龍時從樹東枝飛下以翅搏大海水海水兩披二百由旬取卵生龍食之自在隨意濕生金翅鳥欲食胎生龍時於樹南枝飛下以翅搏大海水海水兩披四百由旬取胎生龍食之自在隨意濕生金翅鳥欲食濕生龍時於樹西

枝飛下以翅搏大海水海水兩披八百由旬取濕生龍食之自在隨意而
不能取化生龍食化生金翅鳥欲食
卵生龍時從樹東枝飛下以翅搏大
海水海水兩披二百由旬取卵生龍
食之自在隨意化生金翅鳥欲食胎
生龍時從樹南枝飛下以翅搏大海
水海水兩披四百由旬取胎生龍食
之隨意自在化生金翅鳥欲食濕生
龍時從樹西枝飛下以翅搏大海水
海水兩披八百由旬取濕生龍食之
化生金翅鳥欲食化生龍時從樹北
枝飛下以翅搏大海水海水兩披千
六百由旬取化生龍食之隨意自在
是為金翅鳥所食諸龍復有大龍金
翅鳥所不能得何者是娑竭龍王難
陀龍王跋難陀龍王伊闍婆羅龍王
提頭賴吒龍王善見龍王阿盧龍王
伽拘羅龍王伽毗羅龍王阿波羅龍
王伽菟龍王瞿伽菟龍王阿耨達龍
王善住龍王優睺伽波頭龍王得叉
伽龍王此諸大龍王皆不為金翅鳥
之所搏食其有諸龍在近彼住者亦不
為金翅鳥之所搏食

佛告比丘若有衆生奉持龍戒心意
向龍具龍法者即生龍中若有衆生
奉持金翅鳥戒心向金翅鳥具其法
者便生金翅鳥中或有衆生持兔梟
戒者心向兔梟具其法者墮兔梟中
若有衆生奉持狗戒或持牛戒或持
鹿戒或持羆戒或持摩尸婁陀戒或
持火戒或持月戒或持日戒或持水
戒或持供養火戒或持苦行穢汙法
彼作是念我持此羆法摩尸婁陀法
火法日月法水法供養火法諸苦行
法我持此功德欲以生天此是邪見
佛言我說此邪見人必趣二處若生
地獄有墮四生或有沙門婆羅門有
如是論如是見我世間有常此實餘
虛我及世間無常此實餘虛我及世
間有常無常此實餘虛我及世間非
有常非無常此實餘虛我世有邊此
實餘虛我世無邊此實餘虛我世有
邊無邊此實餘虛我世非有邊非無
邊此實餘虛是命是身此實餘虛是
命異身異此實餘虛非有命非無命
此實餘虛無命無身此實餘虛或有
人言有如是他死此實餘虛有言無如

是他死此實餘虛或言有如是無如
是他死此實餘虛又言非有非無如
是他死此實餘虛彼沙門婆羅門若
作如是論如是見者言世是常此實餘
虛者彼於行有我見命見身見世間
見是故彼作是言我世間有常彼言
無常者於行有我見命見身見世間
見是故彼言我世間無常彼言有常
間見故言世間有常無常彼言非有
常非無常者於行有我見命見身見
世間見故言我世間非有常非無常
彼言我世間有邊者於行有我見命
見身見世間見言命有邊身有邊世
間有邊從初受胎至於塚間所有四
大身如是展轉極至七生身命行盡
我入清淨聚是故彼言我有邊彼言
我世間無邊者於行有我見命見身
見世間見言命無邊身無邊世間無
邊從初受胎至於塚間所有四大身
如是展轉極至七生身命行盡我入
清淨聚是言我世間無邊彼作是言
此世間有邊無邊彼於行有我見命
見身見世間見命有邊無邊從初受

胎至於塚間所有四大身如是展轉
極至七生身命行盡我入清淨聚是
故言我有邊無邊彼作是言我世間
非有邊非無邊於行有我見命見身
見世間見命身非有邊非無邊從初
受胎至於塚間所有四大身如是展
轉極至七生身命行盡我入清淨聚
是故言我非有邊非無邊彼言是命
是身者於此身有命見於餘身有命見
是故言是命是身言命異身異者於
此身有命見於餘身無命見是故言
命異身異彼言身命非有非無者於
此身無命見於餘身有命見是故言
非有非無彼言無身命者此身無命
見餘身無命見是故言無命無身彼
言有如是他死者其人見今有命後
更有身命遊行是故言有如是他死無
如是他死者彼言今世有命後世無
命是故言無如是他死有如是他死無
如是他死者彼言今世命斷滅後世命
遊行是故言有如是他命無如是他
命非有非無如是他死者彼言今身
命斷滅後身命斷滅是故言非有非

無如是他死。今時世尊告諸比丘。言
乃往過去有王名鏡面。時集生盲人
聚在一處而告之曰。汝等生盲寧識
鳥不對曰。大王我不識。不知王復告
言。汝等欲知鳥形類不對曰。欲知時
王即勅侍者使將鳥來。令衆盲子手
自捫摸。中有摸鳥得鼻者。王言此是
鳥。或有摸鳥得其牙者。或有摸鳥得
其耳者。或有摸鳥得其頭者。或有摸
鳥得其背者。或有摸鳥得其腹者。或
有摸鳥得其腔者。或有摸鳥得其膊
者。或有摸鳥得其跡者。或有摸鳥得
其尾者。王皆語言。此是鳥也。時鏡面王
即却彼鳥問盲子言。鳥何等類。其諸
盲子得鳥鼻者言。鳥如曲轆得鳥牙者
言。鳥如杵得鳥耳者言。鳥如箕得鳥
頭者言。鳥如鼎得鳥背者言。鳥如丘阜
得鳥腹者言。鳥如壁得鳥腔者言。鳥
如樹得鳥膊者言。鳥如柱得鳥跡者
言。鳥如曰得鳥尾者言。鳥如繩各各
共諍。手相是非。此言如是。彼言不尔。
云云不已。遂至鬭諍。時王見此歡喜
大笑。今時鏡面王即說頌曰。

諸盲人群集於此覓諍訟 為身本一體
異相生是非

佛告比丘諸外道異學亦復如是不
知苦諦不知習諦盡諦道諦各生異
見手相是非謂已為是便起諍訟若
有沙門婆羅門能如實知苦聖諦苦
習聖諦苦滅聖諦苦出要諦彼自思
惟相共和合同一受同一師同一水
乳熾然佛法安樂久住今時世尊而
說獨言

若人不知苦 不知苦所起 亦復不知苦
所可滅盡處 亦復不能知 滅於苦集道
失於心解脫 慧解脫亦失 不能究苦本
生老病死源 若能諦知苦 知苦所起因
亦能知彼苦 所可滅盡處 又能善分別
滅苦集聖道 則得心解脫 慧解脫亦然
斯人能究竟 苦陰之根本 盡生老病死
受有之根原

諸比丘是故汝等當勤方便思惟苦
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出要諦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十九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二十

深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

第四分世記經阿須倫品第六

佛告比丘須彌山北大海水底有羅
呵阿須倫城縱廣八万由旬其城七
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
匝校飾以七寶成城高三千由旬廣
二千由旬其城門高一千由旬廣千
由旬金城銀門銀城金門乃至無數
衆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其阿須倫
王所治小城當大城中名輪輸摩跋
吒縱廣六万由旬其城七重七重欄
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七
寶所成城高三千由旬廣三千由旬其
城門高二千由旬廣千由旬金城銀
門銀城金門乃至無數衆鳥相和而
鳴亦復如是於其城內別立議堂名
曰七尸利沙堂牆七重七重欄楯七
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七寶所
成議堂下基純以車渠其柱樑純以
七寶其堂中柱圍千由旬高万由旬
當此柱下有正法座縱廣七百由旬

彫文刻鏤七寶所成堂有四戶周匝
欄楯階亭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
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七寶所成乃至
衆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其議堂北
有阿須倫宮殿縱廣万由旬宮牆七
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
匝校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衆鳥相
和悲鳴亦復如是其議堂東有一園
林名曰娑羅縱廣万由旬園牆七重
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
校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衆鳥相和
悲鳴亦復如是其議堂南有一園林
名曰極妙縱廣万由旬如娑羅園其
議堂西有一園林名曰睽摩縱廣万
由旬亦如娑羅園林其議堂北有一
園林名曰樂林縱廣万由旬亦如娑
羅園林娑羅極妙二園中間生晝度
樹下園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
五十由旬樹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
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
乃至無數衆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
又其睽摩樂林二園中間有跋難陀
池其水清涼無有垢穢寶動七重周

匝砌廁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
樹同匝校飾七寶所成於其池中生
四種華華葉縱廣一由旬香氣流布亦
一由旬根如車轂其汁流出色白如
乳味甘如蜜無數衆鳥相和而鳴又
其池邊有七重階亭門牆七重七重
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
七寶所成乃至無數衆鳥相和悲鳴
亦復如是其阿湏倫王臣下宮殿有
縱廣万由旬者有九千八百極小宮
殿至千由旬宮牆七重七重欄楯七
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
成乃至無數衆鳥相和而鳴亦復如
是其小阿湏倫宮殿有縱廣千由旬
九百八百極小宮殿至百由旬皆宮
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
樹周匝校飾七寶所成乃至無數衆
鳥相和悲鳴亦復如是其議堂北有
七寶階道入於宮中復有階道趣娑羅
園復有階道趣極妙園復有階道趣
睽摩園復有階道趣樂林園復有階
道趣晝度樹復有階道趣跋難陀池
復有階道趣大目宮殿復有階道趣

小阿湏倫宮殿若阿湏倫王欲詣娑
羅園遊觀時即念毗摩質多阿湏倫
王毗摩質多阿湏倫王復自念言羅
呵阿湏倫王念我即自在嚴駕乘寶
車無數大衆侍從園遶詣羅呵阿湏
倫王前於一面立時阿湏倫王復念波
羅呵阿湏倫王波羅呵阿湏倫王復自
念言王今念我即自在嚴駕乘寶車
無數大衆侍從園遶詣羅呵王前於
一面立時阿湏倫王復念毗摩羅阿
湏倫王毗摩羅阿湏倫王復自念言
今王念我即自在嚴駕乘寶車無數
大衆侍從園遶詣羅呵王前於一面
立時王復念大已阿湏倫大已阿湏
倫復自念言今王念我即自在嚴駕
乘寶車無數大衆侍從園遶詣羅呵
王前於一面立時王復念小阿湏倫
小阿湏倫復自念言今王念我即自
在嚴與諸大衆詣羅呵王前於一面
立時羅呵王身著寶衣駕乘寶車
與無數大衆前後園遶詣娑羅林中
有自然風吹門自開有自然風吹地
令淨有自然風吹花散地花至於膝

時羅呵王入此園已共相娛樂一日
二日乃至七日娛樂訖已便還本宮
其後遊觀極妙園林睽摩園林樂園
林亦復如是時羅呵王常有五大阿
須倫侍衛左右一名提持二名雄力
三名武夷四名頭首五名摧伏此五
大阿須倫常侍衛左右其羅呵王宮
殿在大海水下海水在上四風所持
一名住風二名持風三名不動四者
堅固持大海水懸處虛空猶如浮雲
去阿須倫宮一万由旬終不墮落阿
須倫王福報功德威神如是

佛說長阿含第四分世記經四天王品第七
佛告比丘須弥山王東千由旬提頭
賴吒天王城名賢上縱廣六千由旬
其城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
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
衆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須弥山南
千由旬有毗樓勒天王城名善見縱
廣六千由旬其城七重七重欄楯七
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
成乃至無數衆鳥相和而鳴亦復如
是須弥山西千由旬有毗樓婆叉天

王城名周羅善見縱廣六千由旬其城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衆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須弥山北千由旬有毗沙門天王王有三城一名可畏二名天敬三名衆歸各各縱廣六千由旬其城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衆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衆歸城北有園林名伽毗延頭縱廣四千由旬園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衆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園城中間有池名那隣居縱廣四十由旬其水清澄無有垢穢以七寶塹廁砌其邊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七寶所成中生蓮花青黃赤白雜色光照半由旬其香芬熏聞半由旬又其花根大如車轂其汁流出色白如乳味甘如蜜乃至無數衆鳥相和悲鳴亦復如是除日月宮殿諸四天王宮殿縱廣四十由旬宮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

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衆
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其諸宮殿有
四十由旬二十由旬極小縱廣五由
旬從衆歸城有寶階道至賢上城復
有階道至善見城復有階道至周羅
善見城復有階道至可畏城天敬
城復有階道至伽毗延頭園復有階
道至邨隣尼池復有階道至四天王
大目宮殿若毗沙門天王欲詣伽毗
延頭園遊觀時即念提頭賴天王提
頭賴天王復自念言今毗沙門王念
我即自在嚴駕乘寶車與無數軋沓
和神前後圍遶詣毗沙門天王前於
一面立時毗沙門王復念毗樓婆天
王毗樓勒天王復自念言今毗沙門
王念我即自在嚴駕乘寶車與無數
究臊荼神前後圍遶詣毗沙門天王
前於一面立毗沙門王復念毗樓婆
又毗樓婆又復自念言今毗沙門王
念我即自在嚴駕乘寶車無數龍
神前後圍遶詣毗沙門王前於一面
立毗沙門王復念四天王大目四天
王大臣復自念言今毗沙門王念我

即自在嚴駕乘寶車無數諸天前後
導從詣毗沙門天王前於一面立時
毗沙門天王即自在嚴著寶飾衣駕
乘寶車與無數百千天神詣伽毗延
頭園有自然風吹門自開有自然風
吹地令淨有自然風吹花散地花至
於膝時王在園共相娛樂一日二日
乃至七日遊觀訖已還歸本宮毗沙
門王常有五大鬼神侍衛左右一名
毘闍樓二名檀陀羅三名醯摩跋陀
四名提偈羅五名修逸路摩此五鬼
神常隨侍衛毗沙門王福報功德威
神如是

佛說長阿含第四分世記經忉利天寶
佛告比丘須弥山王頂上有三十三
天城縱廣八万由旬其城七重七重
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
以七寶成城高百由旬上廣六十由
旬城門高六十由旬廣三十由旬相
去五百由旬有一門其一一門有五
百鬼神守侍衛護二十三天金城銀
門銀城金門乃至無數衆鳥相和悲
鳴亦復如是其大城内復有小城縱

廣六万由旬其城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城高百由旬廣六十由旬城門相去五百由旬高六十由旬廣三十由旬一一城門有五百鬼神侍衛門側守護三十三天金城銀門銀城金門水精城琉璃門琉璃城水精門赤珠城馬瑙門馬瑙城赤珠門車渠城衆寶門其欄楯者金欄銀枕銀欄金枕水精欄琉璃枕琉璃欄水精枕赤珠欄馬瑙枕馬瑙欄赤珠枕車渠欄衆寶枕其欄楯上有寶羅網其金羅網下懸銀鈴其銀羅網下懸金鈴琉璃羅網懸水精鈴水精羅網懸琉璃鈴赤珠羅網懸馬瑙鈴馬瑙羅網懸赤珠鈴車渠羅網懸衆寶鈴其金樹者金根金枝銀葉花寶其銀樹者銀根銀枝金葉花寶其水精樹水精根枝琉璃花葉其琉璃樹琉璃根枝水精花葉其赤珠樹赤珠根枝馬瑙花葉馬瑙樹者馬瑙根枝赤珠花葉車渠樹者車渠根枝衆寶花葉其七重城城有四門門有欄楯七重城上皆

有樓閣臺觀周匝圍遶有園林浴池
生衆寶花雜色叅間寶樹行列華果
繁茂香風四起悅可人心鳬鴈鴛鴦
異類奇鳥無數千種相和而鳴其小
城外中間有伊羅鉢龍宮縱廣六千
由旬宮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
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乃至
無數衆鳥相和悲鳴亦復如是其善
見城內有善法堂縱廣百由旬七重
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
以七寶成其堂下基純以真金上覆
琉璃其堂中柱圍十由旬高百由旬
當其柱下敷天帝御座縱廣一由旬
雜色間廁以七寶成其座柔軟若
天衣夾座兩邊左右十六座堂有四
門周匝欄楯以七寶成其堂階道縱
廣五百由旬門郭七重七重欄楯七
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
成乃至無數衆鳥相和而鳴亦復如
是善見堂北有帝釋宮殿縱廣千由
旬宮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
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乃至無
數衆鳥相和悲鳴亦復如是善見堂

東有園林名曰庶醒縱廣千由旬園
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
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衆
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庶醒園中有
二石埒天金校飾一名賢二名善賢
縱廣各五十由旬其石柔軟軟若天
衣善見宮南有園林名曰盡樂縱廣
千由旬園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
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乃
至無數衆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其
園內有二石埒七寶所成一名畫二名
善畫各縱廣五十由旬其埒柔軟
軟若天衣善見堂西有園林名雜縱
廣千由旬園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
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七寶所成
乃至無數衆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
其園中有二石埒一名善見二名順
善見天金校飾七寶所成各縱廣五
十由旬其埒柔軟軟若天衣善見堂
北有園林名曰大喜縱廣千由旬園
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
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衆
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其園中有二

石埧一名喜二名大喜車渠校飾縱
廣五十由旬其埧柔軟軟若天衣其
蟲躍園畫樂園中間有難陀池縱廣
百由旬其水清澄無有垢穢七重寶
璽周匝砌廁欄楯七重七重羅網七
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其池四
面有四梯陞周匝欄楯間以七寶乃
至無數衆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又
其池中生四種花青黃赤白紅縹雜
色間廁其一花葉蔭一由旬香氣芬
熏聞一由旬根如車轂其汁流出色
白如乳味甘如蜜其池四面復有園
林其雜園林大喜園林二園中間有
樹名畫度圍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
四布五十由旬樹外空亭縱廣五百
由旬宮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
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乃至
無數衆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其餘
忉利天宮殿縱廣千由旬宮牆七重
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
校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衆鳥相和
而鳴亦復如是其諸宮殿有縱廣九
百八百極小百由旬宮牆七重七重

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
乃至無數衆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
諸小天宮縱廣百由旬有九十八十
極小至十二由旬宮牆七重七重欄
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圍遶以
七寶成乃至無數衆鳥相和而鳴亦
復如是善見堂北有二階道至帝釋
宮殿善見堂東有二階道至旃闍園
復有階道至畫樂園觀復有階道至
雜園中復有階道至大喜園復有階
道至大喜池復有階道至畫度樹復
有階道至三十三天宮復有階道至
諸天宮復有階道至伊羅鉢龍王宮
若天帝釋欲旃闍園中遊觀時即念
三十三天日三十三天日即自念言
今帝釋念我即自在嚴駕乘寶車與無
數衆前後圍遶至帝釋前於一面立
帝釋復念其餘諸天諸天念言今帝
釋念我即自在嚴與諸天衆相隨至
帝釋前於一面立帝釋復念伊羅鉢
龍王伊羅鉢龍王復自念言今帝釋
念我龍王即自變身出三十三頭一
一頭有六牙一一牙有七浴池一一

浴池有七大大蓮花一一蓮花有一百
葉一一花葉有七玉女鼓樂絃歌抃
儻其上時彼龍王作此化已詣帝釋
前於一面立時釋提桓因著衆寶飾
瓔珞其身坐伊羅鉢龍王第一頂上
其次兩邊各有十六天王在龍頂上
次第而坐時天帝釋與無數諸天眷
屬圍遶詣魚鼈園有自然風吹門自
開有自然風吹地令淨有自然風吹
花散地衆花積聚花至于膝時天帝
釋於賢善賢二石塚上隨意而坐三
十三王各次第坐復有諸天不得侍
從見彼園觀不得入園五欲娛樂所
以者何斯由本行功德不同復有諸
天得見園林而不得入不得五欲共相
娛樂所以者何斯由本行功德不同
復有諸天得見得入不得五欲共相
娛樂所以者何斯由本行功德不同
復有諸天得入得見五欲娛樂所以
者何斯由本行功德同故遊戲園中
五欲自娛一日二日至於七日相娛樂
已各自還宮彼天帝釋遊觀盡樂園
雜園大喜園時亦復如是故故名之

為虛證園入此園時身體虛證何故名為盡樂園入此園時身體自然有種種盡色以為娛樂何故名為雜園常以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除阿湏倫女放諸姝女與諸天子雜錯遊戲是故名為雜園何故名為大喜園入此園時娛樂歡樂故名大喜何故名為善法堂於此堂上思惟妙法受清淨樂故名善法堂何故名為盡度樹此樹有神名曰湯陀常作伎樂以自娛樂故名盡度又彼大樹枝條四布花葉繁茂如大寶雲故名盡度釋提桓因左右常有十大天子隨從侍衛何等為十一者名因陀羅二名瞿夷三名毗樓四名毗樓婆提五名陀羅六名婆羅七名耆婆八名靈醯鬼九名物羅十名難頭釋提桓因有大神力威德如是閻浮提人所貴水花優鉢羅花鉢頭摩花拘物頭花分陀利花須臾頭花柔軟香潔其陸生花解脫花薔薇花婆羅陀花須臾周鄰花婆師花童女花拘耶左鬱單曰弗于逮龍宮金翅鳥宮水陸諸花亦

復如是阿須倫官水中生花優鉢羅
花鉢頭摩花拘物頭花分陀利花柔
軟香潔陸生花殊好花頻浮花大頻
浮花伽伽利花大伽伽利花曼陀羅
花大曼陀羅花四天王三十三天焰
摩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
所貴水陸諸花亦復如是天有十法
何等為十一者飛去無限數二者飛
來無限數三者去無尋四者來無尋
五者天身無有皮膚骨體筋脉血肉
六者身無不淨大小便利七者身無
疲極八者天女不產九者天目不眵
十者身隨意色好青則青好黃則黃
赤白衆色隨意而現此是諸天十法
人有七色云何為七有人金色有人
火色有人青色有人黃色有人赤色
有人黑色有人魔色諸天阿須倫有
七色亦復如是諸比丘瑩火之明不
如燈燭燈燭之明不如炬火炬火之
明不如積火積火之明不如四天王
宮殿城墉瓔珞衣服身色光明四天
王宮殿城墉瓔珞衣服身色光明不
如三十三天光明三十三天光明不

如焰摩天光明焰摩天光明不如兜
率天光明兜率天光明不如化自在
天光明化自在天光明不如他化自在
天光明他化自在天光明不如梵迦
夷天宮殿衣服身色光明梵迦夷天
宮殿衣服身色光明不如光念天光
明光念天光明不如遍淨天光明遍
淨天光明不如果實天光明果實天
光明不如無想天光明無想天光明
不如無造天無造天光明不如無熱
天無熱天光明不如善見天善見天
光明不如大善天大善天光明不如
色究竟天色究竟天光明不如地自
在天地自在天光明不如佛光明從
瑩火光至佛光明合集余所光明不
如苦諦光明集諦滅諦道諦光明是
故諸比丘欲求光明者當求苦諦集
諦滅諦道諦光明當作是修行閻浮提
人身長三肘半衣長七肘廣三肘半
瞿耶尼弗于逮人身亦三肘半衣長
七肘廣三肘半鬱單曰人身長七肘
衣長十四肘廣七肘衣重一兩阿須
倫身長一由旬衣長二由旬廣一由

旬衣重六銖四天王身長半由旬衣
長一由旬廣半由旬衣重半兩忉利
天身長一由旬衣長二由旬廣一由
旬衣重六銖焰摩天身長二由旬
衣長四由旬廣二由旬衣重三銖兜
率天身長四由旬衣長八由旬廣四
由旬衣重一銖半化自在天身長八
由旬衣長十六由旬廣八由旬衣重
一銖他化自在天身長十六由旬衣
長三十二由旬廣十六由旬衣重半
銖自上諸天各隨其身而著衣服閻
浮提人壽命百歲少出多減拘耶尼
人壽命二百歲少出多減弗于逮人
壽命三百歲少出多減鬱單曰人盡壽
千歲無有增減餓鬼壽命七萬歲少出
多減龍金翅鳥壽命一劫或有減者阿
須倫壽天千歲少出多減四天王壽
天五百歲少出多減忉利天壽天千歲
少出多減焰摩天壽天二千歲少出
多減兜率天壽天四千歲少出多減
化自在天壽天八千歲少出多減他
化自在天壽天萬六千歲少出多減
梵迦夷天壽命一劫或有減者先音

天壽命二劫或有減者遍淨天壽命
三劫或有減者果實天壽命四劫或
有減者無想天壽命五百劫或有減
者無造天壽命千劫或有減者無熱
天壽命二千劫或有減者善見天壽
命三千劫或有減者大善見天壽命
四千劫或有減者色究竟天壽命五
千劫或有減者空處天壽命萬劫或
有減者識處天壽命二萬一千劫或
有減者不用處天壽命四萬二千劫
或有減者有想無想天壽命八萬四
千劫或有減者齊此為衆生齊此為
壽命齊此為世界齊此名為生老病
死往來所趣界入聚也

佛告比丘一切衆生以四食存何謂
為四搏細滑食為第一卑食為第二
念食為第三識食為第四彼彼衆生
所食不同閻浮提人種種飯麴麵魚
肉以為搏食衣服洗浴為細滑食拘
耶居弟子逮人亦食種種飯麴麵魚
肉以為搏食衣服洗浴為細滑食鬱
單曰人唯食自然粳米天味具足以
為搏食衣服洗浴為細滑食龍金翅
鳥

食之龜鼈魚鱉以為搏食洗浴衣服為
細滑食阿須倫食淨搏食以為搏食
洗浴衣服為細滑食四天王忉利天
焰摩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
天食淨搏食以為搏食洗浴衣服為
細滑食自上諸天以禪定喜樂為食
何等衆生臯食卵生衆生臯食何等
衆生念食有衆生因念食得存諸根增
長壽命不絕是為念食何等識食地
獄衆生及無色天是名識食閻浮提
人以金銀珍寶穀帛奴僕治生販賣
以自生活拘耶尸人以牛羊珠寶市
易生活弗于逮人以穀帛珠璣市易
自活鬱單曰人無有市易治生自活
閻浮提人有瞽姻往來男娶女嫁拘
耶尸人弗于逮人亦有瞽姻男娶女
嫁鬱單曰人無有瞽姻男女嫁娶龍
金翅鳥阿須倫亦有瞽姻男女嫁娶
四天王忉利天乃至他化自在天亦
有瞽姻男娶女嫁自上諸天無復男
女閻浮提人男女交會身身相舉以
成陰陽拘耶尸弗于逮鬱單曰人亦
身身相舉以成陰陽龍金翅鳥亦身

身相卑以成陰陽阿須倫身身相近
以氣成陰陽四天王忉利天亦復如
是焰摩天相近以成陰陽兜率天執
手成陰陽化自在天熟視成陰陽他
化自在天暫視成陰陽自上諸天無
復婬欲若有衆生身行惡口言惡意
念惡身壞命終此後識滅泥梨初識
生因識有名色因名色有六入或有
衆生身行惡口言惡意念惡身壞命
終隨畜生中此後識滅畜生初識生
因識有名色因名色有六入或有衆
生身行惡口言惡意念惡身壞命終
隨餓鬼中此後識滅餓鬼初識生因
識有名色因名色有六入或有衆生
身行善口言善意念善身壞命終得
生人中此後識滅人中初識生因識
有名色因名色有六入或有衆生身
行善口言善意念善身壞命終生四
天王此後識滅四天王識初生因識
有名色因名色有六入彼天初生如
此人間一二歲兒自然化現在天膝
上坐彼天即言此是我子由行報故
自然智生即自念言我由何行今生
此

間即復自念我昔於人間身行善口
言善意念善由此行故今得生天我
設於此命終復生人間者當淨身口
意倍復精勤修諸善行兒生未久便
自覺飢當共兒前有自然寶器盛天
百味自然淨食若福多者飯色為白
其福中者飯色為青其福下者飯色
為赤彼兒以手探飯著口中食自然
消化如酥投火彼兒食訖方自覺渴
有自然寶器盛甘露漿其福多者漿
色為白其福中者漿色為青其福下
者漿色為赤其兒取彼漿飲漿自消
化如酥投火彼兒飲食已訖身體長
大與餘天等即入浴池沐浴漂洗以
自娛樂自娛樂已還出浴池詣香樹
下香樹曲躬手取衆香以自塗身復
詣劫貝衣樹樹為曲躬取種種衣著
其身上復詣莊嚴樹樹為曲躬取種
種莊嚴以自嚴身復詣幾樹樹為曲躬
取幾貫首復詣器樹樹為曲躬即取
寶器復詣果樹樹為曲躬取自然果
或食或含或漉汁而飲復詣樂器樹樹
為曲躬取天樂器以清妙聲和絃而

歌向諸園林彼見無數天女鼓樂絃
歌語笑相向其天遊觀遂生染著視
東忘西視西忘東其初生時知自念
言我由何行今得生此當其遊處觀
時盡忘此念於是便有姝女侍從若
有衆生身行善口言善意念善身壞
命終生忉利天此後識滅彼初識生
因識有名色因名色有六入彼天初
生如閻浮提二三歲兒自然化現在
天膝上彼天即言此是我男此是我
女亦復如是或有衆生身口意善身
壞命終生焰摩天其天初生如閻浮
提三四歲兒或有衆生身口意善身
壞命終生兜率天其天初生如此世
間四五歲兒或有衆生身口意善身
壞命終生化自在天其天初生如此
世間五六歲兒或有衆生身口意善
身壞命終生他化自在天其天初生
如此世間六七歲兒亦復如是佛告
比丘半月三齋云何為三月八日齋
十四日齋十五日齋是為三齋何故
於月八日齋常以月八日四天王告
使者言汝等案行世間觀視万民知有

孝順父母敬順沙門婆羅門宗事長老齋戒布施濟諸窮乏者不令時使者聞王教已遍案行天下知有孝順父母宗事沙門婆羅門恭順長老持戒守齋布施窮乏者具觀察已見諸世間不孝父母不敬師長不修齋戒不濟窮乏者還白王言天王世間孝順父母敬事師長淨修齋戒施諸窮乏者甚少甚少令時四天王聞已愁憂不悅各言咄此為哉世人多惡不孝父母不事師長不修齋戒不施窮乏減損諸天衆增益阿須倫衆若使者見世間有孝順父母敬事師長勤修齋戒布施貧乏者則還白天王言世間有人孝順父母敬事師長勤修齋戒施諸窮乏者四天王聞已即大歡喜唱言善哉我聞善言世間乃能有孝順父母敬事師長勤修齋戒布施貧乏增益諸天衆減損阿須倫衆何故於十四日齋十四日齋時四天王告太子言汝當案行天下觀察萬民知有孝順父母敬事師長勤修齋戒布施貧乏者不太子受王教已即案

行天下觀察萬民知有孝順父母宗
事師長勤修齋戒布施貧乏者具觀
察已見諸世間有不孝順父母不敬
師長不修齋戒不施貧乏者還白王
言天王世間孝順父母敬順師長淨
修齋戒濟諸貧乏者甚少甚少四天
王聞已愁憂不悅言咄此為哉世人
多惡不孝父母不事師長不修齋戒
不濟窮乏減損諸天衆增益阿湏倫
衆太子若見世間有孝順父母敬事
師長勤修齋戒布施貧乏者即還白
王言天王世間有人孝順父母敬順
師長勤修齋戒施諸貧乏者四天王
聞已即大歡喜唱言善哉我聞善言
世間能有孝事父母尊敬師長勤修
齋戒布施貧乏之增益諸天衆減損阿
湏倫衆是故十四日齋何故於十五
日齋十五日齋時四天王躬身自下衆
行天下觀察萬民世間寧有孝順父
母敬事師長勤修齋戒布施貧乏者
不見世間人多不孝父母不事師長
不勤齋戒不施貧乏之時四天王詣善
法殿白帝釋言大王當知世間衆生

多不孝父母不敬師長不修齋戒不
施貧乏帝釋及忉利諸天聞已愁憂
不悅言咄此為哉世人多惡不孝父
母不敬師長不修齋戒不施窮乏減
損諸天衆增益阿須倫衆四天王若
見世間有孝順父母敬事師長勤修
齋戒布施貧乏者還詣善法堂白帝
釋言世人有孝順父母敬事師長勤
修齋戒布施貧乏者帝釋及忉利諸
天聞是語已皆大歡喜唱言善哉世
間乃有孝順父母敬事師長勤修齋
戒布施貧乏者增益諸天衆減損阿
須倫衆是故十五日齋戒是故有三
說偈言

常以月八日十四十五日受化修齋戒
其人與我同

佛告比丘帝釋說此偈非為善受非
為善說我所不可所以者何彼天帝
釋姪怒癡未盡未脫生老病死憂悲
苦惱我說其人未離苦本若我比丘
漏盡阿羅漢所作已辦捨於重擔自
獲已利盡諸有結平等解脫如此比

丘應說此偈

常以月八日十四十五日受化修齋戒
其人與我同

佛告比丘彼比丘說此偈者乃名善
受乃名善說我所印可所以者何彼
比丘婬怒癡盡已脫生老病死憂悲
苦惱我說其人離於苦本佛告比丘
一切人民所居舍宅皆有鬼神無有
空者一切街巷四衢道中屠兒市肆
及丘塚間皆有鬼神無有空者凡諸
鬼神皆隨所依即以爲名依人名人
依村名村依城名城依國名國依土
名土依山名山依河名河佛告比丘
一切樹木極小如車軸者皆有鬼神
依止無有空者一切男子女人初始
生時皆有鬼神隨逐擁護若其死時
彼守護鬼攝其精氣其人則死
佛告比丘設有外道梵志問言諸賢
若一切男女初始生時皆有鬼神隨
逐守護其欲死時彼守護鬼神攝其
精氣其人則死者今人何故有爲鬼
神所卑嬈者有不爲鬼神所卑嬈者
設有此問汝等應答彼言世人爲非

法行邪見顛倒作十惡業如是人輩
若百若千乃至有一神護耳譬如群
牛羣羊若百若干一人守牧彼亦如
是為非法行邪見顛倒作十惡業如
是人輩若百若干乃有一神護耳若
有人修行善法見正信行具十善業
如是一人有百千神護譬如國王國
王大臣有百千人衛護一人彼亦如
是修行善法具十善業如是一人有
百千神護以是緣故世人有為鬼神
所卑藐者有不為鬼神所卑藐者佛
告比丘問浮提人有三事勝拘耶尸
人何等為三一者勇猛強記能造業
行二者勇猛強記勤修梵行三者勇
猛強記佛出其土以此三事勝拘耶
尸拘耶尸人有三事勝閻浮提何等
為三一者多牛二者多羊三者多珠
玉以此三事勝閻浮提閻浮提有三
事勝弗于逮何等為三一者勇猛強
記能造業行二者勇猛強記能修梵
行三者勇猛強記佛出其土以此三
事勝弗于逮弗于逮有三事勝閻
浮提何等為三一者其土極廣二者其

土極大三者其土極妙以此三事勝閻
浮提閻浮提有三事勝鬘單曰何等
為三一者勇猛強記能造業行二者
勇猛強記能修梵行三者勇猛強記
佛出其土以此三事勝鬘單曰鬘單
曰復有三事勝閻浮提何等為三者
無所繫屬二者無有我三者壽定千歲
以此三事勝閻浮提閻浮提人亦以上
三事勝餓鬼趣餓鬼趣有三事勝閻
浮提何等為三一者長壽二者身
大三者他作自受以此三事勝閻浮
提閻浮提人亦以上三事勝龍金翅
鳥龍金翅鳥復有三事勝閻浮提何
等為三一者長壽二者身大三者宮
殿以此三事勝閻浮提閻浮提以上
三事勝阿須倫阿須倫復有三事勝
閻浮提何等為三一者宮殿高廣二
者宮殿莊嚴三者宮殿清淨以此三
事勝閻浮提閻浮提人以此三事勝
四天王四天王復有三事勝閻浮提
何等為三一者長壽二者端正三者
多樂以此三事勝閻浮提閻浮提人
亦以上三事勝忉利天焰摩天兜率

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此諸天復有三事勝閻浮提何等為二者長壽二者端正三者多樂

佛告比丘欲界衆生有十二種何等為十二一者地獄二者畜生三者餓鬼四者人五者阿須倫六者四天王七者忉利天八者焰摩天九者兜率天十者化自在天十一者他化自在天十二者魔天色界衆生有二十二種一者梵身天二者梵輔天三者梵衆天四者大梵天五者光天六者少光天七者無量光天八者光音天九者淨天十者少淨天十一者無量淨天十二者遍淨天十三者嚴飾天十四者小嚴飾天十五者無量嚴飾天十六者嚴飾果實天十七者無想天十八者無造天十九者無熱天二十者善見天二十一者大善見天二者阿迦尼吒天無色界衆生有四種何等為四一者空智天二者識智天三者無所有智天四者有想无想智天

佛告比丘有四大天神何等為四一

者地神二者水神三者風神四者火神昔者地神生惡見言地中無水火當生念言地中無水火風耶地神報言地中實無水火風也我時語言汝勿生此念謂地中無水火風所以者何地中有水火風但地大多故地大得名佛告比丘我時為彼地神次第說法除其惡見示教利喜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不淨上漏為患出要為上敷演開示清淨梵行我時知其心淨柔軟歡喜無有陰蓋易可開化如諸佛常法說苦聖諦苦集諦苦滅諦苦出要諦演布開示今時地神即於座上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譬如淨潔白衣易為受色彼亦如是信心清淨遂得法眼無有狐疑見法決定不墮惡趣不向餘道成就無畏而自我言我今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盡形壽不煞不盜不婬不欺不飲酒聽我於正法中為優婆夷佛告比丘昔者水神生惡見言水中無地火風時地神知彼水神心生此見往語水神言

汝實起此見言水中無地火風耶答
曰實尔地神語言汝勿起此見謂水
中無地火風所以者何水中有地火
風但水太多故水大得名時地神即
為說法除其惡見示教利喜施論戒
論生天之論欲為不淨上漏為惡出
要為上敷演開示清淨梵行時地神
知彼水神其心柔軟歡喜信解淨無
陰蓋易可開化如諸佛常法說苦聖
諦苦集諦苦滅諦苦出要諦演布開
示時彼水神即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猶如淨潔白衣易為受色彼亦如是
信心清淨得法眼淨無有狐疑決定
得果不墮惡趣不向餘道成就無畏
白地神言我今歸依佛歸依法歸依
僧盡形壽不煞不盜不婬不欺不飲
酒聽我於正法中為優婆夷佛告比
丘昔者火神生惡見言火中無地水
風時地神水神知彼火神心生此見
共語火神言汝實起此見耶答曰實
尔二神語言汝勿起此見所以者何火
中有地水風但火太多故火大得名
耳時二神即為說法除其惡見示教

利喜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不淨
上漏為患出要為上敷演開示清淨
梵行二神知彼火神其心柔軟歡喜
信解淨無陰蓋易可開化如諸佛常
法說苦聖諦苦集諦苦滅諦苦出要
諦演布開示時彼火神即遠塵離垢
得法眼淨猶如淨潔白衣易為受色
彼亦如是信心清淨遂得法眼無有
狐疑決定得果不墮惡趣不向餘道
成就無畏白二神言我今歸依佛法
聖衆盡形壽不煞不盜不婬不欺不
飲酒聽我於正法中為優婆夷佛告
比丘昔者風神生惡見言風中無地
水火地水火神知彼風神生此惡見
往語之言汝實起此見耶答曰實然
三神語言汝勿起此見所以者何風
中有地水火但風太多故風大得名
耳時三神即為說法除其惡見示教
利喜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不淨
上漏為患出要為上敷演開示清淨
梵行三神知彼風神其心柔軟歡喜
信解淨無陰蓋易可開化如諸佛常
法說苦聖諦苦集苦滅苦出要諦演

布開示時彼風神即遠塵離垢得法
眼淨譬如淨潔白衣易為受色彼亦
如是信心清淨遠得法眼無有狐疑
決定得果不墮惡趣不向餘道成就
無畏白三神言我今歸依佛法聖衆盡
形壽不煞不盜不婬不欺不飲酒願
聽我於正法中為優婆夷慈心一切
不燒果生佛告比丘雲有四種云何
為四一者白色二者黑色三者赤色
四者紅色其白色者地大偏多其黑
色者水大偏多其赤色者火大偏多
其紅色者風大偏多其雲去地或十
里二十里三十里至四十四千里除劫
初後時雲上至光音天電有四種云
何為四東方電名身光南方電名難
毀西方電名流焰北方電名定明以
何緣故虛空雲中有此電光有時身
光與難毀相皁有時身光與流焰相
皁有時身光與定明相皁有時難
毀與流焰相皁有時難毀與定明相
皁有時流焰與定明相皁以是緣故
虛空雲中有電光起復有何緣虛空
雲有雷聲起虛空中有時地大與水

大相鼻有時地大與火大相鼻有時
地大與風大相鼻有時水大與火大
相鼻有時水大與風大相鼻以是緣
故虛空雲中有雷聲起相師占雨有
五因緣不可定知使占者迷惑云何
為五一者雲有雷電占謂當雨以火
大多故燒雲不雨是為占師初迷惑
緣二者雲有雷電占謂當雨有大風
起吹雲四散入諸山閒以此緣故相
師迷惑三者雲有雷電占謂當雨時
大阿須倫接攬浮雲置大海中以此
因緣相師迷惑四者雲有雷電占謂
當雨而雲師雨師放逸婬亂竟不降
雨以此因緣相師迷惑五者雲有雷
電占謂當雨而世閒衆庶非法放逸
行不淨行慳貪嫉妬所見顛倒故使
天不降雨以此因緣相師迷惑是為
五因緣相師占雨不可定知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二十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三十一

深

後秦弘始年佛陞耶舍共生佛念譯

第四分世記經三灾品第九

佛告比丘有四事長久無量無限不可以日月歲數而稱計也云何為四一者世間灾漸起壞此世時中間長久無量無限不可以日月歲數而稱計也二者此世間壞已中間空曠無有世間長久迫遠不可以日月歲數而稱計也三者天地初起向欲成時中間長久不可以日月歲數而稱計也四者天地成已久住不壞不可以日月歲數而稱計也是為四事長久無量無限不可以日月歲數而計量也佛告比丘世有三灾云何為三一者火灾二者水灾三者風灾有三灾上際云何為三一者光音天二者遍淨天三者果實天若火灾起時至光音天光音天為際若水灾起時至遍淨天遍淨天為際若風灾起時至果實天果實天為際云何為火灾火灾始欲起時此世間人皆行正法正見

不倒修十善行行此法時有人得第
二禪者即踊身上昇於虛空中住
聖人道天道梵道高聲唱言諸賢當
知無覺無觀第二禪樂第二禪樂時
世間人聞此聲已仰語彼言善哉善
哉唯願為我說無覺無觀第二禪道
時空中人聞其語已即為說無覺無
觀第二禪道此世間人聞彼說已即
修無覺無觀第二禪道身壞命終生
光音天是時地獄衆生罪畢命終來
生人間復修無覺無觀第二禪身壞
命終生光音天畜生餓鬼阿須倫四
天王忉利天焰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
化自在天梵天衆生命終來生人間
修無覺無觀第二禪身壞命終生光
音天由此因緣地獄道盡畜生餓鬼
阿須倫乃至梵天皆盡當於今時先
地獄盡然後畜生盡畜生盡已餓鬼
盡餓鬼盡已阿須倫盡阿須倫盡已
四天王盡四天王盡已忉利天王盡
忉利天王盡已焰摩天盡焰摩天盡
已兜率天盡兜率天盡已化自在天
盡化自在天盡已他化自在天盡他

化自在天盡已梵天盡梵天盡已然
後人盡無有遺餘人盡無餘已此世
敗壞乃成為災其後天不降雨百穀
草木自然枯死

佛告比丘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變
易朽壞不可恃怙有為諸法甚可厭
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久久有
大黑風暴起吹大海水海水深八万
四千由旬吹使兩披取日宮殿置於
須弥山半去地四万二千由旬安日
道中緣此世間有二日出二日出已
今此世間所有小河沃漚渠流皆悉
乾竭佛告比丘以是當知一切行無
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
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久
久有大黑風暴起海水深八万四千
由旬吹使兩披取日宮殿置於須弥
山半去地四万二千由旬安日道中
緣此世間有三日出三日出已此諸
大水恒河耶婆那河娑羅河阿夷羅
婆提河阿摩怛河辛陀河故舍河皆悉
乾竭無有遺餘以是當知一切行無
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
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久

久有大黑風暴起海水深八万四千
由旬吹使兩披取日宮殿置於須弥
山半安日道中緣此世間有四日出
四日出已此諸世間所有泉源剎池
善見大池阿耨大池四方陀延池優
鉢羅池拘物頭池分陀利池鼈池維
廣五十由旬皆盡乾竭以是故知一切
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
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
久久有大黑風暴起吹大海水使令
兩披取日宮殿置於須弥山半安日
道中緣此世間有五日出五日出已
大海水稍減百由旬至七百由旬以
是可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
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
解脫之道是時大海稍盡餘有七百
由旬六百由旬五百由旬四百由旬
乃至百由旬在以是可知一切行無
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
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時大海
水稍稍減盡至七由旬六由旬五由
旬乃至一由旬在佛告比丘以是當
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

凡諸有為其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海水稍盡至七多羅樹六多羅樹乃至一多羅樹佛告比丘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海水轉淺七人六人五人四人三人二人一人至瞿至膝至于踰踝佛告比丘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海水猶如春雨後亦如牛跡中水遂至涸盡不漬人指佛告比丘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久久有大黑風暴起吹海底沙深八万四千由旬令著兩岸颶取日宮殿置於須弥山半安日道中緣此世間有六日出六日出已其四天下及八万天下諸山大山須弥山王皆烟起焦然猶如陶家初然陶時六日出時亦復如是佛告比丘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

度世解脫之道其後久久有大黑風
暴起吹海底沙八万四千由旬令著
兩岸颺取日宮殿置於須弥山半安日
道中緣此世間有七日出七日出已
此四天下及八万天下諸山大山須
弥山王皆悉洞然猶如陶家然竈焰
起七日出時亦復如是佛告比丘以
此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
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
解脫之道此四天下及八万天下諸
山須弥山皆悉洞然一時四天王宮
忉利天宮焰摩天宮兜率天化自在
天他化自在天梵天宮亦皆洞然佛
告比丘是故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
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法甚可厭
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此四天下乃
至梵天火洞然已風吹火焰至光音
天其彼初生天子見此火焰皆生怖
畏言咄此何物先生諸天語後生天
言勿怖畏也彼火曾來齊此而止以
念前火光故名光念天此四天下乃
至梵天火洞然已須弥山王漸漸頽
落百由旬二百由旬至七由旬佛

告比丘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
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
當求度世解脫之道此四天下乃至
梵天火洞然已其後大地及須弥山
盡無灰燼是故當知一切行無常變
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
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此大地火
燒盡已地下水盡水下風盡是故當
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
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
之道佛告比丘火災起時天不復雨
百榮草木自然枯死誰當信者獨有
見者自當知耶如是乃至地下水盡
水下風盡誰當信者獨有見者自當
知耶是為火災云何火劫還復其後久
久有大黑雲在虛空中至光音天周
遍降雨滴如車輪如是無數百千歲
雨其水漸長高無數百千由旬乃至
光音天時有四大風起持此水住何
等為四一名住風二名持風三名不
動四名堅固其後此水稍減百千由
旬無數百千方由旬其水四面有大
風起名曰僧伽吹水令動鼓蕩濤波

起沫積聚風吹離水在於空中自然
堅固變成天宮七寶校飾由此因緣
有梵迦夷天宮其水轉減至無數百
千万由旬其水四面有大風起名曰
僧伽吹水令動鼓蕩濤波起沫積聚
風吹波離水在於空中自然堅固變
成天宮七寶校飾由此因緣有他化
自在天宮其水轉減至無數千万由
旬其水四面有大風起名曰僧伽吹
水令動鼓蕩濤波起沫積聚風吹離
水在虛空中自然堅固變成天宮七
寶校飾由此因緣有化自在天宮其
水轉減至無數百千由旬有僧伽風
吹水令動鼓蕩濤波起沫積聚風吹
離水在虛空中自然堅固變成天宮
七寶校飾由此因緣有兜率天宮其
水轉減至無數百千由旬有僧伽風
吹水令動鼓蕩濤波起沫積聚風吹
離水在虛空中自然堅固變成天宮
由此因緣有焰摩天宮其水轉減至
無數百千由旬水上有沫深六十万
八千由旬其邊無際譬如此間穴泉
流水水上有沫彼亦如是以何因緣有

須弥山有乱風起吹此水沫造須弥山
高六十万八千由旬縱廣八万四千由
旬四寶所成金銀水精琉璃以何因
緣有四阿須倫宮殿其後乱風吹大
海水吹大水沫於須弥山四面起大
宮殿縱廣各八万由旬自然變成七
寶宮殿復何因緣有四天王宮殿其
後乱風吹大海水沫於須弥山半四
万二千由旬自然變成七寶宮殿以
是故名為四天王宮殿以何因緣有
忉利天宮殿其後乱風吹大水沫於
須弥山上自然變成七寶宮殿復
以何緣有伽陀羅山其後乱風吹
大水沫去須弥山不遠自然化成
寶山下根入地四万二千由旬縱
廣四万二千由旬其邊無際雜色
間廁七寶所成以是緣故有伽陀羅
山復以何緣有伊沙山其後乱風吹
大水沫去伽陀羅山不遠自然變成
伊沙山高二万一千由旬縱廣二万
一千由旬其邊無際雜色參間七寶
所成以是緣故有伊沙山其後乱風
吹大水沫去伊沙山不遠自然變成
樹辰陀羅山高万二千由旬縱廣万

二千由旬其邊無際雜色叅間七寶
所成以是因緣有樹辰陀羅山其後
亂風吹大水沫去樹辰陀羅山不遠
自然變成阿般涅槃樓山高六千由旬縱
廣六千由旬其邊無際雜色叅間七寶
所成以是緣故有阿般涅槃樓山其後亂
風吹大水沫去阿般涅槃樓山不遠自然
變成旃隣陀羅山高三千由旬縱廣三
千由旬其邊無際雜色叅間七寶所成
以是因緣有旃隣陀羅山其後亂風
吹大水沫去旃隣陀羅山不遠自然
變成比丘陀山高千二百由旬縱廣
千二百由旬其邊無際雜色叅間七
寶所成以是緣故有比丘陀山其後
亂風吹大水沫去比丘陀山不遠自然
變成金剛輪山高三百由旬縱廣三
百由旬其邊無際雜色叅間七寶所
成以是因緣有金剛輪山何故有月
有七日宮殿其後亂風吹大水沫自
然變成一月宮殿七日宮殿雜色叅
間七寶所成為黑風所吹還到本處
以是因緣有日月宮殿其後亂風吹
大水沫自然變成四天下及八万天

下以是因緣有四天下及八万天下
其後乱風吹大水沫在四天下及八
万天下自然變成大金剛輪山高十
六万八千由旬縱廣十六万八千由
旬其邊無限金剛堅固不可毀壞以
是因緣有大金剛輪山其後久久有
自然雲遍滿空中周遍大雨滂如車
輪其水弥漫没四天下與須弥山等
其後乱風吹地為大坑澗水盡入中
因此為海以是因緣有四大海水海
水鹹苦有三因緣何等為三一者有
自然雲遍滿虚空至光音天周遍降
雨洗濯天宮滌蕩天下從梵迦夷天
向他化自在天宮下至焰摩天宮四
天下八万天下諸山大山須弥山王
皆洗濯滌蕩其中諸處有穢惡鹹苦
諸不淨汁下流入海合為一味故海
水鹹二者昔有大仙人禁呪海水長
使鹹苦人不得飲是故鹹苦三者彼
大海水雜衆生居其身長大或百由
旬二百由旬至七百由旬呼哈吐納
大小便中故海水鹹是為火災
佛告比丘云何為水災水災起時此

世間人皆奉正法正見不邪見修十
善業修善行已時有人得無喜第三
禪者踊身上昇於虛空中住聖人道
天道梵道高聲唱言諸賢當知無喜
第三禪樂無喜第三禪樂時世間人
聞此聲已仰語彼言善哉善哉願為
我說是無喜第三禪道時空中人間
此語已即為演說無喜第三禪道此
世間人間其說已即修第三禪道身
壞命終生遍淨天忉時地獄衆生罪
畢命終來生人間復修第三禪道身
壞命終生遍淨天畜生餓鬼阿須輪
四天王忉利天焰摩天兜率天化自
在天他化自在天梵天光音天衆
生命終來生人間修第三禪道身壞
命終生遍淨天由此因緣地獄道盡
畜生餓鬼阿須輪四天王乃至光音天
趣皆盡當於忉時先地獄盡然後畜生
盡畜生盡已餓鬼盡餓鬼盡已阿須輪
盡阿須輪盡已四天王盡四天王盡
已忉利天盡忉利天盡已焰摩天盡
焰摩天盡已兜率天盡兜率天盡已
化自在天盡化自在天盡已他化自

在天盡他化自在天盡已梵天盡梵
天盡已光音天盡光音天盡已然後人
盡無餘人盡無餘已此世間敗壞乃成
為災其後久久有大黑雲暴起上至
遍淨天周遍大雨純雨熱水其水沸
湧煎熬天上諸天宮殿皆悉消盡無
有遺餘猶如酥油置於火中煎熬消
盡無有遺餘光音天宮亦復如是以
此可知一切行無常為變易法不可
恃怙有為諸法甚可厭患當求度世
解脫之道其後此雨復浸梵迦夷天宮
煎熬消盡無有遺餘猶如酥油置於
火中無有遺餘梵迦夷宮亦復如是
其後此雨復浸他化自在天化自在
天兜率天焰摩天宮煎熬消盡無有
遺餘猶如酥油置於火中無有遺餘
彼諸天宮亦復如是其後此雨復浸
四天下及八万天下諸山大山須弥
山王煎熬消盡無有遺餘猶如酥油
置於火中煎熬消盡無有遺餘彼亦
如是是故當知一切行無常為變易
法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
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此水煎熬大

地盡無餘已地下水盡水下風盡是
故當知一切行無常為變易法不可
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
解脫之道佛告比丘遍淨天宮煎熬
消盡誰當信者獨有見者乃能知耳
梵迦夷宮煎熬消盡乃至地下水盡
水下風盡誰當信者獨有見者乃當
知耳是為水災云何水災還復其後
久久有大黑雲充滿虛空至遍淨天
周遍降雨沛如車輪如是無數百千
萬歲其水漸長至遍淨天有四大風
持此水住何等為四一名住風二名
持風三名不動四名堅固其後此水
稍減無數百千由旬四面有大風起
名曰僧伽吹水今動鼓蕩濤波起沫
積聚風吹離水在虛空中自然變成
光音天宮七寶校飾由此因緣有光
音天宮其水轉減無數百千由旬彼
僧伽風吹水令動鼓蕩濤波起沫積
聚風吹離水在虛空中自然變成梵
迦夷天宮七寶校飾如是乃至海水
一味鹹苦亦如火災復時是為水災
佛告比丘云何為風災風災起時此

世間人皆奉正法正見不邪見修十善業修善行時時有人得清淨護念第四禪於虛空中住聖人道天道梵道高聲唱言諸賢護念清淨第四禪樂護念清淨第四禪樂時此世人聞其聲已仰語彼言善哉善哉願為我說護念清淨第四禪道時空中人間此語已即為說第四禪道此世間人聞其說已即修第四禪道身壞命終生果實天亦時地獄衆生罪畢命終來生人間復修第四禪身壞命終生果實天畜生餓鬼阿須倫四天王乃至遍淨天衆生命終來生人間修第四禪身壞命終生果實天由此因緣地獄道盡畜生餓鬼阿須倫四天王乃至遍淨天趣皆盡亦時地獄先盡然後畜生盡畜生盡已餓鬼盡餓鬼盡已阿須倫盡阿須倫盡已四天王盡四天王盡已如是展轉至遍淨天盡遍淨天盡已然後人盡無餘人盡無餘已此世間敗壞乃成為災其後久久有大風起名曰大僧伽乃至果實天其風四布吹遍淨天宮光音天

宮使宮宮相拍碎若粉塵猶如力士
執二銅杵杵杵相拍碎盡無餘二宮
相拍亦復如是以是當知一切行無
常為變易法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
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此
風吹梵迦夷天宮他化自在天宮宮
宮相拍碎如粉塵無有遺餘猶如力士
執二銅杵杵杵相拍碎盡無餘二宮
相拍亦復如是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
為變易法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
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此風
吹化自在天宮兜率天宮焰摩天宮
宮宮相拍碎若粉塵無有遺餘猶如
力士執二銅杵杵杵相拍碎盡無餘彼
宮如是碎盡無餘以是當知一切行無
常為變易法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
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此
風吹四天下及八万天下諸山大山
須弥山王置於虛空高百千由旬山
山相拍碎若粉塵猶如力士手執輕
糠散於空中彼四天下須弥諸山碎
盡分散亦復如是以是可知一切行
無常為變易法不可恃怙凡諸有為

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
風吹大地盡地下水盡水下風盡是
故當知一切行無常為變易法不可
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
解脫之道佛告比丘遍淨天宮光音
天宮宮宮相拍碎若粉塵誰當信者
獨有見者乃能知耳如是乃至地下
水盡水下風盡誰能信者獨有見者
乃能信耳是為風災云何風災還復
其後久久有大黑雲周遍虛空至果
實天而降大雨沛如車輪霖雨無數
百千万歲其水漸長至果實天時有
四風持此水住何等為四一名住風二
名持風三名不動四名堅固其後此
水漸漸稍減無數百千由旬其水四
面有大風起名曰僧伽吹水今動鼓
蕩濤波起沫積聚風吹離水在於空
中自然變成遍淨天宮雜色叅間七
寶所成以此因緣有遍淨天宮其水
轉減無數百千由旬彼僧伽風吹水
令動鼓蕩濤波起沫積聚風吹離水
在於空中自然變成光音天宮雜色
叅間七寶所成乃至海水一味鹹苦

亦如火災復時是為風災是為三災
是為三復

佛說長阿含第四分世記經戰鬪品第十
佛告比丘昔者諸天與阿須倫共鬪
時釋提桓因命忉利諸天而告之曰
汝等今往與彼共戰若得勝者捉毗
摩質多羅阿須倫以五繫繫縛將詣
善法講堂吾欲觀之時忉利諸天受
帝釋教已各自莊嚴時毗摩質多羅阿
須倫命諸阿須倫而告之曰汝等今
往與彼共戰若得勝者捉釋提桓因
以五繫繫縛將詣七葉講堂吾欲觀
之時諸阿須倫受毗摩質多阿須倫
教已各自莊嚴於是諸天阿須倫衆
遂共戰鬪諸天得勝阿須倫退時忉
利諸天捉阿須倫王以五繫繫縛將
詣善法堂所示天帝釋時阿須倫王
見天上快樂生慕樂心即自念言此
處殊勝即可居止用復還歸阿須倫
宮為發此念時五繫即得解五樂在
前若阿須倫生念欲還詣本官殿五
繫還縛五樂自去時阿須倫所被繫
縛轉更牢固魔所繫縛復過於是計
吾我人為魔所縛不計吾我人魔縛得

解愛我為縛愛愛為縛我當有為縛
我當無為縛有為為縛無色為縛有
色無色為縛我有想為縛無想為縛
有想無想為縛我為大患為癱為刺
是故賢聖弟子知我為大患為癱為
刺捨吾我想修無我行觀彼我為重
擔為放逸為有當有我是有為當
有無我是有為有色是有為無色
是有為有色无色是有為有想是
有為無想是有為有想無想是有
為有為為大患為刺為瘡是故賢
聖弟子知有為為大患為刺為瘡故
捨有為為無為行佛告比丘昔者諸
天子與阿須倫共闘時釋提桓因命
忉利天而告之曰汝等今往與阿須
倫共闘若得勝者捉毗摩質多羅阿
須倫以五繫繫縛將詣善法講堂吾
欲觀之時忉利諸天受帝釋教已各
即自在嚴時毗摩質多阿須倫復命
諸阿須倫而告之曰汝等今往與彼
共戰若得勝者捉釋提桓因以五繫
繫縛將詣七葉講堂吾欲觀之時諸
阿須倫受毗摩質多阿須倫教已各
自在嚴於是諸天阿須倫衆遂共戰

聞諸天得勝阿須倫退忉利諸天捉
阿須倫以五繫繫縛將詣善法堂所
示天帝釋彷彿遊善法堂上阿須倫
王遙見帝釋於五繫中惡口罵詈時
天帝侍者於天帝前即說偈言
天帝何恐怖自現已劣弱須臾面毀些
默聽其惡言

時天帝釋即復以偈答侍者曰

彼亦無大力我亦不恐懼如何大智士
與彼無智諍

今時侍者復作偈頌白帝釋言

今不折愚者恐後轉難忍宜加以杖捶
使愚自改過

時天帝釋復作偈頌答侍者曰

我常言智者不應與愚諍愚罵而智默
即為信勝彼

今時侍者復作偈頌白帝釋言

天王所以默恐損智者行而彼愚騃人
謂王懷怖畏愚不自忖量謂可與王敵
沒死來觸突欲王如牛退

時天帝釋復作偈頌答侍者曰

彼愚無知見謂我懷恐怖我觀第一義
忍默為最上惡中之惡者於瞋復生瞋
能於瞋不瞋為戰中軍上夫人有二緣

為己亦為他 衆人諍有訟 不報者為勝
夫人有二緣 為己亦為他 見無諍訟者
乃謂為愚騷 若人有大力 能忍無力者
此力為第一 於忍中寂上 愚自謂有力
此力非為力 如法忍力者 此力不可沮
佛告比丘 今時天帝釋 豈異人乎 勿
造斯觀 時天帝釋 即我身是也 我於
今時修習忍辱 不行卒暴 常亦稱讚
能忍辱者 若有智之人 欲引吾道者 當
修忍默 勿懷忿諍 佛告比丘 昔者 忉利
諸天與阿須倫 共鬪時 釋提桓因 語
質多阿須倫 言 卿等何為嚴飾兵仗
懷怒害心 共戰諍 為今當共汝講論
道義 知有勝負 彼質多阿須倫 語帝
釋 言 正使捨諸兵仗 止於諍訟 論義
者 誰知勝負 帝釋教言 但共論議 今
汝衆中 我天衆中 自有智慧 知勝負
者 時阿須倫 語帝釋 言 汝先說偈 帝
釋報言 汝是舊天 汝應先說 今時質
多阿須倫 即為帝釋 而作頌曰
今不折愚者 恐後轉難忍 宜加以技捶
使愚自敗過

時阿須倫 說此偈已 阿須倫 衆即大
歡喜 高聲稱善 唯諸天衆 默然無言

時阿須倫王語帝釋言汝次說偈余
時帝釋即為阿須倫而說偈言

我常言智者不應與愚諍愚罵而智默
即為勝彼愚

時天帝釋說此偈已忉利諸天皆大
歡喜舉聲稱善時阿須倫眾默然無
言尔時天帝語阿須倫言汝次說偈
時阿須倫復說偈言

天王所以默恐損智者行而被愚駭人
謂王懷怖畏愚不自忖量謂可與王敵
沒死來觸突欲王如牛退

時阿須倫王說此偈言已阿須倫眾
踊躍歡喜舉聲稱善時忉利天眾默
然無言時阿須倫王語帝釋言汝次
說偈時天帝釋為阿須倫而說偈言
彼愚無知見謂我懷怖畏我觀第一義
忍默為最上惡中之惡者於瞋復生瞋
能於瞋不瞋為戰中最勝夫人有二緣
為已亦為他眾人為諍訟不報者為勝
夫人有二緣為已亦為他見無諍訟者
不謂為愚駭若人有大力能忍無力者
此力為第一於忍中最上愚自謂有力
此力非為力如法忍力者此力不可沮
釋提桓因說此偈已忉利天眾踊躍

歡喜舉聲稱善阿須倫衆默然無言
時天衆阿須倫衆各小退却自相謂
言阿須倫王所說偈頌有所卑犯起
刀劍鋒生鬪訟相長諸怨結樹三有
本天帝釋所說偈者無所卑燒不起
刀劍不生鬪訟不長怨結絕三有本
天帝所說為善阿須倫所說不善諸
天為勝阿須倫負佛告比丘今時釋
提桓因豈異人乎勿造斯觀所以者
何即我身是我於今時以柔濡言勝
阿須倫衆佛告比丘昔者諸天復與
阿須倫共鬪時阿須倫勝諸天不如
時釋提桓因乘千輻寶車怖懼而走
中路見睽婆羅樹上有一巢巢有兩
子即以偈頌告御者言頌曰
此樹有二鳥汝當迴車避正使賊害我
勿傷二鳥命

今時御者聞帝釋偈已尋便住車迴
避樹鳥今時車頭向阿須倫阿須倫
衆遙見寶車迴向其軍即相謂言今
天帝釋乘千輻寶車迴向我衆必欲
還鬪不可當也阿須倫衆即便退散
諸天得勝阿須倫退佛告比丘今時
帝釋者豈異人乎勿造斯觀所以者

何即我身是也我於今時於諸衆生
起慈愍心諸比丘汝等於我法中出
家修道宜起慈心哀愍衆庶

佛告比丘昔者諸天與阿須倫共鬪
余時諸天得勝阿須倫退時天帝釋
戰勝還宮更造一堂名曰寂勝東西
長百由旬南北廣六十由旬其堂百
間間間有七交露臺一一臺上有七
玉女一一玉女有七使人釋提桓因
亦不憂供給諸玉女衣被飲食莊嚴
之具隨本所造自受其福以戰勝阿
須倫因歡喜心而造此堂故名寂勝
堂又千世界中所有堂觀無及此堂
故名寂勝佛告比丘昔者阿須倫自
生念言我有大威德神力不少而切
利天日月諸天常在虛空於我頂上
遊行自在今我寧可取彼日月以為
耳璫自在遊行耶時阿須倫王瞋恚
熾盛即念捶打阿須倫捶打阿須倫
即復念言今阿須倫王念我我等當速
莊嚴即勅左右脩具兵仗駕乘寶車
與無數阿須倫衆前後導從詣阿須
倫王前於一面立時王復念舍摩梨
阿須倫舍摩梨阿須倫復自念言今

王念我我等宜速在嚴即勅左右備具兵仗駕乘寶車與無數阿須倫衆前後導從詣阿須倫王前在一面立時王復念毗摩質多阿須倫復自念言今王念我我等宜速在嚴即勅左右備具兵仗駕乘寶車與無數阿須倫衆前後導從往詣王前在一面立時王復念大臣阿須倫大目阿須倫即自念言今王念我我等宜速在嚴即勅左右備具兵仗駕乘寶車與無數阿須倫衆前後導從往詣王前於一面立時王復念諸小阿須倫諸小阿須倫復自念言今王念我我等宜速在嚴即自在嚴備具兵仗與無數衆相隨往詣王前於一面立時羅呵阿須倫王即自在嚴身著寶鎧駕乘寶車與無數百千阿須倫衆兵仗嚴事前後圍遶出其境界欲往與諸天共闔今時難陀龍王跋難陀龍王以身纏遶須弥山七帀震動山谷薄布微雲滂滂稍雨以尾打大海水海水波涌至須弥山頂時切利天即生念言今薄雲微布滂

滿相而海水波涌乃來至此將是阿
須倫欲來戰聞故有此異瑞耳余時
海中諸龍兵衆無數巨億皆持戈鏃
弓矢刀劍重被寶鎧器仗嚴整逆與
阿須倫共戰若龍衆勝時即逐阿須
倫入其宮殿若龍衆退龍不還宮即
驕趣伽樓羅鬼神所而告之曰阿須
倫衆欲與諸天共戰我往迎闔彼今
得勝汝等當偕諸兵仗衆共併力與
彼共戰時諸鬼神聞龍語已即自在
嚴偕諸兵仗重被寶鎧與諸龍衆共
阿須倫闔得勝時即逐阿須倫入其
宮殿若不如時不還本宮即退走驕
持華鬼神界而告之言阿須倫衆欲
與諸天共闔我等逆戰彼今得勝汝
等當偕諸兵仗衆共併力與彼共戰
諸持華鬼神聞龍語已即自在嚴偕
諸兵仗重被寶鎧衆共併力與阿須
倫闔若得勝時即逐阿須倫入其宮
殿若不如時不還本宮即退走驕常
樂鬼神界而告之言阿須倫衆欲與
諸天共闔我等逆戰彼今得勝汝等
當偕諸兵仗與我併力共彼戰聞時

諸常樂鬼神聞是語已即自在嚴備諸兵仗重被寶鎧衆共併力與阿須倫聞若得勝時即逐阿須倫入其宮殿若不如時不還本宮即退走驕四天王而告之曰阿須倫衆欲與諸天共圖我等逆戰彼今得勝汝等當備諸兵仗衆共併力與彼共戰時四天王聞此語已即自在嚴備諸兵仗重被寶鎧衆共併力與阿須倫共鬪若得勝時即逐阿須倫入其宮殿若不若者四天王即詣善法講堂白天帝釋及忉利諸天言阿須倫欲與諸天共鬪今忉利諸天當自在嚴備諸兵仗衆共併力往共彼戰時天帝釋命一侍天而告之曰汝持我聲往告焰摩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子言阿須倫與無數衆欲來戰鬪今者諸天當自在嚴備諸兵仗助我戰戰時彼侍天受帝教已即詣焰摩天乃至他化自在天持天帝釋聲而告之曰彼阿須倫無數衆來戰鬪今者諸天當自在嚴備諸兵仗助我戰鬪時焰摩天子聞此語已即自在嚴備諸兵仗重被寶鎧駕乘寶車六無

數巨億百千天衆前後圍遶在須弥
山東面住時兜率天子聞此語已即
自在莊嚴脩諸兵仗重被寶鎧駕乘寶
車與無數巨億百千天衆圍遶在須
弥山南面住時化自在天聞此語已
亦嚴兵衆在須弥山西面住時他化
自在天子聞此語已亦嚴兵衆在須
弥山北住時天帝釋即念三十三天
忉利天三十三天忉利天即自念言
今帝釋念我我等宜速莊嚴即勅左
右脩諸兵仗駕乘寶車與無數巨億
諸天衆前後圍遶天帝釋前於一
面立時天帝釋復念餘忉利諸天餘
忉利諸天即自念言今帝釋念我我
等宜速莊嚴即勅左右脩諸兵仗駕
乘寶車與無數巨億諸天衆前後圍
遶諸帝釋前於一面立時帝釋復念
妙正鬼神妙正鬼神即自念言今帝
釋念我我宜速莊嚴即勅左右脩諸
兵仗駕乘寶車無數千衆前後圍遶
諸帝釋前立時帝釋復念善住龍王
善住龍王即自念言今天帝釋念我
我今宜往即詣帝釋前立時帝釋即

自在嚴備諸兵仗身被寶鎧乘善住
龍王頂上與無數諸天神前後圍
遶自出天宮與阿須倫往闔所謂嚴
兵仗刀劍鉞稍弓矢斲鉞斧旋輪
鎗索兵仗鎧器以七寶成復以鋒刃
加阿須倫身其身不傷但刃舉而已
阿須倫衆執持七寶刀劍鉞稍弓矢斲
鉞鉞斧旋輪鎗索以鋒刃加諸天身
但觸而已不能傷損如是欲行諸天
共阿須倫闔欲因欲是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三十一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三十二

深

後秦弘始年佛臨耶舍共竺佛念譯

第四分世記經三中劫品第十一

佛告比丘有三中劫何等為三一名
刀兵劫二名饑饉劫三名疾疫劫云
何為刀兵劫此世間人本壽四萬歲
其後稍減壽二萬歲其後復減壽萬
歲轉壽千歲轉壽五百歲轉壽三百
歲二百歲如今人壽於百歲少出多
減其後人壽稍減當壽十歲是時女
人生五月行嫁時世間所有美味酥
油蜜石蜜黑石蜜諸有美味皆悉自
然消滅五穀不生唯有穉穉是時有
上服錦綾綵繒劫貝芻摩皆無復有
唯有麤織草衣今時此地純生荊棘
蚊蚋蜂蠍虺蛇毒虫金銀琉璃七寶
珠玉自然沒地唯有石沙穢惡充滿
是時衆生但增十惡不復聞有十善
之名乃無善名况有行善者今時人
有不孝父母不敬師長能為惡者則
得供養人所敬待如今人孝順父母
敬事師長能為善者則得供養人所

敬待彼人為惡便得供養亦復如是
時人命終墮畜生中猶如今人得生
天上時人相見懷毒害心但欲相殺
猶如獍師見彼群鹿但欲殺之無一
善念其人如是但欲相殺無一善念
今時此地溝澗溪谷山陵埏阜無一
平地時人行來恐怖惶懼衣毛為豎
時七日中有刀劍刳起時人手執草
木瓦石皆變成刀劍刀劍鋒利所擬
皆斷展轉相害其中有黠慧者見刀
兵相害恐怖逃避入山林坑澗無人
之處七日藏避心口自言我不害人
人勿害我其人於七日中食草木根
以自存活過七日已還出山林時有
一人得共相見歡喜而言今見生人
今見生人猶如父母與一子別久乃相
見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彼亦如是歡
喜踊躍不能自勝是時人民於七日
中哭泣相向復於七日中共相娛樂
歡喜慶賀時人身壞命終皆墮地獄
中所以者何斯由其人常懷瞋怒害
心相向無慈仁故是為刀兵刳
佛告比丘云何為飢餓刳今時人民

多行非法邪見顛倒為十惡業以行
惡故天不降雨百草枯死五穀不成
但有莖稈云何為飢餓今時人民收
掃田里街巷道陌糞土遺糞以自存
活是為飢餓復次飢餓時其人於街
巷市里屠殺之處及丘塚間拾諸骸
骨煮汁飲之以此自存是為白骨飢
餓復次飢餓劫時所種五穀盡變成
草木時人取華煮汁而飲復次飢餓
時草木華落覆在土下時人掘地取
華煮食以是自存是為草木飢餓今

時衆生身壞命終墮餓鬼中所以者
何斯由其人於飢餓劫中常懷慳貪
無施惠心不肯分割不念厄人故也
是為飢餓劫

佛告比丘云何為疾疫劫今時世人
修行正法正見不顛倒見具十善行
他方世界有鬼神來此間鬼相放逸
姪亂不能護人他方鬼神侵嬈此世
間人搗打捶杖接其精氣使人心亂
驅逼將去猶如國王勅諸將帥有所
守護餘方有賊寇來侵嬈此放逸之
人劫於村國此亦如是他方世界有

鬼神來取此間人過打捶杖接其精
氣驅逼將去佛告比丘正使此間鬼
神不放逸姪亂他方世界有大力鬼
神來此間鬼神畏怖避去彼大鬼神
侵燒此人過打捶杖接其精氣殺之
而去譬如國王若王大臣遣諸將帥
守衛人民將帥清慎無有放逸他方
有強猛將帥人兵衆多來破村城掠
奪人物彼亦如是正使此間鬼神不
敢放逸他方世界有大力鬼神來此
間鬼神恐怖避去彼大鬼神侵燒此
人過打捶杖接其精氣殺之而去時
疾疫劫中人民身壞命終皆生天上
所以者何斯由時人慈心相向展轉
相問汝病差不身安隱不以此因緣
得生天上是故名為疾疫劫是為三
中劫也

佛說長阿含第四分世記經世本緣品第三
佛告比丘火災過已此世天地還欲成
時有餘衆生福盡行盡命盡於光音
天命終生空梵處於彼生染著心愛
樂彼處願餘衆生共生彼處發此念
已有餘衆生福行命盡於光音天身

壞命終生空梵處時先生梵天即自
念言我是梵王大梵天王無造我者
我自然有無所承受於千世界寂得
自在善諸義趣富有豐饒能造化萬
物我即是一切衆生父母其後來諸
梵復自念言彼先梵天即是梵王大
梵天王彼自然有無造彼者於千世
界寂尊第一無所承受善諸義趣富
有豐饒能造万物是衆生父母我從
彼有彼梵天王顏貌容狀常如童子
是故梵王名曰童子或有是時此世
還成世間衆生多有生光音天者自
然化生歡喜為食身光自照神足飛
空安樂無尋壽命長久其後此世變
成大水周遍弥滿當於今時天下大
闇無有日月星辰晝夜亦無歲月四
時之數其後此世還欲變時有餘衆
生福盡行盡命盡從光音天命終來
生此間皆悉化生歡喜為食身光自
照神足飛空安樂無礙久住此間介
時無有男女尊卑上下亦無異名衆
共生世故名衆生是時此地有自然
地味出凝停於地

猶如醍醐地味出時亦復如是猶如
生酥味甜如蜜其後衆生以手試嘗
知為何味初嘗覺好遂生味著如是
展轉嘗之不已遂生貪著便以手掬
漸成搏食搏食不已餘衆生見復効
食之食之不已時此衆生身體應醒
光明轉滅無復神足不能飛行忖時
未有日月衆生光滅是時天地大闇
如前無異其後久久有大暴風吹大
海水深八万四千由旬使令兩披飄
取日宮殿著須弥山半安日道中東
出西沒周旋天下第二日宮從東出
西沒時衆生有言是即昨日也或言
非昨也第三日宮繞須弥山東出西
沒彼時衆生言定是一日日者義言
是前明因是故名爲日日有二義一
日住常度二日宮殿宮殿四方遠見
故圓寒溫和適天金所成頗梨間廁
二分天金純真無雜外內清徹光明
遠照一分頗梨純真無雜外內清徹
光明遠照日宮縱廣五十一由旬宮
牆及地薄如梓栢宮牆七重七重欄
楯七重羅網七重寶鈴七重行樹周

帀技飾以七寶成金牆銀門銀牆金
門琉璃牆水精門水精牆琉璃門赤
珠牆馬瑙門馬瑙牆赤珠門車渠牆
衆寶門衆寶牆車渠門又其欄楯金
欄銀枕銀欄金枕琉璃欄水精枕水
精欄琉璃枕赤珠欄馬瑙枕馬瑙欄
赤珠枕衆寶欄車渠枕車渠欄衆寶
枕金網銀鈴銀網金鈴水精網琉璃
鈴琉璃網水精鈴赤珠網馬瑙鈴馬
瑙網赤珠鈴車渠網衆寶鈴衆寶網
車渠鈴其金樹者銀葉華實銀樹者
金葉華實琉璃樹者水精華實水精
樹者琉璃華實赤珠樹者馬瑙華實
馬瑙樹者赤珠華實車渠樹者衆寶
華實衆寶樹者車渠華實宮牆四門
門有七階周匝欄楯樓閣臺觀園林
浴池次第相比生衆寶華行行相當
種種果樹華葉雜色樹香芬馥周流
四遠雜類衆鳥相和而鳴其日宮殿
為五風所持一日持風二曰養風三
曰受風四曰轉風五曰調風日天子
所止正殿純金所造高十六由旬殿
有四門周匝欄楯日天子座縱廣半

由旬七寶所成清淨柔軟猶如天衣
日天子自身放光照于金殿金殿光
照于日宮日宮光出照四天下日天子
壽夭五百歲子孫相承無有間異其
宮不壞終于一切日宮行時其日天
子無有行意言我行住常以五欲自
相娛樂日宮行時無數百千諸大天
神在前導從歡樂無倦好樂捷疾因
是日天子名為捷疾日天子身出千光
五百光下照五百光傍照斯由宿業
功德故有此千光是故日天子名為
千光宿業功德云何或有一人供養
沙門婆羅門濟諸窮乏施以飲食衣
服湯藥爲馬車乘房舍燈燭分布時
與隨其所須不逆人意供養持戒諸
賢聖人由彼種種無數法喜光明因
緣善心歡喜如刹利王水澆頭種初
登王位善心歡喜亦復如是以此因
緣身壞命終為日天子得日宮殿有
千光明故言善業得千光明復以何
等故名為宿業光明或有人不煞生
不盜不邪淫不兩舌惡口妄言綺語
不貪取不瞋恚邪見以此因緣善心

歡喜猶如四衢道頭有大浴池清淨
無穢有人遠行疲極熱渴來入此池
澡浴清涼歡喜愛樂彼十善者善心
歡喜亦復如是其人身壞命終為日
天子居日宮殿有千光明以是因緣
故名善業光明復以何緣名千光明
或有人不煞不盜不淫不欺不飲酒
以此因緣善心歡喜身壞命終為日
天子居日宮殿有千光明以是因緣
故名善業千光明六十念頃名一羅
耶三十羅耶名摩睺多百摩睺多名
優波摩日宮殿六月南行日行三十
里極南不過閻浮提日北行亦復如
是以何緣故日光炎熱有十因緣何
等為十一者須弥山外有佉陀羅山高
四万二千由旬頂廣四万二千由旬
其邊無量七寶所成日光照山觸而
生熱是為一緣日光炎熱二者佉陀
羅山表有伊沙陁山高二万一千由
旬縱廣二万一千由旬周匝無量七
寶所成日光照山觸而生熱是為二
緣日光炎熱三者伊沙陁山表有樹
提陀羅山上高万二千由旬縱廣万

二千由旬周匝無量七寶所成日光
照山觸而生熱是為三緣日光炎熱
四者去樹提陁羅山表有山名善見
高六千由旬縱廣六千由旬周匝無
量七寶所成日光照山觸而生熱是
為四緣日光炎熱五者善見山表有
馬祀山高三千由旬縱廣三千由旬
周匝無量七寶所成日光照山觸而
生熱是為五緣日光炎熱六者去馬
祀山表有丘弥陁羅山高千二百由
旬縱廣千二百由旬周匝無量七寶
所成日光照山觸而生熱是為六緣
日光炎熱七者去丘弥陁羅山表有
調伏山高六百由旬縱廣六百由旬
周匝無量七寶所成日光照山觸而
生熱是為七緣日光炎熱八者調伏
山表有金剛輪山高三百由旬縱廣
三百由旬周匝無量七寶所成日光
照山觸而生熱是為八緣日光炎熱
復次上乃由旬有天空殿名為星宿
琉璃所成日光照彼觸而生熱是為
九緣日光炎熱復次日宮殿光照於
大地觸而生熱是為十緣日光炎熱

今時世尊以偈頌曰

以此十因緣 日名為千光 光明炎熾熱
佛日之所說

佛告比丘何故冬日宮殿寒而不可
近有光而冷有十三緣雖光而冷云
何為十三一者須弥山佉陀羅山中
間有水廣八万四千由旬周匝無量
其水生雜華優鉢羅華拘勿頭鉢頭
摩分陀利須臾提華日光所照觸而
生冷是為一緣日光為冷二者佉陀
羅山伊沙陀羅山中間有水廣四万
二千由旬縱廣四万二千由旬周匝
無量有水生諸雜華日光所照觸而
生冷是為二緣日光為冷三者伊沙
陀羅山去樹提陀羅山中間有水廣
二万一千由旬周匝無量生諸雜華
日光所照觸而生冷是為三緣日光
為冷四者善見山樹提山中間有水廣
万二千由旬周匝無量生諸雜華日光
所照觸而生冷是為四緣日光為冷
五者善見山馬祀山中間有水廣六
千由旬生諸雜華日光所照觸而生
冷是為五緣日光為冷六者馬祀山

左弥陀羅山中間有水廣千二百由旬
周匝無量生諸雜華日光所照觸而生
冷是為六緣日光為冷左弥陀羅山
調伏山中間有水廣六百由旬周匝
無量生諸雜華日光所照觸而生冷
是為七緣日光為冷調伏山金剛輪
山中間有水廣三百由旬周匝無量
生諸雜華日光所照觸而生冷是為
八緣日光為冷復次此間浮利地大
海江河日光所照觸而生冷是為九
緣日光為冷閻浮提地河少拘耶左
地水多日光所照觸而生冷是為十
緣日光為冷拘耶左河少弗于逮水
多日光所照觸而生冷是為十一緣
日光為冷弗于逮河少鬱單曰河多
日光所照觸而生冷是為十二緣日
光為冷復次日宮殿光照大海水日
光所照觸而生冷是為十三緣日光
為冷佛時頌曰

以此十三緣 日名為千光其光明清冷
佛日之所說

佛告比丘月宮殿有時損質盈虧光
明損減是故月宮名之為損月有二

義一曰住常度二曰宮殿四方遠見
故圓寒溫和適天銀琉璃所成二分
天銀純真無雜內外清徹光明遠照
一分琉璃純真無雜外內清徹光明
遠照月宮殿縱廣四十九由旬宮牆
及地薄如梓栢宮牆七重七重欄楯
七重羅網七重寶鈴七重行樹周匝
校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衆鳥相和
而鳴其月宮殿為五風所持一曰持風
二曰養風三曰受風四曰轉風五曰
調風月天子所止正殿琉璃所造高十
六由旬殿有四門周匝欄楯月天子
座縱廣半由旬七寶所成清淨柔軟
猶如天衣月天子身放光明照琉璃
殿琉璃殿光照于月宮月宮光出照
四天下月天子壽夭五百歲子孫相
承無有異系其宮不壞終于一切月
宮行時其月天子無有行意言我行
住常以五欲自相娛樂月宮行時無
數百千諸大天神常在前導好樂無
倦好樂捷疾因是月天名為捷疾月
天子身出千光明五百光下照五百
光傍照斯由宿業功德故有此光明

是故月天子名曰千光宿業功德云
何世間有人供養沙門婆羅門施諸窮
乏飲食衣服湯藥爲馬車乘房舍燈
燭分布時與隨意所須不逆人意供
養持戒諸賢聖人猶是種種無數法
喜善心光明如剎利王水澆頭種初
登王位善心歡喜亦復如是以是因
緣身壞命終爲月天子月宮殿有千
光明故言善業得千光明復以何業
得千光明世間有人不然不盜不邪
淫不兩舌惡口妄言綺語不貪取賕
恚邪見以此因緣善心歡喜猶如四衢
道頭有大浴池清淨無穢有人遠行
疲極熱渴來入此池澡浴清涼歡喜
快樂故行十善者善心歡喜亦復如
是其人身壞命終爲月天子居月宮
殿有千光明以是因緣故名善業千
光復以何因緣得千光明世間有人
不誑不盜不淫不欺不飲酒以此因
緣善心歡喜身壞命終爲月天子居
月宮殿有千光明以是因緣故名善
業千光六十念頌名一羅耶三十羅
耶名摩睺多百摩睺多名優婆塞若

日宮殿六月南行日行三十里極南
不過閭浮提是時月宮殿半歲南行
不過閭浮提月北行亦復如是以何
緣故月宮殿小小損減有三因緣故
月宮殿小小損減一者月出於緯是
為一緣故月損減復次月宮殿內有
諸大臣身著青服隨次而上佳處則
青是故月減是為二緣月日日減復
次日宮有六十光照於月宮映使不
現是故所映之處月則損減是為三
緣月光損減復以何緣月光漸滿復
有三因緣使月光漸滿何等為三一
者月向正方是故月光滿二者月宮諸
臣盡著青衣彼月天子以十五日處
中而坐共相娛樂光明遍照遍諸天
光故光普滿猶如衆燈燭中然大炬
火遍諸燈明彼月天子亦復如是以
十五日在天衆中過絕衆明其光獨
照亦復如是是為二因緣三者日天子
雖有六十光照於月宮十五日時月
天子能以光明逆照使不掩翳是為
三因緣月宮圓滿無有損減復以何
緣月有黑影以閭浮樹影在於月中

故月有影

佛告比丘心當如月清涼無熱至檀越家專念不乱復以何緣有諸江河因日月有熱因熱有灸因灸有汗因汗成江河故世間有江河有何因緣世間有五種子有大乱風從不敗世界吹種子來生此國一者根子二者莖子三者節子四者虛中子五者子子是為五子以此因緣世間有五種子出此閻浮提日中時弗于逮日没拘耶厘日出鬱單曰夜半拘耶厘日中間浮提日没鬱單曰日出弗于逮夜半鬱單曰日中拘耶厘日没弗于逮日出閻浮提夜半若弗于逮日中鬱單曰日没閻浮提日出拘耶厘夜半閻浮提東方弗于逮為西方閻浮提為西方拘耶厘為東方拘耶厘為西方鬱單曰為東方鬱單曰為西方弗于逮為東方所以閻浮提名閻浮者下有金山高三十由旬因閻浮樹生故得名為閻浮金閻浮樹其果如蘆其味如蜜樹有五大孤四面四孤上有一孤其東孤孤果乾闥和所食其南

孤者七國人所食一曰拘樓國二曰拘羅婆三名毗提四名善毗提五名漫陀六名婆羅七名婆梨其西孤果海虫所食其北孤果者禽獸所食其上孤果者星宿天所食

七大國北有七大黑山一曰裸土二曰白鶴三曰守宮四者仙山五者高山六者禪山七者土山此七黑山上有七婆羅門仙人此七仙人住處一名善帝二名善光三名守宮四名仙人五者護宮六者伽那那七者增益佛告比丘劫初衆生食地味已久佳於世其食多者顏色麤悴其食少者顏色光潤然後乃知衆生顏色形貌優劣于相是非言我勝汝汝不如我以其心存彼我懷諍競故地味消竭又地皮生狀如薄餅色味香潔今時衆生聚集一處懊惱悲泣推胃而言咄哉為禍今者地味初不復現猶如今人得盛美味稱言美善後復失之以為憂惱彼亦如是憂惱悔恨後食地皮漸得其味其食多者顏色麤悴其食少者顏色潤澤然後乃知衆生顏

色形貌優劣手相是非言我勝汝汝不如我以其心存彼我懷諍竟故地皮消竭其後復有地膚出轉更虛厚色如天華軟若天衣其味如蜜時諸衆生復取共食久住於世食之多者顏色轉損食甚少者顏色光澤然後乃知衆生顏色形貌優劣手相是非言我勝汝汝不如我以其心存彼我懷諍竟故地膚消竭其後復有自然粳米無有糠粶不加調和備衆美味今時衆生聚集而言咄哉為禍今者地膚忽不復現猶如今人遭禍逢難編言苦哉今時衆生亦復如是懊惱悲歎其後衆生便共取粳米食之其身虛醜有男女形牙相瞻視遂生欲想共在屏處為不淨行餘衆生見言咄此為非云何衆生共生有如此事彼行不淨男子者見他呵責即自悔過言我所為非即身投地其彼女入見其男子以身投地悔過不起女人即便送食餘衆生見問女人言汝持此食欲以與誰答曰彼悔過衆生隨不善行者我送食與之因此言故

世間便有不善夫主之名以送飯與夫因名之為妻其後衆生遂為婬逸不善法增為自障蔽遂造屋舍以此因緣故始有舍名其後衆生婬逸轉增遂成夫妻有餘衆生壽行福盡從光音天命終來生此間在母胎中因此世間有處胎名今時先造瞻婆城次造伽尸婆羅捺城其次造王舍城日出時造即日出時成以此因緣世間便有城郭郡邑王所治名今時衆生初食自然粳米時朝收暮熟暮收朝熟收後復生無有並穉時有衆生默自念言日日收穫疲勞我為今當併取以供數日即時併獲積數日糧餘人於後語此人言今可相與共取粳米此人答曰我已先積不須更取汝欲取者自隨意去後人復自念言前者能取二日餘糧我豈不能取三日糧耶此人即積三日餘糧復有餘人語言共取糧去來此人答曰我已取三日餘糧汝欲取者自隨汝意此人念言彼人能取三日糧我豈不能取五日糧耶取五日糧已時衆生覓積餘

糧故是時粳米便生糠糲收已不生
有枯稗現今時衆生集在一處懊惱
悲泣拊膺而言咄此為哉自悼責言
我等本皆化生以念為食身光自照
神足飛空安樂無礙其後地味始生
色味具足時我等食此地味久住於
世其食多者顏色轉盛其食少者色
猶光澤於是衆生心懷彼我生憍慢
心言我色勝汝色不如諍色憍慢故
地味消滅更生地皮色香味具我等
時復共取食之久住於世其食多者
色轉盛悴其食少者色猶光澤於是
衆生心懷彼我生憍慢心言我色勝
汝色不如諍色憍慢故地皮消滅更
生地膚轉更盛厚色香味具我等時
復共取食之久住於世其食多者色
轉盛悴其食少者色猶光澤於是衆
生心懷彼我生憍慢心言我色勝汝
色不如諍色憍慢故地膚滅更生自
然粳米色香味具我等時復共取食
之朝穫暮熟暮穫朝熟收以隨生無
有載收由我今時竟共積聚故便生
糠糲收已不生現有根稗我等今者

寧可共封田宅以分疆畔時即共分
田以異疆畔計有彼我其後遂自藏
已米盜他田榮餘衆生見已語言汝
所為非汝所為非云何自藏已物盜
他財物即呵責言汝後勿復為盜如
是不已猶復為盜餘人復呵言汝所
為非何故不休即便以手杖打將詣
衆中告衆人言此人自藏粳米盜他
田榮盜者復言彼人打我衆人聞已
懊惱涕泣拊膺而言世間轉惡乃是
惡法生耶遂生憂結熱惱苦報此是
生老病死之原墜墮惡趣有田宅疆
畔別異故生諍訟以致怨讎無能決
者我等今者寧可立一平等主善護
人民賞善罰惡我等衆人各共減割
以供給之時彼衆中有一人形質長
大容貌端正甚有威德衆人語言我
等今欲立汝為主善護人民賞善罰
惡當共減割以相供給其人聞之即
受為主應賞者賞應罰者罰於是始
有民主之名初民主有子名曰珍寶
珍寶有子名曰好味好味有了子名曰
靜齋靜齋有子名曰頂生頂生有

子名曰善行善行有子名曰宅行宅行有子名曰妙味妙味有子名曰味帝味帝有子名曰水仙水仙有子名曰百智百智有子名曰嗜欲嗜欲有子名曰善欲善欲有子名曰斷結斷結有子名曰大斷結大斷結有子名曰寶藏寶藏有子名曰大寶藏大寶藏有子名曰善見善見有子名曰大善見大善見有子名曰無憂無憂有子名曰洲渚洲渚有子名曰殖生殖生有子名曰山岳山岳有子名曰天神天有子名曰遣力遣力有子名曰牢車牢車有子名曰十車十車有子名曰百車百車有子名曰牢弓牢弓有子名曰百弓百弓有子名曰養牧養牧有子名曰善思從善思已來有十族轉輪聖王相續不絕一名伽菟鹿二名多羅婆三名阿葉摩四名持施五名伽楞伽六名瞻婆七名拘羅婆八者般闍羅九者弥私羅十者聲摩伽菟鹿王有五轉輪聖王多羅婆王有五轉輪聖王阿葉摩王有七轉輪聖王持施王有七轉輪聖王伽楞伽王有九轉

輪聖王勝婆王有十四轉輪聖王拘
羅婆王有三十一轉輪聖王般闍羅
王有三十二轉輪聖王弥私羅王有
八万四千轉輪聖王聲摩王有百一轉
輪聖王取後有王名大善生從聲摩王
有子名烏羅婆烏羅婆有子名渠羅婆
渠羅婆有子名尼求羅尼求羅有子
名師子類師子類有子名曰白淨王
白淨王有子名菩薩菩薩有子名羅
睺羅由此本緣有利利名今時有一
衆生作是念言世間所有家屬万物
皆為荆棘癰瘡今宜捨離入山行道
靜處思惟時即遠離家判入山靜處
樹下思惟日日出山入村乞食村人見
已加敬供養衆共稱善此人乃能捨
離家累入山求道以其能離惡不善
法因是稱曰為婆羅門婆羅門衆中
有不能行禪者便出山林遊於人間
自言我不能坐禪因是名曰無禪婆
羅門經過下村為不善法施行毒法
因是相生遂便名毒由此因緣世間
有婆羅門種彼衆生中習種種業以
自營生因是故世間有居士種彼衆

生中習諸技藝以自生活因是世間
有首陀羅種世間先有此釋種出已
然後有沙門種刹利種中有人自思
惟世間恩愛汙穢不淨何足貪著也
於是捨家剃除鬚髮法服求道我是
沙門我是沙門婆羅門種居士種首
陀羅種衆中有人自思惟世間恩愛
汙穢不淨何足貪著於是捨家剃除
鬚髮法服求道我是沙門我是沙門
若刹利衆中有身行不善口行不善
意行不善行不善已身壞命終一向
受苦或婆羅門居士首陀羅身行不
善口行不善意行不善彼行不善已
身壞命終一向受苦刹利種身行善
口行善意行善身壞命終一向受樂
婆羅門居士首陀羅身行善口行善
意行善身壞命終一向受樂刹利
種身中有二種行口意有二種行彼
身意行二種已身壞命終受苦樂報
婆羅門居士首陀羅身二種行口意
二種行彼身意行二種行已身壞命
終受苦樂報刹利衆中剃除鬚髮服
三法衣出家求道彼修七覺意彼以

信堅固出家為道修無上梵行於現法中自身作證我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後有婆羅門居士首陀羅剎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求道彼修七覺意彼以信堅固出家為道修無上梵行於現法中作證我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更不受後有此四種中出明行成得阿羅漢為最第一是時梵天說是偈言

剎利生為最 能集諸種姓 明行成具足 天人中為最
佛告諸比丘彼梵天說此偈為善說 非不善說善受非不善受我所即可 所以者何我今如來至真等正覺亦 說此偈

剎利生為最 能集諸種姓 明行成具足 天人中為最

今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長阿含具足歸命一切智一切衆安 樂衆生處無為我亦在其例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三十二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中阿含經卷第一

履

東晉孝武及安帝世隆安元年十二月至三年六月了
於東本寺別實三藏經書僧伽提婆譯述祖筆受

中阿含七法品第一

有十經

初一日

誦有五百半合
有六十四經

善法晝度樹城水木積喻 善人往世福
日車漏盡七

中阿含七法品善法經第一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
給孤獨園今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
比丘成就七法者便於賢聖得歡喜
樂正趣漏盡云何為七謂比丘知法
知義知時知節知已知衆知人勝如
云何比丘為知法耶謂比丘知正經
歌詠記說偈陀因緣撰錄本起此說
生處廣解未曾有法及說是義是謂
比丘為知法也若有比丘不知法者
謂不知正經歌詠記說偈陀因緣撰
錄本起此說生處廣解未曾有法及
說義如是比丘為不知法若有比丘
善知法者謂知正經歌詠記說偈陀
因緣撰錄本起此說生處廣解未曾
有法及說義是謂比丘善知法也云
何比丘為知義耶謂比丘知彼彼說

義是彼義是此義是謂比丘為知義也若有比丘不知義者謂不知彼彼說義是彼義是此義如是比丘為不知義若有比丘善知義者謂知彼彼說義是彼義是此義是謂比丘善知義也云何比丘為知時耶謂比丘知是時修下相是時修高相是時修捨相是時修知時者謂不知是時修下相是時修高相是時修捨相如是比丘為不知時若有比丘善知時者謂知是時修下相是時修高相是時修捨相是謂比丘善知時也云何比丘為知節耶謂比丘知節若飲若食若去若住若坐若卧若語若默若大小便捐除睡眠修行正智是謂比丘為知節也云何比丘為知若去若住若坐若卧若語若默若大小便捐除睡眠修行正智如是比丘為不知節若有比丘善知節者謂知若飲若食若去若住若坐若卧若語若默若大小便捐除睡眠修行正智若默若大小便捐除睡眠修行正智是謂比丘善知節也云何比丘為知

已耶謂比丘自知我有尔所信戒聞
施慧辯阿舍及所得是謂比丘為知
已也若有比丘不知已者謂不自知
我有尔所信戒聞施慧辯阿舍及所
得如是比丘為不知已若有比丘善
知已者謂自知我有尔所信戒聞施
慧辯阿舍及所得是謂比丘善知已
也云何比丘為知衆耶謂比丘知此
刹利衆此梵志衆此居士衆此沙門
衆我於彼衆應如是去如是住如是
坐如是語如是默如是比丘為不知衆
若有比丘善知衆者謂知此刹利衆
此梵志衆此居士衆此沙門衆我於
彼衆應如是去如是住如是坐如是
語如是默是謂比丘善知衆也云何
比丘知人勝如謂比丘知有二種人
有信有不信若信者勝不信者為不
如也謂信人復有二種有數往見比
丘有不數往見比丘若數往見比丘

者勝不數往見比丘者為不如也謂
數往見比丘人復有二種有恭敬比
丘有不恭敬比丘若恭敬比丘者勝
不恭敬比丘者為不如也謂恭敬比
丘人復有二種有問經者不問經者
問經者勝不問經者為不如也謂問
經人復有二種有一心聽經有不一
心聽經若一心聽經者勝不一心聽
經者為不如也謂一心聽經人復有
二種有聞持法有聞不持法若聞持
法者勝聞不持法者為不如也謂聞
持法人復有二種有聞法觀義有聞
法不觀義若聞法觀義者勝聞法不
觀義者為不如也謂聞法觀義人復
有二種有知法知義向法次法隨順
於法如法行之有不知法不知義不
向法次法不隨順法不如法行若知
法知義向法次法隨順於法如法行
者勝不知法不知義不向法次法不
隨順法不如法行者為不如也謂知
法知義向法次法隨順於法如法行
人復有二種有自饒益亦饒益他饒
益多人慙傷世間為天為人求義及

饒益求安隱快樂有不自饒益亦不
饒益他不饒益多人不慙傷世間不
為天不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
樂若自饒益亦饒益他饒益多人慙
傷世間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
隱快樂者此人於彼人中為極第一
為大為上為最為勝為尊為妙譬如
因牛有乳因乳有酪因酪有生酥因
生酥有熟酥因熟酥有酥精酥精者
於彼中為極第一為大為上為最為
勝為尊為妙如是若人自饒益亦饒
益他饒益多人慙傷世間為天為人
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此二人如
上所說如上分別如上施設此為第
一為大為上為最為勝為尊為妙是
謂比丘知人勝如佛說如是彼諸比
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善法經第一竟

一千四百二
十三字

中阿含經大法品晝度樹經第二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
給孤獨園余時世尊告諸比丘若三
十三天晝度樹葉萎黃是時三十三
天兌樂歡喜晝度樹葉不久當落復

次三十三天晝度樹葉已落是時三
十三天悅樂歡喜晝度樹葉不久當
還生復次三十三天晝度樹葉已還
生是時三十三天悅樂歡喜晝度樹
不久當生網復次三十三天晝度樹
已生網是時三十三天悅樂歡喜晝
度樹不久當生如鳥喙復次三十三
天晝度樹已生如鳥喙是時三十三
天悅樂歡喜晝度樹不久當開如鉢
復次三十三天晝度樹已開如鉢是
時三十三天悅樂歡喜晝度樹不久
當盡敷開若晝度樹已盡敷開光所
照色所映香所熏周百由延是時三
十三天於中夏四月以天五欲功德
具足而自娛樂是謂三十三天於晝
度樹下集會娛樂也如是義聖弟子
亦復念思念出家是時聖弟子名為
荼黃猶三十三天晝度樹葉萎黃也
復次聖弟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
信捨家無家學道是時聖弟子名為
荼落猶三十三天晝度樹葉落也復
次聖弟子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覺
有觀離生喜樂得初禪成就遊是時

聖弟子名業還生猶三十三天晝度
樹業還生也復次聖弟子覺觀已息
內靜一心無覺無觀定生喜樂得第
二禪成就遊是時聖弟子名為生細
猶三十三天晝度樹生細也復次聖
弟子離於喜欲捨無求遊正念正智
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
空得第三禪成就遊是時聖弟子名
生如鳥喙猶三十三天晝度樹如鳥
喙也復次聖弟子樂滅苦滅喜憂本
已滅不若不樂捨念清淨得第四禪
成就遊是時聖弟子名生如鈴猶三
十三天晝度樹如鈴也復次聖弟子
諸漏已盡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中
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
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是時聖弟子名盡數闍猶三十三天
晝度樹盡數闍也彼為漏盡阿羅訶
比丘三十三天集在善法正殿咨嗟
稱歎其尊弟子於某村邑剎除鬚髮
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諸漏
已盡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中自知
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

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是謂
漏盡阿羅訶共集會也如三十三天
晝度樹下共集會也佛說如是彼諸
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晝度樹經第二竟

七百五十二字

中阿含七法品城喻經第三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
給孤獨園介時世尊告諸比丘如王
邊城七事具足四食豐饒易不難得
是故王城不為外敵破唯除內自壞
云何王城七事具足謂王邊城造立
樓櫓築地使堅不可毀壞為內安隱
衛外怨敵是謂王城一事具足復次
如王邊城掘鑿池塹極使深廣修脩
可俵為內安隱制外怨敵是謂王城
二事具足復次如王邊城周匝通道
關除平博為內安隱制外怨敵是謂
王城三事具足復次如王邊城集四
種軍力為軍馬軍車軍步軍為內安
隱制外怨敵是謂王城四事具足復
次如王邊城豫脩軍器弓矢鉞戟為
內安隱制外怨敵是謂王城五事具
足復次如王邊城立守門大將明略

智辯勇毅奇謀善則聽入不善則禁
為內安隱制外怨敵是謂王城六事
具足復次如王邊城築立高牆令極
牢固泥塗塗灑為內安隱制外怨敵
是謂王城七事具足也云何王城四
食豐饒易不難得謂王邊城水草樵
木資有豫備為內安隱制外怨敵是
謂王城一食豐饒易不難得復次如
王邊城多收稻穀及儲畜麥為內安
隱制外怨敵是謂王城二食豐饒易
不難得復次如王邊城多積粘豆及
大小豆為內安隱制外怨敵是謂王
城三食豐饒易不難得復次如王邊
城畜酥油蜜及甘蔗鱠魚鹽脯肉一
切具足為內安隱制外怨敵是謂王
城四食豐饒易不難得如是王城七
事具足四食豐饒易不難得不為外
敵破唯除內自壞如是若聖弟子亦
得七善法逮四增上心易不難得是
故聖弟子不為魔王之所得便亦不
隨惡不善之法不為塗汙所染不復
更受生也云何聖弟子得七善法謂
聖弟子得堅固信深著如來信根已

立終不隨外沙門梵志若天魔梵及
餘世間是謂聖弟子得一善法復次
聖弟子常行慙耻可慙知慙惡不善
法穢汙煩惱受諸惡報造生死本是
謂聖弟子得二善法復次聖弟子常
行著愧可愧知愧惡不善法穢汙煩
惱受諸惡報造生死本是謂聖弟子
得三善法復次聖弟子常行精進斷
惡不善修諸善法恒自起意專一堅
固為諸善本不捨方便是謂聖弟子
得四善法復次聖弟子廣學多聞守
持不忘積聚博聞所謂法者初善中
善竟亦善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
梵行如是諸法廣學多聞說習至千
意所惟觀明見深達是謂聖弟子得
五善法復次聖弟子常行於念成就
正念久所曾習久所曾聞恒憶不忘
是謂聖弟子得六善法復次聖弟子
修行智慧觀興衰法得如此智聖慧
明達分別曉了以正盡苦是謂聖弟
子得七善法也云何聖弟子逮四增
止心易不難得謂聖弟子離欲離惡
不善之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逮初

禪成就遊是謂聖弟子逮初增上心
易不難得復次聖弟子覺觀已息內
靜一心无覺無觀定生喜樂逮第二
禪成就遊是謂聖弟子逮第二增上
心易不難得復次聖弟子離於喜欲
捨無求遊正念正智而身覺樂謂聖
所說聖所捨念樂住空逮第三禪成
就遊是謂聖弟子逮第三增上心易
不難得復次聖弟子樂滅苦滅喜憂
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逮第四
禪成就遊是謂聖弟子逮第四增上
心易不難得如是聖弟子得七善法
逮四增上心易不難得不為魔王之
所得便亦不隨惡不善之法不為染
汙所染不復更受生如玉邊城造立
樓櫓築地使堅不可毀壞為內安隱
制外怨敵如是聖弟子得堅固信深
著如來信根已立終不隨外沙門梵
志若天魔梵及餘世間是謂聖弟子
得信樓櫓除惡不善修諸善法也如
玉邊城掘鑿池塹極使深廣修備可
依為內安隱制外怨敵如是聖弟子
常行慙耻可慙知慙惡不善法穢汙

煩惱受諸惡報造生死本是謂聖弟子得慙池塹除惡不善修諸善法也如王邊城周匝通道開除平博為內安隱制外怨敵如是聖弟子常行著愧可愧知愧惡不善法穢汙煩惱受諸惡報造生死本是謂聖弟子得愧平道除惡不善修諸善法也如王邊城集四種軍力為軍馬軍車軍步軍為內安隱制外怨敵如是聖弟子常行精進斷惡不善修諸善法恒自起意專一堅固為諸善本不捨方便是謂聖弟子得精進軍力除惡不善修諸善法也如王邊城稼備軍器弓矢鉞戟為內安隱制外怨敵如是聖弟子廣學多聞守持不忘積聚博聞所謂法者初善中善竟亦善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如是諸法廣學多聞翫習至千意所惟觀明見深達是謂聖弟子得多聞軍器除惡不善修諸善法也如王邊城立守門大將明略智辯勇毅奇謀善則聽入不善則禁為內安隱制外怨敵如是聖弟子常行於念成就正念久所曾習久

所曾聞恒憶不忘是謂聖弟子得念
守門大將除惡不善修諸善法也如
王邊城築立高牆令極牢固泥塗聖
灑為內安隱制外怨敵如是聖弟子
修行智慧觀興衰法得如此智聖慧
明達分別曉了以正盡苦是謂聖弟
子得智慧牆除惡不善修諸善法也
如王邊城水草樵木資有豫備為內
安隱制外怨敵如是聖弟子離欲離
惡不善之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逮
初禪成就遊樂住無乏安隱快樂自
致涅槃也如王邊城多收稻穀及儲
畜麥為內安隱制外怨敵如是聖弟
子覺觀已息內靜一心無覺無觀定
生喜樂逮第二禪成就遊樂住无乏
安隱快樂自致涅槃也如王邊城多
積粘豆及大小豆為內安隱制外怨
敵如是聖弟子離於喜欲捨無求遊
正念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
捨念樂住空逮第三禪成就遊樂住
無乏安隱快樂自致涅槃也如王邊
城畜酥油蜜及甘蔗鰭魚鹽脯肉一
切充足為內安隱制外怨敵如是聖

弟子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逮第四禪成就遊樂住無乏安隱快樂自致涅槃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城喻經第三竟

一千九百
二字

中阿含七法品水喻經第四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介時世尊告諸比丘我當為汝說七水人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時諸比丘受教而聽佛言云何為七或有一人常卧水中或復有人出水還沒或復有人出水而住或復有人出水而住住已而觀或復有人出水而住住已而觀觀已而渡或復有人出水而住住已而觀觀已而渡渡已至彼岸或復有人出水而住住已而觀觀已而渡渡已至彼岸至彼岸已謂住岸人如是我當復為汝說七水喻人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時諸比丘受教而聽佛言云何為七或有人常卧或復有人出已還沒或復有人出已而住或復有人出已而住住已而觀或復有人出已而住住已而觀觀

已而渡或復有人出已而住住已而
 觀觀已而渡渡已至彼岸或復有人
 出已而住住已而觀觀已而渡渡已
 至彼岸至彼岸已謂住岸梵志此七
 水喻人我略說也如上所說如上施
 設汝知何義何所分別有何因緣時
 諸比丘白世尊曰世尊為法本世尊
 為法主法由世尊唯願說之我等聞
 已得廣知義佛便告曰汝等諦聽善
 思念之我當為汝分別其義時諸比
 丘受教而聽佛言云何有人常卧謂
 或有人為不善法之所覆蓋染汙所
 染受惡法報造生死本是謂有人常
 卧猶人沒溺卧于水中我說彼人亦
 復如是是謂初水喻人世間諦如有
 也云何有人出已還沒謂人既出得
 信善法持戒布施多聞智慧修習善
 法彼於後時失信不固失持戒布施
 多聞智慧而不堅固是謂有人出已
 還沒猶人溺水既出還沒我說彼人
 亦復如是是謂第二水喻人世間諦
 如有也云何有人出已而住謂人既
 出得信善法持戒布施多聞智慧修

習善法彼於後時信固不失持戒布施多聞智慧堅固不朱是謂有人出已而住猶人溺水出已而住我說彼人亦復如是是謂第三水喻人世間諦如有也云何有人出已而住住已而觀謂人既出得信善法持戒布施多聞智慧修習善法彼於後時信固不失持戒布施多聞智慧堅固不失住善法中知苦如真知苦習知苦滅知苦滅道如真如是知如是見三結便盡謂身見戒取疑三結已盡得須陀洹不墮惡法定趣正覺極受七有天上人間七往來已便得苦際是謂有人出已而住住已而觀猶人溺水出已而住住已而觀我說彼人亦復如是是謂第四水喻人世間諦如有也云何有人出已而住住已而觀觀已而渡謂人既出得信善法持戒布施多聞智慧修習善法彼於後時信固不失持戒布施多聞智慧堅固不失住善法中知苦如真知苦習知苦滅知苦滅道如真如是知如是見三結便盡謂身見戒取疑三結已盡姪

怒癡薄得一往來天上人間一往來
已便得苦際是謂有人出已而住住
已而觀觀已而渡猶人溺水出已而
住住已而觀觀已而渡我說彼人亦
復如是是謂第五水喻人世間諦如
有也云何有人出已而住住已而觀
觀已而渡渡已至彼岸謂人既出得
信善法持戒布施多聞智慧修習善
法彼於後時信固不失持戒布施多
聞智慧堅固不失住善法中知苦如
真知苦習知苦滅知苦滅道如真如
是知如是見五下分結盡謂貪欲瞋
恚身見戒取疑五下分結盡已生於
彼間便般涅槃得不退法不還此世
是謂有人出已而住住已而觀觀已
而渡渡已至彼岸猶人溺水出已而
住住已而觀觀已而渡渡已至彼岸
我說彼人亦復如是是謂第六水喻
人世間諦如有也云何有人出已而
住住已而觀觀已而渡渡已至彼岸
至彼岸已謂住岸梵志謂人既出得
信善法持戒布施多聞智慧修習善
法彼於後時信固不失持戒布施多

聞智慧堅固不失住善法中知苦如
真知苦習知苦滅知苦滅道如真如
是知如是見欲漏心解脫有漏无明
漏心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
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
真是謂有人出已而住住已而觀觀
已而渡渡已至彼岸至彼岸已謂住
岸梵志猶人溺水出已而住住已而
觀觀已而渡渡已至彼岸至彼岸已
謂住岸人我說彼人亦復如是是謂
第七水喻人世間諦如有也我向所
言當為汝說七水人者因此故說佛
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水喻經第四竟

千三百八十八字

中阿含七法品木積喻經第五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拘薩羅在人間
與大比丘衆翼從而行尔時世尊則
於中路忽見一處有大木積洞燃俱
熾世尊見已便下道側更就餘樹敷
屣師檀結加趺坐世尊坐已告諸比
丘汝等見彼有大木積洞燃俱熾耶
時諸比丘答曰見也世尊世尊復告
諸比丘曰於汝意云何謂大木積洞

燃俱熾若抱若坐若卧謂剎剎女梵
志居士工師女年在盛時沐浴香熏
著明淨衣華鬘瓔珞嚴飾其身若抱
若坐若卧何者為樂時諸比丘白曰
世尊謂大木積洞燃俱熾若抱若坐
若卧甚苦世尊謂剎剎女梵志居士
工師女年在盛時沐浴香熏著明淨
衣華鬘瓔珞嚴飾其身若抱若坐若
卧甚樂世尊告曰我為汝說不
令汝等學沙門失沙門道汝欲成無
上梵行者寧抱木積洞燃俱熾若坐
若卧彼雖因此受苦或死然不以是
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愚
癡人犯戒不精進生惡不善法非梵
行稱梵行非沙門稱沙門若抱剎剎
女梵志居士工師女年在盛時沐浴
香熏著明淨衣華鬘瓔珞嚴飾其身
若坐若卧者彼愚癡人因是長夜不
善不義受惡法報身壞命終趣至惡
處生地獄中是故汝等當觀自義觀
彼義觀而義當作是念我出家學不
虛不空有果有報有極安樂生諸善
處而得長壽受人信施衣被飲食床

搏湯藥令諸施主得大福祐得大果
報得大光明者當作是學世尊復告
諸比丘曰於意云何若有力士以緊
索毛繩絞勒其跽斷皮斷皮已斷肉
斷肉已斷筋斷筋已斷骨斷骨已至
髓而住若從剎利梵志居士工師受
其信施按摩身體支節手足何者為
樂時諸比丘白曰世尊若有力士以
緊索毛繩絞勒其跽斷皮斷皮已斷
肉斷肉已斷筋斷筋已斷骨斷骨已
至髓而住甚苦世尊若從剎利梵志
居士工師受其信施按摩身體支節
手足甚樂世尊世尊告曰我為汝說
不令汝等學沙門失沙門道汝欲成
無上梵行者寧令力士以緊索毛繩
絞勒其跽斷皮斷皮已斷肉斷肉已
斷筋斷筋已斷骨斷骨已至髓而住
彼雖因此受苦或死然不以是身壞
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愚癡人
犯戒不精進生惡不善法非梵行稱
梵行非沙門稱沙門從剎利梵志居
士工師受其信施按摩身體支節手
足彼愚癡人因是長夜不善不義受

惡法報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
中是故汝等當觀自義觀彼義觀兩
義當作是念我出家學不虛不空有
果有報有極安樂生諸善處而得長
壽受人信施衣被飲食床褥湯藥令
諸施主得大福祐得大果報得大光
明者當作是學世尊復告諸比丘曰
於意云何若有力士以瑩磨利刀截
斷其髀若徒剎利梵志居士工師受
信施礼拜恭敬將迎何者為樂時諸
比丘白曰世尊若有力士以瑩磨利
刀截斷其髀甚苦世尊若徒剎利梵
志居士工師受信施礼拜恭敬將迎
甚樂世尊世尊告曰我為汝說不令
汝等學沙門失沙門道汝欲成無上
梵行者寧令力士以瑩磨利刀截斷
其髀彼雖因此受苦或死然不以是
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愚
癡人犯戒不精進生惡不善法非梵
行穢梵行非沙門穢沙門徒剎利梵
志居士工師受信施礼拜恭敬將迎
彼愚癡人因是長夜不善不義受惡
法報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

是故汝等當觀自義觀彼義觀兩義
當作是念我出家學不虛不空有果
有報有極安樂生諸善處而得長壽
受人信施衣被飲食床褥湯藥令諸
施主得大福祐得大果報得大光明
者當作是學世尊復告諸比丘曰於
意云何若有力士以鐵銅鑠洞燃俱
熾纏絡其身若從剎利梵志居士工
師受信施衣服何者為樂時諸比丘
白曰世尊若有力士以鐵銅鑠洞燃
俱熾纏絡其身甚苦世尊若從剎利
梵志居士工師受信施衣服甚樂世
尊世尊告曰我為汝說不令汝等學
沙門失沙門道汝欲成無上梵行者
寧令力士以鐵銅鑠洞燃俱熾纏絡
其身彼雖因此受苦或死然不以是
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愚
癡人犯戒不精進生惡不善法非梵
行稱梵行非沙門稱沙門從剎利梵
志居士工師受信施衣服彼愚癡人
因是長夜不善不義受惡法報身壞
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是故汝等
當觀自義觀彼義觀兩義當作是念

我出家學不虛不空有果有報有極
安樂生諸善處而得長壽受人信施
衣被飲食床褥湯藥令諸施主得大
福祐得大果報得大光明者當作是
學世尊復告諸比丘曰於意云何若
有力士以熱鐵鉗鉗開其口便以鐵
丸洞燃俱熾著其口中彼熱鐵丸燒
脣燒脣已燒舌燒舌已燒斷燒斷已
燒咽燒咽已燒心燒心已燒腸脬燒
腸脬已下過若從剎利梵志居士工
師受信施食无量眾味何者為樂時
諸比丘白曰世尊若有力士以熱鐵
鉗鉗開其口便以鐵丸洞燃俱熾著
其口中彼熱鐵丸燒脣燒脣已燒舌
燒舌已燒斷燒斷已燒咽燒咽已燒
心燒心已燒腸脬燒腸脬已下過甚
苦世尊若從剎利梵志居士工師受
信施食无量眾味其樂世尊世尊告
曰我為汝說不令汝等學沙門失沙
門道汝欲成無上梵行者寧令力士
以熱鐵鉗鉗開其口便以鐵丸洞燃
俱熾著其口中彼熱鐵丸燒脣燒脣
已燒舌燒舌已燒斷燒斷已燒咽燒

咽已燒心燒心已燒腸胃燒腸胃已
下過彼雖因此受苦或死然不以是
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愚
癡人犯戒不精進生惡不善法非梵
行稱梵行非沙門稱沙門從剎利梵
志居士工師受信施食无量眾味彼
愚癡人因是長夜不善不義受惡法
報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是
故汝等當觀自義觀彼義觀兩義當
作是念我出家學不虛不空有果有
報有極安樂坐諸善處而得長壽受
人信施衣被飲食摩耨湯藥令諸施
主得大福祐得大果報得大光明者
當作是學世尊復告諸比丘曰於意
云何若有力士以鐵銅床洞燃俱熾
強逼使人坐卧其上若從剎利梵志
居士工師受其信施床檣卧具何者
為樂時諸比丘白曰世尊若有力士
以鐵銅床洞燃俱熾強逼使人坐卧
其上甚苦世尊若從剎利梵志居士
工師受其信施床檣卧具甚樂世尊
世尊告曰我為汝說不令汝等學沙
門失沙門道汝欲成無上梵行者寧

令力士以鐵銅床洞燃俱熾強逼使人坐卧其上彼雖因此受苦或死然不以是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愚癡人犯戒不精進生惡不善法非梵行稱梵行非沙門稱沙門從刹利梵志居士工師受其信施床檣卧具彼愚癡人因是長夜不善不義受惡法報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是故汝等當觀自我觀彼我觀兩義當作是念我出家學不虛不空有果有報有極安樂生諸善處而得長壽受人信施衣被飲食床褥湯藥令諸施主得大福祐得大果報得大光明者當作是學世尊復告諸比丘曰於意云何若有力士以大鐵銅釜洞燃俱熾擲舉人已倒著釜中若從刹利梵志居士工師受信施房舍泥治室灑窓戶牢密爐火煨暝何者為樂時諸比丘白曰世尊若有力士以大鐵銅釜洞燃俱熾擲舉人已倒著釜中甚苦世尊若從刹利梵志居士工師受信施房舍泥治室灑窓戶牢密爐火煨暝甚樂世尊世尊告曰我

為汝說不令汝等學沙門失沙門道
汝欲成無上梵行者寧令力士以大
鐵銅釜洞燃俱熾擲舉人已倒著釜
中彼雖因此受苦或死然不以是身
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愚癡
人犯戒不精進生惡不善法非梵行
稱梵行非沙門稱沙門從剎利梵志
居士工師受信施房舍泥治室灑窓
戶牢密爐火煖暝彼愚癡人因是長
夜不善不義受惡法報身壞命終趣
至惡處生地獄中是故汝等當觀自
義觀彼義觀兩義當作是念我出家
學不虛不空有果有報有極安樂生
諸善處而得長壽受人信施衣被飲
食床褥湯藥令諸施主得大福祐得
大果報得大光明者當作是學說此
法時六十比丘漏盡結解六十比丘
捨戒還家所以者何世尊教誡甚深
其難學道亦復甚深甚難佛說如是
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木積喻經第五竟

二千六百
四十四字

中阿含經卷第一

八千一百
九字

初一日誦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中阿含經卷第二

履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七法品善人往經第六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
給孤獨園尔時世尊告諸比丘我當
為汝說七善人所往至處及無餘涅
脞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時諸比丘受
教而聽佛言云何為七比丘行當如
是我者無我亦無我所當来无我亦
無我所已有便斷已斷得捨有樂不
染合會不善如是行者無上息迹慧
之所見然未得證比丘行如是往至
何所譬如燒麁纔燃便滅當知比丘
亦復如是少慢未盡五下分結已斷
得中般涅槃是謂第一善人所往至
處世間諦如有復次比丘行當如是
我者無我亦无我所當来無我亦无
我所已有便斷已斷得捨有樂不染
合會不善行如是者無上息迹慧之
所見然未得證比丘行如是往至何
所譬若如鐵洞燃俱熾以椎打之迸
火飛空上已即滅當知比丘亦復如

是少慢未盡五下分結已斷得中般
涅槃是謂第二善人所往至處世間
諦如有復次比丘行當如是我者無
我亦無我所當來無我亦無我所已
有便斷已斷得捨有樂不染合會不
著行如是者無上息迹慧之所見然
未得證比丘行如是往至何所譬若
如鐵洞燃俱熾以椎打之迸火飛空
從上來還未至地滅當知比丘亦復
如是少慢未盡五下分結已斷得中
般涅槃是謂第三善人所往至處世
間諦如有復次比丘行當如是我者
無我亦無我所當來無我亦無我所
已有便斷已斷得捨有樂不染合會
不著行如是者無上息迹慧之所見
然未得證比丘行如是往至何所譬
若如鐵洞然俱熾以椎打之迸火飛
空墮地而滅當知比丘亦復如是少
慢未盡五下分結已斷得生般涅槃
是謂第四善人所往至處世間諦如
有復次比丘行當如是我者無我亦
無我所當來無我亦無我所已有便
斷已斷得捨有樂不染合會不著行

如是者無上息迹慧之所見然未得證比丘行如是往至何所譬若如鐵洞燃俱熾以椎打之迸火飛空墮少薪草上若烟若燃燃已便滅當知比丘亦復如是少慢未盡五下分結已斷得行般涅槃是謂第五善人所往至處世間諦如有復次比丘行當如是我者無我亦無我所當來無我亦無我所已便斷漆合會不著行如是者無上息迹慧之所見然未得證比丘行如是往至何所譬若如鐵洞燃俱熾以椎打之迸火飛空墮多薪草上若烟若燃燃已便燒村邑城郭

山林曠野燒村邑城郭山林曠野已
或至道至水至平地滅當知比丘亦復
如是少慢未盡五下分結已斷得上
所往至處世間諦如有云何無餘涅
脞比丘行當如是我者無我亦無我
所當來無我亦無我所已有便斷已
斷得捨有樂不染合會不著行如是
者無上息迹慧之所見而已得證我
說彼比丘不至東方不至西方南方
北方四維上下便於現法中息迹滅
度我向所說七善人所往至處及無
餘涅脞者因此故說佛說如是彼諸
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善人往經第六竟

千二百
三字

中阿含七法品世間福經第七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拘舍弥在瞿沙
羅園尔時尊者摩訶周那則於晡時
從宴坐起往詣佛所到已作礼却坐
一面白曰世尊可得施設世間福耶
世尊告曰可得周那有七世間福得
大福祐得大果報得大名譽得大功
德云何為七周那有信族姓男族姓

女施比丘衆房舍堂閣周那_{是謂第}
一世間之福得大福祐得大果報得
大名譽得大功德復次周那有信族
姓男族姓女於房舍中施與床座氈
毼氍毹毼褥卧具周那_{是謂第二世}
間之福得大福祐得大果報得大名
譽得大功德復次周那有信族姓男
族姓女於房舍中施與一切新淨妙
衣周那_{是謂第三世間之福得大福}
祐得大果報得大名譽得大功德復
次周那有信族姓男族姓女於房舍
中常施於衆朝粥中食又以園民供
給使令若風雨寒雪躬往園所增施
供養諸比丘衆食已不患風雨寒雪
沾漬衣服晝夜安樂禪寂思惟周那
_{是謂第七世間之福得大福祐得大}
果報得大名譽得大功德周那信族
姓男族姓女已得此七世間福者若
去若來若立若坐若眠若覺若晝若
夜其福常生轉增轉廣周那_{辟如恒}
伽木從源流出入于大海於其中間
轉深轉廣周那_{如是信族姓男族姓}
女已得此七世間福者若去若來若

立若坐若眠若覺若寔若夜其福常
生轉增轉廣於是尊者摩訶周那即
從坐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長跪叉
手白曰世尊可得施設出世間福耶
世尊告曰可得周那更有七福出於
世間得大福祐得大果報得大名譽
得大功德云何為七周那有信族姓
男族姓女聞如來如來弟子遊於某
處聞已歡喜極懷踊躍周那是謂第
一出世間福得大福祐得大果報得
大名譽得大功德復次周那有信族
姓男族姓女聞如來如來弟子欲從
彼至此聞已歡喜極懷踊躍周那是
謂第二出世間福得大福祐得大果
報得大名譽得大功德復次周那有
信族姓男族姓女聞如來如來弟子
已從彼至此聞已歡喜極懷踊躍以
清淨心躬往奉見恭敬供養既供養
已受三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而受
禁戒周那是謂第七出世間福得大
福祐得大果報得大名譽得大功德
周那信族姓男族姓女若得此七世
間之福及更有七出世間福者其福

不可數有尔所福尔所福果尔所福
報唯不可限不可量不可得大福之
數周那譬如從閻浮洲有五河流一
曰恒伽二曰搖尤那三曰舍勞浮四
曰阿夷羅婆提五曰摩企流入大海
於其中間水不可數有尔所升斛准
不可限不可量不可得大木之數周
那如是信族姓男族姓女若得此七
世間之福及更有七出世間福者其
福不可數有尔所福尔所福果尔所
福報唯不可限不可量不可得大福
之數尔時世尊而說頌曰

恒伽之河 清淨易渡 海多珍寶
衆水中王 猶若河水 世人敬奉
諸川所歸 引入大海 如是人者
施衣飲食 床檣茵褥 及諸坐具
無量福報 將至妙處 猶若河水
引入大海

佛說如是尊者摩訶周那及諸比丘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世間福經第七竟

九百九十三字

中阿含七法品七日經第八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鞞舍離在祿氏

樹園尔時世尊告諸比丘一切行無常不久住法速變易法不可倚法如是諸行不當樂著當患厭之當求捨離當求解脫所以者何有時不雨當不雨時一切諸樹百穀藥木皆悉枯槁摧碎滅盡不得常住是故一切行無常不久住法速變易法不可倚法如是諸行不當樂著當患厭之當求捨離當求解脫復次有時二日出世二日出時諸溝渠川流皆悉竭盡不得常住是故一切行無常不久住法速變易法不可倚法如是諸行不當樂著當患厭之當求捨離當求解脫復次有時三日出世三日出時諸大江河皆悉竭盡不得常住是故一切行無常不久住法速變易法不可倚法如是諸行不當樂著當患厭之當求捨離當求解脫求捨離當求解脫復次有時四日出世四日出時諸大泉源從閭浮洲五河所出一曰恒伽二曰搖尤鄰三曰舍牢浮四曰阿夷羅婆提五曰摩企彼大泉源皆悉竭盡不得常住是故一切行無常不久住法速變易法不

可猗法如是諸行不當樂著當患厭
之當求捨離當求解脫復次有時五
日出世五日出時大海水減一百由
延轉減乃至七由延五日出時海
水餘有七由延轉減乃至一百由
延五日出時大海水減一多羅樹轉
減乃至十多羅樹五日出時海水餘
有十多羅樹轉減乃至一多羅樹五
日出時海水減一人轉減乃至七人
五日出時海水餘有七人轉減乃至
一人五日出時海水減至頸至肩至臂
至肘至膝至踝有時海水消盡不足
沒指是故一切行無常不久住法速
變易法不可猗法如是諸行不當樂
著當患厭之當求捨離當求解脫復
次有時六日出世六日出時一切大
地須弥山王皆悉烟起合為一烟譬
如陶師始_○燒_○甕時皆悉烟起合為一
烟如是六日出時一切大地須弥山
王皆悉烟起合為一烟是故一切行
无常不久住法速變易法不可猗法
如是諸行不當樂著當患厭之當求
捨離當求解脫復次有時七日出世

七日出時一切大地須弥山王洞燃俱熾合為一熾如是七日出時一切大地須弥山王洞燃俱熾合為一熾風吹火熾乃至梵天是時晃昱諸天始生天者不諳世間成敗不見世間成敗不知世間成敗見大火已皆恐怖毛豎而作是念火不來至此耶火不來至此耶前生諸天諳世間成敗見世間成敗知世間成敗見大火已慰勞諸天曰莫得恐怖火法齊彼終不至此七日出時須弥山王百由延崩散壞滅盡二百由延三百由延乃至七百由延崩散壞滅盡七日出時須弥山王及此大地燒壞消滅無餘栽燼如熬酥油煎熬消盡無餘烟墨如是七日出時須弥山王及此大地無餘栽燼是故一切行無常不久住法速變易法不可持法如是諸行不當樂著當患厭之當求捨離當求解脫我今為汝說須弥山王當崩壞盡誰有能信唯見諦者耳我今為汝說大海水當竭消盡誰有能信唯見諦者耳我今為汝說一切大地當燒燼盡誰有能信唯見

諦者耳所以者何比丘昔有大師名
曰善眼為外道仙人之所師宗捨離
欲愛得如意足善眼大師有無量百
千弟子善眼大師為諸弟子說梵世
法若善眼大師為說梵世法時諸弟
子等有不具足奉行法者彼命終已
或生四王天或生三十三天或生熾
摩天或生兜率哆天或生化樂天或
生他化樂天若善眼大師為說梵世
法時諸弟子等設有具足奉行法者
彼修四梵室捨離於欲彼命終已得
生梵天彼時善眼大師而作是念我
不應與弟子等同俱至後世共生一
處我今寧可更修增上慈修增上慈
已命終得生晃昱天中彼時善眼大
師則於後時更修增上慈修增上慈
已命終得生晃昱天中善眼大師及
諸弟子學道不虛得大果報諸比丘
於意云何昔善眼大師為外道仙人
之所師宗捨離欲愛得如意足者汝
謂異人耶莫作斯念當知即是我也
我於余時名善眼大師為外道仙人
之所師宗捨離欲愛得如意足我於

今時有無量百千弟子我於今時為
諸弟子說梵世法我說梵世法時諸
弟子等有不具足奉行法者彼命終
已或生四王天或生三十三天或生
熾摩天或生兜率哆天或生化樂天
或生他化樂天我說梵世法時諸弟
子等設有具足奉行法者修四梵室
捨離於欲彼命終已得生梵天我於
今時而作是念我不應與弟子等同
俱至後世共生一處我今寧可更修
增上慈修增上慈已命終得生是昱
天中我於後時更修增上慈修增上
慈已命終得生是昱天中我於今時
及諸弟子學道不虛得大果報我於
今時親行斯道為自饒益亦饒益他
饒益多人愍傷世間為天為人求義
及饒益求安隱快樂今時說法不至
究竟不究竟白淨不究竟梵行不究
竟梵行訖今時不離生老病死啼哭
憂戚亦未能得脫一切苦比丘我今
出世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
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
号佛衆祐我今自饒益亦饒益他饒

益多人愍傷世間為天為人求義及
饒益求安隱快樂我今說法得至究
竟究竟白淨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訖
我今已離生老病死啼哭憂戚我今
已得脫一切苦佛說如是彼諸比丘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日經第八竟

千七百
一字

中阿含七法品七車經第九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
精舍與大比丘衆共受夏坐尊者滿
慈子亦於生地受夏坐是時生地諸
比丘受夏坐訖過三月已補治衣竟
攝衣持鉢從生地出向王舍城展轉
進前至王舍城住王舍城竹林精舍
是時生地諸比丘詣世尊所稽首作
禮却坐一面世尊問曰諸比丘從何
所來何處夏坐生地諸比丘白曰世
尊從生地來於生地夏坐世尊問曰
於彼生地諸比丘中何等比丘為諸
比丘所共稱譽自少欲知足稱說少
欲知足自閑居稱說閑居自精進稱
說精進自正念稱說正念自一心稱
說一心自智慧稱說智慧自漏盡稱

說漏盡自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稱說
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生地諸比丘白
曰世尊尊者滿慈子於彼生地為諸
比丘所共稱譽自少欲知足稱說少
欲知足自閑居稱說閑居自精進稱
說精進自正念稱說正念自一心稱
說一心自智慧稱說智慧自漏盡稱
說漏盡自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稱說
勸發渴仰成就歡喜是時尊者舍利
子在眾中坐尊者舍利子作如是念
世尊如事問彼生地諸比丘輩生地
諸比丘極大稱譽賢者滿慈子自少
欲知足稱說少欲知足自閑居稱說
閑居自精進稱說精進自正念稱說
正念自一心稱說一心自智慧稱說
智慧自漏盡稱說漏盡自勸發渴仰
成就歡喜稱說勸發渴仰成就歡喜
尊者舍利子復作是念何時當得與
賢者滿慈子共聚集會問其少義彼
或能聽我之所問今時世尊於王舍
城受夏坐訖過三月已補治衣竟攝
衣持鉢從王舍城出向舍衛國展轉
進前至舍衛國即住勝林給孤獨園

尊者舍梨子與生地諸比丘於王舍城共住少日攝衣持鉢向舍衛國展轉進前至舍衛國共住勝林給孤獨園是時尊者滿慈子於生地受夏坐訖過三月已補治衣竟攝衣持鉢從生地出向舍衛國展轉進前至舍衛國亦住勝林給孤獨園尊者滿慈子詣世尊所稽首作禮於如來前敷尼師檀結加趺坐時尊者舍梨子問餘比丘諸賢何者是賢者滿慈子耶諸比丘白尊者舍梨子唯然尊者在如來前坐白栴隆鼻如鸚鵡喙即其人也時尊者舍梨子知滿慈子色貌已則善記念尊者滿慈子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舍衛國而行乞食食訖中後還舉衣鉢澡洗手足以尼師檀著於肩上至安陀林經行之處時尊者滿慈子到安陀林於一樹下敷尼師檀結加趺坐尊者舍梨子亦至安陀林離滿慈子不

遠於一樹下數尺師檀結加趺坐尊者含梨子則於晡時從燕坐起往詣尊者滿慈子所共相問訊却坐二面則問尊者滿慈子曰賢者從沙門瞿曇修梵行耶答曰如是云何賢者以戒淨故從沙門瞿曇修梵行耶答曰不也以心淨故以見淨故以疑蓋淨故以道非道知見淨故以道跡斷智淨故從沙門瞿曇修梵行耶答曰不也又復問曰我向問賢者從沙門瞿曇修梵行耶則言如是今問賢者以戒淨故從沙門瞿曇修梵行耶便言不也以心淨故以見淨故以疑蓋淨故以道非道知見淨故以道跡斷智淨故從沙門瞿曇修梵行耶便言不也然以何義從沙門瞿曇修梵行耶答曰賢者以無餘涅槃故又復問曰云何賢者以戒淨故沙門瞿曇施設無餘涅槃耶答曰不也以心淨故以見淨故以疑蓋淨故以道非道知見淨故以道跡斷智淨故沙門瞿曇施設無餘涅槃耶答

曰不也又復問曰我向問仁云何賢者以戒淨故沙門瞿曇施設無餘涅槃耶賢者言不以心淨故以見淨故以疑蓋淨故以道非道知見淨故以道跡斷智淨故沙門瞿曇施設無餘涅槃耶賢者言不賢者所說為何義云何得知荅曰賢者若以戒淨故世尊沙門瞿曇施設無餘涅槃者則以有餘稱說無餘以心淨故以見淨故以疑蓋淨故以道非道知見淨故以道跡知見淨故以道跡斷智淨故世尊沙門瞿曇施設無餘涅槃者則以有餘稱說無餘賢者若離此法世尊施設無餘涅槃者則凡夫亦當般涅槃以凡夫亦離此法故賢者但以戒淨故得心淨以心淨故得見淨以見淨故得疑蓋淨以疑蓋淨故得道非道知見淨以道非道知見淨故得道跡知見淨以道跡斷智淨以道跡斷智淨故世尊沙門瞿曇施設無餘涅槃也賢者復聽昔拘薩羅王波斯匿王在舍衛國於婆羅帝有事彼作是

念以何方便令一日行從舍衛國至婆羅帝耶復作是念我今寧可從舍衛國至婆羅帝於其中間布置七車
余時即從舍衛國至婆羅帝於其中間布置七車布七車已從舍衛國出至初車乘初車至第二車捨初車乘第一車至第三車捨第二車乘第三車至第四車捨第三車乘第四車至第五車捨第四車乘第五車至第六車捨第五車乘第六車至第七車乘第七車於一日中至婆羅帝彼於婆羅帝辦其事已大臣圍繞坐王正殿群臣白曰云何天王以一日行從舍衛國至婆羅帝耶王曰如是云何天王乘第一車一日從舍衛國至婆羅帝耶王曰不也乘第二車乘第三車至第七車從舍衛國至婆羅帝耶王曰不也云何賢者拘薩羅王波斯匿群臣復問當云何說王荅群臣我在舍衛國於婆羅帝有事我作是念以何方便令一日行從舍衛國至婆羅帝耶我復作是念我今寧可從舍衛國至婆羅帝於其中間布置七車我

時即從舍衛國至婆羅帝於其中間
布置七車布七車已從舍衛國出至
初車乘初車至第二車捨初車乘第
二車至第三車捨第二車乘第三車
至第四車捨第三車乘第四車至第
五車捨第四車乘第五車至第六車
捨第五車乘第六車至第七車乘第
七車於一日中至婆羅帝如是賢者
拘薩羅王波斯匿答對群臣所問如
是如是賢者以戒淨故得心淨以心
淨故得見淨以見淨故得疑蓋淨以
疑蓋淨故得道非道知見淨以道非
道知見淨故得道跡知見淨以道跡
知見淨故得道跡斷智淨以道跡斷
智淨故世尊施設無餘涅槃於是尊
者舍梨子問尊者滿慈子賢者名何
等諸梵行人云何稱賢者耶尊者滿
慈子答曰賢者我号滿也我母名慈
故諸梵行人稱我為滿慈子尊者舍
梨子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滿慈子為
如來弟子所作智辯聰明決定安隱
無畏成就調御建大辯才得甘露幢
於甘露界自作證成就遊以問賢者

甚深義盡能報故賢者滿慈子諸梵
行人為得大利得值賢者滿慈子隨
時往見隨時禮拜我今亦得大利隨
時往見隨時禮拜諸梵行人應當榮
衣頂上戴賢者滿慈子為得大利我
今亦得大利隨時往見隨時禮拜尊
者滿慈子問尊者舍利子賢者名何
等諸梵行人云何稱賢者耶尊者舍
梨子答曰賢者我字優波鞞舍我母
名舍梨故諸梵行人稱我為舍梨子
尊者滿慈子歎曰我今與世尊弟子
共論而不知第二尊共論而不知法將
而不知若我知尊者舍梨子者不能
答一句況復余所深論善哉善哉尊
者舍梨子為如來弟子所作智辯聰
明使定安隱無畏成就調御逮大辯
才得甘露幢於甘露界自作證成就
遊以尊者甚深甚深問故尊者舍梨
子諸梵行人為得大利得值尊者舍
梨子隨時往見隨時禮拜我今亦得
大利隨時往見隨時禮拜諸梵行人
應當榮衣頂上戴尊者舍梨子為得

大利我今亦得夫利隨時往見隨時
禮拜如是二賢更相稱說更相讚善
已歡喜奉行即從坐起各還所止

七車經第九竟

二十五
百八字

中阿含七法品漏盡經第十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拘樓瘦在劬磨
瑟曇拘樓都邑尔時世尊告諸比丘
以知以見故諸漏得盡非不知非不
見也云何以知以見故諸漏得盡耶
有正思惟不正思惟若不正思惟者
未生欲漏而生已生便增廣未生有
漏無明漏而生已生便增廣若正思
惟者未生欲漏而不生已生便滅未
生有漏無明漏而不生已生便滅然
凡夫愚人不得聞正法不值真知識
不知聖法不調御聖法不知如真法
不正思惟者未生欲漏而生已生便
增廣未生有漏無明漏而生已生便
增廣正思惟者未生欲漏而不生已
生便滅未生有漏無明漏而不生已
生便滅不知如真法故不應念法而
念應念法而不念以不應念法而念
應念法而不念故未生欲漏而生已

生便增廣未生有漏无明漏而生已
生便增廣多聞聖弟子得聞正法值
真知識調御聖法知如真法不正思
惟者未生欲漏而生已生便增廣未
生有漏無明漏而生已生便增廣正
思惟者未生欲漏而不生已生便滅
未生有漏無明漏而不生已生便滅
知如真法已不應念法不念應念法
便念以不應念法不念應念法便念
故未生欲漏而不生已生便滅未生
有漏無明漏而不生已生便滅也有
七斷漏煩惱憂感法云何為七有漏
從見斷有漏從護斷有漏從離斷有
漏從用斷有漏從忍斷有漏從除斷
有漏從思惟斷云何有漏從見斷耶
凡夫愚人不得聞正法不值真知識
不知聖法不調御聖法不知如真法
不正思惟故便作是念我有過去世
我無過去世我何因過去世我云何
過去世耶我有未來世我無未來世
我何因未來世我云何未來世耶自
疑已身何謂是云何是耶今此衆生
從何所來當至何所本何因有當何

因有彼作如是不正思惟於六見中
隨其見生而生真有神此見生而生
真無神此見生而生神見神此見生
而生神見非神此見生而生非神見
神此見生而生此是神能語能知能
作教作起教起生彼彼處受善惡報
定無所從來定不有定不當有是謂
見之弊為見所動見結所繫凡夫愚
人以此是之故便受生老病死苦也多
聞聖弟子得聞正法值真知識調御
聖法知如真法知苦如真知苦習知
苦滅知苦滅道如真如是知如真已
則三結盡身見戒取疑三結盡已得
須陀洹不墮惡法定趣正覺極受七
有天上人間七往來已便得苦際若
不知見者則生煩惱憂感知見則不
生煩惱憂感是謂有漏從見斷也云
何有漏從護斷耶比丘眼見色護眼
根者以正思惟不淨觀也不護眼根
者不正思惟以淨觀也若不護者則
生煩惱憂感護則不生煩惱憂感如
是耳鼻舌身意知法護意根者以正
思惟不淨觀也不護意根者不正思

惟以淨觀也若不護者則生煩惱憂
感護則不生煩惱憂感是謂有漏從
護斷也云何有漏從離斷耶比丘見
惡鳥則當遠離惡馬惡牛惡狗毒蛇
惡道溝坑屏廁江河深泉山巖惡知
識惡朋友惡異道惡閭里惡居止若
諸梵行與其同處人無疑者而使有
疑比丘者應當離惡知識惡朋友惡
異道惡閭里惡居止若諸梵行與其
同處人無疑者而使有疑盡當遠離
若不離者則生煩惱憂感離則不生
煩惱憂感是謂有漏從離斷也云何
有漏從用斷耶比丘若用衣服非為
利故非以貢高故非為嚴飾故但為
蚊蚤風雨寒熱故以慙愧故也若用
飲食非為利故非以貢高故非為肥
悅故但為令身久住除煩惱憂感故
以行梵行故欲令故病斷新病不生
故久住安隱無病故也若用居止房
舍床褥卧具非為利故非以貢高故
非為嚴飾故但為疲憊得止息故得
靜坐故也若用湯藥非為利故非以
貢高故非為肥悅故但為除病惱故

攝御命根故安隱無病故若不用者則生煩惱憂感用則不生煩惱憂感是謂有漏從用斷也云何有漏從忍常有起想專心精勤身體皮肉筋骨血髓皆令乾竭不捨精進要得所求乃捨精進比丘復當堪忍飢渴寒熱蚊蚤蠅蚤虱風日所逼惡聲捶杖亦能忍之身遇諸病極為苦痛至命欲絕諸不可樂皆能堪忍若不忍者則生煩惱憂感忍則不生煩惱憂感是謂有漏從忍斷也云何有漏從除斷耶比丘生欲念不除斷捨離生盡念害念不除斷捨離若不除者則生煩惱憂感除則不生煩惱憂感是謂有漏從除斷也云何有漏從思惟斷耶比丘思惟初念覺支依離依無欲依於滅盡趣至出要若不思惟者則生煩惱憂感思惟則不生煩惱憂感是謂有漏從思惟斷也若使比丘有漏從見斷則以見斷有漏從護斷則以護斷

有漏從離斷則以離斷有漏從用斷則以用斷有漏從忍斷則以忍斷有漏從除斷則以除斷有漏從思惟斷則以思惟斷是謂比丘一切漏盡諸結已解能以正智而得苦際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漏盡經第十竟

十六百二十一

中阿含經卷第二

七十九百三十四字

中阿含七法品第二竟

一萬六千四十三字

初一日誦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中阿含經卷第三

履

東晉罽賓三藏聖者僧伽提婆譯

業相應品第二

有十經

初一日誦

鹽喻起破度羅云思伽藍加弥尼師子
尼乳波羅牢

中阿含業相應品鹽喻經第一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
給孤獨園今時世尊告諸比丘隨人
所作業則受其報如是不行梵行不
得盡苦若作是說隨人所作業則受
其報如是修行梵行便得盡苦所以
者何若使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
地獄之報云何有人作不善業必受
苦果地獄之報謂有一人不修身不
脩戒不修心不修慧壽命甚短是謂
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地獄之報
猶如有人以一兩鹽投少水中欲
令水鹹不可得飲於意云何此一兩
鹽能令少水鹹巨飲耶答曰如是世
尊所以者何鹽多水少是故能令鹹
不可飲如是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
果地獄之報云何有人作不善業必

受苦果地獄之報謂有一人不修身
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壽命甚短是
謂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地獄之
報復次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現
法之報云何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
果現法之報謂有一人修身修戒修
心修慧壽命極長是謂有人作不善
業必受苦果現法之報復次有人作
不善業必受苦果地獄之報云何有
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地獄之報謂
有一人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
慧壽命甚短是謂有人作不善業必
受苦果地獄之報猶如有人奪取他
羊云何有人奪取他羊謂奪羊者或

王王臣極有威勢彼羊主者貧賤無力彼以無力故便種種承望叉手求索而作是說尊者可見還羊若見與直是謂有人奪取他羊如是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地獄之報云何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地獄之報謂有一人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壽命甚短是謂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地獄之報復次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現法之報云何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現法之報謂有一人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壽命極長是謂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現法之報猶如有人雖竊他羊主還奪取云何有人雖竊他羊主還奪取謂竊羊者貧賤無勢彼羊主者或王王臣極有威力以有力故捉縛竊者還奪取羊是謂有人雖竊他羊主還奪取如是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現法之報云何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現法之報謂有一人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壽命極長是謂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現法之報復次有人作不善

業必受苦果地獄之報云何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地獄之報謂有一人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壽命甚短是謂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地獄之報猶如有人負他五錢為主所縛乃至一錢亦為主所縛乃至一錢亦為主所縛謂負債人貧無力勢彼貧無力故負他五錢為主所縛乃至一錢亦為主所縛是謂有人負他五錢為主所縛乃至一錢亦為主所縛如是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地獄之報云何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地獄之報謂有一人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壽命甚短是謂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地獄之報云何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現法之報謂有一人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壽命極長是謂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現法之報猶如有人雖負百錢不為主所縛乃至十萬亦不為主所縛云何有人雖負百錢不為主所縛

乃至千万亦不為主所縛謂負債人
產業無量極有勢力彼以是故雖負
百錢不為主所縛乃至千万亦不為
主所縛是謂有人雖負百錢不為主
所縛乃至千万亦不為主所縛如是
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現法之報
云何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現法
之報謂有一人修身修戒修心修慧
壽命極長是謂有人作不善業必受
苦果現法之報彼於現法設受善惡
業報而輕微也佛說如是彼諸比丘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塩喻經第一竟

十三百五
十一年

中阿含業相應品起破經第二

起中
過反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釋鞞瘦迦維羅
衛在厓拘類園尔時尊者大目軼連
與比丘衆俱於中食後有所為故集
坐講堂是時厓軼有一弟子釋種名
曰起破中後彷彿至尊者大目軼連
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於是尊者大
目軼連問如此事於起破意云何若
有比丘身口意護汝頗見是處因此
生不善漏今至後世耶起破答曰大

目軼連若有比丘身口意護我見是
處因此生不善漏令至後世大目軼
連若有前世行不善行因此生不善
漏令至後世後時世尊靜處宴坐以
淨天耳出過於人間尊者大目軼連
與尼軼弟子釋耆破共論如是世尊
聞已則於晡時從宴坐起往詣講堂
比丘衆前敷座而坐世尊坐已問曰
目軼連向與尼軼弟子釋耆破共論
何事復以何事集坐講堂尊者大目
軼連白曰世尊我今日與比丘衆俱
於中食後有所為故集坐講堂此尼
軼弟子釋耆破中後彷彿來至我所
共相問訊却坐一面我問如是於耆
破意云何若有比丘身口意護汝頗
見是處因此生不善漏令至後世耶
尼捷弟子釋耆破即答我言若有比
丘身口意護我見是處因此生不善
漏令至後世大目軼連若有前世行
不善行因此生不善漏令至後世世
尊向與尼軼弟子釋耆破共論如是
以此事故集坐講堂於是世尊語尼
軼弟子釋耆破曰若我所說是者汝

當言是若不是者當言不是汝有所
疑便可問我沙門瞿曇此有何事此
有何義隨我所說汝若能受者我可
與汝共論此事起破答曰沙門瞿曇
若所說是我當言是若不是者當言
不是我若有疑當問瞿曇瞿曇此有
何事此有何義隨沙門瞿曇所說我
則受持沙門瞿曇但當與我共論此
事世尊問曰於起破意云何若有比
丘生不善身行漏煩熱憂感彼於後時
不善身行滅不更造新業棄捨故業
即於現世便得究竟而無煩熱常住
不變謂聖慧所見聖慧所知也身生
不善口行不善意行不善無明行漏
煩熱憂感彼於後時不善元明行滅不
更造新業棄捨故業即於現世便得
究竟而無煩熱常住不變謂聖慧所
見聖慧所知云何起破如是比丘身
口意護汝頗見是處因此生不善漏
今至後世耶起破答曰瞿曇若有比
丘如是身口意護我不見是處因此
生不善漏今至後世世尊歎曰善哉
起破云何起破若有比丘無明已盡

明已生彼無明已盡明已生生後身
覺便知生後身覺生後命覺便知生
後命覺身壞命終壽已畢訖即於現
世一切所覺便盡止息當知至竟冷
猶如想破因樹有影若使有人持利
斧來斫彼樹根段段斬截破為十分
或為百分火燒成灰或大風吹或著
水中於想破意云何影因樹有彼影
徙是已絕其因滅不生耶想破答曰
如是瞿曇想破當知比丘亦復如是
無明已盡明已生彼無明已盡明已
生生後身覺便知生後身覺生後命
覺便知生後命覺身壞命終壽已畢
訖即於現世一切所覺便盡止息當
知至竟冷想破比丘如是正心解脫
便得六善住處云何為六想破比丘
眼見色不喜不憂捨求無為正念正
智想破比丘如是正心解脫是謂得
第一善住處如是耳鼻舌身意知法
不喜不憂捨求無為正念正智想破
比丘如是正心解脫是謂得第六善
住處想破比丘如是正心解脫得此
六善住處想破白曰如是瞿曇多聞

聖弟子如是正心解脫得六善住處
云何為六瞿曇多聞聖弟子眼見色
不喜不憂捨求無為正念正智瞿曇
多聞聖弟子如是正心解脫是謂得
第一善住處如是耳鼻舌身意知法
不喜不憂捨求無為正念正智如是
瞿曇多聞聖弟子如是正心解脫是
謂得第六善住處如是瞿曇多聞聖
弟子如是正心解脫得此六善住處
於是起破白世尊曰瞿曇我已知善
逝我已解瞿曇猶明目人覆者仰之
覆者發之迷者示道暗中施明若有
眼者便見於色沙門瞿曇亦復如是為
我無量方便說法現義隨其諸道世
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衆唯願
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
自歸乃至命盡世尊猶如有人養不
良馬望得其利徒自疲勞而不獲利
世尊我亦如是彼愚癡尼軋不善曉
了不能解知不識良田而不自審長
夜奉敬供養礼事望得其利唐苦無
益世尊我今番自歸佛法及比丘衆
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

終身自歸乃至命盡世尊我本无知
於愚癡尼軋有信有敬從今日斷所
以者何欺誑我故世尊我今三自歸
佛法及比丘衆唯願世尊受我為優
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
佛說如是釋耜破及諸比丘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

耜破經第二竟

一千五百二字

中阿含業相應品度經第三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
給孤獨園今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
度處異姓異名異宗異說謂有慧者
善受極持而為他說然不獲利云何
為三或有沙門梵志如是見如是說
謂人所為一切皆因宿命造復有沙
門梵志如是見如是說謂人所為一
切皆因尊祐造復有沙門梵志如是
見如是說謂人所為一切皆無因無
緣於中若有沙門梵志如是見如是
說謂人所為一切皆因宿命造者我
便往彼到已即問諸賢實如是見如
是說謂人所為一切皆因宿命造耶
彼荅言今我復語彼若如是者諸賢

等皆是煞生所以者何以其一切皆因宿命造故如是諸賢皆是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邪見所以者何以其一切皆因宿命造故諸賢若一切皆因宿命造見如真者於內因內作以不作都無欲無不作都無欲無方便諸賢若於作以不作不知如真者便失正念無正智則無可以教如沙門法如是說者乃可以理伏彼沙門梵志如是見如是說謂人所為一切皆因尊祐造耶彼荅言余我復語彼若如是者諸賢等皆是煞生所以者何以其一切皆因尊祐造故如是諸賢皆是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邪見所以者何以其一切皆因尊祐造故諸賢若一切皆因尊祐造見如真者於內因內作以不作都無欲無方便諸賢若於作以不作不知如真者便失正念無正智則無可以教如沙門法如是說者乃可以理伏彼沙門梵志如是見

如是說謂人所為一切皆無因無緣者我便往彼到已即問諸賢實如是見如是說謂人所為一切皆無因無緣耶彼荅言令我復語彼若如是者諸賢等皆是煞生所以者何以其一切皆無因無緣故如是諸賢皆是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邪見所以者何以其一切皆無因無緣故諸賢若一作以不作都無欲無方便諸賢若於作以不作不知如真者便失正念無正智則無可以教如沙門法如是說者乃可以理伏彼沙門梵志我所自天魔梵及餘世間皆無能伏皆無能穢皆無能制云何我所自知自覺法為汝說非為沙門梵志若天魔梵及餘世間所能伏所能穢所能制謂有六處法我所自知自覺為汝說非為沙門梵志若天魔梵及餘世間所能伏所能穢所能制復有六界法我所自知自覺為汝說非為沙門梵志若天魔梵及餘世間所能伏所能穢所

能制云何六處法我所自知自覺為
汝說謂眼處耳鼻舌身意處是謂六
處法我所自知自覺為汝說也云何
六界法我所自知自覺為汝說謂地
界水火風空識界是謂六界法我所
自知自覺為汝說也以六界合故便
生母胎因六界便有六處因六處便
有更樂因更樂便有覺比丘若有覺
者便知苦如真知苦習知苦滅知苦
滅道如真云何知苦如真謂生苦老
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所
求不得苦略五盛陰苦是謂知苦如
真云何知苦習如真謂此愛受當來
有樂欲共俱求彼彼有是謂知苦習
如真云何知苦滅如真謂此愛受當
來有樂欲共俱求彼彼有斷無餘捨
吐盡無欲滅止沒是謂知苦滅如真
云何知苦滅道如真謂八支聖道正
見乃至正定是為八是謂知苦滅道
如真比丘當知苦如真當斷苦習當
苦滅作證當修苦滅道若比丘知苦
如真斷苦習苦滅作證修苦滅道者
是謂比丘一切漏盡諸結已解能以

正智而得苦際佛說如是彼諸比丘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度經第三竟

千一百八十四字

中阿含業相應品羅云經第四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
迦蘭哆園今時尊者羅云亦遊王舍
城溫泉林中於是世尊過夜平旦著
衣持鉢入王舍城而行乞食乞食已
竟至溫泉林羅云住處尊者羅云遙
見佛來即便往迎取佛衣鉢為敷坐
具汲水洗足佛洗足已坐羅云座於
是世尊即取水器瀉留少水已問曰
羅云汝今見我取此水器瀉留少水
耶羅云荅曰見也世尊佛告羅云我
說彼道少亦復如是謂知已妄言不
著不悔無慙無愧羅云彼亦無惡不
作是故羅云當作是學不得戲笑妄
言世尊復取此少水器盡瀉棄已問
曰羅云汝復見我取少水器盡瀉棄
耶羅云荅曰見也世尊佛告羅云我
說彼道盡棄亦復如是謂知已妄言
不著不悔無慙無愧羅云彼亦無惡
不作是故羅云當作是學不得戲笑

妄言世尊復取此空水器覆著地已
問曰羅去汝復見我取空水器覆著
地耶羅去荅曰見也世尊佛告羅去
我說彼道覆亦復如是謂知已妄言
不著不悔無慙無愧羅去彼亦無惡
不作是故羅去當作是學不得戲笑
妄言世尊復取此覆水器發令仰已
問曰羅去汝復見我取覆水器發令
仰耶羅去荅曰見也世尊佛告羅去
我說彼道仰亦復如是謂知已妄言
不著不悔不慙不愧羅去彼亦無惡
不作是故羅去當作是學不得戲笑
妄言羅去猶如王有大鳥入陣闔時
用前脚後脚尾脰脊脇項額耳牙一
切皆用唯護於鼻為師見已便作是
念此王大鳥猶故惜命所以者何此
王大鳥入陣闔時用前脚後脚尾脰
脊脇項額耳牙一切皆用唯護於鼻
羅去若王大鳥入陣闔時用前脚後
脚尾脰脊脇項額耳牙鼻一切盡用
為師見已便作是念此王大鳥不復
惜命所以者何此王大鳥入陣闔時
用前脚後脚尾脰脊脇項額耳牙鼻

一切盡用羅去若王大鳥入陣鬪時
用前脚後脚尾脰脊脇項頷耳牙鼻
一切盡用羅去我說此王大鳥入陣
鬪時無惡不作如是羅去謂知已妄
言不善不悔無慙無愧羅去我說彼
亦無惡不作是故羅去當作是學不
得戲笑妄言於是世尊即說頌曰
人犯一法 謂妄言是 不畏後世
無惡不作 寧受鐵丸 其熱如火
不以犯戒 受世信施 若畏於苦
不愛念者 於隱顯處 莫作惡業
若不善業 已作今作 終不得脫
亦無避處

佛說頌已復問羅去於意云何人用
鏡為尊者羅去荅曰世尊欲觀其面
見淨不淨如是羅去若汝將作身業
即觀彼身業我將作身業彼身業為
淨為不淨為自為為他羅去若觀時
則知我將作身業彼身業淨或自為
或為他不善與苦果受於苦報羅去
汝當捨彼將作身業羅去若觀時則
知我將作身業彼身業不淨或自為
或為他善與樂果受於樂報羅去汝

當受彼將作身業羅云若汝現作身業
即觀此身業若我現作身業此身業
為淨為不淨為自為為他羅云若觀
時則知我現作身業此身業淨或自
為或為他不善與苦果受於苦報羅
云汝當捨此現作身業羅云若觀時
則知我現作身業此身業不淨或自
為或為他善與樂果受於樂報羅云
汝當受此現作身業羅云若汝已作
身業即觀彼身業若我已作身業彼
身業已過去滅盡變易為淨為不淨
為自或為他羅云若觀時則知我已
作身業彼身業已過去滅盡變易彼
身業淨或自為或為他不善與苦果
受於苦報羅云汝當誦善知識梵行
人所彼已作身業至心發露應悔過
說慎莫覆藏更善持護羅云若觀時
則知我已作身業彼身業已過去滅
盡變易彼身業不淨或自為或為他
善與樂果受於樂報羅云汝當晝夜
歡喜住正念正智口業亦復如是羅
云因過去行故已生意業即觀彼意
業若因過去行故已生意業彼意業

為淨為不淨為自

他羅云若觀時

則知因過去行故已生意業彼意業已過去滅盡變易彼意業淨或自為或為他不善與苦果受於苦報羅云汝當捨彼過去意業羅云若觀時則知因過去行故已生意業已過去滅盡變易彼意業不淨或自為或為他善與樂果受於樂報羅云汝當受彼過去意業羅云因未來行故當生意業即觀彼意業若因未來行故當生意業彼意業為淨為不淨為自為為他羅云若觀時則知因未來行故當生意業彼意業淨或自為或為他不善與苦果受於苦報羅云汝當捨彼未來意業羅云若觀時則知因未來行故當生意業彼意業不淨或自為或為他善與樂果受於樂報羅云汝當受彼未來意業羅云因現在行故現生意業即觀此意業若因現在行故現生意業此意業為淨為不淨為自為為他羅云若觀時則知因現在行故現生意業此意業淨或自為或為他不善與苦果受於苦報羅云汝當捨

此現在意業羅云若觀時則知因現在行故現生意業此意業不淨或自為或為他善與樂果受於樂報羅云汝當受此現在意業羅云若有過去沙門梵志身口意業已觀而觀已淨而淨彼一切即此身口意業已觀而觀已淨而淨羅云若有未來沙門梵志身口意業當觀而觀當淨而淨彼一切即此身口意業當觀而觀當淨而淨羅云若有現在沙門梵志身口意業現觀而觀現淨而淨彼一切即此身口意業現觀而觀現淨而淨羅云汝當如是學我亦即此身口意業現觀而觀現淨而淨於是世尊復說頌曰

身業口業	意業羅云	善不善法
汝應常觀	知已妄言	羅云莫說
禿從他活	何可妄言	覆沙門法
空無真實	謂說妄言	不護其口
故不妄言	正覺之子	是沙門法
羅云當學	方方豐樂	安隱無怖
羅云至彼	莫為害他	
佛說如是尊者羅云及諸比丘聞佛		

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卷第五 第三十 羅去經第四竟

一千八百三十二字

中阿含業相應品思經第五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故作業。我說彼必受其報。或現世受。或後世受。若不故作業。我說此不必受報於中身故作三業。不善與苦果受於苦報。口有四業。意有三業。不善與苦果受於苦報。身故作三業。不善與苦果受於苦報。一日。煞生。極惡。飲血。其欲傷害。不慈衆生。乃至銀虫。二日。不與取。著他財物。以偷意取。三日。邪淫。彼或有父所護。或母所護。或父母所護。或姊妹所護。或兄弟所護。或婦父母所護。或親親所護。或同姓所護。或為他婦女有鞭笞恐怖。及有名假貸。至華鬘親犯如此。女是謂身故作三業。不善與苦果受於苦報。云何口故作四業。不善與苦果受於苦報。一日。妄言。彼或在衆。或在眷屬。或在王家。若呼彼問汝。知便說。彼不知言。知言。不知。不見。言見。見言不

見為已為他或為財物知已妄言二
日兩舌欲離別他聞此語彼欲破壞
此聞彼語此欲破壞彼合者欲離離
者復離而作群黨樂於群黨稱說群
黨三曰麁言彼若有言辞氣麁獷惡
聲逆耳衆所不喜衆所不愛使他苦
惱令不得定說如是言四曰綺語彼
非時說不真實說無義說非法說不
止息說又復稱歎不止息事違背於
時而不善教亦不善訶是謂口故作
四業不善與苦果受於苦報云何意
故作三業不善與苦果受於苦報一
曰貪伺見他財物諸生活具常伺求
望欲令我得二曰嫉恚意懷憎嫉而
作是念彼衆生者應煞應縛應奴應
免應逐擯出其欲令彼受無量苦三
曰邪見所見顛倒如是見如是說無施
無齋無有呪說無善惡業無善惡業報
無此世彼世無父無母世無真人往至
善處善去善向此世彼世自知自覺自
作證成就遊是謂意故作三業不善
與苦果受於苦報多聞聖弟子捨身
不善業修身善業捨口意不善業脩

口意善業彼多聞聖弟子如是具足
精進戒德成就身淨業成就口意淨
業離恚離諍除去睡眠無調貢高斷
疑度慢正念正智無有愚癡彼心與
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
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
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
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彼作是念
我本此心少不善修我今此心無量
善修多聞聖弟子其心如是無量善
修若本因惡知識為放逸行作不善
業彼不能將去不能穢汙不復相隨
若有幼少童男童女生便能行慈心
解脫者而於後時彼身口意寧可復
作不善業耶比丘答曰不也世尊所
以者何自不作惡業惡業何由生是
以男女在家出家當勤修慈心解
脫若彼男女在家出家修慈心解脫
者不持此身往至彼世但隨心去此
比丘應作是念我本放逸作不善業
是一切今可受報終不後世若有如
是行慈心解脫無量善修者必得阿
耨舍或復上得如是悲喜心與捨俱

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无量
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彼作是念
我本此心少不善修我今此心無量
善修多聞聖弟子其心如是無量善
修若本因惡知識為放逸行作不善
業彼不能將去不能穢汙不復相隨
若有幼少童男童女生便能行捨心
解脫者而於後時彼身口意寧可復
作不善業耶比丘答曰不也世尊所
以者何自不作惡業惡業何由生是
以男女在家出家當勤修捨心解
脫若彼男女在家出家修捨心解脫
者不持此身往至彼世但隨心去此
比丘應作是念我本放逸作不善業
是一切今可受報終不後世若有如
是行捨心解脫無量善修者必得阿
耨含或復上得佛說如是彼諸比丘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思經第五竟

千一百七
十四字

中阿含業相應品伽藍經第六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伽藍園與大比
丘衆俱至羈舍子住羈舍子村北尸
攝想林中小時羈舍子伽藍人聞沙

門瞿曇釋種子捨釋宗族出家學道
遊伽藍園與大比丘衆俱來至此瞿
舍子住罽舍子村北尸攝恕林中彼
沙門瞿曇有大名稱周聞十方沙門
瞿曇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
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
号佛衆祐彼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
梵志從人至天自知自覺自作證成
就遊彼若說法初善中善竟亦善有
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若見如
來無所著等正覺尊重禮拜供養承
事者快得善利我等應共往見沙門
瞿曇礼事供養罽舍子伽藍人聞已
各與等類眷属相隨從罽舍子出北
行至尸攝恕林欲見世尊礼事供養
往詣佛已彼伽藍人或稽首佛足却
坐一面或問訊佛却坐一面或叉手
向佛却坐一面或遙見佛已默然而
坐彼時伽藍人各坐已定佛為說法
勸發渴仰成就歡喜无量方便為彼
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默然而
住時伽藍人佛為說法勸發渴仰成
就歡喜已各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

向佛白世尊曰瞿曇有一沙門梵志
來詣伽藍但自稱歎已所知見而訾
毀他所知所見瞿曇復有一沙門梵
志來詣伽藍亦自稱歎已所知見而
訾毀他所知所見瞿曇我等聞已便
生疑惑此沙門梵志何者為實何者
為虛世尊告曰伽藍汝等莫生疑惑
所以者何因有疑惑便生猶豫伽藍
汝等自無淨智為有後世為無後世
伽藍汝等亦無淨智所作有罪所作
無罪伽藍當知諸業有三因習本有
亡何為三伽藍謂貪是諸業因習本
有伽藍恚及癡是諸業因習本有伽
藍貪者為貪所覆心無厭足或煞生
或不與取或行邪婬或知已妄言或
復飲酒伽藍恚者為恚所覆心無厭
足或煞生或不與取或行邪婬或知
已妄言或復飲酒伽藍癡者為癡所
覆心無厭足或煞生或不與取或行
邪婬或知已妄言或復飲酒伽藍多
聞聖弟子離煞斷煞棄捨刀杖有慙
有愧有慈悲心饒益一切乃至蜎虫
彼於煞生淨除其心伽藍多聞聖弟

于離不與取斷不與取與之乃取樂
於與取常好布施歡喜無悞不望其
報彼於不與取淨除其心伽藍多聞
聖弟子離非梵行斷非梵行勤修梵
行精勤妙行清淨無穢離欲斷婬彼
於非梵行淨除其心伽藍多聞聖弟
子離妄言斷妄言真諦言樂真諦住
真諦不移動一切可信不欺世間彼
於妄言淨除其心伽藍多聞聖弟子
離兩舌斷兩舌行不兩舌不破壞他不
聞此語彼欲破壞此不聞彼語此欲
破壞彼離者欲合合者歡喜不作群
黨不樂群黨不稱群黨彼於兩舌淨
除其心伽藍多聞聖弟子離麤言斷
麤言若有所言辭氣麤獷惡聲逆耳
衆所不喜衆所不愛使他苦惱令不
得定斷如是言若有所說清和柔潤
順耳入心可喜可愛使他安樂言聲
具了不使人畏令他得定說如是言
彼於麤言淨除其心伽藍多聞聖弟
子離綺語斷綺語時說真說法說義
說止息說樂止息說事順時得宜善
教善訶彼於綺語淨除其心伽藍多

聞聖弟子離貪伺斷貪伺心不懷諍
見他財物諸生活具不起貪伺欲令
我得彼於貪伺淨除其心伽藍多聞
聖弟子離恚斷恚有慙有愧有慈悲
心饒益一切乃至蜈蚣彼於嫉恚淨
除其心伽藍多聞聖弟子離邪見斷
邪見行於正見而不顛倒如是見如
是說有施有齋亦有呪說有善惡業
報有此世彼世有父有母世有真人
往至善處善去善向此世彼世自知
自覺自作證成就遊彼於邪見淨除
其心如是伽藍多聞聖弟子成就身
淨業成就口意淨業離恚離諍除去
瞋眠無調貢高斷疑度慢正念正智
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
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
極廣甚大无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
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
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无量善修遍
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伽藍多聞
聖弟子心無結無怨無恚無諍便得
四安隱住處云何為四有此世彼世

有善惡業報我得此正見相應業受
持具足身壞命終必至善處乃生天
上如是伽藍多聞聖弟子心無結無
怨無恚無諍是謂得第一安隱住處
復次伽藍無此世彼世无善惡業報
如是我於現法中非以此故為他所
毀但為正智所稱譽精進人正見人
說其有如是伽藍多聞聖弟子心無
結無怨無恚無諍是謂得第二安隱
住處復次伽藍若有所作必不作惡
我不念惡所以者何自不作惡苦何
由生如是伽藍多聞聖弟子心無結
無怨無恚無諍是謂得第三安隱住
處復次伽藍若有所作必不作惡我
不犯世怖與不怖常當慈愍一切世
間我心不與衆生共諍無濁歡悅如
是伽藍多聞聖弟子心無結無怨無
恚無諍是謂得第四安隱住處如是
伽藍多聞聖弟子心無結無怨無恚
無諍是謂得四安隱住處伽藍白世
尊曰如是瞿曇多聞聖弟子心無結
無怨無恚無諍得四安隱住處云何
為四有以此世彼世有善惡業報我得

此正見相應業受持具足身壞命終
必至善處乃至天上如是瞿曇多聞
聖弟子心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是謂
得第一安隱住處復次瞿曇若無此
世彼世無善惡業報我於現法中非
以此故為他所毀但為正智所稱譽
精進人正見人說其有如是瞿曇多
聞聖弟子心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是
謂得第二安隱住處復次瞿曇若有所
所作必不作惡我不念惡所以者何
自不作惡苦何由生如是瞿曇多聞
聖弟子心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是謂
得第三安隱住處復次瞿曇若有所
作必不作惡我不犯世怖與不怖常
當慈愍一切世間我心不與衆生共
諍無濁歡悅如是瞿曇多聞聖弟子
心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是謂得第四
安隱住處如是瞿曇多聞聖弟子心
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是謂得四安隱
住處瞿曇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
我等盡日歸佛法及比丘衆唯願世
尊受我等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
自歸乃至命盡佛說如是一切伽藍

人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伽藍經第六竟

一千九百八十七字

中阿含經相應品伽藍經第七

伽藍經

初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那難陀園在牆村柰林尔時阿私羅天有子名伽彌尼色像巍巍光耀燁燁夜將向旦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阿私羅天子伽彌尼白曰世尊梵志自高事若干天若衆生命終者彼能令自在往來善處生於天上世尊為法主唯願世尊使衆生命終得至善處生於天中世尊告曰伽彌尼我今問汝隨所解答伽彌尼於意云何若村邑中或有男女慳不精進而行惡法成就十種不善業道煞生不與取邪婬妄又手向稱歎求索作如是語汝等男女慳不精進而行惡法成就十種不善業道煞生不與取邪婬妄乃至邪見汝等因此緣此身壞命終必至善處乃生天上如是伽彌尼彼男女等慳不精進而行惡法成就十種不善業道煞生不與取邪婬妄乃至

邪見寧為衆人各叉手向稱歎求索
因此緣此身壞命終得至善處生天
上耶伽弥尼答曰不也世尊世尊歎
曰善哉伽弥尼所以者何彼男女等
解不精進而行惡法成就十種不善
業道煞生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
見若為衆人各叉手向稱歎求索因
此緣此身壞命終得至善處乃生天
上者是處不然伽弥尼猶去村不遠
有深水樹於彼有人以大重石擲著
水中若衆人來各叉手向稱歎求索
作如是語願石浮出伽弥尼於意云
何此大重石寧為衆人各叉手向稱
歎求索因此緣此而當出耶伽弥尼
答曰不也世尊如是伽弥尼彼男女
等解不精進而行惡法成就十種不
善業道煞生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
邪見若為衆人各叉手向稱歎求索
因此緣此身壞命終得至善處生天
上者是處不然所以者何謂此十種
不善業道黑有黑報自然趣下必至
惡處伽弥尼於意云何若村邑中或
有男女精進勤修而行妙法成十善

崇道離煞斷煞不與取邪姪妄言乃
至離邪見斷邪見得正見彼命終時
若衆人來各叉手向稱歎求索作如是
語汝男女等精進勤修而行妙法成
十善業道離煞斷煞不與取邪姪妄
言乃至離邪見斷邪見得正見汝等
因此緣此身壞命終當至惡處生地
獄中伽弥尼居於意云何彼男女等精
進勤修而行妙法成十善業道離煞
斷煞不與取邪姪妄言乃至離邪見
斷邪見得正見寧為衆人各叉手向
稱歎求索因此緣此身壞命終得至
惡處生地獄中耶伽弥尼答曰不也
世尊世尊歎曰善哉伽弥尼所以者
何伽弥尼彼男女等精進勤修而行
妙法成十善業道離煞斷煞不與取
邪姪妄言乃至離邪見斷邪見得正
見若為衆人各叉手向稱歎求索曰
此緣此身壞命終得生惡處生地獄
中者是處不然所以者何伽弥尼謂
此十善業道白有白報自然昇上必
至善處伽弥尼猶去村不遠有深水
澗於彼有人以酥油餅投水而破滓

瓦沉下酥油浮上如是伽弥尼彼男
女等精進勤修而行妙法成十善業
遠離煞斷煞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
離邪見斷邪見得正見彼命終時謂
身處色四大之種從父母生衣食長
養坐卧按摩澡浴強忍是破壞法是
減盡法離散之法彼命終後或爲鳥
豕或虎狼食或燒或埋盡爲粉塵彼
心意識常爲信所熏爲精進多聞布
施智慧所熏彼因此緣此自然昇上
生於善處伽弥尼彼煞生者離煞斷
煞圍觀之道昇進之道善處之道伽
弥尼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邪見者
離邪見得正見圍觀之道昇進之道
善處之道伽弥尼復有圍觀之道昇
進之道善處之道伽弥尼亡何復有
圍觀之道昇進之道善處之道謂八
支聖道正見乃至正定是爲八伽弥
尼是謂復有圍觀之道昇進之道善
處之道佛說如是伽弥尼及諸比丘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伽弥尼經第七竟

千二百
十二字

中阿含經卷第三

一万二千
四十七字

癸卯歲高麗國奇太歲都監奉
勅彫造

中阿含經卷第四

履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業相應品師子經第八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鞞舍離在獼猴
水邊高樓臺觀今時衆多鞞舍離麗
掣集在聽堂數稱歎佛數稱歎法及
比丘衆彼時尼乾弟子師子大臣亦
在衆中是時師子大臣欲往見佛供
養礼事師子大臣則先往詣諸尼乾
所白尼乾曰諸尊我欲往見沙門瞿
曇彼時尼乾訶師子曰汝莫欲見沙
門瞿曇所以者何沙門瞿曇宗本不
可作亦為人說不可作法師子若見
宗本不可作則不吉利供養礼事亦
不吉利彼衆多鞞舍離麗掣再三集
在聽堂數稱歎佛數稱歎法及比丘
衆彼時尼乾弟子師子大臣亦再三
在彼衆中時師子大臣亦復再三欲
往見佛供養礼事師子大臣便不辭
尼乾即往詣佛共相問訊却坐一面
而作是語我聞沙門瞿曇宗本不可
作亦為人說不可作法瞿曇若如是

說沙門瞿曇宗本不可作亦為人說
不可作法彼不謗毀沙門瞿曇耶彼
說真實耶彼說是法耶彼說法如法
耶於如法無過無難詰耶世尊答曰
師子若如是說沙門瞿曇宗本不可
作亦為人說不可作法彼不謗毀沙
門瞿曇彼說真實彼說是法彼說如
法於法無過亦無難詰所以者何師
子有事因此事故於如實法不能謗
毀沙門瞿曇宗本不可作亦為人說
不可作法師子復有事因此事故於
如實法不能謗毀沙門瞿曇宗本可
作亦為人說可作之法師子復有事
因此事故於如實法不能謗毀沙門
瞿曇宗本斷滅亦為人說斷滅之法
師子復有事因此事故於如實法不
能謗毀沙門瞿曇宗本可惡亦為人
說可憎惡法師子復有事因此事故
於如實法不能謗毀沙門瞿曇宗本
法律亦為人說法律之法師子復有
事因此事故於如實法不能謗毀沙
門瞿曇宗本苦行亦為人說苦行之
法師子復有事因此事故於如實法

不能謗毀沙門瞿曇宗本不入於胎
亦為人說不入胎法師子復有事因
此事故於如實法不能謗毀沙門瞿
曇宗本安隱亦為人說安隱之法師
子云何有事因此事故於如實法不
能謗毀沙門瞿曇宗本不可作亦為
人說不可作法師子我說身惡行不
可作口意惡行亦不可作師子若如
是比無量不善穢汙之法為當來有
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師子我說
此法盡不可作師子是謂有事因此
事故於如實法不能謗毀沙門瞿曇
宗本不可作亦為人說不可作法師
子云何復有事因此事故於如實法
不能謗毀沙門瞿曇宗本可作亦為
人說可作之法師子我說身妙行可
作口意妙行亦可作師子若如是比
无量善法與樂果受於樂報生於善
處而得長壽師子我說此法盡應可
作師子是謂有事因此事故不能謗
毀沙門瞿曇宗本可作亦為人說可
作之法師子云何復有事因此事故
於如實法不能謗毀沙門瞿曇宗本

斷滅亦為人說斷滅之法師子我說
身惡行應斷滅口意惡行亦應斷滅
師子若如是比无量不善穢汙之法
為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
師子我說此法盡應斷滅師子是謂
有事因此事故於如實法不能謗毀
沙門瞿曇宗本斷滅亦為人說斷滅
之法師子云何復有事因此事故於
如實法不能謗毀沙門瞿曇宗本可
惡亦為人說可憎惡法師子我說身
惡行可憎惡口意惡行亦可憎惡師
子若如是比无量不善穢汙之法為
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師
子我說此法盡可憎惡師子是謂有
事因此事故於如實法不能謗毀沙
門瞿曇宗本可惡亦為人說可憎惡
法師子云何復有事因此事故於如
實法不能謗毀沙門瞿曇宗本法律
亦為人說法律之法師子我為斷貪
婬故而說法律斷瞋恚愚癡故而說
法律師子若如是比無量不善穢汙
之法為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
死因師子我為斷彼故而說法律師

子是謂有事因此事故於如實法不能謗毀沙門瞿曇宗本法律亦為人說法律之法師子去何復有事因此事故於如實法不能謗毀沙門瞿曇宗本法律亦為人說苦行之法師子或有沙門梵志保形無衣或以手為衣或以葉為衣或以珠為衣或不以餅取水或不以甕取水不食刀杖劫抄之食不食欺妄食不自往不遣信不来尊不善尊不住尊若有二人食不在中食不懷妊家食不畜狗家食設使家有糞蠅飛來便不食也不取魚不食肉不飲酒不飲惡水或都無所飲學無飲行或取一口以一口為足或二口三四乃至七口以七口為足或食一得以一得為足或二三四乃至七得以七得為足或日一食以一月一食以一月一食為足或食菜茹或食稗子或食糝米或食雜麴或食頭頭邏食或食麁食或至無事處依於无事或食根或食果或食自落果或持連合衣或持毛衣或持頭舍衣或

持毛頭、舍衣或持金皮或持穿皮或持金穿皮或持散髮或持編髮或持剃髮或有剃鬚或剃鬚髮或有拔髮或有拔鬚或拔鬚髮或住立斷坐或修蹲行或有卧刺以刺為床或有卧果以果為床或有事水晝夜手扞或有事火竟昔然之或事日月尊祐大德又手向彼如此之比受无量苦學煩熱行師子有此苦行我不說無師子然此苦行為下賤業至苦至困凡人所行非是聖道師子若有沙門梵志彼苦行法知斷滅盡拔絕其根至竟不生者我說彼苦行拔絕其根至竟不生者我說彼苦行師子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彼苦行法知斷滅盡拔絕其根至竟不生是故我苦行師子是謂有事因此事故於如實法不能謗毀沙門瞿曇宗本苦行亦為人說苦行之法師子云何復有事因此事故於如實法不能謗毀沙門瞿曇宗本不入於胎亦為人說不入胎法師子若有沙門梵志當來胎生知斷滅盡拔絕其根至竟不生者我說彼不入於胎師子如來無所

著等正覺當來有胎生知斷滅盡拔
絕其根至竟不生是故我不入於胎
師子是謂有事因此事故於如實法
不能謗毀沙門瞿曇宗本不入於胎
亦為人說不入胎法師子云何復有
事因此事故於如實法不能謗毀沙
門瞿曇宗本安隱亦為人說安隱之
法師子族姓子所有剃除鬚髮著袈
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
梵行訖我於現法自知自覺自作證
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
不更受有知如真我自安隱亦安隱
他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我已
安彼便為生法衆生於生法解脫老
法病法死法憂感染汙法衆生於憂
感染汙法解脫師子是謂有事因此
事故於如實法不能謗毀沙門瞿曇
宗本安隱亦為人說安隱之法師子
大臣白世尊曰瞿曇我已知善逝我
已解瞿曇猶明目人覆者仰之覆者
發之迷者示道闇中施明若有眼者
便見於色沙門瞿曇亦復如是為我
无量方便說法現義隨其諸道世尊

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衆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世尊猶如有人養不良馬望得其利徒自疲勞而不獲利世尊我亦如是彼愚癡凡軋不善曉了不能自知不識良田而不自審長夜奉敬供養礼事望得其利唐苦无益世尊我今再自歸佛法及比丘衆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世尊我本無知於愚癡凡軋有信有敬從今日斷所以者何欺誑我故世尊我今三自歸佛法及比丘衆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佛說如是師子大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師子經第八竟

二十四百一十三字

中阿含業相應品凡軋經第九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釋鞞瘦在天邑中尔時世尊告諸比丘諸凡軋等如是見如是說謂人所受皆因本作若其故業因苦行滅不造新者則諸業盡諸業盡已則得苦盡得苦盡已則

得苦邊我便往彼到已即問尼乾汝等實如是見如是說謂人所受皆因本作若其故業因苦行滅不造新者則諸業盡諸業盡已則得苦盡得苦盡已則得苦邊耶彼答我言如是瞿曇我復問彼尼乾汝等自有淨智我為本有我為本無我為本作惡為不作惡我為余所苦盡為余所苦不盡若盡已便得盡即於現世斷諸不善得衆善法修習作證耶彼答我言不得瞿曇我復語彼尼乾汝等自無淨智我為本有我為本無我為本作惡為不作惡我為余所苦盡為余所苦不盡若盡已便得盡即於現世斷諸不善得衆善法修習作證而作是說謂人所受皆因本作若其故業因苦行滅不造新者則諸業盡諸業盡已則得苦盡得苦盡已則得苦邊尼乾若汝等自有淨智我為本有我為本無我為本作惡為不作惡我為余所苦盡為余所苦不盡若盡已便得盡即於現世斷諸不善得衆善法修習作證耶彼答我言不得瞿曇我復語彼尼乾汝等自無淨智我為本有我為本無我為本作惡為不作惡我為余所苦盡為余所苦不盡若盡已便得盡即於現世斷諸不善得衆善法修習作證而作是說謂人所

受皆因本作若其故業因苦行滅不
造新者則諸業盡諸業盡已則得苦
盡得苦盡已則得苦邊足軋猶如有
人身被毒箭因被毒箭則生極苦彼
為親屬憐念愍傷欲饒益安隱故即
呼拔箭金醫箭金醫來便以利刀而
為開瘡因開瘡時復生極苦既開瘡
已而求箭金求箭金時復生極苦求
得金已即便拔出因拔出時復生極
苦拔金出已薄瘡纏累因果瘡時復
生極苦彼於拔箭金後得力無患不
壞諸根平復如故足軋彼人自有淨
智便作是念我本被毒箭因被毒箭
則生極苦我諸親屬見憐念愍傷欲
饒益安隱我故即呼拔箭金醫箭金
醫來便以利刀為我開瘡因開瘡時
復生極苦既開瘡已而求箭金求箭
金時復生極苦求得金已即便拔出
因拔出時復生極苦拔金出已薄瘡
纏累因果瘡時復生極苦我於拔箭
金後得力無患不壞諸根平復如故
如是足軋若汝等自有淨智我為本
有我為本無我為本作惡為不作惡

我為今所苦盡為今所苦不盡若盡已便得盡即於現世斷諸不善得眾善法修習作證尼軋汝等可得作是說謂人所受皆因本作若其故業因苦行滅不造新者則諸業盡諸業盡已則得苦盡已則得苦邊我問如是不見諸尼軋能答我言瞿曇如是不如是復次我問諸尼軋曰若諸尼軋有上斷上苦行今時諸尼軋生上苦耶彼答我言如是瞿曇若有中斷中苦行今時諸尼軋生中苦耶彼答我言如是瞿曇若有下斷下苦行今時諸尼軋則生上苦有中断中苦行今時諸尼軋則生中苦有下斷下苦行今時諸尼軋則生下苦若使諸尼軋有上斷上苦行今時諸尼軋止息上苦有中断中苦行今時諸尼軋止息中苦有下斷下苦行今時諸尼軋止息下苦若如是作不如是作止息極苦甚重苦者當知諸尼軋即於現世作苦但諸尼軋為癡所覆為

癡所纏而作是說謂人所受皆因本
作若其故業因苦行滅不造新者則
諸業盡諸業盡已則得苦盡得苦盡
已則得苦邊我問如是不見諸尼軼
能答我言瞿曇如是不如是復次我問
諸尼軼曰諸尼軼若有樂報業彼業
寧可因斷因苦行轉作苦報耶彼答
我言不也瞿曇諸尼軼若有苦報業
彼業寧可因斷因苦行轉作樂報耶
彼答我言不也瞿曇諸尼軼若有現
法報業彼業寧可因斷因苦行轉作
後生報耶彼答我言不也瞿曇諸尼
軼若有後生報業彼業寧可因斷因
苦行轉作現法報耶彼答我言不也
瞿曇諸尼軼若有不熟報業彼業寧
可因斷因苦行轉作熟報耶彼答我
言不也瞿曇諸尼軼若有熟報業彼
業寧可因斷因苦行轉作異耶彼答
我言不也瞿曇諸尼軼是為樂報業
彼業不可因斷因苦行轉作苦報諸
尼軼苦報業彼業不可因斷因苦行
轉作樂報諸尼軼現法報業彼業不
可因斷因苦行轉作後生報諸尼軼

後生報業彼業不可因斷因苦行轉
 作現法報諸尼軋不熟業彼業不可
 因斷因苦行轉作熟報諸尼軋熟報
 業彼業不可因斷因苦行轉作異者
 以是故諸尼軋虛妄方便空斷無獲
 彼諸尼軋便報我言瞿曇我有尊師
 名親子尼軋作如是說諸尼軋汝等
 若本作惡業彼業皆可因此苦行而
 得滅盡若今護身口意因此不復更
 作惡業也我復問彼諸尼軋曰汝等
 信尊師親子尼軋不疑惑耶彼答我
 言瞿曇我信尊師親子尼軋无有疑
 惑我復語彼諸尼軋曰有五種法現
 世二報信樂門念見善觀諸尼軋人
 自有虛妄言是可信可樂可聞可念
 可見善觀耶彼答我言如是瞿曇我
 復語彼諸尼軋曰是虛妄言何可信
 何可樂何可聞何可念何可善觀謂
 人自有虛妄言有信有樂有聞有念
 有善觀若諸尼軋作是說者於如法
 中得五詰責為可憎惡云何為五今
 此衆生所受苦樂皆因本作若尔者
 諸尼軋等本作惡業所以者何因彼

故諸尸軋於今受極重苦是謂尸軋
第一可憎惡復次衆生所受苦樂皆
因合會若今者諸尸軋等本惡合會
所以者何因彼故諸尸軋於今受極
重苦是謂尸軋第二可憎惡復次衆
生所受苦樂皆因為命若今者諸尸
捷等本惡為命所以者何因彼故諸
尸軋於今受極重苦是謂尸軋第三
可憎惡復次衆生所受苦樂皆因見
也若今者諸尸軋等本有惡見所以
者何因彼故諸尸軋於今受極重苦
是謂尸軋第四可憎惡復次衆生所
受苦樂皆因尊祐造若今者諸尸軋
等本惡尊祐所以者何因彼故諸尸
軋於今受極重苦是謂尸軋第五可
憎惡若諸尸軋因本所作惡業惡合
會惡為命惡見惡尊祐為惡尊祐所
造因彼故諸尸軋於今受極重苦是
謂因彼事故諸尸軋等為可憎惡我
所自知自覺見法為汝說者若沙門梵志
若天魔梵及餘世間皆無能伏皆無
能穢皆無能制云何我所自知自覺
法為汝說者非為沙門梵志若天魔

梵及餘世間所能伏所能穢所能制
若有比丘捨身不善業修身善業捨
口意不善業修口意善業彼於未來
苦便自知我無未來苦如法得樂而
不棄捨彼或欲斷苦因行欲或欲斷
苦因行捨欲彼若欲斷苦因行欲者
即修其行欲已斷者苦便得盡彼若
欲斷苦因行捨欲者即修其行捨欲
已斷者苦便得盡若彼比丘便作是
念隨所為隨所行不善法生而善法
滅若自斷苦不善法滅而善法生我
今寧可自斷其苦便自斷苦自斷苦
已不善法滅而善法生不復斷苦所
以者何比丘本所為者其義已成若
復斷苦是處不然比丘猶如箭工用
檢撓箭其箭已直不復用檢所以者
何彼人本所為者其事已成若復用
檢是處不然如是比丘便作是念隨
所為隨所行不善法生而善法滅若
自斷苦不善法滅而善法生我今寧可
自斷其苦便自斷苦自斷苦已不善
法滅而善法生不復斷苦所以者何
本所為者其義已成若復斷苦是處

不然比丘猶如有人愛念染著敬待
彼女然彼女女人更與他語共相問訊
往來止宿其人因是身心生苦惱極
憂感耶比丘答曰如是世尊所以者
何其人於女愛念染著極相敬待而
彼女女人更與他語共相問訊往來止
宿其人身心何得不生苦惱憂感比
丘若使其人而作是念我唐愛念敬待
彼女然彼女女人更與他語共相問訊
往來止宿我今寧可因自苦自憂故
斷為彼女愛念染著耶其人於後因
自苦自憂故便斷為彼女愛念染著若
彼女女人故與他語共相問訊往來止
宿其人於後身心寧當復生苦惱極
憂感耶比丘答曰不也世尊所以者
何其人於女無復愛念染著之情若
彼女女人故與他語共相問訊往來止
宿若使其人因此身心復生苦惱極
憂感者是處不然如是比丘便作是
念隨所為隨所行不善法生而善法
滅若自斷其苦不善法滅而善法生
我今寧可自斷其苦便自斷苦自斷
苦已不善法滅而善法生不復斷苦

所以者何本所為者其義已成若復
斷苦是處不然彼復作是念若有所
因斷其苦者我便已斷然我於欲猶
故未斷我今寧可求斷於欲便求斷
欲彼為斷欲故獨住遠離在無事處
或至樹下空安靜處山巖石室露地
穰積或至林中或在塚間彼已在無
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靜處數日師檀
結加趺坐正身正願反念不向斷除
貪伺心無有諍見他財物諸生活具
不起貪伺欲令我得彼於貪伺淨除
其心如足瞋恚睡眠掉悔斷疑度惑
於諸善法無有猶豫彼於疑惑淨除
其心彼已斷此五蓋心微慧羸離欲
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
彼得如是定心清淨无穢無煩柔軟
善住得不動心趣向漏盡智通作證
彼便知此苦如真知此苦習知此苦
滅知此苦滅道如真亦知此漏如真
知此漏習知此漏滅知此漏滅道如
真彼如是知如是見已則欲漏心解
脫有漏無明漏心解脫解脫已便知
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

更受有知如真如來如是正心解脫
得五稱譽如法無諱可愛可敬云何
為五彼衆生者所受苦樂皆因本作
若尔者如來本有妙業因彼故如來
於今聖無漏樂寂靜止息而得樂覺
是謂如來得第一稱譽復次衆生所
受苦樂皆因合會若尔者如來本妙
合會因彼故如來於今聖无漏樂寂
靜止息而得樂覺是謂如來得第二
稱譽復次衆生所受苦樂皆因為命
若尔者如來本妙為命因彼故如來
於今聖無漏樂寂靜止息而得樂覺
是謂如來得第三稱譽復次衆生所
受苦樂皆因見也若尔者如來本妙
見因彼故如來於今聖无漏樂寂靜
止息而得樂覺是謂如來得第四稱
譽復次衆生所受苦樂皆因尊祐造
若尔者如來本妙尊祐因彼故如來
於今聖無漏樂寂靜止息而得樂覺
是謂如來得第五稱譽是為如來本
妙業妙合會妙為命妙見妙尊祐為
妙尊祐所造因彼故如來於今聖無
漏樂寂靜止息而得樂覺以此事故

如來於今得五稱譽有五因緣心生憂苦云何為五婬欲經者因婬欲經故心生憂苦如是瞋恚睡眠掉悔疑惑經者因疑惑經故心生憂苦是謂五因緣心生憂苦有五因緣心滅憂苦云何為五若婬欲經者因婬欲經故心生憂苦除婬欲經已憂苦便滅因婬欲經心生憂苦於現法中而得究竟無煩無熱常住不變是聖所知聖所見如是瞋恚睡眠掉悔若疑惑經者因疑惑經故心生憂苦除疑惑經已憂苦便滅因疑惑經心生憂苦於現法中而得究竟無煩無熱常住不變是聖所知聖所見是謂五因緣心滅憂苦復次更有現法而得究竟無煩無熱常住不變是聖所知聖所見謂八支聖道正見乃至正定是為八是謂更有現法而得究竟無煩無熱常住不變是聖所知聖所見佛說如是彼諸比上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業相應品波羅牢經第十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拘麗瘦與大比
丘衆俱往至北村住北村北尸攝愁
林中今時波羅牢伽弥尼聞沙門瞿
曇釋種子捨釋宗族出家學道遊拘
麗瘦與大比丘衆俱至此北村住北
村北尸攝愁林中彼沙門瞿曇有大
名稱同聞十方沙門瞿曇如來無所
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
上士道法御天人師号佛衆祐彼於
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
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彼若說法
初善中善竟亦善有義有文具足清
淨顯現梵行若見如來無所著等正
覺尊重禮拜供養承事者快得善利
彼作是念我應往見沙門瞿曇礼事
供養波羅牢伽弥尼聞已從北村出
北行至尸攝愁林欲見世尊礼事供
養波羅牢伽弥尼遙見世尊在林樹
間端正姝好猶星中月光曜暉暉晃
若金山相好具足威神巍巍諸根寂
定無有蔽碍成就調御息心靜默波
羅牢伽弥尼遙見佛已前至佛所共

相問評却坐一面白世尊曰我聞沙門瞿曇知幻是幻瞿曇若如是說沙門瞿曇知幻是幻彼不謗毀沙門瞿曇耶彼說眞實耶彼說是法耶彼說法如法耶於如法無過無難詰耶世尊荅曰伽弥尼若如是說沙門瞿曇知幻是幻彼不謗毀沙門瞿曇彼說眞實彼說是法彼說法如法於法無過亦無難詰所以者何伽弥尼我知彼幻我自非幻波羅牢說曰彼沙門梵志所說眞實眞面我不信彼說沙門瞿曇知幻是幻世尊告曰伽弥尼若知幻者卽是幻耶波羅牢白曰如是世尊如是善逝世尊告曰伽弥尼汝莫自誤謗毀於我若謗毀我者則便自損有諍有犯聖賢所惡而得大罪所以者何此實不如汝之所說伽弥尼汝聞拘麗瘦有牢耶荅曰聞有伽弥尼於意云何拘麗瘦用是牢為荅曰瞿曇通使煞賊為此事故拘麗瘦畜是牢也伽弥尼於意云何拘麗瘦牢為有戒為無戒耶荅曰瞿曇若世間有無戒德者無過拘麗瘦牢所以者

何拘麗瘦卒極犯禁戒唯行惡法復
問伽弥尼汝如是見如是知我不問
汝若他問汝波羅牢伽弥尼知拘麗
瘦卒極犯禁戒唯行惡法因此事故
波羅牢伽弥尼極犯禁戒唯行惡法
若如是說為真說耶答曰非也瞿曇
所以者何拘麗瘦卒見異欲異所願
亦異拘麗瘦卒極犯禁戒唯行惡法
我極持戒不行惡法復問伽弥尼汝
知拘麗瘦卒極犯禁戒唯行惡法然
不以此為犯禁戒唯行惡法如來何
以不得知幻而自非幻所以者何我
知幻知幻人知幻報知斷幻伽弥尼
我亦知煞生知煞生人知煞生報知
斷煞生伽弥尼我知不與取知不與
取人知不與取報知斷不與取伽弥
尼我知妄言知妄言人知妄言報知
斷妄言伽弥尼我如是知如是見若
有作是說沙門瞿曇知幻即是幻者
彼未斷此語聞彼心彼欲彼願彼聞
彼念彼觀如屈伸臂頃命終生地獄
中波羅牢伽弥尼聞已怖懼戰慄身
毛皆豎即從坐起頭面礼足長跪叉

手白世尊曰悔過瞿曇自苦善道如
愚如癡如不定如不善所以者何我
以妄說沙門瞿曇是幻唯願瞿曇受
我悔過見罪發露我悔過已護不更
作世尊告曰如是伽弥尼汝實如愚
如癡如不定如不善所以者何謂汝
於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妄說是幻然
汝能悔過見罪發露護不更作如是
伽弥尼若有悔過見罪發露護不更
作者則長養聖法而無有失於是波
羅牢伽弥尼叉手向佛白世尊曰瞿
曇有一沙門梵志如是見如是說若
有煞生者彼一切即於現法受報因
彼生憂苦若有不與取妄言彼一切
即於現法受報因彼生憂苦沙門瞿
曇於意云何世尊告曰伽弥尼我今
問汝隨所解答伽弥尼於意云何若
村邑中或有一人頭冠華鬘香塗
身而作倡樂歌儻自娛唯作女妓歡
樂如王若有問者此人本作何等今
頭冠華鬘香塗身而作倡樂歌儻
自娛唯作女妓歡樂如王或有答者
此人為王煞害怨家王歡喜已即與

賞賜是以此人頭冠華鬘雜香塗身而作倡樂歌儻自娛唯作女妓歡樂如王伽弥尼汝如是見如是聞不答曰見也瞿曇已聞當聞伽弥尼又復見王叔捕罪人反縛兩手打鼓唱令出南城門坐高標下而梟其首若有問者此人何罪為王所戮或有答者此人狂然王家無過之人是以王教如是行刑伽弥尼汝如是見如是聞不答曰見也瞿曇已聞當聞伽弥尼若有煞生彼一切即於現法受報因彼生憂苦彼為真說為虛妄言答曰妄言瞿曇若彼說妄言汝意信不答曰不信也瞿曇世尊歎曰善哉善哉伽弥尼復問伽弥尼於意云何若村邑中或有一人頭冠華鬘雜香塗身而作倡樂歌儻自娛唯作女妓歡樂如王若有問者此人本作何等今頭冠華鬘雜香塗身而作倡樂歌儻自娛唯作女妓歡樂如王或有答者此人於他國中而不與取是以此人頭冠華鬘雜香塗身而作倡樂歌儻自娛

唯作女妓歡樂如王伽弥尼汝如是見如是聞不答曰見也瞿曇已聞當聞伽弥尼又復見王取捕罪人反縛兩手打鼓唱令出南城門坐高標下而梟其首若有問者此人何罪為王所裁或有答者此人於王國而不與取是以王教如是行刑伽弥尼汝如是見如是聞不答曰見也瞿曇已聞當聞伽弥尼若有沙門梵志如是見如是說若有不與取彼一切即於現法受報因彼生憂苦彼為真說為虛妄言答曰妄言瞿曇若彼說妄言汝意信不答曰不信也瞿曇世尊歎曰善哉善哉伽弥尼復問伽弥尼於意云何若村邑中或有一人頭冠華鬘雜香塗身而作倡樂歌儻自娛唯作女妓歡樂如王若有問者此人本作何等今頭冠華鬘雜香塗身而作倡樂歌儻自娛唯作女妓歡樂如王或有答者此人作妓能戲調笑彼以妄言令王歡喜王歡喜已即與賞賜是以此人頭冠華鬘雜香塗身而作倡樂歌儻自娛唯作女妓歡樂如王伽

弥尼汝如是見如是聞不答曰見也
瞿曇已聞當聞伽弥尼又復見王叔
捕罪人用棒打煞咸以木檻露車載
之出北城門棄著塹中若有問者此
人何罪為王所煞或有答者此人在
王前妄有所證彼以妄言欺誑於王
是以王教取作如是伽弥尼汝如是
見如是聞不答曰見也瞿曇已聞當
聞伽弥尼於意云何若有沙門梵志
如是見如是說若有妄言彼一切即
於現法受報因彼生憂苦彼為真說
為虛妄言答曰妄言瞿曇若彼說妄
言汝意信不答曰不信也瞿曇世尊
歎曰善哉善哉伽弥尼於是波羅牢
伽弥尼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
佛白世尊曰甚奇瞿曇所說極妙善
哉善證瞿曇我於北村中造作高堂
敷設床褥安立水器然大明燈若有
精進沙門梵志來宿高堂我隨其力
供給所須有四論士所見各異更相
違反來集高堂於中論士如是見如
是說無施無齋無有呪說無善惡業
無善惡業報無此世彼世無父無母

世無真人往至善處善去善向此世
彼世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第二
論士而有正見反第一論士所見所
知如是見如是說有施有齋亦有呪
說有善惡業有善惡業報有此世彼世
有父有母世有真人往至善處善去
善向此世彼世自知自覺自作證成
就遊第三論士如是見如是說自作
教作自斷教斷自煮教煮愁煩憂感
搥胃懊惱啼哭愚癡煞生不與取邪
婬妄言飲酒穿牆開藏至他甚劫害
村壞邑破城滅國作如是者為不作
惡又以鐵輪利如剃刀彼於此地一
切衆生於一日中斫截斬剝裂割
割作一肉段一分一積因是無惡業
因是無惡業報恒水南岸煞斷煮去
恒水北岸施與作齋呪說而來因是
無罪無福因是無罪福報施與調御
守護攝持稱與饒益惠施愛言利及
等利因是無福因是無福報第四論
士而有正見反第三論士所知所見
如是見如是說自作教作自斷教斷
自煮教煮愁煩憂感搥胃懊惱啼哭

愚癡煞生不與取邪姪妻言飲酒穿
牆開截至他巷劫害村壞邑破城滅
國作如是者實為作惡又以鐵輪利
如剃刀彼於此地一切衆生於一日
中斫截斬剝裂割剖作一肉段一
分一積因是有惡業因是有惡業報
恒水南岸煞斷煮去恒水北岸施與
作齋呪說而來因是有罪有福因是
有罪有福報施與調御守護攝持稱
譽饒益惠施愛言利及等利因是有
福因是有福報瞿曇我聞是已便生
疑惑此沙門梵志誰說真實誰說虛
妄世尊告曰伽弥尼汝莫生疑惑所
以者何因有疑惑便生猶豫伽弥尼
汝自無淨智為有後世為無後世伽
弥尼汝又無淨智所作為惡所作為
善伽弥尼有法之定名曰遠離汝因
此定可得正念可得一心如是汝於
現法便斷疑惑而得昇進於是波羅
牢伽弥尼復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
向佛白世尊門瞿曇云何法定名曰
遠離令我因此可得正念可得一心
如是我於現法便斷疑惑而得昇進

世尊告曰伽弥尼多聞聖弟子離煞
斷煞斷不與取邪婬妄言至斷邪見
得正見彼於晝日教田作耕稼至暮
放息入室坐定過夜曉時而作是念
我離煞斷煞斷不與取邪婬妄言至
斷邪見得正見彼便自見我斷十惡
業道念十善業道彼自見斷十惡業
道念十善業道已便生歡悅生歡悅
已便生於喜生於喜已便止息身止
息身已便身覺樂身覺樂已便得一
心伽弥尼多聞聖弟子得一心已則
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
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
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
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彼作
是念若有沙門梵志如是見如是說
無施無齋無有呪說無善惡業無善
惡業報無此世彼世無父無母世無
真人往至善處善去善向此世彼世
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若彼沙門
梵志所說真實者我不犯世怖與不
怖常當慈愍一切世間我心不與衆
生共諍無濁歡悅我今得無上人上

之法昇進得安樂居謂遠離法定彼沙門梵志所說不是不非不是不非已得內心止伽弥尼是謂法定名曰遠離汝因此定可得正念可得一心如是汝於現法便斷疑惑而得昇進復次伽弥尼多聞聖弟子離煞斷煞斷不與取邪婬妄言至斷邪見得正見彼於晝日教田作耕稼至暮放息入室坐定過夜曉時而作是念我離煞斷煞斷不與取邪婬妄言至斷邪見得正見彼便自見我斷十惡業道念十善業道已便生歡悅生歡悅已便生於喜生於喜已便止息身止息身已便身覺樂身覺樂已便得一心伽弥尼多聞聖弟子得一心已則心與悲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悲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无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彼作是念若沙門梵志如是見如是說有施有齋亦有呪說有善惡業有善惡業報有此世彼世有父有母世有真人往

至善處善去善向此世彼世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若彼沙門梵志所說真實者我不犯世怖與不怖常當慈愍一切世間我心不與衆生共諍無濁歡悅我得無上人上之法昇進得安樂居謂遠離法定彼沙門梵志所說不是不非不是不非已得內心止伽弥尼是謂法定名曰遠離汝因此定可得正念可得一心如是於現法便斷疑惑而得昇進復次伽弥尼多聞聖弟子離煞斷煞斷不與取邪婬妄言至斷邪見得正見彼於晝日教田作耕稼至暮放息入室坐定過夜曉時而作是念我離煞斷煞斷不與取邪婬妄言至斷邪見得正見彼便自見我斷十惡業道念十善業道彼自見斷十惡業道念十善業道已便生歡悅生歡悅已便生於喜生於喜已便止息身止息身已便身覺樂身覺樂已便得一心伽弥尼多聞聖弟子得一心已則心與喜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同一切心與喜俱無結無怨無恚無

淨極廣甚大无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彼作是念若有沙門梵志如是見如是說自作教作自斷教斷自煮教煮愁煩憂戚提曾懊惱啼哭愚癡煞生不與取邪婬妄言飲酒穿牆開藏至他巷劫害村壤邑破城滅國作如是者實為不作惡又以鐵輪利如剃刀彼於此地一切衆生於一日中斫截斬剝剝裂割割作一肉段一分一積因是無惡業因是无惡業報恒水南岸煞斷煮去恒水北岸施與作齋呪說而來因是無罪無福因是無罪無福報施與調御守護攝持無與饒益惠施愛言利及等利因是無福因是無福報若沙門梵志所說真實者我不犯世怖與不怖常當慈愍一切世間我心不與衆生共諍無濁歡悅我今得無上人上之法昇進得安樂居謂遠離法定彼於沙門梵志所說不是不非不是不非已內得心止伽弥尼是謂法定名曰遠離汝因此定可得正念可得一心如是汝於現法便斷疑惑而得昇進復次伽弥

已多聞聖弟子離欲斷欲斷不與取

邪婬妄言至斷邪見得正見彼於善

日教田作耕稼至暮放息入室坐定

過夜曉時而作是念我離欲斷欲斷

不與取邪婬妄言至斷邪見得正見

彼便自見我斷十惡業道念十善業

道彼自見斷十惡業道念十善業道

已便生歡悅生歡悅已便生於喜生

於喜已便止息身止息身已便身覺

樂身覺樂已便得一心伽弥已多聞

聖弟子得一心已則心與捨俱遍滿一

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華上下善

周一切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志無諍

極廣甚大元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

成就遊彼作是念若有沙門梵志知

是見如是說自作教作自斷教斷自

棄教棄慈心煩惱憂戚提覺憍慢嗔哭惡

樂然生不與取邪婬妄言飲酒穿牆

開藏至他巷劫害村壞邑破城滅國

作如是言實為作惡又以鐵輪利如

剃刀彼於此地一切衆生於一日中

所截斬剝裂剝割作一肉段一分

一積因是有惡業因是有惡業毀頽

水南岸然斷棄去恒水北岸施與作

爾况說而求因是有罪有福因是有
罪福報施與調御守護攝持稱譽饒
益惠施愛言利及等利因是有福因
是有福報若沙門梵志所說真實者
我不犯世情與不怖當當慈愍一切
世間我心不與衆生共諍無濁歡悅
我得無上人上之法昇進得樂居謂
遠離法定彼於沙門梵志所說不是
不非不是不非已得內心止伽弥尼
是謂法定名曰遠離汝因此定可得
正念可得一心如是於現法便斷疑
惑而得昇進說此法時波羅奢伽弥
尼遠離雜垢諸法淨眼生於是波羅
奢伽弥尼見法得法覺白淨法斷疑
度惑更無餘尊不復依他無有猶豫
已住果證於世尊法得無所畏即從
坐起稽首佛足白曰世尊我今自歸
佛法及比丘衆唯願世尊受我為優
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舍盡
佛說如是波羅奢伽弥尼及諸比丘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波羅奢經第十竟

四百八十六

中阿含經卷第四

三十三

中阿含經相應品第二竟

三十三

初一日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印造

中阿含經卷第五

頌

東晉劉宋三藏聖王會集經譯

舍梨子相應品第三有十經初一日誦

等心得戒智師子 水官瞿尼隨然梵
教病拘絢為跡喻 分別四諦寂在後
舍梨子相應品等心經第一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
給孤獨園尔時尊者舍梨子與比丘
衆夜集講堂因內結外結為諸比丘
分別其義諸賢世實有二種人云何
為二有內結人阿都舍不還此間有
外結人非阿都舍還來此間諸賢云
何內結人阿都舍不還此間若有一
人修習禁戒无穿無缺无穢無濁極
多无難聖所稱譽善修善具彼因修
習禁戒無穿无缺無穢無濁極多無
難聖所稱譽善修善具故復号厭欲
無欲斷欲因學厭欲无欲斷欲故得
息心解脫得已樂中愛惜不離於現
法中不得究竟智身壞命終過博食天
主餘意生天中既生彼已便作是念
我本為人時修習禁戒無穿无缺無

穢無濁極多無難聖所稱譽善修善
具因修習禁戒无穿無缺无穢無濁
極多無難聖所稱譽善修善具故復
學厭欲無欲斷欲因學厭欲无欲斷
欲故得息心解脫得已樂中愛惜不
離於現法中不得究竟智身壞命終
過搏食天生餘意生大在於此中諸賢
復有一人修習禁戒无穿無缺无穢
无濁極多無難聖所稱譽善修善具
彼因修習禁戒无穿无缺無穢无濁
極多無難聖所稱譽善修善具故復
學色有斷貪斷業學欲捨離因學色有
斷貪斷業學欲捨離故得息心解脫
得已樂中愛惜不離於現法中不得
究竟智身壞命終過搏食天生餘意
生天中既生彼已便作是念我本為
人時修習禁戒无穿無缺無穢无濁
極多元難聖所稱譽善修善具因修
習禁戒无穿无缺無穢无濁極多無
難聖所稱譽善修善具故復學色有
斷貪斷業學欲捨離因學色有斷貪
斷業學欲捨離故得息心解脫得已
樂中愛惜不離於現法中不得究竟

智身壞命終過博食天生餘意生天
在於此中諸賢是謂內結人阿邨舍
不還此間諸賢云何外結人非阿邨
舍來還此間若有一人修習禁戒守
護從解脫又復善攝威儀礼節見纖
芥罪常懷畏怖受持學戒諸賢是謂
外結人非阿邨舍還來此間於是衆
多等心天色像巍巍光輝晬晬夜將
向旦來詣佛所稽首作礼却住一面
白曰世尊尊者舍梨子昨夜與比丘
衆集在講堂因內結外結為諸比丘
分別其義諸賢世實有二種人內結
人外結人世尊衆已歡喜唯願世尊
慈哀愍念往至講堂彼時世尊為諸
等心天默然而許諸等心天知世尊
默然許可稽首佛足繞三匝已即彼
處沒諸等心天去後不久於是世尊
往至講堂比丘衆前敷座而坐世尊
坐已歎曰善哉善哉舍梨子汝極甚
善所以者何汝於昨夜與比丘衆集
在講堂因內結外結為諸比丘分別
其義諸賢世實有二種人內結人外
結人舍梨子昨夜向旦諸等心天來

詣我所稽首礼已却住一面向我言
世尊尊者舍梨子昨夜與比丘眾集
在講堂因內結外結為諸比丘分別
其義諸賢世實有二種人內結人外
結人世尊眾已歡喜唯願世尊慈哀
愍念往至講堂舍梨子我便為彼諸
等心天默然而許諸等心天知我默
然許可稽首我足繞三匝已即彼處
沒舍梨子諸等心天或二十或三
十四十或五十六十共住鉢頭處各
不相妨舍梨子諸等心天非生彼中
甫終善心極廣甚大今諸等心天或
十二十或三十四十或五十六十共
住鉢頭處各不相妨舍梨子諸等心
天本為人時已修善心極廣甚大因
是故令諸等心天或二十或三十
四十或五十六十共住鉢頭處各不
相妨是故舍梨子當學寂靜諸根寂
靜心意寂靜身口意業寂靜向於世
尊及諸智梵行舍梨子虛偽異學長
衰永失所以者何謂不得聞如此妙
法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
喜奉行

等心經第一竟

千二百八十一字

中阿含經卷第五

第廿五

頌

舍梨子相應品成就戒經第二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
給孤獨園尔時尊者舍梨子告諸比
丘若比丘成就戒成就定成就慧者
便於現法出入想知滅定必有此處
若於現法不得究竟智身壞命終過
搏食天生餘意生天中於彼出入想
知滅定必有此處是時尊者烏陀夷
共在衆中尊者烏陀夷白曰尊者舍
梨子若比丘生餘意生天中出入想
知滅定者終無此處尊者舍梨子再
三告諸比丘若比丘成就戒成就定
成就慧者便於現法出入想知滅定
必有此處若於現法不得究竟智身
壞命終過搏食天生餘意生天中於
彼出入想知滅定必有此處尊者烏
陀夷亦復再三白曰尊者舍梨子若
比丘生餘意生天中出入想知滅定
者終無此處於是尊者舍梨子便作
是念此比丘乃至再三非我所說無
一比丘歎我所說我寧可往至世尊
所於是尊者舍梨子往詣佛所稽首

作礼却坐一面尊者舍利子去後不
久尊者烏陀夷及諸比丘亦往詣佛
所稽首作礼却坐一面於中尊者舍
梨子復告諸比丘若比丘成就戒成
就定成就慧者便於現法出入想知
滅定必有此處若於現法不得究竟
智身壞命終過搏食天生餘意生天
中於彼出入想知滅定必有此處尊
者烏陀夷復白曰尊者舍利子若比
丘生餘意生天中出入想知滅定者
終無此處尊者舍利子復再三告諸
比丘若比丘成就戒成就定成就慧
者便於現法出入想知滅定必有此
處若於現法不得究竟智身壞命終
過搏食天生餘意生天中於彼出入
想知滅定必有此處尊者烏陀夷亦
復再三白曰尊者舍利子若比丘生
餘意生天中出入想知滅定者終無
此處尊者舍利子復作是念此比丘
於世尊前再三非我所說亦無一比
丘歎我所說我宜默然於是世尊問
曰烏陀夷汝說意生天為是色耶尊
者烏陀夷曰世尊曰是也世尊世尊

面訶烏阇夷曰汝愚癡人盲無有目
以何等故論甚深阿毗曇於是尊者
烏阇夷為佛面訶已內懷憂感低頭
默然失辯無言如有所思世尊面訶
尊者烏阇夷已語尊者阿難曰上尊
名德長老比丘為他所詰汝何以故
縱而不檢汝愚癡人無有慈心捨背
上尊名德長老於是世尊面訶尊者
烏阇夷及尊者阿難已告諸比丘若
比丘成就戒成就定成就慧者便於
現法出入想知滅定必有此處若於
天生餘意生天中於彼出入想知滅
定必有此處佛說如是即入禪室宴
坐默然尔時尊者白淨比丘在於眾
中尊者阿難白尊者白淨是他所作
而我得責尊者白淨世尊晡時必從
禪室出至比丘眾前敷座而坐共論
此義尊者白淨應答此事我極慙愧
於世尊所及諸梵行於是世尊則於
晡時從禪室出至比丘眾前敷座而
坐告曰白淨長老比丘為有幾法為
諸梵行者愛敬尊重尊者白淨白曰

世尊長老比丘若有五法為諸梵行者愛敬尊重云何為五世尊長老比丘修習禁戒守護從解脫又復善攝威儀禮節見纖芥罪常懷畏怖受持學戒世尊禁戒長老上尊比丘為諸梵行者愛敬尊重復次世尊長老比丘廣學多聞守持不忘積聚博聞所謂法者初善中善竟亦善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如是諸法廣學多聞翫習至千意所惟觀明見深達世尊多聞長老上尊比丘為諸梵行者愛敬尊重復次世尊長老比丘得四增上心現法樂居易不難得世尊禪伺長老上尊比丘為諸梵行者愛敬尊重復次世尊長老比丘修行智慧觀興衰法得如是智聖慧明達分別曉了以正盡苦世尊智慧長老上尊比丘為諸梵行者愛敬尊重復次世尊長老比丘諸漏已盡無復有結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世尊漏盡長老上尊比丘為諸梵行者愛敬尊重

世尊長老比丘若成就此五法為諸
梵行者愛敬尊重世尊問曰白淨若
長老比丘無此五法當以何義使諸
梵行者愛敬尊重尊者白淨曰世
尊若長老比丘無此五法者更無餘
事使諸梵行愛敬尊重唯以老耄頭
白齒落威壯日衰身曲脚_房體重氣
上拄杖而行肌縮皮緩皺如麻子諸
根毀熟顏色醜惡彼因此故使諸梵
行愛敬尊重世尊告曰如是如是若
長老比丘無此五法更無餘事使諸梵
行愛敬尊重唯以老耄頭白齒落威
壯日衰身曲脚_房體重氣上拄杖而
行肌縮皮緩皺如麻子諸根毀熟顏
色醜惡彼因此故使諸梵行愛敬尊
重白淨舍梨子比丘有此五法汝等
應當愛敬尊重所以者何白淨舍梨
子比丘修習禁戒守護從解脫又復
善攝威儀禮節見纖芥罪常懷畏怖
受持學戒復次白淨舍梨子比丘廣
學多聞守持不忘積聚博聞所謂法
者初善中善竟亦善有義有文具足
清淨顯現梵行如是諸法廣學多聞

說習至十意所惟觀明見深達復次
白淨舍梨子比丘得四增上心現法
樂居易不難得復次白淨舍梨子比
丘修行智慧觀興衰法得如是智聖
慧明達分別曉了以正盡苦復次白
淨舍梨子比丘諸漏已盡元復有結
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中自知自覺
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
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白淨舍梨
子比丘成就此五法汝等應共愛敬
尊重佛說如是尊者白淨及諸比丘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成就戒經第二竟

一千七百四十六字

舍梨子相應品智經第三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
給孤獨園尔時牟利破群毘比丘捨
戒罷道黑齒比丘聞牟利破群毘比
丘捨戒罷道即詣尊者舍梨子所稽
首礼足却坐一面坐已白曰尊者舍
梨子當知牟利破群毘比丘捨戒罷
道尊者舍梨子曰牟利破群毘比丘
於此法中而愛樂耶黑齒比丘問曰
尊者舍梨子於此法中而愛樂耶尊

者舍梨子答曰黑齒我於此法無有
疑惑黑齒比丘即復問曰尊者舍梨
子於當來事復云何耶尊者舍梨子
答曰黑齒我於來事亦無猶豫黑齒
比丘聞如是已即從坐起往詣佛所
稽首作禮却坐一面白曰世尊尊者
舍梨子今自稱說得智生已盡梵行
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世
尊聞已告一比丘汝往舍梨子所語
舍梨子世尊呼尊者舍梨子尊者舍
梨子聞已即往詣佛稽首作禮却坐
一面世尊問曰舍梨子汝今實自稱
說得智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
不更受有知如真耶尊者舍梨子白
曰世尊不以此文不以此句我但說
義世尊告曰舍梨子族姓子隨其方
便稱說得智者即說得智尊者舍梨
子白曰世尊我向已說不以此文不
以此句我但說義世尊問曰舍梨子
若諸梵行未問汝言尊者舍梨子云
何知云何見自稱說得智生已盡梵

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耶舍梨子汝聞此已當云何答尊者
舍梨子曰世尊若諸梵行來問我
言尊者舍梨子云何知云何見自稱
說得智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
不更受有知如真世尊我聞此已當
如是答諸賢生者有因此生因盡知
生因盡已我自稱說得智生已盡梵
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世尊若諸梵行來問如此我當如是
答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舍梨子若諸
梵行來問如此汝應如是答所以者
何如此說者當知是義世尊問曰舍
梨子若諸梵行來問汝言尊者舍梨
子生者何因何緣為從何生以何為
本汝聞此已當云何答尊者舍梨子
白曰世尊若諸梵行來問我言尊者
舍梨子生者何因何緣為從何生以
何為本世尊我聞此已當如是答諸
賢生者因有緣有從有而生以有為
本世尊若諸梵行來問如此我當如
是答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舍梨子若
諸梵行來問如此汝應如是答所以

者何如此說者當知是義世尊問曰
舍梨子若諸梵行來問汝言尊者舍
梨子有者何因何緣為從何生以何
為本汝聞此已當云何答尊者舍梨
子白曰世尊若諸梵行來問我言尊
者舍梨子有者何因何緣為從何生
以何為本世尊我聞此已當如是答
諸賢有者因受緣受從受而生以受
為本世尊若諸梵行來問如此我當
如是答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舍梨子
若諸梵行來問如此應如是答所以
舍梨子若諸梵行來問汝言尊者舍
梨子受者何因何緣為從何生以何
為本汝聞此已當云何答尊者舍梨
子白曰世尊若諸梵行來問我言尊
者舍梨子受者何因何緣為從何生
以何為本世尊我聞此已當如是答
諸賢受者因愛緣愛從愛而生以愛
為本世尊若諸梵行來問如此我當
如是答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舍梨子
若諸梵行來問如此汝應如是答所
以者何如此說者當知是義世尊問

曰舍梨子若諸梵行來問汝言尊者
舍梨子云何為愛汝聞此已當云何
答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若諸梵行
來問我言尊者舍梨子云何為愛世
尊我聞此已當如是答諸賢謂有三
覺樂覺苦覺不苦不樂覺於中樂欲
著者是謂為愛世尊若諸梵行來問
如此我當如是答世尊歎曰善哉善
哉舍梨子若諸梵行來問如此汝應
如是答所以者何如此說者當知是
義世尊問曰舍梨子若諸梵行來問
汝言尊者舍梨子云何知云何見於
三覺中無樂欲著汝聞此已當云何
答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若諸梵行
來問我言尊者舍梨子云何知云何
見於三覺中無樂欲著世尊我聞此
已當如是答諸賢謂此三覺無常法
苦法滅法无常法即是苦見苦已便
於三覺無樂欲著世尊若諸梵行來
問如此我當如是答世尊歎曰善哉
善哉舍梨子若諸梵行來問如此汝
應如是答所以者何如此說者當知
是義余時世尊告曰舍梨子此說復

有義可得略答舍梨子復有何義此
說可得略答所覺所為即皆是苦舍
梨子是謂復有義此說可得略答世
尊問曰舍梨子若諸梵行來問汝言
尊者舍梨子云何背不向自稱說得
智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
受有知如真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
若諸梵行來問我言尊者舍梨子云
何背不向自稱說得智生已盡梵行
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世
尊我聞此已當如是答諸賢我自於
內背而不向則諸愛盡无驚无怖無
疑無惑行如是守護如其守護已不
生不善漏世尊若諸梵行來問如此
我當如是答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舍
梨子若諸梵行來問如此汝應如是
答所以者何如此說者當知是義世
尊告曰舍梨子復次有義此說可得
略答若諸結沙門所說彼結非我有
行如是守護如其守護已不生不善
漏舍梨子是謂復有義此說可得略
答世尊說如是已即從坐起入室燕
坐世尊入室不久尊者舍梨子告諸

比丘諸賢我始未作意而世尊率問此義我作是念恐不能答諸賢我初說一義便為世尊之所讚可我復作是念若世尊一日一夜以異文異句問我此義者我能為世尊一日一夜以異文異句而答此義若世尊二三四至七日七夜以異文異句問我此義者我亦能為世尊二三四至七日七夜以異文異句而答此義黑齒比丘聞尊者舍梨子說如是已即從坐起疾詣佛所白世尊曰世尊入室不久尊者舍梨子所說至高一向師子吼諸賢我始未作意而世尊率問此義我作是念恐不能答諸賢我初說一義便為世尊之所讚可我復作是念若世尊一日一夜以異文異句問我此義者我能為世尊一日一夜以異文異句而答此義諸賢若世尊二三四至七日七夜以異文異句而答此義世尊告白黑齒如是如是若我一日一夜以異文異句問舍梨子比丘此義者

舍梨子比丘必能為我一日一夜以異文異句而答此義黑齒若我二三四至七日七夜以異文異句問舍梨子比丘此義者舍梨子比丘亦能為我二三四至七日七夜以異文異句而答此義所以者何黑齒舍梨子比丘深達法界故佛說如是尊者舍梨子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智經第三竟

一千一百六十九字

舍梨子相應品師子吼經第四 初一日誦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尔時世尊與大比丘衆俱於舍衛國而受夏坐尊者舍梨子亦遊舍衛國而受夏坐於是尊者舍梨子舍衛國受夏坐訖過三月已補治衣竟攝衣持鉢往詣佛所稽首礼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我於舍衛國受夏坐訖世尊我欲遊行人間世尊告曰舍梨子汝去隨所欲諸未度者當令得度諸未脫者當令得脫諸未般涅槃者令得般涅槃舍梨子汝去隨所欲於是尊者舍梨子聞佛所說善受善持即從坐起稽首佛足繞三匝

而去還至已房收舉床座攝衣持鉢
即便出去遊行人間尊者舍利子去
後不久有一梵行在於佛前犯相違
法白世尊曰今日尊者舍利子輕慢
我已遊行人間世尊聞已告一比丘
汝往舍利子所語舍利子世尊呼汝
汝去不久有一梵行在於我前犯相
違法而作是語世尊今日尊者舍利
子輕慢我已遊行人間一比丘受教
已即從坐起禮佛而去於是尊者阿
難住世尊後執拂侍佛一比丘去後
不久尊者阿難即持戶鑰過至諸房
見諸比丘便作是語善哉諸尊速詣
講堂今尊者舍利子當在佛前而師
子吼若尊者舍利子所說甚深息中
之息妙中之妙如是說者諸尊及我
得聞此已當善誦習當善受持彼時
諸比丘聞尊者阿難語已悉詣講堂
尔時一比丘往詣尊者舍利子所白
曰世尊呼汝汝去不久有一梵行在
於我前犯相違法而作是語世尊今
日尊者舍利子輕慢我已遊行人間
於是尊者舍利子聞已即從坐起便

還詣佛稽首札足却坐一面佛便告
曰舍梨子汝去不久有一梵行在於
我前犯相違法而作是語世尊今日
尊者舍梨子輕慢我已遊行人間舍
梨子汝實輕慢一梵行已而遊人間
耶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若无身身
念者彼便輕慢於一梵行而遊人間
世尊我善有身身念我當云何輕慢
一梵行而遊人間世尊猶截角牛至
忍溫良善調善御從村至村從巷至
巷所遊行處無所侵犯世尊我亦如
是心如截角牛無結無怨無恚無諍
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
成就遊世尊若無身身念者彼便輕
慢於一梵行而遊人間世尊我善有
身身念我當云何輕慢一梵行而遊
人間世尊猶旃陀羅子而截兩手其
意至下從村至村從邑至邑所遊行
處無所侵犯世尊我亦是心如截
手旃陀羅子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
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
就遊世尊若無身身念者彼便輕慢
於一梵行而遊人間世尊我善有身

身念我當云何輕慢一梵行而遊人
間世尊猶若如地淨與不淨大便小
便涕唾恚受地不以此而有憎愛不
著不慙亦不愧耻世尊我亦如是心
如彼地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
大无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
世尊若無身身念者彼便輕慢於一
梵行而遊人間世尊我善有身身念
我當云何輕慢一梵行而遊人間世
尊猶若如水淨與不淨大便小便涕
唾恚洗水不以此而有憎愛不著不
慙亦不愧耻世尊我亦如是心如彼
水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
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世尊
若無身身念者彼便輕慢於一梵行
而遊人間世尊我善有身身念我當
云何輕慢一梵行而遊人間世尊猶
若如火淨與不淨大便小便涕唾恚
燒火不以此而有憎愛不著不慙亦
不愧耻世尊我亦如是心如彼火無
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无量善
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世尊若無
身身念者彼便輕慢於一梵行而遊

人聞世尊我善有身身念我當云何輕慢一梵行而遊人間世尊猶若如風淨與不淨大便小便涕唾志吹風不以此而有憎愛不善不慙亦不愧耻世尊我亦如是心如彼風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无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世尊若无身身念者彼便輕慢於一梵行而遊人間一梵行而遊人間世尊猶如掃帚淨與不淨大便小便涕唾志掃帚不以此而有憎愛不善不慙亦不愧耻世尊我亦如是心如掃帚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无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世尊若无身身念者彼便輕慢於一梵行而遊人間世尊我善有身身念我當云何輕慢一梵行而遊人間世尊猶淨與不淨大便小便涕唾志拭瞋旃不以此故而有憎愛不善不慙亦不愧耻世尊我亦如是心如瞋旃左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无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世尊若无身身

念者彼便輕慢於一梵行而遊人間
世尊我善有身身念我當云何輕慢
一梵行而遊人間世尊猶如膏餅處
處裂破盛滿膏已而著日中漏遍漏
津遍津若有目人來住一面見此膏
餅處處裂破盛滿膏已而著日中漏
遍漏津遍津世尊我亦如是常觀此
身九孔不淨漏遍漏津遍津世尊若
無身身念者彼便輕慢於一梵行而
遊人間世尊我善有身身念我當云
何輕慢一梵行而遊人間世尊猶如
有一自喜年少沐浴澡洗熏以塗香
著白淨衣瓔珞自嚴剃鬚治髮頭冠
華鬘若以三屍死蛇死狗及以死人
青瘀腫脹極臭爛壞不淨流湯繫著
咽頸被懷著慙極惡穢之世尊我亦
如是常觀此身臭處不淨心懷著慙
極惡穢之世尊若無身身念者彼便
輕慢於一梵行而遊人間世尊我善
有身身念我當云何輕慢一梵行而
遊人間於是彼比丘即從坐起稽首
佛足白世尊曰悔過世尊自首善逝
如愚如癡如不定如不善所以者何

謂我以虛妄言誑謗清淨梵行舍利
子比丘世尊我今悔過願為受之見
已發露後不更作世尊告曰如是比
丘汝實如愚如癡如不定如不善所
以者何謂汝以虛妄言空無真實誑
謗清淨梵行舍利子比丘汝能悔過
見已發露後不更作若有悔過見已
發露後不更作者如是長養於聖法
律則不衰退於是佛告尊者舍利子
汝速受彼癡人悔過莫令彼比丘即
於汝前頭破七分尊者舍利子即為
哀愍彼比丘故便受悔過佛說如是
尊者舍利子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
喜奉行

師子吼經第四竟

千九百七
七字

舍利子相應品木喻經第五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
給孤獨園余時尊者舍利子告諸比
丘諸賢我今為汝說五除惱法諦聽
諦聽善思念之彼諸比丘受教而聽
尊者舍利子言云何為五諸賢或有
一人身不淨行口淨行若慧者見設
生恚惱應當除之復次諸賢或有一

人口不淨行身淨行若慧者見設生
恙惱應當除之復次諸賢或有一人
身不淨行口不淨行心少有淨若慧
者見設生恙惱應當除之復次諸賢
或有一人身不淨行口意不淨行若
慧者見設生恙惱應當除之復次諸
賢或有一人身淨行口意淨行若慧
者見設生恙惱應當除之諸賢或有
一人身不淨行口淨行若慧者見設
生恙惱當云何除諸賢猶如阿練若
比丘持糞掃衣見糞聚中所棄糞衣
或大便汙或小便涕唾及餘不淨之
所汙汙見已左手執之右手舒張若
非大便小便涕唾及餘不淨之所汙
處又不穿者便裂取之如是諸賢或
有一人身不淨行口淨行莫念彼身
不淨行也但當念彼口之淨行若慧
者見設生恙惱應如是除諸賢或有
一人口不淨行身淨行若慧者見設
生恙惱當云何除諸賢猶村外不遠
有深水池藁草所覆若有人來熱極
煩悶飢渴頻之風熱所逼彼至池已
脫衣置岸便入池中兩手披葉恣意

快浴除熱煩悶飢渴頻乏如是諸賢
或有一人口不淨行身有淨行莫念
彼口不淨行但當念彼身之淨行
若慧者見設生患惱應如是除諸賢
或有一人身不淨行口不淨行心少
有淨若慧者見設生患惱當云何除
諸賢猶四衢道有牛跡水若有人來
熱極煩悶飢渴頻乏風熱所逼彼作
是念此四衢道牛跡少水我若以手
以草取者則擾渾濁不得除我熱極煩
悶飢渴頻乏我寧可跪手膝拍地以
口飲水彼即長跪手膝拍地以口飲
水彼即得除熱極煩悶飢渴頻乏如
是諸賢或有一人身不淨行口不淨
行心少有淨莫得念彼身不淨行口
不淨行但當念彼心少有淨諸賢若
慧者見設生患惱應如是除諸賢或
有一人身不淨行口意不淨行若慧
者見設生患惱當云何除諸賢猶如
有人遠涉長路中道得病極困委頓
獨無伴侶後村轉遠而前村未至若
有人來住一面見此行人遠涉長路
中道得病極困委頓獨無伴侶後村

轉遠而前村未至彼若得侍人從
迥野中將至村邑與妙湯藥舖養美
食好瞻視者如是此人病必得差謂
彼人於此病人極有哀愍慈念之心
如是諸賢或有一人身不淨行口意
不淨行若慧者見便作是念此賢身
不淨行口意不淨行莫令此賢因身
不淨行口意不淨行身壞命終趣至
惡處生地獄中若此賢得善知識者
捨身不淨行修身淨行捨口意不淨
行修口意淨行如是此賢因身淨行
口意淨行身壞命終必至善處乃生
天上謂彼賢為山賢極有哀愍慈念
之心若慧者見設生患惱應如是除
諸賢或有一人身淨行口意淨行若
慧者見設生患惱當云何除諸賢猶
村外不遠有好池水既清且美其水
平滿翠草被岸花樹四周若有人來
熱極煩悶飢渴頓乏風熱所逼彼至
池已脫衣置岸便入池中恣意快浴
除熱煩悶飢渴頓乏如是諸賢或有
一人身淨行口意淨行常當念彼身
之淨行口意淨行若慧者見設生患

惱應如是除諸賢我向所說五除惱
法者因此故說尊者舍利子所說如
是諸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水喻經第五竟

千一百
一字

中阿含經卷第五

六千一百
七十五字

初一日誦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

勅彫造

中阿含經卷第六

履

東晉別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舍梨子相應品瞿尼師經第六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
迦蘭哆園尔時瞿尼師比丘亦遊王
舍城在無事室調笑憍傲躁擾喜忘
心如獼猴瞿尼師比丘為少緣故至
王舍城是時尊者舍梨子與比丘眾
俱中食已後因小事故集在講堂瞿
尼師比丘於王舍城所作已訖往詣
講堂尊者舍梨子遙見瞿尼師來已
因瞿尼師告諸比丘諸賢無事比丘
行於無事當學敬重而隨順觀諸賢
若無事比丘行於无事多不敬重不
隨順觀者則致比丘訶數詰責此賢
無事何為行無事所以者何此賢無
事行於無事多不敬重不隨順觀若
至眾中亦致比丘訶數詰責是故諸
賢無事比丘行於無事當學敬重令
隨順觀諸賢無事比丘行於無事當
學不調笑而不躁擾諸賢若无事比
丘行於无事多行調笑而躁擾者

致比丘訶數詰責此賢無事何為行
無事所以者何此賢無事行於無事
多行調笑及於躁擾若至衆中亦致
比丘訶數詰責是故諸賢無事比丘
行於無事當學不調笑令不躁擾諸
賢無事比丘行於无事當學不畜生
論諸賢若無事比丘行於無事多畜
生論者則致比丘訶數詰責此賢無
事何為行無事所以者何此賢无事
行於無事多畜生論若至衆中亦致
比丘訶數詰責是故諸賢無事比丘
行於無事當學不畜生論諸賢无事
比丘行於无事當學不憍傲及少言
說諸賢若無事比丘行於無事多行
憍傲多言說者則致比丘訶數詰責
此賢無事何為行无事所以者何此
賢無事行於无事多行憍傲及多言
說若至衆中亦致比丘訶數詰責是
故諸賢無事比丘行於无事當學不
憍傲及少言說諸賢無事比丘行於
无事當學護諸根諸賢若无事比丘
行於無事多不護諸根者則致比丘
訶數詰責此賢無事何為行无事所

以者何此賢無事行於無事多不護
諸根若至衆中亦致比丘訶數詰責
是故諸賢無事比丘行於无事當學
護諸根諸賢无事比丘行於無事當
學食知止足諸賢若無事比丘行於
无事貪餘多食不知足者則致比丘
訶數詰責此賢無事何為行无事所
以者何此賢無事行於無事貪餘多
食不知止足若至衆中亦致比丘訶
數詰責是故諸賢无事比丘行於無
事當學食知止足諸賢無事比丘行
於無事當學精進而不懈怠諸賢若
无事比丘行於無事多不精進而懈
怠者則致比丘訶數詰責此賢無事
何為行無事所以者何此賢無事行
於無事多不精進而反懈怠若至衆
中亦致比丘訶數詰責是故諸賢無
事比丘行於無事當學精進而不懈
怠諸賢無事比丘行於无事當學正
念及正智也諸賢若無事比丘行於
無事多無正念無正智者則致比丘
訶數詰責此賢无事何為行無事所
以者何此賢無事行於无事多無正

念及無正智若至衆中亦致比丘訶
數詰責是故諸賢無事比丘行於無
事當學正念及正智也諸賢无事比
丘行於無事當學知時及善時也不
早入村而行乞食亦不晚出諸賢若
無事比丘行於無事早入村邑而行
乞食又晚出者則致比丘訶數詰責
此賢無事何為行無事所以者何此
賢无事行於無事早入村邑而行乞
食又復晚出若至衆中亦致比丘訶
數詰責是故諸賢無事比丘行於無
事當學知時及善時也諸賢无事比
丘行於無事當學知坐及善坐也不
逼長老坐為小比丘訶諸賢若无事
比丘行於無事逼長老坐為小比丘
訶者則致比丘訶數詰責此賢無事
何為行無事所以者何此賢無事行
於無事逼長老坐為小比丘訶若至
衆中亦致比丘訶數詰責是故諸賢
无事比丘行於無事當學知坐及善
坐也諸賢無事比丘行於無事當學
共論律阿毗曇何以故諸賢无事比
丘行於無事時或有來問律阿毗曇

諸賢若無事比丘行於無事不知答
律阿毗曇者則致比丘訶數詰責此
賢無事何為行無事所以者何此賢
无事行於無事不知答律及阿毗曇
若至衆中亦致比丘訶數詰責是故
諸賢無事比丘行於无事當學共論
律阿毗曇諸賢無事比丘行於无事
當學共論息解脫離色至無色定何
以故諸賢無事比丘行於无事時或
有來問息解脫離色至無色定諸賢
若無事比丘行於无事不知答息解
脫離色至無色定者則致比丘訶數
詰責此賢無事何為行无事所以者
何此賢无事行於無事不知答息解
脫離色至無色定若至衆中亦致比
丘訶數詰責是故諸賢無事比丘行
於无事當學共論息解脫離色至無
色定諸賢無事比丘行於无事當學
共論漏盡智通何以故諸賢無事比
丘行於無事時或有來問漏盡智通
諸賢若无事比丘行於無事而不知
答漏盡智通者則致比丘訶數詰責
此賢無事何為行无事所以者何此

賢無事行於无事而不知答漏盡智
通若至衆中亦致比丘訶數詰責是
故諸賢無事比丘行於无事當學共
論漏盡智通是時尊者大目捷連亦
在衆中尊者大目捷連白曰尊者舍
梨子但無事比丘行於无事應學如
是法非謂人間比丘耶尊者舍梨子
答曰尊者大目捷連無事比丘行於
無事尚學如是法况復人間比丘耶
如是二尊更相攝說讚歎善哉聞所
說已從座起去

敬重無調笑 不畜生論傲護根食知足
精進正念智 知時亦善坐 論律阿毘曇
及說息解脫 漏盡通亦然

瞿屋師經第六竟

千七百
四十字

中阿含舍梨子相應品梵志陀然經第七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
加蘭哆園與大比丘衆俱共受夏坐
尔時尊者舍梨子在舍衛國亦受夏
坐是時有一比丘於王舍城受夏坐
訖過三月已補治衣竟攝衣持鉢從
王舍城往舍衛國住勝林給孤獨園
彼一比丘往詣尊者舍梨子所稽首

礼足却坐一面尊者舍梨子問曰賢者從何處來於何夏坐彼一比丘答曰尊者舍梨子我從王舍城來在王舍城受夏坐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答曰如是尊者舍梨子世尊在王舍城受夏坐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復問賢者比丘衆在王舍城受夏坐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欲數見佛樂聞法耶答曰如是尊者舍梨子比丘衆在王舍城受夏坐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欲數見佛盡樂聞法復問賢者優婆塞衆優婆夷衆住王舍城身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欲數見佛樂聞法耶答曰如是尊者舍梨子優婆塞衆優婆夷衆住王舍城身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欲數見佛盡樂聞法復問賢者若干異學沙門梵志在王舍城受夏坐身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欲數

見佛樂聞法耶荅曰如是尊者舍梨子若干異學沙門梵志在王舍城受夏坐身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欲數見佛盡樂聞法復問賢者在王舍城有一梵志名曰陀然是我昔日未出家友賢者識耶荅曰識之復問賢者梵志陀然住王舍城身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欲數見佛樂聞法耶荅曰尊者舍梨子梵志陀然住王舍城身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不欲見佛不樂聞法所以者何尊者舍梨子梵志陀然而不精進犯於禁戒彼依傍於王欺誑梵志居士依恃梵志居士欺誑於王尊者舍梨子聞已於舍衛國受夏坐訖過三月已補治衣竟攝衣持鉢從舍衛國往詣王舍城住竹林加蘭哆園於是尊者舍梨子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王舍城次行乞食乞食已竟往至梵志陀然家是時梵志陀然從其家出至泉水邊苦治居民梵志陀然還見尊者舍梨子來從坐而起偏袒著衣叉手向尊者舍梨子讚曰善來舍梨子舍梨子久不來

此於是梵志陀然敬心扶抱尊者舍梨子將入家中為敷好床請使令坐尊者舍梨子即坐其床梵志陀然見尊者舍梨子坐已執金澡灌請尊者舍梨子食尊者舍梨子曰止止陀然但心喜足梵志陀然復再三請食尊者舍梨子亦再三語曰止止陀然但心喜足是時梵志陀然問曰舍梨子何故入如是家而不肯食荅曰陀然汝不精進犯於禁戒依傍於王欺誑梵志居士依傍梵志居士欺誑於王梵志陀然荅曰舍梨子當知我今在家以家業為事我應自安隱供養父母瞻視妻子供給奴婢當輸王租祠祀諸天祭餼先祖及布施沙門梵志為後生天而得長壽得樂果報故舍梨子是一切事不可得疑一向從法於是尊者舍梨子告曰陀然我今問汝隨所解荅梵志陀然於意云何若使有人為父母故而行作惡因行惡故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生地獄已獄卒執捉極苦治時彼向獄卒而作是語獄卒當知莫苦治我所

以者何我為父母故而行作惡云何
施然彼人可得從地獄卒脫此苦耶
答曰不也復問施然於意云何若復
有人為妻子故而行作惡因行惡故身
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生地獄
已獄卒執捉極苦治時彼向獄卒而
作是語獄卒當知莫苦治我所以者
何我為妻子故而行作惡云何施然
彼人可得從地獄卒脫此苦耶答曰
不也復問施然於意云何若復有人
為奴婢故而行作惡因行惡故身壞
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生地獄已
獄卒執捉極苦治時彼向獄卒而作
是語獄卒當知莫苦治我所以者何
我為奴婢故而行作惡云何施然彼
人可得從地獄卒脫此苦耶答曰不
也復問施然於意云何若復有人為
王為天為先祖為沙門梵志故而行
作惡因行惡故身壞命終趣至惡處
生地獄中生地獄已獄卒執捉極苦
治時彼向獄卒而作是語獄卒當知
莫苦治我所以者何我為王為天為
先祖為沙門梵志故而行作惡云何

陀然彼人可得從地獄平脫此苦耶
答曰不也陀然族姓子可得如法如
業如功德得錢財尊重奉敬孝養父
母行福德業不作惡業陀然若族姓
子如法如業如功德得錢財尊重奉
敬孝養父母行福德業不作惡業者
彼便為父母之所愛念而作是言令
汝強健壽考無窮所以者何我由汝
故安隱快樂陀然若有人極為父母
所愛念者其德曰進終無衰退陀然
族姓子可得如法如業如功德得錢
財愛念妻子供給瞻視行福德業不
作惡業陀然若族姓子如法如業如
功德得錢財愛念妻子供給瞻視行
福德業不作惡業者彼便為妻子之
所尊重而作是言願尊強健壽考無
窮所以者何我由尊故安隱快樂陀
然若有人極為妻子所尊重者其德
曰進終無衰退陀然族姓子可得如
法如業如功德得錢財慰傷奴婢給
恤瞻視行福德業不作惡業陀然若
族姓子如法如業如功德得錢財慰
傷奴婢給恤瞻視行福德業不作惡

崇者彼便為奴婢之所尊重而作是
言願令大家強健壽考無窮所以者
何由大家故我得安隱陀然若有人
極為奴婢所尊重者其德日進終無
衰退陀然族姓子可得如法如業如
功德得錢財尊重供養沙門梵志行
福德業不作惡業陀然若族姓子如
法如業如功德得錢財尊重供養沙
門梵志行福德業不作惡業者彼便
極為沙門梵志之所愛念而作是言
令施主強健壽考無窮所以者何我
由施主故得安隱快樂陀然若有人
極為沙門梵志所愛念者其德日進
終無衰退於是梵志陀然即從坐起
偏袒著衣叉手向尊者舍梨子白曰
舍梨子我有愛婦名曰端正我欲彼
故而為放逸大作罪業舍梨子我從
今日始捨端正婦自歸尊者舍梨子
尊者舍梨子答曰陀然汝莫歸我我
所歸佛汝應自歸梵志陀然白曰尊
者舍梨子我從今日自歸於佛法及
比丘眾唯願尊者舍梨子受我為佛
優婆塞終身自歸乃至命盡於是尊

者舍梨子為梵志施然說法勸發渴
仰成就歡喜无量方便為彼說法勸
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從坐起去遊王
舍城住經數日攝衣持鉢從王舍城
出往詣南山住南山村北尸攝憇林
中彼時有一比丘遊王舍城住經數
日攝衣持鉢從王舍城出亦至南山
住南山村北尸攝憇林中於是彼一
比丘往詣尊者舍梨子所稽首礼足
却坐一面尊者舍梨子問曰賢者從
何處來何處遊行比丘答曰尊者舍
梨子我從王舍城來遊行王舍城復
問賢者知王舍城有一梵志名曰施
然是我昔口未出家友耶答曰知也
復問賢者梵志施然住王舍城身體
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
欲數見佛樂聞法耶答曰尊者舍梨
子梵志施然欲數見佛欲數聞法但
不安快氣力轉衰所以者何尊者舍
梨子梵志施然今者疾病極困危篤
或能因此而至命終尊者舍梨子聞
是語已即攝衣持鉢從南山出至王
舍城住竹林加蘭哆園於是尊者舍

梨子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往詣梵志
陀然家梵志陀然遙見尊者舍梨子
來見已便欲從床而起尊者舍梨子
見梵志陀然欲從床起便止彼曰梵
志陀然汝卧勿起更有餘床我自別
坐於是尊者舍梨子即坐其床坐已
問曰陀然所患今者何似飲食多少
疾苦轉損不至增耶陀然答曰所患
至困飲食不進疾苦但增而不覺損
尊者舍梨子猶如力士以利刀刺頭
但生極苦我今頭痛亦復如是尊者
舍梨子猶如力士以緊索繩而纏絡
頭但生極苦我今頭痛亦復如是尊
者舍梨子猶屠牛兒而以利刀破於
牛腹但生極苦我今腹痛亦復如是
尊者舍梨子猶兩力士捉一羸人在
火上炙但生極苦我今身痛舉體生
苦但增不減亦復如是尊者舍梨子
告曰陀然我今問汝隨所解答梵志
陀然於意云何地獄畜生何者為勝
陀然答曰畜生勝也復問陀然畜生
餓鬼何者為勝陀然答曰餓鬼勝也
復問陀然餓鬼比人何者為勝陀然

答曰人為勝也復問陀然人四王天
何者為勝陀然答曰四王天勝復問
陀然四王天三十三天何者為勝陀
然答曰三十三天勝復問陀然三十
三天燄摩天何者為勝陀然答曰燄
摩天勝復問陀然燄摩天兜率陀天
何者為勝陀然答曰兜率陀天勝復
問陀然兜率陀天化樂天何者為勝
陀然答曰化樂天勝復問陀然化樂
天他化樂天何者為勝陀然答曰他
化樂天勝復問陀然他化樂天梵天
何者為勝陀然答曰梵天取勝梵天
取勝尊者舍利子告曰陀然世尊知
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說四梵室謂
族姓男族姓女修習多修習斷欲捨
欲念身壞命終生梵天中云何為四
陀然多聞聖弟子心與慈俱遍滿一
方成就遊如是二三方四維上下
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
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
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
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
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是謂陀然

世尊知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說四
梵室謂族姓男族姓女修習多修習
斷欲捨欲念身壞命終生梵天中於
是尊者舍利子教化陀然為說梵天
法已從坐起去尊者舍利子從王舍
城出未至竹林加蘭哆園於其中聞
梵志陀然修習四梵室斷欲捨欲念
身壞命終生梵天中是時世尊無量
大衆前後圍繞而為說法世尊遙見
尊者舍利子來告諸比丘舍利子比
丘聰慧速慧捷慧利慧廣慧深慧出
要慧明達慧辯才慧舍利子比丘成
就實慧此舍利子比丘教化梵志陀
然為說梵天法來若復上化者速知
法如法於是尊者舍利子往詣佛所
稽首禮足却坐一面世尊告曰舍利
子汝何以不教梵志陀然過梵天法
若上化者速知法如法尊者舍利子
白曰世尊彼諸梵志長夜愛著梵天樂
於梵天究竟梵天是尊梵天實有梵
天為我梵天是故世尊我如是應佛
說如是尊者舍利子及無量百千衆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卷第六 第十七章 復
梵志施然經第七竟 三千三百
三十一字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
給孤獨園今時長者給孤獨疾病危
篤於是長者給孤獨告一使人汝往
詣佛為我稽首礼世尊足問評世尊
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
如常耶作如是語長者給孤獨稽首
佛足問評世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
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汝既為我問評
佛已往詣尊者舍利子所為我稽首礼
彼足已問評尊者聖體康強安快無病
起居輕便氣力如常不作如是語長者
給孤獨稽首尊者舍利子足問評尊
者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
力如常不尊者舍利子長者給孤獨
疾病極困今至危篤長者給孤獨至
心欲見尊者舍利子然體至羸乏無
力可來詣尊者舍利子所善哉尊者
舍利子為慈愍故願往至長者給孤
獨家於是使人受長者給孤獨教已
往詣佛所稽首礼足却住一面白曰
世尊長者給孤獨稽首佛足問評世

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尔時世尊告使人曰令長者給孤獨安隱快樂今天及人阿修羅捷塔起羅刹及餘種種身安隱快樂於是使人聞佛所說善受善持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往詣尊者舍利子所稽首礼足却坐一面白曰尊者舍利子長者給孤獨稽首尊者舍利子足問訊尊者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不尊者舍利子長者給孤獨疾病極困今至危篤長者給孤獨至心欲見尊者舍利子然體至羸乏無力可來詣尊者舍利子所善哉尊者舍利子為慈愍故往詣長者給孤獨家尊者舍利子即為彼故默然而受於是使人知尊者舍利子默然受已即從坐起稽首作礼繞三匝而去尊者舍利子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往詣長者給孤獨家長者給孤獨遙見尊者舍利子來見已便欲從床而起尊者舍利子見彼長者欲從床起便止彼曰長者莫起長者莫起更有餘床我自別坐尊者舍利子

即坐其床坐已問曰長者所患今復何似飲食多少疾苦轉損不至增耶長者答曰所患至困飲食不進疾苦但增而不覺損尊者舍利子告曰長者莫怖長者莫怖所以者何若愚癡凡夫成就不信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長者今日無有不信唯有上信長者因上信故或減苦痛生極快樂因上信故或得斯陀含果或阿那含果長者本已得須陀洹長者莫怖長者莫怖所以者何若愚癡凡夫因惡戒故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長者無有惡戒唯有善戒長者因善戒故或減苦痛生極快樂因善戒故或得斯陀含果或阿那含果長者本已得須陀洹長者莫怖長者莫怖所以者何若愚癡凡夫因不多聞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長者無不多聞唯有多聞長者因多聞故或減苦痛生極快樂因多聞故或得斯陀含果或阿那含果長者本已得須陀洹長者莫怖長者莫怖所以者何若愚癡凡夫因慳貪故身壞命終

趣至惡處生地獄中長者無有慳貪
唯有惠施長者因惠施故或減苦痛
生極快樂因惠施故或得斯陀含果
或阿那含果長者本已得須陀洹長
者莫怖長者莫怖所以者何若愚癡
凡夫因惡慧故身壞命終趣至惡處
生地獄中長者無有惡慧唯有善慧
長者因善慧故或減苦痛生極快樂
因善慧故或得斯陀含果或阿那含
果長者本已得須陀洹長者莫怖長
者莫怖所以者何若愚癡凡夫因邪
見故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
長者無有邪見唯有正見長者因正
見故或減苦痛生極快樂因正見故
或得斯陀含果或阿那含果長者本
已得須陀洹長者莫怖長者莫怖所
以者何若愚癡凡夫因邪志故身壞
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長者無有
邪志唯有正志長者因正志故或減
苦痛生極快樂因正志故或得斯陀
含果或阿那含果長者本已得須陀
洹長者莫怖長者莫怖所以者何若
愚癡凡夫因邪解故身壞命終趣至

惡處生地獄中長者無有邪解唯有
正解長者因正解故或滅苦痛生極
快樂因正解故或得斯陀舍果或阿
那含果長者本已得須陀洹長者莫
怖長者莫怖所以者何若愚癡凡夫
因邪脫故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
獄中長者無有邪脫唯有正脫長者
因正脫故或滅苦痛生極快樂因正
脫故或得斯陀舍果或阿那含果長
者本已得須陀洹長者莫怖長者莫
怖所以者何若愚癡凡夫因邪智故
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長者
無有邪智唯有正智長者因正智故
或滅苦痛生極快樂因正智故或得
斯陀舍果或阿那含果長者本已得
須陀洹於是長者病即得差平復如
故從卧起坐歎尊者舍梨子曰善哉
善哉為病說法甚奇甚特尊者舍梨
子我聞教化病法苦痛即滅生極快樂
尊者舍梨子我今病差平復如故尊
者舍梨子我往昔時少有所為至王
舍城寄宿一長者家時彼長者明當
餽佛及比丘衆時彼長者過夜向曉

教勅兒孫奴使眷屬汝等早起當共
嚴辦彼各受教共設厨宰供辦餽饌
種種腍美長者躬自敷置高座無量
嚴飾尊者舍梨子我既見已便作是
念今此長者為誓姻事為迎婦節會
為請國王為呼大臣為作齋會施設
大施耶尊者舍梨子我既念已便問
長者汝為誓姻事為迎婦節會為請
國王為呼大臣為作齋會施設大施
耶時彼長者而荅我曰吾無誓姻事
亦不迎婦不為節會不請國王及呼
大臣但為齋會施設大施明當飯佛
及比丘衆尊者舍梨子我未曾聞佛
名聞已舉身毛豎即復問曰長者說
佛何名為佛時彼長者而荅我曰君
不聞乎有釋種子捨釋宗族剝除鬚
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得
无上等正覺是名為佛我復問曰長
者說衆何名為衆時彼長者復荅我
曰有若干姓異名異族剝除鬚髮著
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從佛學道是
名為衆此佛及衆吾之所請尊者舍
梨子我即復問彼長者曰世尊於今

為在何處我欲往見時彼長者復答
我曰世尊今在此王舍城竹林加蘭
哆園欲往隨意尊者舍利子我作是
念若速曉者疾往見佛尊者舍利子
我時至心欲往見佛即於其夜生晝
明想便從長者家出往至城息門
是時城息門中有二直士一直初夜
外客使入不令有礙一直後夜若客
使出亦不作尋尊者舍利子我復作
是念夜尚未曉所以者何城息門中
有二直士一直初夜外客使入不令
有尋一直後夜若客使出亦不作尋
尊者舍利子出城息門出外不久明
滅還暗尊者舍利子我便恐怖舉身
毛豎莫令人非人來觸娆我時城息
門而有一天從王舍城至竹林加蘭
哆園光明普照來語我言長者莫怖
長者莫怖所以者何我本前世是汝
朋友名密器年少極相愛念長者我
本昔時往詣尊者大目犍連所稽首
礼足却坐一面尊者大目犍連為我
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无量方便
為我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賜

三自歸見授五戒長者我因三歸受持五戒身壞命終生四天王天住此城息門中長者速去長者速去去實勝住彼天勸我而說頌曰

得馬百臣女 車百滿珠寶 往詣佛一步
不當十六分 白鳥百取上 金銀鞍勒被
往詣佛一步 不當十六分 女百色端正
璽珞花嚴身 往詣佛一步 不當十六分
轉輪王所敬 玉女寶第一 往詣佛一步
不當十六分

天說頌已而復勸曰長者速去長者速去去實勝住尊者舍梨子我復作是念佛尊祐德法及比丘衆亦尊祐德所以者何乃至於天亦欲使見尊者舍梨子我因此光明往至竹林加蘭哆園今時世尊夜其向旦從禪室出露地經行而待於我尊者舍梨子我遙見佛端正姝好猶星中月光耀曄曄晃若金山相好具足威神巍巍諸根寂定無有蔽尋成就調御息心靜默見已歡喜前詣佛所接足作禮隨佛經行以長者法說頌問評

世尊寐安隱 至竟眠快耶 如梵志滅度

以不染於欲捨離一切願逮得至安隱
心除無煩熱自樂歡喜眠

於是世尊即便往至經行道頭敷尼
師檀結加趺坐尊者舍利子我礼佛
足却坐一面世尊為我說法勸發渴
仰成就歡喜无量方便為我說法勸
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如諸佛法先說
端正法聞者歡悅謂說施說戒說生
天法毀此欲為灾患生死為穢稱歎
無欲為妙道品白淨世尊為我說如
是法已佛知我有歡喜心具足心柔
軟心堪耐心昇上心一向心無疑心
無蓋心有能有力堪受正法謂如諸
佛所說正要世尊即為我說苦習滅
道尊者舍利子我即於坐中見四聖
諦苦習滅道猶如白素易染為色我
亦如是即於坐中見四聖諦苦習滅
道尊者舍利子我已見法得法覺白
淨法斷疑度惑更無餘尊不復從他
無有猶豫已住果證於世尊法得無
所畏即從坐起為佛作礼世尊我今
自歸於佛法及比丘衆唯願世尊受
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

至命盡尊者舍利子我即叉手白曰
世尊願受我請於舍衛國而受夏坐
及比丘衆時佛問我汝名何等舍衛
國人呼汝去何我即荅曰我名須達
多以我供給諸孤獨者是故舍衛國
人呼我為給孤獨尔時世尊復問我
曰舍衛國中有房舍不我復荅曰舍
衛國中無有房舍尔時世尊而告我
曰長者當知若有房舍比丘可得往
來可得住止我復白曰唯然世尊我
當如是為起房舍比丘可得往來於
舍衛國可得住止唯願世尊差一佐
助尔時世尊即差尊者舍利子遣尊
者舍利子令見佐助我於尔時聞佛
所說善受善持即從坐起為佛作礼
繞三匝而去於王舍城所作已訖與
尊者舍利子俱往至舍衛國不入舍
衛城亦不歸家便於城外周遍行
地為於何處往來極好晝不喧鬧夜
則寂靜無有蚊虻亦無蠅蚤不寒不
熱可立房舍施佛及衆尊者舍利子
我時唯見童子勝園往來極好晝不
喧鬧夜則寂靜無有蚊虻亦無蠅蚤

不寒不熱我見此已便作是念唯此
處好可立房舍施佛及衆尊者舍梨
子我於今時入舍衛國竟不還家便
先往詣童子勝所白曰童子可賣此
園持與我耶今時童子便語我曰長
者當知吾不賣園如是再三白曰童
子可賣此園持與我耶今時童子亦
復再三而語我曰吾不賣園至億億
布滿我即白曰童子今已決斷價數
但當取錢尊者舍梨子我與童子或
言斷價或言不斷大共訟訟即便俱
往至舍衛國大決斷處判論此事時
舍衛國大決斷人語童子勝曰童子
已自決斷價數但當取錢尊者舍梨
子我即入舍衛國還家取錢以爲馬
車輦負輦載出億億布地少處未
遍尊者舍梨子我作是念當取何藏
不大不小可此餘處持來布滿時童
子勝便語我曰長者若悔錢自相歸
園地還吾我語童子實不悔也但自
思念當取何藏不大不小可此餘處
持來滿耳時童子勝便作是念佛必
大尊有大德祐法及比丘衆亦必大

尊有大德祐所以者何乃令長者施
設大施輕財乃尔吾今寧可即於此
處造立門屋施佛及衆時童子勝便
語我曰長者且止莫復出錢布此處
也吾於此處造立門屋施佛及衆尊
者舍梨子我為慈愍故即以此處與
童子勝尊者舍梨子我即於此夏起
十六大屋六十拘絺尊者舍梨子時
見佐助然尊者舍梨子說教化病法
甚奇甚特我聞此教化病法已極重
疾苦即得除愈生極快樂尊者舍梨
子我今無病極得安隱願尊者舍梨
子於此飯食時尊者舍梨子默然受
請於是長者知尊者舍梨子默然受
已即從坐起自行澡水以極美淨妙
種種豐饒食噉含消手自斟酌令得
充滿食訖舉器行澡水竟敷一小床
別坐聽法長者坐已尊者舍梨子為
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无量方便
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從
坐起去是時世尊无量大眾前後圍
堯而為說法世尊遙見尊者舍梨子
來告諸比丘舍梨子比丘聰慧速慧

捷慧利慧廣慧深慧出要慧明達慧
辯才慧舍梨子比丘成就實慧所以
者何我所略說四種須陀洹舍梨子
比丘為長者給孤獨十種廣說來佛
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教化病經第八竟

三千八百九十八字

中阿含經卷第六

八千九百六十九字

初一日誦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中阿含經卷第七

履

東晉劉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舍梨子相應品大拘絺羅經第九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
加蘭哆園尔時尊者舍梨子則於晡
時從燕坐起至尊者大拘絺羅所共
相問訊却坐一面尊者舍梨子語尊
者大拘絺羅我欲有所問聽我問耶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尊者舍梨子欲
問便問我聞已當思尊者舍梨子問
曰賢者大拘絺羅頗有事因此事比
丘成就見得正見於法得不壞淨入
正法耶答曰有也尊者舍梨子謂有
比丘知不善知不善根云何知不善
謂身惡行不善口意惡行不善是謂
知不善云何知不善根謂貪不善根
恚癡不善根是謂知不善根尊者舍
梨子若有比丘如是知不善及不善
根者是謂比丘成就見得正見於法
得不壞淨入正法中尊者舍梨子聞
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大拘絺羅尊
者舍梨子歎已歡喜奉行尊者舍梨

子復問曰賢者大拘絺羅頗更有事
因此事比丘成就見得正見於法得
不壞淨入正法耶荅曰有也尊者舍
梨子謂有比丘知善知善根云何知
善謂身妙行善口意妙行善是謂知
善云何知善根謂無貪善根無恚無
癡善根是謂知善根尊者舍梨子若
有比丘如是知善知善根者是謂比
丘成就見得正見於法得不壞淨入
正法中尊者舍梨子聞已歎曰善哉
善哉賢者大拘絺羅尊者舍梨子歎
已歡喜奉行尊者舍梨子復問曰賢
者大拘絺羅頗更有事因此事比丘
成就見得正見於法得不壞淨入正
法耶荅曰有也尊者舍梨子謂有比
丘知食如真知食習知食滅知食滅
道如真云何知食如真謂有四食一
者搏食鹿細二者更樂食三者意思
食四者識食是謂知食如真云何知
食習如真謂因愛便有食是謂知食
習如真云何知食滅如真謂愛滅食
便滅是謂知食滅如真云何知食滅
道如真謂八支聖道正見乃至正定

為八是謂知食滅道如真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如是知食如真知食習知食滅知食滅道如真者是謂比丘成就見得正見於法得不壞淨入正法中尊者舍梨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大拘絺羅尊者舍梨子歎已歡喜奉行尊者舍梨子復問曰賢者大拘絺羅頗更有事因此事比丘成就見得正見於法得不壞淨入正法耶答曰有也尊者舍梨子謂有比丘知漏如真知漏習知漏滅知漏滅道如真云何知漏如真謂有三漏欲漏有漏無明漏是謂知漏如真云何知漏習如真謂因無明便有漏是謂知漏習如真云何知漏滅如真謂無明滅漏便滅是謂知漏滅如真云何知漏滅道如真謂八支聖道正見乃至舍梨子若有比丘如是知漏如真知漏習知漏滅知漏滅道如真者是謂比丘成就見得正見於法得不壞淨入正法中尊者舍梨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大拘絺羅尊者舍梨子

歎已歡喜奉行尊者舍利子復問曰
賢者大拘絺羅頗更有事因此事比
丘成就見得正見於法得不壞淨入
正法耶答曰有也尊者舍利子謂有
比丘知苦如真知苦習知苦滅知苦
滅道如真云何知苦如真謂生苦老
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所
求不得苦略五盛陰苦是謂知苦如
真云何知苦習如真謂因老死便有
苦是謂知苦習如真云何知苦滅如
真謂老死滅苦便滅是謂知苦滅如真
云何知苦滅道如真謂八支聖道正見
乃至正定為八是謂知苦滅道如真尊
者舍利子若有比丘如是知苦如真
知苦習知苦滅知苦滅道如真者是
謂比丘成就見得正見於法得不壞
淨入正法中尊者舍利子聞已歎曰
善哉善哉賢者大拘絺羅尊者舍利
子歎已歡喜奉行尊者舍利子復問
曰賢者大拘絺羅頗更有事因此事
比丘成就見得正見於法得不壞淨
入正法耶答曰有也尊者舍利子謂
有比丘知老死如真知老死習知老
死滅知老死滅道如真云何知老謂

彼老耄頭白齒落威壯日衰身曲脚戾體重氣上拄杖而行肌縮皮緩皺如麻子諸根毀熟顏色醜惡是名老也云何知死謂彼衆生彼彼衆生種類命終無常死亡散滅壽盡破壞命根閉塞是名死也此說死前說老是名老死是謂知老死如真云何知老死習如真謂因生便有老死是謂知老死習如真云何知老死滅如真謂生滅老死便滅是謂知老死滅如真云何知老死滅道如真謂八支聖道正見乃至正定為八是謂知老死滅道如真尊者舍利子若有比丘如是知老死如真知老死習知老死滅知老死滅道如真者是謂比丘成就見得正見於法得不壞淨入正法中尊者舍利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大拘絺羅尊者舍利子歎已歡喜奉行尊者舍利子復問曰賢者大拘絺羅頗更有事因此事比丘成就見得正見於法得不壞淨入正法耶荅曰有也尊者舍利子謂有比丘知生如真知生習知生滅知生滅道如真云

何知生如真謂彼衆生彼彼衆生種類生則生出則出成則成興起五陰已得命根是謂知生如真云何知生習如真謂因有便有生是謂知生習如真云何知生滅如真謂有滅生便滅是謂知生滅如真云何知生滅道如真謂八支聖道正見乃至正定為八是謂知生滅道如真尊者舍利子若有比丘如是知生如真知生習知生滅知生滅道如真者是謂比丘成就見得正見於法得不壞淨入正法中尊者舍利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大拘絺羅尊者舍利子歎已歡喜奉行尊者舍利子復問曰賢者大拘絺羅頗更有事因此事比丘成就見得正見於法得不壞淨入正法耶答曰有也尊者舍利子謂有比丘知有如真知有習知有滅知有滅道如真云何知有如真謂有三有欲有色有無色有是謂知有如真云何知有習如真謂因受便有有是謂知有習如真云何知有滅如真謂受滅有便滅是謂知有滅如真云何知有滅道

如真謂八支聖道正見乃至正定為
八是謂知有滅道如真尊者舍利子
若有比丘如是知有如真知有習知
有滅知有滅道如真者是謂比丘成
就見得正見於法得不壞淨入正法
中尊者舍利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
賢者大拘絺羅尊者舍利子歎已歡
喜奉行尊者舍利子復問曰賢者大
拘絺羅頗更有事因此事比丘成就
見得正見於法得不壞淨入正法耶
答曰有也尊者舍利子謂有比丘知
受如真知受習知受滅知受滅道如
真云何知受如真謂有四受欲受戒
受見受我受是謂知受如真云何知
受習如真謂因愛便有受是謂知受
習如真云何知受滅如真謂愛滅受
便滅是謂知受滅如真云何知受滅
道如真謂八支聖道正見乃至正定
為八是謂知受滅道如真尊者舍利
子若有比丘如是知受如真知受習
知受滅知受滅道如真者是謂比丘
成就見得正見於法得不壞淨入正
法中尊者舍利子聞已歎曰善哉善

我賢者大拘絺羅尊者舍利子歎已
歡喜奉行尊者舍利子復問曰賢者
大拘絺羅頗更有事因此事比丘成
就見得正見於法得不壞淨入正法
耶答曰有也尊者舍利子謂有比丘
知愛如真知愛習知愛滅知愛滅道
如真云何知愛如真謂有三愛欲愛
色愛無色愛是謂知愛如真云何知
愛習如真謂因覺便有愛是謂知愛
習如真云何知愛滅如真謂覺滅愛
便滅是謂知愛滅如真云何知愛滅
道如真謂八支聖道正見乃至正定
為八是謂知愛滅道如真尊者舍利
子若有比丘如是知愛如真知愛習
知愛滅知愛滅道如真者是謂比丘
成就見得正見於法得不壞淨入正
法中尊者舍利子聞已歎曰善哉善
哉賢者大拘絺羅尊者舍利子歎已
歡喜奉行尊者舍利子復問曰賢者
大拘絺羅頗更有事因此事比丘成
就見得正見於法得不壞淨入正法
耶答曰有也尊者舍利子謂有比丘
知覺如真知覺習知覺滅知覺滅道

如真云何知覺如真謂有三覺樂覺
苦覺不苦不樂覺是謂知覺如真云
何知覺習如真謂因更樂便有覺是
謂知覺習如真云何知覺滅如真謂
更樂滅覺便滅是謂知覺滅如真云
何知覺滅道如真謂八支聖道正見
乃至正定為八是謂知覺滅道如真
尊者舍利子若有比丘如是知覺如
真知覺習知覺滅知覺滅道如真者
是謂比丘成就見得正見於法得不壞
淨入正法中尊者舍利子聞已歎曰
善哉善哉賢者大拘絺羅尊者舍利
子歎已歡喜奉行尊者舍利子復問
曰賢者大拘絺羅頗更有事因此事
比丘成就見得正見於法得不壞淨
入正法耶荅曰有也尊者舍利子謂
有比丘知更樂如真知更樂習知更
樂滅知更樂滅道如真云何知更樂
如真謂有三更樂樂更樂苦更樂不
苦不樂更樂是謂知更樂如真云何
知更樂習如真謂因六處便有更樂
是謂知更樂習如真云何知更樂滅
如真謂六處滅更樂便滅是謂知更

樂滅如真云何知更樂滅道如真謂
八支聖道正見乃至正定為八是謂
知更樂滅道如真尊者舍梨子若有
比丘如是知更樂如真知更樂習知
更樂滅知更樂滅道如真者是謂比
丘成就見得正見於法得不壞淨入
正法中尊者舍梨子聞已歎曰善哉
善哉賢者大拘絺羅尊者舍梨子歎
已歡喜奉行尊者舍梨子復問曰賢
者大拘絺羅頗更有事因此事比丘
成就見得正見於法得不壞淨入正
法耶答曰有也尊者舍梨子謂有比
丘知六處如真知六處習知六處滅
知六處滅道如真云何知六處如真
謂眼處耳鼻舌身意處是謂知六處
如真云何知六處習如真謂因名色
便有六處是謂知六處習如真云何
知六處滅如真謂名色滅六處便滅
是謂知六處滅如真云何知六處滅
道如真謂八支聖道正見乃至正定
為八是謂知六處滅道如真尊者舍
梨子若有比丘如是知六處如真知
六處習知六處滅知六處滅道如真

者是謂比丘成就見得正見於法得不壞淨入正法中尊者舍利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大拘絺羅尊者舍梨子歎已歡喜奉行尊者舍梨子復問曰賢者大拘絺羅頗更有事因此事比丘成就見得正見於法得不壞淨入正法耶答曰有也尊者舍梨子謂有比丘知名色如真知名色習知名色滅知名色滅道如真云何知名謂四非色陰為名云何知色謂四大及四大造為色此說色前說名是為名色是謂知名色如真云何知名色習如真謂因識便有名色是謂知名色習如真云何知名色滅如真謂識滅名色便滅是謂知名色滅如真云何知名色滅道如真謂八支聖道正見乃至正定為八是謂知名色滅道如真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如是知名色如真知名色習知名色滅知名色滅道如真者是謂比丘成就見得正見於法得不壞淨入正法中尊者舍梨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大拘絺羅尊者舍梨子歎已歡喜奉

行尊者舍利子復問曰賢者大拘絺羅頗更有事因此事比丘成就見得正見於法得不壞淨入正法耶答曰有也尊者舍利子謂有比丘知識如真知識習知識滅知識滅道如真云何知識如真謂有六識眼識耳鼻舌身意識是謂知識如真云何知識習如真謂因行便有識是謂知識習如真云何知識滅如真謂行滅識便滅是謂知識滅如真云何知識滅道如真謂八支聖道正見乃至正定為八是謂知識滅道如真尊者舍利子若有比丘如是知識如真知識習知識滅知識滅道如真者是謂比丘成就見得正見於法得不壞淨入正法中尊者舍利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大拘絺羅尊者舍利子歎已歡喜奉行尊者舍利子復問曰賢者大拘絺羅頗更有事因此事比丘成就見得正見於法得不壞淨入正法耶答曰有也尊者舍利子謂有比丘知行如真知行習知行滅知行滅道如真云何知行如真謂有三行身行口行

意行是謂知行如真云何知行習如
真謂因無明便有行是謂知行習如
真云何知行滅如真謂無明滅行便
滅是謂知行滅如真云何知行滅道
如真謂八支聖道正見乃至正定為
八是謂知行滅道如真尊者舍利子
若有比丘如是知行如真知行習知
行滅知行滅道如真者是謂比丘成
就見得正見於法得不壞淨入正法
中尊者舍利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
賢者大拘絺羅尊者舍利子歎已歡
喜奉行尊者舍利子復問曰賢者大
拘絺羅若有比丘無明已盡明已生
復作何等尊者大拘絺羅答曰尊者
舍利子若有比丘無明已盡明已生
無所復作尊者舍利子聞已歎曰善
哉善哉賢者大拘絺羅如是彼二尊
更互說義各歡喜奉行從坐起去

大拘絺羅經第九竟

四千七
十七字

中阿舍舍利子相應品鳥跡喻經第十

初一
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
給孤獨園尔時尊者舍利子告諸比
丘諸賢若有无量等法彼一切法皆

四聖諦所攝來入四聖諦中謂四聖諦於一切法取為第一所以者何攝受一切衆善法故諸賢猶如諸畜之跡爲跡爲第一所以者何彼爲跡者取廣大故如是諸賢无量善法彼一切法皆四聖諦所攝來入四聖諦中謂四聖諦於一切法取為第一云何爲四謂苦聖諦苦習苦滅苦滅道聖諦諸賢云何苦聖諦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所求不得苦略五盛陰苦諸賢云何五盛陰謂色盛陰覺想行識盛陰諸賢云何色盛陰謂有色彼一切四大及四大造諸賢云何四大謂地界水界火界風界諸賢云何地界諸賢謂地界有二有內地界有外地界諸賢云何內地界謂內身中在內所攝堅堅性住內之所受此爲云何謂髮毛爪齒魚細皮膚肌肉筋骨心腎肝肺脾腸胃糞如是比此身中餘在內所攝堅性住內之所受諸賢是謂內地界諸賢外地界者謂大是淨是不憎惡是諸賢有時水災是時滅外地界諸賢此外

地界極大極淨極不憎惡是无常法
盡法衰法變易之法况復此身暫住
為愛所受謂不多聞愚癡凡夫而作
此念是我是我所我是彼所多聞聖
弟子不作此念是我是我所我是彼
所彼云何作是念若有他人罵詈捶
打瞋恚責數者彼作是念我生此苦
從因緣生非無因緣云何為緣緣苦
更樂彼觀此更樂無常觀覺想行識
無常彼心緣界住止合一心定不移
動彼於後時他人來語柔辭軟言者
彼作是念我生此樂從因緣生非無
因緣云何為緣緣樂更樂彼觀此更
樂無常觀覺想行識無常彼心緣界
住止合一心定不移動彼於後時若
幼少中年長老來行不可事或以拳
叔或以石擲或刀杖加彼作是念我
受此身色法塵質四大之種從父母
生飲食長養常衣被覆坐卧按摩澡
浴強忍是破壞法是滅盡法離散之
法我因此身致拳叔石擲及刀杖加
由是之故彼極精勤而不懈怠正身
正念不忘不癡安定一心彼作是念

我極精勤而不懈怠忘正身正念不忘
不癡安定一心我受此身應致拳叔
石擲及刀杖加但當精勤學世尊法
諸賢世尊亦如是說若有賊來以利
刀鋸節節解身若汝為賊以利刀鋸
節節解身時或心變易或惡語言者
汝則衰退汝當作是念若有賊來以
利刀鋸節節解我身者因此令我心
不變易不惡語言當為彼節節解我
身者起哀愍心為彼入故心與慈俱
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
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
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无量善修遍
滿一切世間成就遊諸賢彼比丘若
因佛法衆不住善相應捨者諸賢彼
比丘應慚愧著厭我於利無利於德
無德謂我因佛法衆不住善相應捨
諸賢猶如初迎新婦見其姑嫜若見
夫主則慙愧著厭諸賢當知比丘亦
復如是應慙愧著厭我於利無利於
德無德謂我因佛法衆不住善相應
捨彼因慙愧著厭故便住善相應捨
是妙息寂謂捨一切有離愛無欲滅

盡無餘諸賢是謂比丘一切大學生
賢云何水界諸賢謂水界有二有內
水界有外水界諸賢云何內水界謂
內身中在內所攝水水性潤內之所
受此為云何謂腦腦根痰汗涕唾膿
血肪髓涎膽小便如是比此身中餘
在內所攝水水性潤內之所受諸賢
是謂內水界諸賢外水界者謂大是
淨是不憎惡是諸賢有時火災是時
滅外水界諸賢此外水界極大極淨
極不憎惡是無常法盡法衰法變易
之法况復此身暫住為受所受謂不
多聞愚癡凡夫而作此念是我是我
我所我是彼我所多聞聖弟子不作此念
是我是我我所我是彼所彼云何作是
念若有他人罵詈捶打瞋恚責數者
便作是念我生此苦從因緣生非無
因緣云何為緣緣苦更樂彼觀此更
樂無常觀覺想行識無常彼心緣界
住止合一心定不移動彼於後時他
人來語柔辭軟言者彼作是念我生
此樂從因緣生非無因緣云何為緣
緣樂更樂彼觀此更樂無常觀覺想

行識無常彼心緣界住止合一心定
不移動彼於後時若幼少中年長老
來行不可事或以拳叔或以石擲或
刀杖加彼作是念我受此身色法麤
質四大之種從父母生飲食長養常
衣被覆坐卧按摩澡浴強忍是破壞
法是滅盡法離散之法我因此身致
拳叔石擲及刀杖加由是之故彼極
精勤而不懈怠正身正念不忘不癡
安定一心彼作是念我極精勤而不
懈怠正身正念不忘不癡安定一心
我受此身應致拳叔石擲及刀杖加
但當精勤學世尊法諸賢世尊亦如
是說若有賊來以利刀鋸節節解身
若汝為賊以利刀鋸節節解身時或
心變易或惡語言者汝則衰退汝當
作是念若有賊來以利刀鋸節節解
我身者因此令我心不變易不惡語
言當為彼節節解我身者起哀愍心
為彼人故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
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
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无諍極
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

就遊諸賢彼比丘若因佛法衆不住
善相應捨者諸賢彼比丘應慙愧著
歎我於利無利於德無德謂我因佛
法衆不住善相應捨諸賢猶如初迎
新婦見其姑嫜若見夫主則慙愧著
歎諸賢當知比丘亦復如是應慙愧
著歎我於利無利於德無德謂我因
佛法衆不住善相應捨彼因慙愧著
歎故便住善相應捨是妙息寂謂捨
一切有離愛無欲滅盡無餘諸賢是
謂比丘一切大學諸賢云何火界諸
賢謂火界有二有內火界有外火界
諸賢云何內火界謂內身中在內所
攝火火性熱內之所受此為云何謂
暖身熱身煩悶溫壯消化飲食如是
比此身中餘在內所攝火火性熱內
之所受諸賢是謂內火界諸賢外火
界者謂大是淨是不憎惡是諸賢有
時外火界起起已燒村邑城郭山林
曠野燒彼已或至道至水無受而滅
諸賢外火界滅後人民求火或鑽木
截竹或以珠燧諸賢此外火界極大
極淨極不憎惡是无常法盡法衰法

變易之法况復此身暫住為愛所受
謂不多聞愚癡凡夫而作此念是我
是我所我是彼所多聞聖弟子不作
此念是我是我所我是彼所彼云何
作是念若有他人罵詈捶打瞋恚責
數者便作是念我生此苦從因緣生
非無因緣云何為緣緣苦更樂彼觀
此更樂無常觀覺想行識無常彼心
緣界住止合一心定不移動彼於後
時他人來語柔辭軟言者彼作是念
我生此樂從因緣生非無因緣云何
為緣緣樂更樂彼觀此更樂無常觀
覺想行識無常彼心緣界住止合一
心定不移動彼於後時若幼少中年
長老來行不可事或以拳杖或以石
擲或刀杖加彼作是念我受此身色
法麤質四大之種從父母生飲食長
養常衣被覆坐卧按摩澡浴強忍是
破壞法是滅盡法離散之法我因此
身致拳杖石擲及刀杖加由是之故
彼極精勤而不懈怠正身正念不忘
不癡安定一心彼作是念我極精勤
而不懈怠正身正念不忘不癡安定

一心我受此身應致拳投石擲及刀
杖加但當精勤學世尊法諸賢世尊
亦如是說若有賊來以利刀鋸節節
解身若汝為賊以利刀鋸節節解身
時或心變易或惡語言者汝則衰退
汝當作是念若有賊來以利刀鋸節
節解我身者因此今我心不變易不
惡語言當為彼節節解我身者起哀
愍心為彼人故心與慈俱遍滿一方
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
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
諍極廣甚大无量善修遍滿一切世
間成就遊諸賢彼比丘若因佛法衆
不住善相應捨者諸賢彼比丘應慙
愧著歎我於利無利於德無德謂我
因佛法衆不住善相應捨諸賢猶如
初迎新婦見其姑嫜若見夫主則慙
愧著歎諸賢當知比丘亦復如是應慙
愧著歎我於利無利於德無德謂我
因佛法衆不住善相應捨彼因慙愧
著歎故便住善相應捨是妙息寂謂
捨一切有離愛無欲滅盡无餘諸賢
是謂比丘一切大學諸賢云何風界

諸賢謂風界有二有內風界有外風界諸賢云何內風界謂內身中在內所攝風風性動內之所受此為云何謂上風下風腹風行風掣縮風刀風蹠風非道風節節行風息出風息入風如是比此身中餘在內所攝風風性動內之所受諸賢是謂內風界諸賢外風界者謂大是淨是不憎惡是諸賢有時外風界起風界起時撥屋拔樹崩山山巖撥已便止纖毫不動諸賢外風界止後人民求風或以其扇或以哆邏葉或以衣求風諸賢此風界極大極淨極不憎惡是無常法盡法衰法變易之法况復此身麤住為愛所受謂不多聞愚癡凡夫而作此念是我是我所我是彼所多聞聖弟子不作此念是我是我所我是彼所彼云何作是念若有他人罵詈捶打瞋恚責數者便作是念我生此苦從因緣生非無因緣云何為緣緣苦更樂彼觀此更樂无常觀覺想行識無常彼心緣界住止合一心定不移動彼於後時他人來語柔誑軟言者彼

作是念我生此樂從因緣生非無因緣云何為緣緣樂更樂彼觀此更樂元常觀覺想行識元常彼心緣界住止合一心定不移動彼於後時若幼少中年長老來行不可事或以拳杖或以石擲或刀杖加彼作是念我受此身色法麤質四大之種從父母生飲食長養常衣被覆坐卧按摩澡浴強忍是破壞法是減盡法離散之法我因此身致拳杖石擲及刀杖加由是之故彼極精勤而不懈怠正身正念不忘不癡安定一心我受此身應致拳杖石擲及刀杖加但當精勤學世尊法諸賢世尊亦如是說若有賊來以利刀鋸節節解身若汝為賊以利刀鋸節節解身時或心變易或惡語言者汝則衰退汝當作是念若有賊來以利刀鋸節節解我身者因此令我心不變易不惡語言當為彼節節解我身若起衰慙心為彼人故心與慙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

上下普同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
無恚無諍極廣甚大无量善修遍滿
一切世間成就遊諸賢彼比丘若因
佛法衆不住善相應捨者諸賢彼比
丘應慙愧著歎我於利無利於德無
德謂我因佛法衆不住善相應捨諸
賢猶如初迎新婦見其姑嫜若見夫
主則慙愧著歎諸賢當知比丘亦復
如是應慙愧著歎我於利無利於德
無德謂我因佛法衆不住善相應捨
彼因慙愧著歎故便住善相應捨是
妙息寂謂捨一切有離愛無欲滅盡
無餘諸賢是謂比丘一切大學諸賢
猶如因材木因泥土因水草覆裹於
空便生屋名諸賢當知此身亦復如
是因筋骨因皮膚因肉血纏裹於空
便生身名諸賢若內眼處壞者外色
便不為光明所照則無有念眼識不
得生諸賢若內眼處不壞者外色便
為光明所照而便有念眼識得生諸
賢內眼處及色眼識知外色是屬色
陰若有覺是覺陰若有想是想陰若
有思是思陰若有識是識陰如是觀

陰合會諸賢世尊亦如是說若見緣起便見法若見法便見緣起所以者何諸賢世尊說五盛陰從因緣生色盛陰覺想行識盛陰諸賢若內耳鼻舌身意處壞者外法便不為光明所照則無有念意識不得生諸賢若內意處不壞者外法便為光明所照而便有念意識得生諸賢內意處及法意識知外色法是屬色陰若有覺是覺陰若有想是想陰若有思是思陰若有識是識陰如是觀陰合會諸賢世尊亦如是說若見緣起便見法若見法便見緣起所以者何諸賢世尊說五盛陰從因緣生色盛陰覺想行識盛陰彼厭此過去未來現在五盛陰厭已便無欲無欲已便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諸賢是謂比丘一切大學生尊者舍利子所說如是彼諸比丘聞尊者舍利子所說歡喜奉行

為跡喻經第十竟

三十八百六十字

中阿含經舍利子相應品分別聖諦經第十一

初一日滿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
給孤獨園。尔時世尊告諸比丘。此是
正行說法。謂四聖諦。廣攝廣觀。分別
發露。開仰施設。顯示趣向。過去諸如
來。無所著。等正覺。彼亦有此正行說
法。謂四聖諦。廣攝廣觀。分別發露。開
仰施設。顯示趣向。未來諸如來。無所
著。等正覺。彼亦有此正行說法。謂四
聖諦。廣攝廣觀。分別發露。開仰施設。
顯示趣向。我今現如來。無所著。等正
覺。亦有此正行說法。謂四聖諦。廣攝
廣觀。分別發露。開仰施設。顯示趣向。
舍利子。比丘。聰慧。速慧。捷慧。利慧。廣
慧。深慧。出要慧。明達慧。辯才慧。舍利
子。比丘。成就實慧。所以者何。謂我略
說此四聖諦。舍利子。比丘。則能為他
廣教。廣觀。分別發露。開仰施設。顯現
趣向。舍利子。比丘。廣教。廣示。此四聖
諦。分別發露。開仰施設。顯現趣向。
時。今無量人。而得於觀。舍利子。比丘。
能以正見為導。御也。目。軋。連。比丘。能
今立於取上。真際。謂究竟漏盡。舍利
子。比丘。生諸梵行。猶如生母。目。連。比

丘長養諸梵行猶如養母是以諸梵行者應奉事供養恭敬礼拜舍利子目軋連比丘所以者何舍利子目軋連比丘為諸梵行者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今時世尊說如是已即從坐起入室燕坐於是尊者舍利子告諸比丘諸賢世尊為我等出世謂為他廣教廣示此四聖諦分別發露開仰施設顯現趣向云何為四謂苦聖諦苦習苦滅苦滅道聖諦諸賢云何苦聖諦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所求不得苦略五盛陰苦諸賢說生苦者此說何因諸賢生者謂彼衆生彼彼衆生種類生則生出則出成則成興起五陰已得命根是名為生諸賢生苦者謂衆生生時身受苦受遍受覺遍覺心受苦受遍受覺遍覺身心受苦受遍受覺遍覺身熱受遍受覺遍覺心熱受遍受覺遍覺身心熱受遍受覺遍覺身壯熱煩惱憂感受遍受覺遍覺身壯熱煩惱憂感受遍受覺遍覺諸賢說生

覺過覺身心熱受遍受覺遍覺身壯
熱煩惱憂感受遍受覺遍覺心壯熱
煩惱憂感受遍受覺遍覺身心壯熱
煩惱憂感受遍受覺遍覺諸賢說病
苦者因此故說諸賢說死苦者此說
何因諸賢死者謂彼衆生彼彼衆生
種類命終无常死聖散滅壽盡破壞
命根閉塞是名為死諸賢死苦者謂
衆生死時身受苦受遍受覺遍覺心
受苦受遍受覺遍覺身心受苦受遍
受覺遍覺身熱受遍受覺遍覺心熱
受遍受覺遍覺身心熱受遍受覺遍
覺身壯熱煩惱憂感受遍受覺遍覺
心壯熱煩惱憂感受遍受覺遍覺身
心壯熱煩惱憂感受遍受覺遍覺諸
賢說死苦者因此故說諸賢說怨憎
會苦者此說何因諸賢怨憎會者謂
衆生實有內六處不受眼處耳鼻舌
身意處彼同會一有攝和習共合為
苦如是外處更樂覺想思愛亦復如
是諸賢衆生實有六界不受地界水
火風空識界彼同會一有攝和習共
合為苦是名怨憎會諸賢怨憎會苦

者謂衆生怨憎會時身受苦受遍受
覺遍覺心受苦受遍受覺遍覺身心
受苦受遍受覺遍覺諸賢說怨憎會
此說何因諸賢愛別離苦者謂衆生
實有內六處愛眼處耳鼻舌身意處
彼異分散不得相應別離不會不攝
不習不和合為苦如是外處更樂覺
想思愛亦復如是諸賢衆生實有六
界愛地界水火風空識界彼異分散
不得相應別離不會不攝不習不和
合為苦是名愛別離諸賢愛別離苦
者謂衆生別離時身受苦受遍受覺
遍覺心受苦受遍受覺遍覺身心受
苦受遍受覺遍覺諸賢說愛別離苦
者因此故說諸賢說所求不得苦者
此說何因諸賢謂衆生生法不離生
法欲得令我而不生者此實不可以
欲而得老法死法愁憂感法不離憂
感法欲得令我不憂感者此亦不可
以欲而得諸賢衆生實生苦而不可
樂不可愛念彼作是念若我生苦而
不可樂不可愛念者欲得轉是令可

愛念此亦不可以欲而得諸賢衆生
實生樂而可愛念彼作是念若我生
樂可愛念者欲得令是常恒久住不
變易法此亦不可以欲而得諸賢衆
生實生思想而不可樂不可愛念彼
作是念若我生思想而不可樂不可
愛念者欲得轉是令可愛念此亦不
可以欲而得諸賢衆生實生思想而
可愛念彼作是念若我生思想可愛
念者欲得令是常恒久住不變易法
此亦不可以欲而得諸賢說所求不
得苦者因此故說諸賢說略五盛陰
苦者此說何因謂色盛陰覺想行識
盛陰諸賢說略五盛陰苦者因此故
說諸賢過去時是苦聖諦未來現在
時是苦聖諦真諦不虛不離於如亦
非顛倒真諦審實合如是諦聖所有
聖所知聖所見聖所了聖所得聖所
等正覺是故說苦聖諦諸賢云何愛
習苦習聖諦謂衆生實有愛內六處
眼處耳鼻舌身意處於中若有愛有
膩有染有著者是名為習諸賢多聞
聖弟子知我如是知此法如是見如

是了如是視如是覺是謂愛習苦習
聖諦如是知之云何知耶若有愛妻
子奴婢給使眷屬田地屋宅店肆出
息財物為所作業有愛有膩有染有
著者是名為習彼知此愛習苦習聖
諦如是外處更樂覺想思愛亦復如
是諸賢衆生實有愛六界地界水火
風空識界於中若有愛有膩有染有
著者是名為習諸賢多聞聖弟子知
我如是知此法如是見如是了如是
視如是覺是謂愛習苦習聖諦如是
知之云何知耶若有愛妻子奴婢給
使眷屬田地屋宅店肆出息財物為
所作業有愛有膩有染有著者是名
為習彼知是愛習苦習聖諦諸賢過
去時是愛習苦習聖諦未來現在時
是愛習苦習聖諦真諦不虛不離於
如亦非顛倒真諦審實合如是諦聖
所有聖所知聖所見聖所了聖所得
聖所等正覺是故說愛習苦習聖諦
諸賢云何愛滅苦滅聖諦謂衆生實
有愛內六處眼處耳處鼻舌身意處彼
若解脫不染有著斷捨吐盡無欲滅

止沒者是名苦滅諸賢多聞聖弟子
知我如是知此法如是見如是了如
是視如是覺是謂愛滅苦滅聖諦如
是知之云何知耶若有不愛妻子奴
婢給使眷屬田地屋宅店肆出息財
物不為所作業彼若解脫不染不著
斷捨吐盡無欲滅止沒者是名苦滅彼
知是愛滅苦滅聖諦如是外處更樂
覺想思愛亦復如是諸賢衆生實有
愛六界地界水火風空識界彼若解
脫不染不著斷捨吐盡無欲滅止沒
者是名苦滅諸賢多聞聖弟子知我
如是知此法如是見如是了如是視
如是覺是謂愛滅苦滅聖諦如是知
之云何知耶若有不愛妻子奴婢給
使眷屬田地屋宅店肆出息財物不
為所作業彼若解脫不染不著斷捨
吐盡無欲滅止沒者是名苦滅彼知
是愛滅苦滅聖諦諸賢過去時是愛
滅苦滅聖諦未來現在時是愛滅苦
滅聖諦真諦不虛不離於如亦非顛
倒真諦審實合如是諦聖所有聖所
知聖所見聖所了聖所得聖所等正

覺是故說愛滅苦滅聖諦諸賢云何
苦滅道聖諦謂正見正志正語正業
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諸賢云何正
見謂聖弟子念苦是苦時習是習滅
是滅念道是道時或觀本所作或學
念諸行或見諸行災患或見涅槃止息
或無著念觀善心解脫時於中擇遍
擇次擇擇法視遍視觀察明達是名
正見諸賢云何正志謂聖弟子念苦
是苦時習是習滅是滅念道是道時
或觀本所作或學念諸行或見諸行
災患或見涅槃止息或無著念觀善
心解脫時於中心伺遍伺隨順伺可
念則念可望則望是名正志諸賢云
何正語謂聖弟子念苦是苦時習是
習滅是滅念道是道時或觀本所作
或學念諸行或見諸行災患或見涅
槃止息或無著念觀善心解脫時於
中除口四妙行諸餘口惡行遠離除
斷不行不作不合不會是名正語諸
賢云何正業謂聖弟子念苦是苦時
習是習滅是滅念道是道時或觀本
所作或學念諸行或見諸行災患或

見涅槃止息或無著念觀善心解脫
時於中除身三妙行諸餘身惡行遠
離除斷不行不作不合不會是名正
業諸賢云何正命謂聖弟子念苦是
苦時習是習滅是滅念道是道時或
觀本所作或學念諸行或見諸行災
患或見涅槃止息或無著念觀善心
解脫時於中非無理求不以多欲无
厭足不為種種伎術呪說邪命活但
以法求衣不以非法亦以法求食床
座不以非法是名正命諸賢云何正
方便謂聖弟子念苦是苦時習是習
滅是滅念道是道時或觀本所作或
學念諸行或見諸行災患或見涅槃
止息或無著念觀善心解脫時於中
若有精進方便一向精勤求有力趣
向專著不捨亦不衰退正伏其心是
名正方便諸賢云何正念謂聖弟子
念苦是苦時習是習滅是滅念道是
道時或觀本所作或學念諸行或見
諸行災患或見涅槃止息或无著念
觀善心解脫時於中若心順念背不
向念念遍念憶復憶心心不忘心之

所應是名正念諸賢云何正定謂聖
弟子念苦是苦時習是習滅是滅念
道是道時或觀本所作或學念諸行
或見諸行災患或見涅槃止息或無
著念觀善心解脫時於中若心住禪
住順住不乱不散攝止正定是名正
定諸賢過去時是苦滅道聖諦未來
現在時是苦滅道聖諦真諦不虛
不離於如亦非顛倒真諦審實合如
是諦聖所有聖所知聖所見聖所了
聖所得聖所等正覺是故說苦滅道
聖諦於是頌曰

佛明達諸法 見無量善德 苦習滅道諦
善顯現分別

尊者舍利子所說如是彼諸比丘聞
尊者舍利子所說歡喜奉行

分別聖諦經第十一竟 二十四百
二十五字

中阿含經卷第七 一千一百
六十九字

中阿含舍利子相應品第三竟 二百五十五
百六十二字 初一日誦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中阿含經卷第八

履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未曾有法品第四

經有十

初一日誦

未曾有侍者薄拘阿修羅地動及瞻波
郁伽手各二

中阿含未曾有法品未曾有法經第一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
給孤獨園今時尊者阿難則於晡時
從燕坐起往詣佛所稽首礼足却住
一面白曰世尊我聞世尊迦葉佛時
始願佛道行梵行若世尊迦葉佛時
始願佛道行梵行者我受持是世尊
未曾有法我聞世尊迦葉佛時始願
佛道行梵行生兜瑟哆天若世尊迦
葉佛時始願佛道行梵行生兜瑟哆
天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我聞
世尊迦葉佛時始願佛道行梵行生
兜瑟哆天世尊後生以三事勝於前
生兜瑟哆天者天壽天色天譽以此
故諸兜瑟哆天歡喜踊躍歎此天子
甚奇甚特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
大福祐有大威神所以者何彼後來

生以三事勝於前生兜瑟哆天者天
壽天色天譽若世尊迦華佛時始願
佛道行梵行生兜瑟哆天世尊後生
以三事勝於前生兜瑟哆天者天壽
天色天譽以此故諸兜瑟哆天歡喜
踊躍歎此天子甚奇甚特有大如意
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所
以者何彼後來生以三事勝於前生
兜瑟哆天者天壽天色天譽者我受
持是世尊未曾有法我聞世尊在兜
瑟哆天於彼命終知入母胎是時震
動一切天地以大妙光普照世間乃
至幽隱諸閻冥處無有障蔽謂此日
月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
有大威神光所不照者彼盡蒙耀彼
衆生者因此妙光各各生知有奇特
衆生生有奇特衆生生若世尊在兜
瑟哆天於彼命終知入母胎是時震
動一切天地以大妙光普照世間乃
至幽隱諸閻冥處無有障蔽謂此日
月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
有大威神光所不照者彼盡蒙耀彼
衆生者因此妙光各各生知有奇特

衆生生有奇特衆生生者我受持是
世尊未曾有法我聞世尊知住母胎
依倚右脇若世尊知住母胎依倚右
脇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我聞
世尊舒體住母胎若世尊舒體住母
胎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我聞
世尊覆藏住母胎不為血所汙亦不
為精及諸不淨所汙若世尊覆藏住
母胎不為血所汙亦不為精及諸不
淨所汙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
我聞世尊知出母胎是時震動一切
天地以太妙光普照世間乃至幽隱
諸闇冥處無有障蔽謂此日月有大
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
神光所不照者彼盡蒙耀彼衆生者
因此妙光各各生知有奇特衆生生
有奇特衆生生若世尊知出母胎是
時震動一切天地以太妙光普照世
間乃至幽隱諸闇冥處无有障蔽謂
此日月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
福祐有大威神光所不照者彼盡蒙
耀彼衆生者因此妙光各各生知有
奇特衆生生有奇特衆生生者我受

持是世尊未曾有法我聞世尊舒體
出母胎若世尊舒體出母胎者我受
持是世尊未曾有法我聞世尊覆藏
出母胎不為血所汙亦不為精及諸
不淨所汙若世尊覆藏出母胎不為
血所汙亦不為精及諸不淨所汙者
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我聞世尊
初生之時有四天子手執極細衣住
於母前令母歡喜歎此童子甚奇甚
特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
有大威神若世尊初生之時有四天
子手執細衣住於母前令母歡喜歎
此童子甚奇甚特有大如意足有大
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者我受持
是世尊未曾有法我聞世尊初生之
時即行七步不怖不怖亦不畏懼觀
察諸方若世尊初生之時即行七步
不怖不怖亦不畏懼觀察諸方者我
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我聞世尊初
生之時則於母前而生大池其水滿
岸令母於此得用清淨若世尊初生
之時則於母前而生大池其水滿岸
令母於此得用清淨者我受持是世

尊未曾有法我聞世尊初生之時上
虛空中雨水注下一冷一暖灌世尊
身若世尊初生之時上虛空中雨水
注下一冷一暖灌世尊身者我受持
是世尊未曾有法我聞世尊初生之
時諸天於上鼓天妓樂天青蓮華紅
蓮華赤蓮華白蓮華天文陀羅花及
細末栴檀香散世尊上若世尊初生
之時諸天於上鼓天妓樂天青蓮華
紅蓮華赤蓮華白蓮華天文陀羅華
及細末栴檀香散世尊上者我受持
是世尊未曾有法我聞世尊一時在
父白淨王家晝監田作坐閻浮樹下
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覺有觀離生
喜樂得初禪成就遊忉時中後一切
餘樹影皆轉移唯閻浮樹其影不移
蔭世尊身於是釋白淨往觀田作至
作人所問曰作人童子何處作人答
曰天童子今在閻浮樹下於是釋白
淨往詣閻浮樹時釋白淨日中後見
一切餘樹影皆轉移唯閻浮樹其影
不移蔭世尊身便作是念今此童子
甚奇甚特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

大福祐有大威神所以者何曰中之後一切餘樹影皆轉移唯閻浮樹其影不移蔭童子身若世尊曰中之後一切餘樹影皆轉移唯閻浮樹其影不移蔭世尊身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我聞世尊一時遊鞞舍離大林之中於是世尊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鞞舍離城而行乞食乞食已竟收舉衣鉢盥洗手足以屈師檀著於肩上往入林中至一哆羅樹下敷屈師檀結加趺坐是時中後一切餘樹影皆轉移唯哆羅樹其影不移蔭世尊身於是釋摩訶男中後仿佯往至大林釋摩訶男曰中後見一切餘樹影皆轉移唯哆羅樹其影不移蔭世尊身便作是念沙門瞿曇其奇甚特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所以者何曰中之後一切餘樹影皆轉移唯哆羅樹其影不移蔭沙門瞿曇身若世尊曰中之後一切餘樹影皆轉移唯哆羅樹其影不移蔭世尊身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我聞世尊一時遊鞞舍離大林之

中余時諸比丘置鉢露地時世尊鉢亦在其中有一獼猴持佛鉢去諸比丘訶恐破鉢也時彼獼猴持佛鉢去至一娑羅樹徐徐上樹於娑羅樹上取蜜滿鉢徐徐下樹還詣佛所即以蜜鉢奉上世尊世尊不受時彼獼猴却在^一面取^二捨去^三至已還持上佛佛復不受獼猴復却在^一面取水著蜜中持還上佛世尊便受獼猴見佛取蜜鉢已歡喜踊躍却行弄儻迴旋而去若世尊今彼獼猴見世尊取蜜鉢已歡喜踊躍却行弄儻迴旋去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我聞世尊一時遊鞞舍離獼猴水邊高樓臺觀尔時世尊曝曬坐具抖擻拂拭是時大非時雲來普覆虛空欲雨而住須待世尊世尊曝曬坐具抖擻拂拭舉著一處已攝持掃帚住屋基上於是大雲已見世尊收舉坐具便下大雨於卑高地滂霈平滿若世尊令彼大雲已見世尊收舉坐具便下大雨於卑高地滂霈平滿者我見時是世

道未曾有法我聞世尊一時遊跋耆
中在溫泉林娑羅樹王下坐尔時中
後一切餘樹影皆轉移唯娑羅樹王
其影不移陰世尊身於是羅摩園主
行視園時日中後見一切餘樹影皆轉
移唯娑羅樹王其影不移陰世尊身
便作是念沙門瞿曇甚奇甚特有大
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
神所以者何日中之後一切餘樹影
皆轉移唯娑羅樹王其影不移陰沙
門瞿曇身若世尊日中之後一切餘
樹影皆轉移唯娑羅樹王其影不移
陰世尊身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
法我聞世尊一時在阿浮神室中尔
時世尊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阿浮
村而行乞食乞食已竟收舉衣鉢澡
洗手足以居師檀著於肩上入神室
燕坐尔時天大雷雨雹煞四牛耕者
二人彼送葬時大衆喧鬧其聲高大
音響震動於是世尊則於晡時燕坐
而起從神室出露地經行時彼大衆
中有一人見世尊則於晡時燕坐而
起從神室出露地經行即往詣佛稽

首作礼隨佛經行佛見在後問彼人
曰以何等故大衆喧鬧其聲高大音
響震動耶彼人白曰世尊今日天大
雷雨雹然四牛耕者二人彼送葬時
大衆喧鬧其聲高大音響震動世尊
向者不聞聲耶世尊答曰我不聞聲
復問世尊向為眠耶答曰不也復問
世尊時寤不聞此大聲耶答曰如是
余時彼人便作是念甚奇甚特極息
至寂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之所行所
以者何寤而不聞此大音聲若世尊
寤而不聞此大音聲者我受持是世
尊未曾有法我聞世尊一時在鬱鞠
羅尼連然河邊阿闍起羅尼拘類樹
下初得佛道今時大雨至于七日高
下悉滿潢澇橫流世尊於中露地經
行其處塵起若世尊潢澇橫流世尊
於中露地經行其處塵起者我受持
是世尊未曾有法我聞魔王六年逐
佛求其長短不能得便厭已而還若
世尊魔王六年隨逐世尊求其長短
不能得便厭已而還者我受持是世
尊未曾有法我聞世尊七年念身常

念不斷若世尊七年念身常念不斷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於是世尊告曰阿難汝從如來更受持此未曾有法阿難如來知覺生知住知滅知住知滅常知無不知時阿難如來知思想生汝從如來更受持此未曾有法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未曾有法經第一竟

二十九百一十七字

中阿含未曾有法品侍者經第二 初一日誦我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尔時多識名德上尊長老比丘大弟子等謂尊者拘隣若尊者阿攝貝尊者跋提釋迦王尊者摩訶男拘隸尊者起破尊者耶舍尊者邪釋尊者維摩羅尊者伽起波提尊者須陀耶尊者舍梨子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難提尊者金毗羅尊者矧婆哆尊者大目犍連尊者大迦葉尊者大拘締羅尊者大周那尊者大迦旃延尊者邪釋加少菟寫長老尊者耶舍行壽長老如是比餘多識名德上尊長老比丘大弟子等

亦遊王舍城並皆近佛業屋邊住是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年老體轉衰弊壽過垂訖宜須侍者汝等見為舉一侍者令瞻視我可非不可受我所說不失其義於是尊者拘隣若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我願奉侍可非不可及受所說不失其義世尊告曰拘隣若汝自年老體轉衰弊壽過垂訖汝亦自應若即禮佛足便還復坐如是尊者阿攝貝尊者跋提釋迦王尊者摩訶男拘隸尊者起破尊者耶舍尊者邠耨尊者維摩羅尊者伽瑟波提尊者須陀耶尊者舍梨子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難提尊者金毗羅尊者隸婆哆尊者大目犍連尊者大迦葉尊者大拘絺羅尊者大周那尊者大迦旃延尊者邠耨加菟寫長老尊者耶舍行等長老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我願奉侍可非不可及受所說不失其義世尊告曰耶舍汝自年老體轉衰弊壽過垂訖汝亦自應

須瞻視者耶舍汝還本坐於是尊者
耶舍即礼佛足便還復坐尔時尊者
大目犍連在彼衆中便作是念世尊
欲求誰為侍者意在何比丘欲令瞻
視可非不可及受所說不失其義我
寧可入如其像定觀衆比丘心於是
尊者大目犍連即入如其像定觀衆
比丘心尊者大目犍連即知世尊欲
得賢者阿難以為侍者意在阿難欲
令瞻視可非不可及受所說不失其
義於是尊者大目犍連即從定起白
衆比丘曰諸賢知不世尊欲得賢者
阿難以為侍者意在阿難欲令瞻視
可非不可及受所說不失其義諸賢
我等今應共至賢者阿難所勸喻令
為世尊侍者於是尊者大目犍連及
諸比丘共至尊者阿難所共相問訊
却坐一面是時尊者大目犍連坐已
語曰賢者阿難汝今知不佛欲得汝
以為侍者意在阿難令瞻視我可非
不可受我所說不失其義阿難猶村
外不遠有樓閣臺觀向東開窓以出
光照在於西壁賢者阿難世尊亦然

欲得賢者阿難以為侍者意在阿難
令瞻視我可非不可受我所說不失
其義賢者阿難汝今可為世尊侍者
尊者阿難白曰尊者大目軼連我不
堪任奉侍世尊所以者何諸佛世尊
難可難侍謂為侍者尊者大目軼連
猶如王大雄鳥年滿六十憍發力盛
手足體具難可難近謂為看視也尊
者大目軼連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亦
復如是難可難近謂為侍者尊者大
目軼連我以是故不任侍者尊者大
目軼連復語曰賢者阿難聽我說喻
智者聞喻即解其義賢者阿難猶如
優曇鉢華時生於世賢者阿難如來
無所著等正覺亦復如是時時出世
賢者阿難汝可速為世尊侍者瞿曇
當得大果尊者阿難復白曰尊者大
目軼連若世尊與我三願者我便然
可為佛侍者云何為三我願不著佛
新故衣願不食別請佛食願不非時
見佛尊者大目軼連若世尊與我此
三願者如是我便為佛侍者於是尊
者大目軼連勸尊者阿難為侍者已

即從坐起繞尊者阿難而便還去往
詣佛所稽首礼足却坐一面白曰世
尊我已勸喻賢者阿難為佛侍者世
尊賢者阿難從佛求三願云何為三
願不著佛新故衣願不食別請佛食
願不非時見佛尊者大目乾連若世
尊與我此三願者如是我便為佛侍
者世尊告曰大目乾連阿難比丘聰
明智慧豫知當有譏論或諸梵行作
如是語阿難比丘為衣故奉侍世尊
大目乾連若阿難比丘聰明智慧豫
知當有譏論或諸梵行作如是語阿
難比丘為衣故奉侍世尊者是謂阿
難比丘未曾有法大目乾連阿難比
丘聰明智慧豫知當有譏論或諸梵
行作如是語阿難比丘為食故奉侍
世尊大目乾連若阿難比丘聰明智
慧豫知當有譏論或諸梵行作如是
語阿難比丘為食故奉侍世尊者是
謂阿難比丘未曾有法大目乾連阿
難比丘善知時善別時知我是往見
如來時知我非往見如來時知比丘
衆比丘居衆是往見如來時知比丘

衆比丘居衆非往見如來時知優婆塞衆優婆私衆是往見如來時知優婆塞衆優婆私衆非往見如來時知衆多異學沙門梵志是往見如來時知衆多異學沙門梵志非往見如來時知此衆多異學沙門梵志能與如來共論知此衆多異學沙門梵志不能與如來共論知此食取含消如來食已安隱饒益知此食取含消如來食已不安隱饒益知此食取含消如來食已得辯才說法知此食取含消如來食已不得辯才說法是謂阿難比丘未曾有法大目乳連阿難比丘雖無他心智而善知如來哺時從燕坐起豫為人說今日如來行如是如是現法樂居審如所說諦無有異是謂阿難比丘未曾有法尊者阿難作是說諸賢我奉侍佛來二十五年若以此心起貢高者無有是相若尊者阿難作此說是謂尊者阿難未曾有法尊者阿難復作是說諸賢我奉侍佛來二十五年初不非時見佛若尊者阿難作此說是謂尊者阿難未曾

有法尊者阿難復作是說諸賢我奉侍佛來二十五年未曾為佛所見訶責除其一過此亦為他故若尊者阿難作此說是謂尊者阿難未曾有法尊者阿難復作是說諸賢我從如來受八万法聚受持不忘若以此起貢高者無有此相若尊者阿難作此說是謂尊者阿難未曾有法尊者阿難復作是說諸賢我從如來受八万法聚初不再問除其一句彼亦如是不易若尊者阿難作此說是謂尊者阿難未曾有法尊者阿難復作是說諸賢我從如來受持八万法聚初不見賢我從如來受持八万法聚初不見從他人受法若尊者阿難作此說是謂尊者阿難未曾有法尊者阿難復作是說諸賢我從如來受持八万法聚初無是心我受此法為教語他諸賢但欲自御自息自般涅槃故若尊者阿難作此說是謂尊者阿難未曾有法尊者阿難復作是說諸賢此甚奇甚特謂四部眾來詣我所而聽法若我因此起貢高者都無此相亦不豫作意有來問者我當如是如是答

諸賢但在坐時隨其義應若尊者阿
難作此說是謂尊者阿難未曾有法
尊者阿難復作是說諸賢此甚奇其
特謂衆多異學沙門梵志來問我事
我若以此有恐怖有畏懼身毛豎者
都無此相亦不豫作意有來問者我
當如是如是答諸賢但在坐時隨其
義應若尊者阿難作此說是謂尊者
阿難未曾有法復次一時尊者舍梨
子尊者大目犍連尊者阿難在舍衛
國婆羅邏山中是時尊者舍梨子問
曰賢者阿難汝奉侍佛來二十五年
頗憶有時起欲心耶尊者阿難白曰
尊者舍梨子我是學人而不離欲尊
者舍梨子復語曰賢者阿難我不問
汝學以無學我但問汝奉侍佛來二
十五年汝頗憶有起欲心耶尊者舍
梨子復再三問曰賢者阿難汝奉侍
佛來二十五年頗憶有時起欲心耶
尊者阿難亦至再三白曰尊者舍梨
子我是學人而不離欲尊者舍梨子
復語曰賢者阿難我不問汝學以無
學我但問汝奉侍佛來二十五年汝

頗憶有起欲心耶於是尊者大目乾
連語曰賢者阿難速答速答阿難汝
莫觸燒上尊長老於是尊者阿難答
曰尊者舍利子我奉侍佛來二十五
年我初不憶曾起欲心所以者何我
常向佛有慙愧心及諸智梵行人若
尊者阿難作此說是謂尊者阿難未
曾有法復次一時世尊遊王舍城在
巖山中是時世尊告曰阿難汝卧當
如師子卧法尊者阿難白曰世尊獸
王師子卧法云何世尊答曰阿難獸
王師子晝為食行行已入窟若欲眠
時足足相累伸尾在後右脇而卧過
夜平旦迴頭視身若獸王師子身體
不正見已不喜若獸王師子其身周
正見已便喜彼若卧起從窟而出出
已頻呻頻呻已自觀身體自觀身已
四顧而望四顧望已便再三吼再三
吼已便行求食獸王師子卧法如是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獸王師子卧法
如是比丘卧法當復云何世尊答曰
阿難若比丘依村邑過夜平旦著衣
持鉢入村乞食善護持身守攝將根

二於正念彼從村邑乞食已竟收舉衣鉢澡洗手足以足師檀著於肩上行或坐禪淨除心中諸障尋法書或經行或坐禪淨除心中諸障尋已復於初夜或經行或坐禪淨除心中諸障礙法於初夜時或經行或坐禪淨除心中諸障尋已於中夜時入室欲卧四疊優哆邏僧敷著床上褰僧伽梨作枕右脇而卧足足相累意係明相正念正智恒念起想彼後夜時速從卧起或經行或坐禪淨除心中諸障尋法如是比丘師子卧法尊者阿難曰世尊如是比丘師子卧法尊者阿難復作是說諸賢世尊教我師子喻卧法從是已來初不復以左脇而卧若尊者阿難作此說是謂尊者阿難未曾有法復次一時世尊遊拘尸那竭住起跋單力士娑羅林中小時世尊寂後欲取般涅槃時告曰阿難汝往至雙娑羅樹間可為如來比首敷床如來中夜當般涅槃尊者阿難受如來教即詣雙樹於雙樹間而

為如來北首敷床敷床已訖還詣佛
所稽首礼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已
為如來於雙樹間北首敷床唯願世
尊自當知時於是世尊將尊者阿難
至雙樹間四疊優多邏僧以敷床上
糜僧伽梨作枕右脇而卧足足相累
最後般涅槃時尊者阿難執拂侍佛
以手拭淚而作是念本有諸方比丘
衆來欲見世尊供養礼事皆得隨時
奉見世尊供養礼事若聞世尊般涅
槃已便不復來奉見世尊供養礼事
我亦不得隨時見佛供養礼事於是
世尊問諸比丘阿難比丘今在何處
時諸比丘白曰世尊尊者阿難執拂
侍佛以手拭淚而作是念本有諸方
比丘衆來欲見世尊供養礼事皆得
隨時奉見世尊供養礼事若聞世尊
般涅槃已便不復來奉見世尊供養
礼事我亦不得隨時見佛供養礼事
於是世尊告曰阿難汝勿啼泣亦莫
憂感所以者何阿難汝奉侍我身行
慈口意行慈初無二心安樂無量無
邊無限阿難若過去時諸如來無所

著等正覺有奉侍者無勝於汝阿難
若未來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有奉
侍者亦無勝汝阿難我今現在如來
無所著等正覺若有侍者亦無勝汝
所以者何阿難善知時善別時知我
是往見如來時知我非往見如來時
知比丘衆比丘尼衆是往見如來時
知比丘衆比丘尼衆非往見如來時
知優婆塞衆優婆塞女衆是往見如來
時知優婆塞衆優婆塞女衆非往見如
來時知衆多異學沙門梵志是往見
如來時知衆多異學沙門梵志非往
見如來時知此衆多異學沙門梵志
能與如來共論知此衆多異學沙門
梵志不能與如來共論知此食取舍
消如來食已得安隱饒益知此食取
舍消如來食已不得安隱饒益知此
食取舍消如來食已得辯才說法知
此食取舍消如來食已不得辯才說
法復次阿難汝雖無他心智而逆知
如來哺時從燕坐起預為人說今日
如來行如是如是現法樂居審如所
說諦無有異於是世尊欲令尊者阿

難喜告諸比丘轉輪聖王得四未曾
有法云何為四剎剎衆往見轉輪王
若默然時見已歡喜若所說時聞已
歡喜梵志衆居士衆沙門衆往見轉
輪王若默然時見已歡喜若所說時
聞已歡喜阿難比丘亦復如是得四
未曾有法云何為四比丘衆往見阿
難若默然時見已歡喜若所說時聞
已歡喜比丘居衆優婆塞衆優婆私
衆往見阿難若默然時見已歡喜若
所說時聞已歡喜復次阿難為衆說
法有四未曾有云何為四阿難比丘
為比丘衆至心說法非不至心彼比
丘衆亦作是念願尊者阿難常說法
莫令中止彼比丘衆聞尊者阿難說
法終無厭足然阿難比丘自默然住
為比丘居衆優婆塞衆優婆私衆至
心說法非不至心優婆私衆亦作是
念願尊者阿難常說法莫令中止優
婆私衆聞尊者阿難說法終無厭足
然阿難比丘自默然住復次一時佛
般涅槃後不久尊者阿難遊於金剛
住金剛村中是時尊者阿難无量百

千衆前後圍繞而為說法於是尊者
金剛子亦在衆中尊者金剛子心作
是念此尊者阿難故是學人未離欲
耶我寧可入如其像定以如其像定
觀尊者阿難心於是尊者金剛子便
入如其像定以如其像定觀尊者阿
難心尊者金剛子即知尊者阿難故
是學人而未離欲於是尊者金剛子
從三昧起向尊者阿難而說頌曰
山林靜思惟 涅槃令入心 瞿曇禪無亂
不久息跡證

於是尊者阿難受尊者金剛子教離
衆獨行精進無亂彼離衆獨行精進
無亂族姓子所為剗除鬚髮著袈裟
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梵
行訖彼即於現法自知自覺自作證
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
不更受有知如真尊者阿難知法已
乃至得阿羅訶尊者阿難作是說諸
賢我坐床上下頭未至枕頃便斷一
切漏得心解脫若尊者阿難作此說
是謂尊者阿難未曾有法尊者阿難
復作是說諸賢我當結加趺坐而般

涅槃尊者阿難便結加趺坐而般涅槃若尊者阿難結加趺坐而般涅槃是謂尊者阿難未曾有法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侍者經第二竟

四百二十九字

中阿含未曾有法品薄拘羅經第三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般涅槃後不久尊者薄拘羅遊王舍城在竹林加蘭哆園今時有一異學是尊者薄拘羅未出家時親善朋友中後仿佯往詣尊者薄拘羅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異學曰賢者薄拘羅我欲有所問為見聽不尊者薄拘羅答曰異學隨汝所問聞已當思異學問曰賢者薄拘羅於此正法律中學道幾時尊者薄拘羅答曰異學我於此正法律中學道已來八十年異學復問曰賢者薄拘羅汝於此正法律中學道已來八十年頗憶曾行姪欲事耶尊者薄拘羅語異學曰汝莫作是問更問餘事賢者薄拘羅於此正法律中學道已來八十年頗憶曾起欲想耶異學汝應作是問於是異學便作是語我今更問

次尊者薄拘羅作是說諸賢我乞食來八十年未曾憶受居士請未曾超越乞食未曾從大家乞食於中當得淨好極妙豐饒食取含消未曾視女人面未曾憶入比丘尼坊中未曾憶與比丘尼共相問訊乃至道路亦不共語若尊者薄拘羅作此說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復次尊者薄拘羅作是說諸賢我於此正法律中學道已來八十年未曾憶畜沙弥未曾憶為白衣說法乃至四句頌亦不為說若尊者薄拘羅作此說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復次尊者薄拘羅作是說諸賢我於此正法律中學道已來八十年未曾有病乃至彈指頃頭痛者未曾憶服藥乃至一片訶梨勒若尊者薄拘羅作此說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復次尊者薄拘羅作是說諸賢我於三日夜中得三達證若尊者薄拘羅作此說

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復次尊者薄拘羅作是說諸賢我結加趺坐而般涅槃尊者薄拘羅便結加趺坐而般涅槃若尊者薄拘羅結加趺坐而般涅槃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尊者薄拘羅所說如是彼時異學及諸比丘聞所說已歡喜奉行

薄拘羅經第三竟

九百八十字

中阿含未曾有法品阿修羅經第四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鞞蘭若在黃蘆園今時婆羅邏阿修羅王牟梨遮阿修羅子色像巍巍光輝晬晬夜將向旦往詣佛所禮世尊足却住一面世尊問曰婆羅邏大海中阿修羅无有衰退阿修羅壽阿修羅色阿修羅樂阿修羅力諸阿修羅樂大海中耶婆羅邏阿修羅王牟梨遮阿修羅子答曰世尊我大海中諸阿修羅無有衰退於阿修羅壽阿修羅色阿修羅樂阿修羅力諸阿修羅樂大海中世尊復問曰婆羅邏大海中有幾未曾有法令諸阿修羅見已樂中婆羅邏答曰世尊我大海中有八未曾有法令諸

阿修羅見已樂中去何為八世尊我
大海從下至上周迴漸廣均調轉上
以成於岸其水常滿未曾流出世尊
若我大海從下至上周迴漸廣均調
轉上以成於岸其水常滿未曾流出者
是謂我大海中第一未曾有法諸阿
修羅見已樂中復次世尊我大海潮
未曾失時世尊若我大海潮未曾失
時者是謂我大海中第二未曾有法諸
阿修羅見已樂中復次世尊我大海水
甚深無底極廣無邊世尊若我大海
甚深無底極廣無邊者是謂我大海中
第三未曾有法諸阿修羅見已樂中
復次世尊我大海水鹹皆同一味世
尊若我大海水鹹皆同一味者是謂
我大海中第四未曾有法諸阿修羅
見已樂中復次世尊我大海中多有
珍寶無量瓊異種種珍琦充滿其中
珍寶名者謂金銀水精琉璃摩尼真
珠碧玉白珂螺璧珊瑚琥珀瑪瑙
瑠赤石琰珠世尊若我大海中多有
珍寶无量瓊異種種珍琦充滿其中
珍寶名者謂金銀水精琉璃摩尼真

珠碧玉白珂瑩璧珊瑚席珀馬瑙瑤
瑁赤石斑珠者是謂我大海中第五
未曾有法諸阿修羅見已樂中復次
世尊我大海中大神所居大神名者
謂阿修羅軋塔起羅刹魚摩竭龜鼉
婆留泥帝魔伽羅提帝魔伽羅
復次大海中甚奇甚特衆生身體有
百由延有二百由延有三百由延有
至七百由延身皆居海中世尊若大
海中大神所居大神名者謂阿修羅
軋塔起羅刹魚摩竭龜鼉婆留泥帝
魔帝魔伽羅提帝魔伽羅復次大海
中甚奇甚特衆生身體有百由延有
二百由延有三百由延有至七百由
延身皆居海中者是謂我大海中第
六未曾有法諸阿修羅見已樂中復
次世尊我大海清淨不受死屍若有
命終者過夜風便吹著岸上世尊若
我大海清淨不受死屍若有命終者
過夜風便吹著岸上者是謂我大海
中第七未曾有法諸阿修羅見已樂
中復次世尊我大海閻浮洲中有五
大河一曰恒伽二曰搖尤邨三曰舍

牢淨四曰阿夷羅婆提五曰摩企志
入大海既入中已各捨本名皆曰大
海世尊若我大海閻浮洲中有五大
河一曰恒伽二曰搖尤那三曰舍牢
浮四曰阿夷羅婆提五曰摩企志入
大海既入中已各捨本名皆曰大海者
是謂我大海中第八未曾有法諸阿
修羅見已樂中世尊是謂我大海中
有八未曾有法諸阿修羅見已樂中
世尊於佛正法律中有幾未曾有法
今諸比丘見已樂中世尊答曰婆羅
邏我正法律中亦有八未曾有法令
諸比丘見已樂中云何為八婆羅邏
如大海從下至上周迴漸廣均調轉
上以成於岸其水常滿未曾流出婆
羅邏我正法律亦復如是漸作漸學
漸盡漸教婆羅邏若我正法律中漸
作漸學漸盡漸教者是謂我正法律
中第一未曾有法令諸比丘見已樂
中復次婆羅邏如大海潮未曾失時
婆羅邏我正法律亦復如是為比丘
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施設禁戒諸
幾姓子乃至命盡終不犯戒婆羅邏

若我正法律中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施設禁戒諸族姓子乃至命盡終不犯戒者是謂我正法律中第二未曾有法令諸比丘見已樂中復次婆羅邏如大海水甚深無底極廣無邊婆羅邏我正法律亦復如是諸法甚深甚深無底極廣無邊婆羅邏若我正法律中諸法甚深甚深無底極廣無邊者是謂我正法律中第三未曾有法令諸比丘見已樂中復次婆羅邏如大海水鹹皆同一味婆羅邏我正法律亦復如是無欲為味覺味息味及道味婆羅邏若我正法律中無欲為味覺味息味及道味者是謂我正法律中第四未曾有法令諸比丘見已樂中復次婆羅邏如大海中多有珍寶無量瓊異種種珍琦充滿其中珍寶名者謂金銀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螺壁珊瑚琥珀馬瑙瑇瑁赤石琰珠婆羅邏我正法律亦復如是多有珍寶无量瓊異種種珍琦充滿其中珍寶名者謂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

支八支聖道婆羅邏若我正法律
中多有珍寶无量瓊異種種瓏琦充
滿其中珍寶名者謂四念處四正勤
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
道者是謂我正法律中第五未曾有
法令諸比丘見已樂中復次婆羅邏
如大海中大神所居大神名者謂阿
修羅乾塔起羅刹魚摩竭龜鼉婆留
泥帝魔帝魔伽羅提帝魔伽羅復次
大海中甚奇甚特衆生身體有百由
延有二百由延有三百由延有至七
百由延身皆居海中婆羅邏我正法
律亦復如是聖衆大神皆居其中大
神名者謂阿羅訶向阿羅訶阿邨舍
向阿邨舍斯陀舍向斯陀舍須陀洹
向須陀洹婆羅邏若我正法律中聖
衆大神皆居其中大神名者謂阿羅
訶向阿羅訶阿邨舍向阿邨舍斯陀
舍向斯陀舍須陀洹向須陀洹者是
謂我正法律中第六未曾有法令諸
比丘見已樂中復次婆羅邏如大海
清淨不受死屍若有命終者過夜風
更吹著岸上婆羅邏我正法律亦復

如是聖衆清淨不受死尸若有不精
進人惡生非梵行稱梵行非沙門稱
沙門彼雖墮在聖衆之中然去聖衆
遠聖衆亦復去離彼遠婆羅邏若我
正法律中聖衆清淨不受死屍若有
不精進人惡生非梵行稱梵行非沙
門稱沙門彼雖墮在聖衆之中然去
聖衆遠聖衆亦復去離彼遠者是謂
我正法律中第七未曾有法令諸比
丘見已樂中復次婆羅邏如大海閭
浮洲中有五大河一曰恒伽二曰提
尤那三曰舍牢浮四曰阿夷羅婆提
五曰摩企悉入大海既入中已各捨
本名皆曰大海婆羅邏我正法律亦
復如是刹利種族姓子剗除鬚髮著
袈裟衣至信捨家无家學道彼捨本
名同曰沙門梵志種居士種工師種
族姓子剗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
家無家學道彼捨本名同曰沙門婆
羅邏若我正法律中刹利種族姓子
剗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无家
學道彼捨本名同曰沙門梵志種居
士種工師種族姓子剗除鬚髮著袈

梁末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彼捨本名
同曰沙門者是謂我正法律中第八
未曾有法令諸比丘見已樂中婆羅
邏是謂正法律中有八未曾有法令
諸比丘見已樂中婆羅邏於意云何
若我正法律中有八未曾有法若汝
大海中有八未曾有法此二種未曾
有法何者為上為勝為妙為最婆羅
邏白曰世尊我大海中有八未曾有
法不及如來八未曾有法不如千倍
万倍不可比不可喻不可稱不可數
但世尊八未曾有法為上為勝為妙
為最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
衆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
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佛說如是婆
羅邏阿修羅王及諸比丘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

阿修羅經第四竟

二千三百
六十二字

中阿含經卷第八

一万六百
五十八字

初一日誦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中阿含經卷第九

履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未曾有法品地動經第五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金剛國城名曰
地令時彼地大動地大動時四面大風
起四方彗星出屋舍牆壁皆崩壞盡
於是尊者阿難見地大動地大動時
四面大風起四方彗星出屋舍牆壁
皆崩壞盡尊者阿難見已恐怖舉身
毛豎往詣佛所稽首礼足却住一面
白曰世尊今地大動地大動時四面
大風起四方彗星出屋舍牆壁皆崩
壞盡於是世尊語尊者阿難曰如是
阿難今地大動如是阿難地大動時
四面大風起四方彗星出屋舍牆壁
皆崩壞盡尊者阿難白曰世尊有幾
因緣令地大動地大動時四面大風
起四方彗星出屋舍牆壁皆崩壞盡
世尊答曰阿難有三因緣令地大動
地大動時四面大風起四方彗星出
屋舍牆壁皆崩壞盡云何為三阿難
此地止水上水止風上風依於空阿

難有時空中大風起風起則水擾水
擾則地動是謂第一因緣令地大動
地大動時四面大風起四方彗星出
屋舍牆壁皆崩壞盡復次阿難比丘
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
大威神心自在如意足彼於地作小
想於水作无量想彼因是故此地隨
所欲隨其意擾復擾震復震護比丘
天亦復如是是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
有大福祐有大威神心自在如意足
彼於地作小想於水作无量想彼因
是故此地隨所欲隨其意擾復擾震
復震是謂第二因緣令地大動地大
動時四面大風起四方彗星出屋舍
牆壁皆崩壞盡復次阿難若如來不
久過三月已當般涅槃由是之故令
地大動地大動時四面大風起四方
彗星出屋舍牆壁皆崩壞盡是謂第
三因緣令地大動地大動時四面大
風起四方彗星出屋舍牆壁皆崩壞
盡於是尊者阿難聞是語已悲泣涕
零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其奇甚特如
來無所著等正覺成就功德得未曾

有法所以者何謂如來不久過三月
已當般涅槃是時令地大動地大動
時四面大風起四方彗星出屋舍牆
壁皆崩壞盡世尊語尊者阿難曰如
是阿難如是阿難甚奇甚特如來無
所著等正覺成就功德得未曾有法
所以者何謂如來不久過三月已當
般涅槃是時令地大動地大動時四
面大風起四方彗星出屋舍牆壁皆
崩壞盡復次阿難我往詣无量百千
刹利衆共坐談論今可彼意共坐定
已如彼色像我色像亦然如彼音聲
我音聲亦然如彼威儀礼節我威儀
礼節亦然若彼問義我答彼義復次
我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
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
喜已即彼覆沒我既沒已彼不知誰
為人為非人阿難如是甚奇甚特如
來無所著等正覺成就功德得未曾
有法如是梵志衆居士衆沙門衆阿
難我往詣无量百千四王天衆共坐
談論今可彼意共坐定已如彼色像
我色像亦然如彼音聲我音聲亦然如

彼威儀札節我威儀札節亦然若彼
問義我答彼義復次我為彼說法勸
發渴仰成就歡喜无量方便為彼說
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彼處沒
我既沒已彼不知誰為天為異天阿
難如是其奇其特如來無所著等正
覺成就功德得未曾有法如是三十
三天檢摩天兜率哆天化樂天他化
樂天梵身天梵宮樓天少光天无量
光天晃昱天少淨天无量淨天遍
淨天无罣碍天受福天果實天無煩
天無熱天善見天善現天阿難我往
詣无量百千色究竟天衆共坐談論
今可彼意共坐定已如彼色像我色
像亦然如彼音聲我音聲亦然如彼
威儀札節我威儀札節亦然若彼問
義我答彼義復次我為彼說法勸發
渴仰成就歡喜无量方便為彼說法
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彼處沒我
既沒已彼不知誰為天為異天阿難
如是其奇其特如來無所著等正覺
成就功德得未曾有法佛說如是尊
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中阿含經卷第五 第五經 目

地動經第五竟

一千二百五十三字

中阿含未曾有法品瞻波經第六

初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瞻波在恒伽池邊。尔時世尊月十五日。說從解脫時。於比丘衆前敷座而坐。世尊坐已。即便入定。以他心智觀察衆心。觀衆心已至初夜。竟默然而坐。於是有一比丘。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初夜已訖。佛及比丘衆集坐。來久。唯願世尊說從解脫。尔時世尊默然不答。於是世尊復至中夜。默然而坐。彼一比丘。再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初夜已過。中夜將訖。佛及比丘衆集坐。來久。唯願世尊說從解脫。世尊亦默然不答。於是世尊復至後夜。默然而坐。彼一比丘。三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初夜既過。中夜復訖。後夜垂盡。將向欲明明。出不久。佛及比丘衆集坐。極久。唯願世尊說從解脫。尔時世尊告彼比丘。於此衆中。有一比丘。已為不淨。彼時尊者大目犍連。亦

在衆中於是尊者大目犍連便作是
念世尊為何比丘而說此衆中有一
比丘已為不淨我寧可入如其像定
以如其像定他心之智觀察衆心尊
者大目犍連即入如其像定以如其
像定他心之智觀察衆心尊者大目
犍連便知世尊所為比丘說此衆中
有一比丘已為不淨於是尊者大目
犍連即從定起至彼比丘前牽臂將
出開門置外癡人遠去莫於此住不
復得與比丘衆會從今已去非是比
丘閉門下鑰還詣佛所稽首佛足却
坐一面白曰世尊所為比丘說此衆
中有一比丘已為不淨我已逐出世
尊初夜既過中夜復訖後夜垂盡將
向欲明明出不久佛及比丘衆集坐
極久唯願世尊說從解脫世尊告曰
大目犍連彼愚癡人當得大罪觸燒
世尊及比丘衆大目犍連若使如來
在不淨衆說從解脫者彼人則便頭
破七分是故大目犍連汝等從今已
後說從解脫如來不復說從解脫所
以者何大目犍連如彼大海從下至

上同迴漸廣均調轉上以成於岸其
水常滿未曾流出大目軋連我正
法律亦復如是漸作漸學漸盡漸教
大目軋連若我正法律漸作漸學漸
盡漸教者是謂我正法律中未曾有
法復次大目軋連如大海潮未曾失
時大目軋連我正法律亦復如是為
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塞私施設禁
戒諸族姓子乃至命盡終不犯戒大
目軋連若我正法律為比丘比丘尼
優婆塞優婆塞私施設禁戒諸族姓子
乃至命盡終不犯戒者是謂我正法
律中未曾有法復次大目軋連如大
海水甚深無底極廣無邊大目軋連
我正法律亦復如是諸法甚深甚深
無底極廣無邊大目軋連若我正法
律諸法甚深甚深無底極廣無邊者
是謂我正法律中未曾有法復次大
目軋連如海水鹹皆同一味大目軋
連我正法律亦復如是無欲為味覺
味息味及道味大目軋連若我正法
律無欲為味覺味息味及道味者是
謂我正法律中未曾有法復次大目

軋連如大海中多有珍寶無量殫異
種種珍奇充滿其中珍寶名者謂金
銀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車
珊瑚琥珀馬瑙瑤瑁赤石琰珠大
目軋連我正法律亦復如是多有珍
寶無量殫異種種珍奇充滿其中珍
寶名者謂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
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大目軋
連若我正法律多有珍寶無量殫異
種種珍奇充滿其中珍寶名者謂四
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
覺支八支聖道者是謂我正法律中
未曾有法復次大目軋連如大海中
大神所居大神名者謂阿修羅軋查
惹羅刹魚摩竭龜鼉婆留泥帝魔帝
魔伽羅提帝魔伽羅復次大海中甚
奇甚特衆生身體有百由延有二百
由延有三百由延有至七百由延身
皆居海中大目軋連我正法律亦復
如是聖衆大神皆居其中大神名者
謂阿羅訶向阿羅訶阿那含向阿那
含斯陀舍向斯陀舍須陀洹向須陀
洹大目軋連若我正法律聖衆大神

皆居其中大神名者謂阿羅訶向阿羅訶阿那舍向阿那舍斯陀舍向斯陀舍須陀洹向須陀洹者是謂我正法律中未曾有法復次大目犍連如大海清淨不受死屍若有命終者過夜風便吹著岸上大目犍連我正法律亦復如是聖衆清淨不受死屍若有不精進人惡生非梵行穢梵行非沙門穢沙門彼雖隨在聖衆之中然去聖衆遠聖衆亦復去離彼遠大目犍連若我正法律聖衆清淨不受死屍若有不精進人惡生非梵行穢梵行非沙門穢沙門彼雖隨在聖衆之中然去聖衆遠聖衆亦復去離彼遠者是謂我正法律中未曾有法復次大目犍連如彼大海閻浮洲中有五大河一曰恒伽二曰搖尤那三曰舍牢浮四曰阿夷羅婆提五曰摩企皆入大海及大海中龍水從空雨墮滍如車釐是一切水不能令大海有增減也大目犍連我正法律亦復如是剎利種族姓子剎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不移動心解脫

自作證成就遊大目軼連不移動心
解脫於我正法律中無增無減如是
梵志種居士種工師種族姓子剃除
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不移動心解脫自作證成就遊大目
軼連不移動心解脫於我正法律中
無增無減大目軼連若我正法律剎
利種族姓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
信捨家無家學道不移動心解脫自
作證成就遊大目軼連不移動心解
脫於我正法律中無增無減如是梵
志種居士種工師種族姓子剃除鬚
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不
移動心解脫自作證成就遊大目軼
連不移動心解脫於我正法律中無
增無減者是謂我正法律中未曾有
法佛說如是尊者大目軼連及諸比
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瞻波經第六竟

二十八百
二十四字

中阿含未曾有法品郁伽長者經第七

初一
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鞞舍離住大林
中尔時郁伽長者唯婦女侍從在諸
女前從鞞舍離出於鞞舍離大林中

間唯作女妓娛樂如王於是郁伽長者飲酒大醉捨諸婦女至大林中郁伽長者飲酒大醉遙見世尊在林樹間端正姝好猶星中月光耀晞晞晃若金山相好具足威神巍巍諸根寂定無有蔽尋成就調御息心靜默彼見佛已即時醉醒郁伽長者醉既醒已便往詣佛稽首礼足却坐一面尔時世尊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无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如諸佛法先說端正法聞者歡悅謂說施說戒說生天法毀呾欲為灾患生死為穢穢歎无欲為妙道品白淨世尊為彼說如是法已佛知彼有歡喜心具足心柔軟心堪耐心勝上心一向心無疑心無盖心有能有力堪受正法謂如諸佛說正法要世尊即為彼說苦習滅道彼時郁伽長者即於坐中見四聖諦苦習滅道猶如白素易染為色郁伽長者亦復如是即於坐中見四聖諦苦習滅道於是郁伽長者已見法得法覺白淨法斷疑度惑更無餘尊不復從他

無有猶豫已住果證於世尊法得無
所畏即從坐起為佛作禮白曰世尊
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衆唯願世
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
歸乃至命盡世尊我從今日從世尊
自盡形壽梵行為首受持五戒郁伽
長者從世尊自盡形壽梵行為首受
持五戒已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還
歸其家即集諸婦人集已語曰汝等
知不我從世尊自盡形壽梵行為首
受持五戒汝等欲得住於此者便可
住此行施作福若不欲住者各自還
歸若汝欲得嫁者我當嫁汝於是寂
大夫人白郁伽長者若尊從佛自盡
形壽梵行為首受持五戒者便可以
我與彼某甲郁伽長者即為呼彼人
以左手執大夫人臂右手執金澡罐
語彼人曰我今以大夫人與汝作婦
彼人聞已便大恐怖身毛皆豎白郁
伽長者長者欲煞我耶欲煞我耶長
者荅曰我不煞汝然我從佛自盡形
壽梵行為首受持五戒是故我以寂
大夫人與汝作婦耳郁伽長者已與

大夫人當與與時都無悔心是時世尊元量百千大眾圍繞於中咨嗟稱歎郁伽長者郁伽長者有八未曾有法於是有一比丘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往詣郁伽長者家郁伽長者遙見比丘來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比丘白曰尊者善來尊者久不來此願坐此床彼時比丘即坐其床郁伽長者礼比丘足却坐一面比丘告曰長者汝有善利有大功德所以者何謂世尊為汝無量百千大眾圍繞於中咨嗟稱歎郁伽長者有八未曾有法長者汝有何法郁伽長者答比丘曰尊者世尊初不說異然我不知世尊為何因說但尊者聽謂我有法一時世尊遊鞞舍離住大林中尊者我於今時唯婦女侍從我家在前出鞞舍離於鞞舍離大林中間唯作女妓娛樂如王尊者我於今時飲酒大醉捨諸婦女至大林中尊者我時大醉遙見世尊在林樹間端正姝好猶星中月光耀晳晳晃若金山相好具足威神巍巍諸根寂定無有蔽碍成就

調御息心靜默我見佛已即時醉醒
尊者我有是法比丘歎曰長者若有
是法甚奇甚特尊者我不但有是法
復次尊者我醉醒已便往詣佛稽首
孔足却坐一面世尊為我說法勸發
渴仰成就歡喜无量方便為我說法
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如諸佛法先
說端正法聞者歡悅謂說施說戒說
生天法毀咎欲為灾患生死為穢稱
歎無欲為妙道品白淨世尊為我說
如是法已佛知我有歡喜心具足心
柔軟心堪耐心勝上心一向心無疑
心無蓋心有能有力堪受正法謂如
諸佛說正法要世尊即為我說苦習
滅道我今時即於坐中見四聖諦苦
習滅道猶如白素易染為色尊者我
亦如是即於坐中見四聖諦苦習滅
道尊者我有是法比丘歎曰長者若
有是法甚奇甚特尊者我不但有是
法復次尊者我見法得法覺白淨法
斷疑度惑更無餘尊不復從他無有
猶豫已住果證於世尊法得無所畏
尊者我今時即從坐起稽首佛足世

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衆唯願
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
自歸乃至命盡世尊我從今日從世
尊自盡形壽梵行為首受持五戒尊
者若我從世尊自盡形壽梵行為首
受持五戒未曾知已犯戒尊者我有
是法比丘歎曰長者若有是法甚奇
甚特尊者我不但有是法復次尊者
我今時從世尊自盡形壽梵行為首
受持五戒已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
還歸其家集諸婦女集已語曰汝等
知不我從世尊自盡形壽梵行為首
受持五戒汝等欲得住於此者便可
住此行施作福若不欲住者各自還
歸若汝欲得嫁者我當嫁汝於是取
大夫人來白我曰若尊從佛自盡形
壽梵行為首受持五戒者便可以我
與彼某甲尊者我今時即為呼彼人
以左手執大夫人臂右手執金澡罐
語彼人曰我今以大夫人與汝作婦
彼人聞已便大恐怖身毛皆豎而白
我曰長者欲煞我耶長者欲煞我耶
尊者我語彼曰不欲煞汝然我從佛

自盡形壽梵行為首受持五戒是故
我以寂大夫人與汝作婦耳尊者我
已與大夫人當與與時都無悔心尊
者我有是法比丘歎曰長者若有是
法甚奇甚特尊者我不但有是法復
次尊者我詣衆園時若初見一比丘
便為作禮若彼比丘經行者我亦隨
經行若彼坐者我亦於一面坐坐已
聽法彼尊為我說法我亦為彼尊說
法彼尊問我事我亦問彼尊事彼尊
答我事我亦答彼尊事尊者我未曾
憶輕慢上中下長老上尊比丘尊者
我有是法比丘歎曰長者若有是法
甚奇甚特尊者我不但有是法復次
尊者我在比丘衆行布施時天住虛
空而告我曰長者此是阿羅訶此是
向阿羅訶此是阿那含此是向阿那
含此是斯陀含此是向斯陀含此是
須陀洹此是向須陀洹此精進此不
精進尊者我施比丘衆時未曾憶有
分別意尊者我有是法比丘歎曰長
者若有是法甚奇甚特尊者我不但
有是法復次尊者我在比丘衆行布

施時有天住虛空中而告我曰長者
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世尊善說法
如來聖衆善趣向尊者我不從彼天
信不從彼欲樂不從彼所聞但我自
有淨智知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世
尊善說法如來聖衆善趣向尊者我
有是法比丘歎曰長者若有是法甚
奇甚特尊者我不但有是法復次尊
者謂佛所說五下分結貪欲瞋恚身
見戒取疑我見此五無一不盡令縛
我還此世間入於胎中尊者我有是
法比丘歎曰長者若有是法甚奇甚
特郁伽長者白比丘曰願尊在此食
比丘為郁伽長者故默然受請郁伽
長者知彼比丘默然受已即從坐起
自行澡水以極淨美種種豐饒食噉
含消自手斟酌令得飽滿食訖收器
行澡水竟持一小床別坐聽法比丘
為長者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
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
喜已從坐起去往詣佛所稽首礼足
却坐一面讚與郁伽長者本所共論
盡向佛廣說於是世尊告諸比丘我

以是故咨嗟稱歎郁伽長者有八未
曾有法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

郁伽長者經第七竟

二千三百二十九字

中阿含未曾有法品郁伽長者經第八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般涅槃後不久衆
多上尊長老比丘遊鞞舍離在獼猴
水邊高樓臺觀尔時郁伽長者施設
如是大施謂與遠來客食與行人病
人瞻病者食常設粥食常設飯食供
給守僧園人常請二十衆食五日都
請比丘衆食施設如是大施復於海
中有一船載滿貨還價直百千一
時没失衆多上尊長老比丘聞郁伽
長者施設如是大施謂與遠來客食
與行人病人瞻病者食常設粥食常
設飯食供給守僧園人常請二十衆
食五日都請比丘衆食聞已共作是
議諸賢誰能往語郁伽長者長者可
止勿復布施長者後自當知彼作是
念尊者阿難是佛侍者受世尊教佛
所稱譽及諸智梵行人尊者阿難欲
往語郁伽長者長者可止勿復布施

長者後自當知諸賢我等共往詣尊者阿難所說如此事於是衆多上尊長老比丘往詣尊者阿難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語曰賢者阿難知不郁伽長者施設如是大施謂與遠來客食與行人病人瞻病者食常設粥食常設飯食供給守僧國人常請二十衆食五日都請比丘衆食施設如是大施復於海中有一船舶載滿貨還價直百千一時沒失我等共作是議誰能往語郁伽長者而作是語長者可止勿復布施長者後自當知復作是念尊者阿難是佛侍者受世尊教佛所稱譽及諸智梵行人尊者阿難能往語郁伽長者長者可止勿復布施長者後自當知賢者阿難可往詣郁伽長者而語彼曰長者可止勿復布施長者後自當知尊者阿難白諸長老上尊比丘曰諸尊郁伽長者其性嚴整若我自為語者儻能致大不喜諸尊我為誰語諸長老上尊比丘荅曰賢者稱比丘衆語稱比丘衆語已彼無所言尊者阿難便默然受

諸長老上尊比丘命於是諸長老上尊比丘知尊者阿難默然許已即從坐起繞尊者阿難各自還去尊者阿難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往詣郁伽長者家郁伽長者遙見尊者阿難來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尊者阿難白曰善來尊者阿難尊者阿難久不來此願坐此床尊者阿難即坐其床郁伽長者礼尊者阿難足却坐一面尊者是夫施與遠來客食與行人病人瞻病者食常設粥食常設飯食供給守僧園人常請二十衆食五日都請比丘衆食施設如是大施復於海中有船舶載滿貨還價直百千一時迷失長者可止勿復布施長者後自當知長者白曰尊者阿難為是誰語尊者阿難荅曰長者我宣比丘衆語長者白曰若尊者阿難宣比丘衆語者無所復論若自語者或能致大不喜尊者阿難若我如是捨與如是惠施一切財物皆悉竭盡但使我願滿如轉輪王願尊者阿難問曰長者云何

轉輪王願長者荅曰尊者阿難村中
貧人作是念令我於村中取富即是
彼願村中富人作是念令我於邑中
取富即是彼願邑中富人作是念令
我於城中取富即是彼願城中富人
作是念令我於城中作宗正即是彼
願城中宗正作是念令我作國相即
是彼願國相作是念令我作小王即
是彼願小王作是念令我作轉輪王
即是彼願轉輪王作是念令我如族
姓子所為剝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
捨家無家學道者語無上梵行訖令
我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
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
受有知如真即是彼願尊者阿難若
我如是捨與如是惠施一切財物皆
悉竭盡但使我願滿如轉輪王願尊
者阿難我有是法尊者阿難歎曰夫
者若有是法甚奇甚持復次尊者阿
難我不但有是法尊者阿難我詣僧
園時若初見一比丘便為作礼若彼
比丘經行者我亦隨經行若彼坐者
我心於一面坐坐已聽法彼尊為我

說法我亦為彼尊說法彼尊問我事
我亦問彼尊事彼尊答我事我亦答
彼尊事尊者阿難我未曾憶輕慢上中
下長老上尊比丘尊者阿難我有是法
尊者阿難歎曰長者若有是法甚奇
甚持復次尊者阿難我不但有是法
尊者阿難我在比丘衆行布施時天
住虛空而告我曰長者此是阿羅訶
此是向阿羅訶此是阿邨舍此是向
阿邨舍此是斯陀舍此是向斯陀舍
此是須陀洹此是向須陀洹此是精
進此不精進尊者阿難我施比丘衆
時未曾憶有分別意尊者阿難我有
是法尊者阿難歎曰長者若有是法
甚奇甚持復次尊者阿難我不但有
是法尊者阿難我在比丘衆行布施
時天住虛空而告我曰長者有如來
無所著等正覺世尊善說法如來聖
衆善趣向我不從彼天信不從彼欲
樂不從彼所聞但我自有淨智知有
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世尊善說法如
來聖衆善趣向尊者阿難我有是法
尊者阿難歎曰長者若有是法甚奇

甚特復次尊者阿難我不但有是法
尊者阿難我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
得第四禪成就遊尊者阿難我有
是法尊者阿難歎曰長者若有是法
甚奇甚特於是郁伽長者白曰尊者
阿難願在此食尊者阿難為郁伽長
者故默然受請郁伽長者知尊者阿
難默然受已即從坐起自行澡水以
極淨美種種豐饒食飲合消自手斟
酌令得飽滿食訖收器行澡水已取
一小床別坐聽法尊者阿難為彼說
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无量方便為
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從坐
起去尊者阿難所說如是郁伽長者
聞尊者阿難所說歡喜奉行

郁伽長者經第八竟

一千七百四十八字

中阿含未曾有法品手長者經第九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阿邏鞞伽邏在
憩林中尔時手長者與五百大長者
俱往詣佛所稽首礼足却坐一面五
百長者亦礼佛足却坐一面世尊告
曰手長者汝今有此極大衆長者汝
以何法攝此大衆彼時手長者白曰

世尊謂有四事攝如世尊說一者點
施二者愛言三者以利四者等利世
尊我以此攝於大衆或以惠施或以
愛言或以利或以等利世尊歎曰善
哉善哉手長者汝能以如法攝於大
衆又以如門攝於大衆以如因緣攝
於大衆手長者若過去有沙門梵志
以如法攝大衆者彼一切即此四事
攝於中或有餘手長者若有未來沙
門梵志以如法攝大衆者彼一切即
此四事攝於中或有餘手長者若有
現在沙門梵志以如法攝大衆者彼
一切即此四事攝於中或有餘於是
世尊為手長者說法勸發渴仰成就
歡喜无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
成就歡喜已默然而住於是手長者
佛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
從坐起為佛作禮繞三匝而去還歸
其家到外門已若有人者盡為說法勸
發渴仰成就歡喜中門內門及入在
內若有人者盡為說法勸發渴仰成
就歡喜已昇堂敷床結加趺坐心與
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

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
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无量善
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
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
甚大无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
遊今時三十三天集在法堂咨嗟稱
歎手長者諸賢手長者有大善利有
大功德所以者何彼手長者佛為說
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從坐起
為佛作禮繞三匝而去還歸其家到
外門已若有人者盡為說法勸發渴
仰成就歡喜中門內門及入在內若
有人者盡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
喜已昇堂敷床結加趺坐心與慈俱
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
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
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无量善修遍
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
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
无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於
是毗沙門大天王色像巍巍光耀
曄曄夜將向旦往詣手長者家告曰
長者汝有善利有大功德所以者何
今

二十三天為長者集在法堂咨嗟稱

歎手長者有大善利有大功德所以

者何諸賢彼手長者佛為說法勸發

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從坐起為佛作

禮繞三匝而去還歸其家到外門已

若有人者盡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

歡喜中門內門及入在內若有人者

盡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昇

堂敷床結加趺坐心與慈俱遍滿一

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

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

無諍極廣甚大无量善修遍滿一切

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

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无量善

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是時手長

者默然不語不觀不視毗沙門大天

王所以者何以尊重定守護定故今

時世尊於无量百千眾中咨嗟稱歎

手長者手長者有七未曾有法彼手

長者我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

已即從坐起為我作禮繞三匝而去

還歸其家到外門已若有人者盡為

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中門內門

及入在內若有人者盡為說法勸發
渴仰成就歡喜已昇堂敷床結加趺
坐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
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
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
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
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
諍極廣甚大无量善修遍滿一切世
間成就遊今三十三天為彼集在法
堂咨嗟稱歎手長者有大善利有大
功德所以者何諸賢彼手長者佛為
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從坐
起為佛作禮繞三匝而去還歸其家
到外門已若有人者盡為說法勸發
渴仰成就歡喜中門內門及入在內
若有人者盡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
歡喜已昇堂敷床結加趺坐心與慈
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
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
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无量善修
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
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
大无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

今毗沙門大天王色像巍巍光耀曄曄夜將向旦詣手長者家告曰長者汝有善利有大功德所以者何今三十三天為長者集在法堂咨嗟稱歎手長者有大善利有大功德所以者何諸賢彼手長者佛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從坐起為佛作禮繞三匝而去還歸其家到外門已若有人者盡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中門內門及入在內若有人者盡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昇堂敷床結加趺坐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往詣手長者家手長者遙見比丘來即從坐起叉手向比丘白曰尊者善來尊者久不來此願坐此床彼時比丘即坐其床手長者禮比丘足却坐一面比丘告

曰長者汝有善利有大功德所以者
何世尊為汝於无量百千眾中咨嗟
稱歎手長者手長者有七未曾有法
手長者我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
喜已即從坐起為我作禮繞三匝而
去還歸其家到外門已若有人者盡
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中門內
門及入在內若有人者盡為說法勸
發渴仰成就歡喜已昇堂敷床結加
趺坐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
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
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
大无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
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
無諍極廣甚大无量善修遍滿一切
世間成就遊今三十三天為彼集在
法堂咨嗟稱歎手長者有大善利有
大功德所以者何諸賢彼手長者佛
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從
坐起為佛作禮繞三匝而去還歸其
家到外門已若有人者盡為說法勸
發渴仰成就歡喜中門內門及入在
內若有人者盡為說法勸發渴仰成

就歡喜已昇堂敷床結加趺坐心與
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
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
結無怨無恙無諍極廣其大无量善
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
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恙無諍極廣
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
遊於是毗沙門大天王色像巍巍光
耀時晡夜將向旦詣手長者家告曰
長者汝有善利有大功德所以者何
今三十三天為手長者集在法堂咨
嗟稱歎手長者有大善利有大功德
所以者何諸賢彼手長者佛為說法
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從坐起為
佛作禮繞三匝而去還歸其家到外
門已若有人者盡為說法勸發渴仰
成就歡喜中門內門及入在內若有
人者盡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
已昇堂敷床結加趺坐心與慈俱遍
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
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
無恙無諍極廣甚大无量善修遍滿
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

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其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是時手長者默然不語亦不觀視毗沙門大天王所以者何以尊重定守護定故於是手長者白比丘曰尊者是時無白衣耶比丘荅曰無白衣也又問曰若有白衣者當有何咎長者荅曰尊者或有不信世尊語者彼當長夜不義不忍生極惡處受苦无量若有信佛語者彼因此事故便能尊重恭敬礼事我尊者我亦不欲令尔也尊者願在此食彼比丘為手長者故默然受請手長者知彼比丘默然受已即從坐起自行澡水以極淨美種種豐饒食噉含消自手斟酌令得飽滿食訖收器行澡水已取一小床別坐聽法彼比丘為手長者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无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從坐起去往詣佛所稽首礼足却坐一面謂與手長者本所共論盡向佛說於是世尊告諸比丘我以是故稱說手長者有七未曾有法復次汝等當知手長者復

有第八未曾有法手長者無求無欲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手長者經第九竟

二千六百五十八字

中阿含未曾有法品手長者經第十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阿邏鞞伽邏在
起林中尔時世尊告諸比丘手長者
有八未曾有法云何為八手長者有
少欲有信有慙有愧有精進有念有
定有慧手長者有少欲者此何因說手
長者自少欲不欲令他知我少欲有
信有慙有愧有精進有念有定有慧
手長者自有慧不欲令他知我有慧
手長者有少欲者因此故說手長者
有信者此何因說手長者得信堅固
深著如來信根已立終不隨外沙門
梵志若天魔梵及餘世間手長者有
信者因此故說手長者有慙者此何
因說手長者常行慙耻可慙知慙惡
不善法穢汙煩惱受諸惡報造生死
本手長者有慙者因此故說手長者
有愧者此何因說手長者常行著愧
可愧知愧惡不善法穢汙煩惱受諸

惡報造生死本手長者有惛者因此故說手長者有精進者此何因說手長者常行精進除惡不善修諸善法恒自起意專一堅因為諸善本不捨方便手長者有精進者因此故說手長者有念者此何因說手長者觀內身如身觀內覺心法如法手長者有念者因此故說手長者有定者此何因說手長者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手長者有定者因此故說手長者有慧者此何因說手長者修行智慧觀興衰法得如此智聖慧明達分別曉了以正盡苦手長者有慧者因此故說手長者有八未曾有法者因此故說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手長者經第十竟

四百七十三字

中阿含經卷第九

一万二千八百十八字

中阿含未曾有法品第四竟

一万九百四十六字 初二日誦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歲都監奉

勅彫造

中阿含經卷第十

履

東晉劉賓三藏聖曇伽提婆譯

習相應品第五

有十六經

初一日誦

何義不思念慙二

戒敬各二及本際

二食盡智說涅槃

弥醯即為比丘說

中阿含習相應品何義經第一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
給孤獨園介時尊者阿難則於晡時
從燕坐起往詣佛所稽首礼足却住
一面白曰世尊持戒為何義世尊答
曰阿難持戒者令不悔義阿難若有
持戒者便得不悔復問世尊不悔為
何義世尊答曰阿難不悔者令歡悅
義阿難若有不悔者便得歡悅復問
世尊歡悅為何義世尊答曰阿難歡
悅者令喜義阿難若有歡悅者便得
喜復問世尊喜為何義世尊答曰阿
難喜者令止義阿難若有喜者便得
止身復問世尊止為何義世尊答曰
阿難止者令樂義阿難若有止者便
得覺樂復問世尊樂為何義世尊答
曰阿難樂者令定義阿難若有樂者

便得定心復問世尊定為何義世尊
答曰阿難定者今見如實知如真義
阿難若有定者便得見如實知如真
復問世尊見如實知如真為何義世
尊答曰阿難見如實知如真者今厭
義阿難若有見如實知如真者便得
厭復問世尊厭為何義世尊答曰阿
難厭者今無欲義阿難若有厭者便
得無欲復問世尊無欲為何義世尊
答曰阿難無欲者今解脫義阿難若
有無欲者便得解脫一切婬怒癡是
為阿難因持戒便得不悔因不悔便
得歡悅因歡悅便得喜因喜便得止
因止便得樂因樂便得定阿難多聞
聖弟子因定便得見如實知如真因
見如實知如真便得厭因厭便得無
欲因無欲便得解脫因解脫便知解
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
受有知如真阿難是為法法相益法
法相因如是此戒趣至第一謂度此
岸得至彼岸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何義經第一竟

五百二十九字

中阿含經相應品不思經第二 初一日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
給孤獨園今時世尊告曰阿難持戒
者不應思令我悔阿難但法自然
持戒者便得不悔阿難有不悔者不
應思令我歡悅阿難但法自然有不
悔者便得歡悅阿難有歡悅者不應
思令我喜阿難但法自然有歡悅者
便得喜阿難有喜者不應思令我止
阿難但法自然有喜者便得止身阿
難有止者不應思令我樂阿難但法
自然有止者便得覺樂阿難有樂者
不應思令我定阿難但法自然有樂
者便得定心阿難有定者不應思令
我見如實知如真阿難但法自然有
定者便得見如實知如真阿難有見
如實知如真者不應思令我厭阿難
但法自然有見如實知如真者便得
厭阿難有厭者不應思令我無欲阿
難但法自然有厭者便得無欲阿難
有無欲者不應思令我解脫阿難但
法自然有無欲者便得解脫一切婬
恚癡阿難是為因持戒便得不悔因

不悔便得歡悅因歡悅便得喜因喜
便得止因止便得樂因樂便得定心
阿難多聞聖弟子有定心者便見如
實知如真因見如實知如真便得厭
因厭便得無欲因無欲便得解脫因
解脫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
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阿難是為
法法相益法法相因如是此戒趣至
第一謂度此岸得至彼岸佛說如是
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不思經第二竟

四百五十字

中阿含習相應品念經第三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
給孤獨園今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
丘多忘無正智便害正念正智若無
正念正智便害護諸根護戒不悔歡
悅喜止樂定見如實知如真厭無欲
解脫若無解脫便害涅槃若比丘不
多忘有正智便習正念正智若有正
念正智便習護諸根護戒不悔歡悅
喜止樂定見如實知如真厭無欲解
脫若有解脫便習涅槃佛說如是彼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念經第三竟

一百五十一字

中阿含習相應品慙愧經第四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
給孤獨園今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
無慙無愧便害愛恭敬若無愛恭敬
便害其信若無其信便害正思惟若
無正思惟便害正念正智若無正念
正智便害護諸根護戒不悔歡悅喜
止樂定見如實知如真狀無欲解脫
若無解脫便害涅槃若比丘有慙有
愧便習愛恭敬若有愛恭敬便習其
信若有其信便習正思惟若有正思
惟便習正念正智若有正念正智便
習護諸根護戒不悔歡悅喜止樂定
見如實知如真狀無欲解脫若有解
脫便習涅槃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
佛所說歡喜奉行

慙愧經第四竟

二百四十四字

中阿含習相應品慙愧經第五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
給孤獨園今時尊者舍利子告諸比
丘諸賢若比丘無慙無愧便害愛恭

敬若無愛恭敬便害其信若無其信
便害正思惟若無正思惟便害正念
正智若無正念正智便害護諸根護
戒不悔歡悅喜止樂定見如實知如
真狀無欲解脫若無解脫便害涅脥
諸賢猶如有樹若害外皮則內皮不
成內皮不成則莖幹心節枝葉花實
皆不得成諸賢當知比丘亦復如是
若無慙無愧便害愛恭敬若無愛恭
敬便害其信若無其信便害正思惟
若無正思惟便害正念正智若無正
念正智便害護諸根護戒不悔歡悅
喜止樂定見如實知如真狀无欲解
脫若無解脫便害涅脥諸賢若比丘
有慙有愧便習愛恭敬若有愛恭敬
便習其信若有其信便習正思惟若
有正思惟便習正念正智若有正念
正智便習護諸根護戒不悔歡悅喜
止樂定見如實知如真狀無欲解脫
若有解脫便習涅脥諸賢猶如有樹
不害外皮則內皮得成內皮得成則
莖幹心節枝葉華實皆得成就諸賢
當知比丘亦復如是若有慙有愧便

習愛恭敬若有愛恭敬便習其信若有其信便習正思惟若有正思惟便習正念正智若有正念正智便習護諸根護戒不悔歡悅喜止樂定見如實知如真狀無欲解脫若有解脫便習涅槃尊者舍利子所說如是彼諸比丘聞尊者舍利子所說歡喜奉行慙愧經第五竟

四百六十二字

中阿含習相應品戒經第六 初一日誦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今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犯戒便害不悔歡悅喜止樂定見如實知如真狀無欲解脫若無解脫便害涅槃若比丘持戒便習不悔歡悅喜止樂定見如實知如真狀無欲解脫若有解脫便習涅槃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戒經第六竟

一百一十字

中阿含習相應品戒經第七 初一日誦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今時尊者舍利子告諸比丘諸賢若比丘犯戒便害不悔歡悅喜止樂定見如實知如真狀無欲解

脫若無解脫便害涅脤諸賢猶如有
樹若害根者則莖幹心卽枝葉華實
皆不得成諸賢當知比丘亦復如是
若有犯戒便害不悔歡悅喜止樂定
見如實知如真厭無欲解脫若無解
脫便害涅脤諸賢若比丘持戒便習
不悔歡悅喜止樂定見如實知如真
厭無欲解脫若有解脫便習涅脤諸
賢猶如有樹若不害根者則莖幹心
節枝葉華實皆得成就諸賢當知比
丘亦復如是若有持戒便習不悔歡
悅喜止樂定見如實知如真厭無欲
解脫若有解脫便習涅脤尊者舍利
子所說如是彼諸比丘聞尊者舍利
子所說歡喜奉行

戒經第七竟

三百九字

中阿含經相應品恭敬經第八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
給孤獨園今時世尊告諸比丘比丘
當行恭敬及善觀敬重諸梵行人若
比丘不行恭敬不善觀不敬重諸梵
行已具威儀法者必無是處不具威
儀法已具學法者必無是處不具學

法已具戒身者必無是處不具戒身
已具定身者必無是處不具定身已
具慧身者必無是處不具慧身已具
解脫身者必無是處不具解脫身已
脫知見身已具涅槃者必無是處若
比丘行恭敬及善觀敬重諸梵行已
具威儀法者必有是處具威儀法已
具學法者必有是處具學法已具戒
身者必有是處具戒身已具定身者
必有是處具定身已具慧身者必有
是處具慧身已具解脫身者必有是
處具解脫身已具解脫知見身者必
有是處具解脫知見身已具涅槃者
必有是處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
所說歡喜奉行

恭敬經第八竟

三百字

中阿含經相應品恭敬經第九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
給孤獨園今時世尊告諸比丘比丘
當行恭敬及善觀敬重諸梵行人若
比丘不行恭敬不善觀不敬重諸梵
行已具威儀法者必無是處不具威

儀法已具學法者必無是處不具學
法已護諸根護戒不悔歡悅喜止樂
定見如實知如真狀無欲解脫不具
解脫已具涅槃者必無是處若比丘
行恭敬及善觀敬重諸梵行已具威
儀法者必有是處具威儀法已具學
法者必有是處具學法已具護諸根
護戒不悔歡悅喜止樂定見如實知
如真狀無欲解脫已具涅槃
者必有是處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
佛所說歡喜奉行

恭敬經第九竟

二百一十七字

中阿含習相應品本際經第十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
給孤獨園尔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愛
者其本際不可知本無有愛然今生
有愛便可得知所因有愛有愛者則
有習非無習何謂有愛習答曰元明
為習無明亦有習非無習何謂無明
習答曰五蓋為習五蓋亦有習非無
習何謂五蓋習答曰三惡行為習三
惡行亦有習非無習何謂三惡行習
答曰不護諸根為習不護諸根亦有

習非無習何謂不護諸根習答曰不正念不正智為習不正念不正智亦有習非無習何謂不正思惟習答曰不信為習不信亦有習非無習何謂不信習答曰聞惡法為習聞惡法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聞惡法習答曰親近惡知識為習親近惡知識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親近惡知識習答曰惡人為習是為具惡人已便具親近惡知識具親近惡知識已便具聞惡法具聞惡法已便具生不信具生不信已便具不正思惟具不正思惟已便具不正念不正智具不正念不正智已便具不護諸根具不護諸根已便具三惡行具三惡行已便具五蓋具五蓋已便具無明具無明已便具有愛如是此有愛展轉具成明解脫亦有習非無習何謂明解脫習答曰七覺支為習七覺支亦有習非無習何謂七覺支習答曰四念處為習四念處亦有習非無習何謂四念處習答曰

三妙行為習三妙行亦有習非無習
何謂三妙行習答曰護諸根為習護
諸根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護諸根習
答曰正念正智為習正念正智亦有
習非無習何謂正念正智習答曰正
思惟為習正思惟亦有習非無習何
謂正思惟習答曰信為習信亦有習
非無習何謂信習答曰聞善法為習
聞善法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聞善法
習答曰親近善知識為習親近善知
識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親近善知識
習答曰善人為習是為具善人已便
具親近善知識具親近善知識已便
具聞善法具聞善法已便具生信具
生信已便具正思惟具正思惟已便
具正念正智具正念正智已便具護
諸根具護諸根已便具三妙行具三
妙行已便具四念處具四念處已便
具七覺支具七覺支已便具明解脫
如是此明解脫展轉具成佛說如是
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本際經第十竟

七百五十四字

中阿含習相應品食經第十一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
給孤獨園。尔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愛
者。其本際不可知。本无有愛。然今生
有愛。便可得知。所因有愛。有愛者。則
有食。非無食。何謂有愛。食。答曰。無明
為食。無明亦有食。非無食。何謂无明。
食。答曰。五蓋為食。五蓋亦有食。非無
食。何謂五蓋。食。答曰。三惡行為食。三
惡行亦有食。非無食。何謂三惡行。食。
答曰。不護諸根為食。不護諸根亦有
食。非無食。何謂不護諸根。食。答曰。不
正念。不正智為食。不正念。不正智亦
有食。非無食。何謂不正念。不正智。食。
答曰。不正思惟為食。不正思惟亦有
食。非無食。何謂不正思惟。食。答曰。不
信為食。不信亦有食。非無食。何謂不
信。食。答曰。聞惡法為食。聞惡法亦有
食。非無食。何謂聞惡法。食。答曰。親近
惡知識為食。親近惡知識亦有食。非
無食。何謂親近惡知識。食。答曰。惡人
為食。是為具惡人。已便具親近惡知
識。具親近惡知識。已便具聞惡法。
具聞惡法。已便具生不信。具生不信。

已便具不正思惟具不正思惟已便
具不正念不正智具不正念不正智
已便具不護諸根具不護諸根已便
具三惡行具三惡行已便具五蓋具
五蓋已便具無明具無明已便具有
愛如是此有愛展轉具成大海亦有
食非無食何謂大海食答曰大河為
食大河亦有食非無食何謂大河食
答曰小河為食小河亦有食非無食
何謂小河食答曰大川為食大川亦
有食非無食何謂大川食答曰小川
為食小川亦有食非無食何謂小川食
答曰山巖溪澗平澤為食山巖溪澗
平澤亦有食非無食何謂山巖溪澗
平澤食答曰雨為食有時大雨大雨
已則山巖溪澗平澤水滿山巖溪澗
平澤水滿已則小川滿小川滿已則
大川滿大川滿已則小河滿小河滿
已則大河滿大河滿已則大海滿如
是彼大海展轉成滿如有愛亦有
食非無食何謂有愛食答曰無明為
食無明亦有食非無食何謂無明食
答曰五蓋為食五蓋亦有食非無食

何謂五蓋食答曰三惡行為食三惡行亦有食非無食何謂三惡行食答曰不護諸根為食不護諸根亦有食非無食何謂不護諸根食答曰不正念不正智為食不正念不正智亦有食非無食何謂不正思惟為食非無食何謂不信亦有食非無食何謂不信為食不信亦有食非無食何謂不信食答曰聞惡法為食聞惡法亦有食非無食何謂聞惡法食答曰親近惡知識為食親近惡知識亦有食非無食何謂親近惡知識食答曰惡人為食是為具惡人已便具親近惡知識具親近惡知識已便具聞惡法具聞惡法已便具生不信已便具不正思惟具不正思惟已便具不正念不正智具不正念不正智已便具不護諸根具不護諸根已便具三惡行具三惡行已便具五蓋具五蓋已便具無明具無明已便具有愛如是此有愛展轉具成明解脫亦有食非無食何謂明解脫食答曰七覺支

為食七覺支亦有食非無食何謂七覺支食答曰四念處為食四念處亦有食非無食何謂四念處食答曰三妙行為食三妙行亦有食非無食何謂三妙行食答曰護諸根為食護諸根亦有食非無食何謂護諸根食答曰正念正智為食正念正智亦有食非無食何謂正念正智食答曰正思惟為食正思惟亦有食非無食何謂正思惟食答曰信為食信亦有食非無食何謂信食答曰聞善法為食聞善法亦有食非無食何謂聞善法食答曰親近善知識為食親近善知識亦有食非無食何謂親近善知識食答曰善人為食是為具善人已便具親近善知識具親近善知識已便具聞善法具聞善法已便具生信具生信已便具正思惟已便具正念正智具正念正智已便具護諸根具護諸根已便具三妙行具三妙行已便具四念處具四念處已便具七覺支具七覺支已便具明解脫如是此明解脫展轉具成大海亦有食

非無食何謂大海食答曰大河為食
大河亦有食非無食何謂大河食答
曰小河為食小河亦有食非無食何
謂小河食答曰大川為食大川亦有
食非無食何謂大川食答曰小川為
食小川亦有食非無食何謂小川食
答曰山巖溪澗平澤為食山巖溪澗
平澤亦有食非無食何謂山巖溪澗
平澤食答曰雨為食有時大雨大雨
已則山巖溪澗平澤水滿山巖溪澗
平澤水滿已則小川滿小川滿已則
大川滿大川滿已則小河滿小河滿
已則大河滿大河滿已則大海滿如
是彼大海展轉成滿如是明解脫亦
有食非無食何謂明解脫食答曰七
覺支為食七覺支亦有食非無食何
謂七覺支食答曰四念處為食四念
處亦有食非無食何謂四念處食答
曰三妙行為食三妙行亦有食非無
食何謂三妙行食答曰護諸根為食
護諸根亦有食非無食何謂護諸根
食答曰正念正智為食正念正智亦
有食非無食何謂正念正智食答曰

正思惟為食正思惟亦有食非無食
何謂正思惟食荅曰信為食信亦有
食非無食何謂信食荅曰聞善法為
食聞善法亦有食非無食何謂聞善
法食荅曰親近善知識為食親近善
知識亦有食非無食何謂親近善知
識食荅曰善人為食是為具善人已
便具親近善知識具親近善知識已
便具聞善法具聞善法已便具生信
具生信已便具正思惟具正思惟已
便具正念正智具正念正智已便具
護諸根具護諸根已便具三妙行具
三妙行已便具四念處具四念處已
便具七覺支具七覺支已便具明解
脫如是此明解脫展轉具成佛說如
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食經第十一竟

一千八百
三十三字

中阿含經相應品食經第十二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
給孤獨園尔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愛
者其本際不可知本無有愛然今生
有愛便可得知所因有愛有愛者則
有食非無食何謂有愛食荅曰無明

為食無明亦有食非無食何謂无明
食答曰五盖為食五盖亦有食非無
食何謂五盖食答曰三惡行為食三
惡行亦有食非無食何謂三惡行食
答曰不護諸根為食不護諸根亦有
食非無食何謂不護諸根食答曰不
正念不正智為食不正念不正智亦
有食非無食何謂不正念不正智食
答曰不正思惟為食不正思惟亦有
食非無食何謂不正思惟食答曰不
信為食不信亦有食非無食何謂不
信食答曰聞惡法為食聞惡法亦有
食非無食何謂聞惡法食答曰親近
惡知識為食親近惡知識亦有食非
無食何謂親近惡知識食答曰惡人
為食大海亦有食非無食何謂大海
食答曰雨為食有時大雨大雨已則
山巖溪澗平澤水滿山巖溪澗平澤
水滿已則小川滿小川滿已則大川
滿大川滿已則小河滿小河滿已則
大河滿大河滿已則大海滿如是彼
大海展轉成滿如是具惡人已便具
親近惡知識具親近惡知識已便具

聞惡法具聞惡法已便具生不信具
生不信已便具不正思惟具不正思
惟已便具不正念不正智具不正念
不正智已便具不護諸根具不護諸
根已便具三惡行具三惡行已便具
五蓋具五蓋已便具無明具無明已
便具有愛如是此有愛展轉具成明
解脫亦有食非無食何謂明解脫食
答曰七覺支為食七覺支亦有食非
無食何謂七覺支食答曰四念處為
食四念處亦有食非無食何謂四念
處食答曰三妙行為食三妙行亦有
食非無食何謂三妙行食答曰護諸
根為食護諸根亦有食非無食何謂
護諸根食答曰正念正智為食正念
正智亦有食非無食何謂正念正智
食答曰正思惟為食正思惟亦有食
非無食何謂正思惟食答曰信為食
信亦有食非無食何謂信食答曰聞
善法為食聞善法亦有食非無食何
謂聞善法食答曰親近善知識為食
親近善知識亦有食非無食何謂親
近善知識食答曰善人為食大海亦

有食非無食何謂大海食答曰雨為
食有時大雨大雨已則山巖溪澗平
澤水滿山巖溪澗平澤水滿已則小
川滿小川滿已則大川滿大川滿已
則小河滿小河滿已則大河滿大河
滿已則大海滿如是彼大海展轉成
滿如是善人具已便具親近善知識
具親近善知識已便具聞善法具聞
善法已便具生信具生信已便具正
思惟具正思惟已便具正念正智具
正念正智已便具護諸根具護諸根
已便具三妙行具三妙行已便具四
念處具四念處已便具七覺支具七
覺支已便具明解脫如是此明解脫
展轉具成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
所說歡喜奉行

食經第十二竟

九百三十
十字

中阿含習相應品盡智經第十三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拘樓瘦在劬摩
瑟曇拘樓都邑余時世尊告諸比丘
有知有見者便得漏盡非不知非不
見云何知見便得漏盡謂知見苦如
真便得漏盡知見苦習知見苦滅知

見苦滅道如真便得漏盡盡智有習
非無習何謂盡智習答曰解脫為習
解脫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解脫習答
曰無欲為習無欲亦有習非無習何
謂無欲習答曰厭為習厭亦有習非
無習何謂厭習答曰見如實知如真
為習見如實知如真亦有習非無習
何謂見如實知如真習答曰定為習
定亦有習非無習何謂定習答曰樂
為習樂亦有習非無習何謂樂習答
曰止為習止亦有習非無習何謂止
習答曰喜為習喜亦有習非無習何
謂喜習答曰歡悅為習歡悅亦有習
非無習何謂歡悅習答曰不悔為習
不悔亦有習非無習何謂不悔習答
曰護戒為習護戒亦有習非無習何
謂護戒習答曰護諸根為習護諸根
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護諸根習答曰
正念正智為習正念正智亦有習非
無習何謂正念正智習答曰正思惟
為習正思惟亦有習非無習何謂正
思惟習答曰信為習信亦有習非無
習何謂信習答曰觀法忍為習觀法

忍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觀法忍習答
曰說誦法為習說誦法亦有習非無
習何謂說誦法習答曰受持法為習
受持法亦有習非無習何謂受持法
習答曰觀法義為習觀法義亦有習
非無習何謂觀法義習答曰耳界為
習耳界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耳界習
答曰聞善法為習聞善法亦有習非
無習何謂聞善法習答曰往詣為習
往詣亦有習非無習何謂往詣習答
曰奉事為習若有奉事善知識者未
聞便聞已聞便利如是善知識若不
奉事者便害奉事習若無奉事便害
往詣習若無往詣便害聞善法習若
不聞善法便害耳界習若無耳界便
害觀法義習若無觀法義便害受持
法習若無受持法便害說誦法習若
無說誦法便害觀法忍習若無觀法
忍便害信習若無信便害正思惟習
若無正思惟便害正念正智習若無
正念正智便害護諸根護戒不悔歡
悅喜止樂定見如實知如真厭無欲
解脫習若無解脫便害盡智習若奉

事善知識者未聞便聞已聞便利如是善知識若奉事者便習奉事若有奉事便習往詣若有往詣便習聞善法若有聞善法便習耳界若有耳界便習觀法義若有觀法義便習受持法若有受持法便習說誦法若有說誦法便習觀法忍若有觀法忍便習信若有信便習正思惟若有正思惟便習正念正智若有正念正智便習護諸根護戒不悔歡悅喜止樂定見如實知如真厭無欲解脫若有解脫便習盡智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盡智經第十三竟

八百六十八字

中阿含經相應品涅槃經第十四 初一日誦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尔時世尊告諸比丘涅槃有習非無習何謂涅槃習答曰解脫為習解脫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解脫習答曰無欲為習無欲亦有習非無習何謂無欲習答曰厭為習厭亦有習非無習何謂厭習答曰見如實知如真為習見如實知如真亦有習非

無習何謂見如實知如真習答曰定
為習定亦有習非無習何謂定習答
曰樂為習樂亦有習非無習何謂樂
習答曰止為習止亦有習非無習何
謂止習答曰喜為習喜亦有習非無
習何謂喜習答曰歡悅為習歡悅亦
有習非無習何謂歡悅習答曰不悔
為習不悔亦有習非無習何謂不悔
習答曰護戒為習護戒亦有習非無
習何謂護戒習答曰護諸根為習護
諸根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護諸根習
答曰正念正智為習正念正智亦有
習非無習何謂正念正智習答曰正
思惟為習正思惟亦有習非無習何
謂正思惟習答曰信為習信亦有習
非無習何謂信習答曰苦為習苦亦
有習非無習何謂苦習答曰老死為
習老死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老死習
答曰生為習生亦有習非無習何謂
生習答曰有為習有亦有習非無習
何謂有習答曰受為習受亦有習非
無習何謂受習答曰愛為習愛亦有
習非無習何謂愛習答曰覺為習覺

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覺習答曰更樂
為習更樂亦有習非無習何謂更樂
習答曰六處為習六處亦有習非無
習何謂六處習答曰名色為習名色
亦有習非無習何謂名色習答曰識
為習識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識習答
曰行為習行亦有習非無習何謂行
習答曰無明為習是為緣無明行緣
行識緣識名色緣名色六處緣六處
更樂緣更樂覺緣覺愛緣愛受緣受
有緣有生緣生老死緣老死苦習苦
便有信習信便有正思惟習正思惟
便有正念正智習正念正智便有護諸
根護戒不悔歡悅喜止樂定見如實
知如真狀無欲解脫習解脫便得涅
槃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
喜奉行

涅槃經第十四竟

六百六
十三字

中阿含習相應品彌離經第十五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摩竭陀國在闍
闍村菴柰林窟介時尊者彌離為奉
侍者於是尊者彌離過夜平旦著衣
持鉢入闍闍村而行乞食乞食已竟

往至金鞞河邊見地平正名好捺林
金鞞河水極妙可樂清泉徐流冷暝
和適見已歡喜便作是念此地平正
名好捺林金鞞河水極妙可樂清泉
徐流冷暝和適若族姓子欲學斷者
當於此處我亦有所斷寧可在此靜
處學斷耶於是弥醯食訖中後舉衣
鉢已澡洗手足以足師檀著於肩上
往詣佛所稽首札足却住一面白曰
世尊我今平旦著衣持鉢入闍闔村而
行乞食乞食已竟往至金鞞河邊見地
平正名好捺林金鞞河水極妙可樂
清泉徐流冷暝和適我見喜已便作
是念此地平正名好捺林金鞞河水
極妙可樂清泉徐流冷暝和適若族
姓子欲學斷者當於此處我亦有所
斷寧可在此靜處學斷耶世尊我今
欲往至彼捺林靜處學斷今時世尊
告曰弥醯汝今知不我獨無人無有
侍者汝可小住須臾來為吾侍者
汝便可去至彼捺林靜處而學尊者
弥醯乃至再三白曰世尊我今欲往
至彼捺林靜處學斷世尊亦復再三

告曰弥醯汝今知不我獨無人無有侍者汝可小住須比丘來為吾侍者汝便可去至彼捺林靜處而學弥醯復白曰世尊無為無作亦無所觀世尊我有為有作而有所觀世尊我至彼捺林靜處學斷世尊告曰弥醯汝欲求斷者我復何言弥醯汝去隨意所欲於是尊者弥醯聞佛所說善受善持而善誦習即礼佛足繞三匝而去詣彼捺林入林中已至一樹下敷座師檀結加趺坐尊者弥醯住捺林中便生三惡不善之念欲念恚念及與害念彼由此故便念世尊於是弥醯則於晡時從燕坐起往詣佛所稽首礼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我至捺林於靜處坐便生三惡不善之念欲念恚念及與害念我由此故便念世尊世尊告曰弥醯心解脫未熟欲令熟者有五習法云何為五弥醯比丘者自善知識與善知識俱善知識共

和合弥醯心解脫未熟欲令熟者是謂第一習法復次弥醯比丘者修習禁戒守護從解脫又復善攝威儀礼

節見織芥罪常懷畏怖受持學戒
離心解脫未熟欲令熟者是謂第二
習法復次離醯比丘者謂所可說聖
有義令心柔軟使心无蓋謂說戒說
定說慧說解脫說解脫知見說漸損說
不樂聚會說少欲說知足說斷說無
門所說具得易不難得離醯心解脫
未熟欲令熟者是謂第三習法復次
離醯比丘者常行精進斷惡不善修
諸善法恒自起意專一堅固為諸善
本不捨方便離醯心解脫未熟欲令
熟者是謂第四習法復次離醯比丘
者修行智慧觀興衰法得如是智聖
慧明達分別曉了以正盡苦離醯心
解脫未熟欲令熟者是謂第五習法
彼有此五習法已復修四法云何為
四修惡露令斷欲修慈令斷恚修息
出息入令斷亂念修无常想令斷我
慢離醯若比丘自善知識與善知識
俱善知識共和合當知必修習禁戒
守護從解脫又復善攝威儀禮節見
織芥罪常懷畏怖受持學戒離醯若

比丘自善知識與善知識俱善知識
共和合當知必得所可說聖有義令
心柔軟使心無蓋謂說戒說定說慧
說解脫說解脫知見說漸損說不樂
聚會說少欲說知足說斷說無欲說
滅說熾坐說緣起得如是比丘聞所
說具得易不難得弥醯若比丘自善
知識與善知識俱善知識共和合當
知必行精進斷惡不善修諸善法恒
自起意專一堅固為諸善本不捨方
便弥醯若比丘自善知識與善知識
俱善知識共和合當知必行智慧觀
興衰法得如此智聖慧明達分別曉
了以正盡苦弥醯若比丘自善知識
與善知識俱善知識共和合當知必
修惡露令斷欲修慈令斷恚修息出
息入令斷亂念修无常想令斷我慢
弥醯若比丘得无常想者必得無我
想弥醯若比丘得無我想者便於現
法斷一切我慢得息滅盡無為涅槃
佛說如是尊者弥醯及諸比丘聞佛
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習相應品即為比丘說經第十六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
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心解
脫未熟。欲令熟者。有五習法。云何為
五。比丘。自善知識與善知識俱。善知
識共和合。心解脫未熟。欲令熟者。是
謂第一習法。復次比丘。修習禁戒。守
護從解脫。又復善攝威儀。禮節見織。
芥罪常懷畏怖。受持學戒。心解脫未
熟。欲令熟者。是謂第二習法。復次比
丘。謂所可說。聖有義。令心柔軟。使心
無蓋。謂說戒說定說慧說解脫說解
脫。知見說漸損說不樂聚會說少欲
起得如是。比丘。沙門所說具得。易不難
得心解脫未熟。欲令熟者。是謂第三
習法。復次比丘。常行精進。斷惡不善
修諸善法。恒自起意。專一堅固。為諸
善本。不捨方便。心解脫未熟。欲令熟
者。是謂第四習法。復次比丘。修行智
慧。觀興衰法。得如此智。聖慧明達。分
別曉了。以正盡苦心。解脫未熟。欲令
熟者。是謂第五習法。彼有此五習法。

已復修四法云何為四修惡露令斷
欲修慈令斷恚修息出息入令斷
念修無常想令斷我慢若比丘自善
知識與善知識俱善知識共和合當
知必修習禁戒守護從解脫又復善
攝威儀札節見纖芥罪常懷畏怖受
持學戒若比丘自善知識與善知識
俱善知識共和合當知必得所可說
聖有義令心柔軟使心無蓋謂說戒
說定說慧說解脫說解脫知見說漸
損說不樂聚會說少欲說知足說斷
說無欲說滅說燕坐說緣起得如是
比丘沙門所說具得身不難得若比丘
自善知識與善知識俱善知識共和
合當知必行精進斷惡不善修諸善
法恒自起意專一堅固為諸善本不
捨方便若比丘自善知識與善知識
俱善知識共和合當知必行智慧觀
興衰法得如此智聖慧明達分別曉
了以正盡苦若比丘自善知識與善
知識俱善知識共和合當知必修惡
露令斷欲修慈令斷恚修息出息入
令斷亂念修無常想令斷我慢若比

丘得无常想者必得無我想若比丘
得無我想者便於現法斷一切我慢
得息滅盡無為涅槃佛說如是彼諸
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即為比丘說經第十六竟

六百八十三字

中阿含經卷第十

九千七百二十六字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中阿含經卷第十一

薄

東晉剡縣三歲留學僧伽提婆譯

中阿含王相應品第六

有七經三相應品第六第十初二經分後七經爲第二誦目誦

七寶相四洲牛糞摩竭王鞞婆摩陵耆天使最在後

中阿含王相應品七寶經第一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尔時世尊告諸比丘。若轉輪王出於世時。當知便有七寶出世。云何為七。輪寶為寶。馬寶。珠寶。女寶。居士寶。主兵臣寶。是謂為七。若轉輪王出於世時。當知有此七寶出世。如是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出於世時。當知亦有七覺支寶出於世間。云何為七。念覺支寶。擇法覺支寶。精進覺支寶。喜覺支寶。息覺支寶。定覺支寶。捨覺支寶。是謂為七。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出於世時。當知有此七覺支寶出於世間。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寶經第一竟。一百八十一字

中阿含王相應品三十二相經第二。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尔時諸比丘於中食後等。

坐講堂共論此事諸賢甚奇甚持大人成就三十二相必有二處真諦不虛若在家者必為轉輪王聰明智慧有四種軍整御天下由已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寶彼七寶者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寶女寶居士寶主兵臣寶是為七千子具足顏貌端正勇猛無畏能伏他衆彼必統領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樂若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必得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名稱流布周聞十方今時世尊在於燕坐以淨天耳出過於人聞諸比丘於中食後集坐講堂共論此事諸賢甚奇甚持大人成就三十二相必有二處真諦不虛若在家者必為轉輪王聰明智慧有四種軍整御天下由已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寶彼七寶者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寶女寶居士寶主兵臣寶是為七千子具足顏貌端正勇猛無畏能伏他衆彼必統領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樂若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

家學道者必得如來無所著等正覺
名稱流布周聞十方世尊聞已則於
晡時從燕坐起往詣講堂比丘衆前
敷座而坐問諸比丘汝等今日共論
何事集坐講堂時諸比丘白曰世尊
我等今日集坐講堂共論此事諸賢
甚奇其特大人成就三十二相必有
二處真諦不虛若在家者必為轉輪
王聰明智慧有四種軍整御天下由
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寶彼七寶
者輪寶爲寶馬寶珠寶寶女寶居士寶
主兵臣寶是爲七千子具足顏貌端
正勇猛無畏能伏他衆彼必統領此
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
令令得安樂若剷除鬚髮著袈裟衣
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必得如來無
所著等正覺名稱流布周聞十方世
尊我等共論如此事故集坐講堂於
是世尊告曰比丘汝等欲得從如來
聞三十二相耶謂大人所成必有二
處真諦不虛若在家者必為轉輪王
聰明智慧有四種軍整御天下由己自
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寶彼七寶者輪寶

爲寶馬寶珠寶女寶居士寶主兵目
寶是爲七千子具足顏貌端正勇猛
無畏能伏他衆彼必統領此一切地
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
安樂若剝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
家無家學道者必得如來無所著等
正覺名稱流布周聞十方時諸比丘
聞已白曰世尊今正是時善逝今正
是時若世尊爲諸比丘說三十二相
者諸比丘聞已當善受持世尊告曰
諸比丘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爲
汝廣分別說時諸比丘受教而聽佛
言大人足安平立是謂大人大人之
相復次大人足下生輪輪有千輻一
切具足是謂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大人
足指纖長是謂大人大人之相復次
大人足周正直是謂大人大人之相
復次大人足跟踝後兩邊平滿是謂
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大人足兩踝臚
是謂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大人身毛
上向是謂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大人
手足網縐猶如鴈王是謂大人大人
之相復次大人手足極妙柔弱軟敷

猶兜羅華是謂大人大人之相復次
大人肌皮軟細塵水不著是謂大人
大人之相復次大人一一毛一一毛者
身一孔一毛生色若紺青如螺右旋是
謂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大人鹿踣膂
猶如鹿王是謂大人大人之相復次
大人陰馬藏猶良馬王是謂大人大
人之相復次大人身形圓好猶如屋拘
類樹上下圓相稱是謂大人大人之
相復次大人身不阿曲身不曲者平
立申手以摩其膝是謂大人大人之
相復次大人身黃金色如紫磨金是
謂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大人身七處
滿七處滿者兩手兩足兩肩及頸是
謂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大人其上身
大猶如師子是謂大人大人之相復
次大人師子頰車是謂大人大人之
相復次大人脊背平直是謂大人大
人之相復次大人兩肩上連通頸平
滿是謂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大人四
十齒牙平齒不踈齒白齒通味第一
味是謂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大人梵
音可愛其聲猶如加羅毗伽是謂大

人大人之相復次大人廣長舌廣長舌
者舌從口出遍覆其面是謂大人
人之相復次大人承淚處滿猶如牛
王是謂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大人眼
色紺青是謂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大
人頂有肉髻團圓相稱髮螺右旋是
謂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大人眉間生
毛潔白右榮是謂大人大人之相諸
比丘大人成就此三十二相必有二
處真諦不虛若在家者必為轉輪王
聰明智慧有四種軍整御天下由已
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寶彼七寶者
輪寶爲寶馬寶珠寶女寶居士寶主
兵臣寶是爲七千子具足顏貌端正
勇猛無畏能伏他衆彼必統領此一
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
令得安樂若剽除鬚髮著袈裟衣至
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必得如來無所
著等正覺名稱流布周聞十方佛說
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十二相經第二竟

千六百
八年

中阿含王相應品四洲經第三

初一
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

給孤獨園介時尊者阿難在安靜處
燕坐思惟而作是念世人甚少少能
於欲有滿足意少有厭患於欲而命
終者世人於欲有滿足意厭患於欲
而命終者為甚難得尊者阿難則於
晡時從燕坐起往詣佛所到已作禮
却住一面白曰世尊我今在安靜處
燕坐思惟而作是念世人甚少少能
於欲有滿足意少有厭患於欲而命
終者世人於欲有滿足意厭患於欲
而命終者為甚難得佛告阿難如是
如是世人甚少少能於欲有滿足意
少有厭患於欲而命終者阿難世人
於欲有滿足意厭患於欲而命終者
為甚難得阿難世人極甚難得極甚
難得於欲有滿足意厭患於欲而命
終者阿難但世間人甚多甚多於欲
無滿足意不厭患欲而命終也所以
者何阿難往昔有王名曰頂生作轉
輪王聰明智慧有四種軍整御天下
由已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寶彼七
寶者輪寶為寶馬寶珠寶寶女寶居士
寶主兵寶寶是為七子具足顏貌

端正勇猛無畏能伏他衆彼必統領
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
教令令得安樂阿難彼頂生王而於
後時極大久遠便作是念我有閻浮
洲極大富樂多有人民我有七寶千
子具足我欲於宮雨寶七日積至于
膝阿難彼頂生王有大如意足有大
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適發心已
即於宮中雨寶七日積至于膝阿難
彼頂生王而於後時極大久遠復作
是念我有閻浮洲極大富樂多有人
民我有七寶千子具足及於宮中雨
寶七日積至于膝我憶曾從古人聞
之西方有洲名瞿陀尼極大富樂多
有人民我今欲往見瞿陀尼洲到已
整御阿難彼頂生王有大如意足有
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適發心
已即以如意足乘虛而去及四種軍
阿難彼頂生王即時往到住瞿陀尼
洲阿難彼頂生王住已整御瞿陀尼
洲乃至無量百千万歲阿難彼頂生
王而於後時極大久遠復作是念我
有閻浮洲極大富樂多有人民我有

七寶千子具足及於宮中雨寶七曰
積至于膝我亦復有瞿陀居洲我復
曾從古人聞之東方有洲名弗婆鞞
陀提極大富樂多有人民我今欲往
見弗婆鞞陀提洲到已整御阿難彼
頂生王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
福祐有大威神適發心已即以如意
足垂虛而去及四種軍阿難彼頂生
王即時往到住弗婆鞞陀提洲阿難
彼頂生王住已整御弗婆鞞陀提洲
乃至無量百千萬歲阿難彼頂生王
而於後時極大久遠復作是念我有
閻浮洲極大富樂多有人民我有七
寶千子具足及於宮中雨寶七日積
至于膝我亦復有瞿陀居洲亦有弗
婆鞞陀提洲我復曾從古人聞之北
方有洲名鬱單曰極大富樂多有人
民彼雖無我想亦無所受我今欲往
見鬱單曰洲到已整御及諸眷屬阿
難彼頂生王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
有大福祐有大威神適發心已即以
如意足垂虛而去及四種軍阿難彼
頂生王遙見平地白告諸目曰卿等

見鬱單曰平地白耶諸目對曰見也
天王王復告曰卿等知不彼是鬱單
曰人自然粳米鬱單曰人常所食者
卿等亦應共食此食阿難彼頂生王
復遙見鬱單曰洲中若干種樹淨妙
嚴飭種種綵色在欄楯裏耶諸目對
曰見也天王王復告曰卿等知不是鬱
單曰人衣樹鬱單曰人取此衣著卿
等亦應取此衣著阿難彼頂生王即
時往到住鬱單曰洲阿難彼頂生王
住已整御鬱單曰洲乃至無量百千
萬歲及諸眷屬阿難彼頂生王而於
後時極大久遠復作是念我有閻浮
洲極大富樂多有人民我有七寶千
子具足及於宮中雨寶七曰積至于
瞿我亦復有瞿陀居洲亦有弗婆鞞
陀提洲亦有鬱單曰洲我復曾從古
人聞之有天名曰三十三天我今欲
往見三十三天阿難彼頂生王有大
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
神適發心已即以如意足乘虛而往

及四種軍向日光去阿難彼頂生王
遙見三十三天中須弥山王上猶如
大雲告諸目曰卿等見三十三天中
須弥山王上猶如大雲耶諸目對曰
見也天王王復告曰卿等知不是三
十三天晝度樹也三十三天在此樹
下於夏四月具足五欲而自娛樂阿
難彼頂生王復遙見三十三天中須
弥山王上近於南邊猶如大雲告諸
目曰卿等見三十三天中須弥山王
上近於南邊猶如大雲耶諸目對曰
見也天王王復告曰卿等知不是三
十三天正法之堂三十三天於此堂
中八日十四日十五日為天為人思
法思義阿難彼頂生王即到三十三
天彼頂生王到三十三天已即入法
堂於是天帝釋便與頂生王半座令
坐彼頂生王即坐天帝釋半座於是
頂生王及天帝釋都無差別光光無
異色色無異形形無異威儀札節及
其衣服亦無有異唯眼眴異阿難彼
頂生王而於後時極大久遠復作是
念我有閻浮洲極大富樂多有人民

我有七寶千子具足及於宮中雨寶
七日積至于膝我亦復有瞿陀居洲
亦有弗婆鞞陀提洲亦有鬱單曰洲
我又已見三十三天雲集大會我已
得入諸天法堂又天帝釋與我半座
我已得坐帝釋半座我與帝釋都無
差別光光無異色色無異形形無異
威儀札節及其衣服亦無有異唯眼
眇異我今寧可驅帝釋去奪取半座
作天人王由已自在阿難彼頂生王
適發此念不覺已下在閻浮洲便失
如意足生極重病命將終時諸臣往
詣頂生王所白曰天王若有梵志居
士及臣人民來問我等頂生王臨命
終時說何等事天王我等當云何答
梵志居士及臣人民時頂生王告諸
臣曰若梵志居士及臣人民來問卿
等頂生王臨命終時說何等事卿等
應當如是答之頂生王得閻浮洲意
不滿足而命終頂生王得七寶意不
滿足而命終千子具足意不滿足而
命終頂生王七日雨寶意不滿足而
命終頂生王得瞿陀居洲意不滿足

而命終頂生王得弗婆鞞陀提洲意
不滿足而命終頂生王得鬱單曰洲
意不滿足而命終頂生王見諸天集
會意不滿足而命終頂生王具足五
欲功德色聲香味觸意不滿足而命
終若梵志居士及目人民來問卿等
頂生王臨命終時說何等事卿等應
當如是答之於是世尊而說頌曰
天雨妙珍寶欲者無厭足欲苦無有樂
慧者應當知若有得金積猶如大雪山
一一無有足慧者作是念得天妙五欲
不以此五樂斷愛不著欲等正覺弟子
於是世尊告曰阿難昔頂生王汝謂
異人耶莫作斯念當知即是我也阿
難我於尔時為自饒益亦饒益他饒
益多人愍傷世間為天為人求義及
饒益求安隱快樂尔時說法不至究
竟不究竟白淨不究竟梵行不究竟
梵行訖尔時不離生老病死啼哭憂
戚亦未能得脫一切苦阿難我今出
世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
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号
佛衆祐我今自饒益亦饒益他饒益

多人愍傷世間為天為人求義及饒
益求安隱快樂我今說法得至究竟
究竟白淨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訖我
今得離生老病死啼哭憂感我今已
得脫一切苦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洲經第三竟

二十三
百五十三
字

中阿含王相應品牛糞喻經第四

初一
口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
給孤獨園尔時有一比丘在安靜處
燕坐思惟而作是念頗復有色常住
不變而一向樂恒久存耶頗有覺想
行識常住不變而一向樂恒久存耶
彼一比丘則於晡時從燕坐起往詣
佛所稽首作禮却坐一面白曰世尊
我今在安靜處燕坐思惟而作是念
頗復有色常住不變而一向樂恒久
存耶頗有覺想行識常住不變而一
向樂恒久存耶佛告比丘無有一色
常住不變而一向樂恒久存者無有
覺想行識常住不變而一向樂恒久
存者於是世尊以手指爪抄少牛糞
告曰比丘汝今見我以手指爪抄少

牛糞耶比丘白曰見也世尊佛復告
曰比丘如是無有少色常住不變而
一向樂恒久存也如是無有少覺想
行識常住不變而一向樂恒久存也
所以者何比丘我憶昔時長夜作福
長作福已長受樂報比丘我在昔時
七年行慈七反成敗不來此世世敗
壞時生晃昱天世成立時來下生空梵
宮殿中於彼梵中作大梵天餘處千
反作自在天王三十六反作天帝釋
復無量反作剎利頂生王比丘我作
剎利頂生王時有八万四千大鳥被
好乘具衆寶校飾白珠珞覆于娑賀
爲王爲首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
有八万四千馬被好乘具衆寶莊飾
金銀琰珞駢馬王爲首比丘我作剎
利頂生王時有八万四千車四種校
飾莊以衆好師子犀豹斑文之皮織
成雜色種種莊飾極利疾名樂聲車
爲首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
万四千大城極大富樂多有人民拘
舍起堤王城爲首比丘我作剎利頂
生王時有八万四千樓四種寶樓金

銀琉璃及水精正法殿為首比丘我
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万四千御座
四種寶座金銀琉璃及水精敷以氎
毼氍毹覆以錦綺羅縠有觀體被兩
頭安枕加陵伽波瑟邏波遮志多羅
那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万
四千雙衣初摩衣錦衣繒衣劫貝衣
加陵伽波瑟邏衣比丘我作剎利頂
生王時有八万四千女身體光澤皎
潔明淨美色過人小不及天姿容端
正觀者歡悅衆寶瓔珞嚴飾具足盡
剎利種女餘族無量比丘我作剎利
頂生王時有八万四千種食晝夜常
供為我故設欲令我食比丘彼八万
四千種食中有一種食極美淨潔無
量種味是我常所食比丘彼八万四
千女中有一剎利女最端正姝好常
奉侍我比丘彼八万四千雙衣中有
一雙衣或初摩衣或錦衣或繒衣或
劫貝衣或加陵伽波瑟邏衣是我常
所著比丘彼八万四千御座中有一
御座或金或銀或琉璃或水精敷以
氎氍毹氍毹覆以錦綺羅縠有觀體被

兩頭安枕加陵伽波想邏波遮悉多
羅邨是我常所卧比丘彼八万四千
樓觀中有一樓觀或金或銀或琉璃
或水精名正法殿是我常所住比丘
彼八万四千大城中而有一城極大
富樂多有人民名拘舍想堤是我常
所居比丘彼八万四千車中而有一
車莊以衆好師子犀豹斑文之皮織
成雜色種種莊飾極利疾名樂聲車
是我常所載至觀望園觀比丘彼八
万四千馬中而有一馬體紺青色頭
像如烏名駢馬王是我常所騎至觀
望園觀比丘彼八万四千大爲中而
有一爲舉體極白七支盡正名千姿
賀爲王是我常所乘至觀望園觀比
丘我作此念是何業果為何業報今
我今日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
福祐有大威神比丘我復作此念是
三業果爲三業報令我今日有大如
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
一者布施二者調御三者守護比丘
汝觀彼一切所有盡滅如意足亦失
比丘於意亡何色爲有常爲無常耶

答曰無常也世尊復問曰若無常者
是苦非苦耶答曰苦變易也世尊復
問曰若無常苦變易法者是多聞聖
弟子頗受是我我所我是彼所耶
答曰不也世尊復問曰比丘於意云
何覺想行識為有常為無常耶答曰
無常也世尊復問曰若無常者是苦
非苦耶答曰苦變易也世尊復問曰
若無常苦變易法者是多聞聖弟子
頗受是我我所我是彼所耶答曰不
也世尊是故比丘汝應如是學若有
色或過去或未來或現在或內或外
或麤或細或好或惡或近或遠彼一
切非我非我所我非彼所當以慧
觀知如真若有覺想行識或過去或
未來或現在或內或外或麤或細或
好或惡或近或遠彼一切非我非我
所我非彼所當以慧觀知如真比丘
若多聞聖弟子如是觀者彼便厭色
厭覺想行識厭已便無欲無欲已便
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
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於
是彼比丘聞佛所說善受善持即從

坐起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彼比丘
受佛化已獨住遠離心無放逸修行精
勤彼獨住遠離心無放逸修行精
勤已族姓子所為剗除鬚髮著袈裟
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梵
行訖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
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
更受有知如真如是彼比丘知法已
乃至得阿羅訶佛說如是彼諸比丘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牛糞喻經第四竟

十六百三
十三字

中阿含王相應品頻鞞娑邏王迎佛
經第五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摩竭陀國與大
比丘衆俱比丘一千悉無著至真本
皆編髮往詣王舍城摩竭陀邑於是
摩竭陀王頻鞞娑邏聞世尊遊摩竭
陀國與大比丘衆俱比丘一千悉無
著至真本皆編髮來此王舍城摩竭
陀邑摩竭陀王頻鞞娑邏聞已即集
四種軍爲軍馬軍車軍步軍集四種
軍已與無數衆俱長一由延往詣佛
所於是世尊遙見摩竭陀王頻鞞娑

邈來則便避道往至善住居拘類樹
王下敷座師檀結跏趺坐及比丘衆
摩竭施王頻鞞娑邏遙見世尊在林
樹間端正姝好猶星中月光耀燁燁
晃若金山相好具足威神巍巍諸根
寂定無有蔽尋成就調御息心靜默
見已下車若諸王剎剎以水灑頂得
為人主整御大地有五儀式一者劒
二者蓋三者天冠四者珠柄拂五者
嚴飾屣一切除却及四種軍步進詣
佛到已作礼三自稱名姓世尊我是
摩竭施王洗屣頻鞞娑邏如是至三
於是世尊告曰大王如是如是汝是
摩竭施王洗屣頻鞞娑邏於是摩竭
施王洗屣頻鞞娑邏再三自稱名姓
已為佛作礼却坐一面諸摩竭施人
或礼佛足却坐一面或問訊佛却坐
一面或叉手向佛却坐一面或遙見
佛已默然而坐今時尊者鬱毗邏迦
葉亦在衆坐尊者鬱毗邏迦葉是摩
竭施人意之所係謂大尊師是無著
真人於是摩竭施人志作是念沙門
瞿曇從鬱毗邏迦葉學梵行耶為鬱

毗羅迦葉從沙門瞿曇學梵行耶
爾時世尊即知摩竭陀人心之所念便
向尊者鬱毗羅迦葉而說頌曰

鬱毗見何等 斷火來就此 迦葉為我說
所由不事火 飲食種種味 為欲故事火
生中見如此 是故不樂事 迦葉意不樂
飲食種種味 何不樂天人 迦葉為我說
見寂靜滅盡 無為不欲有 更無有尊天
是故不事火 世尊為最勝 世尊不邪思
了解覺諸法 我受最勝法

於是世尊告曰 迦葉汝今當為現如
意足今此眾會咸得信樂於是尊者
鬱毗羅迦葉即如其像作如意足便
在坐沒從東方出飛騰虛空現四種
威儀一行二住三坐四卧復次入於
火定尊者鬱毗羅迦葉入火定已身
中便出種種火焰青黃赤白中水精
色下身出火上身出水上身出火下
身出水如是南西北方飛騰虛空現
四種威儀一行二住三坐四卧復次
入於火定尊者鬱毗羅迦葉入火定
已身中便出種種火焰青黃赤白中
水精色下身出火上身出水上身出

火下身出水於是尊者鬱毗羅迦葉止如意足已為佛作禮白曰世尊佛是我師我是佛弟子佛一切智我無一切智世尊告曰如是迦葉如是迦葉我有一切智汝無一切智今時尊者鬱毗羅迦葉因自己故而說頌曰昔無所知時為解脫事火雖老猶生盲邪不見真際我今見上跡無上龍所說無為盡脫苦見已生死盡

諸摩竭陀人見如此已便作是念沙門瞿曇不從鬱毗羅迦葉學梵行也世毗羅迦葉從沙門瞿曇學梵行也世尊知諸摩竭陀人心之所念便為摩竭陀王洗足頻鞞娑邏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如諸佛法先說端正法聞者歡悅謂說施說戒說生天法毀訾欲為災患生死為穢穢歎無欲為妙道品白淨世尊為彼大王說之佛已知彼有歡喜心具足心柔軟心堪耐心昇上心一向心無疑心無盡心有能有力堪受正法謂如諸佛所說正要世尊即為彼說苦習滅道

大王色生滅汝當知色生滅大王覺
想行識生滅汝當知識生滅大王猶如
大雨時水上之泡或生或滅大王色
生滅亦如是汝當知色生滅大王覺
族姓子知色生滅便知不復生當來
色大王若族姓子知覺想行識生滅
便知不復生當來識大王若族姓子
知色如真便不著色不計色不染色
不住色不樂色是我大王若族姓子
知覺想行識如真便不著識不計識
不染識不住識不樂識是我大王若
族姓子不著色不計色不染色不住
色不樂色是我者便不復更受當來
色大王若族姓子不著覺想行識不
計識不染識不住識不樂識是我者
便不復更受當來識大王此族姓子
無量不可計無限得息寂若捨此五
陰已則不更受陰也於是諸摩竭陀
人而作是念若使色無常覺想行識
無常者誰活誰受苦樂世尊即知摩
竭陀人心之所念便告比丘愚癡凡
夫不有所聞見我是我而著於我但

無我無我所空我空我所法生則生
法滅則滅皆由因緣合會生苦若無
因緣諸苦便滅衆生因緣會相連續
則生諸法如來見衆生相連續生已
便作是說有生有死我以清淨天眼
出過於人見此衆生死時生時好色
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
隨此衆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若此
衆生成就身惡行口意惡行誹謗聖
人邪見成就邪見業彼因緣此身壞
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此衆生
成就身善行口意善行不誹謗聖人
正見成就正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
終必昇善處乃至天上我知彼如是
然不語彼此是我為能覺能語作教
作起教起謂彼彼處受善惡業報於
中或有作是念此不相應此不得住
其行如法因此生彼若無此因便不
生彼因此有彼若此滅者彼便滅也
所謂緣無明有行乃至緣生有老死
若無明滅則行便滅乃至生滅則老
死滅大王於意云何色為有常為無
常耶答曰無常也世尊復問曰若無

常者是苦非苦耶答曰苦變易也世尊復問曰若無常苦變易法者是多聞聖弟子頗受是我所我是彼所耶答曰不也世尊大王於意云何覺想行識為有常為無常耶答曰無常也世尊復問曰若無常者是苦非苦耶答曰苦變易也世尊復問曰若無常苦變易法者是多聞聖弟子頗受是我所我是彼所耶答曰不也世尊大王是故汝當如是學若有色或過去或未來或現在或內或外或麤或細或好或惡或近或遠彼一切非我非我所我非彼所當以慧觀知如真大王若有覺想行識或過去或未來或現在或內或外或麤或細或好或惡或近或遠彼一切非我非我所我非彼所當以慧觀知如真大王若多聞聖弟子如是觀者彼便厭色厭覺想行識厭已便無欲無欲已便得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佛說此法時摩竭陀王洗屣頻婆娑邏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及八

万天摩竭陀諸人万二千遠塵離垢
諸法法眼生於是摩竭陀王洗屢頻
鞞娑邏見法得法覺白淨法斷疑度
惑更無餘尊不復從他無有猶豫已
住果證於世尊法得無所畏即從坐
起稽首佛足白曰世尊我今自歸於
佛法及比丘衆唯願世尊受我為優
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
佛說如是摩竭陀王洗屢頻鞞娑邏
及八万天摩竭諸人万二千及千比
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頻鞞娑邏王迎佛經第五竟

二千二百
二十字

中阿含經卷第十一

七千九百
九十六字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中阿含經卷第十二

卷十二

東晉高僧藏器曇首和提婆譯

中阿含王相應品鞞婆陵耆經第六

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拘薩羅國。爾時世尊與大比丘衆俱行道中路欣然而笑。尊者阿難見世尊笑。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何因緣笑。諸佛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若無因緣終不妄笑。願聞其意。彼時世尊告曰。阿難。此處所中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在此處坐。為弟子說法。於是尊者阿難即在彼處速疾敷座。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唯願世尊亦坐此處。為弟子說法。如是此處為二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行。尔時世尊便於彼處坐。尊者阿難所敷之座坐已。告曰。阿難。此處所中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有講堂。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於中坐已。為弟子說法。阿難。此處所中昔有村邑名鞞婆陵耆。極大豐樂。多有人民。阿難。鞞婆陵耆村邑之中有梵志大長者名曰無恚。極大富樂。資財無量。畜牧產業不可稱。

計封戶食邑種種具足阿難梵志大長者無恙有子名優多羅摩納為父母所舉受生清淨乃至七世父母不絕種族生生無惡博聞總持誦過四典經深達因緣正文戲五句說阿難優多羅童子有善朋友名難提波羅陶師常為優多羅童子之所愛念喜見無厭阿難難提波羅陶師歸佛法歸比丘衆不疑三尊不惑苦習滅道得信持戒博聞惠施成就智慧離煞斷煞棄捨刀杖有慙有愧有慈悲心饒益一切乃至蜚虫彼於煞生淨除其心阿難難提波羅陶師離不與取斷不與取與之乃取樂於與取常好布施歡喜無恡不望其報彼於不與取淨除其心阿難難提波羅陶師離非梵行斷非梵行勤修梵行精勤妙行清淨無穢離欲斷婬彼於非梵行淨除其心阿難難提波羅陶師離妄言斷妄言真諦言樂真諦住真諦不移動一切可信不欺世間彼於妄言淨除其心阿難難提波羅陶師離兩舌斷兩舌行不兩舌不破壞他不聞此語彼欲破

壞此不聞彼語此欲破壞彼離者欲
合合者歡喜不作群黨不樂群黨不
稱群黨彼於兩舌淨除其心阿難難提
波羅陶師離應言斷應言若有所言
辭氣應應惡聲逆耳衆所不喜衆所
不愛使他苦惱令不得定斷如是言
若有所說清和柔潤順耳入心可喜可
愛使他安樂言聲具了不使人畏令
他得定說如是言彼於應言淨除其
心阿難難提波羅陶師離綺語斷綺
語時說真說法說義說止息說樂止息
說事順時得宜善教善訶彼於綺語
淨除其心阿難難提波羅陶師離治
生斷治生棄捨稱量及斗斛棄捨受
貨不縛束人不整折斗量不以小利侵
欺於人彼於治生淨除其心阿難難
提波羅陶師離受索婦童女斷受索
婦童女彼於受索婦童女淨除其心
阿難難提波羅陶師離受奴婢斷受
奴婢彼於受奴婢淨除其心阿難難提
波羅陶師離受爲馬牛羊斷受爲馬
牛羊彼於受爲馬牛羊淨除其心阿
難難提波羅陶師離受雞猪斷受雞

猪彼於受雞猪淨除其心阿難難提
波羅陶師離受田業店肆斷受田業
店肆彼於受田業店肆淨除其心阿
難難提波羅陶師離受生稻麦豆斷
受生稻麦豆彼於受生稻麦豆淨除
其心阿難難提波羅陶師離酒斷酒
彼於飲酒淨除其心阿難難提波羅
陶師離高廣大床斷高廣大床彼於
高廣大床淨除其心阿難難提波羅
陶師離華鬘瓔珞塗香脂粉斷華鬘
瓔珞塗香脂粉彼於華鬘瓔珞塗香
脂粉淨除其心阿難難提波羅陶師
離歌儻倡伎及往觀聽斷歌儻倡伎
及往觀聽彼於歌儻倡伎及往觀聽
淨除其心阿難難提波羅陶師離受
生色像寶斷受生色像寶彼於生色
像寶淨除其心阿難難提波羅陶師
離過中食斷過中食常一食不夜食
學時食彼於過中食淨除其心阿難
難提波羅陶師盡形壽手離鐺鋏不
自掘地亦不教他若水岸崩土及鼠
傷土取用作器舉著一面語買者曰
汝等若有豌豆稻麦大小麻豆𣹵豆

芥子瀉已持器去隨意所欲阿難難
提波羅陶師盡形壽供侍父母父母
無目唯仰於是故供侍阿難難提
波羅陶師過夜平旦往詣迦葉如來
無所著等正覺所到已作礼却坐一
面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為彼說
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
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默然
而住阿難於是難提波羅陶師迦葉
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為其說法勸發
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從坐起礼迦葉
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足已繞三匝而
去尔時優多羅童子乘白馬車與五
百童子俱過夜平旦從鞞婆陵耆村
邑出往至一無事處欲教若干國來
諸弟子等令讀梵志書於是優多羅
童子遇見難提波羅陶師來見已便
問難提波羅汝從何來難提波羅答
曰我今從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
所供養礼事來優多羅汝可共我往
詣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供養
礼事於是優多羅童子答曰難提波
羅我不欲見禿頭沙門禿沙門不應

得道道難得故於是難提波羅陶師
捉優多羅童子頸髻牽令下車於是
優多羅童子便作是念此難提波羅
陶師常不調戲不狂不癡今捉我頭
髻必當有以念已語曰難提波羅我
隨汝去我隨汝去難提波羅喜復語
曰去者甚善於是難提波羅陶師與
優多羅童子共往詣迦葉如來無所
著等正覺所到已作禮却坐一面難
提波羅陶師白迦葉如來無所著等
正覺曰世尊此優多羅童子是我朋
友彼常見愛常喜見我無有厭足彼
於世尊無信敬心唯願世尊善為說
法令彼歡喜得信敬心於是迦葉如
來無所著等正覺為難提波羅陶師
及優多羅童子說法勸發渴仰成就
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
成就歡喜已默然而住於是難提波
羅陶師及優多羅童子迦葉如來無
所著等正覺為其說法勸發渴仰成
就歡喜已即從坐起禮迦葉如來無
所著等正覺足繞三匝而去於是優
多羅童子還去不遠問曰難提波羅

汝從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得聞如是微妙之法何意住家不能捨離學聖道耶於是難提波羅陶師答曰優多羅汝自知我盡形壽供養父母父母無目唯仰於人我以供養侍父母故於是優多羅童子問難提波羅我可得從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出家學道受於具足得作比丘行梵行耶於是難提波羅陶師及優多羅童子即從彼處復往詣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到已作禮却坐一面難提波羅陶師白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曰世尊此優多羅童子還去不遠而問我言難提波羅汝從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得聞如是微妙之法何意住家不能捨離學聖道耶世尊我答彼曰優多羅汝自知我盡形壽供養父母父母無目唯仰於人我以供養侍父母故優多羅復問我曰難提波羅我可得從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出家學道受於具足得作比丘行梵行耶願世尊度彼出家學道授與具足得作比丘迦葉如來

無所著等正覺為難提波羅默然而受於是難提波羅陶師知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默然受已即從坐起稽首作禮繞三匝而去於是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難提波羅去後不久度優多羅童子出家學道授與具足出家學道授與具足已於鞞婆陵耆村邑隨住數日攝持衣鉢與大比丘衆俱共遊行欲至波羅捺迦私國邑展轉遊行便到波羅捺迦私國邑遊波羅捺住仙人處鹿野園中於是類鞞王聞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類鞞王聞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時彼御者受王教已即便嚴駕嚴駕已訖還白王曰已嚴好車隨天王意於是類鞞王乘好車已從波羅捺出往詣仙人住處鹿野園中時類鞞王遙見樹間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端正姝好猶星中日光耀燁晬晃若金山相好具足威神巍巍諸根寂定無有蔽

礙成就調御息心靜默見已下車步詣
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到已作
礼却坐一面類鞞王坐一面已迦葉
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為彼說法勸發
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
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默然而住於
是類鞞王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
為其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
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而向白迦葉
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曰唯願世尊明
受我請及比丘衆迦葉如來無所著
等正覺為類鞞王默然受請於是類
鞞王知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默
然受已稽首作礼繞三匝而去還歸
其家於夜施設極美淨妙種種豐饒
食噉含消即於其夜供辦已訖平旦
敷床唱曰世尊今時已到食具已辦
唯願世尊以時臨顧於是迦葉如來
無所著等正覺過夜平旦著衣持鉢
詣比丘衆侍從世尊往詣類鞞王家
在比丘衆上敷座而坐於是類鞞王
見佛及比丘衆坐已自行澡水以極
美淨妙種種豐饒食噉含消手自斟

酌令得飽滿食訖收器行澡水竟敷一小床別坐聽法。頽鞞王坐已。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渴仰成就歡喜。已默然而住。於是頽鞞王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為其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而向白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曰。唯願世尊於此波羅捺受我夏坐。及比丘衆我為世尊作五百房五百床褥及施拘執。如此白粳米王之所食種種諸味飯。飼世尊及比丘衆。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告頽鞞王曰。止止大王。但心喜足。頽鞞王如是至再三叉手而向白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曰。唯願世尊於此波羅捺受我夏坐。及比丘衆我為世尊作五百房五百床褥及施拘執。如此白粳米王之所食種種諸味飯。飼世尊及比丘衆。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亦再三告頽鞞王曰。止止大王。但心喜足。於是頽鞞王不忍不欲心大憂感。迦葉如來無所著

等正覺不能為我於此波羅捺而受
夏坐及比丘衆作是念已頽鞞王白
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曰世尊頗
更有在家白衣奉事世尊如我者耶
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告頽鞞王
曰有在王境界鞞婆陵耆村極大豐
樂多有人民大王彼鞞婆陵耆村中
有難提波羅陶師大王難提波羅陶
師歸佛歸法歸比丘衆不疑三尊不
惑苦習滅道得信持戒博聞惠施成
就智慧離煞斷煞棄捨刀杖有慙有
愧有慈悲心饒益一切乃至蜎虫彼
於煞生淨除其心大王難提波羅陶
師離不與取斷不與取與之乃取樂
於與取常好布施歡喜無恡不望其
報彼於不與取淨除其心大王難提
波羅陶師離非梵行斷非梵行動修
梵行精慙妙行清淨無穢離欲斷婬
彼於非梵行淨除其心大王難提波
羅陶師離妄言斷妄言真諦言樂真
諦住真諦不移動一切可信不欺世
間彼於妄言淨除其心大王難提波
羅陶師離兩舌斷兩舌行不兩舌不

破壞他不聞此語彼欲破壞此不聞
彼語此欲破壞彼離者欲合合者歡
喜不作群黨不樂群黨不稱群黨彼
於兩舌淨除其心大王難提波羅陶
師離蘆言斷蘆言若有所言辭氣蘆
獷惡聲逆耳衆所不喜衆所不愛使
他若惱令不得定斷如是言若有所
說清和柔潤順耳入心可喜可愛使
他安樂言聲具了不使人畏令他得
定說如是言彼於蘆言淨除其心大
王難提波羅陶師離綺語斷綺語時
說真說法說義說止息說樂止息說
事順時得宜善教善訶彼於綺語淨
除其心大王難提波羅陶師離治生
斷治生棄捨稱量及斗斛亦不受貨
不縛束人不墜折斗量不以小利侵
欺於人彼於治生淨除其心大王難
提波羅陶師離受索婦童女斷受索
婦童女彼於受索婦童女淨除其心
大王難提波羅陶師離受奴婢斷受
奴婢彼於受奴婢淨除其心大王難
提波羅陶師離受爲馬牛羊斷受爲
馬牛羊彼於受爲馬牛羊淨除其心

大王難提波羅陶師難受雞猪斷受
雞猪彼於受雞猪淨除其心大王難
提波羅陶師難受田葉店肆斷受田
葉店肆彼於受田葉店肆淨除其心
大王難提波羅陶師難受生稻麦豆斷
受生稻麦豆彼於受生稻麦豆淨除
其心大王難提波羅陶師難酒斷酒
彼於飲酒淨除其心大王難提波羅
陶師難高廣大床斷高廣大床彼於
高廣大床淨除其心大王難提波羅
陶師難華鬘瓔珞塗香脂粉斷華鬘瓔
珞塗香脂粉彼於華鬘瓔珞塗香脂
粉淨除其心大王難提波羅陶師難
歌舞倡妓及往觀聽斷歌舞倡妓及
往觀聽彼於歌舞倡妓及往觀聽淨
除其心大王難提波羅陶師難受生色
像寶斷受生色像寶彼於受生色像
寶淨除其心大王難提波羅陶師難
過中食斷過中食常一食不夜食學
時食彼於過中食淨除其心大王難提
波羅陶師盡形壽手難鐮鋏不自掘
地亦不教他若水岸崩土及鼠傷土
取用作器舉著一面語買者言汝等若

有豌豆稻麥大小麻豆婢豆芥子瀉
已持器去隨意所欲大王難提波羅
陶師盡形壽供侍父母父母無目唯仰
於人是故供侍大王我憶昔時依婢
婆陵耆村邑遊行大三我余時平旦
著衣持鉢入鞞婆陵耆村邑乞食次
第乞食往到難提波羅陶師家余時
難提波羅為小事故出行不在大王我
問難提波羅陶師父母曰長老陶師
今在何處彼答我曰世尊侍者為小
事故暫出不在善逝侍者為小事故
暫出不在世尊籬中有麥飯釜中有
豆羹唯願世尊為慈悲故隨意自取
大王我便受贊單曰法即於籬釜中取
羹飯而去難提波羅陶師於後還家
見籬中飯少釜中羹減白父母曰誰取
羹飯父母答曰賢子今日迦葉如來
無所著等正覺至此乞食彼於籬釜
中取羹飯去難提波羅陶師聞已便
作是念我有善利有大功德迦葉如
來無所著等正覺於我家中隨意自
在彼以此歡喜結跏趺坐息心靜默
至于七日於十五日中而得歡樂其家

父母於七日中亦得歡樂復次大王
我憶昔時依鞞婆陵耆村邑遊行大
王我尔時平旦著衣持鉢入鞞婆陵耆
村邑乞食次第乞食往到難提波羅
陶師家尔時難提波羅為小事故出
行不在大王我問難提波羅陶師父母
日長老陶師今在何處彼荅我曰世
尊侍者為小事故暫出不在善逝侍
者為小事故暫出不在世尊大金中
有粳米飯小金中有羹唯願世尊為慈
愍故隨意自取大王我便受鬱單曰
法即於大小金中取羹羹飯去難提波
羅陶師於後還家見大金中飯少小金
中羹減白父母曰誰大金中取飯小
金中取羹父母荅曰賢子今日迦葉
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至此乞食彼於
大小金中取羹飯去難提波羅陶師
聞已便作是念我有善利有大功德
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於我家中
隨意自在彼以此歡喜結跏趺坐息
心靜默至于七日於十五日中而得
歡樂其家父母於七日中亦得歡樂
復次大王我憶昔時依鞞婆陵耆村

邑而受夏坐大王我今時新作屋木
覆難提波羅陶師故陶屋新覆大王
我告瞻侍比丘曰汝等可去壞難提
波羅陶師故陶屋持來覆我屋瞻侍
比丘即受我教便去往至難提波羅
陶師家挽壞故陶屋作束持來用覆
我屋難提波羅陶師父母聞壞故陶
屋聞已問曰誰壞難提波羅故陶屋
耶比丘荅曰長老我等是迦葉如來
無所著等正覺瞻侍比丘挽壞難提
波羅陶師故陶屋作束用覆迦葉如
來無所著等正覺屋難提波羅父母
語曰諸賢隨意持去無有制者難提
波羅陶師於後還家見挽壞故陶屋
白父母曰誰挽壞我故陶屋耶父母
荅曰賢子今日迦葉如來無所著等
正覺瞻侍比丘挽壞故陶屋作束持
去用覆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屋
難提波羅陶師聞已便作是念我有
善利有大功德迦葉如來無所著等
正覺於我家中隨意自在彼以此歡
喜結加趺坐息心靜默至于七日於
十五日中而得歡樂其家父母於七

日中亦得歡樂大王難提波羅陶師
故陶屋竟夏四月都不患漏所以者
何蒙佛威神故大王難提波羅陶師
無有不忍無有不欲心無憂感迦葉
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於我家中隨意
自在大王汝有不忍汝有不欲心大
憂感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不受
我請於此波羅捺而受夏坐及比丘
衆於是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為
頽鞞王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
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
喜已從坐起去時頽鞞王於迦葉如
來無所著等正覺去後不久便勅侍
者汝等可以五百乘車載滿白粳米
王之所食種種諸味載至難提波羅
陶師家而語之曰難提波羅此五百
乘車載滿白粳米王之所食種種諸
味頽鞞王送來餉汝為慈愍故汝今
當受時彼侍者受王教已以五百乘
車載滿白粳米王之所食種種諸味
送詣難提波羅陶師家到已語曰難
提波羅陶師此五百乘車載滿白粳
米王之所食種種諸味頽鞞王送來

餉汝為慈愍故汝今當受於是難提
波羅陶師辭讓不受語侍者曰諸賢
賴鞞王家國大事多費用處廣我知
如此以故不受佛告阿難於意云何
余時童子優多羅者汝謂異人耶莫
作斯念當知即是我也阿難我於余
時為自饒益亦饒益他饒益多人愍
傷世間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
隱快樂余時說法不至究竟不究竟
白淨不究竟梵行不究竟梵行訖余
時不離生老病死啼哭憂感亦未能
得脫一切苦阿難我今出世如來無
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
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号佛眾祐我
今自饒益亦饒益他饒益多人愍傷
世間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
快樂我今說法得至究竟究竟白淨
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訖我今已離生
老病死啼哭憂感我今已得脫一切
苦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
佛所說歡喜奉行

鞞婆陵耆經第六竟

五千七百三十四字

中阿含王相應品天使經第七初一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
給孤獨園。今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以
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衆生死時生
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
不善處。隨此衆生之所作業。見其如
真。若此衆生成就身惡行。口意惡行。
誹謗聖人。邪見成就。邪見業。彼因緣。
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若
此衆生成就身妙行。口意妙行。不誹
謗聖人。正見成就。正見業。彼因緣。此
身壞命終。必昇善處。乃生天上。猶大
雨時。水上之泡。或生或滅。若有目人
住一處。觀生時滅時。我亦如是。以淨
天眼出過於人。見此衆生死時生時。
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
善處。隨此衆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
若此衆生成就身惡行。口意惡行。誹
謗聖人。邪見成就。邪見業。彼因緣。此
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此
衆生成就身妙行。口意妙行。不誹謗
聖人。正見成就。正見業。彼因緣。此身
壞命終。必昇善處。乃生天上。猶大雨
時。雨墮之滴。或上或下。若有目人住

一處觀上時下時我亦如是以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衆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衆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若此衆生成就身惡行口意惡行誹謗聖人邪見成就邪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乃生天上猶琉璃珠清淨自然生無瑕穢八楞善治貫以妙繩或青或黃或赤黑白我亦如是以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衆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衆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若此衆生成就身惡行口意惡行誹謗聖人邪見成就邪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此衆生成就身妙行口意妙行不誹謗聖人正見成就正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

昇善處乃生天上猶如兩屋共一門
多人出入若有目人住一處觀出時
入時我亦如是以淨天眼出過於人
見此衆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
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衆生
之所作業見其如真若此衆生成就
身惡行口意惡行誹謗聖人邪見成
就邪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至
惡處生地獄中若此衆生成就身妙
行口意妙行不誹謗聖人正見成就
正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
處乃生天上若有目人住高樓上觀
於下人往來周旋坐卧走踊我亦如
是以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衆生死
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
處及不善處隨此衆生之所作業見
其如真若此衆生成就身惡行口意
惡行誹謗聖人邪見成就邪見業彼
因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
中若此衆生成就身妙行口意妙行
不誹謗聖人正見成就正見業彼因
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乃生天上
若有衆生生於人間不孝父母不知

尊敬沙門梵志不行如實不作福業
不畏後世罪彼因緣此身壞命終生
閻王境界閻王人收送詣王所白曰
天王此衆生本為人時不孝父母不
知尊敬沙門梵志不行如實不作福
業不畏後世罪唯願天王處當其罪
於是閻王以初天使善問善檢善教
善訶汝頗曾見初天使來耶被人答
曰不見也天王閻王復問汝本不見
一村邑中或男或女幼小嬰孩身弱
柔軟仰向自卧大小便中不能語父
母父母抱移離不淨處澡浴其身令
得淨潔彼人答曰見也天王閻王復
問汝於其後有識知時何不作是念
我自有生法不離於生我應行妙身
口意業彼人白曰天王我了敗壞長
衰永失耶閻王告曰汝了敗壞長衰
永失今當考汝如治放逸行放逸人
汝此惡業非父母為非王非天亦非
沙門梵志所為汝本自作惡不善業
是故汝今必當受報閻王以此初天
使善問善檢善教善訶已復以第二
天使善問善檢善教善訶汝頗曾見

第二天使來耶彼人答曰不見也天王閻王復問汝本不見一村邑中或男或女年耆極老壽過苦極命垂欲訖齒落頭白身曲躄步拄杖而行身體戰動耶彼人答曰見也天王閻王復問汝於其後有識知時何不作是念我自有老法不離於老我應行妙身口意業彼人白曰天王我了敗壞長衰永失耶閻王告曰汝了敗壞長衰永失今當考汝如治放逸行人汝此惡業非父母為非王非天亦非沙門梵志所為汝本自作惡不善業是故汝今必當受報閻王以此第二天使善問善檢善教善訶已復以第三天使善問善檢善教善訶汝頗曾見第三天使來耶彼人答曰不見也天王閻王復問汝本不見一村邑中或男或女疾病困篤或坐卧床或坐卧檐或坐卧地身生極苦甚重苦不可愛念今促命耶彼人答曰見也天王閻王復問汝於其後有識知時何不作是念我自有病法不離於病我應行妙身口意業彼人白曰天王

我了敗壞長衰永失耶闍王告曰汝
了敗壞長衰永失今當考汝如治放
逸行放逸人汝此惡業非父母為非
王非天亦非沙門梵志所為汝本自
作惡不善業是故汝今必當受報闍
王以此第三天使善問善檢善教善
訶已復以第四天使善問善檢善教
善訶汝頗曾見第四天使來耶彼人
答曰不見也天王闍王復問汝本不
見一村邑中或男或女若死亡時或
一二日至六七日烏鴉所啄豺狼所
食或以火燒或埋地中或爛腐壞耶
彼人答曰見也天王闍王復問汝於
其後有識知時何不作是念我自有
死法不離於死我應行妙身口意業
彼人白曰天王我了敗壞長衰永失
耶闍王告曰汝了敗壞長衰永失今
當考汝如治放逸行放逸人汝此惡
業非父母為非王非天亦非沙門梵
志所為汝本自作惡不善業是故汝
今必當受報闍王以此第四天使善
問善檢善教善訶已復以第五天使
善問善檢善教善訶汝頗曾見第五

天使來耶彼人答曰不見也天王問
王復問汝本不見王人捉犯罪人種
種考治截手截足或截手足截耳截鼻
或截耳鼻或齧齧割拔鬚拔髮或拔
鬚髮或著檻中衣裹火燒或以沙壅
草繩火燒或內鐵驢腹中或著鐵脂
口中或置鐵席口中燒或安銅釜中
或著鐵釜中煮或段段截或利叉刺
或以鈎鈎或卧鐵床以沸油澆或坐
鐵臼以鐵杵擣或以龍蛇蝘或以鞭
鞭或以杖撻或以棒打或生貫高標上
或易其首耶彼人答曰見也天王問
王復問汝於其後有識知時何不作
是念我今現見惡不善法彼人白曰
天王我了敗壞長衰永失耶閻王告
曰汝了敗壞長衰永失今當考汝如
治放逸行放逸人汝此惡業非父母
為非王非天亦非沙門梵志所為汝
本自作惡不善業是故汝今必當受
報閻王以此第五天使善問善檢善
教善訶已即付獄平獄平便捉持著
四門大地獄中於是頌曰

四柱有四門 辟方十二楞 以鐵為垣墻

其上鐵覆蓋地獄內鐵地熾然鐵火布
深無量由延乃至地底住極惡不可受
火色難可視見已身毛豎恐懼怖甚苦
彼墮生地獄脚上頭在下誹謗諸聖人
調御善清善

有時於後極大久遠為彼衆生故四
門大地獄東門便開東門開已彼衆
生等走來趣向欲求安處求所歸依
彼若集聚無量百千已地獄東門便
還自閉彼於其中受極重苦啼哭喚
呼心悶卧地終不得死要令彼惡不
善業盡極大久遠南門西門北門復
開北門開已彼衆生等走來趣向欲
求安處求所歸依彼若集聚無量百
千已地獄北門復還自閉彼於其中
受極重苦啼哭喚呼心悶卧地終不
得死要令彼惡不善業盡復於後時
極大久遠彼衆生等從四門大地獄
出四門大地獄次生峯巖地獄火滿
其中無烟無焰令行其上往來周旋
彼之兩足皮肉及血下足則盡舉足
則生還復如故治彼如是無量百千
歲受極重苦終不得死要令彼惡不

善業盡復於後時極大久遠彼衆生
等從岑巖大地獄出岑巖大地獄次
生糞屎大地獄滿中糞屎深無量百
丈彼衆生等盡墮其中彼糞屎大地
獄中生衆多垂垂名凌曜來身白頭
黑其嘴如針此五鑽破彼衆生足破
彼足已復破膊腸骨破膊腸骨已復
破髀骨破髀骨已復破腕骨破腕骨
已復破脊骨破脊骨已復破肩骨頸
骨頭骨破頭骨已食頭腦盡彼衆生
等如是逼迫無量百千歲受極重苦
終不得死要令彼惡不善業盡復於
後時極大久遠彼衆生等從糞屎大
地獄出糞屎大地獄次生鐵鑠林大
地獄彼衆生見已起清涼想便作是
念我等往彼快得清涼彼衆生等走
往趣向欲求安慶求所歸依彼若集
聚無量百千已便入鐵鑠林大地獄
中彼鐵鑠林大地獄中四方則有大
熱風來熱風來已鐵鑠便落鐵鑠落
時截手截足或截手足截耳截鼻或
截耳鼻及餘支節截身血塗無量百
千歲受極重苦終不得死要令彼惡

不善業盡復次彼鐵鑠林大地獄中
生極大狗牙齒極長摩彼衆生從足
剥皮至頭便食從頭剥皮至足便食
彼衆生等如是逼迫無量百千歲受
極重苦終不得死要令彼惡不善業
盡復次彼鐵鑠林大地獄中生大烏
鳥兩頭鐵喙住衆生額生挑眼吞啄
破頭骨取腦而食彼衆生等如是逼
迫無量百千歲受極重苦終不得死
要令彼惡不善業盡復於後時極大
久遠彼衆生等從鐵鑠林大地獄出
鐵鑠林大地獄次生鐵劍樹林大地
獄彼大劍樹高一由延刺長尺六令
彼衆生使緣上下彼上樹時刺便下
向若下樹時刺便上向彼劍樹刺貫
刺衆生刺手刺足或刺手足刺耳刺
鼻或刺耳鼻及餘支節刺身血塗無
量百千歲受極重苦終不得死要令
彼惡不善業盡復於後時極大久遠
彼衆生等從鐵劍樹林大地獄出鐵
劍樹林大地獄次生灰河兩岸極高
周遍生刺沸灰湯滿其中極闇彼衆
生見已起冷水想當有冷水彼起想

已便作是念我等往彼於中洗浴恣
 意飽飲快得涼樂彼衆生等竟走趣向
 入於其中欲求樂處求所歸依彼若
 集聚無量百千已便墮灰河墮灰河
 已順流逆流或順逆流彼衆生等順
 流逆流順逆流時皮熟墮落肉熟墮
 落或皮肉熟俱時墮落唯骨體在灰
 河兩岸有地獄卒手提刀劍大棒鐵
 叉彼衆生等欲度上岸彼時獄卒還
 推著中復次灰河兩岸有地獄卒手
 捉鈎羅鈎挽衆生從灰河出著熱鐵
 地洞燃俱熾舉彼衆生極撲著地在
 地旋轉而問之曰汝從何來彼衆生
 等僉共荅曰我等不知所從來處但
 我等今唯患大飢彼地獄卒便捉衆
 生著熱鐵床洞然俱熾強令坐上以
 熱鐵鉗鉗閉其口以熱鐵丸洞然俱
 熾著其口中彼熱鐵丸燒唇燒唇已
 燒舌燒舌已燒斷燒斷已燒咽燒咽
 已燒心燒心已燒大腸燒大腸已燒
 小腸燒小腸已燒睥燒睥已從身下
 過彼如是逼迫無量百千歲受極重
 苦終不得死要令彼惡不善業盡復

次彼地獄卒問衆生曰汝欲何去衆生答曰我等不知欲何所去但患大渴彼地獄卒便捉衆生著熱鐵床洞口以沸洋銅灌其口中彼沸洋銅燒脣燒脣已燒舌燒舌已燒斷燒斷已燒咽燒咽已燒心燒心已燒大腸燒大腸已燒小腸燒小腸已燒脬燒脬已從身下過彼如是逼迫無量百千歲受極重苦終不得死要令彼惡不善業盡若彼衆生地獄惡不善業不盡盡不一切盡盡無餘者彼衆生等復墮灰河中復上下鐵劍樹林大地獄復入鐵鑊林大地獄復墮糞屎大地獄復往來峯巖大地獄復入四門大地獄中若彼衆生地獄惡不善業盡盡一切盡盡無餘者彼於其後或生忉利為人時不孝父母不知尊敬沙門梵志不行如實不作福業不畏後世罪彼受如是不愛不念不喜苦報譬猶若彼地獄之中若彼衆生忉利人時孝順父母知尊敬沙門梵志行

如實事作福德業畏後世罪彼受如是可愛可念可喜樂報猶虛空神宮殿之中昔者閻王在園觀中而作是願我此命終生於人中若有族姓極大富樂資財無量畜牧產業不可稱計封戶食邑種種具足彼為云何謂剎利大長者族梵志大長者族居士大長者族若更有如是族極大富樂資財無量畜牧產業不可稱計封戶食邑種種具足生如是家生已覺根成就如來所說正法之律願得淨信得淨信已剎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族姓子所為剎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梵行訖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昔者閻王在園觀中而作是願於是頌曰

為天使所訶 人故放逸者 長夜則憂戚
謂弊欲所覆 為天使所訶 真實有上人
終不復放逸 善說妙聖法 見受使恐怖
求願生老盡 無受滅無餘 便為生老訖
彼到安隱樂 現法得滅度 度一切恐怖

中阿含經第十二卷 第三十三張薄查
亦度世間漚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天使經第七竟 四千二百五字

中阿含經卷第十二 九千九百三十九字

中阿含王應品第六竟 萬七千九百三十五字 初一日誦訖

癸卯歲高麗 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中阿含經卷第十三

薄

東晉別有西域瞿曇僧伽提婆譯

中阿含王相應品第一

有大經第二 日誦名小土城有四品半 今有五十二經

烏鳥喻說本

天捺林善見 三十喻轉輪

轔肆取在後

中阿含王相應品烏鳥喻經第一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
加蘭哆園尔時世尊告諸比丘昔轉
輪王欲試珠寶時便集四種軍烏軍
馬軍車軍步軍集四種軍已於夜闇
中豎立高幢安珠置上出至園觀珠
之光耀照四種軍明之所及方半由
延彼時有一梵志而作是念我寧可
往見轉輪王及四種軍觀琉璃珠尔
時梵志復作是念且置見轉輪王及
四種軍觀琉璃珠我寧可往至彼林
間於是梵志便往詣林到已入中至
一樹下坐已未久有一獺獸來梵志
見已而問之曰喜來獺獸汝從何來
為欲何去答曰梵志此池今時清泉
盈溢饒藕多華魚龜滿中我昔所依
而今枯竭梵志當知我欲捨去入彼

大河我今欲去唯畏於人時彼獼獸
與此梵志共論是已便捨而去梵志
故坐復有究暮鳥來梵志見已而問
之曰善來究暮鳥汝從何來為欲何
去荅曰梵志此池本時清泉盈溢饒
藕多華魚龜滿中我昔所依而今枯
燒梵志當知我欲捨去依彼死牛聚
處栖宿或依死驢或依死人聚處栖
宿我今欲去唯畏於人彼究暮鳥與
此梵志共論是已便捨而去梵志故
坐復有鷲鳥來梵志見已而問之曰
善來鷲鳥汝從何來為欲何去荅曰
梵志我從大墓復至大墓然害而來
我今欲食死鳥之肉死馬死牛死人
之肉我今欲去唯畏於人時彼鷲鳥
與此梵志共論是已便捨而去梵志
故坐復有食吐鳥來梵志見已而問
之曰善來食吐鳥汝從何來為欲何
去荅曰梵志汝見向者鷲鳥去耶我
食彼吐我今欲去唯畏於人彼食吐
鳥與此梵志共論是已便捨而去梵
志故坐復有狢獸來梵志見已而問
之曰善來狢獸汝從何來為欲何去

答曰梵志我從深澗至深澗從捺菴
至捺菴從僻靜至僻靜處來我今欲
食死鳥肉死馬死牛死人之肉我今欲
去唯畏於人時彼付獸與此梵志共
論是已便捨而去梵志故坐復有鳥
鳥來梵志見已而問之曰善來鳥鳥
汝從何來為欲何去答曰梵志汝強
額癡狂何為問我汝從何來為欲何
去彼時鳥鳥面訶梵志已便捨而去
梵志故坐復有狢狢獸來梵志見已
而問之曰善來狢狢獸汝從何來為
欲何去答曰梵志我從園至園從觀
至觀從林至林飲清泉水食好果來
我今欲去不畏於人彼狢狢獸與此梵
志共論是已便捨而去佛告諸比丘吾
說此喻欲令解義汝等當知此說有
義時彼獼獸與此梵志共論是已便
捨而去吾說此喻有何義耶若有比
丘依村邑行比丘平旦著衣持鉢入
村乞食不護於身不守諸根不立正
念而彼說法或佛所說或聲聞所說
因此得利衣被飲食床褥湯藥諸生
活具彼得利已染著觸猗不見災患

不能捨離隨意而用彼比丘行惡戒
成就惡法取在其邊生弊腐敗非梵
行稱梵行非沙門稱沙門猶如梵志
見獼獸已而問之曰善來獼獸汝從
何來為欲何去答曰梵志此池本時
清泉盈溢饒藕多華魚龜滿中我昔
所依而今枯燬梵志當知我欲捨去
入彼大河我今欲去唯畏於人吾說
比丘亦復如是入惡不善穢汙法中
為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
是以比丘莫行如獼莫依非法以自
存命當淨身行淨口意行住無事中
著真掃衣常行乞食次第乞食少欲
知足樂住遠離而習精勤立正念正
智正定正慧常當遠離應學如是彼宛
暮鳥與此梵志共論是已便捨而去
吾說此喻有何義耶若有比丘依村
邑行比丘平旦著衣持鉢入村乞食
不護於身不守諸根不立正念彼入
他家教化說法或佛所說或聲聞所
說因此得利衣被飲食床褥湯藥諸
生活具彼得利已染著觸猗不見灾
患不能捨離隨意而用彼比丘惡戒

成就惡法寂在其邊生弊腐敗非梵
行稱梵行非沙門稱沙門猶如梵志
見究暮已而問之曰善來究暮汝從
何來為欲何去答曰梵志此池本時
清泉盈溢饒藕多華魚龜滿中我昔
所依而今枯煖梵志當知我今欲去
依彼死牛聚處栖宿或依死驢或依
死人聚處栖宿我今欲去唯畏於人
吾說比丘亦復如是依惡不善穢汙
之法為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
死因是以比丘莫行如究暮莫依非
法以自存命當淨身行淨口意行住
無事中著真掃衣常行乞食次第乞
食少欲知足樂住遠離而習精勤立
正念正智正定正慧常當遠離應學
如是時彼鷲鳥與此梵志共論是已
便捨而去吾說此喻有何義耶若有
比丘依村邑行比丘平旦著衣持鉢
入村乞食不護於身不守諸根不立
正念彼入他家教化說法或佛所說或
聲聞所說因此得利衣被飲食床褥
湯藥諸生活具彼得利已染著觸猗
不見災患不能捨離隨意而用彼比

止行惡戒成就惡法取在其邊生弊
腐敗非梵行稱梵行非沙門稱沙門
猶如梵志見鷲鳥已而問之曰善來
鷲鳥汝從何來為欲何去答曰梵志
我從大墓復至大墓煞害而來我今
欲食死鳥之肉死馬死牛死人之肉
我今欲去唯畏於人吾說比丘亦復
如是是以比丘莫行如鷲鳥莫依非
法以自存命當淨身行淨口意行住
無事中著真掃衣常行乞食次第乞
食少欲知足樂住遠離而習精勤立
正念正智正定正慧常當遠離應學
如是彼食吐鳥與此梵志共論是已
便捨而去吾說此喻有何義耶若有
比丘依村邑行比丘平旦著衣持鉢
入村乞食不護於身不守諸根不立
正念彼入比丘居房教化說法或佛
所說或聲聞所說彼比丘入若干
家說好說惡受信施物持與比丘因
此得利衣被飲食床褥湯藥諸生活
具彼得利已染著觸猗不見災患不
能捨離隨意而用彼比丘行惡戒成
就惡法取在其邊生弊腐敗非梵行

稱梵行非沙門稱沙門猶如梵志見食吐鳥已而問之曰善來食吐鳥汝從何來為欲何去答曰梵志汝見向者鷲鳥去耶我食彼吐我今欲去唯畏於人吾說比丘亦復如是是以比丘莫行如食吐鳥莫依非法以自存命當淨身行淨口意行住無事中著真掃衣常行乞食次第乞食少欲知足樂住遠離而習精勤立正念正智正定正慧常當遠離應學如是時彼豺獸與此梵志共論是已便捨而去吾說此喻有何義耶若有比丘依貧村住彼若知村邑及城郭中多有智慧精進梵行者即便避去若知村邑及城郭中無有智慧精進梵行者而來住中或九月或十月諸比丘見已便問賢者何處遊行彼即答曰諸賢我依某處貧村邑行諸比丘聞已即作是念此賢者難行而行所以者何此賢者乃能依某貧村邑行諸比丘等便共恭敬礼事供養因此得利衣被飲食床褥湯藥諸生活具彼得利已捺耆觸猗不見災患不能捨離隨

意而用彼比丘行惡戒成就惡法取
在其邊生弊腐敗非梵行稱梵行非
沙門稱沙門猶如梵志見豺獸已而
問之曰善來豺獸汝從何來為欲何
去荅曰梵志我從深澗至深澗從榛
莽至榛莽從僻靜至僻靜處來我今
欲食死鴛之肉死馬死牛死人之肉我
今欲去唯畏於人吾說比丘亦復如
是是以比丘莫行如豺莫依非法以
自存命當淨身行淨口意行佳無事
中著真掃衣常行乞食次第乞食少
欲知足樂住遠離而習精勤立正念
止智正定正慧常當遠離應學如是
彼時烏鳥面訶梵志已便捨而去吾
說此喻有何義耶若有比丘依貧無
事處而受夏坐彼若知村邑及城郭
中多有智慧精進梵行者即便避去
若知村邑及城郭中無有智慧精進
梵行者而來住中二月三月諸比丘
見已問曰賢者何處夏坐荅曰諸賢
我今依某貧無事處而受夏坐我不
如彼諸愚癡輩作床成就具足五事
而住於中中前中後中後中前口隨

其味嚼隨其口求而未索而索時諸
比丘聞已即作是念此賢者難行而
行所以者何此賢者乃能依某貧無
事處而受夏坐諸比丘等便共恭敬
事供養因此得利衣被飲食床褥湯
藥諸生活具彼得利已漆耆觸猗不
見災患不能捨離隨意而用彼比丘
行惡戒成就惡法取在其邊生弊腐
敗非梵行稱梵行非沙門稱沙門猶
如梵志見烏鳥已而問之曰善來烏
鳥汝從何來為欲何去答曰梵志汝
強額癡狂何為問我汝從何來為欲
何去吾說比丘亦復如是是以比丘
莫行如烏鳥莫依非法以自存命當淨
身行淨口意行住無事中著真掃衣
常行乞食次第乞食少欲知足樂住
遠離而習精勤立正念正智正定正
慧常當遠離應學如是彼狂狂獸與
此梵志共論是已便捨而去吾說此
喻有何義耶若有比丘依村邑行比
丘平旦著衣持鉢入村乞食善護於
身守攝諸根立於正念彼從村邑乞
食已竟食訖中後收舉衣鉢澡洗手

足以居師檀者於肩上或至無事處
 或至樹下或至空屋中敷居師檀結
 加趺坐正身正願反念不向斷除貪
 伺心無有諍見他財物諸生活具不
 起貪伺欲令我得彼於貪伺淨除其
 心如是瞋恚睡眠調悔斷疑度惑於
 善法中無有猶豫彼於疑惑淨除其
 心彼已斷此五蓋心穢慧羸離欲離
 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彼
 得如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
 住得不動心趣向漏盡智通作證彼
 便知此苦如真知此苦習知此苦滅
 知此苦滅道如真知此漏知此漏習
 知此漏滅知此漏滅道如真彼如是
 知如是見已則欲漏心解脫有漏無
 明漏心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
 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
 如真猶如梵志見徃徃已而問之曰
 善來徃徃汝從何來為欲何去荅曰
 梵志我從園至園從觀至觀從林至
 林飲清泉水取好果來我今欲去不
 畏於人吾說比丘亦復如是是以比丘
 莫行如懶莫行如究暮莫行如鷲莫

行如食吐鳥莫行如豺莫行如鳥當
行如狂狂所以者何世中無著真人
如狂狂獸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
所說歡喜奉行

烏鳥喻經第一竟

三千一百七十八字

中阿含王相應品說本經第二 第二示戒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波羅捺在仙人
住處鹿野園中時諸比丘於中食後
以小因緣集坐講堂共論此事云何
諸賢居士在家何者為勝為比丘等
持戒妙法成就威儀入家受食耶為
朝朝益利百千萬倍乎或有比丘作
是說者諸賢何用益利百千萬倍唯
此至要若有比丘持戒妙法成就威
儀入家受食非為朝朝益利百千萬
倍是時尊者阿那律陀亦在眾中於
是尊者阿那律陀告諸比丘諸賢何
用益利百千萬倍設復過是唯此至
要若有比丘持戒妙法成就威儀入
家受食非為朝朝益利百千萬倍所
以者何我憶昔時在此波羅捺國為
貧窮人唯仰捃拾客擔生活是時此
波羅捺國災旱早霜垂蟄不熟人民

荒儉乞求難得是時有一辟支佛名曰
無患依此波羅捺住於是無患辟支
佛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波羅捺而
行乞食我於尔時為招拾故早出波
羅捺諸賢我登出時逢見無患辟支
佛入彼時無患辟支佛持淨鉢入如
本淨鉢出諸賢我時摺還入波羅捺
復見無患辟支佛出彼見我已便作
是念我旦入時見此人出我今還出
復見此人入此人或能未得食也我
今寧可隨此人去時辟支佛便追尋
我如影隨形諸賢我持摺還到家捨
擔而迴顧視便見無患辟支佛來追
尋我後如影隨形我見彼已便作是
念我旦出時見此仙人入城乞食今
此仙人或未得食我寧可自闕已食
分與此仙人作是念已即持食分與
辟支佛白曰仙人當知此食是我已
分為慈愍故願哀受之時辟支佛即
答我曰居士當知今年災旱早霜虫
蟻五穀不熟人民荒儉乞求難得汝
可減半著我鉢中汝自食半俱得存
命如是者好我復白曰仙人當知我

在居家自有金寶有薪薪有粳米飲
食早晚亦無時節仙人當為慈愍我
故盡受此食時辟支佛為慈愍故便
盡受之諸賢我因施彼一鉢食福七
反生天得為天王七反生人復為人
王諸賢我因施彼一鉢食福得生如
此釋種族中大富豐饒多諸畜牧封
戶食邑資財無量珍寶具足諸賢我
因施彼一鉢食福棄捨百千姦金錢
王出家學道况復其餘種種雜物諸
賢我因施彼一鉢食福為王王臣梵
志居士一切人民所見識待及四部
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所見
敬重諸賢我因施彼一鉢食福常為
人所請求令受飲食衣被氍毹毼
毼床褥統紼病瘦湯藥諸生活具非
不請求若我亦時知彼沙門是無著
真人者所獲福報當復轉倍受大果
報極妙功德明所徹照極廣甚大於
是尊者阿那律陀無著真人逮正解
脫說此頌曰

我憶昔貧窮 唯仰裙拾活 闕已供沙門
無患取上德 因此生釋種 名曰阿那律

善解能歌舞 作樂常歡喜 我得見世尊
正覺如甘露 見已生信樂 棄捨家學道
我得識宿命 知今之所生 生三十三天
七反住於彼 此七彼亦七 世受生十四
人間及天上 初不墮惡處 我今知死生
衆生往來處 知他心是非 賢聖五娛樂
得五支禪定 常息心靜默 已得靜正住
便逮淨天眼 所為今學道 遠離棄捨家
我今獲此義 得入佛境界 我不樂於死
亦不願於生 隨時任所適 建立正念智
隨耶離竹林 我命在彼盡 當在竹林下
無餘般涅槃

尔時世尊在於燕坐以淨天耳出過
於人間諸比丘於中食後集坐講堂
共論此事世尊聞已則於晡時從燕
坐起往至講堂比丘衆前敷座而坐
問諸比丘汝等今日以何事故集坐
講堂時諸比丘白曰世尊我等今日以
尊者阿那律陀因過去事而說法故
集坐講堂於是世尊告諸比丘汝等
今日欲從佛聞因未來事而說法耶
諸比丘白曰世尊今正是時善逝今
正是時若世尊為諸比丘因未來事

而說法者諸比丘聞已當善受持世尊
告曰諸比丘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
當為汝廣分別說時諸比丘受教而
聽世尊告曰諸比丘未來久遠當有
人民壽八万歲人壽八万歲時此閻浮
洲極大富樂多有人民村邑相近如
鷄一飛諸比丘人壽八万歲時女年
五百乃當出嫁諸比丘人壽八万歲時
唯有如是病謂寒熱大小便欲飲食
老更無餘患諸比丘人壽八万歲時
有王名螺為轉輪王聰明智慧有四
種軍整御天下由已自在如法法王
成就七寶彼七寶者輪寶烏寶馬寶珠
寶女寶居士寶主兵臣寶是為七千
子具足顏貌端正勇猛無畏能伏他
衆彼當統領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
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樂有大金
幢諸寶嚴飭舉高千肘圍十六肘彼
當堅之既堅之後下便布施沙門梵
志貧窮孤獨遠來乞者以飲食衣被
車乘華鬘散華塗香屋舍床褥氍毹
統綖給使明燈彼施此已便剷除驕
疑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彼

族姓子所為剗除鬚髮者袈裟衣至
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梵行訖於
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
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
如真尔時尊者阿夷哆在衆中坐於
是尊者阿夷哆即從坐起偏袒著衣
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我於未來久遠
人壽八万歲時可得作王号名曰螺
為轉輪王聰明智慧有四種軍整御
天下由已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寶
彼七寶者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
寶居士寶主兵臣寶是為七我當有
千子具足顏貌端正勇猛無畏能伏
他衆我當統領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
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樂有大金幢
諸寶嚴飾舉高千肘圍十六肘我當豎
之既豎之後下便布施沙門梵志貧
窮孤獨遠來乞者以飲食衣被車乘
花鬘散華塗香屋舍床褥氍毹統經
給使明燈我施此已便剗除鬚髮著
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我族姓
子所為剗除鬚髮者袈裟衣至信捨
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梵行訖於現

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
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
如真於是世尊訶尊者阿夷哆曰汝
愚癡人應更一死而求再終所以者
何謂汝作是念世尊我於未來久遠
人壽八万歲時可得作王号名曰螺
為轉輪王聰明智慧有四種軍整御
天下由已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寶
彼七寶者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寶女寶
居士寶主兵日寶是為七我當有千
子具足顏貌端正勇猛無畏能伏他
衆我當統領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
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樂有大金
幢諸寶嚴飾舉高千肘圍十六肘我
當堅之既堅之後下便布施沙門梵
志貧窮孤獨遠來乞者以飲食衣被
車乘華鬘散華塗香屋舍床褥毳毼
統綖給使明燈我施此已便剝除鬚
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我
族姓子所為剝除鬚髮著袈裟衣至
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梵行訖
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
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

有知如真世尊告曰阿夷哆汝於未來久遠人壽八万歲時當得作王名曰螺為轉輪王聰明智慧有四種軍整御天下由已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寶彼七寶者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寶女寶居士寶主兵臣寶是為七汝當有千子具足顏貌端正勇猛無畏能伏他衆汝當統領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樂有大金幢諸寶嚴飾舉高千肘圍十六肘汝當堅之既堅之後下使布施沙門梵志貧窮孤獨遠來乞者以飲食衣被車乘華鬘散華塗香屋舍床褥毼氍紈綖給使明燈汝施此已便剝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汝族姓子所為剝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梵行訖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佛告諸比丘未來久遠人壽八万歲時當有佛名弥勒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号佛

衆枯猶如我今已成如來無所著等
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
道法御天人師号佛衆祐彼於此世
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自知
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猶如我今於此
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自
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彼當說法初
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
顯現梵行猶如我今說法初妙中妙
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
行彼當廣演流布梵行大會無量從
人至天善發顯現猶如我今廣演流
布梵行大會無量從人至天善發顯
現彼當有無量百千比丘衆猶如我
今無量百千比丘衆尔時尊者弥勒
在彼衆中於是尊者弥勒即從坐起
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我於
未來久遠人壽八万歲時可得成佛
名弥勒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
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
師号佛衆祐如今世尊如來無所著
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
上士道法御天人師号佛衆祐我

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
天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如今世
尊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
至天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我當
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
足清淨顯現梵行如今世尊說法初
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
顯現梵行我當廣演流布梵行大會
無量從人至天善發顯現如今世尊
廣演流布梵行大會無量從人至天
善發顯現我當有無量百千比丘衆
如今世尊無量百千比丘衆於是世
尊歎弥勒曰善哉善哉弥勒汝發心
極妙謂領大衆所以者何如汝作是
念世尊我於未來久遠人壽八万歲
時可得成佛名弥勒如來無所著等
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
道法御天人師号佛衆祐如今世尊
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
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号佛
衆祐我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
從人至天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
如今世尊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

志從人至天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
遊我當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
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如今世尊
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
足清淨顯現梵行我當廣演流布梵
行大會無量從人至天善發顯現如
今世尊廣演流布梵行大會無量從
人至天善發顯現佛復告曰弥勒汝
於未來久遠人壽八万歲時當得作
佛名弥勒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
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
人師号佛衆祐猶如我今如來無所
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
上士道法御天人師号佛衆祐汝於
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
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猶如我今
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
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汝當說法初
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
顯現梵行猶如我今說法初妙中妙
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
行汝當廣演流布梵行大會無量從
人至天善發顯現猶如我今廣演流

布梵行大會無量從人至天善發顯
現汝當有無量百千比丘衆猶如我
今無量百千比丘衆今時尊者阿難
執拂侍佛於是世尊迴顧告曰阿難
汝取金縷織成衣來我今欲與弥勒
比丘今時尊者阿難受世尊教即取
金縷織成衣來授與世尊於是世尊
從尊者阿難受此金縷織成衣已告
曰弥勒汝從如來取此金縷織成之
衣施佛法衆所以者何弥勒諸如來
無所著等正覺為世間護求義及饒
益求安隱快樂於是尊者弥勒從如
來取金縷織成衣已施佛法衆時魔
波旬便作是念此沙門瞿曇遊波羅
捺仙人住處鹿野園中彼為弟子因
未來說法我寧可往而燒乱之時魔
波旬往至佛所到已向佛即說頌曰
彼必定當得 容貌妙第一華鬘瓔珞身
明珠佩其臂 若在鷄頭城螺王境界中
於是世尊而作是念此魔波旬來到
我所欲相燒乱世尊知已為魔波旬
即說頌曰

彼必定當得 無伏無疑惑 斷生老病死

無漏所作訖 若行梵行者 弥勒境界中
於是魔王復說頌曰

彼必定當得 名衣上妙服 栴檀以塗體
身臚直姝長 若在鷄頭城 螺王境界中
尔時世尊復說頌曰

彼必定當得 無主亦無家 手不持金寶
無為無所憂 若行梵行者 弥勒境界中
於是魔王復說頌曰

彼必定當得 名財好飲食 善能解歌舞
作樂常歡喜 若在鷄頭城 螺王境界中
尔時世尊復說頌曰

彼為必定岸 如鳥破網出 得禪自在遊
具樂常歡喜 汝魔必當知 我已相降伏
於是魔王復作是念世尊知我善逝
見我愁惱憂慮不能得住即於彼處
忽沒不現佛說如是弥勒阿夷哆尊
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說本經第二竟

四十一
一字

中阿含經卷第十三

七十一百
七十九字

第二小土城誦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中阿含經卷第十四

薄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中阿含玉相應品大天捺林經第三

第二小土城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鞞陀提國與大比丘衆俱往至彌薩羅住大天捺林中。爾時世尊行道中路欣然而笑。尊者阿難見世尊笑。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何因緣笑。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若無因緣終不妄笑。願聞其意。彼時世尊告曰。阿難。在昔異時。此彌薩羅捺林之中。於彼有王。名曰大天。為轉輪王。聰明智慧。有四種軍。整御天下。由已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寶。得人四種如意之德。阿難。彼大天王成就七寶。為何謂耶。謂輪寶。為寶馬寶。珠寶。女寶。居士寶。主兵臣寶。是謂為七阿難。彼大天王云何名為成就輪寶。阿難。時大天王於月十五日。說從解脫時沐浴澡洗。昇正殿上。有天輪寶。從東方來。輪有千輻。一切具足清淨。自然非人所造。色如火燄。光明昱爍。大天王見已。歡喜踴躍。心自念曰。生賢

輪寶生妙輪寶我亦曾從古人聞之
若頂生剎利王於月十五日說從解
脫時沐浴澡洗昇正殿上有天輪寶
從東方來輪有千輻一切具足清淨
自然非人所造色如火燦光明昱爍
彼必當作轉輪王也我將無作轉輪
王耶阿難昔大天王將欲自試天輪
寶時集四種軍爲軍馬軍車軍步軍
集四種軍已詣天輪寶所以左手撫
輪右手轉之而作是語隨天輪寶隨
天輪寶之所轉去阿難彼天輪寶轉
已即去向於東方時大天王亦自隨
後及四種軍若天輪寶有所住處時
大天王即彼止宿及四種軍於是東
方諸小國王彼皆來詣大天王所白
曰天王善來天王此諸國土極大豐
樂多有人民盡屬天王唯願天王以
法教之我等亦當輔佐天王於是大
天王告諸小王曰卿等各各自領境
界皆當以法莫以非法無令國中有
諸惡業非梵行人阿難彼天輪寶過
東方去度東大海迴至南方西方北
方阿難隨天輪寶周迴轉去時大天

王亦自隨後及四種軍若天輪寧有
所住處時大天王即彼止宿及四種
軍於是北方諸小國王彼皆來詣大
天王所白曰天王善來天王此諸國
土極大豐樂多有人民盡屬天王唯
願天王以法教之我等亦當輔佐天
王於是大天王告諸小王曰卿等各
各自領境界皆當以法莫以非法無
令國中有諸惡業非梵行人阿難彼
天輪寶過北方去度北大海即時速
還至本王城彼大天王坐正殿上斷
理財物時天輪寶住於虛空是謂大
天王成就如是天輪之寶阿難彼大
天王去何名為成就為寶阿難時大
天王而生為寶彼為極白而有七支
其為名曰于婆賀大天王見已歡喜
踴躍若可調者極令賢善阿難彼大
天王別於後時告為師曰汝速御為
令極善調若為調已便來白我今時
為師受王教已至為寶所速御為寶
令極善調彼時為寶受極御治疾得
善調猶昔良為壽無量百千歲以無
量百千歲受極御治疾得善調彼為

寶者亦復如是受極御治疾得善調
阿難尔時爲師速御爲寶令極善調
爲寶調已便詣大天王所白曰天王
當知我以極御治之爲寶已調隨天
王意阿難昔大天王試爲寶時平坦
日出至爲寶所乘彼爲寶遊一切地
乃至大海即時速還至本王城是謂
大天王成就如是白爲之寶阿難彼
大天王而生馬寶彼馬寶者極紺青
色頭像如烏以毛嚴身名驤馬王天
王見已歡喜踊躍若可調者極令賢
善阿難彼大天王則於後時告馬師
曰汝速御馬令極善調若馬調已便
來白我尔時馬師受王教已至馬寶
所速御馬寶令極善調彼時馬寶受
極御治疾得善調猶昔良馬壽無量
百千歲以無量百千歲受極御治疾
得善調彼馬寶者亦復如是受極御
治疾得善調阿難尔時馬師速御馬
寶令極善調馬寶調已便詣大天王
所白曰天王當知我以極御治之馬
寶已調隨天王意阿難昔大天王試

馬寶時平旦日出至馬寶所乘彼馬
寶遊一切地乃至大海即時速還至
本王城是謂大天王成就如是紺馬
之寶阿難彼大天王云何名為成就
珠寶阿難時大天王而生珠寶彼珠
寶者明淨自然無有造者八楞無垢
極好磨治貫以五色繩青黃赤白黑
阿難時大天王內宮殿中欲得燈明
即用珠寶阿難昔大天王試珠寶時
便集四種軍爲軍馬軍車軍步軍集
四種軍已於夜闇中堅立高幢安珠
置上出至園觀珠之光耀照四種軍
明之所及方半由延是謂大天王成
就如是明珠之寶阿難彼大天王云
何名為成就女寶阿難時大天王而
生女寶彼女寶者身體光澤皦潔明
淨美色過人少不及天姿容端正觀
者歡悅口出芬馥青蓮華香身諸毛
孔出栴檀馨香則身溫夏則身涼彼
女至心承事於王發言悅樂所作捷
疾聰明智慧歡喜行善彼女念王常
不離心況身口行是謂大天王成就
如是美女之寶阿難彼大天王云何

成就居士之寶阿難時大天王生居士
寶彼居士寶極大豐富資財無量多
有畜牧封戶食邑種種具足福業之
報而得天眼見諸寶藏空有恙見見
有守護無守護者金藏錢藏作以不
作皆恙見之阿難彼居士寶詣大天
王白曰天王若欲得金及錢寶者天
王莫憂我自知時阿難昔大天王試
居士寶時彼王乘船入恒水中告曰
居士我欲得金及以錢寶居士白曰
天王願令船往阿難時居士寶至船
前頭長跪伸手便於水中舉四藏出
金藏錢藏作藏不作藏白曰天王隨
意所欲金及錢寶恣其所用用已餘
者還著水中是謂大天王成就如是
居士之寶阿難彼大天王云何成就
主兵臣寶阿難時大天王生主兵寶
彼主兵臣聰明智慧辯才巧言多識
分別主兵臣寶為大天王設現世義
勸安立之設後世義勸安立之設現
世義後世義勸安立之彼主兵臣為

大天王欲合軍衆便能合之欲解便
解欲令大天王四種軍衆不使疲乏
及勸助之諸臣亦然。是謂大天王成
就如是主兵臣實阿難。是謂大天王
成就七寶阿難。彼大天王云何得人
四種如意之德。彼大天王壽命極長
八万四千歲。為童子嬉戲八万四千
歲。作小國王八万四千歲。為大國王
八万四千歲。剝除鬚髮。著袈裟衣。至
信捨家無家學。道學仙人王修行梵
行。在此彌薩羅住。大天捺林中阿難
若大天王壽命極長八万四千歲。為
童子嬉戲八万四千歲。作小國王八
万四千歲。為大國王八万四千歲。剝
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
道學仙人王修行梵行。在此彌薩羅
住。大天捺林中者。是謂大天王第一
如意之德。復次阿難。彼大天王無有
疾病。成就平等食味之道。不冷不熱
安隱無諍。由是之故。其所飲食而得
安消。阿難。若大天王無有疾病。成就
平等食味之道。不冷不熱。安隱無諍
由是之故。其所飲食而得安消者。是

謂大天王第二如意之德復次阿難
彼大天王身體光澤皦潔明淨美色
過人小不及天端正姝好觀者歡悅
阿難若大天王身體光澤皦潔明淨
美色過人小不及天端正姝好觀者
歡悅是謂大天王第三如意之德復
次阿難彼大天王常於愛念梵志居
士如父念子梵志居士亦復敬重於
大天王如子敬父阿難昔大天王在
園觀中告御者曰徐徐御車我欲久
視梵志居士梵志居士亦告御者徐
徐御車我等欲久視大天王阿難若
大天王常於愛念梵志居士如父念
子梵志居士亦復敬重於大天王如
子敬父者是謂大天王第四如意之
德阿難是謂大天王得人四種如意
之德阿難彼大天王則於後時告剃
鬚人汝若見我頭生白髮者便可啓
我於是剃鬚人受王教已而於後時
沐浴王頭見生白髮見已啓曰天王
當知天使已至頭生白髮彼大天王
復告剃鬚人汝持金鐻徐拔白髮著
吾手中時剃鬚人聞王教已即以金

鐺徐拔白髮著王手中阿難彼大天王手捧白髮而說頌曰

我頭生白髮壽命轉衰減天使已來至我今學道時

阿難彼大天王見白髮已告太子曰太子當知天使已至頭生白髮太子我已得人聞欲今當復求天上之欲太子我欲剷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太子我今以此四天下付授於汝汝當如法治化莫以非法無令國中有諸惡業非梵行人太子汝後若見天使已至頭生白髮者汝當復以此國政授汝太子善教勅之授太子國已汝亦當復剷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太子我今為汝轉此相繼之法汝亦當復轉此相繼之法莫令人民墮在極邊太子云何我今為汝轉此相繼之法汝亦當復轉此相繼之法莫令人民墮在極邊太子若此國中傳授法絕不復續者是名人民墮在極邊太子以是之故我今為汝轉太子我已為汝轉此相繼之法汝亦當復轉此相

繼之法莫令人民墮在極邊阿難彼
大天王以此國政付授太子善教勅
已便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
無家學道學仙人王修行梵行在此
彌薩羅大天捺林中彼亦轉輪王成
就七寶得人四種如意之德云何成就
七寶得人四種如意之德如前所說
輪王亦於後時告剃鬚人汝若見我
頭生白髮者便可啓我於是剃鬚人
受王教已而於後時沐浴王頭見生
白髮見已啓曰天王當知天使已至
頭生白髮彼轉輪王復告剃鬚人汝
持金鐸徐拔白髮著吾手中時剃鬚
人聞王教已即以金鐸徐拔白髮著
王手中阿難彼轉輪王手捧白髮而
說頌曰

我頭生白髮壽命轉衰減天使已來至
我今學道時

阿難彼轉輪王見白髮已告太子曰
太子當知天使已至頭生白髮太子
我已得人間欲今當復求天上之欲
太子我欲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

捨家無家學道我今以此四天下付授於汝汝當如法治化莫以非法無令國中有諸惡業非梵行人太子汝後若見天使已至頭生白髮者汝亦當復以此國政授汝太子善教勅之授太子國已汝亦當復剷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太子我今為汝轉此相繼之法汝亦當復轉此相繼之法莫令人民墮在極邊太子若此國中傳授法絕不復續者是名人民墮在極邊太子以是之故我今為汝轉太子我已為汝轉此相繼之法汝亦當復轉此相繼之法莫令人民墮在極邊阿難彼轉輪王以此國政付授太子善教勅已便剷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學仙人王修行梵行在此彌薩羅大天捺林中阿難是為從子至子從孫至孫從族至族從見至見展轉八万四千轉輪王剷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學仙人王

修行梵行在此。彌薩羅大天柵林中。彼最後王名曰。屈弥如法。法王行法如法。而為大子后妃姝女及諸臣民。沙門梵志。乃至蜎重奉持法齋。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修行布施。施諸窮乏。沙門梵志。貧窮孤獨。遠來乞者。以飲食衣被。車乘華鬘。散華塗香。屋舍床褥。毼氍。統紕。給使。明燈。彼時。三十天。集坐善法講堂。咨嗟稱歎。屈弥王曰。諸賢。鞞隨提人。有大善利。有大功德。所以者何。彼最後王名曰。屈弥如法。法王行法如法。而為太子后妃姝女及諸臣民。沙門梵志。乃至蜎重奉持法齋。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修行布施。施諸窮乏。沙門梵志。貧窮孤獨。遠來乞者。以飲食衣被。車乘華鬘。散華塗香。屋舍床褥。毼氍。統紕。給使。明燈。時天帝釋亦在衆中。於是天帝釋告三十三天曰。諸賢。汝等欲得。即在此。見屈弥王耶。三十三天白曰。拘翼我等欲得。即在此。見彼屈弥王。尔時帝釋猶如力士。屈由辭頌於三十三天上。忽沒不現。已來至此。屈弥王殿。

於是屈弥王見天帝釋見已問曰汝為是誰帝釋答曰大王聞有天帝釋耶答曰聞有帝釋告曰我即是也大王有大善利有大功德所以者何三十三天為汝集坐善法講堂咨嗟稱歎曰諸賢鞞陀提人有大善利有大功德所以者何彼取後王名曰屈弥如法法王行法如法而為太子后妃姊妹及諸日民沙門梵志乃至猊垂奉持法齋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修行布施施諸窮乏沙門梵志貧窮孤獨遠來乞者以飲食衣被車乘華鬘散華塗香屋舍床褥毼氍綖給使明燈大王欲見三十三天耶答曰欲見帝釋復告屈弥王曰我還天上當勅嚴駕千鳥車來大王乘車娛樂遊戲昇於天上時屈弥王為天帝釋默然而受於是帝釋知屈弥王默然受已猶如力士屈申臂頃於屈弥王殿忽沒不現已還至彼三十三天帝釋到已告御者曰汝速嚴駕千鳥車往迎屈弥王到已白曰大王當知天帝釋遣此千鳥車來迎於大王可乘此

車娛樂遊戲昇於天上王乘車已復
白王曰王欲令我從何道送為從惡
受惡報道為從妙受妙報道耶於是
御者受帝釋教已即便嚴駕千鳥車
往至左弥王所到已白曰大王當知
帝釋遣此千鳥車來迎於大王可乘
此車娛樂遊戲昇於天上時左弥王
昇彼車已御者復白王欲令我從何
道送為從惡受惡報道為從妙受妙
報道耶時左弥王告御者曰汝於兩
道中間送我惡受惡報妙受妙報於
是御者便於兩道中間送王惡受惡
報妙受妙報於是三十三天遙見左
弥王來見已稱善善來大王善來大
王可與三十三天共住娛樂時左弥
王為三十三天而說頌曰

猶如假借乘 一時變末車 此處亦復然
謂為他所有 我還弥薩羅 當作無量壽
因是生天上 作福為資糧

阿難昔大天王者汝謂異人耶莫作
是念當知即是我也阿難我昔從子
至子從孫至孫從族至族從我展轉
八万四千轉輪王剎除鬚鬚著袈裟

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學仙人王修
行梵行在此弥薩羅大天捺林中阿
難我今時為自饒益亦饒益他饒益
多人愍傷世間為天為人求義及饒
益求安隱快樂今時說法不至究竟
不究竟白淨不究竟梵行不究竟梵
行訖今時不離生老病死啼哭憂感
亦未能得脫一切苦阿難我今出世
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
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号佛
衆祐我今為自饒益亦饒益他饒益
多人愍傷世間為天為人求義及饒
益求安隱快樂我今說法得至究竟
究竟白淨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訖我
今得離生老病死啼哭憂感我今已
得脫一切苦阿難我今為汝轉相繼
法汝亦當復轉相繼法莫令佛種斷
阿難云何我今為汝轉相繼法汝亦
當復轉相繼法莫令佛種斷謂八支
聖道正見乃至正定為八阿難是謂
我今為汝轉相繼法汝亦當復轉相
繼法莫令佛種斷佛說如是尊者阿
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天捺林經第三竟

四千七百三十九字

中阿含王相應品大善見王經第四

第二小土城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拘尸城住起跋
單力士娑羅林中介時世尊取後欲
取般涅槃時告曰阿難汝往至雙娑
羅樹間可為如來北首敷床如來中
夜當般涅槃尊者阿難受如來教即
詣雙樹於雙樹間而為如來北首敷
床敷床已訖還詣佛所稽首礼足却
住一面白曰世尊已為如來於雙樹
間北首敷床唯願世尊自當知時於
是世尊將尊者阿難至雙樹間四疊
蓐多羅僧以敷床上襪僧伽梨作枕
右脇而卧足足相累取後欲取般涅
槃時尊者阿難執拂侍佛尊者阿難
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更有餘大城一
名瞻波二名舍衛三名鞞舍離四名
王舍城五名波羅捺六名加維羅衛
世尊不於彼般涅槃何故正在此小
土城諸城之中此取為下是時世尊
告曰阿難汝莫說此為小土城諸城
之中此取為下所以者何乃過去時
此拘尸城名拘尸王城極大豐樂多

有人民阿難拘尸王城長十二由延
廣七由延阿難造立樓櫓高如一人
或二三四至高七人阿難拘尸王城
於外周匝有塹七重其塹則以四寶
埽壘金銀琉璃及水精其底布以四
種寶沙金銀琉璃及水精阿難拘尸
王城周匝外有垣牆七重其牆亦以
四寶埽壘金銀琉璃及水精阿難拘
尸王城周匝七重行四寶多羅樹金
銀琉璃及水精金多羅樹銀紫華實
銀多羅樹金紫華實琉璃多羅樹水
精紫華實水精多羅樹琉璃紫華實
阿難彼多羅樹間作種種華池青蓮
華池紅蓮赤蓮白蓮華池阿難其華
池岸四寶埽壘金銀琉璃及水精其
底布以四種寶沙金銀琉璃及水精
阿難彼池中有四寶梯陁金銀琉璃
及水精金陁銀磴銀陁金磴琉璃陁
水精磴水精陁琉璃磴阿難彼池周
匝有四寶鈎欄金銀琉璃及水精金
欄銀鈎銀欄金鈎琉璃欄水精鈎水
精欄琉璃鈎阿難彼池覆以羅網鈴
懸其間彼鈴四寶金銀琉璃及水精

金鈴銀舌銀鈴金舌琉璃鈴水精舌
水精鈴琉璃舌阿難於彼池中殖種
種水華青蓮華紅蓮赤蓮白蓮華常
水常華無守視者通一切人阿難於
彼池岸殖種種陸華修摩那華婆師
華瞻蔔華修捷提華摩頭捷提華阿
提牟哆華波羅頭華阿難其華池岸
有衆多女身體光澤皦潔明淨美色
過人少不及天姿容端正觀者歡悅
衆寶瓔珞嚴飾具足彼行惠施隨其
所須飲食衣被車乘屋舍床褥毼氍
給使明燈恣以與之阿難其多羅樹
葉風吹之時有極上妙音樂之聲猶
五種妓工師作樂極妙上好諧和之
音阿難其多羅樹葉風吹之時亦復
如是阿難拘尸城中設有弊惡極下
之人其有欲得五種妓樂者即共往
至多羅樹間皆得自恣極意娛樂阿
難拘尸王城常有十二種聲未曾斷
絕爲聲馬聲車聲步聲吹螺聲鼓聲
薄洛鼓聲伎鼓聲歌聲舞聲飲食聲
惠施聲阿難拘尸城中有王名大善
見爲轉輪王聰明智慧有四種軍整

御天下由已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
寶得人四種如意之德云何成就七
寶得人四種如意之德如前所說十
寶四種人如意之德阿難於是拘尸
王城梵志居士多取珠寶鉗婆羅寶
載詣大善見王白曰天王此多珠寶
鉗婆羅寶天王當為見慈愍故願垂
納受大善見王告梵志居士曰卿等
送獻我所不須吾亦自有阿難復有
八万四千諸小國王詣大善見王白曰
天王我等欲為天王作殿大善見王
告諸小王卿等欲為我作正殿我所
不須自有正殿八万四千諸小國王
皆叉手向王三白曰天王我等欲為
天王作殿我等欲為天王作殿於是
大善見王為八万四千諸小王故默
然而聽尔時八万四千諸小國王知
大善見王默然聽已拜謁辭退繞三
匝而去各還本國以八万四千車載
金自重并及其錢作以不作復以一
一珠寶之柱載往拘尸城去城不遠
作大正殿阿難彼大正殿長一由延
廣一由延阿難彼大正殿四寶埽壘

金銀琉璃及水精阿難彼大正殿四
寶梯陛金銀琉璃及水精金陛銀蹬
銀陛金蹬琉璃陛水精蹬水精陛琉
璃蹬阿難大正殿中有八万四千柱
以四寶作金銀琉璃及水精金柱銀
檀磔銀柱金檀磔琉璃柱水精檀磔
水精柱琉璃檀磔阿難大正殿內立
八万四千樓以四寶作金銀琉璃及
水精金樓銀覆銀樓金覆琉璃樓水
精覆水精樓琉璃覆阿難大正殿中
設八万四千御座亦四寶作金銀琉
璃及水精金樓設銀御座敷以毼毼
毼毼覆以錦綺羅縠有觀體被兩頭
安枕加陵伽波起邏波遮志多羅那
如是銀樓設金御座琉璃樓設水精
御座水精樓設琉璃御座敷以毼毼
毼毼覆以錦綺羅縠有觀體被兩頭
安枕加陵伽波起邏波遮志多羅那
阿難彼大正殿周而繞有四寶鈎欄
金銀琉璃及水精金欄銀鈎銀欄金
鈎琉璃欄水精鈎水精欄琉璃鈎阿
難彼大正殿覆以羅網鈴懸其間彼
鈴四寶金銀琉璃及水精金鈴銀舌

銀鈴金舌琉璃鈴水精舌水精鈴琉璃舌阿難彼大正殿具足成已八万四千諸小國王去殿不遠作大華池阿難彼大華池長一由延廣一由延阿難彼大華池四寶埽壘金銀琉璃及水精其底布以四種寶沙金銀琉璃及水精阿難彼大華池有四寶埽陞金銀琉璃及水精金陞銀磴銀陞金磴琉璃陞水精磴水精陞琉璃磴阿難彼大華池周匝繞有四寶鈎欄金銀琉璃及水精金欄銀鈎銀欄金鈎琉璃欄水精鈎水精欄琉璃鈎阿難彼大華池覆以羅網鈴懸其間彼鈴四寶金銀琉璃及水精金鈴銀舌銀鈴金舌琉璃鈴水精舌水精鈴琉璃舌阿難彼大華池其中有種種水華青蓮華紅蓮赤蓮白蓮華常水常華有守視者不通一切人阿難彼大華池其岸則有種種陸華修摩那華婆師華瞻蔔華修捷提華摩頭提華阿提牟哆華波羅賴華阿難如是大殿及大華池具足成已八万四千諸小國王去殿不遠作多羅園阿

難彼多羅園長一由延廣一由延阿
難多羅園中殖八万四千多羅樹則
以四寶金銀琉璃及水精金多羅樹
銀葉華實銀多羅樹金葉華實琉璃
多羅樹水精葉華實水精多羅樹琉
璃葉華實阿難彼多羅園周匝繞有
四寶鈎欄金銀琉璃及水精金欄銀
鈎銀欄金鈎琉璃欄水精鈎水精欄
琉璃鈎阿難彼多羅園覆以羅網鈴
懸其間彼鈴四寶金銀琉璃及水精
金鈴銀舌銀鈴金舌琉璃鈴水精舌
水精鈴琉璃舌阿難如是大殿華池
及多羅園具足成已八万四千諸小
國王即共往詣大善見王白曰天王
當知大殿華池及多羅園志具足成
唯願天王隨意所欲阿難尔時大善
見王便作是念我不應先昇此大殿
若自上尊沙門梵志依此拘尸王城
住者我寧可請一切來集坐此大殿
施設上味極美餚饌種種豐饒食噉
含消手自斟酌皆令飽滿食竟收器
行澡水訖發遣令還阿難大善見王
作是念已即請上尊沙門梵志依彼

拘尸王城住者一切來集昇大正殿
都集坐已自行澡水便以上味極美
餚饌種種豐饒食訖含消手自斟酌
皆令飽滿食竟收器行澡水訖受呪
願已發遣令還阿難大善見王復作
是念今我不應大正殿中而行於欲
我寧可獨將一侍人昇大殿住阿難
大善見王則於後時將一侍人昇大
正殿便入金樓坐銀御床敷以毼毼
毼毼覆以錦綺羅縠有觀體被兩頭
安枕加陵伽波起邏波遮恁多羅邨
坐已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覺有觀
離生喜樂逮初禪成就遊從金樓出
次入銀樓坐金御床敷以毼毼毼毼
覆以錦綺羅縠有觀體被兩頭安枕
加陵伽波起邏波遮恁多羅邨坐已
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覺有觀離生
喜樂逮初禪成就遊從銀樓出入琉
璃樓坐水精御床敷以毼毼毼毼覆
以錦綺羅縠有觀體被兩頭安枕加
陵伽波起邏波遮恁多羅邨坐已離
欲離惡不善之法有覺有觀離生喜
樂逮初禪成就遊從琉璃樓出入水

精樓坐琉璃御床敷以氍毹氍毹覆
以錦綺羅縠有觀體被兩頭安枕加
陵伽波惹邏波遮悉多邏那坐已離
欲離惡不善之法有覺有觀離主喜
樂逮初禪成就遊阿難余時八万四
千夫人及女寶並久不見大善見王
各懷飢虛渴仰欲見於是八万四千
夫人共詣女寶白曰天后當知我等
並久不覲天王天后我等今欲共見
天王女寶聞已告主兵臣汝今當知
我等並久不覲天王今欲往見主兵
臣聞即送八万四千夫人及女寶至
大正殿八万四千爲八万四千馬八
万四千車八万四千步八万四千小
王亦共侍送至大正殿當去之時其
聲高大音響震動大善見王聞其聲
高大音響震動聞已即問傍侍者曰
是誰聲高大音響震動侍者白曰天
王是八万四千夫人及女寶今悉共
來詣大正殿八万四千爲八万四千
馬八万四千車八万四千步八万四
千小王亦復共來詣大正殿是故其
聲高大音響震動大善見王聞已告

侍者曰汝速下殿可於露地疾敷金
床訖還白我侍者受教即從殿下則
於露地疾敷金床訖還白曰已為天
王則於露地敷金床訖隨天王意阿
難大善見王即共侍者從殿來下具
金床上結跏趺坐阿難彼時八万四
千夫人及女寶皆悉共前詣大善見
王阿難大善見王遙見八万四千夫
人及女寶見已則便閉塞諸根於是
八万四千夫人及女寶見王閉塞諸
根已便作是念天王今必不用我等
所以者何天王適見我等便閉塞諸
根阿難於是女寶則前往詣大善見
王到已白曰天王當知彼八万四千
夫人及女寶盡是天王所有唯願天
王常念我等乃至命終八万四千為
八万四千馬八万四千車八万四千
步八万四千小王盡是天王所有唯
願天王常念我等乃至命終彼時大
善見王聞斯語已告女寶曰妹汝等
長夜教我為惡不令行慈妹汝等從
今已後當教我行慈莫令為惡阿難
八万四千夫人及女寶却住一面涕

零悲泣而作此語我等非是天王之
妹而今天王稱我等為妹阿難彼八
万四千夫人及女寶各各以衣拭拭
其淚復前往詣大善見王到已白曰
天王我等云何教天王行慈不為惡
耶大善見王答曰諸妹汝等為我應
如是說天王知不人命短促當就後
世應修梵行生無不殤天王當知彼
法必來非可愛念亦不可喜壞一切
世名曰為死是以天王於八万四千
夫人及女寶有念有欲者唯願天王
悉斷捨離至終莫念於八万四千為
八万四千馬八万四千車八万四千
步八万四千小王天王有欲有念者
唯願天王悉斷捨離至終莫念諸妹
汝等如是教我行慈不令為惡阿難
彼八万四千夫人及女寶白曰天王
我等從今已後當教天王行慈不令
為惡天王人命短促當就後世彼法
必來非可愛念亦不可喜壞一切世
名曰為死是以天王於八万四千夫
人及女寶有念有欲者唯願天王悉
斷捨離至終莫念於八万四千為八

万四千馬八万四千車八万四千步
八万四千小王天王有欲有念者唯
願天王志斷捨離至終莫念阿難大
善見王為彼八万四千夫人及女寶
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
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發
遣令還阿難彼八万四千夫人及女
寶知大善見王發遣已各拜辭還阿
難彼八万四千夫人及女寶還去不
久大善見王即共侍者還昇大殿則
入金樓坐銀御床敷以毼毼毼覆
以錦綺羅縠有觀體被兩頭安枕加
陵伽波起邏波遮志多羅邨坐已作
是觀我是最後邊念欲念志念害闕
諍相憎諛諂虛偽欺誑妄言無量諸
惡不善之法是最後邊心與慈俱遍
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
上下普周一切無結無怨無恚無諍
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
成就遊從金樓出次入銀樓坐金御
床敷以毼毼毼覆以錦綺羅縠有
觀體被兩頭安枕加陵伽波起邏波
遮志多羅邨坐已作是觀我是最後

邊念欲念恚念害閼諍相憎諛諂虛
偽欺誑妄言無量諸惡不善之法是
最後邊心與悲俱遍滿一方成就遊
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
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
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從銀樓
出入琉璃樓坐水精御床敷以毼毼
氍毹覆以錦綺羅縠有襯體被兩頭
安枕加陵伽波瑟邏波遮恚多羅那
坐已作是觀我是最後邊念欲念恚
念害閼諍相憎諛諂虛偽欺誑妄言
無量諸惡不善之法是最後邊心與
喜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
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無結無怨無
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
切世間成就遊從琉璃樓出入水精
樓坐琉璃御床敷以毼毼氍毹覆以
錦綺羅縠有襯體被兩頭安枕加陵
伽波瑟邏波遮恚多羅那坐已作是
觀我是最後邊念欲念恚念害閼諍
相憎諛諂虛偽欺誑妄言無量諸惡
不善之法是最後邊心與捨俱遍滿
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

下普周一切無結無怨無志無諍極
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
就遊阿難大善見王於取後時生微
微死痛猶如居士或居士子食極妙
食生小微煩阿難大善見王於取後
時生微微死痛亦復如是阿難尔時
大善見王修習四梵室捨念欲已棄
是命終生梵天中阿難在昔異時大
善見王者汝謂異人耶莫作斯念當
知即是我也阿難我於尔時為自饒
益亦饒益他饒益多人愍傷世間為
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尔
時說法不至究竟梵行訖尔時不離生
老病死啼哭憂感亦未能得脫一切
苦阿難我今出世如來無所著等正
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
法御天人師号佛眾祐我今為自饒
益亦饒益他饒益多人愍傷世間為
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我
今說法得至究竟究竟白淨究竟梵
行究竟梵行訖我今得離生老病死
啼哭憂感我今已得脫一切苦阿難

從拘尸城從起跋單力士娑羅林從
屈連然河從求求河從天冠寺從為
我敷床處我於其中間七反捨身於
中六反為轉輪王今第七如來無所
著等正覺阿難我不復見世中天及
魔梵沙門梵志從天至人更復捨身
者是處不然阿難我今取後生取後
有取後身取後形得取後我我說是
苦邊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善見王經第四竟

四千六百一十五字

中阿含經卷第十四

九千三百五十四字 第十示土城誦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中阿含經卷第十五

薄

東晉別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中阿含王相應品三十喻經第五

第二小
土城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
加蘭哆園與大比丘衆俱共受夏坐
尔時世尊於十五日說從解脫時在
比丘衆前敷座而坐世尊坐已便入
定意觀諸比丘心於是世尊見比丘
衆靜坐默然極默然無有睡眠除陰
蓋故比丘衆坐甚深極甚深息極息
妙極妙是時尊者舍梨子亦在衆中
於是世尊告曰舍梨子比丘衆靜坐
默然極默然無有睡眠除陰蓋故比
丘衆坐甚深極甚深息極息妙極妙
舍梨子誰能敬重奉事比丘衆者於
是尊者舍梨子即從坐起偏袒著衣
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如是比丘衆靜坐
默然極默然無有睡眠除陰蓋故比
丘衆坐甚深極甚深息極息妙極妙
世尊無能敬重奉事比丘衆者唯有
世尊能敬重奉事法及比丘衆戒不
放逸布施及定唯有世尊能敬重奉

事世尊告曰舍梨子如是如是無能敬重奉事比丘衆者唯有世尊能敬重奉事法及比丘衆戒不放逸布施及定唯有世尊能敬重奉事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種種嚴飾具繒綵錦剎指環臂釧肘璫咽鉗生色珠璫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戒德為嚴飾具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戒德為嚴飾具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禁戒為衛梵行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守閤人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護六根為守閤人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護六根為守閤人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守門將聰明智慧分別曉了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正念為守門將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正念為守門將者便能

捨惡修習於善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好浴池清泉平滿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自心為浴池泉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自心為浴池泉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沐浴人常使洗浴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善知識為沐浴人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善知識為沐浴人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塗身香木蜜沉水栴檀蘇合雞舌都梁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戒德為塗香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戒德為塗香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好衣服初摩衣錦繒衣白疊衣加陵伽波瑟邏衣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慙愧為衣服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慙愧為衣服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好牀座極廣高大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四禪為床座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四禪為床座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

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二剎師常
使洗浴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
正念為剎師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
成就正念為剎師者便能捨惡修習
於善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饍饌
美食種種異味舍梨子如是比丘比
丘尼以喜為食舍梨子若比丘比丘
尼成就於喜以為食者便能捨惡修
習於善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種
種飲捺飲瞻波飲甘蔗飲蒲桃飲末
蹉提飲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
法味為飲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
就法味以為飲者便能捨惡修習於
善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妙華鬘
青蓮華鬘瞻蔔華鬘修摩那華鬘娑
師華鬘阿提牟哆華鬘舍梨子如是
比丘比丘尼以三定為華鬘空無願
無相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三
定為華鬘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舍
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諸屋舍堂閣
樓觀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三
室為屋舍天室梵室聖室舍梨子若
比丘比丘尼成就三室為屋舍者便

能捨惡修習於善舍梨子猶如王及
大臣有典守者謂守室人舍梨子如
是比丘比丘尼以智慧為守室人舍
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智慧為守
室人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舍梨子
猶如王及大臣有諸國邑四種租稅
一分供王及給皇后宮中姝女二分
供給太子群臣三分供國一切民人
四分供給沙門梵志舍梨子如是比
丘比丘尼以四念處為租稅舍梨子
若比丘比丘尼成就四念處為租稅
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舍梨子猶如
王及大臣有四種軍為軍馬軍車軍
步軍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四正
斷為四種軍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
成就四正斷為四種軍者便能捨惡
修習於善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
種種輦為輦馬輦車輦步輦舍梨
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四如意足為
輦輦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四
如意足以為輦者便能捨惡修習於
善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種種車
莊以衆好師子羴豹斑文之皮織成

雜色種種莊飾舍利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止觀為車舍利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止觀以為車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舍利子猶如王及大臣有駕御者謂御車人舍利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正念為駕御人舍利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正念為駕御人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舍利子猶如王及大臣有好道路平正坦然唯趣園觀舍利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八支聖道為道路平正坦然唯趣涅槃舍利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八支聖道以為道路平正坦然唯趣涅槃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舍利子猶如王及大臣有主兵臣聰明智慧分別曉了舍利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智慧為主兵臣舍利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智慧為主兵臣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舍利子猶如王及大臣有極高幢舍利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已心為高幢舍利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已心為高幢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舍利子猶如王及大臣有好道路平正坦然唯趣園觀舍利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八支聖道為道路平正坦然唯趣涅槃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舍利子猶如王及大臣有主兵臣聰明智慧分別曉了舍利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智慧為主兵臣舍利子猶如王及大臣有極高幢

高敞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智
慧為大正殿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
成就智慧為大正殿者便能捨惡修
習於善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昇高
殿上觀殿下人往來走踴住立坐卧
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昇無上
智慧高殿為自觀已心周正柔軟歡
喜遠離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
無上智慧高殿為自觀已心周正柔
軟歡喜遠離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
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宗正卿諳
練宗族舍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
四聖種為宗正卿舍梨子若比丘比
丘尼成就四聖種為宗正卿者便能
捨惡修習於善舍梨子猶如王及大
臣有名良醫能治眾病舍梨子如是
比丘比丘尼以正念為良醫舍梨子
若比丘比丘尼成就正念為良醫者
便能捨惡修習於善舍梨子猶如王
及大臣有正御床敷以氍毹氍毹覆
以錦綺羅縠有襯體被兩頭安枕加
陵伽波起邏波遮悉多羅那舍梨子
如是比丘比丘尼以無尋定為正御

床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就無尋
定為正御床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
舍梨子猶如王及大臣有名珠寶舍
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不動心解
脫為名珠寶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
成就不動心解脫為名珠寶者便能
捨惡修習於善舍梨子猶如王及大
臣極淨沐浴好香塗身身極清淨舍
梨子如是比丘比丘尼以自觀已心
為身極淨舍梨子若比丘比丘尼成
就自觀已心為身淨者便能敬重奉
事世尊法及比丘衆戒不放逸希施
及定佛說如是尊者舍梨子及諸比
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十喻經第五竟

二千三百
八十八字

中阿含王相應品轉輪王經第六

第二小
土城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摩竭國剎利在
捺林駛河岸尔時世尊告諸比丘諸
比丘當自然法燈自歸已法莫然餘
燈莫歸餘法諸比丘若自然法燈自
歸已法不然餘燈不歸餘法者便能
求學得利獲福無量所以者何比丘
昔時有王名曰堅念為轉輪王聰明

智慧慈有四種軍整御天下由已自在
如法法王成就七寶得人四種如意
之德云何成就七寶得人四種如意
之德如前所說成就七寶得人四種
如意之德於是堅念王而於後時天
輪寶移忽離本處有人見之詣堅念
王白曰天王當知天輪寶移離於本
處堅念王聞已告曰太子我天輪寶
移離於本處太子我自曾從古人聞之
若轉輪王天輪寶移離本處者彼王
必不久住命不久存太子我已得人
間之欲今當復求於天上欲太子我
欲剗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
家學道太子我今以此四天下付授
於汝汝當如法治化莫以非法無令
國中有諸惡業非梵行人太子汝後
若見天輪寶移離本處者汝亦當復
以此國政授汝太子善教勅之授太
子國已汝亦當復剗除鬚髮著袈裟
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於是堅念王
授太子國善教勅已便剗除鬚髮著
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時堅念
王出家學道七日之後彼天輪寶即

沒不現失天輪已剎利頂生王便大
憂惱愁感不樂剎利頂生王即詣父
堅念王仙人所到已白曰天王當知
天王學道七日之後彼天輪寶便沒
不現父堅念王仙人告子剎利頂生
王曰汝莫以失天輪寶故而懷憂感
所以者何汝不從父得此天輪剎利
頂生王復白父曰天王我今當何所
為父堅念王仙人告其子曰汝當應
學相繼之法汝若學相繼之法者於
十五日說從解脫時沐浴洗昇正
殿已彼天輪寶必從東方來輪有千
輻一切具足清淨自然非人所造色
如火熾光明昱爍剎利頂生王復白
父曰天王云何相繼之法欲令我學
令我學已於十五日說從解脫時沐
浴漂洗昇正殿已彼天輪寶從東方
來輪有千輻一切具足清淨自然非
人所造色如火熾光明昱爍父堅念
王仙人復告子曰汝當觀法如法行
法如法當為太子后妃嫫女及諸臣
民沙門梵志乃至銀王奉持法齋月
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修行布施施諸

窮乏沙門梵志貧窮孤獨遠來乞者
以飲食衣被車乘華鬘散華塗香屋
舍床褥氍毹統絰給使明燈若汝國
中有上尊名德沙門梵志者汝當隨
時往詣彼所問法受法諸尊何者善
法何者不善法何者為罪何者為福
何者為妙何者非妙何者為黑何者
為白黑白之法從何而生何者現世
義何者後世義云何作行受善不受
惡從彼聞已行如所說若汝國中有
貧窮者當出財物以給恆之子是謂
相繼之法汝當善學汝善學已於十
五日說從解脫時沐浴澡洗昇正殿
已彼天輪寶必從東方來輪有千輻
一切具足清淨自然非人所造色如
火焰光明昱爍剎利頂生王便於後
時觀法如法行法如法而為太子后
妃嫫女及諸臣民沙門梵志乃至覬
重奉持法齋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
修行布施施諸窮乏沙門梵志貧窮
孤獨遠來乞者以飲食衣被車乘華
鬘散華塗香屋舍床褥氍毹統絰給
使明燈若其國中有上尊名德沙門

梵志者便自隨時往詣彼所問法受
法諸尊何者善法何者不善法何者
為罪何者為福何者為妙何者非妙
何者為黑何者為白黑白之法從何
而生何者現世義何者後世義云何
作行受善不受惡從彼聞已行如所
說若其國中有貧窮者即出財物隨
時給恤剎利頂生王於後十五日說從
解脫時沐浴澡洗昇正殿已彼天輪
寶從東方來輪有千輻一切具足清
淨自然非人所造色如火燄光明昱
燦彼亦得轉輪王亦成就七寶亦得
人四種如意之德云何成就七寶得
人四種如意之德亦如前說彼轉輪
王而於後時天輪寶移忽離本處有
人見之詣轉輪王曰天王當知天
輪寶移離於本處轉輪王聞已告曰
太子我天輪寶移離本處太子我曾
從父堅念王仙人聞之若轉輪王天輪
寶移離本處者彼王必不久任命不
久存太子我已得人聞之欲今當復
求於天上欲太子我欲剷除顛蹇者
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太子我

今以此四天下付授於汝汝當如法治化莫以非法無令國中有諸惡業非梵行人太子汝後若見天輪寶移離本處者汝亦當復以此國政授汝太子善教勅之授太子國已汝亦當復剝除鬚髮者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於是轉輪王授太子國善教勅已便剝除鬚髮者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彼轉輪王出家學道七日之後彼天輪寶即沒不現失天輪已剝利頂生王而不憂惑但染欲者欲貪欲無厭為欲所縛為欲所觸為欲所使不見災患不知出要便自出意治國以自出意治國故國遂衰減不復增益猶如昔時諸轉輪王學相繼法國土人民轉增熾盛無有衰減剝利頂生王亦復如是自出意治國以自出意治國故國遂衰減不復增益於是國師梵志案行國界見國人民轉就衰減不復增益便作是念剝利頂生王自出意治國以自出意治國故國土人民轉就衰減不復增益猶如昔時諸轉輪王學相繼法國土

人民轉增熾盛無有衰減此刹利頂
生王亦復如是自出意治國以自出
意治國故國土人民轉就衰減不復
增益國師梵志即共往詣刹利頂生
王白曰天王當知天王自出意治國
以自出意治國故國土人民轉就衰
減不復增益猶如昔時諸轉輪王學
相繼法國土人民轉增熾盛無有衰
減今天王亦復如是自出意治國以
自出意治國故國土人民轉就衰減
不復增益刹利頂生王聞已告曰梵
志我當云何國師梵志白曰天王國
中有人聰明智慧明知竿數國中有
大臣眷屬學經明經誦習受持相繼
之法猶如我等一切眷屬天王當學
相繼之法學相繼法已於十五日說從
解脫時沐浴澡洗昇正殿已彼天輪
寶必從東方來輪有千輻一切具足
清淨自然非人所造色如火熾光明
昱爍刹利頂生王復問曰梵志云何
相繼之法欲令我學令我學已於十
五日說從解脫時沐浴澡洗昇正殿
已彼天輪寶必從東方來輪有千輻

一切具足清淨自然非人所造色如火燄光明昱爍國師梵志白曰天王當觀法如法行法如法當為太子后妃嫫女及諸臣民沙門梵志乃至輿重奉持法齋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修行布施施諸窮乏沙門梵志貧窮孤獨遠來乞者以飲食衣被車乘華鵝散華塗香屋舍床褥氍毹綖給使明燈若王國中有上尊名德沙門梵志者當自隨時往詣彼所問法受法諸尊何者善法何者不善法何者為罪何者為福何者為妙何者非妙何者為黑何者為白黑白之法從何而生何者現世義何者後世義云何作行受善不受惡從彼聞已行如所說若王國中有貧窮者當出財物用給恤之天王是謂相繼之法當善取學善取學已於十五日說從解脫時沐浴澡洗昇正殿已彼天輪寶必從東方來輪有千輻一切具足清淨自然非人所造色如火燄光明昱爍刹利頂生王便於後時觀法如法行法如法而為太子后妃嫫女及諸臣民

沙門梵志乃至蜺虫奉持法齋月八
日十四日十五日修行布施施諸窮
乏沙門梵志貧窮孤獨遠來乞者以
飲食衣被車乘華鬘散華塗香屋舍
床褥氍毹統絰給使明燈若其國中
有上尊名德沙門梵志者便自隨時
往詣彼所問法受法諸尊何者善法
何者不善法何者為罪何者為福何
者為妙何者非妙何者為黑何者為
白黑白之法從何而生何者現世義
何者後世義云何作行受善不受惡
從彼聞已行如所說然國中民有貧
窮者不能出物用給恤之是為困貧
無財物者不能給恤故人轉窮困因
窮困故便盜他物因偷盜故其主捕
伺收縛送詣刹利頂生王白曰天王
此人盜我物願天王治刹利頂生王
問彼人曰汝實盜耶彼人白曰天王
我實偷盜所以者何天王以貧困故
若不盜者便無以自濟刹利頂生王
即出財物而給與之語盜者曰汝等
還去後莫復作於是國中人民聞刹
利頂生王若國中人有行盜者王便

出財物而給與之由斯之故人作是念我等亦應盜他財物於是國人各各競行盜他財物是為困貧無財物者不能給恤故人轉窮困因窮困故盜轉滋甚因盜滋甚故彼人壽轉減形色轉惡彼壽轉減色轉惡已比丘父壽八万歲子壽四万歲比丘彼人壽四万歲時有人便行盜他財物其主捕伺收縛送詣刹利頂生王白曰天王此人盜我物願天王治刹利頂生王問彼人曰汝實盜耶彼人白曰天王我實偷盜所以者何以貧困故若不盜者便無以自濟刹利頂生王聞已便作是念若我國中有盜他物更出財物盡給與者如是唐空竭國藏盜遂滋甚我今寧可作極利刀若我國中有偷盜者便收捕取坐高標下斬截其頭於是刹利頂生王後便勅令作極利刀若國中有盜他物者即勅捕取坐高標下斬截其頭國中人民聞刹利頂生王勅作利刀若國中有盜他物者即便捕取坐高標下斬截其頭我亦寧可效作利刀持行

劫物若從劫物者捉彼物主而截其頭於是彼人則於後時效作利刀持行劫物捉彼物主截斷其頭是為困貧無財物者不能給恤故人轉窮困因窮困故盜轉滋甚因盜滋甚故刀煞轉增因刀煞增故彼人壽轉減形色轉惡彼壽轉減色色轉惡彼壽轉減色轉惡已比丘父壽四萬歲比丘人壽二萬歲時有人盜他財物其主捕伺捉縛送詣刹利頂生王白曰天王此人盜我財物願天王治刹利頂生王問彼人曰汝實盜耶時彼盜者便作是念刹利頂生王若知其實或縛鞭我或搥或擯或罰錢物或種種苦治或貫標上或易其首我寧可以妄言欺誑刹利頂生王耶念已白曰天王我不偷盜是為困貧無財物者不能給恤故人轉窮困因窮困故盜轉滋甚因盜滋甚故刀煞轉增因刀煞增故便妄言兩舌轉增因妄言兩舌增故彼人壽轉減形色轉惡彼壽轉減色轉惡已比丘父壽二萬歲子壽一萬歲比丘人壽萬歲時人民或有德或

無德若無德者彼為有德人起嫉妬
意而犯其妻是為因貧無財物者不
能給恤故人轉窮困因窮困故盜轉
滋甚因盜滋甚故刀煞轉增因刀煞
增故便妄言兩舌轉增因妄言兩舌
增故便嫉妬邪婬轉增因嫉妬邪婬
增故彼人壽轉減形色轉惡彼壽轉
減色轉惡已比丘父壽五歲子壽五
千歲比丘人壽五千歲時三法轉增
非法欲惡貪邪法因三法增故彼人
壽轉減形色轉惡彼壽轉減色轉惡
已比丘父壽五千歲子壽二千五百
歲比丘人壽二千五百歲時復三法
轉增兩舌虛言綺語因三法增故彼
人壽轉減形色轉惡彼壽轉減色轉
惡已比丘父壽二千五百歲子壽千
歲比丘人壽千歲時一法轉增邪見
是也因一法增故彼人壽轉減形色
轉惡彼壽轉減色轉惡已比丘父壽
千歲子壽五百歲比丘人壽五百歲
時彼人盡壽不孝父母不能尊敬沙
門梵志不行順事不作福業不見後
世罪彼因不孝父母不能尊敬沙門

梵志不行順事不作福業不見後世
罪故比丘父壽五百歲子壽或二百
五十或二百歲比丘今若有長壽或
壽百歲或不啻者佛復告曰比丘未
來久遠時人壽十歲比丘人壽十歲
時女生五月即便出嫁比丘人壽十
歲時有穀名稗子為第一美食猶如
今人粳粳為上饌比丘如是人壽十
歲時有穀名稗子為第一美食比丘
人壽十歲時若今日所有美味酥油
鹽蜜甘蔗蔗糖彼一切盡沒比丘人壽
十歲時若行十惡業道者彼便為人
所敬重猶如今日若行十善業道者
彼便為人所敬重比丘人壽十歲時
亦復如是若行十惡業道者彼便為
人之所敬重比丘人壽十歲時都無
有善名况復有行十善業道比丘人
壽十歲時有人名彈罰罔行遍往家
家彈罰比丘人壽十歲時母於其子
極有害心子亦於母極有害心父子
兄弟姊妹親屬展轉相向有賊害心
猶如獍師見彼鹿已極有害心比丘
人壽十歲時亦復如是母於其子極

有害心子亦於母極有害心父子兄弟姊妹親屬展轉相向有賊害心比丘人壽十歲時當有七日刀兵劫彼若捉草即化成刀若捉樵木亦化成刀彼以此刀各各相煞彼於七日刀兵劫過七日便止今時亦有人生慙耻著愧獸惡不愛彼人七日刀兵劫時便入山野在隱處藏過七日已則從山野於隱處出更互相見生慈愍心極相愛念猶如慈母唯有一子與久離別從遠來還安隱歸家相見喜歡生慈愍心極相愛念如是彼人過七日後則從山野於隱處出更互相見生慈愍心極相愛念共相見已便作是語諸賢我今相見今得安隱我等坐生不善法故今值見此親族死盡我等寧可共行善法云何當共行善法耶我等皆是煞生之人今寧可共離煞斷煞我等應共行是善法彼便共行如是善法行善法已壽便轉增形色轉好彼壽轉增色轉好已比丘壽十歲人生子壽二十比丘壽二十歲人復作是念若求學善者壽便

轉增形色轉好我等應共更增行善
云何當共更增行善我等已共離煞
斷煞然故共行不與而取我等寧可
離不與取斷不與取我等應共行是
善法彼便共行如是善法行善法已
壽便轉增形色轉好彼壽轉增色轉
好已比丘壽二十歲人生子壽四十
比丘壽四十歲人亦作是念若求學
善者壽便轉增形色轉好我等應共
更增行善云何當共更增行善我等
已離煞斷煞離不與取斷不與取然
故行邪婬我等寧可離邪婬斷邪婬
我等應共行是善法彼便共行如是
善法行善法已壽便轉增形色轉好
彼壽轉增色轉好已比丘壽四十歲
人生子壽八十比丘壽八十歲人亦作
是念若求學善者壽便轉增形色
轉好我等應共更增行善云何當共
更增行善我等已離煞斷煞離不與
取斷不與取離邪婬斷邪婬然故行
妄言我等寧可離妄言斷妄言我等
應共行是善法彼便共行如是善法
行善法已壽便轉增形色轉好彼壽

轉增色轉好已比丘壽八十歲人生
子壽百六十比丘壽百六十歲人亦
作是念若求學善者壽便轉增形色
轉好我等應共更增行善云何當共
更增行善我等已離煞斷煞離不與
取斷不與取離邪婬斷邪婬離妄言
斷妄言然故行兩舌我等寧可離兩
舌斷兩舌我等應共行是善法彼便
共行如是善法行善法已壽便轉增
形色轉好彼壽轉增色轉好已比丘
壽百六十歲人生子壽三百二十歲
比丘壽三百二十歲人亦作是念
若求學善者壽便轉增形色轉好我
等應共更增行善云何當共更增行
善我等已離煞斷煞離不與取斷不
與取離邪婬斷邪婬離妄言斷妄言
離兩舌斷兩舌然故行兩舌言我等寧
可離魚言斷魚言我等應共行是善
法彼便共行如是善法行善法已壽
便轉增形色轉好彼壽轉增色轉好
已比丘壽三百二十歲人生子壽六
百四十比丘壽六百四十歲人亦作
是念若求學善者壽便轉增形色

轉好我等應共更增行善云何當共
更增行善我等已離煞斷煞離不與
取斷不與取離邪婬斷邪婬離妄言
斷妄言離兩舌斷兩舌離虛言斷虛
言然故行綺語我等寧可離綺語斷
綺語我等應共行是善法彼便共行
如是善法行善法已壽便轉增形色
轉好彼壽轉增色轉好已比丘壽
六百四十歲人生子壽二千五百比
丘壽二千五百歲人亦作是念若求
學善者壽便轉增形色轉好我等
應共更增行善云何當共更增行善
我等已離煞斷煞離不與取斷不與
取離邪婬斷邪婬離妄言斷妄言離
兩舌斷兩舌離虛言斷虛言離綺語
斷綺語然故行貪嫉我等寧可離貪
嫉斷貪嫉我等應共行是善法彼便
共行如是善法行善法已壽便轉增
形色轉好彼壽轉增色轉好已比丘
壽二千五百歲人生子壽五千比丘
壽五千歲人亦作是念若求學善者
壽便轉增形色轉好我等應共更增
行善云何當共更增行善我等已離

煞斷煞離不與取斷不與取離邪婬
斷邪婬離妄言斷妄言離兩舌斷兩
舌離麤言斷麤言離綺語斷綺語離
貪嫉斷貪嫉然故行瞋恚我等寧可
離瞋恚斷瞋恚我等應共行是善法
彼便共行如是善法行善法已壽便
轉增形色轉好彼壽轉增色轉好已
比丘壽五千歲人生子壽一万比丘
壽万歲人亦作是念若求學善者壽
便轉增形色轉好我等應共更增行
善云何當共更增行善我等已離煞
斷煞離不與取斷不與取離邪婬斷
邪婬離妄言斷妄言離兩舌斷兩舌
離麤言斷麤言離綺語斷綺語離貪
嫉斷貪嫉離瞋恚斷瞋恚然故行邪
見我等寧可離邪見斷邪見我等應
共行是善法彼便共行如是善法行
善法已壽便轉增形色轉好彼壽轉
增色轉好已比丘壽万歲人生子壽
二万比丘壽二万歲人亦作是念若
求學善者壽便轉增形色轉好我等
應共更增行善云何當共更增行善
我等已離煞斷煞離不與取斷不與

取離邪婬斷邪婬離妄言斷妄言離
兩舌斷兩舌離無言斷無言離綺語
斷綺語離貪嫉斷貪嫉離瞋恚斷瞋
恚離邪見斷邪見然故有非法欲惡
貪行邪法我等寧可離此三惡不善
法斷三惡不善法我等應共行是善
法彼便共行如是善法行善法已壽
便轉增形色轉好彼壽轉增色轉好
已比丘壽二萬歲人生子壽四萬比
丘人壽四萬歲時孝順父母尊重恭
敬沙門梵志奉行順事修習福業見
後世罪彼因孝順父母尊重恭敬沙
門梵志奉行順事修習福業見後世
罪故比丘壽四萬歲人生子壽八萬
比丘人壽八萬歲時此閻浮洲極大
豐樂多有人民村邑相近如雞一飛
比丘人壽八萬歲時女年五百乃當
出嫁比丘人壽八萬歲時唯有如是
病寒熱大小便欲不食老更無餘患
比丘人壽八萬歲時有王名螺為轉
輪王聰明智慧有四種軍整御天下
由已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寶彼七
寶者輪寶烏寶馬寶珠寶女寶居士

寶主兵臣寶是謂為七千子具足顏
貌端正勇猛無畏能伏他衆彼必統
領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
法教令令得安樂比丘諸剎利頂生
王得為人主整御天下行自境界從
父所得彼因行自境界從父所得壽
不轉減形色不惡未曾失樂力亦不
衰諸比丘汝等亦應如是剝除鬚髮
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行
自境界從父所得諸比丘汝等因行
自境界從父所得壽不轉減形色不
惡未曾失樂力亦不衰云何比丘行
自境界從父所得此比丘觀內身如
身觀內覺心法如法是謂比丘行自
境界從父所得云何比丘壽此比丘
修欲定如意足依遠離依無欲依滅
盡趣向出要修精進定修心定修思
惟定如意足依遠離依無欲依滅盡
趣向出要是謂比丘壽云何比丘色
此比丘修習禁戒守護從解脫又復
善攝威儀禮節見纖介罪常懷畏怖
受持學戒是謂比丘色云何比丘樂
此比丘離欲離惡不善之法乃至得

第四禪成就遊是謂比丘樂云何比丘力此比丘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是謂比丘力比丘我不更見有力不可降伏如魔王力彼漏盡比丘則以無上聖慧之力而能降伏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轉輪王經第六竟

六千三百一十三字

中阿含經卷第十五

八千七百二十一字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中阿含經卷第十六

薄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中阿含王相應品鵬肆經第七

第二小
土城誦

我聞如是一時尊者鳩摩羅迦葉遊
拘薩羅國與大比丘衆俱往詣斯起
提住彼村北尸攝起林舍時斯起提
中有王名鵬肆極大豐樂資財無量
畜牧產業不可稱計封戶食邑種種
具足斯起提邑泉池草木一切屬王
從拘薩羅王波斯匿之所封授於是
斯起提梵志居士聞有沙門名鳩摩
羅迦葉遊拘薩羅國與大比丘衆俱
來至此斯起提住彼村北尸攝起林
彼沙門鳩摩羅迦葉有大名稱周聞
十方鳩摩羅迦葉才辯無礙所說微
妙彼是多聞阿羅訶也若有見此阿
羅訶恭敬礼事者快得善利我等可
往見彼沙門鳩摩羅迦葉斯起提梵
志居士各與等類相隨而行從斯起
提並共北出至尸攝起林是時鵬肆
王在正殿上遙見斯起提梵志居士
各與等類相隨而行從斯起提並共

北出至尸攝起林覬肆王見已告侍人曰此斯起提梵志居士今日何故各與等類相隨而行從斯起提並共北出至尸攝起林侍人白曰天王彼斯起提梵志居士聞有沙門鳩摩羅迦葉遊拘薩羅國與大比丘衆俱來至此斯起提住彼村北尸攝起林天王彼沙門鳩摩羅迦葉有大名稱周聞十方鳩摩羅迦葉才辯無礙所說微妙彼是多聞阿羅訶也若有見此阿羅訶恭敬札事者快得善利我等可往見彼沙門鳩摩羅迦葉天王是故斯起提梵志居士各與等類相隨而行從斯起提並共北出至尸攝起林覬肆王聞已告侍人曰汝往詣彼斯起提梵志居士所而語之曰覬肆王告汝等共往見彼沙門鳩摩羅迦葉汝等愚癡勿為彼所欺為有後世有衆生生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衆生生侍人受教即往詣彼斯起提梵志居士所而語之曰覬肆王告斯起提梵志居士諸賢可住我與汝

等共往見彼沙門鳩摩羅迦葉汝等
愚癡勿為彼所欺為有後世有衆生
生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衆
生生斯想提梵志居士聞此教已答
侍人曰輒如來勅侍人還啓已宣王
命彼斯想提梵志居士住待天王唯
願天王宜知是時時蜎肆王即勅御
者汝速嚴駕駕我今欲行御者受教即
速嚴駕訖還白王嚴駕已辦隨天王
意時蜎肆王即乘車出往詣斯想提
梵志居士所與共北行至尸攝想林
樹林間即下車步進往詣尊者鳩摩
羅迦葉所共相問評却坐一面問曰迦
葉我今欲問寧見聽耶尊者鳩摩羅
迦葉告曰蜎肆若欲問者便可問之
我聞已當思時蜎肆王即便問曰迦
葉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衆
生生沙門鳩摩羅迦葉於意云何尊
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蜎肆我今問王
隨所解答於王意云何今此日月為
是今世為後世耶蜎肆答曰沙門鳩
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如是見如

是說無有後世無衆生生尊者鳩摩
羅迦葉告曰蜎肆復更有惡而過此
耶蜎肆答曰如是迦葉復更有惡迦
葉我有親親疾病困篤我往彼所到
已謂言汝等當知我如是見如是說
無有後世無衆生生親親有沙門梵
志如是見如是說言有後世有衆生
生我常不信彼之所說彼復作是語
若有男女作惡行不精進事慳慳怠
嫉妬慳貪不舒手不度幾極著財物
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
獄中若彼沙門梵志所說是真實者
汝等是我親親作惡行不精進事慳
慳怠嫉妬慳貪不舒手不度幾極著
財物若汝等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
地獄中者可還語我蜎肆彼地獄中
如是如是苦若當尔者我便現見彼
聞我語受我教已都無有來語我言
蜎肆彼地獄中如是如是苦迦葉因
此事故我作是念無有後世無衆生
生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蜎肆我復
問王隨所解答若有王人收縛罪者
送至王所白曰天王此人有罪王當

治之王告彼曰汝等將去反縛兩手
令彼騎驢打破敗鼓聲如驢鳴遍宣
令已從城南門出坐高標下斬斷其
頭彼受教已即反縛罪人令其騎驢
打破敗鼓聲如驢鳴遍宣令已從城
南門出坐高標下欲斬其頭此人臨
死語彼卒曰汝且小住我欲得見父
母妻子奴婢使人聽我斃去於王意
云何彼卒寧當放斯罪人聽斃去耶
婢肆答曰不也迦葉尊者鳩摩羅迦
葉告曰婢肆王親親者亦復如是作
惡行不精進事慙懈怠嫉妬慳貪不
舒手不度幾極著財物彼因緣此身
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地獄卒
捉極苦治時彼語卒曰諸地獄卒汝
等小住莫苦治我我欲斃去詣婢肆
王告語之曰彼地獄中如是如是苦
令彼現見於王意云何彼地獄卒寧
當放王親親令斃來耶婢肆答曰不
也迦葉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婢肆
汝應如是觀於後世莫如肉眼之所
見也婢肆若有沙門梵志斷絕離欲
趣向離欲斷絕離志趣向離志斷絕

離癡趣向離癡彼以清淨天眼出過
於人見此衆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
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
衆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蜎肆王復
言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
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衆生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蜎肆復更有
惡而過此耶蜎肆荅曰如是迦葉復
更有惡迦葉我有親親疾病困篤我
往彼所到已謂言汝等當知我如是
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衆生生親親
有沙門梵志如是見如是說言有後
世有衆生生我常不信彼之所說彼
復作是語若有男女妙行精進精勤
不慳無有嫉妬亦不慳貪舒手庶幾
開意放捨給諸孤窮常樂施與不著
財物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
乃生天上若彼沙門梵志所說是真
實者汝等是我親親妙行精進精勤
不慳無有嫉妬亦不慳貪舒手庶幾
開意放捨給諸孤窮常樂施與不著
財物若汝等身壞命終必昇善處生
天上者可還語我蜎肆天上如是如

是樂若當尔者我便現見彼聞我語
受我教已都無有來語我言鰥肆天
上如是如是樂迦葉因此事故我作
是念無有後世無衆生生尊者鳩摩
羅迦葉告曰鰥肆聽我說喻慧者聞
喻則解其義鰥肆猶村邑外有都園
廁深没人頭糞滿其中而有一人墮
沒廁底若復有人為慈愍彼求義及
饒益求安隱快樂便從廁上徐徐挽
出刮以竹片拭以樹葉洗以暖湯彼
於後時淨澡浴已以香塗身昇正殿
上以五所欲而娛樂之於王意云何
彼人寧復憶念先廁歡喜稱譽復欲
見耶鰥肆答曰不也迦葉若更有人
憶念彼廁歡喜稱譽而欲見者便不
愛此人况復自憶念先廁歡喜稱譽
復欲見者是處不然鰥肆若王有親
親妙行精進精勤不懈無有嫉妬亦
不慳貪舒手底幾開意放捨給諸孤
窮常樂施與不著財物彼因緣此身
壞命終必昇善處乃生天上生天上
已天五所欲而自娛樂於王意云何
彼天天子寧當捨彼天五所欲憶念

於此人間五欲歡喜稱譽復欲見耶
蜎肆答曰不也迦葉所以者何人間
五欲臭處不淨甚可增惡而不可向
不可愛念處濕不淨迦葉比於人間
五所欲者天欲為最最上最好最妙
最勝若彼天天子捨天五欲而更憶
念人間五欲歡喜稱譽復欲見者是
處不然蜎肆汝應如是觀於後世莫
如肉眼之所見也蜎肆若有沙門梵
志斷絕離欲趣向離欲斷絕離恚趣
向離恚斷絕離癡趣向離癡彼以清
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衆生死時生
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
不善處隨此衆生之所作業見其如
真蜎肆王復言沙門鳩摩羅迦葉雖
作是說但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
世無衆生生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
蜎肆復更有惡而過是耶蜎肆答曰
如是迦葉復更有惡迦葉我有親親
疾病困篤我往彼所到已謂言汝等
當知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
衆生生親親有沙門梵志如是見如
是說言有後世有衆生生我常不信

彼之所說彼復作是語若有男女妙
行精進精勤不懈無有嫉妬亦不慳
貪舒手底幾開意放捨給諸孤窮常
樂施與不著財物彼因緣此身壞命
終必昇善處乃生天上若彼沙門梵
志所說是真實者汝等是我親親妙
行精進精勤不懈無有嫉妬亦不慳
貪舒手底幾開意放捨給諸孤窮常
樂施與不著財物若汝等身壞命終
必昇善處生天上者可還語我蜎肆
天上如是如是樂若汝天上而作是
念我若還歸當何所得蜎肆王家多
有財物吾當與汝彼聞我語受我教
已都無有來語我言蜎肆天上如是
如是樂迦葉因此事故我作是念無
有後世無衆生生尊者鳩摩羅迦葉
告曰蜎肆天上壽長人間命短若人
間百歲是三十三天一日一夜如是
一日一夜月三十日年十二月三十
三天天壽千年於王意云何若汝有
親親妙行精進精勤不懈無有嫉妬
亦不慳貪舒手底幾開意放捨給諸
孤窮常樂施與不著財物彼因緣此

身壞命終必昇善處乃生天上生天上已便作是念我等先當一日一夜以天五欲而自娛樂或二三四至六七日以天五欲而自娛樂然後當往語蜎肆王天上如是如是樂令彼現見於王意云何汝竟當得尔所活不蜎肆問曰迦葉誰從後世來語沙門鳩摩羅迦葉天上壽長人間命短若人間百歲是三十三天一日一夜如是一日一夜月三十日年十二月三十三天天壽千年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蜎肆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蜎肆猶如盲人彼作是說無黑白色亦無見黑白色無長短色亦無見長短色無近遠色亦無見近遠色無麤細色亦無見麤細色何以故我初不見不知是故無有色彼言如是說為真說耶蜎肆答曰不也迦葉所以者何迦葉有黑白色亦有見黑白色有長短色亦有見長短色有近遠色亦有見近遠色有麤細色亦有見麤細色若盲作是說我不見不知是故無有色者彼作是說為不真實尊

者鳩摩羅迦葉告曰甥肆王亦如盲若王作是說誰從後世來語沙門鳩摩羅迦葉天上壽長人間命短若人間百歲是三十三天一日一夜如是一日一夜月三十日年十二月三十天天壽千年甥肆王言沙門鳩摩羅迦葉大為不可不應作是說所以者何沙門鳩摩羅迦葉精進比我如盲迦葉若知我知我親親妙行精進精勤不慳無有嫉妬亦不慳貪舒手度幾開意放捨給諸孤窮常樂施與不著財物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生天上者迦葉我今便應即行布施修諸福業奉齋守戒已以刀自煞或服毒藥或投坑井或自縊死沙門鳩摩羅迦葉精進不應比我如彼盲人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甥肆復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甥肆猶如梵志有年少婦方始懷妊又前婦者已有一男而彼梵志於其中間忽便命終命終之後彼前婦兒語小母曰小母當知今此家中所有財物盡應屬我不復見應可與分者小母報曰

我今懷妊若生男者汝應與分若生女者物盡屬汝彼前婦兒復更再三語小母曰今此家中所有財物盡應屬我不復見應可與分者小母亦復再三報曰我今懷妊若生男者汝應與分若生女者物盡屬汝於是小母愚癡不達不善曉解無有智慧欲求存命而反自害即入室中便取利刀自決其腹看為是男為是女耶彼愚癡不達不善曉解無有智慧欲求存命而反自害及腹中子當知甥肆亦復如是愚癡不達不善曉解無有智慧欲求存命反作是念迦葉若知我知我親親妙行精進精勤不懈無有嫉妬亦不慳貪舒手度幾開意放捨給諸孤窮常樂施與不著財物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生天上者我今便應即行布施修諸福業奉齋守戒已以刀自煞或服毒藥或投坑井或自縊死沙門鳩摩羅迦葉精進不應比我如彼盲人甥肆若精進人長壽者便得大福若得大福者便得生天長壽甥肆汝應如是觀於後世

莫如肉眼之所見也。蜎肆若有沙門
梵志斷絕離欲趣向離欲斷絕離志
趣向離志斷絕離癡趣向離癡彼以
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衆生死時
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
及不善處隨此衆生之所作業見其
如真蜎肆王復言沙門鳩摩羅迦葉
雖作是說但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
後世無衆生生尊者鳩摩羅迦葉告
曰蜎肆復更有惡而過此耶蜎肆答
曰如是迦葉復更有惡迦葉我有親
親疾病困篤我往彼所慰勞者彼彼
亦慰勞視我彼若命終我復詣彼慰
勞者彼彼亦不復慰勞視我我亦不
復慰勞者彼迦葉以此事故我作是
念無衆生生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
蜎肆復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
義蜎肆猶如有人善能吹螺若彼方
上未曾聞螺聲便往彼方於夜闇中
昇高山上盡力吹螺彼衆多人未曾
聞螺聲聞已便念此為何聲如是極
妙為甚奇特實可愛樂好可觀聽令
心歡悅時彼衆人便共往詣善吹螺

人所到已問曰此是何聲如是極妙
為甚奇特實可愛樂好可觀聽令心
歡悅善吹螺人以螺投地語眾人曰諸
君當知即此螺聲於是眾人以足蹴
螺而作是語螺可出聲螺可出聲寂
無音響善吹螺人便作是念今此眾
人愚癡不達不善曉解無有智慧所
以者何乃從無知之物欲求音聲是
時善吹螺人還取彼螺以水淨洗便
舉向口盡力吹之時彼眾人聞已作
是念螺甚奇妙所以者何謂因手因
水因口風吹便生好聲周滿四方如
是螺肆若人活命存者則能言語共
相慰勞若其命終便不能言共相慰
勞螺肆汝應如是觀眾生生莫如肉
眼之所見也螺肆若有沙門梵志斷
絕離欲趣向離欲斷絕離恚趣向離
恚斷絕離癡趣向離癡彼以清淨天
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
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
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螺
肆王復言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
說但我如是見如是說無眾生生尊

者鳩摩羅迦葉告曰甥肆復更有惡而過此耶甥肆答曰如是迦葉復更有惡迦葉我有右伺收捕罪人送詣我所到已白曰天王此人有罪願王治之我語彼曰取此罪人可生稱之生稱之已還下著地以繩絞煞煞已復稱我欲得知此人為何時極輕柔軟色悅澤好為死時耶為活時耶彼受我教取此罪人活稱之已還下著地以繩絞煞煞已復稱彼罪人活時極輕柔軟色悅澤好彼人死已皮轉厚重堅不柔軟色不悅澤迦葉因此事故我作是念無衆生生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甥肆復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甥肆猶如鐵丸或鐵犁鏡竟曰火燒彼當尔時極輕柔軟色悅澤好若火滅已漸漸就冷轉凝厚重堅不柔軟色不悅澤如是甥肆若人活時身體極輕柔軟色悅澤好若彼死已便轉厚重堅不柔軟色不悅澤甥肆汝應如是觀衆生生莫如肉眼之所見也甥肆若有沙門梵志斷絕離欲趣向離欲斷絕離意趣向離

悲斷絕離癡趣向離癡彼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衆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衆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蜉蝣王復言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如是見如是說無衆生生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蜉蝣復更有惡而過此耶蜉蝣答曰如是迦葉復更有惡迦葉我有右伺叔捕罪人送詣我所到已白曰天王此人有罪願王治之我語彼曰取此罪人倒著鐵釜中或者銅釜中密蓋其口於下燃火下燃火已觀視衆生入時出時往來周旋彼受我教取此罪人倒著鐵釜中或者銅釜中密蓋其口於下燃火下燃火已觀視衆生入時出時往來周旋迦葉我作如是方便不見衆生生迦葉因此事故我作是念無衆生生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蜉蝣我今問汝隨所解答於意云何若汝食好極美上饌晝寢於床汝頗曾憶於夢中見園觀浴池林木華果清泉長流極意遊戲周旋往來耶蜉蝣答曰曾憶有

之迦葉復問若汝食好極美上饌晝
寢於床尔時頗有直侍人不答曰有
也迦葉復問若汝食好極美上饌晝
寢於床當尔之時左右直侍頗有見
汝出入周旋往來時耶蜎肆答曰正
使異人亦不能見况復左右直侍人
耶蜎肆汝應如是觀衆生生莫如肉
眼之所見也蜎肆若有沙門梵志斷
絕離欲趣向離欲斷絕離志趣向離
志斷絕離癡趣向離癡彼以清淨天
眼出過於人見此衆生死時生時好
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
處隨此衆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蜎
肆王復言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
說但我如是見如是說無衆生生尊
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蜎肆復更有惡
而過此耶蜎肆答曰如是迦葉復更
有惡迦葉我有右伺收捕罪人送詣
我所到已白曰天王此人罪願王治
之我語彼曰取此罪人剥皮剔肉截筋
破骨乃至於髓求衆生生彼受我教
取此罪人剥皮剔肉截筋破骨乃至於
髓求衆生生迦葉我作如是方便求
衆生生而竟不見衆生生迦葉因此

事故我作是念無衆生生尊者鳩摩
羅迦葉告曰婢肆復聽我說喻慧者
聞喻則解其義婢肆猶如事火編髮
梵志居近道邊去彼不遠有商人宿
時諸商人過夜平旦忿忿發去忘一
小兒於是事火編髮梵志早起案行
商人宿處見一小兒獨住失主見已
念曰今此小兒無所依怙我不養者
必死無疑便抱持去還至本處而養
長之此兒轉大諸根成就今時事火
編髮梵志彼於人間有小事緣於是
事火編髮梵志勅年少曰我有小事
暫出人間汝當種火慎莫令滅若火
滅者汝可取此火鑽求之今時事火
編髮梵志善教勅已即至人間於後
年少便出遊戲火遂滅盡彼還求火
即取火鑽以用打地而作是語火出
火出火竟不出復於石上加力打之
火鑽十片百片棄去坐地愁惱而言
不能得火當如之何是時事火編髮
梵志彼於人間所作已訖還歸本處
到已問曰年少汝不遊戲隨視種火

不令滅耶年少白曰尊者我出遊戲
火後遂滅我還求火即取火鑽以用
打地而作是語火出火出火竟不出
復於石上加力打之火出火出火亦
不出火既不出便破火鑽十片百片
棄去坐地尊者我如是求不能得火
當如之何尔時事火編髮梵志便作
是念今此年少甚癡不達不善曉解
無有智慧所以者何從無知火鑽作
如是意求索火耶於是事火編髮梵
志取燥火鑽火母著地而以鑽之即
便火出轉轉熾盛語年少曰年少求
火法應如是不應如汝愚癡不達無
有智慧從無知火鑽作如是意求索
於火當知蜾肆亦復如是愚癡不達
不善曉解無有智慧於無知死肉乃
至骨髓求衆生生蜾肆汝應如是觀
衆生生莫如肉眼之所見也蜾肆若
有沙門梵志斷絕離欲趣向離欲斷
絕離恚趣向離恚斷絕離癡趣向離
癡彼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衆
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
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衆生之所作

業見其如真蜎肆王復言沙門鳩摩
羅迦業雖作是說但我此見欲取志
取怖取癡取終不能捨所以者何若
有他國異人間之便作是說蜎肆王
有見長夜受持彼為沙門鳩摩羅迦
業之所降伏所治斷捨迦業是故我
此見欲取志取怖取癡取終不能捨
尊者鳩摩羅迦業告曰蜎肆聽我說
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蜎肆猶如朋
友二人捨家治生彼行道時初見有
麻甚多無主一人見已便語伴曰汝
當知之今此有麻甚多無主我欲與
汝共取自重而擔還歸可得資用便
取重擔彼於道路復見多有劫貝紗
縷及劫貝衣甚多無主復見多銀亦
無有主一人見已便棄麻擔取銀自
重複於道路見多金聚而無有主時
擔銀人語擔麻者汝今當知此金極
多而無有主汝可捨麻我捨銀擔我
欲與汝共取此金重擔而歸可得供
用彼擔麻者語擔銀人我此麻擔已
好裝治縛束已堅從遠擔來我不能
捨汝且自知勿憂我也於是擔銀人

強奪麻擔撲者於地而拋壞之彼擔
麻者語擔銀人汝已如是拋壞我擔
我此麻擔縛束已堅所來處遠我要
自欲擔此麻歸終不捨之汝且自知
勿憂我也彼擔銀人即捨銀擔便自
取金重擔而還擔金人歸父母遙見
擔金來歸見已歎曰善來賢子快來
賢子汝因是金快得生活供養父母
供給妻子奴婢使人復可布施沙門
梵志作福昇上善果善報生天長壽
彼擔麻者還歸其家父母遙見擔麻
來歸見已罵曰汝罪人來無德人來
汝因此麻不得生活供養父母供給
妻子奴婢使人又亦不得布施沙門
及諸梵志作福昇上善果善報生天
長壽當知婢肆亦復如是若汝此見
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捨者汝便
當受無量之惡亦為衆人之所增惡
婢肆王復言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
是說但我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
終不能捨所以者何若有他國異人
聞之便作是說婢肆王有見長夜受
持彼為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

所治斷捨迦葉是故我此見欲取志
取怖取癡取終不能捨尊者鳩摩羅
迦葉告曰甥肆復聽我說喻慧者聞
喻則解其義甥肆猶如商人與其大
衆有千乘車行飢儉道此大衆中而
有兩主彼作是念我等何因得脫此
難復作是念我此大衆應分為兩部
部各五百彼商人衆便分為兩部部
各五百於是一商人主將五百乘至
飢儉道彼商人主常在前導見有一
人從傍道來衣服盡濕身黑頭黃兩
眼極赤著蘅華鬘而乘驢車泥著兩
髻彼商人主見便問曰飢儉道中有
天雨不彼有新水樵及草耶彼人答
曰飢儉道中天降大雨極有新水乃
饒樵草諸賢汝等可捨故水樵草莫
令棄乏汝等不久當得新水及好樵
草彼商人主聞已即還詣諸商人而
告之曰我在前行見有一人從傍道
來衣服盡濕身黑頭黃兩眼極赤著
蘅華鬘而乘驢車泥著兩髻我問彼
曰飢儉道中有天雨不彼有新水樵
及草耶彼答我曰飢儉道中天降大

雨極有新水乃饒樵草諸賢汝等可
捨故水樵草莫令棄之汝等不久當
得新水及好樵草諸商人我等可捨
故水樵草如是不久當得新水樵草
莫令棄之彼商人等即便棄捨故水
樵草一日行道不得新水樵草二日
三日乃至七日行道猶故不得新水
樵草過七日已為食人鬼之所熬害
第二商人主便作是念已與五百車
即便俱進至飢儉道第二商人主自
在前道見有一人從傍道來衣服盡
濕身黑頭黃兩眼極赤著衛華鬚而
乘驢車泥著兩輦第二商人主見便
問曰飢儉道中有天雨不彼有新水
樵及草耶彼人荅曰飢儉道中天降
大雨極有新水乃饒樵草諸賢汝等
可捨故水樵草莫令棄之汝等不久
當得新水及好樵草第二商人主聞
已即還詣諸商人而告之曰我在前
行見有一人從傍道來衣服盡濕身
黑頭黃兩眼極赤著衛華鬚而乘驢

車泥著兩轆我問彼曰飢儉道中有
 天雨不彼有新水樵及草耶彼答我
 曰飢儉道中天適大雨極有新水乃
 饒樵草諸賢汝等可捨故水樵草莫
 令棄之汝等不久當得新水及好樵
 草諸商人我等未可捨故水樵草若
 得新水樵草然後當棄彼不捨故水
 樵草一日行道不得新水樵草二日
 三日乃至七日行道猶故不得新水
 樵草第二商人主在前行時見前第
 一商人主及諸商人為食人鬼之所
 煞害第二商人主見已語諸商人汝
 等看前商人主愚癡不達不善曉解
 無有智慧既自煞身復煞諸人汝等
 商人若欲取前諸商人物自恣取之
 當知騁肆亦復如是若汝此見欲取
 悉取怖取癡取終不捨者汝便當受
 無量之惡亦為衆人之所憎惡猶前
 第一商人主及諸商人騁肆王復
 言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
 此見欲取悉取怖取癡取終不能捨
 所以者何若有他國異人聞之便作
 是說騁肆王有見長夜受持彼為沙

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斷捨迦葉是故我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能捨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
蜎肆復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蜎肆猶如二人許戲賭赀第一戲者並竊食之食一二三或至衆多第二戲者便作是念共此人戲數數欺我而偷赀食或一二三或至衆多見如是已語彼伴曰我今欲息後當更戲於是第二戲者離於彼處便以毒藥用塗其赀塗已即還語其伴曰可來共戲即來共戲第一戲者復竊赀食或一二三或至衆多既食赀已即便戴眼吐沫欲死於是第二戲者向第一戲人即說頌曰
此赀毒藥塗汝貪食不覺坐為赀欺我後必致苦患

當知蜎肆亦復如是若汝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捨者汝便當受無量之惡亦為衆人之所憎惡猶如戲人為赀欺他還自得殃蜎肆王復言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能捨

所以者何若有他國異人聞之便作
是說蜺肆王有見長夜受持彼為沙
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斷捨
迦葉是故我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
取終不能捨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
蜺肆復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
義蜺肆猶養猪人彼行路時見有糞
糞其甚多無主便作是念此糞可以養
飽多猪我寧可取自重而去即取負
去彼於中道遇天大雨糞液流湯澆
汚其身故負持去終不棄捨彼則自
受無量之惡亦為衆人之所憎惡當
知蜺肆亦復如是若汝此見欲取恚
取怖取癡取終不捨者汝便當受無
量之惡亦為衆人之所憎惡猶養猪
人蜺肆王復言沙門鳩摩羅迦葉雖
作是說但我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
取終不能捨所以者何若有他國異
人聞之便作是說蜺肆王有見長夜
受持彼為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
伏所治斷捨迦葉是故我此見欲取
恚取怖取癡取終不能捨尊者鳩摩
羅迦葉告曰蜺肆復聽我說最後譬

喻若汝知者善若不知者我不復說法
譬肆猶如大猪為五百猪王行驗
難道彼於中路遇見一猪見猪已
便作是念若與鬪者猪必煞我若畏
走者然諸親族便輕慢我不知今當
以何方便得脫此難作是念已而語
猪曰若欲鬪者便可共鬪若不尔者
借我道過彼猪聞已便語猪曰聽汝
共鬪不借汝道猪復語曰猪汝小住
待我被著祖父時鎧還當共戰彼猪
聞已而作是念彼非我敵况祖父鎧
耶便語猪曰隨汝所欲猪即還至本
廁處所婉轉糞中塗身至眼已便往
至猪所語曰汝欲鬪者便可共鬪若
不尔者借我道過猪見猪已復作是
念我常不食雜小虫者以惜牙故况
復當近此臭猪耶猪念是已便語猪
曰我借汝道不與汝鬪猪得過已則
還向猪而說頌曰

猪汝有四足 我亦有四足 汝來共我鬪
何意怖而走

時猪聞已亦復說頌而答猪曰

汝毛豎森森 諸畜中下極 猪汝可速去

糞臭不可堪

時猪自誇復說頌曰

摩竭鷲二國 聞我共汝鬪 汝來共我戰
何以怖而走

帝聞此已復說頌曰

舉身毛皆汗 猪汝臭熏我 汝鬪欲求勝
我今與汝勝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顰肆我亦如
是若汝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
不捨者汝便自受無量之惡亦為衆
人之所憎惡猶如彼帝與猪勝也顰
肆王聞已白曰尊者初說日月喻時
我聞即解歡喜奉受然我欲從尊者
鳩摩羅迦葉求上復上妙智所說是
故我向問復問耳我今自歸尊者鳩
摩羅迦葉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顰
肆汝莫歸我我所歸佛汝亦應歸顰
肆王白曰尊者我今自歸佛法及比
丘衆願尊者鳩摩羅迦葉為佛受我
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
命盡尊者鳩摩羅迦葉我從今日始
行布施修福尊者鳩摩羅迦葉問曰
顰肆汝欲行施修福施與幾人能至

幾時鰥肆王曰布施百人或至十人一日二日或至七日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若王行施修福布施百人或至十人一日二日或至七日者諸方沙門梵志盡聞鰥肆王有見長夜受持彼為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斷捨諸方聞已盡當遠來七日之中不及王施若不得食王信施者王便無福不得長夜受其安樂鰥肆王猶如種子不碎不壞不剖不圻非風非日非水中傷秋時好藏若彼居士深耕良田極治地已隨時下種然雨澤不適者於鰥肆意云何彼種可得生增長不荅曰不也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鰥肆汝亦如是若行施修福布施百人或至十人一日二日或至七日者諸方沙門梵志盡聞鰥肆王有見長夜受持彼為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斷捨諸方聞已盡當遠來七日之中不及王施若不得食王信施者王便無福不得長夜受其安樂鰥肆王復問曰尊者我當云何尊者鳩摩羅迦葉荅曰鰥肆

汝當行施修福常供長齋若鰥肆王
行施修福常供長齋者諸方沙門梵
志聞鰥肆王有見長夜受持彼為沙
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斷捨
諸方聞已盡當遠來彼皆可得及王
信施王便有福而得長夜受其安樂
鰥肆猶如種子不碎不壞不割不坼
非風非日非水中傷秋時好藏若彼
居士深耕良田極治地已隨時下種
雨澤適者於鰥肆意云何彼種可得
生增長不荅曰生也尊者鳩摩羅迦
葉告曰鰥肆汝亦如是若當行施修
福常供長齋者諸方沙門梵志聞鰥
肆王有見長夜受持彼為沙門鳩摩
羅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斷捨諸方聞
已盡當遠來彼皆可得及王信施王
便有福而得長夜受其安樂於是鰥
肆王白曰尊者我從今始行施修福
常供長齋尔時尊者鳩摩羅迦葉為
鰥肆王及斯耆提梵志居士說法勸
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
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默然而住
於是鰥肆王及斯耆提梵志居士尊

者鳩摩羅迦葉為其說法勸發渴仰
成就歡喜已即從坐起稽首尊者鳩
摩羅迦葉足繞三匝而去

彼鰥肆王雖行施修福然極惡惡弊
豆羹菜茹唯一片薑又復施以惡弊
布衣時監厨者名優多羅彼行施修
福時為鰥肆王囑語上座呪願此施
若有福報者莫令鰥肆王今世後世
受鰥肆王聞優多羅行施修福時常
為囑上座呪願此施若有福報者莫
令鰥肆王今世後世受聞已即呼問
曰優多羅汝實行施修福時為我囑
上座呪願此施若有福報者莫令鰥
肆王今世後世受為如是耶優多羅
白曰實尔天王所以者何天王雖行
施修福然極惡惡弊豆羹菜茹唯一
片薑天王此食尚不可以手觸况復
自食耶天王施以惡弊布衣天王此
衣尚不可以脚踏况復自著耶我敬
天王不重所施是故天王我不願此
弊布施報令王惡也鰥肆王聞已告
曰優多羅汝從今始如我所食當以
飯食如我著衣當以布施於是優多

羅從是已後如王所食便以飯食如王所衣便以布施今時優多羅因為甥肆王監行布施故身壞命終生四王天中彼甥肆王以至心行布施故身壞命終生樹林空宮殿中尊者搗煥鉢帝數往遊行彼樹林空宮殿中尊者搗煥鉢帝遙見甥肆王即便問曰汝是誰耶甥肆王荅曰尊者搗煥鉢帝頗聞閻浮洲中有斯瑟提王名甥肆耶尊者搗煥鉢帝荅曰我聞閻浮洲中斯瑟提有王名甥肆甥肆王白曰尊者搗煥鉢帝我即是也本名甥肆王尊者搗煥鉢帝復問曰甥肆王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衆生生彼何由生此依四王天小樹林空宮殿中甥肆王白曰尊者搗煥鉢帝我本實有是見然為尊者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所治斷捨若尊者搗煥鉢帝還下閻浮洲者願遍告語閻浮洲人若行施修福時當至心與自手與自往與至信與知有業有業報與所以者何莫令以是受布施報如斯瑟提甥肆王也甥肆

王者是布施主以不至心行施與故
生依四王天小樹樹林空宮殿中
尔時尊者橋煥鉢帝默然而受於是
尊者橋煥鉢帝有時來下至閻浮洲
則通告諸閻浮洲人至心施與自手
與自往與至信與知有業有業報與
所以者何莫令以是受布施報如斯
起提蜎肆王也蜎肆王者是布施主
以不至心行施與故生依四王天小
樹樹林空宮殿中尊者鳩摩羅迦葉
所說如是蜎肆王斯起提梵志居士
及諸比丘聞尊者鳩摩羅迦葉所說
歡喜奉行

蜎肆王經第七竟

五百三十六
十七字

中阿含經卷第十六

五百三十六
十七字

中阿含王相應品第二竟

五百五十六
百二十一字

第十示戒誦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中阿含經卷第十七

薄

東晉別賓三藏羅雲僧伽提婆譯

中阿含長壽王品第二

有十五經第二小土城誦

長壽天八念淨不移動道郁伽支羅說
婆鷄三族姓梵天迎請佛勝天伽締那
念身支離弥上尊長老眼無刺及真人
說處取在後

中阿含長壽王品長壽王本起經第一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拘舍弥在瞿師
羅園尔時拘舍弥諸比丘數共鬪諍
於是世尊告拘舍弥諸比丘曰比丘
汝等莫共鬪諍所以者何

若以諍止諍至竟不見止唯忍能止諍
是法可尊貴

所以者何昔過去時有拘娑羅國王
名曰長壽復有加赦國王名梵摩達
哆彼二國王常共戰諍於是加赦國
王梵摩達哆興四種軍爲軍馬軍車
軍步軍興四種軍已加赦國王梵摩
達哆自引軍往欲與拘娑羅國王長
壽共戰拘娑羅國王長壽聞加赦國
王梵摩達哆興四種軍爲軍馬軍車

軍步軍興四種軍已來與我戰拘娑
羅國王長壽聞已亦興四種軍爲軍
馬軍車軍步軍興四種軍已拘娑羅
國王長壽自引軍出往至界上列陣
共戰即摧破之於是拘娑羅國王長
壽盡奪取彼梵摩達哆四種軍衆爲
軍馬軍車軍步軍乃復生擒加赦國
王梵摩達哆身得已即放而語彼曰
汝窮厄人今原赦汝後莫復作加赦
國王梵摩達哆復再三興四種軍爲
軍馬軍車軍步軍興四種軍已復自
引軍往與拘娑羅國王長壽共戰拘
娑羅國王長壽聞加赦國王梵摩達
哆復興四種軍爲軍馬軍車軍步軍
興四種軍已來與我戰拘娑羅國王
長壽聞已便作是念我已尅彼何須
復尅我已伏彼何足更伏我已害彼
何須復害但以空弓足能伏彼拘娑
羅國王長壽作是念已晏然不復興
四種軍爲軍馬軍車軍步軍亦不自
往於是加赦國王梵摩達哆得來破
之盡奪取拘娑羅國王長壽四種軍
衆爲軍馬軍車軍步軍於是拘娑羅

國王長壽聞加赦國王梵摩達哆來
盡奪取我四種軍衆爲軍馬軍車軍
步軍已復作是念闢爲甚奇闢爲甚
惡所以者何尅當復尅伏當復伏害
當復害我今寧可獨將一妻共乘一
車走至波羅捺於是拘娑羅國王長
壽即獨將妻共乘一車走至波羅捺
拘娑羅國王長壽復作是念我今寧
可至村村邑邑受學博聞拘娑羅國
王長壽作是念已即便往至村村邑
邑受學博聞以博聞故即轉名爲長
壽博士長壽博士復作是念所爲學
者我今已得我寧可往波羅捺都邑
中住街街巷巷以歡悅顏色作妙音
伎如是波羅捺諸貴豪族聞已當極
歡喜而自娛樂長壽博士作是念已
便往至波羅捺都邑中住街街巷巷
以歡悅顏色作妙音伎如是波羅捺
諸貴豪族聞已極大歡喜而自娛樂
於是加赦國王梵摩達哆外眷屬聞
中眷屬內眷屬及梵志國師展轉志
聞梵志國師聞已便呼見之於是長
壽博士往詣梵志國師所向彼而立

以歡悅顏色作妙音伎梵志國師聞已極大歡喜而自娛樂於是梵志國師告長壽博士汝從今日可依我住當相供給長壽博士白曰尊者我有妻當如之何梵志國師報曰博士汝可將來依我家住當供給之於是長壽博士即將其妻依梵志國師家住梵志國師即便供給彼於後時長壽博士妻心懷憂感作如是念欲令四種軍陣列鹵簿拔白露刃徐庠而過我欲遍觀亦復欲得磨刀水飲長壽博士妻作是念已便白長壽博士我心懷憂感作如是念欲令四種軍陣列鹵簿拔白露刃徐庠而過我欲遍觀亦復欲得磨刀水飲長壽博士即告妻曰卿莫作是念所以者何我等今為梵摩達哆王所破壞卿當何由得見四種軍陣列鹵簿拔白露刃徐庠而過我欲遍觀亦復欲得磨刀水飲耶妻復白曰尊若能得者我有活望若不得者必死無疑長壽博士即便往詣梵志國師所向彼而立顏色愁慘以惡微聲作諸音伎梵志國

師聞已不得歡喜於是梵志國師問
曰博士汝本向我立以歡悅顏色作
妙音伎我聞已極大歡喜而自娛樂
汝今何以向我立顏色愁慘以惡微
聲作諸音伎我聞已不得歡喜長壽
博士汝身無疾患意無憂感耶長壽
博士白曰尊者我身無患但意有憂
感耳尊者我妻心懷憂感作如是念
我欲得四種軍陣列鹵簿拔白露刃
徐庠而過我欲遍觀亦復欲得磨刀
水飲我即報妻曰卿莫作是念所以
者何我今如此卿當何由得四種軍
陣列鹵簿拔白露刃徐庠而過我欲
遍觀亦復欲得磨刀水飲耶妻復白
我曰尊者若能得者我有活望若不得
者必死無疑尊者若妻不全我亦無
理梵志國師問曰博士汝妻可得見
不白曰尊者可得見耳於是梵志國
師將長壽博士往至妻所是時長壽
博士妻懷有德子梵志國師見長壽
博士妻懷有德子故便以右膝跪地
叉手向長壽博士妻再三稱說生拘
婆羅國王生拘婆羅國王教勅左右

曰莫令人知梵志國師告曰博士汝勿憂感我能令汝妻得見四種軍陣列鹵簿拔白露刃徐庠而過亦能令得磨刀水飲於是梵志國師往詣加赦國王梵摩達哆所到已白曰天王當知有德星現唯願天王嚴四種軍陣列鹵簿拔白露刃徐庠導引出曜軍威以水磨刀唯願天王自出觀視天王若作是者必有吉應加赦國王梵摩達哆即勅主兵臣卿今當知有德星現卿宜速嚴四種之軍陣列鹵簿拔白露刃徐庠導引出曜軍威以水磨刀我自出觀若作是者必有吉應時主兵臣即受王教嚴四種軍陣列鹵簿拔白露刃徐庠導引出曜軍威以水磨刀梵摩達哆即自出觀因是長壽博士妻得見四種軍陣列鹵簿拔白露刃徐庠導引出曜軍威并亦復得磨刀水飲飲磨刀水已憂感即除尋生德子便為作字名長生童子寄人密養漸已長大長生童子若諸刹利頂生王者整御天下得大國土種種伎藝衆鳥騎馬調御馳驟射戲

手搏擲罽擲鈎乘車坐輦如是種種諸妙伎藝皆善知之若干種妙觸事殊勝猛毅超世聰明挺出幽微隱遠無不博達於是梵摩達哆聞拘娑羅國王長壽彼作博士轉名在此波羅捺城中梵摩達哆即勅左右卿等速往收拘娑羅國王長壽反縛兩手令彼騎驢打破敗鼓聲如驢鳴遍宣令已從城南門出坐高標下詰問其辭左右受教即便往收拘娑羅國王長壽反縛兩手令彼騎驢打破敗鼓聲如驢鳴遍宣令已從城南門出坐高標下詰問其辭是時長生童子尋隨父後或在左右而白父曰天王勿怖天王勿怖我即於此必能拔濟必能拔濟拘娑羅王長壽告曰童子可忍童子可忍莫起怨結但當行慈衆人聞長壽王而作此語便問於王所道何等王答衆人曰此童子聰明必解我語尔時長生童子勸波羅捺城中諸貴豪族諸君行施修福為拘娑羅國王長壽呪願以此施福願拘娑羅國王長壽令安隱得解脫於是波羅

捺城中諸貴豪族為長生童子所勸
行施修福為拘娑羅國王長壽呪願
以此施福願拘娑羅國王長壽令安
隱得解脫加赦國王梵摩達哆聞此
波羅捺諸貴豪族行施修福為拘娑
羅國王長壽呪願以此施福願拘娑
羅國王長壽令安隱得解脫聞即大
怖身毛皆豎莫令此波羅捺城中諸
貴豪族反於我耶且置彼事我今急
當先滅此事於是加赦國王梵摩達
哆教勅左右汝等速去煞拘娑羅國
王長壽斬作七段左右受教即便速
往煞長壽王斬作七段於是長生童
子勸波羅捺城中諸貴豪族而作是
語諸君看此加赦國王梵摩達哆酷
果無道彼取我父拘娑羅國王長壽
無過之人奪取其國倉庫財物怨酷
枉煞斬作七段諸君可往以新繒疊
收斂我父取七段尸以一切香香木
積聚而闍維之立於廟堂為我作書
與梵摩達哆言拘娑羅國王長生童
子彼作是語汝不畏後為子孫作患
耶於是波羅捺諸貴豪族為長生童

子所勸以新繒疊即往毀取彼七段
尸以一切香香木積聚而闍維之為
立廟堂亦為作書與梵摩達哆言拘
娑羅國王長生童子彼作是語汝不
畏後為子孫作患耶於是長壽王妻
告長生童子曰汝當知此加赦國王
梵摩達哆酷暴無道彼取汝父拘娑
羅國王長壽無過之人奪取其國倉
庫財物怨酷枉煞斬作七段童子汝
來共乘一車走出波羅捺若不去者
禍將及汝於是長壽王妻與長生童
子共乘一車走出波羅捺尔時長生
童子作如是念我寧可往至村村邑
邑受學博聞長生童子作是念已便
往至村村邑邑受學博聞以博聞故
即轉名為長生博士長生博士復作
是念所為學者我今已得我寧可往
波羅捺都邑中住街街巷巷以歡悅
顏色作妙音伎如是波羅捺諸貴豪
族聞已當大歡喜而自娛樂長生博
士作是念已便往至波羅捺都邑中
住街街巷巷歡悅顏色作妙音伎如
是波羅捺諸貴豪族聞已極大歡喜

而自娛樂於是加赦國王梵摩達哆
外眷屬聞中眷屬內眷屬梵志國師
展轉乃至加赦國王梵摩達哆聞便
呼見於是長生博士即往詣加赦國
王梵摩達哆所向彼而立以歡悅顏
色作妙音伎如是加赦國王梵摩達
哆聞已極大歡喜而自娛樂於是加
赦國王梵摩達哆告曰博士汝從今
日可依我住當相供給於是長生博
士即依彼住加赦國王梵摩達哆即
供給之後遂信任一以委付即持衛
身刀劍授與長生博士尔時加赦國
王梵摩達哆便勅御者汝可嚴駕我
欲出獵御者受教即便嚴駕訖還白
曰嚴駕已辦隨天王意於是加赦國
王梵摩達哆便與長生博士共乘車
出長生博士即作是念此加赦國王
梵摩達哆酷暴無道彼取我父拘婆
羅國王長壽無過之人奪取其國舍
庫財物然酷枉煞斬作七段我今寧
可御車使離四種軍衆各在異處長
生博士作是念已即便御車離四種
軍各在異處彼時加赦國王梵摩達

哆冒涉塗路風熱所逼煩悶渴之疲
極欲卧即便下車枕長生博士膝眠
於是長生博士復作是念此加赦國
王梵摩達哆酷累無道彼取我父無
過之人奪取其國倉庫財物恣酷枉
煞斬作七段然于今日已在我手但
當報怨長生博士作是念已即拔利
刀著加赦國王梵摩達哆頸上而作
是語我今煞汝我今煞汝長生博士
復作是念我為不是所以者何憶父
昔日在標下時臨終語我童子可忍
童子可忍莫起怨結但當行慈憶已
舉刀還內鞘中彼時加赦國王梵摩
達哆夢見拘娑羅國王長壽兒長生
童子至拔利刀著我頸上而作此言
我今煞汝我今煞汝見已恐怖身毛
皆豎便疾驚寤起語長生博士汝今
當知我於夢中見拘娑羅國王長壽
兒長生童子手拔利刀著我頸上而
作是言我今煞汝我今煞汝長生博
士聞已白曰天王勿怖天王勿怖所
以者何彼拘娑羅國王長壽兒長生
童子者即我身是天王我作是念加

救國王梵摩達哆酷暴無道彼取我
父無過之人奪取其國倉庫財物怨
酷枉煞斬作七段而于今日已在我
手但當報怨天王我拔利刀著王頸
上而作是語我今煞汝我今煞汝天
王我復作是念我為不是所以者何
憶父昔日在標下時臨終語我童子
可忍童子可忍莫起怨結但當行慈
憶已舉刀還內鞘中加救國王梵摩
達哆語曰童子汝作是說童子可忍
童子可忍我已知此義童子又言莫
起怨結但當行慈者此謂何義長生
童子答曰天王莫起怨結但當行慈
者即謂此也加救國王梵摩達哆聞
已語曰童子從今日始我所領國盡
以相與汝父本國還持付卿所以者
何汝所作甚難乃惠我命長生童子
聞已白曰天王本國自屬天王我父
本國可以見還於是加救國王梵摩
達哆與長生童子共載還歸入波羅
捺城坐正殿上告諸臣曰卿等若見
拘婆羅國王長壽兒長生童子者當
云何耶諸臣聞已或有白曰天王若

見彼者當截其手或復作是語天王
若見彼者當截其足或復作是語當
斷其命加赦國王梵摩達哆告諸臣
曰卿等欲見拘娑羅國王長壽兒長
生童子者即此是也汝等莫起惡意
向此童子所以者何此童子所作甚
難惠與我命於是加赦國王梵摩達
哆以王沐浴浴長生童子塗以王香
衣以王服令坐金御床以女妻之還
其本國比丘彼諸國王剎利頂生王
為大國主整御天下自行忍辱復稱
歎忍自行慈心復稱歎慈自行恩惠
復稱恩惠諸比丘汝亦應如是至信
捨家無家學道當行忍辱復稱歎忍
自行慈心復稱歎慈自行恩惠復稱
恩惠於是諸比丘聞佛所說有作是
言世尊法主今且住也彼導說我我
擲得不導說彼於是世尊不悅可拘
舍弥諸比丘所行威儀禮節所學所
習即從坐起而說頌曰

以若干言語破壞最尊眾 破壞聖眾時

無有能訶止 碎身至斷命 奪為牛馬財

破國滅王盡 彼猶故和解 况汝小言罵

不能制和合 若不思真義 怨結焉得息
罵詈責數說 而能制和合 若思真實義
怨結必得息 若以諍止諍 至竟不見止
唯忍能止諍 是法可尊貴 瞋向慧真人
口說無賴言 誹謗牟尼聖 是下賤非智
他人不解義 唯我獨能知 若有能解義
彼恚便得息 若得定為侶 慧者共修善
捨本所執意 歡喜常相隨 若不得定伴
慧者獨修善 如王嚴治國 如鳥獨在野
獨行莫為惡 如為獨在野 獨行為善勝
勿與惡共會 學不得善友 不與已等者
當堅意獨住 勿與惡共會

今時世尊說此頌已 即以如意足棄
虛而去 至婆羅樓羅村 於是婆羅樓羅
村有尊者 婆伽釋家子 晝夜不眠 精
勤行道 志行常定 住道品法 尊者釋
家子遙見佛來 見已往迎 攝佛衣鉢
為佛敷床 汲水洗足 佛洗足已 坐尊
者釋家子 婆伽座坐 已告曰 婆伽比
丘汝常安隱無所乏 耶尊者釋家子
婆伽各白曰 世尊我常安隱無有所乏
世尊復問 婆伽比丘云何安隱無所
乏 耶尊者婆伽各白曰 世尊我晝夜不

眠精勤行道志行常定住道品法
世尊如是我常安隱無有所乏世尊
復念此族姓子遊行安樂我今寧可
為彼說法作是念已便為尊者婆各
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
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從
坐起去往至護寺林入護寺林中至
一樹下敷座師檀結跏趺坐世尊復
念我已得脫彼拘舍弥諸比丘輩數
數鬪訟相伏相憎相瞋共諍我不喜
念彼方謂拘舍弥諸比丘輩所住處
也當余之時有一大鳥為衆鳥王彼
離鳥衆而獨遊行亦至護寺林入護
寺林中至賢娑羅樹倚賢娑羅樹立
念時大鳥而作是念我已得脫彼群
鳥輩壯鳥壯鳥大小為子彼群鳥輩
常在前行草為之踏水為之渾我於
余時食彼踏草飲渾濁水我今飲食
新草清水於是世尊以他心智知彼
大鳥心之所念即說頌曰

一為與鳥等 成身具足牙 以心與心等
若樂獨住林

於是世尊從護寺林攝衣持鉢往至

般鄰募闍寺林。今時般鄰募闍寺林有三族姓子共在中住尊者阿那律。隨尊者難提尊者金毗羅彼尊者等所行如是。若彼乞食有前還者便敷床汲水出洗足器。安洗足。蹙及拭脚。中水瓶澡罐。若所乞食能盡。食者便盡食之。若有餘者。器盛覆舉。食訖。收鉢。澡洗手。足以足師檀著於肩。上入室。宴坐。若彼乞食有後還者。能盡食者。亦盡食之。若不足者。取前餘食。足而食之。若有餘者。便瀉著淨地。及無重水中。取彼食器。淨洗拭已。舉著一面。收卷床席。蹙洗足。蹙拭脚。巾舉洗足器及水瓶。澡罐。掃灑食堂。糞除淨已。收舉衣鉢。澡洗手。足以足師檀著於肩。上入室。宴坐。彼尊者等。至於晡時。若有先從宴坐起者。見水瓶。澡罐。空無有水。便持行取。若能勝者。便舉持來。宴著一面。若不能勝。則便以手招一比丘。兩人共舉持著一面。各不相語。各不相問。彼尊者等。五日一集。或共說法。或聖默然。於是守林人。遙見世尊來。逆訶止曰。沙門沙門。莫入。

此林所以者何今此林中有三族姓
子尊者阿邠律陀尊者難提尊者金
毗羅彼若見汝或有不可世尊告曰
汝守林人彼若見我必可無不可於
是尊者阿邠律陀遙見世尊來即訶
彼曰汝守林人莫訶世尊汝守林人
莫止善逝所以者何是我尊來我善
逝來尊者阿邠律陀出迎世尊攝佛
衣鉢尊者難提為佛敷床尊者金毗
羅為佛取水尔時世尊洗手足已坐
彼尊者所敷之座坐已問曰阿邠律
陀汝常安隱無所乏耶尊者阿邠律
陀白曰世尊我常安隱無有所乏世
尊復問阿邠律陀云何安隱無所乏
耶尊者阿邠律陀白曰世尊我作是
念我有善利有大功德謂我與如是
梵行共行世尊我常向彼梵行行慈
身業見與不見等無有異行慈口業
行慈意業見與不見等無有異世尊
我作是念我今寧可自捨已心隨彼
諸賢心世尊我便自捨已心隨彼諸
賢心世尊我未曾有一不可心世尊
如是我常安隱無有所乏問尊者難

提咎亦如是復問尊者金毗羅曰汝常安隱無所乏耶尊者金毗羅白曰世尊我常安隱無有所乏問曰金毗羅云何安隱無所乏耶尊者金毗羅白曰世尊我作是念我有善利有大功德謂我與如是梵行共行世尊我常向彼梵行行慈身業見與不見等無有異行慈口業行慈意業見與不見等無有異世尊我作是念我今寧可自捨已心隨彼諸賢心世尊我便自捨已心隨彼諸賢心世尊我未曾有一不可心世尊如是我常安隱無有所乏世尊歎曰善哉善哉阿邨律陀如是汝等常共和合安樂無諍一心一師合一水乳頗得人上之法而有老降安樂住止耶尊者阿邨律陀白曰世尊如是我等常共和合安樂無諍一心一師合一水乳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樂住止世尊我等得光明便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世尊告曰阿邨律陀汝等不達此相謂相得光明而見色者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邨律陀我本未得覺無上正真

道時亦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
尋復滅阿耨律陀我作是念我心中
有何患令我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
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
復滅阿耨律陀我行精勤無懈怠身
止住有正念正智無有愚癡得定一
心阿耨律陀我作是念我行精勤無
懈怠身止住有正念正智無有愚癡
得定一心若世中無道我可見可知
彼耶我心中生此疑患因此疑患故
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
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耨
律陀我今要當作是念我心中不生
疑患阿耨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
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
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
便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
滅阿耨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有
何患令我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
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
滅阿耨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生無
念患因此無念患故便失定而滅眼
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

睡眠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
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
復滅阿耨律陀我今要當作是念我
心中不生疑患不生無念患不生身
病想患亦不生睡眠患阿耨律陀我
欲不起此患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
放逸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
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見色
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耨律陀我復
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
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
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耨律陀我復
作是念我心中生過精勤患因此過
精勤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
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
復滅阿耨律陀猶如力士捉蠅太急
蠅即便死如是阿耨律陀我心中生
過精勤患因此過精勤患故便失定
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
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耨律陀我
今要當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不
生無念患不生身病想患不生睡眠
患亦不生過精勤患阿耨律陀我欲

不起此患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
逸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
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見色彼
見色光明尋復滅阿耨律隨我復作
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滅
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
見色光明尋復滅阿耨律隨我復作
是念我心中生太懈怠患因此太懈
怠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
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
滅阿耨律隨猶如力士捉蠅太緩蠅
便飛去阿耨律隨我心中生太懈怠
患因此太懈怠患故便失定而滅眼
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
色光明尋復滅阿耨律隨我今要當
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不生無念
患不生身病想患不生睡眠患不生
太精勤患亦不生太懈怠患阿耨律
隨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遠離獨住
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
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
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耨律隨
我復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

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邨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生恐怖患因此恐怖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邨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生恐怖患堅如是阿邨律陀我心中生恐怖患因此恐怖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明尋復滅阿邨律陀我今要當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不生無念患不生身病想患不生睡眠患不生大精勤患不生太懈怠患亦不生恐怖患阿邨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邨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邨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生喜悅患因此喜悅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

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
光明尋復滅阿耨律陀猶若如人本
求一寶藏頻得四寶藏彼見已便生
悅歡喜如是阿耨律陀我心中生喜
悅患因此喜悅患故便失定而滅眼
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
色光明尋復滅阿耨律陀我今要當
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不生無念
患不生身病想患不生睡眠患不生
太精勤患不生太懈怠患不生恐怖
患亦不生喜悅患阿耨律陀我欲不
起此患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
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
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見色彼見
色光明尋復滅阿耨律陀我復作是
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滅眼
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
色光明尋復滅阿耨律陀我復作是
念我心中生自高心患因此自高心
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
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耨律陀我今要當作是念我心中
不生疑患不生無念患不生身病想

患不生睡眠患不生太精勤患不生
太懈怠患不生恐怖患不生喜悅患
亦不生白高心患阿耨律陀我欲不
起此患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
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
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見色彼見
色光明尋復滅阿耨律陀我復作是
念我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滅眼
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
色光明尋復滅阿耨律陀我復作是
念我心中生若干想患因此若干想
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
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
阿耨律陀我今要當作是念我心中
不生疑患不生無念患不生身病想
患不生睡眠患不生太精勤患不生
太懈怠患不生恐怖患不生喜悅患
不生白高心患亦不生若干想患阿
耨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遠離
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因在遠離
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
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耨
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有何患令

我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耨律陀我復作是念我心中生不觀色患因此不觀色患故便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所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滅阿耨律陀我今要當作是念我心中不生疑患不生無念患不生身病想患不生睡眠患不生太精勤患不生太慳怠患不生恐怖生若干想患亦不生不觀色患阿耨律陀我欲不起此患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便得光明而見色阿耨律陀若我心生疑患彼得心清淨無念身病想睡眠太精勤太懈怠恐怖喜悅高心生若干想不觀色心患彼得心清淨阿耨律陀我復作是念我當修學三定修學有覺有觀定修學無覺少觀定修學無覺無觀定阿耨律陀我便修學三定修學有覺有觀定修學無覺少觀定修學無覺無觀定若我修學有覺有觀

定者心便順向無覺少觀定如是我
必不失此智見阿那律陀如是我知
如是已竟日夜竟日夜修學有覺
有觀定阿那律陀我今時行此住止
行若我修學有覺有觀定者心便順
向無覺無觀定如是我必不失此智
見阿那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日
竟夜竟日夜修學有覺有觀定阿那
律陀我今時行此住止行阿那律陀
若我修學無覺少觀定者心便順向
有覺有觀定如是我必不失此智見
阿那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日竟
夜竟日夜修學無覺少觀定阿那律
陀我今時行此住止行若我修學無
覺少觀定者心便順向無覺無觀定
如是我必不失此智見阿那律陀如
是我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修
學無覺少觀定阿那律陀我今時行
此住止行阿那律陀若我修學無覺
無觀定者心便順向有覺有觀定如
是我必不失此智見阿那律陀如是
我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修學
無覺無觀定阿那律陀我今時行此

住止行若我修學無覺無觀定者心
便順向無覺少觀定如是不失此
智見阿耨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
日竟夜竟日夜修學無覺無觀定阿
耨律陀我今時行此住止行阿耨律
陀有時我知光明而不見色阿耨律
陀我作是念何因何緣知光明而不
見色阿耨律陀我復作是念若我念
光明相不念色相者今時我知光明
而不見色阿耨律陀如是我知如是
已竟日竟夜竟日夜知光明而不見
色阿耨律陀我今時行此住止行阿
耨律陀有時我見色而不知光明阿
耨律陀我作是念何因何緣我見色
而不知光明阿耨律陀我復作是念
若我念色相不念光明相者今時我
知色而不知光明阿耨律陀如是我
知如是已竟日竟夜竟日夜知色而
不知光明阿耨律陀我今時行此住
止行阿耨律陀有時我少知光明亦
少見色阿耨律陀我作是念何因何
緣我少知光明亦少見色阿耨律陀
我復作是念若我少入定少入定故

少眼清淨少眼清淨故我少知光明
亦少見色阿邨律陀如是我知如是
已竟日竟夜竟日夜少知光明亦少
見色阿邨律陀尔時我行此住止行
阿邨律陀有時我廣知光明亦廣見
色阿邨律陀我作是念何因何緣我
廣知光明亦廣見色阿邨律陀我復
作是念若我廣入定廣入定故廣眼
清淨廣眼清淨故我廣知光明亦廣
見色阿邨律陀如是我知如是已竟
日竟夜竟日夜廣知光明亦廣見色
阿邨律陀尔時我行此住止行阿邨
律陀若我心中生疑患彼得心清淨
無念身病想睡眠太精勤太懈怠恐
怖喜悅高心生若干想不觀色心患
彼得心清淨有覺有觀定修學極修
學無覺少觀定修學極修學無覺無
觀定修學極修學一向定修學極修
學雜定修學極修學少定修學極修
學廣無量定修學極修學我生知見
極明淨趣向定住精勤修道品生已
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
如真阿邨律陀尔時我行此住止行

佛說如是尊者阿那律隨尊者難提

尊者金毗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長壽王本起經第一竟

九千二百一十八字

中阿含經卷第十七

九千二百一十八字

第二示土城誦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咸都監奉

勅周造

中阿含經卷第十八

薄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中阿含長壽王品天經第二

第二小
土城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枝提瘦在水渚
林中介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未得
覺無上正真道時而作是念我寧可
得生其光明因其光明而見形色如
是我智見極大明淨我為智見極明
淨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
精勤我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
行精勤故即得光明便見形色也然
我未與彼天共同集會未相慰勞未
有所論說未有所答對我復作是念
我寧可得生其光明因其光明而見
形色及與彼天共同集會共相慰勞
有所論說有所答對如是我智見極
大明淨我為智見極明淨故便在遠
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我因在
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即
得光明便見形色及與彼天共同集
會共相慰勞有所論說有所答對也
然我不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

生我復作是念我寧可得生其光明
因其光明而見形色及與彼天共同
集會共相慰勞有所論說有所答對
亦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
是我智見極大明淨我為智見極明
淨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
精勤我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
行精勤故即得光明便見形色及與
彼天共同集會共相慰勞有所論說
有所答對亦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
如是生也然我不知彼天如是食如
是受苦樂我復作是念我寧可得生
其光明因其光明而見形色及與彼
天共同集會共相慰勞有所論說有
所答對亦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
是生亦知彼天如是食如是受苦樂
如是我智見極大明淨我為智見極
明淨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
行精勤我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
修行精勤故即得光明便見形色及
與彼天共同集會共相慰勞有所論
說有所答對亦知彼天如是姓如是
字如是生亦知彼天如是食如是受

苦樂也然我不知彼天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命盡我復作是念我寧可得生其光明因其光明而見形色及與彼天共同集會共相慰勞有所論說有所答對亦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亦知彼天如是受苦樂亦知彼天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命盡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命盡我復作是念我寧可得生其光明因其光明而見形色及與彼天共同集會共相慰勞有所論說有所答對亦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亦知彼天如是受苦樂亦知彼天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命盡亦知彼

天作如是如是業已死此生彼如是
我智見極大明淨我為智見極明淨
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
勤我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
精勤故即得光明便見形色及與彼
天共同集會共相慰勞有所論說有
所答對亦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
是生亦知彼天如是食如是受苦樂
亦知彼天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
命盡亦知彼天作如是如是業已死
此生彼也然我不知彼天彼彼天中
我復作是念我寧可得生其光明因
其光明而見形色及與彼天共同集
會共相慰勞有所論說有所答對亦
知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亦知
彼天如是食如是受苦樂亦知彼天
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命盡亦知
彼天作如是如是業已死此生彼亦
知彼天彼彼天中如是我智見極大
明淨我為智見極明淨故便在遠離
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我因在遠
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即得
光明便見形色及與彼天共同集會

共相慰勞有所論說有所答對亦知
彼天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亦知彼
天如是食如是受苦樂亦知彼天如
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命盡亦知彼
天作如是如是業已死此生彼亦知
彼天彼彼天中也然我不知彼天上
我曾生中未曾生中我復作是念我
寧可得生其光明因其光明而見形
色及與彼天共同集會共相慰勞有
所論說有所答對亦知彼天如是姓
如是字如是生亦知彼天如是食如
是受苦樂亦知彼天如是長壽如是
久住如是命盡亦知彼天作如是如
是業已死此生彼亦知彼天彼彼天
中亦知彼天上我曾生中未曾生中
如是我智見極大明淨我為智見極
明淨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
行精勤我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
與彼天共同集會共相慰勞有所論
說有所答對亦知彼天如是姓如是
字如是生亦知彼天如是食如是受
苦樂亦知彼天如是長壽如是久住

如是命盡亦知彼天作如是如是業已死此生彼亦知彼天彼彼天中亦知彼天上我曾生中未曾生中也若我不正知得此八行者便不可一向說得亦不知我得覺無上正真之道我亦於此世間諸天魔梵沙門梵志不能出過其上我亦不得解脫種種解脫我亦未離諸顛倒未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若我正知得此八行者便可一向說得亦知我得覺無上正真之道我亦於此世間諸天魔梵沙門梵志出過其上我亦得解脫種種解脫我心已離諸顛倒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天經第二竟

千七百七十四字

中阿含長壽王品八念經第三

第十城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婆奇瘦在鼉山怖林鹿野園中尔時尊者阿那律陀在枝提瘦水渚林中彼時尊者阿那律陀在安靜處燕坐思惟心作是念道從無欲非有欲得道從知足非無

獸得道從遠離非樂聚會非住聚會
非合聚會得道從精勤非懈怠得道
從正念非邪念得道從定意非亂意
得道從智慧非愚癡得於是世尊以
他心智知尊者阿邠律陀心中所念
所思所行世尊知已即入如其像定
以如其像定猶若力士屈申臂頃如
是世尊從娑奇瘦黿山怖林鹿野園
中忽沒不現住枝提瘦水渚林中尊
者阿邠律陀前是時世尊便從定覺
歎尊者阿邠律陀曰善哉善哉阿邠
律陀謂汝在安靜處燕坐思惟心作
是念道從無欲非有欲得道從知足
非無獸得道從遠離非樂聚會非住
聚會非合聚會得道從精勤非懈怠
得道從正念非邪念得道從定意非
亂意得道從智慧非愚癡得阿邠律
陀汝從如來更受第八大人之念受
已便思道從不戲樂不戲行不戲非
戲非樂戲非行戲得阿邠律陀若汝
成就此大人八念者汝必能離欲離
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阿
邠律陀若汝成就大人八念而復得

此四增上心現法樂居易不難得者
如王王臣有好絨簾盛滿種種衣中
前欲著便取著之中時中後若欲著
衣便取著之隨意自在阿邠律陀汝
亦如是得糞掃衣為第一服汝心無
欲行此住止行阿邠律陀若汝成就
大人八念而復得此四增上心現法
樂居易不難得者如王王臣有好厨
宰種種淨妙甘美餽饌阿邠律陀汝
亦如是常行乞食為第一饌汝心無
欲行此住止行阿邠律陀若汝成就
大人八念而復得此四增上心現法
樂居易不難得者如王王臣有好屋
舍或樓閣宮殿阿邠律陀汝亦如是
依樹下止為第一舍汝心無欲行此
住止行阿邠律陀若汝成就大人八
念而復得此四增上心現法樂居易
不難得者如王王臣有好床座敷以
氍毹毼毼覆以錦綺羅縠有觀體被
兩頭安枕加陵伽波起邏波遮志哆
羅邠阿邠律陀汝亦如是草座葉座
為第一座汝心無欲行此住止行阿
邠律陀若汝成就大人八念而復得

此四增上心現法樂居易不難得者
如是汝若遊東方必得安樂無衆苦
患若遊南方西方北方者必得安樂
無衆苦患阿那律陀若汝成就大人
八念而復得此四增上心現法樂居
易不難得者我尚不說汝諸善法住
況說衰退但當晝夜增長善法而不
衰退阿那律陀若汝成就大人八念
而復得此四增上心現法樂居易不
難得者汝於二果必得其一或於現
世得究竟智或復有餘得阿那舍阿
那律陀汝當成就此大人八念亦應
得此四增上心現法樂居易不難得
已然後於枝提瘦水渚林中受夏坐
也尔時世尊為尊者阿那律陀說法
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
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入如其
像定以如其像定猶若力士屈申臂
頃如是世尊從枝提瘦水渚林中忽
沒不見住婆奇瘦鼉山怖林鹿野園
中彼時尊者阿難執拂持佛於是世
尊便從定覺迴顧告曰阿難若有比
丘遊鼉山怖林鹿野園中者令彼一

切皆集講堂集講堂已還來白我尊者阿難受佛教已稽首礼足即行宣勅諸有比丘遊羅山怖林鹿野園中者令彼一切皆集講堂集講堂已還詣佛所頭面礼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諸有比丘遊羅山怖林鹿野園中者已令一切皆集講堂唯願世尊自當知時於是世尊將尊者阿難往詣講堂於比丘衆前敷座而坐坐已告曰諸比丘我今為汝說大人八念汝等諦聽善思念之時諸比丘受教而聽佛言大人八念者謂道從無欲非有欲得道從知足非無欲得道從遠離非樂聚會非住聚會非合聚會得道從精勤非懈怠得道從正念非邪念得道從定意非乱意得道從智慧非愚癡得道從不戲樂不戲行不戲非戲非樂戲非行戲得云何道從無欲非有欲得謂比丘得無欲自知得無欲不令他人知我無欲得知足得遠離得精勤得正念得定意得智慧得不戲自知得不戲不欲令他知我無欲是謂道從無欲非有欲得云何

道從知足非無厭得謂比丘行知足
衣取覆形食取充軀是謂道從知足
非無厭得云何道從遠離非樂聚會
非住聚會非合聚會得謂比丘行遠
離成就二遠離身及心俱遠離是謂
道從遠離非樂聚會非住聚會非合
聚會得云何道從精勤非懈怠得謂
比丘常行精進斷惡不善修諸善法
恒自起意專一堅固為諸善本不捨
方便是謂道從精勤非懈怠得云何
道從正念非邪念得謂比丘觀內身
如身觀內覺心法如法是謂道從正
念非邪念得云何道從定意非亂意
得謂比丘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
第四禪成就遊是謂道從定意非亂
意得云何道從智慧非愚癡得謂比
丘修行智慧觀興衰法得如是智聖
慧明達分別曉了以正盡苦是謂道
從智慧非愚癡得云何道從不戲樂
不戲行不戲非戲非樂戲非行戲得
謂比丘意常滅戲樂住無餘涅槃心
恒樂住歡喜意解是謂道從不戲樂
不戲行不戲非戲非樂戲非行戲得

諸比丘阿邠律陀比丘成就此大人
八念已然後枝提瘦水渚林中受夏
坐也我以此教彼在遠離獨住心無
放逸修行精勤彼在遠離獨住心無
放逸修行精勤已族姓子所為剗除
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者唯無上梵行訖於現法中自知自
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
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是時尊
者阿邠律陀得阿羅呵心正解脫得
長老上尊則於尔時而說頌曰

遙知我思念無上世間師正身心入定
乘虛忽來到如我心所念為說而復過
諸佛樂不戲遠離一切戲既從彼知法
樂住正法中逮得三昧達佛法作已辦
我不樂於死亦不願於生隨時任所適
立正念正智鞞耶離竹林我壽在彼盡
當在竹林下無餘般涅槃
佛說如是尊者阿邠律陀及諸比丘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八念經第三竟

千九百五十四字

中阿含長壽王品淨不動道經第四

第二小土城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拘樓瘦在劔磨

瑟曇拘樓都邑尔時世尊告諸比丘
欲者無常虛偽妄言是妄言法則是
幻化欺誑愚癡若現世欲及後世欲
若現世色及後世色彼一切是魔境
界則是魔餌因此令心生無量惡不
善之法增伺瞋恚及鬭諍等謂聖弟
子學時為作障礙多聞聖弟子作如
是觀世尊所說欲者無常虛偽妄言
是妄言法則是幻化欺誑愚癡若現
世欲及後世欲若現世色及後世色
彼一切是魔境界則是魔餌因此令
心生無量惡不善之法增伺瞋恚及
鬭諍等謂聖弟子學時為作障礙彼
作是念我可得大心成就遊捨伏世
間攝持其心若我得大心成就遊捨
伏世間攝持其心者如是心便不生
無量惡不善之法增伺瞋恚及鬭諍
等謂聖弟子學時為作障礙彼以是
行以是學如是修習而廣布便於處
得心淨於處得心淨已比丘者或於
此得入不動或以慧為解彼於後時
身壞命終因本意故必至不動是謂
第一說淨不動道復次多聞聖弟子

作如是觀若有色者彼一切四大及
四大造四大者是无常法是苦是滅
彼如是行如是學如是修習而廣布
便於處得心淨於處得心淨已比丘
者或於此得入不動或以慧為解彼
於後時身壞命終因本意故必至不
動是謂第二說淨不動道復次多聞
聖弟子作如是觀若現世欲及後世
欲若現世色及後世色若現世欲想
後世欲想若現世色想後世色想彼
一切想是无常法是苦是滅彼於今
時必得不動想彼如是行如是學如
是修習而廣布便於處得心淨於處
得心淨已比丘者或於此得入不動
或以慧為解彼於後時身壞命終因
本意故必至不動是謂第三說淨不
動道復次多聞聖弟子作如是觀若
現世欲想後世欲想若現世色想後
世色想及不動想彼一切想是无常
法是苦是滅彼於今時得無所有處
想彼如是行如是學如是修習而廣
布便於處得心淨於處得心淨已比
丘者或於此得入不動或以慧為解

彼於後時身壞命終因本意故必至不動是謂第一說淨無所有處道復次多聞聖弟子作如是觀此世空空於神神所有空有常空有恒空長存空不變易彼如是行如是學如是修習而廣布便於處得心淨於處得心淨已比丘者或於此得入無所有處或以慧為解彼於後時身壞命終因本意故必至無所有處是謂第二說淨無所有處道復次多聞聖弟子作如是觀我非為他而有所為亦非自為而有所為彼如是行如是學如是修習而廣布便於處得心淨於處得心淨已比丘者或於此得入無所有處或以慧為解彼於後時身壞命終因本意故必至無所有處是謂第三說淨無所有處道復次多聞聖弟子作如是觀若現世欲及後世欲若現世色及後世色若現世欲想後世欲想若現世色想後世色想及不動想無所有處想彼一切想是無常法是苦是滅彼於今時而得無想彼如是行如是學如是修習而廣布便於處

得心淨於處得心淨已比丘者或於此得入無想或以慧為解彼於後時身壞命終因本意故必至無想處是謂說淨無想道是時尊者阿難執拂侍佛於是尊者阿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若有比丘如是行無我無我所我當不有我所當不有若本有者便盡得捨世尊比丘行如是彼為盡得般涅槃耶世尊告曰阿難此事不定或有得者或有不得尊者阿難白曰世尊比丘云何行不得般涅槃耶世尊告曰阿難若比丘如是行無我無我所我當不有我所當不有若本有者便盡得捨阿難若比丘樂彼捨著彼捨住彼捨者阿難比丘行如是必不得般涅槃尊者阿難白曰世尊比丘若有所受不得般涅槃耶世尊告曰阿難若比丘有所受者彼必不得般涅槃也尊者阿難白曰世尊彼比丘為何所受世尊告曰阿難行中有餘謂有想無想處於有中第一彼比丘受尊者阿難白曰世尊彼比丘受餘行耶世尊告曰阿難如是比丘受餘

行也尊者阿難白曰世尊比丘云何
行必得般涅槃世尊告曰阿難若比
丘如是行無我無我所我當不有我
所當不有若本有者便盡得捨阿難
若比丘不樂彼捨不著彼捨不住彼
捨者阿難比丘行如是必得般涅槃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比丘若無所受
必得般涅槃耶世尊告曰阿難若比
丘無所受必得般涅槃今時尊者阿
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已說淨不動
道已說淨無所有處道已說淨無想
道已說無餘涅槃世尊云何聖解脫
耶世尊告曰阿難多聞聖弟子作如
是觀若現世欲及後世欲若現世色
及後世色若現世欲想後世欲想若
現世色想後世色想及不動想無所
有處想無想想彼一切想是無常法
是苦是滅是謂自己已有若自己
有者是生是老是病是死阿難若有此法
一切盡滅無餘不復有者彼則無生
無老病死聖如是觀若有者必是解
脫法若有無餘涅槃者是名甘露彼
如是觀如是見必得欲漏心解脫有

漏無明漏心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
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
有知如真阿難我今為汝已說淨不
動道已說淨無所有處道已說淨無
想道已說無餘涅槃已說聖解脫如
尊師所為弟子起大慈哀憐念愍傷
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者我今已
作汝等當復自作至無事處至林樹
下空安靜處燕坐思惟勿得放逸勤
加精進莫令後悔此是我之教勅是
我訓誨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
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淨不動道經第四竟

千七百八十七字

中阿含長壽王品郁伽支羅經第五

第二小土城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郁伽支羅在恒
水池岸余時一比丘則於晡時從燕
坐起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
白曰世尊唯願為我善略說法從法
世尊聞已任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
行精勤因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
行精勤故族姓子所為剗除鬚髮著
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唯無
上梵行訖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

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
辦不更受有知如真世尊告曰比丘
當如是學令心得住在內不動無
量善修復觀內身如身行極精勤立
正念正智善自御心令離慳貪意無
憂感復觀外身如身行極精勤立正
念正智善自御心令離慳貪意無憂
感復觀內外身如身行極精勤立正
習住時坐時卧時眠時寤時眠寤時
亦當修習復次亦當修習有覺有觀
定無覺少觀定修習無覺無觀定亦
當修習喜共俱定樂共俱定定共俱
定修習捨共俱定比丘若修此定極
善修者比丘當復更修觀內覺如覺
行極精勤立正念正智善自御心令
離慳貪意無憂感復觀外覺如覺行
極精勤立正念正智善自御心令離
慳貪意無憂感比丘如此之定去時
來時當善修習住時坐時卧時眠時

寤時眠寤時亦當修習復次亦當修
習有覺有觀定無覺少觀定修習無
覺無觀定亦當修習喜共俱定樂共
俱定定共俱定修習捨共俱定比丘
若修此定極善修者比丘當復更修
觀內心如心行極精勤立正念正智
善自御心令離慳貪意無憂感復觀
外心如心行極精勤立正念正智善
自御心令離慳貪意無憂感比丘如
此之定去時來時當善修習住時坐
時卧時眠時寤時眠寤時亦當修習
復次亦當修習有覺有觀定無覺少
觀定修習無覺無觀定亦當修習喜
共俱定樂共俱定定共俱定修習捨
共俱定比丘若修此定極善修者比
丘當復更修觀內法如法行極精勤
立正念正智善自御心令離慳貪意
無憂感復觀外法如法行極精勤立
正念正智善自御心令離慳貪意無
憂感復觀內外法如法行極精勤立
正念正智善自御心令離慳貪意無

憂感比丘如此之定去時來時當善
修習住時坐時卧時眠時寤時眠寤
時亦當修習復次亦當修習有覺有
觀定無覺少觀定修習無覺無觀定
亦當修習喜共俱定樂共俱定定共
俱定修習捨共俱定比丘若修此定
極善修者比丘心當與慈俱遍滿一
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
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
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
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
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
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比丘若汝
修習此定極善修者若遊東方必得
安樂無衆苦患若遊南方西方北方
者必得安樂無衆苦患比丘若汝修
習此定極善修者我尚不說汝諸善
法住况說衰退但當晝夜增長善法
而不衰退比丘若汝修習此定極善
修者汝於二果必得其一或於現世
得究竟智或復有餘得阿那含於是
彼比丘聞佛所說善受善持即從坐
起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受持佛教

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因
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故
族姓子所為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
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梵行訖
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
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
有知如真彼尊者知法已至得阿羅
訶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
喜奉行

郁伽支羅經第五竟

千二百六字

中阿含長壽王品娑雞帝三族姓子經第六

第二小
土城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娑雞帝在青林
中今時娑雞帝有三族姓子尊者阿
邠律陀尊者難提尊者金毗羅並皆
年少新出家學共來入此正法不久
今時世尊問諸比丘此三族姓子並
皆年少新出家學共來入此正法不
久此三族姓子頗樂於此正法律中
行梵行耶時諸比丘默然不答世尊
復再三問諸比丘此三族姓子並皆
年少新出家學共來入此正法不久
此三族姓子頗樂於此正法律中行
梵行耶時諸比丘亦復再三默然不

答於是世尊自問三族姓子告尊者
阿邠律陀汝等三族姓子並皆年少
新出家學共來入此正法不久阿邠
律陀汝等頗樂此正法律中行梵行
耶尊者阿邠律陀白曰世尊如是我
等樂此正法修行梵行世尊問曰阿
邠律陀汝等小時年幼童子清淨黑
髮身體盛壯樂於遊戲樂數澡浴嚴
愛其身於後親親及其父母皆相愛
戀悲泣啼哭不欲令汝出家學道汝
等故能剝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
家無家學道阿邠律陀汝等不畏王
而行學道亦不畏賊不畏負債不畏
恐怖不畏貧窮不得活故而行學道
但獸生老病死啼哭憂苦或復欲得
大苦聚邊阿邠律陀汝等不以如是
心故出家學道耶答曰如是阿邠律
陀若族姓子以如是心出家學道者
為知所由得無量善法耶尊者阿邠
律陀白世尊曰世尊為法本世尊為
法主法由世尊唯願說之我等聞已
得廣知義佛便告曰阿邠律陀汝等
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分別其義

阿那律陀等受教而聽世尊告曰阿那律陀若為欲所覆惡法所纏者不得捨樂無上止息彼心生增伺嗔恚睡眠心生不樂身生頻伸多食心憂彼比丘便不能忍飢渴寒熱蚊虻蠅蚤風日所逼惡聲捶杖亦不能忍身遇諸疾極為苦痛至命欲絕諸不可樂皆不堪耐所以者何以為欲所覆惡法所纏不得捨樂無上止息故若有離欲非為惡法之所纏者必得捨樂及無上止息彼心不生增伺瞋恚睡眠心不生不樂身不生頻伸亦不多食心不愁憂彼比丘便能忍飢渴寒熱蚊虻蠅蚤風日所逼惡聲捶杖亦能忍之身遇諸疾極為苦痛至命欲絕諸不可樂皆能堪耐所以者何以非為欲所覆故不為惡法之所纏故又得捨樂無上止息故世尊問曰阿那律陀如來以何義故或有所除或有所用或有所堪或有所止或有所吐耶阿那律陀白世尊曰世尊為法本世尊為法主法由世尊唯願說之我等聞已得廣知義佛便告曰阿

郝律陀汝等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
汝分別其義河郝律陀等受教而聽
世尊告曰阿郝律陀諸漏穢汙為當
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如來
非不盡非不知故或有所除或有所
用或有所堪或有所止或有所吐阿
郝律陀如來但因此身故因六處故
因壽命故或有所除或有所用或有
所堪或有所止或有所吐阿郝律陀
如來以此義故或有所除或有所用
或有所堪或有所止或有所吐世尊
問曰阿郝律陀如來以何義故住無
事處山林樹下樂居高巖寂無音聲
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燕坐耶尊
者阿郝律陀白世尊曰世尊為法本
世尊為法主法由世尊唯願說之我
等聞已得廣知義佛便告曰阿郝律
陀汝等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分
別其義阿郝律陀等受教而聽世尊
告曰阿郝律陀如來非為未得欲得
未獲欲獲未證欲證故住無事處山
林樹下樂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
惡無有人民隨順燕坐阿郝律陀如

來但以二義故住無事處山林樹下
樂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
人民隨順燕坐一者為自現法樂居
故二者為慈愍後生人故或有後生
人效如來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樂居
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
隨順燕坐阿那律陀如來以此義故
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樂居高巖寂無
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燕坐
世尊問曰阿那律陀如來以何義故
弟子命終記說某生某處某生某處
尊者阿那律陀白世尊曰世尊為法
奉世尊為法主法由世尊唯願說之
我等聞已得廣知義佛便告曰阿那
律陀汝等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
分別其義阿那律陀等受教而聽世
尊告曰阿那律陀如來非為趣為人
說亦不欺誑人亦不欲得人歡樂故
弟子命終記說某生某處某生某處
阿那律陀如來但為清信族姓男族
姓女極信極愛極生喜悅聞此正法
律已或心願效如是如是故弟子命
終記說某生某處某生某處若比丘

聞某尊者於某處命終彼為佛所記
得究竟智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
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或自見彼尊者
或復從他數數聞之彼尊者如有
信如是持戒如是博聞如是惠施如
是智慧其人間已憶彼尊者有信持
戒博聞惠施智慧聞此正法律已或
心願效如是如是阿耨律隨如是比
丘必得差降安樂住止阿耨律隨復
次比丘聞某尊者於某處命終彼為
佛所記五下分結已盡生於彼間而
般涅槃得不退法不還此世或自見
彼尊者或復從他數數聞之彼尊者
如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聞如是
慧施如是智慧其人間已憶彼尊者
有信持戒博聞惠施智慧聞此正法
律已或心願效如是如是阿耨律隨
如是比丘必得差降安樂住止阿耨
律隨復次比丘聞某尊者於某處命
終彼為佛所記三結已盡姪怒癡薄
得一往來天上人間一往來已而得
苦際或自見彼尊者或復從他數數
聞之彼尊者如有信如是持戒如

是博聞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聞
已憶彼尊者有信持戒博聞惠施智
慧聞此正法律已或心願效如是如
是阿那律陀如是比丘必得老降安
樂住止阿那律陀復次比丘聞某尊
者於某處命終彼為佛所記三結已
盡得須陀洹不墮惡法定趣正覺極
受七有天上人間七往來已而得苦
際或自見彼尊者或復從他數數聞
之彼尊者如有信如是持戒如是
博聞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聞已
憶彼尊者有信持戒博聞惠施智慧
聞此正法律已或心願效如是如是
阿那律陀如是比丘必得老降安樂
住止阿那律陀若比丘聞某比丘
居於某處命終彼為佛所記得究竟
智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
受有知如真或自見彼比丘或復
從他數數聞之彼比丘居如有信
如是持戒如是博聞如是惠施如是
智慧其人聞已憶彼比丘居有信持
戒博聞惠施智慧聞此正法律已或
心願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比

比丘必得差降安樂住止阿耨律陀
復次比丘聞某比丘居於某處命
終彼為佛所記五下分結已盡生於
彼間而般涅槃得不退法不還此生
或自見彼比丘居或復從他數數聞
之彼比丘居如有信如是持戒如
是博聞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聞
已憶彼比丘居有信持戒博聞惠施
智慧聞此正法律已或心願效如是
如是阿耨律陀如是比丘居必得差
降安樂住止阿耨律陀復次比丘居
聞某比丘居於某處命終彼為佛所
記三結已盡姪怒癡薄得一往來天
上人間一往來已而得苦際或自見
彼比丘居或復從他數數聞之彼比
丘居如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聞
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聞已憶彼
比丘居有信持戒博聞慧施智慧聞
此正法律已或心願效如是如是阿耨
律陀如是比丘居必得差降安樂住
止阿耨律陀復次比丘居聞某比丘
居於某處命終彼為佛所記三結已
盡得須陀洹不墮惡法定趣正覺極

受七有天上人間七往來已而得苦
際或自見彼比丘尼或有信如是持戒
聞之彼比丘尼如有信如是持戒
如是博聞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
聞已憶彼比丘尼有信持戒博聞惠
施智慧聞此正法律已或心願效如
是如是阿耨律陀如是比丘尼必得
差降安樂住止阿耨律陀若優婆塞
聞某優婆塞於某村命終彼為佛所
記五下分結已盡生於彼間而般涅
槃得不退法不還此世或自見彼優
婆塞或復從他數數聞之彼優婆塞
如是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聞如是
惠施如是智慧其人聞已憶彼優婆
塞有信持戒博聞惠施智慧聞此正
法律已或心願效如是如是阿耨律
陀如是優婆塞必得差降安樂住止
阿耨律陀復次優婆塞聞某優婆塞
於某村命終彼為佛所記三結已盡
姪怒癡薄得一往來天上人間一往
來已而得苦際或自見彼優婆塞或
復從他數數聞之彼優婆塞如是有
信如是持戒如是博聞如是惠施如

是智慧其人聞已憶彼優婆塞有信持戒博聞惠施智慧聞此正法律已或心願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隨如是彼優婆塞必得老降安樂住止阿那律隨復次優婆塞聞某優婆塞於某村命終彼為佛所記三結已盡得須陀洹不墮惡法定趣正覺極受七有天上人間七往來已而得苦際或自見彼優婆塞或復從他數數聞之彼優婆塞如是是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聞如是惠施如是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聞已憶彼優婆塞有信此正法律已或心願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隨如是優婆塞必得老降安樂住止阿那律隨若優婆塞私聞某優婆塞私於某村命終彼為佛所記五下分結已盡生於彼間而般涅槃得不退法不還此世或自見彼優婆塞私或復從他數數聞之彼優婆塞私如是是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聞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聞已憶彼優婆塞有信持戒博聞惠施智慧聞此正法律已或心願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隨如是優

婆私必得老降安樂住止阿那律陀
復次優婆私聞某優婆私於某村命
終彼為佛所記三結已盡婬怒癡薄
得一往來天上人間一往來已而得
苦際或自見彼優婆私或復從他數
數聞之彼優婆私如有信如是持
戒如是博聞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
人間已憶彼優婆私有信持戒博聞
慧施智慧聞此正法律已或心願效
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優婆私必
得老降安樂住止阿那律陀復次優
婆私聞某優婆私於某村命終彼為
佛所記三結已盡得須陀洹不墮惡
趣定趣正覺極受七有天上人間七
往來已而得苦際或自見彼優婆私
或復從他數數聞之彼優婆私如是
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聞如是惠施
如是智慧其人間已憶彼優婆私有
信持戒博聞惠施智慧聞此正法律
已或心願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
是優婆私必得老降安樂住止阿那
律陀如來以此義故弟子命終記說
某生某處某生某處佛說如是尊者

阿那律陀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婆難帝三族姓子經第六竟

三千四百六十六字

中阿含經卷第十八

五百一十七字

第二十六城誦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中阿含經卷第十九

薄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中阿含長壽王品梵天請佛經第七

第二小土城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今時有一梵天住梵天上。生如是邪見。此處有常。此處有恒。此處長存。此處是要。此處不終法。此處出要。此出要更無出要。過其上有勝。有妙。有寂者。於是世尊以他心智知。彼梵天心之所念。即入如其像定。以如其像定。猶若力士屈申臂。須臾於舍衛國勝林給孤獨園。忽沒不現。往梵天上時。彼梵天見世尊來。即請世尊。善來大仙人。此處有常。此處有恒。此處長存。此處是要。此處不終法。此處出要。此出要更無出要。過其上有勝。有妙。有寂者。於是世尊告曰。梵天。汝無常。稱說常。不恒。稱說恒。不存。稱說存。不要。稱說要。終法。稱說不終法。非出要。稱說出要。此出要更無出要。過其上有勝。有妙。有寂者。梵天。汝有是無明。梵天。汝有是無明時。魔波旬在。

彼衆中於是魔波旬語世尊曰比丘
莫違此梵天所說莫逆此梵天所說
比丘若汝違此梵天所說逆此梵天
所說者是為比丘猶如有人吉祥事
來而排却之比丘所說亦復如是是
故比丘我語汝莫違此梵天所說莫
逆此梵天所說比丘若汝違此梵天
所說逆此梵天所說者是為比丘猶
如有人從山上墮雖以手足捫摸於
空而無所得比丘所說亦復如是是
故比丘我語汝莫違此梵天所說莫
逆此梵天所說比丘若汝違此梵天
所說逆此梵天所說者是為比丘猶
如有人從樹上墮雖以手足捫摸枝
葉而無所得比丘所說亦復如是是
故比丘我語汝莫違此梵天所說莫
逆此梵天所說所以者何此梵天梵
福祐能化最尊能作能造是父已有
當有一切衆生皆從是生此所知盡
知所見盡見大仙人若有沙門梵志
憎惡地毀訾地者彼身壞命終必生
餘下賤妓樂神中如是水火風神天
生主憎惡梵天毀訾梵天者彼身壞

命終必生餘下賤妓樂神中大仙人
若有沙門梵志愛樂地稱歎地者彼
身壞命終必生寂上尊梵天中如是
水火風神天生主愛樂梵天稱歎梵
天者彼身壞命終必生寂上尊梵天
中大仙人汝不見此梵天大眷屬坐
如我輩耶彼魔波旬非是梵天亦非
梵天眷屬然自稱說我是梵天亦時
世尊便作是念此魔波旬非是梵天
亦非梵天眷屬然自稱說我是梵天
若說有魔波旬者此即是魔波旬世
尊知己告曰魔波旬汝非梵天亦非
梵天眷屬然汝自稱說我是梵天若
說有魔波旬者汝即是魔波旬於是
魔波旬而作是念世尊知我善逝見
我知己愁憂即於彼處忽沒不現時
彼梵天至再三請世尊善來大仙人
此處有常此處恒有此處長存此處
是要此處不終法此處出要此出要
更無出要過其上有勝有妙有寂者
世尊亦至再三告曰梵天汝無常稱
說常不恒稱說恒不存稱說存不
稱說要終法稱說不終法非出要稱

說出要此出要更無出要過其上有
勝有妙有寂者梵天汝有是無明梵
天汝有是無明於是梵天白世尊曰
大仙人昔有沙門梵志壽命極長存
住極久大仙人汝壽至短不如彼沙
門梵志一燕坐頃所以者何彼所知
盡知所見盡見若實有出要者更無
餘出要過其上有勝有妙有寂者若
無有實出要者更無餘出要過其上
有勝有妙有寂者大仙人汝於出要
不出要想不出要出要想如是汝不
得出要便成大癡所以者何以無境
界故大仙人若有沙門梵志愛樂地
稱歎地者彼為我自在為隨我所欲
為隨我所使如是水火風神天生主
愛樂梵天稱歎梵天者彼為我自在
為隨我所欲為隨我所使大仙人若
汝愛樂地稱歎地者汝亦為我自在
為隨我所欲為隨我所使如是水火
風神天生主愛樂梵天稱歎梵天者
汝亦為我自在為隨我所欲為隨我
所使於是世尊告曰梵天如是梵天
所說真諦若有沙門梵志愛樂地稱

歎地者彼為汝自在為隨汝所欲為
隨汝所使如是水火風神天生主愛
樂梵天稱歎梵天者彼為汝自在為
隨汝所欲為隨汝所使梵天若我愛
樂地稱歎地者我亦為汝自在為隨
汝所欲為隨汝所使如是水火風神
天生主愛樂梵天稱歎梵天者我亦
為汝自在為隨汝所欲為隨汝所使
梵天若此八事我隨其事愛樂稱歎
者彼亦有如是梵天我知汝所從來
處所往至處隨所住隨所終隨所生
若有梵天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
大福祐有大威神於是梵天白世尊
曰大仙人汝云何知我所知見我所
見云何識悉我如曰自在明照諸方
是為千世界於千世界中汝得自在
耶知彼彼處無有晝夜大仙人曾更
歷彼數經歷彼耶世尊告曰梵天如
曰自在明照諸方是為千世界於千
世界中我得自在亦知彼彼處無有
晝夜梵天我曾更歷彼我數經歷彼
梵天有三種天光天淨光天遍淨光
天梵天若彼三種天有知有見者我

亦有彼知見梵天若彼三種天無知
無見者我亦自有知見梵天若彼三
種天及眷屬有知有見者我亦有彼
知見梵天若彼三種天及眷屬無知
無見者我亦自有知見梵天若汝有
知有見者我亦有此知見梵天若汝
無知無見者我亦自有知見梵天若汝
及眷屬有知有見者我亦有此知見
梵天若汝及眷屬無知無見者我亦
自有知見梵天汝不與我一切等不
與我盡等但我於汝寂勝寂上於是
梵天白世尊曰大仙人何由得彼三
種天有知有見者汝亦有彼知見若
彼三種天無知無見者汝亦自有知
見若彼三種天及眷屬有知有見者
汝亦有彼知見若彼三種天及眷屬
無知無見者汝亦自有知見若我有
知有見者汝亦有此知見若我無知
無見者汝亦自有知見若我及眷屬
有知有見者汝亦有此知見若我及
眷屬無知無見者汝亦自有知見大
仙人非為愛言耶問已不知增益愚
癡所以者何以識無量境界故無量知

無量見無量種別我各各知別是地
知地水火風神天生主是梵天知梵
天於是世尊告曰梵天若有沙門梵
志於地有地想地是我地是我所我
是地所彼計地是我已便不知地如
是於水火風神天生主梵天無煩無
熱淨有淨想淨是我淨是我所我是
淨所彼計淨是我已便不知淨梵天
若有沙門梵志地則知地地非是我
地非我所我非地所彼不計地是我
已彼便知地如是水火風神天生主
梵天無煩無熱淨則知淨淨非是我
淨非我所我非淨所彼不計淨是我
已彼便知淨梵天我於地則知地地
非是我地非我所我非地所我不計
地是我已我便知地如是水火風神
天生主梵天無煩無熱淨則知淨淨
非是我淨非我所我非淨所我不計
淨是我已我便知淨於是梵天白世
尊曰大仙人此衆生愛有樂有習有
汝已拔有根本所以者何謂如來無
所著等正覺故便說頌曰
於有見恐怖無有見不懼 是故莫樂有

大仙人我今欲自隱形世尊告曰梵
天汝若欲自隱形者便隨所欲於是
梵天即隨所處自隱其形世尊即知
梵天汝在彼汝在此汝在中於是梵
天盡現如意欲自隱形而不能隱還
住梵天中於是世尊告曰梵天我今
亦欲自隱其形梵天白世尊曰大仙
人若欲自隱形者便隨所欲於是世
尊而作是念我今寧可現如其像如
意足放極妙光明照一切梵天而自
隱住使諸梵天及梵天眷屬但聞我
聲而不見形於是世尊即現如其像
如意足放極妙光明照一切梵天便
自隱住使諸梵天及梵天眷屬但聞
其聲而不見其形於是梵天及梵天
眷屬各作是念沙門瞿曇甚奇甚特
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
大威神所以者何謂放極妙光明照
一切梵天而自隱住使我等及眷屬
但聞彼聲而不見形於是世尊復作
是念我已化此梵天及梵天眷屬我
今寧可攝如意足世尊便攝如意足

還住梵天中於是魔王亦至二番三在
彼衆中尔時魔王白世尊曰大仙人
善見善知善達然莫訓誨教訶弟子
亦莫為弟子說法莫著弟子莫為著
弟子故身壞命終生餘下賤妓樂神
中行無為於現世受安樂所以者何
大仙人此唐自煩勞大仙人昔有沙
門梵志訓誨弟子教訶弟子亦為弟
子說法樂著弟子彼以著弟子故身
壞命終生餘下賤妓樂神中大仙人
是故我語汝莫得訓誨教訶弟子亦
莫為弟子說法莫著弟子莫為著弟
子故身壞命終生餘下賤妓樂神中
行無為於現世受安樂所以者何大
仙人汝唐自煩勞於是世尊告曰魔
波旬汝不為我求義故說非為饒益
故非為樂故非為安隱故莫得訓誨
教訶弟子莫為弟子說法莫著弟子
莫為著弟子故身壞命終生餘下賤
妓樂神中行無為於現世受安樂所
以者何大仙人汝唐自煩勞魔波旬
汝作是念此沙門瞿曇為弟子說法
彼弟子聞法已出我境界魔波旬是

故汝今語我莫得訓誨教訶弟子亦
莫為弟子說法莫著弟子莫為著弟
子故身壞命殄生餘下賤妓樂神中
行無為於現世受安樂所以者何大仙
人汝唐自煩勞魔波旬若有沙門梵
志訓誨弟子教訶弟子為弟子說法
樂著弟子為著弟子故身壞命殄生
餘下賤妓樂神中彼沙門梵志彼非
沙門稱說沙門非梵志稱說梵志非
阿羅訶稱說阿羅訶非等正覺稱說
等正覺魔波旬我實沙門稱說沙門
實梵志稱說梵志實阿羅訶稱說阿
羅訶實等正覺稱說等正覺魔波旬
若我為弟子說法若不說者汝且自
去我今自知應為弟子說法不應為
弟子說法是為梵天請魔波旬連逆
世尊隨順說是故此經名梵天請佛
佛說如是梵天及梵天眷屬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

梵天請佛經第七竟

三十九
十字

中阿含長壽王品有勝天經第八第三十城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
給孤獨園於是仙餘財主告一使人汝

往詣佛為我稽首礼世尊足問評世
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
力如常耶作如是語仙餘財主稽首
佛足問評世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
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汝既為我問評
佛已往詣尊者阿邠律陀所為我稽
首礼彼足已問評尊者聖體康強安
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不作如
是語仙餘財主稽首尊者阿邠律陀
足問評尊者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
居輕便氣力如常不仙餘財主請尊
者阿邠律陀四人俱供明日食若受
請者復作是語尊者阿邠律陀仙餘
財主多事多為為王家事断理臣佐
唯願尊者阿邠律陀為慈愍故與四
人俱明日早來至仙餘財主家於是
使人受仙餘財主教已往詣佛所稽
首佛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仙餘財
主稽首佛足問評世尊聖體康強安
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今時
世尊告使人曰令仙餘財主安隱快
樂今天及人阿修羅捷塔和羅刹及
餘種種身安隱快樂於是使人聞佛

所說善受善持稽首佛足繞三匝而
去往詣尊者阿邠律陀所稽首礼足
却坐一面白曰尊者阿邠律陀仙餘
財主稽首尊者阿邠律陀足問評尊
者聖體康强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
力如常不仙餘財主請尊者阿邠律
陀四人俱供明日食是時尊者真迦
旃延去尊者阿邠律陀不遠而燕坐
也於是尊者阿邠律陀告曰賢者迦
旃延我向所道明日我等為乞食故
入舍衛國正謂此也今仙餘財主遣
人請我等四人供明日食尊者真迦
旃延即時白曰願尊者阿邠律陀為
彼人故默然受請我等明日出此閭林
為乞食故入舍衛國尊者阿邠律陀
為彼人故默然而受於是使人知尊
者阿邠律陀默然受已尋復白曰仙
餘財主白尊者阿邠律陀仙餘財主
多事多為為王衆事断理臣佐願尊
者阿邠律陀為慈愍故與四人俱明
日早來至仙餘財主家尊者阿邠律
陀告使人曰汝便還去我自知時於
是使人即從坐起稽首作礼繞三匝

而去於是尊者阿邠律陀過夜平旦
著衣持鉢四人共俱往詣仙餘財主
家尔時仙餘財主婢女圍繞住中門
下待尊者阿邠律陀仙餘財主遙見
尊者阿邠律陀來見已叉手向尊者
阿邠律陀讚曰善來尊者阿邠律陀
尊者阿邠律陀久不來此於是仙餘
財主敬心扶抱尊者阿邠律陀將入
家中為敷好床請使令坐尊者阿邠
律陀即坐其床仙餘財主稽首尊者
阿邠律陀足却坐一面坐已白曰尊
者阿邠律陀欲有所問唯願見聽尊
者阿邠律陀告曰財主隨汝所問聞
已當思仙餘財主便問尊者阿邠律
陀或有沙門梵志來至我所語我財
主汝當修大心解脫尊者阿邠律陀
復有沙門梵志來至我所語我財主
汝當修無量心解脫尊者阿邠律陀
大心解脫無量心解脫此二解脫為
文異義異耶為一義文異耶尊者阿
邠律陀告曰財主汝前問此事汝先
自答我當後答仙餘財主白曰尊者
阿邠律陀大心解脫無量心解脫此

二解脫一義文異仙餘財主不能答
此事尊者阿那律陀告曰財主當聽
我為汝說大心解脫無量心解脫大
心解脫者若有沙門梵志在無事處
或至樹下空安靜處依一樹意解大
心解脫遍滿成就遊彼齊限是心解
脫不過是若不依一樹者當依二三
樹意解大心解脫遍滿成就遊彼齊
限是心解脫不過是若不依二三樹
者當依一林若不依一林者當依二
三林若不依二三林者當依一村若
不依一村者當依二三村若不依二
三村者當依一國若不依一國者當
依二三國若不依二三國者當依此
大地乃至大海意解大心解脫遍滿
成就遊彼齊限是心解脫不過是是
謂大心解脫財主云何無量心解脫
若有沙門梵志在無事處或至樹下
空安靜處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
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
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
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
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

無患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是謂無量心解脫財主大心解脫無量心解脫此二解脫為義異文異為一義文異耶仙餘財主白尊者阿那律陀曰如我從尊者聞則解其義此二解脫義既異文亦異尊者阿那律陀告曰財主有三種天光天淨光天遍淨光天於中光天者彼生在一處不作是念此我所
有彼我所有但光天隨其所往即樂彼中財主猶如蠅在肉段不作是念此我所有彼我所有但蠅隨肉段去即樂彼中如是彼光天不作是念此我所有彼我所有但光天隨其所往即樂彼中有時光天集在一處雖身有異而光不異財主猶如有人然無量燈著一室中彼燈雖異而光不異如是彼光天集在一處雖身有異而光不異有時光天各自散去彼各散去時其身既異光明亦異財主猶如有人從一室中出衆多燈分著諸室彼燈即異光明亦異如是彼光天各自散去彼各散去時其身既異光明

亦異於是尊者真迦旃延白曰尊者
阿那律隨彼光天生在一處可知有
勝如妙不妙耶尊者阿那律隨答曰
賢者迦旃延可說彼光天生在一處
知有勝如妙與不妙尊者真迦旃延
復問曰尊者阿那律隨彼光天生在
一處何因何緣知有勝如妙與不妙
耶尊者阿那律隨答曰賢者迦旃延
若有沙門梵志在無事處或至樹下
空安靜處依一樹意解作光明想成
就遊心作光明想極盛彼齊限是心
解脫不過是若不依一樹者或依二
三樹意解作光明想成就遊心作光
明想極盛彼齊限是心解脫不過是
賢者迦旃延此二心解脫何解脫為
上為勝為妙為最耶尊者真迦旃延
答曰尊者阿那律隨若有沙門梵志
不依一樹者或依二三樹意解作光
明想成就遊心作光明想極盛彼齊
限是心解脫不過是尊者阿那律隨
二解脫中此解脫為上為勝為妙為
最尊者阿那律隨復問曰賢者迦旃
延若不依二三樹者或依一林若不

依一林者或依二三林若不依二三林者或依一村若不依一村者或依二三村若不依二三村者或依一國若不依一國者或依二三國若不依二三國者或依此大地乃至大海意解作光明想成就遊心作光明想極盛彼齊限是心解脫不過是賢者迦旃延此二解脫何解脫為上為勝為妙為最尊者真迦旃延答曰尊者阿那律陀若有沙門梵志不依二三樹者或依一林若不依一林者或依二三林若不依二三林者或依一村若不依一村者或依二三村若不依二三村者或依一國若不依一國者或依二三國若不依二三國者或依此大地乃至大海意解作光明想成就遊心作光明想極盛彼齊限是心解脫不過是尊者阿那律陀二解脫中此解脫為上為勝為妙為最尊者阿那律陀告曰迦旃延因是緣是彼光天生在一處知有勝如妙與不妙所以者何因人心勝如故修便有精麤因修有精麤故得人則有勝如賢者

迦旃延世尊亦如是說人有勝如尊者真迦旃延復問曰尊者阿耨律陀彼淨光天生在一處可知有勝如妙與不妙耶尊者阿耨律陀答曰賢者迦旃延可說彼淨光天生在一處知有勝如妙與不妙尊者真迦旃延復問曰尊者阿耨律陀彼淨光天生在一處何因何緣知有勝如妙與不妙耶尊者阿耨律陀答曰賢者迦旃延若有沙門梵志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靜處意解淨光天遍滿成就遊彼此定不修不習不廣不極成就彼於後時身壞命終生淨光天中彼生已不得極止息不得極寂靜亦不得盡壽訖賢者迦旃延猶青蓮華紅赤白蓮水生水長在水底時尔時根莖葉華彼一切水漬水澆水所潤無處不漬賢者迦旃延若有沙門梵志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靜處意解淨光天遍滿成就遊彼此定不修不習不廣不極成就彼身壞命終生淨光天中彼生已不得極止息不得極寂靜亦不得盡壽訖賢者迦旃延復有沙

門梵志意解淨光天遍滿成就遊彼
此定數修數習數廣極成就彼身壞
命終生淨光天中彼生已得極止息
得極寂靜亦得壽盡訖賢者迦旃延
猶青蓮華紅赤白蓮水生水長出水
上住水所不漬賢者迦旃延如是復
有沙門梵志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
安靜處意解淨光天遍滿成就遊彼
此定數修數習數廣極成就彼身壞
命終生淨光天中彼生已得極止息
得極寂靜亦得壽盡訖賢者迦旃延
因是緣是彼淨光天生在一處知有
勝如妙與不妙所以者何因人心勝
如故修便有精進因修有精進故得
人則有勝如賢者迦旃延世尊亦如
是說人有勝如尊者真迦旃延復問
曰尊者阿耨律陀彼遍淨光天生在
一處可知有勝如妙與不妙耶尊者
阿耨律陀答曰賢者迦旃延可說彼
遍淨光天生在一處知有勝如妙與
不妙尊者真迦旃延復問曰尊者阿
耨律陀彼遍淨光天生在一處何因
何緣知有勝如妙與不妙耶尊者阿

鄒律陀答曰賢者迦旃延若有沙門
梵志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靜處
意解遍淨光天遍滿成就遊彼不極
止睡眠不善息調悔彼於後時身壞
命終生遍淨光天中彼生已光不極
淨賢者迦旃延譬如燃燈因緣油炷
若油有滓炷復不淨因是燈光生不
明淨賢者迦旃延如是若有沙門梵志
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靜處意解
遍淨光天遍滿成就遊彼不極止睡
眠不善息調悔彼身壞命終生遍淨
光天中彼生已光不極淨賢者迦旃
延復有沙門梵志在無事處或至樹
下空安靜處意解遍淨光天遍滿成
就遊彼極止睡眠善息調悔彼身壞
命終生遍淨光天中彼生已光極明
淨賢者迦旃延譬如然燈因緣油炷
若油無滓炷復極淨因是燈光生極
明淨賢者迦旃延如是復有沙門梵
志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靜處意
解遍淨光天遍滿成就遊彼極止睡
眠善息調悔彼身壞命終生遍淨光
天中彼生已光極明淨賢者迦旃延

因是緣是彼遍淨光天生在一處知
有勝如妙與不妙所以者何因人心
勝如故修便有精進因修有精進故
得人則有勝如賢者迦旃延世尊亦
如是說人有勝如於是尊者真迦旃
延歎仙餘財主曰善哉善哉財主汝
為我等多所饒益所以者何初問尊
者呵鄒律陀有勝天我等未曾從尊
者阿鄒律陀聞如是義是謂彼天有
彼天如是彼天於是尊者阿鄒律陀
告曰賢者迦旃延多有彼天謂此日
月如是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
福祐有大威神以光不及光彼與我
集共相慰勞有所論說有所答對然
我不如是說是謂彼天有彼天如是
彼天今時仙餘財主知彼尊者所說
已訖即從坐起自行澡水以極淨美
種種豐饒食噉含消手自斟酌令得
飽滿食訖舉器行澡水已取一小床
別坐聽法仙餘財主坐已尊者阿鄒
律陀而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
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
歡喜已從坐起去尊者阿鄒律陀所

說如是仙餘財主及諸比丘聞尊者
阿邠律隨所說歡喜奉行

有勝天經第八竟

二千五百
九十九字

中阿舍長壽王品迦締邠經第九

第二小
土城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
給孤獨園尔時尊者阿邠律隨亦在
舍衛國住娑羅邏巖山中於是尊者
阿邠律隨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舍
衛乞食尊者阿難亦復平旦著衣持
鉢入舍衛乞食尊者阿邠律隨見尊
者阿難亦行乞食見已語曰賢者阿
難當知我三衣應素壞盡賢者今可
倩諸比丘為我作衣尊者阿難為尊
者阿邠律隨默然許倩於是尊者阿
難舍衛乞食已食訖中後收舉衣鉢
澡洗手足以居師檀著於肩上手執
戶鑰遍詣房房見諸比丘便語之曰
諸尊今往詣娑羅邏巖山中為尊者
阿邠律隨作衣於是諸比丘聞尊者
阿難語皆往詣娑羅邏巖山中為尊
者阿邠律隨作衣於是世尊見尊者
阿難手執戶鑰遍詣房房見已問曰
阿難汝以何事手執戶鑰遍詣房房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我今倩諸比丘
為尊者阿耨律陀作衣世尊告曰阿
難汝何以故不請如來為阿耨律陀
比丘作衣於是尊者阿難即叉手向
佛白世尊曰唯願世尊往詣娑羅邏
巖山中為尊者阿耨律陀作衣世尊
為尊者阿難默然而許於是世尊將
尊者阿難往詣娑羅邏巖山中比丘
衆前敷座而坐今時娑羅邏巖山中
有八百比丘及世尊共集坐為尊者
阿耨律陀作衣彼時尊者大目犍連
亦在衆中於是世尊告曰目犍連我
能為阿耨律陀舒張衣裁割截連綴
而縫合之今時尊者大目犍連即從
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世尊曰
唯願世尊為賢者阿耨律陀舒張衣
裁諸比丘當共割截連綴縫合於是
世尊即為尊者阿耨律陀舒張衣裁
諸比丘便共割截連綴縫合即彼一
日為尊者阿耨律陀成三衣訖今時
世尊知尊者阿耨律陀三衣已成則
便告曰阿耨律陀汝為諸比丘說迦
絺那法我今腰痛欲小自息尊者阿

那律陀白曰唯然世尊於是世尊四
疊優多羅僧以敷床上讓僧伽梨作
枕右脇而卧足足相累作光明想立
正念正智常作起想彼時尊者阿那
律陀告諸比丘諸賢我本未出家學
道時厭生老病死啼哭懊惱悲泣憂
感欲斷此大苦聚諸賢我厭已而作
是觀居家至狹塵勞之處出家學道
發露曠大我今在家為鎖所鎖不得
盡形壽修諸梵行我寧可捨少財物
及多財物捨少親族及多親族剷除
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諸賢我於後時捨少財物及多財物
捨少親族及多親族剷除鬚髮著袈
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諸賢我出
家學道捨族姓已受比丘學修行禁
戒守護從解脫又復善攝威儀禮節
見纖介罪常懷畏怖受持學戒諸賢
我離煞斷煞棄捨刀杖有慙有愧有
慈悲心饒益一切乃至蠅虫我於煞
生淨除其心諸賢我離不與取斷不
與取與而後取樂於與取常好布施
歡喜無慙不望其報我於不與取淨

除其心諸賢我離非梵行斷非梵行
勤修梵行精勤妙行清淨無穢離欲
斷婬我於非梵行淨除其心諸賢我
離妄言斷妄言真諦言樂真諦住真
諦不移動一切可信不欺世間我於
妄言淨除其心諸賢我離兩舌斷兩
舌行不兩舌不破壞他不聞此語彼
欲破壞此不聞彼語此欲破壞彼離
者欲合合者歡喜不作群黨不樂群
黨不稱說群黨我於兩舌淨除其心
諸賢我離麤言斷麤言若有所言辭
氣麤獷惡聲逆耳衆所不喜衆所不
愛使他苦惱令不得定斷如是言若
有所說清和柔潤順耳入心可喜可
愛使他安樂言聲具了不使人畏令
他得定說如是言我於麤言淨除其
心諸賢我離綺語斷綺語時說真說
法說義說止息說樂止息說事順時
得宜善教善訶我於綺語淨除其心
諸賢我離治生斷治生棄捨稱量及
斗斛不受財貨不縛束人不望折斗
量不以小利侵欺於人我於治生淨
除其心諸賢我離受竅婦童女斷受

寡婦童女我於受索婦童女淨除其
心諸賢我離受奴婢斷受奴婢我於
受奴婢淨除其心諸賢我離受爲馬
牛羊斷受爲馬牛羊我於受爲馬牛
羊淨除其心諸賢我離受鷄猪斷受
鷄猪我於受鷄猪淨除其心諸賢我
離受田業店肆淨除其心諸賢我於
受田業店肆淨除其心諸賢我離受
生稻麥豆斷受生稻麥豆我於受生
稻麥豆淨除其心諸賢我離酒斷酒
我於飲酒淨除其心諸賢我離高廣
大床斷高廣大床我於高廣大床淨
除其心諸賢我離華鬘瓔珞塗香脂
粉斷華鬘瓔珞塗香脂粉我於花鬘
瓔珞塗香脂粉淨除其心諸賢我離
歌舞倡妓及往觀聽斷歌舞倡妓及
往觀聽我於歌舞倡妓及往觀聽淨
除其心諸賢我離受生色像寶斷受
生色像寶我於受生色像寶淨除其
心諸賢我離過中食斷過中食一食
不夜食學時食我於過中食淨除其
心諸賢我已成就此聖戒聚當復學
極知足衣取覆形食取充軀隨所遊

至與衣鉢俱行無頭戀猶如鷹鳥與
兩翅俱飛翔空中諸賢我亦是隨
所遊至與衣鉢俱行無頭戀諸賢我
已成就此聖戒聚及極知足當復學
守護諸根常念閉塞念欲明達守護
念心而得成就恒起正知若眼見色
然不受相亦不味色謂忽諍故守護
眼根心中不生貪伺憂感惡不善法
趣向彼故守護眼根如是耳鼻舌身
若意知法然不受相亦不味法謂忽諍
故守護意根心中不生貪伺憂感惡
不善法趣向彼故守護意根諸賢我
已成就此聖戒聚及極知足守護諸
根當復學正知出入善觀分別屈申
任仰儀容庠序善著僧伽梨及諸衣
鉢行住坐卧眠寤語默皆正知之諸
賢我已成就此聖戒聚及極知足守
護諸根正知出入當復學獨住遠離
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靜處山巖
石室露地叢穢或至林中或在塚間
諸賢我已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
靜處教居師檀結加趺坐正身正願
反念不向斷除貪伺心無有諍見他

財物諸生活具不起貪伺欲令我得
我於貪伺淨除其心如是不喜睡眠
調悔斷疑度惑於諸善法無有猶豫
我於疑惑淨除其心諸賢我已斷此
五蓋心穢慧羸離欲離惡不善之法
至得第四禪成就遊諸賢我已得如
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
不動心學如意足智通作證諸賢我
得無量如意足謂分一為衆合衆為
一一則住一有知有見不尋石壁猶
如行空沒地如水履水如地結加趺
坐上昇虛空猶如鳥翔今此日月有
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
威神以手捫摸身至梵天諸賢我已
得如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
住得不動心學天耳智通作證諸賢
我以天耳聞人非人音聲近遠妙與
不妙諸賢我已得如是定心清淨無
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心學他心
智通作證諸賢我為他衆生所念所
思所為所行以他心智知他心如真
有欲心知有欲心如真無欲心知無
欲心如真有恚無恚有癡無癡有穢

無穢合散高下小大修不修定不定
不解脫心知不解脫心如真解脫心
知解脫心如真諸賢我已得如是定
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
心學憶宿命智通作證諸賢有行有
相貌憶本無量昔所經歷謂一生二
生百生千生成劫敗劫無量成敗劫
彼衆生名某彼昔更歷我曾生彼如
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飲食如是
受苦樂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壽
命訖此死生彼彼死生此我生在此
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飲食如
是受苦樂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
壽命訖諸賢我已得如是定心清淨
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心學生
死智通作證諸賢我以清淨天眼出
過於人見此衆生死時生時好色惡
色妙與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
此衆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若此衆
生成就身惡行口意惡行誹謗聖人
邪見成就邪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
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此衆生成
就身妙行口意妙行不誹謗聖人正

見成就正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
必昇善處上生天中諸賢我已得如
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
不動心學漏盡智通作證諸賢我知
此苦如真知此苦習知此苦滅知此
苦滅道如真知此漏知此漏習知此
漏滅知此漏滅道如真彼如是知如
是見欲漏心解脫有漏無明漏心解
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
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諸賢
若有比丘犯戒破戒缺戒穿戒穢戒
黑戒者欲依戒立戒以戒為梯昇無
上慧堂正法閣者終無是處諸賢猶
去村不遠有樓觀堂閣其中安梯或
施十陞或十二陞若有人來求願欲
得昇彼堂閣若不登此梯第一陞上
欲登第二陞者終無是處若不登第
二陞欲登第三四至昇堂閣者終無
是處諸賢如是若有比丘犯戒破戒
缺戒穿戒穢戒黑戒者欲依戒立戒
以戒為梯昇無上慧堂正法閣者終
無是處諸賢若有比丘不犯戒破戒
缺戒穿戒穢戒黑戒者欲依戒立戒

以戒為梯昇無上慧堂正法閣者必
有是處諸賢猶去村不遠有樓觀堂
閣其中安梯或施十陞或十二陞若
有人來求願欲得昇彼堂閣若登此
梯第一陞上欲登第二陞者必有是
處若登第二陞欲登第三四至昇堂
閣者必有是處諸賢如是若有比丘
不犯戒破戒缺戒穿戒穢戒黑戒者
欲依戒立戒以戒為梯昇無上慧堂
正法閣者必有是處諸賢我依戒立
戒以戒為梯昇無上慧堂正法之閣
以小方便觀千世界諸賢猶有目人
住高樓上以小方便觀下露地見千
土塹諸賢我亦如是依戒立戒以戒
為梯昇無上慧堂正法之閣以小方
便觀千世界諸賢若王大為或有七
寶或復減八以多羅葉覆之如我覆
藏於此六通諸賢若於我如意足智
通作證有疑惑者彼應問我我當答
之諸賢若於我天耳智通作證有疑
惑者彼應問我我當答之諸賢若於
我他心智通作證有疑惑者彼應問
我我當答之諸賢若於我宿命智通

作證有疑惑者彼應問我我當答之
諸賢若於我生死智通作證有疑惑
者彼應問我我當答之諸賢若於我
漏盡智通作證有疑惑者彼應問我
我當答之於是尊者阿難白曰尊者
阿那律陀今娑羅邏叢山集坐八百
比丘及世尊在中為尊者阿那律陀
作衣若於尊者阿那律陀如意足智
通作證有疑惑者彼當問之尊者阿
那律陀答若於尊者阿那律陀天耳
智通作證有疑惑者彼當問之尊者
阿那律陀答若於尊者阿那律陀他
心智通作證有疑惑者彼當問之尊
者阿那律陀答若於尊者阿那律陀
宿命智通作證有疑惑者彼當問之
尊者阿那律陀答若於尊者阿那律
陀生死智通作證有疑惑者彼當問
之尊者阿那律陀答若於尊者阿那
律陀漏盡智通作證有疑惑者彼當
問之尊者阿那律陀答但我等長夜
以心識尊者阿那律陀心如尊者阿
那律陀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
福祐有大威神於是世尊所患已差

而得安隱即時便起結加趺坐世尊
坐已歎尊者阿那律陀曰善哉善哉
阿那律陀極善阿那律陀謂汝為諸
比丘說迦絺那法阿那律陀汝復為諸
比丘說迦絺那法阿那律陀汝為諸
比丘數數說迦絺那法於是世尊告
諸比丘比丘汝等受迦絺那法誦習
迦絺那法善持迦絺那法所以者何
迦絺那法與法相應為梵行本致通
致覺亦致涅槃若族姓子剝除鬚髮
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應
當至心受迦絺那法善受善持迦絺
那法所以者何我不見過去時諸比
丘作如是衣如阿那律陀比丘不見
未來現在諸比丘作如是衣如阿那
律陀比丘所以者何謂今娑羅邏巖
山集坐八百比丘及世尊在中為阿
那律陀比丘作衣如是阿那律陀比
丘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
有大威神佛說如是尊者阿那律陀
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迦絺那經第九竟

三十七百
八十字

中阿含經卷第十九

一十四百
六十九字

第二小土城誦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東晉罽賓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中阿含長壽王品念身經第十

第二小
土城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鞞祇國中與大比丘衆俱往詣阿起邨捷尼住處。尔時世尊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阿起邨而行乞食。食訖中後收舉衣鉢澡洗手足以居師檀者於肩。上往詣一林入彼林中至一樹下敷尼師檀結跏趺坐。尔時衆多比丘於中食後集坐講堂共論此事。諸賢世尊甚奇甚特修習念身分別廣布極知極觀。極修習極護治善具善行在一心中。佛說念身有大果報得眼有目見第一義。尔時世尊在於宴坐以淨天耳出過於人聞諸比丘於中食後集坐講堂共論此事。諸賢世尊甚奇甚特修習念身分別廣布極知極觀。極修習極護治善具善行在一心中。佛說念身有大果報得眼有目見第一義。世尊聞已則於晡時從宴坐起往詣講堂比丘衆前敷座而坐。尔時世尊告

諸比丘汝等向共論何事耶以何事
故集坐講堂時諸比丘白曰世尊我
等諸比丘於中食後集坐講堂共論
此事諸賢世尊甚奇其特修習念身
分別廣布極知極觀極修習極護治
善具善行在一心中佛說念身有大
果報得眼有目見第一義世尊我等
向共論如此事以此事故集坐講堂
世尊復告諸比丘曰云何我說修習
念身分別廣布得大果報時諸比丘
白世尊曰世尊為法本世尊為法主
法由世尊惟願說之我等聞已得廣
知義佛便告曰汝等諦聽善思念之
我當為汝分別其義時諸比丘受教
而聽佛言云何比丘修習念身比丘
者行則知行住則知住坐則知坐卧
則知卧眠則知眠寤則知寤眠寤則
知眠寤如是比丘隨其身行便知上
如真彼若如是在遠離獨住心無放
逸修行精勤斷心諸患而得定心得
定心已則知上如真是謂比丘修習
念身復次比丘修習念身比丘者正
知出入善觀分別屈申住仰儀容庠

序善者僧伽梨及諸衣鉢行住坐卧
眠寤語默皆正知之如是比丘隨其
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遠離
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斷心諸患
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則知上如真是
謂比丘修習念身復次比丘修習念
身比丘者生惡不善念以善法念治
斷滅止猶木工師木工弟子彼持墨
繩用拼於木則以利斧斫治令直如
是比丘生惡不善念以善法念治斷
滅止如是比丘隨其身行便知上如
真彼若如是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
修行精勤斷心諸患而得定心得定
心已則知上如真是謂比丘修習念
身復次比丘修習念身比丘者齒齒
相著舌逼上齟以心治心治斷滅止
猶二力士捉一羸人處處旋捉自在
打鍛如是比丘齒齒相著舌逼上齟
以心治心治斷滅止如是比丘隨其
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遠離
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斷心諸患
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則知上如真是
謂比丘修習念身復次比丘修習念

身比丘者念入息即知念入息念出
息即知念出息入息長即知入息長
出息長即知出息長入息短即知入
息短出息短即知出息短學一切身
息入學一切身息出學止身行息入
學止口行息出如是比丘隨其身行
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遠離獨住
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斷心諸患而得
定心得定心已則知上如真是謂比
丘修習念身復次比丘修習念身比
丘者離生喜樂漬身潤澤普遍充滿
於此身中離生喜樂無處不遍猶工
浴人器盛澡豆水和成搏水漬潤澤
普遍充滿無處不周如是比丘離生
喜樂漬身潤澤普遍充滿於此身中
離生喜樂無處不遍如是比丘隨其
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遠離
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斷心諸患
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則知上如真是
謂比丘修習念身復次比丘修習念
身比丘者定生喜樂漬身潤澤普遍
充滿於此身中定生喜樂無處不遍
猶如山泉極淨澄清充滿盈流四方

水來無緣得入即彼泉底水自涌出
盈流於外漬山潤澤普遍充滿無處
不周如是比丘定生喜樂漬身潤澤
普遍充滿於此身中定生喜樂無處
不遍如是比丘隨其身行便知上如
真彼若如是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
修行精勤斷心諸患而得定心得定
心已則知上如真是謂比丘修習念
身復次比丘修習念身比丘者無喜
生樂漬身潤澤普遍充滿於此身中
白蓮水生水長在於水底根莖華葉
悉漬潤澤普遍充滿無處不周如是
比丘無喜生樂漬身潤澤普遍充滿
於此身中無喜生樂無處不遍如是
比丘隨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
是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
斷心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則知
上如真是謂比丘修習念身復次比
丘修習念身比丘者於此身中以清
淨心意解遍滿成就遊於此身中以
清淨心無處不遍猶有一人被七肘
衣或八肘衣從頭至足於此身體無

心不覆如是比丘於此身中以清淨
心意解遍滿成就遊於此身中以清
淨心無處不遍如是比丘隨其身行
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遠離獨住
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斷心諸患而得
定心得定心已則知上如真是謂比
丘修習念身復次比丘修習念身比
丘者念光明想善受善持善意思所念
如前後亦然如後前亦然如晝夜亦
然如夜晝亦然如下上亦然如上下
亦然如是不顛倒心無有纏修光明
心心終不為闇之所覆如是比丘隨
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遠
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斷心諸
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則知上如真
是謂比丘修習念身復次比丘修習
念身比丘者觀相善受善持善意思所
念猶如有人坐觀卧人卧觀坐人如
是比丘觀相善受善持善意思所念如
是比丘隨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
如是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
勤斷心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則
知上如真是謂比丘修習念身復次

比丘修習念身比丘者此身隨任隨其好惡從頭至足觀見種種不淨充滿謂此身中有髮毛爪齒麤細薄膚皮肉筋骨心腎肝肺大腸小腸脾胃搏糞腦及腦根淚汗涕唾膿血肪髓涎膽小便猶以器盛若干種子有目之土悉見分明謂稻粟種大麥小麦大小麻豆菰菁芥子如是比丘此身隨任隨其好惡從頭至足觀見種種不淨充滿謂此身中有髮毛爪齒麤細薄膚皮肉筋骨心腎肝肺大腸小腸脾胃搏糞腦及腦根淚汗涕唾膿血肪髓涎膽小便如是比丘隨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斷心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則知上如真是謂比丘修習念身後次比丘修習念身比丘者觀身諸界我此身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猶如厚瓦罍然牛剥皮布於地上分作六段如是比丘觀身諸界我此身中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如是比丘隨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遠離

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斷心諸患
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則知上如真是
謂比丘修習念身復次比丘修習念
身比丘者觀彼死死或一二日至六
七日烏鴉所啄豺狗所食火燒埋地
患腐爛壞見已自比今我此身亦復
如是俱有此法終不得離如是比丘
隨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
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斷心
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則知上如
真是謂比丘修習念身復次比丘修
習念身比丘者如本見息道骸骨青
色腐爛食半骨鏹在地見已自比今
我此身亦復如是俱有此法終不得
離如是比丘隨其身行便知上如真
彼若如是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
行精勤斷心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
已則知上如真是謂比丘修習念身
復次比丘修習念身比丘者如本見
息道離皮肉血唯筋相連見已自比
今我此身亦復如是俱有此法終不
得離如是比丘隨其身行便知上如
真彼若如是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

修行精勤斷心諸患而得定心得定
心已則知上如真是謂比丘修習念
身復次比丘修習念身比丘者如本
見息道骨節解散散在諸方足骨膊
骨髀骨髖骨脊骨肩骨頸骨髑髏
骨各在異處見已自比今我此身亦
復如是俱有此法終不得離如是比
丘隨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
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斷
心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已則知上
如真是謂比丘修習念身復次比丘
修習念身比丘者如本見息道骨白
如螺青猶鵠色赤若血塗腐壞碎末
見已自比今我此身亦復如是俱有
此法終不得離如是比丘隨其身行
便知上如真彼若如是在遠離獨住
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斷心諸患而得
定心得定心已則知上如真是謂比
丘修習念身若有如是修習念身如
是廣布者彼諸善法盡在其中謂道
品法也若彼有心意解遍滿猶如大
海彼諸小河盡在海中若有如是修
習念身如是廣布者彼諸善法盡在

其中謂道品法也若有沙門梵志不正立念身遊行少心者彼為魔波旬伺求其便必能得也所以者何彼沙門梵志空無念身故猶如有瓶中無水正安著地若人持水來瀉瓶中於比丘意云何彼瓶如是當受水不比丘答曰受也世尊所以者何彼空無水正安著地是故必受如是若有沙門梵志不正立念身遊行少心者彼為魔波旬伺求其便必能得也所以者何彼沙門梵志空無念身故若有沙門梵志正立念身遊行無量心者猶如有瓶水滿其中正安著地若人持水來瀉瓶中於比丘意云何彼瓶如是復受水不比丘答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彼瓶水滿正安著地是故不受如是若有沙門梵志有正立念身遊行無量心者彼為魔波旬伺求其便終不能得所以者何彼沙門梵志不志不空有念身故若有沙門梵志不正立念身遊行少心者彼為魔波旬

伺求其便必能得也所以者何彼沙
門梵志空無念身故猶如力士以大
重石擲淖泥中於比丘意云何泥為
受不比丘答曰受也世尊所以者何
泥淖石重是故必受如是若有沙門
梵志不正立念身遊行少心者彼為
魔波旬伺求其便必能得也所以者
何彼沙門梵志空無念身故若有沙
門梵志正立念身遊行無量心者彼
為魔波旬伺求其便終不能得所以
者何彼沙門梵志不空有念身故猶
如力士以輕毛毬擲平戶扇於比丘
意云何彼為受不比丘答曰不也世
尊所以者何毛毬輕闌戶扇平立是
故不受如是若有沙門梵志正立念
身遊行無量心者彼為魔波旬伺求
其便終不能得所以者何彼沙門梵
志不空有念身故若有沙門梵志不
正立念身遊行少心者彼為魔波旬
伺求其便必能得也所以者何彼沙
門梵志空無念身故猶人求火以稿
木為母以燥鑽鑽於比丘意云何彼
人如是為得火不比丘答曰得也世

尊所以者何彼以燥鑽鑽於槁木是故必得如是若有沙門梵志不正立念身遊行少心者彼為魔波旬伺求其便必能得也所以者何彼沙門梵志空無念身故若有沙門梵志正立念身遊行無量心者彼為魔波旬伺求其便終不能得所以者何彼沙門梵志不空有念身故猶人求火以濕木為母以濕鑽鑽於比丘意云何彼人如是為得火不比丘答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彼以濕鑽鑽於濕木是故不得如是若有沙門梵志正立念身遊行無量心者彼為魔波旬伺求其便終不能得所以者何彼沙門梵志不空有念身故如是修習念身如是廣布者當知有十八德云何十八比丘者能忍飢渴寒熱蚊虻蠅蚤風日所逼惡聲捶杖亦能忍之身遇諸疾極為苦痛至命欲絕諸不可樂皆能堪耐如是修習念身如是廣布者是謂第一德復次比丘堪耐不樂若生不樂心終不著如是修習念身如是廣布者是謂第二德復次比丘堪

耐恐怖若生恐怖心終不著如是修習念身如是廣布者是謂第三德復次比丘生三惡念欲念恚念害念若生三惡念心終不著如是修習念身如是廣布者是謂第四五六七德復四禪成就遊如是修習念身如是廣布者是謂第八德復次比丘三結已盡得須陀洹不墮惡法定趣正覺極受七有天上人間一往來已而得苦際如是修習念身如是廣布者是謂第九德復次比丘三結已盡嗔怒癡薄得一往來天上人間一往來已而得苦際如是修習念身如是廣布者是謂第十德復次比丘五下分結盡生於彼間便般涅槃得不退法不還此世如是修習念身如是廣布者是謂第十一德復次比丘若有息解脫離色得無色如其像定身作證成就遊而以慧觀知漏斷漏如是修習念身如是廣布者是謂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德復次比丘如意足天耳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諸漏

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
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
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
真如是修習念身如是廣布者是謂
第十八德如是修習念身如是廣布
者當知有此十八功德佛說如是彼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念身經第十竟

四千二百
二十五字

十八德內屬六七八并十三至十七者應在第二卷
大德內也南本結在第四卷十二中理應難曉

中阿含長老壽品支離邪梨經第十一

第十一
上城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
加蘭哆園尔時衆多比丘於中食後
少有所為集坐講堂欲斷諍事謂論
此法律此佛之教彼時質多羅爲子
比丘亦在衆中於是質多羅爲子比
丘衆多比丘論此法律此佛教時於
其中間竟有所說不待諸比丘說法
訖竟又不以恭敬不以善觀問諸上
尊長老比丘是時尊者大拘絺羅在
彼衆中於是尊者大拘絺羅告質多
羅爲子比丘曰賢者當知衆多比丘
說此法律此佛教時汝莫於中竟有
所說若諸比丘所說訖已然後可說
汝當以恭敬當以善觀問諸上尊長

老比丘莫不恭敬莫不善觀問諸上尊長老比丘今時質多羅爲子比丘諸親朋友志在衆中於是質多羅爲子比丘諸親朋友語尊者大拘絺羅曰賢者大拘絺羅汝莫大責數質多羅爲子比丘所以者何質多羅爲子比丘戒德多聞似如懈怠然不貢高賢者大拘絺羅質多羅爲子比丘諸比丘隨所爲時而能佐助於是尊者大拘絺羅語質多羅爲子比丘諸親朋友曰諸賢不知他心者不得妄說稱不稱所以者何或有一人在世尊前時及諸上尊長老梵行可慙可愧可愛可敬前彼便善守善護若於後時離世尊前及離諸上尊長老梵行可慙可愧可愛可敬前彼便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彼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已心便生欲彼心生欲已便身熱心熱彼身心熱已便捨戒罷道諸賢猶若如牛入他田中守田人捉或以繩繫或著欄中諸賢若有作是說此牛不復入他田中如是彼為正說耶答曰不

也所以者何謂彼牛者為繩所繫或
斷或解為欄所遮或破或跳出復入
他田如前無異諸賢或有一人在世
尊前時及諸上尊長老梵行可慙可
愧可愛可敬前彼便善守善護若於
後時離世尊前及離諸梵行可慙可
愧可愛可敬前彼便數與白衣共會
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彼數與白衣共
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已心便生欲
彼心生欲已便身熱心熱彼身心熱
已便捨戒罷道諸賢是謂有一人復
次諸賢或有一人逮得初禪彼得初
禪已便自安住不復更求未得欲得
不獲欲獲不作證欲作證彼於後時
便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
譁彼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
談譁已心便生欲彼心生欲已便身
熱心熱彼身心熱已便捨戒罷道諸
賢猶大雨時村間湖池水滿其中彼
若本時所見沙石草木甲虫魚鱉蝦
蟻及諸水性去時來時走時住時後
水滿已盡不復見諸賢若有作是說
彼湖池中終不復見沙石草木甲虫

魚鰾蝦蟆及諸水性去時來時走時住時如是彼為正說耶答曰不也所以者何彼湖池水或為飲馬飲駱駝牛驢猪鹿水牛飲或人取用風吹日炙彼若本時不見沙石草木甲虫魚鰾蝦蟆及諸水性去時來時走時住時後水減已還見如故如是賢者或有一人逮得初禪彼得初禪已便自安住不復更求未得欲得不獲欲獲不作證欲作證彼於後時便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彼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已心便生欲彼心生欲已便身熱心熱彼身心熱已便捨戒罷道諸賢是謂有一人復次諸賢或有一人得第二禪彼得第二禪已便自安住不復更求未得欲得不獲欲獲不作證欲作證彼於後時便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彼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已心便生欲彼心生欲已便身熱心熱彼身心熱已便捨戒罷道諸賢猶大雨時四衢道中塵減作泥諸賢若有作是說此四衢道

泥終不燥不復作塵如是彼為正說
耶荅曰不也所以者何此四衢道或
為行馬行駱駝牛驢猪鹿水牛及人
民行風吹日炙彼四衢道泥乾燥已
還復作塵如是諸賢或有一人得第
二禪彼得第二禪已便自安住不復
更求未得欲得不獲欲獲不作證欲
作證彼於後時便數與白衣共會調
笑貢高種種談譁彼數與白衣共會
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已心便生欲彼
心生欲已便身熱心熱彼身心熱已
便捨戒罷道諸賢是謂有一人復次
諸賢或有一人得第三禪彼得第三
禪已便自安住不復更求未得欲得
不獲欲獲不作證欲作證彼於後時
便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
譁彼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
談譁已心便生欲彼心生欲已便身
熱心熱彼身心熱已便捨戒罷道諸
賢猶山泉湖水澄清平岸定不動搖
亦無波浪諸賢若有作是說彼山泉
湖水終不復動亦無波浪如是彼為
正說耶荅曰不也所以者何或於東

方大風卒來吹彼湖水動涌波浪如是南方西方北方大風卒來吹彼湖水動涌波浪如是諸賢或有一人得第三禪彼得第三禪已便自安住不復更求未得欲得不獲欲獲不作證欲作證彼於後時便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彼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已心便生欲彼心生欲已便身熱心熱彼身心熱已便捨戒罷道諸賢是謂有一人復得不獲欲獲不作證欲作證彼於後時便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彼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已心便生欲彼心生欲已便身熱心熱彼身心熱已便捨戒罷道諸賢猶如居士居士子食微妙食充足飽滿已本欲食者則不復欲諸賢若有作是說彼居士居士子終不復欲得食如是彼為正說耶答曰不也所以者何彼居士居士子過夜飢已彼若本所不用食者還復欲得如是

諸賢或有一人得第四禪彼得第四
禪已便自安住不復更求未得欲得
不獲欲獲不作證欲作證彼於後時
便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
譁彼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
談譁已心便生欲彼心生欲已便身
熱心熱彼身心熱已便捨戒罷道諸
賢是謂有一人復次諸賢或有一人
得無想心定彼得無想心定已便自
安住不復更求未得欲得不獲欲獲
不作證欲作證彼於後時便數與白
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彼數與
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已心
便生欲彼心生欲已便身熱心熱彼
身心熱已便捨戒罷道諸賢猶如一
無事處聞支離彌梨虫聲彼無事處
或王或王大臣夜止宿彼鳥聲馬聲車
聲步聲螺聲鼓聲細腰鼓聲妓鼓聲
儻聲歌聲琴聲飲食聲彼若本聞支
離彌梨虫聲便不復聞諸賢若有作
是說彼無事處終不復聞支離彌梨
虫聲如是彼為正說耶答曰不也所
以者何彼王及王大臣過夜平旦冬

自還歸彼若聞鳥聲馬聲車聲步聲
螺聲鼓聲細腰鼓聲妓鼓聲儻聲歌
聲瑟聲飲食聲故不聞支離彌梨重
聲彼既去已還聞如故如是諸賢得
無想心定得無想心定已便自安住
不復更求未得欲得不獲欲獲不作
證欲作證彼於後時便數與白衣共
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彼數與白衣
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已便心生
欲心生欲已便身熱心熱彼身心熱
已便捨戒罷道諸賢是謂有一人尔
時質多羅爲子比丘尋於其後捨戒
罷道質多羅爲子比丘諸親朋友聞
質多羅爲子比丘捨戒罷道已往詣
尊者大拘絺羅所到已白曰尊者大
拘絺羅爲知質多羅爲子比丘心爲
因餘事知所以者何今質多羅爲子
比丘已捨戒罷道尊者大拘絺羅告
彼親朋友曰諸賢此事正應尔所以
者何以不知如真不見如真所以者
何因不知如真不見如真故尊者大
拘絺羅所說如是彼諸比丘聞尊者
大拘絺羅所說歡喜奉行

支離彌梨經第十一竟

二千四百四十七字

中阿含長壽王品長老上尊睡眠經第十二

第二小土城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婆耆瘦在罽山怖林鹿野園中尔時尊者大目犍連遊摩竭國在善知識村中於是尊者大目犍連獨安靜處宴坐思惟而便睡眠世尊遙知尊者大目犍連獨安靜處宴坐思惟而便睡眠世尊知已即入如其像定以如其像定猶若力士屈申臂頃從婆耆瘦罽山怖林鹿野園中忽沒不現往摩竭國善知識村尊者大目犍連前於是世尊從定而寤告曰大目犍連汝著睡眠大目犍連汝著睡眠尊者大目犍連白世尊曰唯然世尊佛復告曰大目犍連如所相著睡眠汝莫修彼相亦莫廣布如是睡眠便可得滅若汝睡眠故不滅者大目犍連當隨本所聞法隨而受持為他廣說如是睡眠便可得滅若汝睡眠故不滅者大目犍連當隨本所聞法隨而受

持心念心思如是睡眠便可得滅若
汝睡眠故不滅者大目犍連當以兩
手捫摸於耳如是睡眠便可得滅若
汝睡眠故不滅者大目犍連當以冷
水澡洗面目及灑身體如是睡眠便
可得滅若汝睡眠故不滅者大目犍
連當從室出外觀四方瞻視星宿如
是睡眠便可得滅若汝睡眠故不滅
者大目犍連當從室出而至屋頭露
地經行守護諸根心安在內於後前
想如是睡眠便可得滅若汝睡眠故
不滅者大目犍連當捨經行道至經
行道頭敷尼師檀結跏趺坐如是睡
眠便可得滅若汝睡眠故不滅者大
目犍連當還入室四疊優多羅僧以
敷床上褰僧伽梨作枕右脇而卧足
足相累心作明想立正念正智常欲
起想大目犍連莫計床樂眠卧安快
莫貪財利莫著名譽所以者何我說
一切法不可與會亦說與會大目犍
連我說何法不可與會大目犍連若
道俗法共合會者我說此法不可與
會大目犍連若道俗法共合會者便

多有所說若多有所說者則便有調
若有調者便心不息大目犍連若心
不息者便心離定大目犍連是故我
說不可與會大目犍連我說何法可
與共會大目犍連彼無事處我說此
法可與共會山林樹下空安靜處高
巖石室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
民隨順宴坐大目犍連我說此法可
與共會大目犍連汝若入村行乞食
者當以獸利獸供養恭敬汝若於利
供養恭敬心作獸已便入村乞食大
目犍連莫以高大意入村乞食所以
者何諸長者家有如是事比丘來乞
食令長者不作意比丘便作是念誰
壞我長者家所以者何我入長者家
長者不作意因是生憂因憂生調因
調生心不息因心不息心便離定大
目犍連汝說法時莫以諍說若諍說
者便多有所說因多說故則便生調
因生調故便心不息因心不息故便
心離定大目犍連汝說法時莫強說
法如師子大目犍連汝說法時下意
說法捨力減力破壞於力當以不強

說法如師子大目犍連當學如是尔
時尊者大目犍連即從坐起偏袒著
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云何比丘得
至究竟究竟白淨究竟梵行究竟梵
行訖世尊告曰大目犍連比丘若覺
樂覺苦覺不苦不樂者彼此覺觀無
常觀興衰觀斷觀無欲觀滅觀捨彼
此覺觀無常觀興衰觀斷觀無欲觀
滅觀捨已不受此世因不受世已便
不疲勞因不疲勞已便般涅槃生已
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
如真大目犍連如是比丘得至究竟
究竟白淨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訖佛
說如是尊者大目犍連聞佛所說歡
喜奉行

長老上尊睡眠經第十二竟

千一百三十七字

中阿含經卷第二十

七千八百九字

第二十六城誦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中阿含經卷第二十一

夙

東晉剡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中阿含長壽王品無刺經第十三 第二十六城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鞞舍離在獼猴
江邊高樓臺觀此諸名德長老上尊
大弟子等謂遮羅優難遮羅賢善賢
患無患耶舍二稱如是比諸名德長
老上尊大弟子等亦遊鞞舍離獼猴
江邊高樓臺觀並皆近佛菜屋邊住
諸鞞舍離惡掣聞世尊遊鞞舍離獼
猴江邊高樓臺觀便作是念我等寧
可作大如意足作王威德高聲唱傳
出鞞舍離往詣佛所供養礼事時諸
名德長老上尊大弟子等聞諸鞞舍
離惡掣作大如意足作王威德高聲
唱傳出鞞舍離來詣佛所供養礼事
便作是念禪以聲為刺世尊亦說禪
以聲為刺我等寧可往詣牛角娑羅
林在彼無乱遠離獨住閑居靜處宴
坐思惟於是諸名德長老上尊大弟
子等往詣牛角娑羅林在彼無乱遠
離獨住閑居靜處宴坐思惟爾時與

多鞞舍離屢掣作大如意足作王威
德高聲唱傳出鞞舍離往詣佛所供
養礼事或有鞞舍離屢掣稽首佛足
却坐一面或有與佛共相同說却坐
一面或有叉手向佛却坐一面或有
遙見佛已嘿然而坐彼時衆多鞞舍
離屢掣各坐已定世尊為彼說法勸
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
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從坐起
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鞞舍離屢掣
去後不久於是世尊問諸比丘諸長
老上尊大弟子等為至何許諸比丘
白曰世尊諸長老上尊大弟子等聞
諸鞞舍離屢掣作大如意足作王威
德高聲唱傳出鞞舍離來詣佛所供
養礼事便作是念禪以聲為刺世尊
亦說禪以聲為刺我等寧可往詣牛
角娑羅林在彼無乱遠離獨住閑居
靜處宴坐思惟世尊諸長老上尊大
弟子等共往詣彼於是世尊問已歎
曰善哉善哉若長老上尊大弟子等

應如是說禪以聲為刺世尊亦說禪以聲為刺所以者何我實如是說禪有刺持戒者以犯戒為刺護諸根者以嚴飾身為刺修習惡露者以淨相為刺修習慈心者以恚為刺離酒者以飲酒為刺梵行者以見女色為刺入初禪者以聲為刺入第二禪者以覺觀為刺入第三禪者以喜為刺入第四禪者以入息出息為刺入空處者以色想為刺入識處者以空處想為刺入無所有處者以識處想為刺入無想處者以無所有處想為刺入想知滅定者以想知為刺復次有三刺欲刺恚刺愚癡之刺此三刺者漏盡阿羅訶已斷已知拔絕根本滅不復生是為阿羅訶無刺阿羅訶離刺阿羅訶無刺離刺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無刺經第十三竟

八百三十五字

中阿含長壽王品真人經第十四 第六上城通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尔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為汝說真人法及不真人法諦聽諦

聖善思念之時諸比丘受教而聽佛
言云何不真人法或有一人是豪貴
族出家學道餘者不然彼因是豪貴
族故自貴賤他是謂不真人法真人
法者作如是觀我不因此是豪貴族
故斷嬌怒癡或有一人不是豪貴出
家學道彼行法如法隨順於法向法
次法彼因此故得供養恭敬如是趣
向得真諦法者不自貴不賤他是謂
真人法復次或有一人端正可愛餘
者不然彼因端正可愛故自貴賤他
是謂不真人法真人法者作如是觀
我不因此端正可愛故斷嬌怒癡或
有一人不端正可愛彼行法如法隨
順於法向法次法彼因此故得供養
恭敬如是趣向得真諦法者不自貴
不賤他是謂真人法復次或有一人
才辯工談餘者不然彼因才辯工談
故自貴賤他是謂不真人法真人法
者作如是觀我不因此才辯工談故
斷嬌怒癡或有一人無才辯工談彼
行法如法隨順於法向法次法彼因
此故得供養恭敬如是趣向得真諦

法者不自貴不賤他是謂真人法復次或有一人是長老為王者所識及衆人所知而有六福餘者不然彼因是長老為王者所識及衆人所知而有六福故自貴賤他是謂不真人法真人法者作如是觀我不因此是長老為王者所識及衆人所知而有六福故斷嫉怒癡或有一人非是長老不為王者所識及衆人所知亦無六福彼行法如法隨順於法向法次法彼因此故得供養恭敬如是趣向得真諦法者不自貴不賤他是謂真人法復次或有一人誦經持律學阿毗曇諳阿含慕多學經書故自貴賤他因諳阿含慕多學經書故自貴賤他是謂不真人法真人法者作如是觀我不因此諳阿含慕多學經書故斷嫉怒癡或有一人不諳阿含慕亦不多學經書彼行法如法隨順於法向法次法彼因此故得供養恭敬如是趣向得真諦法者不自貴不賤他是謂真人法復次或有一人著糞掃衣攝三法服持不憚衣餘者不然彼因

持不慢衣故自貴賤他是謂不真人
法真人法者作如是觀我不因此持
不慢衣故斷媼怒癡或有一人不持
不慢衣彼行法如法隨順於法向法
次法彼因此故得供養恭敬如是趣
向得真諦法者不自貴不賤他是謂
真人法復次或有一人常行乞食飯
齊五升限七家食或復一食過中不
飲漿餘者不然彼因過中不飲漿故
自貴賤他是謂不真人法真人法者
作如是觀我不因此過中不飲漿故
斷媼怒癡或有一人不斷過中飲漿
彼行法如法隨順於法向法次法彼
因此故得供養恭敬如是趣向得真
諦法者不自貴不賤他是謂真人法
復次或有一人在無事處山林樹下
或住高巖或止露地或處塚間或能
知時餘者不然彼因此知時故自貴
賤他是謂不真人法真人法者作如
是觀我不因此知時故斷媼怒癡或
有一人而不知時彼行法如法隨順
於法向法次法彼因此故得供養恭
敬如是趣向得真諦法者不自貴不

賤他是謂真人法復次或有一人逮得初禪彼因得初禪故自貴賤他是謂不真人法真人法者作如是觀初禪者世尊說無量種若有計者是謂愛也彼因此故得供養恭敬如是趣向得真諦法者不自貴不賤他是謂真人法復次或有一人得第二第三第四禪得空處識處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處餘者不然彼因得非有想非無想處故自貴賤他是謂不真人法真人法者作如是觀非有想非無想處世尊說無量種若有計者是謂愛也彼因此故得供養恭敬如是趣向得真諦法者不自貴不賤他是謂真人法諸比丘是謂真人法不真人法汝等當知真人法不真人法知真人法不真人法已捨離不真人法學真人法汝等當學如是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豪貴端正談長老誦諸經衣食無事禪四無色在後

真人經第十四竟

千二百九十三字

中阿含長壽王品說處經第十五第二土城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
給孤獨園。爾時尊者阿難則於晡時
從宴坐起。將諸年少比丘往詣佛所。
稽首佛足。却住一面。諸年少比丘亦
世尊此諸年少比丘我當云何教呵
云何訓誨云何為彼而說法耶。世尊
告曰。阿難。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處
及教。處者。若為諸年少比丘說處。及教
處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
煩熱。終身行梵行。尊者阿難叉手
向佛。白曰。世尊。今正是時。善逝。今正
是時。若世尊為諸年少比丘說處。及
教處者。我與諸年少比丘從世尊聞
已。當善受持。世尊告曰。阿難。汝等諦
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及諸年少比
丘廣分別說。尊者阿難等受教而
聽。世尊告曰。阿難。我本為汝說五盛
陰。色盛陰。覺想行識盛陰。阿難。此五
盛陰。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
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五盛陰者。
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
終身行梵行。阿難。我本為汝說六內。

處眼處耳鼻舌身意識處阿難此六內
處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
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六內處者彼
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
身行梵行阿難我本為汝說六外處
色處聲香味觸法處阿難此六外處
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
諸年少比丘說教此六外處者彼便
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
行梵行阿難我本為汝說六識身眼
識耳鼻舌身意識阿難此六識身汝
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
年少比丘說教此六識身者彼便得
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
梵行阿難我本為汝說六更樂身眼
更樂耳鼻舌身意更樂阿難此六更
樂身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
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六更樂身
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
熱終身行梵行阿難我本為汝說六
覺身眼覺耳鼻舌身意識阿難此
六覺身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
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六覺身

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
熱終身行梵行阿難我本為汝說六
想身眼想耳鼻舌身意思想阿難此
六想身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
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六想身
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
熱終身行梵行阿難我本為汝說六
思身眼思耳鼻舌身意思阿難此六
思身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
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六思身者
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
終身行梵行阿難我本為汝說六愛
身眼愛耳鼻舌身意愛阿難此六
愛身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
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六愛身者
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
終身行梵行阿難我本為汝說六界
地界水火風空識界阿難此六界汝
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
年少比丘說教此六界者彼便得安
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
行阿難我本為汝說因緣起及因緣
起所生法若有此則有彼若無此則

無彼若生此則生彼若滅此則滅彼
緣無明行緣行識緣識名色緣名色
六處緣六處更樂緣更樂覺緣覺愛
緣愛受緣受有緣有生緣生老死若
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
名色滅名色滅則六處滅六處滅則
更樂滅更樂滅則覺滅覺滅則愛滅
愛滅則受滅受滅則有滅有滅則生
滅生滅則老死滅阿難此因緣起及因
緣起所生法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
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因
緣起及因緣起所生法者彼便得安
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
行阿難我本為汝說四念處觀身如
身觀覺心法如法阿難此四念處汝
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
年少比丘說教此四念處者彼便得
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
梵行阿難我本為汝說四正斷比丘
者已生惡不善法為斷故起欲求方
便行精勤舉心斷未生惡不善法為
不生故起欲求方便行精勤舉心斷
未生善法為生故起欲求方便行精

勤舉心斷已生善法為住故不忘故不退故轉增多故廣布故滿具足故起欲求方便行精勤舉心斷阿難此四正斷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四正斷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阿難我本為汝說四如意足比丘者成就欲定燒諸行修習如意足依於無欲依離依滅願至非品如是精進定心定成就觀定燒諸行修習如意足依於無欲依離依滅願至非品阿難此四如意足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四如意足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阿難我本為汝說四禪比丘者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阿難此四禪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四禪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阿難我本為汝說四聖諦苦聖諦苦習苦滅苦滅道聖諦阿難此四聖諦汝當為諸年

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
說教此四聖諦者彼便得安隱得力
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阿難
我本為汝說四想比丘者有小想有
大想有無量想有無所有想阿難此
四想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
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四想者彼
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
身行梵行阿難我本為汝說四無量
比丘者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
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
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
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
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
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
切世間成就遊阿難此四無量汝當
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
少比丘說教此四無量者彼便得安
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
行阿難我本為汝說四無色比丘者
斷一切色想乃至得非有想非無想處
成就遊阿難此四無色汝當為諸年
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

說教此四無色者彼便得安隱得力
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阿難
我本為汝說四聖種比丘比丘尼者
得麤素衣而知止足非為衣故求滿
其意若未得衣不憂悵不啼泣不担
胸不癡惑若得衣者不染不著不欲
不貪不觸不計見灾患知出要而用
衣如此事利不懈怠而正知者是謂
比丘比丘尼正住舊聖種如是食住
處欲斷樂斷欲修樂修彼因欲斷樂
斷欲修樂修故不自貴不賤他如此
事利不懈怠而正知者是謂比丘比
丘尼正住舊聖種阿難此四聖種汝
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
年少比丘說教此四聖種者彼便得
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
梵行阿難我本為汝說四沙門果須
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取上阿羅訶果
阿難此四沙門果汝當為諸年少比
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
此四沙門果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
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阿難我
本為汝說五熱解脫想無常想無常

苦想苦无我想不淨惡靈想一切世間不可樂想阿難此五熱解脫想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五熱解脫想者彼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阿難我本為汝說五解脫處若比丘比丘尼因此故未解脫心得解脫未盡諸漏得盡无餘未得无上涅槃得無上涅槃云何為五阿難世尊為比丘比丘尼說法諸智梵行者亦為比丘比丘尼說法阿難若世尊為比丘比丘尼說法諸智梵行者亦為比丘比丘尼說法彼聞法已便知法解義彼因知法解義故便得歡悅因歡悅故便得歡喜因歡喜故便得止身因止身故便得覺樂因覺樂故便得心定阿難比丘比丘尼因心定故便得見如實知如真因見如實知如真故便得厭因厭故便得无欲因无欲故便得解脫因解脫故便得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阿難是謂第一解脫處因此故比丘比丘尼未解脫心

得解脫未盡諸漏得盡無餘未得無
上涅槃得無上涅槃復次阿難世尊
不為比丘比丘尼說法諸智梵行者
亦不為比丘比丘尼說法但如本所
聞所誦習法而廣讀之若不廣讀本
所聞所誦習法者但隨本所聞所誦
習法為他廣說若不為他廣說本所
聞所誦習法者但隨本所聞所誦習
法心思惟分別若心不思惟分別本
所聞所誦習法者但善受持諸三昧
相阿難若比丘比丘尼善受持諸三
昧相者便知法解義彼因知法解義
故便得歡悅因歡悅故便得歡喜因
歡喜故便得止身因止身故便得覺
樂因覺樂故便得心定阿難比丘比
丘尼因心定故便得見如實知如真
因見如實知如真故便得厭因厭故
便得無欲因無欲故便得解脫因解
脫故便得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
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阿難是
謂第五解脫處因此故比丘比丘尼
未解脫心得解脫未盡諸漏得盡無
餘未得無上涅槃得無上涅槃阿難

此五解脫處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五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五解脫處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阿難我本為汝說五根信根精進念定慧根阿難此五根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五根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阿難我本為汝說五力信力精進念定慧力阿難此五力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五力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阿難我本為汝說五出要界云何為五阿難多聞聖弟子極重善觀欲彼因極重善觀欲放心便不向欲不樂欲不近欲不信解欲若欲心生即時融消焦縮轉還不得舒張捨離不住欲穢惡厭患欲阿難猶如鷄毛及筋持著火中即時融消焦縮轉還不得舒張阿難多聞聖弟子亦復如是極重善觀欲彼因極重善觀欲故心便不向欲不樂欲不近欲不信解欲若

欲心生即時融消焦縮轉還不得舒
張捨離不住欲穢惡厭患欲觀無欲心
向無欲樂無欲近無欲信解無欲心
無尋心無濁心得樂能致樂遠離一
切欲及因欲生諸漏煩熱憂惑解彼
脫彼復解脫彼彼不復受此覺謂覺
因欲生如是欲出要阿難是謂第一
出要界復次阿難多聞聖弟子極重
善觀恚彼因極重善觀恚故心便不
向恚不樂恚不近恚不信解恚若恚
心生即時融消焦縮轉還不得舒張
捨離不住恚穢惡厭患阿難猶如
鷄毛及筋持著火中即時融消焦縮
轉還不得舒張阿難多聞聖弟子亦
復如是極重善觀恚彼因極重善觀
恚故心便不向恚不樂恚不近恚不
信解恚若恚心生即時融消焦縮轉
還不得舒張捨離不住恚穢惡厭患
恚觀無恚心向無恚樂無恚近無恚
信解無恚心無尋心無濁心得樂能
致樂遠離一切恚及因恚生諸漏煩
熱憂惑解彼脫彼復解脫彼彼不復
受此覺謂覺因恚生如是恚出要阿

難是謂第二出要界復次阿難多聞
聖弟子極重善觀害彼因極重善觀
害故心便不向害不樂害不近害不
信解害若害心生即時融消焦縮轉
還不得舒張捨離不住害穢惡猒患
害阿難猶如鷄毛及筋持著火中即
時融消焦縮轉還不得舒張阿難多
聞聖弟子亦復如是極重善觀害彼
因極重善觀害故心便不向害不樂
害不近害不信解害若害心生即時
融消焦縮轉還不得舒張捨離不住
害穢惡猒患害觀無害心向無害樂
無害近無害信解無害心無尋心無
濁心得樂能致樂遠離一切害及因
害生諸漏煩熱憂惑解彼脫彼復解
脫彼彼不復受此覺謂覺因害生如
是害出要阿難是謂第三出要界復
次阿難多聞聖弟子極重善觀色彼
因極重善觀色故心便不向色不樂
色不近色不信解色若色心生即時
融消焦縮轉還不得舒張捨離不住
色穢惡猒患色阿難猶如鷄毛及筋
持著火中即時融消焦縮轉還不得

舒張阿難多聞聖弟子亦復如是極
重善觀色彼因極重善觀色故心便
不向色不樂色不近色不信解色若
色心生即時融消焦縮轉還不得舒
張捨離不住色穢惡猒患色觀無色
心向無色樂無色近無色信解無色
心無導心無濁心得樂能致樂遠離
一切色及因色生諸漏煩熱憂感解
彼脫彼復解脫彼彼不復受此覺謂
覺因色生如是色出要阿難是謂第
四出要界復次阿難多聞聖弟子極
重善觀己身彼因極重善觀己身故
心便不向己身不樂己身不近己身
不信解己身若己身心生即時融消
焦縮轉還不得舒張捨離不住己身
穢惡猒患己身阿難猶如鷄毛及筋
持著火中即時融消焦縮轉還不得
舒張阿難多聞聖弟子亦復如是極
重善觀己身彼因極重善觀己身故
心便不向己身不樂己身不近己身
不信解己身若己身心生即時融消
焦縮轉還不得舒張捨離不住己身
穢惡猒患己身觀無己身心向無己

身樂無己身近無己身信解無己身
心無尋心無濁心得樂能致樂遠離
一切己身及因己身生諸漏煩熱憂
戚解彼脫彼復解脫彼彼不復受此
覺謂覺因己身生如是己身出要阿
難是謂第五出要界阿難此五出要
界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
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五出要界者
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
終身行梵行阿難我本為汝說七財
信財戒慙愧聞施慧財阿難此七財
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
諸年少比丘說教此七財者彼便得
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
梵行阿難我本為汝說七力信力精
進慙愧念定慧力阿難此七力汝當
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
少比丘說教此七力者彼便得安隱
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
阿難我本為汝說七覺支念覺支擇
法精進喜息定捨覺支阿難此七覺
支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
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七覺支者彼

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
身行梵行阿難我本為汝說八支聖
道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
正念正定是謂為八阿難此八支聖
道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
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八支聖道者
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
終身行梵行於是尊者阿難叉手向
佛白曰世尊甚奇甚特世尊為諸年
少比丘說處及教處世尊告曰阿難
如是如是甚奇甚特我為諸年少比
丘說處及教處阿難若汝從如來復
問頂法及頂法退者汝便於如來極
信歡喜於是尊者阿難叉手向佛白
曰世尊今正是時善逝今正是時若
世尊為諸年少比丘說頂法及頂法
退說及教者我及諸年少比丘從世
尊聞已當善受持世尊告曰阿難汝
等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及諸年
少比丘說頂法及頂法退尊者阿難
等受教而聽世尊告曰阿難多聞聖
弟子真實因心思念稱量善觀分別
無常苦空非我彼如是思念如是稱

量如是善觀分別便生忍生樂生欲
欲聞欲念欲觀阿難是謂頂法阿難
若得此頂法復失衰退不修守護不
習精勤阿難是謂頂法退如是內外
識更樂覺想思愛界因緣起阿難多
聞聖弟子此因緣起及因緣起法思
念稱量善觀分別無常苦空非我彼
如是思念如是稱量如是善觀分別
便生忍生樂生欲欲聞欲念欲觀阿
難是謂頂法阿難若得此頂法復失
衰退不修守護不習精勤阿難是謂
頂法退阿難此頂法及頂法退汝當
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
少比丘說教此頂法及頂法退者彼
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
身行梵行阿難我為汝等說處及教
處頂法及頂法退如尊師所為弟子
起大慈哀憐念愍傷求義及饒益求
安隱快樂者我今已作汝等當復自
作至無事處山林樹下空安靜處宴
坐思惟勿得放逸勤加精進莫令後
悔此是我之教勅是我訓誨佛說如
是尊者阿難及諸年少比丘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

陰內外識更覺想思愛界因緣念正斷
如意禪諦想無量無色種沙門果解脫

處根力出要財力覺道頂

說處經第十五竟

五十二百九十七字

中阿含經卷第三

七十三百二十四字

長壽王品第二竟

四百四十九百四十七字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查

中阿含經卷第二十二

夙

東晉剡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織品第三

有十經

第十土城誦

織求比丘請 知周那問見 華喻水淨梵
黑住無在後

中阿含織品經第一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婆奇瘦在鼉山
佈林鹿野園中尔時尊者舍利子告
諸比丘諸賢世有四種人云何為四
或有一人內實有穢不自知內有穢
不知如真或有一人內實有穢自知
內有穢知如真或有一人內實無穢
不自知內無穢不知如真或有一人
內實無穢自知內無穢知如真諸賢
若有一人內實有穢不自知內有穢
不知如真者此人於諸人中為取下
賤若有一人內實有穢自知內有穢
知如真者此人於諸人中為取勝也
若有一人內實無穢不自知內無穢
不知如真者此人於諸人中為取下
賤若有一人內實無穢自知內無穢
知如真者此人於諸人中為取勝也

於是有一比丘即從坐起偏袒者衣
又手向尊者舍梨子白曰尊者舍梨
子何因何緣說前二人俱有穢穢汙
心一者下賤一者取勝復何因緣說
後二人俱無穢不穢汙心一者下賤
一者取勝於是尊者舍梨子答彼
比丘曰賢者若有一人內實有穢不
自知內有穢不知如真者當知被人
不欲斷穢不求方便不精勤學彼便
有穢穢汙心命終彼因有穢穢汙心
命終故便不賢死生不善處所以者
何彼因有穢穢汙心命終故賢者猶
如有人或從市肆或從銅作家買銅
槃來塵垢所汙彼持來已不數洗塵
不數揩拭亦不日炙又著饒塵處如
是銅槃增受塵垢賢者如是若有一
人內實有穢不自知內有穢不知如
真者當知彼人不欲斷穢不求方便
不精勤學彼便有穢穢汙心命終彼
因有穢穢汙心命終故便不賢死生
不善處所以者何彼因有穢穢汙心
命終故賢者若有一人我內有穢我
內實有此穢知如真者當知被人欲

斷此穢求方便精勤學彼便無穢不
穢汙心命終彼因無穢不穢汙心命
終故便賢死生善處所以者何彼因
無穢不穢汙心命終故賢者猶如有
人或從市肆或從銅作家買銅槃來
塵垢所汙彼持來已數數洗塵數數
揩拭數數日炙不著饒塵處如是銅
槃便極淨潔賢者如是若有一人我
內有穢我內實有此穢知如真者當
知彼人欲斷此穢求方便精勤學彼
便無穢不穢汙心命終彼因無穢不
穢汙心命終故便賢死生善處所以
者何彼因無穢不穢汙心命終故賢
者若有一人我內無穢我內實無此
穢不知如真者當知彼人不護由眼
耳所知法彼因不護由眼耳所知法
故則為欲心纏彼便有欲有穢穢汙
心命終彼因有欲有穢穢汙心命終
故便不賢死生不善處所以者何彼
因有欲有穢穢汙心命終故賢者猶
如有人或從市肆或從銅作家買銅
槃來無垢淨潔彼持來已不數洗塵
不數揩拭不數日炙著饒塵處如是

銅槃必受塵垢賢者如是若有一人
我內無穢我內實無此穢不知如真
者當知彼人不護由眼耳所知法彼
因不護由眼耳所知法故則為欲心
纏彼便有欲有穢穢汙心命終彼因
有欲有穢穢汙心命終故便不賢死
生不善處所以者何彼因有欲有穢
穢汙心命終故賢者若有一人我內
無穢我內實無此穢知如真者當知
彼人護由眼耳所知法彼因護由眼
耳所知法故則不為欲心纏彼便無
欲無穢不穢汙心命終彼因無欲無
穢不穢汙心命終故便賢死生善處
所以者何彼因無欲無穢不穢汙心
命終故賢者猶如有人或從市肆或
從銅作家買銅槃來無垢淨潔彼持
來已數數洗磨數數揩拭數數日炙
不著饒塵處如是銅槃便極淨潔賢
者如是若有一人我內無穢我內實
無此穢知如真者當知彼人護由眼
耳所知法彼因護由眼耳所知法故
則不為欲心纏彼便無欲無穢不穢
汙心命終彼因無欲無穢不穢汙心

命終故便賢死生善處所以者何彼
因無欲無穢不穢汙心命終故賢者
因是緣是說前二人俱有穢穢汙心
一者下賤一者取勝因是緣是說後
二人俱無穢穢汙心一者下賤一者
取勝於是復有比丘即從坐起偏袒
耆衣叉手向尊者舍梨子白曰尊者
舍梨子所說穢者何等為穢尊者舍
梨子答比丘曰賢者無量惡不善法
從欲生謂之穢所以者何或有一人
心生如是欲我所犯戒莫令他人知
我犯戒賢者或有他人知彼犯戒彼
因他人知犯戒故心便生惡若彼心
生惡及心生欲者俱是不善賢者或
有一人心生如是欲我所犯戒當令
他人於屏處訶莫令在衆訶我犯戒
賢者或有他人於衆中訶不在屏處
彼因他人於衆中訶不在屏處故心
便生惡若彼心生惡及心生欲者俱
是不善賢者或有一人心生如是欲
我所犯戒令勝人訶莫令不如人訶
我犯戒賢者或有不如人訶彼犯戒
非是勝人彼因不如人訶非勝人故

心便生惡若彼心生惡及心生欲者俱是不善賢者或有一人心生如是欲令我在佛前坐問世尊法為諸比丘說莫令餘比丘在佛前坐問世尊法為諸比丘說故心便生惡若彼心生惡及心生欲者俱是不善賢者或有一人心生如是欲諸比丘入內時今我取在比丘諸比丘入內時取在其前諸比丘侍從彼將入內賢者或有餘比丘入內時取在其前諸比丘侍從彼將入內故心便生惡若彼心生惡及心生欲者俱是不善賢者或有一人心生如是欲諸比丘已入內時今我取在上坐得第一座第一澡水得第一食莫令餘比丘諸比丘已入內時取在上坐得第一座第一澡水得第一食賢者或有餘比丘諸比丘已入內時

寂在上坐得第一座第一澡水得第一食彼因餘比丘諸比丘已入內時取在上坐得第一座第一澡水得第一食故心便生惡若彼心生惡及心生欲者俱是不善賢者或有一人心生如是欲諸比丘食竟收攝食器行澡水已令我為諸居士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莫令餘比丘諸比丘食仰成就歡喜莫令餘比丘諸比丘食竟收攝食器行澡水已為諸居士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賢者或有餘比丘諸比丘食竟收攝食器行澡水已為諸居士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彼因餘比丘諸比丘食竟收攝食器行澡水已為諸居士說法勸發渴仰成就生惡及心生欲者俱是不善賢者或有一人心生如是欲諸居士往詣衆園時令我與共會共集共坐共論莫令餘比丘諸居士往詣衆園時與共會共集共坐共論賢者或有餘比丘諸居士往詣衆園時與共會共集共坐共論故心便

生惡若彼心生惡及心生欲者俱是不善賢者或有一人心生如是欲令我為王者所識及王大臣梵志居士國中人民所知重莫令餘比丘為王者所識及王大臣梵志居士國中人民所知重彼因餘比丘為王者所識及王大臣梵志居士國中人民所知重故心生惡若彼心生惡及心生欲者俱是不善賢者或有一人心生如是欲令我為四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所敬重莫令餘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所敬重彼因餘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所敬重賢者或有餘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所敬重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所敬重故心生惡若彼心生惡及心生欲者俱是不善賢者或有一人心生如是欲令我得衣被飲食床褥湯藥諸生活具莫令餘比丘得衣被飲食床褥湯藥諸生活具賢者或有餘比丘得衣被飲食床褥

湯藥諸生活具彼因餘比丘得衣被
飲食床褥湯藥諸生活具故心便
生惡若彼心生惡及心生欲者俱是
不善賢者如是彼人若有諸智梵行
者不知彼生如是無量惡不善心欲
者如是彼非沙門沙門想非智沙門
智沙門想非正智正智想非正念正
念想非清淨清淨想賢者如是彼人
若有諸智梵行者知彼生如是無量
惡不善心欲者如是彼非沙門非沙
門想非智沙門非智沙門想非正智
非正智想非正念非正念想非清淨
非清淨想賢者猶如有人或從市肆
或從銅作家買銅合槃來盛滿中糞
蓋覆其上便持而去經過店肆近衆
人行彼衆見已皆欲得食意甚愛樂
而不憎惡則生淨想彼持去已住在
一處便開示之衆人見已皆不欲食
無愛樂意甚憎惡之生不淨想若欲
食者則不復用况其本自不欲食耶
賢者如是彼人若有諸智梵行者不
知彼生如是無量惡不善心欲者如
是彼非沙門沙門想非智沙門智沙

門想非正智正智想非正念正念想
非清淨清淨想賢者如是彼人若有
諸智梵行者知彼生如是無量惡不
善心欲者如是彼非沙門非沙門想
非智沙門非智沙門想非正智非正
智想非正念非正念想非清淨非清
淨想賢者當知如是人莫得親近莫
恭敬礼事若比丘不應親近便親近
不應恭敬礼事便恭敬礼事者如是
彼便長夜得無利無義則不饒益不
安隱使樂生苦憂感賢者或有一人
心不生如是欲我所犯戒莫令他人
知我犯戒賢者或有他人知彼犯戒
彼因他人知犯戒故心不生惡若彼
心無惡心不生欲者是二俱善賢者
或有一人心不生如是欲我所犯戒
當今他人於屏處訶莫令在衆訶我
犯戒賢者或有他人於衆中訶不在
屏處彼因在衆中訶不在屏處故
心不生惡若彼心無惡心不生欲者是
二俱善賢者或有一人心不生如是
欲我所犯戒令勝人訶莫令不如人
訶我犯戒賢者或有不如人訶彼犯

戒非是勝人彼因不如人訶非勝人
故心不生惡若彼心無惡心不生欲
者是二俱善賢者或有一人心不生
如是欲令我在佛前坐問世尊法為
諸比丘說莫令餘比丘在佛前坐問
世尊法為諸比丘說賢者或有餘比丘
在佛前坐問世尊法為諸比丘說彼
因餘比丘在佛前坐問世尊法為諸
比丘說故心不生惡若彼心無惡心
不生欲者是二俱善賢者或有一人
心不生如是欲諸比丘入內時令我
寂在其前諸比丘侍從我將入內莫
令餘比丘諸比丘入內時寂在其前
諸比丘侍從彼將入內賢者或有餘
比丘諸比丘入內時寂在其前諸比
丘侍從彼將入內彼因餘比丘諸比
丘入內時寂在其前諸比丘侍從彼將
入內故心不生惡若彼心無惡心不
生欲者是二俱善賢者或有一人心
不生如是欲諸比丘已入內時令我
寂在上坐得第一座第一漂水得第
一食莫令餘比丘諸比丘已入內時
寂在上坐得第一座第一漂水得第

一食賢者或有餘比丘諸比丘已入
內時取在上坐得第一座第一澡水
得第一食彼因餘比丘諸比丘已入
內時取在上坐得第一座第一澡水
得第一食故心不生惡若彼心無惡
心不生欲者是二俱善賢者或有一
人心不生如是欲諸比丘食竟取攝
食器行澡水已我為諸居士說法勸
發渴仰成就歡喜莫令餘比丘諸比
丘食竟取攝食器行澡水已為諸居
士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賢者或
有餘比丘諸比丘食竟取攝食器行
澡水已為諸居士說法勸發渴仰成
就歡喜彼因餘比丘諸比丘食竟取
攝食器行澡水已為諸居士說法勸
發渴仰成就歡喜故心不生惡若彼
心無惡心不生欲者是二俱善賢者
或有一人心不生如是欲諸居士往
詣衆園時今我與共會共集共坐共
論莫令餘比丘諸居士往詣衆園時
與共會共集共坐共論賢者或有餘
比丘諸居士往詣衆園時與共會共
集共坐共論彼因餘比丘諸居士往

詣衆園時與共會共集共坐共論故
心不生惡若彼心無惡心不生欲者
是二俱善賢者或有一人心不生如
是欲令我為王者所識及王大臣梵
志居士國中人民所知重莫令餘比
丘為王者所識及王大臣梵志居士
國中人民所知重賢者或有餘比丘
所識及王大臣梵志居士國中人民
所知重故心不生惡若彼心無惡心
不生欲者是二俱善賢者或有一心
不生如是欲令我為四衆比丘比丘
尼優婆塞優婆私所敬重莫令餘
比丘為四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
婆私所敬重賢者或有餘比丘為四
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所敬
重彼因餘比丘為四衆比丘比丘尼
優婆塞優婆私所敬重故心不生惡
若彼心無惡心不生欲者是二俱善
賢者或有一人心不生如是欲令我
得未被飲食床褥湯藥諸生活具
莫令餘比丘得衣被飲食床褥湯藥

諸生活具賢者或餘比丘得衣被飲食床褥湯藥諸生活具彼因餘比丘得衣被飲食床褥湯藥諸生活具故心不生惡若彼心無惡心不生欲者是二俱善賢者如是彼人若有諸智梵行者不知彼生如是無量善心欲者如是彼沙門非沙門想智沙門非智沙門想正智非正智想正念非正念想清淨非清淨想賢者如是彼人若有諸智梵行者知彼生如是無量善心欲者如是彼沙門沙門想智沙門智沙門想正智正智想正念正念想清淨清淨想賢者猶如有人或從市肆或從銅作家買銅合槃來盛滿種種淨美飲食蓋覆其上便持而去經過店肆近衆人行彼衆見已皆不欲食無愛樂音心甚憎惡之生不淨想便作是說即彼糞去即彼糞去彼持去已住在一處便開示之衆人見已則皆欲食意甚愛樂而不憎惡則生淨想彼若本不用食者見已欲食况復其本欲得食耶賢者如是彼人若有諸智梵行者不知彼生如是無量

善心欲者如是彼沙門非沙門想智沙門非智沙門想正智非正智想正念非正念想清淨非清淨想賢者如是彼人若有諸智梵行者知彼生如是無量善心欲者如是彼沙門沙門想智沙門智沙門想正智正智想正念正念想清淨清淨想賢者當知如是人應親近之恭敬礼事若比丘應親近者便親近應恭敬礼事者便恭敬礼事如是彼便長夜得利得義則得饒益安隱快樂亦得無苦無憂愁感念時尊者大目犍連在彼衆中於是尊者大目犍連白曰尊者舍梨子我今欲為此事說喻聽我說耶尊者舍梨子告曰賢者大目犍連欲說喻者便可說之尊者大目犍連則便白曰尊者舍梨子我憶一時遊王舍城在巖山中我於念時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王舍城而行乞食詣舊車師無衣滿子家時彼比丘更有車師斫治車軸是時舊車師無衣滿子往至彼家於是舊車師無衣滿子見彼治軸心生是念若彼車師執斧治軸斫

彼彼惡處者如是彼軸便當極好時
彼車師即如舊車師無衣滿子心中
所念便持斧斫彼彼惡處於是舊車
師無衣滿子極大歡喜而作是說車
師子汝心如是則知我心所以者何
以汝持斧斫治車軸彼彼惡處如我
意故如是尊者舍利子若有諛諂欺
誑嫉妬無信懈怠無正念正智無定無
慧其心狂惑不護諸根不修沙門無
所分別尊者舍利子心為知彼心故
而說此法尊者舍利子若有人不諛
諂不欺誑無嫉妬有信精進而無懈
怠有正念正智修定修慧心不狂惑
守護諸根廣修沙門而善分別彼聞
尊者舍利子所說法者猶飢欲得食
渴欲得飲口及意也尊者舍利子猶
剎利女梵志居士工師女端正姝好
極淨沐浴以香塗身著明淨衣種種
瓔珞嚴飾其容

或復有人為念彼女求利及饒益求
安隱快樂以青蓮華鬘或瞻蔔華
鬘或修摩那華鬘或波娑師毘鬘或
阿提牟哆華鬘持與彼女彼女歡喜

兩手受之以嚴其頭尊者舍利子如是若有人不諛諂不欺誑無嫉妬有信精進而無懈怠有正念正智修定修慧心不狂惑守護諸根廣修沙門而善分別彼聞尊者舍利子所說法者猶飢欲食渴欲得飲口及意也尊者舍利子甚奇甚特尊者舍利子常拔濟諸梵行者今離不善安立善處如是二尊更相稱說從座起去尊者舍利子所說如是尊者大目犍連及諸比丘聞尊者舍利子所說歡喜奉行

織經第一竟

五千一百九十大字

中阿含織品求法經第二

第六上城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拘娑羅國與大比丘衆俱往詣五娑羅村比丘攝恕林中及諸名德上尊長老弟子等謂尊者舍利子尊者大目犍連尊者大迦葉尊者大迦旃延尊者阿難律隨尊者麗越尊者阿難如是比餘名德上尊長老弟子等亦在五娑羅村並皆近佛葉屋邊住尔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當行求法莫行求飲

食所以者何我慈愍弟子故欲令行
求法不行求飲食若汝等行求飲食
不行求法者汝等既自惡我亦無名
稱若汝等行求法不行求飲食者汝
等既自好我亦有名稱云何諸弟子
為求飲食故而依佛行非為求法我
飽食訖食事已辦猶有殘食於後有
二比丘來飢渴力羸我語彼曰我飽
食訖食事已辦猶有殘食汝等欲食
者便取食之若汝不取者我便取以
瀉著淨地或復瀉著無虫水中彼二
比丘第一比丘便作是念世尊食訖
食事已辦猶有殘食若我不取者世
尊必取瀉著淨地或復瀉著無虫水
中我今寧可取而食之即便取食彼
比丘取此食已雖一日一夜樂而得
安隱但彼比丘因取此食故不可佛
意所以者何彼比丘因取此食故不
得少欲不知厭足不得易養不得易
滿不得知時不知節限不得精進不
得宴坐不得淨行不得遠離不得一
心不得精勤亦不得涅槃是以彼此
比丘取此食故不可佛意是謂諸弟

子為行求飲食故而依佛行非為求
法云何諸弟子行求法不行求飲食
彼二比丘第二比丘便作是念世尊
食訖食事已辦猶有殘食若我不取
者世尊必取瀉著淨地或復瀉著無
至水中又世尊說食中之下極者謂
殘餘食也我今寧可不取此食作是
念已即便不取彼比丘不取此食已
雖一日一夜苦而不安隱但彼比丘
因不取此食故得可佛意所以者何
彼比丘因不取此食故得少欲得知
足得易養得易滿得知時得節限得
精進得宴坐得淨行得遠離得一心
得精勤亦得涅槃是以彼比丘因不
取此食故得可佛意是謂諸弟子為
行求法故而依佛行非為求飲食於
是世尊告諸弟子若有法律尊師樂
住遠離上弟子不樂住遠離者彼法
律不饒益多人多人不得樂非為愍
傷世間亦非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
求安隱快樂若有法律尊師樂住遠
離中下弟子不樂住遠離者彼法律
不饒益多人多人不得樂非為愍傷

世間亦非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
安隱快樂若有法律尊師樂住遠離
上弟子亦樂住遠離者彼法律饒益
多人多人得樂為慰傷世間亦為天
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若有
法律尊師樂住遠離中下弟子亦樂
住遠離者彼法律饒益多人多人得
樂為慰傷世間亦為天為人求義及
饒益求安隱快樂是時尊者舍利子
亦在衆中彼時世尊告曰舍利子汝
為諸比丘說法如法我當背痛今欲
小息尊者舍利子即受佛教唯然世
尊於是世尊四疊優多羅僧以敷床
上卷僧伽梨作枕右脇而卧足足相
累作光明想正念正智常念欲起是
時尊者舍利子告諸比丘諸賢當知
世尊向略說法若有法律尊師樂住
遠離上弟子不樂住遠離者彼法律
不饒益多人多人不得樂不為慰傷
世間亦非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
安隱快樂若有法律尊師樂住遠離
中下弟子不樂住遠離者彼法律不
饒益多人多人不得樂不為慰傷世

聞亦非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
隱快樂若有法律尊師樂住遠離上
弟子亦樂住遠離者彼法律饒益多
人多人得樂為愍傷世間亦為天為
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若有法
律尊師樂住遠離中下弟子亦樂住
遠離者彼法律饒益多人多人得樂
為愍傷世間亦為天為人求義及饒
益求安隱快樂然世尊說此法極略
汝等云何解義云何廣分別彼時衆
中或有比丘作如是說尊者舍梨子
若諸長老上尊自說我得究竟智我
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
有知如真諸梵行者聞彼比丘自說
我得究竟智便得歡喜復有比丘作
如是說尊者舍梨子若中下弟子求
願無上涅槃諸梵行者見彼行已便
得歡喜如是彼比丘而說此義不可
尊者舍梨子意尊者舍梨子告彼比
丘諸賢等聽我為汝說諸賢若有法
律尊師樂住遠離上弟子不樂住遠
離者上弟子有三事可毀云何為三
尊師樂住遠離上弟子不學捨離上

弟子以此可毀尊師若說可斷法上
弟子不斷彼法上弟子以此可毀所
可受證上弟子而捨方便上弟子以
此可毀若有法律尊師樂住遠離上
弟子不樂住遠離者上弟子有此三
事可毀諸賢若有法律尊師樂住遠
離中下弟子不樂住遠離者中下弟
子有三事可毀云何為三尊師樂住
遠離中下弟子不學捨離中下弟子
以此可毀尊師若說可斷法中下弟
子不斷彼法中下弟子以此可毀所
受證中下弟子而捨方便中下弟子
以此可毀若有法律尊師樂住遠離
中下弟子不樂住遠離者中下弟子
有此三事可毀諸賢若有法律尊師
樂住遠離上弟子亦樂住遠離者上
弟子有三事可稱云何為三尊師樂
住遠離上弟子亦學捨離上弟子以
此可稱尊師若說可斷法上弟子便
斷彼法上弟子以此可稱所可受證
上弟子精進勤學不捨方便上弟子
以此可稱諸賢若有法律尊師樂住
遠離上弟子亦樂住遠離者上弟子

有此三事可稱諸賢若有法律尊師樂住遠離中下弟子亦樂住遠離者中下弟子有三事可稱云何為三尊師樂住遠離中下弟子亦學捨離中下弟子以此可稱尊師若說可斷法中下弟子便斷彼法中下弟子以此可稱所可受證中下弟子精進勤學不捨方便中下弟子以此可稱諸賢若有法律尊師樂住遠離中下弟子亦樂住遠離者中下弟子有此三事可稱尊者舍利子復告諸比丘諸賢有中道能得心住得定得樂順法次法得通得覺亦得涅槃諸賢念欲惡惡念欲亦惡彼斷念欲亦斷惡念欲如是恚怨結慳嫉欺誑諛無慙無愧慢最上慢貢高放逸豪貴憎諍諸賢貪亦惡者亦惡彼斷貪亦斷者諸賢是謂中道能得心住得定得樂順法次法得通得覺亦得涅槃諸賢復有中道能得心住得定得樂順法次法得通得覺亦得涅槃諸賢云何復有中

道能得心住得定得樂順法次法得
通得覺亦得涅槃謂八支聖道正見
乃至正定是為八諸賢是謂復有中
道能得心住得定得樂順法次法得
通得覺亦得涅槃於是世尊所患即
除而得安隱從卧寤起結跏趺坐歎
尊者舍利子善哉善哉舍利子為諸
比丘說法如法舍利子汝當復為諸
比丘說法如法舍利子汝當數數為
諸比丘說法如法今時世尊告諸比
丘汝等當共受法如法誦習執持所
以者何此法如法有法有義為梵行
本得通得覺亦得涅槃諸族姓子剃
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
道者此法如法當善受持佛說如是
尊者舍利子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
喜奉行

求法經第二竟

二千二百
八十六字

中阿含經卷第三十二

七千四百
八十二字

第三十二
城誦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中阿含經卷第二十三

夙

東晉剡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穢品比丘請經第三

第二十六城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
迦蘭哆園與大比丘衆俱受夏坐介
時尊者大目犍連告諸比丘諸賢若
有比丘請諸比丘諸尊語我教我訶
我莫難於我所以者何諸賢或有一
人戾語成就矣語法成就矣語法故
令諸梵行者不語彼不教不訶而難
彼人諸賢何者戾語法若有成就矣
語法者諸梵行者不語彼不教不訶
而難彼人諸賢或有一人惡欲念欲
諸賢若有人惡欲念欲者是謂戾語
法如是染行染不語結住欺誑諛諂
慳貪嫉妬無慚無愧瞋癡惡意瞋恚
語言訶比丘訶比丘輕慢訶比丘發
露更平相避而說外事不語瞋恚憎
嫉熾盛惡朋友惡伴侶無恩不知恩
諸賢若有人無恩不知恩者是謂戾
語法諸賢是謂諸戾語法若有成就
矣語法者諸梵行者不語彼不教不

訶而難彼人諸賢比丘者當自思量
諸賢若有人惡欲念欲者我不愛彼
若我惡欲念欲者彼亦不愛我比丘
如是觀不行惡欲不念欲者當學如
是如是染行染不語結住欺誑諛諂
慳貪嫉妬無慙無愧瞋弊惡意瞋瞋
語言訶比丘訶比丘輕慢訶比丘發
露更互相避而說外事不語瞋恚憎
嫉熾盛惡朋友惡伴侶無恩不知恩
諸賢若有人無恩不知恩者我不愛
彼若我無恩不知恩者彼亦不愛我
比丘如是觀不行無恩不知恩者當
學如是諸賢若比丘不請諸比丘諸
尊語我教我訶我莫難於我所以者
何諸賢或有一人善語成就善語法
成就善語法故諸梵行者善語彼善
教善訶不難彼人諸賢何者善語法
若有成就善語法者諸梵行者善語
彼善教善訶不難彼人諸賢或有一
人不惡欲不念欲諸賢若有人不惡
欲不念欲者是謂善語法如是不染
行染不語結住不欺誑諛諂不慳貪
嫉妬不無慙無愧不瞋弊惡意不瞋

瞋語言不訶比丘訶不訶比丘輕慢
不訶比丘發露不更牙相避而說外
事不語瞋恚憎嫉熾盛不惡朋友
惡伴侶不無恩不知恩諸賢若有人
不無恩不知恩者是謂善語法諸賢
是謂諸善語法若有成就善語法者
諸梵行者善語彼善教善訶不難彼
人諸賢比丘者當自思量諸賢若有人
不惡欲不念欲者我愛彼人若我
不惡欲不念欲者彼亦愛我比丘如
是觀不行惡欲不念欲者當學如是
如是不染行染不語結住不欺誑諛
諂不慳貪嫉妬不無慙無愧不瞋熒
惡意不瞋瞋語言不訶比丘訶不訶
比丘輕慢不訶比丘發露不更牙相
避而說外事不語瞋恚憎嫉熾盛不
惡朋友惡伴侶不無恩不知恩諸賢
若有人不無恩不知恩者我愛彼人
若我不無恩不知恩者彼亦愛我比
丘如是觀不無恩不知恩者當學如
是諸賢若比丘如是觀者必多所饒
益我為惡欲念欲為不惡欲念欲耶
諸賢若比丘觀時則知我是惡欲念

欲者則不歡悅便求欲斷諸賢若比丘觀時則知我無惡欲不念欲者即便歡悅我自清淨求學尊法是故歡悅諸賢若有目人見鏡自照則見其面淨及不淨諸賢若有目人見面有垢者則不歡悅便求欲洗諸賢若有目人見面無垢者即便歡悅我面清淨是故歡悅諸賢若比丘觀時則知我行惡欲念欲者則不歡悅便求欲斷諸賢若比丘觀時則知我不行惡欲不念欲者即便歡悅我自清淨求學尊法是故歡悅如是我為染行染為不染行染為不語結住為不語結住為欺誑諛諂為不欺誑諛諂為慳貪嫉妬為不慳貪嫉妬為無慙無愧為不無慙無愧為瞋癡惡意為不瞋癡惡意為瞋瞋惡意為瞋瞋語言為不瞋瞋語言言為訶比丘訶為不訶比丘訶為不訶比丘輕慢為不訶比丘輕慢為訶比丘發露為不訶比丘發露為更互相避為不更互相避為說外事為不說外事為不語瞋恚憎嫉熾盛為惡朋友惡伴侶語瞋恚憎嫉熾盛為惡朋友惡伴侶

為不惡朋友惡伴侶為無恩不知恩
為不無恩不知恩耶諸賢若比丘觀
時則知我無恩不知恩者則不歡悅
便求欲斷諸賢若比丘觀時則知我
不無恩不知恩者即便歡悅我自清
淨求學尊法是故歡悅諸賢猶有
目人以鏡自照則見其面淨及不淨
諸賢若有目人見面有垢者則不歡
悅便求欲洗諸賢若有目人見面無
垢者即便歡悅我面清淨是故歡悅
諸賢如是若比丘觀時則知我無恩
不知恩者則不歡悅便求欲斷諸賢
若比丘觀時則知我不無恩不知恩
者即便歡悅我自清淨求學尊法是
故歡悅因歡悅故便得歡喜因歡喜
故便得止身因止身故便得覺樂因
覺樂故便得定心諸賢多聞聖弟子
因定心故便見如實知如真因見如
實知如真故便得猒因猒故便得無
欲因無欲故便得解脫因解脫故便
得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
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尊者大目犍連
所說如是彼諸比丘聞尊者大目犍

連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卷第三三第六分

比丘請經第三竟

千五百六十三字

中阿含經品知法經第四 第六十經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拘舍弥在瞿師羅園今時尊者周那告諸比丘若有比丘作如是說我知諸法所知法而無增伺然彼賢者心生惡增伺而住如是諍訟恚恨瞋纏不語結慳嫉欺誑諛諂無慙無愧無惡欲惡見然彼賢者心生惡欲惡見而住諸梵行人知彼賢者不知諸法所知法而無增伺所以者何以彼賢者心生增伺而住如是諍訟恚恨瞋纏不語結慳嫉欺誑諛諂無慙無愧無惡欲惡見所以者何以彼賢者心生惡欲惡見而住諸賢猶人不富自稱說富亦無國封說有國封又無畜牧說有畜牧若欲用時則無金銀真珠琉璃水精席珀無畜牧米穀亦無奴婢諸親朋友往詣彼所而作是說汝實不富自稱說富亦無國封說有國封又無畜牧說有畜牧然欲用時則無金銀真珠琉璃水精席珀無畜牧米穀亦

無奴婢如是諸賢若有比丘作如是說我知諸法所知法而無增伺然彼賢者心生惡增伺而住如是諍訟恚恨瞋纏不語結慳嫉欺誑諛諛無慙無愧無惡欲惡見然彼賢者心生惡欲惡見而住諸梵行人知彼賢者不知諸法所知法而無增伺所以者何以彼賢者心不向增伺盡無餘沮睺如是諍訟恚恨瞋纏不語結慳嫉欺誑諛諛無慙無愧無惡欲惡見所以者何以彼賢者心不向惡見法盡無餘沮睺諸賢或有比丘不作是說我知諸法所知法而無增伺然彼賢者心不生惡增伺而住如是諍訟恚恨瞋纏不語結慳嫉欺誑諛諛無慙無愧無惡欲惡見然彼賢者心不生惡欲惡見而住諸梵行人知彼賢者實知諸法所知法而無增伺所以者何以彼賢者心不生惡增伺而住如是諍訟恚恨瞋纏不語結慳嫉欺誑諛諛無慙無愧無惡欲惡見所欺誑諛諛無慙無愧無惡欲惡見所以者何以彼賢者心不生惡欲惡見而住諸賢猶人大富自說不富亦有

國封說無國封又有畜牧說無畜牧
若欲用時則有金銀真珠琉璃水精
虎珀有畜牧米穀亦有奴婢諸親朋
友往詣彼所作如是說汝實大富自
說不富亦有國封說無國封又有畜
牧說無畜牧然欲用時則有金銀真
珠琉璃水精虎珀有畜牧米穀亦有
奴婢如是諸賢若有比丘不作是說
我知諸法所知法而無增伺然彼
賢者心不生惡增伺而住如是諍訟
恚恨瞋纏不語結罣候欺誑諛諂無
慙無愧無惡欲惡見然彼賢者心不
生惡欲惡見而住諸梵行人知彼賢
者知諸法所知法而無增伺所以
者何以彼賢者心向增伺盡無餘涅
槃如是諍訟恚恨瞋纏不語結罣候欺
誑諛諂無慙無愧無惡欲惡見所以
者何以彼賢者心向惡見法盡無餘
涅槃尊者周那所說如是彼諸比丘
聞尊者周那所說歡喜奉行

知法經第四竟

八百八十一字

中阿含經品周那問見經第五 第二下土城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拘舍弥在瞿師

羅園於是尊者大周那則於晡時從
宴坐起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
面白曰世尊世中諸見生而生謂計
有神計有衆生有人有壽有命有
世世尊云何知云何見令此見得滅
得捨離而今餘見不續不受耶彼時
世尊告曰周那世中諸見生而生謂
計有神計有衆生有人有壽有命
有世周那若使諸法滅盡無餘者如
是知如是見令此見得滅得捨離而
今餘見不續不受當學漸損周那於
聖法律中何者漸損比丘者離欲離
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彼
作是念我行漸損周那於聖法律中
不但是漸損有四增上心現法樂居
行者從是起而復還入彼作是念我
行漸損周那於聖法律中不但是漸
損比丘者度一切色想至得非有想
非無想處成就遊彼作是念我行漸
損周那於聖法律中不但是漸損有
四息解脫離色得無色行者從是起
當為他說彼作是念我行漸損周那
於聖法律中不但是漸損周那他有

惡欲念欲我無惡欲念欲當學漸損
周那他有害意瞋我無害意瞋當學
漸損周那他有煞生不與取非梵行
我無非梵行當學漸損周那他有增
伺諍意睡眠所纏調貢高而有疑惑
我無疑惑當學漸損周那他有瞋結
諛諂欺誑無慙無愧我有慙愧當學
漸損周那他有慢我無慢當學漸損
周那他有增慢我無增慢當學漸損
周那他不多聞我有多聞當學漸損
周那他不觀諸善法我觀諸善法當
學漸損周那他行非法惡行我行是
法妙行當學漸損周那他有妄言兩
舌虛言綺語惡戒我無惡戒當學漸
損周那他有不信懈怠無念無定而
有惡慧我無惡慧當學漸損周那若
但發心念欲求學諸善法者則多所
饒益况復身口行善法耶周那他有
惡欲念欲我無惡欲念欲當發心周
那他有害意瞋我無害意瞋當發心
周那他有煞生不與取非梵行我無
非梵行當發心周那他有增伺諍意
睡眠所纏調貢高而有疑惑我無疑

或當發心周那他有瞋結諛諂欺誑
無慙無愧我有慙愧當發心周那他
有慢我無慢當發心同那他有增慢
我無增慢當發心同那他不多聞我
有多聞當發心周那他不觀諸善法
我觀諸善法當發心周那他行非法
惡行我行是法妙行當發心周那他
有妄言兩舌虛言綺語惡戒我無惡
戒當發心周那他有不信懈怠無念
無定而有惡慧我無惡慧當發心周
那猶如惡道與正道對猶如惡度與
正度對如是周那惡欲者與非惡欲
為對害意瞋者與不害意瞋為對煞
生不與取非梵行者與梵行為對增
伺諍意睡眠調貢高疑惑者與不疑
惑為對瞋結諛諂欺誑無慙無愧者
與慙愧為對慢者與不慢為對增慢
者與不增慢為對不多聞者與多聞
為對不觀諸善法者與觀諸善法為
對行非法惡行者與行是法妙行為
對妄言兩舌虛言綺語惡戒者與善
戒為對不信懈怠無念無定惡慧者
與善慧為對周那或有法黑有黑報

趣至惡處或有法白有白報而得昇
上如是周那惡欲者以非惡欲為昇
上害意瞋者以不害意瞋為昇上熬
生不與取非梵行者以梵行為昇上
增伺諍意睡眠調貢高疑惑者以不
疑惑為昇上瞋結諛諂欺誑無慙無
愧者以慙愧為昇上慢者以不慢為
昇上增慢者以不增慢為昇上不多
聞者以多聞為昇上不觀諸善法者
以觀諸善法為昇上行非法惡行者
以行是法妙行為昇上妄言兩舌虛
言綺語惡戒者以善戒為昇上不信
慙怠無念無定惡慧者以善慧為昇
上周那若有不自調御他不調御欲
調御者終無是處自沒溺他沒溺欲
拔出者終無是處自不般涅槃他不
般涅槃令般涅槃者終無是處周那
若有自調御他不調御欲調御者必
有是處自不沒溺他沒溺欲拔出者
必有是處自般涅槃他不般涅槃令
般涅槃者必有是處如是周那惡欲
者以非惡欲為般涅槃害意瞋者以
不害意瞋為般涅槃熬生不與取非

梵行者以梵行為般涅槃增伺諄意
睡眠調勻高疑惑者以不疑惑為般
涅槃瞋結諛諂欺誑無慙無愧者以
慙愧為般涅槃慢者以不慢為般涅
槃增慢者以不增慢為般涅槃不多
聞者以多聞為般涅槃不觀諸善法
者以觀諸善法為般涅槃行非法惡
行者以行是法妙行為般涅槃妄言
兩舌麤言綺語惡戒者以善戒為般
涅槃不信懈怠無念無定惡慧者以
善慧為般涅槃是為周那我已為汝
說漸損法已說發心法已說對法已
說昇上法已說般涅槃法如尊師所
為弟子起大慈哀憐念慰傷求義及
饒益求安隱快樂者我今已作汝等
亦當復自作至無事處山林樹下空
安靜處坐禪思惟勿得放逸勤加精
進莫令後悔此是我之教勅是我訓
誨佛說如是尊者大周那及諸比丘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周那問見經第五竟

千五百七
十五字

中阿含藏品青白蓮華喻經第六 第六示上城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

給孤獨園。今時世尊告諸比丘。或有
法從身滅。不從口滅。或有法從口滅。
不從身滅。或有法不從身口滅。但以
慧見滅。云何法從身滅。不從口滅。比
丘者。有不善身行。充滿具足受持。著
身諸比丘見已。訶彼比丘。賢者不善
身行。充滿具足受持。何為著身。賢者
可捨不善身行。修習善身行。彼於後
時。捨不善身行。修習善身行。是謂法
從身滅。不從口滅。云何法從口滅。不從
身滅。比丘者。不善口行。充滿具足受
持。著口諸比丘見已。訶彼比丘。賢者
不善口行。充滿具足受持。何為著口。
賢者可捨不善口行。修習善口行。彼
於後時。捨不善口行。修習善口行。是謂
法從口滅。不從身滅。云何法不從身
口滅。但以慧見滅。增伺不從身口滅。
但以慧見滅。如是諍訟。恚恨。瞋纏。不
語。結慳。候欺。誰諛。詔無慙。無愧。惡欲
惡見。不從身口滅。但以慧見滅。是謂
法不從身口滅。但以慧見滅。如來或
有觀觀他人。心知此人不如是修身。
修戒。修心。修慧。如修身。修戒。修心。修

慧得滅增伺所以者何以此人心生
惡增伺而住如是諍訟恚恨瞋纏不
語結慳嫉欺誑諛無慙無愧得滅
惡欲惡見所以者何以此人心生惡
欲惡見而住知此人如是修身修戒
修心修慧如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得
滅增伺所以者何以此人心不生惡
增伺而住如是諍訟恚恨瞋纏不語
結慳嫉欺誑諛無慙無愧得滅惡
欲惡見所以者何以此人心不生惡
欲惡見而住猶如青蓮華紅赤白蓮
花水生水長出水上不著水如是如
來世間生世間長出世間行不著世
間法所以者何如來無所著等正覺
出一切世間今時尊者阿難執拂侍
佛於是尊者阿難叉手向佛白曰世
尊此經當名何云何受持於是世尊
告曰阿難此經名為青白蓮華喻汝
當如是善受持誦余時世尊告諸比
丘汝等當共受此青白蓮花喻經誦
習守持所以者何此青白蓮華喻經
如法有義是梵行本致通致覺亦致
涅槃若族姓子剝除鬚髮著袈裟衣

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應當受此青
白蓮華喻經善諷誦持佛說如是
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
喜奉行

青白蓮華喻經第六竟

七百
三字

中阿含經品水淨梵志經第七 第七示去城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鬱鞞羅尼連然
河岸在阿耶恕羅尼拘類樹下初得
道時於是有一水淨梵志中後仿佯
往詣佛所世尊遙見水淨梵志來因
水淨梵志故告諸比丘若有二十一
穢汙於心者必至惡處生地獄中云
何二十一穢邪見心穢非法欲心穢
惡貪心穢邪法心穢貪心穢恚心穢
睡眠心穢調悔心穢疑惑心穢瞋經
心穢不語結心穢慳心穢嫉心穢欺
誑心穢諛諂心穢無慙心穢無愧心
穢慢心穢大慢心穢慢傲心穢放逆
心穢若有此二十一穢汙於心者必
至惡處生地獄中猶垢膩衣持與染
家彼染家得或以溷灰或以溷豆或
以土漬極浣令淨此垢膩衣染家雖
治或以溷灰或以溷豆或以土漬極

浣令淨然此汙衣故有穢色如是若有二十一穢汙於心者必至惡處生
地獄中云何二十一穢邪見心穢非法欲心穢惡貪心穢邪法心穢貪心
穢恚心穢睡眠心穢調悔心穢疑惑心穢瞋纏心穢不語結心穢慳心穢
嫉心穢欺誑心穢諛諂心穢無慚心穢無愧心穢慢心穢大慢心穢慢穢
心穢放逸心穢若有此二十一穢汙於心者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有二
上云何二十一穢邪見心穢非法欲心穢惡貪心穢邪法心穢貪心穢恚
心穢睡眠心穢調悔心穢疑惑心穢瞋纏心穢不語心穢慳心穢嫉心
穢欺誑心穢諛諂心穢無慚心穢無愧心穢慢心穢大慢心穢慢穢心穢
放逸心穢若有此二十一穢不汙心者必至善處生於天上猶如白淨波
羅奈衣持與染家彼染家得或以淳灰或以漂豆或以土漬極浣令淨此
白淨波羅奈衣染家雖治或以淳灰或以漂豆或以土漬極浣令淨然此

白淨波羅奈衣本已淨而復淨如是
若有二十一穢不汙心者必至善處
生於天上云何二十一穢邪見心穢
非法欲心穢惡貪心穢邪法心穢貪
心穢恚心穢睡眠心穢調悔心穢疑
惑心穢瞋纏心穢不語結心穢慳心
穢嫉心穢欺誑心穢諛諂心穢無慙
心穢無愧心穢慢心穢大慢心穢憍
傲心穢放逸心穢若有此二十一穢
不汙心者必至善處生於天上若知
邪見是心穢者知己便斷如是非法
欲心穢惡貪心穢邪法心穢貪心穢
恚心穢睡眠心穢調悔心穢疑惑心
穢瞋纏心穢不語結心穢慳心穢嫉
心穢欺誑心穢諛諂心穢無慙心穢
無愧心穢慢心穢大慢心穢憍傲心
穢若知放逸是心穢者知己便斷彼
心與慈俱遍滿十方成就遊如是二
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
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
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
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
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

間成就遊梵志是謂洗浴內心非浴
外身亦時梵志語世尊曰瞿曇可詣
多水河浴世尊問曰梵志若詣多水
河浴者彼得何等梵志答曰瞿曇彼
多水河者此是世間齋素之相度相
福相瞿曇若詣多水河浴者彼則淨
除於一切惡今時世尊為彼梵志而
說頌曰

妙好首梵志 若入多水河 是愚常遊戲
不能淨黑業 好首何往泉 何義多水河
人作不善業 清水何所益 淨者無垢穢
淨者常說戒 淨者清白業 常得清淨行
若汝不煞生 常不與不取 真諦不妄語
常正念正知 梵志如是學 一切衆生安
梵志何還家 家泉無所淨 梵志汝當學
淨洗以善法 何須弊惡水 但去身體垢
梵志白佛曰 我亦作是念 淨洗以善法
何須弊惡水 梵志聞佛教 心中大歡喜
即時礼佛足 歸命佛法衆
梵志白曰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
我今自歸佛法及比丘衆唯願世尊
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
乃至命盡

佛說如是好首水淨梵志及諸比丘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水淨梵志經第七竟

一千二百一十字

中阿含經品黑比丘經第八 第二小土城詞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東園
鹿母堂是時黑比丘鹿母子常意闍
諍往詣佛所世尊遙見黑比丘來因
闍諍不稱止諍若有一人常意闍諍
不稱止諍者此法不可樂不可愛喜
不能令愛念不能令敬重不能令修
習不能令攝持不能令得沙門不能
令得一意不能令得涅槃或有一人
惡欲不稱止惡欲若有一人惡欲不
稱止惡欲者此法不可樂不可愛喜
不能令愛念不能令敬重不能令修
習不能令攝持不能令得沙門不能
令得一意不能令得涅槃或有一人
犯戒越戒缺戒穿戒汙戒不稱持戒
若有一人犯戒越戒缺戒穿戒汙戒
不稱持戒者此法不可樂不可愛喜
不能令愛念不能令敬重不能令修
習不能令攝持不能令得沙門不能

令得一意不能令得涅槃或有一人
有瞋纏有不語結有慳嫉有諛諂欺
誑有無慙無愧不稱慙愧者此法不
可樂不可愛意不能令愛念不能令
敬重不能令修習不能令攝持不能
令得沙門不能令得一意不能令得
涅槃或有一人不經勞諸梵行不稱
經勞諸梵行若有一人不經勞諸梵
行不稱經勞諸梵行者此法不可樂
不可愛意不能令愛念不能令敬重
不能令修習不能令攝持不能令得
沙門不能令得一意不能令得涅槃
或有一人不觀諸法不稱觀諸法若
有一人不觀諸法不稱觀諸法者此
法不可樂不可愛意不能令愛念不
能令敬重不能令修習不能令攝持
不能令得沙門不能令得一意不能
令得涅槃或有一人不宴坐不稱宴
坐若有一人不宴坐不稱宴坐者此
法不可樂不可愛意不能令愛念不
能令敬重不能令修習不能令攝持

不能令得沙門不能令得一意不能
令得涅槃此人雖作是念令諸梵行
者供養恭敬礼事於我然諸梵行者
不供養恭敬礼事於彼所以者何彼
人有此無量惡法因彼有此無量惡
法故令諸梵行者不供養恭敬礼事
於彼猶如惡馬繫在櫪養雖作是念
令人繫我著安隱處與我好飲食好
看視我然人不繫著安隱處不與好
飲食不好看視所以者何彼馬有惡
法謂極盛弊不溫良故令人不繫著
安隱處不與好飲食不好看視如是
此人雖作是念令諸梵行者供養恭
敬礼事於我然諸梵行者不供養恭
敬礼事於彼所以者何彼人有此無
量惡法因彼有此無量惡法故令諸
梵行者不供養恭敬礼事於彼或有
一人不意鬪諍稱譽止諍若有一人
不意鬪諍稱譽止諍者此法可樂可
愛可喜能令愛念能令敬重能令修
習能令攝持能令得沙門能令得一
意能令得涅槃或有一人不惡欲稱
譽止惡欲若有一人不惡欲稱譽止

惡欲者此法可樂可愛可喜能令愛
念能令敬重能令修習能令攝持能
令得沙門能令得一意能令得涅槃
或有一人不犯戒不越戒不缺戒不
穿戒不汙戒稱譽持戒若有一人不
犯戒不越戒不缺戒不穿戒不汙戒
稱譽持戒者此法可樂可愛可喜能
令愛念能令敬重能令修習能令攝
持能令得沙門能令得一意能令得
涅槃或有一人無瞋纏無不語結無
慳嫉無諛諂欺誑無無慙無愧稱譽
慙愧者此法可樂可愛可喜能令愛
念能令敬重能令修習能令攝持能
令得沙門能令得一意能令得涅槃
或有一人經勞諸梵行稱譽經勞諸
梵行若有一人經勞諸梵行稱譽經
勞諸梵行者此法可樂可愛可喜能
令愛念能令敬重能令修習能令攝
持能令得沙門能令得一意能令得
涅槃或有一人觀諸法稱譽觀諸法
若有一人觀諸法稱譽觀諸法者此法

可樂可愛可喜能令愛念能令敬重
能令修習能令攝持能令得沙門能
令得一意能令得涅槃或有一人宴
坐稱譽晏坐若有一人宴坐稱譽宴
坐者此法可樂可愛可喜能令愛念
能令敬重能令修習能令攝持能令
得沙門能令得一意能令得涅槃此
人雖不作是念令諸梵行者供養恭
敬礼事於我然諸梵行者供養恭敬
礼事於彼所以者何彼人有此無量
善法因彼有此無量善法故令諸梵
行者供養恭敬礼事於彼猶如良馬
繫在穩養雖不作是念令人繫我者
安隱處與我好飲食好看視我然人
繫彼者安隱處與好飲食好看視
之所以者何彼馬有善法謂軟調好
極溫良故令人繫著於安隱處與好
飲食好看視之如是此人雖不作是
念令諸梵行者供養恭敬礼事於我
然諸梵行者供養恭敬礼事於彼佛
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
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說
退善法不住不增。我說住善法不退
不增。我說增善法不退不住。云何退
善法不住不增。比丘者。若有篤信禁
戒。博聞布施智慧。辯才。阿含及其所
得。彼人於此法退不住不增。是謂退
善法不住不增。云何住善法不退不
增。比丘者。若有篤信禁戒。博聞布施
智慧。辯才。阿含及其所得。彼人於此
法住不退不增。是謂住善法不退不
增。云何增善法不退不住。比丘者。若
有篤信禁戒。博聞布施智慧。辯才。阿
含及其所得。彼人於此法增不退不
住。是謂增善法不退不住。比丘者。作
如是觀。必多所饒益。我為多行增。伺
為多行無增。伺我為多行瞋恚心為
多行無瞋恚心。我為多行睡眠。纏為
多行無睡眠。纏我為多行調貢高。為
多行無調貢高。我為多行疑惑。為多
行無疑惑。我為多行身淨。為多行無
身淨。我為多行穢汙心。為多行無穢

汙心我為多行信為多行不信我為
多行精進為多行懈怠我為多行令
為多行無念我為多行定為多行無
定我為多行惡慧為多行無惡慧若
比丘觀時則知我多行增伺瞋恚心
睡眠纏調貢高疑惑身諍穢汙心不
信懈怠無念無定多行惡慧者彼比
丘欲滅此惡不善法故便以速求方
便學極精勤正念正智忍不令退猶
人為火燒頭燒衣急求方便殺頭殺
衣如是比丘欲滅此惡不善法故便
以速求方便學極精勤正念正智忍
不令退若比丘觀時則知我多行無
貪伺無瞋恚心無睡眠纏無調貢高
無疑惑無身諍無穢汙心有信有進
有念有定多行無惡慧者彼比丘欲
住此善法不忘不退修行廣布故便
以速求方便學極精勤正念正智忍
不令退猶人為火燒頭燒衣急求方
便殺頭殺衣如是比丘欲住此善法
不忘不退修行廣布故便以速求方
便學極精勤正念正智忍不令退佛
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中阿含經卷第三

第三十七

風

住法經第九竟

六百三十一字

中阿含經品無經第十

第二小土城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
給孤獨園今時尊者舍利子告諸比
丘諸賢若有比丘比丘尼未聞法者
不得聞已聞法者便忘失若使有法
本所修行廣布誦習慧之所解彼不
復憶知而不知諸賢是謂比丘比丘
尼淨法衰退諸賢若有比丘比丘尼
未聞法者使得聞已聞法者不忘失
若使有法本所修行廣布誦習慧之
所解彼常憶念知而復知是謂比丘
比丘尼淨法轉增諸賢比丘者當作
如是觀我為有增伺為無有增伺我
為有瞋恚心為無有瞋恚心我為有
睡眠纏為無有睡眠纏我為有調貢
高為無有調貢高我為有疑惑為無
有疑惑我為有身諍為無有身諍我
為有穢汙心為無有穢汙心我為有
信為無有信我為有進為無有進我
為有念為無有念我為有定為無有
定我為有惡慧為無有惡慧諸賢
若比丘觀時則知我有增伺有瞋恚

心有睡眠纏有調貢高有疑惑有身
諍有穢汙心無信無進無念無定有
惡慧者諸賢彼比丘欲滅此惡不善
法故便以速求方便學極精勤正念
正智忍不令退諸賢猶人為火燒頭
燒衣急求方便投頭投衣諸賢如是
比丘欲滅此惡不善法故便以速求
方便學極精勤正念正智忍不令退
諸賢若比丘觀時則知我無增伺無
瞋恚心無睡眠纏無調貢高無有疑
惑無有身諍無穢汙心有信有進有
念有定無惡慧者彼比丘欲住此善
法不忘不退修行廣布故便以速求
方便學極精勤正念正智忍不令退
猶人為火燒頭燒衣急求方便投頭
投衣諸賢如是比丘欲住此善法不
忘不退修行廣布故便以速求方便
學極精勤正念正智忍不令退尊者
舍利子所說如是彼諸比丘聞尊者
舍利子所說歡喜奉行

無經第十竟

五百六十八字

中阿含經卷第二十三

八千六百五十八字

中阿含經品第三竟

萬六千一百四十字

第二十五城誦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中阿含經卷第二十四

夙

東晉剎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因品第四

有十經 第二小土城誦

因止二苦陰增上心及念 師子吼優曇
願想取在後

中阿含因品大因經第一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拘樓瘦在劍磨
瑟曇拘樓都邑尔時尊者阿難閑居
獨處宴坐思惟心作是念此緣起甚
奇極甚深明亦甚深然我觀見至淺
至淺於是尊者阿難則於晡時從宴
坐起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
白曰世尊我今閑居獨處宴坐思惟
心作是念此緣起甚奇極甚深明亦
甚深然我觀見至淺至淺世尊告曰
阿難汝莫作是念此緣起至淺至淺
所以者何此緣起極甚深明亦甚深
阿難於此緣起不知如真不見如實
不覺不達故念彼衆生如織機相鎖
如蘊蔓草多有調乱念念喧鬧從此
世至彼世從彼世至此世往來不能
出過生死阿難是故知此緣起極甚

深明亦甚深阿難若有問者老死有緣耶當如是答老死有緣若有問者老死有何緣當如是答緣於生也阿難若有問者生有緣耶當如是答生亦有緣若有問者生有何緣當如是答緣於有也阿難若有問者有有緣耶當如是答有亦有緣若有問者有何緣當如是答緣於受也阿難若有問者受有緣耶當如是答受亦有緣若有問者受有何緣當如是答緣於愛也阿難是為緣愛有受緣受有緣有有緣生有老死緣老死有愁感啼哭憂苦懊惱皆緣老死有如此具足純生大苦陰阿難緣生有老死者此說緣生有老死當知所謂緣生有老死阿難若無生魚魚種鳥鳥種蚊蚊種龍龍種神神種鬼鬼種天天種人人種阿難彼彼衆生隨彼彼處若无生各各無生者設使離生當有老死耶答曰无也阿難是故當知是老死因老死習老死本老死緣者謂此生也所以者何緣生故則有老死阿難緣有有生者此說緣有有生

當知所謂緣有有有生阿難若無有魚
魚種鳥鳥種蚊蚊種龍龍種神神種
鬼鬼種天天種人人種阿難彼彼衆
生隨彼彼處无有各各無有者設使
離有當有生耶答曰无也阿難是故
當知是生因生習生本生緣者謂此
有也所以者何緣有故則有生阿難
緣受有有者此說緣受有有當知所
謂緣受有有阿難若無受各各無受
者設使離受當復有有施設有有耶
答曰無也阿難是故當知是有因有
習有本有緣者謂此受也所以者何
緣受故則有有阿難緣受有受者此
說緣受有受當知所謂緣受有受阿
難若无受各各無受者設使離受當
復有受立於受耶答曰无也阿難是
故當知是受因受習受本受緣者謂
此受也所以者何緣受故則有受阿
難是為緣受有求緣求有利緣利有
分緣分有染欲緣染欲有著緣著有
慳緣慳有家緣家有守阿難緣守故
便有刀杖鬪諍諛諂欺誑妄言兩舌
起無量惡不善之法有如此具足純

生大苦陰阿難若無守各各无守者
設使離守當有刀杖鬪諍諛欺誑
妄言兩舌起无量惡不善之法耶答
曰無也阿難是故當知是刀杖鬪諍
諛欺誑妄言兩舌起无量惡不善
之法因是習是本是緣者謂此守也
所以者何緣守故則有刀杖鬪諍諛
諛欺誑妄言兩舌起无量惡不善之
法有如此具足純生大苦陰阿難緣
家有守者此說緣家有守當知所謂
緣家有守阿難若無家各各无家者
設使離家當有守耶答曰無也阿難
是故當知是守因守習守本守緣者
謂此家也所以者何緣家故則有守
阿難緣慳有家者此說緣慳有家當
知所謂緣慳有家阿難若无慳各各
無慳者設使離慳當有家耶答曰无
也阿難是故當知是家因家習家本
家緣者謂此慳也所以者何緣慳故
則有家阿難緣著有慳者此說緣著
有慳當知所謂緣著有慳阿難若无
著各各無著者設使離著有慳當有慳
耶答曰无也阿難是故當知是慳因

慳習慳本慳緣者謂此著也所以者何緣著故則有慳阿難緣欲有著者此說緣欲有著當知所謂緣欲有著阿難若无欲各各無欲者設使離欲當有著耶答曰无也阿難是故當知是著因著習著本著緣者謂此欲也所以者何緣欲故則有著阿難緣分有染欲者此說緣分有染欲當知所謂緣分有染欲阿難若无分各各無分者設使離分當有染欲耶答曰无也阿難是故當知是染欲因染欲習染欲本染欲緣者謂此分也所以者何緣分故則有染欲阿難緣利有分者此說緣利有分當知所謂緣利有分阿難若无利各各無利者設使離利當有分耶答曰無也阿難是故當知是分因分習分本分緣者謂此利也所以者何緣利故則有分阿難緣求有利者此說緣求有利當知所謂緣求有利阿難若無求各各无求者設使離求當有利耶答曰無也阿難是故當知是利因利習利本利緣者謂此求也所以者何緣求故則有利阿

難緣愛有求者此說緣愛有求當知
所謂緣愛有求阿難若无愛各各無
受者設使離愛當有求耶答曰無也
阿難是故當知是求因求習求本求
緣者謂此愛也所以者何緣愛故則
有求阿難欲愛及有愛此二法因覺
緣覺致來阿難若有問者覺有緣耶
當如是答覺亦有緣若有問者覺有何
緣當如是答緣更樂也當知所謂緣
更樂有覺阿難若无有眼更樂各各
無眼更樂者設使離眼更樂當有緣
眼更樂生樂覺苦覺不苦不樂覺耶
答曰无也阿難若无耳鼻舌身意更
樂各各無意更樂者設使離意更樂
當有緣意更樂生樂覺苦覺不苦不
樂覺耶答曰无也阿難是故當知是
覺因覺習覺本覺緣者謂此更樂也
所以者何緣更樂故則有覺阿難若
有問者更樂有緣耶當如是答更樂
有緣若有問者更樂有何緣當如是
答緣名色也當知所謂緣名色有更
樂阿難所行所緣有名身離此行離
此緣有有對更樂耶答曰無也阿難

所行所緣有色身離此行離此緣有
增語更樂耶答曰無也設使離名身
及色身當有更樂施設更樂耶答曰
無也阿難是故當知是更樂因更樂
習更樂本更樂緣者謂此名色也所
以者何緣名色故則有更樂阿難若
有問者名色有緣耶當如是答名色
有緣若有問者名色有何緣當如是
答緣識也當知所謂緣識有名色阿
難若識不入母胎者有名色成此身
耶答曰无也阿難若識入胎即出者
名色會精耶答曰不會阿難若幼童
男童女識初斷壞不有者名色轉增
長耶答曰不也阿難是故當知是名
色因名色習名色本名色緣者謂此
識也所以者何緣識故則有名色阿
難若有問者識有緣耶當如是答識亦
有緣若有問者識有何緣當如是答
緣名色也當知所謂緣名色有識阿
難若識不得名色若識不立不倚名
色者識寧有生有老有病有死有苦
耶答曰无也阿難是故當知是識因
識習識本識緣者謂此名色也所以

者何緣名色故則有識阿難是為緣
名色有識緣識亦有名色由是增語
增語說傳傳說可施設有謂識名色
共俱也阿難云何有一見有神耶尊者
阿難白世尊曰世尊為法本世尊為
法主法由世尊唯願說之我今聞已
得廣知義佛便告曰阿難諦聽善思
念之我當為汝分別其義尊者阿難
受教而聽佛言阿難或有一見覺是
神或復有一不見覺是神見神能覺
然神法能覺或復有一不見覺是神
亦不見神能覺然神法能覺但見神
无所覺阿難若有一見覺是神者應
當問彼汝有三覺樂覺苦覺不苦不
樂覺汝此三覺為見何覺是神耶阿
難當復語彼若有覺樂覺者彼於今
時二覺滅苦覺不苦不樂覺彼於今
時唯覺樂覺樂覺者是无常法苦法
滅法若樂覺已滅彼不作是念非為
神滅耶阿難若復有一覺苦覺者彼
於今時二覺滅樂覺不苦不樂覺彼
於今時唯覺苦覺苦覺者是無常法
苦法滅法若苦覺已滅彼不作是念

非為神滅耶阿難若復有一覺不苦
不樂覺者彼於今時二覺滅樂覺苦
覺彼於今時唯覺不苦不樂覺不苦
不樂覺者是無常法苦法滅法若不
苦不樂覺已滅彼不作是念非為神
滅耶阿難彼如是无常法但離苦樂
當復見覺是神耶答曰不也阿難是
故彼如是無常法但離苦樂不應復
見覺是神也阿難若復有一不見覺
是神然神能覺見神法能覺者應當
語彼汝若先覺者覺不可得不應說是
我所有阿難彼當復如是見覺不是
神然神能覺見神法能覺耶答曰不
也阿難是故彼不應如是見覺非神
神能覺見神法能覺阿難若復有一
不見覺是神亦不見神能覺然神法
能覺但見神无所覺者應當語彼汝
若無覺都不可得神離覺者不應神
清淨阿難彼當復見覺非神亦不見
神能覺神法能覺但見神无所覺耶
答曰不也阿難是故彼不應如是見
覺非神亦不見神能覺神法能覺但
見神无所覺是謂有一見有神也阿

難云何有一不見有神耶尊者阿難
白世尊曰世尊為法本世尊為法主
法由世尊唯願說之我今聞已得廣
知義佛便告曰阿難諦聽善思念之
我當為汝分別其義尊者阿難受教
而聽佛言阿難或有一不見覺是神
亦不見神能覺然神法能覺亦不見
神无所覺彼如是不見已則不受此
世間彼不受已則不疲勞不疲勞已
便般涅槃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
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阿難是謂增
語增語說傳傳說可施設有知是者
則无所受阿難若比丘如是正解脫
者此不復有見如來終見如來不終
見如來終不終見如來亦非終亦非
不終是謂有一不見有神也阿難云
何有一有神施設而施設耶尊者阿
難白世尊曰世尊為法本世尊為法
主法由世尊唯願說之我今聞已得
廣知義佛便告曰阿難諦聽善思念
之我當為汝分別其義尊者阿難受
教而聽佛言阿難或有一少色是神
施設而施設或復有一非少色是神

施設而施設无量色是神施設而施設或復有一非少色是神施設而施設亦非無量色是神施設而施設少色是神施設而施設亦非無量色是神施設而施設亦非少无色是神施設而施設無量无色是神施設而施設阿難若有一少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者彼今少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身壞命終亦如是說亦如是見有神若離少色時亦如是如是思彼作如是念阿難如是有一少色是神施設而施設如是有一少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者彼今無量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身壞命終亦如是說亦如是見有神若離无量色時亦如是如是思彼作如是念阿難如是有一無量色是神施設而施設如是無量色是神見著而著阿難若復有一非少色是神施設而施設亦非无量色是神施設而施設少无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者彼今

少無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身壞命終亦如是說亦如是見有神若離少无色時亦如是如是思彼作如是念阿難如是有一少无色是神施設而施設如是有一少无色是神見著而著阿難若復有一非少色是神施設而施設亦非無量色是神施設而施設亦非少无色是神施設而施設無量無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身壞命終亦如是說亦如是見有神若離无量無色時亦如是如是思彼作如是念阿難如是有一無量无色是神施設而施設如是有一无量無色是神見著而著是謂有一有神施設而施設也阿難云何有一无神施設而施設耶尊者阿難白世尊曰世尊為法本世尊為法主法由世尊唯願說之我今聞已得廣知義佛便告曰阿難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分別其義尊者阿難受教而聽佛言阿難或有一非少色是神施設而施設亦非无量色是神施設而施設亦非少無色是神

施設而施設亦非無量无色是神施設而施設阿難若有一非少色是神不如是見有神若離少色時亦不如是如是思亦不作如是念阿難如是有一非少色是神施設而施設如是若復有一非无量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者彼非今无量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身壞命終亦不如是說亦不如是見有神若離无量色時亦不如是如是思亦不作如是念阿難如是有一非无量色是神不見著而著阿難若復有一非少無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者彼非今少无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身壞命終亦不如是說亦不如是見有神若離少无色時亦不如是如是思亦不作如是念阿難如是有一非少无色是神施設而施設如是有一非少無色是神不見著而著阿難若復有一非无量無色是神施設而

施設者彼非今无量無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身壞命終亦不如是說亦不如是見有神若離無量无色時亦不如是如是思亦不作如是念阿難如是有一非無量无色是神施設而施設如是有一非無量无色是神不見著而著阿難是謂有一無神施設而施設也復次阿難有七識住及二處云何七識住有色衆生若干身若干想謂人及欲天是謂第一識住復次阿難有色衆生若干身一想謂梵天初生不夭壽是謂第二識住復次阿難有色衆生一身若干想謂是是天是謂第三識住復次阿難有色衆生一思想謂遍淨天是謂第四識住復次阿難有无色衆生度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念若干想无量空處是空處成就遊謂无量空處天是謂第五識住復次阿難有无色衆生度一切无量空處無量識處是識處成就遊謂無量識處天是謂第六識住復次阿難有无色衆生度一切無量識處无所有處是无所有處成就遊謂

無所有處天是謂第七識住阿難云
何有二處有色衆生無想无覺謂无
想天是謂第一處復次阿難有无色
衆生度一切無所有處非有想非无
想處是非有想非无想處成就遊謂
非有想非無想處天是謂第二處阿
難第一識住者有色衆生若干身若
干想謂人及欲天若有比丘知彼識
住知識住習知滅知味知患知出要如
真阿難此比丘寧可樂彼識住計著
住彼識住耶答曰不也阿難第二識
住者有色衆生若干身一想謂梵天
初生不夭壽若有比丘知彼識住知
識住習知滅知味知患知出要如真
阿難此比丘寧可樂彼識住計著住
彼識住耶答曰不也阿難第二識住
者有色衆生一身若干想謂是是天
若有比丘知彼識住知識住習知滅
知味知患知出要如真阿難此比丘
寧可樂彼識住計著住彼識住耶答
曰不也阿難第四識住者有色衆生
一身一想謂遍淨天若有比丘知彼
識住知識住習知滅知味知患知出

要如真阿難此比丘寧可樂彼識住
計著住彼識住耶荅曰不也阿難第
五識住者无色衆生度一切色想滅
有對想不念若干想无量空處是空
處成就遊謂无量空處天若有比丘
知彼識住知識住習知滅知味知患
知出要如真阿難此比丘寧可樂彼
識住計著住彼識住耶荅曰不也阿
難第六識住者无色衆生度一切无
量空處无量識處是識處成就遊謂
無量識處天若有比丘知彼識住知
識住習知滅知味知患知出要如真
阿難此比丘寧可樂彼識住計著住
彼識住耶荅曰不也阿難第七識住
者无色衆生度一切無量識處无所
有處是無所有處成就遊謂无所有
處天若有比丘知彼識住知識住習
知滅知味知患知出要如真阿難此
比丘寧可樂彼識住計著住彼識住
耶荅曰不也阿難第一處者有色衆
生無想无覺謂無想天若有比丘知
彼處知彼處習知滅知味知患知出
要如真阿難此比丘寧可樂彼處計

著住彼處耶荅曰不也阿難第二處者無色衆生度一切无所有處非有想非无想處是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謂非有想非无想處天若有比丘知彼處知彼處習知滅知味知患知出要如真阿難此比丘寧可樂彼處計著住彼處耶荅曰不也阿難若有比丘彼七識住及二處知如真心不染著得解脫者是謂比丘阿羅訶名慧解脫復次阿難有八解脫云何為八色觀色是謂第一解脫復次内无色想外觀色是謂第二解脫復次淨解脫身作證成就遊是謂第三解脫復次度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念若干想无量空處是無量空處成就遊是謂第四解脫復次度一切無量空處无量識處是無量識處成就遊是謂第五解脫復次度一切无量識處無所有處是无所有處成就遊是謂第六解脫復次度一切无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處是非有想非无想處成就遊是謂第七解脫復次度一切非有想非无想處想知滅解脫身

作證成就遊及慧觀諸漏盡知是謂
第八解脫阿難若有比丘彼七識住
及二處知如真心不凍者得解脫及
此八解脫順逆身作證成就遊亦慧
觀諸漏盡者是謂比丘阿羅訶名俱
解脫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因經第一竟

五十四百七十一字

中阿含因品念處經第二 第二十六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拘樓瘦在劍磨
悉曇拘樓都邑尔時世尊告諸比丘
有一道淨衆生度憂畏滅苦惱斷啼
哭得正法謂四念處若有過去諸如
來无所著等正覺悉斷五盖心穢慧
羸立心正住於四念處修七覺支得
覺无上正盡之覺若有未來諸如來
無所著等正覺悉斷五盖心穢慧羸
立心正住於四念處修七覺支得覺
无上正盡之覺我今現在如來無所
著等正覺我亦斷五盖心穢慧羸立
心正住於四念處修七覺支得覺无
上正盡之覺云何為四觀身如身念
處如是觀覺心法如法念處云何觀

身如身念處比丘者行則知行住則知住坐則知坐卧則知卧眠則知眠寤則知寤眠寤則知眠寤如是比丘觀內身如身觀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身如身復次比丘觀身如身比丘者正知出入善觀分別屈伸低昂儀容庠序善著僧伽梨及諸衣鉢行住坐卧眠寤語嘿皆正知之如是比丘觀內身如身觀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身如身復次比丘觀身如身比丘者生惡不善念以善法念治斷滅止如是比丘觀內身如身觀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身如身復次比丘觀身如身比丘者齒齒相著舌逼上齦以心治心治斷滅止猶二力士捉一羸人處處旋捉自在打鍛如是比丘齒齒相著舌逼上齦以心治心治斷滅止如是比丘觀內身

如身觀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身如身復次比丘觀身如身比丘者念入息即知念入息念出息即知念出息入息長即知入息長出息長即知出息長入息短即知入息短出息短即知出息短學一切身息入學一切身息出學止身行息入學止口行息出如是比丘觀內身如身觀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身如身復次比丘觀身如身比丘者離生喜樂漬身潤澤普遍充滿於此身中離生喜樂無處不遍如是比丘觀內身如身觀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身如身復次比丘觀身如身比丘者定生喜樂漬身潤澤普遍充滿於此身中定生喜樂無處不遍猶如山泉清淨不濁充滿流溢四方水來無緣得入

即彼泉底水自涌出流溢於外漬山
潤澤普遍充滿无處不周如是比丘
定生喜樂漬身潤澤普遍充滿於此
身中定生喜樂无處不遍如是比丘
觀內身如身觀外身如身立念在身
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身
如身復次比丘觀身如身比丘者无
喜生樂漬身潤澤普遍充滿於此身
中无喜生樂無處不遍猶青蓮華紅
赤白蓮水生水長在於水底彼根莖
華葉悉漬潤澤普遍充滿无處不周
如是比丘無喜生樂漬身潤澤普遍
充滿於此身中無喜生樂无處不遍
如是比丘觀內身如身觀外身如身
立念在身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
比丘觀身如身復次比丘觀身如身
比丘者於此身中以清淨心意解遍
滿成就遊於此身中以清淨心無處
不遍猶有一人被七肘衣或八肘衣
從頭至足於其身體无處不覆如是
比丘於此身中以清淨心无處不遍
如是比丘觀內身如身觀外身如身
立念在身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

比丘觀身如身復次比丘觀身如身
比丘者念光明想善受善持善憶所
念如前後亦然如後前亦然如晝夜
亦然如夜晝亦然如下上亦然如上
下亦然如是不顛倒心无有纏修光
明心心終不為闇之所覆如是比丘
觀內身如身觀外身如身立念在身
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身
如身復次比丘觀身如身比丘者善
受觀相善憶所念猶如有人坐觀卧
人卧觀坐人如是比丘善受觀相善
憶所念如是比丘觀內身如身觀外
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見有明有
達是謂比丘觀身如身復次比丘觀
身如身比丘者此身隨住隨其好惡
從頭至足觀見種種不淨充滿我此
身中有髮髭爪齒麤細薄膚皮實筋
骨心腎肝肺大腸小腸脾睪搏糞腦
及腦根淚汗涕唾膿血肪髓涎膽小
便猶如器盛若干種子有目之士忘
見分明謂稻粟種蔓菁芥子如是比
丘此身隨住隨其好惡從頭至足觀
見種種不淨充滿我此身中有髮髭

爪齒鹿細薄膚皮實筋骨心腎肝肺
大腸小腸脾胃搏糞腦及腦根淚汗
涕唾膿血肪髓涎膽小便如是比丘
觀內身如身觀外身如身立念在身
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身
如身復次比丘觀身如身比丘者觀
身諸界我此身中有地界水界火界
風界空界識界猶如屠兒熬牛剥皮
布地於上分作六段如是比丘觀身
諸界我此身中地界水界火界風界
空界識界如是比丘觀內身如身觀
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見有明
有達是謂比丘觀身如身復次比丘
觀身如身比丘者觀彼死死或二
日至六七日烏鴉所啄豺狼所食火
燒埋地志腐爛壞見已自比今我此
身亦復如是俱有此法終不得離如
是比丘觀內身如身觀外身如身立
念在身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
丘觀身如身復次比丘觀身如身比
丘者如本見息道骸骨青色爛腐食
半骨瑱在地見已自比今我此身亦
復如是俱有此法終不得離如是比

丘觀內身如身觀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身如身復次比丘觀身如身比丘者如本見息道離皮肉血唯筋相連見已自比今我此身亦復如是俱有此法終不得離如是比丘觀內身如身觀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身如身復次比丘觀身如身比丘者如本見息道骨節解散散在諸方足骨膊骨髀骨髓骨脊骨肩骨頸骨鬲骨各在異處見已自比今我此身亦復如是俱有此法終不得離如是比丘觀內身如身觀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身如身復次比丘觀身如身比丘者如本見息道骨白如螺青猶鵠色赤若血塗腐壞碎粹見已自比今我此身亦復如是俱有此法終不得離如是比丘觀內身如身觀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身如身若比丘比丘尼如是少少觀身如身者是謂觀身如身念處云何觀覺如覺

念處比丘者覺樂覺時便知覺樂覺
覺苦覺時便知覺苦覺覺不苦不樂
覺時便知覺不苦不樂覺覺樂身苦
身不苦不樂身樂心苦心不苦不樂
心樂食苦食不苦不樂食樂无食苦
無食不苦不樂无食樂欲苦欲不苦
不樂欲樂無欲苦無欲覺不苦不樂
無欲覺時便知覺不苦不樂无欲覺
如是比丘觀內覺如覺觀外覺如覺
立念在覺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
比丘觀覺如覺若比丘比丘如是
少少觀覺如覺者是謂觀覺如覺念
處云何觀心如心念處比丘者有欲
心知有欲心如真无欲心知無欲心
如真有志無患有疑无疑有穢汙无
穢汙有合有散有下有高有小有大
修不修定不定有了解脫心知不解
脫心如真有解脫心知解脫心如真
如是比丘觀內心如心觀外心如心立
念在心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
丘觀心如心若有比丘比丘尼如是
少少觀心如心者是謂觀心如心念
處云何觀法如法念處眼緣色生內

結比丘者內實有結知內有結如真
內實无結知內無結如真若未生內
結而生者知如真若已生內結滅不
復生者知如真如是耳鼻舌身意緣
法生內結比丘者內實有結知內有
結如真內實無結知內无結如真若
未生內結而生者知如真若已生內
結滅不復生者知如真如是比丘觀
內法如法觀外法如法立念在法有
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法如
法謂內六處復次比丘觀法如法比
丘者內實有欲知有欲如真內實无
欲知无欲如真若未生欲而生者知
如真若已生欲滅不復生者知如真
如是瞋恚睡眠調悔內實有疑知有
疑如真內實無疑知无疑如真若未
生疑而生者知如真若已生疑滅不
復生者知如真如是比丘觀內法如
法觀外法如法立念在法有知有見
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法如法謂五
蓋也復次比丘觀法如法比丘者內
實有念覺支知有念覺支如真內實
无念覺支知無念覺支如真若未生

念覺支而生者知如真若已生念覺
支便住不忘而不衰退轉修增廣者
知如真如是法精進喜息定比丘者
內實有捨覺支知有捨覺支如真內
實无捨覺支知无捨覺支如真若未
生捨覺支而生者知如真若已生捨
覺支便住不忘而不衰退轉修增廣
者知如真如是比丘觀內法如法觀
外法如法立念在法有知有見有明
有達是謂比丘觀法如法謂七覺支
若有比丘比丘尼如是少少觀法如
法者是謂觀法如法念處若有比丘
比丘尼七年立心正住四念處者彼
必得二果或現法得究竟智或有餘
得阿耨舍置七年六五四三二年
若有比丘比丘尼七月立心正住四
念處者彼必得二果或現法得究竟
智或有餘得阿耨舍置七月六五四
三二一月若有比丘比丘尼七日七
夜立心正住四念處者彼必得二果
或現法得究竟智或有餘得阿耨舍
置七日七夜六五四三二置一日一
夜若有比丘比丘尼少少須臾頃立

中阿含經卷第二十四 第八張 凡心

心正住四念處者彼朝行如是暮必
得昇進暮行如是朝必得昇進佛說
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念處經第二竟 三十一百
三十字

中阿含經卷第二十四 八十六
百九字 第一小土城誦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壹

中阿含經卷第二十五

夙

東晉劉賓三藏聖曇僧伽提婆譯

因品苦陰經第三

第二小土城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
給孤獨園今時諸比丘於中食後少
有所為集坐講堂於是衆多異學中
後仿佯往詣諸比丘所共相問訊却
坐二面語諸比丘諸賢沙門瞿曇施
設知斷欲施設知斷色施設知斷覺
諸賢我等亦施設知斷欲施設知斷
色施設知斷覺沙門瞿曇及我等此
二知二斷為有何勝有何老別於是
諸比丘聞彼衆多異學所說不是亦
不非嘿然起去並作是念如此所說
我等當從世尊得知便詣佛所稽首
作禮却坐二面謂與衆多異學所可
共論盡句佛說彼時世尊告諸比丘
汝等即時應如是問衆多異學諸賢
云何欲味云何欲患云何欲出要云
何色味云何色患云何色出要云何
覺味云何覺患云何覺出要諸比丘
若汝等作如是問者彼等聞已便更

乎相難說外餘事瞋諍轉增必從座起嘿然而退所以者何我不見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一切餘衆能知此義而發遣者唯有如來如來弟子或從此聞佛言云何欲味謂因五欲功德生樂生喜極是欲味無復過是所患甚多云何欲患族姓子者隨其技術以自存活或作田業或行治生或以學書或明竿術或知工數或巧刻印或作文章或造手筆或曉經書或作勇將或奉事王彼寒時則寒熱時則熱飢渴疲勞蚊蝱所螫作如是業求畧錢財彼族姓子如是方便作如是行作如是求若不得錢財者便生憂苦愁感懊惱心則生癡作如是說唐作唐苦所求無果彼族姓子如是方便作如是行作如是求若得錢財者彼便愛惜守護密藏所以者何我此財物莫令王棄賊劫火燒腐壞立失出財無利或作諸業而不成就彼作如是守護密藏若有王棄賊劫火燒腐壞立失便生憂苦愁感懊惱心則生癡作如是說若有長夜所可

愛念者彼則亡失是謂現法苦陰因
欲緣欲以欲為本復次衆生因欲緣
欲以欲為本故母子諍子共母諍
父子兄弟姊妹親族展轉共諍彼既
如是共鬪諍已母說子惡子說母惡
父子兄弟姊妹親族更相說惡况復
他人是謂現法苦陰因欲緣欲以欲
為本復次衆生因欲緣欲以欲為本
故王王共諍梵志梵志共諍居士居
士共諍民民共諍國國共諍彼因鬪
諍共相憎故以種種器仗轉相加害
或以拳捃石擲或以杖打刀斫彼當
鬪時或死或怖受極重苦是謂現法
苦陰因欲緣欲以欲為本復次衆生
因欲緣欲以欲為本故著鎧被抱持
稍弓箭或執刀楯入在軍陣或以爲
鬪或爲車或以步軍或以男女鬪
彼當鬪時或死或怖受極重苦是謂
現法苦陰因欲緣欲以欲為本復次
衆生因欲緣欲以欲為本故著鎧被
抱持稍弓箭或執刀楯往棄他國攻
城破塢共相格戰打鼓吹角高聲喫
呼或以槌打或以鉞戟或以利輪或

以箭射或亂下石或以大弩或以射
銅珠子灑之彼當闢時或死或怖受
極重苦是謂現法苦陰因欲緣欲以
欲為本復次衆生因欲緣欲以欲為
本故著鎧被袍持稍弓箭或執刀楯
入村入邑入國入城穿牆發藏劫奪
財物斷截王路或至他巷壞村害邑
滅國破城於中或為王人所捉種種
孝治截手截足或截手足截耳截鼻
或截耳鼻或齧齧割拔鬚拔髮或拔
鬚髮或著檻中衣裹火燒或以沙壅
草纏火燒或內鐵驢腹中或者鐵脂
口中或置鐵布口中燒或安銅釜中
或者鐵釜中煮或段段截或利叉刺
或鐵鈎鈎或卧鐵床以沸油澆或坐
鐵臼以鐵杵搗或龍蛇螫或以鞭鞭
或以杖撻或以棒打或生貫高標上
或梟其首彼在其中或死或怖受極
重苦是謂現法苦陰因欲緣欲以欲
為本復次衆生因欲緣欲以欲為本
故行身惡行行口意惡行彼於後時
疾病著床或坐卧地以苦遍身受極
重苦不可愛樂彼若有身惡行口意

惡行彼臨終時在前覆障猶日將沒

大山豈側影障覆地如是彼若有身

惡行口意惡行在前覆障彼作是念

我本惡行在前覆我我本不作福業

多作惡業若使有人作惡凶暴唯為

罪不作福不行善無所畏無所依無

所歸隨生處者我必生彼從是有悔

悔者不善死無福命終是謂現法苦

陰因欲緣欲以欲為本復次衆生因

欲緣欲以欲為本故行身惡行行口

意惡行彼因身口意惡行故因此緣

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是

謂後世苦陰因欲緣欲以欲為本是

謂欲患云何欲出要若斷除欲捨離

於欲滅欲欲盡度欲出要是謂欲出

要若有沙門梵志欲味欲患欲出要

不知如真者彼終不能自斷其欲况

復能斷於他欲耶若有沙門梵志欲

味欲患欲出要知如真者彼既自能

除亦能斷他欲云何色味若剎利女

梵志居士工師女年十四五彼於小

時美色寂妙若因彼美色緣彼美

色故生樂生喜極是色味無復過是

所患甚多云何色患若見彼姝而於
後時極大衰老頭白齒落背僂脚戾
拄杖而行威壯日衰壽命垂盡身體
震動諸根毀熟於汝等意云何若本
有美色彼滅生患耶答曰如是復次
若見彼姝疾病著床或坐卧地以苦
逼身受極重苦於汝等意云何若本
有美色彼滅生患耶答曰如是復次
若見彼姝死或一二日至六七日烏
鷄所啄豺狼所食火燒埋地悉爛腐
壞於汝等意云何若本有美色彼滅
生患耶答曰如是復次若見彼姝息
道骸骨青色爛腐食半骨環在地於
汝等意云何若本有美色彼滅生患
耶答曰如是復次若見彼姝息道離
皮肉血唯筋相連於汝等意云何若
本有美色彼滅生患耶答曰如是復
次若見彼姝息道骨節解散散在諸
方足骨跽骨髀骨髀骨脊骨肩骨頸
骨髑髀骨各在異處於汝等意云何若
本有美色彼滅生患耶答曰如是復
次若見彼姝息道骨白如螺青猶如
色赤若血塗腐壞碎末於汝等意云

何若本有美色彼滅生患耶答曰如是是謂色患云何色出要若斷除色捨離於色滅色色盡度色出要是謂色出要若有沙門梵志色味色患色出要不知如真者彼終不能自斷其色况復能斷於他色耶若有沙門梵志色味色患色出要知如真者彼既自能除亦能斷他色云何覺味比丘者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彼於今時不念自害亦不念害他若不念害者是謂覺樂味所以者何不念害者成就是樂是謂覺味云何覺患覺者は無常法苦法滅法是謂覺患云何覺出要若斷除覺捨離於覺滅覺覺盡度覺出要是謂覺出要若有沙門梵志覺味覺患覺出要不知如真者彼終不能自斷其覺况復能斷於他覺耶若有沙門梵志覺味覺患覺出要知如真者彼既自能除亦能斷他覺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苦陰經第三竟

二千一百六十五字

中阿含因品苦陰經第四

第六示上城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釋羈瘦在加維
羅衛尼拘類園。爾時釋摩訶男中後
仿佯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
白曰。世尊。我如是知。世尊法。令我心
中得滅。三穢。染心。穢。恚心。穢。癡心。穢。
世尊。我如是知。此法。然我心中復生。
染法。恚法。癡法。世尊。我作是念。我有
何法。不滅。令我心中復生。染法。恚法。
癡法。耶。世尊。告曰。摩訶男。汝有一法。
不滅。謂汝住在家。不至信捨家。無家。
學道。摩訶男。若汝滅此一法者。汝必
不住在家。必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汝
因一法不滅。故住在家。不至信捨家。
無家。學道。於是釋摩訶男。即從坐
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世尊曰。唯
願世尊。為我說法。令我心淨。除疑得
道。世尊。告曰。摩訶男。有五欲。功德可
愛。可念。歡喜。欲相應。而使人樂。云何。
為五。謂眼知色耳知聲鼻知香舌知
味身知觸。由此。令王及王眷屬得安
樂歡喜。摩訶男。極是欲味。無復過是。
所患甚多。摩訶男。云何欲患。摩訶男。
族姓子者。隨其技術。以自存活。或作

田業或行治生或以學書或明竿術
或知工穀或巧刻印或作文章或造
手筆或曉經書或作勇將或奉事王
彼寒時則寒熱時則熱飢渴疲勞致
病所墮作如是業求啖錢財摩訶男
此族姓子如是方便作如是行作如
是求若不得錢財者便生憂苦愁感
懊惱心則生癡作如是說唐作唐苦
所求無果摩訶男彼族姓子如是方
便作如是行作如是求若得錢財者
彼便愛惜守護密藏所以者何我此
財物莫令王棄賊劫火燒腐壞土失
出財無利或作諸業而不成就彼作
如是守護密藏若使王棄賊劫火燒
腐壞土失彼便生憂苦愁感懊惱心
則生癡作如是說若有長夜所可愛
念者彼則亡失摩訶男如是現法苦
陰因欲緣欲以欲為本摩訶男復次
衆生因欲緣欲以欲為本故母共子
爭子共母爭父子兄弟姊妹親族展
轉共爭彼既如是共鬭爭已母說子
惡子說母惡父子兄弟姊妹親族更
相說惡况復他人摩訶男是謂現法

苦陰因欲緣欲以欲為本摩訶男復
次衆生因欲緣欲以欲為本故王王
共諍梵志梵志共諍居士居士共諍
民民共諍國國共諍彼因闢諍共相
憎故以種種器仗轉相加害或以拳
叔石擲或以杖打刀斫彼當闢時或
死或怖受極重苦摩訶男是謂現法
苦陰因欲緣欲以欲為本摩訶男復
次衆生因欲緣欲以欲為本故著鎧
被袍持稍弓箭或執刀插入在軍陣
或以為闢或馬或車或以步軍或以
男女闢彼當闢時或死或怖受極重
苦摩訶男是謂現法苦陰因欲緣欲
以欲為本摩訶男復次衆生因欲緣
欲以欲為本故著鎧被袍持稍弓箭
或執刀楯往棄他國攻城破塢共相
格戰打鼓吹角高聲嗷呼或以提打
或以鉾戟或以利輪或以箭射或乱
下石或以大弩或以融銅珠子灑之
彼當闢時或死或怖受極重苦摩訶
男是謂現法苦陰因欲緣欲以欲為
本摩訶男復次衆生因欲緣欲以欲
為本故著鎧被袍持稍弓箭或執刀

楯入村入邑入國入城穿牆發藏劫
棄財物斷截王路或至他巷壞村害
邑滅國破城於中或為王人所捉種
種拷治截手截足或截手足截耳截
鼻或截耳鼻或割割拔鬚拔髮
或拔鬚髮或者檻中衣裏火燒或以
沙壅草纏火燒或內鐵驢腹中或者
鐵猪口中或置鐵甆口中燒或安銅
釜中或者鐵釜中煮或段段截或利
叉刺或鐵鈎鈎或卧鐵床以沸油澆
或坐鐵臼以鐵杵搗或龍地蜚或以
鞭鞭或以杖撻或以棒打或生貫高
標上或梟其首彼在其中或死或怖
受極重苦摩訶男是謂現法苦陰因
欲緣欲以欲為本摩訶男復次衆生
因欲緣欲以欲為本故行身惡行行
口意惡行彼於後時疾病著床或坐
卧地以苦遍身受極重苦不可愛樂
彼若有身惡行口意惡行彼臨終時
在前覆障猶日將沒大山崑側影障
覆地如是彼若有身惡行口意惡行
在前覆障彼作是念我本惡行在前
覆我我本不作福業多作惡業若使

有人作惡凶暴唯為罪不作福不行
善無所畏無所依無所歸隨生處者
我必生彼彼是有悔悔者不善死無
福命終摩訶男是謂現法苦陰因欲
緣欲以欲為本摩訶男復次衆生因
欲緣欲以欲為本故行身惡行行口
意惡行彼因身口意惡行故因此緣
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摩
訶男是謂後世苦陰因欲緣欲以欲
為本摩訶男是故當知欲一向無樂
無量苦患多聞聖弟子不見如真者
彼為欲所覆不得捨樂及無上息摩
訶男如是彼多聞聖弟子因欲退轉
摩訶男我知欲無樂無量苦患我知
如真已摩訶男不為欲所覆亦不為
惡所纏便得捨樂及無上息摩訶男
是故我不因欲退轉摩訶男一時我
遊王舍城住鞞哆邏山仙人七葉屋
摩訶男我於晡時從宴坐起往至廣
山則於彼中見衆多尼捷行不坐行
常立不坐受極重苦我往問曰諸尼
捷汝等何故行此不坐行當立不坐
受如是苦彼如是說瞿曇我有事

尼捷名曰親子彼則教我作如是說
諸尼捷等汝若宿命有不善業因此
苦行故必當得盡若今身妙行護口
意妙行護因緣此故不復作惡不善
之業寧訶男我復問曰諸尼捷汝等
信尊師無有疑耶彼復答我如是瞿
曇我等信尊師無有疑惑摩訶男我
復問曰尼捷若尔者汝等尊師尼捷
本重作惡不善之業彼本作尼捷死
今生人間出家作尼捷行不坐行常
立不坐受如是苦如汝等輩及弟子
也彼復語我曰瞿曇樂不因樂要因
苦得如頻鞞娑羅王樂沙門瞿曇不
如也我復語曰汝等癡狂所說無義
所以者何汝等不善無所曉了而不
知時謂汝作是說如頻鞞娑羅王樂
沙門瞿曇不如也尼捷汝等本應如
是問誰樂勝為頻鞞娑羅王為沙門
瞿曇耶尼捷若我如是說我樂勝頻
鞞娑羅王不如者尼捷汝等可得作
是語如頻鞞娑羅王樂沙門瞿曇不
如也彼諸尼捷即如是說瞿曇我等
今問沙門瞿曇誰樂勝為頻鞞娑羅

王為沙門瞿曇耶我復語曰尼捷我
今問汝隨所解答諸尼捷等於意云
何頻鞞娑羅王可得如意靜嘿無言
因是七日夜得歡喜快樂耶尼捷
答曰不也瞿曇六五四三二一日一
夜得歡喜快樂耶尼捷答曰不也瞿
曇復問曰尼捷我可得如意靜嘿無
言因是一日一夜得歡喜快樂耶尼
捷答曰如是瞿曇二三四五六七日
七夜得歡喜快樂耶尼捷答曰如是
瞿曇我復問曰諸尼捷等於意云何
誰樂勝為頻鞞娑羅王為是我耶尼
捷答曰瞿曇如我等受解沙門瞿曇
所說瞿曇樂勝頻鞞娑羅王不如也
摩訶男因此故知欲無樂有無量苦
愚若多聞聖弟子不見如真者彼為
欲所覆惡不善所纏不得捨樂及無
上息摩訶男如是彼多聞聖弟子為
欲退轉摩訶男我知欲無樂有無量
苦患我知如真已不為欲所覆亦不
為惡不善法所纏便得捨樂及無上
息摩訶男是故我不為欲退轉佛說
如是釋摩訶男及諸比丘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卷第三十五

第五經

苦陰經第四竟

二千二百五十四字

中阿含因品增上心經第五

第二十四經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欲得增上心者。當以數數念於五相。數念五相已。生不善念。即便得滅。惡念滅已。心便常住。在內止息。一意得定。云何為五。比丘者。念相善相應。若生不善念者。彼因此相復更念異相。善相應。令不生惡不善之念。彼因此相更念異相。善相應已。生不善念。即便得滅。惡念滅已。心便常住。在內止息。一意得定。猶木工師木工弟子。彼持墨繩用。拼於木。則以利斧斫治。令直如是。比丘因此相復更念異相。善相應。令不生惡不善之念。彼因此相更念異相。善相應已。生不善念。即便得滅。惡念滅已。心便常住。在內止息。一意得定。若比丘欲得增上心者。當以數數念此第一相。念此相已。生不善念。即便得滅。惡念滅已。心便常住。在內止息。一意得定。復次比丘。念

相善相應若生不善念者彼觀此念
惡有災患此念不善此念是惡此念
智者所惡此念若滿具者則不得通
不得覺道不得沮脌令生惡不善念
故彼如是觀惡已生不善念即便得
滅惡念滅已心便常住在內止息一
意得定猶人年少端政可愛沐浴澡
洗著明淨衣以香塗身修治鬚髮極
令淨潔或以死地死猶死人食半青
色睜脹臭爛不淨流出繫著彼頸彼
便惡穢不喜不樂如是比丘彼觀此
念惡有災患此念不善此念是惡此
念智者所惡此念若滿具者則不得
通不得覺道不得沮脌令生惡不善
念故彼如是觀惡已生不善念即便
得滅惡念滅已心便常住在內止息
一意得定若比丘欲得增上心者當
以數數念此第二相念此相已生不
善念即便得滅惡念滅已心便常住
在內止息一意得定復次比丘念相
善相應時生不善念觀念惡患時復
生不善念者彼比丘不應念此念令
生惡不善念故彼不念此念已生不

善念即便得滅惡念滅已心便常住
在內止息一意得定猶有目人色在
光明而不用見彼或閉目或身避去
於汝等意云何色在光明彼人可得
受色相耶答曰不也如是比丘不應
念此念今生惡不善念故彼不念此
念已生不善念即便得滅惡念滅已
心便常住在內止息一意得定若比
丘欲得增上心者當以數數念此第
三相念此相已生不善念即便得滅
惡念滅已心便常住在內止息一意
得定復次比丘念相善相應時生不
善念觀念惡患時亦生不善念不
念念時復生不善念者彼比丘為
此念當以思行漸減其念今不生惡
不善之念彼為此念當以思行漸減
念已生不善念即便得滅惡念滅已
心便常住在內止息一意得定猶人
行道進路急速彼作是念我何為速
我今寧可徐徐行耶彼即徐徐復作
是念我何為徐徐行寧可住耶彼即便
住復作是念我何為住寧可坐耶彼
即便坐復作是念我何為坐寧可卧

耶彼即便卧如是彼人漸漸息身處
行當知比丘亦復如是彼為此念當
以思行漸減其念今不生惡不善之
念彼為此念當以思行漸減念已生
不善念即便得滅惡念滅已心便常
住在內止息一意得定若比丘欲得
增上心者當以數數念此第四相念
此相已生不善念即便得滅惡念滅
已心便常住在內止息一意得定復
次比丘念相善相應時生不善念觀
念惡患時亦生不善念不念念時亦
生不善念當以思行漸減念時復生不
善念者彼比丘應如是觀比丘者因
此念故生不善念彼比丘便齒齒相
著舌逼上齦以心修心受持降伏令
不生惡不善之念彼以心修心受持
降伏已生不善念即便得滅惡念滅
已心便常住在內止息一意得定猶
二力士捉一羸人受持降伏如是比
丘齒齒相著舌逼上齦以心修心受
持降伏令不生惡不善之念彼以心
修心受持降伏已生不善念即便得
滅惡念滅已心便常住在內止息一

意得定若比丘欲得增上心者當以
數數念此第五相念此相已生不善
念即便得滅惡念滅已心便常住在
內止息一意得定若比丘欲得增上
心者當以數數念此五相數念五相
已生不善念即便得滅惡念滅已心
便常住在內止息一意得定若比丘
念相善相應時不生惡念觀念惡患
時亦不生惡念不念念時亦不生惡
念若以思行漸減念時亦不生惡念
以心修心受持降伏時亦不生惡念
者便得自在欲念則念不念則不念
若比丘欲念則念不欲念則不念者
是謂比丘隨意諸念自在諸念跡佛
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上心經第五竟

千四百五十六字

中阿含因品念經第六

第二十七城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
給孤獨園尔時世尊告諸比丘我本
未覺無上正盡覺時作如是念我寧
可別諸念作二分欲念害念害念作
一分無欲念無害念無害念復作一
分我於後時便別諸念作二分欲念

志念害念作一分無欲念無志念無
害念復作一分我如是行在遠離獨
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生欲念我即
覺生欲念自害害他二俱害滅慧多
煩勞不得涅槃覺自害害他二俱害
滅慧多煩勞不得涅槃便速滅復生
志念害念我即覺生志念害念自害
害他二俱害滅慧多煩勞不得涅槃
覺自害害他二俱害滅慧多煩勞不
得涅槃便速滅我生欲念不受斷除
吐生志念害念不受斷除吐所以者
何我見因此故必生無量惡不善之
法猶如春後月以種田故放牧地則
不廣牧牛兒放牛野澤牛入他田牧
牛兒即執杖往遮所以者何牧牛兒
知因此故必當有罵有打有縛有過
失也是故牧牛兒執杖往遮我亦如
是生欲念不受斷除吐生志念害念
不受斷除吐所以者何我見因此故
必生無量惡不善之法比丘者隨所
思隨所念心便樂中若比丘多念欲
念者則捨無欲念以多念欲念故心
便樂中若比丘多念志念害念者則

捨無恚念無害念以多念恚念害念
故心便樂中如是比丘不離欲念不
離恚念不離害念者則不能脫生老
病死愁憂啼哭亦復不能離一切苦
我如是行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
行精勤生無欲念我即覺生無欲念
不自害不害他亦不俱害修慧不煩
勞而得涅槃覺不自害不害他亦不
俱害修慧不煩勞而得涅槃覺不
習廣布復生無恚念無害念我即覺
生無恚念無害念不自害不害他亦
不俱害修慧不煩勞而得涅槃覺不
自害不害他亦不俱害修慧不煩勞
而得涅槃便速修習廣布我生無欲
念多思念生無恚念無害念多思念
我復作是念多思念者身定慧忘則
便損心我寧可治內心常住在內止
息一意得定令不損心我於後時便
治內心常住在內止息一意得定而
不損心我生無欲念已復生念向法
次法生無恚念無害念已復生念向
法次法所以者何我不見因此生無
量惡不善之法猶如秋後月収一切

殺訖牧牛兒放牛野田時作是念我牛在羣中所以者何牧牛兒不見因此故當得罵詈得打得縛有過失也是故彼作是念我牛在羣中我亦如是生無欲念已復生念向法次法生無恚念無害念已復生念向法次法所以者何我不見因此生無量惡不善之法比丘者隨所思隨所念心便樂中若比丘多念無欲念者則捨欲念以多念無恚念故心便樂中若比丘多念無恚念無害念者則捨恚念害念以多念無恚念無害念故心便樂中彼覺觀已息內靜一心無覺無觀定生喜樂得第二禪成就遊彼離喜欲捨無求遊正念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室得第三禪成就遊彼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得第四禪成就遊彼如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心趣向漏盡通智作證便知此苦如真知此苦習知此苦滅知此苦滅道如真亦知此漏如真知此漏習知此漏滅知此漏滅道

如真彼如是知如是見已則欲漏心
解脫有漏無明漏心解脫解脫已便
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
不更受有知如真此比丘離欲念離
恚念離害念則得解脫生老病死愁
憂啼哭離一切苦猶如一無事處有
大泉水彼有羣鹿遊住其中有一人
來不為彼羣鹿求義及饒益求安隱
使樂塞平正路開一惡道作大坑塹
使人守視如是群鹿一切死盡復有
一人來為彼群鹿求義及饒益求安隱
使樂開平正路閉塞惡道却守視人
如是群鹿普得安濟比丘當知我說
此喻欲令知義慧者聞喻則解其趣
此說有義大泉水者謂是五欲愛念
歡樂云何為五眼知色耳知聲鼻知
香舌知味身知觸大泉水者當知是
五欲也大群鹿者當知是沙門梵志
也有一人來不為彼求義及饒益求
安隱使樂者當知是魔波旬也塞平
正路開一惡道者是三惡不善念欲
念恚念害念也惡道者當知是三惡
不善念復更有惡道謂八邪道邪見

乃至邪定是為八作大坑漸者當知
是無明也使人守者當知是魔波旬
眷屬也復有一人來為彼求義及饒
益求安隱快樂者當知是如來無所
著等正覺也閉塞惡道開平正路者
是三善念無欲念無恚念無害念也
道者當知是三善念復更有道謂八
正道正見乃至正定是為八比丘我
為汝等開平正路閉塞惡道填平坑
塹除却守人如尊師所為弟子起大
慈哀憐念慙傷求義及饒益求安隱
使樂者我今已作汝等亦當復自作
至無事處山林樹下空安靜處宴坐
思惟勿得放逸勤加精進無令後悔
此是我之教勅是我訓誨佛說如是
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念經第六竟

千五百九
十二字

中阿含經卷第三十五

七千四百
六十八字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